

中华好诗词

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共10册)



激发个人成长

目录

[黄河之水天上来·李白集](#)

[每依北斗望京华·杜甫集](#)

[相见时难别亦难·李商隐集](#)

[烟笼寒水月笼沙·杜牧集](#)

[万里归心对月明·唐代合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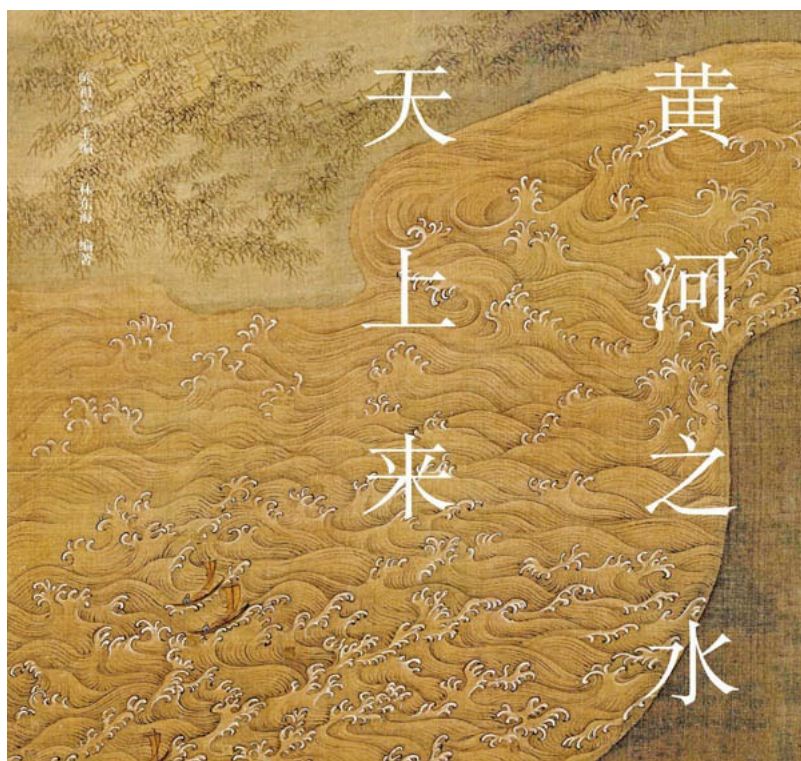
[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集](#)

[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集](#)

[但悲不见九州同·陆游集](#)

[壮岁旌旗拥万夫·辛弃疾集](#)

[云中谁寄锦书来·宋代合集](#)



黄河之水 天上来

张其成 主编
林东海 编著

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黄河之水天上来 李白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李 白
701—76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河之水天上来：李白集/林东海编著.—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7

（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ISBN 978-7-5559-0190-7

I.①黄... II.①林... III.①唐诗-诗集 IV.①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5676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C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C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46000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前言](#)

[韵里江山·遥看瀑布挂前川](#)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登锦城散花楼](#)

[登峨眉山](#)

[峨眉山月歌](#)

[早发白帝城](#)

[渡荆门送别](#)

[荆州歌](#)

[秋下荆门](#)

[望天门山](#)

[金陵城西楼月下吟](#)

[杜陵绝句](#)

[登太白峰](#)

[登新平楼](#)

[题元丹丘颍阳山居](#)

[襄阳曲四首](#)

[太原早秋](#)

[游太山](#)

[灊陵行送别](#)

[太白何苍苍（古风其五）](#)

[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

[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绮裘乌纱巾与酒客数人棹歌秦淮往石头访崔四侍御](#)

[登金陵凤凰台](#)

[天台晓望](#)

[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

[横江词六首](#)

[过崔八丈水亭](#)

[秋登宣城谢朓北楼](#)

[游水西简郑明府](#)

[新林浦阻风寄友人](#)

[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

[清溪行](#)

[扶风豪士歌](#)

[北上行](#)

[下寻阳城泛彭蠡寄黄判官](#)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望庐山五老峰](#)

[望庐山瀑布二首](#)

[江上望皖公山](#)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

[宿巫山下](#)

[我行巫山渚（古风其五十八）](#)

[荆门浮舟望蜀江](#)

[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

[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

[行路难·拔剑四顾心茫然](#)

[北溟有巨鱼（古风其三十三）](#)

[白纈辞三首](#)

[苏台览古](#)

[乌栖曲](#)

[越中览古](#)

[夜泊牛渚怀古](#)

[蜀道难](#)

[行路难三首](#)

[梁园吟](#)

[梁甫吟](#)

[襄阳歌](#)

[将进酒](#)

[齐有倜傥生（古风其十）](#)

[于阗采花](#)

[妾薄命](#)

[怨歌行](#)

[长门怨二首](#)

[玉壶吟](#)

[感遇](#)

[鞠歌行](#)

[郢客吟白雪（古风其二十一）](#)

[美人出南国（古风其四十九）](#)

[松柏本孤直（古风其十二）](#)

[登高望四海（古风其三十九）](#)

[燕昭延郭隗（古风其十五）](#)

[咸阳二三月（古风其八）](#)

[郑客西入关（古风其三十一）](#)

[君平既弃世（古风其十三）](#)

[古朗月行](#)

[东武吟](#)

[山人劝酒](#)

[庄周梦蝴蝶（古风其九）](#)

[秋露白如玉（古风其二十三）](#)

[梦游天姥吟留别](#)

[殷后乱天纪（古风其五十一）](#)

[燕臣昔恸哭（古风其三十七）](#)

[秦王扫六合（古风其三）](#)

[日出入行](#)

[劳劳亭歌](#)

[口号吴王美人半醉](#)

[胡关饶风沙（古风其十四）](#)

[羽檄如流星（古风其三十四）](#)

[战城南](#)

[大雅久不作（古风其一）](#)

[丑女来效颦（古风其三十五）](#)

[燕赵有秀色（古风其二十七）](#)

[侠客行](#)

[结袜子](#)

[行行且游猎篇](#)

[一百四十年（古风其四十六）](#)

[天津三月时（古风其十八）](#)

[西上莲花山（古风其十九）](#)

[上留田行](#)

[公无渡河](#)

[箜篌谣](#)

[门有车马客行](#)

[江上吟](#)

[天马歌](#)

[友情答赠·别意与之谁短长](#)

[上李邕](#)

[金陵酒肆留别](#)

[示金陵子](#)

[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

[送友人](#)

[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

[送友人入蜀](#)

[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

[赠孟浩然](#)

[江夏别宋之悌](#)

[赠范金乡](#)

[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

[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

[送贺宾客归越](#)

[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

[赠崔侍御](#)

[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

[鸣皋歌送岑征君](#)

[金乡送韦八之西京](#)

[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沙丘城下寄杜甫](#)

[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

[酬崔侍御](#)

[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送杨燕之东鲁](#)

[寄王屋山人孟大融](#)

[赠何七判官昌浩](#)

[赠临洛县令皓弟](#)

[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

[书情赠蔡舍人雄](#)

[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

[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寄崔侍御](#)

[赠汪伦](#)

[书怀赠南陵常赞府](#)

[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

[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

[赠闾丘处士](#)

[赠张相镐](#)

[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

[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

[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

[流夜郎赠辛判官](#)

[巴陵赠贾舍人](#)

[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

[江夏赠韦南陵冰](#)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江上赠窦长史](#)

[感慨兴怀·仰天大笑出门去](#)

[大车扬飞尘（古风其二十四）](#)

[少年行](#)

[白马篇](#)

[陈情赠友人](#)

[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

[南陵别儿童入京](#)

[宫中行乐词（选一）](#)

[清平调词三首](#)

[塞下曲（选三）](#)

[独不见](#)

[紫骝马](#)

[关山月](#)

[胡无人](#)

[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

[凤饥不啄粟（古风其四十）](#)

[丁都护歌](#)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寻阳紫极宫感秋作](#)

[北风行](#)

[幽州胡马客歌](#)

[远别离](#)

[独坐敬亭山](#)

[凤飞九千仞（古风其四）](#)

[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

[豫章行](#)

[别内赴征三首](#)

[永王东巡歌](#)

[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

[南奔书怀](#)

[狱中上崔相涣](#)

[万愤词投魏郎中](#)

[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

[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

[司马将军歌](#)

[献从叔当涂宰阳冰](#)

[别有怀抱·明朝有意抱琴来](#)

[长干行](#)

[杨叛儿](#)

[静夜思](#)

[山中问答](#)

[山中与幽人对酌](#)

[乌夜啼](#)

[子夜吴歌四首](#)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长相思](#)

[把酒问月](#)

[月下独酌](#)

[春夜洛城闻笛](#)

[赠内](#)

[客中作](#)

[春思](#)

[玉阶怨](#)

[怨情](#)

[访贺监不遇](#)

[对酒忆贺监二首](#)

[淶水曲](#)

[越女词](#)

[采莲曲](#)

[劳劳亭](#)

[寄东鲁二稚子](#)

[听蜀僧濬弹琴](#)

[哭晁卿衡](#)

[秋浦歌](#)

[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铜官山醉后绝句](#)

[哭宣城善酿纪叟](#)

[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

[南流夜郎寄内](#)

[流夜郎闻酺不预](#)

[九日龙山饮](#)

[临终歌](#)

[李白简明年谱](#)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自称与李唐皇室同宗，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少居蜀中，读书学道。二十五岁出川远游，酒隐安陆。曾西入长安，求取功名，却无所成，失意东归，客居东鲁。天宝初，由贺知章之揄扬，以玉真公主之荐举，奉诏入京，供奉翰林。文才出众，为当道所忌，未几被谗出京，漫游各地。安史乱起，意欲平叛，应邀入永王李璘军幕，后永王为肃宗所杀，因受牵连，身陷囹圄，长流夜郎（今贵州正安）。遇赦东归，往依族叔当涂令李阳冰，不久病逝，葬于青山。以诗名于当世，为时人所激赏，谓其诗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其诗反映现实，描写山川，抒发壮志，吟咏豪情，富于浪漫色彩，因而成为光照古今的伟大诗人。

前言

星空里，有一颗最明亮的星，叫启明星。启明星就是金星，亦称太白，或称太白金星，是太阳系九大行星的第二星，运行于水星与地球之间，其轨道所处方位，旦见于东方，曰启明；昏见于西方，曰长庚，即所谓“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诗经·小雅·大东》）。唐诗人李白之降世，相传惊羞之夕母梦长庚，因以为金星所化，故字太白。倘撇去神话般的附会不论，而方之以金星，却是颇为贴切的妙喻：他端的是如同星空的唐代诗坛上最明亮的一颗“金星”，在不同的方位，从不同的视角，又常常会引发不同的说法和评价，犹东曰启明，西曰长庚。

人类创造了历史，也塑造了历史，故或将历史喻为美女，可以随意装扮。李白就是可塑性很大的历史人物，终其一生，服饰屡更，从仙人霓裳、道徒法服，到平民布衣无不披挂，使人眼花缭乱，因而往往看不清其真正面目。不同时代的人，会以不同的眼光和手段塑造历史，包括历史人物，但是，要知道，历史也在铸造人，不同时代的人物，都是不同时代的历史所铸造的。李白就是盛唐时期这段历史铸造出来的伟大诗人，脱去当代和后世所加给他的种种外衣，便可以看到他的本来面目，看到他身上烙下的种种时代印记。

太白所处的时代，正是唐王朝处于极盛的巅峰，又从巅峰上跌落下来的历史转折时期。由盛转衰的社会矛盾，决定了李白充满矛盾的出处观和人生观。既有盛世士人自信好强的积极进取精神，又有危世士人明哲保身的消极隐退思想。他常以横海鲲鹏负大鹏自拟，有兴社稷，安黎元，“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宏伟志愿，又往往以陶朱公、鲁仲连自况，有“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傍”（《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的退隐思想。功成身退的出处观和人生观，虽说渊源有自，却正是开元盛衰转折之际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矛盾在李白身上的反映。李白总想功成而身退，然而自青壮至衰老，数十年的进取，却迄无成功之时，因而也就无所谓身退。他想仿效战国时期的策士，以纵横之术，谋王霸之道，游说万乘，平交王侯，立不世之功，建千秋之业，这种脱离实际的奇想，即在战国亦难以实现，况在唐世，自然更无成功之日。所以他在不断追求中，不断遭到失败，干谒失败、投献失败、奉诏失败、北上失败、从璘失败，乃至锒铛入狱，长流夜郎，最后病死当涂，埋骨青山。其于《临终歌》曰：“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其政治才能未能比拟鲲鹏，其诗歌才能，却端的如同鲲鹏，变化无穷，流风万世！

文如其人，风格即人格，李白思想复杂多样，又为各式外衣所装扮，成了最富于传奇色彩的诗人，其所作之诗，自然也就充满神奇的风致。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唐）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口吐天上文，迹作人间客。

——（唐）皮日休《李翰林》

常思李太白，仙笔驱造化。

——（唐）释贯休《古意》

就在唐代，太白之诗便不胫而走，广为流传，甚至“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任华《杂言寄李白》）。在唐人的眼中，于李诗

无以名状，谓其“泣鬼神”，“驱造化”，“口吐天上文”。殷璠《河岳英灵集》曰：“《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独标一“奇”字，以状其风神。奇者，正之反也。《老子》有所谓“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治国经之纬之，宜正；用兵变之幻之，宜奇。于诗文则奇正相参，各有长短；或偏于正，或偏于奇，各有所好。文出以奇，为读者所好，而赏音为难。故汉王褒为太子“朝夕诵读奇文”（《汉书·王褒传》），而晋陶潜则曰“奇文共欣赏”（《移居》诗）。何谓“奇”？词书释曰：出人意表，变幻莫测。以法书为喻，正似楷书，奇如草体。元郝经《叙书》曰：“楷则孟子七篇，草则庄周万言；楷则子美之诗，草则太白之诗也。”楷正易会，草奇难知，诚如明顾璘所云：“文至庄，诗至太白，草书至怀素，皆兵法所谓奇也。正有法可循，奇则非神解不能。”（《书吴文定临怀素自叙帖后》，《顾玉华集》三十八）是以知奇文索解为难，因须“疑义相与析”（陶潜语）也。文之所谓奇，乃属于主观之表现，而所谓正，则属于客观之再现。表现主观以反映客观，是由虚见实；再现客观以显示主观，是由实见虚。由实见虚，易于体会；由虚见实，则难于感悟。故古来于文之奇者，解人不可多得，且各有所解，歧义纷然。唐诗人李杜并称，而奇正有别。屠隆曰：“杜甫之才大而实，李白之才高而虚；杜甫是造建宫殿千门万户手，李白是造清微上天五城十二楼手。杜极人工，李纯是气化。”（《论诗文》）袁宏道亦谓：“青莲能虚，工部能实；青莲惟一于虚，故目前每有遗景，工部惟一于实，故其诗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答梅客生开府》）杜诗正而实，读杜者于诗旨少异议；李诗奇而虚，读李者于诗旨则多歧说。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古风五十九首》其一

这是李白评述诗歌源流得失的一首论诗诗，从中可以看出，其文艺观主张文质并重。孟棻《本事诗·高逸》载，李白于诗歌，否定“艳薄”，提倡“兴寄”，并说：“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其诗论正承陈子昂所倡导的“兴寄”与“风骨”。他就是在这种观点指导下进行创作的，在唐人看来，他的诗歌也体现了这种精神，正如李阳冰所说：“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草堂集序》）吴融也说：“国朝能为歌为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盖气骨高举，不失颂咏讽刺之道。”（《禅月集序》）然而，自元白始，非李诗者，却说其诗无所兴寄，谓“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白居易《与元九书》），谓“白识见污下，十首九首说妇人与酒”（传王安石语，见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谓“文而无质”（李纲《书四家诗选后》）。其所评适与太白文艺观相悖，亦与李阳冰、吴融所论相左。抑李论之所由兴，有社会政治、文艺思潮以及个人喜好诸多因素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于“奇”不能理解或不能接受。元白重“实”，故无取于太白之“奇”（元谓李“以奇文取称”，白谓李“才矣奇矣”），王安石、李纲则未悟太白之“奇”（陆游《老学庵笔记》疑王安石之语为伪托）。因此，要真正读懂并恰当评价李白的诗歌，必须正确对待和准确理解其奇之所以为奇，及其特点和源流。

太白诗之奇，非无知音，然古来评议类皆出以形容之语，虽不乏妙喻，饶有妙趣，却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诸如：

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

——（唐）皮日休《刘枣强碑文》

开口动舌生云风，当时大醉骑游龙；开口向天吐玉虹，玉虹不死蟠胸中。然后吐出光焰万丈凌虚空。

——（宋）徐积《李太白杂言》

李太白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核其归存，恍无定处。

——（宋）敖陶孙《臞翁诗评》

太白诗如素月流光，采云弄色，天然意态，无迹可寻。

——（明）陈沂《拘虚集·诗谈》

（太白）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

——（清）赵翼《瓠北诗话》

上录评语，所谓思出鬼神，口吐玉虹，仙鸡遗响，天马行空，种种比喻，皆欲道出太白诗之“奇”。其所作妙喻，仔细品之，并非不着边际，而各有所切入，或切其想象丰富，或切其热情奔放，或切其变幻不定，或切其天然无迹，或切其气势豪放，然只能从形象的比喻中领悟，一经道出，便失其味。味其味已是不易，以其偏而悟其全，更不易悟。因而，今人之读李诗，自宜以新的文学观念，加以解读，并寻绎出李诗之奇的特点，庶几不致一味模糊，以兴解兴寄，以象征说象征。

古人论文之所谓奇正，犹近世之所谓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高尔基说：“在文艺上，主要的潮流或者是倾向，共有两个：这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对于人类和人类生活的各种情况，作真实的赤裸裸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定义，过去曾经有过好几个，但是所有的文学史家都同意的正确而又完全周到的定义，在目前却还没有，这样的定义也没有制定出来。”（《我怎样学习写作》）此亦以浪漫主义为最费解，难以立下正确而周到的定义。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之欧洲，表现资产阶级革命精神；作为一种文艺创作方法，则古已有之，无论中外。我国古人之所谓“奇”者，就是近似今人之所谓浪漫主义。按今人通常的解释，浪漫主义这种创作方法，在反映现实上，善于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塑造形象云云，是“典型”说理论对于戏剧小说以及叙事诗而言的，未必尽适用于我国传统抒情诗文的评论。所以要正确理解太白的浪漫主义，领悟其艺术之“奇”，只能从李诗创作的实际情况，探讨其主要特色。

古代诗人，最具独特个性者，莫如李白。他是富于传奇色彩的奇人，故诗亦最具浪漫精神，即所谓奇之又奇：有奇情，有奇气，有奇思，有奇响，有奇语，至少有此五“奇”，兹略述如下：

一曰奇情。情之所至，诗亦至焉。太白之诗，几乎都是抒情诗。其为言志者，亦缘情也，可视为政治抒情诗。元季方回《秋晚杂诗》诗谓太白“最于赠答篇，肺腑露情愫”；其实，何止于交游赠答诗中吐露真情，即发表政见之诗，亦未尝不慷慨陈情。无论是政治抒情诗，抑或是交游赠答诗，都表现出他的痴狂之情。“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写入京随驾的得意，是痴情；“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写蔑视权贵的个性，是狂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写朋友离别的思念，是深情；“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媪家》），写感谢农妇的款待，是激情。他有时干谒求官，随从流俗，但却不会矫情自饰，屈膝献媚。所谓如东方朔“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莽”（晋夏侯湛《东方朔画赞》），虽言过其实，却道出其平交王侯游说万乘的游侠策士性格。无论对君王，对官吏，抑或对朋交，对庶民；无论是颂是讽，抑或是赠是答，类皆一视同仁，报以真情。这在官本位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是十分罕见的奇人所特有的奇情。这种奇情，即在今日，也不能不令人赞叹！

二曰奇气。古人讲气，孟子有所谓“养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论文亦讲气，沈约有所谓“以气质为体”（《宋书·谢灵运传论》）。王世贞《艺苑卮言》曰：“太白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读太白之诗，反复吟味，必然会感到有奇气运行于其中，然后知其诗之有气势、气脉与气韵。太白诗气势雄强，尤其是乐府歌行，汪洋恣肆，势不可挡。如《蜀道难》、《远别离》诸作，读来势如倒峡，奔腾直下。即谢榛所谓“若疾雷破山，颠风簸海”（《四溟诗话》），胡应麟所谓“疾雷震霆，凄风急雨”（《诗薮》）。太白诗气脉贯通，虽万象凑集，不可端倪，然自有奇气经脉贯穿于其中。清李调元谓其乐府“飘飘如列子御风，使人目眩心惊；而细按之，无不有段落脉理可寻”（《雨村诗话》）；方东树亦云：“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昭昧詹言》）。行文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变化无端，而章法承接皆从容于法度之中，此正见其气脉之奇。太白诗气韵超逸，因有谪仙之号，世称其有仙才，诗亦带仙人逸气，即所谓“仙风化境”（明方弘静《千一录》）。胡应麟曰：“千古词场称逸者，吾于文得一人曰庄周，于诗得一人曰李白。”（《诗薮》）读其诗，如汉武帝之读司马相如之《大人赋》，“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正见其诗气韵之高，不同流俗。

三曰奇思。为文必神于思，思理之妙，神与物游，挫万物于笔端，接千载于瞬间。刘勰云：“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文心雕龙·神思》）太白之诗，义着实处，而

意每翻空，故思易出奇。其论诗重在兴寄，其作诗亦多兴寄，常以实为虚，创造各种兴象。自风骚始，即在诗中运用香草美人、神仙幻境、历史典故诸多喻象，经魏晋六朝的继承与发展，如《游仙》之作，《咏史》之篇，又特加弘扬，至太白而集其大成，驱运万象，得心应手。“雨落不上天，水覆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妾薄命》）以香草美人寄兴，寓意深远，且富于哲理；“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梦游天姥吟留别》）以神仙幻境寄兴，恹恹莫测，而旨意遥深；“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绶灌比，祢衡耻逐屠沽儿。”（《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以历史典故寄兴，巧于比喻，善于借古讽今。各种兴象的运用，多以实为虚，由虚入实，无不善于掉弄，造出奇怪，惊心动魄，妙达旨意。其文思之奇，正如沈德潜所云：“太白想落天外，局自生变，大江无风，涛浪自涌，白云卷舒，从风变灭。此殆天授，非人力也。”（《说诗啐语》）

四曰奇响。读太白诗，抑扬顿挫，波澜起伏，如三峡流泉，声韵自然，殆同天籁。诗之节奏，或体现于文字声律，即所谓浮声切响的平仄规律；或体现于语句情调，即流动于诗中的情感旋律。文字声律，可称之为外节奏；语句情调，可称之为内节奏。太白能作律体，其奉诏翰林所作《宫中行乐词》八首，皆为十分工整的五言律诗；然他却极少作律诗，即便作律体，亦不为律所缚，常以古诗为律体。其《夜泊牛渚怀古》，虽声调入律，而全篇不用对句，且语句情调近于古体；其《登金陵凤凰台》，或推为有唐七律之冠，然声律失黏，对仗欠工，而读来却音情顿挫，自有天然韵致。即所谓“以古诗为律诗，其调自高”（明方弘静《千一录》）。至其古风、歌行以及七绝，则纯以内节奏见长。读其《蜀道难》、《远别离》、《将进酒》、《梁甫吟》、《梦游天姥吟留别》诸作，字句长短，声调轻重，皆随意而行，依情而定，薄于声律，开口成文，无不出于自然而能发奇响。清李调元云：“古诗音节有在字之平仄者，有在句法者，有在押韵者，而其规则辅气以行……总之，以气为主，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岂独作文为然哉。气有抑扬而声随之，古诗莫不然，而在杂言（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作）为尤要，漫指为英雄欺人者，不明乎气与声之妙者也。以气为主，以句法为辅，而复以字之平仄调剂于其间，古诗音节无余蕴矣。”（《十二笔笈杂录》）所论极是，然实不易学，故嗣响寂寥。

五曰奇语。诗之语言，有别于论说，必出以形象，并每事夸饰，即化形上而为形下，写平实而用夸张。太白诗歌语言，尤加意于此两端，故能出奇语。唐钱起《江行无题》诗曰：“高浪如银屋，江风一发时。笔端太白，才大语终奇。”诗由太白《横江词六首》（其一）“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生发出来。以瓦官阁喻浪之高，既形象又夸张，故钱起视之为“奇语”。太白堪称创造语言的大师，创造不少富于形象又善于夸张的语言。汉语特点是形象化，然而在运用过程中，多渐趋抽象，因缺新鲜感而有待诗人之创新。昔人谓“‘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是千古创奇之句”（清吴镇《松花庵诗话》）。“狂风”二句出《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因送韦八赴京，故借以自白挂心长安也。言风吹西挂，形象鲜明，诗语奇警。“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乃同一机杼。或说：“‘槌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焚却子猷船’、‘划却君山好’，皆狂语，不足效也。”（方弘静《千一录》）所谓“狂语”，即夸饰之词，在文学中不可或缺，虽无科学之实，却得艺术之真，自有其感人的效果。其“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北风行》），谢榛评曰：“景虚而有味。”（《四溟诗话》）可谓知言。诸如“白发三千丈”、“飞流直下三千尺”之类的夸张，皆属奇语。夸张非太白之独造，然其在太白手中，却能翻出新样，此则太白之奇处也。

上述太白诗作之五“奇”，即其浪漫主义之特色。浪漫主义自有源流，至太白而集其众长，以为大成，故色彩斑斓而多奇。其于文，取鉴《庄子》之汪洋恣肆。庄周处世观与太白异，前者出世，后者入世，而其个性突出则同，故其文均重主观之表现，而得超逸之致；其于诗，溯源风骚之比兴寄托。《诗经》之《国风》，屈原之《离骚》，其表现主观之感情，多借外物以形之，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而太白诗之兴寄，实源于此。汉代乐府，多表现社会生活，反映民生疾苦，即所谓下以风化上者。内容较客观，归于正，亦与重主观之奇有别。然太白之继承乐府，与杜甫及其后之元稹、白居易不同，杜等承其正，太白则化为奇，袭其旧题，自作歌行，犹初唐四杰之沿用旧题自作五律也。歌行之自由句式，便于表现主观，故太白于乐府得其体，而于汉赋得其势，皆反其正而归于奇。自魏晋迄于梁陈，儒家失去独尊地位，而佛道风行，风气所被，不能不影响于诗歌。故汉末之《古诗十九首》与六朝诗歌，多诗人自抒其情，便由客观之描写转向主观之表现，其共性渐退而个性突出。太白论诗虽否定六朝之“绮丽”，却汲取其“俊逸”。其诗实接春秋战国风骚之源头而汇魏晋六朝之众流，三祖陈王不待言，即阮籍《咏怀》、郭璞《游仙》、左思《咏史》以及鲍谢拟古之作，无不取其体势气骨，而自成奇观。即初盛唐之陈子昂、张九龄《感遇》之作，亦无不加以借鉴。正如清刘熙载《艺概》所云：“太白以《庄》、《骚》为大源，而于嗣宗之渊放，景纯之偶上，明远之驱迈，玄晖之奇秀，亦各有所取，无遗美焉。”职是之故，我国古代诗歌之浪漫主义至太白而登峰造极。

太白诗之奇，其在当世，即有效者，如魏颢，如任华，均有仿作，却仅得其形而失其神；宋以后历代之学太白者，迄无似者。袁子才语：“大概杜、韩以学力胜，学之，刻鹄不成，犹类鸪也；太白、东坡以天分胜，学之，画虎不成，反类狗也。”（《随园诗话》）说明太白诗之不可学，识者则不敢学。前人于奇正以酒饭为喻：意犹米，米可炊而为饭，酿而为酒。安溪李光地云：“李太白诗如酒，杜少陵诗如饭。”（见阮葵生《茶余客话》）饭易炊，而酒难酿，故又云：“此人（指太白）学不得，无其才断不能到。”（见梁章钜《退庵随笔》）太白诗之奇，非不可知，何以不能学？古人多归于其天才不可及之故。作诗固然需要天才，或今人所说的灵感。然自太白以来，天才或灵感不下于太白者，以中国之广，人才之众，未必绝无其人，而终无继响者，其故当不止于天才也。至少尚有两个原因：从主观视之，个性突出，难于相似；从客观视之，时代不同，不容相似。浪漫主义之表现，最见个性，而太白之个性乃诸多矛盾之集合体，自我意识又特强，故其诗多以“我”字起句，突兀缥缈，如“我随秋风来”、“我家敬亭下”、“我觉秋兴逸”、“我昔钓白龙”、“我有万古宅”、“我有紫霞想”、“我昔东海王”、“我本楚狂人”、“我来竟何事”、“我浮黄河去京阙”、“我吟谢朓诗上语”之类，皆表现出强烈主体意识，体现出鲜明个性。古来个性突出的诗人，其所表现出来的诗歌风格，即便有仿效者，亦难得有相似者。太白之个性是时代所铸造的，其所处唐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儒释道三教合流，且各并行不悖，思想界较为活跃，不同于汉之统一于儒术，亦不同于宋之统一于理学。思想界之宽松，有利于诗人个性之发挥，主观之表现。惟其如此，太白策士之风才可以形之于诗，岂止平交王侯，甚至敢于指斥君主。宋以后，读李诗者多非其不守君臣之制，思想过于狂放，

或以为其诗“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胡无人》），是对汉高祖不敬；或以为其诗“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猛虎行》），写安史之乱，是狂诞，有高视禄山之意；或以为其诗“我王楼船轻秦汉，却似文皇欲渡辽”（《永王东巡歌》），是用事非伦，不无覬僭之心。在儒教礼制的社会里，太白的思想性格是很难被理解的，而他性格之中，也的确带点叛逆精神。他那“徒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书情赠蔡舍人雄》）的诗句，岂但无复温柔敦厚，简直是责斥唐明皇，已然超越怨刺范围，倘要治之以文字狱，实不为冤枉。然而盛唐之世毕竟仍有大国之风，仍有雍容气度，并未发生像苏东坡“乌台诗案”那样的文祸，更何况有甚于“乌台诗案”那样的冤狱。故后世虽有诗人才似太白，以其处于衰飒的时代，思想之统制，自不敢学，亦不能学太白之诗也。但愿二十一世纪，能有如太白奇之又奇的伟大诗人问世，那将是时代的骄子，也是时代的骄傲！

韵里江山·遥看瀑布挂前川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1]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2]。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3]，飞泉挂碧峰。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注释】

^[1]戴天山：又名大匡山，或称康山，一说指大匡山主峰。在今四川江油。

^[2]带露浓：一作“带雨浓”。

^[3]霭：云气。

【点评】

此为早年读书匡山时所作。意境幽深，清新自然，尤工于设色，善于以动写静。太白不为诗律所缚，然颇工于律，于此见之。

登锦城散花楼^[1]

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

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2]。

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

暮雨向三峡^[3]，春江绕双流^[4]。

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

【注释】

^[1]锦城：即锦官城。蜀汉时于此设司织锦之署，在成都之南。后借指成都。散花楼：隋末蜀王杨秀所建，在摩河池上。

^[2]珠箔：珠帘。用珍珠缀饰的帘子。

^[3]三峡：长江三峡。一般指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

^[4]双流：原指郫江、流江，后以为县名。双流县在二江之间。

【点评】

弱冠游成都登散花楼之所作。不拘绳墨，全取意象，潇洒有致，盖已崭然露其诗才头角矣。

登峨眉山^[1]

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

周流试登览，绝怪安可悉！

青冥倚天开^[2]，彩错疑画出。

泠然紫霞赏，果得锦囊术^[3]。

云间吟琼箫，石上弄宝瑟^[4]。

平生有微尚，欢笑自此毕。

烟容如在颜，尘累忽相失。

倘逢骑羊子^[5]，携手凌白日。

【注释】

^[1]峨眉山：山有大峨、二峨，或谓两山相对，望之如眉，故名“峨眉”。在今四川峨眉县西南。古时道风特盛，因称仙山。

^[2]青冥：深青之色，用以指天。句意谓峨眉倚青冥之天而开。王琦注谓“别指山峰而言”，失之凿。

^[3]锦囊术：指仙术。典出《汉武内传》西王母“紫锦之囊”。

^[4]“云间”二句：谓于仙山奏仙乐。琼箫、宝瑟，皆仙人通常所演奏之乐器。

^[5]骑羊子：指葛由。曾骑羊入蜀，得仙道。典出《列仙传》上。

【点评】

此写峨眉求仙事。然实为超然世外，意在以修道为进身之阶，高其身价，待时而动。

峨眉山月歌^[1]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2]。

夜发清溪向三峡^[3]，思君不见下渝州^[4]。

【注释】

^[1]峨眉山：在今四川峨眉县。详见前《登峨眉山》诗注。

^[2]平羌：平羌江，今名青衣江。源出四川雅安，至乐山汇大渡河入岷江。

^[3]清溪：驿名。宋称平羌驿，即嘉州附近之板桥驿。见《乐山县志》。三峡：指长江三峡。

^[4]君：旧注以为指月，或说指元丹丘。以指道友为宜。渝州：今四川重庆。

【点评】

当是出蜀途中所作。诗带别绪，然情深而意快，节奏流利，音律悠扬，故虽连用五地名，而不板滞。

早发白帝城^[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2]。

两岸猿声啼不尽^[3]，轻舟已过万重山。

【注释】

^[1]白帝城：东汉公孙述所筑。述自称白帝，因以名城。故址在今四川奉节白帝山上。

^[2]江陵：唐为荆州治所，今湖北荆州市。还：音义同“旋”，快捷貌。句意本盛弘之《荆州记》：“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

^[3]“两岸”句：写三峡猿啼，无悲凄之感。《水经注·江水》引渔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反其意而咏之。啼不尽，一作“啼不住”。

【点评】

题一作“白帝下江陵”。诗情奔放，节奏轻快，如三峡流水，正表现年轻诗人胸次。故当是初出川时所作。或说流夜郎遇赦回程所作，细酌诗情，无苍凉之感，与宿巫山之作，情味有别，故知作非其时也。

渡荆门送别^[1]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2]。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3]。

【注释】

^[1]荆门：荆门山，在今湖北宜都长江南岸，与北岸虎牙相对如门，故名。为楚之西塞。见盛弘之《荆州记》。

^[2]楚国：此指楚地，指今湖北省境。

^[3]“仍怜”二句：江水自蜀入楚，白少长蜀中，故云。

【点评】

本篇为初出川至荆门时所作，视野开阔，气象恢宏。盖得江山之助，蜀中无此境，必待入楚始得之。“山随”一联语壮而景阔，与杜甫“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堪称匹敌。

荆州歌^[1]

白帝城边足风波^[2]，瞿塘五月谁敢过^[3]！

荆州麦熟茧成蛾，缲丝忆君头绪多^[4]，

拨谷飞鸣奈妾何^[5]！

【注释】

^[1]荆州歌：又名《荆州乐》，乐府杂曲旧题。荆州，今湖北荆州市。

^[2]白帝城：在今四川奉节白帝山上，为东汉公孙述所建。

^[3]瞿塘：在白帝山下夔门之上，古有滟滪堆，五月水涨，舟行尤险。

^[4]缲丝：煮茧抽丝。丝，与“思”谐音，语意双关。

^[5]拨谷：俗称“布谷鸟”。牝牡飞鸣，羽翼相摩，因借以起兴，发思君之情。

【点评】

梁简文帝《荆州歌》云：“纪城南里望朝云，雉飞麦熟妾思君。”为本篇所拟。其写荆州思妇，情景皆妙，深得汉魏六朝乐府风神。

秋下荆门^[1]

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2]。

此行不为鲈鱼鲙^[3]，自爱名山入剡中^[4]。

【注释】

^[1]荆门：此指荆州。门，以城门代指地名，犹如白门、吴门、都门。

^[2]布帆无恙：用顾恺之语。《晋书·顾恺之传》载，殷仲堪镇荆州，参军顾恺之因假东还，借仲堪布帆。恺之与仲堪笺曰：“行人安稳，布帆无恙。”后因以“布帆无恙”指“行人安稳”。

^[3]鲈鱼鲙：晋张翰官于洛阳，见秋风起，思吴中莼菜羹、鲈鱼鲙，遂命驾东归。见《晋书·张翰传》。

^[4]剡中：今浙江嵊州与新昌一带。

【点评】

题一作《初下荆门》。诗作于自荆州东下之时，据诗意，其时有入剡之想。或因病滞维扬，故似未尝至剡中。

望天门山^[1]

天门中断楚江开^[2]，碧水东流至此回^[3]。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注释】

^[1]天门山：在今安徽当涂西南长江之滨。博望、梁山东西隔江对峙如门，合称天门山。太白有《天门山铭》。

^[2]楚江：指长江。长江在蜀称蜀江，入楚称楚江，入吴称吴江。

^[3]至此回：一作“至北回”，又作“直北回”。或以为“北”乃“此”之讹。盖江水至此而折回向北。

【点评】

写舟行望天门山，极轻快自然，与《早发白帝城》同一韵调。或以为二诗“俱极自然，洵属神品，足以擅场一代”（《唐宋诗醇》），可谓深于诗者也。

金陵城西楼月下吟^[1]

金陵夜寂凉风发，独上高楼望吴越^[2]。

白云映水摇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

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

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3]。

【注释】

^[1]金陵：今江苏南京。西楼：作者另有《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歌吹日晚乘醉着紫绮裘乌纱巾与酒客数人棹歌秦淮往石头访崔四侍御》诗，或疑指孙楚酒楼。

^[2]吴越：指今江浙一带，即古吴越之地。

^[3]“解道”二句：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谢玄晖，谢朓字玄晖，南齐著名诗人。最为太白所折腰，故有谓其“一生低首谢宣城”（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二句宋魏庆之《诗人玉屑》作：“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还忆谢玄晖。”然则，太白似不曾易“静”为“净”也。既曰“澄”，不必复用“净”，“静”字胜。

【点评】

本篇为月夜登金陵城西楼怀古之作，意颇自负，谓古来诗人能踵武前贤者无几，其玄晖或近之。有“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之慨。

杜陵绝句^[1]

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间^[2]。

秋水明落日^[3]，流光灭远山。

【注释】

^[1]杜陵：汉宣帝陵墓。在长安东南杜陵原上，今属陕西西安。

^[2]“南登”二句：化用班固《西都赋》：“南望杜霸，北眺五陵。”五陵，汉代五帝陵墓，即高帝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均在长安之北。

^[3]秋水：指秋日曲江池水。

【点评】

此为初入长安南登杜陵旷望所作，以抒怅惘之情，故景象阔大而意绪衰飒。

登太白峰^[1]

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2]，为我开天关^[3]。愿乘冷风去^[4]，直出浮云间。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一别武功去^[5]，何时复更还？

【注释】

^[1]太白峰：即太白山。为秦岭主峰之一，在今陕西太白县。

^[2]太白：金星。又称太白金星。

^[3]天关：天帝的禁门。屈原《远游》：“命天阍其启关兮，排阊阖而望予。”

^[4]冷风：小风，和风。《庄子·齐物论》：“冷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释文》：“冷风，泠泠小风也。”

^[5]武功：武功山。唐属武功县。其山北连太白，故及之。

【点评】

本篇为初入长安西游邠岐经太白山时所作。其时太白峰巅终年积雪，人迹未到，故应未登峰顶。所谓“穷登攀”，乃夸张之辞。

登新平楼^[1]

去国登兹楼，怀归伤暮秋^[2]。天长落日远，水净寒波流^[3]。秦云起岭树^[4]，胡雁飞沙洲。苍苍几万里，目极令人愁。

【注释】

^[1]新平：即邠州，治新平县。今陕西彬县。新平楼，新平县城门楼。

^[2]“去国”二句：谓思归终南隐居之处，即所谓“松龙旧隐”。太白初入长安，曾寓居于终南“松龙”。去国，言离开长安。

^[3]寒波流：指泾水。邠州在泾水之滨。杜甫《北征》：“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

^[4]岭树：当指五龙原上的绿树。《元和郡县图志》三：“五龙原，在（新平）县南三里，原侧有五泉水，因名。”

【点评】

本篇为初入长安北上邠州所作。干谒无成，故因失意而悲秋。诗体在律古之间。太白虽能律，然非律之所能律者。其诗乃从古乐府一路行来，自成体势，不必斤斤于律古也。所作律体，时失黏对，然读来不觉其拗，以其别有一种节奏也。

题元丹丘颍阳山居^[1]

仙游渡颍水^[2]，访隐同元君^[3]。忽遗苍生望^[4]，独与洪崖群^[5]。卜地初晦迹^[6]，兴言且成文。却顾北山断，前瞻南岭分^[7]。遥通汝海月^[8]，不隔嵩丘云^[9]。之子合逸趣，而我钦清芬^[10]。举迹倚松石，谈笑迷朝曛。益愿狎青鸟，拂衣栖江渍^[11]。

【注释】

[1]题下有“序”云：“丹丘家于颍阳，新卜别业。其地北倚马岭，连峰嵩丘，南瞻鹿台，极目汝海，云岩映郁，有佳致焉。白从之游，故有此作。”元丹丘，太白至交，为道士，天宝初为西京大昭成观威仪。见《玉真公主祥应记》碑。太白之识玉真公主，或即元丹丘引荐。颍阳，唐县名，治所在今嵩山之南河南登封颍阳镇。颍阳山居，指元丹丘在颍阳新筑别业。山居，山中的居处。谢灵运《山居赋序》：“古巢居穴处曰岩栖，栋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园，在郊郭曰城傍。”

[2]颍水：源出河南登封西南，至安徽寿县正阳关入淮。

[3]元君：指元丹丘。

[4]苍生望：百姓所望。《晋书·谢安传》载，谢安高卧东山，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过江诸人相与言曰：“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

[5]洪崖：传说中的仙人。或说即黄帝臣子伶伦，帝尧时已三千岁，仙号洪崖。此借喻元丹丘。

[6]晦迹：隐居匿迹。

[7]“却顾”二句：即诗序所说“北倚马岭”，“南瞻鹿台”。北山，指马岭。《元和郡县图志》五河南府密县：“马岭山，在县南十五里，洧水所出。”南岭，指鹿台山。《一统志》汝州：“鹿台山在州北二十里，有台状若蹲鹿。”

[8]汝海：指汝水流域。枚乘《七发》“南望荆山，北望汝海”，《文选》李善注：“称汝海，大言之也。”

[9]嵩丘：指嵩山。在今河南登封。

[10]清芬：喻美德。陆机《文赋》：“诵先人之清芬。”

[11]“益愿”二句：谓有隐遁之意。江淹《杂体诗·阮步兵》：“青鸟海上游。”《文选》李善注引《吕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青鸟者，朝至海上而从青游。青至者前后数百。其父曰：‘闻汝从青游，盍取来？吾欲观之。’其子明旦至海上，群青翔而不下。”青鸟，海鸟。或说为鸥鸟。典与鸥鹭忘机近似。拂衣，振衣。表示隐居。江渍，江滨。

【点评】

太白与丹丘为莫逆之交，时相与游从。丹丘身为道流，或出或处，或显或隐，徘徊于江湖魏阙之间。太白涉足终南捷径，丹丘当是重要引路人之一。故《西岳云台歌》有求援引之意。丹丘当是于离开长安后，隐居颍阳，太白因从之游。其《题元丹丘山居》、《元丹丘歌》，当亦此游之作。

襄阳曲四首^[1]

一

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鞮^[2]。江城回渌水，花月使人迷。

二

山公醉酒时，酩酊高阳下。头上白接篱，倒着还骑马^[3]。

三

岘山临汉江^[4]，水绿沙如雪。上有堕泪碑^[5]，青苔久磨灭。

四

且醉习家池^[6]，莫看堕泪碑。山公欲上马，笑杀襄阳儿。

【注释】

^[1]襄阳曲：即《襄阳乐》，乐府清商曲旧题。襄阳，今湖北襄樊。

^[2]白铜鞮：又作《白铜蹄》，梁时歌谣。萧衍镇襄阳，有童谣曰：“襄阳白铜蹄，反缚扬州儿。”或附会为铁骑，谓萧衍军之兴，扬州之将士皆面缚降服。不久，萧衍自襄阳起兵，入建康，自称帝，为梁武帝。因以“白铜蹄”造新声，帝自为词三曲。见《隋书·音乐志》。

^[3]“山公”四句：用晋山简故事。《世说新语·任诞》：“山季伦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一时醉，径造高阳池。日莫倒载归，茗芋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着白接篱。举手问葛强，何如并州儿？’高阳池在襄阳。强是其爱将，并州人也。”山公，指山简，字季伦，晋征南将军。白接篱，即白帽。

^[4]岘山：在襄阳东南，东临汉水。今属湖北襄樊。

^[5]堕泪碑：晋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达十年之久，有政绩。常登岘山，置酒吟咏。死后，襄阳父老于岘山建庙立碑。见其碑者莫不堕泪。杜预因名之曰“堕泪碑”。见《晋书·羊祜传》。

^[6]习家池：《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襄阳记》：“汉侍中习郁于岘山南，依范蠡养鱼法作鱼池。池边有高堤，种竹及长楸，芙蓉菱茨覆水，是游燕名处也。山简每临此池，未尝不大醉而还，曰：‘此是我高阳池也！’襄阳小儿歌之。”

【点评】

本题四首，均写襄阳风情人物，意颇潇洒。风格在童谣与六朝乐府之间，清新自然。诗作于青年时期漫游荆州之时，可知太白之习乐府民歌，早已达到神似的境地。

太原早秋^[1]

岁落众芳歇，时当大火流^[2]。霜威出塞早，云色渡河秋。梦绕边城月，心飞故国楼。思归若汾水^[3]，无日不悠悠。

【注释】

^[1]太原：亦称并州，是有唐王业发祥地。天宝元年改为北京。今属山西。

^[2]大火流：《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朱熹传曰：“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于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则下而西流矣。”

^[3]汾水：又称汾河，黄河支流，源出山西宁武管涔山，至河津入黄河。

【点评】

太白与元演同游太原，适值元父镇并州之时，虽有“琼杯绮食”、“翠娥婵娟”足资游赏，然于仕进却一无所成，故思归心切，乃至“梦绕边城月，心飞故国楼”。而意绪飞扬，无积弱之弊。《唐宋诗醇》谓：“健举之至，行气如虹。”非虚夸语也。

游太山^[1]

四月上太山，石平御道开^[2]。六龙过万壑^[3]，涧谷随萦回。马迹绕碧峰，于今满青苔。飞流洒绝巘，水急松声哀。北眺崕嶂奇^[4]，倾崖向东摧。洞门闭石扇，地底兴云雷。登高望蓬瀛^[5]，想象金银台^[6]。天门一长啸^[7]，万里清风来。玉女四五人^[8]，飘摇下九垓^[9]。含笑引素手，遗我流霞杯^[10]。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才。旷然小宇宙，弃世何悠哉！

【注释】

^[1]太山：即泰山，东岳，在今山东泰安。

^[2]御道：指唐玄宗登山之道。开元十三年十月，唐玄宗自东都出发，东封泰山，立碑其上。见《旧唐书·玄宗纪》。

^[3]六龙：《周易·乾》：“时乘六龙以御天。”此指皇帝御驾。

^[4]崕嶂：山峦重叠貌。鲍照《自砺山东望震泽》：“合沓崕嶂云。”

^[5]蓬瀛：蓬莱与瀛洲。传说中海上仙山。

^[6]金银台：神仙所居之处。郭璞《游仙诗》：“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

^[7]天门：指泰山南天门。在十八盘最高处。

^[8]玉女：指仙女。

^[9]九垓：即九天，九重天。郭璞《游仙诗》：“升降随长烟，飘摇戏九垓。”

^[10]流霞杯：指酒杯。流霞，仙人饮流霞，此借指酒。《论衡·道虚》载项曼都曰：“仙人辄欲饮我以流霞一杯。每饮一杯，数月不饥。”

【点评】

题一作《天宝元年四月从故御道上泰山》。共六首，此选其一，写登仙事，颇得郭璞《游仙诗》真传。以其与道流交往甚密，其诗亦时杂仙心而带仙气。然细味其旨，似无飘然世外之意。

灞陵行送别^[1]

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2]。上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我向秦人问路歧，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3]。古道连绵走西京^[4]，紫阙落日浮云生^[5]。正当今夕断肠处，骊歌愁绝不忍听^[6]。

【注释】

- [1]灞陵：又作霸陵，汉文帝陵墓。此指灞桥，为唐人折柳送别之处。桥边有送别亭。
- [2]灞水：渭河支流，在长安之东。
- [3]王粲南登之古道：王粲《七哀诗》：“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王粲，字仲宣，“建安七子”之一。长安战乱，南奔依刘表，道中作《七哀诗》。
- [4]西京：指长安。
- [5]“紫阙”句：谓浮云蔽日，奸邪当道。紫阙，喻唐宫，指朝廷。浮云，喻奸佞小人。作者《古风》（其三十七）：“浮云蔽紫闕，白日难回光。”
- [6]骊歌：即离歌，为《骊驹》之歌省称。逸诗《骊驹》，其辞曰：“骊驹在门，仆夫具存；骊驹在路，仆夫整驾。”见《汉书·王式传》注。后作为告别之歌。

【点评】

本篇为去朝还山于灞陵送别之作，意绪黯然，愁肠欲断。其心潮澎湃，亦如灞水之浩浩。古树春草充满离情，尽成伤心之景。以散文句式入诗，别有气势，诚如方东树所言：“奇横酣恣，天风海涛，黄河天上来。”（《昭昧詹言》）

太白何苍苍^[1]

（古风其五）

太白何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2]，邈尔与世绝。中有绿发翁^[3]，披云卧松雪。不笑亦不语，冥栖在岩穴^[4]。我来逢真人，长跪问宝诀^[5]。粲然启玉齿^[6]，授以炼药说。铭骨传其语，竦身已电灭。仰望不可及，苍然五情热^[7]。吾将营丹砂^[8]，永与世人别^[9]。

【注释】

[1]太白：太白山，秦岭山脉主峰之一，为关中最高山。在今陕西太白县。

[2]“去天”句：《水经注·渭水》：“太白山在武功县南，去长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几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

[3]绿发：乌亮的头发。绿发翁，指长生不老的老仙翁。

[4]冥栖：隐居，幽居。

[5]“我来”二句：语出曹植《飞龙篇》：“我知真人，长跪问道。”宝诀，道家修炼之诀。作者《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

[6]“粲然”句：语本郭璞《游仙诗》：“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

[7]五情热：陶潜《影答形》：“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五情，喜、怒、哀、乐、怨。

[8]丹砂：外丹黄白术药物。道经谓：“丹砂者，万灵之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见《太洞炼真宝经修伏灵砂妙诀》。

[9]“永与”句：一作“永世与人别”。

【点评】

李白初入长安，时有《登太白峰》之作，是真登山也，虽未造其巅，却身历其境。此或去朝后，欲访道流，而神游太白山，以寄飘然世外之志，亦“游仙”之类也。《唐宋诗醇》云：“盖士之不得志于时者，姑寄其意于此耳……或其被放东归，将受道箓时作也。”庶几得之。

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1]

一

初谓鹊山近，宁知湖水遥。此行殊访戴^[2]，自可缓归桡。

二

湖阔数十里，湖光摇碧山。湖西正有月，独送李膺还^[3]。

三

水入北湖去，舟从南浦回^[4]。遥看鹊山转，却似送人来。

【注释】

^[1]济南太守：姓李，名不详。太白称之“从祖”，或以为北海太守李邕。鹊山湖：故址在济南城北二十里。今济南之华不注山与黄河鹊山，是其故地。当时湖面极阔，今已成陆地。

^[2]访戴：用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事。见《世说新语·任诞》。

^[3]李膺：字元礼，后汉襄城人。桓帝时为司隶校尉。朝纲废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后汉书·郭太传》：“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

^[4]南浦：鹊山湖南水滨。旧注：“南浦，在鹊山湖之南。”

【点评】

本题三首，如组诗，写湖之阔大与泛舟情趣，清新自然，有南朝乐府情韵，而骨力过之。

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1]

忆昔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2]。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海内贤豪青云客，就中与君心莫逆^[3]。回山转海不作难，倾情倒意无所惜。我向淮南攀桂枝^[4]，君留洛北愁梦思。不忍别，还相随。相随迢迢访仙城^[5]，三十六曲水回萦。一溪初入千花明，万壑度尽松风声。银鞍金络到平地，汉东太守来相迎^[6]。紫阳之真人^[7]，邀我吹玉笙。餐霞楼上动仙乐^[8]，嘈然宛似鸾凤鸣。袖长管催欲轻举，汉中太守醉起舞^[9]。手持锦袍复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当筵意气凌九霄，星离雨散不终朝，分飞楚关山水遥^[10]。余既还山寻故巢^[11]，君亦归家度渭桥^[12]。君家严君勇貔虎，作尹并州遏戎虏^[13]。五月相呼渡太行^[14]，摧轮不道羊肠苦^[15]。行来北凉岁月深^[16]，感君贵义轻黄金。琼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17]。浮舟弄水箫鼓鸣，微波龙鳞莎草绿^[18]。兴来携妓恣经过，其若杨花似雪何。红妆欲醉宜斜日，百尺清潭写翠娥。翠娥婵娟初月辉，美人更唱舞罗衣。清风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绕行云飞^[19]。此时行乐难再遇，西游因献长杨赋。北阙青云不可期，东山白首还归去^[20]。渭桥南头一遇君^[21]，酈台之北又离群^[22]。问余别恨今多少，落花春暮争纷纷^[23]。言亦不可尽，情亦不可及^[24]。呼儿长跪缄此辞，寄君千里遥相忆。

【注释】

^[1]谯郡：今安徽省亳州市。元参军：指元演，时任谯郡录事参军。为太白好友。白另有《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

^[2]“忆昔”二句：追忆洛阳游踪。洛阳为二人初识之处。董糟丘，当是董氏酒家。酒店在天津桥南。天津桥，唐代洛水上的一座浮桥，位于洛阳城中，南北横架。

^[3]莫逆：莫逆之交。《庄子·大宗师》谓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

^[4]淮南攀桂枝：语本楚辞淮南小山《招隐士》：“攀援桂枝兮聊淹留。”淮南，此指安陆。时白酒隐安陆。唐代安陆属淮南道。

^[5]仙城：仙城山。在随州光化，今湖北随州市光华镇。《随州志》：“善光山，在南七十里，本名仙城山。”

^[6]汉东太守：即随州刺史。汉东，天宝元年改随州为汉东郡。郡即今湖北随州。

^[7]紫阳之真人：指道士胡紫阳。居随州苦竹院，有餐霞楼。

^[8]餐霞楼：当在随州苦竹院。见《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又《汉东紫阳先生碑铭》云：“所居苦竹院，置餐霞之楼，手植双桂，栖迟其下。”

^[9]“汉中”句：一本作“汉东太守酣歌舞”。汉中，当作“汉东”。《河岳英灵集》作“汉东太守醉起舞”，是。

^[10]楚关：楚地关山。随州属楚地。

^[11]故巢：指安陆之家。

^[12]渭桥：渭桥有三，此指东渭桥。由东向西入长安必经此桥。

^[13]“君家”二句：谓元演父亲为并州尹兼北都留守，管数郡军事。严君，指父母。《易·家人》：“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此指其父。貔虎，《尚书·牧誓》：“如虎如貔。”后多用以形容战士。戎虏，指敌寇。

[14]太行：太行山。

[15]“摧轮”句：曹操《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羊肠坂，在太行山。

[16]北凉：当作“北京”。天宝元年改北都为北京。《河岳英灵集》作“北京”，宋黄庭坚草书抄写本亦作“北京”，是。

[17]晋祠：周唐叔虞之祠。晋水发源地。在今山西太原西南悬瓮山下。

[18]“浮舟”二句：化用汉武帝《秋风辞》：“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龙鳞，水波形。晋潘岳《金谷集作》诗：“温泉龙鳞澜。”

[19]“清风”二句：写歌声之妙。《列子·汤问》载，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

[20]“此时”四句：谓并州别后曾入京复还山。长杨赋，汉成帝射猎，扬雄侍从，归作《长杨赋》以献。北阙，古宫殿北墙门楼。上书奏事多诣北阙。后以北阙代指朝廷。东山，指谢安所隐东山，在今浙江上虞。此借指隐居之处。有自比谢安之意。

[21]渭桥南头：一本作“涡水桥南”。按，作涡水是，涡水流经亳县。

[22]酈台：指酈县，唐属谯郡。在今河南永城之西。

[23]“问余”二句：一本作“莺飞求友满芳树，落花送客何纷纷”。

[24]不可及：一作“不可极”。

【点评】

本篇回忆与元演交游聚散情况，叙事抒情，层次清楚，节奏从容，是奇伟俊拔的长篇七古。《唐宋诗醇》谓其“如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可谓怪伟奇绝者矣”，正道出此诗特点。非有太白之才气，实不足以驾驭此等富于转折变幻之长篇也。其法可以领会而不可以模仿。

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歌吹日晚 乘醉著紫绮裘乌纱巾与酒客数人棹 歌秦淮往石头访崔四侍御^[1]

昨玩西城月，青天垂玉钩^[2]。朝沽金陵酒，歌吹孙楚楼。忽忆绣衣人^[3]，乘船往石头。草裹乌纱巾，倒披紫绮裘。两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4]。酒客十数公，崩腾醉中流。谑浪棹海客^[5]，喧呼傲阳侯^[6]。半道逢吴姬^[7]，卷帘出揶揄^[8]。我忆君到此，不知狂与羞。月下一见君，三杯便回桡。舍舟共连袂，行上南渡桥。兴发歌绿水^[9]，秦客为之摇^[10]。鸡鸣复相招，清宴逸云霄。赠我数百字，字字凌风飙。系之衣裘上，相忆每长谣。

【注释】

^[1]孙楚酒楼：在金陵水西门外。乌纱巾：亦称乌纱，又称唐巾，即乌纱帽，晋至隋为官服，至唐贵贱皆服。太白有《答友人赠乌纱帽》诗：“领得乌纱帽，全胜白接篋。”秦淮：秦淮河，流经金陵，入江。石头城：俗称鬼脸城，故址在今南京清凉山。唐代江流经其下。崔四侍御：指摄监察御史崔成甫。

^[2]“昨玩”二句：语本鲍照《玩月城西门廨中》诗：“始出西南楼，纤纤如玉钩。”

^[3]绣衣人：指崔侍御。《汉书·百官公卿表》：“侍御史有绣衣直指。”汉武帝时，民间起事者众，弹压者衣绣衣，持节与虎符，发兵镇压。后因称御史为绣衣直指。见《史记·酷吏列传》。

^[4]王子猷：王徽之。晋人，居山阴，曾雪夜泛舟剡溪访戴逵，未入门，兴尽而返。见《世说新语·任诞》。

^[5]谑浪：戏谑谈笑。《诗经·邶风·终风》：“谑浪笑傲。”海客：指航海者。棹海客，一作“掉海客”。

^[6]阳侯：传说中的波臣。屈原《九章·哀郢》“凌阳侯之泛滥兮”，洪兴祖补注引《淮南子》注：“阳侯，陵阳国侯也。其国近水，溺死于水。其神能为大波，有所伤害，因谓之阳侯之波也。”

^[7]吴姬：吴地美女。

^[8]揶揄：嘲笑。揄，读如“尤”。

^[9]绿水：又作“渌水”，古曲名。

^[10]秦客：客于秦者，似指谪离长安之崔侍御。摇，摇摇，心神不安。《战国策·楚策》一：“心摇摇如悬旌。”

【点评】

本篇记醉饮金陵城西孙楚酒楼，通宵达旦，又歌吹至日晚，乘醉泛舟秦淮河，至石头城访崔侍御，其装束、举动、喧呼，狂态可掬，是借酒狂以散愁者也。写与崔侍御相会，故友重逢，饮酒回桡，连袂登岸，发兴狂歌，连宵清宴，赠诗长谣，其坎坷历落漂泊踉蹌之感慨，非言语所能尽，惟酒后狂放举动可以排遣。狂放欢乐背后，正饱含沦落之酸楚，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也。

登金陵凤凰台^[1]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2]。三山半落青天外^[3]，一水中分白鹭洲^[4]。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5]。

【注释】

[1]凤凰台：相传南朝宋元嘉十六年有鸟翔集山间，文彩五色，音声和谐，时人谓之凤凰，因起台于山，曰凤凰台。故址在金陵西南隅花露冈，今江苏南京第四十三中校园内。

[2]“吴宫”二句：谓昔时盛世，今成陈迹。三国吴与东晋，均都于金陵，故特拈吴、晋以代六朝。

[3]三山：在今江苏南京西南江宁建新长江之滨。山为三个小山头，未见其高，然远望则缥缈如在云中。

[4]一水：一作“二水”。白鹭洲，唐时尚在长江中。后渐移与岸接壤而成为陆地。其址在今南京水西门外。

[5]“总为”二句：自伤被谗去朝。因触景而生愁。浮云能蔽日，陆贾《新语·慎微》：“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

【点评】

本篇即景抒情，怀古伤今，为历来传诵名篇。或以为拟崔颢《黄鹤楼》诗，格式似之，然崔诗又似沈佺期《龙池篇》，又何说也！盖古乐府歌行本有此不避复词之顶真格，律体初成，带入此格，遂成定式，实未必师承，亦无须甲乙也。诚哉《唐宋诗醇》之言：“崔诗直举胸情，气体高浑，白诗寓目山河，别有怀抱，其言皆从心而发，即景而成，意象偶同，胜境各擅，论者不举其高情远意而沾沾吹索于字句之间，固已蔽矣。至谓白实拟之以较胜负，并谬为捶碎鹤楼等诗，鄙陋之谈，不值一噓也。”

天台晓望^[1]

天台邻四明^[2]，华顶高百越^[3]。门标赤城霞，楼栖沧岛月^[4]。凭高远登览，直下见溟渤^[5]。云垂大鹏翻，波动巨鳌没^[6]。风潮争汹涌，神怪何翕忽^[7]！观奇迹无倪^[8]，好道心不歇。攀条摘朱实，服药炼金骨^[9]。安得生羽毛，千春卧蓬阙^[10]！

【注释】

[1]天台：天台山。为道教名山，山下有桐柏观。在今浙江天台。

[2]四明：四明山。在今浙江宁波西南。为浙东名山，相传上有四石，四面如窗，中通日月星辰之光，因名四明山。

[3]华顶：天台山最高峰。可东望大海，观日月之升。百越，又作“百粤”，越族所居之地，约跨江浙闽粤。

[4]“门标”二句：句法似宋之问《灵隐寺》“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赤城霞，赤城山，火烧岩色赤如霞。在天台山下。沧岛，即海岛。

[5]溟渤：泛指大海。

[6]“云垂”二句：当时以为警句。任华《杂言寄李白》诗：“登天台，望渤海。云垂大鹏飞，山压巨鳌背。斯言亦好在。”云垂大鹏，典出《庄子·逍遥游》：鲲化为鹏，“其翼若垂天之云”。巨鳌，典出《列子·汤问》：海上五神山由十五巨鳌顶戴于海中。

[7]翕忽：迅疾貌。

[8]无倪：无边无际。倪，分也，际也。

[9]“攀条”二句：谓服食修炼。朱实，指丹木之实。《山海经·西山经》，丹木“黄华而赤实，其味如飴，食之不饥”。陶潜《读山海经》：“黄花复朱实，食之寿命长。”

[10]“安得”二句：谓羽化登仙。生羽毛，即羽化，指飞升成仙。蓬阙，指仙山宫阙。

【点评】

本篇当是去朝后入道籍，自东鲁南游吴越登天台时所作，故诗杂仙心，超然世外，求不可求之事以耗其壮志。

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1]

太公渭川水，李斯上蔡门。钓周猎秦安黎元，小鱼鵀兔何足言^[2]！天张云卷有时节，吾徒莫叹羝触藩^[3]。于公白首大梁野^[4]，使人怅望何可论！既知朱亥为壮士，且愿束心秋毫里！秦赵虎争血中原，当去抱关救公子^[5]。裴生览千古，龙鸾炳天章^[6]。悲吟雨雪动林木，放书辍剑思高堂^[7]。劝尔一杯酒，拂尔裘上霜。尔为我楚舞，吾为尔楚歌^[8]。且探虎穴向沙漠^[9]，鸣鞭走马凌黄河。耻作易水别，临歧泪滂沱^[10]。

【注释】

^[1]于十一兄逖：于逖，为苦学之士，未曾仕进，老于大梁之野。正如其《野外行》诗所云：“有才且未达，况我非贤良。幸以朽钝姿，野外老风霜。”与当时诗人广事交游。裴十三：裴姓，排行第十三。事迹未详。

^[2]“太公”四句：以姜尚李斯先隐后显，勉励二人待时而动。太公，即姜尚，曾屠于朝歌，复钓于磻溪，后出仕周文王，即所谓“钓周”，非钓小鱼。见《韩诗外传》。李斯，出仕前曾与儿牵黄犬出上蔡东门行猎，后事秦始皇，为丞相，即所谓“猎秦”，非猎鵀兔也。见《史记·李斯列传》。

^[3]羝触藩：喻处于困境。语本《易·大壮》：“羝羊触藩，羸其角。”孔颖达正义：“藩，藩篱也；羸，拘累缠绕也。”

^[4]大梁：今河南开封。

^[5]“既知”四句：有弃文就武之意。朱亥，魏信陵君门客，屠户，有勇力。信陵君夺晋鄙军以救赵，朱亥以铁椎击杀晋鄙。秦赵虎争，指秦军围赵邯郸事。抱关，指大梁夷门抱关者，即侯嬴。曾为信陵君献计救赵。均见《史记·魏公子列传》。

^[6]龙鸾：喻华美文采。吴质《答魏太子笺》：“摘藻下笔，鸾龙之文奋矣。”此美裴十三之诗文。

^[7]“悲吟”二句：用曾子事。《艺文类聚》二引《琴操》：“曾子耕于太山之下，天雨雪，冻，旬日不得归，思其父母，作《梁山歌》。”高堂，指父母。裴十三有思父母之诗作，故以曾子为喻。

^[8]“尔为我”二句：用成语。汉高祖谓戚夫人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见《史记·留侯世家》。

^[9]探虎穴：三国吕蒙曰：“贪贱难可居，脱误有功，富贵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见《三国志·吴书·吕蒙传》。沙漠，喻边塞。此指幽州。

^[10]“耻作”二句：用荆轲事。荆轲入秦刺秦王，燕太子丹送至易水，荆轲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见《战国策·燕策》。

【点评】

白将北游塞垣，于梁宋首途，作此诗留别于十一裴十三两君，有劝二位进取立功之意，亦表明自己将入军幕以取边功。其时安禄山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居幽州，势已盛而逆未露，喜功者多北上从之；太白幽州之行亦然。或说诗中“探虎穴”语可见白于禄山有“戒备之心”，未必，借用古人语，不可以今人之意揣度。且吕蒙语意亦在邀功取富贵，何须为太白修饰也。

横江词六首^[1]

一

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一风三日吹倒山^[2]，白浪高于瓦官阁^[3]。

二

海潮南去过寻阳，牛渚由来险马当^[4]。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

三

横江西望阻西秦^[5]，汉水东连扬子津^[6]。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

四

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7]。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8]。

五

横江馆前津吏迎^[9]，向余东指海云生。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10]。

六

月晕天风雾不开，海鲸东蹙百川回^[11]。惊波一起三山动^[12]，公无渡河归去来^[13]。

【注释】

^[1]横江词：太白自创乐府新题。横江，亦名横江浦，在今安徽和县东南，与采石矶隔江相对，为古代横渡长江的要津。

^[2]“一风”句：一本作“猛风吹倒天门山”。

^[3]瓦官阁：又称瓦棺阁。原为瓦官寺阁，南朝梁建，高二百四十尺。在今南京西南花露冈一带。杨齐贤注引《瓦官寺碑》：“江左之寺，莫先于瓦官。晋武帝时，建以瓦官故地，故名瓦官，讹而为‘棺’。或亦昔有僧，诵经于此，既死，葬以虞氏之棺，墓上生莲花，故曰瓦棺。中有瓦棺阁，高二十五丈。唐为升元阁。”

^[4]“海潮”二句：言古者海潮经牛渚矶直过寻阳。寻阳，唐之江州，今之九江。牛渚，牛渚矶，在今马鞍山采石。陆游《入蜀记》二：“采石，一名牛渚，与和州对举。江面北瓜州为狭，故隋韩擒虎平陈及本朝曹彬下南唐，皆自此渡。然微风辄浪作，不可行。”马当，即马当山。在今江西彭泽东北长江之滨。古时为江行险阻。

^[5]西秦：古秦中，今陕西。此代指长安。

^[6]汉水：源出汉中，流经陕南，至湖北汉口入长江。此兼指长江。扬子津：在今江苏扬州南，为古代渡江要津。古代金陵西有横江津，东有扬子津，皆为保障帝都的江关要塞。

[7]天门：天门山。博望、梁山东西隔江对峙如门，故称天门。在今安徽马鞍山当涂西南。

[8]“浙江”二句：谓浙江八月海潮虽壮，然不及天门山风浪之恶。浙江，今之钱塘江。八月十八日海潮最盛。

[9]横江馆：亦名采石驿，渡口驿馆。今马鞍山采石犹有横江馆路。津吏：古代于津渡掌管舟梁之事的官吏。

[10]“郎今”二句：梁简文帝《乌栖曲》：“采莲渡头碍黄河，郎今欲渡畏风波。”

[11]“海鲸”句：本木华《海赋》所谓横海之鲸“翕波则洪涟踳蹀，吹涝则百川倒流”。

[12]三山：即三山矶，在今江苏南京西南江宁建新，临长江，为古时津戍。

[13]公无渡河：化用乐府古题《公无渡河》。

【点评】

本题六首，犹如组诗，意似贯珍，一气直下，备写风波之恶，以公无渡河作结，喻世路之艰难，是从古乐府《公无渡河》化出，盖亦有所感而发者也。

过崔八丈水亭^[1]

高阁横秀气，清幽并在君。檐飞宛溪水^[2]，窗落敬亭云^[3]。猿啸风中断，渔歌月里闻。闲随白鸥去，沙上自为群。

【注释】

^[1]崔八丈水亭：在宣城，水亭高阁当在城东宛溪之滨，为崔八之栖隐处。太白居宣城，应是水亭常客，另有《秋夜崔八丈水亭送崔二（二崔）》诗。

^[2]宛溪：流经宣城东。

^[3]敬亭：敬亭山，在宣城西北。

【点评】

本篇颂崔八丈之水亭，颇富清幽闲逸之致，当是合崔八情趣。

秋登宣城谢朓北楼^[1]

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水夹明镜^[2]，双桥落彩虹^[3]。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4]！

【注释】

^[1]宣城：今属安徽。谢朓北楼：即高斋，南齐谢朓为宣城太守时所建，人称谢朓楼，故址在今宣城陵阳山上。

^[2]两水：指城东之宛溪与句溪。

^[3]双桥：指隋朝于宛溪上所建之凤凰、济川二桥。见《江南通志》。

^[4]谢公：指谢朓。

【点评】

本篇为登宣城北楼有怀谢朓而作。太白于南朝宋齐，最服膺鲍照与谢朓，其乐府歌行得益于鲍，其五言小诗得益于谢。其于谢诗尤为倾倒，即所谓“一生低首谢宣城”（王士禛《论诗》绝句），故结语云“临风怀谢公”。

游水西简郑明府^[1]

天宫水西寺，云锦照东郭。清湍鸣回溪，绿竹绕飞阁。凉风日潇洒，幽客时憩泊^[2]。五月思貂裘，谓言秋霜落。石萝引古蔓，岸笋开新箨。吟玩空复情，相思尔佳作。郑公诗人秀，逸韵宏寥廓^[3]。何当一来游，惬我雪山诺^[4]？

【注释】

^[1]水西：指天宫水西寺，在今安徽泾县之西五里水西山中，寺址尚存。郑明府：或说即溧阳县令郑晏。作者《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序》云：“邑宰郑公名晏，家康成之学，世子产之才，琴清心闲，百里大化。”

^[2]憩泊：犹憩息，休憩止息。

^[3]“郑公”二句：谓郑晏善诗，其诗韵逸气宏。按，郑诗今已失传。

^[4]雪山诺：典出佛教故事。释迦牟尼于雪山修行，称雪山童子，又称雪山大士，终得罗刹半偈，而超越十二劫。见《涅槃经》十四“圣行品”。雪山，指喜马拉雅山。文殊往化仙人，即其处。

【点评】

诗写水西山景色幽清，气候宜人，夏凉如秋，固约郑明府来游，以论诗文。太白咏水西寺之诗，今存仅此一首，却颇能尽水西风致。杜牧《念昔游》三首其三：“李白题诗水西寺，古木回岩楼阁风。半醒半醉游三日，红白花开烟雨中。”足见此诗在唐朝之影响，是播在人口之作。

新林浦阻风寄友人^[1]

潮水定可信，天风难与期。清晨西北转，薄暮东西吹。以此难挂席，佳期益相思^[2]。海月破圆景，荻蒋生绿池^[3]。昨日北湖梅^[4]，开花已满枝。今朝白门柳^[5]，夹道垂青丝。岁物忽如此，我来定几时？纷纷江上雪，草草客中悲。明发新林浦，空吟谢朓诗^[6]。

【注释】

^[1]新林浦：发源于牛首山，在金陵西南二十里。

^[2]“以此”二句：宋本、缪本俱注：“一本：‘以此难挂席，洄沿颇淹迟。使索金陵书，又叨贤宰知。弦歌止过客，惠化闻京师’。”

^[3]荻蒋：俗称茭白。

^[4]北湖：即玄武湖。在金陵之北，故称。

^[5]白门：指金陵城西门。西属金，金色白，故西门称白门。亦借指金陵。

^[6]谢朓诗：谢朓有《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又有《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诗。谢朓，南齐诗人，其诗清新隽永，为太白所倾倒。

【点评】

题一作《金陵阻风雪书怀寄杨江宁》，两题均见于《文苑英华》，字句小异而大同，故编集时合为一诗。综观二题，本篇当是寄江宁杨利物，言于新林浦阻风，未能如期赴约至金陵。另本中多四句，赞江宁宰杨利物，今本则因滞留新林浦，而怀念谢朓，并吟咏其新林浦之诗。

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1]

仙人东方生，浩荡弄云海。沛然乘天游，独往失所在^[2]。魏侯继大名^[3]，本家聊摄城^[4]。卷舒入元化^[5]，迹与古贤并。十三弄文史，挥笔如振绮^[6]。辩折田巴生，心齐鲁连子^[7]。西涉清洛源^[8]，颇惊人世喧。采秀卧王屋，因窥洞天门^[9]。謁来游嵩峰，羽客何双双^[10]！朝携月光子，暮宿玉女窗^[11]。鬼谷上窈窕^[12]，龙潭下奔湍^[13]。东浮汴河水^[14]，访我三千里。逸兴满吴云，飘摇浙江汜^[15]。挥手杭越间，樟亭望潮还^[16]。涛卷海门石^[17]，云横天际山。白马走素车，雷奔骇心颜^[18]。遥闻会稽美，一弄耶溪水^[19]。万壑与千岩，峥嵘镜湖里^[20]。秀色不可名，清辉满江城。人游月边去，舟在空中行^[21]。此中久延伫，入剡寻王许^[22]。笑读曹娥碑，沉吟黄绢语^[23]。天台连四明，日入向国清。五峰转月色，百里行松声^[24]。灵溪恣沿越，华顶殊超忽^[25]。石梁横青天，侧足履半月^[26]。眷然思永嘉，不惮海路赊。挂席历海峤，回瞻赤城霞^[27]。赤城渐微没，孤屿前峣兀^[28]。水续万古流，亭空千霜月。缙云川谷难，石门最可观。瀑布挂北斗，莫穷此水端。喷壁洒素雪，空濛生昼寒^[29]。却思恶溪去，宁惧恶溪恶^[30]。咆哮七十滩，水石相喷薄^[31]。路创李北海，岩开谢康乐^[32]。松风和猿声，搜索连洞壑。径出梅花桥，双溪纳归潮^[33]。落帆金华岸，赤松若可招^[34]。沈约八咏楼，城西孤岧峣^[35]。岧峣四荒外，旷望群川会。云卷天地开，波连浙西大。乱流新安口，北指严光濑^[36]。钓台碧云中，邈与苍岭对^[37]。稍稍来吴都，徘徊上姑苏^[38]。烟绵横九疑，潏荡见五湖^[39]。目极心更远，悲歌但长吁。回桡楚江滨，挥策扬子津^[40]。身着日本裘，昂藏出风尘^[41]。五月造我语，知非佞人^[42]。相逢乐无限，水石日在眼。徒干五诸侯，不致百金产^[43]。吾友扬子云，弦歌播清芬。虽为江宁宰，好与山公群。乘兴但一行，且知我爱君^[44]。君来几何时？仙台应有期^[45]。东窗绿玉树，定长三五枝^[46]。至今天坛人^[47]，当笑尔归迟。我苦惜远别，茫然使心悲。黄河若不断，白首长相思^[48]。

【注释】

[1]魏万：号王屋山人，后更名颢。崇拜李白，见白于广陵，白曰：“尔后必著大名于天下，无忘老夫与明月奴。”因尽出其文，托为编集，后编为《李翰林集》，今佚，存序。王屋山，一名天坛山，其山三重，形状如屋，故名。主峰在今河南济源。

[2]“仙人”四句：用东方朔事。东方生，指东方朔。汉武帝侍臣，以滑稽知名。方士附会为神仙。《汉武内传》：“东方朔一日乘龙飞去，同时众人见从西北冉冉上，仰望良久，大雾覆之，不知所适。”四句宋本、缪本俱注一本作：“东方不辞家，独访紫泥海。时人少相逢，往往失所在。”

[3]“魏侯”句：典出《左传·闵公元年》：晋侯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此借喻魏万之继毕万之赐魏得大名。

[4]聊摄城：聊城与摄城。今山东聊城与茌平，古称聊摄。为魏万原籍。

[5]元化：造化，大自然的发展变化。

[6]振绮：抖动文绮，形容不费力而有文采。绮，有花纹的丝织品。清汪氏自宪以后四世富于藏书，其藏书楼取太白诗意颜曰“振绮堂”。

[7]“辩折”二句：以鲁连子喻魏万之善辩。《太平御览》四六四引《鲁连子》：田巴为齐之善辩者，一日服千人。徐劫弟子鲁连，年十二，请与田巴辩，曰：“楚军南阳，赵氏伐高唐，燕人十万之众在聊城而不去，国亡在旦暮耳，先生将奈何？”田巴曰：“无奈何。”鲁连曰：“夫危不能安，亡不能存，则无为贵学士矣。今臣将罢南阳之师，还高唐之兵，却聊城之众，为所贵谈，谈者甚若此也。如先生之言，有似枭鸣，出声而人恶之，愿先生勿复谈也。”田巴为之折服，杜口易业，终身不复谈。

[8]清洛：即洛水。黄河支流。

[9]“采秀”二句：谓魏万隐居王屋。洞天，道教称王屋山为天下第一洞天。其上有小清虚洞天。洞天门，指此。

[10]“謁来”二句：言与道士偕游中岳。謁来，去。“来”字为语助词。嵩峰，中岳嵩山。在今河南登封。羽客，道士。

[11]“朝携”二句：言与仙童游憩。月光子，传说中的仙童。《仙经》谓云光童子、月光童子。常往来于天台、嵩山之间。（见《艺文类聚》七）。玉女窗，相传嵩山有玉女窗，汉武帝曾于窗中见玉女。宋以后失传。

[12]鬼谷：相传战国时鬼谷先生曾隐居于此。在今河南登封之北。窈窕：山水深邃貌。郭璞《江赋》：“幽岫窈窕。”

[13]龙潭：指九龙潭。嵩山东岩九潭上下相承，称九龙潭。为武则天皇后避暑之处。涿，水流汇集。

[14]汴河水：汴水。源出荥阳，北入黄河。

[15]浙江汜：钱塘江边。汜，水边。

[16]“挥手”二句：言于杭州观潮。杭越，指今浙江杭州绍兴一带。樟亭，亦称樟楼，后称浙江亭。古时观钱塘江大潮之处。故址在今杭州钱塘江边。

[17]海门：古时钱塘江流经今浙江萧山龛山与赭山之间。两山峡峙，潮来如束，声势倍增，极为壮观。今江改道，海门已为陆地。

[18]“白马”二句：写钱塘潮之壮观。枚乘《七发》形容广陵潮曰：“其少进也，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凌赤岸，簪扶桑，横奔似雷行”。

[19]“遥闻”二句：写游会稽若耶。会稽，今浙江绍兴。耶溪，若耶溪。在今浙江绍兴之南。

[20]“万壑”二句：写会稽山水之美。《世说新语·言语》：“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其上，若云兴霞蔚。’”镜湖，又名鉴湖，在今绍兴。

[21]“人游”二句：写泛舟镜湖感觉。南朝陈释惠标《咏水诗》：“舟如空里泛，人似镜中行。”

[22]“此中”二句：写入剡中访古。王许，指王羲之与许询，均东晋名士，曾隐于剡中沃洲山。

[23]“笑读”二句：谓经曹娥江读曹娥碑。曹娥，后汉孝女。父死江中，女号哭入水抱父尸，亦溺死。县令为立碑。蔡邕经此，于碑上题“黄绢幼妇外孙肸白”八字隐语，后杨修解为“绝妙好辞”。见《世说新语·捷悟》。

[24]“天台”四句：写天台国清寺景色。天台，天台山。四明，四明山，天台山支脉。在今浙江宁波西南。国清，国清寺，隋智顗禅师所建，在天台山南麓。五峰，指国清寺周围的五座小山峰：八桂、灵禽、祥云、灵芝、映霞。

[25]“灵溪”二句：言由灵溪上天台华顶。灵溪，在今浙江天台北。孙绰《游天台山赋》：“过灵溪而一濯，疏烦想于心胸。”华顶，天台山最高峰，高一万八千丈。

[26]“石梁”二句：写度石桥。石梁，即石桥，在天台山上方广寺与下方广寺之间，横架于深涧之上。为天然巨石，石面宽尺余，非胆大者不敢度。

[27]“眷然”四句：写由海路至永嘉。永嘉，永嘉郡，即今温州。海峤，近海多山之地。赤城，山名，在天台山下，为火烧岩构成，形如雉堞，色如红霞。

[28]孤屿：在今浙江温州之北瓯江中。今名江心屿，有江心寺。谢灵运《登江中孤屿》诗：“孤屿媚中川。”峣兀，又作峣峩，山高险貌。左思《吴都赋》：“尔其山泽，则嵬嶷峣峩。”

[29]“缙云”六句：写缙云石门瀑布。缙云，今属浙江。石门，石门山。在今浙江青田。两峰对峙如门，西南高谷有瀑布。泉自上潭落天壁入下潭，约八十丈。

[30]恶溪：即丽水。源出浙江丽水大瓮山。今名好溪。

[31]“咆哮”二句：写恶溪滩濑之湍急险恶。七十滩，据《元和郡县图志》载，恶溪九十里间有五十六滩。

[32]“路创”二句：一本作：“岭路始北海，岩诗题康乐。”太白自注：“李公邕昔为括州，开此岭路。恶溪有谢康乐题诗处。”李北海，即李邕，曾任北海太守。开元二十三年为括州刺史。见《旧唐书·李邕传》。谢康乐，即谢灵运。缙云有康乐岩，为康乐游宴处。或即题诗处。

[33]“径出”二句：谓转向金华。梅花桥，梅花溪上的桥。溪在今浙江金华。双溪，一曰东港，一曰南港，在金华之南。东港源出东阳，南港源出缙云，二流会于金华城下，故称双溪。

[34]“落帆”二句：谓至金华寻赤松子。金华，山名，在今浙江金华之北。《元和郡县图志》二十六：“金华山在县北二十里，赤松子得道处。”赤松，即赤松子。葛洪《神仙传》载，赤松子原名黄初平，牧羊于金华山，一道士携至石室，服食松脂茯苓，得道成仙，更名赤松子。

[35]“沈约”二句：写沈约金华遗迹八咏楼。沈约，南朝齐梁诗人，曾任东阳太守。八咏楼，本名玄畅楼。沈约任东阳太守时题八诗于玄畅楼，后人改名八咏楼。楼址在金华城西。岩峣，高峻貌。

[36]“乱流”二句：谓过新安江至富春江。乱流，横渡。新安口，新安江渡口。新安江为钱塘江支流。严光濂，即七里濂，在富春江，东汉严光隐居于此，因名严光濂，又称严陵濂。在今浙江桐庐之南。

[37]“钓台”：二句：谓严光钓台遥对苍岭。钓台，在严陵山，东西两钓台，各高数百丈，下临严陵濂。苍岭，即括苍山。主峰在今浙江临海西南。

[38]“稍稍”二句：写由越入吴。吴都，指今江苏苏州。姑苏，指姑苏台。故址在今苏州灵岩山。

[39]“烟绵”二句：写姑苏台上望太湖。九疑，又作九嶷，九嶷山，古称苍梧，相传为云出处。此写烟云，连类而及于九疑。滢荡，浩渺。五湖，指太湖。

[40]“回桡”二句：谓复江行至扬州。楚江，指长江。扬子津，长江渡口，在扬州之南。六朝都于金陵，以横江为西津，以扬子为东津。

[41]“身着”二句：写魏万装束。日本裘，太白自注：“裘则朝卿所赠，日本布为之。”由注文可知魏万与晁衡亦有交往。昂藏，气宇轩昂。

[42]伯偃：痴呆貌。

[43]“徒干”二句：谓事干谒而未见得益。五诸侯，《汉书·高帝纪》注：五诸侯为常山王张耳、河南王申阳、韩王郑昌、魏王豹、殷王司马卬。此泛指地方官。百金产，中等人家之产。《史记·孝文帝纪》：“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

[44]“吾友”六句：约游江宁，访江宁令。扬子云，汉扬雄。此借喻江宁令杨利物。太白有《江宁宰杨利物画赞》。弦歌，孔子弟子子游为武城宰，弦歌以教民。山公，晋名士山简，曾醉酒习家池。此太白自指。

[45]仙台：天仙所居之处。此指王屋山。

[46]“东窗”二句：以玉树之长，喻离家之久。玉树，传说中之仙树。《淮南子·地形训》：昆仑之山上有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

[47]天坛：即天坛山。王屋山主峰。

[48]“黄河”二句：王琦《李太白全集》注：“此是倒装句法，谓白首相思，若黄河之水，终无断绝时耳。”按，不必作倒装解，知河不可断而假设其可断而不断，宛转递进，以增强“长相思”之情，此正太白善于心理表达之处。

【点评】

本篇题下有序云：“王屋山人魏万，云自嵩宋沿吴相访，数千里不遇。乘兴游台越，经永嘉，观谢公石门。后于广陵相见。羨其爱文好古，浪迹方外，因述其行而赠是诗。”（序一本作：“见王屋山人魏万，云自嵩历剡，游溧入吴，计程三千里，相访不遇。因下江东寻诸名山，往复百越。后于广陵一面，遂乘兴共过金陵。此公爱奇好古，独往旸表，因述其行李，遂有此作。”）二序大同小异，证之魏万《金陵酬翰林谪仙子》“谪仙游梁园，爱子在邹鲁。二处不一见，拂衣向江东”诸语，另序所说“自嵩历剡”及“共过金陵”，更切魏万行迹。魏之酬诗亦云：“畅然意不尽，更逐西南去。同舟入秦淮，建业龙盘处。”其叙偕游金陵事更为详切。太白在世，即不乏崇拜者与追随者，是亦诗人之大幸也。偶与魏万结忘年之交，因有纪录千里相访之诗，遂成诗坛佳话。

清溪行^[1]

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2]！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3]。向晚猩猩啼，空悲远游子。

【注释】

^[1]清溪：在秋浦之北，源出考溪，经池州入火江。

^[2]“借问”二句：谓其清胜于新安江。新安江，一名歙江，源出安徽歙县，与兰溪合，东入浙江，其水极清。沈约有《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诗。

^[3]“人行”二句：陈释惠标《咏水诗》：“舟如空里泛，人似镜中行。”各取眼前景而自成佳句，不必因袭。

【点评】

本篇与《入清溪山》（亦题《宣城清溪》）一首合题为《宣城清溪二首》，二首辞异而意同，均写游清溪情景，以山水猿鸟发兴。清溪在秋浦，代宗永泰始划归池州，此前属宣州，故题称“宣城清溪”。

扶风豪士歌^[1]

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2]。我亦东奔向吴国^[3]，浮云四塞道路赊^[4]。东方日出啼早鸦，城门人开扫落花。梧桐杨柳拂金井，来醉扶风豪士家。扶风豪士天下奇，意气相倾山可移^[5]。作人不倚将军势^[6]，饮酒岂顾尚书期^[7]！雕盘绮食会众客^[8]，吴歌赵舞香风吹^[9]。原尝春陵六国时^[10]，开心写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报恩知是谁？抚长剑，一扬眉，清水白石何离离^[11]！脱吾帽，向君笑；饮君酒，为君吟。张良未逐赤松去，桥边黄石知我心^[12]。

【注释】

[1]扶风：天宝元年改岐州为扶风，今陕西凤翔。扶风豪士，扶风籍之豪士，或疑即溧阳主簿扶风窦嘉宾。

[2]“洛阳”四句：写安史叛军之陷洛阳。天津，桥名。横架于洛阳城中洛水之上。

[3]“我亦”句：一本作“我亦来奔溧溪上”。

[4]浮云四塞：司马相如《长门赋》：“浮云郁而四塞。”赊：远。

[5]意气相倾：鲍照《代雒朝飞》：“握君手，执杯酒，意气相倾死何有！”

[6]不倚将军势：辛延年《羽林郎》：“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此反用其意。

[7]“饮酒”句：典出《汉书·陈遵传》：“遵嗜酒，每大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尝有部刺史奏事，过遵，值其方饮，刺史大穷，候遵沾醉时，突入见遵母，叩头自白当对尚书有期会状。母乃令从后阁出去。”

[8]雕盘绮食：形容盛筵。

[9]吴歌赵舞：古代吴娃善歌，赵女善舞。

[10]原尝春陵：指战国时代四公子，即赵之平原君、齐之孟尝君、楚之春申君、魏之信陵君。四公子广招天下士，门下各有食客数千人，而食客皆乐为之用。六国：七雄去秦即为六国。此泛指战国。

[11]“清水”句：王琦《李太白全集》注以为意同古乐府《艳歌行》：“语卿且勿眊，水清石自见。”

[12]“张良”二句：用张良下邳圯桥遇黄石公事。《史记·留侯世家》：“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赤松，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或说神农时为雨师，出入西王母昆仑石室，随风雨上下。黄石，黄石公。秦时隐士。张良刺秦始皇未遂，逃至下邳圯桥，黄石公授以太公兵法。味诗意，其时犹不欲隐退，有张良用兵立功之意。

【点评】

安史乱起，两京陷落，太白拟避地剡中，离开宣城，取道溧阳，醉饮扶风豪士家，为作此歌，历叙乱后踪迹及怀抱。所歌对象为豪士，故意气激扬，与留赠崔宣城诗精神有别。赠崔诗有退隐意，此则有用兵立功意。由此可知其后之从永王璘，乃非偶然也。思想之变化，流于笔端，则如赵执信所言“神变不可方物”（《声调谱》），此正太白本色。

北上行^[1]

北上何所苦，北上缘太行^[2]。磴道盘且峻，巉岩凌穹苍^[3]。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冈^[4]。沙尘接幽州，烽火连朔方^[5]。杀气毒剑戟，严风裂衣裳^[6]。奔鲸夹黄河，凿齿屯洛阳^[7]。前行无归日，返顾思旧乡。惨戚冰雪里，悲号绝中肠。尺布不掩体，皮肤剧枯桑。汲水涧谷阻，采薪陇坂长^[8]。猛虎又掉尾，磨牙皓秋霜。草木不可餐，饥饮零露浆。叹此北上苦，停骖为之伤^[9]。何日王道平^[10]，开颜睹天光？

[注释]

^[1]北上行：乐府相和歌旧题，或说出魏武帝曹操《苦寒行》。《乐府解题》曰：“晋乐奏魏武帝《北上篇》，备言冰雪溪谷之苦。其后或谓之《北上行》，盖因武帝辞而拟之也。”

^[2]太行：太行山。横亘于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之间。

^[3]“磴道”二句：言山路险峻。磴道，登山石径。穹苍，苍穹，指天。

^[4]“车轮”句：曹操《苦寒行》：“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

^[5]“沙尘”二句：谓安史乱起，战火自东北幽州延至西北朔方。幽州，今属北京市。朔方，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西南。

^[6]严风：冬天的风。《初学记》三引《纂要》：冬风曰“寒风、劲风、严风”。

^[7]“奔鲸”二句：谓叛军控制黄河南北，攻陷洛阳。凿齿，兽名，其状如凿。喻安史叛军。《淮南子·本经训》：“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

^[8]陇坂：丘陵坡坂。

^[9]停骖：停车。骖，车辕两旁之马。

^[10]王道平：《尚书·洪范》：“王道平平。”此谓平息叛乱，天下太平。

[点评]

安史之乱，诗人多身经战火，目睹祸难，因发之于笔端。杜甫之《北征》，为自身经历之实录；太白此篇《北上行》，则借乐府旧题，写北方生民经历祸乱之所苦。写法不同，而时代精神一也。其题既从曹操《苦寒行》化出，其写法亦多类《苦寒行》之句式，战乱情景，大体相类，有刻意临摹，乃历史之相似也。

下寻阳城泛彭蠡寄黄判官^[1]

浪动灌婴井，寻阳江上风^[2]。开帆入天镜，直向彭湖东^[3]。落影转疏雨，晴云散远空。名山发佳兴^[4]，清赏亦何穷！石镜挂遥月，香炉灭彩虹^[5]。相思俱对此，举目与君同。

【注释】

^[1]寻阳：亦作浔阳，唐属江州。今江西九江。彭蠡：湖名，即今鄱阳湖。黄判官：黄姓地方官僚佐。余未详。

^[2]“浪动”二句：写浪井。灌婴井，又称浪井，在今九江。井为灌婴所凿，后经孙权修复。《元和郡县图志》云：“井极深，大江中风浪，井水辄动。”

^[3]“开帆”二句：陆游《入蜀记》四：“泛彭蠡口，四望无际，乃知太白‘开帆入天镜’之句为妙。”天镜，形容湖面光平如镜。彭湖，即彭蠡湖。

^[4]“落影”三句：一本作：“返影照疏雨，轻烟淡远空。中流得佳兴。”

^[5]石镜：彭蠡湖滨，庐山之东悬崖间的一块圆形巨石，即《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所云“闲窥石镜清我心”之石镜。香炉：指庐山香炉峰。二句一本作：“瀑布洒青壁，遥山挂彩虹。”

【点评】

写泛舟彭蠡湖之所见所感，全篇充满动感，浪动，风动，船动，雨动，云动，景亦动，甚切舟行之状。“名山发佳兴，清赏亦何穷”，点明题旨，然语似寄情山水，意却别有怀抱。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1]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2]。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3]。五岳寻仙不辞远^[4]，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秀出南斗旁^[5]，屏风九叠云锦张^[6]，影落明湖青黛光^[7]。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8]。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9]。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10]。好为庐山谣，兴因庐山发。闲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11]。早服还丹无世情，琴心三叠道初成^[12]。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13]。先期汗漫九垓上，愿接卢敖游太清^[14]。

【注释】

^[1]庐山：在寻阳，今江西九江之南。卢侍御虚舟：卢虚舟，字幼真，范阳人，乾元中任殿中侍御史。曾与李白同游寻阳通塘。太白有《和卢侍御通塘曲》。

^[2]“我本”二句：《庄子·人间世》：“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接舆事又见《论语·微子》。楚狂，指接舆。《高士传》以为接舆为陆通之字，楚人。按，或以为“接舆”乃接孔子之舆者，非名非字。

^[3]黄鹤楼：在江夏黄鹤矶。故址在今湖北武昌蛇山。

^[4]五岳：指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此泛指名山。

^[5]南斗：南斗六星，总称斗宿。见《星经》下“斗宿”。

^[6]屏风九叠：指庐山屏风叠。在五老峰下。

^[7]明湖：指鄱阳湖。在庐山之南。

^[8]“金阙”二句：咏庐山之石门与瀑布。金阙，指石门。晋慧远《庐山记》：“西南有石门，其形似双阙，壁立千余仞，而瀑布流焉。”三石梁，指三叠泉承接瀑布水的三道石梁。位于屏风叠之左。

^[9]“香炉”二句：写自山南望瀑布与众峰。香炉，峰名。瀑布，指黄崖瀑布，与香炉峰对望。回崖沓嶂，指重叠的山峰。

^[10]白波九道：指长江九派。《尚书·禹贡》“九江孔殷”，孔传：“江于此州界分为九道。”雪山：形容江中白浪。

^[11]“闲窥”二句：写谢灵运游踪石镜。石镜，指庐山山间巨石。近鄱阳湖。《艺文类聚》七〇引《寻阳记》：“石镜在山东，有一团石悬崖，明净照人。”谢公，指南朝宋诗人谢灵运。谢灵运《入彭蠡湖口》诗云：“攀崖照石镜。”

^[12]琴心三叠：道教术语，谓心神和悦。《黄庭内景经·上清章》：“琴心三叠舞胎仙。”注：“琴，和也；三叠，三丹田，谓与诸宫重叠也。”

^[13]玉京：即天阙。道教称三十二帝都，在无为之天。

^[14]“先期”二句：典出《淮南子·道应训》：卢敖游于北海，见一深目鸢肩丰上杀下的奇士，与约为友，共游太阴。奇士曰：“吾与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驻。”汗漫，不着边际。或指为仙人。九垓，九天。卢敖，燕人，秦始皇召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返。此借指卢虚舟。

【点评】

本篇咏庐山之美，寄游仙之意，并邀卢虚舟偕游。其写庐山，非游山纪实，乃综观其山水形胜。故其笔法如天马行空，变幻莫测。以有登仙之意，故山水之间充满仙气。所谓“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

游”，正透露此中消息。然太白之写仙，非真述于仙也，乃所谓以不可求之事耗其壮心，亦事功之志不得伸而借游仙以排遣。此诗亦然。

望庐山五老峰^[1]

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2]。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3]。

【注释】

^[1]五老峰：在庐山东南，南康城北。石山骨立，突兀凌霄，如五老并肩，故名。太白曾隐于五老峰下九叠屏。

^[2]芙蓉：莲花。太白常以芙蓉形容山形。如“兹山何峻秀，绿翠如芙蓉”（《古风》其二十），“太华三芙蓉，明星玉女峰”（《江上答崔宣城》），“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望九华山赠青阳韦仲堪》）等。

^[3]巢云松：谓隐居于白云青松之间。宋祝穆《方輿胜览》一七“江东路南康军”引《图经》曰：“白性喜名山，飘然有物外志，以庐阜水石佳处，遂往游焉。卜筑五老峰下，有书堂旧基。后北归，犹不忍去，指庐山曰：‘与君再会，不敢寒盟，丹崖绿壑，神其鉴之。’”

【点评】

自庐山东南望五老峰，烟云缭绕，似五老翁列坐于山巅，亦似五朵莲花并开于水涯。此诗正以芙蓉状五老。太白笔下之奇峰，多为芙蓉，华不注一芙蓉，华山三芙蓉，九华九芙蓉，黄山三十二芙蓉，此为五芙蓉，真乃妙笔生花也。太白以绝句擅长，然此非律绝，实属古调，而音响节奏有胜于平仄声律，惟太白有此特色。

望庐山瀑布二首^[1]

一

西登香炉峰，南见瀑布水。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欸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初惊河汉落^[2]，半洒云天里。仰观势转雄，壮哉造化功。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3]。空中乱濺射^[4]，左右洗青壁。飞珠散轻霞，流沫沸穹石^[5]。而我乐名山，对之心益闲。无论漱琼液，且得洗尘颜。且谐宿所好，永愿辞人间^[6]。

二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7]。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8]。

【注释】

^[1]庐山瀑布：当指山南香炉峰前之黄崖瀑布或马尾瀑布。即所谓“香炉瀑布遥相望”（《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2]河汉：即银河。一本作“银河”。

^[3]“海风”二句：在唐即为传诵名句。任华《杂言寄李白》：“登庐山，观瀑布。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余爱此两句。”

^[4]濺射：众流汇合喷射而下。

^[5]穹石：高大的山石。

^[6]“且谐”二句：唐写本作“爱此肠欲断，不能归人间”；又，一本作“集谱宿所好，永不归人间”。

^[7]“日照”二句：一作“庐山上与星斗连，日照香炉生紫烟”。前川，缪本作“长川”。

^[8]“飞流”二句：即前首“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之意，状瀑布之高之长。

【点评】

前篇唐写本题作《瀑布水》，后篇题一本作《望庐山香炉山瀑布》。任华《杂言寄李白》诗，但提及前，或疑其非一时之作，以其意象重复。无论同时所作或非一时所作，其体裁、其写法均有明显差异。其写瀑布，一以实一以虚，一豪雄一清空，各有特色，亦诗体使然也，古风偏于质实，绝句则多空灵，故不可以优劣论也。银河之喻为苏轼所激赏，其诗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见葛立方《韵语阳秋》）

江上望皖公山^[1]

奇峰出奇云，秀木含秀气。清宴皖公山，巉绝称人意^[2]。独游沧江上，终日淡无味。但爱兹岭高，何由讨灵异^[3]！默默遥相许，欲往心莫遂。待我还丹成，投迹归此地^[4]。

【注释】

^[1]皖公山：又名皖山，与潜山、天柱山相连，三峰鼎峙。或作为一山，而以三名混称。在今安徽潜山。

^[2]“清宴”二句：写皖公山之清朗奇险。清宴，清朗无云。《汉书·扬雄传》“于是天清日晏”，颜师古注：“晏，无云也。”宴，通晏。巉绝，巉峭，险峻貌。陆游《入蜀记》：于皖口北望，正见皖山。知太白《江上望皖公山》诗“巉绝称人意”，“巉绝”二字为“不刊之妙”。

^[3]灵异：指神仙之类。

^[4]投迹：止足，停步。

【点评】

此诗当是作于避地司空原之时。《避地司空原言怀》云：“我则异于是，潜光皖水滨。卜筑司空原，北将天柱邻。雪霁万里月，云开九江春。”诗所言天柱，即天柱山，是亦皖公山也，自司空原可望而收入眼底。其时当是永王之案尚未了结，故诗有遁世之意。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1]

张公多逸兴，共泛沔城隅^[2]。当时秋月好，不减武昌都^[3]。四坐醉清光，为欢古来无。郎官爱此水，因号郎官湖。风流若未减，名与此山俱^[4]。

【注释】

^[1]沔州：或谓汉阳郡，治所在今湖北汉阳。郎官湖：原称南湖，原湖已涸，故址在今汉阳城内。太白更其名曰“郎官湖”。题下有《序》云：“乾元岁秋八月，白迁于夜郎，遇故人尚书郎张谓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汉阳宰王公觞于江城之南湖，乐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水月如练，清光可掇。张公殊有胜概，四望超然，乃顾白曰：‘此湖古来贤豪游者非一，而枉践佳景，寂寥无闻。夫子可为我标之嘉名，以传不朽。’白因举酒酹水，号之曰郎官湖，亦由郑圃之有仆射陂也。席上文士辅翼、岑静以为知言，乃命赋诗纪事，刻石湖侧，将与大别山共相磨灭焉。”

^[2]“张公”二句：谓张谓宴白于沔州城南。张公，张谓，天宝二年进士，奉使长沙，大历间为礼部侍郎。

^[3]武昌都：指江夏。今湖北武昌。

^[4]此山：指大别山。在郎官湖上。位于今汉阳龟山之侧。

【点评】

流放途中作此，诗虽写苦中作乐，而豪兴却不减当年，此太白之所以为太白也。

宿巫山下^[1]

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2]。桃花飞渌水，三月下瞿塘^[3]。雨色风吹去，南行拂楚王^[4]。高丘怀宋玉^[5]，访古一沾裳。

【注释】

^[1]巫山：在三峡之中，为楚蜀交界，有十二峰，以神女峰最著名。

^[2]猿声：三峡多猿。《水经注·江水》：“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

^[3]瞿塘：即瞿塘峡，又称夔峡，在白帝山下夔门之东。

^[4]“雨色”二句：用宋玉《高唐赋》所写楚襄王梦巫山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事。

^[5]高丘：楚有高丘之山。屈原《离骚》：“哀高丘之无女。”此指巫山。宋玉：楚人，曾为楚襄王大夫。相传为屈原弟子。

【点评】

本篇写流夜郎遇赦出峡宿巫山下次日访古情怀。此前曾作《白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诗，知其晚还即宿巫山下。或说此诗作于初出川，味其意境，苍凉沉雄，似非青年所作，定为遇赦回舟之作无误。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有律诗彻首尾不对者。”（盛唐诸公有此体……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从字顺，音韵铿锵，八句皆无对偶）本篇及《长信宫》、《牛渚夜泊》皆属无对之律诗，杨慎《升庵诗话》二则以为“乃是平仄稳贴古诗也”。太白善古风，故虽声调入律，其体犹古也。

我行巫山渚^[1]

（古风其五十八）

我行巫山渚，寻古登阳台^[2]。天空彩云灭，地远清风来。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沦没，樵牧徒悲哀^[3]。

【注释】

^[1]巫山渚：巫山长江水边。

^[2]阳台：为巫山神女遗迹。楚襄王梦巫山神女荐枕席，神女去时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见宋玉《高唐赋》。台址在今巫山阳台山上。

^[3]樵牧：樵夫牧竖。句意谓楚襄王以荒淫误国而今遗迹亦已沦没，山野之人且为之悲哀。

【点评】

本篇为巫山吊古伤怀之作，不胜感慨。写景抒情融而为一，前人称为“双行”技法。王夫之《唐诗选评》曰：“三、四本情语，而命景正丽，此谓双行。双行者，古今文笔之绝技也。”亦情亦景，故有余不尽。

荆门浮舟望蜀江^[1]

春水月峡来^[2]，浮舟望安极？正是桃花流，依然锦江色^[3]。江色绿且明^[4]，茫茫与天平。逶迤巴山尽^[5]，遥曳楚云行。雪照聚沙雁，花飞出谷莺。芳洲却已转，碧树森森迎。流目浦烟夕，扬帆海月生。江陵遥识火^[6]，应到渚宫城^[7]。

【注释】

^[1]荆门：山名，与虎牙相对，在宜都西北。郭璞《江赋》：“虎牙嶮竖以屹峯，荆门阙竦而磐礴。”蜀江：长江未出峡称蜀江。出峡后称楚江，入吴后称吴江。

^[2]月峡：即明月峡。峡首南岸壁高四十丈，有圆孔，形若满月，故名。在今四川巴县境内。

^[3]锦江：又称濯锦江。岷江支流。流经四川成都。

^[4]“江色”句：陆游《入蜀记》曰：“与儿辈登堤观蜀江，乃知太白《荆门望蜀江》诗‘江色绿且明’，为善状物也。”

^[5]巴山：又名大巴山，为川陕边界。此泛指巴蜀之山。

^[6]江陵：唐为荆州治所。今湖北荆州。

^[7]渚宫：楚宫，故址在今荆州沙市。

【点评】

本篇当是夜郎赦还出川过荆门时所作，其情调颇为深沉，已无初出夔门之轻快。其写江行所见两岸景物，非独善绘其色，如陆游所激赏之“江色绿且明”，且亦善状其态，如“花飞出谷莺”。景色空明流动，诗亦圆转多姿。

与夏十二登岳阳楼^[1]

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2]。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云间连下榻^[3]，天上接行杯。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

【注释】

^[1]夏十二：夏姓，排行十二，事迹不详。岳阳楼：岳州西城门楼，下临洞庭。在今湖南岳阳之西。

^[2]洞庭：即洞庭湖。

^[3]下榻：用陈蕃为徐穉下榻事。见《后汉书·徐穉传》。借指留宿处。

【点评】

本篇为太白登岳阳楼诗，与孟浩然、杜甫之作相较，似不及孟杜岳阳楼诗之知名，然自有其韵味。虽无雄豪之概，却有清远之致。盖太白之“遭逢二圣主，前后两迁逐”，已不复有豪雄之气，心境已归淡远矣，故诗有清远之致也。

陪族叔刑部侍郎晔 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1]

一

洞庭西望楚江分^[2]，水尽南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3]。

二

南湖秋水夜无烟^[4]，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

三

洛阳才子谪湘川^[5]，元礼同舟月下仙^[6]。记得长安还欲笑，不知何处是西天^[7]。

四

洞庭湖西秋月辉，潇湘江北早鸿飞。醉客满船歌白苧^[8]，不知霜露入秋衣。

五

帝子潇湘去不还^[9]，空余秋草洞庭间。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10]。

【注释】

^[1]刑部侍郎晔：李晔，为文部侍郎李崱之弟，任刑部侍郎。以忤宦官李辅国，贬岭南尉。见《旧唐书·李峤传》。中书贾舍人至：贾至，曾任中书舍人，出任汝州刺史，以汝州失守，贬岳州司马。

^[2]楚江：指长江。长江入楚称楚江。

^[3]湘君：湘水之神。或说舜妃娥皇、女英死于江湘，俗称湘君。见《列女传》。

^[4]南湖：指岳州洞庭湖。唐时湖在岳州巴陵县南一里余。

^[5]洛阳才子：指贾谊。借喻贾至，至亦洛阳人。

^[6]“元礼”句：用李膺（字元礼）事。《后汉书·郭太传》载，郭林宗还乡，送者甚众，林宗惟与李膺同舟，众望之如神仙。以李膺喻李晔。

^[7]“记得”二句：暗用桓谭《新论》：“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而西向笑。”意犹思念长安。

^[8]白苧：乐府清商调曲名，为吴人所歌。

^[9]帝子：指尧女娥皇、女英。《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

^[10]君山：又名湘山，在洞庭湖中。或云湘君所止，故名。见《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岳州。

【点评】

本题五首，写与李晔，贾至泛舟洞庭事。三人曾荣耀于长安，而今俱为迁客，流落至此，故别具情怀。发而为诗，虽带清愁，却自有潇洒之态。即目缀景，托古抒情，境界宏阔，意绪悠扬，有清空淡远之致。俞陛云谓：“写景皆空灵之笔，吊湘君亦幽邈之思，可谓神行象外矣。”（《诗境浅说续编》）庶几得其神韵。或谓“太白《洞庭》五绝，结句三用‘不知’二字，亦强弩之末也”（《柳亭诗话》），殊不知唐人兴之所至，发言为诗，岂遑斟酌也。诚如杨慎《升庵诗话》所云：“大抵盛唐大家正宗作诗，取其流畅，不似后人之拘耳。”

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1]

一

今日竹林宴^[2]，我家贤侍郎。三杯容小阮^[3]，醉后发清狂。

二

船上齐桡乐，湖心泛月归。白鸥闲不去，争拂酒筵飞。

三

划却君山好^[4]，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5]，醉杀洞庭秋。

【注释】

^[1]侍郎叔：指刑部侍郎李晔。时由刑部贬职岭南。

^[2]竹林宴：晋阮籍、阮咸叔侄预竹林之饮。事见《晋书·阮籍传》。喻与侍郎叔李晔同醉于洞庭。

^[3]小阮：指阮咸。作者自喻。

^[4]君山：在洞庭湖中。

^[5]巴陵：唐县名，岳州所在地，今湖南岳阳。

【点评】

本题三首，均五言绝句，写与李晔泛舟洞庭，语似醉似狂，却愈奇愈豪，自是太白本色。正所谓“率尔道出，自觉高妙”（明郝敬《批选唐诗》）。

行路维艰·拔剑四顾心茫然

北溟有巨鱼^[1]

（古风其三十三）

北溟有巨鱼，身长数千里。仰喷三山雪，横吞百川水。凭陵随海运^[2]，焮赫因风起^[3]。吾观摩天飞，九万方未已^[4]。

【注释】

^[1]巨鱼：指鲲。典出《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2]凭陵：进逼。作者《大鹏赋》：“焮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

^[3]焮赫：声势盛大貌。

^[4]九万：《庄子·逍遥游》引《齐谐》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点评】

本篇以鲲鹏自况，一如其《大鹏赋》，示其志不在小。

白紵辞三首^[1]

一

扬清歌，发皓齿，北方佳人东邻子^[2]。且吟白紵停绿水，长袖拂面为君起^[3]。寒云夜卷霜海空，胡风吹天飘塞鸿^[4]，玉颜满堂乐未终。

二

馆娃日落歌吹深^[5]，月寒江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黄金^[6]，垂罗舞縠扬哀音。郢中白雪且莫吟^[7]，子夜吴歌动君心^[8]。动君心，冀君尝，愿作天池双鸳鸯，一朝飞去青云上。

三

吴刀剪彩缝舞衣^[9]，明妆丽服夺春晖。扬眉转袖若雪飞，倾城独立世所稀^[10]。激楚结风醉忘归^[11]，高堂月落烛已微，玉钗挂缨君莫违^[12]。

【注释】

[1]白紵辞：乐府舞曲旧题。吴舞《白紵舞》盛行于两晋六朝，为民间舞蹈。《宋书·乐志》：“《白紵舞》，按舞词有巾袍之言，紵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也。”其辞为舞曲歌词，亦称《白紵舞歌》，本题又作《白紵舞辞》。

[2]北方佳人：汉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见《汉书·孝武李夫人传》。东邻子：指东邻女子。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谓“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又，司马相如《美人赋》亦曰：“臣之东邻有一女子，云发丰艳，蛾眉皓齿，颜盛色茂，景耀光起。”后因以“东邻子”喻美人。

[3]白紵：即《白紵辞》，又称《白紵歌》。绿水：亦作《渌水》，古时高雅的舞曲。二句本鲍照《白紵辞》：“古称绿水今白紵，催弦急管为君舞。”及沈约《白紵辞》：“长袖拂面为君施。”

[4]塞鸿：又作塞雁，边塞鸿雁。诗人多用以比喻离乡远行者。鲍照《代陈思王京洛篇》：“春吹回白日，霜歌落塞鸿。”一本作“寒鸿”。

[5]馆娃：指馆娃宫。传说吴王夫差作宫于砚石山以馆西施，吴人称美女为娃，故曰馆娃宫。故址在今苏州西南灵岩山上。

[6]一笑千黄金：谓美人之笑难得。《艺文类聚》卷五七引东汉崔骃《七依》：“美人进以承宴，调欢欣以解容，回顾百万，一笑千金，振飞縠以长舞袖，袅细腰而务抑扬。”为二句之所本。

[7]郢中白雪：指高雅舞曲。典出宋玉《对楚王问》。

[8]子夜吴歌：即吴地《子夜歌》。又名《子夜四时歌》，通俗歌曲。相传为晋女子子夜所作。见《宋书·乐志》。

[9]吴刀：吴地所产之剪刀。

[10]倾城独立：语本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11]激楚结风：语本司马相如《上林赋》：“鄢郢缤纷，激楚结风。”《激楚》与《结风》为楚国鄢郢所流行的两种乐曲，节拍均如疾风，急促哀切。

[\[12\]](#)玉钗挂纓：语本司马相如《美人赋》：“玉钗挂臣冠，罗袖拂臣衣。”纓，冠带。

【点评】

三首当是游江南时宴饮之际，仿南朝鲍照同题乐府之作，句式形神略同。鲍照《白纓歌三首》均写美人歌舞事，太白三首亦然。惟鲍作为始兴王濬而赋，因有“思君厚德”感恩之语，而李作则有寒云塞鸿漂泊之感。

苏台览古^[1]

旧苑荒台杨柳新^[2]，菱歌清唱不胜春^[3]。只今惟有西江月^[4]，曾照吴王宫里人^[5]。

【注释】

^[1]苏台：姑苏台。旧说在姑苏山上，然唐人所说姑苏台，多指砚石山，即今灵岩山。李绅《姑苏台杂句序》云：“台今遗迹平芜，连接灵岩寺。采香径、响屐廊皆在寺内。”刘禹锡《忆春草》诗云：“馆娃宫外姑苏台，郁郁芊芊拔不开。”太白此诗亦以荒台与旧宫并举，均可证唐人以姑苏台位于今灵岩山。

^[2]旧苑：指长洲苑。故址在今江苏省苏州市太湖北。左思《吴都赋》：“造姑苏之高台，临四远而特建。带朝夕之濠池，佩长洲之茂苑。”荒台：指姑苏台。

^[3]菱歌：采菱之歌。梁简文帝《棹歌行》：“妾家住湘川，菱歌本自便。”

^[4]西江：西来大江，即长江。《庄子·外物》：“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

^[5]吴王宫里人：指西施。越进美女西施于吴王夫差，夫差建馆娃宫居之，故称宫里人。以馆娃宫近姑苏台，故及之。

【点评】

本篇为游姑苏时吊古之作，语极凄清，不胜感慨。当是作于初游江东之时，故语虽感激，却似泛泛吊古之作，不必求之过深。唐卫万《吴宫怨》云：“君不见吴王宫阁临江起，不见珠帘见江水。晓气晴来双阙间，潮声夜落千门里。勾践城中非旧春，姑苏台下起黄尘。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其体仿王勃《滕王阁诗》，其意则近太白《苏台览古》。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谓“末二句全与太白同，不知孰先后也”。按，卫万生平未详，《全唐诗》编其诗于卷七百七十三，作晚唐人，然则，当是卫万借用太白诗句也。

乌栖曲^[1]

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2]。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3]。银箭金壶漏水多^[4]，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5]！

【注释】

^[1]乌栖曲：乐府清商曲旧题。

^[2]“姑苏”二句：任昉《述异记》：“吴王夫差筑姑苏之台，三年乃成，周旋诘曲，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殫耗人力。宫妓数千人，上别立春宵宫，为长夜之饮。造千石酒钟，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龙舟，舟中盛陈妓乐，日与西施为水嬉。吴王于宫中作海灵馆、馆娃阁，铜沟玉槛，宫之榼榼，珠玉饰之。”姑苏台，故址在今苏州灵岩山，邻近馆娃宫。参阅《苏台览古》诗注。

^[3]“吴歌”二句：言极歌舞之欢。吴歌楚舞，吴地之歌，楚地之舞，泛指歌舞。半边日，语本萧子显《乌栖曲》：“犹有残光半山日。”

^[4]银箭金壶：指滴漏，古计时器。以铜为壶，以银为箭（刻漏指标），故称“银箭金壶”。

^[5]东方渐高：谓东边红日高升。汉乐府《有所思》：“东方须臾高知之。”或说“高”读为“皓”，白。

【点评】

本篇婉而多讽，深得《国风》刺诗之旨，亦有所感而发者。贺知章以为“此诗可以泣鬼神”（见《本事诗》），良有以也。隐含乐极生悲的启示。

越中览古^[1]

越王勾践破吴归^[2]，义士还家尽锦衣^[3]。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4]。

【注释】

^[1]越中：指会稽。今浙江绍兴。

^[2]勾践：春秋越国之君。为吴王夫差所败，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灭吴国，以雪国耻，克成霸业。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3]锦衣：彩衣。古显贵之服。《诗经·秦风·终南》：“君子至止，锦衣狐裘。”

^[4]鹧鸪飞：状荒凉景象。与以前之盛况对照，感慨自在其中。

【点评】

本篇当是初游越中之作，与《苏台览古》同旨，均泛泛吊古，叹盛世荣华之无常，然似无身世之感。

夜泊牛渚怀古^[1]

牛渚西江夜^[2]，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3]。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4]，枫叶落纷纷。

【注释】

^[1]牛渚：牛渚矶，即采石矶。牛渚山突入长江部分。为长江之要津。

^[2]西江：西来大江，指长江。

^[3]谢将军：指谢尚。尚时官镇西将军，守牛渚，闻运船中有讽咏之声，甚有情致，询之，知为袁宏咏其所作《咏史诗》，大为叹赏，因加援引。见《世说新语·文学》。

^[4]挂帆席：一作“洞庭去”。

【点评】

题下原注：“此地即谢尚闻袁宏咏史处。”有感于谢尚之识拔袁宏，因发吊古伤时之叹，诗咏怀古迹，而自伤知音之难遇。

蜀道难^[1]

噫吁嚱^[2]！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3]！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4]。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5]。地崩山摧壮士死^[6]，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7]。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8]，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9]！百步九折萦岩峦。扞参历井仰胁息^[10]，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11]，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12]，砢崖转石万壑雷^[13]。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14]。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15]。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16]，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17]。

【注释】

^[1]蜀道难：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旧题。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引《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有《蜀道难行》，今不歌。”古辞失传，仿作今存最早者为梁简文帝、刘孝威及陈阴铿之诗。

^[2]噫吁嚱：感叹词。宋庠《宋景文公笔记》云：“蜀人见物惊异，辄回噫吁嚱。” 李白作《蜀道难》，因用之。”

^[3]“蚕丛”二句：《太平御览》一六六引扬雄《蜀王本纪》：“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折权、鱼凫、开明。是时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凡四千万岁。”蚕丛，蜀国先祖，相传教人蚕桑。鱼凫，古蜀王名。

^[4]“尔来”二句：谓长期以来秦蜀未曾交通。四万八千岁，极言其久，非实数。秦塞，指秦国。秦四面险要，古称“秦四塞之国”（《战国策·齐策》），因称秦塞。

^[5]“西当”二句：言秦蜀惟鸟道可通。意谓关塞山川隔绝交通。太白，山名，在今陕西太白县。鸟道，高险飞鸟之道。用以形容逼仄难行的山路。庾信《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龕铭》：“鸟道乍穷，羊肠或断。”峨眉巅，峨眉山绝顶。

^[6]“地崩”句：《华阳国志·蜀志》：“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至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拽蛇，山崩。时压杀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五岭。”或说秦造五金牛，蜀王派五丁运回，蜀道始通。见《水经注·沔水》。

^[7]天梯：登天之梯，后用以喻高险山路。石栈：悬崖绝壁凿石架木修筑的栈道。

^[8]六龙回日：《初学记》一引《淮南子》：“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注曰：“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于虞泉，羲和至此而回六螭。”高标：指高耸的物体。此指山峰。左思《蜀都赋》：“羲和假道于峻岐，阳鸟回翼乎高标。”

^[9]青泥：指青泥岭。为古入蜀要道。上多雨水，途多泥淖，故名。在今甘肃徽县南、陕西略阳西北。盘盘：盘转曲折。

^[10]扞参历井：极言山之高，上可手扞星辰。参、井，两星名。胁息：敛气屏息。

^[11]子规：又名杜鹃，或谓蜀国望帝杜宇之魄所化。

^[12]喧豗：指飞瀑喧腾之声。

^[13]砢崖：指瀑布冲击山崖。砢，水击岩石之声。此作动词。

^[14]剑阁：指大剑山与小剑山之间的飞阁栈道。亦兼指大小剑山。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

[15]“一夫”四句：语本晋张载《剑阁铭》：“一人荷载，万夫越起。形胜之地，匪亲勿居。”

[16]锦城：锦官城，指代成都。今属四川。

[17]咨嗟：叹息。

【点评】

本篇主旨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或谓罪严武，或谓讽章仇兼琼，或谓忧玄宗入蜀，似均求之过深。阴铿《蜀道难》有云：“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以入蜀之难喻求仕之难，太白之作当由此生发。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以为与《剑阁赋》、《送友人入蜀》为先后之作，有功名难求之意，良是，可从。全篇感情激越，节奏强烈，笔法纵横，文词飞动，真乃神来之笔。沈德潜以为“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此殆天授，非人可及”（《唐诗别裁集》），洵非虚誉也。

行路难三首^[1]

一

金樽清酒斗十千^[2]，玉盘珍羞直万钱^[3]。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4]。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5]。闲来垂钓碧溪上^[6]，忽复乘舟梦日边^[7]。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8]，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9]。

二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10]。弹剑作歌奏苦声^[11]，曳裾王门不称情^[12]。淮阴市井笑韩信^[13]，汉朝公卿忌贾生^[14]。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15]，拥篲折节无嫌猜^[16]。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17]。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18]！行路难，归去来。

三

有耳莫洗颍川水^[19]，有口莫食首阳蕨^[20]。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21]，屈原终投湘水滨^[22]。陆机雄才岂自保^[23]，李斯税驾苦不早^[24]。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25]！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26]！

【注释】

^[1]行路难：乐府杂曲歌旧题。《乐府诗集》七十引《乐府解题》曰：“《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

^[2]清酒斗十千：曹植《名都篇》：“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

^[3]“玉盘”句：北齐韩轨之子晋明，封东莱王，“好酒诞纵，招引宾客，一席之费，动至万钱，犹恨俭率。朝廷处之贵要之地，必以疾辞。告人云：‘废人饮美酒，对名胜，安能作刀笔吏返披故纸乎？’”（《北齐书·韩轨传》）珍羞，珍贵的食品。

^[4]“停杯”二句：鲍照《拟行路难》：“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

^[5]“欲渡”二句：鲍照《舞鹤赋》：“冰塞长河，雪满群山。”太行，太行山。

^[6]垂钓碧溪：用吕尚（姜太公）故事。吕尚未遇文王时，曾垂钓于渭水支流磻溪。见《水经注·渭水》。

^[7]乘舟梦日边：沈约《宋书·符瑞上》：“伊挚将应汤命，梦乘船过日月之旁，汤乃东至于洛，观帝尧之坛。”

^[8]多岐路：《列子·说符》：“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岐路。’”岐路，即歧路，岔道。

^[9]“长风”二句：《宋书·宗慆传》：“慆年少时，（叔父）炳问其志，慆曰：‘愿乘长风破万里浪。’”

^[10]“羞逐”二句：谓羞与小人为伍。社，祭土神之所，如社宫、社庙。社中儿，在社庙博戏的小儿。赤鸡白狗，当是小儿博戏的一种赌具，如黑卢白雉。呼卢喝雉一赌至百万，而小儿之赌赤鸡白狗但以梨栗。

[11]弹剑作歌：战国孟尝君门客冯驩（一作谖）曾弹铗（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以引起主人注意。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

[12]曳裾王门：《汉书·邹阳传》载，邹阳《上吴王书》：“饰固陋之心，则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后以“曳裾王门”喻于显贵之家充食客。

[13]“淮阴”句：用淮阴侯韩信受胯下之辱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14]“汉朝”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汉天子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绌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公卿忌而非之，于是疏之，出为长沙王太傅。

[15]燕家重郭隗：指燕昭王为郭隗改筑宫而拜为师之事。见《史记·燕召公世家》。

[16]拥簪折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驺衍）如燕，昭王拥簪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拥簪，持扫帚清道。

[17]“剧辛”二句：谓燕昭王礼贤下士，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皆为之竭诚尽力，输肝剖胆。事见《史记·燕召公世家》。

[18]“昭王”二句：谓燕昭王死后，再无人扫黄金台招纳贤才了。不胜今古之慨。黄金台，相传系燕昭王为招贤而筑，故址在今河北易县。

[19]“有耳”句：事出许由洗耳，反其意而咏之。《高士传》载，古高士许由隐于沛泽，尧让天下，不受而遁耕于颍水之阳；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乃洗耳于颍水之滨。

[20]“有口”句：事用伯夷、叔齐，亦反用其意。伯夷、叔齐，商孤竹君之两子，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见《史记·伯夷列传》。首阳，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薇，即薇。

[21]“子胥”句：典出《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为吴国功臣，不知进退，被谗赐死。吴王取其尸，盛于鸱夷（皮囊）之中，沉于吴江。吴江，即吴淞，太湖最大支流。

[22]“屈原”句：屈原遭谗被放逐，终自沉于汨罗江。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湘水滨，指汨罗江。

[23]“陆机”句：用陆机故事。晋陆机，吴县华亭人，入洛，文章冠世，后事成都王颖，任后将军、河北大都督，讨长沙王乂，战败，被谗，为颖所杀。临刑叹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见《晋书·陆机传》。

[24]“李斯”句：《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为上蔡布衣，秦始皇时官至丞相，自言“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秦二世时，被腰斩于咸阳，临刑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税驾，解驾，即休息。

[25]上蔡苍鹰：清王琦注云：“《太平御览》：《史记》曰：‘李斯临刑，思牵黄犬，臂苍鹰，出上蔡东门，不可得矣。’考今本《史记·李斯传》中，无‘臂苍鹰’字，而太白诗中屡用其事，当另有所本。”

[26]“君不见”四句：用张翰事。晋张翰，字季鹰，吴郡人，为齐王冏大司马东曹掾，因见秋风起，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东归。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时人贵其旷达。见《晋书·张翰传》。

【点评】

本题三首，似非一时一地之所作，虽备言世路艰难，然或未失其壮志，或叹无人援引，或思功成身退，正反映其不同时期之不同情绪。三首均仿鲍照之《拟行路难》，句式音调亦似鲍，得鲍之俊逸。杜甫谓“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可谓知音。

梁园吟^[1]

我浮黄河去京阙^[2]，挂席欲进波连山^[3]。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4]。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却忆蓬池阮公咏，因吟渌水扬洪波^[5]。洪波浩荡迷旧国^[6]，路远西归安可得！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平头奴子摇大扇^[7]，五月不热疑清秋。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8]。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9]。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10]。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11]。梁王宫阙今安在^[12]，枚马先归不相待^[13]。舞影歌声散渌池，空余汴水东流海^[14]。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连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赌酒酣驰晖^[15]。歌且谣^[16]，意方远，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17]。

【注释】

^[1]梁园：即梁苑。汉梁孝王刘武所建。故址在今河南开封至商丘一带。

^[2]京阙：指京都长安。去京阙，离开长安。

^[3]挂席：扬帆。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挂席拾海月。”

^[4]平台：《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宋州虞城县：“平台，县西四十里。”按，今尚有平台集。

^[5]“却忆”二句：阮籍《咏怀》诗：“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渌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阮公，即阮籍，字嗣宗，魏晋间诗人。蓬池，在古大梁，故址在今河南开封。

^[6]旧国：故国，故乡。

^[7]平头奴子：奴仆。平头，古时奴仆不得戴冠或巾。

^[8]吴盐：吴地所产的盐。吴地临海，产盐。《史记·吴王濞列传》：“吴王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

^[9]夷齐：指伯夷、叔齐。殷末孤竹君之子，耻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见《史记·伯夷列传》。此句一本作“何用孤高比云月”。

^[10]“昔人”二句：意谓古之好士四公子如信陵君俱往矣，即其坟亦不复存。慨叹今无好士者。信陵君，战国魏公子无忌，封于信陵，养士三千，曾窃虎符领军击秦救赵。见《史记·魏公子列传》。信陵坟，《太平寰宇记》一：“信陵君墓，在县（开封府浚仪县，即今河南开封）南十二里。”

^[11]苍梧云：《初学记》一引《归藏》：“有白云出苍梧，入于大梁。”

^[12]梁王：指梁孝王刘武。汉文帝次子，立为代王，徙淮阳，复徙梁。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见《史记·梁孝王世家》。宫阙，指梁苑建筑。

^[13]枚马：指枚乘与司马相如。二人均为梁孝王座上客。

^[14]汴水：即汴河。经汴州、宋州，东入于淮。

^[15]“连呼”二句：谓博戏赌酒，放浪形骸。楚辞《招魂》：“崑蔽象棋，有六簿些。分曹并进，道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蒋驥注：“投六箸，行六棋，故曰六簿。言设六簿以行酒，用崑篲为箸，象牙为棋也……五白，簿箸之齿也。言棋已得采，欲成倍胜，故呼五白以助投也。”分曹，指博弈分队。

^[16]歌且谣：语本《诗经·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17\]](#)“东山”二句：用晋谢安事。《世说新语·排调》：“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

【点评】

本篇为初入长安失意东归涉河游梁园时所作，语颇慷慨，貌似超脱，而实有济世之志，隐然以安石自期。题一作《梁苑醉酒歌》，似游记，似吊古，似书怀，其问题旨转换，节奏舒张，皆由情感驱使，兴会所至，妙笔生花。善哉方东树之言：“此却以自己为经，偶触此地之事，借作指点慨叹，以发泄我之怀抱，全不专为此地考古迹发议论起见。所谓以题为宾为纬，于是实者全虚，凭空御风，飞行绝迹，超超乎仙界矣，脱离一切凡夫心胸识见矣。”（《昭昧詹言》十二）

梁甫吟^[1]

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2]？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3]！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4]。广张三千六百钩，风期暗与文王亲^[5]。大贤虎变愚不测^[6]，当年颇似寻常人。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7]！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8]。狂客落魄尚如此^[9]，何况壮士当群雄！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10]。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11]。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阊者怒^[12]。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13]。猘猢磨牙竞人肉^[14]，驹虞不折生草茎^[15]。手接飞猱搏凋虎，侧足焦原未言苦^[16]。智者可卷愚者豪^[17]，世人见我轻鸿毛。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18]。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哈尔为徒劳^[19]。梁甫吟，声正悲。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20]。风云感会起屠钓^[21]，大人峩峩当安之^[22]。

【注释】

^[1]梁甫吟：亦作“梁父吟”，乐府相和歌旧题。梁父，泰山附近小山名。

^[2]阳春：春天。喻时遇。楚辞《九辩》：“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

^[3]“朝歌”二句：典出太公望。《韩诗外传》八：“太公望少为人婿，老而见去，屠牛朝歌，赁于棘津，钓于磻溪。文王举而用之，封于齐。”朝歌屠叟，指太公望，姜姓，吕氏，名尚，周初遇文王，为天子师。朝歌，殷都城，故址在今河南淇县。棘津，在今河南延津东北。吕尚曾卖食于此，有卖浆台古迹。渭滨，渭水之滨。吕尚垂钓于渭水支流磻溪。遗迹在今陕西宝鸡东南。

^[4]经纶：《易·屯卦》：“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疏：“经谓经纬，纶谓纲纶。”后引申为筹划治理国家大事。

^[5]“广张”二句：谓待时而动，终遇文王。三千六百钩，极言其多，意谓多方寻觅进身机会。钩，一本作“钓”。风期，品格，风度。

^[6]大贤虎变：典出《易·革》：“大人虎变。象曰：其文炳也。”

^[7]“高阳”二句：用酈食其遇沛公事。高阳酒徒，指酈食其，秦末陈留高阳人。自称“吾高阳酒徒，非儒人也”。沛公刘邦兵过陈留，邀入军幕，以为谋士。见《史记·酈生陆贾列传》。隆准，高鼻。隆准公，指刘邦。

^[8]“入门”四句：《史记》酈食其本传载，沛公使人召酈生，入谒，沛公方偃床使两女子洗足。酈生长揖不拜。后使酈生说齐王，伏轼下齐七十余城。

^[9]狂客：指酈食其。《史记》本传载：“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然县中贤豪不敢役，县中皆谓之狂生。”

^[10]“我欲”二句：谓北阙上书为权臣所阻。攀龙，求见帝王。《汉书·叙传》：“攀龙附凤，并乘天衢。”雷公，司雷之神。砰訇，大声。

^[11]“帝旁”三句：汉东方朔《神异经》：东王公“恒与一玉女报壶，每报千二百娇，设有入不出者，天为之嘔唾，娇出而脱误不接者，天为之笑”。晋张华注：“言笑者天口流火炤灼，今天上不雨而有电光，是天笑也。”投壶，古代宴饮时的一种游戏。宾主依次投矢壶中，中多者胜，负者饮。见《礼记·投壶》。

^[12]“阊阖”二句：屈原《离骚》：“吾令帝阊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王逸注：“阊，主门者也。阊阖，天门也。”

^[13]“杞国”句：典出《列子·天瑞》：“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

^[14]猘猢：相传为食人的恶兽。梁任昉《述异记》上：“猘猢，兽中最大者，龙头马尾虎爪，长四百尺，善走，以人为食。遇有道君即隐藏，无道君即出食人。”

[15]驺虞：传说中的灵兽。《诗经·召南·驺虞》“于嗟乎驺虞”，毛传：“驺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

[16]“手接”二句：汉张衡《思立赋》：“执凋虎而试象兮，陆焦原而跟趾。”旧注引《尸子》曰：“余左执太行之猱而右搏凋虎。”又曰：“莒国有石焦原者，广五十步，临百仞之谿，莒国莫敢近也。有以勇见莒子者，独却行齐踵焉，所以称于世。夫义之为焦原也，亦高矣。”飞猱，猿类动物。凋虎，有斑纹的虎。焦原，山名，在今山东莒县南。

[17]智者可卷：语本《论语·卫灵公》：“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愚者豪：《抱朴子》：“愚夫行之，自矜为豪。”

[18]“力排”二句：语本诸葛亮《梁父吟》：“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事见《晏子春秋·谏下二》：春秋齐国三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皆以武勇著称。晏子请景公赐三人二桃，论功食桃，因争功而死。齐相，即晏子。名婴，字平仲，齐夷维人，相齐景公，名显诸侯。《史记》有传。

[19]“吴楚”二句：事出《史记·游侠列传》：“吴楚反时，条侯（周亚夫）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吴楚弄兵，指汉景帝三年吴楚七国之叛。亚夫，即周亚夫，周勃之子，封条侯。诘，讥笑。

[20]“张公”二句：典出《晋书·张华传》：张华与雷焕望气，见斗牛间有剑气，分野在豫章丰城。因补焕为丰城令。在丰城狱基掘得二剑，张、雷各得一。张华复雷焕书云：“天生神物，终当合耳。”后果飞入延平津，化为双龙。张公，指晋张华。

[21]起屠钓：用周吕尚事。吕尚未遇文王之前曾屠牛于朝歌，钓鱼于磻溪。后因以“屠钓”喻隐居未遇的贤人。

[22]峴峴：不安貌。

【点评】

此诗《唐宋诗醇》以为“当亦遭谗被放后作”，非也。若被召放还后作，必无“我欲攀龙见明主”句。细味诗意，当是初入长安失意东归后作，故既伤不遇，复励其志。虽有感于历来志士之遇与不遇，然其志尚未消沉，犹望遭逢明主，奋其智能，一展宏图。

襄阳歌^[1]

落日欲没岷山西^[2]，倒著接罍花下迷^[3]。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4]。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5]。鸂鶒杓，鹦鹉杯^[6]，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7]。遥看汉水鸭头绿^[8]，恰似葡萄初醖^[9]。此江若变作春酒，垒麴便筑糟丘台^[10]。千金骏马换小妾^[11]，笑坐雕鞍歌落梅^[12]。车旁侧挂一壶酒^[13]，凤笙龙管行相催^[14]。咸阳市中叹黄犬^[15]，何如月下倾金罍^[16]！君不见晋朝羊公一片石，龟头剥落生莓苔。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17]。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18]。舒州杓，力士铛^[19]，李白与尔同死生。襄王云雨今安在^[20]，江水东流猿夜声。

【注释】

^[1]襄阳：唐初为山南道行台，武德七年废行台置都督府。韩朝宗为荆州长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时，行署在襄阳。今湖北襄樊。

^[2]岷山：在襄阳城南九里，东临汉水，上有堕泪碑。

^[3]接罍：古代的一种帽。倒着接罍，用山简醉酒高阳池事。见《晋书·山简传》。

^[4]白铜鞮：本作《白铜蹄》，梁时歌曲名。详见《襄阳曲四首》注。

^[5]山公：指晋征南将军山简。

^[6]“鸂鶒”二句：王琦太白集注引《琅嬛记》：“金母召群仙宴于赤水，坐有碧玉鸂鶒杓，白玉鸂鶒杓。杯干则杓自挹，欲饮则杯自举。”此指鸟形酒具。

^[7]三百杯：汉郑玄（字康成）能饮至三百余杯。见《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郑玄别传》。陈朝陈暄《与兄子秀书》：“昔周伯仁渡江，唯三日醒，吾不以为少；郑康成一饮三百杯，吾不以为多。”

^[8]鸭头绿：绿色。《急就篇》二“春草鸡翘鳬翁濯”，唐颜师古注：“皆谓染彩而色似之，若今染家言鸭头绿、翠毛碧云。”

^[9]“恰似”句：谓汉水似葡萄酒之绿。醖，发酵成酒而未漉者。庾信《春赋》：“葡萄醖。”

^[10]糟丘台：言酒糟堆积如山如台。王充《论衡·语增》：“纣为长夜之饮，糟丘、酒池，沉湎于酒，不舍昼夜，是必以病。”

^[11]“千金”句：《独异志》卷中：“后魏曹彰性倜傥，偶逢骏马，爱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予有美妾，可换，惟君所选。’马主因指一妓，彰遂换之。”

^[12]落梅：指乐府横吹曲《梅花落》。

^[13]“车旁”句：由属车载酒生发出来，意谓借酒解忧。《艺文类聚》七十二引《东方朔别传》：武帝幸甘泉，长平坂道中有虫。东方朔曰，此谓“壮气”，出秦狱地。上问何以知之，答曰：“夫积忧者，得酒而解。”乃取虫置酒中，立消。后属车上盛酒，为此也。又扬雄《酒赋》云：“托于属车，出入两宫。”

^[14]凤笙龙管：犹言仙乐。笙、管，管乐器，其声如凤鸣龙吟。多指仙人所奏。

^[15]“咸阳”句：用李斯故事。李斯临刑，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见《史记·李斯列传》。

^[16]金罍：酒器。《诗经·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

^[17]“君不见”四句：写岷山堕泪碑。羊祜镇襄阳，有政绩，百姓于其岷山游憩处建庙立碑，岁时飨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称之为堕泪

碑。见《晋书·羊祜传》。一片石，指碑。龟头，指负碑的赑屃。此下两宋本、缪本多二句：“谁能忧彼身后事，金凫银鸭葬死灰。”

[18]玉山自倒：形容醉态。《世说新语·容止》：“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如玉山之将崩。”

[19]“舒州”二句：写酒器。舒州，今安徽潜山。唐代产酒器，为贡品。力士铛，瓷制温酒器。《新唐书·韦坚传》载，贡品，有“豫章力士瓷饮器、茗铛、釜”。

[20]襄王云雨：楚襄王梦巫山神女事。见宋玉《高唐赋并序》。

【点评】

本篇系游襄阳咏怀之作，有功名之心而出以达人之语，故虽有颓唐之趣，而读之使人为之气旺。或者干谒韩荆州朝宗，无所成事，因舒其郁积之气，然壮志犹存，故读来慷慨激昂。方东树谓“笔如天半游龙，断非学力所能到”（《昭昧詹言》十二），信然。

将进酒^[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2]，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3]，会须一饮三百杯^[4]。岑夫子^[5]，丹丘生^[6]，将进酒，杯莫停^[7]。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8]，但愿长醉不用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9]。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10]。五花马^[11]，千金裘^[12]，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注释】

^[1]将进酒：乐府铙歌旧题。古词云：“将进酒，乘大白。”因以为题。一本作《惜空樽酒》。

^[2]“天生”句：一作“天生我身必有用”，又作“天生吾徒有俊材”。

^[3]烹羊宰牛：曹植《箴引》：“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

^[4]一饮三百杯：陈暄《与兄子秀书》：“郑康成（玄）一饮三百杯，吾不以为多。”参阅《襄阳歌》注。

^[5]岑夫子：当指岑勋。作者另有《酬岑勋见寻就元丹丘对酒相待以诗见招》诗。此岑勋未知是否即撰《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碑文之岑勋。

^[6]丹丘生：即元丹丘。作者好友，过从甚密。皆受玉真公主之荐，魏颢《李翰林集序》：“与丹丘因持盈法师（玉真公主法号）达，白亦因之入翰林。”

^[7]“将进”二句：一作“进酒君莫停”。将，请。

^[8]馔玉：珍美如玉的食品。钟鼓馔玉，梁戴嵩《煌煌京洛行》：“挥金留客坐，馔玉待钟鸣。”一本作“钟鼎玉帛”。

^[9]“陈王”二句：语本曹植《名都篇》：“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陈王，太和六年曹植受封陈王。平乐，平乐观，在洛阳西门外，汉明帝时所造。

^[10]沽取：买。取，语助词。一作“沽酒”。

^[11]五花马：毛色斑驳的马。或说马鬣剪成五瓣者。此代指名马。

^[12]千金裘：珍贵的皮裘。《史记·孟尝君传》：“此时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无双。”

【点评】

起首以黄河起兴，诗亦如汤汤流水，顺势东注。河自昆仑而来，诗从胸口流出，皆自然成章。萧士赉曰：“此篇虽似任达放浪，然太白素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亦自慰解之词耳。”可谓知言。其所以借酒浇愁，盖怀才不遇，故托酒以自放。自放之中有自慰，自慰之中有自励。以其志未尝消沉也。安旗谓：“惟有一入长安以后，二入长安以前一段时期，往往旋放牢骚，放又自慰解。《梁园吟》如此，《梁甫吟》亦然，《将进酒》尤为典型……其所以如此，前人仅以诗法释之，实亦际遇使然，时代使然。”（《李白全集编年注释》）颇有见地。

齐有倜傥生^[1]
(古风其十)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2]。明月出海底^[3]，一朝开光曜。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吾亦澹荡人^[4]，拂衣可同调^[5]。

【注释】

- [1]齐：武王封太公望于齐，都营丘（今山东淄博），为周诸侯国。倜傥：超卓豪迈。
- [2]鲁连：即鲁仲连。齐人，好奇伟倜傥之谋策，而不肯仕宦。游赵，会秦围赵，献策解围，平原君欲加封，辞让再三，终不肯受。平原君置酒，以三千金为之寿，鲁连笑曰：“所为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而无所取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不复见。事见《史记·鲁仲连列传》。
- [3]明月：指明月珠，即夜光珠。珠光晶莹似月光。秦李斯《谏逐客书》：“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史记·龟策列传》：“明月之珠，出于四海。”
- [4]澹荡：流动无定。
- [5]拂衣：提衣，表示决绝。《后汉书·杨震传》载孔融语：“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后因用以指退朝隐居。句意表示愿功成身退。

【点评】

本篇以鲁仲连之功成身退自拟，是太白出处观的自我表白。此意屡见于其诗：“功成名遂身自退”，“功成去五湖”，“功成追鲁连”，“功成还旧林”，“功成身不居”，“功成谢人君”，“功成拂衣去”等。然而，终其一生，总无成功之日，固自无身退之时，因以大鹏中天摧落为憾。

于阗采花^[1]

于阗采花人，自言花相似。明妃一朝西入胡^[2]，胡中美女多羞死。乃知汉地多明姝，胡中无花可方比。丹青能令丑者妍^[3]，无盐翻在深宫里^[4]。自古妒蛾眉，胡沙埋皓齿^[5]。

【注释】

^[1]于阗采花：乐府杂曲旧题。于阗，西域国名，在今新疆和田一带。

^[2]明妃：即汉元帝妃王嫱。王嫱字昭君，晋人避司马昭讳改“明君”，后人因称为“明妃”。竟宁元年，昭君出塞入匈奴为呼韩邪单于阏氏。入胡：指入匈奴。

^[3]“丹青”句：《西京杂记》二：“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

^[4]无盐：古代丑女，战国无盐邑人，名钟离春，四十岁后为齐宣王后。后用为丑女代称。

^[5]“自古”二句：言昭君为人妒忌而埋没于匈奴。蛾眉，蚕蛾触须，弯曲细长，形容女子美眉。此代指美人。屈原《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

【点评】

本篇写昭君事，以丑女入宫而美人出塞，喻黜贤而进不肖，有不遇之感。所谓举贤授能，在人治的社会里只是一句空话。然自屈子以下，诗人多为此呼号者，太白亦然，不亦可悲乎。是诗人之悲，亦时代之悲也。

妾薄命^[1]

汉帝重阿娇，贮之黄金屋^[2]。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3]。宠极爱还歇，妒深情却疏^[4]。长门一步地^[5]，不肯暂回车。雨落不上天，水覆难再收^[6]。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7]。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8]！

【注释】

^[1]妾薄命：乐府杂曲旧题，古诗多咏女子之薄命。

^[2]“汉帝”二句：用金屋藏娇事。《汉武故事》载，武帝尝曰：“若得阿娇作妇，当以金屋贮之。”后果以阿娇为陈皇后。飞燕夺其宠，退居长门宫。

^[3]“咳唾”二句：《庄子·秋水》：“子不见夫唾者乎？喷则大者如珠，小者如雾，杂而下者不可胜数也。”

^[4]“宠极”二句：《汉书·孝武陈皇后传》：“及帝即位，立为皇后，擅宠骄贵，十余年而无子。闻卫子夫得幸，几死者数焉，上愈怒。”

^[5]“长门”二句：谓武帝无心于废后。长门，指长门宫。汉武帝更长门园为长门宫。陈皇后失宠，别居于此。

^[6]“水覆”句：语出《后汉书·何进传》“覆水不可收”。

^[7]“昔日”二句：王琦《李太白全集》注曰：“《邵氏闻见后录》：李太白诗云：‘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按，陶弘景《仙方注》云：断肠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琦按：此说似乎新颖，而揆之取义，‘断肠’不若‘断根’之当也。”

^[8]“以色”二句：《史记·吕不韦列传》：“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

【点评】

以《妾薄命》旧题咏陈皇后者，太白之前有李百药、杜审言，李杜取秋扇见弃之义，而太白则明色衰爱弛之理，为以色事人者叹。其在翰林，既无职，复无权，徒以技艺供奉君王，为文学侍从，宜其为以色事人者叹也。

怨歌行^[1]

十五入汉宫，花颜笑春红。君王选玉色，侍寝金屏中。荐枕娇夕月，卷衣恋春风^[2]。宁知赵飞燕，夺宠恨无穷^[3]。沉忧能伤人，绿鬓成霜蓬。一朝不得意，世事徒为空。鹧鸪换美酒^[4]，舞衣罢雕龙^[5]。寒苦不忍言，为君奏丝桐。肠断弦亦绝，悲心夜忡忡^[6]。

【注释】

^[1]怨歌行：乐府相和歌旧题。自班婕妤立此题，内容多写君宠中断之怨。

^[2]“荐枕”二句：谓服侍君王。庾信《灯赋》：“卷衣秦后之床，送枕荆台之上。”荐枕，犹言侍寝。进枕以求亲昵。卷衣，收藏衣服。古乐府有《秦王卷衣》，“解题”谓“秦王卷衣，以赠所欢”。太白更其题，作《秦女卷衣》云：“天子居未央，侍妾卷衣裳。顾无紫宫宠，敢拂黄金床。”

^[3]“宁知”二句：《汉书·班婕妤传》：“赵飞燕姊弟亦从自微贱兴，逾越礼制，寝盛于前。班婕妤及许皇后皆失宠，稀复进见。”赵飞燕，本为宫人，及壮，属阳阿主家，学歌舞，号曰飞燕。上见而悦之，召入宫。许皇后被废后，立为皇后。

^[4]“鹧鸪”句：《西京杂记》二：“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懣，以所着鹧鸪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鹧鸪，雁属，其羽可制裘。此代指鹧鸪裘。

^[5]雕龙：一作“雕笼”。句意谓舞衣弃置不复用。

^[6]忡忡：忧盛貌。《诗经·召南·草虫》：“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点评】

本篇原有题注云：“长安见内人出嫁，令予代为《怨歌行》。”是托宫人之遭际，自伤被谗见黜。用传统香草美人手法。“一朝不得意，世事徒为空”，则直吐胸臆矣，非宫人之怨，乃己之愁也。

长门怨二首^[1]

一

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2]。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

二

桂殿长愁不记春^[3]，黄金四屋起秋尘。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4]。

【注释】

^[1]长门怨：汉乐府相和歌旧题。《乐府古题要解》谓陈皇后失宠，退居长门宫，司马相如为作《长门赋》，后人因其赋为《长门怨》。长门，汉宫名。

^[2]金屋：用金屋藏娇事。汉武帝为太子时，有言：“若得阿娇作妇，当以金屋贮之。”阿娇为长公主之女。见《汉武故事》。

^[3]桂殿：指长门宫。

^[4]“夜悬”二句：化用司马相如《长门赋》：“悬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于洞房。”明镜，指月。太白喜以镜喻月。

【点评】

萧士贇以为“二诗皆隐括汉武陈皇后事，以比玄宗皇后”，梅鼎祚则谓“此或自况耳。古宫怨诗大都自况”（《李诗钞》）。自况之说是也。太白之在翰林，每有以色事人之感，及其被谗见疏，以陈皇后之退居长门自况，自是情理中事，非迳讽“玄宗皇后”也。

玉壶吟^[1]

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2]。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3]。凤凰初下紫泥诏^[4]，谒帝称觞登御筵^[5]。揄扬九重万乘主^[6]，谑浪赤墀青琐贤^[7]。朝天数换飞龙马^[8]，敕赐珊瑚白玉鞭^[9]。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10]。西施宜笑复宜颦，丑女效之徒累身^[11]。君王虽爱蛾眉好^[12]，无奈宫中妒杀人^[13]。

【注释】

^[1]玉壶：玉制的壶，用以比喻高洁。鲍照《代白头吟》：“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

^[2]“烈士”二句：典出《世说新语·豪爽》：“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击唾壶，壶口尽缺。”按，王处仲所咏为曹操《龟虽寿》诗句。

^[3]“三杯”二句：一本作：“三杯拂剑舞，秋月忽高悬。”

^[4]“凤凰”句：写奉诏入京事。化用凤诏典。《初学记》三十引陆翔《郾中记》曰：“石季龙皇后在观，上有诏书，五色纸，著凤口中。凤既衔诏，侍人放百丈绋绳，辘轳回转，凤皇飞下。凤以木作之，五色漆画，喙脚皆用金。”紫泥诏，古时皇帝诏书用紫泥加封，称紫泥诏，或简称紫泥。

^[5]谒帝：觐见皇帝。称觞：举杯祝酒。谢朓《三日侍华光殿曲水代人应诏》诗：“降席连綏，称觞接武。”

^[6]九重：宋玉《九辩》：“君之门以九重。”万乘：《孟子·梁惠王上》“万乘之国”，注：“万乘，谓天子也。”万乘主，指唐玄宗。

^[7]“谑浪”句：意谓戏谑朝臣。似东方朔之傲公卿而无所为屈。谑浪，戏谑不敬。《诗经·邶风·终风》：“谑浪笑傲。”赤墀青琐，天子殿堂之台阶与宫门。《汉书·元后传》：“曲阳侯根骄奢僭上，赤墀青琐。”

^[8]飞龙马：皇帝御厩飞龙厩中的骏马。唐制，翰林学士依例可借用飞龙马。王琦《李太白全集》注引《锦绣万花谷》：“学士新入院，飞龙厩赐马一匹，银闹鞍装辔。”

^[9]珊瑚白玉鞭：以珊瑚白玉为饰的名贵马鞭。《晋书·吕纂载记》载，即序胡安据盗发张骏墓，得水陆珍奇不可胜纪，其中有珊瑚鞭、玛瑙钟等。

^[10]“世人”二句：以汉东方朔自拟。《史记·滑稽列传》：“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金马门者，宦者署门也。门旁有铜马，故谓之曰‘金马门’。”谪仙，太白自指。初入长安，贺知章呼之为“谪仙人”。

^[11]“西施”二句：《庄子·天运》：“西施病心而颦，其里之丑人美之，亦捧心而颦。”宜笑复宜颦，语本梁简文帝《鸳鸯赋》：“亦有佳丽自如神，宜羞宜笑复宜颦。”

^[12]蛾眉：美女代称。《诗经·卫风·硕人》：“螓首蛾眉。”

^[13]宫中：指宫中嫔妃。喻谗毁蛾眉的小人。

【点评】

本篇写入朝被妒遭谗事，实事实情，自辩自解。具以东方朔自拟，虽有得意之辞，却难掩失意之心，可悲也夫！或说在朝时作，或说去朝后作，各有依凭，难下断语。所谓“大隐金门”，实非在朝之据，而乃辩解之辞，细味诗意，定去朝后作庶几近之。

感遇^[1]

宋玉事楚王^[2]，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3]，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和，巴人皆卷舌^[4]。一惑登徒言^[5]，恩情遂中绝^[6]。

【注释】

[1]感遇：感于所遇，即兴而作。

[2]宋玉：战国楚郢人，曾为楚顷襄王大夫。楚王：指楚顷襄王。

[3]“巫山”句：宋玉《高唐赋》写楚王梦中遇巫山神女。神女朝为行云，暮为行雨。

[4]“郢路”四句：典出宋玉《对楚王问》：客歌于郢中，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和者甚寡；其为《下里》《巴人》，则和者甚众。所谓巴人卷舌，意指巴人不能唱《白雪》也。

[5]“一惑”句：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云，大夫登徒子于楚王前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此以登徒子喻于玄宗前进谗毁白者。

[6]“恩情”句：语本汉班婕妤《怨歌行》：“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意谓玄宗惑于谗言，以致恩情中断。

【点评】

本题四首，此选其四。诗作于待诏翰林被谗失意之后，以宋玉自况，怨悱之情溢于言表。

鞠歌行^[1]

玉不自言如桃李^[2]，鱼目笑之卞和耻^[3]。楚国青蝇何太多^[4]，连城白璧遭谗毁^[5]。荆山长号泣血人，忠臣死为刖足鬼^[6]。听曲知宁戚，夷吾因小妻^[7]。秦穆五羊皮，买死百里奚^[8]。洗拂青云上，当时贱如泥。朝歌鼓刀叟，虎变磻溪中。一举钓六合，遂荒营丘东。平生渭水曲，谁识此老翁^[9]？奈何今之人，双目送飞鸿^[10]。

【注释】

^[1]鞠歌行：乐府相和歌旧题。晋陆机《鞠歌行序》：“虽奇宝名器，不遇知己，终不见重。愿逢知己，以托意焉。”

^[2]不自言如桃李：《史记·李将军传赞》：“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索隐引姚氏语：“桃李本不能言，但以华实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径也。”

^[3]鱼目笑之：谓鱼目混珠而笑玉。任昉《到大司马记室笺》：“惟此鱼目，唐突玳瑁。”《文选》注：“鱼目似珠。玳瑁，鲁玉也。”卞和：春秋楚人。相传他发现一玉璞，先后献于楚厉王、武王；以为他谩上，而截去其左右脚。直至楚文王即位，卞和哭于荆山中，三日三夜，泪尽而泣血。文王使人理其璞而得宝，称“和氏之璧”。事见《韩非子·和氏》、《新序·杂事》。

^[4]青蝇：喻进谗之人。《诗经·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5]连城白璧：指价值连城的和氏之璧。《史记·蔺相如传》：“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易璧。”

^[6]“荆山”二句：用卞和故事。荆山，泛指楚山，即卞和所哭之山。刖足，截足。卞和被截去两足。

^[7]“听曲”二句：典出《列女传·辩通》：春秋齐人宁戚欲见桓公，扮为仆人，驱车于东门外，待桓公出，乃击牛角而悲歌。桓公使管仲（名夷吾）迎之。宁戚曰：“浩浩白水。”管仲不知所谓，其妾解曰：“古有《白水》之诗，诗不云乎‘浩浩白水，鲦鲦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国家未定，从我焉如？’此宁戚之欲得仕国家也。”管仲因报桓公，桓公斋戒五日，见宁戚，任以国政，齐国以治。

^[8]“秦穆”二句：用百里奚故事。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为俘虏，作秦穆公夫人陪嫁臣；逃至宛，为楚人所执。秦穆公闻其贤，以五羊皮赎之，委以国政，为五羊大夫。与蹇叔、由余共佐穆公建成霸业。事见《史记·秦本纪》、《吕氏春秋》。

^[9]“朝歌”六句：用吕尚故事。吕尚原为朝歌屠叟，磻溪钓徒，后遇周文王，尊为师，佐武王灭殷。事见《史记·齐太公世家》。营丘，在今山东淄博。周曾封太公于营丘。

^[10]“奈何”二句：语本《史记·孔子世家》：卫灵公“与孔子语，见飞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意谓今人不好贤。

【点评】

亦陆机《鞠歌行序》所谓“不遇知己，终不见重”之意，历举古人知遇史事，慨叹不遇明主而终遭谗见弃，其于玄宗不能无怨，亦不能无讽。然太白以卞和之忠、宁戚之智、百里之贤、吕尚之能自况，以为可佐明主而成霸业，其疏狂之态可掬，亦足以见其非识时务者也。卢藏用之所谓终南捷径，捷固捷矣，然终非据要津者也。太白昧乎此，其见弃于明皇，自是势所必然。

郢客吟白雪^[1]
(古风其二十一)

郢客吟白雪，遗响飞青天^[2]。徒劳歌此曲，举世谁为传？试为巴人唱，和者乃数千。吞声何足道^[3]？叹息空凄然。

【注释】

[1]郢客吟白雪：典出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歌《下里》《巴人》，和者数千人，其歌《阳春》《白雪》，和者只数人，是曲弥高而和弥寡。

[2]遗响：犹余音。晋陆机《拟今日良宴会》：“哀音绕栋宇，遗响入云汉。”

[3]“吞声”句：谓怀恨而不言。吞声，《后汉书·曹节传》：“群公卿士，杜口吞声，莫敢有言。”

【点评】

本篇以曲高和寡发才大难为世用之叹。萧士贇云：“高才者知遇之难，卑污者投合之易，负才不遇者，能源为之吞声叹息也欤？”可谓古今同慨。

美人出南国^[1]

（古风其四十九）

美人出南国，灼灼芙蓉姿。皓齿终不发，芳心空自持^[2]。由来紫宫女^[3]，共妒青蛾眉^[4]。归去潇湘沚^[5]，沉吟何足悲！

【注释】

^[1]美人：佳人，美女。曹植《杂诗》：“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南国：古指江汉一带。《诗经·小雅·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

^[2]“皓齿”二句：曹植《杂诗》：“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

^[3]紫宫女：宫中美女。此喻指朝中妒能之辈。紫宫，皇宫。

^[4]蛾眉：代指美人。此为自喻。

^[5]“归去”句：曹植《杂诗》：“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潇湘，水名，在今湖南。沚，水中小洲。

【点评】

本篇由曹植《杂诗》化出，曹诗叹美人之受冷落，不为时俗所重；李诗则慨美人之被疏远，盖由佞人之嫉妒。二诗均藉美人以抒怀，各寄其意，以所遇不同也。太白之在翰林，或妒之，或谗之，是以玄宗疏远而放还也。萧士赞云：“此太白遭谗摈逐之诗也。去就之际，曾无留难。然自后人而观之，其志亦可悲矣。”以余观之，疏而见逐，是固悲矣，然亦幸也，幸在少个平庸官僚，多个伟大诗人。

松柏本孤直^[1]

（古风其十二）

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身将客星隐，心与浮云闲。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山^[2]。清风洒六合^[3]，邈然不可攀。使我长叹息，冥栖岩石间^[4]。

【注释】

^[1]“松柏”二句：意谓性耿介，不媚俗。《荀子》：“桃李倩粲于一时，时至而杀；至于松柏，经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变，可谓得其性矣。”

^[2]“昭昭”六句：用严光事。《后汉书·严光传》载，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人，少与光武帝刘秀同学。光武称帝，思其贤，引见道故，因共偃卧，光足加帝腹，太史谓“客星犯御座”。终不出仕，退隐富春山，其垂钓处为严陵濑。客星，指严光。浮云，《论语·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万乘，指帝王。富春山，在今浙江桐庐之西。山有严子陵钓台。

^[3]清风：喻高人节操。六合：天地四方称六合，指寰宇。

^[4]冥栖：隐居。

【点评】

本篇颂严子陵之风操，以寓引退之意，当有感于时遇而发者。作于去朝或行将去朝，亦“心与浮云闲”，轻视富贵，不复恋栈矣。然结尾二句“使我长叹息，冥栖岩石间”，却见出其非子陵，依然太白也。太白之退隐，非主动，乃被动也，以其见疏，故思引退，“叹息”二字正露出此中消息。

登高望四海 (古风其三十九)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1]。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白日掩徂晖^[2]，浮云无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鸾鸾^[3]。且复归去来，剑歌行路难^[4]。

【注释】

[1]“登高”四句：写四海充满肃杀之气。宋本注云：“一本自第四句后云：杀气落乔木，浮云蔽层峦。孤凤鸣天霓，遗声何辛酸。游人悲旧国，抚心亦盘桓。倚剑歌所思，曲终涕洟澜。”

[2]徂晖：落日余光。

[3]“梧桐”二句：喻贤愚易位。雀本应栖枳棘而上梧桐，鸾本应栖梧桐而下枳棘。《庄子·秋水篇》：“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又，《汉书·仇香传》：“枳棘非鸾凤所栖，百里非大贤之路。”

[4]行路难：乐府杂曲歌旧题。古辞备言世路之艰难。鲍照《拟行路难》：“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能几时，安能叠叠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末二句诗意本此。

【点评】

本篇感叹小人得志而君子失所，即所谓“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鸾鸾”。浮云蔽日，阴阳失序，故诗之破题即写漫天杀气。亦善于渲染者也。末以鲍照拔剑击柱歌路难收束，明归去来之意。是行将去朝所作，情绪颇为激愤。

燕昭延郭隗^[1] (古风其十五)

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2]。剧辛方赵至^[3]，邹衍复齐来^[4]。奈何青云士^[5]，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方知黄鹤举，千里独徘徊^[6]。

【注释】

^[1]郭隗：战国燕人。燕昭王欲报齐仇，思得贤士，郭隗进言自隗始。昭王于是为筑宫而师之。嗣后，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见《史记·燕世家》。

^[2]黄金台：又称金台，或曰燕台，故址在今河北易县东南。相传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士，故名。见《文选》李善注引《图经》。

^[3]剧辛：战国赵人，在燕任职，率军攻赵时为赵将所杀。

^[4]邹衍：战国齐临淄人，为阴阳家，主五德终始说。燕昭王延请至碣石宫，拜为师。见《史记·孟轲荀卿列传》。

^[5]青云士：立德立言的高尚之人。《史记·伯夷传》：“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6]“方知”二句：有去君远行之意。《韩诗外传》：“田饶事鲁哀公而不见察，谓哀公曰：‘臣将去君，黄鹄举矣。’”黄鹄形类鹤，故鹄鹤或混用，如武昌黄鹤矶之黄鹤楼，此亦然。

【点评】

燕昭王之礼贤，乃至拥簪前驱，故士人争趋之，是以千载之下，传为美谈。当太白失意之时，自不能不思前代明君而发浩叹。然“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者，远多于礼贤下士，几无代无之。故太白之慨叹，历来不乏共鸣。

咸阳二三月^[1]

（古风其八）

咸阳二三月，宫柳黄金枝。绿幘谁家子？卖珠轻薄儿^[2]。日暮醉酒归，白马骄且驰。意气人所仰，冶游方及时。子云不晓事，晚献长杨辞^[3]。赋达身已老，草玄鬓若丝^[4]。投阁良可叹^[5]，但为此辈嗤^[6]。

【注释】

^[1]咸阳：古秦都，借指长安。

^[2]“绿幘”二句：用汉董偃故事。董偃始与母以卖珠为事，年十三，随母出入武帝之姑馆陶公主。公主以其姣好，收养于第中。及冠，为公主所幸，号曰董君。董君曾绿幘傅鞶，随公主拜见武帝，自称“馆陶公主庖人”。其贵宠闻于天下。见《汉书·东方朔传》。绿幘，古时仆役服式，以董偃故，因专指贵门少年之服。二句一本作“玉剑谁家子，西秦豪侠儿”。

^[3]“子云”二句：以扬雄自拟，有自我解嘲之意。不晓事，语本杨修《答临淄侯笺》：“吾家子云，老不晓事。”长杨辞，指《长杨赋》。《汉书·扬雄传》载，汉成帝时，扬雄待诏承明之庭，从至射馆，还，上《长杨赋》以讽。

^[4]草玄：汉哀帝时，扬雄仿《易》作《太玄》，探讨哲学理论。

^[5]投阁：王莽篡汉，自立新朝，欲烹功狗以神其事。时扬雄校书于天禄阁，狱吏欲收之，自恐不能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王莽下诏勿问。京师有谚讥之：“惟寂寞，自投阁。”见《汉书·扬雄传》。

^[6]此辈：指前所谓“轻薄儿”。

【点评】

此诗宋敏求曾巩所编宋本《李太白文集》题作《感寓二首》（其二），首四句为：“咸阳二三月，百鸟鸣花枝。玉剑谁家子，西秦豪侠儿。”詹锺《李白诗文系年》引陶穀《清异录》云：“陇西人韦景珍有四方志，呼卢酣酒，衣玉篆袍，佩玉革夸儿腰品，修饰若神人。李太白常识之，见《感寓》诗云：‘玉剑谁家子，西秦豪侠儿。’谓景珍也。”詹氏按曰：“是知此诗本无讽刺之意，萧士贇、唐仲言二家之说皆左矣。”陶穀《清异录》坐实韦景珍，失之泥。然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指“绿幘”为杨国忠，亦失之凿。细味诗意，于豪贵当有所讽，亦自寓感慨。故宋本题作“感寓”也。詹氏系于天宝三载，安氏系于天宝十二载，私意则以为开元中初入长安北阙献书一无所获之后所作也。

郑客西入关^[1]
(古风其三十一)

郑客西入关，行行未能已。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壁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2]。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3]。

[注释]

- [1]郑客：或作郑容。晋干宝《搜神记》：“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郑容从关东来，将入函关。西至华阴，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疑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问郑容曰：‘安之？’答曰：‘之咸阳。’车上人曰：‘吾华山使也。原托一牍书，致镐池君所。子之咸阳，道过镐池，见一大梓，有文石，取款梓，当有应者。’即以书与之。容如其言，以石款梓树，果有人来取书。明年，祖龙死。”
- [2]“壁遗”二句：《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壁遮使者曰：‘为吾遣镐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壁去。”镐池，亦作镐池，在长安故城西，昆明池北，即西周故都。故址在今西安丰镐村西北。镐池君，水神。或说谓周武王。祖龙，指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苏林曰：“祖，始也。龙，人君象。谓始皇也。”
- [3]“秦人”四句：典出晋陶潜《桃花源记》：秦人避难入桃花源，与外人隔绝，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晋武陵人捕鱼穷尽水源，入洞，始知有世外桃源。

[点评]

本篇合祖龙死之神话，与桃花源之传说，以明避乱遁世之意，盖不得志于时也。徐祯卿曰：“此篇白恶世而思隐，故自托于秦人之言也。”（四部本李集）白之出处观为功成身退，功未成则身不退，故其所言隐遁，非真思隐，乃恶世也。

君平既弃世^[1] (古风其十三)

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2]。观变穷太易^[3]，探元化群生^[4]。寂寞缀道论，空帘闭幽情。驺虞不虚来^[5]，鸞鷟有时鸣^[6]。安知天汉上，白日悬高名^[7]。海客去已久，谁人测沉冥^[8]？

【注释】

[1]君平：严遵，字君平，汉蜀郡人，卜筮于成都，闭肆下帘读《老子》，著书十万余言。见《汉书·王吉传序》。

[2]“君平”二句：语本鲍照《咏史》诗：“君平独寂寞，身世两相弃。”《文选》李善注：“身弃世而不仕，世弃身而不任。”在太白之意当是：世既弃君平，君平亦弃世。

[3]太易：古代指原始混沌状态。《列子·天瑞》：“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之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

[4]探元：即探玄，探究玄奥之旨。指严遵依据老庄之旨著书。群生，众生，万民。

[5]驺虞：古又称“驺吾”，兽名。《诗经·召南·驺虞》毛传：“驺虞，义兽，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

[6]鸞鷟：凤凰别名。《国语·周语》：“周之兴也，鸞鷟鸣于岐山。”

[7]“安知”二句：典出张华《博物志》：相传有海滨居人，乘浮槎至天河，见牛郎织女。后至蜀郡访严君平，问其事，答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其时，正此人到天河月日。

[8]沉冥：即湛冥。意指晦迹不仕。《汉书·王吉传序》：“蜀严湛冥，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注引孟康曰：“蜀郡严君平湛深玄默无欲也。”师古曰：“湛，读曰沉。”

【点评】

此诗托君平以见志，言其为世所弃，故亦弃世；然实非真弃世，犹冀见知于世也。唐汝询谓“孰能测其沉冥者，盖太白自叹其不为人知也”（《唐诗解》），可谓知言。读太白诗，切不可止于字面，自须于言外求其意，庶几得之。

古朗月行^[1]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2]，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3]。白兔捣药成^[4]，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5]，大明夜已残^[6]。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7]。阴精此沦惑^[8]，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悽怆摧心肝^[9]。

【注释】

^[1]古朗月行：旧题作《朗月行》，乐府杂曲歌。鲍照有《代朗月行》，写月照佳人，辞旨有别。

^[2]瑶台：神话传说昆仑山有瑶台十二，为神仙所居之处。

^[3]“仙人”二句：《初学记》一引虞喜《安天论》：“俗传月中仙人桂树，今视其初生，见仙人之足渐已成形，桂树后生。”

^[4]白兔捣药：《艺文类聚》一引傅咸《拟天问》：“月中何有，白兔捣药，兴福降祉。”

^[5]“蟾蜍”句：《淮南子·说林训》：“月照天下，蚀于詹诸。”高诱注：“詹诸，月中蛤蟆，食月，故曰蚀于詹诸。”詹诸，即蟾蜍。圆影，又作圆景，指月亮。曹植《赠徐干》诗：“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

^[6]大明：指日月，此指月。《艺文类聚》一引《文子》：“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

^[7]“羿昔”二句：用神话羿射九日故事。相传尧时十日并出，禾焦，民无所食，因命羿射九日，日中九乌皆死。见《淮南子·本经训》。

^[8]阴精：指月。《艺文类聚》一引张衡《灵宪》：“月者阴精之宗，积而成兽，象蜃兔。”沦惑：沉迷。

^[9]摧心肝：伤心。王粲《七哀诗》：“喟然伤心肝。”

【点评】

篇中言“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亦浮云蔽日之意，谓奸佞当道，因思远引高蹈。

东武吟^[1]

好古笑流俗，素闻贤达风。方希佐明主，长揖辞成功^[2]。白日在高天，回光烛微躬。恭承凤凰诏^[3]，欵起云萝中^[4]。清切紫霄迥，优游丹禁通。君王赐颜色，声价凌烟虹^[5]。乘舆拥翠盖，扈从金城东^[6]。宝马丽绝景^[7]，锦衣入新丰^[8]。依岩望松雪，对酒鸣丝桐。因学扬子云，献赋甘泉宫^[9]。天书美片善^[10]，清芬播无穷。归来入咸阳^[11]，谈笑皆王公。一朝去金马^[12]，飘落成飞蓬。宾客日疏散，玉樽亦已空。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雄。闲作东武吟，曲尽情未终。书此谢知己，吾寻黄绮翁^[13]。

【注释】

^[1]东武吟：乐府相和歌旧题。东武，地名，今山东诸城。

^[2]“方希”二句：有功成身退之意。即《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所云：“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

^[3]凤凰诏：亦称凤诏，指诏书。《初学记》三十引晋陆翔《郾中记》：“石季龙皇后在观，上有诏书，五色纸，著凤口中。凤既衔诏，待人放数百丈绋绳，辘轳回转，凤凰飞下。凤以木作之，五色漆画，喙脚皆用金。”

^[4]云萝：喻山野。指隐者所居之山林。作者《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归。”

^[5]“清切”四句：写奉诏入京之荣耀。丹禁，犹紫禁城，皇帝所居之处。

^[6]“乘舆”二句：谓随玄宗舆驾出长安东门。此下写侍从温泉宫事。扈从，侍从。金城，指长安。

^[7]绝景：即绝影，良马名。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重英曲騄之饰，绝景遗风之骑。”《文选》注引《魏书》曰：“上所乘马，名绝景，为矢所中。”丽绝景，意谓与绝景并驾。

^[8]新丰：在今陕西临潼东北。

^[9]“因学”二句：《汉书·扬雄传》：“正月，从上甘泉还，奏赋以风。”扬子云，即扬雄。甘泉宫，又名云阳宫，在陕西淳化甘泉山。

^[10]天书：指皇帝诏书。

^[11]咸阳：秦都。此借指唐都长安。

^[12]金马：指金马门，官署的代称。

^[13]黄绮翁：指夏黄公、绮里季。以二人代指商山四皓。句意示知己离长安后将取道商山，去访四皓遗迹。

【点评】

宋本题下注云：“一作《出金门后书怀留别翰林诸公》。”与《还山留别金门知己》（宋本注云：“一本作《出金门后书怀留别翰苑诸公》。”）为一诗两本，且早已并存于《文苑英华》。太白奉诏入京，未几还山，“始遇而卒不合，见知而不见用”（萧士赧《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其间情由，说法不一：或说以张垍谗逐（魏颢说）；或说不能不言温室树（范传正说）；或说格言不入帝用疏之（李阳冰说）；或说以疏从乞归（孟棻说）。要之，当是被谗见疏，乞归赐还。“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其缘由不提一字，讳

莫如深，盖亦因翰林诸公尽知其始末也。故但以“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雄”自诩、自励、自解。其借乐府旧题写长安情结，率而且真。末句《还山留别金门知己》作“扁舟寻钓翁”，而此作“吾寻黄绮翁”，可知其离京取道商山也。

山人劝酒^[1]

苍苍云松，落落绮皓^[2]。春风尔来为阿谁？蝴蝶忽然满芳草。秀眉霜雪颜桃花，骨青髓绿长美好^[3]，称是秦时避世人^[4]，劝酒相欢不知老。各守麋鹿志，耻随龙虎争^[5]。欵起左太子，汉皇乃复惊。顾谓戚夫人，彼翁羽翼成^[6]。归来商山下，泛若云无情^[7]。举觞酹巢由^[8]，洗耳何独清^[9]！浩歌望嵩岳^[10]，意气还相倾。

【注释】

^[1]山人劝酒：《乐府诗集》录此，编入“琴曲歌辞”，是亦乐府诗作。

^[2]绮皓：指绮里季。商山四皓为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此以绮里季代指四皓。江淹《杂体诗》“南山有绮皓”，即是先例。

^[3]骨青髓绿：一本作“青髓绿发”。

^[4]秦时避世人：四皓秦末匿隐山中，义不臣汉。见《史记·留侯世家》。

^[5]“各守”二句：谓无意介入政争。麋鹿志，指隐居山中，与麋鹿为伍。龙虎争，喻政争。

^[6]“欵起”四句：《史记·留侯世家》载，汉十二年，高祖疾甚，欲易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为太子，吕氏恐太子刘盈被废，用留侯张良之计，请四皓出山以辅太子。高祖设宴，太子侍酒，四皓随从。高祖大惊，谓戚夫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

^[7]“归来”二句：谓功成身退。商山，在今陕西商县。一作“南山”。

^[8]巢由：巢父与许由。相传为尧时隐士。

^[9]洗耳：用许由洗耳事。尧召许由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之滨。见晋皇甫谧《高士传》。

^[10]嵩岳：中岳嵩山。许由隐居之箕山，与嵩山相对。均在今河南登封。

【点评】

本篇似过商山而咏四皓。注家以为借四皓之佐太子以讽唐室皇储之废立，似求之过深。其诗要旨，盖在“各守麋鹿志，耻随龙虎争”，“归来商山下，泛若云无情”诸句，是美四皓之高尚其志，功成身退。王琦以为“美四皓当暴秦之深，能避世隐居，及汉有天下，虽一出而辅佐太子，及功成身退，曾不系情爵位，真可以希风巢许者矣”（《李太白全集》卷四），其说近是，未为“迂疏”。《唐宋诗醇》谓其“泛若云无情”尤为深妙，且启白居易之《四皓庙》：“如彼旱天云，一雨百穀滋。泽则在天下，云复归希夷。”亦蕴藉有味。按，王安石《雨过偶书》亦承其余绪，结联所谓“谁似浮云知进退，才成霖雨便归山”，犹“泛若云无情”之意。

庄周梦蝴蝶^[1]

（古风其九）

庄周梦蝴蝶，蝴蝶为庄周^[2]。一体更变易，万事良悠悠。乃知蓬莱水，复作清浅流^[3]。青门种瓜人，旧日东陵侯^[4]。富贵故如此，营营何所求^[5]？

【注释】

- [1]庄周：战国宋蒙人，曾为漆园吏。著书十余万言。《史记》有传。
- [2]“庄周”二句：典出《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 [3]“乃知”二句：意即沧海桑田。本《神仙传》所载麻姑仙语：“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为陵陆乎？”
- [4]“青门”二句：用召平（邵平）故事。《史记·萧相国世家》：“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青门，长安城东南门。本名霸城门，俗因门色青，呼为青门。东陵瓜亦称“青门瓜”。
- [5]营营：周旋貌。

【点评】

本篇言世态无常，变易不定，故不必营营于富贵。语似旷达，意带牢愁。倘以为太白真达生者，便是皮相。王夫之谓此篇“意言之间，藏万里于尺幅”（《唐诗评选》），庶几得其旨趣。

秋露白如玉^[1]

（古风其二十三）

秋露白如玉，团团下庭绿^[2]。我行忽见之，寒早悲岁促。人生鸟过目^[3]，胡乃自结束^[4]。景公一何愚，牛山泪相续^[5]。物苦不知足，得陇又望蜀^[6]。人心若波澜，世路有屈曲。三万六千日，夜夜当秉烛^[7]。

【注释】

[1]秋露白：《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

[2]团团：圆貌。江淹《杂题》：“团团霜露色。”下庭绿：王融《同沈右率诸公赋鼓吹曲》：“秋风下庭绿。”庭绿，指庭中草木。

[3]“人生”句：语本晋张协《杂诗》：“人生瀛海内，忽如鸟过目。”意谓人生短促。

[4]“胡乃”句：《古诗十九首》：“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结束，约束。

[5]“景公”二句：齐景公游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艾孔、梁丘据皆从而泣，盖因念及“去此国而死”，为晏子所笑，谓“见不仁之君，见谄谀之臣，见此二者，臣之所为独窃笑也”。景公惭，举觞自罚，二臣各罚二觞。事见《列子·力命》。

[6]“物苦”二句：《东观汉记·隗嚣传》：汉光武帝刘秀敕岑彭书：“西域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

[7]“三万”二句：谓一生行乐。三万六千日，百年。指人的一生。秉烛，举烛夜游，及时行乐。《古诗十九首》：“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作者《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点评】

诗之关捩，乃在“人心若波澜，世路有屈曲”二句，以世路艰难，无所作为，而人生短促，故转而思学古人秉烛夜游，及时行乐。意实牢愁而以旷达之言出之。《唐宋诗醇》谓“诗之神韵，与古为化，拟之十九首，可谓波澜莫二”，实则形似而神异。十九首真放，太白似放而非放，盖时世异也，一在汉末，一在盛唐，故精神有别。

梦游天姥吟留别^[1]

海客谈瀛洲^[2]，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3]。天台四万八千丈^[4]，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5]。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6]。谢公宿处今尚在^[7]，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8]，身登青云梯^[9]。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10]。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11]，丘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12]。霓为衣兮风为马^[13]，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14]。虎鼓瑟兮鸾回车^[15]，仙之人兮列如麻^[16]。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17]。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18]，使我不得开心颜！

【注释】

^[1]天姥：天姥山，道书谓第十六福地。在江南道越州剡县，今属浙江新昌。

^[2]瀛洲：神话中海上仙山。与蓬莱、方丈合而为三。

^[3]五岳：指泰山、华山、嵩山、衡山、恒山。赤城：赤城山。为火烧岩构成，色赤，有雉堞形，故名。在今浙江天台，位于天台山之南。

^[4]天台：即天台山。在今浙江天台。仙霞岭山脉东支。陶弘景《真诰》谓山高一万八千丈，周八百里。四万八千丈：此为夸张之辞，极言其高。

^[5]镜湖：又作鉴湖，在今浙江绍兴。东汉永和五年太守马臻筑塘蓄水，堤长三百一十里，水平如镜，故名。

^[6]剡溪：曹娥江上游，晋王子猷访戴安道之所经，故亦名戴溪。源出天台，流经新昌、上虞，流入杭州湾。

^[7]谢公：指谢灵运。南朝宋诗人。其《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与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共和之》诗：“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云霓，还期那可寻。”

^[8]谢公屐：谢灵运登山专用的木屐。《宋书·谢灵运传》：“登蹊常着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其后齿。”

^[9]“身登”句：形容山岭高峻。谢灵运《登石门最高顶》诗：“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

^[10]天鸡：旧题任昉《述异记》下：“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则鸣，天下鸡皆随之鸣。”

^[11]列缺：闪电。司马相如《大人赋》：“贯列缺之倒景兮。”《史记集解》引《汉书音义》：“列缺，天闪也。”

^[12]金银台：指神仙所居的宫阙。郭璞《游仙诗》：“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

^[13]“霓为衣”句：语本晋傅玄《吴楚歌》：“云为车兮风为马。”

^[14]云之君：云中神仙。或指云中居，即云神丰隆。屈原《九歌》有《云中君》篇。

^[15]虎鼓瑟：张衡《西京赋》：“白虎鼓瑟，苍龙吹篴。”

^[16]“仙之人”句：上元夫人《步玄之曲》：“忽过紫微垣，真人列如麻。”见《汉武内传》。

^[17]“且放”二句：谓将骑白鹿成游仙。楚辞《九章·哀时命》：“浮云雾而入冥兮，骑白鹿而容与。”

[\[18\]](#)折腰：晋陶潜辞彭泽令，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见《晋书·陶潜传》。

【点评】

题一作《留别东鲁诸公》，又作《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诗写将南游吴越，梦中游天姥山，以种种梦境喻其奉诏入京荣辱进退之遭际，寄托无限感慨。陈沆《诗比兴笺》曰：“太白被放以后，回首蓬莱宫殿，有若梦游，故托天姥以寄意。”其说切中题旨。天姥者，亦犹其后传奇沈既济之“枕中”、李公佐之“南柯”也，皆托梦以寄人生感慨。

殷后乱天纪^[1] (古风其五十一)

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2]。夷羊满中野^[3]，蓂莪盈高门^[4]。比干谏而死^[5]，屈平窜湘源^[6]。虎口何婉变^[7]？女嬃空婵娟^[8]。彭咸久沦没^[9]，此意与谁论！

【注释】

[1]殷后：殷代帝王，指纣王。天纪：天道纪纲。陶潜《桃花源诗》：“嬴氏乱天纪。”

[2]楚怀：指楚怀王。楚国昏君，国政腐败，入秦卒。见《史记·楚世家》。

[3]夷羊：传说中的神兽。《国语·周语》：“商之兴也，桀机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韦昭解：“夷羊，神兽。牧，商郊牧野。”

[4]“蓂莪”句：屈原《离骚》：“蓂莪施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王逸注：“蓂，蒺藜也；莪，王刍也；施，泉耳也。”以恶草喻谗佞之盈门。

[5]“比干”句：《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比干，纣王叔父，强谏而遭剖心。

[6]“屈平”句：楚襄王时，屈原被放逐至湘江之南。见《史记·屈原列传》。屈平，屈原名平，以字行。窜，流放。

[7]虎口：喻危境。《庄子·盗跖》载孔子语：“然，丘所谓无病而自负也。疾走料虎头，编虎须，几不免虎口哉。”婉变：缠绵，留恋。陆机《于承明作与士龙》：“婉变居人思，纤郁游子情。”

[8]“女嬃”句：屈原《离骚》：“女嬃之婵媛兮。”王逸注：“女嬃，屈原姊也。婵媛，犹牵引也。”婵娟，似当作“婵媛”。“娟”字误，娟属“先”韵，而媛与本篇各韵“昏”、“门”、“源”、“论”均属“元”韵。从出典与韵部看，宋以来各本作“娟”，均误。

[9]彭咸：相传为殷大夫。屈原《离骚》：“愿依彭咸之遗则。”王逸注：“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此以屈原之经历推测彭咸，未必可信。

【点评】

本篇为比兴之诗，咏史以寄意，有感于忠直而见斥，似不必坐实时事。前人以为因张九龄、周子谅之窜死而发，泥于实事，反失诗旨。

燕臣昔恸哭^[1] (古风其三十七)

燕臣昔恸哭，五月飞秋霜。庶女号苍天，震风击齐堂^[2]。精诚有所感，造化为悲伤。而我竟何辜？远身金殿旁^[3]。浮云蔽紫闼，白日难回光^[4]。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5]。古来共叹息，流泪空沾裳。

【注释】

^[1]燕臣：指邹衍。王充《论衡·感虚》：“邹衍无罪，见拘于燕。当夏五月，仰天而叹，天为陨霜。”

^[2]“庶女”二句：相传齐有寡妇，无子不嫁，事姑谨敬。姑有女贪母财，杀其母以诬寡妇，妇不能自明，冤结叫天，天行雷电，击陨景公之台，毁折景公之肢，海水大溢。见《淮南子·览冥训》“庶女叫天，雷电下击”高诱注。齐堂，应作齐台，以押韵故，改台为堂。

^[3]金殿旁：指翰林院。翰林院在大明宫近麟德殿，在兴庆宫近南薰殿。

^[4]“浮云”二句：汉孔融《临终诗》：“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紫闼”，指帝王宫廷。曹植《求通亲亲表》“情结紫闼”，《文选》注：“紫闼，天子所居也。”

^[5]“群沙”二句：谓君子为小人所欺。群沙、众草，喻小人；明珠、孤芳，喻君子。

【点评】

本篇为雪谗诗，明其为群小所诬乃去朝还山。首用燕臣之恸、庶女之号二典故，可知其蒙不白之冤，亦足以感动上苍。“浮云蔽紫闼，白日难回光”，其愤激之情甚于《登金陵凤凰台》之“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秦王扫六合^[1]

（古风其三）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2]！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3]。明断自天启^[4]，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5]，函谷正东开^[6]。铭功会稽岭^[7]，骋望琅玕台^[8]。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9]。尚采不死药^[10]，茫然使心哀。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11]。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髻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12]？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13]！

【注释】

^[1]秦王：指秦始皇。扫六合：指统一中国。六合，天地四方。

^[2]虎视：喻雄强。班固《两都赋》：“周以龙兴，秦以虎视。”

^[3]“挥剑”二句：谓秦始皇以武力臣服诸侯。典出《庄子·说剑》：“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

^[4]天启：语本《左传·宣公三年》：“天或启之，必将为君，其后必蕃。”本句一作“雄图发英断”。

^[5]“收兵”句：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器，聚于咸阳，铸成十二座金属人像。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6]“函谷”句：谓秦灭东方六国，函谷关之门自可向东敞开。函谷，函谷关，秦关在今河南灵宝南，汉关在今河南新安。

^[7]会稽岭：即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始皇三十七年，东巡会稽，刻石颂秦德。

^[8]琅玕台：在今山东诸城琅玕山上。相传始皇二十八年南登琅玕，立层台于山上，刻石颂秦德。

^[9]“刑徒”二句：《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五年，发刑徒者七十余万人，分作阿房宫与骊山陵墓。

^[10]采不死药：《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七年，始皇派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

^[11]“连弩”二句：徐市求药不得，诈称为大蛟所阻，并奏请制连弩以射之。至芝罘，射杀一鱼。连弩，可以连发数箭的弓弩。

^[12]“徐市”二句：《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13]“但见”二句：谓秦始皇终不免一死，而将朽骨葬于重泉之下。三泉，三重泉，指地下深处。《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葬始皇时，“穿三泉下铜而致椁”。

【点评】

本篇赞秦始皇之才略与功绩，同时讽刺其迷信神仙追求长生。有借古讽今之意，影射唐玄宗。玄宗造开元盛世，却颇信神仙长生。宜其为太白所讽。“茫然使心哀”，哀始皇，亦哀玄宗也。真乃“意深旨远”（《唐宋诗醇》）。

日出入行^[1]

日出东方隈^[2]，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3]！其始与终古不息^[4]，人非元气^[5]，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6]。谁挥鞭策驱四运^[7]，万物兴歇皆自然。羲和羲和，汝奚汨没于荒淫之波^[8]？鲁阳何德，驻景挥戈^[9]！逆道违天，矫诬实多。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滓同科^[10]。

【注释】

[1]日出入行：又题作《日出行》，汉郊祀歌有《日出入》，此从旧题来。

[2]东方隈：东边。隈，隅。

[3]六龙：神话谓羲和驱六龙以御日车。舍：止息。所舍，所安息之处。

[4]终古不息：语本《庄子·大宗师》：“日月得之，终古不息。”终古，自古以来。

[5]元气：指天地形成之前的混一之气。

[6]“草不”二句：明杨慎《丹铅总录》：“郭象《庄子》注多俊语，如云：‘暖焉若阳春之自和，故蒙泽者不谢；凄乎如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太白用其语为诗。”按，郭注见《庄子·大宗师》注文。

[7]四运：四时。即春夏秋冬。晋陆机《梁父吟》：“四运循环转，寒暑自相承。”

[8]“羲和”二句：问羲和是否没于大海。羲和，神话中日神御者。荒淫之波，指大海。

[9]“鲁阳”二句：典出《淮南子·览冥训》：“鲁阳公与韩搆难，战酣，援戈而扞之，日为之反三舍。”

[10]“吾将”二句：谓将与大自然合为一气。大块，自然。溟滓，亦作“滓溟”，自然之气。《庄子·在宥》：“大同乎滓溟。”司马彪注：“滓溟，自然气也。”

【点评】

胡震亨曰：汉郊祀歌《日出入》，言日出入无穷，人命独短，愿乘六龙仙而升天。太白反其意，言人安能如日月不息，不当违天矫诬，贵放心自然，与滓溟同科也（见王琦《李太白全集》）。然其言顺应自然，勿逆道违天，貌似达观，实则于字里行间充满激愤之情。诚如陈沆所云：“姑为达观以遣激愤也。”（《诗比兴笺》）

劳劳亭歌^[1]

金陵劳劳送客堂，蔓草离离生道旁^[2]。古情不尽东流水，此地悲风愁白杨^[3]。我乘素舸同康乐^[4]，郎咏清川飞夜霜；昔闻牛渚吟五章，今来何谢袁家郎^[5]。苦竹寒声动秋月^[6]，独宿空帘归梦长。

【注释】

[1]劳劳亭：题下原注：“在江宁县南十五里，古送别之所，一名临沧观。”故址在今江苏南京西南长江之滨。

[2]蔓草离离：杂草茂盛。蔓草，蔓生的杂草。《诗经·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其露漙兮。”离离，繁茂貌。

[3]悲风愁白杨：《古诗十九首》：“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

[4]“我乘”句：谢灵运《东阳溪中赠答诗》：“可怜谁家郎，缘流乘素舸。”康乐，谢灵运袭封康乐公。

[5]“朗咏”三句：用袁宏（小字虎）牛渚吟诗遇谢尚事。《世说新语·文学》：“袁虎少贫，尝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牛渚，牛渚矶，今安徽马鞍山采石。袁家郎，指袁宏。

[6]苦竹：竹的一种，味苦不中食。苦竹寒声，指秋风吹动苦竹的声响。意寄于“苦”字。

【点评】

本篇写因送客而动归思，叹徒事漫游而未遇赏音。笔墨落处，不在送别，而在自抒怀抱。与《夜泊牛渚怀古》题旨近似，感叹怀才不遇。

口号吴王美人半醉^[1]

风动荷花水殿香^[2]，姑苏台上见吴王^[3]。西施醉舞娇无力^[4]，笑倚东窗白玉床。

【注释】

^[1]口号：犹口占，随口吟成。常作为诗题。吴王：即李祗，袭父琬封吴王，时为庐江太守。白曾作《为吴王谢责赴行在迟滞表》。美人：指舞女。一本作“舞人”。

^[2]荷花水殿香：南朝徐陵《奉和简文帝山斋》诗：“竹密山斋冷，荷开水殿香。”水殿，建于水上的殿宇。

^[3]姑苏台：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建。故址在今江苏苏州灵岩山。见：一本作“宴”。吴王：夫差。此喻指唐吴王李祗。

^[4]西施：越国献与吴王夫差的美女。此借指唐吴王李祗筵席上半醉的舞女。

【点评】

本篇当是游庐江于吴王李祗席上口占之作。席上似有舞女半醉躺于床上，故戏而作此。其落笔在姑苏台吴王夫差与西施，似咏古，然实谑今，以古吴王喻今吴王，以西施喻舞女，只寓笑谑之意。倘以传统儒家观之，自是比拟不伦，有乖君臣之道；须知太白乃出于纵横家，非腐儒之可规范也。

胡关饶风沙^[1]

（古风其十四）

胡关饶风沙，萧索竟终古。木落秋草黄，登高望戎虏。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2]。借问谁陵虐，天骄毒威武^[3]。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鞞鼓。阳和变杀气^[4]，发卒骚中土。三十六万人^[5]，哀哀泪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6]！李牧今不在^[7]，边人饲豺虎。

【注释】

[1]胡关：泛指边关。

[2]“白骨”二句：极言边战死伤之多。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王粲《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3]“借问”二句：言塞外胡虏寻衅。陵虐，侵犯。天骄，《汉书·匈奴传》：“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此泛指强虏。

[4]阳和：春天的暖气。句意谓和平变战乱。

[5]三十六万：不必实指，极言发卒之多。

[6]“岂知”句：一本此下多四句：“争锋徒死节，秉钺皆庸竖。战士涂蒿莱，将军获主组。”

[7]李牧：战国赵人，守北塞，习骑射，谨烽火，匈奴不敢犯边。秦用反间计，赵王使赵葱、颜聚代牧，牧不受命，被杀。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点评】

唐玄宗于开天之际，屡事边战，穷兵黩武，东北战奚契丹，西战吐蕃，西南战南诏，士卒死伤无算。太白心非之，形之于歌诗，此即其一，讽刺玄宗之开边黩武。注家以为因某战而发，说法不一，难以坐实，亦不必坐实，盖泛言边战之惨也。可与杜甫《前出塞》对读。

羽檄如流星^[1]

（古风其三十四）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2]。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白日曜紫微^[3]，三公运权衡^[4]。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5]。借问此何为？答言楚征兵^[6]。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7]。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8]。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9]！

【注释】

[1]羽檄：又称羽书，军中紧急文书。檄文插羽毛，以示迅疾。《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引《魏武奏事》：“今边有警，辄露檄插羽。”

[2]虎符：兵符，古代调兵遣将的信物。铜铸虎形，分两半，各持一半，合符方能生效。

[3]紫微：星名，此指帝王宫殿。

[4]三公：隋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唐因之。《唐六典》：“三公，论道之官也，盖以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权衡：权力。《晋书·潘岳传》：“居高位，飨重禄，执权衡，握机密。”

[5]“天地”二句：《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言天下太平。

[6]楚征兵：指南方战事。《资治通鉴》：天宝十载，夏，四月，“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计八九，莫肯应募。”

[7]“渡泸”二句：谓征兵下云南，渡过泸水，讨伐南诏。泸，泸水，唐时名金沙江。诸葛亮疏云：“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见《三国志·蜀书》本传。

[8]“长号”四句：《资治通鉴》：天宝十载，“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旧制，百姓有勋者免征役，时调兵既多，国忠奏先取高勋。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野。”

[9]“如何”二句：《艺文类聚》十一引《帝王世纪》：“有苗氏负固不服，禹请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而舞之，有苗请服。”干戚，盾与斧，古代武舞操干戚而舞。有苗，古部落名。借指南诏。

【点评】

天宝十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于泸南。本篇即叙其事，写征兵之急，写骚然之状，写泣血之情，皆历历在目，亦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者，与杜甫《兵车行》“工力悉敌，不可轩轻”（《唐宋诗醇》）。孰谓太白“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膺”（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战城南^[1]

去年战，桑乾源^[2]；今年战，葱河道^[3]。洗兵条支海上波^[4]，放马天山雪中草^[5]。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惟见白骨黄沙田^[6]。秦家筑城备胡处^[7]，汉家还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8]。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9]。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10]。

【注释】

^[1]战城南：乐府鼓吹饶歌旧题，古辞有“战城南，死郭北”语，因取为题。

^[2]桑乾：即桑乾河。源出山西马邑之北洪涛山下，东南流入卢沟河。

^[3]葱河：指葱岭二河，葱岭北河，即喀什噶尔河，源于葱岭中北道；葱岭南河，即叶尔羌河，源于葱岭中南道。在今帕米尔高原，唐属安西都护府。

^[4]洗兵：洗净兵器，谓休战。条支：又作“条枝”，汉西域国名，在安息以西，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临西海。条支海，指西海，即波斯湾。

^[5]天山：指今新疆哈密之天山，又称白山或折罗漫山。

^[6]“匈奴”二句：语本汉王褒《四子讲德论》：“夫匈奴者，百蛮之最强者也。天性骄蹇，习俗杰暴，贱老贵壮，气力相高。业在攻伐，事在猎射……其耒耜则弓矢鞍马，播种则扞弦掌拊，收秋则奔狐驰兔，获刈则颠倒殪仆。追之则奔遁，释之则为寇。”

^[7]秦家筑城：指秦朝修筑长城。秦统一六国，以战国诸侯原有长城为基础，修筑万里长城，以防匈奴南下。贾谊《过秦论》：“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8]“野战”二句：化用乐府《战城南》古辞：“枭骑战斗死，弩马徘徊鸣。”

^[9]“乌鸢”二句：化用乐府同题古辞：“野战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10]“乃知”二句：语本《六韬·兵略》：“圣人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意出《老子》：“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点评】

本篇用乐府《战城南》旧题，题旨亦近古辞，而广其意，表现出非战思想，盖借古讽今，刺玄宗之黠武。

大雅久不作^[1]

（古风其一）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2]？王风委蔓草^[3]，战国多荆榛^[4]。龙虎相啖食^[5]，兵戈逮狂秦^[6]。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7]。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8]。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9]。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10]。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11]。群才属休明^[12]，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13]，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14]，绝笔于获麟^[15]。

【注释】

[1]大雅：此泛指《诗经》正声传统。《诗经》有《大雅》之诗，多西周作品，是“正声”的代表。

[2]吾衰：语本《论语·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

[3]王风：《诗经》十五国风有《王风》，为东周王城（今河南洛阳）一带民歌。

[4]战国：春秋之后，周室衰微，诸侯相攻，史称战国时期。荆榛：喻纷乱。《后汉书·冯异传》注：“荆棘、榛梗之谓，以喻纷乱。”

[5]“龙虎”句：谓七国（秦、楚、齐、燕、韩、赵、魏）争雄。其时七雄互相兼并，故谓“相啖食”。班固《答宾戏》：“于是七雄虺阍，分裂诸夏，龙战虎争。”

[6]“兵戈”句：谓及至秦并六国，兵戈始息。陶潜《饮酒二十首》其二十：“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狂秦，指雄强的秦国。

[7]“正声”二句：谓《诗经》雅正平和之声衰微之后，代之而起的是哀怨忧愁的骚体楚辞。骚人，骚体作者，指屈原、宋玉等。

[8]“扬马”二句：言汉赋之发展。扬马，指扬雄和司马相如。二人均西汉著名辞赋家，以辞赋开拓文学的新领域，有“开流”之功，影响极大。

[9]宪章：典章制度。此指有关诗文的法度。

[10]“自从”二句：意谓建安诗作，风骨犹存，即所谓“建安风骨”，其后诗歌只重音律词藻，绮靡婉丽，不足珍贵。建安，东汉末献帝年号（196—219）。

[11]“圣代”二句：谓唐代诗歌始恢复古朴纯真的风骨。圣代，指唐代。垂衣，指垂衣而治的盛世。《周易·系辞》：“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12]休明：美善兴旺。指清明盛世。

[13]删述：相传孔子曾删订《诗经》作品。见《史记·孔子世家》。此自比孔子，以删述自任。

[14]希圣：希望达到圣人的境界。《艺文类聚》二十引夏侯湛《闵子骞赞》：“圣既拟天，贤亦希圣。”

[15]“绝笔”句：语本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按，《春秋·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相传孔子作《春秋》，至此而止。

【点评】

本篇为太白晚年论诗之作。全篇均用赋体，历论诗歌源流得失，并自明其素志。在论诗背后，亦反映其于历史政治之认识，是文观，亦政治观。诚如俞平伯所云：“这诗的主题是借了文学的变迁来说出作者对

政治批判的企图，并非主张文艺之复古。”（《论诗词曲杂著》）

丑女来效顰^[1]

（古风其三十五）

丑女来效顰，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2]。一曲斐然子^[3]，雕虫丧天真^[4]。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5]。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6]。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7]！

【注释】

[1]丑女：西施同村人。西施病心而顰，丑女见而美之，固效其顰，益增其丑。典出《庄子·天运》。后人指丑女为东施。有东施效顰之说。

[2]“寿陵”二句：典出《庄子·秋水》：“寿陵余子学行于邯郸，失其本步，匍匐而归。”寿陵，古地名，战国燕邑。邯郸，赵国都城，今属河北。有学步桥以志其事。

[3]斐然：文盛貌。《汉书·礼乐志》：“九歌毕奏斐然殊，鸣琴箏瑟会轩朱。”

[4]雕虫：喻雕饰太甚。语本扬雄《法言》：“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5]“棘刺”二句：《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战国宋有人请为燕王于棘刺尖端造母猴，燕王悦之，养以五乘之奉。后知其虚妄，乃杀之。三年，宋人谓刺端母猴，“必三月斋然后能观之”（《韩非子》）。此曰“三年”，极言费时之久。

[6]“大雅”二句：汉班固《两都赋》：“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诗意本此。

[7]“安得”二句：典出《庄子·徐无鬼》：“郢人垺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垺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意谓为父挥洒自如，有天然之趣。

【点评】

本篇亦论诗之作，大旨以雅颂为宗，否定雕琢矫饰，要在具天然真趣，即其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燕赵有秀色^[1]
(古风其二十七)

燕赵有秀色，绮楼青云端。眉目艳皎月，一笑倾城欢^[2]。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风寒。纤手怨玉琴，清晨起长叹。焉得偶君子，共乘双飞鸾？

[注释]

^[1]燕赵：古代燕国与赵国，多出美女。

^[2]倾城：《诗经·大雅·瞻印》：“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意谓倾覆邦国，后指美女。南齐陆厥《中山王孺子妾歌》其一：“一笑倾城，一顾倾市。倾城不自美，倾市复为容。”

[点评]

词意与《感兴》其六“西国有美女”略同，疑一诗两传。太白绍承风骚比兴，亦多以香草美人为寄托，此亦以美女求偶，喻才士之期用于世。

侠客行^[1]

赵客缟胡纓，吴钩霜雪明^[2]。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3]。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4]。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5]。闲过信陵饮^[6]，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7]，持觞劝侯嬴^[8]。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9]，邯鄲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10]。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11]！

【注释】

^[1]侠客行：乐府杂曲旧题。

^[2]“赵客”二句：言燕赵多游侠剑客。缟胡纓，即缟胡之纓，古时武士所佩冠带。《庄子·说剑》：“（赵）太子曰：‘然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缟胡之纓。’”吴钩，形似剑而曲的兵器。相传吴王阖闾命国中作金钩，有人杀其二子，以血涂金，铸成二钩，献给吴王。见《吴越春秋·阖闾内传》。

^[3]“银鞍”二句：鲍照《咏史》：“宾御纷飒沓，鞍马光照地。”飒沓，飞奔貌。

^[4]“十步”二句：语本《庄子·说剑》：“臣之剑，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

^[5]“事了”二句：意即功成身退。是太白一生所持处世态度。

^[6]信陵：指信陵君。即魏公子无忌。信陵君招纳贤士，有食客三千。曾请如姬盗晋鄙兵符，以晋鄙军击退秦军，解邯鄲之围，保存赵国。见《史记·魏公子列传》。

^[7]朱亥：信陵君食客。原以屠为业，有勇力，与晋鄙军交战时，以四十斤铁椎，击杀晋鄙。

^[8]侯嬴：信陵君食客，原为城门守者，献计盗符以救赵。

^[9]金槌：指朱亥击晋鄙之铁椎。

^[10]“千秋”二句：谓朱亥与侯嬴声名长远烜赫于大梁。大梁城，魏国都城，今河南开封。

^[11]“谁能”二句：用汉扬雄事。扬雄在新莽时校书于天禄阁，晚年仿《周易》草《太玄经》。见《汉书·扬雄传》。

【点评】

本篇颂侠客之豪。太白学出纵横之说，行慕游侠之义。“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正是作者青年时代所追求者。

结袜子^[1]

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2]。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3]。

【注释】

^[1]结袜子：乐府杂曲旧题，古诗多颂侠义行为。

^[2]“燕南”二句：用高渐离与专诸故事。秦灭燕，逐太子丹之客，皆亡。高渐离变易姓名，为人佣保。以善击筑闻于秦始皇，召见，使击筑，稍益近之。因置铅筑中，及得近，举筑击始皇，不中，被诛。又，吴公子光欲杀吴王僚，伏甲士于窟室中，具酒请王僚。王僚自宫至光家皆陈兵，始赴宴。酒酣，公子光佯为足疾，入室使专诸置匕首于鱼腹之中而进之，至王前，因以匕首刺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二事均见《史记·刺客列传》。

^[3]“太山”句：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山，即泰山。在今山东泰安。

【点评】

本篇颂侠客。作者早年感恩重义，亦俨然一游侠。其后弃文就武，北上幽燕，非偶然也。

行行且游猎篇^[1]

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但知游猎夸轻趫^[2]。胡马秋肥宜白草^[3]，骑来蹶影何矜骄^[4]。金鞭拂雪挥鸣鞘，半酣呼鹰出远郊。弓弯满月不虚发，双鸽迸落连飞髇^[5]。海边观者皆辟易^[6]，猛气英风振沙碛。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7]！

【注释】

^[1]行行且游猎篇：乐府杂曲歌旧题。晋张华有《游猎篇》，梁刘孝威有《行行且游猎篇》，皆言射猎之事。

^[2]轻趫：动作轻捷。

^[3]胡马秋肥：梁简文帝《陇西行》：“边秋胡马肥。”白草：《汉书·西域传》“鄯善国多白草”，颜师古注：“白草，似莠而细，无芒，其干熟时正白色，牛马所嗜也。”

^[4]蹶影：追赶日影，极言其速。兼指骏马名。崔豹《古今注·鸟兽》：“秦始皇有七名马：追风、白兔、蹶景（影）、奔电、飞翾、铜爵、最鳧。”

^[5]鸽：指鸽鹄。大如鹤，青苍色。《列子·汤问》：“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鸽于青云之际。”迸落：散落。髇：鸣髇，响箭。

^[6]海边：边庭瀚海，指沙漠。辟易：惊退。

^[7]白首下帷：用董仲舒事。《汉书·董仲舒传》：少治《春秋》，“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

【点评】

本篇赞幽燕边城儿之骄矜豪迈。太白欲弃文就武，故北上幽燕。及见边城儿之勇武，身怀绝技，“海边观者皆辟易，猛气英风震沙碛”，始知白首为儒之无益。其时当是初到幽州，边塞立功之志未减也。

一百四十年^[1] (古风其四十六)

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2]。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3]。斗鸡金宫里，蹴踘瑶台边^[4]。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当涂何翕忽，失路长弃捐^[5]。独有扬执戟，闭关草太玄^[6]。

【注释】

[1]一百四十年：言唐祚之长，似不必坐实。

[2]“隐隐”二句：写宫殿山川之壮丽。五凤楼，唐洛阳有五凤楼。《新唐书·元德秀传》：“玄宗在东都，酺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县令、刺史各以声乐集。”此代指唐朝皇宫。三川，《初学记》六引《关中记》：“泾与渭、洛为关中三川。”此泛指京洛河流。

[3]“王侯”二句：写人事之盛。宋本、缪本、王本俱注云：“一本首六句云：帝京信佳丽，国容何赫然！剑戟拥九关，歌钟沸三川。蓬莱象天构，珠翠夸云仙。”

[4]“斗鸡”二句：唐玄宗好斗鸡蹴鞠，贵臣外戚皆尚之。

[5]“当涂”二句：扬雄《解嘲》：“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当涂，指当权者。翕忽，疾貌。

[6]“独有”二句：以扬雄自拟。扬执戟，指扬雄。雄曾任郎官，职掌执戟侍从。曹植《与杨德祖书》：“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太玄，扬雄仿《周易》撰《太玄经》。《汉书·扬雄传》载，哀帝时，依附董贤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扬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点评】

本篇亦颂亦讽，赞国容之盛，刺权贵之奢；当涂升青云，失路委沟渠，颇有失落感。其以扬雄草玄收束，非如徐祜卿所云“以道自守，不以得丧为心”（四部丛刊本李集），是亦不平之鸣也。

天津三月时^[1]

（古风其十八）

天津三月时，千门桃与李。朝为断肠花，暮逐东流水^[2]。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新人非旧人，年年桥上游。鸡鸣海色动，谒帝罗公侯^[3]。月落西上阳^[4]，余辉半城楼。衣冠照云日，朝下散皇州^[5]。鞍马如飞龙，黄金络马头^[6]。行人皆辟易，志气横嵩丘^[7]。入门上高堂，列鼎错珍羞^[8]。香风引赵舞，清管随齐讴^[9]。七十紫鸳鸯，双双戏庭幽^[10]。行乐争昼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11]。黄犬空叹息^[12]，绿珠成衅仇^[13]。何如鸱夷子，散发棹扁舟^[14]。

【注释】

^[1]天津：指天津桥，在洛阳城中，横跨于洛水之上。

^[2]“天津”四句：以桃李流水起兴，言人事代谢。唐刘希夷（一名庭芝）《公子行》诗：“天津桥下阳春水，天津桥上繁华子……可怜杨柳伤心树，可怜桃李断肠花。”

^[3]“鸡鸣”二句：写公侯早朝谒帝。洛阳在唐为东都，皇帝东幸，于此临朝。海色，拂晓的天色。公侯，指群臣。

^[4]西上阳：指东都宫城西南之上阳宫。亦指西上阳宫。《旧唐书·地理志》：“上阳之西，隔谷水，有西上阳宫，虹梁跨谷，行幸往来。皆高宗龙朔后置。”

^[5]皇州：指帝都。此指东都洛阳。

^[6]“鞍马”二句：写群臣下朝骑马回府。飞龙，快马。《晋书·食货志》：“车如流水，马若飞龙。”黄金络马头，古乐府成句。见《陌上桑》、《鸡鸣曲》、《相逢行》诸篇。

^[7]“行人”二句：谓群僚势焰之高。辟易，惊退回避。嵩丘，中岳嵩山。在今河南登封。洛阳可望嵩山，诗因及之。

^[8]珍羞：珍贵的菜肴。

^[9]“香风”二句：写贵幸在府中欣赏歌舞。赵舞、齐讴，古时赵人善舞，齐人善歌，故借以形容美妙歌舞。

^[10]“七十”二句：化用古乐府《相逢行》：“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鸳鸯，疑指鸳鸯履。《中华古今注》：“汉有绣鸳鸯履，昭帝令冬至日上舅姑。”

^[11]愆尤：过失，灾祸。

^[12]“黄犬”句：用李斯事。李斯为赵高所诬，腰斩咸阳市中，临刑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见《史记·李斯列传》。

^[13]“绿珠”句：用石崇事，石崇有妓曰绿珠，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崇不许，秀怒，劝赵王司马伦诛崇。介士到门，绿珠投于楼下而死，崇母兄妻子无少长皆被杀。见《晋书·石崇传》。

^[14]“何如”二句：用范蠡事。范蠡事越王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雪会稽之耻。功成身退，浮海出齐，变易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点评】

首以春日桃李起兴，继写新贵谒帝退朝，奔马回府，行人辟易，高堂宴饮，欣赏歌舞。极写其富贵荣华，不知功成身退，以史例度之，祸将及身。其于新贵讽而带刺，戒而带劝。亦体现其功成身退之出处观。

西上莲花山^[1]

（古风其十九）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2]。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3]。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4]。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5]。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6]。

【注释】

^[1]莲花山：指西岳华山。《太平御览》三九引《华山记》：“山顶有池，生千叶莲花，服之羽化，因曰华山。”按，华山西峰石表有纹如莲瓣，因称莲花峰。山名疑亦由此而来。

^[2]迢迢：高远貌。明星：神仙名。《太平广记》五九引《集仙录》：“明星玉女者，居华山，服玉浆，白日升天。”

^[3]太清：道教认为人天之外别有三清：玉清、太清、上清。为神仙所居仙境。《抱朴子·杂应篇》：“上升四十里，名为太清。太清之中，其气甚刚，能胜人也。”

^[4]“邀我”二句：谓玉女引之入仙界。云台，指高空台阁。谓仙境。又，华山北峰称云台峰。卫叔卿，《神仙传》载，卫叔卿，中山人，服云母得仙。以为汉武帝好道，因乘云车，驾白鹿，羽衣星冠，谒帝于殿上，失望而归。武帝悔恨，遣使往华山求之，见其与数人博戏于石上，有仙童侍候。

^[5]“俯视”二句：写安史叛军攻陷洛阳。时在天宝十四载十二月。胡兵，指安史叛军。

^[6]冠缨：戴冠簪缨，古代官吏的服饰，亦可作为官的代称。按，天宝十五载正月，安禄山僭位于洛阳称帝，大封伪官。

【点评】

本篇托游仙之辞以达避乱之意，然心系中原，不忍见安史叛军之荼毒生灵，故常在进退两难之中。所以既有“华发长折腰，将贻陶公诮”（《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之句，复有“何日清中原，相期廓天步”（《赠溧阳宋少府陟》）之语，职是，可知其心中之矛盾矣。

上留田行^[1]

行至上留田，孤坟何峥嵘^[2]！积此万古恨，春草不复生。悲风四边来，肠断白杨声^[3]。借问谁家地，埋没蒿里茔^[4]。古老向予言，言是上留田，蓬科马鬣今已平^[5]。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于此举铭旌^[6]。一鸟死，百鸟鸣；一兽走，百兽惊。桓山之禽别离苦，欲去回翔不能征^[7]。田氏仓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8]。交让之木本同形，东枝憔悴西枝荣^[9]。无心之物尚如此，参商胡乃寻天兵^[10]？孤竹延陵，让国扬名^[11]。高风缅邈，颓波激清。尺布之谣，塞耳不能听^[12]。

【注释】

^[1]上留田行：乐府相和歌旧题。晋崔豹《古今注·音乐》：“上留田，地名也。某地，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邻人为其弟作悲歌，以讽其兄，故曰《上留田》。”

^[2]峥嵘：形容孤坟之高。

^[3]白杨声：墓旁白杨风声。《古诗十九首》：“古坟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

^[4]蒿里：本为泰山南之小山，多葬死人，因成为死人里。陶潜《祭从弟敬远文》：“长归蒿里，邈无还期。”

^[5]蓬科马鬣：指坟上的封土。蓬科，亦作“蓬颖”，长有蓬草的土块。《汉书·贾山传》：“使其后世曾不得蓬颖蔽冢而托葬矣。”马鬣，即马鬣封，坟上状如马鬣的封土。《礼记·檀弓上》：“从若斧者焉，马鬣封之谓也。”

^[6]铭旌：又称明旌，灵柩前的旗幡。用绛帛粉书死者官衔姓名。平民之丧不用铭旌。

^[7]“桓山”二句：《孔子家语·颜回篇》：颜回曰：“回闻桓山之鸟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将分于四海，其母悲鸣而送之，哀声有似于此，谓其往而不返也。”桓山，《说苑·辨物》作“完山”。后以此喻兄弟离散分别之悲。

^[8]“田氏”二句：《续齐谐记》：“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议分财，生货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树，共议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树即枯死，状如火然。具往见之，大惊，谓诸弟曰：‘树木同株，闻将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胜，不复解树，树应声荣茂。兄弟相感，更合财宝，遂为孝门。”

^[9]“交让”二句：《述异记》上：黄金山有楠树，一年东边荣，西边枯，后年西边荣，东边枯，年年如此。张华云：“交让树也。”交让之木，即楠木。

^[10]“参商”句：《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实沉，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沉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预注：“寻，用也。”寻天兵，参商日寻干戈之谓也。喻肃宗之诛永王之意甚明。

^[11]“孤竹”二句：用孤竹君二子与吴公子季札让国事。孤竹，古国名。孤竹之君二子伯夷、叔齐，父欲立叔齐，叔齐让伯夷，伯夷以父命不敢违，二人让国，皆逃去。见《史记·伯夷列传》。延陵，即吴公子季札。吴王寿梦有四子，季札最小，而寿梦以其贤欲立之，季札让国；乃立其长兄诸樊。后诸樊让位于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终封于延陵，称延陵季子。见《史记·吴泰伯世家》。

^[12]“尺布”二句：借汉喻唐。《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汉文帝六年，其弟淮南王刘长谋反，事觉，赦其死罪，处蜀郡严道邛郯。刘长不食而死。孝文帝十二年，民有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塞耳”句：语出《古诗》：“游子暮归思，塞耳不能听。”（《艺文类聚》二九作李陵《赠苏武诗》）

【点评】

本篇借乐府旧题以讽时事，萧士贇以为讽肃宗之谋杀永王李璘，似得其旨。白之从璘，实非出于迫胁，盖欲藉以成就其功名也。《唐宋诗醇》谓其“词气激切，若有不平之感”，此乃为永王而鸣也。

公无渡河^[1]

黄河西来决昆仑^[2]，咆哮万里触龙门^[3]。波滔天，尧咨嗟^[4]。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5]。杀湍堙洪水，九州始蚕麻。其害乃去，茫然风沙。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径流欲奚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无渡河苦渡之^[6]。虎可搏，河难冯^[7]，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罟于其间^[8]。箜篌所悲竟不还^[9]。

【注释】

^[1]公无渡河：又名《箜篌引》，乐府相和歌辞。

^[2]昆仑：山名，在今新疆西藏之间，西接帕米尔高原。旧称黄河之源出昆仑之墟。见《水经注》及《山海经》。

^[3]龙门：指龙门山。在今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间。《尚书·禹贡》：“导河积石，至于龙门。”

^[4]尧咨嗟：《尚书·尧典》：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5]“大禹”二句：相传大禹继其父鲧之业，治理洪水，疏导河流，“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见《史记·夏本纪》。

^[6]“披发”四句：崔豹《古今注》曰：“《箜篌引》者，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作也。子高晨起划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

^[7]“虎可搏”二句：《诗经·小雅·小旻》：“不敢暴虎，不敢冯河。”《毛传》：“徒涉曰冯河。”

^[8]“有长鲸”二句：谓公之尸挂于长鲸之齿。一本作：“海湄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罟于其间。”

^[9]箜篌：亦作“坎侯”，古代一种弦乐器。

【点评】

本篇微旨，索解为难，说者不一，各有成见。萧士赉谓诗乃“讽止不靖之人自投宪网”（《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陈沆谓“盖悲永王璘起兵不成诛死”（《诗比兴笺》），郭沫若谓“‘披发之叟’有人以为喻永王李璘，其实是李白自喻”（《李白与杜甫》），安旗谓诗中长鲸“指安禄山”（《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所见，各有所取，读者可以自由联想。陈说得其意而失之凿，要之盖自讽其从璘事。郭以为“狂叟”为太白自指，诗作于流夜郎途中，亦自成一说，且较为可信。所谓“流海湄”，似亦长流夜郎之谓也。

箜篌谣^[1]

攀天莫登龙，走山莫骑虎^[2]。贵贱结交心不移，惟有严陵及光武^[3]。周公称大圣，管蔡宁相容^[4]！汉谣一斗粟，不与淮南舂^[5]。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从！他人方寸间^[6]，山海几千重！轻言托朋友，对面九疑峰^[7]。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鲍久已死^[8]，何人继其踪。

【注释】

[1]箜篌谣：乐府杂歌旧题，内容言交情当有终始。旧说以为与《箜篌引》异。

[2]“攀天”二句：意谓贱者莫与贵者结交。龙为天中之尊，虎为山中之君，均为贵者，难与亲近。

[3]“贵贱”二句：谓严子陵与汉光武贵贱不同，而交情不变。事见《后汉书·严光传》。

[4]“周公”二句：周公旦辅佐成王，摄政当国，其弟管叔、蔡叔疑之，与武庚作乱叛周。周公奉命诛武庚与管叔，放蔡叔。见《史记·周本纪》。

[5]“汉谣”二句：淮南王刘长被废，民谣歌曰：“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6]方寸：指心。《列子·仲尼》：“吾见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虚矣。”

[7]九疑峰：即九疑山，亦作九嶷山，又名苍梧山，在今湖南宁远。“疑”字双关，谓交情不以信而多猜疑。

[8]管鲍：指管仲与鲍叔。二人均战国齐人，交情甚笃。鲍叔死，管仲哭之甚哀，如丧考妣，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士为知己者死，而况为之哀乎！”见《说苑·复恩》。

【点评】

本篇所咏，当是为永王案受朋友猜忌事。其中“汉谣”四句与太白之《上留田行》同旨，对肃宗之诛永王有所讽。骨肉尚不能相容，况朋友之互为猜疑，以此自解。终以管鲍之交为寄托、为慰藉。孔夫子所谓朋友信之，谈何容易！

门有车马客行^[1]

门有车马客，金鞍耀朱轮^[2]。谓从丹青落^[3]，乃是故乡亲。呼儿扫中堂，坐客论悲辛。对酒两不饮，停觞泪盈巾。叹我万里游，飘摇三十春^[4]。空谈帝王略，紫绶不挂身^[5]。雄剑藏玉匣^[6]，阴符生素尘^[7]。廓落无所合^[8]，流离湘水滨。借问宗党间，多为泉下人。生苦百战役，死托万鬼邻^[9]。北风扬胡沙，埋翳周与秦^[10]。大运且如此^[11]，苍穹宁匪仁？恻怆竟何道，存亡任大钧^[12]。

【注释】

[1] 门有车马客行：府乐相和歌旧题。王僧虔《技录》云：“《门有车马客行》歌东阿王置酒一篇。”按，“置酒”一篇，今本曹集作《箜篌引》。《乐府诗集》本题录陆机、鲍照各一篇。太白此篇为仿陆、鲍之作。

[2] “金鞍”句：从“车马”生发出来，极言其华贵。朱轮，朱红漆轮，古代达官所乘之车。《史记·陈余列传》：“令范阳令乘朱轮华毂，使驱驰燕赵郊。”

[3] 丹青：天空。《北堂书钞》一五一引贾谊诗：“青青寒云，上拂丹青。”

[4] 三十春：极言漂游之久，非实指。

[5] “空谈”二句：谓其王霸之略不为世用。帝王，一本作“霸王”。紫绶，紫色丝带，用作印组或服饰。唐代二三品官服紫绶。

[6] 雄剑：即干将。雌剑为莫邪。见《吴越春秋》。

[7] 阴符：指《阴符经》。《战国策·秦策》载，苏秦得太公《阴符》。此指兵家之书。

[8] 廓落：宋玉《九辩》“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文选》吕延济注：“廓落，空寂也。”

[9] “死托”句：陆机《挽歌诗》：“昔居四民宅，今托万鬼邻。”

[10] “北风”二句：意指安史叛军攻陷洛阳长安。周，指洛阳。东周王城在洛阳。秦，指长安。

[11] 大运：一本作“天运”。

[12] “恻怆”二句：陆机《门有车马客行》：“借问邦族间，恻怆论存亡。”大钧，古代制陶的转轮。后用以喻制造自然界万物的工具，并代指大自然。《史记索引》引虞喜《志林》云：“大钧造化之神，钧陶万物，品授群形者也。”

【点评】

《乐府解题》曰：“曹植等有《门有车马客行》，皆言问讯其客，或驾自京师，备述市朝迁谢，亲友凋丧之意也。”太白本篇借旧题与客对话形式，自叙经历与时事，不胜漂泊之感与世变之慨。由“廓落无所合，流离湘水滨”之语推断，当是夜郎赦还南游洞庭之时，其时正如宋玉所谓“廓落兮羁旅”也。

江上吟^[1]

木兰之枻沙棠舟^[2]，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3]。仙人有待乘黄鹤^[4]，海客无心随白鸥^[5]。屈平词赋悬日月^[6]，楚王台榭空山丘^[7]。兴酣落笔摇五岳^[8]，诗成笑傲凌沧洲^[9]。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10]。

【注释】

^[1]江上吟：乐府杂曲歌辞有《江上曲》，谢朓有此题。太白之《江上吟》或即由《江上曲》化出。江上，指江夏之大江边。

^[2]“木兰”句：极言舟之华贵。木兰、沙棠，皆制舟之佳材。枻，楫也。

^[3]随波任去留：郭璞《山海经赞》：“聊以逍遥，任波去留。”

^[4]“仙人”句：切黄鹤楼。相传费祎登仙，尝驾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见唐阎伯理《黄鹤楼记》。

^[5]“海客”句：典出《列子·黄帝篇》：“海上之人有好鸥者，每旦之海上，从鸥鸟游，鸥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鸥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鸥鸟舞而不下。”

^[6]“屈平”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谓屈原之《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迥而见义远”，“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7]楚王：指楚怀王与楚襄王。句意谓楚王放逐屈原，而其身后一切皆泯灭。

^[8]五岳：指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

^[9]沧洲：古时指隐者居处。

^[10]汉水：长江支流。向东南流入长江。

【点评】

本篇题一作《江上游》，当是游江夏所作，时已淡泊于功名而留心于词赋，亦达者之辞，有豪情逸致。朱谏以为此诗“文不接续，意无照应”（《李诗辨疑》），殊不知太白之诗正是似不接续而自接续，似不照应而自照应，以其文气贯于其中也。此太白之所以为太白也。

天马歌^[1]

天马来出月支窟^[2]，背为虎文龙翼骨^[3]。嘶青云，振绿发^[4]，兰筋杈奇走灭没^[5]。腾昆仑，历西极^[6]，四足无一蹶。鸡鸣刷燕晡秣越^[7]，神行电迈蹶恍惚。天马呼，飞龙趋，目明长庚臆双鳧^[8]，尾如流星首渴乌^[9]，口喷红光汗沟朱^[10]。曾陪时龙跃天衢^[11]，羈金络月照皇都^[12]。逸气稜稜凌九区^[13]，白壁如山谁敢沾！回头笑紫燕^[14]，但觉尔辈愚。天马奔，恋君轩^[15]，踠跃惊矫浮云翻^[16]。万里足踟躕，遥瞻闾阖门^[17]。不逢寒风子^[18]，谁采逸景孙^[19]？白云在青天，丘陵远崔嵬^[20]。盐车上峻坂^[21]，倒行逆施畏日晚^[22]。伯乐剪拂中道遗^[23]，少尽其力老弃之。愿逢田子方，惻然为我悲^[24]。虽有玉山禾^[25]，不能疗苦饥。严霜五月凋桂枝，伏枥含冤摧两眉。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堪弄影舞瑶池^[26]。

【注释】

^[1]天马歌：乐府郊庙歌旧题。《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李广利获大宛汗血马，作《西极天马之歌》。

^[2]月支：又作“月氏”，西域古国名。其族先居今甘肃敦煌与青海祁连之间。后西迁至今伊犁河上游，称大月氏；入祁连山者，称小月氏。月支以产名马著称。

^[3]背为虎文：马背毛色如虎纹。汉郊祀歌《天马歌》：“虎脊两，化若鬼。”龙翼骨：谓天马之骨如龙之翼，故驰如飞。汉郊祀歌《天马歌》：“天马徕，龙之媒。”

^[4]绿发：马额上黑毛。二句状天马嘶鸣奔驰之态。

^[5]兰筋：马目上筋名，后借指千里马。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及整兰筋，挥劲翮”，《文选》李善注引《相马经》：“一筋从玄中出，谓之兰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兰筋竖者千里。”杈奇：高超，非常。汉郊祀歌《天马歌》：“志俶傥，精杈奇。”王先谦《汉书补注》：“杈奇者，奇谲非常之意。”走灭没：极言马奔之疾，如绝尘弭轍。

^[6]西极：西方极远之地。汉郊祀歌《天马歌》：“天马徕，从西极。”

^[7]“鸡鸣”句：语本颜延年《赭白马赋》：“旦刷幽燕，昼秣荆赵。”刷，刮。秣，饭马。

^[8]长庚：太白星。双鳧：《齐民要术》六：“马胸欲直而出，鳧间欲开，望视之如双鳧。”鳧，野鸭。

^[9]“尾如”句：谓马奔其尾如彗星，其首如渴乌。渴乌，古代吸水用的互相衔接的竹筒，牵引上吸如水车，即所谓“翻车渴乌”（《后汉书·张让传》）。上引时竹筒昂起，故用以形容马首。

^[10]口喷红光：古代相马之法，谓“口中色欲得红白如火光为善材”（《齐民要术》六）。汗沟朱：谓汗沟所注皆血色之汗，即所谓汗血马。汗沟，指马腿部与胸部相连的凹处。疾驰时汗注于此，故名汗沟。

^[11]时龙：喻天子，指唐玄宗。跃天衢：语出孔融《荐祢衡表》：“龙跃天衢，振翼云汉。”天衢，天路，通显之路，后多指京师。句意谓待诏翰林。

^[12]羈金络月：指金质月形的马络头。

^[13]稜稜：威严貌。九区：九州。泛指全国。

^[14]紫燕：骏马名。相传汉文帝有九骏，号九逸，其一名紫燕骝。见《西京杂记》二。

[15]恋君轩：鲍照《代东武吟》：“弃席思君幄，疲马恋君轩。”君轩，君王所乘的车。

[16]𨔵：摇动马嚼使马奔跑。《公羊传·定公八年》“临南𨔵马”，注：“𨔵，捶马衔走。”

[17]阊阖门：天门。汉郊祀歌《天马歌》：“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

[18]寒风子：即寒风氏，古代相马人。《吕氏春秋·观表》：“古之善相马者：寒风氏相口齿……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

[19]逸景：骏马名，驰骋迅疾如追风蹶景（影）。曹植《与吴质书》：“面有逸景之速，别有参商之阔。”

[20]“白云”二句：语本《穆天子传》引西王母《白云谣》：“白云在天，山陵自出。”崔嵬，高耸貌。“嵬”字不入韵，且文意不相接续，疑脱一韵（二句）。

[21]“盐车”句：《战国策·楚策》：汗明说春申君曰：“君亦闻骥乎？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腑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外阪迁延，负辕而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骥于是俯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者，何也？彼见伯乐之知己也。”

[22]“倒行”句：语出《史记·伍子胥列传》：“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23]伯乐：姓孙，名阳，古之善相马者。剪拂：洗涤拂拭。刘孝标《广绝交论》“至于顾盼增其倍价，剪拂使其长鸣”，《文选》注：“瀚拔，剪拂，音义同也。”

[24]“少尽”三句：《韩诗外传》八：“田子方出，见老马于道，以问于御者曰：‘此何马也？’曰：‘故公家畜也，罢而不为用，故出之也。’田子方曰：‘少尽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为也。’束帛而赎之。”田子方，战国魏人，名元择，与段干木齐名，曾为魏文侯之师。

[25]玉山禾：即琼山禾。张协《七命》“大梁之黍，琼山之禾”，《文选》注：“琼山禾，即昆仑山之太禾。”

[26]“请君”二句：有求引之意。穆天子，即周穆王。此借喻唐天子。瑶池，神仙所居之处。穆王曾“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见《列子·周穆王》。

【点评】

本篇以天马自喻，叹超伦逸群而不见用于世，颇多身世之感。萧士赉云：“此篇盖为逸群绝伦之士不遇知己者叹，亦白自伤其不用于世而求知于人也欤！”（《分类补注李太白诗》）要在自伤身世，其间有奉诏翰林“跃天衢”之荣耀，有被谗去朝“浮云翻”之沮丧，有落魄皖南“老弃之”之慨叹，有从璘含冤“摧两眉”之悲鸣，无不暗含其经历与情感。当是流夜郎遇赦之后所作，有烈士暮年之怀，求情汲引，亦颇带危苦之声。结语所谓“弄影舞瑶池”冠以“犹堪”二字，正显示无复当年之自信也。

友情答赠·别意与之谁短长

上李邕^[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2]。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3]，丈夫未可轻年少。

【注释】

^[1]李邕：字泰和，李善之子。善书法诗文，才高德隆，有美名。开元初为渝州诸军事兼渝州刺史。开元中为陈州刺史，天宝中为北海太守，为李林甫所害。

^[2]“大鹏”二句：典出《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3]宣父：指孔子。《新唐书·礼乐志》：“贞观十一年，诏尊孔子为宣父。”畏后生：《论语·子罕》：“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点评】

本篇或疑非太白所作，然语虽浅率，而其气格自是太白，其历抵卿相平交王侯，类皆如此。

金陵酒肆留别^[1]

风吹柳花满店香^[2]，吴姬压酒唤客尝^[3]。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4]，别意与之谁短长？

【注释】

^[1]金陵：今江苏南京。酒肆：酒店。

^[2]风吹：一作“白门”。

^[3]吴姬：泛指吴地美女。此称酒家女。压酒：新酒酿成，尚未出槽，压槽取之，称压酒。

^[4]试问：一作“问取”。

【点评】

本篇当是初游江南时作于金陵，游兴豪情溢于言表。太白常以水喻情，此以水喻别情之长，《赠汪伦》则以水喻情谊之深。

示金陵子^[1]

金陵城东谁家子^[2]，窃听琴声碧窗里。落花一片天上来，随人直渡西江水^[3]。楚歌吴语娇不成^[4]，似能未能最有情。谢公正要东山妓，携手林泉处处行^[5]。

【注释】

^[1]金陵子：乐妓名。以其出于金陵，故称。

^[2]金陵：今江苏南京。

^[3]西江：指长江。以其自西蜀东来，故称西江。

^[4]楚歌：楚地之歌。《史记·留侯世家》载，刘邦谓戚夫人：“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吴语：吴地方言。《世说新语·排调》载，刘惔见王导，出谓人曰：“未见他异，惟作吴语耳。”

^[5]“谢公”二句：示意欲收金陵子。谢公，指谢安石。安石游东山（在今浙江上虞），常携妓随行。此以安石自拟。

【点评】

本篇示意金陵子，欲携以同行。太白后果收金陵子，以与家僮丹砂随其身，即所谓“小妓金陵楚歌声，家僮丹砂学凤鸣”（《出妓金陵子呈卢六四首》其四）；又魏颢《李翰林集序》云：“间携昭阳、金陵之妓，迹类谢康乐，世号李东山。”其写金陵子之天真娇憨，跃然纸上。

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1]

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2]。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3]。古琴藏虚匣，长剑挂空壁^[4]。楚怀奏钟仪，越吟比庄舄^[5]。国门遥天外^[6]，乡路远山隔。朝忆相如台^[7]，夜梦子云宅^[8]。旅情初结缉，秋气方寂历。风入松下清，露出草间白。故人不可见，幽梦谁与适！寄书西飞鸿，赠尔慰离析^[9]。

【注释】

^[1]淮南：淮南道，治所在扬州，今属江苏。赵征君蕤：赵蕤，梓州盐亭人，善纵横术，朝廷征召不就，故称征君。撰《长短经》十卷。李白曾从学岁余，有师友之风义。

^[2]“吴会”二句：一作“万里无主人，一身独为客。”吴会，秦汉会稽郡治所为吴县（今江苏苏州），郡县连称为吴会。秦之会稽郡，东汉分为吴郡与会稽，亦称吴会。后以吴会泛指吴越之地。浮云，喻游子。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会，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

^[3]绵剧：犹绵笃，绵愒，病重，病危。

^[4]“古琴”二句：谓琴剑皆虚置无所用。古之士人多以琴剑随身，一以自娱，一以自卫，并借以作为文武之才的象征。如薛能《送冯温往河外》：“琴剑事行装，河关出北方。”

^[5]“楚怀”二句：一作“楚冠怀钟仪，越吟比庄舄”，又作“卧来恨已久，兴发思逾积”。钟仪，春秋楚人，为晋所俘，戴楚冠，晋侯释之，使弹琴，操南音，示不忘旧。见《左传·成公九年》。庄舄，春秋越人，仕楚，病中作越吟，知其富贵而未忘越。见《史记·张仪列传》。

^[6]国门：犹都门，都城之门。指京都长安。

^[7]相如台：指司马相如琴台。《初学记》二十四“蜀琴台”：“今梅安寺南有琴台故墟。”旧传故址在今成都西安路西“抚琴台街”。其所谓琴台，实乃蜀主王建之永陵。

^[8]子云宅：即扬雄故宅。故址在今成都十三中。《太平寰宇记》七十二：“子云宅，在（益州）少城西南角，一名草玄堂。”

^[9]“寄书”二句：谓寄诗以慰离别之意。飞鸿，用鸿雁传书故事。典出《汉书·苏建传》附苏武。慰离析，语本谢灵运《南楼中望所迟客》：“云何慰离析？”离析，离散。

【点评】

本篇乃出川漫游时作于扬州，寄其师友赵蕤，叙思乡之情与失意之苦。“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为全篇之关键，思国门在遥天之外，望乡路为远山所隔，情怀郁结，因作诗代简向师友倾诉也。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2]。孤帆远影碧山尽^[3]，唯见长江天际流。

【注释】

^[1]黄鹤楼：故址在今湖北武昌蛇山。相传蜀费文祗登仙，曾驾黄鹤憩此。或说仙人王子安曾乘黄鹤过此。故有黄鹤楼之称。旧楼屡废屡修，近建新楼于旧址之侧。孟浩然：襄阳襄阳人，早年隐于鹿门山，未登仕途，曾漫游江南各地。为唐代著名诗人。广陵：今江苏扬州。古合江都、广陵二县为扬州。

^[2]烟花：泛指春景。扬州：今属江苏。唐为淮南道治所。

^[3]“孤帆”句：一作“孤帆远映绿山尽”，又作“孤帆远影碧空尽”。

【点评】

本篇为太白青年时期于江夏送别孟浩然所作，情深意远，脍炙人口。登高目送，舟逝江流，景中含情，有余不尽，为历来诗家所取法。今人亦移植于影视，效果极佳。陆游《入蜀记》五：“八月二十八日访黄鹤楼故址，太白登此楼送孟浩然诗云：‘征帆远映碧山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盖帆樯映远山尤可观，非江行久不能知也。”于黄鹤楼东望行舟实景，乃帆樯为远山所映蔽，非帆影尽于碧空也。然读太白诗，切不可泥于实，其为虚景，往往更有余味。

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寄刘侍御绾^[1]

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蓬壶虽冥绝，鸾凤心悠然。归来桃花岩，得憩云窗眠^[2]。对岭人共语，饮潭猿相连^[3]。时升翠微上，邈若罗浮巅^[4]。两岑抱东壑，一嶂横西天。树杂日易隐，崖倾月难圆。芳草换野色，飞萝摇春烟。入远搆石室，选幽开山田。独此林下意，杳无区中缘^[5]。永辞霜台客^[6]，千载方来旋。

【注释】

^[1]白兆山：在今湖北安陆之西三十里。山上有桃花岩，山下旧有太白读书堂。刘侍御绾：名载《御史台精舍碑》，事迹未详。

^[2]“云卧”六句：一本作“幼采紫房谈，早爱沧溟仙。心迹颇相误，世事空徂迁。归来丹岩曲，得憩青霞眠”。蓬壶，蓬莱仙山。晋王嘉《拾遗记》：“三壶则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壶，则方丈也；二曰蓬壶，则蓬莱也；三曰瀛壶，则瀛洲也；形如壶器。”冥绝，极远。云窗，道流隐者居处。

^[3]猿相连：《尔雅翼》：猿好攀援，其饮水辄自高崖或大木上累累相接下饮，饮毕复相收而上。

^[4]罗浮：罗浮山，在今广东，为粤中名山。道教列为第七洞天。

^[5]区中缘：即尘缘。谢灵运《登江中孤屿》：“想象昆山姿，缅邈区中缘。”

^[6]霜台：指御史台。又称霜暑。御史职司弹劾，为风霜之任，故冠以“霜”字。霜台客，指御史台官员，即指刘绾侍御。

【点评】

题一作《春归桃花岩贻许侍御》，当是首入长安失意归来隐居白兆山时所作，以林下生活自慰。另本所谓“心迹颇相误，世事空徂迁。归来丹岩曲，得憩青霞眠”，可证其失意归来。

送友人^[1]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2]。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3]。浮云游子意^[4]，落日故人情^[5]。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6]。

【注释】

^[1]友人：未详所指。

^[2]“青山”二句：写送别之地。疑是南阳。青山，当指南阳城北之独山，即太白诗“昔在南阳城，唯餐独山蕨”（《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遣吾孔子琴抚之潸然感旧》）之独山。白水，当即南阳城东之白水，即今之白河。太白南阳之诗多称“白水”，如《游南阳白水登石激作》“朝涉白水源”，《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白水弄秋月”，皆是。

^[3]孤蓬：孤单的飞蓬。喻只身漂泊行止无定的游子。

^[4]“浮云”句：意本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

^[5]“落日”句：谓故人一往情深。陈后主叔宝《自君之出矣六首》其四：“思君如落日，无有暂还时。”

^[6]萧萧：马鸣声。《诗经·小雅·车攻》：“萧萧马鸣。”班马：载人离去之马。《左传·襄公十八年》“有班马之声”，注：“班，别也。”

【点评】

写送别友人，即景即情，意味俱深。以浮云落日为景兼为情，虽有所本，却不露痕迹，全诗自然流走，真如脱手弹丸也。

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1]

秋坐金张馆^[2]，繁阴昼不开。空烟迷雨色，萧飒望中来。翳翳昏垫苦^[3]，沉沉忧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吟咏思管乐^[4]，此人已成灰。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5]！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6]。

【注释】

^[1]玉真公主：唐睿宗之女，玄宗之妹。本为隆昌公主，入道后于景云二年五月更名玉真公主，法号无上，字元元，天宝中赐号持盈。为造玉真观于京城内辅兴坊。开元中奉命随司马承祯至王屋山修道，并于王屋附近之玉阳山构馆。玉真公主别馆，在楼观南山之麓，后更名玉真观，又改名延生观。苏轼《壬寅二月十八日游楼观复过玉真公主祠堂》诗自注：“西至延生观，观后上小山，有唐玉真公主之遗迹。”故址在今陕西周至楼观台附近。卫尉张卿，指张垪，宰相张说次子。开元十八年之前为驸马都尉，卫尉卿。见张九龄《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赠太师张公（说）墓志铭并序》。

^[2]金张馆：谓权贵馆舍，指玉真公主别馆。金张，指汉朝金日磾与张安世。《汉书·张汤传》：“功臣之世，惟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

^[3]“翳翳”句：谢灵运《游南亭》诗：“久痾昏垫苦，旅馆眺郊岐。”翳翳，阴晦不明貌。昏垫，迷惘无所适从。

^[4]管乐：指管仲与乐毅。管仲，名夷吾，字仲，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为春秋五霸之首。乐毅，战国燕将。魏乐羊之后，自魏使燕，燕昭王任为上将，联赵楚韩魏，率五国之兵，下齐七十余城，在燕号昌国君，在赵号望诸君。

^[5]经纶才：整理丝绪，编织丝绳，称经纶，常引喻策划治理国家。因称治国能臣为经纶才。

^[6]“弹剑”二句：用冯驩故事。《史记·孟尝君传》载，冯驩在孟尝君门下，弹剑而歌：“长铗归来乎，食无鱼！”意者欲求重用。有托张垪援引之意。

【点评】

本题二首，此选其一，写秋雨独宿玉真公主别馆，秋雨阴晦，斟酒独酌，以排解知音未遇雄才难展之忧恨，并以此景此情述诉卫尉张卿，以托其援引。由此可知其初入长安，未得终南捷径。

送友人入蜀^[1]

见说蚕丛路^[2]，崎岖不易行。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芳树笼秦栈^[3]，春流绕蜀城^[4]。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5]。

【注释】

[1]友人：太白《剑阁赋》题下注云：“送友人王炎入蜀。”此友人或即王炎。作者另有《白漂水道哭王炎三首》，诗云：“故人万化尽，闭骨茅山冈”（其一），“哭向茅山虽未摧，一生泪尽丹阳道”（其二）。知王炎葬于茅山，或是太白道友。

[2]蚕丛：古蜀国之君。《华阳国志》三：“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详见《蜀道难》注。蚕丛道，指蜀道。

[3]秦栈：自秦入蜀之栈道。栈，凿石架木为路，称栈道。

[4]春流：指郫江与流江。双流绕过蜀都。蜀城：蜀国都城，指成都。

[5]君平：严遵字君平，汉蜀郡人，隐居不仕，卜筮于成都。见《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

【点评】

本篇与《剑阁铭》、《蜀道难》疑是一时之作，或为初入长安，进身无门，感世路之艰难，因送友人王炎入蜀，故以蜀道之难为喻，发一时之感慨。全诗律对切当，情景逼真，为五律之上品，尤以颌联为警策。方回《瀛奎律髓》谓：“太白此诗，虽陈、杜、沈、宋不能加。”非虚誉溢美也。

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1]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2]。荣光休气纷五彩^[3]，千年一清圣人在^[4]。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5]。三峰却立如欲摧^[6]，翠崖丹谷高掌开^[7]。白帝金精运元气^[8]，石作莲花云作台^[9]。云台阁道连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明星玉女备洒扫^[10]，麻姑搔背指爪轻^[11]。我皇手把天地户^[12]，丹丘谈天与天语^[13]。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求蓬莱复西归。玉浆讵惠故人饮^[14]，骑二茅龙上天飞^[15]。

【注释】

^[1]西岳：华山，在今陕西华阴。云台：华山北峰名云台。丹丘子：即元丹丘，太白好友。

^[2]盘涡毂转：郭璞《江赋》“盘涡毂转，凌涛山颓”，《文选》张铣注：“盘涡，言水深风壮，流急相冲，盘旋作深涡，如毂之转。”秦地：指今陕西。

^[3]荣光休气：《太平御览》八十引《尚书·中候》：“荣光起河，休气四塞。”谓河出五彩祥气，充溢四周。

^[4]“千年”句：《拾遗记》一“高辛”条：“又有丹丘千年一烧，黄河千年一清，至圣之君，以为大瑞。”

^[5]“巨灵”二句：张衡《西京赋》：“缀以二华，巨灵赑屃，高掌远跼，以流河曲，厥迹犹存。”《文选》薛综注：“古语云，此本一山，当河，水过之而曲行。河之神以手擘开其上，足踏离其下，中分为二，以通河流。手足之迹，于今尚在。”手迹相传即华山中峰仙人掌；足迹相传在山西首阳山，即巨灵足。巨灵，河神。

^[6]三峰：指华山三峰：西之莲花峰，南之落雁峰，东之朝阳峰。以南峰为最高。却立：退位。

^[7]高掌：指仙人掌。又称巨灵掌。王琦注太白集引《华山记》：“山之东北则为仙人掌，即所谓巨灵掌也。岩壁黑色，石膏自罅中流出，凝结成痕，黄白相间，远望之见其大者五岐如指，好奇者遂相为巨灵劈山之掌迹。”

^[8]白帝金精：华山为西岳，西属金，故曰金精；金气白，故《周礼·天官》所称五帝，曰“西方白帝自招拒”。王琦注太白集引《枕中书》：“金天氏为白帝，治华阴山。”

^[9]石作莲花：华山西峰山表巨石，其纹如莲花瓣。名为莲花峰，或即缘此。云作台：语由北峰云台峰化出。

^[10]明星玉女：《太平广记》五九引《集仙录》：“明星玉女者，居华山，服玉浆，白日升天。”

^[11]“麻姑”句：《太平广记》引《神仙传》：“麻姑鸟爪，蔡经见之，心中念言：背大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麻姑，传说中仙女。

^[12]“我皇”句：谓唐皇治天下。语出《元灵之曲》：“大象虽寥廓，我把天地户。”见《汉武帝内传》。

^[13]谈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裴骃集解引《别录》曰：“驺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尽言天事，故曰谈天。”句意谓元丹丘如谈天衍之见燕昭王，得与天子晤谈。

^[14]玉浆：仙人饮料。曹操《气出唱》：“仙人玉女，下来遨游。骖驾六龙饮玉浆，河水尽，不东流。”

^[15]骑二茅龙：《列仙传》下：“呼子先者，汉中关下卜师也，老寿百余岁。临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装，当与嫗共应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来，至，呼子先，子先持一与酒家嫗，得而骑之，乃龙也。上华阴山，常于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嫗在此云。”末二句有乞援之意。故知丹丘当西归长安复入九重见天子也。

【点评】

本篇颂华山胜境兼送元丹丘入长安，有求援引之意。诗言“黄河如丝天际来”，惟登华岳之巅北望黄河，有此境界。语似夸张，却是实写。《唐宋诗醇》评曰：“健笔凌云，一扫靡靡之调。”非有健笔，不足以极华岳之崔嵬壮观！

赠孟浩然^[1]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2]，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3]，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4]，徒此揖清芬^[5]。

【注释】

^[1]孟浩然：襄阳人，曾游京师，应进士举不第，归隐于鹿门山。开元末病疽背卒。

^[2]轩冕：古代卿大夫之车乘与冠冕。弃轩冕，指放弃仕宦。采访使韩朝宗曾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欢饮，爽期，或告之，曰：“业已饮，遑恤他！”失去仕进机会而不悔。事见《新唐书》本传。

^[3]中圣：指醉酒。典出《三国志·魏书·徐邈传》：曹操禁酒，时人讳言酒，谓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尚书郎徐邈私饮至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

^[4]“高山”句：语本《诗经·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意谓浩然望如高山，可仰不可及。

^[5]徒此：两宋本、缪本作“从此”。清芬：比喻德行高洁。晋陆机《文赋》：“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

【点评】

本篇赞孟浩然之风流节操，犹如山中高士。时太白正四处干谒，求太阿之一试，因自愧弗如，故有“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之语。殊不知浩然亦有“羡鱼”之念。（孟作《临洞庭上张丞相》：“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盛唐之世，真隐士亦无真隐心，是为无为而无不为也。前人谓此诗“赠孟即似孟”（《唐诗快》），端的有孟之风韵，然其英雄处，实孟所不逮。

江夏别宋之悌^[1]

楚水清若空^[2]，遥将碧海通^[3]。人分千里外，兴在一杯中^[4]。谷鸟吟晴日，江猿啸晚风。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

【注释】

^[1]江夏：今湖北武昌。宋之悌：宋若思之父，宋之问之弟。以河东节度坐事流朱鸢。途经江夏，与太白相遇。

^[2]楚水：长江流经楚地，称楚水或楚江。

^[3]将：与。

^[4]“人分”二句：初唐庾抱《别蔡参军》：“悲生万里外，恨起一杯中。”又，高适《送李侍御赴安西》：“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有异曲同工之妙。

【点评】

本篇为江夏送宋之悌贬朱鸢（今越南河内东南）之作，语似不胜悲凄，然却未见消沉。豪放人虽悲亦豪，不作儿女之态。

赠范金乡^[1]

君子枉清盼，不知东走迷^[2]。离家未几月，络纬鸣中闺^[3]。桃李君不言，攀花愿成蹊^[4]。那能吐芳信，惠好相招携。我有结绿珍^[5]，久藏浊水泥。时人弃此物，乃与燕石齐^[6]。搥拭欲赠之，申眉路无梯。辽东惭白豕^[7]，楚客羞山鸡^[8]。徒有献芹心^[9]，终流泣玉啼^[10]。只应自索漠^[11]，留舌示山妻^[12]。

【注释】

^[1]金乡：唐属鲁郡（兖州），今属山东济宁。范金乡，范姓金乡县令。名字不详。

^[2]“君子”二句：谢县令之关照，述己之迷茫。东走迷，《淮南子·说山训》：“狂者东走，逐者亦东走；东走则同，所以东走则异。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则同，所以入水则异。”谓己之走入东鲁，与范金乡似同而实异。此行目的何在，私心自迷。

^[3]络纬：莎鸡，俗名纺织娘，即蟋蟀。

^[4]“桃李”二句：语本《汉书·李广传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颜师古注：“以喻人怀诚信之心，故能潜有所感也。”

^[5]结绿：美玉名。《战国策·秦策》：范雎献书：“臣闻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黎，楚有和璞。此四宝者，工之所失者，而为天下名器。”

^[6]燕石：燕山之石。似玉而非宝。《后汉书·应劭传》：“宋愚夫亦宝燕石。”

^[7]“辽东”句：典出《后汉书·朱浮传》：“往时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至河东，见群豕皆白，怀惭而还。”

^[8]“楚客”句：典出《尹文子·大道上》：“楚人担山雉者，路人问：‘何鸟也？’担雉者欺之曰：‘凤凰也。’路人曰：‘我闻有凤凰，今直见之，汝贩之乎？’曰：‘然。’则十金弗与，请加倍乃与之。将欲献楚王，经宿而鸟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献楚王。国人传之，咸以为其凤凰，贵，欲以献之，遂闻。楚王感其欲献于己，召而厚赐之，过于买鸟之金十倍。”

^[9]献芹：谦言所献微薄不足取。《列子·杨朱》：“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茎、芹萍子者，对乡豪称之。乡豪取而尝之，蜇于口，惨于腹，众哂而怨之，其人大惭。”

^[10]泣玉：楚人和氏得璞玉，屡献楚王；以为诳，刖其足。乃抱其璞哭于楚山之下。事见《韩非子·和氏》。

^[11]索漠：又作“索莫”、“索寞”，沮丧，寂寥，无生气貌。鲍照《拟行路难》其九：“今日见我颜色衰，意中索莫与先异。”

^[12]“留舌”句：典出张仪。《史记·张仪传》载，张仪被诬盗楚相之璧，笞而释之，其妻曰：“嘻，子无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

【点评】

本题二首，此录其一。其二颂范金乡之德政，曰：“范宰不买名，弦歌对前楹。为邦默自化，日觉冰壶清。百里鸡犬静，千庐机杼鸣。浮人少荡析，爱客多逢迎。游子睹嘉政，因之听颂声。”此则有自荐之意，求范金乡援引。太白移居东鲁，几访遍鲁郡各县，干谒县中官吏，然终无所成，宜其入竹溪而厕身“六逸”也。

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1]

猎客张兔置，不能挂龙虎^[2]。所以青云人，高歌在岩户^[3]。韩生信英彦，裴子含清真。孔侯复秀出，俱与云霞亲^[4]。峻节凌远松^[5]，同衾卧盘石。斧冰漱寒泉，三子同二屐^[6]。时时或乘兴，往往云无心^[7]。出山揖牧伯，长啸轻衣簪^[8]。昨宵梦里还，云弄竹溪月^[9]。今晨鲁东门^[10]，帐饮与君别^[11]。雪崖滑去马，萝径迷归人。相思若烟草，历乱无冬春。

【注释】

^[1]韩准裴政孔巢父：三人与李白、张叔明、陶沔同隐于徂徕山中，时号“竹溪六逸”。见《新唐书·李白传》。

^[2]“猎客”二句：言猎者张捕兔之网，则不能得龙虎。喻求仕以寻常渠道，不可得高官。

^[3]“所以”二句：承上二句，谓志高者隐于山岩。隐以待时，意即走终南捷径。

^[4]“韩生”四句：称颂韩准、裴政、孔巢父三人皆英才秀士，偕隐烟霞。清真，纯洁朴素。晋山涛目阮咸“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世说新语·赏誉》）。

^[5]“峻节”句：颂三人之节操。晋山涛曰：“嵇叔夜（康）之为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立。”（《世说新语·容止》）

^[6]二屐：指谢灵运登山屐。谓有游山之乐。谢灵运登山之屐加齿，上山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见《南史·谢灵运传》。

^[7]云无心：取陶潜《归去来兮辞》“云无心以出岫”，歇后，意即“出岫”。与后句“出山”相呼应。

^[8]“出山”二句：谓出山干谒地方长官，态度矜持。牧伯，指州郡长官。《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外设牧伯，以监四方。”衣簪，犹衣冠，官员服饰，代指长官。

^[9]竹溪：指徂徕山六逸隐居之处。今山东徂徕山有“竹溪佳境”遗迹。

^[10]鲁东门：鲁郡郡城东门，即今山东兖州之东。

^[11]帐饮：饯别。江淹《别赋》：“帐饮东都，送客金谷。”

【点评】

本篇写鲁东门送竹溪友人情景，可知六逸之隐徂徕竹溪，亦时时出山干谒求仕，非真隐也。如孔巢父即于德宗朝迁给事中，官至御史大夫。见《旧唐书·孔巢父传》。以此诗观之，此前即已与三人偕隐竹溪矣，然仍家于东鲁，非弃家入竹溪也。

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1]

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2]。自言管葛竟谁许^[3]，长吁莫错还闭关^[4]。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5]。幸陪鸾辇出鸿都^[6]，身骑飞龙天马驹^[7]。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8]。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唯有君。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9]。

【注释】

^[1]温泉宫：在临潼骊山下。天宝六载更名华清宫。杨山人：作者早年故交。名字未详。另有《送杨山人归天台》诗，又有《送杨山人归嵩山》诗，所指当是一人。所归天台、嵩山，皆神仙福地，可知杨乃道流也。

^[2]“少年”二句：当指蹉跎安陆一段生活。楚汉，约今湖北汉水流域。

^[3]管葛：指管仲与诸葛亮。管相齐桓，葛相蜀汉，均为有作为之贤相。

^[4]莫错：一本作“错漠”，即错莫，杂乱貌。闭关：杜门隐居。江淹《恨赋》：“闭关却扫，塞门不仕。”

^[5]“一朝”四句：言奉诏入京，扬眉得志。拂拭，除去尘垢，引申为器重、赏识。景光，犹言祥光。

^[6]鸾辇：皇帝所乘的车。鸿都：原为东汉宫门名，此指长安城门。

^[7]飞龙：皇家马厩。唐制，翰林院学士可借用飞龙厩中马一匹。见李肇《翰林志》。

^[8]金章紫绶：系紫绶带的铜官印。是高官的标志，代指朝廷大官。

^[9]“待吾”二句：表示功成身退。“然后”句一作“携手沧洲卧白云”。

【点评】

本篇唐写本题作《从驾温泉宫醉后赠杨山人》，向落魄楚汉时知交杨山人，诉说奉诏入京陪驾游温泉宫之荣耀，并表示将功成身退。其写得意神气，固然是怀才不遇的一种反弹，然亦不无庸人之俗态。所谓“谪仙”，正在仙凡之间也。

送贺宾客归越^[1]

镜湖流水漾清波^[2]，狂客归舟逸兴多^[3]。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4]。

【注释】

^[1]贺宾客：指贺知章。知章字季真，会稽永兴（今浙江萧山）人，官太子宾客，秘书监，故亦称贺监。天宝二载十二月，请度为道士还乡，次年春离开长安。

^[2]镜湖：即鉴湖。在今浙江绍兴。贺知章请还乡，“诏赐镜湖剡川一曲”。见《新唐书·贺知章传》。

^[3]狂客：指贺知章。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见《旧唐书·贺知章传》。

^[4]“山阴”二句：典出王羲之。《太平御览》二三八引何法盛《晋中兴书》：“山阴有道士养群鹅，羲之意甚悦。道士云：‘为写《黄庭经》，当举群鹅相赠。’乃为写讫，笼鹅而去。”按，《晋书·王羲之传》谓写《道德经》换白鹅。贺知章善草隶，又归山阴，故以王羲之为喻，以赞其书法。山阴，即会稽。黄庭，指《黄庭经》，道教讲养生修炼之书。

【点评】

本篇唐写本题作《阴盘驿送贺监归越》。阴盘，汉县名，原在长武，东汉末移置新丰故城，在临潼之东。由此可知，贺监之归越，玄宗遣左右相祖饯于长乐坡，玄宗及群臣均赋诗赠别。太白之《送贺监归四明应制》即作于长乐坡。之后，太白复送贺东行，过灞桥。唐人远送多止于此，而太白直送至临潼之东阴盘驿，并赋此诀别。其与贺监之关系，实非同一般。故贺监之归越，太白于长安无所倚靠矣，安得不“赐金放还”。

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1]

楚山秦山皆白云^[2]，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3]。湘水上，女萝衣^[4]，白云堪卧君早归。

【注释】

^[1]刘十六：刘姓，排行十六，名字事迹未详。

^[2]楚山：楚地之山，即三湘之山，刘十六所归之处。秦山：秦地之山，此指长安。

^[3]湘水：泛指今湖南之水。

^[4]女萝衣：以女萝为衣。屈原《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意指刘十六将归隐山林。

【点评】

太白集中另有《白云歌送友人》，诗云：“楚山秦山多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君今还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水上女萝衣白云，早卧早行君早起。”语句诗意与本篇雷同，当是一诗两本。萧士赉谓另本“尾语差拙，恐是初本未经改定者”，不无道理。诗为送友人自长安归三湘之作，吐语如白云舒卷，自然流转。结束改仄韵为平韵，尤显得轻快悠扬。

赠崔侍御^[1]

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洛阳因剧孟，托宿话胸襟^[2]。但仰山岳秀，不知江海深。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君乃辇轩佐，余叨翰墨林^[3]。高风摧秀木^[4]，虚弹落惊禽^[5]。不取回舟兴，而来命驾寻^[6]。扶摇应借力^[7]，桃李愿成阴^[8]。笑吐张仪舌^[9]，愁为庄舄吟^[10]。谁怜明月夜，肠断听秋砧^[11]！

【注释】

^[1]崔侍御：指崔成甫。成甫，崔沔长子，进士及第，曾仕秘书省校书郎，又为冯翊、陕县尉，摄监察御史，因事贬湘阴。

^[2]“长剑”四句：叙与崔侍御初识于洛阳。作者另一《赠崔侍御》诗云：“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故人东海客，一见借吹嘘。风涛倘相因，更欲凌昆墟。”细味诗意，当是初入长安失意归来，于洛阳遇崔，故有“风涛相因”之期望。剧孟，汉洛阳人，以侠显，喜拯人急难。见《汉书·剧孟传》。此借喻崔侍御。

^[3]“长安”四句：谓再会于长安。按，时当在天宝初，作者待诏于翰林，而崔摄监察御史，即所谓“辇轩佐”，亦即《泽畔吟序》所云：“中佐于宪车。”

^[4]“高风”句：典出李康《运命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谓己之被谗出长安。

^[5]“虚弹”句：语本袁朗《秋夜独坐》诗：“危弦断客心，虚弹落惊禽。”典出更羸引弓虚发而下雁事。见《战国策·楚策》。意谓崔以韦坚事受株连而贬湘阴。

^[6]“不取”二句：《世说新语·任诞》载，晋王子猷居山阴，雪夜忽忆在剡之戴安道，即驾小舟诣之，经宿而至其门，兴尽而回舟，未曾见戴。此反其意而用之，言刻意命驾往访崔侍御。

^[7]“扶摇”句：典出《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

^[8]“桃李”句：《史记·李将军传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9]张仪舌：张仪未达时，其妻讥之，问妻舌在否，妻曰舌在，仪曰舌在足矣。见《史记·张仪列传》。

^[10]庄舄吟：庄舄，战国越人，仕楚，然不忘故国，病中作越吟。见《史记·张仪列传》附陈轸传。

^[11]秋砧：指秋夜捣衣之砧声。

【点评】

太白另有《赠崔侍御》（“黄河三尺鲤”）、《酬崔侍御》诗及《泽畔吟序》，均为崔成甫作。本篇历叙与崔侍御交友及仕途坎坷。诗当作于楚地，其时崔或已贬湘阴。

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1]

昔为大堤客^[2]，曾上山公楼^[3]。开窗碧嶂满，拂镜沧江流。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4]。此地别夫子，今来思旧游^[5]。朱颜君未老，白发我先秋。壮志恐蹉跎，功名若云浮^[6]。归心结远梦，落日悬春愁。空思羊叔子，堕泪岘山头^[7]。

【注释】

^[1]马少府巨：一本题中“马”字上有“济阴”二字，其时马巨当在济阴（今山东曹县）任少府之职。

^[2]大堤：指襄阳城外汉水大堤。作者有《大堤曲》。

^[3]山公：指晋山简。曾为襄阳太守。山公楼：泛指山简遗迹。在襄阳。

^[4]韩荆州：指韩朝宗。曾任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荆州长史。太白曾谒见，长揖不拜。见作者《与韩荆州书》。

^[5]“此地”二句：言于襄阳告别，于济阴重逢。夫子，对马巨的尊称。旧游，故交，旧时游踪。

^[6]“壮志”二句：一本作“有意未得言，怀贤若沉忧”。

^[7]“空思”二句：谓空怀羊祜事迹。羊叔子，羊祜字叔子，曾督荆州事，有政绩。后人于岘山头其休憩处立碑。见者落泪，杜预名之曰“堕泪碑”。见《晋书·羊祜传》。二句一本作“何时共携手，更醉岘山头”。

【点评】

本篇追忆与马巨少府襄阳游，叹壮志蹉跎，功名未就如云浮。以“归心结远梦，落日悬春愁”二句视之，时太白复居鲁中，是去朝后作。故情绪消沉，无求故人援引之意。

鸣皋歌送岑征君^[1]

若有人兮思鸣皋，阻积雪兮心烦劳^[2]。洪河凌兢不可以径度^[3]，冰龙鳞兮难容舳。邈仙山之峻极兮，闻天籁之嘈嘈。霜崖缟皓以合沓兮^[4]，若长风扇海，涌沧溟之波涛。玄猿绿罽，舔舐崑崙，危柯振石，骇胆栗魄，群呼而相号^[5]。峰峥嵘以路绝，挂星辰于岩嶽。送君之归兮，动鸣皋之新作。交鼓吹兮弹丝，觞清泠之池阁^[6]。君不行兮何待，若返顾之黄鹄^[7]。扫梁园之群英，振大雅于东洛^[8]。巾征轩兮历阻折，寻幽居兮越巖崿^[9]。盘白石兮坐素月，琴松风兮寂万壑^[10]。望不见兮心氛氲，萝冥冥兮霰纷纷^[11]。水横洞以下渌，波小声而上闻。虎啸谷而生风，龙藏溪而吐云^[12]。冥鹤清唳，饥鼯嘍呻^[13]。块独处此幽默兮，愀空山而愁人。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蚯蚓嘲龙，鱼目混珍^[14]。嫫母衣锦，西施负薪^[15]。若使巢由桎梏于轩冕兮，亦奚异于夔龙整薏于风尘^[16]！哭何苦而救楚^[17]，笑何夸而却秦^[18]！吾诚不能学二子，沽名矫节以耀世兮，固将弃天地而遗身^[19]。白鸥兮飞来，长与君兮相亲^[20]。

【注释】

^[1]鸣皋：又作明皋，山在今河南陆浑。岑征君：征士姓岑，名未详。或疑即岑勋。白另有《酬岑勋见寻就元丹丘对酒相待以诗见招》诗。

^[2]阻积雪：原注：“时梁园三尺雪。”心烦劳：忧愁烦闷。汉张衡《四愁诗》：“路远莫致倚道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3]洪河：大河，即黄河。凌兢：寒凉战栗之状。

^[4]合沓：山岭重叠貌。谢朓《敬亭山》诗：“兹山亘百里，合沓与云齐。”

^[5]“玄猿”五句：写山峰高峻，危柯振石，玄猿绿罽，群呼相号，令人骇胆栗魄。暗喻世路之艰险。舔舐，吐舌貌。崑崙，高峻貌。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叠四句，而以第五句为一韵。四句之中又成二韵，变化已极。”

^[6]“交鼓吹”二句：写饯行情景。原注：“在清泠池作。”是于清泠池饯行即席作歌。《元和郡县图志》七宋州宋城县：“清泠池，在县东二里。”

^[7]返顾之黄鹄：庾信《别周尚书弘正》诗：“黄鹄一反顾，徘徊应怆然。”鹄，一作“鹤”。

^[8]“扫梁园”二句：赞岑征君之文才。梁园之群英，集于梁孝王梁园之文士，如枚乘、司马相如辈。此喻指当时梁宋文士。东洛，指洛阳。洛阳在唐为东都，因称东洛。

^[9]“巾征轩”二句：写其征途之险阻。巾征轩，征车被衣。巾，车衣。陶潜《归去来兮辞》：“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幽居，指岑在鸣皋山隐居之处。巖崿，山崖。

^[10]琴松风：谓松风之声如鼓琴，琴声如风入松。二句悬拟其于幽居处月夜坐盘石鸣琴自娱。

^[11]“望不见”二句：写别后思念之情。氛氲，此同“纷纭”，乱貌。冥冥，晦暗，此谓萝之茂密。

^[12]“虎啸”二句：《周易·乾》：“云从龙，风从虎。”又东方朔《七谏·哀命》：“虎啸而谷风至，龙举而景云往。”

^[13]“冥鹤”二句：谢朓《敬亭山》诗：“独鹤方朝唳，饥鼯此夜啼。”鼯，飞鼠。

^[14]“蚯蚓”二句：言贵贱易位，真假失实。蚯蚓嘲龙，扬雄《解嘲》：“今子乃以鸱梟而笑凤皇，执蚯蚓而嘲龟龙，不亦病乎？”蚯蚓，又名龙子，即守宫，状如壁虎。鱼目混珍，晋张协《杂诗》“鱼目笑明月”。《文选》李善注引《洛书》：“秦失金镜，鱼目入珠。”

^[15]“嫫母”二句：言美丑不辨，喻贤不肖易位。嫫母，古代丑女。西施，越国美女。

[16]“若使”二句：谓隐者之羁绊于宦途，实无异于贤臣之弃置于风尘。盖违其志而乖其性也。巢由，指巢父与许由，不取君位而栖于山林的隐者。夔龙，二人相传为舜时贤臣。蹇蹇，跛足而行。

[17]“哭何苦”句：用申包胥哭秦庭而乞兵救楚事。见《左传·定公四年》。

[18]“笑何夸”句：用鲁仲连谈笑却秦军之围赵事。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19]“吾诚”三句：内心独白。言不能学申包胥、鲁仲连二人之以“哭”“笑”沾名矫节，所以弃世而遗身。是为愤激之辞。

[20]“白鸥”二句：有淡然忘机意。典出《列子·黄帝》所载海上之人与鸥鸟相亲事。

【点评】

本篇为去翰林后东游梁宋，于宋城清泠池饯别岑征君之作。诗仿楚辞体，自成一格。诗中对黜贤而进不肖有所讽焉，寄沉郁之思于飘逸之态。陈绎曾谓白诗祖风骚，宗汉魏，善于掉弄，造出奇怪，惊心动魄，忽然撤出，妙入无声（见《唐宋诗醇》评述）。绎曾之评，甚切此诗风格态度。

金乡送韦八之西京^[1]

客自长安来，还归长安去。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2]。此情不可道，此别何时遇？望望不见君，连山起烟雾^[3]。

【注释】

^[1]金乡：唐属兖州，今属山东。韦八：韦姓，排行第八，事迹不详。西京：指长安。今陕西西安。

^[2]咸阳：此指长安。

^[3]“连山”句：鲍照《吴兴黄浦亭庾中郎别》：“连山眇烟雾，长波迥难依。”

【点评】

本篇为居东鲁时于金乡送长安来客韦八西归之作。因送友人入京，而托渴望仕宦之情。其所谓瞻望不及者，友情与宦情兼而有之也。

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1]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2]，海色明徂徕^[3]。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注释】

^[1]鲁郡：即兖州，天宝元年改鲁郡，郡治瑕丘。石门：在鲁郡之东，尧祠附近，即今泗河金口坝。与《水经注》说法合。《水经注·洙水》：“洙水又西南，枝津出焉。又南迳瑕丘城东而南，入石门。古结石为水门，跨于水上也。”杜二甫：杜甫排行第二，故称。

^[2]泗水：即泗河。四源合为一水，故名。流经山东曲阜、兖州、鱼台，至洪泽湖畔入淮。《元和郡县图志》兖州瑕丘县：“泗水，东自曲阜县界流入，与洙水合。”《水经注》所谓洙水，即此之泗水。

^[3]徂徕：《元和郡县图志》兖州乾封县：“徂徕山，亦曰尤来山，《诗》曰：‘徂徕之松。’后汉赤眉渠帅樊崇保守此山，自号尤来山老。”山在今山东泰安东南。

【点评】

杜甫至兖州省亲，时太白亦居东鲁，两人相处甚洽。天宝四载秋，杜甫返洛阳。太白于城东石门为之饯行，并作此赠别诗，情真意切，正所谓“无限低徊，有说不尽处，可谓情深于辞”（《唐宋诗醇》）。

沙丘城下寄杜甫^[1]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2]。思君若汶水^[3]，浩荡寄南征。

【注释】

^[1]沙丘城：指鲁郡治所瑕丘。清《兖州府志》：“沙丘在东门外二里。”故址在今山东兖州之东。杜甫：时杜甫在长安，故作诗以寄。

^[2]“鲁酒”二句：谓虽有鲁酒齐歌，均不足以慰离怀。鲁酒，鲁国所产薄酒。庾信《哀江南赋》：“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齐歌，齐讴。梁元帝《纂要》：“齐歌曰讴。”齐地之歌。乐府杂曲歌有《齐讴行》。

^[3]汶水：汶河，经泰山、徂徕、兖州，西南流入济水。《元和郡县图志》兖州乾封县：“汶水，源出县东北原山……《述征记》曰：‘泰山郡水皆名汶。’按，今县界凡有五汶，皆源别而流同也。”

【点评】

李杜互赠诗，今所存者，以杜之赠诗为多，而李之赠诗为少，且有“饭颗山头”一绝流传，世以为讥杜之作，故于二人情谊误以为轻重深浅有别。视《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及本篇，可知白之于甫，情谊实与之相当，无浅深轻重之别。结语“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不亦情见乎辞乎？

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1]

鲁客向西笑，君门若梦中。霜凋逐臣发，日忆明光宫^[2]。复羡二龙去，才华冠世雄。平衢聘高足，逸翰凌长风^[3]。舞袖拂秋月，歌筵闻早鸿。送君日千里，良会何由同^[4]。

【注释】

[1]鲁中：指鲁郡。时太白居鲁郡瑕丘。从弟：堂兄弟。太白之称从弟、族弟，多指同宗年龄少于己者，即所谓“宗弟”。西京：指长安。

[2]“鲁客”四句：自写恋阙之情。鲁客，客居于鲁者，自指。向西笑，语本桓谭《新论》：“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西向而笑。”逐臣，自谓被谗去翰林离京。明光宫，汉宫名，南与长乐宫相连，汉武帝太初四年建。此借指唐宫。

[3]“复羡”四句：美二从弟之才华壮志。二龙，谓二从弟如人中龙。语本《世说新语·赏誉》：“谢子微见许子将兄弟，曰：‘平舆之渊，有二龙焉。’”高足，捷足，指良马。《古诗十九首》：“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逸翰，指飞鸟。

[4]良会：犹嘉会，宾主宴集。何逊《赠族人秣陵兄弟》诗：“愿子加餐饭，良会在何辰？”

【点评】

本篇题一作《送族弟锱》，倘另题可信，二从弟疑即李锱李镇兄弟，为李珣之子。李氏兄弟将之西京赴举，族人为之饯行，秋夜月朗，歌舞达旦，太白赋诗赠行。颂赞二人之才华前程，亦袒露己之恋阙之情。或谓“白于玄宗虽衔怨望，然报效之志终耿耿不能忘也”（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私意以为白也未尝如此执着。诗之发端之所以忆及翰林之梦，盖因二从弟将之京赴举，故借长安起兴，以引出下文。语露恋阙，情寄梦中，何尝耿耿于怀也。太白诗每于袒露处含委婉之情，此诗发端亦然。

酬崔侍御^[1]

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2]。自是客星辞帝坐^[3]，元非太白醉扬州^[4]。

【注释】

^[1]崔侍御：即崔成甫，曾摄监察御史，以事贬湘阴。

^[2]“严陵”二句：用汉严子陵事。严子陵与光武帝同游学，及光武即帝位，乃变易姓名，隐于富春山，垂钓于富春江。见《后汉书·严光传》。

^[3]客星：指严子陵。严子陵与光武帝共卧，足加于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见《后汉书·严光传》。此借以自指。辞帝坐，谓去朝还山，即崔之答诗所谓“君辞明主汉江滨”。

^[4]扬州：此指金陵。三国孙吴置扬州于建业，及隋平陈，始移扬州于江北江都。见《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润州上元县。此句答崔诗“金陵捉得酒仙人”。

【点评】

崔侍御游金陵时，有诗赠太白，题曰《赠李十二》，诗云：“我是潇湘放逐臣，君辞明主汉江滨。天外常求太白老，金陵捉得酒仙人。”太白作此酬答，诗以严子陵归隐自喻，实乃满腹牢愁，以旷达语出之，强自宽慰，益见其郁结情怀。

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1]

青莲居士谪仙人^[2]，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3]

【注释】

^[1]湖州：唐属江南道，治所在乌程县，今江苏吴兴。湖州司马，名字事迹未详。迦叶：复姓。

^[2]青莲居士：李白自号。取佛经青莲之义。亦因答“迦叶”，关合佛弟子，故特拈出“青莲”，别有情趣。谪仙人：太白入长安，贺知章称之为“谪仙人”。太白《对酒忆贺监二首》诗序云：“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

^[3]金粟如来：佛名，即维摩诘大士。

【点评】

本篇信口答迦叶司马，以复姓迦叶与佛门弟子相关，因以青莲居士自号，复以金粟如来后身自命，谐而有趣。严沧浪谓：“因问人为迦叶，故作此答，不则诞妄矣。”（严羽评点李集）须知此正太白才捷而趣谐处。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1]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2]。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3]。

【注释】

^[1]王昌龄：字少伯，京兆长安人，曾任江宁丞，约天宝六载贬龙标尉。龙标：在今湖南黔阳西南。

^[2]五溪：指雄溪、蒲溪、酉溪、沅溪、辰溪。在今湖南境。

^[3]夜郎：唐县名，治所在今湖南新晃境。

【点评】

殷璠谓王昌龄“奈何晚节不矜细行，谤议沸腾，垂历遐荒，使知音者叹惜”（《河岳英灵集》）。所谓“垂历遐荒”，即指“左迁龙标”事，太白亦为之叹惜，因作此诗寄慰，情意悱恻。牵肠挂肚之意，借风月以写之，摇曳多姿，耐人寻味。

送杨燕之东鲁^[1]

关西杨伯起，汉日旧称贤。四代三公族，清风播人天^[2]。夫子华阴居，开门对玉莲^[3]。何事历衡霍^[4]，云帆今始还。君坐稍解颜，为我歌此篇^[5]。我固侯门士，谬登圣主筵^[6]。一辞金华殿，蹭蹬长江边^[7]。二子鲁门东^[8]，别来已经年。因君此中去，不觉泪如泉^[9]。

【注释】

^[1]杨燕：家居华阴（今属陕西），曾游衡霍，经金陵而北游东鲁。东鲁，指鲁郡，今山东兖州。

^[2]“关西”四句：借杨伯起事以颂杨燕。太白赠诗多以其人同宗先贤作颂词，此亦然。杨伯起，杨震字伯起，后汉弘农华阴人。穷经为儒，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四代三公，自震至杨彪四代，德业相继，先后官至太尉、司徒、司空，即所谓“三公”。见《后汉书·杨震传》。清风，犹清微、高洁的风操。

^[3]玉莲：指西岳华山。华山以莲花峰为最险。山在华阴，故其居处门对华岳。

^[4]衡霍：指衡山，又名霍山，故称衡霍。在今湖南衡阳。一说衡霍为衡山与霍山。隋开皇九年以前南岳为霍山，即今安徽天柱山。开皇九年以后南岳为衡山。

^[5]为我：一本作“为君”。当以一作为是。

^[6]“我固”二句：写待诏翰林事。侯门士，侯门贵客。圣主，指玄宗。

^[7]“一辞”二句：谓去朝后流落金陵。金华殿，汉未央宫有金华殿，借指唐宫。蹭蹬，本为水势渐弱貌，后喻指人之困顿失意。

^[8]二子：指女平阳与子伯禽。鲁门东，指鲁郡城东沙丘之家。

^[9]泪如泉：晋刘琨《扶风歌》：“泪下如流泉。”

【点评】

本篇因送杨燕之东鲁而慨叹去朝落泊江南，因念及二子。骨肉情深，足以感人。

寄王屋山人孟大融^[1]

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2]。亲见安期公，食枣大如瓜^[3]。中年谒汉主，不惬还归家^[4]。朱颜谢清晖，白发见生涯。所期就金液，飞步登云车^[5]。愿随夫子天坛上^[6]，闲与仙人扫落花。

【注释】

^[1]王屋山：古为道教胜地，在天坛山之下，其侧有阳台宫，玄宗赐额“寥阳宫”，为司马承祯修道处。在今河南济源。孟大融：当是居王屋山之道流，号王屋山人。余未详。

^[2]劳山：又作崂山，一作牢山，大小二山相连，上有王母池，为道教圣地。在今山东青岛。餐紫霞：指采吸自然界云气。《真诰》二：“夫餐霞之经甚秘，致霞之道甚易，此谓体生玉光霞映上清之法也。”

^[3]“亲见”二句：《史记·孝武本纪》载，方士李少君言于武帝，曰：“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

^[4]“中年”二句：言天宝初奉诏入翰林旋复还山事。

^[5]“所期”二句：有登仙意。金液，一种内服仙丹，服之可以成仙飞举。《抱朴子·金丹》谓“金液”制法为：“用古秤黄金一斤，并玄明、龙膏骨、太一、首中石水、紫游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成水。”云车，传说仙人以云为车。《博物志》八：汉武帝好道，求神仙，“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于殿西南面”。

^[6]天坛：天坛山。在王屋山之侧，古王屋山含天坛山，天坛为王屋之绝顶。相传为轩辕祈天之所，故名。在今河南济源。

【点评】

王屋山为司马承祯、玉真公主修道之所，故太白心向往之。王屋山人孟大融似是太白道友，约游天坛，太白因寄此诗，答云：“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诗如郭璞《游仙诗》，表现出道教思想。

赠何七判官昌浩^[1]

有时忽惆怅，匡坐至夜分^[2]。平明空啸咤^[3]，思欲解世纷。心随长风去，吹散万里云。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4]。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老死阡陌间，何因扬清芬？夫子今管乐，英才冠三军^[5]。终与同出处，岂将沮溺群^[6]！

【注释】

^[1]何七判官昌浩：何昌浩，排行第七，曾任判官，事迹未详。作者又有《泾溪南蓝山下有落星潭可以卜筑余泊舟石上寄何判官昌浩》诗。判官，唐朝节度、观察、防御诸使，均有判官，为地方长官僚属。

^[2]匡坐：正坐，《庄子·让王》：“匡坐而弦歌。”夜分：夜半。

^[3]啸咤：又作“嘯吒”，大声呼吼。《晋书·苻坚载记》：“嘯咤则五岳摧覆，呼吸则江海绝流。”

^[4]“羞作”二句：《汉书·儒林传》载，伏胜，济南人，曾为秦博士，精通《尚书》，藏之于壁，以避秦火。汉文帝求治《尚书》者，召之，时已九十余，因使晁错至其家受之。其所传即今文《尚书》。

^[5]“夫子”二句：赞何昌浩之才干。管乐，指春秋齐之名相管仲与战国燕之名将乐毅。三军，军队的通称。由“冠三军”可知何乃节度使判官。

^[6]沮溺：春秋隐士长沮与桀溺。曾相与耦耕，孔子过而问津。见《论语·微子》。

【点评】

何昌浩当是节度判官，典军务，故白于本篇申明弃文就武之意，并求何为之援引。白有幽州之行，实非偶然，以事文无功，因思立战功，即所谓“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其用世之志于此见之。及其幽州失意南归，始知军功亦不可邀，故萌引退之想，即《泾溪南蓝山下有落星潭可以卜筑余泊舟石上寄何判官昌浩》所谓“所期俱卜筑，结茅炼金液”也。

赠临洛县令皓弟^[1]

陶令去彭泽，茫然太古心^[2]。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琴^[3]。钓水路非遥，连鳌意何深。终期龙伯国，与尔相招寻^[4]。

【注释】

^[1]临洛：唐洛州属县，今河北永年。皓：李皓，事迹未详。

^[2]“陶令”二句：原注：“时被讼停官。”此以陶潜之辞彭泽令，喻李皓之停官。彭泽，今属江西。太古，上古。《礼记·郊特牲》注：“唐虞以上曰太古也。”

^[3]“大音”二句：陶潜辞彭泽令，高卧北窗之下。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微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见《晋书·陶潜传》。大音，极细微的声音，此谓无声。《老子》：“大器晚成，大音希声。”

^[4]“钓水”四句：以钓鳌喻赴幽州求官，并相约偕行。《列子·汤问》载：“龙伯国有大人，举足数步而至五山，一钓连六鳌。”按，太白常以“钓鳌”为喻，因有“钓鳌客”之说。宋赵德麟《侯鲭录》六：“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曰：‘海上钓鳌客李白。’”

【点评】

诗之前半慰李皓之被讼停官，劝其学陶潜之抚无弦琴，聊以自适；后半则自言北上“钓鳌”，赴幽州求官，倘能如龙伯国之大人，“一钓连六鳌”，届时当相招出仕。太白执着于事功，热心于仕途，或求人援引，或许人提携，然终无所成就，故知其但能作诗人不能为权臣也。

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1]

我昔钓白龙，放龙溪水傍^[2]。道成本欲去，挥手凌苍苍。时来不关人，谈笑游轩皇^[3]。献纳少成事，归休辞建章^[4]。十年罢西笑^[5]，揽镜如秋霜。闭剑琉璃匣，炼丹紫翠房。身佩豁落图，腰垂虎盘囊^[6]。仙人借彩凤，志在穷遐荒。恋子四五人，徘徊未翱翔。东流送白日，骤歌兰蕙芳。仙宫两无从，人间久摧藏^[7]。范蠡脱勾践，屈平去怀王^[8]。飘摇紫霞心，流浪忆江乡。愁为万里别，复此一衔觴。淮水帝王州，金陵绕丹阳^[9]。楼台照海色，衣马摇川光。及此北望君，相思泪成行。朝云落梦渚，瑶草空高唐^[10]。帝子隔洞庭，青枫满潇湘^[11]。怀归路绵邈，览古情凄凉。登岳眺百川，杳然万恨长。却恋峨眉去，弄景偶骑羊^[12]。

【注释】

[1]曹南：即曹州，今山东曹县。

[2]“我昔”二句：用陵阳子明事。陵阳子明好钓鱼，于旋溪钓得白龙。子明惧，解钩，释而放之。后钓得白鱼，腹中有书教子明服食之法。三年，龙来迎去。见《列仙传》下。

[3]轩皇：轩辕皇帝，即黄帝。前言游仙事，故以黄帝喻指玄宗。游轩皇，指奉诏入京见玄宗事。

[4]“献纳”二句：谓入朝未成事而去朝。献纳，指向朝廷建言以供采纳。晋潘岳《关中诗》：“愧无献纳，尸素以甚。”建章，汉宫名，代指唐宫。

[5]罢西笑：表示对朝廷无望。桓谭《新论》：“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西向而笑。”

[6]“闭剑”四句：谓入道流修炼，着道士服装。紫翠房，亦称紫房，即紫府，仙人所居之处。鲍照《代淮南王》诗：“金鼎玉匕含神丹，神丹神丹戏紫房。”豁落图，道经谓教徒修行，要佩神虎金虎符、豁落七元流金火铃。豁落，广大通达貌。太白《访道安陵遇盖寰为余造真箓临别留赠》诗：“七元洞豁落，八角辉星虹。”虎盘囊，虎头盘囊，系在腰间。

[7]“仙宫”二句：谓仙界人间两无从，久受挫折。摧藏，受挫。

[8]“范蠡”二句：喻自己之离开玄宗。范蠡脱勾践，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雪会稽之耻后，功成身退以远害。见《吴越春秋》六。屈平去怀王，屈原被谗，为怀王所流，不被重用。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9]“淮水”二句：言将游金陵。淮水，指秦淮河。流经金陵。帝王州，谢朓《入朝曲》：“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丹阳，古指江宁。唐润州改称丹阳。

[10]“朝云”二句：用巫山神女事。见宋玉《高唐赋》。梦渚，云梦之渚，泛指楚泽。

[11]“帝子”二句：用舜妃事。屈原《九歌·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洞庭波兮木叶下。”又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

[12]“却恋”二句：用葛由事。《列仙传》上：“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羊卖之。一旦骑羊而入西蜀，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山在峨眉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结尾有归蜀之念。

【点评】

太白之游曹南，乃方外之游，寄身道籍。故独孤及《送李白之曹南序》云：“仙药满囊，道书盈篋。”别曹南之江南，仍是道者装束：“身佩豁落图，腰垂虎盘囊。”曹南之行似未久，亦无所成。送别“群

官”亦只“四五人”。此留别曹南群官之作，历叙奉诏入京前后情况，虽已入道籍，然并未飘然欲仙，故以“范蠡脱勾践，屈平去怀王”为恨为幸，情怀凄惊，虽千载之下，犹为之慨然。

书情赠蔡舍人雄^[1]

尝高谢太傅，携妓东山门^[2]。楚舞醉碧云，吴歌断清猿。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3]。余亦爱此人，丹霄冀飞翻。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4]。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5]。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6]。猛犬吠九关^[7]，杀人愤精魂。皇穹雪冤枉，白日开昏氛。太阶得夔龙^[8]，桃李满中原^[9]。倒海索明月，凌山采芳荪^[10]。愧无横草功^[11]，虚负雨露恩。迹谢云台阁，心随天马辕^[12]。夫子王佐才^[13]，而今复谁论。层飙振六翮，不日思腾骞^[14]。我纵五湖棹，烟涛恣崩奔^[15]。梦钓子陵湍，英风缅犹存。徒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16]。千里一回首，万里一长歌。黄鹤不复来，清风奈愁何！舟浮潇湘月，山倒洞庭波。投汨笑古人^[17]，临濠得天和^[18]。闲时田亩中，搔背牧鸡鹅。别离解相访，应在武陵多^[19]。

【注释】

^[1]蔡舍人雄：蔡雄似曾在长安任过中书舍人之职，故美之为“王佐才”。事迹未详。

^[2]“尝高”二句：以谢安自拟。《世说新语·识鉴》：“谢公在东山畜妓，简文曰：‘安石必出，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谢太傅，谢安，死后赠太傅。东山，在今浙江上虞。

^[3]“暂因”二句：谓谢安为苍生而出。谢安高卧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诸人相与言曰：“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见《世说新语·排调》。

^[4]“遭逢”二句：谓应诏入京献策。两宋本、缪本、咸本，此下俱多：“蛾眉积谗妒，鱼目嗤珣璠。”

^[5]“白璧”二句：陈子昂《宴胡楚真禁所》诗：“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青蝇，喻进谗者。典出《诗经·小雅·青蝇》。

^[6]梁园：汉梁孝王所筑梁苑。故址在今开封、商丘之间。

^[7]“猛犬”句：宋玉《九辩》：“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

^[8]太阶：又作“泰阶”，三台星座。夔龙：相传为舜时二位贤臣。

^[9]“桃李”句：谓荐贤遍于国中。桃李，《韩诗外传》七：“夫春树桃李，夏得阴其下，秋得食其实。”后因以桃李喻门生或荐士之众。

^[10]“倒海”二句：言搜尽人才。明月，指明明珠。芳荪，香草。均用以喻贤才。

^[11]横草功：微功。《汉书·终军传》：“军无横草之功。”横草，言行踏草中，使草横卧，意乃极易极微之事。

^[12]“迹谢”二句：谓虽去朝，犹有恋栈之意。云台阁，汉宫中高台峻阁。喻指朝廷。天马辕，御厩之马所驾的车。太白曾借用御厩之马。

^[13]王佐才：辅佐帝王之才。《汉书·董仲舒传赞》：“董仲舒有王佐之才，虽伊吕亡以加。”

^[14]“层飙”二句：谓蔡雄将高升。六翮，健翎。《战国策·楚策》：“奋其六翮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腾骞，奋飞。

^[15]“我纵”二句：自谓如范蠡泛舟五湖。五湖，今太湖。

^[16]“梦钓”四句：用严光事。严光字子陵，少与光武同学，召为谏议大夫，不屈，隐于富春山，后人将其钓处为严陵濑。曾与光武共卧，以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御座。事见《后汉书·严光传》。弱植，谓君弱不堪辅佐。《左传·襄公三十年》“其君弱植”，孔颖达疏：“植为树立，君志弱不树立也。”

^[17]投汨：指屈原自投汨罗江而死。汨，汨罗江，在今湖南东北部。汨水与罗水合流，因称汨罗。

[18]“临濠”句：谓欲如庄周得天和之乐。濠，濠上。庄子曾与惠施游于濠上，辩鱼之乐。见《庄子·秋水》。天和，《庄子·天道》：“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19]武陵：本陶潜《桃花源记》。地在今湖南常德。此泛指退隐之处。

【点评】

本篇赠别蔡舍人，赞其王佐才，且将腾骞而佐王；自叙奉诏入长安及赐金放还后之经历与感慨，复告将游吴越潇湘。“徒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其于玄宗不敬如此，直似骂詈，由此可知太白无儒者之温柔敦厚，用典亦信手拈来，未暇顾及君臣上下之微妙关系也。

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1]

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2]。谢朓已没青山空^[3]，后来继之有殷公^[4]。粉图珍裘五云色，晔如晴天散彩虹。文章彪炳光陆离，应是素娥玉女之所为^[5]。轻如松花落金粉，浓似锦苔含碧滋。远山积翠横海岛，残霞飞丹映江草。凝毫采掇花露容，几年功成夺天造。故人赠我我不违，著令山水含清晖^[6]。顿惊谢康乐^[7]，诗兴生我衣。襟前林壑敛暝色，袖上云霞收夕霏^[8]。群仙长叹惊此物，千崖万岭相萦郁。身骑白鹿行飘摇，手翳紫芝笑披拂^[9]。相如不足夸鹖鹖^[10]，王恭鹤氅安可方^[11]！瑶台雪花数千点，片片吹落春风香。为君持此凌苍苍，上朝三十六玉皇^[12]。下窥夫子不可及，矫手相思空断肠^[13]。

【注释】

^[1]殷明佐：缪本作“殷佐明”。然则，曾与颜真卿、李颀、袁高、陆士修、蒋志诸人作《三言拟五杂组联句》。见《全唐诗》，其名下注“正字”，或曾官秘书正字。五云裘：五彩裘。五云，五色瑞云。

^[2]“我吟”二句：谢朓《观朝雨》诗：“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

^[3]青山：在今安徽当涂东南。南齐诗人谢朓曾筑宅于此，后世又称谢公山。

^[4]殷公：指题中殷明佐（佐明）。其时殷居当涂，善诗，故以谢拟之。

^[5]“应是”二句：谓五云裘制作巧夺天工，如神仙所为。素娥，嫦娥。玉女，仙女。

^[6]山水含清晖：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中成句。

^[7]谢康乐：谢灵运曾袭封康乐公。

^[8]“襟前”二句：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

^[9]“身骑”二句：化用曹植《飞龙篇》：“乘彼白鹿，手翳芝草。”有飘然欲仙之意。

^[10]相如：指汉司马相如。鹖鹖：指鹖鹖裘。刘歆《西京杂记》二：“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遽，以所著鹖鹖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

^[11]王恭鹤氅：《世说新语·企羡》：“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叹曰：‘此真神仙中人。’”王恭，字孝伯，晋武帝时曾任前将军，及充青二州刺史。鹤氅，羽毛制成的裘。

^[12]“为君”二句：谓欲持裘上天朝玉皇。凌苍苍，上天。三十六玉皇，指道家所谓三十六天之帝王。玉皇，天帝。

^[13]“下窥”二句：言自天上下望殷而不见，因起相思之情。夫子，对殷明佐（佐明）的尊称。矫手，举手。萧本作“矫首”。

【点评】

本篇当是游当涂时殷明佐（佐明）以绣有粉图山水之裘赠之，因赋诗以答。诗以小谢之诗发端，系之以当涂青山；继之以大谢之诗展开，系之以画中山水；收来以游仙寄兴，系之以方士思想。全诗似超然世外，实则寄慨良多。

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1]

峨眉高出西极天^[2]，罗浮直与南溟连^[3]。名工绎思挥彩笔，驱山走海置眼前^[4]。满堂空翠如可扫，赤城霞气苍梧烟^[5]。洞庭潇湘意渺绵，三江七泽情洄沿^[6]。惊涛汹涌向何处，孤舟一去迷归年。征帆不动亦不旋，飘如随风落天边。心摇目断兴难尽，几时可到三山巅^[7]？西峰峥嵘喷流泉，横石蹙水波潺湲^[8]。东崖合沓蔽轻雾，深林杂树空芊眠^[9]。此中冥昧失昼夜，隐几寂听无鸣蝉^[10]。长松之下列羽客，对座不语南昌仙^[11]。南昌仙人赵夫子，妙年历落青云士^[12]。讼庭无事罗众宾，杳然如在丹青里。五色粉图安足珍，真山可以全吾身。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杀人^[13]。

【注释】

^[1]当涂赵炎少府：当是作者在当涂结交的友人，过从甚密。本篇外，又有《寄当涂赵少府炎》、《送当涂赵少府赴长芦》诗及《春于姑熟送赵四流炎方序》一文。当涂，今为安徽马鞍山属县。

^[2]峨眉：峨眉山。在今四川峨眉。为蜀中最高山，故言“高出西极天”。

^[3]罗浮：罗浮山。主峰在今广东博罗西北。为粤中名山，道教列为第七洞天。南溟：南海。

^[4]“名工”二句：谓画工驱山走海善绘山水。绎思，思绪连属不断。意即善于构思。

^[5]赤城：赤城山。在今浙江天台。山为火烧岩，色赤如霞，故云“赤城霞气”。苍梧：苍梧山，又名九嶷山。在今湖南宁远。相传苍梧为云出处，故曰“苍梧烟”。句意泛指画中烟霞，非确指赤城、苍梧。

^[6]“洞庭”二句：泛指画中江湖。洞庭，洞庭湖。在今湖南长江南岸。潇湘，潇水与湘水合流称潇湘，此泛指湖南诸水。三江七泽，泛指今湖北水系。古称楚有七泽，云梦为其二。

^[7]三山：指海中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

^[8]“西峰”二句：谓画幅西面山峰有飞泉流水。蹙水，急流。潺湲，水流貌。

^[9]“东崖”二句：谓画幅东面山崖有深林轻雾。合沓，山崖重叠貌。芊眠，茂密幽深貌。本集作“芊绵”，意同。以前有“渺绵”为韵，为避重韵，故据《文苑英华》作“芊眠”。

^[10]隐几：倚着几案。《庄子·徐无鬼》：“南伯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

^[11]“长松”二句：谓画中长松下有道士仙人对坐。羽客，指道士。道士服羽衣，因称羽客。南昌仙，指汉代梅福。梅福字子真，为郡文学，后补南昌尉。王莽专政，福舍妻子而去，得道成仙。见《汉书·梅福传》。

^[12]“南昌”二句：赞赵炎少府。赵夫子，指赵炎。官少府，故以梅福为喻。历落，磊落。《世说新语·容止》：周伯仁（）道，“桓茂伦鼻崪崎历落，可笑人。”青云士，指立德立言高尚之人。

^[13]“若待”二句：意谓不必功成始身退。武陵桃花，典出陶潜《桃花源记》。左思《咏史》云：“功成不受爵，长揖归思庐。”谢榛《四溟诗话》谓末二句“善于翻案”。

【点评】

本篇赞赵少府炎之粉图山水，画工善“驱山走海”，画笔如此，其诗笔亦如此。粉图以自然山水入画，

诗则以粉图山水为自然。画中诗，诗中画，各有其真趣。其写山水，终归于全身隐退，其时赵少府或者竟已“以疾恶抵法”（《春于姑熟送赵四流炎方序》），有左迁之危，故劝其远害“全身”，不待“功成拂衣”，以慰其恶怀。然不必功成而后拂衣，乃“全身”之计，非太白之出处观。在太白，必功成而后身退，其时诗人犹有立功之志也。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1]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2]，中间小谢又清发^[3]。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4]。

【注释】

^[1]宣州：今安徽宣城。谢朓楼：又称北楼。更名叠嶂楼。即谢朓为宣城太守时之高斋。故址在今安徽宣城陵阳山。校书：校书郎。叔云：李云。太白尊为长辈。或以为当如另题《陪侍御叔华登楼歌》，作李华。华字遐叔，天宝十一载官监察御史，转侍御史。

^[2]蓬莱文章：指东汉东观所藏经籍。《后汉书·窦章传》：“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此谓汉代文章。建安骨：谓建安诗歌风骨。建安，东汉末献帝年号。

^[3]小谢：指谢朓。南齐著名诗人，诗风清新，为李白所倾倒。唐人称谢灵运为大谢，谢朓为小谢。

^[4]弄扁舟：用范蠡泛舟五湖事。见《史记·货殖列传》。

【点评】

诗写于宣州高楼酣饮，以忧语发端，如大海波涛，裂石拍岸；中怀谢朓，引发诗情，勾起逸兴，如仙风飘举，直上层霄，摘星揽月；终复归于愁，酒之不可浇愁，犹刀之不可断流，因以退隐作结。思绪起伏，变幻莫测，正表现其出处的矛盾心情。

寄崔侍御^[1]

宛溪霜夜听猿愁^[2]，去国长如不系舟^[3]。独怜一雁飞南海^[4]，却羡双溪解北流^[5]。高人屡解陈蕃榻^[6]，过客难登谢朓楼^[7]。此处别离同落叶，明朝分散敬亭秋^[8]。

【注释】

^[1]崔侍御：指崔成甫。崔沔之子，进士出身。天宝初由陕县尉擢摄监察御史。后以韦坚案受累贬湘阴。太白曾与结交同游，并赠诗多首。

^[2]宛溪：在宣城东。汇入青弋江。

^[3]去国：指离开长安。不系舟：喻漂泊不定。《庄子·列御寇》：“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

^[4]一雁飞南海：喻崔成甫之返湘阴。

^[5]双溪：指宛溪与句溪。北流：双溪均北流。此以溪之北流反衬二人未能重返长安的失意心情。

^[6]“高人”句：典出《后汉书·徐穉传》：“（太守陈）蕃在郡不接宾客，惟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谓宣城宇文太守以崔成甫为上宾。

^[7]“过客”句：写自己的失落感。太白另有《宣城九日闻崔四侍御与宇文太守游敬亭余时登响山不同此赏醉后寄崔侍御二首》，其一有云：“咫尺不可亲，弃我如遗舄。”谢朓楼，即北楼。

^[8]敬亭：敬亭山。在宣城西北。

【点评】

本篇寄赠崔成甫，当是送崔离宣城赴湘阴贬所。诗中表现的感情十分复杂，充满失落感。太白之作七律，多失粘，此诗亦然，然其音响节奏不减杜律，盖得力于歌行体之内节奏也。

赠汪伦^[1]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2]。桃花潭水深千尺^[3]，不及汪伦送我情。

【注释】

^[1]汪伦：宋本题下注云：“白游泾县桃花潭，村人汪伦常酝美酒以待白。伦之裔孙至今宝其诗。”

^[2]踏歌：连手踏足而歌。《旧唐书·睿宗纪》：“上元日夜，上皇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连袂踏歌。”

^[3]桃花潭：在今安徽泾县西南水东翟村。

【点评】

题一作《桃花潭别汪伦》，是为赠别之作，信手拈来，情景真切，遂成千古绝唱。以水喻情，倘在江流，则喻其长；此别在澄潭，故喻其深。妙在即景取兴。谢榛《四溟诗话》云：“太白《赠汪伦》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此兴也。”正得其妙处。

书怀赠南陵常赞府^[1]

岁星入汉年，方朔见明主^[2]。调笑当时人，中天谢云雨^[3]。一去麒麟阁，遂将朝市乖^[4]。故交不过门，秋草日上阶。当时何特达，独与我心谐。置酒凌歊台^[5]，欢娱未曾歇。歌动白紵山，舞回天门月^[6]。问我心中事，为君前致辞。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7]？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云南五月中，频丧渡泸师。毒草杀汉马，张兵夺秦旗。至今西二河，流血拥僵尸^[8]。将无七擒略^[9]，鲁女惜园葵^[10]。咸阳天下枢，累岁人不足。虽有数斗玉，不如一盘粟^[11]。赖得契宰衡^[12]，持钧慰风俗^[13]。自顾无所用，辞家方未归。霜惊壮士发，泪满逐臣衣^[14]。以此不安席^[15]，蹉跎身世违。终当灭卫谤，不受鲁人饥^[16]。

【注释】

^[1]南陵：唐属江南西道宣州，今属安徽。常赞府：常姓县丞。太白曾与游五松山，有《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诗。

^[2]“岁星”二句：以东方朔自喻，谓奉诏入京。岁星，指东方朔。汉武帝仰天叹曰：“东方朔生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岁星哉！”见《太平广记》六引《洞冥记》及《东方朔列传》。

^[3]云雨：喻恩泽。《后汉书·邓骘传》：“托日月之末光，被云雨之渥泽。”谢云雨，失恩宠。指赐金还山。

^[4]麒麟阁：汉宫殿名，借指唐宫。去麒麟阁，指去朝。

^[5]凌歊台：南朝宋高祖刘裕于此筑离宫。故址在今当涂西北小黄山。

^[6]“歌动”二句：言与常赞府于凌歊台欢会歌舞情况。白紵山，本名楚山，在当涂之东五里。晋桓温曾领妓于此唱《白紵歌》，因更名白紵山。天门，即天门山。在当涂之西长江两岸。

^[7]鲁仲尼：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鲁人。

^[8]“云南”六句：写征南诏败师事。《资治通鉴·唐纪》载，天宝十载，鲜于仲通征南诏，大败于泸南西洱河；天宝十三载李宓再击南诏，复败于西洱河。泸，泸水，又名泸江，指今雅砻江下游，在今云南境。西二河，即西洱河，今称洱海，在今云南大理、洱源之间。

^[9]七擒略：指诸葛亮的谋略。三国诸葛亮为巩固蜀汉后方，平定南中，七擒七纵南夷酋长孟获。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10]“鲁女”句：鲁穆公时，君老太子幼，漆室女悲而忧，邻女笑之，曰：“昔晋客舍吾家，系马园中，马逸驰去，践吾葵，使我终岁不食葵。今鲁君老悖，太子少愚，奸伪日起。夫鲁国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祸及众庶。妇人独安所避乎？吾悬忧之。”邻女心服之。见《列女传·仁智传》。

^[11]“咸阳”四句：天宝十二、十三载秋，长安霖雨，物价暴贵，人多乏食。见《旧唐书·玄宗纪》。咸阳，秦都，此指唐都长安。

^[12]契：虞舜之臣，助禹治水有功，任为司徒。宰衡：指宰相。其时宰相为杨国忠。《汉书·王莽传》：伊尹为阿衡，周公为太宰。以伊尹周公称号加于王莽，称之为“宰衡”。后因称宰相为宰衡。

^[13]持钧：秉政。钧，制陶器的转轮，喻国政。

^[14]逐臣：自指。

^[15]不安席：坐卧不安。

^[16]“终当”二句：谓虽如孔子栖栖惶惶，到处受讪谤，然终当弭谤转运。《庄子·渔父》：“孔子愀然而叹，再拜而起，曰：‘丘再逐于鲁，削迹’

于卫，伐树于宋，困于陈蔡。丘不知所失而离此四谤者，何也！’”

【点评】

诗叙写于凌歊台置酒欢会，常赞府询及其所思，因述及长安放还之感慨，且忧国事，叹兵祸年荒。太白诗多以抒情为主，本篇则兼叙时事，有乐府遗意。其写兵败洱海，饥及长安，可与杜甫即事名篇并称“诗史”。

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1]

昔献长杨赋，天开云雨欢。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2]。敕赐飞龙二天马，黄金络头白玉鞍^[3]。浮云蔽日去不返，总为秋风摧紫兰^[4]。角巾东出商山道，采秀行歌咏芝草。路逢园绮笑向人，两君解来一何好^[5]。闻道金陵龙虎盘，还同谢朓望长安^[6]。千峰夹水向秋浦，五松名山当夏寒^[7]。铜井炎炉歊九天，赫如铸鼎荆山前。陶公矍铄呵赤电，回禄睢盱扬紫烟^[8]。此中岂是久留处，便欲烧丹从列仙^[9]。爱听松风且高卧，飕飕吹尽炎氛过。登崖独立望九州，阳春欲奏谁相和^[10]！闻君往年游锦城^[11]，章仇尚书倒屣迎^[12]。飞笺络绎奏明主，天书降问回恩荣。肮脏不能就珪组^[13]，至今空扬高蹈名。夫子工文绝世奇，五松新作天下推。吾非谢尚邀彦伯^[14]，异代风流各一时。一时相逢乐在今，袖拂白云开素琴，弹为三峡流泉音^[15]。从兹一别武陵去，去后桃花春水深^[16]。

【注释】

^[1]杜秀才：杜姓秀才，名字不详，曾游成都，未登仕途，工诗文。五松山：南陵山名。太白《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云：“我来五松下，置酒穷跻攀。徵古绝遗老，因名五松山。”可知山为太白所命名。原注：“山在南陵铜井西五里，有古精舍。”

^[2]“昔献”四句：以汉扬雄献赋喻奉诏入京待诏翰林事。献长杨赋，汉成帝时，召扬雄待诏承明庐，从上至长杨宫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见《汉书·扬雄传》。云雨，喻皇帝恩泽。承明，指未央宫承明殿。此喻指翰林院。扬雄，汉代辞赋家。此喻指太白。

^[3]“敕赐”二句：写当年骑马扈从玄宗事。飞龙，指飞龙厩。唐制，学士初入翰林，可借用飞龙厩御马。

^[4]“浮云”二句：谓被谗去朝。语本《文子》：“日月欲明，浮云蔽之；丛兰欲秀，秋风败之。”

^[5]“角巾”四句：言离京取道商山，过汉四皓墓。角巾，隐士的头巾。商山，在今陕西商县。咏芝草，四皓《采芝操》：“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园绮，指东园公与绮里季。代指“四皓”，应包括角里先生、夏黄公。

^[6]“闻道”二句：写金陵之行。金陵龙虎盘，晋张勃《吴录》：“刘备曾使诸葛亮至京，因睹秣陵山阜，叹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谢朓望长安，南齐诗人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灞浐望长安，河阳视京县。”

^[7]“千峰”二句：写至皖南采矿冶炼，自秋浦至铜陵。秋浦，今安徽贵池。

^[8]“铜井”四句：写冶铜事。铜井，南陵铜井在铜官山，今属安徽铜陵。铸鼎荆山，相传黄帝曾铸鼎于荆山。荆山，又名覆釜山，在今河南灵宝之南。陶公，陶安公，相传为铸冶师。见《搜神记》一。矍铄，老而勇健。回禄，传说中的火神。睢盱，跋扈貌。

^[9]烧丹从列仙：由冶炼之实业联想到道教炼丹求仙。

^[10]“阳春”句：谓曲高和寡。典出宋玉《对楚王问》。阳春，古雅曲名。

^[11]锦城：锦官城。指成都。

^[12]章仇尚书：指章仇兼琼。唐鲁郡任城人。由剑南节度迁户部尚书。见《新唐书·杨国忠传》。倒屣迎：表示优礼待客。《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载，蔡邕“闻粲在门，倒屣迎之”。

^[13]肮脏：刚直貌。珪组：官员的礼器与佩带。指官职。

^[14]谢尚邀彦伯：晋谢尚镇牛渚，秋夜乘月，闻袁宏咏其《咏史》之作，邀与之谈，达旦不寐，引袁参其军事。见《晋书·袁宏传》。谢尚，字仁祖，官至镇西将军。彦伯，袁宏字。

[\[15\]](#)三峡流泉：琴曲，晋阮咸作。见《乐府诗集》六〇《琴集》。

[\[16\]](#)“从兹”二句：谓别后归隐。用陶潜《桃花源记》武陵桃花事。

【点评】

本篇答杜秀才所赠五松山新作，历叙去朝后经历，知其自秋浦至五松山，曾从事采矿冶炼之业。太白于东鲁曾从事农耕，于皖南曾从事冶炼，其谪下人间，竟至与工农为伍，可谓一谪到底。然惟其如此，所以成就其为伟大诗人。

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1]

昔别黄鹤楼，蹉跎淮海秋^[2]。俱飘零落叶，各散洞庭流。中年不相见，蹭蹬游吴越^[3]。何处我思君？天台绿萝月^[4]。会稽风月好，却绕剡溪回^[5]。云山海上出，人物镜中来^[6]。一度浙江北，十年醉楚台^[7]。荆门倒屈宋^[8]，梁苑倾邹枚^[9]。苦笑我夸诞，知音安在哉！大盗割鸿沟，如风扫秋叶^[10]。吾非济代人^[11]，且隐屏风叠。中夜天中望，忆君思见君。明朝拂衣去，永与海鸥群^[12]。

【注释】

^[1]王判官：其人不详。屏风叠：在庐山五老峰下，九叠如屏，有三叠泉。太白与夫人宗氏曾偕隐于此。

^[2]“昔别”二句：谓于江夏别后即东游扬州。黄鹤楼，在江夏黄鹤矶。在今湖北武昌蛇山。淮海，指扬州。唐时为淮南道所在地。

^[3]“中年”二句：自言中年南游吴越。蹭蹬，困顿貌。

^[4]天台：天台山。在今浙江天台。

^[5]“会稽”二句：言由剡溪向会稽。会稽，今浙江绍兴。剡溪，曹娥江上游。

^[6]镜中：指镜湖，即鉴湖。王子敬《杂帖》：“镜湖澄澈，清流泻注，山川之美，使人应接不暇。”见《戏鸿堂帖》。

^[7]“一度”二句：叙由越游楚经历。浙江，即钱塘江。楚台，泛指楚地。

^[8]荆门：指荆州。屈宋：指屈原与宋玉。二人均与荆州有关。

^[9]梁苑：又名梁园。汉梁孝王刘武所筑。邹枚：邹阳与枚乘，西汉辞赋家。皆曾入梁苑梁孝王门下为客。

^[10]“大盗”二句：谓安史之乱。割鸿沟，《史记·项羽本纪》：“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指安史与唐抗衡。鸿沟，古运河，故道在今河南境。

^[11]济代：即济世。“世”字避太宗李世民之讳作“代”。

^[12]“明朝”二句：表示归隐之意。拂衣，振衣，表示某种感情，后称退隐为“拂衣”。谢灵运《述祖德诗》：“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里。”海鸥，鸥鸟忌机，典出《列子·黄帝篇》。与鸥为群，喻归隐。

【点评】

本篇历叙与王判官聚散行迹，并因世乱而归隐庐山屏风叠。其所以退也，非所谓“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膂”（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乃报国无门也。细味诗中“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二句，大有深意在焉。所谓“非济代人”，实是反语，愤激语，叹无知音也。“非”字大有文章，“且”字亦自有主意。且者，暂也。其隐也乃暂隐，以观事变，以待时机。后之从璘入水军，自非偶然。所以出者，盖心系社稷苍生也。

赠闾丘处士^[1]

贤人有素业，乃在沙塘陂^[2]。竹影扫秋月，荷衣落古池。闲读山海经，散帙卧遥帷^[3]。且耽田家乐，遂旷林中期。野酌劝芳酒，园蔬烹露葵^[4]。如能树桃李，为我结茅茨^[5]。

【注释】

- [1]闾丘处士：隐居于宿松的逸人，复姓闾丘。太白另有《赠闾丘宿松》一诗，诗赠县令。处士与县令似非一人。
- [2]“贤人”二句：《李太白全集》王琦注云：“《江南通志》：沙塘陂，在宿松城外。唐闾丘处士筑别业于此，李太白有诗赠之云云。”素业，清素之业。《颜氏家训·勉学》：“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
- [3]“闲读”二句：写处士读书自适。山海经，古代小说异闻之书。书中记述山川、物产、风俗之类，保存古代神话及史地资料甚多。作者未详。散帙，打开书套，翻阅书卷。
- [4]露葵：即冬菜。俗呼滑菜。宋玉《讽赋》：“炊雕胡之饭，烹露葵之羹。”
- [5]“如能”二句：意谓倘有交情，可以结茅为邻。树桃李，《韩诗外传》七：“夫春树桃李，夏得阴其下，秋得食其实。”后用以喻荐士。此喻交情。结茅茨，盖简陋的草房。

【点评】

太白避难皖南，卧病宿松，曾与处士闾丘氏交游野酌，因赠此诗。诗写田居逸趣，颇得渊明风味。

赠张相镐^[1]

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2]。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竟不侯，当年颇惆怅^[3]。世传崆峒勇^[4]，气激金风壮。英烈遗厥孙，百代神犹王^[5]。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6]。龙颜惠殊宠，麟阁凭天居^[7]。晚途未云已，蹭蹬遭谗毁。想象晋末时，崩腾胡尘起^[8]。衣冠陷锋鏑，戎虏盈朝市。石勒窥神州，刘聪劫天子^[9]。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10]。六合洒霖雨，万物无凋枯。我挥一杯水^[11]，自笑何区区！因人耻成事^[12]，贵欲决良图。灭虏不言功，飘然陟方壶^[13]。惟有安期舄，留之沧海隅^[14]。

【注释】

^[1]张相镐：宰相张镐。博州人，玄宗奔蜀，徒步扈从。肃宗即位，遣赴行在，拜谏议大夫，寻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河南节度使，持节都统淮南等道诸军事。见《旧唐书》本传。

^[2]“本家”二句：自谓汉陇西飞将军李广之后。陇西，指陇西成纪，今甘肃成县。李阳冰《草堂集序》：“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汉边将，指李广。太白尊之为先祖。

^[3]“苦战”二句：谓李广屡立战功，然白首未曾封侯，即所谓“李广难封”。事见《史记·李将军列传》。不侯，不曾封侯。

^[4]崆峒：山名，在今甘肃平凉之西。又作空桐，《尔雅·释地》：“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故谓“崆峒勇”。

^[5]“英烈”二句：谓承乃祖之遗风。神犹王，精神振作。王，读如“旺”。

^[6]相如：指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

^[7]“龙颜”二句：写待诏翰林事。龙颜，指唐玄宗恩宠。麟阁，汉麒麟阁，在未央宫中，此代指翰林院。

^[8]“想象”二句：谓安史之乱如晋末五胡之乱。晋永嘉五年，刘曜等寇洛川，晋帝蒙尘于平阳。见《晋书·孝怀帝纪》。

^[9]“石勒”二句：谓石勒、刘聪等颠覆晋室。石勒，羯人，十六国时后赵开国君主。刘聪，十六国汉主刘渊之子，继位后改汉为前赵。曾虏晋怀帝，故云“劫天子”。见《晋书·孝怀帝纪》。

^[10]“誓欲”二句：有平乱收复东京之志。鲸鲵，喻安史。洛阳，安史据洛阳为伪都。

^[11]一杯水：自谦力微。《孟子·告子上》：“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

^[12]“因人”句：《史记·平原君列传》载毛遂语：“公等碌碌，所谓因人成事者也。”

^[13]“灭虏”二句：谓功成身退。方壶，又作方丈，传说中海上仙山。

^[14]“惟有”二句：拟安期生留舄仙去。《艺文类聚》七八引《列仙传》云：“安期生，琅耶阜乡人，卖药海边，时人皆言千岁公。秦始皇请见，与语三日三夜，赐金璧数万，出于阜乡亭，皆置去，留书，以赤玉舄一量为报，曰：‘复千岁，来求我于蓬莱山下。’”

【点评】

本题二首，此录其二。题下原注：“时逃难病在宿松山作。”即其所云：“卧病宿松山，苍茫空四邻。”丹阳之败，仓卒南奔，避地宿松，其时尚未系寻阳狱。据其一“昔为管将鲍，中奔吴隔秦”推断，太白

与张镐当曾有交情，故直言乞为援引。此篇题一作《书怀重寄张相公》，可知第一首寄出后，未见招纳，故有“重寄”之作。此重寄之作自叙家世，自申壮志，并以功成身退为期，亦自荐之诗。诗云：“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无论从李璘，抑或求张镐，太白均持此志。

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 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1]

独坐清天下^[2]，专征出海隅^[3]。九江皆渡虎^[4]，三郡尽还珠^[5]。组练明秋浦，楼船入郢都^[6]。风高初选将，月满欲平胡^[7]。杀气横千里，军声动九区^[8]。白猿惭剑术^[9]，黄石借兵符^[10]。戎虏行当剪，鲸鲵立可诛^[11]。自怜非剧孟，何以佐良图^[12]？

【注释】

^[1]中丞宋公：即宋若思。若思，或误作“若恩”，为宋之悌之次子，官御史中丞，又为江南西道采访使兼宣城太守。寻阳：今江西九江。脱余之囚：指将太白从寻阳狱中释放出来。按，白之出狱，崔涣与宋若思均有力焉。太白撰《为宋中丞自荐表》：“前后经宣慰大使崔涣及臣推覆清雪，寻经奏闻。”参谋幕府：于宋若思幕下参谋军政，起草文书。有《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诗、《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为宋中丞自荐表》等文可证。

^[2]独坐：专席。意指骄贵无偶。《后汉书·宣秉传》：“光武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坐’。”

^[3]专征：古诸侯或将帅经特许可自行出兵征伐，称专征。陶潜《命子》诗：“天子与畴我，专征南国。”此指宋若思率吴兵赴河南。

^[4]“九江”句：《后汉书·宋均传》载，宋均为九江太守，郡多虎豹，设槛阱捕杀，反多伤害，均命属县曰：虎豹在山，鼃鼃在水，各有所托。今为民害，咎在残吏，劳勤张捕，非忧恤之本，可去槛阱，除削课制。此后，相传虎相与东游渡江。

^[5]三郡：指宋若思兼任太守的宣城郡。还珠：用合浦珠还故事。典出《后汉书·孟尝传》。称颂宋若思政绩。

^[6]“组练”二句：谓宋若思率军经秋浦入郢都。组练，组甲被练，军队装束。后亦用以形容军容之盛。秋浦，今安徽贵池。楼船，多层的大船，此指战船。郢都，楚国都城，此指江陵。

^[7]平胡：指平定安史之乱。

^[8]九区：犹九州，指全国。

^[9]“白猿”句：典出白猿公。越王请处女传剑术，处女北上见王，道逢老翁，自称袁公，请观其术。处女应之，公挽竹为剑，女接末，公操其本刺处女。三入，女因击袁公，公飞上树，化为白猿。见《艺文类聚》九五引《吴越春秋》。

^[10]黄石：指黄石公。张良经下邳圯桥，黄石公授以兵法。事见《史记·留侯世家》。兵符：指太公兵法。

^[11]鲸鲵：喻指安史。

^[12]“自怜”二句：自谦无剧孟之才以佐宋若思平叛。剧孟，汉初游侠。吴楚七国之叛，周亚夫得剧孟，助以平叛。见《史记·游侠列传》。

【点评】

本篇为出寻阳狱入宋若思幕时所作，赞宋之专征平胡，并表示愿佐良图。其写宋若思三千吴兵由吴入楚之盛，有声有色，颇善状军容。

甯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1]

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陆离^[2]！斩鳌翼娲皇，炼石补天维。一回日月顾，三入凤凰池^[3]。失势青门傍，种瓜复几时^[4]！犹会众宾客，三千光路岐。皇恩雪愤懣，松柏含荣滋^[5]。我非东床人，令姊忝齐眉^[6]。浪迹未出世，空名动京师^[7]。适遭云罗解，翻谪夜郎悲^[8]。拙妻莫邪剑，及此二龙随^[9]。惭君湍波苦，千里远从之^[10]。白帝晓猿断^[11]，黄牛过客迟^[12]。遥瞻明月峡^[13]，西去益相思。

[注释]

^[1]夜郎：唐贞观十六年置县，属黔中道珍州，今贵州正安。乌江：《李太白全集》王琦注引《浔阳记》定乌江在浔阳，即指浔阳江。然据“惭君湍波苦，千里远从之”诗句，此乌江似当远离浔阳之江，非首途道别，乃中途分别。宗十六璟：宗楚客之后，排行十六，蒲州人，太白妻弟。

^[2]“君家”二句：言宗家曾历鼎盛。台鼎，旧称三公为台鼎，如星之三台，如鼎之三足。《后汉书·陈球传》：“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陆离，美好貌。

^[3]“斩鳌”四句：写宗楚客曾辅佐武后，三登相位。娲皇，女媧。《淮南子·览冥训》：“女媧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斩鳌足以立四极。”此喻武后。谓宗楚客辅武后，如斩鳌足炼彩石以助媧皇补天纲续地维。凤凰池，省称凤池，指中书省。宗楚客曾三入中书省为宰相。武后朝称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4]“失势”二句：写宗氏失势在野如邵平种瓜青门。邵平，广陵人，为东陵侯，秦破为布衣，种瓜青门外。青门，长安东头霸城门。见《三辅黄图》一。按，宗楚客先附武后，后附韦后，事败被害。家道败落，形同布衣。

^[5]“皇恩”二句：言宗氏在政争中败落，曾受皇恩，得以昭雪。

^[6]“我非”二句：谦言为宗氏东床之婿。东床，王羲之袒腹东床，为郗太傅快婿。典出《世说新语·雅量》。齐眉，梁鸿之妻具食，举案眉齐。典出《后汉书·梁鸿传》。

^[7]“浪迹”二句：叙天宝初奉诏入翰林，名动京师事。

^[8]“适遭”二句：谓从璘入狱，脱狱未久，复遭流放。

^[9]“拙妻”二句：谓其妻宗氏亦送一程。典出《吴越春秋》：“干将莫邪夫妻铸剑，始金铁不销，后同入冶炉，铸出二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二龙，喻双剑。

^[10]“惭君”二句：谓宗璟不畏江行之苦从其姊送白一程。

^[11]白帝：白帝城。在今四川奉节。

^[12]黄牛：黄牛峡。又名黄牛山，下有黄牛滩。《水经注·江水》：黄牛山“既高，加以江湍纡回，虽途经信宿，犹望见此物，故行者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言水落纡深，四望如一矣”。

^[13]明月峡：在今四川巴县。《水经注·江水》：“江水又左迤明月峡，东至梨乡，历鸡鸣峡。江之南岸，有枳县治。《华阳记》曰：枳县在江州巴郡东四百里，治涪陵水会。庾仲雍所谓别江出武陵者也。水乃延江之枝津分水北注迤涪陵入江，故亦云涪陵水也。”

[点评]

本篇为流夜郎途中留别内弟宗璟之作，历叙宗之家世及己之身世。王琦谓宗楚客三入为相，史传以

为“冒于权利，外附韦氏，内蓄逆谋，故卒以败”，其行迹若此，乃太白有“斩螯翼娲皇，炼石补天维”之褒；诛后亦未闻放罪之辞，赠葬之典，乃太白有“皇恩雪愤懣，松柏含荣滋”之美。在诗人固多溢颂之辞，又为亲者讳，不得不然。（见《李太白全集》注）宗楚客既败，史家未必秉笔直书。太白或有溢美，然亦或有可补史家之失者。其叙宗氏家世，正有感于己之身世也，盖负屈含冤者之自白也。

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1]

少年不得意，落魄无安居。愿随任公子，欲钓吞舟鱼^[2]。常时饮酒逐风景，壮心遂与功名疏。兰生谷底人不锄，云在高山空卷舒。汉家天子驰骅马，赤车蜀道迎相如^[3]。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万岁^[4]，拜贺明主收沉沦。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5]！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6]。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一朝谢病游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爱君山岳心不移，随君云雾迷所为。梦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长价登楼诗^[7]。别后遥传临海作，可见羊何共和之^[8]。

【注释】

[1]南平太守之遥：李之遥，白之故交，由南平守以饮酒故，贬谪武陵，白因有此赠。宋本、缪本题下注云：“时因饮酒过度贬武陵，后诗故赠。”南平，即渝州，先名巴郡，天宝初更名南平。今重庆。

[2]“愿随”二句：典书《庄子·外物》：任公子为大钩，蹲于会稽，投竿东海，期年而后钓得大鱼。吞舟鱼，形容大鱼。《庄子·庚桑楚》：“吞舟之鱼，砀而失水，则蚁能苦之。”

[3]“汉家”二句：以司马相如自拟，谓玄宗召至京师。骅马，司马相如初入长安，过成都升仙桥，题柱曰：“不乘高车骅马，不过此桥。”见晋常璩《华阳国志》。此化用题柱事。

[4]彤庭：汉皇宫以朱色漆中庭，称彤庭。班固《两都赋》：“玄墀扣砌，玉阶彤庭。”后泛指皇宫。

[5]“翰林”二句：自谓在翰林院撰文有功。翰林，翰林院。大明宫与兴庆宫均设翰林院。麟阁，麒麟阁。汉宣帝图绘功臣之所。

[6]“承恩”二句：李阳冰《草堂集序》谓太白入京，“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银台门，在大明宫内，翰林院之侧。金銮殿，在大明宫内，其侧为金銮坡。

[7]“梦得”二句：《南史·谢灵运传》载，谢灵运梦其从弟惠连，得“池塘生春草”句，自谓“此语有神助”，写入《登池上楼》诗。此化用其事，以喻之遥助太白诗思。

[8]“别后”二句：语本谢灵运《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与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共和之》诗。临海，今浙江天台。羊何，指泰山羊璿之、东海何长瑜，与灵运、惠连有笔墨之交。

【点评】

本题二首，此录其一。李之遥由南平守贬武陵，以饮酒故，其二即为此而发，即题注所谓“后诗故赠”。诗云：“东平与南平，今古两步兵。素心爱美酒，不是顾专城。谪官桃源去，寻花几处行。秦人如旧识，出户笑相迎。”为慰之遥而作。本篇首自叙经历，重在奉诏入京一段生活；中写离京后朋友交情之疏，慨世态之炎凉；后转入末题，有感于兄弟之情笃。此乃自慰之作。陆游谓“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宜其终身坎也。”（《老学庵笔记》）殊不知太白每以待诏翰林自荣自夸，究其心态，实乃自怨自慰也。

流夜郎赠辛判官^[1]

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2]！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著金鞭。文章献纳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3]。与君自谓长如此，宁知草动风尘起。函谷忽惊胡马来，秦宫桃李向胡开^[4]。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5]？

【注释】

^[1]夜郎：治所在今贵州正安西北。辛判官：名字事迹未详。判官，唐节度、观察、防御诸使，均置判官，以佐政事。

^[2]“昔在”四句：写在翰林时之风流得意。五侯七贵，泛指朝中权贵。语本东汉王宦者同日封侯与西汉外戚七姓贵族。

^[3]“夫子”四句：谓与辛判官在长安同游同事的情景。章台，长安章台街。《汉书·张敞传》：“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麒麟殿，汉未央宫中殿名。此指唐宫殿。玳瑁筵，以玳瑁装饰坐具的宴席，即盛筵。刘桢《瓜赋序》：“布象牙之席，薰玳瑁之筵。”

^[4]“与君”四句：写安史之乱。函谷，即函谷关。此喻潼关。潼关失守，长安即沦陷。秦宫桃李，指唐宫花木。旧注求具体寄托，失之凿。胡，一作“明”，费解；两宋、缪本作“胡”，是。言唐宫花木皆为叛军而开。

^[5]金鸡：标志大赦。《新唐书·百官志》：“赦日，树金鸡于仗南。”此俗始于后魏。见《封氏闻见记》四：“按《海中星占》，天鸡星动，必当有赦，由是王以鸡为候。”

【点评】

本篇当是将赴夜郎赠别辛判官之作，历叙长安旧游及乱后远谪事。白与辛似奉诏翰林时旧相识，故以长安走马发端。自长安献纳至夜郎远谪，其间身世之变，时世之变，难以尽述，故一概略去，但以“金鸡放赦”收尾，太白诗之跳跃如此。

巴陵赠贾舍人^[1]

贾生西望忆京华，湘浦南迁莫怨嗟^[2]。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3]。

【注释】

^[1]巴陵：即岳州，今湖南岳阳。贾舍人：名至，曾任中书舍人，出为汝州刺史。安史之乱，弃州出奔，贬岳州司马。

^[2]“贾生”二句：以汉贾谊之贬长沙喻贾至之贬岳州。湘浦，指今湖南。

^[3]“圣主”二句：谓肃宗之恩深于汉文帝，故未贬至长沙。意谓岳州比贾谊贬所为近。

【点评】

贾至之贬岳州，有诗云：“极浦三春草，高楼万里心。楚山暗霭碧，湘水暮流深。忽与朝中旧，同为泽畔吟。停杯试北望，还欲泪沾襟。”题曰《南州有赠》（一作《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太白此诗似就其诗意而作，赠以慰之。贾诗袒露，白诗含蓄。“圣主”二句，尤极深婉之至。即所谓“温柔敦厚”者也。

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1]

衡山苍苍入紫冥，下看南极老人星^[2]。回飙吹散五峰雪，往往飞花落洞庭^[3]。气清岳秀有如此，郎将一家拖金紫^[4]。门前食客乱浮云，世人皆比孟尝君^[5]。江上送行无白璧，临歧惆怅若为分^[6]。

【注释】

[1]陈郎将：名字事迹不详，据诗意知其家居衡阳，且为士宦之家。郎将：五品军官。衡阳：唐属衡州，今属湖南。

[2]“衡山”二句：极言衡山之高。衡山，南岳。隋开皇九年定衡山为南岳，此前南岳为潜山。紫冥，犹紫虚，即天空。南极老人星：南极星，又称老人星。《史记·天官书》：“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极老人。”

[3]“回飙”二句：写衡山俯视洞庭。五峰，衡山七十二峰，大者五峰，即祝融峰、紫盖峰、云密峰、石廋峰、天柱峰。以祝融峰为最高。

[4]金紫：谓金鱼袋与紫绶。指高级官员。

[5]“门前”二句：谓陈郎将家豪放好客似孟尝君。孟尝君，战国齐公子田文。其门下有食客数千。

[6]“江上”二句：写江夏江边送别之惆怅。江上，长江边。即另题所说南浦。白璧，典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春壬正月，秦伯纳之（指晋公子重耳），不书，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负羁縻，从君巡于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请由此亡。’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以舅氏临河授璧，公子投璧于河，为临别信誓。若为，怎能。若为分，谓难分难舍。

【点评】

本篇题下有《序》云：“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时，圣贤低眉。况仆之不肖者，而迁逐枯槁，固非其宜！朝心不开，暮发尽白，而登高送远，使人增愁。陈郎将义风凛然，英思逸发。来下曹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诗。动情兴于中流，泛素波而径去。诸公仰望不及，连章祖之。序惭起予，辄冠名贤之首。作者嗤我，乃为抚掌之资乎！”咸本题无“与诸公”三字，注云：“一作‘春于南浦与诸公’。”《文苑英华》录其序，题作《春于南浦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岳序》。固知送别之地为武昌城南之南浦。诗写衡山之钟灵毓秀，先状衡岳之高峻，后述陈郎将一家之豪贵。善于转折，极尽形容，音调铿锵，气韵流畅，最显出太白歌行本色。

江夏赠韦南陵冰^[1]

胡骄马惊沙尘起，胡雏饮马天津水^[2]。君为张掖近酒泉^[3]，我窜三巴九千里^[4]。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5]。西忆故人不可见，东风吹梦到长安。宁期此地忽相遇，惊喜茫如堕烟雾。玉箫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申长句^[6]。昨日绣衣倾绿樽^[7]，病如桃李竟何言^[8]？昔骑天子大宛马^[9]，今乘款段诸侯门^[10]。赖遇南平豁方寸，复兼夫子持清论。有似山开万里云，四望青天解人闷^[11]。人闷还心闷，苦辛长苦辛。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山公醉后能骑马^[12]，别是风流贤主人。头陀云月多僧气^[13]，山水何曾称人意！不然鸣笳按鼓戏沧流，呼取江南女儿歌棹讴。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我倒却鹦鹉洲^[14]。赤壁争雄如梦里^[15]，且须歌舞宽离忧。

【注释】

^[1]江夏：今湖北武昌。韦南陵冰：南陵县令韦冰，京兆人。韦渠牟之父，官终著作郎兼苏州司马，卒于大历末。为太白故交，白曾教授其子渠牟古乐府。南陵，今属安徽。

^[2]“胡骄”二句：谓安史攻陷洛阳。胡骄，本谓匈奴，语本“胡者，天之骄子”（《汉书·匈奴传》）。此指安史。胡雏，原指石勒。王衍见石勒而异之，称为“胡雏”。见《晋书·石勒载记》。此亦借指安史。天津水，天津桥下之水，即洛水。此代指洛阳之陷落。

^[3]“君为”句：意谓韦冰曾官于张掖。张掖，唐为甘州，今属甘肃。酒泉，即肃州，今属甘肃。

^[4]三巴：指巴郡、巴西、巴东。今四川东部一带。按，三巴为太白流夜郎所经之地。

^[5]夜郎：今贵州正安。带霜寒：太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云：“扫荡六合清，仍为负霜草。”以“负霜草”为迁客自喻，故曰“带霜寒”。

^[6]长句：唐人称七律、七古、七言歌行为长句。

^[7]绣衣：指御史台官员。亦称绣衣直指。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8]“病如”句：化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语。见《史记·李将军列传赞》。

^[9]大宛马：汉西域大宛所产名马。此指待诏翰林所借御厩中马。

^[10]款段：行走迟缓之劣马。马少游欲居乡里，“乘下泽车，御款段马”。见《后汉书·马援传》。

^[11]“赖遇”四句：感激南平太守李之遥与南陵令韦冰之勉励与持论，使之豁然开朗消除愁闷。南平，指南平太守李之遥。太白称之族弟，有《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南平，即渝州，今重庆。夫子，对韦冰的尊称。

^[12]山公：指晋山简。曾出任征南将军，镇守襄阳。好酒，童谣云：“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见《晋书·山涛传》。此指韦冰。

^[13]头陀：头陀寺。故址在今湖北武昌蛇山。

^[14]“我且”二句：故作狂言，以破愁闷。诗出，即有人讥其狂。故复作《醉后答丁十八以诗讥予捶碎黄鹤楼》一诗，诗云：“黄鹤楼高已捶碎，黄鹤仙人无所依……一州笑我为狂客，少年往来相讥。”其后禅僧作偈云：“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有意气时消息气，不风流处也风流。”颇得其旨。

^[15]赤壁争雄：谓孙刘联军败曹操于赤壁。喻安史乱后藩镇割据争雄事。赤壁，传闻遗址多处，较可信者为今湖北蒲圻赤壁。

【点评】

本篇写赦后于江夏遇故交韦冰，叙离合情怀。诗中屡见“苦心”、“人闷”、“心闷”、“苦辛”、“愁来”、“离忧”诸词，足见其时太白心中之苦闷忧愁。其所愁所忧，非独身世之潦倒，亦忧时世之可危。安史乱后，诸节度拥兵自重，复现“赤壁争雄”之势，此时世之可忧者也。故有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之语，以消其意气。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1]

我在巴东三峡时^[2]，西看明月忆峨眉。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黄鹤楼前月华白，此中忽见峨眉客^[3]。峨眉山月还送君，风吹西到长安陌。长安大道横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4]。黄金师子乘高座，白玉麈尾谈重玄^[5]。我似浮云滞吴越^[6]，君逢圣主游丹阙^[7]。一振高名满帝都，归时还弄峨眉月。

【注释】

^[1]峨眉山：在今四川峨眉。蜀僧晏：事迹不详。中京：指长安。至德二载十二月改蜀郡为南京，凤翔为西京，长安为中京。上元二年中京复曰西京。

^[2]巴东：泛指古巴国之东，含今云阳、奉节以东。三峡在其中，故称“巴东三峡”。《巴东三峡歌》云：“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3]“黄鹤”二句：写与蜀僧相遇于江夏。黄鹤楼，在江夏黄鹤矶。故址在今湖北武昌蛇山。峨眉客，指蜀僧晏。

^[4]秦川：秦之故地，约包括今陕甘两省。

^[5]师子乘高座：《大智度论》七：“佛为人中师子，佛所坐处，或床或地，皆名师子座。如今者，国王坐处亦名师子座。”师，通“狮”。麈尾：俗称拂尘。晋人谈玄多执玉柄麈尾。《世说新语·容止》：“王夷甫容貌整肃，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二句悬想蜀僧晏在长安上座说法。

^[6]“我似”句：化用曹丕《杂诗》其二：“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所谓“浮云滞吴越”，乃喻指自己滞留江夏。吴越，指“吴会”，切“浮云”。以押韵故改“会”为“越”。均指今江浙一带。

^[7]丹阙：指长安宫阙。

【点评】

本篇为送行诗，当是在江夏送蜀僧晏入长安。僧居蜀之峨眉，因题曰“峨眉山月歌”。以峨眉山月发端，复以峨眉山月收束。其间以月为线贯联首尾，月照三峡，月照黄鹤楼，月照秦川，月照峨眉，无往而非月。严沧浪曰：“回环散见，映带生辉，真有月映千江之妙。”（《严羽评点李集》）可谓知言。

江上赠窦长史^[1]

汉求季布鲁朱家^[2]，楚逐伍胥去章华^[3]。万里南迁夜郎国^[4]，三年归及长风沙^[5]。闻道青云贵公子，锦帆游戏西江水^[6]。人疑天上坐楼船^[7]，水净霞明两重绮^[8]。相约相期何太深！棹歌摇艇月中寻。不同珠履三千客^[9]，别欲论交一片心。

【注释】

^[1]江上：长江之上。窦长史：名字不详，曾任长史。长史，州郡属官，位在别驾之下。

^[2]“汉求”句：用季布故事。《史记·季布列传》载，季布任侠，为项羽将，有名于楚。羽败，汉以千金求购布。鲁朱家收布，之洛阳见汝阴侯滕公。滕公知朱家为大侠，乃为说项，上因赦季布。

^[3]“楚逐”句：典出《史记·伍子胥列传》：楚平王诛杀伍子胥之父兄，子胥弯弓欲射使者，使者走，遂出奔吴。章华，楚台名，故址在今湖北。

^[4]南迁夜郎国：指从璘获罪长流夜郎事。夜郎，在今贵州正安。

^[5]长风沙：在今安徽怀宁东五十里。

^[6]“闻道”二句：写窦长史舟游江上。青云贵公子，喻指窦长史。西江，西来之大江，指长江。

^[7]“人疑”句：沈佺期《钓竿篇》：“朝日敛红烟，垂竿向绿川。人疑天上坐，鱼似镜中悬。”

^[8]“水净”句：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为此句所本。

^[9]珠履三千客：《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

【点评】

本篇为遇赦归至长风沙江上见窦长史时赠诗，谢其相约相期，赞窦长史如春申君之好客，然太白此时已无心于贵公子门下为上客，只是感其交情，故赋诗以赠。诗之风调不减当年，只是略带衰飒。

感慨兴怀·仰天大笑出门去

大车扬飞尘

（古风其二十四）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1]。中贵多黄金^[2]，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3]，冠盖何辉赫^[4]！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5]。世无洗耳翁^[6]，谁知尧与跖^[7]？

【注释】

^[1]“大车”二句：言豪贵的车尘飞扬于道途，正午的日光也被遮蔽得一片昏暗。亭午，正午。阡陌，原指南北东西田界，此指道路。

^[2]中贵：显贵的侍从宦官。又称“中贵人”。《史记·李将军传》索隐引董巴《舆服志》云：“黄门丞至密近，使听察天下，谓之中贵人使者。”

^[3]斗鸡者：专事斗鸡的人，如贾昌之流。陈鸿《东城老父传》载，唐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斗鸡戏。及即位，治鸡坊于两宫间，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训练教饲雄鸡。上行下效，诸王、外戚、公主、侯家，皆倾帑市鸡，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贾昌为五百小儿长，帝甚爱牵之，号为鸡神童。金帛之赐，日至其家。时人语曰：“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

^[4]冠盖：官吏的服饰与车乘，有时代指官吏。冠，礼帽。盖，车盖。班固《两都赋》：“冠盖如云，七相五公。”

^[5]怵惕：恐惧。

^[6]洗耳翁：指许由。晋皇甫谧《高士传》载，尧让天下于许由，由遁耕于颍水之阴，箕山之下；尧又召许由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之滨。

^[7]尧：传说中古帝陶唐氏之号。《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后用以指代圣君。跖：春秋战国之交的人，名跖，一作“蹠”，为柳下季之弟。旧时被诬称为盗跖。见《庄子·盗跖》。

【点评】

本篇刺中贵之骄奢，讽小人之得志，盖有所感而发者也。或是初入长安时耳目所濡染而感慨系之，因发而为诗。矛头所向，直指玄宗。

少年行^[1]

五陵年少金市东^[2]，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3]。

【注释】

^[1]少年行：乐府杂曲旧题。或作《少年子》，本出《结客少年场》。

^[2]五陵年少：指豪贵公子。五陵，指长安之北长陵、安陵、阳陵、茂陵、昭陵西汉五帝的陵墓。五陵在汉唐为豪门贵族聚居之地。金市：古洛阳陵云台西有金市。西方属金，故称金市。见《水经注·谷水》。此指繁华的街市。

^[3]胡姬：原指西域出生的少女。后多泛指卖酒女郎。酒肆：酒店，酒家。

【点评】

本题二首，均写少年豪侠。此首又题《小放歌行》，颇能尽少年公子豪放之态。太白自少即热衷于仙与侠，故与少年豪侠多所共鸣，是亦夫子自道也。

白马篇^[1]

龙马花雪毛^[2]，金鞍五陵豪^[3]。秋霜切玉剑^[4]，落日明珠袍^[5]。斗鸡事万乘，轩盖一何高^[6]！弓摧南山虎^[7]，手接太行猱^[8]。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9]。发愤去函谷^[10]，从军向临洮^[11]。叱咤经百战，匈奴尽奔逃。归来使酒气^[12]，未肯拜萧曹^[13]。羞入原宪室，荒径隐蓬蒿^[14]。

【注释】

^[1]白马篇：乐府杂曲旧题。曹植、鲍照本题均写边塞事，此则写五陵豪少。

^[2]龙马：《周礼·夏官》：“马八尺以上为龙。”后多以龙喻骏马。

^[3]五陵豪：聚居于长安之北五陵地带的豪门贵族。

^[4]“秋霜”句：言五陵豪所佩之剑霜刃锐利，可以切玉。《列子·汤问》谓周穆王得西戎锟铻之剑，“炼钢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

^[5]“落日”句：言珠袍在夕阳中闪闪发光。语本梁王僧孺《古意》诗：“朔风吹锦带，落日映珠袍。”

^[6]“斗鸡”二句：言以斗鸡侍奉主上，以博取荣华。事见陈鸿《东城老父传》。

^[7]南山虎：用晋周处事。南山白额虎为患，周处入山中射杀，为民除害。见《晋书·周处传》。

^[8]“手接”句：《后汉书·张衡传》注引《尸子》曰：“中黄伯曰：我左执太行之猱，右执雕虎，惟象之未试，吾或焉。”猱，类猿，长臂。

^[9]剧孟：汉代大侠。《汉书·游侠传》：“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如鹜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卿。”

^[10]函谷：函谷关。秦关在今河南灵宝，汉关在今河南新安。

^[11]临洮：隋为临洮郡，唐为岷州治。在今甘肃岷县。

^[12]使酒：酒后任性。《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灌夫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谀。贵戚诸有势在己之右，必陵之。”

^[13]萧曹：指汉初宰相萧何与曹参。《史记·周昌传》：“昌为人强力，敢直言，自萧曹等皆卑下之。”

^[14]“羞入”二句：《韩诗外传》一：“原宪居鲁，环堵之室，须以蒿莱，蓬户瓮牖，桷桑而无枢，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原宪，字子思，孔子弟子，安贫乐道。

【点评】

本篇写长安五陵豪门子弟逞强使气，亦颂亦讽，似颂实讽。萧士赞曰：“此诗寓贬于褒，寄扬于抑，深得国风之旨。”太白尊侠重义，故于其侠义有所扬，然于其豪奢则有所抑，心情复杂，而其妙处正在褒贬之际抑扬之间也。

陈情赠友人^[1]

延陵有宝剑，价重千黄金。观风历上国，暗许故人深。归来挂坟松，万古知其心^[2]。懦夫感达节，壮士激青衿^[3]。鲍生荐夷吾，一举致齐相^[4]。斯人无良朋，岂有青云望！临财不苟取，推分固辞让^[5]。后世称其贤，英风邈难尚。论交但若此，有道孰云丧^[6]！多君骋逸藻，掩映当时人。舒文振颓波，秉德冠彝伦^[7]。卜居乃此地，共井为比邻。清琴弄云月，美酒娱冬春。薄德中见捐，忽之如遗尘^[8]。英豪未豹变^[9]，自古多艰辛。他人纵以疏，君意宜独亲。奈何成离居，相去复几许？飘风吹云霓^[10]，蔽目不得语。投珠冀有报，按剑恐相拒^[11]。所思采芳兰，欲赠隔荆渚^[12]。沉忧心若醉，积恨泪如雨。愿假东壁辉，余光照贫女^[13]。

【注释】

^[1]陈情：陈诉衷情。屈原《九章·惜往日》：“愿陈情以白行兮，得罪过之不意。”

^[2]“延陵”六句：写延陵挂剑之重交情。春秋吴公子季札封于延陵，使鲁，北过徐君。徐君爱其剑而不敢言，季札心知之。及还，徐君已死，因解剑系其冢树而去。见《史记·吴太伯世家》。

^[3]“懦夫”二句：谓延陵之风可以励俗。懦夫，软弱无所作为的男子。《孟子·万章下》：“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达节，不拘常格而自然合节。《左传·成公十五年》：“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青衿，青领，学子之所服，或作士子代称。语本《诗经·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壮士”句一作“壮气激素衿”。

^[4]“鲍生”二句：以管鲍之交为喻。鲍叔牙知管仲之贤，善遇之，后荐之于齐桓公，桓公用为相，遂霸天下。见《史记·管晏列传》。夷吾，管仲之名，以字行。

^[5]“临财”二句：用管鲍分金事。《史记·管晏列传》载，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

^[6]有道：一本作“友道”。

^[7]彝伦：天地人之常道，犹常伦。《尚书·洪范》：“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8]“薄德”二句：谓二人交情中断。

^[9]豹变：语本《周易·革》：“君子豹变，其文蔚也。”

^[10]“飘风”句：屈原《离骚》：“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

^[11]“投珠”二句：典出《史记·邹阳列传》：“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路人无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

^[12]荆渚：当在江陵一带。今湖北荆州。二句意取屈原《九歌·河伯》：“被石兰兮带杜蘅，折芳馨兮遗所思。”

^[13]“愿假”二句：典出《列女传·辩通传》：齐女徐吾为齐东贫妇，与邻会烛相从夜织。以贫烛不足数，邻妇欲拒之。徐吾曰：“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烛不为暗，损一人烛不为明，何爱东壁之余光，不使贫女得蒙见爱之恩，长为妾役之事，使诸君常有惠施于妾，不亦可乎？”邻妇终无后言。

【点评】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谓：“此诗似入京以前，在安陆时作，故云：‘卜居乃此地，共井为比邻。’”诗当作于安陆，然似初入长安东归后作。时太白于安陆处境甚恶，当道不肯垂顾，亲朋亦复离散，因

有移居东鲁之举。由此诗可知芳邻朋交之捐弃，故特仰管鲍情义，并求其言归于好，犹异得一助。白少傅云：“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李白墓》）读此诗，其沦落可知矣。

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1]

五月梅始黄，蚕凋桑柘空。鲁人重织作，机杼鸣帘栊^[2]。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3]。举鞭访前涂，获笑汶上翁。下愚忽壮士^[4]，未足论穷通^[5]。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6]。西归去直道，落日昏阴虹^[7]。此去尔勿言，甘心如转蓬^[8]。

【注释】

^[1]东鲁：指鲁郡，即兖州，治瑕丘。李白移家于此。汶上：指汶水流域。《论语·雍也》：“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汶上翁，指鲁儒。

^[2]“五月”四句：写农村耕织事。以农事发兴，可知其家于城外乡村。桑柘，桑叶、柘叶皆可养蚕。机杼，织布工具。

^[3]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地区，古指青、兖二州之境。

^[4]下愚：指最愚笨的人。语本《论语·阳货》：“惟上智与下愚不移。”

^[5]穷通：贫困与显达。《庄子·让王》：“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此谓仕宦成败。

^[6]“我以”四句：谓其似鲁仲连之功成身退。一箭书，典出《史记·鲁仲连列传》：聊城为燕所陷，齐田单攻岁余而未下。鲁仲连乃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燕将见书，泣三日，自杀，聊城遂下。鲁仲连有功不受爵，逃隐于海上。

^[7]阴虹：古以虹霓属阴气，故称阴虹。

^[8]转蓬：如飞蓬之飘转不定，喻漂泊四方。

【点评】

本篇为自安陆移家东鲁时所作。其时穷处乡间，为鲁儒所讥，因以诗答之，明其功成身退出处态度。

南陵别儿童入京^[1]

白酒新熟山中归^[2]，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3]。游说万乘苦不早^[4]，著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买臣^[5]，余亦辞家西入秦^[6]。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7]。

【注释】

^[1]南陵：当在鲁郡，或即沙丘旁太白居处。作者另有《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其南陵亦指此。旧注宣州南陵，误。入京：天宝初，太白以玉真公主、贺知章之荐，奉诏入翰林，由东鲁首途赴京。

^[2]“白酒”句：谓酒初熟时自山中归家。山中，当是徂徕山中。太白居东鲁时，曾与韩准等人隐于徂徕竹溪。

^[3]“高歌”二句：影宋咸淳本注云：“一本无此二句。”

^[4]游说万乘：以策士自况，喻向君王献策。万乘，指皇帝。《孟子·梁惠王上》“万乘之国”，注：“万乘，谓天子也。”

^[5]“会稽”句：《汉书·朱买臣传》载，会稽朱买臣，家贫，好读书，常刈薪以给食。担薪诵书，妻随而止之。买臣益疾诵，妻羞之，求去。买臣曰：“我年五十当富贵。”妻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后买臣登仕途，任会稽太守，其妻羞愧自缢。按，此愚妇，当有所指。或以为诀而去者之刘氏，或以为鲁妇人，均在疑似之间。

^[6]入秦：即入京城长安。长安在秦地，故称入秦。又暗用张仪入秦游说之典。

^[7]蓬蒿人：山野之人。

【点评】

诗题《河岳英灵集》、《又玄集》作《古意》。为奉诏入京告别家人之作，喜不自胜，狂态可掬，以直致见风格。

宫中行乐词^[1]

（选一）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2]，珠殿锁鸳鸯。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3]。

【注释】

^[1]行乐：消遣娱乐。汉杨惲《报孙会宗书》：“人生行乐耳。”

^[2]翡翠：鸟名。或云赤者为雄曰翡，青者为雌曰翠。见《异物志》。

^[3]飞燕：指汉成帝皇后赵飞燕。赵飞燕居昭阳殿。此借喻杨贵妃。

【点评】

本题八首，皆太白供奉翰林时应制之作，颂宫廷游乐事。此选其二，《文苑英华》题作《醉中侍宴应制》。太白向不为诗律所缚，极少作律体，然其宫中应制之什，非独严于声律，且亦工于雕刻，故知彼于近体，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倘其乐为此齐梁浮艳绮丽之体，则岂复有太白邪！

清平调词三首^[1]

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2]，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3]，会向瑶台月下逢^[4]。

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5]。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6]。

三

名花倾国两相欢^[7]，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8]。

【注释】

^[1]清平调：唐大曲名，或以为始创于玄宗天宝间，乐律在古之清调与平调之间，别名“清平辞”。

^[2]想：像，如。有悬拟之意。

^[3]群玉山：仙山。传为西王母所居。见《仙传拾遗》。

^[4]瑶台：神仙所居之处。《太平御览》六六〇引《登真隐诀》：“昆仑瑶台，是西王母之宫。”

^[5]云雨巫山：巫山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典出宋玉《高唐赋》。

^[6]“借问”二句：以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喻杨贵妃。是美杨妃。

^[7]名花：指牡丹花。倾国：指美女。汉李延年歌谓北方佳人“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后因以“倾城倾国”指美女。此喻杨妃。句意谓牡丹杨妃两相欢也。

^[8]沉香亭：在兴庆宫龙池畔。其故址与今西安兴庆公园中之沉香亭相去不远。

【点评】

本题三首为供奉翰林时奉命应制之作，借名花以称颂杨妃。据《松窗杂录》载，兴庆池东沉香亭前，牡丹盛开，玄宗与杨妃前往赏花，时选梨园子弟随从。玄宗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词！”遂命李龟年宣李白作词，立进《清平调词》三章。龟年歌唱，玄宗吹笛伴奏，为一时之极致。沈德潜谓“三章合花与人言之，风流旖旎，绝世丰神”（《唐诗别裁集》），颇谙其中之味。或说高力士以此激贵妃，实乃无根之谈；或说颂中寓讽，亦求之过深。作颂声读，庶几近之。

塞下曲^[1]

（选三）

一

五月天山雪^[2]，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3]，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4]。

二

骏马以风飏，鸣鞭出渭桥^[5]。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6]。阵解星芒尽，营空海雾消^[7]。功成画麟阁^[8]，独有霍嫖姚^[9]。

三

塞虏穷秋下^[10]，天兵出汉家。将军分虎竹^[11]，战士卧龙沙^[12]。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玉关殊未入^[13]，少妇莫长嗟。

【注释】

^[1]塞下曲：乐府横吹曲旧题有《出塞曲》、《入塞曲》，唐人有《塞上》、《塞下》之曲，《乐府诗集》作“新乐府辞”。

^[2]天山：又名白山，匈奴谓之天山，冬夏皆雪。在今新疆哈密、吐鲁番以北。

^[3]折柳：笛曲古有《折杨柳》。

^[4]楼兰：即鄯善，汉西域国名，在今新疆罗布泊之西。二句用傅介子事。《汉书·傅介子传》载，楼兰王受匈奴反间，遮杀汉使。大将军霍光遣傅介子率勇士赏金赴楼兰，诈称欲赐其王，与饮，醉，壮士二人从后刺之，斩其首悬北阙下。因封介子为义阳侯。

^[5]渭桥：指中渭桥。在长安北。

^[6]天骄：指匈奴。《汉书·匈奴传》：“胡者，天之骄子也。”

^[7]“阵解”二句：谓战事已息。隋杨素《出塞》诗：“兵寝星芒落，战解月轮空。”星芒尽，指息兵。《后汉书·天文志》：“客星芒气白为兵。”海雾消，亦指息乱。《初学记》二引《春秋元命苞》：“雾，阴阳之气，阴阳怒而为风，乱而为雾。”

^[8]画麟阁：画像于麒麟阁。汉萧何造麒麟阁，汉宣帝思股肱之美，乃图霍光等十一人于阁上。见《三辅黄图》。

^[9]霍嫖姚：指霍去病。汉武帝时名将，曾为嫖姚校尉，胜匈奴于祁连山。见《史记》本传。按，霍去病不曾图于麟阁，此只作功臣代称，故及之。

^[10]“塞虏”二句：言北寇南侵，出兵抵御。塞虏，塞外敌人。在汉为匈奴。乘秋下，塞外秋来草黄马肥，匈奴乘便南窥。

^[11]虎竹：指虎符与竹使符。均为兵符，即调兵信物。各分其半，合符为信。鲍照《拟古》诗：“留我一白羽，将以分虎竹。”

^[12]龙沙：指塞外沙漠。《后汉书·班超传》：“坦步葱雪，咫尺龙沙。”

^[13]玉关：即玉门关。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或以为此句用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事：广利奉命讨大宛，兵少，请益兵。天子大怒，便

使遮玉门关，曰：“军有敢入，斩之。”见《汉书·李广利传》。可备一说。

【点评】

本题六首，此选其一、其三、其五三首。皆写边塞征战之事，颂赞杀敌立功之士，声情激昂，有盛唐气象。且能于雄豪中见工巧，如“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实而虚，虚而实，诗极豪，辞极巧。正如沈德潜所评：“只弓如月，剑如霜耳，笔端点染，遂成奇彩。”（《唐诗别裁集》）

独不见^[1]

白马谁家子，黄龙边塞儿^[2]。天山三丈雪^[3]，岂是远行时！春蕙忽秋草，莎鸡鸣曲池^[4]。风催寒梭响，月入霜闺悲。忆与君别年，种桃齐蛾眉。桃今百余尺，花落成枯枝。终然独不见，流泪空自知。

【注释】

^[1]独不见：乐府杂曲旧题，《乐府古题要解》：“独不见，伤思而不得见也。”

^[2]黄龙：指黄龙戍。故址在今辽宁辽阳。此泛指边塞。沈佺期《杂诗》：“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

^[3]天山：又名白山，冬夏皆雪。在今新疆。

^[4]莎鸡：纺织娘，即蟋蟀。曲池，一作“西池”。

【点评】

本篇仿古乐府，写思妇之念征夫。诗中之地点景物，皆为情而设，故既无方位，亦无时序，黄龙之与天山并列，春蕙之与冬月相联，均非实地实景，而为思妇相思之情设也。词旨与《塞下曲六首》其四近似，而意境稍胜。《塞下曲六首》其四，敦煌写本题作《独不见》。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谓：“与卷四之《独不见》颇有相近之词句，疑作《独不见》是也。”又云：“或即一诗并存两本耳。”其词曰：“白马黄金塞，云砂绕梦思。那堪愁苦节，远忆边城儿。萤飞秋窗满，月度霜闺迟。摧残梧桐叶，萧飒沙棠枝。无时独不见，泪流空自知。”结尾二句与此诗几同，一诗两本之说不为无据。可知太白之习乐府，用功之深。

紫骝马^[1]

紫骝行且嘶，双翻碧玉蹄^[2]。临流不肯渡，似惜锦障泥^[3]。白雪关山远，黄云海戍迷^[4]。挥鞭万里去，安得念春闺^[5]？

【注释】

^[1]紫骝马：乐府横吹曲旧题。紫骝，又称枣骝，赤色马。

^[2]“双翻”句：沈佺期《骢马》：“四蹄碧玉片，双眼黄金瞳。”

^[3]“临流”二句：《世说新语·术解》：“王武子善解马性，尝乘一马，着连钱障泥，前有水，终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径渡。”障泥，垂于马腹两侧以遮尘泥者。

^[4]“白雪”二句：谓紫骝随征人远戍。白雪，指白雪戍，在蜀；黄云，指黄云戍。均关合边塞景色。

^[5]春闺：代指思妇。

【点评】

《紫骝马》旧题古辞多为“从军久戍怀归而作”（《古今乐录》），至六朝拟作，如梁简文帝、梁元帝、陈后主、徐陵之作，只咏马而已。王琦《李太白全集》谓“太白则咏马而兼及从军远戍，不恋家室之乐，仍不失古辞之意”，颇切词旨。前四句咏马，五六两句人马相兼，末二句则只写征人，得古辞之意，其承转变化，极为灵活。

关山月^[1]

明月出天山^[2]，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3]。汉下白登道^[4]，胡窥青海湾^[5]。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6]。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7]。

【注释】

^[1]关山月：乐府横吹曲旧题。

^[2]天山：此指祁连山。山横亘于甘肃青海之间。言月出天山，是征人在天山之西。

^[3]玉门关：在今甘肃敦煌西北，为古时通往西域要道。

^[4]白登：白登山，上有白登台，在今山西大同之东。汉七年，匈奴冒顿曾围汉高祖于此，七月乃解。见《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5]青海：指青海湖。在今青海东北部。隋属吐谷浑，唐为吐蕃所据。唐与吐蕃多次攻战于青海湖附近。

^[6]戍客：指守边战士。边色：一作“边邑”。二句写戍客思归。

^[7]“高楼”二句：南朝陈徐陵《关山月》：“思妇高楼上，当窗未应眠。”其意本此，不言思妇，而思妇之情自见。

【点评】

《乐府古题要解》曰：“《关山月》皆言伤离别也。”写关山阻隔，乃一般离别。太白则专写征人思妇之离别，有征人之乡思，有思妇之怨情，盖有感于边塞战争也。明胡应麟《诗薮》谓此诗“浑雄之中，多少闲雅”，其写关山戍客，饶有壮气，自是浑雄；其写高楼思妇，虽有怨情，却见闲雅。此诗最富于盛唐气象，宜其为千古绝唱也。

胡无人^[1]

严风吹霜海草凋^[2]，筋干精坚胡马骄^[3]。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嫫姚^[4]。流星白羽腰间插^[5]，剑花秋莲光出匣^[6]。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7]。云龙风虎尽交回^[8]，太白入月敌可摧^[9]。敌可摧，旄头灭^[10]，履胡之肠涉胡血^[11]。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12]。胡无人，汉道昌^[13]。陛下之寿三千霜，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兮守四方^[14]。

【注释】

^[1]胡无人：又作《胡无人行》，乐府相和歌旧题。

^[2]严风：冬天凛冽的寒风。梁元帝《纂要》：“冬曰玄英，亦曰安宁，亦曰玄冬、三冬、九冬，天曰上天，风曰寒风、劲风、严风、厉风、哀风。”海草：瀚海之草，即边塞之草。《宋书·周朗传》：“池上海草，岁荣日蔓。”

^[3]筋干精坚：犹言强弓。筋干，指弓。《周礼·考工记》：“凡为弓，冬折干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

^[4]霍嫫姚：指霍去病。汉武帝时名将，曾为嫫姚校尉，后为骠骑将军。《汉书》有传。

^[5]流星：古宝剑名。崔豹《古今注·舆服》：吴大帝有宝剑六，“四曰汉星”。或作飞速解，谓羽箭如流星之疾。与《古风》“羽檄如流星”同义。白羽：饰有白羽的箭。《史记·司马相如传》：“弯繁弱，满白羽，射游泉。”

^[6]剑花秋莲：暗示匣中宝剑为芙蓉剑。

^[7]“天兵”二句：写边塞两军交战。玉关，指玉门关。

^[8]云龙风虎：古战阵名。八阵中之四阵，另四阵为天地鸟蛇。见唐李靖《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9]太白入月：古星相家以为此乃“将戮”之象征。见《史记·天官书》。摧敌之说，或别有所据。

^[10]旄头：胡星。亦作髦头。《史记·天官书》：“昴曰髦头，胡星也。”旄头灭，有灭胡之意。

^[11]“履胡”句：语本《淮南子·兵略训》：“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履肠，舆死扶伤，流血千里，暴骸盈场，乃以决胜，此用兵之下也。”

^[12]紫塞：北方边防要塞。崔豹《古今注·都邑》：“秦筑长城，土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焉。”

^[13]汉道昌：汉家国运昌隆。此借汉喻唐。

^[14]“陛下”三句：一本无此三句。或疑为后人所增。“但歌”二句语本汉高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反其意而用之。

【点评】

诗中有“太白入月敌可摧”诸语，注家多以为写安史之乱，乃至谓占验史氏父子之败。是亦类望文生义，于诗义似有一间之隔。细味诗意，当是咏边塞之事，以颂大唐国威。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按曰：“故《胡无人》一诗宜从赵翼、王琦说，以寻常边塞诗视之。”得之矣。

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1]

晨趋紫禁中^[2]，夕待金门诏^[3]。观书散遗帙^[4]，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5]，掩卷忽而笑。青蝇易相点^[6]，白雪难同调^[7]。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8]。云天属清朗，林壑忆游眺。或时清风来，闲倚栏下啸。严光桐庐溪^[9]，谢客临海峤^[10]。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11]。

【注释】

^[1]翰林：指翰林院。《新唐书·百官志》一：“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集贤：即集贤殿书院。有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辑经籍。一本“集贤”下有“院内”二字。《旧唐书·职官志》二：“集贤学士，初定制以五品以上官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

^[2]紫禁：即紫禁宫。紫微、禁中，均指皇宫。翰林院与集贤殿书院，均设在皇宫里。

^[3]金门：即金马门。汉宫门，东方朔、主父偃等皆待诏于金马门。此暗以东方朔自拟。

^[4]遗帙：犹遗编。前代遗留后世的著作。

^[5]会心：领悟，领会。《世说新语·言语》载，梁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

^[6]青蝇：喻进谗者。语本《诗经·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7]“白雪”句：谓曲高和寡。宋玉《对楚王问》，言客歌于郢中，歌《下里》《巴人》，和者数千人；其歌《阳春》《白雪》，和者不过十数人，“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8]褊促：胸襟狭隘。诮：讥讽。

^[9]“严光”句：严光字子陵，东汉会稽人。光武帝同学，隐居不仕，于桐庐富春江垂钓。见《后汉书·严光传》。其钓台今犹存。

^[10]“谢客”句：语本谢灵运《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诗。意拟学谢灵运登山览胜。谢客，谢灵运小字客儿，人称谢客。

^[11]“功成”二句：表示功成身退，归隐林泉。人间，一作“人君”。

【点评】

太白入翰林，当是恃才傲物，自知贻讥被谗，故于本篇力加辩白，以期诸学士同情。诗虽露出引退之意，然犹异功成而后拂衣。是则近乎求情矣。太白貌似超脱，实乃执著，盖时代使然也。倘非处于盛世，而生于末世，或真超然世外也。

凤饥不啄粟 (古风其四十)

凤饥不啄粟，所食惟琅玕^[1]。焉能与群鸡，刺蹙争一餐^[2]。朝鸣昆丘树，夕饮砥柱湍^[3]。归飞海路远，独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晋^[4]，结交青云端。怀恩未得报，感别空长叹。

【注释】

^[1]琅玕：指珠树。《艺文类聚》九十：“《庄子》曰：……老子叹曰：‘吾闻南方有鸟，其名为凤，所居积石千里，天为生食，其树名琼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为实。’”

^[2]刺蹙：即刺促，劳碌不休。

^[3]“朝鸣”二句：语本《淮南子·览冥训》：“（凤凰）曾逝万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之疏圃，饮砥柱之湍濂。”昆丘，昆仑山。砥柱，山名，在今河南三门峡。

^[4]王子晋：周灵王太子。后人称其仙去，或说即仙人王子乔。作者《感遇》诗云：“吾爱王子晋，得道伊洛滨。”此或借指贺知章、玉真公主等。

【点评】

本篇当是被谗去朝感谢长安知交之作。其知交时未必在长安，且为道流，故采用游仙之体，恍兮惚兮，意在虚实之间。王夫之谓“此作如神龙，非无首尾，而不可以方体测知”（《唐诗评选》），正窥见神龙变化之处。

丁都护歌^[1]

云阳上征去^[2]，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3]，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万人凿盘石^[4]，无由达江浒^[5]。君看石芒砀^[5]，掩泪悲千古。

【注释】

[1]丁都护歌：又作《丁督护歌》，乐府清商曲旧题。《宋书·乐志一》：“《督护哥》者，彭城内史徐逵之为鲁轨所杀，宋高祖使内直督护丁旌收斂殡埋之。逵之妻，高祖长女也，呼旌至阁下，自问斂送之事，每问，辄叹息曰：‘丁督护！’其声哀切，后人因其声，广其曲焉。”

[2]云阳：唐属江南道润州，今江苏丹阳。

[3]吴牛喘月：典出《世说新语·言语》：满奋畏风，晋武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刘孝标注：“今之水牛，惟生江淮间，故谓之吴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热，见月疑是日，所以见月则喘。”

[4]“万人”二句：谓水运盘石之难。凿，一本作“系”。王琦《李太白全集》注：“‘万人系盘石，无由达江浒’，诗旨益觉显然。”江浒，江边。

[5]石芒砀：石之大者，义同“盘石”。芒砀，叠韵词，有大义。或说指芒砀所产之石。按，芒砀，地名，在今安徽砀山，古时产石。

【点评】

本篇写船夫拖船运石之苦。《唐宋诗醇》云：“落笔沉痛，含意深远，此李诗之近杜者。”的确有杜甫诗之现实感与沉郁感，颇得汉乐府风神。旧说多求之太深，反失题旨。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1]

昨夜吴中雪，子猷佳兴发^[2]。万里浮云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孤月沧浪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3]。怀余对酒夜霜白，玉床金井冰峥嵘^[4]。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5]。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6]。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7]。鱼目亦笑我，请与明月同^[8]。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9]。折杨皇华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10]。巴人谁肯和阳春^[11]，楚地犹来贱奇璞^[12]。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13]。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14]。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凤麟^[15]，董龙更是何鸡狗^[16]？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17]，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18]。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韩信羞将绶灌比^[19]，祢衡耻逐屠沽儿^[20]。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21]！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22]！少年早欲五湖去^[23]，见此弥将钟鼎疏^[24]。

【注释】

^[1]王十二：王姓，排行十二，名字事迹未详。

^[2]“昨夜”二句：用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事。见《世说新语·任诞》。此以王子猷喻王十二。

^[3]北斗：北斗星。长庚：金星，又名太白星。

^[4]“怀余”二句：切王十二赠诗之题“寒夜独酌有怀”。玉床金井，形容井与井栏装饰的华贵。

^[5]“君不能”二句：抨击斗鸡徒。狸膏金距，鸡头涂狸膏，以使对方畏惧；鸡爪饰金距，易伤对方，皆斗鸡致胜的手段。梁简文帝《鸡鸣篇》：“陈思助斗协狸膏，郗昭妒敌安金距。”鼻息吹虹霓，形容斗鸡徒气焰之盛。《古风》其二十四：“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可对读。

^[6]“君不能”三句：写哥舒翰攻石堡城事。哥舒，哥舒翰，唐代边将。天宝七载冬，代王忠嗣为陇右节度，明年筑神威军于青海上，又筑城于中龙驹岛，后以朔方、河东监牧十万众攻石堡城，不旬月而拔之。上录其功，拜特进、鸿胪员外卿，加摄御史大夫。见《旧唐书·哥舒翰传》。夜带刀，《全唐诗》录西鄙人《哥舒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石堡，石堡城，又名铁刃城，在今青海西宁西南。紫袍，唐三品以上官服。

^[7]“世人”二句：谓世人不重诗赋。掉头，转头，不顾。东风射马耳，喻漠然无所动心。

^[8]“鱼目”二句：谓鱼目混珠。晋张协《杂诗》：“鱼目笑明月。”请，一作“谓”。明月，即明月珠。太白多用以比喻才士。

^[9]“骅骝”二句：形容贤者失意，庸者得志。骅骝，骏马名，喻有才华的人士。拳跼，不得伸展。蹇驴，跛脚的驴子，喻庸凡之辈。

^[10]“折杨”二句：以古乐讽君德之薄。折杨皇华，两种歌曲名。《庄子·天地》：“大声不入于里耳，《折杨》《皇华》，则嗑然而笑。”枉清角，典出《韩非子·十过》：晋平公问：“清角可得而闻乎？”师旷答曰：“不可……今主君德薄，不足听之，听之将恐有败。”平公以年老好音，急欲听之，师旷不得已而鼓琴。一奏之，风雨大作，平公恐惧，伏于廊室。由是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瘡病。

^[11]“巴人”句：谓曲高和寡。典出宋玉《对楚王问》。阳春，高雅之曲。

^[12]“楚地”句：用卞和事。《韩非子·和氏》载，卞和得一璞，献楚王，以为石，定欺君之罪，刖其足。

[13]苍蝇贝锦：指谗言。苍蝇，典出《诗经·小雅·青蝇》；贝锦，典出《诗经·小雅·巷伯》。

[14]“曾参”二句：《战国策·秦策》：“费人有与曾子同名姓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谓谗言之可畏。

[15]孔圣：孔子。伤凤麟：孔子曾叹“凤鸟不至”（《论语·子罕》），曾悲“西狩获麟”（《史记·孔子世家》），哀其道之穷。

[16]“董龙”句：典出《十六国春秋》：“董龙（名荣）以佞幸进，官前秦右仆射，宰相王堕刚直，疾之如仇，或劝其降意接之，堕曰：‘董龙是何鸡狗，而令国士与之言乎！’”

[17]“严陵”句：用严子陵辞汉光武隐于富春山故事。见《后汉书·严光传》。

[18]长剑拄颐：为臣之状。齐童谣曰：“大冠若箕，修剑拄颐。”见《战国策·齐策》。事玉阶：为臣事君。玉阶，此指玉陛，帝王殿阶。

[19]“韩信”句：谓韩信“羞与绛灌等列”（《史记·淮阴侯列传》）。绛灌，指绛侯周勃与颍阴侯灌婴。二人功在韩信之下。

[20]“祢衡”句：后汉祢衡尚气刚傲，矫时慢物，人问何不从陈群与司马朗，对曰：“吾焉能从屠沽儿耶！”屠沽儿，指屠夫与卖酒者。

[21]“李北海”二句：北海太守李邕，天宝六载为宰相李林甫陷害杖杀。见《新唐书·李邕传》。按，李邕与李白、杜甫均有交情。

[22]“裴尚书”二句：刑部尚书裴敦复，为李林甫所忌，贬淄州郡太守。天宝六载与李邕同案被杖杀。见《旧唐书·玄宗纪》。蒿棘，指杂草。

[23]五湖：指太湖。范蠡功成身退，泛舟五湖。五湖即成退隐之处的泛称。

[24]钟鼎：钟鸣鼎食，指富贵。

【点评】

本篇为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李白之作。王诗激发太白之幽愤，故答诗以愤激之辞出之，毫不掩饰，于时事亦多所抨击。安旗谓“此诗抨击时政，直言指斥，为李白抒怀诗中政治色彩最强者”（《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端的如此。其郁闷不平之情，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故虽近骂詈，却最见太白性情。

寻阳紫极宫感秋作^[1]

何处闻秋声，飏飏北窗竹^[2]。回薄万古心，揽之不盈掬。静坐观众妙，浩然媚幽独。白云南山来，就我檐下宿^[3]。懒从唐生决^[4]，羞访季主卜^[5]。四十九年非^[6]，一往不可复。野情转萧散，世道有翻复。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7]。

【注释】

[1]寻阳：今江西九江。紫极宫：去江州二里，宋更名天庆观。今已废。

[2]飏飏：风吹竹所发之声。犹“萧萧”。谢朓《冬日晚郡事隙》诗：“飒飒满池荷，飏飏荫窗竹。”

[3]“白云”二句：陶潜《拟古九首》：“白云宿檐端。”

[4]唐生：指唐举。古之善相者。蔡泽游学于诸侯，未遇，从唐举相，举决其寿尚有四十三年。后蔡泽果为秦相，以寿终。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5]季主：指司马季主。古之善卜者。《史记·日者列传》：“司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长安东市。”

[6]四十九年非：《淮南子·原道》：“遽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

[7]“陶令”二句：用陶潜辞官归隐事。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事乡里小人，辞彭泽令，归居园田，作《归去来兮辞》。见《晋书》本传。

【点评】

本篇写闻秋竹之声，动荡心怀，因思半生遭际，感慨万端，意欲摆脱尘网，超然世外。似已参破人生真谛，实则仍有幽愤郁结于心胸。引发宋苏轼与黄庭坚之共鸣，二人均有次韵李诗之作。

北风行^[1]

烛龙栖寒门，光耀犹旦开^[2]。日月照之何不及此？惟有北风号怒天上来。燕山雪花大如席^[3]，片片吹落轩辕台^[4]。幽州思妇十二月，停歌罢笑双蛾摧。倚门望行人，念君长城苦寒良可哀。别时提剑救边去，遗此虎文金鞞鞞^[5]。中有一双白羽箭^[6]，蜘蛛结网生尘埃。箭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不忍见此物，焚之已成灰。黄河捧土尚可塞^[7]，北风雨雪恨难裁^[8]。

【注释】

^[1]北风行：乐府杂曲旧题。

^[2]“烛龙”二句：《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或说烛龙在雁门北委羽之山，人面龙身，视为昼，瞑为夜。见《淮南子·地形训》及高诱注。其瞑为夜（晦）视为昼（明）说法一致，即所谓“光耀犹旦开”。寒门，传说中北方极寒之处。

^[3]燕山：此泛指燕地之山。

^[4]轩辕台：《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按，黄帝与蚩尤战于冀州之野，所以今河北亦有轩辕台遗迹。王琦《李太白全集》注引《直隶名胜志》：“轩辕台在保安州西南界之乔山上。”

^[5]鞞鞞：当作“鞞鞞”，即步叉，箭袋。

^[6]白羽箭：饰有白羽的箭。又省称“白羽”。《史记·司马相如传》：“弯繁弱，满白羽，射游枭。”

^[7]“黄河”句：语本《后汉书·朱浮传》：“此犹河滨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见其不知量也。”

^[8]北风雨雪：《诗经·邶风·北风》：“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朱熹集传：“言北风雨雪，以比国家危乱将至而气象愁惨也。”

【点评】

本篇写幽州思妇之怨，反映东北战事。安禄山战奚契丹以扩充兵力，壮大地盘，为图谋不轨作准备，太白在幽州似有所感，诗中亦隐然有所讽。

幽州胡马客歌^[1]

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笑拂两只箭，万人不可干。弯弓若转月，白雁落云端。双双掉鞭行，游猎向楼兰^[2]。出门不顾后，报国死何难！天骄五单于^[3]，狼戾好凶残^[4]。牛马散北海^[5]，割鲜若虎餐。虽居燕支山^[6]，不道朔雪寒。妇女马上笑，颜如赭玉盘。翻飞射鸟兽，花月醉雕鞍。旄头四光芒^[7]，争战若蜂攒。白刃洒赤血，流沙为之丹^[8]。名将古谁是？疲兵良可叹。何时天狼灭^[9]，父子得安闲。

【注释】

[1]幽州胡马客歌：乐府横吹曲旧题，原作《幽州马客吟歌辞》。

[2]楼兰：汉西域国名。在今新疆罗布泊之西，古城遗址尚存。

[3]天骄：天之骄子，指匈奴。五单于：汉宣帝以后，匈奴屡败，分立为五单于，即呼韩邪、屠耆、呼揭、车犁、乌藉。五单于互相争夺，后并入呼韩邪单于。见《汉书·匈奴传》。

[4]狼戾：如狼之贪暴凶残。《战国策·燕策》：“夫赵王之狼戾无亲，大王之所明见知也。”

[5]北海：匈奴湖名，即今贝加尔湖。在今俄联邦境内。

[6]燕支山：又称焉支山，在匈奴境内，产燕支草，因名。

[7]旄头：又作髦头，星名。古以星分野，此星主胡，旄头动则胡兵大起。

[8]流沙：指沙漠。风吹沙可移，故称流沙。

[9]天狼：星名，喻贪残。《九歌·东君》：“举长矢兮射天狼。”洪兴祖补注引《晋书·天文志》：“狼一星在东井南，为野将，主侵掠。”

【点评】

胡震亨《李诗通》谓：“梁鼓角横吹本词言剿儿苦贫，又言男女燕游。太白则依题立义，叙边塞逐虏之事。”其写幽州健儿之逐虏，盖有感于东北边塞对奚契丹战争而发者。然诗之结尾，已露非战思想，不复争立边功矣。

远别离^[1]

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2]，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3]。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4]。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5]。尧舜当之亦禅禹^[6]。君失臣兮龙为鱼^[7]，权归臣兮鼠变虎^[8]。或云尧幽囚^[9]，舜野死^[10]。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11]？帝子泣兮绿云间^[12]，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13]。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14]。

【注释】

^[1]远别离：乐府杂曲歌旧题。

^[2]皇英：指娥皇、女英。尧之二女，舜之二妃。

^[3]“乃在”二句：《水经注·湘水》：“湖水西流，迳二妃庙南，世谓之黄陵庙也。言大舜之陟方也，二妃从征，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

^[4]“日惨”二句：屈原《九歌·山鬼》：“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

^[5]“皇穹”二句：谓皇天之不察而欲怒。皇穹，犹言皇天。喻指朝廷。凭凭，形容雷声。

^[6]“尧舜”句：谓尧让舜，舜禅禹。

^[7]龙为鱼：《说苑·正谏》：“昔日白龙下清冷之渊，化为鱼，渔者豫且射中其目。”

^[8]鼠变虎：东方朔《答客难》：“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

^[9]尧幽囚：《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见《史记·五帝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王琦《李太白全集》注按：“太白虽用其事，而以‘或云’冠其上，以见其说之不可信也。”

^[10]舜野死：《国语·鲁语》：“舜勤民事而野死。”韦昭注：“野死，谓征有苗，死于苍梧之野。”

^[11]“九疑”二句：《山海经·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郭璞注：“其山九溪皆相似，故云九疑。”九疑，亦作九嶷，山名，在今湖南宁远。重瞳，重瞳子，指舜。《史记·项羽本纪》：“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

^[12]帝子：指娥皇、女英。屈原《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注：“帝子，谓尧女也。”

^[13]苍梧：即九疑山。

^[14]竹上之泪：旧题任昉《述异记》：“舜南巡，葬于苍梧之野。尧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与恸哭，泪下沾竹，竹上文为之斑斑然。”按，斑竹之斑，实为菌类所侵蚀而形成者。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竹有黑点，谓之斑竹，非也。湘中斑竹方生时，每点上有苔封之甚固。土人斫竹，浸水中，用草穰洗去苔钱，则紫晕斓斑可爱，此真斑竹也。”

【点评】

本篇题旨，说者不一，多失之粘，滞于实事反失其本旨。太白之诗为表现，杜甫之诗为再现，不可以再现之实入表现之虚，故凡坐实某事者，多误。诗以二妃苍梧之哭，写君臣离合，并感叹玄宗大权旁落，有虎变为鼠龙化为鱼之虞。

独坐敬亭山^[1]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2]。相看两不厌^[3]，只有敬亭山。

【注释】

^[1]敬亭山：在今安徽宣城西北郊。又名昭亭山，太白曾寄居山下。

^[2]孤云：喻闲逸逍遥之人。

^[3]厌：憎恶，抛弃。

【点评】

诗写敬亭山独坐，与山对望，其厌世愤世之情自在言外。以山为伴，见出独而不独，不独之独，益显其独，自有其妙趣。人至以无情之物为知音，则世风可知，孤寂可知。

凤飞九千仞 (古风其四)

凤飞九千仞，五章备彩珍^[1]。衔书且虚归，空入周与秦^[2]。横绝历四海，所居未得邻。吾营紫河车^[3]，千载落风尘。药物秘海岳，采铅青溪滨^[4]。时登大楼山^[5]，举首望仙真。羽驾灭去影，飙车绝回轮^[6]。尚恐丹液迟^[7]，志愿不及申。徒霜镜中发，羞彼鹤上人。桃李何处开，此花非我春。惟应清都境^[8]，长与韩众亲^[9]。

【注释】

^[1]“凤飞”二句：以凤凰自喻，夸其文才。五章，五种色彩。

^[2]“衔书”二句：暗喻长安之行失意而归。语本《春秋元命包》：“火离为凤皇，衔书游文王之都，故武王受凤书之纪。”

^[3]紫河车：道家谓修炼而成的紫色玉液，为长生不老之药。《钟吕传道集》：“及夫金液、玉液，还丹而后炼形，炼形而后炼气，炼气而后炼神，炼神合道，方曰道成。以出凡入仙，乃曰紫河车也。”

^[4]采铅：道家指采药。铅，又称金公、河车等，为外丹黄金术中常用的药物。青溪：又作“清溪”，在今贵池，北流入玉镜潭。

^[5]大楼山：在今贵池南七十里。今尚存唐代采铜矿坑遗址。

^[6]“羽驾”二句：谓意欲飞升而乏羽驾飙车。杨齐贤注：“羽驾，言乘鸾驾鹤。飙车，言御风乘云。”

^[7]丹液：又称“流珠液”，为丹铅的隐名，外丹黄白术药物。见《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丹铅秘目”。

^[8]清都：古谓天帝所居宫阙。《列子·周穆王》：“王实以为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帝之所居。”

^[9]韩众：或作“韩终”，仙人名。屈原《远游》：“奇传说之托星辰兮，羨韩众之得一。”宋洪兴祖补注：“《列仙传》：齐人韩终为王采药，王不肯服，终自服之，遂得仙也。”又《抱朴子·仙药》：“韩终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视书万言，皆诵之，冬恒不寒。”

【点评】

本篇作于秋浦，托言游仙炼药，实乃写大楼山采矿冶炼之业。太白之于神仙亦信亦疑，其信也亦似信非信，故所作游仙之体，多非真信仙，而借游仙事以自抒怀抱。此诗亦然。

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1]

双鹅飞洛阳，五马渡江徼^[2]。何意上东门，胡雏更长啸^[3]！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太白昼经天^[4]，
颓阳掩余照。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5]。四海望长安，颦眉寡西笑^[6]。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连兵似
雪山，破敌谁能料？我垂北溟翼，且学南山豹^[7]。崔子贤主人，欢娱每相召。胡床紫玉笛，却坐青云叫。
杨花满州城，置酒同临眺^[8]。忽思剡溪去^[9]，水石远清妙。雪昼天地明，风开湖山貌。闷为洛生咏，醉发吴
越调^[10]。赤霞动金光，日足森海峤。独散万古意，闲垂一溪钓。猿近天上啼，人移月边棹。无以墨绶苦，
来求丹砂要。华发长折腰，将贻陶公诮^[11]。

【注释】

^[1]剡中：即剡县，今分属浙江嵊县与新昌。崔宣城：指宣城县令崔钦。白另有《江上答崔宣城》诗。

^[2]“双鹅”句：以西晋末年之乱喻安史之乱。双鹅，《晋书·五行志》：“孝怀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阳东北步广里地陷，有苍白二色鹅出，苍者飞翔冲天，白者止焉。此羽虫之孽，又黑白祥也。陈留董养曰：‘步广，周之狄泉，盟会地也。白者，金色，国之行也；苍为胡象，其可尽言乎？’是后，刘元海、石勒相继乱华。”五马渡江，《晋书·元帝纪》：“太安之际，童谣云：‘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是岁，王室沦覆，帝与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获济，而帝竟登天位焉。”

^[3]“何意”二句：用石勒事，谓洛阳之失。《晋书·石勒载记》载，石勒为上党武乡羯人，“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

^[4]太白：又称启明星。旧说太白主杀伐。太白昼经天，喻指战乱。

^[5]“王城”二句：谓两京陷落，世路艰险。王城，周王城，在洛阳。此泛指京城，含西都长安。奔峭，艰难险阻。

^[6]西笑：语本桓谭《新论》：“人闻长安乐，出门向西笑。”二句意谓长安沦陷，无乐可言，故寡西笑。

^[7]“我垂”二句：谓避乱退隐。垂北溟翼，垂下北海鲲鹏所化大鹏的巨翼，不再飞举。典出《庄子·逍遥游》。南山豹，《列女传·贤明传》：“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远害。”

^[8]“崔子”六句：写与崔宣城之交游。崔子，指宣城令崔钦。胡床，绳床，坐具。青云叫，谓吹笛。

^[9]剡溪：曹娥江上游，在今浙江嵊县、新昌境。

^[10]“闷为”二句：言闷时吟诗，醉时狂歌。洛生咏，洛阳书生吟诗。《世说新语·轻诋》：“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刘孝标注：“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故云老婢声。”吴越调，指吴越一带歌曲，有所谓吴歌越吟。

^[11]墨绶：官印上所系墨色绶带，代指官。折腰：指当县令。典出陶潜故事。陶潜为彭泽令，不肯束带见督邮，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兮辞》以遂其志。见《南史·陶潜传》。四句意在劝崔钦告老归隐，以避世乱。陶公，指陶潜。晋代诗人。

【点评】

此为赠宣城令崔钦之作，历叙安史乱起、两京沦陷，述世乱之忧，叹报国无门。因拟避地剡中，遁迹浙东海峤，并劝崔令学陶潜解绶归田，勿复恋栈。其时太白于玄宗已无所寄望，故有暂入剡中以观事变之想。

豫章行^[1]

胡风吹代马，北拥鲁阳关^[2]。吴兵照海雪，西讨何时还^[3]。丰渡上辽津^[4]，黄云惨无颜。老母与子别，呼天野草间。白马绕旌旗，悲鸣相追攀。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5]。本为休明人，斩虏素不闲。岂惜战斗死，为君扫凶顽。精感石没羽^[6]，岂云惮险艰！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7]。此曲不可奏，三军发成斑。

【注释】

^[1]豫章行：乐府相和歌旧题。豫章，唐为洪州，属江南西道，治南昌。古豫章辖境曾含江州之地。

^[2]“胡风”二句：写安史之乱。代马，代国所产之马。代，在今河北蔚县与山西东北一带。鲁阳关，亦称鲁关，故址在今河南鲁山西南。此地曾为安史叛军所占领。

^[3]“吴兵”二句：写吴地征兵讨叛事。吴兵，泛指古吴之地所征之兵。

^[4]上辽津：在豫章郡建昌县，即今江西永修。

^[5]“白杨”二句：古乐府《豫章行》：“白杨初生时，乃在豫章山。”为二句所本。

^[6]石没羽：典出《史记·李将军列传》：“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按，误虎中石，一事多传。李广“射石饮羽”事，又见《西京杂记》。

^[7]落星湾：在鄱阳湖西北。

【点评】

古乐府《豫章行》多写离别。《乐府解题》曰：“陆机‘泛舟清川渚’，谢灵运‘出宿告密亲’，皆伤离别。”（按，谢诗今佚。）太白此作，沿用古题，复取其伤别之旨。然其所写离别，乃征兵讨叛老母别子之惨状，与征人不畏死伤之精神，与杜甫“三别”同旨，视为即事名篇之新乐府，亦无不可。或以为写永王事，稍嫌牵强。

别内赴征三首^[1]

一

王命三征去未还，明朝离别出吴关^[2]。白玉楼高看不见^[3]，相思须上望夫山^[4]。

二

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5]。归时傥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6]。

三

翡翠为楼金作梯，谁人独宿倚门啼^[7]？夜坐寒灯连晓月，行行泪尽楚关西^[8]。

【注释】

[1]别内：指别夫人宗氏。赴征：指应永王李璘之辟。

[2]“王命”二句：谓决意应征。太白《与贾少公书》云：“王命崇重，大总元戎，辟书三至，人轻礼重。严期迫切，难以固辞。扶力以行，前观进退。”吴关，泛指吴地。

[3]白玉楼：道教以为天帝所居之处。此喻指永王戎幕。宗氏修道，故以玉楼为喻。

[4]望夫山：《水经注·江水》载，传说昔有人服役未还，其妻登山而望，每次登山，必用藤箱盛土以高其山，故名曰望夫山。山在今江西德安西北。此为虚拟，不必实指。

[5]西行：时太白隐庐山，永王驻荆襄，故赴征向西行。或以后文用苏秦事，故说“西行”。

[6]“归时”二句：用苏秦事。苏秦西行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归家，妻不下机，嫂不为炊。后游说燕赵韩魏齐楚六国，合纵抗秦，佩六国相印。见《史记》本传。黄金印，指六国相印。下机，指下织布机。

[7]“翡翠”二句：写其夫人别后之相思。翡翠，玉名。玉楼金梯，写夫人居处。以其入道流，故以金玉为形容。

[8]楚关：泛指楚地。永王时自襄阳屯师江陵。在楚地之西。

【点评】

朱谏《李诗辨疑》以此三首为伪作，大误。郭沫若定为应永王李璘的征聘所作，良是。王命三征，太白应聘，将自庐山屏风叠首途，临别赋诗三首，以慰其内，盖其时战局政局复杂多变，其夫人宗氏乃相门之女，不能不有所顾忌，故对太白应永王李璘之征，心有所不安。“看不见”，“相思”，“强牵衣”，“倚门啼”，“行行泪尽”，俱反映出宗氏的担心与悲哀。以此观之，宗夫人之政治敏感，实胜于太白也。

永王东巡歌^[1]

一

三川北虏乱如麻^[2]，四海南奔似永嘉^[3]。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4]。

二

二帝巡游俱未回^[5]，五陵松柏使人哀^[6]。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7]。

三

丹阳北固是吴关^[8]，画出楼台云水间。千岩烽火连沧海，两岸旌旗绕碧山^[9]。

四

长风挂席势难回，海动山倾古月摧^[10]。君看帝子浮江日^[11]，何似龙骧出峡来^[12]。

五

帝宠贤王入楚关^[13]，扫清江汉始应还。初从云梦开朱邸^[14]，更取金陵作小山^[15]。

六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16]。

【注释】

^[1]永王：李璘，唐玄宗第十六子，开元十三年封永王。安史乱起，玄宗入蜀途中诏以永王为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路节度使。永王奉诏赴镇，领襄阳等九郡、南海等二十二郡，分江南为东西两道，西领豫章诸郡，东领余杭。至德元载十二月，永王引兵东巡，沿江而下，军容甚盛，未露割据之谋。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语其东下，璘怒，袭希言于吴郡，又袭李成式于广陵。兵至当涂受阻，终至兵败。自丹阳奔晋陵以趋鄱阳，死于道中。事见两《唐书》本传。

^[2]三川：指伊、洛、河三川，在今河南洛阳。秦时曾置三川郡。北虏：指安史叛军。

^[3]“四海”句：谓安史之乱，玄宗南巡，有似晋代永嘉之乱。永嘉，晋怀帝年号。永嘉五年，汉帝刘聪遣始安王刘曜等攻洛阳，俘怀帝，宫室尽焚，中原衣冠之族相率南奔，避乱江左。

^[4]“但用”二句：用谢安事，意谓若受重用，必能献策平叛。谢安石，谢安字安石，在晋为尚书仆射，加后将军。以征讨大都督破苻坚于淝水。此以谢安自喻。

^[5]二帝巡游：时玄宗南巡入蜀，肃宗灵武即位，均未返帝都长安。

^[6]五陵：唐帝在长安的五座陵墓：高祖献陵、太祖昭陵、高宗乾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

[7]“诸侯”二句：谓永王将拯危局。河南，即洛阳，时为安史叛军所盘踞。贤王，指永王李璘。

[8]丹阳北固：即润州北固山。在今江苏镇江。山临长江，地势险要，为金陵东边门户，故称“吴关”。

[9]“千岩”二句：写永王水军沿江东下，直向海滨。

[10]古月：合为“胡”字，指安史叛军。

[11]帝子：指永王李璘。

[12]龙骧：指晋龙骧将军王濬。王濬率巴蜀之兵浮江而下，直取金陵，东吴告亡。出峡：下三峡。

[13]“帝宠”句：指玄宗下诏永王控制长江下游古楚吴之地。

[14]云梦：古代楚有七泽，云泽梦泽为其二。云梦地跨大江南北，江北为云，江南为梦。《太平寰宇记》谓云梦泽在安州，地接荆襄。此当指襄阳。朱邸：诸侯王之宅为朱户，称朱邸。句意谓永王初领襄阳诸郡，建朱邸于云梦。

[15]金陵：今江苏南京。小山：指淮南小山。王逸《楚辞序》：“《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此借作地名，喻诸侯王之官邸。有移镇金陵之意。

[16]“南风”二句：谓永王南军北清中原，一扫胡尘，然后西入帝都长安。日边，犹日下，指帝都。

【点评】

本题十一首，皆赞永王东巡事，并寄其愿效命以扫胡尘之意。要非助逆，旨在平乱。此选其二、其五、其六、其八、其十、其十一，计六首，约略可窥其志。太白所学为纵横术，非儒家正统，故视永王之东巡，不以为逆。其东巡也，肃宗已于灵武称帝，玄宗之诏，在肃宗朝自是无效，故以其东巡为叛逆；然太白却仍遵玄宗之诏，视其东巡为合理，故有“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其十）。永王之东巡，实乃合理而未合于肃宗之法也。

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1]

月化五白龙，翻飞凌九天^[2]。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3]。虏箭雨宫阙，皇舆成播迁^[4]。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5]。云旗卷海雪，金戟罗江烟。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霜台降群彦，水国奉戎旃^[6]。绣服开宴语^[7]，天人借楼船^[8]。如登黄金台^[9]，遥谒紫霞仙。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10]。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11]！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12]。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匱篇^[13]。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14]。

【注释】

^[1]幕府：将帅在外的营幕。军中以幕为府，故称幕府。侍御：唐制军幕下参佐多假宪衔，因称侍御。此指永王幕中同僚。

^[2]“月化”二句：谓安禄山僭位称帝。《十六国春秋·后燕录》：“太史丞梁延年梦月化为五白龙，梦中占之曰：月，臣也；龙，君也。月化为龙，当有臣为君。”

^[3]“胡沙”二句：谓安史发难范阳，攻陷洛阳。事在天宝十四载岁末。北海，指北方边塞。此指安禄山所据之幽州、卢龙、范阳等地。

^[4]“虏箭”二句：写叛军攻长安，玄宗奔蜀。皇舆，皇帝的车驾。

^[5]“英王”二句：指玄宗下诏命永王镇守江南。英王，指永王李璘。庙略，谓朝廷谋略。秉钺，指掌握军权。

^[6]“霜台”二句：谓诸侍御共佐军幕。霜台，御史台。御史职掌弹劾，为风霜之任，故称霜台。军幕假霜台之衔，故借称霜台。群彦，指诸侍御。戎旃，指军旗。

^[7]绣服：代指侍御史。《汉书·百官公卿表》：“侍御史有绣衣直指，出讨奸猾，治大狱。”

^[8]天人：魏邯郸淳赞曹植之材，谓之“天人”。见《三国志·魏书·邯郸淳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此指永王李璘。

^[9]黄金台：战国燕昭王筑黄金台以招贤。

^[10]“卷身”二句：自谓久不得志。编蓬，编草为门，犹蓬门。东方朔《非有先生论》：“积土为室，编蓬为户。”冥机，暗中的机运，犹命运。太白《赠僧崖公》诗：“冥机发天光，独朗谢垢氛。”四十年，极言其久，非必实指也。

^[11]龙泉：即龙渊。唐人避高祖李渊讳，改龙渊为龙泉。越人欧冶子所制宝剑。见《越绝书·外纪·记宝剑》。

^[12]“浮云”二句：谓将以宝剑削平幽燕。浮云在一决，语本《庄子·说剑》：“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幽燕，指安史巢穴。

^[13]金匱篇：《隋书·经籍志》兵家类有《太公金匱》二卷。此指兵书。又称金匱符。常袞《臧希让使朔方制》：“夙传金匱之符，久总牙璋之律。”

^[14]“所冀”二句：意谓功成身退。旄头灭，指平定叛乱。旄头，即昴宿，白虎七星之中星，主兵乱。鲁连，指鲁仲连。却秦兵，下聊城，后隐于海上。见《史记》本传。

【点评】

本篇题下原注：“永王军中。”乃预永王水军之宴即席所赋赠幕府群僚之作，叙安史之乱，永王受命镇守东南，并表示决心平叛，功成身退。其入永王军幕之心迹最为明白，有平乱之心，无篡逆之意；是欣然

入幕，而非胁从。永王败后，其追忆前事，有“逼迫”之语，有自我开脱之意，不如此诗表白之真切也。

南奔书怀

遥夜何漫漫，空歌白石烂！宁戚未匡齐^[1]，陈平终佐汉^[2]。櫓枪扫河洛，直割鸿沟半^[3]。历数方未迁，云雷屡多难^[4]。天人秉旄钺，虎竹光藩翰^[5]。侍笔黄金台，传觞青玉案^[6]。不因秋风起，自有思归叹^[7]。主将动谗疑，王师忽离叛^[8]。自来白沙上，鼓噪丹阳岸^[9]。宾御如浮云，从风各消散。舟中指可掬，城上骸争爨^[10]。草草出近关，行行昧前算。南奔剧星火，北寇无涯畔。顾乏七宝鞭，留连道旁玩^[11]。太白夜食昴，长虹日中贯^[12]。秦赵兴天兵，茫茫九州乱^[13]。感遇明主恩，颇高祖述言。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14]。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15]。

【注释】

[1]“遥夜”三句：用宁戚事。宁戚，春秋卫人，至齐，喂牛于车下，扣牛角而歌：“南山粲，白石烂，生不遭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桓公以为非常之人，召见，拜为上卿。事见《吕氏春秋·举难》、《晏子春秋》内篇等。遥夜，长夜。未匡齐，谓宁戚未匡齐时唱《康衢歌》。

[2]“陈平”句：陈平，秦末武阳人，先事魏王，魏王不能用其说，因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因去事汉王。以汉王能用人，故终佐汉。见《史记》本传。

[3]“櫓枪”二句：谓安史据洛阳，与唐抗争。櫓枪，彗星。古以为妖星。此喻安史。河洛，指洛阳。割鸿沟，项羽与刘邦约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归汉，鸿沟而东归楚。见《史记·项羽本纪》。此喻安史争夺大唐江山。鸿沟，古渠名，故道循河南贾鲁河东，由荥阳北引黄河水曲折东至淮阳入颍水。东汉后淤塞。

[4]“历数”二句：言唐王朝运数未改，而多屯难。历数，指天道。云雷，屯运，命蹇。《周易·屯卦》取象云雷。

[5]“天人”二句：谓永王以维翰分虎竹领兵镇东南。天人，指永王李璘。秉旄钺，领兵。旄钺，旗帜与兵器。藩翰，指诸王。

[6]“侍笔”二句：言在永王军中司文墨与饮酒。黄金台，燕昭王筑黄金台，延揽天下贤士。此借喻永王之礼遇。青玉案，古时贵重的食器。案，盛杯箸之盘。

[7]“不因”二句：用张翰事。张翰为齐王冏东曹掾，因秋风起，思吴中莼羹、鲈鲙，遂命驾东归。见《晋书·张翰传》。

[8]“主将”二句：永王军中主将互相猜疑，致使军队离散叛变。按，其时季广琛奔广陵，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见《资治通鉴·唐纪》至德二载。

[9]“自来”二句：写兵败丹阳、白沙之间。白沙，白沙洲。唐扬子县白沙镇。今属江苏仪征。丹阳，县名，唐属润州，今江苏镇江。按，永王据丹阳，及李成式、李铣合兵军于瓜步，其部将星散，永王即潜逃。

[10]“宾御”四句：写兵败奔逃之乱状。舟中指可掬，语本《左传·宣公十二年》：“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可掬，指争舟断指，可以捧起。极言其多。骸争爨，语本《左传·哀公八年》：“楚人围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意谓无薪火。

[11]“顾乏”二句：《晋书·明帝纪》：王敦将举兵向内，帝密知之，乘马微行，“见逆旅卖食奴，以七宝鞭与之，曰：‘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问奴。奴曰：‘去已远矣。’因以鞭示之。五骑传玩，稽留遂久”。诗谓无七宝鞭以稽留追兵。

[12]“太白”二句：语本《汉书·邹阳传》：“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白虹为之贯日也。”均精诚感于上天，天象有所反映。

[13]“秦赵”二句：谓唐与叛军兴兵决战，全国大乱。秦赵，指古秦至赵一带，即两军主战场。唐在秦，安史在赵。

[14]“感遇”四句：因感激于玄宗之恩，故有祖逖誓清中原之志。祖逖，字士稚，范阳道县人，为东晋名将。曾以奋威将军率部渡江北伐，中流击楫而誓曰：“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见《晋书·祖逖载记》。

[15]“拔剑”二句：拔剑击柱，慷慨悲歌，感叹壮志未酬而亡命江湖。拔剑，鲍照《拟行路难》：“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

【点评】

题一作《自丹阳南奔道中作》。以此知太白之从璘，曾随军至丹阳，其《永王东巡歌》“丹阳北固是吴关”，乃亲临其地，其败亦自此南奔。诗写从璘至奔亡过程，最为真切，其所表露思想，亦最为真实。

狱中上崔相涣^[1]

胡马渡洛水，血流征战场^[2]。千门闭秋景，万姓危朝霜。贤相燮元气，再欣海县康^[3]。台庭有夔龙，列宿粲成行^[4]。羽翼三元圣，发辉两太阳^[5]。应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6]。

【注释】

[1]崔相涣：宰相崔涣。玄宗奔蜀途中，房琯荐崔涣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肃宗灵武即位，与房琯同赴行在。旋诏涣充江淮宣谕选补使。以选人才。太白上书申冤即在此期。

[2]“胡马”二句：谓安史叛军攻陷洛阳。

[3]“贤相”二句：赞崔相之扭转危局。元气，指天地阴阳之气。燮元气，调和天地之气，喻治乱。《尚书·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海县康，海内康宁。太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4]“台庭”二句：谓崔涣等名臣延揽人才。夔龙，舜时二名臣，喻指崔涣等。列宿，天上星宿，喻人才。

[5]“羽翼”二句：谓众臣辅佐唐皇室。三元圣，王琦《李太白全集》注：“谓玄宗、肃宗、广平王也。”按，广平王即肃宗之子李俶，更名豫，后为代宗。两太阳，《李太白全集》王琦注：“亦谓玄宗、肃宗也。”

[6]“应念”二句：求为申冤。覆盆，覆置之盆，喻笼罩黑暗，含冤莫白。《抱朴子·辨问》：“日月有所不照，圣人有所不知，是责三光不照覆盆之内也。”雪泣，雪涕，指哭。

【点评】

太白以从璘事系寻阳狱，狱中赋此诗上崔相涣，颂其贤德，并求为雪冤。其颂崔相，兼及肃宗父子，非真颂圣，意在申冤也。太白另有《系寻阳上崔相涣三首》、《上崔相百忧章》（原注“时在寻阳狱”），皆力辩其冤，并求助于崔涣。太白一生运蹇，此时为甚，是诗人之不幸，亦时代之不幸。

万愤词投魏郎中^[1]

海水渤潏，人罹鲸鲵^[2]，蓊胡沙而四塞，始滔天于燕齐^[3]。何六龙之浩荡，迁白日于秦西^[4]。九土星分，嗷嗷凄凄^[5]。南冠君子^[6]，呼天而啼。恋高堂而掩泣^[7]，泪血地而成泥。狱户春而不草，独幽怨而沉迷。兄九江兮弟三峡，悲羽化之难齐^[8]。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9]。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树榛拔桂，囚鸾宠鸡^[10]。舜昔授禹，伯成耕犁。德自此衰，吾将安栖^[11]？好我者恤我，不好我者何忍临危而相挤！子胥鸱夷^[12]，彭越醢醢^[13]。自古豪烈，胡为此繁^[14]！苍苍之天，高乎视低。如其听卑，脱我牢狴^[15]。傥辨美玉，君收白圭^[16]。

【注释】

^[1]魏郎中：未详。或谓即右司郎中魏少游。房琯抗疏自请兵收复京都，自选参佐，以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诰贾至、右司郎中魏少游为判官。见《旧唐书·房琯传》。

^[2]“海水”二句：谓时局动荡，百姓遭殃。渤潏，沸涌貌。鲸鲵，鲸鱼。雄曰鲸，雌曰鲵。

^[3]“蓊胡沙”二句：谓安史发难于幽燕。蓊胡沙，形容安史结集胡兵。蓊，聚集貌。四塞，山河四塞，指边境。燕齐，此指燕。谓安禄山起兵于范阳。齐，因与燕接壤，故称燕齐。

^[4]“何六龙”二句：谓玄宗之奔蜀。六龙，神话言日车由六龙驾驭。秦西，秦川之西，指蜀。蜀在秦之西南。

^[5]“九土”二句：言国家分裂，百姓凄怨。九土，即九州。左思《蜀都赋》：“九土星分，万国错峙。”嗷嗷，怨声。

^[6]南冠君子：囚徒。此自指。典出《左传·成公九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南冠而縶作楚囚，使弹琴，操南音。

^[7]高堂：高大殿堂。楚辞《招魂》：“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因身处牢狴，故心恋高堂，与下文“狱户春而不草”正相呼应。或由此引申为“朝廷”，或以其恋高堂之爱而释为父母，似皆求之过深。

^[8]“兄九江”二句：感兄弟离散，难以照应。兄九江，自指陷寻阳狱中。九江，即寻阳。弟三峡，谓其弟居三峡某地。羽化，化生羽翼，指升仙。

^[9]“穆陵”二句：谓妻子离散。穆陵关，在今山东临朐东南大岬山上。一在今湖北麻城之北，与白沙关、阴山关相近。按，太白之子伯禽在东鲁（兖州），而临朐之关与麻城之关，与诗中所说方位均不合，或另有所指。豫章，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时太白夫人宗氏居豫章。故《南流夜郎寄内》诗：“南来不得豫章书。”

^[10]“树榛”二句：谓黜贤而进不肖。以榛、鸡喻不肖者，以桂、鸾喻贤者。

^[11]“舜昔”四句：《庄子·天地》：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立而问之，子高曰：“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

^[12]子胥鸱夷：伍员字子胥，春秋时吴大夫，助阖闾杀王僚，夺王位。劝吴王拒越求和，夫差不听，赐自杀。或说死后装鸱夷内沉入江中。见《史记·伍子胥列传》。鸱夷，皮制的袋子。

^[13]彭越醢醢：汉初大将彭越，以战功封梁王，刘邦疑其反，杀之。《史记·黥布列传》：“汉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赐诸侯。”醢醢，剁成肉酱。

^[14]繁：语助词。

^[15]“苍苍”四句：求救出狱。听卑，《史记·宋微子世家》载，景公三十七年，司星子韦谓景公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

动。”此喻皇帝神明，体察下情。牢狴，牢狱。

[\[16\]](#)“倪辨”二句：救魏郎中释放收用。白圭，白玉。《诗经·大雅·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点评】

宋若思为江南西道采访使，其时魏郎中或亦至江南，故太白上诗求情。诗申其冤，语极悲愤，“南冠君子，呼天而啼”，情状可知。激愤之中，于肃宗似有微词。

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 赠江夏韦太守良宰^[1]

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2]。误逐世间乐，颇穷理乱情。九十六圣君^[3]，浮云挂空名。天地赌一掷，未能忘战争。试涉霸王略，将期轩冕荣^[4]。时命乃大谬，弃之海上行^[5]。学剑翻自哂，为文竟何成？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6]。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临当欲去时，慷慨泪沾缨^[7]。叹君倜傥才，标举冠群英。开筵引祖帐，慰此远徂征。鞍马若浮云，送余骖骑亭。歌钟不尽意，白日落昆明^[8]。十月到幽州^[9]，戈鋌若罗星^[10]。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11]。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12]。弯弧惧天狼，挟矢不敢张^[13]。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14]。无人贵骏骨，绿耳空腾骧^[15]。乐毅傥再生，于今亦奔亡^[16]。蹉跎不得意，驱马过贵乡^[17]。逢君听弦歌^[18]，肃穆坐华堂。百里独太古^[19]，陶然卧羲皇^[20]。徵乐昌乐馆，开筵列壶觞。贤豪间青娥，对烛俨成行。醉舞纷绮席，清歌绕飞梁^[21]。欢娱未终朝，秩满归咸阳^[22]。祖道拥万人，供帐遥相望^[23]。一别隔千里，荣枯异炎凉^[24]。炎凉几度改，九土中横溃。汉甲连胡兵，沙尘暗云海^[25]。草木摇杀气，星辰无光彩。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函关壮帝居，国命悬哥舒。长戟三十万，开门纳凶渠^[26]。公卿奴犬羊，忠谏醢与菹^[27]。二圣出游豫，两京遂丘墟^[28]。帝子许专征，秉旄控强楚^[29]。节制非桓文，军师拥熊虎^[30]。人心失去就，贼势腾风雨。惟君固房陵，诚节冠终古^[31]。仆卧香炉顶，餐霞嗽瑶泉。门开九江转，枕下五湖连^[32]。半夜水军来，寻阳满旌旆。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33]。徒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34]。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扫荡六合清，仍为负霜草^[35]。日月无偏照，何由诉苍昊！良牧称神明，深仁恤交道^[36]。一忝青客，三登黄鹤楼^[37]。顾惭祢处士，虚对鸚鵡洲^[38]。樊山霸气尽，寥落天地秋^[39]。江带峨眉雪，川横三峡流。万舸此中来，连帆过扬州^[40]。送此万里目，旷然散我愁。纱窗倚天开，水树绿如发。窥日畏衔山，促酒喜得月。吴娃与越艳，窈窕夸铅红^[41]。呼来上云梯，含笑出帘栊。对客小垂手^[42]，罗衣舞春风。宾跪请休息，主人情未极。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43]。逸兴横素襟，无时不招寻。朱门拥虎士，列戟何森森！剪凿竹石开，萦流涨清深^[44]。登楼坐水阁，吐论多英音。片辞贵白璧，一诺轻黄金^[45]。谓我不愧君，青鸟明丹心^[46]。五色云间鹄，飞鸣天上来。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47]。暖气变寒谷，炎烟生死灰^[48]。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49]。桀犬尚吠尧，匈奴笑千秋^[50]。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旌旆夹两山，黄河当中流。连鸡不得进，饮马空夷犹^[51]。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52]。

【注释】

[1]江夏：今湖北武昌。韦太守良宰：鄂州刺史韦良宰，为太白故交。据考证，为彭城韦氏，即韦行俭之子。太白有《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并序》一文，所写当是一人。

[2]“天上”四句：自言本乃仙界之长生者。白玉京，为天帝所居之处。十二楼五城，传说昆仑玄圃有五城十二楼，神仙所居之处。《汉书·郊祀志》：“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结发，古代男子成童始束发，因谓少年时为结发。

[3]九十六圣君：杨齐贤注：“自秦始皇至唐玄宗，中国传绪之君，凡九十有六。”

[4]“试涉”二句：谓以纵横术取仕。霸王略，霸道王道之谋略。白少好纵横术。轩冕，古代大夫以上可以乘轩冠冕，此代指官宦。

[5]海上行：语本《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6]“学剑”四句：谓学剑无成，为文成名。《史记·项羽本纪》：“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又教籍兵法。

[7]“儿戏”四句：写长安失意还山。儿戏，处事轻率。指轻信谗言。五噫，后汉梁鸿东出关，过洛阳，作《五噫》之歌。见《后汉书·梁鸿传》。自喻感慨离京。

[8]“开筵”六句：写韦良宰为之饯行于骠骑亭。祖帐，古人饯别所设帐幕。骠骑亭，当在长安昆明池附近。昆明，昆明池。汉武帝所凿，用以训练水师。故址在今西安西南。

[9]幽州：即范阳郡，后改幽州。为安禄山巢穴。按，太白于天宝十一载十月到达幽州。

[10]“戈鋌”句：写安禄山之军备。鋌，短矛。

[11]“君王”四句：谓唐玄宗将北方诸郡交给安禄山，使之形成排山倒海之势。北海，指北边疆土。时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代范阳节度使，经略十一军，统领十一州。天宝十载又兼河东节度使。长鲸，喻指安禄山。燕然，燕然山，今名杭爱山，在内蒙古。此借指燕山。

[12]“心知”二句：意谓心知尾大不掉，必乱，因思隐退。蓬瀛，蓬莱与瀛洲，传说中的两座海中仙山。

[13]“弯弧”二句：语本屈原《九歌·东君》：“挟长矢兮射天狼。”天狼，星名，以喻贪残。此指安禄山。

[14]“揽涕”二句：叹无如燕昭王之爱才者。黄金台，相传燕昭王为延揽天下士，特筑此台。故址在今河北易县东南。《史记·燕世家》但云筑宫，孔融《论盛孝章书》始称筑台，其名“黄金”，出鲍照《放歌行》。

[15]“无人”二句：亦用燕昭王故事。郭隗谓燕昭王：古之君市千里马，三月得死马，以五百金市其骨，不期年而千里马至者三。王欲致士，自隗始，则贤于隗者必来。见《战国策·燕策》。绿耳，又作“骅骝”，骏马名，周穆王八骏之一。

[16]“乐毅”二句：燕昭王用燕将乐毅为亚卿，率军破齐，下七十余城。昭王死，惠王疑之，乐毅奔亡赵国。见《史记·乐毅列传》。

[17]贵乡：县名，属魏州，故址在今河北大名县境。其时韦良宰为贵乡县令。

[18]弦歌：子游为武城宰，弦歌而治。见《论语·阳货》。

[19]百里：古时一县辖地约百里，因以“百里”为县之代称。殷浩将授李充县令，问：“君能屈志百里不？”见《世说新语·言语》。太古：远古，上古。《礼记·郊特牲》“大古冠布”，注：“唐虞以上曰太古也。”

[20]羲皇：伏羲氏，古代部落酋长。此指太古。陶潜《与子俨等疏》：“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羲皇上人”即太古之人。

[21]“微乐”六句：写过贵乡受韦良宰热情款待。昌乐馆，旧注以为指魏州昌乐县。味诗意，当是指贵乡之馆舍，为太白预宴之处。绕梁飞，典出韩娥之齐过雍门歌以乞食，余音绕梁，三日不绝。见《列子·汤问》。

[22]“秩满”句：谓韦良宰贵乡令秩满回长安。咸阳，秦都，代指唐都长安。

[23]“祖道”二句：谓上万人人为韦良宰送行。祖道，饯行。供帐，即祖帐，饯行设筵的帐幕。

[24]“一别”二句：谓贵乡别后远隔千里，荣枯不同。

[25]“炎凉”四句：谓未几爆发安史之乱，战尘弥漫。九土，即九州。横溃，形容社会动乱。汉甲，指唐军。胡兵，指安史叛军。

[26]“函关”四句：言哥舒翰潼关失守，安史进逼长安。函关，函谷关。此指潼关。哥舒，哥舒翰。唐突骑施哥舒部之裔，初为王忠嗣衙将，以功封西平郡王，因疾归京师。安史之乱，起为先锋兵马元帅，守潼关；出战不利，投降被杀。凶渠，凶徒的元首，元凶。指安禄山。

[27]“公卿”二句：谓唐公卿臣僚之遭迫害。奴犬羊，奴于犬羊，即众贼使之如奴。魏鼓吹十二曲《克官渡》：“贼众如犬羊。”奴，一本作“如”。以犬羊喻公卿，似欠安。忠说，忠诚正直之士。醢与菹，即菹醢，刳为肉酱。

[28]“二圣”二句：写二帝出巡，两京陷落。二圣，指玄宗与肃宗。游豫，游乐。《孟子·梁惠王下》：“吾主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讳言出奔，故称“游豫”。

[29]“帝子”二句：谓永王受命控制江南。帝子，指永王李璘。专征，特许率军出征。秉旄，犹持节。总军戎之事。控强楚，永王为江南诸道节度，出镇荆州，故云。

[30]“节制”二句：谓永王不善治军。桓文，指春秋齐桓公与晋文公。《荀子·议兵》：“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熊虎，喻猛将强兵。

[31]“惟君”二句：赞韦良宰忠于唐室，固守房陵。房陵，即房州，治所在今湖北房县。其时韦良宰为房陵太守，不随永王。太白《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云：“曩者永王以天人授钺，东巡无名，利剑承喉以胁从，壮心坚守而不动。房陵之俗，安于泰山。”

[32]“仆卧”四句：自谓时栖隐庐山。香炉，庐山香炉峰。九江，古长江至寻阳分为九派，此泛指长江。五湖，此实指庐山南之鄱阳湖，即彭蠡湖。

[33]“半夜”四句：写从璘事。迫胁，受永王逼迫与威胁。按，白之从璘，出于自愿，意欲平乱立功而后退隐。所谓“迫胁”，盖讳言从逆，有自我开脱之意。

[34]谪夜郎：以从璘罪判长流夜郎。夜郎，今贵州正安。

[35]“扫荡”二句：谓安史乱平，仍负屈含冤。六合，天地四方，犹言全国。负霜草，喻受冤屈。

[36]“良牧”二句：称颂韦之重交情。良牧，指江夏太守韦良宰。牧，州牧，刺史。交道，结交朋友之道。《后汉书·王丹传》：“交道之难，未易言也。”

[37]“一忝”二句：谓在韦良宰处为客。青云客，于青云之士家作客。在韦家作客的客气话。黄鹤楼，故址在江夏黄鹤矶，今湖北武昌蛇山。

[38]“顾惭”二句：言对祢衡之遗迹而愧无其才。自谦语。祢处士，即祢衡，东汉末名士。曾作《鹦鹉赋》。鹦鹉洲，在今湖北汉阳。原在长江中，对黄鹤矶。以祢衡之赋得名。

[39]“樊山”二句：谓鄂州自孙吴霸气消尽，此地便萧条了。樊山，又名袁山，今称雷山。在今湖北鄂城西北。东吴孙皓自建业迁都武昌，故此地曾有霸气。二句一本作：“彤檐冠白笔，爽气凌清秋。”

[40]“江带”四句：写长江沟通吴蜀，鄂州为中转要冲之地。峨眉雪，上游峨眉山的雪水。三峡，长江三峡，即夔峡、巫峡、西陵峡。

[41]“吴娃”二句：写涂脂抹粉的吴越舞女。铅红，指白粉与胭脂。

[42]小垂手：一种舞蹈的名称。《乐府杂录·舞工》：“舞者，乐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

[43]“览君”四句：评韦良宰诗作如江鲍之清新自然。荆山作，指韦所作荆山诗。按，今不传。荆山，在今湖北武当东南。江鲍，指南朝诗人江淹与鲍照。

[44]“朱门”四句：写韦良宰府第园林。

[45]“片辞”二句：谓韦良宰讲义气，重然诺。《史记·季布列传》载楚人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46]“青鸟”句：语本阮籍《咏怀诗》：“谁言不可见，青鸟明我心。”

[47]“五色”四句：写流夜郎遇赦。唐张鹭《朝野僉载》四：“贞观末，南康黎景逸居于空青山，常有鹊巢其侧，每饭食以喂之。后邻近失布者诬景逸盗之，系南康狱，月余劾不承。欲讯之，其鹊止于狱楼，向景逸欢喜，似传语之状。其日传有赦，官司诘其来，云路逢玄衣素矜人所说。三日而赦至。景逸还山，乃知玄衣素矜者，鹊之所传也。”

[48]“暖气”二句：以寒谷回暖死灰复燃喻否极泰来。燕地寒谷经邹衍吹暖而出黍。见刘向《别录》。死灰复燃，语见《史记·韩长孺列传》韩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

[49]“君登”二句：求韦良宰入朝时举荐其才。凤池，凤凰池，指中书省。贾生，指汉贾谊，有洛阳才子之称，被贬为长沙王太傅。

[50]“桀犬”二句：谓时局未定而所用非人。桀犬，喻安史余党。语本《汉书·邹阳列传》：“桀之犬可使吠尧。”千秋，指汉武帝时丞相车千秋。车千秋无才能学术，以一语悟主，取宰相封侯，为匈奴所笑，谓“汉置丞相非用贤也，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矣”。见《汉书·车千秋传》。王琦注曰：“千秋，喻宰相若苗晋卿、王玙辈。”

[51]“连鸡”二句：谓诸节度互相牵制，迟疑不进。连鸡，缚在一起的鸡。互相牵扯，行动不一。《战国策·秦策》：“诸侯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止于栖亦明矣。”夷犹，迟疑不进。

[52]“安得”二句：冀得能人平定叛乱。羿，后羿，古之善射者。旄头，即昴星，胡星。喻安史叛军。

【点评】

本篇叙其与韦良宰交游始末，并述平生踪迹及时局变迁，互为经纬，交织成文，诚如《唐宋诗醇》所评：“汪洋灏瀚，如百川之灌河，如长江之赴海，卓乎大篇，可与《北征》并峙。”《北征》以情叙事，本篇以事表情；《北征》得国风之旨，本篇得屈骚遗意，妙在虚实之间而各显其本色。此李杜之所以并峙于诗坛而各标其胜概也。

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1]

去岁左迁夜郎道^[2]，琉璃砚水长枯槁。今年敕放巫山阳^[3]，蛟龙笔翰生辉光。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4]。愿扫鹦鹉洲^[5]，与君醉百场。啸起白云飞七泽，歌吟绿水动三湘^[6]。莫惜连船沽美酒，千金一掷买春芳^[7]。

【注释】

^[1]汉阳：今属湖北武汉。王明府：王姓汉阳县令。太白遇赦至江夏，与王明府交往颇密切，有《赠王汉阳》、《寄王汉阳》、《望汉阳柳色寄王宰》、《早春寄王汉阳》、《醉题王汉阳厅》等诗。

^[2]夜郎：今贵州正安。

^[3]巫山阳：巫山之南。语本宋玉《高唐赋》：“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实指流放地。

^[4]“圣主”二句：自比相如，冀逢圣主。圣主，指汉武帝。汉武帝读司马相如《子虚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因召相如。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此借指唐肃宗。

^[5]鹦鹉洲：原在长江中，对黄鹤矶。今移与汉阳接壤。

^[6]“啸起”二句：写长啸狂歌之逸兴。七泽，相传楚有七泽，包括云梦。见司马相如《子虚赋》。此泛指楚泽。绿水，古曲名。后汉马融《长笛赋》：“上拟法于《韶箛》《南籥》，中取度于《白雪》《绿水》，下采制于《延露》《巴人》。”三湘，泛指今洞庭湖南北湘江流域一带。

^[7]“莫惜”二句：极言开怀痛饮。春芳，指酒香。唐人多称酒为春。

【点评】

本篇写汉阳与王明府酣饮醉归江夏赋诗以谢，颇有重振雄风之意。“啸起”四句，醉态可怜，狂态可掬，宛如当年南内龙池沉香畔之状，然心境自是不同，今非昔比矣，狂醉之中未免挟带苍凉之感与苦涩之味。

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 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1]

黄口为人罗，白龙乃鱼服。得罪岂怨天，以愚陷网目^[2]。鲸鲵未剪灭，豺狼屡翻覆^[3]。悲作楚地囚，何由秦庭哭^[4]！遭逢二明主，前后两迁逐^[5]。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6]。半道雪屯蒙，旷如鸟出笼^[7]。遥欣克复美，光武安可同^[8]？天子巡剑阁，储皇守扶风^[9]。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10]。胡兵出月窟，雷破关之东。左扫因右拂，旋收洛阳宫^[11]。回舆入咸京，席卷六合通^[12]。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13]。大驾还长安，两日忽再中^[14]。一朝让宝位，剑玺传无穷。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15]！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16]。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17]。寄言息夫子，岁晚陟方蓬^[18]。

【注释】

[1]克复：谓收复两京（长安与洛阳）。息秀才：姓息的秀才，名字事迹不详。

[2]“黄口”四句：叙获罪长流事。黄口，指雏雀。《孔子家语》载，孔子见罗者所得皆黄口小雀，罗者曰：“大雀善惊而难得，黄口贪食而易得。”白龙乃鱼服，白龙化鱼，喻贵人遇险。刘向《说苑·正谏》：“昔白龙下清泠之渊，化为鱼，渔者豫且射中其目。”

[3]“鲸鲵”二句：谓安史之乱未平。鲸鲵，喻安史。豺狼，亦喻指安史。屡翻覆，指史思明降而复叛。

[4]“悲作”二句：言身为囚徒，无由报国。楚地囚，楚囚，典出钟仪，见《左传·成公九年》。此自指因从璘而被囚被流。秦庭哭，申包胥哭于秦庭，以求救楚，七日七夜，口不绝声。事见《左传·定公四年》。意谓欲救危难而不能。

[5]“遭逢”二句：谓玄宗朝被谗去京，肃宗朝获罪长流。

[6]“去国”二句：谓流放夜郎荒谷之中。

[7]“半道”二句：言刑期未滿而遇赦。屯蒙，《周易》之屯卦与蒙卦，指艰难蹇滞。雪屯蒙，指遇赦。鸟出笼，指离开夜郎。

[8]“遥欣”二句：谓收复两京，中兴可望。光武，指汉光武帝刘秀，号称中兴之主。借喻肃宗。

[9]“天子”二句：谓玄宗尚在蜀，太子守扶风。剑阁，剑阁山，此指蜀。安史攻长安，玄宗奔蜀。储皇，太子，指肃宗之子李豫，后为代宗。扶风，即凤翔，肃宗驻兵凤翔，至收复长安始进京。

[10]“扬袂”二句：谓肃宗坐朝而统制群雄。北辰，北极星，指朝廷。《论语·为政》：“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群雄，指诸节度。

[11]“胡兵”四句：言借助回纥之兵，横扫函谷关以东，收复洛阳。胡兵，指回纥之兵。

[12]“回舆”二句：写肃宗回长安。按，肃宗于至德二载九月自凤翔还至长安。咸京，咸阳，代指长安。六合，上下四方，指全国。

[13]“叱咤”二句：谓肃宗重开帝业，告成大功。

[14]“大驾”二句：言玄宗大驾自蜀回长安，上皇、皇帝如两日再中。

[15]矍铄翁：精神健旺的老人。《后汉书·马援传》：“援据鞍顾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

[16]“弋者”二句：谓将隐退。扬雄《法言·问明》：“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焉！”

[17]“弃剑”二句：有入道之意。丹砂，道士所炼药物。玉童，仙童。

[\[18\]](#)方蓬：方丈与蓬莱。传说中海上仙山。

【点评】

本篇与息秀才叙遇赦之情，并赞收复两京之功，末露隐退之意。“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知其滋隐退之念，实出于无可奈何，非真超然世外也。其“遭逢二明主，前后两迁逐”，故自知欲有所成功不亦难乎，于是乎“寄言息夫子，岁晚陟方蓬”。

司马将军歌^[1]

狂风吹古月，窃弄章华台^[2]。北落明星动光彩，南征猛将如云雷^[3]。手中电曳倚天剑，直斩长鲸海水开^[4]。我见楼船壮心目，颇似龙骧下三蜀^[5]。扬兵习战张虎旗^[6]，江中白浪如银屋。身居玉帐临河魁^[7]，紫髯若戟冠崔嵬。细柳开营揖天子，始知灞上为婴孩^[8]。羌笛横吹阿谰回^[9]，向月楼中吹落梅^[10]。将军自起舞长剑，壮士呼声动九垓^[11]。功成献凯见明主，丹青画像麒麟台^[12]。

【注释】

[1]司马将军歌：乐府杂曲歌，出《陇上歌》。题下原注：“代陇上健儿陈安。”按，陈安为晋王司马宝将，与前赵刘曜之将平先战，死于陕中。陇上之人思之，为作壮士之歌，即《陇上歌》，有“陇上壮士有陈安”句。此以陈安喻荆襄招讨使、山南东道处置兵马都使、太子少保崔光远等。

[2]“狂风”二句：谓贼乱荆楚。古月，合为“胡”字，此喻叛将康楚元、张延赏。康、张据荆襄作乱，自称南楚霸王。《晋书·苻坚载记》：“古月之末乱中州。”是其所本。章华台，春秋时楚灵王所建，一说故址在今湖北荆州。此代指唐荆州。

[3]“北落”二句：谓朝廷派将南征。北落明星，星座名，主兵。王琦注引《甘氏星经》：“北落师门一星，在羽林军西，主候兵。星明大而角，军兵安；小暗，天下兵。”此言星明，故南征之军安。猛将如云雷，极言将领之多。“南征”句，一本作：“南方有事将军来。”

[4]“手中”二句：赞平叛之威势。太白《临江王节士歌》谓“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则有求自试之意。倚天剑，宋玉《大言赋》：“长剑耿耿倚天外。”直斩长鲸，梁元帝《玄览赋》：“斩横海之长鲸。”

[5]“我见”二句：谓亲见南征水军之壮，如晋王濬楼船之直下金陵。龙骧下三蜀，《晋书·王濬传》：晋武帝封王濬为龙骧将军，造大船连舫，自三蜀益州出发，直逼金陵，吴主孙皓至营门投降。三蜀，左思《蜀都赋》“三蜀之豪”，《文选》注：“三蜀，蜀郡、广汉、犍为也。”此为蜀之泛称。

[6]虎旗：画有虎纹的战旗。

[7]玉帐：主帅所居的军帐。河魁：指西方偏北的“戌”。宋张昞《云谷杂记》：“戌为河魁，谓主将之帐宜在戌也。”

[8]“细柳”二句：用周亚夫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载，汉文帝六年，匈奴犯边，以刘礼将军军灞上，以周亚夫将军军细柳，严阵以待。上自劳军，至细柳营，亚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释，请以军礼见。”天子见军纪整肃，谓群臣曰：“此真将军矣。曩者灞上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耶！”

[9]阿谰回：即《阿谰堆》。《唐诗纪事》五二：“骊宫小禽名阿谰堆，明皇御玉笛，采其声翻为曲，且为名，远近以笛争效之。（张）祐有《华清宫》诗曰：‘红树萧萧阁半开，玉皇犹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谰堆。’

[10]落梅：指笛曲《梅花落》。

[11]九垓：九天，指高空。

[12]麒麟台：即麒麟阁。在未央宫内。汉宣帝甘露三年，画功臣霍光、张安世、杜延年、苏武等十一人之像于阁上。见《汉书·苏建传》。

【点评】

本篇借司马将军以赞平定荆州之乱的唐将。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其于康楚元、张嘉延之叛乱于荆州，祸及澧、朗、郢、峡、归诸州，持反对态度，在《荆州贼乱临洞庭言怀作》诗中拟之为“修蛇横洞庭，吞象

临江岛”，固知太白于安史之叛亦必否定，其从璘意在靖乱，心迹甚明。

献从叔当涂宰阳冰^[1]

金镜霾六国，亡新乱天经^[2]。焉知高光起，自有羽翼生^[3]！萧曹安峴岬，耿贾摧欃枪^[4]。吾家有季父^[5]，杰出圣代英。虽无三台位，不借四豪名^[6]。激昂风云气，终协龙虎精^[7]。弱冠燕赵来，贤彦多逢迎^[8]。鲁连善谈笑，季布折公卿^[9]。遥知礼数绝，常恐不合并^[10]。惕想结宵梦，素心久已冥。顾惭青云器，谬奉玉樽倾。山阳五百年，绿竹忽再荣^[11]。高歌振林木^[12]，大笑喧雷霆。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13]。吐辞又炳焕，五色罗华星。秀句满江国，高才挹天庭^[14]。宰邑艰难时，浮云空古城。居人若薤草，扫地无纤茎^[15]。惠泽及飞走，农夫尽归耕。广汉水万里，长流玉琴声^[16]。雅颂播吴越，还如太阶平^[17]。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18]。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各拔五色毛，意重太山轻。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19]。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20]。长叹即归路，临川空屏营^[21]。

【注释】

^[1]从叔当涂宰阳冰：李阳冰，字少温，宝应元年为当涂令。太白称之为族叔，晚年依之。阳冰后官至匠作少监。擅长书法，尤工篆书，笔致清峻。

^[2]“金镜”二句：谓秦灭六国，新莽篡汉。金镜，喻明道。刘孝标《广绝交论》“圣人握金镜”，《文选》注引《洛书》曰：“秦失金镜。”此借以代秦。新，指新莽。王莽篡汉，即天子位，号曰“新”。

^[3]“焉知”二句：谓前后汉之兴，皆有辅佐之臣。高光，指前汉之高祖刘邦与后汉之光武帝刘秀。羽翼，佐臣。

^[4]“萧曹”二句：承前二句，言萧曹辅翼汉高祖，耿贾辅翼光武帝。萧曹，指萧何与曹参。峴岬，不安貌。指社会动荡。耿贾，指耿弇与贾复，二人辅助光武平新莽。欃枪，彗星，古以彗星为灾星。此喻王莽。

^[5]季父：叔父。指族叔李阳冰。

^[6]“虽无”二句：谓李阳冰位不高而声名大。三台位，指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之位。四豪，指齐之孟尝、赵之平原、魏之信陵、楚之春申四公子。

^[7]“激昂”二句：语本《周易·乾》：“云从龙，风从虎。”

^[8]“弱冠”二句：言阳冰弱冠之年自燕赵出来，受时贤欢迎。按，阳冰为赵郡（即赵州，今属河北）人，故云“燕赵来”。弱冠，《礼记·曲礼》：“二十曰弱冠。”

^[9]“鲁连”二句：以鲁仲连、季布喻李阳冰之才干。鲁连，鲁仲连。仲连游赵，会秦围赵急，谈笑却秦军，救赵之危。见《战国策·赵策》。左思《咏史》诗：“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季布，楚人，为项羽将。刘邦灭楚，以千金求之，终为汉臣。樊哙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阿吕后意，皆曰可，独季布曰：“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众，围于平城，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于胡，陈胜等起。今疮痍未瘳，哙又面谏。欲动摇天下。”吕后罢朝，不复议击匈奴事。见《史记·季布列传》。

^[10]“遥知”二句：谓知其重交道，然恐不能合。礼数绝，指重交情而不讲礼数。合并，合而为一，犹言一致。《庄子·则阳》：“丘山积卑而为高，江河合水而为大，大人合并而为公。”

^[11]“山阳”二句：谓竹林七贤中，阮籍、阮咸叔侄并现于今。意阳冰与己如阮氏叔侄。山阳，今河南修武西北。三国魏，嵇康寓居山阳，与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竹林七贤。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嵇康传注引《魏氏春秋》。五百年，自嵇康死后至太白作此诗，约五百年。

^[12]“高歌”句：典出秦青。薛谭学讴于秦青，未成欲归，秦青饯之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见《列子·汤问》。

[13]“落笔”二句：赞李阳冰之篆书。崩云，形容笔势。鲍照《飞白书势铭》：“轻如游雾，重似崩云。”

[14]“吐辞”四句：赞李阳冰之词章与文才。挾天庭，盖天庭。左思《蜀都赋》：“摘藻挾天庭。”《文选》注：“挾，犹盖也。”

[15]“宰邑”四句：谓阳冰之宰当涂，正值安史乱后，时局艰难，百里萧条。薙，除草。

[16]“惠泽”四句：颂李阳冰之德政。惠泽及飞走，语出《后汉书·董仲舒传》：“恩信宽泽，仁及飞走。”飞走，指飞禽走兽。广汉，谓汉水。此指长江。语本《诗经·周南·汉广》：“汉之广矣，不可咏思。”诗序云：“汉广，德广所及也。”玉琴声，意取宓子贱鸣琴而治。见《吕氏春秋·察贤》。

[17]“雅颂”二句：意谓恍如太平盛世。雅颂，《诗经》之《雅》、《颂》，常作为盛世之乐的代表。太阶，亦作“泰阶”，即三台，星名，共六星。太阶平，谓政通人和。左思《魏都赋》：“故今斯民睹泰阶之平，可比屋而为一。”

[18]白下亭：金陵驿亭。太白《留别金陵诸公》诗：“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可知当时亭在金陵西门（即白门）外。

[19]“弹剑”二句：用冯驩故事。孟尝君食客冯驩弹铗而歌：“长铗归来乎，食无鱼！”见《史记·孟尝君列传》。意即太白《行路难》其二“弹剑作歌多苦声”。

[20]“月衔”二句：写秋夜归当涂水程。天门，天门山。在当涂西南。牛渚，牛渚矶，即采石矶。在马鞍山采石。

[21]屏营：彷徨不安貌。

【点评】

本篇为晚年从李光弼征东南半道病还，将离金陵往依当涂宰李阳冰时所作，赞美李阳冰德政，并申求助之意。情调凄楚，真乃哀鸣苦声也。白香山题采石坟谓“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九原有知，可引为知音。

别有怀抱·明朝有意抱琴来

长干行^[1]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2]。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3]。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始展眉^[4]，愿同尘与灰。常存抱柱信^[5]，岂上望夫台^[6]。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7]。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8]。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胡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9]，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10]。

【注释】

^[1]长干行：乐府杂曲旧题。长干，即长干里，六朝建康城南秦淮河两岸吏民杂居之处。位置约在今南京中华门外与花露冈南。

^[2]门前剧：在门前嬉戏。

^[3]“郎骑”四句：谓男女儿时天真纯洁，无所嫌疑。后之“青梅竹马”成语，即源于此。竹马，儿童嬉戏以竹竿代马，称“竹马”。语本《后汉书·郭汲传》：“始至行郡，到河西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道次迎拜。”

^[4]展眉：展开眉头，形容心情舒坦与喜悦。

^[5]抱柱信：语出《古诗》：“安得抱柱信，皎日以为期。”典出《庄子·盗跖》：“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

^[6]望夫台：古时夫妇离别，思妇望夫心切，因而编出许多望夫故事与遗迹，如望夫台、望夫山、望夫石，所在多有，不必确指。

^[7]瞿塘：峡名，又称夔峡，在今四川奉节白帝山下。滟滪堆：又作淫预堆，是瞿塘峡中突起于长江的巨大礁石，为舟行险阻。谚云：“滟滪大如襍，瞿塘不可触。”夏雨水涨，尤险，故下文云：“五月不可触。”

^[8]猿声：古时三峡多猿，啼声凄厉。

^[9]三巴：指巴郡、巴东、巴西。在今四川东部长江一带。

^[10]长风沙：在今安徽安庆长江边。陆游《入蜀记》：“盖自金陵至长风沙七百里，而室家来迎其夫，甚言其远也。”

【点评】

本题集中二首，另一首前人考定为贗作。此写长干里夫妻远别，少妇思夫，情意缠绵，其率真处近似六朝民歌。太白之师承乐府，非但寻汉乐府之古朴，亦得南朝乐府之天真也。

杨叛儿^[1]

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2]。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3]。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4]。

【注释】

^[1]杨叛儿：又作杨伴儿，乐府清商曲旧题。相传南齐隆昌时，女巫之子杨旻随母入内宫，长大后为何后所宠爱。时童谣云：“杨婆儿，共戏来所欢。”讹传杨伴儿。见《旧唐书·乐志》。

^[2]新丰酒：南北新丰均产美酒。北新丰，在今陕西临潼。王维《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指此。南新丰，在今江苏丹徒新丰镇。陆游《入蜀记》云：六月十六日，早发云阳，过夹冈，过新丰小憩。李太白诗云“南国新丰酒，东山小妓歌”，谓此，非长安之新丰也。

^[3]“乌啼”句：意本《杨叛儿》古辞：“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白门，六朝建康城西门。西属金，金气白，故称白门。后作为金陵别称。

^[4]“博山”二句：意亦本《杨叛儿》古辞，喻男女欢爱。博山炉，古香炉，形制似山重叠。沉香，沉水香，古代著名香料，黑色，芳香，脂膏凝结为块，入水能沉，故名沉香，产于南方。

【点评】

本篇当是游白门而仿乐府古题，以咏金陵酒肆。意颇潇洒，诗亦深得六朝乐府神髓。

静夜思^[1]

床前看月光^[2]，疑是地上霜^[3]。举头望山月^[4]，低头思故乡。

【注释】

^[1]静夜思：太白自制新题乐府之辞，宋郭茂倩收入《乐府诗集》卷九十“新乐府辞”。

^[2]床：坐卧之具。《释名》释床：“人所坐卧曰床。”看月光：一作“明月光”。

^[3]“疑是”句：梁简文帝《玄圃纳凉》：“夜月似秋霜。”

^[4]山月：一作“明月”。

【点评】

本篇写思乡之情，即景即情，自然神妙。千载之下，犹能引发游子共鸣，故仍播在人口，真乃不朽之诗篇也。

山中间答^[1]

问余何意栖碧山^[2]，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3]，别有天地非人间。

【注释】

^[1]山中：当指安陆白兆山中。白兆寺中曾有镌刻太白此诗碑石。元人贯云石题白兆山桃花岩诗云：“神游八极栖此山，流水窅然心自闲。解剑长歌一壶外，知有洞府无人间。”亦定此诗作于此山。

^[2]碧山：白兆山唐以前亦名白赵，唐以后又名碧山。太白诗中称碧山者多属泛指。此则或因有此名而有此称，或因有此诗而有此名。然皆以碧山指白兆山。

^[3]桃花流水：语本晋陶潜《桃花源诗并记》。窅然：深远貌。

【点评】

题一作《答问》，亦作《答俗人问》，又作《山中答俗人》。诗写山居自适之意，信手拈来，词近而意远，遂成绝调。

山中与幽人对酌^[1]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2]，明朝有意抱琴来。

【注释】

^[1]山中：与《山中问答》之山中，或即一处，当指安陆白兆山。安徽宿松南台山有所谓“对酌亭”遗址，传即太白避地宿松时与闾丘处士对饮处。似未足征信。幽人：隐者。

^[2]“我醉”句：语本萧统《陶渊明传》：“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

【点评】

其写山中与隐者对饮以发幽兴，意颇潇洒，然亦颇凄凄。杜甫《不见》云：“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乃深知太白“一杯”之味者也。

乌夜啼^[1]

黄云城边乌欲栖^[2]，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3]，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孤房泪如雨^[4]。

【注释】

^[1]乌夜啼：乐府清商曲旧题，多为女子怀人之辞。传说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被废，侍妾夜闻乌啼声，因制此曲。今所传歌辞非此旨。见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七引《唐书·乐志》。

^[2]黄云城：泛指边城。古有所谓黄云戍、黄云塞、黄云陇，皆指边塞。

^[3]机中织锦：典出《晋书·列女传》：“窦滔妻苏氏，始平人，名蕙，字若兰，善属文。苻坚时，滔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凡八百四十字。”秦川女：指苏蕙，以其夫为秦州刺史，故云。庾信《乌夜啼》：“织锦秦川窦氏妻。”

^[4]“停梭”二句：一作“停梭向人问故夫，知在关西泪如雨”。远人，指征夫。独宿孤房，一作“独宿空堂”。

【点评】

此写秦川思妇，非一般女子怀人，乃思念边塞征人也，属边塞诗作。《唐宋诗醇》评曰：“语浅而意深，乐府本色。”太白之乐府体，深得六朝神髓。

子夜吴歌四首^[1]

一

秦地罗敷女，采桑绿水边^[2]。素手青条上，红妆白日鲜。蚕饥妾欲去，五马莫留连^[3]。

二

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4]。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5]。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6]。

三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7]。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8]。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9]。

四

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10]。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11]。

【注释】

^[1]子夜吴歌：即《子夜歌》，世传晋女子名子夜者所制。见《宋书·乐志》。《乐府解题》曰：后人更为四时行乐之词，谓之《子夜四时歌》。太白四首亦写四时，然非行乐词，是《子夜四时歌》之变调。

^[2]“秦地”二句：写罗敷采桑。出汉乐府《陌上桑》。惟乐府所云罗敷为秦氏，而太白诗中之罗敷则指为秦地女。

^[3]“五马”句：《陌上桑》：“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五马，太守的代称。或说太守出则御五马，因用以指代。留连，不忍离开。

^[4]“镜湖”二句：写镜湖荷花。镜湖，又名鉴湖，在今浙江绍兴。东汉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所筑，周回三百里，溉田九千顷。见《元和郡县图志》。菡萏，荷花的别称。

^[5]“五月”二句：据《方輿胜览》载，西施曾采莲于若耶溪。若耶，若耶溪，又作“若邪溪”，亦名五云溪，在今浙江绍兴东南。

^[6]越王：指勾践。越王勾践为吴所败，用美人计，命范蠡选西施进于吴王夫差，以求和。后因得以反攻灭吴。见《吴越春秋》、《越绝书》等。

^[7]“长安”二句：写帝都秋夜捣衣事。捣衣，寒衣制作前对面料加工的一种程序。将面料置于砧上捶捣。或说于衣料上捣入面粉之类，使之密不透风，且便于换季洗濯。今内蒙古犹有此俗。作者另有《捣衣篇》。

^[8]玉关：指玉门关。在今甘肃。此泛言边塞。

^[9]“何日”二句：盼边患平息，夫妻团圆。胡虏，泛指北方敌人。古代对北方边地及西域民族称为胡人。良人，妻子对丈夫的称呼。

^[10]“明朝”二句：谓赶制征衣。驿使，驿站传送文书的使者。此驿使或兼送衣物。征袍，出征战士的衣服。

^[11]临洮：唐属陇右道，更名岷州，治所在今甘肃岷县。

【点评】

四首所写非一时一地一事，其一为春歌，写秦地罗敷采桑；其二为夏歌，写越女采莲；其三为秋歌，写思妇捣衣；其四为冬歌，写思妇絮袍。虽写四时，却非四时行乐之词，然其语调韵味，仍保留六朝乐府风神。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1]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2]。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绿竹入幽径^[3]，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4]。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5]。

【注释】

^[1]终南山：又称太乙山，为秦岭主峰之一。在长安之南，故又称南山。今陕西西安南。斛斯山人：复姓斛斯的隐者。或疑为杜甫《过斛斯校书庄二首》所写酒伴斛斯融。

^[2]翠微：轻淡青苍的山色，亦借指青山。

^[3]幽径：一本作“幽植”。

^[4]挥：此指干杯。《礼记·曲礼》：“饮玉爵者弗挥。”注：“振去余酒曰挥。”

^[5]忘机：忘却机巧之心，指自甘恬淡与世无争。

【点评】

本篇为初入长安隐居终南时所作。写终南山下农村景色与情趣，深得陶潜余韵。屯蹇之时，得山人农夫关照，自亦感激不尽，真乃“陶然共忘机”。王夫之评曰：“清旷中无英气，不可效陶，以此作视孟浩然，真山人诗尔。”（《唐诗评选》）盖善于会心者也。

长相思^[1]

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2]，微霜凄凄簟色寒^[3]。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4]。上有青冥之高天^[5]，下有绿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6]，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

【注释】

[1]长相思：乐府杂曲歌旧题。郭茂倩《乐府诗集》六十九：“古诗曰：‘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李陵诗曰：‘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长者久远之辞，言行人久戍，寄书以遗所思也。”

[2]“络纬”句：梁吴均《杂绝句诗》：“蜘蛛檐下挂，络纬井边啼。”络纬，蟋蟀，俗称纺织娘。秋夜啼声凄切。金井阑，井口装饰金属的围阑。

[3]簟：竹席。

[4]“美人”句：《古诗·兰若生阳春》：“美人在云端，天路隔无期。”

[5]青冥：青天。此指青天之色。屈原《九章·悲回风》：“据青冥而撼虹兮，遂倏忽而扞天。”

[6]天长路远：《南史·孙瑒传》载，瑒卒，尚书令江总为之铭志，陈后主又题铭后四十字，有曰：“天长路远，地久灵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时论以为荣。

【点评】

《长相思》乐府旧题多写家人情人离别相思之苦，太白此作借以寓君臣遇合之意。盖承屈赋香草美人之传统也。其中以“美人如花隔云端”为点睛之笔。疑是初入长安，北阙上书，天路阻隔，不得门径，因失意而作此。不可以男女之情视之。

把酒问月^[1]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2]，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3]，嫦娥孤栖与谁邻^[4]？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惟愿当歌对酒时^[5]，月光长照金樽里^[6]。

【注释】

[1]题下原注：“故人贾淳令予问之。”贾淳，事迹未详。

[2]飞镜：指月。太白好以镜喻月，如“月下飞天镜”（《渡荆门送别》），“又疑瑶台镜，飞上碧云端”（《古朗月行》）。丹阙：赤色的宫门。指宫殿。

[3]白兔捣药：晋傅玄《拟天问》：“月中何有？白兔捣药。”月兔传说，早在屈原时代即已流行。屈原《天问》：“厥利维何？而顾兔在腹。”注：“言月中有兔。”

[4]嫦娥孤栖：《搜神记》十四：“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之以奔月。”

[5]当歌对酒：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金樽：金属酒器，犹酒杯。

【点评】

太白一生于月情有独钟，其咏月之诗，非但艺之高，情亦深。惟其如此，故其仙去，有入采石水中捉月之说。说虽无据，情有可原。此诗咏月之出没、月之古今、月之虚实——其传说为虚，其照人为实，意在引发人生之感慨。盖亦失意时以咏月聊自排解而已。

月下独酌

一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1]。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2]，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3]。

二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4]。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5]。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6]。但得醉中趣^[7]，勿为醒者传。

【注释】

[1]“举杯”二句：谓招月与影为友。益见其孤独无可亲者。陶潜有《形影神三首》，与释慧远辩“形尽神不灭论”，写三者如三人，各抒己见。太白亦借月与影而成三人，旨虽异而趣同。

[2]月将影：月与影。将，连词，表示并列，犹与、共。

[3]“永结”二句：谓永与无知无情之物（月与影）交游，并相约游于太空（月行于天，故发此奇想）。

[4]“天若”四句：孔融《难曹公表制酒禁书》：“酒之为德久矣，古先哲王，类帝祗宗，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已也。故天垂酒星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酒星，酒旗星。“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飧饮食。”（《晋书·天文志》）酒泉，汉置郡，以城有金泉，味如酒，故名。今属甘肃。

[5]“已闻”二句：《三国志·魏书·徐邈传》：“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

[6]“三杯”二句：语本《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7]醉中趣：陶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嘉）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桓）温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

【点评】

敦煌写本《唐诗选》残卷题作《月下对影独酌》合前二首为一首，阙其三、四。此选前二首，诗写饮酒以解孤寂愁怀，邀月对影，饮酒歌舞，以热闹场面写寂寞心境，真乃千古奇趣。其写饮酒之趣，脱口而出，率尔成章，纯任自然，不假雕琢，至有疑其伪作。殊不知太白之诗类皆道其心中之所感，以才为诗，出口成章，下焉者流于浅率，高焉者如同天籁。沈德潜谓“脱口而出，纯乎天籁。此种诗人不易学”（《唐诗别裁集》），可谓知言。

春夜洛城闻笛^[1]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2]，何人不起故园情。

【注释】

^[1]洛城：即洛阳，今属河南。

^[2]折柳：古曲有《折杨柳》，为乐府横吹曲，内容多为伤别。

【点评】

本篇写因闻笛而思乡。笛中闻折柳之曲，因忆伤别之地，从而发思乡之情。然非黯然销魂，而是清朗可诵，正合太白之情性，亦盛唐之有别于六朝也。

赠内^[1]

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虽为李白妇，何异太常妻^[2]。

【注释】

^[1]内：指内人，即妻子。

^[2]太常：指周泽。《后汉书·周泽传》载，周泽为太常，清洁循行，尽敬宗庙。尝卧寝斋宫，其妻哀泽老病，窥问所苦。泽大怒，以妻干犯斋禁，遂收送治狱谢罪。当世疑其诡激。时人为之语曰：“生世不谐，做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注谓《汉官仪》此下云：“一日不斋醉如泥。”

【点评】

本篇写醉酒，用后汉周泽事，戏赠其妻。以谐谑语写愁情，弥见其愁。

客中作^[1]

兰陵美酒郁金香^[2]，玉碗盛来琥珀光^[3]。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注释】

^[1]客：旅居他乡。

^[2]兰陵：唐之丞县，隋为兰陵县。故址在今山东枣庄南。郁金香：香草名。亦名郁金香。

^[3]琥珀光：谓酒色如琥珀之光。

【点评】

题一作《客中行》。诗谢主人，只是平平道来，却别有情味。非以情景胜，而以情理胜。

春思^[1]

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2]。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

【注释】

^[1]春思：犹春情、春心。春，兼指春日与春情。《诗经·召南·野有死麇》：“有女怀春，吉女诱之。”思，读去声，心绪，情思。

^[2]“燕草”二句：以燕草秦桑点明时地，写男女两地相思。细味燕草秦桑，似写征人思妇之情，近边塞诗一类。

【点评】

从齐梁化出，秀色之中含有刚健之气，自是盛唐风味。王夫之谓“字字欲飞，不以情不以景”（《唐诗评选》），而情景俱在其中。太白另有《春怨》诗云：“白马金羁辽海东，罗帷绣被卧春风。落月低轩窥烛尽，飞花入户笑床空。”与《春思》意旨略同，《春怨》则点明征人思妇矣。

玉阶怨^[1]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2]。却下水精帘^[3]，玲珑望秋月^[4]。

【注释】

^[1]玉阶怨：乐府相和歌旧题，始自谢朓，此为拟作。

^[2]“玉阶”二句：言秋夜久立玉阶，乃至白露侵罗袜。

^[3]却下：谓退入房中下帘。水精帘：形容质地精细色泽晶莹的帘子。萧士贇注曰：“水精帘以水精为之，如今之琉璃帘也。”

^[4]玲珑：空明貌。形容秋月。

【点评】

二十字画出一幅凄清冷艳的秋闺图，不写人，而人自在；不言怨，而怨自生。真乃圣于诗者也。《唐宋诗醇》谓“妙写幽情，于无字处得之”，可谓知言。

怨情^[1]

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2]。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

【注释】

^[1]怨情：似从乐府旧题《怨歌》、《怨诗》之类化出，有六朝乐府风味。

^[2]颦蛾眉：皱眉头。形容美人之美态与愁态。

【点评】

本篇写闺情，妙于形容，亦当有所寄托。或因见疏而生怨悻之情。

访贺监不遇^[1]

欲向江东去^[2]，定将谁举杯？稽山无贺老^[3]，却棹酒船回。

【注释】

^[1]贺监：指贺知章。曾官正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故称贺监。

^[2]江东：会稽属江东之地。

^[3]稽山：即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

【点评】

题原作《重忆一首》。唐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云：“予尝过当涂，访翰林旧宅。又于浮屠寺化城之僧，得翰林自写《访贺监不遇》诗：‘东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味之不足，重之为宝，用献知者。”据诗意，题以裴说为是，当作于《对酒忆贺监二首》之前，盖其时尚未知贺老亡故。今依裴文改题。“定将谁举杯”，即定与谁对酌，拟与贺老一饮；然不见贺老而棹回酒船，其怅惘可知，其思念情深亦可知。

对酒忆贺监二首^[1]

一

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2]。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3]。

二

狂客归四明，山阴道士迎^[4]。敕赐镜湖水，为君台沼荣^[5]。人亡余故宅^[6]，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梦，凄然伤我情。

【注释】

^[1]贺监：即贺知章。曾官正授秘书监，故称。

^[2]“四明”二句：写贺知章之风流狂放。四明，山名，在今浙江宁波西南。自天台山发脉，绵亘于奉化、慈溪、余姚、上虞、嵊县诸县境。狂客，贺知章晚年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见《旧唐书》本传。季真，贺知章字季真。善谭说，其族姑子陆象先曰：“季真清谭风流，吾一日不见，则鄙吝生矣。”见《新唐书》本传。

^[3]“长安”六句：本题有《序》云：“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没后对酒，）怅然有怀，而作是诗。”杯中物，指酒。陶潜《责子》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金龟，佩饰。王琦《李太白全集》注：“金龟盖是所佩杂玩之类，非武后朝内外官所佩之金龟也。”

^[4]山阴道士：山阴有一道士善养鹅，王羲之求购。道士求王为书《道德经》（当作《黄庭经》），并许以群鹅赠。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见《晋书·王羲之传》。此以山阴道士喻贺监在山阴之道友。亦因贺监善书，故有此喻。

^[5]“敕赐”二句：《新唐书·贺知章传》：“天宝初，病，梦游帝居，数日寤，乃请为道士，还乡里。诏许之，以宅为千秋观而居。又求周宫湖数顷为放生池，有诏赐镜湖剡川一曲。”

^[6]故宅：施宿《会稽志》谓贺监宅在县东北三里，后为天长观。

【点评】

其作《访贺监不遇》（集中题作《重忆一首》）时，尚不知贺监亡故。及闻贺监端的物故，对酒怀旧，因复作此二首追悼亡友之诗，其情凄然，哀婉欲绝。可知贺监于太白心目中有何等分量。太白声价之高下，宦海之浮沉，无不系于贺监。无贺监太白声价未必高，有贺监太白宦海未必沉，其思念贺老之深，固其宜也。

渌水曲^[1]

渌水明秋日，南湖采白蘋^[2]。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3]。

【注释】

^[1]渌水曲：琴曲。为古曲遗音。马融《长笛赋》：“上拟法于《韶箏》《南箫》，中取度于《白雪》《渌水》，下采制于《延露》《巴人》。”

^[2]白蘋：蘋草。水草，多生于南方湖泽，五月开白花，故称白蘋。

^[3]荡舟人：指划船采蘋之女子。

【点评】

本篇写采蘋女之妒花，其风神情韵，远胜南朝小乐府。

越女词^[1]

一

耶溪采莲女^[2]，见客棹歌回^[3]。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

二

镜湖水如月^[4]，耶溪女如雪。新妆荡新波，光景两奇绝。

【注释】

^[1]越女：越中女子。西施出越中，越中多美女。

^[2]耶溪：即若耶溪，又名五云溪。在今浙江绍兴若耶山下。

^[3]棹歌：船歌。

^[4]镜湖：又称鉴湖。在今浙江绍兴。

【点评】

本题五首，此选其三、其五两首，均写越女采莲泛舟，清新自然，极尽越女之娇态，饶有南朝乐府风味。

采莲曲^[1]

若耶溪旁采莲女^[2]，笑隔荷花共人语。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袂空中举。岸上谁家游冶郎^[3]，三三五五映垂杨。紫骝嘶入落花去^[4]，见此踟蹰空断肠。

【注释】

^[1]采莲曲：乐府清商曲旧题。《古今乐录》谓梁武帝制《江南弄》七曲，其三即《采莲曲》。

^[2]若耶溪：在今浙江绍兴若耶山下。

^[3]游冶郎：游荡娱乐的青年男子。

^[4]紫骝：又名枣骝，良马名。

【点评】

本篇写若耶溪采莲女，绘声绘色，复以游冶郎相映衬，更觉一片神行，天然可爱。诗亦清新自然，正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太白句）。

劳劳亭^[1]

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2]。

【注释】

^[1]劳劳亭：又名临沧观，在劳劳山上，为古时送别之所。故址在今江苏南京西南。劳劳，忧伤貌。

^[2]“春风”二句：意谓倘若春风知离别之苦，必不使柳条变青。

【点评】

本篇为游金陵时所作，写送别之苦，情致委婉，语短意长。前人谓“其妙在‘知’字、‘不遣’字，奇警绝伦”（李锜《诗法易简录》），盖以无知之物而欲其知，必然之事而欲其不使然，故发痴语，因得奇趣。

寄东鲁二稚子^[1]

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2]。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3]？春事已不及^[4]，江行复茫然。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5]。楼前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6]。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念此失次第^[7]，肝肠日忧煎。裂素写远意，因之汶阳川^[8]。

【注释】

[1]东鲁：指鲁郡，今山东兖州。二稚子：指女平阳、子伯禽。

[2]“吴地”二句：点明时地。吴地，此指东吴都城金陵。今江苏南京。三眠，蚕自初生至成蛹，三蜕其皮，其状如眠，称三眠。时在夏月。

[3]龟阴田：语本《左传·定公十一年》：“齐人来归郕、讙、龟阴之田。”即龟山北面之田。此指诗人在鲁郡沙丘之田。

[4]春事：农事，春季农田耕种之事。《管子·幼官》：“地气发，戒春事。”

[5]酒楼：旧说任城有太白酒楼。《本事诗》云：“白自幼好酒，于兖州习业，平居多饮。又于任城县搆酒楼，日与同志荒宴其上，少有醒时。”见《太平广记》二〇一。此似指家居之酒楼。故下文有楼前自种之桃子叙写。

[6]“泪下”句：用刘琨成句。刘琨《扶风歌》：“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

[7]失次第：指心绪烦乱。次第，头绪。

[8]“裂素”二句：言以诗代简远寄家中。裂素，裁素以作书。古以丝织品素帛为书写材料。汶阳川，春秋时为鲁国地。《左传·成公二年》载“齐人归我汶阳之田”。此指兖州。

【点评】

题下原注：“在金陵作。”其时别家已三年，故思家心切，尤系情于二稚子，因作诗以寄。以平常语写平常情，可见其为具平常心之平常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沈德潜谓：“家常语，琐琐屑屑，弥见其真。”（《唐诗别裁集》）太白诗得力于风骚乐府，此诗最具汉乐府本色，质直真切，语言亦明白如话，恰似与二稚子话家常。

听蜀僧濬弹琴^[1]

蜀僧抱绿绮^[2]，西下峨眉峰^[3]。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4]，遗响入霜钟^[5]。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注释】

^[1]蜀僧濬：当是《赠宣州灵源寺仲濬公》之仲濬。然则，诗当作于宣城。

^[2]绿绮：琴名，汉司马相如有绿绮琴。见晋傅玄《琴赋序》。

^[3]峨眉峰：即峨眉山。在今四川。

^[4]流水：《吕氏春秋·本味》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其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

^[5]霜钟：《山海经·中山经》：丰山“有九钟焉，是知霜鸣”，郭璞注：“霜降则钟鸣，故言知也。”

【点评】

写听琴，一气挥洒，自然入妙。琴声与景色，两相融合，隐含一种清愁。

哭晁卿衡^[1]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2]。明月不归沉碧海^[3]，白云愁色满苍梧^[4]。

【注释】

^[1]晁卿衡：晁衡，又作朝衡，即阿倍仲麻吕，唐时译作仲满。开元初随日本遣唐使来长安，请儒士授经，历仕左补阙、仪王友、秘书监等职。天宝十二载冬随遣唐使归国，至琉球遇风，漂流安南，后复至长安。时误传溺死海中。

^[2]蓬壶：即蓬莱。海中仙山。

^[3]明月：指明月珠。释氏称明月摩尼，以为月之精。此喻晁衡。

^[4]苍梧：指云出处。《艺文类聚》一引《归藏》：“有白云出自苍梧，入于大梁。”此以苍梧云喻愁。

【点评】

本篇为虚闻日本晁衡归国于海上遇难所作悼诗，情深意挚，千载之下，犹足感人。

秋浦歌^[1]

一

秋浦长似秋，萧条使人愁。客愁不可度，行上东大楼^[2]。正西望长安，下见江水流。寄言向江水，汝意忆侬不？遥传一掬泪，为我达扬州^[3]。

二

秋浦猿夜愁，黄山堪白头^[4]。青溪非陇水，翻作断肠流^[5]。欲去不得去，薄游成久游^[6]。何年是归日，雨泪下孤舟。

三

两鬓入秋浦，一朝飒已衰。猿声催白发，长短尽成丝。

四

江祖一片石^[7]，青天扫画屏。题诗留万古，绿字锦苔生。

五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8]。赧郎明月夜^[9]，歌曲动寒川。

六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10]。

【注释】

^[1]秋浦：唐县名，属宣州，后属池州，今安徽贵池。

^[2]大楼：大楼山。在今贵池城南四十里。嘉靖《池州府志》谓其山“孤撑碧落，若空中楼阁之象”。

^[3]扬州：今属江苏。奚禄诒曰：“望长安矣，而结云达扬州者，盖长安之途所经也。”（见詹锳《李白诗文系年》）按，唐代水路有自扬州由江转淮入河而西上长安者。

^[4]黄山：指秋浦河边之黄山岭。在今贵池之南七十里，近虾湖。

^[5]“青溪”二句：古乐府《陇头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此反用其意。青溪，此指秋浦河。陇水，陇头流水。

^[6]薄游：暂游。

^[7]江祖：指江祖石。在今贵池清溪秋浦河边，隔溪对万罗山。即作者《独酌清溪江石上寄权昭夷》诗所说“我携一樽酒，独上江祖石”之江祖石。

[8]“炉火”二句：写冶炼场景。王琦注：“琦考《唐书·地理志》，秋浦固产银、产铜之区，所谓‘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者，正是开矿处冶铸之火乃足当之。”其否定丹火之说甚是。

[9]赧郎：指冶炼工人。炉火映红其脸如含羞然，故称。

[10]秋霜：喻白发。王琦云：“起句奇甚，得下文一解，字字皆成妙义。洵非仙才，那能作此。”

【点评】

本题十七首，尽写流落秋浦时生活情景。此选其一、其二、其四、其九、其十四、其十五，计六首，多写愁情，惟“炉火”一首写铜坑冶炼，情调较高。然其艺术颇高，饶有风味，如似民歌，体小乐府，俗而能雅，故放翁叹其“高妙乃尔”（陆游《入蜀记》）。

宿五松山下荀媪家^[1]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调胡饭^[2]，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3]，三谢不能餐。

【注释】

^[1]五松山：在今安徽铜陵。荀媪：荀家老妇人。

^[2]调胡：菰米。可食。《西京杂记》一：“菰之有米者，长安人谓为周乡胡。”

^[3]漂母：漂洗衣物的老妇。韩信少时落拓，钓于城下，漂母见其饥，与饭食。后信为楚王，赐千金。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点评】

本篇写其宿农家，受农妇款待，不胜感激。其时太白采炼于铜陵矿坑，住宿于五松山，与田家为邻为友，境遇可知。“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于农家充满同情，若非沦落至此境地，焉得有此感情。

铜官山醉后绝句^[1]

我爱铜官乐，千年未拟还。要须回舞袖，拂尽五松山^[2]。

【注释】

^[1]铜官山：又名利国山，有铜坑，在铜陵界。唐属南陵。

^[2]五松山：在今安徽铜陵。或说山之基址为今铜陵天井湖宾馆。

【点评】

铜官山矿坑醉后口占之作，似真醉后忘其忧愁者，此中原非久留之处（见《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却道“千年未拟还”。故作旷达语，莫以为真“爱铜官乐”。

哭宣城善酿纪叟^[1]

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2]。夜台无晓日，沽酒与何人^[3]？

【注释】

^[1]宣城：今属安徽。纪叟：纪姓老人，善酿酒。余未详。

^[2]老春：指酒。唐人多称酒为“春”，如茱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见李肇《国史补》下。

^[3]“夜台”句：杨慎《杨升庵外集》：“予家古本作‘夜台无李白’，此句绝妙，岂但齐一生死，又且雄视幽明矣。”夜台，指坟墓。晓日，与下句“何人”了不相涉，且既称“夜台”，自无“晓日”，五字岂非成不消说之废话，故应以另本为是。

【点评】

题下旧注曰：“一作《题戴老酒店》，云：戴老黄泉下，还应酿大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或一诗两本；或一诗分赠纪、戴两酒家，略加改动，以切其姓。谐而能庄，真而有趣，读来感人。白与酒结缘，亦与酒家结缘，持仙心，亦持平常心。人之所最难者，在能以平常心对待平常人。太白不惟平视公侯，且亦平视庶民，其于山人、老嫗、赧郎、酒叟，无不情见乎辞。惟其如此，益见此诗之妙之贵。

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1]

一为迁客去长沙^[2]，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3]。

【注释】

^[1]史郎中钦：郎中史钦，事迹不详。与《江夏使君叔席上赠史郎中》诗中之史郎中，或即一人。黄鹤楼：故址在今湖北武昌蛇山。

^[2]迁客去长沙：用汉贾谊事。贾谊曾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迁客，被贬谪之人。自指。

^[3]落梅花：古笛曲有《梅花落》。

【点评】

本篇当是流放夜郎经过江夏时所作，无限羁情，发于笛声，不胜凄切，余意不尽。太白以绝句胜，且其绝句多不拘于声律，而求入于古调。此诗既切声律，又含古调，故读来悠扬而有韵致。

南流夜郎寄内^[1]

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2]。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3]。

【注释】

^[1]夜郎：今贵州正安。寄内：诗寄其妻室宗氏。

^[2]“夜郎”二句：谓离居夜郎之后音信稀少。音信，指家书。

^[3]“北雁”二句：谓盼得家书。北雁，北飞之雁。古有鸿雁传书之说。典出苏武，见《汉书·苏建传》。南来，流夜郎水路自江西上，复溯乌江而南，故曰“南来”。豫章，白妻宗氏寄居庐山五老峰下，其地汉属扬州豫章郡，故称“豫章”。非指唐朝豫章郡治，即今之江西南昌。

【点评】

论者多以为太白流放“半道赦还”，未至夜郎，此说几为定论。然自太白诗考之，颇有几首诗应是作于夜郎，此即其一。倘在“半道”江中，但曰“西上”，即所谓“西上令人老”，必得溯乌江（涪陵江）始可曰“南来”。故此诗可为白至夜郎之证。

流夜郎闻酺不预^[1]

北阙圣人歌太康^[2]，南冠君子窜遐荒^[3]。汉酺闻奏钧天乐^[4]，愿得风吹到夜郎^[5]。

【注释】

^[1]夜郎：今贵州正安。酺：相聚欢饮。以古有禁聚饮之律，故有赐酺之事。唐无聚饮之禁，仍用赐酺之称。不预：不曾参与。

^[2]北阙圣人：指宫中皇帝。北阙，宫城北门之阙，此指京都皇宫。太康：安乐。魏明帝曹叡《野田黄雀行》佚句：“百姓讴吟咏太康。”

^[3]南冠君子：囚徒。此自指。典出《左传·成公九年》晋侯见钟仪南冠作楚囚事。遐荒：荒远之地。指夜郎。

^[4]汉酺：借汉喻唐。指唐肃宗赐酺五日。钧天乐：指仙乐。喻唐赐酺时乐伎所奏音乐。

^[5]“愿得”句：谓愿风吹“钧天乐”至夜郎。倘其人未至夜郎，必不出此言。

【点评】

《旧唐书·肃宗纪》载，至德二载十二月，下制大赦，赐酺五日。消息辗转传至夜郎，太白闻之，以未预赐酺为憾，因作此诗。诗虽怨，而不怒。太白擅长七绝，音韵流畅，节奏轻快，似此诗虽写怨情，亦仍具流畅轻快之特色。

九日龙山饮^[1]

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2]。醉看风落帽^[3]，舞爱月留人。

【注释】

^[1]九日：夏历九月九日，重阳节。龙山：在当涂之南十里。《元和郡县图志》宣州当涂：“桓温尝与僚佐九月九日登此山宴集。”太白初殡于此。

^[2]黄花：菊花。古重阳节饮菊花酒以避邪。逐臣：作者自指。以其曾流夜郎。

^[3]风落帽：用晋孟嘉九日登高落帽事。孟嘉为征西将军桓温参军，九月九日预温龙山之集，风吹落帽，嘉不之觉，孙盛为文嘲之，嘉答之，文甚美，四座嗟叹。见《晋书·桓温传》。

【点评】

本篇系晚年作于当涂龙山。其醉舞之态颇似孟嘉之风流潇洒，实则黯然神伤。次日作《九月十日即事》诗：“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则直吐真情矣。

临终歌^[1]

大鹏飞兮振八裔^[2]，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3]。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4]！

【注释】

^[1]临终歌：太白集作“临路歌”。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云：“赋《临终歌》而卒。”似即此篇，然则，“路”当是“终”之误，故改。

^[2]大鹏：传说中最大的鸟，由鲲变化而成。典出《庄子·逍遥游》。八裔：八方。

^[3]扶桑：神话谓日出处，在汤谷之上。见《山海经·海外东经》。石袂：当作“左袂”，楚辞严忌《哀时命》：“左袂持于搏桑。”王逸注：“袂，袖也。”

^[4]仲尼：孔子字仲尼。句意谓仲尼已亡，无人为大鹏之中摧而出涕，如其见获麟而流涕。足见其寄慨之深。

【点评】

本篇当为临终时所作，叹壮志未酬，如大鹏之摧于中天。太白一生好以大鹏自喻，青年时有《大鹏遇希有鸟赋》，中年时有“大鹏一日同风起”（《上李邕》），终以大鹏中摧寄慨。大鹏为传说中之大鸟，世未见其禽，太白之奇才，亦世所罕见，宜其以大鹏自喻也。

李白简明年谱

【武周长安元年（701）】 1岁

○李白，字太白，自号青莲居士。家世难以确考，一说汉将军李广之后，为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先世曾流徙西域碎叶。出生于碎叶。（一说出生于蜀。）

○贺知章四十二岁，孟浩然十三岁，王昌龄约十二岁，王维生。

○武周大足元年，十月改元长安。

【长安二年（702）】 2岁

○卢藏用约于是年召授左拾遗。

○陈子昂被诬下狱，卒。

【长安三年（703）】 3岁

○张说忤旨，流钦州。

【长安四年（704）】 4岁

○夏官侍郎宗楚客、秋官侍郎张柬之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崔颢约生于此年。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 5岁

○李白随父迁居蜀中绵州昌明县（今四川江油）。发蒙诵六甲。见《上安州裴长史书》。

○正月，武则天病重，张柬之、崔玄玮发动宫廷政变，唐中宗李显复辟。改元神龙。十二月，武后卒，遗制去帝号。

【神龙二年（706）】 6岁

○韦后、武三思用事，诬张柬之谋逆，贬新州卒。

○高适生。

【唐景龙元年（707）】 7岁

○七月，皇太子重俊等率羽林千骑诛武三思、武崇训，未遂，被杀。九月改元景龙。

【景龙二年（708）】 8岁

○四月，修文馆增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以善为文者充之。宗楚客为大学士，卢藏用为学士，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等为直学士。杜审言卒。

【景龙三年（709）】 9岁

○中宗送朔方总管张仁亶、至兵部尚书韦嗣立庄，均制序赋诗。

○刘长卿约生于此年。

【唐睿宗景云元年（710）】 10岁

○李白十岁前后诵读《诗》《书》及百家之书。见《上安州裴长史书》及《新唐书》本传。

○六月，中宗卒于神龙殿，立太子重茂为帝，改元唐隆，韦太后临朝称制。相王李旦、临淄王李隆基举兵诛韦氏，李旦即帝位，是为睿宗。李隆基为太子。七月改元景云。

○李邕拜左台中侍御史，改户部员外郎，又贬崖州。

○宗楚客以附韦太后，伏诛。

【景云二年（711）】 11岁

○三月，睿宗女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有制各造一观。

○天台道士司马承祯被征至京师。及还，朝士赋诗赠行，徐彦伯编为《白云记》。

【唐玄宗先天元年（712）】 12岁

○正月，改元太极。五月，改元延和。八月，睿宗传位太子李隆基，自称太上皇，改元先天。

○杜甫正月出生于巩县（今巩义市）瑶湾。

【唐开元元年（713）】 13岁

○七月，太平公主阴谋废帝，帝先发平叛，赐公主死。宦官高力士有功，破格命为右监门将军、知内侍省事。宦官揽权自此始。

○十一月，帝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十二月，改元开元。

○卢藏用坐附太平公主，配流岭表。未行，卒于始兴。

○张说为中书令，旋罢为相州刺史，坐累徙岳州。

【开元二年（714）】 14岁

○七月，刘知几刊定《姓氏系录》二百卷。

○九月，作兴庆宫。

○置翰林院，招艺文数之士以为待诏，又称翰林供奉。

【开元三年（715）】 15岁

○李白观奇书，作诗赋，学剑术，学神仙，干诸侯。见《赠张相镐》诗、《上韩荆州书》、《感兴》诗其五。按，诗文中自言“十五”，盖泛指少年时代。《拟恨赋》、《明堂赋》、《大猎赋》似均为青少年时期所作。

○李华出生。

○岑参约生于是年。

【开元四年（716）】 16岁

○睿宗李旦卒。

○姚崇辞相位，荐宋璟自代。许国公苏颋同紫微黄门平章事，与宋璟同居相位。

【开元五年（717）】 17岁

○改紫微省为中书省，黄门省为门下省，黄门监为侍中。

○七月，诏改明堂为乾元殿。

○日本晁衡（阿倍仲麻吕）随遣唐使来长安，在太学留学卒業，为司经局校书。

○杜甫六岁，寄居郾城，观公孙大娘舞剑。

【开元六年（718）】 18岁

○李白读书于大匡山（亦名戴天山），作《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诗。往来旁郡，依潼江（梓州）赵征君蕤习纵横术，从学岁余。赵佳侠负气，著《长短经》，太白深受影响。

○礼币征嵩山隐士卢鸿。

○宋璟奏李邕、郑勉有才略文词，请为渝、峡刺史，从之。

○贾至生。

【开元七年（719）】 19岁

○李白往游成都，击剑为任侠，性倜傥，轻财好施。

○张说为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兼修国史。

【开元八年（720）】 20岁

○李白游锦城，登散花楼，作《登锦城散花楼》诗。干谒益州长史苏颋，颋赞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比如肩也。”见《上安州裴长史书》。其《白头吟》亦当时作于成都。夏游峨眉山。有游峨眉山诗。

○正月，苏颋为礼部尚书，罢知政事，俄检校益州大都督长史，按察节度剑南诸州。

【开元九年（721）】 21岁

○李白与逸人东岩子隐于岷山之阳（一说青城山，一说匡山），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之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见《上安州裴长史书》。

○四月，玄宗亲自策试举人于含元殿。

○九月，姚崇卒于东都。

○是年，玄宗诏司马承祯制《玄真曲》、贺知章制《紫清上圣道曲》；置石柱于景龙观，命司马承祯依蔡邕石柱三体书写老子《道德经》。

【开元十年（722）】 22岁

○李白仍巢居岷山之阳。

○十月，乾元殿依旧题为明堂。

○是年，张说兼任丽正殿修书使，奏请贺知章、徐坚、赵冬曦皆入书院，同撰《六典》、《文纂》等。

○道士司马承祯请还天台，玄宗赋诗送行。

【开元十一年（723）】 23岁

- 李白仍巢居岷山之阳。
- 正月，张说兼中书令，四月正除中书令。
- 五月，贺知章入丽正书院，修撰《六典》及《文纂》。

【开元十二年（724）】 24岁

- 李白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于四方，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见《上安州裴长史书》。于是再游成都、峨眉，而后乘舟东下至渝州。作《峨眉山月歌》。
- 是年，杜甫在洛阳，常出入于岐王李范宅，曾听李龟年唱歌。

【开元十三年（725）】 25岁

- 李白出夔门，下三峡。作《早发白帝城》诗。经荆门，至江陵，作《渡荆门送别》。在江陵遇道士司马承祯，承祯谓白“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白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后修定更名为《大鹏赋》）。又作《荆州歌》。复南游洞庭，为友人吴指南殡葬。
- 四月，改丽正殿书院为集贤殿书院，张说为学士，知院事。
- 十一月，玄宗东封泰山，张说为中书令，陪登泰山。
- 是岁，贺知章迁礼部侍郎，加集贤院学士，又充皇太子侍读。俄迁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

【开元十四年（726）】 26岁

- 李白游襄汉，上庐山。东下金陵，往游扬州，更客汝海。见《上安州李长史书》与《上安州裴长史书》。作《望庐山瀑布二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秋日登西灵塔》诸诗。
- 四月，张说罢相。

【开元十五年（727）】 27岁

- 李白由汝海还郾城（即安陆），居寿山。作《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故相许圉师以孙女妻之，移居安陆白兆山。
- 是年，苏颋卒。
- 王昌龄登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
- 徐坚等纂《初学记》成。

【开元十六年（728）】 28岁

- 李白在安陆。游江夏、送孟浩然之扬州。作《早春于江夏送蔡十还家云梦序》、《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 八月，张说上新修《开元大衍历》，诏命有司颁行之。
- 是年，孟浩然北上长安求仕。

【开元十七年（729）】 29岁

- 李白在安陆。安州都督马公礼遇之，并许为奇才。此前结识之友人丹丘，时亦在安陆，亲聆马公褒扬太白之语。见《上安州裴长史书》。其《上安州李长史书》或作于此时。
- 三月，张守珪等击吐蕃，大破之。
- 是年，孟浩然在京与张九龄、王维等结交，未几离长安出关。

【开元十八年（730）】 30岁

○李白因遭谗谤，上书自白，作《上安州裴长史书》，末云“西入秦海，一观国风”。裴长史未为缓颊，白乃于春夏之交取道南阳赴长安，居终南山之松龙。在长安谒张说，识张垪（说之次子，为驸马都尉，时为卫尉卿）。又结识贺知章、崔宗之、玉真公主等。曾寓居终南山北麓古楼观玉真公主别馆。北游邠州、坊州。作《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玉真仙人词》、《邠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赠新平少年》、《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等诗。

○八月，玄宗庆千秋节，花萼相辉楼百官献贺，作八韵诗，又作《秋景诗》。

○十二月，张说卒，年六十四。

【开元十九年（731）】 31岁

○李白于春日离坊州，返长安，仍寓居终南山南之松龙。作《留别王司马嵩》、《春归终南山松龙旧隐》诗。浪游长安，曾有北门之厄。为五陵恶少所困，幸遇友人陆调，告宪台援救。见《叙旧游赠江阳宰陆调》诗。在长安送友人王炎入蜀，赠以诗赋，即《送友人入蜀》诗、《剑阁赋》，其《蜀道难》亦作于此时。夏离长安，泛舟由黄河东下，寄居梁园。作《梁园吟》。秋至嵩山，憩元丹丘颖阳山居。有诗并序。暮秋到洛阳，宿龙门香山寺。作《秋夜宿龙门香山寺》、《冬夜宿龙门觉起言志》等诗。

○正月，宦官高力士潜死倖臣霍国公王毛仲，宦官势力自此盛。

○五月，五岳各置老君庙。

○十月，玄宗赴东都。

【开元二十年（732）】 32岁

○李白在洛阳，结识元演、崔成甫。作《春夜洛城闻笛》诗。秋别元演返安陆。冬元演到安陆，同游随州仙城山。夏返安陆。作《题随州紫阳先生壁》、《送梁公昌从信安王北征》等。

○正月，信安王李祎为河东、河北道行军副元帅，以代奚、契丹。三月，大破之。

○是年，高适作《信安王幕府诗》。

【开元二十一年（733）】 33岁

○李白居安陆白兆山桃花岩。

○正月，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贡举加《老子》策。

○是年，刘长卿登进士第。

【开元二十二年（734）】 34岁

○李白游襄阳，谒荆州长史韩朝宗，作《上韩荆州书》。诗有《襄阳歌》、《襄阳曲》、《赠从兄襄阳少府皓》等。漫游江汉，复返安陆。

○正月，玄宗赴东都。

○二月，张果为银青光禄大夫，玄宗问以神仙事。

○是年，高适自东北边陲南返宋州。

【开元二十三年（735）】 35岁

○李白应元演之邀，偕游太原。携妓泛舟晋祠。秋日于太原南栅送人赴京应举，作《秋日于太原南栅饯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应举赴上都序》。诗有《太原早秋》、《赠郭季鹰》等。

○正月，玄宗在东都耕藉田，大赦天下；又令官吏荐举有霸王之略的人才。

○五月，玄宗长子李琮请于兴庆宫建龙池。

○杜甫游吴归洛，赴京贡举，不第。

○玄宗注《老子》。

[开元二十四年（736）] 36岁

○李白在太原，思归南返，至洛阳逢元丹丘，因偕往嵩山丹丘居处。回归安陆。

○七月，李林甫为兵部尚书，十一月兼中书令，张九龄罢知政事。

[开元二十五年（737）] 37岁

○李白移居东鲁，家于瑕丘。作《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嘲鲁儒》等诗。

○张九龄为李林甫所谗，贬为荆州长史。孟浩然被辟为从事。

○玄宗爱郑虔之才，特置广文馆，授为博士。

[开元二十六年（738）] 38岁

○李白居东鲁，游于鲁郡各县，干谒地方官吏。作《赠范金乡》、《大庭库》、《赠瑕丘王少府》、《鲁东门泛州》、《赠任城卢主簿潜》等诗。冬，结交韩準、裴政、孔巢父、张叔明、陶沔等，偕隐于徂徕山，时号“竹溪六逸”。

○六月，立忠王李玢（改名亨）为皇太子，贺知章为太子宾客。

○是年，润州刺史齐澣开伊娄河于扬州南瓜洲浦。

[开元二十七年（739）] 39岁

○李白在鲁中，时或躬耕于沙丘，时或栖隐于竹溪，时或漫游于山东各地。其游丞县（兰陵）时，有《客中行》诗。

○二月，玄宗加尊号为“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大赦。

○四月，李林甫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

○八月，追赠孔子为文宣王。盖嘉运袭破突骑施于碎叶城，威震西陲。

○十月，将改作明堂。

[开元二十八年（740）] 40岁

○李白躬耕于沙丘南陵。与张姓友人（或说张谓，或说张叔明）有诗酒之交。作《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鲁城北郭曲腰桑下送张子还嵩阳》诗。

○是年，张九龄、韩休卒。

○王昌龄北归，重游襄阳，访孟浩然。浩然卒。

○杜甫游齐赵，至兖州省亲，父为州司马。

[开元二十九年（741）] 41岁

○李白居东鲁，来往于沙丘与徂徕山之间。

○正月，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宗皇帝庙，并崇玄学，令习老、庄。

[天宝元年（742）] 42岁

○李白居东鲁，孟夏登泰山，作《游太山六首》。以玉真公主、贺知章之荐，秋应诏启程赴京。作《南陵别儿童入京》诗。及至长安，召见于金銮殿，供奉翰林。

○二月，改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改东都为东京，北都为北京。改州为郡，刺史为太守。

○十月，改骊山为会昌山，新成长生殿名曰集灵台，以祀天神。

【天宝二年（743）】 43岁

○李白待诏翰林。春奉诏作《宫中行乐词》八首、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咏《清平调三首》。夏，玄宗泛白莲池，召白作序。与贺知章等人游，号称“饮中八仙”。十月，侍从玄宗幸温泉宫。作《侍从游宿温泉宫作》、《温泉侍从归逢故人》、《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

○正月，安禄山入朝，上宠待甚厚，谒见无时。

○李林甫领吏部尚书。

○十月，上幸骊山温泉，十一月还宫，留温泉三十八日。

○十二月，贺知章因病辞官，请度为道士还乡。诏许之，以其宅为千秋观，赐镜湖剡川一曲。

【天宝三载（744）】 44岁

○李白正月送贺知章归越，赋《送贺监归四明应制》、《送贺宾客归越》诗。贺监归越，太白失依倚，谗毁交至，世人欲杀，不复怜才。因作《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于阕采花》、《妾薄命》、《怨歌行》等诗加以辩白并借以抒愤。自知为张垪诸人所譖，不为所容，于三月上书请还山。玄宗以其“非廊庙器”，赐金放还。临行作《还山留别金门知己》、《初出金门咏壁上鹦鹉》、《灞陵行送别》等诗。四月过秦岭，经商州，出武关，至洛阳。作《春陪商州裴使君游石娥溪》、《过四皓墓》。在洛阳与杜甫相会，旋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兄，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秋，与杜甫、高适游于梁宋，入酒垆，登吹台，游梁园，猎孟诸。作《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秋冬之际，北往安陵乞盖寰为造真箓；由高尊师如贵授道箓于济南紫极宫。作《访道安陵遇盖寰为予造真箓临别留赠》、《奉饯高尊师如贵传道箓毕归北海》、《草创大还赠柳官迪》等诗。

○正月，改年为载。玄宗遣左右相以下于长乐坡为贺知章饯行，御诗赠行，百官奉和。

○秋末，高适离梁宋东下，杜甫北上王屋。高、李、杜三人分手。

○是年，贺知章卒。

【天宝四载（745）】 45岁

○李白归鲁郡沙丘家中。秋初，杜甫自济南至鲁郡，与太白同游甚密，曾偕往鲁城北访范居士。秋末于鲁郡石门饯别杜甫。甫回东京，赴长安。此后二人再未会面。作《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等诗。

○八月，玄宗册杨太真为贵妃，三姊皆赐宅于京师。

○九月，奚、契丹各杀唐公主以叛，由安禄山数侵之也。

○秋，裴敦复由刑部尚书贬官淄川，岑参作诗送行。王昌龄再贬龙标尉。

【天宝五载（746）】 46岁

○李白卧病鲁郡家中，扶病于尧祠送明府宴薄华还西京，作《鲁郡尧祠送宴明府薄华还西京》。病中怀念杜甫，作《沙丘城下寄杜甫》。秋，往访中都李明府，作《鲁中都东楼醉起作》、《别中都明府兄》诗。有南游之意，秋末启程，临行作《梦游天姥吟留别》（一作《别东鲁诸公》）。南行途经下邳，作《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诗。

○是年，王忠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兼知朔方、河东节度使，与吐蕃战于青海、积石，皆大捷。

○宰相李林甫专权，数兴大狱，陷胜己者。

【天宝六载（747）】 47岁

○李白南下扬州，作《题瓜洲新河饯族舍人賁》，赞齐澣之凿新河。离扬州时作《留别广陵诸公》。旋到金陵，作《登金陵凤凰台》、《金陵歌送别范宣》、《酬崔侍御》、《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绮裘乌纱巾与酒客数人棹歌秦淮往石头访崔四侍御》。复游吴越，作《苏台览古》、《越中览古》、《访贺监不遇》、《对酒忆贺监二首》、《越女词》、《采莲曲》。过剡中，登天台山。作《天台晓望》、《早望海霞边》、《登高丘而望远海》等诗。又返金陵。

○正月，李林甫使人杖杀北海太守李邕、淄川太守裴敦复。令通一艺者皆送诣京师，以广求贤才，李林甫遇之，上表贺“野无遗贤”。

○十月，玄宗赴骊山温泉宫，改名华清宫。

○十一月，王忠嗣因屡奏安禄山必反，为李林甫所诬，贬为汉阳太守。

[天宝七载（748）] 48岁

○李白寓居金陵。作《醉后赠从甥高镇》、《赠别从甥高五》等诗。秋，西游霍山，过庐江谒吴王李祗。作《寄上吴王祗》、《口号吴王美人半醉》诗。

○四月，以高力士为骠骑大将军。

○六月，赐安禄山铁券。

○十月，封杨贵妃姊二人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以杨钊（后改名国忠）判度支。

[天宝八载（749）] 49岁

○李白还金陵。作《送杨燕之东鲁》、《寄东鲁二稚子》、《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诗。

○六月，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拔吐蕃石堡城，唐士卒死者数万，哥舒翰加摄御史大夫。王忠嗣死。

○是年，于遼在封丘。李颀往封丘访高适，作《答高三十五留别便呈于十一（遼）》诗。

[天宝九载（750）] 50岁

○李白在金陵，夏秋之间往寻阳庐山。有《留别金陵诸公》、《寻阳紫极宫感秋作》等诗。

○五月，安禄山进封东平郡王，唐将帅封王自此始。杨钊赐名国忠。

○七月，置广文馆，以郑虔为博士，虔献诗、书、画，玄宗为题“郑虔三绝”。

○十月，安禄山入朝，献奚俘八千，杨国忠兄弟姊妹往迎于戏水。

○秋冬间高适去封丘尉职，送兵请夷往蓟北。

[天宝十载（751）] 51岁

○李白自金陵回东鲁家中。应鲁郡崇明寺僧人之请，作《崇明寺陀罗尼幢颂并序》。时有弃文就武之意，作《赠何七判官昌诒》诗，谓“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因拟北上幽燕，由鲁郡经泗水，入济水，至封丘。其时高适已离封丘北上，高之友人于遼接待。作《留别于十一兄遼裴十三游塞垣》诗，由封丘首途北上。经相州，作《鄆中赠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幽居》。

○正月，李林甫兼安北副大都护、朔方节度使。

○二月，安禄山兼云中太守，河东节度使。

○三月，高适离蓟州，南返封丘。

○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发兵六万与南诏战于泸水，大败。

○八月，安禄山与契丹战于吐护真河，大败。

[天宝十一载（752）] 52岁

○李白北上经洺州、邯郸，稍事访游。作《清漳明府侄聿》、《登邯郸洪波台置酒观发兵》、《邯郸南亭观妓》、《自广平乘醉走马六十里至邯郸登城楼览古书怀》、《赠临洛县令皓弟》等诗。十月抵达幽州。于幽蓟无所作为，知此非儒生用武之地。作《幽州胡马客歌》、《北风行》、《行行且游猎篇》等诗。

○四月，李林甫罢安北副大都护，十一月死。杨国忠兼京兆尹，五月加御史大夫，李林甫死后，复为右相兼文部尚书。

○十二月，以平卢兵马使史思明兼北平太守，充卢龙军使。

【天宝十二载（753）】 53岁

○李白离幽州南下，经魏郡，访贵乡、昌乐，受韦良宰接待。作《魏郡别苏明府西北游》诗。南下经梁宋，至宣城。寓居于敬亭山下。作《登敬亭山南望怀古赠窦主簿》、《独坐敬亭山》、《秋登宣城谢朓北楼》、《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题宛溪馆》、《过崔八丈水亭》等诗。

○杨国忠与安禄山有隙，厚结哥舒翰以为援，奏请封王。九月，哥舒翰以凉国公晋封西平郡王。

○殷璠《河岳英灵集》书成。

【天宝十三载（754）】 54岁

○李白春游金陵，夏至扬州。魏万千里相访，于广陵相遇。作《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同舟自秦淮入金陵，受江宁宰杨利物接待。此期诗作尚有《新林浦阻风寄友人》、《春日陪杨江宁及诸官宴北湖感古作》、《宿白鹭洲寄杨江宁》，另有《江宁杨利物画赞》一文。离开金陵即游秋浦，与大楼山矿工为伍，参与伐木冶炼，其间曾游青阳，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诗作有《赠崔秋浦三首》、《赠秋浦柳少府》、《秋浦清溪雪夜对酒》、《清溪夜半闻笛》、《清溪行》、《游秋浦白筇陂二首》、《与周刚清溪玉镜潭宴别》、《秋浦歌十七首》、《宿清溪主人》、《望九华山赠青阳韦仲堪》、《九华山联句》等。

○正月，安禄山入朝，太子及杨国忠皆言禄山必反，玄宗不听，加安禄山尚书左仆射。

○二月，右相兼文部尚书杨国忠为司空。

○夏，高适为哥舒翰左骁卫兵曹，充掌书记，随哥舒翰入朝。

○秋，玄宗在勤政务本楼殿试四科举人，策外加诗赋各一首。制举加诗赋自此始。

【天宝十四载（755）】 55岁

○李白由秋浦大楼山转移至宣州南陵铜官山（即利国山），宿五松山，仍与采矿工人为伍。诗作有《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于五松山赠南陵常赞府》、《书怀赠南陵常赞府》、《纪南陵题五松山》、《铜官山醉后绝句》、《五松山送殷淑》等诗。新任宣州刺史赵悦于夏月莅任，太白作《赠宣城赵太守悦》诗以求助，即所谓“愿借羲和景，为人照覆盆”。赵悦引见，并假其笔作《赵公西侯新亭颂》及《为赵宣城与杨右相书》。

○二月，安禄山请以番将三十二人代汉将，玄宗拒谏，竟许之。六月召安禄山进京，辞疾不至。十一月，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于范阳起兵，爆发“安史之乱”。十二月陷东都。

○十二月，高适任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关。

【唐肃宗至德元载（756）】 56岁

○李白于春间离开宣城，北上当涂、溧阳，拟避地剡中。作《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猛虎行》、《扶风豪士歌》、《赠溧阳宋少府陟》等诗，及《春于姑熟送赵四流炎方序》一文。然似不曾东入剡中，转溯江至寻阳庐山，隐于屏风叠。有《赠王判官时余隐居庐山屏风叠》诗。冬，永王李璘派使者三次征召，因随行至永王军中，沿江东下。作《别内赴征三首》等诗。

○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燕。

○六月，哥舒翰兵败，潼关失守，玄宗仓皇奔蜀，马嵬兵变，杨贵妃缢杀，太子北走灵武，翌月即帝位，是为肃宗。玄宗次普安时，以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永王领四道节度都帅，控制长江下游。

○十二月，永王镇江陵，麾师东下。高适以谏议大夫出任广陵长史、淮南节度兼采访使，讨伐永王。

【至德二载（757）】 57岁

○李白随永王水军东行至丹阳，作《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永王东巡歌十一首》等诗。永王兵败，太白自丹阳南奔，避地舒州太湖司空原。旋入寻阳狱，上书求援，江南宣慰使崔涣及御史中丞宋若思为之雪冤，秋间获释。宋若思辟为参谋，并上书荐之。作《为宋中丞祭九江文》、《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陪宋中丞武昌夜饮怀古》之文与诗。秋病于宿松，作《赠张相镐》诗，向张求援，未果。冬定罪长流夜郎。

○正月，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

○二月，永王李璘兵败于丹阳，南奔被杀。

○十月，肃宗自凤翔还京，遣韦见素入蜀迎玄宗；十二月，玄宗还至长安。改郡为州，以蜀郡为南京，凤翔为西京，长安为中京。

【乾元元年（758）】 58岁

○李白流夜郎，自寻阳首途。其妻弟宗璟送至乌江。春夏之交经西塞驿，夏至江夏，秋后上三峡，南溯涪陵江至夜郎。作《流夜郎永华寺寄涪阳群官》、《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题江夏修静寺》、《泛沔州城南郎官湖并序》、《赠郑判官》、《留别龚处士》、《流夜郎题葵叶》、《放后遇恩不沾》等诗。

○二月，改元为乾元，复以载为年。

○五月，张镐罢相，出为荆州长史。

○十月，册立太子俶，更名豫。

【乾元二年（759）】 59岁

○李白在夜郎。春，作《南流夜郎寄内》，有“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又作《忆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诗。三月，遇赦，由涪陵江顺流北行入江出夔门，经巫峡，登巫山古阳台，宿江边。作《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宿巫山下》、《我行巫山渚》（古风其五十八）等诗。夏，至江夏，流连至秋，往游洞庭，与李晔、贾至同泛舟洞庭。荆州乱后，曾赴零陵。在零陵遇怀素。作《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尅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答裴侍御先行至石头驿以书见招期月满泛洞庭》、《夜泛洞庭寻裴侍御清酌》、《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荆州贼乱临洞庭言怀作》、《草书歌行》等诗。

○正月，史思明自称大圣燕王于魏州。四月自称皇帝。

○九月，康楚元、张嘉延作乱，攻破荆州。

【上元元年（760）】 60岁

○李白春返洞庭，旋赴江夏。作《江夏赠韦南陵冰》、《鹦鹉洲》、《天马歌》等诗。秋间至寻阳，登庐山，宿东林寺。有《庐山东林寺夜怀》诗。冬在建昌。作《对酒醉题屈突明府厅》诗。

○闰四月，改元上元。史思明入东京。

○七月，高力士配流巫州。

○十一月，李光弼拔怀州。

【上元二年（761）】 61岁

○李白流落江南，在金陵一带艰难度日。李光弼出镇临淮，白请纓入幕，因病半道而还。冬间往依当涂令李阳冰。作《江南春怀》、《赠升州王使君忠臣》、《献从叔当涂宰阳冰》等诗。

○三月，史朝义杀其父思明，即帝位。

○五月，李光弼拜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帅，出镇临淮。

○九月，李光弼破史朝义于许州。去“上元”年号，但称元年。以十一月为岁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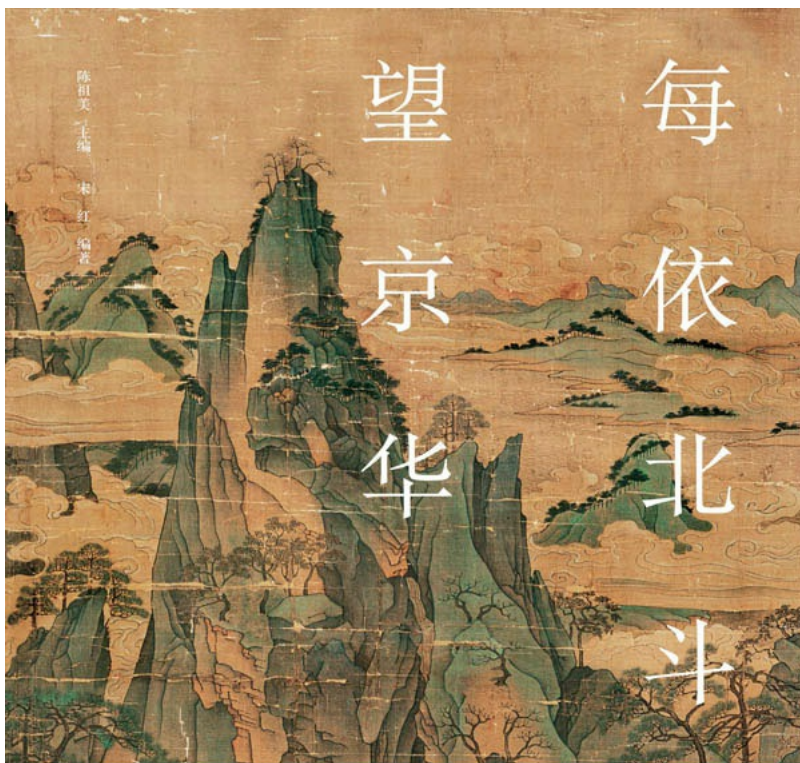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 62岁

○李白在当涂养病，临终前将平生著作手集尽付李阳冰，求为作序。即所谓《草堂集》。十一月，病逝于当涂，殡于龙山，后范传正移葬青山。有绝笔诗《临终歌》。

○四月，玄宗卒，肃宗卒，太子即位，是为代宗。改元宝应，以建寅为正月，如旧。

○八月，台州人袁晁起义，陷浙东诸州县。

○十二月，李光弼败袁晁于衢州。



每
依
北
斗
望
京
华

陈祖美 主编
宋 红 编著

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每依北斗望京华
杜甫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杜 甫
712—77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每依北斗望京华: 杜甫集/宋红编著.—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5.7

(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ISBN 978-7-5559-0197-6

I. ①每... II. ①宋... III. ①杜诗-诗集 IV. ①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295680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46000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前言](#)

[感时忧国·安得壮士挽天河](#)

[丽人行](#)

[兵车行](#)

[前出塞（其三、其六）](#)

[后出塞五首（其二）](#)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悲陈陶](#)

[对雪](#)

[春望](#)

[哀江头](#)

[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一、其三）](#)

[述怀](#)

[北征](#)

[洗兵马](#)

[潼关吏](#)

[无家别](#)

[岁暮](#)

[登楼](#)

[白帝](#)

[宿江边阁](#)

[秋兴八首](#)

[阁夜](#)

[昼梦](#)

[岁晏行](#)

[书怀遣兴·永夜角声悲自语](#)

[夜宴左氏庄](#)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乐游园歌](#)

[曲江三章章五句（其三）](#)

[醉时歌](#)

[秋雨叹三首（其一）](#)

[独酌成诗](#)

[曲江对酒](#)

[遣兴五首（其四、其五）](#)

[空囊](#)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一）](#)

[狂夫](#)

[江村](#)

[江亭](#)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百忧集行](#)

[野望](#)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宿府](#)

[春日江村五首（其一、其二、其三、其四）](#)

[旅夜书怀](#)

[壮游](#)

[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其三、其四）](#)

[登高](#)

[暮归](#)

[清明二首（其二）](#)

[江汉](#)

[小寒食舟中作](#)

[酬唱交游·蓬门今始为君开](#)

[赠李白](#)

[赠李白](#)

[春日忆李白](#)

[饮中八仙歌](#)

[杜位宅守岁](#)

[与鄠县源大少府宴漾陂](#)

[九日寄岑参](#)

[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

[送贾阁老出汝州](#)

[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

[赠卫八处士](#)

[梦李白二首](#)

[天末怀李白](#)

[送人从军](#)

[诣徐卿觅果栽](#)

[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

[南邻](#)

[宾至](#)

[客至](#)

[所思](#)

[不见](#)

[陪李七司马阜江上观造竹桥即日成往来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题短作简李公](#)

[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

[送路六侍御入朝](#)

[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黄家亭子二首（其一）](#)

[奉寄别马巴州](#)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一、其三、其四）](#)

[奉寄高常侍](#)

[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

[别唐十五诚因寄礼部贾侍郎](#)

[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

[送惠二归故居](#)

[园人送瓜](#)

[又呈吴郎](#)

[晚晴吴郎见过北舍](#)

[短歌行赠王郎司直](#)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广州](#)

[江阁卧病走笔寄呈崔卢两侍御](#)

[咏怀古迹·丞相祠堂何处寻](#)

[遣兴五首（其一、其二、其三）](#)

[蜀相](#)

[滕王亭子二首（其一）](#)

[忆昔二首（其二）](#)

[春日江村五首（其五）](#)

[八阵图](#)

[咏怀古迹五首](#)

[艺界题赠·丹青不知老将至](#)

[戏为六绝句](#)

[解闷十二首（其五、其六、其七）](#)

[偶题](#)

[画鹰](#)

[题壁上韦偃画马歌](#)

[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

[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

[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存殁口号二首（其二）](#)

[李潮八分小篆歌](#)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

[赠花卿](#)

[吹笛](#)

[江南逢李龟年](#)

[咏物感兴·西蜀樱桃也自红](#)

[房兵曹胡马](#)

[高都护骢马行](#)

[病马](#)

[天河](#)

[初月](#)

[促织](#)

[萤火](#)

[绝句漫兴九首（其三）](#)

[三绝句（其二）](#)

[得房公池鹅](#)

[舟前小鹅儿](#)

[见王监兵马使说鹰二首](#)

[呀鹘行](#)

[绝句漫兴九首（其九）](#)

[野人送朱樱](#)

[题桃树](#)

[严郑公宅同咏竹](#)

[古柏行](#)

[月](#)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江山胜迹·西岳崢嶸何壮哉](#)

[望岳（岱宗）](#)

[登兖州城楼](#)

[陪李北海宴历下亭](#)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

[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

[春宿左省](#)

[曲江二首](#)

[望岳（西岳）](#)

[九日蓝田崔氏庄](#)

[秦州杂诗（其七、其十三）](#)

[宿赞公房](#)

[水会渡](#)

[剑门](#)

[卜居](#)

[游修觉寺](#)

[后游](#)

[南楚](#)

[白帝城最高楼](#)

[移居公安山馆](#)

[登岳阳楼](#)

[南征](#)

[宿白沙驿](#)

[发潭州](#)

[宗族亲情·忆弟看云白日眠](#)

[示从孙济](#)

[月夜](#)

[一百五日夜对月](#)

[遣兴](#)

[羌村三首](#)

[得舍弟消息](#)

[月夜忆舍弟](#)

[示侄佐](#)

[恨别](#)

[宗武生日](#)

[吾宗](#)

[元日示宗武](#)

[又示宗武](#)

[漫咏杂兴·老去诗篇浑漫与](#)

[堂成](#)

[为农](#)

[田舍](#)

[绝句漫兴九首（其一、其二、其四、其五、其六、其七、其八）](#)

[漫成二首](#)

[春夜喜雨](#)

[水槛遣心二首](#)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少年行](#)

[三绝句（其一、其三）](#)

[薄游](#)

[春归](#)

[绝句二首](#)

[绝句四首（其一、其三）](#)

[长吟](#)

[绝句三首](#)

[西阁雨望](#)

[解闷十二首（其一、其二）](#)

[即事](#)

[闷](#)

[月三首](#)

[竖子至](#)

[白露](#)

[暝](#)

[晚](#)

[夜](#)

[夜归](#)

[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

[杜甫简明年谱](#)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巩县（今河南巩义）。早年南游吴越，北游齐赵，裘马轻狂而科场失利。后入长安，困顿十年，始于玄宗朝得一看管兵器的小官。安史乱起，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投奔肃宗行在，授官左拾遗，不久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后弃官西行，度陇、客秦、寓同谷，入蜀定居成都浣花草堂。严武镇蜀，荐授检校工部员外郎。武死，移居夔州，又携家出峡，漂泊鄂湘，死于舟中。诗人迭经盛衰乱离而不废诗篇，描绘出波澜起伏的社会画卷，有“诗史”之誉；又能集古今诗歌艺术之大成，格律精严而富于变化，继往开来，终成“诗圣”之名。与李白堪称唐代诗坛上并耀同辉的“双子星座”，代表着唐诗艺术的最高峰。

前言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唐代诗坛上一颗耀眼的大星。他生活于大唐帝国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历尽坎坷与磨难。其一生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读书漫游时期（712—746）。

杜甫聪明早慧，少年老成：“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至十四五岁，已在翰墨场上颇得称誉（见《壮游》）。以后又游历吴越、齐鲁、梁宋等地，先后历时十年，大大增广了见闻。虽于二十四岁上试进士不第，但这并未影响杜甫的昂扬情绪。因为唐人有“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之说，所以他此时考不中进士并不遗憾，而且诗中还充满了年轻人的自信与昂扬精神。于是，他望岳便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写马便歌“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题画鹰则题“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二、“古来材大难为用”（《古柏行》）——长安求宦时期（746—755）。

这是杜甫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的一段时间。他虽怀着“致君尧舜上”的宏大抱负来到长安，但却困顿蹭蹬，衣食无着，过了十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其间于天宝六载（747）应玄宗求贤制举，被奸相李林甫的一句“野无遗贤”挡在了仕途之外；天宝十载（751），他为朝廷祭太清宫、祭太庙和祀南郊之典而献“三大礼赋”，虽得玄宗赏识，令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但最终仍是不了了之。所以杜甫直到四十四岁仍是功业无成。

三、“有才无命百僚底”（《狄明府》）——短暂的为官时期（756—759）。

或许是靠着娘舅的关系^[1]，杜甫终于在四十四岁这年冬天谋到了一个在京城掌管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钥的小官——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然而，他当官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安史之乱，洛阳很快失守。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六月十二日，玄宗离京奔蜀，十四日行至马嵬，发生马嵬兵变。二十日长安陷落，一朝文武百官尽作鸟兽散。

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史称肃宗。杜甫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前往投奔，途中为叛军所获，解至长安。他在长安呆了九个月，终于在至德二载四月伺机逃脱，再投肃宗。他昼伏夜行，备尝艰辛，最后才“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狼狈之状可见一斑。凭着这一片赤诚，肃宗于五月十六日封他个左拾遗官，当了不到半个月，便因上疏救房琯触怒圣上，险些掉了脑袋。多亏新宰相张镐相救，才得以获免。

杜甫当官是个很“没眼色”的人。肃宗是先自行称帝，然后才为玄宗所追认的。房琯就是玄宗派来向肃

宗授册命的人，于是由玄宗的宰相变成了肃宗的宰相。对这样一个父党中人，即使没有陈陶、青坂之败，肃宗也不会久留在身边的。杜甫不明就里，只想尽拾遗之责，殊不知非但救不了房琯，反把自己也搭了进去。肃宗从此对杜甫不再信任，先是打发他回家探亲，次年六月在贬房琯为邠州刺史的同时，把杜甫也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在华州任上干了一年。在这一年里，兵荒马乱，畿辅饥馑，他实在看不出继续留在这位置上还有什么前途，终于下决心弃官西去。杜甫为官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只有两年零三四个月，然而时代的变乱和“百僚底”的地位，使他写出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也使他的创作有了不同凡响的“诗史”之誉。

四、“锦江春色来天地”（《登楼》）——卜居蜀中时期（760—768）。

虽然万里作客，漂泊西南，但仰仗故人高适、严武的接济和军阀柏茂琳的照顾，杜甫在成都和夔州还是过了一段相对比较安闲、稳定的生活，也迎来了他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依萧涤非先生统计：“夔州以前为第一阶段，计六年多（七六〇年正月至七六六年四月），其中住在成都草堂前后约五年；在这一阶段里，杜甫写了四百八十五首诗。移居夔州为第二阶段，约二年（七六六年四月至七六八年正月），时间虽不长，作品却最多，一共写了四百三十八首诗。”（《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初版）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技法纯熟，体现了与安史之乱前后叙事风格不同的抒情特色。

五、“百年粗粝腐儒餐”（《有客》）——漂泊荆楚时期（768—770）。

不甘作客的杜甫，拖着老迈衰病之躯乘舟出峡，辗转于荆楚之地，几乎是过着乞讨的生活。“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秋日荆南述怀》），甚至遇到一连五日不得食的窘况，终于在饥寒交迫中死于漂泊半途的船上。

杜甫前半生汲汲于仕途，后半生惶惶于兵乱。居长安时赶上安史之乱；避地入蜀，又赶上吐蕃犯边，攻陷松、维、保三州；加上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汉州刺史崔旰大战剑南节度使郭英义、简州刺史韩澄杀郭英义、郭英义部前军柏茂琳又起兵讨伐崔旰等，蜀中一片大乱。正所谓：“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绝句》）杜甫出峡来到潭州时，又赶上湖南兵马使臧玠杀潭州刺史崔瓘，潭州大乱，真正是“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蚕谷行》）！

然而，不管命运把杜甫抛到哪种境地，他始终都因自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而“不敢废诗篇”（《归》）。上至帝王将相、风云雷雨，下至田父邻媪、花鸟鱼虫，可以说寓目辄书，尽入诗囊。一首诗，便是他的一篇日记；一部少陵诗集，便是他一生喜怒哀乐的心史。而其间所折射的，则是那个盛极而衰的时代。这便是杜诗思想价值之所在。

因为他把诗看作“吾家事”，所以创作上可以“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其七），可以“不薄今人爱古人”（《戏为六绝句》其五），可以“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其七），可以“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也可以“老去诗篇浑漫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终成继往开来、位在至尊的诗坛泰斗。他在诗的体制上、句法上、语词上都别开生面，各有标举和创新。南宋人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欧

阳公诗专以快意为主，苏端明诗专以刻意为工，李义山诗只知有金玉龙凤，杜牧之诗只知有绮罗脂粉，李长吉诗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间一切皆诗也。惟杜子美则不然，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故曰‘吟多意有馀’，又曰‘诗尽人间兴’，诚哉是言！”人称其先祖杜预为将军武库，而一部杜工部集却端的是诗家武库，方方面面的内容和各式各样的技法尽在其中。后之元稹、白居易得其粗俗，韩愈、贾岛得其险怪，李贺、李商隐得其精严。其在章法、句法、用典、炼字方面的探索，更开启宋人讲求来历、瘦硬生新的新诗格。

杜甫擅长用离析开合之句，如“身世双蓬鬓，乾坤一草亭”（《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言一生事业只落得一双蓬鬓，天地之间唯此草亭属于我。“身世”与“蓬鬓”“乾坤”与“草亭”间是一个大大的滑落，同时也是最为凝练的概括，犹如两极间的超级链接。同类句法还有“乾坤一腐儒”（《江汉》）、“天地一沙鸥”（《旅夜抒怀》）等。此法正为宋江西诗派所袭用，黄庭坚《次韵王定国扬州见寄》曰：“未生白发犹堪酒，垂上青云却佐州。飞雪堆盘鲙鱼腹，明珠论斗煮鸡头。”“未生白发”，本当有一番作为，以“犹堪酒”承之，则年富力强仅仅是尚胜酒力的资本；“明珠论斗”，将是何等豪奢，继之以“煮鸡头”，则“论斗”者原是与明珠近似的鸡头米，读之不禁令人哑然失笑。他如“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黄庭坚《寄黄几复》）、“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苏轼《过永乐文长老已卒》）等，俱得一波三折之妙，实由老杜句法中生出。

以古诗笔法、文章笔法入律诗，是老杜的另一特色，实乃细极而求粗、细极而求变者。如《白帝城最高楼》这首拗律的“独立缥缈之飞楼”“杖藜叹世者谁子”，全是文章笔法；《望岳》（西岳）之“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所思》之“可怜怀抱向人尽，欲问平安无使来”，全是律句中的拗体。此法为中唐韩愈所效法，更为宋之苏轼、黄庭坚所光大。

唐人律诗，绝少通首用典者，杜甫却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如本书所选之《陪李七司马皂江上观造竹桥即日成往来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题短作简李公》，是一首贺竹桥一日造成的贺诗，诗曰：

伐竹为桥结构同，褰裳不涉往来通。

天寒白鹤归华表，日落青龙见水中。

顾我老非题柱客，知君才是济川功。

合欢却笑千年事，驱石何时到海东。

八句诗七用典事，且皆与渡水和桥有关。末两句以秦始皇造石桥渡海千年不成，反衬皂江竹桥建造之快。全诗诙谐幽默，实已远唐风而开宋调。我们把宋苏轼所写竹阁诗与此竹桥诗对读，便不难看出个中渊源。

苏轼《孤山二咏·竹阁》曰：

海山兜率两茫然，古寺无人竹满轩。

白鹤不留归后语，苍龙犹是种时孙。

两丛恰是萧郎笔，十亩空怀渭上村。

欲把新诗问遗像，病维摩诘更无言。

竹阁在杭州广化寺柏堂之后，是唐白居易守杭州时为鸟窠禅师所建。苏轼熙宁六年（1073）通判杭州，访旧迹而有此作，八句诗中有六句用典。篇中处处不离居易，处处不离竹，点化白诗入己诗，贴切自然，恰到好处，而大量用典正是宋人以学问为诗的一大特色。从对比中可以看出，老杜之诗已露出这样的端倪。

老杜诗中的诙谐幽默处亦是开启宋诗的重要方面。他在大历四年（769）初到潭州的《清明》诗中写道：

此身漂泊苦西东，右臂偏枯耳半聋。

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

双眼尚可流泪，而因右臂偏瘫，所以只剩左手还能向空书字（用晋人殷浩书空作“咄咄怪事”典）。清人朱瀚曰：“因右臂偏枯，而以左臂书空，既可喷饭。只点‘左’字，尤为险怪。”（仇兆鳌《杜诗详注》引）后来在潭州饿饭，又有《江阁卧病，走笔寄呈崔卢两侍御》曰：

滑忆雕胡饭，香闻锦带羹。

溜匙兼暖腹，谁欲致杯罍。

此诗一如陶渊明之赋“乞食”。雕胡饭唯“忆”其“滑”，锦带羹仅“闻”其“香”，诗人之饥寒困顿可知。非思之切、求之急，便不会有“溜匙”“暖腹”之句。唯不知“两侍御”最终致其杯罍否？《诗经·小雅·宾之初筵》有“左右秩秩”之语，又有“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屡舞傼傼”“侧弁之俄”的种种醉态，老杜信手拈来，言“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宗武生日》），化老病之况为黑色幽默，令人笑而含泪。其他如写骑马摔伤事曰：“骑马忽忆少年时，散蹄迸落瞿塘石……不虞一蹶终损伤，人生快意多所辱。”（《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增入“人生快意”之议论，便顿生风趣。杖藜老翁，自难跃马。而杜甫却说：“杖藜妨跃马，不是故离群。”（《南楚》）著一“妨”字，便见出诙谐，补之以“不是故离群”，更见出老翁的少年心。在《晚晴呈吴郎见过北舍》中，杜甫写两老翁相向而立，只用“竹杖交头拄”五字，以竹杖之手柄交头代替人之交面，体物之细腻令人咋舌。如此“戏作”手法，于宋诗最是常见。苏轼记六瓶酒被摔碎的憾事曰：“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黄庭坚言归隐不得之苦衷曰：“白发齐生如有种，青山好去坐无钱。”（《次韵裴仲谋同年》）秦观述居京任秘书省正字之清寒曰：“日典春衣非为酒（化用老杜‘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诗句），家贫食粥已多时。”（《春日》）

偶题呈上尚书钱丈》）诸如此类，俱可在老杜诗中找到伏脉。老杜在炼字、炼句方面更被讲求“无一字无来处”的江西诗派奉为师祖，从本书的“点评”中读者自可辨明，此不多论。

以上主要从章法句式、隶事用典、语言风格等方面讨论了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为避免流于空泛，本文着重从开启宋诗方面落墨，因讨论杜诗艺术的专著、文章已经很多，这里不再复述他人成说。

杜甫之诗，有着很大的涵盖面和包容性，所以不同时代、不同心态的读者，便会从中读出不同的杜甫来。旧时代，以为杜甫所以为古今诗人之首，在于他“一饭未尝忘君”（见苏轼《王定国诗集叙》）；新中国则又认为杜甫在诗歌里“运用人民的语言，诉说人民的情感”，因此可以称之为“人民的诗人”（见朱东润《杜甫叙论》）。鉴于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本书在选篇上尽量顾到杜甫思想情感、生活阅历的方方面面，力求表现出一个立体的、完整真实的杜甫。而按诗歌内容分类的选注方式，正好适应了多侧面表现诗人风貌的需要，所以本书按照感时、书怀、交游、览古、品艺、咏物、纪行、思亲、遣兴的顺序，共划分出九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既有近几十年来杜诗选本中习见的《兵车行》《潼关吏》《无家别》（这方面的内容以其过于熟滥而在选目上适当做了紧缩），也有向来不曾为选家所关注的新面孔。如：

九载一相见，百年能几何？

复为万里别，送子山之阿。

——《别唐十五诚因寄礼部贾侍郎》

甫也诸侯老宾客，罢酒酣歌拓金戟。

骑马忽忆少年时，散蹄迸落瞿塘石。

白帝城门水云外，低身直下八千尺。

——《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

圃畦新雨润，愧子废锄来。

竹杖交头拄，柴扉扫径开。

——《晚晴吴郎见过北舍》

读这样的作品，我们不得不为杜甫待友的温润、酒后的潇洒和体物的细腻所感动，而且对许多读者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动——不能让读者有新的感动，不能让读者对杜甫有新的认识，这个选本便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杜诗注本，可谓沈沈夥颐，至有“千家注杜”之说。清人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更是旧注之集大成者。加之当代研究者的孜孜努力，原以为杜诗在注释方面已无太多伸展的余地。但这本杜诗类编选注下来，才发现杜注之陈陈相因者、以讹传讹者、脱注失注者并不在少数。兹择要举证如下：

一、史实不确。《所思》：“苦忆荆州醉司马，而今樽酒定常开。”杜甫自言荆州司马是崔漪。仇注引蔡梦弼注曰：“崔漪盖自吏部而谪荆州司马也。”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亦从此说，而将仇注中表推测的“盖”字略去，言“崔由吏部贬荆州司马”。此系因袭旧说而误。实际上，崔漪并非由吏部贬荆州司马。《旧唐书·肃宗本纪》称，崔漪与杜鸿渐是拥戴肃宗自立的功臣，肃宗即位后擢升“朔方节度判官崔漪为吏部郎中，并知中书舍人”。又据《旧唐书·颜真卿传》载：“中书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带酒容入朝……真卿劾之，贬漪为右庶子。”可知崔漪是由吏部贬右庶子，并未离朝。贬荆州司马事史传无载，反倒是杜诗可补史传之阙，而诸本所言史实均误。

二、出处不确。《题桃树》：“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信莫打慈鸦。”仇兆鳌注“儿童”句曰：“古乐府有《莫打鸦》。”（标点依中华书局1979年版排印本）但遍查《乐府诗集》，并无“莫打鸦”之题，翻检汉魏乐府，亦无直言“莫打鸦”者，唯《魏泰诗话》载赵宋之梅尧臣作有《莫打鸭》诗，讽宣州守笞打官妓事。诗曰：“莫打鸭，打鸭惊鸳鸯。鸳鸯新向池中宿，不比孤洲老鸕鶒。鸕鶒尚欲远飞去，何况鸳鸯羽翼荒。”仇兆鳌必以“鸭”为“鸦”而误记为古乐府矣。

三、语词不确。《绝句漫兴九首》：“隔户杨柳弱袅袅，恰似十五女儿腰。”仇注：“鲍照诗：‘窈窕燕弄风，袅袅柳垂腰。’”如仇注，首先将“柳”与“腰”联系在一起的便是鲍照。查鲍诗，其《在江陵叹年伤老》曰：“窈窕燕弄风，袅袅柳垂道。”如此，鲍诗与“腰”并无干系，引诗所注者唯“袅袅”二字而已。首先以“腰”状柳者实是北周的庾信。其《和人日晚景宴昆明池》诗曰：“上林柳腰细，新丰酒径多。”从庾信到杜甫，虽描述上重心稍有倾斜，然所言“柳腰”，重心俱在于“柳”；而今之“柳腰”，则重心在“腰”。从以人状柳，到以柳状人，此又古今词义之一转也。中华版《杜诗详注》已在出版说明中指出仇注引书常有错误。编者在注释中细加检核，发现所言果然不虚，且经过查证的引文常有于注杜无补的情况。此举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例，余不赘。

四、漏注典事。《园人送瓜》：“东陵迹荒绝，楚汉休征讨。”仇注承宋赵次公注，仅注上句为故东陵侯邵平青门种瓜典，下句失注。下句实亦隐括种瓜典事。据刘向《新序·杂事》载，战国时梁大夫宋就曾为边县令，地临楚界。楚梁边亭俱种瓜，梁亭瓜美。楚人妒而夜搔之，至有死焦者。梁人欲搔楚瓜以报复，宋就不许，且派人夜间偷浇楚瓜，使楚瓜亦美。梁楚由是成为睦邻。“休征讨”当由此出。诗先赞美送瓜主人，再叙食瓜之乐，末以种瓜典事作结。脱注搔瓜之典，“楚汉”句便无着落，无形中减少了许多韵味。

以上种种，已努力在注释中作了弥补与纠正，唯不知尚有多少欠缺。

感谢主编祖美老师的信任，将选注杜诗的重任交付与我，使我有了一个“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机会。这番实践首先让我打破了对旧注的迷信与依赖，同时也使我认识到即使如杜甫这样一代又一代人投入很大力量去研究的作家，也仍有鞭长不及处，更遑论我们还有许多并未去用心垦殖的生土地。古典文学研究真是一项筚路蓝缕的事业，从事这项事业的人应该少在熟悉的风景里兜圈子，而多一些暴虎冯河的开拓。

[1]杜甫《赠崔十三评事公辅》：“舅氏多人物。”《奉送二十三舅录事之摄郴州》：“贤良归盛族，吾舅尽知名。”

感时忧国·安得壮士挽天河

丽人行^[1]

三月三日天气新^[2]，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3]。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4]。头上何所有？翠为钗叶垂鬟唇^[5]。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褊稳称身^[6]。就中云幕椒房亲^[7]，赐名大国虢与秦^[8]。紫驼之峰出翠釜^[9]，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10]，鸾刀缕切空纷纶^[11]。黄门飞鞚不动尘^[12]，御厨络绎送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13]。后来鞍马何逡巡^[14]；当轩下马入锦茵^[15]！杨花雪落覆白蘋^[16]，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17]，慎莫近前丞相嗔^[18]！

【注释】

^[1]此诗约作于杨国忠入相次年，即天宝十二载（753）春天。诗题为作者自创之乐府新题。行，乐府歌曲的体裁之一。此篇未用乐府旧题，而是诗人自拟，后《兵车行》之题亦如是。

^[2]三月三日：此日为上巳节，人们有在水边修禊、宴饮的习俗。唐时长安士女多于是日游赏曲江。

^[3]肌理细腻：肌肤柔滑细润，即《诗经·硕人》“肤如凝脂”意。骨肉匀：胖瘦适中。

^[4]“蹙金”句：指衣上所绣物色。一说玄宗时内府仅两件锦袄饰以金雀，一为御用，一赐贵妃。诗句暗讽杨家姐妹服饰违禁。

^[5]钗（è）叶：花叶形首饰。鬟唇：鬓边。

^[6]腰褊：腰带。

^[7]椒房：汉时后妃宫室以椒末和泥涂壁，取椒之多籽（子）而辛香，后以借指后妃。椒房亲：后妃的亲属，此指杨贵妃的姐姐。

^[8]虢与秦：杨贵妃两个姐姐的封号。二姐封虢国夫人，三姐封秦国夫人。

^[9]紫驼之峰：唐时以驼峰制作珍馐佳肴。

^[10]犀箸：犀牛角制作的筷子。厌饫：餍足，吃饱。

^[11]鸾刀：饰有鸾铃的刀。空纷纶：犹今之所言“白忙活”。

^[12]黄门：太监。飞鞚：跨马疾驰。此句写太监为杨家姐妹传送玄宗赏赐的菜肴。

^[13]宾从（zòng纵）：随从之人。杂遝（tà踏）：众多貌。实要津：填满交通要道。

^[14]后来鞍马：指杨国忠的到来。逡巡：徘徊舒缓貌，以形容杨的骄纵傲慢。

^[15]锦茵：地毯。

^[16]“杨花”句：暗喻杨国忠与从妹虢国夫人通奸事。《埤雅》：“杨花入水化为浮萍。”据此，杨花与白蘋实为一物，杨花覆蘋，正喻兄妹苟且。

^[17]绝伦：无与伦比。

^[18]嗔：嗔怒，责怪。

【点评】

写丽人意态之美、服饰之华、饮饌之精、势焰之炽，不动声色而讽意自见。明陆时雍曰：“诗，言穷则尽，意衰则丑，韵软则庠。杜少陵《丽人行》、李太白《杨叛儿》，一以雅道行之，故君子言有则也。”清钱谦益曰：“此诗语极铺扬，而意含讽刺，故富丽中特有清刚之气。”二说确是的论。

兵车行^[1]

车辚辚，马萧萧^[2]，行人弓箭各在腰^[3]。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4]。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5]！或从十五北防河^[6]，便至四十西营田^[7]。去时里正与裹头^[8]，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9]！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10]，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11]，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12]！君不见：青海头^[13]，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注释】

[1]这是一首反对黷武战争的诗。明王嗣爽以为是因天宝八载（749）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而作（《杜臆》）；清钱谦益以为是因天宝十载（751）鲜于仲通攻南诏而作，两战均死士卒数万。诗之本事虽不能完全坐实，但却反映出那一时期战争频繁、百姓涂炭的历史面貌。

[2]“车辚辚”二句：化用《诗经》语句，《车邻》：“有车邻邻”；《车攻》：“萧萧马鸣”。

[3]行人：从军出征之人。

[4]咸阳桥：在咸阳西南渭水上，当时为长安通往西北的必经之路。

[5]点行：按名册强征入伍。据唐史记载，征南诏时，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以充士卒。“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野。”（见《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

[6]北防河：在黄河以北设防。

[7]西营田：在河西（今甘肃、宁夏境）屯垦戍守。

[8]里正：唐制百户为一里，设里正，即里长。裹头：古以皂罗三尺为头巾来裹头。句以里正代为裹头证其年幼。

[9]武皇：汉武帝。此以代指唐玄宗。

[10]“汉家”句：指唐土全境。山东，即华山以东。唐建都长安，西临中原，关中外俱可称“山东”。二百州，唐有天下，凡一百九十二郡，故以二百为成数。州，隋之旧称。

[11]秦兵：关中之兵。关中旧为秦地。

[12]“信知”四句：化用汉魏人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句意：“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

[13]青海头：即青海边。原为吐谷浑之地，唐高宗时为吐蕃所占，与吐蕃的战争大都在这一带发生。

【点评】

这是杜甫最早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作。全诗以“道旁过者问行人”划界，上段纪事，下段纪言。纪言部分又自相应，以“未休关西卒”应“开边意未已”，以“租税从何出”应“千村万落生荆杞”，被前人称之为“条理秩然而善于曲折变化”。全诗四换其韵，三、五、七言错杂，以大开大阖之笔叙事传情，不蹈袭前人而尽得《诗经》、乐府之风神，正所谓“像我者死而学我者活”也。故明代胡应麟评曰：“少陵不效四言，不仿《离骚》，不用乐府旧题，是此老胸中壁立处。然风骚、乐府遗意，杜往往得之。”此诗即其一证。又，清施鸿保《读杜诗说》于此诗指瑕曰：“‘见’、‘闻’二字似互误。村落荆杞当云见，不当云闻；鬼哭啾啾当云闻，不当云见也。或言诗作于长安中，故于山东二百州云闻；是送人至青海者，故于古来白骨云见，说亦可通，然究与下句皆不可连解。”读诗之心细，直细过毫发，故而有此发现。言之成理，录出以飨今之读杜诗者。

前出塞

（其三、其六）^[1]

磨刀呜咽水^[2]，水赤刃伤手。

欲轻肠断声，心绪乱已久。

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

功名图麒麟^[3]，战骨当速朽。

挽弓当挽强^[4]，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5]。

苟能制侵陵^[6]，岂在多杀伤？

【注释】

^[1]“出塞”“入塞”为汉乐府旧题。诗人先写《出塞》九首，后又写了五首，故以“前”“后”分之。《前出塞》组诗写天宝末年哥舒翰征吐蕃事，主旨与《兵车行》相同，亦在反对穷兵黩武。第一首“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即已开宗明义。组诗全以征夫之口出之，从第一首出征直写到第九首论功，层层递进，结构完整，直可作一首来读。此选其中两首。

^[2]呜咽水：指陇水。《太平御览》引《三秦记》所载北朝民歌曰：“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诗之首四句即由《陇头歌》生发。

^[3]“功名”句：指名垂史册。西汉宣帝曾图画霍光、苏武等一十八名功臣像于麒麟阁上，以示旌扬。

^[4]挽强：挽强弓、硬弓。

^[5]疆：疆界，国土范围。

^[6]侵陵：侵袭，侵犯。

【点评】

两诗结构相同，俱在四句处划断。前四句“似谣似谚，最是乐府妙境”（清黄生辑《杜工部诗说》语）；后四句征人自述心思，亦颇达款曲。然杜公以仁者之心言兵，必如宋襄公，所向无不败者。惟“射人”一联，能得战胜之要，故至今仍活在人们口中，且将含义推而广之。

后出塞五首 (其二) ^[1]

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2]。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3]。

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

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

悲笳数声动^[4]，壮士惨不骄。

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5]。

【注释】

^[1]本组诗作于天宝十四载（755）冬安禄山叛乱之初。组诗与《前出塞》结构相同，也由一征夫之口道来，从应征辞家写起，至避祸逃归结束。本篇为第二首，写集合队伍时情况。

^[2]东门营：洛阳城东门外的兵营。东门，原名上东门，后改为东阳门。河阳桥：河阳县境架于黄河上的浮桥。河阳，今河南孟津。两句之“朝进”“暮上”体式，源于楚辞，三国魏王粲《从军行》又有“朝发邺都桥，暮济白马津”之句。

^[3]“落日”二句：由《诗经·车攻》“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化出。

^[4]笳：军中号角。句中指军营的号角声。

^[5]霍嫖姚：汉武帝时名将霍去病。曾以嫖姚校尉之衔随大将军卫青北击匈奴。此以喻指领兵主将。

【点评】

沉着爽峻，千军万马之壮阔军容尽于文字间见之。《前出塞》写哥舒翰西征，其辞悲；《后出塞》写安禄山北伐，其辞乐。《杜臆》称：安禄山招募赴蓟门者，其时“势已盛而逆未露，且以重赏要士，故壮士喜功者乐于从之”。诗中主人公怀着“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其一）的心志应征入伍，最后带着“跃马二十年，恐孤明主恩”醒悟逃归。首尾相顾后再看此篇壮辞，愈见老杜叙事安排之深刻用心。人物心态之波澜曲折，人物命运之起伏跌宕，直是小说笔法。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1]

杜陵有布衣^[2]，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3]。居然成濩落^[4]，白首甘契阔^[5]。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6]。穷年忧黎元^[7]，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8]，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9]，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10]，物性固难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11]。兀兀遂至今^[12]，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13]，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适，放歌破愁绝。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14]，客子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能结。凌晨过骊山^[15]，御榻在嵒嵒^[16]。蚩尤塞寒空^[17]，蹴蹋崖谷滑。瑶池气郁律^[18]，羽林相摩戛^[19]。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20]。赐浴皆长缨^[21]，与宴非短褐^[22]。彤庭所分帛^[23]，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24]。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25]。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慄！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26]。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27]，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28]。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岑兀^[29]。疑是崆峒来^[30]，恐触天柱折^[31]。河梁幸未圯^[32]，枝撑声窸窣^[33]。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窶有仓卒^[34]。生当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35]。默思失业徒^[36]，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37]，巘洞不可掇^[38]。

【注释】

^[1]此诗作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间，时当安禄山作乱前夕。杜甫在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任上，由京城长安前往奉先县探家。诗写一路闻见及到家后之所遇所思，表现出对百姓苦难及国家前途的忧虑。奉先县，今陕西蒲城。

^[2]杜陵：汉宣帝陵，在长安城东南。其地称杜陵原，杜甫曾家于此，故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老”。

^[3]稷与契：传说为虞舜的两位贤臣。两句说自己以辅国良臣自期。

^[4]濩落：即“瓠落”。《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一种大葫芦，“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此谓不合时宜，不能为世所用。

^[5]契阔：勤苦。

^[6]觊豁：希望达到。

^[7]黎元：百姓。

^[8]尧舜君：尧舜那样的君主，此指唐玄宗。尧舜为传说中的两位贤圣之君。

^[9]廊庙具：指国家的栋梁之材。

^[10]葵藿：秋葵与藿叶。秋葵为菊科植物，其叶有向日特性。藿叶为一种豆科植物的叶，并无向日性，此与葵连用而偏指葵。三国魏曹植《求通亲亲表》：“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杜甫即用此意。

^[11]干谒：求助于权贵，谋取官职。

^[12]兀兀：劳碌貌。

^[13]巢与由：巢父与许由。尧时两位耻于入世为官的贤达隐者。

[14]天衢：天街，此指天空。

[15]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山麓有华清宫。此地西距长安六十里。

[16]御榻：皇帝的寝宫。唐玄宗与杨贵妃每年十月到此避寒，以华清宫内有温泉故。嵒嶭（dì niè弟聂）：形容山之高峻，此以指骊山。

[17]蚩尤：古代南方部落的首长，曾兴雾与黄帝作战。此代指大雾。

[18]瑶池：神话中西王母宴游之所。此指华清宫温泉池。气郁律：水气上蒸貌。

[19]羽林：羽林军。此指华清宫禁卫军。相摩戛：接踵摩肩，形容卫士众多。

[20]胶葛：指乐声远播。

[21]长纓：长长的帽带。指达官贵人。

[22]短褐：粗布短衣。指未当官的寒士。

[23]彤庭：指朝廷。

[24]城阙：指京城。

[25]筐篚：两种盛物竹器。筐篚恩，指以筐篚所盛币帛分赐大臣以示恩宠的一种礼节。两句说，圣上以出自寒女之帛与聚敛所得之币颁赐群臣，其目的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26]内：大内，宫禁。金盘：象征珍宝。卫霍：卫青和霍去病，汉武帝外戚。此借指杨贵妃的亲属。两句言大内珍宝尽归杨氏。

[27]驼蹄羹：美味珍馐。

[28]官渡：泾渭二水的渡口，在今陕西临潼境内。改辙：改变路线。由长安到奉先，先经骊山，渡泾渭二水后再改道北行。

[29]崒兀：高峻貌。

[30]崕峒：山名，在今甘肃岷县。泾渭二水发源于陇西，故有句中所疑。

[31]天柱折：语本《淮南子·天文训》载，共工怒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此形容水势浩大。

[32]圻：毁坏。

[33]枝撑：桥柱。窸窣：象声词。

[34]窶（jù）：贫寒。仓卒：犹“仓猝”。指意外事变。

[35]平人：平民。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民”为“人”。骚屑：纷扰貌。

[36]失业徒：失去事业、漂泊流离之人。

[37]终南：山名。在长安之南。

[38]颿洞：本指水势浩大、广漠无边，此以喻愁。掇：拾取，收拾。

【点评】

写自京师赴奉先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议论纵横，要在讽皇亲国戚之奢侈，悯黎民戍卒之苦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二句为点睛之笔，令人触目惊心。苦乐不均，潜伏着种种危机，故心中有无穷隐忧。安史为乱之征，已在笔端也。愤然慨然，沉郁沉痛，俱是老杜本色，不愧“诗史”之称。清卢世澐曰：“《赴奉先》及《北征》，肝肠如火，涕泪横流，读此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忠。”（《读杜私言》）

诗于篇章结构上分为三段。开篇至“放歌破愁绝”为第一段，自述心志与处境：诗人曾窃比稷契，也曾志在江海。是“穷年忧黎元”的热忱和“葵藿倾太阳”的物性，使他不忍放弃仕途；但耻事干谒、不事蝇营的性

格，又让他困顿下僚。尴尬的处境，使他既无法实现“致君尧舜”的理想，又背离了巢由般独善自守的心志，所以只能靠“沉饮”“放歌”来破闷遣愁。“岁暮百草零”至“川广不可越”为第二段，写路途之艰难及闻见。“老妻寄异县”至终篇为第三段，写还家后家中之惨状。通篇实录与咏怀相结合，而以“咏怀”为全诗之主旨，小中见大，由家及国，以“意”胜而不以“艺”胜，读之真令人“叹息肠内热”也。

悲陈陶^[1]

孟冬十郡良家子^[2]，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3]！

群胡归来血洗箭^[4]，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5]。

【注释】

^[1]此诗为至德元载（756）十月宰相房琯率军收复京师时兵败陈陶而作。时长安已陷落安史叛军手中，杜甫在投奔灵武肃宗行在途中为叛军所俘，掳至长安。陈陶，又名陈陶斜、陈陶泽，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

^[2]孟冬：即冬十月，战事发生之时。十郡：指陕西地区，记房琯所募义军战士的籍贯。

^[3]“四万”句：记作战实况。据《旧唐书·房琯传》记载：“琯用春秋车战之法，以车二千乘，马步夹之。既战，贼顺风扬尘鼓噪，牛皆震骇，因缚刳纵火焚之，人畜挠败，为所杀伤者四万余人。”此日为十月二十一日。

^[4]群胡：指叛军。安禄山为胡人，部下多用番将。

^[5]“都人”二句：写沦陷地百姓盼望恢复。向北，向着行在的方向。时肃宗由灵武进驻彭原（今甘肃宁县），方位在长安西北。官军，朝廷的军队。

【点评】

杜甫身陷叛军之中，故以虚笔、远笔写战事，以实笔、近笔写胡兵，是一份视角独特的战地实录。

清浦起龙《读杜心解》评此诗曰：“陈陶之悲，悲轻进以致败也。官军之聊草败没，贼军之得志骄横，两两如生。结语兜转一笔，好，写出人心不去。”

对雪^[1]

战哭多新鬼^[2]，愁吟独老翁。

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

瓢弃樽无绿，炉存火似红^[3]。

数州消息断^[4]，愁坐正书空^[5]。

【注释】

^[1]此诗写作背景同前篇，亦为陈陶大败而作。

^[2]“战哭”句：意同《兵车行》“新鬼烦冤旧鬼哭，天寒雨湿声啾啾”。

^[3]无绿：无酒。绿，代指酒。似红：似有红色火焰。实谓有炉而无火。两句写陷贼后之苦况。

^[4]数州：指心中所牵挂之地。时玄宗在蜀，肃宗在彭原，自家妻儿在鄜州，妹在钟离，弟在平阴，俱为杜甫所牵挂者。

^[5]书空：用手指向空中画字。典出《世说新语·黜免》：殷浩坐废，终日书空，作“咄咄怪事”四字。后用以表惊异、忧愤而无可奈何。

【点评】

题曰“对雪”，实对雪而感事也。仇兆鳌曰：“乱云急雪，对雪之景；樽空火冷，对雪之况；前曰愁吟，伤官军之新败，末云愁坐，伤贼势之方张。”全诗涵盖丰富而首尾贯注，“多新鬼”与“独老翁”，“樽无绿”与“火似红”，对仗工巧，颇见遣词用字之匠心。

春望^[1]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2]。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3]。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4]。

【注释】

[1] 此诗作于至德二载（757）三月，时杜甫羁居长安。余详《悲陈陶》注[1]。

[2] “国破”二句：咏安禄山攻陷长安事。《世说新语·言语》载：晋室南迁后，过江诸人常在新亭聚饮。周顗于坐中叹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国破”句当由此生发。草木深，暗喻人烟稀少，市井荒凉。因叛军入长安后曾大肆焚杀。

[3] “感时”二句：道出忧国思家之情。“花溅泪”“鸟惊心”皆使动用法，谓花使泪溅，鸟令心惊。

[4] 不胜（shēng声）簪：古时发式是将头发挽起，以簪固定。此言头发稀疏，简直经不住簪子的重量。

【点评】

此为杜诗名篇，亦是熟篇。春景春物，在常人眼中，皆可喜可爱者。然在忧思憔悴之人眼中，却反增其愁绪，即所谓“景随情化”（《围炉诗话》）、“愁思看春不当春”（《唐诗归》）也。以乐景写哀，一倍增其哀情。正如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所云：“‘溅泪’‘惊心’转因花鸟，乐处皆可悲也。”

哀江头^[1]

少陵野老吞声哭^[2]，春日潜行曲江曲^[3]。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4]，苑中万物生颜色^[5]。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6]。辇前才人带弓箭^[7]，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8]。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9]！清渭东流剑阁深^[10]，去住彼此无消息^[11]。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12]！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13]。

【注释】

^[1]此至德二载（757）春日羈居长安作。余详《悲陈陶》注[1]、《对雪》注[4]。哀江头，谓站在曲江边上心中涌起的哀情。

^[2]少陵野老：杜甫自指，参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注[2]。少陵，汉宣帝后许后的葬地，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杜陵东南十余里。

^[3]曲江：又称曲江池，本天然池沼，汉武帝造宜春苑于此，以池水曲折，故名曲江。唐时重加疏凿与建设，成为长安第一胜景。西南为芙蓉园。池岸有紫云楼等殿宇台阁，安史乱后，建筑物圯废。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池已堙为平陆，如今是一片稻田。

^[4]霓旌：仪仗中的一种彩旗，此代指帝王。南苑：指芙蓉园。隋时改宜春苑而成，唐因之。唐玄宗以为行宫。

^[5]苑中万物：唐康骕《剧谈录》称，曲江池花卉环周，烟水明媚。

^[6]“昭阳”二句：咏唐玄宗宠幸杨贵妃事。昭阳殿里第一人，原指汉成帝后赵飞燕，此代指杨玉环。昭阳殿，汉宫殿名，赵飞燕所居。同辇，《汉书·外戚传》称，汉成帝游于后庭，想与班婕妤同辇而行，班婕妤以“贤君”之理加以拒绝。此暗讽唐玄宗荒唐而杨玉环专宠。

^[7]才人：宫中女官，正四品，掌燕寝、射生等事。

^[8]“翻身”二句：言才人射中飞鸟而贵妃为之一笑。

^[9]“明眸”二句：言贵妃在随玄宗西逃入蜀途中被赐死马嵬坡事。即白居易《长恨歌》所谓：“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10]清渭东流：指贵妃藁葬渭滨。马嵬坡南滨渭水。剑阁深：指明皇入蜀。

^[11]去住：指生死。句谓明皇贵妃从此生死相隔。

^[12]岂终极：即没有终极。此句言花草无知，当时而自开自长。诗意一同上文之“细柳新蒲为谁绿”。

^[13]望城北：指站在曲江池北望皇城。

【点评】

曲江池，实长安第一胜景，这里南有紫云楼、芙蓉苑，西有杏园、慈恩寺。每逢中和（二月初一）、上巳（三月三日）之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商贾庶民，莫不毕集。上巳日玄宗赐宴群臣，新科进士宴集，皆在此地。然而当长安陷落安史叛军之手，曲江池一片萧然，再无往年春日那歌舞喧阗的景象。诗人所以要“春日潜行曲江曲”，正抚今追昔之意也。清黄生评曰：“此诗半露半含，若悲若讽。天宝之乱，实杨氏为祸阶，杜公身事明皇，既不可直陈，又不敢曲讳，如此用笔，浅深极为合宜。”又以为老杜此篇在白居易《长恨歌》之上，曰：“《长恨歌》今古脍炙，而《哀江头》无称焉，雅音之不谐俗耳如此！”

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三首 (其一、其三) ^[1]

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

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2]。

雾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3]。

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

死去凭谁报^[4]？归来始自怜！

犹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5]。

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6]。

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

【注释】

^[1]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由长安逃至凤翔，投奔肃宗。肃宗已于这年二月由彭原进驻凤翔。五月十六日，杜甫官拜左拾遗，诗即拜官后痛定思痛之作。凤翔，今属陕西。行在所，朝廷在外临时驻留之地。

^[2]岐阳：指凤翔。凤翔在长安之西、岐山之南。信：信使，指前往“行在”进行联络的人。遂：成功。四句错综为文。“眼穿”承“岐阳信”，“心死”承“无人遂却回”，言一直未能与朝廷联系上。

^[3]望忽开：豁然开朗，指喜达行在。

^[4]凭谁报：句谓若逃窜途中死去，也无人报信。

^[5]太白：凤翔附近高山。《三秦记》：“太白山在武功县南，去长安三百里，不知高几许。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武功，县名，今属陕西。两句写重见汉家天日的欢欣。

^[6]“影静”二句：写立朝为官。千官，《荀子·正论》：“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七校，泛指武官。汉武帝曾设七校尉。

【点评】

不肯陷身贼中，耿耿忠心，此中见之。清黄生曰：“公若潜身晦迹，可徐待王师之至，必履危蹈险，归命朝廷，以素负匡时报主之志，不欲碌碌浮沉也。”

述怀^[1]

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2]；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3]。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4]。涕泪受拾遗^[5]，流离主恩厚；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6]。寄书问三川^[7]，不知家在否。比闻同罹祸^[8]，杀戮到鸡狗。山中漏茅屋，谁复依户牖^[9]？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10]？嵌岑猛虎场^[11]，郁结回我首^[12]。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13]。后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汉运初中兴，生平老耽酒。沉思欢会处，恐作穷独叟^[14]。

【注释】

[1]此为投奔凤翔拜官后作。余详前首注[1]。

[2]“去年”二句：写诗人自鄜州投奔灵武，途中为叛军掳至长安事。去年，指天宝十五载（756）。潼关破，天宝十五载六月，安禄山攻破潼关，唐玄宗避乱入蜀，命太子李亨都统西北诸路兵马，负责收复两京。李亨七月初九到达灵武，十二日自立为帝，改元为至德，史称肃宗。妻子隔绝久，杜甫在逃难中安家于鄜州羌村，知肃宗继位，便只身前去投奔，途中被俘，终于抵达凤翔行在，历时已将近一年，故而称“久”。

[3]“今夏”二句：写至德二载（757）四月由长安脱身前往凤翔行在事。草木长，言脱身时全凭草木作掩护。西走，凤翔在长安西。

[4]老丑：指一路奔波狼狽不堪的形貌。句与《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所亲惊老瘦”同义。

[5]涕泪受拾遗：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肃宗任杜甫为左拾遗。唐置左右拾遗各二人，从八品。这是杜甫得到的最高官职。

[6]“柴门”二句：言可以探家而未忍遽去。

[7]三川：鄜州县名，杜甫寄家所在。

[8]罹（lí）祸：遭到祸害。以下是对家中情况的惦念和忧虑。

[9]户牖（yǒu）：门窗。

[10]“尽室”句：谓不知全家人能否相守在一处。

[11]猛虎场：喻叛军横行施暴之地。

[12]回我首：即使我牵肠挂肚之意。

[13]“自寄”二句：言曾寄一封家书回去，然已过去十个月仍无音讯传来。

[14]“汉运”四句：言局势好转、国家中兴之后，自己恐无缘与亲人欢会。

【点评】

“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出于实事；“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出于实情。实实在在写来，便有平中见奇之效。叙事用情、遣词造句，俱以朴拙老到见长故也。清申涵光以为，“此等诗无一语空闲”，确是的论。

北征^[1]

皇帝二载秋^[2]，闰八月初吉^[3]；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4]，诏许归蓬荜^[5]。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6]。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7]。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8]。东胡反未已^[9]，臣甫愤所切。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乾坤含疮痍^[10]，忧虞何时毕？

靡靡逾阡陌^[11]，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前登寒山重^[12]，屡得饮马窟^[13]。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14]。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15]；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16]；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17]！坡陀望鄜畤^[18]，岩谷互出没。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鸱鸚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19]？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20]。

况我堕胡尘^[21]，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22]。见耶背面啼^[23]，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24]。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25]。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26]。那无囊中帛^[27]，救汝寒凛慄？粉黛亦解包^[28]，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29]；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30]，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竟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31]。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32]？

至尊尚蒙尘^[33]，几日休练卒^[34]？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35]。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纥。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36]。此辈少为贵^[37]，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38]。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伺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39]。吴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

忆昨狼狈初^[40]，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41]。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姒^[42]。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43]。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44]。微尔人尽非^[45]，于今国犹活。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闕^[46]。都人望翠华^[47]，佳气向金阙^[48]。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49]。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50]。

【注释】

[1] 此诗作于至德二载（757）八月由凤翔返回鄜州探家之时。就在杜甫任左拾遗的当月，宰相房琯因陈陶、青坂兵败而罢相，改任太子少师，实是肃宗想借机除掉这个玄宗安插过来的父党中人物。杜甫不明就里，冒死上疏相救，于是肃宗认定杜甫是房之同党，下令大理寺推究定罪，幸有新任宰相张镐营救，才保全左拾遗之职。然肃宗对杜甫已失去信任，便打发他回家探亲。北征，向北行。鄜州在凤翔东北。

[2] 皇帝二载：指肃宗皇帝至德二载。

[3] 初吉：朔日，即初一。

[4] 顾惭：顾视而生愧意。恩私被：单独受到皇帝的恩惠。

[5] 蓬荜：蓬门荜户，即草屋，对自家屋室的谦称。

[6] 怵惕：惊惧貌，指诚惶诚恐。

[7] “虽乏”二句：扣自己拾遗之职，暗谓谏罢房琯乃出于公心。

[8]经纬：以织布之纵横经纬比喻处理军国大事。密勿：暗用心力。勿，作勤勉解。

[9]东胡：指安史叛军。反未已：至德二载正月安庆绪杀父安禄山自立，继续反唐。

[10]乾坤：天地，代指国家。

[11]靡靡：行迟貌。《诗经·黍离》：“行迈靡靡。”阡陌：道路。

[12]寒山：秋山。重（chóng虫）：重叠。

[13]饮马窟：掘地为槽以饮马，此见出军事调动痕迹。

[14]邠：邠州。今陕西彬县。郊：郊原。入地底：言邠州地势低洼。泾水：发源于泾州，东南流经邠州界，至高陵入渭。荡潏（yù玉）：水波流动貌。两句写路途所经。

[15]“青云”二句：言望青云而兴致勃发，睹风物而心情欢悦。幽事，即下文所述之山间景物。

[16]橡栗：橡树的果实，似栗而小。

[17]桃源：晋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世外乐土。两句写因眼见山中景物而生出身世慨叹。

[18]坡陀：冈陵起伏之地。鄜畤：鄜州。因秦文公于此设畤祭天而得名。畤，祭坛。

[19]“潼关”二句：写潼关失守。哥舒翰率二十万军队镇守潼关，本拟固守，在杨国忠威逼下引师出关，次于灵宝。结果为贼所袭，自相践踏，坠黄河而死者数万，潼关因此不守。卒，同猝，仓猝。

[20]“遂令”二句：言潼关失利后，安史叛军长驱直入，关中百姓死亡近半。

[21]堕胡尘：指至德元载七月由鄜州投奔灵武途中被叛军所俘事。

[22]白胜雪：指面色苍白。

[23]耶：同“爷”。俗称父为爷。

[24]补绽：补缀。

[25]海图：织物上绣出的海景。坼：一作“拆”。天吴、紫凤：两种神兽。据《山海经》记载，朝阳之谷有天吴，丹穴之山有鸾凤。天吴为水神，虎身人面，八首、八足、八尾，背青黄色。二物当是“海图”中所绣。短：一作“短”。四句写大乱后仓猝无衣之苦。

[26]“老夫”二句：写还家即卧病。情怀恶，心情不好。官场失意、家境艰难所致。呕泄，上吐下泻。

[27]那：同“哪”。

[28]粉黛：化妆用品。

[29]头自栉：自己梳头。

[30]移时：言所用时间之长。朱铅：胭脂与铅粉。

[31]聒：吵闹。

[32]生理：生计。

[33]蒙尘：指皇帝尚避难在外。

[34]休练卒：停止练兵。指平息战乱。

[35]妖氛：指安史之乱。豁：开朗，澄清。

[36]“阴风”六句：写回纥兵入境，助官军讨贼事。《旧唐书·回纥传》载，至德元载九月，回纥遣其太子叶护，率兵四千，助国讨贼。肃宗宴赐甚厚，并命广平王与叶护约为兄弟。

[37]少为贵：以少为贵。杜甫认为不可多用回纥兵。

[38]“圣心”二句：言肃宗对回纥援兵颇寄厚望，百官不敢再提出异议。虚伫，虚心以待之。

[39]“伊洛”六句：言官军即可收复失地。伊、洛，二水名，在今河南境，此代指东都洛阳。西京，长安。不足拔，言可轻取，不在话下。青徐，青州、徐州，今山东、苏北一带。旋瞻，眼看着。恒碣，恒山、碣石山，一在今山西境内，一在河北。所言俱是安史叛军占据之地。

[40]忆昨：忆安史乱初，玄宗仓皇奔蜀事。

[41]奸臣：指杨国忠一流。菹醢（zū hǎi 祖海）：剁成肉酱。当唐玄宗逃难行至马嵬坡时，六军愤激不前，要求罚治奸党，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杀杨国忠，士兵“屠割支体，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杨国忠之子及虢国夫人、韩国夫人亦同时被杀，杨玉环被赐自缢身亡。荡析：分崩离析。指灭亡。两句写马嵬坡哗变。

[42]夏殷：指夏桀王、殷纣王。褒姒：周幽王宠妃褒姒和殷纣王宠妃妲己。旧史家认为，夏、殷、西周的亡国是夏桀、商纣、周幽王各自宠幸妹喜、妲己、褒姒的结果。这里以褒、妲代指杨贵妃。两句把唐玄宗赐杨贵妃自缢说成是“中自”主动行为，实际史有明载，唐玄宗此举乃为形势所迫。

[43]宣光：周宣王、汉光武帝。他们一中兴西周，一建立东汉，此以比肃宗皇帝。

[44]桓桓：勇武貌。陈将军：陈玄礼。钺：大斧。两句所言陈玄礼事见本篇注[41]。据《旧唐书·杨国忠传》记载，陈玄礼在马嵬坡对军士说：“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由国忠割剥氓庶，朝野怨咨，以至此耶？若不诛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

[45]微尔：若没有你。人尽非：人皆沦为异族奴隶。此句同《论语》“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46]大同殿：宋敏求《长安志》：“勤政楼之北曰大同门，其内大同殿。”白兽闼：即白兽门。《三辅黄图》称，未央宫有白虎殿，因避唐太祖李虎讳，改称白兽殿。两句遥想叛军占领下长安宫阙之萧瑟景象。

[47]翠华：天子之旗。

[48]佳气：吉祥的气象。金阙：指唐宫阙。

[49]园陵：指唐先帝陵寝。数：礼数。两句实际意思是：先帝神灵护佑，唐王朝气数不会就此断绝。

[50]“煌煌”二句：言太宗开创的基业，必将稳固而发达。

【点评】

正襟危坐，曲折用笔，妙在有照应与无照应、似穿插而非穿插之间。或以为直是太史公记传笔法，或以为自可作谏章读诵，或以为“当于潦倒淋漓、忽正忽反、若整若乱、时断时续处得其篇法之妙”（明鍾惺语）。细细观之，篇中叙事、论议，笔法多所不同。写山树果实“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体物细腻；写家中苦况“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语调幽默；写小女学母施妆一段，情状毕现，最是可人：“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此或由晋左思《娇女诗》“明朝弄梳台，黛眉类扫迹；浓朱衍丹唇，黄吻烂漫赤”之句生发而出，但确可见出老杜之真性情。然诗中把肃宗打发他探家事写成“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刚为上疏救房琯事险些掉了脑袋，如今却“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玄宗赐死杨玉环明明是出于无奈，诗中却说是“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姒”；肃宗明明是抢班夺权，乘危自立，却誉之为“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凡此种种，则无不见出老杜之愚忠，而且是愚不可及。

其愚不可及，其忠不可及，其体物之精妙与用笔之老到亦不可及，这便是老杜其人其文。所以说欲识老杜，不得不读《北征》；识得《北征》，方识真老杜也。

洗兵马^[1]

中兴诸将收山东^[2]，捷书夜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3]，胡危命在破竹中^[4]。只残邺城不日得^[5]，独任朔方无限功^[6]。京师皆骑汗血马^[7]，回纥餽肉葡萄宫^[8]。已喜皇威清海岱^[9]，常思仙仗过崆峒^[10]。三年笛里关山月^[11]，万国兵前草木风^[12]。成王功大心转小^[13]，郭相谋深古来少^[14]。司徒清鉴悬明镜^[15]，尚书气与秋天杳^[16]。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17]。东走无复忆鲈鱼^[18]，南飞觉有安巢鸟^[19]。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20]。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21]。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22]。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关中既留萧丞相^[23]，幕下复用张子房^[24]。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遇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25]。青袍白马更何有^[26]？后汉今周喜再昌^[27]。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28]。隐士休歌紫芝曲^[29]，词人解撰清河颂^[30]。田家望望惜雨干^[31]，布谷处处催春种。淇上健儿归莫懒^[32]：城南思妇愁多梦^[33]。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34]！

【注释】

^[1]原注：“收京后作。”此诗作于乾元二年（759）二月。时杜甫因房琯事牵连，已出为华州（今陕西华县）掾。他于去年冬来到收复后的洛阳，此时仍在洛阳小住。这时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九位节度使的数十万兵力，将安庆绪围在邺城（今河南安阳北）。杜甫以为收复邺城、平定叛乱已指日可待，故写下这篇情调昂扬的精心之作。洗兵马，一作“洗兵行”。

^[2]中兴诸将：指平乱有功的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人。山东：华山以东。

^[3]河：黄河。句出《诗经·河广》：“谁谓河广，一苇航之！”言其轻易。

^[4]胡：指安庆绪、史思明。命在破竹：言灭亡在即。《晋书·杜预传》：“今兵威已振，势如破竹。”《旧唐书·肃宗纪》：“至德二载十一月下制曰：朕亲总元戎，扫清群孽。势若摧枯，易同破竹。”

^[5]邺城：在今河南安阳北。据《资治通鉴》记载，庆绪败走，子仪等追之至邺。庆绪收余兵拒战于愁思冈，又败，乃入城固守。子仪等围之。

^[6]朔方：指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自谓胜利的根源在于朝廷对将帅的信任。此诗作后不到一个月，肃宗派内监鱼朝恩为观军客使，致使令出多门，九节度之师大败，郭子仪退守洛阳。

^[7]汗血马：胡马。出大宛国，汉时传入中土。

^[8]餽：同“喂”。汉元帝尝宴单于于葡萄宫，此借以指肃宗对回纥将士的优待。

^[9]海岱：指青州。《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山东”之地，极于海岱，杜甫以为邺城之役必胜，故有“皇威清海岱”之说。

^[10]仙仗：指天子的仪仗。崆峒：山名，在今甘肃平凉。肃宗至灵武及归京时所必经之地。此句有劝讽之意，要肃宗痛定思痛。

^[11]三年：指安史作乱的时间。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起兵，至杜甫作诗之乾元二年（759）二月，计已三年零三个月。关山月：汉乐府横吹曲名。多写将士久戍不归及伤离内容。

^[12]万国：喻战乱祸及地域之广。草木风：用苻坚为晋军战败后，登八公山，以为草木皆兵的典事，谓战乱使得人心惶惶。

^[13]成王：肃宗之子李俶，即后来的唐代宗。在收复两京时，俶为天下兵马元帅。心转小：北齐刘昼曰：“楚庄王功立而心惧，晋文公战胜而绝忧，非憎荣而恶战，乃功大而心小，居安而念危也。”（《刘子·慎言篇》）

^[14]郭相：郭子仪。乾元元年八月为中书令，故称相。

^[15]司徒：李光弼。至德二载四月为司徒。

^[16]尚书：王思礼。高丽人，时为兵部尚书。

[17]济时了：渡过了难关。

[18]“东走”句：翻用晋人张翰典事。据《世说新语》记载，张翰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莼羹鲈脍，遂命驾东归。诗句谓可以安心为官，不必思乡。

[19]“南飞”句：翻用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句意，言逃难百姓可以回家安居了。

[20]“青春”二句：言朝廷又恢复了活力与生机。

[21]鹤驾：太子之驾。因太子晋乘白鹤仙去，故以鹤驾称太子。凤辇：天子之辇。鸡鸣问寝：宫中礼制。龙楼：指玄宗居处。两句写重振朝仪。

[22]“攀龙”二句：写朝廷封爵太滥。

[23]萧丞相：萧何，刘邦为汉王时用何为相，楚汉争战之际为刘邦留守关中，供给粮草，为建汉之第一功臣。此或以比房琯。琯自蜀奉传国宝及玉册至灵武传位，并留相肃宗。

[24]张子房：张良。刘邦谋士，佐刘邦得天下，功封留侯。此以比继房琯为相的张镐。时镐罢相为荊州大都督府长史兼本州防御使。

[25]“张公”四句：写张镐。

[26]青袍白马：侯景事。南朝梁武帝时，有童谣曰“青丝白马寿阳来”，后侯景果骑白马攻破建康，士兵皆青衣。景寻为陈将击败，逃亡时被部下杀死。此以比安庆绪、史思明。更何有：不在话下。

[27]后汉今周：以后汉开国和周朝中兴比况唐王朝时下的局势。参《北征》注[43]。

[28]“寸地”四句：言地方官员见局势好转，纷呈祥瑞之物，以为攀附。致白环，《竹书纪年》载，帝舜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玦。得银瓮，《瑞应图》称，王者宴不及醉，刑罚中则银瓮出焉。

[29]紫芝曲：秦末“四皓”隐居商山，作《紫芝歌》。句言隐士不必再隐居。

[30]清河颂：一作“河清颂”。“清河”与上句之“紫芝”假借成对。旧说黄河千年一清，故以河清为瑞。南朝宋文帝元嘉中，河济俱清，鲍照作《河清颂》。杜甫作诗之年，岚州合关河、黄河三十里清如冰，时以为平乱吉兆。

[31]惜雨干：苦旱。

[32]淇上健儿：指攻邺士兵。淇，水名，近邺城。

[33]城南：长安城南。“淇上健儿”的家乡。

[34]洗甲兵：据刘向《说苑》载，武王伐纣而天雨，或以为凶兆，武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点评】

辞旨宏放，音韵流转，有石钟山窾坎镗鞳之声也。老杜以为，邺城一战，可以定乾坤，故以“洗兵”之词为祝，取武王伐纣之吉也。武王伐纣遇雨，武王称之为“天洗兵”（或作“洒兵”），此自然是洗兵利战之意；武王马到功成，战无不胜，正应“洗兵”之说。故“洗兵”又有一战而捷，一战而罢意，此正老杜之所取。然自“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诗语一出，“洗兵”竟成了罢战息兵的代用语。老杜之纵横老笔，确有令人啧啧称奇处。

潼关吏^[1]

士卒何草草^[2]，筑城潼关道。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要我下马行^[3]，为我指山隅：“连云列战格^[4]，飞鸟不能逾。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5]！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6]。”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7]。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注释】

[1] 此诗作于乾元二年（759）三月邺城大败之后。时诸节度使联军“各溃归本镇”，郭子仪率朔方军断河阳桥退守洛阳。杜甫则由洛阳返回华州任所。一路所闻所见，促使他写出了极具纪实风格的六首名篇，史称“三吏”“三别”。这便是《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本书各选其一。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县东南，为长安门户。“三吏”均为问答体，本篇为诗人与督役潼关吏的问答。

[2] 草草：劳苦貌。

[3] 要：同“邀”。

[4] 战格：战栅，以御敌。

[5] 西都：指长安。

[6] “艰难”二句：用晋张载《剑阁铭》句意：“一夫荷戟，万夫趑趄。”

[7] 桃林：桃林塞，自灵宝以西至潼关一带地方。化为鱼：指哥舒翰失守潼关事。见《北征》注[19]。

【点评】

以问答体纪事，信实可征，当补正史所不载也。末言“慎勿学哥舒”者，正如王嗣奭《杜臆》所说：“潼关之败，由杨国忠促战所致，罪不在哥舒，当时只少一死耳。公特借翰以戒后人，非专归狱于哥舒也。”

无家别^[1]

寂寞天宝后^[2]，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3]，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4]。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5]。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6]。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7]。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8]。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9]？

【注释】

^[1]本篇写作背景同《潼关吏》，详该篇注[1]。

^[2]天宝后：指安史乱后。安史之乱起于天宝十四载（755），嗣后改元至德。

^[3]贱子：诗中主人公自谓。败阵：指邛城溃败。见《洗兵马》《潼关吏》注[1]。

^[4]日瘦：谓太阳无光。

^[5]习鼓鞞：从事军事活动。

^[6]终转迷：指客死他乡。

^[7]五年：从安史乱起至作诗之年恰是五年。两句实谓老母死于战乱。

^[8]两酸嘶：言生者死者俱心酸号哭。

^[9]蒸黎：百姓。两句言自己已落入非人的境地。

【点评】

诗中主人公乡里，总共百余户人家，五年战乱，竟涤荡殆尽。诗中主人公则落到无家可归、亦无家可别的地步。家，久已空巷，惟有狐狸与之相对，读之令人顿有风诗《东山》之想。尽管《东山》篇还乡士兵念中的家是“果裸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疃鹿场，熠熠宵行”，但家中毕竟还有妻子“洒扫穹窒”以相待；而杜甫笔下的还乡士兵非但孑然一身，且老母竟在他出征之年死于沟溪！《东山》中人将和分别三年的妻子团聚，此无家之人却要在服役五年、还家未久之际再度应征。无家可归已是悲哀，无家可别则更是惨凄，此正杜公老笔之独到处也。明代王嗣奭评曰：“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泪。”此语确是的评。

岁暮^[1]

岁暮远为客，边隅还用兵。

烟尘犯雪岭^[2]，鼓角动江城^[3]。

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4]？

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

【注释】

^[1]此诗作于广德元年（763）岁末。这年十二月，吐蕃陷松、维、保三州，时杜甫正为避成都徐知道叛乱而流寓梓州（今四川三台）。

^[2]雪岭：雪栏山，俗称宝鼎山。在松州境，即今四川松潘县东三十里。山上设有关隘，终年积雪。

^[3]江城：指梓州，州滨涪江。

^[4]请缨：汉终军典事。终军使南越时说：“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见《汉书·终军传》）句谓朝廷没有挺身而出的人。

【点评】

杜甫作此诗时五十一岁。流离困顿，衣食难以为继，然仍是不肯忘君。“济时”二句，最可见出心志。仇兆鳌评曰：“此诗忧乱而作也。上四岁暮之景，下四岁暮之情。烟尘鼓角，蒙上用兵。当此流血不已，请缨无人，安忍惜死不救哉。故虽寂寞之中，而壮心忽觉惊起，可见公济时之念，至老犹存也。”

登楼^[1]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2]！

锦江春色来天地^[3]，玉垒浮云变古今^[4]。

北极朝廷终不改^[5]，西山寇盗莫相侵^[6]！

可怜后主还祠庙^[7]，日暮聊为梁甫吟^[8]。

【注释】

^[1]此诗作于广德二年（764）春。此年正月，杜甫携家由梓州赴阆川，准备出峡。二月，严武再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于是决定重返成都。此诗即初回成都时作。

^[2]万方多难：言时局不稳。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入长安，立广武王为帝，改元，置百官，留十五日而退。代宗逃至陕州，十二月始还朝复位。此时吐蕃又陷松、维、保三州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救，于是剑南西山诸州亦入吐蕃。（见《资治通鉴》）

^[3]锦江：在成都南。自郫县西分岷江东流至成都城南合郫江，折西南入彭山县界。以濯锦色鲜而得名。

^[4]玉垒：玉垒山。在今四川理县东南新保关。奇石千尺，屹立城表，地处蜀中通吐蕃要道。

^[5]北极朝廷：指唐王朝。北极，北极星，喻皇室。终不改：指代宗还朝复位，吐蕃所立广武王承宏逃匿草野，社稷光复。

^[6]西山：指岷山山脉。西山寇盗，指吐蕃。

^[7]后主：指蜀汉后主刘禅，亡国之君。此或有讽代宗一度失国意。祠庙：后主祠在成都锦官门外先主祠之东，西为诸葛武侯祠。句中“祠庙”名词作动词，意谓后主亡国之君不该享受祭祀。

^[8]梁甫吟：汉乐府歌曲名，属挽歌一类。诸葛亮早年躬耕隆中时常好吟之。

【点评】

此是杜集中名篇。气象雄浑而纡徐有力。“锦江”一联承“花近高楼”而来，“北极”一联承“万方多难”而来，末借望中之二主庙、武侯祠，叹国事之悲哀与自身之寂寞，结构谨严而言外有意。“万方多难”之际，诗人只能如躬耕陇亩的诸葛武侯那样，在歌吟中抒发壮志与悲情，岂不哀哉！明代王嗣奭《杜臆》最得老杜胸臆：“首联写登临所见，意极愤懣而词犹未露，此诗家急来缓受之法。‘锦江’‘玉垒’二句，俯视弘阔，气笼宇宙，人竞赏之，而佳不在是，止作过脉语耳。北极朝廷，如锦江春色，万古常新；而西山寇盗，如玉垒浮云，倏起倏灭。结语忽入后主，深思多难之故，无从发泄，而借后主以泄之。又及《梁甫吟》，伤当国无诸葛也，而自伤不用亦在其中。不然，登楼对花，何反作伤心之叹哉！”

白帝^[1]

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

高江急峡雷霆斗^[2]，古木苍藤日月昏。

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

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

【注释】

^[1]此诗作于大历元年（766）秋。时杜甫因严武病故，无法在成都草堂继续维持生计而准备离蜀。只因“关塞阻”而“转作潇湘游”，故顺江而下，流落到夔州（今四川奉节）。白帝，即白帝城。近夔州府治，在今四川奉节县东白帝山上，为东汉末公孙述所筑。

^[2]高江急峡：白帝城为长江三峡之起端，山形险峻，水流湍急。雷霆斗：水浪相搏，声若雷霆。

【点评】

安史刚平，吐蕃又起。举目四望，竟无以家为。“恸哭秋原何处村”，正诗人茫然四顾之态。首四句一气滚出，于律体中逞歌行气势，于景语中寓时代战乱，确是老杜特色。

宿江边阁^[1]

暝色延山径，高斋次水门。

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

鹳鹤追飞静，豺狼得食喧。

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

【注释】

^[1]此是大历元年（766）在夔州作。余详《白帝》注[1]。江边阁，杜甫所居之西阁，临白帝城之西。

【点评】

开篇关合一“宿”字，结尾收以“不眠”。“薄云”“孤月”，不眠之所见；“鹳鹤”“豺狼”，不眠之所闻。所以“不眠”者，为“无力正乾坤”也。诗人之情愫，由此见之。全篇悉用对句，古朴而苍凉。

秋兴八首^[1]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2]。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3]。

夔府孤城落日斜^[4]，每依北斗望京华^[5]。

听猿实下三声泪^[6]，奉使虚随八月槎^[7]。

画省香炉违伏枕^[8]，山楼粉堞隐悲笳^[9]。

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10]。

信宿渔人还泛泛^[11]，清秋燕子故飞飞。

匡衡抗疏功名薄^[12]，刘向传经心事违^[13]。

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14]。

闻道长安似弈棋^[15]，百年世事不胜悲。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直北关山金鼓振^[16]，征西车马羽书驰^[17]。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18]。

蓬莱宫阙对南山^[19]，承露金茎霄汉间^[20]。

西望瑶池降王母^[21]，东来紫气满函关^[22]。

云移雉尾开宫扇^[23]，日绕龙鳞识圣颜^[24]。

一卧沧江惊岁晚^[25]，几回青琐点朝班^[26]。

瞿塘峡口曲江头^[27]，万里风烟接素秋^[28]。

花萼夹城通御气^[29]，芙蓉小苑入边愁^[30]。

珠帘绣柱围黄鹄^[31]，锦缆牙樯起白鸥^[32]。

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33]。

昆明池水汉时功^[34]，武帝旌旗在眼中^[35]。

织女机丝虚夜月^[36]，石鲸鳞甲动秋风^[37]。

波漂菰米沉云黑^[38]，露冷莲房坠粉红^[39]。

关塞极天惟鸟道^[40]，江湖满地一渔翁^[41]。

昆吾御宿自逶迤^[42]，紫阁峰阴入渼陂^[43]。

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佳人拾翠春相问^[44]，仙侣同舟晚更移^[45]。

彩笔昔曾干气象^[46]，白头吟望苦低垂^[47]。

【注释】

^[1]诗为大历元年（766）秋在夔州作。余详《白帝》注^[1]。秋兴，因秋而感兴。

^[2]巫山巫峡：居长江三峡之中位，西接瞿塘峡，东接西陵峡。夔州为长江三峡西端起点，这里杜甫以巫山巫峡代指三峡山水。萧森：萧瑟阴森。

^[3]白帝城：详《白帝》注^[1]。暮砧：日暮捣衣的砧声。

^[4]夔府：夔州府，治所在今四川奉节。

^[5]北斗：北斗星，代指唐朝廷。京华：京城，指长安。

^[6]“听猿”句：由郦道元《水经注》所引渔歌化出：“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三峡旧时多猿，啼声凄厉。

^[7]“奉使”句：用张骞故事。据《荆楚岁时记》称，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为寻河源，乘槎经月，直至天河。又据晋张华《博物志》载，有人近海而居，每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因乘槎而去，达一城郭，问此是何处，答曰：“访严君平则知之。”因还至蜀，问君平。君平告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牛宿。”计其年月，正此人到天河时。此或兼用二典，以“八月槎”之严君平在蜀，比况严武在蜀；以张骞出使事比况严武为节度使。

而诗人自己又曾入幕为参谋。

[8]画省：指尚书省。画省香炉，《汉官仪》：“尚书省中，皆以胡粉涂壁，青紫界之，画古贤人烈女。尚书郎更直，给女侍史二人，执香炉烧熏，从入台中，护衣服。”伏枕：卧病。违伏枕，言因卧病而不能回尚书省。此是杜甫能为尊者讳处，他未能还朝是因为肃宗的贬斥和代宗的疏远，与病无干。

[9]山楼：指白帝城楼。粉堞：城上白色雉堞。悲笳：军中乐声，暗示战乱。

[10]翠微：青绿的山色。

[11]信宿：连宿两夜。《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此指渔人夜夜捕鱼。

[12]匡衡抗疏：汉元帝时，匡衡数次上疏议论时事，官拜光禄大夫、太子少傅。《汉书》有传。此以匡衡自比，言因上疏遭贬。

[13]刘向传经：汉宣帝时，刘向受命传授《穀梁传》，在石渠阁讲“五经”。成帝时又典校内府“五经”。《汉书》有传。心事违：言自己欲效刘向传经而不能。

[14]五陵：指长安北郊五座汉帝帝王陵墓，即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汉唐时为豪门贵族所居之地。轻肥：即轻裘肥马。典出《论语·雍也》：“赤之适于齐也，乘肥马，衣轻裘。”

[15]长安似弈棋：指朝廷政局的争夺得失如同弈棋。

[16]“直北”句：言战事。时西北之吐蕃、回纥屡屡寇边侵扰，对长安帝都形成很大威胁。直北，正北，指长安。金鼓，金钲战鼓。

[17]羽书：羽檄，紧急文书。插羽以示快递、速达。

[18]“鱼龙”二句：述厌羁旅、思故国之意。鱼龙寂寞，旧说龙秋分而降，蛰寝于渊。此以“鱼龙寂寞”状秋景，亦兼谓自己之避地隐居。故国：故乡，指长安家园。平居，平时居处。

[19]蓬莱宫阙：蓬莱宫，即大明宫。南山：终南山。主峰在长安之南。《唐会要》：“龙朔二年，修旧大明宫，改名蓬莱宫，北据高原，南望终南如指掌。”

[20]承露金茎：指汉建章宫之金茎承露盘。

[21]瑶池降王母：神话传说，西王母居昆仑山之瑶池。

[22]紫气满函关：《列仙传》云：“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函关，即函谷关。

[23]雉尾开宫扇：雉鸡尾羽所制宫扇，为宫中仪仗。

[24]龙鳞：指帝王所穿龙袍，绣有龙纹。圣颜：皇帝的容颜。

[25]沧江：指长江。岁晚：岁暮，亦指自己年近老境。

[26]青琐：青琐闼，指宫门。以门上饰有青色连环图案，故称。点朝班：上朝点名，依次入班。句谓自己睽违朝廷生涯已经很久了。

[27]瞿塘峡：即夔峡，长江三峡之第一峡。曲江：在长安城东南。详《哀江头》注[3]。

[28]素秋：即秋天。秋属西，白帝主之，故以“素”称之。

[29]花萼：即花萼相辉楼。在长安南内兴庆宫。夹城：两旁筑有高墙的通道。亦称夹道。唐时宫中南内有夹道通东内大明宫及曲江芙蓉园。

[30]芙蓉小苑：即芙蓉园。详《哀江头》注[3]、注[4]。边愁：指边将安禄山叛乱陷长安。

[31]黄鹄：天鹅。《西京杂记》：“昭帝始元元年，黄鹄下建章太液池中，帝作歌。”

[32]锦缆牙樯：指华丽的游船。起白鸥：言游船惊起鸥鸟。

[33]秦中：关中。自周秦至汉唐，皆以秦中为京畿之地。

[34]昆明池：在长安西南，方圆四十里。汉武帝元狩三年所凿，以操练水军。

[35]武帝：指汉武帝刘彻。旌旗：指汉武帝水军战船上的旗帜。

[36]织女机丝：指昆明池畔织女、牛郎二石雕。班固《西都赋》：“集乎豫章之馆，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若云汉之无涯。”

[37]石鲸：石刻鲸鱼。《西京杂记》：“昆明池刻玉石为鲸鱼，每至雷雨常鸣吼，鳍尾皆动。”

[38]菰（gū）：即茭白，水生植物，可作蔬食。果实称菰米，亦可食。

[39]莲房：莲蓬。

[40]鸟道：喻高峻险要的山路，言惟飞鸟可过。此指夔州道路。李白《蜀道难》：“西通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

[41]江湖满地：谓随处漂泊。渔翁：杜甫自指。

[42]昆吾御宿：《汉书·扬雄传》：“武帝广开上林，东南至宜春鼎湖，昆吾御宿。”晋灼曰：“昆吾，地名也，有亭。”颜师古曰：“御宿，在樊川西。”据《长安志》载，昆吾亭在蓝田县境，御宿川在万年县西南四十里。由长安往游汉陂，必经此二地。

[43]紫阁峰：终南山北峰。汉陂：据《长安志》载，陂在郿县（今陕西户县）西五里，出终南山诸谷，合胡公泉为陂。以水味美，故配水以为名，元以后干涸。终南山倒影，可映入汉陂水中。杜甫《汉陂行》：“半陂以南纯浸山，动影褰窈冲融间。”可与此句互为注脚。

[44]拾翠：曹植《洛神赋》：“或采明珠，或拾翠羽。”

[45]仙侣同舟：《后汉书·郭太传》：“太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此追忆与岑参兄弟同舟游汉陂事。《汉陂行》曰：“岑参兄弟皆好奇，携我远来游汉陂。”

[46]彩笔：五色笔，喻文才。梁江淹梦郭璞向他索五色笔，之后诗无美句，人谓才尽。干气象：指诗人早年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赏识。

[47]低垂：忧伤貌。

【点评】

此“秋兴”者，因秋而遣兴也。触夔州秋景，兴故国之思，身居巫峡，心望帝京。八首为组律，首尾相衔，一气贯注，富丽雄浑，沉着痛快。追忆京华盛日，则色彩缤纷；感叹西南漂泊，则情调低沉。总而观之，其气象如云蒸霞蔚，其思绪如天风海涛。各章由眼前景而思往日事：一忆长安故园，二怀京华奉使，三念匡衡抗疏，四忧京都战乱，五思朝圣恩荣，六叹胡尘犯阙，七记汉唐之盛，八想文才气象。每章皆怀昔伤今，感情起伏跌宕，波澜壮阔，故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明郝经评曰：“力扛九鼎，勇夺三军，真大方家如椽之笔。王元美谓其藻绣太过，肌肤太肥，造语牵率而情不接，结响奏合而意未调，如此诸篇，往往有之。由其材大而气厚，格高而声弘，如万石之钟，不能为喁喁细响；河流万里，那得不千里一曲？子美之于诗，兼综条贯，非单丝独竹，一戛一击，可以论宫商者也。”

阁夜^[1]

岁暮阴阳催短景^[2]，天涯霜雪霁寒宵^[3]。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4]。

野哭千家闻战伐^[5]，夷歌几处起渔樵^[6]。

卧龙跃马终黄土^[7]，人事音书漫寂寥^[8]。

【注释】

[1]此大历元年（766）冬在夔州作。阁夜，西阁之夜。

[2]阴阳：日月。景：日光。冬季昼短，故曰“短景”。

[3]霁：指霜雪停止。

[4]“五更”二句：写阁夜不眠之所闻所见。

[5]“野哭”句：写蜀中兵乱。此前一年，即765年，兵马使崔旰攻袭成都尹郭英义，邛州牙将柏茂琳、泸州牙将杨子琳、剑南牙将李昌夔起兵讨旰，兵乱连年未息。

[6]夷歌：西夷之歌。夔州有少数民族居住，故称其歌为“夷歌”。起渔樵：指夷歌起于渔猎、樵采的日常劳动。此句是庆幸蜀中兵乱未曾殃及夔州。

[7]卧龙：指诸葛亮。跃马：指公孙述。曾于西汉末年在蜀地称帝。晋左思《蜀都赋》有“公孙跃马而称帝”之说。句谓千古贤愚，同归于尽。种种往事，俱成烟尘。夔州有诸葛、公孙祠庙，故以为咏。

[8]“人事”句：承上句而出。往事如烟，今日之人事际遇和亲友音书也就随其寂寥无闻吧。

【点评】

此阁夜伤乱之作也。上四，阁夜景象；下四，阁夜情事。“五更”一联，雄浑壮阔，最为后世所推崇。“三峡星河影动摇”，虽宵霁之景，却暗含典事。《史记·天官书》注曰：“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旗九星，在河鼓右，动摇则兵起。”又《汉书·天文志》曰：“元光中，天星尽摇，上以问候星者。对曰：‘星摇者，民劳也。’后伐四夷，百姓劳于兵革。”“影动摇”者，正与兵乱关合。用事之不着痕迹，令人叹为观止。故明胡应麟评曰：“气象雄盖宇宙，法律细入毫芒，自是千秋鼻祖。”

昼梦^[1]

二月饶睡昏昏然^[2]，不独夜短昼分眠。

桃花气暖眼自醉，春渚日落梦相牵。

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3]。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

【注释】

^[1]此是大历二年（767）二月在夔州作。

^[2]饶睡：多瞌睡。

^[3]“故乡”二句：述梦中相牵之事。安史乱后，洛阳数百里内化为丘墟，故曰“荆棘底”；吐蕃入侵，藩镇跋扈，故曰“豺虎边”。

【点评】

“昼梦”者，白日梦也。诗人将希望天下太平、百姓安居的心愿冠以“昼梦”之题，全篇顿生讽意。二月为农耕之月，“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正见老杜悲悯之心也。

岁晏行^[1]

岁云暮矣多北风^[2]，潇湘洞庭白雪中。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3]。去年米贵缺军食^[4]，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5]。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6]。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7]。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铁和青铜^[8]。刻泥为之最易得^[9]，好恶不合长相蒙^[10]！万国城头吹画角^[11]，此曲哀怨何时终？

【注释】

^[1]此诗当是大历三年（768）冬次岳州（今湖南岳阳）时作。岁晏，岁暮。行，见《兵车行》注^[1]。

^[2]“岁云暮”句：由《古诗十九首》生发。其十六首曰：“凛凛岁云暮，蟋蟀夕鸣悲。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

^[3]莫徭：南方少数民族名。《隋书·地理志》：“长沙郡又杂有夷蛮，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其族善射。桑弓：桑木制做之弓。

^[4]“去年”句：据《旧唐书》载，大历二年十月，尝减京官职田三分之一充军粮。

^[5]杼柚：织布机部件。《诗经·大东》：“小东大东，杼柚其空。”茅茨：指茅屋。句言百姓被剥夺殆尽，织机与茅屋俱空。

^[6]“楚人”二句：劝莫徭不要“射雁鸣桑弓”。因楚人并不嗜鸟，射到也卖不出去。重鱼不重鸟，《风俗通》：“吴楚之人嗜鱼盐，不重禽兽之肉。”

^[7]“况闻”二句：承上二句而出，言百姓已到了卖儿鬻女以偿租庸的地步，更无钱去买鸟食用。鬻（yù玉），出卖。租庸，唐时赋税。凡授田者，每丁岁纳粟二石或稻三斛谓之租，每丁岁役二十日，有闰月加二日，不能应役，纳绫绢绵每日常三尺，谓之庸。这里代指各种盘剥杂税。

^[8]“往日”二句：叹币制崩坏，私钱滥行。唐制：“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旧唐书·食货志》）然天宝数载之后，富商奸人渐收好钱，潜往江淮之南，每钱货得恶者五文，假托官钱。

^[9]刻泥为之：愤激之语。言刻泥为钱，较在青铜中掺杂铅铁更为容易。

^[10]蒙：欺蒙，蒙骗。

^[11]吹画角：言兵戈未息。

【点评】

此诗距杜甫辞世不足两年，可知诗人忧国忧民之心至死未泯也。恰如宋代名相李纲在《杜子美》一诗中所评述的：“杜陵老布衣，饥走半天下。作诗千万篇，一一干教化。是时唐室卑，四海事戎马。爱君忧国心，愤发几悲咤。孤忠无与施，但以佳句写。风骚列屈宋，丽则凌鲍谢。笔端笼万物，天地入陶冶。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呜呼诗人师，万世谁为亚？”

书怀遣兴·永夜角声悲自语

夜宴左氏庄^[1]

风林纤月落^[2]，衣露静琴张^[3]。

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4]。

检书烧烛短^[5]，看剑引杯长^[6]。

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7]。

【注释】

[1] 此诗大约是杜甫三十岁居河南时所作。此时诗人结束了吴越、东鲁之游，在洛阳东首阳山下建起陆浑庄。左氏庄当与陆浑庄邻近。

[2] 纤月：细而弯的新月。

[3] 衣露：露湿衣裳。静琴张：言夜深人静，弹奏雅琴。

[4] “暗水”二句：上句写听觉，下句写视觉。一“带”字反映出星星初现的景象。

[5] 检书：翻阅书籍。烧烛短：意在写“检书”时间之长。

[6] “看剑”句：言把酒看剑。李白、杜甫等唐代诗人都写到剑，看来唐代文人也是佩剑的。

[7] 吴咏：吴歌。吴地的歌曲。两句谓闻吴歌而忆起东游吴越的情景。

【点评】

诗写夜宴情景。虽尚未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但描绘细腻而不见痕迹，是风韵佳妙的成功之作。中间两联是历来称道的佳句。“饮杯看剑”之举在诗中已成为一种意象，象征着昂扬向上的精神和政治抱负。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1]

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2]。丈人试静听^[3]，贱子请具陈^[4]：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5]。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6]。李邕求识面^[7]，王翰愿卜邻^[8]。自谓颇挺出^[9]，立登要路津^[10]。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11]。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12]。骑驴三十载^[13]，旅食京华春^[14]。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征^[15]，欷然欲求伸^[16]。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17]。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18]。窃效贡公喜^[19]，难甘原宪贫^[20]。焉能心快怏^[21]，只是走踈踈^[22]？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23]。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24]。常拟报一饭^[25]，况怀辞大臣^[26]。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27]？

【注释】

[1]此诗作于天宝七载（748）长安应试下第之后。天宝六载，唐玄宗下诏天下凡有一技之长者皆可入京应试，但主持考试的奸相李林甫对布衣一个不取，并上表称赞“野无遗贤”。杜甫、元结等布衣皆在这次考试中落第。韦左丞，韦济，他于748年由河南尹入朝任尚书左丞，对杜甫的诗很欣赏。杜甫向他奉赠此诗，感谢知遇之恩，并陈述自己的才能抱负及困顿处境，流露出对仕途经济的依违之情。

[2]纨袴：指一无所长的富家子弟。纨，丝织细绢。袴，同裤。此以服饰代人。两句为愤激语，写世道之黑暗不公。

[3]丈人：对韦左丞的尊称。

[4]贱子：杜甫自指。

[5]观国宾：王者之宾客。《周易·观》：“观国之光，尚宾也。”杜甫二十四岁时曾在东都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故有此自谓。

[6]“赋料”二句：自诩文才。扬雄，西汉辞赋大家。敌，匹敌。杜甫三年后以“三大礼赋”博得玄宗赏识，故知赋敌扬雄之说不虚。子建，三国时大诗人曹植。谢灵运曾有“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独得八斗”之说。

[7]李邕求识面：《新唐书·杜甫传》：“甫少贫，不自振。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

[8]王翰：当时的著名诗人，杜甫的前辈。卜邻：择以为邻。

[9]挺出：突出，出类拔萃。

[10]要路津：指居于要职。语出《古诗十九首》：“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11]“至君”二句：自言抱负，要成为伊尹那样的贤相。《孟子》：“伊尹使是君为尧舜之君。”晋应璩《与弟书》：“伊尹辍耕，郅恽牧羊，思致君于唐虞，济斯民于涂炭。”

[12]萧条：言壮志不遂。行歌：行歌于路，此为隐士之举。隐沦：隐士之流。两句言自己因壮志未酬而行歌于市，并非隐遁者流。

[13]三十载：当是“十三载”之误。杜甫自开元二十三年赴京兆之贡，至天宝六载长安应试，计为十三载。

[14]旅食：于羁旅中求食。

[15]“主上”句：指天宝六载唐玄宗下诏征贤事。

[16]欷（xū）然：忽然。

[17]青冥：青天。蹭蹬：海水近陆处水势渐次削弱貌。两句以鸟、鱼失势比况自己“求伸”未果。

[18]猥（wěi）诵：犹言“谬诵”。猥，自谦之词，如今之所言“有辱”“谬承”“错蒙”等。

[19]贡公喜：典出《汉书·王吉传》。王吉与贡禹友善，王吉贵显，贡禹喜而弹冠。此以王吉比韦济，以贡禹自况，有期待援引之意。

[20]原宪：孔子学生。所居蓬枢瓮牖，正冠则缨绝，振襟则肘见，然安贫而不改其乐。后以为贫士的代表。

[21]怏怏：不服气，愤愤不平貌。

[22]踖踖：且进且退貌。

[23]“今欲”二句：言打算离开长安，或东下，或西上。去，离开。秦，代指长安。

[24]“尚怜”二句：言于长安欲去而又不忍，尚有所眷顾。终南山、清渭滨，皆为长安代指，以其地理相近。

[25]报一饭：汉代成语。《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一饭之恩必偿。”

[26]大臣：指韦济。

[27]“白鸥”二句：以白鸥自拟，表示不为环境所屈服。

【点评】

杜甫人在盛年而仕途蹭蹬，故投诗韦左丞，以求援引。诗中自矜自重、自怨自艾、自悲自怜之情缕缕道来，颇达款曲。其“致君尧舜”之理想，“欸然求伸”之热望俱勃勃“挺出”，故直言“行歌非隐沦”“难甘原宪贫”，汲汲于功名之态，虽难令人嘉许，然篇中命意曲折，布置严谨，下笔有神，却颇为可观。而“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等，更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前人多从诗之雄俊处着眼，元董养性曰：“篇中皆陈情告诉之语，而无干望请谒之私，词气磊落，傲睨宇宙，可见公虽困蹶之中，英锋俊采，未尝少挫也。”此说亦不谬。

乐游园歌^[1]

乐游古园峯森爽^[2]，烟绵碧草萋萋长。公子华筵势最高^[3]，秦川对酒平如掌^[4]。长生木瓢示真率^[5]，更调鞍马狂欢赏。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6]。阊阖晴开诎荡荡^[7]，曲江翠幕排银榜^[8]。拂水低徊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那抛得^[9]？百罚深杯亦不辞^[10]！圣朝已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慈^[11]。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注释】

^[1]此诗当作于天宝十载（751）。《文苑英华》版此诗题下有自注曰“晦日贺兰扬长史筵醉歌”。晦日即正月晦日，也就是正月三十日，唐时以为节庆，有在水边湔裳、饮酒的习俗。乐游园，即乐游原，汉宣帝所建，在长安东南郊。其地四望宽敞，唐时为游赏胜地。节日里幄幕云布，车马填塞，馨香满路。朝士诗人赋诗，翌日传于京城。

^[2]峯：高貌。森爽：森疏而爽朗。

^[3]公子：指杨长史。

^[4]“秦川”句：据《长安志》称：乐游原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宽敞，京城之内，俯视如掌。

^[5]长生木瓢：以长生木制成的酒瓢。晋人嵇含有《长生木赋》。

^[6]青春：即春。芙蓉园：在乐游原西南，参《哀江头》注[3]、注[4]。玄宗开元二十年曾自大明宫筑夹城通芙蓉园和曲江。白日雷霆：指玄宗出游的车声。仗：仪仗。两句写于乐游园华筵遥瞰芙蓉园情况。

^[7]阊阖：天门。此代指皇家宫殿门。诎（dié 迭）荡荡：阔大之意。句由汉乐府《天门歌》化出：“天门开，诎荡荡。”

^[8]曲江：见《哀江头》注[3]。翠幕：游宴时搭建的临时帐幕。银榜：宫殿门端所悬匾额。

^[9]那抛得：即难以释怀之意。

^[10]深杯：满杯。

^[11]“圣朝”二句：感愤之语。已知贱士丑：玄宗于天宝十载正月初八朝献太清宫，九日朝飧太庙，十日有事于南郊，祭天祭祖祭地，杜甫因此献三篇大赋赞颂三大礼祭，称“三大礼赋”。玄宗奇其才，召试文章，结果竟不了了之。此时杜甫已知仕进无望，故言“贱士丑”。然一草一木都能得到皇天恩惠，何况人乎？已，一作“亦”。

【点评】

华筵欣赏、轻歌曼舞之下，竟是诗人“圣朝已知贱士丑”“此身饮罢无归处”的悲叹与迷茫，丽辞壮语间，别是一番苍凉。清王夫之曰：“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姜斋诗话》）此即乐景写哀之一证也。

曲江三章章五句 (其三) ^[1]

自断此生休问天^[2]，杜曲幸有桑麻田^[3]，故将移住南山边^[4]。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5]。

【注释】

^[1]此诗约作于天宝十一载（752）献赋不遇后，参《乐游园歌》注[11]。曲江：见《哀江头》注[3]。章五句：连章之每篇均由五句组成，系杜甫创体。

^[2]自断此生：杜甫已自感前途无望。

^[3]杜曲：地名，在曲江池西南杜陵原之西，为杜甫祖籍。

^[4]南山：终南山。杜曲近终南。

^[5]“短衣”二句：以失意之李广自慰。李广，西汉名将。曾因与匈奴作战失利被废为庶人，屏居蓝田，他常于南山中射虎。一次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而没箭羽。事见《史记·李将军列传》。

【点评】

《曲江三章》气脉相属，犹以第三章最是情辞激切。仇兆鳌评曰：“穷达休问于天，首句陡然截住。因杜曲，故及南山，因南山，故及李广射虎。一时感慨之情，豪纵之气，殆有不能自掩者矣。”然也是杜甫善于骑射，故而有此联想。

醉时歌^[1]

诸公衮衮登台省^[2]，广文先生官独冷^[3]。甲第纷纷厌粱肉^[4]，广文先生饭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5]，先生有才过屈宋^[6]。德尊一代常坎坷^[7]，名垂万古知何用^[8]！杜陵野客更嗤^[9]，被褐短窄鬓如丝。日余太仓五升米^[10]，时赴郑老同襟期^[11]。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12]，痛饮真吾师^[13]。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14]，焉知饿死填沟壑^[15]？相如逸才亲涤器^[16]，子云识字终投阁^[17]。先生早赋归去来^[18]，石田茅屋荒苍苔。儒术于我何有哉^[19]？孔丘盗跖俱尘埃^[20]。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21]！

【注释】

^[1]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754）春杜甫困守长安之时。

^[2]衮衮：连续众多貌。台省：台，御史台；省，指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此以代指高官要职。

^[3]广文先生：指郑虔。杜甫之友，能诗善画。玄宗爱其才，为置国子监广文馆，以虔为博士。在官贫约，惟以著书为乐，时号郑广文。

^[4]甲第：头等住宅。汉时列侯居邑皆赐宅，有甲乙次第，故曰“第”。厌：同“饜”。饜足，饱食。

^[5]羲皇：伏羲氏，传说中的帝王。彼时之人以淡泊俭朴为尚。

^[6]屈宋：战国时辞赋家屈原、宋玉。

^[7]德尊：犹言“德高”。

^[8]“名垂”句：意同晋张翰所谓“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见《世说新语·任诞》）。

^[9]杜陵野客：杜甫自称。参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注^[2]。

^[10]余（dǐ敌）：购入（粮食）。太仓：官仓，国家粮库。天宝十二载（753）秋，长安霖雨，米贵。朝廷出太仓存米十万石，低价售之。

^[11]同襟期：知己朋友的约会。

^[12]忘形：不拘形迹。尔汝：称谓上不讲客套。

^[13]“痛饮”句：言以善饮者为师。《北史》载李元忠语曰：“宁无食，不可使我无酒。阮步兵吾师也。”

^[14]高歌有鬼神：即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之“诗成泣鬼神”。

^[15]“焉知”句：言不以困穷为虑。

^[16]相如：司马相如，西汉辞赋家。亲涤器：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与文君婚后困窘，故令文君当垆卖酒，自着犢鼻裤，涤器市中。

^[17]子云：扬雄，字子云。王莽时，刘棻因献符命获罪，而扬雄尝教刘棻作奇字，故受牵连。使者来收捕时，扬雄正在天禄阁上校书，自料不免，故投阁拟自尽，然未死，并为王莽所赦。句谓因才而获罪。

^[18]赋归去来：即归隐。晋陶渊明弃彭泽令归隐时曾作有《归去来兮辞》。

^[19]何有：何用、有何干系。古《击壤歌》“帝力于我何有哉”（见《艺文类聚》所引《帝王世纪》）或为此句所本。

^[20]盗跖：即柳下跖，春秋时人，以造反被诬为“盗”，旧以为恶人的代表。句谓贤人恶人最终并无两样。句意与《庄子·骈拇》所谓“盗跖亦伯夷已”相通。

^[21]衔杯：指饮酒。此句与上文“名垂万古知何用”相呼应，参该句注^[8]。

【点评】

此杜公使酒骂座之文也。与“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同一风致，故当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相参读。惟彼篇尚有仰仗之意，此篇则全与落寞之人相“尔汝”，故更见真率与放逸。王嗣奭曰：“此篇总属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词。非真谓垂名无用，非真谓儒术可废，亦非真欲孔跖齐观，又非真欲同寻醉乡也。公咏怀诗云‘沉醉聊自遣，放歌破愁绝’，即可移作此诗之解。”王氏虽是知杜者，然亦不必如此开脱，此一时，彼一时，盛年之杜甫，自与步入老境后不同。

秋雨叹三首^[1]
(其一)

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2]。
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
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3]。
堂上书生空白头^[4]，临风三嗅馨香泣。

【注释】

[1]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754）秋，时“霖雨六十余日，京师庐舍垣墙颓毁殆尽，凡一十九坊污潦”（见《唐书·韦见素传》）。

[2]决明：药性植物，有明目功效。决明分石决明和草决明。有注家以为杜甫所指是甘菊，一名石决，与石决明同功。以决明叶疏而甘菊叶茂，能与下文之“翠羽盖”相关合。

[3]后时：日后天寒岁暮之时。

[4]堂上书生：杜甫自指。

【点评】

咏决明生不逢时，佳色难久，实寓自家身世之慨，故“临风三嗅馨香”而“泣”。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曰：“子美《秋雨叹》有三篇，第一篇尤感慨。”明陆时雍《唐诗镜》亦称此篇“托意深厚可味”。阴暗背景下，黄色最为醒目，故“颜色鲜”与“无数黄金钱”呼应，创造出出人意表的俏丽之美。老杜笔法，确是教人叹服。

独酌成诗^[1]

灯花何太喜，酒绿正相亲^[2]。

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3]。

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4]。

苦被微官缚^[5]，低头愧野人。

【注释】

^[1]此诗作于由凤翔返郾州探家途中，背景情况详《北征》注^[1]。

^[2]“灯花”二句：言得酒而有吉兆。《西京杂记》记瑞应曰：“目眇得酒食，灯花得钱财。”灯花，灯芯结花。

^[3]觉有神：觉有神助。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亦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儒术”句：愤激语，意同汉越壹《刺世疾邪诗》所谓“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

^[5]微官：时任左拾遗。

【点评】

叹儒术难以谋身，苦身被微官束缚，然犹不肯改弦易辙，故唯有低头自愧。杜甫缱绻于仕途之情，由此可见。

曲江对酒^[1]

苑外江头坐不归^[2]，水精宫殿转霏微^[3]。

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

纵饮久判人共弃^[4]，懒朝真与世相违。

吏情更觉沧洲远^[5]，老大徒伤未拂衣^[6]。

【注释】

[1]此诗作于乾元元年（758）春。去年九月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大驾返长安。杜甫十一月携家由鄜州返京，继续任左拾遗，然早已不受信任。诗即写“吏情”之落寞。曲江，见《哀江头》注[3]。

[2]苑外：芙蓉苑外。苑在曲江。

[3]水精宫殿：借言宫殿近水。霏微：春光掩映之貌。

[4]久判（pān攀）：早已不再顾忌。判，俗作“拚”，豁出去之意。

[5]沧洲：指隐居之所。

[6]拂衣：指辞官。

【点评】

江头纵饮，懒于朝参，足见心中抑郁，仕途多艰。《杜诗镜铨》曰：“观数诗，公在谏垣必有不得其志者，所以不久即出。”诗中“桃花”一联，最得佳评。据《漫叟诗话》载，老杜墨迹初作“桃花欲共杨花语”“自以淡墨改三字”。诗写桃花坠落之缓慢、飘忽，故以杨花为衬。然杨花可漫天飞舞，桃花则无飞起之势，“共杨花语”，便嫌雕琢而失真，“细逐”而“落”，取杨花之轻飘而去其“起”势，最得状物之细腻。“杨花”，有本作“梨花”，如此便与老杜“自以淡墨改三字”无着，故不取。此联以“桃花”对“杨花”，以“黄鸟”对“白鸟”，正句中自对也。有如此细致之观察，足见江头兀坐之时久。《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黄家鼎评语曰：“磊磊落落，自成一调。小纵绳墨而首尾圆活，生意自然，是能倾倒。律诗不受束缚。”此得老杜之用笔者。

遣兴五首^[1]

（其四、其五）

贺公雅吴语^[2]，在位常清狂。

上疏乞骸骨，黄冠归故乡^[3]。

爽气不可致，斯人今则亡。

山阴一茅宇^[4]，江海日清凉^[5]。

吾怜孟浩然^[6]，短褐即长夜^[7]。

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8]。

清江空旧鱼^[9]，春雨余甘蔗^[10]。

每望东南云^[11]，令人几悲吒。

【注释】

^[1]此诗旧注编在乾元二年（759）秦州诗中。诗共五首，前三首怀古人，后二首写当世。其四咏贺知章，其五怀孟浩然。

^[2]贺公：贺知章。

^[3]“上疏”二句：写贺知章还乡事。《旧唐书》本传载：“天宝三载，因病恍惚，乃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仍舍本乡宅为观，上许之。”黄冠，道士冠。

^[4]山阴：即会稽，今之浙江绍兴。以在会稽山北，故名。山阴是贺知章故里。

^[5]江海：山阴西有浙江，东有曹娥江，两江近海，随潮出入，故有江海清凉之说。清，一作“凄”。

^[6]孟浩然：襄阳（今属湖北）人。早年隐居鹿门山。开元间游长安，应进士试不第，漫游江、淮、吴、越等地，后归襄阳。张九龄出为荆州长史，曾署为从事。王昌龄自岭南北归，游襄阳，相聚甚欢，寻病卒，时在开元二十八年（740）。

^[7]短褐（shù hè束鹤）：粗陋的衣服。孟浩然以布衣终生。即长夜：孟浩然《岁暮归南山》诗：“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8]鲍谢：指刘宋诗人鲍照、谢灵运，及谢朓、谢惠连。凌鲍谢，《魏书·温子昇传》载王晖业之语曰：“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温子昇足以陵颜辄谢，含任吐沈。”

^[9]空旧鱼：孟浩然多垂钓之作，如《岷山作》“试垂竹竿钓，果得槎头鳊”；《西山寻辛谿》“落日清川里，谁言独羡鱼”；又有《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以“羡鱼”求援引：“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此以鱼在喻人亡。

^[10]余甘蔗：与上句“空旧鱼”义同。惟知孟浩然“植果盈千树”，见《田园作》，篇末曰：“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甘蔗事未见。

^[11]东南：指孟浩然故里襄阳。时杜甫在秦州，故作东南望。

【点评】

李白入长安时，贺知章称其为“谪仙人”，并解金龟换酒，与李白欢饮尽日。杜甫入长安时，贺知章已病卒于故里，杜甫困守长安十年，无日不希人援引；安史乱中，受命为左拾遗，不久即外贬为华州掾，且遇关辅大饥之荒年，弃官入秦，又孑然一布衣耳，故念及终身布衣之孟浩然，怜孟正以自怜也。五首皆为不得志而发。

空囊^[1]

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2]。

世人共鲁莽^[3]，吾道属艰难！

不爨井晨冻^[4]，无衣床夜寒。

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

【注释】

^[1]此诗当作于乾元二年（759）冬。此时杜甫弃华州（今陕西华县）掾之职，举家徙居秦州（今甘肃天水）。

^[2]“翠柏”二句：以仙人之食柏餐霞喻自家之无食果腹。《列仙传》：“赤松子好食柏实。”司马相如《大人赋》：“呼吸沆瀣餐朝霞。”

^[3]鲁莽：粗疏，指不分是非。

^[4]爨（cuàn篡）：举火炊饭。

【点评】

以诙谐之笔，写困苦之况，实老杜之黑色幽默。无食可炊，则不须举火，亦不须上井打水，故而井冻；御寒早无被褥，更乏衣服，和衣而卧犹不能安枕，所以才有“无衣”而“床夜寒”之说。明明饿着肚子，却说“食”了柏子、“餐”了“明霞”，把自己想象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而最后两句方道出实情：“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要维持寒酸中的体面，真乃“儒冠多误身”也。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其一) ^[1]

有客有客字子美^[2]，白头乱发垂过耳。

岁拾橡栗随狙公^[3]，天寒日暮山谷里。

中原无书归不得^[4]，手脚冻皴皮肉死。

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5]。

【注释】

^[1]此诗作于乾元二年十月至十二月间。时杜甫由秦州徙居同谷。同谷，县名，治所在今甘肃成县。七首俱写苦况，此为其一。

^[2]子美：杜甫字。

^[3]橡栗：见《北征》注[16]。狙（jū）公：畜狙之人。狙，猿猴类兽名。

^[4]中原无书：其“第三歌”曰：“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此即不得归中原之因由。

^[5]一歌：指七首中序列第一。其他六歌分别是：“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阆里为我色惆怅。”“呜呼三歌兮歌三发，汝归何处收兄骨？”“呜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为我啼清昼。”“呜呼五歌兮歌正长，魂招不来归故乡。”“呜呼六歌兮歌思迟，溪壑为我回春姿。”“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毛泽东1930年7月作、1962年发表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结句曰：“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当由杜甫此二句生发。

【点评】

乾元二年，是杜甫生活中的最低谷。此年他先由洛阳回华州任所，七月以关辅饥谨弃官度陇客秦州，十月由秦州往同谷，十二月由同谷入蜀至成都，所谓“一岁四行役”。以衣食无着而四处漂流，令人不得不为之洒一掬同情之泪。诗，真穷而后工耶？然既是“一岁四行役”，“岁拾橡栗”之“岁”字便无着落。清施鸿保《读杜诗说》曰：“‘岁’字疑误。公自秦州来同谷，未及一月，何以云‘岁’？云‘岁’，且若累岁矣。或云他本作‘饥’，当是。”此所言极是。

狂夫^[1]

万里桥西一草堂^[2]，百花潭水即沧浪^[3]。

风含翠筱娟娟净^[4]，雨浥红蕖冉冉香^[5]。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

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注释】

[1]此诗约作于上元元年（760）夏。时杜甫至成都，在浣花溪畔建起了草堂。狂夫，杜甫自指。

[2]万里桥：在成都南门外，为诸葛亮送费祎处。草堂：杜甫所建茅屋，以地近草堂寺，故以“草堂”名之。

[3]百花潭：即浣花溪。在成都西南。沧浪：水名。指汉水下游及其与江水连通的支脉，位于楚云梦泽地区。句取古《孺子歌》之意：“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见《孟子·离娄》《楚辞·渔父》）表示顺应环境。

[4]翠筱（xiǎo小）：绿竹。

[5]浥（yì义）：濡湿。红蕖：红色的荷花。

【点评】

仇兆鳌评曰：“上四，言草堂之景，聊堪自适；下因客况艰难，而托为笑傲之词。”然能将上四之自适与下四之疏放并作一诗者，方见其“狂”也。惟是狂夫，才能在“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的艰难世道中，见出“风含翠筱娟娟净，雨浥红蕖冉冉香”的明丽风景，此狂夫之癫狂处，亦狂夫之高迈旷远处。

江村^[1]

清江一曲抱村流^[2]，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3]，微躯此外更何求？

【注释】

^[1]此诗作于上元元年（760）夏。余详《狂夫》注[1]。诗写草堂落成后一种怡然自足的生活情态。

^[2]清江：指浣花溪，杜甫草堂近之。以溪近锦江，故有此称。

^[3]故人：指高适。高适时任彭州（今四川彭州市）刺史，与杜甫时有往来。杜甫《酬高使君相赠》诗曰：“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

【点评】

道眼前景，叙口边事，清纯自然，开宋诗生面。清黄生曰：“杜律不难于老健，而难于轻松，此诗见潇洒流逸之致。”

江亭^[1]

坦腹江亭暖^[2]，长吟野望时。

水流心不竞^[3]，云在意俱迟^[4]。

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5]。

故林归未得^[6]，排闷强裁诗。

【注释】

[1]此诗旧注编在上元二年（761），杜甫时在成都浣花草堂。

[2]坦腹：指坦腹而卧。用晋王羲之在择婿人面前坦腹东床典事，表示潇洒。

[3]心不竞：无争胜之心。

[4]“云在”句：言云停而不动，意与云同。由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无心以出岫”句变化而出。

[5]欣欣：草木繁荣貌。物自私：自然万物各自有各自之生涯。

[6]故林：故园，家乡。

【点评】

有潇洒闲逸之致。江亭卧闲吟望，景与心会，正有此情趣。古来评家最看重“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一联，只因此联最能体现此情趣。明王嗣爽《杜臆》曰：“景与心融，神与景会，居然有道之言。当闲适时道机自露，非公说不得如此通透。”可谓深得其旨。结联突然宕开，与前不合，即所谓“跳结法”。身处乱世，终未能真闲逸，故一跳而以“排闷”收也。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1]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老去诗篇浑漫与^[2]，春来花鸟莫深愁^[3]。

新添水槛供垂钓^[4]，故著浮槎替入舟^[5]。

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6]！

【注释】

^[1]此诗当作于上元二年（761）。江：锦江，见《登楼》注^[3]。

^[2]漫与：有本作“漫兴”，即随意弄笔之意。

^[3]花鸟莫深愁：言诗中形容刻露，花鸟亦应愁怕。

^[4]水槛：浅水处木栏。杜甫另有《水槛遣心》诗作。

^[5]浮槎：木筏。

^[6]陶谢：陶渊明、谢灵运。晋宋时期著名诗人，分别为田园诗派、山水诗派鼻祖，工于自然景物描写。渠：他们。两句言只有找到陶、谢那般高手，方能对“江上值水如海势”情况传神写貌，自己只能追步其后。

【点评】

老杜自谓“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然见“江上值水如海势”奇景，亦有不能长吟之叹。此恰如李白对黄鹤楼而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偶有诗思笔力不到处，并不妨其为大家。从“语不惊人死不休”，到“老去诗篇浑漫与”，正杜甫创作风格之转关，于此篇中见之矣。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2]，下者飘转沉塘坳^[3]。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4]。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5]。自经丧乱少睡眠^[6]，长夜霑湿何由彻^[7]？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注释】

^[1]此诗约作于上元二年（761）秋。时在成都浣花草堂。

^[2]挂罥（juān 绢）：挂结。

^[3]塘坳：水塘及低洼地。

^[4]“娇儿”句：写娇儿睡觉不老实，把被里都蹬破了。

^[5]雨脚：指可见到的雨丝的末端。脚，残剩的滓末，引申为末端，如日脚、雨脚等。

^[6]丧乱：指安史之乱。

^[7]何由彻：如何挨到天亮。彻，彻晓。

【点评】

“长夜霑湿”中，生出“安得广厦千万间”之良愿，宁自苦以利人，犹见老杜之仁者心也。此后诗人白居易亦受杜甫感召，写出了“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安得万里裘，盖裹四周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新制布裘》）的仁者之诗。宋代王安石题杜甫画像时，更把“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作为杜甫精神的集中体现。诗中的仁爱精神，早已在笔法之诙谐老健外，成为本篇打动人心之最核心之点。

百忧集行^[1]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强将笑语供主人^[2]，悲见生涯百忧集。入门依旧四壁空^[3]，老妻睹我颜色同^[4]。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5]。

【注释】

[1]此诗当作于上元二年（761），杜甫时年五十岁。篇题为“即事名篇”之新题乐府，取南朝梁王筠《行路难》“百忧俱集断人肠”诗意。

[2]主人：指杜甫作客他乡所依附之人。

[3]四壁空：指一贫如洗。暗用司马相如典事。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与文君夜奔还成都时，“家徒四壁立”。

[4]颜色同：二人俱面带忧色。

[5]门东：指庖厨方向。古时厨房在宅室之东。

【点评】

诗写昔日之乐，今日之忧；孩提之乐，老大之忧。杜甫向被尊为“老杜”，亦以诗笔之老健著称，然看到篇中“健如黄犊走复来”“一日上树能千回”的孩童形象，读者亦不得不生出抚今追昔之叹。

旧注考订，上元二年三月，崔光远为成都尹，与高适共讨段子璋。时花惊定掠东蜀，上以高适代光远。是年十一月，光远卒，十二月，严武任成都尹。诗言“百忧集”，当作于崔光远治成都时。因高适、严武与杜公友善。而崔光远无学任气，自不会与公相合。“强将笑语供主人”，或因崔光远而发亦未可知。

野望^[1]

西山白雪三城戍^[2]，南浦清江万里桥^[3]。

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

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4]。

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

【注释】

^[1]此诗或作于宝应元年（762），此是杜甫入蜀的第三个年头。

^[2]西山：在成都西，一名雪岭，终年积雪。三城戍：指成都西松、维、保三城之戍，以防吐蕃侵扰。

^[3]万里桥：在今四川华阳县南。古时自蜀入吴必经之处。三国费祎使吴，诸葛亮送之，祎曰：“万里之路，始于此桥。”因取万里为名。

^[4]涓埃：细流与微尘。用以喻微小的贡献。

【点评】

写跨马出郊野望，远见西山，近临南浦。触目伤怀，沉郁凄恻。见南浦而伤别，忆弟思家；望西山而感时，叹世忧国。此皆“不堪”之“人事”也。一番心事全由首二句领起，“跨马出郊”则首二句之由来。全篇结构紧密，可咏可歌。元方回《瀛奎津髓》曰：“此格律高耸，意气悲壮，唐人无能及之者。”清方东树《昭昧詹言》曰：“此诗起势写‘望’而寓感慨；中四句题情，三、四远，五、六近；收点题出场，创格。此变律创格，与‘支离东北’同。”又曰：“读此深悟山谷之旨。”指出此诗格律之创变，实开宋人之别调，是。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1]

剑外忽传收蓟北^[2]，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3]！

白日放歌须纵酒^[4]，青春作伴好还乡^[5]。

即从巴峡穿巫峡^[6]，便下襄阳向洛阳^[7]。

【注释】

^[1]此诗作于代宗广德元年（763）。时杜甫流寓梓州（今四川三台）。河南河北：指洛阳与河阳。官军收复两河，安史叛军败走蓟北老巢。叛将史思明之子史朝义在广阳自缢，叛将纷纷献州以降，安史之乱结束在即，杜甫喜而作是诗。

^[2]剑外：剑门关之外，指蜀地。蓟北：指今河北省北部。

^[3]漫卷：胡乱、随便地卷起。句中指收拾起文稿书本，作归乡之计。

^[4]放歌：纵情高歌。

^[5]青春：春天。

^[6]巴峡：嘉陵江峡谷。嘉陵江又称巴江。巫峡：长江三峡之中峡。此句拟想出川走水路之路线。

^[7]襄阳：今湖北襄樊。洛阳：今属河南。作者原注：“余田园在东都。”东都即洛阳。此句拟想由襄阳改陆路前往洛阳。

【点评】

官军平定叛乱，闻之喜出望外，雀跃无似，即欲自剑南急返东都。快人快意快语，脱口而出，自然成章，故人称为杜公“生平第一首快诗也”（《读杜心解》）。

宿府^[1]

清秋幕府井梧寒^[2]，独宿江城蜡炬残。

永夜角声悲自语^[3]，中天月色好谁看？

风尘荏苒音书绝^[4]，关塞萧条行路难^[5]。

已忍伶俜十年事^[6]，强移栖息一枝安^[7]。

【注释】

[1]此诗作于广德二年（764）秋。时杜甫重返成都，入严武幕府为节度参谋，宿府，在幕府中值夜。

[2]井梧：即梧桐。以桐叶有黄圈文如井，故曰“金井梧桐”。井，与“井栏”无涉。

[3]永夜：长夜。

[4]荏苒：指时间推移。

[5]“关塞”句：用《胡笳十八拍》句意：“十七拍兮心鼻酸，关山阻修兮行路难。”

[6]伶俜：漂泊之意。十年：自安史乱起迄今恰是十年。

[7]栖息一枝：《庄子·逍遥游》：“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

【点评】

情调悲惋，句法顿挫。为杜律中名篇。颔联最为人所称道，《峴佣说诗》曰：“‘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悲’字、‘好’字，作一顿挫，实七律奇调，令人读之烂不觉耳。”角声悲，惟自悲自泣；月色好，惟自照自明，世界已落寞到无人应合的地步，诗人亦落寞到无心与世界应合的地步，正可见老杜与官场无缘，即使在老友严武幕中，亦有无限凄怆，这便是他于第二年（765）正月即辞幕归草堂的原因。句中之“角”为军幕号角，然角亦是二十八星宿之一。将号角之“角”借作“角宿”之“角”，而与“月”相对，别有一番趣味，此亦老杜之过人处。

春日江村五首^[1]
(其一、其二、其三、其四)

农务村村急，春流岸岸深。

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2]。

茅屋还堪赋^[3]，桃源自可寻^[4]。

艰难昧生理，飘泊到如今。

迢递来三蜀^[5]，蹉跎有六年^[6]。

客身逢故旧，发兴自林泉。

过懒从衣结^[7]，频游任履穿^[8]。

藩篱颇无限，恣意向江天。

种竹交加翠，栽桃烂熳红。

经心石镜月^[9]，到面雪山风^[10]。

赤管随王命^[11]，银章付老翁^[12]。

岂知牙齿落，名玷荐贤中^[13]。

扶病垂朱绂^[14]，归休步紫苔。

郊扉存晚计，幕府愧群材^[15]。

燕外晴丝卷，鸥边水叶开。

邻家送鱼鳖，问我数能来。

【注释】

[1]此诗作于永泰元年（765）春辞幕府职初归草堂之时。

[2]“乾坤”二句：用鲍照《行乐至城东桥》诗句式：“争先万里途，各事百年身。”

[3]“茅屋”句：晋陶渊明《归园田居》：“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此即茅屋堪赋所本。

[4]“桃源”句：用陶渊明《桃花源记》典，言江村可以隐居。

[5]三蜀：指蜀地。《文选》晋左思《蜀都赋》注曰：“三蜀，蜀郡、广汉，犍为也。本一蜀国，汉高祖分置广汉，汉武帝分置犍为。”

[6]六年：杜甫乾元二年（759）冬入蜀，至此已六年。

[7]衣结：即百结衣。《北堂书钞》引王隐《晋书》曰：“董威辇忽见洛阳，止宿白社中，得残碎缙，辄结以为衣，号曰百结衣。”后以指衣多补缀。

[8]履穿：《庄子·山木》：“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又《史记·滑稽列传》载，东郭先生家贫，履有上无下，行雪中，着地处皆足迹。

[9]石镜：成都一景观。《华阳国志》载，武都一丈夫化为女子，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妾，无几物故。蜀王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表其门，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寰宇记》称：“冢上有一石，厚五寸，径五尺，莹彻，号曰石镜。”

[10]雪山：又名云岭，即今之岷山，在四川松潘县南。

[11]赤管：仇注引《汉官仪》：“尚书令仆丞郎，月给赤管大笔一双，椽题曰‘北宫著作’。”

[12]银章：即银印。背龟纽，文曰章，刻曰某官之章。汉制：吏秩比二千石以上者皆银印青绶。唐无赐印之制，时杜甫授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服鱼袋，故以“银章”代指。

[13]“名玷”句：指为严武所荐，授郎官事。

[14]朱绂：红色丝带。此指系鱼袋的绶带。

[15]“郊扉”二句：指辞幕府之职归草堂事。

【点评】

明王嗣奭《杜臆》曰：“此五首如一篇文字，前四首一气连环不断，至末首总发心事作结。”清仇兆鳌《杜诗详注》细绎之曰：“首章，叙春日江村，有躬耕自给之意。次章，归蜀而依严武。上四承漂泊来，下截仍抱江村。故交复镇，便堪发兴，且未讲到幕府事。下两章，方层次叙出。三章，言荐授郎官之事。上四，承江天，写村前近远之景；下四，承发兴，叙老年锡命之缘。四章，言辞还幕僚之故。上四承荐贤来，下四又应江村。郊扉顶归休，幕府顶扶病。燕外以下，言景物堪娱而人情相习，所谓归休晚计也。公不耐拘束而辞幕职，曰扶病，托词也；曰愧群材，谦词也。末章，借古人以自况，是江村感怀。”按：末章已入“览古”类中，可对读。

旅夜书怀^[1]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2]。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3]！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4]！

【注释】

^[1]此诗作于永泰元年（765）五六月间。此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在成都顿失依靠，决定离蜀东下。此诗约作于舟经渝州（今重庆）、忠州（今忠县）途中。

^[2]危：高貌。樯：桅杆。

^[3]“名岂”二句：反话，乃愤激语。

^[4]沙鸥：鸥鸟。杜甫漂泊于水路，故自比鸥鸟。

【点评】

前半写江边夜景，由近而远，由细而大。“星垂”一联壮阔而凄冷。“垂”字“涌”字，极富动感，为画面增添雄奇悲壮气氛，后半叙情，气骨傲岸而情感悲伤。纪昀评曰：“通首神完气足，气象万千，可当雄浑之品。”（《瀛奎律髓汇评》）

李白《渡荆门送别》有“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之句，杜甫“星垂”一联，立意、句式颇与之相通，有人因以较二人之短长。明胡应麟《诗薮》曰：“‘山随平野阔（有版本异同），江入大荒流’，太白壮语也；杜‘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骨力过之。”清王琦于《李太白全集》注中辨曰：“予谓李是昼景，杜是夜景；李是行舟暂视，杜是停舟细观，未可概论。”清翁方纲《石洲诗话》曰：“此等句皆适与手会，无意相合，固不必谓相为倚傍，亦不容区分优劣也。”翁说是。

壮游^[1]

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2]。斯文崔魏徒^[3]，以我似班扬^[4]。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5]。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6]。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7]。东下姑苏台^[8]，已具浮海航^[9]。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10]。王谢风流远^[11]，阖闾丘墓荒^[12]。剑池石壁仄^[13]，长洲芰荷香^[14]。嵯峨阊门北^[15]，清庙映回塘^[16]。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17]。蒸鱼闻匕首^[18]，除道晒要章^[19]。枕戈忆勾践^[20]，渡浙想秦皇^[21]。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22]。剡溪蕴秀异^[23]，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24]，中岁贡旧乡^[25]。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26]。忤下考功第^[27]，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28]，裘马颇清狂^[29]。春歌丛台上^[30]，冬猎青丘旁^[31]。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32]。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鸢鸽^[33]。苏侯据鞍喜^[34]，忽如携葛强^[35]。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36]。许与必词伯，赏游实贤王^[37]。曳裾置醴地^[38]，奏赋入明光^[39]。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40]。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41]。黑貂宁免敝^[42]？斑鬓兀称觞。杜曲换耆旧^[43]，四郊多白杨。坐深乡党敬，日觉死生忙。朱门务倾夺，赤族迭罹殃。国马竭粟豆^[44]，官鸡输稻粱^[45]。举隅见烦费，引古惜兴亡。河朔风尘起，岷山行幸长^[46]。两宫各警蹕，万里遥相望^[47]。崆峒杀气黑，少海旌旗黄^[48]。禹功亦命子^[49]，涿鹿亲戎行^[50]。翠华拥吴岳，螭虎啖豺狼^[51]。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陆梁^[52]。大军载草草，凋瘵满膏肓^[53]。备员窃补衮，忧愤心飞扬。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斯时伏青蒲，廷诤守御床^[55]。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伤^[56]。圣哲体仁恕，宇县复小康^[57]。哭庙灰烬中，鼻酸朝未央^[58]。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59]。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60]。秋风动哀壑，碧蕙捐微芳^[61]。之推避赏从，渔父濯沧浪^[62]。荣华敌勋业，岁暮有严霜^[63]。吾观鸱夷子，才格出寻常^[64]。群凶逆未定，侧伫英俊翔^[65]。

【注释】

^[1]此诗作于大历元年（766）秋。时杜甫顺长江东下，来到夔州（今四川奉节），并在此停居。壮游，怀抱壮志而远游。

^[2]翰墨场：文场。

^[3]崔魏：杜甫自注：“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崔尚，武则天久视二年（701）进士。魏启心，神龙三年（707）才膺管乐科及第。

^[4]班扬：班固、扬雄。二人是汉代著名文学家。

^[5]“嫉恶”句：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句意：“刚肠疾恶，轻肆直言。”

^[6]老苍：年长者。上文言及崔尚、魏启心年长杜甫二三十岁，高适、李白大杜甫十余岁，本书前面所收《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提到的李邕、王翰，亦长杜甫二三十岁。

^[7]多茫茫：意谓不放在眼里。

^[8]姑苏台：在苏州灵岩山上。《越绝书》称：阖闾起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三百里。此以姑苏台代指吴越之游。

^[9]航：大船。

^[10]扶桑：神话中树名，为日出之所。此代指日本。

^[11]王谢：以王导、谢安为代表的东晋两大望族。世居建康（今南京）乌衣巷，其中有不少风流人物。

^[12]阖闾：吴王夫差之父，死后葬于虎丘。《越绝书》称：阖闾冢在吴县阊门外，葬以盘郢鱼肠之剑。葬三日，白虎踞其上，号曰虎丘。

^[13]剑池：在苏州虎丘山，上有石壁高数丈。池为秦始皇开阖闾墓以寻找鱼肠剑时掘出，故称“剑池”。

[14]长洲：苑名，在苏州。

[15]阊门：古苏州城西门。

[16]清庙：指吴太伯庙。《吴郡志》：“太伯庙，东汉太守糜豹建于阊门外。”

[17]吴太伯：吴之始祖。泪浪浪：泪流不断。太伯让而后世争，故而流泪。

[18]“蒸鱼”句：咏专诸刺王僚事。《史记·刺客列传》载，吴公子光具酒请王僚，使专诸置匕首鱼腹中，借献鱼炙之机，以匕首刺王僚。僚立死，专诸亦为卫士所杀。公子光自立为王，是为阖闾。

[19]“除道”句：咏朱买臣事。据《汉书·朱买臣传》载，买臣贫时，常就会稽守邸者乞食。贵拜会稽太守后，仍“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见守邸者不改故态，才微露其绶，守邸者引绶视印，方知其今日身份。于是会稽郡发民除道以迎太守。买臣乘高车与除道之前妻、妻夫相见，前妻为自己不耐贫寒，离买臣自去而羞愧。除道，修治道路。晒，嘲笑。要章，即“腰章”。杜甫以为朱买臣之举庸俗势利，故下一“晒”字。

[20]“枕戈”句：咏勾践灭吴事。越王勾践与吴国有杀父破国之仇，他励精图治，尝胆自警，任用范蠡、文种等良臣，历时二十二年，终于一举攻灭吴国。枕戈，以戈为枕，形容警醒，随时准备应敌。晋刘琨有“枕戈待旦”说。杜甫用以形容勾践。至宋代苏轼始以“卧薪”称勾践，从而有了“卧薪尝胆”的成语。

[21]“渡浙”句：秦始皇尝游会稽，渡浙江。

[22]鉴湖：一名镜湖，在浙江绍兴。

[23]剡溪：在今浙江嵊州市南，附近多名山。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到剡溪。”

[24]天姥：山名，在浙江天台县西，近临剡溪。

[25]中岁：杜甫当时二十四岁。贡旧乡：由家乡州县推荐，参加进士考试。《新唐书·选举志》：“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

[26]劇（mó磨）：迫近。屈贾：战国时楚国大政治家、文学家屈原和汉代政治家、文学家贾谊。目短：小视。曹刘：三国魏曹植和晋代刘桢。两句谓自己的文学创作可以匹敌屈原而小视曹刘。

[27]“忤下”句：言进士落第。忤，抵触。考功第，即进士第。唐开元二十三年以前进士考试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

[28]齐赵：战国时齐都临淄，赵都邯郸，后以齐赵代指山东、河北所属地区。句中所写是杜甫的第二次漫游。

[29]裘马：轻裘肥马。

[30]丛台：在邯郸城东北，相传是赵武灵王为阅兵和观舞而建。

[31]青丘：在山东青州千乘县（治所在今博兴陈户镇），齐景公曾田猎于此。

[32]皂枌林、云雪冈：俱齐地地名。

[33]纵鞚：放辔疾驰。鸢鸽：猎鹰。两句写射猎技艺之高。

[34]苏侯：原注：“监门胄曹苏预。”即苏源明，杜甫老友。

[35]葛强：晋山简的爱将。此为杜甫自况。

[36]咸阳：即长安。此用秦时旧名。

[37]许与：犹称许。词伯：文辞之伯。即文章领袖意。贤王：当指汝阳王李璣。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有述。两句述在京城的人际交游俱是文伯贵戚之属。

[38]“曳裾”句：言受到王者优礼。《汉书·楚元王传》：“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醴，甜酒。

[39]明光：汉宫殿名。此以代唐宫，述献三大礼赋事，参见《乐游园歌》注[11]。

[40]“天子”二句：写献赋后所引起的反响。当时玄宗奇之，命宰相试文章。轩裳：车服。会轩裳，指乘轩群公来集。其《莫相疑行》曰：“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可与此二句对读。

[41]行藏：指仕与隐。《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42]“黑貂”句：用苏秦事。《战国策·秦策》：“苏秦始将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此亦指不被见用而生计困顿。

[43]杜曲：即杜陵。杜甫祖籍在焉。

[44]国马：指舞马、立仗马等御用马。

[45]官鸡：朝廷鸡坊中所养的斗鸡。

[46]河朔：指安禄山起兵的河北。两句写安史乱起，玄宗逃往蜀地。

[47]“两宫”二句：指成都之玄宗与灵武之肃宗。

[48]崆峒：山名，在甘肃。少海：太子的代称。《东宫故事》：“太子比少海。”两句言肃宗平凉收兵兴复及灵武即位事。

[49]“禹功”句：夏禹改传贤为传子，将帝位传给儿子启。此以比玄宗传位给太子肃宗。

[50]涿鹿：地名，今属河北。黄帝曾于此地大战蚩尤，此以蚩尤比安禄山。

[51]翠华：天子之旗。吴岳：凤翔附近山名。虬虎：喻唐朝军队。豺狼：喻叛军。两句言肃宗由灵武移驻凤翔，形成反击之势。

[52]爪牙：指肃宗臣属，如房琯等。旧时此词为中性词，无贬义。不中：击敌不中。陆梁：猖狂。两句写陈陶斜之败，详《悲陈陶》注[1]注[4]。

[53]草草：劳顿貌。瘵（zhài债）：痨病。膏肓（gāo huāng高荒）：病势沉重。两句言军队调动频繁，百姓困苦不堪。

[54]备员：忝在官员之列。自谦之词。补袞：补救皇帝缺失。句指自己任左拾遗事。

[55]“斯时”二句以汉史丹自拟，言敢于进谏。《汉书·史丹传》载，元帝欲易太子，丹闻上独寝，“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泣谏”。青蒲，以青蒲草编织的地席。房琯败后罢相，杜甫曾上疏谏阻，未果。

[56]“君辱”二句：言因上疏救房琯而获罪事。详《北征》注[1]。

[57]宇县：指天下。句指局势好转，长安、洛阳先后收复。

[58]未央：汉宫殿名，此借指唐宫殿。至德二载（757）肃宗驾返长安，杜甫亦由鄜州入朝。参《曲江对酒》注[1]。

[59]小臣：杜甫自指。殊方：异地他乡。两句言自己无心于仕宦，故弃官而去。

[60]困低昂：犹言不能奋飞。

[61]“秋风”二句：述野有遗贤意。《淮南子》：“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又东汉酈炎《灵芝生河州》诗：“兰荣一何晚，严霜瘁其柯。”杜甫兼取其意。

[62]之推：介之推，春秋时人。从晋公子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公子归复即位后，他避不受赏。渔父：楚辞中人物，又见于《孟子·离娄》。作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两句以介之推、渔父自况。

[63]“荣华”二句：言荣华胜于功业，将有危难。此是自慰之词。

[64]鸱夷子：即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他助勾践灭吴后，知勾践可与共忧患，不可共安乐，于是功成身退，泛舟游五湖，自号鸱夷子。

[65]侧伫：侧身伫立。即等待、恭候意。句谓等待有英俊之士挺身而出，平定群凶。

【点评】

这是一首自传式长诗，分述幼咏凤凰、东游吴越、放荡齐赵、困守长安等种种经历及安史乱后的种种遭际与困顿。想当年意态昂藏、裘马轻狂的杜甫，晚年唯以之推、渔父辈人物自宽自慰，岂不痛哉！宋人刘克庄梦亡友方信孺后有《沁园春》词曰：“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观杜甫《壮游》，亦生刘克庄之叹也。

暮春题灊西新赁草屋五首^[1] (其三、其四)

彩云阴复白，锦树晓来青^[2]。

身世双蓬鬓，乾坤一草亭。

哀歌时自惜，醉舞为谁醒。

细雨荷锄立，江猿吟翠屏^[3]。

壮年学书剑^[4]，他日委泥沙^[5]。

事主非无禄^[6]，浮生即有涯。

高斋依药餌^[7]，绝域改春华^[8]。

丧乱丹心破，王臣未一家^[9]。

【注释】

[1]此是大历二年（767）三月在夔州作。时作者刚由赤甲山迁居灊西。

[2]锦树：春树。树花似锦。

[3]翠屏：指山。春山青翠如画屏。

[4]学书剑，用项羽事。据《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此以书剑喻文治武功。

[5]委泥沙：言所学无以为用。

[6]事主：自言曾为近臣。

[7]高斋：指草屋。

[8]绝域：指灊西。

[9]“王臣”句：言藩镇多叛志。

【点评】

五诗曲写身世之悲，三、四二首尤为警拔。“身世双蓬鬓，乾坤一草亭”造语凝练，开阖抑扬之间极具功力：一生事业，只落得一双蓬鬓；天地之间，惟此茅屋属于我。这等笔法，正江西诗派所袭用者。苏东坡所谓“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过永乐文长老已卒》）；黄庭坚所谓“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寄黄几复》）、“未生白发犹堪酒，垂上青云却佐州”“明珠论斗煮鸡头”（《次韵王定国扬州见寄》）云云，皆在一波三折处得妙趣。“身世”与“蓬鬓”间、“乾坤”与“草亭”间是一个大的滑落，同时

也是最为凝练的概括。由此正可见杜甫心中的悲凉与无奈，同时也引出了下面一首学而无以为用的慨叹。“丧乱丹心破”直是道情之语，是诗人执着一生后理想的彻底破灭。他自知，只能在“绝域”间惨淡而度余生。

登高^[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2]，潦倒新停浊酒杯。

【注释】

^[1]此诗约作于大历二年（767）秋，时杜甫仍滞留夔州。

^[2]繁霜鬓：增白发。

【点评】

此是杜诗名篇。明胡应麟评曰：“此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此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又曰：“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而实一意贯串，一气呵成。骤读之，首尾若未尝有对者，胸腹若无意于对者，细绎之，则锱铢钩两，毫发不差，而建瓴走坂之势，如百川东注于尾闾之窟。至于用句用字，又皆古今人必不敢道、决不能道者，真旷代之作也。”（《诗薮》）此诗以壮语述悲情，八句四联，皆成对仗。首尾“若未尝有对者”，“风急天高”与“渚清沙白”实句中自对；“繁霜鬓”在句中是动宾结构，与下句“浊酒杯”成对仗时又可视作偏正结构，即“繁霜”之“鬓”与“浊酒”之“杯”。“胸腹若无意于对者”，颌联疏朗平畅，意境阔大，腹联凝练紧缩，恰如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所谓：“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凄惨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齿暮也；多病，衰疾也；台，高回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这便是前人推此篇为“古今七言律第一”的缘故。

暮归^[1]

霜黄碧梧白鹤栖，城上击柝复乌啼^[2]。

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3]。

南渡桂水阙舟楫^[4]，北归秦川多鼓鞞^[5]。

年过半百不称意，明日看云还杖藜^[6]。

【注释】

^[1] 此诗作于大历三年（768）暮秋。时杜甫出峡顺长江来到公安（今属湖北），颇有日暮途穷之感。

^[2] 击柝：打更。柝，巡夜所敲的木梆。

^[3] 捣练：制寒衣前的一道工序：将织就的白练反复捶捣，使脱去丝胶，易于染色。这相当于机械纺织中的“振捣工艺”。

^[4] 桂水：在郴州。今湖南南部蓝山一带。阙：同缺。

^[5] 秦川：渭河平原，以秦之故地，故有此称，包含今陕甘两省之地。多鼓鞞：此年八月，吐蕃十万众寇灵武，尚赞摩二万众寇邠州，京师戒严。

^[6] 杖藜：拄藜杖。

【点评】

南渡不得，北归不得，百无聊赖中，惟有“看云”一事可做。从末句之一“还”字，知杜甫今日便是看云至暮方归，而明日生涯一同于今日。且“看云”亦需“杖藜”，知诗人已垂垂老矣。然诗之“前半篇高爽鲜新，操胜于人，后半篇质款近情，诙谐有趣”（清卢世淮语），矫秀而不见悲情，散淡颓放中直入化境也。

清明二首^[1]

（其二）

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2]。

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3]。

十年蹴踘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4]。

旅雁上云归紫塞^[5]，家人钻火用青枫^[6]。

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绣中^[7]。

春水春来洞庭阔，白蘋愁杀白头翁。

【注释】

^[1]此诗当是大历四年（769）春初到潭州（今湖南长沙）时所作。

^[2]右臂偏枯：时杜甫已患偏瘫症。此疾多发为男左女右，此种情况下为重症，反之则病症轻。半耳聋：指左耳聋。其《复阴》诗曰：“夔子之国杜陵翁，牙齿半落左耳聋。”

^[3]书空：用手指在空中虚画字形。《世说新语·黜免》：“殷中军（浩）被废，终日恒书空作字，窃视，惟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此用以表示于遭际之不甘心态。

^[4]“十年”二句：写清明节俗，亦兼写漂泊之苦。蹴踘：即踢球。旧时清明节有蹴踘、荡秋千等习俗。将雏：携子。杜甫自759年举家入蜀，迄今已是十年。

^[5]紫塞：晋崔豹《古今注》曰：“秦筑长城，土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焉。”此以指北方。

^[6]钻火：钻木取火。清明前一或二日为寒食，举国禁火。节后钻木取新火。

^[7]“秦城”二句：遥想长安春色。

【点评】

此为七言排律。排律为律诗之拓展，即除首尾两联外，中间皆作对仗，此诗仅较律诗增出两联，然已为清人朱瀚所指摘，以为“将雏”与“习俗”不成偶对，“秦城”一联如街市灯联，过于熟烂，“蹴踘”与“秋千”为对，亦大有坊间风味。然此诗妙处不在精严而在风趣与洒脱，即朱瀚所谓：“因右臂偏枯，而以左臂书空，既可喷饭，只点‘左’字，尤为险怪。”（说俱见《杜诗详注》所引）能令朱先生喷饭，即其妙处。

江汉^[1]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

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2]。

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3]。

【注释】

^[1]此诗仇兆鳌以为作于大历四年（769）秋，今有注者以为诗言“江汉”，当是漂泊湖北时所作，如此便当系在大历三年（768）。

^[2]苏：苏活，康复。

^[3]“古来”二句：用《韩非子》典事：“桓公伐孤竹，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焉。”

【点评】

此诗以景语作情语。言身与片云共远，心与夜月同孤。片云、孤月，正诗人用以自况。“乾坤一腐儒”，与“乾坤一草亭”“天地一沙鸥”同一机杼，乃杜公之小大之辨耳。

小寒食舟中作^[1]

佳辰强饮食犹寒^[2]，隐几萧条戴鹖冠^[3]。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4]。

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

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5]。

【注释】

^[1]此是大历五年（770）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作。小寒食，寒食后一日。舟中作，杜甫到潭州后住在船上，故不止一诗标“舟中作”。

^[2]食犹寒：寒食节禁火，故酒食俱寒。

^[3]鹖冠：隐者之冠。

^[4]“春水”二句：由唐沈佺期《钓竿篇》“人疑天上坐，鱼似镜中悬”化出。

^[5]直北：正北。

【点评】

《潜溪诗眼》曰：“古人学问必有师友渊源。汉杨惲一书，迥出当时流辈，则司马迁外孙故也。自杜审言已自工诗，当时沈佺期、宋之问等，同在儒馆为交游，故老杜律诗布置法度全学沈佺期，更推广集大成耳。沈云：‘雪白山青千万里，几时重谒圣明君？’杜云：‘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是皆不免蹈袭前辈，然前后杰句，亦未易优劣也。”查沈佺期诗，《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作“两地江山（一作‘春光’）万余里，何时重谒圣明君”。“雪白山青”云云当是误记。无论杜甫是否有所仿效，“春水船如天上坐”“云白山青万余里”两句，都是篇中秀句，耐人寻味。

酬唱交游·蓬门今始为君开

赠李白^[1]

二年客东都^[2]，所历厌机巧。

野人对腥膻^[3]，蔬食常不饱。

岂无青精饭^[4]，使我颜色好。

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5]。

李侯金闺彦^[6]，脱身事幽讨^[7]。

亦有梁宋游^[8]，方期拾瑶草^[9]。

【注释】

^[1]此诗作于天宝三载（744），是杜甫赠李白诗中最早的一首。

^[2]“二年”句：杜甫自谓。客，客居。东都：指洛阳。

^[3]野人：杜甫自指。腥膻：大鱼大肉。对腥膻，即远见朱门酒肉，非直接面对，故下句才以蔬食不饱接之。

^[4]青精饭：《政和证类本草》引《陶隐居登真隐诀》记述其制法曰：“用南烛草木叶，杂茎皮煮，取汁浸米蒸之，令饭作青色。高格曝干，当三蒸曝，每蒸辄以叶汁漉令浥浥，日可服二升，勿服血食，填胃补髓，消灭三虫。”句中以代指道家养生之法。

^[5]“苦乏”二句：言无山林隐逸之资。大药，道家的金丹。迹如扫，不曾走过。

^[6]金闺彦：朝廷的出色人才。江淹《别赋》：“金闺之诸彦。”注曰：“金闺，金马门也。”天宝初，李白以文才供奉翰林，一如汉东方朔、公孙弘之待诏金马门，故有此说。

^[7]脱身：指李白自求还山。事幽讨：指在山林中从事采药、访道一类事。

^[8]梁宋：河南开封一带。时杜甫与李白、高适刚有梁宋之游。

^[9]瑶草：玉芝。句以“拾瑶草”喻求仙。梁宋之游后，杜甫欲往王屋山访道士华盖君，李白欲往齐州受道箓。

【点评】

此是杜甫向李白剖白心迹之作，坦言自己“二年客东都”的孤寂与烦恼。求仕无门，归隐无资，自见到自求还山的李侯，内心之凄苦始得抚慰。其实李白自应诏入京，供奉翰林，到“赐金放还”，也正是“所历厌机巧”，故两位大诗人才在苦闷中一拍即合，一见如故。此诗可作为李杜订交诗观之。

赠李白^[1]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2]。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注释】

^[1]此诗作于天宝四载（745）秋与李白在鲁郡（今山东兖州）重逢时。二人初识于天宝三载四月。李白被驸马张垍所谗，赐金放还。他三月出长安，经商州东下洛阳，四月与杜甫相遇，二人一见如故，同游梁宋。又巧遇杜甫游齐赵时所结识的朋友高适，三人同游单父台（在今山东单县）。此后，李白往齐州受道箓，杜甫往王屋山访道士华盖君，因此分手。此番重逢，是李白回兖州探望家小，杜甫重游故地。

^[2]葛洪：东晋人。闻交趾出丹砂，因求为勾漏令。此句就去年分手事由而发。因李白炼丹未成，杜甫往王屋山寻华盖君未遇。

【点评】

李白年长杜甫十一岁。两人相逢时，李白刚出长安，于仕途再无幻想，而杜甫于长安则正心向往之。虽同样的身如飘蓬，同样的未就丹砂，然杜甫却以李白之“痛饮狂歌”“飞扬跋扈”为不可，故赠诗相劝。此生活遭际之不同也。待杜甫阅世已深，对李白便无此等规劝语了。

春日忆李白^[1]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2]。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3]。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4]。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5]？

【注释】

[1]此诗作于天宝五载（746）初入长安时。

[2]不群：卓然出众。

[3]庾开府：庾信。在北周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是北朝重要诗人。鲍参军：鲍照。南朝宋时曾为前军参军，文辞赡逸。

[4]“渭北”二句：以地域点出一个“忆”字。渭北，指杜甫所居之长安。江东，指李白所游之会稽。

[5]论（lún伦）文：谈诗论文。论，读作平声。

【点评】

李白与杜甫自天宝四载分手后，终生未再相见，但杜甫对这位前辈诗人的忆念之情却始终不渝。后世因杜甫对李白的推崇曾引出李杜高下之争。其实，关于李杜风格不同之论，诸如“太白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杜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遁斋闲览》）。“少陵之诗法如孙吴，太白之诗法如李广”（《沧浪诗话》）。要之，杜甫生前并不曾想与李白比肩，且于创作孜孜以求，至晚年仍然是“不敢要佳句”“新诗改罢自长吟”“今我衰老材力薄”。不自满足，不弃涓埃，是尔能成其大也。

饮中八仙歌^[1]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2]。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3]。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4]。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5]。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6]。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7]。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8]。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9]。

【注释】

^[1]本篇写唐玄宗开元至天宝间贺知章、李璡、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八个豪饮之士。唐范传正《李公新墓碑》曰：“时人以公（指李白）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朝列赋诗仙歌百余首。”由此可知八仙歌是风行一时的题材，而八仙的构成则有大同小异。此诗约作于天宝五载（746）杜甫初到长安之时，然而八仙中苏晋卒于开元二十二年（734），贺知章卒于天宝三载（744），李适之卒于天宝六载。杜甫此诗，可能是根据流行题材写其旧事。

^[2]“知章”二句：写贺知章。知章会稽永兴（今浙江萧山）人，自号四明狂客，官至秘书监，晚年辞官为道士。喜饮酒，据《旧唐书》记载，“醉后属辞，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似乘船，知章家乡多水路，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此用以写他骑在马上晃晃悠悠的醉态，非常精当。

^[3]“汝阳”三句：写唐玄宗的侄子李璡。他曾被封为汝阳郡王，与贺知章有诗酒之交。朝天，朝见皇帝。曲车，装酒曲之车。酒泉，郡名。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设。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治所在今甘肃酒泉市。

^[4]“左相”三句：写左丞相李适之。他是唐太宗的曾孙，天宝元年（742）为左丞相，与右相李林甫不合，天宝五载辞官，第二年服毒自杀。据《旧唐书》记载，他白天处理公务，晚上大宴宾客，饮酒一斗而思维不乱。辞官后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5]“宗之”三句：写崔宗之。他是辅佐玄宗继位的功臣崔日用之子，袭父爵为齐国公，官至侍御史。贬官金陵时曾与李白唱和。玉树临风：形容风姿秀美，超逸潇洒，亦兼写其醉后摇曳之态。

^[6]“苏晋”二句：写武则天时重臣苏珣之子苏晋。他曾为摄政时的玄宗草拟诏书，历任户部、吏部侍郎。其敬佛、爱酒事无考。

^[7]“李白”四句：写李白。据《旧唐书》记载，李白供奉翰林，仍每日与酒徒在酒肆中饮酒。一天玄宗作曲，亟召李白填词，李白已在酒家醉倒。“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又据范传正《李公新墓碑》载，一次玄宗泛舟白莲池，欢宴中召李白作序，李白正醉酒于翰林院，于是命高力士扶着李白登舟作文。

^[8]“张旭”三句：写张旭。旭，唐吴郡（今江苏苏州市）人，精通书法，尤善草书，是贺知章好友。据《旧唐书》说：他喜饮酒，醉后呼号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唐国史补》还说他醉后曾以头濡墨作书，人称“张癫”。

^[9]“焦遂”二句：写焦遂。遂是与文人、进士有交往的布衣，可能与杜甫相识。四筵，四座。

【点评】

诗分写八个人物，神气活现，于无连贯中体现出连贯性，可谓神来之笔。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评论说：“前不用起，后不用收，中间参差历落，似八章仍是一章，格法古未曾有。”篇中记八名狂士，亦透出杜甫自家的裘马轻狂之态。

杜位宅守岁^[1]

守岁阿戎家^[2]，椒盘已颂花^[3]。

盍簪喧枥马^[4]，列炬散林鸦。

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

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

【注释】

^[1]此诗作于天宝十载（751）除夕，时杜甫四十岁，因献《三大礼赋》而为明皇所赏，待制集贤院，但尚未授官。杜位，杜甫从弟，曾任考功郎中、湖州刺史等职，是宰相李林甫的女婿。

^[2]阿戎：晋宋时人对从弟的称谓，唐时亦仍其旧。据杜甫《寄杜位》诗自注，阿戎家“近西曲江”。

^[3]椒盘：据崔寔《四民月令》载，正月初一日以盘进椒，饮酒则取椒置酒中，称椒盘。

^[4]盍簪：聚首。盍，合也。簪，固定发髻或连固冠与发的长针。《易·豫》：“勿疑，朋盍簪。”故以喻朋友会合。经学家多释“簪”为“疾也”，孔颖达释《易经》此句为“群朋合聚而疾来也”，亦通。

【点评】

前四句状杜位家守岁之会的胜概，后四句发流光易逝之喟叹。言不肯作“拘束”之态而惟求“烂醉”者，正见出诗人与一班盍簪显贵之不同，实乃权耀之会间一冷眼旁观者也。

清纪昀《瀛奎律髓汇评》以为“此杜诗之极不佳者”。高步瀛《唐宋诗举要》此诗下引吴（汝纶）之语曰：“后半神气骤变，能以古诗愤郁之气纳入四十字中。”此正可回答纪昀“不佳”之论。杜甫为诗，诸体赅备，不可以一格一法绳之，亦所谓“谁能更拘束”也。此诗“极不佳”而能入古今诸选家之眼，正以其别是一格。

与鄠县源大少府宴漾陂^[1]

应为西陂好，金钱罄一餐。

饭抄云子白^[2]，瓜嚼水精寒。

无计回船下，空愁避酒难^[3]。

主人情烂漫，持答翠琅玕^[4]。

【注释】

^[1]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754）居京未授官之时。时与岑参兄弟作漾陂之游。鄠县，今作“户县”，属陕西。唐时为长安属县。漾陂，在鄠县西五里，出终南山诸谷，合胡公泉为陂，周回十四里，其水味美，故以“漾”名之。

^[2]抄：以匙舀取。云子：云母碎屑。以状饭之晶莹洁白。仇兆鳌注：“公诗‘尝稻雪翻匙’，可以互证。”陆放翁云：“云子翻匙新稻饭，天吴拆绣旧衣襦。”此本引杜，而兼能注杜。

^[3]“无计”二句：极写主人宴上款待之盛意。避酒难，言已不胜酒力而主人仍在频频相劝。

^[4]翠琅玕：汉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青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此以喻主人之深情厚谊。

【点评】

写游宴之美及主人盛意。“饭抄”“瓜嚼”用字省净；“云子白”“水精寒”状物精妙，两句已见出老杜状物之独特风神与笔力。

九日寄岑参^[1]

出门复入门，雨脚但仍旧^[2]。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3]。沉吟坐西轩，饭食错昏昼。寸步曲江头，难为一相就^[4]。吁嗟乎苍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大明韬日月^[5]，旷野号禽兽。君子强逶迤，小人困驰骤^[6]。维南有崇山，恐与川浸溜^[7]。是节东篱菊，纷披为谁秀^[8]？岑生多新语^[9]，性亦嗜醇酎^[10]。采采黄金花，何由满衣袖？

【注释】

^[1]九日：阴历九月九日。岑参：南阳（今属河南）人。天宝三载进士，解褐为卫率府兵曹参军，天宝八载入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掌书记。居京期间，与杜甫结为诗友。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754）秋，与《秋雨叹》同时，背景详该诗注^[1]。

^[2]雨脚：详《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注^[5]。

^[3]泥活活（kùo括）：走在泥泞中所发出的声音。思君令人瘦：套用汉《古诗十九首》成句：“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杜甫两句说久雨道路泥泞，行步艰难，徒相思念而不得叩访。

^[4]“寸步”二句：言因久雨而寸步难行。由句中可知杜宅地近曲江。

^[5]大明：即日、月。韬：隐晦。句谓久雨而不见日月。

^[6]“君子”二句：写不同身份人物的不同行态。逶迤，从容自得貌。旧写作“委蛇”。《诗经·召南》有“退食自公，委蛇委蛇”之句。句谓朝官大员乘车马，强作雍容之态，小民百姓无车马代步，困于趋走。

^[7]维南有崇山：指终南山。用《诗经·小雅·大东》“维南有箕”“维北有斗”句式。二句谓终南山恐怕也将要被大雨冲走。

^[8]是节：指重九节。古人有于重九日饮菊花酒的习俗。两句言久雨中无人赏菊，亦无心饮菊花酒。

^[9]岑生：指岑参。新语：新诗，新创作。

^[10]醇酎：美酒。

【点评】

此诗当与《秋雨叹》对读。彼言“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开花无数黄金钱”，此言“是节东篱菊，纷披为谁秀”；彼言“临风三嗅馨香泣”，此言“采采黄金花，何由满衣袖”。彼以自伤，故嗅其香而饮泣，此以怀友，故于不自觉间采菊盈抱。久雨中百无聊赖的落寞，俱由两诗间见出。而因怀友思及共嗜酒则为之采菊的下意识动作，正可见杜公之古道热肠也。

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 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1]

郑公樗散鬓成丝^[2]，酒后常称老画师^[3]。

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

仓惶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4]。

便与先生应永诀^[5]，九重泉路尽交期。

【注释】

^[1]此诗作于至德二载（757）冬。杜甫时由鄜州还长安。当时朝廷对安史乱中陷贼任伪职的朝官按六等定罪，三等者流贬。郑虔曾被安禄山授予水部郎中，但他称病不朝，并与朝廷暗通消息，论罪定在三等，故止贬台州。郑十八虔，即郑虔，排行十八。详《醉时歌》注^[3]。台州，治所在今浙江临海。阙为面别，未及面别。阙，同“缺”。

^[2]樗散：樗树散木。典出《庄子》。其《逍遥游》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人间世》曰：“匠石之齐，见栎社树，其大蔽牛，谓弟子曰：‘散木也，无所可用。’”此言郑才不合世用。

^[3]老画师：有自贬之意。唐时视绘画为末技，为士大夫所卑。

^[4]出饯迟：大约杜甫返长安时郑虔已动身前往贬所，故未及相送。

^[5]应永诀：料难再见。郑虔后果卒于台州，应杜甫诗中所言。

【点评】

朋友罹祸，今人避之唯恐不及，杜甫在未及面别的情况下，特“情见于诗”，深悲极痛，直以一片赤诚肝胆向人，此最是令人感动。故清人卢世㯹评曰：“如中二联，清空一气，万转千回，纯是泪点，都无墨痕。诗至此，直可使暑日霜飞，午时鬼泣，在七言律中尤难。”顾宸评曰：“古人不以成败论人，不以急难负友，其交谊真可泣鬼神。”知老杜至性之人，方可有千秋独步之诗也。

送贾阁老出汝州^[1]

西掖梧桐树^[2]，空留一院阴。

艰难归故里^[3]，去住损春心^[4]。

宫殿青门隔^[5]，云山紫逻深^[6]。

人生五马贵^[7]，莫受二毛侵。

【注释】

^[1]此诗作于乾元元年（758）春。贾阁老：贾至。天宝元年（742）擢明经第，天宝末，官起居舍人，从玄宗入蜀，迁中书舍人。肃宗朝知制诰。迁中书舍人。阁老，《旧唐书》谓舍人之年深者为阁老。汝州，今河南临汝。时贾至出为汝州刺史。

^[2]西掖：中书省的别称。

^[3]归故里：贾至为洛阳人，汝州与之邻，故有此说。

^[4]去住：谓彼此行踪。

^[5]青门：汉长安城东南门。本名霸城门，以门青色，俗呼为青门。此以代指唐都。

^[6]云山紫逻深：《元丰九域志》载，汝州有紫逻山。

^[7]五马：太守的代称。汉制：太守驷马，有加秩中二千石者可配右骖，故以五马为太守美称。

【点评】

贾至出守的缘由，史传未载，然贾至是在肃宗即位后，由玄宗从蜀中派来，与房琯一道向肃宗正式授册的册礼使判官，所以显然是父党中人，且与房琯同道，所以必然不受肃宗信任，也不可能在其身边久留。杜甫此诗对贾至出京细加抚慰，颇见待友之温润。旧时对“西掖梧桐树”一联最多激赏。《杜臆》曰：“起语从召公甘棠脱来，起得俊拔。”黄生曰：“起语醇深雅健，兴体之妙，无出其右，三唐之绝唱也。”

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1]

雀啄江头黄柳花，~~鸂鶒~~鸂鶒满晴沙^[2]。

自知白发非春事，且尽芳樽恋物华。

近侍即今难浪迹，此身那得更无家^[3]。

丈人才力犹强健，岂傍青门学种瓜^[4]。

【注释】

^[1]此诗约作于乾元元年（758）春。背景情况详《曲江对酒》注^[1]及“点评”。曲江，见《哀江头》注^[3]。郑八丈，未详。

^[2]鸂鶒（jiāo jīng交精）鸂鶒（xī chì西赤）：水鸟名。唐玄宗即位之初，曾遣宦官下江南，取鸂鶒、鸂鶒等置于苑中。

^[3]无家：暗用东汉向子平事。据《后汉书·逸民传》载，他在子女婚嫁后即不问家事，出游名山大川，不知所终。

^[4]青门：长安城东门。种瓜：汉邵平事。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故秦东陵侯邵平入汉为布衣，种瓜于长安城东，瓜味甚美。又《三辅黄图》：“长安城东出南头一门曰霸城门，民见门色青，名曰青城门，或曰青门。门外旧出佳瓜，广陵人邵平……种瓜青门外。”后以青门种瓜比喻弃官归隐。

【点评】

仇兆鳌曰：“首二叙景，三四陪郑，五六自叙，七八勉郑。”杜公此时心态，正所谓“吏情更觉沧州远，老大徒伤未拂衣”（《曲江对酒》）。依违之间，仍以恋阙之情为重，即本篇之“近侍即今难浪迹，此身那得更无家”。郑八丈必有邀杜甫一同弃官归隐之说，杜甫以诗相谢，并以“丈人才力犹强健”相劝慰。劝人者，实亦自劝，不忍自绝于仕途也。

赠卫八处士^[1]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2]。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3]，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4]。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5]。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6]。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注释】

^[1]此诗约作于乾元二年（759）春天杜甫由洛阳返回华州任所途中。卫八处士，未详。

^[2]参商：二星名。此出彼没，故以喻人之难以相见。

^[3]父执：父亲的朋友。

^[4]间（jiàn见）：掺杂。

^[5]累：接连。

^[6]故意：念旧的情意。

【点评】

语言条畅，情意真切，与《古诗十九首》同一风致。凡悉心待客或受朋友盛情款待者，读此诗无不为之动容。明王嗣奭《杜臆》评此诗曰：“信手写去，意尽而止。空灵宛畅，曲尽其妙。”《增订唐诗摘钞》曰：“只是‘真’，便不可及，真则熟而常新。人也未尝无此真景，但为笔墨所隔，写不出耳。”均是评。此诗直淡到让人不觉其为诗，只如野老话家常，然却能直入心田，令人过目不忘，真所谓“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也。

梦李白二首^[1]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2]。江南瘴疠地^[3]，逐客无消息^[4]。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5]。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6]。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7]？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8]。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9]。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10]。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11]。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12]！孰云网恢恢^[13]？将老身反累^[14]！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15]！

【注释】

[1] 此诗当作于乾元二年（759）秋。时杜甫弃华州司功参军之职，举家流寓秦州（今甘肃天水）。李白至德二载（757）因入永王璘幕府事被捕入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乾元元年（758）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第二年遇赦放还。杜甫不知李白遇赦事，故有此作。

[2] 已：止于。恻恻：悲凄。两句言生别比死别更令人经受感情折磨。

[3] 瘴疠：指山林湿热地区流行的瘟疫。

[4] 逐客：指李白。

[5] 平生魂：即生魂。两句担心与李白已是生死异路。因路途遥远，李白生魂怎可找到这里？

[6] “魂来”二句：由“路远”生发。枫林青，指李白江南流放地。关塞黑：指杜甫所在之秦州。

[7] “君今”二句：由“恐非平生魂”生发。

[8] “落月”二句：就“魂来”而出。颜色，容颜。

[9] “水深”二句：就“魂返”而出，是叮咛语。

[10] “浮云”二句：由汉《古诗十九首》之“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句化出。

[11] “告归”六句：写梦中情景。

[12] 冠盖：冠冕与车盖。代指达官贵族。斯人：指李白。憔悴：指困顿不得志。两句为李白之际遇抱不平。

[13] 网恢恢：出《老子》第七十三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此句是抱怨天道不公。

[14] 将老：李白时年五十九岁。

[15] “千秋”二句：言李白一定可以名垂千秋，但这已是寂寞生涯结束之后的事了。

【点评】

乾元二年，是杜甫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他选择了放弃仕途的人生道路；也是他生命中的最低点，已到了衣食无着的境地。此时此刻，他对曾登天子船、如今却系狱流放的好友李白有着最为透彻的理解、同情和思念，故而在分别十四年之后，“三夜频梦君”。诗前章说梦，多涉疑辞，恍惚莫辨；后章说梦，宛如目击，身形可触。“出门搔白首”以下数句，状李白亦是自抒胸臆，且句句应验。真正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晋人张翰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此正当局者之心态也。而李杜身后宋代人杨万里则曰：“李杜饥寒才几日？却教富贵不论年。”——见其“富贵不论年”，方以饥寒之事为小，此局外之谈也。

天末怀李白^[1]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2]？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3]！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4]。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5]。

【注释】

^[1]此诗作年与《梦李白二首》同。

^[2]君子：指李白。

^[3]鸿雁：指信使。两句言山长水远，音讯难通。

^[4]魑魅（chī mèi吃妹）：山中鬼怪，噬人为生。此以喻奸邪小人。过，读平声。

^[5]冤魂：指屈原之魂。他遭谗见放，最后投汨罗江而死。汨罗：江名。为湘江支流，位于湖南省东北部。李白流放夜郎会道途经该地。在今湖南湘阴。两句言李白不见容于当世，惟与屈原可为同调。

【点评】

“文章憎命达”，此杜公之人生体验也。正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所谓：“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送人从军^[1]

弱水应无地^[2]，阳关已近天^[3]。

今君度砂磧^[4]，累月断人烟。

好武宁论命^[5]，封侯不计年。

马寒防失道^[6]，雪没锦鞍鞞。

【注释】

^[1]此当是乾元二年（759）在秦州作。原注：“时有吐蕃之役。”

^[2]弱水：原本当是指浅水或地僻不通舟楫之水，以弱不胜舟。后成为神话传说中力不能负草芥、浮鸿毛之水。古籍中提到的弱水有多处，此处当指张掖河。又有羌谷水、鲜水、合黎水等名。在今甘肃省。发源于祁连山下，经张掖西北流，至鼎新分北大河，至绿园又分为东西二河，分别流入苏克诺尔和嘎顺诺尔二湖，即古代之居延海。无地：言水大。

^[3]阳关：在今甘肃敦煌西南。以居玉门关之南而名。汉置，为古代通西域的要隘。近天：指山高。

^[4]砂磧：西去之戈壁沙漠。砂，流沙。磧，磧石。

^[5]宁论命：怎能顾及生死。论，读平声。

^[6]“马寒”句：用老马识途典。《韩非子》载：“桓公伐孤竹，返而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焉。

【点评】

此首送人入军诗有惨淡语，有抚慰语，有叮咛语，直可作边塞诗读之。但较王维、岑参之边塞诗有所不同，少了少年人的昂扬乐观与浪漫，多了成年人的理智沉着和冷峻。

诣徐卿觅果栽^[1]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

石笋街中却归去^[2]，果园坊里为求来^[3]。

【注释】

^[1]此诗作于上元元年（760），时正初营草堂。

^[2]石笋街：在成都府城之西，杜甫还草堂所经过。

^[3]果园坊：成都坊名，当是徐卿住处。

【点评】

诗语直白而不乏趣味，风味与白居易相近。较章法森严之律诗，别是一种面貌。

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1]

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

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注释】

^[1]此是上元元年（760）初营草堂时作。韦，韦班。诗集中此前一首为《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后有《涪江泛舟送韦班》，旧注以为韦班或是涪江尉。大邑，县名。属邛州，咸亨二年析益州之晋原置。

【点评】

杜甫营草堂，与陶渊明乞食相差无几，般般样样都是向人伸手讨来。不仅于“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诣徐卿觅果栽”，甚至连吃饭用的白瓷碗亦需向人讨要。诗写得风趣幽默，明白晓畅，令人解颐。

南邻^[1]

锦里先生乌角巾^[2]，园收芋栗不全贫。

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

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3]。

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4]。

【注释】

^[1]此诗作于上元元年（760）。杜甫于去年十二月入蜀至成都，时卜居浣花溪，营建草堂。南邻，草堂之邻。杜甫另有《过南邻朱山人水亭》，疑南邻即指朱山人。

^[2]锦里：地名，在今成都市南，旧少城锦官之署。据《华阳国志》载，少城在大城西，即锦官城，简称锦城，或锦里。锦江濯锦其中则鲜明，故设锦官。杜甫草堂近锦里，故称南邻为“锦里先生”。乌角巾：黑色方巾。隐者、道士的冠饰。

^[3]航：小舟。

^[4]相送：有本作“相对”。

【点评】

前半写杜甫过访，锦里先生隐而居，种而食，然好客之心由人及鸟，故儿童“惯看宾客”，鸟雀“得食阶除”，至此，南邻之形象呼之欲出。后半写南邻相送，怡情悦性，一派天机。《网师园唐诗笺》评曰：“落笔似不经意，而拈来俱成眼前天趣，此诗之化境也，当从靖节脱胚。”末一句最有眼光，诗确有陶靖节渊明先生的田园风韵。

宾至^[1]

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

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2]。

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

不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3]。

【注释】

^[1]此诗旧注编在上元元年（760）诗中，时在成都浣花草堂。

^[2]“岂有”二句：写宾至之缘由。

^[3]药栏：种草药的小圃。

【点评】

此诗全叙情事而不及景物，与唐人七律之常格不同，且第五句与第四句平仄失粘。然宾主之间的种种款曲毕现诗中：老病幽栖，少有过访者；忽有远客以仰慕文名前来叩访，且相见恨晚，淹留竟日，而主人只能以粗粝之家常便饭相待，正所谓“盘飧市远无兼味”，故而心怀歉疚；然临别依依，因此有末联相约重来之辞。“文章惊海内”，必来宾相誉之语，故加“岂有”二字以为逊谢；“车马驻江干”，知为远道而来，且来宾身份不低；由“乘兴还来”之邀，知此番宾主很是尽兴，正仇兆鳌所谓“读此诗，见豪放中有殷勤气象”。仇注又引朱瀚评语曰：“一主一宾，对仗成篇，而错综照应，极结构之法。起语郑重，次联谦谨，腹联真率，结语殷勤。如聆其罄欬，如见其仪型。较之香山诸作，真觉高曾规矩，肃肃雝雝也。”此篇虽不知老杜与相游者为何人，但可见老杜待客交友之好尚与风仪，故选入“交游”一类中。

客至^[1]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2]。

盘飧市远无兼味^[3]，樽酒家贫只旧醅^[4]。

肯与邻翁相对饮^[5]，隔篱呼取尽馀杯^[6]。

【注释】

^[1]此诗或作于上元二年（761），时在成都浣花草堂。题下原注：“喜崔明府相过。”崔明府，疑即杜公舅氏崔瑒。杜甫另有《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和《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

^[2]蓬门：蓬草之门，贫者所居。

^[3]飧（sūn孙）：熟食。

^[4]旧醅（pēi胚）：旧酿浊酒。

^[5]邻翁：邻居老人。从其《北邻》诗可知北邻为王县令；从其《过南邻朱山人水亭》诗知南邻为朱山人。

^[6]取：语助词。

【点评】

一片热情，一种逸性，尽在待客敬酒中表现出来。中二联为实话实说，然却显得谦恭有礼，见出忠厚长者的态度。《唐七律隽》评曰：“只家常话耳。不见深艰作意之语，而有天然真致。与《宾至》诗同一格，而《宾至》犹有作意语。虽开元、白一派，而元、白一生何曾得此妙境！”

所思^[1]

苦忆荆州醉司马^[2]，谪官樽酒定常开。

九江日落醒何处？一柱观头眠几回^[3]？

可怜怀抱向人尽^[4]，欲问平安无使来。

故凭锦水将双泪，好过瞿塘滟滪堆^[5]！

【注释】

[1] 此诗或作于上元二年（761）。所思者为荆州司马崔漪。

[2] 荆州醉司马：句下原注曰：“崔吏部漪。”荆州，今湖北江陵。崔漪贬荆州司马事史传无载。《旧唐书·肃宗本纪》称，崔漪与杜鸿渐是拥戴肃宗自立的功臣，肃宗即位后，擢升“朔方节度判官崔漪为吏部郎中，并知中书舍人”。又《旧唐书·颜真卿传》载：“中书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带酒容入朝……真卿劾之，贬漪为右庶子。”由此知崔漪好饮酒，然并非由吏部贬为荆州司马。

[3] 九江：切荆州地理。《尚书·禹贡》“过九江至于东陵”注曰：“江分为九道，在荆州。”一柱观：刘宋临川王刘义庆镇江陵时所建，开元时已废。两句由荆州而出。

[4] 怀抱：怀崔之意。向人尽：逢人问讯之意。

[5] 瞿塘：三峡之西起第一峡，起于夔州。滟滪堆：瞿塘峡之最险要处，有滟滪石正当峡口江流之中，新中国成立后被炸掉。

【点评】

因“苦忆”而“无使来”，故写诗相问讯。末二句与李白之“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同一诗思，同一怀抱，最见杜甫之真情至性，被《杜诗镜铨》推为“奇语”。

《镜铨》又曰：“侧句入突兀，通首亦一片神行，不为律缚。”

不见^[1]

不见李生久^[2]，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3]。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4]。

【注释】

[1] 此篇约作于上元二年（761），时在成都浣花草堂。题下自注曰：“近无李白消息。”这是杜甫思念李白的最后一首诗。

[2] 李生：指李白。李杜订交事详《赠李白》注[1]。

[3] “世人”二句：见出唯杜甫是李白知己。皆欲杀，或指李白从璘事，详《梦李白二首》注[1]。李白遇赦得释后，漂泊于浔阳、金陵、宣城、历阳等地，至杜甫作此诗时已是浪迹三年。

[4] 匡山：即大匡山，在四川江油市西，山有李白读书堂。两句言希望李白晚年回归故乡。

【点评】

《读杜心解》曰：“‘不见’‘可哀’四句，八句之骨。只五、六着李说，余俱就自心上写出‘不见’之哀，笔笔凌空。上四，泛言其概；下乃从放逐后招之。然放逐之由，已含‘欲杀’内；招之之神，已含‘怜才’内。公忆李诗，首首着痛痒。”正基于同样的见解，本书选录了杜甫关于李白的全部诗章，而这首《不见》是其中认识最深刻、评价最恰切的一章。杜甫虽希望李白能在晚年回归故里，可悲的是两位大诗人全都客死他乡。李白在杜甫作此诗的次年病死于当涂（今属安徽）族叔的家中；杜甫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死后四十三年，遗骸才得以归葬河南首阳山下。在了解诗人身世后重读此诗，怎能不让人为之泣下？

陪李七司马皂江上观造竹桥 即日成往来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题短作简李公^[1]

伐竹为桥结构同，褰裳不涉往来通^[2]。

天寒白鹤归华表^[3]，日落青龙见水中^[4]。

顾我老非题柱客^[5]，知君才是济川功^[6]。

合欢却笑千年事^[7]，驱石何时到海东^[8]。

【注释】

^[1]此是上元二年（761）冬在蜀州（今四川崇庆）作。时高适守蜀州。皂江，岷江南流，经四川崇州市东北为金马河，，亦名桥水，《元和郡县志》误为“郾水”。

^[2]褰裳：《诗·郑风·褰裳》曰：“子惠我思，褰裳涉溱。”此句言桥成后不必褰裳涉水亦能往来过河。

^[3]“天寒”句：据《异苑》载，晋太康二年大雪，南州人见二白鹤语于桥下曰：“今兹寒不减尧崩年也。”华表，此指桥前二柱。

^[4]青龙见水中：指桥之倒影。又，竹可称为“龙孙”。宋苏轼《孤山二咏·竹阁》曰：“白鹤不留归后语，苍龙犹是种时孙。”

^[5]题柱客：用司马相如过桥典事。《太平御览》引《华阳国志》曰：“（成都）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桥柱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

^[6]“知君”句：化用《尚书·说命》句意：“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

^[7]合欢：《礼记·乐记》：“酒食者，所以合欢也。”

^[8]“驱石”句：用秦皇典事。《太平寰宇记》引《三齐略记》曰：秦始皇作石桥，欲过海观日出处。有神人能驱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辄鞭之，石皆流血。

【点评】

贺竹桥造成，内中多用渡水及与桥相关典事。末句“驱石何时到海东”以秦始皇造石桥千年不成，反衬皂江竹桥建造之快。全诗风趣、诙谐、幽默，实开宋代苏黄一派诗风。

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1]

步履随春风^[2]，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3]，邀我尝春酒。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4]。”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5]。前日放营农^[6]，辛苦救衰朽^[7]。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8]。今年大作社^[9]，拾遗能住否^[10]？”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感此气扬扬，须知风化首。语多虽杂乱，说尹终在口。朝来偶然出，自卯将及酉^[11]。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邻叟^[12]。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13]。

【注释】

^[1]这是一首别具一格的饮酒诗。诗中描写了农家的宴饮场面和田父憨厚淳朴的性格形象。此诗当作于广德二年（764）春社之时。严中丞：即严武。他是杜甫的朋友，曾作过御史中丞，广德二年，代宗诏令合剑南东、西川为一道，以严武为节度使兼成都尹。杜甫初到成都时曾在生活方面得到严武的帮助，因此在写与田父泥饮的同时，也借田父之口赞扬了严武的政绩。

^[2]步履（xiè谢）：穿屣行走。屣，木屐。

^[3]社日：古时春秋两次祭祀土地神（社神），一般在春分或秋分前后，称春社或秋社。诗中所说的是春社。逼：临近。

^[4]新尹：指新拜成都尹的严武。“畜眼”句：言平生未见过。两句赞美严武。

^[5]“回头”四句：说大儿子是飞骑籍的弓弩手，而且当番头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唐时兵役制度：抽各户强壮男子，在当地集中训练，并按照一定形式编组。组长叫番头，要学习弩射。其中身手矫健的，要编在“飞骑籍”中。

^[6]放营农：言在农忙时放归在籍的男子回家务农。

^[7]“辛苦”句：言帮了大忙，使他免于辛苦的田间劳动。衰朽：体弱的老头，此为田父自指。

^[8]“差科”二句：言各种差役除非到了要人命的程度，我是不会全家搬走的。言外之意是说舍不得离开严武这个好官。

^[9]大作社：言春社祭祀活动规模很大。

^[10]拾遗：指杜甫。至德二年（757），杜甫在朝廷做过三个半月的左拾遗（拜官时间是五月十六日，离开朝廷上路还家的时间是闰八月初一）。

^[11]自卯将及酉：犹言从早到晚。古时将一昼夜按地支分为十二个时辰，晚十一点至凌晨一点为子时，一点至三点为丑时，依次类推，早晨五点至七点为卯时，晚上五点至七点为酉时。从这句诗看，杜甫在田父家逗留整整一天。

^[12]邻叟：比邻的老人。田父的农舍当与杜甫草堂相距不远。

^[13]“高声”六句：写田父热情留客的言谈举止。声音笑貌并出。前人评曰：“正使班马（班固、司马迁）记事，未必如此亲切。千百世下，读者无不绝倒。”被肘：挽胳膊留客的动作。言起身时被田父用胳膊肘按下。肘，作动词用。嗔（chēn抻）：责怪。问升斗：问酒量。升、斗为量酒器。“仍嗔”句：言田父责怪杜甫不该计算酒量。意即开怀畅饮。

【点评】

为田父传声写照，粗鄙真率中，别是一番天然妙趣。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正清浦起龙《读杜心解》所谓：“笔笔泥饮，却字字美严。此以田家乐为德政歌也。”此乃老杜之幽默处与机巧处。

送路六侍御入朝^[1]

童稚情亲四十年，中间消息两茫然。

更为后会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别筵。

不分桃花红似锦，生憎柳絮白于绵。

剑南春色还无赖^[2]，触忤愁人到酒边。

【注释】

^[1]此诗旧注编在广德元年（763）春梓州诗内。路六侍御，名未详。从诗中可知路六为杜甫的总角之友，分别四十年后于饯别宴上相逢。

^[2]无赖：有不管不顾之意。

【点评】

清人朱瀚评曰：“始而相亲，继而相隔，忽而相逢，俄而相别，此一定步骤也。能翻覆照应，便觉神采飞动。”后四句荡开说无赖春色，正为其别筵相逢设色也。

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1]

绝域长夏晚，兹楼清宴同。朝廷烧栈北^[2]，鼓角漏天东^[3]。屡食将军第，仍骑御史骢。本无丹灶术，那免白头翁^[4]。寇盗狂歌外^[5]，形骸痛饮中。野云低度水，檐雨细随风。出号江城黑，题诗蜡炬红^[6]。此身醒复醉，不拟哭途穷^[7]。

【注释】

^[1]此诗作于广德元年（763）夏。时杜甫流寓梓州（今四川三台）。章留后：章彝，扬州人。时初任梓州刺史兼东川留后，第二年以小过失为严武杖杀。杜甫另有《奉寄章十侍御》等诗作。

^[2]烧栈北：是年吐蕃陷陇右诸州，诏焚大散关。

^[3]漏天：地名，属雅州，即今四川雅安。以夏秋多雨如天漏，故名。漏天属西川，梓州属东川，漏天东，恐战事波及梓州。

^[4]丹灶术：炼丹术。两句言驻龄乏术。

^[5]寇盗：指入寇吐蕃。

^[6]“出号”二句：美章留后。出号，发出号令。江城黑，形容其令严政肃。

^[7]哭途穷：晋阮籍有穷途而哭事，后用以描写无路可走的悲哀。

【点评】

杜甫侍宴，与陶渊明乞食相差无几，以衣食无着故也。所以对“屡食将军第，仍骑御史骢”，颇怀感激，而“形骸痛饮中”，正乃快意当前，放浪形骸之谓。然“野云”一联，仍见出状物之精妙：檐雨随风而改，故见其“细”；野云贴水而度，实乃楼高。将种种心思意态熔铸一处，此即老杜之“丹灶术”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黄家亭子二首^[1] (其一)

山豁何时断^[2]，江平不肯流^[3]。

稍知花改岸，始验鸟随舟。

结束多红粉^[4]，欢娱恨白头。

非君爱人客，晦日更添愁。

【注释】

^[1]此诗广德二年（764）正月晦日作于阆州（今四川阆中）。王使君，阆州守。晦日，正月的最后一日，旧以为节，有临水、湔裳、饮酒等习俗。泛江：指泛舟于阆水。江，嘉陵江。经阆州一段称阆江、阆水、阆中水、渝水、汉水、巴水。

^[2]山豁：阆州城东三里有蟠龙山，望气者称之有王气，贞观中凿破山脉，称之锯山。山豁，或指此。

^[3]“江平”句：写江流平缓。阆州地势平阔故也。

^[4]结束：装扮。衣裳装束。红粉：侍宴女子。

【点评】

上四句言江行感受，细腻入微；下四句写舟中宴席，达陪侍之意。因地势开阔，故江流平缓；见岸花稍改，方知船行；见鸟随舟飞，始验听闻。遣词用字，于简约中见精细，颇可玩味。惟末联以“非君”云云感谢使君的宴请，稍显寒酸之态。

奉寄别马巴州^[1]

勋业终归马伏波^[2]，功曹非复汉萧何^[3]。

扁舟系缆沙边久^[4]，南国浮云水上多^[5]。

独把渔竿终远去^[6]，难随鸟翼一相过^[7]。

知君未爱春湖色^[8]，兴在骊驹白玉珂^[9]。

【注释】

[1]此诗题下自注曰：“时甫除京兆功曹，在东川。”此诗作于广德二年（764）。大约由于正担任京兆尹的严武的举荐，朝廷决定召杜甫为京兆功曹参军，然杜甫已做好出川下荆门东游江南的打算，所以并不准备入京上任。此诗即作于准备东下之时。但后听说严武又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于是杜甫放弃东下打算，重返成都草堂。马巴州：马姓巴州守。巴州，治所即今四川巴中市。唐时属山南西道。自注言在“东川”者，当在梓州。唐时剑南道设东西川节度使，东川辖梓、绵、剑、渝等十二州。

[2]马伏波：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此以同姓比况马巴州。

[3]“功曹”句：用《三国志·吴书》典事，孙策谓虞翻曰：“孤有征讨事，未得还府，卿复以功曹为吾萧何，守会稽耳。”此言自己虽除京兆功曹，但并不准备赴任。萧何，曾为刘邦汉王丞相，楚汉战争中留守关中，供给军需，立下大功。

[4]系缆沙边：即系缆江边。此言自己于梓州留居已久。梓州近涪江。

[5]南国：指荆楚。

[6]独把渔竿：言将去做楚国渔父，即隐居意。楚辞中有《渔父》篇。

[7]“难随”句：用《春秋》“六鹢退飞过宋都”典。言无法过京城。

[8]春湖：指洞庭湖。

[9]“兴在”句：言马巴州兴在朝觐见君，仕途顺利。骊驹：逸《诗》篇名，为告别之歌。此用为上路。白玉珂：贝饰之马勒。色白似玉，振动有声。《旧唐书·舆服志》：凡车之制，三品以上，珂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三子；六品以下，去趲及珂。

【点评】

不肯入京城，只想做渔父，诗人之心志可知。用事如风行水上，于无着落处见漪纹也。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1]

（其一、其三、其四）

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竹^[2]。

但使闾阎还揖让^[3]，敢论松竹久荒芜。

鱼知丙穴由来美^[4]，酒忆郫筒不用酤^[5]。

五马旧曾谙小径^[6]，几回书札待潜夫。

竹寒沙碧浣花溪^[7]，橘刺藤梢咫尺迷。

过客径须愁出入，居人不自解东西。

书签药裹封蛛网^[8]，野店山桥送马蹄。

肯藉荒庭春草色，先拚一饮醉如泥^[9]。

常恐沙崩损药栏，也从江槛落风湍^[10]。

新松恨不高千尺^[11]，恶竹应须斩万竿。

生理只凭黄阁老^[12]，衰颜欲付紫金丹^[13]。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14]。

【注释】

^[1]此诗作于广德二年（764）由阆州返回成都途中。严郑公，严武。据《新唐书·严武传》载，严武宝应元年（762）自成都召还，拜京兆尹，明年为二圣山陵桥道使，封郑国公，迁黄门侍郎。广德二年，复节度剑南。杜甫知老友再度镇蜀，决计重返成都草堂，故先以此诗投石问路。

^[2]文翁：汉景帝时人。曾为蜀郡守，在成都起官学，教授属县子弟。后用以称循吏。此比严武。剖竹：出守的代称。《汉书·文帝纪》：初与太守为铜虎符、竹使符。符一剖为二，授官时一给本人，一留官府。南朝谢灵运《过始宁墅》：“剖竹守沧海。”

^[3]闾阎：指乡里、民间。揖让：相见时的礼仪。句谓使治内再兴礼乐教化。严武去后，成都陷入兵乱，故此有“还揖让”之说。

^[4]鱼知丙穴：晋左思《蜀都赋》：“嘉鱼出于丙穴。”旧录蜀中出嘉鱼之穴凡十处，杜甫所指当是邛州大邑县之嘉鱼穴，其地距成都一百五十里。

^[5]酒忆郫筒：据《华阳风俗录》载，郫县有郫筒池，池旁有大竹，郫人剥其节，倾春酿于筒，苞以藕丝，蔽以蕉叶，信宿香达于林外，然后断之以献，俗号郫筒酒。

^[6]五马：太守之代称。汉制，太守驷马，朝臣出使为太守，增一马。旧曾谙小径：严武曾携酒饌至草堂。此叙旧交。

[7]浣花溪：《梁益记》：溪水出湔江，居人多造彩笺，故号浣花溪。

[8]书签：悬在卷轴一端的书名牙签或书册封面上的书名签条。药裹：药囊。

[9]拚（pān攀）：有“豁出去”之意。

[10]江槛落风湍：设江槛以减杀风浪，以防沙岸崩颓。

[11]“新松”句：用南朝吴均《咏松》诗意：“何当数千尺，为君覆明月。”

[12]黄阁老：指严武。唐时门下省称黄门省或黄阁，严武曾任门下省之给事中，故有此称。

[13]紫金丹：《云笈七签》载《合丹法》曰：火至七十日，药成，五色飞华，紫云乱映，名曰紫金。其盖上紫霜，名曰神丹。此以紫金丹代指“药栏”中物也。

[14]行路难：古乐府篇名。此借其字面。

【点评】

《读杜心解》曰：“五诗之致严也：首篇述来因，二篇邀游赏，三篇再速驾，四篇诉生计，末篇预归功。其自叙也：首篇，提出将赴之由；二篇，泛说堂边野趣；三篇，悬揣目今荒秽；四篇，逆计归时整顿；末篇，申缴将赴之故。”本书选其一、其三、其四，读之可明大略。《杜诗镜铨》引邵子湘语曰：“五诗不作奇语高调，而情致圆足，景趣幽新，遂开玉谿、剑南门户。”篇中“新松”一联有去恶扬善意，是杜集中名联，并广为后世所征引，其寓意远出老杜之上，正所谓“作者之心未必然，读者之心未必不然”也。

奉寄高常侍^[1]

汶上相逢年颇多^[2]，飞腾无那故人何^[3]。

总戎楚蜀应全未^[4]，方驾曹刘不啻过^[5]。

今日朝廷须汲黯^[6]，中原将帅忆廉颇^[7]。

天涯春色催迟暮，别泪遥添锦水波^[8]。

【注释】

^[1]此是广德二年（764）重归成都后作。高常侍：高适。严武入朝后，高适代为成都尹。吐蕃陷京畿时，高适屯兵吐蕃边境，以期牵制敌人，然出师无功，松、维等州又为敌兵所陷，故又以严武代还。高适还朝当在广德二年三月。入朝后用为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故称高常侍。

^[2]汶上相逢：记与高适初逢。杜甫于开元二十三年（735）至开元二十九年（741）曾漫游齐赵，此间识高适，并从此订交。汶上：汶水之滨。汶水出泰山郡，汶上在齐南鲁北。

^[3]无那：无奈何。

^[4]总戎楚蜀：指高适曾为淮南节度使、剑南西川节度使。应全未：未尽其长。

^[5]方驾：并驾，匹敌。曹刘：建安诗人曹植、刘桢。不啻过：远远过之。

^[6]汲黯：汉武帝时良吏，后召为九卿，以直言敢谏著称。

^[7]廉颇：战国时赵将。赵惠文王朝拜为上卿，孝成王朝任相国，悼襄王时获罪奔魏。赵数困于秦兵，复欲用之，颇亦思赵，后为人谗阻而未果。忆廉颇，指朝廷召高适回朝事。

^[8]“别泪”句：与《所思》“故凭锦水将双泪，好过瞿塘滟滪堆”同一思致。锦水：锦江，在成都南。详《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注[1]。

【点评】

此诗如寄友人书。上四述订交及故人之文武优劣；下四惜其入京而遥寄别情。明王嗣爽《杜臆》评曰：“高杜交契最久，故赠诗不作谀辞。总戎句，不讳其短，方驾句，独称其长。下文但云中原相忆，则西蜀之丧师失地，亦见于言外矣。”高适入京后方迁常侍，故此诗当是久别后寄奉之作，杜甫返成都后，与高并未相逢。诗以“朝廷须汲黯”相勉，正以散骑常侍“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之职也。老杜待友之挚情与温润，俱由此诗见出。

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1]

白水鱼竿客，清秋鹤发翁。胡为来幕下，只合在舟中^[2]。黄卷真如律^[3]，青袍也自公^[4]。老妻忧坐痹^[5]，幼女问头风^[6]。平地专欹倒，分曹失异同^[7]。礼甘衰力就，义忝上官通^[8]。畴昔论诗早，光辉仗钺雄^[9]。宽容存性拙，剪拂念途穷^[10]。露裛思藤架，烟霏想桂丛^[11]。信然龟触网，直作鸟窥笼^[12]。西岭纤村北，南江绕舍东。竹皮寒旧翠，椒实雨新红^[13]。浪簸船应坼^[14]，杯干瓮即空^[15]。藩篱生野径，斤斧任樵童。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简遂匆匆^[16]。晓入朱扉启^[17]，昏归画角终^[18]。不成寻别业，未敢息微躬^[19]。乌鹊愁银汉，鸳鸯怕锦幃^[20]。会希全物色，时放倚梧桐^[21]。

【注释】

^[1]严公：指严武。见《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注[1]、《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注[1]。此诗作于广德二年（764）秋，时在严武幕中。杜甫于是年六月入幕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然于作幕生涯多所不堪。

^[2]在舟中：指以渔樵为友，做散淡之人。

^[3]黄卷：工作日志。《唐会要》：天宝四载十一月，敕御史依旧置黄卷，书阙失，每岁委知杂御史长官比类能否，送中书门下。

^[4]青袍：官秩较低者之服。上元元年制：六品服深绿。自公：《诗·召南·羔羊》“退食自公”的省文，指退朝还家而进食。犹今之所言“上班”“下班”。

^[5]痹（bì）：指风、寒、湿等侵入肌体引起关节或肌肉疼痛、肿大和麻木的病症。杜甫此后三年诗中称自己“右臂偏枯”，即痹症。

^[6]头风：头痛病。

^[7]“平地”句：言站立不稳，分曹站班时与众不协。

^[8]“礼甘”二句：自言年老力衰，为臣尽礼很是吃力。

^[9]“畴昔”二句：谓严武对其诗名早有肯定。

^[10]“宽容”二句：感念严武的宽容与照顾。剪拂：洗涤、拂拭，喻照料。途穷：指困顿际遇。

^[11]想桂丛：即思隐居之意。汉淮南王刘安有《招隐士》曰：“桂树丛生兮山之幽。”上句乃为与此句成对仗而出。

^[12]“信然”二句：以“龟触网”“鸟窥笼”形容自己作幕的局促心态。

^[13]“西岭”四句：写草堂环境。

^[14]坼：开裂。写往返草堂与幕府间的辛苦。

^[15]“杯干”句：写无暇酿酒。

^[16]周防：杜预《左传》序：“包周身之防。”太简：《论语·雍也》：“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两句言虽想稍作周防，无奈生性太过简约，所以周防之事总是做得很不到位。

^[17]“晓入”句：言上班迟到。

^[18]“昏归”句：言归家时晚。因幕府距草堂路途远。

^[19]不成：犹“无法”。别业：即草堂。息微躬：梁沈约《游沈道士馆诗》：“遇可淹留处，便欲息微躬。”微躬：对自身的谦指。两句言竟日奔走，无暇在草堂歇息。

^[20]“乌鹊”二句：仇兆鳌注曰：“愁银汉，无填河之力；怕锦幃，乏致远之才。”

[\[21\]](#)全物色：全身养性。倚梧桐：指逍遥自在的生活。《庄子·德充符》：“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两句实为辞幕申请。

【点评】

杜甫年事已高，作幕多有不堪，加之既为严武旧故，便更易招来僚友猜忌。从“平地专欹倒，分曹失异同”两句中即可见出端倪。既然作幕生涯如“龟触网”、如“鸟窥笼”，加之生性简约，不善设防，杜甫只好借此诗向严武提出辞呈。诗中历述辞幕之原委，生动而真率，非与严武有厚交，不可为此诗也。次年正月，严武准其辞幕，杜甫终于又在浣花草堂“息微躬”“倚梧桐”了。

别唐十五诚因寄礼部贾侍郎^[1]

九载一相见，百年能几何^[2]？复为万里别，送子山之阿。白鹤久同林，潜鱼本同河。未知栖集期，衰老强高歌。歌罢两凄恻，六龙忽蹉跎^[3]。相视发皓白，况难驻羲和^[4]。胡星坠燕地^[5]，汉将仍横戈^[6]。萧条四海内，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过。饥有易子食^[7]，兽犹畏虞罗^[8]。子负经济才，天门郁嵯峨。飘飘适东周^[9]，来往若崩波。南宫吾故人^[10]，白马金盘陀^[11]。雄笔映千古，见贤心靡他^[12]。念子善师事，岁寒守旧柯^[13]。为我谢贾公，病肺卧江沱^[14]。

【注释】

^[1]唐十五诚：生平未详。贾侍郎：贾至。洛阳人，天宝元年明经及第，广德二年（764）转礼部侍郎。《旧唐书》本传称，广德二年九月，尚书左丞杨珣知东京选，礼部侍郎贾至知东京举，两部分举选，自至始。此诗或是广德二年唐十五往东都赴举时作。

^[2]“百年”句：当由晋乐府《杂曲歌辞·休洗红》“人寿百年能几何，后来新妇今为婆”句生发。

^[3]六龙：指太阳。传说日神乘车驾以六龙。

^[4]羲和：六龙日车上的驭手。

^[5]胡星：昴星。二十八宿之一。西方白虎七宿，昴为白虎之中星。古以昴宿、毕宿主冀州分野。此指史朝义缢死幽州，传首京师。安史之乱将平。

^[6]汉将：指仆固怀恩。铁勒部人，世袭都督。从郭子仪讨安史乱军，复两京，平史朝义有殊功。广德元年拒命于汾州，其子攻榆次，未几为帐下所杀。怀恩渡河北走灵武。“仍横戈”即指此。

^[7]易子食：《左传·哀公八年》：“易子而食，析骸而爨。”

^[8]虞罗：虞人的网罗。《周礼》中设有虞人，掌山泽田猎之事。

^[9]东周：指东都洛阳。

^[10]南宫：旧以尚书省称南宫，杜甫始称礼部为南宫，宋王禹偁《赠礼部宋员外阁老》诗：“未还西掖旧词臣，且向南宫作舍人。”自注：“礼部员外，号南宫舍人。”

^[11]盘陀：马鞍垫。杜甫另有《魏将军歌》曰：“星躔宝校金盘陀，夜骑天驷超天河。”

^[12]心靡他：用《诗·邶风·柏舟》句意：“之死矢靡它。”“靡”，无。两句言贾侍郎长于文笔，爱重贤才。

^[13]“岁寒”句：言志守如一。用晋代潘尼《内顾诗》句意：“不见山上松，隆冬不易故；不见陵涧柏，岁寒守一度。”

^[14]病肺：有肺疾。此句为杜甫自谓。

【点评】

诗分三段：首叙惜别之情，次记行路之难，末结寄贾之意。以第一段最为精彩。“九载一相见，百年能几何？”此一问高拔警人，非有至情者不得出此言。仇兆鳌评曰：“上四另提，感聚散不常；中四承万里复别，伤之也；下四承百年几何，勉之也。”惟“中四”在伤别的同时，亦有劝慰意：“白鹤久同林，潜鱼本同河”，正庄子所谓“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响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见《庄子·大宗师》及《天运》）。庄子性澹，故重在相忘；杜甫性真，故重在伤离。“九载”“一见”“百年”“几何”“万里”，诗在数字的推衍中叙离别，别是一种风标流韵，不知此前选家何以不曾见重。

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1]

甫也诸侯老宾客，罢酒酣歌拓金戟^[2]。骑马忽忆少年时，散蹄迸落瞿塘石。白帝城门水云外^[3]，低身直下八千尺^[4]。粉堞电转紫游缰^[5]，东得平冈出天壁。江村野堂争入眼，垂鞭鞚凌紫陌^[6]。向来皓首惊万人，自倚红颜能骑射^[7]。安知决臆追风足^[8]，朱汗骖骖犹喷玉^[9]。不虞一蹶终损伤^[10]，人生快意多所辱。职当忧戚伏衾枕，况乃迟暮加烦促。朋知来向腆我颜^[11]，杖藜强起依僮仆。语尽还成开口笑，提携别扫清溪曲^[12]。酒肉如山又一时，初筵哀丝动豪竹^[13]。共指西日不相贷，喧呼且覆杯中渌^[14]。何必走马来为问，君不见嵇康养生被杀戮^[15]。

【注释】

^[1]此诗作于夔州（今四川奉节），时当大历元年（766）至大历三年（768）间。醉为马坠，即醉而坠马。

^[2]拓金戟：仇兆鳌注：“庾信诗：‘醉来拓金戟。’”

^[3]白帝城：见《白帝》注[1]。

^[4]低身：指俯身骑马。

^[5]粉堞：指白帝城城墙。堞，城墙上箭垛。紫游缰：紫丝缰绳。晋太和中邺下童谣曰：“青青御路杨，白马紫游缰。”

^[6]鞚（duǒ kòng朵控）：松弛的马口勒。鞚，下垂貌。

^[7]红颜能骑射：言少壮之能事，见《壮游》“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秋鸢”数句。

^[8]决臆：纵意。

^[9]朱汗：好马出汗如血色，称汗血马。骖骖（cān diàn参电）：指马。骖，驾车之边马。骖，脚脰有白色长毛的马。玉：指马之口沫。

^[10]不虞：不料。蹶：颠仆，摔倒。

^[11]腆颜：厚颜。腆，有本作“忤”，为面有惭色。

^[12]提携：指随从。扫：指弹奏。

^[13]豪竹：大型管乐器。

^[14]覆：指倾杯而饮。杯中渌：指酒。晋时有酒名“醽醁”。

^[15]嵇康：三国魏正始间人物，为竹林七贤之一，著有《养生论》，后为司马昭所杀。

【点评】

杜甫到夔后不久，杜鸿渐以宰相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来到蜀中，任命柏茂琳为夔州都督邛南防御使，管领夔、峡、忠、归、万五州，治所在夔州。柏茂琳到夔后，即以杜甫为座上宾，并在生活上给予他很多关照，所以杜甫居夔期间生活安逸，创作颇丰，由此诗亦可见出杜甫的欢娱心态。开篇所言“诸侯”，即有柏茂琳在内。篇题所言“诸公”，亦当是柏茂琳身边人物。因社会关系融洽，生活环境轻松，方使“老‘甫（夫）’聊发少年狂”也。明郝敬评曰：“题有景致，诗写得霭足，辞藻风流，情兴感慨无不佳。”将此诗与《壮游》对读，最可见老杜性情中之雄豪一面也。

送惠二归故居^[1]

惠子白驹瘦，归溪唯病身。

皇天无老眼，空谷滞斯人^[2]。

崖蜜松花熟^[3]，山杯竹叶新^[4]。

柴门了无事，黄绮未称臣^[5]。

【注释】

^[1]此诗当是大历二年（767）春在夔州作。惠二：在杜甫集中仅出现此一次，余未详。

^[2]“惠子”四句：用《诗·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诗意。皇天无老眼，蔡琰《胡笳十八拍》：“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

^[3]崖蜜松花：即松花蜜。《本草》：“白蜜，一名崖蜜，盖蜂酿松花所成。”

^[4]山杯：北周庾信《奉报赵王惠酒》：“野炉燃树叶，山杯捧竹根。”竹叶：酒名。汉张衡《七辨》中已提到，当是取竹叶和曲共酿而成。晋张华《轻薄篇》：“苍梧竹叶清，宜城九酝醑。”

^[5]黄绮：汉初商山四皓中夏黄公、绮里季的合称。未称臣：四皓初隐于商山，高祖召之而不应。吕后用留侯之计，召之以辅太子。高祖欲废太子，见四皓同辅之，叹曰“羽翼成矣”。遂罢废太子之议。此句以未出山之黄绮比惠二。

【点评】

仇兆鳌曰：“上四，送惠归溪，惜之也；下四，溪中自适，慰之也。”黄生曰：“黄绮尚多一出，惠乃未称臣之黄绮，更觉高于古人矣。”二人将杜诗作意阐发甚明，由此见老杜交友之道。

园人送瓜^[1]

江间虽炎瘴，瓜熟亦不早。柏公镇夔国^[2]，滞务兹一扫。食新先战士，共少及溪老^[3]。倾筐蒲鸽青^[4]，满眼颜色好。竹竿接嵌窦，引注来鸟道^[5]。浮沉乱水玉^[6]，爱惜如芝草^[7]。落刃嚼冰霜，开怀慰枯槁。许以秋蒂除，仍看小童抱^[8]。东陵迹芜绝^[9]，楚汉休征讨^[10]。园人非故侯^[11]，种此何草草^[12]。

【注释】

^[1]此诗当作于大历二年（767）居夔州时。

^[2]柏公：柏茂林，亦写作“柏茂琳”。大历元年冬出任夔州都督，对杜甫多有关照。夔国：夔州。春秋时为夔子国，后为楚所灭，秦置巴郡，蜀汉改巴东郡，唐置夔州，府治在今四川奉节。

^[3]“食新”二句：扣“送瓜”，言柏公体恤民情，推惠及人。先战士，据《北齐书》载，兰陵王长恭为将，每得一瓜，必与将士共之。溪老，杜甫自谓。

^[4]倾筐：言倾筐将瓜倒出。蒲鸽青：言瓜色青如蒲鸽。由此句推之，园人所送之瓜为甜瓜。

^[5]“竹竿”二句：言以竹筒引山泉水浸瓜。嵌窦：指泉眼。鸟道：指高山。

^[6]沉浮：魏文帝《与吴质书》：“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冰。”水玉：指瓜。言其色碧如玉。

^[7]芝草：晋嵇含《瓜赋》：“其名龙胆，其味亦奇，是谓土芝。”《广雅》：“土芝，瓜也。”此句亦兼言对瓜之珍视。

^[8]“许以”二句：园人相约之辞。秋蒂除，指瓜园拉秧。小童抱，小童抱瓜来送。

^[9]东陵迹：指东陵侯种瓜事。邵平为故秦东陵侯，秦灭后为布衣，种瓜长安城东门外，瓜分五色而味美，世谓之东陵瓜。

^[10]“楚汉”句：亦种瓜典事。据汉刘向《新序·杂事》载，战国时梁大夫宋就曾为边县令，其地与楚临界。楚梁边亭俱种瓜。梁亭瓜美，楚人妒而夜搔之，致有死焦者。梁人欲搔楚瓜以报复，宋就不许，且派人夜间偷浇楚瓜，使楚瓜亦美，梁楚由是成为睦邻。“休征讨”即由此出。汉，当指梁。

^[11]故侯：即故东陵侯。

^[12]草草：辛劳。

【点评】

中国早有种瓜历史，然所种为甜瓜，或曰香瓜。西瓜是五代时期才由西域引进的。《新五代史·四夷附录》曰：胡峤居契丹“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由此可知杜甫所吃的只是一筐蒲鸽般大小、蒲鸽般颜色的香瓜。诗先美送瓜主人，再叙食瓜之乐，末以种瓜典事作结，可谓面面俱到。“小童抱”，“抱”字为正本，然亦有作“饱”者。宋赵次公本取“饱”，以全篇皆押上声韵，故当以“饱”字为是。此乃校勘学之“理校”，所言有理，录备一说。

又呈吴郎^[1]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注释】

^[1]此诗作于大历二年（767）。时杜甫在夔州，由瀼西移居东屯，将瀼西草堂借吴氏寓居，先有《简吴郎司法》曰：“却为姻娅过逢地，许坐曾轩数散愁。”由此知吴氏为杜甫姻亲。又因吴氏入住后有插篱防邻之举，故杜甫再以此诗代简呈之。

【点评】

有感于征求戎马，而以仁者之心哀此寡妇，实话直说，不借于比兴，如同乐府。以乐府入七言，至老杜又一变，实开晚唐杜荀鹤《山中寡妇》“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中原何处村”一路。或以为“不成诗”，殊不知情致之语皆成诗也。

晚晴吴郎见过北舍^[1]

圃畦新雨润，愧子废锄来^[2]。

竹杖交头拄，柴扉扫径开。

欲栖群鸟乱，未去小童催。

明日重阳酒，相迎自醅醑^[3]。

【注释】

^[1]此与前首作时相去不远，参前首《又呈吴郎》注[1]。时吴郎借居瀼西草堂，过东屯访杜。仇兆鳌引黄生注曰：“吴取捷径而来，叩其后扉，故诗言‘扫径’而题曰‘北舍’，即所谓锄斫舍北果林枝蔓者也。”

^[2]废锄来：废耕作而来访。

^[3]醅醑（pō pēi剖胚）：未经过滤的重酿酒。醅：二度投料酿造的酒。醑：浊酒。

【点评】

仇兆鳌曰：“初喜其过，既惜其去，而又望其来，此直叙情事，有朴质自然之致。”诗末约吴郎重阳节来饮酒，然吴郎未再至，故此后之《九日五首》曰：“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篇中“竹杖交头拄”一句，描绘两老翁相向而立，手杖之头柄相交接，细节煞是生动与真实，非拄杖之人，难得此句。

短歌行赠王郎司直^[1]

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2]，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3]。豫章翻风白日动，鲸鱼跋浪沧溟开^[4]。且脱剑佩休徘徊。西得诸侯棹锦水^[5]，欲向何门趿珠履^[6]。仲宣楼头春色深^[7]，青眼高歌望吾子^[8]。眼中之人吾老矣^[9]。

【注释】

[1]此诗作于大历三年（768）暮春。时杜甫自夔出峡，寓居湖北江陵。短歌行：乐府旧题。司直：《旧唐书·职官志》：“大理寺司直六人，从六品上，掌出使推核。”

[2]拔剑斫地：表愤激的动作。莫哀：劝王郎也。

[3]拔：振拔。

[4]“豫章”二句：以天下之名木、大鱼比况王郎之奇才。豫，又名枕木；章，又写作“樟”。

[5]西得诸侯：指王郎将西入蜀地。锦水：见《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注[1]。

[6]何门：谁人之门。趿（tā它）：拖着鞋子。珠履：《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此句用春申宾客典，问王郎入蜀将做何人宾客。有提醒他注意择门的用意。

[7]仲宣楼：即王粲楼。王粲字仲宣，为“建安七子”之一，避乱依刘表于荆州，作《登楼赋》。后人因称所登楼为仲宣楼。楼址有襄阳、当阳、江陵三说。杜甫所言当是江陵城楼。南朝梁元帝《出江陵县还》：“朝出屠羊县，夕返仲宣楼。”此即杜甫所本。

[8]用晋阮籍好为青白眼典事。青眼相待，表示爱重。

[9]“眼中”句：谓“眼中之人”见我已是垂垂老耄了。

【点评】

本篇上下两段，各为五句。上叶平声韵，下叶仄声韵，章法独特。虽曰“赠王郎”，实借以一抒自家勃郁之气矣。诗中所涉，正老杜蜀中所历，故悲凉跌宕，突兀横绝，别是一种韵致。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广州^[1]

斧钺下青冥^[2]，楼船过洞庭^[3]。

北风随爽气，南斗避文星^[4]。

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5]。

王孙丈人行^[6]，垂老见飘零^[7]。

【注释】

^[1]此诗当作于大历三年（768）冬。衡州，治所即今湖南衡阳。李勉，自江西观察使入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大历三年十月拜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时岭南番帅冯崇道与桂州朱济时叛，朝廷遣李勉讨之。

^[2]“斧钺”句：言李勉受命于朝廷。《礼记》载：“诸侯赐斧钺，然后专征伐。”故汉魏以来为将者多言仗斧钺。下青冥：自天而下。此以“青冥”代指朝廷。

^[3]楼船：汉武帝征南越时曾作楼船。

^[4]南斗：即斗宿，有六星，主吴越分野。文星：《晋书·天文志》：东壁二星主文章，是谓文星。此以喻李勉有文章之才。

^[5]“日月”二句：赵次公注：“言我身于日月之下如笼中之鸟，局而不伸；于天地之中如水上之萍，泛而无定。”

^[6]“王孙”句：指李勉。言其为宗室。行，读音如“项”。

^[7]“垂老”句：自指。

【点评】

清黄生评曰：“前半极其雄迈，五六意悲而语则壮，得此方称，结亦不觉衰飒，此章法凑泊之妙也。”此诗最为警人者在五六两句，即“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然歧见亦在此处。赵次公、仇兆鳌皆主张添字作解，以“笼中鸟”“水上萍”为诗人自比，以与末句之“飘零”相关合，然又有“以日月为笼而我为鸟，以天地为水而我为萍”及“日月于天，只是笼中之鸟，乾坤于大空，止是水上之萍”的解释（见赵次公注中所驳引），究竟何解为上，还请读者自裁自断。宋《王直方诗话》载有黄庭坚山谷的一段谈话，涉及此两句诗，潘惇字子真，南昌人也。尝以诗呈山谷，山谷云：“作诗须要开广，如老杜‘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之类。”子真云：“惇辈那便到此。”山谷曰：“无此只是初学诗一门户耳。”由此可知黄山谷将此一联视为“开广”之例而师法之。贾谊《鹏鸟赋》曰：“且夫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由此推想，杜甫以天地为笼、日月为鸟；以大空为水、乾坤为萍似亦无不可也。

江阁卧病走笔寄呈崔卢两侍御^[1]

客子庖厨薄，江楼枕席清。

衰年病只瘦，长夏想为情。

滑忆雕胡饭^[2]，香闻锦带羹^[3]。

溜匙兼暖腹^[4]，谁欲致杯罍^[5]？

【注释】

^[1]此诗作于大历四年（769）秋，时流寓潭州（今湖南长沙）。崔卢两侍御，指崔五和卢十四弟。杜甫另有《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夏日杨长宁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又有《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柩归上都二十四韵》，杜甫祖母为卢氏。

^[2]雕胡：菰米。即茭白的果实。曝干可炊食，香滑可口。

^[3]锦带：即莼菜。以生湖南者最美，为羹滑爽清香。

^[4]溜匙兼暖腹：承上联而出，言雕胡饭可溜匙，锦带羹可暖腹。

^[5]罍（yīng英）：小口大腹的瓦制酒器。此与“杯”为复合词，指杯类饮器。

【点评】

杜甫以迟暮多病之身，饱受漂泊饥寒之苦，至潭州此篇，一如陶渊明之赋“乞食”也。“雕胡饭”惟“忆”其“滑”；“锦带羹”只“闻”其“香”，诗人之饥寒困顿可知也。然正因如此，两样普通吃食才在诗人笔下格外诱人，“溜匙兼暖腹”，非思之切、求之急，何以出此句？惟不知“两侍御”最终致其杯罍否？老杜之黑色幽默，直是令人鼻酸。

咏怀古迹·丞相祠堂何处寻

遣兴五首^[1]

(其一、其二、其三)

蛰龙三冬卧^[2]，老鹤万里心^[3]。

昔时贤俊人，未遇犹视今。

嵇康不得死^[4]，孔明有知音^[5]。

又如垅坻松，用舍在所寻。

大哉霜雪干，岁久为枯林。

昔者庞德公，未曾入州府^[6]。

襄阳耆旧间，处士节独苦^[7]。

岂无济时策，终竟畏罗罟^[8]。

林茂鸟有归，水深鱼知聚^[9]。

举家隐鹿门，刘表焉得取。

陶潜避俗翁^[10]，未必能达道。

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11]。

达生岂是足^[12]，默识盖不早^[13]。

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14]。

【注释】

[1] 此是乾元二年（759）在秦州作，全篇五首，前三首写古之“贤俊”，后两首写当世。此以前三首入“览古”类中。

[2] 蛰龙：龙蛇冬眠伏藏，惊蛰始出。《易·系辞下》：“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此以比贤俊之人伏以待时。

[3] “老鹤”句：兼用《诗·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和曹操《步出夏门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诗意。

[4] 嵇康：参见《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注[15]。不得死：不得志而死。钟会与嵇康有隙，谮于司马昭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

[5] 孔明：诸葛亮字孔明。三国时蜀相。有知音：徐庶言于刘备曰：“孔明，卧龙也，将军宜枉驾过之。”于是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成就了魏、蜀、吴三分天下的政治局面。

[6]庞德公：汉末襄阳人。居岷山之南，未尝入州府。为司马徽、诸葛亮、徐庶等所尊事。荆州刺史刘表往见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曰：“鸿鹄巢于高林，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而已。”刘表叹息而去。庞公后携妻子登鹿门山，采药不返。事见《后汉书·隐逸传》。

[7]处士：指庞德公。

[8]罗罟：捕鸟和捕鱼的用具。

[9]“林茂”二句：用庞公“鸿鹄巢林”“鼋鼍穴渊”之说。又曹植《离思赋》：“水重深而鱼悦，林修茂而鸟喜。”

[10]陶潜：一名渊明，字元亮，东晋末时人。曾为州祭酒，复为镇军建威参军，后为彭泽令。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弃官归隐于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之栗里，成为文学史上第一个描写乡村田园生活的诗人。

[11]恨枯槁：以枯槁困顿为恨。陶渊明在《饮酒》诗中说：“颜渊故为仁，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

[12]达生：《庄子》有《达生》篇曰：“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后以达生为不受世务牵累之意。宋谢灵运《斋中读书》：“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

[13]默识：心识，领悟。《论语·述而》：“默而识之。”

[14]“有子”二句：讥陶渊明“默识”不早，在子女问题上没有开悟。陶有《责子》诗曰：“虽有五男儿，终不好纸笔。”又有《命子》诗曰：“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

【点评】

首章总领全篇，言“贤俊”在世，贵逢知己，嵇康、孔明同有“卧龙”之誉，一“不得死”，一成功业，便是明证。即使高峻如垆坻松者，不为世用，亦成枯林。次言若不能如孔明之救世，便当如庞公之高隐；三章言陶渊明虽隐居而未必达道，故常于诗中叹恨隐士之枯槁，又把子之贤愚放在怀中。仇注引黄庭坚语曰：“子美困于山川，为不知者诟病，以为拙于生事，又往往讥议宗文、宗武失学，故寄之渊明以解嘲耳。”此以意逆志之说，当可成立。

蜀相^[1]

丞相祠堂何处寻^[2]？锦官城外柏森森^[3]。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频天下计^[4]，两朝开济老臣心^[5]。

出师未捷身先死^[6]，长使英雄泪满襟。

【注释】

^[1]本篇作于上元元年（760）初至成都时。蜀相：指蜀汉丞相诸葛亮。

^[2]丞相祠堂：今名武侯祠，在成都南郊公园内。初建于晋李雄在成都称王时。

^[3]锦官城：成都别称。古锦官城是成都少城，毁于晋桓温平蜀时。

^[4]三顾：刘备三顾诸葛亮于隆中草庐。

^[5]两朝：诸葛亮事先主刘备和后主刘禅两朝。

^[6]“出师”句：诸葛亮出兵伐魏，于渭南五丈原病死军中。

【点评】

诸葛亮是一位具有悲剧性格的人物，从其早年好为《梁甫吟》一类悲怆曲调可知。设若以诸葛之才辅佐曹操，天下又不知是怎样一番景象。然诸葛亮却在解褐之初选择了势力最为薄弱的刘备，并由此导演出三分天下的政治局面。杜甫亦为具有悲剧性格的人物，从他华州弃官之举可知。所以杜甫于诸葛武侯频致意焉，多次赋诗咏之，美其才，慕其忠，赞其功，叹其出师未捷，志决身殁，盖亦所以自喻也。此诗结联二句，尤为古来失路英雄所共鸣，唐之王叔文、宋之宗泽，临终前均诵此二句以寄意，虽千载之下，犹有同感者也。

滕王亭子二首^[1]

（其一）

君王台榭枕巴山，万丈丹梯尚可攀^[2]。

春日莺啼修竹里^[3]，仙家犬吠白云间^[4]。

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

人到于今歌出牧^[5]，来游此地不知还。

【注释】

^[1]此诗作于广德二年（764）。时杜甫由梓州（今四川三台）到阆州（今四川阆中），游赏此亭。滕王亭子：滕王李元婴由寿州刺史移镇隆州时所建。后隆州避玄宗李隆基之讳，改称阆州。滕王，唐高祖第二十二子，贞观十三年（639）封王。文明元年（684）卒。

^[2]万丈丹梯：形容山路高耸入云，亦指通向道家仙境的道路。此处两重意思兼有，滕王亭子建在道观之内。详见本篇点评。

^[3]莺啼修竹：用晋孙绰《兰亭诗》句意：“啼莺吟修竹。”

^[4]犬吠白云间：用汉淮南王刘安修道事。王充《论衡·道虚》：“王遂得道，举家升天，畜产皆仙，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

^[5]出牧：出为州官。旧以县官称“宰”，州官称“牧”，郡官称“守”。

【点评】

滕王亭子，阆中名胜也。滕王都督洪州时还建有一阁，因王勃作序而传名千古。仇兆鳌《杜诗详注》曰：“新旧《唐书》并云：元婴为金州刺史，骄佚失度。太宗初丧，则饮宴歌舞，狎昵厮养。巡省部内，则借狗求置，所过为害。及迁洪州都督，复以贪闻。高宗给麻二车，助为钱缗。小说又载其召属宦妻于宫而淫之。杨用修云：‘其恶如此，而诗称“民到于今歌出牧”，未足为诗史。’今按：末二句一气读下，正刺其荒游，非颂其遗泽也。”其实杜甫重在游赏古迹，并非重在论人，故特于题下自注曰：“亭在玉台观内，王曾典此州。”又有《玉台观二首》，题下自注曰：“滕王造。”从游吴越、游齐鲁，到游阆州，可以见出老杜对历史人文旧迹的关注。

忆昔二首^[1]

（其二）

忆昔开元全盛日^[2]，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3]。齐纨鲁缟车班班^[4]，男耕女桑不相失^[5]。宫中圣人奏云门^[6]，天下朋友皆胶漆^[7]。百余年间未灾变^[8]，叔孙礼乐萧何律^[9]。岂闻一绢直万钱^[10]，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11]。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小臣鲁钝无所能^[12]，朝廷记识蒙禄秩^[13]。周宣中兴望我皇^[14]，洒血江汉身衰疾。

【注释】

^[1]此诗作于广德二年（764）。本篇忆玄宗开元盛世，以期代宗能够中兴唐室。

^[2]开元：唐玄宗李隆基年号，起讫时间为公元713—741年。

^[3]不劳吉日出：谓出行不需择日，即日日为好日也。

^[4]齐纨鲁缟：指精致的丝织品。《汉书·地理志》：“齐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又《韩安国传》：“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车班班：言商贾不绝于道。

^[5]“男耕”句：指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正常。《吴越春秋》：“一男不耕，有受其饥；一女不织，有受其寒。”

^[6]宫中圣人：指当朝皇帝。云门：乐名。《周礼》：“大司乐舞云门以祀天神。”

^[7]胶漆：如胶似漆。指关系亲密。《古诗十九首》：“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

^[8]百余年间：指唐开国至安史之乱以前，即公元618—755年，凡一百三十七年。

^[9]“叔孙”句：指西汉初年叔孙通制礼仪，萧何作律九章。句以汉比唐，言唐朝开国百余年间制度健全，秩序井然。

^[10]“岂闻”句：此句以下写安史之乱以后情况。

^[11]“宗庙”句：指广德二年吐蕃入寇长安事。吐蕃盘踞长安十五日，代宗于这年十二月始还长安。诗当作于代宗还朝后不久，故曰“新除狐兔穴”。

^[12]“小臣”句：用魏刘桢《赠五官中郎将》句意：“小臣信顽卤。”

^[13]蒙禄秩：指在朝中为官。

^[14]“周宣”句：希望唐代宗能效法周宣王，中兴唐室。周宣中兴，周宣王承厉王之乱，复修文武成康之业，周道复兴。

【点评】

忆开元盛日，可补史籍；盼代宗中兴，不顾衰疾，诗人拳拳之心，苍天可鉴！

春日江村五首^[1]

（其五）

群盗哀王粲^[2]，中年召贾生^[3]。

登楼初有作^[4]，前席竟为荣^[5]。

宅入先贤传^[6]，才高处士名^[7]。

异时怀二子，春日复含情。

【注释】

[1] 此是永泰元年（765）春辞严武幕府之职以后作。

[2] “群盗”句：以王粲自况。王粲字仲宣，少有才名，为蔡邕所重。生当汉末乱世，避地往依荆州刘表十五年，寂寞思归，作《登楼赋》。群盗，指汉末军阀混战局面，并以汉喻唐。哀王粲，哀其生不逢时。

[3] 贾生：汉洛阳人贾谊。曾为汉文帝博士，后贬为长沙王太傅。岁余，帝思而召之至宣室。

[4] “登楼”句：指王粲作《登楼赋》，顶首句。

[5] “前席”句：指贾谊应召事，顶第二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文帝接见贾谊时，“问鬼神之本，贾生因俱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

[6] 宅：指王粲、贾谊之宅。《沔阳记》称：“王粲宅在襄阳，井台尚存。”贾谊宅在长沙。《先贤传》仇注：“古书有《汝南先贤传》《楚国先贤传》。”

[7] “才高”句：言彼二人之才高于隐居之处士。

【点评】

仇兆鳌曰：“三四分顶王贾，乃生前事；五六合承王贾，乃身后事。末句有窃比前人意。公避乱蜀中，作诗言志，甚有类于王粲；而老授郎官，未蒙见召，叹不得为贾生。至于卜宅花溪，留名后世，则自信古今同调矣。”贾生被召时二十余，故杜甫对贾生颇怀艳羡，以“前席”“为荣”，晚唐李商隐对文帝“前席”之举则有更为冷峻的评说：“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此等见识，远高于杜甫。

八阵图^[1]

功盖三分国^[2]，名成八阵图。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3]。

【注释】

^[1]此诗当是大历元年（766）初至夔州时所作。八阵图：故址在今四川奉节西南长江中。八阵，指天、地、风、云、飞龙、翔鸟、虎翼、蛇盘八种作战阵法。

^[2]三分国：指魏、蜀、吴三国共分天下。

^[3]失吞吴：指未能吞灭吴国。八阵图意在防吴。

【点评】

先主征吴，兵败夷陵，退还鱼腹，病终永安宫。如此结局，诸葛亮不能无恨。此诗借八阵图以赞诸葛亮之精神，悲壮慷慨。苏东坡以为吞吴非亮本意，故其恨乃在失策于吞吴，即不当吞吴而吞之，以致局势急转直下（见《东坡志林》）。此乃史家之见，非诗人之见也。

咏怀古迹五首^[1]

一

支离东北风尘际^[2]，飘泊西南天地间^[3]。

三峡楼台淹日月^[4]，五溪衣服共云山^[5]。

羯胡事主终无赖^[6]，词客哀时且未还^[7]。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8]。

二

摇落深知宋玉悲^[9]，风流儒雅亦吾师^[10]。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11]，云雨荒台岂梦思^[12]？

最是楚宫俱泯灭^[13]，舟人指点到今疑。

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14]，生长明妃尚有村^[15]。

一去紫台连朔漠^[16]，独留青冢向黄昏^[17]。

画图省识春风面^[18]，环佩空归夜月魂^[19]。

千载琵琶作胡语^[20]，分明怨恨曲中论。

四

蜀主窥吴幸三峡^[21]，崩年亦在永安宫^[22]。

翠华想象空山里^[23]，玉殿虚无野寺中^[24]。

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25]。

武侯祠屋常邻近^[26]，一体君臣祭祀同^[27]。

五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28]。

三分割据纡筹策^[29]，万古云霄一羽毛^[30]。

仲伯之间见伊吕^[31]，指挥若定失萧曹^[32]。

运移汉祚终难复^[33]，志决身歼军务劳^[34]。

【注释】

[1]本篇当是大历元年（766）在夔州作，借古迹以咏怀。

[2]支离：破碎。此指流离，漂泊不定。

[3]飘泊西南：指作者流寓两川的漂泊生活。

[4]三峡：指夔州以东的夔峡、巫峡、西陵峡。此指夔峡。

[5]五溪：指今湖南贵州交界一带。《后汉书·南蛮传》：“武陵五溪蛮，好五彩衣服。”

[6]羯胡：古代北方民族。此指安禄山、史思明叛军。

[7]词客：作者自指，兼咏庾信。

[8]“庾信”二句：托庾信以自咏。庾信，南北朝诗人。《周书·庾信传》载，庾信由梁入北周，“常有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其赋云：“壮士不还，寒风萧瑟。”

[9]“摇落”句：语本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10]风流儒雅：形容其品格文藻之高。

[11]江山故宅：归州（今湖北秭归）有宋玉故宅。

[12]云雨荒台：宋玉《高唐赋》写巫山神女“旦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13]楚宫：指细腰宫，故址在今湖北秭归。

[14]荆门：山名，在湖北宜都西北，与虎牙夹江对峙如门。

[15]明妃：即王昭君。名嫕，汉元帝宫人。晋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亦称明妃。村：指昭君村，在今湖北秭归。

[16]紫台：犹紫宫，帝王所居的宫殿。朔漠：北方沙漠，指匈奴所居之地。

[17]青冢：王昭君墓。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之南二十里。《太平寰宇记》：“其上草色常青，故曰青冢。”

[18]画图：指王昭君画像。《西京杂记》载，汉元帝使画工图宫女像，按图召幸。“宫人皆赂画工，昭君自恃容貌，独不肯与。工人乃丑图之，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入，工按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帝悔之，而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

[19]环佩：妇女佩戴饰物。

[20]胡语：胡音，指匈奴音乐。

[21]蜀主：指先主刘备。窥吴：公元222年，刘备率军进攻东吴，兵败退回夔州白帝城。

[22]崩年：死时。永安宫：在夔州鱼腹，故址今属四川奉节。

[23]翠华：皇帝出行的仪仗。

[24]“玉殿”句：句下原注：“殿今为卧龙寺，庙在宫东。”

[25]伏腊：伏腊之祭。伏祭在六月，腊祭在十二月。

[26]武侯祠屋：诸葛亮祠堂。诸葛亮封武乡侯，省称武侯。

[27]一体君臣：语本王褒《四子讲德论》：“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明其一体，相待而成。”

[28]宗臣：重臣。

[29]三分割据：指魏、蜀、吴鼎足三分局面。纾筹策：曲尽计谋。

[30]羽毛：指鸾凤之类飞禽。

[31]伊吕：指辅佐高汤的伊尹和辅佐文王、武王的吕尚。

[32]萧曹：指汉高祖的谋臣萧何和曹参。

[33]汉祚：汉朝的帝业。

[34]志决身歼：立志坚定，以身殉职。诸葛亮鞠躬尽瘁，北伐时病死于五丈原军中。

【点评】

杜甫创七律组诗，或称“组律”，本组即其一也。借古迹以咏怀，其源盖出于左思之《咏史》，皆托古以抒情。首章未点明古迹，而借庾信以自喻，喻其平生萧瑟，而以诗赋名世。次章咏宋玉宅，借以发萧条之悲。三章咏明妃村，借以写“一去紫台”之怨，而暗寓忠荃之愆。四章咏先主庙，借以明君臣之心。末章咏武侯祠，借以自喻其“鞠躬尽瘁”之志。诚如方东树《昭昧詹言》所评：“五首皆借古迹以见己怀，非专咏古迹也。”

艺界题赠·丹青不知老将至

戏为六绝句^[1]

庾信文章老更成^[2]，凌云健笔意纵横。

今人嗤点流传赋^[3]，不觉前贤畏后生^[4]。

王杨卢骆当时体^[5]，轻薄为文哂未休^[6]。

尔曹身与名俱灭^[7]，不废江河万古流。

纵使卢王操翰墨^[8]，劣于汉魏近风骚^[9]。

龙文虎脊皆君驭^[10]，历块过都见尔曹^[11]。

才力应难跨数公^[12]，凡今谁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兰苕上^[13]，未掣鲸鱼碧海中^[14]。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15]，恐与齐梁作后尘^[16]。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17]？

别裁伪体亲风雅^[18]，转益多师是汝师^[19]。

【注释】

^[1]此诗旧注系在上元二年（761），为杜甫之论诗诗。本类选篇按所论内容编次，不依作年。

^[2]庾信：字子山，初仕南朝梁，奉使西魏，被留王中。西魏亡，仕北周。文章绮丽，初擅宫体，晚年诗赋颇多乡关之思。老更成：老愈成格，文笔愈健。

^[3]嗤点：嗤笑指点。《周书·庾信传赞》即称庾信是“词赋之罪人”。

^[4]畏后生：《论语·子罕》：“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句言不以为庾信当畏今人嗤点。

^[5]王杨卢骆：即所谓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6]轻薄：指哂笑“四杰”的轻薄之人。哂（shěn审）：嗤笑。

[7]尔曹：汝辈，有贬义。指“轻薄为文”者。

[8]卢王：卢照邻、王勃。代指“四杰”。

[9]“劣于”句：当读作“劣于”“汉魏”之“近风骚”。即“四杰”诗稍逊于风雅楚骚汉魏之作，然亦颇有可观者。

[10]龙文虎脊：喻“四杰”之文采。

[11]历块过都：典出汉王褒《圣主得贤臣颂》：“过都越国，蹶如历块。”原指马行之迅疾，言过都越国如越土块，此以喻“四杰”之才具。

[12]数公：指庾信、“四杰”。

[13]翡翠兰苕上：语出晋郭璞《游仙诗》“翡翠戏兰苕”。翡翠，鸟名，体小而羽绿色。兰苕，香草。此句喻为文之小手笔。

[14]掣：牵掣，抽取。句以“掣鲸”比喻才大气雄之大手笔。

[15]屈宋：屈原、宋玉。战国时楚之辞赋家，“风骚”之“骚”的代表。方驾：并驾齐驱。

[16]齐梁：指南朝齐梁时代的文学，其时笔力纤弱。

[17]复先谁：即复谁先。言为文递相祖述，愈趋愈下，又能在哪个前人之先呢？

[18]别裁：区别、裁汰。风雅：《诗经》中有“十五国风”和“大雅”“小雅”，此以代指古典诗歌的源头《诗经》。传统诗论以为，《诗经》中的古诗体现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雅正风格。

[19]汝：即上文之“尔曹”。

【点评】

六绝句首章推美庾信，其次彰表四杰，其三言四杰逊于汉魏风骚，却远过于嗤点前辈者。其四言当今之人才力俱在庾信、四杰之下，并无掣鲸之大才；其五为杜公自道；其六戒当世为文之人。六章气格才情，纵横跌宕，以议论抒胸臆，实开以绝句论诗之先河。至金代元好问撰《论诗绝句三十首》，则论诗绝句形制大定矣。

解闷十二首^[1] (其五、其六、其七)

李陵苏武是吾师^[2]，孟子论文更不疑^[3]。

一饭不曾留俗客，数篇今见古人诗^[4]。

复忆襄阳孟浩然^[5]，清诗句句尽堪传。

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颈鳊^[6]。

陶冶性灵存底物^[7]，新诗改罢自长吟。

熟知二谢将能事^[8]，颇学阴何苦用心^[9]。

【注释】

[1]本篇作于大历元年（766），杜甫时在夔州。诗或写风土民情，或讽玄宗朝贡荔枝事，或记创作心得，内容庞杂。兹将品论文艺的三篇录出。

[2]李陵苏武：汉武帝时人。李陵为李广之孙，天汉二年率五千人击匈奴，战败投降。苏武于天汉元年以中郎将出使匈奴，匈奴羁之使降，苏武不屈，持节牧羊十九年，昭帝即位后始归。《文选》收录苏武李陵之诗凡七篇，唐皎然《诗式》以为五言诗始于苏李二子，然宋苏轼已疑苏李之诗为伪作。此杜甫从南朝梁钟嵘《诗品》及唐皎然《诗式》之说。五言诗起于西汉，杜甫所推崇者实是汉代作品。

[3]孟子：指孟云卿。诗下原注：“校书郎孟云卿。”

[4]数篇：指孟云卿之作。古人诗：言孟诗有古调。

[5]孟浩然（689—740）：襄阳（今属湖北）人，开元间游长安，应进士不第。诗风清俊，与王维并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

[6]槎头缩颈鳊：用孟浩然句。《峴潭作》：“试垂竹竿钓，果得槎头鳊。”《冬至后过吴张二子檀溪别业》：“鸟泊随阳雁，鱼藏缩颈鳊。”

[7]底物：何物。

[8]二谢：南朝宋代诗人谢灵运和齐代诗人谢朓。二人诗多描写山水自然风物，格调清隽。将能事：将尽其能事。《易》：“天下之能事毕矣。”

[9]阴何：南朝陈代诗人阴铿和梁代诗人何逊。二人集中多写景小诗，风格清新流丽。

【点评】

三章首推西汉五言之高古，次赏孟浩然之清俊，末属二谢、阴何之清新流丽，正“转益多师”之实证也，可与《戏为六绝句》相参读。

偶题^[1]

文章千古事^[2]，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3]。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4]。前辈飞腾入，馀波绮丽为^[5]。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6]。永怀江左逸^[7]，多病邺中奇^[8]。騄骥皆良马^[9]，骐驎带好儿^[10]。车轮徒已斫^[11]，堂构惜仍亏^[12]。漫作潜夫论^[13]，虚传幼妇碑^[14]。缘情慰漂荡^[15]，抱疾屡迁移。经济惭长策，飞栖假一枝^[16]。尘沙傍蜂蛰，江峡绕蛟螭^[17]。萧瑟唐虞远^[18]，联翩楚汉危^[19]。圣朝兼盗贼^[20]，异俗更喧卑^[21]。郁郁星辰剑^[22]，苍苍云雨池^[23]。两都开幕府，万宇插军麾^[24]。南海残铜柱^[25]，东风避月支^[26]。音书恨乌鹊^[27]，号怒怪熊羆。稼穡分诗兴^[28]，柴荆学土宜^[29]。故山迷白阁，秋水忆黄陂^[30]。不敢要佳句^[31]，愁来赋别离。

【注释】

[1]此诗约作于大历元年（766）秋，作者时在夔州。

[2]“文章”句：用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句意：“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3]浪垂：虚传。

[4]“骚人”二句：言汉文承楚骚。

[5]“前辈”二句：言古今诗风不同。馀波绮丽为：建安以后，诗风趋向绮丽侈靡，故李白《古风》曰：“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6]弱岁：弱冠之岁，即二十岁。

[7]怀：追怀。江左逸：指定都江左建康（今南京）的东晋及南朝文坛上活动的一批作家。如东晋王谢之族，宋之谢灵运、鲍照，齐之谢朓，梁之何逊，陈之阴铿等，其诗文大多洒脱逸秀。

[8]病：自患未能也。邺中奇：指曹魏时期集中于邺下的一批作家，如建安七子等。其文风慷慨有奇气。

[9]“騄骥”句：语出曹丕《典论》：“今之文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斯七人者……咸自以骋騄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10]“骐驎”句：用徐陵父子事。据《陈书·徐陵传》载：陵少时被宝志和尚称为“天上石麒麟”，及子徐俭长成，南朝梁元帝召为尚书金部郎中，尝侍宴赋诗，元帝叹赏曰：“徐氏之子，复有父矣。”唯传中“麒麟”鹿属，与杜诗所称者有异。骐驎，有本作“麒麟”。

[11]“车轮”句：用《庄子·天道》典。轮扁答齐桓公技艺之道曰：“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此以喻为诗之难。

[12]“堂构”句：《书·大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构？”此喻文章之业难以继承，不肯为堂基，况肯构立屋？

[13]潜夫论：书名，东汉王符所著。此借其字面，表示要潜心创作，不求彰显。

[14]幼妇碑：曹娥碑。汉蔡邕题其后曰：“黄绢幼妇，外孙酺白。”杨修读即解，曹操行三十里乃悟曰：“黄绢，色丝，‘绝’字也；幼妇，少女，‘妙’字也；外孙，女子之子，‘好’字也；酺白，受辛之器，‘辞’字也。”此借以隐“绝妙好辞”四字。

[15]缘情：晋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此言写诗以自慰。

[16]假一枝：用《庄子·逍遥游》“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寓意。假，借。

[17]“尘沙”二句：写夔州环境。

[18]“萧瑟”句：用《四皓歌》句意：“唐虞世远，吾将何归。”

[19]楚汉危：以楚汉之际豪杰相王，喻当世军阀之争。

[20]盗贼：指崔旰。时为西山都知兵马使，畏祸转入山中，与节度使郭英义兵戎相见。

[21]“异俗”句：言夔州多夷人，风俗异于汉族。

[22]星辰剑：晋雷次宗《豫章记》称：吴末亡时，常有紫气见斗牛间，张华问于雷孔章，孔章判定，斗牛间有异气是宝物，精在豫章丰城。张华以孔章为丰城令，掘地二丈，得玉匣长八尺，内有二剑。是夕，牛斗间气不复见。句以气干星辰之宝剑自况。

[23]云雨池：用周瑜言于刘备语：“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

[24]“两都”二句：言两都不保，天下用兵。此前吐蕃尝陷两京。

[25]铜柱：汉马援征南时，立铜柱勒功其上。此指西原蛮陷邵州，桂州山獠造反事初平。

[26]月支：汉西域国名，此代指吐蕃。

[27]“音书”句：言书信不来。

[28]“稼穡”句：言为耕作糊口而无心去写诗。

[29]土宜：当地风俗。

[30]白阁、黄陂：长安附近山水。黄，一作“皇”。

[31]要：读平声。

【点评】

仇兆鳌《杜诗详注》曰：“此诗是二段格，前半论诗文，以‘文章千古事’为纲领；后半叙境遇，以‘缘情慰漂荡’为关键。前段结云：‘漫作潜夫论，虚传幼妇碑’，隐以‘千古事’自期矣；后段结云：‘不敢要佳句，愁来赋别离’仍以‘慰漂荡’自解矣。其段落之严整，脉理之精细如此。”此论诗之结构甚确，然上段论文者似更有可观，可明老杜一生创作之心迹。

画鹰^[1]

素练风霜起^[2]，苍鹰画作殊^[3]。

拟身思狡兔^[4]，侧目似愁胡^[5]。

绦镞光堪摘，轩楹势可呼^[6]。

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7]！

【注释】

[1]此为品画之作，未详作年。

[2]素练：指作画所用白绢。风霜起：指画鹰所显露的威猛之势。

[3]殊：非同寻常。

[4]拟：古“竦”字。

[5]“侧目”句：用晋孙楚《鹰赋》句意：“深目蛾眉，状如愁胡。”鹰目色黄而形凹，与胡人之目相似，故有此比。

[6]绦镞：系鹰之丝绳与绳上转轴。势可呼：言画面绘鹰于轩楹之上，其势似呼之欲出。两句写画作之逼真。

[7]“何当”二句：据《幽冥录》称，楚文王猎于云梦之泽，云际鸟翱翔飘飏，鹰见之，竦翮而升，矗若飞电，须臾羽堕如雪，血洒如雨，两翅坠地，广数十里。

【点评】

“拟身”“侧目”一联，已曲尽鹰之态势精神，末以“击凡鸟”作结，更是痛快淋漓，足见诗人自家之胸襟气魄也。仇兆鳌《杜诗译注》评曰：“末又从画鹰想出真鹰，几于写生欲活。每咏一物，必以全副精神入之，老笔苍劲中，时见灵气飞舞。”《唐宋诗举要》引吴（汝纶）之语曰：“咏鹰、咏马，皆杜公独擅。”

题壁上韦偃画马歌^[1]

韦侯别我有所适^[2]，知我怜君画无敌。

戏拈秃笔扫骅骝，欵见骐驎出东壁^[3]。

一匹齕草一匹嘶，坐看千里当霜蹄^[4]。

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5]！

【注释】

[1]此诗约作于上元元年（760），作者时在成都。韦偃：仇注引朱景玄《画断》曰：“韦偃，京兆（长安）人，寓居于蜀。常以越笔点簇鞍马，千变万态或腾或倚，或齕或饮，或惊或止，或走或起，或翘或跂。其小者，或头一点，或尾一抹，巧妙离奇，韩幹之匹也。”

[2]有所适：要前往某处。

[3]欵（xū需）：忽然。

[4]坐看：因看。千里：《后汉书·马援传》：“昔有骐驎，一日千里。”当霜蹄：《庄子·马蹄》：“马蹄可以践霜雪。”

[5]“与人”句：言壁上之画马，将与诗人同在。

【点评】

韦偃以“点簇”法画马，“戏拈秃笔”，正道出韦偃画技与画风，“欵见骐驎出东壁”，则画作之逼真可知。较寻常题画诗不同者在最后一联，“时危安得真致此”？有此一问，人与马精神俱出。

宋洪迈《容斋随笔》曰：“江山登临之美，泉石赏玩之胜，世间佳境也，观者必曰‘如画’。故有‘江山如画’‘天开图画即江山’‘身在画图中’之语。至于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叹之不足者，则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间又见真乘黄’‘时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须九重真龙出’‘凭轩忽若无丹青’‘高堂见生鹘’‘直讶松杉冷，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言绘画曰“逼真”，言真景曰“如画”，此换位批评之法为杜甫所善用。

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1]

国初已来画鞍马^[2]，神妙独数江都王^[3]。将军得名三十载，人间又见真乘黄^[4]。曾貌先帝照夜白^[5]，龙池十日飞霹雳^[6]。内府殷红玛瑙盘，婕妤传诏才人索。盘赐将军拜舞归，轻纨细绮相追飞。贵戚权门得笔迹，始觉屏障生光辉。昔日太宗拳毛騧^[7]，近时郭家狮子花^[8]。今之新图有二马，复令识者久叹嗟。此皆战骑一敌万，缟素漠漠开风沙。其余七匹亦殊绝，迥若寒空杂霞雪^[9]。霜蹄蹴踏长楸间^[10]，马官厮养森成列。可怜九马争神骏^[11]，顾视清高气深稳。借问苦心爱者谁，后有韦讽前支遁^[12]。忆昔巡幸新丰宫，翠华拂天来向东^[13]。腾骧磊落三万匹^[14]，皆与此图筋骨同。自从献宝朝河宗，无复射蛟江水中^[15]。君不见金粟堆前松柏里，龙媒去尽鸟呼风^[16]。

【注释】

^[1]此诗或作于广德二年（764）重归成都时。韦讽，阆州录事，居成都。曹将军，曹霸。三国魏曹髦之后。开元中已得名，天宝末每诏写御马及功臣，官至左武卫将军。

^[2]国初以来：指唐开国以来。

^[3]江都王：李绪。霍王元轨之子，太宗皇帝之侄。多才艺，善书画，尤长于鞍马。此以江都王衬托曹霸。

^[4]真乘黄：活的神马。乘黄，瑞应之物，《竹书纪年》称帝舜元年出乘黄之马。一说乘黄状似狐。此取其字面以称马。《诗经·大叔于田》：“叔于田，乘乘黄。”

^[5]“曾貌”句：咏曹霸为明皇御马写真事。《明皇杂录》称，上所乘马有玉花骢、照夜白。画监曹霸人马图，红衣美髯奚官牵玉面骢，绿衣阉官牵照夜白。

^[6]龙池：在唐宫南内南熏殿北、跃龙门南。此句写出照夜白后宫廷的震动，亦寓照夜白为真龙，故龙池有感应。

^[7]拳毛騧：太宗六骏之一，刻石于昭陵北阙下，马黄毛而黑喙。

^[8]郭家：郭子仪家。狮子花：马名。代宗曾以御马九花虬赐郭子仪。其马额高九寸，拳毛如鳞。狮子花即其相类者。

^[9]杂霞雪：赵次公注本作“动烟雪”。

^[10]霜蹄：即马蹄。《庄子·马蹄》：“马蹄可以践霜雪。”长楸：古人种楸于道，故曰长楸。句用曹植《名都篇》“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诗句。

^[11]九马：即上文所言“新图有二马”及“其余七匹”。

^[12]支遁：晋时僧人，字道林。《世说新语·言语》载：“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

^[13]新丰宫：即骊山离宫，以在新丰邑之南，故有此称。翠华：天子之旗。向东：骊山宫在长安之东。两句忆明皇事。

^[14]三万匹：明皇东封时，取牧马数万匹，每色为一队，相间若锦绣。

^[15]“自从”二句：写明皇故去。献宝朝河宗：据《穆天子传》称，穆王西征至阳纁之山，河伯冯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天子沉璧礼焉。自此归而上升。此以比明皇之西归。射蛟：汉武帝事。《汉书·武帝纪》称，元封五年，帝自浞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此借以言明皇已故，不复有射蛟事。

^[16]金粟堆：即金粟山，在奉先县东北二十里，明皇泰陵所在地。龙媒：即天马。《汉书·礼乐志》：“天马来，龙之媒。”后以龙媒指天马。两句言明皇墓前不见天马，惟闻鸟啼。

【点评】

老杜一支笔，上下翻飞，从画马写到真马，将国初以来之名马及鞍马画技，一并罗致笔下，更间以先皇旧事，令人顿生沧桑感慨。于咏物间糅以时事，实开清初吴伟业歌行之法也。

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1]

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闻君扫却赤县图^[2]，乘兴遣画沧洲趣^[3]。画师亦无数，好手不可遇。对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4]。岂但祁岳与郑虔，笔迹远过杨契丹^[5]。得非玄圃裂？无乃潇湘翻^[6]？悄然坐我天姥下^[7]，耳边已似闻清猿。反思前夜风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8]。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9]。野亭春还杂花远，渔翁暝踏孤舟立。沧浪水深青溟阔，欹岸侧岛秋毫末。不见湘妃鼓瑟时，至今斑竹临江活^[10]。刘侯天机精，爱画入骨髓。自有两儿郎，挥洒亦莫比。大儿聪明到：能添老树巅崖里。小儿心孔开^[11]：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云门寺^[12]，吾独胡为在泥滓^[13]？青鞋布袜从此始^[14]！

【注释】

^[1]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754）杜甫携家迁往奉先以后。奉先，今陕西蒲城。刘少府：奉先县尉刘单。少府，对县尉的尊称。山水障：绘有山水的屏障。

^[2]君：指刘少府。赤县图：另一幅山水图画。

^[3]沧洲趣：山水野逸之趣。沧洲，滨水之地，古以称隐者所居。南朝齐谢朓《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诗曰：“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此指所咏之山水障。

^[4]毫素：绘画所用的毛笔和绢素。此代指画技。

^[5]祁岳、郑虔：杜甫的同时代画家。祁岳画迹唐时已不传，李嗣真《续画品录》仅录其名。郑虔善画山水，尝自写其诗并画以献，玄宗大署其尾曰“三绝”。余详见《醉时歌》注^[3]。杨契丹：隋朝大画家，《后画录》称其“六法颇该，殊丰骨气”。两句是为刘少府之画技定位。

^[6]玄圃：传为仙人居处，在昆仑山之巅。潇湘：二水名，在湖南零陵县合流。两句言刘少府把玄圃、潇湘移入画中。

^[7]天姥：山名。详见《壮游》注^[24]。

^[8]蒲城：即奉先县旧名。鬼神入：言刘单之画已惊动鬼神。

^[9]真宰：天神。

^[10]“野亭”六句：述画中景物。

^[11]心孔开：开启心窍。汉王充《论衡·艺增》：“开心通意，晓解觉悟。”

^[12]若耶溪：在浙江绍兴若耶山下，近溪有云门寺。风景秀丽，溪水至清，照众山倒影，窥之如画。

^[13]泥滓：泥淖。指官场仕途。杜甫时困守长安已八九年。

^[14]青鞋布袜：云游的装束。表示要从此去遨游山水。

【点评】

起笔突兀，气韵生动，至“反思前夜风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云云，为第一段，评述刘少府之画技；“野亭”以下为第二段，细言画面内容，兼及刘之二子；末以“青鞋布袜从此始”作结，正所谓见画而有青山之想也。老杜谈艺论画之作，往往超尘脱俗，本篇又为个中翘楚，故宋之王荆公、苏东坡皆录此诗及《戏题王宰山水图歌》（详见下篇）于座右，“时时哦之，以快滞懣”（见《苕溪渔隐丛话》）；杨万里则以为“堂上不合生枫树”两句是诗中之“惊人句”（见《诚斋诗话》），足见老杜此诗之艺术魅力。

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1]

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2]。壮哉昆仑方壶图^[3]，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东^[4]，赤岸水与银河通^[5]，中有云气随飞龙。

舟人渔子入浦溆^[6]，山木尽亚洪涛风^[7]。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8]。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9]。

【注释】

[1]此诗作于上元元年（760），作者时在成都。王宰，蜀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称其“多画蜀山，玲珑竦竦，巉嵒巧峭”。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又称其“山水松石，并可跻于妙上品”。

[2]“能事”二句：言从容有余裕，王宰始肯作画。

[3]昆仑、方壶：神话传说中的仙山，此以喻王宰所绘之山水缥缈有仙气。

[4]巴陵：今湖南岳阳，地当洞庭湖入江之口。

[5]赤岸：赤水之岸。传说“西海之外有赤水”（见《山海经·大荒经》）。枚乘《七发》：“凌赤岸，簪扶桑。”此句写画面中水势之大。

[6]浦溆：二字同义，指水边。

[7]亚：低伏。此句言风势如涛，山木为之偃伏。

[8]远势：指山水画法中的“平远山水”。咫：八寸。咫尺，指画面尺幅而言。两句言王宰的平远山水有尺幅万里之势。

[9]“焉得”二句：典出晋索靖故事。索靖见顾恺之画，说：“恨不带并州快剪刀来，剪淞江半幅纹练归去。”并州，今山西太原。古以产利剪著名。吴淞，吴地之淞江。为太湖最大支脉。

【点评】

杜甫在本篇中提出了绘画史上颇为值得注意的两项作画原则：“能事不受相促迫”和“咫尺应须论万里”。第一项为后世论画者普遍接受，宋代黄庭坚在《次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中即写道：“但熙肯作宽画程，十日五日一水石。”后一项则又是杜甫对前代画论的继承和发展，其说首见于南朝宋代宗炳的《画山水序》，文中说：“昆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张绢素以远映，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是以观画图者，徒患类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势。如是，则嵩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矣。”杜甫将这种技法和理论概括为“远势”和“咫尺万里”，至北宋郭熙、郭思父子所撰《林泉高致》，又将“远势”分为“高远”“深远”“平远”，足见在绘画理论的发展中，老杜论画之说是重要的一环，大可供画家参考。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1]

将军魏武之子孙^[2]，于今为庶为清门^[3]。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4]。学书初学卫夫人^[5]，但恨无过王右军^[6]。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7]。开元之中常引见^[8]，承恩数上南熏殿^[9]。凌烟功臣少颜色^[10]，将军下笔开生面^[11]。良相头上进贤冠^[12]，猛将腰间大羽箭。褒公鄂公毛发动^[13]，英姿飒爽来酣战。先帝御马玉花骢^[14]，画工如山貌不同^[15]。是日牵来赤墀下^[16]，迴立阊阖生长风^[17]。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淡经营中^[18]。斯须九重真龙出^[19]，一洗万古凡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20]，榻上庭前屹相向^[21]。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22]。弟子韩幹早入室^[23]，亦能画马穷殊相^[24]。幹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25]？将军善画盖有神，偶逢佳士亦写真^[26]。即今漂泊干戈际^[27]，屡貌寻常行路人。穷途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28]。

【注释】

^[1]此诗约作于广德二年（764），作者时在成都。丹青，绘画中所用红绿两种颜料，后用为绘事的代称。引，琴曲曲调之一种，亦用为诗体名。曹将军霸，曹霸。唐谯郡（今安徽亳县附近）人，著名画家，长于鞍马、人物。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称：“曹霸，魏曹髦（曹操曾孙）之后，髦画称于后代。霸在开元中已得名，天宝末，每诏写御马及功臣，官至左武卫将军。”杜甫另有《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

^[2]魏武：魏武帝曹操。

^[3]庶：庶民百姓。清门：寒素之家。唐玄宗末年，曹霸因罪被贬为庶人。

^[4]“英雄”二句：言曹操霸业已成陈迹，文采风流尚后继有人。

^[5]卫夫人：卫铄。晋汝阴太守李矩之妻，擅长书法，著有《笔阵图》，王羲之曾从其习书。

^[6]王右军：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晋书》：“王羲之字逸少，起家秘书郎，后为右军将军。”

^[7]“丹青”二句：言曹霸专心于画技，不问浮名。《论语·述而》：“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又：“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此即杜诗所本。

^[8]开元：唐玄宗年号：公元713—741年。

^[9]南熏殿：在南内兴庆宫。

^[10]凌烟功臣：绘于凌烟阁上的功臣画像。《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十七年（643）二月“戊申，诏图画司徒赵国公无忌等勋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阁在西内三清殿侧。少颜色：指旧画颜色暗淡。

^[11]开生面：指重新摹画新像。

^[12]进贤冠：《后汉书·舆服志》：“进贤冠，古缙布冠也，文儒者之服。”唐时定为朝见皇帝的一种礼冠。

^[13]褒公：褒国忠壮公段志玄。鄂公：鄂国公尉迟敬德。二人在凌烟阁上分别排行第十和第七。毛发动：形容画作之生动。

^[14]先帝：指唐玄宗。玉花骢：玄宗所爱之马名，原产西域。

^[15]画工如山：言画工众多。貌不同：画不像。

^[16]赤墀：殿廷之红色台阶。

^[17]迴立：昂首卓立。阊阖：天门。此指帝王宫殿之门。

^[18]匠意：犹今之所言“匠心”。惨淡经营：作画前，先用浅淡颜色打底，苦心构思，经营位置。后泛指尽心谋划。经营，即经营位置。南朝齐

谢赫《古画品录》所言绘画六法之一。

[19]斯须：一会儿。九重：九重门，指皇宫。真龙：指马。旧说马长九尺为龙。

[20]玉花：即玉花骢。此指画在绢素上的玉花骢之图。

[21]屹相向：屹立相对。言画图与真马毫无二致。

[22]圉人、太仆：替皇帝掌管车马者。惆怅：为真马难以胜过画图而怅然若失。

[23]韩幹：《历代名画记》称：“韩幹，大梁人。……善写貌人物，尤工鞍马。初师曹霸，后自独擅。”入室：得到老师真传。《论语·先进》载孔子评子路语曰：“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24]穷殊相：穷尽各种形态。

[25]“韩惟”二句：为反衬曹霸画技而出，言韩幹画马只及肉而不及骨，能穷形尽相而不能画出马之神骏意态。

[26]偶：一作“必”。写真：画肖像。

[27]干戈际：安史之乱余波未平。

[28]坎壈：困顿不得志。

【点评】

此篇重在论人，而兼及论画，故较其他题画之作不同。清徐增在《而庵诗话》中评曰：“此歌起处，写将军之当时，极其崑崙；结处写将军之今日，极其慷慨；中间叙其丹青之恩遇，以画马为主；马之前后，又将功臣、佳士来衬，起头之上，更有起头，结尾之下，又有结尾。气厚力大，沉酣夭矫。看其局势，如百万雄兵团团围住，独马单枪杀进去又杀出来，非同小可。子美，歌行中大将，此首尤为旗鼓。可见行兵、行文、作诗、作画，无异法也。”评语句句切中肯綮，是真通杜诗者。老杜非画人，但题画品艺之诗，篇篇精妙，足为画论之助。如“元气淋漓障犹湿”“请君放笔为直干”“韩惟画肉不画骨”，俱为画论中名言，可知作诗、作画“无异法”也。

存殁口号二首^[1]

（其二）

郑公粉绘随长夜^[2]，曹霸丹青已白头^[3]。

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4]。

【注释】

^[1]此诗或作于大历元年（766）。杜甫自注曰：“高士荥阳郑虔，善画山水；曹霸，善画马。”此诗所咏二人郑殁而曹存，故题曰“存殁”。口号（háo毫）：一种古诗体。表示随口吟成，与“口占”相似。南朝宋鲍照有《还都口号》，梁简文帝有《仰和卫尉新渝侯巡城口号》，后人沿用为诗题。

^[2]郑公：郑虔。764年死于台州。余详见《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并注。

^[3]曹霸：详《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4]“天下”二句：言郑公已殁，世间再无山水秀作可赏，曹霸已老，谁人解识骅骝之价。

【点评】

杜甫热爱艺术，故对艺术家的困顿遭际非常关注，并因此发出“人间不解重骅骝”的浩叹。然世上不重骅骝而千金市骨的事时有发生，岂不哀哉！

宋洪迈《容斋续笔》指出：“子美存殁绝句，每篇一存一殁”，其体为黄庭坚所袭用。其《病起荆江亭即事》曰：“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味，西风吹泪古藤州。”时少游殁，无己存。

李潮八分小篆歌^[1]

苍颉鸟迹既茫昧^[2]，字体变化如浮云^[3]。陈仓石鼓又已讹^[4]，大小二篆生八分^[5]。秦有李斯汉蔡邕^[6]，中间作者绝不闻。峰山之碑野火焚^[7]，枣木传刻肥失真^[8]。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9]。惜哉李蔡不复得^[10]，吾甥李潮下笔亲。尚书韩择木^[11]，骑曹蔡有邻^[12]，开元已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13]。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森相向^[14]。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龙盘拿肉屈强^[15]。吴郡张颠夸草书^[16]，草书非古空雄壮。岂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17]。巴东逢李潮^[18]，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19]！

【注释】

^[1]此诗当作于大历初年居夔州时。李潮，杜甫外甥。其书法不见重于当时，留传后世有《唐惠义寺弥勒像碑》等，亦无佳评。八分：介于篆书、隶书之间的一种书体。

^[2]苍颉：亦作“仓颉”，传说为汉字之创始者。相传他窥鸟迹而始作书契。

^[3]字体变化：指汉字由甲骨而金文，而篆隶，而真书，而行草的变化。

^[4]陈仓石鼓：石鼓文刻于秦襄公（前777—前766）时期，刻石形状似鼓，共十面，文字记述秦国君的田猎，也称“猎碣”。唐初在陕西陈仓发现。唐末以来多次被移置，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5]大小二篆：相传秦相李斯将籀文简化为秦篆，又称小篆，籀文称大篆。句言八分书由篆书生发而来。

^[6]李斯：秦丞相，善小篆。蔡邕：东汉著名书法家，善八分书。

^[7]峰山之碑：指秦始皇东巡时在山东邹县峰山留下的石刻，传为李斯手笔。原石已不存，今有摹刻。

^[8]枣木传刻：指木版雕刻。多用梨枣之类硬质木料为雕版。

^[9]苦县光和：乃汉碑之代表作品。苦县有汉延熹八年所立之《老子铭》，蔡邕书，马永卿赞，字画遒劲，是以老子为苦县人。光和为东汉灵帝年号，光和年间汉碑有《北岳碑》《华山亭碑》等。从此两句中可知，杜甫推崇汉碑中之瘦硬者。

^[10]李蔡：李斯、蔡邕。

^[11]韩择木：唐昌黎人，韩愈的叔父。上元元年四月由右散骑常侍迁礼部尚书。《宣和画谱》称其“工隶兼作八分，风流闲媚，世谓邕中兴焉”。

^[12]蔡有邻：《书史会要》称：有邻为蔡邕十八代孙，“官至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工八分书，书法劲险”。

^[13]奄有：遂有。句言李潮之八分书与韩择木、蔡有邻相比肩。

^[14]快剑长戟：形容李潮小篆之瘦硬风格。

^[15]蛟龙盘拿：以形容李潮书法的盘曲飞动之势。肉屈强：形容李潮书法如蛟龙盘拿般骨肉一体、刚柔相济，线条有可弹动的张力。

^[16]张颠：唐吴郡人张旭。善草书。李肇《国史补》称，他“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时人号为‘张颠’”。余详见《饮中八仙歌》注^[8]。

^[17]流宕：用晋湛方生《诸人共讲老子诗》句意：“流宕失真宗，遂之弱丧辙。”丞相：指李斯。中郎：指蔡邕。邕曾为左中郎将。丈人：对长辈的尊称。两句言李潮书法不失真宗，可与李蔡为伍。

^[18]巴东：指夔州。夔州属巴东。

^[19]“我今”二句：言才力不足以为李潮作歌，此为结束之语。

【点评】

《字书》载王羲之之语曰：“凡字多肉微骨，谓之墨猪书也。”老杜亦是“尚骨”派，或以其自家“太瘦生”也，故论马尚瘦“锋棱瘦骨成”，论画尚瘦“韩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论书还是尚瘦“书贵瘦硬方通神”。此论为“尚肥”派所不取，宋张耒曰：“韩生丹青写天厪，磊落万龙无一瘦。”（《萧朝散惠石本韩幹马图马亡后足》）苏轼曰：“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墨妙亭》）张耒说，天厪之马喂得好，原本不瘦；苏轼书学徐浩，用笔圆熟多肉，故不尚瘦。然杜甫论书一如论画，其中亦颇可观者，正如《苕溪渔隐丛话》所说：“此诗叙书之颠末，可谓详尽，后人笔力岂能到此！……唐初欧、虞、褚、薛字皆瘦劲，故子美有‘书贵瘦硬’之语。此非独言篆字，盖真字亦皆然也。”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并序^[1]

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别驾元持宅，见临颖李十二娘舞剑器^[2]，壮其蔚跂^[3]。问其所师，曰：“余，公孙大娘弟子也。”开元五载^[4]，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5]，浏漓顿挫，独出冠时。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6]，洎外供奉舞女^[7]，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初^[8]，公孙一人而已！玉貌锦衣，况余白首！今兹弟子，亦匪盛颜^[9]。既辨其由来，知波澜莫二^[10]。抚事慷慨，聊为《剑器行》。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11]，数尝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12]，即公孙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燿如羿射九日落^[13]，矫如群帝骖龙翔^[14]。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15]。绛唇珠袖两寂寞^[16]，晚有弟子传芬芳。临颖美人在白帝^[17]，妙舞此曲神扬扬。与余问答既有以^[18]，感时抚事增惋伤。先帝侍女八千人^[19]，公孙剑器初第一^[20]。五十年间似反掌^[21]，风尘澒洞昏王室^[22]！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馀姿映寒日^[23]。金粟堆南木已拱^[24]，瞿塘石城草萧瑟^[25]。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26]！

【注释】

[1]本篇为大历二年（767）在夔州作。公孙大娘，姓公孙的女艺人，开元中以善舞剑器称名一时。剑器，唐代“健舞”之一。健舞即“武舞”，与“文舞”相对，动作迅速激烈，有雄健之美。据清钱谦益注杜诗所引《明皇杂录》称：“时有公孙大娘者，善舞剑，能为《邻里曲》及《裴将军满堂势》《西河剑器浑脱》。”据郑嵎《津阳门》诗记述，玄宗生日时，杂陈百姓，其中即有公孙大娘舞剑。公孙大娘弟子，即诗序中所说的李十二娘。

[2]夔府：夔州都督府，府治在今四川奉节。别驾：郡守的辅助官。元持：人名，亦有本作“元特”。临颖：县名，故址在今河南临颖县西北。

[3]蔚跂：雄健貌。

[4]开元五载：即公元717年。

[5]郾城：今属河南，在临颖之南。浑脱：译音，即囊袋。后为健舞曲名之一。由波斯传入的“泼寒胡戏”演化而来，舞姿粗犷。武后末年，有人把“剑器”舞和“浑脱”舞糅在一起，即名“剑器浑脱”。

[6]高头：超出。犹今所言“较……高出一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宋程大昌《雍录》：“开元二年，置教坊于蓬莱宫，上自教法曲，谓之‘梨园弟子’。至天宝中，即东宫置宜春北苑，命宫女数百人为梨园弟子。”内人：唐崔令钦《教坊记》：“伎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常在上前头也。”

[7]洎：及。外供奉：指不居宫内，随时应诏入宫表演的艺伎。

[8]圣文神武皇帝：唐玄宗的尊号。

[9]“玉貌”四句：言初见公孙舞剑器时，她“玉貌锦衣”，如今我已白头，公孙弟子也不年轻了。匪，同“非”。

[10]波澜莫二：犹言“一脉相承”。

[11]张旭：见《饮中八仙歌》注[8]。

[12]邺县：今河南安阳。西河剑器：剑器舞的一种，西河当指河西、河湟一带，为舞之产地。草书长进：李肇《国史补》引张旭之语曰：“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豪荡感激：指由剑器舞中得来的奔放勃发笔势。

[13]燿（huò霍）：闪动貌。羿射九日：《淮南子·本经训》所载神话传说：尧时十日并出，后羿射落其九。

[14]群帝：群神。骖龙翔：驾龙飞翔。

[15]江海凝清光：指舞蹈初停而剑影犹在，如江海上平静下来的波光。

[16]绛唇珠袖：前指人，后指舞。

[17]白帝：指夔府。详见《白帝》注[1]。

[18]以：根由，原委。

[19]先帝：指唐玄宗。八千人：泛言其多。

[20]初：始也，本也。

[21]五十年：自开元五年（717）至大历二年（767），恰五十年。

[22]湏洞：本洪水广大无边貌，此与“风尘”相接喻社会动荡，指安史之乱。

[23]寒日：此诗作于冬十月，故称“寒日”，亦有式微萧条之意。

[24]金粟堆：见《韦讽录事斋观曹将军画马图歌》注[16]。

[25]瞿塘：即瞿塘峡。石城：指白帝城，其地处瞿塘峡口。

[26]“老夫”二句：自伤漂泊。

【点评】

诗人幼观公孙大娘舞剑器，五十年后观其弟子李十二娘舞剑器，娓娓道来者，俱为五十年间之“风尘湏洞”也。王嗣奭《杜臆》曰：“此诗见剑器而伤往事，所谓抚事慷慨也。故咏李氏，却思公孙；咏公孙，却思先帝，全是为开元天宝五十年治乱兴衰而发。”“咏李氏却思公孙，咏公孙却思先帝”，确是本篇结构安排之独到之处，故而曲折嶙峋，波澜起伏，收放之间，皆是妙笔。此篇序以错落妙，诗以整饬妙，错落中见悠扬，整饬中有跌宕，两相映衬，益见诗心。王室蒙尘，梨园星散，妙伎式微，诗人亦“足茧荒山”而无所依，由剑舞细事而见王朝盛衰，老杜足当“诗史”之誉耳。

赠花卿^[1]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注释】

^[1]此诗约是上元二年（761）在成都作。花卿：指崔旰部将花惊定，曾平定段子璋之乱。杜甫另有《戏作花卿歌》曰：“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

【点评】

关于此诗之作意，多有纷争。或以为讽花卿僭作天子之乐，或以为赞歌舞之妙，今人多从咏音乐之妙方面读之。《唐宋诗举要》曰：“‘锦城丝管’之篇，‘岐王宅里’之咏，较之太白、龙标，殊无愧色。”此就其风华流丽之格调论也，此正诗之妙处。

吹笛^[1]

吹笛秋山风月清^[2]，谁家巧作断肠声。

风飘律吕相和切，月傍关山几处明^[3]。

胡骑中宵堪北走^[4]，武陵一曲想南征^[5]。

故园杨柳今摇落^[6]，何得愁中却尽生。

【注释】

[1]此诗约作于大历元年（766），时在夔州。

[2]“吹笛”句：本于南朝陈江总《秋日登广州城南楼》：“秋城韵晚笛，危榭引清风。”

[3]月傍关山：乐府横吹曲中有《关山月》，《解题》云：“《关山月》，伤离别也。”

[4]“胡骑”句：以吹笛退敌典事喻吹笛。据《世说新语》载：刘琨为并州刺史，胡骑围之数重。琨夕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皆流涕，人有怀土之思。向晚又吹之，贼并弃围奔走。此亦兼指吐蕃退走实事。永泰元年（765），吐蕃与回纥入寇，郭子仪免胄释甲，投枪而进，回纥酋长皆下马罗拜，再成和约，吐蕃闻之，夜引兵遁去。

[5]武陵一曲：即乐府杂曲歌辞所录之《武陵深行》，又名《武溪深行》，东汉马援南征时所作。崔豹《古今注》曰：“援门生爱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令寄生吹笛和之，名曰《武溪深》。”

[6]杨柳今摇落：笛曲有《折杨柳》，此翻其意。

【点评】

巧以吹笛、吹笳典事入诗。仇注引陆时雍评语曰：“结出故国关情，千条万绪，用巧而不见，乃为大家。”

江南逢李龟年^[1]

岐王宅里寻常见^[2]，崔九堂前几度闻^[3]。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注释】

^[1]此诗约作于大历五年（770），即杜甫去世之年。李龟年：开元、天宝年间著名乐师。据唐《明皇杂录》称，李龟年及弟彭年、鹤年因善歌舞见赏于明皇，于东都之通远里大起第宅，显赫逾于公侯，“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逢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阙。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

^[2]岐王：睿宗第四子李范。《旧唐书·睿宗诸子传》称他“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士无贵贱皆尽礼接待”。

^[3]崔九：本篇原注曰：“崔九即殿中监崔涤，中书令湜之弟。”《旧唐书·崔仁师传》称，涤“素与玄宗款密。兄湜坐太平党诛，玄宗常思之，故待涤逾厚，用为秘书监，出入禁中。与诸王侍宴，不让席而坐。”

【点评】

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彼此之凄凉流落，俱在诗里，又俱在言外，与字面之流丽风韵相表里，真哀感顽艳之千秋绝调也。

咏物感兴·西蜀樱桃也自红

房兵曹胡马^[1]

胡马大宛名^[2]，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3]，风入四蹄轻^[4]。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5]。

骁腾有如此^[6]，万里可横行。

【注释】

^[1]此诗约作于开元二十八九年（740、741）间，诗人正漫游齐赵。房兵曹，名未详。兵曹，兵曹参军事的省称。胡马，泛指产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马。

^[2]大宛：汉西域国名，在大月氏东北，即今中亚细亚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的费尔干纳盆地。大宛产良马，尤以汗血马最为著名。

^[3]“竹批”句：言马耳如斜削的竹管。此形容马耳的尖锐挺立。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马）耳欲得小而促，状如斩竹筒。”

^[4]“风入”句：言马奔跑迅疾如乘风。

^[5]无空阔：不把空阔之地当一回事。托死生：托付生命。两句写马之可乘。

^[6]骁腾：骁勇快捷。

【点评】

杜甫善骑射，爱骏马，集中咏马之诗有十一首之多，皆“骁腾”而可观。此诗写出马之骨相、精神与才干，实寓杜甫自身之精神与襟抱，读之令人有“万里横行”之意。

高都护骢马行^[1]

安西都护胡青骢^[2]，声价欻然来向东^[3]。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养随所致^[4]，飘飘远自流沙至^[5]。雄姿未受伏枥恩^[6]，猛气犹思战场利。腕促蹄高如踣铁^[7]，交河几蹴曾冰裂^[8]。五花散作云满身^[9]，万里方看汗流血^[10]。长安壮儿不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11]？

【注释】

^[1]此诗约作于天宝八载（749）杜甫困守长安之时。高都护：高仙芝。唐置六大都护府，统辖边疆地区，高仙芝为安西都护。府治在龟兹国城，统于阗以西、波斯以东九十六府州。骢马：毛色青白的马。

^[2]胡青骢：西域的青骢马。

^[3]欻：同“忽”。句言其马在西域已有高声价，如今在东土亦然。

^[4]惠养：豢养。随所致：随所托身的主人。

^[5]流沙：泛指西北沙漠地带。汉《天马歌》：“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其时高仙芝入朝，次年又往边疆讨石国，俘其王。

^[6]枥：马槽。魏曹操《步出夏门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7]腕促蹄高：良马之征。《相马经》称：马腕欲促，促则健；蹄欲高，高耐险峻。踣铁：指踏地如铁。踣，踏。

^[8]交河：唐贞观十四年（640）置县，贞元六年（790）以后陷于吐蕃。治所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约五公里处，有交河古城遗址。以界内两河交汇于城下得名。曾，同层。

^[9]五花：五花纹。即马身上有五处旋毛。唐代宗尝得宝马身披九花，故号九花虬。云满身：指马之毛色青白深浅相杂如云状。

^[10]汗流血：汉李广利曾获汗血马，汗从前肩膊小孔中出，如血色。

^[11]青丝络头：由汉乐府诗句化出，《陌上桑》：“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横门：汉长安城北，西头第一门。门外有桥。出横门渡渭而西，即通西域之道。两句言骢马不甘老死枥槽，而思战场驰驱。

【点评】

此诗明颂骢马，暗颂马之主人高都护，亦兼有自抒怀抱意。老杜之用心，往往如此。《唐宋诗举要》引吴北江语曰：“杜公马诗特见精彩，每篇不同，皆亘古绝今之作。”

病马^[1]

乘尔亦已久，天寒关塞深。

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

毛骨岂殊众，驯良犹至今^[2]。

物微意不浅^[3]，感动一沉吟。

【注释】

^[1]乾元二年（759）在秦州作。

^[2]“毛骨”二句：《杜臆》：“乃不称力而称德之意。”

^[3]意：指马之恋人之意。

【点评】

诗见老杜悲悯之心。老杜客秦日，为其人生之最低谷，所写咏物之作尤多，且多是卑微废弃之物，由此可见出其内心的凄苦与悲凉。

天河^[1]

常时任显晦，秋至转分明。

纵被微云掩，终能永夜清。

含星动双阙^[2]，伴月落边城^[3]。

牛女年年渡^[4]，何曾风浪生。

【注释】

^[1]此是乾元二年（759）七月在秦州作。天河，银河。又有星汉、云汉、河汉、银汉、天津、汉津等名。银河是由许多恒星组成的星系，在晴朗的夜空中，肉眼看去是一条较为明亮的云状光带。

^[2]双阙：古代宫庙等建筑物前所立两柱。此处是指帝京。

^[3]边城：指秦州。

^[4]牛女：指牵牛、织女二星。牵牛星为天鹰座主星，在银河南；织女星为天琴座主星，在银河北，与牵牛星隔河相望。牛女故事始成于汉代，写两星相恋；六朝时增添了一年一度七夕相会的情节，杜诗所咏即织女星渡银河鹊桥与牛郎星相会事。

【点评】

此诗咏天河之种种自然现象，寓意却在人世间。仇兆鳌曰：“篇中‘微云掩’‘风浪生’，似为小人谗妒而发。”后之李贺有《天上谣》，专咏天上事物，曰“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曰“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曰“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通首设语瑰奇，风格迥险，与老杜之诗有同工异曲之妙。

初月^[1]

光细弦初上^[2]，影斜轮未安。

微升古塞外，已隐暮云端。

河汉不改色，关山空自寒。

庭前有白露，暗满菊花团。

【注释】

^[1]此诗当是乾元二年（759）在秦州作。

^[2]弦初上：初月又称上弦月。

【点评】

通篇从“光细”二字做文章，似有叹自身处远不蒙光被意。

促织^[1]

促织其细微，哀音何动人。

草根吟不稳，床下意相亲^[2]。

久客得无泪，故妻难及晨^[3]。

悲丝与急管，感激异天真^[4]。

【注释】

^[1]此诗作年同前篇。促织，又名蟋蟀，秋天鸣叫，俗谚曰：“促织鸣，懒妇惊。”

^[2]“草根”二句：活用《诗经·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句意。

^[3]“久客”二句：言蟋蟀鸣声使长期在外为客者下泪，使弃妇难以安枕。得，怎得、怎能。故妻，指弃妇、孀妇。

^[4]感激：蔡邕《琴赋》：“感激弦歌，一低一昂。”

【点评】

仇兆鳌曰：“诗到结尾，借物相形，抑彼而伸此，谓之尊题格。如咏促织而末引丝管，咏孤雁而末引野鸦是也。”“久客”一联为诗人之切身体验，时诗人客秦州而难以立足，自弃官而形同弃妇，必有闻促织而下泪之事也。浦起龙《读杜心解》曰：“音在促织，哀在衷肠。以哀心听之，便派与促织去。《离骚》同旨。”

萤火^[1]

幸因腐草出^[2]，敢近太阳飞^[3]。

未足临书卷^[4]，时能点客衣^[5]。

随风隔幔小，带雨傍林微。

十月清霜重，飘零何处归？

【注释】

[1]此诗旧注编在乾元二年（759）秦州诗内。萤火，虫名，腹部末端有发光器，夜间闪烁发光，又名熠燿、燐。发光原理是呼吸时使名为“荧光素”的发光物质氧化所致。

[2]腐草出：《礼记·月令》：“腐草为萤。”

[3]近太阳：当是托讽之说。萤本不敢近太阳，日间光则不显。南朝梁沈旋《萤》诗曰：“雨坠弗亏光，阳升反夺照。”又萧和《萤火赋》：“见晨禽之晓征，悲扶桑之吐曜。”

[4]临书卷：晋车胤有囊萤读书事，见《续晋阳秋》。

[5]点客衣：杜甫另有《见萤火》诗曰：“巫山秋夜萤火飞，帘疏巧入坐人衣。”可为此处注脚。

【点评】

关于此诗之作意，历来纷纭。或以为讽宦官如李辅国辈近君而扰政，或以为自寓身世之慨。细味诗意，当属后者。秦州之时，老杜初弃官也，自我检点，以为卑鄙而为近臣，故有幸出腐草、敢近太阳之说，颌联自断才干：虽未足成大事，亦有一二可取者；“随风隔幔”，言君不见信而谗妒及之；“带雨傍林”，寓自窜秦州，困顿凄惨，故其亮愈小，其光愈微；末二句，正当与《空囊》《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相参读，是真实情境之写照也。正明王嗣奭《杜臆》所谓：“公因不得于君，借萤为喻。……细写苦情，一字一泪。”考前代咏萤之作，正有以喻贤臣者，晋傅咸《萤火赋》曰：“不以姿质之鄙薄，欲增晖乎太清。虽无补于日月，期自竭于陋形。不竞进于天光，退在晦而能明。谅有似于贤臣，于疏外而尽诚。假乃光而尔赋，庶有表乎忠贞。”此文即不为老杜所本，亦足与老杜相发明也。

绝句漫兴九首^[1]

（其三）

熟知茅檐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

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著人。

【注释】

^[1]漫兴：兴之所至，信笔写来。此诗为组诗之一，写燕子，作于上元二年（761）居成都浣花草堂时。

【点评】

似怨而实怜。燕之恼人处，正可人处也。老杜卜居成都，生活安逸，方有此等好心情。

三绝句^[1]

（其二）

门外鸬鹚去不来^[2]，沙头忽见眼相猜。

自今已后知人意^[3]，一日须来一百回。

【注释】

^[1]此诗作于宝应元年（762），杜甫时在成都。

^[2]鸬鹚：水鸟名。亦称水老鸦、鱼鹰，善潜水捕食鱼类，可驯化。

^[3]已后：即“以后”。

【点评】

沙头之鸬鹚，即门外之鸬鹚耶？实是人猜鸟，却说鸟猜人，且翻进一层，言鸟在猜人有无加害之意。由“知人意”三字可以推想，老杜于鸬鹚必有好一番抚慰，故而方有“一日须来一百回”之断言，人鸟相得之乐，尽在二十八字之中。故《杜诗详注》评曰：“物本异类，视若同群，有《列子》海翁狎鸥意。”

得房公池鹅^[1]

房相西池鹅一群^[2]，眠沙泛浦白于云。

凤凰池上应回首^[3]，为报笼随王右军^[4]。

【注释】

^[1]此诗作于广德元年（763）春。时赴房琯之召至汉州（今四川广汉）。据《旧唐书·房琯传》载，琯上元元年（760）四月以礼部尚书出为晋州刺史，八月改汉州刺史，宝应二年（即广德元年）四月，特拜进刑部尚书。杜甫至汉州时，房琯已启程，故未遇。与之同游汉州的是房琯继任王汉州及杜绵州等。房公池：房琯初牧汉州时所凿之官池，又名房公西湖或西湖，在城西。

^[2]房相：房琯。曾在安史之乱初起时拜相，陈陶兵败后罢相。参见《北征》注^[1]。西池：即房公池。

^[3]凤凰池：禁苑中池沼，代指朝廷。

^[4]笼随王右军：用晋王羲之好鹅典事。《法书要录》载：右军将军王羲之性好鹅，闻山阴道士处有好鹅十余，往求市易，道士言：“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经》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去。此扣题中一“得”字。

【点评】

名曰“得鹅”，实乃贺友。贺友人房公在罢相六年后重返朝廷。故首句特称“房相”，而三句特言“凤凰池”。南北朝设中书省于禁苑，掌管机要，权在尚书之上，故称中书省。为“凤凰池”。唐代宰相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故诗文中多以“凤凰池”称宰相。此番房琯特进刑部尚书虽属尚书省，然杜甫仍以“凤凰池”代之，似有旧话重提意，亦是望友人更有升迁也。所以此番杜甫虽访友未及见，然仍是一副好心情，把得鹅之事写得诙谐活泼。可叹房琯经绵州、梓潼至阆州卧病，未及出川便于八月四日辞世，终未能由凤凰池上“回首”也。

舟前小鹅儿^[1]

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

引颈嗔船逼^[2]，无行乱眼多。

翅开遭宿雨，力小困沧波。

客散层城暮，狐狸奈若何。

【注释】

^[1]此诗写作背景同前，可与上首相参读。原注曰：“汉州城西北角官池作。”官池，即房公湖。

^[2]引颈：鹅常宛颈，此写鹅之嗔怒态。

【点评】

杜甫以酒色状鹅黄，首开鹅、酒互喻之例，宋范浚《张生夜载酒相过》即依此例，写出“玉碗鹅儿酒，花瓷虎子盐”的诗句。杜集此诗之前尚有《陪王汉州留杜绵州泛房公西湖》之诗曰：“旧相恩追后，春池赏不稀。阙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辉。鼓化莼丝熟，刀鸣鲙缕飞。”知杜甫访房琯不遇，此番是与王汉州、杜绵州一道游湖饮酒。“鹅儿黄似酒”，正信手拈来之句也。然小鹅儿之毛色、意态，及群游众多之状，并诗人之怜惜之情，无不跃然纸上，正透见诗人写情状物之妙也。宋苏轼《题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曰：“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得野雁无人之态是绘中高手，得小鹅嗔人之态是诗家高手。

见王监兵马使说鹰二首^[1]

雪飞玉立尽清秋^[2]，不惜奇毛恣远游。

在野只教心力破，于人何事网罗求。

一生自猎知无敌，百中争能耻下鞲^[3]。

鹏碍九天须却避^[4]，兔藏三窟莫深忧^[5]。

黑鹰不省人间有，度海疑从北极来。

正翮抟风超紫塞^[6]，玄冬几夜宿阳台^[7]。

虞罗自觉虚施巧^[8]，春雁同归必见猜。

万里寒空只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注释】

[1]本诗原题为：《见王监兵马使说近山有白黑二鹰罗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为毛骨有异他鹰恐腊后春生寒飞避暖劲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见请余赋诗二首》。此诗作于居夔州时。兵马使，唐制，兵马元帅下有前军、中军、后军兵马使。王监兵马使，仇注引黄鹤考据曰：“大历初，卫伯玉丁母忧，朝廷以王昂代其任，伯玉谪将吏不受诏，遂起复再任。王兵马得非王昂乎？”罗者，以网罗捕鸟之人。

[2]雪飞玉立：写白鹰。

[3]百中：指鹰之自猎。争能：怎能。鞲（gōu沟）：革制臂套，打猎时用以停立猎鹰。两句言野鹰自猎时百击百中，怎能含羞忍耻地从臂鞲上飞出去袭击猎物呢？《东观汉记》载太守桓虞之语曰：“善吏如使良鹰，下鞲命中。”

[4]鹏碍：指鹏翼遮天。据《后幽明录》载，楚文王尝得一异鹰，猎于云梦，俄而云际有一物，此鹰竦翮而升，蠢若飞电，须臾羽堕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鸟堕地，两翅广数十里，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鹏雏也。”句言此白鹰可击其大。

[5]兔藏三窟：用“狡兔三窟”字面。《战国策·齐策》：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君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

[6]抟风：用《庄子·逍遥游》写大鹏鸟“抟扶摇羊角而上”句意。紫塞：雁门山。其山高入霄汉，雁飞不能踰，惟从两山断处飞过，故谓之雁门。鲍照《芜城赋》：“紫塞雁门。”

[7]“玄冬”句：言黑鹰避寒居于南方。曹植《离缴雁赋》：“远玄冬于南裔兮，避炎夏于朔方。”阳台，在巫山。宋玉《高唐赋》《神女赋》所谓楚王梦巫山神女处。

[8]虞罗：虞人网罗。古时设虞人之官掌管山泽苑囿、田猎等事务。此句出魏彦深《鹰赋》：“何虞者之多巧，运横罗以羁束。”

【点评】

借咏黑白二鹰以寓怀抱。王嗣奭《杜臆》曰：“二诗胜人，在气魄雄壮宏远，不落咏物尖巧家数。……前首起句便见力量，他人莫及。‘干人’犹云‘若干人’，作‘千人’、‘于人’俱非。‘自猎’妙，‘耻下鞲’更妙。说鹰有品。通篇无一陪伴字句，至结语犹陡健有余力。然咏白鹰止以‘玉立’二字尽之，余俱发其迅捷鸷猛，此

盖与黑鹰共之；故后多从黑上发，不复说其迅猛，止有‘虞罗’一句，意与前首颌联相同，此其必不可少者。至末始赞其材之不凡，此又与白鹰共之，盖二首之总结也。”颌联有文字异同，王氏以为当以“干人”为是，然“于人”与“在野”俱是介宾（介词加宾语）结构，对仗工稳，“干人”依王氏解辞则是名词作主语，与上文难以成对，故仍取“于人”入正文。

呀鹞行^[1]

病鹞孤飞俗眼丑^[2]，每夜江边宿衰柳。清秋落日已侧身，过雁归鸦错回首^[3]。紧脑雄姿迷所向^[4]，疏翮稀毛不可状^[5]。强神非复皂雕前，俊才早在苍鹰上^[6]。风涛飒飒寒山阴，熊羆欲蛰龙蛇深^[7]。念尔此时有一掷^[8]，失声溅血非其心^[9]。

【注释】

^[1]呀（xiā虾）：张口貌。鹞（hú胡）：鹰隼类猛禽，常俯击鸬鹚以取食。此诗约作于大历三年（768）居江陵时。

^[2]俗眼丑：俗眼以病鹞为丑。《尔雅》：“鹰隼丑，其飞也羣。”

^[3]错回首：畏病鹞之余威。

^[4]紧脑：头颈警挺的紧张状态。迷所向：谓雄姿不复存在。

^[5]疏翮稀毛：鹞之病态。翮，鸟翅上劲健的羽茎。不可状：没法说。此是不忍形容之意。

^[6]“强神”二句：言病鹞昔日俊才在苍鹰之上，如今即使强打精神亦无法与皂雕相比了。鹰，雕，鹞，同属而各自有异。《埤雅》述鹞曰：“鸬鹚中其拳，堕空中，即侧身自下承之，捷于鹰隼。或以为隼即鹞，非也。《禽经》谓鹰以膺之，鹞以搯之，隼以尹之，则是三类矣。”

^[7]熊羆欲蛰：《说文解字》曰：熊“春出冬蛰”。龙蛇深：龙蛇沉于深渊。《说文解字》：“龙，鳞虫之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此句言秋之已深，冬之将至。

^[8]掷：投。鹞鸟搏物必自上投下。

^[9]“失声”句：言病鹞为御冬自养而搏物，必非出自本心。《埤雅》：“鹞有义性。”《禽经》：“鹰不击伏，鹞不击妊。”失声溅血，禽兽被捕杀时之惨状。

【点评】

写呀鹞昔日之雄姿、今日之病状，亦写其搏物之余勇与内心之隐忍。怜爱痛惜之情跃然纸上。人与鹞，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呀鹞行》实老杜之自状，是其老病交加、生活无着之境状的自我写照，故而生动感人。

绝句漫兴九首^[1]

（其九）

隔户杨柳弱袅袅^[2]，恰似十五女儿腰。

谁谓朝来不作意^[3]，狂风挽断最长条。

【注释】

^[1]此诗作于上元二年（761）春。时在经营成都浣花草堂之次年，生活安逸，心情愉快。

^[2]袅袅：鲍照《在江陵叹年伤老诗》：“袅袅柳垂道。”

^[3]作意：称意，得意。杜甫有《花鸭》诗曰：“稻梁沾汝在，作意莫先鸣。”

【点评】

此诗咏柳。以“腰”状柳，始于北周庾信，其《和人日晚景宴昆明池》诗曰：“上林柳腰细，新丰酒径多。”老杜更翻进一层，称杨柳以“十五女儿腰”，于极直白、极大胆中开出生面。恰如明李东阳《麓堂诗话》所谓：“少陵《漫兴》诸绝句，有古竹枝词意，跌宕奇古，超出诗人蹊径。”惟古者之“柳腰”，重心在“柳”，今之“柳腰”，重心在“腰”，从以人状柳，到以柳状人，此又古今词义之一变也。其间最得老杜笔法之神髓的是苏东坡。他将以人状物之法发挥到极致，在明暗显隐之间，将浓墨重彩用于对喻体的描绘而寓主体于喻体之中。如写海棠花之“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寓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写柳叶之“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均以化腐朽为神奇的生花之笔、曲尽物态之妙。

野人送朱樱^[1]

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2]。

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

忆昨赐霑门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宫^[3]。

金盘玉箸无消息^[4]，此日尝新任转蓬。

【注释】

^[1]此是上元宝应间成都作。

^[2]筠笼：竹篮。筠，竹的外层青皮。

^[3]“忆昨”二句：由野人赠樱忆及朝廷赐樱。唐李肇《岁时记》称，四月一日，内园荐樱桃寝庙，荐讫，颁赐各有差。赐霑，受赐蒙霑，得到恩惠。门下省，在宣政殿东，乃左拾遗所隶。大明宫，在禁苑之东，会朝所经之地。

^[4]金盘玉箸：以帝王所用之物代指帝王。

【点评】

宋范温《潜溪诗眼》曰：“老杜《樱桃》诗上四句，如禅家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者，直书目前所见，平易委曲，得人心所同然。但他人艰难，不能发耳。下四句，其感兴皆出于自然，故终篇语皆遒丽。韩退之有《谢赐樱桃》诗，盖学杜作，然搜求事迹，排比对偶，其言出于勉强，所以相去远矣。”《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评曰：“此等诗真句句笔歌墨舞，字字珠圆玉润，不特他人不辨，即在《草堂集》中，亦未可多得。”诗将野人赠樱与朝廷赐樱并写，的确寄兴遥深，而“数回”一联，写尽樱桃之可人处，令人叹为观止，真小题目而做出大文章来。

题桃树^[1]

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

高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

帘户每宜通乳燕^[2]，儿童莫信打慈鸦^[3]。

寡妻群盗非今日^[4]，天下车书已一家^[5]。

【注释】

^[1]此诗作于广德二年（764）再至成都浣花草堂时。

^[2]“帘户”句：可与杜甫《绝句漫兴九首》“熟知茅檐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相参读。

^[3]信：随意，信手。慈鸦：《拾遗记》称，乌鸦胸前生白羽者为慈。

^[4]寡妻群盗：指代社会动乱局面。群盗蜂起，丁壮丧亡而余寡妻。

^[5]车书一家：指四海一家，天下安定。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车同轨，书同文”事，仇兆鳌注曰：“末云车书一家，是时北寇平，蜀乱息，而吐蕃退矣。”

【点评】

老杜于草堂寄情颇深，故凡与草堂相关之作，多具丰腴鲜活之意趣，此诗亦然。清黄生评曰：“此诗思深意远，忧乐无方。寓民胞物与之怀于吟花看鸟之际，其才力虽不可强而能，其性情固可感而发。不得其性情，而肤求之字句，宜杜诗之难读也。仇兆鳌评曰：“杜诗有文不接而意接者。半写题中景，半写题外意，如《白帝城》诗‘云出门’四句，本咏雨中景象，‘归马逸’四句，却写乱后情事。此诗上六赋草堂景物，下二则慨叹世事，断中有续，读者固当善会。”二人之说可谓得要领者。老杜咏物之诗，大多如此。即便不是“半写题中景，半写题外意”，亦多于题咏间别有寄托也。

严郑公宅同咏竹^[1]

绿竹半含箨^[2]，新梢才出墙。

色侵书帙晚，阴过酒樽凉。

雨洗娟娟净，风吹细细香。

但令无剪伐^[3]，会见拂云长。

【注释】

^[1]此诗作于广德二年（764）秋。诗人时居成都草堂。严郑公，严武，封郑国公。参见《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注^[1]。

^[2]箨（tuò唾）：笋衣。竹笋的外皮。半含箨，言竹之新生，笋衣尚未褪尽。南朝宋谢灵运《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诗：“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

^[3]无剪伐：《诗经·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

【点评】

此篇题下自注曰：“得香字。”知是在严武宅相聚时多人同题分韵之作。中间两联尽得新竹娟秀可人之态：写色泽陪之以“书帙”，写阴凉陪之以“酒樽”，既为主人添风雅，又为新竹增意趣；“娟娟净”“细细香”，最见新竹得雨因风之佳美。体物之细腻，已令人称叹，“无剪伐”之劝诫，更见言外之讽心也。

古柏行^[1]

孔明庙前有老柏^[2]，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3]。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4]。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5]。忆昨路绕锦亭东^[6]，先主武侯同^[7]。崔嵬枝干郊原古，窈窕丹青户牖空^[8]。落落盘踞虽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风^[9]。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工。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10]。不露文章世已惊，未辞剪伐谁能送^[11]？苦心岂免容蝼蚁，香叶终经宿鸾凤^[12]。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13]。

【注释】

^[1]本篇为大历元年（766）杜甫在夔州作。

^[2]孔明庙：指夔州的诸葛亮庙。

^[3]“霜皮”二句：用柏树典事形容古柏之长大。赵次公注曰：“‘四十围’，则《隋均州图经》云：‘南阳武当南门有社柏，树大四十围。梁萧欣为郡，伐之。’‘二千尺’，则巴郡有柏树，大可十围，高二千尺余。此并载乐史《太平寰宇记》中。”霜皮，苏轼诗中用作“苍皮”，“无用苍皮四十围”。或有所本。黛色，青黑色，指柏叶之色。

^[4]“云来”二句：《九家注》置在“君臣”二句之后，似于文意有碍，此从仇兆鳌《杜诗详注》。巫峡，在夔峡东，居三峡之中。雪山，在四川松潘县南，为岷山主峰，此代指岷山。两句继续写古柏之高大。

^[5]“君臣”二句：言刘备、诸葛亮君臣相得，又与时际会，成为时代的风云人物。而遗爱在民，古柏犹为后人所保全。《左传·定公九年》：“《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

^[6]“忆昨”句：由此转写成都事。锦亭：成都之锦江亭。严武有《寄题杜二锦江野亭》诗。

^[7]监宫：周人祖先后稷之母姜嫄的庙。因庙门常闭，故有“监宫”之称。监，闭也。后以泛指祠堂。仇注引《成都记》曰：“先主庙西院即武侯庙，庙前有双大柏，古峭可爱，人云诸葛手植。”参见《登楼》注[7]。

^[8]窈窕：深远貌。丹青：指庙内彩绘。户牖空：言虚寂无人。

^[9]“落落”二句：转写夔州孔明庙之柏。言古柏生于庙前，可谓得地，但苦于地高多风，与成都祠柏之生于郊原平地不同。落落，独立不群。得地，南朝梁沈约《高松赋》：“郁彼高松，栖根得地。”孤高多烈风，三国魏李康《运命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10]“大厦”二句：言古柏是栋梁之材。以柏喻人。隋王通《中说·事君篇》：“大厦将颠，非一木所支也。”此反其意而用之。万牛回首：写古柏重如丘山，万牛都因无法拉动而回首望之。

^[11]“未辞”句：言古柏虽不辞剪伐，乐为世用，但却无法送至廊庙。此句与“万牛回首”相应合。

^[12]苦心：柏树木芯味苦。两句言柏树遭剪伐后的命运。

^[13]材大难为用：汉王充《论衡·效力》：“或伐薪于山，轻小之木，合能束之。至大之木，十围以上，引之不能动，推之不能移，则委之于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已。”杜诗即总括此意。

【点评】

咏孔明庙前古柏，而结之以“古来材大难为用”，一为诸葛亮孔明鸣不平，以其材大而未能尽用；二自寄感慨，虽不辞剪伐而无人荐至廊庙。咏柏而喻人，老杜之心志甚明。宋沈括《梦溪笔谈》曰：“子美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径七尺，无乃太细长耶？此皆文章之病也。”胡仔在《茗溪渔隐丛话》中曰：“余游武侯庙，然后知古柏诗所谓‘柯如青铜根如石’，信然，决不可改，此乃形似之语。‘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语。不如

此，则不见柏之大也。文章固多端，警策往往在此两体耳。”一以实证诘之，一以夸张为释，至赵次公注出“四十围”“二千尺”典事，二说方可休战，赵注曰：“杜公必用四十围，胡不云三十围、五十围乎？必用二千尺，胡不云一千尺、五千尺乎？此皆不知公据取柏事于此，方敢用形容其高大。”赵说最可信服，一场聚讼，当可偃旗息鼓矣。

月^[1]

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

尘匣元开镜，风帘自上钩^[2]。

兔应疑鹤发^[3]，蟾亦恋貂裘^[4]。

斟酌姮娥寡^[5]，天寒耐九秋。

【注释】

^[1]此是大历元年（766）居夔州西阁时作。

^[2]尘匣：指布满尘埃的镜匣。钩：帘钩。喻下弦月。两句近似沈佺期《和洛州康士曹庭芝望月有情》诗：“台前疑挂镜，帘外似悬钩。”

^[3]兔：传说月中有白兔。傅玄《拟天问》：“月中何有？玉兔捣药。”鹤发：白头发。形容老态。

^[4]蟾：蟾蜍。传说月中有蟾蜍。恋貂裘：指畏寒。蟾蜍畏寒与上文兔疑鹤发同义，言月亮历时已久，必入老境。

^[5]姮娥：嫦娥。传说嫦娥偷灵药，飞入月宫。

【点评】

首联情景兼胜，用字工巧，苏轼誉为“古今绝唱”（见《诗话总龟》）。后三联平淡浅俗，纪昀以为“全入恶趣”（见《瀛奎律髓刊误》），虽言过其实，却也不无道理。诗圣之诗亦未必句句皆圣。仇注对此诗的解释是：“上四咏将尽之月，下则对月自怜也。‘四更山吐月’，乃二十四五之夜。月照水而光映于楼，故曰‘水明楼’。月魄留痕，如匣边露镜，此承‘吐月’。弯月挂檐，如钩上风帘，此承‘明楼’。月色临头，恐兔疑白发，月影随身，如蟾恋裘暖。从月色下，写出衰老凄凉之况。姮娥独处而耐秋，亦同于己之孤寂矣。”如此解释，不可谓之不细，然将下四句之重心转移到诗人一边，似当再酌。究竟是兔疑人鹤发，还是人疑兔鹤发？兔、蟾、姮娥，俱传为月之形象，正与诗题关合，解作以人之老境逆推月之老境，以人之凄寒逆推月之凄寒似更有韵味。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1]

满目飞明镜，归心折大刀^[2]。

转蓬行地远^[3]，攀桂仰天高^[4]。

水路疑霜雪，林栖见羽毛。

此时瞻白兔^[5]，直欲数秋毫^[6]。

稍下巫山峡，犹衔白帝城^[7]。

气沉全浦暗，轮仄半楼明。

刁斗皆催晓^[8]，蟾蜍且自倾^[9]。

张弓倚残魄，不独汉家营^[10]。

【注释】

^[1]此诗《杜臆》以为是大历二年（767）在瀼西作。

^[2]“满目”二句：取《玉台新咏》所录古绝句之意。古绝曰：“檐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第一句寓“夫”；第二句寓“出”；第三句寓“还”，以大刀把柄的头上有环，谐音“还”；第四句寓“月”，有团圆之意。明镜，喻圆月。折大刀，喻思归。《汉书·李陵传》：“（任）立政等见陵，未得私语，即目视陵，而数数自循其刀环，捉其足，隐谕之，言可还归汉也。”此杜甫指思归关中。

^[3]转蓬：喻自身漂泊。

^[4]攀桂：指望月，相传月中有桂树。又，仇注：“‘仰天高’，望长安。”

^[5]瞻白兔：望月。相传月中有玉兔。

^[6]数秋毫：仇注：“秋毫即指兔毫，盖因月中之兔，想见地下之兔也。”然亦可指月中之兔形象极为清晰。

^[7]白帝城：故址在今四川奉节东白帝山上。东汉末公孙述据此，传言殿前井内曾有白龙跃出，因自称白帝，山为白帝山，城为白帝城。山峻城高，如入云端。

^[8]刁斗：以铜为之，军中用其昼炊饭食，夜击以警夜。

^[9]蟾蜍：指月。传说月中有蟾蜍。

^[10]“张弓”二句：言边地警事未息。

【点评】

此中秋望月之作。上首写圆月初上，下首写月移将晓。漂泊他乡的凄苦，“日近长安远”的叹恨，俱在不言中。“攀桂仰天高”，既言天中月高，亦寓攀桂不得；末之“张弓倚残魄”，仍见居止无定意。此二诗似被老杜依一首律诗之格局来布置：上首前四句、下首后四句是望月感怀、望月感时，上首后四句、下首前四

句写月之明洁及月下山城景色，直似律诗之中间两联，可见老杜写景状物之笔力。此二首之后，尚有《十六夜玩月》《十七夜对月》两首五律，当是意犹未尽的续作。

江山胜迹·西岳峻嶒何壮哉

望岳^[1]

（岱宗）

岱宗夫如何^[2]？齐鲁青未了^[3]。

造化钟神秀^[4]，阴阳割昏晓^[5]。

荡胸生层云^[6]，决眦入归鸟^[7]。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8]！

【注释】

^[1]此诗作于进士下第后漫游齐赵时期。杜集中有“望岳”诗三首，分咏东岳、南岳、西岳。本篇为咏东岳之作。东岳泰山，在今山东泰安北。

^[2]岱宗：五岳之首，是对泰山的尊称。

^[3]齐鲁：春秋时两国名，在今山东境内。《史记·货殖列传》：“故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未了：不尽。意谓泰山之青色在齐鲁之境皆能看到。

^[4]造化：大自然。钟：聚集。神秀：晋孙绰《天台山赋》：“天台者，山岳之神秀。”此以神秀指泰山。

^[5]阴：指山北。阳：指山南。割昏晓：指在同一时间内山南山北判若晨昏。极写山之高峻。

^[6]“荡胸”句：言山中层云迭起，荡人襟胸。

^[7]决：开裂。眦：眼角。入：指收入眼中。

^[8]“一览”句：《孟子·尽心》：“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此用其意。

【点评】

此诗虽是早期作品，但已见出雄浑警拔之格调。旧说于此诗抑扬不一，或以为“直与泰岱争衡”（明王嗣奭《杜臆》）；或以为“此诗妙在起，后六句不称”（明钟惺《唐诗归》）。清田雯《古欢堂集杂著》曰：“余问聪山：老杜《望岳》诗‘夫如何’‘青未了’六字，毕竟作何解？曰：子美一生，惟中年诸诗静练有神，晚则颓放。此乃少时有意造奇，非其至者。”诸说见仁见智，“非其至者”之评，即是智语。

登兖州城楼^[1]

东郡趋庭日^[2]，南楼纵目初^[3]。

浮云连海岱^[4]，平野入青徐^[5]。

孤嶂秦碑在^[6]，荒城鲁殿余^[7]。

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踌躇^[8]。

【注释】

^[1]此诗当是开元二十五年（737）下第后游齐赵时所作。兖州，今属山东，唐时治所在瑕丘。

^[2]东郡：隋大业初，改兖州为东郡。趋庭：典出《论语·季氏》：“鲤趋而过庭。”孔子的儿子孔鲤趋庭受父训。杜甫至兖州省父杜闲，故云。杜闲时为兖州司马。

^[3]南楼：指兖州南城楼。

^[4]海岱：指东海、泰山。

^[5]青徐：青州、徐州。

^[6]孤嶂：指峯山。在今山东邹县境。秦碑：指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巡时所立峯山碑。

^[7]荒城：指曲阜。今属山东。鲁殿：鲁恭（《史记》作“共”）王所建鲁灵光殿。在曲阜东二里。

^[8]踌躇：徘徊。

【点评】

虽是杜公少作，已是老成之相。格律谨严，允为楷式。第无事而即古，虽气象不凡，感慨遥深，其感人也终不及《登岳阳楼》诗。盖为吊古而吊古，总不如因伤今而吊古之感人。古来吊古诗之感人者，皆托古以讽今，所以能有感于今人也。

然杜甫二十五岁之所作，已远胜于乃祖杜审言也。不妨将杜审言之《登襄阳城》录下，以供对读：

旅客三秋至，层城四望开。

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

冠盖非新里，章华即旧台。

习池风景异，归路满尘埃。

陪李北海宴历下亭^[1]

东藩驻皂盖^[2]，北渚凌清河^[3]。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4]。云山已发兴，玉佩仍当歌^[5]。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涌波^[6]。蕴真惬所欲^[7]，落日将如何^[8]？贵贱俱物役，从公难重过^[9]！

【注释】

^[1]此诗作于天宝四载（745）。李北海，李邕，时为北海太守，是著名文豪兼书法家，素为李林甫所忌，天宝六载正月就郡杖杀之。北海，即今山东青州。天宝元年至乾元元年称北海郡。历下，今山东济南。以有历山得名。历下亭，在济南大明湖。

^[2]东藩：指北海郡。以在京师之东，故称。皂盖：切李邕郡守身份。《后汉书》：“太守秩二千石……皆皂盖、朱两轡。”

^[3]“北渚”句：言自北渚乘舟经清河往游历下亭。

^[4]海右：方位以西为右，以东为左。齐地位于海之西，故称海右。此二句作为楹联，至今仍刊于历下亭柱上。

^[5]玉佩：指侑酒歌伎。此以人之饰物指人。当歌：当筵而歌。当，对也。

^[6]交流：指历水与泺水。二水同入鹊山湖。两句言有竹却暑，无须流水涌波生凉。

^[7]蕴真：指蕴含自然真趣。南朝宋谢灵运《登江中孤屿》：“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

^[8]“落日”句：叹流光易逝。

^[9]贵：指李北海。贱：自指。物役：为物情所驱使。重过：再聚首。两句叹盛宴难再，后会无期。

【点评】

侍宴之作，应景文章，原无太多可赏。然篇中“海右”一联，称颂得体，尤为古今济南人士所看重，亦文以人传，景以文传也。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1]

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2]。方知象教力^[3]，足可追冥搜^[4]。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5]。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6]。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7]？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8]。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9]。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10]？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11]！

【注释】

^[1]此诗约作于天宝十一载（752）前后。题下自注曰：“时高适、薛据先有此作。”可知“同”乃奉和意。慈恩寺：在今陕西西安。唐高宗为太子时为其母所建。寺塔一名大雁塔，玄奘以藏梵本佛经。

^[2]高标：指物体所达到的高度。此谓塔顶。高适之诗曰：“登临骇孤高，披拂欣大壮。言是羽翼生，迥出虚空上。顿疑身世别，乃觉形神王。”可与杜诗开篇四句对读。杜甫登高而生悲慨，高适登高而“形神王”，已见出二人性情、风格之不同。

^[3]象教：佛教。言以形象教人。

^[4]冥搜：搜访及于幽远之处。

^[5]“仰穿”二句：言登塔时始如穿于龙蛇洞窟，幽暗阴凉。盘旋而上，方见光明。《黄山谷别集·杜诗笺》：“慈恩塔下数级皆枝撑洞黑，出上级乃明。”

^[6]“七星”四句：写天空景象，以显寺塔之高。七星，指北斗。河汉，银河。羲和，太阳的驭手。神话传说羲和驾六龙之车载太阳行于天空。少昊，传说为黄帝之子，是主管秋天的神。岑参之诗曰：“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

^[7]“秦山”四句：写由塔顶俯视之情景。秦山，终南山。忽破碎，俯视不见其高，众峰犹如碎裂而平夷。泾渭，二水名。一水清而一水浊，此言视之遥远，故不辨清浊。皇州，指长安。储光羲之诗曰：“宫室低迢迢，群山小参差。”

^[8]“回首”二句：写回首南眺。虞舜，姚姓、有虞氏、名重华。继尧位为帝，在位四十八年。苍梧，舜之葬地。《山海经·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慈恩寺塔在长安东南，前俯视“皇州”是面向西北，此南向，故曰“回首”。

^[9]“惜哉”二句：写西眺。瑶池饮，用西王母宴周穆王事。《列子·周穆王》载，穆王游于西极，“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乃观日之所入。”

^[10]“黄鹄”二句：即上文所言“翻百忧”，喻前景不明。句用《韩诗外传》典事。田饶谓鲁哀公曰：“夫黄鹄一举千里，止君园池，啄君稻粱，君犹贵之，以其从来远也。故臣将去君，黄鹄举兵。”

^[11]随阳雁：雁为候鸟，秋南飞，春北飞。稻粱谋：求食之谓。亦与上注之黄鹄“啄君稻粱”相关。

【点评】

登塔诸公，除高、薛外，尚有岑参、储光羲。仇兆鳌《杜诗详注》引钱谦益之语曰：“同时诸公登塔，各有题咏。薛据诗已失传，岑储二作，风秀熨帖，不愧名家；高达夫出之简净，品格亦自清坚。少陵则格法严整，气象峥嵘，音节悲壮，而俯仰高深之景，盱衡今古之识，感慨身世之怀，莫不曲尽篇中，真足压倒群贤，雄视千古矣。”诗中四方之眺，或纪实景，或用典事，“声”“鞭”“行”等处，下字颇有力度。末之“黄鹄”云云，由登眺而别有生发，最见老杜风格。

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1]

不识南塘路，今知第五桥^[2]。

名园依绿水，野竹上青霄^[3]。

谷口旧相得^[4]，濠梁同见招^[5]。

平生为幽兴，未惜马蹄遥。

百顷风潭上^[6]，千章夏木清^[7]。

卑枝低结子^[8]，接叶暗巢莺^[9]。

鲜鲫银丝脍^[10]，香芹碧涧羹^[11]。

翻疑舵楼底，晚饭越中行^[12]。

万里戎王子^[13]，何年别月支^[14]。

异花来绝域，滋蔓匝清池。

汉使徒空到^[15]，神农竟不知^[16]。

露翻兼雨打，开拆渐离披^[17]。

旁舍连高竹，疏篱带晚花。

碾涡深没马^[18]，藤蔓曲藏蛇。

词赋工无益，山林迹未赊^[19]。

尽捻书籍卖，来问尔东家^[20]。

剩水沧江破，残山碣石开^[21]。

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

银甲弹箏用，金鱼换酒来^[22]。

兴移无洒扫^[23]，随意坐莓苔。

风磴吹阴雪，云门吼瀑泉^[24]。

酒醒思卧簟^[25]，衣冷欲装绵^[26]。

野老来看客，河鱼不取钱。

只疑淳朴处，自有一山川^[27]。

楸树寒云色^[28]，茵陈春藕香^[29]。

脆添生菜美，阴益食单凉^[30]。

野鹤清晨出，山精白日藏^[31]。

石林蟠水府^[32]，百里独苍苍。

忆过杨柳渚，走马定昆池^[33]。

醉把青荷叶，狂遗白接䍱^[34]。

刺船思郢客，解水乞吴儿^[35]。

坐对秦山晚，江湖兴颇随^[36]。

床上书连屋，阶前树拂云。

将军不好武，稚子总能文^[37]。

醒酒微风入^[38]，听诗静夜分。

絺衣挂萝薜，凉月白纷纷^[39]。

幽意忽不惬，归期无奈何。

出门流水住，回首白云多。

自笑灯前舞，谁怜醉后歌。

只应与朋好，风雨亦来过。

【注释】

[1]此诗当作于天宝十二载（753）前后，时杜甫正困居长安。郑广文，郑虔。天宝九载（750）任国子监广文馆博士，杜甫之友。余详见《醉时歌》注[3]。何将军山林，在长安南郊。仇注引《通典》曰：“少陵原，乃樊川北原，自司马村起，至何将军山林而尽。其高三百尺，在杜城之东，韦曲之西，俗呼为塔陂。”何将军，疑是何昌期，天宝时名将。山林，园林内中有山者。

[2]第五桥：宋张礼《游城南记》：“第五桥，在韦曲西，以姓得名。”当是往游何将军山林道经之地。

[3]“野竹”句：当由梁王训《独不见》“石桥通小涧，竹路上青霄”诗句化出。

[4]谷口：用汉郑子真典事。子真躬耕于谷口，汉成帝时，大将军王凤礼聘之，不应，名震京师。扬雄曰：“谷口郑子真不诎其志，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京师。”见《汉书·王贡传》。此以郑子真比郑广文。

[5]“濠梁”句：用庄子典。《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此用其字面，以比况自己与郑虔同游。

[6]风潭：仇注引黄希之语曰：“潭，当是广济潭，在万年县。”

[7]章：大树。

[8]卑枝：低枝。

[9]接叶：枝叶稠密，相接相连。

[10]银丝鲙：即今日本料理中的生鱼片。银丝，鲜鲙之色。

[11]香芹：指水芹，又名楚葵。《吕氏春秋》：“菜之美者，云梦之芹。”

[12]“翻疑”二句：言何将军山林风物与越州相似。杜甫二十岁时曾游吴越，印象佳美，故有此比。

[13]戎王子：由西域传入的赏花植物，原产于月支国。此花旧籍不载，经杜甫吟咏始见著录。清初人陈淏子所辑《花镜》载有“人面子”，言其：“出自粤中，树似梅李，春花秋熟。子如桃实而少味，须蜜渍可食。其核两边如人面，耳目口鼻，无不俱足，人皆取以为玩。”疑戎王子当与人面子类似。又，仇注以为戎王子是独活一类药用植物，引《本草》曰：“‘独活，一名戎王使者。’戎王子，当是其类。”查《本草纲目》，独活又名护羌使者、胡王使者，产于雍州，此旧为羌地。然杜诗下文言神农不知，此说亦难安稳。

[14]月支：汉西域国名。亦写作“月氏”。先居甘肃敦煌与青海祁连间，后为匈奴所破，西迁至今新疆伊犁河上游，占大夏故地，称大月氏，余部入祁连山，称小月氏。

[15]“汉使”句：言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只移来胡桃、石榴、苜蓿，而不曾移入此戎王子，是为“空到”。

[16]“神农”句：言此花不载于《神农本草》。

[17]拆：同“坼”，开裂。

[18]碾涡：车辙印痕。没马：指没过马蹄。指辙印深度。

[19]赊：远。两句言自己徒有满腹文墨，许多山林佳处都不曾到过，应首章之“不识南塘路，今知第五桥。”

[20]东家：指何氏。

[21]“剩水”二句：言山林之水分自沧江，山林之石取自碣石。碣石，古山名，在河北昌黎西北。曹操《步出夏门行》有“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诗句。

[22]金鱼：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佩金符，刻鲤鱼形，谓之金鱼。武后朝改佩鱼为佩龟，三品以上龟袋饰金，四品饰银，五品饰铜。中宗罢龟袋，复为鱼，见《旧唐书·舆服志》。贺知章初见李白，尝有“金龟换酒”事，知彼时用龟而此时用鱼。

[23]兴移：指另有游赏之处。洒扫：待客之礼。《后汉书·陈蕃传》：“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客。”句中之意是为客不拘礼节。

[24]“风磴”二句：仇注：“风磴而吹阴雪者，乃云门之吼瀑泉也，以下句解上句。盖夏本无雪，飞瀑遥溅，乍疑是雪耳。”

[25]簟：竹席。

[26]装绵：古人冬日在夹衣内装入丝绵以御寒，春秋时将绵除去。

[27]“自有”句：暗用陶渊明《桃花源记》典事。

[28]楸（sù速）：树名。白色为楸，其木纹理赤者为桤。

[29]茵陈：草药性植物。经冬不死，更因旧苗而生，故名。

[30]单：旧注或以为铺地之单，或以单为“箪”，即竹制圆形食器，两通。

[31]山精：传说中的山中精怪。《玄中记》称：山精如人，一足，长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昼藏。

[32]石林：丛石如林。蟠：蟠踞。蟠，同“盘”。此句言石林如立于水府，极言其幽深。

[33]定昆池：《旧唐书·安乐公主传》称：公主尝请昆明池为私沼，不得，乃自凿定昆池。宋张礼《游城南记》称，池在韦曲之北。两句所写当是赴何氏山林所经过处。杨柳渚必在定昆池附近。

[34]白接䍦：用晋山简醉酒典。《世说新语·任诞》载：山简镇襄阳时，常临池醉饮，儿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暮倒载归，茗艸无所知。复能骑骏马，倒著白接䍦”接䍦，一种巾帽的名称。

[35]刺（lá儿）船：即划船。《庄子·渔父》：“乃刺船而去。”郢客：楚客。郢，楚都。两句言楚客吴儿识水性。本章写泛舟水戏，故借“楚客”“吴儿”为说。

[36]江湖兴：泛舟戏水之兴。亦借为遨游江湖的隐逸之兴。

[37]“将军”二句：暗用曹操典事。其《百辟刀令》曰：“往岁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与五官将，其余四。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者，将以次与之。”

[38]“醒酒”句：用宋玉《风赋》句意：“清清冷冷，愈病析醒。”

[39]绡衣：细葛布之衣。白纷纷：宋赵次公注：“月白之谓‘纷纷’，言其影在薜萝之间。如此薜萝者，藤萝与薜荔也。”

【点评】

十首连章，述游何氏山林始末，足见此番南郊之游意义重大。杜甫陪郑虔来游，时郑为广文馆博士，杜乃一介布衣。而何将军必是郑虔同朝之友。诗首言足迹初到，末言希望重来，中间依次叙山林物产之丰饶，饮食之精美，花草之珍异，风景之清幽，游赏之快乐，主人之儒雅，实带有干谒性质。此后又有《重过何氏五首》，其一曰：“问讯东桥竹，将军有报书。”可知初游后曾有书信报之，将军则许以重来，此十首必亦随书同报之者。其五曰：“何路霑微禄，归山买薄田。”显有乞望援引意。境界虽然不高，却有章句之美。“鲜鲫银丝脍，香芹碧涧羹”“绿肥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醉把青荷叶，狂遗白接䍦”云云，俱是佳句，可见出杜甫创作律诗的勃郁才气。

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1]

落日放船好，轻风生浪迟。

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

公子调冰水^[2]，佳人雪藕丝^[3]。

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

雨来霏席上，风急打船头。

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4]。

缆侵堤柳绿^[5]，幔卷浪花浮。

归路翻萧飒，陂塘五月秋。

【注释】

^[1]此诗作于长安求仕时期。丈八沟：《通志》称，下杜城西有第五桥，丈八沟。

^[2]调冰水：调制冰镇饮料。我国自周代起便有冬日藏冰以供夏用的传统，宋代以后窖冰由国家行为转变为市场行为，可以私家出售。唐李德裕在“冰寒郢水醪”一句诗下自注曰：“夏至后，颁赐冰及烧春酒，以酒味稍浓，每和冰而饮。”

^[3]雪藕丝：切藕作细丝。

^[4]越女、燕姬：赵次公注曰：“盖枚乘《七发》云：‘越女侍侧，齐姬奉后。’”

^[5]“缆侵”句：赵次公注：“雨急当避，进舟于岸旁，故侵堤柳而系缆也。”

【点评】

写纳凉遇雨事，放船、归舟首尾照应，章法紧密，场面热闹，见杜公叙事状物之巧。

春宿左省^[1]

花隐掖垣暮^[2]，啾啾栖鸟过^[3]。

星临万户动^[4]，月傍九霄多^[5]。

不寝听金钥^[6]，因风想玉珂^[7]。

明朝有封事^[8]，数问夜如何^[9]。

【注释】

[1]此诗作于乾元元年（758）春，时任左拾遗。宿，值宿，值班。左省，指门下省。以东为左，门下省位于禁中之东，故有此称，亦曰左掖。左拾遗之职隶属门下省。

[2]掖垣：禁墙。

[3]过：读作平声。

[4]万户：据《汉书》称，建章宫有千门万户。此言宫殿门户之多。动：星光闪动。

[5]“月傍”句：言今夜中天月色明朗。仇注以为九霄指帝宫九重之地。

[6]听金钥：听宫门开启之声。言下谓想着天亮上朝之事。

[7]“因风”句：风动铎铃鸣响，因而联想到百官上朝乘马的玉珂之声。珂，贝类，可为马饰。

[8]封事：奏本。汉制，密奏以皂囊封笏版，曰封事。唐时补阙、拾遗，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诤，小则上封事。

[9]“数问”句：用《诗经·小雅·庭燎》诗意。毛《传》“诸侯将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时间夜早晚。”诗曰：“夜如何其？夜未央。”杜诗用以言上朝。

【点评】

首联写日暮，颌联写夜半，腹联写不寐之思，尾联写明朝之念，层层铺排中，特见老杜忠谨之貌，拳拳之心。“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是全诗之眼，最为矫健；“动”字、“多”字又是句中之眼，最为精练。

曲江二首^[1]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

江上小堂巢翡翠^[2]，苑边高冢卧麒麟^[3]。

细推物理须行乐^[4]，何用浮名绊此身？

朝回日日典春衣^[5]，每日江头尽醉归。

酒债寻常行处有^[6]，人生七十古来稀。

穿花蛱蝶深深见^[7]，点水蜻蜓款款飞^[8]。

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注释】

[1]此诗作于乾元元年春（758）左拾遗任上。曲江，见《哀江头》注[3]。

[2]翡翠：亦称翠雀。雄赤曰翡，雌青曰翠。

[3]苑：指芙蓉苑，在曲江。卧麒麟：指卧于墓道的石雕麒麟。

[4]物理：指自然规律。

[5]朝回：退朝回家。

[6]寻常：平常。亦作量度单位。八尺为寻，倍寻曰常。与下文“七十”成借对。

[7]深深见：即深深现。忽隐忽现。

[8]款款：犹“缓缓”。

【点评】

此是曲江闲行遣闷之作。以仕不得志而有感于暮春也。前首因伤春而欲及时行乐，盖因朝中不见信用而故作旷达语，意似《绝句漫兴九首》其四之“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皆非本意。首联伤春，冠绝今古。后首亦感春之作，意亦及时行乐，故典衣沽酒，尽醉而归，似极淡泊无求。前人云：“此不是公旷达，是极伤怀处。大率看公诗，另要一副心肝、一双眼睛才是。”（《而庵说唐诗》）此可谓知杜者。

望岳^[1]

（西岳）

西岳崑崙竦处尊^[2]，诸峰罗立如儿孙。

安得仙人九节杖^[3]，拄到玉女洗头盆^[4]？

车箱入谷无归路^[5]，箭栝通天有一门^[6]。

稍待西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源^[7]。

【注释】

^[1]乾元元年（758）六月，杜甫由左拾遗贬华州司功参军，诗即华州赴任途中所作。岳，指西岳华山，在今陕西华阴城南秦岭北侧。山上风景集中区的东、西、南、北、中五峰拔地而起，耸立于群山中，如一朵盛开的莲花。

^[2]崑崙：高峻貌。竦处：最高处。

^[3]仙人九节杖：《列仙传》：“王烈授赤城老人九节苍藤竹杖，行地马不能追。”

^[4]玉女洗头盆：华山景点之一，在中峰。《集仙录》：“明星玉女居华山祠，前有五石白，号曰玉女洗头盆。”以常人观之，石白很小，只宜洗手，不宜洗头。

^[5]“车箱”句：写车箱谷，在华山北峰群仙观至聚仙台之间，深不可测。

^[6]“箭栝”句：赵次公注曰：“箭栝峰，则《华山记》云箭栝峰上有穴，才见天，攀缘自穴而上，有至绝处者。”今华山景区无箭栝峰，惟北峰至中峰、西峰之分道处有通天门，又名金锁关。

^[7]白帝：传说少昊为白帝，治西岳，此以代指华山。真源：华山最高峰为南峰，即落雁峰。峰顶有仰天池，池水雨天不溢，旱季不涸。杜甫或即指此。

【点评】

清人或以为老杜诗“晚则颓放”，此诗实已开“颓放”一格，所谓“险语破鬼胆”也。“诸峰罗立（一作列）如儿孙”，以人之长幼形容山之高下，是老杜创语；“玉女洗头盆”诚如清黄生所评：“五字本俗，先用‘仙人九节杖’引起，能化俗为妍，而句法更觉森挺，真有掷米丹砂之巧。”杜诗有律法森严格，亦有颓然自放格，前者有迹可循，后者则如“羚羊挂角”，实不易求而学之也。

九日蓝田崔氏庄^[1]

老去悲秋强自宽^[2]，兴来今日尽君欢。

羞将短发还吹帽^[3]，笑倩旁人为正冠。

蓝水远从千涧落^[4]，玉山高并两峰寒^[5]。

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6]。

【注释】

^[1]此是乾元元年（758）为华州司功时至蓝田而作。华州至蓝田八十里。九日，农历九月九日，为重阳节。蓝田，今属陕西。崔氏庄，崔氏庄园。杜甫另有《崔氏东山草堂》诗。

^[2]悲秋：语本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3]吹帽：用龙山落帽故事。晋桓温九日会宾客于龙山，孟嘉在座，风吹其帽落而不觉，桓温令孙盛作文嘲之，嘉即时作答，文辞佳妙，四座叹服。见《世说新语·识鉴》。

^[4]蓝水：即蓝溪。源出商县西北秦岭，流经蓝田。

^[5]玉山：即蓝田山。因产美玉，故亦名玉山。在蓝田县东。

^[6]茱萸：一种药性植物。旧俗，九日登高，头插结籽的茱萸枝，饮菊花酒。

【点评】

首联破题，题意尽在“老去”而“兴来”，故能“强自宽”而“尽君欢”。中二联写兴会登高，对景开怀，承题敷衍。然其宽者乃“强自宽”，非真宽也，故结联复归于叹老悲秋。惟其委曲尽情，故“意味深长，悠然无穷”（宋杨万里《诚斋诗话》）。

秦州杂诗^[1] (其七、其十三)

莽莽万重山，孤城石谷间。

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2]。

属国归何晚^[3]，楼兰斩未还^[4]。

烟尘一长望，衰飒正摧颜^[5]。

传道东柯谷^[6]，深藏数十家。

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

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

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

【注释】

^[1]此是乾元二年（759）杜甫华州弃官往秦州时作。秦州，今甘肃天水。

^[2]不夜：月光如昼。隋李运仁《赋得镜》诗曰：“无波菱自动，不夜月恒明。”或为“无风”二句所本。

^[3]“属国”句：用苏武事。苏武出使匈奴，被羁留十九年，归汉后官拜典属国。此时大约有唐使入吐蕃而被羁留者。

^[4]“楼兰”句：用傅介子事。介子于汉昭帝时出使大宛，计斩楼兰王头而还，诏封义阳侯。此句希望唐使臣能如傅介子。

^[5]摧颜：愁损容颜。

^[6]东柯谷：在秦州东南。

【点评】

《秦州杂诗》二十首，老杜弃官游秦之作，或游览，或感怀，或即事。诚如《唐采诗醇》说：“其遇弥困，而思则弥深；其心益苦，而言则益工；纵出横飞，涵今茹古。昔人谓其秦州以后，律法尤精，盖所遇有以激发之也。”秦州之诗，的确是老杜成其为老杜的转关。“莽莽”一联起笔突兀，沈德潜《说诗碎语》以为“直疑高山坠石，不知其来，令人惊绝”。“无风”一联亦称警绝奇迥，为前人所赏。“东柯谷”之诗全以“传道”为文，末以“失桃花”句喻其为桃源佳胜之地，亦清丽可人。《天水图经》载秦州陇城县有杜工部故居，及其侄佐草堂，在东柯谷之南，麦积山瑞应寺上。当是杜甫暂寓之所。

宿赞公房^[1]

杖锡何来此^[2]，秋风已飒然。

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莲。

放逐宁违性^[3]，虚空不离禅^[4]。

相逢成夜宿，陇月向人圆^[5]。

【注释】

[1] 此诗当是乾元二年（759）晚秋在秦州作。赞公，题下原注：“赞，京师大云寺主，谪此安置。”杜甫另有《大云寺赞公房四首》《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等诗。

[2] 杖锡：执锡杖。禅家以锡为杖。又名智杖、德杖。又称游方僧为飞锡，安住僧为挂锡。

[3] 放逐：仇注引赵访语曰：“杜公与房琯为布衣交。及房琯罢相，公上疏争之，亦几获罪，由此齟齬流落。赞亦房相之客，时被谪秦州，公故与之款曲如此。”句言放逐僻地并不违背赞公求法悟空之本性。

[4] 离：仇注：“去声。”读仄声方合于格律。

[5] “陇月”句：用释家“月印万川，处处皆圆”之意。

【点评】

由迁谪起笔，以“陇月”“圆”之，虽赞公处菊荒莲倒，满目萧然，然亦不违释家本性也。“荒”字、“倒”字，瘦硬生新，已开宋诗先声。全诗劲健圆转，蕴含禅机，有“虚空”而耐人玩味处。

水会渡^[1]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没已久，崖倾路何难。大江动我前，汹若溟渤宽^[2]。篙师暗理楫^[3]，歌笑轻波澜^[4]。霜浓木石滑^[5]，风急手足寒。入舟已千忧，陟岵仍万盘。回眺积水外，始知众星干。远游令人瘦，衰疾渐加餐。

【注释】

[1] 此诗作于乾元二年（759）十二月由同谷入蜀途中。水会渡，据《方輿胜览》载“属剑州”，是嘉陵江上的渡口。

[2] 溟渤：溟海、渤海。泛指大海。

[3] 暗理楫：在夜色中摇橹。

[4] 轻波澜：不把汹涌的江水放在眼里。

[5] “霜浓”句：写渡水后登岸陆行情景。

【点评】

写出水会渡风浪之险和蜀道陆行之难。杜甫北人，故乘舟多所忧惧，涉江一段描写切身体验，最为生动。既已走上盘山石径，仍心有余悸，故回首而眺，时山路已高，江远星近，令诗人顿有“始知众星干”的感觉。由此知渡江时诗人先已见过倒映于水中的星星，此时见天空之星，则以“干”字冠之。另一方面，诗人身处舟中，满目惟是江水，故觉星星亦带水气；此时脱离舟船，心境轻松下来，故觉“星干”。今人朱东润《杜甫叙论》曰：“‘始知众星干’的这一个‘干’字，真是千锤百炼。以前批评家都推重‘白鸥没浩荡’的‘没’字，‘吹面受和风’的‘受’字，其实这个‘干’字的兴会标举，出人意料，比那两字还要高得多。不过杜甫的高大，不仅仅着落在个别的字句上。”

剑门^[1]

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2]。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3]。两崖崇墉倚，刻画城郭状^[4]。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5]。珠玉走中原，岷峨气凄怆^[6]。三皇五帝前，鸡犬各相放^[7]。后王尚柔远，职贡道已丧^[8]。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9]；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10]。吾将罪真宰^[11]，意欲铲叠嶂^[12]！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

【注释】

^[1]剑门：唐属剑州。又名大剑山，古称梁山、高梁山。山脉东西横亘百余公里，七十二峰绵延起伏，形如利剑，高耸入云。峭壁中断处，两壁相对如门，故称“剑门”。诸葛亮相蜀，凿石架飞梁阁道，以通行路，故又称“剑阁”。今称剑门关，在今四川剑阁县北二十五公里处，是川陕公路所经的要隘。杜甫于上元元年（760）入蜀赴成都，途经剑门，识其险要。诗当作于入蜀后两年之内。因上元二年（761）四月梓州段子璋反，陷绵州，自称梁王；代宗宝应元年（762）六七月间，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以兵扼剑阁，严武不得出。杜甫有感于军阀据险反叛而作此诗。

^[2]“惟天”二句，写剑门之险且壮。古来有“剑门天下险”之说。晋张载《剑阁铭》曰：“惟蜀之门，作固作镇。是曰剑阁，壁立千仞。穷地之险，极路之峻。”

^[3]“连山”二句：写剑门地形地貌。连山，《水经注》载，小剑戍西去大剑山三十里，连山绝险。石角皆北向，杨伦《杜诗镜铨》录邵子湘评语曰：“宋祁知成都至此，咏杜诗首四句，叹服，以为实录。”然“北向”亦有北揖朝廷之寓意。

^[4]“两崖”二句：写剑门两侧悬崖的形状，两边绝壁如城墙，崖上石形如刻画而成的城郭雉堞。墉（yōng 拥），城墙，高墙。

^[5]“一夫”二句：语同李白《蜀道难》：“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皆本于张载《剑阁铭》：“一人荷戟，万夫趑趄。”

^[6]“珠玉”二句：言如果蜀中财物尽输朝廷，蜀中人气将受损伤，从而背离朝廷。岷峨，岷山与峨眉山，代指蜀地。仇注曰：“往见旧人手卷，此句（‘珠玉’句）之上有‘川岳储精英，天府兴宝藏’二句。”浦起龙《读杜心解》曰：“杜诗多四句转意，此段独阙两句。且得此一提，文气愈畅，仇氏非伪撰也。脱简无疑。”

^[7]三皇：指伏羲、神农、燧人。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鸡犬相放：鸡犬放养，自由来去。两句言上古时代是一种不加束缚的自然状态。

^[8]柔远：怀柔远方。职贡：职方的贡物。《周礼》：“制其贡，各以其所有。”两句言后王治世，要地方物，便失远古治世之道。

^[9]霸王：霸道与王道。霸道指国君凭借武力、刑罚、权势等进行统治，王道指以仁义治天下。

^[10]“并吞”二句：所言是以霸道治天下的方法。

^[11]真宰：上天。

^[12]铲叠嶂：言其易成为割据者的凭借，故欲铲之。

【点评】

借剑门为题，以讽时事。在纪游之作中借名胜以议论时局，关怀政治，可谓别具一格。正如清浦起龙《读杜心解》所说的，“《剑门》与《鹿头》篇，皆别立议论之文”。清沈德潜《唐诗别裁》曰：“自秦州至成都诸诗，奥险清削，雄奇荒幻，无所不备。山川、诗人，两相触发，所以独绝今古也。”

卜居^[1]

浣花溪水水西头^[2]，主人卜林塘幽^[3]。

已知出郭少尘事^[4]，更有澄江销客忧。

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

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上小舟^[5]。

【注释】

^[1]此诗作于上元元年（760）春，记卜居成都浣花草堂事。

^[2]浣花溪：在成都西郭外，一名百花潭。

^[3]主人：杜甫自谓。

^[4]出郭少尘事：即晋陶渊明《归园田居》“野外罕人事”之意。

^[5]“东行”二句：言溪水可直通山阴。东行万里：浣花溪之东有万里桥，乃三国时诸葛亮送费祎处。《华阳国志》载，费祎使吴，诸葛亮送之，费祎曰：“万里之行，始于此矣。”山阴，今浙江绍兴。旧为吴地。山阴上小舟，用晋王子猷雪夜泛舟访戴事。《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献之）居山阴，雪夜，忽忆戴安道（逵），即乘轻舟就之。既造门，不前便返。人问其故，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仇注：“公《壮游》云‘鉴湖五月凉’，盖深羨山阴风景之美。今见浣溪幽胜，仿佛似之，故思乘兴东游，此快意语。”

【点评】

记卜居事。写所勘居处之清幽，所居环境之生趣，深见称意愉悦之情。仇兆鳌《杜诗详注》引颜廷榘之语曰：“出郭远俗，澄江散怀，此幽居自得之趣；蜻蜓上下，鸂鶒沉浮，此幽居物情之适。”然诗以溪水东泻，万里可达东吴作结，亦见出老杜并不想终老于蜀地。

游修觉寺^[1]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

诗应有神助^[2]，吾得及春游。

径石相萦带，川云自去留。

禅枝宿众鸟^[3]，漂转暮归愁。

【注释】

^[1]此诗作于上元二年（761），时杜甫由成都草堂往游蜀州之新津。修觉寺，在新津县治东南五里之修觉山。

^[2]神助：实谓江山之助。言胜境能发人诗兴。

^[3]禅枝：言众鸟踞于枝上如打禅。

【点评】

于远近、动静之间写游寺，“禅枝”一句，最有趣，使全篇顿为飞动，确是“有神助”也。

后游^[1]

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

江山如有待^[2]，花柳更无私^[3]。

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

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4]？

【注释】

[1]此为重游修觉寺而作，作时当距前游不久，详见前篇注[1]。

[2]“江山”句：言江山仿佛在等待着诗人的重游。

[3]无私：无偏私。句言花柳尽显其美，令人尽情欣赏。

[4]舍此：除此。此，指修觉寺。复何之：更往何处。

【点评】

诗为重游修觉寺而作，一春而两游，可知其间必有令诗人难舍处。诗在四句处截断，前四句，句句点明“后游”；后四句，为客愁全减而设，末以“复何之”照应起首之“曾游”，结构严谨。“江山”一联，是杜集中名句，最为后人所称道。《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刘辰翁语曰：“次联必如此，可以言气象矣。”《围炉诗话》曰：“《后游》诗之‘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江亭》之‘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非其人必无此诗思。”《唐宋诗醇》曰：“颔联忽然而来，浑然而就，妙处只在眼前。”“在眼前”而“有至理”，所以令人称叹。

南楚^[1]

南楚青春异^[2]，暄寒早早分^[3]。

无名江上草，随意岭头云。

正月蜂相见，非时鸟共闻^[4]。

杖藜妨跃马，不是故离群。

【注释】

^[1]此是大历元年（766）初春在云安作。南楚，指云安，以其在楚之西南。云安唐时属夔州，故城在今四川云阳县东北。

^[2]青春：即春。异：特殊，不同于他地。

^[3]暄：暖。《杜臆》：“他处初春，必有余寒，惟南楚交春即暄，故云‘早早分’。”

^[4]“正月”二句：写南楚早春之暄暖景象。

【点评】

仇兆鳌《杜诗详注》以为此诗“似出之太易”，然“太易”正此诗之特色。诗之妙处全在尾联：言“杖藜妨跃马”，杖藜老翁自难跃马，而用一“妨”字，便见出诙谐幽默意，补之以“不是故离群”，更见出老翁之少年心也。想杜甫由骑射高手变成杖藜翁，真令人有人生苦短之叹。《杜臆》以为“杖藜妨跃马”是“杖藜缓行，有妨少年跃马者”，但解作妨他人跃马似嫌过于胶着，不如解作妨自家跃马来得通脱风趣。

白帝城最高楼^[1]

城尖径仄旌旆愁^[2]，独立缥缈之飞楼^[3]。

峡坼云霾龙虎卧^[4]，江清日抱鼉鼉游^[5]。

扶桑西枝对断石^[6]，弱水东影随长流^[7]。

杖藜叹世者谁子^[8]，泣血迸空回白头。

【注释】

[1]此是大历元年（766）迁居夔州后所作。白帝城：在今四川奉节之东白帝山上，公孙述据蜀称帝时所建。

[2]径仄：山路倾斜不平貌。

[3]独立：独自立于城楼上。飞楼：高楼。

[4]坼：开裂。霾（mái埋）：阴沉。此指覆盖。

[5]鼉鼉（yuán tuó元陀）：大鼉和鳄鱼。

[6]扶桑：神话传说中日出之处的神树。

[7]弱水：《山海经·大荒西经》：“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

[8]杖藜：拄藜杖。谁子：谁人。实是作者自指，故意设问。

【点评】

仇兆鳌评曰：“首写楼高，次联近景，三联远景，皆独立所想见者，末乃感叹当世。”此诗特色在于以古诗笔法、文章笔法写律诗。“独立缥缈之飞楼”“杖藜叹世者谁子”，皆非律句常法也。世间之物，其初成也生，炒之则熟，太熟则变，反求其生气。诗律亦然，由粗而细，细极则变，求其粗犷。此乃杜律细极而求新变者。或谓以古体入律，或谓以歌行入律，或谓拗体，或谓句法似古，对法似律，皆知为律之变体也。其以古文之音节句法变律，打破平仄规律，为中唐韩愈所效法，更为宋之苏轼、黄庭坚所光大。

移居公安山馆^[1]

南国昼多雾，北风天正寒。

路危行木梢，身迥宿云端。

山鬼吹灯灭^[2]，厨人语夜阑。

鸡鸣问前馆，世乱敢求安^[3]？

【注释】

[1]此是大历三年（768）秋冬之际，由江陵移居公安所作。公安，今属湖北，濒临长江。

[2]山鬼：楚辞篇名。公安旧属楚地，故以楚辞入诗。此句实谓风吹灯灭。

[3]世乱：仇注：“是秋又有吐蕃之警也。”敢求安：实谓不敢求安。安，安枕，安睡。

【点评】

长江过江陵后转了一个弯，改为由北向南流，过公安后始复东折，所以江陵位于长江北岸，公安位于江南，而准确位置则是长江西岸。由江陵往公安，必江行走水路。题中称“移居公安山馆”，想必已达公安县境，改走陆路，故而诗中才有“行木梢”“宿云端”“山鬼吹灯”之说。然末言“问前馆”，则知尚未抵达县治之所。诗记旅次山馆情形，行路之辛苦、旅次之荒凉，尽在句中。仇注引同代人黄生注曰：“三四本属苦境，翻得佳语。鸡鸣之前，厨人夜起，因手灯吹灭，戏语为鬼所吹。细人口角如此。”注又以“山鬼”二句为模拟厨人声口，此又是一解。

登岳阳楼^[1]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2]，乾坤日夜浮^[3]。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4]，凭轩涕泗流^[5]。

【注释】

^[1]此诗作于大历三年（768）冬十二月。时杜甫由公安漂泊到岳阳。岳阳楼，湖南岳阳城西门楼，西临洞庭湖。

^[2]吴楚：春秋二国名，处长江中下游。坼：分开。

^[3]“乾坤”句：《水经·湘水注》：“洞庭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其中。”此写湖面之广阔。

^[4]戎马：指战争。时北方有抗击吐蕃的战争。

^[5]凭轩：倚靠楼窗。涕泗：眼泪和鼻涕。

【点评】

诗以颌联最为警策。写洞庭湖之地势境界，沉雄阔大，气象万千，可敌范仲淹一篇《岳阳楼记》，乃千古之绝唱。腹联作情语，索寞幽渺，诗境由阔大一变而为狭小，强烈反差，情景相得而益彰，即所谓“不阔则狭处不苦，能狭则阔境愈空”（《读杜心解》）。结联大小合一，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化为涕泗，流入洞庭，亦善于作结者也。此前，杜甫所爱之孟夫子浩然亦有《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诗写道：“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杜甫或即由此生发。然孟诗后半截势弱，终不如此篇结构完整。

南征^[1]

春岸桃花水^[2]，云帆枫树林。

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

老病南征日^[3]，君恩北望心^[4]。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5]！

【注释】

[1]此诗当是大历四年（769）春往投潭州（今湖南长沙）、衡州（今湖南衡阳）时所作。南征，指由岳阳渡洞庭湖南。

[2]桃花水：春水。

[3]老病：老而且病。此距诗人去世不足两年。

[4]“君恩”句：言以不忘君恩而北望。

[5]“百年”二句：由汉《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变化而出：“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点评】

此诗之写成，距诗人辞世仅一年零八个月。诗是对自己一生漂泊而一日不曾忘君之苦情的概括和总结，道出“百年歌自苦”的原因是“未见有知音”。然诗人并无怨尤追悔之意，简括平朴的叙述中，自有让人动心处。明杨慎以为，“枫树林”用《楚辞·招魂》事，《招魂》有句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行楚地而用楚事，寄老病无依、身南心北之情状，良有以也。杨说不诬。

宿白沙驿^[1]

水宿仍馀照，人烟复此亭^[2]。

驿边沙旧白，湖外草新青。

万象皆春气，孤槎自客星^[3]。

随波无限月，的的近南溟^[4]。

【注释】

^[1]此是大历四年（769）二月杜甫经洞庭湖、青草湖入湘水，江行赴潭州（今湖南长沙）时作。白沙驿，属岳州，唐时所建。仇注引旧说曰在“初过湖五里”处。《湘中记》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见底，石如樗蒲，五色鲜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

^[2]亭：白沙驿之驿亭。

^[3]“孤槎”句：用晋张华《博物志》所记典事：传说天河与海相通，汉代有人乘槎到天河，遇牵牛、织女。归问严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正是此人到达天河之时。此言孤槎泛夜，如行于天河。

^[4]的的：犹“真真”，明白、昭著之意。南溟：南海。

【点评】

写出江行之美妙。虽已泊舟投宿江驿，但落日之余晖仍映在江中，那景色必如白居易《暮江吟》中所赞美的：“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此时惠风和畅，春气怡人，于是诗人带着欢娱的心情写出了“驿边沙旧白，湖外草新青”的俏皮诗句。“沙旧白”“草新青”一方面是纪实之景，一方面又是白沙驿和青草湖两处地名的倒装拆用，所以很巧妙。下四句以孤槎客星自比，顿使湘江行变成天河行，高洁雅丽而空灵。诗中全不见人间烟火，有圣洁之美。

发潭州^[1]

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

岸花飞送客，樯雁语留人。

贾傅才未有^[2]，褚公书绝伦^[3]。

名高前后事，回首一伤神。

【注释】

^[1]此是大历四年春由潭州往衡州（今湖南衡阳）时所作。潭州，治所即今湖南长沙。

^[2]贾傅：贾谊。西汉文帝时政治家，后出为长沙王太傅。此句杜甫自言才逊于贾谊。

^[3]褚公：褚遂良。唐初书法家，工隶楷，高宗时为右仆射，谏立武昭仪为后，左迁潭州都督。此句杜甫自谓书法能敌褚遂良。

【点评】

杜甫自谓“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此诗即见其学何逊处。南朝梁何逊有《赠诸游旧》诗曰“岸花临水发，江燕绕樯飞”，杜甫“岸花飞送客，樯雁语留人”即由何句生发。然何诗限于白描，杜诗则更富于层次：岸花飞，正为舟行迅速，因此于舟中观之岸花才有飞动之感；樯雁留人，实乃樯雁逐船。从对面着笔，诗便多了一层意趣，也多了一层动态的美。

宗族亲情·忆弟看云白日眠

示从孙济^[1]

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沓^[2]，且复寻诸孙。诸孙贫无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后自生萱^[3]。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4]。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浑。刈葵莫放手，放手伤葵根^[5]。阿翁懒惰久，觉儿行步奔。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6]。小人利口实^[7]，薄俗难具论。勿受外嫌猜^[8]，同姓古所敦^[9]。

【注释】

[1] 此诗当作于天宝十三载（754），时困守长安。济，杜济，字应物。曾任东川节度使，兼京兆尹。唯史传以为杜甫为杜预之十三代，杜济为十四代，当以公诗为正。

[2] 噂沓：议论纷纷，飞短流长。晋袁宏《后汉纪·章帝纪》：“流言噂沓，深可叹息。”

[3] 萱：萱草。又名忘忧草，即黄花菜，其花可食。《诗·卫风·伯兮》：“焉得谖（萱）草，言树之背。”

[4] 蕃：茂盛。

[5] “淘米”四句：由汉代古诗“采葵莫伤根，伤根葵不生；结交莫羞贫，羞贫友不成”化出。赵次公注曰：“族之有宗，犹水之有源，葵之有根也。水有源，勿浑之而已；葵有根，勿伤之而已；族有宗，则亦勿疏之而矣。放手，指无节制、无约束。”

[6] 盘飧：饭食。直接解释则为盛在盘中的晚饭。

[7] 口实：口舌谗间。

[8] “勿受”句：用鲍照句。其《代放歌行》曰：“明虑自天断，不受外嫌猜。”

[9] “同姓”句：用曹植意，其《求通亲亲表》曰：“骨肉之恩，爽而不离，亲亲之义，实在敦固。”

【点评】

老杜困守长安，从孙杜济却是仕途中人。所以老杜在处处碰壁、“未知适谁门”的当儿，便自觉不自觉地来叩杜济之门。然而杜济在小人的挑拨下，显然已对他这位叔爷爷露出不悦之色，所以老杜才写此诗相示，声言“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并让杜济“勿受外嫌猜”。虽然诗句俗而能雅，拙朴而生新，但从中可窥出老杜处境之艰难与尴尬。

月夜^[1]

今夜鄜州月^[2]，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3]。

何时倚虚幌^[4]，双照泪痕干？

【注释】

^[1]此诗作于天宝十五载（756）八月。时长安已陷落，作者由鄜州投奔灵武肃宗行在，途中为叛军所俘，押至长安。诗即身陷长安时所作。

^[2]鄜州：今陕西富县。安史乱起，杜甫将家室安置于鄜州羌村。

^[3]清辉：指月光。

^[4]虚幌：薄而透明的帷幔。

【点评】

此老杜集内名篇，也是最缠绵绮丽的一篇。诗不说己之思闺中妻室，而说妻室望月思君；不说己之思儿女，而怪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父亲。即所谓“心已驰神到彼，诗从对面飞来，悲婉微至，精丽绝伦，又妙在无一字不从月色照出也”（《读杜心解》）。诗文忌直而贵曲，此即委婉曲达之法也。清李调元《雨村诗话》曰：“诗有借叶衬花之法。如杜诗‘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自应说闺中之忆长安，却接‘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此借叶衬花也。总之古人善用反笔，善用傍笔，故有伏笔，有起笔；有淡笔，有浓笔。今人曾梦见否？”

一百五日夜对月^[1]

无家对寒食^[2]，有泪如金波。

斫却月中桂^[3]，清光应更多。

伫离放红蕊^[4]，想像颦青蛾^[5]。

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6]。

【注释】

^[1]此诗作于至德二载寒食节。时杜甫为安史叛军所俘，身陷长安。余参前首注^[1]。一百五日，即寒食日。《荆楚岁时记》：“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寒食，通常在清明前一或二日。

^[2]无家：实指与家人隔阻。

^[3]“斫却”句：用民间传说。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

^[4]伫离：别离。《诗·王风·中谷有蓷》：“有女伫离，嘒其泣矣。”放红蕊：指寒食花开。

^[5]青蛾：即黛眉。代指妻子。

^[6]“牛女”二句：以牛郎、织女二星七夕渡天河相会，反衬自己不得与妻子相见。

【点评】

此对月思家之作。尤以颔联最见奇思。“斫却月中桂”，以其有碍相思也；乞清光更多，正见思情之切也。故腹联从对方着笔，写妻子独对春花，必以相思而颦蛾眉也。“牛女”一联，亦对月望天所得，以牛女相会有期，喻人世之相会无期，亦是巧句。仇注引宋罗大经语曰：“太白诗‘斫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子美诗‘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二公所以为诗人冠冕者，胸襟阔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于子美，或是“不假安排”，然宋人以“阔大”为法，则是由于子美处取之。

遣兴^[1]

骥子好男儿^[2]，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鹿门携不遂^[3]，雁足系难期^[4]。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5]。傥归免相失，见日敢辞迟。

【注释】

^[1]此诗作于至德元载（756）八月到至德二载（757）四月陷贼居长安期间。余详见《月夜》注^[1]。

^[2]骥子：杜甫之幼子，名宗武。

^[3]鹿门：用庞公典事。《后汉书·逸民传》载，庞德公携妻子登鹿门山，采药不返。句谓自己欲效庞公携妻隐逸而不得。鹿门，山名，在今湖北襄阳境。

^[4]雁足：指书信。旧有鸿雁传书之说。此句言与家中无法取得联系。

^[5]“天地”二句：写安史之乱波及范围极宽。军麾：军中旗帜。

【点评】

老杜孤身陷贼，望月思家，已有“遥怜小儿女”之句，然于幼子宗武，尤其难以释怀，故又有此专咏骥子之诗。仇兆鳌释曰：“上四忆从前，中四叹现在，末四思将来。”逢乱世而陷贼营，杜甫已有与爱子“相失”之虞，故诗中别有一番牵肠挂肚之浓情。

羌村三首^[1]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2]。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3]！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歔^[4]。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晚岁迫偷生^[5]，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6]。忆昔好追凉^[7]，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8]。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9]。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10]；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11]。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12]。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注释】

[1] 此诗作于至德二载（757）闰八月。背景情况参见《北征》注[1]。

[2] 日脚：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注[5]“雨脚”条。下平地：指日落时分，太阳光束与地平线相接。

[3] “生还”句：言生还是偶然遂愿。

[4] 歔歔：悲泣之声。

[5] 晚岁：晚年。杜甫时年四十六岁。迫偷生：被迫偷生苟活。实暗指奉命还家探亲。

[6] 复却去：再行离家而去。

[7] 追凉：贪求凉爽。

[8] 糟床：酒榨。榨取清酒时所用。注：滴注。指有酒液流出。

[9] 柴荆：指柴门。杂木、荆条编成的门。

[10] 问：慰问之意。

[11] 榼：木质盛酒器。浊复清：指酒。连糟者为浊酒，经过滤的为清酒。

[12] “莫辞”四句：拟父老之辞。莫辞，有本作“苦辞”，仇注从《文苑英华》本改，“莫”字是。

【点评】

写乱后久别而初归的种种情状。“妻孥”“娇儿”“邻人”“父老”，寥寥数笔，无不真切生动、神情毕现。正如金圣叹对“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两句所下评语所说：“娇儿心孔千灵，眼光百利，早见此归不是本意，于是绕膝慰留，畏爷复去。”仇注句下释文，则以为“复却去”的主语不是“我”亦即诗人自己，而是“娇儿”。曰：“‘不离膝’，乍见而喜；‘复却去’，久视而畏，此写幼子情况最肖。”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以为二说皆可通而以前说更切合原意。杜甫奉诏探家，实出被迫，故言“迫偷生”“少欢趣”。然与家人相见，还是有惊有喜有慰藉，思及国事之艰难，又有无尽慨叹，故篇末云“歌罢仰天

叹，四座泪纵横”。写情写事，俱在常理之中，然贵在一个“真”字。

得舍弟消息^[1]

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

直为心厄苦，久念与存亡^[2]。

汝书犹在壁，汝妾已辞房^[3]。

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

【注释】

^[1]此诗作于乾元二年（759）春。仇兆鳌引旧注曰：“公乾元元年六月自左拾遗出为华州司功，冬晚，间至东都。时安庆绪弃东都而走，河南已复，故公得暂往洛阳故居。”此诗即居洛阳时所作。舍弟，胞弟。

^[2]与，一作“汝”。

^[3]“汝书”二句：《杜臆》评曰：“汝书”“汝妾”并提，律中带古，此杜公纵笔。

【点评】

剀切深挚，如与弟之家书，故乡所遭之祸乱，家中所生之变故，俱在字里行间。“汝书”“汝妾”“旧犬”，互为对照，顿见家境之凄凉，世情之冷暖。“旧犬”一笔，最是令人感慨。有注家以为，此句引晋陆机事。陆机有犬名黄耳。机在洛阳，久无家问，笑语犬曰：“汝能赍书取消息否？”犬寻路至家，得报还洛。公时在洛，故用陆事。然句中惟咏犬之恋旧，并无捎书事，恐与陆事无关。仅凭“旧犬”之“知愁恨”“垂头傍我床”，已远胜于薄情之人也。

月夜忆舍弟^[1]

戍鼓断人行^[2]，边秋一雁声^[3]。

露从今夜白^[4]，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5]。

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6]。

【注释】

[1] 此是乾元二年（759）秋于秦州作。杜甫有四弟：颖、观、丰、占。此时惟占相随，余散在山东、河南，故有此忆。

[2] 戍鼓：指将夜时分戍楼上所敲禁鼓，禁人夜行。

[3] 一雁：孤雁。

[4] 露从今夜白：即今夜是白露。白露，二十四节气之一，在每年阴历九月八日前后。

[5] 无家：指无处打听消息，音讯不通。

[6] 未休兵：指安史之乱尚未平定。

【点评】

乱离之世，骨肉分散，存亡难保，肝肠断绝，只用浅浅语道来，便令人凄楚不忍卒读。或说“露从”一联“妙绝古今矣，原其始从江淹《别赋》‘明月白露’一句四字翻作十字，而精神如此”（《李杜诗选》）。实此联即景即情，未必有意化用《别赋》之语。又如“边秋一雁声”之句，显然以“一雁”喻兄弟离散，然未必便是由《礼记·王制》所谓“兄之长齿雁行”直接化出，尽管那是以“雁行”比兄弟的最早源头。且老杜诗旅思乡情之委婉真切，更远胜于隶事用典者，实无须强作索引。

示侄佐^[1]

多病秋风落^[2]，君来慰眼前。

自闻茅屋趣，只想竹林眠^[3]。

满谷山云起，侵篱涧水悬^[4]。

嗣宗诸子侄，早觉仲容贤^[5]。

【注释】

[1]此是乾元二年（759）九月作，时客秦州，弃官两个月，居所未定。侄佐，杜甫之侄杜佐，殿中侍御史杜晫之子。题下自注：“佐草堂在东柯谷。”

[2]秋风落：仇注引师民曰：“七月秋风起，八月风高，九月风落。”

[3]竹林：用竹林七贤典事。正始西晋初年，阮籍与侄阮咸并嵇康、山涛、向秀、王戎、刘伶特相友善，时号竹林七贤。

[4]悬：涧水自高注下。

[5]“嗣宗”二句：以阮家叔侄，比况自己与杜佐。嗣宗，阮籍字。仲容，阮咸字。《世说新语·任诞》载：阮籍之子长成，亦想做名士。籍劝阻曰：“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

【点评】

据《旧唐书》载，杜佐终于大理正。时居东柯谷，当距杜甫客居之地不远，杜甫此诗，似有往依之意。“闻茅房趣”，当是闻杜佐所述茅屋隐居之趣；“想竹林眠”，当是想与子侄同作竹林之游，效阮籍、阮咸故事。嘉美“仲容贤”，实心中有所求也。亲情之外，亦含有一种凄惶，可叹。

恨别^[1]

洛城一别四千里^[2]，胡骑长驱五六年^[3]。

草木变衰行剑外^[4]，兵戈阻绝老江边^[5]。

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

闻道河阳近乘胜^[6]，司徒急为破幽燕^[7]。

【注释】

^[1]此诗当是上元元年（760）在成都作。

^[2]洛城：洛阳城。四千里：言洛阳距成都路途之遥。

^[3]胡骑（jì记）：指安史叛军。

^[4]剑外：即剑南。剑门以南，今四川中部。

^[5]江边：指锦江边。

^[6]河阳：即河内。故地在今河南孟州市。河阳近乘胜，指李光弼破史思明，收复河阳。

^[7]司徒：指李光弼。至德二载，加光弼检校司徒之衔。幽燕：今北京一带。当时为安史老巢。句意期待李光弼平定叛乱。

【点评】

“恨别”有二义，一为别故乡之恨，一为别兄弟之恨。首言因乱而别，次言别故乡，又次言别兄弟，结联转恨为喜为期盼，盼平乱后归乡里，兄弟团聚。脉络清楚，结构严谨。“思家”一联，为杜集中名联。

《瀛奎律髓汇评》纪昀评语曰：“六句是名句，然终觉‘看云’不贯‘眠’字。”许印芳辨之曰：“‘眠’与‘看云’不贯？眠时不可看云乎？若谓夜眠不合，诗固明云‘白日眠’矣。此二句全在转换处用意，盖清宵本是眠时，偏说‘立’而‘步月’；白日本是立时，偏说‘眠’而‘看云’，所以见思家忆弟之无时不然也。”

宗武生日^[1]

小子何时见^[2]？高秋此日生。自从都邑语^[3]，已伴老夫名^[4]。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5]。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6]。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7]。流霞分片片^[8]，涓滴就徐倾^[9]。

【注释】

[1]此诗作于夔州时期。仇注曰：“至德二载（757），公陷贼中，有诗云‘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此时宗武约计五岁矣。其后，自乾元二年（759）至蜀，及永泰元年（765）去蜀，中历八年，宗武约十四五左右矣。此诗都邑，乃指成都，其云‘自从都邑语，已伴老夫名’，则知作此诗又在成都之后矣。”宗武，杜甫幼子，可与《遣兴》相参读。

[2]何时见：犹“何时现”，何时出世。仇注：“小子何时见其生乎？此日正其堕地时也。”

[3]都邑：此指成都。《大戴礼记》：“百里而有都邑。”此句谓宗武入蜀后已学会了当地方言。

[4]“已伴”句：言宗武在为父的朋友圈中已小有诗名。

[5]“诗是”二句：仇注：“公祖审言善诗，世情因而传述。”

[6]文选：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古人文辞诗赋选集。彩衣：老莱子典事。《列女传》称，老莱子行年七十而双亲犹在，故着彩衣为儿戏以娱亲。两句中杜甫希望儿子精熟《文选》以绍家学，不必行老莱子斑衣娱亲之孝道。

[7]凋瘵（zhài）：病肺。因肺疾而形容枯槁。瘵，肺结核病。筵初秩：酒筵初开。《诗·小雅·宾之初筵》：“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秩，秩序井然貌。欹（qī）斜：倾侧。两句巧用《诗·宾之初筵》诗意，言刚入筵席，便已欹斜不秩，不为醉酒，实为病肺。

[8]流霞：指酒。晋葛洪《抱朴子》：“项曼都修道山中，自言至天上，游紫府，遇仙人，与流霞一杯，饮之辄不饥渴。”后遂以“流霞”喻仙酒或美酒。

[9]涓滴：言饮量之少。病肺不得多饮。

【点评】

杜甫有二子，长曰宗文，少曰宗武。杜公于少子犹多喜爱，故多见诸歌咏。此于少子生日之际，勉其弘扬祖业，绍继家学，而不必以承欢膝前为孝，在“欹斜坐不成”的病苦之境中能出此言，足见拳拳爱子之心。《诗·宾之初筵》有“左右秩秩”之语，又有“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屡舞僛僛”“侧弁之俄”的种种醉态，老杜信手拈来，言因“凋瘵”，故“筵初秩”时已“欹斜坐不成”，化老病之况为“黑色幽默”，令人笑而含泪，此正老杜人格魅力之所在。

吾宗^[1]

吾宗老孙子^[2]，质朴古人风^[3]。

耕凿安时论^[4]，衣冠与世同。

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

语及君臣际，经书满腹中。

【注释】

^[1]此诗旧注编在大历元年（766）。题下原注：“卫仓曹崇简。”崇简是襄阳杜氏（始于杜逊）中的一房，具体世系序列未明。吾宗，效《诗经》古例，以诗之首二字为题。

^[2]老孙子：言崇简乃其祖之孙并与自己同宗，此句写宗族传承。

^[3]古人风：《三国志·魏书》载，曹操谓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风。”仇注引赵汭之语曰：“次句领起中四。其安时处顺，勤家忧国，皆所谓质朴古风也。”

^[4]耕凿：用古《击壤歌》诗意：“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安时论：仇注：“时论目为耕凿中人，彼亦安之矣。”

【点评】

写出人物的古澹性格和儒学修养，清晰如见，更有画图所不能传达者。胡应麟以为：“‘耕凿安时论，衣冠与世同。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寓神奇于古澹，储（光羲）、孟（浩然）莫能为前。”（《诗薮》）

元日示宗武^[1]

汝啼吾手战，吾笑汝身长^[2]。处处逢正月，迢迢滞远方。飘零还柏酒^[3]，衰病只藜床^[4]。训谕青衿子^[5]，名惭白首郎^[6]。赋诗犹落笔^[7]，献寿更称觞^[8]。不见江东弟^[9]，高歌泪数行。

【注释】

[1]此诗当是大历三年（768）正月元日作。宗武，见前诗注[1]。

[2]“汝啼”二句：王嗣奭《杜臆》：“啼手战，见子孝；笑身长，见父慈。”

[3]柏酒：正月一日旧有饮椒柏酒之俗。《本草纲目》所附“椒柏酒方”曰：“以椒三七粒，东向侧柏叶七枝，浸酒一瓶，饮。”

[4]藜床：喻贫寒。三国魏人管宁家贫，坐藜床欲穿而读书不辍。

[5]青衿子：指宗武。《诗·郑风·子衿》有“青青子衿”句，《毛传》曰：“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

[6]白首郎：汉颜驷白首为郎。《汉武故事》载，武帝“尝幸至郎署，见一老翁，须鬓皓白，衣服不整。上问曰：‘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对曰：‘臣姓颜名驷，江都人也。以文帝时为郎。’上问曰：‘何其老而不遇也？’驷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于郎署。’”杜甫老为布衣，较“白首郎”更逊一等，故有“名惭”之说。

[7]落笔：指笔由手中脱落，应合“手战”，与“落笔惊风雨”之“落”作“下”解不同。

[8]献寿：举酒祝寿。此句写宗武。

[9]“不见”句：原注：“第五弟漂泊江左，近无消息。”

【点评】

子为父亲手战而啼，父为儿子长高而笑，在一个“处处逢正月”的漂泊之家，如此父子之情，便是最可宝贵的财富。仇兆鳌评曰：“此诗皆悲喜并言。‘啼手战’，是悲；‘笑身长’，是喜。‘逢正月’是喜；‘滞远方’，是悲。对柏酒，是喜；坐藜床，是悲。子可教，是喜，身去官，是悲。赋诗称觞，又是喜；忆弟泪行，又是悲。只随意叙述，而各有条理。”赵次公注以为“白首郎”是“公自谓也”，误。已于注[6]中辨明，若“白首郎”是杜公自谓，“名惭”便无着落，所以“白首郎”是杜公用典，不可不明。

又示宗武^[1]

觅句新知律^[2]，摊书解满床。试吟青玉案，莫羨紫罗囊^[3]。暇日从时饮^[4]，明年共我长^[5]。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6]，三千弟子行^[7]。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8]。

【注释】

^[1]此首作时同前，详见前诗并注。

^[2]新知律：初通作诗之法。

^[3]紫罗囊：用晋谢玄典事。据《世说新语·假谲》记载，谢玄少时好佩紫罗香囊，叔父谢安患之而不欲伤其意，因戏赌取，即焚之，于此遂止。

^[4]从时：应时。此句与上篇之饮椒柏酒相关合。

^[5]共我长：与我等高。

^[6]“十五”句：用孔子十五志学典。《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赵次公注考订宗武年龄曰：“公丙申至德元载陷贼中，而家在鄜州，有诗云：‘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学语时，两岁，三岁矣。自丙申至今年戊申，凡十三年，通学语时正十五年矣。故今诗云‘十五男儿志’。”

^[7]三千弟子行：《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盖三千焉。此句是希望宗武成为儒家门徒。

^[8]曾参：孔子弟子，以孝称。游夏：子游、子夏，孔子弟子，以文学称。升堂：指得到老师真传，掌握学说之精髓。《孔子家语》载，卫将军父子问于子贡，子贡曰：“入室升堂者七十有余人。”末两句进一步提出要求，希望宗武能成为儒学的登堂入室者。

【点评】

舐犊之情，溢于言外。知老杜于幼子希望尤高。于宗文，则但使树鸡栅耳（杜集有《催宗文树鸡栅》诗）。仇注又引胡应麟所录《云仙杂记》曰：“甫子宗武，以诗示阮兵曹，阮答以石斧一具，并诗还之。宗武曰：‘斧，父斤也。欲使我呈父加斤削耶？’阮闻之曰：‘欲令自断其手耳。不尔，天下诗名，又在杜家矣。’此事甚新，然史传不载宗武诗，诗亦竟不传。岂三世为将，道家所忌哉。杜尝命宗武熟精《文选》，又作诗屡令其诵。友人之言，宜有可信者，惜无从互证之。”

漫咏杂兴·老去诗篇浑漫与

堂成^[1]

背郭堂成荫白茅^[2]，缘江路熟俯青郊。

桤林碍日吟风叶^[3]，笼竹和烟滴露梢^[4]。

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

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5]。

【注释】

^[1]此诗当作于上元元年（760）三月。堂成，指成都浣花草堂落成。

^[2]背郭：背负城郭。荫白茅：以白茅草覆顶。

^[3]桤（qī）林：桤树林。桤，《说文解字》作“机”，落叶乔木。木质坚韧，生长迅速，易于成林。杜甫为营建草堂，曾向利州绵谷尉何邕乞桤树苗，有《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诗曰：“草堂桤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

^[4]笼竹：大竹。杜甫为建草堂，也曾向韦续讨绵竹，有《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诗曰：“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披波涛。”

^[5]扬雄：西汉末年文学家，尤长于作赋。其宅在成都少城西南角，一名草玄堂。解嘲：扬雄尝闭门草《太玄经》，遭人嘲笑，于是作了一篇《解嘲》。两句实以扬雄为喻，言别人把我比作汉之扬雄，但扬雄于世议尚有解嘲之文，而我连解嘲之文也懒得写，更是不问世情了。

【点评】

诗写堂之位置、堂之竹木、堂之禽鸟，末以扬雄宅作比，自适之情，溢于言表。诗人久历漂泊，此时终有定所矣。

为农^[1]

锦里烟尘外^[2]，江村八九家。

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

卜宅从兹老，为农去国赊^[3]。

远惭勾漏令^[4]，不得问丹砂。

【注释】

^[1]此当是上元元年（760）初夏在成都浣花草堂作。

^[2]锦里：锦城之地。参见《蜀相》注^[3]。烟尘：指市井尘嚣。杜甫《卜居》：“已知出郭少尘事。”

^[3]国：故乡。赊：遥远。

^[4]勾漏令：指葛洪。《晋书》本传载葛洪曾为勾漏令。勾漏，亦作勾漏、峒谿，在今广西北流市，以岩穴勾曲穿漏，故名。问丹砂：葛洪从祖玄传炼丹之术于郑隐，洪就隐学，著《抱朴子》，内中多讲炼丹事。

【点评】

老杜春日卜居草堂，至初夏已见万物向荣景象，欣然有终老之志，故甘愿去国万里而为农也。“圆荷”一联，体物细腻，爱物赏心，见于笔端，是全诗之灵魂。末言“惭勾漏”，乃有意作一跌宕，如仇兆鳌所谓：“烟尘不到，便同仙隐，乃以不得丹砂为惭，戏词也。”

田舍^[1]

田舍清江曲^[2]，柴门古道旁。

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

杨柳枝枝弱，枇杷对对香。

鸬鹚西日照^[3]，晒翅满渔梁^[4]。

【注释】

^[1]此首与上篇约作于同一时段，记述草堂生活之闲适。田舍，意犹“村舍”，指草堂。

^[2]清江曲：宋赵次公注曰：“盖公之草堂在东岸之曲处，今成都土人谓葫芦滩者，乃其处也。西岸梵安寺之草堂，特本朝吕汲公为师日，想象典刑为之耳，本非在西岸也。”

^[3]鸬鹚：水鸟名，驯顺后可以捕鱼。

^[4]渔梁：一种捕鱼设施。以土石筑梁横截水流，中留缺口，以笕承之。鱼随水流游入笕中，不得复出。

【点评】

写田舍之偏僻、环境之清幽，生动而有趣。“地僻懒衣裳”，非身处其地不能得此句，最是信实；“杨柳”一联，信手拈来，亦成佳对。枇杷为圆锥花序，果实丛聚，多有对生者，而以“对对香”三字出之，便觉精练而富于美感。末之鸬鹚晒翅一笔，使全篇静中有动，顿生江村野趣。“枇杷对对香”有本作“树树香”，作“树树”者，其香韵差之远矣。

绝句漫兴九首^[1]
(其一、其二、其四、其五、其六、其七、其八)

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2]。

即遣花开深造次^[3]，便教莺语太丁宁^[4]。

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是家。

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

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

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5]。

肠断江春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

癫狂柳絮随风舞^[6]，轻薄桃花逐水流。

懒慢无堪不出村，呼儿日在掩柴门。

苍苔浊酒林中静，碧水春风野外昏。

糝径杨花铺白氍^[7]，点溪荷叶叠青钱。

笋根雉子无人见^[8]，沙上鳧雏傍母眠。

舍西柔桑叶可拈，江畔细麦复纤纤。

人生几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9]。

【注释】

^[1]此组绝句作于上元二年（761）春，时是卜居成都浣花草堂的第二年。组诗之三咏燕子，之九咏柳树，已另见于咏物类中。

[2]无赖：指春色之浓郁、繁盛。以春色突然而至，惹客心生愁，故有此怨艾之语。

[3]深造次：过于匆迫。

[4]太丁宁：过于烦琐，让人心乱。

[5]“莫思”二句：用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见《世说新语·任诞》。

[6]柳絮随风舞：晋谢道韞有咏雪之句曰：“未若柳絮因风起。”见《世说新语·言语》。

[7]糝（sǎn散）：泛指散粒状的东西。糝径，指杨花铺径。

[8]雉子：雉鸡之雏。与下句“鳬雏”互文见义。

[9]香醪：犹如今之酒酿、甜米酒。

【点评】

“漫兴”者，“兴之所到，率然而成”（《杜臆》语）也。此一组“漫兴”诗，可谓春之杂感，或怨春色恼人，或咏春之景物，或作春日之饮，散漫而各有意趣。老杜咏春之诗尤多，且极具个性。怨春色无赖，忿春风欺人，讥柳絮癫狂，恼桃花轻薄，所以出此言，皆为“江春欲尽”而令人“肠断”也。“道是无情却有情”，怨春皆由惜春起。老杜面对春色，其心态恰如垂暮老者面对烂漫孩童，可以嫌他聒噪、嫌他闹腾、嫌他不谙事理，然内心所珍爱的却正是孩童种种讨嫌之处背后的稚气与天真。本篇的第七首便直接表现了诗人对春的怜爱。以“糝径”“铺白氍”写杨花，以“点溪”“叠青钱”写荷叶，状物准确而生动，“糝”“铺”“点”“叠”俱用作动词，且俱是诗眼，有此四字，全诗始觉灵动。“人生几何春已夏”，正是惜春之情的自道，亦人生感慨之自道也，所以惟有以酒自遣，以酒自慰。老杜于自然之珍爱、于生命之珍爱，俱由此咏春之作中见出。仇注引申涵光之语曰：“绝句，以浑圆一气，言外悠然为正，王龙标（昌龄）其当行也。太白亦有失之轻者，然超轶绝尘，千古独步。惟杜诗别是一种，能重而不能轻，有鄙俚者，有板涩者，有散漫潦倒者，虽老放不可一世，终是别派，不可效也。李空同处处摹之，可谓学古之过。‘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语尚轻便；‘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似今小说演义中语；‘糝径杨花铺白氍’，则俚甚矣。”此纯以诗法句法为论，然诗人之真心本性，当有不为诗法所囿者。

漫成二首^[1]

野日荒荒白^[2]，春流泯泯清^[3]。

渚蒲随地有^[4]，村径逐门成。

只作披衣惯^[5]，常从漉酒生^[6]。

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

江皋已仲春，花下复清晨。

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

读书难字过^[7]，对酒满壶频。

近识峨眉老^[8]，知余懒是真。

【注释】

^[1]此诗旧注编在上元二年（761），时在成都草堂。

^[2]荒荒：暗淡而散漫无际貌。

^[3]泯泯：紊乱貌。

^[4]渚蒲：低洼湿地所生的蒲草。

^[5]披衣：晋陶渊明《移居》诗：“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6]漉酒生：漉酒之人。指陶渊明。渊明曾以葛巾漉酒，率意之行一时盛传。

^[7]难字过：难以逐字细读。或曰“难识之字，任其读过，不复考索”，如此则与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相近似。

^[8]峨眉老：作者自注：“东山隐者。”

【点评】

仇兆鳌释曰：“首章对景怡情，有超然避俗之想……次章随时适兴，申前章未尽之意。前章上四句说花溪外景，此章上四句说草堂内景。前章披衣漉酒，乐在身闲；此章读书对酒，乐在心得。”全篇关键，只在“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两句，可见老杜于草堂环境是多么惬意。

春夜喜雨^[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2]。

野径云俱黑^[3]，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4]。

【注释】

^[1]此诗或作于上元二年（761）春，时在成都草堂。

^[2]润物：滋润万物。

^[3]野径：田野中的小路。

^[4]锦官城：指成都，详见《蜀相》注[3]。

【点评】

句句切题，却不露痕迹。妙在情景自然熨帖，浑然一体。从“潜”字、“细”字，便知雨为春雨，非夏雨、秋雨；复以火衬夜云，以花衬晓霁，不言喜而喜在其中，写景抒情皆极细腻别致，堪称绝唱。

水檻遣心二首^[1]

去郭轩檻敞^[2]，无村眺望赊^[3]。

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4]。

城中十万户^[5]，此地两三家。

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

叶润林塘密，衣干枕席清。

不堪祇老病^[6]，何得尚浮名。

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

【注释】

[1] 此是上元二年（761）在成都草堂作。水檻，草堂水亭之檻，言凭檻眺望以遣心也。遣心，有本作“遣兴”，意同。

[2] 檻：两廊柱之间的距离。此处与“轩”同义，代指水亭。

[3] 赊：远。

[4] “细雨”二句：由南朝梁何逊《赠王左丞僧孺》“游鱼乱水叶，轻燕逐风花”句化出。

[5] 十万户：仇注引黄希注曰：“成都户十六万九百五十，此云‘城中十万户’，虽未必及其数，亦夸其盛耳。”

[6] 祇：赵次公注：“祇字起于《诗》：‘诚不以富，亦祇以异。’笺云：‘祇之为言，适也。’据韵书只是平声。”

【点评】

首章说雨中晚景，寓情景中；次章说雨霁晓景，下四句言情。诗体物细腻，摹写恰切，由此见老杜草堂生活之闲适与惬意。宋叶梦得《石林诗话》曰：“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雨细着水面为沬，鱼常上浮而淦；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矣。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惟微风乃受以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语。……然读之浑然，全似未尝用力，此所以不碍其气格超胜。”其二之“叶润”“衣干”句，“叶润”承“雨”，“衣干”顶“晴”，亦格律森严而得物之妙。杜公“老去渐于诗律细”，此诗即一证也。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1]

江上被花恼不彻^[2]，无处告诉只癡狂。

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

稠花乱蕊裹江滨，行步欹危实怕春^[3]。

诗酒尚堪驱使在^[4]，未须料理白头人。

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

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

东望少城花满烟^[5]，百花高楼更可怜^[6]。

谁能载酒开金盏，唤取佳人舞绣筵^[7]。

黄师塔前江水东^[8]，春光懒困倚微风。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9]。

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

【注释】

^[1]此上元、宝应（761—762）间在成都浣花草堂作。

^[2]彻：尽。

[3]欹危：指行步不稳，踉跄歪斜之状。

[4]诗酒尚堪驱使：指尚能作诗饮酒。

[5]少城：晋左思《蜀都赋》注：“少城，小城也。在城西，市在其中。”花满烟：即“烟花满”，人烟与春花并稠。

[6]百花高楼：当是指名为“百花楼”的酒楼。黄生注本以为在成都少城市井中；黄希以为在百花潭，因潭而名楼曰“百花”。两说俱可通，然已无法确知。可怜：可爱。

[7]“谁能”二句：希望能预酒筵赏花。然并无设筵之人，故诗人只能望楼兴叹。

[8]黄师塔：黄姓僧人之灵塔。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余以事至犀浦，过松林甚茂，问驭卒：‘此何处？’答曰：‘师塔也。’蜀人呼僧为师，丧所为塔，乃悟少陵‘黄师塔前’之句。”

[9]“不是”二句：作上二下五读。仇注：“爱花欲死，少年之情；花尽老催，暮年之感。”

【点评】

七首联章，叙“寻花”种种。首章扣题，言“被花恼”，言“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故惟有“独步”，并因“无处告诉”而“癫狂”。《杜臆》曰：“‘癫狂’二字，乃七绝之纲。”继以怨恼之语写春之敷腴、花之繁盛：言“稠花乱蕊”“多事红花”，言“行步欹危实怕春”，然诗人并没有停下寻花的“欹危”脚步，正如《诗境浅说续编》在此诗五、六两章之后所说：“此二诗在江畔行吟，不问花之有主、无主，逢花便看。黄师塔畔，评量深浅之红；黄四娘家，遍赏千万之朵。少陵诗雄视有唐，本不以绝句擅名，而绝句不事藻绘，有幅中独步之概。”虽有“东望少城花满烟，百花楼高更可怜”的望楼兴叹露出一缕酸楚，通篇则完完全全把读者带入了一个花的世界。末章总结前篇，乃惜花之词，而“繁枝”“嫩蕊”的对句又见出“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的人生哲理，令人别有一番吟味。宋苏轼作书常写“黄四娘家”一章，并说：“此诗虽不甚佳，可以见子美清狂野逸之态，故仆喜书之。”（《东坡题跋》）《唐诗援》则曰：“漫兴寻花，癫狂潦倒，大有别致奇趣，想见此老胸中天地。”此寻花联章，确有他人笔下所不到的逸趣与风致。

少年行^[1]

马上谁家白面郎，临阶下马坐人床^[2]。

不通姓氏粗豪甚，指点银瓶索酒尝^[3]。

【注释】

^[1]此诗旧注编在宝应元年（762）成都诗中。少年行，乐府旧题，属杂曲歌辞。宋鲍照有《结客少年场行》，郭茂倩《乐府诗集》作按语曰：“结客少年场，言少年时结任侠之客，为游乐之场，终而无成，故作此曲也。”由此衍化出《少年子》《少年乐》《少年行》《汉宫少年行》《长乐少年行》《长安少年行》《渭城少年行》《邯郸少年行》等多种题名，许多唐代诗人都有依题之作。

^[2]床：胡床。又名交椅，类似于今天的“马扎”，坐部结绳连接，故又名绳床，由西域传入中原。

^[3]银瓶：银制盛酒器。

【点评】

唐人崇尚昂扬之少年精神，故多有以《少年行》为题作歌者。李白曰：“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王维曰：“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令狐楚曰：“霜满中庭月过楼，金樽玉柱对清秋。当年称意须为乐，不到天明未肯休。”甚至僧人贯休也作《少年行》曰：“锦衣鲜华手擎鹘，闲行气貌多轻忽。稼穡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他如王昌龄、张籍、李崱、刘长卿、杜牧、张祐、韩翃、施肩吾并有依题之作，有人且不止一首。杜公之《少年行》与李白、王维同一格调，实是盛唐精神的余响。

三绝句^[1] (其一、其三)

楸树馨香倚钓矶^[2]，斩新花蕊未应飞^[3]。

不如醉里风吹尽，何忍醒时雨打稀。

无数春笋满林生^[4]，柴门密掩断人行。

会须上番看成竹^[5]，客至从嗔不出迎^[6]。

【注释】

^[1]此诗作于宝应元年（761），时在成都草堂。三绝句首咏楸花、次咏鸂鶒、末咏春笋。其二已入咏物类中，其一、其三，藉物言情，不应作咏物看，故归入遣兴诗中。

^[2]楸树：落叶乔木，树干端直，夏季开花，两唇形，白色，内有紫斑。

^[3]斩新：即崭新。未应飞：指楸花初开。

^[4]林：杜公草堂周围有桤林和竹林。见《堂成》注[3]、注[4]。

^[5]上番：蜀语。快速上长之意。

^[6]从嗔：任其嗔怪。

【点评】

两章一为惜花，一为护笋。为不忍见雨打花飞，宁可取醉；为不致碰伤竹笋，宁可“柴门密掩”，断绝行路，一任来客怪罪。晚唐李商隐《初食笋呈座中》诗曰：“嫩箨香苞初出林，于陵论价重千金。皇都海陆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当与老杜“会须上番看成竹”同一思致。明杨慎曰：“楸树三绝句，格调既高，风致又韵，真可一空唐人。”

薄游^[1]

淅淅风生砌^[2]，团团日隐墙^[3]。

遥空秋雁灭，半岭暮云长。

病叶多先坠，寒花只暂香。

巴城添泪眼^[4]，今夕复清光^[5]。

【注释】

^[1]此是广德元年（763）秋在阆州（今四川阆中）作。薄游：居址无定。薄，发语词。宋赵次公注曰：“公自秦入西蜀，自蜀而来东川，浮游不定，故以此为题。”

^[2]淅淅：风声细也。

^[3]日隐墙：日落时分景色。

^[4]巴城：指阆州，时属巴西郡。添泪眼：当关涉房琯病卒事。房琯八月四日病逝于阆州僧舍，杜甫九月往吊，有祭文。

^[5]清光：指月光。

【点评】

杜甫为吊亡友而赴阆州，以哀感之心体山川风物，故眼中景物无不带有衰飒色调。“病叶”一联赋中带比，当以“病叶先坠”比房琯之卒；以“寒花暂香”比自身之苟且尘世。从“日隐墙”到“复清光”，诗人一直沉浸在衰飒情绪中，故见清光而坠泪也。其《祭故相国清河房公（琯）文》曰：“维唐广德元年岁次癸卯，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戌，京兆杜甫敬以醴酒茶藕菹鲫之奠，奉祭故相国清河房公之灵……”不知杜甫作诗时所见之清光，在九月初一至二十二日间否。

春归^[1]

苔径临江竹，茅檐覆地花。别来频甲子^[2]，归到忽春华。倚杖看孤石，倾壶就浅沙^[3]。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4]。世路虽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复醉，乘兴即为家。

【注释】

^[1]此诗作于广德二年（764）季春重归成都时。

^[2]频甲子：指频换流年。古以干支纪年，此以甲子代干支。《左传·襄公十三年》载绛县老人之语曰：“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

^[3]“倾壶”句：杜甫另有《归来》诗曰“细酌老江干”，可与此句互为注脚。

^[4]“轻燕”句：与《水槛遣心》“微风燕子斜”同义。

【点评】

诗人自宝应元年（762）离成都，至重归日已是第三个年头，故曰“别来频甲子”。归来日，见竹林之径生苔，檐下之花覆地，诗人往昔常穿竹林之径至江边，别后小径再无人经过，故而生苔；倚檐之花自开自落，阅历两春，已枝条长大，花荫覆地。首二句最能传达重归时眼中景物既熟悉又陌生的别样感觉。“远鸥”“轻燕”亦得状物之妙。鸥去人远，故久浮不动；燕迎风低飞，乍前乍后，非“受”字不能形容，苏东坡尤爱此句。《萤雪丛说》又曰：“老杜诗，酷爱下‘受’字。如‘修竹不受暑’‘轻燕受风斜’‘吹面受和风’‘野航恰受两三人’，自得之妙，不一而足。”

绝句二首^[1]

迟日江山丽^[2]，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3]，沙暖睡鸳鸯。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然^[4]。

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5]？

【注释】

^[1]此当是广德二年（764）归成都后作。

^[2]迟日：春天的太阳。《诗·豳风·七月》：“春日迟迟。”

^[3]融：指柔软。

^[4]然：同“燃”。北周庾信《奉和赵王隐士诗》曰：“野鸟繁弦嘒，山花焰火然。”“江碧”二句当由此生发。

^[5]“何日”句：本拟出川，却终又返回成都，故有此问。

【点评】

诗人描绘了一幅令人心醉骨柔的江春图：燕子因泥融而忙于筑巢，鸳鸯因沙暖故贪于安卧；鸟飞于碧江之上，故愈显其白，花开于青山之间，故愈发红艳亮眼。然篇末笔锋一转：“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与王粲《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同一风致。《诗式》曰：“老杜因江山花鸟，感物思归。一种神理，已跃然于纸上。”

绝句四首^[1]

（其一、其三）

堂西长笋别开门^[2]，堑北行椒却背村^[3]。

梅熟许同朱老吃^[4]，松高拟对阮生论^[5]。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6]，门泊东吴万里船^[7]。

【注释】

^[1]此当是广德二年（764）重归草堂作。

^[2]“堂西”句：与《三绝句》之“无数春笋满林生，柴门密掩断人行”同一思致。

^[3]行椒：即椒行。椒之成行者。背村：即为堑所隔。

^[4]朱老：当即杜甫诗中提到的“南邻朱山人”。

^[5]阮生：或即“阮隐居癖”。杜甫有《秋日阮隐居致韭三十束》诗。

^[6]西岭：即雪岭，白雪终年不化。

^[7]东吴万里船：宋范成大《吴船录》称：蜀人入吴者，皆从合江亭登舟，其西则万里桥。杜诗“门泊东吴万里船”，此桥正为吴人设。

【点评】

明王嗣奭《杜臆》曰：“此四诗盖作于入居草堂之后，拟客居此以终老，而自叙情事如此。……其三是自适语。草堂多竹树，境亦超旷，故鸟鸣鹭飞，与物俱适，窗对西山，古雪相映，对之不厌，此与拄笏看爽气者同趣。门泊吴船，即公诗‘平生江海心，夙昔具扁舟’是也。公盖尝思吴，今安则可居，乱则可去，去亦不恶，何适如之！”《夷白斋诗话》曰：“长江万里，人言出于岷山，而不知元从雪山万壑中来。山亘三千余里，特起三峰。其上高寒多积雪，朝日曜之，远望日光若银海。杜子美草堂正当其胜处。其诗曰‘窗含西岭千秋雪’。”如此则“千秋雪”与“万里船”又别有一层关联，正西岭千秋雪化作长江万里浪也。宋之苏轼尝作《题真州范氏溪堂诗》曰：“白水满时双鹭下，绿槐高处一蝉吟。酒醒门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十亩阴。”每句各用一数词，且在相同位置，正效老杜“两个黄鹂”之作意也。

长吟^[1]

江清翻鸥戏，官桥带柳阴。

花飞竞渡日^[2]，草见踏青心^[3]。

已拨形骸累^[4]，真为烂漫深^[5]。

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6]。

【注释】

^[1]此是逸诗，仇注据卞圜本补，编在永泰元年（765）之春。时辞幕府之职归草堂。

^[2]竞渡：龙舟竞渡。多在端午节举行。端午节的由来，一说源于上古祭龙习俗，一说是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于五月初五日投汨罗江殉国而死，所以人们在他忌日这天以竹筒贮米投江以祭，后演化为包粽子。赛龙舟，则是当年楚人划船救屈之举的演化。然划龙船显然与祭龙之俗更为贴近，恐是后人对祭龙、祭屈之事的捏合。

^[3]踏青心：足踏青草之心。心，即芯，春草新生的芯芽。

^[4]拨形骸：谓身世两忘。

^[5]烂漫深：谓肆意游遨。

^[6]“赋诗”二句：即杜甫《解闷十二首》其七之“新诗改罢自长吟”。

【点评】

此见老者之心。遗形骸，忘世情，惟与时推移，烂漫而游。然“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故时有“新句”，“不觉”“长吟”，此别是一种“烂漫深”也。

绝句三首^[1]

闻道巴山里^[2]，春船正好行。

都将百年兴，一望九江城^[3]。

水槛温江口^[4]，茅堂石笋西^[5]。

移船先主庙，洗药浣花溪。

漫道春来好，狂风太放颠。

吹花随水去，翻却钓鱼船。

【注释】

^[1]此诗旧注编在永泰元年（765）成都诗内。

^[2]巴山：即大巴山。在陕西西乡县西南，支脉绵亘数百里，跨南郑、镇巴和四川东部的南江、通江等县。此以代指四川东部山岭。

^[3]九江城：即荆州城。今湖北江陵。《尚书·禹贡注》：“江分为九道，在荆州。”详见《所思》注[2]、注[3]。此句见杜甫有出川之想。

^[4]水槛：见《水槛遣心》注[1]。温江：在成都西五十里。

^[5]石笋：仇注：“石笋街，在成都西门外。”

【点评】

三首联章，一气转下。仇注曰：“首章，欲往荆楚而作；次章，见成都形胜，而仍事游览也；末章，见春江风急，叹不得远行也。”末章与《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等咏春诗同一思致，可对读。

西阁雨望^[1]

楼雨沾云幔，山寒著水城。

径添沙面出，湍减石棱生^[2]。

菊蕊凄疏放，松林驻远情^[3]。

滂沱朱槛湿，万虑倚檐楹。

【注释】

^[1]此大历元年（766）在夔州作。

^[2]“径添”二句：仇注：“汲径添长，而出于沙面，湍水减杀，而石棱微露。此时秋水方落，细雨甚微，故不至涨沙而激湍也。”

^[3]“松林”句：言远松放出青色。

【点评】

诗人于西阁中凭朱槛、倚檐楹而望雨，写出雨中山水之殊态，状物老到而精细，尤以颌联最为人称道，宋赵次公曰：“‘径添沙面出，湍减石棱生’，可谓奇语矣。径之所以添，以水落而沙面出也；湍减则石露，而其棱自生也。”末言望雨而有所思，由雨及人，结得有韵味。

解闷十二首^[1] (其一、其二)

草阁柴扉星散居^[2]，浪翻江黑雨飞初。

山禽引子哺红果，溪女得钱留白鱼^[3]。

商胡离别下扬州^[4]，忆上西陵故驿楼^[5]。

为问淮南米贵贱^[6]，老夫乘兴欲东游。

【注释】

^[1]此是大历元年（766）夔州作。

^[2]星散居：居住分散。三字用庾信《寒园即目》“寒园星散居，摇落小村墟”诗意。

^[3]留白鱼：将鱼留给买主。

^[4]商胡：经商胡人。唐时多有胡人在唐土经商。扬州：唐时又称广陵。今属江苏。

^[5]西陵：又名西兴，在浙江萧山西二十里。此由胡商东下忆及早年游吴越事。

^[6]淮南：扬州唐时属淮南道。此代指扬州一带地方。

【点评】

《解闷十二首》，确为破愁遣闷而作，内容庞杂，相互间并无联系。所选其一、其二，第一首写夔州风情，第二首偶因胡商东下而起东游之念，信笔写成，随意而各有趣味。

即事^[1]

暮春三月巫峡长^[2]，晶晶行云浮日光^[3]。

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

黄莺过水翻回去，燕子衔泥湿不妨^[4]。

飞阁卷帘图画里，虚无只少对潇湘^[5]。

【注释】

[1]此是大历二年（767）居夔州西阁时作。

[2]巫峡：长江三峡之第二峡，此以代指三峡。《荆州记》引巴东民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

[3]晶晶（xiǎo小）：明洁貌。

[4]“黄莺”二句：《杜臆》：“燕子营巢，泥欲其湿，而莺则愁湿，各适其性。”

[5]对潇湘：为思南下荆南而及之。

【点评】

景色纯净，节奏明朗，令人过目难忘。《瀛奎律髓》曰：“三四必先得之句，其体又自不同，亦是一法。”“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必是诸般景色中给诗人印象最深者，故“先得”之说极有道理。腹联两句腰中均有一折，“翻回去”是对“黄莺过水”的转折；“湿不妨”是对“燕子衔泥”的补充，此是宋人句法之先声。黄庭坚“明珠论斗煮鸡头”即是此类。清黄生《杜诗说》曰：“起句稍拗，中二联亦失粘。对法更不衫不履。然其写景之妙，可作暮春山居图看。”中间两联“花气”为仄头，“黄莺”与之相粘亦应仄起，然“黄莺”却是平声，故曰失粘。然诗句之妙并不为之所掩。

闷^[1]

瘴疠浮三蜀，风云暗百蛮^[2]。

卷帘惟白水，隐几亦青山。

猿捷常难见，鸥轻故不还。

无钱从滞客^[3]，有镜巧催颜。

【注释】

^[1]此诗旧注编在大历二年（767）夔州诗中。

^[2]三蜀：指蜀地。汉时分为蜀郡、广汉、犍为三郡。百蛮：泛指域内各族。夔州一带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宋赵次公曰：“夔在三蜀之下，百蛮之北。”

^[3]从：跟从，相随。

【点评】

诗为无钱滞行而作。“白水”“青山”本是乐境，因滞留而对景生哀。“猿捷”“鸥轻”本应令人怡情悦性，此时反令人慨叹不如猿鸟，尾联点出致闷缘由乃“无钱从滞客，有镜巧摧颜”。不言自己没钱，而言钱不肯相从；不言自己变老，而言镜子催颜有术。将“钱”和“镜”作为致闷的施动者，实乃老杜的黑色幽默。由困顿抑郁中亦能生出潇洒来，此是真诗人。

月三首^[1]

断续巫山雨^[2]，天河此夜新。

若无青嶂月^[3]，愁杀白头人。

魍魎移深树^[4]，虾蟆没半轮^[5]。

故园当北斗，直想照西秦^[6]。

并照巫山出，新窥楚水清。

羁栖愁里见^[7]，二十四回明^[8]。

必验升沉体，如知进退情^[9]。

不违银汉落，亦伴玉绳横^[10]。

万里瞿塘月^[11]，春来六上弦^[12]。

时时开暗室，故故满青天。

爽合风襟静，高当泪脸悬^[13]。

南飞有乌鹊，夜夜落江边^[14]。

【注释】

^[1]此是大历二年（767）六月上旬作，时在夔州。

^[2]巫山：详见《秋兴八首》注[2]。

^[3]青嶂月：悬于青山之上的明月。青嶂，指山。南朝梁沈约《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郁律构丹巖，岐嶒起青嶂。”

^[4]魍魎：传说中的山川精怪。《孔子家语·辨物》：“木石之怪夔魍魎。”此句言魍魎移深树以避月光，实际意思是月光明亮，使物体的阴影更加深重。魍魎，亦可指影子外圈的淡影。

^[5]虾蟆：指月。《酉阳杂俎》：“月中有金背虾蟆。”没半轮：谓所见是半轮月。月朔日初生，望日圆满，半轮当在初十日前后。

^[6]故园：即下文之“西秦”，指长安。以帝京故，而谓“当北斗”。两句言：自己于夔州见月时，家乡正北斗临空，诗人希望自己眼中的明月也能照临家园。

^[7]羁栖：作客在外寄居。

^[8]二十四回明：月亮每月最后一日即晦日不见，初一日始生，二十四回明，即二十四回见月。杜甫永泰元年（765）五月离成都草堂，至此时恰是两年。

[9]升沉、进退：仇注：“升沉，谓月有出没。进退，谓月有盈亏。”两句以人之际遇写月。

[10]“不违”二句：仇注：“上弦之月早升，故夜违银汉而先落，下弦之月迟升，故晓伴玉绳而犹横。”不，实是“不但”“不仅”之意，即仇注所谓“不、亦二字活看，谓不是如彼，亦是如此。”

[11]瞿塘月：瞿塘峡之月。夔州为瞿塘峡起端。

[12]“春来”句：谓入春以来已历六个月。

[13]“时时”四句：《杜臆》：“中四，有一喜一恨意。时开暗室，则喜之而爽合风襟；故满青天，则恨之而空当泪脸。一月而分作两般，景随情转故也。”故故，屡屡、常常。

[14]“南飞”二句：活用魏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诗意。落江边，正谓无枝可依。实借乌鹊自伤漂泊。

【点评】

成都草堂，实是杜甫的第二故乡，故离草堂东下后，便时有漂泊之叹。篇中言“二十四回明”“春来六上弦”，俱因漂泊无依而出。杜集内咏月之作尤多，正所谓“若无青嶂月，愁杀白头人”故也。

竖子至^[1]

楂梨才缀碧，梅杏半传黄。

小子幽园至，轻笼熟柰香^[2]。

山风犹满把，野露及新尝。

欹枕江湖客^[3]，提携日月长^[4]。

【注释】

^[1]此诗约作于大历二年（767），时在夔州。竖子，小子。指家奴阿段。杜甫有《秋门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诗及《示獠奴阿段》。

^[2]柰：林檎的一种，也称花红、沙果，似苹果而小。

^[3]江湖客：杜甫自谓。

^[4]“提携”句：仇注引黄生《杜诗说》曰：“公素提携此子，故能善会人意。”

【点评】

为竖子供柰而作，写出初尝新果之惬意，亦见出田园风物之美。

白露^[1]

白露团甘子^[2]，清晨散马蹄。

圃开连石树，船渡入江溪。

凭几看鱼乐^[3]，回鞭急鸟栖。

渐知秋实美，幽径恐多蹊^[4]。

【注释】

^[1]此是大历二年（767）秋在夔州瀼西作。

^[2]甘：通“柑”。《初学记》引周处《风土记》曰：“甘，橘之属，滋味甜美特异者也。”《杜臆》：“甘乃南楚佳果，公所注意。而白露团之，甘将熟矣。”

^[3]看鱼乐：暗用濠梁观鱼典事。《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4]“渐知”二句：化用《史记·李将军列传》所引汉代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点评】

《杜臆》曰：“此公游甘林之作。……清晨乘马而往，圃树在望，又渡江溪，凭几看鱼，乐同濠上，竟日不厌，见鸟栖而始急于回鞭，其得趣可知矣。秋实渐美，幽径多蹊，不知果能饫其味否也。此亦意外之虑，犹渊明‘种豆’诗所云‘但使愿无违’也。”由此信笔之作，可推知老杜此时生活安定，心境平和。

暝^[1]

日下四山阴^[2]，山庭岚气侵^[3]。

牛羊归径险^[4]，鸟雀聚枝深。

正枕当星剑^[5]，收书动玉琴。

半扉开烛影，欲掩见清砧^[6]。

【注释】

^[1]此是大历二年（767）东屯作。

^[2]四山：东屯四面环山。

^[3]岚气：山林中的雾气。

^[4]“牛羊”句：化用《诗·王风·君子于役》诗句：“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5]当：对。星剑：有星形饰物的剑。古多于剑上饰七星图案。

^[6]清砧：捣衣石。宋赵次公注曰：末句，扉欲掩见清砧，则欲更掩其半扉之时，见己家之清砧，盖时秋矣，皆捣衣之时也。

【点评】

句句不离“暝”字。“牛羊归”“鸟雀聚”，日晚之象；“险”“深”，亦由“暝”字生出。“正枕”“收书”皆为“暝”，正如仇兆鳌所说：“牛羊鸟雀，是山暝，属外景；当剑动琴，是庭暝，属内景；末二，则写全暝之候矣。”暝者无形，能以有形事物托出，全于细腻处见功力也。

晚^[1]

杖藜寻巷晚^[2]，炙背近墙暄^[3]。

人见幽居僻，吾知拙养尊。

朝廷问府主^[4]，耕稼学山村^[5]。

归翼飞栖定，寒灯亦闭门。

【注释】

^[1]此诗约是大历二年（767）在夔州东屯作。

^[2]杖藜：拄藜杖。

^[3]炙背：晒太阳。

^[4]朝廷：指朝廷近事。府主：指州郡长官。时夔府之主为柏茂琳，任夔州都督邛南防御使，管领夔、峡、忠、归、万五州，治夔府。

^[5]“耕稼”句：夔州多泉，故无凿井习俗，而是接竹筒引泉水灌溉，故有“学山村”之说。时有柏茂琳所赠獠奴阿段，隶人伯夷、辛秀、信行，女奴阿稽等帮助杜甫耕作。

【点评】

杜甫居夔有《暝》《晚》《夜》等诗，叙写日暮至入夜的几个时段，当是一时之作，与《游何将军山林》等题组诗其实性质是一样的，可等同视之。此首前记向晚之事，后记向晚之景，中叙自适之情，如仇兆鳌在释意时所说：“僻则与世无关，尊则自得其趣，朝问府主，耕学山农，见野人不豫国事矣。末言与物偕息，写出优游自在之意。”

夜^[1]

绝岸风威动，寒房烛影微。

岭猿霜外宿，江鸟夜深飞。

独坐亲雄剑^[2]，哀歌叹短衣^[3]。

烟尘绕闾阖^[4]，白首壮心违^[5]。

【注释】

[1]此首当是与《晚》《暝》同时作。

[2]雄剑：宝剑有雌雄之分。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吴王阖闾命干将与其妻莫邪铸剑，剑成，锋利无比，一雌一雄分别以莫邪、干将之名名之。杜甫喜以“雄剑”入诗，其《前出塞》之八曰：“雄剑四五动，彼军为我奔。”

[3]“哀歌”句：用宁戚典事。春秋时卫人宁戚以家贫为人挽车，至齐，喂牛车下，扣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遭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桓公与语，知非常人，拜为上卿。歌见载于《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集解。

[4]闾阖：宫门。《三辅皇图》称宫殿正门为闾阖门；晋时洛阳城西门亦名闾阖，后用为宫门的泛称，此以代指帝京长安。大历二年九月，吐蕃寇灵州、邠州，郭子仪屯泾阳，京师戒严，故有“烟尘”之说。

[5]“白首”句：化用魏武曹操《龟虽寿》诗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点评】

写中夜不寐之感怀，将宁戚饭牛歌嵌入其中，最为恰切。“短衣”，平民百姓之衣也。或以为“短”乃“短”之借字。《史记·孟尝君列传》曰：“士不得短褐。”“叹短衣”，即叹生不逢时，不为世用之意。宁戚有此叹，杜甫亦有此叹，且宁戚歌曰“长夜漫漫”，正与杜甫咏夜之诗题相关合，典事用到如此地步，恰似造酒高手，刚好将曲力用尽，可谓恰到好处。诗言“亲雄剑”“叹短衣”“白首壮心违”，知诗人之用世情结至老不散也。

夜归^[1]

夜半归来冲虎过^[2]，山黑家中已眠卧。

傍见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当空大^[3]。

庭前把烛嗔两炬^[4]，峡口惊猿闻一个。

白头老罢舞复歌^[5]，杖藜不睡谁能那^[6]。

【注释】

[1]此诗作于大历二年（767），时居夔州瀼西草堂。

[2]冲虎过：当指归途中闻见虎啸。

[3]明星：启明星。《尔雅》“明星谓之启明”注曰：“太白星也。晨见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太白。”星：林继中辑校《杜诗赵次公先后解》（上海古籍社1994年初版）作“月”。大：仇注：“唐佐切”。即读如“拓（tuò）”。今之方言有读“大”为“的（dè）”者。

[4]嗔两炬：《杜臆》：“一炬足矣，两则多费，故嗔之，旅居贫态也。”嗔，责怪。

[5]罢：通“疲”。

[6]能那（nuò诺）：能（把我）怎么样。那，奈何。

【点评】

此诗写夜归情景，风格颓放，妙处亦在颓放。明王嗣奭《杜臆》曰：“黑夜归山，有何情致，而身所经、心所想、耳目所闻见，皆人所不屑写，而毕写于诗，却字字灵活，语语清亮。恍觉夜色凄然，夜景寂然，又是人人所不能写者。唯情真，故妙也。”所言甚是。非大手笔不能为此等诗。

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1]

江上人家桃树枝，春寒细雨出疏篱。影遭碧水潜勾引，风妒红花却倒吹^[2]。吹花困懒傍舟楫，水光风力俱相怯^[3]。赤憎轻薄遮入怀，珍重分明不来接^[4]。湿久飞迟半欲高，萦沙惹草细于毛。蜜蜂蝴蝶生情性^[5]，偷眼蜻蜓避伯劳^[6]。

【注释】

^[1]此是大历五年（770）即去世之年在潭州作。时居于舟中。

^[2]“影遭”二句：言花落的原因是碧水勾引、风妒倒吹。

^[3]“吹花”二句：谓落花怯水畏风，故落于舟前。

^[4]“赤憎”二句：仇注：“有似憎平日之轻薄遮怀，而珍重不肯近人者。”赤憎、珍重，皆从花说。

^[5]生情性：仇注：“乃生熟之生。”“蜂蝶素恋花香，今见堕于沙草，则性情顿觉生疏。”

^[6]“偷眼”句：仇注：“蜻蜓偶过花间，有似偷眼旁观者，一遇伯劳，却又仓卒避去。”

【点评】

写舟前落花，细腻委婉。花之未落，水妒风欺；花之落矣，又终为物情所弃，实寄寓人生感慨。蜻蜓为夏物，不应于落花时见之，由此亦可知老杜所写并非皆是“目前所见”，寄托之意明显。称为戏作，实对落花满是爱惜，所“戏”者，世情也。此诗与《红楼梦》之黛玉《葬花辞》有异曲同工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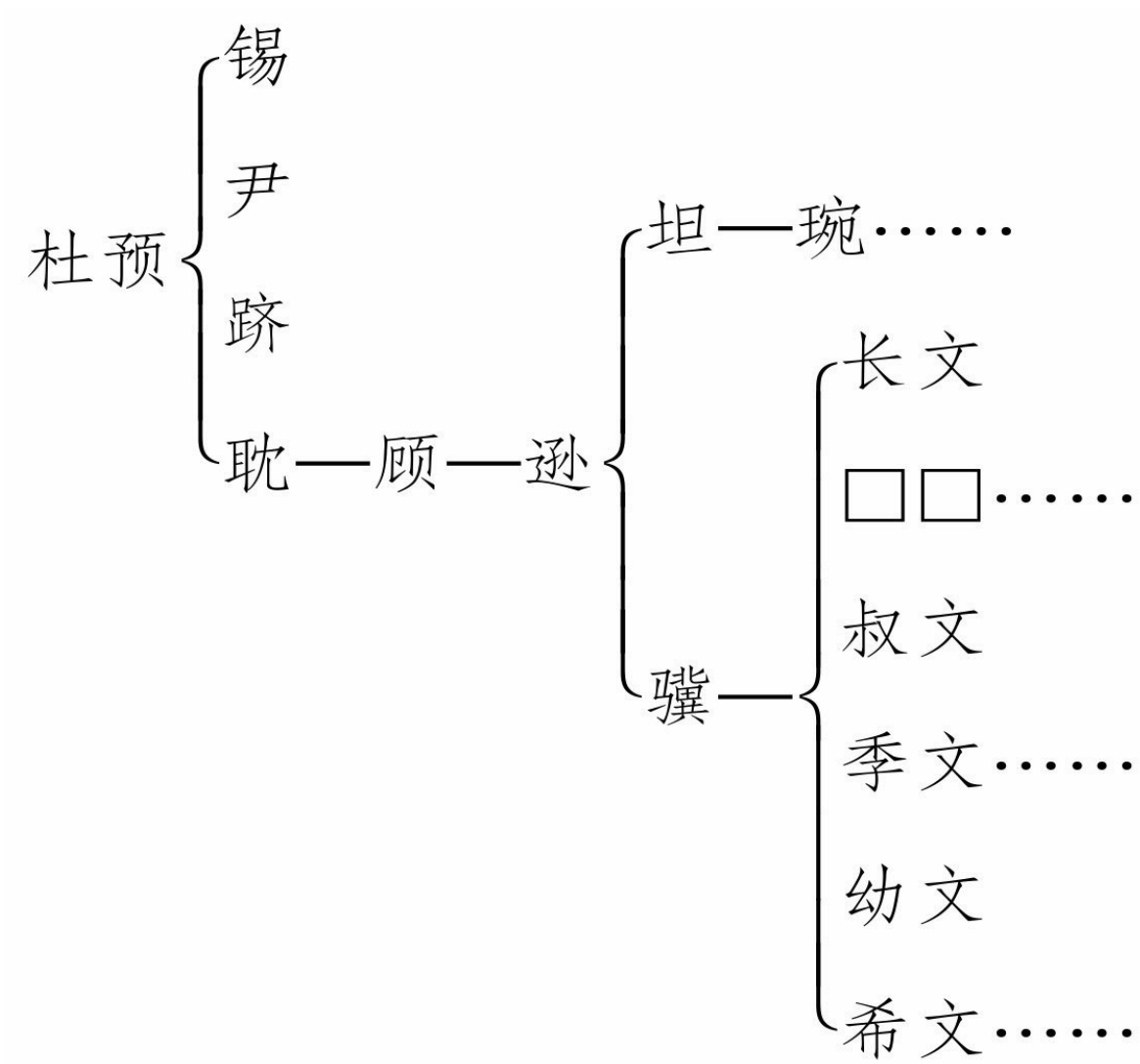
杜甫简明年谱

【唐睿宗太极元年（712）】 1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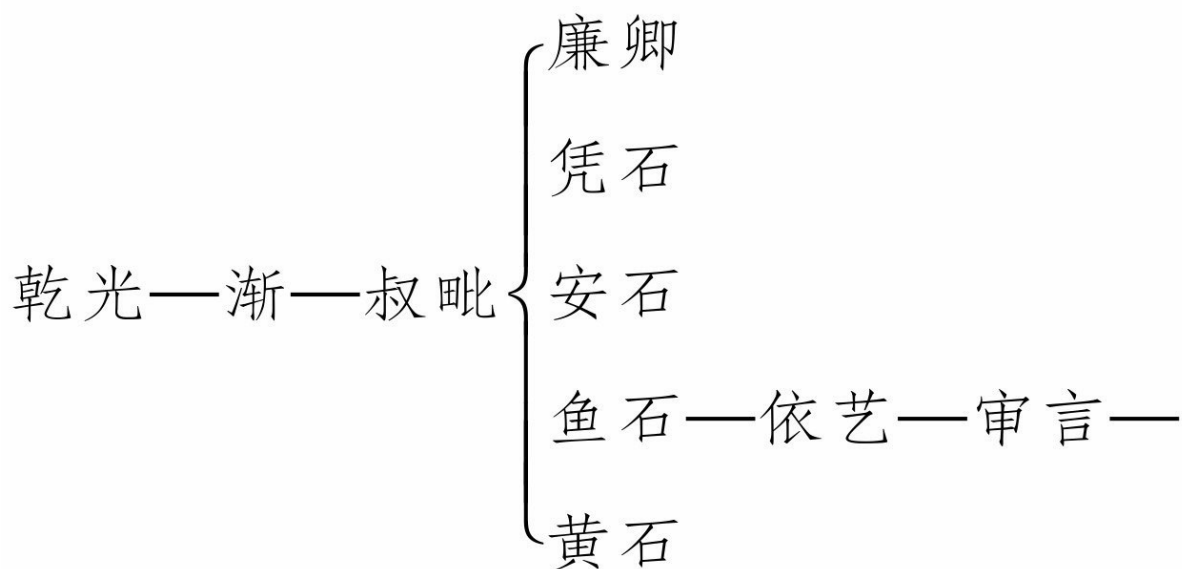
○正月一日 甫生于今河南巩义市瑶湾。

○十三世祖为晋镇南将军、当阳侯杜预。若以杜预为第一代，传至杜甫是第十四代。《元和姓纂》杜姓条内叙襄阳杜氏曰：“杜，襄阳。当阳侯元凯少子耽，晋凉州刺史。生顾，西海太守。生逊，过江随元帝南迁，居襄阳，逊官至魏兴太守。生灵启、乾光。乾光孙叔毗，周峡州刺史，生廉卿、凭石、安石、鱼石、黄石。……鱼石生依艺，巩县令。依艺生审言，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武功尉、奉天令。闲生甫，检校工部员外郎。”金启华先生又据《宋书·杜骥传》《周书·杜叔毗传》补入乾光之前的两个环节和乾光之后的一个环节（详见《杜甫诗论丛》上海古籍1985年），将杜家世系列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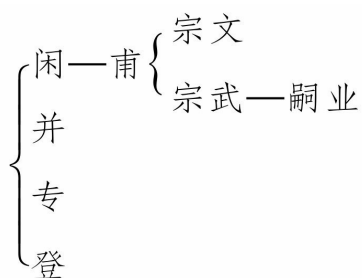
一代 二代 三代 四代 五代 六代



七代 八代 九代 十代 十一代 十二代



十三代 十四代 十五代 十六代



○可知杜甫是杜预少子耽一支。祖父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武则天时官著作佐郎，后任修文馆直学士。父闲，曾为兖州司马、奉天县令。母为崔融长女。

○五月 改元延和。

○八月 改元先天，太子李隆基即位，是为玄宗。

【唐玄宗开元元年（713）】 2岁

○七月 归政于玄宗帝。

○十二月 改先天二年为开元元年。

【开元三年（715）】 4岁

○母崔氏病故。甫寄养于洛阳建春门内仁风里二姑母家，重病几死，在二姑母悉心照料下始得痊愈，二姑母之亲子却在此间不治而亡。

【开元五年（717）】 6岁

○随家人转居郾城（今属河南），得观长安艺人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

【开元六年（718）】 7岁

○《壮游》诗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进雕赋表》：“臣七岁所缀诗笔。”

【开元八年（720）】 9岁

○《壮游》诗：“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

【开元十三年（725）】 14岁

○在洛阳与名士崔尚（郑州刺史）、魏心（豫州刺史）等交游，并在岐王李范宅和崔涤宅听著名艺人李龟年唱歌。《壮游》：“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

【开元十四年（726）】 15岁

○《百忧集行》诗：“忆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开元十八年（730）】 19岁

○因避洛阳水患而游晋至郾瑕（今山西猗氏县），识韦之晋、寇锡，未久而归。

【开元十九年（731）】 20岁

○行弱冠之礼，取字子美。开始东游吴越。循运河而达江南，在江宁（今南京）瓦棺寺观晋顾恺之壁画《维摩诘变相图》，后下姑苏，渡浙江，游鉴湖，泛剡溪，历时四年而归。

【开元二十三年（735）】 24岁

○自吴越返洛阳，赴京兆贡举，不第。

【开元二十四年（736）】 25岁

○始游齐赵（今山东北部和河北南部），至兖州省父（时杜闲为兖州司马），与苏源明订交，二人春歌秋猎，颇为款洽。《壮游》：“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此次游历共五年时间。

【开元二十八年（740）】 29岁

○与高适订交于汶上。《寄高常侍》：“汶上相逢年颇多，飞腾无奈故人何。”

【开元二十九年（741）】 30岁

○自齐赵归洛阳，筑陆浑山庄于偃师首阳山下，作文祭远祖当阳君杜预。与司农少卿杨怡之女结婚约亦在本年。

【天宝元年（742）】 31岁

○居洛阳。二姑母死，为作墓志。

【天宝三载（744）】 33岁

○居洛阳。

○四月 与李白相会于洛阳。时李白赐金放还出长安，经商州东下洛阳。两人相约秋时同游梁宋。

○五月 改年为“载”。继祖母在陈留郡（今河南开封）私第病故。

○八月 继祖母归丧偃师，甫为作墓志。此后与李白同作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之游，并巧遇杜甫游齐赵时所识高适，三人同登汴梁城郊之古吹台，此地正西汉梁孝王刘武所经营之梁园也。

○深秋 三人同往宋中，访单父台（在今山东单县），即宓子贱琴台，并参加了单父崔县令和宋州李太守组织的孟诸大泽（在今河南虞城附近）游猎。三人梁宋之游在单父结束，高适游楚，李白到齐州受道箓，然后回兖州看望家小，杜甫则渡黄河登王屋山，访道士华盖君，未遇而归。

【天宝四载（745）】 34岁

○春 在兖州与李白同游泗水之上。

○夏 应李邕从侄齐州司马李之芳之邀游齐州（今山东济南），并与北海太守李邕同饮于齐州之历下亭，著有《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

○秋 重到兖州（已改为鲁郡），与李白重逢，二人同访范隐士和董炼师。

○秋末 杜甫归洛阳，与李白分手，两人从此动若参商，未再相见。

【天宝五载（746）】 35岁

○由洛阳往长安，与汝阳王李璣及岑参、郑虔、王维等交游，作《饮中八仙歌》等诗。时李林甫专权；杨贵妃有宠；王忠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与吐蕃战于青海、碛石，大捷。

【天宝六载（747）】 36岁

○在长安。时玄宗诏天下凡通一艺以上者皆至京师就选，甫与元结俱应试，李林甫嫉贤妒能，一人不取，反上表称贺“野无遗贤”。

○九月 安禄山筑雄武城（今河北冀州市东北），大贮兵器。

○十月 玄宗赴骊山温泉，改温泉宫为华清宫。

○十一月 王忠嗣屡上言安禄山必反，被贬为汉阴太守。

○十二月 以高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

【天宝七载（748）】 37岁

○在长安，以生活渐困而向人求荐，有《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述“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之牢骚与“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之窘困。

【天宝八载（749）】 38岁

○在长安。安西副都护高仙芝入朝觐见，甫有《高都护骢马行》诗。

○六月 立老子尊号为“大道玄元皇帝”。

○冬 甫间至东都洛阳，曾在北邙山玄元皇帝庙观吴道子壁画。

【天宝九载（750）】 39岁

○春 自洛阳返长安，与广文馆博士郑虔交游甚密。

○长子宗文约生于是年。

【天宝十载（751）】 40岁

在长安。

○正月 玄宗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有事于南郊，行三大礼，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诏集贤院。

○秋 甫患疟疾百日。

○冬 苦于饥寒，有《投简华成两县诸子》诗曰：“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

【天宝十一载（752）】 41岁

○在长安。

○春 应诏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然此事终无结果。

○三月 归洛阳。

○夏末 复来长安。时高适为哥舒翰掌书记，随之入朝，甫与高适、岑参并储文羲、薛据同登慈恩寺塔，有《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

【天宝十二载（753）】 42岁

○在长安。

○三月三日 游曲江，作《丽人行》诗。

○秋 长安久雨，米贵，每日糴太仓粟为生。

○九月 次子宗武生。

【天宝十三载（754）】 43岁

- 在长安。时岑参辞去高仙芝幕府职回长安，邀杜甫同游溪陂。
- 夏 卜居长安城南十五里之下杜，并由洛阳移家来居。
- 秋 霖雨六十余日，关中大饥。有《秋雨叹》《九日寄岑参》《醉时歌》等诗。
- 冬 以京师乏食，移家奉先县安置，旋返长安。

【天宝十四载（755）】 44岁

- 在长安。与郑虔、国子司业苏源明过从甚密。
- 初夏 往白水省舅氏崔瑒。
- 十月 回长安，授河西尉，不就。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掌兵甲器械及门禁锁钥等事。
- 十一月 往奉先探家，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
- 此时安禄山以十五万人反于范阳，所过州县，望风瓦解。朝廷遣安西节度使封常清至洛阳募兵，为守御之备；以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以荣王李琬为元帅，高仙芝副之，统兵东征。
- 十二月 安禄山陷东都洛阳。朝廷以永王璘为山南节度使，杀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为副元帅，守潼关。高适任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关。

【天宝十五载（756）】 45岁

- 二月 由奉先返长安。
- 四月 离长安赴奉先，携家至白水往依舅氏崔瑒。
- 六月 潼关失守，甫携家避难至鄜州羌村。玄宗迫使潼关守将哥舒翰引兵出关，与叛军战于灵宝，大败，致使潼关失守。十二日，玄宗奔蜀，十四日至马嵬驿，军士哗变，杀杨国忠，又迫玄宗赐杨贵妃玉环自缢，留太子李亨东向讨贼。二十日，长安沦陷。
- 七月 李亨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

【唐肃宗至德元载（756）】 45岁

- 八月 甫闻肃宗即位灵武，只身投奔，途中为叛军所获，送至长安，目睹长安遭叛军洗劫焚烧，又闻官军战败消息，有《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及《月夜》《得舍弟消息》诸诗。
- 十一月 李璘擅自引兵东下，过庐山，强聘李白为僚佐。
- 十二月 以高适为淮南节度使，讨李璘。

【至德二载（757）】 46岁

○春 仍陷居长安，有《哀江头》《春望》诸诗。

○四月 只身潜奔凤翔行在。

○五月十六日 拜官左拾遗。同月，以疏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宰相张镐救之，获免。

○闰八月初一 放还鄜州省家。

○十月 携家从肃宗还长安。郑虔以任伪职被贬为台州司户参军，甫有诗寄之。

○十二月 玄宗由成都还长安。

○此年李璘兵败，李白牵连下狱。高适迁御史大夫，授扬州大都督府长史。

【乾元元年（758）】 47岁

○在长安任左拾遗，与王维、岑参、贾至、严武同朝。

○五月 严武贬巴州刺史。

○六月 房琯贬邠州刺史，杜甫贬华州司功参军。

○冬晚 离官，间至东都。

【乾元二年（759）】 48岁

○春 自东都回华州。关辅饥。

○七月 弃官西去，度陇，客秦州，卜西枝村置草堂，未成。

○十月 往同谷，寓同谷不盈月。

○十二月 入蜀，至成都。

【上元元年（760）】 49岁

○年初借寓成都草堂寺。

○三月 移居浣花溪畔新营之草堂。

○九月 高适由彭州刺史改蜀州（今四川崇庆）刺史，对杜甫多有接济。

【上元二年（761）】 50岁

○居成都草堂，间至蜀州之新津、青城。

○二月 以李光远代李若幽为成都尹。李光弼与史思明战于北邙山，败绩。洛阳四周数百里为丘墟。

○三月 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

○四月 梓州刺史段子璋反，陷绵州，自称梁王。

○五月 高适与崔光远等攻绵州，拔之，斩段子璋。

○十二月 合剑南东西川为一道，以兵部侍郎严武为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镇蜀。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 51岁

○在成都。严武到成都任所，时携酒至草堂访杜甫，并资助杜甫将草堂扩充至“有竹一顷余”。

○七月 严武入朝监修二帝陵墓，以高适为成都尹。杜甫送严武至绵州。会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于成都，甫转赴梓州，并顺访陈子昂故宅。

○八月 高适破徐知道。

○冬 归成都，迎家至梓州。

【广德元年（763）】 52岁

○在梓州。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大喜欲狂，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

○四月 间往汉州。以房琯由汉州刺史改任刑部尚书，甫往与话别，琯已起行，未遇而归。

○八月四日 房琯病卒于阆州僧舍，甫于九月往吊，有祭文。

○十月 吐蕃寇奉天，代宗出奔陕州，吐蕃入长安大肆焚掠，郭子仪收散兵反攻长安，吐蕃退去。

○十二月 甫回梓州。代宗返长安。吐蕃陷松、维、保三州。时章彝为梓州刺史兼东川留后，甫决计出川东下，朝廷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赴。

【广德二年（764）】 53岁

○春 携家往阆州，拟由阆水入嘉陵江至渝州，然后顺长江东下。

○三月 闻严武复为东西川节度使，并有信相邀，因复携家回成都。

○六月 严武荐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名画家曹霸流寓成都，甫为作《丹青引》。

○是岁高适还长安，为左散骑侍郎；郑虔死于台州；苏源明饿死于长安。

【永泰元年（765）】 54岁

○正月三日 辞幕府之职归草堂。

○四月 严武卒。

○五月 甫离蜀南下，自戎州至渝州。

○六月 至忠州。闻高适卒，有诗哭之。

○秋 至云安，因肺病加剧，在云安暂息。

○闰十月 汉州刺史崔旰攻剑南节度使郭英义，郭奔简州，为简州刺史韩澄所杀。柏茂林等起兵讨崔旰，蜀中大乱。

【大历元年（766）】 55岁

○夏初 由云安东下迁居夔州（今四川奉节）。初居山腰，秋移至西阁。时柏茂琳为夔州都督兼御史中丞，待甫甚厚，“频分月俸”，因得在瀼西买果园十亩并主管东屯公田一百顷，生活宽裕，故居夔不足两年而有诗四百三十多首。

【大历二年（767）】 56岁

○在夔州。

○春 由西阁迁居赤甲山。

○三月 赁居瀼西草堂。

○秋 迁居东屯。未几复由东屯归瀼西。

○十月十九日 在夔州别驾宅观李十二娘舞剑器，作《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时身体益衰，肺疾、疟疾、风痺、耳聋、眼暗、齿落。

【大历三年（768）】 57岁

○正月中旬离夔出峡，将瀼西果园四十亩赠吴南卿。

○三月 抵江陵，与老友李之芳相晤。

○秋 李之芳卒，有诗哭之。因生活无着，移居公安，不久复沿江东下，有《送李二十九弟晋肃入蜀余下沔鄂》诗。晋肃即李贺之父。

○岁暮 抵岳阳。有《登岳阳楼》诗。

【大历四年（769）】 58岁

○正月中旬 过洞庭湖南下。

○三月 抵潭州（今湖南长沙）。未几入衡州，拟投奔衡州刺史韦之晋，然韦已改任潭州刺史，故甫又折回潭州。

○四月 韦之晋病卒，有诗哭之。

○十二月 岑参卒于成都。

【大历五年（770）】 59岁

○正月 居潭州舟中。

○春 于江南采访使筵上遇歌者李龟年，有诗赠之。

○四月十日 湖南兵马使臧玠杀潭州刺史崔瓘，潭州大乱，甫领全家由湘江溯流南下，准备往投在郴州任录事参军的舅氏崔伟。舟至耒阳，江水大涨，泊舟方田驿，涉旬不得食。耒阳县令聂某馈以牛炙白酒，甫有诗谢之。大醉，一夕卒。说见《新唐书》本传。另说：因耒阳距郴州尚有二百里路途，大水一时难退，故决计北归。十一月，甫于饥寒交迫间卒于由潭州至岳阳的船上。

相见时难
别亦难

陈祖美 主编
黄世中 编著

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相见时难别亦难
李商隐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李商隐
812—85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见时难别亦难：李商隐集/黄世中编著.—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7

（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ISBN 978-7-5559-0174-7

I.①相... II.①黄... III.①唐诗-诗集 IV.①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5678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C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C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91000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6.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前言](#)

[无题诗·春蚕到死丝方尽](#)

[无题](#)

[无题](#)

[无题二首](#)

[无题](#)

[无题四首](#)

[无题](#)

[无题](#)

[无题](#)

[无题二首](#)

[无题](#)

[无题](#)

[无题二首](#)

[无题二首](#)

[昨日](#)

[一片](#)

[春风](#)

[如有](#)

[碧城三首](#)

[锦瑟](#)

[促漏](#)

[日射](#)

[中元作](#)

[当句有对](#)

[圣女祠](#)

[明日](#)

[日高](#)

[嫦娥](#)

[银河吹笙](#)

[水天闲话旧事](#)

[重过圣女祠](#)

[春雨](#)

[恋情诗·芭蕉不展丁香结](#)

[柳枝五首·并序](#)

[细雨](#)

[袜](#)

[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

[鸳鸯](#)

[莫愁](#)

[偶题二首（其一）](#)

[花下醉](#)

[赠歌伎二首](#)

[代赠二首](#)

[板桥晓别](#)

[妓席暗记送同年独孤云之武昌](#)

[代魏宫私赠](#)

[代元城吴令暗为答](#)

[残花](#)

[又效江南曲](#)

[燕台诗四首（其一）](#)

[河内诗二首（其一）](#)

[婚情、悼亡诗·深知身在情长在](#)

[夜意](#)

[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

[寄恼韩同年二首·时韩住萧洞](#)

[东南](#)

[端居](#)

[三月十日流杯亭](#)

[夜雨寄北](#)

[相思](#)

[暮秋独游曲江](#)

[壬申闰秋题赠乌鹄](#)

[假日](#)

[初起](#)

[过招国李家南园二首](#)

[夜冷](#)

[西亭](#)

[夜半](#)

[七夕](#)

[谒山](#)

[闲游](#)

[寓旦](#)

[桂林道中作](#)

[访秋](#)

[壬申七夕](#)

[杨本胜说于长安见小男阿衮](#)

[属疾](#)

[曲池](#)

[对雪二首](#)

[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余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

[宿晋昌亭闻惊禽](#)

[二月二日](#)

[写意](#)

[正月崇让宅](#)

[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

[房中曲](#)

[西溪](#)

[咏物诗·忍委芳心与暮蝉](#)

[忆梅](#)

[巴江柳](#)

[微雨](#)

[蝶](#)

[初食笋呈座中](#)

[月](#)

[城外](#)

[樱桃花下](#)

[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

[木兰花](#)

[凤](#)

[槿花](#)

[柳](#)

[柳](#)

[柳](#)

[槿花二首（其二）](#)

[菊](#)

[落花](#)

[深树见一颗樱桃尚在](#)

[蝉](#)

[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

[哀箏](#)

[李花](#)

[蝶](#)

[蝶](#)

[和张秀才落花有感](#)

[牡丹](#)

[题小松](#)

[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

[柳](#)

[野菊](#)

[流莺](#)

[蜂](#)

[辛未七夕](#)

[临发崇让宅紫薇](#)

[赠荷花](#)

[送别、赠寄诗·送到咸阳见夕阳](#)

[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

[寄令狐郎中](#)

[代秘书赠弘文馆诸校书](#)

[送王十三校书分司东都](#)

[杜司勋](#)

[西南行却寄相送者](#)

[访隐者不遇成二绝](#)

[寄蜀客](#)

[寄在朝郑曹独孤李四同年](#)

[赠白道者](#)

[晋昌晚归马上赠](#)

[寄裴衡](#)

[裴明府居止](#)

[及第东归次灊上却寄同年](#)

[赠田叟](#)

[送崔珣往西川](#)

[赠刘司户□](#)

[赠从兄闾之](#)

[赠司勋杜十三员外](#)

[汴上送李郢之苏州](#)

[留赠畏之](#)

[赴职梓潼留别畏之员外同年](#)

[梓州罢吟寄同舍](#)

[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

[感怀诗·古来才命两相妨](#)

[滞雨](#)

[早起](#)

[高花](#)

[天涯](#)

[夕阳楼](#)

[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

[岳阳楼](#)

[楚吟](#)

[日日](#)

[钧天](#)

[望喜驿别嘉陵江水二绝](#)

[梓潼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谿秀](#)

[霜月](#)

[乐游原](#)

[宫辞](#)

[有感](#)

[有感](#)

[春宵自遣](#)

[幽居冬暮](#)

[晚晴](#)

[北楼](#)

[夜饮](#)

[风雨](#)

[晓坐](#)

[安定城楼](#)

[出关宿盘豆馆对丛芦有感](#)

[春日寄怀](#)

[荆门西下](#)

[九日](#)

[即日](#)

[泪](#)

[闻歌](#)

[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梦后作](#)

[咏史、怀古诗·草间霜露古今情](#)

[听鼓](#)

[马嵬二首（其一）](#)

[汉宫词](#)

[汉宫](#)

[瑶池](#)

[过景陵](#)

[海上](#)

[四皓庙](#)

[旧将军](#)

[梦泽](#)

[过郑广文旧居](#)

[题汉祖庙](#)

[复京](#)

[读任彦升碑](#)

[咸阳](#)

[青陵台](#)

[贾生](#)

[王昭君](#)

[龙池](#)

[吴宫](#)

[咏史](#)

[景阳井](#)

[齐宫词](#)

[南朝](#)

[北齐二首](#)

[陈后宫](#)

[富平少侯](#)

[随师东](#)

[曲江](#)

[马嵬二首（其二）](#)

[咏史](#)

[宋玉](#)

[楚宫](#)

[潭州](#)

[筹笔驿](#)

[可叹](#)

[览古](#)

[南朝](#)

[隋宫](#)

[和人题真娘墓](#)

[政治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乐游原](#)

[灞岸](#)

[赠勾芒神](#)

[海客](#)

[李卫公](#)

[漫成五章](#)

[过华清内厩门](#)

[天津西望](#)

[寿安公主出降](#)

[哭刘司户](#)

[有感二首·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诗成](#)

[重有感](#)

[哭刘□](#)

[杜工部蜀中离席](#)

[井络](#)

[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韩碑](#)

[李商隐简明年谱](#)



李商隐（812—858），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博爱一带），祖父时迁居郑州荥阳。李商隐是我国唐代后期最为杰出的诗人，因卷入朋党斗争，终生沉沦使府，郁郁而逝。他的诗抒写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与苦痛生涯，深刻反映了晚唐的政治斗争和衰亡破败的社会现实，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他同情人民的疾苦，于文、武、宣三朝，堪称“诗史”。其所独创的无题诗，与感怀、咏史、咏物诸篇，含蓄蕴藉，音调谐美，深情绵邈，沉博绝丽，富于象征和暗示色彩，呈现一种凄艳隐秀的艺术风格，将唐代诗歌的抒情艺术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清初吴乔云：“于李、杜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唯李义山一人。”（《围炉诗话》卷三）

前言

李商隐（812—858），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博爱），祖父时迁居郑州荥阳（今郑州荥阳市）。李商隐是我国唐代后期最为杰出的诗人，因卷入朋党斗争，终生沉沦使府，郁郁而逝。他的诗抒写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与苦痛生涯，深刻反映晚唐的政治斗争和衰亡破败的社会现实，揭露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同情人民的疾苦，于文、武、宣三朝，堪称“诗史”。他所独创的无题诗，含蓄蕴藉，音调谐美，深情绵邈，沉博绝丽，且富于象征和暗示色彩，将唐代诗歌的抒情艺术推上一个新的高峰。清初吴乔云：“于李、杜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唯李义山一人。”（《围炉诗话》）

（一）

李商隐出身于下层官吏之家，三岁时随父亲至浙东孟简幕府（绍兴），约三年转至浙西李儋幕（镇江），在江南生活了六七年。十岁时父丧，躬奉板舆，返回荥阳，“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过着“佣书贩舂”的生活。（《祭裴氏姊文》）少年李商隐勤奋攻读，求师问道，以期将来能报效朝廷。然而唐帝国进入晚期，各种矛盾交织，已是残阳夕照，无可挽回。李商隐有理想，有抱负，希望自己能匡国理政，回转天地。其《安定城楼》云：“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终因朋党小人猜忌，抱负难酬，理想破灭。

李商隐年轻时为牛党令狐楚所赏识，后又得令狐绹之力进士及第。观令狐父子之赏拔，实亦为牛党搜罗人才。而李商隐似不以此为意，从未将自己置身于牛党或“李党”（李德裕实未树党，此当别论）。其所交往有牛有李，其现存诗文对牛、李双方均有所肯定，也有所批评，实未介入党局。然因娶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女，而被牛党目为“李党”中人。《旧唐书》本传云“宗闵党大薄之”，令狐绹亦“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新唐书》本传云：“茂元善李德裕，而牛（僧孺）李（宗闵）党人蚩謫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拏之。”又云：“（郑）亚謫循州，商隐从之，凡三年乃归。亚亦德裕所善，绹以为忘家恩，放利偷合，谢不通。”一位有理想，有才华，且又同情人民的诗人就这样被“扼杀”了，终其一生，穷愁潦倒。“十年京师寒且饿，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樊南穷冻。”（《樊南甲集序》）其《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云：“前溪舞罢君回顾，并觉今朝粉态新。”他对自己的处境和前程，即在赴泾原之回中道上，已有预感，言今日虽“为雨所败”，然“粉态”尚新；他时零落成泥，则求今朝之“粉态”并亦不可得矣。

李商隐一生官不挂朝籍，进士释褐，二为俗吏，三入幕府，洪涩依人，最后寂寞地死去。“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幽居冬暮》）他哀叹匡国无分，报国无门，夙心之期完全地破灭！其感怀及部分咏物、咏史、酬赠诗，主要抒写自己一生的遭际，反映了晚唐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安定城楼》《夕阳楼》《任宏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晚晴》《听鼓》《过郑广文旧居》《读任彦升碑》《流莺》《回中牡丹》《临发崇让宅紫薇》《晋昌晚归马上赠》《宿骆氏亭寄怀》等，是其人生遭遇的感慨之作。

李商隐对古典诗歌，特别是对近体诗的独特贡献，乃在于他的无题诗。纪晓岚《四库总目提要》云：“《无题》之中，有确有寄托者，‘来是空言去绝踪’之类是也。有戏为艳体者，‘近知名阿侯’之类是也。有实属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是也。有失去本题者，‘万里风波一叶舟’之类是也。有与《无题》相连，误合为一者，‘幽人不倦赏’之类是也。其摘首二字为题，如《碧城》《锦瑟》诸篇，亦同此例。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乖本旨。”纪晓岚认为，对“无题”之是否有寄托，必须具体分析，其言固近理。但是，对无题诗之界定及对具体诗篇之诠释，则仍见仁见智，分歧较大。

无题之什，大多为恋情诗，主要应是抒写与女冠宋华阳氏之恋情；另有少数写柳枝及婚前恋念王氏之作。“幽人不倦赏”与“万里风波一叶舟”二首显为误入。“待得郎来月已低”及“户外重阴黯不开”则是戏为艳情。若必言有寄托，似只“八岁偷照镜”及“何处哀筝随急管”二首，且仍可作恋情解。

《李肱所遗画松诗》云：“忆昔谢四骑，学仙玉阳东。”考商隐行迹，学仙玉阳至迟当在文宗大和初（827—829），约十六至十八岁。其后二年入令狐楚天平幕为巡官。大和六年（832）二月，令狐楚调任太原，商隐当有复至玉阳之迹。大和八年（834）三月曾随崔戎至兖州幕，为崔掌章奏。六月崔戎病逝，秋返荥阳，路经济源，当重至玉阳灵都观访宋华阳。自大和元年（827），首尾八年。兹以“无题”为主，兼及他诗，略谱商隐与女冠宋华阳氏恋情之始末。

大和元年（827），十六岁。春间某日黄昏于玉阳山路信马而行，遇宋于七香车内，此钟情之始。有《无题》“白道萦回入暮霞”一首。

夏日有“凤尾香罗薄几重”及“重帏深下莫愁堂”《无题二首》。言“断无消息石榴红”，言“直道相思了无益”，可见自春徂夏，思之深矣。

七月初七，或因道事，稍有交接。《碧城》之三忆及“七夕来时先有期”。

七月十五中元节，似因道场道事，得诉衷曲，或有定情之物，而夫妇之事未谐。《中元作》云“羊权虽得金条脱，温峤终虚玉镜台”。

九月应有一次远别，或宋陪贵主返长安府第。商隐于宋氏行前，当潜至灵都观叙别，有《河内诗·楼上》一首。宋氏以“短襟小鬟”之晚妆迎之，两情密款，暗约后期，并言“停辛伫苦”，誓不相负。

大和二年（828），十七岁。宋氏陪贵主逗留长安，春间作“相见时难别亦难”一首寄之。

春暮，宋华阳先归山，商隐于日暮等待，夜阑相会，至华星临照始归玉阳东山，有《无题》“含情春日晚”记其事。

夏日，或宋氏又赴长安，此前当有一次恣情欢会，《圣女祠》隐记其事。二句“龙护瑶窗凤掩扉”，此畏人眼目，故关窗闭户。

大和三年（829），十八岁。正月十五上元节，当有一次短暂相遇，《昨日》诗记其事，并约定正月十七相见，故又有《明日》诗，云“凭阑明日意，池阔雨萧萧”，是二诗皆正月十六所作。

春间，商隐当至灵都观参与道事，道场人众，未能交谈，其间目成而已，有《一片》（一片非烟隔九枝）记其事。

此后恋情当有波折，或为贵主所知而受阻。有《无题》“紫府仙人号宝灯”、《月夕》“兔寒蟾冷桂花白”与《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等诗。

年底令狐楚聘商隐入天平幕，商隐当于大和四年（830）春间离玉阳，与宋氏暂别。

大和六年（832），二十一岁。令狐楚调任太原尹。春间当再至玉阳山访宋，时隔二年有余，宋当“移情别恋”，或即永道士其人。商隐日后有《寄永道士》诗，言“君今并倚三珠树”，又有《春风》诗，云“若教春有意，惟遣一枝芳”，显有妒羡之情。再访之，宋“闭门谢客”，商隐有《日高》诗记其事。

大和八年（834），二十三岁。六月崔戎病卒，秋返荥阳，经济源访宋，冀宋或可下山还俗，事未谐，作《嫦娥》诗以抒慨，言其“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后知宋别恋已坚，最后作《银河欢笙》而断其情，言“不须浪作缑山意，湘瑟秦箫自有情”。

此后又有《曼倩辞》《重过圣女祠》《碧城三首》《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等作。

如此不厌其烦的系年编目，无非说明李商隐“无题”多为恋情之什，且多与女冠有关，故此隐去其题并写得如许朦胧婉曲！

（二）

鲁迅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题未定草·七》）李商隐绝不只是感怀身世或抒写恋情，他的诗是晚唐社会和政治斗争的一面镜子，是老杜、白傅之后，反映现实最为深刻的诗人。

中唐以后，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政权与农民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统治阶层内部也存在三大矛盾，即朝廷与宦官专权，朝廷与藩镇割据，朝官之间的朋党斗争。这些复杂的矛盾与斗争，在李商隐诗中都有深刻的反映。

《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直可与老杜《北征》相匹。其所述京郊农村荒芜残破，农民生活悲惨的情景，令人怵目。“高田长檠枿，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存者背面啼，无衣可迎宾。”京郊尚且如此，他处当更为惨烈。造成如此破败情景，直接原因是“甘露之变”以后，官健为盗，节使凶残；乱自上作，祸及百姓。史载宦官以左神策大将军陈君奕为凤翔节度使，神策军四出剽掠，百姓备受残害。“凤翔三百里，兵马如黄巾。夜半军牒来，屯兵万伍千。乡里骇供亿，老少相扳牵。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间。”农村早被官军抢掠一空，再无可供亿，只好扳牵而逃；儿孙出生才数日，尚不知“笑”为何样，即忍弃山野而毫无惨切之色。农民至此，但求全尸于深山野坳。李商隐描画了晚唐长安郊外的一幅残破景象，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千载后而知唐帝国之焉能不亡！

“尔来又三岁，甘泽不及春。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官健腰佩弓，自言为官巡。常恐值荒迕，此辈还射人。”三年苦旱，颗粒无收，而官健一到，即自为盗。何焯《读书记》评此云：“灾荒之时，兵即为盗，千古一辙！”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官健吏兵的抢劫掳掠，为自己挖掘了坟墓，这就是“官逼民反”。李商隐诗深刻地反映了这一规律：“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

李商隐并不停留在农村残破，人民生活凄惨痛苦的描写上，而是从现实扩展到整个帝国的历史，包括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专政，外族入侵，直至甘露之变；又从横的方面，从农

村扩展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及诸如种族矛盾等等问题，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总结，得出结论：“我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从而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整个封建制度吏治的腐败，而当时李商隐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二十六岁青年。

宦官专权到晚唐已发展到对皇帝可以废立和生杀予夺的地步。元和十五年（820），宦官毒杀宪宗，拥立穆宗。穆宗即位四年病逝，宦官又拥立敬宗，即位两年，又为宦官所杀而立文宗。开成五年（840）文宗病逝，宦官又废太子而立太弟，是为武宗。武宗病逝，诸宦又密谋立光王太叔，是为宣宗。李商隐生活的宪、穆、敬、文、武、宣六朝皇帝，无一不由宦官所立，因其掌握禁卫军权，故朝官不敢有任何异议。文宗大和二年（828），幽州进士刘蕡在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的考试对策中，猛烈抨击宦官专制军政，呼吁文宗屏退宦竖，将禁卫神策兵权归于大将，指出唐王朝已面临“天下将倾，海内将乱”的深重危机。结果刘蕡被贬斥柳州并逝于召还途中。查同时诗人如杜牧、温庭筠，或前辈诗人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对此均无反映，独李商隐前后写了《赠刘司户蕡》及哭刘诗四首，比刘为“重砭危（高）墙”，颂其为屈原、贾谊一流人物；批判宦竖对刘之迫害，并连而及于文宗的昏庸无能。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文宗与宰相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密谋诛宦官，伪称“金吾院石榴夜有甘露”，谋诱宦官往观而伏杀之。事未成，李训、郑注、王涯等皆为宦者捕杀，族灭十一家，诛死数千人，从此文宗更成为傀儡，史称“甘露之变”。李商隐以其思想之深邃和史家之冷峻，于事变后仅数月即写了《有感二首》和《重有感》等一组诗。“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指出李训诛灭宦官，本心实忠于朝廷，然托言甘露，近于胡来；“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指出当时诛杀宦官时机并不成熟；“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一方面肯定诛宦的正义性，同时又指出其未依靠朝中“老成”之元老重臣；“丹陛犹敷奏，彤庭飘战争”，言如此重重大决策，居然仓猝行事而招致失败……

李商隐于“甘露之变”所作诗，立论精严，评论精当，实可充形象之“史评”。一般说来，一起重大事件，当它发生之时或之后未久，是很难做出全面而正确的评价的。这不仅因为许多当事人尚健在，难免以甲就乙，言不由衷，更因为人们对事件之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而事件本身也必须经过历史的淘洗，才能显露其本质的真实。恩格斯极其称赞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还在“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变动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结果”（《法兰西内战》导言）。我们也不得不佩服这位二十六岁的年轻诗人，对现实的准确把握及深刻的判断力。

李商隐不仅反对宦官专政，亦反对中唐以来的藩镇割据、分裂国家。他歌颂裴度平淮西吴元济的战争，称裴度为“圣相”；充分肯定韩愈的《平淮西碑》，为碑石之被推倒不平、翻案。会昌三年（843）四月，刘稹据泽潞自立，朝臣多主姑息纵容，李商隐作诗称其为“狂童”，为“微妖”，并代王茂元作《与刘稹书》，劝诫其输诚投降。对文宗以绛王李悟女寿安公主下嫁成德节度使王无逵，李商隐作《寿安公主出降》诗，指出节镇以强兵锐师索娶公主，而朝廷答应公主下嫁，其“事等和强掳”，认为此例不可开，因为“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时”。诗一方面反藩，同时指责文宗之政策失误，而其时文宗尚在世，是可见商隐之诗胆！

此外，李商隐还通过许多咏史、怀古诗，讥判时政，揭露最高统治者之昏庸无能，心胸狭窄，乐不知节，佞信仙道等，在其沉沦潦倒之时，仍不忘国家，关注现实！李商隐应是杜甫、白居易之后我国唐代的又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

（三）

李商隐诗旨意含蓄，情感沉潜，境象朦胧，隐篇秀句，呈现一种沉博绝丽、阴柔凄艳的艺术风格。

“含蓄大多用比体”。（孙联奎《诗品臆说》）而贺裳《载酒园诗话》云：“魏晋以降，多工赋体，义山犹存比兴。”是商隐之比兴诗，大多含蓄不露。《乐游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作者抓住夕阳欲落未落之特征，以“日为君象”与暮年的悲叹进行哲理性的比附，既寄托身世之感，又兴怀家国之忧。所以杨万里以为这诗是“忧唐之衰”（《诚斋诗话》）。清人何焯则进一步解为：“迟暮之感，沉沦之痛，触绪纷来，悲凉无限。叹时无宣帝可致中兴，唐祚将沦也！”（沈辑评《李义山诗集》）二十个字表现了如此重大之主题，却又含而不露。商隐诗之意蕴又特重境象特征与兴寄之间的内在联系。《初食笋呈座中》之嫩笋，从形到神，与诗人之年华、抱负皆可比况兴寄。《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末云“留得枯荷听雨声”，显亦借枯荷以寄慨。曹雪芹于《红楼梦》第四十回借林黛玉之口，言最喜此句。大约曹氏以为黛玉其时与商隐有同一的身世之忧，故特表而出之。又如《蝉》云“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写蝉声稀疏凄断入神，以喻己之悲苦无援；而哀蝉自鸣，绿树自碧，显示了环境之险恶无情。李因培评曰：“追魂之笔。”（《唐诗观澜》）而其境象与寄托之不即不离，或形神兼具，或舍形取神，均为后之诗人所极赏叹。《流莺》之飘荡参差，度陌临流，风朝露夜，千门开闭而巧啭择栖，是为流莺之“形”；而曾苦伤春，凤城之无枝可栖，则是“神”。设若无巧啭择枝而飞，则“伤春”之情便过于空灵。至如《十一月至扶风界见梅花》，仅于题中及首联点其开非其时（十一月），开非其地（匝路），通首舍梅之“形”，而仅取其“神”：“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此离形得似而蕴身世于其中。

张采田评李商隐诗有所谓“潜气内转”四字，实则言其情感表达之沉潜，而非倾泻或爆发型者。诗人将情感气势沉潜于心，只在体内胸中流荡往复，抑其喷薄直泻，因而吐言为诗便形成一种不直不露，亦阴亦柔之情势。“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悼亡之苦，抑郁于心，回肠内转，而以荷生荷灭，春恨秋恨，身在情在，江头江水重言复沓为诗。而《夜雨寄北》之两“期”字，一问一答，绵延递接；三、四“巴山夜雨”之复叠，将眼前景与日后思，及日后所思今日之眼前景，不同时空之景象同纳于尺幅之中，均是潜气内转而以其情感脉络之内在线索与作品之同构对应。此种情感沉潜，常以诗句之复辞重言出之，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欲织相思花寄远，终日相思却相怨”；“只知解道春来瘦，不道春来独自多”；“回头问残照，残照更空虚”；“回肠九回后，犹有剩回肠”。“回肠”云云，为李商隐咏落花之名句，潜气内转而至于“九回”之后，犹有“回肠”剩下，则可见其愁思之情皆沉潜于心也。

境象朦胧是李商隐诗之重要艺术特色。商隐因其思想、经历与审美情趣之与众不同，其诗往往摄取天仙、神话、佛道、方外之事入诗，并以富有情韵与象征、暗示的手法加以表现，故其诗往往蒙上一层缥缈迷茫的色彩。据初略统计，李诗之采用神天仙道，世外传谈的形象约达八百多事。如《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云：“偷桃窃药事难兼，十二城中锁彩蟾。应共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晶帘。”短短二十八字竟用了东方朔、嫦娥、十二城、彩蟾、玉楼、水晶宫等六个神仙方外典故，故极具朦胧缥缈之致。但是，境象朦胧，而义蕴皆有所指向。如凡“十二”，则往往指道观。《集仙录》：“西王母所居宫阙在阆风之苑，有城千里，玉楼十二。”则“更在瑶台十二层”，“碧城十二曲栏干”，“云梯十二门九关”，“十二玉楼空更空”，“只有高唐十二峰”，“十二玉楼无故钉”等等，均与女冠之恋情有关。《圣女祠》《重过圣女祠》，显皆以祠喻道观而以圣女喻宋华阳等，如此解读，自会拨开“无题”之朦胧迷雾，得其真解。李商隐诗景象之朦胧，还表现在结联末句之以景结情，宕出远神，即不以理结，亦少情结，而多以景（境）、神结。“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无题》），“良宵一寸焰，回首是重帏”（《如有》），“平明钟后更何事，笑倚墙边梅树花”（《昨日》），是以神（情、态）结，所谓宕出远神；“归去横塘晚，华星送宝鞍”（《无题》），“五更

又欲向何处，骑马出门乌夜啼”（《无题》），是以境结；“凭阑明日意，池阔雨萧萧”（《明日》），“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春雨》），是以景结。而无论神结、境结、景结，其篇终均为迷茫、朦胧之象，其所蕴义亦特含蓄深广，是所谓“形象大于思想”。

《文心雕龙·隐秀》云：“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可见“隐”指篇中有言外之意，味外之旨；“秀”指语言独拔卓绝，警策秀出。以上就诗之旨、情、境论其“隐”，下面略言其“秀”。“逝川”“南云”，“杜鹃”“蝶梦”，“星娥”“月姊”，“团扇”“回雪”，“刘郎”“蓬山”，“伤春”“伤别”，“梦雨”“灵风”，“龙山雪”“洛阳花”，“前溪舞”“西南风”，“三宵露”“午夜风”，“青雀西飞”“梁间燕子”，“罗荐春香”“潇湘烟景”……等等，无不是熟事熟语，然作为概念外壳之词藻，由于历代诗人文士之反复使用，增殖了许多特定之情感与韵味。李商隐特别提炼此种富有情韵之语句入诗，宣泄其特定之情韵义，使诗句常会有言外之意，味外之旨，韵外之致。《文赋》云：“立片言以居要，是一篇之警策。”即刘勰所云之独拔卓绝之“秀句”。“汉魏诗只是一气转旋，晋以下始有佳句可摘。”（《说诗晬语》）李商隐诗音节流美，兼有一气转旋和秀句连篇之妙。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潇湘浪上有烟景，安得好风吹汝来”；“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怎拟惜长条”；“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思子台边风自急，玉娘湖上月应沉”；“一条雪浪吼巫峡，千里火山烧益州”；“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堪叹故君成杜宇，可能先主是真龙”；“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有咏物，有写景，有议论，有抒情；佳句、警句、秀句，叠出不穷。有的诗甚至三联、四联皆为独拔卓绝之秀句，如《无题》《锦瑟》等。即以“春蚕”“蜡炬”一联，就堪称千古绝唱，它已成为我国古代文人爱情诗的代用语。钱牧斋以为“深情罕譬，可以涸爱河而干欲火”，姚培谦以为“此等诗似寄情男女，而世间君臣朋友，若无此意，便泛泛然与陌路相似”，孙洙则云“一息尚存，志不少懈，可以言情，可以喻道”。是其评论已越出诗句固有之形象及旨义，以其警策独拔，意象深广而又高度典型化，故可以类比，可以演绎；可以理解为对爱情之坚贞，也可理解为对一种崇高理想之执著追求，不为万象一义所束缚。是所谓篇中独拔之秀。

晚唐社会的衰亡破败，个人事业的失意困顿，家中亲人的生离死别，决定了李商隐一生的悲剧性。悲剧在一个善良正直的诗人身上持续了近四十年，怎能不在他创作的诗歌上投下悲怆的影子呢？这个影子就是生活折射而成的他的诗作的阴柔、凄艳的朦胧美。读者不论是从“知人论世”方面纵观他的一生，还是从他所抒写的无数深情绵邈、凄艳欲绝的抒情诗中，都将从深切的哀感中产生一种悲悯的感情，从而以沉痛而冷静的眼光去分析批判晚唐的社会现实，总结李商隐一生思想、性格乃至创作上的得失。

最后附带说一下本集编选、注释、点评的有关问题。

李商隐现存诗五百九十四首，又《集》外诗十六首，陈尚君《全唐诗补遗》录入四首，零句不计，共诗六百一十四首，但有的诗显为误入，故所选多以正编三卷为据。

本集以《全唐诗》三卷为底本，个别字酌情参校其他版本，不另作校记。

本集选五绝、七绝、五律、五排、七律、古体，计约三百首，约全诗之半。商隐近体，尤以七言律绝，既多且佳，故所选亦多。限于篇幅，排律及古体，该选而未能入选，如《井泥》《骄儿诗》《谢先辈

防记念拙诗甚多异日偶有此寄》等。有的虽为名篇，如哭刘蕡共四首，因题材同一，仅选二首。

本集分为八辑。首为无题诗；二恋情诗；三为婚情、忆家、寄内及悼亡之诗；四咏物诗；五送别、赠寄诗；六感怀诗；七咏史、怀古诗；八为反映晚唐社会现实及政治斗争之诗。

本集各首均有“简注”及“点评”。简注以征典、达意为准。点评则疏通诠释、短点长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拘一格。

李商隐无题诗约近百首：第一类以《无题》为题之诗二十首；第二类以首二字为题如《锦瑟》《碧城》《昨日》等计三十七首；第三类虽有题实亦无题如《春雨》《圣女祠》《银河吹笙》等约四十首。然摘首二字为题之诗，并非全是无题诗，如《井络》《潭州》，均地名，一为咏史言政，一为怀古诗，《龙池》亦咏史，《流莺》《高松》为咏物，《摇落》感怀，《滞雨》乡思，而《东南》《日日》《一片》（一片琼英）立意亦自明，非如《碧城》《春雨》《圣女祠》《银河吹笙》等之朦胧闪烁，似不宜称无题诗。纪晓岚所谓“摘首二字”之无题，其所指当以七律为限。故本集《无题》20首以外之非七律无题诗入选较少。

由于《无题》诗，同一题下有不同体裁，如《无题四首》有七律、五律、七古，故未按诗体为序，而以《无题》、摘首二字为题，虽有题实亦无题三类为先后顺序。每类大致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时间不明者附后。

无题诗为李商隐对古典诗歌的独特贡献，本集特弁之卷首。自第二至第八辑，则按不同诗体排列，首五绝，次七绝，次五律，次七律，末为五古、七古。各体之间也大致以时间先后为序，写作年代不明者，酌情处理。

各辑之首均取本辑内最有代表性之七言诗一句或五言诗一联为题，以清眉目。

末附李商隐简明年谱。

无题诗·春蚕到死丝方尽

无题

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1]。

十岁去踏青^[2]，芙蓉作裙衩^[3]。

十二学弹箏，银甲不曾卸^[4]。

十四藏六亲^[5]，悬知犹未嫁^[6]。

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7]。

【注释】

[1]长眉：古以长眉为美。司马相如《上林赋》：“长眉连娟，微睇绵邈。”

[2]踏青：春日郊游。

[3]裙衩：指下裳。衩，衣裙开衩处。

[4]银甲：银制指甲套，用以弹箏。

[5]藏六亲：六亲一般指父、母、兄、弟、妻、子。意谓藏于深闺，不见六亲。

[6]悬知：悬，悬猜；悬知，猜测而知。此忖度之词。

[7]面：用如动词，向，对。

【点评】

此《无题》，旧笺多以为有寄托。吴乔《西昆发微》首倡“才而不遇之意”，何焯云“为少年热中干进者发慨”，屈复云“才士之少年不遇”，张采田云“写少年湮没依人之态”。要之，皆以诗中之女郎为作者自况。程梦星、冯浩更以义山少年情事作比照。程云：“‘八岁’二句言自幼已能文章；‘十岁’二句言出谒河阳，干以所业；‘十二’二句言从此佐幕，不曾游闲；‘十四’二句言佐幕为宾，原非党附；‘十五’二句言为人排挤，迄今沉沦也。”冯浩云：“《上崔华州书》‘五年读经书，七年弄笔砚’，《甲集序》‘十六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此章寓意相类，初应举时作。”

李商隐《无题》诸作，向有“寄托”与“恋情”两说。明杨孟载首言《无题》为“寄寓君臣遇合”，清吴乔在《西昆发微》中又专倡“寄托令狐”，以为《无题》诸诗全是陈情之作。此后朱龄鹤、程梦星、冯浩、张采田将“寄托”说推演极致，“动辄令狐”。相比之下，姚培谦、屈复、纪晓岚三家则较为通脱，或以为有寄托，或以为未必寄托。纪晓岚《玉溪生诗说》云：“《无题》诸作，有确有寄托者，‘来是空言去绝踪’之类是也；有戏为艳语者，‘近知名阿侯’之类是也；有实有本事者，如‘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是也；有失去本题而后人题曰《无题》者，如‘万里风波一叶舟’一首是也；有失去本题而误附于《无题》者，如‘幽人不倦赏’一首是也。宜分别观之，不必概为深解。其有摘诗中字面为题者，亦《无题》之类，亦有此数种，皆当分析。”然纪氏于“八岁偷照镜”一首则未作具体解笺。唯姚培谦以为此诗乃恋情之什而非寄托之诗。姚云：“义山一生，善作情语。此首乃追忆之词。迤邐写来，意注末二句。背面春风，何等情思，即‘思公子兮未敢’

言’之意，而词特妍冶。”姚氏定此篇为“情语”，赞其“何等情思！”而抒情主体即“思公子”之女郎。

论者多首肯纪氏之说，以为《无题》诸诗应作具体分析。然落至具体诗篇，则仍多分歧。然解诗固不必绝求一律，只需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不妨多解并存。可证以诗人生平行迹，知人论世，索隐本事；亦可就诗论诗，以意逆志，心体神味，发其幽微。诗歌意象之朦胧，其旨意固存多义。因读者、诠释者生活阅历、思想感情、审美情趣之差别，解读自然有异。即同为此人，不同情势，不同心境，其解读亦未必相同。或深解，或全面，或有所偏执，然从诠释学角度审视之，均有可供后人借鉴之处，均有其存在之合理性。西方文论家有云：诗之妙处在于猜测其含义。甚而以为诗里必须有谜（格兰吉斯《法国文学史》引马拉美语）。义山《无题》亦不妨作“诗谜”之类读。如此篇，作义山为一女郎写照，追叙其少年情事，当做代言体读，则未必有何寄托。至于此女郎为谁，是后来成为妻子之王茂元女，抑或别一女子，诠释者有据，尽可以“猜”，可以索隐。

无题

白道^[1]萦回入暮霞，斑骓嘶断七香车^[2]。

春风自共何人笑^[3]，枉破阳城十万家^[4]。

【注释】

[1]白道：李白《洗脚亭》：“白道向姑熟，洪亭临道旁。”王琦注：“白道，大路也。人行迹多，草不能生，遥望白色，故曰白道。”此白道指王屋山大路。

[2]“斑骓”句：斑骓，斑马。《说文》：“骓，马苍黑杂毛。”《尔雅》：“苍白杂毛，骓。”嘶断，张相云：“嘶断，犹云嘶煞。”七香车，曹操《与太尉杨彪书》“七香车”注：“以七种香木为车。”

[3]“春风”句：满面春风，所谓春风面即喜气充溢而美容颜也。杜甫《明妃村》：“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夜魂。”自，却。

[4]“枉破”句：《登徒子好色赋》：“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枉，徒也，空也。

【点评】

首句言大路蜿蜒向西上山，直入暮霞深处。此白道当指王屋山之大路。义山《寄永道士》云：“共上云山独下迟，阳台白道细如丝。”《真诰》：“王屋山，仙之别天，所谓阳台是也。”《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云“旧山万仞青霞外”，“白道青山了然在”。据此，则此《无题》当学道王屋时作。二句言斑骓迎向七香车嘶奋而鸣。“郎骑斑骓马，妾驾七香车。”似义山走马上王屋，迎面遇一女郎驾七香车自山而下。因“斑骓嘶断”，故女郎自香车内探头而出，见马上义山，嫣然而笑，故三句云“春风自共何人笑”。四句言香车内女郎虽有倾城倾国之貌而无人称赏，徒然惑阳城十万之家也。

笔者臆断，此七香车内之女郎，当修道王屋玉阳山之女冠宋华阳，见拙作《十二城中锁彩蟾》（已收入《古代诗人情感心态研究》）。宋代晏几道《玉楼春》云：“斑骓路与阳台近，前度无题初借问。”所解亦当如斯。

无题二首

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1]。

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2]。

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3]。

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任好风^[4]？

重帏深下莫愁堂，卧后秋宵细细长^[5]。

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6]。

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7]。

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8]。

【注释】

[1]“凤尾”二句：凤尾罗即凤文罗。碧文圆顶，一种圆顶百折的罗帐，唐人婚礼多用之，谓之百子帐。

[2]“扇裁”二句：班婕妤《怨歌行》：“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长门赋》：“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

[3]“曾是”二句：曾是，已然，已是。金烬，灯盏上的残烬。石榴，五月始花。上句言无数个夜晚伴随残灭之灯花，孤寂度过；对句云自春至夏，绝无消息。

[4]“斑骓”二句：《易·坤》：“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曹植《七哀》：“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西南好风谓知心人，或所恋女子。

[5]“重帏”二句：莫愁事屡见，比所思女子。此亦拟想之辞，言其重帏深下，惟于眠卧中思我耳。

[6]“神女”二句：巫山神女事屡见。古乐府《青溪小姑曲》：“小姑所居，独处无郎。”神女、小姑均以比所思之女子。

[7]“风波”二句：为所思女子之被摧残而伤感不平，菱枝、桂叶皆喻指所思。刘学锴、余恕诚曰：“不信”，是明知而故意如此，见“风波”之横暴；“谁教”，是本可如此而竟不如此，见“月露”之无情。

[8]“直道”二句：直道，就使、即使，假定之辞。清狂，不慧或白痴，此引申为痴情。

【点评】

“凤尾”一首纯为恋诗，据三、四句，女羞掩团扇，男车走雷声，可与《无题》“白道萦回入暮霞”一首同参。

此抒情主体应为诗人自己。首联为作者拟想之辞：所思女子定于深夜缝制凤尾纹之碧罗帐，其帐纱薄，散发绮罗香泽。此种多层复帐，唐人称“百子帐”，婚礼所用。而首句“罗”用“香”（相），次句用“缝”（逢），寄意显然。三、四回顾一匆匆相遇之情景，女子以团扇含羞半掩，而诗人车走雷声，欲语而未通，极似另首《无题》云：“白道萦回入暮霞，斑骓嘶断七香车。春风自共何人笑？枉破阳城十万

家。”此《无题》亦男骑斑骓。又《对雪》云“肠断斑骓送陆郎”，合此商隐诗三次“斑骓”，抒情主体均为诗人自己。五、六转写相思无望，以灯暗和春尽作比。出句言无数夜晚，伴随残灭之灯花，孤寂难处。俗以灯花为吉兆，后常引申为男女喜事之预兆。杜甫《独酌成诗》：“灯花何太喜，酒绿正相亲。”《西厢记》五本一折：“昨夜灯花报，今朝喜鹊噪。”《红楼梦》二十八回：“女儿喜，灯花并头结双蕊。”如今灯花烧残，则暗喻欢情难洽。对句云自春徂夏，绝无消息。“石榴红”即石榴花。“五月榴花红似火”，是春已尽也。孔绍安《石榴》诗云：“只因来时晚，花开不及春。”故“金烬暗”（灯灭）和“石榴红”（春尽）正隐喻相爱之无望。七、八反照三、四，言前回相遇匆匆，未能一诉衷怀，今我斑骓就在垂杨岸边。诗人搔首踟蹰，急切等待，忽作奇想：何处等来一阵西南好风，吹将汝来？姚培谦曰：“此咏所思之人，可思而不可见也。”

“重帏”一首亦咏所思之人。首联拟想所思女子重帏深下，独自无聊景况。言外有被禁锢或清规所限而不得自如出入。三、四言相思之不可得。渴望与彼有神女巫山之会。然彼如小姑，居处本不可有“郎”，又焉能如巫山神女之会乎？古乐府《青溪小姑曲》云：“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胡以梅笺：“本非匹偶，所以不能为之郎也。”按吴均《续齐谐记》、刘敬叔《异苑》均以小姑为青溪神女。此联以巫山与青溪神女喻所思女子，意亦一女冠。道观森严，女冠为道观清规戒律所拘，故五、六言如菱枝横遭风波，如桂叶不为月露所悯。七、八自嘲自解，言即使明知相思无益，亦不妨付一片惆怅痴情之心！

二首均为所思女冠不得相谐而发。

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1]，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2]，蜡炬成灰泪始干^[3]。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4]。

【注释】

[1]“相见”句：曹丕《燕歌行》：“别日何易会日难。”曹植《当来日大难》：“今日同堂，出门异乡。别易会难，各尽杯觞。”梁武帝《丁督护歌》：“别日何易会何难！”

[2]“春蚕”句：《古子夜歌》：“春蚕易感化，丝子已复生。”《西曲歌·作蚕丝》：“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朱彝尊云：“古乐府‘思’作‘丝’，犹‘怀’作‘淮’，往往有此。”

[3]“蜡炬”句：陈后主《自君之出矣》：“思君如夜烛，垂泪著鸡鸣”，“思君如昼烛，怀心不见明”。杜牧《赠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4]“青鸟”句：青鸟，神话传说中西王母传信之神鸟，喻指信使。言殷勤探候之意。

【点评】

此诗抒写暮春时节与恋人别离之忧伤。据“蓬山”句，似亦女冠如宋华阳之流。《山海经·海内北经》：“蓬莱山在海中。”郭璞注：“上有仙人，宫室皆以金石为之，鸟兽尽白，望之如云。在渤海中也。”郭注本于《史记》。《史记·封禅书》云：“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皆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诗用“蓬山”语象，或即道观，常指女冠之所居。

首句衍自曹丕《燕歌行》“别日何易会日难”，以“相见”取代“会”，去掉“何”，叠加“难”字，不仅音节和鸣，亦使此一“情语”略具始一相见又将相别之情韵。尤以“难”字重叠在前后音步之末顿，形成往复迂回之情势。后来诗人抒写“别”“会”，均未能超越。唐彦谦《无题》云“谁知别易会应难”，韩偓《复偶见》“别易会难长自叹”，皆瘦硬乏性。只李煜“别时容易见时难”，写出胸中感慨，然终不如“相见时难别亦难”深情绵邈，曲折回肠。“东风无力百花残”，这二句横插，似显突兀，实为神来之笔。清人冯舒以为“第二句毕世接不出”，极为赞赏。此为“景语”，为一句设立背景：时令在春暮，所谓春风软绵无力，百花凋残时也。且又为恋人相别渲染一哀怨气氛，象征其青春、情爱之行将消逝。

三、四亦点化前人诗句。乐府西曲歌：“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思）。”南齐王融云：“思君如明烛，中宵空自煎”，陈后主云：“思君如夜烛，垂泪著天明。”然皆未若义山“春蚕到死”“蜡炬成灰”来得沉痛执着。出句言“缘尽”，对句言“泪干”，而着眼则在“丝（思）不尽”“泪不干”，以抒发虽后会无期，而相思之情永在，离恨之苦难消；除非身死成灰，此情不泯。义山《暮秋独游曲江》云“深知身在情长在”，与此同一意绪，对生离死别寄托深刻之悲哀，而于人生“乐聚恨别”之情愫给予极高评价：为了欢聚，可以用生命

去换取。此联为全诗之“秀句”，刘勰所谓“篇中之独拔者也”（《文心雕龙·隐秀》）。其意象蕴含之丰富情思常超越形象本身，成一极具哲理的警策之言。蘅塘退士孙洙评曰：“一息尚存，志不稍懈，可以言情，可以喻道。”

五、六翻过一层，不言己之相思，却从拟想对方落笔，从而进一步抒写自己如梦如幻的绵绵哀情。诗人出现一种梦幻，设想恋人别后思念自己的情景：晨起照镜，愁白了头发；长夜吟诗，难耐孤寂。不言己之相思，却拟想恋人别后对自己之深切思念，正自相反方面拓展深化了“春蚕”“蜡炬”之悲剧色彩。

末联“蓬山”指恋人被迫而须往之可望而不可即之处，当与“更隔蓬山一万重”同一所在，或亦指宫禁、贵主府第。此物理空间之距离。然自心理空间言之，则无论天涯海角，两心皆永是贴近，故云“蓬山此去无多路”。而尤为妙者，在以慰安之辞写心中之苦，言无多路，言当托“青鸟”信使时常探看，皆强抑心中苦楚而为对方着想。故何义门曰：“末路不作绝望语，愈悲！”赵臣瑗云：“镂心刻骨之言。”

无题四首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1]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

蜡照半笼金翡翠^[2]，麝熏微度绣芙蓉^[3]。

刘郎已恨蓬山远^[4]，更隔蓬山一万重。

飒飒^[5]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6]。

金蟾啮锁烧香入^[7]，玉虎牵丝汲井回。

贾氏窥帘韩掾少^[9]，宓妃留枕魏王才^[10]。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含情春日晚晚^[11]，暂见夜阑干^[12]。

楼响将登怯，帘烘^[13]欲过难。

多羞钗上燕^[14]，真愧镜中鸾^[15]。

归去横塘晚，华星送宝鞍^[16]。

何处哀筝随急管^[17]，樱花永巷^[18]垂杨岸。

东家老女嫁不售^[19]，白日当天三月半。

溧阳公主^[20]年十四，清明暖后同墙看。

归来展转到五更，梁间燕子闻长叹。

【注释】

^[1]梦为远别：因远别而积思成梦。为，因。

^[2]“蜡照”句：江淹《翡翠赋》：“糅紫金以为色。”金翡翠，以紫金丝线绣成翡翠鸟图案之罗罩。半笼，罗罩掩光之谓。

^[3]“麝熏”句：麝香氤氲，轻轻飘入芙蓉帐中。庾信《灯赋》：“掩芙蓉之行帐。”白居易《长恨歌》：“芙蓉帐暖度春宵。”

[4]刘郎蓬山：用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仙女事，唐人诗中每称刘郎、阮郎。曹唐《刘阮洞中遇仙人》：“此生无处访刘郎。”元稹《春词二首》：“流出门前赚阮郎。”此以刘郎自比。蓬山，传为渤海中之仙山，屡见。此指所思女子之居处。

[5]飒飒：风雨声。《楚辞·九歌》：“风飒飒兮木萧萧。”杨师道《中书寓直》：“飒飒雨声来。”

[6]轻雷：《诗·召南·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阳。”《集传》：“妇人其以君子从役在外而思念之。”司马相如《长门赋》：“雷殷殷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何焯曰：“曰‘细’、曰‘轻’，盖冀望而终未能必之词。”

[7]“金蟾”句：金蟾，蟾形铜香炉。啮锁，衔着鼻钮。盖鼻钮可启而填入香料，故云“烧香入”。

[8]玉虎：井栏上之辘轳。

[9]“贾氏”句：《世说新语·惑溺》载：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女于帘内窥而悦之，遂通，赠以异香。后充觉，以女妻寿。

[10]“宓妃”句：用《洛神赋》载宓妃留枕头建事。陆鸣皋曰：“义山用事，大半借意。如‘贾氏’二语，只为一‘少’字、‘才’字。”

[11]晚晚：日暮。《楚辞·哀时命》：“白日晚晚其将入兮。”

[12]夜阑干：夜色弥漫。阑干，横斜散乱。《古乐府》：“月没参横，北斗阑干。”

[13]帘烘：刘学锴、余恕诚曰：“帘内人声喧闹，灯光明亮，透出融怡热烈气息。”

[14]钗上燕：《洞冥记》：“元鼎元年，起招仙阁于甘泉宫西”“以近神女。神女留玉钗以赠帝，帝以赐赵婕妤。至昭帝元凤中，宫人犹见此钗。”“既发匣，有白燕飞升天。后宫人学作此钗，因名玉燕钗，言吉祥也。”

[15]镜中鸾：用范泰《鸾鸟诗序》孤鸾睹影悲鸣事。

[16]“华星”句：华星，明星。曹丕《芙蓉池作》：“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李善注引《法言》曰：“明星皓皓，华藻之力也。”宝鞍，坐骑，自指。

[17]哀箏急管：箏声浏亮，笛音高急。魏文帝《与吴质书》：“高谈娱心，哀箏顺耳。”王维《鱼山迎送神曲》：“悲急管，思繁弦。”

[18]永巷：深巷。

[19]“东家”句：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战国策·齐策》：“处女无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炫，敝而不售。”

[20]溧阳公主：梁简文帝女，年十四，侯景纳而嬖之。

【点评】

“来是空言”一首。一、二倒接，言一夜辗转反侧，当此月斜更尽之时，遥想伊人一去无踪，云将复来，只是空言。赵臣瑗曰：“只首句七字，便写尽幽期虽在，良会难成种种情事，真有不自觉其望之切而怨之深者。”姚培谦云：“开口便将世间所谓幽期密约之丑尽情扫去。”三句追溯昨夜积思成梦，梦中为伤别而啼哭流泪。四句言急切起身作书，不待墨浓而匆匆写就。五、六翻进一层，拟想伊人永夜罗罩掩光，麝香微度，寂寞自处。七、八言蓬山此去，可望而不可即，岂堪更隔蓬山一万重！比“蓬山”更为遥远之处，似指京华贵主府第。味此诗当亦思恋女冠宋华阳。与《代应》诗同参；《代应》当是代宋华阳答此《无题》。《代应》云：“沟水分流西复东，九秋霜月五更风。离鸾别凤今何在？十二玉楼空更空。”

“飒飒东风”一首。此首抒情主体乃一女子，应是“代应”“代言”一类，是否代女冠抒寄怀思，无可定矣。一、二糅合巫山云雨、《殷其雷》《长门赋》数事，极言其相思之苦。纪晓岚评：“起二句妙有远神，不可理解而可以意喻。”潘德舆云：“最耐讽玩。”三、四“烧香（相）”“牵丝（思）”，实谐“相思”二字。言金蟾虽啮锁，井水虽深汲，然则“烧香”可入，“牵丝”可回。言下之意，只需一往情深，志不稍懈，“相思”（香、丝）之情自可动彼之心哉！五、六言我所以相思相许，唯因其如韩寿之年少，子建之才华。七、八又自幻

想跌落现实之苦痛：莫让春心如春花之怒放，愈是相思，愈是失落和痛苦。

“含情春晚晚”一首。一、二言含情相思，自日暮至于夜色苍茫。三、四则已至所思女子妆楼之下矣，本拟放胆登楼，然闻楼上响动之声则怯而作罢；稍停欲登，而闻帘内喧哗欢笑之声，又未敢贸然造次。此二句“楼响”“帘烘”“将登”“欲过”“怯”“难”互文。五、六于楼下怀思拟想，言己不如伊人钗上玉燕，镜中鸾影可伴伊人长住。七、八终于未敢登楼，失意而归，唯华星相伴矣。此男求女，冀望幽会而不可得也。

“何处哀箏”一首。此《无题》寄托显然，东家老女无媒不售，当是自比自伤。前四句寓迟暮不遇之叹。五、六言贵家之女，少小已嫁；同墙相看，则失意者以得意者相形反衬之，更显老女不售之悲哀。七、八言归来辗转长叹，无人知晓，唯梁间燕子知晓也。冯浩极赏誉“白日当天三月半”，云：“言迟暮也，神来之句。”

然此等诗亦非不可作恋诗另解。如可解为义山为一“老女”抒慨之“代言体”诗。此“老女”早年或即与之相恋者，则首云何处箏、箫如此哀苦？原来即发自彼处之樱花永巷，垂杨岸边。二云彼深处此中数十年，今已垂垂老矣，对此白日当天之春色，尤令人增迟暮之悲！忆其年少，亦曾美艳如溧阳公主，春日清明，引来无数少年登墙同窥。末则拟想其归去伤感难寐，辗转反侧，唯梁间燕子闻其长叹也。略作疏解如此。至老而未嫁，或亦女冠之流。

此《无题四首》当非一时一处之作，旨意不同，体式不一，故不可作组诗读。意杨文公、钱邓帅若水辈孜孜访求时，有得必录，随手凑合也。

无题

紫府仙人号宝灯^[1]，云浆未饮^[2]结成冰。

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3]？

【注释】

[1]“紫府”句：紫府，女仙所居。《海内十洲记·长洲》：“长洲，一名青丘，有凤山，山恒震声，有紫府宫，天真仙女游于此地。”宝灯，供于佛前。道源曰：“佛有宝灯之名，神仙无此号，然佛亦称金仙，故可通用。”

[2]云浆未饮：云浆，仙酒。《汉武故事》：“太上之药有玉津金浆，其次药有五云之浆。”云浆未饮，喻言未能交欢。

[3]瑶台十二层：《拾遗记》：“昆仑山旁有瑶台十二，各广千步，皆五色石为台基。”此指道观，意所思女子亦女冠之流。

【点评】

《集仙录》载：“西王母所居宫阙，在阆风之苑，有城千里，玉楼十二。”又《十洲记》《拾遗记》《水经注》诸书亦云昆仑天墉城有金台五所，玉楼十二，或瑶台十二。《汉书·郊祀志》亦言“玉城十二楼”。是“十二楼”“十二城”“十二台”“十二层”等等皆寓仙人所居之处。唐代道观盛行，商隐又曾学仙玉阳，熟悉道书与女冠生活，故诗中举凡女冠所居处屡用“十二层”等以比况之，如“十二城中锁彩蟾”“碧城十二曲阑干”“十二玉楼空更空”等。

一句以紫府仙人号宝灯者，喻玉阳西山灵都观之女冠，当是宋华阳。二句“云浆未饮”言女情未通。商隐诗“云浆”“三霄露”常以喻男女之情。如“仙人掌冷三霄露”（《和友人戏赠》）；或以“渴”喻对爱情的渴求，如“嗟余久抱临邛渴”（《送崔十四归华州》），“相如未是真消渴”（《病中早访招同李十将军》）。

三、四似言已于雪月交光之夜至玉阳西灵都观相访，而彼竟高处瑶台十二层（即道观）而不我见；“竟在”，意想之外，怨望之辞也。

屈复笺云：“在昔仙人相见，方欲一饮，云浆忽已成冰，然犹相近也。乃今雪月之夜，更隔十二层之瑶台，远而更远矣。”姚培谦曰：“此言所思之无路可通也。”

无题

近知名阿侯^[1]，住处小江流。

腰细不胜舞，眉长惟是愁^[2]。

黄金堪作屋^[3]，何不作重楼^[4]？

【注释】

^[1]“近知”句：近知，言近得一知己。阿侯，莫愁之女，此指所思之小家女子。江淹《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水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儿，古代男女通用。

^[2]“眉长”句：《后汉书·五行志》：“桓帝元嘉中，京都妇女作愁眉，细而曲折。”

^[3]“黄金”句：用金屋藏娇事。

^[4]重楼：二重之楼，高楼。《荀子·赋篇》：“重楼疏堂。”

【点评】

此首为柳枝作无疑。首句云近得一知己名阿侯其人。阿侯，莫愁之女，则知此女子为小家碧玉。义山相恋女子中当以柳枝近之。又“近知”云云，似因让山断长带赠以乞诗，初闻其名而未谋面之时。二句言其住处有小江流过，既切“河中之水”，又寓柳枝住地。《柳枝五首序》云：“后三日，邻当去湔裙水上，以博山香待，与郎俱过。”是柳枝家亦临水而居。三、四拟想之辞，“腰细”拟柳条（柳枝），“眉长”拟柳叶。

《离亭赋得折杨柳》云“莫损愁眉与细腰”，喻同。五、六云柳枝深藏少出，何不居重楼而使我一睹芳姿乎！

无题

照梁初有情，出水旧知名^[1]。

裙衩芙蓉小，钗茸翡翠轻^[2]。

锦长书郑重，眉细恨分明^[3]。

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4]。

【注释】

[1]“照梁”二句：《神女赋》：“其始来也，耀乎如白日初出照屋梁。”何逊《看伏郎新婚》：“雾夕莲出水，朝霞日照梁。”二句状女子容色艳丽如日出芙蓉。

[2]“裙衩”二句：《释名》：“裙，下裳也。女人蔽膝曰香衩。”《离骚》：“集芙蓉以为裳。”宋玉《讽赋》：“以翡翠之钗挂臣冠纓。”二句状女子装饰之华美。

[3]“锦长”二句：锦长，用织锦回文事，指闺人书札。郑重，犹频繁、殷勤之意。《汉书·王莽传》注：“郑重犹频频也。”《广韵》：“郑重，殷勤之意。”眉细，愁眉而曲折，《后汉书·五行志》：“京都妇女作愁眉，细而曲折。”二句代闺人抒写盼归之情。

[4]“莫近”二句：《梦溪笔谈》卷十八：“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故云中心最不平。

【点评】

此诗程梦星解为“不平之鸣”，“言时局不平，有如棋局”。冯浩以为“此寄内诗也。盖初婚后，应鸿博不中选，闺中人为之不平，有书寄慰也”。张采田同冯解，以为：“莫近”二句，谓客途失意，室人亦代为不平也。刘学锴、余恕诚则笺云：“以女子之待嫁喻才士之求仕”“实抒政治失意之怅惘”。以上三解均有可通之处，然细味之，似为柳枝作也。

首二句言所恋女子美如巫山神女，艳若洛浦芙蓉。《神女赋》：“其始来也，耀乎如白日初出照屋梁。”《洛神赋》：“灼若芙蕖出渌波。”三、四芙蓉裙，翡翠钗，美其装饰。五句用织锦回文事，取其书来反复切至之意。六句言其细眉如叶，细蹙而恨意分明。末劝其莫近棋局，莫因恨而心中不平，反照六句“眉细恨分明”。

此诗“旧知”与“近知”，“眉细”与“眉长”同一形容，是此与“近知名阿侯”所咏同为小家女子。又《无题二首》“长眉画了绣帘开”，亦云眉长，可见四首无题所咏女子善以长眉为美。“碧玉行收白玉台”，云“碧玉”，与莫愁女阿侯亦同；《柳枝》之三云：“碧玉冰寒浆”，称柳枝为碧玉，与此三首亦同一。而结云“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竟与《柳枝五首》之二“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之咏柳枝几全如一。查《玉溪集》中言弹棋局中心不平之诗，仅此《无题》与《柳枝》之诗。是以借义山他诗，可内证此《无题》所咏女子即是柳枝。

然《柳枝五首·序》云：“会所友有偕诣京师者，戏盗余卧装以先，不果留。”似义山与柳枝终未相偕。然味五首诗情意甚挚，当是义山掩饰之辞。冯浩云：“序语不无回护之词，未必皆实，而有笔趣。”张采田云：“柳枝为义山第一知己。”既云“第一知己”，自不至尚未相偕也。

无题二首

昨夜星辰^[1]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2]一点通。
隔座送钩^[3]春酒暖，分曹射覆^[4]蜡灯红。
嗟余听鼓应官^[5]去，走马兰台^[6]类转蓬。

闻道阊门萼绿华^[7]，昔年相望抵天涯^[8]。
岂知一夜秦楼客^[9]，偷看吴王苑内花^[10]。

【注释】

[1]星辰：众星。《诗·唐风·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三星亦泛言众星。钱谦益注：“星有好风。”

[2]灵犀：《南州异物志》：“犀有神异，表灵以角。”《汉书·西域传赞》如淳曰：“通犀，谓中央色白，通两头。”

[3]送钩：又称藏钩。钩弋夫人少时手拳，（汉武帝）帝披其手，得一玉钩，手得展，后因为藏钩之戏。见《汉武故事》。古酒筵藏钩之戏分上下二曹以校胜负。送钩，云送之使藏也。

[4]射覆：《汉书·东方朔传》注：“于覆器之下置诸物，令暗射之，故云射覆。”射，猜。

[5]听鼓应官：唐制五更二点击鼓，街坊门开，表示天明。应官，上衙应卯。

[6]走马兰台：走马至秘书省供事。《旧唐书·职官志》：“秘书省，龙朔初改为兰台。”

[7]萼绿华：相传为得道仙女，此以比席上所眷恋之女子。

[8]“昔年”句：意谓昔年想望伊人，乃咫尺天涯，难得一见。

[9]秦楼客：用萧史事，显言己之为爱婿身份，则此筵当为茂元家宴也。

[10]“偷看”句：偷看，悄悄看，暗地里看，不可作“偷窃”之“偷”解。《庄子·渔父》“偷拔”，王先谦《集解》引宣颖注：“偷拔，谓潜引人心中之欲。”

【点评】

此一律一绝，连为《无题二首》，当是同时所作。兰台，唐人多指代秘书省。白居易《秘书省中忆旧山》云：“犹喜兰台非傲吏，归时应免动移文。”李商隐开成三年（838）博学宏词落选后，赴泾源王茂元幕，尚未议婚王氏。故有《安定城楼》之作。未久即释褐秘书省校书郎，还京任职。此诗当作于开成四年（839）春正，初任职秘书省之时。

或以为商隐与王氏成婚于开成三年（838）赴泾源幕时，实未足据。一、宏博落选，又是续娶（《祭寄文》：“况我别娶以来，胤绪未立。”），茂元未必赏识并允成；二、开成三年（838）韩瞻迎娶时，商隐有《寄恼韩同年二首时韩住萧洞》，诗云“我为伤春心自醉，不劳君劝石榴花”，艳妒之情，见于言表，而

时已五月石榴花开（石榴亦酒名，双关）。三、据《过招国李家南园》云“潘岳无妻客为愁，新人来坐旧妆楼。春风犹自疑联句，雪絮相和飞不休。”可证商隐与茂元女成婚并不在泾川，而在长安招（昭）国坊王茂元僚婿千牛李十将军宅第（据杨柳《李商隐评传》）。四、商隐诗“木兰花尽失春期”（《三月十日流杯亭》）、“龙山此去无多路，留待行人二月归”（《对雪》）、“青陵粉蝶休离恨，长定相逢二月中”（《蜂》），是其婚期当在二月（参见拙著《古代诗人情感心态研究》）。然若开成三年（838）二月成婚，则其时不唯韩瞻尚未成婚，且尚在博学宏词试。故商隐王氏成婚当在开成四年（839）二月。而此前已释褐秘书省校书郎，返回长安。据“隔座送钩春酒暖”句，诗当作于婚前的春正月。

七律开首言昨夜于画楼西畔、桂堂之东密约幽会。“昨夜”复叠，强调相会时刻之难得。诗以烘染、象征婉曲地表达心中之挚爱。《诗·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邂逅”“今夕何夕，见此粲者”。“昨夜星辰”正用《绸缪》篇抒写男女爱恋及夜间邂逅之情景。而“风”又有男女欢会之特定情韵。再足以“画堂”“桂堂”字，使此一幽会环境充满温馨之诗情与缠绵之意绪。

二、三两联倒折入之。席间隔座分曹，传钩射覆，言汝于私宅酒暖灯红，好不热闹，而我不能身与其中，徒羨而不可即也。赵臣瑗《山满楼唐诗七律笺注》云：“此义山在茂元家窃窥其闺人而为之。”弃去“窃”字，庶几近之。因不与其中，未能与所恋相近而寂寥惆怅；心之执着，愿披双翅飞去，然“身无彩凤双飞翼”也。屈复云：“身虽似远，心已相通。”孙洙言：“形相隔，心相通。”此即“心有灵犀”也。然真爱仅有“心相通”是抵不过现实分隔之煎熬。故而诗人怅惘、忧思、哀怨……触绪纷来，郁勃于心，最后逼出“嗟予”的一喟。

诗从所见“灯红酒暖”的刺激，引出落寞惆怅之主体感受；从灼烧之爱情的痛苦，升华为热烈执着的追求；从心幻之优美的情思，最后跌落到现实阻隔的忧伤和感喟，各种复杂的感情，抑郁于心，万转千回却又从“昨夜”这一特定之时间切入，曲折流出，节奏虽缓而深沉，足沁人心脾也。

七绝一首以“秦楼客”自比，可知王茂元已允其婚事。冯浩云：“秦楼客，自谓婿于王氏也。”诗中“吴王苑内花”即西施，以比茂元女。“莫将越客千丝网，网得西施别赠人”。此前诗人病中早访茂元僚婿李十将军时已委婉求其作伐，或因李十之牵线，终成此一段姻缘。因未成婚，故只能“悄悄”看（偷看）。然二月即假李十招国南园成婚，商隐时年二十有八。

无题

万里风波一叶舟，忆归初罢更夷犹^[1]。

碧江地没元相引，黄鹤沙边亦少留^[2]。

益德冤魂^[3]终报主，阿童高义镇横秋^[4]。

人生岂得长无谓^[5]，怀古思乡共白头。

【注释】

[1]“忆归”句：忆归，思归、思乡。初罢，才罢，刚刚撇开。夷犹，犹豫。姚培谦曰：“忆归之心愈欲撇开，愈加萦系。”

[2]“碧江”二句：地没，地之尽处，指远处水波相接、烟涛微茫之处。《说文段注》：“没者，全入于水，故引申之义训‘尽’。”元相引，原牵引我之归心。二句意谓碧悠之江水本来一直牵引着我的归心，无奈功业未成，只得在黄鹤矶边暂时止驻。

[3]益德冤魂：张飞字益德，伐吴前为部将张达、范疆所杀，见《三国志·张飞传》。

[4]“阿童”句：阿童，西晋王濬小字阿童，曾下益州灭吴，故云“高义”。见《晋书·王濬传》。镇，犹长、常也。《唐音癸签》卷二十四：镇，“盖有‘常’之义，约略用之代‘常’字，令声俊耳”。孔稚珪《北山移文》：“霜气横秋。”镇横秋，长日布满秋空。

[5]无谓：本指无意义，失于事宜，此言无所事事。

【点评】

李商隐《无题》，不论有无寄托，都写男女相思，唯独此例外。纪晓岚以为“佚去原题，而编录者题以《无题》，非他寓言之类”。

大中二年（848）秋，商隐蜀游失意，于“夜雨寄北”之后，留滞荆门，然后返棹至“黄鹤矶边”，诗殆作于武昌。

首句赋而兼比，言自巴蜀买舟东下，又以比宦途风浪险恶。二句言“忆归之心，愈欲撇开，愈加萦系”（姚培谦笺）。初罢，是忆归之心“初罢”，刚刚丢开、停止；更夷犹，却又犹豫而恨未能速速返家，比照“何当共剪西窗烛”，则此情可体味之。稍后所作《荆门西下》云“人生岂得轻离别”，是又重申此情怀。三、四承忆旧，申足所以“夷犹”之意，并伏末句“思乡”。五、六承二句“罢”，申足所以“罢归”之意，并逗下“怀古”。七、八自警：人生不能长此碌碌，又“思乡”，又“怀古”，岂不令人速老？纪晓岚评云：“前四句低回徐引，五、六陡然振起，七、八曼声作结，绝好笔意。”

无题^[1]

幽人^[2]不倦赏，秋暑贵招邀^[3]。

竹碧转怅望，池清尤寂寥。

露花终裊湿^[4]，风蝶强妖娆^[5]。

此地如携手，兼君不自聊^[6]。

【注释】

[1]无题：此《无题》原与“八岁偷照镜”一首连作《无题二首》，诸本同，唯冯浩此首作《失题》。本编仍作《无题》，唯与“八岁偷照镜”一首析离。

[2]幽人：当指幽居之人，非指隐士。幽居，深居，远离市朝，居于僻静之处。谢灵运《石门新营所住》：“路险筑幽居，披云卧石门。”苏轼《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

[3]招邀：邀请。亦作招要，按邀、要通。谢惠连《泛湖归出楼中玩月》诗：“辍策共骈筵，并坐相招要。”李白《寄上吴王》：“洒扫黄金台，招邀青云客。”

[4]裊湿：沾湿。裊通浥。

[5]“风蝶”句：风蝶，蛺蝶，《古今注》：“蛺蝶，一名风蝶。”此指风中之蝶。妖娆，婀娜妩媚貌。

[6]不自聊：犹无聊。刘安《拟骚》：“岁暮兮不自聊。”

【点评】

此首为寄“幽居之友”而作。一、二言友人不倦于游赏，当此秋暑之时，贵在招邀骋目。中四就眼前景抒慨：竹碧池清，转增怅惘寂寥；但觉露花沾湿无绪，风蝶亦强作妖娆。末云若于此地携手同游，不唯我不自聊，兼君亦不自聊也。纪晓岚云：“有与无题诗相连，失去本题，误会为一者，如‘幽人不倦赏’是也。”

无题二首

待得郎来月已低，寒暄不道醉如泥^[1]。

五更又欲向何处？骑马出门乌夜啼^[2]。

户外重阴黯不开，含羞迎夜复临台。

潇湘浪^[3]上有烟景，安得好风吹汝来^[4]。

【注释】

^[1]醉如泥：《后汉书·朱泽传》：“一日不斋醉如泥。”

^[2]乌夜啼：李白《乌夜啼》：“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孤房泪如雨。”此似取“独宿”意。

^[3]潇湘浪：冯浩云：“指竹簟，犹云水文簟也。”

^[4]“安得”句：好风，即西南风。《易·坤》：“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曹植《七哀》：“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义山《无题》云：“斑骓已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冯浩云：“若曰安得吹来而并宿言情乎？”

【点评】

此二首或作《留赠畏之》，诸家多以为误，当作无题。

一云郎醉归已是深夜，五更又欲离去，令我独宿孤房。二云户外已黯，近夜临台眺望，安得西南好风将汝吹来，水文簟上正好并宿言情！二绝抒情主体均为女子，纯属艳情，别无寄托。纪晓岚曰：“绝妙闺情，声调极似《竹枝》。此种自是艳体，唐人多有，必以义山之故，为之深解，斯注家之陋也。同年董曲江曰：‘义山之诗，寄托固多，然亦有只是艳词者。如《柳枝五首》，设当日不留一序，又何不可作感慨遇合解也。’”

杨智轩云：“上首是去而留宿以候，及入朝时，终不得见；下首是傍晚又往谒也。唯子直之家情事宜然。陶于（大中）十三年（859）始罢相，义山自东川归时必往相见，岂怨恨之深，并其题而削之欤？”按杨解亦聊备一说。

无题二首

长眉画了绣帘开，碧玉行收白玉台^[1]。

为问翠钗钿上凤，不知香颈为谁回？

寿阳公主嫁时妆^[2]，八字宫眉捧额黄^[3]。

见我佯羞频照影^[4]，不知身属冶游^[5]郎。

【注释】

[1]“碧玉”句：南朝宋汝南王妾名碧玉，唐乔知之婢亦名碧玉。《碧玉歌》云“碧玉小家女”。白玉台，即玉镜台。

[2]“寿阳”句：《杂五行书》：“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额上，拂之不去……宫女奇其异，竞效之，今梅花妆是也。”

[3]“八字眉”句：八字眉，即八字形之眉。《妆台记》：“汉武帝宫人八字眉。”张萧远《送宫人入道》：“玉指休匀八字眉。”额黄，涂黄于额，六朝时妇女习尚，唐仍盛行。《骈雅》：“额黄，眉边饰也。”

[4]照影：照镜，含有顾影自怜意。古词《捉搦歌》：“可怜女子能照影，不见其余但斜领。”

[5]冶游：寻觅艳侣。《子夜春歌》：“冶游步春露，艳觅同心郎。”后引申指狎妓。此似义山与“碧玉小家女”戏谑之辞，未必狎妓之作也。

【点评】

“碧玉小家女”，南朝宋汝南王妾名碧玉，唐乔知之婢亦名碧玉。据此，诗中所咏女子或为侍婢，或为小家女，义山戏谑之作也。然作妓女解，亦通。要之，艳情之诗，别无寄托。

上首言“碧玉”长眉画了，掀开绣帘，将要收起玉镜晨妆之台。“为问”之人，应是二首中之“我”，不言问“碧玉”，而问其翠钗上之凤凰将香颈转动所侍者谁？姚培谦曰：“不问之人，而问之钗上凤，妙绝！”以钗上凤香颈频回，写其顾影自怜之态，故妙。

下首一、二言其梅花妆，鸳鸯眉，美其装饰。三句云频频照镜，见我而佯羞，女郎娇嗔憨爱之态可掬。末句以己为“冶游郎”，纯为戏谑之辞，或戏侍婢，或戏一小家碧玉之女郎。考玉溪诗，可称“小家碧玉”者唯柳枝一人。《柳枝五首》其三云：“嘉瓜引蔓长，碧玉冰寒浆。”嘉瓜、碧玉，前喻柳枝，后暗示其为小家女。故此三首亦不妨看作赠柳谑柳之什。

昨日

昨日紫姑神^[1]去也，今朝春鸟使来^[2]。

未容言语还分散，少得团圆足怨嗟。

二八月轮蟾影破，十三弦柱雁行斜^[3]。

平明^[4]钟后更何事，笑倚墙边梅树花。

【注释】

^[1]紫姑神：即坑三姑，相传为厕神。《荆楚岁时记》：“正月十五日，其夕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异苑》载：紫姑“是人家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

^[2]来：与首句“也”对文，同为语助之辞。或云来，迟也。

^[3]“二八”二句：二八，言今日阴历十六，月轮已亏。鲍照《玩月》：“三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蟾影，月影，相传月中有蟾蜍。破，缺也。此言月已不圆。《急就篇》注：“箏，瑟类也，本十二弦，今则十三。”雁行斜，言箏柱斜列如雁飞也。十三，不成双，以喻分离。

^[4]平明：拂晓，清晨。

【点评】

此取首二字为题，亦《无题》之属。诗记昨日与所思小会遽别，今晨未有音信，心悬思念。首句“紫姑神”喻所思女子，并点昨日为正月十五。二句言今晨音书未来。昨日方去，今晨即待其音书，见相思之切。三、四追记昨日只是小会即别，未容细诉衷曲，然稍得相会，亦足慰相思。五、六“二八月轮”“十三弦柱”，取喻不圆、分离，言昨日小会遽别，终归不能长久相随。七、八拟想其今晨钟声过后彼当梳洗完毕，或因忆及昨日小会而笑倚墙边树花也。陆昆曾以为末句为义山“笑倚墙边”，不妥。

此以紫姑神为喻之女子，当亦女冠之流，盖宋华阳辈。紫姑神，亦“紫府仙人”，借“紫姑”为喻，为记正月十五元宵佳节之小会，当为实录。

一片

一片非烟隔九枝^[1]，蓬峦仙仗俨云旗^[2]。

天泉^[3]水暖龙吟细，露晞^[4]春多凤舞迟。

榆莢散来星斗转^[5]，桂华^[6]寻去月轮移。

人间桑海朝朝变，莫遣佳期更后期。

【注释】

[1]“一片”句：《瑞应图》：“非气非烟，五色缙缃，谓之庆云。”九枝，一千九枝之花灯。王筠《灯檠》诗：“百花燃九枝。”此写仙境灯花艳燃如祥云之笼罩。

[2]“蓬峦”句：仙仗，天子仪仗。岑参《和贾至早朝大明宫》：“玉阶仙仗拥千官。”此指仙宫之仪仗。俨，俨然整肃。《论语·子张》：“望之俨然。”《离骚》：“载云旗之委蛇。”王逸注：“载云为旗也，一曰其高至云，故曰云旗。”

[3]天泉：《鄞中记》：“天泉池，通御沟中。”

[4]晞：《离骚》：“余既滋兰于九畹兮。”注：“十二亩为畹。”或云田三十亩为畹。

[5]“榆莢”句：《春秋运斗篇》：“玉衡星散为榆。”意谓斗转星移。与下句“寻去”对举，言时光迅速，起下“朝朝变”。

[6]桂华：谓月中桂树。

【点评】

《史记·天官书》：“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卿云。卿云见，喜气也。”卿云亦谓庆云，祥云。《汉武内传》：“七月七日，王母至，帝扫除宫内，燃九光之灯。”首二言一片庆云瑞气与九枝华灯相映，“蓬峦仙境”，云旗仙仗，俨然整肃。此喻指灵都观一道事喜庆场面，玉阳山男女道士当皆与其事。三、四龙自比，凤比宋。“龙吟细”，言道场相见，众目睽睽，未敢纵恣多语。“凤舞迟”，迟，缓也；言因满堂美人，宋亦唯眉目传情，所谓“目成”而已。玉衡星散为榆，桂华为月，则五、六言月转星移，时光流逝。七、八劝慰之辞：人间事沧海桑田，变化莫测，时不我待，莫使佳期滞误而错失良机也。

春风

春风虽自好，春物太昌昌^[1]。

若教春有意，惟遣一枝芳。

我意殊^[2]春意，先春已断肠。

【注释】

^[1]昌昌：繁盛貌。《广雅·释诂》：“昌，盛也。”

^[2]殊：异。

【点评】

何义门引冯班云：“只恐爱博两情不专也。”言春风泛爱，而我则断肠。

一、二言春风自是好风，然春风泛爱，春物皆繁。著一“太”字，则怨春之情微露。三、四言若春其有意于我，则不当爱博不专，唯应使我一枝芳艳也。诗之作意已呼之欲出矣。

此以春风化雨，喻托情爱。“春”之喻象，固有自然、人生、情爱之别。而情爱之春则春思、春情、春期、怀春者均是。故五、六言“我”之意有异于“春风之意”，即四句所云，愿春风之情独钟于“我”，为“我”一枝而芳，无使我先汝而断肠也。诗之托喻显然，亦似咏女冠宋华阳事，此“春风”殆即《无题》“春风自共何人笑”之“春风”也。

或以为“喻仕途相倾轧”，则“惟遣一枝芳”“我意殊春意”则诚难解。

如有

如有瑶台客^[1]，相难复索归^[2]。

芭蕉开绿扇，菡萏荐红衣^[3]。

浦外传光远，烟中结响微^[4]。

良宵一寸焰，回首是重帏。

【注释】

[1]“如有”句：如有，似有。瑶台客，瑶台仙子。《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娥之佚女。”

[2]“相难”句：相难，责难于我。索，求。

[3]“芭蕉”二句：美其仪态妆束，手持芭蕉绿扇，身着莲荷红衣。荐，垫，衬。

[4]“浦外”二句：《洛神赋》：“神光离合，乍阴乍阳。”《文心雕龙·原道》：“林籁结响，调如箏瑟。”浦外、烟中，烟水迷离之处。浦，水涯。

【点评】

此忆梦中所遇，瑶台仙子，当亦指女冠。

一、二言梦中，似瑶台仙子责难于我，索我再归玉阳仙境。三、四美其仪态妆束，此瑶台仙子手持芭蕉绿扇，身着莲荷红衣。五、六言其渐去渐远，消逝于烟涛微茫之处，声息杳然。七、八言梦醒之后，残焰一寸，回味梦境空如，唯重帏罗帐而已。

此诗当作于离玉阳东山后，因忆宋华阳，思而及梦，梦后追忆而作。

碧城三首

碧城十二^[1]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2]。

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3]。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4]。

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

对影闻声已可怜，玉池荷叶正田田^[5]。

不逢萧史休回首，莫见洪崖又拍肩^[6]。

紫凤放娇衔楚珮，赤鳞狂舞拨湘弦^[7]。

鄂君怅望舟中夜，绣被焚香独自眠。

七夕来时先有期，洞房帘箔至今垂。

玉轮顾兔初生魄^[8]，铁网珊瑚未有枝^[9]。

检与神方教驻景^[10]，收将凤纸写相思。

武皇内传^[11]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

【注释】

[1]碧城十二：仙人居住处。《上清经》：“玄始居紫云之阙，碧霞为城。”

[2]“犀辟”句：《述异记》：“却尘犀，海兽也。然其角辟尘，置之座，尘埃不入。”玉德温润，故云辟寒。

[3]“阆苑”二句：阆苑亦神仙所居。《锦带》：“仙家以鹤传书。”《山海经》：“女床之山……有鸟焉，其状如翟，五采文，名曰鸾鸟。”

[4]“星沉”二句：星沉海底则日晓之时；雨过河源乃晚暝之景。意谓白日可当窗见之，晚暝可隔座看之，然犹可望而不可即也。

[5]“对影”二句：对影闻声承首章“当窗见”“隔座看”。可怜，可爱。《古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王金珠《欢闻歌》：“艳艳金楼女，心如玉池莲。”玉池荷叶隐“鱼戏莲叶间”意，暗寓男女欢会。

[6]“不逢”二句：萧史，善吹箫，作鸾凤之鸣，秦穆公以女弄玉妻焉，见《列仙传》。洪崖，相传三皇时仙人，郭璞《游仙诗》：“右拍洪崖肩。”

[7]“紫凤”二句：紫凤喻女，赤鳞比男。王昌龄《萧驸马宅花烛诗》：“青鸾飞入合欢宫，紫凤衔花出禁中。”衔楚珮，暗用江妃二女解珮与郑交甫事，见《列仙传》。赤鳞，诸家注以为大鱼，或作淫鱼。《淮南子·说山训》：“瓠巴鼓瑟，淫鱼出听。”注：“淫鱼喜音。”此当指赤龙，与紫凤对举。

[8]“玉轮”句：玉轮，月轮；顾兔，月中之兔，亦指月。梁简文《水月》云：“非关顾兔没，岂是桂枝浮。”《尚书·康诰》：“唯三月哉生魄。”《传》：“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疏》：“无光之处名魄也。”又《汉书·天文志》：“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故“初生魄”即指阴历十六日。

[9]“铁网”句：《本草》：“珊瑚似玉，红润，生海底盘石上，一岁黄，三岁赤。海人先作铁网沉水底，贯中而生，绞网出之，失时不取则腐。”《燕台诗》：“愁将铁网罥珊瑚，海阔天宽迷处所。”《病中早访》云：“网得西施别赠人。”

[10]“检与”句：《汉武内传》：“出六甲左右灵飞致神之方十二事，以授刘彻。”神方，即致神之方。检与，寻与。驻景，使景驻。《说文》：“景，光也。”

[11]武皇内传：即汉武内传。

【点评】

此诗屈复《玉溪生诗意》所笺甚简要，云：（首章）“一、二仙境清贵，三、四灵妙，五、六深远。然虽可见可看，而沉、过无定，不如一生日月常对之为愈也。”（次章）“一、二忆昔日相见时地，三、四遥嘱之词，犹言除我一人，莫更求新知也。五、六忆当时之欢情。七、八今之凄凉，与五、六对照。”（三章）“一当时不负所约，二会处至今无恙，三新月如故，四比美人不见也，五愿长得少年，六相思无已。乃今日之有期不来者，将毋畏他人知也？然《内传》分明，莫道人之不知，何用避忌而不一会也！”然似不甚透彻，兹参屈笺而解之。

按此三律当自叙玉阳山学道时与女冠华阳宋氏之恋情。《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云：“十二城中锁彩蟾。”《无题》云：“更在瑶台十二层。”“碧城十二”即“十二城”“瑶台十二”，均指女冠所居之道观高大华美。“辟尘”“辟寒”，言其所居洁净温暖，而又寓情爱义。冯浩云：“艳体每云暖玉。”三言附鹤传出，可通音问。四云女床山上，孤鸾可栖。女床，双关；鸾，喻指男子。喻男情女爱，可以交欢。五、六“星沉”“雨过”，言夜尽即晓，犹相隔不可即也。雨，取“云雨”之意，“雨过”，亦双关。七、八怅感欢会难常，彼似晓珠，然日出即融；若能既明且定，则可贮之水晶盘中永对也。“晓珠”之喻极妙。晓珠之不可见日，只能“夜合晓离”，如日出即化。

“对影”二句言闻其声，睹其影，已觉其楚楚可怜，何况与之交会欢合也！“玉池荷叶正田田”，寓池中有“渔戏莲叶间”，“鱼戏”托喻男女欢会。三、四萧史自谓，洪崖，仙人，喻同道中人，如永道士者。言每会即别，不能长处，望其情爱专一，除我萧史外，别顾盼移情，叮嘱其莫于同道中人更求新知。义山《寄永道士》云：“同上云山独下迟，阳台白道细如丝。君今併倚三珠树，不记人间落叶时。”可以同参。五六忆其恣情欢会之状，紫凤放娇，女情如炽；赤鳞狂舞，男欢如狂。七、八眼前独宿之景，鄂君自比。

“七夕”二句言牛女之会，原有期约，然今所见往日双栖之“洞房”，帘箔深垂。《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云：“应共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晶帘。”“帘箔至今垂”即“玉楼仍是水晶帘”，意原先有约，而迄今不见之也。五句“玉轮顾兔”，指月；“初生魄”，魄，月轮中无光之部分，魄初生，指望后一天即阴历十六。义山《燕台诗》：“愁将铁网罥珊瑚，海阔天宽迷处所。”《病中早访李十将军遇挈家游曲江》有望其作合之诗云：“莫将越客千丝网，网得西施别赠人。”《和孙朴韦蟾孔雀咏》云：“西施因网得，秦客被花迷。”《本草》：“珊瑚似玉，红润。”故六句珊瑚，喻所欢女子，当指女冠宋华阳。“未有枝”，是未网得，即两情未谐。二句言原约定阴历七月十六相会，奈何深藏而未能网得？五句颇涉争议，在“神方”二字。神方，致神

之方。旧注解“方”为“药方”“验方”，误。“神方”似指神机妙法。此句为拟想之辞，言何处寻得神机妙法，令汝之倩影（景）长留于我身旁也。七句又回至现实，怅然感叹相思无望。七、八则哀而怨之，怨而激之，言你我往昔之相好情事，历历已为人知，今不应弃我而去。

此三诗应同《寄永道士》《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无题》（紫府仙人号宝灯）及《中元作》相参证以读，自可了然。

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1]，一弦一柱思华年^[2]。

庄生晓梦迷蝴蝶^[3]，望帝春心托杜鹃^[4]。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5]。

此情可待^[6]成追忆，只是^[7]当时已惘然。

【注释】

[1]“锦瑟”句：瑟为古代弦乐器，瑟上绘纹如锦，故称锦瑟。无端，无来由，平白无故。相传上古瑟五十弦，唐世仅二十五弦。

[2]“思华年”句：柱，支弦小柱，一弦以一柱支之。思，追想，忆念。华年，盛年，年轻之美好时日。

[3]“庄生”句：《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蓬蓬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诗句取妻子“物化”之义。

[4]“望帝”句：望帝，周末蜀地国君。《说文解字·隹部》：“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惭，亡去，为子鹃鸟，故蜀人闻子鹃鸣，皆起云望帝。”《蜀王本纪》：“望帝使鳖灵治水，与其妻通，惭愧，且以德薄，不及鳖灵，乃委国授之。望帝去时，子规方鸣，故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成都记》：“望帝死，其魂化为鸟，名曰杜鹃，亦曰子规。”春心，此谓爱恋相思之情。言已于亡妻之思忆至死不渝，有如望帝，即便化为杜鹃，亦终日夜哀鸣。

[5]“沧海”句：《博物志》：“南海外有蛟人，水居如鱼，不废绩织，其眼泣则能出珠。”又云：蛟人“从水出，寓人家，积日卖绡。将去，从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满盘而与人”。“蓝田句：蓝田，山名，其山产玉，故又名玉山，在今陕西省蓝田县。相传伏羲氏母华胥氏陵墓即在此山。唐代士宦及女眷多埋葬此山，如郑亚归葬即在玉山，义山迎吊诗云：“此时丹旌玉山西。”意王氏坟即在蓝田。玉生烟，用《搜神记》吴王小女化烟典故：玉云：“昔诸生韩重来求玉，大王不许。重从远来，闻玉已死，故赍牲币，诣冢吊唁。感其笃终，辄与相见，因以珠遗之，不为发冢，愿勿推究。”夫人闻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6]可待：岂待。

[7]只是：犹即在、即便意。

【点评】

此诗解人最多，聚讼最繁，自宋至于清末，大别有十种解读：以锦瑟为令狐楚家青衣（婢女），义山爱恋之而未遂，是为“情诗”说；以中二联分咏瑟曲之适、怨、清、和，是为“咏瑟”说；以为锦瑟乃王氏生前喜弹之物，诗以锦瑟起兴，睹瑟思人，是为“悼亡”说；以为诗忆华年，回叙一生沉沦，是为“自伤”说。又有“诗序”说，“伤唐祚”说，“陈情令狐”说，“情场忏悔”说，“党争寄托”说，“无可解”说，等等。

近百年异说纷争，渐趋为二，即“自伤”与“悼亡”二说。然言自伤者，以为兼有悼亡之情在；言悼亡者，亦以为兼有自伤身世之感。笔者以为《锦瑟》当是悼亡之作，然身世之感在焉。

首句以锦瑟起兴，言瑟仅二十五弦，何以无端而断为五十？古以琴瑟调和喻夫妇和谐，故称丧妻为断弦。唐徐彦伯《闺怨》诗：“暖手缝轻素，馁蛾续断弦。”论者以为义山夫妇房中有锦瑟，为王氏喜弹之物。《西溪》云：“凤女弹瑶瑟，龙孙撼玉珂。”《寓目》云：“新知他日好，锦瑟傍朱栊。”大中五年（851）夏秋间王氏病逝，义山尚滞徐州卢宏正幕。归家时妻亡瑟在，而作《房中曲》，有“归来已不见，

锦瑟长于人”语。朱彝尊以为《锦瑟》亦“睹物思人，因而托物起兴”之作。二句言望锦瑟一弦一柱而思忆青春年华之事。

中四句则所思华年之往事。三句云已如庄生晓梦，为蝴蝶所迷，比况年轻时挚恋于王氏，而于今人事变幻，妻子竟已亡故。《庄子·齐物论》关于庄周梦为蝴蝶与蝴蝶化为庄周事云：“此之谓物化。”物化，事物向相反方面转化，引申为由生而死，向死而生。《庄子·刻意》云：“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古诗《回车驾言迈》：“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沈佺期《伤王学士诗序》：“他日，余至来，知君物化。”三句取蝶梦“物化”，正取妻逝之义。而蝶喻妻，有《蜂》诗“青陵粉蝶休离恨，长定相逢二月中”可证。《凤》诗云“新年将有将雏乐”，则以凤喻妻，而凤亦蝶也。崔豹《古今注》云：“蛱蝶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名为凤子，一名凤车。”四句取义杜鹃啼血，言已思忆亡妻，即便化为鹃鸟，亦将日夜哀鸣，此亦“春蚕到死丝方尽”之意。

五、六“月明”“日暖”互文，言沧海之中妻子亡魂日夜哭泣，祈求添寿回阳与丈夫、儿女相见；蓝田山上王氏的灵魂在日月精气之下，氤氲如小玉化烟，再无处寻觅妻子之玉魂。《谒山》云“从来系日乏长绳”，《玉山》云“何处更求回日驭”，与此同一意绪，可以同参。

末联言此情岂待今日追忆始伤心哀感，即在初婚欢会之时已预拟夫妇终有一人先逝而觉人生若梦，惘然若失矣。元稹《悼亡》云：“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同穴窈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殆近之。

诗虽为悼亡而发，然亦寓身世沦落之感，所谓“悼亡之痛，身世之感，斥外之哀，触绪纷来”也。

促漏

促漏^[1]遥钟动静闻，报章^[2]重叠杳难分。

舞鸾镜匣收残黛^[3]，睡鸭^[4]香炉换夕熏。

归去定知还向月，梦来何处更为云？

南塘渐暖蒲堪结^[5]，两两鸳鸯护水纹。

【注释】

^[1]促漏：近处的漏声。《广雅·释诂》：“促，近也。”

^[2]报章：锦绮，花布。高亨曰：“报，借为倭，古代布和绸都称倭。章，花纹。”此指亡妻之衣服遗物。

^[3]“舞鸾”句：鸾鸟雌雄相守，离则悲鸣，使之睹镜中之影，其悲尤哀，后人用以喻失偶之哀伤。见《异苑》。《楚辞·大招》注：“黛画眉须，黑而光泽。”意谓收拾亡妻镜匣中残留之眉黛。

^[4]睡鸭：凫鸭形之香炉。《香谱》：“涂金为狻猊、麒麟、凫鸭之状，空其中以然香。”

^[5]薄堪结：《续述征记》：“乌常沉湖中，有九十台，皆生结蒲。云秦始皇游此台，结蒲系马，自此蒲生则结。”

【点评】

此悼亡也。前半写实，思亡妻而一夜难眠，因起而收拾亡妻遗物情景。一云夜深无人，钟遥漏促，动静皆闻。二收拾衣服遗物，房中幽暗，难以整理。杳，幽暗。《九歌·山鬼》：“杳冥冥兮羌昼晦。”三句言开鸾镜奁匣，清理镜匣中残留之眉黛。四云又添睡鸭炉香而将前夜残熏换去。前半极写房中孤寂，无聊境况。下半悼思。五言定知妻子逝后，夜夜望月思念自己及儿女。归去，言亡逝。李白《拟古》：“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语宴》云：“人死曰归去。”六句言自己即便梦中也无处寻觅妻子亡魂。《锦瑟》“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可与此联同参。七、八以蒲之堪结与鸳鸯长匹反衬夫妻之长离死别。陆昆曾《李义山七律诗解》云“此亦义山悼亡也”“追念生平，深感存殁”。姚培谦曰：“此亦是悼亡之作”“真是情痴肠断语”。

日射

日射纱窗风撼扉，香罗拭手^[1]春事违。

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鹦鹉对红蔷薇。

【注释】

^[1]香罗拭手：《礼记·内则》：“盥卒授巾。”注曰：“巾以帨手。”《释文》曰：“帨，拭手也。”屈复云：“袖手空过一春也。”

【点评】

此代深闺女子抒寂寞怀春之情。一、二极写深闺之寂寞无聊景况。房外日照风撼，见窗门紧闭；室内香罗拭手，见其无所事事，此皆因“春事违”也。三句自闺中扩延至回廊，言回廊亦四面围合，而所掩唯一腔寂寞而已。寂寞，双关。末句绝妙，以艳景写凄清之情。不唯碧鸟对红薇，我亦与碧鸟红薇相对也。

此闺怨诗，别无寄托。陆鸣皋曰：“此闺词也。花鸟相对间，有伤情人在内。”纪晓岚云：“佳在竟住，情景可思。”

中元^[1]作

绛节飘摇宫国来^[2]，中元朝拜上清回。

羊权虽得金条脱，温峤终虚玉镜台^[3]。

曾省^[4]惊眠闻雨过，不知迷路为花开。

有娥未抵瀛洲远，青雀如何鸩鸟媒^[5]。

【注释】

[1]中元：阴历七月十五。唐时中元日大设道场，并有京城张灯之事。

[2]“绛节”句：绛节，赤色之符节。梁简文帝《让骠骑扬州刺史表》：“司隶绛节，金吾缇骑。”杜甫《玉台观》：“中天积翠玉台遥，上帝高居绛节朝。”宫国，宫中。

[3]“羊权”二句：《真诰》：女仙萼绿华降羊权家，赠羊火浣布手巾一条，金玉跳脱各一枚。跳脱，同条脱，一种臂饰，即今之腕钏也。《世说新语·假谲》：温峤从姑刘氏，有女甚有姿慧，托峤觅婚。娇密有自婚意，云：“但如峤比如何？”姑云：“丧败之余，乞粗存活，何敢希汝比？”峤乃下玉镜台一枚以为聘。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拊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诗云“终虚”，反其意。

[4]曾省：曾记得。

[5]“有娥”二句：《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娥之佚女。”又：“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注：“鸩，恶鸟也，有毒杀人，以喻谗贼。”

【点评】

诗有“宫国”字，疑宋华阳以宫女身份而侍贵主入道。七月十五中元节与贵主自长安宫禁返玉阳，故首云“宫国来”。二句言已至灵都观朝拜。三、四言虽得宋氏信物定情，然终不能如世俗结为夫妇。羊权，温峤均自比。五句“曾省”直贯六句，言记得昔日两情欢会，曾惊美其云情雨意，令已为“花开”而不问是否“迷路”！六句用刘、阮天台事。不知，不管，不问。王维《桃源行》“坐看红树不知远”，不知远，即不管、不问路之远近。七、八有娥氏比宋华阳，言宋之居处，原未若蓬瀛遥远，言外有好合之望，然已传书所托非人，致使两情睽隔多时。鸩鸟为媒，或即是永道士之流。

当句有对^[1]

密迕平阳接上兰^[2]，秦楼鸳瓦汉宫盘^[3]。

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

但觉游蜂饶^[4]舞蝶，岂知孤凤忆离鸾^[5]。

三星自转三山远^[6]，紫府^[7]程遥碧落宽。

【注释】

[1]当句有对：何焯曰：“每句中有对，所谓当句对格也。”钱锺书曰：“此体创于少陵，而定名于义山。”程梦星曰：“题只以诗格而言，盖即无题之义。”

[2]“密迕”句：平阳，指平阳公主第。《汉书·外戚传》：“孝景王皇后长女，为平阳公主。”又《卫青传》：“平阳侯曹寿，尚武帝姊阳信长公主。”《西京赋》师古注：“上兰，观名，在上林（苑）中。”密迕，邻接，紧靠。

[3]“秦楼”句：秦楼用萧史、弄玉事。《邶中记》：“邶都铜雀台皆鸳鸯瓦。”白居易《长恨歌》：“鸳鸯瓦冷霜花重。”鸳鸯瓦，一上一下两片嵌合共抱之瓦。汉宫盘，即武帝承露盘。

[4]饶：怜、怜惜。白居易《喜小楼西新柳抽条》：“为报金堤千万树，饶伊未敢苦争春。”

[5]孤凤离鸾：孤凤，失偶之凤；离鸾，离偶之鸾。

[6]“三星”句：三星，《诗·唐风·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传：“三星，参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三山，海上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仙人所居。

[7]紫府：《十洲记》：“青丘紫府宫，天真仙女游于此地。”紫府，仙府也，喻指道观。

【点评】

此亦无题。据“紫府”字，亦咏女冠诗。平阳，贵主第；上兰，观名。言其所居与公主宅第、上林道观紧接，暗示其人为贵主侍女之入道者，当指华阳宋氏。二句言其虽随贵主入道求仙（汉宫盘），实愿效俗世之鸳鸯双栖（鸳鸯瓦）。妙在以宫室之壮丽暗示其身份及恋情。程梦星云：“此寄怀贵游女冠之作。”良是。《碧城》云：“玉池荷叶正田田。”三句“池光不定”，即玉池神光闪烁离合；“花光乱”，花影摇晃纷披，暗示夜合交欢。四句日气露气云云，言自夜至晓，日气初涵，雨露已晞，暗示晓珠初临而云雨会毕，不得不离。此妙在以道观景色暗示其两情之相谐。五、六蜂、蝶，鸾、凤错举互文，蜂、鸾自喻；蝶、凤比宋。五句言夜来我自对伊怜惜有加，六句言岂料天明离去，伊人如孤凤之忆我也。商隐诗龙、凤对举，则龙自喻，而凤喻宋。若鸾、凤对举，则鸾喻男子或自喻，而凤喻女子，或喻所恋，后亦以喻妻子，此《集》中屡见。七、八言参星自转，参商两隔，而紫府、三山，天宽海阔，何日而再得相见？紫府、三山均指女冠宋华阳所居玉阳西峰灵都观。

诗题《当句有对》，虽有题实亦无题。此诗八句皆句中有对：平阳、上兰；秦楼、汉宫；池光、花光；日气、露气；游蜂、舞蝶；三星、三山；紫府、碧落。钱锺书《谈艺录》云：“此体创于少陵，而定名于义山。少陵《闻官军收两河》云：‘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曲江对酒》云：‘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白帝》云：‘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义山《杜工部蜀中离

席》：‘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春日寄怀》云：‘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又七律一首题曰《当句有对》，中一联云：‘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然老杜诗中唯一联当句有对，商隐则四联八句皆自为对，故钱良择《唐音审体》云：“此格仅见。”

圣女祠

松篁台殿蕙香帏，龙护瑶窗凤掩扉。

无质易迷三里雾，不寒长著五铢衣^[1]。

人间定有崔罗什，天上应无刘武威^[2]。

寄问钗头双白燕，每朝珠馆几时归^[3]？

【注释】

[1]“无质”二句：《后汉书·张楷传》载：张楷好道术，能作五里雾，而关西人裴优能作三里雾。《汉书·律历志》：“二十四铢为两。”《博物志》：“天衣六铢，尤细者五铢也。”铢衣，喻衣之至薄至轻者。

[2]“人间”二句：《酉阳杂俎·冥迹》载：魏孝昭时，崔罗什夜经长白山西，忽见朱门粉壁，入两门遇一女子，赠什以指上玉环，什留以玳瑁簪。出，回顾乃一大冢，为夫人墓。刘禹锡《消失婢》：“不逐张公子，即随刘武威。”

[3]“寄问”二句：《洞冥记》载：汉武帝元鼎元年起招贤阁，有神女留玉钗与帝，帝以赐赵婕妤。至元凤中发匣，钗化白燕飞天。后宫人学作此钗，名玉燕钗。珠馆，以宝珠为饰之屋，此指天上仙人所居。陆倕《和昭明太子钟山解讲》：“当衢启珠馆，临下构山楹。”

【点评】

此“圣女”当喻指所恋灵都观女冠宋华阳，“祠”即灵都观。

一、二言圣女祠台殿松竹掩映，神龛香帏长垂，而瑶窗玉扉皆雕龙镂凤。然自比兴观之，则龙乃义山自比，而凤则比宋。二人观内幽会，为遮人耳目而关窗闭户。“龙护瑶窗凤掩扉”，龙凤、窗扉、护掩均互文；护，亦掩也。三、四状“圣女”服饰之至轻至薄，望之如轻纱薄縠，恰似无质。五、六戏言之云：人间有多情如我者，可与汝相伴，天上应无如此风流才士，言外俗世之情爱大胜于道观之清规戒律。七、八寄问“圣女”钗头之双双玉燕，此去朝天（至京华主第），何时得归？

诗似抒写宋氏至长安贵主府第前之一次恣情交欢情景，然借圣女以隐其迹，语亦含蓄。

“无质”一联美宋氏之轻衣薄艳，亦《天平公座中》云“衣薄临醒玉艳寒”之意。

明日

天上参旗过^[1]，人间烛焰销。

谁言整双履，便是隔三桥^[2]？

知处黄金锁，曾来碧绮寮^[3]。

凭阑明日意，池阔雨萧萧。

【注释】

^[1]参旗过：参旗，星名。《晋书·天文志》：“参旗九星，在参西，一曰天旗，一曰天弓。”过，言参旗已落，夜已将尽，故下云“烛焰销”也。

^[2]“谁言”二句：《述异记》：“公主山在华山中。汉末王莽秉政，南阳公主避乱，入此峰学道，后升仙，至今岭上有一双朱履。”三桥，渭水三桥。《三辅黄图》：“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三桥，渭水有西、东、中三桥，此仅取银河义，意谓一经分手便银汉阻隔。

^[3]绮寮：绮窗。

【点评】

一、二“参旗过”“烛焰销”，言夜已将尽。三句“谁言”贯下句，云谁言两情欢会之后，便将银汉永隔。“整双履”，指言偷合，所谓“非礼之会”。五、六言汝虽禁处黄金锁屋，然我知之，今夜已来汝碧绿绮窗之下。黄金锁，喻道观之森严。七、八言夜深人静，凭阑而思，当明日“参旗过”“烛焰销”之时，我当重来，则其时亦当如今宵之“池阔雨萧萧”也。池雨，亦高唐云雨之喻。

此艳情，亦与女冠华阳宋氏之恋情。

日高

镀钁故锦縻轻拖^[1]，玉钗^[2]不动便门锁。

水精^[3]眠梦是何人？阑药日高红鬢^[4]。

飞香上云春诉天，云梯十二门九关^[5]。

轻身灭影何可望，粉蛾帖死屏风上^[6]。

【注释】

^[1]“镀钁”句：镀钁即门环。《正字通》：“凡圈郭有孔可贯系者，谓之钁，通作环。”縻，系。徐逢源曰：“以故锦系钁，便于引曳，宫禁之制如此。”

^[2]玉：《字汇补》：“钗，与匙同。”玉钗，美称，如钗称金钗。《黄庭内景经》：“玉钗金钗长完坚。”

^[3]水精：指水晶帘。

^[4]“阑药”句：阑、栏通，栏药即花栏中之芍药花。鬢，摇荡貌。

^[5]“云梯”句：云梯十二，即玉楼十二，极言天之高迥。《集仙录》：“西王母所居宫阙在阆风之苑，有城千里，玉楼十二。”门九关，天门紧闭而不可入。《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阍闼而望予。”

^[6]“轻身”二句：朱鹤龄曰：“言云天之高，门关之邃，非轻身灭影者不能到，徒如粉蛾之帖死于屏风耳。”

【点评】

据“云梯十二”，则所思亦女冠中人。义山与女冠之恋情，见于《玉溪集》者，唯宋华阳一人。诗中虽有“姊妹”并提，有“三珠树”“三英”之喻，然自其情笃王氏、柳枝，梓幕却张懿仙事，可见其非随意移情之辈。故定此所思之人亦宋华阳也。又，《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云“玉楼仍是水精帘”，此云“水精眠梦是何人”，是亦可证。

一句言宋所居道观，故锦系环，轻垂未动。拖，下垂。谢灵运《谢封康乐侯表》：“鸣玉拖绂，班景元勋。”二句言玉钗不动，便门坚锁。要之，观门紧闭，未能即入也。三、四拟想之辞，言水晶帘内之人，高卧未起，如栏内芍药，红日照映，轻摇漫荡。五句突发奇想，言己之情思随芍药之香袅飞云天，拟向天求助。诉，求，求助。诉天，即“诉诸（之于）天”，向天求助。六句言天梯高远，天门紧闭，喻观门仍是固锁，回应首联。七、八绝望之辞，言即令如粉蛾轻身灭影，亦无望入观，唯贴死屏风之上耳。姚培谦曰：“此叹两情之不易通也。”屈复笺曰：“美人日高尚眠于水晶之宫，而天高门邃，我既不能轻身灭影，将如粉蛾之贴死屏风，终身不得相见也。”

嫦娥

云母屏风^[1]烛影深，长河^[2]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3]，碧海青天夜夜心。

【注释】

[1]云母屏风：云母装饰之屏风，房中贵重陈列品。云母，硅酸盐矿石，质地柔韧，色泽鲜艳透明，常切割成薄片以装饰屏风，窗户等。

[2]长河：银河。

[3]偷灵药：《淮南子·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高诱注：“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

【点评】

此咏所思之女冠。屈复云：“嫦娥指所思之人也，作真指嫦娥，痴人说梦。”一、二言难耐孤寂，长夜不眠。三句始点此不眠者乃嫦娥，反接并申述不眠之由：悔偷灵药。《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云：“偷桃窃药事难兼，十二城中锁彩蟾。”“偷桃”，用东方朔事，喻男女欢情，所谓“偷香窃玉”也。“窃药”，用嫦娥事，喻入道求仙。“应悔偷灵药”，即应悔入道求仙。“彩蟾”，月中蟾蜍，与嫦娥同指代月；彩蟾被锁，亦即“碧海青天”之谓。诗仍当为宋华阳而发。

刘学锴解此诗甚为通达，录以备考。刘云：“嫦娥窃药奔月，远离尘嚣，高居琼楼玉宇，虽极高洁清静，然夜夜碧海青天，清冷寂寥之情固难排遣；此与女冠之学道慕仙、追求清真而又不耐孤孑，与诗人之蔑弃庸俗、向往高洁而陷于身心孤寂之境均极相似，连类而及，原颇自然。故嫦娥、女冠、诗人，实三位而一体，境类而心通。”形象大于思想，艺术形象蕴含之丰富性，常以其同构对应之关系，而可亦此亦彼。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喻头颅老大，抒迟暮之感；可解为哀唐祚之衰，如日薄西山，如此，等等。

银河吹笙

怅望银河吹玉笙，楼寒院冷接平明^[1]。

重衾幽梦他年断，别树羁雌昨夜惊^[2]。

月榭故香因雨发，风帘残烛隔霜清。

不须浪作缑山意，湘瑟秦箫自有情^[3]。

【注释】

^[1]接平明：直至天明。平明，犹黎明。《荀子·哀公》：“君昧爽而栉冠，平明而听朝。”

^[2]“重衾”二句：重衾，重被。陆机《赠尚书郎顾彦先》：“夕息忆重衾。”幽梦，朦胧之梦境，此指男女欢会。枚乘《七发》：“暮则羁雌迷宿鸟焉。”谢灵运《晚出西射堂》：“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羁雌，谓失偶之雌鸟。

^[3]“不须”二句：《列仙传》载：王子晋善吹笙，七月七日乘白鹤于缑氏山头，举手谢时人而去。缑山，在今河南登封。湘瑟，湘水中鼓瑟之女神，或称湘灵，即虞妃。钱起《湘灵鼓瑟》：“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秦箫，指萧史，秦穆公女弄玉嫁与。

【点评】

此诗似为玉阳山失恋，忧伤怨极而拟与宋华阳女冠决绝之辞。约当作于大和三至四年（828—829）以后。

一、二两联倒接。言重衾幽梦，他年已断，而昨夜又梦羁雌栖于别树，令我倏然惊醒。别树，他树，今俗谓“另外”的树。《青陵台》云：“莫讶韩凭为蛱蝶，等闲飞上别枝花。”此别树犹同“别枝”之意。醒后再难入眠，于是吹笙而怅望银河，羡牛女一年一会。“吹笙”，用王子晋事，言己将拟王子晋乘白鹤于缑氏山头，即再度上玉阳山寻觅伊人，重温旧梦。然恐“楼寒院冷”，彼不我接也。《月夕》所谓“兔寒蟾冷桂花白”。五、六眼前即景，怨怀伊人而又融入身世之感。月榭凋花因雨而余香飘散，帘中残烛亦因风而隔霜摇晃，失恋，失意，融情入景；要之，余香残烛，令人颓丧失落。七、八结出一篇主意，言与其浪作缑山之想，再上玉阳，不如从此劳燕分飞，各有所匹：彼湘灵自为虞妃，我萧史亦自偶弄玉也。屈复笺七、八最妙，云：“七、八决绝之词，即‘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意。”言悼亡，言陈情令狐者，大误。

唯义山因何失恋而与宋华阳分离，又有说焉。《寄永道士》云：“共上云山独下迟，阳台白道细如丝。君今并倚三珠树，不记人间落叶时。”是义山当年学道求仙，当与一叫永道士之人共上玉阳。唯己因令狐楚聘入幕至天平郢州，而永道士则留玉阳东山，故云“独下迟”也。第三句极可玩味，“三珠树”喻指华阳宋氏三姊妹。“并倚”云云，似义山下山后，永道士与宋氏三妹并有沾矣。证以《月下重寄宋华阳姊妹》云“应共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晶帘”，此“三英”亦即“三珠树”。宋氏姊妹似为贵主侍女，或原即宫女，不能与义山共下云山。唐时女冠恋情虽较自由，然只可相狎相恋，若结褵，则须还俗。故“道俗不婚”是其失恋宋氏之主因。

水天闲话旧事

月姊曾逢下彩蟾^[1]，倾城消息隔重帘^[2]。

已闻珮响知腰细，更辨弦声觉指纤。

暮雨自归山悄悄，秋河不动夜厌厌^[3]。

王昌且在墙东住，未必金堂得免嫌^[4]。

【注释】

[1]“月姊”句：月姊，嫦娥。彩蟾，指月，以传说中有蟾蜍故称。此句可读为“曾逢月姊下彩蟾”，切题中“旧事”。

[2]“倾城”句：倾城用李延年“一顾倾人城”歌，即指首句之“月姊”。赵臣瑗曰：“倾城也而曰‘消息’，以尚隔重帘，未经覩面之故。”

[3]厌厌：安静貌。《诗·小雅·湛露》：“厌厌夜饮。”传：“安也。”

[4]“王昌”二句：《碧鸡漫志》引《河中之水歌》末云：“人生富贵何所望，何不早嫁东家王。”东家王即指王昌。金堂，郁金堂，卢莫愁所居。冯浩曰：“谓近在墙东，嫌疑难免，不我肯即，徒枉然耳。”

【点评】

此首一题作《楚宫》，兹据《才调集》改。纪晓岚曰：“直是《无题》之属，误列于《楚宫》下耳。”张采田曰：“当从《才调集》题为《水中闲话旧事》。”

白居易诗：“水天向晚碧沉沉。”（《宿湖中》）此于月下水天一色处与友人“闲话”，首句“曾逢”字点明“旧事”。言曾逢伊人如月里嫦娥，自天而下。二云所恋之人有倾城之貌，然重帘阻隔，未得相亲。《无题》云：“偷桃窃药事难兼，十二城中锁彩蟾。应共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精帘。”水精帘即重帘；“彩蟾”锁于“十二城中”（仙宫，指道观）。又《无题》云：“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三首所咏当同一女冠，意即女道士宋华阳。三、四拟想之辞，言闻珮响、弦声，能辨知其腰细，指纤，极相思之致。五、六言终不得一见，暮雨自归之时，山亦为之悄悄，继望银河，只觉厌厌其夜长。末以东家王昌自喻，言郁金堂外墙东即为我住，虽汝避嫌远我，亦未必使人不生疑猜。

李商隐《无题》多直赋恋情，极少寄托，论者每以“陈情令狐”作解，甚是牵强。此首写恋情无可置疑，可与上引二首《无题》及《银河吹笙》《碧城三首》同参。

重过圣女祠^[1]

白石岩扉碧藓^[2]滋，上清^[3]沦谪得归迟。

一春梦雨^[4]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5]。

萼绿华^[6]来无定所，杜兰香^[7]去未移时。

玉郎会此通仙籍^[8]，忆向天阶^[9]问紫芝。

【注释】

[1]圣女祠：或言陈仓县（今宝鸡市）、大散关之间列壁上有圣女祠。此当喻玉阳山之灵都观。

[2]碧藓：青苔。权德舆《崔君墓志》：“疏清流，荫碧藓。”

[3]上清：《登真隐诀》：“上清，太上宫名，玉晨道君所居。”此泛指天宫。

[4]梦雨：迷濛之细雨，即绵绵雨。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下：“萧闲云：‘风头梦，吹无迹。’盖雨之至细、若有若无者，谓之‘梦’……贺方回有‘风头梦雨吹成雪’之句，又云‘长廊碧瓦，梦雨时飘洒’。”

[5]“尽日”句：灵风，神风。不满旗，屈复曰：“寂寞之意。”

[6]萼绿华：女仙，以升平三年（359）十一月十日夜降羊权家，自此往来，一月辄六过。见《真诰》。

[7]杜兰香：亦仙女。来无定所，去未移时，反衬圣女之沦谪归迟及寂寞无伴。

[8]玉郎：天宫小官。《登真隐诀》载：三清九宫“玉郎诸小辈官位甚多”。仙籍，仙官簿籍，犹朝官之有朝籍。

[9]天阶：天宫之台阶。

【点评】

此圣女祠亦借喻玉阳西峰之灵都观。言重过，难以定编，据“碧藓滋”生，又“忆向”云云，当与玉阳学道相隔久远，或晚年所作。

一句言圣女祠岩扉碧藓滋生，以喻玉阳灵都观内久无人居住，人去观空，烟消云散也。二句言圣女自上清沦谪，归也迟迟，似指宋华阳虽离去，然仍未脱道籍。三、四雨细风微，既是即景，又寓神女巫山事，怀想忆念之辞。五、六言“圣女”于长安、济源，往来无定，亦不知何日当再来此？七、八玉郎自谓，忆言早岁学仙玉阳，亦曾入道籍，并于“天阶”取此“紫府灵芝”。此“紫芝”当喻指华阳宋氏之情爱。

按诸论家极重二联。吕本中《紫薇诗话》云：“东莱公深爱义山‘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之句，以为有不尽之意。”贺裳云：此二句“似可亲而不可望，如曹植所云‘神光离合，乍阴乍阳’也”。张谦宜曰：“思入微妙”“恍忽缥缈，使人可想而不可即”。要之，其妙在朦胧含蓄，言有尽而意无穷也。

春雨

怅卧新春白夹衣^[1]，白门^[2]寥落意多违。

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3]飘灯独自归。

远路应悲春晚晚^[4]，残宵犹得梦依稀。

玉珰缄札^[5]何由达，万里云罗^[6]一雁飞。

【注释】

^[1]白夹衣：唐时举子未仕时所著，亦用作便服。

^[2]白门：城门。《后汉书·吕布传》注：“白门，大城之门也。”《杨叛儿》：“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此取“白门杨柳”之意，指男女游春欢会之处。

^[3]珠箔：珠帘。

^[4]晚晚：日暮。《楚辞·哀时命》：“白日晚晚其将入兮。”

^[5]玉珰缄札：玉珰，耳珠。古人常以玉珰为男女定情信物，于书札中缄以附寄。

^[6]云罗：阴云密布如张网罗。江淹《杂体诗》：“旷哉宇宙惠，云罗更四陈。”

【点评】

此诗为春雨中旧地重游，访昔日所恋女子不遇而惆怅抒怀之作。一言新春怅卧。二言因怅卧而思往昔与所思于白门杨柳之处相约欢会情景。三言思之不足则趁夜访之，然红楼隔雨，一片凄冷。四言所思之人不遇，于雨帘中怏怏而归。五言其人或早已远去，应悲丽日青春之将逝，此亦翻过一层，自对面落笔。六言还至下处，唯残宵梦中或可依稀一见。七言有玉珰缄札，亦不知寄往何方？八翘望无际，万里阴云，唯一雁孤飞。落句以景结情，极篇终混茫之致。

“红楼”一联，唐诗名句。红楼而望冷，眼前暖景与心中凄苦互相映衬；隔雨与珠箔之喻象，雨帘中朦胧飘灯，于梦雨中还路独归，其两情阻隔，心绪渺茫可隐然感触。

恋情诗·芭蕉不展丁香结

柳枝五首 并序

柳枝，洛中里娘也。父饶^[1]好贾，风波死湖上。其母不念他儿子，独念柳枝。生十七年，涂妆绾髻，未尝竟，已复起去^[2]，吹叶嚼蕊^[3]，调丝振管^[4]，作天风海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居其旁，与其家接^[5]，故往来者闻十年尚相与^[6]，疑其醉眠梦断^[7]不娉^[8]。余从昆^[9]让山，比柳枝居为近。他日春曾阴，让山下马柳枝南柳下，咏余《燕台》诗，柳枝惊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让山谓曰：“此吾里中少年叔耳。”柳枝手断长带，结让山为赠叔乞诗。明日，余比马出其巷，柳枝丫鬟^[10]毕妆，抱立扇下，风褰一袖，指曰：“若叔是？”后三日，邻当去溅裙^[11]水上，以博山香^[12]待，与郎俱过。”余诺之。会所友有偕当诣京师者，戏盗余卧装以先，不果留。雪中让山至，且曰：“为东诸侯取去矣。”明年，让山复东，相背于戏上^[13]，因寓诗以墨其故处云。

花房与蜜脾^[14]，蜂雄蛱蝶雌。

同时不同类，那复更相思^[15]。

本是丁香树，春条结始生^[16]。

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17]。

嘉瓜引蔓长^[18]，碧玉冰寒浆^[19]。

东陵虽五色，不忍值牙香^[20]。

柳枝井上蟠，莲叶浦中干^[21]。

锦鳞与绣羽^[22]，水陆有伤残。

画屏绣步障^[23]，物物自成双。

如何湖上望，只是见鸳鸯。

【注释】

[1]饶：程度副词，甚也。《说文》段注：“引以为凡甚之称。汉谣曰：‘今年尚可后年饶。’谓后年更甚也。”

[2]已复起去：连下知其妆未竟，复起去弄歌。冯浩云：“善写骄憨之态。”

[3]吹叶嚼蕊：吹叶，口唇衔叶而啸歌。《旧唐书·音乐志》：“啸叶，衔叶而啸。”嚼蕊，浪琼蕊。郭璞《游仙诗》：“嚼蕊挹飞泉。”此处似借为取草节之管以吹吐之。嚼，吐，此义同吹；蕊，《玉篇》：“草木实节生也。”

[4]调丝抚管：调弦按管。，同厌。《说文》：“抚，一指按也。”《广韵》：“抚，指按也。”

[5]接：近。《仪礼·聘礼》注：“接，犹近也。”

[6]“闻十年”句：即闻之十年，知闻她已十年。《说文》：“闻，知闻也。”相与：彼此交往。

[7]醉眠梦断：言其年轻任性。

[8]不娉：没有人聘娶。娉同聘。

[9]从昆：堂兄。

[10]丫鬟：头上梳双髻，未适人之妆。

[11]湔裙：亦作湔裙，洗裙子。《北史·窦泰传》：“窦泰母梦风雷有娠，期而不产，甚惧。有巫者曰：‘度河湔裙，产子必易。’”《玉烛宝典》：“元日至晦日，并为酺食，士女湔裙度厄。”

[12]博山香：古有博山炉。《考古图》：“炉象海中博山，下盘贮汤，润气蒸香，象海之四环。”古乐府《杨叛儿》：“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言当焚香以待并约其幽会。

[13]戏上：水名，在新丰县东戏亭北。

[14]“花房”句：花房，花蕊。蜜脾，王元之《蜂记》：“蜂酿蜜如脾，谓之蜜脾。”

[15]“同时”二句：意谓蛱蝶采花，雄蜂酿蜜，一栖花房，一居蜂巢；虽生在同时，却不同类，即便有心相结，又如何相好？《闺情》云：“红露花房白蜜脾，黄蜂紫蝶两参差。”可为此首注脚。

[16]“丁香”二句：丁香，喻柳枝。杜甫《丁香》：“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本草纲目》引陈藏器曰：丁香“击破（着）则顺理而解为两向”。结，谓愁思固结不解。

[17]“弹棋局”二句：弹棋局，义山自喻。《考古图》：“弹棋局状如香炉，盖谓其中隆起也。”句意双关，云柳枝事不成，心中自不平也。

[18]嘉瓜：喻柳枝。《后汉书·五行志》：“安帝元初三年（116），有瓜异本共生，一瓜同蒂，时以为嘉瓜。”

[19]碧玉：暗示柳枝为小家女。

[20]“东陵”二句：《史记·萧相国世家》：“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侈谓之‘东陵瓜’。”二句意谓除却柳枝，别“瓜”即如东陵，亦不愿问津，即“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意。

[21]“柳枝”二句：柳枝蟠于井上，喻不得其所，即《序》中云为东诸侯取去。莲叶自比，干于浦中则枯槁沉沦。

[22]“锦鳞”句：锦鳞，游鱼；绣羽，飞鸟。鲍照《芙蓉赋》：“戏锦鳞而夕映，曜绣羽以晨过。”鳞羽分喻已与柳枝。

[23]步障：行幕。古时显贵者出行，特设行幕，以蔽风寒尘土。《晋书·石崇传》：“崇作锦步障五十里。”

[点评]

《序》中可见，柳枝为商隐第一知己。然柳枝为小家女，父又“风波死湖上”，终因“同时不同类”，有情人未能偕合。故此第一首为全组五首之关键。《序》云：“所友有偕当诣京师者，戏盗余卧装以先，不果留。”当为掩饰之辞。

屈复《玉溪生诗意》解笺最为得当简要：首章言本非同类，何用相思！次章言既有一遇，亦不能漠然。三章云蔓长喻思长，言嘉瓜色如碧玉，冰似寒浆，喻相合也。虽有五色之美，今日不忍更言也。四章

言彼此俱伤也。五章言举目堪伤也。

细雨

帷飘白玉堂，簟卷碧牙床^[1]。

楚女^[2]当时意，萧萧发彩凉。

【注释】

^[1]“簟卷”句：簟，竹席。卷，曲也。《说文》：“卷，𦘔曲也。”段注：“卷之本义也，引申为凡曲之称。”牙床，以碧玉象牙装饰之床。萧子范《落花》诗：“飞来入斗帐，吹去上牙床。”

^[2]楚女：指巫山神女。

【点评】

首句比而兼兴。帷飘比细雨之飘洒，而又兴起所思之情事。二句由雨而思，由堂而室：碧牙床上，席簟卷曲，此《无题》“潇湘浪上有烟景”之意。写雨情云意，极含蓄之致。故三句紧接“楚女当时意”，言所思非眼前景，而乃当时与“楚女”之一段情缘。四句于今唯留其“萧萧发彩凉”之朦胧意态。短幅中无限情思。屈复曰：“细雨如丝，因帐飘簟卷而怀当时之楚女，意自有托也。”

袜

尝闻宓妃袜^[1]，渡水欲生尘。

好借嫦娥著，清秋踏月轮。

【注释】

^[1]“尝闻”二句：曹植《洛神赋序》：“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又赋曰：“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生尘，言行洛水上，如履平地而生尘土。

【点评】

诗有“嫦娥”字，当亦喻指女冠如宋华阳者。一、二言宓妃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行洛水上，如履平地。三、四因怀思而设奇想：何不将此袜借与嫦娥，令彼踏月而来与我相会耶？

此亦玉阳东山学道时，望玉阳西灵都观而怀所思。

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

偷桃窃药^[1]事难兼，十二城中锁彩蟾^[2]。

应共三英^[3]同夜赏，玉楼^[4]仍是水晶帘。

【注释】

^[1]偷桃窃药：偷桃用东方朔事，窃药用嫦娥事，屡见。偷桃喻恋情，着眼在“偷”字。《曼倩辞》云：“如何汉殿穿针夜，又向窗中觑阿环。”觑即偷也。窃药喻入道事。意谓恋情和入道二事不可得兼。

^[2]“十二城”句：十二城，指道观。《集仙录》：“西王所居宫阙在阆风之苑，有城千里，玉楼十二。”彩蟾，传说月中有蟾蜍，此指代月姊、嫦娥，亦即宋华阳姊妹。

^[3]三英：指宋华阳三姊妹，元稹《追封宋若华制》：“若华等伯姊季妹，三英粲兮。”当即《寄永道士》诗所谓“三珠树”。

^[4]玉楼：即十二城，十二玉楼，指宋华阳等所居玉阳西灵都观。

【点评】

此当为义山决定独下玉阳山，往访宋华阳姊妹未遇，而后重寄之作。

首联言男欢女爱与入道学仙，两事不可得兼。日前往访，然灵都观门紧锁，汝等如嫦娥之困于广寒也。三、四言今夜月明，本拟可与汝等三姊妹同赏明月，然玉楼深闭，水晶帘隔，是仍观门紧锁也。

诗约当作于下玉阳前夕，大和四年（830），可与《寄永道士》《嫦娥》《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等诗同参。

鸳鸯

雌去雄飞万里天，云罗^[1]满眼泪潸然。

不须长结风波愿，锁向金笼始两全。

【注释】

^[1]云罗：网罗似云。鲍照《舞鹤赋》：“厌江海而游泽，掩云罗而见羁。”

【点评】

鸳鸯雌雄相守。崔豹《古今注》：“鸳鸯，水鸟，鳬类也。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一思而死，故曰匹鸟。”今雌去雄飞，云罗满眼，世路风波，岂能两全！三、四“不须”反言之，犹可伤，云不须寄重逢于风波险恶之时，除非锁向金笼，始能朝暮相对。屈复曰：“锁向金笼，本所不愿，然与其结愿于风波之中，不如两全于金笼耳。无可奈何之词。”

据“风波”字，似为柳枝而发，然无可证实。

莫愁

雪中梅下与谁期，梅雪相兼一万枝。

若是石城无艇子^[1]，莫愁还自有愁时。

【注释】

^[1]莫愁艇子：乐府古词：“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

【点评】

此怀所思女子而焦急待之。一、二言己于雪中梅下待其来，然搔首踟蹰，望中唯万枝梅雪，所思之人竟未至也。三、四拟想伊人盖无艇子可送，正自愁思，从对面落笔，亦翻过一层意。所思何人，无可定也。味《又效江南曲》，似亦柳枝。

偶题二首（其一）

小亭闲眠微醉消，山榴海柏枝相交。

水文簟上琥珀枕^[1]，旁有堕钗双翠翘^[2]。

【注释】

^[1]“水文”句：水文簟，竹席。《杨妃外传》：“妃进见初，帝授以玉竹水文簟。”琥珀枕，琥珀乃树脂化石，有脂肪光泽，色蜡黄或赤褐，可制饰品，此为琥珀制成之枕。《南史·宋武帝纪》：“宁州献琥珀枕，光色甚丽。”

^[2]翠翘：妇人发饰，似翠鸟尾之长毛。韦应物《长安道》：“丽人绮阁情飘摇，头上鸳鸯双翠翘。”

【点评】

此艳情无疑。小亭闲眠而忆往昔情景。二句信手拈来，即景比况在有意无意之间。“山榴海柏”，境界独辟，较之蜂蝶鸾凤，巫山云雨，则尤见新创。三、四潇湘浪上，琥珀枕旁，唯见堕钗翠翘，其细节极具暗示性。

按男女艳遇，刻意写实，则淫浪秽褻，堕入恶趣。小说多此笔法，如《肉蒲》《艳史》之类，难辞导淫之咎。义山偶有艳诗，“艳而能逸”（纪晓岚评），空灵剔透。此如美人春睡，风神萧散，予人以美感而非肉感也。

花下醉

寻芳不觉醉流霞^[1]，倚树沉眠日已斜。

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

【注释】

^[1]流霞：传说中之仙酒。《论衡·道虚》：“口饥欲食，仙人辄饮我以流霞一杯；每饮一杯，数月不饥。”此代指酒。

【点评】

此可作赏花、爱花读，亦可作艳诗读。“芳”“花”于古均有喻义。“寻芳”，可作寻游赏花解，姚合《游阳河岸》：“寻芳愁路尽，逢景畏人多。”“寻芳”亦喻寻觅艳侣，芳喻美女。杜牧《叹花》云：“自是寻芳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而“花”亦可喻美女。白居易《霓裳羽衣歌》：“娇花巧笑久寂寥，馆娃苧萝空处所。”甚至可喻妓女，如《武林旧事》：“平康诸坊……皆群花所聚之地。”俗谓“花街柳巷”“寻花问柳”云。

一言出游寻芳，为花艳所陶醉，“流霞”，双关。二言因为花所醉于日暮苍茫时而倚树沉眠。三言沉眠至深夜酒醒，而客已散去。四言花兴未减，虽花已残，仍于夜深时又秉烛独赏之也。

此诗向有二解。作爱花解者如姚培谦，姚曰：“是爱花极致。”作艳诗解者如冯浩，冯云：“最有韵，亦复最无聊。”林昌彝《谢麀楼诗话》云：“天下爱才慕色者果能如是耶？”

然此即作艳诗解，亦未可言其“无聊”。士大夫之狎妓、醉于“花”下，乃时俗耳。要之，在于深沉含蓄，使人意会而不堕皮肉之俗，即予人以美感而非性感、肉感，则应为可读。此所以称为艳情诗而非色情诗也。马位《秋窗随笔》称此作“有雅人深致”，是即文士大夫之“以俗为雅”也。

赠歌伎^[1]二首

水精如意玉连环^[2]，下蔡城危莫破颜^[3]。

红绽樱桃含白雪^[4]，断肠声里唱阳关^[5]。

白日相思可奈何，严城清夜断经过^[6]。

只知解道^[7]春来瘦，不道^[8]春来独自多。

【注释】

^[1]歌伎：歌女。《旧唐书·职官志》：“凡三品以上，得备女乐。五品女乐不得过三人。”

^[2]“水精”句：如意，古搔杖名，为搔背痒之具，以其搔痒可如人意故名亦作指划、防身用；多以玉石、水精为之，长一、二尺。《晋书·王敦传》：“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此指歌女手中以水精如意作拍板应歌。玉连环，以玉制成之连环，又称连环套，环环相连。《战国策·齐策》：“秦始皇使者遣君王后玉连环。”

^[3]“下蔡”句：《登徒子好色赋》：“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破颜，指笑。白居易《天寒晚起》诗：“相思莫忘樱桃会，一放狂歌一破颜。”

^[4]樱桃白雪：樱桃喻口。白雪双关：一喻齿牙之白；一指《阳春白雪》之曲。

^[5]唱阳关：即唱《渭城曲》。王维《渭城曲》有“西出阳关无故人”句，曲亦名《阳关三叠》。

^[6]“严城”句：古时城内临夜即戒严，时绝断行人，故云“清夜断经过”。《正字通》：“严，又戒也。昏鼓曰夜严：槌一鼓曰一严；二鼓为二严；三鼓为三严。”

^[7]解道：会说。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只知解道，犹云只知会说。”

^[8]不道：犹云不知。

【点评】

据“唱《阳关》”，当是离筵赠妓之作。

首章一句赋、比、兴、相兼也，言此歌女以如意和连环按拍而歌，又言其如水晶，如玉之纯，绝无瑕玷，又以兴其歌喉圆润，连声婉转，真绝妙起句。二句称美其艳色，若嫣然一笑则迷下蔡矣，今下蔡已城危，倩莫破颜而笑，何等婉曲！若直言其美，则为呆句死句。故何义门评二句云：“隽妙。”三、四言其离筵清歌，樱桃小口，洁齿如雪，其所唱《阳关曲》，令人闻之肠断矣。

次章一、二云白日相思，情已无奈，严城清夜，断难相聚，意日暮思之，亦戏赠之辞。三、四言只知道我春思难耐，日消一日，不知伤春，相思之情，唯我独多也！

代赠二首

楼上黄昏欲望休^[1]，玉梯横绝月中钩^[2]。

芭蕉不展丁香结^[3]，同向春风各自愁。

东南日出照高楼^[4]，楼上离人唱石州^[5]。

总把春山扫眉黛，不知供得几多愁^[6]？

【注释】

[1]欲望休：欲望还休之意。

[2]“玉梯”句：李白《菩萨蛮》：“玉梯空伫立，宿鸟归飞急。”横绝，玉梯高接层楼，绝，极，引申为高。月中钩，一作“月如钩”，言座上玉梯，唯见天边弦月如钩。

[3]“芭蕉”句：芭蕉不展，言蕉心紧裹。张说《戏题草树》诗：“戏问芭蕉叶，何愁心不开。”杜甫《丁香》：“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坠。”《本草》云：丁香子“如钉子”缄合不坼，故每以喻固结不解之意。

[4]“东南”句：《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

[5]唱石州：《石州》，乐府商调曲。乐府载其词，乃戍妇思夫之作。

[6]“总把”二句：总，犹纵也。杜甫《酬郭十五判官》：“药裹关心诗总废，花枝照眼句还成。”总把，纵把。春山，喻指眉毛。《西京杂记》：“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

【点评】

此代友人赠所思之作，两首全以对面写来，拟想所思女子日暮愁思情景。

首章一、二言所思之女子于楼上黄昏时欲望还休，登上玉梯远眺，唯见天际弦月如钩。“月如钩”，是弦月不圆，寄寓所盼不归。三、四言蕉心紧裹，丁香固结，即景为喻，二人同时异地，同向春风，各自含愁。春有寓意，所谓春风吹人，春情萌发也。此暝暮相思。

次章白日相思。一、二言拟想所思女子高楼日照，唯于楼中唱《石州》离曲。冯注引《乐苑》云，有“终日罗帏独自眠”句。按郭茂倩《乐府解题》为戍妇思夫之作，诗盖取罗帏独眠、征妇思夫意。三、四言眉蹙凝愁，纵画眉黛，难扫愁思。姚培谦曰：“一寸眉尖，乃载得尔许愁起。”可谓善解。按“供”，设置，安放义。班固《东都赋》：“尔乃盛礼兴乐，供帐乎云龙之庭。”供帐，陈设、安放帷帐。“不知供得许多愁”，不知小小眉黛能安放下多少愁思也。

代言体须对所代之人与代赠之人两方心境均有所知，有所体味，始能言事确切，言情浓挚。故虽为代言，实亦作者心中之情事，故论者或以为隐去本事，亦无题之属。二诗前人极称赏，杨万里以为首章“四句

全好”，纪晓岚以为此二首乃“艳诗之有情致者，第二首更胜”。

板桥晓别^[1]

回望高城落晓河^[2]，长亭窗户压微波。

水仙欲上鲤鱼去^[3]，一夜芙蓉红泪多^[4]。

【注释】

[1]板桥：在梁苑城西三十里，今开封西。

[2]高城：汴城，今开封。

[3]“水仙”句：《列仙传》载：赵人琴高“入涿水中取龙子，与诸弟子期曰：‘明日皆洁斋候于水旁。’果乘赤鲤来。留月余，复入水去。”水仙，自喻；鲤鱼，喻舟。

[4]“一夜”句：《拾遗记》：“魏文帝美人薛灵芸，常山人也。……别父母，升车就路，以玉唾壶承泪，壶则红色。……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芙蓉，以比女子之容颜。《长恨歌》：“芙蓉如面柳如眉。”

【点评】

白居易《板桥路》云：“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条。若为此路今重过，十五年前旧板桥。曾共玉颜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此即程梦星所云香山“淡荡”之诗。合参二诗，商隐《板桥晓别》大胜白傅。首句造型抒情，以“回望高城”（频频回首）抒无限依依。次句“长亭”即景，点“别”。临窗伤别，而两心沉沉，重“压”微波，亦“载不动许多愁”意。三句“水仙”自喻，“鲤鱼”喻舟。“欲上”云“我今去也”，一平常语，经神话仙话点染，即具朦胧之致。四句翻进一层，不言我之依依，而云彼昨夜即泪流横颐，以见伤别之情自夜至晓，使我不能忘怀而频频回首也。纪晓岚以为“笑裙裾脂粉之横填”，似不确，诗中无调笑语，也无调笑之情。

刘禹锡之板桥诗（《杨柳枝》），实是点窜白诗而成。诗云：“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虽前人誉为“神品”（胡应麟《诗薮》），实亦不及商隐《晓别》之含蓄蕴藉，有情致。

刘学锴、余恕诚引李郢《板桥重送（李商隐侍御奉使入关）》诗，以为义山徐幕期间曾奉使回长安，驻足板桥，诗为板桥与所恋歌伎晓别之作，可从。李郢《重送》诗云：“梁苑城西蘸水头，玉鞭公子醉风流。几多红粉低鬟恨，一部清商驻拍留。王事有程须伋伋，客身如梦正悠悠。洛阳津畔逢神女，莫坠金楼醉石榴。”

妓席暗记送同年独孤云^[1]之武昌

叠嶂千重叫恨猿，长江万里洗离魂。

武昌若有山头石^[2]，为拂苍苔检泪痕。

【注释】

^[1]独孤云：字公远，开成二年（837）进士，李商隐同年，官至吏部侍郎。

^[2]山头石：即望夫石。《幽明录》卷六：“武昌阳新县北山上望夫石，状若人立，相传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赴国难；女携弱子，饯送此山，立望夫而化为立石，因以为名焉。”

【点评】

余臆此怀柳枝之作。题中“妓席暗记”，冯浩以为“以妓席晦其迹”。大中七年（853），柳仲郢行春，于乐营置酒，商隐“卧漳滨，愁绪如麻”，托病未与其会，作《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云：“缘忧武昌柳，遂忆洛阳花。”此“武昌柳”乃喻指洛中里娘柳枝。意柳枝为东诸侯娶往武昌后又沦入风尘。一生未能忘怀。诗晦去其迹，借妓席饯送独孤云，寄言独孤寻觅之。

一、二言送独孤云，言独孤顺江东下武昌，峡中恨猿哀鸣，当倍加伤情。三、四言独孤至武昌，若寻得柳枝，则为我拂去伊脸上苍苔、眼中泪痕，以慰我怀思、疚负之意。柳枝为义山第一知己，“山头望夫”云云，非柳枝莫属。冯浩云：“词意沉痛，非徒感闲情也。”

代魏宫私赠^[1]

来时西馆^[2]阻佳期，去后漳河^[3]隔梦思。

知有宓妃^[4]无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时？

【注释】

^[1]代魏宫私赠：魏宫，指文帝甄后宫人。私赠，暗赠，赠鄴城王曹植。诗题下义山自注云：“黄初三年，又隔存歿，追代其意，何必同时，亦广《子夜》鬼歌之流变。”

^[2]西馆：《三国志·陈思王传》：“四年来朝，帝责之，置西馆，未许朝，上《责躬》诗。”

^[3]漳河：《水经注》：“魏武引漳流自城西东入，经铜雀台下。”

^[4]宓妃：伏羲氏女，溺死洛水，遂为洛水女神。曹植有《洛神赋》。此指甄后。按宓音伏。

【点评】

此代甄后宫人私赠子建，下首代元城吴质暗答甄后宫人，二首当连观合读，始可意会。

一言子建至洛，被文帝置于西馆未许朝见，故未能覲面，佳期受阻。二言子建去后，漳水阻隔，梦思难越。二句极言甄后之情系子建。故三句紧接君王当知后之无限情意。四云今甄后逝矣，二人如春松、秋菊，然情之所钟，可通天地，虽已隔存歿，亦岂必同时乎？

甄后、子建情事，纯属后人臆造。义山不过借此问答以明己意，详见《代元城吴令暗为答》。

代元城吴令暗为答^[1]

背阙归藩^[2]路欲分，水边风日半西曛^[3]。

荆王^[4]枕上原无梦，莫枉阳台一片云。

【注释】

[1]元城吴令：吴质，字季重，以文才为文帝所善，曾为元城令。暗为答，关应上篇“私赠”。

[2]背阙归藩：曹植《洛神赋》：“余从京城，言归东藩。背伊阙，越颍辕。”

[3]西曛：日暮，昏暗。《洛神赋》：“日既西倾，车殆马烦。”

[4]荆王：楚怀王，代指陈思王曹植。

【点评】

此设为文帝近臣暗答甄氏宫人诗。言子建背伊阙，越颍辕而归东藩，日既西倾，车殆马烦，流眄洛川，何有阳台交欢之梦？宓妃且莫作巫山片云，枉自相思尔！

沈祖棻以为义山《代魏宫私赠》与此首之拟答乃“借题发挥，来记录自己生活中一段不适宜于十分公开的经历”。（《唐人七绝诗浅释》）此说可从。据两诗所言，则似女子于义山情有独钟，而义山则明言己之无意。考义山生平所恋女子，均两情相眷，似无单思独恋之女。意其时或有借义山《无题》诸诗而攻讦者，义山借史拟篇以自明，亦“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臣未之许也”之意。

残花

残花啼露莫留春^[1]，尖发谁非怨别人^[2]。

若但掩关^[3]劳独梦，宝钗何日不生尘^[4]。

【注释】

[1]莫留春：无计留春住。宋迪《龙池春草》诗：“幽姿偏占暮，芳意欲留春。”

[2]“尖发”句：尖发，高髻，以比女子。怨别，因别离而悲伤。白居易《乌赠鹤》诗：“我每夜啼君怨别，玉徽琴里忝同声。”

[3]掩关：掩门，闭门。《说文》：“关，以木横持门户也。”此指门。

[4]宝钗生尘：秦嘉《与妇徐淑书》：“今致宝钗一双，价值千金，可以耀首。”淑答曰：“未奉光仪，则宝钗不设。”

【点评】

此残花之喻，难以遽定。一义残尽、垂尽之花。庾信《和宇文内史重阳阁诗》：“旧兰憔悴长，残花烂漫舒。”杜甫《送辛员外》：“细草留连侵夜软，残花怅望近人开。”又一似为残花败柳之义，则当喻指冶叶娼条，如《西厢记》云“休猜做败柳残花”。即取一义，似亦冶游之作。

一、二言残花啼露，又何补于青春之消逝，所谓“无计留春住”也；世间但凡弱女子，谁个不是悲伤怨别之人？三、四言从反面进一步宽解之：若果只是闭门独思，则宝钗定然为尘垢所蒙，更莫留春矣！姚培谦笺：“此深一层意，言若掩关独处，纵使未残，不啻已残也。”

又效江南曲^[1]

郎船安两桨，侬舸动双桡^[2]。

扫黛^[3]开宫额，裁裙约楚腰。

乖期^[4]方积思，临醉欲拌娇^[5]，

莫以采菱唱^[6]，欲羨秦台箫。

【注释】

^[1]江南曲：《古今乐录》：“梁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江南弄》有《江南曲》。

^[2]“郎船”二句：乐府《莫愁乐》：“艇子打两桨。”《方言》：“南楚江湘，船大谓之舸，楫谓之桡。”二句言相约会合。

^[3]扫黛：画眉。《飞燕外传》：“为薄眉，号远山黛。”

^[4]乖期：愆期。

^[5]拌娇：放娇。

^[6]采菱唱：《江南弄》七曲，其五曰《采菱》。

【点评】

一、二言郎侬相约，驾船会合。三、四言美其容仪。五言前因乖期而积相思之情，六言此回偕合，醉态而放娇。七、八言虽菱歌互唱，两情相通，然欲似萧史弄玉结为夫妇，则无可望也。

此拟齐梁体，似为柳枝而发。纪晓岚云：“酷拟齐梁，非惟貌似，神亦似之。”

燕台诗四首^[1]（其一）

风光冉冉东西陌，几日娇魂寻不得^[2]。

蜜房羽客类芳心^[3]，冶叶倡条遍相识^[4]。

暖霭辉迟桃树西，高鬟立共桃鬟齐^[5]。

雄龙雌凤杳何许，絮乱丝繁天亦迷^[6]。

醉起微阳若初曙^[7]，映帘梦断闻残语^[8]。

愁将铁网罟珊瑚，海阔天翻迷处所^[9]。

衣带无情有宽窄^[10]，春烟自碧秋霜白^[11]。

研丹擘石天不知^[12]，愿得天牢锁冤魂^[13]。

夹罗委篋单绡起^[14]，香肌冷衬琤琤珮。

今日东风自不胜，化作幽光入西海^[15]。

【注释】

^[1]燕台：战国时燕昭王建黄金台以招纳贤才，俗称燕台。冯浩曰：“燕台，唐人惯以言使府。”四首，题分春、夏、秋、冬，本首为《春》。诗中所咏女子或即使府家歌舞女之属。

^[2]“几日”句：言所思女子魂去不知所之。

^[3]“蜜房”句：蜜房，蜂房。羽客，神话传说中的飞仙，此指蜜蜂。郭璞《蜂赋》：“亦托名于羽族。”意谓己之芳心似蜂房之蜜蜂。刘学锴曰：“羽客虽指蜂，似亦兼寓己为道流。”

^[4]“冶叶”句：野叶倡条，犹言野草闲花。意谓冶叶倡条，遍皆相识，言下惟心中所思伊人之芳踪娇魂寻觅不得。

^[5]“暖霭”二句：暖霭，春日烟霭和暖。高鬟，高髻云鬟，指所思之女子。桃鬟，桃花繁茂如云鬟。二句意谓在暖霭辉迟之日，诗人与所思之女子在桃树之西相会，高鬟与桃鬟相辉映。

^[6]“雄龙”二句：雄龙自比，雌凤喻所思。杳何许，何许杳渺遥远！絮乱丝繁，极言愁绪之纷乱，天若有情，亦当迷矣。

^[7]微阳：夕阳。杜牧《题齐安城楼》：“微阳漱洒落寒汀。”

^[8]闻残语：言梦醒后朦胧中似闻其声。

^[9]“愁将”二句：《本草》：“珊瑚似玉，红润，生海底盘石上。一岁黄，三岁赤。海人先作铁网沉水底，贯中而生，绞网出之，失时不取则腐。”刘学锴曰：二句“喻入海升天，殷勤寻觅”。

^[10]“衣带”句：《古诗》：“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11]“春烟”句：朱彝尊曰：“景自韶丽，心自悲凉。”

^[12]“研丹”句：《吕氏春秋》：“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言己情如丹石之赤诚坚定，而天却不己知也。

[13]“愿得”句：《晋书·天文志》载，“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贵人之牢也。”冤魂，指所思之女子，即前云“娇魂”。

[14]“夹罗”二句：言夹罗之衣已委箱篋而始着单绡之服，正自春徂夏之时，盖遥想伊人之香肌冷衬玳珮，何等凄苦寂寞！

[15]西海：南海。意伊人流落南荒海隅，故愿化作幽光至南海追寻之也。

【点评】

冯浩以为《燕台诗》为商隐“学仙玉阳东”时，有所恋于女冠之作，似不确。观唐人每以燕台代使府可证。

柳枝曾称赏此诗，可见诗当作于与柳相识之前，大约二十岁左右。考李商隐大和三年至六年（829—832），十八至二十一岁时曾入郾州令狐楚天平幕为巡官，其所恋女子或即令狐家歌伎舞女之属，然未可坐实。

朱彝尊云：“语艳意深，人所晓也。以句求之，十得八九；以篇求之，终难了然。”冯定远云：“此等语不解亦佳，如见西施，不必识姓名而后知其美。”

河内诗^[1]二首（其一）

鼙鼓沉沉虬水咽^[2]，秦丝不上蛮弦绝^[3]。

嫦娥衣薄不禁寒，蟾蜍夜艳秋河月。

碧城^[4]冷落空蒙烟，帘轻幕重金钩阑^[5]。

灵香不下两皇子，孤星直上相风竿^[6]。

八桂林边九芝草^[7]，短襟小鬓^[8]相逢道。

入门暗数一千春，愿去闰年留月小^[9]。

栀子交加香蓼繁，停辛伫苦留待君^[10]。

【注释】

[1]河内诗：《旧唐书》本传：“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程梦星云：“河内为义山里居，以之命题，当道故乡事。”冯浩云：“‘学仙玉阳东’，正怀州河内之境。”

[2]“鼙鼓”句：鼙，扬子鳄，其皮坚，可制鼓。古人以鼙鼓鸣更声，亦称鼙更，指更鼓声。陆佃《埤雅》：“鼙，夜鸣应更，初更一鸣而止，二更再鸣，吴越谓之鼙更。”虬水，《浑天制》：“以玉虬吐漏，水入两壶。”或云古时漏壶中有箭，水漏箭出，用以计时；箭有虬纹，故称。

[3]“秦丝”句：秦丝，秦箏。《通典》：“箏，秦声也，或以为蒙恬所造。”《因话录》：“秦人鼓瑟，兄弟争之，破二十五弦而为二，箏之名自此始。今之制十三弦，而古制亦有十二弦者，谓之秦箏。世俗有乐器而小，用七弦，名轧箏。”蛮弦，唐人指南方少数民族之弦乐器。温庭筠《春江花月夜》：“蛮弦代雁曲如雨，一醉昏昏天下迷。”

[4]碧城：《上清经》：“元始天尊，居紫云之阁，碧霞为城。”此指道观。

[5]钩阑：栏杆。《水经注》：“吐谷浑于河上作桥”“施钩栏，甚严饰。”李贺《宫娃歌》：“啼蛄吊月钩阑下，屈膝（屈戌）铜铺锁阿甄。”王琦汇解：“钩栏，即栏杆。”

[6]“灵香”二句：“灵香，仙药、仙香，此指代女冠。吴筠《步虚词》之八：“杳霭结宝云，霏微散灵香。”皇子，帝子，即娥皇、女英。冯浩引《真诰》以为指王子乔二妹，“周灵王女，皆学仙得道上升”，说亦通。孤星，拂晓前之残星，自比。王损之《曙观秋河赋》：“孤星迢泛，状清浅之沉珠；残月斜临，似沧浪之垂钓。”相风竿，古代观测方向之仪器，后用作仪仗。相读去声。《隋唐嘉话》：“车驾出，刻乌于竿上，曰相风竿。”潘岳《相风赋》：“立成器以相风，栖灵乌于帝庭。”傅玄《相风赋》：“栖神乌于竿首。”故亦称“相乌”。庾信《周宗庙歌》：“鼓移行漏，风转相乌。”冯浩曰：二句“言彼不能轻下，我欲升高就之”。

[7]“八桂”句：《怀庆府志》：“九芝岭在阳台宫前，八柱（桂）岭在阳台宫南。”此借言灵都“仙境”。冯浩曰：九芝、八桂，“余更疑古已有其名，而义山用之，故曰‘相逢道’”。又曰：“玉阳、王屋，本玉真公主修道之处，必有故院及女冠在焉。”

[8]短襟小鬓：女子晚妆，指代女冠。

[9]“入门”二句：朱鹤龄曰：“仙家相逢，以千岁为期。惟留待之切，故欲去闰年而留月小也。”

[10]“栀子”二句：《本草》：“栀子味辛，蓼味苦。”梁徐悱妻刘氏《摘同心栀子赠谢娘》诗：“同心何处恨？栀子最关人。”以取其“辛”“苦”兼“同心”义。

【点评】

此《河内·楼上》诗当亦记述玉阳山与华阳宋氏之恋情。

一、二言更鼓声沉，漏滴呜咽；秦筝蛮弦，皆已绝响，是夜深人静景象。三、四“嫦娥”，指代宋华阳，言其于秋月之下，薄衣夜艳。可与《天平公座中》“衣薄临醒玉艳寒”，《圣女祠》“无质易迷三晨雾，不寒长著五铢衣”同参。五、六“碧城”，点楼上，亦“碧城十二曲栏干”意。言其人寂寂凭阑，立于月色空蒙之楼上，轻帘重幕之下，似有所待。七、八据“两皇子”，当兼及其女伴，或即是姊妹，义山有《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可证。言其人不便下楼，故已唯缘相风之竿就之。道观禁锢森严，观门常锁，内不能出，外不能进。《明日》诗云：“知处黄金锁，曾来碧绮寮。”是自碧绮窗进入。此则唯缘相风之竿（仪仗）而至楼上。九、十言终相会于九芝、八桂之仙境，而始见其“短襟小鬟”之晚妆。十一、十二言入得门来即私相发誓，永不相弃。冯浩云：“相逢时私誓也。永不忍舍弃，以千岁为期；去其闰年，留其月小，庶几少速，真痴情也。”刘学锴、余恕诚曰：“谓预订后期，但盼光阴之速。”末二特记华阳之誓：“停辛伫苦留待君。”亦即无论如何辛苦等待，此情不渝也。

婚情、悼亡诗·深知身在情长在

夜意

帘垂幕半卷^[1]，枕冷被仍香。

如何为相忆^[2]，魂梦过潇湘。

【注释】

^[1]幕：帷帐，帐子。《广雅·释器》：“幕，帐也。”《谷梁传·定公十年》：“舞于鲁君之幕下。”注：“幕，帐也。”

^[2]相忆：忆我。相，指示副词，偏指一方，此处指代第一人称。

【点评】

诗为大中初（848）居桂幕时忆内之作。一、二眠中思忆，情切入梦；梦醒见帘垂幕卷，觉枕冷人单，又似闻妻子在侧而有被香。妙在著一“仍”字，似梦中觉之，梦醒犹在。三、四补叙梦境而以问句出之：你为何因忆我而渡潇湘至此相会耶？不说自己忆妻，而说妻子忆己，更见诗人思妻之切，此亦翻过一步法。

题为《夜意》，即夜中思妻忆妻之意。

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

剑外从军远^[1]，无家与寄衣^[2]。

散关三尺雪^[3]，回梦旧鸳机^[4]。

【注释】

^[1]剑外：剑阁之外，此指东川梓州，即题中“东蜀”。从军：指赴东川节度使幕府任职，时东川节度使柳仲郢辟李商隐为节度书记。

^[2]“无家”句：家，家室，指妻子。李商隐妻子王氏卒于大中五年（851）夏秋间，十一月赴东蜀，故云“无家”，题所谓“悼伤后”。

^[3]散关：大散关，在今陕西大散岭上。《方輿胜览》：“大散关在梁泉县，为秦蜀要路。”

^[4]鸳机：织机。

【点评】

此诗悼亡妻王氏，兼以自伤。王氏卒于宣宗大中五年（851）夏秋间，时商隐正自徐幕归途，未至而妻已亡逝，故《房中曲》云：“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十一月，商隐应柳仲郢梓幕聘，娇女、幼子寄养连襟韩家，独赴辟东蜀。至大散关头，雪下三尺。旅况之苦辛，前程之茫茫，颓唐悲苦，而念及再无妻室为寄征衣。末句著一“旧”字，见妻亡逝，鸳机无主。而犹回梦鸳机作有家之想，其悼亡之情切至苦伤。

寄恼韩同年二首^[1]

时韩住萧洞^[2]

帘外辛夷定已开^[3]，开时莫放艳阳回^[4]。

年华若到经风雨，便是胡僧话劫灰^[5]。

龙山晴雪凤楼霞^[6]，洞里迷人有几家^[7]。

我为伤春心自醉，不劳君劝石榴花^[8]。

【注释】

^[1]寄恼：恼，事物扰心。寄恼，寄“伤春”之心。韩同年，韩瞻，与义山同年登第，亦王茂元婿。韩议婚先成，娶茂元妻李氏出长女，义山后娶其次女。

^[2]萧洞：用萧史、弄玉事，即凤台，借代新婚洞房。

^[3]辛夷：迎春花。《群芳谱》引《本草》云：“其苞初生如萼，而味辛也”；“初发如笔头，北人呼为木笔；其花最早，南人呼为迎春”。

^[4]艳阳：艳丽明媚，多指春日。鲍照《学刘公幹体》：“艳阳桃李节，皎洁不成妍。”杜甫《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竟将明媚色，偷眼艳阳天。”

^[5]劫灰：佛家语，谓天地大劫，洞烧之余，谓之劫灰，即劫火之灰。《北齐书·樊逊传》：“昆明池黑，以为烧劫之灰；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高僧传》：“昔汉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问东方朔，朔曰：‘可问西域梵人。’后竺法兰至，众人问之，竺曰：‘世界将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又见《初学记》引曹毗《志怪》。

^[6]“龙山”句：鲍照《学刘公幹体》：“胡风吹朔雪，千里度龙山。”注：“龙山在云中。”此借代岳丈王茂元家。时茂元任泾原节度使，治在甘肃泾川；韩瞻新婚即在泾原。凤楼，凤台，即所谓“萧洞”。

^[7]“洞里”句，既切新婚“萧洞”，又用刘晨、阮肇共入天台，遇仙女“迷不得归”故事。意谓洞里迷人应是刘、阮两家（暗喻王氏二姊妹），言外感叹自己议婚未成，今“萧洞”只韩瞻一家。按张相以为“家”同“价”，估量某种光景之辞，犹云“这般”或“那般”“洞里迷人有几家”，意言洞内迷人之乐事“几多般或怎样光景也”（《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三）。此亦一解。

^[8]石榴花：酒名，产顿逊国。《南州异物志》：“顿逊国有树，似安石榴，取花汁为酒，极美而醉人。”按《梁书·扶南国传》：“南界三千余里，有顿逊国，在海崎上，地方千里，有五王，并羁属扶南。顿逊之东界通交州县，其西界接天竺、安息。”梁元帝《古意》：“樽中石榴酒，机上葡萄纹。”

【点评】

《唐摭言》载：“进士宴曲江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中东床选者十八九。”开成二年（837）放榜为二月二十四日，则韩瞻为茂元选中暨成婚当在三月，正晚春“艳阳”时也。诗亦当作于是时。辛夷花为立春第一候。《焦氏笔乘》说“二十四番花信风”，谓“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樱桃，三候望春”，均在正月，非晚春时令。“帘外辛夷定已开”云云，乃虚拟之辞，不过以“迎春”借比“迎婚”，以“辛夷”谐音“新姨”。冯浩戏云：“辛夷亦戏言也，未几而称曰吾姨矣。”

一首戏韩新婚，言当惜“艳阳”春浓之期，莫辜负青春芳华。“劫灰”云云，亦“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

花空折枝”意，纯为年少人之戏谑语。姚培谦云：“分手即天涯。不知瞬息即千古，横竖看来总一样。”只是借题发挥，非义山本意。

二首“龙山雪”“凤楼霞”，除点染萧洞环境外，似以比王氏二姊妹，屈复已见及此，云“霞、雪比仙”。商隐《集》中多次以雪比妻，如《对雪二首》等可证。而所谓“我为伤春心自醉”，实感叹自己议婚未成，落于韩瞻之后。故《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有戏韩一联云：“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骑君翻在上头。”

王茂元选东床，先韩后李，当有所虑：一商隐为令狐父子所培植，或疑其有牛党色彩；二为商隐非初次婚姻。《祭侄女寄寄》云“况我别娶以来”，可证与王氏女为第二次婚姻。或因此而议婚落于韩瞻之后。末“石榴花”云云，亦寓有“只为来时晚，开花不及春”意，可能商隐议婚王氏，本来就迟于韩瞻。

东南

东南一望日中乌^[1]，欲逐羲和去得无^[2]？

且向秦楼棠树下，每朝先觅照罗敷^[3]。

【注释】

[1]日中乌：阳乌，指日。《春秋元命苞》：“日中有三足乌。”

[2]羲和：驾日轮之神。《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常以代指日，此指阳光。

[3]“秦楼”二句：意谓愿随阳光，且向秦楼，每朝可先照“罗敷”；“罗敷”比王氏。《陌上桑》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诗题《东南》与首句切。疑“棠树”为“桑树”之误。

【点评】

姚培谦以为此诗“叹遇合之无期，而深致其期望”；冯浩以为“叹不得近君而且乐家室之乐，在泾州而望京都故曰‘东南’”；纪晓岚以为“言进取无能，姑属意于所欢”。三家所笺均属牵强。商隐开成三年（838）入王茂元幕至泾州，或以议婚，故自泾州而望长安；时茂元小女寄居李十将军招国坊南园。长安在泾州东南，故首云“东南一望”。

诗人于泾州望日，发为痴想：能随（逐）日光而飞至长安否？飞至长安，则每朝可于秦楼桑树下觅照罗敷。诗以罗敷喻王茂元女。时当已议婚，或虽议定而尚未成婚，故翘首以望，急切之情溢于言表。明年春正返长安，二月婚成而令狐绹忌恨随之，是李商隐一生沉沦之关键所在。

此诗妙在发为痴想：心“逐”阳光，实意“向”秦楼。《玉篇》：“觅，索求也。”《三国志·魏志·管辂传》：“招呼妇人，觅索余光。”至“秦楼”而须“觅照”、寻求，则非能直照“罗敷”可知。是可证与王氏女尚未成婚，当为开成三年（838）作。参见《无题二首》（昨夜星辰；闻道阊门）“点评”。

端居^[1]

远书归梦两悠悠，只有空床敌素秋^[2]。

阶下青苔与红树，雨中寥落月中愁。

【注释】

^[1]端居：平居，闲居。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2]敌素秋：敌，相匹，此处有对付、抵挡意。素秋，秋天。梁元帝《纂要》：“秋曰白藏，亦曰素秋。”

【点评】

此桂幕忆家之诗。远书当即家书，家书不至，归梦难成，只有空床、素秋伴我！阶下之青苔红树，不论雨中月中，所望无非寥落，无非一“愁”字。

三月十日流杯亭^[1]

身属中军少得归^[2]，木兰花尽失春期^[3]。

偷随柳絮到城外，行过水西闻子规^[4]。

【注释】

[1]流杯亭：亭名。流杯即流觞。《晋书·束皙传》：“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荆楚岁时记》：“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

[2]中军：军中主帅所居，当指郑亚桂管幕。

[3]“木兰”句：据《东皋杂录》，木兰花信在春分之后第三个五日，五日过后则花尽，至三月十日则春期尽过，故云“木兰花尽失春期”。

[4]子规：杜鹃鸟，二月始鸣。《本草释名》：“子规，其鸣若曰‘不如归去’。”

【点评】

宣宗大中二年（848）二月，府主郑亚贬循州，李商隐随行。经增城约当三月初，至城外游玩流杯亭，时木兰花已凋尽。文宗开成四年（839）二月婚于王氏，故每离家远行，即与妻子约定二月归家。《对雪》云：“龙山万里无多远，留待行人二月归。”《蜂》云：“青陵粉蝶休离恨，长定相逢二月中。”郑亚罢桂管观察使，李商隐本来即可归家，但因同情座主遭遇而一直随行至广东循州，二月未能即归，又至三月十日，故云“失春期”。《旧唐书》本传云“商隐随（郑）亚在岭表累载”，不确。未至循州，已闻子规初鸣，因发思归之情。程梦星云：“末句用意最巧。”其巧在借杜鹃之“不如归去”之鸣声，兴仕途失意、思家情切而心怀郁结。郭沫若《杜鹃》云：“声是满腹乡思，血是遍山踟蹰。”此为杜鹃意象在古典诗词中之特定情韵义。

夜雨寄北^[1]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2]，却话巴山夜雨时^[3]。

【注释】

[1]夜雨寄北：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题作《夜雨寄内》，可见诗为蜀中寄妻子之作。

[2]何当：何时、何日。杜甫《秦州杂诗》：“何当一茅屋，送老白云边。”

[3]却话：再话，回过头来谈说，即回溯今日之情景。

【点评】

宣宗大中二年（848）五月，李商隐自桂州（今桂林）返京，秋间留滞荆巴，接到妻子王氏问归的信。诗人以诗代柬寄答妻子。

此诗前人极为称美，屈复并且认为是“《玉溪集》中第一流”。细析其妙处主要有二：一为多维之时空结构；二复辞重言，极往复回环之致。

首句妻问，时为“昔”，地在长安；诗人答以“未有期”，时为“今”，地在巴山旅舍。二句“夜雨秋池”，时为“今”，而地亦在巴山。三句“西窗剪烛”，冠以问语“何当”，是为“今”思“来日”景况，姚培谦谓“魂飞到家里去”也，地则自巴山旅舍直至长安家中。四句“却话”云云，是“今日”预思“来日”之说“今日”收信时情景，地点则由巴山至长安再返巴山。时间有昔日、今日、来日和今日之思明日及今日思明日之说“明日之昨日”。空间则穿梭于巴山旅舍与长安家中 and 自巴山预思长安家中谈说巴山夜雨之情景。此所谓多维之时空结构。与此相应，则两“期”重复，两“巴山夜雨”叠印。“君问/归期//未有/期”，两“期”复在二顿、四顿，显示夫妻一问一答的连声之妙。二句“巴山夜雨”在一、二顿，四句“巴山夜雨”则在二、三顿，有助时空之往复四环，情感之潜气缠绵。何义门评云：“水精如意玉连环。”

相思

相思树上合欢枝^[1]，紫凤青鸾并羽仪^[2]。

肠断秦台吹管客^[3]，日西春尽到来迟。

【注释】

^[1]相思树：亦名夜合、合欢、合昏。《风土记》：“夜合一名合欢，亦名合昏。”相思树叶并生，夜合晓分，常以喻夫妇，故亦名合欢、合昏。

^[2]“紫凤”句：鸾凤喻指夫妻。并羽仪，比喻夫妻并偶欢聚。《说文》段注：“长毛必有偶，故并羽。”《广雅》：“羽，聚也。”

^[3]秦台吹管客：自喻，用萧史事。

【点评】

此悼亡也。一、二言喻夫妻相爱情挚。三、四言倒接，言丽日已暮，夫妻情爱也从此消逝，令己肝肠寸断。“日暮”“春尽”不必泥指时日节令，当以喻义解之：言丽日已暮（日西），夫妻情爱已尽（春尽），喻指妻子王氏之逝。“春”意象于义山诗中常有多种含义：有时令之春，人生之春，情爱之春。此“春”即寓寄夫妇之情。“到来迟”，言己归家之时，妻子已经亡逝，未得一面之见。可与《房中曲》“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同参。

暮秋独游曲江

荷叶生时春恨生^[1]，荷叶枯时秋恨成^[2]。

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

【注释】

^[1]春恨：春愁。杨炯《梅花落》：“行人断消息，春恨几徘徊。”此指伤春、相思之恨。

^[2]秋恨：秋日之愁。梁简文帝《汉高庙》：“欲祛九秋恨，聊举十千杯。”此指伤逝之恨。

【点评】

此当为悼伤后于暮秋至曲江凭吊旧地之作。可与《曲池》《病中早访李十将军》等诗同参。言春来当荷叶始生，春思亦生，盖其时正索李十将军为作合故云。《寄恼韩同年》云：“龙山晴雪凤楼霞，洞里迷人有几家？我为伤春心自醉，不劳君劝石榴花。”此即所谓“春恨生”也。“荷叶枯时”，亦已当秋，则已悼伤，按王氏当逝于秋日，所谓“柿叶翻时独悼亡”也，此即“秋恨成”之谓。三句“最为凄婉，盖谓此身一日不死，则此情一日不断也”（程梦星笺）。四句“怅望”云云，宕出远神，诗中有我，亦老杜“注目寒江倚山阁”之画出自我情态，极富神味。刘学锴云：“第三句固惊心动魄之至情语，然若无末句画出茫然怅然情态，全篇韵味将大为减色。‘江头江水声’不曰‘听’而曰‘望’，似无理，而特具神味。”

壬申闰秋^[1]题赠乌鹄

绕树无依^[2]月正高，邺城新泪溅云袍^[3]。

几年始得逢秋闰，两度填河莫告劳^[4]。

【注释】

^[1]壬申闰秋：宣宗大中六年（852）闰七月，八月一日秋分，故云“闰秋”，此为壬申闰秋七夕所作。

^[2]绕树无依：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鹄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3]“邺城”句：魏武都邺，唐乾元二年改为邺城（今河南安阳北）。云袍，饰有彩云图案之官服。刘学锴云：“时义山在东川柳幕，故以邺中七子自比，且与首句用魏武诗相应。意谓已入梓幕，悼亡未久也。”

^[4]告劳：诉说劳苦。《诗·小雅·十月之交》：“黽勉从事，不敢告劳。”

【点评】

首言闰秋七夕之夜，唯见乌鹄绕树无依。壬申梓幕七夕，王氏逝未周年，故云“新泪”。二句谓已于梓幕悼念亡妻，泪溅官服，言下乌鹄亦如我之无所栖息，又焉能为我填桥而渡亡妻相会欤？三、四题赠乌鹄，言秋闰难逢，虽两度填桥，亦望乌鹄莫告劳苦，且为我一填天河！

此逢闰七夕，想牛女相会而痛悼亡妻，发为痴语，题赠乌鹄再填一遭，亦悼亡之什。

假日

素琴弦断酒瓶空^[1]，倚坐欹眠日已中^[2]。

谁向刘灵天幕内^[3]，更当陶令北窗风^[4]。

【注释】

[1]素琴：无饰之琴。《晋书·陶潜传》：“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征不具。”

[2]欹眠：斜着身子眠卧。

[3]“谁向”句：谁向，何向、何须向。刘灵即刘伶，灵、伶通。刘伶《酒德颂》云：“幕天席地，纵意所如。”

[4]“更当”句：更当，更向、还向。当，亦向义，与上句“谁向”的“向”同义异文。《左传·哀公元年》：“逢滑当公而进。”当公，向公。《晋书·陶潜传》：“尝言夏月虚闲，变卧北窗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

【点评】

首句有“弦断”语，当是悼伤后于东川柳幕“假日”所作。

古以琴瑟喻夫妇，故丧妻曰断弦，亦谓弦断；而再娶曰续弦。王僧孺《为姬人自伤诗》：“断弦犹可续，心去最难留。”刘孝绰《铜雀妓乐府》：“危弦断复续，妾心伤此时。”庾信《怨歌行》：“为君能歌此曲，不觉心随断弦。”徐伯彦《闺怨叹》：“暖手逢轻素，馁蛾续断弦。”刘禹锡《怀妓诗》：“金盆已覆难收水，玉钗长抛不续弦。”元稹《夜闲》：“孤琴在幽匣，时迸断弦声。”……是故《事物异名录》引《山堂肆考》云：“世俗夫丧妻者曰断弦，言如琴瑟之断其弦也；复娶者谓之续弦。”又清翟灏《风俗编》亦特指明：“今俗谓丧妻曰断弦，再娶曰续弦，农村市贾无不言之。”

从“弦断”而知此诗作于悼伤之后，其“倚坐欹眠”“陶令北风”就不能作一般闲适诗来读。诗中所反映的孤独无聊、长日如年之况，实因妻子亡逝而又抛却儿女远赴东川之故。张采田以为三、四有“傲岸”之意，实误。其意若云：何必如刘伶纵意于幕天席地，只需如陶令卧于北窗之下，照应首句的“酒瓶空”。

初起

想象咸池^[1]日欲光，五更钟后更回肠。

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2]。

【注释】

^[1]咸池：屈原《离骚》：“饮余马于咸池兮。”王逸注：“日浴处也。”

^[2]“三年”二句：言长期留滞巴蜀，为雾所苦，奈何初日不照余之屋梁耶？宋玉《神女赋》：“耀乎如白日初出照屋梁。”

【点评】

此大中七年（853）思忆京华之作。言未明即想象日出天光，乃苦雾遮日，不照屋梁，故“五更钟后更回肠也”。

或以为借日光以比君上，以苦雾喻排摈者，虽通，然不如“虚解之似更有味”（刘学锴笺）。末句有“离人”字，正思京华也。

过招国李家^[1]南园二首

潘岳无妻^[2]客为愁，新人来坐旧妆楼^[3]。

春风犹自疑联句，雪絮相和飞不休^[4]。

长亭岁尽雪如波，此去秦关路几多。

惟有梦中相近分^[5]，卧来无睡欲如何！

【注释】

[1]招国李家：招国，亦作昭国；李家，指李十将军家。《集》中有《病中早访招国李十将军，遇挈家游曲江》诗。

[2]潘岳无妻：潘岳，义山自比；无妻，指失偶。潘岳早岁丧妻，有《悼亡诗三首》。

[3]旧妆楼：指招国李家南园。冯浩云：“先是义山成婚，必借居南园。”

[4]“春风”二句：用谢道韞事，言今日过此，雪絮飘飞，犹似当年婚时夫妻联句唱和情景。

[5]近分：相见之分。

【点评】

此大中十年（857）春，梓幕罢归，过长安招国坊李十将军家南园，忆亡妻感旧之作。

论者疑义山与王氏成婚当是再婚，其主要依据则是《祭侄女寄寄》文云，“况我别娶以来，胤绪未立；犹子之义，倍切他人。”故以为潘岳义山自比，而“新人”则指“王氏”，意谓我无妻，客有为我愁者，未久则借李家南园与王氏成婚。然此解于“旧妆楼”三字无着。

或作另解。屈复云：“玉溪盖昔携妻寓此，今妻亡，过之，新人来住矣。故因雪絮之飞，而犹忆当日之联句也。”而冯浩以为“先是义山成婚，必借居南园”，而非如屈复所云“携妻寓此”。按《病中早访招国李十将军》有“莫将越客千丝网，网得西施别赠人”语，则义山似有倩于李家作合之意。故论者以为王茂元家与李十将军家似为戚谊，义山托李十代为说合，且借李家南园与王氏成婚。或以为李十即金吾卫将军李执方，其妹即为茂元继室，是王氏之舅。据此则二诗可以疏解。

前首一、二云我丧妻悼亡以来，友客多有为我愁者。梓幕归来，偶访新婚时借居之李家南园，而往事如烟，旧时妆楼亦已为新人所居。三、四春风雪絮，由即景而联想当年与王氏新婚联句情景。令人有隔世之感。

后首一、二言岁暮大雪，已又将出秦关远行。忆亡妻，唯有梦中可有相见之分，然卧来不眠，又如何成梦？言外并梦中相见亦不可得也。沉痛之至。张采田曰：“玉溪伉俪情深，于此可见。”

夜冷

树绕池宽月影多，村砧坞笛^[1]隔风萝。

西亭翠被^[2]余香薄，一夜将愁向败荷^[3]。

【注释】

^[1]村砧坞笛：远处村坞中传来砧声和笛声。马融《长笛赋序》：“融独卧郾县平阳坞中，有洛客舍逆旅吹笛。”暗示在洛阳。

^[2]西亭翠被：王茂元宅在洛阳崇让坊，宅有东亭、西亭。翠被，有翡翠羽饰之被。何逊《嘲刘孝绰》：“稍闻玉钏远，犹怜翠被香。”

^[3]败荷：隐指妻子之亡逝。三句云“余香薄”，则悼亡已有一段时日。

【点评】

月下绕塘而行，唯闻风吹砧竹之声。《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有“风过回塘万竹悲”，今又添远处砧声，更寓寄九月寒衣无人裁制，思妻之情隐然心中。三句切夜冷，四云一夜难眠，唯将愁思一寄“败荷”也。“败荷”喻王氏亡逝显然。

此于洛阳崇让宅悼亡妻，殆暮年所作。

西亭^[1]

此夜西亭月正圆，疏帘相伴宿风烟。

梧桐^[2]莫更翻清露，孤鹤^[3]从来不得眠。

【注释】

^[1]西亭：见《夜冷》诗注。

^[2]梧桐：枚乘《七发》：“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其根半死半生。”李商隐《上河东公启》：“某悼伤以来，光阴未几。梧桐半死，才有述哀。”寓悼亡之意。

^[3]孤鹤：自喻失偶。

【点评】

此亦崇让宅悼亡之作。据“从来”字，王氏之逝应有数年，当是梓幕归洛时作。

月圆人亡，唯疏帘相伴。桐叶飘飞而触悼亡之绪。自枚乘《七发》有“龙门之桐，其根半死半生”之说，后人每借以寓寄悼亡之思。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李后主《乌夜啼》：“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贺铸《鹧鸪天》：“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皆以悼亡妻。而《大唐新语》云“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死”，则指丧夫。此可证梧桐意象寓寄悼亡之情韵义。张采田云：“玩篇中‘从来’二字，年代当已渐深。”末云“孤鹤从来不得眠”，言自王氏逝后而“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元稹《悲遣怀》）。

夜半

三更三点^[1]万家眠，露欲为霜月堕烟。

斗鼠上床蝙蝠出，玉琴^[2]时动倚窗弦。

【注释】

^[1]三更三点：古代报时，一夜分为五更，每一更又分为五点，见《演繁露》。

^[2]玉琴：琴身嵌有美玉者。诗人取其字面华美，亦泛称琴为玉琴。江淹《去故乡赋》：“横羽觞而淹望，抚玉琴兮何亲？”

【点评】

此心有愁思郁结而不寐，程梦星以为“悼亡”，似之。

一句言辗转至夜半，万家皆眠，独我不寐。二句庭中望月，见露寒霜凝，月堕烟渺，“欲”字见中霄立望而拟测之也。三句言返步欲眠，则斗鼠上床，蝙蝠飞出，此见空房久无人居。四句言鼠蝠见人而乱窜，碰击倚窗玉琴而弦声可闻也。

义山房中有锦瑟，且亦有琴。《房中曲》云：“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假日》云：“素琴弦断酒瓶空。”《漫成五章》云：“借问琴书终一世，何如旗盖仰三分！”《秋日晚思》云：“取适琴将酒，忘名牧与樵。”义山妻喜音律，妻逝则弦断。斗鼠上床及窗弦时动，正卧室久荒之景。

七夕

鸾扇斜分凤幄开^[1]，星桥横过鹊飞回。

争^[2]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

【注释】

^[1]“鸾扇”句：羽扇之美称。据《古今注》载：扇始于殷高宗雉尾之祥，服章多用雀羽，故有雉尾扇，后为羽扇。按扇名甚多，鸾扇可通用。凤幄，绣有凤凰图案的帐幔。鸾扇斜分帷帐，隐指牛女之相会。

^[2]争，犹怎。白居易《题峡中石上》：“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争无，怎无，怎能无。

【点评】

一、二言倒接，言鹊桥已成，牛女正相会合。三、四言就牛女会抒慨，言怎能将人间死别，换成一年一度相会？三、四言沉挚之至。屈复云：“人间一别，再见无期，欲求如天上一年一度相逢不可得也。”此亦悼亡，殆为暮年之作。

谒山^[1]

从来系日乏长绳^[2]，水去云回^[3]恨不胜。

欲就麻姑^[4]买沧海，一杯春露冷如冰。

【注释】

[1]谒山：谒奠蓝田玉山，义山妻王氏当葬于玉山。《寰宇记》：“陕西蓝田山有华胥氏陵。”华胥氏，相传伏羲氏母。《故驿迎吊故桂府常侍有感》：“此时丹旌玉山西。”是蓝田玉山为唐代士宦女眷卜葬之地。

[2]“长绳系日”句：傅休奕《九曲歌》：“岁暮景迈群光绝，安得长绳系白日？”此言时光不能倒流，人死不能复生。

[3]水去云回：《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水去”，点“逝”。“逝者如斯夫”；“云回”，点“没”（“氛氲回没”）。陆机《浮云赋》：“有轻虚之艳象，无实体之真形。”成公绥《云赋》：“去则灭轨以无迹，来则幽暗以杳冥。”故“云回”即氛氲回没，灭形无迹。

[4]麻姑：世传麻姑为长寿女仙，曾见沧海三为桑田，主司女子添寿（《神仙传》）。

【点评】

此悼亡无疑。“谒山”即谒奠蓝田玉山上妻子之陵墓。《释名·释书契》：“谒，诣也；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诣者也。”引申为“参诣”“谒荐”“谒奠”则于拜谒佛事、献供郊庙、祭奠神明死者，均可言“谒”。如《世说新语·政事》：“百姓至者，先拜而后谒佛。”鲍照《河清颂序》：“谒荐郊庙，和协律吕。”《宋史·礼志》：“集诸州府所贡第一人，谒奠先圣。”以上“谒”皆为拜神（鬼）献供之意。

首句言已于灵山坟地前奠祭，痴想如果能用长绳系此西归之落日，使日轮不动，时光不流，则妻子可永葆不死，然“从来系日乏长绳”。故二句紧接以“水去云回”。“水去”，点“逝”（“逝者如斯夫”）；“云回”，点“没”（“氛氲回没”），言亡妻如水之东逝，永无回归之日；如云之氛氲回没，永无形聚之期，故“水去云回，不胜遗恨”也。三句自水逝沧海而想及女仙麻姑。葛洪《神仙传》载，麻姑为长寿女仙，曾见沧海三为桑田，主司女子寿龄。故每逢妇女祝寿，心书麻姑献寿数字，或绘麻姑形状，手捧蟠桃以为吉利，世所谓“麻姑献寿”云。因拟想沧海尽属麻姑。“逝者如斯夫”，亡妻如水之东逝，亦必至沧海，故云“欲就麻姑买沧海”也。然麻姑连一点恩泽（春露）也不沾溉，是为“一杯春露冷如冰”也。

朱彝尊云：“想奇极矣，不知何所云。”所云如上，确是奇想。三句言“欲买沧海”，即所想奇极。四句不言妻子无复归之日，无形聚之期，却云麻姑不助，添寿无门，反跌一步作结，更是奇想。解此诗之钥在麻姑，在于《谒山》之诠释。

闲游

危亭^[1]题竹粉，曲沼嗅荷花。

数日同携酒，平明不在家。

寻幽殊未极，得句总堪夸。

强^[2]下西楼去，西楼倚暮霞。

【注释】

^[1]危亭：高亭。《庄子·盗跖》：“去其危冠。”《释文》：“危，高也。”《正字通》：“危，高也。”

^[2]强：勉强。《战国策·赵策》：“乃自强步，日三四里。”

【点评】

此疑与王氏同游曲江之作。

首、二与三、四言逆接。言数日二人携酒同游，此日更平明即赴曲池。危亭题竹，曲沼嗅荷，皆游观情事。下半言寻幽得句，至日暮西游兴未减，盖西楼晚霞正好。然暮色苍茫，亦只好勉强下矣。

检通《集》游赏之作，未有如此游兴。义山家近曲苑，自“日下繁香不自持”（《曲池》），渴求王氏；至“曲沼嗅荷花”（《闲游》），携王氏同游；至“荷叶枯时秋恨成”（《暮秋独游曲江》），悼伤王氏，皆及曲江。此当为婚后未久，夫妻同游之作，难怪有此游兴而被冯浩断为“少作”。

寓目^[1]

园桂悬心^[2]碧，池莲饫眼^[3]红。

此生真远客，几别即衰翁。

小幌风烟入，高窗雾雨通。

新知他日好^[4]，锦瑟傍朱栊^[5]。

【注释】

^[1]寓目：属目，注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得臣与寓目焉。”梁元帝《答张缵文》：“寓目写心，因事而作。”此云即目兴感也。

^[2]悬心：心有所注。贾谊《蜘蛛赋》：“将悬心而有待。”

^[3]饫眼：令眼观饫足也。饫，饫、饱。

^[4]新知：方知。他日，昔日、往日。

^[5]“锦瑟”句：义山妻王氏喜弹瑟。《集》中瑟屡见。《西溪》云：“凤女弹瑶瑟。”《房中曲》云：“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锦瑟》云：“锦瑟无端五十弦。”《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云：“锦瑟惊弦破梦频。”

【点评】

屈复云：“一、二景，三、四情；五、六景，七、八情。以今日之衰翁，方知他日锦瑟朱栊之好也。”所解甚合。一联、三联即目所见，二联、四联就所寓目引发抒情。桂碧莲红，悬心饫眼，反衬己在使府之索寞孤寂。商隐时年三十六，已有“衰翁”之叹，可见情境之衰飒。小幌风烟，高窗雾雨，幕府寥落，故引发思念家室之情，始知往日在家听听妻子弹瑟绝胜远客入幕。论者以为王氏喜弹瑟，确是。

桂林道中作

地暖无秋色，江晴有暮晖。

空余蝉嘒嘒^[1]，犹向客依依。

村小犬相护，沙平僧独归。

欲成西北望，又见鹧鸪飞^[2]。

【注释】

^[1]嘒嘒：蝉鸣声。《诗·小雅·小弁》：“鸣啁嘒嘒。”

^[2]鹧鸪飞：《本草》载李时珍曰：鹧鸪性畏霜露，早晚稀出，夜栖以木叶蔽身，多对啼，今俗谓其鸣曰：“行不得也哥哥。”《禽经》：“鹧鸪也，飞必南翥。”

【点评】

前六句写景，而景中寓意。七、八言抒情，而移情入景。暮色中蝉声嘒嘒，栖高饮露，而向我依依。义山《蝉》云：“烦君最相警，我也举家清。”而犬护僧归，唯我远客，无可归处。七、八言“望”“见”，诗中有我。长安在桂林西北，故云“西北望”。辛词云：“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李义山望见的只是鹧鸪南飞。《禽经》云，“鹧鸪飞必南翔”，鸣声又似“行不得也哥哥”。诗人移情入景，以景结情；见鹧鸪之飞，寓身世之感；望成西北，而鹧鸪南翔；南下桂管，唤我“行不得也”，自叹其留滞炎荒，亦归思之情。

访秋

酒薄吹还醒，楼危望已穷^[1]。

江皋当落日^[2]，帆席见归风。

烟带龙潭白^[3]，霞分鸟道红^[4]。

殷勤报秋意，只是有丹枫。

【注释】

^[1]“楼危”句：言高楼上极目眺望。危，高。

^[2]江皋：江边高地。当，对、迎。宋玉《风赋》：“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

^[3]“烟带”句：带，笼盖、笼罩。元稹《遣风二十韵》：“暝色已笼秋竹树，夕阳犹带旧楼台。”笼与带互文。龙潭，白石湫，在桂林府城北七十里。意谓登楼北望，唯见烟雾笼盖，白石湫一带泛白。

^[4]“霞分”句：分，明，使显露。鸟道，险峻之山路，仅飞鸟可越。《华阳国志》：“鸟道四百里。”李白《蜀道难》：“西当太白有鸟道。”言夕阳映照，狭窄的山路一片霞红。

【点评】

诗写酒醒后登楼望远，意在寻访秋意，故题曰《访秋》。二、三联，望中所见江皋落日，帆席归风，烟带龙潭，霞分鸟道，仍是夏日景色。尽管已是秋天，岭南仍无秋意；有者，唯丹枫一株，殷勤报说秋天已临。

此诗写岭南景色而隐露思归之情，意境阔大，气脉亦厚。冯浩云：“见归帆而羨之。”又云：“落日、归风，皆寓归思。”何义门云：“所以望归之切者，以地暖无秋色也。只有丹枫，又伤心物色，此岂暂醉所能忘哉！”

壬申^[1]七夕

已驾七香车^[2]，心心待晓霞^[3]。

风轻惟响珮，日薄不蔫^[4]花。

桂嫩^[5]传香远，榆高^[6]送影斜。

成都过卜肆，曾妒识灵槎^[7]。

【注释】

[1]壬申：大中六年（852）。

[2]七香车：魏武《与杨彪书》注：“以七种香木为车。”

[3]“心心”句，江总《长相思》：“心心不相照，望望何由知。”刘学锴、余恕诚曰：“尚未相会而先忧晓霞之升、七夕之逝，见其珍重佳期也。”

[4]蔫：花木枯萎。

[5]桂嫩：传说月中有桂树。张采田曰：“初七之月，魄犹未圆，故曰‘桂嫩’。”

[6]榆高：《古诗》：“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

[7]“卜肆”二句：《荆楚岁时记》载：张骞使大夏，乘槎寻河源至一处，见一女织、一丈夫牵牛饮河。骞问何处，答曰：“可问严君平。”严君平卜肆成都事，见《送崔珣往西川》注。二句意谓织女不愿人间知其会合之事，乃成都卜肆竟有识灵槎之人。

【点评】

此诗咏牛女会合，全从织女着眼。前云织女驾七香车赴会，其心已先忧晓霞之升，言其珍惜此一年一度之会。次言风轻珮响，花放香浓，如此良夜，正是会合佳期。颈联言月嫩而传香，榆高而影斜，暗示月移星转，相会已久。末云织女忌人间知其隐秘如成都卜肆识灵槎之人。

此咏牛女会合事。织女之形象、会合之心理，或即源于王氏生前之情态，殆寓忆念亡妻之情，别无寄托。

杨本胜^[1]说于长安见小男阿袞

闻君来日下^[2]，见我最娇儿。

渐大啼应数^[3]，长贫学恐迟。

寄人龙种瘦，失母凤雏痴^[4]。

语罢休边角^[5]，青灯两鬓丝。

【注释】

^[1]杨本胜：杨筹字本胜，官监察御史。《樊南乙集序》：“大中七年（853）十月，弘农杨本胜始来军中，悬索所有四六。”

^[2]日下：指京师。《晋书·陆云传》：“隐曰：‘日下荀鸣鹤。’”

^[3]数：频，多。

^[4]龙种凤雏：龙种，指阿袞；凤雏，当指娇女，因言龙种，兼而及之。或云均指阿袞，亦通。《晋书·陆云传》：“陆云幼时，闵鸿见而奇之，曰：‘此儿若非龙驹，当是凤雏。’”

^[5]边角：军中画角。

【点评】

姚培谦曰：“前六句一气说下，结句是闻说时情景。”

此诗佳处在末联。“语罢”静默；“休边角”又静默。言者无语，闻者有所思也。“青灯两鬓丝”即“有所思”貌；其妙处即在“旁入他意”，而自写诗人情态。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引赵彦材云：“古人作诗断句，辄旁入他意，最为警策。如‘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是也。”“注目寒江”云云，老杜因鸡虫得失而有所思，“青灯两鬓丝”，亦义山闻杨本胜说阿袞而有所思也。

属疾^[1]

许靖^[2]犹羈宦，安仁^[3]复悼亡。

兹辰聊属疾，何日免殊方^[4]？

秋蝶无端丽，寒花只暂香。

多情真命薄，容易即回肠。

【注释】

^[1]属疾：托病，称病。属，托。

^[2]许靖：字文休，入蜀为刘备司徒。“许靖羈宦”以比己之入幕东川。

^[3]安仁：晋潘岳字安仁，有《悼亡诗三首》，亦自比。“复悼亡”，言复遇妻之忌日。

^[4]殊方：异方，指东川。

【点评】

一言羈宦东川，二言王氏忌日，三点题，四望归，五、六借眼前景而寓寄悼亡。蝶、花均喻妻。“青陵粉蝶休离恨，长定相逢二月中”，固以蝶喻妻矣。“缘忧武昌柳，遂忆洛阳花”，是花亦比妻。二句言妻已亡逝，秋蝶何无端而自丽，引我痛怀也？而寒花不香，则枯蒿矣，亦妻逝之喻。七、八言以情语结，自慨多情命薄，容易回肠。

曲池^[1]

日下繁香^[2]不自持，月中流艳与谁期^[3]。

迎忧^[4]急鼓疏钟断，分隔休灯灭烛时^[5]。

张盖欲判^[6]江艳艳，回头更望柳丝丝。

从来此地黄昏散，未信河梁是别离^[7]。

【注释】

[1]曲池：即曲江池。

[2]日下繁香：《世说新语·排调》：“陆举手曰：‘云间陆士龙。’荀答曰：‘日下荀鸣鹤。’”日下指京师，此兼指日光下，与下句“月中”对文。繁香，繁花。

[3]“月中”句：流艳，水面波光闪动。期，《说文》段注：“要约之意，所以为会合也。”

[4]迎忧：黄侃曰：“迎忧，犹言豫愁尔。”

[5]“分隔”句：分，黄侃曰：“‘分’字亦当时方语，犹今言‘料定’尔。”休灯灭烛，言酒阑宴罢。《史记·淳于髡传》：“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

[6]张盖欲判：言登车张盖而别。判，分袂，别离。

[7]“未信”句：李陵《别苏武诗》：“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

【点评】

此诗抒宴集别情。张采田据义山《思归》诗“旧居连上苑”句，以为义山在京当家居曲池，未可定论。义山家于樊川之南，固近曲池。然以为“此其别闺人之作”，实为有据，兹详笺之。

义山曲江诗，除《曲江》一首为咏明皇杨妃外，余三首似均有一女子在。《病中早访李十将军遇挈家游曲江》云：“莫将越客千丝网，网得西施别赠人。”《闲游》云：“危亭题竹粉，曲沼嗅荷花。数日同携手，平明不在家。”《暮秋独游曲江》云：“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此三首相连则一期求李十将军作合，二相携游曲池，三怅望悼伤。考义山生平所爱恋女子合此三首者，唯王氏一人。未可因“休灯灭烛”字而疑为艳诗。一言日下遇此“繁香”，几情不自禁。二想望于月下约其相会。三、四写宴集相会，预忧并料定其急鼓疏钟之后，休灯灭烛之时便须相别。五、六实写与其别离情景，女子登车欲判时唯曲江池水波光潋潋，回首伊人已消失夜幕之中，唯江柳依依，融情入景，极怅然依恋之致，末言此地黄昏惜别，过于河梁也。

诗当是与王氏初会怅然惜别之作。冯浩曰：“此宴饮既罢，有所不能忘情。”叶矫然云：“结语无限感慨！”（《龙性堂诗话》）

对雪二首

寒气先侵玉女扉，清光旋透省郎闱^[1]。

梅花大庾岭头发，柳絮章台街里飞^[2]。

欲舞定随曹植马，有情应湿谢庄衣^[3]。

龙山万里无多远，留待行人二月归^[4]。

旋扑珠帘过粉墙，轻于柳絮重于霜。

已随江令夸琼树，又入卢家妒玉堂^[5]。

侵夜可能争桂魄，忍寒应欲试梅妆^[6]。

关河冻合东西路，肠断斑骝送陆郎^[7]。

【注释】

[1]“寒气”二句：宋之问《奉和幸大荐福寺》：“窗摇玉女扉。”《白帖》：“诸曹郎署曰粉署。”陆昆曾曰：“寒气先侵，欲雪未雪也；清光旋透，已见雪矣。玉女扉，省郎闱，不过借以形其色之白矣。”

[2]“梅花”二句：大庾岭又名梅岭，在今广东南雄与江西大庾之间。《白帖》：“大庾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章台柳，见《回中牡丹为雨所败》注。陆昆曾曰：“庾岭梅花，以成片者言；章台柳絮，以作团者而言。曰发、曰飞，言雪之大作也。”

[3]“欲舞”二句：曹植有《白马篇》，又《洛神赋》：“飘摇兮若流风回雪。”《宋书·符瑞志》：“花雪降殿庭，时右卫将军谢庄下殿，雪集衣，还白，上以为瑞。”二句除形其色，又咏雪之情态。

[4]“龙山”二句：龙山雪，《集》中屡见。诗题《对雪》即对妻子。冯浩曰：“以慰闺人，故聊订归期。”

[5]“已随”二句：《陈书·后主纪》：后主制新曲，有“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乃江总词也。冯浩曰：《河中之水歌》无“白玉堂”，诗屡云“卢家白玉堂”，当别有据。二句意谓大雪是处堆积，在树则比于琼树，在堂则为白玉所妒。

[6]“侵夜”二句：桂魄，指月。唐太宗《望月》：“魄满桂枝圆。”梅妆，即梅花妆，用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事，见《杂五行书》。二句意谓入夜则其光如月，试妆则其白如梅。

[7]斑骝陆郎：乐府《神弦歌·明下童曲》：“陈孔骄赭白，陆郎乘斑骝。”陆郎，指行人，义山自喻。诗题下义山自注：“时欲之东。”

【点评】

此虽托雪以咏王氏，然为“对雪”，非纯为咏雪。冯浩云：“别闺人之作”，的是。诗作于大中三年（849）十一月，题下原注云：“时欲之东。”盖离别家室将赴徐州武宁卢宏正幕。

首章一、二言将雪之时，寒气先侵；清光旋透，寒气过后，旋即降雪。三、四言大雪纷纷，如梅之发于大庾岭头，又似柳絮之飞于章台。五、六以飞雪比妻子之高洁、柔情，以曹植、谢庄自况。七、八自“情”字生出，言此去徐幕，无多路程，不必远送，我明年二月定当返家，慰之之辞。笔者考得义山、王

氏婚于二月，故远离家室每与妻约定二月返归（参见《李商隐生平事迹考索二题》，收入《古代诗人情感心态研究》）。

次章一、二状雪之轻盈，三、四言雪之洁白，有如琼玉，五、六谓其如月似花，七、八陆郎斑骝自比，言妻子送别，见关河冻合，亦将肝肠寸断。

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 见招小饮。时余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

谢傅门庭旧末行^[1]，今朝歌管属檀郎^[2]。

更^[3]无人处帘垂地，欲拂尘时簟竟床^[4]。

嵇氏幼男^[5]犹可悯，左家娇女^[6]岂能忘？

秋霖腹疾^[7]俱难遣，万里西风夜正长。

【注释】

^[1]“谢傅”句：谢安薨，赠太傅。谢傅指王茂元。末行，言己居诸婿行末。义山娶茂元继妻李氏小女故云。

^[2]檀郎：潘岳小字檀奴，后人因号曰檀郎。此代指韩瞻。

^[3]更：绝。

^[4]“欲拂”句：潘岳《悼亡诗》：“展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

^[5]嵇氏幼男：《晋书·嵇绍传》：“嵇绍，字延祖，康之子，十岁而孤。”义山妻逝，子袞师仅四龄。

^[6]左家娇女：左思《娇女诗》：“左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王氏逝时，遗女六岁。《上河东公启》云：“或小于叔夜之男，或幼于伯喈之女。”

^[7]秋霖腹疾：《九辩》：“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左传·昭公元年》：“雨淫腹疾。”此腹疾亦指内心苦悼之痛。

【点评】

此悼亡也，作于大中五年（851）秋暮。茂元子王十二，连襟韩畏之瞻于秋暮访义山，招其小饮，因悼亡未久谢绝，故有此作。

首二言己为茂元诸婿末行，与畏之忝为连襟，而今歌管寻乐之事当属韩瞻，我则无此心绪矣。中四云新丧家室，垂帘无人，堆尘满簟；有男可怜，有女堪念。七云更兼秋霖腹疾，诸端俱各难遣。末照应二句，言歌管之事不属于我；长夜无人，茫茫无绪；幼男哀啼，娇女牵衣，我何忍歌饮作乐！此生唯惊风冷雨，独抚遗孤矣。钱良择云：“平平写去，凄断欲绝。”张谦宜评：“真乃血泪如珠！”

宿晋昌亭^[1]闻惊禽

羈绪^[2]鰥鰥夜景侵，高窗不掩见惊禽。

飞来曲渚烟方合，过尽南塘树更深^[3]。

胡马嘶和榆塞^[4]笛，楚猿吟杂桔村^[5]砧。

失群挂木^[6]知何限，远隔天涯共此心。

【注释】

^[1]晋昌亭：《长安志》载：令狐楚家庙在晋昌坊。诸家以为绀第在晋昌。

^[2]鰥鰥：丧妻曰鰥。《释名》：“愁悒不能寐，目常鰥然。”冯浩曰：“字从鱼，鱼目恒不闭。”

^[3]曲渚南塘：曲渚，曲江池，与晋昌地近。渚，水中小陆地。南塘，慈恩寺南池，在晋昌坊。

^[4]榆塞：北方边塞。古时边徼植榆故称榆塞。《汉书·韩安国传》：“累石为城，树榆为塞。”

^[5]桔村：指南楚之僻处用李衡植千株木奴事，屡见。朱彝尊曰：（五、六）二句是闻。

^[6]失群挂木：苏武《诗四首》之二：“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本草》：“猿居多大林木。”朱彝尊曰：“失群，马；挂木，猿。”

【点评】

此诗当为赴梓幕前至晋昌里随访令狐绀作，时大中五年（851）暮秋。

首句“羈绪”言远行之恨，“鰥鰥”寓悼亡之痛，均于此夜袭来。二句点题。三、四形惊禽之乱飞。五、六闻惊禽之哀鸣。七、八收束，以惊禽自寓，言孤禽（失群）无栖（挂木），喻己之丧偶孤独，无依远遁。然此失群挂木者何止晋昌亭畔人邪！照应五、六，云边庭征人、捣衣思妇，远隔天涯，共此悲哀，宕开收转，人禽浑一。赵臣瑗曰：“以晋昌亭上一鰥夫之心，体贴天下无数鰥夫并一切征人思妇之心也。”

二月二日

二月二日^[1]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

花须柳眼各无赖^[2]，紫蝶黄蜂俱有情。

万里忆归元亮井^[3]，三年从事亚夫营^[4]。

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

【注释】

^[1]二月二日：《全蜀·艺文志》：“成都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

^[2]“花须”句：花须，花之雄蕊。柳眼，柳叶初展。无赖，爱极而戏骂之。徐凝《忆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段成式《杨柳词》：“长恨早梅无赖极，先将春色出前林。”意谓春花绿柳皆多多逗人爱煞。

^[3]元亮井：陶潜字元亮，《归田园居》云：“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

^[4]亚夫营：即汉周亚夫细柳营，此指柳仲郢东川幕。

【点评】

此为义山于东川梓幕怀归之作。据“三年从事”，当作于大中七年（853）春。

前半乐景写哀情。何义门云：“前半逼出忆归，如此浓至，却使人不觉。”花红、柳绿，各各无赖，紫蝶、黄蜂，亦均有情。然“无赖者自无赖，有情者自有情，于我总无与也”（姚培谦笺）。下半忆归而怨新滩不体人之意，更作风檐夜雨之声，动我归思之情也。语痴情浓，“悟”字入微。

写意^[1]

燕雁迢迢隔上林^[2]，高秋望断正长吟。

人间路有潼江险，天外山惟玉垒深^[3]。

日向花间留返照，云从城上结层阴^[4]。

三年^[5]已制思乡泪，更入新年恐不禁。

【注释】

[1]写意：抒怀。

[2]上林：汉上林苑，在今陕西长安，此指代京师。

[3]“人间”二句：潼江在梓州，玉垒在成都，言蜀地山川险阻，而人心犹险于山川也。《庄子·列御寇》：“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

[4]“日向”二句：冯浩曰：“迟暮之感，羁愁之痛。”

[5]三年：义山大中五年（851）入蜀，至此已首尾三年。

【点评】

首借雁足传书，寓思归京国之情，二句“高秋望断”则正写思归，一虚一实，无非怀乡。二联借景寓意，言人心世路险于山川。五、六“返照”“层阴”抒迟暮之悲，羁愁之痛。七、八言已强制三年思乡之泪，更入新年而不能返归，恐经受不住矣。钱良择云：“此等诗气韵沉雄，言有尽而意无穷，少陵后一人而已。”

正月崇让宅^[1]

密锁重关掩绿苔，廊深阁迥此徘徊。

先知风起月含晕^[2]，尚自露寒花未开。

蝙拂帘旌^[3]终展转，鼠翻窗网小惊猜。

背灯^[4]独共余香语，不觉犹歌起夜来^[5]。

【注释】

[1]崇让宅：《西谿丛语》：“洛阳崇让坊有河阳节度使王茂元旧宅。”

[2]月含晕：《广韵》：“晕，日月旁气。月晕则多风。”

[3]帘旌：帘端施以锦帛者。

[4]背灯：掩灯就寝。

[5]起夜来：《乐府解题》：“《起夜来》，其辞意犹念畴昔思君之来也。”

【点评】

此大中十年（857）或十一年（858）春正宿洛阳岳家故宅作。首云重门密锁，绿苔满庭，于长廊深阁中徘徊感悼。三、四即景，月晕风起，露寒未花。此“露寒”即天寒，非九秋寒露，不可泥看。五、六虽明知蝙拂鼠翻，然空室一人，犹终辗转惊猜。七、八掩灯共语，似闻妻子余香犹在，犹念亡妻之魂或犹来此相会也！何义门曰：“此自悼亡之诗，情深一往。”姚培谦云：“此宿外家故宅而生感悼也”，“至于背灯闭目，而仿佛余香，朦胧私语，夜起重歌，竟忘其已作过去之人也”。

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

露如微霰^[2]下前池，风过回塘万竹悲^[3]。

浮世本来多聚散，红蕖何事亦离披^[4]。

悠扬^[5]归梦惟灯见，濩落生涯^[6]独酒知。

岂到白头长只尔，嵩阳松雪有心期^[7]。

【注释】

^[1]崇让宅：见《正月崇让宅》注。

^[2]霰：雪子。谢惠连《雪赋》：“俄而微霰零，密雪下。”

^[3]“风过”句：回塘，曲折回绕之池塘。万竹悲，风吹丛竹之萧瑟悲声。崇让宅多栽大竹及桃，见《西谿丛语》引《韦氏述征记》。

^[4]红蕖离披：红荷凋零。离披，分散貌。

^[5]悠扬：飘忽不定。钱起《送钟评事》：“世事悠扬春梦里。”

^[6]濩落生涯：一生无用，不合时宜。濩落即瓠落、空廓貌。《庄子·逍遥游》：“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

^[7]“岂到”二句：程梦星曰：“七句总承中四句，叹其冉冉老矣，安能郁郁久居此乎？八句言嵩山在望，松雪怡情，盖不得已将为岩栖谷隐之流矣。”

【点评】

此悼亡无疑。诸家编大中五年（851），不确。王十二与畏之员外招商隐小饮，以悼亡日近而不去，岂能此前于崇让宅会宴而作此乎？故此诗不当为大中五年（851）作，而为梓幕罢归任盐铁推官逝前所作。

一、二言华筵既散，夜深塘前，触景伤情，故万竹摇晃而闻悲声。赵臣瑗曰：“竹有何悲以我之悲心遇之，而如见其悲。”三、四言浮世聚散，固所难免，而红蕖何事亦离披？崇让宅塘中有丛荷，商隐常以比妻子。《夜冷》云：“西亭翠被余香薄，一夜愁将向败荷。”《暮秋独游曲江》云：“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此红蕖离披，亦寓王氏之亡逝，然问以“何事”，则义山于妻亡盖亦未料所及，故有意外之叹。赵臣瑗云：“以聚散为固然，离披为意外，何为者乎？此盖先生托喻以悼王夫人耳。”五、六承聚散，言前此归梦，妻已故去，所见者唯灯；今则濩落，无人相慰，唯酒可消愁。七、八言不甘仕途已尽，然万般无奈，唯有空山长住，为岩栖谷隐矣。

房中曲^[1]

蔷薇泣幽素，翠带花钱小^[2]。

娇郎痴若云，抱日西帘晓^[3]。

枕是龙宫石，割得秋波色^[4]。

玉簫失柔肤，但见蒙罗碧^[5]。

忆得前年春，未语含悲辛。

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6]。

今日涧底松，明日山头蘖^[7]。

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识^[8]。

【注释】

^[1]房中曲：《旧唐书·音乐志》：“平调、清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此借“房中”字以言悼亡。

^[2]“蔷薇”二句：幽素，幽寂、寂静。李贺《伤心行》：“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翠带，指蔷薇细丝之枝条。二句兴起悼亡之意，言蔷薇在幽寂中啜泣，细丝的枝条上缀着钱一般小的花蕊。

^[3]“娇郎”二句：言幼子不知失母之哀，若云之拥日而眠。娇郎即“袁师我娇儿”也。

^[4]“枕是”二句：冯浩曰：“龙宫有龙女，故泛言宝石耳。”此睹物思人，见枕而思亡妇生前之神色。刘学锴、余恕诚曰：“谓此龙宫宝石所作之枕，光可鉴人，仿佛割得其秋波之色。”

^[5]“玉簫”二句：意谓簫席上不见妻子之柔肤玉体，但见翠被蒙盖其上。罗碧，翠被。

^[6]长于人：言锦瑟比人长久，即瑟在人亡之谓。诸家以为锦瑟为王氏平日所弹，今则物在人亡，“意王氏女妙擅丝声，故屡以致慨”。

^[7]“今日”二句：涧底松，喻己之孤独；山头蘖，比己之苦痛。左思《咏史》：“郁郁涧底松。”古乐府：“黄蘖向春生，苦心随日长。”朱彝尊曰：“言情至此，奇辟为千古所无。”

^[8]“愁到”二句：《庄子·德充符》：“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钱良择曰：“天地俱翻，或有相见之日，又恐相见之时已不相识，设必无之想，作必无之虑，哀悼之情，于此为极。”

【点评】

此借“房中”字以言悼亡甚明。然向有二解：程、姚、屈、冯皆以“归来不见”为义山徐幕未归而妻已先逝。徐德泓云：“记得别时伤心难语，今归不见人，仅见所遗之物。”其说甚是，其遗物即锦瑟，诗有“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语。而张采田曲解为“罢徐归来在先，悼亡在后”，则“归来已不见”遂成不可解，而又曲附为“归来而人已不能常见”，其不通之至。

西溪^[1]

怅望西溪水，潺湲奈尔何^[2]！

不惊春物少，只觉夕阳多。

色染妖韶^[3]柳，光含窈窕萝^[4]。

人间从到海^[5]，天上莫为河。

凤女^[6]弹瑶瑟，龙孙撼玉珂^[7]。

京华他夜梦，好好寄云波^[8]。

【注释】

[1]西溪：《四川通志》：“西溪在潼川府西门外。”《集》中又有《夜出西溪》《西溪》（近郭西溪好）诗，是乃义山常时借以消忧遣愁之处。诗作于梓幕。

[2]“潺湲”句：潺湲，水流不绝貌。《楚辞·湘夫人》：“慌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奈尔何，对尔奈何，言对西溪之水流逝，无可奈何。

[3]妖韶：妖娆妩媚，美丽多姿。陆机《七征》：“舒妍辉以妖韶。”

[4]“光含”句：萝，女萝，菟丝松萝。钱锺书曰：“水仗柳萝之映影而添光色也。”

[5]从到海：任从其东流大海，从，任。

[6]凤女：喻指娇女。

[7]“龙孙”句：龙孙，犹言龙种，喻指幼子。《杨本胜说于长安见小男阿袁》：“寄人龙种瘦，失母凤雏痴。”凤雏亦即“凤女”。玉珂，马鞍、络上之饰物；撼，鸣击之也，言幼子敲击玉珂以为娱。

[8]云波：水波，溪水清澈，云天倒影而有云状之波纹。

【点评】

首言于西溪畔怅望溪水，溪水潺湲东流，寓寄“逝者如斯”，感似水流年，光阴不再。故二联对句有“只觉夕阳多”之叹，而以春物少而不惊，反衬夕阳多之可叹。夕阳，义山自叹头颅老大如日薄西山，时日无多。“色染”二句应“望”，写溪水倒影之美，有柳色如蓝，萝影含光；景乐情哀，亦反衬之笔。“人间”二句拟想之语，言溪水于人间，则任流归向大海，若在天上，且莫做银河而阻牛女之相会。思悼之情显然。意玉溪或做身后之想，拟于天上与王氏妻或可相见也。纪晓岚云：此二句“深远蕴藉，可称高唱。”紧接一联念及女娇男幼，托寄人家，唯以弹瑟鸣珂为娱，言下失母而无人抚照，亦“嵇氏幼男犹可悯，左家娇女岂能忘”意。结则预想他时入夜或可梦见京华儿女，则当托西溪云波寄我之思念耳。刘学锴、余恕诚笺云：“牛女之会，此生已休，惟望异日思念京华儿女之梦，能藉西溪云波以寄也。语极悲凉，令人凄然。”

咏物诗·忍委芳心与暮蝉

忆梅

定定住天涯^[1]，依依向物华^[2]。

寒梅最堪恨^[3]，长作去年花。

【注释】

^[1]“定定”句：定定，定止不动貌，唐时俚语。天涯，指东川梓幕。意谓长年留滞梓州，沉沦羁泊。

^[2]“依依”句：依依，深切向慕、怀恋。物华，春天美丽景色。杜甫《曲江陪郑南史饮》诗：“且尽花樽恋物华。”

^[3]堪恨：可恨，令人怅恨。

【点评】

此忆去年之梅，而发花开非时之叹，可与《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同参。

首言寒梅定定天涯，然于春日美景仍依依向慕怀恋。梅开天涯，即非其地，喻己之三度入幕，远离京华。三、四言最令已恨恨不已者，乃花开非时。梅腊而开，望春始落。而今“长作去年花”，亦《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所云“匝路亭亭艳，非时裊裊香”之意。其匝路而开，正开非其地；十一月开，即“长作去年花”，开非其时也。末云“为时成早秀，不待作年芳”，正是此诗题旨。姚培谦云：“自己不能去，却恨寒梅，妙绝。”

巴江柳

巴江可惜柳^[1]，柳色绿侵江^[2]。

好向金銮殿，移阴入绮窗^[3]。

【注释】

^[1]“巴江”句：巴江，指东川。可惜，可痛，可悯。

^[2]侵江：与江水相映照。侵，掩映，映照。王琰《折杨柳》：“枝影侵宫暗，叶彩乱星光。”

^[3]“移阴”句：暗用献蜀柳事。《南史·张绪传》：“刘俊之为益州，献蜀柳数株，枝条甚长，状若丝缕。帝植于太昌灵和殿前，尝赏玩咨嗟，曰：‘此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时。’其见赏爱如此。”此句连上，暗寓京华之思。

【点评】

因在梓幕，故以巴江柳自比，而抒其慨叹。言应辟东川，何日得移职京华？三句“好向金銮殿”，则显系自叹其不得立朝。张采田云：“假柳以自寓，与‘曾逐东风’一首前后映带，皆玉溪极经营惨淡之作。”

微雨

初随林霭^[1]动，稍共夜凉分^[2]。

窗迥侵灯冷^[3]，庭虚近水闻。^[4]

【注释】

[1]林霭：林中雾气。陆海《题龙门寺》：“窗灯林霭里，闻磬水声中。”

[2]分：异也。《吕氏春秋·功名》：“贤不肖不可以不分。”注：“分，异也。”

[3]“窗迥”句：迥，远。侵，渐进也。

[4]庭虚：庭院空旷、空寂。

【点评】

一句暮雨初随林中雾霭飘洒游动，雨微，林霭，浑然莫辨，是自目向所视。入夜雨微，以为夜间凉意，细辨之，始觉雨微、夜凉，亦有异也，是自沾触而得。三句，孤灯暝濛，窗迥寒侵，身感冷意，细察之，似微雨飘洒入室，乃自所感言之。四句夜静庭空，近处似有潺湲之声，细闻之，方悟微雨已久，积微成流矣，此自聆听而知也。

微雨无声，夜间难形。四句平列，以目视，肤触，心感，耳闻等不同角度辨析之。无此体物之细，则难见微知著。何焯曰：“写‘微’字自得神。”

此亦状物，别无寄托。

蝶

孤蝶小徘徊，翩跹^[1]粉翅开。

并应伤皎洁^[2]，频近雪中来。

【注释】

^[1]翩跹：轻飞，小飞。张华《鹪鹩赋》：“盲翩跹之陋体兮，无玄黄以自责。”注：“翩跹，小飞貌。”

^[2]“并应”句：并应，似为、似是。并，动词，如、似。武元衡《送田三端公还鄂州》：“青油幕里人如玉，黄鹤楼中月并钩。”如，并对文互通；月并钩，月如钩也。伤皎洁，以皎洁而伤，意谓因己之皎洁而感伤，故下云云。

【点评】

一、二孤蝶徘徊小飞，粉翅微开。三、四言似因皎洁而无侣，故频向雪中飞去。“孤”“洁”是一篇主意。蝶，义山自比。人而孤洁无侣，则唯有向雪。此以孤高廉洁自许。

初食笋呈座中

嫩箨香苞初出林^[1]，於陵论价重如金^[2]。

皇都陆海应无数^[3]，忍剪凌云一寸心^[4]。

【注释】

^[1]嫩箨：笋皮、笋壳。香苞：指笋壳包裹之笋心。

^[2]於陵：今山东邹平县。

^[3]皇都：天子宫城，指长安。班固《东都赋》：“嘉祥阜兮集皇都。”《古乐府》：“羈金络月照皇都。”陆海：陆地物产丰饶之处，此处指关中饶物产，如海之无所不出。《汉书·地理志》：“秦地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又《东方朔传》师古曰：“高平曰陆，关中地高，故称陆耳。海者，万物所出，言关中山川物产饶富，以谓之陆海也。”《后汉书·陈纪传》：“三辅平敞，四面险固，土地肥美，号为陆海。”

^[4]“忍剪”句：忍，岂忍、怎忍。《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唐裴夷直《寄婺州李给事》：“不知壮气今何似，犹得凌云贯日否？”此句语意双关，以笋心之凌云长势关合年轻人的凌云壮志。

【点评】

此诗作于大和八年（834）崔戎兖州幕，时商隐年二十三。按商隐大和七年（833）应进士举，为知贡举贾餗所不取。本年因病未试，于四、五月间自华州抵兖州，时正北笋初萌。《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笋，竹萌也，皆四月生。”於陵笋鲜有，故论价如金。而皇都长安却多嫩笋。《旧唐书·百官志》：“司竹监掌植竹苇，岁以笋供尚食。”故诗云：“皇都陆海应无数”。应，是；“应无数”，犹言实是许多，非推断之辞。商隐《韩翃舍人即事》云：“鸟应悲蜀帝，蝉是怨齐王。”“应”“是”互训可证。

商隐于崔戎幕中初食笋，即事抒咏，以笋自况，借题发挥。言已于兖海受崔恩遇礼爱，看“重如金”。而去岁流落长安，遍地是“嫩箨香苞”，谁惜我“凌云一寸”！其为剪却，正比进士不中选；其剪者谁人？显寓指贾餗。《上崔华州书》云：“凡为进士者五年，始为故贾相国所憎。”商隐初举进士即遭挫，其云为贾餗“所憎”，具体情事已不可得而知；心怀耿耿，故越年借笋被剪自寓，并影射贾餗。屈复笺云：“皇都之剪食无数，谁惜此凌云一寸心乎？流落长安者可痛哭也！”

月

过水穿帘触处^[1]明，藏人带树^[2]远含清。

初生欲缺虚^[3]惆怅，未必圆时即有情。

【注释】

^[1]触处：所触之处，即月照之处。

^[2]藏人带树：言影深可藏，笼盖树木。藏，使动词；带，映照、笼盖。阴铿《渡青草湖》：“带天澄迥碧，映日动浮光。”元稹《遣风二十韵》：“暝色已笼秋竹树，夕阳犹带旧楼台。”“带”与“映”，与“笼”对文互义。或云月里有嫦娥、吴刚、桂树，故云“藏人带树”。

^[3]虚：空，徒然。

【点评】

一言月光过水穿帘，触照之处，一片明艳。二言月影深可藏人，笼盖树木，远含清光。一言“明”，一言“清”。三云初生之月望其圆，未圆则惆怅不已，“虚”字逗下。云月圆之时，亦未必于人有情。屈复曰：“月缺而人愁，月圆人未必不愁。”人生缺陷，在所难免，总是失意人语。

城外

露寒风定不无情，临水当山又隔城。

未必明时胜蚌蛤，一生长共月亏盈^[1]。

【注释】

^[1]蚌蛤盈亏：《吕氏春秋·精通》：“月也者，群阴之本也。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

【点评】

此通首咏月，以《城外》为题，是月既隔城，不及照我也。一、二云露寒风定，月于我似有情；二陡转，言月照山照水，唯隔城不照我也。三、四借蚌蛤为衬，言蚌蛤与月共盈亏，而已则不如蚌蛤，即便月明之时亦未必即“盈”。意同《月》诗所云：“未必圆时即有情”也。

樱桃花下

流莺舞蝶两相欺^[1]，不取花芳正结时。

他日未开今日谢，嘉辰长短是参差^[2]。

【注释】

^[1]两相欺：指莺、蝶皆欺我也。相，指代副词，偏指一方。

^[2]“嘉辰”句：嘉辰，嘉会良辰。长短，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长短，犹云总之或反正也。”今俗仍云横竖、反正。参差，远隔、错过。李白《送梁四归东平》：“莫学东山卧，参差老谢安。”《云溪友议》卷八：“来春之事，甘已参差。”

【点评】

此等诗或云艳体（冯浩），或云“自伤与时齟齬”（程梦星），或云“遇合迟暮之感，首句喻党局”（张采田）。要之，此等诗只可就字面题解之。至于见仁见智，则只需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即可。

此当于樱桃花下，偶发感触，或以樱桃自喻，或仅樱桃其人感发。一、二言流莺、舞蝶两欺我，我“花芳正结”之时，汝等“不取”。三句言往日未开之时，今日已谢之时，汝等偏“取”。此皆“相欺”也。末句为全诗本意：嘉会良辰无奈难偶也。姚培谦曰：“恨嘉时之难遇也。总之，古今无不缺陷之世界，亦无不缺陷之时光。”

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1]

暂凭樽酒送无繆^[2]，莫损愁眉与细腰^[3]。

人世死前惟有别^[4]，春风争^[5]拟惜长条？

含烟惹雾每依依，万绪千条拂落晖。

为报^[6]行人休尽折，半留相送半迎归。

【注释】

[1]离亭：驿亭、长亭，古人每于离亭折柳送别。折杨柳，乐府曲词，本《汉横吹曲》名，词佚。晋、宋以后《折杨柳词》已非古义，故郭茂倩《乐府诗集》列入“近代曲词”。

[2]无繆：即无聊，百无聊赖。

[3]愁眉细腰：愁眉，柳叶；细腰，柳枝。

[4]“人世”句：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

[5]争：怎。李隆基《题梅妃画真》：“霜绡虽似当时态，争奈娇波不顾人！”

[6]报：白也，今之言告、告知。《战国策·秦策》：“请为张唐先报赵。”注：“报，白也。”

【点评】

此离亭留别，借柳寄慨之作。

“暂凭”一首。一、二自题中“折”字生出，自行者言之，云樽酒可送无繆，似无须再折柳送行。“愁眉”“细腰”喻指柳叶、柳枝；“莫损”云云，正劝慰其莫因伤别而损愁眉细腰也，见柳之依依情态。三、四陡转，言人世死前，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为诉离情正苦，亦何惜春风长条，写柳之不惜哀损以抒伤别之情。

“含烟”一首则自柳及送者角度言之。一、二云含烟惹雾，依依赠别，正是柳之本意；落日亭边，万绪千条，亦何惜为情损折！三、四又陡转，言今日依依，折柳送行，正为行人速速归来，须当留下一半以待他时为汝迎归洗尘也。

两首似言答体，一首行者言，二首送者答。诗言“愁眉”“细腰”，似送者为一女子。冯浩以为艳体伤别之作，然柳枝亦沦落风尘，义山必联类而及，寓伤柳枝之情入诗，故写得如许感人！何焯评曰：“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张采田曰：“真千古之名篇。”

木兰花^[1]

洞庭波冷晓侵云，日日征帆送远人。

几度木兰舟^[2]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

【注释】

^[1]《木兰花》：或云陆龟蒙作，非是。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收此，作义山诗。

^[2]木兰舟：《述异记》：“七里洲中，鲁班刻木兰为舟，至今在洲中。”

【点评】

冯浩曰：“此在令狐家假物托意之作。上二句谓桂管归来，久愿归朝也。下二句谓曾经远望，不知元是此中旧物，比己之素在门馆也。”张采田云：“义山自婚于茂元，从郑亚，望李回，久已去牛就李，今为京兆尹辟管章奏，是依然又入太牢羁绁矣，故言外有含意焉。”冯、张均以去牛就李，复望牛党解此，纯属附会。首二言洞庭舟中，波冷侵云，舟中所望，无非漂泊之远客。三句“几度”云云，补足二句“日日征帆”。四句忽悟己身亦同是天涯羁客，己之望人，亦如人于舟中之望己也。天涯羁客，落寞情怀，回环曼引，情味绵远。诗当作于大中元年（847）赴桂途中。

凤

万里峰峦归路迷，未判容彩借山鸡^[1]。

新春定有将^[2]雏乐，阿阁华池^[3]两处栖。

【注释】

[1]“未判”句：判，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云：“判，割舍之辞，亦甘愿之辞。”《南越志》：“增城县多鷓鴣。鷓鴣，山鸡也。光色鲜明，五彩炫耀。”《文子》：“楚人担山鸡，路人问曰：‘何为也？’欺之曰：‘凤凰也。’”是山鸡之容彩可比凤凰，然山鸡徒有其表而欺惑世人，而凤凰，神瑞之鸟。意谓不甘心自己的才华与山鸡等价。

[2]将：领、带。

[3]阿阁华池：相传为凤凰巢宿处。《帝王世纪》：“黄帝时，凤皇巢于阿阁。”又华池在昆仑山上，《山海经》载“昆仑近王母之山，有鸾鸟自歌，凤鸟自舞。”

【点评】

凤，传说中之神鸟，雄曰凤，雌曰凰，通称凤或凤凰。《尔雅》：“凤，其雌凰。”司马相如《琴歌》：“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诗以咏凤为题，即兼咏分栖两地之凤与凰，托以雌雄“阿阁华池两处栖”慨叹夫妻分离，当是思家寄内之作。

考大中二年（848）二月，府主郑亚贬循州，李商隐随行，约三月初经增城。《三月十日流杯亭》曾叹“木兰花尽失春期”“行过水西闻子规”，兴“不如归去”之情。此诗约同时作，观诗面“山鸡”字可知：《南越志》言“增城县多鷓鴣，鷓鴣，山鸡也”，非巧合。

首句言随郑亚至于岭外，遥望京华，峰峦万里，归路已迷，不知何时是归程？迷，迷茫惑然貌。二句自负才华，言不甘与“山鸡”辈等价，我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华池醴泉不饮，岂能如“山鸡”死困幕府哉！三句慰王氏，言正当新春之际、妻子定有将雏、舐犊之乐也。此“将雏”而“定有”（一定会有）乃拟想之词，不只是“抱雏”之乐，当是妻子新春又将得子。笔者曾考得冬郎韩偓生于会昌二年（842），商隐女生于会昌六年（846），则此所将之雏当是儿子袞师，即生于大中二年（848）春。末句感叹夫妻长年两处分居。

槿花^[1]

风露凄凄秋景繁，可怜荣落在朝昏。

未央宫^[2]里三千女，但保红颜莫保恩。

【注释】

^[1]槿花：即木槿，亦名舜，朝开夕谢。《诗·郑风·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秣华。”舜，又作舜，取其仅荣一瞬之义。

^[2]未央宫：汉宫名，此指唐后宫。

【点评】

此咏槿花，亦比体。贺裳《载酒园诗话》：“魏晋以降，多工赋体，义山犹存比兴。如《槿花》诗”，“因槿花之易落，而感女色之易衰，此兴而兼比也。”然联类而及，亦可解为君恩难恃，李德裕集团一朝覆亡之慨。据“秋景繁”字，或以为作于大中二年（848）秋，李德裕贬崖州司户时（刘学锴），或以为作于大中五年（851），郑亚卒循州贬所时（张采田），姑从刘说。

柳

为有桥边拂面香^[1]，何曾自敢占流光^[2]？

后庭玉树^[3]承恩泽，不信年华有断肠。

【注释】

^[1]拂面香：拂，掠过。李白《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杨慎《升庵外集》：“柳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

^[2]流光：光彩照耀辉映，此处指春光。

^[3]后庭玉树：《三辅黄图》：“甘泉宫北岸有槐树，今谓玉树。”陈后主有《玉树后庭花》曲。

【点评】

柳，自况；玉树，比令狐绹。一、二言柳栽桥边道旁，虽有拂面之柳香，却不曾占得丝毫春光，自喻才华不遇。三、四云玉树栽于后庭，不仅占尽恩泽，且不信柳树芳华而摧肝断肠也。屈复云：此二句“得意之人不知失意之悲”。何义门笺：“亦为令狐而作，一荣一悴，两面对看。”按大中三年（849）二月，令狐绹已拜中书舍人，五月迁御史中丞。据首句，诗当作于大中三年（849）春日。

柳

柳映江潭底有情^[1]，望中频遣^[2]客心惊。

巴雷隐隐千山外，更作章台走马声^[3]。

【注释】

^[1]“柳映”句：庾信《枯树赋》：“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此用其意。底，许：底有情，何其有情，如许有情。

^[2]遣：使，让。

^[3]章台走马：章台，长安街名。《汉书·张敖传》：“张敖为京兆尹，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

【点评】

此诗向有二解。姑并存之以备考。

一解云柳以自喻。首联云望江潭柳影，已使我惊心。刘学锴云：“诗人目睹江柳，似发现自我之身影，故‘频遣客心惊’也。”三、四忽千山之外雷声殷殷，似乎走马章台之车声。冯浩云：“走马章台，乃官于京师者也。”章台，指代长安。是此诗为思归京华，企望朝籍之作。

二解言柳以喻柳枝。首联言望柳映江潭，而觉江柳于我仍何其有情，念及柳枝于今沦落风尘，故云“频遣客心惊”；客，自指。三、四忽闻雷声，隐隐于千里之外如章台走马之声。司马相如《长门赋》：“雷隐隐而响起兮，声象君之车音。”章台，泛指妓院冶游之地。韩翃《章台柳》诗云：“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时，亦应攀折他人手。”故三、四自巴雷而移觉于冶游之车声，回应“心惊”念柳枝之沦落于今仍有情于我也。程梦星笺：“此东川道中偶有所见而作。章台走马，冶游之事也。今在客途，徒然怅望而已。柳枝之掩映有情，客子之惊心何极！”

二解似皆可通。

柳

曾逐^[1]东风拂舞筵，乐游春苑断肠天^[2]。

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3]。

【注释】

^[1]逐：随。

^[2]“乐游”句：乐游苑即乐游原，在长安城东南，曲江池北面，为唐时京华胜地。断肠，犹云销魂。意谓柳于乐游苑春日曾随春风轻拂舞筵，令人销魂！

^[3]“如何”二句：如何，奈何。肯到，至于。言春日柳条轻拂，奈何到了秋天，便与残阳暮蝉为伴，如许萧条！

【点评】

此首当与《巴江柳》同参，亦以柳自况之作。一、二指乐游苑时，曾逐东风而拂舞筵，与春日相映，极令人销魂。三、四巴江之柳。味首句“曾”，则此柳乃自乐游苑而移植于巴蜀，非两地各无相关之柳。言自移巴江后，已非当年春日可比，而是衰飒秋日，残阳暮蝉矣。末句寓迟暮悲鸣显然。张采田云：“凄惋入神。”又云：“含思宛转，笔力藏锋不露。”

槿花^[1]二首（其二）

珠馆重燃久，玉房梳扫余^[2]。

烧兰才作烛，襞锦不成书^[3]。

本以亭亭远，翻嫌脉脉疏。

回头问残照，残照更空虚。

【注释】

^[1]槿花：亦名朱槿、木槿，朝开暮落。

^[2]“珠馆”二句：《圣女祠》“每朝珠馆几时归？”《汉书·礼乐志》：“神之出，排玉房。”珠馆、玉房，以珠玉为饰之屋，此似指道观。重燃久，言其朝开之香浓红艳；梳扫，梳蝉鬓而扫蛾眉。白居易《美女》：“蝉鬓加意梳，蛾眉用心扫。”二句兼咏其红白二色。

^[3]“烧兰”二句：《楚辞·招魂》：“兰膏明烛。”王逸注：“以兰香炼膏也。”襞锦，锦皱褶，状槿花之憔悴萎落，用锦书事。

【点评】

其一有“三清”“仙岛”，此首言“珠馆”“玉房”，自是咏女冠诗。

一句花香，二句花艳，喻其昨夜燃香，晨起蝉梳而淡扫蛾眉。三“烧兰作烛”承一、二，重写其香艳，然已是兰膏蜡泪矣，四言其萎落如皱锦。五句“亭亭远”则枝高，言其仙品自高。六句“脉脉疏”则花稀，言其寂寞自处。张采田云：“五、六句空际传神。”七、八则残照暮落，青春已逝。

诗以槿花之朝荣暮落，叹女冠之苦度青春，寂寞自处。末联融入身世之感。

菊

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1]。

陶令篱边色，罗含宅里香^[2]。

几时禁重露^[3]，实是怯残阳。

愿泛金鸂鶒^[4]，升君白玉堂^[5]。

【注释】

^[1]融冶：明丽美艳。《释名》：“融，明也。”《荀子·非相》：“莫不美丽姚冶。”融融冶冶，与暗暗淡淡相对。

^[2]“陶令”二句：陶潜《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晋书·罗含传》：“含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以为德行之感。”二句喻己被冷落于陶篱罗宅，隐寓罢职闲居。

^[3]“几时”句：几时，几曾、何曾。禁，禁受，禁得住、受得了。意谓几曾禁得住重露。即禁不住重露。

^[4]金鸂鶒：金制之鸂鶒嘴形的酒杯。

^[5]白玉堂：即玉堂，美宫殿之称。又唐宋翰林院也称玉堂。王先谦《汉书补注》引何义门曰：“汉时待诏于玉堂殿，唐时待诏于翰林院，至宋以后，翰林遂并蒙玉堂之号。”

【点评】

此托菊自寓。以如许之黄紫融冶而冷落于陶篱罗宅，重露残阳，安能不平乎？诗情淡淡，有怨无怒。末托寄希望，“白玉堂”，双关，既反衬陶篱罗宅，又暗含翰林清资。

此诗诸家定为罢官闲居时作，盖据陶篱罗宅一联，可从。

落花

高阁客竟^[1]去，小园花乱飞。

参差^[2]连曲陌，迢递^[3]送斜晖。

肠断未忍扫，眼穿仍欲稀^[4]。

芳心^[5]向春尽，所得是沾衣^[6]。

【注释】

[1]竟：尽，终于。

[2]参差：此处状花之纷纷飘落。

[3]迢递：遥远貌。

[4]“眼穿”句：言见花落而望之，惜之，而花仍不悟人意而凋谢。

[5]芳心：花心，亦指看花之心。

[6]沾衣：亦双关，即指花蕊零落飘飞而沾惜花者之衣，又指惜花之人望花之飘零而泪落沾衣。

【点评】

诗咏落花而极寓身世之感。“花自飘零水自流”，落花本易兴伤逝之感，义山对花落亦自有伤逝迟暮之叹。首联以“客去”衬“花落”，所谓“天下无不散之客，又岂有不落之花？”（姚培谦笺）推而广之，人生在世亦如此花开花落耳！浮生劳碌奔走，心为物役，而谛观刹那，逡巡消逝。末联将落花与自己身世绾合为一：“芳心向春尽”，也正是己心一生希冀之彻底毁灭。劳碌半生，所得为何？沾衣惹带而已。

论者极赏首句。钟惺评云：“落花如此起，无谓而有至情。”屈复云：“首句如彩云从空而坠，令人茫然不知所为。”写落花而从“客竟去”落笔，凭空宕出，而以“花乱飞”迅即收回，衬帖自然，意象混茫，情绪莽莽。

深树见一颗樱桃尚在

高桃留晚实^[1]，寻得小庭南。

矮堕绿云髻^[2]，欹危红玉簪^[3]。

惜堪充凤食，痛已被莺含^[4]。

越鸟夸香荔，齐名亦未甘。

【注释】

^[1]晚实：晚熟的果实。谢朓《咏墙北栀子》：“余荣未能已，晚实犹见奇。”

^[2]矮堕髻：古代妇女一种发髻型，此形深树绿叶。

^[3]欹危：高挂。簪，同簪。

^[4]凤食莺含：《礼记·月令》：“仲夏，天子羞以含桃，先荐寝庙。”含桃即樱桃，传为莺鸟所含食故名。唐代皇帝每以樱桃赐大臣。充凤食喻仕于朝；被莺含，比沉沦使府。

【点评】

此托樱桃抒怀。深树绿云中忽见一颗晚实樱桃隐在僻处。樱桃原可供君上，堪食丹山之凤，而今遗落深僻云云，显以不仕朝廷而入僻幕自况。“越鸟”“香荔”，皆南方景物，当为桂幕作。姚培谦笺：“摧残偶剩，此樱桃之不遇也。士之抱才遗佚，何以异此！”所见甚确。

蝉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1]。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2]。

薄宦梗犹泛^[3]，故园芜已平^[4]。

烦君^[5]最相警，我亦举家清^[6]。

【注释】

^[1]“本以”二句：《吴越春秋》：“秋蝉登高树，饮清露，随风撓挠，长吟悲鸣。”高，除指其栖止高枝外，又寓其品格高洁。

^[2]“五更”二句：寒蝉彻夜哀鸣，至五更已声稀欲断，而蝉自哀鸣，树自青碧，一似无情者。沈德潜曰：三句“取题之神。”朱彝尊曰：“第四句更奇，令人思路断绝。”

^[3]“薄宦”句：《战国策·齐策》：“土梗与木梗斗，曰：‘汝不如我，……汝逢疾风淋雨，漂入漳河，东流至海，泛滥无所止。’”梗，桃木所制木偶人。意谓为此薄宦而如木偶人四处漂泊。

^[4]“故园”句：陶潜《归去来兮辞》：“田园将芜胡不归？”此自薄宦梗泛而思归故园。

^[5]君：指蝉。

^[6]举家清：一贫如洗。清，双关，兼清贫、清廉义。

【点评】

此诗以蝉自喻。蝉栖高枝而饮清露，故通首实自白己之高洁清贫。一、二言因高洁而贫，哀鸣寄恨终日徒然。纪晓岚云：“意在笔先。”三、四言彻夜长鸣，至五更已声疏欲断，而一树青碧，无视寒蝉之哀鸣；喻世情冷暖，环境险恶。钟惺极赞第四句，以为“碧无情三字冷极、幻极”。李因培评曰：“追魂之笔，对句更可想而不可言。”或谓此屡启陈情，而令狐不肖，亦聊备一说。要之托寓失所依栖，故五、六嗟泛梗而兴故园之思。七、八言听此蝉声哀警，而我举家清廉，不劳相警也。何义门云：“结则穷而益贤。”

此诗当作于大中二年（848）、三年（849）秋间令狐拒绝援手之后。

十一月中旬至扶风^[1]界见梅花

匝^[2]路亭亭艳，非时裊裊香^[3]。

素娥^[4]惟与月，青女不饶霜^[5]。

赠远虚盈手，伤离适断肠^[6]。

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7]。

【注释】

[1]扶风：唐扶风郡在今陕西扶风县。

[2]匝：绕。

[3]“非时”句：非时，不适时、不是时候。梅花应小寒一候花信，一般腊后始见，今十一月初即秀，故云“非时”。裊裊，香气馥郁。

[4]素娥：嫦娥。

[5]“青女”句：主霜雪之女神。《淮南子》高诱注：“青女，青腰玉女，主霜雪也。”饶，让、减。不饶霜，意谓不少减霜威之肆虐。

[6]“赠远”二句：梅为东风第一枝，故古有折梅赠远报春之俗。《荆州记》载陆机诗云：“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此云开放非时，故徒然盈手满握，适足伤离断肠也。

[7]年芳：谓春花之美好者。沈约《三月三日率尔成篇》：“丽日属元巳，年芳具在斯。”此云报春之花。

【点评】

此诗于大中五年（851）入蜀途中所作。按唐扶风在今陕西扶风县，西南经宝鸡至散关二百四十二里（《元和郡县图志》）。大中五年（851）冬，有《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诗。此即赴东川柳仲郢幕入扶风界见路旁梅花感怀而赋。年四十，距妻子病逝仅三四个月。

诗咏梅寄怀，纯是自我写照。梅即是我，我即如梅，“其中有一义山在”（何焯《义门读书记》）。

首联“亭亭艳”描摹梅花之颜色艳异，姿态玉立；“裊裊香”则美其韵味清雅，幽香馥郁。然色态虽美，无奈绕路而开；不开在宫苑，贵府，而开在扶风界之路边，可见开非其地。不仅开非其地，并亦开非其时。二句“非时”即点“十一月”。梅花应小寒一候花信，一般须腊后始见，今十一月中旬即秀，故云“非时”。此联以早梅吐艳之非地非时领起，而以亭亭艳色和裊裊幽香反照，对比十分强烈。“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有感》）义山每发“有才无命”之叹，此“亭亭”“裊裊”之花，却作“匝路”“非时”之放，正是这“有才无命”之移情入花，将花人化、情化的哀怨之音，托寄之词。钱咏《履园丛话》云：“咏物诗最难工，太切题则黏皮带骨，不切题则捕风捉影，须在不即不离之间。”咏物诗有雕镌到具体而微者，然每黏滞乏情，绝无寄托，所谓“黏皮带骨”者。此联之工，出手即在于不即而离而极具缥缈之致。

二联之妙处有二：一以月白霜洁为匝路之早梅设置背景，更衬托梅花之高洁，补足首联对色态、韵味之描摹。二暗示素娥、青女除衬托梅花之高洁外，并无补其“匝路”“非时”之开放。纪晓岚云：“三、四爱之者虚而无害，妒之者实而有损。”（《瀛奎律髓刊误》）言素娥虽爱之，唯给予一片清冷月光；青女则妒其

洁白，不稍减霜威之肆虐。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是所谓“赠远”。然梅为报春之花，十一月中旬，所开非时，徒然满握在手，又如何“聊赠一枝春”呢？此联由促转缓，由浓化淡，转势自然。朱庭兰《篋园诗话》云：颈联“放缓一步，以淡语空际写情”。张采田以为有“赠远、伤离、思家之恨”（《玉溪生年谱会笺》）。铺衍之或有三义：一借寄梅长安，伤妻子之辞世而无所从寄，申足“虚盈手”，张采田所谓“思家之恨”。《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云：“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正同一意绪，唯一云“无家与寄”，一云“无从赠与”。二伤己与梅花之别离。扶风尚在近畿，此行赴东蜀则远至一千八百里外，何时再得归见？三伤花之离枝早凋，匝路亭亭，裊裊幽香，行人摧折，早秀早谢。《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云：“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牡丹花开，赶上春天，已叹先期零落，何况先春而开之梅花！有此数端，故云“伤离适断肠”而空际写情，淡语自深。

末联总收，以问语出之，沉痛之至。“为谁”二字特重，无因之问，无从作答。诗人伤离，断肠至极，郁积胸中而自怨自艾，因发为痴语。沈约《三月三日率尔成篇》：“丽日属元巳，年芳俱在斯。”年芳，谓春花之美好者。若云：“梅花为何而如此早秀早开？为何不能迟放而与百花共享春光？”至此，则咏梅已毕而感怀已成：所咏为梅，所叹在己，早梅即是诗人自身之写照。“为谁成早秀”，一问极痴，而又极叹己之才名早著，所遇非时，坎坷终生。“莫叹佳期远，佳期自古稀”（《向晚》），诗人无法回答“为谁成早秀”，只能在自伤自慰，自慰自伤之中，一步步“匝路”走向东川。

哀箏

延颈全同鹤^[1]，柔肠素泣猿^[2]。

湘波无限泪，蜀魄有余冤^[3]。

轻辔^[4]长无道，哀箏不出门。

何由问香炷^[5]？翠幕自黄昏。

【注释】

[1]“延颈”句：言哀箏颈长如鹤。《史记·乐书》：“延颈而鸣。”

[2]“柔肠”句：言箏声哀鸣如猿之悲泣。《搜神记》：“有人得猿子杀之，猿母悲唤，自掷而死，破肠视之，寸寸断裂。”

[3]湘波蜀魄：湘泪用二妃哭舜事，蜀魄用杜宇化鹃事。

[4]轻辔：辔，车帷。轻辔，指代轻车。

[5]香炷：焚香一炷也。何焯《班婕妤怨》：“独卧销香炷。”

【点评】

前四借哀箏为比。一云箏形如延颈之鹤。二云箏声如悲猿泣哀，切“哀箏”。三、四进一层写箏声之哀如二妃悲舜，杜宇化鹃，点点血泪。

后四转而写弹箏之人。一、二云欲驾轻车而无路可通，故终日唯闭关与哀箏为伴。三、四言当年焚香盟誓，今何由问？唯翠幕黄昏，寂寞自处矣。

据“轻”“翠幕”，此弹箏人当为女子，则诗似代抒失恋之悲。或以哀箏为义山自己写照，借哀箏抒写一生沦落之悲。所据为“湘波”“蜀魄”一联，以为暗寓己之漂泊湘川；而梓幕罢归，告哀无助，故借哀箏抒怀。此说可从。纪晓岚云：“详其语意，确有寄托。”张采田以为陈情令狐之作，未可坐实。

李花

李径独来数^[1]，愁情相与^[2]悬。

自明无月夜，强笑^[3]欲风天。

减粉与园箨，分香粘渚莲^[4]。

徐妃^[5]久已嫁，犹自玉为钿^[6]。

【注释】

^[1]“李径”句：李径，李树花下之径。数，屡、频。

^[2]相与：犹言相偕、相似。

^[3]强笑，强颜欢笑。李白《金陵江上遇莲池隐者》：“空言不成欢，强笑昔日晚。”

^[4]“减粉”二句：言减其粉白与园中新竹，分其幽香与渚中莲荷。箨，笋壳。

^[5]徐妃：梁元帝妃，初嫁时雪霰交下，帷帘皆白。此以徐妃拟李花。

^[6]玉钿：玉作之花片饰物，喻指李花之瓣片。

【点评】

一、二言独自频来李径，愁情悬心正与李花相似。落笔即人花合一，自伤自慨。冯浩曰：“第二句一篇之主。”三句自明于无月之夜，状李花之寂寞独开。四句欲风之天，只是强颜欢笑，乃临风吹落之态。张燮承《小沧浪诗话》评云：“离形得似，象外传神，赋物之作若此，方可免俗。”五、六喻己之才华尚能济物济世。七、八以徐妃比李花，亦以自况，仅取其于今半老，犹好自洁。刘学锴云：“徐妃出嫁之夕，雪霰交下，帷帘皆白，似其特爱白色，故云‘犹自玉为钿’。”

蝶

初来小苑中，稍与琐闥^[1]通。

远恐芳尘^[2]断，轻忧艳雪^[3]融。

只知防灏露，不觉逆尖风。

回首双飞燕，乘时入绮栊^[4]。

【注释】

^[1]琐闥：指宫禁。古时宫门上刻为连琐文，故称。王维《酬郭给事》：“夕奉天书称琐闥。”

^[2]芳尘：香尘，指香花。谢庄《月赋》：“绿苔生阁，芳尘凝树。”

^[3]艳雪：喻蝶粉。

^[4]绮栊：绮窗。

【点评】

此借蝶自慨，托物寄情之作。开成四年（839），商隐被排挤出秘书省至弘农尉任，诗当是斥外时作，时年二十八岁。

起二句喻初至秘书省。“小苑”“琐闥”均喻指宫禁。三、四借蝶恐远隔芳尘，好景不长；又隐忧艳雪消融，姿容不永，极貌其惬意忧心，患得患失心情。意义山初入秘书省必有阻之者。“只知”“不觉”，显示其防不胜防。末则言事变突生，斥外为尉；回首秘书省，则有“双燕”乘时而入矣。程梦星云：“言为人排挤也。”

蝶

叶叶^[1]复翻翻，斜桥对侧门。

芦花惟有白，柳絮可能温^[2]！

西子寻遗殿，昭君觅故村^[3]。

年年芳物尽，来别败兰荪^[4]。

【注释】

^[1]叶叶：摇动貌。白居易《奉和汴州令狐相公二十二韵》：“碧幢油叶叶。”

^[2]可能温：岂能重温。可，何、岂。

^[3]西子昭君：均喻蝶。

^[4]荪：一种香草。

【点评】

一、二言秋蝶翻飞于斜桥、侧门之间。三、四言至秋日唯见芦花飘白、茫茫无际，三春之柳花白絮岂能重睹！“寻遗殿”“觅故村”，言岁月消逝，旧迹难觅。七、八言至秋暮花事已尽，始来寻觅，则唯衰兰败荪可相偶也。

朱彝尊曰：“无一句咏蝶，却无一句不是蝶，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此真奇作。”纪晓岚云：“此寓人事今昔之感，以蝶自比，极有情致。”此诗咏蝶在似与不似之间，可谓不黏不滞，神完意足。

和张秀才落花有感

晴暖感余芳，红苞杂绛房^[1]。

落时犹自舞，扫后更闻香。

梦罢收罗荐，仙归敕玉箱^[2]。

回肠九回后^[3]，犹有剩回肠。

【注释】

^[1]绛房：红色花蕊，绛，深红。

^[2]“梦罢”二句：梦罢、仙归喻指花落。罗荐，罗制之垫，此指代帷幕。红苞绛房，繁花缀枝如罗幕，而花落则收矣。玉箱，谓乘舆。《晋书·左贵嫔传》：“其舆伊何，金根玉箱。”敕玉箱，言花落如仙女之舒驾归去。

^[3]回肠九回：司马迁《报任安书》：“是以肠一日而九回。”

【点评】

首联言余芳感晴暖而飘散，红苞绛房亦因晴暖而竞艳，一香，二态，此落前也。三落时，“犹自舞”，飘洒纷然之态，寓虽落而不悔。四扫后，“更闻香”，香气犹在，著一“更”字，言形尽神存，花之本色如此，无待人为也。五、六言其梦断仙归，惜其终去不可复返，故七、八有感于花落而回肠九转也。

牡丹

锦帏初卷卫夫人^[1]，绣被犹堆越鄂君^[2]。

垂手乱翻雕玉佩^[3]，折腰争舞郁金裙。

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熏^[4]。

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5]。

【注释】

[1]“锦帏”句：《典略》：“夫子见南子在锦帏之中。”

[2]“绣被”句：《说苑》载：鄂君泛舟于新波，越人拥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鄂君乃揄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

[3]“垂手”二句：《乐府解题》：“大垂手、小垂手，皆言舞而垂其手也。”《西京杂记》：“戚夫人能作翘袖折腰之舞。”二句言牡丹之临风翻舞。

[4]“石家”二句：《世说新语·汰侈》：“石季伦用蜡烛作炊。”《襄阳记》：“荀令君至人家，坐处三日香。”二句状牡丹之色、香，五谓其深红如焰，六言其香气夺人。

[5]“梦中”二句：《南史·江淹传》：“尝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妙句。”朝云用神女事。二句言当借彩笔，书此花叶，遥寄所思。

【点评】

一句以锦帏初卷时，乍见卫夫人之美以状牡丹之艳。二以鄂君举绣被而覆越女，喻牡丹绿叶之丽。三以玉佩雕成的大小垂手之舞姿摹写花叶之翻动。四以戚夫人和孙寿著郁金裙子翩翩“争舞”描绘牡丹花朵之怒放。五以石崇点蜡比其色。六以荀令香炉喻其香。七、八言我将以江淹彩笔写此雍容华贵之牡丹，寄赠巫山神女，言外唯朝云女神可以相匹。

此诗前六句六事，而生气涌出，写得雍容闲雅，无复用事痕迹，真大手笔。陆昆曾曰：“牡丹名作，唐人不下数十百篇，而无出义山右者，惟气盛故也。”又云：“此篇生气涌出，自首至尾，毫无用事之迹，而又能细腻熨帖。诗至此，纤悉无遗憾矣。”然此诗之佳处，更在末联，倏然将牡丹推开，以“我”入诗，而书寄朝云，一缕情思，惘惘飘出，不绝如缕。

神女之喻，无可坐实，恐亦女冠之流。酌编太和玉阳学道时也。

题小松

怜君孤秀植庭中，细叶轻阴满座风。

桃李盛时虽寂寞，雪霜多后始青葱^[1]。

一年几度枯荣事，百尺方资柱石功^[2]。

为谢西园车马客，定悲摇落尽成空^[3]。

【注释】

^[1]“雪霜”句：《论语·子罕》：“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2]柱石功：《汉书·霍光传》：“将军为国柱石。”

^[3]“为谢”二句：为谢，为告。曹丕《芙蓉池作》：“逍遥步西园。”曹植《公宴》：“清夜游西园。”又云：“秋兰被长阪，朱华冒绿池。”意谓西园之兰、荷、桃、李等尽皆凋零摇落时而松树则仍青葱也。

【点评】

作者以小松自况，亦咏物一体。首句言小松孤秀挺拔，次句言其轻阴荫庇。三、四以桃李之春荣冬萎与松树之傲霜斗雪两相映照，可为孔丘“岁寒后凋”之具象化，成为唐诗名句。五、六言世间荣枯屡变，凡物皆然，不必多加感慨，百尺柱石之功非不可期！末云彼西园车马之客徒赏桃李，至于雪霜多后，当悲摇落成空耳。

刘学锴、余恕诚云：“味其意致、口吻及制题，疑是少作。”刘、余说的是，可与《初食笋呈座中》诗同参。

回中^[1]牡丹为雨所败二首

下苑^[2]他年未可追，西州^[3]今日忽相期。

水亭暮雨寒犹在，罗荐^[4]春香暖不知。

舞蝶殷勤收落蕊，有人惆怅卧遥帷^[5]。

章台街里芳菲伴，且问宫腰损几枝^[6]？

浪笑榴花不及春^[7]，先期零落更愁人。

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8]。

万里重阴非旧圃^[9]，一年生意属流尘^[10]。

前溪舞罢君回顾，并觉今朝粉态新^[11]。

【注释】

[1]回中：地名，在唐安定郡（今甘肃固原）。

[2]下苑：曲江。

[3]西州：谓回中。

[4]罗荐：《汉武内传》：“帝以紫罗荐地。”刘学锴、余恕诚曰：“当系置于幄幕以防花寒者。”

[5]“有人”句：遥帷，远山之中。江淹《杂体诗》：“炼药瞩虚幌，汎瑟卧遥帷。”注：“遥，远也；帷谓山中。”此以人拟花。

[6]“章台”二句：章台，秦台名。唐长安有章台街，多柳，所谓“芳菲伴”也。宫腰，细腰。此以章台柳喻宏博得中者，彼固以腰柔取媚而得意者。

[7]不及春：赶不上春天。孔绍安《咏石榴》：“只为来时晚，开花不及春。”

[8]“玉盘”二句：玉盘，指牡丹花冠。玉盘迸泪、锦瑟惊弦，皆以喻急雨打花，一拟其态，一摹其声。

[9]“万里”句：指回中乌云蔽天，再不是往日曲江园圃。

[10]生意：生机。《晋书·殷仲文传》：“此树婆娑，无复生意。”流尘，尘泥。

[11]“前溪”二句：于兢《大唐传》：“前溪村，南朝习乐之所，今尚有数百家习音乐，江南声伎多自此出，所谓舞出前溪者也。”此以前溪之翻舞比风雨中牡丹之摇荡飘飞。冯浩曰：“落尽之后，回念今朝，并觉雨中粉态尚为新艳矣。此进一层法。”

【点评】

此二首开成三年（838）春暮作于安定，借牡丹写照，抒宏博不中选之恨。《安定城楼》，凭高临远，感愤而赋。此则借为雨所败之牡丹，以咏物出之。

首章。一、二言往年曲江下苑之牡丹已经逝去，不可追忆，今乃于西州风雨之中与之相期。言去岁登第，曲江游宴，何等繁华，于今一去不可复返；时隔一年，而沦落西州，寄人为幕。三句承二，言今，言西州“水亭暮雨”；四句承一，言去岁，言曲江下苑之“罗荐春香”。五、六“落蕊”“惆怅”，点“为雨所败”。五句以舞蝶之惜“落蕊”，正写“败”，六句以佳人之怅卧比花事之已阑。七、八以章台街里芳菲之杨柳比同年留京之得意者。言其春风得意，日日于风前起舞，恐“宫腰”亦损多多矣。

次章。一、二言榴开虽不及春，然牡丹早开早谢，先榴而零落，更令人愁心。商隐及第，盖借令狐绹之荐于高锴，是牡丹之早开；使令狐未荐，或即如榴花之不及于春。然“大抵世间遇合，不及春者，未必遂可悲；及春者，未必遂可喜”（姚培谦笺）。因令狐之荐，遂及于春；亦因牛党之排斥，而宏博不中选，故而言“先期零落”也。三句玉盘比牡丹花蕊，迸泪喻疾雨横风；花之心伤，亦人之伤心。四句锦瑟惊弦，喻风声雨声大作；破梦则谓前程之理想抱负，至此全为风雨所破矣。五句言西州回中，万里重阴，已非昔日曲江旧圃。六句言进士及第，于今一年，努力追求，而如牡丹之花落委地，全付流尘。七、八透过一层，诗思则预飞至异日花蕊落尽，反观今日雨中粉态而觉今日尤胜他时。此诗人据今日遭遇，预测日后厄运当更甚于今。今日虽为雨所败，尚于枝头粉态飘舞，来日则“零落成泥碾作尘”矣。

二诗全以为雨所败之牡丹自况，有神无迹，“凄然不忍卒读”（张采田笺）。

柳

江南江北雪初消，漠漠轻黄惹嫩条。

灞岸已攀行客手，楚宫先骋舞妓腰。

清明带雨临官道，晚日含风拂野桥。

如线如丝^[1]正牵恨，王孙归路^[2]一何遥！

【注释】

^[1]如线如丝：形容柳枝之细长如丝线。白居易《杨柳枝》词：“人言柳叶似愁眉，更有愁肠似柳丝。”孟郊《春日有感》：“风吹柳丝垂，一枝连一枝。”

^[2]王孙归路：刘安《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孙，自比，反用《招隐士》诗意。

【点评】

诗有“江南江北”“楚宫”字，似大中二年（848）春正自江陵将归桂幕作。一句点时令、背景。二言柳色初生。三忆灞岸之柳。按商隐随郑亚赴桂幕，三月七日离京，乃柳条渐长，其于灞陵伤别，当依依攀折。

《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云：“明年赴辟下昭桂，东郊痛哭辞兄弟。”四眼前江陵之柳，故以“楚宫”点之。五、六互文，清明、晚日，官道、野桥，当是南归桂州行旅中所见之柳。七、八柳丝牵恨，感叹羁旅无期，亦客中见柳思归之作。

野菊

苦竹园南椒坞边^[1]，微香冉冉泪涓涓。

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2]。

细路^[3]独来当此夕，清尊相伴省他年^[4]。

紫云^[5]新苑移花处，不取霜栽^[6]近御筵。

【注释】

^[1]“苦竹”句：苦竹，又名还味竹、旋味竹或苦伏竹。其笋初煮食或苦涩，停久则味还甘。见《竹谱详录》。陆昆曾曰：“言所托根在辛苦之地也。”

^[2]“已悲”二句：何焯曰：“寒雁，自比羈远；暮蝉，则不复一鸣，欲诉而咽也。”

^[3]细路：狭小之路径。杜甫《秋风》：“石古细路行人稀。”

^[4]“清尊”句：即《九日》云：“曾共山翁把酒卮”意。

^[5]紫云：冯浩曰：“取霄路神仙之义。”

^[6]霜栽：指野菊。

【点评】

此咏菊自伤之作。大和、开成于令狐楚幕，是绕墀之霜天白菊，十二年后而成“野菊”。首言此野菊栽于苦竹园南，椒坞之边，所谓托根于辛（椒坞）苦（苦竹）之地，当喻指沉沦使府。二句言香微露重，涓涓有泪，此人菊形一，亦人亦菊：香微则难远，露重则阻深，是以辛苦而涓涓泪落矣。三言此九秋之菊，托根辛苦，敷荣在野，有如寒雁南飞而羈栖，隐寄托身桂幕。四句思以振起，言不忍将一点芳心与暮蝉同咽，是不甘沉沦使府之意。五句言此夕于桂岭逶迤而来至绀之府上；细路，崎岖、逶迤意。六云尚记昔年与令狐楚清尊相伴，亦《九日》“曾共山翁把酒卮”意。“此夕”与“他年”相较，真天渊之别，令人感叹。不取霜栽，“霜栽”即是野菊；言不取野菊入紫云新苑，是七、八明示令狐绀不与荐引。通篇亦伤亦怨。陆昆曾曰：“《野菊》一篇，最为沉痛。”王夫之评曰：“有飞雪回风之度，《锦瑟集》中赖此以传本色。”

据“此夕”句，当是大中二年（848）重阳日返京时作。义山归京约当九月初，或即在九日，匆匆赴令狐府第，绀不之见，先作《九日》，继自绕阶之“霜天白菊”联类而及，自叹自此为霜栽野菊，无移花紫云新苑矣。

流莺

流莺飘荡复参差，渡陌临流不自持^[1]。

巧啭^[2]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

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3]开闭时。

曾苦伤心不忍听，凤城^[4]何处有花枝？

【注释】

^[1]不自持：不能自主。

^[2]巧啭：鸟婉转鸣叫。《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莺以善啭，鸟以悲啼。”

^[3]万户千门：暗点流莺在京华。《汉书·东方朔传》：“起建章宫，左凤阙，右神明，号千门万户。”

^[4]凤城：亦作丹凤城。唐时大明宫前有丹凤门故称。

【点评】

此诗托流莺自伤飘荡，无处可栖，为义山咏物之上品。诗以流莺自况，可作多解。以为自伤爱情无望，是为失恋之诗；以望“莺迁乔木”，又可喻指企望登第；而据“曾苦”字，则又似晚年各处幕府“飘荡”后所作。三解相较，似后说为胜。“凤城何处有花枝”，言会昌以来诸公一一罢黜，无一在朝，无所依归也。冯浩评云：“颌联入神，通体凄惋，点点杜鹃血泪矣。”张采田曰：“含思宛转，独绝古今。”

蜂

小苑华池烂漫通^[1]，后门前槛思无穷。

宓妃^[2]腰细才胜露，赵后^[3]身轻欲倚风。

红壁寂寥崖蜜尽^[4]，碧檐迢递雾巢空^[5]。

青陵粉蝶休离恨，长定相逢二月中^[6]。

【注释】

[1]“小苑”句：华池，即花池。烂漫，任情真率之谓。杜甫《驱竖子摘苍耳》云：“烂漫任远适。”义山以蜂自比，言当年任情烂漫于小苑华池间飞越。

[2]宓妃：即洛神。《洛神赋》：“腰如约素。”

[3]赵后：赵飞燕。《西京赋》：“飞燕宠于体轻。”以蜂之轻细之态喻己之细弱无依。

[4]“红壁”句：红壁，红泥涂抹之壁。沈佺期《北望苏耽山》：“碧峰泉附落，红壁树傍分。”此处借指山崖。崖蜜，即石蜜、蜂食。意谓蜂食已尽，无可恋留。

[5]“碧檐”句：碧檐，碧绿色之飞檐。杜牧《华清宫》：“碧檐斜送日。”借指朝廷禁省，即首句所谓“小苑华池”。迢递，遥远。

[6]“青陵粉蝶”二句：青陵粉蝶喻妻。慰妻子不必以离恨为苦，二月春暖当归也。可与《对雪》“龙山万里无多远，留待行人二月归”同参。

【点评】

此以蜂自喻，以蝶喻妻，盖寄慰别情之作。陆昆曾笺云：“义山沉沦记室，代作嫁衣，犹蜂之终年酿蜜，徒为人役耳。”一、二言昔日于朝廷宫禁烂漫而飞，而今沉沦使府唯在后门前槛思之无穷也。三、四言己腰细身轻，无所依傍。五、六喻幕府寂寥，蜂食已尽，而碧檐宫禁，旧巢迢递，京华再无可托身之所。七、八慰妻莫伤离恨，二月春暖花开，我定当归家。

义山三为幕府，无可定编。青陵在郢州，地近徐沛，姑定大中五年（851）徐幕罢归前作。

辛未七夕^[1]

恐是仙家好别离，故教迢递作佳期。

由来碧落^[2]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3]。

清漏渐移^[4]相望久，微云^[5]未接过来迟。

岂能无意酬乌鹊，惟与蜘蛛乞巧丝^[6]。

【注释】

^[1]辛未：宣宗大中五年（851），商隐年四十，时在徐幕。

^[2]碧落：天空。《度人经》注：“东方第一天有碧霞遍满，是名碧落。”单士谔《江亭游宴》：“碧落风如洗，清光镜不分。”

^[3]“可要”句：可要，岂要、岂必要。金风玉露，秋风霜露，秋夕，指牛郎织女相会时。

^[4]清漏渐移：清漏，清晰之滴漏声。渐移，指漏刻。鲍照《望孤石》：“啸歌清漏毕。”

^[5]微云：《四民月令》：“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如地河之波。”

^[6]“岂能”二句：《白孔六帖》：“七月七日，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荆楚岁时记》：七夕妇女乞巧于中庭，“有蟪子网于爪上者，则以为得巧”。蟪子，蜘蛛的一种。冯浩曰：喜鹊“填桥之功最多，岂得反厚于蜘蛛耶？”

【点评】

程梦星“以为七月二十八、九为义山悼亡之日”，可从。此七夕，距妻逝尚有时日，而亦未料其遽逝，故咏牛女“语轻而带谑”（朱彝尊笺），当无托寓。

首二言牛女一年一度，佳期迢递，恐是仙家好别离之故。三、四以反法紧接：由来碧落银河之畔，正是夫妻相会之所，何须待金风玉露之七夕一年一度耶？五、六言牛女相望既久而后始迟迟相接，回应一、二“好别离”“故教”云。七、八推开，言既得相接相会，本应有酬于乌鹊，而何独与蜘蛛以巧丝乎？

通篇用翻案法：人生喜聚恶离，此言“好别离”；传牛女七夕一会，此言天河碧落何时不可会！两情睽隔，只是渴望会合，此言“相望久”“过来迟”；原应有酬乌鹊，此言“惟与蜘蛛乞巧丝”。诸家俱见此法，评云：“起便翻新出奇”（何义门）；“牛女渡河，本属会合；此言别离，乃诗家翻案法”（陆昆曾）；“此诗皆疑问翻案，不犯实位”（胡以梅）；“诗贵翻案，翻案始能出奇。双星故事，从来只是贪于会合，此却疑其欢喜别离”（赵臣瑗）。

临发崇让宅紫薇^[1]

一树秾姿独看来^[2]，秋庭暮雨类轻埃^[3]。

不先摇落应为有^[4]，已欲别离休更开。

桃绶含情依露井，柳绵相忆隔章台^[5]。

天涯地角共荣谢，岂要移根上苑栽^[6]？

【注释】

[1]崇让宅：王茂元宅在洛阳崇让坊。紫薇：落叶小乔木，四五月始花，至八九月，花多紫红色。

[2]来：句末助词，无义。

[3]轻埃：轻尘。谢朓《观雨》：“散漫似轻埃。”

[4]“不先”句：宋玉《九辩》：“草木摇落而变衰。”应为有，应为有我在，即紫薇为我而开，为我之观赏而不先凋落也。

[5]“桃绶”二句：桃绶，桃色丝带，以系官印，此只指桃。古乐府：“桃生露井上。”柳绵相忆，谓柳。前句云朝夕相依，后句云彼此相隔。张采田曰：“代家室写怨。”

[6]“岂要”句：岂要、岂必、何必。上苑，指京师。《西京杂记》：“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

【点评】

此为大中五年（851）赴梓州东川幕前所作。按柳仲郢七月任东川节度使，约八九月辟商隐入幕，时妻逝未久，义山当居洛。

一言紫薇满树秾艳，“独看”见其孤寂，无人观赏。二句是紫薇背景：于秋庭暮雨独开。“庭”，崇让宅东庭。三句言时令已届深秋，紫薇本应凋谢，今更不先摇落，或因我而开，回应首句。四言已将远适，则去后又何须更开乎？五、六言桃树，柳树，桃尚相依，而柳今忆我而远隔章台。末联由愤激而强做排解，言到处同一开落，何须托根京华乎？言外已已应辟东川，又将远行矣。

赠荷花

世间花叶不相伦^[1]，花入金盆叶作尘。

惟有绿荷红菡萏^[2]，卷舒开合任天真^[3]。

此花此叶长相映，翠减红衰愁杀人。

【注释】

^[1]相伦：相同、相类似。《水经注·泅水》：“俗谓之泅口，非也，斯决、灌之口矣……盖灌、泅声相伦，习欲害真耳。”

^[2]菡萏：荷花。《诗·郑风·山有扶苏》：“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传曰：“荷叶，扶渠也；其花，菡萏。”

^[3]天真：自然。《庄子·渔父》：“圣人法天贵真。”王维《偶然作》：“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

【点评】

一、二言世间重花而轻叶。三、四言唯扶藁绿叶红荷，花叶相伦；卷舒开合，任其自然耳。“惟有”二字贯下句，言唯扶藁为花叶并重，采入金盆。五句所以申足“惟有”，言不唯卷舒自然，且长相辉映。六句惜其不永也。

《暮秋独游曲江》云：“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可与此诗同参。此《赠荷花》当为比体，似赠王氏之作。言此间之叶原不能与花比并，唯荷之花、叶长相辉映。“翠减红衰”即叶落花谢，叹夫妇双双老矣。

张采田云：“以不雕琢为工，故饶有古趣。”

送别、赠寄诗·送到咸阳见夕阳

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

竹坞无尘水槛清^[1]，相思迢递隔重城^[2]。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注释】

^[1]竹坞：四面竹树环合的地方。此处指骆氏亭四周竹林环抱。坞，地势周高而中凹。水槛：临水的亭榭。槛，栏杆。

^[2]迢递：遥远。重城：指长安。唐时长安有皇城、内城、外城。左思《吴都赋》：“郭郭周匝，重城结隅。”刘逵注：“大城中有小城。”

【点评】

崔雍、崔衮，李商隐从表叔崔戎子。《新唐书·崔戎传》：“子雍字顺中，由起居郎出为和州刺史。”《集》中《安平公诗》又云：“仲子延岳年十六”“其弟炳章犹两丱”。张采田《李义山诗辨正》以为“延岳为崔福，炳章疑为崔裕”，不确。考崔雍字顺中，又字延岳。按古人名、字每以互训。雍有雍顺、和顺义。《尚书·尧典》：“黎民于变时雍。”传：“雍，和也。”《新唐书·李知本传》：“事亲笃至，与弟知隐雍顺。”是崔雍字顺中，于义甚合。又，雍州地处秦、陇，延岳（西岳）之地。《集韵》：“嶽，古作岳。”故崔雍又字延岳，于义亦合。炳章当为崔衮字。衮，天子与上公之服。《事物纪原》：“黄帝作画，象日月星辰于衣上，以似天。”故衮服上之文采称衮章。王俭《拜仪同三司》：“班同衮章，變和台曜。”《玉篇》：“炳，明著也。”崔衮字炳章，盖取衮章明著之义。

此诗诸家笺唯推许“寄怀之意，全在言外”（香泉评），或言“下二句暗藏永夜不寐”（何义门评），或云“不言雨夜无眠，只言枯荷聒耳，意味乃深”（纪晓岚评），实皆表浅。盖此诗所蕴含不遇之叹、身世之感，全在末句“留得枯荷听雨声”。诗人宿骆氏亭，入夜听雨打荷声，物动于情，情附于物，情景相生，遂以枯荷自况：荷虽已枯，又遭雨打，而其声仍有可闻者，因为有枯荷在也。而今自己连枯荷也不如！宏博已取，又为一“中书长存”抹去；入秘书省任职校书郎，又调外补一俗吏，盖有人（如令狐绹辈）拟连根拔去而后快。故“留得”二字极须重看，言下有“留不得”之意。《红楼梦》第四十回：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枯）荷听雨声。’偏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义山以无题艳情著称，大家闺秀如黛玉者，自然要声明“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然对“枯荷”竟至如许共鸣，则曹雪芹实以为黛玉其时之身世、处境，与李商隐有极相似之处：漂泊无依，寄人篱下，为人所不容。联系李义山行年，并考其径称“崔雍崔衮”名，则诗当作于调补弘农离职秘书省之时：其日当出东城春明门，宿京郊骆氏亭。或以为宏博不中选赴泾原时作，但赴泾州须自西城金光门、开远门或延平门出，薄暮当不宿于春明门外东郊之骆氏亭也。

诗系开成四年（839），商隐年二十八，崔雍二十岁，崔衮未冠时。

寄令狐郎中^[1]

嵩云秦树久离居^[2]，双鲤迢迢一纸书^[3]。

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4]。

【注释】

^[1]令狐郎中：令狐绹，时为右司郎中。郎中，六部诸司之长。

^[2]嵩云秦树：嵩山的云，秦地的树。“嵩云”自谓，时李商隐卜居洛下故云；令狐绹为右司郎中，居长安，因比之“秦树”。

^[3]“双鲤”句：时李商隐患瘵恙，居洛阳养病，令狐绹有书问讯。双鲤，指书信。《古诗》：“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4]“休问”二句：梁园，汉梁孝王所建宫苑，司马相如曾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故亦梁园宾客。“梁园旧宾客”，比自己如司马相如之客居梁园，曾为令狐楚幕僚，深受知遇。司马相如晚年卧病，闲居茂陵，而李商隐当时亦正卧病洛阳，故有末句以答。

【点评】

此以诗代柬，答令狐绹书问。商隐一生为令狐绹所遇，沉沦使府，均在大中年间牛党得势之时。此诗作于会昌四五年（845）秋间，时李德裕秉政，故当商隐闲居卧病，令狐绹始有书问讯。

首言长安、洛阳，两地离居；二感不远千里寄书存问；三句以“梁园旧宾客”隐含往昔与令狐一家之亲密情谊；四句始及自己当前的处境、心情，内涵十分丰厚，直可当一篇言情尺牍：有叙说、抒忆、感激以及对往昔交谊之深沉怀念。

会昌年间，李德裕秉政，令狐绹不仅未因牛党之故而被排斥，且两度升迁。此为令狐绹可致书存问、与商隐言好之政治基础。诗中流露对令狐之深挚厚谊，是李商隐不以党见视令狐之明证。

代秘书赠弘文馆^[1]诸校书

清切曹司近玉除^[2]，比来^[3]秋兴复何如？

崇文馆里丹霜后，无限红梨忆校书。

【注释】

^[1]弘文馆：即崇文馆，唐属门下省，有校书郎二人。

^[2]“清切”句：清切，居高位要职而事务清闲。《梦溪笔谈》：“旧翰林学士，地势清切，皆不兼他务。”曹司，古官员治事之所。玉除，玉阶，玉庭。据《长安志》载，弘文馆近太极殿，故以近玉除羨之。曹植《赠丁仪》诗：“凝霜依玉除，清风飘飞阁。”

^[3]比来：近来。

【点评】

此诗虽代作，而情意殷殷，“风韵绝人”（纪晓岚评）。妙在三、四，霜后梨红，无限眷忆，正自道其失校书郎而调补弘农之恨。博学宏词落选，出秘书省而调充俗吏，是义山一生吃紧处，故每怀耿耿。

送王十三校书分司东都^[1]

多少分曹^[2]掌秘文，洛阳花雪^[3]梦随君。

定知何逊缘联句，每到城东^[4]忆范云。

【注释】

[1]王十三：王茂元季子，义山妻舅，时以校书分司东都，义山诗以送之。

[2]分曹：古代职官治事分科分部谓分曹。《汉书·成帝纪》：“尚书四人，为四曹。”

[3]洛阳花雪：《何逊集·范广州宅联句》：“洛阳城东西，故作经年别。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此四句为范云作。何逊联句云：“濛濛夕烟起，奄奄残辉灭。非君爱满堂，宁我安东辙。”诗以何逊比王十三，范云自比。

[4]城东：借指洛阳。

【点评】

何逊比王，范云自比。梦随君，君忆我，相赏知音，所以“梦”“忆”也。

一、二言王十三以校书分司东都，虽离西京，失秘书省清资，然洛下花雪美景，正可自娱，我亦因之而梦随君往也。三、四云君之居洛，定缘联句而忆我。城东，洛阳东城。杜牧《张好好诗·序》：“后二岁，于洛阳东城重睹好好。”按东城有王茂元崇让坊宅。平冈武夫《洛阳城图》载，崇让坊在洛之东城伊水南，西嘉庆坊，北履道坊，东里仁坊。故四句云“每到城东”，是每回王家即义山岳家故宅则当忆我也。王十三，名字皆无考，唯义山诗称“王十二兄”，而于“王十三”则无“兄”字，或小于义山也。纪晓岚云：“纯从对面用笔，此躲闪法也。”

杜司勋^[1]

高楼风雨感斯文^[2]，短翼差池不及群^[3]。

刻意伤春复伤别^[4]，人间惟有杜司勋。

【注释】

^[1]杜司勋：杜牧，字牧之，大中二年（848）三月任司勋员外郎，晚唐著名诗人，与李商隐齐名，后人并称“小李杜”，以别于李白与杜甫。

^[2]风雨：喻世道衰微。兼寓对杜牧的思念。《诗经·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序》云：“《风雨》，思君子也。”

^[3]差池：不齐貌。《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

^[4]伤春伤别：指杜牧的忧国伤时和羁宦漂泊之作。《楚辞·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点评】

首句云当“高楼风雨”之时，读杜牧之忧国伤时、羁宦漂泊之诗篇，极为所感。王羲之《兰亭集序》：“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感斯文，为斯文所感。二句“短翼”“不及群”乃自谦自慨之辞；诗人自比“短翼”，不及侪辈。三、四颂杜，亦以自伤，纪晓岚以为“借司勋对面写照”即是。

杜牧曾在淮南牛僧孺幕下，属牛党。大中三年（849）五月，其所作牛僧孺墓志，竭力诋毁李德裕。而李商隐为李德裕《会昌一品集》作序，对牛无一毫攻讦之辞，对杜牧亦倾倒备至，可知商隐绝无党见，亦未介入牛李党争，人品自高。

西南行却寄相送者^[1]

百里阴云覆雪泥，行人只在雪云西。

明朝惊破还乡梦，定是陈仓碧野鸡^[2]。

【注释】

^[1]相送者：畏之送至咸阳，义山有留别之作。此则自咸阳西南行而寄畏之。

^[2]碧野鸡：隋陈仓县，唐至德二年（757）改为宝鸡县。据《史记·封禅书》载：秦文公狩猎于陈仓板城，获若石之物，祀之。其神来常以夜，光辉若流星，其声殷殷如雄鸡，故名宝鸡。

【点评】

此诗妙在将地名、传说与明朝鸡声糅合在一起，而写明朝梦中，恍在京华。然为鸣声惊破还乡之梦，始知此身已至宝鸡。未至而思归，反点羁旅行愁，心系京华。纪晓岚评：“以风致胜。诗固有所取义而自佳者。”又云：“着眼在‘还乡梦’三字，却借陈仓碧鸡反点之，用笔最妙。”

访隐者不遇成二绝

秋水悠悠浸野扉，梦中来数觉来稀^[1]。

玄蝉声尽叶黄落，一树冬青^[2]人未归。

城郭休过^[3]识者稀，哀猿啼处有柴扉。

沧江白石樵渔路，日暮归来雨满衣。

【注释】

^[1]“梦中”句：数，屡、频。稀，此处为模糊义。

^[2]冬青：《本草图经》：“女贞凌冬不凋，即今冬青木也。”

^[3]城郭休过：言隐者平生不入城郭。《后汉书·逸民列传》：庞公（亦作德公、庞德公）：“居岷山之南，未尝入城府。夫妻相敬如宾。荆州刺史刘表数延请，不能屈。”休过，不过。

【点评】

首章一、二言梦中频到隐者居处，但见悠悠秋水，映照其门，然醒来回味其处，又甚为模糊。此言梦中之境。三、四实境，言其至也，则蝉去叶落，唯一树冬青。“人未归”点题中“不遇”字。一虚一实，写得空灵脱俗，确是隐者所居。末句有远神。

次章一、二拟想之辞。一句揣度隐者不入城郭，因识者自稀。二句猜想其当至云深猿啼之处，彼处当更有“柴扉”也。郭璞《山海经》注：“猿鸣，其声哀。”鲍照《登庐山》诗：“鸡鸣清涧中，猿啸白云里。”三、四写空寂久等，冒雨自归。“沧江白石”，南方景物，又归于“樵渔路”上，当是丧失家道后，晚年东川幕作。

义山悼伤后，心境凄寂，每作“清凉山行者”之想。此“访隐者”或即其心灵之外化，而借“隐者”寄托其归隐出尘之思，所谓“世界微尘，绝弃爱憎”也。可与《北青萝》同参。

寄蜀客

君到临邛问酒垆^[1]，近来还有长卿无？

金徽却是无情物^[2]，不许文君忆故夫。

【注释】

^[1]临邛酒垆：《史记·司马相如传》载：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卓文君新寡，相如以琴挑之，俱之临邛，尽卖车骑，买酒舍，文君当垆，相如自著犊鼻褌，涤器于市中。

^[2]“金徽”句：金徽，琴名，指代琴。《国史补》：“蜀中雷氏琴，最佳者玉徽，次琵琶徽，次金徽，次螺蚌徽。”徽，琴徽，原指系弦之绳。却是，正是。

【点评】

此蜀客往昔曾游蜀，当有艳遇，今再游，义山风之，言前之妙姝，今非所属，蜀中自有如司马长卿者，琴挑而去也。

一、二言君到蜀地，当知近来有否司马相如者流。三、四云琴声无情，君之所谓如文君之姝，当早为其所挑而再不忆汝也。朱荆之《增订唐诗摘抄》云：“本意言（青楼）女子无情，游其地者勿为所惑耳。唐时蜀中极盛，盖佳丽之薮也。如张乔诗曰‘行歌风月好，莫老锦城间。’又云：‘相如曾醉地，莫滞少年游。’意盖可见。”朱笺最切，毋庸深解。诗盖讽劝之辞，故隐其名曰“蜀客”。

寄在朝郑曹独孤李四同年^[1]

昔岁陪游旧迹多，风光今日两蹉跎。

不因醉本兰亭在，兼忘当年旧永和^[2]。

【注释】

^[1]四同年：郑茂休、曹确、独孤云、李定言，同为开成二年（837）进士。

^[2]“不因”二句：《晋书·王羲之传》载：羲之于永和九年（353）与孙绰等四十一人修祓禊之礼于兰亭，兴乐而书兰亭诗序，醒后更书数十百纸不及也。唐时登第，同年例于曲江游宴，故以喻兰亭宴集，并以《兰亭》比同年姓名谱。此反言见意。

【点评】

一、二重叙旧游，见昔日同年之谊深，而今日四位在朝，我独沦落也。三、四言设若不因同年之旧谱尚在，我几忘却当年曲江游宴、雁塔题名事矣。屈复曰：“写自己之几忘旧谱，反言见意。”

同年在朝，我独沉沦；于同年交谊几忘，正感叹同年之忘我也。吐属委婉，语极含蓄。张采田曰：“借以自慨，非怨诗。”

赠白道者^[1]

十二楼^[2]前再拜辞，灵风正满碧桃枝^[3]。

壶中^[4]若是有天地，又向壶中伤别离。

【注释】

[1]白道者：即白道士。

[2]十二楼：指道观，屡见。

[3]灵风碧桃：仙风仙桃，道观前景象。《重过圣女祠》：“尽日灵风不满旗。”《石榴》诗：“可羡瑶池碧桃树。”

[4]壶中：《云笈七签》：“施存，鲁人，学大丹之道。遇张申，为云台治官，常县一壶，如五升器大，化为天地，中有日月，夜宿其中，自号壶天。”

【点评】

此留赠白道士。一言白道士于道观前再拜辞别。二叙拜别时观前景象。碧桃、灵风，点时在春日。《重过圣女祠》：“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三由白道士而及于壶公悬壶。四由拜辞伤别而及于壶天伤别。言钟情之如我辈，则人天皆然；人生天地间，则无可逃于情者也。屈复曰：“神仙亦不能无别离之情，而况我辈情之所钟乎？”朱彝尊评三、四云：“奇想。”

晋昌晚归马上赠^[1]

西北朝天路^[2]，登临思上才^[3]。

城闲烟草遍，村暗雨云回。

人岂无端别，猿应有意哀。

征南^[4]予更远，吟断望乡台^[5]。

【注释】

^[1]晋昌晚归：访晋昌令狐未遇，晚归于马上吟别。

^[2]天路：似即天街，指朱雀大街。

^[3]上才：上等之才，又指上才之人。《后汉书·冯衍传赞》：“体兼上才，荣微下秩。”

^[4]征南：南行，指赴东川梓幕。

^[5]望乡台：《寰宇记》引《益州记》云：“望乡台，在成都县西北九里。”

【点评】

一言自晋昌令狐宅晚归，朝朱雀大街行进。商隐寓所在南郊樊川南，入城似皆借宿开化坊令狐楚旧宅。开化坊在朱雀街东第一街，近皇城朱雀门。晋昌坊在街东第三街，近曲江池。自晋昌至开化，须往西北方向经朱雀大街，故云“西北朝天路”。二言于路中登高临远而思缙；以“上人”赞缙。三、四为归路登临所见，因夜色苍茫故云。五句言此别赴东川，非平白无故，盖京华无栖身之处，言下缙竟不肯援手。六句言己如猿哀，啼鸣有因，盖悼亡无依，《闻惊禽》篇所谓“失群挂木”也。结言将南行蜀地，吟断于望乡台矣。

或云此诗与《宿晋昌亭闻惊禽》皆商隐陈情令狐之作，误。令狐缙阴妒义山，而外示周旋，商隐自不可与之交绝。将赴东川，临行拜别，亦人之常情。至亏赞其“上才”云云，亦礼仪须当如此，不可因此而言“屡启陈情”也。

寄裴衡^[1]

别地^[2]萧条极，如何更独来？

秋应为黄叶，雨不厌青苔。

沈约只能瘦^[3]，潘仁岂是才^[4]。

离情堪底寄^[5]，惟有冷于灰。

【注释】

[1]裴衡：裴衡字无私。《樊南文集》有《代裴无私祭文》。义山仲姊适裴氏，衡或其亲族。

[2]别地：指昔时惜别之地。

[3]“沈约”句：《南史·沈约传》载：沈约有志台司，梁武不用，以书陈于徐勉，言己老病，革带常须移孔。

[4]“潘仁”句：《晋书·潘岳传》：“潘岳少以才颖见称。”

[5]堪底寄：有何可寄。底，何。

【点评】

冯浩注引徐武源曰：“潘仁句用悼亡，裴或其亲亚欤？”刘学锴云：“‘潘岳岂是才’，犹言‘潘仁只是哀’，似作于王氏新亡后。”可从。一、二言己不当重来昔日别地，别地今何等萧条！三、四补足“萧条”：秋风秋雨，黄叶飘零，青苔遍地。五、六言己悼伤之后，瘦如沈约，哀似潘仁。七、八因独来萧条别地而忆昔别裴衡，离情满怀，今何可寄！唯有一片灰冷之心。冯浩评曰：“情之萧条，较地尤甚矣。逐层剥进，不堪多读。”张采田曰：“结句回应，章法极完密，非率笔可拟也。”

裴明府居止^[1]

爱君茅屋下，向晚水溶溶。

试墨出新竹，张琴和古松。

坐来闻好鸟，归去度疏钟^[2]。

明日还相见，桥南贳酒壚^[3]。

【注释】

^[1]居止：居处。向秀《思旧赋序》：“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宾退录》载，唐人称县令为明府。此裴明府未详。

^[2]度疏钟：疏钟之声传送。度，送。

^[3]贳酒酤：贳，赊欠。《史记·高祖纪》：“常从王媪、武负贳酒。”裴骃集解引韦昭曰：“贳，赊也。”酤，浓烈之酒。《说文》：“酤，厚酒也。”《淮南子·主术》：“肥酤甘脆，非不美也。”

【点评】

此诗以慕裴明府之高雅闲逸而见志。一句“爱君”字直贯六句。一、二爱其茅屋四周，向晚时有溶溶水色，自所见落笔，见居止之清雅不俗。三、四试墨新竹，张琴松阴，见主人之高情逸致。五、六绾合主客，言闲坐时闻啼鸟好音，归去则疏钟远送，二句自听觉写出。以上六句皆义山之所爱。七、八云既有如此脱俗出尘之处，则明日我当复来，且至桥南酤酒，再共度一日也。屈复曰：“义山之倾倒于裴至矣。”诗以慕明府之高逸，抒宦场风波之厌倦。然生计所逼此高雅逸致“求之流辈岂易得”哉！其《复至裴明府所居》云“行矣关山方独吟”，尘世营扰，烦襟难洒！可与《复至》一首同参。《复至》云：“伊人卜筑自幽深，桂巷杉篱不可寻。柱上雕虫对书字，槽中瘦马仰听琴。求之流辈岂易得？行矣关山方独吟。酤取松醪一斗酒，与君相伴洒烦襟。”然裴明府亦有“烦襟”者，且须以松醪美酒浇洒之，则亦官场中翻过筋斗者，故可引义山之倾倒共鸣矣。姚培谦曰：“裴盖去官家居者。”信然。

据“行矣关山”句，则或徐幕、梓幕前作。

及第东归次灞上却寄同年^[1]

芳桂当年^[2]各一枝，行期未分压春期^[3]。

江鱼朔雁长相忆^[4]，秦树嵩云^[5]自不知。

下苑^[6]经过劳想象，东门送钱又差池^[7]。

灞陵柳色无离恨，莫枉长条赠所思。

【注释】

^[1]及第东归：义山开成二年（837）进士及第，三月东归济源省亲。灞上，在长安东三十里。

^[2]芳桂：指登第。《晋书·郗诜传》：“臣对策第一，犹桂林一枝，昆山片玉。”当年，正当妙年。

^[3]分：读去声，料、料想。压春期，冯浩曰：“在春梢，故曰‘压’。”

^[4]“江鱼”句：用鱼雁传书事，言虽音信可通，然彼此阻隔，只能相忆而已。

^[5]秦树嵩云：指同年留在长安而已则东归洛下。秦，长安；嵩，济源，在洛中，南有嵩山。云、树，喻两地相思之情。杜甫《春日怀李白》：“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6]下苑：曲江。

^[7]差池：《诗·邶风·燕燕》：“差池其羽。”此指分离。

【点评】

此同年未详，意或韩瞻。诗人及第东归省母，而同年则留长安，彼此分离，故有“江鱼朔雁”“秦树嵩云”之谓。五、六旧解多误。刘学锴、余恕诚笺：“二句谓曲江之会，已成追忆，惟供异时之想象回味；今日同年东门设宴饯行，依依话别，正如双燕之差池。”末云已与同年虽两地差池而无效小女子态“共沾巾”，故亦无须枉折柳条以赠我也。

王鸣盛云：“不过寻常叙别语，亦必用如许曲致。义山之思深，而解者（按指冯浩）之悟微，两得之。”姚培谦笺云：“对此灞桥柳色，彼岂能知人离恨耶？翻觉折赠之为俗况矣。”亦可备一说。

赠田叟

荷蓑^[1]衰翁似有情，相逢携手绕村行。

烧畲^[2]晓映远山色，伐树暝传深谷声。

鸥鸟忘机翻浹洽^[3]，交亲得路昧平生。

抚躬道直诚感激^[4]，在野无贤^[5]心自惊。

【注释】

[1]荷蓑：肩负除草器具。《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蓑。”

[2]烧畲：焚烧田中之草木以肥田。《韵会》：“畲，火种田也。”

[3]“鸥鸟”句：言人无机心，能使异类如鸥鸟者相与狎近。此指代荷蓑衰翁。《列子·黄帝》载：海上有人，每旦从鸥鸟游，鸥之从者百数。其父令取来，明日之海上，鸥鸟舞而不下，以其有机心也。浹洽，通和融洽。《汉书·礼乐志》：“教化浹洽，民用和睦。”

[4]“抚躬”句：言身怀直道而不为所用，故心中感愤不平。躬，身。

[5]在野无贤：《尚书·大禹谟》：“野无遗贤，万邦咸宁。”

【点评】

诗有“相逢携手绕村行”句，当作于会昌四至五年（844—845）闲居永乐时。“烧畲”，未必荆楚始有，故定编桂府归途作，乏据。按杜甫《秋日夔府咏怀》云：“煮井为盐速，烧畲度地偏。”是蜀地也烧畲。大约江南均有此俗，陆游《村舍》云：“山高正对烧畲火。”然烧荆榛杂草做肥之俗，永乐未必不有，俗称烧荒，东北至今遍有之。

屈复笺曰：“相逢似有情，因而携手同行。次联同行时情景。五淡远之情，六孤高之品。有情如此，安得野无遗贤哉！鸥鸟忘机，翻能浹洽；交亲得路，竟昧平生，人不如鸟！田叟之高如此；故结言野有遗贤也。”按此诗主旨尽在末句：“在野无贤心自惊。”既指田叟，亦以自寓。《新唐书·李林甫传》载：玄宗尝诏天下有一艺者得诣阙就选，林甫建言，悉委尚书省选试，而无一中程者，“林甫因贺上，以为野无留才”，此暗用其意。野无遗贤，野无留才，则不在朝者，均非贤者，无有才智。言下在朝之“交亲得路”如令狐绹辈妒贤嫉能，扼塞贤才，故自心惊也。

送崔珣^[1]往西川

年少因何有旅愁，欲为东下更西游。

一条雪浪吼牛峡，千里火云^[2]烧益州。

卜肆^[3]至今多寂寞，酒垆^[4]自古擅风流。

浣花笺纸^[5]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6]。

【注释】

[1]崔珣：崔珣字梦之，大中进士，存诗一卷。有《哭李商隐》诗云：“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可谓义山知己。

[2]火云：夏时之云，俗称火烧云。杜甫《三川观水涨》：“火云无时出，飞电常在目。”

[3]卜肆：《汉书·严君平传》载：君平卜筮成都，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即闭肆下帘。

[4]酒垆：用相如文君事，屡见。

[5]浣花笺纸：元和初蜀妓薛涛居浣花溪旁，以潭水造深红小彩笺。见《寰宇记》。

[6]玉钩：指宴饮中藏钩之戏。玉钩，酒钩，用汉武帝钩弋夫人事。

【点评】

崔珣为义山知交，本欲沿江东下，无奈却作西川之游，故有旅愁。李商隐于赴桂途经江陵巧遇崔，作诗送之、慰之。起以问语出之，言年少不应有旅愁。下三句倒折，申述旅愁原因。纪晓岚笺：“此言己之流离老大，有愁固宜，年少乃亦旅愁，从何处有耶？”又云：“‘欲为’三句正是旅愁之故。”二联“一条”“千里”，“雪浪”“火云”，“巫峡”“益州”，皆属对精巧。陆昆曾《李义山七律诗解》云：“‘巫峡’一联，不过写景，著‘吼’字、‘烧’字，便不平庸，然又极稳妥。”下半慰之之词。五句是宾，六句是主，言无须问君平之寂寞，但看相如之风流，是可游乐也。结则进一步慰之：还有浣花笺纸足供吟咏。陆昆曾以为末联“收拾中四句作结，此诗家大开大阖法也”。

赠刘司户蕡^[1]

江风吹浪动云根^[2]，重碇^[3]危樯白日昏。

已断燕鸿初起势^[4]，更惊骚客后归魂^[5]。

汉廷急诏谁先入^[6]？楚路高歌意欲翻^[7]。

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8]。

【注释】

[1]刘司户蕡：刘蕡字去华，幽州昌平人。太和二年（828），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切论黄门大横，将危宗社。宦官深嫉之，诬以罪，贬柳州司户参军。

[2]云根：指石。宋孝武《登乐山》：“积水溺云根。”

[3]重碇：系舟之石墩。

[4]“已断”句：蕡昌平人属燕，故以燕鸿称之。断其初起之势，言其对策下第。

[5]归魂：指刘蕡自柳州放还途中，时在楚地，故称“骚客”。

[6]“汉廷”句：用文帝征贾谊事。刘学锴、余恕诚曰：“‘谁先入’与四句‘后归’相应。谓朝廷急诏征回者虽不乏其人，蕡独后归。”

[7]翻：摹写，歌唱。白居易词：“听取新翻杨柳枝。”

[8]“凤巢”句：《帝王世纪》：“黄帝时，凤凰止帝东园，或巢于阿阁。”九重门，《九辩》：“君之门兮九重。”

【点评】

商隐越年有《哭刘蕡》诗云：“黄陵别后春涛隔。”是义山与刘蕡此次相遇在黄陵。黄陵，山名，在今湖南湘阴，近湘水入洞庭湖处。据刘学锴、余恕诚考证，刘蕡自柳州放还而商隐自南郡返桂，二人相遇于江乡，故诗当作于大中二年（848）春正。

上半兴而兼比。首句就眼前湘水即景写起，兴也；而风浪掀石，又比阉宦之势盛。二句取“白日昏”义，以比朝廷蔽于小人。刘蕡，燕人，故以燕鸿喻之。燕鸿初起，特指太和二年（828）刘蕡应贤良方正科；因对策猛烈抨击宦官而落选，故又云“已断。”“后归魂”，言朝廷急诏征回者不乏其人，而蕡独后归。“初起”即被断，归又独后，见蕡之坎坷，亦以示商隐对友人之同情与不平。从“后归”又启下句之“急诏”，是下半抒慨，回归本位。意刘蕡因诏入京，故“楚路高歌”，冀有升迁之望，可欢也；然君门万重，凤巢西隔，又可泣也。纪晓岚评曰：“只‘凤巢西隔九重门’一句竟住，不消更说，绝好收法。”

赠从兄闾之

怅望人间万事违，私书幽梦约忘机^[1]。

荻花村里鱼标^[2]在，石藓庭中鹿迹微。

幽径定携僧共入，寒塘好与日相依。

城中獬犬憎兰佩^[3]，莫损幽芳^[4]久不归。

【注释】

^[1]忘机：心无纷竞，淡泊自处。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诗：“我醉君亦乐，陶然共忘机。”

^[2]鱼标：禁止捕鱼之标识。《新唐书·百官志》载，水部郎中掌渔捕之事，“凡坑陷井穴皆有标”。又河渠署，“凡沟渠开塞，渔捕时禁皆专之”。

^[3]“城中”句：獬犬，疯狗。《左传·哀公十二年》：“国狗之瘕，无不噬也。”杜预注：“瘕，狂狗也，今名獬犬。”兰佩，以兰花为佩。《离骚》“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

^[4]幽芳：喻高洁之品格。

【点评】

此赠从兄而相约归隐之作。味“怅望人间万事违”“城中獬犬憎兰佩”语，则义山之愤世嫉俗可知，唯其愤世，故欲忘机归隐。中四句皆拟想归隐乡间之情景，悠然神往也。荻花村，石藓庭；携僧游，月相依，端的是一幅世外桃源图。七、八言长安之狂犬见兰佩君子既怪且憎，莫因久留而损幽芳也。

然归隐非义山本意。考义山一生，儒之积极入世乃是其人生准则。然党人排摈，一生沉沦，故时有向慕佛道而出尘归隐之想。此亦文士大夫之通例：能儒则儒，“儒”不上则佛，则道；得意时儒，失意时则道，则佛，如此而已。

刘学锴以为徐幕前作，可从，盖大中三年（849）作也。

赠司勋杜十三员外

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1]。

前身应是梁江总^[2]，名总还曾字总持。

心铁已从干镆利^[3]，鬓丝休叹雪霜垂。

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4]。

【注释】

^[1]杜秋诗：杜秋即杜仲阳。杜牧《杜秋》诗序云：杜秋十五为李锜妾，锜叛灭，入宫，有宠于景陵。穆宗即位，命为皇子傅姆。皇子壮，封漳王，后被诬废削，秋因赐归故里金陵。

^[2]江总：历仕梁、陈、隋，以总得名于梁故称梁江总。

^[3]“心铁”句：言心似铁坚，指杜牧胸中有甲兵。牧善筹划用兵，并注《孙子十三篇》。从，共，同。干镆，干将、镆铘，宝剑名，见《吴越春秋》。

^[4]“汉江”二句：义山自注云：“时杜奉诏撰韦碑。”韦丹，元和循吏第一，文宗诏牧撰韦丹遗爱碑以记之。晋羊祜都督荆州，甚得民心，卒，百姓为立碑岷山，望其碑者莫不流泪，杜预名之曰“堕泪碑”。汉江指杜预，因预曾任襄阳太守，地近汉江。又因同为杜姓，故转指杜牧。西江，即江西。韦丹曾任江西观察使，故以西江指代韦丹。“汉江远吊”即指牧撰碑事。

【点评】

此诗应重看者二：一、诗之主旨在劝慰并赞叹杜牧。五、六言杜牧胸有甲兵，心铁坚利，非一般文士可比，虽年已老大，亦不必叹老嗟卑。七、八回应一、二，赞其诗文定当传世。诗则《杜秋》一篇，文则有韦丹碑足与杜预《堕泪碑》同辉千古。时杜牧出刺江乡，自有失意之叹。而义山桂管归京，始选周至俗尉，转留假京兆参军，其沦落甚于杜牧，其不计一己之穷愁，反慰劝他人，亦可嘉也。二、诗以复词重言出之，潜气内转，往复回环，风调情味殊殷切恳诚，一似胸中缓缓流出。金圣叹曰：“二‘牧’字，二‘杜’字，二‘秋’字，三‘总’字，二‘字’字……出奇无穷也。”细析之，一、二、四、七句皆叠在二、六字；三、四句“总”字勾连，末又回应，则颌联三“总”复叠；二“字”字在一、四句，又均为第五字，真“水精如意玉连环也”。

汴上送李郢^[1]之苏州

人高诗苦滞夷门^[2]，万里梁王有旧园^[3]。

烟幌自应怜白紵^[4]，月楼谁伴咏黄昏。

露桃涂额依苔井，风柳夸腰住水村^[5]。

苏小小^[6]坟今在否，紫兰香径与招魂^[7]。

【注释】

^[1]李郢：字楚望，长安人，大中十年（856）进士，诗调清丽。

^[2]夷门：《史记·信陵君列传》：“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此以侯嬴比李郢，并切汴上。

^[3]梁王旧园：《西京杂记》：“梁孝王好宫室苑囿之乐，筑兔园。”此指李郢旧在汴幕。

^[4]白紵：吴歌有《白紵歌》《白紵曲》。《宋书·乐志》：“紵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也。”

^[5]“露桃”二句：傅休奕《桃赋》：“华升御于内庭兮，饰佳人之令颜。”梁简文《桃花》：“飞花入露井。”露桃涂颊，风柳夸腰，状吴地女子容颜之美艳，仪态之娉婷。

^[6]苏小小：钱塘名娼，南齐时人。

^[7]与招魂：为我招其魂魄。与，为。冯浩曰：“句必有所指借。”张采田曰：“暗寓义山往日所思之人，盖其人流转江乡，歿于吴地。”

【点评】

此诗作年，刘学锴考证翔实，为大中四年（850）春，商隐奉使入京途经汴州与李郢相逢而作。首句言郢人高诗苦而留滞“夷门”，点汴上。时郢未第，故以侯生家贫不达喻之。二句“万里”点苏州，言苏州有郢旧时幕主在。三、四拟想郢至苏州，虽可倚烟幌，赏清音，然楼上月中孤寂一人而无知音相伴。五、六言唯吴娃之桃颊柳腰可慰思苦寂寞。七、八宕开一步，言郢至苏州当访苏小小坟头，代我一招其魂。

七、八当有寄托，然未可坐实，或亦“桃根”“桃叶”之流。张采田曰：“露桃涂颊，风柳夸腰，虽预写苏州景物，实则暗寓义山往日所思之人。盖其人流转江乡，歿于吴地，有《河内诗》及《和人题真娘墓》诗可证，所以结句属其代为招魂也。”

留赠畏之^[1]

清时无事奏明光^[2]，不遣当关^[3]报早霜。

中禁词臣寻引领^[4]，左川归客^[5]自回肠。

郎君下笔惊鹦鹉^[6]，侍女吹笙弄凤凰^[7]。

空记大罗^[8]天上事，众仙同日咏霓裳^[9]。

【注释】

[1]留赠畏之：题下自注：“时将赴职梓潼，遇韩朝回作。”原三首，二、三与“赴职梓潼”无涉，另作《无题》。

[2]明光：汉殿名，借指唐宫殿。《汉官仪》：“奏事明光殿。”

[3]当关：守门者。

[4]“中禁”句：中禁，亦作禁中，天子所居。岑仲勉曰：“颂其有词臣希望，应着眼‘寻’字。”引领，望之可即之谓。

[5]归客：预作入川后为思归之客。

[6]“郎君”句：郎君指韩瞻子冬郎偁。《后汉书·祢衡传》：“黄祖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衡揽笔作赋，文无加点，辞采甚丽。”

[7]“侍女”句：《汉武内传》：“王母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弄凤凰，用萧史、弄玉事。意谓畏之有闺房琴瑟之乐。

[8]大罗：《云笈七签》：“最上一天名曰大罗。”此喻帝宫。

[9]“众仙”句：徐松《登科记考》：“开成二年（837）高锴司贡籍……乃试《琴瑟合奏赋》《霓裳羽衣曲诗》。”是科李肱诗最为迥出，登榜首，其次张棠，其次沈黄中，王收第四，柳棠第五。其余三十五人，义山、畏之在焉，是所谓“众仙”也。朱彝尊曰：“大抵以登仙喻及第耳。”

【点评】

此将赴职梓潼谒韩，遇韩瞻朝回，约当作于大中五年（851）初冬。首二言清时无事，自无早朝晏退之烦。三、四云韩居中禁，清要之班，望之可即；而我将适蜀，思归之客能无回肠耶？对照显然。五、六称颂畏之郎君有鹦鹉之才，侍女皆凤凰之侣。言下我则悼亡，男幼女小，荣悴如判。七、八收束，回想当年同登高第，共咏霓裳，今日思之，能不黯然！

赴职梓潼^[1]留别畏之员外同年

佳兆联翩遇凤凰^[2]，雕文羽帐^[3]紫金床。

桂花香处同高第，柿叶翻时^[4]独悼亡。

乌鹊失栖常不定，鸳鸯何事自相将？

京华庸蜀^[5]三千里，送到咸阳见夕阳。

【注释】

^[1]赴职梓潼：梓潼郡为东川节度治所。柳仲郢镇东川，辟义山为判官。

^[2]“佳兆”句：指与畏之相继娶茂元女事。《诗·大雅·卷阿》：“凤凰于飞，翯翯其羽。”凤雄凰雌，比翼而飞也。

^[3]羽帐：饰以翠羽之帐。江总《新入姬人应令诗》：“新人羽帐挂流苏。”

^[4]柿叶翻时：《南史·刘歊传》：“歊未死之春，有人为其庭中栽柿，歊为兄子弇曰：‘吾不及见此席，尔其勿言。’及秋而亡。”

^[5]庸蜀：《华阳国志》：“巴、汉、庸、蜀，属益州。”

【点评】

前有《留赠畏之》，此则畏之送至咸阳留别之作，约大中五年（851）初冬。

首联言同时婚娶，同为茂元僚婿。三句云开成二年（837）同登进士第；四句言夏秋之时我独悼亡，言下而羨畏之家室完聚。五句自比乌鹊，栖无定所；六言畏之夫妻相携，琴瑟和鸣。七、八收束，言京华至梓州路途遥远，送到咸阳已是黄昏，终有一别。一去一留，刻意伤别。

梓州罢^[1]吟寄同舍

不拣花朝与雪朝^[2]，五年从事霍嫖姚^[3]。

君缘接座交珠履，我为分行近翠翘^[4]。

楚雨含情皆有托^[5]，漳滨多病竟无憀^[6]。

长吟远下燕台^[7]去，惟有衣香染未销^[8]。

【注释】

^[1]梓州罢：柳仲郢罢东川镇在大中九年（855）。

^[2]“不拣”句：不拣，不论。花朝雪朝，花晨雪晨，代指春冬。

^[3]霍嫖姚：霍去病，曾任嫖姚校尉，此借指府主柳仲郢。

^[4]“君缘”二句：珠履，指上客。《史记·春申君传》：“上客三千人，皆蹑珠履。”翠翘，妇女发饰，借指营妓。刘学锴云：“两句互文，谓我与君等因任幕职，既得结交上客，亦常接近歌伎。”

^[5]“楚雨”句：言己诗虽多艳情，然皆有所寄托。“楚雨含情”，以比艳诗。

^[6]“漳滨”句：以刘桢婴沉痾疾自比。言己在幕府多病，无所依托。

^[7]燕台：用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事，借指东川幕。

^[8]“衣香”句：用荀令君“坐处三日香”事。意谓我唯怀座主之恩德，永志不忘也。

【点评】

此梓州府罢，吟此以赠同舍，大中九年（855）作。一、二言自春经冬，五年从事梓幕。三、四互文，言不论上客、营妓，我与君等皆曾交之、近之。言外非仅我特近翠翘也。似同舍中有人以义山诗多言艳情而讥之，故五句紧接“楚雨含情皆有托”，言我虽有艳情之作，然多为美人香草，有所寄托。楚雨含情，借神女巫山事以喻艳情之作。六句进一层，言五年梓幕，亦因多病无憀，未尝多与乐营宴舞，交接乐妓。七、八就“梓州罢”作结，言从此皆别梓幕而去，然府主之恩义犹未能忘怀也。

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1]

沛国^[2]东风吹大泽，蒲青柳碧春一色。

我来不见隆准人^[3]，沥酒空余庙中客^[4]。

征东同舍鸳与鸾，酒酣劝我悬征鞍^[5]。

蓝山宝肆不可入，玉中仍是青琅玕^[6]。

武威将军使中侠^[7]，少年箭道惊杨叶^[8]。

战功高后数文章^[9]，怜我秋斋梦蝴蝶^[10]。

诘旦^[11]九门传章奏，高车大马来煌煌。

路逢邹枚不暇揖^[12]，腊月大雪过大梁。

忆昔公为会昌宰^[13]，我时入谒虚怀待。

众中赏我赋高唐^[14]，回看屈宋由年辈^[15]。

公事武皇为铁冠^[16]，历厅请我相所难^[17]。

我时憔悴在书阁^[18]，卧枕芸香^[19]春夜阑。

明年赴辟下昭桂^[20]，东郊恸哭辞兄弟^[21]。

韩公堆上跋马时^[22]，回望秦川树如荠^[23]。

依稀南指阳台云^[24]，鲤鱼食钩猿失群^[25]。

湘妃庙下已春尽，虞帝城前初日曛^[26]。

谢游桥上澄江馆，下望山城如一弹^[27]。

鸂鶒声苦^[28]晓惊眠，朱槿花娇晚相伴^[29]。

顷之失职辞南风^[30]，破帆坏桨荆江中^[31]。

斩蛟破壁不无意^[32]，平生自许非匆匆^[33]。

归来寂寞灵台下，著破蓝衫出无马^[34]。

天官补吏府中趋^[35]，玉骨瘦来无一把。

手封狴牢屯制囚，直厅印锁黄昏愁^[36]。

平明赤帖^[37]使修表，上贺嫖姚^[38]收贼州。

旧山万仞青霞外，望见扶桑出东海^[39]。

爱君忧国去未能，白道青松了然在^[40]。

此时闻有燕昭台^[41]，挺身东望心眼开。

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42]。

彭门^[43]十万皆雄勇，首戴公恩若山重。

廷评日下握灵蛇^[44]，书记眠时吞彩凤^[45]。

之子夫君^[46]郑与裴，何甥谢舅^[47]当世才。

青袍白简^[48]风流极，碧沼红莲倾倒开^[49]。

我生粗疏不足数，梁父哀吟鸛鹄舞^[50]。

横行阔视倚公怜，狂来笔力如牛弩^[51]。

借酒祝公千万年，吾徒礼分常周旋^[52]。

收旗卧鼓^[53]相天子，相门出相^[54]光青史。

【注释】

[1]同舍：同居一舍之人。《史记·司马相如传》：“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此指同僚。大中三年（849）十一月，商隐入徐州卢宏正幕，诗作于次年春。四同舍即末段“之子”二句中之郑、裴、何、谢四同僚。

[2]沛国：汉沛郡，此借指徐州。

[3]隆准人：指汉高祖刘邦。《史记·高祖本纪》：“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为人隆准而龙颜。”司马贞索隐引李斐曰：“准，鼻也。”

[4]“沥酒”句：沥酒，滤酒，此指以酒祭奠。庙中客，诗人自指。

[5]“征东”二句：征东，征东将军，指武宁军节度使卢宏正，以徐州在东故云。鸛与鸾，犹鸛侣鸾朋，喻指相友善如同舍等同僚。冯浩曰：“假同舍劝词，见永将依托。”二句意谓同舍劝我悬挂征鞍，从此可永托卢幕，不需再劳碌征行。

[6]“蓝山”二句：蓝山，玉山，其山产玉。此以蓝山宝肆喻卢幕。仍是，又是；仍，复。青琅玕，青玉，上品之玉。意谓卢幕如玉山宝肆，入幕本非容易，更加幕中僚士皆是佼佼者，惭愧厕身其中。美同僚兼示自谦。

[7]“武威”句：言卢宏正乃镇使之杰出者，汉武威将军刘尚。义山《少将》云：“族亚齐安陆，风高汉武威。”武威将军，借指卢宏正，或云指王茂元。

[8]惊杨叶：春秋时楚大夫养由基善射，能百步穿杨。见《战国策·楚策》。每以穿杨比文战得胜，此喻卢少年登第。

[9]数文章：评论文章，数，计数、评数，评论。

[10]梦蝴蝶：用庄周梦蝶事，见《锦瑟》注。此指浮生若梦，抱负成空。

[11]诘旦：明早，明朝。丘迟《侍宴乐游苑》诗：“诘旦阊阖开，驰道闻风吹。”

[12]“邹枚”二句：邹枚，邹阳、枚乘，西汉文学家，据下句“大梁”字，似路逢汴幕友人。刘学锴以为宣武幕文士李郢等人。不暇揖，无暇揖让，言行色匆匆，未作停留。

[13]会昌宰：会昌县令。会昌，唐昭应县旧名。大和八年（834）卢宏正曾任昭应令。

[14]高唐：《高唐赋》，传为宋玉作，写楚襄王游高唐，梦遇神女事。此喻指作者类似之诗作。

[15]由年辈：犹如同年辈之人，由同犹。此言卢不仅赏识，且誉可与屈宋并驾也。

[16]“公事”句：武皇，借指唐武宗。铁冠，指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御史所戴铁冠，以铁为柱，故称铁冠。《后汉书·高获传》：“获冠铁冠，带铁钺。”卢宏正于会昌二年（842）任御史中丞。

[17]“历厅”句：历厅，越过厅堂。时义山任秘书省正字，与御史台官署相近。相所难，帮助解决疑难问题。相，辅佐，帮助。

[18]在书阁：指在秘书省校理秘阁图籍。

[19]芸香：香草，古时多用以驱除藏书中之蠹虫。

[20]下昭桂：昭州、桂州，均为桂管观察使所辖。此言应郑亚辟，入桂管幕。

[21]辞兄弟：指与胞弟羲叟辞别。是年羲叟新登进士，故于长安东郊送别。

[22]“韩公堆”句：《长安志》：“韩公堆，驿名，在蓝田县南二十五里。”跋马，回转马脚。《篇海》：“足后为跋。”《资治通鉴·唐纪》注：“跋马者，摇駄马衔，偏促一辔，又以两足摇鼓马腹，使之回走。”

[23]“回望”句：《陇头歌辞》：“遥望秦川，心肝断绝。”意谓回望秦川，树木矮小如荠菜。

[24]阳台云：指荆楚之地。《高唐赋序》：“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25]“鲤鱼”句：韩愈诗：“土生为名累，有如鱼中钩。”喻为生计所迫而下昭桂。猿失群，暗寓夫妇离别。

[26]“湘妃庙”二句：言春尽经湖南，而入夏始至桂林。湘妃庙，即黄陵庙，在北洞庭湖畔。虞帝城，指桂林，桂林虞山下有舜祠。

[27]“谢游桥”二句：谢游桥、澄江馆当为纪念南齐诗人谢朓而建之游览胜地。山城，桂林。

[28]鸬鹚声苦：古人以为鸬鹚鸣声如“行不得也哥哥”，易触动乡愁，故云“声苦”。

[29]晚相伴：朱槿花朝开暮落。唐时幕客早出暮入，至晚始归，故云“晚相伴”。

[30]“顷之”句：言不久因郑亚南贬循州而罢幕辞离北行。

[31]“破帆”句：言途经荆江水路遭遇风浪险阻，并寓仕途之风险挫折。

[32]“斩蛟”句：应读为“不无斩蛟破壁之意”。《博物志》载：澧台子羽携带千金之璧渡河，遇风浪，两蛟夹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剑，击蛟皆死。既渡，以璧投于河，河伯跃而归之。子羽毁璧而去。”意谓已非无子羽斩蛟破壁之志。

[33]匆匆：随便，草率。

[34]“归来”二句：后汉第五颍“客止灵台中，或十日不炊”。见《后汉书·第五伦传》。蓝衫，青袍，唐八、九品官所著。意谓桂管归京，孤子无助，官职反降。义山回长安后选周至县尉，正九品下阶。

[35]“天官”句：天官，指吏部；府，指京兆府。趋，低头小步急走，表示对上司之尊敬。句言后又补为京兆府掾曹，在府中趋走供差。

[36]“手封”二句：狴牢，牢狱。屯制囚，把制令扣押的囚犯集中起来。屯，聚。制囚，皇帝下令拘禁之囚犯。直厅，在府厅当值。直、值通。印锁，即锁印。意义山在京兆府或代理法曹参军事，故有“手封狴牢”“直厅锁印”事。

[37]赤帖：朱标文檄，即书写贺表之红色纸帖。

[38]嫖姚：汉霍去病为嫖姚都尉。此借指收复沦陷吐蕃之三关七州之将领。

[39]“旧山”二句：旧山，故山。指作者故乡怀州附近之王屋山。《云笈七签》：“青要帝君紫云为屋，青霞为城。”意谓故乡王屋山高万仞，可望见海东之日出。扶桑，传说为东海神木，日所栖息处。

[40]了然：清晰貌。

[41]燕昭台：战国时燕昭王筑黄金台以招天下贤士。此指卢宏正幕。

[42]“且吟”二句：王粲《从军诗》：“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陶渊明有《归去来兮辞》。意谓乐于从军入卢幕而不愿如渊明之归隐田园。

[43]彭门：徐州。徐州古名彭城。

[44]“廷评”句：廷评，大理评事。唐幕僚常带京职如廷评者，以其带京衔，故云日下。日下，指京城；又与下句“眠时”对举，似又指当日之时。曹植《与杨德祖书》：“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此握灵蛇即握灵蛇之珠，喻指掌握为文之秘。

[45]“书记”句：书记，节度掌书记。《晋书·文苑传》：“罗含字君章，尝昼卧，梦一鸟文彩异常，飞入口中，因惊起，自此此后藻思日新。”

[46]之子夫君：《诗·魏风·汾沮洳》：“彼其之子，美如英。”《楚辞·九歌》：“思夫君兮太息。”此“之子”“夫君”，称美之辞。

[47]何甥谢舅：东晋何无忌，名将刘牢之甥，人云“酷似其舅”。谢舅，指谢安。借何、谢称美幕中二武职幕僚。

[48]青袍白简：唐时八、九品穿青袍，六品以下执竹笏即白简，言幕士皆低职，然却皆为风流文采之士。

[49]“碧沼”句：《南史·庾杲之传》载：“萧綦赞王俭长史庾杲之曰：‘泛绿水，依芙蓉，何其丽也。’”时称俭府为莲花池。后因称幕府为莲幕。碧沼，碧波曲池。倾倒开，烂漫开，形容繁艳。意谓同舍正如碧池中之红莲，开得十分繁艳。

[50]“梁父”句：《梁父吟》相传为诸葛亮抒怀之吟。《三国志·诸葛亮传》：“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鸛鹄，八哥。《晋书·谢尚传》：王导谓尚曰：“闻君能作鸛鹄舞，一座倾想。”尚即着衣帻而舞，旁若无人。鸛鹄舞，舞曲名。杜审言《赠崔融》：“兴酣鸛鹄舞。”常以喻慷慨有大志。

[51]牛弩：以牛筋张弦之强弩。此形容己笔力之雄健。

[52]周旋：追随。

[53]收旗卧鼓：谓收军凯旋归朝。

[54]相门出相：冯浩曰：卢氏四房，长房、二房、三房皆有相；弘正四房，未有相，故以颂之。《史记·孟尝君传》：“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

【点评】

此诗大中四年（850）作于徐州卢幕，自叙其生平之阅历。

首徐州为古沛地，故以“沛国东风”起兴，并点时令。继借同舍劝言，美同舍兼自谦抑，又以点题。“武威将军”以下，追叙已与宏正之交谊，并纬以生平之经历。“我生粗疏”四句，言己之粗疏，原不足与同舍比数，唯横行阔视、笔力雄健为卢公所怜赏，自谦亦自负语。末四句以赞祝府主作收。

中五十六句为一篇主体，又约可厘为七层。“武威”八句称颂宏正并感聘入幕。“忆昔”八句言在昔即曾受知于宏正。“明年”八句言为生计所迫，骨肉分离而南下昭桂。“谢游”八句言羁旅桂州，离职罢幕及归途风波。“归来”八句叙还京授尉周至，留假参军专事章奏事。“旧山”八句言本拟归隐旧山，无奈爱君忧国，故去而未能；值此忽闻卢公开燕昭以待贤者，遂慨然入幕。“彭门”八句叙宏正之深得军心，一时幕僚尽皆名士，再颂美府主兼及同舍。

此诗论者异议处在“武威”八句，钱龙惕、钱良择、姚培谦、屈复、程梦星诸人，皆以为义山感茂元知遇并以女妻之，而冯浩、张采田、刘学锴则以武威公为卢宏正。聊记以备考。

此篇为玉溪集中之大构佳作。起手即苍苍茫茫，磊落坦荡。通篇峻快绝伦，一气转旋，傲岸激昂，一洗酸儒之气。纪晓岚评曰，“沉郁顿挫之气，时时震荡于其中”“挨叙而不板不弱，觉与盛唐诸公面目各别，精神不殊，盖玉溪笔法原高耳”。陆士涓以为“变尽艳体本色”“足见其才之未易量矣”。

感怀诗·古来才命两相妨

滞雨

滞雨^[1]长安夜，残灯独客愁。

故乡云水地^[2]，归梦不宜秋。

【注释】

^[1]滞雨：久落不停之雨。滞，淹留。

^[2]云水地：荥阳在黄河南岸，又有浮戏、嵩高之山，秋水东逝，山间云流，故云“云水地”。

【点评】

此雨阻长安，思乡之作。首句切题，“夜”字起二句“残灯”。二句灯残客独，故乡愁袭来。三、四言故乡云水萦绕，此秋云、秋水，最易牵客子羁愁，即便梦归故里，亦不宜秋夜。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老杜《登高》云：“万里悲秋常作客。”义山滞雨长安，羁客孤愁，想故乡秋云、秋水，今如此秋夜，更易引悲秋之情，是所以“不宜秋”也。

纪晓岚评：“运思甚曲，而出以自然，故为高调。”所谓“运思甚曲”，正诗人不正言滞雨悲秋，而反言不宜秋日归乡，即便“归梦”，亦不宜秋天，是“偏愁到梦里去”，更显乡愁之浓！

早起

风露澹^[1]清晨，帘间独起人。

莺花啼又笑，毕竟是谁春？

【注释】

^[1]澹：安闲恬静。《广雅·释诂一》：“澹，安也。”《广雅·释诂四》：“澹，静也。”《释文》：“澹，恬静也。”

【点评】

诗言已于清晨帘间独起，安闲恬静，见莺啼婉转，春花怒放，然此春物毕竟为谁，言下如此春物，非我有也。

考义山一生，可谓春物昌荣而非其所有，当是武宗会昌时期。此期间正卫公当政，王茂元出镇陈许，未久又以书判拔萃，重入秘书省，所谓“莺啼花又笑”也。然其后（会昌二年，842）即因母丧居家，又其后（会昌三年，843），茂元卒、徐氏姊夫卒，又其后（会昌四年，844）移家永乐，所谓“我独丘园坐四春”（《春日寄怀》）也。会昌仅六年，而“遁迹丘园，前耕后饷”达四年，大好“春光”几失。迨会昌五年（845）十月服阙入京，重官秘书省正字，而六年（846）三月武宗遽崩，李德裕、郑亚等贬斥，则“春光”全失矣。故此有“毕竟是谁春”之叹。徐增《而庵说唐诗》云：“人言义山诗是艳体，此作何等平澹，岂绚烂之极耶？”

诗当作于移家永乐，约会昌四年（844）或五年（845）春间。

高花

花将^[1]人共笑，篱外露繁枝。

宋玉临江宅^[2]，墙低不拟窥^[3]。

【注释】

^[1]将：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云：“将，犹与也。”李白《月下独酌》：“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2]临江宅：《渚宫故事》：“庾信因侯景之乱，自建康遁归江陵，居宋玉故宅。”庾信《哀江南赋》：“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

^[3]“墙低”句：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臣未之许也。”此反其意。

【点评】

此偶见篱外“高花”，有感而发，非咏花也。宋玉，义山自比。高花，或谓喻身份高贵之女子。云我宅墙低，虽可窥此“高花”，然“不拟窥”也。言外高者自高，低者自低，我未必“窥”汝也。或谓高花喻高品京职，亦通。余谓此“高花”可比宏博，可比令狐，要之，义山有感于人情冷暖，虽时有陈情，然自有一身傲骨。“不拟窥”乃全诗主意，言我门墙虽低，并不高攀。故姚培谦评曰：“身份自高。”

天涯

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

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1]。

【注释】

^[1]最高花：暮春高枝之残花。姚培谦曰：“最高花，花之绝顶枝也，花开至此尽矣。”

【点评】

诗中天涯当喻指梓幕。言花不开在京华，而开在天涯，更兼斜阳残照，莺啼花阑。我之应辟梓幕，远离京华，更兼迟暮之悲，何以为怀！三、四忽发为痴语，问莺啼可否有泪，则倩汝啼莺为我一洒残花也。杨智轩评：“意极悲，语极艳，不可多得。”屈复曰：“不必有所指，不必无所指，言外只觉有一种深情。”

夕阳楼

在荥阳。是所知今遂宁萧侍郎^[1]牧荥阳日作。

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2]。

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3]。

【注释】

^[1]萧侍郎：萧瀚，文宗时曾任郑州刺史，于荥阳建夕阳楼。李商隐家居荥阳，深受知遇。后萧贬遂宁司马，诗人登夕阳楼感怀而作。

^[2]重城：高城，夕阳楼其上。

^[3]悠悠：漂泊不定而忧思感发。

【点评】

文宗大和七年（833）三月，萧瀚贬郑州刺史。八年（834）十二月入为刑部侍郎。九年（835）七月，贬为遂州刺史，八月再贬遂州司马。《序》称“今遂宁萧侍郎牧荥阳日作”，则当作于大和七年（833）萧瀚任郑州刺史时，而于太和九年（835）萧再贬遂州时补《序》，故云“今遂宁”。

按大和七年（833）二月，李德裕入相。据《南部新书》载，时牛党羽翼杨虞卿、张元夫、萧瀚为党魁，故三月文宗贬杨常州，贬张汝州，贬萧郑州。是年春间，商隐首举进士试，为知举贾餗所不取，返荥阳家中。荥阳为郑州东甸，因得以拜谒萧瀚。时商隐年二十二。萧为仕途坎坷，李以举场失意，“同是天涯沦落人”。故当商隐拜谒萧瀚时，宾主极为款洽，此所以小《序》称萧为“所知”。

花明柳暗，春光自好，而在失意人眼中，却是愁绪绕天。黄昏登夕阳楼，遥望远天，宇下苍茫，自有“身世悠悠”之感。而天际征鸿一点，更触动满腹愁思；因己而及于所知萧瀚，被贬郑州，不亦似此孤鸿！冯浩云“自慨慨萧”，极是。《隋书·卢思道传》载：思道仕途蹭蹬，“迁武阳太守，非其好也”，因作《孤鸿赋》以自慰。《赋》有云：“忽值罗人设网，虞者悬机；永辞寥廓，蹈迹重围。始则窘束笼樊，忧悼刀俎，靡躯绝命，恨失其所……”三、四句暗用《孤鸿赋》典故，借孤鸿“恨失其所”以比己之失意、萧之迁落；“欲问”切萧，“不知”切己。无论萧、己，同是失意，此为心有所系，情有同构，故引发深切之共鸣。屈复解为“言萧公不能荐达”，非是。

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1]

黄昏封印点刑徒^[2]，愧负荆山入座隅^[3]。

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4]。

【注释】

^[1]乞假归京：以诗代辞呈，即辞去弘农尉。《旧唐书》本传：“调补弘农尉，以活狱忤观察使孙简，将罢去。”活狱，即救活死囚。时虢州刺史为李景让，其任州刺史约当开成末（839—840）。

^[2]封印：旧时官署岁暮停止办事谓之封印。《西湖游览志余》：“除夕官府封印，不复签押，新正三日始开。”或云：封印点刑徒为县尉每日散衙之例行公事。

^[3]“愧负”句：弘农县治在今河南灵宝市东北故函谷关城，与荆山相对，故云“入座隅”。

^[4]“却羡”二句：卞和泣玉乃楚之荆山，称南条荆山，与河南灵宝荆山无涉。此以同名荆山而联想及之。没阶趋，走尽石阶，又快地往前走，指古代拜迎上司的卑屈礼节。《论语·乡党》：“没阶趋进。”没，尽、完。二句意谓却羡卞和双足被刖，一生不须再向人卑躬屈膝。

【点评】

县尉主治安，负责缉捕盗贼、监管“刑徒”。《旧唐书》本传所谓“‘活狱’忤观察使孙简将罢去”，指李商隐在县尉任内救活无辜的狱囚而得罪了上司孙简，以“乞假归京”为借口准备辞职返家。李商隐同情人民疾苦，其“活狱”而忤孙简正是他进步历史观的反映。其《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云：“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存者背面啼，无衣可迎宾。”又云：“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他认为所谓“盗贼”，大多是无法生活的贫苦人民，为了活命拿一点东西，罪不至死，这是他救活死囚的思想基础。故而与上司孙简意见相左而将被罢尉，他反而觉罢得一身轻松，从而不必再对上司趋走跪拜。“愧负荆山”，即有愧于卞和：穷颜低意、阿谀奉迎甚于伤足，语极沉痛。一个县尉不能按自己的认识行事，在其位，不能行其政，不辞何为？高适《封丘尉》云：“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与此同一机杼，不能纯以调补俗尉抑郁不得志目之。

岳阳楼

欲为平生一散愁，洞庭湖上岳阳楼。

可怜^[1]万里堪乘兴，枉是蛟龙解覆舟^[2]。

【注释】

^[1]可怜：可喜。

^[2]枉，徒然。解，会、能。李白《月下独酌》：“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不解饮，不会饮、不能饮。

【点评】

作于大中元年（847）赴桂途中。李商隐约四五月间，南出长江进入洞庭前，当驻足岳州（今岳阳）登岳阳楼，诗为旅程抒怀。

李商隐丁母忧，会昌五年（845）十月服阙入京，重官秘书省正字。与释褐校书郎相较，官阶反降。明年武宗暴崩，朝局反复，牛党执政，秘书省非商隐长留之处，故应郑亚辟南赴桂州。登岳阳楼，正是“欲为平生一散愁”，一、二两句倒装。三、四言万里赴桂可为乘兴而来，即便蛟龙覆舟，也是徒然。言外有不畏蛟龙之覆舟也。蛟龙，寓比牛党。本受党人排挤，长路风波，却用反托晦之，故倍极凄痛含蓄之致。

或以为是篇所作已历洞庭风波之险，不确。岳阳楼在岳州，为长江至洞庭入口处，赴桂须先至岳州，然后泛洞庭逆湘水，经灵渠而转漓江始至桂州，不可能先泛洞庭而后再折回登楼。

楚吟

山上离宫宫上楼，楼前宫畔暮江流。

楚天长短黄昏雨^[1]，宋玉无愁亦自愁^[2]。

【注释】

^[1]长短：《吕氏春秋·明理》：“夫乱世之民，长短颀偃百疾。”高诱注：“长短者，无节度也。”引申如今俗谓横竖、反正、上下、左右、总是之意。

^[2]“宋玉”句：用宋玉悲秋“贫士失职而意不平”意。《九辩》：“余萎约而悲愁。”

【点评】

大中二年（848）秋，桂州罢幕归程于江陵作。冯浩曰：“吐词含珠，妙臻神境，令人知其意而不敢指其事以实之。”一句登楼送目，二楼前宫畔，唯有暮江东流。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见年华似水，时光不再，而以复叠吐珠，连环出之。三句远眺，无非暮雨苍茫。不论暮江东逝，抑或楚天梦雨，均足引发愁绪，故末托宋玉悲秋，点破胸愁。此等诗妙臻神境，不必指实其事，更佳。

日日^[1]

日日春光斗日光，山城斜路杏花香。

几时心绪浑^[2]无事，得及游丝^[3]百尺长？

【注释】

^[1]日日：题一作《春光》，或作《春日》。

^[2]浑：全。杜甫《春望》：“浑欲不胜簪。”

^[3]游丝：蜘蛛或青虫春日吐丝，在风中飘扬者。沈约《八咏诗·会圃临春风》：“游丝暖如网，落花雾似雾。”

【点评】

诗中有“山城”字，似桂林幕中作。

一、二言春光烂漫，日日与春阳争妍斗艳，更兼漫步山城，山路蜿蜒，杏子飘香。义山仕宦失意，然后从郑亚至桂州，如此清闲漫步于山城斜路，心绪自佳。然漫步遣愁，刹那间事；心中“有事”，自不可解。故三句一转：何时而心中全无俗事牵挂，得似游丝随意飘扬者！何义门评曰：“惊心动魄之句！”姚培谦曰：“茫茫身世，痛喝多少！”此诗之妙，全在意绪，若诗语则皆在有意无意中。故田兰芳云：“不知佳在何处，却不得以言语易之。”

钧天

上帝钧天^[1]会众灵，昔人因梦到青暝^[2]。

伶伦^[3]吹裂孤生竹，却为知音不得听^[4]。

【注释】

^[1]钧天：九天之一，在天之中央，上帝之宫。《吕氏春秋·有始》：“天有九野，中央曰钧天。”此兼指天上之音乐即“钧天广乐”。

^[2]“昔人”句：《史记·赵世家》：“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青暝，青天。意谓昔时赵简子因梦到了天宫得听钧天广乐。刘学锴、余恕诚以为“昔人指令狐绀”。

^[3]伶伦：黄帝时乐师。《吕氏春秋·古乐》：“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自大夏之西，乃之阮嶠之阴，取竹于嶠溪之谷。”

^[4]“却为”句：却为，反因。知音，通晓音律。意谓伶伦通晓音律，反而不能听到钧天广乐。

【点评】

此诗刺令狐绀兼以自寓，桂管返京后作，约当大中二年（848）秋冬。昔人比令狐绀，庸才贵仕，因“梦”而到青暝者：未尝知音，偏忽梦到，喻指令狐之得君。“余乃真知音者”，吹裂孤竹，反而不得听钧天广乐，自寓“官不挂于朝籍”。所谓贤者不必遇，遇者不必贤，“暗谳子直，兼自伤也”（徐逢源笺）。

望喜驿^[1]别嘉陵江水二绝

嘉陵江^[2]水此东流，望喜楼中忆阆州。

若到阆州还赴海，阆州应更有高楼。

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3]。

今朝相送东流后，犹自驱车更向南。

【注释】

^[1]望喜驿：在今四川广元市南。《广元县志》：“南去有望喜驿，今废。”

^[2]嘉陵江：源出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嘉陵谷，因名。流经广元、阆州（今阆中市）至渝州（今重庆）入长江。

^[3]碧于蓝：蓝，蓝草，叶可制染料，俗称靛青。杜甫《阆州歌》：“嘉陵江水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

【点评】

商隐大中五年（851）冬赴梓，于利州谒黑龙潭凭吊武后，然后由望喜驿改走陆路赴梓州。此为登望喜驿楼别嘉陵江水之作。

上首一、二云登楼远眺东流之嘉陵江水，拟想东流未远即是阆中郡。三、四云已须改陆程赴梓；若能偕江水为伴，则至阆州，应更有高楼可远望江水之入海（指奔入长江）。

下首一、二美嘉陵江水含烟带月，碧绿清澈。三句“今朝相送”，送嘉陵水也；相，偏指，代嘉陵江水。四言送其东流之后，唯觉旅况孤寂，思故乡千里；而江水更自东流，人则“犹自驱车更向南”矣。

此二首乃旅途孤寂，借惜别嘉陵江水，抒故乡遥遥，仕途坎坷之叹。有贾岛“却望并州是故乡”意。纪晓岚云：“曲折有味。”其曲折在复辞重言，回环往复，一咏而三叹也。上首五地名连环，而“阆州”三叠。下首又以“嘉陵江水”与上首之“嘉陵江水”重言之，故有反复咏叹之妙。《集》中此种衔叠曲折者甚多，读者味之，妙在一气转旋，语淡而神足。

梓潼望长卿山^[1]至巴西复怀谯秀^[2]

梓潼不见马相如，更欲南行问酒垆^[3]。

行到巴西觅谯秀，巴西惟是有寒芜^[4]。

【注释】

[1]长卿山：《方輿胜览》：“长卿山在梓潼县治西南，旧名神山。唐明皇幸蜀，见山有司马相如读书之窟，因改名长卿山。”

[2]谯秀：孙盛《晋阳秋》：“谯秀，字元彦，巴西人……桓温平蜀，反役，上表荐之。”

[3]酒垆：指成都相如之遗迹。《蜀记》：“相如宅在市桥西，即文君当垆涤器处。”

[4]寒芜：寒凉荒地上之枯槁杂草。戴叔伦《送校书兄归江南》：“寒芜晓带霜。”

【点评】

此诗论者多以为“伤不遇”也。何义门云：“相如有监门之荐，谯秀有元子之表，今不可得矣。”程梦星云：“伤今更无人荐己也，观题中‘望’字、‘怀’字可见。”

此诗三、四“巴西”衔叠，似《夜雨寄北》《别嘉陵江水二绝》。纪晓岚评：“一气写出，自饶深致，最老境不可及。”

冯浩编大中二年（848）作，刘学锴云：义山“于望喜驿别嘉陵江水后复西南行，越剑阁而至梓潼县，再向西南，行至绵州巴西县，乃顺涪江而东南下至梓州”。又云，“据‘寒芜’字，诗当即大中五年（851）赴东川幕道中作”。最为得之。

霜月

初闻征雁^[1]已无蝉，百尺楼南水接天。

青女素娥^[2]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3]。

【注释】

[1]征雁：飞雁。刘潜《从军行》：“木落雕弓燥，气秋征雁肥。”

[2]青女素娥：《淮南子》高诱注：“青女，青腰玉女，主霜雪也。”素娥，嫦娥，月色白，故曰素娥。谢庄《月赋》：“引玄兔于帝台，集素娥于后庭。”

[3]婵娟：色态妍美。江淹《丹砂可学赋》：“女婵娟兮可观。”孟郊《婵娟篇》：“花婵娟泛春泉，竹婵娟笼晓烟。妓婵娟不长妍，月婵娟真可怜。”

【点评】

一句蝉咽雁飞，暮秋风急。二句登高南眺，霜月如水。水，喻指霜华，与皎洁之秋空一色，故云“水接天”。“百尺楼”隐含高远之志。《三国志·魏志·陈登传》：“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问汜：‘君言豪，宁有事耶？’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按刘备自谓），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耶？’”义山用此以抒寄自己“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所谓“匡国之心”。然蝉咽雁征，秋高霜冷，“高处不胜寒”！纪晓岚云：“首二句极写摇落高寒之意，则人不耐冷可知。却不说破，只以青女、素娥对照之，笔意深曲。”所谓“对照”，一以青女素娥之“耐冷”与己之不耐高寒相对，一以己之“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与青女素娥之寒中斗妍争艳相照，寄托遥深。屈复曰：“三、四霜月中犹斗婵娟，何其耐冷如此！吾每见世乱国危，而小人犹争权不已，意在斯乎？”屈笺可谓探得义山心曲。《幽居冬暮》云：“如何匡国心，不与夙心期。”义山之高情远志未申，匡国之心难期，正是此辈小人借朋党之争排摈所致。

乐游原^[1]

万树鸣蝉隔断虹，乐游原上有西风。

羲和自趁虞泉宿^[2]，不放斜阳更向东。

【注释】

^[1]乐游原：义山诗以《乐游原》为题有三，此之外，有“向晚意不适”及“春梦乱不记”二首。本《集》未选“春梦”。乐游原，又称乐游苑，在长安城东南，曲江池北面。

^[2]“羲和”句：羲和，日御，日神，此指日。自趁，王楙《诗词曲语辞例释》云：“此犹言自寻。”虞泉，亦作虞渊，日入处。《太平御览》引《淮南子》曰：“日薄于虞泉，是谓黄昏。”

【点评】

一、二登乐游原所闻，所见，所触，所感。“万树鸣蝉”“原上西风”，极衰飒之象，盖晚年衰颓时作也。三、四感叹时光难再，而怨羲和自寻虞泉宿去，不放残阳复东，以痴语出迟暮之叹。《玉山》云：“何处更求回日御。”《谒山》云：“从来系日乏长绳。”义山晚年时发迟暮之叹！可与“向晚意不适”一首同参。

宫辞

君恩如水向东流，得宠忧移失宠愁。

莫向尊前奏花落^[1]，凉风只在殿西头^[2]。

【注释】

^[1]花落：即《梅花落》。《乐府诗集》卷二十四：“《梅花落》，本笛中曲也。”

^[2]“凉风”句：江淹《杂体三十首》之三：“窃愁凉风至，吹我玉阶树。君子恩未毕，零落在中路。”又，凉风，秋风，用班婕妤事，《团扇歌》云：“常恐秋节至，凉飏夺炎热。”

【点评】

一、二言君恩如水，岂能长在。二云失宠固忧，得宠亦忧。三、四劝其邀宠者，莫恃恩嫉妒，凉风一至，秋扇见捐，则所谓“恩情”者，亦中道绝矣。屈复曰：“被宠者自当猛省！”纪晓岚曰：“怨之至矣，而不失优柔之意，余音未寂。”

有感

中路因循我所长^[1]，古来才命^[2]两相妨。

劝君莫强安蛇足，一盞芳醪不得尝^[3]。

【注释】

^[1]“中路”句：中路，途中。此指人生之途。宋玉《九辩》：“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压按而学诵。”因循，王锬《诗词曲语辞例释》：“因循，悠游闲散之意，与习见之‘因袭’‘苟且’义不同。”此处为因其天理，顺其固然之意。

^[2]才命：才，指才华，才学；命，命运，运气。杜甫《别苏徯》：“故人有游子，弃置傍天隅。他日怜才命，居然屈壮图。”纳兰性德《金缕曲》“信古来才命真相负”本此。

^[3]“蛇足”二句：用画蛇添足事，《战国策·齐策》云：“为蛇足者终亡其酒。”故曰“芳醪不得尝”。芳醪，美酒。

【点评】

此诗主旨乃感叹人生有才无命，与命抗争者，即强安蛇足，愤激语也。冯浩以为“芳醪”喻宏博、校书，未确。诗中言“中路”，感慨人生途中事，当非少年时，而更似晚年回顾一生之感叹。

一、二言人生途中因循其固然之道原我之本性，言下已原非奔竞趋利之徒；无奈自古以来有才无命者多矣，故而亦曾逆固然而不堪认命。三、四“强安蛇足”即未因天理，未循固然之谓。庄生云：“因其固然”“顺其天理”，则恢恢乎游刃有余（《养生主》）。而我芳醪未尝，乃逆此而行也。诗面似自责，实为愤激嫉俗之语。

有感

非关宋玉有微辞^[1]，却是^[2]襄王梦觉迟。

一自高唐赋^[3]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4]。

【注释】

^[1]微辞：《公羊传·定公元年》：“定、哀多微辞。”孔广森《通义》：“微辞者，意有所托而辞不显，惟察其微者，乃能知之。”《登徒子好色赋》：“登徒子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

^[2]却是：正是。戴叔伦《代书寄京洛旧游》：“欲寄远书还不敢，却愁惊动故乡人。”

^[3]高唐赋：宋玉作，述楚襄王梦与神女欢会事，意在托讽，故上句云“梦觉迟”。

^[4]“楚天”句：楚天云雨，指男女欢会之作。意谓自宋玉《高唐赋》述襄王、神女巫山云雨以讽谏之后，举凡艳情之作尽被疑为有所托讽。

【点评】

此诗以宋玉自况，襄王当是泛指。一、二言我诗虽似宋玉，有微辞托讽，然盖因“襄王”之沉迷艳梦。“非关”“却是”言我之微辞乃不得不然。三、四言岂知恋、艳之诗一出，则举凡此类诗作尽被疑为有所托讽。此诗明言：我《无题》诸作，虽有些小托讽，然并非全是；别将“楚天云雨”之诗尽当托寄之作也。

春宵自遣^[1]

地胜遗尘事^[2]，身闲念岁华^[3]。

晚晴风过竹，深夜月当^[4]花。

石乱知泉咽，苔荒任径斜。

陶然^[5]恃琴酒，忘却在山家。

【注释】

^[1]遣：排除，排解。

^[2]遗尘事：遗，忘；尘事，俗事。

^[3]岁华：春日之景色。谢朓《休沐重还道中》：“岁华春有酒，初服偃郊扉。”

^[4]当：对，映照。

^[5]陶然：自乐貌。陶潜《时运诗》：“挥兹一觴，陶然自乐。”

【点评】

冯浩云：“念岁华，是不能忘也；陶然忘却，聊自遣耳。”按会昌三年（843），义山母丧，罢职居家守丧。第二年移家永乐，所谓“山家”，自述此时“遁迹丘园，前耕后饷”“渴然有农夫望岁之志”。诗面似悠然自得，实也无奈。云“忘却在山家”，是真不能忘却而聊自排遣耳。

幽居冬暮

羽翼摧残日^[1]，郊园寂寞时。

晓鸡惊树雪，寒鹭守冰池。

急景^[2]倏云暮，颓年浸^[3]已衰。

如何匡国^[4]分，不与夙心^[5]期？

【注释】

^[1]羽翼摧残：喻不能高飞。

^[2]急景：时光短促。鲍照《舞鹤赋》：“穷阴杀节，急景凋年。”

^[3]浸：渐。

^[4]匡国：匡正国家。蔡邕《上封事陈政要七事》：“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

^[5]夙心：犹夙志，平素之志。《后汉书·赵壹传》：“唯君明睿，平其夙心。”“不与”云云，言与平素之志相违。

【点评】

首联云罢官幽居，二联以“雪”“冰”点冬，三联衰暮，结应起句，然匡国理政之心犹未尝忘也。纪晓岚云：“浑圆有味。无句可摘，而自然深至。此火候纯熟之后，非可以力强也。”

晚晴

深居俯夹城^[1]，春去夏犹清。

天意怜幽草^[2]，人间重晚晴^[3]。

并^[4]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

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注释】

^[1]夹城：大城外之小城围，遮拥于城门之外，即瓮城，亦称瓮门。

^[2]幽草：深茂的草丛。《诗·小雅·何草不黄》：“率彼幽草。”韦应物《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

^[3]晚晴：晚霁，傍晚而天色转晴。何逊《春暮喜晴酬袁户曹苦雨》：“振衣喜初霁，褰裳对晚晴。”此寓望晚岁或能有成，言外此前皆苦雨也。冯浩曰：“深寓身世之感。”

^[4]并：更，益。

【点评】

二联名句，情与景，景与理浑融无迹，虽为自解自慰，而人生哲理在焉。七、八自喻，有寄托，似言待桂州事毕归京，当令人愉悦。纪晓岚以为“末句结‘晚晴’，可谓细意熨帖，即无寓意亦自佳也”。

北楼^[1]

春物岂相干，人生只强欢^[2]。

花犹曾敛夕，酒竟不知寒^[3]。

异域东风湿^[4]，中华上象^[5]宽。

此楼堪北望，轻命倚危阑。

【注释】

^[1]北楼：在桂林。

^[2]“春物”二句：春物，春日之景物。谢朓《直中书省》：“春物方骀荡。”二句言已背阙抛家，到此异域，日日惟强作欢颜，春物于我岂相干哉！

^[3]“花犹”二句：叶嘉莹曰：“花犹然如此，而酒却竟然如彼……”意谓桂林之花朝开暮落，桂林春暖，饮酒竟未觉饮前曾有寒意。敛夕，言花至夕暮即收缩萎谢。

^[4]湿：潮润。

^[5]上象：《南齐书·海陵王纪》：“功昭上象。”《云笈七签》：“一天之上，更属上象。”

【点评】

此大中二年（848）春日登桂州北楼北望京华思入长安之作。前四句一自胸中流出，气势浑成流走。五、六气格亦大。朱彝尊曰：“湿字奇。”七、八望归之切，至于轻命，无限凄痛。归思与望阙并具。

夜饮

卜夜容衰鬓^[1]，开筵属异方^[2]。

烛分歌扇泪^[3]，雨送酒船^[4]香。

江海^[5]三年客，乾坤百战场。

谁能辞酩酊，淹卧剧清漳^[6]。

【注释】

^[1]“卜夜”句：《左传·庄公二十一年》：“饮桓公酒，乐。公曰：‘以火继之。’”辞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不敢。”后因以夜饮为卜夜。意谓以衰鬓之身而忝与夜饮。

^[2]属异方：属，正值。异方，指东川梓幕。

^[3]“烛分”句：此句可读为“歌扇分烛泪”，分，分沾、染上。意谓舞女挥动歌扇，在烛影摇晃中翩翩而舞，歌扇上都沾染上烛泪。

^[4]酒船：亦作金船，大酒器。庾信《北园新斋成应教诗》：“玉节调笙管，金船代酒卮。”

^[5]江海：江湖。

^[6]“谁能”二句：刘桢《赠五官中郎将》：“余婴沉痾疾，窜身清漳滨。”意谓谁能如刘桢淹卧清漳之滨而辞此夜饮！剧，甚于。

【点评】

此以衰病之身而强与夜饮，有感而作。据“江海三年客”，则作于大中七年（853）。

五、六名句，绝似老杜。言三年客蜀，天地乾坤一似于苦搏之所，亦世事唯艰之谓。纪晓岚评：“五、六高壮，使通篇气力完足。”又曰：“五、六沉雄。”又云：“王荆公极推此五、六句，通体亦皆老健。”

风雨

凄凉宝剑篇^[1]，羁泊欲穷年^[2]。

黄叶仍^[3]风雨，青楼^[4]自管弦。

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5]。

心断新丰酒^[6]，消愁斗几千？

【注释】

^[1]宝剑篇：一作《古剑篇》，唐前期名将郭元振作，有“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句，寓怀才不遇与郁勃不平之气。

^[2]“羁泊”句：羁泊，羁旅漂泊。穷年，尽年、终老。

^[3]仍：更兼。

^[4]青楼：古谓美女所居楼阁曰青楼。曹植《美女篇》：“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此转指显贵之家，非指妓院。

^[5]“新知”二句：谓新的知己已遭薄俗诋毁，旧日相好却又关系疏远。薄俗，轻薄之俗。《汉书·元帝纪》：“民渐薄俗。”

^[6]“心断”句：心断，念极、想煞，念念不能忘之意。新丰酒，新丰酒美。王维《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此暗用马周事。《旧唐书·马周传》载：马周过新丰逆旅，命酒独酌，后得太宗赏识，授监察御史。

【点评】

据“穷年”字，当是暮年所作。一句借高吟郭元振《宝剑篇》，抒发怀才不遇和抑郁不平，言每吟之即生凄怆之感。二句倒接，申足所以凄凉之由，乃一生至穷年暮齿，仍羁旅漂泊。张采田笺：“不能久居京师，翻使穷年羁泊。”三、四切题，兴而兼比。诗题《风雨》，实由眼前风雨起兴，又以比一生坎坷，风雨叠至。更兼黄叶飘零，无所依托。四句比照三句，言己之羁泊犹自羁泊，他人显贵犹自显贵。青楼、黄叶，设色映衬；管弦、风雨，绘声相照，对仗精切。五、六“新知”遭毁，旧好疏隔，一无知己援手。七、八“新丰酒”双关，言安得新丰美酒以消忧解愁，又暗用马周事，言外马周当年处新丰逆旅，有太宗赏识，而我何一世羁泊？

此诗论者极赏“自”字。纪晓岚云：“神力完足，‘仍’字、‘自’字，多少悲凉。”薛雪云：“老杜善用‘自’字，‘李义山‘青楼自管弦’‘秋池不自冷’‘不识寒郊自转蓬’之类，未始非无穷感慨之情，所以直登老杜之堂，亦有由矣。”按义山用‘自’字又如“翠幕自黄昏”“一径自阴深”“白阁白云深”“朔雪自龙沙”“万崦自芝苗”“旧欢尘自积”“春风自碧秋霜白”“今日东风自不胜”“阖闾门多梦自迷”“枫树夜猿愁自断”“思子台边风自急”等，均以足诗句神韵者。

晓坐

后阁^[1]罢朝眠，前墀^[2]思黯然。

梅应未假雪，柳自不胜烟。

泪续浅深绠^[3]，肠危高下弦^[4]。

红颜无定所，得失在当年。

【注释】

^[1]后阁：后楼。

^[2]前墀：前厅。墀，阶，阶上之地面。

^[3]绠：《广韵》：“绠，井索。”

^[4]“肠危”句：道源曰：“弦急则绝，以比愁肠易断。”

【点评】

一、二言于后楼朝眠起，至前厅静坐而思，则黯然神伤矣。三、四自眼前景借喻，言梅自素艳，不假雪助；柳自婀娜，不胜烟笼。刘学锴云：“言外似含昔日之名，非由假借；今日之遇，实缘弱质之意。”五言泪流，六言肠断，回应二句“思黯然”。七、八结出本意，言红颜漂泊，无所栖托，“得失在当年”，其有悔于入令狐之门之意。此亦“平生误识白云夫”“今日惟观对属能”之意。

安定^[1]城楼

迢递^[2]高城百尺楼，绿阳枝外尽汀洲。

贾生年少虚垂涕^[3]，王粲春来更远游^[4]。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5]。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鹖雏竟未休^[6]。

【注释】

[1]安定：唐泾州（今甘肃泾川）又称安定郡。时义山寄居岳父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中。此登楼感怀之作。

[2]迢递：高远貌。

[3]“贾生”句：贾生，贾谊。汉文帝六年（前174），贾谊上疏痛陈时事，有“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之句。

[4]“王粲”句：王粲，字仲宣，汉末乱，之荆州依刘表，作《登楼赋》有“虽信美而非吾土”之叹。

[5]“永忆”二句：暗用范蠡功成后乘扁舟泛五湖事。意谓待年老时做出一番回转天地的事业之后即归隐五湖，言下之意：现在功业未就不能就此罢手，至于个人名位并不在乎。“永忆江湖归白发”，可读作“永忆白发归江湖”。

[6]“不知”二句：《庄子·秋水》载：惠施恐庄子取代自己相梁，庄子往见之，云“鸱得腐鼠，鹖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吓我耶？’鹖雏，自比。鸱，喻猜忌排挤之辈。时义山赴宏博试，为有力者抹去，故感愤言之，谓此区区科第亦不过腐鼠耳！”

【点评】

此诗作于文宗开成三年（838）二三月间，商隐年二十七。二月应博学宏辞试，已为周墀、李回二学士所取，却被某“中书长者”以“此人不堪”为由“抹去之”（《与陶进士书》）。商隐旋赴安定，为王茂元掌书记。诗为初至安定登城楼感宏博不中选而赋。

一、二登楼远眺。“百尺楼”隐寓自己忧国忘身，不为所知。《三国志·陈登传》载：刘备责许汜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殊乏忧国救世之意，说自己当卧百尺楼上而卧许汜于地。二句登楼远眺，贾生王粲、江湖扁舟、鸳雏腐鼠，等等，俱自绿杨汀州生出。盖古人每于感怀忧愤之时凭高临远，一抒襟怀。“贾生垂涕”，与《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云“九重黯已隔，涕泗空沾唇”同一意绪。“王粲春游”，除寄慨依人做幕外，也兼寓“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骋力”之意。

五、六为一诗主旨，亦唐诗中之名句。据《蔡宽夫诗话》载：王荆公晚年喜吟此二句，以为虽老杜无以过。王安石为旧党所攻讦，辞相前，或讥其“恋（相）位”。“喜吟此”当是借此二句表明自己永远记着白发时将退隐江湖（并不恋位），但现在不退，尚未“回转天地”（变法改革），怎可便入扁舟？王安石与李商隐当时的思绪心境十分相似，故引为同调，深为共鸣。

末联云宏博不过“死老鼠一条”，实是失意时姑作不屑语以自慰，不必泥看。

此等诗为商隐真本色。纪晓岚云：“五、六千锤百炼，出于自然，杜（甫）亦不过如此。世但喜其浮艳雕镂之作，而义山之真面隐矣。”

出关宿盘豆馆^[1]对丛芦有感

芦叶梢梢^[2]夏景深，邮亭暂欲洒尘襟^[3]。

昔年曾是江南客，此日初为关外心^[4]。

思子台^[5]边风自急，玉娘湖^[6]上月应沉。

清声^[7]不逐行人去，一世荒城伴夜砧。

【注释】

^[1]盘豆馆：在唐湖城县（今河南灵宝西北）黄河南岸，潼关外四十里。

^[2]梢梢：风动芦叶声。

^[3]“邮亭”句：邮亭，古时驿路之馆舍。尘襟，尘俗之念。张九龄《出为豫章郡》诗：“来此涤尘襟。”

^[4]关外心：用杨仆耻居关外而移关事。时商隐调补弘农尉，故有耻官关外之意。参见《荆山》诗注。

^[5]思子台：《汉书·戾太子传》：“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师古曰：“台在今湖城县西，阌乡东。”

^[6]玉娘湖：据《水经注》：西玉湖水北流经皇天原，原上有思子台。

^[7]清声：即芦叶梢梢之声。

【点评】

此诗为赴弘农尉任宿盘豆馆，对梢梢丛芦感怀而作。自秘书省斥外，由清资降职俗吏，心怀郁勃，兼念母思家故发为远游之悲。

诗从丛芦兴起，由眼前景而忆昔日情（客江南之远游）；再由昔日情而抒今日之“关外心”。此诗“关外心”最需重看：百端交集皆由调补弘农，耻居关外而起。“思子台”寓思母；“玉娘湖”托寄思妻。末云梢梢丛芦不随行人而去却萦系脑际伴随荒城、砧声，孤旅，失意、思亲之情交集，象中有神。

春日寄怀

世间荣落重逡巡^[1]，我独丘园坐^[2]四春。

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

青袍似草年年定，白发如丝日日新^[3]。

欲逐风波千万里，未知何路到龙津^[4]。

【注释】

^[1]荣落：犹盛衰。宋之问《太平公主山池赋》：“春秋寒暑兮岁荣落。”重，甚也。逡巡，迅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云：“此言四年之间，世人之忽荣忽落甚迅速，独我之贫困如故也。”

^[2]坐：浸，行将。

^[3]青袍白发：唐八品以下服青袍。白居易《约心》：“黑鬓丝雪侵，青袍尘土浣。”卢纶《别严士元》：“青色今已误儒生。”

^[4]龙津：即龙门。《三秦记》：“河津一名龙门，水险不通，龟鱼之属不能上；江海大鱼薄集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

【点评】

李商隐会昌二年（842）丁母忧，守丧至是首尾恰为四年，故云“我独丘园坐四春”也。“青袍”，唐八品以下官服。义山开成四年（839）释褐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弘农尉，均为九品。未及三年罢归幽居，故云“年年定”。三联对仗衬贴，“青袍似草”“白发如丝”不唯设色相映，更叹官秩卑微而头颅老大；而草青、丝白，兼具一种衰飒之调。“年年定”，一年盼过一年，一点没有升迁迹象；“日日新”日子一天天过去，头发一天天白了，一“定”一“新”，在动感上相对衬。读此即可知其为仕进无路，汲引无门之叹。故末云“未知何路到龙津”。姚培谦云：“此叹汲引之无人也。荣落之感，世人何日能忘！不谓我之一坐，已是四年。纵使不以声利萦怀，而对花对月，如此无人无酒之恨何！况青袍不改，白发添新，非敢惮风波而甘丘壑也。仕路无媒，唯有抚时而叹耳。”可谓善解。

荆门^[1]西下

一夕南风一叶危，荆门回望夏云时。

人生岂得轻离别，天意何曾忌嶮巇^[2]。

骨肉书题安绝徼^[3]，蕙兰^[4]蹊径失佳期。

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歧^[5]。

【注释】

^[1]荆门：《荆州记》：“郡西泝江六十里，南岸山曰荆门。”此指荆州。

^[2]嶮巇：险峻崎岖。《楚辞》王逸注：“嶮巇，颠危也。”亦以喻世路艰险、人心险恶。刘峻《广绝交论》：“世路嶮巇，一至于此！”

^[3]“骨肉”句：绝徼，极远的边塞。意谓家书嘱已安于远方异域。

^[4]蕙兰：蕙房、兰室之省称。蕙房、兰室均代指闺门。陈后主《宣圣礼典诏》：“蕙房桂栋，咸使维新。”曹植《妾薄命》：“更会兰室洞房。”

^[5]杨朱泣歧：《淮南子·说林训》：“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意谓前路更险，反不如杨朱临歧而可南可北，犹得免此嶮巇也。

【点评】

诗约作于大中元年（847）四五月间，义山自荆门西下、将入洞庭，亦赴桂途中作也。首言一叶扁舟，泛江自西而下唯觉其危。二句“荆门”点地，“夏云”点时。三、四倒折，言世路维艰，嶮巇天意，是以人生未得轻易离别！五、六承“离别”，言家人书题，慰我安于绝域，勿因离别思家而徒增忧伤，然远离妻室，蕙兰蹊径，会合无期。结谓路歧不仅在于平陆，无风波之险，且可南可北，唯我入洞庭，湖阔蛟恶，不唯歧路已无，则连“后退之路”亦已断矣，故云“却羡杨朱泣路歧”也。

朱彝尊曰：“情深意远，玉溪所独。”张采田云：“语曲意深，余味惘然。诗中全是失路之感，久读方领其妙。”

九日

曾共山翁^[1]把酒卮，霜天白菊^[2]绕阶墀。

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

不学汉臣栽苜蓿^[3]，空教楚客咏江蓠^[4]。

郎君官贵施行马^[5]，东阁无因再得窥^[6]。

【注释】

[1]山翁：晋山简，耽酒，此指令狐楚。

[2]霜天白菊：令狐楚喜爱白菊。刘禹锡《和令狐相公玩白菊》：“家家菊尽黄，梁园独如霜。”

[3]“不学”句：苜蓿，原出大宛，张骞带归中原，离宫别馆旁尽种之。纪昀曰：“苜蓿，外国草也，汉使者乃采归种之于离宫。令狐绹以义山异己之故而排摈不用，故曰‘不学汉臣栽苜蓿’。”

[4]“空教”句：楚客，指屈原，兼隐指己乃令狐楚之幕客。江蓠，靡芜，一种香草。《离骚》：“扈江蓠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5]行马：阻拦人马通行之木架。《名义考》云：“本以禁马，曰行马者，反言之也。”

[6]“东阁”句：《汉书·公孙弘传》：“弘自见为举首，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注：“阁者，小门也，东向开之，避当庭门而引宾客，以别于掾吏官属也。”

【点评】

此诗当作于大中二年（848）重阳日。时义山自桂幕归京，当即拜谒令狐绹，所谓“屡启陈情”。此重阳日遭绹拒绝，当是最后一次，故十一月即选周至尉转留假京兆府参军事。

一、二追忆之辞兼切重阳。言曾与楚共把酒卮，赏阶墀之霜天白菊，触景思人，怀楚之情溢于言表。霜天白菊，自况最为精切。此白菊绕于阶墀，令狐楚又最爱白菊，读“将军身旁，一人衣白”则可悟此。三、四言十年泉下，恍如隔世，今日重阳，独自把酒，有所思之耳，怀楚而兼自伤。五、六言绹之不肯栽培苜蓿，取移种上苑之义；喻绹不肯援手，使己沉沦使府，不得复官京禁。七、八怨之之辞，寓悲凉于蕴藉。言绹今官贵，门施行马，门禁难通也。

即日

一岁林花即日休，江间亭下怅淹留^[1]。

重吟细把^[2]真无奈，已落犹开未放愁^[3]。

山色正来衔小苑，春阴只欲傍高楼。

金鞍忽散银壶漏^[4]，更醉谁家白玉钩^[5]？

【注释】

^[1]淹留：流连、徘徊，羁留。屈原《离骚》：“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此为流连、徘徊意。

^[2]重吟细把：即曼吟细酌。

^[3]未放愁：未尽愁。放，至、尽。

^[4]“金鞍”句：言客散夜临。

^[5]白玉钩：酒钩，用钩弋夫人白玉钩事，此代酒筵。

【点评】

此义山刻意伤春之作。前半云林花即休，春事将阑，江间亭下流连而不忍去；即便曼吟细酌，对此“已落犹开”，亦未能尽达心中之愁。言下云：我于即休之林花怅然伤怀，而花似亦不忍离我而凋，故“已落犹开”也。五、六山衔小苑、阴傍高楼，时将暮矣！推进一层，言不唯春事将阑，一日之景亦难驻。伤春之怀，迟暮之感，比兴显然。七、八直抒，言客散夜临，非醉无以遣怀。纪晓岚云：“纯以情致取胜，笔笔唱叹，意境自深。”

泪

永巷^[1]长年怨绮罗，离情终日思风波。

湘江竹上泪无限^[2]，岷首碑前洒几多^[3]。

人去紫台秋入塞^[4]，兵残楚帐夜闻歌^[5]。

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6]。

【注释】

[1]永巷：《三辅黄图》：“永巷，宫中长巷，幽闭宫女之有罪者。”

[2]“湘江”句：用二妃洒泪九嶷，染竹斑斑事，屡见。

[3]“岷首”句：《晋书·羊祜传》载，羊祜卒，百姓于岷山建碑，望其碑者，莫不流泪。

[4]“人去”句：江淹《恨赋》：“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紫台，紫宫，可汗所居。此用昭君事。

[5]“兵残”句：《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被围垓下，夜起饮帐中，悲歌慷慨，自为诗，歌数阕，泣数行下。又闻汉兵之歌。

[6]“朝来”二句：《古诗》：“青袍似春草。”《西京杂记》：“长安盛饰鞍马，皆白蜃为珂。”青袍指失意寒士；玉珂，喻指达官贵人。

【点评】

此诗前六句为宾，后二句是主。诗以深宫怨泪，闺中思泪，死别伤泪，感怀悲泪，出塞去国之恨泪，英雄失路之痛泪为衬，以兴灞桥青袍送玉珂贵人的穷途饮恨之泪，则怨、思、伤、悲、恨、痛六等人生苦泪亦未能抵也。义山《春日寄怀》云：“青袍似草年年定，白发如丝日日新。”此感叹党人排摈，官位卑微；趋迎跪送，无任屈辱！王鸣盛曰：“抑塞终身，穷途抱痛，故上六句泛写泪，末二句结到自家身上。”

闻歌

敛笑凝眸意欲歌，高云不动^[1]碧嵯峨。

铜台罢望^[2]归何处，玉辇忘还^[3]事几多？

青冢^[4]路边南雁尽，细腰宫里北人过^[5]。

此声肠断非今日，香爇^[6]灯光奈尔何？

【注释】

[1]高云不动：《列子·汤问》：“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归。”

[2]铜台罢望：《邺都故事》：“魏武帝遗命诸子曰：‘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岗，婕妤美人，皆著铜雀台上……汝等时登台，望吾西陵墓田。’”

[3]玉辇忘还：《拾遗记》：“穆王御黄金碧玉之车，迹轂遍于四海；西王母乘翠凤之辇，而来与穆王欢歌。”冯浩曰：“《穆天子传》备叙巡游，而终以（宠姬）盛姬之丧故云。”

[4]青冢：昭君墓。《归州图经》：“胡地多白草，昭君塚独青，乡人思之，为立庙香溪。”

[5]“细腰宫”句：细腰宫，楚宫。北人过，指秦兵入郢陷楚。

[6]爇：烛烬。

【点评】

此借闻歌抒慨，非咏歌伎也。一、二言歌者“敛笑凝眸”，欲歌未歌之时，则已碧云遏住，言其“抚节悲歌”当更胜秦青。用秦青事只突出一“悲”字。中四句铜台罢望，玉辇忘还，青冢南雁，细腰北人，皆言歌声令人闻之“悲”也，启下“肠断”。七、八言声悲烛尽，我肝肠寸断，对此声此景，我已无肠可断矣。“奈尔何”，对尔（此情此景）奈何！

义山一生沉沦使府，妻逝子幼，是心中常悲，故闻悲声而心弦震哀，故云“此声肠断非今日”。结“奈尔何”尤为沉挚。作意、笔法均可与《泪》诗同参。纪晓岚评：“首二句点明，中四句掷笔宕开，而以七句承明，八句拍合，极有画龙点睛之妙。”

七月二十八日夜 与王郑二秀才听雨梦后作

初梦龙宫宝焰燃^[1]，瑞霞明丽满晴天。

旋成醉倚蓬莱树，有个仙人拍我肩^[2]。

少顷远闻吹细管，闻声不见隔飞烟。

逡巡^[3]又过潇湘雨，雨打湘灵五十弦^[4]。

瞥见冯夷^[5]殊怅望，蛟绡休卖海为田^[6]。

亦逢毛女无繆极^[7]，龙伯擎将华岳莲^[8]。

恍惚无倪明又暗，低迷不已断还连^[9]。

觉来正是平阶雨，独背寒灯枕手眠。

【注释】

[1]宝焰燃：龙宫百宝所聚，光彩夺目，如红焰之燃烧。

[2]“旋成”二句：蓬莱山中树，亦仙境也。贾至《闲居秋怀》诗：“岂无蓬莱树，岁晏空苍苍。”郭璞《游仙诗》：“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按此蓬莱树当指代秘书省，详“点评”。

[3]逡巡：顷刻。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五：“逡巡与少顷为对举之互文，逡巡犹少顷也。”

[4]“雨打”句：《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言闻湘瑟之弦音。

[5]冯夷：河神。《搜神记》：“冯夷，潼乡提前人，八月上庚日死，上帝署为河伯。”

[6]“蛟绡”句：用蛟人泣珠及麻姑见沧海三为桑田事。冯浩曰：“此暗寓悲泣之情。”

[7]“毛女”句：《列仙传》：“毛女字玉姜，在华阴山中，形体生毛，自言始皇宫人。秦亡入山，道士教食松叶，遂不饥寒。”无繆，即无聊赖，心有悲恨而情怀错莫失落。

[8]“龙伯”句：《列子·汤问》：“龙伯之国有大人……至伏羲、神农时，其国人犹数十丈。”意谓华岳上莲花为龙伯擎将去。

[9]“无倪”二句：无倪，无边无际。李白《古风》之四十一：“飘飘入无倪，稽首祈上皇。”王琦注：“倪，际也。”低迷，迷离恍惚。嵇康《养生论》：“低迷思寝。”冯浩曰：“二句摹梦态极精。”

【点评】

程梦星云：“本集又有《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诗，崇让宅为王茂元居。参合两诗，则二十八、二十九两日必有一为悼亡之日无疑。”据《赴职梓潼留别畏之员外同年》云“柿叶翻时独悼亡”语，程臆说可从。诗当作于梓幕罢归任盐铁推官前后，盖晚暮逝前回顾生平之作。

起“初梦”云云，言最初（年少）之梦想、抱负。《广雅·释言》：“梦，想也。”《荀子·解蔽》

注：“梦，想象也。”故“述梦即所以自寓”（何义门笺）又《广雅·解诂》：“龙，君也。”龙宫，借指朝廷宫禁。是首二云当其年少之时，切望一第，为君上赏拔而位居朝廷；光焰烛照，瑞霞满天，前景光灿无量。三、四从“初梦”到“旋成”。“旋成”，已然之词。“蓬莱树”生于蓬山，用以指代秘书省。故“旋成醉倚蓬莱树”，言未久释褐，兴致酣然而入于秘书省为校书郎矣。按《后汉书·窦章传》云：“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邓）康遂荐（窦）章入东观为校书郎。”李贤注：“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仙府，幽经秘录并皆在焉。”蓬山因此而自神仙居处又增指秘省代称。王勃《上明员外启》：“更掌蓬山之务，麟图缉谥。”孟浩然《怀王大校书》云：“永怀蓬阁友，寂寞滞扬云。”王大校书即王昌龄，王登进士第后，授秘书省校书郎。参见笔者《从蓬山意象说到古典诗歌的解读》（收入《中国古典诗词：考证与解读》）。“有个仙人拍我肩”，仙人，指朝中时有相携、援手之人如周、李二学士。然好景不长，故下接“少顷”。“吹细管”者，亦所谓“仙人”。然“闻声不见”，为“飞烟”所隔。五、六言“仙人”与己已经疏离，细管远吹，闻声不见，是以斥外，调补弘农。“逡巡”与“少顷”互文，亦顷刻、未久之意。七句言未久而过潇湘，辟昭桂；八句“雨打湘灵”亦“锦瑟惊弦破梦频”之意。两句言自秘书省而至桂幕，则“初梦龙宫”之梦想、抱负，至此完全破灭。以上八句以形象之梦境叙半生历程：自梦寐以求入挂朝籍，至释褐秘书省为郎，然援手之人“闻声不见”，弃去不顾，终至雨打梦破，经潇湘而至于昭桂，从此沉沦使府也。

九至十二，又借梦境申足“破梦”之由，抒发心中积郁。“瞥见冯夷殊怅望，蛟绡休卖海为田”，言时局变迁，冯夷吸枯海水，沧海变为桑田，再无须卖绡泣珠以谢“主人”。《历代神仙通鉴》卷二载：冯夷有神鸟，名曰商羊，“能大能小，吸则渤海可枯，施则高原可没”。是沧海变为桑田，则“蛟绡休卖”，泣珠祈求亦无可企望矣。冯夷以比牛党之执权柄如令狐绹者，故云瞥见之“殊怅望”也。“亦逢毛女无繆极，龙伯擎将华岳蓬”，此又以龙伯喻朝廷，或即指宣宗；宣宗为皇太叔（武宗之叔），故以“龙伯”称之。《列子·汤问》：龙伯国人高数十丈，“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龙伯将华岳最高之莲华峰而去，则玉姜毛女从此无栖身之地矣。华岳莲峰即莲花宝座，喻指宣宗将去御座即位。以上两联以蛟人、毛女自喻显然。何义门云：“瞥见”句，深谷为陵；“亦逢”句，高岸为谷。要之极写武宗崩后，党局反复，时事变迁，无可奈何矣。十三、十四描摹梦态。末写梦觉，宕出远神：半生梦幻，一觉醒来，身世之感，沉沦之痛，尽在此“独背寒灯枕手”之中。

咏史、怀古诗·草间霜露古今情

听鼓

城头叠鼓声^[1]，城下暮江清。

欲问渔阳掺^[2]，时无祢正平^[3]？

【注释】

^[1]叠鼓声：鼓声连续不断。

^[2]渔阳掺：一种鼓曲名，即《渔阳掺挝》的省称，声调十分悲壮。庾信《夜听捣衣》诗：“声烦《广陵散》，杵急《渔阳掺》。”

^[3]祢正平：据《后汉书·祢衡传》载，祢衡字正平，平原人，尚气刚傲，好骄时慢物。孔融爱其才，数称述于曹操。操召见，衡称疾不往。曹操怀忿，召衡为鼓史，因大会宾客，使著鼓史之服以辱之。祢衡为《渔阳掺挝》，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衡进至操前，吏呵使之改装。衡乃改衣裸身而立，徐取鼓史衣易之，复掺挝而去，颜色不忤。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

【点评】

祢正平因得罪曹操，被遣送荆州刘表。诗中“城”，指江陵城；“江”指长江。李商隐大中二年（848）自桂州（今桂林）返京，留滞荆楚时作此诗。

何义门云“身似正平”，言李商隐才高而困辱；姚培谦云“借鼓声抒愤懑”，言其宣泄慷慨悲壮之情。二句“城下暮江清”，心绪寥廓，境象迷茫。

马嵬二首（其一）

冀马燕犀^[1]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2]。

君王若道能倾国^[3]，玉辇^[4]何由过马嵬？

【注释】

^[1]冀马燕犀：冀北之战马，幽燕之犀甲，指代安史叛军。时安禄山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叛起，国号燕。

^[2]“红粉”句：红粉，本女子所用，即以代女子，此指杨妃。徐陵《玉台新咏序》：“高楼红粉。”《旧唐书·杨妃传》：“帝不获已，与贵妃诀，遂缢死于佛室，时年三十八，瘞于驿西道侧。”

^[3]倾国：用李延年歌“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事。白居易《长恨歌》：“汉皇重色思倾国。”

^[4]玉辇：指皇帝车驾。

【点评】

马嵬，即马嵬坡。故址在今陕西兴平北二十三里，因晋人马嵬于此筑城避难，故名。（《元和郡县图志》）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禄山的“冀马燕犀”攻破了潼关。唐明皇携杨玉环姊妹同宰相杨国忠等，由禁卫军护卫仓皇奔蜀。途经马嵬，兵士哗变，诛杀杨国忠并逼迫唐明皇赐死杨玉环而以“女祸误国”为唐明皇开脱。李商隐《马嵬诗》在哀叹感悼之中指出责任在于所谓“自埋红粉自成灰”也。诗以反诘结束，指责唐明皇。“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明皇对杨玉环的所谓“爱情”，纯属虚拟，所谓“思倾国”，所谓七夕长生殿私语，只是信口蜚誓。

此题二首，第二首为七律，见后。

汉宫词

青雀西飞竟未回^[1]，君王长在集灵台^[2]。

侍臣最有相如渴^[3]，不赐金茎露一杯^[4]。

【注释】

^[1]青雀：传说为西王母信使，又称青鸟。《汉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斋居承华殿，忽有一青鸟从西方飞来。上问东方朔，朔曰：‘西王母来。’有顷，王母至。及去，许帝三年后复来，后竟不来。”

^[2]集灵台：汉武帝宫观名。唐亦有集灵台，在华清宫长生殿侧。

^[3]相如渴：司马相如患有消渴疾，即糖尿病。

^[4]金茎露：指武帝建章宫前神明台金铜仙人掌露盘所承的露水。《三辅黄图》：“建章宫有神明台，武帝造，祭仙人处。上有承露台，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和玉屑饮之。”金茎，铜柱。

【点评】

此诗向有讽求仙与自慨两种解说。屈复、冯浩力主自慨说。屈云：“君王之望仙，犹臣之望君，奈何不赐金茎之露乎？言不蒙天子特恩也。”屈复认为李商隐自比武帝，而以武宗或宣宗比仙，实牵强附会。李商隐“官不挂朝籍”，地位卑下，谈不上渴望皇帝特恩。

诗为讽武宗惑仙而作。会昌五年（845），武宗为道士赵归真所惑，于南郊敕建望仙台。唐人习以汉比唐。诗借汉武帝以影射唐武宗，以望仙台比集灵台甚明，当作于武宗驾崩、庙号议定之后大中元年（846）或在大中元年（847）。

汉宫

通灵夜醮^[1]达清晨，承露盘晞甲帐春^[2]。

王母西归方朔去，更须重见李夫人^[3]。

【注释】

[1]通灵夜醮：汉通灵台在甘泉宫，汉武帝为悼钩弋夫人而筑。醮，设坛祭神。《汉武故事》：“（钩弋）从上至甘泉，因告上曰：‘妾相运正应为陛下生一男，年七岁，妾当死。今必死于此，不可得归矣……’言终而卒。既殡，尸香闻十余里，因葬云陵。上哀悼之……为起通灵台于甘泉。”

[2]“承露盘”句：承露盘见《汉宫词》“金茎露”注。晞，干，指承露盘干而无露。甲帐春，《汉书·西域传赞》：武帝“兴甲、乙之帐，络以随珠和璧。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凭玉几，而处其中。”又《汉武故事》：“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杂错天下珍宝为甲帐，其次为乙帐。甲以居神，乙以自居。”意谓甲帐自春，神仙不来矣。

[3]“李夫人”句：李延年女弟，乐人，妙丽善舞，早卒。《汉书·外戚传》：“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帝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更须，还须、还得，意谓求仙不成，终须一死，还得到地下再见李夫人。

【点评】

此诗亦托汉武以讽武宗。西王母不再来了，东方朔也已离去，长生不得，终须死去。三、四讽刺入骨，所谓“抛却神仙，反求死鬼”（何义门评）。

李商隐咏史诗极少发议论，而让读者自己去体味。纪晓岚云：“不下断语，而吞吐之间大意见矣。”

瑶池

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1]。

八骏^[2]日行三万里，穆公何事不重来。

【注释】

[1]“瑶池”二句：据《穆天子传》载，周穆王游昆仑，西王母宴穆王于瑶池之上，为歌曰：“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穆王答歌云：“比及三年，将复而野。”阿母，玄都阿母。黄竹歌，据说穆王的队伍走到黄竹路上，日中大寒，北风雨雪，民寒冻而死。穆公作诗三章以哀之，是所谓《黄竹歌》，见《穆天子传》卷五。二句意谓西王母在瑶池之上倚窗而望，盼穆王重来而不至，唯闻下界《黄竹》之声动地哀唱，暗示穆王已死。

[2]八骏：相传穆王所乘八匹骏马，名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

【点评】

诗讽求仙。程梦星以为“追叹武宗之崩”，说为有据，可与《汉宫词》同参。诗当作于大中初（847）。

此诗之妙在不明言求仙之妄，而全从西王母着笔，所谓透过一层法。一、二写西王母倚窗瞰临，不见穆王，唯闻下界动地哀歌；以目瞰（绮窗开）耳闻（动地哀）暗示武宗之崩。三、四换角度，以西王母之所思，疑惑自问而倒接第二句：八骏日行数万里，为何穆王不重来？末以问句吞吐出之，而答案则在第二句，此倒接法也。

世上本无神仙，而当有神仙构想作诗，甚是“无理”；穆王既见西王母，按“理”当长生不死，却又为何死了？正破神仙之妄，实又在理。故贺裳评此诗云“无理之理”“无理而妙”者矣。

过景陵^[1]

武皇^[2]精魄久仙升，帐殿凄凉烟雾凝。

俱是苍生留不得^[3]，鼎湖何似魏西陵^[4]！

【注释】

[1]景陵：指宪宗。宪宗以服方士柳泌金丹，暴崩，葬景陵。

[2]武皇：亦指宪宗。义山《韩碑》：“元和天子神武姿。”

[3]“苍生”句：《尚书·益稷》：“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传：“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苍然生草木，言所及广远。”言草木生苍苍然，以喻百姓。此引申指凡人、所有人。言无论谁人，只要是人则皆会死亡而“留不得”。

[4]“鼎湖”，指黄帝。传说黄帝铸鼎荆山，有龙垂髯下迎。黄帝骑龙升天，后世名其地曰鼎湖。西陵，指魏武帝曹操。曹操逝后葬于邳之西岗。《邳都故事》载，魏武遗命诸子：“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此句意谓不论黄帝、魏武，终须一死，更何论景陵。

【点评】

唐代皇帝多佞道，宪宗、武宗尤甚。诗刺宪宗，实刺武宗，末句兼带黄帝、魏武。“俱是苍生留不得”，既很实在，又十分深刻：凡是人，谁能留得长生！伟大如黄帝，亦与曹阿瞒无异。宪宗服道士柳泌所谓“金丹”而暴崩，景陵就在眼前，为何武宗又蹈其覆辙，再服道士赵归真金丹而暴崩？

海上

石桥^[1]东望海连天，徐福空来不得仙^[2]。

直遣麻姑与搔背^[3]，可能留命待桑田^[4]！

【注释】

[1]石桥：《三齐略记》：“始皇作石桥，欲过海看日出处。”

[2]“徐福”句：据《仙传拾遗》载，秦始皇遣徐福及童男女各三千人，乘楼船入海求不死之药，不返。故云“空来不得仙”。

[3]直遣：即使能得。麻姑搔背：《列仙传》载，女仙麻姑，手似鸟爪，降蔡经家。蔡经见其手，意背大痒时，得此爪爬背当佳也。此句以得麻姑搔背喻得仙人赐予长生。

[4]“可能”句：可能，何能、岂能。桑田：《神仙传》载，“麻姑谓王方平曰：‘接待以来，见东海三变为桑田。’”意谓即使遇麻姑为之搔背，又岂能留命至沧海变为桑田之时也。

【点评】

此篇与《过景陵》同一旨意，讽武宗之迷道求仙。海水连天，徐福已死，谁人见过仙人？即便使麻姑搔背，海变桑田，然人生朝夕，命不能待，又何能升仙而长生不老！

四皓庙^[1]

羽翼殊勋弃若遗^[2]，皇天有运我无时^[3]，

庙前便接山门路，不长青松长紫芝^[4]。

【注释】

^[1]四皓庙：四皓指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庙在商山，今陕西商县东南。

^[2]“羽翼”句：汉高祖欲废太子，张良献计让太子卑辞安车固请四皓入朝，高祖语戚夫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见《史记·留侯世家》。此句意谓四皓建立了羽翼之殊勋，后亦不加任用，弃之若遗。

^[3]“皇天”句：刘学锴、余恕诚云：“皇天有运”，指惠帝终于践祚；“我无时”，托为四皓口吻，谓有功而见弃。

^[4]青松紫芝：青松，栋梁之器；紫芝，隐居之物。

【点评】

此借四皓庙而发感愤之辞。四皓有羽翼之殊勋而弃之若遗，是以庙前不长青松而长紫芝，喻指不加任用而终使隐沦。诗中“皇天有运我无时”为感愤语，而重落在“我无时”三字。“古来才命两相妨”（《有感》）， “时”，亦“运”，亦“命”；义山时、运、命皆不偶，故每发有才无命、无时、无运之叹，而于诗外见意：四皓有殊勋而终于隐沦，我有才而每为见斥！此实乃古之正义才士之共同遭遇。正如苏轼《京师哭任遵圣》所云：“哀哉命不偶，每以才得谤。”

旧将军

云台高议正纷纷^[1]，谁定当时荡寇勋？

日暮灞陵原上猎^[2]，李将军是旧将军。

【注释】

^[1]“云台”句：云台在东汉洛阳南宫，明帝永平中图绘开国功臣邓禹等二十八人像于台上。王维《少年行》：“汉家君臣欢宴终，高议云台论战功。”按大中二年（848）七月，宣宗诏续画功臣三十七人图像于凌烟阁，而会昌有功将相如李德裕、石雄等贬斥、弃置，故托以讽云：“高议正纷纷。”

^[2]“日暮”句：《史记·李将军列传》：“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灞陵亭，灞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点评】

“云台”，后汉明帝时事；李广，前汉武帝时事，诗牵合两汉事，托古讽今意显然。《新唐书·宣宗纪》：“大中二年（848）七月，续图功臣于凌烟阁。”会昌有功之臣皆摈弃，且置之死地如李德裕、石雄等。程梦星、冯浩以为李将军喻指李德裕。冯云：“李卫公之攘回纥、定泽潞，竟无一人颂之，且将置于死地，诗所为深慨也。《旧（唐）书·传赞》云：‘呜呼烟阁，谁上丹青？’愤叹之怀，不谋而相合矣。”可从。

梦泽^[1]

梦泽悲风动白茅^[2]，楚王葬尽满城娇^[3]。

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4]。

【注释】

^[1]梦泽：古楚国的云梦泽，为方圆千里的沼泽地。梦泽在今湖南一带。《汉阳图经》：“云（泽）在江之北，梦（泽）在江之南。”

^[2]白茅：湖边沼地生长的茅草。据《左传》载，楚国每年须向周天子贡包茅以为祭祀苞苴之用。

^[3]“楚王”句：楚王指春秋时楚灵王，荒淫君主。娇，美女。《后汉书·马廖传》：“传曰：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4]“未知”二句：言楚宫美女能得几次歌舞，枉自节食而为细腰，是空图恩宠。

【点评】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其罪在楚王。李商隐则特点明：满城美女之被“葬尽”，实为争宠而歌舞、减厨，讽刺逢迎、邀宠者，此为咏史翻案法。

“形象大于思想”。姚培谦由此而及“揣摩逢世才人”之可悲；屈复于此而联想“制艺取士”之可叹；纪晓岚则以为此诗寄托“繁华易尽”之感慨。比较三家，当以姚培谦说为胜。时牛僧孺、李宗闵为首之牛党得势，朝中多有揣摩逢迎之士，溜须钻营之人以此而得宠者。诗人以为党局反复难以预料，邀宠者“歌舞”能几时！“减厨”也终是徒然，最后可能如楚宫美女而被“葬尽”，显是借楚宫人以讽警牛党秉政时之趋炎附势者。

此诗讽咏含蓄委婉，妙在借史比兴。首句梦泽悲风，白茅于风中摇晃，融入诗人身世之感，境象迷茫，情绪苍凉。

过郑广文^[1]旧居

宋玉平生恨有余，远循三楚吊三闾^[2]。

可怜留着临江宅，异代应教庾信居^[3]。

【注释】

^[1]郑广文：郑虔，荥阳人。玄宗爱其才，置广文馆用为博士，世称郑广文。

^[2]“远循”句：远循，远履、远行。三楚，指楚地。旧以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见《文选》阮籍《咏怀诗》注引孟康《汉书注》。三闾，指屈原。屈原仕于楚怀王，为三闾大夫。

^[3]“可怜”二句：《渚宫故事》：“庾信因侯景之乱，自建康遁归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故其赋曰：‘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可怜，可叹。

【点评】

宋玉远履三楚凭吊屈平，犹己之凭吊广文。宋玉江陵故宅，异代为庾信所居；言下广文之旧宅，亦应为己之所居。纪晓岚云：“纯乎比体。”盖宋玉，比郑广文；庾信，义山自比。宋玉、庾信，广文、义山，皆千古沦落文士，故过广文旧居，引为同调。庾信居宋玉宅而悲宋玉，义山过广文旧居而悲广文。田兰芳曰：“即后人复哀后人意，那转婉曲，遂令人迷。”

题汉祖庙^[1]

乘运应须宅八荒^[2]，男儿安在恋池隍^[3]？

君王自起新丰后^[4]，项羽何曾在故乡^[5]？

【注释】

[1]汉祖：汉高祖刘邦。

[2]“乘运”句：乘运，乘着好时运、好时机。陆机《赠弟士龙》：“王师乘运，席卷卷湘。”宅八荒，以八荒为宅。宅，居处，这里作意动词。八荒，犹八方。《汉书·项籍传》师古注：“八荒，八方荒忽极远之地也。”全句意谓汉祖乘着好时运以天下为家。

[3]池隍：《说文》：“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此指乡里、家乡。

[4]新丰：《三辅旧事》：“太上皇不乐关中，思慕乡邑，高祖徙丰沛酤酒、煮饼商人，立为新丰。”起，兴建。

[5]“项羽”句：《史记·项羽本纪》：“项羽见秦宫室残破，又心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但项羽与刘邦争斗，终于失败自刎，故诗言“何曾在故乡？”

【点评】

汉高庙在徐州沛县东故泗水亭中，即高祖为亭长之所。诗作于徐州卢宏正幕，约当大中四年（850）。

咏史诗或即事议论，或翻历史公案另辟言路，要之在借史抒慨。一、二“应须”“安在”云云，见诗人志向之高远。商隐亟望于长安获职，合家团聚，无奈遭牛党排挤，遂应卢宏正辟，远赴徐州任卢幕判官。虽宾主相得，心境稍佳，然恋家之情无时不在。诗赞叹汉高以天下为家，实亦借史事以自遣：男儿志在四方，又何须恋家室！思家人而作“八荒”之辞，反见思情之重。

复京^[1]

虏骑胡兵^[2]一战摧，万灵回首贺轩台^[3]。

天教李令^[4]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马来^[5]？

【注释】

[1]复京：指李晟于德宗兴元元年（784）击败藩镇朱泚、李怀光，收复长安事。

[2]虏骑胡兵：虏骑，指朱泚叛军，胡兵指李怀光部，怀光本渤海靺鞨人，故称其叛军为胡兵。

[3]“万灵”句：《史记·封禅书》：“黄帝接万灵明庭。”《鹖冠子》：“圣人能正其声，调其音，故其德上及太清，中及太灵，下及万灵。”“万灵”，众神，引申指亿万生灵。“轩台”即轩辕台。此指代德宗。盖以黄帝涿鹿之战以拟德宗。

[4]李令：指李晟，兴元元年（784）兼中书令故称。

[5]“可要”句：意谓岂须昭陵石马助战耶？昭陵，唐太宗陵墓。《安禄山事迹》：“潼关之战，我军既败，贼将崔乾祐领白旗引左右驰突。又见黄旗军数百队……与乾祐斗。黄旗军不胜，退而又战者不一，俄不知所在。后昭陵（使）奏：是日灵宫前石人马汗流。”

【点评】

宣宗大中四年（850），发诸道兵讨党项，连年无功，乃其时朝廷不得将相。会昌降吐蕃，击回纥，平刘稹，赖有李德裕、石雄。故义山深怀会昌将相之功。按李德裕大中四年（850）正月逝于崖州贬所，故特借李晟以追怀之。诗盖大中四年（850）或五年（851）初作。

一、二言李晟一战而降虏骑，摧胡兵，指代平定朱泚、李怀光之叛乱。二句言众灵同贺祝捷。三句一篇之关键。按李晟兴元元年（784）六月加司徒，兼中书令，与德裕同是宰执。“李令心如日”，颂晟实颂德裕，“心如日”言其光明正大；此与李晟事本不关合，是特借“如日”以追怀、颂赞德裕为相之业绩及心胸之伟廓。四句“可要”云云，言只需朝廷用相得其人，则无须神明相助，胡虏亦可平也。

读任彦升碑

任昉当年有美名^[1]，可怜才调最纵横^[2]。

梁台^[3]初建应惆怅，不得萧公作骑兵^[4]。

【注释】

[1]“任昉”句：任昉字彦升，齐、梁时著名文学家，与沈约齐名，时人谓“任笔沈诗”。

[2]“可怜”句：可怜，赞叹之辞，有可叹、可贵意。才调，才学格调。《晋书·王接传论》：“才调秀出，见赏知音。”

[3]梁台：晋、宋后以朝廷禁省为台，每以一朝之兴为某台建。梁台初建，犹言“梁朝初建”。

[4]“不得”句：《梁书·任昉传》：“始高祖与昉遇竟陵王西邸，从容谓昉曰：‘我登三府（按太尉、司徒、司空所设府署合称三府），当以卿为记室。’昉亦戏高祖曰：‘我若登三事（按即三公），当以卿为骑兵。’谓高祖善骑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焉。”

【点评】

程梦星以为此诗当作于大中四年（850）十月令狐绹入相时，可从。诗以任昉自比，而以梁武萧衍比绹。义山早岁为楚所知，令与诸子游，是绹与义山原等而同之。且义山早年文名已著，而绹为庸才。今则庸才拜相，而已终生沉沦记室，故于令狐入相时感升沉得丧而借任、萧之戏言调侃之。绹不学无才，温飞卿曾讥以“中书堂里坐将军”。令狐绹不知《南华》第二篇，访于飞卿，对曰：“事出《南华》，非僻书也。或冀相公燮理之余，时宜览古。”（《唐诗纪事》卷五十四）可见绹乃一“不学有术”之辈。无才而有趋时奉迎、结党营私之术，则自可腾达而飞。此义山故借任、萧事，既自感升沉，亦以刺绹。论者见义山之“陈情令狐”，未见其讽刺。《海客》云：“只因不惮牵牛妒，聊用支机石赠君。”则又是对牛党压抑排摈之抗争矣。

咸阳

咸阳宫阙郁嵯峨，六国楼台艳绮罗^[1]。

自是当时天帝醉^[2]，不关秦地有山河。

【注释】

^[1]“咸阳”二句：《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每破诸侯，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艳绮罗，指代美人。

^[2]自是：本是、原是。王建《宫词》：“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天帝醉：张衡《西京赋》：“昔者大帝（按即天帝）悦秦穆公而觐之，飧以钧天广乐。帝有醉焉，乃为金策，赐用此土，而翦诸鹑首。是时也，并为强国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岂不诡哉！”意谓秦平六国而尽有其地，乃适逢天帝之醉而赐用其土。

【点评】

此诗咏史，或有所寄慨。言秦并六国，实因天帝醉酒，乃为金策，赐用其土。意事之成败，人之遇合得失，常因偶然，不可以人力求之；设若遇天帝醉酒，昏昏然不辨是非贤愚，则非贤之辈亦可得而升迁，高官厚禄，权倾朝野者，恐多因君上之昏昏（天帝醉）也。

大中四年（850）十一月，令狐绹同平章事，诗殊愤愤，或其时作。

青陵台^[1]

青陵台畔日光斜，万古贞魂倚暮霞^[2]。

莫讶韩凭为蛺蝶，等闲飞上别枝花^[3]。

【注释】

[1]青陵台：《明一统志》：“青陵台在开封府封丘县界。”一说在郢州（今山东郛城）。

[2]贞魂：指韩凭妻之神魂。

[3]“莫讶”二句：莫讶，莫疑。《集韵》：“讶，一曰疑也。”“莫讶”二字直贯下句。据《搜神记》《列异传》载：宋康王舍人韩凭妻美，康王夺之，凭自杀，妻与王登台，自投台下。康王埋韩凭夫妻，二冢相望，有文梓生于二冢之端，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音声感人。或云化为蝴蝶。等闲，随意、随便。白居易《新昌新居》：“等闲栽树木，随分占风烟。”二句以韩凭口吻告慰妻子贞魂：不须疑我韩凭化为蛺蝶会无端飞上另外的花丛，意谓将永志妻子情义，忠于妻子贞魂，至死不渝。此悼亡诗无疑。

【点评】

此大中五年（851）闻妻讣赶归过青陵台借题悼亡之作。义山伉俪情深，《对雪》云：“留待行人二月归。”《蜂》云：“青陵粉蝶休离恨，长定相逢二月中。”本拟二月春暖归家，却因府主卢宏正病重未忍遽离而迁延时日。王氏逝于大中五年（851）夏秋间，义山闻讣归家已当秋日。青陵台在商丘，为必经之地，故途中借题以抒悼亡之情。

一、二言过青陵台已是日暮，拟想万古贞魂正于暮霞中显现。三句“讶”字直下四句，言贞魂莫疑韩凭化为蛺蝶后会随意飞上别枝花丛。“花”喻女郎，或狭斜曲巷，唐人亦每以“花”“花丛”取譬。元稹《离思》：“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观义山之却柳仲郢赠张懿仙事，可证其妻亡逝之后确无意别飞花丛。

或谓青陵台，殆借喻亡妻王氏之坟墓，亦可备一说。

贾生^[1]

宣室求贤访逐臣^[2]，贾生才调^[3]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4]。

【注释】

[1]贾生：贾谊。《管子·君臣》注：“生，谓知学之士也。”《史记·儒林传》索隐云：“生者，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

[2]“宣室”句：宣室，西汉未央宫前正室，借指汉廷。“贤”“逐臣”均指贾谊。文帝时贾谊为太中大夫，被谗，谪长沙王太傅，故云“逐臣”。“访”，征询、询问。《尚书·洪范》：“王访于箕子。”蔡沈传：“就而问之也。”

[3]才调：才学格调，才气。《晋书·王接传论》：“才调秀出，见赏知音。”

[4]“可怜”二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后岁余，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可怜，可惜。

【点评】

此诗借汉文访才鬼神事，讽刺时主不唯不能识贤用贤，且佞佛惑道，置苍生于不顾，短幅中藏大议论，绝胜时贤之长篇史断。义山关心家国大事于此可见。

首言汉文帝渴求贤才，而召见逐臣贾谊。二句言文帝征询后，感叹贾生才调无与伦比。三、四申足二句所以“才调无伦”之处：原来贾生于鬼神之事皆能“俱道所以然之状”。“前席之虚，今古盛典”，然所问并非如何爱民治国却“问鬼神之本”，见文帝之不能识贤任贤，亦不关心治道，故曰“可怜”。

此亦托古讽时，感贾生不为所用致慨。言外有圣明之主如汉文尚且如此，况于昏昧佞惑佛道，迷于鬼神之君哉！周珏笺曰：“以贾生而遇文帝，可谓获主矣。然所问不如其所策，信乎才难，而用才尤难。此后二句诗而史断也。”寓大议论于铺叙，有案有断，断在案中，诗情史笔兼具。

王昭君

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為人^[1]。

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春^[2]。

【注释】

[1]“毛延寿”二句：《西京杂记》：“元帝后宫既多，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诸宫人皆赂画工，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求美人为阏氏，于是案图，以昭君行。”王嫱，字昭君，传说为宫廷画师毛延寿所抑。

[2]隔生春：隔生，隔世。春，刘学锴、余恕诚云：“即‘画图省识春风面’中之‘春风面’。”

【点评】

此诗借昭君以致慨。何焯曰：“忽焉梓潼，忽焉昭潭，义山亦万里明妃也。”毛延寿则喻指牛党排挤之人。

首句“欲通神”，借指牛党中如令狐绹辈“言能通天”。二句感叹其只为一党之私利而不奖拔人才。三句以明妃自况，言己之沉沦使府、桂管、徐州、梓潼，一生漂泊，于今又往返江东，不啻万里明妃。四句言明妃生前之画像尚留汉宫，然为人省识、珍惜，当是隔世之后。自己今生今世亦无望于朝籍，唯“声名佳句在”，或来生后世为人所知也。通首为比，凄婉入神，诸家以为致慨于排摈之人，良是。

龙池

龙池赐酒敞云屏^[1]，羯鼓声高众乐停^[2]。

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3]。

【注释】

[1]“龙池”句：《长安志》：“龙池在南薰殿北、跃龙门南。”程大昌《雍录》：“明皇为诸王时，故宅在京城东南角隆庆坊。宅有井，井溢成池。中宗时，数有云龙之祥。后引龙首堰水注池，池面益广，即龙池也。开元二年（714）七月，以宅为宫，是为兴庆宫。”云屏，云母屏风。

[2]“羯鼓”句：南卓《羯鼓录》：“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声促急，破空透远，特异众乐。明皇极爱之。尝听琴未终，遽止之曰：‘速令花奴持羯鼓来，为我解秽。’”

[3]“薛王”句：薛王，明皇弟李业，此指嗣薛王李瑛；寿王，明皇第十八子李瑁。杨玉环原为寿王妃。

【点评】

此直刺玄宗夺媳为妃，乱伦大丑事，然“讽而不露，所谓蕴藉也”（张谦宜《笥斋诗谈》）。

首句言玄宗于兴庆宫赐酒，云屏大敞，暗示贵妃与宴。二言玄宗酒酣，亲主羯鼓而众乐皆停而聆赏。三、四言宴归已是夜半，薛王酩酊大醉，而寿王李瑁因杨玉环为父所夺，目睹其今宵与宴，心潮难平，故一夜“醒”而不眠。不着议论，于形象中寓讽刺，极含蓄之致。

吴宫^[1]

龙槛沉沉^[2]水殿清，禁门^[3]深掩断人声。

吴王宴罢满宫醉，日暮水漂花出城。

【注释】

^[1]吴宫：春秋时吴王夫差之宫殿。在今苏州。

^[2]龙槛沉沉：龙槛，雕有龙凤纹饰之栏槛；沉沉，深邃沉寂。

^[3]禁门：宫门。《正字通》：“天子所居曰禁。”言门户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

【点评】

此诗妙在末句以景结情。沈义父《乐府指迷》云：“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日暮，水流，花落而漂出宫城之外，寓意显然。纪晓岚评曰：“末七字含多少荒淫在内，而浑然不觉，此之谓蕴藉。”

咏史

北湖南埭水漫漫^[1]，一片降旗百尺竿^[2]。

三百年间同晓梦^[3]，钟山何处有龙盘^[4]？

【注释】

^[1]“北湖”句：北湖，玄武湖；南埭，鸡鸣埭。水漫漫，同温庭筠《过吴景陵》“王气销来水淼茫”之意。

^[2]一片降旗：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一片降幡出石头。”

^[3]“晓梦”句：三百年间，概言六朝之年数。庾信《哀江南赋》：“终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晓梦，喻指六朝沦亡之速。

^[4]钟山龙盘：张勃《吴录》：“刘备曾使诸葛亮至京，因睹秣陵山阜，乃叹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也。’”

【点评】

首句言北湖南埭，汪洋渺漫，隐含历史沧桑之叹。二句即刘梦得“一片降幡出石头”意，言孙皓之降晋。三句言六朝三百年间，如同蝶梦，变幻无常。四句言虽钟山龙盘，石头虎踞，然险峻之势难凭，孙吴、司马、宋、齐、梁、陈，一一覆亡，亦韦庄《台城》云，“六朝如梦鸟空啼”也！

此诗末句尤为警策。屈复云：“国之存之，在人杰，不在地灵，足破堪輿之说。”义山《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亦云：“吾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

景阳井

景阳宫井剩堪悲^[1]，不尽龙鸾誓死期^[2]。

肠断吴王宫外水，浊泥犹得葬西施^[3]。

【注释】

[1]“景阳”句：景阳宫，陈宫殿名，亦称景阳殿，故址在今南京市。景阳井，一名胭脂井，陈后主曾自投于此井。剩，尽也，真也。岑参《送张秘书》：“鲈鲙剩堪忆，莼羹殊可餐。”张相云：“剩堪，犹云真堪也。”

[2]“不尽”句：龙鸾，喻帝妃。《陈书·张贵妃传》：“隋军陷台城，妃与后主俱入于井。隋军出之，晋王广命斩贵妃，胜于青溪中桥。”句意谓后主苟活，虽同赴宫井而终不能与张丽华共尽誓死之约。按后主俘入长安，又过十五年，至隋仁寿四年（604）始薨于洛阳。

[3]“浊泥”句：越王勾践灭吴后，沉西施于江。浊泥，指江水。

【点评】

此诗主旨全在末句，言吴国既灭，越国沉西施于江，虽江水浑浊，犹得全尸，胜过张丽华尸首分于青溪也。屈复笺曰：“言丽华不死于井而斩于青溪也。”

按西施之死，固有二说。《万花谷》引《吴越春秋》云：“越王用范蠡计，献之吴王。其后灭吴，蠡复取西施，乘偏舟游五湖而不返。”而《墨子》云：“西施之沉，其美也。”墨子去吴越之世甚近，当从墨子言。

齐宫词

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1]。

梁台^[2]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3]。

【注释】

[1]“永寿”二句：据《南史·齐纪》载：南齐废帝东昏侯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又凿金为莲花以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梁武帝萧衍兵至，张稷等为内应，引兵入殿，斩之，齐亡而梁继之，故“金莲无复印中庭”矣，扃，关闭门户之门闩、门锁；不扃，不上管键，言其毫无戒备。

[2]梁台：梁朝宫禁。《容斋随笔》：“晋、宋后谓朝廷禁省为台，故称禁城为台城。”

[3]九子铃：《南史·齐纪》：庄严寺有玉九子铃，东昏侯皆剥取以施潘妃殿饰。齐亡梁建，九子铃仍旧，故云“犹自”。

【点评】

一、二言齐废帝游幸无度，夜不扃闭，于毫无戒备之时为梁所灭，从此潘妃再未能贴地而步步生莲花矣。三句言梁武并未以齐为鉴，仍歌管不辍。四句“犹自”云云，见感慨之深。

此诗妙在“只就微物点出，令人思而得之”（屈复评）。即以金莲、九子铃之“无复”“犹自”寄慨，不独言齐之覆亡，亦兼梁之重步覆辙。故虽题曰“齐宫”，实概南朝，而后之不鉴前朝兴亡者亦当一一包之。

南朝

地险悠悠天险长^[1]，金陵王气应瑶光^[2]。

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3]。

【注释】

^[1]“地险”句：地险，指金陵龙盘虎踞之地理形势；天险，指长江。悠悠、长，互文，既言历史悠久，又状空间之远长。

^[2]瑶光：《春秋运斗枢》载：北斗第七星名瑶光，为吴之分野。南朝为当时之正朔，故云“应瑶光”。意谓金陵上应天象。

^[3]徐妃半面妆：《南史·后妃列传下》：梁元帝妃徐昭佩，无容质，不见礼。元帝二、三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将至，必为半面妆以俟，帝见则大怒而出。“半面妆”喻“分天下”，讽南朝偏安之意显然。

【点评】

此大中十一年（857）充盐铁推官时游江东之作。

此诗立意尽在“休夸”“只得”。刺六朝君臣夸说分有天下。末以“徐妃半面妆”言其偏安一隅，充其量亦不过“半面”而已。张采田曰：“借香倩语点化，是玉溪惯法。”程梦星评：“此诗真可空前绝后，今人徒赏义山艳丽，而不知其识见之高，岂可轻学步哉！”

北齐二首

一笑相倾国便亡^[1]，何劳荆棘始堪伤^[2]。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3]。

巧笑知堪敌万机^[4]，倾城最在著戎衣^[5]。

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6]。

【注释】

[1]“一笑”句：《汉书·外戚传》有李延年“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歌，诗用其意，言迷恋女色，荒于政事，可以倾国。相，指代副词，偏指一方；相倾，倾心于她，为她倾倒。意谓冯淑妃小怜一笑，齐后主高纬即为她而倾倒、倾国，讽其沉溺女色，亡国可待。

[2]“何劳”句：言何须国家灭亡、殿生荆棘始为可伤！《吴越春秋》：“夫差听谗，子胥垂涕曰：‘以曲作直，舍谗攻忠，将灭吴国，城郭丘墟，殿生荆棘。’”

[3]“小怜”二句：北齐后主冯淑妃名小怜。宋玉《讽赋》：“主人之女为臣歌曰：内怵惕兮徂玉床，横自陈兮君之旁。”横陈，横卧。二句意谓后主荒淫无时，小怜玉体横陈之夜，即是周师攻陷晋阳之时。按晋阳（今太原）为北齐军事重镇，武平七年（576）晋阳陷，次年齐亡。

[4]“巧笑”句：言小怜的媚笑胜过朝廷的万件大事。巧笑，媚笑。《诗·卫风·硕人》：“巧笑倩兮。”知，《尔雅·释诂》云“匹也”。万机，亦作万几。《尚书·皋陶谟》：“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唐吴兢《贞观政要》：“一日万机”全句意谓在北齐后主眼中，冯小怜的倾城一笑比朝廷万件大事还重要。

[5]戎衣：戎装。史载冯小怜最为美艳动人则在穿着戎装之时。

[6]“晋阳”二句：《通鉴·齐纪》：“齐主方与淑妃猎于天池，晋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驿马三至……齐主将还，淑妃请更杀一围，齐主从之。”

【点评】

商隐咏史诗常“染”而不“点”，所谓“有案无断”（朱彝尊评），或云“只叙其事，不著议论”（李瑛评），或言“不说他甚底，而罪案已定”（张谦宜评），即是此法。

二诗语句含蓄，境象如画，而立意显豁，纪晓岚云“神韵自远”也。不言齐后主荒淫致亡，却说小怜横陈之夜，正是周师攻陷之时；不说后主至死不悟，而说“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围”。不著议论，而议论尽在其中。

陈后宫

茂苑城如画^[1]，阊门瓦欲流^[2]。

还依水光殿，更起月华楼。

侵夜鸾开镜^[3]，迎冬雉献裘^[4]。

从臣皆半醉^[5]，天子正无愁^[6]。

【注释】

^[1]茂苑：指陈之宫苑。左思《吴都赋》：“带长洲之茂苑。”

^[2]阊门：指陈之宫门。阊阖，传说中之天门。瓦欲流：极写琉璃瓦之光泽流艳欲滴。

^[3]侵夜：入夜。

^[4]“迎冬”句：《晋书·武帝纪》载，“咸宁四年（278）冬，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雉献裘”即献雉裘。

^[5]从臣：侍从之臣。

^[6]“天子”句：史载陈后主宠张丽华、孔贵嫔等，召江总等十人为狎客，君臣耽于淫乐；作诗有“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之句。隋兵攻来，尚于宫中饮酒作乐。“无愁”者指此。

【点评】

此诗非咏陈后主，结句用北齐“无愁天子”事可证。程梦星、徐逢源均以为“借古题以论时事”，所谓“刺敬宗”也。

史载敬宗李湛（809—826）童昏，在位二年，嬉乐无度，日或在宫中淫纵游宴，击球蹴鞠，或观角抵竞渡，与宫嫔狎戏玩耍。旧注以史证诗，大抵可信。诗当作于敬宗宝历二年（826），商隐年一十五。

一、二宫苑宫门，以切陈后宫，落笔擒题。三、四依殿起楼，盛修宫室，见工役不休。杜牧《上知己文章启》：“宝历大起宫室，故作《阿房宫赋》。”“五女色之妍，六衣服之贍”（屈复笺）。末借北齐后主事，言君臣醉生梦死，终于亡国。《隋书·乐志》：“北齐后主自能度曲，尝倚弦而歌，别采新声为《无愁曲》，自弹胡琵琶而唱之，音韵窈窕，极于哀思。曲终乐阙，莫不陨涕。乐往哀来，竟以亡国。”

此诗有意以北齐后主事以充易陈宫，隐然透露不在咏史，意在讽今，纪晓岚云：妙在“全不说出”。

富平少侯

七国三边未到忧^[1]，十三身袭富平侯^[2]。

不收金弹抛林外^[3]，却惜银床在井头^[4]。

彩树转灯珠错落^[5]，绣檀回枕玉雕锼^[6]。

当关不报侵晨客^[7]，新得佳人字莫愁^[8]。

【注释】

[1]“七国”句：汉景帝三年（前154），诸侯封国吴、胶西、楚、赵、济南、淄川、胶东等七国举兵反叛，史称“七国之乱”。此以喻藩镇。“三边”，喻边患。《小学绀珠》：“三边，幽、并、凉三州。”“未到忧”，不知忧。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未到，犹云不道，不道有不知义。”全句意谓对藩镇、边患均不知忧心。

[2]富平侯：汉张安世封富平侯，五世袭爵，为贵势之家。

[3]不收金弹：据《西京杂记》载，韩嫣好弹，常以金为丸，所失者日有十余，皆不收。

[4]银床：辘轳架。

[5]“彩树”句：灯树转动如珠交错。

[6]“绣檀”句：檀木回枕刻镂如玉。

[7]当关：守门之人。侵晨：破晓。

[8]莫愁：石城女子，或云洛阳女子。《旧唐书·音乐志》引古词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此指代佳人。

【点评】

题咏富平少侯，却又云“七国三边未到忧”，显有讽喻而非咏富平侯，因为只有天子才需对“七国”（藩镇）、“三边”（边患）深感忧虑。所以何焯、徐逢源均以为借“富平少侯”而刺敬宗。徐云：“成帝始为微行，从私奴出入郊野，每自称富平侯家人。而敬宗即位，年方十六，故以富平少侯为比，不敢显言耳。”具见制题婉讽之妙。

此诗刺敬宗少年即位，不谙政事，乐不知节。首云藩镇、边患关系国家朝政大事而“不知忧”。二句补足首句，申述原因为少年“袭侯”，所谓“不更事之少年”云，亦委婉讽之之意。三、四极写其贵公子憨态。犹云金弹抛于林外都不收回，而银辘轳安在井架却感到可惜。故冯舒评云：“三、四犹云‘当著弗著’，曲尽贵公子憨态。”从另一角度写其“不知忧”，可谓“不更事”天子的具象化。五、六言居室奢华靡丽，百枝灯树，转动回旋，错落如珠；绣纹檀锦，铺垫包裹，光洁如玉。七、八紧承五、六，言新进美女，卧喜晚起，而嘱咐守门（当关）者，侵晨来“客”，不得通报，见其淫乐无度，亦《长恨歌》“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之意，可与《日高》《陈后宫》同参。

随师东^[1]

东征日调万黄金，几竭中原买斗心^[2]。

军令未闻诛马谡^[3]，捷书惟是报孙歆^[4]。

但须铤鸷巢阿阁，岂假鸱鸢在泮林^[5]。

可惜前朝玄菟郡^[6]，积骸成莽阵云深^[7]。

【注释】

^[1]随师东：即随师东。《韵会》：“随，古本作随，文帝去夨作随。二字通用。”诗借隋炀帝东征高丽事以讽唐廷威令不行，用将不得其道。

^[2]斗心：斗志。《左传·桓公五年》：“陈乱，民莫有斗心。”

^[3]诛马谡：蜀后主建兴六年（228），马谡失街亭，诸葛亮按军法治罪，诛之。

^[4]“捷书”句：意谓诸将只知虚报战绩，邀功请赏。原注云：“平吴之役，（王浚）上言得歆首；吴平，歆尚在。”

^[5]“但须”二句：鸷，凤凰别称，此喻贤臣。阿阁，宫殿，借代朝廷。《尚书·中候》：“黄帝时……凤凰巢于阿阁。”《释文》：“阿，屋曲檐也。”金颢《求古录礼说》：“檐宇屈曲谓之阿阁。”岂假，岂让，岂能假借。鸱鸢，猫头鹰，以喻藩镇。泮，古代学宫。二句意谓但须贤臣在朝，岂容藩镇盘踞！

^[6]玄菟郡：西汉时治在朝鲜沃沮县，北魏后徙治幽州，照应首句“几竭中原”。

^[7]积骸成莽：言枯骨如密生之野草。

【点评】

诗借隋炀帝东征高丽为题，讽刺唐廷用兵藩镇，御将不得其道，威令不行。

前四云竭尽中原钱粮以买军将斗志，然威令不行，未战而虚张冒功。五、六掉转，指出造成万金买斗，而将骄卒惰、邀功幸赏的根本原因，在于宰辅非贤，群小盘踞。五、六是一篇主旨，铤鸷比贤臣，鸱鸢比群小。群小之在朝廷，既无御将之道，又用将不得其人，是以中原疮痍，尸骸成莽。七、八就导致之后果言之，“可惜”二字见感慨之深。盖有感于讨伐沧景李同捷事，大和三年（829），诗人年仅一十八，其关注朝政，同情百姓疾苦，虽老杜（甫），无以过之。

曲江

望断平时翠辇过^[1]，空闻子夜鬼悲歌^[2]。

金舆不返倾城色^[3]，玉殿犹分下苑波^[4]。

死忆华亭闻唳鹤^[5]，老忧王室泣铜驼^[6]。

天荒地变^[7]心虽折，若比伤春^[8]意未多。

【注释】

^[1]望断：望尽，望煞。翠辇：饰以翠羽之辇车，天子车驾。

^[2]子夜鬼悲歌：《旧唐书·音乐志》：“《子夜歌》声过哀苦。”此子夜当指半夜。

^[3]“金舆”句：倾城色，指杨贵妃。《汉书·李夫人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杜甫《哀江头》：“血污游魂归不得。”是此“不返”意。

^[4]“玉殿”句：下苑，曲江。曲江流入御沟，故云犹分玉殿。

^[5]“死忆”句：《晋书·陆机传》载：陆机遇害前叹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意谓贵妃自缢前当萌悔叹之意。“死”字关应“金舆不返”。

^[6]“老忧”句：《晋书·索靖传》：“索靖知天下将乱，指宫门铜驼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此句意谓明皇失国、迁入南内而忧王室之衰微。二句一死一老，以贵妃对明皇甚明。

^[7]天荒地变：指安禄山之乱及明皇之幸蜀失国。

^[8]伤春：意指明皇对杨妃生死不渝之相思。《新唐书·杨贵妃传》：玄宗“命工貌妃于别殿朝夕往必舁歛”。

【点评】

此诗或以为“伤文宗崩后，杨贤妃赐死”之事（冯浩），或以为咏“甘露之变”（程梦星），或以为“借玄宗幸曲江以讽文宗时事”（沈德潜），或以为“专咏明皇、贵妃事”（张采田），然均未详解。

据康骈《剧谈录》记载：曲江至开元年间始辟为胜境，“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巳之节”。天宝间，唐明皇与杨贵妃时常临幸曲九游宴。首联写安史乱后，明皇之车驾不可复见，而曲江池苑唯闻夜半冤鬼悲歌。《旧唐书·音乐志》：“《子夜歌》声过哀苦。”又子夜，也指夜半，双关。“鬼悲歌”正是写杨妃枉死而阴魂不散。唐明皇深知贵妃无罪而被迫缢杀之。高力士当时就说“贵妃诚无罪”。马嵬兵变，从本质上说，实是太子党勾结御林军发动的一场政变，杨正是这场政变的牺牲品。二联承上，云贵妃缢死后再不能乘金舆而返帝京，不如曲江流水江波犹可通御沟而入玉殿。五、六“死”一“老”相待，“死”者自是杨妃，“老”则指明皇，言贵妃缢前当亦如陆机萌生悔叹之意，而明皇失国，迁入西内，宦竖李辅国专权，唐室从此不振。此联一“死”一“老”，以贵妃对明皇甚明。诸家或以为咏“甘露之变”，则“老”字无着；或以为“老忧”，义山心情之写照，其实“甘露事变”时，李商隐年仅二十四，不可云“老”。末联以“天荒地变”与“伤春”相较，则“伤春”尤甚于“天荒地变”，即甚于安史变乱及失却权柄。

此诗“伤春”字犹须重看，细味其含义。李商隐诗“伤春”句约有三义：或为男女相思，情感失落；或伤时感事，忧念家国；或自伤身世，叹春光不再，机遇之屡失。此则总合各端，言安史乱起，天荒地变，虽使

明皇心中摧悲，但若比起杨妃的缢杀冤死，则其可伤犹未如也。张采田云：“倾城已不返金舆矣，所谓伤春也。”黄侃云：“临命之悲，亡国之恨，犹未敌倾城夭枉、遗迹荒残之恻也。”

由李商隐启其端，诗人咏明皇、杨妃之什，大多为感怀马嵬而为杨玉环鸣冤直枉。黄滔云：“天意从来知幸蜀，不关胎祸自蛾眉。”徐夔云：“未必蛾眉能破国，千秋休恨马嵬坡。”

马嵬二首（其二）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1]。

空闻虎旅传宵柝^[2]，无复鸡人报晓筹^[3]。

此日六军同驻马^[4]，当时七夕笑牵牛^[5]。

如何四纪为天子^[6]，不及卢家有莫愁^[7]。

【注释】

[1]“海外”二句：言海外更有九州，纯属传闻，夫妇之间来生难卜而此生却已休矣。原注：“邹衍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相传玄宗命方士致贵妃之神于蓬莱，约以他生定相会见。见陈鸿《长恨歌传》及白居易《长恨歌》。

[2]“空闻”句：虎旅，禁军。宵柝，军中夜间巡警之木棒。

[3]“鸡人”句：鸡人，古代宫中例不蓄鸡，而以卫士传筹充报晓之使。《周礼·春官·鸡人》：“夜呼旦以警百官。”晓筹，谓天破晓；筹，计时器具。此句意谓杨妃长眠马嵬坡下，不再听到鸡人报晓之声了。

[4]“六军驻马”：指扈从之禁卫军驻马不前，进而哗变事。

[5]“当时”句：天宝十载（751）七夕，明皇杨妃于长生殿密约世世为夫妇，而感羡牛女之情厚。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此为羡慕牛女之意。”

[6]四纪：一纪十二年，玄宗在位四十五年，此举成数。

[7]“莫愁”句：萧衍《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水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东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莫愁，指代普通民女。此句意谓当了四十多年皇帝不及民间百姓夫妇之能相守到老也。

【点评】

此向为诗家所称道。“海外徒闻更九州”，起句破空而来，最是妙境！题作《马嵬》，平庸作手会从史事述起，而诗人却从一件奇闻逸事切入，如“危峰矗天，当面崛起”（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寓历史兴亡于感慨突兀之中。明皇思杨妃，史有明文记载。或出于真情，或由于悔恨，更或因失势后迁入南内，悲思感慨，对杨玉环生前之感情尤觉可贵。然“此生休”矣！于是寄望于他生再结同心。然而，“他生未卜此生休”，诗人用这一极具现实感的断语，将其虚无渺茫之企望彻底粉碎。而“他生”“此生”，复叠回环，又似为他们留下悔恨之绵绵相思，并与首句“徒闻”互相关应。

中二联由“此生休”逗出，先取典型细节，形象概括马嵬之兵变经过。李杨悲剧，长歌、长诗记载较详，如白居易《长恨歌》、郑嵎《津阳门诗》等。而此二联只将“虎旅传宵柝”“鸡人报晓筹”“六军同驻马”“七夕笑牵牛”之细节，两两对举，则概括整个悲剧过程。若云《长恨歌》之“夜雨闻铃”充满悲凉感，则此第三句之“宵夜闻柝”则在悲凉之外更添一种凄惶之状。“虎旅”，指当时扈从的羽林军。在奔蜀途中，除了听到军士夜间敲打单调凄清之金柝声外，再听不见往日之笙歌曼舞，故云“空闻”。宋范温云：“如亲扈明皇，写出当时物色意味也”。（《诗眼》）四句以“鸡人”同“虎旅”对，“无复”字，显示当年“太平天子”于兴庆宫春宵软帐之中，卧听鸡人报晓，懒散而舒适之情景，一去不复返了。二细节对举，一险一安，一苦一乐，一个是凄惶无状，一个是春云卷舒；先写马嵬之宵夜，再逆挽昔日宫中之情景，互相映照，以安乐反

衬险苦，五、六亦对照逆挽，先言“此日”，再逆折至“当时”，即从天宝十五载（756）六月缢死杨玉环之日，逆挽到五年前七月七日长生殿里之夜半私语，使人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之感；既有今日之赐死，又何必当初之盟誓；既有今日之永诀，又何必当初笑牵牛织女一年一度之相会！如今盟誓在耳，而失盟者谁？牛女依旧，而设盟者“此生休”矣。“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诗人在七绝一首中已经有类似之质问。此则以强烈之反衬，将同情给予杨玉环，为末联推究罪责、反诘明皇蓄势。沈德潜推崇其作法，以为六句“用逆挽法，诗中得此一联，便化板滞为跳脱”（《说诗碎语》）。

七、八委婉感讽而又精深警策。言做了四十余年皇帝，保不住一个妃子，连普通百姓亦不如！“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是深邃的哲理性思索，又是史家的冷峻之笔，表现了李商隐的政治敏锐性，又充溢着诗人的感时伤逝之情。

咏史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1]。

何须琥珀方为枕^[2]，岂得真珠始是车^[3]？

运去不逢青海马^[4]，力穷难拔蜀山蛇^[5]。

几人曾预南薰曲^[6]，终古苍梧哭翠华^[7]。

【注释】

[1]“历览”二句：《韩非子·十过》载由余答秦穆公“得国失国”之故曰：“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

[2]琥珀枕：以琥珀制作之枕。《宋书·武帝纪》：“宁州献琥珀枕，光色甚丽，时将北伐，以琥珀疗金疮，命碎分赐诸将。”

[3]真珠车：以真珠照乘之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梁惠王夸耀已有十枚径寸之珠，枚可照车前后各十二乘，齐威王谓己所贵者贤臣：“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

[4]青海马：龙马，以喻贤臣。《隋书·吐谷浑传》：“青海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辄放牝马于其上，言得龙种。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驹驹，能日行千里，故时称青海骢马。”亦称青海龙孙。

[5]蜀山蛇：《蜀王本纪》：“秦献美女于蜀王，蜀王遣五丁迎之。还至梓潼，见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蛇，山崩，五丁皆化为石。”刘向《灾异封事》：“去佞则如拔山。”此以喻宦官佞臣。

[6]南薰曲：相传舜曾弹五弦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大治。其词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7]翠华：以翠羽为饰之旌，皇帝仪仗。舜逝于苍梧之野，故云：“哭。”此以舜比文宗。

【点评】

此借史抒慨，哀叹文宗虽去奢从俭，励精求治，然“运去”“力穷”，无法改变衰唐命运。“青海马”，喻指辅佐之名臣贤相；“蜀山蛇”，比宦官势力，因“不逢”故“难拔”，当有慨于文宗误用李训、郑注，致“甘露之变”，朝臣诛死，终其一世，受制家奴。刘学锴、余恕诚曰：“《南薰曲》者，君主爱民图治之曲也。诗意盖谓当今之世，曾亲闻并能理解文宗求治之意者已无多矣，已将永为文宗之赍志以殁而哀恸也。”按商隐于文宗朝进士及第，每怀恩遇之情，文宗逝后，每多发哀婉于诗；亦可与《有感》《重有感》及《垂柳》诗同参。

“成由勤俭破由奢”，唐诗名句，然非此诗主旨。

宋玉

何事荆台^[1]百万家，惟教宋玉擅才华？

楚辞已不饶唐勒，风赋何曾让景差^[2]！

落日渚宫供观阁，开年云梦送烟花^[3]。

可怜庾信寻荒径，犹得三朝托后车^[4]。

【注释】

^[1]荆台：台名，在湖北监利县西。此指代楚国。

^[2]“楚辞”二句：《荆楚故事》：“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云梦之台，王令各赋大言，唐勒、景差赋不如王意。”饶，让。《风赋》，宋玉作。

^[3]“落日”二句：落日，日之始出。落，始也，非用坠落义。《尔雅·释诂》：“落，始也。”《诗·周颂·访落》：“访予落止。”传：“落，始也。”与下句“开”，对文互训，亦始也。开年，犹言开岁、始春。渚宫，楚别宫。二句意谓日之始出，而渚宫观阁供献；新春伊始，则云梦烟花送呈，言南楚宫阁、云梦风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以助宋玉之诗思文藻。

^[4]“可怜”二句：庾信因侯景乱，自建康遁归江陵，居宋玉故宅。《哀江南赋》云：“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可怜，可羡。三朝，庾信事梁武、简文、元帝三朝。《诗·小雅·绵蛮》：“命彼后车，谓之载之。”意谓庾信虽遭乱漂泊，犹得以文学侍从三朝。

【点评】

大中元年（847）十月，李商隐奉府主郑亚之命，赴南郡与郑肃联宗，谱叙叔侄（时郑肃节度荆南），明年初春还桂，诗当作于是时。

诗叹己之遇合不如前人，既不如宋玉，也不及庾信。上半美宋玉其人，下半美宋玉其宅。首言荆台百万之家，唯宋玉独擅才华；即便同受屈平指授如唐勒、景差辈皆所不及。此“独擅才华”，实以自况。五、六言南楚宫阁，云梦风烟，无非助宋玉之诗思文藻。七、八带出庾信。宋玉虽往矣，其宅犹存，而庾信以避乱居之，竟与宋玉后先辉映千古。姚培谦笺云：“渚宫、云梦间，侍从逍遥，主臣相得，何其幸与！至千年下如庾信者，偶居故宅，犹如丐其余庇，而得承事三朝。”是诗以宋玉主臣相得，庾信承事三朝，反衬自己在文、武、宣三朝之不遇。言下己之才华可追宋、庾，而流落炎荒，依人作幕，其视前人也远矣。程梦星云：“文士失职，今古同情，以古准今，能无慨叹！”

楚宫

湘波如泪色漻漻^[1]，楚厉^[2]迷魂逐恨遥。

枫树夜猿^[3]愁自断，女萝山鬼^[4]语相邀。

空归腐败犹难复^[5]，更困腥臊^[6]岂易招。

但使故乡三户^[7]在，彩丝谁惜惧长蛟^[8]。

【注释】

^[1]漻：水清而深。

^[2]楚厉：鬼无依则为厉。《左传·昭公七年》：“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楚厉，指屈原。

^[3]枫树夜猿：《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九歌·山鬼》：“猿啾啾兮狖夜鸣。”

^[4]女萝山鬼：《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

^[5]“空归”句：《后汉书·樊宏传》：“樊宏卒，遗敕薄葬，以为棺槨一藏，不宜复见；如有腐败，伤孝子心。”《礼记·檀弓》：“复，尽爱之道也。”注：“复谓招魂。”

^[6]困腥臊：屈原自沉，葬于鱼腹，故曰“困腥臊”。

^[7]三户：《史记·项羽本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8]“彩丝”句：《续齐谐记》：“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云三閭大夫，谓回曰：‘闻君当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并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色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

【点评】

此咏古凭吊之作，感怀屈原沉江。三、四云于今唯江上青枫，夜猿声哀；女萝山鬼，传语相邀，真使人愁魂自断。五、六言深渊腐败既已难复，况为鱼所啖，其魂岂易招哉！结言楚虽三户，亦必祭奠而怀念屈原。

诗吊屈原，蕴寓千古才人之冤抑，应无直指，所谓伤王涯等十一人，或悲宋申锡窜死开州，均伤牵强，刘学锜辨之详矣。

潭州^[1]

潭州官舍暮楼空，今古无端入望中^[2]。

湘泪浅深滋竹色^[3]，楚歌重叠怨兰丛^[4]。

陶公战舰空滩雨^[5]，贾傅承尘破庙风^[6]。

目断故园人不至，松醪^[7]一醉与谁同！

【注释】

^[1]潭州：今湖南长沙。

^[2]今古入望：言所怀在古，所伤在今。

^[3]“湘泪”句：用二妃以泪挥竹事，屡见。

^[4]“楚歌”句：楚歌指《离骚》。重叠，反复。兰丛，影射楚令尹子兰等。

^[5]“陶公”句：《晋书·陶侃传》载：侃为江夏太守，以运船为战舰，进克长沙，封长沙郡公。意谓陶公战舰今已矣，所在唯见雨洒空滩而已。

^[6]“贾傅”句：《西京杂记》载：贾谊贬长沙，鹏鸟集其承尘。《释名》：“承尘，施于上以承尘土。”破庙，即贾谊庙，庙即谊宅。

^[7]松醪：酒名。松醪酒为唐代潭州名产。

【点评】

大中二年（848）夏，桂管返途经潭州时作。一、二登楼送目，起极苍莽；无端入望，吊古伤今。中四写“望”中所思所感，有寄托。“湘泪”句悼武宗也；“楚歌”句，怨牛党排斥异己；“陶公”句借寓会昌将帅之遭遇；“贾傅”句托寄有功文臣之贬逐。七句承二句“望”，极目故园，而所待之人不至，忧思莽莽，无可遣也，则唯有松醪一杯矣。陆昆曾解曰：“从来览古凭吊之什，无不与时会相感发。义山此诗，作于大中之初。因身在潭州，遂借潭州往事，以发抒胸臆耳。‘湘泪’一联，言己之沉沦使府，不殊放逐，固难免于怨且泣也。而会昌以来，将相名臣，悉皆流落，凄其寂寞之况，因破庙空滩而愈增怆然矣。此景此时，计惟付之一醉，而客中孤独，谁与为欢？旅思乡愁，真有两无可遣者。”可以同参。

筹笔驿^[1]

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长为护储胥^[2]。

徒令上将挥神笔^[3]，终见降王走传车^[4]。

管乐有才真不忝^[5]，关张无命欲何如。

他年锦里经祠庙^[6]，梁甫吟成恨有余^[7]。

【注释】

^[1]筹笔驿：在今四川广元市，诸葛亮出师时尝驻军筹划于此。

^[2]“猿鸟”二句：简书，军中告示文书。《诗·小雅·出车》：“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储胥，藩落之类。扬雄《长杨赋》：“木拥枪累，以为储胥。”

^[3]“徒令”句：上将，主将，指诸葛亮挥神笔，指筹划军事，挥笔成文，料敌如神。鲍照《飞白书势铭》：“君子品之，最是神笔。”

^[4]“终见”句：降王，指蜀后主刘禅。传车，以车驿传谓之传车。《史记·游侠传》：“传车将至河南。”

^[5]“管乐”句：管乐，管仲、乐毅，指诸葛亮。《三国志·诸葛亮传》：“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忝，辱。

^[6]“他年”句：指大中五年（851）冬至西川推狱曾谒武侯庙一事。他年，往年。锦里，成都地名，武侯庙在焉。

^[7]“梁甫”句：《三国志·诸葛亮传》：“亮躬耕垄亩，好为梁甫吟。”此指当年谒武侯庙所作《武侯庙古柏》诗。

【点评】

此大中九年（855）义山梓州罢幕归途经筹笔驿所作。《全蜀艺文志·利州碑目》云：“旧有李义山碑，在筹笔驿，因兵火不存。”义山碑，即此诗碑。

首二句徒然起笔，犹劈空而至。言猿鸟至筹笔驿，犹然疑畏诸葛军令之森严，风云亦长为护卫如藩篱壁垒。咏筹笔驿而自“猿鸟”“风云”写起，真徒然而来，劈空而至者。三、四“徒令”一转，陡然抹倒。言汉祚衰败，阿斗终走传车而降魏，令人嗒焉欲丧。五、六属对精切，议论中良多感叹。言汉祚衰败，非武侯之力所可挽回，乃蜀汉命运如此。此一篇之主旨。义山每作有才无命之叹，“关张无命”，亦“古来才命两相妨”（《有感》）意。此二可比老杜“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七、八振开作结，忆往年经孔明祠庙，虽有凭吊之作，然至今仍有余憾也。纪晓岚云：“真杀活在手之本领，笔笔有龙跳虎卧之势。”陆昆曾评：“直是一篇史论，而于‘筹笔驿’又未尝抛荒。从来作此题者，摹写风景，多涉游移，铺叙事功，苦无生气，惟此最称杰出。”

可叹

幸会^[1]东城宴未回，年华忧共水相催。

梁家宅里秦宫入^[2]，赵后楼中赤凤来^[3]。

冰簟且眠金镂枕^[4]，琼筵不醉玉交杯。

宓妃愁坐芝田馆，用尽陈王八斗才^[5]。

【注释】

[1]幸会：幸，冀、期，表希望之词。《史记·曹相国世家》：“从吏幸相国召按之。”幸会，期望相会、偕合。

[2]“梁家”句：《后汉书·梁冀传》：“冀爱监奴秦宫，官至太仓令，得出入妻孙寿所。寿见宫，辄屏御者，托与言事，因与私焉。”

[3]“赵后”句：《飞燕外传》：“后所通宫奴燕赤凤，雄捷能超观阁，兼通昭仪。”

[4]“水簟”句：水簟，竹席。金缕枕，《洛神赋》注：“东阿王入朝，帝示甄后玉缕金带枕。”

[5]“宓妃”二句：宓妃，用《洛神赋》事。芝田，地名，在洛阳。《东京赋》：“宓妃攸馆。”又《拾遗记》：“昆仑山第九层，山形暂狭小，下有芝田蕙圃，皆数百顷，群仙种焉。”谢灵运尝曰：“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分一斗。”见《释常谈》《万花谷·才德类》。

【点评】

此为咏史诗，叹宓妃之不得陈王。一、二言宓妃期于东城与子建相会偕合，然终未能遂其心愿，而忧似水年华，催人易老矣。东城，在洛阳。杜牧《张好好诗·序》云：“后二岁，于洛阳东城重睹好好，感旧伤怀，故题诗赠之。”三、四以孙寿、秦宫，赵后、赤凤反衬之，言非情而通，恣行放诞者得遂其愿，而情真意挚，生死相许者反天涯阻隔。五、六“冰簟且眠”“不醉交杯”，拟想宓妃孤寂独眠，遇合无缘之境况。七句“愁坐芝田”，与二句“年华忧共水相催”相应，一“忧”一“愁”。八句翻过一层，从陈王方面落笔，言其用尽才思，冀得宓妃，两情虽通而事终不谐矣。

世间不如意事常八、九，情相感而事不谐，恣行放诞者，反可遂愿！亦泛言心中之感慨不平，不必有寄托。

览古

莫恃金汤^[1]忽太平，草间霜露^[2]古今情。

空糊赭壤^[3]真何益，欲举黄旗^[4]竟不成。

长乐瓦飞^[5]随水逝，景阳钟堕^[6]失天明。

回头一吊箕山客，始信逃尧不为名^[7]。

【注释】

[1]金汤：《汉书·蒯通传》：“金城汤池，不可攻也。”

[2]草间霜露：喻瞬息消亡。

[3]空糊赭壤：《芜城赋》：“糊赭壤以飞文。”糊，粘；赭壤，赤土。以粘和之饰壁曰飞文。胡以梅曰：“建芜城者，空糊赭壤，归于屠灭。”言隋炀帝糊赭壤欲以芜城（今扬州）为都，最后被弑芜城而国亡。

[4]欲举黄旗：《三国志·孙权传》：“旧说黄旗紫盖，运在江南。”言孙吴欲顺应“天命”称帝，亦终归不能实现。

[5]长乐瓦飞：南朝宋废帝以石头城为长乐宫。瓦飞喻兵败国亡。《后汉书·光武纪》：“莽兵大溃，会大雷风，屋瓦皆飞。”

[6]景阳钟堕：南朝齐武帝置钟景阳楼上，五鼓，则宫人早起梳妆。此言钟堕而五鼓未应，天明不至，亦喻指统治之崩溃。

[7]“回头”二句：《庄子·逍遥游》载：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曰：“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又《徐无鬼》篇云：“啗缺遇许由，曰：‘子将奚之？’曰：‘将逃尧。’”箕山，许由庙。

【点评】

慨古鉴今，咏史名篇。首联云：金城汤池，不可恃也；如草间之霜露，日出而晞。中四句分咏隋、吴、宋、齐之灭亡，均六朝事。末二言回思古贤以鉴今日之乱世，方信隐遁非为窃名，乃不得不然。

首二句一篇之主旨。中四句列举隋、吴、宋、齐四事应“古”；然“鉴古而知今”，今人若恃金汤之固而忽治国之道，则古今情事如一，是所谓“古今情”也。末联以旷语写感愤，言己“逃尧不为名”，实叹今世无尧舜！有者唯荒淫君主。是伤唐祚之衰也。陆昆曾引岙岚评曰：“满目兴亡，凄然生感。”

南朝

玄武湖^[1]中玉漏催，鸡鸣埭口绣襦^[2]回。

谁言琼树朝朝见，不及金莲步步来^[3]。

敌国军营飘木柿^[4]，前朝神庙锁烟煤^[5]。

满宫学士皆莲色，江令当年只费才^[6]。

【注释】

[1]玄武湖：古名桑泊，南朝宋元嘉间改名玄武湖，今南京市北钟山与长江之间。

[2]鸡鸣埭：在玄武湖北。《南史》载齐武帝幸琅琊城，宫人常从，早发至湖北埭，鸡始鸣，故名鸡鸣埭。绣襦：襦，短衣。绣襦代指宫人。

[3]“谁言”二句：《陈书》载后主制新曲《玉树后庭花》，江总词曰“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南史》载齐东昏侯凿金为莲花以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意谓陈后主之荒淫更甚于齐废帝。

[4]木柿：削木朴，今俗谓刨花。《南史·陈后主纪》：“隋文帝命大作战船，人请密之。文帝曰：‘吾将显行天诛，何密之有，使投柿于江。’”

[5]锁烟煤：《韵会》：“煤炱，灰集屋者。”言陈不亲祭太庙而烟尘集屋。

[6]“满宫”二句：学士，女学士。史载陈后主以宫人有文学才能者充女学士，日与“狎客”文士赋诗游宴。莲色，以莲花形容美色。江令，江总，时为尚书令。二句意谓陈后主宠妃、学士皆姿容艳丽，使江总费尽才华也未能称咏其美色。

【点评】

首二“玉漏催”“绣襦回”，举齐事而概言南朝君臣一味游幸，无日无夜。三、四“谁言”“不及”趁手翻跌，一气而下。言陈后主之荒淫犹胜齐废帝。“谁言不及”，反诘之辞。五、六言隋兵压境而后主不祭太庙，忘祖宗创业艰难，而沉湎声色，必将亡国。七、八言不仅后主荒淫酒色，不恤政事，即大臣如尚书令江总等亦费尽才华而邪狎便嬖，似赞江令而实刺陈君臣相与狎游，醉生梦死也。

此诗举齐、陈以概说南朝，而主意在陈后主。罗列故实，不加议论，而论在其中，所谓“有案无断”，此义山咏史创格。

隋宫

紫泉^[1]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2]作帝家。

玉玺不缘归日角^[3]，锦帆应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无萤火^[4]，终古垂杨有暮鸦。

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5]？

【注释】

[1]紫泉：紫渊，避唐高祖李渊讳改。《上林赋》：“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此借指长安隋宫。

[2]芜城：广陵别称，即隋之江都，今扬州市。

[3]玉玺日角：玉玺，皇帝传国玉印。日角，古代《相书》称人额骨中央隆起如日者为日角；隆准日角者可以王天下。《新唐书·唐俭传》：俭说高祖曰：“公日角龙廷，姓协图谶，系天下望久矣。”

[4]腐草萤火：《礼记·月令》：“腐草为萤。”史载炀帝于景华宫征求萤火数斛，夜出游山放之，光照山谷。

[5]“地下”二句：《隋遗录》载：炀帝在江都，梦与陈后主遇，因请后主宠妃张丽华舞《玉树后庭花》。

【点评】

首言隋宫掩闭，南游江都。三、四言如果不因传国玉玺已归唐高祖李渊，则炀帝之锦帆龙舟许当巡幸至天涯海角矣。五、六言萤火当年被炀帝搜尽，至今腐草已不复生；自古及今，隋堤杨柳亦只有暮鸦聒噪，无复锦帆南幸踪迹。七、八紧切史事，最为感慨：隋炀终不以陈后主荒淫败亡为鉴，地下何颜与后主相见，又岂能重问后庭花耶？

诸家于此诗，俱极口赞誉，至言“无句不佳”（何义门），“令人惊心动魄，怵然知戒也”（陆昆曾）。至于技法，则“纯用衬贴活变之法，一气流走，无复排偶之迹”（纪晓岚）。

和人题真娘墓^[1]

虎丘山下剑池边，长遣游人叹逝川。

胃^[2]树断丝悲舞席，出云清梵^[3]想歌筵。

柳眉空吐效颦^[4]叶，榆荚还飞买笑^[5]钱。

一自香魂招不得，只应江上独婵娟。

【注释】

^[1]真娘：义山原注：“真娘，吴中乐妓，墓在虎丘山下寺中。”《吴地记》：“虎丘山有贞娘墓，吴国之佳丽也，行客才子多题诗墓上。”

^[2]胃：挂。

^[3]清梵：佛家诵经之声。王僧孺《初夜文》：“清梵含吐，一唱三叹；密义抑扬，连环不辍。”

^[4]效颦：《庄子·天运》：“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

^[5]买笑：崔骝《七依》：“回眸百万，一笑千金。”

【点评】

首联破题。一句点“真娘墓”，二句点“题”字。“长遣游人叹逝川”，摇曳有情。一吴中乐妓，竟至行客才子感叹时光流逝，是怀古每使人融入人生短暂，美景难再之叹。三、四承一、二。“胃树断丝”“出云清梵”承虎丘山下剑池边；墓在寺中，故有出云之清梵。“悲舞席”“想歌筵”互文，承游人之叹逝川。言悲其已逝，想其歌筵舞榭之风采。五、六陡转，“空吐”“还飞”，虚字生情，言虽柳叶效颦，榆荚买笑，然真娘安在哉！七、八言一自真娘香魂烟渺，于今难寻，唯想见其江上独逞婵娟姣好。胡以梅云：“结言香魂不可招，止有江上月中之婵娟耳。”屈复云：“结言惟江上明月独存耳。”亦备一解。

此明言“和人题真娘墓”，又云“长遣游人叹逝川”，又自注云：“真娘，吴中乐妓，墓在虎丘山下寺中。”则义山当至虎丘寺中，读“行客才子之题诗墓上”（《吴地记》），因和而作此。盖晚年任盐铁推官游江东时作也。

政治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乐游原^[1]

向晚意不适^[2]，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注释】

^[1]乐游原：又称乐游苑，在长安城东南，曲江池北面，为唐时游览胜地。《长安志》：“乐游原为京城之最高，四面宽敞；京城之内，俯视指掌。”其地本汉宣帝乐游庙旧址，故诗中亦以“古原”称之。

^[2]向晚：向，犹临也；向晚，临近晚上，即傍晚。

【点评】

义山身处晚唐衰世，沉沦下僚，又兼年暮，故于向晚时心怀抑郁，唯登高临远，以消解忧伤。一“驱”一“登”，笔力强劲，显示其不甘沉沦、抖擞自振之情。及登古原，远目纵怀，夕阳之下，秦川百里，无限美景。然日薄西山，好景不常，故有“只是近黄昏”之叹。

“日为君象”。《尚书·汤誓》：“时日曷丧，予及女偕亡！”《诗·邶风·柏舟》：“日居月诸，胡迭而微。”郑笺：“日，君象也。”《文子·上德》：“日月欲明，浮云盖之。”孔融《临终诗》：“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是以日喻君，以浮云喻奸佞。引申则以比朝廷、京都，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亦以比家国，辛弃疾《摸鱼儿》：“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故此“夕阳”“黄昏”云云，杨万里以为“忧唐之衰”，而何义门则解为“唐祚将沦”。

然人之行年，有“早岁”“暮年”之称，故日之运行早晚，亦以喻人之年齿。扬雄《反离骚》云：“临汨罗而自陨兮，恐日薄于西山。”李密《陈情表》：“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是以“夕阳”“黄昏”又可解为蹉跎岁月。故何义门以为三、四有“迟暮之感”。朱自清曾改三、四云：“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感叹近黄昏！”

诗歌意象之朦胧，决定诗歌意蕴之多义与丰富。纪晓岚以为此诗“百感茫茫”，管世铭称“消息甚大”，即就其多义性言之。

灞岸^[1]

山东今岁点行频^[2]，几处冤魂哭虏尘^[3]。

灞水桥边倚华表^[4]，平时二月有东巡^[5]。

【注释】

^[1]灞岸：长安城东灞水岸边。

^[2]山东：崤山函谷关以东地区。《战国策·赵策》：“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关以害山东矣。”点行：据丁籍（户籍之男丁者）点名征召服役。杜甫《兵车行》：“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注引师古曰：“点行者，汉史谓之更行。以丁籍点照上下，更换差役。”

^[3]虏尘：武宗会昌二年（842）八月，回纥南侵，掠云、朔、北川，“虏尘”指此。

^[4]华表：一种立于路衢、亭传的木柱，用以表识指路。此指桥柱。

^[5]“平时”句：平时，升平的年代。《尚书·舜典》：“岁二月，东巡守。”唐安史乱前，皇帝每月岁暮至明年二月，率大臣巡幸东都。此句意谓升平时期，皇帝车驾必经灞桥函关而之洛阳巡幸，言下于今战乱频仍，东巡事也久废矣。

【点评】

“倚华表”者，诗人也。从倚华表而生出想象：今岁虏尘洗劫，到处冤声。诗倒折而入，云“山东今岁”屡征召服役，示战乱频仍，国无宁日。然后有忆于升平时节东巡故事，感慨今不如昔。以“倚华表”挑起今昔对照，短幅中寓大感慨，洵如屈复所笺：“伤时念乱之作。”

诗有“虏尘”字，当为会昌二年（842）八月，征发许、蔡、汴、滑六镇之师讨回纥时所作。

赠勾芒神^[1]

佳期不定春期賒^[2]，春物夭阏^[3]兴咨嗟。

愿得勾芒索青女，不教容易损年华^[4]。

【注释】

[1]勾芒神：木神。《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其神勾芒。”注：“少皞氏之子曰重，为木官。”

[2]賒：短。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春期賒，犹云春期短也。”

[3]夭阏：折止阻塞。《庄子·逍遥游》：“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疏：“夭，折也；阏，塞也。”亦作夭遏。

[4]“愿得”二句：索，求，取，引申为求娶。《三国志·袁术传》：“袁术欲为子索吕布女。”青女，主霜雪之女神。意谓愿春木之神勾芒能娶青女，使其不再以霜刀雪剑摧残人生，如此则春天永驻，青春长在矣。

【点评】

一、二言佳期不定春期短，佳期所以不定，实因春期之短促，致春物之夭折受遏，令人慨叹。三、四忽发奇想，言若得春神娶青女，以减秋后霜女之肆虐，则春期永驻、青春长在矣。

叹似水年华，青春不再，为义山诗所多取意，总因朋党倾轧，仕途偃蹇。此勾芒与青女或有喻托。似以春神喻李，而以青女比牛，若得勾芒索娶青女，牛李合拍谐和，则年华或不损也。

诗或作于会昌六年（846）正月。《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其神勾芒。”

海客

海客乘槎上紫氛^[1]，星娥罢织一相闻^[2]。

只应不惮牵牛妒，聊用支机石^[3]赠君。

【注释】

^[1]“海客”句：海客，航海之人。骆宾王《饯郑安阳入蜀》：“海客乘槎渡，仙童驭竹回。”槎，浮槎、木筏。紫氛：紫色云气，犹紫霄，指天空。刘桢《赠从弟》：“于心有不厌，奋翅凌紫氛。”

^[2]“星娥”句：星娥，织女星。相闻，互通音问，引申为问候。《文选》曹植《与吴季重书》：“往来数相闻。”注：“闻，问也。”

^[3]支机石：支柱织机的石块。《荆楚岁时记》载：张骞使大夏，寻河源，乘槎至一处，城郭如州府，室内有一女织，一丈夫牵牛饮河。织女赠予支机石。

【点评】

宣宗即位，一反会昌之政。五月，白敏中执政，八月，牛党五相牛僧孺、李宗闵等同日北迁。九月贬李德裕东都留守（二年九月再贬崖州司户）。大中元年（847），贬给事中郑亚为桂管观察使。郑亚辟商隐入幕为支使兼掌书记，商隐慨然辞去秘书省正字，从郑亚至桂州。诗以海客比郑亚，星娥自比，支机石喻己之文采。以牵牛比令狐绹及牛党党人。三、四言己不惮牛党中人如令狐辈之妒恨，愿以自己之文采为郑亚效力。程梦星笺为得其旨：“此当为相从郑亚而作。亚廉察桂州，地近南海，故托之以海客。言亚如海客乘槎，我如织女相见。亚非杨、李之党，令狐未免恶之。然昔从茂元，己为所恶，亦不自今日矣。只应不惮其恶，是以又复从亚耳。自反无愧，横逆何计哉！”

李卫公^[1]

绛纱弟子音尘绝^[2]，鸾镜佳人^[3]旧会稀。

今日致身歌舞地^[4]，木棉花暖鹧鸪飞^[5]。

【注释】

[1]李卫公：李德裕，武宗会昌四年（844）八月，以平刘稹功，进封卫国公。宣宗大中元年（847）十二月贬潮州司马，次年九月再贬崖州司户，大中四年（850）初卒。

[2]“绛纱”句：《后汉书·马融传》：“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绛纱弟子，即门下之士。音尘绝，音信断绝。

[3]鸾镜佳人：鸾鸟雌雄相守，离则悲鸣。范泰《鸾鸟诗序》：“昔罽宾王结置峻祈之山，获彩鸾鸟，欲其鸣而不能致。夫人曰：‘尝闻鸟见其类而后鸣，可悬镜以映之。’王从其言。鸾睹影感契，慨然悲鸣，哀响中宵，一奋而绝。”鸾镜佳人，本指后房妻妾，此喻指政治上之同道者。

[4]歌舞地：即歌舞冈，在今广州市越秀山上，南越王赵佗曾在此歌舞，因而得名。此以歌舞地指代李卫公贬斥之岭南地区。

[5]“木棉”句：《升菴诗话》：“南中木棉树，大如抱，花红似山茶而蕊黄，花片极厚，非江南所艺者。”《禽经》：“子规啼必北向，鹧鸪飞必南翥。”

【点评】

此诗伤李德裕。《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序》称李德裕为“万古之良相”。然宣宗登基，朝局反复，李德裕叠贬至崖州司户。诗故云“音尘绝”“旧会稀”。结言卫公身赴南荒，眼前所见，唯木棉花发、鹧鸪乱飞，亦以景结情而深伤之。纪晓岚评曰：“格意殊高，亦有神韵。”

漫成^[1]五章

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2]。

当时自谓宗师^[3]妙，今日惟观对属能。

李杜操持事略齐^[4]，三才万象共端倪^[5]。

集仙殿与金銮殿^[6]，可是苍蝇惑曙鸡^[7]？

生儿古有孙征虏，嫁女今无王右军^[8]。

但问琴书^[9]终一世，何如旗盖仰三分^[10]？

代北偏师衔使节，关东裨将建行台^[11]。

不妨常日饶轻薄^[12]，且喜临戎用草莱^[13]。

郭令素心^[14]非黠武，韩公^[15]本意在和戎。

两都耆旧偏垂泪，临老中原见朔风^[16]。

【注释】

[1]漫成：随意而成。杨守智云：“此五首乃玉溪生自叙其一生踪迹。”

[2]“沈宋”二句：言沈佺期、宋之问裁制诗律，自矜变革了诗律；王勃、杨炯善写文章，亦不过属对精切，与卢、骆齐名，称为“四杰”。此沈、宋、王、杨，皆以自喻。刘学锴、余恕诚笺：“‘得良朋’即《樊南甲集序》，所谓‘得好对切事’，指骈文技巧之纯熟。”可备一说。

[3]宗师：堪为人师，为众所崇仰。《汉书·朱浮传》：“博士之官，为天下宗师。”

[4]“李杜”句：操持，执笔，操亦持；句意谓李白、杜甫执笔为诗，才具不相上下。

[5]“三才”句：天地人合称三才，亦作三材。《易·系辞》：“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有之。”端倪，头绪，此处用作动词，有显露、呈现意。意谓李杜能使天地万物呈现于诗中。

[6]“集仙殿”句：杜甫曾受到唐明皇赏识，命待制集贤院，即集仙殿。李白因贺知章荐，玄宗召对金銮殿，论当世事，赐食，亲为调羹。事具见《唐书》本传。

[7]“可是”句：可是，却是。苍蝇惑曙鸡，《诗经·齐风·鸡鸣》：“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此以苍蝇比进谗之徒，以曙鸡喻指李杜。

[8]“生儿”二句：孙征虏，指孙权。曹操曾表孙权为讨虏将军。《三国志·孙权传》注引《吴历》云：曹公“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嫁女”用王羲之东床袒腹事。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二句“古有”“今无”互文，“古有孙征虏”即“今无孙征虏”；“今无王右军”即“古有王右军”。

[9]琴书：借指诗艺。《三国志·崔琰传》：“以琴书自娱。”陶潜《归去来兮辞》：“乐琴书以消忧。”

[10]“何如”二句：何如，何似；与相比，如何？《三国志·孙权传》注引《吴书》云：“紫盖黄旗，运在东南。”此句意谓像王羲之那样以琴书自娱终其一生，比之孙权的三分事业未必不如也。此义山沉沦下僚之愤激语，非真以为不如。

[11]“代北”二句：代北，代州以北，今山西北部代县一带。偏师，全军中之一部军队，以别于主力、主军。衙，官衙，用如动词即衙领。使节，持节之使，此指诸道防御、观察、节度之使。关东，函谷关以东地区，裨将，偏将。行台，台省之在外者，为专征讨而设。《新唐书·百官志》：“边要之地，置总管以统军，加号使持节，有行台，大行台。”二句均指石雄。石雄，徐州人，出身低微，少为牙将，故云“关东裨将”。雄曾出偏师大败回纥军于代北，升任丰州都防御使，故云“衙使节”“建行台”。

[12]饶轻薄：任人轻薄，被人看不起。石雄出身低微，又曾被诬流放，衙领使节以后仍常遭牛党之轻视。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饶，犹任也，尽也。假定之辞。”

[13]“临戎”句：临戎，临战。草莱：田野之间，借指在野之人，用如“草茅”。《仪礼·士相见礼》：“在野则曰草茅之臣。”意谓美李德裕不拘一格，拔用石雄于草莱，终建奇功。

[14]郭令素心：郭令，郭子仪。素心，平素之心，本心，即下之“本意”。陶潜《归园田居》：“素心正如此。”

[15]韩公：张仁愿。中宗时为朔方总管，屯边河北，使突厥不敢南侵，功封韩国公。郭令、韩公均以比李德裕。

[16]“两都”二句：两都，长安和东都洛阳。耆旧，父老。偏，副词，表示情况与心之所思不一致。朔风，北风，指代北方边地，此指河陇故地。大中三年（849）收复三州七关，河陇老幼千余人诣阙，解胡服，袭冠带。二句意谓中原父老至老始见河陇收复，言下若早用李德裕“和戎”之策，河陇早已收复，中原父老何待今日始感动垂泪？按李德裕曾纳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之请降，受阻于牛党。

【点评】

杨致轩笺：“此五首乃玉溪生自叙其一生踪迹。”

首章借评论沈、宋、王、杨以自寓。一、二言沈宋等自矜得律句之属对精切，正玉溪早年自我写照。《新唐书》本传谓：“义山初为文，瑰迈奇古。（令狐）楚工章奏，因授其学。义山俚偶长短，而繁缚过之。”所谓“当时自谓宗师妙”也。自此与令狐家结两世恩怨：当时自“矜”、自“得”，以为得楚之学，可借此自展抱负；未料后因结怨于令狐绹而沦落一生。末云以今日观之，唯有属对之雕虫小技耳。此义山自悟自叹之辞，非怨楚也。

次章借赞叹李、杜而寄寓己遭排斥之愤慨。一、二言李、杜才华相当，能驱使天地万象入诗。三、四则言李杜虽曾于集贤、金銮蒙受玄宗赏识，终被小人谗毁而不能久居朝廷。此诗以李、杜自况，以己之文才亦曾入秘书省任校书郎，终因婚于王氏而为牛党谗毁调补弘农。此自叹兼以怨绹，非怨茂元也。

三章借孙权、王羲之文武两道，慨己虽无王之才艺，而琴书一世亦未必不如令狐绹。一、二互文。“生儿古有孙征虏”，即“今无孙征虏”，言下唯“刘景升子若豚犬耳”。此以刘琦、刘琮比绹。然“宰相府里坐将军”（温庭筠讥令狐绹语），亦不伦不类，不文不武耳。“嫁女今无王右军”，言如王右军之才艺唯古有之，今则无有也。王右军自比，谦言己亦无右军之才。三、四言己琴书一世，与旗盖三分之孙权相比，自是不如，与刘景升子若豚犬之绹相较，则未必不如。言外慨己有才而受抑沉沦，豚犬辈则备受恩遇。朱彝尊笺云：“三章言绹不肖其父，以仲谋刺其为豕犬。右军嫁女则谓茂元。”

四章借石雄之被牛党排弃死，寄托己之受党人排抑不遇，慨叹再无李德裕之奖拔孤寒。一、二专为石雄而发，以见李德裕之知人善任。三句云石雄出身寒微，即在德裕为相之时，牛党即“常日轻薄”之。然德裕用人，不问出身，不拘一格，于临战之时，拔石雄于草莱之中，终建奇功。相比之下，己受牛党排抑，一生沦落困顿，隐含遭党人排斥压抑之幽愤，感叹今无奖拔孤寒之李卫公也。时李德裕正叠贬崖州，当亦借此赞之。《唐摭言》载，李德裕贬崖，士子有诗云：“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

五章借郭子仪、张仁愿事感悼、赞美李德裕，为其辩诬，鸣不平。一、二赞李德裕功在朝野，并非误开边衅。三、四言收复失地，索还边境被掠人口，使两都父老重见故地。刘学锴、余恕诚云：“义山之所以重笔特书，盖缘其时宣宗君臣，对德裕之处理与回鹘、吐蕃问题，多所攻击毁谤之故。”

《漫成五章》虽借史事、时事慨己之沉沦遭斥，显示对令狐绹之不满。然其旨非以一己之恩怨，乃会昌、大中间之政治，故当看作义山一组重要之政治抒情诗。

过华清内厩^[1]门

华清别馆^[2]闭黄昏，碧草悠悠内厩门。

自是明时不巡幸，至今青海有龙孙^[3]。

【注释】

^[1]华清内厩：《说文》：“厩，马舍。”程梦星曰：“华清之内厩，《唐书·兵志》及《唐六典》皆无可考，大抵分左右六闲而备游幸者也。”

^[2]别馆：行宫，别墅。《史记·李斯列传》：“离宫别馆，周遍天下。”

^[3]青海龙孙：青海所产之骏马。《隋书·吐谷浑传》：“青海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辄放牝马于其上，言得龙种。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骠驹，能日行千里，故时称青海骠马。”《正字通》：“青海旁马多龙种，曰龙孙。”

【点评】

此借华清内厩无马匹供游幸，发今昔盛衰之叹。史载唐之马政，贞观、麟德时凡七十万匹；开元、天宝凡七十五万匹；逮至太和、开成以后，则仅七千匹。此举马政之衰减，见唐国势之日蹙也。一、二言黄昏时过华清内厩门，行宫紧闭，门外唯碧草悠悠，是久未有人到此，荒废中寓哀感。三句补足一、二，言虽圣明之时亦不游幸，故无须马厩也。四句笔锋一转，云今青海龙孙宝马正多，暗寓河陇失陷，龙骧难求，则内厩自然无马。程梦星曰：“‘青海有龙孙’，微词也，不敢斥言其远莫能致也。乃风人之旨。”姚培谦评：“凄凉境界，翻作太平气象，越见凄凉。”

天津西望^[1]

虏马^[2]崩腾忽一狂，翠华无日到东方^[3]。

天津西望肠真断，满眼秋波出苑墙。

【注释】

^[1]天津西望：天津桥架洛水上。《元和郡县图志》卷五：“天津桥在（河南）县北四里。”今洛阳西郊，为长安出幸东都必经之路，故云“西望”。

^[2]虏马：指安史之乱。

^[3]“翠华”句：杜甫《北征》：“都人望翠华。”翠华，以翠羽为旗饰，古天子所用，代指皇帝。

【点评】

此义山于天津桥上西望，有感而发。一、二言自安史乱后，皇帝久废东都之巡。三句切题，四句写所望景象：行宫荒凉，唯秋水自宫苑墙下寂寂自流。以荒漠之景，结肠断之情，篇终混茫也。

寿安公主出降^[1]

妫水闻贞媛^[2]，常山索锐师^[3]。

昔忧迷帝力^[4]，今分送王姬。

事等和强虏，恩殊睦本枝^[5]。

四郊多垒在^[6]，此礼^[7]恐无时。

【注释】

[1]出降：下嫁。文宗开成二年（837），以绛王悟女寿安公主下嫁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

[2]“妫水”句：妫水，在今山西永济市，相传舜居其旁。《尚书·尧典》：“厘降二女于妫汭。”贞媛，纯正之美女。此借帝尧娥皇、女英以喻寿安公主。

[3]“常山”句：常山，成德镇治所，指王元逵。索锐师，以锐师索。意谓王元逵以盛锐之师要挟求娶公主。

[4]迷帝力：无视皇帝的权威。《玉篇》：“迷，乱也。”

[5]本枝：亦作本支，同一家族的嫡系或庶出子孙。此指皇帝近亲宗室。《汉书·韦玄成传》：“子孙本支，陈锡无疆。”颜延之《赭白马赋》：“愿终惠养，荫本枝兮。”

[6]四郊多垒：言四方多有藩镇。

[7]此礼：指以公主下嫁节镇事。

【点评】

节镇以锐师要挟索娶公主，终是朝廷耻辱。此诗末句为一篇主意，愤王室之不振而恐诸镇之效尤也。

一句以帝尧二女喻寿安公主，言外似此“贞媛”当嫁与舜帝。二句“常山”点王元逵，其妙在“锐师”二字。言王元逵目无朝廷，竟以显示军威而索娶，见朝廷之屈服节镇。开首便将晚唐藩镇跋扈、皇帝软弱无力的局势拧出。三、四“昔”“今”对举。“昔”指王庭凑，“今”指王元逵。文宗大和八年（834）王庭凑死，其子王元逵借割据袭成德节度。言昔日文宗只“忧”庭凑之迷乱无礼，而一味姑息，未加讨伐，以致今日元逵更其桀骜不驯而送王姬安抚之。不言王元逵“索娶”，而言文宗“分送”，警讽尤为深至。钱木庵《唐音审体》云：“‘分’字深痛，言竟似本分当然也。”

五、六揭示事情的性质。言以下降公主羁縻藩镇，实与以公主和番强虏无异；此等殊礼实已超越宗室之恩遇，言其超常越礼，不合朝廷常制。七、八则预为忧虑，言四方皆是节镇，此启其端，则自今而后恐无已时，言外各镇皆以武力割据，威胁朝廷，则有几多公主可以“下降”乎？程梦星曰：文宗“畏藩镇而以婚姻结之”，义山“咎其既往且忧方来也”。张采田评曰：“诗愤朝廷姑息，语特正大。”

按诗为开成二年（837）作。时义山方进士及第，文宗尚在世。以一新进而敢于讽议时政失误，抨击藩镇跋扈，且其反应之迅捷，持论之严正，语言之明快犀利，讽谏之委婉含蓄，实为不可多得之政治诗。

哭刘司户蕡

路有论冤谪^[1]，言皆在中兴^[2]。

空闻迁贾谊^[3]，不待相孙弘^[4]。

江阔惟回首，天高但抚膺^[5]。

去年相送地，春雪满黄陵。

【注释】

^[1]“路有”句：何焯曰：“言行道为之嗟伤也。”

^[2]中兴：由衰微而复兴。中，再。《诗·大雅·烝民序》：“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

^[3]迁贾谊：迁，超迁，升迁。《史记·贾生传》：“文帝召以为博士，说之，超迁。”

^[4]相孙弘：武帝初，公孙弘使匈奴，还报，不合意，称病免归。至元朔中，为丞相。见《汉书·公孙弘传》。相，用如动词。贾谊，公孙弘皆以指刘蕡。

^[5]抚膺：手按胸膛。《列子·说符》：“抚膺而恨。”

【点评】

一、二路人议论刘蕡之冤谪，忆念当年刘对策所言皆为国家中兴之计。三、四紧接一、二，言路人空闻刘蕡将如贾谊，为朝廷召回升迁，然不待超迁而刘已身逝。五、六点“哭”。刘蕡自柳州放还，游湖湘、荆楚，或客死益浦江滨（据刘学锴笺），故有“江阔”云云。“江阔”“天高”，“回首”“抚膺”，极寥廓苍茫，哀思悲痛之致，又含沉冤莫诉、天高难问之意。末言忆去年相别，正春雪黄陵，不意遽成永诀！屈复云：“结忆往事，字中有泪。”

诗作于大中三年（849）。

有感二首

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诗成^[1]

九服归元化^[2]，三灵叶睿图^[3]。

如何本初辈，自取屈辱诛^[4]？

有甚当车泣^[5]，因劳下殿趋^[6]。

何成奏云物^[7]？直是灭萑苻^[8]。

证逮符书^[9]密，辞连^[10]性命俱。

竟缘尊汉相^[11]，不早辨胡雏^[12]。

鬼篆^[13]分朝部，军烽照上都^[14]。

敢云堪恸哭，未必怨洪炉^[15]！

其二

丹陛犹敷奏^[16]，彤庭欵战争^[17]。

临危对卢植^[18]，始悔用庞萌^[19]。

御仗收前队^[20]，兵徒剧背城^[21]。

苍黄五色棒^[22]，掩遏一阳生^[23]。

古有清君侧^[24]，今非乏老成^[25]。

素心^[26]虽未易，此举太无名。

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

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27]。

【注释】

[1]有感：自注“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诗成”。据新、旧《唐书》李训、郑注等传记载，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韩约奏“金吾院石榴开，夜有甘露”，文宗令宦官左右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帅诸宦往视，而伏官健执兵于丹凤门外，冀将宦者一网打尽。仇士良等至左仗，闻幕下有兵声，惊恐走出，即举软舆挟持文宗，并率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遇人即杀，李训、郑注及宰相王涯等族灭者十一家，史称“甘露之变”。第二年春，李商隐作《有感二首》。

[2]“九服”句：九服，指全国疆土；元化，帝王德化，称颂文宗之辞。《周礼·夏官》：“职方氏辨九服之邦国。”云方千里为王畿，其外依次各方五百里，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

[3]“三灵”句：三灵，指天、地、人，或谓天神、地祇、人鬼。叶，合，协。睿图，帝王之谋划、谋算。意谓天、地、人三灵皆协合文宗治国之谋划，亦称颂之辞。或谓三灵指日、月、星，用于此处不合。班固《典引》“答三灵之蕃祉”，李善注：“三灵，天、地、人也。”又《魏书·孙绍传》：“事恢三灵，仁洽九服。”三灵与九服对，亦指天、地、人。《隋书·音乐志下》：“睿图作极，文教遐宣。”《旧唐书·王彦威传》：“虔奉睿图，辄纂事功，庶裨圣览。”

[4]“如何”二句：言李训等原可如袁绍之捕杀阉人，何乃谋浅而反遭宦者族诛如刘屈氂。袁绍字本初。《后汉书·袁绍传》：“中常侍段珪等杀何进，劫帝及陈留王走小平津。绍勒兵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死者二千余人。”刘屈氂，汉武帝兄中山靖王子，征和二年（前93）为左丞相，为内者令郭穰告发，诏载“厨车以徇，要（腰）斩东市，妻、子梟首华阳街”，事见《汉书·刘屈氂传》。

[5]当车泣：《汉书·袁盎传》：“上朝东宫，宦者赵谈骖乘。盎伏车前曰：‘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奈何与刀锯之余共载？’于是上笑，下赵谈，谈泣下车。”

[6]下殿趋：《梁书·武帝纪》：“大通中谚曰：‘荧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

[7]云物：云气、云彩，指所谓夜降甘露之祥瑞。葛洪《抱朴子·知止》：“蹈云物以高骖，依龙凤以疎迹。”

[8]萑苻：《左传·昭公二十年》：“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子太叔兴兵攻之。”冯浩曰：“或谓宦官率兵杀训、注等，反似灭此众盗。”

[9]证逮符书：证逮，取证辞以逮捕。符书，逮捕之官文书文告。《史记·五宗世家》：“请逮勃所与奸诸证。”《汉书·杜周传》：“诏狱益多，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

[10]辞连：供辞株连。

[11]汉相：《汉书·王商传》：王商“长八尺余，身体鸿大，容貌甚过绝人。河平四年，单于来朝，引见白虎殿。”“单于仰视商貌，大畏之，迁延却退。天子闻而叹曰：‘此真汉相矣！’”据新、旧《唐书》载：李训亦容貌魁伟，神情洒落，宦者见训，皆震慑迎拜叩首。此“汉相”借指李训。

[12]胡雏：喻指郑注。《旧唐书·郑注传》：“注本姓鱼，冒姓郑氏，故号‘鱼郑’，时人目之为水族。”此处以石勒比之。《晋书》：“石勒年十四，倚啸上东门。王衍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异志，恐将为天下患。’遣使收之，会勒已去。”

[13]鬼策：登录死者之名册。魏文帝《与吴质书》：“观其姓名，已为鬼策。”

[14]上都：西京、长安。《旧唐书》：“至德元载，号西京曰上都。”

[15]“未必”句：言甘露之变皆由人事，不必怨天怨地。洪炉，大炉，指天地。《庄子·大宗师》：“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葛洪《抱朴子·勗学》：“鼓九阳之洪炉，运大钧乎皇极。”杜甫《行次昭陵》：“指麾安率土，荡涤抚洪炉。”皆以喻天地。

[16]“丹陛”句：丹陛，宫殿赤色的台阶，借指殿廷。《隋书·薛道衡传》：“趋事紫宸，驱驰丹陛。”敷奏，陈奏。《尚书·舜典》：“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孔传：“敷，陈；奏，进也。”

[17]“彤庭”句：彤庭，亦作彤廷，朝堂。因以朱漆涂饰，故称。班固《西都赋》：“于是玄墀扣砌，玉阶彤庭。”亦泛指宫廷、皇宫。欸，忽，迅捷。

[18]卢植：义山自注：“是晚独召故相彭阳公入。”彭阳公，指令狐楚。此处显以楚比卢植。《后汉书·卢植传》：“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乃召董卓以惧太后。植知卓凶悍难制，必生后患，固止之，进不从。及卓至，果陵虐朝廷，议欲废立。群臣无敢言，植独抗议不同，卓怒罢令。”

[19]庞萌：《后汉书·庞萌传》：“平敌将军庞萌，为人逊顺，帝信爱之，使与盖延共击董宪。诏书独下延，而不及萌。萌疑，遂反。帝大怒，自将讨之，与诸将书曰：‘吾尝以萌为社稷臣，将军得无笑其言乎？’”此以庞萌比李训。

[20]“御仗”句：谓文宗被挟入宣政门。《通鉴》：“乘輿迤逦入宣政门，训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者郗志荣奋拳殴其胸，偃于地。乘輿既入，门随阖。”

[21]背城：《左传·成公二年》：“残师散卒，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言仇士良率兵从内出。

[22]“苍黄”句：苍黄，同仓惶，意慌张、匆忙。《魏志》裴注：“太祖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五色棒，喻指金吾卫士、台府从人等抱关守门、游徼小吏等苍黄拒击。

[23]“掩遏”句：掩遏，壅塞、阻遇。甘露事变在十一月，正冬至时。刘学锴、余恕诚曰：《易复》：“后不省方。”孔颖达疏：“冬至一阳生，是阳动而阴复静也。”按冬至后日渐长，古代以为阳气初动，故称冬至为一阳生。

[24]清君侧：《公羊传》：“晋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者，逐君侧之恶人也。”

[25]老成：谓年高有德之大臣。《尚书·盘庚上》：“汝无侮老年人，无弱孤有幼。”《后汉书·和帝纪》“老成黄钁”，李贤注：“老成，言老而有

成德也。”

[26]素心：本心。《晋书·孙绰传》：“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李白《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素心爱美酒，不是顾专城。”

[27]“不废”句：言《咸池》《六英》之乐并未废弃。《乐纬》：“黄帝乐曰《咸池》，帝嚳乐曰《六英》。”《旧唐书·王涯传》：“文宗以乐府之音郑卫太甚，命涯询于旧工，取开元时雅乐，选乐童按之，名曰《云韶乐》。乐成，上悦，赐涯等锦綵。”是则《咸》《英》雅乐为涯所定，今涯为族灭，朝廷能无闻乐而悲哉！

【点评】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文宗与宰相李训、凤翔节度使郑注等密谋诛宦官，伪称“金吾仗院石榴开，夜有甘露”，谋诱宦官往视而伏杀之。事未成，李训、郑注、王涯等皆为宦者捕杀，族灭十一家，诛死数千人，史称“甘露之变”。此变若就李训之才疏谋浅，郑注之人品、动机，以及总体之谋划、策略而言，甚未足谓，然就其反对宦官言，乃有其可嘉之处。似此具“两面性”之事件，极难予确当之评论。李商隐以其深邃之思想，冷峻之史笔，于事变后仅数月，即成此《有感二首》，实为难得。

“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为商隐对乙卯诛宦及李训个人之总评价。言其诛灭宦官，本心实忠于朝廷，然而仓促行事，近于胡来。条分之，则商隐于“甘露之变”约有以下深刻而不易之见解。其一，指出李训等诛杀宦官之行动，时机并不成熟。“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言其时朝野尚为平静，君主亦英明有所为。言外宦官篡弑废立之事未见征候，诛杀之，实操之过急。其二，指出未能倚重老成大臣，事起仓促，筹划未周。“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既肯定诛杀宦者之正义性，又指出老成持重之大臣如令狐楚等皆未与其事，宰相王涯等至被杀而不知其情。如此朝廷大策，本应从长计议，周密谋划，乃于“丹陛敷奏”之时而“欵发战争”，结果只能是“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了。其三，伪称“石榴开花，夜降甘露”，亦如同儿戏，老奸巨猾之仇士良、鱼弘志又岂能哄骗？“何为奏云物，直是灭萑苻”！结果是如刘屈氂之自取诛灭，而文宗则“下殿趋”走，株连数千人登上“鬼箴”。其四，指出败事虽由李训、郑注，然事起于文宗；文宗优柔寡断，急于成事，又不能知人善任。“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直至败事之后才“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

《有感二首》立论精严，评论精当，可谓形象之史评。即于李于郑，亦严加区分。李训只是才疏无谋，空谈误国，原其本心，则在诛宦。而郑注则是阴险小人，谗事文宗，企图借诛灭宦官而操纵朝廷，包揽大权。故于《有感二首》外，又在《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予以讽刺揭露。

一般言之，一起重大事件，于发生之时或之后未久，极难做出确评。不仅因许多当事者尚健在，难免以甲就乙，言不由衷，更因人们于事件之认识有逐步深化之过程，且事件本身亦须经历史之淘洗，始能刷其表象，显露其本质真实。商隐能于数月后确切精当地评价“甘露之变”，其把握现实及深刻之判断力，当以深邃之思想家、冷峻之史学家目之。

李商隐一介书生，于宦竖横行杀戮之时，以其诗心铁胆，不顾个人安危而发此震聩之声，实皆植根于维护朝廷，忧国忧民之爱国思想。李商隐应是晚唐一位热烈而清醒的爱国者。

重有感^[1]

玉帐牙旗得上游^[2]，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3]，陶侃军宜次石头^[4]。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5]。

昼号夜哭兼幽显^[6]，早晚星关^[7]雪涕收。

【注释】

[1]重有感：此前有《有感》二首，自注：“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诗成。”三首皆咏“甘露之变”。

[2]“玉帐”句：玉帐，军幕，中军主将所居。牙旗，将军之旌，杆上以象牙饰之。得上游，言得上游之利便。冯浩笺云：“从上游来压人之义，以喻慑服中官也。”

[3]“窦融”句：窦融，光武帝将，喻指刘从谏。意谓表已至京师。

[4]“陶侃”句：陶侃，亦借指从谏。《晋书·陶侃传》载：苏峻作逆，侃军次石头，斩峻于阵。“须共”“宜次”寄希望并敦促之意。

[5]“岂有”二句：《管子·形势》：“蛟龙，水虫之神也；乘水则神立，失水则神废。人主，天下有威者也；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左传·文公十八年》：“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隼之逐鸟雀也。”意谓岂有人主之愁失威权者，盖无鹰隼之搏击恶敌也。

[6]幽显：幽，指冤死者如王涯辈十一族；显，生者，谓士大夫不附宦官者。

[7]星关：天门，以喻宫阙、皇居。

【点评】

此篇为甘露变后为刘从谏作。安史乱后，唐政权掌于宦者之手，引起一部分朝官的不满和反对。大和九年（835）十一月，文宗与李训（宰相）、郑注（凤翔节度使）合谋诛杀宦官，由李训谎奏金吾厅石榴上有甘露，准备在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率众宦者前往观看时，将其杀尽。仇士良在往金吾厅行道上发现伏兵，急挟文宗入宫，并派神策兵搜捕。李训、郑注及其他宰辅如王涯、舒元舆、贾餗等均被杀，史称此次事变“甘露之变”。其时诸节镇皆钳默，唯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三上疏问杀王涯等之罪名，云：“谨修封疆，缮甲兵，为陛下腹心。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书闻，人人传观，仇士良惕惧，有所收敛。

一、二言刘从谏有“得上游”以兴兵勤王之利便，既《疏》云“缮甲兵”“清君侧”“则须迅即起兵以分君上之忧”。三句“已来”指刘从谏上疏，四句“宜次”，敦促刘从谏从速带兵进入京师。“石头城”，东晋京都，诗以比长安。五句言君主无受制之理，六句感叹无“鹰隼”之逐恶人。纪晓岚云：“揭出大义，压伏一切，此等处是真力量。”七言受诛之人，含冤之众昼号夜哭，神人共愤，末句回应“宜次”，望其速来京师以诛君侧之恶、雪涕而收之。

施补华《岷佣说诗》评云：“义山七律，得于少陵者深。故秾丽之中，时带沉郁。如《重有感》《筹笔驿》，气足神完，直登其堂、入其室矣。飞卿华而不实，牧之俊而不雄，皆非此公敌手。”

哭刘蕡^[1]

上帝深宫闭九阍^[2]，巫咸不下问衔冤^[3]。

黄陵别后春涛隔^[4]，湓浦书来秋雨翻^[5]。

只有安仁能作诔^[6]，何曾宋玉解招魂^[7]？

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8]。

【注释】

[1]刘蕡：字去华，昌平人，见《赠刘司户蕡》。

[2]九阍：九天之门。《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阍阖而望予。”

[3]巫咸：古神巫，当作巫阳。《楚辞·招魂》王逸注：“巫阳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何焯曰：“以文义论之，当作巫阳。然六朝人及老杜已有作巫咸者，此沿其误。”

[4]黄陵：在岳州湘阴县（今湖南湘阴），即二妃所葬之地。

[5]湓浦：湓浦口在湓江长江之交合处，今九江市西。

[6]安仁：晋潘岳字安仁，善为诔奠之文。

[7]解招魂：宋玉怜屈原魂魄放佚，作《招魂》。

[8]哭寝门：《礼记·檀弓》：“孔子曰：‘师吾哭诸寝，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

【点评】

首联反用宋玉《招魂》事，言屈平虽冤死，有天帝命巫咸为之招魂。对于刘蕡，上帝却高居深宫，重门紧闭，不致一问；而巫咸亦不下界为刘申冤。起联即指明刘为冤死，朝廷应为刘申雪。刘蕡字去华，昌平（今北京）人。文宗大和二年（828）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痛斥宦官专权、藩镇跋扈，指出“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旧唐书》本传）。主考因惧宦官嫉恨，竟使刘落取。开成元年（836），刘与义山同在令狐楚兴元（今陕西汉中）幕，交谊深挚，肝胆相契，故起即为之鸣冤。

三句推开，转言客春在黄陵与刘匆匆晤别，春涛远隔；四句点明刘蕡遽逝，湓浦书来，正值长安秋雨翻盆。刘学锜据此，云“蕡之卒于湓浦即可大体肯定”。则“书来”当为蕡卒后，友人或刘家室致讣告于义山，则其逝又当更前。

五、六进一步写“哭”，用潘岳作诔，宋玉招魂事。言我只能如安仁为作哀悼之文字，即使如宋玉为屈平招魂，又如何使你魂魄复返？

七、八结至平生情谊，不唯益友，亦是良师，言刘蕡一生品德节操，可以为师；“兼师友”，偏指为师。孔子云：死者是师，当于内寝哭吊；死者是友，则于寝门之外哭吊。义山言已不能与刘蕡等同为友，不敢于寝门外哭，而应哭于内寝。

纪晓岚评曰：“悲壮淋漓，一气鼓荡。”管世铭可谓义山知音，于《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中云：“观义山《哭刘蕡》诗，知非仅工词赋者。”

杜工部^[1]蜀中离席

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

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2]。

座中醉客延醒客^[3]，江上晴云杂雨云^[4]。

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5]。

【注释】

^[1]杜工部：指杜甫。此言诗拟杜工部体，而以《蜀中离席》为题。

^[2]“雪岭”二句：雪岭在松州嘉城县（今四川松潘），唐时与吐蕃、党项接壤，战云常罩，故赴天外之使未归而朝廷军队犹驻。

^[3]“座中”句：《楚辞·渔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客已醉本可离席，无奈“醉客”又延留也。“醉客”比蔽于时局者。

^[4]晴云雨云：喻蜀中松藩之局势未稳。

^[5]“美酒”二句：反讽“醉客”之安于逸乐，不忧国事。

【点评】

此拟杜工部之作，不必有“拟”字。纪晓岚云：“《集》中《韩翃舍人即事》亦此例。”诗为大中六年（852）初赴西川推狱毕将归东川时作。

一、二言人生聚散无常，所可惜者干戈未平而须暂分手，起即蕴忧国忧边之情。一退一进，大开大合。三、四应“世路干戈”“未归”“犹驻”，正边事不息之可忧也。五、六正写离席，“醉客”，不忧边事而安于逸乐者；“醒客”自谓，言“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晴云雨云”，喻边地形势变幻不定。七、八应“醉客”，反讽彼等不务边事，却逗留成都耽于逸乐。管世铭曰：“善学少陵七言律者，终唐一世，惟李义山一人。胎息在神骨之间，不在形貌。”

井络

井络天彭一掌中，漫夸天设剑为峰^[1]。

阵图^[2]东聚烟江石，边桥西悬雪岭松^[3]。

堪叹故君成杜宇^[4]，可能先主是真龙^[5]？

将来为报奸雄辈^[6]，莫向金牛访旧踪^[7]。

【注释】

[1]“井络”二句：井络，进宿之分野，此指岷山。天彭山在今四川灌县。剑峰，大、小剑山，即剑阁。二句意谓蜀中形势虽险而不足恃，以朝廷视之，不过一掌之中耳。

[2]阵图：诸葛亮造八阵图，东跨故垒，皆累细石为之。

[3]“边桥”句：边桥，守边军士打更用的梆子。桥，军中刁斗。雪岭，在今四川松潘县，唐时与吐蕃、党项接壤。

[4]成杜宇：化为杜鹃。用望帝失国化鹃事。

[5]“可能”句：可能，岂能。此句应读为“先主岂能是真龙”，真龙，所谓“真命天子”。《三国志·周瑜传》：“周瑜曰：‘刘备非久为人用者，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

[6]“将来”句：将来，持来。奸雄辈，指企图割据蜀中之藩镇。《三国志·魏武帝纪》注引《异同杂语》：“操尝问许攸：‘我何如人？’攸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7]金牛旧踪：金牛道，古由秦入蜀之道。《十三州志》：“秦惠王未知蜀道，乃刻石五头，置金于尾下，言此天牛，能负金。蜀人信之，令五丁共引牛成道，致之成都。秦国使张仪伐之。”

【点评】

前半言蜀地山川之险不足恃也：山有井络、天彭，阁有大小剑门；东有烟江阵图，西有雪岭传桥，形势险峻，然“漫夸”之，不足为恃。五六以史事申足“漫夸”，言古巴国望帝早化杜鹃哀鸣；刘备据蜀，有诸葛辅之，终未能成大事。七、八“为报”云云，警戒妄图据蜀自固者，莫蹈金牛旧踪之辙！金圣叹解云：“此先生深忧巴蜀之国江山险峻，或有草窃据为要害，而特深著严切之辞，以为预戒也。”纪晓岚评曰：“立论正确，诗格自高；五、六唱叹指点，用事精切。”

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蛇年建丑月^[1]，我自梁还秦^[2]。
南下大散岭^[3]，北济渭^[4]之滨。
草木半舒坼^[5]，不类冰雪晨。
又若夏苦热，焦卷^[6]无芳津。
高田长檟枿，下田长荆榛^[7]。
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
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
存者背面啼，无衣可迎宾。
始若畏人问，及门还具陈^[8]。
右辅^[9]田畴薄，斯民常苦贫。
伊昔称乐土，所赖牧伯^[10]仁。
官清若冰玉^[11]，吏善如六亲^[12]。
生儿不远征，生女事四邻^[13]。
浊酒盈瓦缶，烂谷堆荆囷^[14]。
健儿庇旁妇^[15]，衰翁舐^[16]童孙。
况自贞观后，命官多儒臣。
例以贤牧伯，征入司陶钧^[17]。
降及开元中，奸邪挠经纶^[18]。
晋公忌此事^[19]，多录边将勋。
因令猛毅辈^[20]，杂牧^[21]升平民。
中原遂多故，除授非至尊。
或出幸臣辈，或由帝戚恩。

中原困屠解^[22]，奴隶厌肥豚。

皇子弃不乳^[23]，椒房抱羌浑^[24]。

重赐竭中国^[25]，强兵临北边。

控弦^[26]二十万，长臂皆如猿^[27]。

皇都三千里，来往同雕鸢^[28]。

五里一换马，十里一开筵^[29]。

指顾^[30]动白日，暖热回苍旻^[31]。

公卿辱嘲叱，唾弃如粪丸^[32]。

大朝会万方^[33]，天子正临轩^[34]。

彩旗转初旭，玉座当祥烟。

金障^[35]既特设，珠帘亦高褰^[36]。

捋须蹇不顾^[37]，坐在御榻前。

忤者死跟屣，附之升顶颠^[38]。

华侈矜递炫^[39]，豪俊^[40]相并吞。

因失生惠养，渐见征求频^[41]。

奚寇^[42]东北来，挥霍^[43]如天翻。

是时正忘战^[44]，重兵多在边。

列城绕长河，平明插旗幡^[45]。

但闻虏骑入，不见汉兵屯。

大妇抱儿哭，小妇攀车轓^[46]。

生小太平年，不识夜闭门。

少壮尽点行，疲老守空村。

生分作死誓，挥泪连秋云。

廷臣例瘡怯^[47]，诸将如羸^[48]奔。

为贼扫上阳^[49]，捉人送潼关。
玉辇望南斗^[50]，未知何日旋。
诚知开辟^[51]久，遘此云雷屯^[52]。
逆者问鼎大^[53]，存者要高官。
抢攘互间谍^[54]，孰辨枭与鸾^[55]。
千马无返辔，万车无还辕^[56]。
城空雀鼠死，人去豺狼喧。
南资竭吴越，西费失河源^[57]。
因令右藏库^[58]，摧毁惟空垣。
如人当一身，有左无右边。
筋体半痿痹^[59]，肘腋生臊膻^[60]。
列圣^[61]蒙此耻，含怀^[62]不能宣。
谋臣拱手立，相戒无敢先。
万国困杼轴^[63]，内库无金钱。
健儿立霜雪，腹歉^[64]衣裳单。
馈饷^[65]多过时，高估铜与铅^[66]。
山东望河北，爨烟犹相联。
朝廷不暇给，辛苦无半年^{[66]7}。
行人樵行资^[68]，居者税屋椽^[69]。
中间遂作梗^[70]，狼藉用戈铤^[71]。
临门用节制，以锡通天班^[72]。
破者以族灭，存者尚迁延^[73]。
礼数异君父^[74]，羁縻^[75]如羌零。
直求^[76]输赤诚，所望大体全。

巍巍政事堂^[77]，宰相厌八珍^[78]。

敢问下执事^[79]，今谁掌其权？

疮痍^[80]几十载，不敢扶^[81]其根。

国蹙^[82]赋更重，人稀役弥繁。

近年牛医儿^[83]，城社更攀援^[84]。

盲目把大旆，处此京西藩^[85]。

乐祸忘怨敌，树党多狂狷^[86]。

生为人所惮，死非人所怜^[87]。

快刀断其头，列若猪羊悬。

凤翔三百里，兵马如黄巾。

夜半军牒^[88]来，屯兵万五千。

乡里骇供亿^[89]，老少相扳牵^[90]。

儿孙生未孩^[91]，弃之无惨颜。

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间^[92]。

尔来^[93]又三岁，甘泽^[94]不及春。

盗贼亭午^[95]起，问谁多穷民。

节使杀亭吏，捕之恐无因^[96]。

咫尺不相见，旱久多黄尘。

官健^[97]腰佩弓，自言为官巡。

常恐值荒迥^[98]，此辈还射人^[99]。

愧客问本末^[100]，愿客无因循^[101]。

郾坞抵陈仓，此地忌黄昏^[102]。

我听此言罢，冤愤如相焚^[103]。

昔闻举一会，群盗为之奔^[104]。

又闻理^[105]与乱，系人不系天。

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

叩头出鲜血，滂沱污紫宸^[106]。

九重黯已隔^[107]，涕泗空沾唇。

使典作尚书，厮养为将军^[108]。

慎勿道此言，此言^[109]未忍闻。

【注释】

[1]蛇年建丑月：蛇年，文宗开成二年（837）。建丑月，十二月。夏历建寅，腊月为丑。

[2]梁：梁州，即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秦，指长安。

[3]大散岭：今宝鸡西南。

[4]渭：渭河。

[5]坼：燥裂。

[6]焦卷：枯槁卷缩。《山海经》：“十日所落，草木焦卷。”此言干旱。

[7]櫟荆榛：丛生之杂木。二句互文，谓不论高田、下田，皆长不材之木，一片荒芜。

[8]“及门”句：到了家门。具陈，一一诉说。《古诗》：“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何焯曰：“此下皆述具陈，至末方自发议论，章法绝佳。”此上为第一段，述京郊所见农村荒芜破败情况，引出村民之陈诉。

[9]右辅：京城近地为“辅”，取其辅卫之意。右辅，凤翔及扶风故地。

[10]牧伯：州郡最高长官。

[11]冰玉：喻为官清廉。《晋书·贺循传》：“循冰清玉洁。”

[12]六亲：《周礼·地官·大司徒》注：“六亲，父母兄弟妻子也。”

[13]事四邻：嫁给邻舍，言不远嫁。

[14]荆困：荆条编成之圆形谷仓。

[15]旁妇：指妾或外妇，亦作旁妻。《汉书·元后传》：元后父“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旁、傍通。此谓一个健壮的男子正妻外能再养活旁妇，表示其生活富裕。

[16]舐：用舌沾物曰舐，此喻老人之爱孙子。《后汉书·杨彪传》：“犹怀老牛舐犊之爱。”

[17]“征入”句：征入，内调入京。司陶钧，指担任宰相。钧，制陶器的模子，下圆，旋转成陶器，故称陶钧。《汉书·邹阳传》：“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注：“盖取周回调钧耳。言圣王制驭天下，亦犹陶者转钧。”何焯曰：“宰相非人，以天官私非材，则小者草窃，大者叛乱相仍，未有已也。故就前事缕陈之。”以上为第二段一层，追叙唐前期由于宰辅与地方州牧得人，故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富裕。

[18]撓：乱。经纶：清理丝绪，加以排列，谓之经；将同类丝组合一起，谓之纶。《礼记·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此处为名词，喻国家纲纪。

[19]“晋公”句：李林甫开元二十五年（737）封晋国公。此事，即上文所云儒臣执政和征调贤明州牧为宰相事。

[20]猛毅辈：指凶猛横暴之边将。《管子·法法》：“猛毅之君。”

[21]杂牧：胡乱治理。

[22]屠解：屠戮、肢解。朱鹤龄曰：“言视民如牛狗，屠之解之。”

[23]“皇子”句：指李林甫谗杀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

[24]“椒房”句：后妃宫室以椒和泥涂壁，此代杨贵妃。羌浑，泛指外族，此指安禄山。言“抱”云云，指贵妃以禄山为养子，行洗儿事。《安禄山事迹》：“禄山生日后三日，明皇召入内，贵妃以锦绣束缚禄山，令内人以彩舆舁之，欢呼动地，云贵妃与禄儿做三日洗儿。”

[25]中国：中原。

[26]控弦：拉弓箭，指兵士。

[27]长臂如猿：矫健善射。《史记·李将军传》：“李广为人长，猿臂，善射。”

[28]雕鹗：鸷和鹞鹰，猛禽之属。

[29]“五里”二句：《旧唐书·安禄山传》：禄山晚益肥，“每乘驿入朝，半道必易马，号‘大夫换马台’，不尔，马辄仆。”《安禄山事迹》：“乘驿诣阙……飞盖荫野，东骑云屯，所止之处，皆赐御膳，水陆必备。”

[30]指顾：手指目顾。

[31]苍旻：《尔雅》：“春为苍天，秋为旻天。”白日、苍旻均喻指皇帝。

[32]粪丸：蜣螂所排粪便。《古今注》：“蜣螂能以土包粪，转而成丸。”

[33]大朝：隆重的朝会。《穆天子传》：“己未，天子大朝于黄之山。”万方：万邦，指各路诸侯、地方长官。

[34]临轩：在殿前轩槛接见群臣朝贺。

[35]金障：金色屏风。

[36]高褰：高高卷起。

[37]“捋须”句：言安禄山手捋胡须，傲慢而无所顾忌。褻，骄褻，傲慢。《左传·哀公六年》注：“偃蹇，骄傲。”

[38]“忤者”二句：意谓逆其意则立死其践踏之下，附顺者则立升高位。跟屣，足后跟之履。顶颠，头顶，喻指高位。

[39]“华侈”句：言接连以华侈之事以相炫耀。华侈，豪华奢侈。矜递炫，应读为递矜炫。递，接连；矜炫，炫耀、夸耀。

[40]豪俊：指权势者。

[41]“因失”二句：言执政不以惠爱养民为意，而赋征剥削日益频繁。何焯曰：“二层。”以上第二段第二层，叙开元、天宝以来，由于李林甫之乱政，安禄山之拥兵跋扈，朝政日趋腐败。

[42]奚寇：指安史叛军。《安禄山事迹》：“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十九日起兵反。”

[43]挥霍：行动迅捷貌。

[44]忘战：指天下承平日久。

[45]“列城”二句：意谓叛军连夜攻打沿河相近之城邑，到天亮时即已攻陷，插上叛军旗幡。列城，城邑之相近者。《左传·僖公十五年》：“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

[46]车幡：车两旁障蔽尘泥的帷幕。

[47]例獐怯：言皆如獐子之胆怯。《韵会》：“獐性善惊，故从章。章者，獐惶也。”

[48]羸：瘦羊。

[49]扫上阳：扫除上阳宫，指唐降臣为叛军扫除东都宫殿，助贼为虐。

[50]望南斗：指玄宗奔蜀。

[51]开辟：原指开天辟地，此言唐之立国。

[52]遘：遭逢。云雷屯：《易》：“云雷屯，刚柔始交而难生。”言云雨雷电交合，不免遭此巨大之灾变。

[53]“逆者”句：《左传·宣公三年》：“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问鼎指有觊觎王室之意。言叛军企图取唐室而代之。

[54]抢攘：纷乱。互间谍：互相侦伺。

[55]梟与鸞：奸邪叛乱与忠于朝廷者。梟，猫头鹰，喻凶恶者。鸞，鸾凤，喻忠贞者。

[56]“千马”二句：言伐叛之军往往全军覆没。何焯曰：“三层。”以上为第二段第三层，叙安史之乱，百姓横遭劫难，皇帝朝臣离京逃窜，藩镇乘乱谋私，举国上下一片混乱。

[57]“南资”二句：言东南吴越一带及西北河西、陇右地区所供朝廷的财政费用已消耗一空。

[58]右藏库：唐朝设左、右藏库，左贮全国赋税，右藏四方所贡金玉珠宝。安史乱起，藩镇不复进献，故右藏唯存空垣也。

[59]痿痹：因偏瘫而萎缩麻木。

[60]臊膻：牛羊的腥臊之气，此指外族的入侵。

[61]列圣：指玄宗以后之历代皇帝。

[62]含怀：含藏心中。

[63]“万国”句：谓全国各地衣物匮乏。《诗·小雅·大车》：“小车大车，杼轴其空。”言织机上空无一物。万国，四方。

[64]腹歉：腹中无物，吃不饱。

[65]馈饷：送军粮。

[66]“高估”句：中唐以后，江淮多铸铅锡钱，官府以实物折钱，故意高估钱币价值以克扣粮饷。

[67]“山东”四句：言华山以东到黄河以北一带，虽仍有居民，但朝廷无暇顾及，人民终年辛苦，犹无半年粮食。望，往，到。爨烟，炊烟，指有民居之处。

[68]“行人”句：言对商户征收行商税。行人，行商。榷，征收。

[69]税屋椽：征收房屋税。椽，屋顶木条以架瓦片者。《旧唐书·德宗纪》：“四年，税间架钱。每屋两架为间，上者税钱二千，中税千，下税五百。”

[70]作梗：从中梗阻、捣乱。《北史·魏收传》：“群氏作梗，遂为边患。”

[71]用戈鋌：犹言动干戈。，矛属。

[72]“临门”二句：节，旌节；制，制书。《新唐书·百官志》：节度使“辞曰，赐双旌双节。”中唐以后，节镇往往父子相袭造成事实，然后逼朝廷临门把旌节、文书送去追认。锡，赐。通天班，即擎天班，宰相一级的官阶。中、晚唐节镇权重，往往检校同平章事衔，故云。

[73]迁延：观望拖延，继续割据。

[74]异君父：言藩镇对朝廷不像臣子对君父的礼数。

[75]羁縻：笼络、维系。

[76]直求：岂求。

[77]政事堂：宰相议政之处。

[78]厌八珍：厌同餍，饱食。八珍，精美的肴饌。

[79]下执事：下属听差之吏员，为村民称呼诗人之词。

[80]疮疽：喻国家之弊病。

[81]抉：剜却、挖出。

[82]国蹙：言朝廷直接控制的地区缩小了。蹙，缩小、狭窄。何焯曰：“四层。”以上第二段第四层，叙安史乱后，朝廷财源枯竭，赋税苛重，内外危机越演越烈，而执政者腐败无能，一味加重对人民的剥削。

[83]牛医儿：后汉黄宪，父为牛医，人称牛医儿。此借指郑注。史载郑注以药术游长安，自言有金丹之术，宦官王守澄荐于文宗。

[84]“城社”句：言郑注如城狐社鼠，依托君主，作威作福。攀缘，攀附。《韩诗外传》卷七：“社鼠出窃于外，入托于社。灌之恐坏墙，熏之恐烧木。”《说苑·善说》：“孟尝君客曰：‘臣未尝见稷狐见攻，城鼠见燹也。何则？所托者然也。’”

[85]“盲目”二句：《新唐书·郑注传》：“貌寝陋，不能远视。”盲目，双关，言其近视，又刺其政治上缺乏远见。把大旆，谓其持旌坐镇，任凤翔节度。凤翔辖京西，故称“京西藩”。

[86]“乐祸”二句：言郑注乐于制造事端而忘怨敌（指与李训共谋诛宦官事），其结交之党羽亦多为狂躁之辈。《论语·子路》：“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此处狂狷则指狂躁褊急之士。

[87]“死非”句：言郑注、李训谋诛宦官不成，发生甘露之变，给朝廷、百姓以祸害，后虽诛死如下云“快刀断其头，列若猪牛悬”，人们亦并不同情。汉成帝时童谣：“桂蠹花不实，黄雀巢其巅。昔为人所爱，今为人所怜。”此反其意。

[88]军牒：调兵之文书。

[89]供亿：供给匮乏，以得安适。《左传·隐公十一年》：“寡君惟是一二父兄，不能供亿。”此言禁军勒索财物以作军需，数字之大，令人惊弦。

[90]扳牵：谓相挽相携。因禁军勒索，百姓只好扶老携幼，四处逃亡。

[91]孩，小儿笑。《老子》：“如婴儿之未孩。”

[92]“但欲”句：言但求能在深山里安静地饿死，也胜为禁军所屠杀。何焯曰：“五层。”以上第二段第五层，叙甘露事变及京西人民遭受之灾难。

[93]尔来：近来，指甘露事变以来。

[94]甘泽：甘雨，及时雨。《荆楚岁时记》：“六月必有三时雨，田家谓之甘泽。”

[95]亭午：正午。《广雅》：“日在午曰亭午。”

[96]“节使”二句：冯浩曰：“言民穷为盗，节使不务求其源，而徒杀亭吏，则捕之终恐无因也。”

[97]官健：州县自征召之士兵。《旧唐书·代宗纪》：“州兵给衣粮者谓之官健。”

[98]荒迥：荒郊僻远之地。

[99]“此辈”句：言官健还自为盗。何焯曰：“灾荒之时，兵即为盗，千古一辙。”

[110]本末：因果，指造成变乱，田园荒芜，民生凋敝之由。

[101]无因循：不要多耽搁。

[102]忌黄昏：言路途兵祸连接，多不平静，至黄昏即不能通行。以上第二段第六层，叙甘露之变后，天灾人祸，兵自为盗，民亦随之而起，京西一带形势极危急。自“右辅田畴薄”至此，借村民之口叙有唐一代治乱兴衰之迹，并揭示其致乱之根源。

[103]“冤愤”句：言感民之冤愤，忧心如焚。

[104]“昔闻”二句：《左传·宣公十六年》：“晋侯请于王，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太傅，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会，即士会。意谓弭乱之源，在于政治清明，而政治清明，在于举用贤人。晋举荐一士会，则盗奔国平。

[105]理：义同“治”。

[106]“滂沱”句：滂沱，流溢貌。紫宸，唐代皇帝听政之便殿。

[107]“九重”句：宋玉《九辩》：“君之门兮九重。”九重，君门，借指皇帝。意谓皇帝为小人所蒙蔽。

[108]“使典”二句：使典，官府中之文书小吏。唐尚书省置左右仆射，分管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亦设尚书一人，为中央朝廷之高级官吏。《旧唐书·李林甫传》：“玄宗欲以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曰：‘仙客本河湟一使典耳。’”厮养，析薪养马者，义同仆役，此指宦官。

[109]此言：指上述村民之具陈。以上为第三段，抒发作者的忧愤之情。

【点评】

感所恋而作艳体，感于国计民生而作史诗，此义山全人也。若非《行次西郊》《韩碑》。及甘露事变诸作传世，“浪子宰相，清狂从事”（贺裳《载酒园诗话》）如何洗刷！王荆公云，“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因叹评诗之难存其真。此诗叙事抒情交融，而理自情出。最感人处在悲民瘼、感民苦。“高田长檟枿，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存者背面啼，无衣可迎宾”；“但闻虏骑入，不见汉兵屯。大妇抱儿哭，小妇攀车轡”；“少壮尽点行，疲老守空村。生分作死别，挥泪连秋云”；“儿孙生未孩，弃之无惨颜。不复议所适，但欲死山间”……最后逼出“盗贼亭午起，问谁多穷民”这一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原因的规律性总结。读李义山此诗胜读一部唐史，至其表达兴衰治乱之见解亦有可取者。参见《前言》（二）。

韩碑^[1]

元和天子神武姿^[2]，彼何人哉轩与羲^[3]。
誓将上雪列圣耻^[4]，坐法宫中朝四夷^[5]。
淮西有贼五十载，封狼生豺狐生黑^[6]。
不据山河据平地，长戈利矛日可麾^[7]。
帝得圣相相曰度^[8]，贼斫不死神扶持^[9]。
腰悬相印作都统，阴风惨澹天王旗^[10]。
愬武古通作牙爪^[11]，仪曹外郎载笔随^[12]。
行军司马智且勇^[13]，十四万众犹虎貔。
入蔡缚贼献太庙，功无与让恩不訾^[14]。
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
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画臣能为。
古者世称大手笔，此事不系于职司。
当仁自古有不让，言讫屡颌天子颐^[15]。
公退斋戒坐小阁，濡染大笔何淋漓。
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16]。
文成破体^[17]书在纸，清晨再拜铺丹墀。
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圣功书之碑。
碑高三丈字如斗，负以灵鳌蟠以螭^[18]。
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19]。
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
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
汤盘孔鼎有述作^[20]，今无其器存其辞。

呜呼圣皇及圣相，相与烜赫流淳熙^[21]。

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五^[22]相攀追？

愿书万本诵万过^[23]，口角流沫右手胝^[24]。

传之七十有三代^[25]，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26]。

【注释】

[1]韩碑：指韩愈《平淮西碑》，见《韩昌黎全集》卷一。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十月，宰相裴度率军平定淮西吴元济。十二月，诏命韩愈撰《平淮西碑》。

[2]神武：英明威武。《易·系辞上》：“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孔颖达疏：“夫《易》道深远，以吉凶祸福威服万物，故古之聪明睿知神武之君，谓伏羲等用此《易》道能威服天下，而不用刑杀而畏服之也。”

[3]轩与羲：轩辕氏黄帝与伏羲氏。

[4]列圣耻：列圣，指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耻，言自安史乱后，藩镇割据，不遵朝命。

[5]“坐法宫”句：法宫，天子处事之正殿。《汉书·晁错传》：“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新事，处法宫之中，明堂之上。”如淳曰：“法宫，路寝正殿也。”按路寝，亦言正殿，正厅。《诗·鲁颂·閟宫》：“松桷有舄，路寝孔硕。”毛传：“路寝，正寝也。”张衡《西京赋》：“正殿路寝。”薛综注：“周曰路寝，汉曰正殿。”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古所谓路寝，犹今言正厅也。”朝四夷，使动用法，使四方异族朝见。

[6]“封狼”句：封狼，大狼。《广雅·释詁一》：“封，大也。”《诗·周颂·烈文》：“无封靡于尔邦。”毛传：“封，大也。”《淮南子·务修训》：“封豨修蛇。”注：“封，大也。”按《说文通训定声》：“封，假借为丰。”丰，大也。豨，似狸而大，善挖土洞穴居。《说文》：“豨似狸，能捕兽。”黑，《尔雅》云：“似熊而长头高脚，猛憨多力。”封狼、豨、黑皆以喻淮西沿袭五十载之割据者。按自代宗大历末，淮西叛镇历李希烈、陈仙奇、吴少诚、吴少阳、吴元济，凡五十余年。

[7]可麾：可战。麾、挥通，指挥，挥动。《书·牧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

[8]“帝得”句：言宪宗得圣相裴度。《晏子春秋》：“仲尼，圣相也。”

[9]“贼斫”句：元和十年（815）六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为阻止朝廷攻讨淮西，派刺客暗杀主战宰相武元衡，却刺伤御史中丞裴度。裴度伤愈后拜相。神扶持，言似有神明暗中护卫。孙绰《天台赋》：“实神明之所扶持。”按《新唐书·裴度传》：“王承宗、李师道谋缓蔡兵，乃伏盗京师，刺杀宰相武元衡。又击度，刃三进，断靴，刺背裂中单，又伤首，度冒眚，得不死……驺人王义持贼大呼，贼断义手。度坠沟，贼意已死，因亡去。帝曰：‘度得全，天也。’”

[10]“阴风”句：阴风，朔风。裴度平淮西在阴历十月，正朔风寒吼节气，此言隐含杀伐之风。杜甫《北征》：“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鹘。”惨澹，惨切凄凉。董仲舒《春秋繁露·治水五行》：“金用事，其气惨澹而白。”天王，天子。《春秋·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赙。”孔颖达疏：“天王，周平王也。”杜甫《忆昔》：“犬戎直来坐御床，百官跣足随天王。”天王旗，天子之旗幟。

[11]“愬武”句：愬武古通，指李愬、韩公武、李道古、李文通四将。牙爪，亦作爪牙，借喻武臣、将军。《诗·小雅·祈父》：“祈父！予王之爪牙。”《汉书·李广传》：“将军者，国之爪牙。”

[12]仪曹外郎：《新唐书·百官志》：“武德三年（620），改仪曹郎曰礼部郎中。”时李宗闵为礼部员外郎，冯宿为都官员外郎，李正封为司勋员外郎，皆兼侍御史为判官书记，从度出征。

[13]“行军司马”句：《旧唐书·宪宗纪》：“以右庶子韩愈兼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新唐书·百官志》：“行军司马掌弼戎政。居则习蒐狩，有役则申战守之法，器械、粮糈、军籍、赐予皆专焉。”智且勇，此赞韩愈。何焯曰：“独提一句，分出宾主。”

[14]恩不訾：言恩遇之重不可计量。訾，量。王粲《咏史》：“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

[15]天子颌颐：指宪宗多次点头表示赞许。颌，下巴；颐，面颊，借言点头。

[16]“点窜”二句：言韩愈撰作碑文时斟酌推敲，力求合乎典故雅颂之体式。《尧典》《舜典》，《尚书》篇名；《清庙》《生民》，《诗经》篇名。

[17]破体：释道源云：“破体，破当时为文之体。”即破四六“今体”。

[18]灵鳌蟠螭：灵鳌，负载碑石之石雕灵龟。蟠螭，碑上刻画盘绕之螭龙。《后汉书·张衡传》：“伏灵龟负坻兮。”何晏《景福殿赋》：“如螭之蟠。”《广雅》：“无角曰螭龙。”

[19]“谗之”句：《旧唐书·韩愈传》：韩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去愈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20]汤盘孔鼎：汤盘，传为商汤沐浴所用之大盘，上有铭文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孔鼎，孔子先世正考父之鼎。

[21]淳熙：淳正光明。

[22]三五：三皇五帝。班固《东都赋》：“事勤乎三五。”《汉书》注：“三皇五帝也。”

[23]万过：万遍。过，量词，遍、次。《素问·王版论要》：“八风四时之胜，终而复始，逆行一过，不复可数。”王冰注：“过，谓遍也。”

[24]胝：皮厚成茧。此用为动词，言右手肘长茧。

[25]七十有三代：《史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冯浩曰：“谓可告功封禅，上媲古皇，传后世”，“以唐宪宗益之，故云七十三代也。”

[26]玉检明堂：玉检，封禅文书外加玉石为盖。明堂，天子宣明政教之处。

【点评】

一至八言宪宗讨伐吴元济之决心及淮西之割据跋扈。九至十八叙裴度挂相亲征，军容整肃，讨平淮西，生擒吴元济。叙中特提一句，赞誉韩愈有智有勇。十九至二十六叙宪宗嘉奖裴度，并诏命韩愈撰作碑文。二十七至三十六写韩愈撰碑、上表及树碑过程。三十七至四十四叙因谗推碑，并赞韩碑之入人心脾，碑倒而辞存。四十五至末赞颂韩碑与宪宗、裴度之讨平强藩同辉千古。

此诗为义山刻意经营之杰构，维护唐廷朝纲，反对藩镇割据，于此可见。安史之平实乃妥协之结果，肃、代以承认强藩之割据现实，获得暂时的“相安”。自肃、代至于德、顺诸朝，对藩镇厚赏、加封，甚至出降公主，以换取其“听命”朝廷。顺宗朝二王八司马发起之“永贞革新”的失败，淮西、淄青等更其猖獗跋扈。朝廷中对藩镇割据势力也明显分为主讨伐与主妥协两派。裴度与韩愈均力主征讨，得到宪宗的支持，故有此“雪列圣耻”的平淮西之功。故诗颂裴度、韩碑见义山拥护朝廷及忧虑国家分裂之思想。其次，赞裴度“功第一”而不以李愬为第一，亦反映义山对平淮西战争获胜的正确认识，即统帅之运筹帷幄胜于具体之攻战，故李愬虽雪夜偷袭，进入蔡州，活捉吴元济，然与裴度之运筹决胜，仍不可比拟。李愬妻为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怨诉韩碑不叙愬功，唐史有载，当是事实。罗隐《说石烈士》又以为乃李愬属下石孝忠为愬抱不平，推碑几仆，面陈愬功。或言进谗者乃牛党李逢吉云。三说可互为补充，可见中唐以下，在藩镇（及宦官）问题上，朝官之间已形成派系，已伏晚唐之牛李党争。牛李之对待藩镇，牛主妥协，李主讨伐，义山或有感于此，而借《韩碑》一篇以抒慨邪？因此，《韩碑》应是晚唐朝廷与藩镇，朝官与朝官之间政治斗争的一面镜子。

此诗气象阔大，议论醇正。以赋法为诗，层层铺叙，笔力雄健；以文为诗，多散文句法，议论抒情化；避用律句，甚或七平七仄，如“封狼”句，如“帝得”句等，皆见其意态形式之古朴。

李商隐简明年谱

【唐宪宗元和七年壬辰（812）】 1岁

○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博爱县），祖父时迁居郑州荥阳（今河南荥阳市）。

○高祖李涉字既济，美原县令。

○曾祖李叔恒，安阳县尉。

○祖父李甫字叔卿，邢州录事参军。

○父李嗣，时任获嘉县令。

○有伯姊、裴氏仲姊、徐氏姊、弟羲叟。另有三弟一妹。

○令狐楚四十八岁。韩愈四十五岁。白居易、刘禹锡四十一岁。元稹三十四岁。李德裕二十六岁。李贺二十三岁。杜牧十岁。温庭筠一岁。

【元和八年癸巳（813）】 2岁

○裴氏仲姊卒。

【元和九年甲午（814）】 3岁

○父嗣罢获嘉令，入浙东观察使孟简幕。商隐随父至越州（今浙江绍兴）。

○九月，孟简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

【元和十年乙未（815）】 4岁

○刘禹锡为连州刺史。白居易改江州司马。李德裕丁父忧，守制（李吉甫去岁十月卒）。

【元和十一年丙申（816）】 5岁

○约是年冬，父嗣入浙西观察使李翊幕。商隐随父至润州（今江苏镇江）。

○十月，李儵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

○姚合登进士第，约三十八岁。

○李贺卒，年二十七。

【元和十二年丁酉（817）】 6岁

○六月，李德裕入河东节度张弘靖幕为掌书记，年三十一。

○八月，孟简为户部侍郎。

○十月，李愬雪夜入蔡州，生擒吴元济，淮西平。

【元和十三年戊戌（818）】 7岁

○正月，韩愈奉诏撰《平淮西碑》。三月，诏令磨去，令韩林学士段文昌重撰。

○十一月，令狐楚为怀州刺史，充河阳三城怀孟节度使。

○本年温庭筠七岁，于太原谒李德裕。

○本年柳仲郢登进士第。

【元和十四年己亥（819）】 8岁

○正月，韩愈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

○五月，李德裕除监察御史。

○七月，令狐楚同平章事。

【元和十五年庚子（820）】 9岁

○正月二十六日，宪宗服柳泌金丹暴崩，传为宦官陈宏志毒杀。闰正月三日，宦官梁守谦等拥立太子李恒即位，是为穆宗。

○闰正月，李德裕为翰林学士。

○七月，令狐楚贬为宣州刺史、宣歙池观察使。八月再贬为衡州刺史。

○十二月，牛僧孺为御史中丞。

○十二月，白居易为主客郎中、知制诰。

○本年，郑亚、卢宏正登进士第。

【唐穆宗长庆元年辛丑（821）】 10岁

○父李嗣卒，侍母奉丧归郑州。此后数年由从叔“亲授经典，教为文章”。

○三月，李德裕为考功郎中，依前知制诰、翰林学士。

○四月，李宗闵因科试涉嫌请托，贬剑州刺史。

○四月，令狐楚量移郢州刺史。是年，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长庆二年壬寅（822）】 11岁

○正月二十九日，加李德裕翰林学士承旨，二月迁中书舍人，再改御史中丞。

○六月，李逢吉同平章事。

○七月，白居易出为杭州刺史。

○九月，李德裕为李逢吉所排，出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辟郑亚为幕府从事。

○十月，令狐楚为陕虢观察使。十一月，复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本年，白敏中登进士第。

【长庆三年癸卯（823）】 12岁

○除父丧，占籍东甸（郑州），“佣书贩舂”。

○三月，李逢吉勾结宦官王守澄，左右政局，引牛僧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八月，出裴度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长庆四年甲辰（824）】 13岁

○正月，穆宗服方士金石药卒，太子湛即位，是为敬宗。

○二月，李逢吉勾结宦官王守澄，贬李绅为端州司马，时李逢吉党有“八关、十六子”之称。

○三月，因李逢吉援引，令狐楚为河南尹，九月，检校礼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宋汴毫观察等使。

○四月，李逢吉封凉国公；牛僧孺封奇章县子，十二月又进封奇章郡公。

○十月，李宗闵权知兵部侍郎。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闵、令狐楚等结成朋党。

○十二月，韩愈卒，年五十七。

【敬宗宝历元年乙巳（825）】 14岁

○正月，牛僧孺累表求外任，出为武昌军节度使、鄂州观察使。

○二月，李德裕献《丹扆六箴》规谏敬宗。

○九月，昭义节度使刘悟卒，其子刘从諫厚赂李逢吉、王守澄，袭父位。

【宝历二年丙午（826）】 15岁

○商隐约于此年以后，学仙玉阳。

○二月，裴度入相。十一月，李逢吉罢知政事，出为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十二月八日，宦官刘克明等杀敬宗。王守澄等立江王涵（改名昂），是为文宗。

○本年，礼部侍郎杨嗣复知贡举，刘蕡登进士第。

【唐文宗大和元年丁未（827）】 16岁

○著《才论》《圣论》（二文今佚），以古文为士大夫所知。

○徐氏姊卒。

○约本年春起，与玉阳山西山灵都观女冠宋华阳相识。

○九月，李德裕加检校礼部尚书。

○本年刘蕡上书文宗，为宦官仇士良等所嫉。

【大和二年戊申（828）】 17岁

○本年商隐仍居玉阳东山学道。

○三月，文宗亲试制策举人，刘蕡对策，极言宦官专权之祸。时宦者当途，刘蕡下第。

○四月，王茂元由邕管经略使改容管经略使。

○十月，令狐楚入朝为户部侍郎。

○本年，杜牧登进士第，郑亚登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礼部侍郎崔郾知贡举。

【大和三年己酉（829）】 18岁

○本年，商隐仍居玉阳山学道。

○从叔处士李某卒。

○年底，天平军节度使（驻郢州），令狐楚聘商隐入幕为巡官。商隐当于十二月离开玉阳山。

○三月，令狐楚检校兵部尚书、东都留守、东畿汝都防御使。

○八月，李德裕由浙西观察使入为兵部侍郎，裴度荐以为相，为宦官所阻。九月，乃出德裕为义成节度使。

○八月，李宗闵因得宦官之助，由吏部侍郎拜相。

○十一月，令狐楚进检校右仆射、天平军节度、郢曹濮观察使。

○十二月，南诏侵扰西川，陷成都府，大掠而去。

○白居易于本年春称病免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自此不复出。

【大和四年庚戌（830）】 19岁

○商隐在郢州令狐楚幕，楚爱其才，令于门下与其子绚等游，亲自指点，教为今体文。其后复“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

○正月，以李宗闵荐引，牛僧孺由武昌军节度使入相，李、牛相结，共排裴度、李德裕。

○九月，裴度罢相，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十月，李德裕改剑南西川节度使，积粮、修堡、练兵以防南诏，蜀地粗安。

○本年令狐绚登进士第，礼部侍郎郑澣知贡举。

【大和五年辛亥（831）】 20岁

○商隐仍在郢州令狐楚幕。

○正月，卢龙副兵马使杨志诚逐节度使李载义，文宗召宰相议事，牛僧孺持姑息妥协，言“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不必计其顺逆”。以杨志诚为节度使。

○二月，文宗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为郑注所知，郑注令人告发。三月贬申锡为开州司马，牛僧孺、李宗闵持顺应态度。

○九月，李德裕收复吐蕃所陷维州，收降悉怛谋，牛僧孺阻议；诏缚还悉怛谋等，悉等为吐蕃杀害。

○本年元稹卒，年五十三。

【大和六年壬子（832）】 21岁

○二月，因令狐楚调任太原，商隐离令狐，似曾短暂再至玉阳山。后复有入太原幕之迹。

○二月，令狐楚调任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

○十二月，文宗悔维州之事，出牛僧孺为淮南节度使。召李德裕为兵部尚书，将为相，为李宗闵所阻。

【大和七年癸丑（833）】 22岁

○本年应进士试落第，礼部侍郎贾餗知贡举。

○六月，令狐楚调离太原，商隐归郑州。秋，谒郑州刺史萧澣。因萧澣荐，谒华州刺史崔戎。崔本商隐从表叔，特加怜爱，送其习业南山。

○正月，王茂元自右金吾卫将军为岭南节度使。

○二月，李德裕同平章事。

○三月，出萧澣为郑州刺史。

○六月，李宗闵罢相，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令狐楚检校右仆射，兼吏部尚书。

○七月，王涯同平章事。

○闰七月，崔戎出为华州刺史。

○八月，文宗用李德裕之议，进士试论议，停试诗赋。

○十二月，文宗患风疾，宦官王守澄荐郑注为文宗治病，得宠信。

【大和八年甲寅（834）】 23岁

○商隐因病未应试，随崔戎至兖州，掌章奏。六月，崔戎卒，商隐西归，复至玉阳山，并往返京、郑间。

○三月，崔戎为兖海观察使，六月病卒。

○九月，郑注引荐李逢吉侄李训，文宗以李训充翰林侍讲学士。

○十月，因李德裕为文宗言李训不可用，郑注、李训与宦官王守澄合谋，利用李宗闵与李德裕为敌，召李宗闵入相，李德裕罢相，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未行，又改兵部尚书。

○十一月，李德裕为李宗闵所排，复出为浙西观察使。

○本年卢宏正由兵部郎中出宰昭应县。

【大和九年乙卯（835）】 24岁

○春，商隐应进士试，又落第，工部侍郎崔郸知贡举。

○郑注、李训恶李宗闵，六月，贬宗闵明州刺史，继又贬处州长史，再贬潮州司户。

○七月，贬萧瀚为遂州刺史。

○九月，杖杀宦官陈弘志，以郑注为凤翔节度使，李训同平章事。

○十月，酖杀宦官王守澄。令狐楚守尚书左仆射，进封彭阳郡开国公。以广州节度使王茂元为泾原节度使。

○十一月，文宗、李训、郑注谋诛宦官，不克，宦官仇士良杀宰相王涯等，李训、郑注皆死之，族灭十一家，史称“甘露之变”。

【开成元年丙辰（836）】 25岁

○本年商隐奉母居济源。

○二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表请王涯等罪名，继又上表曝仇士良等罪恶，宦官恶势稍敛。

○四月，令狐楚为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

○十一月，李德裕检校户部尚书，充浙西观察使。

○本年令狐绹为左拾遗。

【开成二年丁巳（837）】 26岁

○春，商隐应举，登李肱榜进士。礼部侍郎高锴知贡举，令狐绹雅善锴，奖誉甚力。

○春末，东归济源省母。

○十一月，令狐楚病重，商隐由长安驰赴兴元，楚嘱其代草遗表，为“甘露之变”中冤死者昭雪。

○十二月，奉楚丧回长安。

○五月，李德裕改淮南节度使，牛僧孺为东都留守。

○六月，文宗以绛王悟女寿安公主下嫁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以左金吾将军李执方为河阳节度使。

○十一月十七，山南西道节度使令狐楚卒，年七十二。

○本年令狐绹为左补阙。

【开成三年戊午（838）】 27岁

○春，应博学宏词科，为主试官周墀、李回所取，复审时为一“中书长者”抹去。

○春末赴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掌章奏，因此招致令狐绹等忌恨，谓其“背家恩，放利偷合”。

○二月，李宗闵移杭州刺史。

○三月，孙简为陕虢观察使。

○九月，牛僧孺自东都留守为左仆射。

【开成四年己未（839）】 28岁

○商隐释褐为秘书省校书郎，二月娶茂元女。

○未久，调补弘农尉，以活狱忤孙简，辞尉，适逢姚合代简，谕使还官。

○三月，裴度卒，年七十五。

○四月，李德裕加检校尚书左仆射。

○八月，姚合为陕虢观察使。

○十月，杨贤妃请立安王溶为嗣，李瑀反对，立敬宗少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

【开成五年庚申（840）】 29岁

○商隐由济源移家长安。

○冬，辞弘农尉。

○正月，文宗卒。宦官仇士良等立颖王湊（后改名炎），是为武宗。杀陈王成美、安王溶并杨贤妃。

○九月，以李德裕为相。

○本年王茂元先入为朝官，冬，调忠武节度使、陈许观察使。

○令狐绹服丧期满，为左补阙、史馆修撰。

【唐武宗会昌元年辛酉（841）】 30岁

○商隐辞弘农尉后，暂依周墀华州幕。曾受招赴茂元陈许幕。

○三月，李德裕以宰臣进位司空。

○本年刘蕡遭宦者诬陷，贬柳州司户参军。

【会昌二年壬戌（842）】 31岁

○春，商隐居忠武节度使茂元陈许幕，为掌书记。未久，以书判拔萃，入为秘书省正字。其后因母丧居家。

○三月，牛僧孺除东都留守至洛阳。

○七月，刘禹锡卒，年七十一。

○本年令狐绹为户部员外郎，白敏中为翰林学士。韩偓生。

【会昌三年癸亥（843）】 32岁

○商隐守母丧，居长安。

○九月岳父王茂元卒于军，又因裴氏姊等迁葬之事，秋冬，往来于洛阳、河阳、怀州、郑州等地。

○本年，徐氏姊夫卒于浙东。

○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卒，其侄刘稹请为留后。李德裕力劝武宗用兵。

○以宣武节度使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

○六月，李德裕加司徒。

○八月，下诏削夺刘从谏、刘稹官爵，令诸军进讨。

○九月，王茂元卒于军中。

○十月，石雄与刘稹战于乌岭，败之。

○十一月，党项侵邠宁，以兖王岐为灵、夏等六道元帅。史馆修撰郑亚为元帅判官。

○十二月，李德裕奏请进士登第后不得聚集参谒座主，结成朋党。

【会昌四年甲子（844）】 33岁

○春初，仍于故乡忙于裴氏姊及侄女寄寄迁葬事。

○二月，杨弁乱平后移家永乐。

○正月，河东都将杨弁发动兵变，二月，被监军使擒，杀，乱平。

○七月，杜惊同平章事。

○九月，刘稹乱平。白敏中迁户部侍郎、知制诰。

○十一月，以交通刘从谏刘稹事，贬牛僧孺循州长史，李宗闵长流封州。

○本年令狐绹为右司郎中。

【会昌五年乙丑（845）】 34岁

○春，应从叔李舍人褒之招，赴郑州。后归洛阳，携家与弟羲叟同居。

○十月，服阙入京，重官秘书省正字。

○二月，柳仲郢为京兆尹。

○十二月，白敏中恶德裕权重，指使给事中韦弘质上疏，论中书权重，三司钱谷不合相府兼领。韦坐贬官。

○本年令狐绹出为湖州刺史。

【会昌六年丙寅（846）】 35岁

○商隐任职秘书省正字。

○是年长女生。

○三月，武宗崩。宦官立宪宗子光王怡（后改名忱）为皇太叔，是为宣宗。

○四月，李德裕罢相，充荆南节度使，十月徙东都留守。

○五月，白敏中同平章事。

○八月，武宗朝所贬五相牛僧孺、李宗闵、崔珙、杨嗣复、李珣同日北迁。

○本年白居易卒，年七十五。

【唐宣宗大中元年丁卯（847）】 36岁

○三月，弟羲叟登进士第，礼部侍郎魏扶知贡举。商隐入桂管观察使郑亚幕，为支使兼掌书记。三月七日离京，四月至潭州（今长沙），五月初抵桂。

○九月，代郑亚撰拟《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

○十月，奉郑亚命往使荆南，于舟行途中编定《樊南甲集》。

○二月，白敏中指使其党李咸诬德裕罪，德裕由是以太子少保分司。

○出给事中郑亚为桂州刺史、桂管防御观察使。

○六月，卢宏正出为义成军节度使。

○十二月，再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

【大中二年戊辰（848）】 37岁

○正月，商隐自荆南（江陵）归桂州，摄守昭平郡（今广西平乐）。春，子袞师生。

○二月，郑亚贬循州，商隐随郑亚至循州即北上归程。曾溯江入蜀。秋天又至江陵，冬初返长安，选为周至尉。

○二月，令狐绹以知制诰充翰林学士。

○九月，再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

○十月二十七，牛僧孺卒，赠太尉。

【大中三年己巳（849）】 38岁

○选周至尉后，商隐谒见京兆尹，尹留假参军事，专章奏。

○十月，入武宁节度卢宏正徐州幕为判官，得侍御史。约十一月底赴徐州，腊月途经汴州。

○本年，商隐弟羲叟释褐秘书省校书郎，改授河南府参军。

○二月，令狐綯拜中书舍人。五月迁御史中丞。九月充翰林学士承旨。

○五月，以义成节度使卢宏正为武宁军节度使。

【大中四年庚午（850）】 39岁

○商隐在徐州卢宏正幕。春，曾奉使赴京。

○正月，李德裕卒于崖州贬所，年六十四。

○十一月，令狐綯同平章事。

【大中五年辛未（851）】 40岁

○卢宏正卒，商隐罢徐州幕。

○夏秋间妻王氏卒（夫妻未及见面），有女六岁，子袞师四岁。

○秋，补太学博士。

○七月，柳仲郢任东川节度使，辟为节度书记。十月改判上军。

○冬，以幕府判官带宪衔身份差赴西川推狱，谒杜惊，献诗企求提携。

○春，卢宏正卒于徐州。

○七月，柳仲郢任梓州刺史、东川节度使。

○本年，郑亚卒于循州贬所。

【大中六年壬申（852）】 41岁

○商隐在梓州柳仲郢幕。

○春初由西川返梓。商隐奉柳仲郢命往渝州界首迎送杜惊迁淮南。返梓，复代掌书记。柳仲郢奏加检校工部郎中。

○四月，白敏中任西川节度使。

○冬，杜牧卒，年五十。

【大中七年癸酉（853）】 42岁

○商隐仍在梓州幕。

○十一月，编定《樊南乙集》。

【大中八年甲戌（854）】 43岁

○商隐仍在梓幕。

○十月，昭雪“甘露之变”中王涯、贾餗等被杀之冤。

【大中九年乙亥（855）】 44岁

○商隐在梓幕。十一月，柳仲郢内调，商隐随仲郢返京。

○十一月，柳仲郢内调为吏部侍郎。

【大中十年丙子（856）】 45岁

○商隐于春初归抵长安，柳仲郢奏充盐铁推官。

○柳仲郢入朝，改任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

【大中十一年丁丑（857）】 46岁

○商隐任盐铁推官，有江东之游。

【大中十二年戊寅（858）】 47岁

○商隐罢盐铁推官，还郑州闲居，未几病卒。长女一十有三，子袞师年十一。

○二月，柳仲郢罢诸路盐铁转运使，为刑部侍郎。

○崔珣《哭李商隐》诗云：“词林枝叶三春尽，学海波澜一夜干。”又云：“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袍未曾开。”

注：

本年谱部分内容参考傅璇琮《李德裕年谱》，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年表》。



陈祖美 主编
胡乃光 编著

月 笼 沙 烟 笼 寒 水

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烟笼寒水月笼沙 杜牧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杜牧
803—85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笼寒水月笼沙：杜牧集/胡可先编著.—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7

（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ISBN 978-7-5559-0191-4

I. ①烟... II. ①胡... III. ①唐诗-诗集 IV. ①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5677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67000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前言](#)

[怀古咏史·折戟沉沙铁未销](#)

[金谷园](#)

[题桃花夫人庙](#)

[题乌江亭](#)

[题横江馆](#)

[题商山四皓庙一绝](#)

[赤壁](#)

[兰溪](#)

[题木兰庙](#)

[登乐游原](#)

[过勤政楼](#)

[题魏文贞](#)

[过华清宫绝句三首](#)

[春申君](#)

[台城曲二首（其一）](#)

[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题武关](#)

[题青云馆](#)

[过骊山作](#)

[西江怀古](#)

[华清宫三十韵](#)

[山水风景·霜叶红于二月花](#)

[江楼](#)

[宣州开元寺南楼](#)

[题元处士高亭](#)

[题水西寺](#)

[齐安郡后池绝句](#)

[齐安郡中偶题二首](#)

[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

[寄远](#)

[山行](#)

[题扬州禅智寺](#)

[村行](#)

[旅宿](#)

[池州弄水亭](#)

[长安杂题长句六首](#)

[街西长句](#)

[柳长句](#)

[感慨抒怀·啸志歌怀亦自如](#)

[题敬爱寺楼](#)

[及第后寄长安故人](#)

[赠终南兰若僧](#)

[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

[和严恽秀才落花](#)

[题禅院](#)

[汴河阻冻](#)

[送隐者一绝](#)

[书怀](#)

[洛阳长句二首](#)

[感怀诗](#)

[郡斋独酌](#)

[题桐叶](#)

[亲情友谊·碧山终日思无尽](#)

[寄扬州韩绰判官](#)

[沈下贤](#)

[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

[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

[残春独来南亭因寄张祜](#)

[送杜顓赴润州幕](#)

[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横江，裴使君见迎，李赵二秀才同来，因书四韵，兼寄江南许浑先辈](#)

[赠沈学士张歌人](#)

[题安州浮云寺楼寄湖州张郎中](#)

[长安送友人游湖南](#)

[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

[池州送孟迟先辈](#)

[情诗恋歌·赢得青楼薄幸名](#)

[赠别二首](#)

[遣怀](#)

[叹花](#)

[李司空席上作](#)

[见吴秀才与池妓别，因成绝句](#)

[妇女生活·轻罗小扇扑流萤](#)

[奉陵宫人](#)

[出宫人二首](#)

[宫词二首（其二）](#)

[月](#)

[秋夕](#)

[闺情代作](#)

[张好好诗](#)

[杜秋娘诗](#)

[八六子](#)

[羁旅思乡·杜陵芳草岂无家](#)

[南陵道中](#)

[汉江](#)

[题齐安城楼](#)

[秋浦途中](#)

[朱坡绝句三首](#)

[新定途中](#)

[睦州四韵](#)

[途中一绝](#)

[隋堤柳](#)

[雨](#)

[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时牧欲赴官归京](#)

[商山麻涧](#)

[追忆往事·秋山春雨闲吟处](#)

[念昔游](#)

[自宣城赴官上京](#)

[润州二首](#)

[怀钟陵旧游四首（其三）](#)

[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

[褒贤刺时·留警朝天者惕然](#)

[泊秦淮](#)

[李给事二首](#)

[商山富水驿](#)

[早雁](#)

[时序节令·但将酩酊酬佳节](#)

[长安秋望](#)

[江南春绝句](#)

[七夕](#)

[初冬夜饮](#)

[齐安郡晚秋](#)

[九日齐山登高](#)

[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

[正初奉酬歙州刺史邢群](#)

[国家兴亡·听取满城歌舞曲](#)

[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

[河湟](#)

[奉和白相公圣德和平，致兹休运，岁终功就，合咏盛明，呈上三相公长句四韵](#)

[论诗论艺·天外凤凰谁得髓](#)

[读韩杜集](#)

[屏风绝句](#)

[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

[杜牧简明年谱](#)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曾为江西观察使、宣歙观察使沈传师和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僚，历任监察御史，黄、池、睦诸州刺史，后入为司勋员外郎，官终中书舍人。其诗风格俊爽，精练含蓄，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代表了晚唐诗坛的最高成就；其文寓意深刻，笔锋犀利，众多名篇脍炙人口。

前言

杜牧晚年为司勋员外郎时，著名诗人李商隐曾写过《杜司勋》一诗：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参差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

李商隐与杜牧堪称晚唐诗坛上光芒闪烁的双子星座，时人称为“小李杜”，以别于盛唐的李白与杜甫。李商隐赠杜牧的这首诗虽仅四句，却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晚唐社会那种风雨飘摇的政治形势和诗坛的寂寞，以及厕身其中的诗人那种砭骨的寂寞落拓和无可奈何的悲哀。李商隐将杜牧视为诗坛知己，也就在诗中极力地表现他对杜牧的满心倾倒与相互惋惜的情谊，更是对杜牧诗歌的深切理解与地位的确认。杜牧所处的晚唐时代，唐王朝已经急速地走上了衰亡的道路。这时的政局表现出三大特征：一、藩镇割据。唐代自玄宗开元盛世之后，爆发了由盛而衰急速变化的“安史之乱”，历时八年，虽最终被平定，但从此以后，河北被承德、魏博、幽州三镇节度使所瓜分，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其后由河北而至河南、淮西，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尽管唐宪宗在削藩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但始终不能铲除这一祸根。最终导致了唐王朝的灭亡。二、宦官专权。这一政局特征更关系到唐王朝的命运。宦官专权的起因，是皇帝猜忌宿将，重用宦官造成的。宦官掌握军权，是宦官专权的标志。唐玄宗始用宦官监军，唐肃宗以宦官为观军容使，唐德宗直接授予宦官以武职。至贞元十二年（796），宦官窦文场等领禁军达十五万人。宦官权势达到了废立皇帝的地步。三、朋党之争。元和三年（808）之后，在宦官控制朝政的同时，朝臣因冲突分为两派，持续达四十年，而鼎盛于文、武、宣宗三朝。这两派就是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党魁的牛李党争。牛李两党的斗争，不仅在于其个人恩怨，而且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两党与宦官都相勾结，又鼓励了宦官滥用权力。三大特征的相互融合，造成了阶级与民族矛盾的激化。再加上皇帝的昏庸，给正在走下坡路的唐王朝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整个社会处于暴风雨前夕的低气压当中，时人许浑所写的“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句诗，非常形象地概括了这一时期的形势特征。这种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致使不少知识分子忧心如焚而不知向何方举步，心灵是极为苦闷的。“高楼风雨”就是当时政治形势的真实写照，伤春伤别则是以杜牧、李商隐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苦闷心情的具体表现。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仕宦之家，京兆杜氏历来就是豪门望族。这一世系可以追溯到西汉时的御史大夫杜周。杜氏在唐代威望更加煊赫。曾祖杜希望，玄宗时为鸿胪卿、恒州刺史、西河郡太守，官至凉州节度使，封襄阳公，赠左仆射。祖父杜佑，做过德、顺、宪宗三朝的宰相。父亲杜从郁，官至职方员外郎，早卒。他的从兄杜一生官运很好，位至宰相。

杜牧出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他年轻时很有抱负，在二十余岁尚未中进士之时，就写了《阿房宫赋》和《感怀诗》，表现出他对于时局的关切。唐文宗大和二年（828）杜牧二十六岁时，应进士试，受到了礼部侍郎崔郾的重视，以第五名及第，又连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授校书郎。在当时是传颂一时的佳话。其年十月，沈传师出镇江西，杜牧入其幕府为从事，因为沈、杜两家既是亲戚，又是世交。大和四年（830），沈传师移镇宣城，杜牧也随之前往。大和七年（833），沈传师内擢为吏部侍郎，杜牧又应淮南节度使牛僧孺之辟，至扬州为淮南节度掌书记，颇受其器重。唐代的扬州，已是非常繁华的都市。杜牧在供职之余，常游冶其中，故后世流传不少风流佳话。大和九年（835），由扬州调往京城，任监察御史。当时的朝政已潜伏危机，杜牧见到情况对他不利，就称疾分司东都。果然在当年的九月，就发生震惊朝野的“甘露之变”。这一事件对杜牧的心灵触动很大。开成二年（837），杜牧又应宣歙观察使崔郸之辟，为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宣州观察判官。三年（838）冬迁左补阙。四年（839），又为膳部员外郎，转比部。武宗会昌二年（842），受李德裕的排挤，出为黄州刺史。移池州、睦州。宣宗大中二年（848）因宰相周墀之力，内擢为司勋员外郎。四年（850），又转吏部员外郎，改授湖州刺史。在湖州一年，回京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六年（852）岁中，迁中书舍人卒，年五十。

少年时期的杜牧，生于宦门世家的书香中，长于钟灵毓秀的山川上，其幼小的心灵就萌发了经世的大志，也培养出文学的胚胎。十岁时，祖父杜佑去世，不久，父亲杜从郁也病死，家道中落，开始过着清贫的生活，故杜牧自称“某幼孤贫”。走上仕途后，做了十年的幕府吏，入朝不久，又受李德裕排挤做了七年的小州刺史。直至李德裕贬逐，才有出头的机会。大中二年（848），回朝任司勋员外郎。但又因家庭困难所

迫，为京官并不得意，又自请出为湖州刺史。最后卒于中书舍人。人生在有幸与不幸、得意与失意之间，对于士人来说，都是忧喜所系的，而这一切对于杜牧性格及诗风的形成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杜牧的家世和经历对其思想影响很大。他继承祖父杜佑作《通典》那种经邦致用的传统，注意“探讨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对于政治、军事、地理形势、历史诸方面都非常熟悉。他反对宦官专权，反对佛教，主张削平藩镇。并于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写了《罪言》，纵论天下大事，提出了精辟深刻的政治见解。他还注重研究军事，在曹操注《孙子》的基础上，结合历代用兵的形势虚实，重新注释《孙子兵法》十三篇。另有多篇有关军事的文章，并为时相所用，在平定泽潞时发挥了作用。

一个人的生命情态与其家世及周边人物都是息息相关的，杜牧的世族家庭，他的家庭教育、骨肉情谊、一生中的交往，形成他那风流倜傥的人格与峻拔不群的诗风，这也是他在诗坛独步千古的因缘。

本书是对杜牧诗歌进行分类点评与注释之作，故而在这里作简略的介绍。

怀古咏史

他的怀古诗更达到了完美的境界，常常将哲理的思索与历史的议论融化于鲜明的形象之中，无迹可寻。其议论又一反常人，具有独到的见解与史识，还做到千变万化。这类诗在近体诗中居多，尤其是七律与七绝。七律情致俊爽，笔调轻利，在豪迈中流露感慨，读来又抑扬顿挫，情思起伏。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十说：“律诗至晚唐，李义山而下，惟杜牧之为最。”诚非虚语。我们以《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为例：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澹云闲今古同。

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

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杜牧在开元寺水阁登临凭眺，感慨苍茫，由此想到此地曾经有过六朝的繁华，如今却只见连天的秋草，其他什么也没有留下。古今千年，同样是天澹云闲，但人世已经经历过多少沧桑！当此风物长存而繁华不再之时，不由想起功成身退、泛舟五湖的范蠡，但东望太湖，也只有参差烟树而已。这首诗即景抒情，熔写景与怀古于一炉，并赋予深邃的人生哲理，涵容极大，且俊爽明快，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清人薛雪评论说：“杜牧之晚唐翘楚，名作颇多，而恃才纵笔处亦不少。如《题宣州开元寺水阁》，直造老杜门墙，岂特人称小杜已哉！”（《一瓢诗话》）

在杜牧的各体诗中，最受人称道的还是绝句。他的咏史绝句，不仅史识高卓，论断精警，而且风华掩映，具有含蓄清丽之美。如《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题商山四皓庙一绝》：

吕氏强梁嗣子柔，我于天性岂恩仇。

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

或对赤壁之战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周瑜的胜利完全出于侥幸，如果不是东风相助，孙吴的霸业将成为泡影；或以为项羽刚愎自用，缺乏男儿应有的气质，经不起失败的挫折，不然则该卷土重来；或言商山四皓扶助太子，名为安定刘家天下，实际上是促使其尽快灭亡。皆反说其事，独抒己见，议论惊人，不仅暗寓自己的感慨，还给当朝统治者提出警戒。

杜牧的怀古绝句，常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选取典型的历史事件并做出评价，再上升到对历史发展的哲理思索。如《登乐游原》：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

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

乐游原，在长安城南，地势很高，四望宽敞，京都士女多来登临游赏。杜牧登上乐游原，思绪已跨越漫长的岁月，万古之前，千秋万代，人世沧桑，都消失在澹澹的长空中。即使是如此强盛的汉代，也仅存留秋风萧瑟中的寂寞陵园而已。感慨既深刻又沉痛。尤其是前二句，“有包揽一切之概，犹岑参《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若置身阊风之颠，俯视万象，类泡影之明灭也。宋人词‘消沉今古意无穷，尽在长空澹澹飞鸟中’，即袭用此诗”（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

山水风景

杜牧的山水风景诗，在艺术上富有创造性，情韵悠扬，意境深邃，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以绝句最有代表性。如《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笔墨洗练，色彩鲜明，语言简洁，情景逼真。杜牧观察秋景，独赏枫叶之艳，谓红于二月春花，突出地表现了秋天富有生命力的一面，给人以一派生机。他的写景绝句最善于在俊爽清丽的语句中给人以豪爽

明丽的悠扬情韵，也凝聚着作者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美好感情。再如《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

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

惊起鸳鸯岂无恨，一双飞去却回头。

《齐安郡后池绝句》：

菱透浮萍绿锦池，夏莺千啭弄蔷薇。

尽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浴红衣。

皆清新爽健，明快隽永，饶有风致，都是自然天成的上品。绝句之外，律诗也颇多佳作，如《柳长句》：

日流水流西复东，春光不尽柳何穷。

巫娥庙里低含雨，宋玉宅前斜带风。

莫将榆荚共争翠，深感杏花相映红。

灞上汉南千万树，几人游宦别离中。

描写柳之一年一荣，春光无尽，水流复返，未有穷时。古人往往折柳赠别，故杜牧在写景之中更寓别离之感。堪称景中有情，情景交融之作。

感慨抒怀

杜牧是一位卓越的诗人，他的感慨抒怀诗，往往通过叙事表现自己的政治见解。这类诗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古体诗中。如《感怀诗》是他二十五岁及第前所作，有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跋扈的局面，对于朝廷软弱、生民憔悴、兵连祸接、国无宁日的情况深表担忧，也表现出自己有志报国而无从施展才能的情怀。《李甘诗》不仅赞扬了李甘的气节，更重要的是写出了“甘露之变”前后极为阴沉恐怖的政治环境。这些诗大都是鸿篇巨制，又多选取社会政治题材，叙事洋洋洒洒，略无拘滞，格调豪健跌宕，寓风骨于流丽之中。这些诗明显受杜甫诗的影响，也是他的识见与抱负决定的。晚唐诗坛，诗人才短，写诗重近体，长篇古体极少佳者，古体能以自己的独特风格立于世者，只有杜牧与李商隐二人，这是相当突出的。后世学者对于杜牧古体诗往往多有异议，“牧之《樊川集》，古体常病猥杂率易”（《瀛奎律髓汇评》引许印芳语），实在过于片面。

亲情友谊

杜牧是一位很重感情的诗人，因而亲情友谊在他的诗歌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一类诗有表现兄弟的友情，如《送杜顼赴润州幕》：

少年才俊赴知音，丞相门栏不觉深。

直道事人男子业，异乡加饭弟兄心。

还须整理韦弦佩，莫独矜夸玳瑁簪。

若去上元怀古去，谢安坟下与沈吟。

杜顗是杜牧之弟，李德裕出任镇海军节度使，辟为试协律郎，其时为大和八年（834），这时杜牧在扬州，为淮南节度掌书记。杜顗从长安赴任时，经过扬州，兄弟二人欢会数日。在赴润州时，杜牧作此诗相送。诗对杜顗谆谆劝勉，充满手足之情。并勉励他干一番大事业。“直道”句是杜牧心灵迸发之语，也是他人格精神的具体表现。他告诫杜顗要“直道事人”，就是不阿附权贵，而要行自己正直之道，由此想见杜牧处于晚唐牛李党争极为剧烈的时代，自己又与二党有复杂的人事关系，但终不为两党所左右，保持自己的节操，是多么难能可贵。“异乡”句，虽平淡无奇，但内在感情至为炽热，体贴入微处莫过于此。

有的表现朋友之情，这在与张祜的诗歌中最为典型。张祜是会昌五年毛遂自荐到池州去拜访杜牧的，不久就离开池州。在短短的相会时间与分别以后，杜牧写下了好几首诗：《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残春独来南亭因寄张祜》《汴人舟行答张祜》等。

情诗恋歌

读杜牧的诗歌，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就是对于都市生活的反映。因为唐代都市发达，商业繁荣，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不断增长，因而唐代的文人，特别是新及第进士，生活较为放荡。在中晚唐商业经济发达的情况下，市民的生活气息，也给杜牧的诗歌染上了鲜明的色彩。

落拓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遣怀》

娉婷袅娜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赠别》

这类诗或写放荡不羁的行为，或写与歌伎舞女的恋情，或对友人的调侃，都表现出一种市民生活的气息。这也是杜牧豪俊的性格与抑郁情怀的表露，是杜牧生命情态的真实表现。与其他诗相比，虽格调稍嫌柔弱，但在艺术上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古今学者对这一类诗毁誉不一，杜牧风流才子之名，或由这些诗而产生。

妇女生活

杜牧的诗歌中，妇女生活类的诗占有很重的分量。他极为同情不幸的妇女。《杜秋娘诗》通过杜秋娘一生的升沉变化，展现了唐代内部的宫廷斗争和藩镇的专横跋扈，反映出置身其中的下层女子不幸的悲剧命运。《张好好诗》，记述张好好的身世，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诗的大部分写张好好姿色美丽、乐技高超以供人娱乐的生活情况。最后写重见好好之后，二人境遇都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不禁感慨万千。在诗中，他没有鄙弃这些歌伎，而是流露出深挚的情感与极大的同情，写出了她们的理想与追求，她们的苦闷与悲哀。此外，杜牧还有不少诗写宫廷妇女

的悲哀，如《出宫人二首》《宫词二首》《月》《秋夕》等。更值得一提的是，杜牧仅有的一首词《八六子》，也是表现妇女生活的。词的内容是写宫怨，这是晚唐词中常见的题材。但这首词是草创时的作品，就艺术上说，虽比较粗疏，稍欠精粹浑融，但由杜牧创始之后，长调至北宋以后逐渐蔚为风气，作《八六子》者也很多，其中不乏受杜牧影响而又精粹浑融之作。

羁旅思乡

杜牧虽出身高门，家于京城长安，但一生仕途坎坷，早年做了十年幕吏，入朝为官不久，又被外放为黄、池、睦三州刺史，晚年又为湖州刺史。计杜牧二十六岁入仕至五十岁卒于中书舍人的二十四年间，在外为官将近二十年。故诗歌中思乡之情就成为杜牧要表现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一类诗歌，或在赴任途中所作，如《将赴宣州留题扬州禅智寺》《南陵道中》《秋浦途中》《新定途中》；或在外任时所作，如《睦州四韵》《题齐安城楼》；或入京途中所作，如《商山麻涧》《途中一绝》《汉江》《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时牧欲赴官归京》。

追忆往事

杜牧有不少诗，是追忆往事的，这些诗歌，有的是追忆旧游之作，更重要的是对以往生活的回忆，最突出的应该是《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这首诗作于杜牧在睦州刺史任上。全诗集中描写“甘露之变”之事。“甘露之变”是由文宗做后台，李训、郑注策划诛宦官，而最后弄巧成拙的悲剧。杜牧对于李训、郑注等人，是持否定态度的。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甘露之变”以前，杜牧是一个具有经世致用抱负的人，而“甘露之变”后，四宰相被杀，惨祸震惊朝野，文人的心态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杜牧也由积极用世而逐渐变为全身远祸的心态。直至宣宗时，已时隔十余年，回忆此事，尚感不寒而栗。因此，这首诗是杜牧思想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作品，是研究杜牧的思想与创作过程时，需要深入挖掘的重要篇章。

褒贤刺时

杜牧是一位爱憎分明的诗人，他对于历史上有贡献的人物，都采取尊敬和赞扬的态度，不少诗歌称赞他们的嘉言懿行。比较典型的是对阳城、李甘、李中敏的褒扬。如《李甘诗》褒扬了李甘的气节与身世，更重要的是写出了杜牧这几年为朝官的极为不利的政治环境。特别是大和九年（835），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甘露之变”，这是唐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杜牧这首诗叙述的重点。《商山富水驿》诗是杜牧赴京任左补阙时作，作诗的目的不仅在褒奖阳城，还要效法阳城，以敢言直谏为己任。杜牧的刺时之作也不少，《早雁》诗，在黄州刺史任上，想到北方边境的人民因为回鹘统治者带兵南下，仓皇逃难，颠沛流离，而写了这首忧时感事的诗。表达了对北方饱受异族蹂躏的苦难人民的忧念和对时局的感伤。《泊秦淮》诗，是针对当时吟诗作曲流于绮靡的风气而发。在描写水上夜色的同时，透露出深沉的感慨。意在讽刺歌女，她们不晓亡国之愁恨，竟然隔着江，唱起了《玉树后庭花》！故吴昌祺以为此诗“讥艳曲”，颇为得之。

时序节令

杜牧是一位灵心善感的人，故自然的变化，时令的迁移，无不触动他的心灵，并形之于诗。如《江南春绝句》即写出春之感受。诗人着意描写千里江南的锦绣春色，并触发了吊古伤今的感慨。刘永济《唐诗绝句精华》209页称：“此诗乃杜牧游江南时，感于景物之繁丽，追想南朝盛日，遂有此作。”《九日齐山登高》，作于会昌五年（845）重阳节。诗人与张祜九月九日一同登齐山，二人都怀才不遇，同病相怜，故登山时，感慨万千。但杜牧在诗中却故作旷达语，抑郁的情思难以排遣，而又不得不强自排遣。全诗爽快健拔而又含思凄惻，一向被推为佳作。

国家兴亡

杜牧是一位具有经世致用抱负的人，尽管一生不得志，但国家兴亡之感，时时萦绕于胸中。尤其是唐王朝在对外战争中胜利，杜牧就兴奋万分，形之于诗，情调明朗，给人以积极向上的精神，他的诗集中有几首写河湟诗，就是如此。《今皇帝陛下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诗，作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当时吐蕃内乱，久陷于河湟地区的汉人发动起义，唐朝廷也出兵响应，数月之间，收复了三州七关，河湟地区人民回归祖国。八月，河湟地区千余人到长安，唐宣宗在延喜门迎接，他们当众脱去胡服，换上汉装，观者皆欢呼雀跃。杜牧睹此圣功，故作这首诗。全诗赞扬了宣宗收复河湟的功业，表现了作者爱国主义的热情。《河湟》诗，是杜牧的感时之作，表达了关怀国家命运，要求收复失地的愿望。

论诗论艺

杜牧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学主张是“凡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提出了文章内容和形式的主从关系与构成诸要素。也就是说作文要以情意为主，既有真情实感，又要有气势，还要重视语言与结构。他“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所谓“不今不古”，就是要追求自己的诗歌风格特点，既不是中唐后期以元白为首的追求华美通俗的诗风，也不是以韩孟为首主要写古体诗，追求古奥奇崛的诗风。杜牧这方面的诗歌虽不多，但很有代表性。如《读韩杜集》：

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

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

这首诗就是杜牧写读韩杜集的感受，表现了对韩、杜文学成就的推崇。诗的前二句是正面抒写自己的感受。后二句是侧面描写，用奇特的比喻，说明无人能够继续杜甫与韩愈在诗文上的高度成就。杜牧这首诗，一方面表现对杜、韩的钦佩，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当时的文风有感而发。晚唐时期，伤时的诗篇日趋减少，代之而来的是“纤艳不逞”的“淫言媒（xiè）语”。散文创作更趋于形式主义倾向，骈文再度统治文坛。杜牧这首诗颇有力矫时弊之意，是他文学主张与文学实践的具体表现。《屏风绝句》是他论画的诗，也很独具匠心：

屏风周昉画纤腰，岁久丹青色半销。

斜倚玉窗鸾发女，拂尘犹自妒娇娆。

这是一首题屏风画的诗。这幅画是唐朝大画家周昉所作。其画最擅长表现上层妇女的日常生活，故用之屏风较多。杜牧这首题画之作，前二句是正面描写，后二句是侧面描写。由倚窗少妇见到画中之人，顿生嫉妒之心，从而衬托出画之高妙。这是深一层的写法。读者由此可以想见，周昉“丹青色半销”的旧画尚且如此，则当其初画成时，其魅力就可想而知了。

杜牧的诗，主要收入《樊川文集》《外集》《别集》中。《樊川文集》是他的外甥裴延翰手编，其中有诗四卷，大致上可信。但该集收得不全，故自《文集》问世之后，后人常加补辑，以成《外集》和《别集》，因其抉择不严，混入不少伪作。选编杜牧诗者，对此往往不甚注意。清人冯集梧作《樊川诗集注》，堪称详赡，但仅注正集四卷，因《外集》《别集》真伪难以判别，故不加注，仅附于书末。清人所编《全唐诗》，对杜牧诗旁搜博采，共分七卷，计五百余首，其中伪作很多。故杜牧诗的真伪考证，是杜牧研究的一大难题。特别是有些名篇，如《池上偶见绝句》：“楚江寒食菊花时，野渡临风驻彩旗。草色连云人去驻，水纹如幄燕差池。”《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古今选本多加以选入。但据笔者考证，前者是刘禹锡诗，后者当是许浑所作，故本书仍不入选。

本书选编杜牧诗作109题共123首，大抵以《文集》为主，其余各集，凡能断定为杜牧所作者，则酌量选入。注释重点是解决字词难点，说明典故含意，有时略作串讲，对于人名地名，尽量注释清楚。注释文字力求简明精当。有关每首诗的编年、写作背景、作品之特色、后人之评价等，均于点评中交代。原作文字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允吉先生校点的《樊川文集》为主，遇有疑义，则参照《樊川诗集注》《全唐诗》及其他有关资料加以校改，一般不作校记。

本书注释曾参考了清人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及时贤有关唐诗的注本，特于此说明。由于本人学识浅薄，错误之处，定然不少，敬祈读者不吝赐教。

胡可先

1999年7月写于杭州西湖之滨

怀古咏史·折戟沉沙铁未销

金谷园^[1]

繁华事散逐香尘^[2]，流水无情草自春^[3]。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4]。

【注释】

^[1]金谷园：在河南洛阳市西北金谷涧。有水流经此地，谓之金谷水。晋太康中石崇建园于此，即世传之金谷园。

^[2]香尘：沉香之末。晋王嘉《拾遗记》卷九：“（石崇）使数十人各含异香，行而语笑，则口气从风而飏。又屑沉水之香，如尘末，布象床上，使所爱者践之，无迹者赐以真珠百琲。”

^[3]流水：指金谷水。《水经注·谷水注》：“谷水又东，左会金谷水，水出自大白原，东南流历金谷，谓之金水。东南流，径晋卫尉卿石崇之故居也。”

^[4]坠楼人：谓石崇的爱妾绿珠。绿珠（？—300），晋石崇家歌伎，善吹笛。时赵王司马伦杀贾后，自称相国，专擅朝政，石崇与潘岳等谋劝淮南王司马允、齐王司马冏图伦，谋未发。伦有嬖臣孙秀，家世寒微，与冏宿憾，既贵，又向崇求绿珠，崇不许。此时力劝伦杀崇，母兄妻子十五人皆死。甲士到门逮崇，崇对绿珠说：“我今为尔得罪。”绿珠边泣边说：“当效死于君前。”因自坠于楼下而死。事见《晋书·石崇传》及《世说新语·仇隙篇》。

【点评】

这首诗作于开成二年（837）春，时杜牧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金谷园是西晋石崇的私人花园。石崇《金谷诗序》：“有别庐在河南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牛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石崇（249—300），字季伦，小字齐奴，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历任散骑常侍、青州刺史等职。尝劫远使商客，而致豪富。于河南置金谷园，奢靡成风。与贵戚王恺、羊琇以奢侈相尚，与潘岳、陆机等依附贾后、贾谧，时号二十四友。永康元年（300），赵王司马伦废杀贾后，崇以党与免官。又为孙秀所譖，被杀。石崇生活奢侈，歌伎很多。其中绿珠尤得宠爱。当时赵王司马伦专权，其亲信孙秀派人向石崇索要绿珠，不与，遂矫诏逮捕石崇。崇被捕，绿珠就在园中清凉台跳楼自尽。牧诗即咏此事。“前三句景中有情，皆含凭吊苍凉之思。四句以花喻人，以落花喻坠楼人。伤春感昔，即物兴怀，是人是花，合成一成凄迷之境”（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

题桃花夫人庙^[1]

细腰宫里露桃新^[2]，脉脉无言几度春^[3]。

至竟息亡缘底事^[4]，可怜金谷坠楼人^[5]。

【注释】

^[1]桃花夫人庙：在黄州黄陂县东三十里。诗题原注：“即息夫人。”息夫人姓妫，是春秋时陈侯之女，嫁与息国君主，称息妫。

^[2]细腰宫：即楚王宫。因楚王爱细腰，故宫中女子多减食，以至于饿死。后世称楚王宫为细腰宫。

^[3]脉脉：凝视的样子。无言：据史载息夫人被楚文王强纳为夫人后，生二子，但一直不与楚王言语。后来楚王问她，她回答说：“吾以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

^[4]至竟：到底。底事：什么事。

^[5]金谷坠楼人：指绿珠。参《金谷园》诗注。

【点评】

这首诗作于会昌二年（842）至四年（844）杜牧为黄州刺史期间。息夫人是春秋时陈侯之女，嫁于息国君主。楚文王闻其美貌，灭息攘为己有。息夫人在楚宫生二子，但始终没有说话。诗的前二句以息夫人之不语表其哀怨，后二句以绿珠坠楼责其不死。宋许顗《彦周诗话》称此诗为“二十八字史论”。清赵翼《瓠北诗话》卷十一说：“以绿珠之死，形息夫人之不死，高下自见。而词语蕴藉，不显露讥讪，尤得风人之旨耳。”

题乌江亭^[1]

胜败兵家事不期^[2]，包羞忍耻是男儿^[3]。

江东子弟多才俊^[4]，卷土重来未可知^[5]。

【注释】

[1]乌江亭：在安徽和县东北四十里。

[2]胜败句：谓胜败乃兵家常事，谁也不能预先知道。

[3]包羞句：谓能忍受耻辱，战败而不气馁，才是男儿的本色。

[4]江东句：谓江东子弟有很多优秀人才。江东子弟：《史记·项羽本纪》：“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自刎而死。”江东，自汉至隋唐称自安徽芜湖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为江东。才俊：才能出众的人。

[5]卷土重来：指失败以后，整顿以求再起。

【点评】

这首诗作于开成四年（839），时杜牧除官左补阙赴京，经过和州乌江亭。公元前203年，项羽在垓下被围，战败，至乌江自刎。全诗的意思是：胜败乃兵家常事，很难预先料定。而失败之后能够忍辱负重以重整旗鼓，才称得上真正的男儿。江东有众多豪杰俊才，如果项羽失败而不自杀，卷土重来、反败为胜也是可能的。显然杜牧对项羽的自杀不以为然。杜牧认为项羽刚愎自用，有勇无谋，不能包羞忍耻，缺乏男儿应有的气质，经不起失败的挫折，更缺乏大英雄的远见卓识。不然则应该卷土重来。宋蔡振孙《诗林广记》卷六引谢枋得语：“众言项羽有速亡之罪，牧之独言项羽有可兴之机，亦死中求活意也。”此诗一方面对项羽进行批评与慨叹，同时也反映了杜牧的胸襟与气概，议论出奇立异，富含哲理意味。这首诗通过项羽失败这一具体事件，表达了诗人对于生死荣辱的另一面看法。从反面宣扬失败不馁、百折不挠的精神。认为为完成事业而委曲求全的精神同样是崇高的。历代咏项羽诗很多，著名的有李清照《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王安石《乌江亭》：“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看法虽不一，但可以互相参照。李清照侧重赞扬生为人杰，死为鬼雄，败而不降，宁死不愧的英雄气概，并寄托自己抗击侵略、收复故土的爱国之情。王安石则指责项羽在政治军事上的种种失误，以至丧尽人心，因此失败已成定局，卷土重来绝不可能。三诗题材相同，而情感迥异，但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题横江馆^[1]

孙家兄弟晋龙骧，驰骋功名业帝王^[2]。

至竟江山谁是主^[3]，苔矶空属钓鱼郎^[4]。

【注释】

^[1]横江馆：在安徽和县东南，也称横江浦，与南岸采石矶隔江对峙，古为要津。

^[2]孙家二句：谓孙策、孙权兄弟及西晋龙骧将军王昶都在此地驰骋功名，孙家兄弟终成帝王之业。孙家兄弟，指孙策、孙权。孙策（175—200），字伯符，三国吴郡富春（今浙江富春）人，吴主孙权之兄。父孙坚为刘表部将黄祖射杀，策依附袁术。后得其父部曲，渡江转战，在江东建立政权。孙权（182—252），字仲谋。继其兄孙策据江东六郡。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与刘备合力破曹操于赤壁。从此西联蜀汉，北抗曹魏，成三分之局面。黄龙元年（229）称帝，建都建业，国号吴。事见《三国志·吴志》。晋龙骧，指王昶（206—285），字士治，晋弘农人，为巴州刺史，迁益州刺史。复为龙骧将军。武帝谋伐吴，诏其修舟鉴。吴人于江中设铁椎铁锁，昶烧断铁锁，抵达石头城，纳孙皓降。事见《晋书·王昶传》。

^[3]至竟：毕竟，究竟。

^[4]苔矶：长满青苔的石矶。矶是突出江边的小石山。

【点评】

这首诗作于开成四年（839）春，其时杜牧入京经和州游横江馆，凭吊古迹。以许浑《酬杜补阙初春雨中泛舟次横江喜裴郎中相迎见寄》诗“江馆维舟为庾公”之江馆参证，知此诗乃杜牧应裴侔之邀游览横江馆之作。参《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横江，裴使君见迎，李赵二秀才同来，因书四韵，兼寄江南许浑先辈》注。诗以横江馆在三国两晋时期烜赫的功业与眼前荒凉的情况比较，生发出江山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慨。

题商山四皓庙一绝^[1]

吕氏强梁嗣子柔^[2]，我于天性岂恩仇^[3]。

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4]。

【注释】

[1]四皓庙：在商州东商洛镇。

[2]吕氏句：谓吕后强横而太子柔弱。吕氏强梁，即吕后强横。《史记·吕太后本纪》：“吕太后者，高祖微时妃也。”“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嗣子柔，即太子（后为孝惠帝）为人柔弱。《史记·吕太后本纪》：“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

[3]我于句：谓刘邦与太子和赵王如意都是父子，本没有什么恩仇，只是吕氏强梁，太子柔弱，与自己不一样，而如意类己，故欲废太子而立如意。天性，谓父母爱子女乃天然的品质或特性。

[4]南军二句：谓南军若不愿效忠刘氏，那么，商山四皓名为扶助太子安定天下，实际上是使刘氏灭亡。南军，西汉时禁卫军有南北军，南军保卫未央宫，因宫在长安城南，故称；北军保卫京城北部。据《史记·吕太后本纪》，吕后死后，掌握禁卫军的吕产、吕禄想拥兵作乱，刘邦旧臣绛侯周勃以太尉身份与丞相陈平谋诛诸吕以安刘氏天下。“太尉将之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为刘氏。……太尉遂将北军。”击败吕产，杀之于郎中府。杜牧诗称“南军”，与史实略有出入。袒（tan），裸露。

【点评】

这首诗作于开成四年（839），时杜牧赴官入京，途经商山，题诗于四皓庙。商山四皓，汉初商山的四个隐士，名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四人须眉皆白，故称四皓。高祖召之，不应，后高祖欲废太子，吕后用留侯张良计，迎四皓，使辅佐太子。一日四皓侍太子见高祖。高祖曰：“羽翼成矣。”遂辍废太子之议。事见《史记·留侯世家》。这是一首咏史诗，其特点是反说其事，说商山四皓扶助太子，名为安定刘家天下，实际上是促使其尽快灭亡。诗咏四皓，也给当朝统治者提出借鉴，要注意任人唯贤。

赤壁^[1]

折戟沉沙铁未销^[2]，自将磨洗认前朝^[3]。

东风不与周郎便^[4]，铜雀春深锁二乔^[5]。

【注释】

[1]赤壁：其地有多处，其一在湖北省蒲圻县长江南岸，北岸为乌林。汉末曹操追刘备之巴丘，遂至赤壁，为周瑜所破，取华容道归，即此。其二在湖北黄冈县，屹立长江滨，土石皆带黑色，名赤壁山，又名赤鼻矶或赤壁矶。其三在湖北武昌县东南，又名赤壁，亦名赤圻。杜牧所咏为黄州赤壁矶。其后苏轼作前后《赤壁赋》均此地，皆借其地以咏赤壁之战的史事。

[2]折戟句：谓折断的戟头沉没于泥沙之中，还没有完全销蚀。戟，古兵器，长杆头上附有月牙状利刃。

[3]自将句：谓我把它拿起来，磨洗干净后，认出是前代的遗物。

[4]东风：指火烧赤壁事。汉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率领十万大军南下进攻东吴，因北方军士不习水战，故以铁索将船舰连在一起。周瑜采取黄盖火攻计策，趁着猛烈的东南风，冲近曹军，同时发火，“顷之，火焰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大败曹军于赤壁。事见《资治通鉴》卷六五。周郎：周瑜（175—210），字公瑾，三国庐江舒人。“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与孙策同岁，并相友善，策死，弟权继位，瑜以中护军与张昭共掌众事。赤壁之战后，拜南郡太守。后进军取蜀，至巴丘而死。事见《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5]铜雀：即铜雀台。汉末建安十五年（210），曹操建铜雀台、冰井、金虎三台。故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铜雀台高十丈，周围殿屋一百二十间。于楼顶置大铜雀，舒翼若飞，故名铜雀台。二乔：三国时乔公的两个女儿，是东吴有名的美女。大乔嫁孙策，小乔嫁周瑜。

【点评】

武宗会昌二年（842），杜牧出为黄州刺史，四年九月，转池州刺史。黄州有赤壁矶，牧守黄州时曾游此，有感于周瑜赤壁之战事，而作此诗。诗中赤壁，并非赤壁之战时周瑜破曹操之地，只是借黄州赤壁抒怀古之意而已。这首诗表明了杜牧对赤壁之战的看法，认为周瑜的胜利是出于侥幸。如果不是东风相助，孙吴的霸业将成泡影，三国鼎立的局面就不会形成，整个历史也将重写。诗亦隐寓作者怀才不遇的情绪。全诗豪迈俊爽，峭拔劲健，最能代表杜牧绝句的特色。同时议论精辟，对宋诗影响很大。

诗的前二句是兴感之由，后二句因感慨而议论。这首诗在艺术上最成功之处是采用了背面敷粉法。诗人以为导致周瑜战争胜利的因素是东风，但他并不正面描写东风如何帮助周瑜取得胜利，而是从反面着笔，假使东风不给周瑜提供方便，击败南下的曹军，历史将会变成另一个样子。诗人只是将锋利的笔锋一转，就完全改变了战争的形势及周瑜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把对三国鼎立的历史形势起决定作用的赤壁大战归结为侥幸与偶然。清赵翼说：“杜牧之作诗，恐流于平弱，故措辞必拗峭，立意必奇辟，多作翻案语，无一平正者。”（《瓠北诗话》卷十一）道出了这一特点。这首诗的独到之处还在于运用了以小见大的写法。由一个小小的沉埋于沙中的“折戟”，想到了历史的往事，想到了汉末分裂动乱的年代，想到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役，想到了赤壁鏖战中的重要人物。最后又以两位女子的命运暗示战争的结局。这两位女子，一是吴国前主孙策的夫人，一是吴军统帅周瑜的夫人，她们代表东吴的性命，东吴的尊严。刘永济《唐诗绝句精华》211页：“大抵诗人每喜以一琐细事来指点大事，即如此诗二乔不曾被捉去，固是一小事，然而孙氏霸权，决于此战，正与此小事有关。家国不保，二乔又何能安然无恙。二乔未被捉去，则家国巩固可知。写二乔正是写家国大事。且以二乔立意，可以增加诗之情趣。”也是切中肯綮的解释。

杜牧平生自负知兵，故这首诗中的议论也是他军事上自负之情的流露。侥幸成功的议论，又使人隐约感到他对历史上的周瑜带有一点嘲讽的意味。我们由此想到阮籍登广武城，观楚汉战场时发出的慨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故杜牧自负之中，也透露出抑郁不平之气，大概就是这首诗的主旨所在。

兰溪^[1]

兰溪春尽碧泱泱^[2]，映水兰花雨发香。

楚国大夫憔悴日，应寻此路去潇湘^[3]。

【注释】

[1]诗有原注：“在蕲州西。”蕲州即今湖北蕲春县。兰溪即黄州兰溪镇，镇东有竹林磴，为箬竹山群峰之一，其处多兰，其下有溪，故称兰溪。兰溪镇在黄州南七十里。

[2]泱泱（yāng yāng）：水面广阔。

[3]楚国二句：谓当年楚国三闾大夫屈原被流放憔悴的时候，应该是沿着这条道路去潇湘的。楚国大夫，即屈原。《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潇湘，潇水与湘水，二水在湖南省零陵县合流。

【点评】

这首诗作于会昌四年（844）暮春。时杜牧在黄州刺史任。诗有原注：“在蕲州西。”蕲州即今湖北蕲春县。兰溪即黄州兰溪镇，镇东有竹林磴，为箬竹山群峰之一，其处多兰，其下有溪，故称兰溪。兰溪镇在黄州南七十里。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九《两兰溪县》条：“兰溪在唐，为两县名。一属蕲州，一属婺州。杜牧之诗‘兰溪春尽碧泱泱’，盖蕲州之兰溪也。杜守黄州作此诗，黄承兰溪下流故耳。”诗中通过兰溪景色的描写与古代所发生事情的联想，抒发自己报国无门、怀才不遇的感慨。因兰溪古属楚国，所以联想到屈原有可能由此路而去潇湘。杜牧怀才不遇，与屈原相似，故更加同情屈原，且借屈原以寄慨。

题木兰庙^[1]

弯弓征战作男儿^[2]，梦里曾经与画眉^[3]。

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4]。

【注释】

^[1]木兰庙：在今湖北黄冈西一百零五里木兰山。

^[2]弯弓句：谓木兰女扮男装，驰骋于沙场。

^[3]梦里句：谓木兰只有在梦里才恢复自己女儿的本色，给自己画眉打扮。与，介词，义为给或使。

^[4]拂云堆：唐时朔方军北接突厥，以河为界，河北岸有拂云堆神祠，突厥如有行军之事，必先往祠祭酹求福。其地在今内蒙古五原县。明妃：即王昭君。西汉元帝宫人，名嫱，南郡秭归（今湖北秭归）人，字昭君。晋人避司马昭讳，改为明君，后人又称明妃。竟宁元年（前33），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美人为阏氏，帝予昭君，以结和亲。昭君戎服乘马，提琵琶出塞。入匈奴，号宁胡阏氏。卒葬于匈奴。事见《汉书·匈奴传》。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有昭君墓。

【点评】

这首诗约作于会昌四年（844），时杜牧在黄州刺史任。木兰庙在今湖北黄冈西一百零五里木兰山。北朝乐府有《木兰诗》，叙述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为国立功的事迹，杜牧这首诗就是谒庙时题壁之作，赞扬了木兰先国而后家的崇高精神。诗人通过对木兰复杂心理的模拟，并以王昭君作陪衬，揭示了木兰的忠勇精神，并透露出作者的敬慕之情。

登乐游原^[1]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2]。

看取汉家何事业，五陵无树起秋风^[3]。

【注释】

[1]乐游原：即乐游苑，本汉宣帝建，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郊。原为秦宜春苑，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修乐游庙，因以为名。

[2]长空二句：谓广袤无边的长空，一只孤鸟悠然隐去，而千万年的历史也就像这孤鸟一样，消失在长空之中。澹澹（dàn dàn）：广大无边。销沉：消亡，磨灭。

[3]看取二句：谓即使像汉王朝那样辉煌的功业，现在还剩下什么呢？只有秋风吹着连树木也荡然无存的五陵了。五陵，汉朝皇帝每立陵墓，都把四方富家豪族和外戚迁至陵墓附近居住。最著名的有五陵：即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这五陵是汉朝全盛的象征。后来诗文中常以五陵为豪门贵族聚居之地。秋风，语意双关。一指眼前的秋风；一化用汉武帝《秋风辞》意：“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点评】

这首诗约作于大中四年（850）。乐游原，在长安城南，地势很高，四望宽敞，京都士女多来登临游赏。杜牧登上乐游原，思绪已跨越漫长的岁月，万古之前，千秋万代，人世沧桑，都消失在澹澹的长空中。即使是极为强盛的汉代，也仅存留秋风萧瑟中的寂寞陵园而已。感慨既深刻又沉痛。尤其是前二句，“有包扫一切之慨，犹岑参《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诗：‘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若置身阆风之颠，俯视万象，类泡影之明灭也。宋人词‘消沉今古意无穷，尽在长空澹澹飞鸟中’，即袭用此诗”（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208页：“此登高怀古之作。乐游原起汉时，故即汉兴感。首二句已极豪宕。长空澹澹之中，不知销沉几许世代。今日登临，但见孤鸟飞翔，此时诗人，已感慨至深，而语却豪宕。……此诗第三句为一篇之主。盖即就汉代言，亦与万古同其销沉，故曰‘看取汉家何事业’，言试看今日汉家尚有何事可供凭吊，即五陵亦已残破不堪，则他何可问。杨仲弘说绝句多以第三句为主，第三句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以此诗证之益信。”

过勤政楼^[1]

千秋佳节名空在^[2]，承露丝囊世已无^[3]。

惟有紫苔偏称意^[4]，年年因雨上金铺^[5]。

【注释】

^[1]勤政楼：唐兴庆宫楼名。唐玄宗开元二年（714），以旧邸为兴庆宫，后于宫之西南建楼，其西题为“花萼相辉之楼”，南曰“勤政务本之楼”。

^[2]千秋佳节：即千秋节，玄宗生日。玄宗生于八月初五，开元十七年（729），源乾曜、张说等请以这一天为千秋节。天宝二年（743）改为天长节，至元和二年（807）停止举行。

^[3]承露丝囊：唐开元十七年（729）定玄宗生日为千秋节，是日百官献承露囊，囊以丝结成。民间也仿制为节日礼品，互相遗赠。承露，意谓接受皇帝的恩惠。

^[4]紫苔句：谓只有青苔随意滋生，年年趁着雨天，爬上勤政楼的门上。紫苔，青苔。称意，得意，此指随意滋生。

^[5]金铺，门上兽面形铜制环纽，口中衔环，用以装饰、启闭门户。

【点评】

勤政楼即勤政务本之楼，在长安兴庆宫内。诗是由今思昔，借勤政楼的颓废而慨叹唐王朝的兴盛已一去不复返。八月初五是玄宗生日，开元十七年由宰相奏请，定为千秋节，“群臣以是日进万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以结丝承露囊更相问遗”（《唐会要》卷二九）。但眼下千秋节还在，承露囊已无影无踪。首尾仅仅一个世纪，变化如此之大。诗人以承露囊反映百年的盛衰变化，是以小见大之笔。末二句写眼前景。现在的勤政楼，只是一片荒凉，连宫门上的金铺都长满青苔了。更照应上半“空”字。诗虽四句二十八字，但在感慨之中蕴含着对朝政败坏的暗讽。昔年玄宗建勤政楼，口头上说要“勤政务本”，实则上在玄宗生日的千秋佳节，楼前杂陈百戏，举国欢腾，玄宗渐近晚年，也日益昏聩，以至于安禄山一反，皇帝也做不成了，还谈什么勤政务本。而今勤政楼已成废址，更可反映出此时之政治环境尚不如玄宗时。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开元之勤政楼，在长庆时白乐天过之，已驻马徘徊，及杜牧重游，宜益见颓废。诗言问其名则空称佳节，求其物已无复珠囊，昔年壮丽金铺，经春雨年年，已苔花绣满矣。后人过萤苑诗云：‘闪闪寒磷犹得意，夜深来往豆花丛。’与此诗后二句同意。因废苑荒凉，为萤火、苍苔滋生之地，客子所伤心者，正萤与苔所称意，其荒寂可知矣。”

题魏文贞^[1]

蟋蟀宁与雪霜期^[2]，贤哲难教俗士知^[3]。

可怜贞观太平后^[4]，天且不留封德彝^[5]。

【注释】

[1] 题一作《过魏文贞宅》。魏文贞：即魏征（580—643），字玄成，曲城人，徙家内黄（今河南内黄）。秦王李世民杀建成，引征为詹事主簿，官至谏议大夫、秘书监。遇事敢谏，前后陈谏二百余事，为太宗所畏。卒谥文贞。新、旧《唐书》有传。

[2] 蟋蟀句：蟋蟀怎么能与霜雪相期相遇呢？蟋蟀，蝉的一种，黄绿色，翅有黑白条纹，夏末自早至暮，鸣声不息，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蟋蟀不知春秋。”

[3] 贤哲句：谓贤智之人很难被俗人理解。意谓魏征与封德彝不能相提并论。

[4] 贞观太平：贞观时唐太宗进贤纳谏，以致天下太平，号称“贞观之治”。贞观，唐太宗年号，公元627年至公元649年。

[5] 封德彝：名伦，以字显，太宗大臣。初仕隋，后归唐，仕至尚书右仆射。封德彝死后，太宗对大臣说：“此（魏）征劝我行仁义，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见之！”

【点评】

这首诗用对比的手法，对贞观名臣魏征进行高度的赞颂。据历史记载，唐太宗即位四年，曾经慨叹隋末大乱以后，天下一定难以治理好。魏征不同意，认为：“大乱之易治，譬如饥人之易食也。”又说，“贤哲之治，其应如响，期月而可，盖不其难。”当时封德彝大加反对，说魏“书生好虚论，徒乱国家，不可听”。封德彝死后，太宗对大臣说：“此（魏）征劝我行仁义，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见之！”诗即咏此事。由追怀贞观之治，反衬出当时局势之不尽如人意。

过华清宫绝句三首^[1]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2]。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3]。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4]。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5]。

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6]。

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7]。

【注释】

^[1]华清宫：唐宫名，故址在今陕西临潼县骊山上。山有温泉。唐贞观十八年（644）置，咸亨二年（671）名温泉宫。天宝六载（747），大加扩建，更名华清宫。

^[2]长安二句：谓回望长安，见到锦绣成堆。山顶上宫门鳞次栉比，成百上千。绣即绣岭，东绣岭在骊山之右，西绣岭在骊山之左。次第，一个接着一个。

^[3]一骑二句：谓远处一骑飞来，扬起尘土，杨贵妃会心而笑，因为只有她知道是送荔枝来了。

^[4]新丰二句：新丰那边的绿树扬起了黄尘，是探听安禄山消息的使臣回来了。新丰，唐县名，在今陕西临潼东北新丰镇，去华清宫不远。渔阳，天宝元年（742）改蓟州为渔阳郡，在今河北蓟县、平谷一带，是当时安禄山的驻地。探使回，原注：“帝使中使辅璆琳探禄山反否，璆琳受禄山金，言禄山不反。”

^[5]霓裳二句：谓骊山千峰之上，还奏着《霓裳羽衣曲》，一直到中原残破，方肯罢休。这里的霓裳，指《霓裳羽衣曲》。

^[6]万国二句：在全国各地到处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景象中，巍峨的骊山宫殿，直耸云霄，被月光照得彻夜通明。万国，当时中国是万邦朝会的大国，故称。

^[7]云中二句：在这高山之巅，安禄山跳着快速的胡旋舞，宫女们乐得把拍子都打乱了；风过之处，山顶上飘下了阵阵笑声。云中，因骊山高耸入云，故称。

【点评】

这组诗，是杜牧过骊山华清宫时，借历史陈迹而对安史之乱这一影响唐朝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引发的思考。晚唐是内忧外患极为深重的多事之秋，当时的君主都耽于逸乐，没有远虑。杜牧在《过华清宫绝句》中，追原祸始，对荒淫误国的唐玄宗大加鞭挞，对奢侈贪婪的杨贵妃深刻讽刺，对谋反叛乱的安禄山无情痛击，目的也是给当朝皇帝如唐敬宗之流，敲响警钟。当时社会，世风败坏，统治者“大起宫室，广声色”，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国家衰败的局势随处可见，诗人感慨深沉，故以诗借古讽今。诗人借唐玄宗、杨贵妃荒淫误国的故事，选取几个典型的场景加以艺术概括。诗虽短，却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并具有

风神俊爽的艺术美感。第一首尤脍炙人口。前二句描写骊山行宫，富丽深邃，后二句表现玄宗荒淫好色、贵妃恃宠而骄的主题。全诗含蓄、凝练、朴素、精深，显示了极大的艺术魅力。明人谭元春评此诗“可见可思”（《诗归》），确为知言。

关于杨贵妃吃荔枝事，唐时记载不少，而稍有歧异。唐李肇《国史补》卷中说：杨贵妃生于蜀中，喜欢吃鲜荔枝，而南海生产的荔枝，比蜀中要好得多，所以每年都要奔马飞驰以进送。又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天宝间州贡荔枝，到长安色香不变，杨贵妃非常喜欢，唐玄宗为了让杨贵妃高兴，使州县以邮传疾送，七天七夜到达京师，以至于人马僵毙，死望于道，老百姓对此感到非常痛苦。杜牧这首诗所咏的就是此事。他选取杨贵妃吃荔枝一事，与唐代的安史之乱联系起来，不仅具有盛衰之意，更表现了他对历史治乱之迹的深层思考。自从杜牧写这首诗描绘杨贵妃吃荔枝以致误国的行径以后，这个题材引起后人极大的注意，如宋苏轼的《荔枝叹》：“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墩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鹧横海，风酸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春申君^[1]

烈士思酬国士恩，春申谁与快冤魂。

三千宾客总珠履^[2]，欲使何人杀李园^[3]。

【注释】

^[1]春申君：名黄歇（前？—前238），战国楚人。顷襄王时，出使于秦，止秦之攻。考烈王立，以歇为相，封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后改封于江东。曾救赵却秦，攻灭鲁国。相楚二十五年，有食客三千余人，与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俱以养士著称，后人称之为“四公子”。考烈王死，后为李园所杀。

^[2]三千句：指春申君门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躐珠履。

^[3]李园：李园事春申君为舍人，将其妹送于春申君，知其有身孕，后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并宠幸她。不久生男，立为太子，以李园之妹为王后。李园掌权后，想杀春申君以灭口。朱英对春申君说：楚王崩，李园必先入……杀君以灭口。君先仕臣为郎中，王崩，李园先入，臣请为君杀之。春申君回答：先生置之，勿复言已。朱英恐惧而逃。后十七日，考烈王崩，李园果然先入，置死士于棘门之内，春申君后入，死士夹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外。于是尽灭春申君之家。事见《战国策·楚策四》。

【点评】

春申君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公子”之一，以养士著称，但最后为李园所杀。诗即咏春申君的遭遇。诗以对比的手法对春申君的所为进行委婉的讽刺。诗言烈士一诺千金，对于知遇者有恩必报，但是春申君的冤魂有谁来安慰呢！他的门客虽有三千余人，而且待遇很高，但没有一个人出来杀掉春申君仇人李园的。无人杀李园，说明他所养的三千士中无有能者，也都不是烈士，这些人都是中看不中用之徒。由此我们想到宋代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称孟尝君所养之士，“皆鸡鸣狗盗之徒”，与杜牧此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台城曲二首^[1]（其一）

整整复斜斜，隋旂簇晚沙^[2]。

门外韩擒虎^[3]，楼头张丽华^[4]。

谁怜容足地，却羡井中蛙^[5]。

【注释】

^[1]台城：一名苑城，本战国吴后苑城，晋成帝咸和中作新宫，名建康宫，晋宋间谓朝廷禁省为台，故号台城。故址在今江苏省南京市玄武湖侧。

^[2]整整二句：谓隋军声势浩大，战旗在傍晚时分簇拥于沙滩之上。整整、斜斜，形容战旗簇拥纷乱的样子。

^[3]韩擒虎：原名豹，字子通，隋河南东垣人。以胆略见称，屡立战功。开皇初为庐州总管，文帝委以平陈之任。开皇九年，大举伐陈，擒虎为先锋，以轻骑五百，直取金陵，生俘陈后主。陈平后，进位上柱国。《隋书》有传。

^[4]张丽华：陈后主妃，以美色见宠。后主荒淫厚敛，国力衰微，隋兵入陈，与后主自投入宫内景阳井，为隋军搜出，被杀。《隋书》附《沈皇后传》。

^[5]谁怜二句：谓有谁会同情他们像青蛙那样投入景阳井中去藏身呢？容足，立足。井中蛙，据《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记载，后主与张贵妃等入井，“既而军人窥井，呼之，不应。欲下石，乃闻叫声。以绳引之，惊其太重，及出，乃与张贵妃、孔贵嫔同束而上。”诗以井中蛙代指陈后主与张贵妃等入井事。

【点评】

这首诗是杜牧经过台城时怀古之作，描写陈后主荒淫昏庸，以致亡国的悲剧。

题宣州开元寺水阁， 阁下宛溪夹溪居人^[1]

六朝文物草连空^[2]，天澹云闲今古同。

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3]。

深秋帘幕千家雨^[4]，落日楼台一笛风。

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5]。

【注释】

[1]开元寺：本为宣城县中景德寺，晋时名永安寺，唐时改为开元寺。水阁，开元寺中临宛溪而建的楼阁。宛溪，源出安徽宣城东南峰山，东北流为九曲河，折而西绕城东，称宛溪。北流合句溪，又北流入当涂县境，合于青弋江，由此出芜湖入长江。开元寺就在宛溪畔。

[2]六朝：指建都于建康的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开元寺建于东晋，是六朝的遗迹，故杜牧题寺而想到六朝的灭亡。文物：具有历史与艺术价值的古代遗物。

[3]人歌句：谓人们世世代代就在这流水声中聚集、繁衍与生息。《礼记·檀弓下》：“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杜牧化用其意。

[4]帘幕：窗帘、帷幕等室内陈设。

[5]惆怅二句：谓因无缘见到范蠡而感到惆怅，所能见到的只是太湖之东参差不齐的树影。慨叹自己不能像范蠡那样为国家建功立业。无因，无缘、无由、无法。范蠡，字少伯，春秋楚宛人。越国大夫，辅佐越王勾践刻苦图强，卒灭吴国。以勾践为人可与患难，不能共安乐，“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事见《国语·越语》。参差，不齐的样子。五湖，古今说法不一，一以太湖为五湖，二以太湖附近四湖（滬湖、洮湖、射湖、贵湖）为五湖。本诗之五湖指太湖。

【点评】

这首诗作于开成三年（838）秋。杜牧在开元寺水阁登临凭眺，想到此地曾经有过六朝繁华，如今只见连天的秋草，古今千年，同样是天澹云闲，但人世已经历过多少沧桑！当此风物长存而繁华不再之时，不由想起功成身退、泛舟五湖的范蠡。诗即景抒情，熔写景与怀古于一炉，并赋予深邃的人生哲理，涵容极大，且俊爽明快，是不可多得的佳作。诗以古今盛衰的变迁与宇宙的永恒不变对比，引发深沉的感慨。六朝的繁华胜迹，早已不在，而眼前只有绿草连空，但天澹云闲，则古今一直如此；鸟去鸟来，人歌人哭，突出了世上瞬息变化的生活，而山色水声则暗示自然永恒不变的秩序。初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晚唐罗隐《春日游禅智寺》诗：“花开花谢长如此，人去人来自不同。”宋王禹偁《金陵怀古》诗：“六朝山色情终在，千古江声恨未平。”与此诗同一意绪。清薛雪《一瓢诗话》：“杜牧之晚唐翘楚，名作颇多，而恃才纵笔处亦不少。如《题宣州开元寺水阁》，直造老杜门墙，岂特人称小杜已哉？”清许印芳亦言：“此诗全在景中写情，极洒脱，极含蓄，读之再三，神味益出，与空讲风调者不同。学者须从运实于虚处求之，乃能句中藏句，笔外有笔。若徒揣摩风调，流弊不可胜言矣。”（《瀛奎律髓汇评》卷四）都是对此诗极高的评价。

题武关^[1]

碧溪留我武关东^[2]，一笑怀王迹自穷^[3]。

郑袖妖娆酣似醉^[4]，屈原憔悴去如蓬^[5]。

山墙谷堑依然在^[6]，弱吐强吞尽已空^[7]。

今日圣神家四海^[8]，戍旗长卷夕阳中^[9]。

【注释】

^[1]武关：在陕西省商南县西北。战国时秦之南关。楚怀王三十年（前299），秦昭王遗书楚王，约会于武关，即此。

^[2]碧溪：指商洛水。

^[3]怀王：楚怀王（前？—前296），战国楚王，名槐。信任靳尚及幸姬郑袖，疏远屈原，国政腐败，先后为秦齐所败，又听张仪计，轻信秦昭王之约，不听屈原劝阻，径往武关，入朝于秦，被留，三年后死于秦国。见《史记·楚世家》及《屈原列传》。

^[4]郑袖句：谓怀王宠爱郑袖，为其美色所惑。郑袖，战国楚怀王后，号称南后。能歌善舞，宠冠后宫。张仪为秦使楚，怀王以仪离间齐楚好，欲杀之，仪因与怀王幸臣靳尚合谋，使郑袖日夜说怀王，释张仪，亲秦绝齐。楚卒因孤立，为秦所灭。事见《史记·张仪列传》及《战国策·楚策三》。妖娆，妩媚的姿态。

^[5]屈原句：谓楚怀王疏远屈原，终使流落沅湘。《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蓬，蓬草。此以蓬草之随风飘转比喻屈原被放逐江南。

^[6]山墙谷堑：谓武关地势险要，有群山环绕，溪谷深如壕沟。

^[7]弱吐强吞：弱者被强者所并吞。

^[8]圣神：指皇帝英明神圣。家四海：谓四海一家，天下一统。

^[9]戍旗：边防区域营垒、城堡上的旌旗。

【点评】

这首诗作于开成四年（839）春，时杜牧由宣州赴京取道长江、汉水入京途经武关。武关，在今陕西省商南县西北。战国时楚怀王听信郑袖谗言疏远屈原，以致为秦王欺骗而入武关，秦绝其后，以求割地，最后怀王竟死于秦。诗咏其事。诗人感慨地说：“山墙谷堑依然在，弱吐强吞尽已空。”尽管今日四海平定之时，也应吸取教训。诗虽咏史，意在为当朝皇帝提供借鉴。

题青云馆^[1]

虬蟠千仞剧羊肠^[2]，天府由来百二强^[3]。

四皓有芝轻汉祖^[4]，张仪无地与怀王^[5]。

云连帐影萝阴合^[6]，枕绕泉声客梦凉^[7]。

深处会容高尚者，水苗三顷百株桑^[8]。

【注释】

^[1]青云馆：在商州商洛县南。

^[2]虬蟠句：谓千山万仞像虬龙一样盘曲相纠，山间道路比羊肠还要复杂。虬蟠，像龙蛇一样盘曲相纠。羊肠，喻指崎岖曲折的山间道路。

^[3]天府句：谓自古以来是形胜之地，其地险要，两万人足以抵挡百万。天府，指肥沃、险要、物产富饶的地区。

^[4]四皓句：谓四皓退隐商山，有紫芝疗饥，连汉高祖都不放在眼里。据晋皇甫谧《高士传》卷上，四皓都是河内轵人。秦始皇时，见秦政暴虐，就退入兰田山，而作歌云：“莫莫高山，深谷逶迤。煜煜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于是共入商洛，隐于地肺山，及秦败亡，汉高祖征之，不至，深匿于终南山。

^[5]张仪句：谓张仪并没有把商于之地给予楚怀王。张仪，战国魏人。相秦惠王，以连横之策说六国，使六国背纵约而共同事秦。据《史记·屈原列传》：“秦惠王令张仪佯去秦事楚，曰：‘秦甚憎齐，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

^[6]云连句：谓云烟连绵，如同帷帐一般，薜萝阴深丛集。

^[7]枕绕句：谓泉声萦绕枕边，客梦之中犹带凉意。

^[8]深处二句：谓在山峦深处，应该容纳像四皓那样的高士，他们在那里种植三顷水田、百株桑树，过着优游林下的生活。高尚者，谓像商山四皓那样的高士。水苗，即稻种。

【点评】

这首诗作于开成四年（839），时杜牧由宣州赴京途经青云馆。清钱谦益、何焯《唐诗鼓吹注》卷六：“此言商山之高如龙盘屈曲，险于羊肠，乃天府之地，有百二山河之壮，四皓于此采芝，张仪于此拒楚，芳踪胜迹，固彰彰在人耳目者。然是馆也，帐连云而萝阴合，枕绕泉而客梦凉，高人隐居于此，则有农桑之乐，可以忘世，何世驰情于利禄哉！”

过骊山作^[1]

始皇东游出周鼎^[2]，刘项纵观皆引颈^[3]。

削平天下实辛勤^[4]，却为道旁穷百姓^[5]。

黔首不愚尔亦愚^[6]，千里函关囚独夫^[7]。

牧童火入九泉底，烧着灰时犹未枯^[8]。

【注释】

^[1]骊山：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南，距西安七十余里，秦始皇的陵墓就坐落在此处。

^[2]始皇句：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五次巡游，目的是要找出失落的周鼎。始皇东行郡县，过彭城，想从泗水中捞出周鼎，使千人潜水寻求，没有找到。因为周鼎是周朝的传国重器，共九个，是天子权力的象征。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3]刘项句：谓刘邦、项羽对秦始皇出巡皆探头观望。刘邦微时，曾在咸阳纵观秦始皇帝出巡，叹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始皇出巡会稽，渡浙江，项羽与叔父项梁一起观看，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事见《史记·高祖本纪》与《项羽本纪》。此诗前二句就是述说此事。引颈，探头观望。

^[4]削平句：谓秦始皇为了统一天下，实在勤苦经营。秦为了统一天下，从献公、孝公开始蚕食诸侯，到始皇统一六国，辛辛苦苦，用了一百多年时间，故司马迁慨叹说：“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5]却为句：谓秦辛辛苦苦统一天下，最后却让穷百姓起家的刘邦得利。秦朝建立后，仅十五年，就被农民起义推翻。天下被布衣起家的刘邦所夺取。故称“却为天下穷百姓”。

^[6]黔首句：谓秦始皇的愚民政策并没有使老百姓愚昧，只是愚了自己。黔首，老百姓，因为秦时“更名民曰黔首”。始皇统一中国后“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他采用“焚书坑儒”的残酷行径，以实施他的愚民政策，干的愚蠢事越来越多。

^[7]千里句：谓秦始皇最后落得独夫的下场。始皇统一六国后，认为函谷关天险可作凭借，稳坐于关中千里之地，以至于子孙万世，传之无穷。然而，这一天险牢牢地锁住了秦始皇这一残酷暴虐、众叛亲离、无人依附、堪称“独夫”的君主。函关，即函谷关，在今河南省灵宝市西南。独夫，指众叛亲离、无人拥护的君主。

^[8]牧童二句：谓牧童一把火烧到了地底，把秦始皇的尸体烧成灰烬时，尸骨还没有朽烂。以此说明灭亡之速。据《汉书·刘向传》记载，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旁，坟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天下百姓对建筑陵墓之役，甚感困苦，因而不断有谋反之事。骊山之役未完之时，陈胜的将领周章率领百万军队已至其下。后来项羽又烧毁了宫室营宇，还有不少人见到项羽掘墓。后来，有一牧童亡走了羊，羊进入了墓穴，牧童拿着火把照亮墓穴以找羊，失火烧掉了棺槨。以至于刘向感叹说：“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

【点评】

这首诗是杜牧路过骊山秦始皇墓时有感而作。骊山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南，距西安七十余里，秦始皇的陵墓就坐落在此处。南倚骊山，北临渭水，景色秀丽，气势雄伟。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即帝位后，征发七十万人，修筑陵墓，“坟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余”，墓中藏满奇珍异宝，并以水银灌注为百川江河大海，以宝石珍珠镶嵌成日月星辰。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点燃后长久不灭。确实是极为豪华而又坚固的地下宫殿。秦始皇下葬后，秦二世为了“防泄大事”，把筑墓工匠全部埋在墓道之中；宫中凡未生育的宫女，全部殉葬。杜牧这首诗，主要评说秦始皇的是非功过。通过对秦始皇荒淫奢侈生活的描写，借古讽今，对唐朝统治者提出警告。与杜牧其他诗相比，末二句显得太刻露、苛酷，应当是

少年气盛时的作品。唐代诗人章碣的《焚书坑》诗写道：“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历史昭示后人：愚民政策只能导致自己的灭亡，而人民是不可抗拒的。

西江怀古^[1]

上吞巴汉控潇湘^[2]，怒似连山净镜光^[3]。

魏帝缝囊真戏剧^[4]，苻坚投箠更荒唐^[5]。

千秋钓舸歌明月，万里沙鸥弄夕阳。

范蠡清尘何寂寞，好风惟属往来商^[6]。

【注释】

^[1]西江：应指历阳乌江附近的长江。

^[2]上吞句：谓西江气势浩瀚，上游侵吞巴江、汉水，控扼潇湘。巴汉，巴江与汉水，长江两条重要支流。潇湘，潇水和湘水，至零陵北合流，谓之潇湘。经衡阳，抵长沙，入洞庭。

^[3]怒似句：谓西江波涛汹涌的时候，有如连绵起伏的山峦，平静的时候，又如一面明镜。

^[4]魏帝句：谓魏武帝曹操想用布囊盛沙以堵塞江流，简直是在做戏。魏帝缝囊，《三国志·吴志·步骘传》引《吴录》：“骘表言曰：‘北降人王潜等说，北相部伍，图以东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荆州。夫备不豫设，难以应卒，宜为之防。’”（孙）权曰：‘此曹衰弱，何能有图？必不敢来。若不如孤言，当以牛千头，为君主人。’后有吕范、诸葛恪为说骘所言，云：‘每读步骘表，辄失笑。此江与开辟俱生，宁有可以沙囊塞理也！’”戏剧，儿戏，开玩笑。

^[5]苻坚句：谓苻坚夸称投鞭于江，足断其流，更是荒唐之举。苻坚投箠，《晋书·苻坚载记》：“以吾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

^[6]范蠡二句：谓范蠡那种清静的境界是何等的寂寞，西江之上所见的只有来来往往的商人。范蠡，字少伯，春秋楚人。仕越为大夫，辅佐越王勾践刻苦图强，卒灭吴国。以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不能共安乐，去越，浮海入齐，变姓名，自称鸱夷子皮。后到陶，称朱公，经商致富。十九年中，资产三致千金，皆分给贫交与远亲。清尘，清静无为的境界。

【点评】

这首诗疑为杜牧开成四年（839）春赴京途中经过西江怀古之作。西江，应指历阳乌江附近的长江。曾国藩《十八家诗钞》卷二十：“注家谓楚人指蜀江为西江，谓从西而下也。愚按诗中苻坚、魏帝等语，殊不似指蜀中者。六朝、隋、唐皆以金陵为江东，历阳为西，厥后，豫章郡夺江西之名，而历阳等处不甚称江西矣。此西江或指乌江言之。”按诗有“上吞巴汉”语，则在汉水之东甚明，故曾说可据。本诗重点在怀范蠡。慨叹世无范蠡，可惜江上好风，总吹财奴。诗人从江上放开眼界，横看“万里”，竖看“千秋”，气魄宏伟。五六两句，写景极佳，清贺裳赞其“尤有江天浩荡之景”（《载酒园诗话又编》）。

华清宫三十韵^[1]

绣岭明珠殿^[2]，层峦下缭墙^[3]。

仰窥雕槛影^[4]，犹想赭袍光^[5]。

昔帝登封后^[6]，中原自古强^[7]。

一千年际会^[8]，三万里农桑。

几席延尧舜^[9]，轩墀立禹汤^[10]。

雷霆驰号令^[11]，星斗焕文章^[12]。

钓筑乘时用^[13]，芝兰在处芳^[14]。

北扉闲木索^[15]，南面富循良^[16]。

至道思玄圃^[17]，平居厌未央^[18]。

钩陈褭岩谷^[19]，文陛压青苍^[20]。

歌吹千秋节^[21]，楼台八月凉。

神仙高缥缈，环佩碎丁当^[22]。

泉暖涵窗镜，云娇惹粉囊^[23]。

嫩岚滋翠葆^[24]，清渭照红妆^[25]。

帖泰生灵寿，欢娱岁序长^[26]。

月闻仙曲调，霓作舞衣裳^[27]。

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乡^[28]。

玩兵师汉武^[29]，回手倒干将^[30]。

鲸鬣掀东海，胡牙揭上阳^[31]。

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32]。

倾国留无路，还魂怨有香^[33]。

蜀峰横惨澹，秦树远微茫^[34]。

鼎重山难转，天扶业更昌^[35]。

望贤余故老，花萼旧池塘^[36]。

往事人谁问，幽襟泪独伤。

碧檐斜送日，殷叶半凋霜^[37]。

进水倾瑶砌，疏风罅玉房^[38]。

尘埃羯鼓索^[39]，片段荔枝筐^[40]。

鸟啄摧寒木，蜗涎蠹画梁^[41]。

孤烟知客恨，遥起泰陵傍^[42]。

【注释】

^[1]华清宫：唐宫名，故址在今陕西临潼县骊山上。山有温泉。唐贞观十八年（644）置，咸亨二年（671）名温泉宫。天宝六载（747），大加扩建，更名华清宫。宫治汤井为池，称华清池，环山筑宫室、罗城。安禄山之乱，破坏甚多。元和间重修，已罕游幸，逐渐荒废。

^[2]绣岭：在陕西临潼县骊山上，有东绣岭、西绣岭。以山之左右皆峻岭，如云霞绣错，故名。明珠殿：唐宫殿，在长生殿南近东。

^[3]层峦：重叠的山峰。缭墙：环绕宫殿的墙垣。

^[4]雕槛：刻有花纹的栏杆。

^[5]赭（zhě）袍：红袍，指帝王之衣。

^[6]登封：登山封禅。是古代帝王祭天地的典礼。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称封；在泰山下梁父山上辟场祭地，报地之功，称禅。自秦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把登封作为国家大典。

^[7]中原：指黄河流域地区。此处代指中国。

^[8]一千句：谓开元盛世，是千载难逢的机遇。际会，机遇。

^[9]几席句：谓玄宗皇帝如同尧舜之君。几席，此指帝王的座席。延，引。尧舜，唐尧和虞舜。远古部落联盟的酋长，古史相传为圣明之君，后来成为称颂帝王的套语。

^[10]轩墀句：谓朝廷中都是具有禹汤之才的大臣。轩墀，古代宫殿前的长廊和石阶，此处代指朝廷。禹汤，禹是夏朝的开国君主，汤是商朝的开国君主，此处用来比喻有才干的大臣。

^[11]雷霆句：形容玄宗号令严明，如同雷霆一般，威震全国。

^[12]星斗句：谓开元时礼乐制度完备有序，如同星斗那样光辉灿烂。文章，谓礼乐法度。

^[13]钓筑句：谓隐于野外的贤才能随时得到擢用。钓筑，谓西周开国功臣吕尚和商朝大臣傅说。吕尚，姜姓，名尚，周初人，相传钓于渭滨，周文王出猎相遇，与语大悦，同载而归，立为师。后辅佐武王灭纣，封于齐。事见《史记·齐太公世家》。傅说，相传曾筑于傅岩之野，武丁访得，举以为相，出现商朝中兴的局面。因得说于傅岩，故命为傅姓，号傅说。事见《史记·殷本纪》。

^[14]芝兰句：谓开元之时处处有贤才。芝兰，本为两种香草名，比喻贤才。在处，处处。

^[15]北扉句：谓开元时期社会安定，很少有犯罪之人，故刑具常常闲置。北扉，汉时囚系犯人之所，此处代指监狱。木索，刑具。木谓脚镣、手铐、枷锁等；索即绳索，用以械系犯人。

^[16]南面句：谓朝廷之上，大多是贤良的官吏。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天子诸侯见群臣，或卿大夫见僚属，皆南面而坐。后来泛指帝王或大臣的统治为南面。此指开元时的统治集团。循良，指奉公守法的官吏。

[17]至道句：谓唐玄宗一直在思念着如同仙境的华清宫。至道，即唐玄宗，因唐玄宗尊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玄圃，相传昆仑山顶，有金台五所，玉楼十二，为神仙所居。

[18]平居句：谓玄宗平时在皇宫中住久了，感到厌倦。平居，平时。未央，即未央宫，西汉时的宫殿名，故址在今陕西西安西北长安故城内西南角。此处代指长安宫殿。

[19]钩陈句：谓华清宫被山岩溪谷所包围。钩陈，星名，在紫微垣内，最近北极，天文学家多借以测极，谓之极星。也用来指称后宫。此处指称华清宫。

[20]文陛句：谓饰有花纹的台阶似乎凌驾于空中。文陛，华清宫中饰有花纹的台阶。青苍，天空。

[21]歌吹句：谓在玄宗生日时，举行庆贺的仪式，歌吹拂天。千秋节，即唐玄宗生日。

[22]神仙二句：谓舞女在宫殿楼上舞姿翩然若仙，身上的环佩相互撞击，丁当作响。神仙，比喻舞女飘然若仙的舞姿。环佩，妇女的装饰品。

[23]泉暖二句：谓温泉极为澄澈，如同供妇女化妆的镜子一般；宫殿高入云空，娇云也在侵扰着宫妃的粉囊，似乎要和宫妃比美。粉囊，装化妆粉的袋子。

[24]嫩岚句：谓山上清新的雾气滋润着华丽的车盖。岚，山中雾气。翠葆，用翠羽装饰的车盖。

[25]清渭：即渭水。黄河主要支流之一。红妆：妇女的盛装，以色尚红，故称。此处代指妇女。

[26]帖泰二句：谓国家安定，老百姓可以长寿幸福，而唐玄宗却沉溺欢娱，长年不改。帖泰，谓国家安定。生灵，指人民、老百姓。岁序，犹言时令，泛指时间。序，时序，季节。

[27]月闻二句：谓连月亮都听到宫女所唱的曲调，她们跳舞时所穿的衣裳如同云霓一般。此二句指霓裳羽衣舞及舞曲，曲属商调，时号越调。本传自西凉，名《婆罗门》，开元中河西节度使杨敬述献，经玄宗润色，于天宝十三载（754）改为《霓裳羽衣曲》，时唐宫中多奏此乐。

[28]雨露二句：谓唐玄宗的恩泽偏于杨贵妃兄妹，而整个天下都被玄宗置于醉生梦死之中。雨露，比喻皇帝恩泽。金穴，称富有之家。《后汉书·皇后纪上》：“（郭后弟）况迁大鸿胪。帝数幸其第，会公卿诸侯亲家饮燕，赏赐金钱缣帛，丰盛莫比，京师号况家为金穴。”此处以金穴比喻杨贵妃兄妹之家。乾坤，即天下。

[29]玩兵句：谓效法汉武帝穷兵黩武，发动战争。玩兵，谓穷兵黩武。汉武帝，即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对内实行政治、经济的改革，对外用兵开疆拓土。在位五十四年，连年用兵，使海内虚耗，人口减半。见《汉书·武帝纪》。

[30]回手句：谓唐玄宗将兵权错误地交给了安禄山、杨国忠等人。倒干将，把剑柄倒转，授予他人，以使自己受到威胁。干将，宝剑名。相传春秋时吴人干将与妻锺离善铸剑，铸有二剑，锋利无比，一名干将，一名锺离，献给吴王阖闾。后来因以干将作为利剑的代称。此处比喻兵权。

[31]鲸鬣二句：谓安禄山举兵叛乱，如同鲸鱼在大海里掀起巨浪，并很快地攻下了洛阳。鲸鬣（liè），鲸鱼。胡牙，指安禄山的叛军。牙即牙旗。揭，举。上阳，宫殿名，在洛阳禁苑之东，东接皇城之西南隅，上元中置。遗址在今河南洛阳市。

[32]喧呼二句：谓长安被侵占，玄宗南逃，至马嵬坡，六军杀死杨国忠，并逼迫玄宗缢死杨贵妃。马嵬，地名，今为马嵬镇，属陕西兴平县。羽林，皇帝卫军的名称。唐设左右羽林卫，置有大将军、将军等官，掌管北衙禁兵，督摄仪仗。

[33]倾国二句：谓唐玄宗想挽留杨贵妃，也没有办法，贵妃的鬼魂带着哀怨回来还留有余香。倾国，指美女。此处指杨贵妃。梁任昉《述异记》卷上：“聚窟洲有返魂树，伐其根心，于玉釜中煮取汁，又熬之令可丸，名曰惊精香，或名震灵丸，或名反生香，或名却死香，死尸在地，闻气即活。”“还魂怨有香”即化用其意。

[34]蜀峰二句：谓唐玄宗西行，由于思念杨贵妃，见到蜀地山川，也觉黯然伤神，回望长安，更觉路远茫茫。

[35]鼎重二句：谓鼎重如山，难以移易，有上天扶助，唐王朝的事业更加昌盛。鼎，本为古代的一种烹饪器，常见者为三足两耳。相传夏禹收九州之金铸成九鼎，遂以为传国的重器。后因称建国或建立王朝为定鼎。此处代指唐王朝政权。

[36]望贤二句：谓玄宗常常回想起途经望贤驿时，故老情意深切，献麦献食之事，更想念旧时的宫殿。望贤，即望贤驿。据《旧唐书·玄宗纪》，天宝十五载（756），玄宗率杨贵妃及诸大臣自延秋门出，至咸阳望贤驿，官吏骇散，无复储供。玄宗在宫门树下休息，有父老献麦，百姓献食相继。花萼，楼名。唐玄宗开元二年（714），以旧邸为兴庆宫，后于宫之西南建楼，其西题为“花萼相辉之楼”，南曰“勤政务本之楼”。登楼可以望见诸王诸弟府第。

[37]殷叶：红叶。凋霜：经霜而凋零。

[38]进水二句：谓檐雨冲刷着台阶，远风吹进了宫殿。进水，下雨时屋檐流下的水。瑶砌，用玉砌成的台阶。疏风，远处吹来的风。罅（xià），使裂缝。玉房，玉饰的房子，此指宫殿。以上八句以过去事和眼前景来烘托玄宗内心的寂寞。

[39]羯鼓：古羯族的乐器。形如漆桶，下以小牙床承之。击用二杖，音声急促高烈。唐代诸乐龟兹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羯鼓。

[40]荔枝：果树名。其果实也称荔枝。杨贵妃喜食荔枝，乃置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

[41]蜗涎句：谓华清宫随着岁月的变迁而衰败荒凉。蜗涎，蜗牛的唾液。蠹，侵蚀。画梁，画有花纹的栋梁。

[42]泰陵：唐玄宗陵墓，在陕西蒲城县东北金粟山。

【点评】

诗作于大中六年（852），时杜牧为中书舍人。这是一首叙事佳作。诗的开头写出华清宫所处的地理位置，此地壮观雄伟，明丽如画，自古以来就是帝王所居。至唐玄宗时更成为极为繁华之地，三万里农桑繁盛于此，一千年际遇会聚当时。五月，玄宗在骊山高处欢庆自己的生日千秋节，八月，则在华清宫的楼台纳凉，欣赏着邈入云端的仙曲，倾听着丁当入耳的环佩。他与杨贵妃在此地竭尽欢愉，置天下之事于不顾，以至于“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乡”，造成了大乱的结局。至此为诗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则叙述安史之乱发生后，玄宗逃往西川的情景。往日的繁盛与眼前的凋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位失势的老皇帝寂寞悲哀，直至“往事人谁问，幽襟泪独伤”。全诗不着议论，而前后对比鲜明，作者的评判已暗寓其中。最后二句“孤烟知客恨，遥起泰陵傍”，是作者的感叹之语，表明了晚唐士人的心态，对于过去的繁盛的一去不复返，深深地叹息，这是晚唐诗人心理的典型写照，是以旁观者的姿态看待往日的繁盛与眼前的衰败，又失去了中唐诗人那种革新的追求与中兴的希望。这首诗的结构与叙事方式和白居易的《长恨歌》相似，但其主旨却大不相同。白诗侧重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渲染与描写，而本诗则重在揭露唐玄宗的荒淫享乐以致误国的罪过；白诗表现上较含蓄，而本诗则颇直露，以至于“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乡”，讽刺极为明显而且深刻。杜牧这首诗写出后，温庭筠作《华清宫和杜舍人》诗，但与杜牧诗相比，格调较低，筋骨浅露，而杜牧此作则“铿锵飞动，极叙事之工”（张戒《岁寒堂诗话》）。晚唐诗人才短，多写五七言律绝，而少见古风与长篇排律，即使偶尔为之，亦罕见佳篇。古风律绝兼擅者，仅杜牧与李商隐二人，二人成为晚唐诗坛的领袖人物，原因也在于此。此诗就是杜牧长篇排律的佳作之一。周紫芝《竹坡诗话》以为：“杜牧之《华清宫三十韵》，无一字不可人意。其叙开无一事，意直而词隐，晔然有《骚》《雅》之风。”宋许顗《彦周诗话》：“小杜《华清宫》诗云：‘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乡。’如此天下，焉得不乱？”

山水风景·霜叶红于二月花

江楼

独酌芳春酒，江楼已半醺。

谁惊一行雁，冲断过江云。

【点评】

诗写江楼之景，比喻孤客飘零的情怀。诗人在江楼独酌，酒已半醺之际，突然见到一行归雁，正冲破江上的云层向北飞去。诗到此戛然而止，颇能引人思索。盖杜牧见到归雁，触动乡心无限。对此归雁，他人不注意，而杜牧却倾注于深情。此诗因雁写怀，有寥落之思。

宣州开元寺南楼^[1]

小楼才受一床横，终日看山酒满倾^[2]。

可惜和风夜来雨^[3]，醉中虚度打窗声。

【注释】

^[1]开元寺：本为宣城县中景德寺，晋时名永安寺，唐时改为开元寺。

^[2]小楼二句：谓小楼只能放下一张床，但我整天在这里把酒看山，自得其乐。陶渊明《归去来辞》：“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杜牧化用其意。

^[3]和：连同，伴随。

【点评】

杜牧开成三年（838）为宣州观察判官，登上开元寺南楼时作此诗。前二句写白天，后二句写夜晚。南楼虽小，却别有洞天，由此处看山，更觉闲逸，加以“酒满倾”，情更独专，大有李白“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之情境。夜晚风吹山雨，敲打着小楼的窗户，发出音乐般的声音，颇有诗意，可惜诗人喝醉了，不能尽情欣赏。这小小的遗憾却更增加了诗的韵味。

题元处士高亭^[1]

水接西江天外声^[2]，小斋松影拂云平。

何人教我吹长笛^[3]，与倚春风弄月明^[4]。

【注释】

^[1]原注：“宣州。”元处士：名未详。杜牧另有《赠宣州元处士》，许浑有《题宣州元处士幽居》等诗，当即其人。

^[2]西江：宣州之西的青弋江。

^[3]长笛：一种乐器。汉武帝时，因羌人之制，截竹为之，名羌笛，本为四孔，其后京房于后加一孔，以备五音，谓之长笛。

^[4]弄月明：赏玩明月。谢灵运《弄晓月赋》：“卧洞房兮当何悦？灭华烛兮弄晓月。”

【点评】

这首诗作于开成三年（838）。通过明月春风、江声松影等优美景色的描写，表现宾主二人融合无间的亲密友情。

题水西寺^[1]

三日去还住，一生焉再游。

含情碧溪水，重上粲公楼^[2]。

【注释】

^[1]水西寺：在宣州泾溪旁。

^[2]粲公楼：指水西寺楼。粲公，隋时高僧，慧可的弟子，为禅宗三祖。

【点评】

唐宣州泾县有水西山，下临泾溪，林壑幽邃，有南齐永明中崇庆寺，俗名水西寺。杜牧这首诗是开成中为宣州幕吏时作。首二句说欲去还留，恐胜赏之不再。后二句进一步申述，谓碧溪之水为我含情，故我登临吟眺，余兴未尽，乃更登高楼。到此补足留恋之意。

齐安郡后池绝句^[1]

菱透浮萍绿锦池^[2]，夏莺千啭弄蔷薇^[3]。

尽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浴红衣^[4]。

【注释】

^[1]齐安郡：即黄州，故址在今湖北黄冈西北。唐文人习惯称州为郡，刺史为太守，故此处言齐安郡。

^[2]菱透句：谓菱叶从浮萍间冒出来，使美丽的池塘呈现一片绿色。菱，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果实有硬壳，四角或两角，俗称菱角。

^[3]夏莺句：谓夏莺在蔷薇枝上婉转啼叫。莺，鸟名，鸣声清脆悦耳。

^[4]鸳鸯：鸟名，体小于鸭，羽色绚丽，雌雄偶居不离，故常以之比喻夫妇。红衣：指鸳鸯红色的羽毛。

【点评】

这首诗约作于会昌三年（843）夏，时杜牧为黄州刺史。诗写夏日之景，优美清新，是写景的佳作。“尽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浴红衣”，以动衬静，写出了后池的幽深和寂静，作者对此独注情感，其百无聊赖之情可以想见。全诗含蓄凝练，情景交融，宛如一幅风景画，而作者的形象就在这幅画中若隐若现。

齐安郡中偶题二首

两竿落日溪桥上，半缕轻烟柳影中。

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

秋声无不搅离心，梦泽蒹葭楚雨深^[1]。

自滴阶前大梧叶，干君何事动哀吟^[2]。

【注释】

^[1]梦泽：即云梦泽，古大泽名，面积广数百里，跨长江南北。蒹葭（jiān jiā）：蒹，获；葭，芦苇。楚：古国名，指湖南、湖北一带。黄州古属楚国，故称。

^[2]干：关涉。

【点评】

这组诗约作于会昌三年（843）秋，时杜牧为黄州刺史。这两首诗都是即景抒情之作。第一首写黄州初秋暮景，第二首写雨景。所表现的是淡淡的哀吟。因为杜牧任黄州刺史，是受李德裕的排挤，所以在黄州的心情很不好，他便将这种情绪融注于所描写的草木之中。“绿荷倚恨”，抒发壮志难酬的隐痛。“自滴阶前大梧叶，干君何事动哀吟”，表面上不相干，其实作者把哀情移于梧叶之上，而达到情景交融的境地。南唐词人冯延巳有《谒金门》词：“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皇帝看了以后问：“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可作杜牧这二句诗的注脚。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说：“樊川真色真韵，殆欲吞吐中晚千万篇，正亦何必效杜哉！小杜诗‘自滴阶前大梧叶，干君何事动哀吟’，亦在南唐‘吹皱一池春水’语之前。”

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1]

倚溪侵岭多高树^[2]，夸酒书旗有小楼。

惊起鸳鸯岂无恨，一双飞去却回头^[3]。

【注释】

^[1]茶山：即湖州顾渚山，以产茶著名。水口：镇名，在顾渚，唐置茶贡院于此。大中五年（850）杜牧即在这里督茶。现为长兴县水口乡驻地。草市：城外的市集。

^[2]溪：指箬溪，在长兴县东。岭：指顾渚山。

^[3]惊起二句：谓酒旗飘拂，把鸳鸯惊飞了，一边飞还一边回头，似有无限的怨恨。

【点评】

这首诗作于大中五年（851），时杜牧为湖州刺史。茶山即湖州顾渚山，以产茶著名。唐茶品虽多，只有湖州紫笋入贡。紫笋生于顾渚山，在湖、常二郡之间。当采茶时，两郡守毕至，最为盛会。唐杜牧诗所谓：“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刘禹锡有诗：“何处人间似仙境？春山携妓采茶时。”这首诗就是杜牧督茶时，游水口草市而作。诗写茶山水口草市之景。尤其是后二句，通过鸳鸯被惊起远飞却又回头顾盼的描写，从侧面表现了茶山的优美与诗人的留恋之情，颇耐讽咏。

寄远

前山极远碧云合^[1]，清夜一声白雪微^[2]。

欲寄相思千里月，溪边残照雨霏霏^[3]。

【注释】

^[1]碧云合：江淹《休上人怨别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杜牧化用其意。

^[2]白雪：古曲调名。《乐府诗集》卷五七《白雪歌序》：“《琴集》曰：白雪，师旷所作，商调曲也。”又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愈寡。”

^[3]霏霏：雨雪纷飞的样子。

【点评】

这首诗前二句写景，前面的山峰已被云彩遮没了，在清幽的夜晚，隐约传来美妙的音乐，高雅动听，引人入胜。后二句是想借明月以寄相思之情，可是当落日一照时又下起了霏霏细雨。全诗在清新俊爽之中透露出淡淡的哀愁，颇有韵味。

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1]，霜叶红于二月花。

【注释】

^[1]坐：因为，由于。

【点评】

这是一首写景佳作，笔墨洗练，色彩鲜明，语言简洁，情景逼真。杜牧观察秋景，独赏枫叶之艳，谓红于二月春花，突出地表现了秋天富有生命力的一面，给人以一派生机。杜牧的绝句就是善于在俊爽清丽的语句中给人以豪爽明朗的悠扬情韵，也凝聚着作者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美好感情。此诗色彩鲜艳，感情激越。后二句更是千古流传的佳句。清人黄生曰：“诗中有画，此秋山旅行图也。”（《唐诗摘抄》）

题扬州禅智寺^[1]

雨过一蝉噪^[2]，飘萧松桂秋^[3]。

青苔满阶砌^[4]，白鸟故迟留^[5]。

暮霭生深树^[6]，斜阳下小楼。

谁知竹西路^[7]，歌吹是扬州^[8]？

【注释】

^[1]禅智寺：又名上方寺、竹西寺，在扬州城东十五里。本隋炀帝故宫，后建寺。

^[2]蝉噪：指秋蝉鸣叫。王籍《入若耶溪》：“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3]飘萧：飘摇萧瑟。

^[4]阶砌：台阶。

^[5]故：故意。迟留：徘徊而不愿离去。

^[6]暮霭：黄昏的云气。

^[7]竹西路：指禅智寺前官河北岸的道路。宋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即化用杜牧诗意。

^[8]歌吹：歌声和乐声。

【点评】

这首诗是杜牧开成二年（837）在扬州时作。禅智寺，在扬州城东十五里，本隋炀帝故宫，后建为寺。其时杜牧的弟弟杜顥患眼病，居于禅智寺，杜牧也告假赴扬州视弟，大概与其弟同居寺中，诗即题寺之作。诗的前六句，写静，是实写，表现出寺庙的清寂幽深。后二句，写动，是虚写，是以动衬静之笔，通过作者的联想与前六句进行对比。这样写的妙处在于，它唤起了读者心田中歌吹繁华的扬州的联想，把它来与现实的禅智寺作比较，相形之下，便突出了禅智寺的幽静。然而作者这样的对比手法，并没有直接搬出歌吹繁华的扬州来描写一番，而是寄托在一种虚写的联想之上，使读者觉得别有一种韵味，也省去了许多笔墨，显得更为简净。杜牧写扬州诗较多，而各有其特色，故清人余成教赞叹“何其善言扬州也”（《石园诗话》卷二）。

村行

春半南阳西^[1]，柔桑过村坞^[2]。

娉娉垂柳风^[3]，点点回塘雨^[4]。

蓑唱牧牛儿^[5]，篱窥茜裙女^[6]。

半湿解征衫^[7]，主人馈鸡黍^[8]。

【注释】

^[1]春半：阴历二月。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

^[2]村坞：村庄。

^[3]娉娉（pīng pīng）：姿态美好的样子。

^[4]回塘：曲折的池塘。

^[5]蓑：草制的雨衣。

^[6]茜裙：用茜草制作的红色染料印染的裙子。茜，茜草，多年生植物，根红色，可作染料。

^[7]征衫：行途中所穿的衣服。

^[8]馈鸡黍：用鸡黍来招待客人。《论语·微子上》：“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孟浩然《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点评】

这首诗作于开成四年（839）春。杜牧由宣州赴官入京，行经南阳时，道中遇雨，就向道旁农家避雨，主人准备饭食殷勤地招待他，他就作了这首诗。首联开门见山，直写道经南阳，次联描写农村秀丽的景色，三联描写农村儿女的生活，尾联写主人的热情招待。本诗虽全用白描，但洋溢着对农村生活风光的热爱与对农家真情的感激。

旅宿

旅宿无良伴，凝情自悄然^[1]。

寒灯思旧事，断雁警愁眠。

远梦归侵晓，家书到隔年。

湘江好烟月^[2]，门系钓鱼船。

【注释】

^[1]悄然：寂静的样子。

^[2]湘江：长江的支流之一，位于湖南省境内。

【点评】

这首诗没有收入杜牧的《樊川文集》，仅载于别集。是否确为杜牧所作，后人颇加怀疑。但传诵已久，《唐诗三百首》都加以选录，故本书亦选入。首二句开门见山，“无良伴”言旅宿之孤独，“自悄然”言旅馆之寂静。着“凝情”二字，神态自出。此时之情怀，盖有孤独、寂寞、苦闷、忧虑、感伤等。中四句是写独对寒灯而思念家国之状。对寒灯之影，听断肠之雁，忆远梦之殷，思家书之切，都透露出当时独居旅馆的况味。最后二句以别人门泊渔船，占尽沧江好景，与自己的独在异乡为异客形成鲜明的对比，益增思乡之情。清人范大士评此诗云：“蕴藉耐人吟咏。”（《历代诗发》）

池州弄水亭^[1]

清溪望处思悠悠^[2]，不独今人古亦愁。

借尔碧波明似镜，照予白发莹如鸥^[3]。

江山自美骚人宅^[4]，铙鼓长催过客舟^[5]。

唯有角声吹不断，斜阳横起九峰楼^[6]。

【注释】

^[1]弄水亭：在池州贵池县通远门外，唐杜牧建，取李白“饮弄水月中”诗句为名。

^[2]清溪：即池州城中的溪流，是当时名胜，杜牧于溪旁建清溪亭，宋王安石曾作《清溪亭记》。

^[3]莹如鸥：白发如同鸥鸟之色。莹，指白发的光亮。

^[4]江山句：谓江山自然美丽，故常有骚人墨客建宅于此。骚人，指诗人。自《离骚》以降，作诗者多仿效之，故称骚人为诗人。

^[5]铙鼓句：谓亭上的乐声不断催动着行人出发。过客，过路的客人，旅客。铙（náo）鼓，乐器，鼓之一种。

^[6]九峰楼：池州的名胜之一。一名九华楼。

【点评】

这首诗作于会昌六年（846），时杜牧为池州刺史。按此为杜牧佚诗，今传本《樊川文集》《外集》《别集》等均不载，《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等亦未辑入。宋张舜民《画墁集》卷七《郴行录》：“癸未，出大江，逆风，循东岸挽行，可四十里，入峡口。又三四里，入池溪口，宛转行陂泽中，可十余里，次池州弄水亭。杜牧之所创，俯溪流，望齐山，景致清绝，人皆采为图画。亭上石刻，尽载小杜诗篇，诗云（略）。”这首诗是杜牧写景抒情诗的佳作。诗人漫游于池州弄水亭上，思绪却飞向遥远的过去，引发万古之愁情。想到自己老大无成，更生惆怅之感。故清澄如镜的清溪水，照着莹白如鸥的白发，不禁流露出人生如过客的感慨。江山美景，不能改变骚人的命运，悲夫，叹乎！远处的角声，并不能振作骚人的心绪，只有楼前的斜阳与作者一同打发寂寞的时光。

长安杂题长句六首^[1]

觚稜金碧照山高^[2]，万国珪璋捧赭袍^[3]。

舐笔和铅欺贾马^[4]，赞功论道鄙萧曹^[5]。

东南楼日珠帘卷^[6]，西北天宛玉卮豪^[7]。

四海一家无一事^[8]，将军携镜泣霜毛^[9]。

晴云似絮惹低空^[10]，紫陌微微弄袖风^[11]。

韩嫣金丸莎覆绿^[12]，许公鞮汗杏黏红^[13]。

烟生窈窕深东第^[14]，轮撼流苏下北宫^[15]。

自笑苦无楼护智^[16]，可怜铅槧竟何功^[17]。

雨晴九陌铺江练^[18]，岚嫩千峰叠海涛^[19]。

南苑草芳眠锦雉^[20]，夹城云暖下霓旄^[21]。

少年羈络青纹玉^[22]，游女花簪紫蒂桃^[23]。

江碧柳深人尽醉^[24]，一瓢颜巷日孤高^[25]。

束带谬趋文石陛^[26]，有章曾拜皂囊封^[27]。

期严无奈睡留癖^[28]，势窘犹为洒泥慵^[29]。

偷钓侯家池上雨^[30]，醉吟隋寺日沉钟^[31]。

九原可作吾谁与？师友琅邪邴曼容^[32]。

洪河清渭天池濬^[33]，太白终南地轴横^[34]。

祥云辉映汉宫紫^[35]，春光绣画秦川明^[36]。

草妒佳人钿朵色^[37]，风回公子玉銜声^[38]。

六飞南幸芙蓉苑^[39]，十里飘香入夹城^[40]。

丰貂长组金张辈^[41]，驷马文衣许史家^[42]。

白鹿原头回猎骑^[43]，紫云楼下醉江花^[44]。

九重树影连清汉^[45]，万寿山光学翠华^[46]。

谁识大君谦让德^[47]？一豪名利斗鼯^[48]。

【注释】

[1]长句：唐人以七言诗为长句。

[2]觚稜（gū léng）：殿堂屋角的瓦脊成方角棱形瓣之形，故名。

[3]万国句：谓天下万国捧来珠宝玉器以朝贺。珪璋，诸侯朝会时所执的玉器。赭袍，红袍，指帝王之衣。

[4]舐笔句：谓朝中文士才华高于贾谊和司马相如。舐笔和铅，谓朝中文士。舐笔，用舌头舐笔毛；和铅，搅和铅粉用来写字。贾马，贾谊和司马相如，都是西汉的辞赋家。

[5]赞功句：谓称赞宰相的功德与道行，超过了萧何与曹参。萧曹，萧何与曹参，汉初著名的丞相。

[6]东南句：谓日出东南之际，楼上女儿卷起珠帘。此化用汉乐府《陌上桑》意：“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7]西北句：谓长安城中可见饰有玉扣的西北大宛国进贡的天马。天宛，即大宛所产的天马。大宛，古西域三十六城国之一。玉卮即玉制的舆头。

[8]四海一家：谓国家统一。

[9]将军句：谓国家统一，武将无用武之地，故对岁月流逝、人渐衰老感到哀叹。

[10]晴云句：谓晴天的白云像棉絮一样，低低地漂浮在低空中。

[11]紫陌句：谓街道上，微风徐来吹拂着衣袖。紫陌，指帝都繁华的道路。

[12]韩嫣句：谓韩嫣射出的金丸，被绿色的莎草覆盖了。韩嫣金丸，韩嫣，西汉人，汉武帝的幸臣。《西京杂记》卷四：“韩嫣好弹，常以金为丸，所失者，日有十余，长安为之语曰：‘苦饥寒，逐金丸。’京师儿童每闻嫣出弹，辄随之。望丸之所落辄拾焉。”莎，草名。地下有细长的块根，可入药。

[13]许公句：谓宇文述沾满汗水的马鞍上，更黏上几片鲜红的杏花。原注：“《北史》，宇文述封许国公，制马鞯，于后解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时谓‘许公缺势。’”许公，即宇文述，曾封许国公，喜欢炫耀自己。

[14]烟生句：谓王侯所居的深院，烟雾缭绕。窈窕，深邃的样子。东第，王侯贵族的住宅。

[15]轮撼句：谓权贵的车轮撼动流苏，朝北宫而去。流苏，以五彩羽毛或丝绒做成的穗子，常用作车马、帷帐的垂饰。北宫，汉宫名。汉高祖时建，武帝增修，故址在今陕西西安西北。

[16]自笑句：谓可笑我没有楼护那样的智慧。楼护，字君卿，汉齐（今属山东）人。西汉末年为京兆吏，善辩，与谷永（字子云）同为元帝后舅王氏五侯上客，时人号曰：“谷子云笔札，楼君卿唇舌。”后升为太守。依王莽，封息乡侯，列于九卿。事见《汉书·楼护传》。

[17]可怜句：谓可怜自己只能像扬雄那样，徒有才学而难以建功立业。铅槧（qiàn），古人书写记录的用具。铅，铅粉笔；槧，木板。

[18]九陌：汉长安城中有八街、九陌。后来泛指都城大路。铺江练：谓大道之平坦如同铺在江上的白练。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余霞

散成绮，澄江静如练。”

[19]岚嫩句：谓山间的雾气清新缭绕，如同层层累积的海中波涛。

[20]南苑：即芙蓉苑，在长安城东南角曲江之南。锦雉：即锦鸡。胸如小雉，胸前五色如孔雀羽，其尾羽可为冠服之饰。

[21]夹城：指长安宫中的通道。霓旌：帝王出行仪仗，以五彩制旗，有如虹霓。

[22]少年句：谓长安少年所骑之马，笼头以青纹玉为饰。羈，马笼头。青纹玉，青色带有花纹之玉。

[23]游女句：谓长安游女佩戴紫蒂桃花。

[24]江：即曲江，故址在今陕西西安东南。秦为宜春苑，汉为乐游原，有河水水流曲折，故又名曲江。

[25]一瓢句：谓长安城虽日高春暖，非常繁华，而诗人自己却处于陋巷，有如颜回。《论语·雍也》：“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26]束带句：谓自己整装束带，衣冠整齐地上朝。束带，整饰衣冠，束紧衣带，表示恭敬。谬趋，臣下朝见皇帝的谦称。文石陛，以有纹理的石头铺成的殿阶。

[27]有章句：谓曾向皇帝上表章。皂囊封，黑色的封套。

[28]期严句：谓上朝的时间很严，而自己却好睡成癖，常常误期。

[29]势窘句：谓处境不好，又加上嗜酒，疏懒成性。

[30]偷钓句：谓常常为追求闲适，雨天偷偷到王侯家的池上钓鱼。

[31]醉吟句：谓有时醉后在隋寺吟诗，直到天晚。隋寺，即隋代所建的寺庙。

[32]九原二句：假如死者能够复生，我将跟从谁呢？只有和西汉的邴曼容为师友了。九原可作，谓设想已死的人再生。《国语·晋语八》：“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谁与归！’”琅琊，郡名，秦置，治所在琅琊。其地在今山东胶南、诸城一带。邴曼容，汉哀帝时人，邴汉之侄，养志自修，为官不肯过六百石，辄自免去，时有名望。事见《汉书·两龚传》。

[33]洪河句：谓黄河与渭河是贯通天池的河流。洪河，指水势浩大的黄河。清渭，即渭河，黄河主流之一。天池濬，贯通天池的河道。濬，疏通河道。因黄河发源于高原，似从天上而来，故称天池。李白《将进酒》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句。

[34]太白句：谓太白山和终南山横亘东西，如同轴一般。太白，即终南山，在陕西周至县南，南连武功山，在诸山中最为秀出，冬夏皆积雪，望之皓然，故名太白。终南，秦岭山峰之一，在陕西西安市南，又称南山。

[35]祥云句：谓五色祥云交相辉映，使长安宫殿呈现一片紫色。汉宫，汉朝的宫殿，借指长安宫殿。

[36]春光句：谓春光如同绣画一样，使得秦川一片光明。秦川，自大散关以北达于周至岐雍，夹渭川南北岸，沃野千里，以秦之故国，故称秦川。

[37]佳人：美女。钿朵：即花钿，古代美女的首饰。

[38]风回句：谓风吹着公子所骑马的玉衔，发出清脆的响声。玉衔，玉制的马嚼子，放在马的口中，用以制驭马之行止。

[39]六飞句：谓皇帝驾着六马到芙蓉苑巡游。幸，帝王到某地方去称幸。芙蓉苑，即南苑，见组前首诗注。六飞，一作六龙。皇帝车驾的六匹马，马八尺称龙，因称六龙。又因马跑如飞，或称六飞。

[40]夹城：宫中通道。

[41]丰貂：丰厚轻暖的貂裘。长组：长长的丝带。金张：汉金日谿家，自武帝至平帝，七世为内侍。张汤后世，自宣帝、元帝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者十余人。后因以金张为功臣世族的代称。

[42]驷马：贵官所乘之马。文衣：饰有文采的华贵衣服。许史：指汉宣帝时的两家外戚：许，宣帝许皇后家；史，宣帝母家。皆显贵。

[43]白鹿原：即灞上。在陕西蓝田县西，灞水行经原上。相传周平王时有白鹿出于此，故名。

[44]紫云楼：在长安曲江头。

[45]九重：指宫禁，极言其深远。清汉：即天河。

[46]万寿山：在唐长安宫城内。翠华：用翠羽饰于旗杆顶上的旗，为皇帝仪仗。

[47]谁识句：谓唐宣宗具有谦让之美德，不接受群臣所上的尊号。原注：“圣上不受徽号。”据《唐会要》记载，宣宗大中三年，群臣以河湟既服，请加尊号，上深执谦让，三表不许。

[48]鼃蟆：青蛙和虾蟆。《汉书·五行志》：“元鼎五年秋，蛙与虾蟆群斗，是岁四将军众十万，征南越，开九郡。”杜牧化用其意，以称赞唐宣宗平河湟之功德。鼃（wā），即青蛙。

【点评】

这组诗作于大中四年（850），时杜牧在长安为司勋员外郎。这组诗写杜牧在长安的见闻和感受。第一首总写，谓四海承平，国家统一；第二首写权贵之豪华与自己的淡泊自守，具有忧世伤时之意；第三首写长安冶游的习俗，衬出人牧繁富；第四首写自己供职长安的寂寞处境；第五首写长安的形势与风光；第六首写长安的繁华，归结于皇帝的德行。整组诗都以长安的豪奢繁富与自己的寂寞自守相映衬，表现苦闷抑郁的情怀。写来又富丽堂皇，词采繁缛，堪称浑成精妙之作。

街西长句^[1]

碧池新涨浴娇鸦^[2]，分锁长安富贵家。

游骑偶同人斗酒，名园相倚杏交花。

银鞦褭袅嘶宛马，绣鞅璁珑走钿车^[3]。

一曲将军何处曲^[4]，连云芳树日初斜。

【注释】

^[1]街西：指长安西街。

^[2]碧池句：清钱谦益、何焯《唐诗鼓吹评注》卷六：“杜牧《阿房宫赋》云：‘渭流涨腻，弃脂水也。’与此意同。”

^[3]银鞦二句：谓街西大道上跑着大宛马所驾的车。鞦，络于牛马股后的车带。褭袅（niǎo niǎo），良马名。宛马，大宛国所产之马。鞅，套在马颈用以负轡的皮带。璁（cōng）珑，明洁的样子。

^[4]一曲句：用晋代桓伊的典故。据《晋书·桓伊传》：“进号右军将军。……王徽之赴召京师，泊舟青溪侧。素不与徽之相识。伊于岸上过，船中客称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谓伊曰：‘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伊是时已显贵，素闻徽之名，便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点评】

清钱谦益、何焯《唐诗鼓吹评注》卷六：“此言长安街西，碧池绿水初涨，可浴娇鸦，而此水分流，则襟带于长安富贵之家已，于是游客来过而斗酒，名园相倚而交花，而侯王之辈，亦且乘宛马走钿车也。此可见街西人物之繁华矣。乃当芳树连云，斜阳欲坠，忽不知笛声何自而来，悠悠情事，此时当复何如哉！”

柳长句

日落水流西复东，春光不尽柳何穷。

巫娥庙里低含雨^[1]，宋玉宅前斜带风^[2]。

莫将榆荚共争翠^[3]，深感杏花相映红。

灞上汉南千万树^[4]，几人游宦别离中^[5]。

【注释】

^[1]巫娥：即巫山神女。战国楚宋玉《高唐赋》记楚襄王游云梦台馆，望高唐宫观，言先王与巫山神女相会，神女辞别时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人附会，为之立庙。

^[2]宋玉：战国楚人。曾为楚顷襄王大夫。作赋十六篇，现存《神女赋》等六篇。

^[3]榆荚：榆树的果实。榆树末生叶前先生荚，形似钱而小，连缀成串，也称榆钱。

^[4]灞上：灞水之上。灞水为渭河支流，为关中八川之一，在陕西中部。灞是水上地名。汉南：汉水之南。汉水，为长江最大支流。

^[5]游宦：异乡为官，迁转不定。

【点评】

清钱谦益、何焯《唐诗鼓吹评注》卷六：“此言日落更生，水流复返，见春光无尽，而柳亦一年一荣，何有穷时也。夫以此柳含雨，垂垂低拂于巫娥之庙，带风袅袅，斜临于宋玉之门，此因人胜而物亦胜矣。若夫榆荚不能与之并美，杏花斯可与之争妍，古人折柳相赠以志相思，灞上汉南，皆送别之地，而柳植此至多。凡有游宦者，皆将自此而生别离之感也。此身为仕宦，故举游宦以概别离，其他征夫游子，怨女思归，对此生情者，又何不可哉！”

感慨抒怀·啸志歌怀亦自如

题敬爱寺楼^[1]

暮景千山雪，春寒百尺楼。

独登还独下，谁会我悠悠^[2]。

【注释】

^[1]敬爱寺：在洛阳怀仁坊。宋王溥《唐会要》卷四八：“敬爱寺，怀仁坊。显庆二年，孝敬在春宫，为高宗、武太后立之，以敬爱寺为名。”“天授二年，改为佛授记寺，其后又改为敬爱寺。”

^[2]会：懂得，理解。悠悠：情思绵长之意。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点评】

这首诗作于开成元年（836）春。诗人冒着春寒，登上敬爱寺百尺高楼，欣赏着黄昏时千山雪色，由此而发出感慨。独自上去，又独自下来，心中千头万绪，谁能理解？诗人大和九年（835）在长安为监察御史，其时郑注专权，好友李甘因直言得罪郑注被贬死，杜牧见此情形，就于当年七月移疾分司东都。此诗即表现他在洛阳时苦闷寂寞的心绪。

及第后寄长安故人

东都放榜未花开^[1]，三十三人走马回^[2]。

秦地少年多酿酒^[3]，却将春色入关来^[4]。

【注释】

^[1]东都句：谓东都放榜的时候，正值早春时节，花还未开。

^[2]三十三人句：谓同科进士共三十三人，一起骑马回到长安去。杜牧同科进士，现在可知者尚有韦筹、厉玄、锺谿、崔黯、郑薰等。

^[3]秦地句：谓长安的少年，你们要多多酿制美酒。秦地，陕西一带，古秦国之地，此指京都长安。

^[4]却将句：谓我们三十三人就要把春色带到关中来。却将，即将。春色，语意双关，一指自然界的春色，因为时在二月；一指进士及第的喜悦如同春色。关，函谷关，在今河南省灵宝市。这里双关吏部的“关试”。

【点评】

本诗作于大和二年（828），时杜牧二十六岁。本年进士试在东都洛阳举行，放榜后要到西都长安过堂。诗为杜牧及第后将赴长安时作，表现了进士及第春风得意的心情。按唐制，进士试一般在京城长安举行，正月开考，举子要在前一年年底前抵京，至二月放榜。本年在东都洛阳举行，是变例。未花开，系双关语，一是指二月放榜，其时正是春花未开的时节；按唐制，进士及第之人，还须经过吏部试之后，方能释褐入仕。吏部之试称为“关试”，又叫“过堂”。杜牧还没有过关试，所以说“未花开”。本年关试设在长安，因而杜牧及第后随即就要奔赴长安。唐人及第而未过关试者，称为“新及第进士”，所以晚唐韩偓有《知闻近过关试仪以一篇纪之》诗说：“短行纳了付三铨，休把新衔恼必先。今日便称前进士，好留春色与明年。”

赠终南兰若僧^[1]

家在城南杜曲旁^[2]，两枝仙桂一时芳^[3]。

禅师都未知名姓^[4]，始觉空门意味长^[5]。

【注释】

^[1]终南：山名，秦岭山峰之一，在长安城南，即今陕西西安市南。兰若，梵语“阿兰若”的省称，即寺庙。

^[2]城南：即长安城南。杜曲，地名，在长安城南，因杜氏世居于此，故称。唐时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俗谚，足见杜氏族望的显赫。

^[3]两枝句：谓自己在一年之中，既进士及第，又制策登科，同时折取了两枝芬芳的仙桂。仙桂，比喻科举及第，出于《晋书·却诜传》。

^[4]禅师：和尚的尊称。一本作“休公”。

^[5]空门：泛指佛门。大乘佛教以空为极致，以观空为入门，故称佛门为空门。

【点评】

这首诗作于唐文宗大和二年（828）。据唐孟棨《本事诗·高逸》记载：杜牧弱冠成名，当年又制策登科，名振京邑。曾经与一二同年城南游览，至文公寺，见到一位禅僧拥褐独坐，与之语，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问杜姓字，都一一回答。又问：“修何业？”旁边的人以累捷夸奖杜牧。禅僧回头笑着说：“皆不知也。”杜牧对此感叹惊讶，因而写了这首诗相赠。杜牧大和二年二月在洛阳进士及第，三月又中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授弘文馆校书郎。这在当时是名动京师的事。杜牧这首诗主要表现的是少年得意的情怀，他一年两中，确实难能可贵。自豪感在叹讶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诗中妙处更在于以人事的纷扰与禅门的空寂进行对比，但禅僧不问世事，对轰动京城中事一概不知。“始觉空门意味长”，透露了杜牧对于空门不以为然之意，从侧面反映出他少年时代积极用世的精神。

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1]

清时有味是无能^[2]，闲爱孤云静爱僧^[3]。

欲把一麾江海去^[4]，乐游原上望昭陵^[5]。

【注释】

^[1]吴兴：今浙江湖州。乐游原：即乐游苑，本汉宣帝建，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郊。原为秦宜春苑，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修乐游庙，因以为名。

^[2]清时句：谓身当清平之世，本该大有作为，而自己却独自闲游，觉得有闲静之趣，可见实在是无能。此句为愤激之词，含有无法施展才能之意。据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六记载，宋代汪辅之谪为广南转运使，谢表有“清时有味，白首无能”语，被认为言涉讥讪，因而降知虔州。可与杜牧此句相参证。有味，有闲静的趣味。

^[3]闲爱句：安闲的时候喜欢赏玩孤云，静处的时候喜欢和僧人来往。

^[4]欲把句：谓自己将要手执旌麾，到湖州去任刺史了。一麾，《文选》颜延年《五君咏·阮始平》诗：“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诗意说阮咸受到荀勗的排挤，出为始平太守。杜牧用此典故，而把“麾”字误解为“旌麾”的“麾”，后来沿误，就把“一麾出守”作为京朝官出为外任的典故。见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四。江海，指吴兴，因地邻太湖，又近东海，故称。

^[5]乐游句：谓出守前登上乐游原，远望昭陵，仍有依依不舍之意。昭陵，唐太宗的陵墓，在陕西醴泉县东北九嵕山。旧有李世民所乘六骏石刻。

【点评】

这首诗作于大中四年（850）年秋。杜牧本年由吏部员外郎出为湖州刺史，将赴任时，登乐游原，遥望昭陵，追怀贞观之治。他即将离京，想到自己宜致身治国，故颇有魏阙之思。但又不足为世用，故只有一麾南去，任其宦海浮沉。这首诗是晚唐社会士人矛盾心理的典型反映。宋叶梦得评此诗说：“此盖不满于当时，故末有‘望昭陵’之句。”（《石林诗话》卷中）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云：“司勋将远宦吴兴，登乐游原而遥望昭陵，追怀贞观，有江湖魏阙之思。前二句诗意尤深，言升平之世，宜致身君国，安得有清闲之味，惟其自顾无能，不足为世用，亦不与世争，始觉其有味也。第二句承首句有味而言，若谓闲中之味，爱天际孤云，无心舒卷，静中之味，爱空山老衲，相对忘言。具如是襟怀，则一麾南去，任其宦海沈浮耳。”所言良是。

王粲《七哀诗》说：“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看似纪实之笔，实有寓意，因为灞陵为汉文帝的陵墓，作者登灞陵而望长安，暗示长安局势大乱，而缅怀汉文帝承平之治。杜牧此诗即袭用《七哀诗》之意。正因为作者对晚唐政局有所不满，才向往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并望昭陵以致其意。这首诗暗用典故而不见斧凿之痕，足见作者匠心之高妙。

和严恽秀才落花

共惜流年留不得，且环流水醉流杯。

无情红艳年年盛，只恨凋零不恨开。

【点评】

这首诗作于大中五年（851）。严恽，字子重，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全唐诗》卷六一四皮日休《伤严子重诗序》：“余为童在乡校时，简上抄杜舍人牧之集，见有与进士严恽诗。后至吴，一日，有客曰严某，余志其名久矣。遽怀文见造，于是乐得礼而观之。其所为工于七字，往往有轻便柔媚，时可轶骇于常轨。其佳者曰：‘春光冉冉归何处，更向花前把一杯。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余美之，讽而未尝殆。生举进士，亦十余计偕，余方冤之，谓乎竟有得于时也。未几，归吴兴，后两月（咸通十一年也），雪人至云：生以疾亡于所居矣。噫！生徒以词闻于士大夫，竟不名而逝，岂止此而湮没耶！江湖间多美材，士君子苟乐退而有文者死，无不为之惜，可胜言哉！”严恽的诗，以落花兴感，表现出对于时光流逝的感伤。杜牧的诗境界更高一层。以落花的无情，反衬出有情人对于时光的珍惜。但无情红艳，年年如此，而人生短暂，只有及时行乐，“且环流水醉流杯”而已。晚年的心境，于此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题禅院

觥船一棹百分空，十岁青春不负公^[1]。

今日鬓丝禅榻畔^[2]，茶烟轻飏落花风^[3]。

【注释】

^[1]觥船二句：谓在开怀畅饮中度过十岁青春。觥船，船形的大酒杯。棹，船桨。《晋书·毕卓传》：“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杜牧化用其意。

^[2]鬓丝：谓鬓发已花白。

^[3]飏：飘。

【点评】

题一作《醉后题僧院》。写杜牧恬淡闲适之致，当是晚年所作。诗谓十载以来，芳时买醉，未尝辜负时光。今日身当禅床之上，见风吹花落，茶烟轻扬，饮此一杯，以消酒渴，亦谓清福。诗情旷达，境界清幽。清顾乐评曰：“写出才人迟暮不遇，措语蕴藉。”（《万首唐人绝句评》）尤其是“以两种极端不同之境界，作强烈之对照，更不着一感慨语，而感慨全从虚处见出。明是感叹现在之牢落，过去之风华，但于追念之中，不露惋惜，仍写得似若踌躇满志；感叹之中，不露酸辛，仍写似若恬淡自甘，此其妙也”（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296页）。

汴河阻冻^[1]

千里长河初冻时，玉珂瑶佩响参差^[2]。

浮生恰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3]。

【注释】

^[1]汴河：唐宋时人们称通济渠为汴河，今汴河故道由河南省郑州、开封，流经江苏合泗水入淮河。

^[2]玉珂句：谓结冰的汴河如同玉珂环佩，响声不断。玉珂，马勒，以贝饰之，色白似玉，振动则有声。瑶佩，妇女的装饰品。参差，不齐的样子，此指水流声或大或小。

^[3]浮生二句：通过新奇的比喻，说人生岁月就好像冰下的河水一样，日夜在不停地流逝，但人们毫无知觉。此二句是对汴河冬景的描写，联想到人生的短暂，颇具哲理意味。

【点评】

大运河的汴水一段称为汴河。这首诗通过汴河冬景的描写，寄寓了人世沧桑的感慨。大概是杜牧晚年所作。诗的后二句是既新奇又恰当的比喻，说人生的岁月就好像冰下的河水一样，日夜都在不停地流逝，但人们毫无知觉。故此诗情调虽感伤，但并不颓废。

送隐者一绝

无媒径路草萧萧^[1]，自古云林远市朝^[2]。

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

【注释】

^[1]萧萧：摇动的样子。

^[2]市朝：市，交易买卖的场所；朝，官府治事的处所。因以市朝指争名争利的场所。

【点评】

这首诗是杜牧送隐者时所发的感慨，是说世间最公平合理的只有白发，因为在贵人头上也不放过，除此之外，就没有公道可言。诗从侧面对社会不合理现象加以抨击。宋人胡仔称：“盖穷人不偶，遣兴之作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五《杜牧之》条）

书怀

满眼青山未得过，镜中无那鬓丝何^[1]。

祇言旋老转无事，欲到中年事更多。

【注释】

^[1]无那：无奈，没办法。

【点评】

这首诗一方面抒发了作者对韶光易逝的感伤，也表现了人到中年，面对各种事务而无所适从的惆怅心情。诗将中年人普遍经历但又不易说出的感受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

洛阳长句二首^[1]

草色人心相与闲，是非名利有无间^[2]。

桥横落照虹堪画，树锁千门鸟自还^[3]。

芝盖不来云杳杳^[4]，仙舟何处水潺潺^[5]。

君王谦让泥金事，苍翠空高万岁山^[6]。

天汉东穿白玉京，日华浮动翠光生^[7]。

桥边游女佩环委，波底上阳金碧明^[8]。

月锁名园孤鹤唳，川酣秋梦凿龙声^[9]。

连昌绣岭行宫在，玉辇何时父老迎^[10]。

【注释】

^[1]长句：本指七言古诗，后兼指七言律诗。

^[2]草色二句：是说自己的心情跟眼前的秋草一样闲暇，对于是非名利，都无所牵挂。相与，一起，共同。有无间，若有若无之间。

^[3]桥横二句：谓洛阳的桥梁映着夕阳，犹如绚丽的长虹，似乎可以入画；千门万户，深锁在绿树丛中，飞鸟自由地来去。二句以落照映衬洛阳的荒凉，以鸟自还状景象之冷清。

^[4]芝盖句：谓王子乔的仙驾一去不返，杳无音信。芝盖，车盖，因形如灵芝，故称。此代指仙人王子乔。云杳杳，谓云际无影无息。据《列仙传》卷上载，王子乔是周灵王太子，名晋，好吹笙，能作凤鸣，常游于伊、洛之间，后上嵩山修炼多年，于缑氏山巅乘白鹤仙去。

^[5]仙舟句：谓李膺、郭泰那样的人物，现在也不知在何处泛舟？仙舟，指李膺、郭泰事，他们都是东汉的名士。据《后汉书·郭泰传》：“郭泰字林宗。”“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乃游于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辆）。林宗惟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此与上句写洛阳人事的零落。

^[6]君王二句：谓君王不再巡幸东都，苍莽高峻的万岁山只好徒然地等待。泥金事，指君王举行封禅的典礼。泥金，古代帝王行封禅礼时所用的玉牒有玉检、石检，检用金缕缠住，用水银和金屑泥封。唐代封禅之仪亦遵此。万岁山，即嵩山，在今河南登封市北，亦称嵩高山。

^[7]天汉二句：谓洛水穿过洛城，在日光的映照下，熠熠生辉。天汉，本指天河，此处借指洛水。白玉京，本指天帝所居之处，此谓东都洛阳。日华，阳光。

^[8]桥边二句：谓洛水桥边有游女委弃的环佩，碧波之中，倒映着辉煌的上阳宫。佩环，即环佩，妇女的装饰品。上阳，宫名，在唐洛阳皇城之西禁苑内，南临洛水，西拒谷水，唐高宗时建，武则天常居于此，故址在今洛阳城西的洛水北岸。

^[9]月锁二句：谓秋月映照的洛阳，名园空锁，惟有孤鹤哀鸣；睡梦中还能听到伊水传来的凿龙之声。杜牧以名园的废兴为例，极写洛阳的昔盛今衰。凿龙，开凿龙门。龙门在今河南洛阳南。传说龙门为大禹所凿。

^[10]连昌：宫殿名，唐高宗显庆三年（658）所建，故址在今河南宜阳。绣岭：宫名，唐高宗显庆三年（658）置，故址在今河南陕县。玉辇：皇帝的车驾。

【点评】

本诗作于开成元年（836），时杜牧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安史之乱后，皇帝不再驾幸东都洛阳，所以宫阙园林久经闲置，十分荒凉。杜牧去年在长安为监察御史，因友人李甘反对郑注、李训而被贬封州司马，他为全身远祸，就移疾分司东都，感到世事浮沉，难以预料，故产生淡泊之心，不汲汲于是非名利，借游览名胜以排遣时光。面对宫阙园林如此荒凉，不禁感叹不已。山河依旧，人事已非，繁华永逝之感，渗透于字里行间，既象征着晚唐社会凄凉没落的景象，也表现出诗人的忧愁怅惘的情怀。

感怀诗^[1]

高文会隋季，提剑徇天意^[2]。

扶持万代人^[3]，步骤三皇地^[4]。

圣云继之神，神仍用文治^[5]。

德泽酌生灵，沉酣薰骨髓^[6]。

旄头骑箕尾，风尘蓟门起^[7]。

胡兵杀汉兵，尸满咸阳市^[8]。

宣皇走豪杰，谈笑开中否^[9]。

蟠联两河间，烟萌终不弭^[10]。

号为精兵处，齐蔡燕赵魏^[11]。

合环千里疆，争为一家事^[12]。

逆子嫁虏孙，西邻聘东里^[13]。

急热同手足，唱和如宫徵^[14]。

法制自作为，礼文争僭拟^[15]。

压阶螭斗角，画屋龙交尾^[16]。

署纸日替名，分财赏称赐^[17]。

刳隍歆万寻，缭垣叠千雉^[18]。

誓将付孱孙，血绝然方已^[19]。

九庙仗神灵，四海为输委^[20]。

如何七十年^[21]，汗赭含羞耻^[22]。

韩彭不再生^[23]，英卫皆为鬼^[24]。

凶门爪牙辈^[25]，穰穰如儿戏^[26]。

累圣但日吁^[27]，阊外将谁寄^[28]？

屯田数十万^[29]，堤防常惴惴^[30]。

急征赴军须^[31]，厚赋资凶器^[32]。

因隳画一法^[33]，且逐随时利。

流品极蒙龙^[34]，网罗渐离弛^[35]。

夷狄日开张^[36]，黎元愈憔悴^[37]。

邈矣远太平^[38]，萧然尽烦费^[39]。

至于贞元末^[40]，风流恣绮靡^[41]。

艰极泰循来^[42]，元和圣天子^[43]。

元和圣天子，英明汤武上^[44]。

茅茨覆宫殿^[45]，封章绽帷帐^[46]。

伍旅拔雄儿^[47]，梦卜庸真相^[48]。

勃云走轰霆，河南一平荡^[49]。

继于长庆初^[50]，燕赵终舛襁^[51]。

携妻负子来，北阙争顿颡^[52]。

故老抚儿孙，尔生今有望。

茹鲠喉尚隘^[53]，负重力未壮。

坐幄无奇兵^[54]，吞舟漏疏网^[55]。

骨添蓟垣沙^[56]，血涨噭洳浪^[57]。

祇云徒有征^[58]，安能问无状^[59]。

一日五诸侯，奔亡如鸟往^[60]。

取之难梯天^[61]，失之易反掌。

苍然太行路^[62]，翦翦还榛莽^[63]。

关西贱男子^[64]，誓肉虏杯羹^[65]。

请数系虏事^[66]，谁其为我听。

荡荡乾坤大^[67]，瞳瞳日月明^[68]。

叱起文武业^[69]，可以豁洪溟^[70]。

安得封域内，长有扈苗征^[71]。

七十里百里，彼亦何常争^[72]。

往往念所至，得醉愁苏醒^[73]。

韬舌辱壮心^[74]，叫阍无助声^[75]。

聊书感怀韵^[76]，焚之遗贾生^[77]。

【注释】

[1]本诗作于唐文宗大和元年（827）。题下自注：“时沧州用兵。”

[2]高文二句：谓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在隋朝末年，顺从天意，用武力建立唐朝政权。高文，李渊庙号高祖，太宗谥号文皇帝。会，正逢。隋季，隋朝末年。提剑，比喻起兵。徇，顺应，遵从。

[3]扶持：拯救，救助。

[4]步骤句：谓功绩可以和三皇媲美。步骤，缓行和疾走，引申为追随、效法。

[5]圣云二句：谓太宗继承高祖的事业，用文德治理天下。圣，指高祖。云，语气助词，无义。神，太宗。文治，用文德治国。

[6]德泽二句：谓太宗的恩泽滋润万民，使其如痛饮美酒，醇香透入骨髓。生灵，犹生民，人民。

[7]旄头二句：谓旄头星骑在箕星与尾星上，战乱就在蓟门发生了。旄头，星名，二十八宿中的昴宿。箕尾，二十八宿中的箕宿，共四星，尾宿，共九星。古人认为天上的星象与地上的人事相应，一定的星宿对应一定的地区。尾箕对应当时的燕州、幽州。昴星变异是战乱的征象。风尘，比喻战乱。蓟（jì）门，即蓟丘，今北京市附近，当时是安禄山管辖之地。

[8]胡兵二句：谓安史之乱中，叛军大杀汉族士兵，尸体填满了京城。此指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史叛军攻占长安。胡兵，即安史叛军。汉兵，指唐朝政府军。咸阳，本为秦朝的国都，此处代指唐朝都城长安。

[9]宣皇二句：谓唐肃宗率领着英雄豪杰，谈笑之间平定了安史之乱，收复了长安，扭转了乾坤。宣皇，杜牧自注：“肃宗也。”走豪杰，使天下豪杰为之奔走。开中否（pǐ），指顺利扭转局势。否本为《易》经卦名，原意为阻塞。

[10]蟠联二句：谓唐肃宗收复长安以后，安史余孽仍盘踞于黄河南北，祸根始终未能消除。蟠联，盘踞，占据。两河，唐安史之乱后，称河南、河北二道为两河。烟，物体燃烧后剩下的东西，引申为残余。萌，植物的芽，比喻事情刚刚显露的发展趋势和情况。弭，止息。

[11]齐蔡燕赵魏：是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兵力最强的五大藩镇。齐指淄青节度使，治青州（今山东益都）；蔡指彰义节度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燕指卢龙节度使，治幽州（今北京）；赵指成德节度使，治镇州（今河北正定）；魏指魏博节度使，治魏州（今河北大名）。

[12]合环二句：谓五大藩镇拥有广袤千里的疆土，相互勾结，融为一体。一家事，谓一家一姓的利益。

[13]逆子二句：谓以上藩镇相互联姻，彼此呼应。逆、虏，都是对谋叛藩镇轻蔑的称呼。

[14]急热：犹言亲近相好，打得火热。宫徵（zhǐ）：古代五音中宫音与徵音的并称。此谓各藩镇彼此呼应，一唱一和。

[15]法制二句：谓私自制定法令制度，超越自己的权限，并仿照天子的礼仪。僭（jiàn）拟，越分妄比，谓在下者自比于尊者，这里指臣僚擅用皇帝的制度。

[16]压阶二句：谓台阶和墙壁上都雕画着龙的图案。龙是天子殿阶的装饰，这里说明这些藩镇大逆不道。螭（chī），古代传说中无角的龙。

[17]署纸二句：谓签署公文不写上自己的名字，分配财物时也模仿天子称“赐”。署纸，指签发公文。唐代一般官员批发公文时要签名，只有皇帝不签名，而用玉玺。替，废除。赐，国君赏予臣下称赐。

[18]剜隍二句：谓城壕挖得很深，城墙筑得很高。剜（kū），挖。隍（huáng），护城壕。歛（hǎn），贪欲。寻，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为一寻。繚垣，缠绕城墙。雉，古代计算城墙面积的单位，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古代城墙有一定的规格，天子都城为千雉，诸侯城墙不超过百雉。

[19]孱孙：软弱无能的子孙。血绝：血缘断绝，指断了后代。

[20]九庙：帝王的宗庙，古代帝王立庙祭祀祖先，有太祖庙及三昭庙、三穆庙，共七庙。王莽增为祖庙五、亲庙四，共九庙。后历朝皆沿此制。此处代指唐王朝。输委，输送财物。

[21]七十年：指天宝十五载（756）安史之乱爆发至宝历二年（826）李同捷谋反时期，共七十余年。

[22]赭（xì）：赤色，火红色。

[23]韩彭：韩信与彭越，汉初名将。

[24]英卫：李勣与李靖，唐太宗时名将。李勣曾封英国公，李靖曾封卫国公。

[25]凶门爪牙：均指武将。

[26]穰穰（ráng ráng）：众多的样子。儿戏：指挥军事轻率无能。

[27]累圣：指唐肃宗以后的历代皇帝。

[28]阊外：京城或朝廷以外，亦指外任将吏驻守管辖的地域，与朝中、朝廷相对。

[29]屯田：利用戍卒或农民、商人垦殖荒地。汉代以后，历朝政府都沿用这种措施来取得军饷和税粮，此处指安置在边防屯田的军队。

[30]堤防：堤坝，比喻边防军。惴惴（shè zhùi）：恐惧。

[31]军须：军队所需要的各种物品。

[32]资：供给。凶器：古称兵器为凶器。

[33]隳（huī）：毁坏。画一法：谓全体遵行、无一例外的政策法规。语本《史记·曹相国世家》。

[34]流品：品类；等级。本指官阶，后亦泛指门第或社会地位。蒙龙（máng）：庞杂。

[35]网罗：本为捕捉鸟兽的工具，比喻法令、制度。离弛：离散松弛。

[36]夷狄：边远少数民族。

[37]黎元：老百姓。憔悴：面容枯槁，生计艰难。

[38]邈矣：遥远的样子。

[39]萧然：犹骚然；扰乱骚动的样子。

[40]贞元：唐德宗李适的年号，公元785至公元805年。

[41]风流：风俗；风气。恣（zì）：放纵，没有拘束。绮靡：侈丽；浮华。

[42]艰极句：谓艰难到了极点，就会转为安泰。古人相信祸福循环，故有此类说法。泰，本是《周易》的卦名，义为天地交而万物通。与“否”相反。循来，循序而来。

[43]元和圣天子：指唐宪宗李纯。他被认为是唐代中兴的皇帝，即位时改元元和，即公元806年至公元820年。

[44]汤武：商朝与周朝的开国帝王。汤即成汤，是商朝的开国君主；武即周武王姬发，是周朝的开国君主。都是历代帝王尊奉的楷模。

[45]茅茨（cí）：用茅或苇盖的房子。相传帝尧居住的是用茅草覆顶的房子。此谓唐宪宗如同帝尧一样节俭。

[46]封章句：谓唐宪宗如同汉文帝用封章缝制帷帐那样节俭。封章，机密事之章奏皆用皂囊重封以进，故名封章。泛指奏章的封套。缙，缝制。

[47]伍旅句：从行伍中选拔大将。伍旅，古代军队的编制单位，五人为伍，五百人为旅。雄儿，指勇将。

[48]梦卜句：指像殷王武丁与周文王那样任用贤相。《史记·殷本纪》：武丁“夜梦得圣人”，乃派人到野外寻访，得傅说，任用于相。《史记·齐太公世家》：周文王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霸王之辅”。在渭水滨遇吕望，“载与俱归，立为师”。庸，用。真相，具有真实才能的宰相。指中唐裴度、武元衡、杜黄裳等人。

[49]勃云二句：如同猛烈的乌云中响起的惊雷，河南叛臣彻底扫平了。据《新唐书·宪宗纪》，元和十二年（817）平淮西吴元济，十四年（819）二月平淄青李师道，七月，宣武韩弘率汴宋诸州归朝。故云“河南一平荡”。勃云，突然出现的云层。

[50]长庆：唐穆宗李恒的年号，公元821至公元824年。

[51]燕赵：燕指卢龙节度使，治幽州（今北京市）；赵指成德节度使，治镇州（今河北正定）。舁襁（yú qiǎng）：把婴儿裹在包被中背在背上。此处比喻归附。襁，包婴儿的被子。据《新唐书·穆宗纪》载，元和十五年（820）十月，成德军观察支使王承元以镇赵深冀四州归顺朝廷；长庆元年（821）二月，卢龙军节度使刘总以卢龙军八州归顺朝廷。

[52]北阙：古代宫殿北面的门楼，是大臣等候朝见或上书奏事的地方，代指朝廷。顿颡（sǎng）：磕头。

[53]茹鲠句：比喻穆宗朝廷对于藩镇力不从心，如同吞吃鱼骨卡在喉咙一般。茹鲠，吞吃鱼骨。

[54]坐幄：坐于帷幕之中。《汉书·高帝纪》：“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55]吞舟：谓吞舟之鱼的略语。常以喻人事之大者。这里指有野心的藩镇。

[56]骨添句：蓟门一带，增添了很多白骨。蓟垣，即蓟丘、蓟门，唐时卢龙节度使治所。据《新唐书·穆宗纪》，长庆元年（821）七月，幽州卢龙军都兵马使朱克融因其节度使张弘靖以反，纵兵掠易州等地。

[57]血涨句：谓滹沱河中流满了鲜血。滹沱，今作滹沱，源出今山西省，东南流入河北省，经正定流入沽河。正定即唐时镇州，是成德节度使治所。据《新唐书·穆宗纪》，长庆元年（821）七月，成德军大将杀其节度使王廷凑以反。

[58]祇云：只说。徒有征：仅有征战的名义，而实际上无力征讨。

[59]无状：指不听朝廷约束的谋叛藩镇。

[60]一日二句：指朝廷同时派遣五路节度使讨伐叛军，结果被打得落荒而逃。五诸侯，指魏博节度使田布、横海节度使乌重胤、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河东节度使裴度、义武节度使陈楚。于长庆元年（821）八月丁丑发兵讨伐王廷凑。

[61]梯天：登梯子上天。梯，用为动词。

[62]苍然：广远无尽的样子。太行：即太行山。

[63]翦翦：狭窄的样子。榛莽：草木丛生。比喻河北三镇叛乱，太行山行不通。

[64]关西句：杜牧自谓。关西，潼关以西，因作者家于长安，故称。贱男子，杜牧大和二年（828）春考中进士，而本诗作于大和元年，此时杜牧既未考中进士，又没有入仕，没有名分，故称“贱男子”。

[65]誓肉句：发誓烹煮这些叛臣，以分一杯汤来喝。肉，此处用作动词，义为吃肉。虜，叛乱的藩镇。羹，肉汤。《史记·项羽本纪》：“汉王曰：‘……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66]数：列举；一项一项地陈说。系虜：擒敌。《汉书·终军传》：“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

[67]荡荡：广大的样子。

[68]瞳瞳（tóng tóng）：光明的样子。《后汉书·郎顗传》：“诚欲陛下修乾坤之德，开日月之明。”二句化用其意。

[69]叱起：振作精神。文武业：指像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事业。

[70]豁洪溟：澄清天下。豁，使开阔宽敞。洪溟，大海。比喻天下。

[71]扈苗征：指夏后启曾征有扈，夏禹曾征有苗。扈苗是古代两个叛乱的部落首领。此处比喻对叛乱者的征伐。

[72]七十二句：谓商汤曾以七十里、周文王曾以百里之地终于统一天下，他们都以文德服人，何曾以武力相争？《孟子·公孙丑上》：“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73]往往二句：谓每当想起这些事，都喝得大醉，害怕再醒来。

[74]韬舌句：谓闭口不言，未免有辱自己的雄心壮志。韬（tāo）舌：把话藏起来。

[75]叫阍句：谓要向朝廷进言，又无人声援。叫阍：叩开宫门。

[76]聊：姑且。

[77]遗（wèi）：赠送。贾生：西汉贾谊（前200—前168），年少而才高，世称贾生。数上书论政事，主张削弱诸侯王势力，颇得文帝赏纳。

【点评】

诗题有原注：“时沧州用兵。”点明所感之事。敬宗宝历二年（826）四月，横海军（治沧州，今属河北）节度使李全略死，其子李同捷擅领留后，不受朝命。次年即文宗大和元年（827）八月，朝廷下诏讨李同捷。大和三年四月斩李同捷。诗即作于大和元年，这时杜牧才二十五岁。他有感于安史乱后，藩镇跋扈的情况，对于朝廷软弱、生民憔悴、兵连祸接、国无宁日的情况深表担忧，也表现出自己有志报国而无从施展抱负的情怀。全诗亦诗亦史，夹叙夹议，可与杜甫的《北征》、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一百韵》相媲美。清人翁方纲评曰：“小杜《感怀诗》，为沧州用兵作，宜与《罪言》同读。……王荆公云：‘末世篇章有逸才。’其所见者深矣。”（《石洲诗话》卷二）

郡斋独酌^[1]

前年鬓生雪，今年鬓带霜。

时节序鳞次^[2]，古今同雁行^[3]。

甘英穷西海，四万到洛阳^[4]。

东南我所见，北可计幽荒^[5]。

中画一万国，角角棋布方^[6]。

地顽压不穴^[7]，天回老不僵^[8]。

屈指百万世^[9]，过如霹雳忙^[10]。

人生落其内，何者为彭殤^[11]。

促束自系缚^[12]，儒衣宽且长。

旗亭雪中过^[13]，敢问当垆娘^[14]。

我爱李侍中^[15]，飘飘七尺强^[16]。

白羽八札弓^[17]，胜压绿檀枪^[18]。

风前略横阵，紫髯分两傍^[19]。

淮西万虎士，怒目不敢当^[20]。

功成赐宴麟德殿^[21]，猿超鹄掠广毬场^[22]。

三千宫女侧头看，相排踏碎双明珰^[23]。

旌竿袅袅旗燿燿^[24]，意气横鞭归故乡^[25]。

我爱朱处士^[26]，三吴当中央^[27]。

罢亚百顷稻^[28]，西风吹半黄。

尚可活乡里，岂唯满困仓^[29]。

后岭翠扑扑^[30]，前溪碧泱泱^[31]。

雾晓起凫雁^[32]，日晚下牛羊^[33]。

叔舅欲饮我^[34]，社瓮尔来尝^[35]。

伯姊子欲归^[36]，彼亦有壶浆^[37]。

西阡下柳坞，东陌绕荷塘。

姻亲骨肉舍，烟火遥相望。

太守政如水^[38]，长官贪似狼。

征输一云毕^[39]，任尔自存亡。

我昔造其室^[40]，羽仪鸾鹤翔^[41]。

交横碧流上，竹映琴书床^[42]。

出语无近俗，尧舜禹武汤^[43]。

问今天子少，谁人为栋梁^[44]？

我曰天子圣，晋公提纪纲^[45]。

联兵数十万，附海正诛沧^[46]。

谓言大义小不义^[47]，取易卷席如探囊^[48]。

犀甲吴兵斗弓弩^[49]，蛇矛燕骑驰锋芒^[50]。

岂知三载几百战^[51]，钩车不得望其墙^[52]。

答云此山外，有事同胡羌^[53]。

谁将国伐叛，话与钓鱼郎^[54]。

溪南重回首，一迳出修篁^[55]。

尔来十三岁，斯人未曾忘。

往往自抚己，泪下神苍茫^[56]。

御史诏分洛，举趾何猖狂^[57]。

阙下谏官业，拜疏无文章^[58]。

寻僧解幽梦，乞酒缓愁肠。

岂为妻子计^[59]，未去山林藏。

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60]。

弦歌教燕赵^[61]，兰芷浴河湟^[62]。

腥膻一扫洒^[63]，凶狠皆披攘^[64]。

生人但眠食^[65]，寿域富农桑^[66]。

孤吟志在此，自亦笑荒唐。

江郡雨初霁^[67]，刀好截秋光^[68]。

池边成独酌，拥鼻菊枝香^[69]。

醺酣更唱太平曲^[70]，仁圣天子寿无疆^[71]。

【注释】

[1]郡斋：郡守的府第。题注：“黄州作。”黄州，即齐安郡，治所在今湖北黄冈。

[2]时节句：谓时令按一定次序更替。鳞次，依序排列如鱼鳞。

[3]雁行：大雁的行列。

[4]甘英二句：谓甘英出使，走到西海尽头，计其到洛阳的路程，远达四万里。甘英，东汉人，班超的部属。西海，谓波斯湾。洛阳，东汉时为国都。

[5]东南二句：谓中国的东方地带，是我曾经见过的，北边还必须把极远的地方计算在内。幽荒，边远的地方。

[6]中画二句：谓中国的疆土中，又划分成众多小国，就像棋子布满棋盘的每个角落。

[7]地顽句：谓土地坚实，受压而不会出现洞穴。

[8]天回句：谓天宇旋转，长久而不僵化。

[9]屈指句：谓百万世也不过屈指之间。

[10]霹雳：雷之急击者为霹雳。

[11]彭殇：犹言寿夭。彭是彭祖，古之长寿者。殇，未成年而死。

[12]促束：拘束不安。自系缚：自我束缚。

[13]旗亭：酒楼。

[14]当垆娘：当垆，卖酒。《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卓文君随司马相如私奔后，无以为生，不久重返临邛，买一酒店卖酒，而让卓文君当垆。垆，酒店里安放酒瓮、酒坛的土台子，代指酒店。

[15]李侍中：李光颜，字光远，唐宪宗时名将。初为马燧裨将，讨李怀光、杨惠琳，有战功。宪宗征伐淮西，擢为忠武军节度使，将数骑入敌营中，贼乃溃败。“当此时，诸镇兵环蔡十余屯，相顾不肯前，独光颜先败贼。”蔡平，拜检校司空。穆宗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兼侍中。敬宗初，拜司徒，河东节度使。宝历二年（826）卒，年六十六。新、旧《唐书》有传。侍中，官名，唐门下省的长官。

[16]褊褊（biǎo biǎo）：高大的样子。

[17]白羽句：谓身上配有白羽装饰的强劲之弓。八札弓，谓强劲之弓。

[18]脰（bì）：通髀，义为股。绿檀枪：枪名，将枪漆成深绿色，故称。

[19]风前二句：谓光颜在风中突过敌阵，紫色的须髯纷披两旁。略，突击。紫髯，紫色长须，形容李光颜英武之气。

[20]淮西二句：谓淮西上万个猛士，在李光颜的怒目之下，都不敢抵挡。淮西，唐方镇名，即淮南西道节度使，领申光蔡三州。安史之乱后，长期为藩帅割据，至宪宗元和十二年（817）才平定。虎士，勇力之士。

[21]麟德殿：唐西京大明宫内宫殿名。也称三殿、三院。唐代皇帝接待远人或召见臣僚在此设宴。

[22]猿超鹊掠：形容动作敏捷，身手不凡。猿，似猴，动作敏捷。鹊是一种猛禽，飞行迅疾，善于搏击，能俯击鸪鸽而食之。毬：即鞠丸，古代习武用具，以皮为之，中实以毛，用足踏或杖击为戏。

[23]相排：互相排挤。明珰（dāng）：用珠玉串成的耳饰。

[24]旌竿：即旌旗，古时将领或节度使出行时的仪仗。幬幬（biao biao）：高耸的样子。幬幬（huò huò）：鲜明的样子。

[25]意气：意志与气概。

[26]朱处士：名字生平平均无考。处士，未仕或不仕的士人。

[27]三吴：其地说法不一。一说以吴兴、吴郡、会稽为三吴；一说以吴郡、吴兴、丹阳为三吴；一说以苏州、润州、湖州为三吴。泛指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带。杜牧称三吴中央，指苏州。

[28]罢亚：原注：“稻名。”

[29]困（qūn）：圆形谷仓。

[30]扑扑：繁盛的样子。

[31]泱泱：深广的样子。

[32]凫（fú）：野鸭。

[33]日晚句：《诗·王风·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牛羊下来。”杜牧化用之。

[34]叔舅：母亲的弟弟。

[35]社瓮：社酒。社是古时祭祀土神之所，祭祀之日称为社日。瓮是酒坛子。

[36]伯姊：长姊。

[37]壶浆：酒浆，以壶盛之，故名。

[38]太守：州郡的长官。

[39]征输：缴纳赋税。

[40]造：到，去。

[41]羽仪句：谓朱处士仪表神态如鸾鹤之翱翔。羽仪，表率。

[42]竹映句：庾信《拟咏怀》：“琴声遍屋里，书卷满床头。”杜牧化用其意。

[43]尧舜句：谓上古三代的圣明君主。尧舜，传说中的古代贤君；禹，夏朝的开国君主；武，周朝的开国君主；汤，商朝的开国君主。

[44]问今二句：这是追述十三年前的问话。栋梁，房屋的大梁，比喻担当国家重任的人才，这里喻宰相。

[45]晋公：即裴度（765—839），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贞元初擢进士第，宪宗时，淮蔡不奉朝命，诸军进战数败，朝臣争请罢兵，裴度力请讨伐，合帝意，即授门下侍郎平章事，督诸军进兵，擒蔡州刺史吴元济。以功封晋国公，入知政事。文宗时徙东都留守。新、旧《唐书》有传。

[46]联兵二句：谓集合数十万兵力，逼近海边，讨伐沧州李同捷。据《旧唐书·文宗纪》，文宗大和元年（827）春，李同捷擅领沧景，七月抗朝命不受诏。八月，朝廷诏讨李同捷。大和三年（829）四月，斩李同捷，沧景平。附海，近海。沧即沧景节度使，唐方镇，又名横海军节度使，治沧州，故治在今河北沧县东南。

[47]大义：指朝廷对沧州用兵是大义之举。小：轻视。不义：指被讨伐的叛军。

[48]卷席：比喻像卷席一样，全部占有。探囊：比喻事极容易办到。

[49]犀甲：用犀牛皮做成的铠甲。吴兵：指南方的士兵。

[50]蛇矛：古代兵器。燕骑：指北方的部队。

[51]岂知句：大和元年（827）八月始讨李同捷，至三年（829）四月平定，首尾共三年。

[52]钩车：有钩梯的战车。

[53]胡羌：泛指北方的少数民族。

[54]谁将二句：谓除了你，有谁将国家讨伐叛军的消息告诉我这个不问世事的钓鱼郎呢？钓鱼郎，指朱处士。

[55]修篁：修竹，长竹。

[56]苍茫：模糊不清的样子。

[57]御史二句：谓自己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时，是多么趾高气扬。御史，唐官名。分洛，即分司洛阳。唐代以洛阳为东都，其官员设置，在形式上与长安一致，御史官在洛阳有留台，亦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职，称为分司官。杜牧于大和九年（835）至开成二年（837）间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举趾，举动。猖狂，无拘无束，肆意妄行。

[58]阙下二句：谓自己任左补阙时，也没有上过很好的奏章以尽谏官之职。阙下，本指宫阙之下，后来上书于皇帝而不敢直指，但言阙下。此处指朝廷。谏官，杜牧在开成三年（838）冬除左补阙，四年（839）春抵任。左补阙的职掌是向皇帝讽谏。拜疏：上奏章。

[59]妻子：妻子儿女。

[60]平生二句：比喻自己有才能与抱负，愿意辅佐皇帝把国家治理好。五色线，王嘉《拾遗记》卷二：“因祗之国，其人善织，以五色丝纳于口中，手引而结之，则成文锦。”补舜衣裳，《诗·大雅·蒸民》：“袞职有缺，维仲山甫补之。”注：“有袞冕者，君上之服也；仲山甫补之，善补过也。”袞是皇帝龙袍。杜牧曾为御史、补阙，故此处暗用补袞的典故，指为皇帝补救缺失。

[61]弦歌句：谓削平藩镇，使其地人民具有礼乐教化。弦歌，弹琴唱歌，喻以礼乐教化人民。燕赵，唐河北三镇之地，即今河北省、山西省一带。

[62]兰芷句：谓收复河湟，使其焕然一新。兰芷，两种香草名，比喻朝廷之教化。河湟，指湟水流入黄河的地区。肃宗后为吐蕃占领，宣宗大中三年（849）收复。

[63]腥膻：臭恶的气味，比喻吐蕃统治者遗留下来的落后野蛮的风气。

[64]凶狠：凶暴顽劣，比喻违抗朝命的藩镇。披攘（ráng）：屈服，倒伏。

[65]生人：犹生民，老百姓。

[66]寿域：《汉书·礼乐志》：“驱一世之民，跻之礼乐之域。”比喻太平盛世。

[67]江郡：指黄州，因濒临江边，故称。霁：雨过天晴。

[68]刀好句：比喻秋色像锦缎一样，可以用剪刀剪裁。杜甫《戏题画山水图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运思相同。

[69]拥鼻：扑鼻。

[70]醺酣：醉酒。

[71]仁圣天子：指唐武宗。见本诗“天子号仁圣”句注。

【点评】

这首诗约作于会昌二年（842），时杜牧任黄州刺史。唐武宗会昌二年（842），杜牧因李德裕的排挤，由比部员外郎出为黄州刺史，到任后有感于自己的身世而作此诗，抒发感慨与志愿。诗从宇宙无尽人生短促写起，说明人活在世上应该洒脱超然。接着描写李光颜与朱处士为国立功，功成身退的事迹，表现自己要为国立功，但不务虚名。最后点明自己要辅佐皇帝，实现天下太平的远大志向。全诗直抒胸臆，襟

怀袒露。“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说明自己已有才能与信心把国家治理好，大有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清人翁方纲说：“小杜《感怀诗》，为沧州用兵作，宜与《罪言》同读。《郡斋独酌》诗，意亦在此。王荆公云：‘末世篇章有逸才。’其所见者深矣。”（《石洲诗话》卷二）

题桐叶

去年桐落故溪上，把叶因题归燕诗。

江楼今日送归燕，正是去年题叶时。

叶落燕归真可惜，东流玄发且无期。

笑筵歌席反惆怅，朗月清风见别离。

庄叟彭殤同在梦^[1]，陶潜身世两相遗^[2]。

一丸五色成虚语^[3]，石烂松薪更莫疑。

哆侈不劳文似锦^[4]，进趋何必利如锥。

钱神任尔知无敌^[5]，酒圣于吾亦庶几。

江畔秋光蟾阁镜^[6]，槛前山翠茂陵眉^[7]。

樽香轻泛数枝菊，檐影斜侵半局棋。

休指宦游论巧拙^[8]，恶将愚直祷神祇^[9]。

三吴烟水平生念^[10]，宁向闲人道所之。

【注释】

^[1]庄叟：庄子，战国宋蒙人，曾为漆园吏。主张清静无为，《史记》有传。彭殤：彭，彭祖，古之长寿者；殤，未成年而死。《庄子·齐物论》：“莫寿于殤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2]陶潜：即陶渊明（365—427），名潜，字元亮，晋浔阳（今江西浔阳）人。大司马陶侃曾孙。曾为州祭酒，后为彭泽令。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归隐，以诗酒自娱。南朝宋元嘉四年（427）卒。《晋书》有传。其《归去来辞》称：“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

^[3]一丸五色：《宋书·乐志》：“与我一丸药，光曜有五色。”

^[4]哆侈：口张大的样子，比喻吟诗作文。《诗·小雅·巷伯》：“哆兮侈兮，成是南箕。”

^[5]钱神：喻钱财之力，如同神物。《晋书·鲁褒传》：“元康之后，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

^[6]蟾阁镜：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卷二引《洞冥记》：“望蟾阁十二丈，上有金镜，广四尺。元封中，有祇国献此镜，照魑魅不获隐形。”

^[7]茂陵眉：谓如同卓文君之眉。因司马相如病免后，与卓文君居于茂陵。文君姣好，眉色望如远山。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及《西京杂记》。

^[8]宦游：为仕宦而奔波。

^[9]神祇：天地之神。

^[10]三吴：古今说法不一，杜牧此处指吴兴，即湖州。

【点评】

本诗作于大中五年（851），时杜牧为湖州刺史。诗有“去年桐落故溪上，把叶因题归燕诗。江楼今日送归燕，正是去年题叶时”语，是前一年在故乡长安，本年已至江城。又有“东流玄发且无期”语，应作于晚年。又有“三吴烟水平生念”语，应作于任湖州刺史时。杜牧大中四年（850）在长安为司勋员外郎，转吏部员外郎，秋后出任湖州刺史。故诗作于大中五年。这首诗是杜牧晚年心态的具体表现，前四句旨在怀旧，五、六句旨在叹老，七、八句抒写离别之情，九至十二句表现退隐之志，十三至十六句表现对名利的淡泊，十七句至末尾描写对安闲生活的向往。这也是杜牧出任外郡时，不得意之感的表露。

亲情友谊·碧山终日思无尽

寄扬州韩绰判官

青山隐隐水迢迢^[1]，秋尽江南草木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2]，玉人何处教吹箫^[3]。

【注释】

^[1]迢迢：一作“遥遥”。深远的样子。

^[2]二十四桥：指扬州城中的二十四座桥。见宋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三。一说二十四桥即红药桥。

^[3]玉人：指韩绰。

【点评】

杜牧大和末年在扬州为淮南节度掌书记，韩绰为判官，后牧入京为监察御史，韩仍在扬州，杜牧思念他而作此诗，约为开成初年。全诗风调悠扬，意境优美。通过扬州胜景的描写，委婉地探问韩绰的近况，表示自己的思念之情，是杜牧笔法的高妙之处。今人或以为此诗写艳情，殊失作者本意。杜牧另有《哭韩绰》诗：“平明送葬上都门，绋纛交横逐去魂。归来冷笑悲身事，唤妇呼儿索酒盆。”赵嘏有《送韩绛归淮南兼谒韩绰先辈》诗。知韩绰曾及进士第，与杜牧同入牛僧孺淮南幕府，为节度判官。

沈下贤^[1]

斯人清唱何人和^[2]，草径苔芜不可寻^[3]。

一夕小敷山下梦^[4]，水如环佩月如襟^[5]。

【注释】

^[1]沈下贤：即沈亚之，字下贤，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和十年（815）进士，曾为德州判官，贬南康尉，终于郢州掾。工诗善文，擅长小说，游于韩愈之门，才名为时人所推。李贺、杜牧、李商隐都有拟沈下贤诗。著有《沈下贤集》。

^[2]斯人：指沈下贤。清唱：谓沈下贤所作的清新高雅的诗篇。

^[3]草径句：谓荒草青苔已埋没了路径，下贤的故宅已无法寻找。

^[4]小敷山：在湖州乌程县西南二十里。

^[5]环佩：即佩玉，本为妇女饰物，此处用来比喻水之澄澈。

【点评】

诗有“一夕小敷山下梦”句，小敷山在湖州乌程县西南二十里，沈下贤曾在这里住过。故杜牧此诗应是大中四年（850）或五年（851）在湖州刺史任上所作。牧为刺史时，亚之已死，但慕其才名，故到小敷山作诗以凭吊，以抒发对他的景慕与同情。后二句融情入景，清幽之水与明净之月，既是写景又象征沈亚之的怀抱与才情。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前二句言独行苔径，清咏无人，乃怀沈下贤也。后言重过小敷山下，明月堕襟，水声鸣佩，凝想悠然。诗意若有微波通辞之感，不类《停云》怀友之诗。何风致绰约乃尔！其有哀窈窕、思贤才之意乎！”

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1]

七子论诗谁似公^[2]，曹刘须在指挥中^[3]。

荐衡昔日知文举^[4]，乞火无人作蒯通^[5]。

北极楼台长挂梦^[6]，西江波浪远吞空^[7]。

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辞满六宫^[8]。

【注释】

[1]张祜：字承吉，清河人。杜牧的友人。一生不仕，大中中卒于丹阳。处士，指未仕或不仕的人。

[2]七子：建安七子。即汉末著名文学家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七人。

[3]曹刘：曹植与刘桢。曹植字子建，是当时最杰出的诗人。才思敏捷，词藻富赡。刘桢字公干，曹丕称其“妙绝时人”。后世常曹刘并称。

[4]荐衡句：谓令狐楚表荐张祜，就像孔融当年荐举祢衡一样。本句原注：“令狐相公曾表荐处士。”令狐相公即令狐楚，因曾为相，故称相公。孔融荐祢衡事，见《后汉书·祢衡传》：“惟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融亦深爱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与交友，上疏荐之。”

[5]乞火句：谓虽有令狐楚之荐，却没有人在皇帝面前给你说好话。乞火，用蒯通的典故。蒯通是秦汉之际的辩士，后为曹参的门客。有人劝蒯通向曹参荐举两位隐士，蒯通就给曹参讲了乞火的故事：我的同乡有一位妇女，她与同乡的老婆婆相处得很好。一天夜里，这位妇女丢了肉，婆婆怀疑是她偷吃了，非常生气，把她赶出去。这位妇女早晨走的时候，经过同乡的那位老婆婆家，把这件事告之并且辞别。老婆婆说：“你安心走吧，我会让你家人追你的。”并很快捆了一束乱麻到丢肉的家里乞火说：“昨夜我家的狗偷了一块肉回来，狗与狗之间互相争肉，一只狗被咬死了。请借我火回去煮狗肉吃。”那家婆婆听说以后，马上派人把媳妇追了回来。那位老婆婆并不是辩士，借火也不是使妇人回家的办法，只是物有相感，事有适可。所以我是来乞火与曹相国的。然后就推荐了两位隐士，使之得到重用。张祜的遭遇正好相反，故称“乞火无人作蒯通”。

[6]北极句：谓张祜虽隐居，但对朝廷仍十分关心。北极，北极星，又称北辰。常常用以比喻朝廷。

[7]西江句：谓张祜的恋阙之情，如同长江的波浪，汹涌腾空。西江，西来之江，即长江。

[8]可怜二句：谓张祜虽有“故国三千里”的歌词，但只能在后宫传唱，对张祜本人来说，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诗有原注：“处士诗曰：‘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六宫，皇帝的后宫，皇后与嫔妃居地。

【点评】

这首诗作于会昌五年（845）。时杜牧在池州刺史任。杜牧在诗中激赏张祜的才华，同情张祜怀才不遇的命运。张祜原作为《江上旅泊呈池州杜员外》：“牛渚南来沙岸长，远吟佳句望池阳。野人未必非毛遂，太守还须是孟尝。江郡风流今绝世，杜陵才子旧为郎。不妨酒夜因闲语，别指东乡是醉乡。”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四：“张祜诗云：‘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杜牧赏之，作诗云：‘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辞满六宫。’故郑谷云：‘张生故国三千里，知者惟应杜紫微。’诸贤品题如是，祜之诗名安得不重乎？”本诗中两句本事非常重要，今述之于下：一是“乞火无人作蒯通”。唐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一《荐举不捷》条有记载：“张祜，元和、长庆中，深为令狐文公所知。公镇天平日，自草荐表，令以新旧格诗三百篇随表进献，辞略曰：‘凡制五言，苞以六义，近多放诞，靡有宗师。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机甚苦，搜象颇深，辈流所推，风格罕及。’云云。谨今录新旧格诗三百首，自光顺门进献。望请宣付中书门下。祜至京

师，方属元江夏偃仰内庭，上因召问祐之辞藻高下。稹对曰：‘张祐雕虫小巧，壮夫耻而不为者，或奖激之，恐变陛下风教。’上颌之。由是寂寞而归。祐以诗自悼，略曰：‘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所记或有所疑，但令狐楚荐张祐被朝中大臣所沮，当有此事，故杜牧诗言之。二是“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辞满六宫”。张祐《孟才人叹一首序》云：“武宗皇帝疾笃，迁便殿，孟才人以歌笙获宠者，密侍左右。上目之曰：‘吾当不讳，尔何为哉？’指笙囊泣曰：‘请以此就缢。’上悯然。复曰：‘妾尝艺歌，请对上歌一曲以泄其愤。’上以恳许之。乃歌‘一声何满子’，气亟立殒。上令医候之，曰：‘脉尚温而肠已绝。’……进士高璩登第年，宴，传于禁伶，明年秋，贡士文多以为之目。大中三年，遇高于由拳，哀话于余，聊为兴叹。”诗曰：“偶因歌态咏娇嘶，传唱宫中十二春。却为一声何满子，下泉须吊旧才人。”

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1]

百感中来不自由，角声孤起夕阳楼^[2]。

碧山终日思无尽，芳草何年恨即休^[3]。

睫在眼前长不见^[4]，道非身外更何求^[5]。

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6]。

【注释】

[1]池州：治所在秋浦，今安徽贵池县。九峰楼：一作九华楼，池州的风景名胜之一。张祜，见前《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诗注。

[2]百感二句：谓登上夕阳斜照的九峰楼，忽然听到一声号角，不由自主地百感交集。中，内心。不自由，不由自主。

[3]碧山二句：谓作者对张祜隐居的碧山，终日情思绵绵，而对张祜如同芳草一样无人赏识的命运抱憾不已。碧山，指张祜隐居的青山。芳草，比喻张祜像芳草一样无人赏识。

[4]睫在句：睫毛就在眼前，人们却一直看不见。比喻白居易对张祜的不公正待遇。

[5]道非句：谓道并不是身外之物，又何必到别处寻求！道，规律，事理。

[6]谁人二句：谓有谁像你张公子那样，宁作诗千首，而不去追求高官厚禄呢？万户侯，食邑万户之侯，形容高官厚禄。

【点评】

这首诗作于会昌六年（846），时杜牧为池州刺史。杜牧会昌四年（844）九月由黄州刺史迁池州刺史，六年（846）九月又迁睦州刺史。张祜会昌五年（845）得知杜牧为池州刺史，特地来拜访，二人相互唱酬。杜牧有感于白居易非难张祜，故作诗以赞美，有“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之句，为张祜鸣不平，也暗寓自己失意的牢骚。九峰楼是池州的风景名胜之一。张祜，字承吉，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寓居姑苏（今江苏苏州）。元和、长庆间，为令狐楚所器重，又客于淮南。大中中卒于丹阳隐居。事迹见《唐才子传》卷六《张祜传》。关于此诗本事，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中《钱塘论》云：“致仕尚书白舍人，初到钱塘，令访牡丹花，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此花栽，始植于庭，栏围甚密，他处未之有也。时春景方深，僧设油幕以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也。会徐凝自富春来，未识白公，先题诗曰：‘此花南地知谁种，惭愧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惟有数苞红幞在，含芳只待舍人来。’白寻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归。时张祜榜舟而至，甚若疏诞，然张、徐二生，未之习稔，各希首荐焉。中舍曰：‘二君论文，若廉、白之斗鼠穴，胜负在于一战也。’遂试《长剑倚天外赋》《余霞散成绮诗》。试讫解送，以徐凝为元，祜其次耳。……先是，李补阙林宗、杜殿中牧与白公摈下较文，具言元白诗体舛杂，而为清苦者见嗤，因兹有恨也。……后杜舍人之守秋浦，与张生为诗酒之交，酷吟祜宫词，亦知钱塘之岁，白有非之论，怀不平之色，为诗二首以高，则曰：‘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又云：‘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辞满六宫。’”杜牧作此诗后，张祜又酬答一首《和杜牧之九华楼见寄》：“孤城高柳晓鸣鸦，风帘半钩清露华。九峰聚翠宿危檻，一夜登高悬冷沙。出岸远晖帆欲落，入溪寒影雁差斜。杜陵归去春应早，莫厌青山谢朓家。”

残春独来南亭因寄张祜^[1]

暖云如粉草如茵，独步长堤不见人。

一岭桃花红锦蹠^[2]，半溪山水碧罗新。

高枝百舌犹欺鸟^[3]，带叶梨花独送春。

仲蔚欲知何处^[4]在，苦吟林下拂诗尘。

【注释】

^[1]南亭：即池州弄水亭。在池州贵池县南通远门外，唐杜牧建，取李白“饮弄水月中”诗句为名。

^[2]蹠（yuè）：黄黑色。

^[3]百舌：鸟名。即反舌，以其鸣声反复如百鸟之音，故名。立春后鸣啭不已，夏至后即无声。

^[4]仲蔚：即张仲蔚。晋皇甫谧《高士传》：“张仲蔚者，平陵人。明天官博物，善属文，好诗赋，闭门养性，不治荣名。”此以张仲蔚比张祜。

【点评】

这首诗作于会昌六年（846）春，时杜牧在池州刺史任。张祜会昌五年来池州拜访杜牧，九月二人同登齐山。此诗是与张祜别后，春日寄赠之作。张祜酬诗为《奉和池州杜员外南亭惜春》：“草雾辉辉柳色新，前山差掩黛眉颦。碧溪潮涨暮侵夜，红树花深醉度春。几恨今年时已过，翻悲昨日事成尘。可知屈转江南郡，还就封州咏白蘋。”可参看。

送杜顓赴润州幕^[1]

少年才俊赴知音^[2]，丞相门栏不觉深^[3]。

直道事人男子业^[4]，异乡加饭弟兄心^[5]。

还须整理韦弦佩^[6]，莫独矜夸玳瑁簪^[7]。

若去上元怀古去，谢安坟下与沈吟^[8]。

【注释】

[1]润州：唐镇海军节度使治所，今江苏镇江。幕，幕府的简称。古代将帅的府署称幕，后亦泛指衙署。

[2]少年才俊：指杜顓年少多才。其时杜顓二十八岁。知音：指李德裕。因为此时杜顓受李德裕的辟召。

[3]丞相：即上句的“知音”，指李德裕。李德裕在大和七年（833）曾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因唐人称显官，故仍称其丞相。

[4]直道事人：谓以正直之道事奉李德裕。直道，指公正无私、刚正不阿的行为。

[5]加饭：劝人保重的话。《古诗十九首》：“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6]韦弦佩：语本《韩非子·观行》：“西门豹之性急，常佩韦以缓己；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杜牧用之勉励杜顓时刻鞭策自己。韦，皮带；弦，弓弦。

[7]矜夸：夸耀。玳瑁（dài mào）：一种爬行动物，形似龟，甲壳黄褐色，有黑斑和光泽，可做装饰品。

[8]若去二句：谓如果到上元去缅怀古迹，一定要到谢安坟前凭吊一番。上元，唐县名。谢安墓在县东南十里石子冈北。谢安（320—385），字安石，东晋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孝武帝时位至宰相。苻坚南侵时，他为征讨大都督，派遣将帅击败前秦兵九十万。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

【点评】

杜顓，字胜之，杜牧之弟。大和六年（832）及进士第，授秘书省正字、甌使巡官。李德裕出任镇海军节度使，辟为试协律郎，其时为大和八年（834），这时杜牧在扬州，为淮南节度掌书记。杜顓从长安赴任时，经过扬州，兄弟二人欢会数日。在赴润州时，杜牧作此诗相送。诗对杜顓谆谆劝勉，充满手足之情。并勉励他干一番大事业。“直道”句是杜牧心灵迸发之语，也是他人格精神的具体表现。他告诫杜顓要“直道事人”，就是不阿附权贵，而要行自己正直之道，由此想见杜牧处于晚唐牛李党争极为剧烈的时代，自己又与二党有复杂的人事关系，但终不为两党所左右，保持自己的节操，是多么难能可贵。“异乡”句，虽平淡无奇，但内在感情至为炽热，体贴入微处莫过于此。

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横江，
裴使君见迎，李赵二秀才同来，
因书四韵，兼寄江南许浑先辈^[1]

芳草渡头微雨时，万株杨柳拂波垂。

蒲根水暖雁初浴^[2]，梅径香寒蜂未知。

辞客倚风吟暗淡^[3]，使君回马湿旌旗^[4]。

江南仲蔚多情调^[5]，怅望春阴几首诗！

【注释】

[1]横江：在安徽和县东南，也称横江浦，与南岸采石矶隔江对峙，古为要津。裴使君，即裴俦，杜牧的姊夫，时任和州刺史。李赵二秀才，未详。秀才，唐应举者皆称秀才，谓才能优秀之人。许浑，诗人的诗友，晚唐著名诗人。字用晦，丹阳（今江苏丹阳）人。大和六年（832）进士及第。历监察御史，当涂、太平县令，睦州、郢州刺史等。其时许浑为当涂县令。先辈，唐进士间互相推敬谓之先辈。

[2]蒲：香蒲，生于浅水或池沼中。根可供食用，叶可供编织用。

[3]辞客：指李、赵二秀才。暗淡：谓微雨中天气灰暗。

[4]使君：指裴俦。旌旗：太守出行仪仗中的旗帜。

[5]仲蔚：即张仲蔚，此以比许浑。晋皇甫谧《高士传》：“张仲蔚者，平陵人。与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隐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属文，好诗赋，闭门养性，不治荣名。”情调：情意，情味。

【点评】

这首诗作于开成四年（839）初春。时杜牧离开宣城赴京，溯长江，入汉水，经南阳、武关、商山入长安。诗为途次和州时所作，主要表现闲适的情怀。“和州裴使君”是杜牧的姊夫裴俦，他携李赵二秀才同来迎接，故杜牧作诗以记其事，兼寄许浑。诗中“仲蔚”即汉代的隐士张仲蔚，好诗赋，闭门养性，不慕荣名。杜牧借以比许浑，也是自我感情的流露，表现他闲适的情怀。诗中“蒲根水暖雁初浴，梅径香寒蜂未知”，写初春之景，自然贴切，“洒落可诵”（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许浑《丁卯集》卷上有《酬杜补阙初春雨中泛舟次横江喜裴郎中相迎见寄》诗：“江馆维舟为庾公，暖波微渌雨濛濛。红樯迢迢春岩下，朱旆联翩晓树中。柳滴圆波生细浪，梅含香艳吐轻风。郢歌莫问青山吏，鱼在深池鸟在笼。”即酬和之作，可参看。

赠沈学士张歌人^[1]

拖袖事当年^[2]，郎教唱客前^[3]。

断时轻裂玉^[4]，收处远縑烟^[5]。

孤直^[6]角云定^[6]，光明滴水圆^[7]。

泥情迟急管^[8]，流恨咽长弦^[9]。

吴苑春风起^[10]，河桥酒旆悬^[11]。

凭君更一醉，家在杜陵边^[12]。

【注释】

^[1]沈学士：即沈述师，字子明，沈传师之弟，曾任集贤学士，故称“沈学士”。张歌人，即张好好，本为歌伎，大和六年（832）被沈述师纳为妾。

^[2]拖袖：引袖作好唱歌准备的姿态。

^[3]郎：指沈述师。

^[4]断时句：指好好唱歌停顿的时候，如同玉器碎裂一样清脆。断，歌曲中的停顿。

^[5]收处句：指好好唱歌结束的时候，如同细长的轻烟一样，绵绵不断。收，指歌曲结束。縑（sāo），同“縑”，抽茧出丝。

^[6]孤直句：谓好好歌声的高亢，镇定了行云。《列子·汤问篇》：“（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缙（gèng）云：急促的行云。

^[7]光明句：谓好好的歌声清亮圆润，如同滴下的水珠一样。

^[8]泥情句：谓好好的歌声缠绵悱恻，使得节奏急速的管乐为之迟滞。泥（nì），阻滞，滞留。急管，形容节拍急促，演奏热闹的乐奏。

^[9]流恨句：指歌曲唱到痛苦幽怨之处，使琴弦也为之呜咽。长弦，指弓弦细而长的乐器。

^[10]吴苑：即长洲苑，吴王之苑。故址在今江苏苏州市西南，太湖以北。

^[11]河桥：桥梁。酒旆：酒旗，酒家的标帜。

^[12]杜陵：地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杜牧家在长安杜陵。

【点评】

本诗作于大和六年，时杜牧三十岁，在宣州幕中。其时杜牧的府主是沈传师，传师之弟述师与歌伎张好好都在宣州，与杜牧都非常要好。张好好善于唱歌，是唐代最著名的歌女之一，宋代王灼《碧鸡漫志》，记载唐时歌女数人，就有张好好。这首诗主要描写好好歌声之动听，分三个层次，一连用了几个非常贴切的比喻，状好好歌声之美；接着写“吴苑春风起，河桥酒旆悬”，是最紧要之笔，以丽景衬歌声，构思新颖别致；最后写听了张好好之歌，触动自己的乡思，又是由景入情之笔。古代诗中，描写音乐及歌声之作，颇为难工。较著名者，有李贺《李凭箜篌引》、白居易《琵琶行》等。杜牧此诗也堪称上乘之作。

题安州浮云寺楼寄湖州张郎中^[1]

去夏疏雨余，同倚朱栏语^[2]。

当时楼下水，今日到何处。

恨如春草多，事与孤鸿去。

楚岸柳何穷，别愁纷若絮。

【注释】

^[1]安州：今湖北安陆。张郎中，即张文规，弘靖子，历拾遗、补阙、吏部员外郎。出为安州刺史，累迁右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桂管观察使。新、旧《唐书》附《张延赏传》。

^[2]去夏二句：谓去年夏天雨后，与张文规登安州浮云寺楼，一起凭栏而语。按张文规会昌元年（841）七月十五日自安州刺史迁湖州，是其夏尚在安州，杜牧先在蕲州看望病弟，是时由蕲州归京，途经安州，与张文规相会。去夏即会昌元年。

【点评】

这首诗作于会昌二年（842）春，时杜牧出守黄州，由京城赴任，途经安州。诗是杜牧寄张文规以表现别后相思之作。诗的妙处在于以草与絮比喻愁绪。恨如春草，愁若柳絮，喻情极为切至。春草长满天涯，状恨之极多；柳絮纷扬空中，喻愁之复杂。这种比喻，在以后的唐宋词人中用得相当普遍。如李煜《清平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贺铸《青玉案》：“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长安送友人游湖南^[1]

子性剧弘和，愚衷深褊狃^[2]。

相舍嚣饶中，吾过何由鲜^[3]。

楚南饶风烟，湘岸苦萦宛^[4]。

山密夕阳多，人稀芳草远^[5]。

青梅繁枝低，斑笋新梢短^[6]。

莫哭葬鱼人，酒醒且眠饭^[7]。

【注释】

^[1]湖南：唐湖南观察使的辖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南省地。

^[2]子性二句：谓你的性情十分平和，而我的胸怀却非常褊狭。剧，十分。褊狃，正直但不随和。

^[3]相舍二句：谓在长安这喧闹的地方分别以后，我的过失怎么能够减少呢？嚣讙（náo），喧哗吵闹。

^[4]楚南二句：谓楚南风烟弥漫，湘江萦回曲折，行程可能很艰苦。萦宛，萦回屈曲。

^[5]山密二句：谓湖南山峰攒聚，夕阳斜照，人烟稀少，芳草难寻。芳草，香草，常比喻才德兼备的人。

^[6]青梅二句：谓青梅结满了树枝，竹笋抽出了短短的新芽。斑笋，斑竹之笋。斑竹，即紫竹，竹有紫色或灰褐色的斑纹，也称湘妃竹。古代神话谓舜南巡不返，葬于苍梧。舜妃娥皇、女英思帝不已，泪下沾竹，竹悉成斑。事见任昉《述异记》卷上。

^[7]莫哭二句：杜牧对友人说，到了湖南以后，不要凭吊屈原，只管吃饭喝酒睡觉，过着悠闲的生活吧。这两句是作者的愤激之词。葬鱼人，指屈原。屈原被放逐到湖南之后，对渔父说：“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于是怀石，自投汨罗以死。”

【点评】

这首诗作于大中四年（850），时杜牧在长安。湖南，唐湖南观察使的辖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南省地。“山密夕阳多，人稀芳草远”是写景的佳句。作者在长安，而写楚地之景，纯属想象之笔。设想友人在夕阳之下的重峦叠嶂中行走，眼见芳草连绵无际，不免使人产生寂寥之感。明丽的景色中透露出作者对友人的惜别、关怀，情绪稍有伤感而不低沉。

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1]

小侄名阿宜，未得三尺长。

头圆筋骨紧^[2]，两脸明且光。

去岁学官人^[3]，竹马绕四廊^[4]。

指挥群儿辈，意气何坚刚^[5]。

今年始读书，下口三五行。

随兄旦夕去，敛手整衣裳。

去岁冬至日，拜我立我旁。

祝尔愿尔贵，仍且寿命长。

今年我江外^[6]，今日生一阳^[7]。

忆尔不可见，祝尔倾一觞^[8]。

阳德比君子^[9]，初生甚微茫。

排阴出九地^[10]，万物随开张^[11]。

一似小儿学，日就复月将^[12]。

勤勤不自己^[13]，二十能文章。

仕宦至公相^[14]，致君作尧汤^[15]。

我家公相家^[16]，剑佩尝丁当^[17]。

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18]。

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

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19]。

多是抚州写^[20]，今来五纪强^[21]。

尚可与尔读，助尔为贤良^[22]。

经书括根本^[23]，史书阅兴亡。

高摘屈宋艳^[24]，浓薰班马香^[25]。

李杜泛浩浩^[26]，韩柳摩苍苍^[27]。

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28]。

愿尔一祝后，读书日日忙。

一日读十纸，一月读一箱。

朝廷用文治^[29]，大开官职场。

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30]。

吾兄苦好古，学问不可量。

昼居府中治，夜归书满床。

后贵有金玉，必不为汝藏。

崔昭生崔芸^[31]，李兼生窟郎。

堆钱一百屋，破散何披猖^[32]。

今虽未即死，饿冻几欲僵。

参军与县尉^[33]，尘土惊劬勩^[34]。

一语不中治，笞捶身满疮^[35]。

官罢得丝发，好买百树桑^[36]。

税钱未输足，得米不敢尝。

愿尔闻我语，欢喜入心肠。

大明帝宫阙^[37]，杜曲我池塘^[38]。

我若自潦倒^[39]，看汝争翱翔^[40]。

总语诸小道，此诗不可忘。

【注释】

^[1] 本诗作于开成五年（840）冬至日，时杜牧三十八岁。诗言：“去岁冬至日，拜我立我旁。”“今年我江外，今日生一阳。”杜牧开成四年（839）在京任左补阙，开成五年（840）乞假往浔阳视弟眼疾，冬至日在浔阳度过，与诗吻合。

^[2] 紧：坚强。

^[3] 官人：做官的人。

[4]竹马：儿童游戏时当马骑的竹竿。

[5]意气：意志与气概。

[6]江外：谓杜牧在浔阳。古时称江南为江外。

[7]生一阳：即一阳生。冬至后白天渐长，古代认为是阳气初动，所以冬至又称一阳生。

[8]倾：干杯。觞（shāng）：酒杯。

[9]阳德：即阳气。《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注：“阳德，阳气在人者。阳气盈纯则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静；过则伤性，制和乐以节之。”君子：有才德的人。

[10]阴：比喻小人。九地：地下最深处。

[11]开张：开扩，展开。

[12]日就复月将：日有所得，月有所进。

[13]勤勤：勤勉的样子。

[14]仕宦：做官。公相：公侯将相。

[15]尧汤：古代的两位圣君。尧是传说中古帝陶唐氏之号；汤是商朝的开国之君成汤。

[16]公相家：因为杜牧祖父杜佑曾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的宰相，封岐国公，故称。

[17]丁当：响声。

[18]旧第二句：谓杜佑的故居非常豪华，位于长安城的中央。《长安志》卷七《唐京城》：“万年县所领朱雀门街之东从北……次南安仁门：太保致仕岐国公杜佑宅。”杜牧《长宰相求杭州启》：“某于京中，唯安仁旧第三十间支屋而已。”

[19]家集二句：谓家中有杜佑所撰的《通典》二百卷，上下驰骋，贯穿古今。家集，指杜佑所撰的《通典》，共二百卷。先是，刘秩采经史，自黄帝迄唐天宝末制度沿革设置，议论得失，撰《政典》三十五篇。佑因而广之，参以新礼，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成书于贞元十七年（801），前后费时三十六年。所述下迄唐天宝年间，肃宗、代宗以后的重要沿革，亦附载于注中，为我国现存最早专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

[20]抚州：杜佑曾任抚州刺史，故称。

[21]五纪强：杜佑为抚州刺史在大历十四年（779），至开成五年（840）已有六十一年，故称五纪强。

[22]贤良：有德行的人。

[23]根本：事物的本源或关键部分。

[24]屈宋艳：指屈原和宋玉的词藻。

[25]班马：指班固和司马迁。一说为班固和司马相如。清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小杜‘浓薰班马香’，对屈宋说，自指班固、司马相如，此二句谓诗赋也。上文已拈‘史书阅兴亡’，此不应复及马史、班史。杜诗‘以我似班扬’，班与扬可合称，则马亦可合称，不必定指马迁也。今人但因《班马异同》书名熟在人口，因此句指二史，其实非也。”

[26]李杜：李白与杜甫，盛唐时期两位伟大的诗人。浩浩：水大的样子。比喻李杜的诗歌气势浩如江海。

[27]韩柳：韩愈与柳宗元，中唐时期两位杰出的散文家。苍苍：天空。比喻韩柳的文章高接云天。

[28]争强梁：谓争高下。

[29]朝廷：即朝廷。文治：以文教施政治民。

[30]驱羊：清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卷一引《帝王世纪》：“黄帝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寤而叹曰：千钧之弩，异力者也，驱羊数万群，能牧民为善者也。于是依占而求之，得力牧于大泽，进以为将。”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一《符读书城南》条：“《符读书城南》一章，韩文公以训其子，使之腹有《诗》《书》，致力于学，其意美矣。然所谓‘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不见公与相，起延自犁锄’等语，乃是覬觐富贵，为可议也。杜牧之《寄小侄阿宜诗》亦云：‘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其意与韩类也。”

[31]崔昭四句：谓崔昭与李兼家富万金，而其子无能，均不能保守家产。清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卷一：“崔昭、李兼父子，新、旧《唐书》俱无传，表亦未见。《旧唐书·德宗纪》有岳州李兼，《权德舆传》有江西观察使李兼，当为一人。《唐会要·谥法篇》有台州刺史崔昭谥肃，赠刑部尚书。李兼谥昭。又《国史补》载裴佖姑夫为朝官，有雅望，朝退叹曰：‘崔昭何人？众口称美，此必行贿者也！如此安得不乱？’言未竟，阍者报寿州崔使君候谒，姑夫怒呵阍者，将鞭之，良久，束带强出。须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馔，又令秣马饲仆，姑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及入门，有得色，出怀中一纸，乃昭赠官纁千匹。据此诗云：堆钱百屋，破散披猖，明崔昭、李兼皆厚殖财贿，而其子不能守者，是行贿之崔使君，当即此崔昭也。又按：《旧纪》：‘兴元元年三月，岳州李兼，黔南元全柔，桂管卢岳加御史大夫，岳加中丞。’”

[32]披猖：分散，飞扬。此言钱财用尽。

[33]参军：即参军事，职责是参谋军务。唐时王府及节府使、州郡属官都有参军事。县尉：县衙的属官。

[34]劬勩（kuāng ráng）：劬，原注：“音匡。”勩，原注：“音穰。”急迫不安的样子。

[35]一语二句：谓唐朝参军与县尉的微职，受人轻视，一不小心，就会受到鞭打。

[36]官罢二句：谓任参军与县尉等微职，收入极少，官罢后所得，仅可买百株桑树。丝发，毫发，喻收入极少。

[37]大明：唐宫殿名。唐贞观八年（634），建永安宫，九年（635）改为大明宫。高宗龙朔二年（662）增建，改名蓬莱宫，长安元年（701）复称大明宫。亦谓之东内。内有含元、宣政、紫宸三殿；宣政左右为中书、门下二省，弘文、史二馆。自高宗后，皇帝常居其内。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大北门外东北三里许。

[38]杜曲：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少陵原东南。唐时为大姓杜氏聚居处。杜曲称北杜，杜固称南杜。其西为韦曲，为韦氏聚居之处。以地近宫阙，又世多贵官，故当时语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

[39]若：一作“苦”。潦倒：蹉跎失意，形容衰颓。

[40]翱翔：本指鸟飞，比喻飞黄腾达。

【点评】

这首诗作于开成五年（840）冬至日，时杜牧三十八岁。前一年，杜牧在京任左补阙，本年乞假赴浔阳看望患眼病的弟弟，冬至日在浔阳度过。这时杜牧的家人和子侄都在京城，故杜牧在节日之中，寄诗于小侄阿宜，勉励其读书与成长。其时阿宜很小，“未得三尺长”，但非常聪明，以至于学着官人，骑着竹马，指挥群儿，意气洋洋。今年开始读书，至于“下口三五行”。这首诗勉励其侄，主要有两个方面内容，一是读书，以杜牧的祖父杜佑作为典范。杜佑是中唐时的名相，很有经世治国的大略，更以著书立说为己任，他在为抚州刺史时，写了一部《通典》，前后费时三十六年，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专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到杜牧写这首诗时，已有六十多年了，杜牧一直藏于家中。对于祖宗的事业，堪为典范的有两个方面，一是经世致用的巨著，二是官至宰相的位置。他勉励小侄阿宜的也主要在这两个方面。当然，关于读书，除了家著之外，诗中还说：“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主要是经史和文学书籍。对于本朝的作家，特别推重李杜韩柳，可见杜牧主张读书应当全面发展，不可偏执一隅。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做官，故诗又说：“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这种思想是当时的社会背景所决定的。在唐代，读书与人的价值实现的中介主要是应科举考试，以至于做官。杜牧就是走的这条路，因此可以说是切身体会之言。今人往往对杜牧的这种思想进行批评，实则是对古人的苛求。

池州送孟迟先辈^[1]

昔子来陵阳^[2]，时当苦炎热。

我虽在金台，头角长垂折^[3]。

奉披尘意惊，立语平生豁^[4]。

寺楼最寡轩^[5]，坐送飞鸟没。

一樽中夜酒，半破前峰月^[6]。

烟院松飘萧^[7]，风廊竹交戛^[8]。

时步郭西南，缭径苔圆折^[9]。

好鸟响丁丁^[10]，小溪光汎汎^[11]。

篱落见娉婷^[12]，机丝弄哑轧^[13]。

烟湿树姿娇，雨余山态活。

仲秋往历阳^[14]，同上牛矶歇^[15]。

大江吞天去，一练横坤抹^[16]。

千帆美满风，晓日殷鲜血。

历阳裴太守^[17]，襟韵苦超越^[18]。

鞞鼓画麒麟，看君击狂节^[19]。

离袖飏应劳，恨粉啼还咽^[20]。

明年忝谏官^[21]，绿树秦川阔^[22]。

子提健笔来，势若夸父渴^[23]。

九衢林马挝，千门织车辙^[24]。

秦台破心胆^[25]，黥阵惊毛发^[26]。

子既屈一鸣^[27]，余固宜三刖^[28]。

慵忧长者来，病怯长街喝^[29]。

僧炉风雪夜，相对眠一褐^[30]。

暖灰重拥瓶，晓粥还分钵^[31]。

青云马生角，黄州使持节^[32]。

秦岭望樊川^[33]，祇得回头别。

商山四皓祠，心与孳蒲说^[34]。

大泽蒹葭风，孤城狐兔窟^[35]。

且复考诗书，无因见簪笏^[36]。

古训屹如山^[37]，古风冷刮骨。

周鼎列瓶罍^[38]，荆壁横抛擿^[39]。

力尽不可取，忽忽狂歌发^[40]。

三年未为苦，两郡非不达^[41]。

秋浦倚吴江，去楫飞青鹢^[42]。

溪山好画图，洞壑深闺闼^[43]。

竹冈森羽林^[44]，花坞团宫缬^[45]。

景物非不佳，独坐如鞿绁^[46]。

丹鹄东飞来^[47]，喃喃送君札^[48]。

呼儿旋供衫，走门空踏袜^[49]。

手把一枝物，桂花香带雪。

喜极至无言，笑余翻不悦^[50]。

人生直作百岁翁^[51]，亦是万古一瞬中^[52]。

我欲东召龙伯翁^[53]，上天揭取北斗柄^[54]。

蓬莱顶上斡海水^[55]，水尽到底看海空。

月于何处去，日于何处来？

跳丸相趁走不住^[56]，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皆为灰^[57]。

酌此一杯酒，与君狂且歌。

离别岂足更关意^[58]，衰老相随可奈何！

【注释】

[1]池州：又名池阳郡，故址在今安徽贵池县。孟迟，字池之，平昌（今山商河西北）人，一说青阳（今安徽青阳）人。会昌五年（845）易重榜进士。事迹见《唐才子传》卷六。先辈，唐时及第之进士间互相推敬谓之先辈。

[2]陵阳：安徽宣城。宋祝穆《方輿胜览》卷十五《宁国府》：“陵阳山，在宣城，一峰为叠嶂楼，一峰为谯楼，一峰为景德寺。”此处代指宣城。杜牧大和四年（830）至七年（833）在宣州沈传师幕府为从事，开成二年（837）至三年（838）在宣州从崔郸为判官。此处指开成中事。

[3]我虽二句：谓自己虽然受辟召在宣州幕府，但并不得意。金台，黄金台的简称，又称燕台，故址在今河北易县东南。相传战国燕昭王筑台于此，置千金于台上，延请天下士，故名。后人用此典故多指招纳贤士之所。杜牧此时受崔郸辟在宣州幕府，故言金台。头角，头顶左右突出的地方，常常用来比喻青少年的气概与才华。垂折，精神不振作的样子。

[4]奉披二句：谓有幸听到孟迟的话，惊动了我的世俗之见，感到平生立即豁然开朗。奉披，有幸听说。披为披览，引申为听说。尘意，世俗的想法。立语，顷刻之间。豁，开朗的样子。

[5]寺楼：即宣州开元寺楼。杜牧有《题宣州开元寺》《宣州开元寺南楼》等诗，可参看。寥轩：即轩寥，高飞的样子。此处描写楼角飞檐，如鸟之高飞。

[6]一樽二句：谓作者与孟迟饮酒至深夜，时月亮才从前面山峰上兴起。

[7]飘萧：飘动的样子。

[8]交戛：竹被风吹而相击声。

[9]时步二句：谓时而到外城去散步，缭绕小路的苔藓呈现出或圆或折的形态。

[10]丁丁：象声词。本为伐木声，《诗·小雅·伐木》：“伐木丁丁。”唐人常用以形容鸟声、琴声、佩玉声等。此处指鸟鸣声。

[11]泐泐（pā pā）：原注：“普八切。”水流声。

[12]篱落：即篱笆。用竹、苇或树枝等编成起隔离作用的栅栏。娉婷（pīng tíng）：姿态美好，此处代指少女。

[13]机丝：纺织机上的线纱。哑轧：纺织机声。

[14]历阳：即和州，又称历阳郡，今安徽和县。

[15]牛矶：牛渚山在安徽当涂县西北，山脚突出长江部为采石矶，又称牛矶或牛渚矶，是古代的重要渡口。

[16]一练句：谓长江如白练一般横亘大地。练，白色丝绢，比喻长江。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坤，八卦之一，象地。

[17]裴太守：裴传，杜牧的姊夫，时为和州刺史。裴传后又为大理少卿、江西观察使等职。太守，即州郡长官，唐代文人惯称刺史为太守。

[18]襟韵：情怀风度。苦：极，非常。超越：高超脱俗。

[19]鞞鼓二句：谓孟迟敲着皮革制成的画有麒麟图案的鼓，击出节奏极快的鼓点，裴传对此非常欣赏。鞞（mán），把皮革绷紧固定在鼓框的周围做成鼓面。节，节奏，节拍。

[20]离袖二句：谓作者与孟迟分别时举手劳问，依依不舍，以至怆然泪下。飏（zhān），风吹动的样子，此指挥手。

[21]明年句：杜牧开成三年（838）冬除左补阙，四年（839）初春赴任。此指开成四年在京为左补阙时。谏官，指左补阙，掌供奉讽谏。

[22]秦川：地名。自大散关以北，达于岐雍，夹渭川南北岸，沃野千里，以秦之故国，故称秦川。此谓以京城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带。

[23]子提二句：谓孟迟赴京应试，文笔纵横，气势如夸父逐日。夸父逐日，《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24]九衢二句：谓孟迟乘车骑马，走遍长安大街。九衢，四通八达的大道。马挝（zhuā），马鞭子。织车辙，谓车辙如织。

[25]秦台句：谓孟迟诗精深透辟，如秦镜之照人心胆。秦台，即秦镜，传说秦宫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人有疾病，掩心而照，即知病之所在。人有邪心，照之见胆张心动。事见《西京杂记》卷三。萧统《五月启》：“草叶飘风，影乱秦台之镜。”

[26]黥阵句：谓孟迟诗如黥布之布阵，谨严整束，足以惊人毛发。黥阵，黥布所布之阵。黥布即英布，汉六（今江苏六合）人，曾犯法黥面，故又称黥布。秦末率骊山刑徒起事，归附项羽，封九江王。楚汉相争时，萧何说之归汉，封淮南王，从刘邦击灭项羽于垓下。高祖十一年，发兵谋反，为番阳人所杀。事见《史记·黥布传》。黥布用兵善布阵，故称黥阵。

[27]子既句：谓孟迟怀才不遇，应举落第，未能一鸣惊人。一鸣，《韩非子·喻老》：“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史记·滑稽列传》：“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比喻平时默默无闻，突然做出惊人的表现。

[28]余固句：谓自己虽怀和氏之璧，而无人赏识。三刖，相传春秋楚人卞和发现了一块玉璞，先后献给楚厉王、楚武王，都被看成是石头，并认为卞和欺诈，被断去双足。等到楚文王即位，和氏又抱璞哭于荆山下，楚王使人剖璞加工，果得宝玉，称为和氏璧。事见《韩非子·和氏》。刖，古代的一种酷刑，即断足。

[29]慵忧二句：谓自己懒散多病，害怕与达官显者往来。慵，懒散。长者，贵显者之称。《史记·陈丞相世家》：“（张）负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以敝席为门，然门外多有长者车辙。”长街喝，谓显贵者出行，仪仗前面有开道者喝止行人避路。

[30]僧炉二句：谓风雪之夜，二人居于寺庙之中，对着炉火，共被而眠。褐，粗布制成的被子。

[31]暖灰二句：谓夜半时又在炉边饮酒，早晨起来分粥而食。暖灰，炉火至夜间的残烬。钵（bō），僧人盛饭之具。

[32]青云二句：谓自己不意之中忽然被擢拔，持节担任黄州刺史。青云，谓官高爵显。《史记·范雎传》：“段贾顿首言死罪曰：‘贾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马生角，比喻不可能之事或极不易做到之事。王充《论衡·感虚篇》：“传书言：燕太子丹朝于秦，不得去，从秦王求归。秦王执留之，与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乌白头，马生角，厨门木象生肉足，乃得归。’当此之时，天地祐之，日为再中，天雨粟，乌头白，马生角，厨门木象生肉足，秦王以为圣，乃归之。”使持节，古使臣出使，必持符节以作凭证。魏晋时，以持节为官名。唐初，诸州刺史加号持节，总管则加使持节，但实无节。此指出守黄州。按此二句乃激愤语，因杜牧出守黄州，乃是受人排挤出朝，故深为不满。

[33]秦岭：即终南山，亦称太一山、南山。樊川，水名，在长安城南，其地本杜县之樊乡，汉樊噲食邑于此，因以得名。《长安志图》卷中：“樊川，本樊噲食邑，故名。长安名胜之地。周处士夔、唐杜公牧之、祁国杜公、奇章牛公居皆在焉。唐人语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可见昔时之盛。”

[34]商山二句：谓赴黄州任时经商山四皓祠庙，心中想到四皓在汉初的所就好像撝蒲之戏一样。商山四皓，《题商山四皓庙》诗有“四老安刘是灭刘”之句，其议论颇异于人，故本诗又以撝蒲之戏视之。撝蒲（chū pú），古代的一种博戏，以掷骰子决胜负，得采有卢、雉、犖、白等称，后来泛称赌博为撝蒲。

[35]大泽二句：谓黄州处于云梦泽畔，地僻城孤，风吹蒹葭，狐兔出没，一片荒凉。杜牧《祭周相公文》：“黄州大泽，蒹葭之场。”又《黄州刺史谢上表》：“黄州在大江之侧，云梦泽南，古有夷风，今尽华俗。户不满二万，税钱才三万贯。”

[36]且复二句：谓在黄州只好研读《诗》《书》，而没有办法置身朝廷。诗书，《诗经》和《尚书》。簪笏，古代笏以书事，簪笔以备书。臣僚奏事，执笏簪笔，即谓簪笏。此处指为朝官。

[37]古训：先王的遗典。《诗·大雅·蒸民》：“古训是式，威仪是力。”《正义》：“古训者，故旧之道，故为先王之遗典也。”

[38]周鼎句：谓传国宝器与普通瓶罐同列。周鼎，周朝传国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后用来比喻宝贵的事物。罍（lái），盛流质的陶制容器，大肚小口。

[39]荆壁句：谓玉璧竟然遭到抛弃。荆壁，春秋楚人卞和得璞于荆山，剖璞得玉璧。后因以荆壁比喻优秀卓异的人才。擿（sà），原注：“苏割切。”侧手以击。

[40]忽忽：失意的样子。

[41]三年二句：谓会昌二年（842）至四年（844）为黄州刺史，首尾三年，后又转池州刺史，不可谓不显贵。

[42]秋浦二句：谓自己由黄州刺史转池州刺史，乘船而赴任。秋浦，池州治所在秋浦县。今属安徽省。吴江，池州附近的江面。池州古属吴国，故称。青鹢，鸟名，此指船头所刻的青鹢鸟图案。

[43]洞壑句：谓山谷幽深，如同闺房一般。壑（hè），山谷。闺闼（tà），内室，引申为闺房。

[44]竹冈句：谓山冈上竹林森严整肃，如同羽林一般。羽林，是皇帝卫军的名称。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置建章营骑，后改名羽林骑。唐设左右羽林卫，也叫羽林军，置有大将军、将军等官，掌统北衙禁兵，督摄仪仗。此处比喻大雨，宋王观国《观林诗话》：“牧又多以竹、雨比

羽林。《栽竹》诗云：‘历历羽林影。’”

[45]花坞句：谓花圃中花团锦簇，绚丽多姿。花坞（wù），四面高起而中间凹下的花圃。缣（xié），染花的丝织品或织物上的印染花纹。

[46]鞲继：束缚之物。鞲（gōu），臂套，用皮制成，射箭、架鹰时缚于两臂束住衣袖以便动作。继（xiè），绳索。

[47]丹鹊：鸟名。《拾遗记》卷二：“涂修国献青凤、丹鹊各一雌一雄。”

[48]喃喃：鸟啼声。

[49]呼儿二句：谓得到孟迟来拜访的消息后，急呼儿子快取衣服，未及穿鞋就出门迎候。旋（xuàn），原注：“去声。”

[50]翻：反而。

[51]直：就是，即使。

[52]一瞬：一眨眼，比喻时间极为短促。

[53]龙伯翁：古代神话中巨人国的人物。巨人国即龙伯国，其人长数十丈，举足不盈数步，而及于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事见《列子·汤问》。

[54]北斗柄：即斗杓。北斗七星，四星像斗，三星像杓。杓即柄。

[55]蓬莱：山名。古代方士传说为仙人所居。《史记·封禅书》：“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斡（wò）：旋转。

[56]跳丸句：谓时光流逝非常迅速。参《寄浙东韩乂评事》诗注。

[57]尧舜句：谓历史上的圣君贤士也皆随时光流逝而化为灰烬。周，即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子，辅助武王伐纣，建立周朝。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平定内乱，并制定了周代的礼乐制度。孔，孔子，名丘，字仲尼。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经过系统化，成为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子本人也被历代统治者尊奉为至圣先师。

[58]关意：挂念，关心。

【点评】

这首诗作于会昌六年（846），时杜牧为池州刺史。孟迟及第在会昌五年（845），是由于杜牧在池州将其乡贡入京的。可见杜牧对人才的识拔之功。唐朝进士及第后，互相推敬称先辈。故杜牧也是如此。孟迟在当时很有诗名，尤其工写绝句。据诗中所说，开成三年的夏天，杜牧在宣州幕中时，孟迟曾来到宣州拜访他，二人相互游乐，相互谈笑，甚为愉快。同年八月，二人同游宣州当涂县的牛渚山，远望吞天东去的浩瀚长江，如同一条白练横亘大地，更见风帆远去，颇生豪情胜慨。当涂对岸即和州，当时的和州刺史是杜牧姊夫裴俦，杜牧与孟迟，也受到裴俦的热情招待。明年，杜牧为左补阙，孟迟也来应举，但考试失利，杜牧此时在朝中做官，沉沦下僚，也颇不得志，二人为排遣郁闷，常到寺庙同游，并在风雪之夜，住在庙中。后来杜牧做了黄州刺史，与孟迟分别。会昌四年九月迁池州，孟迟来拜访杜牧，杜牧很高兴，就将他和卢嗣立贡举入京。次年都中了进士。唐代中进士第以后，往往要回乡觐省，以后再赴长安，或应制科，或从吏部试，当孟迟赴长安时，杜牧就作了这首诗送他。诗中主要描述二人的情谊，而更值得称道的还在于结尾几句的抒情。杜牧这时在池州僻左，颇不得志，他的出守外州，是朝廷党争、人事倾轧的结果。他那经世治国的抱负远不能实现，加以衰老相催，颇生无可奈何之感，对一世看得很淡漠，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皆为灰”，只有对酒狂歌，以及时行乐。

情诗恋歌·赢得青楼薄幸名

赠别二首

娉娉裊裊十三余^[1]，豆蔻梢头二月初^[2]。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3]。

多情却似总无情^[4]，惟觉樽前笑不成^[5]。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注释】

^[1]娉娉裊裊（pīng pīng niǎo niǎo）：形容女子的姿态美。

^[2]豆蔻：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又名草果。分肉豆蔻、红豆蔻、白豆蔻等种。红豆蔻生于南海诸谷中，南人取其花未大开者，名含胎花，言如怀孕之身。诗人以喻未嫁之少女，言其少而美。

^[3]春风二句：谓在春风吹拂下的繁华的十里扬州城，红粉佳丽无数，但卷起珠帘一看，却都没有你漂亮。

^[4]却似：反倒像。

^[5]樽：酒器。

【点评】

这组诗作于大和九年（835）。大和七年（833），杜牧受淮南节度使牛僧孺之辟，为节度推官、监察御史里行，转掌书记。在扬州供职期间，生活浪漫，常出入于歌楼舞榭之中。本诗是大和九年春调回京城为监察御史，离扬州前夕赠妓之作。据晚唐高彦休《唐阙史》记载：唐中书舍人杜牧，少年时才气横溢，下笔成章。弱冠考取进士，又登制科。他仪态潇洒，性格疏荡。正逢丞相牛僧孺出镇扬州，辟为节度掌书记。杜牧在供职之暇，以宴游为事。扬州是当时的风景胜地，倡楼之上，常常有数以万计的绛纱灯，辉耀罗列于空中，在九里三十步的长街中，珠翠填咽，如同仙境。杜牧驰逐于此，几无虚夕。牛僧孺秘密安排吏卒三十人，便服尾随，暗中保护他。等到他要调到京城做监察御史的时候，牛僧孺在中堂设宴饯送，席间告诫说：“以御史的气概，自己应该能够顺利地走上仕途，但是我经常考虑，你风情不节，有时会伤害身体。”杜牧回答说：“某经常检点自己，不至于到您忧虑的程度。”牛僧孺笑而不答，派侍从取出书匣，拿出一本精制的册子，打开给杜牧看。其中记载的都是僧孺所派吏卒的秘密报告，有数十百条，都是说：某月某日的晚上，杜书记经过某家，无恙；某日的夜间，杜书记宴于某家，无恙。杜牧对此非常惭愧，随即感激涕零，拜谢牛僧孺，并终生不忘。这两首诗的背景大致如此。二诗虽为别妓之作，但都是杜牧真情实感的流露。二诗都用比兴手法，表现作者对于对方的情意。前者偏重于表现对方的美貌，说她娇艳出众，其他的扬州妓女都比不上她，这是对比的手法；又用含苞待放的豆蔻花来形容她的情态，这是比喻的方法。后者侧重别情，前半直接写情。二人过去欢聚一起，自是多情，而今离别，又是无情，心情非常矛盾。究竟是无情还是有情，诗人也感到迷惘了。仔细玩味，都是内心多情，而表现无情，有者只是感伤。有情指欢情，无情指离别。在此离筵之上，都想以笑容来安慰对方，然而又笑不成。因为不得不离别。多情而离

别，既无可奈何，又万不得已。所以这“无情”与“有情”四字，包含了诗人无限的委婉曲折的心思。后半比喻言情。二人相对无言，欲笑而不成，只有面前的蜡烛，彻夜长明，似乎替人垂泪。烛本无知，而这里赋予其情，这是诗歌的移情表现，使人的感情更深一层。清黄叔灿《唐诗笺注》：“曰‘却似’，曰‘惟觉’，形容妙矣。下却借蜡烛托寄，曰‘有心’，曰‘替人’，更妙。宋人评牧之诗，豪而艳，宕而丽，其绝句于晚唐中尤为出色。”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窥见晚唐社会的风气以及士子的心理状态，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遣怀

落拓江南载酒行^[1]，楚腰肠断掌中轻^[2]。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3]。

【注释】

^[1]落拓句：谓曾经在江南之地，自由放纵，饮酒畅游。落拓，放浪不羁，无拘无束。与《张好好诗》“落拓更能无”同义。一本作“落魄”，谓困顿失意。江南，指扬州。一本作“江湖”。

^[2]楚腰句：谓欣赏那纤细柔美的轻盈体态，令人销魂。楚腰，《韩非子·二柄》：“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后因以楚腰泛指女子的细腰。肠断，形容令人销魂的程度。一作“纤细”。

^[3]十年二句：谓十年过去了，回想扬州的往事，犹如一场大梦，只是赢得了青楼薄幸的名声。青楼，唐时指歌楼舞馆，后世遂专指妓院。薄幸，薄情负心。赢得，一作“占得”。

【点评】

这首诗是回忆在扬州幕中放荡不羁的生活，浑如一梦。唐代扬州非常繁华，妓馆甚多，杜牧为牛僧孺淮南节度府掌书记，纵情声色，流连于歌楼舞榭之中，本诗所谓“扬州梦”即指此事。后人大多认为这首诗是艳诗，然细细玩味，并非如此。因为这首是忆旧之作，故想到年轻时扬州冶游之事，而感慨万千。题曰《遣怀》，则分明是抒发感慨之作。此时杜牧年过四十，回忆以前，或有追悔，或有责备，或有感伤，或有留恋，或有醒悟。往事如烟，不堪回首，这些都不是“艳情”二字所能容纳的。但言情仍然是这首诗的重要方面。刘永济《唐诗绝句精华》称：“次句即落拓之说，诗意言人视己轻也，非谓扬州之妓。三四句转入扬州一梦，徒赢得青楼女妓以薄幸相称，亦以写己落拓无聊之行为也。总之才人不得见重于时之意，发为此诗，读来但见其傲兀不平之态。世称杜牧诗情豪迈，又谓其不为齷齪小谨，即此等诗可见其概。”

叹花

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

可怜风摆花狼藉，绿叶成阴子满枝。

【点评】

这首诗大致作于大中四年（850）杜牧为湖州刺史时。据晚唐人高彦休《唐阙史》记载：杜牧听说吴兴郡多美女，尤其有长眉纤腰貌类神仙者，因此在罢宣州从事任后，专门到吴兴去观赏。当时的湖州刺史颇闻其名，迎接招待非常豪华。杜牧到了湖州，终日痛饮，并观赏府中官妓，说：“善则善矣，但与传说者不很相称。”而对让私选的妓人则说：“美则美矣，但也未惬所愿。”因而想离开湖州。刺史询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愿泛彩舟，让州人纵观，我四处观赏后，将无所恨。”刺史甚为高兴，选择吉日，大办彩舟，而两岸观者如堵，杜牧在此中寻觅，一直无所得。等到傍晚时分，观者渐散，忽然在河曲之岸边见一乡间妇女携带幼女。杜牧说：“此奇色也！”很快将要接母女二人接至彩舟之上，并要与之说话。其女幼小恐惧，很不自安。杜牧说：“今日不必带去，但要约定一个日期。”于是赠送一箱罗帛作为凭据。妇女推辞说：“以后如果不守信用，恐怕女儿受累。”杜牧说：“不然，我现在回到京城，就要求做此州刺史。如果我十年不来，此女可以嫁人。”于是将盟约写在纸上，然后分别。其后十四年，杜牧为湖州刺史。到郡三日，就派人搜访，其女已嫁于人三年，并生了两个儿子。杜牧召其母并反问她：“既然收我的聘礼，为什么不守信用？”其母就出示以前的盟约给杜牧看，并说：“等你十年，不来而后嫁人，嫁了三年，并生了两个儿子。”杜牧沉思片刻说：“说得也有道理！”因赠《叹花》诗一首以抒发其感慨。这首诗不见于杜牧的文集，仅见于别集，故后代学者不少人怀疑是伪作。其实大概是杜牧不满意这类艳情之诗，在临终前焚稿，故在焚中。但这首诗已广泛流传于社会，故宋人所搜集杜牧佚诗，将其录入《别集》。以这首诗与杜牧《遣怀》等诗相比较，风格一致，表明晚唐文人生活放荡浪漫的一面。杜牧在这方面尤为典型，故流传了不少佳话，这首诗也是广泛流传的佳话之一。

李司空席上作

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

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

【点评】

这首诗大约作于开成初年杜牧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时。李司空，或说是李愿，或说是李拭，或说是李听，难以确定为谁。这首诗联系着杜牧的一段佳话。据唐人孟棻《本事诗·高逸篇》所载：杜牧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时，李司空罢镇闲居，声伎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都来拜见。李于是大开筵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与会。因为杜牧是御史台宪官，不敢邀请。杜牧派座客传达自己愿意参与的意图。李不得已，才发出邀请书。杜牧这时正在对花独酌，也已经酣畅，见到邀请，很快赶来。当时聚会者已饮酒，周围有女奴百余人，皆是绝艺殊色。杜牧独坐于南行，瞪目注视，饮了三大杯酒之后，问李说：“听说有紫云这个人，哪一个是？”李指给杜牧看。杜牧凝视了很长时间，说：“名不虚传，应该送给我。”李低下头暗笑，诸位妓女也回首破颜而笑。杜牧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说：“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旁若无人。这首诗也不见于杜牧的《樊川文集》，故后人亦疑为伪作。但以杜牧的个性及平时所为来看，也有写这首诗的可能，况且诗的情调与《遣怀》《叹花》等亦颇相似。故仍将其选入。

见吴秀才与池妓别，因成绝句

红烛短时羌笛怨^[1]，清歌咽处蜀弦高^[2]。

万里分飞两行泪，满江寒雨正萧骚^[3]。

【注释】

^[1]羌笛：古代的管乐器，长二尺四寸，三孔或四孔，因出于羌中，故名。

^[2]蜀弦：即蜀琴。相传汉司马相如工琴，故以其所用之琴为蜀琴；亦泛指蜀中所制的琴。

^[3]萧骚：形容风吹树木或雨滴树木的声音。

【点评】

这首诗作于杜牧为池州刺史时。吴秀才，名未详。全诗描写的是文人与妓女的离情。前二句写离别时的情景，红烛渐短，夜色已深，羌笛演奏的音乐，如怨如诉，蜀弦高处，歌声正动离情，呜咽感人。在这种情形之下，有情人将要万里分飞，悲怨可以想见。第三句直接描写离情，万里分飞与两行泪，一近一远，两相对比，不仅言情深刻，更给读者展示了较为广阔的境界。第四句是典型的环境描写，以雨滴树木之声衬托离情，更使人想到吴秀才去后，池妓凄凉之景，与二人两地相思之情。这首诗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表现了晚唐社会的一个侧面，即文人与妓女的关系，在当时，文人与歌伎或艺伎的关系密切，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并非视为违反名教之事。妓女与秀才的离合，往往会演为极为动人的佳话。故杜牧被视为风流才子，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关。

妇女生活·轻罗小扇扑流萤

奉陵宫人^[1]

相如死后无词客^[2]，延寿亡来绝画工^[3]。

玉颜不是黄金少^[4]，泪滴秋山入寿宫^[5]。

【注释】

^[1]奉陵宫人：陪伴侍奉帝王陵墓的宫人。

^[2]相如句：谓司马相如死后，再没有人为宫女写《长门赋》了。相如，司马相如，西汉著名的辞赋家。汉武帝陈皇后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听说司马相如工为文章，就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相如就作了《长门赋》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

^[3]延寿句：谓毛延寿死后，也没有人给后宫美女画图了。延寿，指毛延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南）人。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使毛延寿等画工图形，按图召幸。诸宫人皆赂画工，独王昭君（名嫕）不肯，遂不得见。其后匈奴求美人为阏氏，遂遣昭君，临行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元帝穷案其事，毛延寿等画工皆弃市。

^[4]玉颜句：传说汉成帝时，宫女大都出钱贿赂画工，争取召幸的机会，至少不下五万钱。玉颜，代指宫女。

^[5]寿宫：皇帝的陵墓。

【点评】

奉陵制度始于西汉武帝茂陵，见《汉书·贡禹传》。唐时犹遵此制。据《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纪》胡三省注：“宋白曰：凡诸帝升遐，宫人无子者，悉遣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栉，治衾枕，事死如事生。”白居易《新乐府·陵园妾》诗：“陵园妾，颜色如花命如叶。命如叶薄将奈何，一奉寝宫年月多。……山宫一闭无开日，未死此生不令出。”杜牧此诗，不仅对残酷的封建制度进行批判，也对命运悲惨的妇女给予同情。

出宫人二首

闲吹玉殿昭华管^[1]，醉折梨园缥蒂花^[2]。

十年一梦归人世^[3]，绛楼犹封系臂纱^[4]。

平阳拊背穿驰道^[5]，铜雀分香下璧门^[6]。

几向缀珠深殿里，妬抛羞态卧黄昏。

【注释】

^[1]昭华管：乐器名，即玉管。传说秦咸阳宫有玉管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辚相次，吹熄亦不复见。铭曰：“昭华之管。”

^[2]梨园：唐玄宗曾选乐工三百人、宫女数百人，教授乐曲于梨园，亲自订正声误，号“皇帝梨园子弟”。梨园故址在长安禁苑中。缥蒂花，《西京杂记》卷一：“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亦有制为美名，以标奇丽……缥蒂梨。”

^[3]十年句：谓在宫中十年，犹如一场大梦，现在又回到了人世。

^[4]绛楼句：谓绛楼之上，还封存着系臂的红纱。意谓皇帝除了这些宫女，还要强迫另一些女子入宫。系臂纱，晋武帝既平蜀吴，追求声色，民间女子有姿色者，吏以绯彩结女臂，强纳入宫，虽豪家往往不免。

^[5]平阳拊背：《史记·外戚世家》：“卫皇后字子夫……出平阳侯邑……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宫，子夫上车，平阳主拊其背曰：行矣，强饭，勉之！即贵，毋相忘。”拊背，轻拍肩背。

^[6]铜雀分香：铜雀，即铜雀台。汉末建安十五年（210）冬曹操所建。周围殿屋一百二十间，连接榱桷，侵彻云汉。铸大孔雀置于楼顶，舒翼奋尾，势若飞动，因名铜雀台。故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古邺城的西北隅，与金虎、冰井合称三台。分香，即分香卖履。东汉末，曹操造铜雀台，临终时吩咐诸妾：“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又说：“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为，学作履组卖也。”后以分香卖履喻临死不忘妻妾。

【点评】

这组诗深刻地揭示了宫人内心的寂寞与痛苦，也给封建制度以有力的抨击。明周昉《唐诗选脉会通评林》：“热极者肠，冷极者意。热极令人欲叫，冷极令人自叹。前追思昔时之虚宠，后叹想今日之空花。盖人生幻世，荣瘁喧寂，总属梦中，何独宫人然？退而犹恋系臂之纱，尤是世人常态。”

宫词二首（其二）

监宫引出暂开门，随例须朝不是恩^[1]。

银钥却收金锁合，月明花落又黄昏^[2]。

【注释】

^[1]监宫二句：谓监宫者暂时开了宫门，把宫女带出去，这是按惯例朝见皇帝，并不是恩宠。监宫，指太监。

^[2]银钥二句：谓朝见之后，又关上了宫门，收去钥匙，随着月明花落，又一个难熬的黄昏到来。

【点评】

这首诗描写失宠宫女的幽怨之情。宫人闭锁长门，也有出来朝君之例，但必须由监宫领出。“暂开门”表示朝君之不易。而这种朝君只不过是随例而已。因非沐皇恩，故更添愤怨。待重入冷宫，监宫收钥合锁后，此情此景，比不朝君更惨。这时宫女独不成眠，所见者，只有满宫明月，空庭落花，往日凄清之景，又重现目前。全诗不着一“怨”字，但字字怨入骨髓。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五言：“此绝句极佳，意在言外，而幽怨之情自见，不待明言之也。诗贵夫如此，若使人一览而意尽，亦何足道哉！”

月

三十六宫秋夜深^[1]，昭阳歌断信沉沉^[2]。

惟应独伴陈皇后^[3]，照见长门望幸心^[4]。

【注释】

[1]三十六宫：形容宫殿之多。班固《西都赋》：“离宫别馆，三十六所。”骆宾王《帝京篇》：“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

[2]昭阳：即昭阳殿。汉武帝时后宫八区有昭阳殿，成帝时赵飞燕居之，贵倾后宫。后世常以昭阳代皇后之宫。歌断：歌声停歇。沉沉：深沉的样子。此处表示无声无息。

[3]陈皇后：汉武帝刘彻的姑母长公主之女，姓陈。刘彻四岁时封胶东王，长公主抱置膝上，问：“儿欲得妇否？”指其女阿娇，又问：“阿娇好否？”答：“欲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及即帝位，立为皇后。失宠后废居长门宫。

[4]长门：汉宫名。本窦太主长门园，武帝更名长门宫。时陈皇后失宠于武帝，别在长门宫，使人奉黄金百斤，令司马相如为《长门赋》。

【点评】

这是一首宫怨诗。本来非常豪华的宫廷，到了深夜，歌断音沉。只有像陈皇后那样失宠的宫女，彻夜无眠，希望皇帝的临幸。可是皇帝从不临幸，只有多情的明月在伴随着她。诗的妙处便是将明月拟人化，把月的感情与人的感情融为一体，使宫人的怨恨进一步升华。

秋夕

红烛秋光冷画屏^[1]，轻罗小扇扑流萤^[2]。

瑶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3]。

【注释】

^[1]画屏：饰有图案的屏风。

^[2]轻罗小扇：用细绢制成的团扇。

^[3]牵牛织女星：俗称牛郎织女星，二星隔银河相对。古代神话以牵牛织女为夫妇，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故人间常以比喻夫妇。

【点评】

这首诗又收入王建宫词一百首中，误。杜牧诗以拗峭险侧的风格著称于世，而《秋夕》却是典型的清婉平丽之作，代表了另一种风格。诗人巧妙地选取了一个宫女秋夜乘凉的情景，含蓄地表达出她们宫中生活的寂寞、无聊与苦闷。“不明言相怨之情，但以七夕牛女会合之期，坐看不睡，以见独处无郎之意”（刘永济《唐诗绝句精华》216页）。短短二十八字，用白描的手法给读者展示了封建帝王后宫的一个侧面，揭示了这个宫女的内心世界。诗的最成功之处就是将宫女深深的哀怨融化于清丽的夜色之中，并激发无数读者的同情与思索。清人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二十称杜牧诗“远韵远神”，这首诗最能代表这种特色。

闺情代作^[1]

梧桐叶落雁初归，迢递无因寄远衣^[2]。

月照石泉金点冷，风酣箫管玉声微^[3]。

佳人力杵秋风处^[4]，荡子从征梦寐希^[5]。

遥望戍楼天欲晓^[6]，满城冬鼓白云飞^[7]。

【注释】

[1] 闺情：妇女抒发思念远人的感情。

[2] 梧桐二句：谓当梧桐叶落，北雁南飞的深秋时节，思妇欲寄征衣而无法到达。迢递，遥远的样子。

[3] 月照二句：谓当时所见的只有月照石泉，光如金点，给人以寒意，所闻的是玉箫声远，风吹低迷。风酣箫管，用萧史吹箫典，《文选》南朝鲍照《升天行》：“凤台无还驾，箫管有遗声。”注：“《列仙传》：萧史者，秦缪公时人也。善吹箫。缪公有女号弄玉，好之，公遂以妻之，遂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十年，吹似风声，凤凰来止其屋，为作风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旦皆随凤凰飞去。”

[4] 力杵：尽心洗衣服。杵，捶衣用的棒槌。

[5] 荡子：飘荡不归的男子。此处指征夫。

[6] 戍楼：边防驻军的瞭望楼。

[7] 冬鼓：即冬冬鼓，警夜的街鼓。

【点评】

杜牧此诗是代拟之作。闺情，妇女抒发思念远人的感情。清钱谦益、何焯《唐诗鼓吹评注》卷六：“此良人从征代拟闺情而作也。首言秋时寄衣，路远莫致，但见月映流泉，光如金点，玉箫声远，风吹低迷而已。夫以寄衣极远，故佳人力杵于秋风之外，而既伤迢递，则荡子从征还家之梦亦稀也。然我之所思忆良人者，无时可已，当晓望之际，惟听高城鼓漏之声，而白云飞绕于戍楼尔，此时闺情其何似哉！”

张好好诗^[1]

牧大和三年^[2]，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3]。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来乐籍中^[4]。后一岁，公移镇宣城，复置好好于宣城籍中^[5]。后二岁，为沈著作述师以双鬟纳之^[6]。后二岁，于洛阳东城重睹好好^[7]，感旧伤怀，故题诗赠之。

君为豫章姝^[8]，十三才有余。

翠茁凤生尾，丹叶莲含跗^[9]。

高阁倚天半^[10]，章江联碧虚^[11]。

此地试君唱，特使华筵铺^[12]。

主公顾四座^[13]，始讶来踟蹰^[14]。

吴娃起引赞^[15]，低徊映长裾^[16]。

双鬟可高下，才过青罗襦^[17]。

盼盼乍垂袖^[18]，一声雏凤呼^[19]。

繁弦迸关纽^[20]，塞管裂圆芦^[21]。

众音不能逐，裊裊穿云衢^[22]。

主公再三叹，谓言天下殊。

赠之天马锦^[23]，副以水犀梳^[24]。

龙沙看秋浪^[25]，明月游东湖^[26]。

自此每相见，三日已为疏。

玉质随月满^[27]，艳态逐春舒^[28]。

绛唇渐轻巧^[29]，云步转虚徐^[30]。

旌旆忽东下，笙歌随舳舻^[31]。

霜凋谢楼树^[32]，沙暖句溪蒲^[33]。

身外任尘土，樽前极欢娱。

飘然集仙客^[34]，讽赋欺相如^[35]。

聘之碧瑶佩，载以紫云车^[36]。

洞闭水声远，月高蟾影孤^[37]。

尔来未几岁，散尽高阳徒^[38]。

洛城重相见，倬倬为当垆^[39]。

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须？

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40]？

门馆恸哭后^[41]，水云秋景初^[42]。

斜日挂衰柳，凉风生座隅^[43]。

洒尽满衿泪，短歌聊一书。

【注释】

^[1]张好好：唐代著名歌伎。

^[2]大和：唐文宗年号，公元827至公元835年。

^[3]吏部沈公：沈传师，字子言，吴（今江苏苏州）人。大和二年（828）十月以尚书右丞出为江西观察使。召杜牧入幕。大和九年（835）四月，卒于吏部侍郎任，故称“吏部沈公”。

^[4]乐籍：乐部的名籍。古时官伎属于乐部，故称乐籍。

^[5]宣城：今安徽宣州。

^[6]沈著作述师：沈述师字子明，传师弟，为著作郎。著作，官名，即著作郎或著作佐郎。双鬟：将头发屈绕如环，挽成双髻。

^[7]洛阳：唐东都，今河南洛阳。杜牧大和九年（835）秋七月，以监察御史分司东都。

^[8]豫章：郡名，即洪州。沈传师为江西观察使驻于此地。故治在今江西南昌。姝：美女。

^[9]翠茁二句：谓好不好像初长出翠尾的凤凰，又如含苞待放的红莲花。茁，长出。跗（fū）：通“拊”，花萼。

^[10]高阁：指滕王阁。旧址在江西新建县西章江门上，西临大江。唐显庆四年（659）滕王李元婴为洪州都督时所建，故名。

^[11]章江：即章水。江西赣江的西源。源出崇义县聂都山，东北流入赣县，与贡水合流为赣江，经南昌，流入鄱阳湖。碧虚：天空。

^[12]华筵：丰盛的筵席。

^[13]主公：指沈传师。

^[14]踟蹰（chí chú）：徘徊不前的样子。

^[15]吴娃：吴地的美女。引赞：引导性的称赞，相当于现在的报幕。

^[16]低徊：徘徊留恋之态。裾（jū）：衣服的前襟。

^[17]罗襦：丝罗制成的短袄。

^[18]盼盼：注视的样子。

^[19]雏凤：小凤凰。

^[20]繁弦：急促的乐声。关纽：琴弦的转轴。

[21]塞管：即芦管，一种少数民族传入的乐器。

[22]裊裊：歌声绵延不绝。云衢：天空。

[23]天马锦：谓沙狐皮做成的锦裘。

[24]水犀梳：以水犀角制成的名贵梳子。水犀，犀牛的一种。

[25]龙沙：地名，在南昌城北。

[26]东湖：在南昌城东，随城回曲，水通章江，与龙沙都是当名的游览胜地。

[27]玉质：玉体。指张好好。

[28]舒：舒展。指体态日渐丰满。

[29]绛唇：朱唇。

[30]云步：飘逸如云的脚步。虚徐：轻柔，舒缓。

[31]旌旆二句：谓沈传师调任宣州观察使，旗帜沿江东下，好好也随船而去。时当大和四年（830）年九月。旌旆，唐节度使仪仗有旌节，故此代沈传师。笙歌，指善歌的张好好。舳舻（zhú lú），船尾为舳，船头为舻，这里指首尾相接的船只。

[32]谢楼：即谢朓楼，在宣城北，一名北楼，南齐宣城太守谢朓所建。

[33]句溪：一名东溪，从宣城东流过，溪流回曲如“句”字形，故名。

[34]集仙客：指沈述师。原注：“著作尝任集贤校理。”集仙本为宫殿名，开元中置，内设书院，置学士、直学士等。开元十三年（725）改集仙殿为集贤殿。

[35]讽赋：作赋。欺：压倒。相如：即司马相如（前179—前117），西汉著名辞赋家，著有《子虚赋》《上林赋》等。

[36]聘之二句：谓沈述师以隆重的礼节聘娶张好好。碧瑶佩，即碧玉佩。紫云车，本为仙家所乘，《博物志》卷八：“王母乘紫云车而至于殿西。”这里形容豪华的车子。

[37]洞闭二句：谓好好做了沈述师之妾后，不再和故人往还。上句暗用刘晨、阮肇之事。相传汉永平年间，浙江剡县人刘晨、阮肇到天台山采药迷路，遇到两个仙女，被邀至家中。半年后回家，子孙已过七代。后重入天台山访仙女，踪迹渺然。下句暗用嫦娥奔月之事。嫦娥本为后羿之妻，因偷窃长生不老药而逃到月中，“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

[38]高阳徒：谓酒徒。《史记》载，刘邦引兵过陈留，高阳儒生酈食其求见。使者进去通报，刘邦说：“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使者出去传告，酈生瞋目按剑对使者说：“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遂延入。终受重用。

[39]娉娉（chūō chuō）：美好的姿态。当垆：卖酒。《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卓文君随司马相如私奔后，无以为生，不久重返临邛，买一酒店卖酒，而让卓文君当垆。垆，酒店里安放酒瓮、酒坛的土台子，代指酒店。

[40]落拓：无拘无束，自由放纵。

[41]门馆句：指为沈传师的去世而伤心地痛哭。因杜牧曾在沈幕为僚，故称门馆。这里用羊昙哭谢安的典故。《晋书·谢安传》：“羊昙者，太山人，知名士也。为安所爱重。安薨后，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尝因石头大醉，扶路唱乐，不觉至州门。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感不已，以马策扣扉，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恸哭而去。”

[42]水云句：指目前自己的处境，在秋天的景色中，自己任分司东都的闲职。

[43]座隅：座边。

【点评】

这首诗作于大和九年（835）秋。其时杜牧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故于洛阳重见张好好。这首诗主要记述张好好的身世，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诗的大部分写张好好姿色美丽、乐技高超以供人娱乐的生活情况。最后写重见好好之后，二人境遇都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不禁感慨万千。在诗中，他没有鄙弃这些歌

伎，而是流露出深挚的情感与极大的同情，写出了她们的理想与追求，她们的苦闷与悲哀。杜牧这首诗还有自书真迹传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北宋时《宣和书谱》卷九称其书法“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清人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二三《书画类》说：“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并序》真迹卷，用硬黄纸，高一尺一寸五分，长六尺四寸，末阙四字，与本集不同者二十许字。”自书诗卷后还有明人董其昌跋语：“樊川此书，深得六朝人气韵，余所见颜柳以后，若温飞卿与牧之，亦名家也。”真迹流传至今弥足珍贵，可见杜牧的书法造诣极深，只是被他的诗名所掩盖，故不为世人所知罢了。

杜秋娘诗^[1]

杜秋，金陵女也^[2]。年十五，为李锜妾^[3]。后锜叛灭，籍之入宫^[4]，有宠于景陵^[5]。穆宗即位^[6]，命秋为皇子傅姆^[7]。皇子壮，封漳王^[8]。郑注用事^[9]，诬丞相欲去异己者^[10]，指王为根^[11]。王被罪废削^[12]，秋因赐归故乡。予过金陵，感其穷且老，为之赋诗。

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13]。

其间杜秋者，不劳朱粉施^[14]。

老髯即山铸，后庭千双眉^[15]。

秋持玉斝醉，与唱金缕衣^[16]。

髯既白首叛，秋亦红泪滋^[17]。

吴江落日渡，灞岸绿杨垂^[18]。

联裾见天子，盼眄独依依^[19]。

椒壁悬锦幕，镜奁蟠蛟螭^[20]。

低鬟认新宠，窈袅复融怡^[21]。

月上白璧门，桂影凉参差^[22]。

金阶露新重，闲捻紫箫吹^[23]。

莓苔夹城路，南苑雁初飞^[24]。

红粉羽林仗，独赐辟邪旗^[25]。

归来煮豹胎，厌饫不能饴^[26]。

咸池升日庆，铜雀分香悲^[27]。

雷音后车远，事往落花时^[28]。

燕祿得皇子，壮发绿缕缕^[29]。

画堂授傅姆，天人亲捧持^[30]。

虎睛珠络褓，金盘犀镇帷^[31]。

长杨射熊罴，武帐弄哑咿^[32]。

渐抛竹马剧，稍出舞鸡奇^[33]。

崑崙整冠佩，侍宴坐瑶池^[34]。

眉宇俨图画，神秀射朝辉^[35]。

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36]。

王幽矛土削，秋放故乡归^[37]。

觚稜拂斗极，回首尚迟迟^[38]。

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39]。

潼关识旧吏，吏发已如丝^[40]。

却唤吴江渡，舟人那得知？

归来四邻改，茂苑草菲菲^[41]。

清血洒不尽^[42]，仰天知问谁？

寒衣一匹素^[43]，夜借邻人机。

我昨金陵过，闻之为歔歔^[44]。

自古皆一贯^[45]，变化安能推！

夏姬灭两国，逃作巫臣姬^[46]。

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47]。

织室魏豹俘，作汉太平基^[48]。

误置代籍中，两朝尊母仪^[49]。

光武绍高祖，本系生唐儿^[50]。

珊瑚破高齐，作婢舂黄糜^[51]。

萧后去扬州，突厥为阏氏^[52]。

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难期^[53]。

射钩后呼父，钓翁王者师^[54]。

无国要孟子，有人毁仲尼^[55]。

秦因逐客令，柄归丞相斯^[56]。

安知魏齐首，见断箠中尸^[57]。

给丧蹶张辈，廊庙冠峨危^[58]。

珥貂七叶贵，何妨戎虏支^[59]。

苏武却生返，邓通终死饥^[60]。

主张既难测，翻覆亦其宜^[66]。

地尽有何物，天外复何之^[62]？

指何为而捉^[63]，足何为而驰？

耳何为而听，目何为而窥？

己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

因倾一樽酒，题作杜秋诗。

愁来独长咏，聊可以自贻^[64]。

【注释】

[1]杜秋娘：清人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十七叙述较详，颇有助于本诗的阅读，今略录于下：大和五年（831）春，文宗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申锡引吏部侍郎王璠与京兆尹，以密旨谕之。王璠泄其谋，郑注、王守澄阴为之备。文宗之弟漳王湊贤达，有威望，郑注令豆卢著诬告申锡谋立漳王。文宗怒，罢申锡为右庶子，命王守澄捕豆卢著所告的人晏敬则、王师文等，于禁中鞠之，诬服。左常侍崔玄亮等力争于延英殿，宰相牛僧孺也进言。乃贬漳王为巢县公，申锡为开州司马。后巢公湊薨，追封齐王。当初，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漳王傅姆杜仲阳因宋申锡事，放归金陵，诏德裕存处之。

[2]金陵：唐润州的别称，今江苏镇江。

[3]李锜：唐宗室孝同五世孙。贞元初，迁至宗正少卿。自雅王傅出为杭、湖二州刺史，迁润州刺史、浙西观察、诸道盐铁转运使。恃恩骄横，利交朝臣，蓄兵谋反。顺宗时为镇海军节度使，虽失利柄而得军权，故反事未发。宪宗元和二年（807），因违抗诏命，起兵谋反。兵败后，被押送京师腰斩。

[4]籍之入宫：谓杜秋娘作为罪人的眷属，被没收财产，自己也被没入宫中。籍，登记财产予以没收。

[5]景陵：指唐宪宗。宪宗死后葬景陵，在今陕西省乾县。

[6]穆宗：宪宗第三子李恒，即位后改元长庆，在位四年（821—824）。即位：开始成为帝王。

[7]傅姆：古时辅导、保育贵族子女的老年妇人。

[8]漳王：即李湊，穆宗第六子，文宗弟。长庆元年（821）封漳王，大和五年（831）降为巢县公。八年（834）薨，赠齐王。

[9]郑注：绛州翼城（今山西翼城）人。出身微贱，以方伎游江湖。元和末，依襄阳节度使李元，李元荐之于宦官王守澄，成为其亲信。因郑注通医术，被荐之于文宗，并得宠。后与李训谋诛宦官，策划甘露事件，事泄，在“甘露之变”中被杀。用事：执政，当权。

[10]丞相：指宋申锡。

[11]根：祸根。

[12]废削：罢免，废除官职。

[13]京江二句：谓京江的水清澈润滑，在这里生长的女子，肤色洁白，如同脂膏。京江，长江流经京口（唐润州治所，今江苏镇江）的一段江面。

[14]不劳句：指不需化妆，自然丽质。

[15]老漉二句：谓像吴王刘濞那样的人物，积聚了大量的财物，后庭拥有上千个美女。老漉（bì），指刘濞。据《史记·吴王濞列传》，刘濞是汉高祖刘邦之侄，封吴王，都广陵（今江苏扬州）。“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景帝三年（前154），联合楚、胶西王等七国谋反，兵败被诛，史称“吴楚七国之乱”。刘濞谋反时年已六十三岁，故称“老漉”。这里以刘濞比李琦，因二人都是宗室，都在吴地，都谋反，都被诛。后庭，后宫。千双眉，形容侍女之多。

[16]秋持二句：谓杜秋娘拿着酒杯劝李琦酒，并为他歌唱《金缕衣》的曲子。玉罍（jiǎ），玉制的酒杯，圆口，三足。金缕衣，乐府《近代曲》名。

[17]漉既二句：谓李琦像刘濞一样，在晚年发动叛乱，失败后被诛，杜秋娘也为此流了很多泪。白首叛，刘濞叛乱时已六十三岁，故称。红泪，妇女之泪。

[18]吴江二句：谓秋娘在日落时离别京口，渡过吴江，春日到了长安。吴江，京口与扬州之间的长江，此处指京口的江面。瀟，水名，在长安东二十里，源出蓝田县蓝田谷中，经长安县境，西北流入渭河。此处指长安。

[19]联裾二句：谓李琦妻妾同时被籍没入宫，而皇帝惟独对杜秋娘特别宠爱。联裾，衣袖相连，喻携手而行。盼盼，顾盼，盼望。依依，留恋而不忍分离。

[20]椒壁二句：谓皇帝把她收进宫后，让她居住在后妃的居室里。椒壁，即椒房，以椒和泥涂饰墙壁，指皇后居室。镜奁（lián），指妇女化妆用的镜匣。蛟螭，饰有龙的图案的花纹。蛟是有角之龙，螭是无角之龙。

[21]低鬟二句：谓杜秋娘低头思量，认定自己受到宠爱，更显得姿态美好，心情愉悦。

[22]白璧门：白玉所饰的宫殿之门。桂影：即月影，月光，因古人认为月中有桂树，故称。

[23]金阶：帝王宫殿的台阶。捻（niǎn）：按，乐器演奏的一种手法。紫箫：原注：“《晋书》：盗开凉州张骏冢，得紫玉箫。”古人多截紫竹为箫笛。

[24]莓苔：青苔。夹城路：指宫中的通道。南苑：即芙蓉园，在长安城东南角曲江之南。

[25]红粉二句：谓皇帝出去时，要带领很多宫女和羽林仪仗队，在众多的人当中，惟独赐给杜秋娘辟邪旗。红粉，指宫女。羽林，即羽林军，是皇帝的禁卫军。辟邪旗，绣有辟邪神兽的旗帜，是唐代仪卫旗仗之一种。

[26]豹胎：豹的胎盘，是珍贵的肴馔。厌饫（yù）：感到饱足。饴：有滋有味地吃。

[27]咸池二句：谓穆宗皇帝登基，宪宗皇帝去世。咸池，东方的大泽，神话中谓日浴之处。升日，喻皇帝登基，如同日出一样。铜雀台，即铜雀台。汉末建安十五年（210）冬曹操所建。周围殿屋一百二十间，连接榱栋，侵彻云汉。铸大孔雀置于楼顶，舒翼奋尾，势若飞动，因名铜雀台。故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古邺城的西北隅，与金虎、冰井合称三台。分香，即分香卖履。东汉末，曹操造铜雀台，临终时吩咐诸妾：“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又说，“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事见《文选》晋陆机《吊魏武帝文序》。后以分香卖履喻临死不忘妻妾，此处则比喻皇帝去世。

[28]雷音二句：谓杜秋娘从此不能乘车陪伴天子，欢乐的往事如同花之凋落，不再开放。雷音，比喻皇帝的车声。后车，随从皇帝的车子。

[29]燕谋二句：谓皇后祈祷以求得皇子，额发下垂颇具帝王之相。燕谋，古代帝王于春暖燕来之日，祀神以求嗣。谋是古代求神之祀，亦指求子所祀的谋神。皇子，指漳王李凑。壮发：额前丛生突下之发。綿綿（ruí ruí），下垂的样子。

[30]画堂二句：谓在画堂上将皇子交给了傅姆杜秋娘，让杜秋娘亲自照顾与教育他。画堂，古代宫中有彩绘的殿堂，此指皇子的居处。

[31]虎睛二句：谓皇子包被上装饰着像虎睛一样的珠子，刻有犀牛的金盘压着帷帐。褓，即襁褓，婴儿的包被。镇帷，将帷帐镇压住，使之不飘动。

[32]长杨二句：谓穆宗常常带他去射猎，并常在武帐中逗弄他。长杨，即长杨宫，在今陕西省周至县。此处代指穆宗游猎的地方。武帐，置有兵器的帷帐，帝王所用。

[33]渐抛二句：谓漳王慢慢长大，不再玩竹马的游戏，而学会斗鸡的技能。竹马，儿童游戏时当马骑的竹竿。舞鸡，即斗鸡，以鸡相斗的博

戏。

[34]崦嵫：整齐的样子。瑶池：古代传说中昆仑山上的池名，西王母所居。

[35]眉宇二句：谓漳王的仪表如同图画，神采就像朝阳放射的光辉。俨（yǎn），宛如，形容很像。

[36]一尺二句：谓漳王被人诬陷。江充，汉邯郸（今河北邯郸）人，字次清，本名齐，因畏罪逃亡，改名充。以告发赵太子丹事起家。武帝任为直指绣衣使者，负责镇压三辅盗贼，禁察贵贱奢僭，取得武帝信任。与戾太子据有隙，乘武帝患病之际，诬陷太子行巫蛊。并掘蛊于太子宫中，得桐木人。太子不自安，举兵收斩充。据事败，亦自缢。事见《汉书·江充传》。这里借用江充陷害戾太子事，比喻郑注诬陷漳王李湊。据《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唐纪》，文宗皇帝子李湊贤能，人缘好，威望高。郑注派神策都虞侯豆卢革诬告宋申锡谋立漳王。宦官王守澄将此事奏于文宗，文宗甚怒。

[37]王幽二句：谓漳王受到囚禁削去了封爵，杜秋娘也被放归故乡。幽，囚禁。茅土，指受封为王侯。古代帝王社稷之坛以五色土建成，分封诸侯时，按封地所在的方向取坛上一色土，以茅封之，称为茅土，给受封者在封国内立社。

[38]觚（gū）稜：殿堂屋角的瓦脊成方角稜瓣之形，故名。斗极：北斗星和北极星。迟迟：徐行。

[39]四朝三十载：谓杜秋娘从元和二年（807）入宫，至作者开成二年（837）作诗时，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共三十年。

[40]潼关：关名，在今陕西临潼县西南。古称桃林之塞，秦为阳华，东汉建安中于此建关，以潼水而名。西薄华山，南连商岭，北据黄河，东接桃林，为陕西、山西、河南三省要冲。

[41]茂苑：花木繁盛的苑囿。此指原来李锜时代的苑囿。菲菲：茂盛的样子。

[42]清血：即清泪，悲伤之泪。

[43]素：白绢。

[44]歔歔（xū xū）：哽咽，抽噎。

[45]一贯：用一种道理贯穿于事物之中。

[46]夏姬二句：谓夏姬灭掉两国后，与巫臣一起逃走。夏姬，春秋时郑穆公女，陈大夫御叔妻，夏征舒之母。与陈灵公、孔宁、仪行父私通。征舒杀灵公。楚伐陈，以姬与连尹襄老。襄老死，姬回郑。楚申公巫臣聘于郑，娶姬奔晋。事见《左传》宣九、十年，成二年及《列女传》卷七《陈女夏姬传》。

[47]西子二句：谓吴国亡后，西施离开姑苏，随范蠡泛舟五湖。西子，春秋时越国美女。越王勾践战败，把她献给吴王夫差，吴王迷于酒色，终于被越国灭亡。范蠡佐勾践灭掉吴国后，带着西施乘舟而去。鸱夷，范蠡引退后，自号鸱夷子皮。

[48]织室二句：谓薄姬以虏者的身份入织室做工，后来生下了文帝，奠定了汉朝太平的基业。薄姬，原是魏王豹的侍妾，魏王被刘邦战败，她也成了俘虏，并让她作为纺织工。一次，刘邦在织室中看中了她，就纳入后宫，后来生了汉文帝刘恒。事见《史记·外戚世家》。

[49]误置二句：谓窦姬被错放到代国的名册里，结果被两朝尊奉为母后。窦姬，原是宫女，吕后把宫女赐予诸王，窦姬也在遣送之列。她暗地要求主管的宦官把她放到靠近自己原籍赵国的名册中。后来，宦官忘记了，把她错放到代国的名册里。到代国后，受到代王刘恒的宠爱，生了儿子。后来代王即位为文帝，以窦姬为皇后；文帝死后，景帝即位，窦姬被封为皇太后；景帝死后，武帝即位，她又被尊为太皇太后。事见《史记·外戚世家》。两朝，即文、景两朝。母仪，作为母亲的典范。

[50]光武二句：谓光武帝刘秀承继了汉高祖刘邦的帝业，他的先人，却是由侍婢唐儿所生。唐儿，即唐姬，原是景帝妃程姬的侍者。景帝召程姬侍寝，正巧程姬有事，不愿去，便在夜里把侍者唐儿装扮入宫。景帝醉了酒，以为是程姬，于是就与唐儿同宿了一夜，后来生长沙定王刘发。事见《史记·五宗世家》。

[51]珊瑚二句：谓冯小怜使高齐破灭，而自己却成为春米的奴婢。据《北史·冯淑妃传》，冯妃名小怜，深得北齐后主高纬的宠幸，高纬淫乐无度，终于亡国。北周灭掉北齐后，又把冯小怜赐给代王达，代王也很宠爱她。但小怜恃宠生事，谗毁代王妃，几置其于死地。后来隋文帝又将小怜赐给代王之兄李询，李询之母让她穿着布裙舂米，最后又逼她自杀。珊瑚，指冯小怜。

[52]萧后二句：谓萧后离开了扬州，却到了突厥当皇后。萧后，本是隋炀帝的皇后，炀帝被杀，她成了窦建德的俘虏。又辗转到了突厥，成为突厥君主的妻子。见《隋书·萧后传》。去，离开。阏氏（yān zhī），汉代匈奴单于、诸王妻的统称，后亦借指其他少数民族君主之妻妾。

[53]不定：指命运变化无常。士林：指文人士大夫阶层、知识界。

[54]射钩二句：谓管仲射中了齐桓公的衣带钩，后来却被称为仲父；吕望本来不过是钓鱼翁，后来却成为周文王的太师。射钩，据《史记·齐世

家》，管仲起初追随齐国公子纠，纠与公子小白争国，管仲射小白，中其衣带钩。后来公子纠战败被杀，小白立为齐侯，世称桓公。他听说管仲贤能，就任他为相，并称为仲父。钩翁，据《史记·齐世家》，太公望，本姓姜，因其先人曾封于吕，故名吕尚，字子牙。他穷困年老，原在渭水垂钓。一次，周文王出猎，遇太公于渭水之阳，与之语，非常高兴说：“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太公望，与他并载而归，立为师。

[55]无国二句：谓诸侯国都不愿采纳孟子的学说；即使是孔子，也不免受到人诽谤。据《史记·孟子列传》，孟子即孟轲，邹（今山东邹城）人。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迂远而阔于世情。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又据《论语·子张篇》：“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

[56]秦因二句：谓秦国因为逐客令，反而使李斯受到重用，把握权柄。据《史记·李斯列传》，李斯，战国末楚上蔡（今河南上蔡）人。从荀卿学，以六国皆弱，不足有为，乃入秦，为秦相吕不韦舍人。因说秦王并六国，拜为客卿。时议逐诸侯客，斯亦在议中，乃上书谏，复官。二十余年卒灭六国。始皇帝统一中国，斯为丞相。

[57]安知二句：谁能知道，魏齐的头颅，竟然断送在竹席裹着的尸体手中呢？据《史记·范雎列传》，范雎，战国魏（今河北境内）人，字叔。初事魏中大夫须贾，从贾使齐，以有通齐之嫌，魏相魏齐使舍人笞击雎，佯死，魏齐使从者用席子把他裹起来放在厕所中，并在他身上撒尿。后雎随秦王稽入秦，说秦昭王以远交近攻，加强王权之策。昭王既废太后，以雎为相，封于应，号应侯。秦王要替范雎报仇，致书赵王，要他把逃亡在赵的魏齐杀掉，“使人疾持其头来”。魏齐走投无路，终于自杀。“赵王闻之，卒取其头予秦。”箒（zé），竹席。

[58]给丧二句：谓吹鼓手、弓弩手这类出身微贱的人却在朝廷做了大官。给丧，为人办丧事。给丧事指周勃，据《史记·周勃世家》，周勃，沛（今江苏沛县）人。少时曾为人吹箫给丧事，后从刘邦起义，以军功为将军，封絳侯。文帝时为右丞相。蹶张，以脚踏弩，使之开张。蹶张事指申屠嘉，申屠嘉，西汉梁（今河南开封）人。以材官蹶张从刘邦击项羽，累迁御史大夫。文帝时任丞相，封故安侯。见《史记·张丞相列传》附《申屠嘉传》。廊庙，本指殿四周之廊与太庙，因为这些都是古代帝王和大臣议论政事的地方，后因称朝廷为廊庙。峨危，高的样子。

[59]珥貂二句：谓连续七朝插貂尾、做高官者，又何妨是胡虏的后裔？珥（ěr）貂，即插貂尾。汉侍中、中常侍之官插貂尾，加金珰，附蝉为装饰。珥貂事指金日磾。据《汉书·金日磾传》，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武帝时归汉，赐姓金。初没入官，后为马监，迁侍中，封秭侯。后七世为内侍。七叶，谓武帝、昭、宣、元、成、哀、平七朝。戎虏支，少数民族的子孙后裔。

[60]苏武二句：谓苏武被匈奴扣留十九年后，终于生还；而富贵一时的邓通，却因穷饿而死。苏武，字子卿，杜陵（今陕西西安南）人。武帝天汉元年（前100）以中郎将出使匈奴，被扣留。匈奴单于迫其投降，武不屈，被徙至北海，持汉节牧羊十九年。昭帝即位，与匈奴和亲，武得归，拜为典属国。宣帝时赐爵关内侯，图形于麒麟阁。事见《汉书·苏武传》。邓通，汉安南（今广东境内）人。因善灌船得黄头郎，尝为文帝吮痂得宠，赐蜀严道铜山，可自铸钱，因之邓氏钱满天下。景帝立，尽没收入官，通寄死人家。见《史记·佞幸列传》。

[61]主张：主宰。翻覆：反复，变化。

[62]何之：何往。

[63]捉：握。

[64]聊：姑且。自贻：谓写此赠给自己。

【点评】

杜秋娘本是镇海军节度使李锜妾，后李锜叛乱败亡，秋娘被没入宫，有宠于宪宗。宪宗死后，穆宗让她做漳王李凑的傅姆。漳王得罪后，杜秋娘被放归金陵（唐时润州，今江苏镇江）。杜牧于开成二年（837）经过润州时，有感于杜秋娘又穷又老，故作此诗。诗中记述杜秋娘一生的经历，并且抒发人生无常、命运难测的感慨。李商隐《赠司勋杜十三员外》诗：“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洪亮吉更将此诗与白居易《琵琶行》相提并论：“同是才人感沦落，樊川亦赋《杜秋诗》。”（《北江诗话》卷六）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又编》：“昔人多称其《杜秋诗》，今观之，真如暴涨奔川，略少淳泓澄澈。”清贺貽孙《诗筏》评曰：“层层引喻，层层议论，仍是作《阿房宫赋》本色。遂使汉魏浑涵之意，渐至渐灭。是亦五言古之一变。”

八六子^[1]

洞房深。画屏灯照^[2]，山色凝翠沉沉。听夜雨冷滴芭蕉，惊断红窗好梦。龙烟细飘绣衾^[3]。辞恩久归长信^[4]，凤帐萧疏^[5]，椒殿闲扃^[6]。

辇路苔侵^[7]。绣帘垂，迟迟漏传丹禁^[8]。薜华偷悴^[9]，翠鬟羞整^[10]，愁坐，望处金舆渐远^[11]，何时彩仗重临^[12]，正消魂。梧桐又移翠阴。

【注释】

^[1]八六子：词牌名。本调共九十字，始见于《尊前集》杜牧所作，但句读与北宋诸家稍有出入。宋人所作则八十八字，前片三平韵，后片五平韵。

^[2]画屏：绘有图案的屏风。

^[3]龙烟：传说中六神之一，主肝脏之神。此指魂魄。绣衾：绣有华丽图案的被子。

^[4]长信：汉宫殿名。汉成帝时，班婕妤美秀能文，受到成帝宠爱。后来，成帝又宠幸飞燕和赵合德。她感到赵氏姊妹嫉妒狠毒，自己身处危境，请求到长信宫去侍奉太后。从此就在凄清寂寞的岁月里度过了一生。后代宫怨的诗词中经常用这一典故以表现怨情。

^[5]凤帐：织有凤凰花纹的帐子。

^[6]椒殿：后妃居住的宫殿。

^[7]辇路：皇帝出行所走的路。辇，皇帝的车子。

^[8]漏：古代计时的工具，利用滴水的多少来计量时间，即漏壶。漏壶中插入一根标杆，称为箭，其箭上刻符号表示时间。箭下用一只箭舟托着，浮在水面上，水流入或流出时，箭上升或下沉，借以表示时刻。丹禁：指帝王所居的紫禁城。

^[9]薜华：即木槿之花，朝开暮谢。《说文·草部》：“薜，木槿，朝华莫落落者……《诗》曰：‘颜如舜华。’”

^[10]翠鬟：妇女环形的发式。

^[11]金舆：帝王乘坐的车轿，代指皇帝。

^[12]彩仗：皇帝出行时豪华的仪仗。

【点评】

《八六子》是杜牧仅存于今的一首词。唐人的词一般不入文集，故很多诗人作词而流传于今者不多。与杜牧同时的温庭筠，堪称作词大家，其诗文集也不给词以一席之地，故唐人之词主要靠《花间集》《尊前集》等总集保存下来。杜牧的这首词最早见于《尊前集》，参以文集中有不少宫怨的内容，以这首词为杜牧所作，还是可信的。

这首词共九十字，属长调，是杜牧吸取文学新形式进行的一种尝试，因为中晚唐诗采用新声乐曲按拍填词，所作都是小令，作长调者只有杜牧一人。因为杜牧其时能作长调，诗歌又以绝句见长，推知其作小令是有一定数量的，只是没有保存下来。

词的内容是写宫怨，这是晚唐词中常见的题材。一位宫女在洞房的深处，带有绣绘的屏风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出凝翠的山色。她一个人整夜在这里，连做梦都被雨滴芭蕉之声惊破。这种典型的环境衬托出女

主人公的寂寞。她是一位失宠的宫妃，远离皇恩，久归长信冷宫。本来是皇帝出入的道路，现在已长满青苔。宫禁之中，静静的长夜，只听到水滴铜壶之声，时间在寂寞中一刻一刻地流过。容华在瞬间憔悴，鬓鬟更懒于修整，只是忧愁地、静静地坐着，愁望远处皇帝的车子渐渐远去，盼望着何时再能重来。正在愁苦销魂之际，见到梧桐树的阴凉又移动了很多，很快又要到达黄昏。词的上片写夜晚，下片写白天，都是细致地表现这位宫妃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

这首词是草创时的作品，就艺术上说，还比较粗疏，稍欠精粹浑融。缪钺先生说：“大凡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创立之初，如何运用此种新体裁以表达情思之艺术手法，还没有在实践中取得丰富经验，所以虽然是很天才与素养的文学作家，当他偶然尝试新体时，也不免有粗疏之作。”（《灵溪词说》34页）但由杜牧创始之后，长调至北宋以后逐渐蔚为风气，作《八六子》者也很多，其中不乏受杜牧影响而又精粹浑融之作。

羈旅思乡·杜陵芳草岂无家

南陵道中^[1]

南陵水面漫悠悠^[2]，风紧云轻欲变秋。

正是客心孤迥处^[3]，谁家红袖凭江楼。

【注释】

^[1]诗题一作《寄远》。南陵即安徽南陵县，唐时属宣州。

^[2]悠悠：遥远的样子。

^[3]孤迥：寂寞凄凉。

【点评】

杜牧大和四年（830）至七年及开成二年（837）、三年曾在宣州为幕吏，诗即作于其间。诗写客子思家之情。首句咏南陵，江水悠悠，颇能引发客子乡思，次句咏江上早秋，更是描写入妙。后二句写当作客他乡，心怀孤寂之时，忽见红袖当前，江楼独倚。由此更引起乡愁。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此诗纯以轻秀之笔，达宛转之思。”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夫此红袖自凭江楼，固不知客心之孤迥；而客心之孤迥，亦本与此红袖无关。是二者固无交涉，客岂不知？然以彼美之悠闲与己之孤迥对照，乃不能不觉其无情而恼人矣。其事无理，其言有情。”

汉江^[1]

溶溶漾漾白鸥飞^[2]，绿净春深好染衣。

南去北来人自老^[3]，夕阳长送钓船归。

【注释】

^[1]汉江：即汉水，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源出陕西宁强县北蟠冢山，东南流经陕西南部、湖北西部和中部，至武汉市汉阳入长江。

^[2]溶溶漾漾：波光浮动的样子。

^[3]人自老：明周珏《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徐充语：“‘人自老’三字最为感切，钓船常在，而南去北来之人，为利为名则无定踪，皆汨没于此，真可叹也。”

【点评】

这首诗作于开成四年（839）春，时杜牧赴京任左补阙，经过汉江。诗前二句写景，以江鸥之白与江水之绿相映衬，写出了春天的生机。后二句言情，表现了对岁月流逝的感叹与宦游生活的厌倦。唐人绝句四句全工者很少见，而此诗浑然天成，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题齐安城楼^[1]

鸣轧江楼角一声^[2]，微阳潋潋落寒汀^[3]。

不用凭栏苦回首，故乡七十五长亭^[4]。

【注释】

[1]齐安：即黄州，故址在今湖北黄冈西北。

[2]鸣轧：吹角的声音。角：古代乐器名，本出于西北地区游牧民族。江楼：指黄州的城楼。

[3]潋潋（liàn liàn）：缓慢渐近的样子，犹冉冉。寒汀：秋季的水中小洲。

[4]故乡：谓杜牧家乡长安。七十五长亭：唐制三十里置一驿，驿有亭，以供行人休憩。据《通典·州郡典》所载：“齐安郡去西京二千二百二十五里。”正好是七十五个驿亭。长亭，秦汉时十里置亭，亦谓之长亭，为行人休息或饯别之处。庾信《哀江南赋》：“十里五里，长亭短亭。”李白《淮阴书怀寄王宋城》：“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长亭。”此处长亭指驿站。

【点评】

这首诗约作于会昌三年（843）秋，时杜牧为黄州刺史。杜牧在黄州，远离故乡长安，有时登上城楼，凭栏而望，不免触动乡思。诗的后二句“不用凭栏苦回首，故乡七十五长亭”，用李白《淮阴书怀寄王宋城》诗“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长亭”意，数字用得恰到好处。俞陛云曰：“烟水迷茫，斜日将沈之际，危楼一角，画角声低，言登临所见也。后二句默数归程，有七十五长亭之远，无路奋飞，安用凭栏极目耶？凡客子登高，乡山遥望，已情所难堪。今言料无归计，不用回头，其心愈苦矣。”（《诗境浅说续编》）

秋浦途中^[1]

萧萧山路穷秋雨^[2]，淅淅溪风一岸蒲^[3]。

为问寒沙新到岸^[4]，来时还下杜陵无^[5]。

【注释】

^[1]秋浦：唐时池州治所在秋浦县，今属安徽。

^[2]萧萧：雨声。穷秋：深秋。

^[3]淅淅：风声。蒲：即香蒲，供食用，叶供编织，可以作席、扇、簑等具。

^[4]为问：请问，试问。寒沙：深秋时带有寒意的沙滩。

^[5]杜陵：地名。在今陕西西安东南。古为杜伯国，秦置杜县，汉宣帝筑陵于东原上，因名杜陵。杜牧家在长安杜陵。

【点评】

这首诗作于会昌四年（844），时杜牧由黄州刺史转池州，赴任途中。池州治所在秋浦。杜牧会昌四年（844）九月由黄州刺史迁池州刺史，时值深秋。本来任黄州刺史就是受人排挤而外放，现在不仅不能归京，还要更迁池州，赴任时心中非常痛苦，因作此诗。诗以纪实的方式写自己的所见所感。诗中直接表现的是自己的思乡情绪，也暗寓作者想干一番事业而壮志难酬的苦闷。后二句寄情于雁，诗思含蓄委婉。诗虽短，但曲折回环，穷极变化。

朱坡绝句三首^[1]

故国池塘倚御渠^[2]，江城三诏换鱼书^[3]。

贾生辞赋恨流落^[4]，只向长沙住岁余^[5]。

烟深苔巷唱樵儿^[6]，花落寒轻倦客归^[7]。

藤岸竹洲相掩映^[8]，满池春雨鹧鸪飞^[9]。

乳肥春洞生鹅管^[10]，沼避回岩势犬牙^[11]。

自笑卷怀头角缩，归盘烟磴恰如蜗^[12]。

【注释】

[1]朱坡：在长安城南樊川，风景优美，杜牧的祖父杜佑在这里有别墅。

[2]故国句：谓故乡的池塘就在御沟的旁边。故国，故乡。御渠，即御沟，流过皇城的河道。

[3]江城句：谓自己三次奉命担任江城之州的刺史。江城，杜牧为黄州、池州、睦州刺史，三州皆临江，故称。鱼书，唐代起军旅，易官长，发铜鱼符，附的尺牒，故兼名鱼书。

[4]贾生句：谓贾谊在辞赋中怨恨自己的流落，但他被贬谪在长沙，仅有一年多时间。意思说自己的遭遇比贾谊还要悲惨，因为他被贬谪到江城有七年之久。贾生，即贾谊（前200—前168），年少而才高，天子议以贾生任公卿之位，而一些保守的大臣从中作阻，于是天子亦疏之，不用其议，而让他任长沙王太傅。他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鹧鸪飞入舍中，因而感到伤悼，乃为赋以自广。见《史记·贾生列传》。

[5]只向句：谓贾谊仅仅在长沙住了一年多时间。句末原注：“文帝岁余思贾生。”据《史记·贾生列传》：“后岁余，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

[6]苔巷：长满青苔的深巷。樵儿：山里砍柴的儿童。

[7]倦客：久留他乡而疲惫不堪的人。

[8]藤岸句：谓长满藤萝的河岸与满是翠竹的水中小岛相映生辉。

[9]鹧鸪（pì tī）：水鸟名，形似鸭而略小。

[10]乳肥：谓石钟乳很肥大。鹅管：指石钟乳中很薄的小洞，犹如鹅的翎管一样。

[11]沼避句：谓池沼与岩石曲折回转，犬牙交错。

[12]自笑二句：谓可笑自己如同蜗牛一样，缩头缩角盘绕在石磴上。卷怀，谓退隐。《论语·卫灵公上》：“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点评】

这首诗作于大中三年（849）。时杜牧由睦州刺史入为司勋员外郎，赴京途中忆念故乡而作。杜牧自黄州刺史迁池州，又迁睦州，三州都是临江之地，故诗中有“江城三诏换鱼书”之句。朱坡在长安城南樊川，风景优美，杜牧的祖父杜佑在这里有别墅。《新唐书·杜佑传》：“朱坡樊川，颇治亭观林荫，凿山股泉，与宾客置酒为乐，子弟皆奉朝请，贵盛为一时冠。”杜牧身处江城，思及故园景物，想到汉时贾谊远贬长沙，犹有召还之期，而自己远贬荒州，“三守僻左，七换星霜，拘挛莫伸，抑郁谁诉”（《上吏部高尚书状》）。以贾谊衬托自己，并抒发胸中的愤懑。

新定途中^[1]

无端偶效张文纪^[2]，下杜乡关别五秋^[3]。

重过江南更千里，万山深处一孤舟^[4]。

【注释】

[1]本诗作于会昌六年（846），时杜牧由池州刺史转睦州刺史，赴任途中。新定，郡名，即睦州，治建德县（今属浙江）。杜牧于会昌六年（846）九月由池州刺史改授睦州刺史，赴任途中而作此诗。

[2]无端：没有缘由。张文纪：张纲（108—143），字文纪，东汉犍为武阳（今四川犍为）人。顺帝时任御史，上书谏纵任宦官。汉安元年（142）奉令与杜乔、周举等八人徇行风俗，其他七人赴任，纲独埋车轮于洛阳都亭下，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遂上书奏劾大将军梁冀及其弟梁不疑罪行，京师震动。后任广陵太守。事见《后汉书·张皓传》。杜牧用张纲事谓自己乃得罪权贵而被外放。

[3]下杜：在长安附近，是杜牧的故乡。裴延翰《樊川文集序》：“长安南下杜樊乡，酈元注《水经》，实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杜佑）别墅在焉。”别五秋：杜牧自会昌二年（842）四月外放为黄州刺史，转池州、睦州，至会昌六年（846）赴睦州任，首尾五年。

[4]重过二句：谓这次又过江南，更远行千里，万山环绕之中，只有我一只船。杜牧《祭周相公文》：“牧于此际，更迁桐庐。东下京江，南走千里。曲屈越障，如入洞穴。惊涛触舟，几至倾没。万山环合，才千余家。”可作此二句的注脚。

【点评】

这首诗作于会昌六年（846），杜牧由池州刺史迁睦州刺史，赴任途中。杜牧在朝中被排挤，自会昌二年（842）被外放为黄州刺史，又转池州，至此已首尾五年。这时转为睦州刺史，睦州更在池州之南，离朝廷更远，也离家乡更远，故赴任途中，有感而发，作了这首诗。诗的首句写出官之由。用张纲的典故，以自己与汉代的张纲相比。张纲因敢言直谏被排挤出朝，任广陵太守，杜牧也因品行刚直，不媚事权贵，出为黄州刺史。次句写乡关之思，杜牧家在长安杜陵下杜，这是他一生引以为自豪的，他在出任外官时，也在不断地思念家乡，而这次离家却有五年之久，思乡之情更切。但前二句仍然是铺垫，后二句才写出主旨。思念家乡不仅不能回家，而要重过江南更远千里，客心孤迥已是非常难堪，又在万山深处，一叶孤舟远行，更是极为凄楚。杜牧在睦州刺史任上之不愉快，此诗已奠定了基调。

睦州四韵^[1]

州在钓台边^[2]，溪山实可怜^[3]。

有家皆掩映，无处不潺湲^[4]。

好树鸣幽鸟，晴楼入野烟。

残春杜陵客^[5]，中酒落花前^[6]。

【注释】

^[1]睦州：治所在今浙江建德市。

^[2]钓台：汉严子陵垂钓处，故址在今浙江桐庐县富春山，下有富春渚，有东西二台，各数百丈。

^[3]可怜：可爱。

^[4]潺湲（chán yuán）：水流缓慢的样子。

^[5]杜陵客：杜牧自谓。杜牧家在长安万年县杜陵原，故称。

^[6]中酒：酒酣。《史记·樊哙列传》：“项羽既飧军士，中酒，亚父谋，欲杀沛公。”《汉书·樊哙传》：“项羽既飧军士，中酒，亚父谋，欲杀沛公。”注：“张宴曰：‘酒酣也。’师古曰：‘饮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谓之中。中，音竹仲反。’”后多以中酒称醉酒。

【点评】

这首诗作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暮春，时杜牧在睦州刺史任。诗的前六句写睦州之景，突出其秀丽。末二句表现自己思乡之情，具有王粲《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的意趣。清何焯评此诗说：“溪山岂不佳？只韦、杜才地，不堪常置闲处耳。‘残春’、‘中酒’，比年事蹉跎，作用既微，笔力尤横。”（《瀛奎律髓汇评》卷四）

途中一绝

镜中丝发悲来惯^[1]，衣上征尘拂渐难^[2]。

惆怅江湖钓竿手，却遮西日向长安^[3]。

【注释】

^[1]镜中句：谓镜中使人悲伤的白发，已经看惯了。

^[2]衣上句：谓长为仕宦奔波，衣上的征尘已难于拂掉。意谓自己退隐之志没有实现。

^[3]惆怅二句：谓令人惆怅的是，在江湖握钓鱼竿的手，如今却要用来遮挡耀眼的夕阳走向长安。江湖钓竿，因湖州近海，又邻太湖，故称。

【点评】

这首诗作于大中五年（851）年秋，杜牧由湖州赴任长安途中。《诗话总龟》卷四四《怨嗟门》引《郡阁雅谈》：“杜牧舍人，罢任浙西郡，道中有诗曰……与杜甫齐名，时号‘大小杜’。”杜牧本年已四十九岁，由外郡调任朝廷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在赴任途中，想到自己长年漂泊在外，而今年已老大，故悲时光之流逝，已成长久的习惯。惟衣上征尘，长年如此，更增添了对故乡的思念。范成大《暮春上塘道中》：“明朝遮日长安道，惭愧江湖钓手闲。”用杜牧诗意。陆游诗：“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可与杜牧诗相发明。

隋堤柳^[1]

夹岸垂杨三百里^[2]，祇应图画最相宜。

自嫌流落西归疾，不见春风二月时^[3]。

【注释】

^[1]隋堤：隋炀帝大业元年，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水、洛水入黄；自板渚引黄河入汴水，经泗水达淮河；又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长江。渠广四十步，旁筑御道，并植杨柳，后人谓之隋堤。

^[2]夹岸句：谓运河两岸堤上，植满垂杨，绵延三百里。

^[3]自嫌二句：谓自己已流落在南方，现在入京为官，赶紧西归，可惜来不及欣赏隋堤春风二月的景象。

【点评】

这首诗作于大中五年（851），时杜牧自湖州赴长安途中。《太平广记》卷一四四引《感定录》：“唐杜牧自湖州刺史拜中书舍人，题汴河云：‘自嫌流落西归疾，不见春风二月时。’自郡守入为舍人，未为流落，至京果卒。”此言入京后官职微误，因杜牧入京在大中五年（851），官职方郎中、知制诰，至大中六年（852）岁中方迁中书舍人。诗言杜牧归长安途中，面对千里隋堤，风景如画，感到心旷神怡，故特下“图画”二字，最为切当。但这种描写仅是铺垫之笔墨，重在表现思乡的情绪。因为时节还没有到春风二月，隋堤还不是最美的时候，只是自己归心似箭，故不得见二月的隋堤了。

雨

连云接塞添迢递^[1]，洒幕侵灯送寂寥。

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窗外有芭蕉。

【注释】

^[1]迢递：高远的样子。

【点评】

这首诗是杜牧雨夜感慨之作。尤其是后二句，作者巧妙地选取雨打芭蕉，使人彻夜不眠这一特定景象，含蓄地表现自己作客他乡，寂寞无聊与忧愁感伤的心情。有声有色，有景有情。

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 时牧欲赴官归京^[1]

日暖泥融雪半消，行人芳草马声骄^[2]。

九华山路云遮寺^[3]，青弋江村柳拂桥^[4]。

君意如鸿高的的^[5]，我心悬旆正摇摇^[6]。

同来不得同归去^[7]，故国逢春一寂寥^[8]。

【注释】

^[1]裴坦：字知进，河东（今山西太原）人。及进士第，入宣州观察使府为幕吏，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历楚州刺史。为职方郎中知制诰。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官，唐节度、观察使府的属官。舒州，今安徽舒城。

^[2]骄：马健壮的样子。

^[3]九华山：在安徽青阳县西南。

^[4]青弋江：在安徽境内。源出石埭县之舒溪，东北流经泾县汇泾水为赏溪。又东北受幞溪、琴溪诸水，始为青弋江。经宣城及南陵、方山诸县，西北流至芜湖入长江。裴坦由宣州往舒州须经九华山、青弋江。

^[5]的的：明白，昭著。

^[6]摇摇：心神不安。

^[7]同来句：谓自己与裴坦同入宣州幕府，而现在自己返归长安，裴坦仍在宣城。

^[8]故国句：设想以后不见裴坦之寂寥。故国，谓杜牧故乡长安。寂寥，寂寞。

【点评】

这首诗作于开成四年（839）初春，时杜牧迁左补阙，将离宣城赴官入京。杜牧在宣州，与裴坦是同僚，裴亦为判官。开成四年（839）春，裴坦赴舒州办公务，杜牧欲赴京尚未行，故先作诗送之。诗的上半写景，下半抒情。景突出其明丽，情偏重于感伤，实以丽景反衬惆怅。从写景方面说，作者紧扣初春的特点，把日光、泥土、残雪、行人、芳草、马蹄、山路、寺庙、云霞、江村、杨柳有机地搭配在一起，勾勒出一幅春郊送别图，而惜别之意，自在其中。从抒情方面说，前三联分述，一句写行人，一句写送行人，一个开朗乐观，一个怅惘迷茫，形成鲜明的对比。最后二句直抒感叹，表现寂寥的情绪。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五赞其“格调既高，语皆隽拔”。

商山麻涧^[1]

云光岚彩四面合^[2]，柔柔垂柳十余家。

雉飞鹿过芳草远^[3]，牛巷鸡埭春日斜^[4]。

秀眉老父对樽酒^[5]，茜袖女儿簪野花^[6]。

征车自念尘土计，惆怅溪边书细沙^[7]。

【注释】

[1]麻涧：在商山熊耳峰下，其地宜植麻，故称麻涧。

[2]岚彩：日光照耀山林呈现出来的雾气。

[3]雉：野鸡。

[4]埭（shí）：在墙上凿的鸡窝。

[5]秀眉：老年人常有一两根眉毛特长，旧说以为是长寿的表征，谓之秀眉。

[6]茜袖：红色的衣袖。簪：插，戴。

[7]征车二句：谓对着征车，想到自己出入风尘，非常惆怅，惟有在溪边的沙滩上书写以排遣寂寞的情怀。征车，旅途所乘的车子。

【点评】

这首诗作于开成四年（839）春，时杜牧赴官入京经过商山麻涧。诗前六句写景，后二句抒情。云光岚彩，柔柔垂柳，雉飞鹿过，牛巷鸡埭，加以“芳草远”“春日斜”，真是风景如画。在这种环境之中，“秀眉老父对樽酒”，意气闲逸；“茜袖女儿簪野花”，充满生气。作者见到此情此景，不由想起自己四处宦游，颇感惆怅。故后二句是与前六句对比之词，更透露出作者人世沧桑之感。清人吴闳生评此诗曰：“秀丽如画。”（《唐宋诗举要》卷五引）道出了此诗的佳处。麻涧，《读史方輿纪要》卷五四《陕西》：“商州熊耳山，州西五十里。山东西各一峰，状如熊耳，因名。……《志》云：自州西三十里逾丹水，有马兰峪，又西十里为野人峪，林谷深僻。又十里为麻涧。涧在熊耳峰下，山涧环抱，厥地宜麻，因名。自麻涧行六十里而至秦岭。”

追忆往事·秋山春雨闲吟处

念昔游

十载飘然绳检外^[1]，樽前自献自为酬^[2]。

秋山春雨闲吟处，倚遍江南寺寺楼^[3]。

云门寺外逢猛雨^[4]，林黑山高雨脚长。

曾奉郊宫为近侍，分明拟拟羽林枪^[5]。

李白题诗水西寺^[6]，古木回岩楼阁风^[7]。

半醒半醉游三日，红白花开山雨中。

【注释】

^[1]十载句：杜牧自大和二年（828）及进士第后，受沈传师辟为幕吏，至开成三年（838）在宣州崔郸幕府，首尾十一年，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飘然，迅疾的样子，谓时间过得很快。绳检，指世俗礼法的约束。

^[2]樽前句：谓经常自斟自饮，自得其乐。献、酬是古代饮酒时主客互敬的礼节。

^[3]倚遍句：谓江南每座寺庙的楼台，我都曾登临吟咏。古时寺庙兼作旅店之用。江南，这里指长江下游地区。

^[4]云门寺：原注：“越州。”寺即在越州云门山上。

^[5]曾奉二句：以皇帝郊祀的仪仗喻雨。郊宫，古代皇帝于郊外祭祀天地，且伴有整齐的、声势浩大的仪仗随行。拟拟（sǒng sǒng），挺起，直立。羽林枪，羽林是皇帝卫军的名称。此处以羽林枪比喻大雨。

^[6]李白题诗：指李白《游水西简郑明府》诗。水西寺：原注：“宣州泾县。”在宣州泾县西水西山上。

^[7]回：环绕。

【点评】

这组诗约作于开成三年（838）。据宋周紫芝《竹坡诗话》，牧之为宣州幕吏，游泾溪水西寺时留有二小诗，其一为“李白题诗”一首，今载集中。其一云：“三日去还住，一生焉再游。含情碧溪水，重上粲公楼。”杜牧开成二年（837）秋为宣州幕吏，三年（838）冬除左补阙，四年（839）初春离宣州赴京。诗以追忆的方式写往日漂泊游玩的情景。第一首忆江南之游，第二首忆越州之游，第三首忆宣州之游。第一首突出作者潇洒飘逸的性格，宦游江南十载，不受繁琐礼节的束缚，徜徉于山光水色之中，情之所至，辄吟诗遣兴；游踪所及，遍于江南。第二首偏重于写景，但以羽林枪喻大雨，新颖别致。第三首偏重于怀古。宣州水西寺，李白曾游览过，并题诗寺内。李白一生坎坷，浪迹江湖，寄情山水，杜牧其时并不得志，半醒半醉，有类李白。

自宣城赴官上京^[1]

潇洒江湖十过秋^[2]，酒杯无日不迟留^[3]。

谢公城畔溪惊梦^[4]，苏小门前柳拂头^[5]。

千里云山何处好，几人襟韵一生休^[6]。

尘冠挂却知闲事^[7]，终把蹉跎访旧游^[8]。

【注释】

^[1]宣城：今安徽宣州。上京：京城长安。

^[2]潇洒句：谓诗人优游江湖，已过十载。潇洒，超逸脱俗。

^[3]迟留：逗留，流连。

^[4]谢公城：即宣城。因南齐诗人谢朓曾任宣城太守，留有谢公楼、谢公亭等众多景物，故称宣州为谢朓城。

^[5]苏小：即南齐歌伎苏小小。

^[6]襟韵：指人的情怀风度。

^[7]尘冠挂却：指不在尘世做官。

^[8]蹉跎：失时，虚度光阴。

【点评】

这首诗作于开成四年（839）初春，时杜牧三十七岁。杜牧于去年冬迁左补阙，本年初春离宣城赴京。清钱谦益、何焯《唐诗鼓吹评注》卷六：“首言潇洒宦游已十余年，无日不淹留杯酒之间，盖因耽饮而乃见其潇洒也。若‘溪声惊梦’、‘杨柳拂头’，皆潇洒之情，是云山之胜莫过宣城，襟韵之高惟余独得，今且还京未免为宦情所绊，不若挂冠而归乃为适志。今虽未遂所愿，终当归隐以寻访旧游也。岂久为名利所羁哉！‘一生休’当非休美之意，言何人一生无高情旷致也，盖襟韵从云山而生，末联正足此句意。”

润州二首^[1]

句吴亭东千里秋^[2]，放歌曾作昔年游。

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3]。

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4]。

月明更想醒伊在，一笛闻吹出塞愁^[5]。

谢朓诗中佳丽地^[6]，夫差传里水犀军^[7]。

城高铁瓮横强弩^[8]，柳暗朱楼多梦云。

画角爱飘江北去^[9]，钓歌长向月中闻。

扬州尘土试回首，不惜千金借与君^[10]。

【注释】

^[1]润州：即今江苏镇江市。唐时为镇海军节度使治所。

^[2]句吴亭：在唐润州官舍。句吴乃因吴太伯立国事而得名，后用为地名。或作“向吴亭”，误。句，同“勾”。

^[3]绿水桥：唐润州的名胜之一。

^[4]大抵二句：大概润州之人，在南朝时都旷达豪放，最可爱的是东晋时期，人们最风流倜傥。南朝，指宋、齐、梁、陈四个朝代。旷达，心胸开阔，举止无检束。可怜，可爱。风流，有才而不拘礼法的气派。

^[5]月明二句：谓月明之夜，更想象桓伊那样的人出现，吹上一曲出塞的歌曲。桓伊，《晋书·桓伊传》：“进右军将军。……王徽之赴召京师，泊舟青溪侧。素不与徽之相识。伊于岸上过……徽之便令人谓伊曰：‘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伊是时已显贵，素闻徽之名，便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出塞，曲名。汉武帝时，李延年因胡曲造新声二十八解，内有《出塞》《入塞》曲。

^[6]谢朓句：谓润州是谢朓诗中所描写的佳丽之地。谢朓《入朝曲》：“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7]夫差句：谓润州自古为屯兵之地，吴王夫差时就置有水犀之军。《国语·越语上》：“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韦昭注：“言多也。犀似豕而大，今徽外所送，有山犀、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则无。”

^[8]铁瓮：润州号为铁瓮城，言其坚固。

^[9]画角：古乐器名，形如竹筒，本细尾大，以竹木或皮为之，或用铜为之。外加彩绘，故称画角。发音哀厉高亢。

^[10]扬州二句：作者回首一望，已风尘仆仆，由扬州来到了润州，不惜千金寻访游览这佳丽繁华之地。

【点评】

这组诗是杜牧重游润州时的所见所感。前首回忆昔年曾漫游这千里清秋之地。青苔寺里，马迹冷落；绿水桥边，酒楼繁盛。景象寂寞，而人物犹尚繁华。由此想到南朝文士，例多旷达；东晋士子，雅尚风

流。但这些皆无补于世道。故作者在明月之夜，更想长笛一声，愁闻出塞，以建谢玄之功业。后首言谢朓以润州为佳丽之地，夫差以此置水犀之军。而今州城固于铁瓮，而射潮之强弩犹在；柳色暗于朱楼，而云雨之梦魂居多。画角之声，飘江北而去；渔人之唱，向月中而闻。回首扬州风景，当于此艳冶之处，不惜千金，以买笑追欢。二诗览古今于一瞬，更系以深沉的感慨。宋石延年《南朝》诗：“南朝人物尽清贤，不是风流即放言。三百年间即堪笑，绝无人可定中原。”可与此诗相发明。

怀钟陵旧游四首^[1]（其三）

十顷平湖堤柳合，岸秋兰芷绿纤纤^[2]。

一声明月采莲女，四面朱楼卷画帘。

白鹭烟分光的的^[3]，微涟风定翠泠泠^[4]。

斜辉更落西山影，千步虹桥气象兼^[5]。

【注释】

^[1]钟陵：即洪州南昌，今江西南昌市。因唐宝应元年（762）曾改为钟陵县，故称。

^[2]兰芷：兰草和白芷，皆香草。纤纤：细微的样子。

^[3]的的：明白，鲜明。

^[4]泠泠（*tián tián*）：形容水流平静。

^[5]虹桥：拱桥。

【点评】

这组诗是杜牧怀念江西幕中旧友之作。这里所选第三首，主要回忆当时游湖的情景。清黄叔灿《唐诗笺注》：“此赋湖上景色，宛成图画，风流俊逸，真是牧之本色。‘斜辉’一联，炼句亦奇。”

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1]

昔事文皇帝，叨官在谏垣^[2]。

奏章为得地^[3]，鲐齿负明恩^[4]。

金虎知难动^[5]，毛厘亦耻言^[6]。

撩头虽欲吐^[7]，到口却成吞^[8]。

照胆常悬镜^[9]，窥天自戴盆^[10]。

周钟既窈窕^[11]，黥阵亦瘢痕^[12]。

凤阙觚棱影^[13]，仙盘晓日暎^[14]。

雨晴文石滑^[15]，风暖戟衣翻^[16]。

每虑号无告，长忧骇不存！

随行惟跼蹐^[17]，出语但寒暄^[18]。

宫省咽喉任^[19]，戈矛羽卫屯^[20]。

光尘皆影附^[21]，车马定西奔^[22]。

亿万持衡价^[23]，锱铢挟契论^[24]。

堆时过北斗，积处满西园。

接棹隋河溢，连蹄蜀栈刳^[25]。

漉空沧海水，搜尽卓王孙^[26]。

斗巧猴雕刺^[27]，夸**黄**索挂跟^[28]。

狐威假白额^[29]，枭啸得黄昏^[30]。

馥馥芝兰圃^[31]，森森枳棘藩^[32]。

吠声嗽国猊^[33]，公议怯膺门^[34]。

窜逐诸丞相^[35]，苍茫远帝阍^[36]。

一为名吉士^[37]，谁免吊湘魂^[38]？

间世英明主^[39]，中兴道德尊^[40]。

昆冈怜积火^[41]，河汉注清源。

川口堤防决^[42]，阴车鬼怪掀^[43]。

重云开朗照，九地雪幽冤^[44]。

我实刚肠者，形甘短褐髡^[45]。

曾经触蛭尾^[46]，犹得凭熊轩^[47]。

杜若芳洲翠^[48]，严光钓濑喧^[49]。

溪山侵越角，封壤尽吴根。

客恨萦春细，乡愁压思繁。

祝尧千万寿^[50]，再拜揖余樽。

【注释】

[1]文皇帝：即唐文宗李昂。

[2]叨官句：谓杜牧开成三年（838）在朝为左补阙事。左补阙属谏官，掌供奉讽谏。

[3]奏章：臣下向皇帝所上的文书。得地：本指得到适宜生长的土壤，此处指才能得到所用之地。

[4]齞齿：即齞舌。咬嚼舌头，表示不说话，或不敢说话。

[5]金虎：比喻国君所亲厚的小人。

[6]毛厘：犹毫厘，形容极小。

[7]撩头句：谓杜牧想给皇帝进谏。

[8]到口句：谓进谏的话到了嘴边又吞了回去。

[9]照胆句：《西京杂记》：“咸阳宫有方镜，人照之见肠胃五脏；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杜牧用这一典故，表示自己的正直。

[10]窥天句：比喻事不可为。语出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杜牧另有《忆游朱坡》诗：“如今归不得，自戴望天盆。”

[11]周钟句：谓朝廷摇摇欲坠的形势。语出《汉书·五行志》：“周景王将铸无射之钟，泠州鸠曰：天子省风以作乐，小者不寃，大者不櫜，今钟櫜矣，王心弗蕝，其能久乎？”

[12]黥布：谓黥布所布之阵。黥布即英布，汉六（今江苏六合）人，曾犯法黥面，故又称黥布。秦末率骊山刑徒起事，归附项羽，封九江王。楚汉相争时，萧何说之归汉，封淮南王。黥布用兵善布阵，故称黥阵。癍痕：谓即使如黥布之阵，朝廷小人也在吹毛求疵，找其癍痕。汉赵壹《刺世疾邪赋》：“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出其癍痕。”

[13]凤阙：本为汉代宫阙名，这里代指皇宫、朝廷。觚棱：殿堂屋角的瓦脊成方角棱形瓣之形。

[14]仙盘：即汉代建章宫前的承露盘。汉武帝为求仙，在建章宫神明台上造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接天上的仙露，故称。曦：太阳初出之光。

[15]文石：带有花纹的石头。这里指用文石所铺的道路。

[16]戟衣：戟的一种装饰。

[17]踟蹰：拘谨，不敢明白地表明自己的看法。

[18]寒暄：问候起居寒暖。这里指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19]宫省句：谓朝廷的官属是国家的咽喉所在。此指文官而言。

[20]戈矛句：谓宫廷的周围屯满护卫的兵士。此指武官而言。

[21]光尘句：比喻李训、郑注专权，其他宰相莫不顺成其言，如同尘随影附一样。

[22]车马句：接上句文义言，谓阿谀奉承李训、郑注者的车马，皆奔向二人之门。

[23]亿万句：谓专权者在大的方面，把持着朝廷的衡柄。

[24]锱铢句：谓专权者锱铢小事也要自己裁夺。

[25]堆时四句：谓专权者积聚财宝，堆积如山。运输财宝时，东边船只相互连接，使得运河的水都溢出来；西边的马队，络绎不绝，使得蜀中的栈道毁坏。

[26]漉空二句：谓当时的赋敛极为严重，即使是沧海之水也要汲空，富如卓王孙财产，也要搜尽。

[27]斗巧句：谓朝廷官员钩心斗角。语本《韩非子》：“卫人有以棘刺之端为母猴。”

[28]夸耀句：谓朝廷官员好大喜功。语本张衡《西京赋》：“非都卢之轻耀，孰能超而究升？”“突倒投而跟挂，譬陨绝而复联。”

[29]狐威句：即狐假虎威之义。白额，即老虎。

[30]枭獍句：谓搞阴谋诡计。以上两句谓郑注狐假虎威，乱搞阴谋。据《旧唐书郑注传》，宦官王守澄知枢密，国政多专于守澄，郑注昼伏夜动，交通赂遗，初则谄邪奸巧之徒，附之以图进取，数年之后，达官权臣，也争凑其门。

[31]馥馥：形容芳香。芝兰：芷和兰。都是香草。

[32]森森：茂盛的样子。枳棘：枳木与棘木，因其多刺而称恶木。常用于比喻恶人或小人。

[33]吠声句：谓朝廷小人如同犬吠。国獬，即国狗，一国中之上品名狗。比喻妒贤害能之人。

[34]公议：公众的议论。膺门：李膺之门。《后汉书李膺传》：“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

[35]窜逐句：谓朝廷之上的宰相都放逐出去。

[36]苍茫句：谓被窜逐的宰相远离朝廷，难有回朝之日。帝阍，语本屈原《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37]名吉士：即名士与吉士。名士指名望高而不仕的人；吉士指官位高，而且接近皇帝的人。刘向《新序》：“事君日益，官职日益，此所谓吉士也。”

[38]谁免句：谓被放逐的命运。吊湘魂，用《汉书·贾谊传》事，贾谊既已谪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

[39]间世：隔代，指年代相隔之久。谓英明的君主在历史上不是经常出现的。

[40]中兴句：谓唐文宗是唐室中兴之主，并以道德治理天下。

[41]昆冈：即昆仑山。语本《文心雕龙·诸子》：“暨于暴秦烈火，势炎昆冈，而烟燎之毒，不及诸子。”

[42]川口：河口，比喻人的言语。《国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43]阴车：指载鬼怪之车。

[44]九地：即九泉，指地下。

[45]形甘句：谓自己甘于受劳役，为国尽力。短褐，即褐衣竖裁，为劳役之衣，又短又狭，故称短褐。髡：髡头发。

[46]蛭尾：蛭的尾部，有毒钩。比喻毒之所在。蛭是蝎子一类的毒虫。

[47]熊轩：即熊车，有伏熊形横轼的车。汉时为公侯、列侯所用。以上两句谓自己虽然触犯过权贵，但凭借正直之士所援，不至于陷罪。

[48]杜若：香草名。语本屈原《九歌》：“采芳洲兮杜若。”

[49]严光：即严子陵，东汉人，耕钓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

[50]尧：传说中古代贤明的君主，这里指当朝皇帝唐宣宗。

【点评】

这首诗作于杜牧在睦州刺史任上。诗中“杜若芳洲翠，严光钓濑喧。溪山侵越角，封壤尽吴根”，均为睦州景事。故在大中元年（847）至二年间作。诗题言回忆自己在文宗时的所为，实际上集中写甘露之变事。甘露之变是由文宗做后台，李训、郑注策划诛宦官，而最后弄巧成拙的悲剧。杜牧对于李训、郑注等人，是持否定态度的。在甘露之变前的文宗大和年间，杜牧与李中敏、李甘等相善，文章趣向大率相类。中敏因早上言郑注之奸，而李甘以沮注入相而卒于贬所。凡反对郑注、李训皆被斥逐。杜牧在睦州任所，追数往事而作是诗。首言同为谏官，每怀嫉恶之心，继而极言训注之恶，凡得罪者皆以罪贬逐以离朝廷。后来被贬逐者遇明言而昭雪，返归朝廷，而自己仍滞留外郡，心情颇为愁苦。故这首诗的主旨是久抑求伸，希望回归朝廷。这首诗典型地表现出杜牧甘露之变前后的心态及文宗朝的艰难处境。“每虑号无告，长忧骇不存。随行惟跼蹐，出语但寒暄”，就是当时心境的具体表现。甘露之变以前，杜牧具有经世致用的抱负，而在大和九年，刚入朝为监察御史，看到郑注、李训专权，朝廷情况对自己不利，则移疾分司东都。其年十一月，谋诛宦官失败，四宰相被杀，惨祸震惊朝野，文人的心态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杜牧也由积极用世而逐渐变为全身远祸的心态。直至宣宗时，已时隔十余年，回忆此事，尚感不寒而栗。因此，这首诗是杜牧思想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作品，是研究杜牧的思想与创作过程时，需要深入挖掘的重要篇章。但古今的研究者对此诗并没有足够的重视，相关选本很少选入，故本书特地拈出。

褒贤刺时·留警朝天者惕然

泊秦淮^[1]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2]。

【注释】

^[1]秦淮：有二源，东源出句容县华山，南流。南源出溧水县东庐山，北流。二源合于方山，西经金陵城中，北入长江。相传秦始皇于山掘流，西入江，亦曰淮，因称秦淮。历代为著名的游览胜地。

^[2]后庭花：唐教坊曲名。南朝陈叔宝与幸臣按曲造词，夸称宫人美色，男女唱和，轻荡而其音甚哀，名《玉树后庭花》。后主终因荒于声色，不理政事，以致亡国。

【点评】

这首诗在描写水上夜色的同时，透露出深沉的感慨，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佳作。清沈德潜更推为“绝唱”（《唐诗别裁集》卷二十）。近人陈寅恪以为：“此来自江北扬州之歌女，不解陈亡之恨，在其江南故都之地，尚唱靡靡遗音，牧之闻其歌声，因为诗以咏之耳。”（《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盐商妇》）可知诗的主旨是针对当时吟诗作曲流于绮靡的风气而发，侧重于听歌时一刹那的感受。首句写景，两个“笼”字，把月、水、沙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使人对水上的月色烟光产生一种朦胧迷茫而又清秀旖旎的美感。次句既点明了时间、地点、人物，又照应了诗题，并引出后二句诗。后二句意在讽刺歌女，她们不晓亡国之愁恨，竟然隔着江，唱起了《玉树后庭花》！故吴昌祺以为此诗“讥艳曲”，颇为得之。

此诗的第二句“近”字，唐人韦庄《又玄集》选此诗作“寄”，是一个重要异文。我以为作“寄”字较为妥帖。杜牧不是船家，故在秦淮津渡停泊时，当不会在船中食宿，夜间一定是寄宿在酒家。“烟笼寒水月笼沙”也正是在水边酒楼上居高临下所见之景。同时“寄酒家”突出了人物自身的活动。但今传《樊川文集》各本均作“近”，故不擅改。又诗的末二句曾被宋人王安石《桂枝香》词化用：“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李给事二首^[1]

一章缄拜皂囊中，慄慄朝廷有古风^[2]。

元礼去归缙氏学^[3]，江充来见犬台宫^[4]。

纷纭白昼惊千古，铁锺朱殷几一空^[5]。

曲突徙薪人不会^[6]，海边今作钓鱼翁^[7]。

晚发闷还梳，忆君秋醉余。

可怜刘校尉，曾讼石中书^[8]。

消长虽殊事，仁贤每见如^[9]。

因看鲁褒论，何处是吾庐^[10]。

【注释】

^[1]李给事：即李中敏，字藏之，元和中擢进士第，曾与杜牧同入沈传师江西幕府，入拜侍御史。性刚峭，与杜牧、李甘相善，其文辞气节大抵相上下。新、旧《唐书》有传。

^[2]一章二句：谓李中敏敢于直言上书，凛然有古人的严正之风。皂囊，黑色的封套。慄慄，严正的样子。

^[3]元礼句：谓像李膺归故乡教授生徒一样拂袖而去。原注：“李膺退罢，归缙氏，教授生徒；给事论郑注，告满，归颍阳。”此以李膺比李中敏。李膺（110—169），字元礼，汉颍川襄城（今河南襄城）人。初举孝廉，桓帝时官至司隶校尉。与太学生首领郭泰等相结交，反对宦官专权。太学生称之为“天下楷模李元礼”，以得其接见者为“登龙门”。后被宦官诬为结党诽谤朝廷，逮捕入狱，释放后禁锢终身。灵帝即位，被起用为长乐少府，又与陈蕃、窦武谋诛宦官，失败被杀。《后汉书》有传。缙氏，《文苑英华》作纶氏。纶氏属颍川郡，即颍阳。古为纶国，故城在今河南许昌西南。而缙氏本为春秋滑国，为秦所灭，汉置县，以地有缙山为名。治所在今河南偃师东南。与李膺无涉。郑注，唐文宗时人，以医术方伎进用，任太仆卿、御史大夫、工部尚书，曾勾结宦官王守澄诬逐宰相宋申锡，天下为之侧目。李中敏面对这种恐怖的环境，以病归颍阳。

^[4]江充句：原注：“郑注对于浴室。”此以江充喻郑注。江充（？—前91），字次清，本名齐，因畏罪逃亡，改名充，汉邯郸人。以告发赵太子丹事起家。武帝任为直指绣衣使者，负责镇压三辅盗贼，禁察贵贱奢僭，取得武帝的信任。与太子据有嫌隙，乘武帝患病之际，诬陷太子行巫蛊，据不自安，举兵收斩充。据后事败，亦自缢。事见《汉书·江充传》。犬台宫，汉宫名。此以江充召对犬台宫比喻郑注召对浴室门。

^[5]纷纭二句：谓突然发生的震惊千古的甘露之祸，一时血染刀斧，朝堂为之为一空。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宰相李训、节度使郑注谋诛宦官，训先在左金吾大厅设伏兵，诈称后院石榴树上有甘露，诱使宦官仇士良等往观，即加诛杀。士良等至，见幕下有伏兵，惊走，事败。训、注、王涯、舒元舆等皆被杀，族诛十余家，死者千余人。史称“甘露之变”。事见《旧唐书·文宗纪》。此二句诗即谓是事。纷纭，混杂的样子。铁锺（fū zhì），古代刑具。钁是铡刀，锺是铡刀座。朱殷，赤黑色。

^[6]曲突句：谓李中敏要求斩郑注是防微杜渐之举，却不受重视。曲突徙薪，传说齐人淳于髡见邻人窖直突而旁有积薪，告以改直突为曲突，并远徙其薪，否则，将失火。邻人不从，后竟失火，幸共救得息。于是杀牛置酒，先言曲突徙薪者不为功，而救火者焦头烂额为上客。事见《淮南子·说山训》注。突，烟囱。

^[7]海边句：谓李中敏被谪海隅，至今赋闲无事。

^[8]可怜二句：原注：“给事因忤仇军容，弃官东归。”谓中敏忤触仇士良，就像汉之刘向忤触石显一样被捕入狱，遭受不幸。刘校尉，刘向（前

77—前6），原名更生，字子政，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宣帝时任散骑谏大夫，元帝时因反对中书宦官弘恭、石显，被捕下狱。成帝时更名向，任光禄大夫，为中垒校尉。石中书，石显（？—前32），字君房，汉济南人。宣帝时以中书官为仆射。元帝时为中书令。为人外巧慧而内阴险，常持诡辩以中伤人，先后譖杀萧望之、京房及斥罢周堪、刘向等人。成帝时，迁长信中太仆，后免官，徙归故乡，途中病死。《汉书》有传。

[\[9\]](#)消长二句：谓历代兴亡盛衰虽然各不相同，但仁人贤士的遭遇往往是相似的。消长，即增减、盛衰或变化。

[\[10\]](#)因看二句：谓阅读鲁褒刺世之论，就使人想超脱尘世。鲁褒论，即鲁褒所作的《钱神论》。鲁褒，字元道，晋南阳（今河南南阳）人，以贫素自甘，终身不仕。曾著《钱神论》以刺时。吾庐，陶渊明《读山海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点评】

这首诗约作于开成末年。清钱谦益、何焯《唐诗鼓吹评注》卷六：“此因中敏劝早除卷注不听而作也。首言给事皂囊之奏，长有古忠臣之风，惜乎不听乃告归颍阳，则犹李膺之遭党锢而归缙氏已。且郑注见帝于浴室而进谗谀，亦如江充见君于犬台而毁太子，后至甘露之变而纷纭白昼，铁钺朱殷，其不致危亡几稀矣。以给事先见而帝不悟，如曲突徙薪而不备，故中敏见几而归钓颍阳耳。使早从其语，岂非国家之福哉！”

商山富水驿^[1]

益戆犹来未觉贤^[2]，终须南去吊湘川^[3]。

当时物议朱云小，后代声华白日悬^[4]。

邪佞每思当面唾^[5]，清贫长欠一杯钱^[6]。

驿名不合轻移改^[7]，留警朝天者惕然^[8]。

【注释】

^[1]商山：在今陕西商县东，亦名商岭、商坂。富水驿，即阳城驿，商山中驿站名。原注：“驿本名与阳谏议同姓名，因此改为富水驿。”

^[2]益戆句：谓阳城就像汲黯那样愚直。汲黯（？—前112），字长孺，汉濮阳（今河南濮阳）人。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武帝时为东海郡太守，后召为九卿，敢于面折廷诤。武帝外虽敬重，内颇不悦。曾经说：“甚矣，汲黯之戆也！”后出为淮阳太守，七年而卒。《史记》《汉书》皆有传。益戆，非常耿直而不通世故。犹来，从来，由来。

^[3]终须句：谓阳城也像贾谊那样，终于被贬谪到南方去了。贾谊（前201—前169），汉洛阳（今河南洛阳）人。以年少能通诸家书，文帝召为博士，迁太中大夫。数上疏陈政事，言时弊，为大臣所忌，贬为长沙王太傅，迁梁怀王太傅而卒，年三十三。《史记》《汉书》有传。湘川，即湘水，又名湘江，湖南省最大的河流。贾谊有《吊屈原赋》，即经湘水时凭吊屈原之作。以上二句说明阳城好直谏而被贬为道州刺史。

^[4]当时二句：谓当时人们对于朱云评价不高，而后代声誉很高，如同白日悬天。此以朱云比阳城之刚直，谓当时人们虽有异议，但留名青史。物议，众人的议论。朱云，字游，汉鲁（今属山东）人。少任侠。元帝时为槐里令，数忤权贵，以是获罪被刑。成帝时复上书，愿借上方剑，斩佞臣张禹，帝怒欲杀之，御史将云去，云攀折殿槛，以辛庆忌救得免。后当治槛，帝命勿易，以旌直臣。事见《汉书》本传。

^[5]邪佞句：对于奸恶之徒，恨不得当面唾之。邪佞，指巧言善媚，很不正派的人。此谓裴延龄辈，《新唐书·阳城传》：“（德宗）欲遂相延龄，城显语曰：‘延龄为相，吾当取白麻坏之，哭于廷。’帝不相延龄，城力也。”当面唾，当面痛斥。指阳城反对裴延龄为相事。

^[6]清贫句：谓阳城过着清贫的生活，连买酒的钱都没有。《新唐书·阳城传》：“常以木枕布衾质钱，人重其贤，争售之。每约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几何，薪菜盐几何，先具之，余送酒家，无留也。’”

^[7]驿名句：谓阳城驿的名字不应该轻易地改动。此句当是对元稹等人轻易地改动驿名而发。因元稹有《阳城驿》诗：“商有阳城驿，名同阳道州。我愿避公讳，名为避贤邮。”不合，不应该。移改，更改。

^[8]留警句：谓保留原来的驿名是要让赴京为官的人加以警戒。朝天者，指赴京做官的人。惕然，戒惧的样子。

【点评】

这首诗作于开成四年（839）春，时杜牧除官赴京取道长江、汉水，途经商山富水驿。富水驿即阳城驿。阳城（736—805），字亢宗，北平（今河北北平）人。进士及第后隐于中条山。德宗时召为谏议大夫。尝疏留陆贽，力阻裴延龄入相，有直声。改国子司业，出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税赋不能如额，观察使数责让，因弃官归去。杜牧此次赴京任左补阙，亦为谏官，作此诗的目的就是要效法阳城，以敢言直谏为己任。《新唐书·杜牧传》称：“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齷齪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至。”可与此诗相印证。

早雁

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1]。

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2]。

须知胡骑纷纷在，岂逐春风一一回^[3]。

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菰米岸莓苔^[4]。

【注释】

^[1]金河二句：谓金河的胡人在八月仲秋时节，开弓射猎，以使雁群惊飞四散，在空中哀鸣。这里暗指发动战争。金河，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当时是回鹘统治的地区。虏弦开，比喻回鹘南侵。虏是对敌人的蔑称。惊飞，以雁群惊飞比喻百姓四处逃散。

^[2]仙掌二句：谓在月光映照之下，只见孤雁的身影掠过仙掌，经过长门时，在暗淡的灯光中传来几声凄清的惨叫。仙掌，汉武帝为求仙，在建章宫神明台上造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接天上的仙露，后称承露金人为仙掌。一说陕西太华山东峰曰仙人掌。长门，宫殿名。汉司马相如《长门赋序》：“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后以长门借指失宠的女子居住的寂寥凄清的宫院。杜牧用此，一方面表明长门是帝京的所在，另一方面也烘托出当时凄清的气氛。

^[3]须知二句：谓须知胡人的骑兵还在北方横行，雁群怎能随着春风回到北方的故乡呢？意谓胡人铁蹄下逃难的人民，已无家可归。逐，跟随。

^[4]莫厌二句：谓不要厌弃潇湘一带是地僻人少之处，因为这里水中的菰米与岸上的莓苔，足以提供暂且栖身的环境。潇湘，潇水与湘水，二水流经湖南境内，在零陵县合流，向北注入洞庭湖。菰米，菰实之一，一名雕胡米，古以为六谷之一。莓苔，青苔，阴湿地方生长的绿色的苔藓植物。

【点评】

本诗作于会昌二年（842）八月。唐武宗会昌二年二月，回鹘南侵，突出大同川，转战于云州城门，大肆掳掠，唐王朝下诏发陈许徐汝诸处兵屯于太原、振武、天德，准备第二年春天击退回鹘。这时正是早雁南飞的季节，杜牧在黄州刺史任上，想到北方边境的人民因为回鹘统治者带兵南下，仓皇逃难，颠沛流离，而写了这首忧时感事的诗，表达了对北方饱受异族蹂躏的苦难人民的忧念和对时局的感伤。因为八月还未到深秋，所以用《早雁》标题。全诗用比兴手法，借雁以寄慨，以高超绝妙的艺术手段表达了深厚的同情，颇耐人寻味。这首诗不是一般的咏物诗，而是托物寄慨的抒情诗。表面上似乎句句写雁，实际上句句写人，句句写时局，将身世之感慨、时世之艰难融汇于对征雁的描绘中。清贺裳《载酒园诗话》说此诗“似是寄托之作”，一语切中鹄的。

会昌二年春天，杜牧由比部员外郎外放为黄州刺史。他推测自己由京官外放，是由于宰相李德裕的排挤。并在德裕执政数年中很不得志。黄州是一个穷僻的小州，杜牧又与朝中人事离阔，深感孤独寂寞，如同孤雁一般，不知归期何日。诗的末尾故作慰藉语，谓此州虽小，尚可栖身。杜牧的忧时感事之作，大多直陈时事，而《早雁》却另辟蹊径，通体用比兴手法，全篇以想象贯之。以虚衬实，虚景藏情，虚实结合，曲尽其妙。

时序节令·但将酩酊酬佳节

长安秋望

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

南山与秋色^[1]，气势两相高^[2]。

【注释】

^[1]南山：即终南山。秦岭山峰之一，在陕西西安市南。

^[2]气势句：谓清净的秋色与峻拔的山势两者争比高低。

【点评】

这首诗写长安远望中的秋景。全诗紧扣“望”字，从地上、空中、山色三个不同的角度选景，意境高远，格调清新，臻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地。尤其是“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二句，真是把终南山的秋景写绝了。清人翁方纲说：“诗不但因时，抑且因地。如杜牧之云：‘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此必是陕西之终南山。若以咏江西之庐山，广东之罗浮，便不是矣。”（《石洲诗话》卷二）这二句形象地表现了终南山的山势与秋天的季节特点，把本来难以比较的南山与秋色互相比配，互相烘托，说成要比个高下似的。读者至此也就无不置于秋高气爽的诗情画意中了。所以后人誉此诗为“警绝”之作（陈师道《后山诗话》）。

杜甫《王阆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别之作》，有“千崖秋气高”之句，令人分不清何者是山崖，何者是秋气，只觉得浑然一体，高远无极。杜牧“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把二者分开来写，使之互相对比，互相映衬，有形的南山衬托出抽象缥缈的秋气，明净的秋色辉映着峻拔高耸的南山，同一意象运用不同的处理手段，各臻其妙。

江南春绝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1]。

【注释】

^[1]南朝二句：极言南朝寺庙之多。《南史·郭祖深传》：“时帝（梁武帝）大弘释典，将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耳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不可胜言。”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二：“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帝王所都而四百八十寺，当时已为多，而诗人侈其楼阁台殿焉。”楼台，指寺院的建筑。

【点评】

这首诗题曰“江南春”，则着意描写千里江南的锦绣春色，触发了诗人吊古伤今的感慨。诗的前二句写景，后二句言情。由大好的春色而引起吊古伤今的感慨，也隐约透露出诗人对人生青春不长驻的叹息。是一首感伤情调比较浓重的抒情诗。诗的前半从横的方面写出了江南春景的广阔无边与丰富多彩，后半则从纵的方面有感于昔日的繁盛、今日的衰败，是大好春色的一种反跌。正因如此，才在峭健中又有风流华美之致，体现出俊爽的风格，成为杜牧的代表作品。刘永济《唐诗绝句精华》209页称：“此诗乃杜牧游江南时，感于景物之繁丽，追想南朝盛日，遂有此作。”

关于这首诗，古代曾有过糊涂的解释。明杨慎《升庵诗话》以为“千”应改为“十”，因为“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清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则反驳说：“即作十里，亦未必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翕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何说较为精当。

七夕^[1]

云阶月地一相过，未抵经年别恨多。

最恨明朝洗车雨，不教回脚渡天河^[2]。

【注释】

^[1]七夕：阴历七月七日。相传为牛郎织女相会之日。

^[2]天河：银河。

【点评】

这首诗不见于杜牧《樊川文集》，连《外集》《别集》都不载，是否确为杜牧所作，尚值得探讨，然《全唐诗》作为补遗收入杜牧诗中，故暂且作为杜牧诗。本诗记事名篇，立意奇警，又似别有所托。作者在诗中极力表现的是一个“恨”字，有聚会之恨，有离别之恨，而归根结底是对拆散他们的天帝之恨。诗意层层推进。为了表现“恨”，诗人着力于“聚”与“别”的对照，用“未抵”将恨升华，又用“最”将恨推向极致。

《新唐书》说杜牧“刚直有奇节”，然“困蹶不自振”，颇有抑郁不平之气。此诗大概是他借牛郎织女的故事抒发自己的感慨，暗寓对时局的不满情绪。所表现的是自己内心深处那不可遏止而又无法排遣之恨。

初冬夜饮

淮阳多病偶求欢，客袖侵霜与烛盘^[1]。

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栏干^[2]。

【注释】

^[1]淮阳二句：谓自己像汲黯那样忧愁多病，偶尔借酒消愁，求取欢乐，而天气严寒，衣袖上、烛盘里都结了霜。淮阳，指汲黯，字长孺，汉濮阳（今河南濮阳）人。武帝时为东海郡太守，后召为九卿，敢于面折廷诤，武帝外虽敬重，内颇不悦。黯多病，卧内不出。“召拜黯淮阳太守，黯伏谢不受印绶，诏数强予，然后奉诏，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为填沟壑，不复见陛下，不意陛下复收之。臣常有狗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见《汉书·汲黯传》。

^[2]砌下二句：台阶下一堆梨花似的白雪，多么诱人，而明年此日，有谁来这里凭栏欣赏呢？

【点评】

诗人在初冬雪夜，小饮一杯，聊遣客中况味。“淮阳多病”，用汉代汲黯事。据《汉书·汲黯传》，汲黯屡次犯颜直谏，后拜淮阳太守，谢不受印。泣曰：“臣常有狗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后卒于淮阳任所。杜牧用此典故，情调非常感伤。后二句用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诗意，情调更为凄婉。

齐安郡晚秋^[1]

柳岸风来影渐疏^[2]，使君家似野人居^[3]。

云容水态还堪赏，啸志歌怀亦自如^[4]。

雨暗残灯棋欲散，酒醒孤枕雁来初。

可怜赤壁争雄渡^[5]，惟有蓑翁坐钓鱼^[6]。

【注释】

^[1]齐安郡：即黄州，故址在今湖北黄冈西北。唐文人习惯称州为郡，刺史为太守，故此处言齐安郡。

^[2]柳岸句：谓秋风从柳岸吹来，岸边的柳叶已稀疏凋落。

^[3]使君：汉时刺史为使君，汉以后对州郡长官亦尊称为使君。此处是杜牧自指。野人：乡野之人，平民。

^[4]自如：不拘束，活动不受阻碍。

^[5]可怜：可叹。赤壁：指黄州赤壁矶。

^[6]蓑翁：穿着蓑衣的渔翁。

【点评】

这首诗约作于会昌三年（843），时杜牧在黄州刺史任。作者守黄州，是被人排挤出朝的，因而颇有投闲置散之感。诗写外放之后的寂寞苦闷情怀，也透露出闲逸的情思。且通过古今对比，抒发人世沧桑之感。“柳岸风来”“云容水态”，写齐安郡之景；“啸志歌怀”“酒醒孤枕”，抒作者失意之情；“野人居”“棋欲散”，状闲逸之态。最后“可怜赤壁争雄渡，惟有蓑翁坐钓鱼”，通过古今对比，抒发人世沧桑之感。清人金圣叹说：“此诗写尽世间无味，三复读之，不胜叹息。”（《选批唐诗》卷五下）钱谦益、何焯也说：“有不胜其感慨者，忆昔郡之赤壁，吴魏争雄其下，今者霸图寂寞，江山俨然，惟有渔翁垂钓而已，然则盛衰兴废，感慨可胜道哉！”（《唐诗鼓吹评注》卷六）

九日齐山登高^[1]

江涵秋影雁初飞^[2]，与客携壶上翠微^[3]。

尘世难逢开口笑^[4]，菊花须插满头归^[5]。

但将酩酊酬佳节^[6]，不用登临恨落晖^[7]。

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8]。

【注释】

[1]九日：即九月九日重阳节，古时有登高的习俗。齐山在今安徽贵池县东南。

[2]江涵句：秋色映照在碧水之中，雁群开始南飞。涵，包容。

[3]与客句：与客人携带酒壶，结伴登上苍翠的山峰。翠微，清淡青葱的山色，此处代指山坡。齐山有翠微亭，是杜牧为刺史时所建。

[4]尘世句：谓人间难得有心情舒畅的日子。《庄子·盗跖篇》：“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尘世，犹言人间。

[5]菊花句：谓与友人登山，自应菊花插满头，尽兴而归。古人有重阳插花的习惯，《辇下风时纪》：“九月宫掖间争插菊花，民俗尤盛。”又《续神仙传》：“许碯插花满头，把花作舞，上酒家楼醉歌。”杜牧即化用其意。

[6]但将句：谓只有喝得酩酊大醉，才对得起这样的佳节。酩酊（mǐng dīng），大醉的样子。《艺文类聚》卷四引《续晋阳秋》：“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宅边菊丛中摘菊盈把，坐其侧，久望，见白衣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本句化用其事。

[7]不用句：不必在登山的时候，对着落日的余晖，惆怅伤感。

[8]牛山句：何必像齐景公那样游于牛山而黯然下泪呢？《韩诗外传》卷十一：“齐景公游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齐曰：‘美哉国乎！郁郁泰山。使古死者，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俯而泣下沾襟。”又《晏子春秋·谏上》：“齐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牛山，在山东淄博市东。

【点评】

这首诗作于会昌五年（845）重阳日。张祜会昌五年（845）来池州拜访杜牧，九月九日与杜牧同登齐山，牧作此诗，张祜也和作一首《和杜牧之齐山登高》：“秋溪南岸菊霏霏，急管繁弦对落晖。红叶树深山径断，碧云江静浦帆稀。不堪孙盛嘲时笑，愿送王弘醉夜归。流落正怜芳意在，砧声徒促授寒衣。”齐山在今安徽贵池县东南。九月九日即重阳节，古人在这一天要登高饮菊花酒。杜牧与张祜都怀才不遇，同病相怜，故九日登齐山时，感慨万千，因而此诗是抒发愤慨之作。但杜牧却故作旷达语，抑郁的情思难以排遣，而又不得不强自排遣。全诗爽快健拔而又含思凄惻，向被推为佳作。近人吴闳生称此诗：“感慨苍茫，小杜最佳之作。”（《唐宋诗举要》卷五引）后来继作者甚多，宋吴仲复《齐山》：“却自牧之赋诗后，每逢秋至菊含情。”明喻璧《游齐山》：“江涵秋影携壶处，千载人犹说牧之。”

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1]

行乐及时时已晚^[2]，对酒当歌歌不成^[3]。

千里暮山重叠翠^[4]，一溪寒水浅深情^[5]。

高人以饮为忙事^[6]，浮世除诗尽强名^[7]。

看著白蘋芽欲吐^[8]，雪舟相访胜闲行^[9]。

【注释】

^[1]正初：阴历正月初一。李郢，字楚望，大中时及进士第，官侍御史。秀才，唐人谓应进士者为秀才。时李郢尚未中进士，故称。“湖南”为“湖州”之误，李郢有《和湖州杜员外白蘋洲见忆》诗与之同韵可证。惟无版本依据，故不遽改。

^[2]行乐及时：适时清遣娱乐。《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须及时，何能待来兹。”

^[3]对酒当歌：用曹操《短歌行》意：“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4]千里句：谓湖州傍晚时分，可见到的是重叠的高山绵延千里。

^[5]一溪句：谓带有寒意的溪水或深或浅，但都清澈见底。

^[6]高人：超世俗的人。

^[7]浮世句：谓人间除了作诗外，一切都徒有虚名。浮世，人间，人世。旧时以为世事虚浮无定，故称。强名，虚名。

^[8]白蘋：一种水中浮草，即马尿花。湖州有白蘋洲，盛生白蘋。宋谈钥《嘉泰吴兴志》卷五：“白蘋洲在湖州府雪溪东南，梁太守柳恽《江南曲》：‘汀洲采白蘋，日暮江南春。’后人因以名洲。”“杜牧之有《题白蘋洲》诗。”

^[9]雪舟相访：用王子猷雪夜访友事。《世说新语·任诞篇》：“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点评】

这首诗作于大中五年（851）正月初一，时杜牧为湖州刺史。李郢有《和湖州杜员外白蘋洲见忆》诗：“白蘋亭上一阳生，谢朓新裁锦绣成。千嶂雪消溪影绿，几家梅绽海波清。已知鸥鸟长来狎，可许汀洲独有名？多愧龙门重招引，即抛田舍棹舟行！”即酬和之作。这首诗是表达杜牧晚年心境的典型作品。正月初一是中国古来最为盛大的节日，这一天，千家万户庆贺新年的到来，常常载歌载舞。而杜牧这首诗却想行乐及时，但又赶不上时光，欲对酒当歌，也很难成事。大概是他经过了多年的弃逐，好容易盼到一朝回朝，但朝中非常复杂，并非理想之所，故于大中四年秋后，又主动要求出守湖州。在湖州的第一个春节就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对一个尚未及第的秀才李郢倾诉心曲。“高人以饮为忙事，浮世除诗尽强名”，是经历了人世沧桑后的看破红尘之语，从中也可以窥见晚唐士人的心态及其对诗歌的影响。

正初奉酬歙州刺史邢群^[1]

翠岩千尺倚溪斜，曾得严光作钓家^[2]。

越嶂远分丁字水^[3]，腊梅迟见二年花。

明时刀尺君须用^[4]，幽处田园我有涯。

一壑风烟阳羨里^[5]，解龟休去路非赊^[6]。

【注释】

^[1]正初：阴历正月初一。歙州刺史邢群，杜牧的友人，字涣思，及进士第，为浙西节度使幕吏，以杜牧荐，入朝为监察御史。会昌五年（845）由户部员外郎出为处州刺史。转歙州。大中三年（849）卒于东都洛阳，年五十。杜牧为其撰墓志铭。

^[2]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少与光武帝刘秀同游学，有高名。秀称帝，光变姓名隐遁。秀派人觅访，征召到京，授谏议大夫，不受，退隐于富春山。《后汉书》载《隐逸传》。严子陵钓台在今浙江桐庐县富春山，下瞰富春渚，有东西二台，各高数百丈。见《读史方輿纪要》卷九十《严州府》。

^[3]丁字水：清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卷四引《一统志》：“严州府东阳江，在建德县东南二里，上流即衢、婺二港，至兰溪县合流，又北至县东南入浙江，形如丁字，亦名丁字水。”

^[4]刀尺：剪刀和尺。喻指做官掌权。

^[5]阳羨：在江苏宜兴南，自古以产茶著名，为风景胜地。杜牧其地有别墅。

^[6]解龟：解去所佩的龟印，即辞官。赊：遥远。

【点评】

本诗作于大中二年（848）正月一日。元方回《瀛奎律髓》卷四：“前四句言各州之景，后四句言情，皆佳句也。”邢群是杜牧的友人，在此之前，写了一首诗给杜牧，即《郡中有怀寄睦州员外杜十三兄》：“城枕溪流更浅斜，丽谯连带邑人家。经冬野菜青青色，未腊山梅处处花。虽免嶂云生岭上，永无音信至天涯。如今岁晏从羁滞，心喜弹冠事不赊。”杜牧收到邢群诗后，就作了这首诗奉酬。诗的前四句写睦州的景色，翠岩千尺而倚溪流斜转，这正是绝好的隐居之地，故古代著名的隐者严光就在这里，并留下著名的钓台。这里万山叠嶂，溪流屈曲，而作者在这里已有二年。第五句勉励邢群做官掌权，为国效力；第六、七、八句写自己的志趣，要解印辞官，退隐田园。

国家兴亡·听取满城歌舞曲

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1]

捷书皆应睿谋期，十万曾无一镞遗^[2]。

汉武惭夸朔方地^[3]，宣王休道太原师^[4]。

威加塞外寒来早^[5]，恩入河源冻合迟^[6]。

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7]。

【注释】

[1]河湟：指黄河、湟水两流域地。《新唐书·吐蕃传》：“湟水出蒙谷，抵龙泉与河合。……故世举谓西戎地曰河湟。”

[2]十万句：谓十万大军收复河湟，轻而易举地取得成功，连一个箭头都不曾遗失。贾谊《过秦论》：“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

[3]汉武句：谓汉武帝曾驱逐匈奴，收复朔方地，如果他知道今天收复河湟之事，恐怕也对当年夸耀战功感到惭愧。汉武，指汉武帝，他曾于元朔二年（前127）遣将军卫青、李云出云中，至高阙，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事见《汉书·武帝纪》。

[4]宣王句：谓周宣王北伐玁狁，至于太原的赫赫战功，与现在相比，也就不值得称道了。宣王，即周宣王，西周时中兴之主，在位长达四十六年。《诗·小雅·六月》：“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大与太通。《毛诗序》认为是歌颂宣王北伐之诗。

[5]威加句：谓声威加于边塞之外，使异族之人感到胆慑，虽未到冬天，已很觉胆寒。

[6]恩入句：谓恩惠到了河源地区，使那里的老百姓感到无限温暖，似乎黄河冰冻的时间也推迟了。河源，黄河发源地，这里指河湟一带。

[7]凉州句：凉州本为西汉置，辖境相当今甘肃宁夏和青海湟水流域，内蒙古纳林河、穆林河流域，为汉武帝十三刺史部之一。事见《晋书·地理志》。唐天宝间乐曲，常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这里“凉州”，指凉州地区的乐曲。

【点评】

这首诗作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当时吐蕃内乱，久陷于河湟地区的汉人发动起义，唐朝廷也出兵响应，数月之间，收复了三州七关，河湟地区人民回归祖国。八月，河湟地区千余人到长安，唐宣宗在延喜门迎接，他们当众脱去胡服，换上汉装，观者皆欢呼雀跃。杜牧睹此圣功，故作这首诗。全诗赞扬了宣宗收复河湟的功业，表现了作者爱国主义的热情。

河湟^[1]

元载相公曾借箸^[2]，宪宗皇帝亦留神^[3]。

旋见衣冠就东市^[4]，忽遗弓剑不西巡^[5]。

牧羊驱马皆戎服^[6]，白发丹心尽汉臣^[7]。

惟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8]。

【注释】

^[1]河湟：指湟水流入黄河一带地区。唐肃宗后，长期被吐蕃侵占，宣宗时收复。

^[2]元载句：谓宰相元载曾经策划收复河湟。元载，字公辅，代宗时为相。曾任西州刺史。大历八年（773），他曾了解河西、陇右情况，并上书代宗，附上地图，以谋划收复河湟，并提出西北边防的措施。但代宗犹豫不决。事见《新唐书·元载传》。借箸，秦末楚汉战争时，酈食其劝刘邦立六国后代，共同攻楚。刘邦正在吃饭，张良入见，以为计不可行，说：“臣请借前箸筹之。”事见《汉书·张良传》。意为借刘邦吃饭用的筷子，以指代当时形势。后用来指代人策划。此处谓元载代唐代宗谋划收复河湟。

^[3]宪宗句：谓宪宗皇帝也对河湟之事很关心。留神，指留意西北边事。

^[4]旋见句：谓不久以后，元载就得罪下狱，而被处死了。衣冠就东市，用西汉晁错事。晁错（前200—前154），汉颍川（今河南颍川）人。景帝即位，贵幸用事，迁为御史大夫，请削诸侯封地以尊京师。“吴楚七国果反，以诛错为名。及窦婴、袁盎进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元载于大历十二年三月赐自尽，情形与晁错相似。

^[5]忽遗句：谓唐宪宗突然去世，来不及巡视西北以收复河湟。遗弓剑，指皇帝死亡。传说黄帝铸鼎于荆山下，鼎成，有龙下迎，黄帝乘之升天，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其余小臣不得上龙身，乃持龙髯，而龙髯拔落，并堕黄帝之弓，百姓遂抱其弓与龙髯而哭号。见《史记·封禅书》。后用为哀悼皇帝的典故。此处指唐宪宗之死。宪宗元和十五年（820）被宦官陈宏志所杀。

^[6]牧羊句：谓汉人在河湟地区都穿着戎服驱羊牧马。意谓他们受吐蕃的奴役。戎，是古代对西方少数民族的通称。

^[7]白发句：谓河湟治人的心，始终向着祖国，至老不变。汉臣，用《汉书·苏武传》事，喻河湟人民不忘故国。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持汉节牧羊十九年，等到归汉时，须发尽白。

^[8]惟有二句：谓凉州歌舞在国内广为流传，富贵闲人们以此消闲娱乐，而对河湟失地却漠不关心。凉州，唐河湟地区州名。歌舞曲，指以凉州命名的乐曲。

【点评】

唐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吐蕃乘机侵略河湟一带，对唐王朝造成极大的威胁，当地人民也长期遭受奴役。具有忧国忧民热情与经邦济世抱负的杜牧，对于吐蕃统治者侵占的河湟地区，一直很关心。这首诗是杜牧的感时之作，表达了关怀国家命运，要求收复失地的愿望。诗在艺术上的成就首先是精于用典。第一句用张良借箸代筹事，第三句用晁错被斩事，第四句用黄帝乘龙事，其意都是对河湟没有收复表示叹惜；第五、六句用苏武牧羊事，对沦陷区人民的白发丹心表示赞许。这样使得全诗典雅凝重，别有风韵。其次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分承对比的方法。第三句承第一句，第四句承第二句，分咏和合咏结合，显得跌宕有致俊爽不群，在结构上更紧凑。再次是用对比手法。一是将当时朝廷统治者和前朝宪宗李纯、宰相元载加以比较，暗寓当时统治者的苟且偷安；二以君臣们收复失地的愿望与结果的反差对比；三是将统治者沉溺于来自河湟的凉州歌舞，与沦陷地区百姓的艰难处境及其坚贞的爱国之心对比，暗寓统治者的

不思进取；四是以艰难百姓与富贵闲人对比。通体不着一字议论，然一褒一贬，爱憎分明。其缺陷在于首句过于质朴，缺乏文采，故后人不甚赞赏。

奉和白相公圣德和平，致兹休运，岁终 功就，合咏盛明，呈上三相公长句四韵^[1]

行看腊破好时光^[2]，万寿南山对未央^[3]！

黠戛可汗修职贡^[4]，文思天子复河湟^[5]。

应须日御西巡狩^[6]，不假星弧北射狼^[7]。

吉甫裁诗歌盛业^[8]，一篇江汉美宣王^[9]。

【注释】

[1]白相公：即白敏中，会昌六年入相，大中三年罢为尚书右仆射。三相公：即马植、魏扶、崔铉。与白敏中同在相位。

[2]腊破：腊月已尽，春天到来。本句行看腊破，指腊月即将结束。

[3]万寿南山：祝人吉祥之语，犹今日常言之“寿比南山”。南山，唐长安城南的终南山。未央：汉宫名，代指唐朝宫殿。

[4]黠戛可汗：即黠戛斯的头领。黠戛斯是古代的坚昆国，其君主阿热。会昌中，阿热遣注吾合素至京师，武宗以其地穷远而能修职贡，命太仆卿赵蕃慰问其国。

[5]文思天子：指唐宣宗。因为大中二年，群臣上尊号为“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复河湟：大中三年二月，陇西人民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归。八月，河陇收复后，老幼千余人来长安，脱胡服，易汉服，宣宗登延喜门楼见之，皆舞蹈呼万岁。杜牧亲睹其盛，作此诗歌颂。

[6]日御：即羲和，神话中的御日者。

[7]星弧：即弧星，又称天弓星，在狼星东南。古人认为，天弓星主备盗贼，常向于狼。弧矢动移不如常者，多盗贼，蕃兵大起，天下乖乱。

[8]吉甫：即尹吉甫，古代著名的贤臣。

[9]江汉：《诗经》的篇名，传说是尹吉甫所作，歌颂周宣王的功业。杜牧用这一典故，歌颂唐宣宗，可谓别具匠心。

【点评】

这首诗作于大中三年（849），这一年的二月，吐蕃内乱，陇西人民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归。朝廷以太仆卿陆耽为宣谕使，诏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皆出兵应接。六月，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取原州及石六等六关。七月，灵武节度使朱叔明取安乐州，邠宁节度使张君绪取萧关，凤翔节度使李玘取秦州。八月，河陇收复后，老幼千余人来长安，脱胡服，易汉服，宣宗登延喜门楼见之，皆舞蹈呼万岁。杜牧亲睹其盛，曾作《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诗。年底，宰相白敏中作《贺收秦原诸州诗》，马植、魏扶、崔铉都有和作，杜牧此时正在京为司勋员外郎，故作此诗以歌颂。全诗主要是写唐宣宗收复河湟的功业，末二句用尹吉甫作《江汉》诗歌颂周宣王的典故，歌颂白敏中等宰相辅佐唐宣宗功绩。

论诗论艺·天外凤凰谁得髓

读韩杜集^[1]

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2]。

天外凤凰谁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3]。

【注释】

^[1]韩即韩愈，杜即杜甫。中唐、盛唐时期的大文学家。

^[2]倩：请。麻姑：传说中女仙。东汉桓帝时，仙人王远降于蔡经家，召麻姑至，年十八九，甚美。自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蔡经见麻姑手指纤细似鸟爪，自念：“背大痒时，得此爪以爬背，当佳。”事见《太平广记》卷六十引葛洪《神仙传》。

^[3]天外二句：谓韩、杜之作无人接响，如同凤髓难求，没有办法把折断的弓弦续上。续弦胶，古代神话，称凤麟洲以凤啄麟角合煮作胶，名续弦胶，又名集弦胶、连金泥，弓弦或刀剑断折，著胶即可连接。见旧题汉东方朔《十洲记》、晋张华《博物志》卷二。

【点评】

韩即韩愈，杜即杜甫。中唐、盛唐时期的大文学家。杜牧诗文深受杜甫、韩愈的影响，这首诗就是杜牧写读韩杜集的感受，表现了对韩、杜文学成就的推崇。诗的前二句是正面抒写自己的感受。后二句是侧面描写，用奇特的比喻，说明无人能够继续杜甫与韩愈在诗文上的高度成就。全诗四句，两处用典，但不见生涩，可见杜牧作绝句的功力。诗的第三句，不言“凤啄”，而言“凤髓”，是死典活用，别具韵味。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七《牧之诗误》条：“《十洲记》载，凤麟洲上多麟凤，人取凤味及麟角合煎为胶，号集贤胶，又名连金泥。汉武帝时，西国王使至，献胶四两，尝于上林续弦者是也。而杜牧之诗有‘天上凤凰难得髓，无人解合续弦胶’，恐‘髓’字误，然髓亦安可为胶也。”未免过于拘泥。

杜牧这首诗，一方面表现对杜、韩的钦佩，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当时的文风有感而发。晚唐时期，伤时的诗篇日趋减少，代之而来的是“纤艳不逞”的“淫言蝶语”。散文创作更趋于形式主义倾向，骈文再度统治文坛。杜牧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作文是“铺陈功业，称较短长”（《上安州崔相公启》），颇有力矫时弊之意。本诗正是他文学主张与文学实践的具体表现。

屏风绝句

屏风周昉画纤腰^[1]，岁久丹青色半销^[2]。

斜倚玉窗鸾发女^[3]，拂尘犹自妒娇娆^[4]。

【注释】

^[1]屏风：室内陈设。用以挡风或遮蔽的器具，上面常有字画。周昉：字景玄，京兆人。唐朝著名的画家。其画现存有《簪花仕女图》《纨扇仕女图》《调琴啜饮图》等。纤腰：代指女子。

^[2]丹青：指画像，图画。

^[3]鸾发：鸾髻。

^[4]娇娆：柔美妩媚。

【点评】

这是一首题屏风画的诗。这幅画是唐朝大画家周昉所作。其画最擅长表现上层妇女的日常生活，故用之屏风较多。杜牧这首题画之作，前二句是正面描写，后二句是侧面描写。由倚窗少妇见到画中之人，顿生嫉妒之心，从而衬托出画之高妙。这是深一层的写法。读者由此可以想见，周昉“丹青色半销”的旧画尚且如此，则当其初画成时，其魅力就可想而知了。

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1]

命代风骚将^[2]，谁登李杜坛^[3]。

少陵鲸海动^[4]，翰苑鹤天寒^[5]。

今日访君还有意，二条冰雪独来看。

【注释】

[1]赵嘏：杜牧友人。会昌四年登进士第，大中中官至渭南尉。街西：唐长安以朱雀门街为中心，万年、长安二县以此为界。万年领街东五十四坊及东市，长安领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

[2]风骚：借指诗歌。

[3]李杜：李白与杜甫，盛唐时期伟大的诗人。

[4]少陵：指杜甫，因其家于长安少陵原，故称杜少陵。

[5]翰苑：指李白，因李白曾被召入长安，为翰林待诏，故称。

【点评】

这首诗是杜牧称赞友人赵嘏之作。赵嘏字承祐，是晚唐的著名诗人，因其名句“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而被时人称为“赵倚楼”。杜牧认为在当时诗坛上，赵嘏的地位就像盛唐时期的李白与杜甫一样，当然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这首诗最值得重视的是杜牧对于李白与杜甫的推崇以及对于二人诗歌风格的认识。他认为李杜是盛唐诗坛上独领风骚的大诗人，这就确定了二人崇高的地位。“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用两个贴切的比喻表现出二人诗歌的风格特征。杜甫诗深沉浑厚，如同大海鲸翻；李白的诗飘逸俊爽，如同独鹤冲天。从杜牧对于李、杜诗歌的看法，我们可以体会出唐人对本朝诗人的认识。

杜牧简明年谱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癸未（803）】 1岁

○杜牧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南）人。

○杜牧的生平事迹，附于《旧唐书》卷一四七、《新唐书》卷一六六《杜佑传》。《樊川文集》中又有其《自撰墓志铭》。诸书均言其为京兆万年人。杜牧甥裴延翰作《樊川文集序》，称其居于长安城南下杜樊乡。

○杜牧的生卒年，学界曾有歧见。两《唐书》本传仅言其卒年五十，未言具体年代。清钱大昕《疑年录》始定其生于贞元十九年癸未（803），卒于大中六年壬申（852）。其后岑仲勉先生据《旧唐书》本纪中材料，考其卒于大中七年（853），王达津先生更考其卒于大中十一年（857），所据均为《旧唐书》本纪。著名的杜牧研究专家缪钺先生，先后作了《杜牧卒年考》《杜牧年谱》等著作，考证杜牧卒于大中六年，堪为定论。

○本年，杜牧祖父杜佑自淮南节度使拜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本年孟郊五十二岁，韩愈三十五岁，刘禹锡三十一岁，白居易三十一岁，柳宗元三十岁，元稹二十四岁，牛僧孺二十四岁，李德裕十七岁，贾岛十五岁，李贺十四岁。

【贞元二十年甲申（804）】 2岁

○父杜从郁为太子司议郎约在本年。

【贞元二十一年乙酉（即顺宗永贞元年）（805）】 3岁

○祖父杜佑进检校司徒，兼度支盐铁使，旋加弘文馆大学士。

【宪宗元和元年丙戌（806）】 4岁

○祖父杜佑拜司徒，封岐国公。

○约于本年，父杜从郁拜左补阙，降授左拾遗，改为秘书丞。

【元和二年丁亥（807）】 5岁

○弟杜顗生。

【元和七年壬辰（812）】 10岁

○六月，祖父杜佑以太保致仕。十一月卒，年七十八，册赠太傅，谥曰安简。

○李商隐约生于本年。

○温庭筠约生于本年。

【元和八年癸巳（813）】 11岁

○四月，祖父杜佑葬于长安城南少陵原。父从郁为驾部员外郎，伯父师损为司农少卿，式方为昭应县令。

【元和九年甲午（814）】 12岁

○从兄杜惊娶岐阳公主，加银青光禄大夫、殿中少监、驸马都尉。

○本年孟郊卒，年六十四。

【元和十年乙未（815）】 13岁

○本年，沈亚之及进士第。

【元和十一年丙申（816）】 14岁

○本年，李贺卒，年二十七。

【元和十四年己亥（819）】 17岁

○本年柳宗元卒，年四十七。

【元和十五年庚子（820）】 18岁

○正月，宪宗为宦官陈宏志所弑，太子李恒即位，是为穆宗。

○本年，李中敏及进士第。

【穆宗长庆二年壬寅（822）】 20岁

○杜牧本年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及十三代史书。

○三月，从父杜式方卒于桂管观察使任，赠礼部尚书。

【长庆四年甲辰（824）】 22岁

○李甘及进士第。

○韩愈卒，年五十七。

○本年三月，穆宗卒，太子李湛即位，是为敬宗。

【敬宗宝历元年乙巳（825）】 23岁

○敬宗即位之后，大起宫室，广声色。杜牧作《阿房宫赋》以讽刺之。

○文：《阿房宫赋》《上昭义刘司徒书》。

【宝历二年丙午（826）】 24岁

○李方玄及进士第。

【文宗大和元年丁未（827）】 25岁

○游同州澄城县，遇谭宪，谈其兄谭忠事，作《燕将录》。

○杜牧曾游涪阳，盖因从兄杜棕官于澧州。涪阳唐时即澧州，今湖南澧县。

○文：《燕将录》《窦列女传》《同州澄城县户工仓尉厅壁记》。

【大和二年戊申（828）】 26岁

○正月，在东都洛阳应进士试。知贡举为礼部侍郎崔郾。

○二月放榜，杜牧以第五人及进士第。及第后随即要赴长安应关试。杜牧作《及第后寄长安故人》诗。

○三月，在长安应制科，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释褐弘文馆校书郎，试左卫兵曹参军。

○十月，应江西观察使沈传师之辟，为江西团练巡官，试大理评事。江西观察使治所在洪州，即今江西南昌。

○本年，李远作《上弘文杜校书》诗，上于杜牧。

○诗：《及第后寄长安故人》《赠终南兰若僧》。

【大和三年己酉（829）】 27岁

○杜牧在江西观察使幕中。

○春，杜牧曾到三吴，拜访朱处士，与他纵谈时事。

○本年，邢群及进士第。

【大和四年庚戌（830）】 28岁

○杜牧在江西观察使幕中。

○九月，沈传师迁宣歙观察使，杜牧又随从至宣城。宣城今属安徽省。

○本年正月，牛僧孺自武昌军节度使召还守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杜牧有诗寄之。

○诗：《寄牛相公》。

【大和五年辛亥（831）】 29岁

○杜牧在宣歙观察使幕中。

○十月，沈述师托杜牧为李贺作集序。

○本年，元稹卒，年五十三。

○文：《李贺集序》。

【大和六年壬子（832）】 30岁

○杜牧在宣歙观察使幕中。

○杜牧弟杜顗二十六岁，及进士第。

○许浑及进士第。

○诗：《赠沈学士张歌人》《和宣州沈大夫登北楼书怀》。

【大和七年癸丑（833）】 31岁

○杜牧在宣歙观察使幕中。

○四月，沈传师内召为吏部侍郎，杜牧应淮南节度使牛僧孺之辟，至扬州，为淮南节度推官，监察御史里行，转掌书记。

○诗：《宣州留赠》。

【大和八年甲寅（834）】 32岁

○杜牧在淮南节度使幕中，为掌书记。愤河北三镇之桀骜，对于朝廷姑息之政，提出中肯的意见，作《罪言》。

○本年十一月，李德裕为镇海军节度使，辟杜牧弟杜顗为巡官。杜顗赴任时经扬州与杜牧相会，牧作《送杜顗赴润州幕》。

○诗：《诗州三首》《送杜顓赴润州幕》《牧陪昭应卢郎中在江西、宣州，佐今吏部沈公幕，罢府周岁，公宰昭应，牧在淮南，縻职叙旧，成二十韵，用以投寄》。

○文：《罪言》《原十六尉》《淮南监军使院厅壁记》《上知己文章启》。

[大和九年乙卯（835）] 33岁

○杜牧入朝为监察御史，在长安供职。

○七月，杜牧友人侍御史李甘反对郑注、李训，被贬为封州司马，杜牧移疾分司东都。

○本年，杜牧在洛阳东城遇张好好，感旧伤怀，作《张好好诗》。

○本年十一月，李训、郑注谋诛宦官，所谋为宦官识破，宦官杀宰相王涯、贾、舒元與等四宰相及众多朝官，史称“甘露之变”。

○诗：《张好好诗并序》《赠别》《送容州中丞赴镇》《送王侍御赴夏口座主幕》。

[开成元年丙辰（836）] 34岁

○杜牧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

○诗：《洛中送冀处士东游》《洛阳长句二首》《东都送郑处诲校书赴上都》《洛中二首》《兵部尚书席上作》《故洛阳城有感》《题敬爱寺楼》《金谷园》。

[开成二年丁巳（837）] 35岁

○杜牧为监察御史、分司东都。弟杜顓患眼疾，居于扬州禅智寺。杜牧迎同州眼医石生至洛阳，又与石生同赴扬州，视弟眼病。

○八月，与弟由扬州渡江至宣州，应宣歙观察使崔郸之辟为团练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

○本年，长男曹师生。

○本年，李商隐及进士第。

○诗：《杜秋娘诗并序》《洛中监察病假满送韦楚老拾遗归朝》《题扬州禅智寺》《将赴宣州留题扬州禅智寺》《陕州醉赠裴四同年》。

○文：《投知己书》。

[开成三年戊午（838）] 36岁

○杜牧为宣州团练判官。

○夏，与孟迟会于宣城，仲秋同往历阳会和州刺史裴传，又同游当涂县牛渚矶。

○冬，迁左补阙，史馆修撰。

○诗：《题宣州开元寺》《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宣州开元寺南楼》《题元处士高亭》《有感》《句溪夏日送卢霈秀才归王屋山将欲赴举》《卢秀才将出王屋，高步名场，江南相逢赠别》《偶游石盎僧舍》《赠朱道灵》《别沈处士》。

○文：《上淮南李相公状》。

[开成四年己未（839）] 37岁

○初春，杜牧由宣州赴京，取道长江、汉水、南阳、武关一线。携弟至浔阳，将弟安排于从兄杜慥处。随后赴京，就任左补阙，史馆修撰。

○诗：《李甘诗》《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归宣州，因题赠》《村行》《宣州送裴坦判官往舒州，时牧欲赴官归京》《自宣城赴官上京》《往年随故府吴兴公夜泊芜湖口，今赴官西去，再宿芜湖，感旧伤怀，因成十六韵》《商山麻涧》《商山富水驿》《丹月》《丹水》《题武关》《除官赴阙商山道中绝句》《汉江》《途中作》《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横江，裴使君见迎，李赵二秀才同来，因书四韵，兼寄江南许浑先辈》《和州绝句》《题乌江亭》《题横江馆》《入商山》《题商山四皓庙一绝》《送牛相公出镇襄州》。

○文：《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唐故岐阳公主墓志铭》。

【开成五年庚申（840）】 38岁

○杜牧本年转膳部、比部员外郎，皆兼史职。

○冬，请假往浔阳视弟眼疾，仍取道汉上。

○诗：《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襄阳雪夜感怀》。

【武宗会昌元年辛酉（841）】 39岁

○杜牧在浔阳。

○四月，从兄杜慥由江州迁蕲州刺史，杜牧与弟杜顥又随至蕲州。蕲州治所在今湖北蕲春。

○七月，归长安。

○本年冬，孟迟来长安，与杜牧相会。

○本年，次子洼洼生。

○诗：《奉和门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十八韵》《罢钟陵幕十三年来泊湓浦感旧为诗》《许秀才至辱李蕲州绝句，问断酒之情，因寄》《十九兄郡楼有宴病不赴》。

○文：《与浙西卢大夫书》《上宣州崔大夫书》《荐王宁启》。

【会昌二年壬戌（842）】 40岁

○四月，杜牧出为黄州刺史。杜牧出守的原因大概是受李德裕的排挤。在黄州时，又迎眼医石公集至蕲州视弟眼疾。

○秋，送弟至扬州，依从兄杜棕，时杜棕为淮南节度使。

○诗：《郡斋独酌》《雪中书怀》《自遣》《早雁》《题安州浮云寺楼寄湖州张郎中》《春日言怀寄虢州李常侍十韵》《云梦泽》。

○文：《上门下崔相公书》《上李中丞书》《上池州李使君书》《黄州准赦祭百神文》《黄州刺史谢上表》。

【会昌三年癸亥（843）】 41岁

○杜牧在黄州刺史任。上书于宰相李德裕论讨伐泽潞用兵策略，德裕颇采其言。

○本年贾岛卒，年五十六。

○诗：《东兵长句十韵》。

○文：《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祭城隍神祈雨文》《第二文》。

【会昌四年甲子（844）】 42岁

○杜牧在黄州刺史任。

○九月，迁池州刺史。池州治所在贵池县，今属安徽。

○本年秋冬间，杜牧贡孟迟、卢嗣立入京应举，次年二人均中进士第。

○本年杜牧上李德裕书论北边防御回鹘事，德裕颇为称善。

○诗：《皇风》《即事黄州作》《雨中作》《齐安郡晚秋》《齐安郡中偶题二首》《齐安郡后池绝句》《题齐安城楼》《兰溪》《黄州竹径》《题木兰庙》《黄州偶见作》《寄浙东韩义评事》《早春寄岳州李使君，李善棋爱酒，情地闲雅》《题桃花夫人庙》《赤壁》。

○文：《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贺中书门下平泽潞启》《塞废井文》。

【会昌五年乙丑（845）】 43岁

○杜牧在池州刺史任。上书于宰相李德裕，论江贼事。

○本年，诗人张祜来池州拜访杜牧，二人于九月九日同游齐山。

○本年四月，李方玄卒于宣城客舍，年四十三。

○诗：《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九日齐山登高》《池州李使君歿后十一日，处州新命始到，后见归妓，感而成诗》《游齐州林泉寺金碧洞》《题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还俗老僧》《斫竹》《赠张祜》。

○文：《唐故宣州观察使御史大夫韦公墓志铭》《池州造刻漏记》《池州重起萧丞相楼记》《上李太尉论江贼书》《祭故处州李使君文》《与人论谏书》。

【会昌六年丙寅（846）】 44岁

○杜牧在池州刺史任。

○秋，杜牧与来池州的孟迟相会，并送其离池州。

○九月，迁睦州刺史，十二月，抵睦州任所。睦州属今浙江建德市。

○本年白居易卒，年七十五。

○诗：《池州送孟迟先辈》《重送》《春末题池州弄水亭》《新定途中》《题池州弄水亭》《池州弄水亭》《池州春送前进士蒯希逸》《池州清溪》《题池州贵池亭》《见吴秀才与池妓别，因成绝句》《秋浦途中》《送薛卦二首》《登九峰楼》《润州二首》《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池州废林泉寺》《残春独来南亭寄张祜》。

○文：《祭木瓜神文》《上白相公启》《上宣州高大夫书》《代人举蒋系自代状》《上安州崔相公启》《杭州新造南亭子记》。

【宣宗大中元年丁卯（847）】 45岁

○杜牧为睦州刺史。

○诗：《初春有感寄歙州邢员外》《正初奉酬歙州刺史邢群》《送卢秀才一绝》《泊秦淮》。

○文：《送卢秀才赴举序》。

【大中二年戊辰（848）】 46岁

○杜牧为睦州刺史。

○八月，内擢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

○九月，取道金陵、宋州赴京。途中会弟杜顥于扬州，住三十日后又西上长安。

○十二月，抵长安。

○本年十月，牛僧孺卒，年六十九。

○诗：《江南怀古》《秋晚早发新定》《除官赴京睦州雨霁》《夜泊桐庐先寄苏台卢郎中》《朱坡绝句三首》《忆游朱坡四韵》《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韵》《睦州四韵》《题新定八松院小石》《史将军二首》《送国棋王逢》《重送绝句》《寄内兄和州崔员外十二韵》《寄珉笛与宇文舍人》《晚泊》。

○文：《上吏部高尚书状》《上刑部崔尚书状》。

【大中三年己巳（849）】 47岁

○杜牧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

○闰十一月，上书宰相求杭州，不获。

○本年，李商隐在长安，赠《杜司勋》《寄杜十三员外》诗与杜牧。

○诗：《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奉和白相公圣德和平，致兹休运，岁终功就，合咏盛明，呈上三相公长句四韵》《夏州崔常侍自少常亚列出领麾幢十韵》《李侍郎于阳羨里富有泉石，牧亦于阳羨粗有薄产，叙旧述怀，因献长句四韵》《奉送中丞姊夫俸自大理卿出镇江西，叙事书怀因成十二韵》《中丞业深韬略，志在功名，再奉长句一篇，兼有谏劝》《许七侍御弃官东归，潇洒东南，颇闻自适，高秋企望，题诗寄赠十韵》。

○文：《唐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神道碑》《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上周相公书》《进撰故江西韦大夫遗爱碑文表》《为中书门下请追尊号表》《谢许受江西送彩绢等状》《上宰相求杭州启》。

【大中四年庚午（850）】 48岁

○杜牧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三上宰相书，求为湖州刺史。

○秋，转吏部员外郎，尚未叙朝散，即出任湖州刺史。湖州治所在今浙江湖州。

○诗：《长安杂题长句六首》《题永崇西平王宅太尉愬院六韵》《题桐叶》《道一大尹、存之学士、庭美学士，简于圣明，自致霄汉，皆与舍弟昔年还往，牧支离穷悴，窃于一麾，书美歌诗，兼自言志，因成长句四韵，呈上三君子》《将赴吴兴登乐游一绝》《寄李起居四韵》《新转南曹，未叙朝散，初秋暑退，出守吴兴，书此篇以自见志》《将赴湖州留题亭菊》《湖南正初招李郢秀才》《题吴兴消暑楼十二韵》《奉和仆射相公春泽稍徧，圣君轸虑，嘉雪忽降，品汇昭苏，即事书成四韵》《寝夜》。

○文：《上河阳李尚书书》《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启》《第二启》《第三启》。

【大中五年辛未（851）】 49岁

○杜牧在湖州刺史任。

○八月，内擢为考功郎中、知制诰。

○本年二月，杜牧弟杜顥卒，年四十五。

○诗：《沈下贤》《题茶山》《茶山下作》《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呈宾客》《早春赠军事薛判官》《代吴兴妓春初寄薛军事》《八月十二日得替后，移居雪溪馆，因题长句四韵》《隋堤柳》《途中一绝》《和严恽秀才落花》《题白蘋洲》《七绝一首》。

○文：《唐故进士龚绍墓志》《上盐铁裴侍郎书》《祭周相公文》《祭龚秀才文》《贺平党项表》《裴休除礼部尚书，裴谔除兵部侍郎等制》《张直方授左骁卫将军制》《姜闳贬岳州司马等制》《朱能裕除景陵判官制》《沙州专使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授官制》《敦煌郡僧正慧苑除临坛大德制》。

【大中六年壬申（852）】 50岁

○杜牧为考功郎中、知制诰。

○岁中，迁中书舍人。

○十一月，患病，自撰墓志铭，于年底卒。

○妻河东裴氏，朗州刺史裴偃之女，先杜牧而卒。

○长男曹师，年十六；次曰注注，年十二；别生二男，曰兰、曰兴；一女曰真。曹师即杜晦辞，仕至淮南节度判官；注注，即杜德祥，仕至礼部侍郎。

○诗：《华清宫三十韵》《早春阁下寓直，萧九舍人亦直内署，因寄书怀四韵》《秋晚与沈十四舍人期游樊川不至》《留诲曹师等诗》《岁日朝回口号》。

○文：《唐故东川节度检校右仆射兼御史大夫赠司徒周公墓志铭》《唐故淮南支使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杜君墓志铭》《自撰墓志铭》

《贺生擒衡州草贼邓裴表》《代表相公让平章事表》《又代谢赐批答表》《又谢赐告身鞍马状》《论内延英奏对书时政记状》《高元裕除吏部尚书制》《毕诚除刑部侍郎制》《李珣册赠司空制》《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制》《薛逵除秦州刺史制》《卢籍除河东副使，李推贤殿中丞，高湜除湖南推官，薛廷杰桂管支使等制》《赖师贞除怀州长史，周少卿除虢州司马，王桂直除道州长史等制》《冯少端等湖南军将授官制》《张直方贬恩州司户制》《谢赐御札提举边将表》《代人举周敬复自代状》《韦有翼除御史中丞制》《令狐定赠礼部尚书制》《郑处诲守职方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制》《李文举除睦州刺史制》《窦弘余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苏庄除邓州刺史等制》《韦退之除户部员外郎裴德融除殿中侍御史卢颖除监察御史等制》《韦宗立授检校仓部员外郎知盐铁庐寿院等制》《李零除检校刑部员外郎充盐铁岭南留后郑蕃除义武军推官等制》。

说明 本简谱参考了下列论著：

- 缪钺《杜牧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9月版。
- 吴在庆《杜牧论稿》，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
- 胡可先《杜牧研究丛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
- 郭文韬《杜牧诗文系年小札》，《人文杂志》1984年第6期。
- 曹中孚《杜牧诗文编年补遗》，《江淮论坛》1984年第3期。
- 王西平《杜牧诗文系年考辨》，《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万里归心
对月明

陈祖美 主编
陈祖美 编著

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万里归心对月明
唐代合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唐
618—9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里归心对月明：唐代合集/陈祖美编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7

（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ISBN 978-7-5559-0192-1

I. ①万... II. ①陈... III. ①唐诗-诗集 IV. ①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5673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416000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前言

- [一 筌路蓝缕 开拓行进](#)
- [二 博采众长 奋袂出新](#)
- [三 帝王、薄命女 好诗照样收](#)
- [四 大胆不妄为 驳误及其他](#)

人生感慨·念天地之悠悠

- [凉州词](#)
- [石头城](#)
- [途经秦始皇墓](#)
- [在狱咏蝉](#)
-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 [滕王阁诗](#)
- [黄鹤楼](#)
-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 [西塞山怀古](#)
- [长安晚秋](#)
- [经炀帝行宫](#)
- [苏武庙](#)
- [代悲白头翁](#)
- [登幽州台歌](#)
- [酬乐天咏老见示](#)

王朝兴废·天若有情天亦老

- [山房春事二首（其二）](#)
- [春行即兴](#)
- [汴河曲](#)
- [乌衣巷](#)
- [焚书坑](#)
- [台城](#)
- [述国亡诗](#)
- [蜀先主庙](#)
- [金陵怀古](#)
- [金陵怀古](#)
- [咸阳城东楼](#)
- [经五丈原](#)
- [渡中江望石城泣下](#)
- [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
- [摊破浣溪沙](#)

悼人伤事·伤心不独为悲秋

- [题长安壁主人](#)
- [上汝州郡楼](#)
- [南园十三首（其六）](#)
- [蔡中郎坟](#)
- [感弄猴人赐朱绂](#)
- [江陵愁望寄子安](#)
- [落日怅望](#)
- [长沙过贾谊宅](#)
- [吊白居易](#)
- [哭李商隐二首（其二）](#)
- [途中见杏花](#)
- [春夕](#)
- [人日寄杜二拾遗](#)
- [将进酒](#)

[哭殷遥](#)

[友谊天长·一片冰心在玉壶](#)

[芙蓉楼送辛渐二首（其一）](#)

[送元二使安西](#)

[别董大二首（其一）](#)

[移家别湖上亭](#)

[明月夜留别](#)

[送友人](#)

[井栏砂宿遇夜客](#)

[杨柳枝](#)

[蓝桥驿见元九诗](#)

[赠项斯](#)

[谢亭送别](#)

[闺意献张水部](#)

[赠薛涛](#)

[古离别](#)

[送日本国僧敬龙归](#)

[淮上与友人别](#)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望月怀远](#)

[喜外弟卢纶见宿](#)

[赋得古原草送别](#)

[忆江上吴处士](#)

[送人东归](#)

[送魏万之京](#)

[别严士元](#)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有赠](#)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调张籍](#)

[生查子](#)

[人心难测·等闲平地起波澜](#)

[放鱼](#)

[竹枝词九首（其七）](#)

[寄诗](#)

[宫词](#)

[鹦鹉](#)

[翠碧鸟](#)

[孤雁（其二）](#)

[酌酒与裴迪](#)

[放言五首（其三）](#)

[黄河](#)

[百舌吟](#)

[菩萨蛮](#)

[相见欢](#)

[伉俪情深·曾经沧海难为水](#)

[青青水中蒲三首（其二）](#)

[离思五首（其四）](#)

[六年春遣怀八首（其五）](#)

[燕子楼三首](#)

[题都城南庄](#)

[赠婢](#)

[遣悲怀三首（其二）](#)

[杨柳枝](#)

[更漏子](#)

[相见欢](#)

[长恨歌](#)
[怨女痴想·何处相思明月楼](#)
[班婕妤三首（其二）](#)
[春怨](#)
[江南曲](#)
[行宫](#)
[啰唖曲六首（其一、其三、其四）](#)
[宫词二首（其一）](#)
[闺怨](#)
[长信秋词五首（其一、其三）](#)
[谢赐珍珠](#)
[竹枝词九首（其二）](#)
[秋夜曲](#)
[赠内人](#)
[长门怨三首（其二）](#)
[长门怨](#)
[杂诗三首（其三）](#)
[写真寄外](#)
[赠邻女](#)
[宫词](#)
[长相思](#)
[长命女](#)
[谒金门](#)
[菩萨蛮](#)
[忆秦娥](#)
[梦江南二首](#)
[春江花月夜](#)
[弃妇](#)
[游子思乡·万里归心对月明](#)
[山中](#)
[寒塘](#)
[回乡偶书二首](#)
[除夜作](#)
[逢入京使](#)
[夜上受降城闻笛](#)
[秋思](#)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题金陵渡](#)
[旅次朔方](#)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次北固山下](#)
[商山早行](#)
[晚次鄂州](#)
[兼示符离及下□弟妹](#)
[鹧鸪](#)
[睹物思人·每逢佳节倍思亲](#)
[相思](#)
[如意娘](#)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玉关寄长安李主簿](#)
[十五夜望月](#)
[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江楼感旧](#)
[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过故人庄](#)

[同王征君湘中有怀](#)
[云阳馆与韩绅卿宿别](#)
[淮上喜会梁州故人](#)
[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
[喜见外弟又言别](#)
[楚江怀古三首（其一）](#)
[寄李儋元锡](#)
[绵谷回寄蔡氏昆仲](#)
[夏日南亭怀辛大](#)

[边塞之音·不教胡马度阴山](#)
[和张仆射塞下曲六首（其二、其三）](#)

[哥舒歌](#)
[凉州词二首（其一）](#)
[出塞二首（其一）](#)
[从军行七首（其四、其五）](#)
[征人怨](#)
[从军行](#)
[塞下曲](#)
[南园十三首（其五）](#)
[陇西行四首（其二）](#)
[出塞](#)
[己亥岁二首（其一）](#)
[寄夫](#)
[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其四）](#)
[从军行](#)
[观猎](#)
[使至塞上](#)
[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
[没蕃故人](#)
[出塞](#)
[古从军行](#)
[燕歌行](#)
[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雁门太守行](#)

[春花秋月·日出江花红胜火](#)

[乌鸣涧](#)
[咏柳](#)
[月夜](#)
[采莲曲二首（其二）](#)
[三日寻李九庄](#)
[枫桥夜泊](#)
[寒食](#)
[兰溪棹歌](#)
[滁州西涧](#)
[城东早春](#)
[晚春](#)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秋词二首](#)
[望洞庭](#)
[暮江吟](#)
[南园十三首（其一）](#)
[采莲子二首（其二）](#)
[书院二小松](#)
[题菊花](#)
[菊花](#)

[雨晴](#)
[野望](#)
[山居秋暝](#)
[春山夜月](#)
[钱塘湖春行](#)
[春题湖上](#)
[渔歌子](#)
[忆江南二首](#)
[渔翁](#)
[诗乐谐声·大珠小珠落玉盘](#)
[听弹琴](#)
[听箏](#)
[听箏](#)
[听安万善吹觱篥歌](#)
[省试湘灵鼓瑟](#)
[从萧叔子听弹琴赋得三峡流泉歌](#)
[听颖师弹琴](#)
[琵琶引](#)
[李凭箜篌引](#)
[贫者可叹·为谁辛苦为谁甜](#)
[农父](#)
[浪淘沙九首（其六）](#)
[蜂](#)
[再经胡城县](#)
[辛苦吟](#)
[贫女](#)
[山中寡妇](#)
[悯农二首](#)
[伤田家](#)
[女耕田行](#)
[水夫谣](#)
[猛虎行](#)
[繚绫](#)
[编余擷英·一树春风千万枝](#)
[鹿柴](#)
[竹里馆](#)
[蝉](#)
[登鹳鹊楼](#)
[春晓](#)
[宿建德江](#)
[终南望余雪](#)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新嫁娘词三首（其一）](#)
[问刘十九](#)
[江雪](#)
[答张生](#)
[马诗二十三首（其二、其四、其五）](#)
[剑客](#)
[边词](#)
[早梅](#)
[归雁](#)
[登科后](#)
[春雪](#)
[竹枝词二首（其一）](#)
[浪淘沙九首（其八）](#)
[戏赠看花诸君子](#)

[再游玄都观](#)

[大林寺桃花](#)

[杨柳枝词](#)

[忆扬州](#)

[清明](#)

[瀑布联句](#)

[初落第](#)

[柳](#)

[偶见](#)

[新上头](#)

[幽窗](#)

[杂诗](#)

[公子行](#)

[正月十五夜](#)

[汉江临泛](#)

[终南山](#)

[题破山寺后禅院](#)

[咏史](#)

[题李凝幽居](#)

[早梅](#)

[渔父（三首其一）](#)

[游子吟](#)

[唐代精彩诗词名句选录](#)

[唐代主要诗人词家简介](#)

前言

初、盛、中、晚四唐，时运国祚不同，诗人们的命途有别，作品的韵味各异。比如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显示出大唐气派；杜甫的“每依北斗望京华”，反映出其对盛唐的一副衷肠；杜牧的“烟笼寒水月笼沙”，以清丽哀伤之景衬托六代兴亡之感，此诗被誉为“绝唱”；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倾吐对其意中人的怀想。以上述四句诗命名的四本诗集，均有画龙点睛之妙，代表了大、小李杜各自的创作主调。而这本除大、小李杜之外的唐代其他诗词名家的精品类编合集（以下简称《合集》），则应包容四唐的三四千位作者中的佼佼者、五六万首诗词中的代表作，这对《合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它的编撰履历，大致走过了以下几条大小不同而又不无崎岖的路径：

一 筌路蓝缕 开拓行进

将这本《合集》命名为《万里归心对月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出自卢纶七律《晚次鄂州》的这句诗，虽然写得很好、很出名，再精当不过地表征出超越时空的游子们耿耿可鉴的思乡之心，但对其他更多题材来说，洵为以偏概全。再如，这本《合集》以最大限度也只注释、点评了一百多位作者的二百八九十题、约三百首诗词，仅为《全唐诗》之九牛一毛。与此相关的是，已经出版或可以出版相应规模的单人精品类选的唐代诗词作者，恐怕不下三五十人。由于“丛书”突出了大、小李杜四人，从而使王孟、高岑、韩柳、元白、刘（禹锡）、李（贺）、温韦以及南唐二主等，一同屈居于《合集》之中，岂不令人为之于心难忍！再比如，这本《合集》评注诗词总约三百首，而仅白居易一人作品就几近三千首，其被收入《合集》者，左不过一二十首。这样一来，如何在遗珠过多的情况下，仍能保持每位诗人词家的庐山真面目，也是摆在这本《合集》面前的首要难题。这一问题假如得不到合理解决，势必会出现类似于鲁迅所批评的那样，把集“悠然见南山”和“金刚怒目式”于一身的陶渊明人为割裂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如果解决得适当，或许会收到以少胜多之效。不妨仍以白居易为例——

面对《白香山集》那么多作品，单从入选数量着眼，很难顾及白氏全人，倒不如运用“任凭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方法。这除了在他本人所划分的讽喻、闲适、伤感、杂律等类别的基础上各选取一定的代表作外，更要紧的是，对其珠联璧合的重头篇目，不应畸轻畸重，有所偏爱。这一点，不仅有些类似规模的选本有所不足，就是一些规模相当大的总集，也存在着某种欠缺和遗憾。甚而言之，白居易其人其诗几被“凌迟”。比如，不少人耳熟能详的《唐诗品汇》这一总集，其编选者高棅，才学过人，号称“闽中十子”之一。但其所收录、补充的总共约六七千首的偌大规模的“品汇”中，白诗不仅只选了三十六首，还只选《琵琶行》而未选《长恨歌》，岂不无异于“肢解”了这位“长恨歌主”。因为对《长恨歌》，白氏不啻将其称为压卷之作，还十分自矜自负地说过：“一篇《长恨》有风情。”它与《琵琶行》同样被后人誉为“古今长歌第一”。所以对这两首长诗，本《合集》不仅悉加收入，而且还慎之又慎，力求注解准确，点评精当，有所出新。

鉴于白居易在唐代诗人中是首屈一指的多产者，为了对其事功业绩加以充分肯定和揄扬，本《合集》还特意在“伤心不独为悲秋”这一部分中，选用了当朝皇帝唐宣宗李忱的一首题作《吊白居易》的七律。诗云：“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皇帝御笔写诗哀悼一位文人，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平常的事。加之此诗又写得情真意切，对白居易及其作品作了全面而中肯的评价，特别是颈联“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冥冥中的白居易也当为之感激涕零！

由此表明，本书最终对白居易不算菲薄。是否可以，说，《合集》所遇到的上述难题，已经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弥补和解决？

二 博采众长 奋袂出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唐代诗词研究的兴盛期，各种论著和选本多不胜数。特别是《唐诗大辞典》和《中国词学大辞典》的相继出版，对唐代诗词的研究和普及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在这一唐代文学研究蒸蒸日上的背景之下，编选一本像《合集》这样带有普及性的选本，假如完全步武前贤或人云亦云，那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在唐代诗词研究的学术水平已经相当之高的基础上，要想做出自己的贡献，那就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了。对此，不敢自诩为独辟蹊径，也要力求在前人开拓的道路上，留下自己的脚印。

在前人和他人的成果中遨游，凡遇到某种可取之处，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写到自己的稿本上，而是像品尝美味佳肴那样慢慢地吃下去，变成自己的学术营养。《合集》中对每一首诗词的注释和点评，都有这样一个吸收、消化和力求出新的过程。于是，这一《合集》就大致具备了以下四方面的特点：

首先，多方寻觅前人和时贤的有关精辟之说，做到从善如流。比如，在撰写名诗《春江花月夜》的点评之前，就不止一次地拜读过闻一多、程千帆两位先生的有关论著。对他们的有关高见，一般采取这样两种办法：通俗易懂的就直接加以征引，既能保持其原汁原味，也可杜绝自己的无根之言；对含有生僻字句或典故的文言，一一疏通后再加适当征用。更多的是在保留不同见解的同时，或申说自己的一家之言，或表示赞同某家之说，在行文中力避平淡无味之语。

其次，为了把书稿写得尽量生动一些，以引发读者的兴趣，便想方设法增加每一则“点评”的故事性。有些诗词的“本事”，大都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再稍加点染便很容易引人入胜。如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和柳氏的《答韩翃》等诗词，之所以能够不胫而走，主要是因为分别有一个“人面桃花”和韩柳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再如，在“友谊天长”一类中，所收戎昱《移家别湖上亭》那首小诗，它之所以对后代产生了那么深远的影响，当与其中那个一方面重情爱、另一方面又不夺人之美的曲折“本事”密不可分。虽说不是每一首诗词都有“本事”，但尽量使每一则“点评”都写得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可说是这本《合集》着力追求和较为突出的特点。

第三，在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上海辞书出版社率先推出了一本《唐诗鉴赏辞典》。这部一百八十万字的大书，在当时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轰动效应。1983年第一次就印刷了四十万册，时隔一年之后的第二次印刷更达到了八十万册。这样大的印数，仍然供不应求。据说，在上海一度要持结婚介绍信才能买到这部书。名不虚传，这的确是一部高水平的唐诗鉴赏集。笔者在当时拜读后就受益匪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此次编撰《合集》时，有几首诗稿则借鉴了这部书的有关段落，并且采用的是原文征引、注明出处的办法。在这里之所以破例地搞这种“拿来主义”，是基于这样的实际情况：一则笔者非常欣赏有关文稿的生花妙语，深感自己一时写不出这样的美文；二则这里所征引的都是类似于范文的少而精之作，这不但免去了《合集》读者的翻检之劳，而且也使上述美文再放光彩。

第四方面要说的，是这一小标题的后半部分“奋袂出新”。诚然，“出新”是笔者着力追求的重要目标，但却未必真的“奋袂”。因为在《合集》编撰正较劲的时候，恰值酷暑，身着无袖短衫尚且挥汗如雨，又如何去甩袖子呢？只不过用以说明刻意出新的劲头罢了。现在看来，这方面的功夫没有白花，在具体篇目中既

博采众长，也时有与他人不尽相同的、更为贴近时代的新音符。比如在点评《春江花月夜》时，笔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此诗虽然有乐府、古风、歌行等称谓，实际上却是一回事。用今天的眼光看，它就是一首熔景物、哲理和爱情于一炉的，内容健康向上、思绪深沉、旋律优美的通俗歌曲。人见人爱的“月亮”，在这首歌词中出现达十四次之多，真堪称“月亮代表我的心”！又比如关于《长恨歌》，在对此诗的研究中，笔者曾引进白居易早期的一段恋情——在他二十多岁时，曾经爱恋过一个名叫湘灵的少女。她很美，又很重感情，白居易称她为“艳质”和“长情人”。她亲手做了一双精致的鞋子，送给白居易作为定情之物。然而，月下老人没有成全他们，白居易为之不胜感伤。直到三十七岁时，才与一个“清白”人家的女儿结成夫妻。正因为作者曾经有过关于爱情的悲剧性体验，他才能在《长恨歌》中，把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悲剧写得那么深情动人。可以这样说，在《合集》中对《长恨歌》的点评，是较有深度和颇具新意的。如果不避自夸之嫌的话，那么我还想说，在《合集》中更具新意的是对李煜《相见欢》一词的评点，这也是笔者的悉心研究所得。至于它新在哪里、有何可取之处，读者可以在“曾经沧海难为水”那一类中一目了然，兹不赘述。

三 帝王、薄命女 好诗照样收

在唐朝皇帝中，能写诗的不乏其人。但其诗被收入这一《合集》中的，只有女皇武则天的一首和宣宗皇帝李忱的一首“半”。

说武则天有创新意识，从其弊端百出的朝政方面看，人们可能不无贬义地说她标新立异；而如果从文学方面看，则又仿佛应该另当别论。且不说她在其他诗作中用词、立意时有自出机杼之处，仅以《合集》所收这首《如意娘》来说，不仅诗题作为乐府名称是她首创的，诗中有的词句也是始见于她的笔下。令人不平的是，她的“初创权”竟被一些很权威的工具书归之于比她晚一个多世纪的“大男子”的名下。不仅如此，她的“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这首绝句，其对离思的描写，岂非独具新意！更为令人不平的是，此诗竟被“大男子”骂作：“老狐媚甚！”这到底是“打是亲骂是爱”呢，还是一种人身攻击？恐怕不大像是前者。《合集》则是基于对“诗”不对人，遂将这位背着“坏女人”名声，集帝、后于一身的武则天的这首诗，归于“睹物思人”一类。

比武则天称帝晚一百六十多年、庙号宣宗的李忱，史称其“备知人间疾苦”，并谓其在大中年间颇“有贞观风”。李忱不仅是一位虚怀纳谏、恭俭勤政、口碑甚好的皇帝，其喜文善诗的秉性，已充分体现于上述那首《吊白居易》的难得的七律之中。在他现存总共不到两位数的诗作中，另外值得一提的“半”首，是指他即位前与一位僧人的《瀑布联句》四句中的后二句：“溪间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关于此联句产生的来龙去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请看本书最后一部分的作品。尚需再加表白的是，这里之所以选取两位帝王的诗，着眼点与《红楼梦》里的那位贾司塾迥然不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价高，唯一的原因是其诗值得一读。

以“薄命女”称呼唐代女诗人虽然不尽恰当，或许还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从本《合集》所涉及的主要女诗人李冶、鱼玄机等因意外灾祸死于非命的结局看，谓其“薄命”又不无因由。以鱼玄机为例，在她还是一个只有十五岁的女童时，就被宫廷侍从李亿纳之为妾，但又不为其妻所容。李亿一方面要纳妾以满足其私欲，一方面又做不了其“正”妻河东狮吼的主，却把少不更事的鱼玄机做了牺牲品。她最终被逐出李家，只得做了女道士。且不说鱼玄机因心理变态、戕杀侍婢被处决而李亿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即以她用泪水乃至血肉之躯所结撰的那首《赠邻女》而言，竟招来一些或不着边际、或挖苦攻讦之论。其中，黄周星更以颠倒是非为能事：“鱼老师可谓教猱升木、诱人犯法矣！罪过，罪过。”（《唐诗快》）这不仅是对人不对诗，而且真不知道说这种话的人是否扪心自问过？

比之李冶和鱼玄机，曾被提名为校书郎的薛涛就算很幸运了。本《合集》在“友谊天长”一类所编选的她那首《送友人》，本是一首几乎是上好的七言绝句，有人对它的评语竟是什么“无雌声”“妓中翘楚也”等。这些话从表面上看，是在揄扬薛涛及其作品，骨子里却是带有某种性别偏见的似是而非之说，不能完全当作好话来听的。

《合集》尽管与男尊女卑的观念格格不入，但也没有走向另一极端。尽管唐代诗坛上的男女作者原本就不成比例，女作者少得可怜，然而对她们的诗作并没有降格以就，所收作品力求与“精品”二字相称。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既避免遗珠，又宁缺毋滥。

四 大胆不妄为 驳误及其他

对这一问题，拟先从两方面说：一是如何对待权威、前贤关于习以为常的诗句的取舍和理解；二是对一些带有权威性注释的完善、补充和厘定。

关于第一点，可以以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光不度玉门关”为例。对此诗，《唐诗三百首》题作《出塞》，并将其置于乐府类。《合集》不从此本，而与其他常见本保持一致，题作《凉州词》编入七言绝句，这是从众的一面。另一面可以说是与众不同，即第四句的首二字，不随大溜作“春风”，而作“春光”。需要向读者略作说明的是，这并非笔者在标新立异，而是有理有据的。所谓“有据”，是指《全唐诗》卷二五三原文如此；所谓“有理”，则正如杨慎所云：“此诗言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升庵诗话》卷二）窃以为以“春光”喻君恩似胜“春风”一筹。因为自然界的春风是可以度过玉门关的，而温暖的“春光”却在万里之外，不及于边塞，所以《合集》此句径作“春光不度玉门关”。另外还可以以对王维《使至塞上》颈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理解为例。人们尝征引《红楼梦》第四十八回，对香菱所说“想来烟如何直”云云表示赞同或欣赏。其实，这一对“直烟”的猜想，正说明曹雪芹和他笔下的人物香菱缺乏生活实践。因为这里的“烟”，并非是荣宁二府的袅袅炊烟，而是指烽火，而烽火则是燃烧时其烟直上的狼粪，所以说王维的诗句是“有理”的。在类似的问题上，《合集》时有与大家权威见解不同之处，斗胆提出，以供读者参酌。

第二点，关于注释问题。虽说关于唐代诗词的注本多不胜数，但本《合集》总共约一千多条注释，没有一条是照抄、照搬的。即使与各家完全相同的注释，也都经过自己的一番查证、咀嚼、消化，最后或对以讹传讹之处有所匡正，或归纳成较为简练准确一点的文字。对各家略有不同的注释，笔者则一定查找个水落石出。对那种意欠完备或各执一词的注释，更是本《合集》的用力所在，这可从以下两种类型中得到证实。一类是对于“禾黍”（见“天若有情天亦老”标题下许浑的《金陵怀古》一诗）的注释。这虽然是一种人们非常熟悉的典事，但是将它梳理完备到现在的地步，着实花费了一番功夫。另一类是对“日出江花红胜火”标题下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一词的注释。以往有征引《入蜀记》和征引《野客丛书》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在笔者一时无所适从的情况下，姑且二说俱引，供读者自酌。

关于“大胆不妄为”，笔者最想说的是涉及大权威段玉裁的两件事：一件是有关许浑《咸阳城东楼》颔联：“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段氏以“阁”与“楼”犯复为由，力主改“阁”为“谷”。殊不知“阁”字是有生活依据的，许浑自注为：“（咸阳城）南近礞溪，西对慈福寺阁。”这样真实对景的风物，将它改掉，敢问划算吗？

另一件是关于白居易《琵琶引》的“幽咽泉流水下滩”一句的“水下滩”三字。这在前人的一些较有影响的版本里，诸如《唐诗品汇》《唐诗别裁集》《全唐诗》《唐诗三百首》等，均作“水下滩”，但在今人的一些选本里多作“冰下难”。今人的这种取舍，想必是受了段玉裁下述见解的影响：“白乐天‘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泉流水下滩’不成语，且何以与上句属对？昔年曾谓当作‘泉流冰下难’，故下文接以冰泉冷涩。难与滑对，难者，滑之反也。莺语花底，泉流冰下，形容涩滑二境，可谓工绝。”（《经韵楼文集》卷八）段玉裁是大家，其言有九鼎之力，但他毕竟是与白居易的思维方式迥不相埒的、书斋中的文字训诂学家和经学家，况且《琵琶引》是七言古诗，无须像律诗那样严格地去要求它的属对。从生活实际来说，

泉水从地下流出，水温在摄氏零度以上。凡有泉水之处，即使在冬季，刚流出地面的泉水，不但不结冰，反而更显得热气腾腾。所以这里不拟以段氏之说来修正白居易的诗句，而仍然根据《白香山集》作“幽咽泉流水下滩”。

很显然，这两件事的症结都出在是重内容、重生活依据，还是一味看重字句格式？这既是涉及文学创作的原则性问题，也与对作品的阐释原则有关，所以不可不据理以辩。

在这一小标题的“其他”问题中，当务之急是要说明：《合集》的最后一组诗词，均无法完全根据本丛书的体例按题材划分，但这些诗词又几乎都是十分脍炙人口的传统名篇，选本中不可或缺，故作为“编余撷英”收入。

在属于“其他”的问题中，还要加以说明的是，《合集》中有少数作品并非出自传统名家之手。这是否与丛书的“名家精品”体例有所龃龉？这要看怎么理解。如果从实至名归的角度，当你看了马戴的《落日怅望》、崔珣的《哭李商隐二首》（其二）、高蟾的《初落第》等，你也会由衷地称这些作品为“精品”。那么将其作者视为名家，也就顺理成章了。再从另外的视角看，既然有一字之“师”，为什么不可以有一首之“名”？“家”有大小，对小家也应给予一定的名分。这也正是在本“丛书”新颖独到思路下，这一《合集》的特点和长处之所在。

《合集》遇到了和《千家诗》类似的难以两全的编排问题。比如《千家诗》只管诗的体裁，不考虑作家先后，宋人被置于唐人之前，同一朝代的更不管谁早谁晚，同一作者反复出现等。《合集》不仅体裁比《千家诗》的只选绝句和律诗，多出了歌行（包括五言、七言和杂言）与词等形式，它更要着重斟酌题材分类，以及在某一类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目等问题。这样一来，只能在首先考虑上述问题的前提下，加以兼顾体裁及其他，至于作者的时代先后，只得借书后的《唐代主要诗人词家简介》加以弥补。由此给读者所带来的翻检之劳，令编者深感不安和歉疚。

不言而喻，《合集》还会有不少短处、不足和不应有的谬误！鉴于目前笔者尚处在当局者迷的状态之下，又限于自己的水平和能力，还不可能达到完美无瑕的境界。但愿读者朋友援之以手，从而共同走近这一境界。我衷心地期待着对《万里归心对月明》这一拙编的任何批评、建议和修正，尤其是那难以数计的、无时不在思念着家国的莘莘游子！

人生感慨·念天地之悠悠

凉州词^[1]

王之涣

黄河远上白云间^[2]，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3]，春光不度玉门关^[4]。

【注释】

^[1]凉州词：又名《凉州歌》，属乐府《近代曲词》。原是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的歌曲，唐代诗人多用此调，描写西北边塞风光和战争情景，其中以王翰和王之涣所作最著名。

^[2]黄河远上：一作“黄沙直上”。

^[3]“羌笛”句：意谓羌笛吹奏《折杨柳》曲，声音哀怨，像是在埋怨杨柳，但这是无济于事的。

^[4]春光：一作“春风”。

【点评】

关于王之涣和这首诗，有一个很有趣的“旗亭画壁”的故事：唐开元年间的一天，王之涣与好友高适和王昌龄在旗亭饮酒，恰遇梨园伶人宴饮，三位私约以伶人演唱各人所作诗篇情形定诗名高下。最后，三位的诗都被伶人演唱过，而演唱王之涣这首《凉州词》的伶人，则是其中最佳者，王之涣为之不胜得意（详见薛用弱《集异记》卷二）。这一记载极其生动传神地说明了这一绝句在当时的广泛影响及其与音乐的密切关系。

诗中有一处重要异文需加以说明：即第四句之所以取“春光”不作“春风”，一则是根据《全唐诗》卷二五三；二则正如杨慎所云：“此诗言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升庵诗话》卷二）笔者以为以“春光”喻“君恩”远胜于“春风”一筹，因为自然界的“风”是可以度过“玉门关”的，这有“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李白《关山月》）的名句为证。而象征“君恩”的温暖的“春光”，却在万里之外，不及于边塞。况且这样理解的话，此诗又多出了一层感慨和讽喻之意，何乐而不为呢！

石头城^[1]

刘禹锡

山围故国周遭在^[2]，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3]，夜深还过女墙来^[4]。

【注释】

[1]石头城：故址在今江苏南京西北清凉山后，是吴国孙权迁都此地后所筑，地势险要，素有“石城虎踞”之称。

[2]故国：指石头城。

[3]淮水：指秦淮河。

[4]女墙：城墙上边呈锯齿形的矮墙。

【点评】

此诗当系酝酿于长庆末年，完成于宝历二年（826）作者自和州返洛阳过金陵（今南京）之际，历时约三年。原为名曰《金陵五题》五首怀古诗中的第一首，也是最著名的一首。

一组短诗，花费如许时日，仅此亦可见并非寻常之作。事实上，这组诗在当时就为大诗人白居易所欣赏。他认为读过此诗，后之诗人再也写不出这种咏怀金陵的佳作了。到了清代，沈德潜所云更叫人信服：“只写山水明月，而六代豪华俱归乌有，令人于言外思之。”（《唐诗别裁》卷二十）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此诗有言外之意，它通过对眼前石头城凄凉寂寞景象的描写，抒发了对“六代豪华俱归乌有”的无限伤感。四句诗依次说明“山”“水”“明月”“女墙”依旧，但江山易主，人事全非。今昔盛衰之叹，令人不胜悲慨！

途经秦始皇墓^[1]

许浑

龙盘虎踞树层层^[2]，势入浮云亦是崩。

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惟拜汉文陵。

【注释】

^[1]秦始皇墓：在今陕西临潼以东，南傍骊山，北临渭水。墓体突兀高大，势入云霄。

^[2]龙盘虎踞：像龙盘曲，像虎踞坐。这里借以形容秦始皇墓的雄伟高大。

【点评】

此诗针对秦始皇的暴政，流露出诗人对秦的灭亡仿佛持有类似于“活该”的诅咒口吻；而“路人”之所以对汉文帝刘恒之墓顶礼膜拜，不仅因为他为人谦和、俭朴，更因为他采取了“与民休息”和“轻徭薄赋”的仁爱政策，以致使社会出现了钱花不完、粮吃不尽的国富民安的景象，后世誉之为“文景之治”。

同样是死，陵墓同样淹没在青山秋草之中，但是人们却加倍地怀念汉文帝，对他的死感到伤感和痛心。不言而喻的是，此诗通过对前朝的褒贬，寄寓了诗人对不同皇帝、不同爱憎的两种态度。同样不言而喻的是，李贺之所以对改朝换代发出“天若有情天亦老”的浩叹，当是对所谓好皇帝和盛世的怀念，许浑写此诗的心情看来也有类似之处。

在狱咏蝉

骆宾王

西陆蝉声唱^[1]，南冠客思深^[2]。

那堪玄鬓影^[3]，来对白头吟^[4]。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注释】

^[1]西陆：指秋天，似亦兼含作者被禁之囚室西之意。

^[2]南冠：楚国人戴的帽子，这里代指囚徒。深：一作“侵”。

^[3]玄鬓：指蝉。

^[4]白头：作者自指。写此诗时作者未满四十，因含冤坐牢而白了壮年头。

【点评】

唐高宗仪凤三年（678），骆宾王以侍御史之职上书言事，触忤皇后武则天，被诬以贪赃之罪下狱，此诗系在狱中所作。诗前原有一篇长序，慨言作诗之用意——借咏蝉寄托怨愤！

首联以“西陆”对“南冠”，既写实又工整；颌联虽系流水对，而以“玄鬓”对“白头”，既不乏整饬之美，又不与首联相重，可见诗艺之高。

颈联“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系对仗工稳的千古名句，它借蝉之“露重”难飞、鸣声被肃杀的秋风所阻，比喻诗人仕途之艰。尾联进一步表白作者心地之纯粹，他就像居高树而饮清露的蝉一样清白而高洁。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1]

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2]。

气蒸云梦泽^[3]，波撼岳阳城^[4]。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5]。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6]。

【注释】

^[1]诗题又作《岳阳楼》和《临洞庭》。

^[2]虚、太清：均指天空。

^[3]云梦：古代泽薮之名，大致跨有今鄂南、湘北之广袤地区。

^[4]岳阳城：濒于洞庭湖东岸。

^[5]端居：平居。

^[6]“坐观”二句：系化用《淮南子·说林训》：“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织网。”

【点评】

这是一首干谒诗。诗题中的“张丞相”，以往注者多谓指张九龄；后来有研究者指出，“张丞相”是指张说，诗则作于张说任岳州刺史的开元四年（716）或五年。

诗虽然写得不卑不亢，含蓄有致，但三、四联之干谒求进之意甚明。

今天看来，全诗最可称道的是颔联“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此为描绘洞庭湖的千古名句。

滕王阁诗^[1]

王勃

滕王高阁临江渚^[2]，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3]，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4]？槛外长江空自流^[5]。

【注释】

^[1]滕王阁：在今江西南昌沿江路赣江边。唐显庆四年（659）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都督洪州（治所在今南昌）时营建，阁以其封号命名。

^[2]江渚（zhǔ）：江中的小洲。

^[3]南浦云：即“南浦飞云”。在王勃作《滕王阁诗》并序之前，“南浦飞云”已蔚为一景，并建有供迎送客人休息之用的南浦亭（在今南昌沿江路抚河桥附近，详见《豫章记》）。

^[4]帝子：指滕王李元婴。

^[5]槛（jiàn）：这里指滕王阁周围的栏杆。

【点评】

唐高宗李治上元二年（675）九月九日，重修滕王阁成，洪州都督阎某在此大宴宾客，原拟由其婿撰写阁序以之夸耀。适逢王勃赴交趾探父过此，席间作此诗并序。

因为骈文《滕王阁序》写得辞藻华美，对仗工稳，其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以当时流行的句调，写出前人未道过的景物，最为传诵。全文约一百四十句，几乎句句优美动人。

按说此诗写得也不错，如其中的“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已成为形容时序世事变化的著名成语，洵为难能可贵。只是由于诗序写得更为典雅华贵，才造成后来的“喧宾（序）夺主（诗）”之势。

黄鹤楼^[1]

崔颢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2]。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注释】

^[1]黄鹤楼：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223），故址在黄鹤矶头，即今背靠蛇山的武汉长江大桥的武昌桥头。传说仙人王子安（亦有关于费文祎等其他仙人之说）乘鹤由此经过，他飞升后在这里只留下了一座黄鹤楼。

^[2]鹦鹉洲：唐时尚在汉阳西南长江中，后沉没。此地之得名有二说：一说东汉末黄祖为江夏太守时，有献鹦鹉于此洲者，故名；一说写过《鹦鹉赋》的祢衡，被黄祖杀于此洲，因此得名。

【点评】

最早而又最为推崇此诗的是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引《该闻录》云：“唐崔颢题武昌《黄鹤楼》诗……李太白负大名，尚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欲拟之较胜负，乃作《登金陵凤凰台》诗。”元方回举李白《鹦鹉洲》诗并品之曰：“太白此诗乃是效崔颢体。”（《瀛奎律髓》卷一）稍后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称：崔“后游武昌，登黄鹤楼，感慨赋诗。及李白来，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云”。明杨慎不以严、辛之说为然，其在《升庵诗话》卷四说“太白见崔颢《黄鹤楼》诗，去而赋《登金陵凤凰台》”，并认为这是基于“同能不如独胜”的缘故。又说：“李太白过武昌，见崔诗叹服之，遂不复作，去而赋《登金陵凤凰台》诗，其乃本如此而已……”清纪昀则认为：“崔是偶然得之，自然流出……”《沧浪诗话》的校注者郭绍虞不赞成严羽等人的见解，认为：“论甘忌辛，好丹非素。各人所嗜不一，恐亦难得一致的论断。”

对这一诗歌“公案”的论述，尚有许多条，但上述几则是有代表性的，它说明一首好诗能引发出多少趣事。这里则拟着重从律诗写作的角度，对崔诗加以解析。

同样是诗，古体与律体的结构大有区别。前者好比是近世散文，随意性较大；而后者好比是带韵脚的八股文，有许多讲究。首先全诗的立意不仅要贴题，还讲究起句要接住题面。此诗的第一句不仅接住了“黄鹤楼”三字，还引出了一段有关的神话传说。首联破题谓之“起”，颌联叫“承”，或者“接”，就是要接住首联的意思，承接越密合越好，就像紧紧地抱住那样，即所谓“此联要接破题，要如骊龙之珠，抱而不脱”（杨载《诗法家数》）。颈联需“转”，也就是要避开前联的意思，不仅要转出新意，而且转变要突然、要像疾雷破山那样令人惊愕。以此诗而论，一、二联留给读者的是仙人消逝后的空楼和高不可攀的天际之悠悠白云，这景象给人的感受是伤怀渺茫和前途无望。颈联则令人精神振奋，眼前充满了生机，随着诗人登楼后

举目远眺，楼西的晴川乔木和江中鹦鹉洲上茂密的芳草，历历在目。这种种生机勃勃的景象，自然使人为之心旷神怡，从而“转”出了与上联造成失落感相反的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在诗的结构上也造成了必要的波折。这里还有必要指出：有论者把“晴川”说成“既是地名，又令人联想到晴朗的天空下那一望无际的平川”。此说恐难成立。因为第一，晴川、绿树是“历历”在目的实景，不必“联想”；第二，在蛇山对面的龟山东端虽有“晴川阁”，但它是明人所建，是取意于“晴川历历汉阳树”之句。这恰恰证明在崔颢的笔下，“晴川”不是地名，也不是双关语。

按照律诗的另一要求，由颈联翻转了的景象和意向，在尾联还必须收回来，从而“合”到与一、二联相衔接的意思上面。此诗更见功力之处是在翻转中为“合”留下了余地，这就是“芳草萋萋”中所包含的故实，其出处见于《楚辞·招隐士》的“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芳草萋萋”遂成为游子思乡的象征。这样一来恰好与尾联乡关何处、归思难禁的意绪相一致，自然而然地回到了一、二联所渲染的那种时不我与的落拓氛围之中，从而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的仕途失意和名声不佳以及羁旅怀乡等情绪所诱发的怅惘之感。看来此诗对于“起承转合”的运用，十分得心应手。至于首联，由于“黄鹤”二字的重复出现等原因，自然与仄起式的平仄要求不合。但这一切并不能抵消它的成功之处，用沈德潜的话说这是一首“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的好诗！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1]

韩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2]，夕贬潮州路八千^[3]。

欲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注释】

^[1]左迁：降职。蓝关：即蓝田关，在今陕西蓝田东南。湘：韩湘，字北渚，韩愈侄韩老成之子。

^[2]九重：帝王所居之处，这里代指皇帝。

^[3]潮州：一作“潮阳”，均属今广东。

【点评】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凤翔法门寺塔内发现有佛骨。为求长生不老，宪宗命宦官将佛骨迎入宫中供奉，大兴佞佛之风。为刹住此种邪风，韩愈上《论佛骨表》，触怒宪宗，几乎被定为死罪。后被人搭救，才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在离京往潮州途经蓝田关时，其侄孙韩湘前来送行，韩愈写了这首诗吩咐后事。

忠而获罪，几乎丧命，无咎被贬，千古奇冤。诗人于悲愤之中奋笔所写此诗中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一联，既寓迁谪之感，又有恋阙之意。即景抒情，形象鲜明，意境深远，为历代传诵不已。

西塞山怀古^[1]

刘禹锡

王濬楼船下益州^[2]，金陵王气黯然收^[3]。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4]。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5]。

【注释】

^[1]西塞山：位于今湖北大冶以东的长江边上。

^[2]王濬（jùn）：晋武帝时任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刺史。

^[3]王气：这里指王朝的气数。

^[4]石头：即石头城，这里曾是东吴都城。

^[5]故垒：昔日的堡垒。

【点评】

此诗是刘禹锡由夔州调任和州刺史途经西塞山时有感而作，《一瓢诗话》称这首诗为“洵是此老一生杰作”。此话不无道理，至少也是作者咏史诗中的集成之篇。

首先，诗中所写虽为晋、吴之战，但却是有关“分久必合”的“天下大势”。西晋的大兵当前，吴末帝孙皓原想以铁锁横江抵挡晋军，然而无济于事。他只好在石头城上打起投降的旗号，从此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华夏大地由分裂归于统一。颌联“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是非常精警而工稳的咏史名句。

其次，就技法而言，起承转合布置得非常圆熟。比如颈联转折十分自然，用江山依旧衬托金陵六朝的频繁更迭，极为贴题。尾联合到“四海为家日”和“故垒萧萧芦荻秋”上，不仅十分密合，且留有想象的余地，令人感到回味无穷，增强了诗的艺术感染力。

长安晚秋^[1]

赵嘏

云物凄清拂曙流，汉家宫阙动高秋。

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

紫艳半开篱菊静，红衣落尽渚莲愁。

鲈鱼正美不归去^[2]，空戴南冠学楚囚^[3]。

【注释】

^[1]诗题一作《长安秋望》。

^[2]鲈鱼句：西晋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张翰，字季鹰，为人旷达，颇负文名。惠帝时齐王冏为大司马东曹掾。后见天下大乱，知冏必败，因秋风起，思念家乡菰菜、莼羹、鲈鱼脍，遂辞官归吴。齐王冏果败，张翰未被株连，年五十七卒于家中。鲈鱼味美遂成为归思的典故。

^[3]南冠：指囚徒（详见《左传·成公九年》）。

【点评】

唐文宗大和七年（833），赵嘏省试落第，羁留长安，欲归不得，诗约作于此时。

在一个深秋的拂晓，诗人凭高远望，只见寒云漂流，整个长安呈现出一派深秋的氛围。诗虽字面上称“汉家宫阙”，实则指唐朝宫殿。而景色的“凄清”，恐怕正是大唐国运衰败的象征和诗人内心悲凉情绪的外化。

“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一联，句意明畅，易于理解。更由于风调清新、音韵浏亮之故，为历代所传诵。杜牧尝因此联称赵嘏为“赵倚楼”（详见《唐诗纪事》卷五六）。

颈联转写近处园林秋景，但见篱边紫色秋菊半开，娴静宜人，而渚中藕莲却红花“落尽”，呈现出一派衰败的愁容。

尾联引经据典，亟言归乡心切，同时也流露出隐身远祸之念。

经炀帝行宫^[1]

刘沧

此地曾经翠辇过^[2]，浮云流水竟如何？

香销南国美人尽，怨入东风芳草多。

残柳宫前空露叶，夕阳川上浩烟波。

行人遥起广陵思^[3]，古渡月明闻棹歌^[4]。

【注释】

[1]炀帝：隋炀帝杨广大业元年至十四年（605—618）在位。在短短的十四年中，除了对外滥兴兵事以及开运河、筑长城等所造成的赋重徭繁、民不堪命外，还大兴土木，造离宫四十余所用以享乐。大业十二年（616）南巡至江都，沉湎酒色，无意北归。两年后，被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等缢死于宫中。行宫：在京城以外，供帝王出行时居住的宫室，这里当指江都（今江苏扬州），隋炀帝曾在此大筑宫苑，且定为行都。

[2]辇（niǎn）：在秦、汉以后特指君王所乘的车。

[3]广陵：旧郡名，隋朝改称扬州，后又因避炀帝杨广之讳改为江都郡。唐天宝元年复名广陵郡。这里指隋炀帝的行都扬州。

[4]棹（zhào）歌：渔歌。

【点评】

这是一首对王朝更迭抱有深沉黍离之悲的诗篇。此诗写的虽然也是王朝的覆灭，但诗人不仅毫无沉痛之感，反而极尽嘲讽之能事，并从而激发了读者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感——杨广和隋朝的灭亡完全是咎由自取。江山易主，江景依旧——烟波浩渺，古渡月明，渔歌嘹亮；王朝短暂，时空久远，天地幽幽。

看到炀帝这处残破的行宫，不由得想到隋朝的灭亡速度，比极易消逝的“浮云流水”还要快，而这正是他坏事做尽、穷奢极欲的必然后果。要想知道“南国”为何美人绝迹、香销人尽，你去看看那满地的芳草就知道了。因为这些在“东风”的吹拂下，生长出的萋萋芳草，正是被杨广作践了的那许多“美人”的冤魂变成。诗对无辜牺牲者寄予多么深沉的同情，对荒淫无度的隋炀帝又进行了多么淋漓尽致的嘲讽！诗的高度思想艺术性又全都寓于特定的景物之中，自然蕴藉，令人回味无穷。

苏武庙^[1]

温庭筠

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2]。

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

回日楼台非甲帐^[3]，去时冠剑是丁年^[4]。

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注释】

^[1]苏武：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字子卿。天汉元年（前100）出使匈奴被扣留，经多年威胁诱降，不屈。后被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牧羊十九年。始元六年（前81），匈奴与汉和好，方被遣回朝。

^[2]茫然：这里是崇高伟岸的意思。

^[3]甲帐：汉武帝所造的帐幕，以甲、乙为次序，饰以各种珍宝，甲帐居神，乙帐自居（详见《汉书·东方朔传》及《汉武故事》等）。

^[4]丁年：指壮年。

【点评】

绰号温八叉、口碑不甚好的温庭筠，对坚持民族气节的苏武却深怀敬仰之意，他凭吊苏武庙而作此诗。

首句系诗人想象苏武见到汉使时百感交集的情形。汉昭帝时，虽然匈奴与汉已经和亲交好，但仍然不想放还苏武。汉使得知苏武尚在，便佯称汉室在上林苑射雁，得苏武系在雁足上的帛书，从而知其在某泽中。于是，匈奴只得承认并放还苏武。可以想见，在漫长的十九年中，苏武吃尽了苦头，无时无刻不想早日回到汉朝，承蒙汉使搭救如愿以偿。他见到汉使时的激动心情，唯“魂销”二字方能真切传神。第二句写苏武庙，以“古祠高树”的肃穆景象，衬托诗人的崇敬心情，堪称情景交融。

颔联之上句写苏武对故国的思念。在带有异域情调的月色中，他目送北雁南飞，直到雁影消失在南天的尽头，可见思念之深；下句写苏武在匈奴的孤寂生活——陇羊归圈，衰草如烟，人何以堪！

颈联转写苏武归来之日，旧时楼台依然，武帝已杳无踪影；回想当年冠盖出使，正值壮年，归来皓首，已届老年。物是人非，令其好不凄然！

尾联出句的“茂陵”代指武帝。苏武完节归来，封侯挂印，武帝却长眠茂陵之墓，永不得见；对句写苏武面对秋水，哭吊先皇的伤感，白发丹心，浩气长存！

代悲白头翁

刘希夷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1]。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禄池台文锦绣^[2]，将军楼阁画神仙。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

【注释】

^[1]伊昔：从前、往日。伊：用于句首作语气助词，与“维”同，如“维昔黄帝”。

^[2]光禄：官名。唐以后成为专管皇室祭品、膳食及接待酒宴之官。

【点评】

《乐府诗集·相和歌辞·楚调曲上》收此首题作《白头吟》；《全唐诗》卷八二题作《代悲白头翁》。这虽然是一首拟古乐府之作，却为历代所酷爱。

关于此诗，魏明安曾作过精致评赏，兹移录于下：

（此）乃刘希夷最为传诵之名篇，作年不可考。此诗用流美之笔触，将哲理之启悟，熔铸于明丽诗境中。初唐歌行，卢照邻、骆宾王之作不免藻绘。此诗纯美流畅，实为力辟新路，下启张若虚之《春江花月夜》。诗中洛阳女儿之伤春意绪，浓郁感人，遥启《红楼梦》中之《葬花词》。“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二句，将韶光易逝，富贵无常，世事变迁之巨大感喟，融于“花相似”“人不同”之强烈对比中，警策异常。《大唐新语》卷八、《刘宾客嘉话录》、《本事诗》附会为“诗谶”，谓其舅宋之问爱而欲夺之，遂以土囊压杀希夷。此出传闻未有确据，然可见唐人酷爱之忱（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第700页）。

登幽州台歌^[1]

陈子昂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2]。

【注释】

^[1]幽州台：又称蓟北楼，故址在今北京西南。作者于万岁通天二年（697）随建安郡王武攸宜北征契丹兵败。陈进言，武不纳，并把陈降为军曹。陈郁郁不得志。其随军所过之幽州是古代燕国的国都，燕昭王是中兴之主，相传曾筑黄金台，置金于台上招纳天下贤俊。陈子昂文才武略兼备却屡遭坎坷，感慨系之，登台放歌而作此诗。

^[2]怆（chuàng）然：悲伤的样子。涕下：这里指流眼泪。

【点评】

陈子昂传世的诗歌总共一百来首。从李杜到元白，效仿他的人不仅层出不穷，甚至说他“名与日月悬”“合著黄金铸子昂”“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这到底是为什么？

看来还是“终古立忠义”之说深中腴理，亦即陈子昂有着以忠义名世的人格魅力。他原是任侠好施的富家子弟，其读书撰文、从军做官都不是为稻粱之谋。特别是在其任右拾遗时，直言敢谏，主张予民休息，甚至为民请命；在文风上，人称“其辞简直，有汉魏之风”，这都是其流芳百世的重要原因。另一重要原因，是诗人继承了《楚辞》的优良传统。以此诗而论，除了与《远游》篇的“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的思想感情一脉相承之外，它的成功更在于作者从自己的深切感受出发，道出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普遍心情，所以才能激发历代知识分子的同感共鸣，作品也就有了强烈的感染力。至于对陈子昂所抒情感的解释，则有见仁见智的不同说法：有引《独异记》以其碎琴赠文的故事来揭示此诗的内涵者，可见对其文才的重视，但更多的是把此诗的写作契机解释为：主帅武攸宜无能，又不纳子昂之武略导致北征契丹之败，作者失意遂作此诗。如果将上述二说加以综合，即作者的文才武略受到压抑，在其登幽州台时有感而发。一般作者只是登高望远，而陈子昂不仅看得远，想得更远，古、今、未来都想到了。古之贤者已成过去，未来的贤者尚未见到，自己所感受到的只是忠而见疏、义而获罪的不幸遭遇。这怎么能不叫他倍感痛苦以致涕泪交加呢！

在写作上，此诗用的是歌行体。这种体裁的音节、格律比较自由，五言、六言并用，富于变化。加之作者能够俯仰古今，大气包容，在辽阔悠远的时空中抒发自己对历史和未来的思考，所以格外深沉感人！

酬乐天咏老见示^[1]

刘禹锡

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身瘦带频减，发稀冠自偏。废书缘惜眼，多炙为随年^[2]。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3]。莫道桑榆晚^[4]，为霞尚满天。

【注释】

^[1]乐天：白居易，字乐天。

^[2]多炙：多多烤制肉干。随年：这里指适应老年体衰的需要。

^[3]翛（xiāo）然：自由自在的样子。

^[4]桑榆：指日落时余光所在处，即晚暮。这里用来比喻人的垂老之年。

【点评】

刘禹锡与白居易同年，又是诗友，人称“刘白”，二人晚年均居洛阳。白居易先给刘禹锡写了一首题为《咏老赠梦得》的诗，诗云：“与君俱老也，自问老何如？眼涩夜先卧，头慵朝未梳。有时扶杖出，尽日闭门居。懒照新磨镜，休看小字书。情于故人重，迹共少年疏。惟是闲谈兴，相逢尚有余。”

刘禹锡得此原唱后便写了上述那首酬赠诗。刘、白二诗均为“咏老”之作，但刘诗显得积极乐观，特别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二句，所表现的那种老当益壮、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历代所广泛传诵和引用。

王朝兴废·天若有情天亦老

山房春事二首 (其二)

岑参

梁园日暮乱飞鸦^[1]，极目萧条三两家。

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

[注释]

^[1]梁园：即兔园，后称梁苑，西汉梁孝王刘武所建，故址在今河南商丘以东。梁孝王好宾客，曾在园中设宴，司马相如、枚乘等曾应召而至，醉舞倾倒。枚乘和后世的江淹均作有《梁王兔园赋》。

[点评]

兔园不仅是当时名人游赏享乐的场所，后世大诗人李白、杜甫等也都有称颂梁园的诗作，可见此园曾盛极一时。但是，岑参与枚乘、李杜不同，他没有去铺陈和想象昔日梁园的繁华景象，而是从眼前的“萧条”写起：头上暮鸦“乱飞”，远处只有“三两”人家……由这种凄凉之景所引发的感慨，自然是吊古诗应有的题意。

出人意料的是，后面的两句不但没有继续写梁园的衰败，映入人们眼帘的反倒是一派绚丽的春色。这一方面照应了题面上的“春事”二字，又以“庭树”和“旧时花”分别与一、二句的“飞鸦”“萧条”等作反意关合，正所谓以乐景写哀情倍增其哀。所以沈德潜称许此诗云：“后人袭用者多，然嘉州（岑参曾任嘉州刺史，后人因称岑嘉州）实为绝调。”（《唐诗别裁》）看来以擅写“边塞”和“军旅”诗著称的岑嘉州，其吊古伤今之作，同样出手不凡。

春行即兴

李萼

宜阳城下草萋萋^[1]，涧水东流复向西。

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

【注释】

^[1]宜阳：县名，在今河南西部、洛河中游。唐代最大的行宫之一的连昌宫，就坐落在宜阳城下。

【点评】

此诗通过城下荒草、涧水横流、花落山空、阒无人迹的描写，把连昌宫的所在地写得荒凉不堪，令人倍生黍离之悲。

李萼是元稹的老前辈。根据其生年和大致卒年推断，他的这首《春行即兴》，至少比元稹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的《连昌宫词》早二十年。不仅如此，元稹创作《连昌宫词》时任通州司马，他根本未到过连昌宫所在地，诗的内容也多是来自传闻的虚拟之说，而李萼诗则是身临其境的“即兴”之作。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元稹受到李萼诗的启发，《连昌宫词》实是对于《春行即兴》诗的敷衍之作。这就是李萼此诗的价值所在。

汴河曲

李益

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

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

【点评】

诗题中的“汴河”，首句的“汴水”，也叫“汴渠”。这三者称指的是同一条水，即隋所开的通济渠东段。当年隋炀帝为了南下游览江都，不顾民众死活，兴师动众地开凿了这条通济渠，沿渠筑堤，后称为“隋堤”。堤上种植杨柳，在汴水之滨修建了豪华的行宫，即诗中所谓的“隋家宫阙”。

李益触景生情，将东流汴水的无限春色，与已经颓败不堪的“隋家宫阙”相对比，从而抒发了其今昔盛衰之感。后二句则重在伤今。

乌衣巷^[1]

刘禹锡

朱雀桥边野草花^[2]，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注释】

^[1]乌衣巷：作为诗篇名，它是刘禹锡所作组诗《金陵五题》中的第二首，白居易曾对此不胜“叹赏”。作为地名，它是金陵古城内的一条街道，位于秦淮河以南，与朱雀桥相近。原为东吴着黑衣的军士乌衣营驻地，故名。东晋时，王导、谢安等豪族聚居于此。

^[2]朱雀桥：六朝时金陵正南朱雀门外横跨秦淮河的大桥，是当时的交通要道。故址在今南京镇淮桥东。

【点评】

此诗的写作经过，与前首《石头城》相同，但取景却迥然有别。前者从大处着眼，以山、水、明月等自然景观之永恒，对比世事之巨变；后者从小处着笔，以“野草花”生发沧桑之感。“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是历代传诵的名句，意谓豪族华堂成了普通百姓之家。一只小小的燕子寄寓了作者多么深沉的历史浩叹啊！

焚书坑^[1]

章碣

竹帛烟销帝业虚^[2]，关河空锁祖龙居^[3]。

坑灰未冷山东乱^[4]，刘项原来不读书^[5]。

【注释】

[1]焚书坑：指当年焚书遗址，相传在今陕西西安临潼骊山下。

[2]竹帛：原是古代的书写材料，此处借指被焚毁的各种书籍。

[3]祖龙：指秦始皇。

[4]山东：指华山以东。

[5]刘项：指推翻秦王朝的起义军领袖刘邦和项羽。

【点评】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焚毁《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私藏的《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而且谈论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次年，又将攻击秦始皇的方士和儒生四百六十多人坑死在咸阳。

章碣应进士试往返长安时，凭吊焚书坑而作此诗。首句意谓秦王朝咎由自取，焚书后其暴政“帝业”也随之灰飞烟灭，化作子虚乌有。次句的“关河”犹关防，亦即险关要塞。秦地素有倚山带河之险，但却无助于祖龙的统治地位，难免江山易主。第三句举重若轻，既道出了历史的必然规律，又再一次补足首、二之句意。秦始皇原想以“焚书”来巩固其文化专制，不承想适得其反，“焚书”的灰烬还没有冷却就招致了天下大乱！史实是嬴政死后第二年，大泽乡陈胜首举义旗。此时离焚书之日，只不过短短的四个年头。

此诗最妙的是第四句，在引人发笑的同时也催人泪下！封建统治者为了推行愚民政策，往往把读书人作为整治和弹压的对象。以秦王朝而论，认为经过“焚书坑儒”它就可以长治久安了。殊不知，最终起来推翻它的倒是并非正经读书人的刘邦和项羽！

这首小诗之所以特别耐人寻味，就在于作者采用了别具一格的艺术手法。除了首句夹叙夹议、叙议精警、虚实结合、自然得体外，整篇则以揶揄调侃之笔，抒写“万古凄恻”之事。这不仅使此诗别具深意和韵致，对倒行逆施者而言，笑声比骂声更可怕。

台城^[1]

韦庄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2]。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注释】

^[1]台城：本是三国吴后苑城，改建后为东晋、南朝台省即中央政府及皇宫所在地，故称台城。故址在今南京鸡鸣山以南，唐代时尚有部分遗址。五代时因修金陵城，台城遗址遂废。

^[2]六朝：这里指皆建都于建康（今南京）的吴、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

【点评】

此诗的题目也被称为《金陵图》，但却是一种误解。韦庄另有一首题画诗叫作《金陵图》，这一首的题目确应为《台城》。因为诗是要写“六朝如梦”之事，而曾两度被攻陷的台城，洵为历史兴衰的最好见证，题面与内容卯榫相合。此诗之题，非“台城”二字难属。

诗中虽有江畔的蒙蒙细雨、绿草如茵，长堤上杨柳依依、鸟儿鸣啭等美好景致，但这不是一首写景诗。美景在这里不仅只是一种陪衬，二、三句中的“空”和“无情”等字眼儿还把它推向了人的对立面，因为景致越美好，“台城”就显得越破败。自然界的风景依旧，而“台城”却几度兴废。人世间就像一场梦，转瞬之间多次改朝换代。眼下的唐朝也难免重演“六朝”悲剧，离亡国已经不远了。想到这些，诗人黯然神伤。但堤上杨柳依旧充满生机，仿佛一点也不理解人的伤感，故云其“无情”。总之，这是一首借生气勃勃之景，抒发衰败无望之情的、别具一格的咏史诗。

述国亡诗^[1]

花蕊夫人

君王城上竖降旗^[2]，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3]，宁无一个是男儿^[4]。

【注释】

^[1]此诗录自《全唐诗》卷七九八。

^[2]君王：指五代时后蜀国君孟昶，公元934年至965年在位，乾德三年降宋，死于开封。

^[3]解甲：原指卸去衣甲，这里指投降。

^[4]宁无：一作“更无”。

【点评】

关于此诗作者有两种说法。一说原是后唐王姓承旨咏前蜀王衍出降的“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之句，后人据之改易而成，并非孟昶妃所作；一说宋太祖平后蜀，花蕊夫人被俘，问她有何诗作，遂口占一绝“君王城上竖降旗”云云（详见《后山诗话》）。《历朝名媛诗词》中此诗题作《口占答宋太祖》。《一瓢诗话》评曰：“何等气魄，何等忠愤！当今普天下须眉，一时俯首。”

蜀先主庙^[1]

刘禹锡

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2]。

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3]。

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

【注释】

^[1]蜀先主：即刘备，卒于夔州白帝城（治所在今重庆奉节以东），后人建庙于此。

^[2]五铢钱：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罢半两钱，始铸五铢钱。王莽篡汉时五铢钱被罢废，光武帝刘秀将此钱恢复。后来魏晋六朝都曾铸五铢钱。此诗题下作者自注：“汉末童谣：‘黄牛白腹，五铢当复。’”此句意谓刘备也像光武帝一样，有振兴汉室之雄心。

^[3]象贤：效法、学习先人之贤德。

【点评】

唐穆宗长庆二年至四年（822—824），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此诗当作于这段时间。

这首诗是刘禹锡五律中的佼佼者，备受历代称赞。清纪昀云：“起二句确是先主庙，妙似不用事者。”这是指“天下英雄”四字，原是出自《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曹操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嵌入诗中严丝合缝，堪称使事无迹。不仅如此，接下去的三句从不同方面进一步赞颂了刘备的千秋功业，抒发了诗人的敬仰之情。

颈联的出句“得相能开国”，是进一步赞颂刘备的用人之明，他三顾茅庐躬请诸葛亮出山为相，建立了蜀汉的大业；对句的“生儿不象贤”，是反意相对——与贤相孔明不同，其子刘禅（小字阿斗）竟是一个扶不起的亡国之君。

尾联“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实际上是隐括了这样一个令人沉痛的历史故事：阿斗做了魏国的俘虏后，被封为安乐公，迁至洛阳。一次司马昭为刘禅设宴，为他表演蜀国的歌舞。他人皆为之不胜感伤，刘禅却嬉笑自若，竟说出“此间乐，不思蜀”这样的昏话。从这个故事里，读者不难体味，字面上说的虽然是阿斗的行径，但唐穆宗李恒又何尝不是一个像阿斗一样的昏庸无能之辈！所以，此诗名为吊古，实在伤今。

金陵怀古

刘禹锡

潮满冶城渚^[1]，日斜征虏亭^[2]。

蔡洲新草绿^[3]，幕府旧烟青^[4]。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后庭花》一曲^[5]，幽怨不堪听。

【注释】

^[1]冶城：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一说三国吴）冶铸于此，故名。故址在今南京朝天宫一带。

^[2]征虏亭：东晋征虏将军谢石之兄谢万曾送客于此。故址在今南京玄武湖北。

^[3]蔡洲：在今江苏江宁西南十余里的江中，像是一艘战舰，历史上此处曾有驻军。

^[4]幕府：山名。东晋元帝时丞相王导建幕府于此山，因以为名。在今南京东北长江边上，形势险要，东晋时为建康（今南京）门户。

^[5]《后庭花》：即《玉树后庭花》，乐府吴声歌曲名，南朝陈后主陈叔宝作，内容系赞美其妃嫔姿色等宫闱腐朽生活。陈朝不久为隋所灭，此曲被后人视为亡国之音。

【点评】

刘禹锡于宝历二年（826）由和州返洛阳，途经金陵（今南京），凭吊有关古迹而作此诗。

首联写诗人为寻访冶城而来，正值潮水上涨。这个当年盛产吴刀、吴钩的冶城，如今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除了满目风涛，诗人一无所见。于是他又来到了征虏亭——这个当年豪门大族设宴送行的所谓祖饯之地，如今只有一抹斜晖，好不令人凄凉！

颌联意谓“蔡洲”和“幕府”作为自然景观，依然新绿遍地充满生机，山青地险雄视大江。但当年驻军和取胜于此的东晋王朝，却早已被南朝宋所取代，正所谓风景依旧、江山易主！

依照律诗规则，颈联由实转虚，亦即由描写景致转为抒发议论。所谓“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就是说只凭山川险要不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王朝的兴废完全取决于统治者所奉行的朝政国策。这既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也为下联的咏叹留下了充足的空间。

在诵读此诗以前，一见到“后庭花”的字样，往往首先联想到杜牧《泊秦淮》一诗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句。虽然刘、杜诗中的“后庭花”都是指《玉树后庭花》，但刘禹锡生在中唐，早于晚唐诗人杜牧三十多年。应该说勇于革新的刘禹锡更有政治预见性，是他首先借这一曲亡国之音向沉溺于声色的中唐统治者进行讽劝。可悲的是刘、杜均枉费了苦心，李唐王朝的末代子孙终于步陈叔宝的后尘，葬送了大唐王朝。诗人正是基于对江山社稷的一片忧虑之心，才从预兆着亡国的《玉树后庭花》的靡靡之音中，听出了“幽怨”之声，遂使这首怀古诗具有了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金陵怀古

许浑

玉树歌残王气终^[1]，景阳兵合成楼空^[2]。

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3]。

石燕拂云晴亦雨^[4]，江豚吹浪夜还风^[5]。

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

【注释】

[1]玉树歌：即被称为亡国之音的《玉树后庭花》。王气：指王朝的气运。

[2]景阳兵合：指南朝陈祯明三年（589），隋兵南下攻占台城，合兵南朝陈之景阳殿，陈后主与其张、孔等妃子被俘，陈遂灭亡之事。

[3]禾黍高低：禾黍，语出《诗序》：“黍离，悯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悯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对于《诗·王风·黍离》的主旨，至今尚有多种不同看法。但历代治《诗》者，多沿用《诗序》的上述看法，文人墨客慨叹王朝盛衰兴废，又常常引用《黍离》或《诗序》的有关成句，“黍离”或“禾黍”便积淀了或亡国之痛、或吊古伤今的内涵。“禾黍高低”所沿用的正是吊古伤今之说。

[4]石燕：相传产于零陵的形状如燕的石块，遇风雨则飞舞，雨止还化为石。

[5]江豚：我国长江中所产的一种哺乳动物。据说样子像猪，常在浪间跳跃，遇风则起（详见《南越志》）。

【点评】

此诗约作于大和八年（834）前后。它不仅是许浑的传世名篇之一，而且在诸多《金陵怀古》的同题吟咏中，此首洵为“涵举一切，不专指一代一事”的“浑写大意”（详见俞陛云《诗境浅说·丁编》）之作。换言之，此首堪称“金陵”怀古诗的集大成之作。

本诗中较费解的是颈联。此联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理解：一是将“石燕”和“江豚”看成英雄般的形象；二是针对唐季衰世、藩镇跋扈，托兴风雨；三谓“颈联当赠远游者，似有戒慎意”。对第一种说法笔者尚不理解——“石燕”幻化似妖、“江豚”兴风作浪，怎么会是英雄所为呢？我们赞成将“戒慎意”和托兴风雨的“警示说”联系起来，理解成与许浑的另一名句“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意蕴差同。

咸阳城东楼^[1]

许浑

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2]。

溪云初起日沉阁^[3]，山雨欲来风满楼。

鸟下绿芜秦苑夕^[4]，蝉鸣黄叶汉宫秋。

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

【注释】

^[1]诗题亦作《咸阳城西楼晚眺》，又作《咸阳西门城楼晚眺》。咸阳：秦朝都城，汉朝改称长安，故址在今陕西咸阳东北，在唐朝隔渭河与新都长安相望。

^[2]蒹葭：芦苇一类的水草。汀洲：水中的小洲。

^[3]此句“阁”字下作者自注：“（咸阳城）南近磻溪，西对慈福寺阁。”可见“阁”字是有生活依据的。而段玉裁《与阮芸台书》则谓“阁”与“楼”犯复，力主改“阁”为“谷”，此说似不足取。

^[4]芜：丛生的杂草。

【点评】

唐宣宗大中三年（849），许浑在朝任监察御史，诗当作于此时。

这首诗的主旨可谓“怎一个愁字了得”！四联中虽然只有首联的出句带“愁”字，实际上全诗写了既相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四种愁：

首联写的是乡愁。登高望远此系人之常情，况且“万里愁”指的正是离家万里的乡愁。此联的对句意谓：眼前的“蒹葭杨柳”类似于我家乡的“汀洲”。许浑虽然成年后才移家京口（今江苏镇江）丁卯涧，但对那里很有感情。且不说“汀洲”指的就是“涧”字，他将其诗集以“丁卯”名之，可见诗人的这种乡情有多深！不仅如此，“蒹葭”二字更能说明问题。此二字出自《诗·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因而“蒹葭之思”（省称“葭思”）常用作对人的怀念之语，可见诗人所怀念的更有“在水一方”的“伊人”！

颔联写的是一时难以名状的愁绪，用现在的话说类似于“预悸”。这一联的对句“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所以脍炙人口，一则写景传神，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二则寓意遥深，气势兼备，且将人们在一种特定环境之下“忧愁风雨”的心理形象化了。在经历过政治风暴的读者心中，它又是危机四伏的政局的象征。所以这一联写的主要是对时局和前程的预感和忧虑。

颈联通过对绿芜遍地的秦时禁苑和黄叶满林的汉时深宫的描写，怎能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所以这一联重在吊古。

《丁卯集》中未见古诗，可见许丁卯专攻律诗，且以属对整密、格律圆熟著称。以此诗尾联而论，所抒发的“行人”伤今之愁，恰恰合到首联的同一个人的愁绪上。因为对“行人”不能理解为走路的人，而是专指游子，也就是作者自指。

经五丈原^[1]

温庭筠

铁马云雕共绝尘^[2]，柳营高压汉宫春^[3]。

天清杀气屯关右^[4]，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5]。

【注释】

^[1]五丈原：古代地名，在今陕西岐山南斜谷口西侧。

^[2]铁马：原指自己有铁甲的战马，后来也借喻雄师劲旅。云雕：犹云旗，指画有熊虎或老雕的旗帜，且高至云端，故曰云旗或云雕。

^[3]柳营：可泛指军营，但这里是细柳营的省称。细柳：原为地名，在今陕西咸阳西南渭河北岸。西汉文帝时，周亚夫将军驻于此地。文帝亲往劳军，被甲士所阻不得驰入，后因称军营纪律严明为“细柳营”（详见《史记·绛侯世家》）。

^[4]关右：即关西，汉、唐时泛指函谷关或潼关以西的地区。

^[5]谯周：三国巴西西充（今四川阆中西南）人，字允南，善书札，通经学，官至蜀汉光禄大夫。炎兴元年（263），劝蜀主刘禅降魏。他本人入晋，官至散骑常侍。

【点评】

公元234年，蜀汉诸葛亮伐魏，出斜谷，驻军五丈原，与魏兵相持百余日后，病卒于此。温庭筠经过五丈原时，叹惋诸葛亮而作是诗。

诗的前四句抒写蜀汉军威、春秋景致及诸葛亮的赍志而没，表达了作者无限痛惜的心情。后四句夹叙夹议，唤起了人们沉痛的历史感：诸葛亮受先主托孤之重，尽全力辅佐刘禅，然而他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竟宠信佞臣谯周。诗中把谯周称为专指诸葛亮的“老臣”，人称这种讥讽比痛骂更有力，甚是。

渡中江望石城泣下^[1]

杨溥

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

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

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

兄弟四人三百口^[2]，不堪闲坐细思量。

【注释】

^[1]此首一作李煜诗，非是。

^[2]兄弟四人：亦与杨溥事合，而李煜入宋时尚有兄弟六人。

【点评】

马令《南唐书》卷五将此诗系于李煜名下，虽将诗之本事说得煞有介事，但资料却是来自《江南野史》（卷三）。而夏承焘根据郑文宝《江表志》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江表志》和《五周故事》（卷上）等载籍，确认“此是杨溥诗无疑”（详见《南唐二主年谱》），兹从之。诗写得极为沉痛伤感，将其归于“天若有情天亦老”这一类，再恰当不过。

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

李贺

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1]，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折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2]，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

茂陵刘郎秋风客^[3]，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4]。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5]。衰兰送客咸阳道^[6]，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7]。

【注释】

^[1]青龙元年：应为三国魏景初元年（237）。

^[2]诸王孙：皇帝之子除继位者外，其他被封王的统称诸王。李贺，字长吉，他是唐朝宗室之后代，故自称“唐诸王孙”。

^[3]刘郎：指汉武帝刘彻，因其写有《秋风辞》，又葬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李贺别出心裁地称其为“茂陵刘郎秋风客”。

^[4]土花：青苔。

^[5]君：指铸造金铜仙人的汉武帝。铅水：铜人所流的眼泪。

^[6]客：指铜人。

^[7]渭城：秦国的都城咸阳，汉代改称渭城，在此诗中二者均代指长安。

【点评】

这是一首有史可稽的咏叹诗。从题面所指来看，写的是汉武帝曾在长安建章宫立神明台，台上铸有手捧铜盘承接露水的“金铜仙人”。汉武帝晚年迷信方士，以为饮用了这种和着玉屑的仙露可以长生不老。他的这种昏愚之想理所当然地破灭了，他树立的仙人也被曹操的孙子曹叡（庙号魏明帝）诏令拆除并遣离都城。这件事本身对李贺来说，洵为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那么此诗又为何写得这么动情感人？一个并无生命的铜人在诗人笔下又为何能这样活灵活现呢？

原来这里渗透着作者的一段任凭铁石心肠也要为之鼻酸的身世之戚——一个“少年心事当拿云”的有志之士，竟被所谓的名讳葬送了一生的前程！当李贺仕进无望、京城已无他的立锥之地而不得不悲愤交加地离去时，这个“潸然泪下”的铜人的一切感受，岂不就是李贺内心悲苦的外化！在这里，铜人也就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生命。不仅将其拟人化在所必然，诗中的其他异想奇语，也都不足为怪了。

诗的前四句意谓：一心想长生的刘郎，到头来不仅他本人成了历史的匆匆过客，后人也难免于黍离之悲，当年豪华的宫殿只留下碧绿的苔藓一片。接下去的四句，字面上写的是“仙人临载”时的感受，但它的眸子所感受到的酸风和流出的铅水，又何尝不是诗人的类似遭遇呢！最后四句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意谓假如上天也有感情的话，在它经历了这种人世沧桑和王朝盛衰的巨变之后，也会显得容色衰老，令人目不忍睹。所以，这一句从内容上成了代表王朝兴废和人世沧桑的名言。从形式技巧上，也被称为“奇绝无

对”。多少年后，才有人巧妙地对之以“月如无恨月长圆”，遂成为文学史上著名的典故。

摊破浣溪沙^[1]

李璟

菡萏香销翠叶残^[2]，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3]，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4]，小楼吹彻玉笙寒^[5]。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6]。

【注释】

[1]此词调名又作《南唐浣溪沙》《添字浣溪沙》等。摊破：唐宋曲子词中术语，又叫“摊声”，指乐曲节拍的变动所引起的句法和协韵的变化。

[2]菡萏（hàn dàn汉但）：荷花的别称。

[3]韶光：这里比喻美好的青春时期。

[4]鸡塞：泛指边地。

[5]“小楼”句：意谓曲子吹奏到最后，因时间长、次数多，水汽使笙簧潮湿而不应律，须以微火烘之使其由“寒”变暖。

[6]倚阑干：一作“寄阑干”。

【点评】

此词当系针对社稷之虑而发，这从陆游《南唐书·冯延巳传》中亦可以悟出李璟词寄意遥深的道理：冯延巳《谒金门》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句。中主云：“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冯对曰：“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也。”有释者认为，此系冯延巳奉承李璟。其实不然，“干卿何事”的诘问，说明李璟主张作词要与家国社稷休戚攸关、要有寄托。正因为当时的南唐已“衰败不支，国几亡，稽首称臣于敌，奉其正朔以苟岁月，而君臣相语乃如此”。陆游的这一见解，可作为解读此词的一把钥匙。持类似见解的，还可以上溯下推到王安石、李清照、陈廷焯和王国维。

词的前半阙，字面上是说一个思妇看到荷衣零落，想到时光流逝，红颜将老，实际寓有作者对国势日颓而又无力挽回的焦虑，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迟暮之感。李清照说：“小楼”句是“亡国之音”，并不是说已经亡国，而是指词中有一种哀艳凄恻的情调，亦即陈廷焯所云：“沉之至，郁之至，凄然欲绝。”这种沉郁、凄然的心情，不仅仅是在怜悯一个思妇，更不必拘泥于针对某一句，而主要是对国祚的忧虑所致。

总之，此词寄意遥深，旨在伤时悼乱，不是一般的叹别念远之作，更不是像马令《南唐书·谈谐传》所云此词是赠金陵妓王感化的，而是李清照《词论》所说的“亡国之音”，或者说是托之艳语的社稷之虑和忧患之思。

悼人伤事·伤心不独为悲秋

题长安壁主人

张谓

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

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心。

【点评】

此诗是对中晚唐社会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现状的讽刺和针砭。但读之深感“殷鉴”不可废，至今仍有“量己知弊”（庾亮语）、“扪心自问”的深刻现实意义。

不是吗？本来应该是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有些却不是“对症”而是针对“红包”而“下药”；本来应该是公事公办的交道，却往往要在豪奢的宴席上，大唱什么“交情浅舔一舔，交情深一口闷”的所谓“祝酒歌”……眼下在难以数计的“民歌”“民谣”中，恐怕有相当一部分是值得那种“天天醉”的“公仆”们深长思之的。而将此类弊端归咎于“悠悠行路心”，乃至“人心不如水”当不谓无识。

上汝州郡楼^[1]

李益

黄昏鼓角似边州^[2]，三十年前上此楼。

今日山川对垂泪，伤心不独为悲秋^[3]。

【注释】

^[1]汝州：今河南省直管市之一，辖境相当于今河南北汝河及沙河流域。

^[2]鼓角：古代军中用以报时或发号施令的鼓声和号角（详见《文献通考·乐考十一》）。

^[3]悲秋：语出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点评】

此诗约作于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那是李益平生第二次登上汝州郡楼之际。令他感到奇怪的是：“汝州”地处中原腹地，黄昏登楼，为什么会听到他一向熟悉的边塞军旅中的鼓角之声呢？这是“三十年前”他第一次登临此楼时不曾有过的呀！答案尽在不言中。原来，在德宗建中四年（783）就已发生的淮西兵乱，至今二十多年了竟没有平息，如此长期战乱所造成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第三句的“今日山川对垂泪”，是一种超越了个人愁绪的江山社稷之悲。尽管时值“草木摇落”的秋季，诗人的感伤却不单是因为“萧瑟”的“秋气”所造成的。“伤心不独为悲秋”，实际上是因为“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的缘故！

南园十三首 (其六)

李贺

寻章摘句老雕虫^[1]，晓月当帘挂玉弓^[2]。

不见年年辽海上^[3]，文章何处哭秋风^[4]。

【注释】

^[1]寻章摘句：语出《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吴书》，谓吴王博览书传，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雕虫：语出扬雄《法言·吾子》：“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这里所谓的“寻章摘句”和“雕虫”，均指文学辞章之事。

^[2]玉弓：指弯曲如弓的月亮。

^[3]辽海：泛指辽河流域以东直到海边的地方。唐朝大将薛仁贵曾威震辽海。

^[4]哭秋风：指对秋景而伤感的悲秋之作。宋玉的悲秋名篇《九辩》中有“悲哉秋之为气也”的名句。

【点评】

李贺是著名的呕心沥血般地进行诗歌创作的人，甚至可以说他短暂的一生悉数贡献于文学创作事业。这里把辞章之事说成雕虫小技，似乎含有这样两重意蕴：一是辞章之学尚有别于国典朝章之事；二是有一定的牢骚意味，因为此诗的前两句是说——“我”的精力全都用于文辞之事，经常通宵开夜车，直到弯弯的晓月映照窗帘之时。如果李贺果真以为辞章之学是雕虫小技，他又何苦如此耗费自己的心血呢？

“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此二句意谓：有目共睹，在“辽海”等处的征战之地，只有武士才能大显身手，那些如同当年的宋玉所撰写和吟咏的诗词文章，又有什么用处呢？

对于此诗的用意，历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其中既有书生投笔之想，又有文士被弃之冤。

蔡中郎坟^[1]

温庭筠

古坟零落野花春，闻说中郎有后身^[2]。

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

【注释】

^[1]蔡中郎：即蔡邕，字伯喈，东汉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汉灵帝时为议郎，董卓当权，任侍御史，官至左中郎将，人称蔡中郎。他的坟墓在毗陵（今江苏常州）。

^[2]后身：佛教有“三世”之说，“后身”是指转世之身，是对前世之身而言。相传蔡邕与张衡的才貌极相似，张衡死的那天，蔡邕的母亲怀孕，所以说蔡邕是张衡的转世之身。

【点评】

从题目看这是一首吊古诗。但是在首句接住题面略道“中郎”坟的荒凉之后，旋即转入抒发其伤今之慨，所以这实际上是一首寄意遥深的借古讽今之作。第二句“闻说中郎有后身”的表层语义是：我听说作为张衡转世之身的蔡中郎，他自己也同样有“后身”，而其深层语义则是说，就我温某人的才华而论，也堪称是蔡邕的“后身”。

第三句意谓：同样富有才华，我今天还不如当初的蔡中郎所受到爱惜和重视。想必温庭筠不会不知道，蔡邕的身世是很可悲的。他先是因为上书指陈贵臣宦官的徇私枉法，一度下洛阳狱被定为死罪。后被人搭救减死一等，但却连同家属被流放朔方。被赦后，担心再次受到宦官迫害而亡命江湖。董卓专权，强迫蔡邕任侍御史。董卓被诛后，他受到连累，又一次被下狱，后病死在狱中。蔡邕的命运悲惨到如此地步，而诗人说自己还不如蔡邕——现实之黑暗岂不可想而知！所以他才不想耗费心血去做那在现今不受重视的文人！

感弄猴人赐朱绂^[1]

罗隐

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

何如学取孙供奉^[2]，一笑君王便着绯^[3]。

【注释】

^[1]朱绂（fú）：这里指高官的红色朝服。

^[2]供（gòng）奉：官名，即对皇帝左右供职者的称呼。唐代有侍御史内供奉、翰林供奉等。这里是对耍猴人的讥称。

^[3]着绯（fēi）：指穿上大红色的高级官服。

【点评】

在唐僖宗继位前后，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王仙芝被招安后，黄巢一支声势更为浩大，直到攻占长安建立大齐国。这是唐末政治腐败的必然结果。以此诗所揭露和讥讽的事情看，统治者真是腐败透顶：为躲避黄巢义军，唐僖宗由长安逃往四川时，仍旧不忘寻欢作乐。一个姓孙的供奉人驯养的猢猻很乖巧，能像大臣一样上朝站班，从而博得唐僖宗的欢心，便赐之以朱绂。于是，这位耍猴者竟然变成了穿着红色朝服的大官！

相形之下，此诗作者罗隐“十二三年”来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却未能及第。十多年的寒窗苦读，辜负了“五湖烟月”等美好景致，到头来竟然不及一个杂耍艺人风光，何等荒唐！荒唐之余，岂不令人哀痛心伤？

江陵愁望寄子安^[1]

鱼玄机

枫叶千枝复万枝^[2]，江桥掩映暮帆迟。

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

【注释】

^[1]诗题一作《江陵愁望有寄》。子安：即李亿。

^[2]枫叶句：当系化用《楚辞·招魂》的“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以枫生江上兴起愁情。

【点评】

鱼玄机只有十五岁时，就被补阙李亿纳为小妾。二人颇相得，但是不为李亿妻所容，鱼玄机遂被迫出家于长安咸宜观做了女道士。此诗约作于咸通元年（860）前后，这时鱼玄机正沿长江中游一带漫游。诗题中之“江陵”当指长江南岸的潜江。作者江行至此，面对滔滔江水，触景生情，抒发其忆念李亿之感。现存鱼玄机诗中，寄怀李亿之作有七八首，且诗题多作《情书寄李子安》《春情寄子安》云云，真所谓“触处抹杀不得多情二字”（《名媛诗归》）。

落日怅望

马戴

孤云与归鸟，千里片时间。

念我何留滞^[1]，辞家久未还。

微阳下乔木^[2]，远烧入秋山^[3]。

临水不敢照，恐惊平昔颜。

【注释】

^[1]留滞：停留。语出《史记·太史公自序》。这里似含有度日如年之感。

^[2]微阳：这里指夕阳。

^[3]远烧：指远在天边的火红的斜照或落霞。

【点评】

在走近马戴之前，笔者根本未曾料到，他在人们的心目中竟有这么重的分量。他的五律被认为超迈时人、深得此体之三昧，且“优游不迫，沉着痛快，两不相伤”（《唐才子传》卷七），甚至认为其诗歌成就在晚唐诸人之上，云：“晚唐之马戴，盛唐之摩诘（王维）也。”具体到这首《落日怅望》，沈德潜评为：“此诗意格俱好，在晚唐中可云轩鹤立鸡群矣。”（《唐诗别裁》卷一二）

虽说沈氏对马诗称许有加，但毕竟语焉不详。如何解读这首诗，尚须别有才情和学养，请看——

这里所说的“意”，是指诗的思想感情。全诗以乡愁为主题，曲折地表现了诗人的坎坷不遇而不显得衰飒；所谓“格”，主要是指谋篇布局方面的艺术技巧。这首诗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色，可以说就是“情景分写”。情与景，是抒情诗的主要内涵；情景交融，是许多优秀诗作的重要艺术手段。然而此诗用情景分写之法，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

全篇是写“落日怅望”之情，二句景二句情相间写来，诗情就被分成两步递进：先是落日前云去鸟飞的景象勾起乡“念”，继而是夕阳下山回光返照的情景唤起迟暮之“惊”，显示出情绪的发展、深化.....

李重华《贞一斋诗说》指出：“诗有情有景，且以律诗浅言之，四句两联，必须情景互换，方不复沓。”他所说的“情景互换”，就是“情景分写”。当然，这种分写绝不是分割，而是彼此独立而又互相映衬，共同构成诗的永不凋敝的美。马戴这一首望乡之曲就是这样，它的乐音越过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遥遥传来，至今仍然能挑响我们心中的弦索。

——李元洛（见《唐诗鉴赏辞典》第1254—1255页）

长沙过贾谊宅^[1]

刘长卿

三年谪宦此栖迟^[2]，万古惟留楚客悲。

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3]。

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

寂寂江山摇落处^[4]，怜君何事到天涯？

【注释】

[1]贾谊：西汉洛阳人。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散文，代表作有《过秦论》等。原有赋七篇，今存四篇，其中以《鵩鸟赋》和《吊屈原赋》较著名。文帝时被召为博士、太中大夫，后被谪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宅：虽然《大清一统志》记其在长沙县西北，因时代过于久远恐不足为凭。又因刘长卿何时“过长沙”，不得而知，故此诗作年亦未知。

[2]栖迟：语出《诗·陈风·衡门》，原意当是嬉戏游息的意思，主人公的心情轻松愉快。这里当作谪居栖身解。

[3]“秋草”二句：系隐括贾谊《鵩鸟赋》“四凡孟夏，庚子日斜，野鸟入室，主人将去”。“日斜、人去，即用贾谊语，略无痕迹”（《唐音癸签》卷二三）。

[4]摇落：凋零、衰落的意思。

【点评】

刘长卿是七律高手，证之此诗亦然。其颈联不仅像古人所称道的系“工致”（见《峴佣说诗》）语，上句意谓施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开创了“文景之治”的“有道”的汉文帝尚且对杰出人物贾谊加以贬谪，无道之君又当如何！这比形式上的“工致”更可贵的是对最高统治者的尖锐讥讽。

颈联之下句意谓：今日我之痛吊贾谊，就像当年贾太傅凭吊屈原一样于事无补。这是一种多么深沉的感慨啊，若无一再遭贬的痛苦经历，如何写出这等诗句！

吊白居易

李忱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1]。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2]。

【注释】

^[1]冥路：犹泉路，即通向黄泉之路，指阴间。诗仙：白居易晚年，他的朋友曾函告他说：一位客商渡海遇风漂流到海山深处，在那里看到一处“乐天院”。一时盛传，在白居易生前，仙境中已为他准备了归宿。或许李忱也听到了这传言，故称白居易到阴间做了诗仙。

^[2]怆（chuàng）然：悲伤的样子。

【点评】

此诗作者李忱，即唐宣宗。白居易去世的次年李忱登极。在三周年时，白居易之妻杨氏亲求李商隐撰写了《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并序》的碑文；白居易的从父弟白敏中上疏宣宗，为白居易求得谥号曰“文”，这首诗亦当作于此时。

皇帝亲自写诗哀悼一位诗人，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平常的事，加之此诗又写得情真意切，对白居易一生作了全面而中肯的评价，所以在诸多吊白之作中，这一首最有名。特别是颈联“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堪称绝唱，冥冥中的白居易也当为之感激涕零！

哭李商隐二首 (其二)

崔珏

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鸟啼花落人何在，竹死桐枯凤不来。

良马足因无主蹕^[1]，旧交心为绝弦哀。

九泉莫叹三光隔^[2]，又送文星入夜台^[3]。

【注释】

^[1]蹕（wǎn宛）：屈。

^[2]三光：指日、月、星（详见《白虎通·封公侯》）。

^[3]文星：即文昌星、文曲星，神话中主宰功名、禄位的神。多为读书人所崇祀。夜台：坟墓。

【点评】

李商隐，字义山。他不仅是晚唐的大诗人，骈文也写得很出色。与温庭筠并称“温李”，与杜牧并称“小李杜”。由于朝政黑暗，党争剧烈，李商隐一生受尽猜疑。实际上他与“牛党”多属私交；后虽入王茂元幕并娶其女，但不能被视为背叛“牛党”，投靠“李党”。他是清白的，但却受到奸佞之辈的中伤和打击，满腹才华无处施展，只有四十多岁便与世长辞，这怎么能不叫他的好友崔珏悲痛万分！

首联出句以“虚负凌云万丈才”概括李商隐的一生，再恰当不过，而对句“一生襟抱未曾开”，则道出了以李商隐为代表的历代怀才不遇者的共同心声，因而亟为文士所共鸣，遂使此诗成为有篇又有句的名作。

第三句是借李商隐的诗意来伤悼其流落不遇的一生。义山有一首题作《流莺》的诗，此诗是抒发漂泊无依和不被理解的苦衷。崔珏此句就是对义山此诗的精心隐括，因而十分感人。

第四句“竹死桐枯凤不来”的所本大致是这样的：李商隐《安定城楼》诗中有“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鸱雏意未休”二句，这是借《庄子·秋水》的寓言故事，表明自己不贪图区区禄位的高远志向。在崔珏看来，李商隐就是那种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的高贵的凤凰。如今“竹死桐枯”，凤凰一去不回，如何不使人悲从中来！

颈联出句以良马不遇其主，比喻李商隐一生的不幸遭遇，极为贴切；对句以“高山流水”的故事，说明对李商隐的死，自己就像当年俞伯牙失去知音钟子期那样，悲痛欲绝，不再鼓琴。

尾联以文昌星宿的陨落，比喻李商隐的亡故，回肠荡气，令人悲不自胜。

途中见杏花

吴融

一枝红艳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

长得看来犹有恨，可堪逢处更难留。

林空色暝莺先到，春浅香寒蝶未游。

更忆帝乡千万树，澹烟笼日暗神州。

【点评】

“红杏枝头春意闹”，“闹”是秾艳、旺盛的意思，也就是说杏花的开放象征着春天的到来和希望的降临，离“开到酴醾花事了”的伤春时节还很遥远，那么诗人为何见杏花而独自发愁呢？

看来这种“愁”还不打一处来：一则当因杏花的花期短暂，早开易谢，加之他行色匆匆，即诗中所谓“可堪逢处更难留”，这一切都意味着好景不长；二则是由“途中”的“一枝”杏花，想到了京都长安的“千万树”，从而勾起了诗人的旅怀羁愁以及宦海浮沉之感。总之，这春日里所产生的种种愁绪，不正好说明“伤心不独为悲秋”吗？

春夕^[1]

崔涂

水流花谢两无情，送尽东风过楚城^[2]。

蝴蝶梦中家万里^[3]，子规枝上月三更。

故园书动经年绝，华发春惟满镜生。

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4]？

【注释】

[1]此诗诗题一作《春夕旅怀》。

[2]楚城：即楚王城，战国时楚襄王曾都于此，故址在今河南信阳西北。

[3]蝴蝶梦：意即“庄周梦蝶”。庄周在梦中变为蝴蝶，甚感得意，不知自己是谁。俄然梦醒，仍旧还是他庄周。此典比喻人生变幻无常（详见《庄子·齐物论》）。

[4]五湖烟景：指此诗作者崔涂家乡江南太湖流域的美好景致。

【点评】

诗人在春夜中看到“水流花谢”一派残春景象，已感春去无情，为之伤怀；再一想，自己不仅是在离家很远的“楚城”，而且还要到更远的地方去。在这种情况下送走春天，人何以堪！

颔联“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借庄周梦为蝴蝶的故事，抒发游子怀乡之情。诚如《唐才子传》所云：“写景状怀”“意味俱远”。在律诗写作技巧方面，此联亦很见功力。其音韵和谐，对仗精工，是历来为人传诵的名篇。

作为长年在外的游子，诗人最盼望得到的莫过于一封家书，但他竟长年得不到来自“故园”的音信。不言而喻的是，他因为思念家乡、忧愁国事，对镜一照，满头华发，而这一头白发又正是他愁苦心情的外化。

尾联意谓：我自己是为了追求功名而流落在外的，我如果愿意回去的话，家乡的大好景致是无人与我争夺的。在这里，诗的主题得以深化——游子思乡的苦恼，说穿了就是出仕和归隐的矛盾造成的。

人日寄杜二拾遗^[1]

高适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身在南蕃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一卧东山三十春^[2]，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3]，愧尔东西南北人^[4]。

【注释】

[1]人日：指阴历正月初七。杜二拾遗：指杜甫。

[2]一卧东山：即高卧东山或作东山高卧。东山：指东晋时谢安辞官隐居的会稽东山。这里指隐居山林不肯出仕（详见《晋书·谢安传》和《世说新语·排调》）。

[3]龙钟：此词至少有三种意思，即行动不灵活、潦倒或流泪。这里当是指潦倒不得志的意思。忝：常用作谦辞，有愧于的意思。

[4]东西南北人：四处流浪之人。这里指杜甫，人称其为“乱世流萍”。

【点评】

此诗本来就是流美上口之篇，一经注释，已无任何文字障碍，不必多作赘言，但有几点似应提请读者留意：

一、写这首诗的前一年，高适改任蜀州（治所在今四川崇庆）刺史，杜甫从成都赶去看望他。翌年，即肃宗上元二年（761）正月初七日，高适便写了这首诗。

二、高、杜二人，早在玄宗开元年间即相识于汶上，交谊日深。穷困潦倒中的杜甫，不时得到高适的周济。

三、全诗可分三段，每段四句，首尾两段押平声韵，中间换作仄声。有专家指出，仄声韵脚便于表达忧郁不平之情，诚是。

四、十年后，即代宗大历五年（770），杜甫写了《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见《杜诗详注》卷二三），“迸泪幽吟”，追怀亡友，感人至深，可与此诗对读。

将进酒^[1]

李贺

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2]。烹龙炮凤玉脂泣^[3]，罗帏绣幕围香风^[4]。吹龙笛，击鼙鼓^[5]，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6]，酒不到刘伶坟上土^[7]。

【注释】

[1]将进酒：汉乐府铙歌名，内容多写宴饮游乐（详见《乐府诗集》卷十六《汉铙歌》《将进酒》解题）。

[2]琥珀、真珠红：形容酒的颜色。小槽：指酿制美酒的精致酒槽。

[3]玉脂泣：指烹炒“龙”“凤”时的爆锅声。

[4]“罗帏”句：指酒席间的陈设和氛围。

[5]鼙（tuó）：我国太湖流域等沼泽地中特产的一种肉食动物，也叫扬子鳄。鼙鼓：用鼙皮蒙的鼓。

[6]酩酊（mǐng dīng）：大醉。

[7]刘伶：西晋沛国（今安徽宿县）人，字伯伦，“竹林七贤”之一。他是有名的纵酒者，作有《酒德颂》。主张无为而治，官至建威参军，后因对司马氏的统治极度不满被罢免。

【点评】

后人沿用乐府古题所作的《将进酒》诗，除了李白的那首“黄河之水天上来”最为有名以外，李贺的这首诗，虽然也是沿古题写饮酒放歌，但却很有特点，“不屑作经人道过语”（王琦语），所以也很有名。

前四句写酒席之盛和肴饌之珍。中间四个三字句专写鼓笛之响和歌舞之美；后一部分则写青春短暂，及时行乐。诗的字面，虽然全是吃喝玩乐，但它给人的总体感觉却是——生则无聊，死亦可悲——这正是李贺对生命的独特体验。

此诗最为发人深思的是“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二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红雨”这个意象。用过“红雨”字眼的中唐诗人，按其齿位，依次是孟郊：“红雨花上滴，绿烟柳际垂”（《同年春宴》）；刘禹锡：“花枝满空迷处所，摇动繁英坠红雨”（《百舌吟》）；殷尧藩：“鸥散白云沉远浦，花飞红雨送残春”（《襄口阻风》）。在这里，李贺可能是第四位，但他的“桃花乱落如红雨”之句，显胜一筹，影响最为深远。

哭殷遥^[1]

王维

人生能几何，毕竟归无形。念君等为死^[2]，万事伤人情。慈母未及葬，一女才十龄。泱泱寒郊外，萧条闻哭声。浮云为苍茫，飞鸟不能鸣。行人何寂寞，白日自凄清。忆昔君在时，问我学无生^[3]。劝君苦不早，令君无所成。故人各有赠，又不及生平。负尔非一途，痛哭返柴荆。

【注释】

^[1]殷遥：今江苏句容（一说丹阳）人。

^[2]等为死：与“等死”均为同样的意思。《史记·陈涉世家》“等死，死国可乎？”

^[3]无生：佛教用语，谓万物之实体无生无灭。

【点评】

作为唐朝三大诗人之一，王维之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并称诗佛，则因其奉佛，由此诗亦可见王维受禅宗思想熏陶之深；此诗的另一更为突出的特点是自然情深，感人肺腑，读之催人泪下。

友谊天长·一片冰心在玉壶

芙蓉楼送辛渐二首^[1] (其一)

王昌龄

寒雨连江夜入吴^[2]，平明送客楚山孤^[3]。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注释】

^[1]芙蓉楼：故址在润州丹阳（今江苏镇江）。辛渐：王昌龄的好友。

^[2]江：一作“天”；吴：一作“湖”。吴指作者此时所在的江宁，江宁属吴地。

^[3]平明：指早晨天已放亮的时候。楚山：这里当是泛指南方的山。

【点评】

王昌龄大约于开元末年受任江宁丞，《唐才子传》称其为“诗家夫子王江宁”。江宁属今南京市，东临镇江。此诗即王昌龄由江宁陪辛渐至镇江西北隅之芙蓉楼，主客在此分手，主人写了两首送别诗，这是第一首。

前两句写临别之际被笼罩在一片凄苦的氛围之中，而后两句“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则为千古传诵之句，被称为“借送友以自写胸臆”的“潇洒可爱”（俞陛云语）之词。那么此时诗人“胸臆”中有什么块垒吗？

是的，这时的王昌龄正如殷璠所说因其“不矜细行，谤议沸腾”，也就是不拘小节，为众人所毁谤，并且还准备将他再次贬到荒远之地。在这种背景下，远方朋友最关心、最想知道的是事实真相。王昌龄将其胸臆中的千言万语，借古今高洁之士曾用以“自明高志”的“冰心”“玉壶”以自比，托辛渐带口信给洛阳的亲友们——我王昌龄的品格仍然是冰清玉洁！这种恰如其分的自誉，既是对亲友的告慰，也是对谤议者的一种蔑视。

送元二使安西^[1]

王维

渭城朝雨浥轻尘^[2]，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3]。

【注释】

^[1]此诗之题一作《渭城曲》，曾被广为传唱；其末句反复迭唱，故又称《阳关三叠》。元二：指友人的排行，其名不详。安西：唐代安西都护府所在地，治所在今新疆库车一带。

^[2]渭城：原是秦都咸阳，汉代改称渭城。在今西安西北，渭水北岸。浥（yì意）：润湿。

^[3]阳关：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南，因其地在玉门以南，故称阳关。

【点评】

这几乎是一首最著名的送别诗。一、二句写送别的时间、地点和环境气氛：朝雨一阵，仿佛是天从人愿，把往日尘土飞扬的大道润洒得干干净净，旅舍也掩映在一派清新翠绿的柳色之中。柳者，“留”也，今天它以如此亮丽的姿色呈现在离人面前，既寓别情，又是一种希望的象征、壮别的氛围。

这种氛围更体现于三、四两句，主人说了一句饱含深情的劝酒辞——我的好朋友啊，你再干了这杯吧；你所去的阳关以西是绝域荒远之地，再也不会遇到你我之间这样的知心朋友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首诗所描写的是一种最有普遍性的离别。它没有特殊的背景，而自有深挚的惜别之情，这就使它适合于绝大多数离筵别席演唱。后来编入乐府，成为最流行、传唱最久的歌曲。”

别董大二首^[1]
(其一)

高适

十里黄云白日曛^[2]，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注释】

^[1]诗题一作《别董令望》。董令望，事迹未详，或许“董大”是其排行，但亦有认为“董大”即唐玄宗时著名音乐家董兰庭者。

^[2]十里：一作“千里”。曛（xūn勋）：日没时的余光。

【点评】

关于此诗的写作年代，学者多以为是天宝六载（747），兹从之。清人徐增谓：“此诗妙在粗豪。”或许正是根据这一说法，“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二句，多被引为壮别语。

移家别湖上亭

戎昱

好是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离情。

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

【点评】

过去有人把这首诗作为本事诗。说是韩偓镇浙西时，戎昱为部内刺史。郡有色媚歌妙之妓，戎昱对她“情属甚厚”。浙西乐将将此妓色艺俱佳之事，禀告了韩偓，韩将其收为己有。戎昱不敢留她，在湖上设宴饯别时，作了一首歌词赠给她，并说：“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词。”届时妓照唱戎词。曲终，韩偓问道：戎使君对你很有情意吗？乍一听，她很害怕，赶紧站起来说，是的，且“言随泪下”。韩遂命其更衣待命，人们都为她捏着一把汗。韩偓召来乐将责问道：像戎使君这样的名士，其钟爱郡妓之事，为什么不知道？竟将她召到这里，造成我夺人之美的过失！乐将受到了鞭答。韩偓命人将一百匹上好的双丝细绢赠予郡妓，并立即送她回去。郡妓所唱的歌词正是戎昱的这首诗（孟棻《本事诗》所载略有异文）。

如果以为上述本事可信的话，那么“黄莺”指的就是作者所钟爱的“郡妓”，诗所表现的就是戎昱与这位色艺双佳的女子难以割舍的恋情。但是这样理解又怕有求之过深或牵强附会之嫌；将此诗理解为作者搬家时，对故居翎毛花木的一腔深情，似乎亦有情理可言。

再一想，假如说后来的周邦彦《六丑·蔷薇谢后作》一词中所写的“长条牵衣”，是对储光羲《蔷薇歌》的“低边绿刺已牵衣”的引申和发挥的话，那么王实甫《西厢记》的那些以柳丝喻离情的唱词，则显然对这首小诗的“柳条藤蔓系离情”之句有所借取。与其说周邦彦和王实甫等是受了戎昱这首小诗的影响，不如说主要是受了那段“本事”的影响。所以此诗虽短，却颇费猜想。

明月夜留别^[1]

李冶

离人无语月无声，明月有光人有情。

别后相思人似月，云间水上到层城^[2]。

【注释】

^[1]此诗录自《全唐诗》卷八〇五。

^[2]层城：古代神话谓昆仑山之最高处（详见《水经注·河水》）。

【点评】

这是一首别具情致的留别诗。它出自妙龄女子之手，更令人产生别有一番的联想：这或许是在她远嫁他乡前夕，留赠其难以割舍的友人的。题旨无非是“万水千山心相连”，而句句以月作比，处处委婉动人。月有阴晴圆缺，而人之情却永远像“明月”之光那样明媚温馨。

送友人

薛涛

水国蒹葭夜有霜^[1]，月寒山色共苍苍。

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2]。

【注释】

^[1]水国句：化用《诗·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诗意，以表离情。

^[2]“离梦”句：有论者说此句是反用沈约《别范安成》诗的“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之意，又从张仲素《秋闺思》的“梦里分明见关塞，不知何路向金微”（金微，山名，即今之阿尔泰山）二句翻出。兹引作参考。

【点评】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谓此诗“为向来传诵”。此外，这首之所以被异口同声地誉之为：自然蕴藉，短幅中有无数曲折等，主要当是因为它不但或化用、或正反借取了他人的一些有关诗句，并且寓有作者的特别用意。比如上引《蒹葭》篇，本指在水边而悬念故人，这里却借以表达离别之情；又如读到第三句时很容易联想到李益《写情》诗：“水纹珍簟思悠悠，千里佳期一夕休。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但是薛涛不是认同李益的观点，而是向他诘问，其境界显然高出一筹。

这里还应注意，人们对薛涛此诗的另一看法，比如什么“无雌声”“妓中翘楚也”等，则是带有某种性别偏见的似是而非之说，不可苟同。

井栏砂宿遇夜客^[1]

李涉

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2]。

他时不用逃名姓^[3]，世上如今半是君^[4]。

【注释】

^[1]夜客：盗贼的代称。

^[2]绿林豪客：绿林和豪客二者均指强盗。

^[3]逃名姓：逃名，即逃避声名。

^[4]君：这里字面上指绿林豪客，其深层语义或另有所指。

【点评】

这是一首本事诗，事情的经过详见《唐诗纪事》卷四六。其大意是：李涉曾过九江，至皖口（即今安徽安庆以西的皖河入长江之口）遇盗。盗首知是太常博士李涉，遂说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李涉便以此诗赠之，盗首厚馈而去。

对此诗不妨从题目说起：在李涉投宿一个叫作井栏砂的江边小村时，遇到了盗贼。当时潇潇暮雨笼罩着寂静的江村，绿林豪客竟知道我李涉是何许人！这样，日后我也用不着再逃避名声了，因为如今社会上有一半是像你们这样的人！

诗的格调是风趣幽默的，但其背后却给人以多种联想：首先，这伙强盗很尊重文人墨客，莫非他们是被腐朽的科举制度所逼才铤而走险的，从而对文人有一种恻隐之心；其次，对李涉的生卒年虽不得而知，但他主要活动于元和至宝历（806—827）前后这段时间。这时的唐朝社会，尚未到大规模的官逼民反的地步，所以第四句的“君”字或许另有所讽；第三，强盗成了诗人的“知己”，诗人不但不引以为耻，反而颇为自得，这或许是对当时社会贤愚不分、是非不明的一种揭露和嘲讽。

莫非这种江湖上的“知己”更为难得？

杨柳枝

刘禹锡

清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

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

【点评】

白居易曾于长庆二年（822）写了一首题作《板桥路》的七言诗。杨慎《升庵诗话》卷七认为：刘禹锡的这首诗系隐括白诗而成，那么此诗当作于稍后的长庆三、四年间。

此诗写旧地重游，感念故人，实较白诗为胜。相传晚唐著名歌女周德华曾歌此诗。胡应麟称其为“真是神品”；施闰章说它“自然入妙”等，均非过誉。

蓝桥驿见元九诗^[1]

白居易

蓝桥春雪君归日^[2]，秦岭秋风我去时^[3]。

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注释】

^[1]蓝桥：在今陕西蓝田东南蓝溪之上，为古代往返长安必经之路。其地设有供来往官员等途中歇宿、换马的驿站，名曰蓝桥驿。元九：白居易的好友元稹，排行九。这里所谓“元九诗”，是指元稹于元和十年，自唐州奉召还京，途经蓝桥驿在驿站壁上留下一首题作《留呈梦得子厚致用》的七律，诗云：“泉溜才通疑夜磬，烧烟余暖有春泥。千层玉帐铺松盖，五出银区印虎蹄。暗落金乌山渐黑，深埋粉堠路浑迷。心知魏阙无多地，十二琼楼百里西。”此诗诗题一作《留呈梦得子厚致用题蓝桥驿》。

^[2]君：指元稹。

^[3]秦岭：横贯我国中部、东西走向的一条古老山脉，我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西起今甘肃、青海两省边境，东至今河南省中部。这里指今陕西省境内的一段。

【点评】

诗的前两句是针对元、白的各自一段经历而发的。元和十年（815）初春元稹奉召归京之时，蓝桥驿一片银白的世界，他心中也充满了希望；八个月后，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途经此地时，却秋风萧索，其内心之悲凉不言而喻。自己的这种遭遇固然可悲，但是看了元稹的这首诗，知道好友为他自己的前程空欢喜了一场，数月前已被贬到遥远的通州，这使得诗人对好友的命运更加同情，一种十分强烈的共鸣之感便油然而生。

后两句所描绘的情景大致是这样的：数月前元稹的西归和眼下白居易的东去，所经过的道路有相当一段是相同的。所以每到一个驿亭，他便不顾旅途疲劳急忙下马，到处寻找元稹的题诗。这里有两点值得读者特别关注：一是上述“留呈”之诗并不是写给白居易的，而是分别给刘禹锡、柳宗元、李景俭（一字致用）的，如果不是“知己”，白居易怎么会这样珍重元稹的这首诗呢？二是元、白间不只是诗友的关系，白居易在驿亭寻觅的是好友的一颗心。所以诗中虽无任何谈及友情之语，但却给人留下了“海内存知己”的强烈印象。

赠项斯^[1]

杨敬之

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2]。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注释】

^[1]项斯：中晚唐诗人，字子迁，台州临海（今属浙江）人。初未闻达，在以其诗卷谒见此诗作者并获赏识、延誉后，遂进士及第。

^[2]标格：指风范、风度。

【点评】

几乎谁都知道替人说好话或者讲情，叫作“说项”，而这首诗就是这个典故的出处所在，也是杨敬之的重要贡献。无原则地抬举某个人，不能叫“说项”；而“说项”的真正价值当在于发现人才，奖掖后生。

谢亭送别^[1]

许浑

劳歌一曲解行舟^[2]，红叶青山水急流。

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

【注释】

^[1]谢亭：又名谢公亭，故址在今安徽宣城以北，南齐诗人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所建，并曾在此处送别友人，后来这里就成了著名的送别之地。

^[2]劳歌：这里指送别之歌，其语始见于骆宾王《送吴七游蜀》诗：“劳歌徒欲奏，赠别竟无言。”

【点评】

作者于文宗开成三至五年（838—840）任当涂、太平县令（今均属安徽），此诗当作于这段时间。刘永济在《唐人绝句精华》中评及此诗云：“通首不叙别情，而末句七字中的别后之情，殊觉难堪，此以景结情之说也。”是的，当朋友在暮色中走远之后，不必从字面上去说他如何伤感，只看到他独自默默地从风雨笼罩的“西楼”上走了下来，其心境便可想而知。

闺意献张水部^[1]

朱庆馀

洞房昨夜停红烛^[2]，待晓堂前拜舅姑^[3]。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4]？

【注释】

[1]诗题一作《近试上张水部》。张水部：张籍，当时任水部郎中。

[2]停：将点燃的红烛放置于洞房，通宵不灭。

[3]舅姑：指新娘的公婆。

[4]入时无：是否合时宜。无是发问词，义同么。

【点评】

此诗作于唐敬宗宝历二年（826），作者应进士第之前。诗全用比体：诗人自比新娘，将张水部比作新郎，舅姑比作主考官。“入时无”的意思是：请问自己的文章是否能合乎主考官的心意？

《云溪友议》卷下记载了关于此诗写作的很有趣的过程：朱庆馀有幸遇到既擅长文学、又乐于提携后进的水部郎中张籍，平时行卷时已深得张的赏识。临近考试，朱庆馀又作了这首诗献给张籍，张遂作了一首题为《酬朱庆馀》的答诗：“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张籍答诗的意思是说：作为越州（今浙江绍兴）人的朱庆馀以自己的才智出现在考场上，就好比越州的一位盛妆而美丽的采菱姑娘。她一旦出现在镜湖中央，自信其亮丽的容貌必定为人所赏识。因为其他一些身穿贵重丝绸衣服的女子，未必为人所看重。而这位打扮“入时”的“新妆”“越女”所唱出的一曲嘹亮的菱歌，却能抵得上一万金哩！这两首诗可谓珠联璧合，这个故事也就成了诗坛的一段佳话。

赠薛涛^[1]

胡曾

万里桥边女校书^[2]，枇杷花下闭门居^[3]。

扫眉才子知多少^[4]，管领春风总不如^[5]。

【注释】

[1]薛涛：参见本书附录之薛涛条。此诗作者一说王建，诗题一作《寄蜀中薛涛校书》。

[2]万里桥：在今四川成都以南的锦江上。三国时诸葛亮曾为出使吴国的费祎在此送行，有“万里之行始于此”之说，并因以命桥。杜甫有“万里桥西一草堂”的诗句，薛涛晚年居于此桥近旁。校（jiào较）书：本为古代掌管校理书籍的官员。据载，武元衡为相时，尝奏授薛涛为校书郎，未成。后以女校书为对妓女的雅称，这里指薛涛。

[3]“枇杷”句：这里指薛涛居处，后世因称妓女所居为“枇杷门巷”。

[4]扫眉才子：这里是赞许薛涛文才出众，后世指有文才的女子。

[5]管领：近于准是之意。

【点评】

此诗写的是薛涛晚年的状况，从“闭门居”三字可见其多么寂寞和失意，但是她的才华仍然是女子中无与伦比的。

关于这首诗的作者，以往多作王建，这里作“胡曾”，是据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1月版《唐诗大辞典》。

此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但是从以上的[注释]中可以看出，它至少有三处被后世提炼为故实，其广泛影响即来源于此。

古离别^[1]

韦庄

晴烟漠漠柳毵毵^[2]，不那离情酒半酣^[3]。

更把玉鞭云外指，断肠春色在江南。

【注释】

^[1]古离别：乐府旧题之一，属杂曲歌辞。

^[2]毵毵（sān三）：这里是形容柳条细长的样子。

^[3]不那：唐人口语，即无奈。

【点评】

杨慎曾以此诗为例称赞说：“韦端己（韦庄字）送别诗多佳。”（《升庵诗话》卷八）的确，诗人曾长期流落江南，在现存的三百余首诗中，内容主要是写其漂泊流离的经历和思绪。从其《浣花集》的编次看，此诗虽是早年所写，却不失为短章中的名篇。

首二句写在晴烟细柳的春日美景中，设宴为朋友饯别。如果喝得酩酊大醉，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那倒也免去了离情的折磨。而偏偏是“酒半酣”，在这种酒入愁肠的时候，最易伤感，令人无可奈何。

次二句“更把玉鞭云外指，断肠春色在江南”，感情真挚，声韵流利，绘景如画，读后令人顿生咫尺千里之思，愈增游子流离之苦，是为人传诵的名句。

送日本国僧敬龙归

韦庄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

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

【点评】

诗人韦庄晚年崇佛，其与日本国出家修行僧人的交往亦当在晚年，所以这首诗亦当是晚年所作。

从宏观的眼光看，中日间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但在当时漂洋过海尚有很大风险的情况下，东渡日本洵为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远行，况且敬龙又很可能是有去无回者。为这样的友人送行，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此诗好就好在写得非常得体：“扶桑”和友人的家虽然很远很远，但那是神木和日神所在的地方（详见《山海经·海外东经》），况且陪伴你这位良师益友的，将是清风朗月，一帆风顺！这是对航行者再好不过的祝福。所以此诗所表现的别情，迥异于凄凄伤感之篇。

淮上与友人别^[1]

郑谷

扬子江头杨柳春^[2]，杨花愁杀渡江人。

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3]。

【注释】

[1]淮上：扬州通过运河与古四渎之一的淮水相接。这里的“淮上”实指扬州。

[2]扬子江：长江在今江苏仪征、扬州一带古称扬子江，因扬子津和扬子县而得名，与近代通称长江为扬子江有所不同。

[3]潇湘：指今湖南一带。秦：这里指长安。

【点评】

对这首诗的发端和结尾，曾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谢榛认为：“凡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郑谷《淮上与友人别》诗：‘君向潇湘我向秦。’此结如爆竹而无余音。予易为起句，足成一首，曰：‘君向潇湘我向秦，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长笛离亭外，落日空江不见春。’”（《四溟诗话》卷一）这种改易曾受到后人的讥笑。有论者认为，郑诗的结句“悠然情深，觉尚有数十句在后未竟者”（贺贻孙《诗筏》）。

笔者赞成贺贻孙的看法，可惜其语焉不详。请看下列这段既有代表性又有说服力的中肯之见——

这首诗的成功，和有这样一个别开生面的、富于情韵的结尾有密切关系。表面上看，末句只是交代各自行程的叙述语，既乏寓情于景的描写，也无一唱三叹的抒情。实际上，诗的深长韵味恰恰就蕴含在这貌似朴直的不结之结当中。由于前面已通过江头春色、杨花柳丝、离亭宴饯、风笛暮靄等一系列物象情景对离情进行反复渲染，结句的戛然而止，便恰如抔土之障黄流，在反激与对照中愈益显出其内涵的丰富。临歧握别的黯然伤魂，各向天涯的无限愁绪，南北异途的深长思念，乃至漫长旅程中的无边寂寞，都在这不言中得到充分的表达。“君”“我”对举，“向”字重叠，更使得这句诗增添了咏叹的情味。

——刘学锴（见《唐诗鉴赏辞典》第1350页）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1]

王勃

城阙辅三秦^[2]，风烟望五津^[3]。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4]。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注释】

^[1]少府：县尉的别称。在唐代县令称明府，县尉为县令之佐，因称县尉为少府。这里指王勃的一位任县尉的姓杜的朋友，其名、字今均不详。蜀川：一作“蜀州”，疑非是。

^[2]城阙：原指城门两边的望楼，这里代指京城长安。三秦：指今陕西关中一带。秦国灭亡后，项羽三分秦故地关中，封秦降将章邯等三人为雍王、塞王、翟王，并各领其地，合称三秦。

^[3]五津：指蜀中长江上的五个渡口。

^[4]海内以下四句：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有句云：“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裯，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当为此二联所取意。

【点评】

这是一首深情感人的送别诗，原因是所送的友人官职低微，他又要离开壮阔雄伟的都城，独自到风烟迷茫、地处偏远的蜀川去上任。这样的友人最需要慰藉；而这样的送行者的心意犹如“汪伦”之情，最可珍惜，这当是此诗难得的情感基础。

比送行本身更令“杜少府”难忘的是，王勃一面对相送，一面对他说的宽慰话——你我都是出门在外求取一官半职的人，你这一走，我心里同样也不好受——既然是安慰朋友，自己的情绪就不能太低沉。所以接下去说的话，也就是颈、尾两联，不论谁听了都会感到无比亲切和温暖，从而精神为之一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遂成为千古名句！想必诗人自己也不会否认，这首诗的立意，特别是后两联，显然于《赠白马王彪》诗有所借取。但它完全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境界比原诗高出了一大截。

望月怀远^[1]

张九龄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2]。

情人怨遥夜^[3]，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4]，还寝梦佳期。

【注释】

^[1]怀远：意谓作者怀念远方的人。

^[2]海上二句：似对谢庄《月赋》的“美人远兮音尘绝，隔千里兮共明月”二句有所取意和铺衍。

^[3]情人：指有“怀远”之情的人，即诗人自指。

^[4]不堪句：似化用陆机《拟明月何皎皎》的“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之句意。

【点评】

此诗即使不作什么注释，也没有多少文字障碍，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却众说纷纭：比如说它怀念亲友、异性相思、美人香草等。究竟应该是哪种说法，恐怕要看作者是何许人。如果它的作者是曹子建或者是贾宝玉什么的，那他所怀念的八成是“嫂嫂”或是哪个“姐姐妹妹”，问题是此诗的作者却是著名贤相张九龄！“宰相肚里能撑船”，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不会使得他通宵相思。又因在张九龄的生平中并无妻离子散之事，何况此诗不但不是贤相口吻，其主人公也不像是一个男子汉，而像是一个弱不禁风、多愁善感的女子。这样一来，在惯于托兴、寄意的张九龄笔下，多半又是用的“美人香草”之喻。

这样，诗中的多情之人，“怨遥夜”也好，“梦佳期”也好，恐怕分别是表现臣之失君的懊丧和对君臣际遇的希望。但这仅仅是一种猜测，在诗中却了无痕迹，所以那种把诗的主题看成是诗人一己之情与普天之下共通的怀远之情的融合之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得人心的。因此不论你是谁、也不论你在思念谁，只要是天各一方，都可以引用“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来表达自己的“怀远”情愫。

喜外弟卢纶见宿

司空曙

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

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

以我独沉久，愧君相见频。

平生自有分^[1]，况是蔡家亲^[2]。

【注释】

^[1]分（fèn 奋）：情分。

^[2]蔡家亲：羊祜为蔡邕外孙，因称表亲为蔡家亲。

【点评】

此诗章法诚如俞陛云所说：“前半首写独处之悲，后言相逢之喜。反正相生，为律诗之一格。”（《诗境浅说》甲编）

司空曙是“大历十才子”之一。此诗颌联“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则是大历五律中最佳名句之一，且系同类句中的佼佼者：

韦苏州曰：“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感，见乎言表。（谢榛《四溟诗话》卷一）

谢榛所言极是，相比之下，司空曙的“雨中”二句形象更为丰富鲜明，以落叶比喻人之衰老自然贴切，所以“为优”。

王维《秋夜独坐》有句云：“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高步瀛《唐宋诗举要》认为司空曙的“雨中”二句与此相犯，而意境各自不同。其实王维此二句用的是白描手法，而司空曙用的是比喻象征手法，二者谈不上“相犯”，也不仅是意境不同，主要是艺术手法有别。

赋得古原草送别^[1]

白居易

离离原上草^[2]，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3]，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4]。

【注释】

^[1]赋得：在古代，凡按规定的题目作诗，照例在题目上加“赋得”二字。

^[2]离离：茂盛的样子。

^[3]侵：渐近的意思。

^[4]又送二句：是隐括《楚辞·招隐士》的“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之句意。王孙：古代贵族子弟的通称，这里指作者的朋友。

【点评】

关于这首诗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说是在作者十六岁时，曾携此诗赴长安谒见著名诗人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三个字，便端详着他说：“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等到顾况看了白居易所写的这首诗，便改口说：“有句如此，居亦何难。”并因此对白居易大加称美，使其名声大振。

虽然在《唐摭言》（卷七）、《幽闲鼓吹》甚至《旧唐书·白居易传》和有的白居易年谱中，都大同小异地记载了上述故事，但这显然是一种附会。因为据唐诗专家考证，白居易十五六岁时还在江南。他到长安已近而立之年，此时顾况已被贬出京城，二人无缘相见。这个故事只是说明人们对此诗的激赏。

诗中用比兴之法，将咏物和言志结合得天衣无缝。尤其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二句，写春草的芬芳青翠和顽强的生命力，具有生动而深刻的哲理性，为千古传诵的超级名句。

从全篇看，其构思之精巧，结构之严谨，属对之工致天然，以及善用隐括之法等，均可引以为楷模。

忆江上吴处士^[1]

贾岛

闽国扬帆去^[2]，蟾蜍亏复圆。

秋风生渭水^[3]，落叶满长安。

此地聚会夕，当时雷雨寒。

兰桡殊未返^[4]，消息云海端。

【注释】

[1]处士：古时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

[2]闽国：今之福建。

[3]秋风生渭水：此句一作“秋风吹渭水”。

[4]兰桡（ráo）：木质坚硬有香味的木兰树，是制作舟船桡桨的上好材料，诗家遂以“木兰”或“兰”字美称舟桡。这里是以木兰做的船桨指代木兰舟。

【点评】

此诗作者贾岛本来是一位“出家人”，元和年间在洛阳以诗文投谒韩愈，并被韩说服还俗，且随之入长安。此诗就是写他在长安时与“吴处士”的一段交情。

诗并非从初交写起，而是从他与友人的分别入手。从长安乘船到福建，自然是由渭水登舟，先经黄河，再由汴水入长江。路途遥远，要在长江漂泊很长时间，故诗题云《忆江上吴处士》。

首联说，从扬帆而去，月亮亏了又复圆，整整过去了一个月；颌联以“秋风”“落叶”承之；颈联合之以写与友人的往日聚会。看来贾、吴之间堪称“知己”，否则他们不会在夜里长时间谈心，以至当时的情景、雷雨中的寒意尚记忆犹新；尾联说一个月后，友人所乘的船还没有返回，无从得知他的消息，遥望“云海”，天各一方，好不想念！

关于“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一联曾有这样的传说：一次，贾岛骑驴过天街，见秋风正紧，黄叶可扫，遂得下句，亟思上句而不可得云云。此事的真伪尚作别论，但它至少说明此联来之不易，其意境之雄浑尤可叹赏。更值得一提的是此联对后世的影响。首先，周邦彦《齐天乐》词的“渭水西风，长安乱叶，空忆诗情宛转”，即隐括此联而得；继之，白仁甫杂剧《梧桐雨》的“伤心故国，西风渭水，落日长安”，也是从此联化出；至于近世毛泽东《满江红》一词的“正西风、落叶下长安”之句，纵有其新颖独到之处，亦可见其与此联的渊源。

送人东归^[1]

温庭筠

荒戍落黄叶^[2]，浩然离故关^[3]。

高风汉阳渡^[4]，初日郢门山^[5]。

江上几人在，天涯孤棹还。

何当重相见，樽酒慰离颜。

【注释】

^[1]诗题一作《送人东游》。

^[2]荒戍：荒凉的营垒。

^[3]浩然：语出《孟子·公孙丑下》，意谓心怀远志。

^[4]汉阳：今属湖北武汉。

^[5]郢门山：又名荆门山，在今湖北。

【点评】

从诗中所涉及的地点和温庭筠的有关经历看，此诗约作于宣宗大中末年（860）至懿宗咸通三年（862），作者被贬隋县尉之后和离开江陵东下之前这段时间。至于如何看待此诗，敬请细读下引鉴赏之文

这首诗逢秋而不悲秋，送别而不伤别。如此离别，在友人，在诗人，都不曾引起更深的愁苦。诗人只在首句稍事点染深秋的苍凉气氛，便大笔挥洒，造成一个山高水长、扬帆万里的辽阔深远的意境，于依依惜别的深情之中，回应上文“浩然”，前后紧密配合，情调一致。结尾处又突然闪出日后重逢的遐想。论时间，一笔宕去，遥遥无期；论空间，则一勒而收，从千里之外的“江上”回到眼前，构思布局的纵擒开合，是很见经营的。

——赵庆培（见《唐诗鉴赏辞典》第1123页）

送魏万之京^[1]

李颀

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2]。

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

关城树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3]。

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4]。

【注释】

[1]魏万：又名炎，后改名颀，聊城（今属山东）人。曾隐于王屋山，求仙学道。因慕李白名，南下吴越等地寻访，于天宝十三载相会于广陵。他为李白所赏识，二人终为忘年交。

[2]“昨夜”句：言魏万由洛阳赴京应试。

[3]“御苑”句：化用李白“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之诗意。

[4]蹉跎（cuō tuó搓驼）：时间白白过去。

【点评】

在胡应麟看来，此诗为“盛唐脍炙佳作”。从分期上看，李颀应属“盛唐”诗人，所以胡氏此说是有根据的。而方东树则似以“初唐”视之，他认为：《送魏万之京》“言昨夜微霜，游子今朝渡河耳，却炼句入妙。中间四句情景交写，而语有次第。三四送别之情，五六渐次至京。收句勉其立身立名。初唐人只以意兴温婉轻轻赴题，不著豪情重语。杜公出，乃开雄奇快健，穷极笔势耳”（《昭昧詹言》卷一六）。

折中看来，上引胡、方二说无甚分歧，只是前者偏重作者，后者偏重作品。而笔者认为，尤可珍重的是最后两句。诗人像是一位忠厚长者，他谆谆劝勉魏万这位年轻的朋友说：你千万不要贪图京华的享乐生活，不要虚度光阴。

别严士元^[1]

刘长卿

春风倚棹阖闾城^[2]，水国春寒阴复晴。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

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绿湖南万里情^[3]。

君去若逢相识问^[4]，青袍今已误儒生^[5]。

【注释】

^[1]诗题又作《送严士元》《赠别严士元》《送严员外》《送郎士元》。后二题疑误；又作李嘉祐诗，亦误。

^[2]阖闾城：即今苏州城。春秋时吴王阖闾所居，故名。

^[3]湖南：这里指太湖以南。

^[4]君去：一作“东道”，指严士元。

^[5]青袍：犹青衿，也称青领，古代学子所穿的衣服，也用以代指读书人。一说指服青衣的八、九品的低级官吏。

【点评】

严士元曾一度作为永王璘的幕僚，而以其智勇免祸。肃宗继位之初，受命南国。途经吴地，与时任长洲（今属江苏苏州）尉的刘长卿短暂谋面，刘遂写了这首为其送别的诗。关于严的经历详见其墓志和《文苑英华》卷九四四等。

诗从乍阴乍晴的江南早春光景写起，堪称神来之笔。尤其是“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二句，更是为人广为传诵的写景名句，亦可从中看出诗人为这种“闲花”春雨江南的美景所陶醉。及至在傍晚时分目送友人的孤帆远去，一阵怅惘失落之情油然而生。其中既有为友人的旅途孤寂而担心，也有为自己有志不得酬、身居下僚的处境而不满。所以诗中的所谓“万里情”，非常耐人寻味。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有赠^[1]

刘禹锡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2]。

怀旧空吟闻笛赋^[3]，到乡翻似烂柯人^[4]。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5]，暂凭杯酒长精神。

【注释】

^[1]宝历二年（826），刘禹锡自和州返回洛阳途中，在扬州的宴席上与乐天（白居易的字）初次相逢，白居易以《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为题，吟赠排行二十八、又担任过刺史（“使君”系对刺史和州郡长官的尊称）的刘禹锡七律一首。诗云：“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此诗就是刘禹锡对白居易这一赠诗的酬答。有赠：亦作“见赠”。

^[2]二十三年：指“永贞革新”失败，刘禹锡于公元805年被贬出京，至宝历二年（826）返回的这段时间。

^[3]闻笛赋：指向秀的《思旧赋》。此赋的序文说，作者经过嵇康的旧居，闻听邻人吹笛，作此赋以怀亡友嵇康。刘禹锡征引此典当是对已故同病相怜者柳宗元等人的怀念。

^[4]烂柯：谓斧柄日久腐朽，比喻世事变迁。相传晋时王质入山伐木，见童子数人弈棋而歌，遂放下斧子聆听。童子送给他一种类似枣核的东西，含之不饥。待童子催归，王质起身看到自己的斧柄已烂尽。回到家里，已历时数十年，亲故殆尽（详见《述异记》）。

^[5]君：指白居易。歌一曲：指上引白居易有赠刘禹锡的诗。

【点评】

白居易赠诗的最后两句含有“文章憎命”之意，这对才华出众、仕途坎坷的刘禹锡来说很有慰藉之效，刘诗的首联就是对此而发。他说自己数次被迁，不论是朗州司马抑或夔州刺史等职，都是在古属巴、蜀之郡的“凄凉”去处，而且先后达二十三年之久。一唱一答，话题十分契合，所以齿位相同的刘禹锡和白居易之间，一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经过“注释”，此诗的其他语句触目可解。尚可一提的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此二句以其意象深新、富有代谢之理趣，早已流传人口。但是它更适合心情豁达、以之自况的老年人歌唱，而被视为老年之歌的“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似乎更适合由少壮者对老年人的引吭高歌！如是，方有“老吾老，幼吾幼”的真正的“好日子”出现。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1]

柳宗元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2]，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3]。

共来百越文身地^[4]，犹自音书滞一乡。

【注释】

^[1]诗题中所指登柳州（今属广西）城楼的时间是元和十年（815），即诗人初任柳州刺史之际。漳：漳州（今属福建）。汀：汀州（今属福建）。封：封州（今属广东）。连：连州（今属广东）。此处指与柳宗元同时远迁的这四个州的刺史。

^[2]飐（zhǎn展）：风吹物使颤动。

^[3]回肠：形容内心焦虑不安，仿佛肠子在旋转一样。九回肠：极言焦虑之甚。

^[4]百越：也称百粤，我国古代南方的少数民族名。文身：许多民族早期存在的一种风习，即用针在人的全身或局部刺出自然物或几何图形，有的还染有色彩。这里是指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文身风俗，如《庄子·逍遥游》有“越人断发文身”之说。

【点评】

十年前，“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等八人分别被贬为边州司马，史称“八司马”。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与刘禹锡等五人被召回京，旋即又分别被命为柳、漳、汀、封、连五州刺史，名为升职，实则远迁。柳宗元带着被迫害、被愚弄的愁愤交加的心情，到达柳州任所之初便写了这首诗。

此诗系唐人七律名篇，对其称誉、诠释者不乏其人。比如纪昀说：“一起意境阔远，倒摄四州，有神无迹。通篇情景俱包得起。三四赋中之比，不露痕迹。”（《瀛奎律髓刊误》卷四）方东树说：“六句登楼，二句寄人，一气挥斥，细大情景分明。”（《昭昧詹言》卷一八）何焯说：“‘惊风’‘密雨’喻小人，‘芙蓉’‘薜荔’喻君子，‘乱飐’‘斜侵’则倾倒中伤之状；‘岭树’句喻君门之远，‘江流’句喻臣心之苦。皆逐臣忧思烦乱之词。”（《义门读书记》卷三七）以上诸公所云，无不言简意深，故不必另作赘语。

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1]

岑参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2]，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3]，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注释】

^[1]凉州：作为地名历代的辖境有所不同，唐代仅辖今甘肃永昌以东、天祝以西一带，治所在武威。判官：唐代始设的官名。这里指节度使的僚属。

^[2]河西：唐代方镇名，这里指河西节度府所在地，治所在凉州。

^[3]花门楼：指宴饮客馆的楼房名称。

【点评】

这首诗通俗易懂，但至少有三点值得特别关注：

一是它的写作时间和风格特点。根据岑参的行踪，天宝十三载（754），岑参又一次出塞西行赴北庭都护府（地属今新疆），途经凉州，与诸故友宴饮而作此诗。这段时间正是诗人富有奇情壮采之时，诗作亦充分体现出高亢豪迈的“盛唐气象”。

二是此诗不仅属音节、格律比较自由，形式富于变化的歌行体，其前一部分还运用顶针句法（即首句之尾与二句之首均作“城头”、二句之尾与三句之首均作“凉州”等），且句句用韵，两句一换，接近民歌，便于咏唱。

三是“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洵属豪迈健康的唐诗名句。

调张籍^[1]

韩愈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2]，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3]，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4]，乾坤摆雷硠^[5]。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剪翎送笼中，使看百鸟翔。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6]。仙官敕六丁^[7]，雷电下取将。流落人间者，太山一毫芒。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8]。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9]，举瓢酌天浆。腾身跨汗漫^[10]，不著织女襄^[11]。顾语地上友^[12]：经营无太忙^[13]！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颀颀^[14]。

【注释】

^[1]调（tiáo条）：调侃、戏谑。张籍：中唐著名诗人、韩（愈）门弟子，文艺观点与白居易相近。乐府诗与王建齐名，称“张王乐府”。白居易称赞张籍乐府诗为“举代少其伦”。

^[2]蚍蜉：大蚁。

^[3]伊：发语词。

^[4]垠（yín银）崖：并列耸立的山崖。

^[5]雷硠（láng郎）：崩裂声。

^[6]金薤（xiè谢）：书体名。金，指金错书；薤，倒薤书。后人因称书体优美为金薤。琳琅（lín láng）：美玉，这里以之比喻李、杜文章的珍贵。

^[7]敕（chì赤）：帝王的诏书、命令。六丁：道教所尊之神（详见《后汉书·梁节王畅传》）。

^[8]八荒：八方荒远之地。《说苑·辨物》：“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

^[9]刺（là辣）手：反手。

^[10]汗漫：广泛，漫无边际。

^[11]不著：即不着、不用。襄：以往的注释或作“驾车”或作“织物”。笔者以为这里应为佐助之义。

^[12]地上友：指张籍。

^[13]经营：这里指创作活动。

^[14]颀颀（xié háng斜杭）：语出《诗·邶风·燕燕》“燕燕于飞，颀之颀之”，引申为不相上下或相抗衡的意思。

【点评】

元和八年（813），元稹作杜甫墓铭并序，序中有扬杜抑李之说；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又有李、杜并讥之论。韩愈则一向推尊李杜，且于二人之间无所轩輊，其对上述关于李、杜的论说有所不满是理所当然的。鉴于张籍与元、白之间的特定关系，韩愈借其门人张籍说事儿，从而约于元和十一年，即公元816年前后作了这首诗。

这是一首别具胆识的论诗诗。首二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在当时的文坛背景下，洵为惊世骇

俗之论。由于此论的精警，遂成为关于李杜的千古定谳；而“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二句，不仅可为妄言李杜优劣者戒，并且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成语。至于诗中所表现出的作者对李杜的追慕之情和韩愈特有的奇想伟词，更是既感人又诱人。

生查子

牛希济

春山烟欲收^[1]，天淡星稀小^[2]。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

语已多^[3]，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4]。

【注释】

^[1]烟欲收：指雾气渐渐消散。

^[2]天淡：一作“天澹”。

^[3]语已多：一本无“已”字。

^[4]“记得”二句：其语似本南朝梁江总妻《赋庭草》：“雨过草芊芊，连云锁南陌。门前君试看，是妾罗裙色”等句，但此词语意更胜。

【点评】

此词写情侣临晓道别，极为自然蕴藉。尤其是下片的临别絮语，道出了人人共历之境，又触物生情，移情及物，构思巧妙。最后以爱屋及乌之意叮嘱情人，委婉得体。

人心难测·等闲平地起波澜

放鱼

李群玉

早觅为龙去^[1]，江湖莫漫游。

须知香饵下^[2]，触口是钊钩^[3]。

【注释】

[1]“早觅”句：当是化用鲤鱼跳龙门的故事（详见《水经注·河水》篇）。

[2]香饵：渔猎所用之诱饵，也可引申为诱人上钩的圈套。这里当是对下述说法的隐括：“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故香饵非不美也，龟龙闻而深藏、鸾凤见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分别见旧题黄石公《三略·上略》和桓宽《盐铁论·褒贤》）

[3]触口：这里当是指口唇之所及的意思。钊（xiān）钩：指锋利的鱼钩。

【点评】

这是一首富有哲理的咏物诗。作者仿佛是一位深谙世故的好心人，他在放鱼归江湖时，谆谆提醒它说：能够“上度龙门”，在一个美好的世界里得度为龙，固然再好不过。但要千万谨记，不要在江湖中漫游，尤其不要去吞食美味四溢的“香饵”，因为在“香饵”的下面所藏着的便是锋利的钓鱼钩。只要“你”一张口，便会大祸临头！诚然，这的确是一首有灵魂、有寄托的咏物诗，请看这样一段精辟的析文：

这首《放鱼》寄意深远。其特色一是小中见大地展开，二是由此及彼的暗示。写的虽是具体的尺寸之鱼，作者却由鱼而社会而人生，抒发了封建社会中善良的人们对于险恶的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感受。所咏叹的是“放鱼”这一寻常事物，但诗人却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因而音流弦外，余响无穷，使人不禁联想到诗人自己和许多正直人们的遭际而深感同情。正如陶明铉《说诗札记》所指出的：“咏物之作，非专求用典也，必求其婉言而讽，小中见大，因此及彼，生人妙悟，及为上乘也。”此诗可谓得其旨。

——李元洛（见《唐诗鉴赏辞典》第1236—1237页）

竹枝词九首 (其七)

刘禹锡

瞿塘嘈嘈十二滩^[1]，人言道路古来难^[2]。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注释】

^[1]瞿塘：指瞿塘峡，又称夔峡，长江三峡之一，西起重庆奉节白帝城，东至巫山县大宁河口。两岸山势险峻，水流湍急，号称天堑，古有“瞿塘天下险”之称。嘈（cáo）曹）嘈：这里形容水声嘈杂。十二滩：极言险滩之多，借以强化语势。

^[2]人言：一作“此中”。

【点评】

《竹枝词》，又称巴渝词，原为四川东部一带的民歌，刘禹锡据之创作了两组以《竹枝》命名的新词。先作的一组为九首，后作的一组为二首。《竹枝词九首》之前有一小序，说明因为受到屈原《九歌》的启发，在学习民歌的基础上，诗人于长庆二年（822）任夔州刺史时，创作了这组词。这是其中的第七首。

诗人从声音嘈杂、处处险滩的瞿塘峡说起，因为人人都知道这是一条十分危险的水路。但此诗的关键所在是比险滩更可怕的世路。水路虽然有礁石险滩，但这是人所共知的，是可以提防的。而在这条布满暗箭的世路上，诗人苦楚凄凉地整整走了“二十三”年，吃尽了人心难测的苦头，往往在平白无故中遭到谗害——“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没有他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被贬的切身体验和特定心态，是难以写出这种带有哲理性的意味深长的诗句的。

此诗所蕴含的道理，本来是艰深和令人寒心的。它之所以能够流传人口，主要得益于对民歌的汲取和改造。

寄诗^[1]

崔莺莺

自从销瘦减容光^[2]，万转千回懒下床。

不为傍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

【注释】

^[1]此诗诗题一作《绝微之》，原出元稹传奇《莺莺传》，亦见于《全唐诗》卷八〇〇。

^[2]容光：仪容风采。

【点评】

据《莺莺传》（又名《会真记》）所载，张生和莺莺于西厢同居一月。后张生西去求取功名，最终抛弃莺莺，乃各自嫁娶。而后张生过其地，莺莺不出见，赋诗谢绝。有关此事及此诗，赵德麟《侯鲭录》（卷五）曾为之“辨正”云：张生即是元稹之托名，崔莺莺亦当是假托……

《历朝名媛诗词》评之曰：“莺诗所传止二三首。其绝诗有不胜怨恨之意，措辞不烦，言外无尽。若莺者，亦可惜也。此种诗令人不堪多读。”《名媛诗归》评此诗则云：“不差不为情事，不讳众见，为郎羞郎，只欲使其自愧耳！绝之之意已坚。”诗中“不为傍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这一名联，语、意大胆醒豁，敢爱敢恨。可见此诗非一般绝交言辞，简直是对始乱终弃者的道义指控。

宫词^[1]

朱庆馀

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2]。

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

【注释】

^[1]诗题一作《宫词》。

^[2]美人：这里既指容貌美好的宫女，也指自西汉设置、唐朝仍在沿称的妃嫔。

【点评】

从一般宫女熬成美人，仍然没有出路。两位美人见面，惺惺相惜，满腹幽怨，多么想彼此倾吐一番，然而不敢。因为在她们面前不仅有着像鹦鹉那样的巧言令色者，甚至还有告密者。她们不仅心理上受到摧残，人身也毫无安全可言，宫闱之可怕由此可见一斑。

鹦鹉

罗隐

莫恨雕笼翠羽残，江南地暖陇西寒^[1]。

劝君不用分明语^[2]，语得分明出转难。

【注释】

^[1]陇西：即陇右，古代以西为右，泛指陇山以西地区，约相当于今甘肃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一带。唐代以前，西北的气候比宋以后温暖，故陇西一带可能有鹦鹉栖息。鹦鹉本产于热带和亚热带。

^[2]君：指被关在“雕笼”里的鹦鹉。分明：这里是明确、划分清楚的意思。分明语：这里指鹦鹉模仿人说话十分相像。

【点评】

此诗写的是作者视异类为同调，因而与它悄悄地说了一段心里话。前两句字面上是安慰鹦鹉说：“你”不要怨恨自己被剪掉了漂亮的羽毛关进了笼子里，因为江南的地气比陇西温暖，在这里“你”会感到比老家更舒适，所以应当知足。

后两句意谓如果“你”想飞出雕笼的话，那么就得多个心眼儿，不要那么逼真地去模仿人说话。因为模仿得愈逼真、愈得主人宠爱，“你”就愈无出笼之日！

这哪里是对异类说的话，分明是罗隐自身处境的写照和内心矛盾的吐露——既是借此抒发自己寄人篱下和忧谗畏讥的心情，也为天下有才华受拘束、遭打击者打抱不平。

翠碧鸟

韩偓

天长水远网罗稀，保得重重翠碧衣。

挟弹小儿多害物，劝君莫近市朝飞。

【点评】

韩偓诗被称为唐末实录，诗史殿军。其诗“含意悱恻，词旨幽眇，有美人香草之遗”（吴闳生《韩翰林集跋》），也就是说韩偓诗大多有政治寓意，所写翎毛花木亦不例外。这首诗的后二句“挟弹小儿”云云，就讥刺以武力劫持皇帝和杀害朝臣的强藩。

孤雁 (其二)

崔涂

几行归塞尽，念尔独何之。

暮雨相呼失，寒塘欲下迟。

渚云低暗度，关月冷相随。

未必逢矰缴^[1]，孤飞自可疑。

【注释】

^[1]矰缴（zēng zhuó增浊）：猎取飞鸟的射具。缴是系在箭上的丝绳。

【点评】

宋元间词人张炎，因其《解连环·孤雁》一词而获“张孤雁”之称。但是张炎的这首词，显然是对崔涂此诗的隐括和敷衍。

“暮雨相呼失，寒塘欲下迟”二句，因写尽孤雁之情态，一向被视为此诗之警策。但纪昀则认为出句有语病而云“相呼则不孤矣”。看来，这是犯了减字解诗的毛病，明明是“相呼失”嘛！

以往多以为此诗是写羁愁离思，这当然不能说错，但是更应看到诗人以孤雁自况的惧害忧祸的心理。因为第七句的“矰缴”，是全诗中一个很关键的词，因为它可以引申为迫害人的手段。看来崔涂当时的心情，就像孤雁惧怕射杀它的弓箭一样，时时处处担心歹人对自己的暗算。

酌酒与裴迪^[1]

王维

酌酒与君君自宽^[2]，人情翻覆似波澜^[3]。

白首相知犹按剑^[4]，朱门先达笑弹冠^[5]。

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

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

【注释】

[1]裴迪：今陕西吴中一带人，排行十，曾与王维一同隐居辋川，以诗酒唱和。

[2]“酌酒”句：当是化用鲍照《拟行路难》“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之句意，用以安慰好友裴迪。

[3]“人情”句：当是化用陆机《君子行》“休咎相乘蹶，翻覆若波澜”句意，以之说明人情反复无常。

[4]“白首”句：此句中的“按剑”含有壮怀激昂之意。

[5]朱门：古代王公贵族的宅院大门漆成红色以示尊崇，故以“朱门”为贵家宅邸的代称。先达：在古代称有地位有声望的先辈为先达。弹（tán）冠：这里是比喻准备出仕，亦即弹冠相庆的意思。此句或许暗用《汉书·王吉传》之说：“吉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言其取舍同也。”王吉，字子阳，因称其为王阳。上述引文的意思是说，王吉、贡禹二人友善，王吉做官，贡禹也准备出仕。

【点评】

从“朱门”句所用典事看，或许裴迪曾求托王维为其出仕援手，于是王维便引经据典地劝其好友说：世道险要，人情反复无常，与其出仕，莫如隐居辋川，以诗酒相娱；再说我王维已身不由己地做了官，你若再出仕，咱俩是好友，岂不像当年的王吉和贡禹一样，贻笑于“朱门先达”之家！

此诗写作上的最大特点是：八句悉为拗体，对此前人曾说：“摩诘七言律，自《应制》《早朝》诸篇外，往往不拘常调。至‘酌酒与君’一篇，四联皆用仄法，此初盛唐所无……”（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

对颈联“草色”二句，赵殿成解释为“乃是即景托喻，以众卉而邀时雨之滋，从奇英而受春寒之瘼。即植物一类，且有不得其平者，况世事浮云变幻，又安足问耶？拟之六艺，可比可兴”（《王右丞集笺注》卷一〇），所言诚是。

放言五首^[1]

（其三）

白居易

赠君一法决狐疑^[2]，不用钻龟与祝蓍^[3]。

试玉要烧三日满^[4]，辨材须待七年期^[5]。

周公恐惧流言日^[6]，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7]，一生真伪复谁知。

【注释】

[1]这是一组政治抒情诗。诗前小序云：“元九（元稹）在江陵时，有放言长句诗五首，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予每咏之，甚觉有味，虽前辈深于诗者，未有此作……予出佐浔阳，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独吟，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由此可知，这是在唐宪宗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被贬往江州途中所作。

[2]狐疑：遇事犹豫不决。据载，狐之为兽，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听且渡。故言疑者，而称狐疑。

[3]钻龟：犹钻灼，古代的一种占卜方法（详见《史记·龟策列传》）。祝蓍（shī失）：古代以蓍草占卜的一种方法。

[4]此句下原注：“真玉烧三日不热。”

[5]此句下原注：“豫章木生七年而后知。”

[6]日：一作“后”。

[7]初：一作“时”。

【点评】

五年前，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因开罪权贵被贬。为表达愤懑，曾以《放言》为题，写诗五首奉赠白居易。五年后的元和十年（815）六月，白居易因上疏急请缉拿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被定为越职言事之罪，贬任江州司马。此时此刻，他与当年元稹的心情完全一样，便以《放言》为题写了五首和诗，这是第三首。

“放言”的意思是不受拘束，任性而言。所以元、白说的都是自己的心里话。白居易的五首更胜一筹。特别是“其三”，堪称极富政治理趣的好诗。它说明“周公”和元、白都是或忠心耿耿、或直言敢谏的“真玉”良才，却受到了猜忌和贬谪；而篡汉之前表面“谦恭”的王莽竟被称誉有加，朝政和世道之昏庸黑暗于此可见一斑。然而时间是最可靠、最公正的，真伪优劣终会一清二白。“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是白诗中传诵人口的名句。

黄河

罗隐

莫把阿胶向此倾^[1]，此中天意固难明。

解通银汉应须曲^[2]，才出昆仑便不清^[3]。

高祖誓功衣带小^[4]，仙人占斗客槎轻^[5]。

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6]

【注释】

[1]阿胶：据说阿胶有使浊水变清的作用。

[2]“解通”句：是对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和刘禹锡“九曲黄河万里沙”二句之意的隐括，是说黄河之所以能成为通天之水，是因其河道弯曲。

[3]“才出”句：罗隐也误认为黄河发源于昆仑山。

[4]“高祖”句：据载，汉高祖刘邦在分封功臣时，曾信誓旦旦地对受封者说，只有黄河变得像衣带那么窄小，泰山像磨刀石那么平坦，你们的爵位才会失掉。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5]“仙人”句：这个故事说，乘着往来于海上和天河间的木筏，有人看到过星月日辰。仙人还占卜出他所看到的织妇和丈夫，也就是牵牛和织女星宿（详见《博物志》卷三）。

[6]“三千”二句：据王嘉《拾遗记》卷一云：“黄河千年一清，至圣之君，以为大瑞。”但“三千年”（应为一千年）后，有谁能等得到呢？何必劳驾您报告这样的好消息。

【点评】

对于此诗的主旨，前人以为“喻人心不可测者”（《瀛奎律髓》卷三）；今人以为诗人以其十次参加科举考试失败的痛苦经历，讥讽和抨击唐代的科举制度。二说均有道理，后说是前说的具体化。正因为世道人心的险恶，在科举考试中才出现了犹如污浊的黄河水般的种种弊端。而诗人对这些弊端的抨击，矛头直指喻比最高统治者的“天意”和以汉喻唐的“高祖”。

五、六两句所用典事旨在说明：那些永远占据高位者除了皇亲国戚，就是得到所谓“仙人”指点的“曲径通幽”者。因而七、八句所谓的清平和“大瑞”之日，那是谁也等不到的骗人的说法。此诗具有何等犀利的思想锋芒！

百舌吟^[1]

刘禹锡

晓星寥落春云低，初闻百舌间关啼^[2]。花枝满空迷处所，摇动繁英坠红雨。笙簧百啭音韵多，黄鹂吞声燕无语。东方朝日迟迟升，迎风弄景如自矜^[3]。数声不尽又飞去，何许相逢绿杨路^[4]。绵蛮宛转似娱人^[5]，一心百舌何纷纭。酡颜侠少停歌听^[6]，堕珥妖姬和睡闻^[7]。可怜光景何时尽，谁能低回避鹰隼^[8]。廷尉张罗自不关^[9]，潘郎挟弹无情损^[10]。天生羽族尔何微^[11]，舌端万变乘春晖。南方朱鸟一朝见^[12]，索漠无言蒿下飞。

【注释】

^[1]百舌：即乌鸫鸟，全身黑色，唯嘴黄。善鸣，其声多变化，故又称百舌。

^[2]间关：象声词，多状车的摩擦声。这里与“间关莺语花底滑”的取义相同，状鸟鸣声。

^[3]自矜（jīn今）：自夸。

^[4]何许：何处。

^[5]绵蛮：鸟声。语出《诗·小雅·绵蛮》。

^[6]酡（tuó）：饮酒脸红。

^[7]妖姬：艳丽的女子。

^[8]隼（sǔn）：一种凶猛的鸟，又叫鹞（hú胡）。驯熟后可以帮助打猎。

^[9]廷尉：掌管刑狱的官。张罗：张网捕鸟。廷尉张罗：典出《史记·汲郑列传》：“始翟公为廷尉，宾客填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

^[10]潘郎：指潘岳，姿仪俊美，有掷果盈车的故事，后世常借称妇女所爱慕的男子。《世说新语·容止》谓：“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

^[11]羽族：鸟类的总称。

^[12]朱鸟：也称朱雀，与南方井宿（xiù袖）、鬼宿、柳宿等七宿组成鸟象，总称“朱鸟”，为四象之一。此象如在傍晚出现于天空，即表明夏天的到来。

【点评】

这里娓娓讲述的，是一种名曰“百舌”的鸟的故事。一大早就听到了“百舌”的叫声，在花枝茂密间，只见被它摇动的花瓣像红雨般地纷纷落下，却不见其踪影。“百舌”的叫声像用笙吹奏的各种动听的曲调，它一鸣唱，黄鹂和燕子再也不敢出声。在朝阳里，“百舌”迎风自夸般地舞弄着身影；在林荫道上，它叫几声换一个地方，不知它究竟在何处。“百舌”婉转地鸣唱仿佛有意讨人喜欢，其叫声可谓千变万化。酒后脸色红润的侠义少年停止了歌唱而聆听“百舌”之鸣；耳环落在枕席间的艳丽女子带着睡意也在欣赏“百舌”的鸣啭。美好的光景何时尽，又有谁能避开凶恶的鹰隼！失势的廷尉即使在门前张网捕雀，趋炎附势的“百舌”也不会投其罗网，而美少年潘岳所挟带的弹弓却会无情地将它打伤。你“百舌”只不过是只能在春天里摇唇鼓舌的小小候鸟，等到天上的鸟象一出现，夏天来临，“你”只能默然无生气地在蒿草下低飞。

听完了这个故事，人们不难想到：“百舌”本来是一种很可爱的益鸟，它的鸣啭又非常动听悦耳。刘禹锡为什么对它如此反感、甚至以为它不会有好下场呢？原来诗人是在“指桑骂槐”，他所讥讽的是那种巧言令色的投机者！诚然，这种人往往没有什么好下场。

菩萨蛮

敦煌曲子词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1]，北斗回南面^[2]。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注释】

^[1]参（shēn）辰：二星名。参星居西方，辰星（一名商星）居东方，二星此出彼没，更不可能在白天同时出现。

^[2]北斗：在北天排列成斗或勺形的七颗亮星，也叫北斗七星。它指向北极星而不可能转向南面。

【点评】

这大约是写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几乎是最早的词作。它不像是对坚贞爱情的赞美，倒像是对曾经信誓旦旦的食言者的鞭笞。

相见欢

李煜

林花谢了春红^[1]，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2]。胭脂泪^[3]，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注释】

[1]“林花”句：意谓春花褪色败落。

[2]无奈：一作“常恨”。

[3]胭脂泪：红泪，谓红花零落，犹如擦着胭脂的美女在流泪。

【点评】

王国维《人间词话》在推尊李煜词的时候，曾将此首结拍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句，与“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相并列，还以之为例反问道：温庭筠和韦庄词“能有此气象也”？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为在温、韦集中确实找不出这种饱含着深刻人生体验的词句。

另外，此词借惜春、伤春之字面，咏叹韶光易逝，芳华难留，充满了哲理意味；朝雨晚风，寄意遥深，宜仔细品味。笔者之所以将此词归于“等闲平地起波澜”这一类，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切美好事物的匆匆消逝，与风雨对春花的摧残相类似，往往是恶势力阴谋施暴的结果。所以此词的意义，今天看来主要不在于作者李煜抒发的个人不幸所产生的感人效果，而在于它能提示天真善良的读者，对于人心反复和平地波澜，要警觉！再警觉！！

伉俪情深·曾经沧海难为水

青青水中蒲三首^[1]

（其二）

韩愈

青青水中蒲，长在水中居。

寄语浮萍草^[2]，相随我不如。

【注释】

^[1]根据韩愈的行迹可知，这三首诗是他在唐德宗李适贞元九年（793）前后游凤翔时，寄赠其年轻妻子卢氏的。蒲：又名香蒲，水生植物，嫩时可食用，至老可制席等用具。此诗或许是作者由食嫩蒲或读《诗·大雅·韩奕》所引起的联想。

^[2]浮萍：水面浮生植物，叶下虽有根，但仍随水流漂浮不定。

【点评】

如果不是知人论世，这首诗很容易被看作一般的寓言小诗，实际上它寄托着韩愈对妻子的很深的情爱。只不过是假托妻子的口吻，而妻子又幻化成“香蒲”而已。

这里拟对此诗试作意译：生长在水中一隅的香蒲，在其顾影自怜之时，恰巧有一丛浮萍漂到它的身边。它便可怜兮兮地对浮萍说：“我真羡慕你们——这样终生相随相伴四处逍遥！”

这组小诗曾引起人们的很大关注和兴趣。除了胡应麟在《诗薮》内编卷六和何焯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中有所论及外，陈沆也曾指出：这组诗首章中的“君”，谓鱼（即书信）也；二章的“我”，谓蒲自谓也，“相随我不如”，言蒲不如浮萍之相随也。此公寄内而代为内人怀己之词。前二首写儿女离别之情，第三首兼写丈夫四方之志（详见《诗比兴笺》）。

离思五首^[1] (其四)

元稹

曾经沧海难为水^[2]，除却巫山不是云^[3]。

取次花丛懒回顾^[4]，半缘修道半缘君。

【注释】

[1]关于此诗的题旨素有二说：一是为悼念亡妻韦丛而作，一说怀念与莺莺的一段风情。

[2]难为水：语出《孟子·尽心上》的“故观于海者难为水”之句。

[3]“除却”句：是对宋玉《高唐赋序》的隐括。

[4]取次：这里是草草的意思。花丛：代指女色。

【点评】

从此诗的写作时空看，将其理解为悼念韦丛而作，似乎更近情理。因为韦丛卒于元和四年，此诗则作于次年作者贬官于江陵府士曹参军任上，当系痛定思痛之作。

首、二两句分别与《孟子·尽心上》和《高唐赋序》的关系，仅仅限于字面上的某种借取。元稹的意思是说，他与亡妻的关系，犹如沧海之水和巫山之云，其深情和动人是世间其他事物所无法比拟的；三、四句进一步说明，自己之所以对不管多么俊美的女子也懒得看她一眼，那是因修炼教义和对亡妻的思念所致。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既是此诗的名句，也是悼亡和爱情诗中几难逾越的名言。但是后世对此二句的含义有所引申，并用以表现眼界至高和阅历至广等意蕴。

六年春遣怀八首^[1] (其五)

元稹

伴客销愁长日饮，偶然乘兴便醺醺^[2]。

怪来醒后旁人泣，醉里时时错问君^[3]。

【注释】

^[1]六年：指唐宪宗李纯元和六年（811）。

^[2]醺（xūn熏）醺：形容醉酒的样子。

^[3]君：指诗人的亡妻韦丛。

【点评】

“遣怀”，顾名思义是排遣心中的意绪，对此时的元稹来讲主要是悼亡。

诗人为什么要标出“六年”这个时日呢？这主要当是在元稹的生活中，除了他仍然被贬失意之外，这一年还有两件悲喜交并之事——悲的是与爱妻韦丛的泉路相隔；另一件堪称喜事的是元稹收娶安氏为妾。

又是思念已故原配又在纳妾，读者不禁要问：元稹怎么啦？回答则应该是——这一切都是人之常情。

这又要回到“六年”这个日子口上。此时已是韦丛谢世的第三个年头，自春至秋，再过几个月就是她的“三周年”了。为父母丁忧尚且只有三年，元稹此时纳妾，对已故原配来说不算薄情。何况从这首诗来看，他是真心实意地在痛悼亡人：

首句的字面上，虽说是为给别人消愁而整日饮酒，实际上是他自己想借酒浇愁，其言外之意就是愁更愁；第二句说，他偶然也有喝醉的时候。而诗的最动人之处是三、四两句——在酒醒之后看到别人在痛哭，他感到很奇怪。经询问才知道，原来在他醉醺醺的时候，竟把“旁人”看成是亡妻，像在她生前一样，向“她”问这问那。“旁人”既然为这些问话感动得泣不成声，读者又何尝能无动于衷呢？

元稹之所以成为写作悼亡诗的高手，主要是因为他对亡妻有一份像沧海一样深的真情实感。

燕子楼三首^[1]

白居易

满床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

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

钿晕罗衫色似烟^[2]，几回欲著即潸然。

自从不舞霓裳曲^[3]，叠在空箱十一年^[4]。

今春有客洛阳回^[5]，曾到尚书墓上来^[6]。

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7]？

【注释】

[1]这是一组和诗，原诗是白居易的友人张仲素所作，也是一组三首。关于这组唱和诗的来龙去脉，白居易在其诗序中作了既明确又详尽交代：“徐州故张尚书有爱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余为校书郎时，游徐、泗间。张尚书宴余，酒酣，出盼盼以佐欢，欢甚。余因赠诗云：‘醉娇胜不得，风裊牡丹花。’一欢而去，尔后绝不相闻，迨兹仅一纪矣。昨日，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绘之访余，因吟新诗，有《燕子楼》三首，词甚婉丽。诘其由，为盼盼作也。绘之从事武宁军（治所在今徐州）累年，颇知盼盼始末。云：‘尚书既没，归葬东洛，而彭城（即徐州）有张氏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余爱绘之新咏，感彭城旧游，因同其题，作三绝句。”

[2]钿（tián田，又读diàn店）：用金翠珠宝等制成花朵形的首饰。晕（yùn运）：光影色泽模糊的部分。

[3]霓裳曲：《霓裳羽衣曲》的简称，亦即《霓裳羽衣舞》。唐代宫廷乐舞，著名法曲（唐玄宗所酷爱的、其声清而静雅的道观所奏之曲）。相传为唐开元中西凉节度使杨敬述所献，初名《婆罗门曲》，后经玄宗润色并制歌词，改用此名。其舞、乐和服饰都用以描绘虚无缥缈的仙境和仙女形象。

[4]十一年：当系“一十年”的误写或误传。

[5]今春：指元和十年的春天。有客：指白居易的友人张仲素（字绘之）。

[6]尚书：指武宁军节度使张愔（yīn音）。但是历来有多种记载将张愔误作其父张建封。

[7]争教：怎教。红粉：原是女子的化妆品胭脂和铅粉，常被作为女子的代称。这里指张愔的爱妾、此诗的女主人公盼盼。盼盼：一作“顰”（miàn面）顰”。

【点评】

关于这组诗的“本事”，从上引白居易的诗序可以尽知。兹将张仲素的三首原作移录于下，以便与白诗对读：“楼上残灯伴晓霜，独眠人起合欢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长。”“北邙松柏锁愁烟，燕子楼中思悄然。自埋剑履歌尘散，红袖香销已十年。”“适看鸿雁洛阳回，又睹玄禽逼社来。瑶瑟玉箫无意

绪，任从蛛网任从灰。”

张仲素在诗史上的地位，虽然远不能与白居易相比，但由于他的官职很高，其诗亦为人所爱重和称道：“多警句，尤精乐府，往往和在宫商，古人有未能虑者。”（《唐才子传》卷五）白居易的这组诗则被称为“一唱三叹，余音绕梁。似此风调，虽起王昌龄、李白为之，何以复加？”（《唐宋诗醇》卷三二）关于这一唱一和六首诗的真正价值所在，学者早有精到之论：

这两组诗，遵循了最严格的唱和方式。诗的题材、主题相同，诗体相同，和诗用韵与唱诗又为同一韵部，连押韵各字的先后次序也相同，既是和韵又是次韵。唱和之作，最主要的是在内容上要彼此相应。张仲素的原唱，是代盼盼抒发她“念旧爱而不嫁”的生活和感情，白居易的继和则是抒发了他对于盼盼这种生活和感情的同情和爱重以及对于今昔盛衰的感叹。一唱一和，处理得非常恰当。当然，内容彼此相应，并不是说要亦步亦趋，使和诗成为唱诗的复制品和摹拟物，而要能同中见异，若即若离。从这一角度讲，白居易的和诗艺术上的难度就更高一些。总的说来，这两组诗如两军对垒，功力悉敌，表现了两位诗人精湛的艺术技巧，是唱和诗中的佳作。

——沈祖棻 程千帆（见《唐诗鉴赏辞典》第893页）

题都城南庄

崔护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点评】

孟棻《本事诗·情感》中，记载了此诗的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唐人崔护举进士不第，清明日独游长安城南，见一花木绕宅之家。崔护叩门求饮，一女子以杯水相予，二人一见倾心。第二年，崔护再到此地，门墙如故，却已上锁，未见人之踪影，崔护于左扉题写此诗云云。

论者多以为上述“本事”不尽可信，但因诗中具有慨叹美好事物得而复失的深邃理趣，其中“人面桃花”作为成语已广为人知。

赠婢

崔郊

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1]。

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2]。

【注释】

^[1]绿珠：西晋石崇的歌妓，善吹笛，为石崇所宠。当时赵王司马伦专擅朝政，其宠臣孙秀仗势向石崇索取绿珠，石崇不依。孙秀力劝赵王杀石崇，结果石崇及妻子、亲戚十五人被杀。甲士逮捕石崇时，绿珠坠楼自尽（详见《晋书·石崇传》《世说新语·仇隙》等）。

^[2]萧郎：本来是称呼萧姓男子或专称萧衍（详见《梁书·武帝纪上》）。这里指女子所爱恋的男子，也是此诗作者崔郊自指。

【点评】

这是一首本事诗，其“本事”大致是这样的：唐宪宗李纯元和年间（806—820）的秀才崔郊，其姑母有一婢，相貌端丽，与崔郊彼此爱恋。后被卖给襄州（今湖北襄阳）刺史于頔，崔郊思慕不已。一年寒食节，二人相遇不得交谈，婢女为之悲泣，崔郊便写了这首诗赠给她。后来于頔见到此诗为之所感，遂命婢女与崔郊同归（详见《云溪友议》卷上）。

与专写刻骨铭心之爱的角度有所不同，此诗是写所爱者被夺之悲哀，对夺人之爱的权贵骨子里痛加讥讽和针砭。但在写作上，诗人颇谙皮里春秋之法，即表面上不作任何评论而心里却有所褒贬，堪称怨而不怒，含而不露，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只要看到有姿色的女子，公子王孙便垂涎三尺，竞相追逐。诗人所爱恋的婢女也是身不由己。可以想见，她被卖掉时，也会像当年绿珠那样泪湿罗巾。美貌的女子一旦被权贵所得，庭院深深，难以再见天日，她心爱的人也难免像路人一样，彼此难以相认。

值得再加一提的是“侯门”句，此句由于道出了人间某些悲剧的根源而被提炼为“侯门如（亦作‘似’）海”的成语，用以比喻情人或好友因地位悬殊而疏远隔绝。

遣悲怀三首^[1] (其二)

元稹

昔日戏言身后意^[2]，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3]，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注释】

[1]诗题一作《三遣悲怀》。

[2]“昔日”句：意谓往日开玩笑所说的对于死的各种设想。

[3]施：施舍的意思。行看尽：眼看就要（施舍）完了。

【点评】

这是继潘岳《悼亡》诗之后的最著名的悼亡组诗，被悼念的是元稹的原配妻子韦丛。她是太子少保韦夏卿最小的女儿，二十岁时嫁给元稹，夫妇感情甚笃。谁料恩爱夫妻未到头，元和四年（809）七月，只有二十七岁的韦丛便与世长辞。这组诗就是此后不久所作，是时元稹以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洛阳。

这组诗以其真挚感人，平易自然，又属对工稳，多为人所激赏。其中《唐诗三百首》的编者孙洙的一席话很有代表性：“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这里尚须略加补充的是，元稹的悼亡诗远不止这三首，且无不感人至深，只是这一组的写作时间可能是最早的。

在第一首中，作者自比战国贫士黔娄，将韦丛比作相门之女谢道韞，不言而喻地含有对她屈身下嫁、安于贫贱、勤俭治家、无比贤惠等优秀品格的褒扬；第三首自伤身世，丧妻无后，不堪悲凉。其中的“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二句，由于贴切地表达了对亡妻的真切怀念，遂成为表示爱情忠贞不渝的名句。

这第二首从回忆夫妻间的戏言写起，以几件感人的事情说明自己对妻子的真切怀念：为了避免睹物思人，把她的衣服几乎都施舍给了别人，把她生前的针线活封存起来；又写因为想念妻子就连她当年的使婢也格外怜爱。妻子生前靠野菜充饥、以枯叶为薪，拔下金钗换酒给自己喝……如今他得到了优厚的俸禄，有了钱财，就在梦中送与妻子。最后以“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这种伤感至极的情语作结，遂成为后人用以表示贫贱夫妻悲哀之情的名句。

杨柳枝^[1]

柳氏

杨柳枝，芳菲节^[2]，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3]？

【注释】

^[1]此首作为诗，其题又作《答韩翃》和《答韩员外》。韩员外即韩翃，详见本书附录的韩翃条。

^[2]芳菲：原指花草美盛芬芳。这里字面上指杨柳，实则柳氏自指。

^[3]君：指韩翃。

【点评】

据唐许尧佐《柳氏传》载，韩翃外出期间，居城为叛军所占，与柳氏隔绝数年。韩翃使人探寻柳氏，并寄赠《章台柳》一词。词云：“章台柳，章台柳，颜色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以为人攀折之柳条为喻，表达对乱离中柳氏遭遇之担忧。柳氏得韩翃词后甚为伤感，遂以此词作答，抒发离别之恨，并寓对时局之忧虑与年华将衰之感慨。

此词除见于《全唐诗》所附词外，《本事诗·情感》《诗话总龟》前集卷二三亦有所载录。前人评之曰：“语不多，而胸情缭绕，前后都到。句法亦紧峭，与韩翃诗（词）同一工妙。”（《历朝名媛诗归》）“激直痛楚，绝不宛曲，可想其胸怀郁愤。”（《名媛诗归》）

更漏子^[1]

温庭筠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2]。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注释】

^[1]温庭筠共写过六首内容相仿的《更漏子》，这是第六首，也是最好的一首。《更漏子》是词牌名，它类似渊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的《小夜曲》，歌唱的是午夜情事。

^[2]画堂：这里指华丽的堂舍。

【点评】

此词与其说是扣住词牌本意抒写爱情，倒不如说它是倾诉离愁。而离愁渲染得愈浓重，爱情自然也就愈深沉，同时也就有意无意地改变了民间曲子词那种浅显直露的特色，拓展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正是此词作者在词史上的一种创举。

具体到这首词，它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看来主要有这么两点：一点是情真意切；一点是顺口美听。

所谓情真意切，这一方面是指作品本身感情饱满深沉，能够打动人心；另一方面是作者写实感，不矫情。你看，在华丽的居室里，香烟袅袅，蜡泪涟涟。这些无情之物，不管女主人公多么愁思绵绵，却偏偏照得她愁上加愁。第三句的“秋思”，既点出时间，又说明了人物情态，无疑这里描写的是秋夜的一位思妇。心字上面一个秋，原来她是“愁”的化身。“眉翠”以下三句是写她辗转反侧，以致用翠黛精心画饰的翠眉颜色被蹭薄，好看的鬓发也已经凌乱不堪。夜深难眠，只觉得被子和枕头寒气逼人。

词的上片所渲染的孤单清冷的室内氛围已令人难以禁受，待到逗出下片更令人断肠：窗外秋桐夜雨，叶叶声声，凄凄厉厉，哪管思妇情苦，滴滴答答一直到天明。结拍的“空阶”二字耐人寻味——天亮之后，雨倒是停了，但台阶还是空空如也，无人走过，可见室外比室内更加孤寂凄凉，使人更增三分愁肠。

所谓此词的另一特点顺口美听，也就是易唱好听。词之为体，委曲倚声。词又叫作“曲子词”，最初是在宴会上唱给人听的，那时它的功能仅仅是“娱宾遣兴”，所以没有歌声也就没有了词。词中的双声叠韵字如“一叶叶，一声声”“鬓云”“衾枕”等，这样一些字唱念都很顺口，真可以叫作音美声颤，字如贯珠。温庭筠的这种格律精细，音韵优美，唱起来上口、听起来顺耳的歌词，在晚唐的各种宴会上已被广泛传唱。

此词的第三个特点是，在短短的篇幅中塑造出了一个令人极为同情的思妇形象——她尽管是一个华丽家族的女子，但是她下榻的“画堂”内所陈设的“玉炉”“红蜡”“衾枕”都是寻常之物，主人公的装束也不以华贵艳丽取胜，而是眉翠淡薄，鬓发零乱，满脸愁容。除了这种外表的刻画，作者还通过着笔角度的变化自然而准确地刻画出“这一个”思妇的特有心态。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它虚实结合的抒情特点。“不道离情正苦”，是全词唯一的一句纯抒情的语言。但它不是空泛地表达离情，而是有感于秋雨梧桐之景，从思妇内心深处发出的对无情秋雨的一种埋怨。这样一来，不仅巧妙地衬托出思妇的一往情深，从词的结构上说，至此已完成了眼见之“实”，到耳听之“虚”的转化，虚实的结合已臻完美，换句话说就是情景交融、上下片浑然一体。我国诗论中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比喻，温庭筠用“空阶滴到明”这样绝妙的景语诉说的“离情”，却收到了比单纯抒发离情更鲜明、更深刻的艺术效果，从而给读者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想象余地，也是这首词的魅力所在。

相见欢^[1]

李煜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2]。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注释]

^[1]《相见欢》：作为词调，又称《乌夜啼》等。

^[2]月如钩：指与团圆的望月相对的缺月，也称新月。

[点评]

李煜的词，由于在其被俘前所写多是宫廷享乐生活，被俘后则主要写故国之思，所以前后期还是容易区分的，一般不至于相混淆，但是这首《相见欢》却很例外。历代不乏词学名家，在肯定其写离愁的同时，断然定为后期所作，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

问题当出在对黄升一句话的错解上。黄曰：“此词最凄惋，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这里所谓的“亡国之音”，并不是指已经灭亡了的国家的音乐，而是特指“将欲灭亡之国”（见《史记·乐书·张守节正义》）的哀乐。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是，李璟的《摊破浣溪沙》和冯延巳的《谒金门》，也被称为“亡国之音哀以思”（李清照《词论》），无疑此二词绝不是亡国之后所作。同样，李煜的这首《相见欢》并不是作于亡国之后，这也是把它归于“曾经沧海难为水”这类爱情题材的原因之一。

之二，此词调曰《相见欢》，除又名《乌夜啼》外，还有一调名曰《忆真妃》，所以这当是一首本意词，其中寄托着作者对其妻、子的悼念之情。李煜十八岁时纳周宪（后谓大周后），二十三岁被封为吴王，周宪被聘为吴王妃。她多才多艺，尤擅琵琶，曾将《霓裳羽衣曲》的残谱填补成完整的乐曲，自己用琵琶演奏。她与后主共同生活了十年，于乾德二年（964）十一月二日病卒。在此之前一个月，后主幼子仲宣四岁夭折。仲宣是周宪所生的最小的儿子，他聪明早慧，深受父母钟爱。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接连丧妻夭子，这对多情善感的李煜来说，实在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打击。他痛不欲生，甚至想投井自尽。此词当是在这种心情下写成的，词中所表现的极度孤寂和悲哀，不是破国之恨，而是亡家之痛。

妻死子殇本身固然很不幸，对李煜来说更难以承受的是巨大的感情悬差。因为失去的不是他无动于衷的人，而是他极为宠幸的娇妻爱子。周宪病中，相传李煜与周宪之妹（后谓小周后）有过某种荒唐的举动，但总的说他不同于那些把女人完全当玩物的帝王，他是一个颇富人情味的丈夫和父亲，妻子死后他曾自称鳏夫。这一切正是首句“无言独上西楼”的心理背景。“月如钩”，正合周宪病卒于十一月之初弯曲的缺月之形，正是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悼亡语。上片结句的“寂寞梧桐深院”，则可能与周宪生前的住处有关。

《全唐诗》卷八收有李煜为周宪母子写的悼诗数首，其中《感怀》一首有“又见桐花发旧枝”云云，诗中的月楼、桐枝等均系似曾相识之物。不同的是，悼亡诗可能写于周宪谢世的第二年春天，而此词则可能写于她逝世一周年的“清秋”时节。痛定思痛，虽然已看不到作者在悼诗中的“潸然泪眼”，但浓缩之后的情思，却更为深沉感人。

此词备受称道的是下片，尤其对煞拍的“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一句，不知多少人为之拍案叫绝。它就好在用“滋味”喻愁，既独出心裁，又道出了人们的一种共同生活体验，容易激起共鸣，令人回味无穷。至于“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剪不断”的不是丝，而是以水作比的愁，也就是“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意思。“理还乱”不必理解成物质的丝，而是取其谐音“思”。也就是说作者的思绪纷乱，梳理不清，所以心头上才有一种特别的滋味，即一种莫可名状的惆怅迷惘之感。这种“滋味”不是一般的“离愁”所致，而是一种生离死别、青冥契阔之愁。这是此词格外感人的原因所在。如果将词旨释作抒写亡国之痛，反而显得不着边际、一般化了。

长恨歌

白居易

汉皇重色思倾国^[1]，御宇多年求不得^[2]。杨家有女初长成^[3]，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4]。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5]，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6]。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7]，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8]。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曼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9]。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日转回龙驭^[10]，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11]。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临邛道士鸿都客^[12]，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展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金阙西厢叩玉扃^[13]，转教小玉报双成^[14]。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迤开。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15]，蓬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

【注释】

^[1]汉皇：原指汉武帝，这里借指唐玄宗。倾国：指美女。

^[2]御宇：指帝王统治国土。

^[3]杨家有女：指杨玉环。她自幼养于叔父家，开元二十三年被册为寿王李瑁（玄宗子）妃。后被玄宗看中，先度为女道士，号太真。天宝四载被册封为玄宗贵妃。

^[4]凝脂：这里以柔滑洁白凝冻的油脂，比喻人皮肤的细白润滑。

^[5]金步摇：首饰名。

^[6]夜专夜：夜夜专宠。

^[7]列土：原指分封土地，这里兼指封官晋爵。

^[8]“不重”句：陈鸿《长恨歌传》引当时民谣：“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白居易隐括民谣之意，以讽玄

宗重色倾国之误。

[9]“翠翘”句：三种钗、簪一类的首饰名。

[10]“天旋”句：意谓大局转危为安，玄宗还京。

[11]椒房：指后妃所居宫室，用花椒和泥涂壁，取其暖、香、多子之义，故名。阿监：指近侍女官。青娥：原指少女，这里指青春美好的容颜。

[12]“临邛”句：指在长安作客的临邛道士。鸿都：本是东汉洛阳宫门名，这里指长安。

[13]玉扃：指玉饰的宫门。

[14]小玉：传说为吴王夫差小女。双成：即神话传说中西王母的侍女董双成。这里的小玉、双成均借指为杨玉环在仙境中的侍女。

[15]昭阳殿：原为汉成帝皇后赵飞燕所居的宫殿名，这里指杨玉环生前的寝宫。

[点评]

唐宪宗元和元年四月，白居易被任命为盩厔（即今陕西周至）尉，在这里结识了长于史学的文学家陈鸿和家于是邑的琅玕王质夫，彼此唱和。同年十二月三人同游仙游寺，谈起唐明皇和杨贵妃事感慨系之。恐这一“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陈鸿《长恨歌传》），遂推“深于诗，多于情”（同上）的白居易为之作歌，于是白、陈相继写了《长恨歌》和《长恨歌传》。《长恨歌》的作者“多于情”，遂使其诗成为妇孺皆知、雅俗共赏、传之千古的名篇佳作；而看重“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的陈鸿所作之传，其魅力则难以与白诗同日而语。

又因为白居易曾把自己的诗分为讽喻、感伤、闲适、杂律四类，《秦中吟》和《长恨歌》被分别列在讽喻和感伤类，作者曾颇为自得地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这就是说在白居易看来，《长恨歌》与讽喻诗《秦中吟》不同，它是“风情”之歌。所以尽管笔者并不否认《长恨歌》的讽喻乃至鞭笞功能，但也不赞成那种把此诗的题旨仅仅归结为“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的讽喻说。因为诸如“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等怀思旧情的感人诗句，所表达的不是一般的忆旧，而是倾注着堪称圣洁和真挚的爱。所以笔者认为《长恨歌》首先是一首爱情之歌，但不是像张邦基《墨庄漫录》所说的那种“不过述明皇追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的专写“风情”之章，而是作者对其笔下的人物既有赞叹、又有惋惜的亦爱亦讽的双重立意。只不过对当时的白居易来说，对这种双重立意的处理，不是不偏不倚，而是基于其对爱情的深切体验，诗中对“风情”的描写比“讽喻”部分更加感人，故或谓“风情”是此诗的正题，“讽喻”是副题。

但是，《长恨歌》写的又不是一般人的爱情，它是封建帝王和获取专宠地位的贵妃之间的“爱”。这种“爱”在宫廷内部即表现为“重色”和邀宠。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以汉喻唐，一语双关。“思倾国”，果倾国。作为五十年太平天子的唐明皇，因为对杨妃的“倾国”之貌和娇媚之态的宠爱，尽日享乐，贻误了国事。这不仅与导致安史之乱有很大关系，也铸成了自身无可挽回的爱情悲剧。长诗从开头到“惊破霓裳羽衣曲”约四分之一的篇幅，写的主要是这方面的内容。这一部分的“讽喻”意味是很明显的，甚至可以说是很辛辣的。“讽喻”论者的依据主要是来自这一部分，或谓《长恨歌》的前一部分是“讽喻”多于“风情”。

中间从“九重城阙烟尘生”以下的四十多句，可谓“讽喻”与“风情”交融。这是因为《长恨歌》是以唐玄宗和杨贵妃两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为主角，这就不能不涉及与其生死攸关的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中除了“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安史之乱，还有“千乘万骑西南行”的玄宗“幸蜀”和“六军不发”的马嵬兵变，这些事如果一一铺开来写，每一件事都可以构成一大篇政治讽喻诗，然而这不是当时白居易的所长，亦与其彼时的胸中

块垒不甚相干。于是作者巧妙地进行了剪裁，把那种可能形成“劝君歌”的政治素材尽量压缩为副题或一笔带过，而以重笔泼墨突出其作为爱和恨的正题。比如安史之乱的直接政治后果是严重破坏生产力，使唐王朝由盛而衰，造成藩镇割据。而此诗写到“渔阳鼙鼓”，只说它“惊破霓裳羽衣曲”，结束了李、杨那种“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的纵情享乐生活。再如据史书记载，马嵬兵变是指唐宿卫宫禁的将领陈玄礼，在安史之乱中随玄宗入蜀，在马嵬坡与士兵杀杨国忠，逼玄宗缢死杨贵妃事。此诗第二部分在写到此事时隐约其词，用“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带过。这样写来，作为这一爱情悲剧的男主人公的艺术形象才是统一完整的，整个第二部分写他对杨贵妃的那种刻骨思念才有说服力，也为下一步完全过渡到“风情”之歌留有余地。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以下，直到全诗终了的四十六句，被赵翼《瓠北诗话》称为：“有声有情，可歌可泣。”这一部分采取浪漫主义手法，即使“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找回男主人公“朝朝暮暮”所思念的杨贵妃，并且把她形容为“梨花一枝春带雨”这般美好的形象。最后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这样刻骨铭心的动人诗句作结，难道还不能说明这主要是一首爱情之歌吗？

怨女痴想·何处相思明月楼

班婕妤三首 (其二) ^[1]

王维

宫殿生秋草，君王恩幸疏。

那堪闻凤吹^[2]，门外度金舆^[3]。

【注释】

^[1]此诗《河岳英灵集》选录，题作《婕妤怨》。

^[2]凤吹：这里泛指箫、笙等宫廷细乐。

^[3]金舆：贵者所乘饰金之车。这里指御辇。

【点评】

婕妤，一作婕妤。汉武帝时开始设置的妃嫔称号。班婕妤，西汉女文学家，名不详，今山西宁武一带人，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祖姑。自少年才学出众，成帝即位之初被选入宫，俄而大幸，立为婕妤。后赵飞燕以微贱歌女入宫，因其体轻故名飞燕，善舞，甚得宠。班婕妤和许皇后失幸，许后被废。班氏恐久见危，求侍奉太后于长信宫。

这组诗当系作者失宠后，不得晋见君王所作。三首中，以此首略胜一筹。宫殿草长，御辇过门而不入。恩幸之疏薄，可想而知。

春怨

金昌绪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1]。

【注释】

^[1]辽西：指辽河以西，即今辽宁西部。辽西在唐属边塞之地，这里借指征夫戍地。

【点评】

这是一首怀念征人的闺怨诗。字面上看思妇怨恨的是“黄莺儿”，语义深层则是对当时兵役制度的不满。以倒叙之笔，写得极为含蓄。

此诗的另一特点，曾被古人先后道出，诸如“一篇一意，摘一句不成诗矣”（谢榛《四溟诗话》卷一）、“不惟语意之高妙而已，其篇法圆紧，中间增一字不得，着一意不得。起结极斩绝，然中自舒缓，无余法而有余味”（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语音一何脆！一气蝉联而下者，以此为法”（沈德潜《唐诗别裁》卷十九）。一首小诗，为诸多诗评家所关注和赞赏，很不一般。

江南曲^[1]

李益

嫁得瞿塘贾^[2]，朝朝误妾期。

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3]。

【注释】

^[1]江南曲：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相和曲》。

^[2]瞿塘：指长江三峡之一的瞿塘峡，在今重庆奉节境内。贾（gǔ古）：商人。

^[3]弄潮儿：指在沿海的江河涨潮时，在潮头作洒水、竞渡等活动的青春少年，也指驾驶木船的人。

【点评】

这首闺怨诗之所以为后世诸多诗评家所称赞，主要因为后二句“无理而妙”（贺裳语），“荒唐之想，写怨情却真切”（钟惺语）。

行宫^[1]

元稹

寥落古行宫^[2]，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3]，闲坐说玄宗。

【注释】

^[1]此首或作王建诗，题为《古行宫》，学者多以为当以元稹诗为是。行宫：皇帝外出所住之处。

^[2]寥落：寂寞、冷落的意思。古行宫：这里是指洛阳的行宫“上阳宫”。

^[3]白头宫女：即“上阳白发人”。

【点评】

这首诗是元稹在东都洛阳监察御史任上所作，时在唐宪宗元和四年（809）。诗中所写的“古行宫”是唐高宗时所建，玄宗天宝末年曾有一批宫女被秘密迁谪于此，距离元稹写此诗时已经四十多年，幸存者已满头白发。由于一直被禁闭在深宫之中，外界的事无从知晓，她们在百般寂寞中彼此闲聊，也只能谈说唐明皇李隆基（庙号玄宗）时代的陈年旧事。此诗之旨，一则对白发宫女抱有深切同情；一则寓有今昔盛衰之感，读来备觉含蓄蕴藉。所以宋洪迈谓其“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容斋随笔》卷二），清潘德舆称其“足赅《连昌宫词》六百余字，尤为妙境”（《养一斋诗话》卷三）。后者的意思是说，元稹的这首二十字的小诗，兼具他本人六百余言的长诗《连昌宫词》的全部内容。

关于此诗的艺术表现手法，有论者曾指出：一是以少总多，一是以乐景写哀。所见诚是。

啰唖曲六首^[1] (其一、其三、其四)

刘采春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

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

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2]。

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

那年离别日，只道住桐庐^[3]。

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

【注释】

^[1]啰唖（hǒng哄）曲：因《词律》《词谱》均收此调，以往被视为词牌名，实际应是唐声诗名。后人解“啰唖”为“来罗”，即盼望远行人回来的意思。

^[2]“金钗”句：古人用火灼龟甲，以为看了那灼开的裂纹就可以推测出做事的吉凶。也有用掷钱的方法占卜的，所用钱币叫卜钱。这里说用金钗占卜。

^[3]桐庐：今属浙江。

【点评】

据历代诸多专家考证，刘采春不是这组诗的作者，她只是演唱者。不过她和她的演唱被元稹赞赏为“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即啰唖之曲也”（《赠刘采春》）。有的记载还说，刘采春一唱此曲，闺妇游子，莫不泣泪涟涟。

对一首歌曲来说，演唱者的水平固然很重要，而歌词本身能否打动人也同样重要。此诗被誉为“天下之奇作”（潘德舆语）、“虽使王维、李白为之，未能远过”（管世铭语）等。这些赞语一点也不过分，这的确是一组别具一格、雅俗共赏且又便于传唱的闺情诗。

宫词二首^[1] (其一)

张祜

故国三千里^[2]，深宫二十年。

一声何满子^[3]，双泪落君前。

【注释】

^[1]宫词：诗题名。或以帝王宫中日常琐事为题材，或写宫女的抑郁愁怨，是唐诗中常见的一类作品，仅王建一人就写有《宫词》五首。

^[2]故国：这里指故家。

^[3]何满子：《乐府诗集》卷八〇引白居易曰：“何满子，开元中沧州歌者，临刑进此曲以赎死，竟不得免。”元稹《何满子歌》亦云：“何满能歌声宛转，天宝年中世称罕。”后沿为词牌，正名作《何满子》（详见崔令钦《教坊记》）。

【点评】

这是一首高格调的宫怨诗，主人公显然是一位色艺超群者。她有机会在“君前”表演歌舞，这在后宫佳丽三千人之众的嫔妃中，洵为万幸者。然而她却不满于这种长达二十年的牢笼般的生活，无时不在思念远在三千里之外的故乡亲人；她不是以“回眸一笑百媚生”来取悦“龙颜”，而是以放声歌唱曲调悲凉的《何满子》来哭给皇帝看。她无意争宠，所向往的是人身自由和属于一个女人的真正幸福。也只有这种高格调、高境界的作品，对腐朽透顶的宫闱制度的发难才更有力。

本来《宫词》这类作品多为七言句，此诗则是概括力极强的五言，全诗显得特别凝练、有力。这当是谢榛所说的“意简而句健”（《四溟诗话》）的意思，也是此诗的主要特点之一；它的另一主要特点是全用数字作对，比如“三千里”和“二十年”“一声”和“双泪”。这样不但更能加深读者对作品的印象，且使内容的表达更清晰、更准确。

闺怨^[1]

王昌龄

闺中少妇不曾愁^[2]，春日凝妆上翠楼^[3]。

忽见陌头杨柳色^[4]，悔教夫婿觅封侯^[5]。

【注释】

[1]闺怨：指少妇的哀怨之情，用这种题材写的诗叫“闺怨诗”。

[2]不曾：一作“不知”。

[3]“春日”句：当是对初唐谢偃《乐府新歌应教》诗“青楼绮阁已含春，凝妆艳粉复如神”等句的化用或隐括。凝妆：盛妆。

[4]陌（mò）头：路边。

[5]觅封侯：觅是自求的意思。觅封侯当是泛指外出求取功名，可以是从军，也可以指寻求其他功名。

【点评】

在王昌龄传世的一百八十多首诗中，其绝句约占一半，人称可与李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艺苑卮言》）。如果说这一首堪称“神品”的话，那么其“神”主要表现在一个新字上。看吧，一个无忧无虑的少妇，盛妆春游；当她登上华美的楼阁时，忽然发现路旁柳色青青，于是她便后悔不该叫夫婿外出求取功名。诗至此戛然而止，那么新意何在呢？

首先是独出心裁。诗的前二句与“闺怨”的题意相反，着重写“少妇”的真稚心态和爱美的天性。“不曾愁”与第三句的“忽见”相照应，为下文的突兀转折做铺垫，构思新巧，对比强烈，有相辅相成之效。

其次是审美内容上的出新。在《诗经》中，每每以昆虫和植物来触发离人的悲心，一般没有更深的含义。而这里的“少妇”看到“陌头”杨柳返青，不仅勾起她对丈夫的思念，更后悔叫他去“觅封侯”。不言而喻，在这个“少妇”看来，“杨柳色”比“觅封侯”更值得留恋，更有追求的价值。这里不仅包含着作者对功名富贵的轻视，以及对美好时光和青春年华的珍惜，其审美内容也是新颖的，甚至可以说是进步的。

长信秋词五首 (其一、其三)

王昌龄

金井梧桐秋叶黄^[1]，珠帘不卷夜来霜^[2]。

熏笼玉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3]。

奉帚平明金殿开^[4]，且将团扇共徘徊^[5]。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6]。

【注释】

^[1]金井：指饰有雕栏之井，在古典诗词中多以此美称宫廷或御园中之井。

^[2]珠帘：指用珍珠缀成的或饰有珍珠的帘子。

^[3]南宫：代指南内，也就是唐玄宗和贵妃所居的蓬莱宫以南的兴庆宫。

^[4]奉帚：持帚洒扫。语出吴均《行路难五首其五》的“班姬失宠颜不开，奉帚供养长信台”。平明：指天大亮的时候。

^[5]团扇：也叫宫扇，本指宫中常用的圆形有柄的绢扇。这里指相传班婕妤《怨歌行》所写的被人弃置不用的秋扇。

^[6]昭阳：汉武帝时后宫八区之一有昭阳殿。成帝时，专宠者赵飞燕姊妹曾居于此，后世泛指皇后所居之宫。这里以汉宫代指唐代宫殿。日影：这里以太阳的光影比喻皇帝的恩泽。

【点评】

这组诗的标题“长信”二字很有来历，王昌龄就是借这种来历寄托他的讽喻之意。《三辅黄图》（三）云：“长信宫，汉太后常居之……后宫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宫殿皆以长信、长秋为名。”由汉代宫殿之名，引申出了与此有关的汉代班婕妤的故事。她原是班况的女儿，班彪的姑母，成帝时被选入宫为婕妤，史称班婕妤。婕妤，又作婕妤，是汉武帝所设置的位同上卿、身比列侯的地位很高的女官。班婕妤曾为成帝宠妃，后为赵飞燕所谮（zèn，说坏话诬陷人）失宠。班婕妤畏谗，主动请求到长信宫侍奉太后。

在这里，王昌龄字面上写的仿佛是班婕妤的故事，说她失宠后，一大早就手持扫帚打扫宫殿，白天只有与被弃的秋扇为伴，晚上独自躺在那里倾听计时宫漏的滴水声。她深深地慨叹自己如花似玉的容颜，倒不如一群从皇帝身边飞来的黑乌鸦！

王昌龄是开元、天宝间的著名诗人。恰恰就在这时（开元二十八年），李隆基将其子李瑛（寿王）之妃杨玉环先度为道士，至天宝四载，就把自己的这位儿媳册封为贵妃。从此杨妃专宠，明皇失政，奸佞当道，国将不国！王昌龄的这组诗虽然“优柔婉丽，含蕴无穷”（沈德潜语），但却不难看出，它完全是借汉喻唐，矛头直指玄宗本人。不久王昌龄遭第二次贬谪，恐非事出无因。

谢赐珍珠

江妃

桂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1]。

长门尽日无梳洗^[2]，何必珍珠慰寂寥^[3]。

【注释】

^[1]红绡：这里指用红色薄丝绸做成的衣服。

^[2]长门：原为汉宫名。汉武帝时陈皇后（阿娇）擅宠骄纵，惑于巫祝（古代从事通鬼神的迷信职业者），被废谪后，退居长门宫。后因此用为失宠的后妃居住之地。这里以汉代的长门宫喻指唐代的上阳宫。

^[3]寂寥：原本形容无声无形之状（详见《老子》）。这里指孤单寂寞。

【点评】

这首诗假如确系江妃所作，那就应当作于作者被杨贵妃夺宠之后至安史之乱前夕。《梅妃传》云：“梅妃为太真逼迁上阳，明皇于花萼楼念之，会夷使贡珠，命封一斛赐妃，妃谢以诗。”《历朝名媛诗词》评此诗曰：“少婉曲，一气而出，可以想其怨愤不觉触发之意。”又《名媛诗归》评首二字云：“桂叶二字便新，若入柳叶等语却陋极矣。”诗之前三句系常见闺宫怨诗，结句则复别于一般宫怨诗，对唐玄宗腐朽之宫室生活予以大胆嘲讽。由此可见，诗题中之“谢”字，应训为“辞绝”。

此诗所标作者“江妃”，系唐玄宗李隆基之妃，名采蘋。但此诗是否是她所作尚有不同看法，一说它是后人托名而作。

竹枝词九首 (其二)

刘禹锡

山桃红花满上头^[1]，蜀江春水拍山流^[2]。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3]。

【注释】

^[1]满上头：指山桃花满山遍野。

^[2]蜀江：这里指四川境内的长江。

^[3]侬（nóng农）：我。

【点评】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刘禹锡任夔州刺史，这里流行以《竹枝》命名的民歌。此诗就是作者学习民歌所创作的优秀代表作之一。

诗运用比兴结合的手法，写一个女子在爱情受挫后的怨愁情绪。一、二句以江水拍打着开满红花的山峦而长流不息起兴；三、四句写郎君的情意却像红花那样容易凋谢，而“侬”的忧愁就像滔滔不绝的江水那样无穷无尽。好一个“痴心女子负心汉”的形象写照！

刘禹锡的这首小诗之所以被广为传唱和仿作，当与其含思宛转、对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意境鲜明、音节和谐又富于情韵密切相关。同时笔者也注意到，有论者将第一句的“满上头”，解释为情郎曾为女子插戴了满头的山桃花，这里则理解为红花满山头，未知读者将作何选择。

秋夜曲^[1]

王涯

桂魄初生秋露微^[2]，轻罗已薄未更衣。

银筝夜久殷勤弄^[3]，心怯空房不忍归。

【注释】

^[1]此诗曾被收入多种王维诗集，但经学者考证，应是王涯诗。兹从之。

^[2]桂魄：相传月中有桂树，故以“桂魄”作为月的别称。

^[3]银筝：以银装饰的古筝，抑或对古筝的美称。

【点评】

这是一首闺怨诗，主人公当是一位或富有或高雅门第的少妇，这从她身着罗衣、手弄“银筝”即可看出。越是这种不用为衣食发愁、也无须操持家务的女子，越容易产生有端无端的相思之情。假如她的丈夫又是一个纨绔子弟或章台冶游者，那她的内心将比劳动妇女更复杂、更痛苦。王涯作为一个官至宰相的人，他所熟悉的就是这种上层女子，因而对她们的心理把握很准确。以此诗的主人公为例，她所以深更半夜还在一个劲儿地抚弄古筝，并不是基于对音乐的酷爱，主要是害怕走进卧室独守空房。她是用抚筝来消磨时间，等待良人的归来。

诗中除了以这种心理描写见长外，一、二句对初秋夜月之气氛的渲染亦颇具匠心，值得注意。

赠内人^[1]

张祜

禁门宫树月痕过，媚眼惟看宿燕窠^[2]。

斜拔玉钗灯影畔，剔开红焰救飞蛾。

【注释】

^[1]内人：唐代长安教坊歌舞妓进入宫中承应的称“内人”（详见崔令钦《教坊记》）。

^[2]宿燕：一作“宿鹭”。

【点评】

这是一首寓意深曲的宫怨诗。“内人”是在皇帝跟前侍奉的人。她们一入宫禁深苑，就失去了自由，完全与外界隔绝。这位深夜不眠内人的俊美眼睛所看到的，只有宫苑中的燕巢。她心地善良，救出了扑向灯火的飞蛾。但与飞蛾处境类似的她，又有谁来搭救呢？

长门怨三首 (其二)

刘皂

宫殿沉沉月欲分，昭阳更漏不堪闻^[1]。

珊瑚枕上千行泪，不是思君是恨君^[2]。

【注释】

^[1]昭阳：这里以汉宫代指唐代宫殿。

^[2]“不是”句：此句中的两个“君”字或指唐德宗，因为作者刘皂是活动于贞元（785—805）期间的诗人。

【点评】

《长门怨》系乐府旧题，属《相和歌·楚调曲》。据载，汉武帝陈皇后名阿娇，被废居长门宫后以重金买司马相如作《长门赋》，抒写其愁思以感武帝，后人因之作《长门怨》曲。

这首诗别具一格，它虽然也以“千行泪”表明宫怨之深，但最后以“恨君”作结，大胆直率，不同凡响。

有的版本第四句附注云：“一作‘半是思君半恨君’”，这样写，看来虽然不够痛快，但仿佛更合乎情理——思“君”不得方恨“君”，这样的宫女，比“不是思君”的宫女，更加具有代表性。

长门怨^[1]

刘媛

雨滴长门秋夜长^[2]，愁心和雨到昭阳^[3]。

泪痕不学君恩断^[4]，拭却千行更万行。

学画蛾眉独出群^[5]，当时人道便承恩。

经年不见君王面，花落黄昏空掩门。

【注释】

^[1]在这一诗题下的两首诗，均录自《全唐诗》卷八〇一。前一首原出韦庄《又玄集》卷下，后与刘皂之作相混淆。

^[2]长门：一作“梧桐”。

^[3]昭阳：这里以汉宫代指唐代宫殿。

^[4]学：一作“共”。

^[5]蛾眉：这里指女子长而美的眉毛。

【点评】

刘媛本人是不是宫女虽不得而知，但这两首宫怨诗却写得很感人，对宫女精神痛苦的诉说，千载之后仍令人鼻酸。“雨滴长门”一首，旨在怨君之薄幸，伤己之痴情；“学画蛾眉”一首，以花落喻己之盛年将逝，“承恩”无望。《历朝名媛诗词》谓第一首的“泪痕二句太浅直”，而以第二首之结句的“花落黄昏得之矣”。似亦不必拘执，此二首旨趣与王昌龄《长信秋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杂诗三首 (其三)

沈佺期

闻道黄龙戍^[1]，频年不解兵。

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2]。

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3]。

谁能将旗鼓^[4]，一为取龙城^[5]。

【注释】

^[1]黄龙：又名龙城，故址在今辽宁朝阳。

^[2]汉家营：实际还是以汉代唐。

^[3]良人：这里指丈夫，语出《孟子·离娄下》。

^[4]旗鼓：旗和鼓本用于军队发号令，这里代指军队。

^[5]龙城：又称龙庭，匈奴祭天、大会诸侯处。

【点评】

此诗题面虽云“杂”，但题内用意深，是一首具有浓重反战情绪的传世名作。

主人公是一位与丈夫分别多年的戍边军人的妻子，她一开口就埋怨边塞驻军多年不撤。接下去她虽然没有直接说是远戍和战乱破坏了其原本是花好月圆的幸福生活，但是“可怜闺里月”以下四句，字字句句都是在数落战争的无情——不是吗？同一轮明月，丈夫出征前她的感受当是月悄悄、人依依，日子过得十分甜蜜！如今这轮温馨而多情的明月仿佛离她而去，远在边塞军营的上空，留给她和丈夫的只是年年岁岁、朝朝暮暮、无穷无尽的伤春怀远的无奈之情。

写真寄外^[1]

薛媛

欲下丹青笔^[2]，先拈宝镜寒^[3]。

已经颜索寞^[4]，渐觉鬓凋残。

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

恐君浑忘却^[5]，时展画图看。

【注释】

^[1]诗题一作《写真寄夫》。写真：写是描摹，真指自身。写真这里指薛媛自画像。

^[2]丹青：这里指绘画。

^[3]拈（niān）：这里指用手指拿东西。

^[4]索寞：枯寂无生气的样子。

^[5]君：这里指作者的丈夫。浑：全。

【点评】

这是一首本事诗。晚唐濠梁（今属安徽）人薛媛（一作“媛”，误）的丈夫南楚材离家出游，其风采为颍（今属河南）地长官所欣赏，遂想将女儿许配给他。南楚材很想答应这门亲事，就叫仆人回濠梁取琴书，并说自己要远行不再回来。薛媛觉察到丈夫有外心，擅长书画和诗文的她就对着镜子画了一张像，连同这首诗一起交给她的丈夫。南楚材受了感动，很是内疚，终与薛媛团聚并白头到老。里人知道了这件事，就编了一首歌谣唱道：“当时妇弃夫，今日夫弃妇。若不逞丹青，空房应独守。”（详见《云溪友议》卷上）

此诗最出名的是“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二句。后世的文学人物杜丽娘在自画肖像时，口称“三分春色描将易，一段伤心写出难”，完全是由薛媛此联脱胎而出，可见此诗对大戏剧家汤显祖的深刻影响。

赠邻女^[1]

鱼玄机

羞日遮罗袖^[2]，愁春懒起妆。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

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

自能窥宋玉^[3]，何必恨王昌^[4]。

【注释】

^[1]诗题一作《寄李亿员外》。

^[2]遮罗袖：一作“障罗袖”。

^[3]“自能”句：意谓她心目中有值得爱慕的男子。这里所用“窥宋”之典，详见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序》。

^[4]“何必”句：此句紧接上句，意谓自己既然已有像宋玉那样的意中人，又何必怨恨像王昌那样的人负心呢？王昌：李商隐《代应》《楚宫》二诗中的人物，当指像宋玉那样是年轻女子所倾心的男子。这里取意有所变化，当喻指李亿。

【点评】

当鱼玄机还是一个只有十五岁的童女时，补阙（武则天时就设置的侍从讽谏方面的官职）李亿因羨其才貌出众，遂纳为妾。因为鱼玄机不为李亿妻所容，便于咸通（860—874）中期出家做了女道士。后因其戕杀侍婢绿翘，被京兆尹温璋于咸通九年处死，是年只有二十四岁。

《唐诗纪事》卷七八、《北梦琐言》卷九等均记载，此诗系鱼玄机在狱中所作怨李亿诗，此说可信。鱼玄机之入狱乃杀婢所致，然实因不合理之婚姻制度及封建礼教所致。此诗第二联“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向称名句，既为作者深切之人生体验，亦道出古代妇女遇人不淑或彩凤随鸦等不幸命运。

这本来是一首有篇又有句的佳作，竟招来一些或隔靴搔痒、或极尽挖苦攻讦之论：“娇在无端生想便有，痴在全由慧性使成。非才有色人，不能容易到也”（钟惺《名媛诗归》）；“鱼老师可谓教猱升木、诱人犯法矣，罪过，罪过”（黄周星《唐诗快》）；“有心诚难，有心则必一心矣”（戴南村《唐风采》）。

宫词^[1]

薛逢

十二楼中尽晓妆，望仙楼上望君王^[2]。

锁衔金兽连环冷^[3]，水滴铜龙昼漏长^[4]。

云髻罢梳还对镜^[5]，罗衣欲换更添香。

遥窥正殿帘开处，袍袴宫人扫御床^[6]。

【注释】

[1]宫词：描写宫廷生活的诗题名（详见张祜《宫词二首》（其一）“注释”①）。

[2]望仙楼：元稹《连昌宫词》有“上皇正在望仙楼”之句，可见唐内苑实有此楼。在这首诗中，“十二楼”与“望仙楼”均可理解为泛指宫女所居之处。

[3]金兽：指兽形门环。

[4]铜龙：指铸有龙纹的铜质漏壶。

[5]云髻：指女子的美发如云。

[6]袍袴：特指絮旧丝绵的长袍和无裆无绵的套裤。袍袴宫人：指下等宫女。

【点评】

同样是宫女，在张祜的笔下，她无心争宠望幸，而是向往“故国”旧家的自由生活；在刘皂的笔下，她竟有“恨君”之想；而薛逢的这首《宫词》，其旨则为望幸不遂而绝望。

人道是“女为悦己者容”。可倒好，住在“十二楼”和“望仙楼”上的这群宫女，她们终日被锁在冷寂的深宫中，耳听没完没了的水滴昼漏之声，从未见到过“君王”之面，却从清晨起就梳洗打扮以待“君王”。诚然，“云髻”和“罗衣”二句刻画宫女在失望中的期待心理，很是细腻逼真，但今天看来，令人备感心酸的是，不仅为她们的不幸命运，更为她们这种被扭曲了的可怜性格。

诗的最后两句是说，在这些宫女的心目中，她们还不如为皇帝清扫床铺的下等宫人，这就更加突出了她们心灵世界可悲的一面。尽管这样，此诗所刻画的宫女心理，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比之“恨君”的心理更为普遍，因而也更有代表性。所以《唐诗三百首》选录此诗，不为无识。

长相思^[1]

白居易

汴水流^[2]。泗水流^[3]。流到瓜洲古渡头^[4]。吴山点点愁^[5]。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注释】

^[1]此调又名《吴山青》《相思令》《双红豆》等。《词律》《词谱》均以白居易此首为正体。

^[2]汴水：这里指隋炀帝时所开导的通济渠，因中间一段即古汴水，所以唐宋时便将通济渠东段统称为汴水、汴河或汴渠。

^[3]泗水：源出今山东泗水县东蒙山南麓，四源并发，故名。至江苏淮阴入淮河，经大运河而入长江。

^[4]瓜洲：古渡口名。原是长江下游的一个沙碛，泥沙逐渐淤积扩张，其状如瓜，故名。在今江苏扬州邗江区南，位于长江北岸，与镇江隔江相望，地当大运河入长江处，向为长江南北水运交通要冲。

^[5]吴山：一说指今杭州西湖东南的风景名胜之山；一说属于吴地的江南的群山。

【点评】

此词是写一个女子思念她离家远行的丈夫。她想，水流由汴入泗，再由泗入淮，后经大运河流入长江，这么遥远曲折的河水最终都流归大海。而人却离家日久，不见回还，所以连吴山都为之发愁。此为上片。

下片进一步写这位思妇的愁绪和怨恨那么无穷无尽。什么时候丈夫从外地归来了，她的忧愁和怨恨才能罢休！眼下，她只能在明亮的月光下倚楼相望。

长命女

冯延巳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常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

【点评】

本来归于“何处相思明月楼”这类题材的诗，除了占比重相当大的宫怨诗和类似于《十五的月亮》那种反映古代军嫂特有情思的作品外，就是为数也不算少的同情痴心女子和指斥负心汉的诗词作品。这首词又题作《薄命女》或《薄命妾》，其实从此词的内容并不能断定这位天真善良的少女，就一定是红颜薄命者。但愿善有善报，她将遇到一位与其白头偕老的如意郎君，而不是彩凤随鸦、事与愿违的婚姻悲剧。

谒金门

冯延巳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

斗鸭阑干独倚^[1]，碧玉搔头斜坠^[2]。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注释】

^[1]斗鸭：古时的一种游戏。

^[2]玉搔头：古代女子常用的一种首饰，即玉簪。

【点评】

这是一首较典型的宫怨词，也是冯延巳的代表作。词的大意是说：春日里，在微风吹拂的池水边，一个宫女手里揉搓着一枝含苞欲放的红杏，时而引逗鸳鸯，时而倚阑斗鸭。表面看来她很娴静，但内心却很焦灼，因为从早到晚她一直在等待君王而不见踪影。正在她绝望之时，一抬头听到喜鹊的叫声，她立刻意识到这是一种喜兆。

关于这首词，马令《南唐书》（卷二一）有一段颇可玩味的记载：“元宗（南唐中主李璟，庙号元宗）乐府辞云‘小楼吹彻玉笙寒’，延巳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皆为警策。元宗尝戏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元宗悦。”有论者以为这是冯延巳奉承李璟。其实不尽然，“干卿何事”的诘问，一方面说明李璟不主张大臣写这种对其后宫有煽风点火之嫌的宫怨词；另一方面往好处说李璟是主张作词要与江山社稷休戚相关。冯延巳完全理解了李璟的意思，感到自己的词没能像李璟的词那样寓有江山之虑，所以他由衷地说“未若陛下”云云。李璟高兴的是冯延巳理解了自己的用意，而不单纯是因为听了这句奉承话，才那么喜形于色。

历代论及此词者大有人在，其中虽不乏“闻鹊报喜，须知喜中还有疑在。无非望泽希宠之心，而语自清隽”（沈际飞语）等可取之见，但没有一位像李清照那样，真正说到了点子上：“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词论》）她不仅以“亡国之音”正确地概括了李氏君臣的创作倾向，还在自己的词中不止一次地借用或化用冯词的语汇和用意。

菩萨蛮

无名氏

平林漠漠烟如织^[1]，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2]，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3]，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回程^[4]？长亭更短亭^[5]。

【注释】

[1]平林：远处平原上的树林。

[2]暝色：暮色。

[3]伫（zhù）立：久立。

[4]回程：他本多作“归程”，兹据《尊前集》作“回程”。

[5]“长亭”句：长亭短亭均为古时设在大路边的亭舍，以供行人休息或饯别。更：《尊前集》作“接”。

【点评】

这几乎是一首人人叫绝的词，但对其题旨的理解却迥然不同。一说写游子思乡；一说写思妇怀远。这里将其列入“怨女痴想”一类，自然说明笔者是赞成后一种说法。

主人公当是一位性格内向的年轻女子，她凭楼远眺，希望能够看到亲人的踪影。然而映入眼帘的却是平林如烟，寒山似带，而挡住她视线的还有那山上的一片青翠。当暮色降临到其所居之高楼时，使她感到更加伤心忧愁。于是她又在白玉似的台阶上，站立了很久。当看到鸟儿在暮色中飞快地归巢时，便设想她的亲人何时、又将从何处归来呢？然而长亭短亭，山高水长，希望渺茫。

关于此词的另一大分歧，是它的作者到底是谁？这里绝不是轻易剥夺李白的著作权，而是经过对不同意见的再三斟酌。特别是近些年以来出自专家之手的关于李白作品的选本，之所以不收这首《菩萨蛮》和另一首《忆秦娥》，当是基于此二者非李白作品的缘故。本书的这种抉择，完全是由李白研究的深入所促成的。

忆秦娥

无名氏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1]。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2]。

乐游原上清秋节^[3]。咸阳古道音尘绝^[4]。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5]。

【注释】

^[1]秦娥：秦地的美女。一、二句暗用萧史和秦穆公女儿弄玉随凤凰比翼飞升的典故（详见《列仙传》卷上）。

^[2]灞陵：汉文帝刘恒的坟墓，在今陕西西安以东。这里有横跨灞水的灞桥，唐人多在此折柳赠别。

^[3]乐游原：在今西安城南、大雁塔东北。本为秦朝时的宜春苑，西汉宣帝建乐游苑于此。唐时为士女节日游赏胜地。清秋节：九月九日重阳节。

^[4]咸阳：秦代都城。在唐代隔渭河与长安相望，是由京城往西北的必经之地，故址在今陕西咸阳以东。

^[5]汉家陵阙：指在长安附近的汉代皇帝的坟墓。阙：墓道外所立的石碑坊。

【点评】

此词上片写秦娥的离怀别苦；下片由她一人的伤感升华为对江山社稷的兴废之叹。所以“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八个字，被认为是“遂关千古登临之口”（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吊古伤今之作。虽然后人常借此词之下片抒发故国之思或亡国之痛，但整首词仍不属于那种“天若有情天亦老”似的对于改朝换代的慨叹，而只是一个女子在一定景物触发下怀远情思的变异和升华而已。

尽管这样，此词毕竟交织着悲凉和伤感情绪。有学者别具慧眼地据此推想：它应系时逢衰世的晚唐人所作。兹从此说，作无名氏词。

梦江南二首

温庭筠

千万恨，恨极在天涯。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摇曳碧云斜。

梳洗罢，独倚望红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1]。

【注释】

^[1]肠断：形容悲伤之极，语见《世说新语·黜免》和江淹《别赋》等。白蘋洲：长有白蘋俗称田字草）的水边小洲，此指昔日分手之处。

【点评】

第一首写女子相思之苦，情景相生，颇富韵味。晏殊《蝶恋花》“明月不谙离恨苦”以下两句，即化用“山月不知心里事”以下诸句。

第二首写一个女子在江边从早到晚眼巴巴地等候情人归来却最终失望的心理过程，委婉动人。语言清新流丽，在温词中别具一格。同时此首对柳永（特别是其《八声甘州》一词）也曾产生过明显影响。

春江花月夜^[1]

张若虚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2]，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3]，月照花林皆似霰^[4]。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5]。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6]。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7]。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注释】

[1]春江花月夜：乐府旧题，属《清商曲·吴声歌》，陈后主所作。原为浮艳的宫体诗，但张若虚的这一首不仅是《乐府诗集》卷四七所载七首同题乐府诗中最好的，而且堪称同类题材的古诗杰作。

[2]滟（yàn）滟：水面波光相连的样子。

[3]芳甸：长满草的平野。

[4]霰（xiàn）：往往于落雪前降下的白色不透明的冰粒。

[5]离人：这里指思妇。

[6]文：指水的波纹。

[7]碣石：今河北的碣石山。潇湘：指今湖南的潇水和湘江。

【点评】

此诗在明朝后期得到诗评家的关注后，其影响迅速深入和扩大。你一段，我一句，几乎对全诗的每一个字都作了诠释和评解。到了曹雪芹的时代，虽未见他自己说过此诗如何，却叫他钟爱的文学人物林黛玉去模仿此诗，作了一首人读人悲的《代别离·秋窗风雨夕》。而在闻一多的心目中，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他还警告人们说：“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亵渎。”（《宫体诗的自赎》）闻先生的这段慨叹，显然是针对在他以前对此诗的各种“赞叹”而发的。诚然，这些“赞叹”多半难以差强人意。但是，在闻先生的身后，尤其是近一二十年间，在对此诗的评鹭和鉴赏中，出现了不少精彩之篇。时至今日，如果笔者仍在此诗面前“饶舌”的话，那么“亵渎”的不仅是这首诗，还包括对这首诗的诸多真正的解人和知音。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此诗虽然有乐府、古风、歌行等称谓，实际上是一回事。用今天的眼光看，它就是一首熔景物、哲理和爱情于一炉的，内容健康向上、思绪深沉、旋律优美的通俗歌曲。人见人爱的“月亮”，在这首词中出现了十四次之多，真堪称“月亮代表我的心”！

更可告慰此诗作者及其历代铁杆“粉丝”的是，此诗已搭乘神舟飞船遨游太空，全人类都在向它仰望！

弃妇

刘驾

回车在门前^[1]，欲上心更悲。路傍见花发，似妾初嫁时。养蚕已成茧，织素犹在机^[2]。新人应笑此^[3]，何如画蛾眉^[4]。昨日惜红颜，今日畏老迟。良媒去不远，此恨今告谁？

【注释】

^[1]回车：被遣归娘家的车。

^[2]素：与五色双丝细绢缣相对的白色生绢。

^[3]新人：新娶的妻子。

^[4]蛾眉：女子长而美的眉毛。

【点评】

这位女子由于操劳不顾打扮自己而过早地衰老，所以被负心汉休弃。女子如此可怜，男子极端可恨！

游子思乡·万里归心对月明

山中

王勃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点评】

以往人们在解读此诗时，每每与宋玉《九辩》悲秋念归的名句相联系，这是有理由的。因为王勃的这首诗，就题旨而言也不外乎游子逢秋、乡愁倍增之意。

虽然诗的前两句着重抒发久客思归之情，而后两句则写秋风扫落叶之景，但由于这情是诗人亲自所感，这景是诗人亲眼所见，又互为因果地交织在一起，堪称是真正意义上的情景交融。

假如将四句诗从中间切开，摆到天平上，前后的重量会是不同的，所以把它归到“游子思乡”一类。

寒塘^[1]

赵嘏

晓发梳临水，寒塘坐见秋^[2]。

乡心正无限，一雁度南楼。

【注释】

^[1]此首一作司空曙诗，疑误。

^[2]坐：由于，因为。

【点评】

此诗向来以“浑成”和“层深”而著称，“一雁度南楼”句尤为传诵人口。南宋人陈允平曾写过一首调寄《塞垣春》的词，其中有“渐一声雁过南楼也”之句。虽然这里的“雁过南楼”，是与赵嘏诗中不同的北飞之雁，但同样可以说陈允平的这首词是受了赵嘏此诗的影响，只不过是“对一雁”句的反意隐括而已。

回乡偶书二首

贺知章

少小离家老大回^[1]，乡音无改鬓毛衰^[2]。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3]。

惟有门前镜湖水^[4]，春风不改旧时波。

【注释】

^[1]离家：一作“离乡”。

^[2]衰（cuī催）：指鬓发日渐稀疏。

^[3]消磨：这里指日渐消逝、变更。

^[4]镜湖：在今浙江绍兴西南，唐玄宗以此湖赐予归隐的贺知章，以供渔樵之资。北宋初年改镜湖为鉴湖。

【点评】

天宝三载（744），贺知章已年届八十六岁。这年他告老还乡，回到了阔别五十多年的越州会稽老家。回乡伊始，感慨良多，先后写了这两首诗。

关于第一首，曾有论者发表过很好的见解：“就全诗来看，一二句尚属平平，三四句却似峰回路转，别有境界。后两句的妙处在于背面敷粉，了无痕迹：虽写哀情，却借欢乐场面表现；虽为写己，却从儿童一面翻出。而所写儿童问话的场面，又极富于生活的情趣。即使我们不为诗人久客伤老之情所感染，却也不能不被这一饶有趣味的生活场景所打动。”（《唐诗鉴赏辞典》第52—53页，以下引文同此）

第二首“从直抒的一二句转到写景兼议论的三四句，仿佛闲闲道来，不着边际，实则这是妙用反衬，正好从反面加强了所要抒写的感情，在湖波不改的衬映下，人事日非的感慨显得愈益深沉了。”

“陆游说过：‘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回乡偶书》二首之成功，归根结底在于诗作展现的是一片化境。诗的感情自然、逼真，语言声韵仿佛自肺腑自然流出，朴实无华，毫不雕琢，读者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引入了诗的意境。像这样源于生活、发于心底的好诗，是十分难得的。”

除夜作

高适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1]？

故乡今夜思千里^[2]，霜鬓明朝又一年。

【注释】

^[1]客：诗人自指。

^[2]故乡：指家乡的亲人。千里：指千里以外的诗人自己。

【点评】

有专家将此诗厘定为唐玄宗天宝九载除夕（751年1月31日）所作。因为这年秋季高适曾因公差赴范阳（今属河北），归途中逢除夕，独宿旅馆，思念故乡亲人，感叹岁月蹉跎而作此诗。

历代评论家几乎异口同声地称道此诗“其味无穷”（谭元春语）、“愈有意味”（沈德潜语），等等。这主要是针对明明是诗人思念故乡亲人，而写作亲人思念千里之外的自己，从而将思归之旨，别有意趣地称之为念远之情。

逢入京使

岑参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点评】

天宝八载（749），岑参首次赴西域，途中遇到一位返京的使者，又恰恰是自己的熟人，便托他给彼此牵挂的家人带个平安口信，遂写了这首诗。“故园”，这里是指与诗人西行出塞方向相反的都城长安。离家远行在戈壁荒漠之中，本来就容易伤感，何况意外地碰到了一位老相识。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所以第二句的“泪不干”，洵为人之常情。

大凡读诗和写诗的人往往有这样的感受：愈是把人人心里所想、口里要说的家常话，借助艺术功力概括提炼为诗句，愈能使人感到亲切有味。这首诗就是这样，它丝毫不加雕饰，即是脱口而出的“人人胸臆中语”，在读者的心目中“却成绝唱”（与上引均为沈德潜语）。

夜上受降城闻笛^[1]

李益

回乐烽前沙似雪^[2]，受降城下月如霜^[3]。

不知何处吹芦管^[4]，一夜征人尽望乡。

【注释】

[1]受降城：对此城的所在地说法不一。一说指临近回乐烽的西受降城（故址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一说唐太宗于贞元二十年（803）亲临灵州（故址在今宁夏灵武县西南）接受突厥一部的投降，遂把灵州（治所在回乐县）呼作受降城。

[2]回乐烽：指回乐县的烽火台。烽：一作“峰”，疑误。李益另有《暮过回乐烽》诗云“烽火高飞百尺台”，故当作“烽”。

[3]城下：一作“城上”，又作“城外”。这里从《全唐诗》卷二八三作“城下”。

[4]芦管：一种截芦为之的乐器名，这里指笛。管：一作“笛”。

【点评】

关于此诗的作年主要有二说：一说作于建中元年（780），诗人入朔方（治所在今宁夏灵武）节度使崔宁幕，随崔宁巡行朔野期间；一说作于贞元元年至六年（785—790），诗人在杜希全幕中之时。从受降城所在地来看，笔者拟从前说。

这首诗在当时就被谱入管弦，天下传唱。后世或视其为中唐绝句之“冠”，或誉其为“绝唱”（胡应麟和沈德潜有关语意）。李慈铭和施补华则分别推之为：“高格、高韵、高调”；“意态绝健，音节高亮，情思悱恻，百读不厌也”。

首两句是写登城所见之夜间景象——烽火台前白沙似雪，受降城外月色如霜。在如此凄寒的边塞前线，久戍未归的“征人”，听到悲凉的笛声，有谁能不为之肝肠欲断？此诗不仅首二句喻切句工，末句的“尽望乡”，既把战士的乡情写得余音荡漾又有照应首句的“回乐”之意，即以回归为“乐”也！

秋思

张籍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点评】

王安石有两句经常被人征引的诗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恰恰是针对张籍诗而说的，此诗亦属既“寻常”又“奇崛”之作。遇秋思乡，从而托人捎封家信，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事；说它“奇崛”，则是指这封家书极不寻常的写作过程，和封好又拆的极为细腻的心理活动。“行人临发又开封”，这是多么传神而又感人的细节啊！

此诗的后两句尤为人所激赏。沈德潜说它：“亦复人人胸臆语，与‘马上相逢无纸笔’一首同妙。”诚然。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1]

柳宗元

海畔尖山似剑铓^[2]，秋来处处割愁肠。

若为化得身千亿^[3]，散上峰头望故乡^[4]。

【注释】

^[1]浩初上人：作者的一位佛教界的友人。上人：上德之人。佛教谓内有德智、外有胜行、在人之上者为上人。唐人多以僧为上人。

^[2]剑铓：剑的尖锋。

^[3]“若为”句：若为是怎能的意思。此句用佛教的化身之意，即谓佛能随时变化为种种形象，名为“化身”，并称佛教始祖释迦牟尼为“千百亿化身”。化得：一作“化作”。

^[4]散上：一作“散向”。

【点评】

诗人于元和十年突然被召回京，原以为从此会有被起用的希望，但是遭到有些朝官的反对，回长安仅仅一个月就被贬为柳州刺史。此事对柳宗元的打击可想而知，这就是此诗的创作背景。

愁眼看山，海边上那突兀而起的山峰，仿佛像一柄柄利剑，多想用它来割除自己的满腹愁肠。转念一想，佛教不是有“化身”之法吗？一身化作千百亿，无不心切尽思乡。京城的亲友得知了这一切，想必会引起共鸣和同情，从而伸出援引之手！

题金陵渡^[1]

张祜

金陵津渡小山楼^[2]，一宿行人自可愁。

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3]。

【注释】

^[1]金陵渡：据专家的详细考证，此诗中的“金陵”指润州（今江苏镇江）。金陵渡，即镇江之西津渡。

^[2]小山楼：指作者当时寄居之处。

^[3]瓜洲：在今江苏仪征以南的长江北岸，隔江与金陵渡相望（详见白居易《长相思》“注释”^④）。

【点评】

此诗第二句中的“行人”，指的不是一般的行走之人，而是专指奔波于他乡的游子，在这里也当是诗人自指。诗的后两句写的就是游子动身赶路时所看到的拂晓前的江天景色，也是极为人所称赏的名句。特别是最后的“两三星火是瓜洲”，这既是千真万确的实景，又多么空灵潇洒、点染有致、富有诗情画意啊！

旅次朔方^[1]

刘皂

客舍并州已十霜^[2]，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端更渡桑干水^[3]，却望并州似故乡。

【注释】

^[1]诗题一作《渡桑干》，作者一作“贾岛”，疑误。旅次：旅途中暂住的地方。朔方：这里指北方。

^[2]并（bīng兵）州：今山西太原之别称。已：一作“数”。

^[3]更：一作“又”。桑干水：指桑干河，在今河北西北部和山西北部，为永定河上游。相传每年桑葚成熟时河水干涸，故名桑干。

【点评】

此诗写思乡之情，自辟蹊径，不落窠臼。短短四句刻画出四种不同心态，说明作者既有切实的生活体验，又有得心应手的文字功力。

客居太原已整整十年。十年来，日日夜夜盼望回到故乡咸阳！万万没有想到还要渡过桑干河，到离故乡更加遥远的地方去。此时此刻回首望并州，并州竟像故乡一样备感亲切和留恋。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1]

杜审言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2]。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3]，晴光转绿蘋^[4]。

忽闻歌古调^[5]，归思欲沾襟。

【注释】

^[1]诗题一作《和陆丞早春游望》。晋陵：今江苏常州。陆丞：作者诗友，其名未详。

^[2]物候：景致、风物。因其随节候而变异，故称“物候”。

^[3]淑气：春天温和的气候。此句系对陆机《悲哉行》“蕙草饶淑气，时鸟多好音”二句的隐括。

^[4]晴光：即春光。此句系对江淹《咏美人春游诗》“江南二月春，东风转绿蘋”之下句的借取。

^[5]古调：誉称友人陆丞所作原唱题为《早春游望》诗。

【点评】

此诗作者向有二说，也是《全唐诗》的重出之篇，即于杜审言和韦应物名下均收此诗，这里暂视为杜审言所作。

永昌元年（689）前后，杜审言任职于江阴，与陆丞系同郡邻县之僚友，二人唱和或在此时。陆丞原唱已佚，杜审言这首诗抒发的是宦游和思乡之情。

诗人倦于宦游而思乡心切，才对异乡物候变异格外敏感和惊诧。中间两联字面上完全是赏心悦目之景，但诗人对江南诸般美景的体察，悉因思乡之所致。这样写乡情更为入木三分。尽管颌联“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是以属对工致、意境清新而著称的千古名句，但作为此诗灵魂的还是其中所隐含的感人至深的对故乡的一片悃诚。

次北固山下^[1]

王湾

客路青山外^[2]，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3]。

【注释】

[1]此诗最早见于《国秀集》；《河岳英灵集》亦载此诗，题为《江南意》且多异文。次：指旅途中的停留。途中停留一宿为“舍”，再宿为“信”，停留三宿以上叫“次”。北固山：在今江苏镇江东北之江滨。山体陡峭，形势险固，北临长江，故名北固山。还因南朝梁武帝曾登上山顶，北览长江，又名北顾山。唐以前三面临水，气势极为雄伟。

[2]“客路”句：意谓要去的前路还在北固山等这些青山以远之处。

[3]“乡书”二句：意谓作者的家乡是北归的大雁所经过的洛阳，遂生“雁足传书”之想。

【点评】

历代关注和激赏此诗者多不胜数，其轰动效应历久不衰。比如颔联“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写春潮齐岸景象开阔，江宽水直一路顺风，前程远大无可限量，此情此景多么鼓舞人心！或许正因此联蕴含着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所以被称为“以小景传大景之神”（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上）。

关于此诗的颈联“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曾有一个很有趣的掌故：宰相诗人张说亲笔题写此联置于政事堂，并教善诗能文者以此为楷模（详见《河岳英灵集》）。那么此联好在哪里呢？要想找到张说激赏此联的缘由，首先应解答此联怎解：“此联两句，按字面当解为：（海）日生残夜——开今日之始的晓日，萌生于渐见残尽之昨夜；（江）春入旧年——开今年之始的立春，返入于已成旧岁之去年”“古人对时令节气是看得很重的，尤其是‘一年之终’的除夕和‘一年之始’的立春。旧年除夕恰值翌年立春，两个佳节叠在一起，在其时当为人们所瞩目。所以，王湾这一联为‘妙绝’。”（详见洛地《王湾“江春入旧年”解说》，《文史知识》2000年第10期）此说可从，录供参考。你看，“残夜”和“旧年”分别代表“黑暗”和“过时”，而海上的江日和江边的春色则代表美好的希望。后者取代了前者，有谁不为之欢欣鼓舞呢！

诗的尾联所表达的乡情，不是走投无路的游子思归，而是一个对前程充满希望的志士对故乡的殷切回报，这就是盛唐气象中的乡音！

商山早行^[1]

温庭筠

晨起动征铎^[2]，客行悲故乡。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槲叶落山路^[3]，枳花明驿墙^[4]。

因思杜陵梦^[5]，凫雁满回塘^[6]。

【注释】

^[1]商山：一名楚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南。

^[2]铎（duó夺）：大铃铛。

^[3]槲（hú胡）：一种雌雄同株的春季发新芽、落旧叶的乔木。

^[4]枳（zhǐ纸）：也叫枸橘或臭橘，春天开白花的落叶灌木或小乔木。

^[5]杜陵：在今西安东南，这里代指长安。

^[6]凫（fú扶）：野鸭。回塘：曲折的池塘。

【点评】

这是一首写羁旅行役游子思乡的名篇。全篇看虽然不失为好诗，但它的知名度之高主要是依靠颌联“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所致。这一联的好处，除了李东阳所云“音韵铿锵，意象具足”（《怀麓堂诗话》）之外，就是梅尧臣和欧阳修的一段对话中所说的：“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并以此联等为例，说明“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详见欧阳修《六一诗话》）梅、欧对话所涉及的，是有关抒情诗写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见于言外”和胡仔所说的“意在言外”是一个意思，都是说诗的真意在语言、文辞之外，语意含蓄，言外之意由读者自己体会。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诚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由于文字精练，了无闲字，十个字写出了六种意象，其含义本来就十分丰富和密集，但它留给读者想象和体悟的空间仍然十分宽广。比如，板桥之霜的言外之意是春寒料峭，霜上的“人迹”又说明有早行者。至于这早行者是何许人、到哪里去，更有想象不完的空间，所以就耐人寻味，传诵不已。

晚次鄂州^[1]

卢纶

云开远见汉阳城^[2]，犹是孤帆一日程^[3]。

估客昼眠知浪静^[4]，舟人夜语觉潮生。

三湘愁鬓逢秋色^[5]，万里归心对月明。

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鼙声^[6]。

【注释】

^[1]鄂州：治所在江夏（今湖北武汉武昌），唐辖境相当今武汉长江以南部分的黄石和咸宁一带。

^[2]汉阳城：在鄂州以西，故址在今武汉汉阳一带。

^[3]一日：一作“半日”。

^[4]估客：商人。

^[5]三湘：指今湖南的湘潭、湘乡、湘阴；一说指湘水的三条支流。愁鬓：一作“衰鬓”。

^[6]鼓鼙（pí皮）：指大鼓和小鼓，古代军中常用的乐器。这里代指战事。

【点评】

此诗题下原注“至德中作”。以往多谓至德（756—758）是唐肃宗李亨的年号。后有论者以为“至德”应是唐代地名“至德县”。遂定此诗是作者“晚年避藩镇战乱逃往‘三湘’作客路过鄂州时有所感，后归至德整理而成”。此说有据，兹以之。

在卢纶的七律中，这一首最为著名，也确实写得最好，被誉为“有情景，有声调，气势亦足”（《大历诗略》）的佳作。首联对行程的计算，既点出了题目，又透出了度日如年、旅途愁思无聊的情状。颔联是历来传诵的名句，作者以其乘船的切实体验，精细入微地写出了潮起潮落的生动情景。“诵此二句，宛若身在江船容与之中”（俞陛云《诗境浅说》丙编）。颈联不仅写出了远行悲戚、思乡心切的意绪，且情景交融，属对工稳。“万里归心对月明”，堪与杜甫的“月是故乡明”媲美，均为表达乡情的名句。

兼示符离及下弟妹^[1]

白居易

时难年荒世业空^[2]，弟兄羁旅各西东。

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吊影分为千里雁^[3]，辞根散作九秋蓬^[4]。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注释】

[1]本诗原题为《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邳弟妹》。诗题如同小序，交代了作诗的缘起、题旨及寄赠对象等。其中的“浮梁大兄”，指作者的长兄白幼文，时任浮梁（今属江西景德镇）主簿；“於潜（今属浙江临安）七兄”，指作者叔父的长子，时任於潜县尉；“乌江（今属安徽和县）十五兄”，指作者的从祖兄白逸，时任乌江县主簿；“符离”，即今安徽宿县以北的符离集，作者与其母曾寓居于此；“下邳（guī圭，今属陕西渭南）”是指作者的祖籍，此时作者尚有弟妹寓居符离和下邳。

[2]世业：这里指先辈遗留下来的产业。

[3]“吊影”句：意谓兄弟分散，有如形单影只的孤雁。吊影：对着身影自我怜惜或哀叹。千里雁：借指兄弟分散。这里是由语出《诗·郑风·大叔于田》的“雁行”引申而来，意思是说兄长弟幼，年齿有序，如雁之平行而有次序。

[4]“辞根”句：意谓像深秋离根的飞蓬那样四处飘零。

【点评】

此诗当作于贞元十五年（799）作者奉陪母亲居洛阳之时。诗题所谓“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分别指朱泚、李希烈之乱和陕西关中大饥。作者避难江南，远离下邳。兄弟离散，他在洛阳，于中宵望月，怀念下邳而作是诗。

全诗一气贯注，句句诉说思乡念亲之情，最后以“一夜乡心五处同”一句，将乡情和亲情水乳交融，分外感人。

鹧鸪^[1]

郑谷

暖戏烟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

雨昏青草湖边过^[2]，花落黄陵庙里啼^[3]。

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

相呼相应湘江阔，苦竹丛深春日西。

【注释】

^[1]鹧鸪：形似母鸡、头如鹑的一种鸟。胸前有很像珍珠的白圆点，背羽有紫赤色波浪形的斑纹。俗像其叫声曰“行不得也哥哥”。喜温暖，常向日而飞，怕霜露（详见崔豹《古今注·鸟兽》）。

^[2]青草湖：又名巴丘湖，在今湖南洞庭湖东南。

^[3]黄陵庙：在今湖南湘阴以北洞庭湖畔。相传此庙为纪念溺于湘江的舜帝二妃娥皇、女英所建（详见《水经注·湘水》）。

【点评】

这是一首被誉为“警绝”和有“神韵”（分别见于《唐才子传》和《唐诗别裁》）的名篇，曾传诵于当时，作者郑谷则被称为“郑鹧鸪”。

诗以“鹧鸪”为题。首二句虽然也写到它山鸡般鲜丽的羽色和雅观的形貌，但主要还是抓住它喜暖畏寒、叫声凄切的特点，状其神韵。郑谷笔下的这只鹧鸪之所以不同凡响，是与它所处的环境紧密相关——它时而飞过暮雨中凄迷的青草湖，时而在落花满地且具有沉重历史感的黄陵庙中凄切地啼叫——而这一切又正是游子思乡之泪和思妇念远之悲的诱因。

与游子、思妇“相呼相应”的鹧鸪鸟，在它所畏惧的黑暗和霜露来临时，还可以在苦竹丛中找到藏身之地。然而游子的归宿和思妇的希望又在哪里呢？这就把思乡怀远之情引向了很深的层次，诗也就具有了言外之意。

睹物思人·每逢佳节倍思亲

相思^[1]

王维

红豆生南国^[2]，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3]，此物最相思。

【注释】

[1]诗题一作《相思子》《江上赠李龟年》。相思：这里当指相思树所结的相思子。

[2]红豆：相思子的又名，其豆圆而红，一端黑色，或有黑色斑点。这里当主要用以象征相思。

[3]愿：一作“劝”。多：一作“休”。采撷（xié携）：采摘。

【点评】

这是唐诗中最为家喻户晓的小诗之一，但又不仅是一首爱情诗，还是一首吟唱相思子的有寄托的咏物诗。对此诗历来有这样两种不同的理解：

一是范摅《云溪友议》所云：安史之乱中，梨园乐师李龟年流落江南，曾于湘中采访使席上歌此诗，满座无不为之叹息。类似的理解后世亦不乏其人。这显然是把“相思”和“红豆”作为一种赤诚友爱，甚至是故国之思的象征。

二是任昉《述异记》上所云：战国时，魏国一女子因思念久戍不返的丈夫而死。葬后坟上生木，枝叶皆向丈夫所在的方向倾斜，被称为相思木。王维托物言情而写成这首爱情诗。

笔者之所以将此诗归于“睹物思人”这一类，就是认为王维此诗原是寄赠远在南国的友人的，希望他也像多情的相思子那样想念自己，而自己对友人的相思则尽在不言中。

如意娘^[1]

武则天

看朱成碧思纷纷^[2]，憔悴支离为忆君^[3]。

不信比来长下泪^[4]，开箱验取石榴裙^[5]。

【注释】

^[1]如意娘：乐府名。《乐府诗集》八〇《近代曲辞》引《乐苑》：“如意娘，商调曲，唐则天皇后作也。”一说此诗非武则天所作。

^[2]看朱成碧：这是一个成语。朱是红色，碧是青绿色，意谓把红的看成绿的，用以形容心思迷乱而致眼睛昏花。思纷纷：指思绪杂乱恍惚。

^[3]憔悴支离：形容面色瘦黄、鬓发散乱的样子。

^[4]比来：近来。

^[5]石榴裙：红裙。

【点评】

此诗被收入《全唐诗》卷五时，作者是皇后的身份。应该说这是一首具有创新意义的好诗。首先，《如意娘》的乐府名称是她首创的；其次，诗中一些用语譬如“比来”，恐怕也是始见于此诗。但是，由于武则天的这首诗以往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即使一些权威的工具书，也曾把“比来”这类词的创制归于比她晚一个多世纪的韩愈。诸如此类的事情已令人颇为不平。

但是，更加令人费解的是这种话：“看朱成碧四字本奇，然尤觉思纷纷三字纷乱颠倒得无可奈何，老狐媚甚。”（钟惺《名媛诗归》）。

这是什么话！但愿它是“打是亲骂是爱”，即用狐狸善于迷惑人的特性，来形容这首诗的魅力。令人担心的是钟老先生的原意并非如此，他骂作者为“狐媚”，有点像借题发挥进行人身攻击的样子。而可取的做法，应该是对“诗”不对人，何况作者也不是那么一无可取。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1]

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2]。

【注释】

^[1]诗题下有原注云：“时年十七。”可见此系王维之少作。山东：指华山以东作者的故乡蒲州（今属山西）。

^[2]茱萸：一种有浓烈香气、且可入药的植物。古代风俗，阴历九月九日重阳节佩戴茱萸囊登高，以为可以避灾祛邪（详见《续齐谐记》）。

【点评】

如果不知道此诗题下有“时年十七”的原注，人们很难想到它出自一位十七岁的少年之手。他从遥远的故乡来到繁华的都城，不但没有产生那种类似于此间乐、不思乡的昏懵之想，反倒有着少年老成般的乡情和亲情。成熟老练的思想使这位身为长兄的“小大人儿”，以极为纯朴自然的诗句道出了人之常情——“每逢佳节倍思亲”，也就成了表达游子思乡之情的警策和格言。

作为一首只有四句的小诗，前两句已成为掷地有金石之声的警句。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后两句往往难以为继。然而，王维很会选取和运用细节，从弟弟们佩戴着茱萸登高时想念兄长的心理感受出发，又写出了别具一格的后两句，使整首诗既有高度的概括功力，又有生动传神的心理描写。

玉关寄长安李主簿^[1]

岑参

东去长安万里余，故人何惜一行书？

玉关西望堪肠断^[2]，况复明朝是岁除^[3]。

【注释】

^[1]玉关：即玉门关，因西域输入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北一带。主簿：汉代以来的官名，一度为统兵开府大臣幕府中的重要僚属，参与机要，总领府事。唐宋以后，这一官名尚存，职位渐轻。这里指作者的一位担任主簿的李姓老友。

^[2]肠断：形容悲伤之极（详见《世说新语·黜免》）。

^[3]岁除：年终，意谓旧岁将尽。

【点评】

岑参于天宝八载（749）首次西行出塞，恰在年终到达玉门关。此地离家室、故人所在的长安竟有万里之遥，令其倍生思乡怀友之情，便写了这首诗权代书简，寄奉远在长安的老友。

因为是以诗代柬，所以文字不假雕饰，明白如话，一气呵成，直抒胸臆，友谊乡情愈感浓重。

十五夜望月^[1]

王建

中庭地白树栖鸦^[2]，冷露无声湿桂花。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3]。

【注释】

^[1]诗题一作《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十五夜：指中秋夜。

^[2]地白：指在月光照耀下满地银白。树栖鸦：鸦鹊已安静地栖息于树。

^[3]秋思（sì四）：这里指中秋怀人的思绪。

【点评】

这是一首题咏中秋的名篇。其最受称道的主要有两点：一是用形象化的语言创造出了一种月圆之夜倍思亲的特定意境；二是第四句妙在“不说明己之感秋”（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明明是诗人自己在思念友人，却以问作结，遂使短诗含蓄不尽，余音袅袅。

看来这也是一首以诗代柬之作，每一句都能诱发人的联想，这就为对方留下了酬答的广阔余地。

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1]

柳宗元

破额山前碧玉流^[2]，骚人遥驻木兰舟^[3]。

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4]。

【注释】

^[1]侍御：官名，即侍御史省称。象县：今属广西。

^[2]破额山：一说指象县沿江的山；一说在今湖北黄梅县。碧玉流：对当时流经柳州和象州的柳江的美称。

^[3]骚人：可泛指诗人，这里指曹侍御。木兰舟：对舟船的美称。

^[4]欲采蘋花：是对柳恽《江南曲》诗意的隐括，意谓在春暖花开中对故人的怀念。

【点评】

沈德潜不仅认为这是一首具有言外之意的诗，还说这是七绝中的“压卷”（详见《说诗碎语》）之作。今天看来，虽然对此诗的“言外之意”，不必像沈德潜那样去坐实，但话中有话也是不言而喻的。想想看，一个老朋友既然来到了离作者所在的柳州不远的“象县”，但彼此却未能谋面，只能以诗代柬。所谓“不自由”，也不仅是被贬谪的作者自指，也很可能兼指曹侍御，或因公不得脱身，或避嫌不便前来探望自己。对柳宗元当时的处境来说，身居高官的友人没有忘记自己，“见寄”一首诗，也令其感念不尽，所以写了这首情意“无限”的酬答诗。

闻乐天授江州司马^[1]

元稹

残灯无焰影幢幢^[2]，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3]，暗风吹雨入寒窗。

【注释】

^[1]乐天：作者的挚友白居易，字乐天。江州：亦即下文的“九江”（今属江西）。司马：州、府长官的佐助，一般专管兵事，位在佐助刺史下的“别驾”“长史”之下。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遇刺，白居易上书请求缉拿凶手，从而得罪权贵，被贬为江州司马。

^[2]幢幢（chuáng床）：形容灯影晃动的样子。

^[3]惊坐起：一作“仍怅望”。

【点评】

五年前元稹因得罪宦官曾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后来改授通州（治所在今四川达县）司马。元和十年（815），元稹在重病之中得知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的消息，遂写了这首诗表达他为之震惊和凄苦的心境，其对好友的关切之情不言而喻。

诗中所写悉为身边事、眼前景，但经作者以通俗浅显的口头语道出便十分感人。白居易读过此诗极为动情地说：“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悲痛）耳。”（《与元微之书》）

江楼感旧

赵嘏

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

同来望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

【点评】

人们每每有这样的体验：当你与亲朋一道一面游赏观景，一面对天说地，或是互诉衷肠，那当是多么惬意、动情之时。特别是与你共同赏月之人，那是永远也不会忘怀的。看来，此诗作者就曾有过这样的生活体验。

仅仅一年之后，当他旧地重游时，风景与去年没有什么两样，但却人事已非。眼下只有他一人独自登楼“望月”，他怎么能不“感此怀故人”，又怎能不倍加伤心！此诗就是将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感情体验诉诸诗情画意，从而激起了读者的共鸣。

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1]

孟浩然

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

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

建德非吾土^[2]，维扬忆旧游^[3]。

还将两行泪，遥寄海西头。

【注释】

^[1]桐庐江：即桐江，在今浙江桐庐县。

^[2]建德：指桐江上游的建德市（今属浙江）。非吾土：语出王粲《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之句，意谓不是我的故乡。

^[3]维扬：扬州的别称。

【点评】

这是一首思乡怀友的名篇。诗从耳闻猿啼流急、目察木叶萧瑟、月下孤舟的旅途寂寞写起，语势由急转缓，文顺势下。下半首转入抒发思乡怀友。“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是孟浩然的名句，人谓“天趣自得”（刘辰翁语），诚然。

过故人庄

孟浩然

故人具鸡黍^[1]，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2]，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3]，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注释】

[1]鸡黍：语出《论语·微子》：“（丈人）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后来“鸡黍”就指招待客人的饭菜。

[2]“绿树”句：意谓村庄被绿树环抱。

[3]开轩：一作“开筵”。场圃：指打谷场和菜园子等农家场景。

【点评】

这首被认为是“淡到看不见诗”（闻一多语）的诗，却为诸多诗评家所赏识。比如有说它“句句自然，无刻画之迹”（方回语）的，有称它比“妙品”“神品”更进一步为“逸品”（冒春荣语）的……要想知道此诗究竟好在哪里，读了下面的引文，想必会心服口服：

一个普通的农庄，一回鸡黍饭的普通款待，被表现得这样富有诗意。描写的是眼前景，使用的是口头语，描述的层次也是完全任其自然，笔笔都显得很轻松，连律诗的形式也似乎变得自由和灵便了。你只觉得这种淡淡的平易近人的风格，与他描写的对象——朴实的农家田园和谐一致，表现了形式对内容的高度适应，恬淡亲切却又不是平淡枯燥。它是在平淡中蕴藏着深厚的情味：一方面固然是每个句子都几乎不见费力锤炼的痕迹，另一方面每个句子又都不曾显得薄弱。比如诗的头两句只写友人邀请，却能显出朴实的农家气氛；三四句只写绿树青山却能见出一片天地；五六句只写把酒闲话，却能表现心情与环境的惬意的契合；七八句只说重阳再来，却自然流露对这个村庄和故人的依恋。这些句子平衡均匀，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境，把恬静秀美的农村风光和淳朴诚挚的情谊融成一片。这就是所谓“篇法之妙，不见句法”（沈德潜《唐诗别裁》）……这种不炫奇猎异，不卖弄技巧，也不光靠一两个精心制作的句子去支撑门面，是艺术水平高超的表现。

——余恕诚（见《唐诗鉴赏辞典》第91—92页）

同王征君湘中有怀

张谓

八月洞庭秋，潇湘水北流。

还家万里梦^[1]，为客五更愁。

不用开书帙^[2]，偏宜上酒楼。

故人京洛满，何日复同游？

【注释】

^[1]万里梦：作者原籍为河内，即今河南沁阳人。身居“湘中”即今湖南，相距可谓遥远。

^[2]帙（zhì至）：用布帛制成的包书的套子。

【点评】

此诗当是代宗大历初年，作者任潭州（故治在今湖南长沙）刺史时的怀乡思友之作。

关于这首诗，早在十多年前，已有专家作了精彩的解读：

……从全诗来看，没有秾丽的辞藻和过多的渲染，信笔写来，皆成妙谛，流水行云，悠然隽永。

淡妆之美是诗美的一种。平易中见深远，朴素中见高华，它虽然不一定是诗美中的极致，但却是并不容易达到的美的境界。所以梅圣俞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清雅中有风骨，素淡中出情韵。张谓这首诗，就是这方面的成功之作。

——李元洛（见《唐诗鉴赏辞典》第400页）

云阳馆与韩绅卿宿别^[1]

司空曙

故人江海别^[2]，几度隔山川。

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

孤灯寒照雨，湿竹暗浮烟^[3]。

更有明朝恨，离怀惜共传。

【注释】

^[1]云阳：今陕西泾阳以北一带。韩绅卿：原作“韩绅”，一作“韩升卿”，兹从诸学者之新见。

^[2]江海别：指相距三江四海的远别。

^[3]湿竹：一作“深竹”。

【点评】

此诗以最简练的笔墨，不加烘托，其所勾勒出的形象却极为鲜明生动，从而将天涯久别、客中乍逢的复杂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在同类诗中别具一格。

中间两联用语整饬，景致凄凉。尤其是“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二句，人称其写“久别倏逢之意，宛然在目，想而味之，情融神会，殆如直述”（范希文语），甚至被誉为“久别忽逢之绝唱”（方回语）。

淮上喜会梁州故人^[1]

韦应物

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

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

何因不归去^[2]？淮上有秋山^[3]。

【注释】

^[1]淮上：指今江苏淮阴一带。梁州：古州名，治所在今陕西南郑一带。梁州，一作“梁川”。

^[2]不：一作“北”。

^[3]有：一作“对”。

【点评】

唐代宗大历中期，作者曾有淮海之行，此诗当作于这段时间。诗中所写故友相逢相别悲喜交并之情，跌宕起伏，感人至深。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是历代传诵的天然好句。所用流水对，恰好行云流水，令人倍感悠远有味。

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1]

李益

微风惊暮坐，临牖思悠哉^[2]。

开门复动竹，疑是故人来。

时滴枝上露，稍沾阶下苔。

何当一入幌^[3]，为拂绿琴埃^[4]。

【注释】

^[1]苗发、司空曙：都是李益的诗友，三人均列名“大历十才子”。

^[2]临牖（yǒu有）：临窗。

^[3]幌（huǎng谎）：这里指门帘。

^[4]绿琴：汉司马相如有琴名绿绮，被视为名器，后世因称琴为绿琴。

【点评】

此诗借窗间夜风之咏，抒发怀友之情。颔联的“开门复动竹，疑是故人来”，虽然是对南朝乐府《华山畿》中“风吹帘动，言是所欢来”二句的隐括，但却有青蓝之胜，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反响，比如名妓霍小玉平日极喜吟诵此联（详见蒋防传奇《霍小玉传》）；又如元稹《会真记》托名崔莺莺《答张生》诗的“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显然是本自李益此联。

除了颔联广为人知，尾联也寓有深意——诗人仿佛是在埋怨风微力小，不能吹开门帷进到房屋中来，为他吹去绿琴上落满的灰尘——深意就在这里，当年伯牙鼓琴，是高山流水有知音。我的绿琴之所以尘封，是因为友人星散！风啊，但愿你为我拂去琴上尘埃，伴我弹奏一曲，近驱寂寥，远慰知音，那该有多好啊！

喜见外弟又言别^[1]

李益

十年离乱后^[2]，长大一相逢。

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

别来沧海事^[3]，语罢暮天钟。

明日巴陵道^[4]，秋山又几重。

【注释】

^[1]外弟：表弟。与舅、姑、姨之子均互为表兄弟。

^[2]十年：指历时近十年的安史之乱。

^[3]沧海事：世事变化很大，意同沧海桑田（详见《神仙传·麻姑》）。

^[4]巴陵：唐代郡名，治所在今湖南岳阳。

【点评】

抒写人生聚散，在唐诗中所占比重最大，作品数量亦可谓汗牛充栋。但在同类题材中，这首诗却备受关注，原因何在？

首先，从整首诗看，它所写的是谁都可能经历过的人生体验，读来便有亲切感。加之语言凝练，结构严整，细节生动，场景典型，故韵味隽永，百读不厌。

其次，“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是极为生动传神的名句，人称“情尤深，语尤怆，读之者几于泪不能收”（贺裳语）。

有篇又有句，是为好诗。

楚江怀古三首^[1]

（其一）

马戴

露气寒光集，微阳下楚丘^[2]。

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

广泽生明月，苍山夹乱流。

云中君不见^[3]，竟夕自悲秋。

【注释】

^[1]楚江：楚地之江，今湖南古时属楚地，这里指湘江。

^[2]楚丘：泛指楚地山峦。

^[3]云中君：《楚辞·九歌》篇名，云中君即云神，屈原为祭祀云神而作是篇。

【点评】

唐宣宗大中（847—860）初年，马戴被贬为龙阳（今湖南汉寿）尉，途经洞庭时而作此诗。

关于这首诗的艺术风格，俞陛云老先生曾作过独到论析：“唐人五律，多高华雄厚之作。此诗以清微婉约出之，如仙人乘莲叶轻舟，凌波而下也。”（《诗境浅说》甲编）

尽管全诗不失为佳作，但最著名的还是“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二句，这是晚唐诗中的名句。自杨慎以来，论者对之称赏不已。王士禛甚至誉之为“极则”（《渔洋诗话》卷上），而俞老先生的分析则更为具体可信。他说：“三四句绝无雕琢，纯出自然，风致独绝，而伤秋怀远之思，自在言外，读者当于虚处会其微意也。”（同上）

寄李儋元锡^[1]

韦应物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

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

闻道欲来相闻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注释】

^[1]李儋（dān）：字元锡，曾任殿中侍御史，作者诗友。

【点评】

此诗约作于唐德宗兴元元年（784）春。一年前作者由长安调至滁州任刺史，他离开长安不久就发生了朱泚叛乱、德宗出逃这样的大事。写此诗时长安尚未收复，所以诗人既担心留在长安的好友李儋，又很关注国难民瘼，特别是颈联的“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二句，体现了诗人作为一个封建官吏难能可贵的清廉正直的思想品格，所以曾被赞美为“仁者之言”（范仲淹语）、“贤矣”（朱熹语）等。这样一来，此二句更是备受赞颂。

宋黄彻在《碧溪诗话》（卷二）中，针对此诗颈联及韦应物其他类似诗句发了另一番感慨：“余谓有官君子，当切切作此语。彼有一意供租，专事土木，而视民如仇者，得无愧此诗乎！”联系韦应物的生平为人来看，他能写出此类高境界的诗句，并非偶然。

但是，对于“邑有”一句，最有分量的评断，则是笔者在这一拙编第一次印刷之后见到的：“寥寥七字，写出了古代清官的胸怀，也写出了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能使人感奋。”（《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刘汉民编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绵谷回寄蔡氏昆仲^[1]

罗隐

一年两度锦城游^[2]，前值东风后值秋。

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

山牵别恨和肠断^[3]，水带离声入梦流。

今日因君试回首^[4]，淡烟乔木隔绵州^[5]。

【注释】

^[1]诗题一作《魏城逢故人》。绵谷：今四川广元。昆仲：称他人弟兄的敬辞。昆为兄，仲为弟。这里指作者的友人蔡氏弟兄。

^[2]锦城：锦官城的简称，故址在今四川成都以南。三国蜀汉时管理织锦之官驻此，故名。一作“锦江”。

^[3]山牵别恨和肠断：笔者经眼之《全唐诗》和两本《罗隐集》均作“山将别恨和心断”。这里是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唐宋诗举要》下册卷五。

^[4]因君试回首：一作“不堪回首望”。

^[5]淡烟乔木：一作“古烟高木”。绵州：今四川绵阳。

【点评】

此诗题目，常见本均作《魏城逢故人》，这里之所以采用现在的这一题目，是根据这样的考虑：作者在锦城结识了蔡氏弟兄，当他离开了锦城经绵州抵达绵谷时，回忆留在成都的蔡氏弟兄而作此诗。如果作《魏城逢故人》，那么实际情况则当是在魏城（故址在今四川绵阳东北）遇到蔡氏弟兄而回忆其在成都时的交游，这当然也说得通。但相比之下，似以前者为胜。

关于这首诗，高步瀛的见解甚为可取。他说：“三、四写景最极佳，而意极沉郁，是谓神行。但若以佳句取之，则皮相矣。”（《唐宋诗举要》卷五）是的，这两句除了其本身俏丽拟人、生动传神、对仗工巧以外，它在全诗中所起承转得体、情景交融的作用，也是很突出的。这两句固然神化有味，全诗又何尝不是玲珑剔透、雅韵悠长的艺术精品呢！

夏日南亭怀辛大

孟浩然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

【点评】

由“散发”的两种义项，说明此诗是写作者隐居生活中的闲情逸致；而从“欲”以下四句看，则又流露出知音难得的寂寞之感和夜半怀人的殷切梦想。这也正是反映了作者归隐和出仕两种思想的矛盾。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堪称好景妙句。此二句与作者的其他传世名句，在当时即被叹为“清绝”，有论者甚至以为“此等句当与日星河岳同垂不朽”（王寿昌语）。

边塞之音·不教胡马度阴山

和张仆射塞下曲六首^[1] (其二、其三)

卢纶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

平明寻白羽^[2]，没在石棱中。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3]。

欲将轻骑逐^[4]，大雪满弓刀。

【注释】

^[1]张仆射（yè夜）：仆射，在唐宋为宰相之职。关于张仆射的具体所指有二说：一为张延赏；一为张建封，兹拟从后说。诗题又作《塞下曲六首》。

^[2]平明：指天刚亮的时候。白羽：指饰有白色羽毛的箭。

^[3]单（chán婫）于：古代匈奴的君主，这里代指来犯者的最高统帅。

^[4]将（jiāng江）：带领。轻骑（jì寄）：轻装的骑兵。

【点评】

前一首“林暗”句之所本，是所谓“云从龙，风从虎”的传说，意谓风行草动，看上去在“林暗”之处，仿佛隐藏着一只虎。此诗实际上是隐括了这样一段故事：“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史记·李将军列传》）

对后一首的解读，请看这样一段精到之文：

从这首诗看来，卢纶是很善于捕捉形象、捕捉时机的。他不仅能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而且能把它放到最富有艺术效果的时刻加以表现。诗人不写军队如何出击，也不告诉你追上敌人没有，他只描绘一个准备追击的场面，就把当时的气氛情绪有力地烘托出来了。“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这并不是战斗的高潮，而是迫近高潮的时刻。这个时刻，犹如箭在弦上，将发未发，最有吸引人的力量。你也许觉得不满足，因为没有把结果交代出来。但唯其如此，才更富有启发性，更能引逗读者的联想和想象，这叫言有尽而意无穷。神龙见首不见尾，并不是没有尾，那尾在云中，若隐若现，更富有趣味和魅力。

——袁行霈（见《唐诗鉴赏辞典》第697页）

哥舒歌^[1]

无名氏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

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2]。

【注释】

^[1]哥舒：即哥舒翰，突厥族，世居安西（今属新疆）。家富任侠，好书史，知谋略。官至陇右节度使兼河西节度。安史之乱中，受命守潼关。兵败被俘，尝受伪职，后为安庆绪所杀。

^[2]临洮：治所在今甘肃岷山，当时已置洮阳郡以备边。

【点评】

天宝末，哥舒翰统兵击败吐蕃，这首民歌就是颂扬其战功的。

诗以“北斗七星”起兴以比哥舒宝刀，正体现了民歌的本色。接下去的“至今窥牧马”二句，意谓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每每于秋高气爽之时南下牧马，借以窥探内地之虚实，以进行骚扰。但由于哥舒翰的震慑，吐蕃便不再敢南下侵扰。

凉州词二首^[1]

（其一）

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2]，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3]，古来征战几人回？

【注释】

^[1]凉州词：又名《凉州歌》，乐府《近代曲》名，原是凉州（州治在今甘肃武威）一带的歌曲。唐代诗人多用此调作歌词，描写西北方的塞上风光和战争情景。其中以王翰的这一首和王之涣的那首“黄河远上白云间”最为有名。

^[2]夜光杯：用美玉所造的杯（详见东方朔《海内十洲记》）。

^[3]沙场：原指平沙旷野，这里指战场。

【点评】

此诗在唐边塞诗中可谓流传最为广泛，也几乎是最有名的代表作，被称为“无瑕之璧”（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但是对它的情绪基调，却有两种乍一看似乎迥然相异之见：

一种谓其“故作豪饮之词，然悲感已极”（沈德潜语）；另一种则曰：“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施补华语）。如果联系诗的立意仔细品味，其实这是两种异中有同的看法，可以用“悲壮”二字将其对立的一面统一起来，因为——

诗中所写当是一次祝捷之宴。从酒席之豪华、规格之高超，可见是为战功卓著的凯旋英雄而设。所以第二句的“催”字是奏乐催饮，而不是酒未上口又被催上征鞍的意思。又因生还者是经过了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更是所向无敌的英雄豪杰，此时此刻他们怎么能不开怀畅饮呢！

要想正确地理解这首诗，还应正视由“古来征战几人回”一句所体现的战争残酷性的一面，这在盛唐时代也不例外。这里的问题还在于，凯旋固然可喜可贺，而视死如归、为国捐躯，不也同样重于泰山吗？

出塞二首^[1] (其一)

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2]，不教胡马度阴山^[3]。

【注释】

^[1]诗题又作《塞上行》《塞上曲》《从军行》，兹从《乐府诗集》题作《出塞》。这一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鼓吹曲》。

^[2]龙城飞将：指矫健敏捷、威震龙城的飞将军。具体所指有二说：如把龙（亦作茏）城作为曾是匈奴祭天、大会诸侯之地，那么汉之车骑将军卫青曾威震龙城；如以匈奴号曰李广为飞将军，那么“龙城”又应为“卢城”。看来当以不必确指为宜。

^[3]阴山：即今内蒙古南境之阴山山脉，汉时匈奴常度此山南扰。

【点评】

此诗曾被论者赞为“神品”和唐人绝句的压卷之作。

首二句以思接千代、神驰万里之笔，将眼下之“关、月”与“秦、汉”之战事相联系，且从思妇念远的角度写起，尤为情深韵长，宜于歌唱，便于传播。

次二句意谓：只要有骁勇善战又体恤兵士的飞将军在，就可平息边烽，征人返乡，以享天伦。这样一来，诗中所写的“万里长征”就是正义之战，诗旨也就高于其他单纯的非战之什。此诗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意志绝健，音节高亮，情思悱恻，百读不厌”（施补华《岷佣说诗》）的千古名篇！

从军行七首 (其四、其五)

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1]，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2]。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3]。

前军夜战洮河北^[4]，已报生擒吐谷浑^[5]。

【注释】

^[1]青海：指今青海省境内的青海湖。雪山：即祁连山。

^[2]楼兰：指汉代西域的鄯善国，其地今属新疆。西汉时，楼兰国王与匈奴沟通，屡次杀害汉往西域的使臣。傅介子前去设计刺杀楼兰王，立大功于西域，曾被班超引为楷模。这里借以泛指西北边陲的来犯之敌。

^[3]辕门：原指古代帝王外出止宿于险阻之地时，用车子作为屏障。出入之处，仰起两辆车子，使两车之辕相向交接，成一半圆形的门，叫辕门。这里指军队的营门。

^[4]洮（táo）河：黄河上游支流，在今甘肃西南部。

^[5]吐谷（yù）浑：西晋末迁入今甘肃、青海一带的一支鲜卑族。这里仅指捉到俘虏。

【点评】

这组诗虽统用《从军行》的乐府旧题，但原非一时一地所作。是《全唐诗》的编者将其辑为一组，题旨各有侧重，大致写于玄宗开元（713—741）中期略前。

其四主要写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将士克敌制胜的壮志豪情。“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二句，其旨在于即使磨穿铁甲，消灭敌人的决心也毫不动摇。这完全是掷地有声的豪情壮语，决不能像有的古人那样将此理解为被迫无奈的悲泣之声。

其五主要写士气高昂的胜利之师的豪迈雄姿。你看，后续部队在勇往直前之中，得知“前军”已全歼了来犯之敌，这该多么令人鼓舞！

征人怨

柳中庸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1]。

三春白雪归青冢^[2]，万里黄河绕黑山。

【注释】

^[1]马策：马鞭。刀环：原指刀柄上的铜环，这里代指战刀。

^[2]青冢：汉王昭君墓。相传冢上草色常青，故名。

【点评】

这是一首以精工别致著称的边塞小诗。“征人”有家难回的一腔怨情，通过时间的流逝和画面的组合，恰如其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且发人深思。第一句说年年岁岁、从东到西，长途奔波；第二句意谓朝朝暮暮、骑马佩刀，征战不休。只此两句便令人深切地感到“征人”的怨情，无时无处不在。三、四句是用画面说话：就像那年年白雪归青冢和黄河永远绕黑山一样，“征人”不可能有远离这边塞苦寒之地的希望。

杨慎只夸奖此诗的“四句都对”，其实它白、青、黄、黑的色彩搭配，未尝不是“征人”不幸命运的象征。

从军行

陈羽

海畔风吹冻泥裂，梧桐叶落枝梢折。

横笛闻声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

【点评】

古今论诗者多以为，入声韵适合于表达人的悲苦情怀。鉴于此诗的雄壮基调是通过极为艰苦恶劣的环境描写反衬出来的，所以它选择了古已有之的四声中的入声字为韵脚。从现在一些地方保留的入声字看，多半发音短促而韵尾阻塞，比如此诗中的“裂”“折”“雪”，其发音酷似急行军中的气喘吁吁的情景。

此诗的前两句，不管其字音字义搭配得多么合适，但作用只是陪衬和铺垫。因为此诗的旨趣不在于宣扬“苦”和“悲”，而在于突出“壮”和“美”。你看，像“横笛闻声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这等壮美的诗句，在古代诗歌中能有几多！试想，任凭行军途中多么艰苦，但你突然听到了悠扬的笛声，精神能不为之振？在队伍的前面，有一杆红旗朝着白雪皑皑的“天山”直奔而上，这样的队伍肯定具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

塞下曲

李益

伏波惟愿裹尸还^[1]，定远何须生入关^[2]。

莫遣只轮归海窟^[3]，仍留一箭射天山^[4]。

【注释】

^[1]伏波：西汉已有的将军名号。伏波的意思是，船涉江海，欲使波涛平息。这里指东汉的伏波将军马援，人称马伏波。裹尸还：与成语马革裹尸的意思相同，意谓战死沙场后，用马皮将尸体包裹起来，运回家乡殡葬（详见《后汉书·马援传》）。

^[2]定远：原是城市的名称。东汉班超被封为定远侯，故以“定远”代指班超。《后汉书·班超传》载：班超在边地，年迈思归，曾上书皇帝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

^[3]只轮：一只车轮。此句的意思是全歼敌军，不使匹马只轮逃归（详见《春秋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海窟：海一样的沙漠窟穴，指敌军的老窝。

^[4]一箭射天山：化用薛仁贵在天山，连发三箭射杀来犯突厥者三人，余部请降之事，以表达将士防守边关的决心。当时军中歌道：“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详见《旧唐书·薛仁贵传》）这里言“一箭”，可见武艺更为高强。

【点评】

此诗通过汉代的马援、班超及唐代的薛仁贵三位安边名将事迹的正、反隐括，抒发从军将士舍己报国的豪迈之志，很能鼓舞人心。这在中唐边塞诗中，诚为难能可贵。

南园十三首^[1]

（其五）

李贺

男儿何不帶吴钩^[2]？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3]，若个书生万户侯^[4]？

【注释】

^[1]南园：即李贺故居福昌（今河南宜阳）的昌谷庄园。

^[2]吴钩：古代吴地所造的一种弯形的刀。

^[3]凌烟阁：唐太宗贞观十年，图画开国功臣长孙无忌、魏征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阁在长安，太宗作《赞》，褚遂良题阁，阎立本画（详见《大唐新语·褒锡》）。

^[4]若个：哪个。万户侯：指食邑万户的高官厚禄者。

【点评】

此诗当作于诗人辞官归昌谷后的元和七年（812）。是年三月，宪宗在延英殿听政，李吉甫进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为乐。”李绛认为不然，他说眼下法令不能控制的黄河南北的五十余州，战乱水旱不断，公私仓库空虚，正需要皇上宵衣旰食般地勤政之时，怎么能说已经天下太平、一味寻欢作乐呢？听了这话，宪宗对左右说：“吉甫专为悦媚；如李绛，真宰相也！”论者多以为李贺的这首诗就是缘此事而发。尤其是首二句直接表达了诗人投笔从戎、为统一大业建树功勋的高度爱国热忱。

但是一想到自己报国无门的处境，一种莫名的激愤和牢骚情绪便油然而生。所以后二句的反诘之意是：请你到凌烟阁上去看看，那些封侯拜相的大人物，哪有一个是书生出身呢？这里与其说是对“书生”的轻视，倒不如理解为发自诗人内心的愤愤不平！

陇西行四首^[1]

（其二）

陈陶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2]。

可怜无定河边骨^[3]，犹是春闺梦里人。

【注释】

^[1]陇西行：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此诗所写则是南朝梁简文帝以来“但言辛苦征战，佳人怨思”的较典型的边塞诗的题材内容。

^[2]貂锦：这里以征讨大军将士的穿戴代指军队。

^[3]无定河：黄河中游支流，在今陕西北部。

【点评】

此诗一开首就写将士们不怕牺牲，为国除害的决心。原以为可以大获全胜，出人意料的竟然损失惨重，一下子阵亡了有五千之众的精锐部队，可见敌焰之嚣张。前两句这样写本来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这正是晚唐时期严酷的现实。

王世贞对“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二句却予以高度评价：“用意工妙至此，可谓绝唱矣。”（《艺苑卮言》卷四）这的确是堪称“绝唱”的诗句——想想看，丈夫离家上前线时，是那么英勇豪迈。她怎么能想到他会成为敌人的刀下鬼，甚至已经成了无定河边的枯骨，并且至今还在做着有关丈夫的种种美梦。在这里，妻子的希望愈美好，读者愈感到锥心刺骨。诗的感染力和艺术效果也就不言而喻。

出塞

马戴

金带连环束战袍，马头冲雪过临洮^[1]。

卷旗夜劫单于帐^[2]，乱斫胡兵缺宝刀^[3]。

【注释】

^[1]临洮：这里当泛指我方要塞。

^[2]单于：这里泛指敌酋。

^[3]斫（zhuó酌）：砍杀。缺：这里指折（shé舌）或残缺的意思。

【点评】

看来这里所描写的是一次雪夜偷袭：将士们着装考究，战袍用金带束了又束，以便行动。他们顶风冒雪骑马进入敌占区，待机而行——这是前两句的意思。

后两句意谓在夜间偃旗息鼓偷袭敌酋的军帐时，与胡兵展开了肉搏，由于一个劲地砍杀敌人，致使他们的宝刀都缺损了。

马戴虽属晚唐诗人，但这首诗所体现的完全是一种大气磅礴的盛唐气象。

己亥岁二首^[1] (其一)

曹松

泽国江山入战图^[2]，生民何计乐樵苏^[3]？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注释】

^[1]诗题原有注曰：“僖宗广明元年。”“己亥”是乾符六年（879）、“广明”前一年。

^[2]泽国：多水的地方，这里指今江、浙一带。

^[3]樵苏：打柴割草。

【点评】

从诗的题目和小注来看，这是一首辞岁诗。辞旧迎新，必然要对前一年发生的事情作一番回顾。令人感佩的是作者不为一己之事患得患失，而着眼于“江山”“生民”之事，诗一开头就表现作者在为大江南北都卷入了战事而担忧。兵荒马乱之中，平民百姓的生计更加难以维持，就连靠打柴割草过日子也保不住了。诗的可贵之处更在于：它反对波及全国的战乱，但并没有把矛头指向声势浩大的黄巢起义。何以见得？第三句集中地表现了作者的倾向所在。如果没有这一句所体现的爱憎，那么下面一句就失去了是非感。正因为作者所讥讽的是像镇海节度使高骈那样，靠镇压农民起义受封领赏加官晋爵，后面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一句，才能成为反战诗中之警策。

寄夫

陈玉兰

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

一行书寄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

【点评】

在《唐诗别裁》卷二十中，此诗题作《寄外征衣》，系陈玉兰寄赠其夫王驾之作。王驾何时戍边无考。此诗作年不详，当作于唐昭宗时。《全唐诗》录此诗于王驾名下，题作《古意》。

《历朝名媛诗词》评此诗曰：“一笔挥洒，意到笔到，肯綮全在‘西风吹妾’四字，亦能手也。”诗以思妇怀远口吻，由西风引出寒衣，感情细腻亲切。这类诗的感人之处和认识意义，还在于征夫的衣物是由一家一户自己提供的。

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 (其四)

卢汝弼

朔风吹雪透刀瘢^[1]，饮马长城窟更寒^[2]。

半夜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

【注释】

^[1]刀瘢：指戍卒身上留下的战刀伤疤。

^[2]“饮马”句：是对乐府《相和歌辞·瑟调曲》《饮马长城窟行》陈琳同题诗首二句“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的隐括而环境更为苦寒。

【点评】

战士受伤不下火线，仍然戍守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之中。哪怕是深更半夜，一旦烽火传来敌情，他们便同仇敌忾，一齐奋起，誓保阵地和江山！有这样的战士在，不论是“阴山”，还是“贺兰山”，敌人只能望而生畏，休想越过一步！如果不知道作者是唐末人，只是就诗论诗的话，很容易将此诗看成是盛唐边塞诗。胡应麟曾称它的作者为“盛唐高手”，我们权可理解为将此诗视为盛唐高手所作也不逊色。因为它的确“语意新奇，韵格超绝”（胡应麟语），具有盛唐气象。

从军行

杨炯

烽火照西京^[1]，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2]，铁骑绕龙城^[3]。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注释】

^[1]西京：西汉的都城长安。东汉改都洛阳，因称洛阳为东京，长安为西京。这里是以汉都代唐都。

^[2]牙璋：兵符。凤阙：原是汉代宫阙名，后用为皇宫的通称。

^[3]龙城：又名龙庭，原是匈奴祭天、大会诸侯处，其地在今蒙古境内。这里指敌方重地。

【点评】

高宗登极不久，杨炯就被举为神童。国力强盛之时，也是作者年轻气足之日。同样是博取功名，在对外大量用兵又连连获胜的情况下，这就为年轻有为者提供了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这也是此诗的写作背景。

同样是投笔从戎，杨炯与班超不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养家糊口，前者却是为了江山社稷而来犯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在朝廷用兵之时，有志者宁愿作为一个低级军官为国效力，也不屑做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只顾个人功名的书生。

所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既是当时的时代强音，对后世男儿也有极大的鼓舞作用，此诗的价值也就不言而喻。

观猎^[1]

王维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2]。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忽过新丰市^[3]，还归细柳营^[4]。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注释】

^[1]诗题一作《猎骑》。

^[2]渭城：本秦都咸阳，汉代改称渭城，治所在今陕西咸阳东北，南临渭水，故名。

^[3]新丰：汉代县名，治所在今陕西临潼东北。汉高祖定都关中，因太公思归故里，便于故秦骊邑仿丰地街巷筑城，并迁故旧居此以娱太公，遂改名新丰。

^[4]细柳：古地名，在今陕西咸阳西南渭河北岸，周亚夫屯兵于此。汉文帝亲往劳军，至军门，甲士戒备森严，被阻不得驰入。文帝使使持节诏将军，周亚夫才传令开壁门，请宣帝按辔徐行而入。后人因称军营纪律严明者为“细柳营”。

【点评】

论者多以此诗为王维早期所作，诚是。几乎每一句都为人所激赏：首句突兀而起，先声夺人，被称为“直如高山坠石，不知其来，令人惊绝”（《昭昧詹言》卷二一）。颌、颈二联精散结合，浓淡相济。前者体物精细，字锤句炼；后者流丽自然，令人有瞬息千里之感，“将军”风采于此可见一斑。

对于全诗，沈德潜更是称赏有加：“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绝顶，盛唐诗中亦不多见。起二句若倒转便是凡笔，胜人处全在突兀也。结亦有回身射雕手段。”（《唐诗别裁》卷九）

这位“将军”不仅是身怀绝技的“射雕手”，而且像当年的周亚夫那样，是治军有方、声望很高的统帅。由这样的人物带兵，“胡马”岂能度过“阴山”？

使至塞上

王维

单车欲问边^[1]，属国过居延^[2]。

征蓬出汉塞^[3]，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4]。

萧关逢候骑^[5]，都护在燕然^[6]。

【注释】

^[1]单车：轻车简从。问边：视察边关。

^[2]属国：指存其国号而属汉朝者，叫作属国。此处系以汉喻唐。过：指超过而不是经过。居延：汉置县名，今属内蒙古。

^[3]征蓬：飞蓬随风飘摇，比喻行踪不定，这里是诗人自指。

^[4]孤烟直：一说指燃烧狼粪的烽烟；一说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是沙漠旋风旋起浮尘所形成的烟柱。长河：一说既不是指黄河，亦非泛指，而是指发源于甘肃省祁连山主峰的弱水河。

^[5]萧关：由关中通向北的交通要道，故址在今宁夏固原东南。候骑（jì）：担任通讯或侦察任务的骑兵。

^[6]都护：边地最高长官的名称，这里指河西节度使。燕然：山名。即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东汉窦宪破匈奴后，曾至燕然山刻石记功。这里是暗示唐军在前线的胜利。

【点评】

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王维以监察御史身份奉使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这首诗便是他此次出塞途中所作。诗中以声威远播的汉帝国比喻和歌颂唐王朝的强盛，充满了浪漫气息和自豪感，与作者后期的田园诗风格迥然不同。

此诗中最受称道、影响最大的是颈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在王国维对其誉之为“千古壮观”之名句之前，曹雪芹通过其文学人物香菱之口对此联曾作过一番评论：“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红楼梦》第四十八回）作为初学作诗者的体会，固有其独到之处，但是曹雪芹和香菱却未必是王维这一名联的解人。比如“直”字不是“无理”，它恰恰深通物理的生活真实。因为这里的“烟”，不是曹雪芹所司空见惯的宁荣二府的袅袅炊烟，而是指烽火，也就是狼烟。据多种记载说，正是基于“狼粪烟直上”才被用作烽火的，况且早有庾信“闲烽直起烟”的诗句可供借鉴。看来这里王维是“有理”的，而曹雪芹和香菱恐怕是缺乏生活实践的吧？

新近有人谓“大漠”“两名句的真实含义是大漠之中除无声无息的野河落日、荒漠旋风之外一无所有”，“数百年来，历代文人对两名句的赞誉实在只是一种误解而已”（《文史知识》2000年第3期）。

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1]

刘长卿

逢君穆陵路，匹马向桑干^[2]。

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

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3]。

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

【注释】

^[1]穆陵关：穆，一作“木”。故址在今湖北麻城北。渔阳：郡治在今天津蓟县。

^[2]桑干：即永定河上游的桑干河，这里指诗中友人的家乡渔阳。

^[3]耆旧：指年高而有声望的人。

【点评】

唐人批评刘长卿的诗“思锐才窄”，给人以雷同感，此见不为无据。但他所致力近体，尤其是五律的成就还是较为突出的，他自称“五言长城”，有人也是认可的。

证之以此诗，其长处除体现作者对国事民瘼的深切关注，它的颔联“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更是曾引起广泛兴趣和议论的名句，也就是方东树所指出的“文房（刘长卿的字）诗多兴在象外。专以此求之，则成句皆有余味不尽之妙矣”（《昭昧詹言》卷一八）。但是，这首诗同样也证明了“落句”多雷同的毛病。

没蕃故人^[1]

张籍

前年戍月支^[2]，城下没全师。

蕃汉断消息，死生长别离。

无人收废帐，归马识残旗。

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

【注释】

^[1]蕃（fān帆）：古时对外族的通称。所谓“九州之外，谓之蕃国”。

^[2]月支：即月氏（zhī支）族，唐代曾设督府于此。

【点评】

此诗的具体写作时间虽难以确定，但从其内容看，显然是写于安史之乱以后、唐与吐蕃的不断交战之时。诗既是对故友的沉痛悼念，也是对战争的真实写照和非议。

出塞^[1]

王维

居延城外猎天骄^[2]，白草连天野火烧^[3]。

暮云空碛时驱马^[4]，秋日平原好射雕。

护羌校尉朝乘障^[5]，破虏将军夜渡辽^[6]。

玉靶角弓珠勒马^[7]，汉家将赐霍嫖姚^[8]。

【注释】

[1]诗题一作《出塞作》，题下原注云：“时为御史监察塞上作。”

[2]居延：古边塞名，故地今属内蒙古。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由伏波将军路博德筑于居延泽上，以遮断匈奴由此侵入河西之路，故又名遮虏障。天骄：即“天之骄子”的略语。汉代匈奴自称为天之骄子，意谓为天所宠爱，故极强盛。这里指强盛的边地民族。

[3]白草：一种牧草。老而泛白，枯而不萎，性至坚韧。

[4]碛（qì）：原指浅水中的沙石，这里引申为沙漠。

[5]护羌校尉：汉代的官名，职掌西羌事务，后改称凉州刺史。乘障：这里当指登上又名遮虏障的居延城，观察敌情。

[6]“破虏”句：意谓武官在夜间指挥涉水击敌。

[7]玉靶：饰玉的缰绳。角弓：用角装饰的弓。勒：套在马头上带嚼口的笼头。此三种华贵之物，均为天子赏赐有功将帅的奖品。

[8]嫖（piào）姚：字面上是勇健轻捷的意思。汉骠（piào）骑将军霍去病曾官嫖姚校尉。这里以征匈奴有绝漠之功的霍去病代指唐将。

【点评】

那么，诗的最后一句以“霍嫖姚”代指的这位唐将是谁呢？原来上述一诗题下的原注“时为御史监察塞上作”提供了线索——在王维的履历中，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秋，他曾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凉州，为的是宣慰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战吐蕃获胜的殊勋。诗即缘此事而作。

写这首诗的时候，王维才三十七岁，所以人称“正其中年才气极盛之时。此作声出金石，有麾斥八极之概矣”（姚鼐语）。在此之前方东树尝云：“此是古今第一绝唱，只是声调响入云霄。”接下去说得更为具体：“前四句目验天骄之盛，后四句侈陈（夸张）中国之武，写得兴高采烈，如火如锦，乃称题。收赐有功得体。浑灏流转，一气喷薄，而自然有首尾起结章法。其气若江海水之浮天……”（《昭昧詹言》卷一六）

古从军行^[1]

李颀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2]。行人刁斗风沙暗^[3]，公主琵琶幽怨多^[4]。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5]，应将性命逐轻车^[6]。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7]。

【注释】

^[1]从军行：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平调曲》，本是描写军旅苦辛之词。此诗之所以在题前加一“古”字描写汉武帝的开边之战，或为避嫌而已，实际上针对的是唐玄宗好大喜功，轻启战端，草菅人命之事。

^[2]交河：本为古城名，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处于两条小河交叉环抱的一个柳叶形小岛上。这里借指边塞饮马之水。

^[3]刁斗：古代军中用具，铜质，有柄，能容一斗。军中白天用来烧饭，夜间击之以巡更。

^[4]公主琵琶：用刘细君嫁乌孙王之事。汉元封中乌孙派使者献马，并提出要娶汉公主。汉武帝便遣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嫁乌孙王。又据石崇《王明君辞序》云：“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这里借此以喻边塞生活的孤寂悲凉。

^[5]“闻道”句：用汉武帝强行发兵夺取大宛马之事。武帝欲求大宛马不得，于太初元年（前104）派李广利攻大宛。因伤亡惨重，李上书求罢兵，武帝为之大怒，并派使者遮挡住队伍回归的必经之地玉门关，下令：“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详见《史记·大宛传》）这里是以汉喻唐，谴责唐玄宗穷兵黩武，戍卒欲归不得。

^[6]轻车：西汉兵种之一，即驾轻车作战的士兵。此句指士卒埋怨继续从军卖命。

^[7]“空见”句：此句所指之事见于《汉书·西域传》中这样一段记载：汉天子连年向西域用兵，生灵涂炭，所换取的只是一些蒲桃（即葡萄）、苜蓿种子，用以种于离宫馆园之旁。这里亦是以汉喻唐，讽刺玄宗的开边之策。

【点评】

诗的最后一句是点睛之笔，也是全诗的指归所在。正如沈德潜所云：“以人命换塞外之物，失策甚矣。为开边者垂戒，故作此诗。”（《唐诗别裁》卷五）这是就此诗的思想性而言的。从下面的一段话，则可见其艺术造诣之一斑：“音调铿锵，风情澹冶，皆真骨独存。以质胜文，所以高步盛唐，为千秋绝艺。”这话是出自明人邢昉所撰《唐风定》这一唐诗总集。此集被视为著名选本之一，其选诗别具慧眼，眉批多有精粹之语。

燕歌行^[1]

高适

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2]，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3]，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4]，旌旆逶迤碣石间^[5]。校尉羽书飞瀚海^[6]，单于猎火照狼山^[7]。山川萧条极边土^[8]，胡骑凭陵杂风雨^[9]。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10]，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11]。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12]。边风飘飘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13]，寒声一夜传刁斗^[14]。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15]。

【注释】

^[1]燕歌行：原为乐府旧题，属《相和歌·平调》，多写思妇怀念从役于燕地的良人，而高适此篇却扩大和更新了表现范围，以旧题写时事。

^[2]张公：指幽燕节度使兼御史大夫等官职的张守珪。

^[3]横行：这里是纵横驰骋的意思。

^[4]摐（chuāng）金：敲击铃、铎一类的铜质响器。榆关：指今河北山海关。

^[5]旌旆（jīng pèi京配）：泛指旌旗。碣石：指今河北昌黎的碣石山。

^[6]校尉：汉代一度为略次于将军的武官。羽书：古代征调军队的文书，上插鸟羽，表示紧急，必须速递。瀚海：在唐代是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及今准噶尔盆地一带大片地区的泛称。一说指沙漠。

^[7]单于：匈奴称王曰单于，也泛指北方少数民族的首领。狼山：其方位有数说，既然这里是泛指边塞征战之地，则不必实指。

^[8]“山川”句：意谓战场是一眼看不到尽头、无险可凭的开阔地。

^[9]“胡骑”句：意谓敌骑凭借开阔有利的地形，如狂风暴雨般地袭来。

^[10]腓（féi肥）：这里指深秋边塞草色变得枯黄。

^[11]玉箸：这里指思妇的眼泪。

^[12]蓟北：即在今天津以北的唐蓟州。

^[13]三时：这里指晨、午、晚或曰整天整夜。

^[14]刁斗：见李颀《古从军行》“注释”③。

^[15]李将军：指汉朝名将李广。他能外御强敌，内抚士卒（详见《史记·李将军列传》）。

【点评】

从小序得知这是一首和诗，但对其写作目的说法不一。一说，张守珪虽前期作战有功，但其后部将败于契丹余部，张以贿赂等手段掩盖败绩为之妄奏战功，高适作此诗讽之；一说，安禄山因轻敌兵败，张守

珪和张九龄均主张诛杀安禄山以免后患，而唐玄宗终于赦免之。高适有感于安禄山重罪不诛之事，从而作此诗以寄讽。持此说者，证之“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一诗中名联，亦与安禄山迷恋歌舞声色、且能自作胡旋舞等事相合。上述二说至今并存。

就此诗的思想性来看，不管是刺张还是刺安，都是对丑恶势力的鞭挞，对战士以身殉国精神的揄扬和对其悲惨命运的同情。

这首《燕歌行》不仅是高适的代表作，在整个唐代边塞诗中它也是上乘之作。早在此诗问世不久就为人所理解和重视：“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至如《燕歌行》等篇，甚有奇句。”（殷璠语）又：“金戈铁马”一语，作为战事或用以形容战士的雄姿，虽分别见于《新五代史·李袭吉传》和辛弃疾《永遇乐》词，但是用以评价边塞和军旅诗，“金戈铁马之声，有玉磬鸣珠之节”（邢昉语），则是针对高适《燕歌行》而发的。

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1]

岑参

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2]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3]，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4]，金山西见烟尘飞^[5]，汉家大将西出师^[6]。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7]，幕中草檄砚水凝^[8]。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9]，车师西门伫献捷^[10]。

【注释】

^[1]行（xíng形）：古诗的一种体裁，如《兵车行》。封大夫：指封常清。天宝十三载（754）他被任命为北庭都护、伊西节度、瀚海军使，奏调岑参为安西北庭节度判官，驻军轮台（今新疆米泉）。因封常清入朝时曾摄御史大夫，故称其为封大夫。诗题一作《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2]走马川：一说指今新疆北庭、轮台附近便于走马的平川，亦称北庭川；一说走马川疑指今新疆的左末河。这里拟从前说。雪海：一说泛指西北苦寒之地；一说指天山以北的沙漠。

^[3]川：这里指平地。

^[4]“匈奴”句：意谓西北游牧民族往往在秋高马肥之时，发兵侵汉。

^[5]金山：即有金之山，这里指阿尔泰山。

^[6]汉家大将：指封常清。

^[7]五花：指毛色斑驳的五花马。连钱：指花纹如青钱的马。

^[8]草檄：指起草声讨敌人的文书。

^[9]短兵：指刀、剑一类的武器；弓箭称长兵。

^[10]车师：汉代西域有车师前国、车师后国，这里当指安西都护府所在地的今新疆吐鲁番一带。伫：本指长时间站立，这里指等候。

【点评】

论者多以为天宝十三载，封常清有西征播仙（故址在今新疆且末西南）事，岑参作此诗预祝他旗开得胜。从这一角度看，说它主题先行也未尝不可。作者在十多年来，曾两番出塞。风尘鞍马之间，城防要塞无所不至。有了这种切身体验，他才能写出他人笔下所无的“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等句。也正是这种绝域风光促使作者的“奇才奇气，风发泉涌”（方东树语），从而写出了这首最富盛唐气象的边塞诗。

然而，这又不是一首只着眼于自然景物的单纯的边塞诗。用今天的话说，它还是一首军旅诗。或许是为了行军壮威的必要，此诗不仅采取了七言歌行体，而且句句押韵，三句一转，节奏短促有力，非常便于表达豪情奇趣。所以，这又是一首边塞大军的胜利进行曲。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1]

岑参

北风卷地白草折^[2]，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犹著^[3]。瀚海阑干百丈冰^[4]，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5]，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6]，风掣红旗冻不翻^[7]。轮台东门送君去^[8]，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注释】

[1]判官：节度使的助理。武判官当是岑参的前任。

[2]白草：一种老而泛白的牧草，详见王维《出塞》“注释”③。

[3]都护：唐沿汉制，设六大都护府，统辖边远诸国，为权任颇大的实职。犹著：一作“难著”。

[4]瀚海：见高适《燕歌行》“注释”⑥。一说“瀚海”在岑参诗中皆指天山雪峰。阑干：纵横散乱的样子。百丈：一作“千尺”。

[5]中军：古代军制有左、中、右或上、中、下三军，以中军为主帅所在发号施令之所。这里指轮台节度使幕中。

[6]辕门：这里是指节度使官署的外门。详见王昌龄《从军行七首》“注释”③。

[7]“风掣”句：当系化用虞世基《出塞》：“雾烽黯无色，霜旗冻不翻。”

[8]轮台：今属新疆。安西北庭都护府驻军于此。

【点评】

天宝十三载（754），岑参再次出塞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判官。到任后，他于轮台为其前任武判官送行，遂作此诗。

这虽说是一首送别诗，但却与咏雪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又因以雪贯串始终，所以这是一首以咏雪著称的“白雪歌”——其中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几乎是我国诗史中最为家喻户晓的名句。还有人将“瀚海阑干百丈冰”与“千里莺啼绿映红”集在一起，作为我国地域辽阔、江山多姿、物候悬殊的证明，亦令人叫绝。

杜甫有诗曰：“岑参兄弟皆好奇。”以此诗为例，其所写景致，从开头的“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直到每一句，无不使人顿生豪壮奇丽之感。即使所写边塞苦寒之景，也能使人从中看到戍边将士不畏艰苦的英武气概。特别是“都护铁衣冷犹著”所显示的犹如“枕戈待旦”的高度警惕性，怎能不使窥视“阴山”的“胡马”胆战心惊！

雁门太守行^[1]

李贺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2]。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3]。

半卷红旗临易水^[4]，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5]，提携玉龙为君死^[6]。

【注释】

^[1]雁门太守行：乐府古题，属《相和歌·瑟调曲》。

^[2]“甲光”句：意谓铠甲上的金属薄片在日光下像金鳞般的闪耀。日：一作“月”。

^[3]燕脂：即胭脂，红色。一说指霞光；一说指战场上的血迹。

^[4]易水：在今河北西部。详见骆宾王《易水送人》“注释”^①。

^[5]黄金台：故址在今河北易县东南，相传战国燕昭王所筑。置千金于台上，以招揽贤士。

^[6]玉龙：指宝剑。

【点评】

此诗虽然有声有色地描绘了一场激烈战斗的全过程，但却并非是纪实之作，对其中某些字句不宜作泥解。据说王安石曾说过：“此儿误矣，方‘黑云压城’时，岂有‘向日’之‘甲光’也？”对此，被讥为“宋老头巾不知诗”（杨慎《升庵诗话》卷十）。

关于这首诗还有一段佳话：元和二年（807）秋，韩愈为国子博士分司东都，李贺以歌诗谒韩愈。适逢韩愈“送客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援带，命邀之”（张固《幽闲鼓吹》）。

与王安石的看法不同，薛雪曾称赞“黑云”两句为“千古妙语”；至于全篇更被推为“字字锤炼而成，《昌谷集》中定推老成之作”（沈德潜语）。

今天看来，这首诗虽带有想象成分和浪漫气息，但却不是那种脱离现实的无的放矢之作。在它脱稿的元和之初，河北一带正是藩镇割据、战氛弥漫之地。诗中出现“易水”和“黄金台”等字眼儿，正是诗人对以死报国将士的激励和对朝廷能够纳贤重才的热切希望，可谓用心良苦。

春花秋月·日出江花红胜火

鸟鸣涧

王维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点评】

《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是作者题友人所居的组诗，而本诗则是五首之一。有鉴于此，作为“诗中有画”的王维此诗，当不是那种只注重神态的表现和抒发自身情趣的所谓“写意”之作，而当是一种对云溪特有风光的“写生”画。因此，首句的“桂花”是实有的春桂，所以此诗不存在秋桂与“春山”和“春涧”的龃龉不合的问题。

这首诗的特点还在于以花落、月出、鸟鸣等富有生机的动景，衬托得月夜中的春涧更显幽静迷人，成功地运用了艺术中的辩证法。

咏柳

贺知章

碧玉妆成一树高^[1]，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注释】

^[1]碧玉：原是一个女子的名字，后用以指小户人家年轻美貌的女子。这里将柳拟人化，说它像是盛装的美女碧玉那样亭亭玉立。

【点评】

此诗的最大特点是构思巧妙，比喻新颖。前二句将垂柳比作体态婀娜的美女已极为神似，最后又把“春风”比作“剪刀”。既出神入化，又自然天成。正如黄周星所云：“尖巧语，却非由雕琢而得。”（《唐诗快》）

《唐诗快》是一本颇有影响的唐诗总集，其选诗唯以性情为主，应制、应教之作不得阑入。《咏柳》这首小诗不但被选入《唐诗快》，并得到编撰者的推重，这本身就能说明此诗确以情致见长。

与此相联系的第三个特点，是本诗的启迪意义，并极为后人所青睐。比如宋初梅尧臣的“春风骋巧如剪刀，先裁杨柳后杏桃”（《东城送运判马察院》），这类清新自然的诗句，显然是受了《咏柳》的启发；再如清金农《柳》诗中的“千丝万缕生便好，剪刀谁说胜春风”二句，也是对贺知章此诗的蓄意隐括。

月夜^[1]

刘方平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2]。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注释】

^[1]诗题一作《夜月》。

^[2]阑干：形容横斜的样子。

【点评】

诗的前两句描写月夜的静谧颇具绘画美，但是更令人耳目一新的还是后两句。对此，曾有专家作过精到的鉴赏：

三、四两句写的自然还是月夜的一角，但它实际上所蕴含的却是月夜中透露的春意。这构思非常新颖别致，不落俗套。春天是生命的象征，它总是充满了缤纷的色彩、喧闹的声响、生命的活力。如果以“春来了”为题，人们总是选择在艳阳之下呈现出活力的事物来加以表现，而诗人却撇开花开鸟鸣、冰消雪融等一切习见的春的标志，独独选取静谧而散发着寒意的月夜为背景，从静谧中写出生命的萌动与欢乐，从料峭夜寒中写出春天的暖意，谱写了一支独特的回春曲。这不仅表现出诗人艺术上的独创精神，而且显示了敏锐、细腻的感受能力。

……“虫声新透绿窗纱”，“新”字不仅蕴含着久盼寒去春来的人听到第一个报春信息时那种新鲜感、欢愉感，而且和上句的“今夜”“偏知”紧相呼应。“绿”字则进一步衬出“春气暖”，让人从这与生命联结在一起的“绿”色上也感受到春的气息。这些地方，都可见诗人用笔的细腻。

苏轼的“春江水暖鸭先知”是享有盛誉的名句。实际上，他的这点诗意体验，刘方平几百年前就在《月夜》诗中成功地表现过了。刘诗不及苏诗流传，可能和刘诗无句可摘、没有有意识地表现某种“理趣”有关。但宋人习惯于将自己的发现、认识明白告诉读者，而唐人则往往只表达自己对事物的诗意感受，不习惯于言理，这之间是本无轩轻之分的。

——刘学锴（见《唐诗鉴赏辞典》第622～623页）

采莲曲二首 (其二)

王昌龄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1]。

乱入池中看不见^[2]，闻歌始觉有人来。

【注释】

^[1]芙蓉：即芙蕖，荷花的别称，与木芙蓉不同。

^[2]乱入：混入，杂入。

【点评】

试想：有谁在初秋送爽之时，置身于百亩荷塘？那田田荷叶、艳艳莲花，会给你何等的赏心悦目之感！况且采莲姑娘的绿色罗裙和红润的脸蛋，又与自然美景和谐地融为一体，再加上动听的歌声，此情此景，有谁不说它远胜春朝的呢？

有论者不仅指出，此诗的前二句其意系本于南朝梁元帝《碧玉诗》的“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并评论此诗曰：“向脸字却妙，似花亦有情。乱入不见，闻歌始觉，极清丽。”（黄牧邨《唐诗笺注》卷八）所言极是。

三日寻李九庄

常建

雨歇杨林东渡头，永和三日荡轻舟^[1]。

故人家在桃花岸^[2]，直到门前溪水流。

【注释】

^[1]“永和”句：用兰亭修禊（xì细）事。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水边嬉游，以消除不祥，叫做“修禊”。此句紧承上句，诗人感到眼前的景色就像当年兰亭周围的山水一样美不胜收。

^[2]桃花岸：用桃源故实。东晋陶潜所作的《桃花源记》中说，有渔人从桃花源入一山洞，见秦时避乱者的后代聚居于此，日子过得很安逸。出来以后，再也找不到原处。后来用以指避世隐居之处。这里用以说明李九是位隐士。

【点评】

前人曾谓此诗“自有情致，亦有法，所以佳”（顾乐语）。要想进一步了解其“情致”、诗法和佳处之所在，不妨读一读这样一段精当的赏析之文：

……细味题目中的“寻”字，却感到诗人在构思上还打了一个小小的埋伏。三四两句，实际上并非到达后即目所见，而是舟行途中对目的地的遥想，是根据故人对他的居处所作的诗意介绍而生出的想象。诗人并没有到过李九庄，只是听朋友说过：从杨林渡头出发，有一条清溪直通我家门前，不须费力寻找。只要看到一片繁花似锦的桃林，就是我家的标志了。这，正是“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这种诗意遥想的由来。不妨说，这首诗的诗意就集中体现在由友人的提示而去寻访所生出的美丽遐想上。这种遐想，使得这首本来容易写得比较平直的诗增添了曲折的情致和隽永的情味，变得更耐人涵咏咀嚼了。

——刘学锴（见《唐诗鉴赏辞典》第752页）

枫桥夜泊^[1]

张继

月落乌啼霜满天^[2]，江枫渔火对愁眠^[3]。

姑苏城外寒山寺^[4]，夜半钟声到客船。

【注释】

^[1]诗题一作《夜泊枫江》。枫桥：在今江苏苏州西郊。

^[2]霜满天：这里写的是一种寒气弥漫的感觉。

^[3]愁眠：当指抱愁而卧的舟中羁旅者。对愁眠，意谓伴愁而眠。

^[4]姑苏：苏州的别称，因西南有姑苏山而得名。寒山寺：在今苏州阊门外枫桥镇。始建于南朝梁，初名妙利普明塔院。相传唐诗僧寒山、拾得曾在此住持，遂更名寒山寺。寺屡建屡毁，现存建筑均为清末重建。寒山寺因张继此诗而名扬天下。

【点评】

诗是写作者夜泊枫桥时，目睹、耳闻以及亲身感受到的古刹秋日的诗意之美。两联皆为名句，历来脍炙人口。

但诗人感受最深的一句“夜半钟声到客船”，千余年来，却在夜半是否有钟声的问题上聚讼纷纭。后来不仅有论者指出，在《南史》中即有夜半钟的习俗，在创作中更有“遥听缙山半夜钟”（于鹄）、“新秋松影下，夜半钟声后”（白居易）等可作印证。有趣的是苏州吴县人叶梦得，对首次发难的欧阳修所作的回答：“盖公未尝至吴中，今吴中山寺，实以半夜打钟。”（《石林诗话》卷中）

寒食^[1]

韩翃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2]。

【注释】

^[1]寒食：节令名，清明前一天（一说前两天）。春秋时介之推曾随晋公子重耳逃亡在外达十九年。重耳归国后即为晋文公，赏赐随从逃亡者，介之推不愿受封，与母亲隐居绵山（在今山西介休东南）。重耳为逼迫介之推出山做官，便放火焚山，介之推竟抱树烧死在山中。后人为了纪念他，每年清明前一天便禁火寒食。此系传说中寒食节的来历。

^[2]五侯：这里以汉喻唐，泛称权贵之家。

【点评】

首句“春城无处不飞花”，情景活现而语出天然，是历代传诵的名句。关于此句，孟棻《本事诗》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韩翃闲居近十年，殊不得意多托病在家之时，惟有名士韦某与韩亲密往来。一天半夜里，韦叩开韩门便贺之曰：“员外要高升为驾部郎中知制诰。”韩吃惊地说：“定无此事！”韦就座细细道来：制诰缺人，中书两进名，御笔不点出。再次上报，德宗批曰“与韩翃”。此时有两人叫韩翃，有一位是江淮刺史。又一次将二人的情况同时上报，御笔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云云。又特批曰：“与此韩翃。”

这个故事说明，韩翃的高升和出名系此诗所致。但是今天更应注重它的讽喻之意——即皇帝对外戚宦官之辈过于爱宠，其后果可想而知。

兰溪棹歌^[1]

戴叔伦

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2]。

兰溪三月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

【注释】

^[1]兰溪：即今浙江兰溪。棹（zhào罩）歌：船歌。

^[2]越中：兰溪市在今浙江中部（偏西），故称越中。镜：指清澈见人的兰溪水。

【点评】

这是一首富有民歌情调的山水风景诗。前二句专事写景：雨后之夜，略带凉意的一钩弯月，倒影在光洁如镜的兰溪之中，周围山色清澄可鉴；后二句景中抒情，由于风调雨顺，丰收的鱼汛涌上滩头，人之欢畅可想而知。

滁州西涧^[1]

韦应物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2]。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注释】

^[1]滁州：今属安徽。西涧：在滁州城西。韦应物被罢滁州刺史在此闲居期间，常到西涧游息。但是到欧阳修在滁州时，已不见涧水。

^[2]黄鹂：即黄莺、黄鸟，羽毛呈黄色，鸣声婉转美听。

【点评】

韦应物于德宗建中四年（783）秋，出任滁州刺史，约年余被罢。至贞元元年（785）春夏，闲居于滁州，诗当作于此时。从这一背景上看，说此诗有寄托是可信的。有论者还进一步指出：“幽草”守节安贫，象征诗人恬淡的襟怀。而“黄鹂”高高在上，鸣声婉转媚时，恰似宦海情态——这是前二句的寓意所在。

后二句，则通过对水急、舟横两种景象的描写，透露出一种投报无门、不得其用的忧伤。从整首诗来说，“独怜幽草”，即意欲隐退，而诗人的被罢赋闲、不在其位，恰似水急舟横——以知人论世的眼光看来，人们对此诗的这种理解是符合情理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二句。这一诗中有画、脍炙人口的名联，深受读者喜爱，寇准甚至对之加以效仿。

城东早春

杨巨源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1]。

若待上林花似锦^[2]，出门尽是看花人^[3]。

【注释】

^[1]绿柳句：指早春时初生的柳芽，犹如人之睡眼半开。

^[2]上林：原为秦时旧苑，汉武帝时大大扩建。苑中养禽兽，供帝王游猎。故址在今西安以西，此处以汉喻唐。

^[3]看花人：这里当喻指进士及第者。

【点评】

穆宗长庆元年（821），杨巨源任国子司业，这首诗当作于此后至其退归乡里之前的二三年间。

了解了上述背景，对全面理解此诗大有好处。因为诗中所写眼前长安的早春景色也好，或是拟想盛春时节繁花似锦、熙来攘往的热闹景象也好，都仅仅是表象，人们看重的是它的深层寓意。

据说儒商们很理解此诗，他们尤为激赏其中的“早”“新”二字，从而引申为商战必须争先才能得胜。也就是说，他们入木三分地看出了，此诗通篇用比喻：把“新春”的初生之柳看成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在其尚未成材之际加以培育和援引，不要等到他们功成名就了再去凑热闹。第四句“看花人”的出典，说明这一理解并非牵强——

略晚于孟郊的杨巨源，是以孟诗的“一日看尽长安花”为典的。自从孟郊的这首诗问世后，人们便把新及第的进士称作“看花人”。后人还记录了发生在当时的这样一个故事：施肩吾与赵嘏同年及第而不睦，赵旧失一目，以假珠代其睛。故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同及第，五十七只眼看花。”虽然这是一出恶作剧，但却说明那时的确把新进士称为“看花人”。由此看来，将此诗之旨理解为讽喻统治者应尽早发现和扶植人才，也是合情合理的。

当然，那种把此诗的理趣解释为——创作应开风气之先，似乎也可以说得通。

晚春^[1]

韩愈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

杨花榆荚无才思^[2]，惟解漫天作雪飞。

【注释】

^[1]诗题一作《游城南晚春》。

^[2]杨花：柳絮。榆荚：俗称榆钱。榆未生叶时，枝条间先生榆荚，形状似钱而小。初生时呈淡绿色而成串，老而泛白，随风飘落。

【点评】

在作此诗之前的元和八年（813），韩愈就曾写过一首题作《晚春》的诗：“谁收春色将归去？慢绿妖红半不存。榆荚只能随柳絮，等闲撩乱走空园。”诗思虽相近，但不及这一首风趣可爱。

又因作此诗的元和十一年（816），正是诗人仕宦失意之时，历来对此诗的种种歧解或许与此有关。但是此诗到底有何指、何讽，仿佛无人能说清楚。今天看来，与其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去寻求原本不一定存在的规劝、讥讽之意，倒不如把它看成一首自然逼真，而又奇趣横生的长安城南晚春游赏之作。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1]

（其一）

韩愈

天街小雨润如酥^[2]，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注释】

^[1]张十八：即张籍， he 曾是韩愈的学生。

^[2]天街：这里指都城长安的街市。

【点评】

穆宗长庆二年（822），韩愈因功转任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底便与世长辞。此诗则作于长庆三年草色有无的早春时节。

诗中所写长安早春景象，体察精细。“天街”二句为历代所传诵，而“草色遥看近却无”这句，更被称赞为“写照工甚，正如画家设色，在有意无意之间”（黄叔灿语）。

秋词二首

刘禹锡

自古逢秋悲寂寥^[1]，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2]。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3]。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知春色嗾人狂^[4]。

【注释】

^[1]“自古”句：意谓自从宋玉《九辩》以来（因为其中有“悲哉秋之为气也”等句），悲秋便成了我国诗赋的传统内容。寂寥：这里是空虚寂静的意思。

^[2]碧霄：青天。

^[3]“数树”句：指秋日红、黄相间的枫树层林。

^[4]嗾（sǒu）：原为指使狗的声音，这里是挑逗、惹得的意思。

【点评】

这两首绝句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至九年（806—814），也就是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期间。当时诗人虽身处朝政昏庸、环境艰苦的双重逆境之中，但他一反自古以来的悲秋传统而由衷地赞美秋天，自在地吟咏秋色，从而抒发了其旷达乐观的襟怀和积极进取的豪情壮志。

此作之所以能够超越时空，至今仍有鼓舞斗志、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当与诗人塑造和选取的冲天之鹤的英姿和霜枫层林的美景密切相关。同时诗中的议论由于是寓之于景、动之以情，所以能够引人入胜。加之语言明快，笔力矫健，意境新颖，气概昂扬，尤为不甘于逆境者所激赏。

望洞庭

刘禹锡

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

【点评】

此诗是以成功地描述了君山的景色和秀姿而著称，但是诗中并没有出现“君山”的字样。原来位于今湖南岳阳西南洞庭湖中的君山又叫“洞庭山”。所以，前两句写的是波平如镜与皎洁秋月交相辉映的洞庭水，而后两句写的也不是别处，正是君山。至于这两句的功力如何，请看以下引述的这段妙文：

.....在皓月银辉之下，洞庭山愈显青翠，洞庭水愈显清澈，山水浑然一体，望去如同一只雕镂透剔的银盘里，放了一颗小巧玲珑的青螺，十分惹人喜爱。三四两句诗想象丰富，比喻恰当，色调淡雅，银盘与青螺互相映衬，相得益彰。诗人笔下的秋月之中的洞庭山水变成了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美术珍品，给人以莫大的艺术享受。“白银盘里一青螺”，真是匪夷所思的妙句。然而，它的擅胜之处，不只表现在设譬的精警上，尤其可贵的是它所表现的壮阔不凡的气度和它所寄托的高卓清奇的情致。在诗人眼里，千里洞庭不过是妆楼奁镜、案上杯盘而已。举重若轻，自然凑泊，毫无矜气作色之态，这是十分难得的。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得这样亲切，把湖山的景物描写得这样高旷清超，这正是作者性格、情操和美学趣味的反映。没有荡思八极、纳须弥于芥子的气魄，没有振衣千仞、涅而不缁的襟抱，是难以措笔的。一首山水小诗，见出诗人富有浪漫色彩的奇思壮采，这是很难得的。

——周笃文 高志忠（见《唐诗鉴赏辞典》第851—852页）

还值得一提的是此诗对后世的影响，比较直接的是见于晚唐诗人雍陶的《题君山》一诗。而在皮日休、苏轼、辛弃疾等人的有关诗词中，以螺髻比青山，想必也是受到刘禹锡这首《望洞庭》诗的某种启发。

暮江吟

白居易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1]。

可怜九月初三夜^[2]，露似真珠月似弓^[3]。

【注释】

^[1]瑟瑟：原是一种碧色宝珠的名称，这里借以形容江水呈碧绿色。

^[2]可怜：可爱。

^[3]真珠：即珍珠。

【点评】

对此诗的写作地点，至今尚有江州、长安和赴杭州刺史途中三种不同说法。这里拟采取长庆二年（822）赴杭州途中所见江上之景而作的看法。

白居易此次自求外任，大约是七月从长安出发。一路行来，快到杭州时正需一两个月，这与“九月初三”的时间恰相吻合。因为这是诗人自幼所熟悉的江南暮天水色，所以写得很“有丰韵”“可谓工致入画”（杨慎语），这是对诗的前两句“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的赞语。

王士禛更欣赏后半首，他对“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二句，评为“似出率易，而风趣复非雕琢所及”（《带经堂诗话》卷二）。

此诗的特点是体察细致，写景逼真，比喻新颖，格调清丽，语言顺口，如同歌谣，读后令人感到赏心悦目，毫无旅次疲惫之感。

南园十三首 (其一)

李贺

花枝草蔓眼中开，小白长红越女腮^[1]。

可怜日暮嫣香落^[2]，嫁与春风不用媒。

【注释】

^[1]越女：美女西施是春秋时越国人，因以“越女”代指美女。

^[2]嫣（yān焉）香：娇艳的香花。

【点评】

前人已指出，李贺诗源于楚辞《离骚》，诚是。此诗显然是受屈原比兴手法的影响，以美人香草作比兴，在惜花伤春的诗句中，抒发了其伤时惜人也就是珍惜短暂的青春时光和积极进取的精神。人如果不及奋进，像转瞬即逝的鲜花无人怜惜，便悔之晚矣。

采莲子二首 (其二)

皇甫松

船动湖光滟滟秋^[1]，贪看年少信船流^[2]。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

【注释】

^[1]滟（yàn）滟：形容湖水波光浩渺的样子。

^[2]年少：指采莲女所爱慕的年轻男子。信船流：听任舟船随波漂流。

【点评】

此诗在以“莲”“怜”谐音歌唱爱情而羞涩的同时，也歌颂了莲子成熟时美好的湖光秋色，所以把它归于“我言秋日胜春朝”这一类。不是吗？诗中所写的情意和景物难道比之春景春情逊色吗？采莲女隔水向“年少”抛莲子的举动，就等于对他说：“我爱你！”然而不巧被人看见了，竟有半天的时光，她都为此举感到羞怯。这是多么富有时代特色而又生动传神的诗句啊！

“无端”二字颇可玩味——在这里既可解作“无缘无故”，也可解作“无从产生”——总之，她并不了解对方的底细和态度。所以，“无端”之中，似乎又含有自嘲自责的意味。说不定被人发现后，他竟胆小鬼似的跑开了；如果他以同样的爱心和举动与她相呼应，那她会感到高兴还来不及呢，也就不大可能那样倍感羞怯了！

书院二小松

李群玉

一双幽色出凡尘，数粒秋烟二尺鳞。

从此静窗闻细韵，琴声长伴读书人。

【点评】

首句的“一双幽色”，等于诗题中的“二小松”，这种直接从诗题本意说起的写法叫绝句中的明起法。但前四字还只是写出了“小松”的表象，“出凡尘”则进一步写出它的神韵。接下去是写小松枝干的形态，说它就像是一条腾跃而起的小小飞龙一样。

而三、四句的“细韵”“琴声”，是指风吹小松发出的有别于“松涛吼”的细微声响。

将此诗列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一类，并不是因为诗中有个“秋”字（“秋”在这里应训作“飞”），而是因为秋冬之松别有韵致的缘故。

题菊花

黄巢

飒飒西风满院栽^[1]，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2]，报与桃花一处开。

【注释】

^[1]飒（sà）飒：形容风声。西风：秋风。

^[2]青帝：神话中的五天帝之一，这里指司春之神。

【点评】

有记载说这是黄巢五岁时的作品，并对诗中所体现的造反精神加以反对。五岁之作云云虽然不尽可信，但是能够看出它有造反精神这一点还是可取的。黄巢正是借咏菊来抒发其对人间不平之事的抗争勇气和主宰天下的冲天之志。有论者说“报与桃花一处开”，“这是诗化了的农民平等思想”，洵为有识之见。

菊花^[1]

黄巢

待到秋来九月八^[2]，我花开后百花杀^[3]。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4]。

【注释】

^[1]诗题一作《不第后赋菊》。

^[2]九月八：实指登高、赏菊的九月九日重阳节。这里说“九月八”，是为韵脚所限之故。

^[3]我花：指菊花。杀：凋零。

^[4]黄金甲：既是形容菊花的颜色，同时又将黄色的花瓣设想成战士的盔甲。

【点评】

这是一首体现作者革命理想的诗作。九月九日菊花盛开之日，也将是他起义成功之时，也是他的甲兵攻取长安之际。

雨晴

王驾

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

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

【点评】

在王安石的《临川集》中也载有此诗。据胡仔推断，《唐百家诗选》是王荆公所选，想必荆公很爱其中王驾的这首诗，就为他改了七个字，遂使此诗全篇语工而意足，了无斧凿痕迹。为此胡仔不胜赞佩之至（详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五）。经王安石笔削过的王驾诗，除将首句改为“雨来未见花间蕊”，未必胜过王驾原作“雨前初见花间蕊”之外，《临川集》中的其他三句均胜于王驾原作，且与今本王驾诗的后三句完全相同，这或许是哪位高手对王安石的改本择善而从的缘故。

此诗备受赞赏的是最后一句“却疑春色在邻家”。“却”字在《唐百家诗选》中作“应”，这很可能是王驾诗的原文如此，由王安石改“应”为“却”，从而玉成“却疑春色在邻家”这一妙趣横生又能激活全篇的极为佳胜之句。

野望

王绩

东皋薄暮望^[1]，徙倚欲何依^[2]。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3]。

【注释】

^[1]皋：是近水的高地。东皋：是作者晚年归隐之处，并自号“东皋子”。

^[2]徙倚（xǐ yǐ喜以）：徘徊、流连不去的意思。欲何依：似对曹操《短歌行》的“何枝可依”以上四句有所取意，用来暗喻贤才无所依托的苦闷心情。

^[3]采薇：有二说，一说借《诗经》的《草虫》和《采薇》篇中的语词和片段来抒发诗人的苦闷；一说出自《史记·伯夷列传》所记载的伯夷、叔齐的故事。此二人反对周武王伐殷，武王灭殷后，他俩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终于饿死。笔者倾向于后说。实际上，在隋朝灭亡后作者王绩也像伯夷、叔齐一样做了隐士。

【点评】

笔者赞成关于此诗的这样一种解释：就诗的题旨而言，无疑是像首尾两联所抒发的遗民情怀；而它之所以成为初唐名作，主要在于颌颈两联对于统一的新时代安宁生活和百姓各得其所的礼赞。又因诗中所写的秋景很令人向往，所以将其归于“秋日胜春朝”这一类。

关于此诗的另一重要话题是，它脱离了南朝的靡丽诗风，开创了淳朴自然的全新诗境。更为可贵的是：王绩早于沈佺期和宋之问六十多年，而这首诗却以严整合律而著称。

山居秋暝

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点评】

这首诗是王维隐居辋川后的晚年所作，代表了其田园诗的典型风格，被誉为“写真境之神品”（张谦宜《芑斋诗谈》），比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除了“诗中有画”的好处，更难得的是仿佛毫不经意地道出了自然妙境。诗人笔下的“晚来秋”，比春天更加生机盎然，真正是“我言秋日胜春朝”。毫无疑问，王维是范山模水表现自然美的高手。比如诗中所写的物候时辰，既是秋日又值夜晚，因而二、三联所写的自然美景，是否可以作为诗人晚年人格美、理想美的物化呢？作为以“王孙”自指的王维本人，其对自然美的忘情追求，想必正是他厌恶官场的用意所在。

春山夜月

于良史

春山多胜事，赏玩夜忘归。

掬水月在手^[1]，弄花香满衣。

兴来无远近，欲去惜芳菲^[2]。

南望鸣钟处，楼台深翠微^[3]。

【注释】

^[1]掬：这里指双手捧取。

^[2]芳菲：这里指美盛芬芳的花草。

^[3]翠微：这里指青翠的山气。

【点评】

这是一首有篇又有句的佳作。全诗既精雕细琢又自然天成，所以格外令人赏心悦目，是为“有篇”。

所谓“有句”，是指颔联的“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对此二句，虽然古人早已指出它的好处是：“于六句缓慢之中安顿此联，亦作家也。”（方回语）但语焉不详，远不及今天的专家评述得精彩到位——

第一，从结构上来看，“掬水”句承第二句的“夜”，“弄花”句承首句的“春”，笔笔紧扣，自然圆到。一、二句波纹初起，至这两句形成高潮，以下写赏玩忘归的五、六两句便是从这里荡开去的波纹。第二，这两句写山中胜事，物我交融，神完气足，人情物态，两面俱到。既见出水清夜静与月白花香，又从“掬水”“弄花”的动作中显出诗人的童心不灭与逸兴悠长。所写“胜事”虽然只有两件，却足以以少胜多，以一当十。第三，“掬水”句写泉水清澄明澈照见月影，将明月与泉水合而为一；“弄花”句写山花馥郁之气溢满衣衫，将花香衣香浑为一体。艺术形象虚实结合，字句安排上下对举，使人倍觉意境鲜明，妙趣横生。第四，精于炼字。“掬”字，“弄”字，既写景又写人，既写照又传神，确是神来之笔。

——陈志明（见《唐诗鉴赏辞典》第670页）

钱塘湖春行^[1]

白居易

孤山寺北贾亭西^[2]，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3]，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4]。

【注释】

^[1]钱塘湖：即今杭州西湖。

^[2]孤山：孤立地耸峙于西湖的里湖与外湖之间，故名孤山。贾亭：即贾公亭。贞元年间，贾全做杭州刺史时所建，今已不存。

^[3]暖树：指向阳的树木。

^[4]白沙堤：即白堤。横亘在西湖东、西间的湖面上，六朝时所建，后人为纪念白居易称为白堤。

【点评】

白居易于长庆二年（822）秋至四年夏任杭州刺史，此诗约于诗人到任的翌年早春游西湖时所作。

西湖的美景多不胜收，而被称为人间蓬莱的孤山，最是西湖风景佳胜处，诗人从这里写起颇为有识。

通过典型景物写早春和写行走游览中所见景物，是此诗的两大特点。最后结束于白沙堤，更使人有流连忘返之感——因为从这里回望，群山含翠，碧波荡漾，加之堤上桃柳成行，芳草如茵，生机勃勃。人游画中，岂能满足？这也许就是方东树所云“佳处在象中有兴，有人在，不比死句”（《昭昧詹言》卷一八）的意思所在。

春题湖上^[1]

白居易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2]。

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

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3]。

【注释】

^[1]湖：指杭州西湖。

^[2]乱峰：乱在这里并非贬义，而是形容群山错落，高低不同。

^[3]勾留：耽搁、稽留的意思。

【点评】

此诗是作者于长庆四年（824）初夏、杭州刺史任满即将离开时所作。这时的西湖已在诗人亲自督导筹划下修整治理，不但更加造福于民，其本身也变得越发美丽了。

渔歌子^[1]

张志和

西塞山前白鹭飞^[2]。桃花流水鳜鱼肥^[3]。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注释】

^[1]渔歌子：也作《渔父》或《渔父辞》。

^[2]西塞山：关于此词中的“西塞山”在何处，至今仍有二说：一说据陆游《入蜀记》，谓西塞山即今湖北大冶长江边上的道士矶；一说据王楙《野客丛书》（卷二九），谓西塞山在今浙江吴兴西南的雪川。这里二说俱引，以供读者酌从。

^[3]鳜（guì）鱼：一种肉味鲜美的淡水鱼，也叫桂鱼。

【点评】

《全唐诗》卷八九〇收张志和《渔父》词五首，这是第一首，也是写得最好的一首。这里将此词归入“日出江花红胜火”的题材范围之内，着实看重词中所描写的水乡春色，你瞧——山前白鹭，岸上红桃，江上渔舟，水中肥鳜，这是一种多么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在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的今天，朋友，你不为“桃花流水鳜鱼肥”而垂涎三尺吗？

有关此词还值得一提的，是它对后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不仅苏轼和徐俯曾用其成句填为《浣溪沙》和《鹧鸪天》，早于苏、徐的日本人，也有对张志和《渔歌子》的效仿之作。

忆江南二首^[1]

白居易

江南好，风景曾旧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2]，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3]，郡亭枕上看潮头^[4]，何日得重游？

【注释】

^[1]忆江南：题下有作者原注“此曲亦名《谢秋娘》，每首五句”。

^[2]蓝：植物名。这里指叶子可作青色染料的蓼蓝。

^[3]“山寺”句：传说每年中秋后常有月中桂子落于杭州天竺寺。白居易相信此说，曾在其《留题天竺灵隐两寺》诗自注：“天竺尝有月中桂子落。”

^[4]郡亭：指坐落在凤凰山右的杭州府治所。内有虚白亭，可以望见江潮，“潮来一凭槛，宾至一开筵”（白居易《郡亭》诗）。

【点评】

这组词原有三首，三首词当是一气呵成，均写于大和、开成间（827—838）词人闲居洛阳之时。

白居易虽然不是江南人，但是他与江南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少年时代，北方战乱频仍，在父亲的安排下，他随母亲来到了江南，在这里除了避难，还有了一处安静的求学场所。后来他又相继出任杭州和苏州刺史首尾达五年，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他都是非常熟悉的。

在白居易所谙熟的一切风物中，首先突出了江南最有特色的红日映照下的“江花”和碧绿清澈的“江水”。通过泛忆这种江南水乡的绚丽春色，既兼包苏、杭，又以“江南好”总绾一组三首，在流美舒缓的声调中，透露出对养育他的江南的无限深情，以至使人感到“非生长江南，此景未许梦见”（徐士俊语）。

第二首，字面上虽然只提到山寺月桂和枕上潮头，但已足以使读者跟随作者联想到：天竺寺中秋月夜之清幽和八月钱塘江潮之壮美，从而能不“最忆是杭州”！

渔翁

柳宗元

渔翁夜傍西岩宿^[1]，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2]。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3]。

【注释】

^[1]西岩：或指永州西山。

^[2]欸乃（旧读ǎo āi袄霏；今读ǎi nǎi霏乃）：指摇橹声。

^[3]“岩上”句：系对陶潜《归去来兮辞》“云无心以出岫”一句的隐括，意谓自由自在飘动着的浮云，仿佛在互相追随。

【点评】

此诗写于永州。吟咏这首小诗，仿佛走进了一种仙境，霎时感到再没有别的什么地方比这里更悠然自在，更令人神往。殊不知这是一种幻觉。实际上，作者是借歌咏自然景物来曲折地反映其当时的思想境遇。诗中所描写的诸如“晓汲清湘燃楚竹”，貌似神仙般的浪漫生活，其实正透出了诗人在现实中的孤寂境况。写这首诗的时候，作者是有其苦心的。

有趣的是，此诗曾引发过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这得从苏轼说起。他称“此诗有奇趣”，当是针对“烟销”以下两句而言的，但他认为，末两句“虽不必亦可”。这就引出了保留和删却此二句的针锋相对的争议。服膺苏轼者竟然在其选本中，删去后二句，将此诗归入七绝。这种做法，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不允许的。但由此却反映出了“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这两句诗在人们心中的分量。这很像是天生的好句，读了它心中的块垒可以得到化解，灵魂也可以得到净化。仿佛天地间有这两句诗就够了，别的都成了多余的东西了。

鉴于“欸乃”二字的发音旧读与新声完全不同，这就必须作出交代和抉择。看来可以参照这样的原则，既然“百色”不再读“帛色”而读“白色”，那么今后“欸乃”就依新声读作“霏乃”如何？

诗乐谐声·大珠小珠落玉盘

听弹琴^[1]

刘长卿

泠泠七弦上^[2]，静听松风寒^[3]。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注释】

^[1]诗题一作《弹琴》。

^[2]泠泠（líng líng 零零）：形容声音清越。七弦：古琴有七根弦，因以“七弦”为琴的代称。

^[3]“静听”句：意谓琴声就像风入松林般的凄清。《风入松》又是我国乐府古琴曲之一，此系双关。

【点评】

作者另有一首题作《幽琴》的诗，其中的三句与此诗的后三句一字不差，可见其对此三句的钟爱。又：“古调”二字寓有世风日下之叹，并已被作为不合时宜的代称。

听筝

李端

鸣筝金粟柱^[1]，素手玉房前^[2]。

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3]。

【注释】

^[1]金粟柱：用金星装饰的筝柱。

^[2]素手：洁白的手。这里代指弹筝女子。玉房：玉饰的房子，这里是对闺房的美称。

^[3]“欲得”二句：《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曰：“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此二句是对《周瑜传》这一记载的带有调侃性的隐括。

【点评】

这是一首很别致的音乐诗，可谓“素手”之意不在琴。当年司马相如以其名曰“绿绮”之琴弹奏的《凤求凰》，一举赢得了卓文君之心。而本诗之女欲得其意中人“周郎”之顾，以误拂之弦却赢得了诗人李端之心，说不定也有一段“弦有误，李端顾”的又一佳话。

对此，清人徐增只看出了“误拂弦”者之意，有可能未完全看透听者“李君”之心：“妇人卖弄身分，巧于撩拨，往往以有心为无心。手在弦上，意属听者。在赏音人之前，不欲见长，偏欲见短。见长则人审其音，见短则人见其意。李君何故知得恁细？”（《而庵说唐诗》）当然，徐增也有装傻的可能。

听筝

柳中庸

抽弦促柱听秦筝^[1]，无限秦人悲怨声。

似逐春风知柳态，如随啼鸟识花情。

谁家独夜愁灯影，何处空楼思月明。

更入几重离别恨，江南歧路洛阳城^[2]。

【注释】

^[1]抽弦促柱：当指古筝的弹奏指法。筝是拨弦乐器，音箱为木制长方形，面上张弦十三根，每弦一柱（弦枕木）。秦筝：战国时筝已流行于秦地，相传由秦人蒙恬改制，故称秦筝。

^[2]歧路：即岔路。身临歧路，容易迷失方向，所以引起伤感。

【点评】

第二联虽然也说诗人从筝声中听出了春风拂柳、鸟语花香的欢快情绪，但从其他三联所听到的均为悲怨之声。尤其是第三联所写的孤母盼儿、思妇念远之情，更令人悲从中来。

从柳宗元的有关记载中得知：柳中庸是其族叔，因此第八句的“江南歧路”，或指柳宗元连续被贬至遥远的南方而言；又从李端《江上逢柳中庸》《溪行逢雨与柳中庸》等诗看，诗人是别中有别，离恨重重。“秦筝”所弹奏出的这“几重离别恨”，均为诗人的亲身感受，所以格外动人心弦。

听安万善吹觱篥歌^[1]

李颀

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2]。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傍邻闻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泪垂。世人解听不解赏，长飙风中自来往。枯桑老柏寒飕飕^[3]，九雏鸣凤乱啾啾^[4]。龙吟虎啸一时发，万籁百泉相与秋^[5]。忽然更作《渔阳掺》^[6]，黄云萧条白日暗。变调如闻《杨柳》春^[7]，上林繁花照眼新^[8]。岁夜高堂列明烛^[9]，美酒一杯声一曲。

【注释】

^[1]安万善：人名，即诗中所说“凉州胡人”。觱篥（bì lì必立）：又名笳管，是一种簧管乐器，以竹为管，上开八孔，管口插有芦制的哨子。

^[2]龟兹（qiū cí丘词）：古代西域国名，在今新疆库车一带。

^[3]飕飕（sōu liú搜留）：风声。

^[4]啾（jiū纠）啾：这里指雏凤的细小的叫声。

^[5]秋：这里指飞舞。

^[6]《渔阳掺（chān搀）》：即《渔阳参挝（càn zhuā灿抓）》，鼓曲名。

^[7]《杨柳》：此本古曲，原名《杨柳》或《折柳枝》，至唐名《杨柳枝》，开元时已为教坊曲。

^[8]上林：上林苑，为秦汉时帝王游猎之所。

^[9]岁夜：犹除夕。

【点评】

这是一首著名的音乐诗。开篇先交代觱篥这种乐器的制作、出处、流传及音乐效果等，文字质朴无华，却能打动人心。

从“枯桑”句到“上林”句，是具体描摹音乐的千变万化。这既是此诗的重点所在，也可从中看出诗人不愧是安万善这位胡人演奏家的知音。这里需提请读者注意的是“万籁百泉相与秋”句中的“秋”字，有的理解为秋天的“秋”，疑恐非是。因为在“秋”字的义项中，有“飞貌”之训，故此句似以泉水飞扬与各种声音的交织来形容，与“龙吟虎啸”所不同的另一种音响效果。此诗的价值还在于它对中唐音乐诗及后世诗词作家产生了各种不同影响。

省试湘灵鼓瑟^[1]

钱起

善鼓云和瑟^[2]，常闻帝子灵^[3]。冯夷空自舞^[4]，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5]。苍梧来怨慕^[6]，白芷动芳馨^[7]。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注释】

^[1]省试：唐代由尚书省举行的考试，也称会试。湘灵鼓瑟：语出《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冯夷。”这里用作试题。湘灵：湘水之神。

^[2]云和：古时琴、瑟等乐器的代称。

^[3]帝子：皇帝的儿女，这里指唐尧之女、虞舜之妃即娥皇、女英姐妹。

^[4]冯（píng平）夷：传说中的水神名。

^[5]杳冥：指极远之处。

^[6]苍梧：虞舜出外巡视，死于苍梧，也葬于苍梧。

^[7]白芷：香草名，也叫薜芷。

【点评】

这是天宝十载（750）作者应进士举时所作的试帖诗。由于诗写得很出色，作者不仅考中，百年后此诗仍被作为试帖诗的范本。

这首诗最受称道的是最后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二句。此间有一个很神奇的故事：当初钱起为应试漂泊江湖之时，常常于明月当空之际独自在旅舍吟诵。一次，突然听到有人在庭院中吟道：“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钱起感到很惊讶，就穿好衣服起来察看，但却一无所见，就以为这是“鬼谣”，而“曲终”云云十个字他牢记不忘。直到这次应试，试题《湘灵鼓瑟》中，恰恰有“青”字，钱起就以上述“鬼谣”十字为结句，从而受到考官的嘉许，誉之为“绝唱”，无疑这一年钱起也就考中了进士。这个故事自然是不必信从的传闻，但却说明“曲终”二句有鬼使神授之妙。

从萧叔子听弹琴赋得三峡流泉歌^[1]

李冶

妾家本住巫山云，巫山流泉常自闻。玉琴弹出转寥夔^[2]，直是当时梦里听。三峡迢迢几千里，一时流入幽闺里。巨石崩崖指下生，飞泉走浪弦中起。初疑愤怒含雷风，又似呜咽流不通。回湍曲瀨势将尽^[3]，时复滴沥平沙中^[4]。忆昔阮公为此曲^[5]，能令仲容听不足^[6]。一弹既罢复一弹，愿作流泉镇相续^[7]。

【注释】

^[1]此诗录自《全唐诗》卷八〇五，虽异文较多，《全唐诗》均一一注出，兹不再赘。诗题一作《听萧叔子弹琴赋得三峡流泉歌》。萧叔子：不详。

^[2]寥夔（xiòng兄）：这里指琴声的清绝悠远。

^[3]回湍曲瀨：湍急的漩涡。

^[4]滴沥：水之稀疏下滴之声。

^[5]阮公：指擅长弹琴的晋人阮籍。

^[6]仲容：阮籍的侄子阮咸，字仲容，妙解音律，喜弦歌宴饮。

^[7]镇：这里是长久的意思。

【点评】

这首琴诗给人的印象与作者的其他诗篇类似，也是不求深远，自成雅音。所以它被异口同声地赞为“情思好”“不必委曲艰深，观其情生气动，想见流美之度”（分别为徐中行和钟惺之评语）。诗中主要篇幅所描写的琴声的种种变化，无不形象可感，生动传神。这也说明上述评价，并非过誉。

但是，更为切中肯綮的还是蒋一梅和周珽的这样一些话：“言言来自题外，言言说向题上”“首尾照应有情，状曲声如画。词格疏畅老练，真是天花乱坠”。“天花乱坠”原是来自佛教传说，后来多指夸张而不切实际，或用甜言蜜语骗人。但是这里却毫无贬义，倒使人想起当年那位讲经时感动上天的法师，香花从空中纷纷落下……这里用“天花乱坠”说明此诗状写琴声有声有色，极其生动。

听颖师弹琴^[1]

韩愈

昵昵儿女语^[2]，恩怨相尔汝^[3]。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4]。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

【注释】

[1]颖师：僧人。尝以琴于长安诸公而求诗（详见李贺《听颖师弹琴歌》）。

[2]昵昵：亲昵的样子。

[3]尔汝：彼此以尔汝相称，表示亲昵。

[4]“起坐”句：意谓为颖师琴声所左右，以至坐立两徘徊。

【点评】

在未尝留意到他人对此诗有何观感之际，直感告诉自己，韩愈所写琴声之妙，和他基于自身的仕途坎坷所抒发的肺腑之言“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其中所蕴含的哲味理趣，当为人所服膺和欣赏。后来看到了胡仔的有关记载，在诧异之余，心中大为不平——

胡仔引《西清诗话》称，欧阳修曾经问苏轼：“琴诗孰优？”苏回答说韩愈的《听颖师弹琴》。欧竟说韩愈此诗是听琵琶，不是听琴。有人就欧阳修此话去向以琴名世的三吴僧义海请教，义海说了这样一段既公正又内行的话：

欧阳公一代英伟，然斯语误矣。“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言轻柔细屑，真情出见也。“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精神余溢，竦观听也。“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纵横变态，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又见颖孤绝，不同流俗下俚声也。“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起伏抑扬，不主故常也。皆指下丝声妙处，惟琴为然。琵琶格上声，乌能尔邪？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讥评也。

对此，胡仔的态度也很可取，他说：

东坡尝因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歌词，亦取退之听颖师琴诗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为《水调歌头》以遗之，其自序云：“欧公谓退之此诗最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耳。余深然之。”观此，则二公皆以此诗为听琵琶矣。今《西清诗话》所载义海辨证此诗，复曲折能道其趣，为是真听琴诗。世有深于琴者，必能辨

之矣。

琵琶引

白居易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1]。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意。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么^[2]。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3]。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4]。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5]。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6]。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7]。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8]。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9]。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10]。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11]。

【注释】

[1]回灯：把撤掉的灯盏重新点亮。

[2]霓裳：即唐代宫廷乐舞，著名法曲《霓裳羽衣曲》的简称。其舞、乐和服饰都用以描绘虚无缥缈的仙境和仙女形象。六么：即绿腰，本作录要，唐代乐曲名（详见《乐府杂录·琵琶》及注）。

[3]水下滩：一作“冰下难”。

[4]敛容：犹正容，表示肃敬。

[5]教坊：唐代开始设置的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专管雅乐以外的乐舞百戏的教习、演出等事务。第一部：这里是首屈一指的意思。

[6]秋娘：唐代歌妓女伶多以“秋娘”为名，这里泛指歌舞妓。

[7]颜色故：指容颜衰老。

[8]浮梁：古县名，唐代天宝元年改新昌县置。因溪水时常泛滥，居民伐木为梁得名，治所即今江西景德镇以北的浮梁。此地以产茶著名。

[9]阑干：这里形容泪流纵横的样子。

[10]唧唧：这里指叹息声。

[11]青衫：唐朝八、九品文官的服色。此时白居易虽为江州司马，但却是从九品的最低级的文官。

【点评】

此诗前面有一序说，元和十年（815），作者被降为九江郡（与诗中的浔阳、江州均指今江西九江。浔阳江是长江经过浔阳附近一段的别名）司马。第二年秋在湓水送客时，听到舟中有夜弹琵琶者，所弹奏的又是清脆动听的京都长安所流行的乐曲。又听说弹奏者本是长安的倡女，曾在穆、曹琵琶乐师（善才）处学艺。年长色衰，嫁给了商人。于是作者就备酒，叫她快弹数曲。弹罢，她面有愁色并讲了她少小时的一些欢乐事，如今却漂泊江湖间，沦落憔悴。作者说他被贬到九江两年来，本来恬然自安，听了琵琶女的这番话，今晚才感到被贬的伤感。因此作了这首长诗赠给她，共六百一十六言，命为《琵琶引》。

这个故事很平常，但《琵琶引》这首诗却很有名，以至宣宗皇帝都称赞说“胡儿能唱琵琶篇”。此诗的成功主要当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作者的真情投入，其中寄托着其很深的仕途沦落之感。这正如洪迈所说：“乐天之意直欲摅写天涯沦落之恨尔。”（《容斋五笔》卷七）诗中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也证明了这一点；其次是作者精于音律，对琵琶的各种乐音作了最为出色的描写，体现了其绝世才华：“大珠小珠落玉盘”“此时无声胜有声”等是为名句；第三作者不仅对女伶抱有深切的同情，更擅长描摹女艺人的心理情态——“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这是多么逼真而传神的警句！

最后还有一点必要的说明，就是关于“幽咽泉流水下滩”一句的“水下滩”，这在前人的一些较有影响的唐诗版本如《唐诗品汇》《唐诗别裁》《全唐诗》等均作“水下滩”，但在今人的一些选本里多作“冰下难”。今人的这种取舍想必是受了段玉裁这样一段话的影响：“‘泉流水下滩’不成语，且何以与上句属对？昔年曾谓当作‘泉流冰下难’……莺语花底，泉流冰下，形容涩滑二境，可谓工绝。”（《经韵楼文集》卷八）段玉裁是大家，其言几有九鼎之力。但他毕竟是与“深于情，长于诗”的白居易的思维方式复不相埒的书斋中的文字训诂学家和经学家，况且《琵琶引》是七言古诗，不必一味着意从属对方面考虑问题；从生活实际来说，泉水从地下流出，水温在零摄氏度以上，凡有泉水之处，即使在寒冷的冬季，刚流出地面的泉水不但不结冰，反而更显得“热气”腾腾……所以，这里不拟将段氏之说视为“经典”，仍据《白香山集》作“幽咽泉流水下滩”。当然，这个问题的具有权威性的定论，当来自于对白居易此句的被改动的较详细的考订经过。

李凭箜篌引^[1]

李贺

吴丝蜀桐张高秋^[2]，空山凝云颓不流。江娥啼竹素女愁^[3]，李凭中国弹箜篌^[4]。昆山玉碎凤凰叫^[5]，芙蓉泣露香兰笑^[6]。十二门前融冷光^[7]，二十三丝动紫皇^[8]。女娲炼石补天处^[9]，石破天惊逗秋雨。梦入神山教神妪^[10]，老鱼跳波瘦蛟舞^[11]。吴质不眠倚桂树^[12]，露脚斜飞湿寒兔。

【注释】

^[1]李凭：唐代善弹箜篌的宫廷乐师。箜篌：也作空侯，古代拨弦乐器，有卧式、竖式两种。箜篌引：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也叫《公无渡河》。

^[2]张：这里指箜篌上弦进行弹奏。

^[3]江娥啼竹：相传舜南巡，死葬苍梧，其二妃娥皇和女英，追寻至湘水，泪下沾竹，染而成斑。江娥：即指娥皇、女英，也合称湘娥或湘妃。素女：神话中善弦歌的女神。

^[4]中国：这里指国之中中心的京都长安。

^[5]昆山：古代传说中的产玉之山，也称昆冈（山脊曰冈）。

^[6]芙蓉：荷花的别称。

^[7]十二门：长安城的东西南北四面，每一面各三门。

^[8]紫皇：道家传说的神仙。

^[9]女娲：神话中的古帝名，一说伏羲之妹，一说伏羲之妇。古代传说，共工氏触不周山，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详见《淮南子·览冥训》）。

^[10]神妪（yù）：或指女神成夫人。她“好音乐，能弹箜篌。闻人弦歌，辄便起舞”（详见《搜神记》卷四）。

^[11]“老鱼”句：或是对《列子·汤问》“瓠巴鼓琴而鸟舞鱼跃”的化用，亟言音乐的神妙。

^[12]吴质：当是指神话传说中在月宫砍伐桂树的仙人吴刚（详见《酉阳杂俎·天咫》）。

【点评】

此诗当系作者在京任奉礼郎时所作。古今共认这是一首非常出色的音乐诗，被誉为与“白香山江上琵琶，韩退之颖师琴……皆摹写声音至文。韩足以惊天，李足以泣鬼，白足以移人”（方世举语）。其中“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等，更是声情并茂的传世名句。

但是，对于此诗的内容却有两种非常不同的理解：一种是把“引”释为诗体的一种，那么此诗就是李贺在聆听了李凭弹奏箜篌之后，以“引”为体裁写的七言歌行；另一种是强调“箜篌引”三字密不可分，诗题应写作《李凭〈箜篌引〉》。因此，李贺不是听李凭弹奏箜篌而写出称作“引”体的歌行，则是因为听了李凭弹奏《箜篌引》而写成此诗，所以诗中贯串着汉曲《公无渡河》的凄怆基调。后说认为：李凭作为演奏家，他是以音乐的语汇来表达《公无渡河》的内容，从而弹奏出《箜篌引》的曲子。而李贺的这首《李凭〈箜篌引〉》则是将李凭的音乐语汇，转化为自己特有的文学语汇……看来后说更近腴理。

贫者可叹·为谁辛苦为谁甜

农父

张碧

运锄耕耨侵晨起^[1]，垄亩丰盈满家喜。

到头禾黍属他人，不知何处抛妻子^[2]。

【注释】

^[1]耨：同斲（zhú竹），原为大锄，这里当指犁。侵晨：犹清晨，指天初明之时。

^[2]妻子：这里指妻与未成年的儿女。

【点评】

农父起早贪黑，精耕细作，不辞劳累，幸而丰收在望，合家欢喜。另一方面却担心到头来谷物被他人强占，甚至不定何时还会遭到妻离子散这种更大的不幸。这就是封建社会农民的境况，也是此诗的题旨所在。

浪淘沙九首 (其六)

刘禹锡

日照澄洲江雾开^[1]，淘金女伴满江隈^[2]。

美人首饰王侯印，尽是沙中浪底来。

【注释】

^[1]澄洲：水面清澈而平静的江中小洲。

^[2]江隈（wēi威）：江水弯曲的地方。

【点评】

这一组九首竹枝词，当是作者在离开巴山楚水回到洛阳时，对沿途壮丽景色的描写和对濯锦、淘金等劳动生活的赞颂。

这第六首的前二句是描绘在江雾初开之际，淘金女伴们的辛勤劳动场面；后二句则是作者为劳动妇女鸣不平，她们的劳动果实将被不劳而获的“美人”和“王侯”所攫取，自己却一无所有。

蜂

罗隐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点评】

对此诗的题旨似有这样两种不尽相同的理解：一谓慨叹世人劳心于利禄，旨在嘲讽；二谓借咏蜂而歌颂劳动者。看来后者更近情理，因为诗的前两句对蜜蜂无处不在的忙碌身影，是一种寓有赞赏之意的正面抒写。实际上蜜蜂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种不辞辛苦、不求名利的普通劳动者的形象。如果以这种形象比喻利欲熏心者恐有不伦不类之嫌。

罗隐诗仍以讽刺见长，此诗的讽刺对象是不劳而获者。因此，后二句主要当是针对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而发的，所以它备受劳动者的喜爱。

再经胡城县^[1]

杜荀鹤

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

今来县宰加朱绂^[2]，便是生灵血染成。

【注释】

^[1]胡城县：唐时县名，故址在今安徽阜阳西北。

^[2]朱绂（fú）：古代系佩印章的红色丝带。

【点评】

这是一首既尖锐又深刻的政治讽刺诗，讽刺的对象当然是针对手染“县民”鲜血而升官发财的“县宰”。诗

的三、四句充分体现了这种难能可贵的尖锐性和战斗精神。

辛苦吟

于湊

垄上扶犁儿，手种腹长饥。

窗下投梭女，手织身无衣。

我愿燕赵姝^[1]，化为嫫母姿^[2]。

一笑不值钱^[3]，自然家国肥。

【注释】

^[1]燕（yān烟）赵：两个古国名，均为战国七雄之一。姝（shū书）：美女。

^[2]嫫（mó模）母：古代著名的丑妇，相传为黄帝的妻子。

^[3]“一笑”句：是对古已有之的“一笑千金”这一成语的反义隐括。

【点评】

此诗前半首意谓耕者不得食、织者身无衣，言外之意则是讽刺不劳而获者。后半首以第一人称道来，更为真切感人。意谓我希望燕赵美女能够变成丑妇嫫母的样子，这样统治者就不用花费千金去买美女的一笑，国家自然就富裕。论者以为这叫作转化对比。

从整首诗来看，前后又是贫穷和富有两个不同阶层的强烈对比。这种对比手法的交织运用，既深化了诗的主题，又能收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艺术效果。

贫女

秦韬玉

蓬门未识绮罗香^[1]，拟托良媒益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

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2]。

苦恨年年压金线^[3]，为他人作嫁衣裳。

【注释】

^[1]蓬门：用蓬草编成的门，这里指穷苦人家。

^[2]“不把”句：意谓不与人竞比修饰打扮的事。

^[3]压金线：指刺绣活计。

【点评】

这是一个生在贫寒之家而见识非凡的女子。她虽然对于自己从未穿过丝绸衣裳、想找却难以找到合适的媒人为她说亲感到伤心，但却不是自惭形秽，而是对嫌贫爱富等不合理现象感到愤愤不平！紧承此意的颌联可直译为：有谁会爱上像贫女我这样举止潇洒品格高尚的人，又有谁与我一样赏识那种不媚流俗的俭朴梳妆呢？

按照律诗的章法，第三联的意思必须变化或转折，而此诗的“敢将”二句的变化就非常巧妙。表面看都是贫女的自道，但前两联她只是对奢靡的不满，第三联则转为与世俗的对抗，完成了更高意义上的转化。第七句紧扣第一句之意，贫女自己从未穿过高档衣裳，但却年年岁岁辛辛苦苦地做针线；第八句紧扣第二句，自己想托良媒而不能，却要为他人制作出嫁的衣裳。尾联所遵循的完全是律诗对“合”字的要求。

诗尽管到此结束了，但它的弦外之音仍不绝于耳，比如沈德潜和俞陛云就曾分别指出：《贫女》诗“语为贫士写照”；“为贫士不遇者写牢愁抑塞之怀”。诚然，诗人自己就是一个“贫士不遇者”。据《唐语林》卷七记载，秦韬玉“应进士举，出身单素，屡为有司所斥”。在当时，像诗人这样出身寒微者，善于干谒或许能攀上高枝，不愿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者，最多谋取一个僚属之类的差事，而幕僚的职责就是为人捉刀代笔。所以，没有切身体验的人是写不出被概括为“为人作嫁”的辛酸诗句的。看来，此诗虽然写得很成功，但却不必认为作者的妇女观如何进步，他只是借用贫女的形象，或曰以贫女为道具来抒发自己有志不获聘的苦闷。比如颌联所体现的曲高和寡，与其说是贫女的自道，还不如说是文人所惯用的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不是看轻这首诗，相反这种“美人”之喻，由于祛除了传统的“比德”手法中那种浓重的忠君色彩，诗本身又有着一定的个性化和很强的口语感，因而在广大的非文学研究者的心目中，这“为人作嫁”者仍然是贫女，看不出是个“贫士”的男扮女装。所以此诗不仅感情真挚，诗人的匠心也是值得称道的。

山中寡妇

杜荀鹤

夫因兵死守蓬茅^[1]，麻苧衣衫鬓发焦。

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尽尚征苗^[2]。

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3]。

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注释】

^[1]蓬茅：指茅草房。

^[2]荒尽：他本多作“荒后”，但似以“荒尽”为胜。

^[3]斫（zhuó酌）：砍。

【点评】

这首诗约作于唐僖宗李僩末年，正是军阀割据、战乱不息的时候。这位农妇被战争夺去了丈夫，自己也就成了寡妇，为避战乱逃往深山住在茅草房里。在深山老林中，这个可怜的寡妇吃尽了苦头，或许暂时避开战争保住了一条命，但是她却逃不过比战争更加无孔不入的“征徭”。以“山中寡妇”为代表的人民所承受的种种苦难，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诗用白描手法，不用典事，不加雕饰，首创了以七律表现乐府题材的新的创作路子。诗的语言质朴无华，清新自然；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流畅。可以说诗人把一坛气味醇厚的“老酒”，装进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式瓶子里，为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做出了十分宝贵的贡献。

悯农二首^[1]

李绅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注释】

^[1]此诗题目一作《古风二首》。

【点评】

在笔者经眼的重要工具书和一些选本中，此诗题目几乎均作《古风二首》，那都是以诗的体裁类别命题。因为此诗是与近体诗（格律诗）相对的古诗，而且是不拘平仄的古绝形式。本书既然以题材分类，那么把它归于“为谁辛苦为谁甜”一类，也就再适合不过了。

据专家分析，此诗当为李绅早年的作品，具体写作时间约在他及进士第的元和元年（806）前后。此后的三四年间，其所作《新题乐府二十首》（今佚），在诗坛曾产生很大反响，李绅也就成了唐代新体乐府诗的最早作者，元稹和白居易还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写作“新乐府”诗的。李绅这两首《悯农》诗的内容与新乐府运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都是“惟歌生民病”。尤为可贵的是，它深入浅出地说明了“劳动者不得食”和“不劳而获”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以格言式的警策之句道出了深邃的哲理——褒扬和同情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教育人们要珍惜劳动成果，特别要爱护农民用汗水换来的粒粒禾谷。

伤田家

聂夷中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1]。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

不照绮罗筵^[2]，只照逃亡屋。

【注释】

^[1]粜（tiào）：卖粮食。

^[2]绮罗筵：由身穿华贵的绸缎衣服的人物出席的豪华筵席。

【点评】

聂夷中还有一首题作《田家》的五绝：“父耕原上田，子劬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有的版本将这四句诗置于《咏田家》之前，合成一首十二句的五言古诗。看来不但不必十二句合在一起，就是将八句《咏田家》的前四句单独成诗，人们不也是认为可与李绅的《悯农诗》并传千古的佳作吗？它好就好在卖丝、粜谷二句，以“卖丝”这种类似于被逼无奈卖掉自己未成年的孩子的办法，有力地揭露了租税的苛重。后二句已被提炼为“剜肉补疮”的成语，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对“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二句，有论者以为它是在向皇帝祈恩，表现出阶级局限性云云。但是，如果将这类看法，与“夷中语尤关教化”（胡震亨语）和“唐时尚有采诗之役，故诗家每陈下民苦情，如柳州《捕蛇者说》，亦其一也。此诗言简意足，可匹柳文”（沈德潜语）等见解相对照，后者似乎更加符合彼时之实情。

女耕田行

戴叔伦

乳燕入巢笋成竹，谁家二女种新谷。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自言家贫母年老，长兄从军未取嫂。去年灾疫牛囤空，截绢买刀都市中^[1]。头巾掩面畏人识，以刀代牛谁与同？姊妹相携心正苦，不见路人唯见土。疏通畦垄防乱苗，整顿沟塍待时雨^[2]。日正南冈下饷归，可怜朝雉扰惊飞^[3]。东邻西舍花发尽，共惜余芳泪满衣。

【注释】

^[1]“截绢”句：意谓从织机上截下一段绢作为买刀的费用，即以绢代钱。

^[2]沟塍（chéng成）：田间的水沟和界路。

^[3]可怜句：意谓由于战乱和家贫，“女大当嫁”而不能，遂成怨女，并以野鸡的雄雌相求抒发其青春迟暮之感（详见《诗·小雅·小弁》的“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及崔豹《古今注·音乐》）。

【点评】

此诗不仅直接反映贫困和战乱对农村的破坏，更蕴含着对男旷女怨等社会问题的腹诽，这或许就是贺裳所谓此诗“语直而气婉”的意思所在。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诗对其他新乐府诗人的影响，即所谓“张司业得其致，王司马肖其语，白少傅时或得其意，此（指戴叔伦的这首《女耕田行》）殆兼三子（即上述国子司业张籍、陕州司马王建、太子少傅白居易）之长先鸣者也”（《载酒园诗话》又编）。

水夫谣^[1]

王建

苦哉生长当驿边^[2]，官家使我牵驿船。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逆风上水万斛重，前驿迢迢后渺渺。半夜缘堤雪和雨，受他驱遣还复去。夜寒衣湿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3]。到明辛苦无处说，齐声腾踏牵船歌。一间茅屋何所直^[4]，父母之乡去不得。我愿此水作平田，长使水夫不怨天。

【注释】

^[1]水夫：纤夫。

^[2]驿：唐代水陆均设有驿站，官府逼迫穷苦百姓，为陆驿养马、驱车，为水驿拉纤、撑船。

^[3]臆穿：指胸口被纤绳磨破。

^[4]直：同值。

【点评】

此诗的发端很巧妙。它不仅以第一人称直接诉说，作为纤夫的“我”的一声“好苦啊”的长叹，一下子就拉近了读者和“我”的距离。这样，“我”的苦诉就更能打动人心。对“我”所遭受的百般苦楚，但凡有良心的人都不能不一洒同情之泪！

中间一段是“我”的心理活动：“我”想，就这样牛马般地苦撑下去，何处才是尽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只有逃跑才能摆脱这种非人的生活，但又不忍心离开生身父母和故乡热土。这就水到渠成地产生了诗的最后两句——

既然在现实中没有任何出路，只得从幻想中寻求抚慰。然而，“我”所希望看到的沧海桑田，同样是既“迢迢”又“渺渺”，摆在“我”面前的，仍然是无休无止的苦日子！

猛虎行^[1]

张籍

南山北山树冥冥，猛虎白日绕村行。向晚一身当道食，山中麋鹿尽无声。年年养子在空谷，雌雄上下不相逐。谷中近窟有山村，长向村家取黄犍。五陵年少不敢射^[2]，空来林下看行迹。

【注释】

^[1]猛虎行：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平调曲》。

^[2]五陵：西汉元帝之前，每筑一个皇帝的陵墓就要在陵侧置县，叫作陵县。其中高帝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合称五陵。各陵县之民要供奉园陵。又因五陵地近长安，朝廷又把四方富家豪族和外戚迁至陵墓附近居住。后来诗文中常以五陵为豪门贵族聚居之地。五陵年少：指自诩为侠义的豪门子弟。

【点评】

《猛虎行》作为乐府旧题，古人多用以吟咏“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的自爱自重之志，此诗则是以寓言的形式讥刺虎狼当道的黑暗现实，与古辞的题旨有所不同，而更加贴近现实，更能反映被压迫者的呼声。

诗的最后两联更为发人深思——面对这不断滋生的一代代猛虎般的恶霸，村民只能像牛犍那样任其吞食，而“五陵年少”也根本不敢触动这种弱肉强食的局面，他们只能做做样子，敷衍一下受害者而已。或许正是基于对此类诗的深刻理解，所以在唐代诸多乐府诗人中，张籍被称为“第一”（周紫芝语意）。

缭绫^[1]

白居易

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2]中有文章又奇绝^[3]，地铺白烟花簇雪。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去年中使宣口敕^[4]，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草色。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昭阳舞人恩正深^[5]，春衣一对直千金。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缁与帛^[6]。丝细缁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

【注释】

^[1]题下原有小序曰：“念女工之劳也。”

^[2]应似二句：意谓（缭绫）就像天台山（在今浙江天台以北）上明月映照下，当空高悬的飞瀑流泉一样。

^[3]文章：这里指精美的丝绢缭绫上的花纹。

^[4]中使：宫廷中派出的使者，这里指宦官。

^[5]昭阳舞人：原指赵飞燕，这里与上文的“汉宫姬”，均系以汉喻唐，借指唐朝皇宫中的宠妃。

^[6]缁（zēng增）与帛：二者均为古代丝织品的总称。

【点评】

这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叙事组诗《新乐府》五十首中的第三十一首。写这组诗时，白居易正担任谏官左拾遗，他以诗代谏写了这组体现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好诗。

要想准确地回答“在白居易的三千来首诗中哪一首最好”这样的问题，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却有一种与此相关的现象颇可寻味：即在白居易的上乘之作中，以女子为主人公者占有很大的比重。除了人们稔知的《长恨歌》《琵琶引》《上阳白发人》《井底引银瓶》等之外，这首《缭绫》则是以一个“女工”群体为主人公的。自己冻得瑟瑟发抖、双手疼痛难忍的“越溪寒女”，缁出了细丝，织成了在当时任何精美的丝绢都不能比拟的“缭绫”。再经巧手剪裁，制成广袖宜舞价值千金的长裙。然而宫中宠妃们对此却毫不爱惜，将这么贵重的衣裙随意扔在地上，踩在脚下……由此可见统治者骄奢淫逸到了何种程度！阶级对立又尖锐到何种地步！所以，此诗不仅有很高的欣赏价值，更有难得的认识意义。

编余撷英·一树春风千万枝

鹿柴^[1]

王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2]，复照青苔上。

【注释】

^[1]鹿柴：篱落、栅栏。王维辋川别业的一处景点。柴，在这里音、义均同“寨”。

^[2]景：日光。

【点评】

在王维年满不惑约三五载就开始经营其所得宋之问辋川别墅。辋川，即辋谷水，因渚水会合如车辋环辘而得名，在今陕西蓝田南。别墅地处山谷，辋川之水周于舍下，风景幽美。王维晚年笃佛悦禅，心静意爽，尝与诗侣道友裴迪游止啸吟其间，开创了以“五绝分章模山范水”（纪昀语）之作。所到之处有孟城坳等二十个景点，两人以此为题各赋五绝二十首，合为《辋川集》。这首《鹿柴》和另一首《竹里馆》，就是其中描绘辋川景致和超脱心境的佳作名篇。

此诗之首联上句，足以使人领略“鹿柴”之空寂幽深。而下句“但闻人语响”，是在“不见人”的环境之中，其间之静谧则不言而喻。

三、四句以对光线与色彩的精确描绘而著称，正是王维“诗中有画”的典范之句。

竹里馆

王维

独坐幽篁里^[1]，弹琴复长啸^[2]。

林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注释】

^[1]幽篁：深竹林。语出《楚辞·九歌·山鬼》：“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

^[2]长啸：撮口发出舒长的声音。犹如当年诸葛亮在荆州游学之神态自如，“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此与后世形容岳飞“壮怀激烈”的“仰天长啸”的高声呼啸不同。

【点评】

清代赵殿成笺注本，将《辋川集》收入《王右丞集》中，这一点无所非议，但将其囫圇个地称作“近体诗”，则不尽然。兹以《鹿柴》和《竹里馆》为例，二首不但都押仄声韵，且平仄亦不像“近体诗”那样处处讲究协调。所以这是两首古绝，人称其为“五古之短章”，而不应与七言律绝一同归于“近体诗”。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第十品是“自然”。解说者以为“此境前则陶元亮，后由柳柳州、王右丞、韦苏州，多极自然之趣。”诚是，就《竹里馆》而言，“幽人空山”，极尽自然之美！

蝉^[1]

虞世南

垂缕饮清露^[2]，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

【注释】

^[1]诗题一作《咏蝉》。

^[2]垂缕（ruǐ）：帽带打结后，在下巴下面散而下垂的那一部分。

【点评】

这是一首颇有寄兴的小诗。首句似以蝉之高洁自喻，二句言其声望之高。三、四句从二句派生而出，隐然以才望自负，非借攀缘之力。

登鹳雀楼^[1]

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2]。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注释】

^[1]此诗究竟是谁所作，尚有异说。《国秀集》作朱斌诗，而李峤谓此系朱佐日诗（详见范成大《吴郡志》卷二二之引语）。鹳雀楼：也作“鹳雀楼”，原在蒲州府西南（今属山西永济），黄河中高阜处，时有鹳雀栖其上，故名。楼三层，前瞻中条山，下瞰黄河，为登临胜地。

^[2]入海流：并非诗人登楼所见，此系意中之景，想象之词。

【点评】

论者多以为首句“白日依山尽”是诗人登至二楼所见之景，而第二句所写的黄河入海处在山西是看不到的。诗人以想象中的虚拟之笔，反倒生动传神地写出了其所处之高，所望之远，这是任何实景所无法比拟的。

第三、四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本来是诗人在登楼过程中的一种心理活动，由于它富有哲理意味，被广泛地征引传诵，其含义既可象征进取精神，也可用作高瞻远瞩之比，能够道出人人心中之所想。

绝句本来不必对仗，但此诗却全篇悉对，只不过前两句是用工整对仗写景物，后二句是用所谓流水对来抒写情意。这是此诗在写作上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特点。

春晓

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1]

【注释】

^[1]“夜来”二句：一作“欲知昨夜风，花落无多少”。

【点评】

这首诗之所以流传最为广泛，无疑是得益于它的平易自然。可以说没有哪首诗比此诗更为顺口易诵。同样可以说，在短诗中如此起伏跌宕之作也是绝无仅有的！你看，前三句十五个字就写出了四种感觉，仅听觉就有鸟鸣、风、雨三种之多。最后一句再平常不过的问话，竟透出了爱春、惜春两种心情——着实不愧于“风流闲美”“通是清境”等种种称誉。

宿建德江^[1]

孟浩然

移舟泊烟渚^[2]，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注释】

^[1]建德江：指新安江流经建德（今属浙江）的一段江流。

^[2]烟渚（zhǔ主）：水气如烟的江中小洲。

【点评】

此诗构思新颖，匠心独运，尤其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二句，描绘江上晚景如画，被历代诗评家推许为“神品”（胡应麟语），“妙于言月”（施闰章语），“低字、近字，宋人所谓诗眼，却无造痕，此唐诗之妙也”（张谦宜语）。

终南望余雪^[1]

祖咏

终南阴岭秀^[2]，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霁色^[3]，城中增暮寒。

【注释】

^[1]终南：指长安城南的终南山。

^[2]阴岭：指终南山的北面。

^[3]林表：树木的上面，即树梢。霁（jì剂）：这里指雪晴。

【点评】

这是祖咏于开元十二年（724），应进士试时所作的一首试帖诗。按规定，试帖诗应为六韵十二句的排律，然而祖咏只作了这么四句就交了卷。人问其故，答曰：“意尽。”

的确，这四句所写的特定景象，既准确又完全地写足了题面，曾被王士禛誉为咏雪佳作之最。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1]

刘长卿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2]。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注释】

^[1]芙蓉山主人：指诗人投宿的人家。芙蓉山：以此名山者有多处，这里的具体所在难以确指。

^[2]白屋：指贫寒人家的住处，这里用来特指没有做官的读书人的屋子。

【点评】

在明刊本《唐诗画谱》中，画家理解此诗的画意是：犬吠柴门中，佣者忙掌灯。“主人”骑驴上，童仆傍身行。在画中，这位穿戴齐整的“主人”家至少有两名童仆。所以与其将主人说成是山乡中的贫苦人民，倒不如将其理解为作者的一位没有做官的清贫朋友。

这首诗的前两句用了颇为工整的对仗，次句又是对首句语意的必要补充。所以两句合起来，就把客人在“晚来天欲雪”之际，山行投宿的情景写得神完气足。尽管前者不失为匠心独运之句，但这首诗之所以有很高的知名度，主要还是依靠后两句“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的“清妙”（施补华语）胜画的意境。

新嫁娘词三首 (其一)

王建

三日入厨下^[1]，洗手作羹汤。

未谙姑食性^[2]，先遣小姑尝。

【注释】

^[1]“三日”句：此句意谓古代女子嫁后第三天，要下厨做菜，俗称“过三期”。

^[2]未谙（ān庵）：不熟悉。姑食性：指婆婆的口味。

【点评】

清人沈德潜很看重这首小诗，曾赞之曰：“诗到真处，一字不可易。”（《唐诗别裁》卷二〇）是的，此诗好就好在以十分精练的白描之笔，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了一个新嫁娘的真实心态。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问刘十九^[1]

白居易

绿蚁新醅酒^[2]，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3]？

【注释】

[1]刘十九：白居易在江州时的好友嵩阳刘处士，名未详。

[2]绿蚁：酒面上的泡沫，色微绿，形如蚁，故称“绿蚁”，也作为酒的代称。醅（pēi胚）：没过滤的酒。

[3]无：问话的语气词，义同“么”“否”。

【点评】

此诗写请好友前来小酌，以诗代柬而作。对于此诗的妙处，下列引文可谓写得淋漓尽致，与这首诗一样令人心醉：

诗写得很有诱惑力。对于刘十九来说，除了那泥炉、新酒和天气之外，白居易的那种深情，那种渴望把酒共饮所表现出的友谊，当是更令人神往和心醉的。生活在这里显示了除物质的因素之外，还包含着动人的精神因素。

诗从开门见山地点出酒的同时，就一层层地进行渲染，但并不因为渲染而没有了余味，相反地仍然极富有包蕴。读了末句“能饮一杯无”可以想象：刘十九在接到白居易的诗之后，一定会立刻命驾前往。于是，两位朋友围着火炉，“忘形到尔汝”地斟起新酿的酒来。也许室外真的下起雪来，但室内却是那样温暖、明亮。生活在这一刹那间泛起了玫瑰色，发出了甜美和谐的旋律……这些，是诗自然留给人们的联想。由于既有所渲染，又简练含蓄，所以不仅富有诱惑力，而且耐人寻味。它不是使人微醺的薄酒，而是醇醪，可以使人真正身心俱醉的。

——余恕诚（见《唐诗鉴赏辞典》第901页）

江雪

柳宗元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1]。

孤舟蓑笠翁^[2]，独钓寒江雪。

【注释】

^[1]“万径”句：此句意谓路上行人踪迹断绝。径：这里指山间小路。

^[2]蓑笠（suō lì梭立）：指蓑衣和用竹皮或棕皮等编制的笠帽。

【点评】

此诗是柳宗元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期间所作。诗押入声韵，也是他五言绝句的代表作。其所创造的风雪垂钓的诗境，虽被后世常作为山水画的题材，但实际上它曲折地反映了诗人在政治革新失败后的孤独心情和不屈的精神风貌，即有“托此自高”（唐汝询语）之意。

答张生^[1]

崔莺莺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

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2]。

【注释】

^[1]此诗录自《全唐诗》卷八〇〇，题下一作《明月三五夜》。

^[2]玉人：后世多称美丽的女子为“玉人”，而原来是泛指容貌美丽的人（详见《晋书·卫玠传》）。

【点评】

元稹《莺莺传》载：张生既慕莺莺姿色，红娘劝其求婚，而张情不自持，难以久待。红娘乃劝张以情诗乱之，张立作《春词》二首授之。是夕，红娘持彩笺授张，乃崔所作《明月三五夜》，张因逾墙而达西厢。崔至，则大数张生乘危要挟之罪，张乃绝望。数夕，张生独寝，红娘敛衾携枕而来，俄奉莺莺至。莺娇羞融洽，曩时端庄不复存在，与张生同安于西厢几一月。诗中之“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二句，是广为流播之名句。表明莺莺渴望张生逾墙前来相会，颇可代表热恋中少男少女之心态，语言亦清丽可诵。

马诗二十三首 (其二、其四、其五)

李贺

腊月草根甜，天街雪似盐^[1]。

未知口硬软，先拟蒺藜衔^[2]。

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3]。

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4]。

何当金络脑^[5]，快走踏清秋。

【注释】

^[1]天街：指帝都长安的街市。

^[2]蒺藜：一种果实带刺的一年生草蔓植物。

^[3]房星：天马。

^[4]燕山：燕然山，即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

^[5]何当：何时得到的意思。金络脑：金饰的马笼头。

【点评】

这组共二十三首的组诗，虽然每一首各有寓意，但总起来看均系以马喻志之作。

第二首主要是刻画马的顽强性格——你看，在大雪纷飞的数九腊月，这匹马连草根也吃不上时，就是吃蒺藜也要活下去，这是何等可贵的不畏艰苦的精神！

第四首是就马的品种和骨相来赞颂马的超群非凡，这对于作为“唐诸王孙”的李贺来说，显然是以此马自况。

第五首是通过驰骋沙场的骏马形象，寄托着诗人渴望施展自己的才华、为国建立功勋的崇高理想。

剑客^[1]

贾岛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2]，谁有不平事^[3]？

【注释】

^[1]诗题一作《述剑》。

^[2]示君：《全唐诗》卷五七一作“似君”。

^[3]谁有：《全唐诗》卷五七一作“谁为”。

【点评】

解读贾岛及其诗作，写过《喜贾岛至》《别贾岛》和至少四首《寄贾岛》的姚合，其见解颇可参考。比如《哭贾岛二首》（其一）的“曾闻有书剑，应是别人收”，便不同于一味以“孤瘦”“僻涩”论贾岛者，而可作为此诗豪健风格的最佳注脚。原来贾岛亦不失为志大材长之人，其路见不平，拔剑相助的侠义气概，至今为人称赏不已。

边词

张敬忠

五原春色旧来迟，二月垂杨未挂丝。

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

【点评】

这首小诗并非出自名人之手，但却得到后世专家的关注和兴趣，说“此边词而不言边塞之苦。但用对比手法将河畔与长安两两相形而意在言外，且语意和平，可想见唐初国力之胜”（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所以，以苦为乐是初盛唐诗歌的特有内容，也是兴旺和进取的重要标志。此外，还有专家指出：前两句所运用的似对非对的流水对，则是典型的初唐标格。这种诗格很适合表现那种乐观自豪的情绪。以此诗而论，其所写“五原”与“长安”季节与物候的巨大反差，不正是对于唐王朝版图广袤、江山多姿的一种含蓄而变相的揶揄吗？

所以这首诗的意义还在于，它形象地告诉读者什么是“初唐标格”，这种诗格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它是如何开盛唐之风先河的。

早梅

张谓

一树寒梅白玉条^[1]，迥临林村傍溪桥^[2]。

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消。

【注释】

^[1]白玉条：形容早梅的颜色和形态。

^[2]迥临：远离。傍：靠近。

【点评】

此诗前两句描写寒梅冰清玉洁和远离尘嚣的幽独孤傲的品性；后两句既点破题面又富有情趣韵致和生活哲理。所以“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消”，是历来传诵人口的名联。

归雁

钱起

潇湘何事等闲回^[1]？水碧沙明两岸苔。

二十五弦弹夜月^[2]，不胜清怨却飞来。

【注释】

^[1]潇湘：系湖南二水名。潇，指潇水，源出九嶷山，自湘南北流入湘江。湘，指湘江，纵贯湖南全省，流入洞庭湖。这里指北雁南来的相传最南端的栖息地，即湘江北部的回雁岭。

^[2]二十五弦：指我国古代拨弦乐器瑟，其通常有二十五弦。

【点评】

这是一首以问答体形式写成的咏物诗。首二句形容潇湘二水，既写真又传神。后二句直写题面，不仅以拟人手法吟咏“归雁”，其间运用湘水女神鼓瑟之传说，回答南雁之所以北归，字面上一目了然的是难以承受瑟声过于凄清哀怨之故，字里行间又何尝不是作者某种感伤情绪的物化。

前人解读此诗，一则谓其“情与境会，触绪牵怀，为比为兴，无不妙合”（《唐诗选胜直解》）；一则谓其“写归雁恐意不在归雁，手挥目送，其亦别有兴寄耶？”（《大历诗略》卷二）二则均属有识之见，发人深思。

登科后

孟郊

昔日龌龊不足夸^[1]，今朝放荡思无涯^[2]。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注释】

^[1]龌龊（wò chuò握辍）：近于拘谨、窝囊的意思。

^[2]放荡：不受拘束，自由自在。

【点评】

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已四十五岁的、潦倒大半生的孟郊刚刚进士及第。他为之得意忘形，从而写了这首曾被古人讥为器量狭小的诗（详见《青箱杂记》）。

平心而论，此诗既有可信的心理依据，也反映了唐代春季于京城风景佳胜之地宴集新进士的生活真实。“春风得意”之被用为成语，即可说明后人对此诗的肯定和喜爱。

春雪

韩愈

新年都未有芳华^[1]，二月初惊见草芽^[2]。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注释】

^[1]芳华：指芳草和香花。

^[2]惊：当为双关语，一则指时在阴历二月初的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惊蛰，二则指初见春草萌生时的惊喜的情态。

【点评】

元和十年（815）二月，作者见春雪而生快意，遂作此诗。

这首小诗之所以被朱彝尊称赞为风调流快，当因其饶有趣之故。你看，春雪在庭院树木中飘舞的身影，多么酷似阳春时节的飞花啊！

竹枝词二首 (其一)

刘禹锡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点评】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刘禹锡被贬任夔州（今重庆奉节）刺史。夔州是民歌《竹枝》的故乡，《竹枝》也叫《巴渝词》，刘禹锡从中吸取营养创制了两组《竹枝词》。另一组是九首，同时还受到屈原《九歌》的启发。

这一首运用双关隐语，即以天气的“有晴”“无晴”，作为人的“有情”“无情”的谐音，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对意中人的乍疑乍喜的复杂心情。“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二句，尤为人所喜爱，被称之为措辞流丽，酷似六朝民歌（谢榛语意）。

浪淘沙九首 (其八)

刘禹锡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1]。

千淘万漉虽辛苦^[2]，吹尽狂沙始到金。

【注释】

^[1]迁客：被贬谪到外地的官员，这里是诗人自指。

^[2]漉（lù鹿）：这里是缓慢过滤的意思。

【点评】

这组诗当是刘禹锡离开巴山蜀水时，沿途所见所感之作。其中的第八首以漉沙见金比喻进谗者就像“狂沙”一样，而蒙受谗言的“迁客”就像真金一样，一旦被淘洗清白，其价值自然就能被人发现。这说明诗人虽然屡遭贬谪，仍不乏乐观精神。

戏赠看花诸君子

刘禹锡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1]，尽是刘郎去后栽^[2]。

【注释】

^[1]玄都观（guàn贯）：长安城内的一座道教庙宇。

^[2]刘郎：刘禹锡自称。去：指被贬离京。

【点评】

这是一首政治讽刺诗，其写作契机及后果大致是这样的：

唐德宗李适贞元二十一年，也就是顺宗李诵永贞元年（805），刘禹锡因参与王叔文政治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十年后，朝廷有人想起用他和柳宗元诸人。他们被召回京后，看到主政当权者仍然是反对王叔文革新的一派势力。诗人抚今追昔，义愤填膺，遂以游玄都观看花为题，借题发挥，写了这首诗。

诗中以“紫陌红尘”喻一班趋炎附势之人，“玄都观”当指被保守势力控制的朝廷，而“桃千树”则是那些权倾京城的新贵的象征。此诗在长安传开后，刺痛了政敌。宪宗李纯及当朝宰相武元衡均表“不悦”。接着，所谓八司马中的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又出为远州刺史，名为升迁，实则再贬。

再游玄都观

刘禹锡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点评】

在这首只有四句的短诗之前，作者却写了一篇一百多字的叫作“并引”的序言，成为全诗的有机组成部分。刘禹锡在《并引》中说：他于贞元二十一（805）年任屯田员外郎时，玄都观还没有花。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出任连州长官，不久被贬为朗州司马。十年后被召到京城。人人都说有道士在玄都观亲自栽种了不少仙桃，整个庙宇就像披上了鲜红的霞光。他就写了前面那首题作《游玄都观》（又作《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的诗，从而记载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不久，也就是元和十年三月，他又被贬为远州刺史。至今有十四年了，他又当上了负责接待宾客的“主客郎中”这一官职。这次在重游玄都观时，一棵仙桃树也没有了，所看到的只是一些被春风吹得来回摇摆的野菜和野麦而已。有感于此情此景，于是他又写了这首二十八个字的题作《再游玄都观》的诗，并且期待着再次前来一游。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是唐文宗李昂大和二年（828）三月阳春之际。

这虽然是前一首的续篇，但所写的情景却完全相反。眼下玄都观中“百亩”之大的庭院，有一半生长的是苔藓，当年的“桃千树”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草芥一类的“菜花”。这一切无疑都是朝政衰败的象征，因为在刘禹锡被谪往外地的十四年中，连续换了四个皇帝。文宗之前的三个皇帝，不是被宦官所谋杀，就是被挟持，自然这一代又一代培植新贵的权相也在所难免。这当是诗的前两句的寓意所在。

第三句的“种桃道士”，是隐喻那专以打击刘禹锡等革新力量、培植保守势力为能事的昔日权贵。这时他们不是已经死掉，就是已经倒台，所以在“归何处”的字面深层，是解气解恨的嘲讽。而第四句“前度刘郎今又来”，既含有对长期以来排挤打击自己的恶势力的蔑视，也有最后胜利的喜悦。

大林寺桃花^[1]

白居易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注释】

^[1]大林寺：据学者考证庐山大林寺有上、中、下三处，这里是指香炉峰顶的上大林寺。

【点评】

在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期间，曾于元和十二年（817）初夏诣庐山大林寺游览，并在那里留宿。他发现大林寺山高地深，时节绝晚。虽然时届孟夏，却如正二月天，涧草初发，山桃始花，就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于是随口吟诵出这首构思新颖、别具雅趣的小诗。

杨柳枝词

白居易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

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

【点评】

此诗约作于会昌二年至六年（842—846）。是时，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致仕后寓居洛阳直至病卒。

由于这首诗写得“风致翩翩”（《唐宋诗醇》），一时不仅“洛阳纸贵”，不久还传遍了京师。武宗李炎下诏：取永丰柳枝植禁园。为此，白居易还写了一首《诏取永丰柳植禁苑感赋》诗。

诗中第三句的“永丰”，即唐代东都洛阳的永丰坊。会昌四年卢贞为河南尹，治所在洛阳。卢贞接到植柳诏书后，写了一首和诗并题序云：“永丰坊西南角园中，有垂柳一株，柔条极茂。白尚书曾赋诗，传入乐府，遍流京都。近有诏旨，取两枝植于禁苑。乃知一顾增十倍之价，非虚言也。”

尽管此诗将永丰柳描绘得婀娜多姿，秀色夺目，但却不是一首单纯的咏物诗，而寓有作者很深的身世之感——柳树生于背阴的荒园，无人赏识，正是诗人身置一隅、不被所用、孤单抑郁心情之外化。对此，苏轼心领神会，曾据此诗而写《洞仙歌》云：“永丰坊那畔，尽日无人，谁见金丝弄晴昼。”同样渗透了自己的身世之感，亦可见白居易此诗的深远影响。

忆扬州

徐凝

萧娘脸薄难胜泪^[1]，桃叶眉长易觉愁^[2]。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3]。

【注释】

^[1]萧娘：唐时对女子的泛称，这里指作者的意中人。

^[2]桃叶：晋王献之爱妾名桃叶，这里借指作者的意中人。

^[3]无赖：此词本来的四个义项分别是无耻、无才、无聊、无奈。这里是爱极的意思。

【点评】

此首作为怀人诗，第四句的“无赖”当含有抱怨明月之意。但是由于后二句所写明月形象新奇无比，遂作为对扬州的赞美诗流传人口。

清明^[1]

许浑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3]。

【注释】

^[1]此诗作者一作杜牧，后详。

^[2]行人：游子。这里是作者自指。

^[3]杏花村：一说泛指杏花深处的村庄；在实指一说中，又有指汾阳、黄州、金陵、池州（今安徽贵池）等不同地点。

【点评】

此诗虽然不见于《樊川文集》等有关杜牧的任何典籍，但因南宋人谢枋得曾将其编入《千家诗》的杜牧名下，后世多以为此诗是杜牧所作。持此说的学者中有的进一步指出：此诗作于唐武宗会昌六年（846）杜牧任池州刺史时。另有学者认为，此诗既不见于杜牧的任何诗文集，《全唐诗》亦未载录，虽然曾见于署名谢枋得《千家诗》，但却被认为是伪托。所以也有相当一部分唐诗选本对此诗不予选载，本丛书中的《烟笼寒水月笼沙》即一例。

这里之所以收入此诗，是因为它是名篇精品，不应被沦为遗珠；之所以将它置于许浑名下，根据则是胡可先生的专文考证。

《清明》诗是唐诗中流传最为广泛的篇目之一，说它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毫不夸张。此诗在民间还有一种颇为有趣的“遭遇”——好事者曾给它吃过“泻药”，即使其由七言绝句变成了这样一首五言——清明时节雨，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在鉴赏作为七绝的《清明》时，已有专家说它给人留有很多想象的余地。在这一点上，“泻后”而成的五言所留余地岂不更大！

瀑布联句

香严闲禅师 李忱

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

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点评】

关于此诗的创作曾有这样一段“本事”：唐宣宗李忱在尚未贵显之时，因为武宗李炎担心他的才能威胁自己的权位，为避嫌李忱便隐匿山林做了和尚。一天，他在云游时，遇见了香严闲禅师，与之同行并观赏瀑布。禅师对李忱说：“我作了两句咏瀑诗，下面难以为继。”于是，二人遂作成了这首《瀑布联句》。后来，李忱果然登极做了皇帝，庙号宣宗，不过其雄心大志则首先在这首诗中体现了出来（详见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

这的确是一首托物言志之作。前二句是禅师借咏瀑告慰李忱：艰难困苦将玉汝以成；后二句则是诗人自申壮志，就像溪流要归大海一样，他将来定要成就一番大事业。或许正是这一点为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看中，其所书“穿山透石不辞劳，到底方知出处高”的瀑布诗，显然是出自这首《瀑布联句》。

初落第^[1]

高蟾

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2]。

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春风怨未开。

【注释】

^[1]诗题又作《上马侍郎》《不第后上永崇高侍郎》。永崇：当指长安的永崇坊，高侍郎即咸通十二年（871）知贡举之礼部侍郎高湜。

^[2]日边：太阳旁边，比喻在皇帝身边。

【点评】

高蟾和他的这首诗曾见于多种记载，其中《唐才子传》卷九说，高蟾累试不第，就在省墙间题写了一首诉说自己因为无根蒂所以屡试不第的怨诗，但因人论不公，当年又一次落第。后来写了这首诗，得到马侍郎同情和力荐后才得以折桂及第升官。不论这一“本事”是否完全属实，但此诗的确是委婉机智地揭露了晚唐的科场弊端。

这首诗的题旨是：出身寒微的人虽有才学却无“门路”，所以得不到天上甘露亦即皇恩的滋润沾溉，如生不逢时的芙蓉那样，永远也不能像“日边”红杏一样，在阳春和东风中绽放鲜艳的花蕊：实际上，这正是历代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心中的最大块垒。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此诗才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柳

韩偓

一笼金线拂弯桥，几被儿童损细腰。

无奈灵和标格在，春来依旧袅长条。

【点评】

此诗系作者以柳自况。联系韩偓生平，诗之寓意大致是：比起拥兵自固的朱全忠那样的强藩来，像自己这样的文官，犹如一笼细柳般的纤弱而险些被结果了性命，幸亏有人说情，要紧的是受到昭宗的信赖。眼下虽然流徙湖南，一旦时局好转，犹如在春风吹拂下细柳会长出长长的枝条，自己也将有所作为。

偶见^[1]

韩偓

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2]。

见客入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

【注释】

^[1]诗题一作《秋千》。

^[2]醍醐：酥酪上凝聚的油，叫醍醐，熬之即出，不可多得，极其甘美。这里当指上好的饮品。

【点评】

此诗写一富家千金自由自在的生活片断。这位打秋千打得很困乏的少女，随手宽衣解开罗裙，同时指点侍女以琼浆般的饮料伺候。如看到有客人过来，便带笑向“中门”跑去。躲到暗处后，她一面用手揉搓青梅，一面观察客人的动静。这是一个娇羞活泼，又多少有点调皮的多么可爱的女孩啊！岂料，当李清照将此诗隐括为《点绛唇·蹴罢秋千》一词，并以作品中的主人公自况，竟招致古今诸多厚非，且极力屏其于《漱玉词》之外。

收载此诗的韩偓《香奁集》则被视为见不得人的“香艳”之作。其实这是莫大的误解，《香奁集》中，类似于此诗的多数作品，只不过像是当时的通俗歌曲，颇为时尚有趣。

新上头^[1]

韩偓

学梳蝉鬓试新裙^[2]，消息佳期在此春。

为要好多心转惑，遍将宜称问傍人。

【注释】

^[1]上头：古代女子年十五始用簪束发，叫“加笄”，也叫“上头”。

^[2]蝉鬓：古代妇女的一种发式，望之缥缈如蝉翼，故称“蝉鬓”。

【点评】

诗题作《新上头》，说明主人公刚满十五岁，而她的婚期即将到来。假如诗中只写她着意发式、试穿新裙，用意尚且一般。有趣的是她竟然询问身旁的人这样打扮好看不好看？如此写来，此少女之性情，何等率真可爱！

幽窗

韩偓

刺绣非无暇，幽窗自鲜欢。

手香红橘嫩，齿软越梅酸。

密约临行怯，私书欲报难。

无凭谳鹊语，犹得暂心宽。

【点评】

此诗是摹写青春少女对异性爱的向往和追求，请看：

主人翁在针黹女红之余，心情郁郁寡欢。她独自品尝爱情的滋味，就像那香嫩的红橘和南方的梅子，甜酸皆有。赴约吧感到羞怯，写封信去吧又难以传递。在她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到喜鹊的叫声暂时得到宽慰。

刻画待字少女心态，韩偓岂非高手？

杂诗^[1]

无名氏

劝君莫惜金缕衣^[2]，劝君须惜少年时。

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注释】

^[1]此诗诗题《乐府诗集》卷八二作《金缕衣》，编于李錡名下，非是。《唐诗别裁》卷二〇、《唐诗三百首》卷八则将此诗系于李錡妾杜秋娘名下，分别题作《金缕词》《金缕衣》。今从《全唐诗》题作《杂诗》，作者不详。

^[2]金缕衣：饰以金缕的贵重衣裳。

【点评】

对此诗或可有微词，谓其系狎妓冶游之作。但是细绎“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云云，并非仅仅是劝人及时行乐，其旨当重在警醒世人惜取寸阴。前人称赞此诗曰：“气绪排宕，风情自豪，仍有悯世之意。”（《名媛诗归》）“词气明爽，手口相应，其莫惜、须惜、堪折、须折、空折层层跌宕，读之不厌，可称能事”（《历朝名媛诗词》）。

公子行

孟宾于

锦衣红夺彩霞明，侵晓春游向野庭^[1]。

不识农夫辛苦力，骄骢踏烂麦青青^[2]。

【注释】

^[1]侵晓：指清晨、破晓，即天刚亮的时候。野庭：指野外、村舍等农耕之地。

^[2]骄骢（cōng匆）：指体态健壮的青白色的马，今名菊花青。

【点评】

“公子”在古代是用于对诸侯之子的称呼。他们倚仗“老子”的权势，不仅穿着比“彩霞”还鲜亮的高级服饰，而且只顾自己游乐开心，对农民的辛苦劳动不管不顾，竟然放纵他们的马匹任意践踏麦苗，比摇扇的公子王孙更加可恶！

正月十五夜

苏味道

火树银花合^[1]，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妓皆秾李^[2]，行歌尽落梅^[3]。

金吾不禁夜^[4]，玉漏莫相催^[5]。

【注释】

[1]火树银花：比喻灯光焰火之灿烂绚丽，这里指元宵节的灯景。

[2]秾李：语出《诗·召南·何彼秾矣》：“何彼秾矣，华如桃李。”这里意谓“游妓”打扮得花枝招展，一个个都像是春日里盛开的桃李之花。

[3]行歌：与“游妓”相对，指边走边唱。落梅：指乐府横吹曲《梅花落》。

[4]金吾不禁：《西都杂记》：“西都京城街衢，有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金吾弛禁。”金吾：官名，掌管京城的戒备防务。元宵节开放夜禁，故有“金吾不禁”之说。

[5]玉漏：漏是计时器漏壶；玉，用以形容漏壶的精美。

【点评】

这首诗写的是京城元宵节的夜景，因作者先后任京官多次，诗之系年难以确考，而作于神龙元年（705）的可能性较大。

此诗辞藻秾丽，四联对仗，是苏味道现存诗中最著名的一首。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将盛唐京城元宵之夜描绘得活灵活现，堪称绝唱。

首句“火树银花合”固然是描写元宵灯景的千古名句，而次联“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同样“自然有味，确是元夜真景，不可移之他处。夜游得神处尤在出句，出句得神处尤在‘暗’字”（纪昀《瀛奎律髓刊误》）。

更值得一提的是此诗对后世的影响。首句“火树银花合”的“合”字蕴含四望如一之意。王维和孟浩然的传世名句“白云回望合”（《终南山》）和“绿树村边合”（《过故人庄》），显然是受到苏句的启发；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词的“东风夜放花千树”诸句，亦当是胎息于苏诗；《三国演义》的“至正月十五夜，天色晴霁，星月交辉，六街三市，竞放花灯。真个金吾不禁，玉漏无催”（第六十九回），后两句几乎是苏诗之成句；《红楼梦》的“只见庭燎绕空，香屑布地，火树琪花，金窗玉槛”（第十八回），其中“火树琪花”与“火树银花”只一字之异；至于柳亚子的“火树银花不夜天”（《浣溪沙·五〇年国庆观剧》），则更是对苏诗首句的古为今用。

汉江临泛^[1]

王维

楚塞三湘接^[2]，荆门九派通^[3]。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4]。

【注释】

^[1]诗题一作《汉江临眺》。

^[2]楚塞：指古代楚国的地界。三湘：这里指湘江的三条支流。

^[3]九派：长江在湖北、江西一带分为很多支流，因以九派称这一带的长江。

^[4]山翁：指山简。他是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之子，曾任征南将，镇守襄阳（今属湖北），常到郡中豪族习家园林宴饮，每饮必醉。

【点评】

王维以殿中侍御史知南选，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途经襄阳而作此诗。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抒写江流、山色虚实相济，大气包容，堪称诗中有画。即王世贞所云：“是诗家极俊语，却入画三昧。”方回则云：“右丞此诗，中两联皆言景，而前联尤壮，足敌孟、杜《岳阳》之作。”

关于“山色有无中”一句，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掌故：欧阳修因激赏此句，将其收入己词云：“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苏东坡平山堂词又云：“认取醉翁语，山色有无中。”曾季狸《艇斋诗话》则一本正经地指出：“然‘山色有无中’本王维诗。”实则东坡不会不知道此系王维诗句，他是以其特有风趣赞美欧阳修隐括、镶嵌之妙，亦可见王维此句之深入人心。

终南山^[1]

王维

太乙近天都^[2]，连山到海隅^[3]。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4]，阴晴众壑殊。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注释】

^[1]终南山：在今陕西西安南五十里，绵延八百余里。

^[2]太乙：终南山主峰，这里代指终南山。

^[3]“连山”句：终南山并不到海边，此系夸张。到：一作“接”。

^[4]分野：此处是界限的意思。

【点评】

王维于开元末天宝初隐居于终南别业，此诗当作于是时。

古人对此诗大加青睐，理解亦颇近腠理。比如沈德潜说：“‘近天都’言其高，‘到海隅’言其远，‘分野’二句言其大。四十字中，无所不包，手笔不在杜陵下。或谓末二句似与通体不配。今玩其语意，见山远而人寡也，非寻常写景可比。”（《唐诗别裁》卷九）

对对联“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张谦宜《笥斋诗谈》卷五云：“看山得三昧，尽此十字中。”

第三联“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意谓同一瞬间，千山万壑阴晴各异，岂非同样深得看山之“三昧”，且尺幅有万里之势。

正如上文沈德潜所云尾联确系“非寻常写景可比”，尤多弦外之音。此中“有我之境”，更透出诗人对终南山的迷恋。

题破山寺后禅院^[1]

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径通幽处^[2]，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注释】

^[1]破山寺：即兴福寺，在今江苏常熟西北。

^[2]竹径：一作“曲径”。

【点评】

这是常建诗中最为传诵的一首五律，但却不拘于格律。比如其首联对仗，二联倒不对仗，三联之下句末三字“空人心”连用三个平声字，等等。

然而，此诗的一些破格之处并未影响它成为一首“兴象深微，笔笔超妙”的“神来”之作。殷璠在给予此诗上述高度评价的同时，还把常建列为《河岳英灵集》中首屈第一人。当然殷璠最喜爱的还是此诗的二、三两联，誉之“警策”！

无独有偶，欧阳修对“竹径”一联更是爱赏不已，自谓一再效之，却莫获一言。此联之妙于此可见一斑。

此诗第三句首二字《河岳英灵集》作“竹径”，这当是常建之原文；作“曲径”恐系他人所改，而这一改，倒比“竹径”更为通行。莫非改动者看出了此诗在追求“禅悦”之境，而要达到这种耽好禅理、心神恬悦之境，必须得走过一段曲折的路径才成？

咏史

戎昱

汉家青史上^[1]，计拙是和亲^[2]。

社稷依明主^[3]，安危托妇人。

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

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

【注释】

^[1]青史：古代在竹简上记事，所以称史书为“青史”。

^[2]和亲：指汉族王朝与少数民族首领之间具有一定政治目的联姻。

^[3]社稷：原指古代帝王所祭的土神和谷神，后来用作国家的代称。

【点评】

这首诗曾经引出一个故事：唐宪宗李纯（806—820在位），曾召集大臣廷议边塞政策。多数人主张和亲，宪宗便背诵了戎昱的这首《咏史》，并对大臣们说，戎昱这个人如果还在的话，应该让他担任朗州刺史！还笑着说：“魏绛之功，何其懦也！”意思是春秋时力主和戎的晋国大夫，他是一个多么懦弱的人呢！听了这番话，大臣们完全领会了宪宗的用意，于是就不再提和亲的事了。这个故事和戎昱的这首诗，最早是晚唐人范摅在他的笔记小说《云溪友议》中记录下来的，并且是可信的。

虽然对于历史上的和亲政策不能完全否定，但此诗的颔联“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对于和亲政策的某种屈辱的实质来说，还是击中其要害的，且不失为历来传诵的名句。

题李凝幽居

贾岛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1]。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2]。

【注释】

^[1]云根：云起之处。古人以为云系“触石而生”。

^[2]幽期：这里指闲适幽雅的约会。

【点评】

这首访友诗，向以次联“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而著称于世，其中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推敲”故事：

岛初赴举京师。一日，于驴上得句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练之未定，遂于驴上吟哦，时时引手作“推敲”之势。时韩愈吏部权京兆，岛不觉冲至第三节，左右拥至尹前，岛具对所得诗句云云。韩立马良久，谓岛曰：“作‘敲’字佳矣。”遂与并辔而归，流连论诗，与为布衣之交，自此名著。后以不第，乃为僧，居法乾寺，号无本……（《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九）

尽管专家早已指出这段记载不可信，但贾岛那种刻意追求字句精确，反复考虑、仔细斟酌的“推敲”做法，还是非常可取的。

早梅

齐己

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

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

风递幽香出，禽窥素艳来。

明年如应律，先发望春台。

【点评】

此诗以《早梅》为题，其最大的特点是四联无不突出一个“早”字。关于次联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据《唐才子传》卷九记载，齐己曾就此诗向郑谷求教。诗之次联原为：“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曰：“‘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佳。”齐己深以为然，尊称郑谷为“一字师”。此诗此事遂不脛而走。

渔父 (三首其一)

李珣

水接衡门十里余^[1]，信船归去卧看书^[2]。

轻爵禄，慕玄虚^[3]，莫道渔人只为鱼。

【注释】

^[1]衡门：横木为门，指隐者所居的简陋房屋。

^[2]信船：听凭小船自行漂流。

^[3]玄虚：道家幽深奥妙的义理。

【点评】

李珣的《渔父》词三首，也被列入《全唐诗》，题作《渔父歌》。词人曾事蜀主王衍，国亡不仕，此词当作于李珣浪迹江湖之时。词中所写渔父不慕荣利的高雅悠闲生活，既发自真心，又充满意趣。其中“莫道渔人只为鱼”云云，读之发人深思，又令人解颐。

游子吟^[1]

孟郊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2]，报得三春晖^[3]。

【注释】

^[1]此诗题下原注：“迎母溧上作。”

^[2]寸草：小草，这里是诗人自比。

^[3]三春晖：春天的阳光，这里指温暖的母爱。

【点评】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孟郊任溧阳尉时，曾将其母接于任所并作此诗。

这是对伟大母爱的一首热情的颂歌，苏轼说它是“从肺腑出”，刘辰翁说它“全是托兴，终至悠然不言之感”。诗将常见之景，写得亲切感人，故而传诵千古。

唐代精彩诗词名句选录

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卢照邻《长安古意》

来去固无迹，动息如有情。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

——王勃《咏风》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宋之问《渡双江》

江静潮初落，林暗瘴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垄头梅。

——宋之问《题大庾岭北驿》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

——宋之问《灵隐寺》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张九龄《感遇十二首》（其一、其七）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孟浩然《与诸子登岵首》

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

——孟浩然《早寒江上有怀》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孟浩然《岁暮归南山》

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

——孟浩然断句（《全唐诗》卷一六〇）

看取莲花净，方知不染心。

——孟浩然《题大禹寺义公禅房》

乱山残雪夜，孤独异乡人。渐与骨肉远，转与奴仆亲。

——孟浩然《除夜》

天边树若荠，江畔舟如月。

——孟浩然《秋登万（一作“兰”）山寄张五》

楼台晚映青山郭，罗绮晴骄绿水洲。向夕波摇明月动，更疑神女弄珠游。

——孟浩然《登安阳城楼》

曲引古堤临冻浦，斜分远岸近枯杨。今朝偶见同袍友，却喜家书寄八行。

——孟浩然《登万岁楼》

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

——常建《塞下曲四首》（其一）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王维《山中》

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王维《秋夜独坐》

渡头余落晖，墟里上孤烟。

——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王维《过香积寺》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王维《终南别业》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

——王维《送梓州李使君》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

——王维《秋雨辋川庄作》

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王维《桃源行》

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

——王维《老将行》

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张旭《山行留客》

自把玉钗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

——高适《听张立本女吟》

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高适《封丘作》

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

——岑参《山房春事二首》（其二）

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

——储光羲《钓鱼湾》

鸟惊随叶散，萤远入烟流。

——钱起《裴迪南门秋夜对月》

带竹新泉冷，穿花片月深。

——钱起《春夜过长孙绎别业》

星影低惊鹊，虫声傍旅衣。

——钱起《秋夜梁七兵曹同宿》

碧空河色浅，红叶露声虚。

——钱起《秋夜寄张韦二主簿》

秋日翻河影，晴光脆柳丝。

——钱起《秋夕与梁锺文宴》

一缄书札藏何事，会被东风暗拆看。

——钱珣《未展芭蕉》

鸟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

——刘长卿《谪仙怨》（晴川落日）

地远明君弃，天空酷吏欺。

——刘长卿《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

他乡生白发，旧国见青山。

——司空曙《贼平后送人北归》

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

——戴叔伦《苏溪亭》

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

——韦应物《淮上遇洛阳李主簿》

枕戈眠古戍，吹角立繁霜。

——卢纶《代员将军罢战后归旧里赠朔北故人》

阵合龙蛇动，军移草木闲。

——卢纶《送韩都护还边》

猎声云外响，战血雨中腥。

——卢纶《送颜推官游银夏谒韩大夫》

两行灯下泪，一纸岭南书。

——卢纶《夜中得循州赵司马侍郎书因寄回使》

送客随岸行，行人出帆立。

——卢纶《送吉中孚校书归楚州旧山》

衰颜重喜归乡国，身贱多惭问姓名。

——卢纶《至德中途中书事却寄李儋》

树有百年花，人无一定颜。花送人老尽，人悲花自闲。

——孟郊《杂怨》（其二）

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机。如何织纨素，自著蓝缕衣。

——孟郊《织妇辞》

荒郊烟莽苍，旷野风凄切。处处得相随，人那不如月。

——孟郊《古别曲》

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

——孟郊《游终南山》

别后惟所思，天涯共明月。

——孟郊《古怨别》

三万梦益州，一箭取辽城。

——杨巨源《赠卢洺州》

最恨卷帘时，含情独不见。

——杨巨源《独不见》

大漠寒山黑，孤城夜月黄。

——杨巨源《赠邻家老将》

东园桃李芳已歇，独有杨花娇暮春。

——杨巨源《杨花落》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

——韩愈《山石》

有子未必荣，无子坐生悲。为人莫作女，作女实难为。

——张籍《离妇》

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君城下土。

——张籍《筑城词》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张籍《节妇吟》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刘禹锡《杨柳枝词九首》（其一）

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

——刘禹锡《堤上行三首》（其一）

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

——刘禹锡《始闻秋风》

春风一夜吹乡梦，又逐春风到洛城。

——武元衡《春兴》

秋霜欲下手先知，灯底裁缝剪刀冷。

——白居易《寒闺怨》

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

——白居易《直中书省》

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

——白居易《途中感秋》

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宜作两家春。

——白居易《欲与元八卜邻，先有是赠》

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

——白居易《江楼晚眺，景物鲜奇，吟玩……》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

——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一）

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白居易《新制布裘》

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白居易《买花》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白居易《卖炭翁》

没蕃被囚思汉土，归汉被劫为蕃虏。早知如此悔归来，两地宁如一处苦。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

——白居易《缚戎人》

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白居易《花非花》

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白居易《采诗官》

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李涉《登山》

顾我无衣搜尽篋，泥他沽酒拔金钗。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元稹《遣悲怀》（其一、其三）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元稹《菊花》

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蔌蔌。

——元稹《连昌宫词》

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

——胡令能《咏绣障》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李贺《致酒行》

宿鹭眠洲非旧浦，去年沙嘴是江心。

——皇甫松《浪淘沙》（其一）

夜船吹笛雨萧萧，人语驿边桥。

——皇甫松《梦江南·兰烬落》

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

——温庭筠《瑶瑟怨》

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

——温庭筠《菩萨蛮·水精帘里》

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

——温庭筠《菩萨蛮·南园满地》

塞门三月犹萧索，纵有垂杨未觉春。

——温庭筠《杨柳枝·织锦机边》

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

——马戴《灞上秋居》

猿啼洞庭树，人在木兰舟。

——马戴《楚江怀古三首》（其一）

日暮长亭正愁绝，哀笳一曲戍烟中。

——吴融《金桥感事》

百花长恨风吹落，惟有杨花独爱风。

——吴融《杨花》

乱山残雪夜，孤灯异乡人。

——崔涂《除夜有作》

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

——杜荀鹤《小松》

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

——杜荀鹤《春宫怨》

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

——杜荀鹤《自叙》

更把玉鞭云外指，断肠春色在江南。

——韦庄《古离别》

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

——韦庄《菩萨蛮·红楼别夜》

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

——韩偓《懒起》

座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风唱鹧鸪。

——郑谷《席上贻歌者》

情多最恨花无语，愁破方知酒有权。

——郑谷《中年》

秾丽最宜新著雨，娇饶全在欲开时……朝醉暮吟看不足，羡他蝴蝶宿深枝。

——郑谷《海棠》

织锦虽云用旧机，抽梭起样更新奇。

——方干《赠进士章碣》

为经多载别，欲问小时名。对酒悲前事，论文畏后生。

——崔峒《喜逢妻弟郑损因送入京》

无限旱苗枯欲尽，悠悠闲处作奇峰。

——来鵬《云》

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

——譚用之《秋宿湘江遇雨》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翁宏《春残》

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

——张泌《寄人二首》（其一）

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顾夔《诉衷情·永夜抛人》

早为不逢巫峡梦，那堪虚度锦江春，遇花倾酒莫辞频。

——李珣《浣溪沙·访旧伤离》

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缭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

——冯延巳《鹊踏枝》

黄金窗下忽然惊，征人归日二毛生。

——李璟《望远行·碧砌花光》

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李煜《望江南·多少恨》

残灯孤枕梦，轻浪五更风。

——徐昌图《临江仙·饮散离亭》

夜久更阑风渐紧，与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

——敦煌曲子词《望江南·天上月》

泪珠若得似珍珠，拈不散，知何限，串向红丝应百万。

——敦煌曲子词《天仙子·燕语莺啼》

唐代主要诗人词家简介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文章婉缛，徐陵以为类己而知名。仕隋为秘书郎。唐太宗即位，历弘文馆学士、秘书监。太宗称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实则书法成就最高，笔致圆融遒丽，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为唐初四大书家。编有《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全唐诗》录其诗一卷。

王绩（585?—644）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其人其作多受陶渊明影响。既归隐故乡，又退避“醉乡”。诗文风格恬淡清新，有《王无功文集》。

骆宾王（619?—687?）字务光，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七岁能诗，曾除临海丞。有《骆临海集》。

武则天（624—705）名曌，并州文水（今属山西）人。十四岁入宫为唐太宗才人，赐号武媚，高宗时进号宸妃。公元690年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在位十六年。卒谥“则天”，今存诗四十九首。

杜审言（645?—708）字必简，祖籍襄阳，随父迁居巩县（今河南巩义），系杜甫祖父，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诗以五言著称，对律诗的形成颇有影响。《全唐诗》存诗一卷，仅四十三首。杜甫诗法深受其影响。

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人。早慧，为时所称。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初唐四杰”。有《王子安集》。

杨炯（650—693?）弘农华阴（今属山西）人，十岁举神童。有《盈川集》，现存诗三十三首。

苏味道（648—705）赵州栾城（今属河北）人，是宋代眉山“三苏”所尊崇的先祖。九岁能文，二十岁登进士第，曾两度居相位数年，处事自称“模棱以持两端”，人称“苏模棱”。其诗多五律应制之作，《全唐诗》存诗一卷，只十六首。

刘希夷（651—?）字庭芝，汝州（今属河南）人。“善为从军闺情之诗，词调哀苦，为时所重。志行不修，为奸人所杀”（见《旧唐书》本传）。《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外编》及《全唐诗续拾》补诗七首。

沈佺期（656—714?）字云卿，相州内黄（今属河南）人。与宋之问并称“沈宋”，官终太子少詹事。有辑本《沈詹事诗集》。

陈子昂（659—700）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曾任右拾遗，后人因称陈拾遗。陈子昂力主改革诗风，提倡汉魏风骨，反对齐梁以来“采丽竞繁”的柔靡诗风，对于唐诗的发展影响巨大，其人其作被推为“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韩愈《荐士》）、“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元好问《论诗绝句》）。

句》)。有《陈子昂集》和《陈伯玉文集》。

贺知章(659—744) 字季真,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曾自号“四明狂客”“秘书外监”,世称“贺监”。与张旭、包融、张若虚号为“吴中四杰”。有《贺秘监集》。

张若虚(660?—720?) 扬州(今属江苏)人。曾与贺知章等人以“文词俊秀”而显名长安。其诗大多散佚,《全唐诗》仅存《春江花月夜》和《代答闺梦还》诗二首。

张九龄(678—740) 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属广东)人。与陈子昂齐名,后人论唐诗转变,每以“陈张”并称。有《曲江先生文集》。

王翰(生卒年不详) 字子羽,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公元710年登进士第。《全唐诗》录存其诗仅十三首。

王之涣(688—742) 字季凌,绛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绛)人。其诗多被当时乐工制曲歌唱,名动一时。《集异记》载有“旗亭画壁”的故事,说明其诗名与王昌龄、高适等人相仿佛。《全唐诗》仅录存其绝句六首。

孟浩然(689—740) 襄阳(今属湖北)人,后世故称孟襄阳。终身布衣,既隐居,又喜漫游。唐代山水诗派之先行者,诗风清幽平易,与王维近似,故历来“王孟”并称。有《孟浩然集》。

李颀(690?—754?) 颍阳(今河南登封一带)人。后人称其为李东川的“东川”,系指颍水一支流。李颀是唐代众体兼备的著名诗人,尤擅七律、七古二体,就题材而言,则善写音乐诗。其诗被称许为“风骨高华”“骨秀神清”。

刘方平(生卒年不详) 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匈奴族。与李颀等人友善,现存诗二十七首。

王昌龄(698?—756?) 字少伯,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因曾官江宁丞、龙标(今属湖南)尉,后人因称王江宁、王龙标。其诗被称为“惊耳骇目”“中兴高作”。有《王昌龄集》,另有《诗格》传世。

王湾(生卒年不详) 洛阳人。公元712年常无名榜进士,《全唐诗》存诗仅十首。

祖咏(生卒年不详) 洛阳人。公元724年杜綰榜进士,但未曾得官,以渔樵自终。与王维多有酬唱,交谊颇深。《全唐诗》存其诗三十六首。

常建(生卒年不详) 公元727年与王昌龄同榜登进士第,然仕途并不如意,遂放浪琴酒。其诗以兴象取胜,被《河岳英灵集》列于卷首。《全唐诗》存诗一卷。

王维(701—762) 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后徙家于蒲(今山西永济)。因官终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安禄山陷长安,被迫任伪职。两京收复后,被降官。此后徘徊于仕隐之间。他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主要作家,后期“以禅诵为事”,有“诗佛”之称。其诗艺术性很高,又兼通绘画和音乐。苏轼赞其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有《王右丞集》等。

崔颢(704?—754) 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公元723年进士及第,《旧唐书》本传称其“有才俊,无士行……”有《崔颢集》。

江妃（生卒年不详） 唐玄宗之妃，名采蘋，莆田（今属福建）人。开元初，高力士选归侍玄宗。据《梅妃传》云，妃聪颖善文，自比谢道韞。居所遍植梅花，玄宗因戏名梅妃。资质明秀，好淡妆素饰，尝擅宠后宫。及玄宗移宠杨妃，逼江妃迁上阳宫，后死于安史乱中。玄宗归长安，于梅树下掘得其尸，见胁下有刀痕，悲痛不已，以妃礼改葬。《全唐诗》存诗一首。

金昌绪（生卒年不详） 唐玄宗（713—756在位）时，余杭（今属浙江）人。《全唐诗》仅存诗一首。

高适（700?—765） 字达夫，郡望渤海（今河北景县）人。晚年曾任左散骑常侍，后人因称高常侍，进封渤海县侯。他是盛唐边塞诗人的杰出代表，与岑参齐名，并称“高岑”，而“岑超高实”（刘熙载语），诗风各异。有《高常侍集》传世，存诗二百多首。今有《高适集》等。

岑参（715—770） 荆州江陵（今属湖北）人。公元746年登进士第，曾任嘉州（今四川乐山）刺史，后人因称岑嘉州。以边塞诗名世，尤擅长七言歌行。有《岑参集》。

于良史（生卒年不详） 约于公元756年入仕，曾为徐泗节度使张建封从事。《全唐诗》存诗七首。

张志和（?—773或774） 字子同，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初名龟龄，号烟波钓徒、玄真子。作于大历八年的《渔父》（亦称《渔歌子》）词五首，是唐代现存早期文人词名作。

张敬忠（生卒年不详） 京兆人。公元719年拜平卢节度使，后历任剑南节度使，太常卿等职。《全唐诗》存诗仅二首。

张谓（?—778?） 字正言，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公元743年登进士第，曾任礼部侍郎等，时人称其能“妙选彦才”。

李萼（735?—?） 原名华，后改为萼。公元756年曾客居清河，献计颜真卿大破安禄山叛军。约卒于贞元（785—805）中。《全唐诗》存联句诗十四首。

张继（?—776） 字懿孙，郡望南阳（今属河南），籍贯襄州（今湖北襄阳）。公元753年进士，其诗今存三十余首。

钱起（710?—782?） 字仲文，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公元751年登进士第，为“大历十才子”之冠，与郎士元齐名，时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官至考功郎中，有《钱考功集》，集中混入其孙钱珣作品较多，今人曾著文辨析。

韩翃（生卒年不详） 字君平，南阳（今属河南）人。公元754年登进士第，“大历十才子”之一。因《寒食》诗见赏于唐德宗李适，官至中书舍人，约卒于贞元（785—805）初年。有《韩君平集》。

柳氏（生卒年不详） 《柳氏传》云：天宝中，寒士韩翃（当系韩翃）与豪富李生友善。李之美姬柳氏心慕韩翃，李遂其意，将柳嫁韩。安史乱时，柳氏剪发毁形，寄身法灵寺。两京收复，韩使人潜寻柳氏，并赠以诗。柳见韩诗甚感，作诗答之。不久柳为番将沙吒利劫去。虞侯许俊用计救出柳氏，韩柳得以团聚。

李端（?—785?） 字正己，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公元770年登进士第，官至杭州司马，以才思敏捷著称。

柳中庸（生卒生不详） 以字行，名淡，因避武宗李炎讳书作澹，河东人，为柳宗元族人，与李端为诗友。《全唐诗》存诗十三首。

司空曙（720?—790?） 字文明（一作文初），广平（今河北鸡泽东南）人。卢纶表兄，“大历十才子”之一，有《司空文明集》。

刘长卿（?—790?） 字文房，郡望河间（今河北献县），籍贯宣城（今属安徽），早年居洛阳。天宝后期登进士第，终随州（今属湖北）刺史，世称刘随州。是大历诗风的主要代表人物。诗尤工五律，自称“五言长城”，然语意多雷同。有《刘随州集》。

戴叔伦（732—789） 字幼公（一作次公），润州金坛（今属江苏）人。

韦应物（737—792?） 京兆万年人。十五岁为唐玄宗侍卫，官终苏州刺史，故有韦苏州之称。

卢纶（748?—799?） 字允言，蒲州人。“大历十才子”之一。有《卢户部诗集》。

戎昱（744?—801?） 一说荆南（今湖北江陵）人，一说扶风（今属陕西）人。

李益（748—829） 字君虞，凉州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后举家定居洛阳。公元769年登进士第，后以礼部尚书致仕。有《李益集》等。

陈羽（733?—?） 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公元792年登进士第，曾任东宫卫佐。

李冶（?—784） 字季兰，生于长江三峡一带，后长期寓居江浙。中唐女道士，专心翰墨，与刘长卿、陆羽、皎然等有诗往还。长安陷朱泚之乱时，李冶曾上朱泚诗而被德宗扑杀。《全唐诗》录诗十九首，并有《薛涛李冶诗集》。

孟郊（751—814） 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公元796年登进士第，终生贫困潦倒。其诗受皎然影响甚深，与韩愈齐名，为韩孟诗派的开创者之一，与贾岛诗多有相似处，有“郊寒岛瘦”之称。有《孟东野诗集》。

张碧（?—816之后） 字太碧。慕李白之高蹈，绝意仕进。《全唐诗》存诗十九首。

杨巨源（755—?） 字景山，河中（今山西永济西）人。公元789年登进士第，早年以“三万梦益州，一箭取辽城”知名。晚年头摇，人言吟咏所致。

王建（766?—832?） 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终生潦倒，其乐府诗之题材风格与张籍类似，时称“张王乐府”，又是元稹、白居易写作“新乐府”诗的先导。王建《宫词》百首，影响尤为深远。有《王建集》。

韩愈（768—824） 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郡望昌黎，后人因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谥“文”，后人又称韩吏部、韩文公。公元792年登进士第。韩愈不仅是诗文兼善的作家，更是著名的思想家，其一生以弘扬儒道、排斥佛老为己任。与柳宗元共倡古文，堪称“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苏轼语）。其诗与孟郊齐名，韩之诗法则“以文为诗”。有《昌黎先生集》。

王涯（763?—835） 字广津，郡望太原，公元792年登进士第，两度入相，“甘露之变”中被杀。王涯博

学好古，家聚图书万卷，多藏法书名画。其诗亦风韵超然，为人所赏。

张籍（766?—830?）字文昌，祖籍吴郡（今江苏苏州），后移居和州（今安徽和县）。公元799年登进士第，历任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等职，世称张水部、张司业。张籍虽曾从学于韩愈，被视为韩门弟子，其文学观念则与白居易相近。有《张司业集》。

薛涛（770—832）字洪度，长安人。父因官寓蜀，薛涛随之。八岁即能诗，后入乐籍。韦皋曾拟奏请朝廷授以秘书省校书郎之衔，虽未获准，时人仍称之为女校书。有《薛涛诗笺》等。

刘皂（生卒年不详）当为公元785—805年间较著名的诗人，其家或在长安。

刘媛（生卒年不详）《全唐诗》录存其诗三首，断句四则。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匈奴族后裔，改汉姓，祖籍洛阳。公元793年登进士第，是唐顺宗所任用的王叔文革新集团核心人物之一。革新失败后，刘禹锡相继被贬为朗州司马和诸远州刺史。曾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后又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与柳宗元为文友称“刘柳”，与白居易为诗友称“刘白”，约存诗八百多首。有《刘禹锡集》等。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自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下邳（今陕西渭南）人，郡望太原。先世本龟兹人，汉时赐姓白，卒谥“文”，后人因称白文公。公元800年登进士第。任谏官期间，屡上奏章请革弊政，为权要所痛恨。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刺死，白居易上书主张缉拿凶手，以越职言事之罪，由太子左赞善大夫贬为江州司马，最后以刑部尚书致仕，卒葬洛阳龙门山。白居易不仅以诗著名，亦兼能散文和文学理论，与元稹齐名，并称“元白”。存诗近三千首，有《白氏长庆集》等。

徐凝（生卒年不详）睦州（今浙江建德）人。宪宗元和年间有诗名，与韩愈、白居易有交往。诗风较朴实，《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外编》和《全唐诗续拾》补诗三首及二断句。

李绅（772—846）字公垂，润州无锡人，祖籍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公元806年登进士第，他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实际倡导者。

李涉（773?—825?）自号青溪子，洛阳人。曾与弟偕隐庐山白鹿洞，唐敬宗宝历初任太学博士。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西）人，后人称柳河东；晚岁贬官柳州，且卒于此，又被称为柳柳州。公元793年登进士第，与刘禹锡同为王叔文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革新失败后，被加贬为永州（今属湖南）司马。他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与韩愈同倡古文运动。其诗今存一百六十三首，有诗文合编《柳宗元集》。

元稹（779—831）字微之，别字威明，洛阳人，北魏鲜卑族拓跋部后裔。公元793年以明经擢第，后居相位仅三个月，即为人所倾，出为同州刺史等。元稹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诗风亦近，合称“元白体”。元诗中最具特色的当推悼亡诗和艳体诗。有《元稹集》。

崔莺莺（生卒年不详）字双文。据《莺莺传》云，贞元中有张生游蒲，寓普救寺。适有崔氏孀妇郑氏将归长安，亦止是寺。时逢军乱，崔氏惶骇不知所托。张生与蒲将之党有交谊，遂援之不及于难。郑感张之恩，设宴款谢，并出其女崔莺莺使相见。莺莺年方十七，姿色艳异，光彩动人。张自是惑之，便向崔婢红娘道其私衷。因红娘之助，崔张遂私相结合。后张弃莺别娶，莺亦他嫁。后人考其年事，以为张生即元

稹托名叙其少年情事，莺莺亦实有其人。《全唐诗》收崔莺莺诗三首。

刘采春（生卒年不详） 歌妓，俳优周季南之妻。公元823—829年间，与浙东观察使元稹有交谊。《全唐诗》存诗六首。

崔护（生卒年不详） 字殷功，郡望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北）。公元796年登进士第，或卒于公元830—831年。

贾岛（779—843） 字浪仙，一作阉仙，自称碣石山人，范阳（今北京附近）人。早岁曾为僧，后以诗文投谒韩愈，被赏识随之入长安。返俗应举，然终生未第。其诗以“苦吟”著名，曾有“推敲”故事流传。尝坐飞谤责授遂州长江（今四川蓬溪西）主簿，世称贾长江。有《长江集》。

杨敬之（785?—846?） 字茂孝，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公元807年登进士第，与李贺、项斯等为忘年交。现存诗共约九首。

李贺（790—816） 字长吉，河南福昌（今河南宜阳）人，唐宗室后裔，家居福昌之昌谷，后人因称李昌谷。因与之争名者以举进士犯父讳“晋肃”为由，加以毁阻。终竟不第，而全力为诗。现存诗二百四十二首，有《昌谷集》。

许浑（791?—858?） 字用晦，郡望安陆（今属湖北），籍贯洛阳，成年后移家京口（今江苏镇江）丁卯涧，以“丁卯”名其诗集，后人因称许丁卯。公元832年登进士第。有《丁卯集》。

张祜（792—854） 字承吉，郡望清河，籍贯南阳，晚年居丹阳。长年浪迹江湖，以处士终。有《张处士诗集》和影印《张承吉文集》。

皇甫松（生卒年不详） 字子奇，自称檀栾子，睦州新安（今浙江淳安）人，皇甫湜（777?—835?）之子。

朱庆馀（797?—?） 名可久，越州人。公元826年登进士第，官秘书省校书郎。为张籍所器重并受其影响，人谓“得张水部诗旨”。有《朱庆馀诗集》。

崔郊（生卒年不详） 公元799年前后寓居襄州，公元806—820年间中秀才。《全唐诗》仅存诗一首。

薛逢（生卒年不详） 字陶臣，河东人。公元841年进士及第，官终秘书监。诗呈豪逸之态，尤工七律，亦擅法书。

陈陶（803?—879?） 字嵩伯，长江以北人。约于公元849年隐居于洪州，卒后，曹松、杜荀鹤等有诗哭之。有《陈嵩伯诗集》。

赵嘏（806—852?） 字承祐，楚州山阳（今江苏淮阴）人。公元844年登进士第，曾为渭南尉，世称赵渭南。有《渭南诗集》。

李群玉（808?—862） 字文山，澧州（今湖南澧县）人。有《李群玉诗集》。

香严闲禅师（生卒年不详） 福州闽县（今福建福州）人，幼于洪州黄檗山出家，世称黄檗和尚。约于宣宗大中（847—859）年间卒于山，赐谥断际禅师。《祖堂集》《景德传灯录》等均有传。

李忱（810—859）即唐宣宗，宪宗第十三子。初名怡，即位时改为忱。公元846年即位，在位十三年，卒谥文献。李忱喜爱文学，常与学士辈唱和。现存诗共约九首。

温庭筠（812—870）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累举不第，仅任国子助教等微职。诗与李商隐齐名，号为“温李”。现存诗近三百三十首，有《温庭筠诗集》。

刘驾（822?—?）字司南，江东（芜湖、南京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人。公元852年登进士第，官至国子博士。

薛媛（生卒年不详）濠梁（今安徽凤阳）人南楚材之妻，善书画，工诗文。公元860—874年前在世。《全唐诗》仅存诗一首。

黄巢（?—884）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西）人。屡举进士不第，公元875年起义响应王仙芝义军，后被推为王，号“冲天大将军”，即帝位后国号大齐。兵败被其甥所杀。

曹松（848?—?）字梦征，舒州（今安徽潜山）人。公元901年登进士第时已七十多岁，与其他四人同为“五老榜”。

马戴（生卒年不详）字虞臣，曲阳（今属江苏）人。公元844年登进士第，官终太学博士，曾与姚合、贾岛等唱和。其诗被称为深得五律之三昧。有《马戴集》。

王驾（851?—?）字大用，自号守素先生，河中人。公元890年进士及第，官至礼部员外郎，与司空图、郑谷为诗友。《全唐诗》存诗六首。

陈玉兰（生卒年不详）《全唐诗》说她是王驾妻，存《寄夫》诗一首。王驾约生于公元851年，陈之年代当与之相近。然而《才调集》等多种早期唐诗选本，皆以《寄夫》诗为王驾所作，题作《古意》。约明末《名媛诗归》始收为陈玉兰诗，当系误记。陈玉兰其人亦不见唐宋时记载，作《寄夫》说当出后人伪托。

崔珣（生卒年不详）字梦之，郡望清河人。宣宗大中年间进士，以赋鸳鸯著称，时号崔鸳鸯。现存诗十五首。

刘沧（生卒年不详）字蕴灵，汶阳（今山东宁阳北）人。公元854年进士及第时已皓首。其人体貌魁梧，尚气节，论古今之事，令人终日不厌。

于濬（生卒年不详）字子漪，京兆长安人。公元861年进士及第，官仅至泗州判官。有《于濬诗集》。

吴融（?—903）字子华，越州山阴人。公元889年登进士第，官至翰林承旨学士。今存《唐英歌诗》三卷。

胡曾（生卒年不详）长沙人。咸通（860—874）中登进士第，善咏史，且能使人为之“奋飞”（辛文房语）。

罗隐（833—910）本名横，字昭谏，号江东生，余杭新城（今浙江富阳）人。举进士十余年不第，后依镇海节度使钱临。有《罗隐集》。

聂夷中（837—884?）字坦之，河东人。公元871年登进士第，后补华阴县尉。其诗多讽喻，体多五言古诗。

高蟾（生卒年不详）郡望渤海（今河北沧州一带）人。公元876年登进士第，官至御史中丞。后人对其诗褒贬不一。

秦韬玉（生卒年不详）字仲明（一作中明），京兆人。累举不第，公元882年特赐进士及第。躁于仕进，交游中贵，为“芳林十哲”之一。现存诗三十六首，悉为七言。

崔涂（生卒年不详）字礼山，江南人。公元888年登进士第，终年羁旅，其诗“多离怨之作”。

韦庄（836?—910）字端己，谥文靖，后人因称韦端己、韦文靖。京兆杜陵人，晚年居成都浣花溪杜甫草堂遗址，后人又称韦浣花。公元894年进士及第，曾为西蜀王建掌书记，以劝其称帝拜相。有《韦庄集》。韦庄所编《又玄集》，为现存唐人选唐诗的重要选本。

韩偓（841?—923）京兆万年人。字致尧，小字冬郎，自号玉山樵人。父韩瞻与李商隐连襟。作为姨夫的李商隐，在一首追吟韩冬郎即席写给他的送别诗中，有“十岁裁诗走马成”“雏凤清于老凤声”之句，可见韩偓是一位颖悟早慧的才子。但是，年近五十岁方登进士第。历官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兵部侍郎等，为昭宗所倚重。韩偓集以其号称作《玉山樵人集》，又因曾任翰林学士亦称为《韩内翰别集》。韩偓诗多有政治寓意，被称为唐末实录，诗史殿军。《全唐诗》收韩偓诗四卷，末一卷是《香奁集》。此集对宋代女词人李清照颇有影响。

杜荀鹤（846—904）字彦之，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台）人。公元891年登进士第，其诗自成一派，人称“杜荀鹤体”。有《唐风集》。

鱼玄机（844?—871）字幼微，一字蕙兰，长安人。十五岁被李亿纳为妾，以李妻不相容，出家为女道士，后因戕杀侍婢被处死。平生多与文士酬唱交往，与温庭筠关系尤密。有《鱼玄机集》，现存诗四十八首。

章碣（生卒年不详）钱塘人。乾符（875—879）年间进士及第，后流落江湖不知所终。现存诗二十六首。

郑谷（851?—910?）字守愚，袁州宜春（今属江西）人。官至都官郎中，人称郑都官，又因以《鹧鸪》诗闻名，时称郑鹧鸪。公元887年进士及第，历任右拾遗、右补阙等。其自编歌诗名《云台集》，又称《郑守愚文集》。诗僧齐己称郑谷为“一字师”。

齐己（864—937?）俗姓胡，名得生，今湖南长沙人。幼孤，七岁牧牛。性聪颖，多才艺，工诗书，能琴棋，尝与贯休、孙光宪等人唱和。诗多登临之作、唱和赠别之篇，为时人所重。《全唐诗》存诗十卷，《全唐诗续拾》补诗三首及断句、联句共五则。

卢汝弼（?—921）字子谐，郡望范阳（今河北涿州），后徙为蒲州人。卢纶之孙，景福（892—893）中登进士第，后依李克用，累迁户部侍郎。现存诗八首。

牛希济（872?—?）狄道（今甘肃临洮）人，牛峤侄。丧乱中流寓于蜀，仕前蜀为起居郎，后主王衍时累官御史中丞等。以诗词擅名，尤工词。有辑本《牛中丞词》，凡十四首，仅存诗一首。

毛文锡（生卒年不详）字平珪，高阳（今属河南）人，年十四登进士第，官拜司徒。前蜀亡后曾随后主归后唐，又入蜀事后蜀主孟昶，以词为蜀主所赏识。

李珣（881之后—？）字德润，梓州（今四川三台）人，其祖先为波斯人。未曾做官，被称为李秀才。有诗名，所吟往往动人，且精通医理。以词著称。

杨溥（901—938）庐州合肥人。公元920年即五代吴王位，在位十七年。禅位后徙居润州丹阳宫，随即遇害。存诗一首，为移居润州途中作。《全唐诗》归于李煜名下，实误。

冯延巳（903—960）又名延嗣，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南唐中主李璟时，官至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有《阳春集》，录词一百一十九首，其中杂有他人词。《全唐诗》存词七十八首，诗一首。

孟宾于（生卒年不详）字国仪，自号群玉峰叟，连州（今属广东）人。公元944年登进士第，官至水部郎中，分司南都。南唐亡便辞归故里，不久卒。现存诗九首。

花蕊夫人（生卒年不详）或与孟昶之生卒年（919—965）差近。据赵翼《陔余丛考》所载，此花蕊夫人当为后蜀主孟昶妃，一说姓徐，一说姓费。青城（今四川灌县）人，能文。蜀亡入宋宫，为太祖所宠，口诵国亡诗。

李璟（916—961）初名景通，改名瑶，后名璟，字伯玉，徐州（今属江苏）人。继其父李昪为南唐主，在位十九年。庙号元宗，世称中主或嗣主。文化素养甚高，史书称其音容娴雅，眉目若画。好读书，多才艺，十岁能赋新竹诗。李璟现存词四首曰《应天长》《望远行》《摊破浣溪沙》（二首）。后人把他和其子李煜的作品，合刻为《南唐二主词》。

李煜（937—978）字重光，徐州人，南唐中主第六子。公元961年继位，世称李后主。公元975年，国亡为宋所俘，三年后被毒死。现存诗十八首，词三十四首。



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苏轼
1037—110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集/陶文鹏编著.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5.7

(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ISBN 978-7-5559-0196-9

I. ①一... II. ①陶... III. ①宋词-选集 IV. ①I222.8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95668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88000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6.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前言](#)

[人物风流·老夫聊发少年狂](#)

[祭常山回小猎](#)

[送子由使契丹](#)

[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江城子·密州出猎](#)

[浣溪沙·彭门送梁左藏](#)

[阳关曲·赠张继愿](#)

[念奴娇·赤壁怀古](#)

[沉醉农家·谁家煮茧一村香](#)

[鄱坞](#)

[山村五绝](#)

[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选一）](#)

[洗儿戏作](#)

[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选二）](#)

[新城道中（二首选一）](#)

[蝶恋花·密州上元](#)

[望江南](#)

[浣溪沙](#)

[浣溪沙](#)

[浣溪沙](#)

[浣溪沙](#)

[浣溪沙](#)

[浣溪沙](#)

[黄牛庙](#)

[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

[吴中田妇叹](#)

[无锡道中赋水车](#)

[答吕梁仲屯田](#)

[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

[石炭](#)

[鱼蛮子](#)

[秧马歌](#)

[游博罗香积寺](#)

[荔枝叹](#)

[孤鸿缥缈·天容海色本澄清](#)

[□上访道人不遇](#)

[吴江岸](#)

[吉祥寺赏牡丹](#)

[南堂（五首选一）](#)

[淮上早发](#)

[纵笔](#)

[纵笔三首](#)

[澄迈驿通潮阁（二首选一）](#)

[雨晴后二首](#)

[南康望湖亭](#)

[倦夜](#)

[病中游祖塔院](#)

[圣主如天万物春](#)

[十二月二十八日二首](#)

[初到黄州](#)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

[杜介送鱼](#)

[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

[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发而寝](#)

[汲江煎茶](#)

[僇耳](#)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浣溪沙](#)

[蝶恋花·京口得乡书](#)

[南歌子](#)

[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念奴娇·中秋](#)

[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临江仙·夜归临皋](#)

[满庭芳](#)

[满庭芳](#)

[如梦令·寄黄州杨使君二首](#)

[千秋岁·次韵少游](#)

[守岁](#)

[司竹监烧苇园](#)

[西斋](#)

[九日黄楼作](#)

[又送郑户曹](#)

[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选二）](#)

[大风留金山两日](#)

[舟中夜起](#)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寒食雨二首](#)

[过江夜行武昌山上，闻黄州鼓角](#)

[新居](#)

[笔底江山·身行万里半天下](#)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选二）](#)

[夜泛西湖五绝（选一）](#)

[望海楼晚景五绝（选二）](#)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选一）](#)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选一）](#)

[次韵沈长官（三首选一）](#)

[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

[题宝鸡县斯飞阁](#)

[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龟山](#)

[有美堂暴雨](#)

[吴越溪山兴未穷（二首选一）](#)

[寿星院寒碧轩](#)

[浪淘沙](#)

[行香子·过七里瀨](#)

[望江南·超然台作](#)

[江城子](#)

[西江月](#)

[蝶恋花](#)

[减字木兰花](#)

[临江仙·惠州改前韵](#)

[减字木兰花·己卯僇耳春词](#)

[初发嘉州](#)

[江上看山](#)

[梵天寺见僧守诠小诗，清婉可爱，次韵](#)

[游金山寺](#)

[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催试官考较戏作](#)
[游道场山何山](#)
[法惠寺横翠阁](#)
[神女庙](#)
[巫山](#)
[百步洪（二首选一）](#)
[开先漱玉亭](#)
[栖贤三峡桥](#)
[登州海市](#)
[泛颍](#)
[白水山佛迹岩](#)
[四州环一岛](#)
[虎丘寺](#)
[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
[鸿爪雪泥·也无风雨也无晴](#)
[己外浮名更外身](#)
[东坡](#)
[题西林壁](#)
[赠刘景文](#)
[慈湖夹阻风（五首选三）](#)
[和子由渑池怀旧](#)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
[满江红](#)
[水调歌头](#)
[阳关曲·中秋作](#)
[南乡子](#)
[定风波](#)
[浣溪沙](#)
[西江月·黄州中秋](#)
[满庭芳](#)
[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
[鹧鸪天·时谪黄州](#)
[浣溪沙](#)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临江仙·送钱穆父](#)
[行香子](#)
[蝶恋花](#)
[泗州僧伽塔](#)
[悼寄题赠·迎客西来送客行](#)
[和文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选二）](#)
[过永乐，文长老已卒](#)
[一斛珠](#)
[如梦令·题淮山楼](#)
[行香子·丹阳寄述古](#)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
[昭君怨·金山送柳子玉](#)
[少年游·润州作，代人寄远](#)
[南乡子·送述古](#)
[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
[永遇乐](#)
[水龙吟](#)
[满庭芳](#)
[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
[满江红·怀子由作](#)
[青玉案·和贺方回韵，送伯固归吴中](#)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
[中秋见月和子由](#)
[东府雨中别子由](#)
[咏物生花·竹外一枝斜更好](#)
[次韵子由岐下诗并序（选六）](#)
[儋耳山](#)
[和孔密州五绝（选一） 东栏梨花](#)
[梅花二首](#)
[琴诗](#)
[海棠](#)
[食荔枝（二首选一）](#)
[壶中九华诗](#)
[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江上值雪，效欧阳体](#)
[夜行观星](#)
[石鼓歌](#)
[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选二）](#)
[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
[求焦千之惠山泉诗](#)
[月夜与客饮杏花下](#)
[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和秦太虚梅花](#)
[聚星堂雪](#)
[雪浪石](#)
[鹤叹](#)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
[友情常在·常羡人间琢玉郎](#)
[绿筠亭](#)
[和董传留别](#)
[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
[赠王子直秀才](#)
[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
[阮郎归·初夏](#)
[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
[洞仙歌](#)
[满庭芳](#)
[渔家傲](#)
[定风波](#)
[贺新郎](#)
[归朝欢·和苏坚伯固](#)
[□人娇·赠朝云](#)
[西江月](#)
[减字木兰花·以大琉璃杯劝王仲翁](#)
[戏子由](#)
[□潜女](#)
[赠狄崇班季子](#)
[雨中过舒教授](#)
[赠潘谷](#)
[送杨杰](#)
[书林逋诗后](#)
[青衫半作霜叶枯](#)
[书画寄情·苏子作诗如见画](#)
[惠崇春江晓景（二首选一）](#)
[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
[醉翁操](#)

[水调歌头](#)

[王维吴道子画](#)

[次韵子由论书](#)

[次韵张安道读杜诗](#)

[书韩干《牧马图》](#)

[韩干马十四匹](#)

[送参寥师](#)

[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

[续丽人行](#)

[读孟郊诗二首](#)

[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

[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选二）](#)

[书鄠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

[赵令晏崔白大图幅径三丈](#)

[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

[书晁说之《考牧图》后](#)

[苏轼简明年谱](#)



苏轼（1036—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历任福昌县主簿、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召直史馆，出杭州通判。神宗元丰二年

（1079）知湖州时，被指控讥刺新法而下狱，后贬黄州团练副使。元祐中，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后又改知颍州、扬州。还，迁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再知定州。绍圣初，又被劾奏讥斥先朝，远贬惠州、儋州。元符三年（1100），赦还。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后追谥文忠。

苏轼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是宋代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罕有的通才。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恣肆，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其诗题材广阔，清雄旷放，善用夸张比喻，富于理趣，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又工书画，为宋代四大书家之一。著述颇富，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东坡乐府》等。

前言

北宋杰出的文学大家、一代文坛盟主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出生于四川眉山县一个比较清寒的文士家庭。父亲苏洵是个大器晚成的散文家，由发愤读书而入仕。母亲程氏是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很有文化教养，深明大义，曾对苏轼“亲授以书”，并以历史上的正直名臣激励他进取。弟弟苏辙，字子由，是苏轼一生政治上和文学上的同道。苏轼成长于富有文化气氛的环境中，从小就受到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也接受了正统儒家经世济时的政治理想的教育。他勤奋好学，刚进成年，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苏轼与父亲一起到京城，次年与弟弟苏辙一同进士及第。嘉祐六年，又应制科考试，列为三等。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官至太常博士。此时，正值王安石变法。苏轼也是主张政治改革的。他曾经撰写过一系列策论，针对北宋王朝财乏、兵弱、官冗、赋制不均、边防空虚等问题，提出了改革主张。他认为应当抑制豪强地主的兼并，这与王安石的观点是一致的。但他强调“择吏任人”，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策略》第三）；主张“节用以廉取”，不赞同“广求利之门”（《策别》十八）；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而这些观点却同王安石的新法针锋相对。他反对新法，在朝廷很难立足，便请求外任，通判杭州，后来又知徐州、密州、湖州。宋神宗元丰二年

（1079），一伙混入变法派的奸人罗织罪名，诬陷他以诗文讥谤朝廷，使他被捕入狱，酿成了著名的“乌台诗案”。由于宋神宗爱惜苏轼的才华，元老重臣上书营救，王安石也反对圣世杀才士，苏轼幸得释放并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政，任用旧党领袖司马光为宰相，尽废王安石新法。苏轼因属于旧党而被召回朝廷，连续升官，做到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他在多年的地方官任上，了解到王安石新法对国家和人民有许多好处，不同意司马光等人尽废新法的做法，结果遭到了新旧两党的夹攻，于是又被放外任，历知定州、杭州、扬州。高太后死后，哲宗亲政，新党再度执政，苏轼再次遭到迫害，先被贬惠州，继而被贬到天涯海角的琼州（今海南岛）。直到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苏轼才遇赦。次年，苏轼病逝于北归途中。苏轼一生，时时处处都以国计民生为己任，屡遭诬陷迫害却始终不渝，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他的崇高人格，将永远赢得中国人民的敬仰和热爱。

苏轼的思想以儒家为本，但受道家和佛家的影响也很深。他少年时就“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十分赞赏杜甫“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王定国诗集叙》）的精神，钦慕屈原、诸葛亮、陆贽等经世济时的人物，认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想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儒者，实现辅君治国、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但他又博览佛道两家典籍，同许多和尚道人交往。他酷爱陶潜，追求老庄的隐逸生活，并热衷于道教养生之术。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主要方面是矛盾的，苏轼却将它们融会贯通。他善于从日常的人情事理着眼来把握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相通相近之点，又善于依照致用的原则融合三家思想，借以圆通地观照事理和明达地处世应物。例如，他一生

遵循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却扬弃了孔子等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迂执作风，也不赞成儒生高谈性命之学的空疏行径；他吸取了庄子追求自由超脱的精神和独立不倚的人格，而批评其否定社会厌弃人生的悲观论调；他学习佛家“静而达”的观物方法和达观的处世态度，却不沉溺于其玄奥难测的佛学教义之中。他习惯于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当他入仕从政时，特别是在地方官任上，主要信奉和推行儒家的政治思想；而当他被贬谪在野时，佛老的人生哲学又成为他的主要思想倾向。随着生活遭遇的不同，苏轼交替使用这三种思想武器。总的来说，苏轼能博采儒、道、佛三家之长，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佞佛，通三教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实质是以儒为体，以佛老为用。这使得他的思想博大精深而又简易圆通。古代许多怀抱理想却在现实中碰壁的士大夫文人，诸如陶渊明、李白、白居易，包括与苏轼同时的王安石，只能做到儒家所主张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苏轼却能做到穷达如一。他居朝市时则为民请命，处山林仍心怀魏阙。无论穷还是达，都能既行兼济，又行独善。这是因为苏轼能以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看待穷和达，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不论“兼济”还是“独善”，都不从主观上要求向外在的社会准则认同，而使之成为丰富自我、发展自我的两种手段。

苏轼个性正直坦率。正如他自己所说：“予欲有言，言发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率吐之。”（《录陶渊明诗》）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不虑祸福，言人所不敢言，行人所不敢行，坚持真理，忠实自我，决不随风偃仰，更不苟合趋利。不论是新党执政还是旧党当权，他都提出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结果受到排挤打击。这种忠言谏论、正直不阿的品格，却使他受到历代忠直之士的尊敬。

苏轼以民为本，勤政爱民，能以自己的心体察民情，又能以民心处理政务。他的足迹所到之处，都能泽及万民；即使身处困境犹如涸辙之鲋，仍能濡人以沫。他在诗中一再自豪地歌唱：“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吏民莫作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庆源宣义王丈》），“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天其以我为箕子，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而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他把自己当作人民中的一员，以识字耕田夫自命，将贬谪之地作为自己的故乡，因而所到之处，百姓们也都将他看作乡亲。在中国古代的诗人中，很少有人做到像苏轼这样与普通百姓如此亲睦。苏轼一生始终怀抱着爱民济世之心，鄙视富贵荣华，淡泊名利爵禄。他爱惜声名，但不汲汲于求名，宁可“实浮于名”，不要名过乎实。在物欲的需求上，他不赞成节欲，更反对强求，主张“游于物外”而不为物所役。他还提出要“善于处穷”，在艰难困厄中悠然自得，处之坦然。苏轼是一位幽默大师，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少有的“快乐天才”（林语堂《苏东坡传》语）。他生性诙谐，智慧超卓，对生活怀着健康开朗的幽默感。他的风度飘逸洒脱，言谈妙趣横生，充满了平凡而温馨的人情味，不仅令文人士大夫倾倒，也使下层民众感到亲近。苏轼乐天知命。他浮沉宦海，多灾多难，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却能以旷达自适的人生态度，置穷达、生死于度外，从容地排遣忧愁痛苦，化解内心的矛盾，随遇而安，以苦为乐，苦中求乐，坚持对人生和美好事物的追求，从而使坎坷的悲剧的人生化作充满艺术审美情趣的人生。苏轼以其过人的才华将自己的人格精神与诗意人生表现在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创作中，使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风格，有经久弥新的人格魅力和艺术魅力。

苏轼才华横溢，创作精力旺盛，建树了多方面的文学艺术业绩：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诗歌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开有宋一代诗歌的崭新风貌；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是豪放词风的开创者。在书画艺术方面他也是名家：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四大家”，绘画与文同、米芾一起建立了宋代文人写意画派。苏轼对诗文书画的创作、鉴赏、批评都作了广泛而精深的探讨研究，发表

了许多真知灼见，不愧为宋代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苏轼又通晓音律，深谙园林艺术，精于鉴赏金石。他涉猎的领域如此广阔，又能同时取得高度的成就，这在我国文学艺术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苏轼的诗保存下来的有二千七百余首。他一生于诗用力最勤。他的诗歌和词与散文相比，题材更广阔，内容更丰富，风格更加多样化。它们广泛地描写了十一世纪后期中国的社会生活，在读者面前展开了琳琅满目的艺术画卷，其思想与艺术成就都显示出对前辈诗人欧、苏、梅和同时代诗人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超越，堪称一代宋诗之冠。

他的政治讽喻诗揭露社会矛盾和政治弊病，表达他对于祖国前途和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从早年写的《岁晚三首》《和子由蚕市》，在凤翔作的《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到贬谪黄州时作的《五禽言》《鱼蛮子》等诗，都是“悲歌为黎元”的感人之作。直到晚年贬谪惠州，诗人还写了七古长篇《荔枝叹》，从历史上向朝廷进贡荔枝写到当朝风行的贡茶和贡花，对皇帝穷奢极欲、官吏媚上取宠、百姓横遭盘剥摧残的黑暗现实予以尖锐的抨击。诗人敢于指名道姓地指斥当朝大臣，充分表现出他屡贬不屈、至老不衰的政治斗争精神。他还在不少诗中表达出要为人民扶危救困的满腔热忱。他的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是同不满新法的情绪交织在一起的，如《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赠孙莘老七绝》《寄刘孝叔》《戏子由》等。它们表现了诗人的思想矛盾：他真心真意希望人民生活能够有所改善，但又竭力排斥能给他们带来一定好处的新政。由于苏轼对现实社会的深切关注，这些诗中对于人民疾苦的描写都是真实生动的。如“风霜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吴中田妇叹》）的深沉感慨；“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鼉漫战鼓。汗流奔走谁敢后，恐乏军兴污质斧”（《寄刘孝叔》），对官府扰民惨状的描绘，不仅渗透了诗人同情人民的泪水，而且客观地反映了王安石新法在推行过程中的流弊。

苏轼还在诗中表现出他对社会生产的重视和对民生问题的关切。《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等篇描绘了生产救灾、兴利除弊的情景，《石炭》写徐州人民采煤的热烈场面，《秧马歌》赞颂农民创造的新式农具，《游博罗香积寺》表达对利用水力改善劳动条件的憧憬。这些诗篇取材新颖，生活气息浓郁，给人别开生面之感。

在苏轼的生活时期，赵宋王朝对辽和西夏的进逼一味妥协退让，加深了边陲危机。苏诗中也表达出忧心边患、坚决抗御外敌的爱国热忱。《阳关曲》《郭纶》《将官雷胜得过京代作》等诗，热情地歌颂了勇于赴敌的爱国将士；《和子由苦寒见寄》《和王晋卿》抒写了自己请缨报国的雄心；《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期望出使契丹的苏辙像苏武那样不辱使命，为通好北辽、安定边境做出贡献；《获果庄二十韵》祝贺宋军收复洮州的大捷，又建议宋廷用宽厚政策招抚边疆部族，使他们同汉族和睦相处，表达了汉族和边疆民族广大人民的共同心愿。

然而苏轼的政治诗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足以代表他的诗歌的基本面貌和成就。苏诗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大量抒发个人情怀和歌咏自然景物、题书品画等作品里。

苏轼的一生是政治失意者的一生。他把“一肚皮不合时宜”在对乡土的怀念、亲友的交往和自然美的抚慰中排遣与解脱。他在这些平常的生活中发现并且艺术地表现了亲切动人的意蕴，表达了诗人对于人生的执着和深挚的感情。例如，“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游金山寺》），抒发对故乡的深切怀恋和归乡的强烈心愿；“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倾吐兄弟手足的深厚情

谊：“莫嫌荦确坡头路，自觉铿然曳杖声”（《东坡》），袒露诗人不畏险阻、傲视磨难的豪迈乐观情怀；“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将人生的飘忽虚无与友情的诚笃温馨对照交织，既惆怅悒郁，又旷达超脱。他晚年渡海北归时写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抒发出饱经危难侥幸生还的畅快，显示出倔强幽默的性格和阔大豁达的胸襟。总之，这些抒写个人情怀的作品多方面地表现出苏轼的精神品格和风神气度。诗中真情坦露，个性突出，感受深刻，内涵丰厚，写得灵动洒脱，最能拨动读者的心弦。

苏轼的一生，“身行万里半天下”（《龟山》），每到一地，都以极大的兴趣，登山涉水，探访古迹名胜，饱览自然景色之美，使自己的身心与大自然相通相融。他用一支生花妙笔，把雄奇的三峡、壮阔的长江、妩媚的西湖、怒涛如雪山的钱塘潮、变幻莫测的登州海市、黄州的海棠、惠州的荔枝、傣耳的椰林黎寨，一一生动地收摄进诗卷之中。这些山水诗、咏物诗、记游诗最为脍炙人口。苏轼善于迅速、敏锐地捕捉自然景物千姿百态的不同特征，表现瞬息变幻的动态意象，触摸自然的脉搏，摄取自然的灵气，传写自然的奇美。如脍炙人口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和《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都表现杭州西湖的晴雨变幻。前者写由云成雨，忽又转晴，用“翻墨”与“跳珠”的意象分别描状黑云与白雨，传写出它们的光色、动态、气势，全篇景色倏忽转换，笔墨跳脱飞动，最能体现苏轼擅长从动态中捕捉景物特征的高超手腕。后者写由晴转雨，绘出明媚秀丽和迷茫朦胧两幅山水图画。特别是把西湖比成西子，新鲜奇妙，赋予西湖活跃的生命与美丽的灵魂，成为咏西湖的千古绝唱。细加品味，两首诗都妙寓哲理：前者寄托诗人笑看社会人生风雨倏忽消散的坦荡乐观襟怀，后者揭示了天然本色的美自具无限生动丰富的形态，可谓诗情、画意和哲理水乳交融。

苏轼创作了不少在日常生活和自然景物中融入理趣的作品，表现出他对自然、社会、人生的哲理探求，显现出他作为诗人兼哲人的独特气质与风采。这些诗绝大多数饶有诗的情趣韵味，又以诗人对事物新颖独到的见解而启人灵智。例如，《赠刘景文》以菊拟人，赞颂傲霜的风骨，又借秋去冬来的时空变化，暗示人生的宝贵，启迪人们珍惜美好年华；《题西林壁》描写游庐山观景的感受，揭示只有“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才能认识事物的全貌和真相；《琴诗》连用两个设问，表明有好的琴又有高妙的弹技才能奏出动人的乐曲，暗寓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有赖于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动性的统一。此外，《和子由渑池怀旧》《法惠寺横翠阁》《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东坡》《慈湖夹阻风》《泗州僧伽塔》等，也都是哲理诗。这些诗，意象有的鲜明有的淡薄，表现手法亦有侧重描写或议论之别，有的还吸收了禅偈的机锋和形式，但都能即景寄意，因物寓理，使情、景、理三者融为一体，见解精警，意蕴深长，使人读起来兴味无穷，又深受哲理的启迪。苏轼这些优秀的哲理诗，奠定了宋诗重理趣的一大特色。

咏物诗也是苏诗中很有特色的一种。苏轼喜爱咏花，集中咏花的名篇佳构甚多，如《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红梅》《月夜与客饮杏花下》等。他和黄庭坚都爱题咏与文化活动中事物，例如笔、墨、纸、砚、扇、手杖等文化用品，古代的文化遗址以及茶、酒、奇石等。他初入仕途到凤翔作的《凤翔八观》，所咏内容都属文物范围，这使他的诗的意象涂上了一层浓厚的人文色彩，也显出宋诗新的特色。他的咏物诗大都倾注了自我的生活情趣，如《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东栏梨花》《壶中九华诗》《双石》《雪浪石》《和钱安道寄惠建茶》等，或咏花卉，或吟山石，或记茶芥细事，都能使事物的准确描绘和诗人的性格融合无迹。他还继承和发展了唐代诗人李颀写人物素描诗的传统，在大量的抒情诗和少数叙事诗中刻画出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其中写得最成功的，是那些落拓不羁而又耿介拔俗的下层人物，如《和董传留别》《戏子由》《赠狄崇班季子》《赠潘谷》《赠眼医王彦若》等，显示出他以诗笔捕捉和凸现人物性格神采的艺术才能。

苏轼的题画诗、评书诗、论诗诗也有很高的成就。这些作品在对诗书画的鉴赏中寄寓着他的艺术见解、审美情趣和人生体验，表现出他深厚的艺术素养。其中题画诗数量最多，写得尤其出色。诗人善于发挥诗歌的想象与联想，生动地再现画面，补充画意并融入诗情，对画中意境进行再创造。如《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开篇十二句并不点明咏画之意，把画境当作真山水来描写；接下去，却把自身经历的真山水写得宛然如画。全篇亦真亦幻，相互映衬，迷离恍惚，流露出诗人被贬谪后的归隐之意。又如《惠崇春江晓景》（其一），诗人不仅描写出视觉所能见到的画面春景，而且妙用联想表现鸭子最先对春江水暖的触觉，以及河豚沿江逆流上行的动向。真是春意浓郁，生机勃勃，趣味横生。

苏轼认为，诗和画都应做到“天工与清新”，不应当拘泥于具体形状的肖似，而要达到“神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他强调诗歌创作中的灵感，要求诗人“神与万物交”（《书李伯时山庄图后》），指出“作诗火急迫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他认为诗人要有“写物之功”，须“求物之妙”（《答谢民师书》），即捕捉事物微妙的特性；又指出诗画都应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等等。

苏东坡的诗歌，既是他洒脱的个性和横溢的才情的自然流露，也是他上述诗歌美学理想的自觉实践。因此，苏诗立意新颖，诗思敏锐，笔锋爽利，感受独到，无论述怀、写景、抒情、状物，均能意到笔随，巨细必达。例如他的千古名篇《游金山寺》突破历来咏金山诗专以刻画摹写寺景为能事的窠臼，对寺景不着一笔，而写登临望远所见高旷绵邈与奇幻壮美之景，借以抒发深挚的思乡之情。开头六句：“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信笔挥洒，思绪飘忽，境界开阔。细细品味，句中有情景、声色、古今、虚实、时地，言简意赅，精彩动人。施补华《岷佣说诗》评起首二句：“确是东坡游金山寺发端，他人抄袭不得。盖东坡家眉州，近岷江，故曰‘江初发源’；金山在镇江，下此即海，故曰‘送江入海’。”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亦云：“起二句将万里程、半生事一笔道尽。”全篇诗情曲折，波澜横生，诗笔犹如天马行空，挥洒自如，却又笔笔扣题，字字精妙，章法结构极谨严、浑整。又如七律《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到寿州》诗，全篇如冲口而出，一气呵成，纯用白描，无一典故。中两联对仗既工整，又自然流转，写舟行情景如画，富于动态美。特别是“青山久与船低昂”一句，写船随波起伏，人在船中，只觉得两岸青山亦忽上忽下，将极难状写之景表现得那么新颖生动。诗人被迫离京的沉痛、怅惘与身在大自然中的宽闲、畅快之情，不露痕迹地融入景中。诗人又将古诗的声调运用于律体，以表达其郁勃不平之气。全篇情景浑融，自然高妙，所以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一称此诗“有古趣兼有逸趣”，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〇赞曰“奇气一片”。苏轼灵动洒脱的才情，使他的诗具有恣逸俊爽的独特风格。正如纪昀评点《苏文忠公诗集》所评：“意境恣逸，则东坡本色。”“神锋骏利，东坡本色。”赵翼《瓠北诗话》卷五对苏诗这一特点说得最精当生动：“（苏轼）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无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支，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为一大家也。”

东坡挥洒自如的才情，常常体现在奇幻的想象、惊人的夸张和新颖的比喻上，这使他的诗富于浪漫色彩，在偏于写实的宋诗中显得格外鲜明突出。东坡的艺术想象和联想敏捷、丰富、跳宕、飘逸、奇特。“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从眼中所见长江绕郭和好竹连山，立即联想到鱼味鲜美嫩笋清香；“春畦雨过罗纨腻，夏垄风来饼饵香”（《南园》），看到春雨洒过田畦，便好像触摸到像丝绸般细腻润泽的质感；见了南风吹拂麦苗，似乎闻到了饼饵的香味；“玉花飞半夜，翠浪看明年”（《和田国博喜雪》），半夜里看见雪花飘舞，便想到明春翠浪千叠；“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扫空”（《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每次一听到文长老那熟悉的四川乡音，眼前便闪过峨眉翠扫空的雄秀峨眉

山；“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桠生竹石”（《郭祥正家醉画竹石》），酒入空肠，立即感觉到自己画兴勃勃，肝肺间生长出锋芒尖利、峥嵘杂乱的竹石。《游博罗香积寺》写他看到一条平常的小溪，想象的彩翼就腾空而起，仿佛听到水力碓磨的隆隆春声，看到洁白如雪的面粉、晶莹如云母的大米从磨上纷纷飘落，甚至闻到裂着十字纹形的蒸饼散发出的香气。这些想象和联想，既敏捷又富于生活气息。想象和联想在修辞上的表现就是夸张和比喻。苏诗中的“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有美堂暴雨》），“一杯未尽银阙涌，乱云脱坏如崩涛”（《中秋见月和子由》），“朝来白浪打苍崖，倒射轩窗作飞雨”（《大风留金山两日》），“神游八极万缘虚，下视蚊雷隐污渠。大千一息八十返，笑厉东海骑鲸鱼”（《送杨杰》），都是妙用艺术夸张的诗句。这种夸张有强烈的感情和动人的描写作基础，显出特殊的真实感。苏轼更是比喻的大师。他的比喻新奇丰富又妥帖自然。他用“雪泥鸿爪”比喻往事所留的痕迹，暗示人生的偶然无定（《和子由澠池怀旧》）；把一年将尽的最后时光，比成一条游向幽壑只剩下尾巴在外的小蛇（《守岁》）；用几个历史人物的性格来比拟不同的茶味（《和钱安道寄惠建茶》）；用专吃同类甚至吃自己母亲的“鬼车”即鸱鸒比喻酷吏（《异鹊》）。这些比喻无不新颖巧妙，奇趣横生，神乎其想，又天机洋溢。苏轼擅运用博喻。《求焦千之惠山泉诗》《无锡道中赋水车》等篇都是妙用博喻的作品。《百步洪》中“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诗，连用七个比喻来表现洪水的汹涌湍急，真是错综利落、新颖奇警、气势飞动，令人目眩心惊。正如清人施补华《岷佣说诗》所评：“人所不能比喻者，东坡能比喻；人所不能形容者，东坡能形容。比喻之后，再用比喻；形容之后，再加形容。”苏轼新奇、丰富的想象往往又与缜密的观察和传神的描绘结合在一起，这是他的艺术创造力超乎常人之处。

苏轼诗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文为诗”。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发展了韩愈的诗歌散文化倾向，但他们相当多的以文为诗之作流于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苏轼吸取了他们的经验教训，基本上纠正了这种弊病。苏诗议论英发、精警动人，同诗中充沛的感情、生动饱满的意象、蹁跹夭矫的笔势以及流畅宛转的节奏相互融合。其早年写的《石鼓歌》《王维吴道子画》即堪称宋代以议论为诗的典范作品。《石鼓歌》以古文笔法叙述自己见到石鼓的经过和石鼓的状貌，而议论也就在这些具体的叙写中逐层展开，最后点出全诗主旨：“暴君纵欲穷人力，神物义不污秦垢。是时石鼓何处避，无乃天公令鬼守。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见解新颖精警，议论挟带情韵和气势。汪师韩评曰：“澜翻无竭，笔力驰骤，而章法乃极谨严。”（《苏诗选评笺释》卷一）由于借鉴吸收了古文的章法、笔法、句法、词语入诗，苏轼的许多古诗和一些律诗都能做到以意运笔，意脉贯通，笔力纵恣，转折顿挫，诗意层次之间的承接转换如行云流水，自然畅达，把情意表达得淋漓尽致。

苏诗的语言清新、博洽、鲜活、灵动。举凡经史诗赋、佛老道藏、生活口语、民间俚语，无不汇聚笔端，任其驱遣。苏诗中的佳句，或以用字准确新奇见长，如“风来震泽帆初饱，雨入松江水渐肥”（《次韵沈长官三首》之三），“归路春风洒面凉”（《同柳子玉游鹤林招隐》），“尺书真是髯手迹，起坐熨眼知有无”（《喜刘景文至》）；或以句意凝练精警制胜，如“清寒入山骨，草木尽坚瘦”（《栖贤三峡桥》），“饥来据空案，一字不堪煮”（《虔州吕倚承事》），“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白水山佛迹岩》），“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等。苏轼胸藏万卷，善于使典用事，常常随手拈来，灵活妥帖，如水中着盐，浑然无迹却内含深味，如《赠王子直秀才》的“水底笙歌蛙两部，山中奴婢橘千头”，《过永乐，文长老已卒》的“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的“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的“盆山不见日，草木自苍然”，都是用典精巧巧妙、自然无迹的例子。苏诗中的对仗，工整新奇，自然灵活，常以语脉的流动和上下句意的疏离或反差避免了呆滞，如“诗书跌宕悲年老，灯火青荧语夜深”（《次韵柳子玉过秦绝粮》），“闻道骑鲸游汗漫，忆尝扪虱话

悲辛”（《和王旂》），“龙骧万斛不敢过，渔舟一叶从掀舞”（《大风留金山两日》），“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章质夫送酒六壶》），“先生卜筑临清济，乔木如今似画图”（《傅尧俞济源草堂》），都是对仗工整新奇、气机流走、天然凑泊的联句。

苏轼驾驭自如地运用古、近各体诗来抒怀写志。苏诗以七言见长，七言古诗最为出色。这种没有严格格律约束也不受篇幅长短限制的七言歌行，更适于他自由驰骋才情和想象。他的七古波澜浩大，变化莫测。五古稍逊于七古，也写得才气喷涌、气韵流动、精神饱满。律体不如古体，但七律七绝也很精彩。七律具有刘禹锡、白居易的流利圆转，却更自由洒脱。七绝清美精妙，常具尺幅千里之势，有更多的佳作古今传诵。他对五律、五绝用力很少，偶有佳作，大多平庸。

作为宋代最杰出的诗人，苏轼能够转益多师，在广泛学习借鉴前人的基础上创新，从而形成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正如刘克庄所说，苏诗“有汗漫者，有典丽者，有丽缛者，有简淡者，翕然开合，千变万态”（《后村诗话》）。总而言之，苏诗境界大、笔力豪、变化多，大致以清雄旷放、自由驰骋为主调而兼具多种特色。前期诗歌以豪放为主，主要受李白、杜甫、韩愈、刘禹锡、欧阳修、苏舜钦的影响；后期诗风渐趋平淡，更多地吸收了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白居易以及梅尧臣诗的长处。

苏轼是宋诗大家，他的诗又有超越宋诗的一面。他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创造精神，他的诗天成、清新、简洁、自然，充满即兴、行云流水、挥洒自如，是一般宋诗所缺乏的。正如钱钟书先生在《苏东坡的文学背景及其赋》一文中所说，苏诗是宋诗中“最真朴出自然”的（《学文月刊》1934年6月，一卷二期）。

苏诗在思想和艺术方面，也存在局限和不足。有些作品带着政治偏见或流露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情绪。有些作品议论过多，粗率冗长，或矜才炫学，用典太滥，造成枯燥艰涩。他写了八百多首次韵唱和诗，其中有往返酬和至四五次的，虽穷极技巧，倾动一时，其中佳作却很少，损害了他的诗的整体成就，引起有识见的评论家对于诗人浪费才华的深深惋惜。

苏轼词今存三百四十余首，是北宋词人存词最多者。在评述苏词的成就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苏词创作时期的一个成见做出澄清。朱祖谋《东坡乐府》和龙榆生《东坡乐府笺》，对苏词编年自神宗熙宁五年（1072）始。多年来中外论者对此习而不察，几成定论，遂有苏词之作晚于其诗之说，更于其间殚精竭虑，探寻其原委。1998年，薛瑞生撰成《东坡词编年笺证》（三秦出版社），书中对原未编年的《浣溪沙·山色横侵蘸晕霞》词，经细加寻绎考索，系于仁宗嘉祐五年（1060）正月，仅晚于编年诗三个月；又对龙著误编为神宗元丰二年（1079）之《南歌子》（“雨暗初疑夜”“日出西山雨”“带酒冲山雨”）三首，以其中有“乱山深处过清明”句为端绪，将东坡成年至卒之每年清明行实一一排比，复按之以词中地理景观，始断为作于仁宗嘉祐八年（1063）清明前后送虢令赵荐归蜀至宝鸡深山复回凤翔时。《东坡词编年笺证》又对朱、龙原未编年之《点绛唇·闲倚胡床》以史证之，知作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自海南北归经九江时，数月后东坡即长逝。在有了充分证据的基础上，薛先生在《东坡词编年笺证》序文《论苏东坡及其词》中，提出了“东坡词与诗文创作同步说”。这是符合实际的崭新创见，纠正了旧说之误，对进一步研究苏词很有参考价值。

苏东坡对传统词风作了重大变革，在我国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词的诗化是东坡的大胆尝试。词的诗化即陈师道说的“以诗为词”。他批评苏词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然而正是“以诗为词”，显示出苏词的本色，也体现了苏轼解放词

体、开拓词境、提高词的品格的巨大功绩。苏轼“以诗为词”的思想、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内容和题材的扩大。词最初在民间产生，内容原是很广阔的，它与诗的不同主要在于必须配合音乐、能够歌唱。但后来文人词的大量发展，却把描写女性和男女恋情作为词的专业，词被称为“小道”“艳科”，在人们的心目中比诗“体卑”。宋初承晚唐五代余绪，词的题材很狭窄，内容贫弱，词体仅仅是歌楼酒宴娱宾遣兴的工具。其间仅有范仲淹《渔家傲》一词写塞外风光，王安石《桂枝香》一词借怀古抒兴亡之感。就连倡导诗文革新的欧阳修，其词内容也主要是男女恋情。柳永对词作了变革，大量创作慢词，运用赋的手法和俚语，较多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情趣，使词从贵族官僚的华筵走向旅舍歌馆，但其词作的主要内容依然是艳情旅愁。词要继续发展，就必须扩大内容，开拓题材，苏轼正是适应了这一要求进行革新。苏词大大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除了男女之情、离别之恨、羁旅之愁等词的传统题材外，举凡山川景色、纪游咏物、悼亡赠友、怀古感旧、伤时论世、谪居谈禅、咏史游仙、农事村景等诗人惯写的题材内容，都被他大量写进词里。词从“花间”“樽前”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同诗一样，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的境地。

苏轼用词抒发慷慨激昂的爱国豪情。《阳关曲·赠张继愿》中，发出了“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的激昂心声；《南乡子·旌旆满江湖》中，写了一位“帕首腰刀是丈夫”的从军壮士；《江城子·密州出猎》更是在词史上首次以健笔劲毫塑造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词中的太守在出猎中洋溢着“酒酣胸胆尚开张”的豪情，他渴望手挽雕弓，像射虎一样回击侵略者，为国立功。苏轼在徐州太守任上所作的《浣溪沙》五首，是北宋词史上第一组饶有风味的农村风景画和风俗画。苏轼的山水词或某些词中的景物描写，如“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水调歌头》），“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虞美人》），“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八声甘州》），“我梦扁舟浮震泽，雪浪摇空千顷白。觉来满眼是庐山，倚天无数开青壁”（《归朝欢》）等，境界澄澈、壮美、开阔，饶有气势。这对传统词只写那种愁山恨水或亭楼园林，也是一种发展。

其二，主体意识的强化。词同诗一样长于抒情，但苏轼以前的传统词所抒之情不是创作主体独特的自我感受，而是带共性的情感，诸如男欢女爱、相思离别、叹老嗟悲等；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往往不是作者自我，而是没有确切指定性的他人或“共我”，即使是抒发自我之情，也多是假托佳人思妇之口出之。而苏轼的大部分词作则是表现主体意识，词的抒情主人公就是作者自我；写自我之情，也以我之口吻声气出之，从而生动具体地表达出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抒发自我政治的和人生的理想。在苏轼词中，词人为了摆脱自我对于理想和现实、进取与退隐的内心矛盾冲突而采取的超越自适的人生态度，都得到了多角度多侧面的突出表现。如《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就宣泄出他青年时代“致君尧舜”的远大抱负无法实现的牢骚愤懑。《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以月夜中的“缥缈孤鸿影”自况，借以寄托他被贬后孤高自赏、不肯随人俯仰的心绪。《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写途中遇雨这一日常生活小事，抒发自己不畏风雨、泰然自若的旷达情怀。在许多词篇中，作者把强烈的主观意识和感情色彩渗透到写景叙事里，使他独特的感受、广阔的胸襟、倔强的性格以及对人生的达观见识，一一鲜明地凸显出来。词成了作者言志抒怀的工具。金代元好问说“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近人龙榆生说苏轼“悍然不顾一切，假斯体以表现自我之人格和性情抱负，乃与当时流行歌曲或应乐工官妓之要求以为笑乐之资者，大异其趣”（《两宋词风转变论》，《词学季刊》二卷第二号），都注意到苏轼词主体意识的强化，展示了苏轼自我的人格、性情和抱负。

其三，意境、风格的创新。传统文人词由于专写男欢女爱、闲愁别恨，以清丽婉约为本色当行，又长

于比兴手法，虽有词意含蓄、包孕深曲的长处，但境界狭小，风格纤弱。苏轼另辟蹊径，创造出高远清雄的意境和豪放旷达的风格，又多以直抒胸臆见长。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馀说·诗馀》说：论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大致说出了两类词意境、风格的区别。有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最能代表苏轼这方面的革新成果。前一首以问天、问月来探索人生哲理，抒发兄弟的手足情谊。上片写他不满现实而企图追求天上的自由、光明，然而终究离不开人间，表现出他对人生的眷恋；下片虽写了人生分离永远无法弥补的缺陷，但仍以乐观旷达的祝愿作结。词的想象浪漫瑰丽，境界清旷澄澈，风格奇逸高远，被誉为咏中秋的绝唱。后一首写于黄州谪居期间，唱出了对祖国河山热情的礼赞，对建树功业的英雄豪杰的衷心倾慕，全篇的基调是积极乐观的。作者以动荡奇伟的赤壁江山景色和英姿勃发的周瑜形象，创构出雄奇壮阔的境界。这样气势磅礴、高唱入云的豪放词，在苏词中数量不多，却代表了苏词的独特面貌，显示出苏轼“以诗为词”提高词的意境和格调的巨大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轼对词的意境和风格的创新，还突出地体现在他将诗的理趣注入词中，创造出许多情、景、理相融的作品。这类富有理趣的词作，除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之外，还有《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等，都是苏轼在词中创构形而上的哲理境界的巨大收获。

其四，形式、音律的突破和表现手法的发展。词原是配合音乐歌唱的，它的格律在有些方面比律诗严，如不仅分平仄，还要分“五音”“五声”“六律”“清浊轻重”。如果死守音律，就不能适应词的内容的革新。因此，苏轼有意在一部分词中突破音律束缚，不为应歌而作，以便更充分地表情达意，使词成为一种独立于音乐而不完全离弃音乐的抒情诗体。晁补之说：“居士词，人谓多不协律，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能改斋漫录》卷一六引）陆游也说，苏轼“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老学庵笔记》卷五）；还说，取东坡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跋东坡七夕词后》）。这说明苏轼懂音律，苏词具有很好的音乐效果，只是有时他不愿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因迁就音律而受到损害。事实上，苏轼很善于利用长短句的错落形式，造成有韵律的节奏，用字造句也力求铿锵。据《铁围山丛谈》卷四说，《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曾由当时的歌手袁绉演唱过，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它的音乐美。在语言上，苏轼也打破了以前的一些清规戒律，因为那些规律只能使词保持纤弱的格调。只要恰当地表达他的思想感情，任何词语都可入词，形成一种清新雅练、劲健晓畅的诗歌语言。

苏轼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技巧，发展了柳永词的铺叙手法，开创了直抒胸臆甚至纯以议论写怀的抒情手法；他将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交织穿插，熔于一炉；他用宏大场面烘托非凡人物，借日常小景寄情寓理，化用神话故事并以虚幻情节表达现实的政治感慨；他首先将香草美人的骚赋手法运化入词，并且自由灵活地运用比兴寄托、象征暗示等婉曲手法；他创造性地运用词题和小序使之与词篇互补，开了在词中用典、和韵的风气，以及创作了词的隐括体、集句体、对话体，等等。总之，苏轼融会了前人多种艺术技巧，提高了词这一新诗体的表现功能。

其五，对传统婉约词的“雅化”。苏轼作为词坛大手笔，他的词有多姿多彩的风调，既有放笔挥洒、豪气干云的豪放词，又有幽怨缠绵、情辞妩媚的婉约词，还有抒发逸怀浩气的清旷之作、体现“灵气仙才”的瑰奇之篇、洋溢乡土气息的韶秀之章。他吸取了传统婉约词抒情的真挚和细腻，运以或沉着或疏放的笔墨，不仅显示出醇厚深沉的自家面目，还使它向士大夫所欢迎的“雅词”方向发展。如《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这首悼亡名作，深挚悲怆，回肠荡气。又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清代王士禛《花草蒙拾》中说：“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爱情的主题，在苏词中有时通过咏物来表现。如《水

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咏杨花，《贺新郎·乳燕飞华屋》咏石榴，《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咏梅，都能以性灵语咏物，重在寄托，贵在传神，以沉着之笔写出。词中物的意象与其所比拟的女性形象关系表现得若即若离而又十分谐调，使词的风格轻清婉丽，缠绵悱恻，空灵蕴藉，韵味深长。清人刘熙载特别赞赏这些词具有“霜雪姿”和“风流标格”（《艺概》卷四）。由此可见，苏轼同时革新了婉约词风，使其“雅化”，基本上结束了婉约词中雅俗词风共存的状况，奠定了雅词为主的格局。

总之，苏轼对词的革新，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从题材内容到意境风格，直到形式格律技巧，都有除旧布新之功，从而赋予词以新的生命和灵魂，为其发展开辟了高远广阔的天地。南宋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稼轩词序》）在中国词史上，苏词与南宋的辛词是两座雄伟峻拔的艺术高峰。

本书选入了苏轼诗、词精品共二百五十二首，按其题材内容编为十类，按照五绝、七绝、五律、七律、词、古风的体裁先后排列。对每首诗词都作了简注和点评，点评侧重于艺术评析。在前言、简注和点评中贯注了选评者学习的心得体会，也尽可能吸收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凡重要的见解都注明出处。限于选评者的水平，本书可能有错误不当之处，恳请方家、读者不吝指正。

陶文鹏

1999年12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人物风流·老夫聊发少年狂

祭常山回小猎^[1]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2]。

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

回望白云生翠巘^[3]，归来红叶满征衣。

圣明若用西凉簿^[4]，白羽犹能效一挥^[5]。

【注释】

^[1]常山：在密州。时作者往常山举行冬祭。

^[2]黄茅冈：在常山东南。

^[3]翠巘（yǎn掩）：苍翠的山峰。

^[4]西凉簿：指晋谢艾。《晋书·张重华传》载，重华据西凉，用主簿谢艾为将军，进军临河，谢艾书生冠服，大败敌军。作者自比谢艾。

^[5]白羽：指白羽扇。诸葛亮常以白羽扇指挥三军。

【点评】

熙宁八年（1075）十月在密州作，描写祭常山归途中和同官在铁沟附近习射会猎的情景。因受七律形式的限制，不能像他的同题材词篇《江城子·密州出猎》那样，以节奏多变的长短句淋漓酣畅地写景、叙事、抒情，但诗人同样把出猎情景写得生动逼真、紧张热烈、引人入胜，活画出诗人驰马射猎、顾盼自雄的豪情“胜概”，表达了他要为国立功疆场的壮志。全篇笔力雄健，句意流走，对仗工整，一气呵成。“点”“出”“弄”“跑”“立”“趁”“掠”“飞”“生”“满”等动词，“青”“皂”“黄”“苍”“白”“翠”“红”等形容词，都用得准确、贴切，将人物和景物形象绘状得气势飞动、形神俱活、色彩鲜明，使诗情画意跃然纸上，堪称苏轼七律的上乘之作，可与唐代王维的五律名篇《观猎》媲美。

“白”字重复，是诗中的小疵。

送子由使契丹^[1]

云海相望寄此身，那因远适更沾巾^[2]！

不辞驿骑凌风雪^[3]，要使天骄识凤麟^[4]。

沙漠回看清禁月^[5]，湖山应梦武林春^[6]。

单于若问君家世^[7]，莫道中朝第一人^[8]。

【注释】

[1]送子由使契丹：元祐四年（1089）九月，在杭州任知州的苏轼听说弟弟苏辙奉旨出使契丹，向辽主祝贺生日，于是作此诗送行。契丹，古代东胡的一支游牧部族，唐末建立辽国，北宋时经常侵扰边疆。

[2]“云海”二句：化用杜甫《南征》诗：“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

[3]驿骑（jì qí）：驿马。

[4]天骄：匈奴自称“天之骄子”，此指契丹。凤麟：比喻杰出而罕见的人或事物，这里指宋朝的人才和文明。

[5]清禁：即禁省，皇宫，此指汴京紫禁城。苏辙当时为翰林学士，能出入紫禁城。

[6]武林：山名，即今杭州市西灵隐山。后多用以指杭州。

[7]单（chán）于：匈奴最高首领的称号，此指辽国国主。

[8]中朝：朝中。第一人：《新唐书·李揆传》载，唐代李揆门第、人物、文学皆当世第一，德宗时曾被派为入蕃会盟使。吐蕃君主问他：“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李揆怕被羁留而不敢承认真实身份。这里借用此典，告诉子由不要向辽国国主承认苏门是朝中第一流的人物，以表明中原人才众多，维护宋朝声威。

【点评】

这首送别诗在叙写兄弟手足之情的同时，表达了诗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中两联以想象之笔描写两地情景，对仗工整，意脉流畅，诗味浓郁，颇得杜甫七律对仗之神理。全篇感情充沛，笔力雄健，章法严整，意境开阔。清人赵克宜评：“后四句倜傥不群。”（《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卷一四）

沁园春

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1]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2]，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3]；云山摘锦，朝露团团^[4]。世路无穷，劳生有限^[5]，似此区区长鲜欢^[6]。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7]，似二陆初来俱少年^[8]。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9]！用舍由时，行藏在我^[10]，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11]。

【注释】

^[1]密州：州治在今山东诸城市。子由：苏轼的胞弟苏辙，字子由，时在齐州（今山东济南市）。

^[2]野店鸡号（háo豪）：用晚唐温庭筠《商山早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3]练：白绢，喻指皎洁月光。耿耿：发光的样子。

^[4]摘（chī痴）：铺开。团团：露多的样子。

^[5]劳生：辛苦的人生。

^[6]区区：渺小，此处意谓自己处境卑微。鲜：少。

^[7]共客长安：指他和弟弟苏辙当年一起赴汴京（今河南开封）应试中举。长安：原是唐代都城，此处代指汴京。

^[8]二陆：指西晋诗人陆机、陆云兄弟。当时二人以诗才著名，时人称为“二陆”。

^[9]“有笔头”四句：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句。

^[10]用舍：任用与舍弃。行藏：出仕与隐居。《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乎。”

^[11]优游卒岁：悠闲地度过时光。《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优哉游哉，聊以卒岁。”且斗樽前：暂且比比谁的酒量大。唐代牛僧孺《席上赠刘梦得》：“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樽前见在身。”

【点评】

熙宁七年（1074）十月苏轼离开海州赴密州道中作。词中抒发出作者辅君济世的远大抱负及其不得实现的牢骚愤懑，是词坛上最早写政治情怀的言志词之一。词的上片写景，连用七个四言句，前三个是排比句，后四个组成扇面对，由“渐”字领起，贯穿到底，绘声绘色、真切细致地描绘了静寂、凄清的旅途景色，画出了一幅秋日早行图。进而即景生情，由自然界引向现实人生，抒身世之感。下片主要是议论，回首往事，直抒胸臆，表达不被重用的感慨。此词是东坡早期词作中的长调，已能将写景、叙事、抒情、议论合为一体，使诗、文、经、史融会贯通，铺张排比、勾勒提掇、转折停蓄都挥洒自如、很有气势。词风清爽飘逸，超旷不平，已显出东坡豪放词的风格，是东坡改变词风的可贵尝试。不足之处是议论过多，下片形象薄弱，结尾不够含蓄。

江城子 密州出猎^[1]

老夫聊发少年狂^[2]。左牵黄，右擎苍^[3]。锦帽貂裘^[4]，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5]，亲射虎，看孙郎^[6]。酒酣胸胆尚开张^[7]。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8]？会挽雕弓如满月^[9]，西北望，射天狼^[10]。

【注释】

^[1]密州出猎：熙宁八年（1075）春夏，密州旱蝗相继。苏轼往常山祈雨，后果得雨。当年十月间，再往常山祭谢，归途中与同官会猎于铁沟，写了这首词。

^[2]老夫：此年苏轼四十岁，自称“老夫”，有宦海浮沉疲惫之意。

^[3]左牵黄，右擎苍：左手牵黄犬，右臂擎苍鹰。这里暗用《梁书·张充传》记张充年少喜好游猎，出猎时“左手臂鹰，右手牵狗”的典故。

^[4]貂裘：貂鼠皮袄，这里指苏轼和猎队武士的装束。

^[5]报：酬谢。倾城：全城。太守：苏轼自指。这句是说为了酬谢全城百姓都出城来观看的盛意。据今人钟振振新释：“为报”，请告诉。“倾城”，美女。此句意谓：请通知美人们跟着我到郊外去。钟文刊《名作欣赏》2003年第4期。

^[6]亲射虎，看孙郎：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孙权曾于建安二十三年亲自射虎。所骑马被虎扑伤，他用双戟投刺，虎才退却。这里作者以孙权自喻。“郎”，对年轻男子的美称，又为女子对情人的昵称。此处用“孙郎”，正与前文具“倾城”之貌的美女相对应。

^[7]胸胆尚开张：胸襟开阔，胆气豪壮。

^[8]“持节云中”二句：《汉书·冯唐传》载：汉文帝时，云中郡太守魏尚守边有方，战绩卓著，后因上报战果数字略有差误便被削职。冯唐指出文帝赏罚不当，文帝听后就派他持节去赦魏尚，复任魏尚为云中太守。作者在这里以冯唐自许，希望能在筹边御敌上为朝廷效力。节，符节，以竹竿为之，古代使臣所持以为凭证。

^[9]会：将要。挽：拉开。雕弓：雕有花纹的弓。

^[10]天狼：星宿名，古代用以代表贪残侵掠。这里喻指当时侵扰宋朝西北边境的辽和西夏国的统治者，暗用了《楚辞·九歌·东君》“举长矢兮射天狼”句意。

【点评】

这首词借写打猎习武，抒发渴望为国杀敌立功的壮志豪情，在词的题材、内容、风格上都具有开创性。首句就显示出豪放的格调。作者纵情放笔，由叙事而抒怀，使一个“狂”字贯串始终。词中写射猎武夫千骑如飞、倾城出动围观如堵的场面，加上孙权射虎的传奇故事，结尾处走马弯弓劲射的特写镜头，多角度多侧面地勾勒、烘托，凸现出一个鬓染微霜、英气勃勃、希望驰骋疆场杀敌报国的英雄志士形象。通篇显得胸襟磊落、壮怀激越、辞锋凌厉、音韵铿锵、节奏急促、气势逼人，具有一种粗犷豪迈的格调，与当时婉约柔丽的词风形成了鲜明对照，为南宋慷慨激昂的爱国词开了先河。作者对此词也颇为得意，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柳永）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表明他是有意创作“自成一家”的豪放词，与柳永那些依红偎翠风靡天下的词风相对抗的。

如按钟先生的新释，于“千骑卷平冈”的急管繁弦中插入红妆美人观看太守出猎的旖旎风光，更能活现

欲以武功炫于众美人之前的太守的“少年狂”态，全篇更富生活情趣与浪漫色彩，章法也显得顿挫起伏、摇曳多姿。

浣溪沙

彭门送梁左藏^[1]

怪见眉间一点黄^[2]，诏书催发羽书忙^[3]。从教娇泪洗红妆。

上殿云霄生羽翼，论兵齿颊带冰霜。归来衫袖有天香^[4]。

【注释】

^[1]彭门：彭城，即今江苏省徐州市。梁左藏（zàng脏）：名交，字仲通。左藏，官名，即左藏使，管理国库的官员。

^[2]眉间一点黄：旧时以眉间黄色为有喜事的征兆。韩愈《郾城晚饮，奉赠副使马侍郎及冯李二员外》诗，有“眉间黄色动归期”之句。

^[3]诏书：帝王布告臣民之书。羽书：古代征调军队的文书，上插鸟羽，表示紧急，必须迅速传递。

^[4]天香：指帝王宫殿上炉烟的香气。唐李郢《赠羽林将军》：“雕没夜云知御苑，马随仙仗识天香。”

【点评】

元丰元年（1078），苏轼在徐州为送友人奉诏赴京而作。上片抒写同友人惜别的意绪。下片鼓励友人为国献军政方策，克敌立功。“上殿”二句，想象友人赴阙犹如展翅鲲鹏，直冲霄汉；论兵辞气慷慨激烈，恰似风霜凋杀草木。这两个比喻，使人如见梁左藏雄姿英发，深通韬略，谈锋犀利。全篇语言生动形象，笔势骏发凌厉，节奏明快，音韵铿锵。“从教娇泪洗红妆”一句，展现梁左藏赴阙时妻妾因离别而哭泣的情景，缠绵悱恻，婉约柔丽，更反衬出豪放阳刚的风格。

阳关曲

赠张继愿^[1]

受降城下紫髯郎^[2]，戏马台南旧战场^[3]。恨君不取契丹首^[4]，金甲牙旗归故乡^[5]。

【注释】

^[1]张继愿：作者的友人，事迹不详。元丰元年（1078）在徐州作。

^[2]受降城：唐中宗时张仁愿筑中、东、西三受降城（在今内蒙古境内），以防突厥。紫髯郎：指孙权，典出《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后常用来称状貌威武的将军。此指张继愿。

^[3]戏马台：在徐州城南，相传为项羽所筑。旧战场：楚汉相争时多次在徐州激战，故称此地为“旧战场”。

^[4]契丹首：指辽国统治者的头颅。

^[5]金甲：指将军身穿的铁甲。牙旗：将军营前的大旗，竿上以象牙为饰，故名。

【点评】

这首赠人之作，前两句连用孙权、项羽两个典故作比喻，刻画出友人张继愿的勇武形象。后两句转折，惋惜友人不能上疆场杀敌立功，其实正表现了作者关注国防、渴望得到任用杀敌报国的心愿。语意斩截，音节响亮，风格雄放，赋予阳关曲豪迈高亢的音调。

唐代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诗云：“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在唐代曾被谱曲广泛演唱，又称《渭城曲》《阳关曲》《阳关三叠》（因后三句要反复叠唱）。苏轼这首词同王维诗都是七言四句。首句平起，次句仄起，三句又平起，四句又仄起，二诗的平仄声调毫发不爽。显然，苏轼是按照王维诗的平仄声调来写的。所以，这首《阳关曲》也被看作七言绝句，收入苏轼的诗集。

念奴娇 赤壁怀古^[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2]。故垒西边^[3]，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4]。乱石崩云^[5]，惊涛裂岸^[6]，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7]，小乔初嫁了^[8]，雄姿英发^[9]。羽扇纶巾^[10]，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11]。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12]。人间如梦^[13]，一樽还酹江月^[14]。

【注释】

^[1]赤壁：在黄州（今湖北黄冈）城西靠长江北岸，名曰赤壁矶，又名赤鼻矶。但史称“赤壁之战”的赤壁不在此，而在今湖北蒲圻县西北的赤壁山。三国时，吴国周瑜曾统帅孙、刘联军在赤壁大败曹操。

^[2]风流人物：杰出的英雄人物。

^[3]故垒：旧时的营垒。

^[4]人道是：意谓据人们说是，亦即俗传是。因为作者所游的赤壁不是周瑜破曹之地，所以说“人道是”。

^[5]崩云：一作“穿空”。

^[6]裂岸：亦作“拍岸”“掠岸”。

^[7]公瑾：周瑜，字公瑾。

^[8]小乔：《三国志·吴志·周瑜传》载，孙策攻取荆州时，“得桥（乔）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乔），瑜纳小桥（乔）。”

^[9]英发：指谈吐不凡，识见卓越。《三国志·吕蒙传》载，孙权评论吕蒙的学问谋略可与周瑜相比，“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

^[10]纶（guān）巾：古代配有青丝带的头巾。《三国志》说诸葛亮同司马懿交战时，“葛巾毛扇，指麾三军，皆从其进止”。这里移用来写周瑜装束儒雅，仪态从容。

^[11]檣櫓：指战船。檣，船桅。櫓，一种划船工具。“檣櫓”，一作“强虏”。

^[12]故国神游：指周瑜神游故国。多情应笑我：“应笑我多情”的倒装句。

^[13]人间：一作“人生”。

^[14]酹（lèi）：以酒浇地祭奠。

【点评】

元丰五年（1082）秋作。这首怀古词上阕描绘赤壁的雄奇景色。开端从滚滚东流的长江着笔，布设了极广阔悠远的时空背景，把读者带入千古兴亡的历史气氛之中。在点明赤壁之后，作者大笔渲染乱石、惊涛、雪浪，写得有声有色，气势飞动，形象鲜明，境界奇险，令人惊心动魄。由此激发出“江山如画”的感慨，为英雄人物的出场作了有力的铺垫。下阕借咏古代英杰抒情遣怀，集中笔墨塑造周瑜的形象：作者用美人烘托他的青年有为，风姿潇洒；用“羽扇纶巾”刻画他的仪表装束，显示他作为主帅临战气度从容，指挥若定；用“檣櫓灰飞烟灭”高度概括地展现这次战争的壮丽场景，突出他妙用火攻谈笑破敌的豪气。最后又设想周瑜的神灵重游故地赤壁，对当年的战场深情眷怀。于是周瑜这位儒将的英雄形象形神栩栩、血肉丰满、跃然纸上。在词中塑造历史英雄人物形象，是苏轼的卓越开创。

此词上阕“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与下阕的“早生华发”“人间如梦”，抒写了作者仕途坎坷、屡遭磨难、

壮志难酬的愤激不平，也表达了作者对宇宙、历史、人生的深沉思索，更显示出作者善于以超然旷达的态度消解历史的悲剧意识与人生失意的忧伤。在“人间如梦”的感叹之后，以“一樽还酹江月”收束，可见作者放眼大江，举酒酹月，把人生挫折的悲愤引向高远之处。全篇情绪激昂又起伏跌宕，笔力劲拔，气象雄奇阔大，可谓高唱入云，又发人深省，故历来被公认为东坡词中清雄旷放风格的代表作，具有永恒的思想艺术魅力。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九评云：“东坡‘大江东去’赤壁词，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

沉醉农家·谁家煮茧一村香

郿坞^[1]

衣中甲厚行何惧^[2]，坞里金多退足凭^[3]。

毕竟英雄谁得似？脐脂自照不须灯^[4]。

【注释】

^[1]郿（méi）坞：汉末权奸董卓建筑的城堡，在今陕西眉县北。

^[2]“衣中”句：《后汉书·董卓传》说，董卓作恶多端，生怕遇刺，常在衣服里面披裹厚甲。但后来外出时还是被李肃用戟刺伤，最后被吕布杀死。

^[3]“坞里”句：《后汉书·董卓传》说，董卓大肆搜刮百姓，在坞中珍藏黄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董卓自称，他篡夺汉朝的阴谋成功，可以雄踞天下；万一不成，就用这些金银享受到老。

^[4]“脐脂”句：《后汉书·董卓传》载，董卓很肥胖，被杀后陈尸示众，肚子上的油流了一地。守尸士兵在他肚脐眼上插灯芯点火，燃烧了好多天。

【点评】

嘉祐七年（1062），苏轼往眉县处理狱囚，行经郿坞，作此诗。诗人选取董卓生前死后几个可鄙可笑的典型事例，以浓缩手法在四句诗中生动表现出来，再以“行何惧”“退足凭”“谁得似”“不须灯”挖苦、揶揄，对这个汉末权奸贪婪残暴恶贯满盈的可耻下场作了辛辣的讽刺。清人纪昀却批评此诗：“太涉轻薄，便入晚唐五代恶趣中。”（纪昀评点《苏文忠公诗集》卷三，以下称《纪评苏诗》）恰好反映了他不懂得寓庄于谐的讽刺艺术。

山村五绝^[1]

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

无象太平还有象^[2]，孤烟起处是人家？

烟雨濛濛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

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3]？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4]。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5]

杖藜裹饭去匆匆^[6]，过眼青钱转手空^[7]。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8]。

窃禄忘归我自羞，丰年底事汝忧愁^[9]？

不须更待飞鸢堕，方念平生马少游^[10]。

【注释】

[1]这里所称“五绝”并非指“五言绝句”，而是苏轼创作中的一种特殊说法，特指组诗中的“五首绝句”。本书中相类者同此。

[2]“无象”句：唐代牛僧孺说过“太平无象”的话，这句是说现在是有太平的具体征象的。

[3]“但令”二句：《汉书·龚遂传》载，龚初为渤海太守，见那里的人民好带刀剑，遂劝他们卖剑买牛，说：“为什么要带牛佩犊呢？”这两句意谓只要政府放宽盐禁，使人民生活好些，不致佩带刀剑去贩卖私盐。人民有牛，自会辛勤耕种，用不着官吏劝农了。

[4]“老翁”二句：意谓人民生活困苦，七十岁老人还要腰插镰刀，到山里去割笋蕨充饥。

[5]“岂是”二句：《论语·述而》记孔子在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这里讥刺盐法太峻，老百姓三月食不到盐，却并非是听了韶乐，忘了盐味。

[6]杖藜：拄着藜木做的手杖。

[7]青钱：当时行青苗法，放“助役钱”“预买钱”等。

[8]“赢得”二句：意谓农民们老老小小争着跑到城里去借青苗钱，却在城里胡乱花掉，结果只是使孩子们学会了一些城里的语音，生产反而荒废了。强（qiǎng）半：大半。

[9]底事：何事。

[10]“不须”二句：《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从弟马少游曾劝马援不要追求高官厚赏，自讨辛苦。马援后来说，当他在边疆战地看到飞鸢堕水、环境险恶，就想起马少游的话来。这里用此典故，表明自己早想抽身引退。

【点评】

熙宁六年（1073）春天，苏轼视察杭州属县新城等地，见到王安石新法推行中产生的一些流弊，写了这一组讽刺诗。第一首以山村幽美的春光反衬山村农民的贫穷。诗人讽刺说整个村庄只有孤烟一缕，就是所谓“太平”的征象？第二首讽刺新法中的盐法峻急，穷苦老百姓被迫放弃耕稼佩带刀剑去贩卖私盐。第三首反映农民生活困苦，七十岁的老人还要腰插镰刀到深山里割笋蕨充饥。百姓长期淡食，以致几个月不知盐味。第四首讽刺青苗法不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反而使农民流入城市胡混而不想耕种。第五首说自己不忍心见到农民在丰年也忧愁的景象，想抽身引退。诗人当时只看到新法推行中的弊端，没有看到新法特别是其中的青苗法对于抵制豪强高利贷盘剥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作用，这反映了他的政治偏见，但诗中确实表现了诗人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和焦虑。新党中的舒亶等人后来在奏折中攻击苏轼写这组诗“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讪（dú）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是无限上纲，恶意陷害，欲置苏轼于死地。清代《纪评苏诗》卷九曰：“五首语多露骨，不为佳作。”亦非确评。这组诗的前四首将讽刺寓于生动具体的情景、人物的境遇以及典故的巧妙运用之中，语带情韵，有生活气息，有诗味，并非“露骨”的指斥、谩骂。纪昀不喜欢讽刺朝政的作品，有意贬抑这组诗的艺术，实属偏见。

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1]

（二首选一）

我是朱陈旧使君^[2]，劝农曾入杏花村^[3]。

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

【注释】

^[1]陈季常：名槱，号方山子，四川眉山人，隐居不仕，与苏轼交谊颇厚，苏轼曾为他作《方山子传》。朱陈村：作者自注：“在徐州萧县。”村在深山中，民风淳朴，一村朱、陈二姓，世为婚姻。唐白居易曾作《朱陈村》诗咏其事。

^[2]使君：唐宋时对太守的别称。

^[3]杏花村：据旧注引《名胜志》，杏花村与朱陈村相连。

【点评】

元丰三年（1080）苏轼赴黄州途中，经岐亭山，曾到陈季常寓所做客，诗约作于此时。诗人为友人珍藏的古画题咏，借题发挥，揭示当时农民遭受封建官府苛捐杂税盘剥的痛苦。诗人因被政敌罗织“以诗文讪谤朝廷”的罪名而被捕入狱，幸得神宗皇帝赦免，贬官黄州，却仍关心民瘼，敢于继续以诗抨击时弊，令人肃然起敬。诗写得直截了当，一针见血，戛然而止。

同题的第一首云：“何年顾陆丹青手，画作朱陈嫁娶图。闻道一村惟两姓，不将门户买崔卢。”诗人赞美朱陈村甘于清贫、不慕富贵的淳朴习俗，赞美村民们不愿意花钱买门第，同崔卢诸姓的高门大族结亲。将两首诗对照起来读，更能感受到诗人对被官府横征暴敛的农民苦难境况的无限同情，以及对“今不如昔”的深长慨叹。

洗儿戏作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点评】

元丰六年（1083）九月二十七日，苏轼第四子遁出生（朝云所生），小名幹儿。诗作于满月时。洗儿，谓满月。《东京梦华录·育子》：“至满月大展洗儿会，亲宾盛集。浴儿毕，落胎发，遍谢座客，致宴享焉。”此诗写满月浴小儿，以游戏笔墨，借自嘲刺世。诗人说自己被聪明所误，一生坎坷。但愿孩子愚鲁，才能得到高官厚禄。反讽手法的妙用，使此诗对世态和官场讽刺辛辣、尖刻；而自我揶揄、诙谐幽默的语调中透出内心的沉痛、愤懑。这是饱蘸泪水的“游戏”之作。清人查慎行说：“诗中有玩世嫉俗之意。”（《苏诗补注》卷二二）是中肯的。纪昀却说：“此种岂可入集？”（《纪评苏诗》卷二二）恰好表现了他的审美偏见。

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1] (三首选二)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矢觅归路^[2]，家在牛栏西复西。

总角黎家三四童^[3]，口吹葱叶送迎翁。

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4]。

【注释】

^[1]子云、威、徽、先觉：四人皆姓黎，是苏轼在儋耳的好友。

^[2]牛矢：牛粪。

^[3]总角：古代儿童发式，左右两边各扎一小髻。

^[4]舞雩（yú鱼）：《论语·先进》记孔子弟子曾点说：在暮春时节，同几位朋友和儿童一起“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是他最理想的生活。舞雩，古代祭天求雨的处所（祭雨时因有乐舞，故名）。“风乎舞雩”，即到舞雩迎风乘凉。

【点评】

元符二年（1099）春作于海南岛儋耳。这两首七绝抒写了作者和黎族人民的亲密关系，也表现了作者在海南乐观自得的思想感情。诗中描绘儋耳农村的风物人事，真实新鲜、朴素生动，富有情趣。第一首敢于把士大夫认为粗俗的“牛矢”取作诗材，写入诗中，令人耳目一新，感受到诗人对农家生活的亲切感情。家在牛栏之西，就凭“牛矢”辨路，情景真切，饶有生活气息。第二首写黎家总角儿童口吹葱叶迎送做客的老诗人，两笔就勾勒出黎族孩子的纯朴、天真、活泼可爱的形象。而老诗人竟在穷乡僻壤的清溪边发觉了古代贤士所向往的那种清爽的自然环境，那种自由自在的精神生活，这使他忘却了被贬逐天涯的失意之感。这种感受，真率自然，又超旷闲逸。两首诗都写得浅俗，却在浅俗中显出了高雅的情操、清丽的意境。

新城道中^[1]

（二首选一）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2]。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

西崦人家应最乐^[3]，煮芹烧笋饷春耕。

【注释】

^[1]新城：在杭州西南，为杭州属县，今为富阳市新登镇。

^[2]铜钲：铜锣。

^[3]西崦：西山。

【点评】

熙宁六年（1073）二月，苏轼巡视杭州属县，在赴新城道上作此诗。山行途中，积雨初晴，东风朝阳，野桃溪柳，景色清新明媚，诗人心情愉悦，更为春耕农民的欢乐情景深深感染，在诗中抒发出厌恶俗务、热爱自然、与民同乐的情趣。首联写东风知心，吹断雨声，以拟人手法状物，奠定了全篇轻松欢快的调子。元人方回说：“起句十四字妙。”（《瀛奎律髓汇评》卷一四）。颌联用“披絮帽”和“挂铜钲”分别比喻岭上晴云与树头初日，方回与清代纪昀都批评比喻“颇拙”“究非雅字”（同上），汪师韩《苏诗选评》（卷二）也认为“未免着相”。其实诗人取譬于农家日常生活习见的事物，以俗为雅，新奇鲜活。这两个喻象小大相形，银白与金红的光色相辉映，饶有象趣与情趣，不失为佳联。当代诗人兼诗评家流沙河评论说，唐代李贺“羲和敲日玻璃声”句明说太阳有声如玻璃，“苏轼借去，……久雨乍晴，太阳金灿灿的如一面铜锣挂在树梢。比喻新鲜，暗示太阳有声如鸣锣，更妙。太阳巡天，鸣锣开道，比敲玻璃又好多了。”（《十二象·无理的幻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8页）评得美妙。颈联白描出江南山乡春天秀丽迷人风光，景物意象快活自在又相亲相爱，浅易中尤见诗人运笔流丽工稳、浑然天成。清代汪师韩赞此联：“铸语神来，常人得之便足以名世。”（同上）是精当的。

蝶恋花

密州上元^[1]

灯火钱塘三五夜^[2]。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3]，更无一点尘随马^[4]。寂寞山城人老也^[5]。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6]。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注释】

^[1]上元：农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又称元宵节。因有观灯之风俗，亦称“灯节”。

^[2]钱塘：此处代指杭州城。三五夜：即正月十五日夜。

^[3]麝（shè）：即麝香，名贵的香料。

^[4]“更无”句：没有做公事的车马卷起灰尘。反用唐代苏味道《正月十五夜》“暗尘随马去”句意。

^[5]山城：指密州治所今山东诸城市。

^[6]农桑社：农家节日赛神祭祀的场所。

【点评】

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苏轼抵达密州任所，此词为次年正月十五日在密州作。作者用白描手法勾画出杭州和密州两地上元节情景：前者灯月交辉、花团锦簇、香飘乐奏、热闹繁华；后者巷空人稀、灯火零落、云垂雪野，只有农家祭神的箫鼓声点缀着山城的冷落寂寞。这两幅节令风景画和风俗画互相映衬，前后对比，既表现了作者对杭州的怀念，更流露出他对密州连年蝗旱、百姓困苦的忧虑。全篇不用典，语言生动活泼，流畅自然，情意蕴含于景色画面之中。

望江南

春已老，春服几时成^[1]？曲水浪低蕉叶稳^[2]，舞雩风软苧罗轻^[3]，酣咏乐升平。微雨过，何处不催耕？百舌无言桃李尽^[4]，柘林深处鹁鸪鸣^[5]，春色属芜菁^[6]。

【注释】

[1]春服几时成：《论语·先进》载，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等人一起陪伴孔子闲坐。孔子向各人询问他们的志向，曾点回答说：“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描绘了一幅春游的和乐图画，深受孔子赞赏。舞雩见前《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注④。

[2]曲水：指古代曲水流觞的风俗。蕉叶：此处指做成蕉叶形的酒杯。

[3]苧罗：用苧麻和丝织的布做成的衣服。

[4]百舌：鸟名，叫声婉转多变，故称。

[5]柘：一种桑科灌木。鹁鸪：又名鸬鹚，天将雨时鸣声尤急，所以俗称水鸬鹚。

[6]芜菁：蔓菁，一种蔬菜，桃李花谢时方可栽培。韩愈《感春》诗：“黄黄芜菁花，桃李事已退。”

【点评】

熙宁九年（1076）春末作。这首咏春词，是《望江南》的双调。前调描写作者与僚友们身着春服，在密州流杯亭曲水流觞，纵情饮酒赋诗的情景。看来，作者带领密州军民祈雨筑堤，抗旱抗洪有了成效，因此心情爽快，酣咏升平。在欢乐之中，作者身为太守，念念不忘农耕。所以在后调中勾画出一幅声色俱美的田园春景。前调创构的“春服”“曲水”“蕉叶”“舞雩”“苧罗”等意象，都有浓厚的文人风雅情味；而后调显示的“百舌”“桃李”“柘林”“鹁鸪”“芜菁”，却带着田园气息，前后映照，互相融合，正是文人笔下的田园乐章，既有书卷气，又有泥土味。作者竟能使二者和谐融合。前调的两个七言句对仗精工，后调的两个七言句不求工对，有自然之美。全篇语调轻快活泼，音节优美悦耳，风格清新流畅。“老”“低”“稳”“软”“轻”“属”等字眼都用得很准确、生动。

浣溪沙

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潭在城东二十里，常与泗水增减、清浊相应^[1]。

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村绿暗晚藏乌^[2]。黄童白叟聚睢盱^[3]。

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须呼^[4]。归来说与采桑姑。

【注释】

^[1]徐门：徐州。谢雨：祈得雨后谢祭神灵。元丰元年（1078）春，徐州大旱。苏轼亲自到徐州城东的石潭为民祈雨，后来果然下了大雨。苏轼按照民间风俗又去石潭谢雨，在道路上写下了这一组农村词。泗水：源出山东，流经徐州入淮河，后改道流入运河。

^[2]藏乌：有乌鸦栖息。古乐府有“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之句。

^[3]黄童白叟：黄发儿童和白发老人。韩愈《元和圣德诗》：“黄童白叟，踊跃欢呀。”睢盱（huī xū）：喜悦的样子。

^[4]猱（náo挠）：猿类动物。

【点评】

此词写石潭周围的村野风光和谢雨时的欢乐热闹情景。全篇紧扣“谢雨”来写。上片写红日照彻深潭，水中游鱼活泼，连村树林深绿，乌鸦欢乐啼鸣，聚观谢雨的黄童白叟喜笑颜开，是久旱得雨后的特定景象，洋溢着作者与村民们的喜雨之情。下片写麋鹿和猿猱以不同的性格神态与人群安然相处，表现山乡的淳朴风俗，更衬托出谢雨场景的欢乐气氛。前五句写实，一句一景，写人状物，绘声绘色，宛然一幅有动静、明暗、远近、高低的山乡谢雨图，色彩丰富，情调欢快，意境清丽。结尾再虚写采桑养蚕村姑一笔，以虚衬实，深化喜雨之情，含而不露，耐人寻味。

浣溪沙

旋抹红妆看使君^[1]，三三五五棘篱门^[2]。相排踏破茜罗裙^[3]。

老幼扶携收麦社^[4]，乌鸢翔舞赛神村^[5]。道逢醉叟卧黄昏。

【注释】

^[1]旋：立即，急忙。抹：涂，指涂脂抹粉。使君：太守，作者自指。

^[2]棘篱门：用荆棘编成的篱笆门。

^[3]相排：互相拥挤。茜（qiàn欠）罗裙：红色的丝绸裙子。茜，草名，其汁红，可做染料。

^[4]收麦社：麦收时节的祭神活动。社，土地神。

^[5]乌鸢（yuān渊）：乌鸦和老鹰。赛神村：正在迎神赛会的村子。

【点评】

写作时间与前首同。这一首上片写农村姑娘拥拥挤挤看州官的情景，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她们高兴、迫切、好奇、害羞的神态、动作、心理。下片写农村的迎神赛会，只勾勒了满村农民扶老携幼踊跃赴会和乌鸢盘旋低飞不去这两个细节，就显示出庆祝丰收的欢腾景象和迎神祭品的丰盛。结尾推出醉翁卧黄昏一个特写镜头，更生动简洁地表明祭神活动持续了一天，人们直到傍晚才尽欢而散。晚唐诗人王驾的七绝《社日》云：“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与此词一样，都以高潮过后渐归宁静的景象收尾，宕出远神。

浣溪沙

麻叶层层苧叶光^[1]，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2]。

垂白杖藜抬醉眼^[3]，捋青捣杓软饥肠^[4]。问言豆叶几时黄？

【注释】

^[1]苧（qǐng请）：青麻，茎皮的纤维可用来搓绳、织布。

^[2]络丝娘：虫名，即莎鸡，俗呼纺织娘。这里双关指缫丝的姑娘。

^[3]垂白：须发将白，指村中老翁。

^[4]捋青：捋下新麦粒。捣杓（chǎo炒）：把麦粒捣碎，炒成干粮。杓，炒熟的米粉或面粉。软：饱。苏轼《发广州》诗：“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自注：“浙人谓饮酒为软饱。”

【点评】

写作时间同前首。这一首写麦收时节农民的劳动和生活情景：茂盛的青麻叶在艳阳下润泽闪光，小伙子在村路旁捋新麦炒干粮，满村飘荡着煮茧的清香，缫丝姑娘们笑声朗朗，太守与醉眼迷离的扶杖老人亲切话家常。在这幅农家乐图画中，洋溢着作者对农民的诚挚关心和美好祝愿。作者调动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多种感觉来写，状景逼真生动，生活情味浓郁。前后片各用一问句，更显得语调亲切、欣喜。

浣溪沙

簌簌衣巾落枣花^[1]，村南村北响缫车^[2]。牛衣古柳卖黄瓜^[3]。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4]。敲门试问野人家。

【注释】

^[1]簌簌：纷纷落下的样子。元稹《连昌宫词》：“风动落花红簌簌。”

^[2]缫（sāo）车：缫丝车。

^[3]牛衣：用粗麻之类编织而成，盖在牛身上使暖。《汉书·王章传》：“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这里指卖瓜者衣着粗劣。宋人曾季狸《艇斋诗话》、龚颐正《芥隐笔记》均记载所见东坡墨迹作“半依”。

^[4]漫：随意，随便。皮日休《闲夜酒醒》：“酒渴漫思茶。”

【点评】

写作时间同前首。这一首写作者在路上行走时的所见所闻。上片写枣花飞、缫车响、村民在柳树下卖瓜，画出一幅散发着浓厚田家生活气息的初夏村居图。下片以“酒困”“欲睡”“人渴”“思茶”“敲门试问”几个细节，刻画太守朴实谦恭的形象，表现他与农民之间融洽亲密的关系，也抒写出他对农村生活情景的沉醉。全篇语言浅显、风趣。“簌簌”描摹枣花纷纷飘落的状态和细微声息，尤为真切。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六引《高斋诗话》，评赞“村南村北响缫车”与宋诗僧参寥的“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以及秦观的“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都是“奇句”。清代王士禛《花草蒙拾·春晓亭子》评云：“‘牛衣古柳卖黄瓜’，非坡仙无此胸次。”

浣溪沙

软草平莎过雨新^[1]，轻沙走马路无尘。何时收拾耦耕身^[2]？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3]。使君元是此中人^[4]。

【注释】

^[1]莎（sūo梭）：莎草，又名香附子，多年生草本植物，长于原野沙地，其根块可药用。

^[2]耦（ǒu偶）耕：两人各持一耜（sì，古代挖土农具），并肩而耕。《论语·微子》：“长沮、桀溺（两位隐士）耦而耕。”这里是说要像长沮、桀溺那样归耕田园。

^[3]蒿：一种野草。艾：多年生草本植物，可供药用。薰：香草。

^[4]元：原。

【点评】

嫩草茸茸，村路无尘，桑麻闪亮，蒿艾飘香。这幅雨后乡村田野的景色，清新洁净，生机蓬勃，使置身其中的作者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直率地表白，愿归耕田园，做一个老百姓。结句同作者在一首诗中所说“我是识字耕田夫”一样，表现出他要当农民的自豪感。这种思想感情在古代确实难能可贵！全篇写景与抒情错综层递，上下贯通，浑然一体。“泼”字形容桑麻叶子在日光照射下的鲜亮润泽，就像泼上去的水一样闪光；“薰”字比喻蒿艾的香味如同薰香一样浓烈好闻。用字生动、新警、美妙。

浣溪沙

惭愧今年二麦丰^[1]，千畦细浪舞晴空^[2]。化工余力染天红^[3]。

归去山公应倒载，闹街拍手笑儿童^[4]。甚时名作锦薰笼^[5]。

【注释】

^[1]惭愧：即侥幸，当时口语。二麦：指大麦、小麦。

^[2]千畦：一作“千歧”，指很多麦穗生长得好，一茎多穗。

^[3]化工：天地创造或生长万物的能力。天红：形容植物茂盛红艳可爱。天（yāo），草木茂盛貌。这里天红是形容末句的“锦薰笼”花。

^[4]山公：山简，晋代名士山涛之子，性随和，爱饮酒，曾镇守襄阳。《晋书》卷四三《山涛传》中有儿童嬉戏山简的儿歌：“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李白《襄阳歌》：“落日欲没岷山西，倒着接蓠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旁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闹街：当街遮拦。

^[5]锦薰笼：即瑞香花。又名锦被堆。

【点评】

作于元丰元年（1078）。此词抒写了作者面对庄稼丰收景象的喜悦之情。上片“千畦”句写麦浪汹涌，境界壮阔，气势飞动；“化工”句将天公造化拟人化，亦有声色气势，饱含激情。下片妙用山简故事表现自己与民同乐的意态与情景，更是明快活泼，天真烂漫。词仅六句，作者竟能毫不拘束地写景、抒情、叙事、用典，淋漓尽致地挥洒才情，张扬个性，正显示出他那“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的艺术才能。

黄牛庙^[1]

江边石壁高无路，上有黄牛不服箱^[2]。

庙前行客拜且舞，击鼓吹箫屠白羊。

山下耕牛苦硃确^[3]，两角磨崖四蹄湿。

青刍半束长苦饥^[4]，仰看黄牛安可及！

【注释】

^[1]黄牛庙：在今湖北宜昌市西北八十里的黄牛峡上。峡因山石状若人牵牛而得名，庙中奉祠神牛。

^[2]服箱：驾车，语出《诗·小雅·大东》。

^[3]硃确（qiāo què敲雀）：瘠硬多石的土地。

^[4]刍（chú除）：喂牲畜的草。

【点评】

嘉祐四年（1059）冬，苏轼与弟苏辙随父洵由眉山赴汴京途中作此诗。诗中写黄牛庙里的神牛高高在上，既不拉车负重，反受人祭祀膜拜；山下的耕牛却终年累月，劳苦饥寒。两相对比，表达出诗人对尸位素餐、不劳而获的统治者的愤慨，对饱受苦难的劳动者的同情。诗人妙用比兴寄托，寓意深刻，耐人寻味。“两角磨崖四蹄湿”的细节描写，生动展现了耕牛“苦硃确”的情状；而在“长苦饥”后又添上“仰看黄牛”、无奈叹息的镜头，使耕牛这一象征性形象形神栩栩，跃然纸上。

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1]

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2]。

农夫辍耒女废筐^[3]，白衣仙人在高堂^[4]。

【注释】

^[1]天竺灵感观音院：在杭州城西二十里上天竺寺内。

^[2]浪浪（láng狼）：形容雨声之响，雨势之大。

^[3]辍耒：停止耕种。耒（lěi耒），古代称犁上的木把。废筐：停止采桑。

^[4]白衣仙人：指观音像。这里暗讽当政者。

【点评】

熙宁五年（1072）夏作。词中写正当蚕老、麦黄之际，偏遭淫雨，这对农夫桑女是很沉重的打击。白衣仙人观音菩萨却高坐堂上，无动于衷，漠不关心。表面是责备神像土偶无知，实际是讽刺当政者只知养尊处优，不管百姓的死活。全诗语言通俗，状景生动，音节流畅，声调和谐，讽刺之意含蓄不露，耐人寻味。纪昀评“似谚似谣，盎然古趣”“妙于不尽其词”（《纪评苏诗》卷七）是精当的。

吴中田妇叹^[1]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2]。眼枯泪尽雨不尽^[3]，忍见黄穗卧青泥！茅苫一月陇上宿^[4]，天晴获稻随车归。汗流肩赭载入市^[5]，价贱乞与如糠粃^[6]。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7]。龚黄满朝人更苦^[8]，不如却作河伯妇^[9]！

【注释】

^[1]吴中：指江浙一带。

^[2]杷（pá爬）：同“耙”，农具，有齿，平田器，亦可用于翻晒谷物。

^[3]“眼枯”句：化用杜甫《新安吏》“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句意。

^[4]茅苫（shān扇）：茅棚。苫，用草编成的遮盖物。

^[5]赭（chēng撑）：红色。

^[6]粃（xī希）：碎米。

^[7]“官今”二句：当时朝廷赋税收钱，农民不得不把米贱卖换钱纳税；免役法又要出钱募役，更造成钱荒米贱；同时宋神宗要灭西夏，采用王韶的“平戎三策”，花不少钱去招抚西北的羌人部落。

^[8]龚黄：指西汉渤海太守龚遂和颍川太守黄霸，二人都是好官，以恤民宽政见称，事迹见《汉书·循吏传》。这里是反语，讽刺推行新法的官员。

^[9]河伯：河神。《史记·西门豹传》载，战国魏文侯时，邺地常闹水灾，当地官绅勾结巫祝，每年借口为河伯娶妇才能免除水灾，大肆敲诈勒索百姓，并将民家女子强行投进河里，算是嫁给河伯。西门豹为邺县令，把巫祝投入河中，揭穿了这个骗局。

【点评】

熙宁五年（1072）十二月作于浙江湖州。这首诗是在江南秋雨成灾的背景下写成的。诗人借田妇的感叹，集中描绘了江浙一带农民的悲惨生活情景。诗紧扣“叹”字层层展开，步步深入：先叹稻熟苦迟，次叹秋雨成灾，复叹谷贱伤农，结尾揭露官吏逼民投河。其中夹杂了诗人对王安石新法的偏见，却也触及新法在推行中的流弊，字里行间渗透了诗人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忧虑与同情。这是苏轼继承与发扬杜甫、白居易新乐府诗揭露黑暗同情人民的可贵创作精神写出的杰作。全篇以田妇这个典型人物的口吻叙事抒情，并精心选择、提炼农民的劳动生活情节和细节。“杷头”句将常景写成奇句，“眼枯”“龚黄”二联写得沉痛，全篇感情鲜活饱满，显示出诗人敏锐的观察力与丰富的想象力。

无锡道中赋水车^[1]

翻翻联联衔尾鸦^[2]，莘莘确确蜕骨蛇^[3]。

分畴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

洞庭五月欲飞沙^[4]，鼃鸣窟中如打衙^[5]。

天工不见老翁泣，唤取阿香推雷车^[6]。

【注释】

[1]无锡：今江苏无锡市。熙宁七年（1074），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赴常州、润州赈灾，五月返杭途中作。水车：即龙骨水车，又叫翻车，三国时马钧创制。宋代农民种水稻多用水车引水灌溉。

[2]翻翻联联：水车转动貌。

[3]莘莘（luò落）确确：形容骨节坚硬突出。

[4]洞庭：指太湖中的洞庭山。欲飞沙：形容久旱不雨，尘土飞扬。

[5]鼃（tuó驼）：一种脊椎类大爬虫，形似鳄鱼，俗称猪婆龙，穴居江岸边，传说大旱则鸣，声如击鼓。打衙：击鼓。古代衙门击鼓报时，称为打衙。

[6]阿香：据《搜神后记》载，阿香是推雷车的女神。

【点评】

这是宋诗中继梅尧臣的《水车》后又一咏水车的诗作。作者因咏水车而写到旱灾给农民带来的痛苦，表现了他对农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关心。诗中描写农民踏水车引水灌田插秧，由飞转写到静止，连用乌鸦衔尾、长蛇蜕骨、浪走云飞、绿针刺水等新奇活泼的形象比喻形容，又精心锤炼生动准确的叠字描状。后半篇更驰骋想象和幻想，既表现了当时旱情的严重、农民的忧伤，又传达出他盼望天降甘霖解脱农民困苦的心愿。一个很容易写得枯燥乏味的题材，在苏轼这支犹如魔杖的笔下，竟然写成了情趣横溢、诗意盎然的佳作。清弘历《唐宋诗醇》卷三四评此诗：“只是体物着题，触处灵通，别成奇光异彩。”《纪评苏轼诗》卷一一评云：“节短势险，句句奇矫。”赵克宜《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卷四评曰：“突然而起，戛然而止，笔力惊绝。”分别从体物和气势、音节、笔力的角度，赞赏此诗的奇丽。

答吕梁仲屯田^[1]

乱山合沓围彭门^[2]，官居独在悬水村^[3]。居民萧条杂麋鹿，小市冷落无鸡豚。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奔流浑。夜闻沙岸鸣瓮盎^[4]，晓看雪浪浮鹏鲲。吕梁自古喉吻地，万顷一抹何由吞？坐观入市卷闾井，吏民走尽余王尊^[5]。计穷路断欲安适？吟诗破屋愁鸢蹲^[6]。岁寒霜重水归壑，但见屋瓦留沙痕。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鼃^[7]。旋呼歌舞杂诙笑，不惜饮酺空瓶盆^[8]。念君官舍冰雪冷，新诗美酒聊相温。人生如寄何不乐，任使绛蜡烧黄昏。宣房未筑淮泗满^[9]，故道堙灭疮痍存。明年劳苦应更甚，我当畚鍤先黥髡^[10]。付君万指伐顽石^[11]，千锤雷动苍山根。高城如铁洪口快，谈笑却扫看崩奔^[12]。农夫掉臂免狼顾^[13]，秋谷布野如云屯。还须更置软脚酒^[14]，为君击鼓行金樽。

【注释】

^[1]吕梁：在徐州州治彭城东南。泗水流经吕县，积石为梁，名曰吕梁。仲屯田：仲伯达。屯田，屯田员外郎，工部的属官。

^[2]合沓（tà）：聚合，重叠。

^[3]悬水村：地名，在吕梁。

^[4]瓮盎（àng）：腹大口小的瓦器。

^[5]王尊：字子赣，汉元帝时人。他做东郡（今河南濮阳）太守时，黄河暴涨，他亲率吏民祭神守堤，在堤上住宿。事见《汉书·王尊传》。

^[6]鸢蹲：像老鹰那样蹲着。

^[7]鱼鼃（yuán元）：犹言鱼鳖。

^[8]酺（jiào叫）：干杯。

^[9]宣房：西汉时黄河决口，汉武帝在瓠子堤上筑宫防守，宫名宣房。这里代指河防建设。

^[10]畚（běn本）鍤：土筐和铲子。黥：面上刺字。髡（kūn昆）：剃去头发。黥髡是刑余之人，充作奴隶服劳役。

^[11]万指：千人。

^[12]却扫：闭关却扫，意谓闲逸。

^[13]掉臂：甩着胳膊走，形容自由自在的样子。狼顾：狼行走时回头看，怕有袭击。免狼顾，意谓无后顾之忧。

^[14]软脚酒：用酒宴慰劳行役远归之人，犹言“接风”“洗尘”。

【点评】

熙宁十年（1077）七月，苏轼到徐州任三个月后，黄河决口，洪水涌到了徐州城下。苏轼忘我地带领徐州军民抗洪，保卫了徐州城。十月，水渐退，河复故道。苏轼因此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朝廷的嘉奖。这首纪实诗生动地描写了这次抗洪斗争的经过、欢庆抗洪胜利的场面以及作者要组织生产争取农业丰收的决心。诗人以大气魄、大手笔表现这一重大题材。全篇激情充沛，气势奔放，浑灏流转，笔笔老健，一韵到底。无论叙事描写、抒情议论，都淋漓酣畅、神完气足。“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鲲”，形容洪水声势气象，令人惊心动魄。而“付君万指伐顽石”以下八句，笔力千钧，显示出人定胜天的伟大力量。此诗堪称苏轼的七言长篇杰作。

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1]

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东风吹宿酒^[2]，瘦马兀残梦^[3]。葱昽晓光开^[4]，旋转余花弄。下马成野酌，佳哉谁与共！须臾晚云合，乱洒无缺空。鹅毛垂马鬣，自怪骑白凤。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敝栋^[5]；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春雪虽云晚，春麦犹可种。敢怨行役劳，助尔歌饭瓮^[6]。

【注释】

^[1]潍州：今山东潍坊市，在密州西北约七十里。

^[2]宿酒：隔宿未醒之酒醉。

^[3]兀：昏沉貌，又有兀自、兀然之意。

^[4]葱昽：微明的阳光。

^[5]敝（qī）栋：倾斜破败的房屋。

^[6]“敢怨”二句：引用古代山东农谚：“霜淞（小水珠）打雾淞，贫儿备饭瓮。”意思是普降霜雪，预兆丰年。

【点评】

熙宁十年（1077）元日作。时苏轼奉诏离密州移知河中府赴任途中。诗人马上遇雪，行役劳顿，仍关心着农民在连年蝗旱侵迫下的痛苦，希望瑞雪带来丰年，让人民得以温饱。诗中写景，由雪到晴再到雪，诗人的情绪，也由欢快到沉痛再到欢快，情景对应，起伏跌宕，波澜壮阔。“老农”二句写农民的痛苦，语极惨切。诗人善于点化前人诗句。“瘦马”句出自唐代刘驾《早行》的“马上续残梦”，将“马上”换为“瘦马”，“续残梦”换成“兀残梦”，形象更生动，表达出自己独特的感受。“鹅毛”形容雪，本是俚语，却接以“自怪骑白凤”，形容绝妙，饶有奇趣；“骑白凤”又点化了唐代曹唐《小游仙诗》的“侍从皆骑白凤凰”句。至于“助尔歌饭瓮”句，不避俚俗，点化农谚，情味深长。通篇押去声“送”字韵，音韵斩截有力，用险韵而不失自然，显示出作者的艺术功力。

石炭^[1]

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2]。湿薪半束抱衾^[3]，日暮敲门无处换。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4]。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5]。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6]。为君铸作百炼刀^[7]，要斩长鲸为万段^[8]。

【注释】

^[1]石炭：煤炭。这首诗是元丰元年（1078）末在徐州作。诗前小序说：“彭城旧无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可知苏轼派人勘查并开发了白土镇的煤炭。

^[2]（gān干）：小腿骨。

^[3]衾：被褥。

^[4]磊落：纷杂的样子。礞（yì毅）：黑色的美石。

^[5]烁玉流金：形容炼矿石，流铁水。见精悍：经过冶炼显出煤质优良精粹。

^[6]顽矿：坚硬的铁矿石。何劳：冶炼不很费力了。

^[7]君：指皇帝。

^[8]长鲸：喻指侵扰宋朝西北边境的辽和西夏。

【点评】

这首诗记录开掘煤炭的场面，描写徐州人民发现煤炭的欢喜心情，歌咏煤炭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体现出诗人对开发矿藏、发展生产、制造兵器、加强国防、改善人民生活的关心。诗人对诗歌题材作了大胆的开拓，将人们没有表现过的新鲜事物描写得十分生动、奇丽。全篇造语精悍，气势豪迈，如“根苗一发”到“烁玉流金”四句。结尾说，要以石炭为君百炼出宝刀，好斩杀入侵之敌酋，既与首句“君不见”桴鼓相应，又提升诗的思想境界，表露为国杀敌的横槊气概，尤感奋人心。

鱼蛮子

江淮水为田，舟楫为室居。鱼虾以为粮，不耕自有余。异哉鱼蛮子，本非左衽徒^[1]。连排入江住，竹瓦三尺庐。于焉长子孙，戚施且侏儒^[2]。擘水取鲂鲤^[3]，易如拾诸涂。破釜不著盐，雪鳞芼青蔬^[4]。一饱便甘寝，何异獭与狙^[5]。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不如鱼蛮子，驾浪浮空虚。空虚未可知，会当算舟车^[6]。蛮子叩头泣，勿语桑大夫^[7]。

【注释】

^[1]左衽徒：指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服装前襟向左掩。

^[2]戚施：驼背人。侏儒：矮子。

^[3]鲂：一种鱼，也叫三角鲃。

^[4]芼（máo毛）：指芼羹，以菜杂鱼肉之羹。

^[5]獭（tǎ塔）：水獭，生活于水边，捕鱼为食。狙（jū居）：猕猴。

^[6]算：计数的筹码，这里指计算车船数目以抽税。

^[7]桑大夫：汉武帝时理财名臣桑弘羊。这里喻指推行新法善于征敛的官吏。

【点评】

元丰五年（1082）作于黄州。这首诗描写江淮农民不堪忍受封建地租的残酷剥削，纷纷逃到江上以捕鱼虾为生。他们住在木排上低狭简陋的竹屋里，吃的是青蔬杂鱼虾的菜羹，买不起盐来吃；又因为在竹屋里整天弯腰躬背，他们的子女不是驼子便是矮子。尽管像水獭和猕猴那样可怜地活着，他们仍然感到庆幸，避免了“人间行路难，踏地出赋租”。这一笔画龙点睛，强烈控诉了封建地租剥削的无孔不入。诗人选择和提炼出典型的细节，把这些“鱼蛮子”的悲惨生活境遇刻画得极其真切、生动，令人触目惊心。特别是诗的结尾，写鱼蛮子悲泣哀求作者不要把他们逃避租税的事告诉当政者，更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感染力。同时，这一笔也是诗人对当时封建官吏借推行新法向百姓巧取豪夺的尖刻讽刺与愤怒抨击。全篇的思想主题与艺术构思，与唐代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相似。《纪评苏诗》卷二一评：“读之宛然《秦中吟》也。”可见，此诗继承与发扬了白居易新乐府诗针砭黑暗现实的创作精神，使人想到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名篇《卖炭翁》。

秧马歌

春云濛濛雨凄凄，春秧欲老翠剡齐^[1]。嗟我妇子行水泥，朝分一垄暮千畦。腰如箜篌首啄鸡^[2]，筋烦骨殆声酸嘶。我有桐马手自提，头尻轩昂腹胁低^[3]。背如覆瓦去角圭^[4]，以我两足为四蹄。耸踊滑汰如凫鹭^[5]，纤纤束藻亦可赍^[6]。何用繁纓与月题^[7]，揭从畦东走畦西^[8]。山城欲闭闻鼓鞺，忽作的卢跃檀溪^[9]。归来挂壁从高栖，了无刍秣饥不啼。少壮骑汝逮老鰥^[10]，何曾蹶辄防颠隄。锦鞞公子朝金闺^[11]，笑我一生蹋牛犁^[12]，不知自有木𩊖𩊖^[13]。

【注释】

^[1]剡（yǎn眼）：形容稻苗顶端的尖削。杜甫《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有“芊芊炯翠羽，剡剡生银汉”句。

^[2]箜篌：古代拨弦乐器，体长而弯曲。首啄鸡：头像鸡啄米。

^[3]尻（kāo）：脊骨尽处，臀部。

^[4]角圭：棱角。

^[5]滑汰：滑过。

^[6]赍（jì技）：带，指系带秧苗。

^[7]繁（pán盘）纓：繁，通“鞶”，马腹带；纓，马颈带。月题：马络头。

^[8]揭（qiè妾）：去。

^[9]的卢：马名。《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世语》说，刘备所乘马名的卢。一次，刘备遇难骑的卢经襄阳城西檀溪时，堕水中。马一跃三丈，使刘备脱险。

^[10]逮老鰥（lí离）：到老年。

^[11]锦鞞（jiàn荐）公子：驾策骏马的贵族子弟。锦鞞，用绸缎缝制的马鞍垫子。金闺：金马门的别称，代指朝廷。

^[12]蹋（tà）：同“踏”。

^[13]𩊖𩊖（jué tí决题）：良马名。

【点评】

绍圣元年（1094）八月初，苏轼南迁惠州途中，经庐陵（今江西吉安）作。此诗歌咏当时农民创造的新式农具“秧马”即插秧机在种稻中的良好效能，记述了秧马的形制，表明诗人即使在贬谪中仍然关心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想借此诗使秧马得以更广泛的推广。这是苏轼开拓宋诗题材的出新之作。全诗想象丰富，形象生动，用典贴切，语言活泼，既有书卷气又有平民生活气息，既雅又俗，雅俗结合。明代陈天定赞：“形容琐物，如飞如动。”（《古今小品》卷四《秧马歌引》）清代纪昀评：“奇器以奇语写之，笔笔欲活。”（《纪评苏诗》卷三八）

游博罗香积寺^[1]

二年流落蛙鱼乡，朝来喜见麦吐芒。东风摇波舞净绿，初日泫露酣娇黄。汪汪春泥已没膝，剡剡秋谷初分秧^[2]。谁言万里出无友，见此二美喜欲狂^[3]。三山屏拥僧舍小，一溪雷转松阴凉^[4]。要令水力供臼磨，与相地脉增堤防。霏霏落雪看收面，隐隐叠鼓闻舂糠。散流一啜云子白^[5]，炊裂十字琼肌香^[6]。岂惟牢九荐古味^[7]，要使真一流天浆^[8]。诗成捧腹便绝倒，书生说食真膏肓^[9]。

【注释】

[1]博罗：惠州的属县，今广东博罗县。香积寺：在博罗县西山下。诗前有序云：“寺去县七里，三山犬牙，夹道皆美田，麦禾甚茂。寺下溪水可作碓磨。若筑塘百步，闸而落之，可转两轮举四杵也。以属县令林扑，使督成之。”

[2]剡剡（yǎn眼）：秧苗嫩叶如尖利翠羽。参见前《秧马歌》注①。

[3]二美：麦、稻。

[4]一溪：指寺下溪水。

[5]云子：碎云母，比喻粥饭纯白。杜甫《与鄠县源大少府宴谿陂》诗有“饭抄云子白”之句。

[6]十字：形容蒸成的馒头上开裂的花纹。琼肌：形容馒头洁白如玉。

[7]牢九：食品名，疑为蒸或煮成的米团。“牢九”与下句“真一”为对。后人改为“牢丸”，非苏诗原貌。荐：进。

[8]真一：酒名，用米、麦、水酿造而成，苏轼所创。

[9]膏肓：心膈之间，后用以指不可救药的疾病。

【点评】

绍圣二年（1095）三月在惠州作。诗人游香积寺，看到寺房下溪水可以利用，就建议县令筑陂塘、建碓磨，以利民众。诗中描写了田野上生机盎然的麦穗稻秧，又想到碓磨磨出的白面蒸出香气扑鼻的馒头，还可以酿制甜醇的美酒。这些联想和想象，体现出苏轼即使是在遭贬流放中，仍然对当地人民的生产与生活关怀体贴。诗的题材新颖，贴近民众，生活气息浓郁，写得情趣横生。通篇除首尾二联与“谁言”联是散句外，皆为对仗句，对属精切，语意贯通。又多用动词、双声叠韵联绵词和叠字词形容景物的形、声、色、香、味，调动多种感觉状物，极生动活泼。诗多硬语排奡，字字熔铸而成，既有回万牛之力，又有转丸珠之巧。

荔枝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1]。颠坑仆谷相枕藉^[2]，知是荔枝龙眼来^[3]。飞车跨山鹧横海^[4]，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5]，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6]，天宝岁贡取之涪^[7]。至今欲食林甫肉^[8]，无人举觞酹伯游^[9]。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痍^[10]。雨顺风调百谷登^[11]，民不饥寒为上瑞^[12]。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13]，前丁后蔡相笼加^[14]。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15]。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16]？洛阳相君忠孝家^[17]，可怜亦进姚黄花^[18]！

【注释】

^[1]置、堠：古代驿站。堠（hòu后），原为驿道上记里程的土堆。

^[2]枕藉：形容尸体交杂重叠。

^[3]龙眼：即桂圆。杜牧《过华清宫》：“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苏轼这句反用其语。

^[4]鹧（hú湖）：一种海鸟，古代战船刻鹧作为装饰，这里代指海船。

^[5]宫中美人：指杨贵妃。

^[6]永元：东汉和帝年号。交州：治广信，今广西苍梧县。

^[7]天宝：唐玄宗年号。

^[8]李林甫：唐玄宗晚年时的宰相，他口蜜腹剑，处处谄谀玄宗和贵妃，独揽朝政，迫害贤臣。

^[9]伯游：唐羌。作者自注说：“汉永元中交州进荔枝龙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死亡，罹猛兽毒虫之害者无数。唐羌，字伯游，为临武长，上书言状，和帝罢之。唐天宝中，盖取涪州荔枝，自子午谷进入。”

^[10]尤物：珍异的物品。这里指荔枝和下文提到的茶、牡丹等。疮痍（wēi尾）：疮疤，借指灾害。

^[11]登：五谷丰收。

^[12]上瑞：最好的祥瑞。

^[13]武夷：山名，在今福建省，我国著名产茶区。粟粒芽：茶名，武夷茶最上等，茶芽嫩如粟粒。

^[14]前丁：丁谓，字谓之，宋真宗时参知政事，封晋国公。后蔡：蔡襄，字君谟，仁宗初年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精通茶事。笼加：笼装加封，将名茶进贡皇帝。作者自注：“大小龙茶始于丁晋公，而成于蔡君谟。欧阳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惊叹曰：‘君谟士人也，何至作此事！’”

^[15]斗品：参加赛茶的上品佳茗。官茶：进贡的茶。作者自注：“今年闽中监司乞进斗茶，许之。”

^[16]致养口体：奉养皇帝的口体之欲。

^[17]洛阳相君：指钱惟演，字希圣，吴越王钱俶之子，宋初以使相任洛阳留守。忠孝家：钱俶降宋，死后宋太宗称他为“以忠孝而保社稷”。

^[18]姚黄花：千叶黄花，一种牡丹名品，据说是姓姚的名家所培育。苏轼自注：“洛阳贡花，自钱惟演始。”

【点评】

绍圣二年（1095）夏作于惠州贬所。诗中由感叹汉唐向皇帝进贡荔枝的弊害，联系到当世向皇帝贡茶、贡花，同样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诗人愤怒地揭露皇帝的穷奢极欲，对唐代的李林甫，本朝的丁谓、蔡襄、钱惟演等官僚贡茶贡花以媚上取宠的罪恶行径指名斥责。诗人虽以文字之祸屡遭贬谪，当时又

是被远贬海隅的逐臣，却仍关注现实，忧国忧民，敢于以诗笔为民请命，令人肃然起敬。此诗突兀而起，以急促的节奏，画出一幅车马飞奔、惊尘溅血的献荔图；中间以逆笔倒叙史事，评论古今，感慨深沉，节奏舒缓；“君不见”以下一段，针砭时事，笔锋犀利，感情愤激，节拍加速。诗人引古刺今，叙议结合，敢怒敢骂，一针见血，令人惊心动魄的警句迭见。全篇章法变化，笔势腾掷，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深得杜甫记事名篇的乐府诗之神髓。正如纪昀所评：“貌不袭杜，而神似之，出没开合，纯乎杜法。”（《纪评苏诗》卷三九）

孤鸿缥缈·天容海色本澄清

雪上访道人不遇^[1]

花光红满栏，草色绿无岸。

不逢青眼人^[2]，长歌白石涧。

【注释】

^[1]雪（zhà炸）：雪溪。东苕溪、西苕溪在湖州（今浙江吴兴）汇合后称作雪溪。这首诗是元丰二年（1079）五月在湖州任上作。道人：不详何人。

^[2]青眼人：《晋书·阮籍传》载：阮籍能作青白眼。见世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嵇康带着琴和酒来访问，阮籍很高兴，就现青眼。这里借指超尘出俗的道士。

【点评】

诗的前二句写雪上春色之美，后二句写访道士不遇，却因风光之美而长歌遣兴。篇幅小而境界阔，文字少却意味长。四句皆对仗，又流畅自然。诗人在每句中间分别用了“红”“绿”“青”“白”四种颜色字，有实有虚，交织成光色绚丽的山水图画，融情于景，风格颇似王维的五绝。

吴江岸^[1]

晓色兼秋色，蝉声杂鸟声。

壮怀销铄尽，回首尚心惊。

【注释】

^[1]吴江岸：在江苏吴江和太湖之间，东为吴江，西为太湖。元丰二年（1079）七月二十八日，作者因其诗文被指控为“愚弄朝廷”“指斥乘舆”的“讥讽文字”，在湖州任所被捕解京。此诗是途经吴江时作。

【点评】

诗人突然被捕，押解汴京。途经吴江，正是初秋。惶急之中，无心作长篇歌诗，仅以口占五言小诗抒发惊恐、悲凉情绪。前两句用加一倍写法状景：“晓色兼秋色”，一片清冷凄寒景色扑入眼帘；“蝉声杂鸟声”，虫鸟在秋风中的哀鸣声杂乱无章叩击耳鼓。声色对映互衬，句中自对而又上下相对，渲染出浓烈的悲剧气氛。诗人身为囚犯，生死未卜，壮怀能不销铄而尽？回首入仕以来坎坷遭遇，能不惊心动魄？后两句从景中自然引发而出，情与景融成一片。诗虽短小，却有强烈的心灵冲击力。

吉祥寺赏牡丹^[1]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2]。

醉归扶路人应笑^[3]，十里珠帘半上钩^[4]。

【注释】

[1]吉祥寺：在杭州安国坊，宋太祖乾德三年（965）睦州刺史薛温筹建。寺地广阔，最多牡丹。

[2]“人老”二句：翻用刘禹锡《看牡丹》诗“只愁花有语，不为老人开”语意。

[3]醉归扶路：《晋书·谢安传》记羊昙事，有“尝因石头大醉，扶路唱乐”之语，这里借用其字面。

[4]翻用杜牧《赠别》诗“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语意。

【点评】

作者在《牡丹记叙》中说：“熙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从太守沈公观花于吉祥寺僧守璘之圃。”又说：“州人大集，自舆台皂隶皆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此诗即是当时纪实之作。前一联生动地再现出当日杭州市民观赏牡丹的热烈场面和自己白发簪花的神情意态，显示出他对人生乐观自信、倔强洒脱的情怀。后一联写他赏花醉归，引得全城轰动，十里花街，珠帘半卷，佳人仕女，纷纷探头观看。诗句夸张，语意诙谐，真是风流倜傥。前后联均暗用前人句意，用得贴切灵活，不着痕迹，如同己出。“人”“花”“老”“羞”四字有意重复使用，更使诗的音节回环往复，有助于喜剧情调氛围的渲染。

南堂^[1]

（五首选一）

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2]。

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

【注释】

^[1]南堂：在黄州城南江边驿站的临皋亭旁。据宋人施元之注引《齐安拾遗记》：“夏渚口之侧，本水驿，有亭曰临皋，郡人以驿之高坡上筑南堂，为先生游息。”可见作者贬谪黄州期间深受百姓爱戴。此组诗作于元丰六年（1083），五首从不同角度描绘南堂风光，这里选其五。

^[2]簟（diàn）纹如水：谓竹席的纹理像波纹，兼状其光滑。帐如烟：形容纱帐之轻薄如烟雾。

【点评】

南堂四面临水，水天相接。这是写作者夏日在南堂扫地焚香，闭阁而眠。因客来而梦醒，恍然间竟不知身在何方。次句两个比喻，将阁内与阁外打通，阁内亦有烟水迷茫之景象。当句对仗，重言错综，音节流畅，声情俱美。结句挂起西窗，见水天相接，再次用此内外打通法，拓出江浪接天的阔远境界。全篇表现出诗人在谪居中从容安闲、悠然自得的神情意态，可见其旷达乐观的胸襟。全篇兴象自然，意在象外。正如清代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三评云：“境在耳目前，味出酸咸外。”后来诗人谪居惠州时作《纵笔》：“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与此篇前后相映，气韵相似。

淮上早发^[1]

淡月倾云晓角哀^[2]，小风吹水碧鳞开^[3]。

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4]。

【注释】

^[1]淮上早发：元祐七年（1092）二月，苏轼在颍州接到以龙图阁学士知扬州的诰命，自颍取道下淮，三月早发淮上。淮，淮河。这首诗即作于此时。

^[2]角：古代军中的一种乐器。晓角：城里驻军早晨吹角的声音。

^[3]碧鳞：碧绿的水纹。鳞，比喻水的皱纹似鱼鳞。

^[4]“默数”句：苏轼熙宁四年（1071）自汴京赴杭州通判任，熙宁七年由杭州赴密州，元丰二年（1079）四月赴湖州、八月赴御史台狱，元丰七年由常州至南都，元丰八年回常州，同年九月赴登州，元祐四年（1089）赴杭州知州任，元祐六年回京，再加上这次过淮，往返经淮河共有十次，所以说“十往来”。

【点评】

此诗前二句写淮上晨景：月色暗淡，浮云散薄，角声呜咽，微风吹水，碧波粼粼。在凄清、幽寂的景色中透出悲哀的情调。后二句直抒胸臆，在“默数淮中十往来”的无言情态中表达出一生奔波、浪迹江湖、老大无成的深沉感慨。全篇语言明浅而蕴含深广，篇幅短小却情味悠长。情景交融，意境浑成。纪昀评赞：“语淡而意深。”（纪评苏诗》卷三五）

纵笔

白头萧散满霜风^[1]，小阁藤床寄病容^[2]。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3]。

【注释】

^[1]萧散：萧疏散乱。霜风：形容白发披离。

^[2]小阁：指所居惠州嘉祐寺房舍。

^[3]道人：指寺中僧人。

【点评】

绍圣三年（1096）在惠州作。诗人以白描手法，抒写自己饱经风霜、满头白发、老病缠身，却对艰苦的贬谪生活淡然处之，安闲自适。诗写得轻松潇洒，音节舒缓，情趣盎然。据曾季狸《艇斋诗话》载，苏轼的政敌章惇读了此诗，恼怒不已，再贬苏轼到海南儋耳。纪昀说得好：“此诗无所讥讽，竟亦贾祸。盖失意之人作旷达语，正是极牢骚耳。”（《纪评苏诗》卷四〇）

纵笔三首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

小儿误喜朱颜在^[1]，一笑那知是酒红！

父老争看乌角巾^[2]，应缘曾现宰官身^[3]。

溪边古路三岔口，独立斜阳数过人。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

明月东家当祭灶^[4]，只鸡斗酒定酺吾^[5]。

【注释】

^[1]小儿：指苏过。

^[2]乌角巾：黑色方巾，古代隐士或退闲官吏的头服。

^[3]应缘曾现：《妙法莲华经·妙音菩萨品》说，妙音菩萨能随众生现出种种身形，为他们说经。宰官身：有官职的人。这句意谓自己做官不过是偶然因缘罢了。

^[4]东家：指作者去做客的黎家。祭灶：旧时民间习俗，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送灶神上天叫祭灶。

^[5]酺（fán）：古代祭祀用的烤肉。这里用如动词，意同“饷”。

【点评】

元符二年（1099）腊月，苏轼在儋州贬所作。第一首自嘲衰老，以错觉制造诗味，笑中含悲。第二首写他在斜阳下古路口点数行人，显出无聊寂寞，以含蓄胜。第三首写生活困窘，表现他与当地人民同甘苦之情，以真率胜。三诗皆有可悲可愁之情事，诗人都以风趣或恬淡笔触写出达观的怀抱，故而情趣横生，余韵悠然。三诗纯用白描，又妙用绝句，第三句陡然转折使前后幅对比映照的手法，显出诗人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清人王文诰评：“此三首平淡之极，却有无限作用，未易以情景论也。”（《苏轼诗集》卷四二）所谓“无限作用”，即指作者心境与诗境的超旷闲逸，令人回味无穷。

澄迈驿通潮阁^[1]

（二首选一）

馀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2]。

杳杳天低鹧没处^[3]，青山一发是中原。

【注释】

^[1]澄迈：今海南省北端澄迈县。通潮阁：在澄迈县西，为澄迈驿中之阁。

^[2]帝：天帝。巫阳：古代女巫名。《楚辞·招魂》：“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魂魄离散，汝筮予之。’巫阳乃下招曰：‘魂兮归来。’”

^[3]杳杳（yǎo 咬）：深远微茫的样子。

【点评】

元符三年（1100）六月，苏轼北归，离儋州赴廉州，途经澄迈县时作。此诗抒发即将离开生活数年的海岛时悲喜交集之情。前二句用《楚辞·招魂》句意，以天帝喻朝廷，以招魂喻召还，并隐以屈原自况。在貌似平淡的叙述中蕴含着难以言说的痛苦、绝望和深沉的感慨。后二句以登高北望所见的邈远之景抒写出对中原的深切怀念与急迫思归情意。诗人抓住海南荒僻空旷的特点，以鹧鸪飞没处的一根微细发丝喻写天际青山，借以表现视野之悠远与思念的殷切，神思飞越，语言奇警，意象新颖。纪昀评这一联是“神来之笔”（《纪评苏诗》卷四三），施补华赞此诗“气韵两到，语带沉雄”（《岷佣说诗》），洵非过誉。

雨晴后二首^[1]

雨过浮萍合，蛙声满四邻。

海棠真一梦，梅子欲尝新^[2]。

拄杖闲挑菜，秋千不见人。

殷勤木芍药^[3]，独自殿余春^[4]。

高亭废已久，下有种鱼塘^[5]。

暮色千山入，春风百草香。

市桥人寂寂，古寺竹苍苍。

鸛鹤来何处^[6]？号鸣满夕阳！

【注释】

[1]本诗原题为《雨晴后，步至四望亭下鱼池上，遂自乾明寺前东冈上归二首》。四望亭、乾明寺、东冈：都在黄州。

[2]“海棠”二句：意思是海棠花已谢，梅子初熟。

[3]木芍药：牡丹的别名。

[4]殿：结尾、收场。殿余春：做春色的殿军。

[5]种鱼：即养鱼。

[6]鸛（guàn贯）：大鸟，形似鹤亦似鹭，嘴长而直。

【点评】

元丰三年（1080）三月在黄州贬所作。苏轼的五律作品不多，艺术质量也较七律逊色。这两首描写夏日雨晴后郊行所见所感，流露出寂寞无聊、孤芳自赏的情绪。写景绘声绘色，有真有幻，错落有致，自然流转如古风，似乎不受格律约束，风格清淡闲旷，颇得唐人刘长卿、韦应物五律神韵。两首诗都点化了唐人的诗句，如“雨过浮萍合”化用王维《萍池》“靡靡绿萍合”，“春风百草香”化用杜甫《绝句》“春风花草香”，“古寺竹苍苍”化用刘长卿《送灵澈上人》“苍苍竹林寺”，“独自殿余春”化用柳宗元《牡丹》“窈窕留余春”。难得的是点化无迹，与前后句紧密呼应、融合。

南康望湖亭

八月渡长湖^[1]，萧条万象疏^[2]。

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3]。

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4]。

岷峨家万里^[5]，投老得归无。

【注释】

^[1]长湖：鄱阳湖，其形南北狭长。

^[2]萧条：萧疏零落。

^[3]一山孤：指鄱阳湖中的大孤山。

^[4]康时：即匡时，救正时弊。因避宋太祖赵匡胤名讳，以康代匡。术已虚：政术见解不被采纳，成为虚有、空有。

^[5]岷峨：岷山与峨眉山，都在四川境内。

【点评】

绍圣元年（1094）苏轼赴英州途中，在安徽当涂接到了再贬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司马、惠州（今广东惠州市）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的诏命。此诗是本年八月经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县）时作。贬谪途中，秋风凄紧，万象萧疏，片帆急驶，暮霭山孤。诗人一再遭受打击迫害，报国济世之心未改，却苦恨匡时之术不被采纳，又忧伤投老难归万里外的故乡。深沉悲凉之情与萧疏阔远之景交相融合。“片帆急”与“一山孤”既是实景，又似带有象征意味。全诗苍凉激楚，颇有杜甫晚年五律气韵。《纪评苏诗》卷三八说此诗“存唐人声貌”，却又云“无味可咀”，是苛刻不实之评。

倦夜

倦枕厌长夜^[1]，小窗终未明。

孤村一犬吠，残月几人行^[2]。

衰鬓久已白，旅怀空自清^[3]。

荒园有络纬^[4]，虚织竟何成^[5]！

【注释】

[1]“倦枕”句：写不眠更觉夜长。

[2]“孤村”二句：写枕上听到犬吠人行声。

[3]旅怀：客居情怀。清：清苦。

[4]络纬：虫名，又名莎鸡、促织，俗称“纺织娘”。

[5]虚织：庾信《奉和赐曹美人》“络纬无机织”，孟郊《古乐府杂怨三首》其二“暗蛩有虚织”，此暗用其意。

【点评】

元符二年（1099）秋在儋州贬所作。此诗写长夜无眠的愁思。诗人借犬吠虫鸣，反衬出孤村残月环境的凄清、寂寥，将愁情融于景中。汪师韩评：“虚廓寂寥，具臻妙境。”（《苏诗选评笺释》卷六）尾联以荒园络纬虚织无成，寄托自己虚度岁月报国无门的悲慨。象外有意，所以纪昀评：“结有意致，遂令通体俱有归宿。若非此结，则成空调。”（《纪评苏诗》卷四三）查慎行说：“通首俱得少陵神味。”（《初白庵诗评》卷中）所言亦切当。此诗从诗题、意象、章法、句法，到意境、神味、风格，均似杜甫拗体五律，但沉郁顿挫尚不及杜。

病中游祖塔院^[1]

紫李黄瓜村路香^[2]，乌纱白葛道衣凉^[3]。

闭门野寺松阴转，敲枕风轩客梦长^[4]。

因病得闲殊不恶^[5]，安心是药更无方^[6]。

道人不惜阶前水^[7]，借与匏樽自在尝^[8]。

【注释】

^[1]祖塔院：即定慧禅寺，俗称虎跑寺，在今杭州西南大慈山下。唐宪宗元和中建，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改称祖塔法云院。这首诗是熙宁六年（1073）诗人在杭州通判任时写的。

^[2]紫李：李子，色紫红。

^[3]乌纱：乌纱帽。东晋时官帽，隋代以后渐流行于民间。白葛：白色的葛巾。古代常以作头巾。这句写诗人的装束。

^[4]风轩：临风的亭轩。

^[5]殊不恶：一点也不坏。《晋书·谢道韞传》载，谢道韞初嫁王凝之，还家，甚不乐。谢安说：“王郎，逸少（王羲之）子，不恶，汝何恨也？”这句用此典故字面。

^[6]“安心”句：《景德传灯录》载：“二祖慧可谓达摩曰：‘我心未安，请师安心。’达摩曰：‘将心来，与汝安。’二祖曰：‘觅心了不可得。’达摩曰：‘与汝安心竟。’”这句用此禅宗典故。

^[7]道人：僧人。阶前水：指虎跑泉，在今虎跑寺内。相传唐元和十四年（819），高僧性空居此，苦于无水，忽有“二虎跑地作穴”，泉水涌出，故名。

^[8]匏（páo）樽：葫芦制作的酒樽。

【点评】

这首诗写病中闲游寺院，前四句写幽静的山寺风景和自己在寺中亭轩临风昼眠，表现出诗人风流潇洒的意态与闲适自得的心情。四句皆对，连用四种颜色，又表现出凉意与香味。后四句用佛典，点题意，表禅理，感人生，提升诗境，兴味深长。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〇评析此诗章法甚精细：“先写游时景与情事，风味别胜，不比凡境。三四写院中景。五六还题‘病中’，兼切二祖。收将院僧、自己绾合，亦自然本地风光，不是从外插入。”严谨的构思与细密的针线，却以自然流畅出之，可见苏轼杰出的艺术才华和表现能力。

圣主如天万物春^[1]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2]，十口无归更累人^[3]。

是处青山可埋骨^[4]，他时夜雨独伤神^[5]。

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6]。

【注释】

[1]本诗原题为《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元丰二年（1079），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指控苏轼在诗文表章中攻击新法、讪谤朝廷。七月二十八日御史派人到湖州逮捕苏轼，八月十八日入御史台狱。这首诗作于狱中。

[2]百年未满：指人生天年未满。时苏轼44岁。偿债：还账，指被杀死。

[3]“十口”句：苏轼入狱，其家属十口安置在南都，由苏辙照料。当时苏辙身负债务，又受此拖累。

[4]是处：到处。

[5]“他时”句：作者和苏辙早年有“夜雨联床”之约。这里说，今后夜雨萧瑟时只留下你独自悲伤了。

[6]“与君”二句：与你为兄弟，而今此生完了，只有再结来生因缘。

【点评】

这首七律抒写在狱中的凄苦和对亲人的怀念，感情沉痛，其中凝注着与弟弟苏辙的深厚手足之情，是血泪凝成的绝命诗，故能撼动人心。纪昀评曰：“情至语不以工拙论也。”（《纪评苏诗》卷一九）诗的章法严整，平仄、对仗俱工稳，却又抑扬顿挫，自然浑成。

十二月二十八日二首^[1]

百日归期恰及春^[2]，余年乐事最关身。

出门便旋风吹面^[3]，走马联翩鹄啁人^[4]。

却对酒杯浑似梦^[5]，试拈诗笔已如神。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6]。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7]，城东不斗少年鸡^[8]。

休官彭泽贫无酒^[9]，隐几维摩病有妻^[10]。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11]。

【注释】

^[1]本诗原题为《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末，苏轼获释，责赴黄州安置。这两首诗是出狱时作。检校：在正官之外的加官，其官位高于正官，属定员以外的散官。黄州：治在今湖北黄冈。

^[2]百日：作者自八月十八日入狱，至此时为130日。百日是举其成数。

^[3]便（pián）旋：轻捷的样子。

^[4]啁（zhào）人：朝着人啼叫。

^[5]浑：直，简直。

^[6]窃禄：窃据官位，无功食禄。做官的谦称。

^[7]“塞上”句：《淮南子·人间世》载，塞翁走失了一匹马，后来失去的马却引回另一匹好马。但他的儿子又因骑这匹好马而致伤。这里用此典故隐言出狱是福，但焉知有无后祸？

^[8]“城东”句：唐代陈鸿《东城父老传》载：玄宗好斗鸡之戏，长安斗鸡少年贾昌因善斗鸡得宠。当时流传“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的谣谚。这里借以说自己不会邀宠阿世。有学者疑此句兼用王勃为沛王府修撰时，曾因起草代沛王鸡向英王鸡挑战的檄文而得罪之事，意谓此后不再舞文弄墨，重获罪愆。

^[9]“休官”句：《晋书·陶潜传》载：晋诗人陶渊明愤而辞去彭泽令，但家贫无酒。这里反用此典，谓家贫不敢休官。

^[10]“隐几”句：维摩诘是佛教居士，他常以称病为由，向问病者说法，曾说过“法喜以为妻”，即闻佛法而生喜，犹世人以妻色为悦（《维摩诘经·佛道品》）。这里正用此典，谓自己将以佛法自求解脱。几，凭靠身体的坐具。

^[11]“堪笑”二句：苏辙向朝廷进奏，要求以自己的官爵为苏轼赎罪，因此被贬为筠州监酒。睢阳老从事，指苏辙，时任著作郎、签书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判官，属州刺史之佐吏，故称“从事”。应天府在秦时为睢阳县，唐时为睢阳郡。江西，指筠州，今江西高安。

【点评】

因为爱才的宋神宗宽恕，诗人获赦出狱。这两首诗抒写自己脱身囹圄重获自由的喜悦。所用“前韵”即指在狱中写与苏辙的两首诗的韵。前一首直抒胸臆，重在写大难不死的侥幸；后一首多用典故，着意于吸取教训。诗人感叹“平生文字为吾累”，却又以自豪的口吻写出“试拈诗笔已如神”，并以不无讥讽的语气写出“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之句。可见，“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诗人照样以豪放旷达态度对待人生，并表示决不因为这一场灾祸而抛弃心爱的诗笔，也决不投当局所好，邀欢取荣。二诗都节奏轻快，语言爽朗流利，雅俗结合，具有清旷豪健的东坡本色。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三说：“诗狱甫解，又矜诗笔如神，殆是豪气未尽除。”

初到黄州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1]，诗人例作水曹郎^[2]。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3]。

【注释】

^[1]逐客：被贬谪的官员，作者自谓。员外置：安排做定额以外的闲散官员。

^[2]水曹郎：隶属于水部的郎官。梁代何逊、唐代张籍、宋代孟宾于等诗人都曾任过水曹郎。作者当时任检校水部员外郎。

^[3]压酒囊：作者自注：“检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宋代官吏薪俸，多以实物折抵，叫折支。酒囊，即酒袋。检校官的折支，多用官府酿酒用的酒袋来抵数。

【点评】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抵黄州贬所，作此诗。诗人以自嘲口吻，表面说自己为谋生糊口得咎，暗指因言事和作诗获罪，又自嘲被贬闲置，同历史上的许多诗人一样做了水曹郎，于是让官家花费不少折抵俸钱的退酒袋。满腹牢骚怨愤，却以谐谑的诗句化解；但在幽默诙谐中，仍能感觉到诗人内心兀傲不平之气。“长江”一联写由长江联想到鱼美，由竹山联想到笋香，用“举因知果法”将视觉意象迅即化为味觉嗅觉意象，描绘江城的山水美景与丰饶物产，表现自己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开朗乐观情怀，意象灵动，奇趣横生。鱼笋的香美又照应首联的“平生为口忙”，使全篇章法严谨、浑然一体。这14个字犹如脱口而出，自然天成，却又文词优美，对仗工整，现景传情，是苏诗的名句。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1]

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

稍闻决决流冰谷^[2]，尽放青青没烧痕^[3]。

数亩荒园留我住^[4]，半瓶浊酒待君温^[5]。

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6]。

【注释】

^[1]本诗原题为《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岐亭：在今湖北省麻城市西北。潘、古、郭：指潘丙、古耕道、郭遵，三人是苏轼到黄州后新结识的朋友。女王城：在黄州城东十五里，又称永安城。

^[2]决决：水流声。

^[3]烧：读去声，作名词用。

^[4]数亩荒园：指东禅庄院。

^[5]君：指送行至此的黄州三友人。

^[6]“去年”二句：苏轼在去年来黄州途中作《梅花二首》，有“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之句。

【点评】

元丰四年（1081）正月在黄州作。前四句写“往岐亭”途中所见。“摇”字后接以“村”字，活画出春风荡漾、江柳轻拂的神态，又使人感到满村江柳都在摇摆，仿佛整个村子都在摇动。山谷中冰解水流，春草掩没了烧山后的痕迹，确是早春景象。加上“决决”“青青”，绘声绘色。“稍闻”状早春溪流之细，“尽放”渲染新生野草的蓬勃气势。看似信笔挥洒，其实观察敏锐，表现精妙。五六句写女王城饯别。借留住和温酒，抒写出三位友人对自己的深厚情谊。末二句因饯别而联想到去年来黄州途中的凄苦、孤寂，无人“把酒慰深幽”。结句化用杜牧《清明》诗意，既明写对去年今日的回忆，又暗写今年今日自己正是“路上行人欲断魂”，此结寄慨悠远，含蕴深广。全诗紧扣题意，一气浑成，语意天然，用事无迹，气机生动，似感一片空灵奔赴诗人腕下，不受格律束缚。

杜介送鱼^[1]

新年已赐黄封酒^[2]，旧友仍分鲙尾鱼^[3]。

陋巷关门负朝日，小园除雪得春蔬。

病妻起斫银丝鲙，稚子欢寻尺素书^[4]。

醉眼朦胧觅归路^[5]，松江^[6]烟雨晚疏疏。

【注释】

^[1]杜介：字几先，扬州人。这时与苏轼同在汴京做官。

^[2]黄封酒：皇帝赐的官酿酒，坛子上有黄色封条。

^[3]鲙尾鱼：红鲤鱼。

^[4]“稚子”句：用古诗《饮马长城窟行》“呼儿剖鲤鱼，中有尺素书”句意。

^[5]觅归路：寻找归隐林泉之路。

^[6]松江：吴淞江，古称笠泽，太湖支流三江之一，以产鲈鱼著名。

【点评】

元祐二年（1087）作。此诗写官居汴京的家庭生活。新年将到，朝廷恩赐官酿的黄封美酒，老朋友又送来了红鲤鱼，使地处陋巷终日闭门的作者一家充满了节日的喜庆气氛。作者到小园中拨开积雪，采摘春蔬；病妻也从床上起来，剖开鲤鱼，把它切成银丝细条；幼子一见剖鲤鱼，就想到古诗上的话而去找鱼腹中有没有书信。自我的喜悦，故人的情谊，病妻的贤惠能干，孩子的天真活泼，笔笔生动，全都跃然纸上。作者酒足饭饱之后，醉眼朦胧，好像回到了盛产鲈鱼的吴淞江畔，在烟雨迷离中寻觅归隐安居的路径。全诗写家庭生活情景真切如画，意趣盎然，与杜甫在草堂生活期间所作的《江村》等七律风味近似。

八月七月初入赣，过惶恐滩^[1]

七千里外二毛人^[2]，十八滩头一叶身。

山忆喜欢劳远梦^[3]，地名惶恐泣孤臣。

长风送客添帆腹，积雨浮舟减石鳞^[4]。

便合与官充水手^[5]，此生何止略知津^[6]！

【简注】

^[1]惶恐滩：原名黄公滩。赣江十八滩之一，在江西万安县境内，水势最为险恶。

^[2]七千里：指赣江至作者故乡的距离。二毛人：头发黑白相间的垂老之人。时作者59岁。

^[3]“山忆”句：作者自注：“蜀道有错喜欢铺，在大散关。”此句意谓乡思萦回，却是“错喜欢”而已。

^[4]石鳞：浅水流石滩，纹状如鳞，又能见石底，故叫石鳞。积雨水大，少见此现象，故云“减”。

^[5]便合：便当。这句话说可以充当老水手给官府驾船。

^[6]知津：晓得渡口在哪里，言外指自己仍可为朝廷效力。语出《论语·微子》：“是知津也。”

【点评】

绍圣元年（1094）八月七日，苏轼赴惠州途中始入赣江（指万安县以南一段，今江西南部）时作。此诗抒写他暮年遭贬，在远谪途中的艰危孤独处境和悲苦哀痛。前半语多凄苦，后半转以旷达语和自嘲语出之。诗为七律对起格。首联连用六个数字，组成句中自对又上下相对的工巧对句，突出了被贬路途遥远、自身形貌衰老、环境险恶与处境孤危，表现新颖警策，妙手天成。颔联将“黄公滩”改作“惶恐滩”，以对“喜欢铺”，妙用地名双关对偶，借以抒发因远离故乡与朝廷而生出的失望、惶恐、凄楚、怨愤之情。句法浓缩，意蕴丰富。后来南宋文天祥学习借鉴，在《过零丁洋》中写出了“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的千古名联。颈联写舟行所见江景，观察细致，表现准确。“帆腹”“石鳞”，意象生动，对偶工致。尾联“充水手”与“略知津”仍紧扣舟行抒情寄慨，语意双关，反讽之意见于言外。全诗转接自然，显出诗人兀傲自信、纵逸不羁的个性。

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发而寝^[1]

羽虫见月争翾翻^[2]，我亦散发虚明轩^[3]。

千梳冷快肌骨醒，风露气入霜蓬根^[4]。

起舞三人漫相属，停杯一问终无言^[5]。

曲肱薤簟有佳处^[6]，梦觉琼楼空断魂。

【注释】

[1]六月十二日：是年为绍圣二年（1095），诗人在惠州。

[2]羽虫：飞虫，兼指鸟。翾（xuān）：旋转飞翔。

[3]虚明轩：空荡明亮的轩厅。

[4]霜蓬：形容白发散乱。

[5]“起舞”二句：用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和《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诗意。相属：举杯相邀。

[6]曲肱：曲臂以为枕。薤簟（xiè diàn）：草席。

【点评】

此诗写诗人酒醒后散发步月，理发后卧草席而寝，情调既闲散放达又伤感悲凉，显出一种兀傲不羁的神气。诗以羽虫绕月飞旋的意象发兴。次联用“冷快”和“醒”字表达梳理头发所引起的肌骨清爽之感，以“霜蓬”比喻散乱的白发，并设想深夜风露之气已渗入霜蓬之“根”，真是感受独到，想象新奇。第三联写月下独酌，化用并组合李白诗句意，借鉴中有独创。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七评：“语简而静，纸上有凉气扑人。”前句似应易之以“语奇而动”，更为恰当。

汲江煎茶

活水还须活火烹^[1]，自临钓石取深清^[2]：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雪乳已翻煎处脚^[3]，松风忽作泻时声^[4]。

枯肠未易禁三碗^[5]，坐听荒城长短更^[6]。

【注释】

^[1]活水：从流动的江中取来的水。活火：有火苗的旺火。

^[2]深清：深处清澈的江水。

^[3]雪乳：形容煎茶时浮着的白色泡沫。一作“茶雨”。脚：茶脚。

^[4]松风：喻汤沸声或倒茶声。

^[5]“枯肠”句：唐人卢仝《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三碗搜枯肠”。此翻用其意，谓如此佳茗，却因自己被远贬异乡心情不好而喝不了三碗。

^[6]荒城：指儋州城。长短更：指报更挝鼓之数。挝少者为短，多者为长。

【点评】

元符三年（1100）春在儋州贬所作。当时，诗人已接到遇赦内迁的诏命。怀着对人生未来的希望，带着几分豪情逸致，品尝着自烹的清茶，在荒城的深夜听着更鼓声，等待天明，等待北归。查慎行在注释中说杨万里极赏此诗，谓“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杨万里《诚斋诗话》说：“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处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钓石，非寻常之石，四也；东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大瓢……入夜瓶’，其状水之清美极矣，‘分江’二字，此尤难下。‘雪乳……泻时声’，此倒语也，尤为诗家妙法。……‘枯肠……长短更’，又翻却卢仝公案。仝喫到七碗，坡不禁三碗。山城更漏无定，‘长短’二字，有无穷之味。”评析极其精细。在杨万里看来，此诗确实可称“句句皆奇”。而在我眼底心中，颌联尤为奇妙，妙在想象力的新鲜。你看，月映水中，用大瓢往瓮里倒水，好像把月亮也装到瓮中了；用小勺取水，好像将一条江水分流入瓶中。这样写，就能小中见大，从大瓢小勺中写出了月亮、大江。正如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下所评：“贮月分江，小中见大。”“第六句对法不测。”

儋耳

霹雳收威暮雨开，独凭阑槛倚崔嵬^[1]。

垂天雌霓云端下^[2]，快意雄风海上来^[3]。

野老已歌丰岁语，除书欲放逐臣回^[4]。

残年饱饭东坡老^[5]，一壑能专万事灰^[6]。

【注释】

^[1]崔嵬：山高貌。

^[2]雌霓：即霓，亦名副虹，双虹中色彩浅淡的虹。《尔雅·释天》邢昺疏：“虹双出，色鲜盛者为雄，雄曰虹；暗者为雌，雌曰霓。”这里即指虹，以“雌霓”与下句“雄风”相对。

^[3]雄风：凉爽的风。宋玉《风赋》：“此大王之雄风也。”

^[4]除书：授官之诏书。除，除去旧官，改授新官。这里指令苏轼移廉州安置的诰命。

^[5]残年饱饭：化用杜甫《病后过王倚饮赠歌》“但得残年饱吃饭”句。

^[6]一壑能专：占有一丘一壑。陆云《逸民赋序》：“古之逸民，或轻天下，细万物，而欲专一丘之欢，擅一壑之美。”

【点评】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死，徽宗即位。五月，苏轼改移廉州（今广西合浦县）安置。此诗作于离儋州前，写他初得诏书的欣喜之情，同时又抒发风烛残年、万念俱灰的深沉感慨。诗的起笔雄劲，属对精警。首联既写雷雨后的黄昏景色，又暗喻朝政由昏暗转为清明。颌联同样亦实亦虚，比兴兼具。以“雌霓云端下”象征政敌小人失势，以“快意雄风”喻指内移诏命传至海上。诗人化用了柳永《竹马子》词“对雌霓挂雨，雄风拂槛，微收残暑”句意，构成反对式对偶句，绘景壮丽，抒情酣畅，含义深邃，14个字词意直贯而下，又是“流水对”，非常精彩，故而清人方东树誉为“奇警”之句（《昭昧詹言》卷二〇）。诗的结尾稍嫌消沉，但从全诗看，不失为清雄之作。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1]，苦雨终风也解晴^[2]。

云散月明谁点缀^[3]？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4]，粗识轩辕奏乐声^[5]。

九死南荒吾不恨^[6]，兹游奇绝冠平生^[7]！

【注释】

^[1]参（shēn深）、斗：两星名，二十八宿（xiù）中的两宿。横、转：指星座位置的移动。

^[2]苦雨：下个不停雨。终风：吹个不停的风。《诗经·邶风·终风》：“终风且暴。”

^[3]点缀：这里意为翳蔽，污染。《晋书·谢重传》载：谢重在司马道子家做客，正值月色明净。道子认为极好，谢重却说不如有点云彩点缀。道子开玩笑说：“你自己心地不干净，还想将天空也弄得污秽吗？”

^[4]鲁叟：指孔子。乘桴（fú扶）：坐木筏。《论语·公冶长》载，孔子曾慨叹自己的政治主张无法实现，想坐木筏到海外去。这里说自己迁流海外有年，愧未能在其地化民成俗，所以只能说有乘桴之事，而未能符孔子之心，因此不免遗憾。

^[5]轩辕：黄帝。《庄子·天运》记黄帝“张（演奏）《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并借音乐说了一番老庄玄理。这里说他听到大海涛声，联想到黄帝奏乐，粗识老庄忘得失、齐荣辱的哲理。

^[6]九死：多次几乎送命。屈原《离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7]冠（guàn贯）：居首位。

【点评】

元符三年（1100）六月苏轼渡琼州海峡赴廉州时作。前半首写景，在景色中隐喻政治风暴和漫长灾难已经过去，象征自己心地光明纯洁，无论政敌怎样毁谤诬蔑，都是白费心机。后半首抒写绝处逢生的喜悦、在海外的远大抱负和对人生哲理的深刻领悟。最后豪迈地宣称：此次被贬逐南荒的磨难，是自己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奇绝漫游。八句诗，凸现出一位气节坚贞、品格高洁、胸襟阔大、性情超旷的志士兼哲人形象。全篇紧扣深夜渡海的题旨，大笔挥洒海上月夜奇丽景色，使写景、抒情、议论水乳交融，有深邃的象征意蕴，有壮美的境界。尽管前半四句都用四字作叠，由于气充力厚，而不觉其板滞。此诗亦可称“奇绝”，可为东坡七律压卷之作。

浣溪沙

山色横侵蘸晕霞^[1]，湘川风静吐寒花^[2]。远林屋散尚啼鸦^[3]。

梦到故园多少路，酒醒南望隔天涯。月明千里照平沙^[4]。

【注释】

^[1]蘸：浸湿，沾上水。这里说沾上，触及。晕：状晚霞泛开的红色。

^[2]湘川：既谓湘水，亦泛称古荆州地域。寒花：指菊花。晋张协《杂诗》：“寒花发黄采，秋草含绿滋。”

^[3]远林屋散：村舍散落在远林之中。

^[4]平沙：广阔的平地。

【点评】

此词原不编年。今人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编于嘉祐五年（1060）正月作。今人朱靖华在未刊稿中经详细考证，编于嘉祐四年（1059），苏轼在故里服母丧毕，与父洵、弟辙沿江东行返京途中。今从朱说。此词抒写旅中思乡之情。上片写山村日暮景致。山色、晚霞、寒花、啼鸦，以动衬静，以声写寂。此一片荒寂之景，正是词人旅中所见所闻，并进入他的梦境。下片写梦返故园，道路漫漫；酒醒南望，相隔天涯。强烈又深切的思乡之情直抒而出。结句，展现月明故园、千里平沙的明净阔远景色，而故乡更在远方，乡情即融化于美景中。全篇采取景——情——景的结构方式，上下片一气贯通。上片句法凝缩，意象密集，节奏急促。“横”“侵”“蘸”“晕”“吐”“寒”“散”等字，都见出锤炼之功。下片句子自然舒放，如见词人曼声长叹远离故园之恨。声情契合，沁人心脾。

蝶恋花

京口得乡书^[1]

雨后春容清更丽。只有离人，幽恨终难洗^[2]。北固山前三面水^[3]，碧琼梳拥青螺髻^[4]。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5]。回首送春拼一醉，东风吹破千行泪。

【注释】

[1]京口：今江苏镇江市。

[2]幽恨：此指郁结于心的乡思。

[3]北固山：在镇江市北，有南、中、北三峰，北峰三面临江，形势险固，因称北固山。

[4]碧琼梳：碧玉做的梳子，借喻江水。青螺髻：女子状若螺壳的发髻，喻山峰。这句比喻暗藏对居住杭州的家室的思念。

[5]真个：真的。

【点评】

熙宁七年（1074）春，苏轼在润州得乡书，作此词。词的上片，以雨霁后北固山碧水环山的清新秀丽景色反衬想念留居杭州妻子的愁情。下片以春已回乡、人不得归、以酒浇愁加倍渲染思乡的伤心痛苦，抒情层层递进、深入。词的首句“雨后春容清更丽”，白描兼拟人，展现出犹如二八佳人般清丽的春色。“碧琼梳拥青螺髻”，描绘雨后的碧水青峰，想象奇丽，比喻生动、贴切。以一个“拥”字组合两个喻象，一个镜中美女的形象呼之欲出。这是对唐人名句“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刘禹锡《望洞庭》）与“疑是水仙梳洗处，一螺青黛镜中心”（雍陶《题君山》）的点化与出新。“洗”字、“拼”字、“破”字也用得新颖精警。

南歌子

雨暗初疑夜，风回便报晴。淡云斜照著山明。细草软沙溪路、马蹄轻。 卯酒醒还困^[1]，仙村梦不成。蓝桥何处觅云英^[2]？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

【注释】

^[1]卯酒：卯时饮的酒。卯时，相当于早晨五点至七点。

^[2]“蓝桥”句：唐人裴铏小说集《传奇》中《裴航》篇载，唐长庆年间一秀才裴航下第回都，与樊夫人同舟。樊夫人赠诗云：“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宅，何必崎岖上玉京。”后裴航经蓝桥驿向路旁老妪求水解渴，老妪让一个叫云英的女子献茶。裴航见她非常美丽，便向她求婚。老妪提出要他捣药百日，裴航如言，终与云英成婚，后双双成仙。

【点评】

此词为元丰五年（1082）五月在黄州到沙湖相田之作。词中描写他在雨霁天晴沿溪边沙路趁着落晖骑马赶路的情景。笔调清新轻快，意象优美生动。在逼真细致地表现天气和景物的动态变化中，传达出自己舒畅喜悦的心情。“细”“软”“轻”三字既是状景，又融入了内心的感受。下片飞腾浪漫的想象，以裴航、云英成婚升仙的神话传说，自我揶揄未能像裴航那样交上桃花好运，却有多情流水，伴他行走于美好风物中，从而显露出词人风流潇洒的性情，更表达了他执着于从自然景物和现实生活中寻求精神慰藉，增添了词的情趣韵味。

南乡子

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1]

霜降水痕收^[2]，浅碧鳞鳞露远洲。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3]。佳节若为酬^[4]，但把清樽断送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注释】

^[1]重九：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涵辉楼：即黄州栖霞楼。徐君猷：名大受，时为黄州太守。他对被贬谪黄州的苏轼颇多照顾。

^[2]水痕收：意谓秋后水位下降。

^[3]“破帽”句：《晋书·孟嘉传》载：孟嘉为征西将军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温宴龙山，僚佐毕集。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坠落，嘉不之觉。”温命孙盛作文嘲之，嘉挥笔作答，其文甚美。

^[4]若为酬：如何对付。

【点评】

此词是元丰五年（1082）重阳日在黄州与友人宴会赏菊而作，借伤秋的传统题材，抒写政治失意的苦闷和以旷达乐观襟怀解脱的复杂思想感情。词以景起，以情结，句句扣题，运笔洒脱而不黏滞。写秋景仅二句，观察敏锐，表现精练。以“霜降水痕收”状深秋水位下降。“浅碧”承江水，“鳞鳞”喻状如鱼鳞之微波，亦可见风小，为下文“风力软”“帽恋头”预伏一笔。“露远洲”，正因水位下降，露出江心沙洲；“远”，点明是登楼遥望所见。12个字，状秋景字字切时切地，意象组接紧密，画面感强，暗中点题，开篇便拓出清远境界。“破帽”句既不同于孟嘉以风吹落帽为风流，亦有别于杜甫“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整冠”（《九日蓝田崔氏庄》）以不落帽为风雅，竟然说“破帽多情却恋头”，把“破帽”写得如此多情，语意新颖，饶有奇趣，乃用事妙笔。下片抒情，既发出“万事到头都是梦”的人生感慨，却又要以酒送秋，聊且忘忧。结句意谓重阳节过，明日再无人赏菊，花愁蝶也愁，含蓄地表达今日应尽情欢乐。这也是苏轼的得意之句，曾在徐州所作的《九日次韵王巩》诗中用过。

念奴娇 中秋

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1]、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2]，乘鸾来去^[3]，人在清凉国^[4]。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5]。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6]。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7]？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8]！水晶宫里^[9]，一声吹断横笛^[10]。

【注释】

[1]桂魄：指月亮。古人称月体为魄，月中有桂树，故称月亮为桂魄。

[2]玉宇琼楼：琼玉所建楼阁，指月中宫殿。

[3]乘鸾来去：意谓月宫中有仙人来往飞行。《异闻录》载，唐玄宗一次游月宫，“见素娥十余人，皓衣，乘白鸾，笑舞于广庭大桂树下”。

[4]清凉国：指月宫。

[5]历历：清楚。

[6]“举杯邀月”二句：李白《月下独酌》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7]“今夕”句：语出《诗经·唐风·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

[8]翻然：飞动的样子。骑鹏翼：《庄子·逍遥游》：“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鹏，传说中的大鸟。

[9]水晶宫：原指海中龙王的宫殿，这里指空明澄澈的月宫。

[10]一声吹断：一口气就可把横笛吹断，夸张笛声的高亢、清脆、嘹亮。《青琐高议》载：“唐庄宗最爱月夜，月夜自吹横笛数曲。”

【点评】

清代王文诰《苏诗总案》谓此词为元丰五年（1082）中秋节在黄州赏月时作。

同是写中秋月，本篇不是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那样以把酒问天发端，也不是从问月、飞月、望月、怨月、慰月、舞月中虚写月光，而是从凭高眺远起笔，用虚实结合的笔触正面描绘圆月飞升，清冷的月光浸透了一碧无垠的秋空；在玉宇琼楼中，仙人们乘鸾来往飞行；月光朗照大地，江山如画，烟树历历。下片再写自己举杯邀月，月下起舞，乘风飞升，在水晶般透明的月宫里吹奏出响彻云霄的笛曲。全篇营造了一个高洁清凉的月宫仙界，并笼罩上美丽迷人的神话色彩，意境瑰奇飘逸。尽管未能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那样表现出世与入世、退隐与进取的矛盾心理，也未能从赏月中引发出关于自然宇宙和人生的哲理思考，意蕴韵味不如《水调歌头》那一篇丰富深邃，但仍然抒写出词人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充分表现了词人超迈豪逸、旷达乐观的个性情怀，亦堪称咏月的佳作。明代杨慎评曰：“东坡中秋词，《水调歌头》第一，此词第二。”（《草堂诗余》卷四）

卜算子

黄州定惠院寓居作^[1]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2]。谁见幽人独往来^[3]？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4]。拣尽寒枝不肯栖^[5]，寂寞沙洲冷^[6]。

【注释】

^[1]定惠院：在黄州东南。

^[2]漏断：漏壶的水已经滴尽，表示夜深。漏，漏壶，古代计时工具。

^[3]幽人：原指幽囚之人，引申为含冤之人或幽居之人。此处为苏轼自指。

^[4]省（xǐng醒）：理解。

^[5]寒枝：秋天的树枝。这句反用隋李元操《鸣雁行》诗中“夕宿寒枝上，朝飞空井旁”句意。

^[6]“寂寞”句：一作“枫落吴江冷”，考词意，实与篇中不相应。

【点评】

本篇是元丰三年（1080）二月至五月间苏轼初到黄州寓居定惠院时作，为抒怀之词。上片点染出一幅凄清冷寂的月夜图景，凸现了幽人独行、如鸿影缥缈的形象，抒写出词人内心的苦闷抑郁。下片承“孤鸿影”句专写孤鸿，细腻地刻画了孤鸿的神情动态和内心世界，正是词人刚出台狱、惊魂未定、愤郁不平、顾影自怜的生动写照。结尾二句，寄托自己宁愿引身隐居也不肯随人俯仰的孤高自赏之情。全篇笼罩了一层浓郁的孤独与感伤色调。

清人陈廷焯认为此词的表现方法是“兴”而不是“比”。他说：“所谓‘兴’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极虚极活，极沉极郁，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反复缠绵，都归忠厚……东坡《水调歌头》《卜算子·雁》等篇，亦庶几近之矣。”（《白雨斋词话》）这就是说，东坡这首词用空灵隽逸的笔调描绘“幽人”与“孤鸿”或分或合、相互映照的孤高凄寂形象，营造了一个象征境界。读者沉吟在这个象征境界中，不禁深深感受到词人心灵的寂寞与空虚、坚贞与孤洁，也自然感到其中寓意深远而又不确指的境界。这种象征境界，是那些“托喻不深，树义不厚”和“喻可专指，义可强附”（同上引）的黏滞坐实的“比”体词难以企及的。正因为这首词语语双关，格奇语隽，象征境界幽深清绝、意味无穷，所以前人赞赏为“超诣神品”（清黄苏《蓼园词评》）。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九引黄庭坚评此词云：“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

临江仙

夜归临皋^[1]

夜饮东坡醒复醉^[2]，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3]。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4]，何时忘却营营^[5]！夜阑风静縠纹平^[6]。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注释】

[1]临皋：在黄州城南长江边，苏轼曾寓居于此。

[2]东坡：黄州城东营防的数十亩荒地，苏轼开垦耕种，名之曰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

[3]“鼻息”句：指已熟睡。语出韩愈《石鼎联句序》写道士即倚墙睡，“鼻息如雷鸣”。

[4]“长恨”句：化用《庄子·知北游》：“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

[5]“何时”句：化用《庄子·庚桑楚》：“无使汝思虑营营。”营营，指为功名利禄而奔走劳神。

[6]縠纹：水纹如縠。縠，有皱纹的纱。

【点评】

苏轼初到黄州后，曾居住在临皋。元丰五年（1082）在东坡筑雪堂五间，作为游憩之所。随后不断往来于雪堂、临皋之间。本篇作于是年九月。据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载，苏轼与客人在江上饮酒夜归，见“江面际天，风露浩然”，感而作此词，与客人大歌数过而散。不料第二天哄传苏轼挂冠服于江边，乘舟逃走。太守徐君猷连忙赶赴苏轼寓所去看，苏轼却“鼻鼾如雷”，睡意正浓。这件事后来传至汴京，甚至引起了宋神宗的怀疑。可见这首词在当时就广为传诵。

词的上片写醉归。仅四句，就写出他纵饮的豪兴和醉眼朦胧的情态。再从敲门不应、倚杖听涛的行为动作中，写出他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与达观超旷的精神世界，一位风神萧散的“幽人”形象已呼之欲出。同时，借助于家童的鼾声、词人的敲门声以及江声的衬托，营造出一个安恬静美的秋夜境界。情、景、事、理四者妙合无垠。“倚杖听江声”一句还自然引出下片的慨然长叹。“长恨”“何时”两句，议论带深情迸发而出，化用庄子语意不着痕迹，表现了词人要摆脱功名利禄羁束、追求精神自由超脱的心愿。在这两句之后插入一个写景句，以繁密的意象，展现秋夜江天风平浪静、寥廓美好的景致，活画出词人顾盼自如、欣然陶醉的意态神情，隐寓着词人对静谧空阔的理想天地的向往与追求。此句承上而启下，于是从词人的笔底，流出了结拍两句，唱出了驾舟流逝、浪迹江海、将余生融入大自然的心音，也使全篇增添了飘逸浪漫的情调。此篇语言平易、流畅、精练、优美，在短小的篇幅中写出了真景致、真性情，饶有理趣，是东坡小令词的妙品。

满庭芳

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余将去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会李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1]。

归去来兮^[2]，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3]。坐见黄州再闰^[4]，儿童尽、楚语吴歌^[5]。山中友，鸡豚社酒^[6]，相劝老东坡^[7]。云何^[8]？当此去，人生底事^[9]，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10]。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11]。仍传语，江南父老^[12]，时与晒渔蓑。

【注释】

^[1]余将去黄移汝：元丰七年（1084）三月，苏轼在黄州接到特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的诰命。本篇是告别黄州前作。雪堂：苏轼在黄州东坡修建住室，因在大雪中成就，故在房壁上绘雪景，命名为“雪堂”。李仲览：李翔，字仲览，湖北兴国人。元丰进士，博学工吟咏。东坡谪黄每访之，作怀坡阁以寓思慕之意。

^[2]归去来兮：用陶渊明《归去来辞》首句，表达思归故乡之意。

^[3]“百年”二句：本年作者49岁。这两句化用韩愈《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诗“年高过半百，来日苦无多”句意。

^[4]坐见：适见，恰恰遇到。黄州再闰：苏轼于元丰三年二月到黄州，至本年四月离开，共在黄州四年零两个月。元丰三年闰九月，六年闰六月，凡经两度闰年，故曰“再闰”。

^[5]楚语吴歌：黄州一带旧属战国楚国，又为三国吴地，所以说儿童的语音是吴楚之音。

^[6]社酒：社日饮酒。古代农村风俗，春、秋社神的节日，邻里聚会饮酒。

^[7]“相劝”句：谓友人劝自己终老于黄州东坡。

^[8]云何：说什么呢。

^[9]底事：何事。

^[10]洛水：源出陕西，流经河南洛阳，至巩义入黄河。苏轼将移贬河南汝州，故有是语。

^[11]细柳：苏轼曾在东坡雪堂前植柳树。莫剪柔柯：不要砍伐它柔嫩的枝条。《诗经·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12]江南父老：黄州在长江北岸，与武昌（今鄂州市）隔江相对，苏轼在黄州时常到江南岸去，与当地父老往来。

【点评】

这首告别黄州的词所抒写的思想感情非常丰富、复杂：有思归西蜀故里而戴罪之身不能如愿归去的失意惆怅，有对黄州的山川风物和父老乡亲的深情眷恋，有宦海浮沉、南迁北徙的政治牢骚，还有瞻望前程欲以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化解愁苦的心态……如此纷繁的思绪和多种感情从词人肺腑中流泻而出，交织在词篇中，波澜起伏又浑然一体，是此词的一个鲜明特色。词人善于捕捉亲切感人的日常生活细节来抒情表意，如黄州儿童的“楚语吴歌”，山中友人的“鸡豚社酒”，嘱咐邻里乡亲莫折堂前细柳，恳请父老时时为晒渔蓑。这些具体感性的生活细节描写，把本来抽象的感情表现得使人如闻如见，可感可触，从而使人如同触摸到苏轼那颗对当地正直官员、士大夫、贫寒书生特别是父老儿童满怀感激、眷恋不舍的赤心。

满庭芳

余谪居黄州五年，将赴临汝，作《满庭芳》一篇别黄人。既至南都，蒙恩放归阳羨，复作一篇^[1]。

归去来兮^[2]，清溪无底^[3]，上有千仞嵯峨^[4]。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5]！船头转，长风万里，归马驻平坡^[6]。无何，何处有^[7]？银潢尽处^[8]，天女停梭。问：“何事人间，久戏风波？”顾谓同来稚子：“应烂汝、腰下长柯^[9]！”青衫破^[10]，群仙笑我，千缕挂烟蓑^[11]。

【注释】

^[1]临汝：宋汝州州治，在今河南汝州市。南都：北宋的南京，在今河南商丘市。阳羨：即今江苏宜兴，当时是常州的一个县。苏轼在赴临汝时曾路过常州的阳羨，想卜居此地，曾上《乞常州居住表》。

^[2]归去来兮：回去吧。陶渊明曾作《归去来辞》，抒写归隐田园的志趣。

^[3]清溪：指宜兴县东的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洞穴。

^[4]千仞嵯峨：形容宜兴湖中包山山岭之高峻。仞，古时八尺或七尺为一仞。

^[5]弹铗悲歌：用冯谖的故事。《战国策·齐策》载，冯谖为孟尝君食客，左右以低等伙食标准招待，冯谖弹着剑把唱：“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当有了好的伙食后，他又唱：“弹铗归来乎，出无车！”后来有了车，又唱：“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孟尝君满足了他的一切要求，于是冯谖为孟尝君出谋划策，以报其恩。

^[6]归马驻平坡：像回去的马在缓坡上奔行一样平稳快捷。

^[7]无何，何处有：哪里有无何有之乡呢？《庄子·逍遥游》：“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

^[8]银潢：银河，天河。

^[9]烂柯：烂了斧柄，比喻时间之长。任昉《述异记》卷上载，晋朝王质到山里砍柴，见四个童子弹琴而歌，王质倚着斧柄旁听，童子给他一个枣核似的东西含在口里，肚子便不再感到饿了。听完歌，王质便出山回乡，一看腰里的斧柄已经烂完，家乡亲友也都早已谢世，原来他离家已近百年了。

^[10]青衫：低等官职的服色。

^[11]千缕挂烟蓑：谓身上的青衫烂得像烟雨中的蓑衣一样，一条一缕的。苏轼本为知州，因谪降始着此服。

【点评】

元丰八年（1085）二月，苏轼在南都接到了朝廷批准他居住常州的诏命，怀着欣慰的心情作此词。上片以丰富的想象描绘阳羨美好的山水风光，表达了对自由自在的隐居生活的向往，对朝廷的感激，以及建功立业理想不能实现的遗憾。下片以游仙的浪漫形式，描叙在天宫与仙女的对话，既回顾自己屡经风险的人生境遇，又以道家关于人生短暂神仙长存的思想自嘲自戏，抒写自己要摆脱现实苦难与天地宇宙融为一体的愿望。全篇蕴含着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意境由真实到虚幻，奇谲超旷，又有幽默谐谑之趣，活现出乐观旷达的个性风神。清代词论家刘熙载《艺概》卷四认为词中“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几句，“语诚慷慨”，但未能达到“不犯本位”的高境，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空灵蕴藉”。刘氏所评固然有理，但似不应过分执着于一种表现方法。

南宋周必大《书东坡宜兴事》谈到此词说：“军中谓壮士驰骏马下峻坂为注坡，其云‘船头转，长风万里，归马注平坡’，盖喻归兴之快如此。印本误以‘注’为‘驻’。”所言甚是。“驻”当作“注”，注平坡言快而平稳。苏轼《百步洪》诗有“骏马下注千丈坡”句，言快而险。

如梦令

寄黄州杨使君二首^[1]

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2]。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

手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3]。帘外百舌儿^[4]，惊起五更春睡。居士^[5]，居士，莫忘小桥流水^[6]。

【注释】

^[1]杨使君：杨案，字君素，曾任黄州太守，苏轼在黄州期间颇得他的关心照顾。

^[2]玉堂：翰林院，当时苏轼官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学士。

^[3]绿阴青子：暗用《唐诗纪事》卷五十六载杜牧的诗句“绿叶成阴子满枝”句。

^[4]百舌：一种爱在春天鸣叫的鸟。

^[5]居士：苏轼在黄州自号东坡居士。居士，信仰佛教而不出家的人，后指有道德学问而不出仕的人。

^[6]小桥流水：陆游《入蜀记》卷四：“（八月）十九日早游东坡。……（雪堂）正南有桥，榜曰‘小桥’，以‘莫忘小桥流水’之句得名。”

【点评】

这两首小令作于元祐二年（1087）正月，时在开封。词中表现了词人对黄州生活的深情回忆和无限神往。写得清新明快，语调亲切，真挚动人。词中景物环境都出于他的回忆与想象，用白描手法轻描淡写，无论是“堂前桃李”“绿阴青子”，还是“雪压小桥无路”“江上一犁春雨”，以及“五更春睡”“小桥流水”，都饶有诗情画意，韵味无穷。

千秋岁

次韵少游^[1]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2]。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3]。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4]。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觐，旧学终难改^[5]。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6]。

【注释】

[1]少游：秦观，字少游，号淮海居士，扬州人。宋代文学家，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据《独醒杂志》《能改斋漫录》等记载，秦观南迁后作《千秋岁》词，后孔毅父、苏轼、黄庭坚、晁补之等人皆有次韵。秦词原文如下：“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忆昔西池会，鹧鸪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苏轼此次韵词作于元符二年（1099）谪居儋州时，64岁。

[2]丹衷：丹心。

[3]苍玉佩：青玉制成的佩饰，古代贵人、官员以佩玉为饰。黄金带：古代官员的章服束带。宋初五品以上官员束金玉带或金带。时苏轼虽遭贬谪，而服饰冠带未变。

[4]长安：喻指宋都汴京。

[5]觐（jìn）：觐觐（yú于），非分的希望或企图。旧学：指自己原有的学术与主张。

[6]乘桴：《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指避世。桴（fú）：竹木小筏。恁：如此，这般。

【点评】

此词落笔开门见山，“岛边天外”点明自己身在儋州，并以未老身先退写自己遭贬。然后以泪溅心碎、聆玉佩之声、观金带之色等细节，抒写身在万里蛮荒仍心念朝廷。下片直承上片，写自己的志行节操与思想矛盾。最后表示要乘桴浮海，超然出世。据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七载，苏轼曾对其侄孙苏元老评秦观原作有“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之意”。这“超然自得，不改其度”八字，用以评苏轼此词也十分恰当。与秦观原作相比，秦词即景抒情，情景交融，写得清丽深婉；此词多直抒胸臆之语，寄慨深沉又酣畅淋漓，老健中有清旷之气。

守岁^[1]

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2]，去意谁能遮？况欲系其尾，虽勤知奈何！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晨鸡且勿唱，更鼓畏添挝^[3]。坐久灯烬落^[4]，起看北斗斜。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5]。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6]。

【注释】

^[1]本篇为《岁晚三首》之一，是嘉祐七年（1062）苏轼在凤翔辞岁所作。前有序云：“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为‘守岁’。蜀之风俗如是。余官于岐下（指凤翔），岁暮思归而不可得，故为此三诗（指《馈岁》《别岁》《守岁》）以寄子由。”

^[2]修鳞：长蛇的身躯。

^[3]挝（zhuā抓）：敲打。

^[4]灯烬：灯花。

^[5]蹉跎：光阴虚度。

^[6]“少年”句：前人注本说这句化用白居易“犹有夸张少年处”之句。

【点评】

本篇写记忆中故乡守岁的情景，用白描手法分别描绘儿童和大人除夕守岁时不同的行为和心态，写得逼真、亲切，能使读者回味自己也有过的守岁体验。更妙在于：开篇六句把旧岁比为游向幽壑的蛇，想象新奇，比喻绝妙，道人所未道，可谓独创。更妙的是还能将这一喻体坐实，让它有行为动作，进而写人们既不能遮挡这条“赴壑蛇”的去路，也不能系住其尾，说明守岁徒劳。真是认假作真，妙想联珠。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称之为“曲喻”，并有精辟的分析。此诗从反面入题，到结尾才表明守岁有理，应该爱惜将逝的时光，显示出作者积极奋发的精神。诗的章法谨严，又有虚实、开合、起落变化之妙。纪昀说：“‘坐久’十字真景。”（《纪评苏诗》卷三）王文诰评：“全帽矫健，此为三诗（指《馈岁》《别岁》《守岁》）之冠。”（《苏轼诗集》卷四）

司竹监烧苇园^[1]

官园刈苇留枯槎，深冬放火如红霞。枯槎烧尽有根在，春雨一洗皆萌芽。黄狐老兔最狡捷，卖侮百兽常矜夸。年年此厄竟不悟，但爱蒙密争来家。风迴焰卷毛尾热，欲出已被苍鹰遮。野人来言此最乐，徒手晓出归满车。巡边将军在近邑^[2]，呼来飒飒从矛叉。戍兵久闲可小试，战鼓虽冻犹堪挝。雄心欲搏南涧虎，阵势颇学常山蛇^[3]。霜干火烈声爆野，飞走无路号且呀。迎人截来砮逢箭^[4]，避犬逸去穷投置^[5]。击鲜走马殊未厌，但恐落日催栖鸦。弊旗仆鼓坐数获，鞍挂雉兔肩分麋^[6]。主人置酒聚狂客，纷纷醉语晚更哗。燎毛燔肉不暇割，饮啖直欲追羲娲^[7]。青丘云梦古所咤^[8]，与此何啻百倍加。苦遭谏疏说夷羿^[9]，又被词客嘲淫奢^[10]。岂如闲官走山邑，放旷不与趋朝衙。农工已毕岁云暮，车骑虽少宾殊嘉。酒酣上马去不告，猎猎霜风吹帽斜^[11]。

【注释】

^[1]本诗原题为《司竹监烧苇园，因召都巡检柴贻勖左藏以其徒会猎园下》。司竹监：宋时在凤翔府所属郿县（今作户县）、盩厔县（今作周至县）设司竹监，掌管当地竹园之事，供皇室等所需。都巡检：都巡检使，管理数州数县或一州一县治安卫戍之事，也于个别特殊地区设置。左藏：左藏使，管理国库的官员。

^[2]巡边将军：指都巡检使柴贻勖。

^[3]常山蛇：《孙子·九地篇》论用兵行阵如常山之蛇，首、中、尾都互相呼应。

^[4]砮（xū须）：皮骨相离声，此指箭声。砮，一作“苦”。

^[5]置（jū居）：兔网。

^[6]麋（jiā加）：牡鹿。

^[7]羲娲：伏羲、女娲，传说中的上古人物。时人类尚茹毛饮血，未知取火熟食。追羲娲，意谓仿效其生吃食物。

^[8]青丘：古国名。云梦：古大泽地，在今湖北省。

^[9]夷羿：即后羿。传说是夏代东夷族首领，推翻夏朝，却因喜爱狩猎，不理民事，被部属杀死。《虞人之箴》中指斥他好猎亡国的过失。后来春秋时晋侯也喜爱畋猎，魏绛就引用《虞人之箴》来劝谏他。事见《左传·襄公四年》。

^[10]词客：指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他写的《上林赋》通过亡是公之口，批评子虚、乌有先生奢言天子游猎之乐。

^[11]“猎猎”句：《北史·独孤信传》：“尝因猎日暮，驰马入城，其帽微侧。诘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侧帽焉。”

【点评】

治平元年（1064）冬在凤翔作。这首诗写深冬烧苇会猎场面：风声火势之猛烈，苍鹰猎犬之机警，打猎武官的豪情胜慨，黄狐老兔的走投无路，都被诗人描绘得异常真切生动，活灵活现。写打猎突出壮观惊奇；写猎后满载而归，畅饮美酒大啖野味，则着力渲染一个“狂”字。由这场狩猎，诗人又联系古代君王好猎亡国之祸和忠臣词客劝谏之苦，抒写自己身为闲官狩猎之乐，渲染猎后的得意心情。议论风生，兴会淋漓，深化了诗的意蕴。结尾句，“用独孤侧帽事，恰合会猎情景，而役使无痕，但觉有余韵逸趣”（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一）。全篇显示出作者逞才求奇的审美趣味。运笔遒劲精悍，又善于排荡盘旋，纡徐曲折，收纵自如，加上窄韵巧押，困难见巧，都表现了苏轼学韩愈诗的倾向。事实上，此诗写法上与韩愈的《汴泗交流赠张仆射》《雉带箭》等篇都有相似之处。

西斋^[1]

西斋深且明，中有六尺床^[2]。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3]。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4]。褰衣竹风下^[5]，穆然中微凉^[6]。起行西园中，草木含幽香。榴花开一枝，桑枣沃以光^[7]。鸣鸠得美荫^[8]，困立忘飞翔。黄鸟亦自喜^[9]，新音变圆吭。杖藜观物化^[10]，亦以观我生。万物各得时，我生日惶惶^[11]。

【注释】

^[1]西斋：诗人在密州的书斋。这首诗作于熙宁八年（1075）初夏，时诗人任密州知州。

^[2]六尺床：化用白居易《小院酒醒》：“好是幽眠处，松阴六尺床。”

^[3]危坐：端坐。

^[4]“昏昏”二句：上句语本白居易《效陶潜体》：“且效醉昏昏。”踽踽（jǔ举）：孤独貌。

^[5]褰衣：撩起衣裳。

^[6]穆然：默然，不知不觉。中（zhòng众）凉：犹言着凉。

^[7]沃以光：丰硕光艳。

^[8]鸣鸠：啼鸣的斑鸠。这句化用《庄子·山木》：“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

^[9]黄鸟：黄莺。

^[10]藜：以藜茎制作的拐杖。物化：万物的变化。

^[11]惶惶：同“遑遑”，仓促貌。这两句化用陶潜《归去来辞》：“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胡为乎遑遑欲何之？”

【点评】

这首诗描写西园初夏的景物和闲居生活，以自己“昏昏”“踽踽”“非醉”“非狂”的神情动态，透露了仕途失意的苦闷和独处的无奈。但整首诗的基调仍是开朗、乐观的。诗人以敏感的诗眼、诗心，观察、感悟大自然中景物的勃勃生机，也体察、思考社会人生。尽管感慨生不逢时、常年颠沛流离、不得安闲，却从自然万物各得其时、自得其乐中获得精神愉悦与解脱。状景绘声绘色，语言清新流畅，音韵铿锵，是一首既赏心悦目又发人深思的佳作。清代弘历《唐宋诗醇》评此诗：“目见耳闻，具有万物各得其所气象。昔人称渊明为古闲淡之宗，此则升堂入室矣。”纪昀也说：“善写夷旷之意，善用托染之笔；写物全是自写，音节字句亦皆一一入古。”（《纪评苏诗》卷一三）都是中肯的。“观我生”的“生”字用古韵，似是小疵，一本作“行”。

九日黄楼作

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沓发^[1]。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岂知还复有今年，把盏对花容一呷^[2]。莫嫌酒薄红粉陋，终胜泥中千柄钁。黄楼新成壁未干，清河已落霜初杀。朝来白雾如细雨，南山不见千寻刹^[3]。楼前便作海茫茫，楼下空闻橹鸦轧^[4]。薄寒中人老可畏^[5]，热酒浇肠气先压。烟消日出见渔村，远水鳞鳞山髻髻^[6]。诗人猛士杂龙虎^[7]，楚舞吴歌乱鹅鸭。一杯相属君勿辞：此景何殊泛清雪^[8]。

【注释】

^[1]沓（ōu欧）：水泡。千沓，极言水势之大。

^[2]呷：吸。

^[3]刹：佛塔。

^[4]鸦轧：橹声。

^[5]中（zhòng众）：作动词用。

^[6]髻髻（yà压）：齿缺不齐。这里形容山峰高低参差。

^[7]“诗人”句：作者自注：“坐客三十余人，多知名之士。”

^[8]雪：流入太湖的雪溪，在浙江吴兴。

【点评】

元丰元年（1078）重阳节作于徐州。诗中先写去岁徐州大水，因他率领军民抗洪护城，无心过重阳节；再写今年重阳，洪水已退，黄楼建成，他大宴宾客，盛况空前。诗人以大开大合笔法，把去年今年，雨夕晴朝，阴阳晦明，各写得逼真如画，淋漓尽致。特别是“朝来”到“楼下”四句，描绘黄楼上所见雾中景色，驱涛涌云，令人如观大海闻海空橹声，气魄宏大，感受独到。诗句如龙跳虎卧，变幻飞动，活现出意气洋洋的自我形象。以“鹅鸭”对“龙虎”，幽默诙谐，嬉笑成文，更增添了作者的赏节佳趣。

又送郑户曹^[1]

水绕彭祖楼^[2]，山围戏马台^[3]。古来豪杰地，千载有余哀。隆准飞上天^[4]，重瞳亦成灰^[5]。白门下吕布^[6]，大星陨临淮^[7]。尚想刘德舆^[8]，置酒此徘徊。尔来苦寂寞，废圃多苍苔。河从百步响^[9]，山到九里回^[10]。山水自相激，夜声转风雷。荡荡清河堧^[11]，黄楼我所开^[12]。秋月堕城角，春风摇酒杯。迟君为座客^[13]，新诗出琼瑰^[14]。楼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他年君倦游，白首赋归来。登楼一长啸：“使君安在哉^[15]！”

【注释】

^[1]郑户曹：郑仅，字彥能，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元丰元年（1078）应调赴大名府任户曹参军，苏轼曾作诗送行。此诗是再作。

^[2]彭祖楼：在徐州子城东北。彭祖，传说是颧项的玄孙，直到殷时尚在世，时已七百多岁。尧封他于徐州，为大彭氏国。彭城即由他得名。

^[3]戏马台：在徐州城南，相传是项羽所建，并戏马于台上。

^[4]隆准：指汉高祖刘邦。《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人，隆准（高鼻）而龙颜。”他是沛丰邑人（属徐州）。

^[5]重瞳：指项羽。《史记·项羽本纪》说他是“重瞳子（两个瞳孔）”。他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6]“白门”句：《三国志·魏志·吕布传》载，吕布自称徐州太守，曹操围攻吕布，擒获于白门楼。下：攻下。白门楼，下邳城的南门。

^[7]“大星”句：大星指李光弼。《旧唐书·李光弼传》载，李封临淮郡王，镇徐州，死于此。陨，坠落。

^[8]尚想：缅怀。刘德舆：南朝宋武帝刘裕字德舆，他是彭城人。

^[9]“河从”句：意谓泗水流经百步洪而波涛轰鸣。

^[10]“山到”句：这句说九里山拱立于城北。

^[11]清河：泗水又叫清河。堧（ruán）：河边平地。

^[12]黄楼：熙宁十年（1077）洪水退后，苏轼在徐州城东门上构建大楼，用黄土涂饰，称为黄楼。

^[13]迟：等待。

^[14]琼瑰：美玉，代指丽词佳句。

^[15]使君：指苏轼。

【点评】

此诗描写徐州的形胜和景物，缅怀与当地有关的历史英雄豪杰，表现诗人对世事沧桑人生短暂的深沉感慨，也抒写了他对离徐友人的惜别情意。全篇情景交融，句意流畅又曲折往复，营造出壮阔久远的时空境界。结尾处用“对面写”手法，写他日友人归乡必登楼怀念自己，更深一层地表现自己对友人的情谊。“登楼一长啸：‘使君安在哉！’”收语豪迈。诗的语言遒劲凝练，句式或骈或散，挥洒自如。动词“绕”“围”“响”“回”“激”“转”“开”“堕”“摇”等字状景生动传情，无不精警动人。

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1] (五首选二)

父老何自来？花枝袅长红^[2]。洗盏拜马前，请寿使君公：“前年无使君^[3]，龟鳖化儿童！”举鞭谢父老：“正坐使君穷^[4]。穷人命分恶，所向招灾凶。水来非吾过，去亦非吾功！”

古汴从西来^[5]，迎我向南京。东流入淮泗^[6]，送我东南行。暂别还复见，依然有余情。春雨涨微波，一夜到彭城^[7]。过我黄楼下，朱栏照飞甍。可怜洪上石^[8]，谁听月中声？

【注释】

^[1]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改任湖州知州，离徐州往南京（指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看望苏辙，临行作此诗。

^[2]长红：旧俗，送官罢任以花枝挂彩绸称长红。

^[3]使君公：苏轼自指。

^[4]坐：由于。

^[5]古汴：汴河。

^[6]淮泗：淮河、泗水。

^[7]彭城：徐州，古称彭城。

^[8]洪：指徐州百步洪。

【点评】

这两首诗抒写了离别徐州时的情怀。前一首写徐州父老为他送行，感激他率领全城军民抗洪救灾之恩。诗人感谢百姓的情谊，却毫不居功自傲。诗人与父老的对话，情真语朴，千载下谆谆如闻，历历如见，凛凛如生，感人肺腑。后一首写他对徐州城的眷恋之情，却借汴水相迎、相送抒发，于无情处生情，构思巧妙，文情宛转，曲折尽致，气局浑成。

大风留金山两日

塔上一铃独自语：“明日颠风当断渡^[1]。”朝来白浪打苍崖，倒射轩窗作飞雨。龙骧万斛不敢过^[2]，渔舟一叶从掀舞。细思城市有底忙，却笑蛟龙为谁怒？无事久留童仆怪，此风聊得妻孥许。潜山道人独何事^[3]，夜半不眠听粥鼓^[4]。

【注释】

[1]颠风：狂风。旧注引《佛图澄外传》：晋佛图澄与石宣同坐，塔上一铃独鸣，澄听铃声以言事，无不效验。这两句暗用其事。

[2]龙骧：大船。

[3]潜山道人：即僧道潜，字参寥，当时与苏轼同行。

[4]粥鼓：寺庙早晨鸣鼓集众食粥，称粥鼓。

【点评】

元丰二年（1079）赴湖州过金山时作。诗写他过金山遇到狂风巨浪，却从容谈笑，乐观旷达。起笔陡峭突兀，暗用典故，用拟人手法写塔铃独语，新奇有趣。次句写塔铃之语，句中妙用“颠”“当”“断”“渡”这几个字音来模拟“丁零当啷”的铃声，可谓声情谐和。次联写浪打苍崖，倒射轩窗犹如暴雨飞洒，笔力恣肆，富于动态和气势。前六句写大风之景，开合抑扬，波澜顿挫，真能状丹青所莫能状。中间三联都用了对仗，对得工整又自然，尤其是“龙骧”一联，以“龙骧万斛”“渔舟一叶”这两个“大小气焰不等”（《冷斋夜话》卷四）的意象相对，有意打破上下句意的平衡，造成一种新奇感与参差之美。后四句写童仆、妻儿、道人面对风浪的不同心态行为，颇幽默风趣。

舟中夜起

微风萧萧吹菰蒲^[1]，开门看雨月满湖。舟人水鸟两同梦^[2]，大鱼惊窜如奔狐。夜深人物不相管^[3]，我独形影相嬉娱。暗潮生渚吊寒蚓，落月挂柳看悬蛛。此生忽忽忧患里，清境过眼能须臾^[4]。鸡鸣钟动百鸟散^[5]，船头击鼓还相呼。

【注释】

^[1]菰：茭白。蒲：蒲草。

^[2]“舟人”句：意谓人鸟相忘，同为一梦。

^[3]人物：指人和物。

^[4]能：只。

^[5]“鸡鸣”句：从韩愈《谒衡岳庙，道宿岳寺，题门楼》“猿鸣钟动不知曙”化出。

【点评】

元丰二年（1079）赴湖州途中作。诗写舟中夜景，从静中逐层显现极奇极幻极远极近境界。第四联上句写潮水暗涨，其声低咽，恰似寒蚓蠕动之音；下句写落月挂在柳条之下，犹如悬在丝端的蜘蛛。比喻新奇，体物微妙，营造出凄寒、诡异的意境氛围，从而透露诗人在静夜中紊乱不宁、忧惧重重的心绪。诗中化用前人诗句也自然无痕。如起首二句写初听风声，疑其是雨；开门视之，月乃满湖，学习唐代释无可《秋寄从兄岛》“听雨寒更尽，开门落叶深”的表现手法，但所描绘的情景更具体、真切、丰富、曲折。又如“舟人水鸟两同梦，大鱼惊窜如奔狐”一联，既写出奇妙之景，又蕴含妙悟禅理。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二赞叹此诗：“空旷奇逸，仙品也。”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幽人无事不出门^[1]，偶逐东风转良夜。参差玉宇飞木末^[2]，缭绕香烟来月下。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已惊弱柳万丝垂，尚有残梅一枝亚^[3]。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不惜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年谢。自知醉耳爱松风^[4]，会拣霜林结茅舍。浮浮大甑长炊玉^[5]，溜溜小槽如压蔗^[6]。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闭门谢客对妻子，倒冠落佩从嘲骂。

【注释】

^[1]幽人：幽栖出世之人，作者自称。

^[2]玉宇：指月亮。

^[3]亚：低垂貌。

^[4]“自知”句：《南史·陶弘景传》载，陶弘景“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每闻其响，欣然为乐”。

^[5]炊玉：煮白米饭。

^[6]“溜溜”句：从槽里压出来的新酒味甜犹如甘蔗。

【点评】

元丰三年（1080）二月寓居黄州定惠院作。诗中写他在月夜偶出漫步，春意虽浓而欢意渐谢。诗人在罹难之后，心有余悸，打算诗酒自娱，闭门谢客，任人嘲骂，流露出一种随遇而安、旷达闲适的生活态度。但“醉里狂言醒可怕”一句，却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环境的险恶和诗人愤激忧惧的感情。可见，他在初到黄州贬所时的心绪是很紊乱复杂的。诗人描绘月夜景物，静中有动，清幽明媚；叙写谪居生活情事，真切生动，又能活现出自我的神情意态。全篇除首尾二联外，句句对仗，诗意仍流转自如；通首押去声韵，一韵到底，却无凑韵之病，是一首精心结撰的佳作。

寒食雨二首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1]。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2]。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未止。小屋如鱼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3]，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4]，死灰吹不起^[5]！

【注释】

^[1]燕脂雪：指海棠花瓣，从杜甫《曲江对雨》“林花着雨燕脂湿”化出。

^[2]“暗中”二句：《庄子·大宗师》说，把船藏在山谷中，把山藏在沼泽中，可以说是很隐秘的。但半夜里却被有力的神人扛走了。这里用以借喻海棠花在雨中很快萎谢，好像被造物主暗中背去。

^[3]“君门”句：用宋玉《九辩》“君之门兮九重”语意。

^[4]哭途穷：《晋书·阮籍传》载：阮籍每走到路的尽头，就痛哭而返。

^[5]死灰：火熄灭已冷之灰。《庄子·齐物论》：“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注：“死灰槁木，取其寂寞无情耳。”《文选》宋玉《风赋》：“吹死灰。”这句说自己已万念俱灰。

【点评】

元丰五年（1082）寒食节作于黄州。前一首以苦雨中凋谢泥污的海棠花象征自己的命运遭际，寓意较浅直，“暗中”二句用事亦生硬牵强。但用“燕脂雪”比喻在雨中纷纷落下的海棠花瓣，又把被久雨摧谢的海棠拟为少年病后变成白发老人。喻象或点化出新，或纯然独创。近人高步瀛赞此首：“词清味腴。”（《唐宋诗举要》卷一）后一首写自己居室的荒凉危险和生活的穷困艰难。起句“春江欲入户”已雅丽新奇。“小屋”“濛濛”二句以妙喻逼真描状荒凉之景中渗透了悲痛之情。“空庖”“破灶”二句提炼生活细节极切实、典型。有了这些鲜活、传神的描写，使结尾四句的长歌之悲格外沉痛。结语上承“湿苇”，既是写实，又是用典，双关寓意，余韵悠然。清代汪师韩认为：“二诗，后作尤精绝。”（《苏诗选评笺释》卷三）可谓见仁见智。

过江夜行武昌山上，闻黄州鼓角^[1]

清风弄水月衔山，幽人夜渡吴王岷^[2]。黄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来不辞远。江南又闻出塞曲^[3]，半杂江声作悲健。谁言万方声一概^[4]，鼉愤龙愁为余变^[5]。我记江边枯柳树，未死相逢真识面。他年一叶溯江来^[6]，还吹此曲相迎钱。

【注释】

^[1]武昌：即今湖北鄂城，在长江南岸。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轼由贬所黄州移汝州（今河南汝州市）团练副使。这首诗作于离黄州途中。

^[2]吴王岷：在武昌西山九曲亭下。三国时吴王孙权建避暑宫于此，故名。

^[3]出塞曲：古乐府《横吹曲》有曲名《出塞》，声调悲壮。这里借指悲壮的鼓角声。

^[4]概：古代量粮食时平斗斛的器具。一概，一律。杜甫《秦州杂诗》：“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这句翻用其意，说声音变化万端，并非一律。

^[5]鼉（tuó）：俗称扬子鳄。

^[6]一叶：小舟。溯江，逆江而上。

【点评】

宋代费昶《梁溪漫志》载：“东坡去黄，夜行武昌，回望东坡（地名），闻黄州鼓角，凄然泣下。”可见，诗人离开谪居数年的黄州时，心情是十分悲凉、复杂的。诗中的清风、山峦、明月、江声，特别是黄州鼓角、江中鼉龙、江边枯柳，都对离去的诗人满怀深情，或如惜别亲密的朋友，或为诗人发出悲壮、愤郁之音调。结尾二句，诗人表示他年将重返黄州，希望黄州鼓角还吹此曲欢迎他，可见他对黄州已有深厚的感情。江上景物，都被诗人赋予了生命和性灵。情与景，客体与主体，融为一片。全篇情调悲壮，又开合动荡。散句单行，押仄声韵，一韵到底，章法浑整。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四云：“已去之地鼓角多情，新至之处曲声悲健。妙是半杂江声，通彼我之怀，觉行役宵中，有声有色。”比较确切地指出此诗所抒之情和表现艺术。

新居^[1]

朝阳入北林^[2]，竹树散疏影。短篱寻丈间^[3]，寄我无穷境。旧居无一席^[4]，逐客犹遭屏^[5]。结茅得兹地，翳翳村巷永^[6]。数朝风雨凉，畦菊发新颖^[7]。俯仰可卒岁^[8]，何必谋二顷^[9]！

【注释】

[1]新居：这首诗作于元符元年（1098）秋冬之间。诗人贬谪儋州之初，军使张中曾请他就馆于行衙，并将他安置于官舍之中。后为湖南提举董平察访得知，遣使臣过海将他逐出官舍。诗人遂买地筑室，为屋五间。诗即作于新居落成之后。

[2]“朝阳”句：古乐府：“朝阳照北林。”

[3]寻：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为一寻。

[4]无一席：连一席之地也没有。

[5]遭屏（读上声）：遭受排挤。这里指被逐出官舍。

[6]翳翳：昏暗貌。永：长。

[7]新颖：新芽。

[8]俯仰：比喻时间短暂。卒岁：终岁。

[9]“何必”句：语本《史记·苏秦列传》：“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意谓何必买田归隐。

【点评】

诗人被贬逐海南，寄居官舍，又被逐出，幸得结茅村巷。于秋凉之际，注情于“畦菊发新颖”，并以“俯仰可卒岁”聊以自慰。身处逆境，而胸次悠然。旷达情怀，漫溢纸上。全诗情真语淡，神似陶、韦。前四句写景抒情，情中蕴含境之无穷在心而不在境之理，清妙微远，寄悟无穷，与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其五）同一高致。结尾“何必谋二顷”活用苏秦典故以抒恬淡情怀，不露用典之迹，亦妙。

笔底江山·身行万里半天下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1] (选二)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放生鱼鳖逐人来^[2]，无主荷花到处开。

水枕能令山俯仰^[3]，风船解与月徘徊。

【注释】

^[1]望湖楼：五代时吴越王钱氏所建，又名看经楼、先德楼，在西湖边。

^[2]放生鱼鳖：宋真宗天禧四年，太子太保判杭州王钦若曾奏请以西湖为放生池，禁捕鱼类，为皇帝祈福。后沈遘在仁宗时任杭州知州，亦禁捕西湖鱼鳖。

^[3]水枕：枕席于船中，漂流水上。

【点评】

本组七绝作于熙宁五年（1072），时在杭州。这里选录的前一首描绘夏天西湖的一场暴雨。在诗人的笔下，云起、雨降、风来、天晴、水涨的过程，先是迅疾猛烈，极有气势，后转为轻松平静，真是变幻莫测，雄奇瑰丽。以“翻墨”与“跳珠”分别形容黑云白雨，更是有形象、有声音、有光色、有动态。全篇一句一景，瞬息变幻，正是苏轼“作诗火急迫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的生动体现。这由雨转晴的自然景象，暗寓着诗人对待政治、人生的疾风骤雨的坦然态度。其所包蕴的哲理，与作者在《定风波》词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以及朱熹《水口行舟》中的“今朝试卷孤篷看，依旧青山绿树多”相似。后一首写卧船观山和月夜泛舟的乐趣，把鱼鳖、荷花、青山、风船、明月都写得自由自在、活泼有情，表现出诗人与大自然契合无间的情怀。这两首诗都显示出东坡七绝旷放潇洒、妙趣横生的鲜明特色。

夜泛西湖五绝 (选一)

菰蒲无边水茫茫^[1]，荷花夜开风露香。

渐见灯明出远寺^[2]，更待月黑看湖光。

【注释】

^[1]菰蒲：指茭白、蒲柳之类的水生植物。

^[2]灯明：宋代周密《癸辛杂识》载：“西湖西圣观前有一灯浮水上，其色青红，自施食亭南至西泠桥复回。风雨中光愈盛，月明则稍淡。雷电之时，则与电光争闪烁。”

【点评】

熙宁五年（1072）七月在杭州作。诗写夜泛西湖景象：菰蒲无边，湖水茫茫，荷花夜开，清香沁人。船在月色下行进，渐见寺观前的水上浮灯远射湖面。这充满了光、色、香的忽朦胧忽明亮的景象已令人陶醉。但诗人仍未满足，他还要等待观赏月落后湖光的神奇之景。全篇意境清丽、奇幻、幽远。近人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二评：“末句未有人说过。”

望海楼晚景五绝^[1]

(选二)

海上涛头一线来，楼前指顾雪成堆^[2]。

从今潮上君须上，更看银山二十回。

横风吹雨入楼斜，壮观应须好句夸。

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

【注释】

^[1]望海楼：在杭州凤凰山上，一名望潮楼，即中和堂东楼。

^[2]指顾：指点顾盼间，形容速度快。

【点评】

熙宁五年（1072）八月在杭州作。苏轼《答范梦得书》说：“某旬日来，被差本州监试，得闲二十余日，在中和堂望海楼闲坐，渐觉快适，有诗数首寄去，以发一笑。”就是指这组七绝。这里所选前一首写海潮，初仅远海一线，顷刻间冰雪成堆，又如银山奔崩，笔下有飞动之势与壮丽之境。后一首状雨后电光，以“时掣紫金蛇”形容，比喻瑰奇。“雨过”句意象密集，字凝句练。“壮观”句是诗人观景的会心得意之言。二诗均善写瞬息变幻之景，与夺人眼目之光色。而这变幻莫测的大自然，又能诱发人们联想人世间的风云突变。苏轼的诗，总是在景趣中暗寓理趣，这两首七绝又是例证。

饮湖上初晴后雨 (二首选一)

水光潋滟晴方好^[1]，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2]，淡妆浓抹总相宜。

【注释】

^[1]潋滟（liàn yàn 恋艳）：水盛而波涛翻动貌。

^[2]西子：春秋时越国的美女西施。

【点评】

熙宁六年（1073）作于杭州。此诗赞赏西湖晴雨景色之美。前一联实写，但实中有虚，暗以晴天比浓妆，雨天比淡妆。“水光”对“山色”，“潋滟”对“空濛”，“晴方好”对“雨亦奇”，对仗工整自然。特别是“潋滟”与“空濛”这两个叠韵形容词非常生动、形象、优美。后一联由实入虚，把西湖比作越国的美人西施，并与前联呼应，说她无论是“淡妆”“浓抹”都那么适宜。这个比喻空灵又贴切、妙丽又新奇，在前一联绘形的基础上画龙点睛，传出了西湖的意态风神，是才情横溢的诗人妙手偶得的神来之笔，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清代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中云：“多少西湖诗被二语扫尽，何处着一毫脂粉颜色。”近人陈衍说：“后二句遂成为西湖定评。”（《宋诗精华录》卷二）从此，西子湖成了西湖的别称，这首七绝也被公认为咏西湖的千古绝唱。今人程千帆说得好：“这种由于思考而产生的奇巧比喻，乃是情感与智慧的结合，也是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统一。”（《古诗今选》）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 (选一)

江神河伯两醯鸡^[1]，海若东来气吐霓^[2]。

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3]！

【注释】

[1]“江神”句：《庄子·田子方》：孔子见老聃云：“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与？微夫子之发吾覆（蒙蔽）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醯（xī希）鸡，传说由酒醋上面的白霉所生的一种小虫，也叫蠛蠓。醯，即醋。

[2]“海若”句：《庄子·秋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海若，海神）而叹。”霓，虹的一种。

[3]“安得”二句：苏轼自注：“吴越王尝以弓弩射潮头，与海神战，自尔水不近城。”《国语·越语上》：“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这里以春秋时吴王夫差，喻五代时吴越王。吴越王，指钱镠。范垫、林禹《吴越备史》卷一载，钱镠筑捍海塘，因江海冲激，命强弩以射潮头，遂定其基。

【点评】

熙宁六年（1073）中秋作于杭州。此诗描绘钱塘潮汹涌而来的壮丽景象和磅礴气势，纯用虚笔，即调动想象，凭虚构象。首句以江神河伯之渺小，反衬海神之巨大，借用《庄子》典故中“醯鸡”的意象来形容江河，新奇、巧妙、贴切。次句正面写海潮东来，吐气如虹，令人想象其惊心骇目的声色气势。三、四句活用典象，盼望有穿水犀甲的三千雄兵用强弩射潮头，使其俯首退却，气魄更大，将战胜海神使潮不犯城的心愿表达得淋漓酣畅，从中也表现出苏轼积极用世思想和奋发进取的精神。此诗可谓雄丽豪放又有韵味之作。

次韵沈长官^[1]

（三首选一）

造物知吾久念归，似怜衰病不相违。

风来震泽帆初饱^[2]，雨入松江水渐肥^[3]。

【注释】

^[1]沈长官：其人不详，似是吴江县令。

^[2]震泽：太湖名。

^[3]松江：即今吴淞江，太湖支流之一。在吴郡南四十五里，南与太湖接。吴江县在江滨，垂虹桥跨其上。

【点评】

熙宁七年（1074）五月作于吴江县。在诗人的笔下，造物主有情有义，知道诗人早就想归去，又怜悯诗人衰病，因此呼风唤雨，使诗人能乘着顺风顺水的归舟，尽快返回杭州。诗的后一联，用浅俗的“饱”“肥”二字分别绘状鼓满风的船帆和雨中陡涨的江水，新鲜活泼，生动有趣，使人感觉帆和江水都好像有了生命活力，体现了苏轼善于以俗为雅、俗中出奇的艺术才能。

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1]

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2]。

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3]。

【注释】

^[1]莫同年：名君陈，字和中，吴兴（今属浙江）人，时任浙西提刑。同年，旧时称同榜中举的举人或进士。

^[2]梦中：由于是偶然相逢，恍若梦境，故称梦中。华颠：头发花白。

^[3]跳珠：形容雨点落在湖面的景象。

【点评】

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离杭州通判任，到元祐四年（1089）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相距正好15年。此诗即作于此年八月。诗的前二句写故人重逢，彼此白发新添，老境逼人，恍若梦中。后两句写旧地重游，雨中醉饮湖上，想起当年曾有“白雨跳珠乱入船”（《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句》）之句，此后不见跳珠已有15年。全篇主要是叙述情事和抒发感慨，只突出捕捉住“西湖雨”的“跳珠”这一最美、最有诗意、最使诗人难以忘怀的意象，表现对西湖的无限眷恋，更表现出岁月倏忽、人生如梦的深沉情思。诗的情调喜悦又怅惘、豪放而悲凉。“一醉西湖雨”，既是说醉饮湖上，又可体会是因西湖雨之美而陶醉，再加上“还来”“不见”上下呼应，低回婉转，唱叹有情。

此诗旨在抒怀寄慨，仅以“华颠”“西湖雨”“跳珠”三个意象点缀，并未对它们加以描绘。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诗词有“意与境浑”“以境胜”“以意胜”三种类型。此诗可谓“以意胜”。它不及《饮湖上初晴后雨》那种“意与境浑”、意境融彻之作，但也是诗中一格。

题宝鸡县斯飞阁^[1]

西南归路远萧条，倚槛魂飞不可招。

野阔牛羊同雁鹜，天长草树接云霄。

昏昏水气浮山麓，泛泛春风弄麦苗^[2]。

谁使爱官轻去国^[3]？此身无计老渔樵！

【注释】

^[1]斯飞阁：在陕西宝鸡县城西南。

^[2]泛泛：形容春风和畅。

^[3]去国：离乡。

【点评】

嘉祐七年（1062）春在凤翔任上纪游之作。诗写登阁所见景色，抒发思乡愁情。全篇颌、颈两联对仗工稳，首尾联感慨深长。其中，颌联描绘西北高原野阔天低、草长树茂，牛羊与雁鹜似乎同在草海上浮游的景象，极生动真切。诗人善于捕捉景物特征，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但颈联平弱，未能振起全篇，也暴露出青年诗人才思敏捷却锤炼不足的缺点。

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1]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

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

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

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

【注释】

^[1]颍口：颍水入淮河之处，在寿州（今安徽寿县）西正阳关。

【点评】

熙宁四年（1071）九月末苏轼赴杭州通判任途中作。善于绝妙地运用比喻和典故的苏轼，在这首拗体七律诗中却不用一个比喻和典故，纯用白描手法，把舟行情景写得宛然动画。尽管中两联对仗字字工稳，却使人不觉得是对仗。全篇如行云流水，一气直下，极富动态美，令人从诗句的流动变化中感觉到船行的疾速。尤其是“青山久与船低昂”一句，写波涛起伏，人在船中，感觉到青山亦随船一道一起一伏，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透过轻松畅快的文字和节奏，我们能体味到诗人复杂矛盾的感情。首句字面上实写离京路程的漫长，已寓有诗人远离京城、漂泊江湖的忧郁；次句从白居易“枫叶荻花秋瑟瑟”（《琵琶行》）句化出，点明时令，描绘萧瑟又明朗的秋景，映衬自己一路观赏景色的“秋兴”，却暗示他以旷达乐观的秉性驱散了心头的忧郁。结句不说自己思念故人，却想象故人在苍茫暮色中久立等待自己，情味深长。苏轼自己对这首流动俊逸的拗律也颇得意，后来他写《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诗，有“沙平风软望不到，孤山久与船低昂”一联，就用了此诗第七、第四句，直到晚年被南贬到江西时，还草书此诗，并作了题记。

龟山^[1]

我生飘荡去何求，再过龟山岁五周^[2]。

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

地隔中原劳北望^[3]，潮连沧海欲东游^[4]。

元嘉旧事无人记，故垒摧颓今在不^[5]？

【注释】

^[1]龟山：在江苏盱眙县北三十里。

^[2]岁五周：自治平三年（1066）秋苏轼护送苏洵灵柩过此，至熙宁四年（1071）十月再过，正好五周年。

^[3]“地隔”句：暗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诗意。

^[4]“潮连”句：暗用《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句意。

^[5]作者自注：“宋文帝遣将拒魏太武，筑城此山。”这是元嘉二十七年（450）。

【点评】

熙宁四年（1071）十月，诗人于赴杭途中再次路过龟山，想起刘宋文帝在龟山拒北魏事，兴吊古怀今之情。但诗的主旨并不在吊古，而是抒发眷念朝廷却无望归朝实现政治抱负的苦闷，感慨人生漂泊无定、宦途风波险恶以及岁月流逝、生命短促。这些丰富复杂的情思都从叙写舟行感受和暗用典故中含蓄表达，故而颇耐人咀嚼。颌联对仗，不求工对，语脉流动，诗意疏离，一句写己，一句写僧，一句阔远，一句静闲，灵活不拘，是苏轼诗艺的过人之处。纪昀在《纪评苏诗》卷一八说：“霸业雄图，尚有今昔之感。而况一人之身乎？前四句与后四句映发有情，便不是吊古套语。”指出诗的前后幅相互映发，使吊古与伤怀自然融合，是很有眼光的。

有美堂暴雨^[1]

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

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

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铿锵羯鼓催^[2]。

唤起谪仙泉洒面^[3]，倒倾蛟室泻琼瑰^[4]。

【注释】

^[1]有美堂：在杭州城内吴山上。嘉祐二年（1057）杭州太守梅挚所建。宋仁宗赐诗，有“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之句，故名曰“有美堂”。

^[2]羯（jié）鼓：古代来自西北羯族的一种鼓。

^[3]谪仙：指李白。唐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人”。泉洒面：《旧唐书·李白传》载，唐玄宗召李白赋诗，李白已醉，玄宗命以清水洒其面使他醒来，李醒后即挥毫写成《清平调》三章。此句以李白自喻。

^[4]蛟室：《述异记》说南海之中有蛟人室，蛟人之泪为珍珠。琼瑰：美玉。这里既形容雨水倾泻，也暗喻奇景诱发诗人写出佳句。

【点评】

作于熙宁六年（1073）七月。诗人在杭州吴山山顶有美堂上观看钱塘江，描绘江上一场暴雨。诗末以暴雨为泉，视之为诱发诗意之媒，颇具象征意蕴，并显出诗人豪迈磊落之气。前四句叙写云雷交作，风卷海立雨飞，奇气突兀，极有力度与紧张感。杭州在钱塘江西岸，其地夏秋暴风雨均从东南海面吹向西北，故此联写景又切时切地。“天外”句化用杜甫《朝献太清宫赋》“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语意，“浙东”句取自唐代殷尧藩《喜雨》诗“浙东飞雨过江来”句，但与上句配合，相互映发，如同己出。风是“黑风”，雨是“飞雨”，有炫目之色，有飞动之势，营构出雄奇新警的意象。后四句用比喻与典故，描绘江水浩大如酒满金樽凸起，暴雨声如千杖敲击之羯鼓声，又继之写泉洒谪仙，蛟室倒倾，想象瑰奇，吐属随意，极富浪漫情调与色彩。全诗的节奏、音韵，也与所写之狂雷、疾风、暴雨相合拍。此诗堪称诗史上具大魄力、大气象的山水佳篇，亦是苏诗中清雄风格的代表作。

吴越溪山兴未穷^[1]

（二首选一）

吴越溪山兴未穷，又扶衰病过垂虹^[2]。

浮天自古东南水，送客今朝西北风。

绝境自忘千里远，胜游难复五人同。

舟师不会留连意^[3]，拟看斜阳万顷红。

【注释】

^[1]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赴湖州途中作。本诗原题为《与秦太虚、参寥会于松江，而关彦长、徐安中适至，分韵得“风”字》。秦太虚：秦观。参寥：僧道潜，字参寥，於潜人，能诗文。关彦长：名景仁，钱塘人。徐安中：不详。松江：吴江。源于太湖，经上海与黄浦江合流入海。

^[2]垂虹：桥名，在江苏吴江县东门外，亦名长桥，凡七十二洞。

^[3]不会：不理解。

【点评】

诗人与几位诗友同游松江，抒发对吴越溪山美景之无穷兴致，及人生难得知交胜游之感慨。全诗一气呵成，意脉如行云流水，自然畅快。中二联对仗毫无板滞之感。诚如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中说：“‘浮天自古东南水’二句入许丁卯（引者注：指唐代诗人许浑）手，便成板对。其才气短小，不能驱使动宕也。”尾联宕开一笔，以舟师“拟看斜阳万顷红”之景结情，意境绮丽。诗风清新而老健。但第三、第五两句在同一位置重复“自”字，应是小疵。

寿星院寒碧轩^[1]

清风肃肃摇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围。

纷纷苍雪落夏簟^[2]，冉冉绿雾沾人衣。

日高山蝉抱叶响^[3]，人静翠羽穿林飞^[4]。

道人绝粒对寒碧^[5]，为问鹤骨何缘肥？

【注释】

^[1]寿星院、寒碧轩：在杭州天竺寺中。此诗作于元祐五年（1090），时苏轼在杭州知州任。

^[2]苍雪：喻竹叶飞落。夏簟：夏日用以遮阳的竹席。

^[3]“日高”句：化用杜甫“抱叶寒蝉静”句。

^[4]翠羽：翠鸟。

^[5]绝粒：又称辟谷。道家以不火食、不进五谷为修炼方法。

【点评】

这首诗写夏日游览山寺的情景。全篇捕捉并创构了“清风”“修竹”“苍雪”“绿雾”以及蝉鸣、鸟飞等意象，笔笔切题，句句写寒碧，一气贯注，层层渲染，营造出一个寒碧幽谧的意境，似信手而成，却又一气贯注，浑成洒脱。南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东坡寒碧轩诗》评云：“初若豪迈天成，其实关键甚密。”诗中以动衬静，以声写寂手法运用巧妙。三个叠字形容词“肃肃”“纷纷”“冉冉”或摹声或拟态，无不生动谐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的意境经营方式，有“写境”与“造境”之分。此诗可说是“写境”与“造境”的美妙结合，因此“寒碧”之意境既合于自然，又是诗人心中的理想天地。无怪清人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〇评曰：“奇气一片。”王士禛赞叹说：“予每读之，辄如入簟簟之谷，临潇湘之浦，而吟啸于渭川千亩之滨焉。”（《带经堂诗话》卷五）

浪淘沙

昨日出东城^[1]，试探春情。墙头红杏暗如倾。槛内群芳芽未吐^[2]，早已回春。 绮陌敛香尘^[3]，雪霁前村。东君用意不辞辛^[4]。料想春光先到处，吹绽梅英。

【注释】

^[1]东城：指杭州东城。

^[2]槛：长廊前的栏杆。

^[3]绮陌：铺满春花春草的小路。

^[4]东君：又称东皇、青帝，司春之神。

【点评】

作于熙宁六年（1073）杭州通判任上。此词写出城探春。上片写城中早春景色：槛内群芳尚未吐芽，但墙头红杏已盛开，倾垂下来，将地面都遮暗了。诗人捕捉住不同景物的特征，逼真地表现出早春大地温润、花卉拘涩而又生机勃勃的情态。他以“群芳芽未吐”反衬“墙头红杏”，却妙用一“暗”字，极衬出杏花之繁盛、秾丽。南宋江湖诗人叶绍翁《游园不值》有“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为脍炙人口的名句。其诗意，似已蕴含在东坡“墙头红杏暗如倾”句中。下片写城外春色。因前村雪后放晴，故而被红红白白梅花遮蔽的小路上，香气馥郁，尘土不扬。比起仅有“墙头红杏”的城里，城外春光来得更早，气象更开阔、绮丽。这使词人深深感激司春之神东君的不辞辛苦，感激他最先吹绽了神清骨秀、不染尘俗的梅花。词人以空灵之笔，让城内与城外、红杏与梅花相互对比、映衬，唱出一首清新明丽、节奏轻快的春之歌。

行香子

过七里滩^[1]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2]。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3]，鹭点烟汀^[4]。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5]。君臣一梦，今古空名^[6]。但远山长^[7]，云山乱，晓山青。

【注释】

[1]七里滩：又名七里滩，在今浙江桐庐县严陵山西，长七里，两山夹峙，东阳江从中间流过，与严陵滩相接。

[2]双桨鸿惊：船桨划动使鸿雁惊起，也比喻船桨划动犹如鸿雁翩翩起舞。

[3]藻鉴：长满水藻如明镜般的水面。鉴，镜子。

[4]汀（tīng厅）：水中或水边平地。

[5]严陵：严光，字子陵，东汉初年人，曾与光武帝刘秀同学，并帮助刘秀打天下。刘秀称帝后，他变名姓隐居，招之不出，耕钓富春江山。后人称他居游之地为严陵山、严陵滩、严陵钓坛。

[6]“君臣”二句：意谓古来明君高士的功名皆如梦幻云烟般空虚。

[7]但：只，只有。

【点评】

熙宁六年（1073）二月，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曾视察富阳、新城、桐庐等地，此词作于途中。这首山水行旅词，将物是人非、人生如梦的深沉感喟，融化在七里滩的水光山色之中，表现出作者否定功名利禄和皈心大自然的思想感情。作者用白描兼比喻手法写景，上片写水，下片写山，笔墨简洁，动静交错，意象幽美空灵，令人悠然神往。全篇用线状铺叙法，江上各种景物顺次呈现，显出舟行的动态流程，宛若一支立体的、时空不断变换的歌曲，体现出作者在创造空明清幽意境中将诗情、画意、音乐美融为一体的艺术匠心。这是北宋山水词中的杰作。

望江南

超然台作^[1]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2]，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3]。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4]，诗酒趁年华。

【注释】

^[1]超然台：密州北城上原有旧台，早已荒废，苏轼到密州后加以修葺，苏轼命名曰“超然”。

^[2]壕：护城河。

^[3]寒食：节令名，在清明节前一两天。从这天起禁火三天，吃冷食。咨嗟：感叹声。

^[4]新火：寒食节禁火，节后所生火，谓之新火。

【点评】

熙宁九年（1076）暮春作于密州任上。作者登超然台，眺望满城烟雨，触动乡思，涌起愁绪。但他能以超然物外的态度解脱，认为应当在品茶、酌酒、吟诗中抓紧时机领略大好春光。全篇主旨在“超然”二字，创造出一种超然的审美的人生境界。这是一首重调小令词。前调写景纯用白描手法勾画密州春景，从小景到大景，从工笔细描到泼墨写意，生动准确地表现出暮春季节的景物特征，层层拓展，最后展现出烟雨笼罩千家万户的大景观，显出大手笔、大气魄。后调抒情正由前调所写之景触发，却又从抒情中令人进一步领略密州春景的蓬勃生机。前后调，景与情融为一体。在句式上，前调的两个七字句不对仗，但下句却是句中自对，散中见整；后调两个七字句对得精工美妙，既是重言错综句式，句中自对，又上下相对，宛若行云流水，洒脱流畅。在其前后的五字散文句式的烘托下，又显出整中有散。前调与后调句式相同中有变化，并不重复、呆板。从这首双调小令词，可见东坡“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见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的艺术本领。

江城子

前瞻马耳九仙山^[1]。碧连天，晚云闲。城上高台^[2]，真个是超然。莫使匆匆云雨散^[3]，今夜里，月婵娟。
小溪鸥鹭静联拳^[4]。去翩翩，点轻烟。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莫忘使君歌笑处^[5]，垂柳下，矮槐前。

【注释】

^[1]马耳、九仙山：山名，均在今山东诸城市境内。

^[2]“城上”句：见《望江南·超然台作》注①。

^[3]云雨：此借指友朋。孟郊《秋宵会话清上人院》诗：“但嘉鱼水合，莫令云雨乖。”

^[4]静联拳：静悄悄地蜷集在一起。杜甫《漫成一绝》：“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刺鸣。”

^[5]使君：作者自指。

【点评】

熙宁九年（1076）十月苏轼即将离开密州时作。作者在傍晚时登上超然台，瞻望城外青山、碧天晚云，再等待冉冉上升的一轮皎洁明月，对这座相处了近两年的山城充满了留恋之情。“莫使”句说，不要让这些美好的景物和友朋以及自己心中的回忆像云雨般消散。下片紧接过片，描写月下恬静、幽美的景色。那如轻烟一般翩翩飞去的鸥鹭，触引起词人韶光易逝、人事凄凉的感慨。结尾三句，是他发自肺腑的深情的自我叮咛：不要忘记曾经在这里欢歌朗笑过的乡土，不要忘记曾经为自己遮阴蔽日的垂柳和矮槐，不要忘记人生旅途中这偶然留下的雪泥鸿爪。全词情景交融，深情绵邈，语言清新自然，意境凄清深沉，是一首动人心弦的佳作。

西江月

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1]。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2]。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语桥柱上。

照野瀾瀾浅浪^[3]，横空隐隐层霄^[4]。障泥未解玉骢骄^[5]。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6]，莫教踏碎琼瑶^[7]。解鞍欹枕绿杨桥^[8]。杜宇一声春晓^[9]。

【注释】

^[1]蕲水：宋蕲州蕲水县，即今湖北浠水县。有浠河（兰溪）由东向西流入长江。

^[2]曲肱（gōng工）：弯着胳膊以手枕头。肱，臂。

^[3]瀾瀾：水流动的样子。

^[4]层霄：层云。

^[5]障泥：即马鞯，用锦或布制成，垂于马腹两旁，用以遮挡泥土。《晋书·王济传》载，王济乘马行，前有水，马不肯渡。王济说：“这一定是爱惜锦障泥而不肯渡。”让人解下锦障泥，马这才渡河。玉骢（cōng匆），泛指骏马。骢，青白色的马。

^[6]可惜：可爱。

^[7]琼瑶：美玉。这里指倒映水中的月亮。

^[8]欹（qī欺）：斜。

^[9]杜宇：杜鹃，亦称子规。因其啼声哀凄，声似“不如归去”，故能触动游子的乡思。

【点评】

此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三月。全篇写春夜醉卧溪桥，以月光为中心，顺情直下，一气贯穿，使旷野、层霄、玉骢、溪水、绿杨、芳草等景物都笼罩着银色月光，形成清幽旷远、空明澄澈的意境，给人以梦幻般的感觉，表现了作者幕天席地、友月交风、在大自然中放情自适的旷达情怀。结句杜宇一声，静谧的春夜顿时活跃起来。作者有意留下“空白”，让读者想象溪桥春晓的清爽迷人，真是余韵袅袅。

全篇语言平易精练，生动优美，如状春溪用“瀾瀾浅浪”，摹淡云言“隐隐层霄”，以“芳草”代郊野，称溪月为“琼瑶”，马曰“玉骢骄”，桥云“绿杨桥”，语言高度诗化、雅化，使意象奇美，色彩明洁，音声爽朗。词的小序也写得富于诗情画意，与词篇珠联璧合。清代陈廷焯评此词“写得洒落有致”（《词则·放歌集》卷一）。

蝶恋花

云水萦回溪上路^[1]。叠叠青山，环绕溪东注。月白沙汀翘宿鹭^[2]。更无一点尘来处。溪叟相看私自语：底事区区^[3]，苦要为官去^[4]。樽酒不空田百亩^[5]。归来分取闲中趣。

【注释】

^[1]萦回：缠绕。溪：荆溪，经宜兴。汉在宜兴置荆国，故名。

^[2]沙汀：水中的沙洲。翘：突出。

^[3]底事：为什么事。区区：专心追求的样子。

^[4]苦：坚决地，不懈地。

^[5]樽酒不空：《后汉书·孔融传》载，孔融常叹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陶渊明《归去来辞》：“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田百亩：《晋书·陶潜传》：“在县公田，（陶渊明）悉令种秫谷（以便酿酒），曰：‘令我常醉于酒足矣。’妻子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

【点评】

元丰八年（1085）六七月间，苏轼在宜兴听到要任命他知登州的消息，将行，怀念荆溪，写了这首词。上片描绘荆溪云水萦回、青山环绕、月白沙汀、鹭鸟安眠的清幽秀丽景色，表现词人眷恋田庄山水美景和超尘脱俗的心情。下片假借“溪叟”相看私语，表达自己心中为官与归老的矛盾，希望日后仍要归来分取躬耕之余的“闲中趣”。全篇写景如画，用典贴切，语句清爽中有沉郁，是一首耐人咀嚼、品味的小令词。

减字木兰花

钱塘西湖，有诗僧清顺，所居藏春坞，门前有二古松，各有凌霄花络其上。顺常昼卧其下。时余为郡，一日，屏骑从过之，松风骚然。顺指落花求韵，余为赋此^[1]。

双龙对起^[2]，白甲苍髯烟雨里^[3]。疏影微香，下有幽人昼梦长^[4]。

湖风清软，双鹊飞来争噪晚。翠颭红轻^[5]，时下凌霄百尺英^[6]。

【注释】

^[1] 坞（wù）：中间洼、四边高的地方。为郡：做地方的行政长官。这里指知杭州。屏：除去，不用。骑从：骑马跟随的人。过：拜访，上门访问。骚然：颭颭地响。

^[2] 双龙：指门前二古松。

^[3] 甲：鳞，这里指松皮。

^[4] 幽人：幽居之人，隐士。这里指僧人清顺。

^[5] 颭（zhǎn）：风吹物动。

^[6] 英：花。

【点评】

这首词是元祐五年（1090）五月，苏轼任杭州知州时过藏春坞为僧人清顺而作。作者在动与静、声与寂的对比映衬中，表现古松、湖风、凌霄花、喜鹊自由自在的生机意趣，也表现昼梦的僧人整个身心融化在这虚静清空的自然之中，全篇隐隐透露出禅机。词的开篇写古松，如白甲苍髯的双龙在烟雨里飞腾，借幻象传古松之神，有拔地千寻、突兀凌云之势，富于阳刚之美；而写凌霄花和湖风，分别以“疏影”“微香”“清软”“红轻”等词语生动准确地形容，饶有阴柔之美。顾随先生评赏结句“下”字之妙说：“凡花之落，皆可曰下，此有什奇特？然而须理会得此是凌霄花百尺之英，自古松白甲苍髯里，徐徐坠落，所以是下也。”（《顾随文集·东坡词说》）全篇无一句主观抒情，全是意象的组合和呈示，一个优美含蓄、超旷空灵的意境便营造出来了。

临江仙

惠州改前韵^[1]

九十日春都过了，贪忙何处追游？三分春色一分愁，雨翻榆荚阵^[2]，风转柳花球^[3]。我与使君皆白首^[4]，休夸年少风流。佳人斜倚合江楼^[5]。水光都眼净，山色总眉愁。

【注释】

^[1]惠州：州治在今广东惠州市。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十月被贬往惠州，在惠州住了三年。

^[2]“雨翻”句：意谓榆荚飘落，如阵阵春雨。

^[3]柳花球：成团的柳絮。

^[4]使君：指惠州知州詹范。

^[5]佳人：此处指同来惠州的侍妾王朝云。合江楼：惠州府城东门楼。因东江、西江二水合流于此，故称。苏轼初至惠州，寓居于此楼。

【点评】

绍圣二年（1095）暮春，苏轼将再迁居嘉祐寺，与知州詹范会饮于合江楼，触景生情，作此词。上片写残春景象，表达惜春情绪；下片抒写与佳人共赏山水美景，既潇洒自适，又流露出岁月消逝人生易老的愁绪。全篇融情于景，借景抒情。“雨翻”两句，形容成熟的榆钱在空中飘落翻飞，犹如阵阵春雨洒落；柳絮集结成一只只花球在地上滚动，好似春风把它们踢来踢去。“水光”两句，分别以佳人明净之眼波和含愁黛眉喻状水光山色，人景兼写，相互映衬。作者运用多种手法将合江楼暮春风光表现得十分准确、生动、传神，有景趣、有情味，对仗又自然。它们置于歇拍处，犹如词人最后的点睛之笔，使全篇神韵全出。

减字木兰花

己卯儋耳春词^[1]

春牛春杖^[2]，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3]，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4]。

【注释】

^[1]己卯：即哲宗元符二年（1099）。儋耳：儋州的古名，宋改昌化军。

^[2]春牛春杖：古时风俗，立春日郡邑用泥土制作耕牛及农夫、犁具，置于大门之外，并在土牛旁插青旗，以示劝农之意。

^[3]春幡：即青旗。幡，旗帜。春胜：唐宋时习俗，立春日剪彩以迎春，用纸剪成图案或文字，也有的写“宜春”二字，贴于门上，谓之春胜。李商隐《娇儿诗》：“请爷书春胜，春胜宜春日。”

^[4]“卷起”句：意谓海南地暖，立春已见杨花飘飞。

【点评】

这首春词以欢快跳跃的笔调和平易清新的语言，热烈赞美海南立春日的风俗和绚丽的春光，写得色彩鲜丽，生机勃勃，境界壮阔，地方色彩浓郁。在作者的笔下，海南如同中原一样美丽迷人，使他发出“不似天涯”的感叹，显示了他随遇而安、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这是词史上第一首对海南之春的美妙赞歌。

此词上、下片句式全同，在对偶中又有变化。句句押韵，两句一换韵，平仄韵交叉，音调抑扬起伏，和谐悦耳。全篇八句，共用了七个“春”字，灵活的间隔使用，突出渲染了春光的浓郁、热烈，显得错落有致，而无平板堆砌之感。上下片结句都用了重言错综的句式，句中对仗，语言复叠，也增加了音节之美，使词的艺术感染力更强。

初发嘉州^[1]

朝发鼓阊阊^[2]，西风猎画旂^[3]。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4]，蛮江清可怜^[5]。奔腾过佛脚^[6]，旷荡造平川^[7]。野市有禅客^[8]，钓台寻暮烟^[9]。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

【注释】

^[1]嘉州：州治在今四川乐山市。发：开船。初发：由嘉州出发下荆州。

^[2]阊阊（tián田）：击鼓开船声。

^[3]猎：卷动，吹响。旂（zhān沾）：古代一种曲柄旗，亦泛指旗。画旂，即绘有彩色图案的旗。

^[4]锦水：即锦江，岷江分支之一。

^[5]蛮江：指青衣水与沫水，今名青衣江、大渡河。二水在嘉州东南与岷江合流。因其上游所经，当时称为蛮夷之地，故云。可怜：可爱。

^[6]佛：指乐山市凌云山上的石刻大佛，高三百六十尺。其脚正临江面。

^[7]造：到达。平川：广阔平坦的陆地。

^[8]禅客：僧人。据作者自注，指“乡僧宗一”。

^[9]钓台：钓鱼台，其地在今乐山市乌尤寺江边郭舍人尔雅台附近。作者自注：“是日期乡僧宗一，会别钓鱼台下。”

【点评】

这首五言排律作于嘉祐四年（1059）十月，苏轼与弟苏辙随侍父苏洵赴京途经嘉州时。诗中写舟发嘉州时的景况心情，特别是描绘奔腾的江水从大佛脚下流过，锦水渐远、蛮江清澄的雄秀景色，抒发对前程的展望和对故乡的眷恋。全篇气韵洒脱，格律谨严，情景交融，造语俊爽，节奏轻快。开篇与结句叠字词“阊阊”“潺潺”，篇中联绵词“奔腾”“旷荡”，都增添了音节之美。

江上看山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

前山槎牙忽变态^[1]，后岭杂沓如惊奔^[2]。

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3]。

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

【注释】

^[1]槎牙：错杂不齐貌。

^[2]杂沓：众多纷乱貌。

^[3]缥缈：恍惚之间，若有若无。

【点评】

作于嘉祐四年（1059）冬南行赴京途中。诗中描写在江上看山如万马惊奔等奇景。起势雄悍，笔墨飞动，意象迅疾变幻，亦如马奔鸟飞。

梵天寺见僧守诠小诗，清婉可爱，次韵^[1]

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

幽人行未已，草露湿芒屨^[2]。

惟应山头月，夜夜照来去。

【注释】

^[1]梵天寺：在杭州凤凰山上，五代时吴越王钱氏所建。守诠：诗僧，苏轼的友人。其原诗云：“落日寒蝉鸣，独归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随行屨。惟闻犬吠声，又入青萝去。”

^[2]芒屨：草鞋。

【点评】

熙宁五年（1072）秋在杭州作。诗写梵天寺秋夜之景，以疏淡的写意之笔，创构出一个幽深清远境界。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一评：“峭茜高洁，韦柳遗音。”

游金山寺^[1]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2]，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3]，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4]。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5]！

【注释】

[1]金山寺：在今江苏镇江金山上，旧名泽心寺，又名龙游寺、江天寺，俗名金山寺。在宋时金山为屹立长江中之岛，后与陆地相连。

[2]中泠（líng）：泉名，在金山西北。石盘陀：形容巨石回旋不平。

[3]魄：月缺时的有圆形轮廓而光线暗淡的部分。旧说每月初三以后，此部分逐渐明亮，谓之成魄。初生魄，即初三，苏轼来游正当十一月初三。

[4]“江心”四句：苏轼自注：“是夜所见如此。”炬火：这里指古人所谓“阴火”，即阴晦时浮现水面之火。木华《海赋》：“阴火潜然。”曹唐《南游》：“涨海潮生阴火灭，苍梧风暖瘴云开。”

[5]“我谢”二句：作者对江神的誓言。古人常指水为誓，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晋公子重耳流亡在外，渡黄河时对子犯说：“所不与舅氏（子犯）同心者，有如白水。”《晋书·祖逖传》也记载，祖逖中流击楫指着大江发誓说：“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点评】

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赴杭州途中，经金山寺访宝觉、圆通二僧，夜宿作此诗。诗中所抒思归之意，正是诗人因反对新法被人诬告请求外调、心情抑郁的反映，是苏轼七言古诗的代表作之一。诗对寺本身略而不写，而写登眺望远所见山水景色，将诚挚浓郁的乡情与迷惘抑郁的思绪融入景中。诗的首联，高屋建瓴，言简意赅，自然高妙，正如前人所评：“将万里程、半生事一笔道尽。”（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确是游金山寺发端，确是东坡游金山寺发端，他人抄袭不得。盖东坡家眉州近岷江，故曰‘江初发源’；金山在镇江，下此即海，故曰‘送江入海’。”（施补华《岷佣说诗》）以下写景各联，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想象有写实，笔法多变。比喻新颖贴切，色彩绚丽，境界壮美，又传达出空旷、幽静的氛围。将眼前所见写得奇幻诡丽，触引起惊惧、怅然、茫然心绪，并由此思及“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最后指江为誓，俟置得田后必归故乡。全篇将游寺观景与望乡归山挽合，寄慨深沉，想象奇特，兴象超妙，波澜阔大又章法严谨，是宋代山水游览诗的名篇。

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1]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2]。道人之居在何许？宝云山前路盘纡^[3]。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坐睡依团蒲。天寒路远愁仆夫，整驾催归及未晡^[4]。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鹳盘浮图^[5]。兹游淡薄欢有余，到家恍如梦蘧蘧^[6]。作诗火急迫亡逋^[7]，清景一失后难摹。

【注释】

^[1]腊日：旧时腊祭之日。汉代以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为腊日，宋仍用汉腊。惠勤、惠思：皆余杭人，两诗僧。

^[2]道人：有道之人，指二僧。僧人亦可称道人。

^[3]宝云山：五代吴越王钱氏建宝云寺，在西湖之北，寺后有宝云庵山。

^[4]晡（bū）：申刻，黄昏时。

^[5]浮图：塔。

^[6]恍：恍惚。梦蘧蘧（qú渠）：梦醒后惊动之貌。语出《庄子·齐物论》，写庄子梦蝴蝶，“俄然觉，则蘧蘧然（庄）周也”。

^[7]亡逋：逃亡者，此指将逝之清景。

【点评】

熙宁四年（1071）冬，苏轼到杭州通判任不久，访诗僧惠勤、惠思，作此诗。全诗仿佛是一幅冬日山行访僧图卷。诗人以其善于捕捉景物动态的本领，连续勾勒出云雪楼台、游鱼水石、深林啼鸟、盘纡山路、幽峭竹屋、坐睡和尚、整驾仆夫、连绵林木、鹳盘浮图……联翩佳句，看似信手拈来，毫不着力，呈现出一个饶有动态生机的清幽意境，极清新流丽之致。汪师韩评此诗：“语语清景，亦语语自娱。而道人有道之处，已于言外得之。栩栩欲仙，何必涤笔于冰瓯雪碗。”（《苏诗选评笺释》卷一）纪昀亦赞曰：“忽叠韵，忽隔句韵，音节之妙，动合天然，不容凑拍。”（《纪评苏诗》卷七）但此诗所押“孥”“蘧”等已是险韵，作者却自作和诗三篇，因难见巧，逞露才气，却失去了原作的新警自然。

催试官考较戏作^[1]

八月十五夜，月色随处好。不择茅檐与市桥，况我官居似蓬岛。凤唼堂前野橘香^[2]，剑潭桥畔秋荷老^[3]。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4]，组练长驱十万夫^[5]。红旗青盖互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屠。人生会合古难必，此景此行那两得！愿君闻此添蜡烛，门外白袍如立鹄^[6]。

【注释】

^[1]催试官考较：熙宁五年（1072）八月，作者监考贡举。贡举是封建社会朝廷开科取士的地方选拔阶段。宋制，贡举的考试放榜例在中秋节日。这一年却迟了两天——八月十七日放榜。作者想到考生一定等得焦急，故有催试官之作。“较”，通“校”。考较是指试后的阅卷、评定。

^[2]凤唼堂：在杭州凤凰山下。唼（zhòu）：鸟的喙。

^[3]剑潭桥畔：作者联想到故乡某地桥畔荷花。

^[4]“鲲鹏”句：语本《庄子·逍遥游》，说鲲化为鹏，从北海迁到南冥，“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5]组练：组甲、练袍，指武装部队，语出《左传·襄公三年》：“楚子重使邓廖帅组甲三千、被练三千以伐吴。”

^[6]白袍：指未入仕的儒生，身穿白袍，有别于穿皂袍的官员。立鹄：即鹄立，形容伸颈跼足盼望的样子。

【点评】

这首戏作的七言古诗，分别以两个五言诗联领起两段奇文。前段写八月十五夜月色之高朗，意境清远幽丽，宛若蓬莱仙岛；后段写八月十八日钱塘潮之雄奇，写得气势磅礴，有声有色。诗人从这两幅图画中引发出人生会合与良辰美景难以两得的感慨。结尾一联，点醒题旨，而想象中“门外白袍如立鹄”的情景亦饶有谐趣。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二）盛赞“鲲鹏”“组练”一联“可括枚乘《七发》观涛一篇”。

游道场山何山^[1]

道场山顶何山麓，上彻云峰下幽谷。我从山水窟中来，尚爱此山看不足。陂湖行尽白漫漫，青山忽作龙蛇盘。山高无风松自响，误认石齿号惊湍^[2]。山僧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照瑶席^[3]。阶前合抱香入云，月里仙人亲手植^[4]。出山回望翠云鬟，碧瓦朱栏缥缈间。白水田头问行路，小溪深处是何山。高人读书夜达旦^[5]，至今山鹤鸣夜半。我今废学不归山，山中对酒空三叹。

【注释】

^[1]道场山：在湖州，山上有万寿禅寺。何山：在乌程县南十里，与道场山相接。晋代何楷曾在山中读书，后为吴兴太守，以其居其寺而名其山。

^[2]石齿：齿状之石。

^[3]瑶席：玉饰之席。

^[4]“阶前”二句：写山中高大桂树。

^[5]高人：指晋人何楷。

【点评】

熙宁五年（1072）冬作于湖州。这首诗描述游览道场山何山的见闻感受，抒发欲辞官归隐而不得的惆怅。诗的构思布局有独到之处：开篇四句先总写两座山，以下生动细致地刻画道场山的湖水、山势、松风、溪流，还描绘了山寺中的流泉清池、阶前桂树，更设想是“山僧不放山泉出”，幻想是“月里仙人亲手植”。又用“出山”二句写回望所见，摇荡入情，不厌其详。而对何山，只缅怀高人山中攻读，不复模山范水，带笔点染，意尽即止。全篇散体单行，有自在流行之妙。诗纯用唐人转韵格，四句一转韵，平仄韵交错，音节宛转多姿。

法惠寺横翠阁^[1]

朝见吴山横^[2]，暮见吴山纵。吴山故多态，转折为君容。幽人起朱阁，空洞更无物。惟有千步冈^[3]，东西作帘额。春来故国归无期，人言秋悲春更悲。已泛平湖思濯锦^[4]，更看横翠忆峨眉^[5]。雕栏能得几时好？不独凭栏人易老^[6]。百年兴废更堪哀，悬知草莽化池台。游人寻我旧游处，但觅吴山横处来。

【注释】

[1]法惠寺：在杭州清波门前，五代吴越王钱氏所建。横翠阁在寺内。

[2]吴山：一名胥山。吴人祠伍子胥于山上，故名，即今城隍山，在杭州城内。

[3]千步冈：指吴山。

[4]平湖：指杭州西湖。濯锦：即锦江，一名岷江，在成都。

[5]峨眉：峨眉山，在四川眉山县西南。

[6]“雕栏”二句：用南唐李煜《虞美人》“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和《浪淘沙》“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词意。

【点评】

熙宁六年（1073）春作于杭州。诗人由写吴山的纵横多态，联想到故乡的峨眉濯锦；从怀念故国杳无归期，触发出人生短暂兴废无常的苍凉之思。全篇奇气横溢，意蕴丰厚，寄慨深沉。写景化静为动，又以拟人手法传山水之神。章法错综变化，波澜起伏，前呼后应，首尾相衔。前八句五言写景，后十句七言抒情，借鉴民间歌谣重叠而略有变化的句式，有对偶句，有散句，三组四句一换韵，一组两句一换韵，韵脚平仄交错，使诗的音韵节奏在整齐中有变化。诗的风格，正如汪师韩所评：“作初唐体，清丽芊绵，神韵欲绝。”（《苏诗选评笺释》卷二）

神女庙^[1]

大江从西来，上有千仞山^[2]。江山自环拥，恢诡富神奸。深渊鼉鳖横^[3]，巨壑蛇龙顽。旌阳斩长蛟^[4]，雷雨移沧湾。蜀守降老蹇^[5]，至今带连环。纵横若无主，荡逸侵人寰。上帝降瑶姬^[6]，来处荆巫间。神仙岂在猛？玉座幽且闲。飘萧驾风驭，弭节朝天关^[7]。倏忽巡四方，不知道里艰。古妆具法服^[8]，邃殿罗烟鬟。百神自奔走，杂沓来趋班^[9]。云兴灵怪聚，云散鬼神还。茫茫夜潭静，皎皎秋月弯。还应摇玉佩，来听水潺潺。

【注释】

[1]神女庙：在巫峡北岸，正对巫山。

[2]仞：古代以八尺或七尺为一仞。千仞，形容山高。

[3]鼉（tuó）：鳄鱼。

[4]旌阳：许旌阳，道教传说中的神仙许真君，传说他曾斩杀蛟蜃精怪。

[5]蜀守：指战国秦昭王时蜀郡太守李冰。他曾凿离堆、修都江堰，清除岷江水患。《神异记》中说他曾降服毒龙蹇氏，锁于江上。

[6]瑶姬：指巫山神女。《太平广记》卷五六引《集仙录》说，西王母第二十三女，名瑶姬，称云华夫人，因在巫山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封妙用真人，后来人们在巫山为她建庙。

[7]弭（mǐ）节：按节徐行。

[8]法服：道服。

[9]趋班：指众神怪纷纷来听候神女调遣。

【点评】

嘉祐四年（1059）冬南行途经巫峡作。诗人利用道家关于巫山神女帮助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一反巫山神女传统的艳科题材，创造了一个战胜洪水为人类造福的新的神女形象。因此，前人评论此诗：“神女诗不作艳词……是本领过人处。”（纪昀《纪评苏诗》卷一）“徘徊神境，仿佛仙踪，不袭用玉色螭颜及望帷褰幌一切猥琐漫褻之语。”（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一）全篇意象神奇，气魄雄伟。“神仙”“玉座”两句精警，“横”“顽”等字锤炼有力。通篇藏“水”字不露，至末句才出“水”字，点明题旨。结尾四句恍惚杳冥，诱人遐想，更增添浪漫神奇氛围。

巫山^[1]

瞿塘迤逦尽^[2]，巫峡峥嵘起。连峰稍可怪，石色变苍翠。天工运神巧，渐欲作奇伟。块轧势方深^[3]，结构意未遂。旁观不暇瞬，步步造幽邃。苍崖忽相逼，绝壁凛可悸。仰观八九顶，俊爽凌颢气。晃荡天宇高，奔腾江水沸。孤超兀不让，直拔勇无畏。攀缘见神宇，憩坐就石位。巉巉隔江波，一一问庙吏。遥观神女石，绰约诚有以。俯首见斜鬟，拖霞弄修帔^[4]。人心随物变，远觉含深意。野老笑我旁：“少年尝屡至，去随猿猱上，反以绳索试。石笋倚孤峰，突兀殊不类。世人喜神怪，论说惊幼稚。楚赋亦虚传，神仙安有是^[5]？”次问扫坛竹，云“此今尚尔：翠叶纷下垂，婆娑绿凤尾，风来自偃仰，若为神物使。绝顶有三碑，诘曲古篆字^[6]。老人那解读？偶见不能记。穷探到峰背，采斫黄杨子。黄杨生石上，坚瘦纹如绮。贪心去不顾，涧谷千寻绝^[7]。山高虎狼绝，深入坦无忌。溟濛草树密，葱蒨云霞腻。石窦有洪泉^[8]，甘滑如流髓。终朝自盥漱，冷冽清心胃。浣衣挂树梢，磨斧就石鼻。徘徊云日晚，归意念城市。不到今卅年，衰老筋力惫^[9]。当时伐残木，芽蘖已如臂^[10]。”忽闻老人说，终日为叹喟！神仙固有之，难在忘势利。贫贱尔何爱，弃去如脱屣^[11]。嗟尔若无还，绝粮应不死。

【注释】

[1]巫山：在四川、湖北两省边境，有著名的十二峰。长江穿流其间，成为巫峡。

[2]瞿塘：长江三峡之一，又称夔峡。西起四川奉节县白帝城，东至巫山县大宁河口。江流湍急，两岸山势险峻。

[3]块轧（yǎng zhá养札）：形容广大无涯、高下不平。

[4]修帔：长长的披肩。

[5]“楚赋”二句：《楚辞》有描写巫山神女的《神女赋》，宋玉作。

[6]诘曲：形容字体笔势拗折难识。

[7]“涧谷”句：抓着长索坠入深谷。绝，绳索。

[8]石窦：石洞。

[9]卅（sà）：三十。一作“十”。

[10]芽蘖（niè聂）：萌芽。

[11]屣（xǐ洗）：鞋子，多为木底，有齿。脱屣，比喻最容易抛弃的事。

【点评】

嘉祐四年（1059）冬南行途中作。苏轼在此诗中写巫峡，不仅随其奇伟转折变化具体描绘其形象，夸张表现其气势，而且处处结合自身的强烈感受来烘托、渲染，这样写，形神俱活，撼人心魄。写神女石，仅“俯首见斜鬟，拖霞弄修帔”二句，便表现出诗人俯瞰江中，见到神女绰约倒影，仰望山顶，神女在云霞里披肩飘拂的曼妙风姿，笔墨极生动精练。在这幅奇险壮美的巫峡山水图上，诗人又刻画出一位砍柴老人的形象。老人笑说神仙的虚妄，却向诗人描叙神女庙中扫坛竹之奇丽，碑文篆字的古奥，更细述他在深山中采斫黄杨的艰辛危险。诗人自然抒写出对老人贫困生活的同情和对世态人心的感慨。全篇既富于浪漫色彩，又洋溢着生活气息。清代纪昀评赞此诗：“写景入神”，“波澜壮阔，繁而不沓。”（《纪评苏诗》卷一）

颇中肯綮。

百步洪^[1]

（二首选一）

长洪斗落生跳波^[2]，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鳧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3]，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竄中得乐虽一快^[4]，何异水伯夸秋河^[5]。我生乘化日夜逝^[6]，坐觉一念逾新罗^[7]。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8]。觉来俯仰失千劫^[9]，回视此水殊委蛇^[10]。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巢。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回船上马各归去，多言讙讙师所呵^[11]。

【注释】

^[1]百步洪：在江苏徐州市东南二里，悬流迅疾，乱石激涛，最为东坡所激赏，今已不存。据作者自序说，这二首诗，是分别送给僧道潜和王定国的。这里选的是第一首，即送僧潜的。

^[2]斗落：即陡落。

^[3]隼（sǔn）：似鹰的猛禽。

^[4]竄：险。

^[5]“何异”句：《庄子·秋水篇》说，秋天洪水灌满了河床，河面之宽也仅仅是两岸之间看不清牛马，然而河神却自夸天下之美都在自己这里了。

^[6]乘化：顺应自然变化。

^[7]“坐觉”句：用佛家语，说观念可以任意驰骋。《传灯录》卷二三：“新罗在国外，一念已逾。”新罗，古国名，今朝鲜的一部分。

^[8]荆棘埋铜驼：《晋书·索靖传》说，索靖有远见，知道天下将乱，指着洛阳宫门的铜驼说：“我一定看到你在荆棘中。”后来就以“荆棘铜驼”比喻世事的变化。

^[9]千劫：佛家谓天地成毁之一周期为一劫。千劫，极言时间久长。

^[10]委蛇（yí）：即逶迤，从容舒缓的样子。

^[11]讙讙（náo）：争论不休，喧闹，啰唆。师：指道潜。

【点评】

元丰元年（1078）十月在徐州作。此诗即景抒情言理，从洪水的流逝联想到人生的短暂。既然人生有限，宇宙无穷，人应超脱旷达，不为物役。险中作乐，亦是人生快意之事。诗人以佛道思想批评尘世间的争名夺利，以通达的人生哲学开阔胸襟，使诗歌富于理趣。诗的前半写景，连用七种形象比喻洪波冲激一泻千里轻舟飞驰之疾，笔墨飞动跳跃、错综利落，喻象新鲜活泼、奇逸有气势，是苏轼的独创。清代查慎行说：“联用比拟，局陈开拓。”（《初白庵诗评》卷中）纪昀评：“只用一‘有如’贯下，便脱去连比之调；一句两比，尤为创格。”“语皆奇逸，亦有滩起涡旋之势。”（《纪评苏诗》卷十七）赵翼赞曰：“六七层譬喻，一气喷出，而不觉其拉杂，岂非奇作？”（《宋金元三家诗选》批语）钱钟书先生则称之为“博喻”，并作了生动精辟的论述：“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地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宋诗选注·苏轼小传》）博喻法的妙用，确使此诗意象迭出，雄放奇纵，淋漓恣肆，堪称诗史上的奇观。

开先漱玉亭^[1]

高岩下赤日，深谷来悲风。擘开青玉峡，飞出两白龙。乱沫散霜雪，古潭摇清空。余流滑无声，快泻双石罅^[2]。我来不忍去，月出飞桥东。荡荡白银阙，沉沉水精宫。愿随琴高生，脚踏赤鯀公^[3]。手持白芙蕖^[4]，跳下清冷中。

【注释】

^[1]这是作者游庐山时作的《庐山二胜》的第一首。开先：佛寺名，在庐山五老峰下，南唐中主李璟所建。漱玉亭：因亭前有瀑布喷溅如玉石，故名。

^[2]罅（hóng洪）：大山沟。

^[3]琴高生：古仙人。《列仙传》记他常乘赤鲤浮游。鯀（hún魂）：鲤鱼。宋代称放生用的红鲤鱼为赤鯀公。

^[4]芙蕖：荷花。

【点评】

元丰七年（1084）五月苏轼赴汝州，途经庐山作。这一首写庐山开先寺漱玉亭从傍晚到月出的幽奇瑰丽景色。起笔两句，点出开先寺漱玉亭在高岩之下、深谷之上，又点出时为傍晚，红日沉落，风生深谷，已使人感到环境的幽僻、清冷。以下，诗人集中笔墨写亭下瀑布。“擘开”两句，把两道瀑布比喻为两条白龙从青玉峡中飞出。十个字，画出瀑布的声色、气势与飞动之态。“乱沫”二句先以飞散的霜雪描状乱溅的水沫，再表现古潭因瀑布汹涌流入，恍然如摇，更显清空。“余流”二句，改用白描，以“滑无声”“快泻”五字描摹其余瀑水迅疾无声地流过以石为底的峡谷的状态，极其准确、精妙。继之，以“我来不忍去”句作一顿宕，随即写月出景象，却又变换笔墨，驰骋幻想，化实为虚，展现天上月宫与水中水精宫相互映照，境界由暗变亮，一派澄澈空明。最后，更幻想自己跟随仙人乘赤鲤持白荷，进入水精宫遨游，将瀑布溪流之瑰美形容极致。全篇将“按实肖象”与“凭虚构象”穿插交错，显示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和传神的艺术表现力。纪昀评：“不必定有深意，直是气象不同。”（《纪评苏诗》卷二三）汪师韩赞：“写瀑布奇势迭出，曲尽其妙。”

栖贤三峡桥^[1]

吾闻太山石^[2]，积日穿线溜^[3]。况此百雷霆，万世与石斗。深行九地底，险出三峡右。长输不尽溪，欲满无底窦。跳波翻潜鱼，震响落飞猱^[4]。清寒入山骨，草木尽坚瘦。空濛烟霭间，绀洞金石奏^[5]。弯弯飞桥出，潏潏半月毂^[6]。玉渊神龙近^[7]，雨雹乱晴昼。垂瓶得清甘，可咽不可漱。

【注释】

^[1]栖贤：佛寺名，在庐山栖贤谷。三峡桥：一名栖贤桥，在寺前，横跨谷上，因谷中多大石，水行石间，声如雷霆，有三峡之险，故名三峡桥。

^[2]太山：即泰山。

^[3]溜：流水。

^[4]猱（yòu右）：猿猴类动物。

^[5]湏洞（hòng dòng哄铜）：形容水势汹涌无际，其声洪亮。

^[6]毂（gōu垢）：张满弓弩，比喻桥影。

^[7]玉渊：潭名，栖贤谷水注入此潭。

【点评】

此诗写栖贤谷水势之汹涌险恶，极尽艺术幻想、夸张、渲染之能事。如写水势猛烈，以“百雷霆”“万世与石斗”形容；写水流深险，夸张说它“深行九地底”“险出三峡右”；写水势盛大，竟说其欲灌满无尽之溪与无底之渊；写水之跳波溅珠、声如雷霆，竟说可“翻潜鱼”“落飞猱”。“清寒”一联，说水之清寒已浸透山骨，并使满山满谷草木尽变坚瘦，言人之所不能言，故而纪昀赞此联为“十字绝唱”（《纪评苏诗》卷二三）。王文诰评下句：“五字瘦劲，确是三峡桥草木。”（《苏轼诗集》卷二三）此诗与上首《开先漱玉亭》摹状庐山山水景物俱奇警惊人，鲜明体现了苏轼山水诗清雄奇富、变态无穷的特色。但二诗气象风格有别，前首近似李白，此首近似韩愈。

登州海市^[1]

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2]？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功。岁寒水冷天地闭，为我起蛰鞭鱼龙。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岁翁。人间所得容力取，世外无物谁为雄？率然有请不我拒^[3]，信我人厄非天穷。潮阳太守南迁归，喜见石廩堆祝融^[4]。自言正直动山鬼，岂知造物哀龙钟。伸眉一笑岂易得，神之报汝亦已丰。斜阳万里孤鸟没，但见碧海磨青铜。新诗绮语亦安用？相与变灭随东风。

【注释】

^[1]登州：州治在今山东蓬莱。海市：海市蜃楼。沈括《梦溪笔谈》说：登州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楼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之状，谓之海市”。

^[2]贝阙、珠宫：水神所居宫室。

^[3]率然：率尔，贸然不假思索。

^[4]“潮阳”二句：唐代诗人韩愈于永贞元年（805）秋，由阳山令移掾江陵，曾游衡山，默祷神灵，天宇转清，看到峰峦。苏轼误为韩愈从潮州刺史召还北归途中，则时在元和十五年（820）。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诗：“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廩腾掷堆祝融。”紫盖、天柱、石廩、祝融，皆衡山峰名。

【点评】

元丰八年（1085）十月，苏轼到登州知州任，五日后任礼部郎中赴京，诗作于其时。此诗描写登州海市蜃楼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景象，抒发正直能感动鬼神、向自然造化寻求精神慰藉的旷达情怀。全诗写景、抒情、议论结合。写景仅“重楼翠阜”一句正面写海市蜃楼奇景，前后以“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和“斜阳万里孤鸟没，但见碧海磨青铜”的海天景色衬托；此外，几乎全用议论。诗人妙用“避实击虚”手法，避免了将海市幻景写成真境有可能造成的平实板滞之病。全篇运笔挥洒自如，变幻莫测，具有清雄旷放风格。结尾在“斜阳”“但见”二句后又加“新诗”“相与”二句，表达海市灵奇不可以端倪的意绪，有唱叹无穷之妙。

泛颍

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语，使君老而痴。使君实不痴，流水有令姿。绕郡十余里，不驶亦不迟。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漪。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此岂水薄相，与我相娱嬉。声色与臭味，颠倒眩小儿。等是儿戏物，水中少磷缁^[1]。赵陈两欧阳^[2]，同参天人师^[3]。观妙各有得^[4]，共赋泛颍诗。

【注释】

^[1]磷：因磨而薄损。缁：因染皂而变黑。《论语·阳货》有“磨而不磷”“涅而不缁”之语。涅，黑色染料。后以“磷缁”喻环境影响而起变化。

^[2]赵陈：指赵令畤、陈师道二人。赵时以承议郎为颍州签判，陈时任颍州教授。两欧阳：欧阳棐与欧阳辩，皆欧阳修之子，时居颍州。

^[3]天人师：指如来佛。

^[4]观妙：《老子》第一章：“故无欲，以观其妙。”王弼注：“妙者，微之极也。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故常无欲空虚，可以观其始物之妙。”

【点评】

元祐六年（1091）九月在颍州作。此诗写泛颍自娱，表现出诗人淡泊明志、出污泥而不染的个性。全篇着意写一个“泛”字，以细致的观察，曲折无不尽意之笔墨，把颍水写得变化多姿。写自己同颍水以及自己在水中的影子相互嬉戏的情景，更是生动传神，诙谐幽默，机趣横生。“画船俯明镜”以下六句，“眼前语写成奇采”（《纪评苏诗》卷三五），正是“随意吐属，自然高妙……情景涌现，如在目前”（方东树《昭昧詹言》评苏诗语）。全诗章法波澜起伏，舒卷自如。结尾叙议数句，又从泛舟观景中悟出人生哲理，升华与深化诗境。清代查慎行盛赞此诗：“游戏成篇，理趣具足，深于禅悟，手敏心灵。”（《初白庵诗评》卷中）此诗确是苏轼五古的代表作之一。

白水山佛迹岩^[1]

何人守蓬莱^[2]，夜半失左股^[3]。浮山若鹏蹲，忽展垂天羽。根株互连络，崖峤争吞吐^[4]。神工自炉鞴^[5]，融液相缀补。至今余隙罅，流出千斛乳。方其欲合时，天匠麾月斧^[6]。帝觞分余沥^[7]，山骨醉后土^[8]。峰峦尚开阖，涧谷犹呼舞。海风吹未凝，古佛来布武^[9]。当时汪罔氏^[10]，投足不盖拇。青莲虽不见，千古落花雨^[11]。双溪汇九折，万马腾一鼓。奔雷溅玉雪，潭洞开水府。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12]。我来方醉后，濯足聊戏侮。回风卷飞雹，掠面过强弩。山灵莫恶剧，微命安足赌。此山吾欲老，慎勿厌求取^[13]。溪流变春酒，与我相宾主。当连青竹竿，下灌黄精圃^[14]。

【注释】

[1]白水山：罗浮山东麓，在惠州东北二十里。佛迹岩：在白水山西麓。巨人迹长三肘，散印于岩石之上，深者二寸许。

[2]何人：指天神。蓬莱：传说中的海上仙山之一。

[3]失左股：传说蓬莱岛上的一座山峰在洪水中浮来与罗山合并成一体。

[4]峤：尖峭的高山。

[5]炉鞴（gōu）：古代熔炉鼓风吹火之皮囊。这两句说，罗山与浮山连结，如神仙用炉炼出液汁黏合而成。

[6]麾：通“挥”。

[7]帝：天帝。觞：酒杯。

[8]后土：地神。

[9]布武：小步疾走。武，足迹。

[10]汪罔：又称汪芒，古国名，故地在今浙江武康县。这里指巨人汪罔氏。

[11]花雨：佛教《楞严经》云：“即时天雨百宝莲花，青黄赤白，间杂纷揉。”

[12]“潜鳞”二句：据《唐子西语录》：白水山的潭洞，传说有潜蛟，人们都不相信。后来有虎饮水其上，蛟尾随之而食之，浮虎骨于水上，人们才知有蛟。

[13]厌：贪。

[14]黄精：草药名。道家认为久服可轻身延年。这两句用杜甫《春水》诗“连筒灌小园”意。

【点评】

绍圣元年（1094）十二月十二日在惠州游白水山而作。此诗描绘白水山佛迹岩的绮丽景色，大量运用想象、幻想、夸张与神话传说素材渲染、形容。全篇奇气奔涌，善于布势，工于设色，妙于写动态，句句警拔。如开篇至“融液相缀补”八句，写罗浮山形成的神话传说，意象雄奇，境界壮阔。篇中写峰峦开阖、涧谷呼舞、回风卷雹如强弩掠面，奇思异想，笔飞墨舞，读之令人动魄惊心。唐庚评论说，“潜鳞”“掉尾”一联，用“渴”字写出虎饮水招灾，“饥”字便见蛟食其肉。十个字说尽一段传奇，叙事简洁，语言精练至极，而又自然劲爽，不见用力之迹。（强幼安《唐子西文录》）查慎行评曰：“字字刻画，句句变化，云烟离合，不可端倪。”（《初白庵诗评》卷中）赵克宜更评赞云：“奇情异采，一气喷薄而出。此为神来之笔，作者殆不自主。写实境警动极矣，虚步收束亦复酣足，得力在回风卷雹一联跌起下文也。”（《角山楼苏诗评注

汇钞》卷一七)

四州环一岛^[1]

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2]。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3]。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眇观大瀛海^[4]，坐咏谈天翁^[5]，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6]。幽怀忽破散，咏啸来天风，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7]，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8]。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云忽变色^[9]，笑电亦改容^[10]。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

【注释】

^[1]本诗原题为《行琼儋间，肩輿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四州：指琼州、崖州、儋州、万安州。

^[2]百洞：海南岛中央的五指山，洞穴盘结。

^[3]“我行”二句：作者从琼州往西折南到儋州，犹如走过月牙形的路线。

^[4]眇观：远观。大瀛海：围绕九州的大海。

^[5]谈天翁：邹衍，战国时齐人。他善谈宇宙天体，齐人称他“谈天衍”。事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6]“茫茫”二句：典出《庄子·秋水》：“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太仓，古代京城的谷仓。

^[7]钧天宴：神仙举行的宴会。钧天，天之中央。

^[8]青童：青童君，神仙名。

^[9]梦云：语出宋玉《高唐赋》，以状云之如梦。

^[10]笑电：语出东方朔《神异经》，以状电之如笑。

【点评】

绍圣四年（1097）六月，苏轼渡海后从琼州到儋州途中作。在被贬到天涯海角、可谓穷途末路之际，诗人仍壮观大海，啸咏天风，借急雨催诗，并相信自己归家有期，显示出乐观旷达、自信自赏的精神状态。全篇想象瑰丽，气魄雄伟，顿挫跌宕，一气呵成，奇趣横生，展现了壮美的海南风光。“千山”“万谷”比喻奇特，令人耳目耸动，是诗中的奇警之句。清代吴仰贤《小瓠庵诗话》卷二指出：“上句从杜诗‘石鲸鳞甲动秋风’句化出，下句从杜诗‘万壑树声满’及‘疏松夹水奏笙簧’句化出。一入锤炉，便异样精彩。”诗的前半篇写实境，极其沉郁；后半篇运幻想，极其酣畅。全篇紧扣诗题，章法严谨，层次分明，又前后勾连，顿挫烘托。结尾“妙声”双关，既指因风声而联想之钧天广乐，又暗指自己的诗篇，自我赞赏，豪气兀傲。前人对此诗评价很高。纪昀说：“以杳冥诡异之词，抒雄阔奇伟之气，而不露圭角，不使粗豪，故为上乘。”（《纪评苏诗》卷四一）此诗堪称东坡五言古诗的压卷之作。

虎丘寺^[1]

入门无平田，石路细穿岭。阴风生涧壑，古木翳潭井。湛卢谁复见^[2]，秋水光耿耿。铁花绣岩壁^[3]，杀气噤蛙黾^[4]。幽幽生公堂^[5]，左右立顽矿^[6]。当年或未信，异类服精猛^[7]。胡为百岁后，仙鬼互驰骋^[8]。窈然留清诗，读者为悲哽。东轩有佳致^[9]，云水丽千顷。熙熙览生物，春意破凄冷。我来属无事，暖日相与永。喜鹊翻初旦，愁鸢蹲落景。坐见渔樵还，新月溪上影。悟彼良自诒，归田行可请。^[10]

【注释】

[1]虎丘寺：在今苏州阊门外。

[2]湛卢：越王宝剑，后献吴王。传说此剑跃入虎丘寺潭井中，故名之为剑池。

[3]铁花：虎丘寺中有铁花岩，在剑池之侧。

[4]黾（měng猛）：金线蛙。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鸭。

[5]生公：指南朝刘宋高僧竺道生。他在虎丘讲经，没有人听信，便聚石为徒，与谈至理，石皆点头。

[6]顽矿：顽石。

[7]异类：禽兽鬼神之类。精猛：法力精深威猛。

[8]仙：指清远道士。他与沈恭子同游虎丘寺，有诗，历论商、周及唐近二千年事，颜真卿为之刻石。鬼：指幽独君。有诗云：“青松多悲风，萧萧清且哀。白日徒昭昭，不照长夜台。”李道昌为刺史，奏其事。陆龟蒙、皮日休《松陵唱和》诗都提及他。

[9]佳致：虎丘寺中的一个轩厅。

[10]诒（hāi嗨）：笑。

【点评】

熙宁七年（1074）五月游苏州虎丘寺作。此诗写虎丘，独辟蹊径，别开生面。正如《唐宋诗醇》卷三四评析说：“作虎丘诗者，多是缘情绮靡。若此诗，则但见其幽折闲静耳。……观前此白居易于东虎丘有‘怪石千僧坐，灵池一剑沉’之句，于西虎丘有‘摇曳双红旆，娉婷十翠娥’之句，乌鹊黄鹂，红栏绿波，唐时已极繁华艳冶矣。故知此诗是有意避喧，力求岑寂也。”诗中“阴风”、“古木”与“铁花”、“杀气”二联，幽森冷寂，令人凄神寒骨。其中“生”、“翳”、“绣”、“噤”等字，精心锤炼，奇警动人。

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

肩輿任所适，遇胜辄流连。焚香引幽步，酌茗开净筵。微雨止还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见日，草木自苍然。忽登最高塔^[1]，眼界穷大千^[2]。卞峰照城郭^[3]，震泽浮云天^[4]。深沉既可喜，旷荡亦所便^[5]。幽寻未云毕，墟落生晚烟。归来记所历，耿耿清不眠。道人亦未寝^[6]，孤灯同夜禅^[7]。

【注释】

^[1]最高塔：飞英寺在湖州府署北，寺中有飞英塔，唐末所建。

^[2]大千：佛家语，指大千世界。

^[3]卞峰：即卞山，又称弁山，在浙江吴兴县西北。

^[4]震泽：太湖。

^[5]便（pián）：适意。

^[6]道人：指参寥，时与秦观同在湖州。

^[7]夜禅：夜里参禅。

【点评】

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抵湖州任知州。此诗作于五月初五。前半写山寺周遭微雨中景色，深沉幽妍，用墨较多，写得真切自然。纪昀赞“微雨止还作”“四句神来”（《纪评苏诗》卷十八）。诗人自己也颇为得意。《东坡题跋》卷三《自记吴兴诗》中抄录了这四句后说：“非至吴越，不见此景也。”后半写登高塔远眺所见山城和太湖风光，旷荡浩渺，着墨不多，令人心旷神怡。诗人寓目辄书，毫不着力，详略已各尽其致。“深沉”“旷荡”，是湖州景色特征，是此诗风格，也是诗人当时心境的写照。“幽寻”二句再加衬托，更有幽致。结尾写自己追忆白日游历，清夜不眠与道潜孤灯夜禅，前后映照，更有余味。日本国赖山阳《东坡诗钞》卷一评：“清淡隽逸，五古最至者。”

鸿爪雪泥·也无风雨也无晴

已外浮名更外身^[1]

已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2]。

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3]。

【注释】

[1]本诗原题为《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闻雷震也》。唐道人：字子霞，天目山道士，曾作《天目山真境录》。天目山：在杭州西，接於潜县境，山上有雷神宅。

[2]若为神：怎为神，算不得有什么神威。

[3]“无限”句：《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及注说：刘备寄居曹操幕下时，曹操有一次指着他说：“方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两人。”刘备大惊，手中的筷子掉落到地上。适巧天空一声惊雷，刘备假装怕雷，才把怕被曹操识破的真情掩盖过去。这里借用“失箸”典故，指害怕雷电的人。

【点评】

熙宁六年（1073）六月作。这是一首哲理诗。人们站在山头，听到雷声就像婴儿啼哭之声那么低弱。诗人从唐道人所述天目山这一奇特的自然气象景观中引申出一个哲理：所谓“雷霆之威”，对于一个超尘出世、把身名置之度外的人是不起作用的。反之，即使是刘备那样的英雄，由于胸怀争霸天下之意，当他势孤力单寄人篱下时，也会害怕好猜忌的对手曹操识破自己的心事。诗人巧妙地运用关于刘备的典故，使自然意象和历史典象相互配合，含蓄地表现自己看轻浮名、置身度外、无所畏惧的人生态度，并提升为耐人寻味的深邃哲理。这样的诗，是感性与理性融合的结晶。

东坡^[1]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2]，自爱铿然曳杖声。

【注释】

^[1]东坡：在黄州东门外。苏轼效白居易的忠州东坡之名，故云东坡，并作为自己的别号。

^[2]荦确：险峻不平的山石。

【点评】

元丰六年（1083）作。此诗写他月下独行于东坡的感受。诗仅四句，画出了雨后清新月色、幽静夜景，更画出诗人在嶙峋山石路上踽踽独行的潇洒形象。我们甚至清晰地听到了他的铿然曳杖之声。真是简洁传神。三四句还显示出诗人不避坎坷、视险如夷乃至以险为乐的豪迈乐观情怀。全篇意境清远，耐人寻味。纪昀评此诗“风致不凡”（《纪评苏诗》卷二二）。陈衍说：“东坡兴趣佳，不论何题，必有一二佳句，此类是也。”（《宋诗精华录》卷二）虽未切要，尚可参考。

题西林壁^[1]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注释】

^[1]西林：佛寺名，又叫乾明寺，在庐山，晋高僧慧永所居。

【点评】

元丰七年（1084）五月苏轼游庐山作。这是一首著名的山水哲理诗。作者身在庐山之中，横看庐山，像是绵延起伏之岭；侧看庐山，却又成了直插云霄之峰。庐山中的远景、近景、高处、低处，各个不同。这使他突然感悟：身在其中，未必能认识庐山的真面目。诗人启示我们：要全面、深刻地认识事物，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近人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二说：“此诗有新思想，似未经人道过。”确实，此诗表达出一个关于认识事物的新颖、精辟的思想见解，有普遍意义，又未经人道过，显示出诗人的睿智卓识，又以诱人深思的警句出之，故而脍炙人口，千古传诵。

赠刘景文^[1]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

【注释】

^[1]刘景文：名季孙，开封府祥符（今河南开封市）人。宋时将门之后，博学，工诗文。苏轼曾表荐，誉为“慷慨奇士”。苏轼知杭，景文以左藏副使为两浙兵马都监驻杭州，时有唱酬。

【点评】

元祐五年（1090）十月知杭州时作。此诗借荷、菊、橙、橘四种时物的变化特征，表现深秋初冬江南的景色，写得色彩明丽，风骨遒劲，生机勃勃。诗人托物抒情，抒发自己旷达开朗、不同凡俗的性情和胸襟；又借景喻人，含蓄地赞扬刘景文的品格节操；更即景寓理，暗示时间和人生的宝贵，启示人们要珍惜美好年华。诗的构思和章法似从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二）而来，各有妙处，但都是情、景、理交融的佳作。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五评云：“浅语遥情。”

慈湖夹阻风^[1] (五首选三)

捍索桅竿立啸空^[2]，篙师酣寝浪花中。

故应莼蒻知心腹^[3]，弱缆能争万里风。

此生归路愈茫然，无数青山水拍天。

犹有小船来卖饼，喜闻墟落在山前。

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

且并水村鼓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

【注释】

^[1]慈湖夹：在今安徽当涂县北。

^[2]捍索：桅杆两旁的绳索。

^[3]莼（jiān坚）蒻（kuài快）：草绳，用以编缆。

【点评】

绍圣元年（1094）六月赴英州（今广东英德）途中作。这组七绝描写贬谪途中的自然景色和生活情景。第一首写阻风泊舟。诗人望着船上捍索桅杆在高空中呼啸，篙师在浪花中酣眠。他感觉到缆绳都懂得舟中人的心意，敢以自己柔弱的身体同万里狂风抗争。第二首写四面青山无数，湖水汹涌拍天，景象荒凉凄寂，使诗人感到前途凶险，归路渺茫。然而，就在如此冷落的湖湾中，竟有小船划来，声声叫唤卖饼，诗人喜闻村镇墟落就在山前。第三首写诗人卧看落月，起唤清风，船帆半鼓。当船儿贴着水村倾斜着通过险窄的水路，使诗人省悟到人间处处都有险峻巉岩。这三首诗，把荒湾旅泊的情景写得逼真如画，表现出诗人在贬谪中复杂的心情和对人生的深刻体验，每一首都是感慨深沉，蕴含哲理。一、三首的哲理，借结句语意双关的警句表出；第二首的哲理，就隐藏在全首叙事抒情之中，其意蕴类似陆游《游山西村》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和子由澠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1]，坏壁无由见旧题^[2]。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3]。

【注释】

^[1]老僧：名奉闲。新塔：和尚死后不用墓葬，常是火化后筑塔来埋葬骨灰。

^[2]旧题：苏轼与苏辙赴京应举途中曾寄宿奉闲僧舍并题诗僧壁。

^[3]蹇（jiǎn）驴：跛足驴。作者自注：“往岁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澠池。”二陵，指河南的东崤山和西崤山，亦称二崤，在澠池县西。

【点评】

嘉祐六年（1061）冬，苏轼赴凤翔任重过澠池（今属河南），而老僧奉闲已死，旧日题壁不见，心中触发出今昔变迁与人生无常的感怆，又读了弟弟苏辙的《怀澠池寄子瞻兄》，遂写了这首和作。前四句用飞鸿踏雪泥，爪痕顷刻灭没，鸿亦东西飘忽喻指人生无定、际遇偶然、陈迹易消。想象奇妙，比喻生动新颖，单行入律，一气呵成。后四句再以所见所闻所忆的情景深化“雪泥鸿爪”的感触。全篇发自性灵，表现了带有普遍性的人生体验，蕴含深邃哲理，故能动人深情又发人深思。诗的起势超隽，运笔自如，意绪畅达，意境恣逸而苍凉，既是东坡本色，又显出宋代七律的新特色，成为历代传诵的名篇。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1]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江城白酒三杯酽^[2]，野老苍颜一笑温。

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3]。

【注释】

[1]本诗原题为《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潘：潘丙，字颜明，潘革之子，潘大临之叔。在黄州对岸樊口开酒店。郭：郭遵，字兴宗，也是苏轼在黄州的友人。去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因赴岐亭去陈慥处，潘丙、古耕道、郭遵三人送至女王城，置酒东禅庄院作诗（该诗前面已选入）。

[2]酽（yàn艳）：浓，味厚。

[3]招魂：据王逸《梦辞章句》说，宋玉作《招魂赋》，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里意谓老朋友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召我还京而操心。

【点评】

元丰五年（1082）作于黄州贬所。此诗写与友人出郊寻春，重游旧地所触发的人生感慨。“事如春梦”，人在世间的一切往事、经历、思绪，包括喜怒哀乐、得失荣辱，都像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但“人似秋鸿”，南来北往，感信而动，年年如此，从不懈怠。“来有信”，是说自己如鸿雁一样准时，去年今年都是正月二十日出郊寻春。但这个“信”，也可解释为信念、信心、信义、信诺。正因为人有信，也就有了温暖的友情。尽管自己正遭受贬逐，身处逆境，但就在这荒僻的江城中，年年都可以同新交故旧春游欢聚畅饮，驱除烦恼。此诗表现了诗人以随遇而安、超然旷达的态度对待灾难，也表现了诗人执着于现实人生的精神境界。全篇发自肺腑，出语自然，一气贯注，但自然中有奇警。中两联对仗精工巧妙。尤其是颔联，比喻新颖贴切，又用反对法，在带禅味的诗句中深蕴人生哲理。纪昀评曰“警策”（《纪评苏诗》卷二一）是不错的。方东树却说：“此诗无奇，开凡庸滑调。”（《昭昧詹言》卷二〇）有失公允。

满江红

东武会流杯亭，上巳日作。城南有陂，土色如丹，其下有堤，壅郑淇水入城^[1]。

东武南城，新堤就，郑淇初溢。微雨过，长林翠阜^[2]，卧红堆碧。枝上残花吹尽也，与君试向江头觅。问向前犹有几多春？三之一。

官里事，何时毕。风雨外，无多日。相将泛曲水^[3]，满城争出。君不见兰亭修禊事^[4]，当时座上皆豪逸^[5]。到如今修竹满山阴^[6]，空陈迹^[7]。

【注释】

^[1]东武：密州州治，即今山东诸城市。上巳日：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古代有在此日被除不祥的民俗。陂：河塘的土岸。壅：堵塞。郑（fú）淇：水名，源出密州常山，东北流注潍河。

^[2]阜：土丘。卧红：指花经雨委附于地。

^[3]“相将”句：古代风俗，每逢三月上巳，于水滨约集宴饮，被除不祥。后来仿行，于环曲之水旁宴集，在水中放置酒杯，杯流行停其前，即令饮酒，此谓曲水流杯，宋代仍有这种风俗。《荆楚岁时记》有“三月三日，都人并出水渚，为流杯曲水之饮”的记载。

^[4]兰亭修禊（xì）事：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等十多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修禊游宴赋诗，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有记载。

^[5]豪逸：豪放俊逸之士。

^[6]修竹满山阴：《兰亭集序》中有“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记载，故称。修，长。

^[7]空陈迹：《兰亭集序》有“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句。

【点评】

熙宁九年（1076）春三月三日，苏轼与僚友会于密州流杯亭，作此词。上片描绘雨后河水初溢、长林翠阜卧红堆碧的暮春之景，已寄寓了岁月倏忽、春光易逝的感伤。下片写流杯曲水、满城争出的热闹场面，并由此引起对古人兰亭集会的遥想，抒发韶华易去、物是人非的感慨。全词漫溢着一种深沉的、历史的悲剧意识和人生的空幻感，看似消极颓唐，其实内蕴着作者对于抱负难展、功业无成的悲哀，也是作者思索人生价值的体现。全词都用散句，一气贯通。结拍处巧妙化用《兰亭集序》的写景寄慨名句，使词境韵味悠长。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六赞赏此词：“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2]。不知天上宫阙^[3]，今夕是何年^[4]。我欲乘风归去^[5]，又恐琼楼玉宇^[6]，高处不胜寒^[7]。起舞弄清影^[8]，何似在人间^[9]！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10]，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11]。

【注释】

^[1]丙辰：熙宁九年（1076）。达旦：到天亮。子由：苏轼的胞弟苏辙，字子由。当时在齐州（今山东济南），二人已有七年没有见面。

^[2]“明月”二句：李白《把酒问月》诗：“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把酒，端起酒杯。

^[3]宫阙：宫门，此处代指宫殿。阙，宫殿大门两边的望楼。

^[4]“今夕”句：唐人传奇《周秦纪行》载诗：“香风引到大罗天，月地云阶拜洞仙。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又：唐人戴叔伦《二灵寺守岁》诗也有“不知今夕是何年”之句。

^[5]乘风归去：驾着风回到天上。李白被称作“谪仙人”（天上下到凡间来的人），这里苏轼也以此自比。乘风，语出《列子·黄帝》：“乘风而归……不知风乘我耶？我乘风乎？”

^[6]琼楼玉宇：美玉砌成的宫殿楼阁。这里指月中宫殿。旧题颜师古《大业拾遗记》载：瞿乾祐与弟子在江边赏月，有人问月中何有，瞿让弟子顺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月中“琼楼玉宇灿然”。

^[7]不胜：经受不住。唐郑处诲《明皇杂录》载，中秋之夜，方士叶静能邀玄宗游月宫。及至，“寒凛特异，上不能禁”。这句暗用此典故。

^[8]起舞弄清影：在月下起舞，清影摇曳。语出李白《月下独酌》：“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9]何似：何如。

^[10]“不应”句：语出司马光《温公诗话》：（司马光说）“李长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为奇绝无对。曼卿对‘月如无恨月常圆’，人以为敌。”

^[11]婵娟：美女之称。古代神话说月宫里住着美丽的嫦娥，故婵娟指嫦娥，用以代指月亮。唐代许浑《怀江南同志》：“惟应洞庭月，万里共婵娟。”

【点评】

熙宁九年（1076）中秋节，苏轼在超然台上饮酒赏月，怀念弟弟子由，作此词。

前人评东坡词似太白诗，有些词篇极富浪漫色彩，这首被誉为咏月绝唱的中秋词是典型一例。太白诗充满了天真烂漫的奇思异想。东坡此词开端突然把酒问天，从明月的来历问到月宫的年月，奇崛异常，句意脱胎于太白的《把酒问月》诗。以下写乘风飞升，游览月宫，月下起舞，戏弄清影，都酷似太白诗。正如郑文焯所评：“从太白仙心脱化，顿成奇逸之笔。”（《手批东坡乐府》）太白诗善于驱遣优美的神话传说，以形成绚烂多彩的色调，构造神奇瑰丽的境界。东坡此词同样写到月宫的琼楼玉宇，写到嫦娥，并引用了《酉阳杂俎》和《明皇杂录》中的故事传说。太白诗笔空灵飘逸，毫不黏滞。东坡此词通篇写月，除“转朱阁”三句实写外，都从自己问月、飞月、望月、怨月、慰月、舞月中虚笔写出，笔墨空灵洒脱。而

中秋月之圆满、皎洁、清丽、高寒，月亮运行照临的动态，使人浮想联翩的神奇意趣，皆历历如在目前。近人俞陛云评此词：“全篇若云鹏天马，一片神行。”（《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太白的七言歌行章法变幻不测，如“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沈德潜《唐诗别裁》）。东坡此词同样笔势夭矫回折，跌宕多姿。上片写其出世与入世、退隐与进取的矛盾心理，两次转折又一气贯注；下片化景物为情思，更是一韵一意，一意一转，愈转愈深，最后化悲怨为旷达，转出一个皓月当空、美人千里、孤高旷远的境界氛围。此种清旷澄澈的风格，在太白诗中尤为常见。当然，东坡此词中表现出的善于圆通地自我解脱的达观襟怀，关于人生、自然、宇宙的睿智思考，以审美观照的态度来对待现实和人生的精神，以及结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蕴含的人的超越性的美好情感，又是太白诗中不足的。

阳关曲 中秋作

暮云收尽溢清寒^[1]，银汉无声转玉盘^[2]。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注释】

^[1]溢：满出。

^[2]玉盘：代指月亮。李白《古朗月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点评】

熙宁十年（1077）作。中秋之夜，苏轼与弟弟苏辙在徐州同赏明月，共度良宵。此词表现了骨肉团聚、佳会难得的愉悦，却更多地抒发人生会难别易的遗憾与兄弟即将分离的伤感。前联写月。首句先以暮云衬托，继写云收月出。“溢清寒”三字画出了清寒如水的月光。次句“银汉无声”，暗用唐人李贺“银浦流云学水声”句意，使人感觉银河本来有声，而此刻才静谧无声。“玉盘”喻月，写出了月的圆大和冰清玉洁。“转”字，赋予月动态，又暗示其圆。合此二句，一“收”、一“溢”、一“转”，生动传神，一气连贯。后联抒情。“此生此夜”与“明月明年”作对。“明月”之“明”与“明年”之“明”义异而字同，借来对仗，字面工整，假借巧妙，叠字唱答，音节优美。“不长好”与“何处看”，一为否定语一为疑问语，上下呼应。这两句形成了流水对仗，感慨深长，情韵悠悠。全篇语言清丽，境界空灵高远。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赞叹此词“妙句天成”。

此篇诗词集皆录入。《阳关曲》原以唐人王维七绝诗《送元二使安西》为歌词。苏轼此词与王维诗平仄四声几乎尽合，都是前联与后联失粘，仅次句第一字平仄与王维诗不同，等于词家之依谱填词。

南乡子

晚景落琼杯^[1]，照眼云山翠作堆。认得岷峨春雪浪^[2]，初来，万顷葡萄涨绿醅^[3]。春雨暗阳台^[4]，乱洒歌楼湿粉腮。一阵春风来卷地，吹回，落照江天一半开。

【注释】

^[1]晚景：夕阳。景，日光。琼杯：玉杯。

^[2]岷峨：四川的岷山和峨眉山，苏轼的故乡。

^[3]醅：未滤过的酒。

^[4]阳台：三峡山名。宋玉《高唐赋》记巫山神女的话：“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点评】

元丰四年（1081）春，苏轼在黄州临皋亭作。此词描写春日傍晚所见所联想到的骤雨复晴、神奇瑰丽景色，将从黄州到岷峨的千里长江收摄于笔下，在景中寄寓了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和对政治风云变幻的哲理感悟。其所蕴含的身世之感与人生之慨，与其诗《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黑云翻墨未遮山”）、其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大体相类。

上片写江上云山与满江春水，从一只小酒杯映现而出，又将岷峨雪化的碧绿晶莹江水喻为万顷清醇浓香的葡萄美酒。联想敏锐、奇特、丰富，小中见大，由近及远，虚实结合，表现手法高超。下片写乍雨乍晴，以追光摄影之笔迅速捕捉住瞬息变幻的景象，也正是苏轼所擅长。全篇无一字一句点明所要表达的情意，将情意深隐于景中，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定风波

三月七日^[1]，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2]。竹杖芒鞋轻胜马^[3]，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4]，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5]，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注释】

^[1]三月七日：指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是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三年春天。他到黄州东南三十里的沙湖相看新买的农田，途中遇雨，有感而作此词。

^[2]吟啸：高声吟诗、长啸。《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登山临水，啸咏自若。”

^[3]芒鞋：草鞋。

^[4]料峭：形容春风略带寒意。

^[5]萧瑟处：指遇风雨之处。

【点评】

这首词的上片写冒雨徐行的心情，下片写雨后景物和感受。作者从眼前景物和平常小事中，抒写他对人生旅途上遭遇风雨、打击、磨难时无所畏惧、泰然自若的态度，并因此显示了他作为诗人兼哲人的倔强性格、达观襟怀与睿智情思。全篇叙事、写景、抒情水乳交融，写得有声有色，景象宛然、气势充沛，饶有诗情画意，更蕴含丰富深邃的人生哲理，是作者在坦然接受一场急雨洗礼后自然触发的心灵感受的畅快表现，亦即“妙悟”的产物。作者在八个七言句中巧妙地嵌入“谁怕”“微冷”“归去”三个二字句，使原本迂徐平缓的节奏变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清人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云：“此足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矣。”颇能道出此词的思想艺术特色。

浣溪沙

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1]。

山下兰芽短浸溪^[2]，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3]。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4]。

【注释】

^[1]蕲（qí奇）水：黄州有蕲水县（今湖北浠水），蕲水自城边流过，经兰溪入长江。溪水西流：一般河溪水流多向东，只有少数因局部地势东高西低而向西流。元丰五年（1082）三月，作者往沙湖看田，因患臂肿，曾在麻桥医生庞安常家留住数日，针疗得愈。其后，作者同庞安常游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有王逸少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东坡志林》卷一）。

^[2]兰芽：兰草初生嫩芽。

^[3]萧萧：同“潇潇”，形容细雨不停的样子。子规：即杜鹃。

^[4]“休将”句：意谓不要像古人那样徒然悲叹岁月流逝，自伤衰老。白居易《醉歌乐妓人商玲珑》诗云：“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前没。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抒发了红颜易老、良时不再的悲慨。苏轼在这里反用其意。

【点评】

词的上片写清泉寺幽雅凄冷风光，一句一景。首句“短浸溪”三字，就写出了溪水的澄澈、兰芽的鲜嫩，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美感。次句脱胎于白居易的《三月三日祓禊洛滨》“沙路润无泥”句，换“润”为“净”。白诗“润”字同其上句“柳桥晴有絮”中的“晴”字相对；苏词的“净”字是为了突出松间沙路的洁净，一尘不起，正是春雨潇潇之景。可见苏轼用字极精确。三句写暮雨中杜鹃的啼鸣，情调转为凄冷悲凉，勾人愁思，是作者贬官黄州的心情的流露。而这一“下跌”，又使下文的振起更自然，也更有力量。下片即景抒慨。换头以反诘句式发出人生能再少的奇想，继之以兰溪水西流的特殊自然景象巧妙作答。结句一反白居易诗黄鸡催晓、白日催年的悲观调子，唱出乐观的呼唤青春的人生之歌。全词语言平易晓畅，言浅韵高。“谁道”“尚能”“休将”三词，使句意层层递进，产生一股前激后涌的气势。清代陈廷焯说：“愈悲郁，愈豪放，愈忠厚，令我神往。”（《白雨斋词话》）评得中肯。

西江月 黄州中秋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1]。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2]。中秋谁与共孤光^[3]，把盏凄然北望^[4]。

【注释】

^[1]看取：看着。

^[2]妨：遮掩。古代诗人常以浮云遮蔽明月隐喻谗人蔽君、忠而见谤。如《古诗十九首》“浮云蔽白日”。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3]孤光：月。

^[4]盏：酒杯。北望：指作者在黄州北望汴京。一说设想在筠州的弟弟苏辙北望他。

【点评】

本篇多数词论家认为是元丰三年（1080）中秋在黄州作，也有说是绍圣四年（1097）中秋在儋州作的。今从前说。

此词发端直抒世事如梦、人生短促的感慨。接着写西风飒飒，落叶萧萧，回响廊庑，词人凄然顾影，觉眉头鬓发已斑，引发壮志未酬、人已迟暮之悲。下片借酒贱客少写世事之炎凉，以浮云蔽月表群小当道，用孤光自照喻自己孤高清白的人格，最后以凄然北望抒眷怀君国之意。全篇充满牢骚怨愤、悲凉感伤，令人读来心弦强烈共鸣。词中紧扣着中秋时节景物，写景、抒情、议论结合，善于借自然与生活中的常见景象（如大梦、新凉、酒贱、客少、浮云、明月）揭示人生哲理，具有言近旨远、辞浅意深的艺术特色。此外，句式的整散结合，韵脚的平仄交错，都有助于感情的抒发。

满庭芳

蜗角虚名^[1]，蝇头微利^[2]，算来着甚干忙^[3]。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4]。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5]。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6]。又何须抵死^[7]，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8]。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注释】

^[1]蜗角虚名：微不足道的虚名。蜗角，蜗牛角。《庄子·则阳》载：“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

^[2]蝇头：比喻微小。《南史》卷四一《齐宗室诸王传》说南齐衡阳王萧子钧亲自用小字写五经。侍读贺玠问他：“殿下家自有坟素，复何须蝇头细书？”

^[3]着甚干忙：瞎忙些什么。

^[4]些子：一点儿。

^[5]浑：全。教（jiāo交）：使。李白《襄阳歌》：“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

^[6]妨：损害。宋叶清臣《贺圣朝》词：“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花开花谢，都来几许？且高歌休诉。”

^[7]抵死：竭力。

^[8]苔茵：草地。茵，供坐卧的褥和席。

【点评】

这首词约作于元丰五年（1082），苏轼初到黄州时。因“乌台诗案”陷身大狱、幸免一死却戴罪贬逐的苏轼，真实地、多方面地、深刻地展现了他的内心矛盾和解脱矛盾痛苦的精神历程。他在痛定思痛中对人生大彻大悟，认识到追名逐利的虚幻和蝇营狗苟的委琐庸俗，更认识到得失荣辱、祸福生死自有因缘，不可力求，它们等无差别，也无须说短道长。人应当超越这些物质的与精神的束缚，可借醉酒来消解忧愁，最好是席地幕天，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样才能获得心灵的自由解放。全篇由讽世到愤世，从自叹到自适，揭示出作者愤世嫉俗与飘逸旷达的两个性格侧面。

词以议论为主，夹以抒情。作者为了淋漓酣畅、纵横开阖地抒情议论，采用了上下片平行式的章法结构；语言也似脱口而出，多用口语俗语；气势充沛，风格疏狂旷放。开篇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二句，蔑视与嘲讽热衷名利的世俗观念，比喻贴切，对仗工整，成了后人议论名利的警句。结尾处“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即景抒怀，意境阔大高远、超尘绝俗，使这首以议论为主的作品有了必不可少的形象。

水调歌头

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1]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2]。长记平山堂上^[3]，
敲枕江南烟雨^[4]，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5]，山色有无中^[6]。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
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7]。堪笑兰台公子^[8]，未解庄生天籁^[9]，刚道有雌雄^[10]。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11]！

【注释】

^[1]快哉亭：元丰六年（1083）闰六月，张偓佺谪居黄州，在江边建造一亭，作为游观之所，苏轼命名为快哉亭。本篇就是此时所作。张偓佺（wò quán握全）：苏轼的朋友。名怀民，字梦得，又字偓佺。

^[2]湿青红：青红油漆尚未干。

^[3]平山堂：在江苏扬州市西北蜀冈上，欧阳修为扬州太守时所建。在平山堂放眼望去，江南诸山，拱列檐下，故名平山堂。

^[4]敲（qī妻）枕：斜倚着枕。

^[5]醉翁：欧阳修的号。

^[6]山色有无中：欧阳修《朝中措》词有“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之句，用了唐代王维《汉江临泛》诗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句。

^[7]白头翁：鸟名，这里指白发老船夫。

^[8]兰台公子：指宋玉，他曾任兰台令，侍奉楚襄王，故称。

^[9]庄生：即庄周。天籁：自然界的声响。这里指风，语出《庄子·齐物论》。

^[10]刚道有雌雄：宋玉《风赋》说风有两种，一种是“大王之雄风”，一种是“庶人之雌风”。刚道，硬说，却说。

^[11]“一点”两句：意谓风无所谓雌雄，人只要有一点浩然正气，就会在任何境遇中享有无穷的快意雄风。浩然气：盛大刚正、吞吐天地之气，语出《孟子·公孙丑》。

【点评】

苏轼在两则品评山水景物画的题跋中说：“山水以清雄奇富、变态无穷为难。”（《跋蒲传正燕公山水》）“烟云风雨，必曲尽其态，合于天造，厌于人意，而形理两存。”（《书竹石后》）这首描绘他在快哉亭上所见山水风光的词作，充分显示了他表现自然美的艺术追求。

词的上片以“雨”为词眼，从落日绣帘、青窗朱户和亭下水天相连的绮丽景色，写到记忆中平山堂上所见江南烟雨、孤鸿灭没、山色有无的空蒙画面，表现出人在风光中的自得之趣，使人产生一种超然之感。下片以“风”为主线，先写江面风平浪静，宛若明镜，碧峰倒影；再写风起浪涌，白发船夫驾扁舟在风浪中出没。篇中静景与动景、实景与虚景、水墨与丹青反复转换，笔墨纵横开阖，起伏跌宕，词境也如翻云覆雨，层波叠浪。最后五句，即景抒情，情中寓理，既袒露了自己的宽阔胸襟和浩然之气，又揭示了人生哲理：人只要顺应自然又善养浩然正气，就能以泰然超然的态度对待各种境遇，而享有无穷的乐趣。于是，一个“清雄奇富，变态无穷”“合于天造，厌于人意，而形理两存”的艺术意境，就营造出来了。这是情景、理交融的杰作。

鹧鸪天

时谪黄州^[1]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2]。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3]。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4]。

【注释】

[1]时谪黄州：元丰六年（1083）六月，苏轼贬谪黄州时作。

[2]蕖（qú）：芙蕖，荷花的别称。

[3]“杖藜”句：化用杜甫《绝句漫兴九首》其四“杖藜徐步立芳洲”之句。杖藜，拄着藜杖。

[4]浮生：旧时认为人生飘忽不定，故称为浮生。

【点评】

词写黄州时的幽居生活。上片写景，景中含情；下片叙事、抒情、议论。作者随意点染江村景物并叙写闲步村外的感受，而其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旷放之情、超然之理已自然融入其中。开头两句写了七种景物，各个鲜明生动。“林”“山”“竹”“墙”的状态及其相互关系，分别以“断”“明”“隐”三字描绘，一幅有高低、疏密、隐显、明暗的山村远景宛然在目。次句由远而近，“蝉”“草”“池塘”分别用“乱”“衰”“小”形容，准确地捕捉住初夏雨后乡村景物的特征。这一联意象密集，可谓密不透风，词句极度浓缩。三、四句写白鸟翻空，芙蕖散香，推出了两个特写镜头，相互映照，有色有香有动态。“时时”“细细”两个叠字形容词，使景物动中显静，营造出清幽而有生气的意境氛围。这一联学杜甫“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句法，写眼前所见，借鉴得妙。与前联相比，意象疏朗，句子舒张。由此可悟写景状物疏密相间之妙。下片在笔意流转的叙事中流露出徜徉山村的闲怡之趣，却又虚写一笔“昨夜雨”并用“殷勤”二字将夜雨拟人化，自然引出情理相生、理趣融入日常生活情事中的点睛之句“又得浮生一日凉”。《诗人玉屑》卷八引《庚溪诗话》《诚斋论夺胎换骨》条：“有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句意者。……唐人云：‘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坡云：‘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此皆以故为新，夺胎换骨。”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云：“渊明诗：‘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此词从陶诗中得来，逾觉清异。”这两则评语，又道出东坡此词善于融化前人诗词并进一步营构新境之妙。

浣溪沙

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1]。

细雨斜风作小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2]。

雪沫乳花浮午盏^[3]，蓼茸蒿笋试春盘^[4]。人间有味是清欢。

【注释】

^[1]泗州：宋时泗州临淮郡，旧治在今江苏盱眙县东北。刘倩叔：名士彦，字倩叔，时任泗州知州。南山：即都梁山，是泗州南郊风景区。

^[2]洛：洛涧，由安徽合肥北流，至怀远入淮河。漫漫：水势浩大无际涯的样子。

^[3]雪沫乳花：煎茶时水面浮现的白色泡沫。

^[4]蓼茸：蓼芽。蒿笋：蒿茎。都是早春的菜蔬。

【点评】

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苏轼在赴汝州途中到达泗州，与友人同游南山时作此词。上片写沿途景观，从早上写到中午，从细雨写到天晴，从近景写到远景，层次清晰，笔笔都捕捉住冬末春初乍暖还寒、景物生机勃勃的特征，造语清新，状景生动。“细”“斜”“淡”“疏”“晴”，字字贴切、精妙。“淡烟”句用一个“媚”字，将烟、柳、滩连成一幅荡漾着明媚阳光的风景画，既传达了景物的新机动态，又表现出作者欣喜春天将至的心情。“入淮”句由眼前实景引出虚摹之景，在对清洛的赞美和对其入淮后浩茫浑浊的感叹中，似隐含深意，耐人寻味。下片写野外午餐。浮着白色乳花的香茶一瓯和翡翠般的春蔬一盘，相互映衬，色彩鲜丽，透出浓郁的节令气氛，也透出作者的清雅意趣与欢快心情，并自然生发出结句“人间有味是清欢”。词人深情品出一种清闲、清悠、清淡、清雅的欢乐，有别于笙歌宴乐热闹喧阗，是人间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这一句语淡意深，饱含情趣与哲理，照彻全篇，升华词境，确是点睛妙笔。

此词语言清丽俊爽。上下片的对偶句，对仗工整熨帖，又流转自如，分别与单句相配合，整散兼得。

八声甘州

寄参寥子^[1]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2]、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3]！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4]？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5]。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6]。

【注释】

[1]参寥子：即僧道潜，见《百步洪》诗注。巽亭，据《咸淳临安志》载：“南园巽亭在凤凰山旧府治内，以在郡城东南故名。”其地可观潮。

[2]西兴：西兴渡，在钱塘江南，今杭州对岸、萧山之西。

[3]俯仰昔人非：语出王羲之《兰亭集序》：“俯仰之间，已为陈迹。”

[4]忘机：道家术语，指恬淡无为，与世不争。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诗有“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之句。

[5]“约他年”二句：谓相约他年重返浙东，退隐山林，切莫违背这美好的愿望。海道指浙东一带，浙东滨海，故云。谢公雅志，《晋书·谢安传》载，谢安曾隐居会稽东山，中年出仕后，“东山之志，始终不渝，每形于颜色”。

[6]“西州路”三句：谓不要因自己暂时离去而悲伤。西州路，指西去的路。《晋书·谢安传》：“羊昙者，泰山人，知名士也，为安所爱重。安薨后，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尝因石头大醉，扶路唱乐，不觉至州门，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感不已。

【点评】

元祐六年（1091）三月六日，即将离杭赴京的苏轼在巽亭因见到海潮，想到即将与好友参寥相别而作此词，其时参寥不在巽亭，故言“寄参寥子”。词的上片借钱塘江潮和西兴斜晖渲染离情，引出词人对古今变迁、人事代谢一概置之度外，以超尘绝世、淡泊宁静的忘机之心泰然处之的议论。下片写西湖春景，回顾与参寥在杭一同游赏的情景和相知相得的友谊，表明自己超然物外、寄情山水的人生志趣，并殷殷嘱咐友人不要忘记宿志、不必为自己担忧。全词交织着悒郁、豪宕、闲逸、超旷的复杂情绪，将情、景、理和谐结合，语言清爽骏快，音调铿锵。尤其是开篇写江潮涨落，突兀而起，13个字奔迸而出，有雄阔飞动的气象与气势。清代郑文焯十分激赏此词，在《手批东坡乐府》中评云：“突兀雪山，卷地而来，真似钱塘江上看潮时，添得此老胸中数万甲兵，是何气象雄且杰！妙在无一字豪宕，无一语险怪，又出以闲逸感喟之情，所谓骨重神寒，不食人间烟火气者。词境至此，观止矣！”又云：“云锦成章，天衣无缝，是作从至情流出，不假熨帖之工。”

临江仙

送钱穆父^[1]

一别都门三改火^[2]，天涯踏尽红尘^[3]。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4]。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5]，我亦是行人^[6]。

【注释】

^[1]钱穆父：钱勰，字穆父，元祐初拜中书舍人，迁给事中，后曾知开封、越州等地。

^[2]三改火：即已过三年。古人钻木取火，四季所用木不同，故后来常用“改火”比喻季节改易。这里表示年度的更替。

^[3]红尘：佛家称人世间为红尘。

^[4]秋筠：秋天之竹。筠，竹的青皮，此处代指竹。这两句化用白居易《赠元稹》诗：“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

^[5]逆旅：客舍。

^[6]行人：人生旅途中的旅客。这两句化用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点评】

元祐六年（1091）春，钱穆父自越州徙知瀛州（今河北河间），途经杭州，作者以此词赠行。词的上片写久别重逢，下片写月夜送别。词中仅以一句“淡月微云”烘染送别的惆怅，其余皆叙事抒情并融入议论。难得的是，叙事生动亲切，抒情委曲跌宕、深至精微，上下片的议论深蕴哲理。上片的“无波”句赞友人内心平静如古井之水，“有节”句赞友人节操如秋天之竹，其实也正是作者坚持正直操守又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的高度概括。这一联对仗精工，造语警拔，妙理以生动贴切的喻象表达。下片的“人生”两句借道家的思想劝慰友人忘情升沉得失，为友人解忧释虑，却以极平易的语言表达出对漂泊短暂人生的感悟，十个字似对非对，直贯而下。这两联既动人心弦又引人深思，成为全篇的闪光点。

行香子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1]，石中火^[2]，梦中身^[3]。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4]。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注释】

^[1]隙中驹：《庄子·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2]石中火：北齐刘昼《新论》五三篇《惜时》：“人之短生，独如石火，炯然已过。”

^[3]梦中身：《关尹子·四符》：“知夫此身如梦中身。”

^[4]陶陶：形容快乐的样子。刘伶《酒德颂》：“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天真：这里指未受世俗影响的本性。《庄子·渔父》：“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地，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点评】

今人薛瑞生先生认为此词为元祐八年（1093）十月苏轼出知定州后预感变祸将临而作。上片抒发对名利虚浮、人生短暂的感慨；下片表达要摆脱世俗困扰，归隐田园，回归天真本性，乐享其身。词以“清夜无尘，月色如银”清莹恬静的月夜景色起笔，诗意馥郁。全篇基调开朗超脱，语言自然流畅，声韵婉转优美。特别是上下片各用三个排比的意象分别形容人生的短促和隐居生活的清闲，生动而贴切。上片三个意象俱从典故中提炼而出，可见作者用典之巧妙和联想的敏锐丰富。《草堂诗余》续集卷下天羽居士评云：“天趣浮出，如不经心手。说得英雄，倏热倏冷。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真相知。”对此词的感情意蕴和艺术特色作了较中肯的论析。

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1]。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2]，天涯何处无芳草^[3]？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4]。

【注释】

^[1]花褪残红：指杏花逐渐枯萎凋谢。

^[2]柳绵：柳絮。

^[3]“天涯”句：意谓已到暮春，芳草长遍天涯。

^[4]多情：指墙外行人。无情：指墙里佳人。恼：引起烦恼。

【点评】

这首小词作于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苏轼置定州任责知英州，南下途中。

词的上片写红花凋谢，青杏初结，紫燕轻飞，绿溪绕舍，柳絮飘扬，芳草无边。句句是春末夏初的时令景象，可见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表现力。在写景中融入了作者赏春惜春伤春的感情。而“天涯”句含意更深，使人感触到作者对美好事物和心灵归宿的执着追寻与乐观信念。下片写秋千架上传来佳人柔媚的笑声，搅动了墙外行人的绵绵情思，更增加了旅途的无限惆怅。这一幅日常生活小景，意在表现佳人不见、美景不常，与上片所写流水落花、春光易逝有内在联系，可谓一气贯注。而这一幕小喜剧，似乎其深层意蕴则是透露出作者对世事无常、命运难于把握的烦恼与感喟。作者有意重复词语，把“墙外行人”和“墙里佳人”的“多情”与“无情”、“笑”与“恼”作巧妙对比，饶有喜剧情味。也有论者认为，上片“枝上”与“天涯”两句，寓托着朝局变换。元祐人士普遍被谪外地，远竄天涯；下片“多情”句抒发他对赵宋王朝一片忠心却遭贬岭南的抱怨。但妙在这种政治寄托只从描写旅途中所见残春景象和生活小事中隐隐透出，寄托在有意无意之间。全篇意象清丽，色彩鲜明，风韵婉媚，句佳境美，音韵回环，言浅意深。清代王士禛评此词：“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花草拾蒙》）却未能指出此词内蕴对人生命运、精神归宿的追寻，正是柳永那些单纯缘情绮靡之作不可企及的。

泗州僧伽塔^[1]

我昔南行舟系汴^[2]，逆风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转。回头顷刻失长桥^[3]，却到龟山未朝饭^[4]。至人无心何厚薄^[5]，我自怀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今我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旧云三百尺^[6]，澄观所营今已换。不嫌俗士污丹梯，一看云山绕淮甸^[7]。

【注释】

^[1]泗州：州城旧址在今江苏盱眙东北，已陷入洪泽湖。僧伽：唐代高僧，葱岭北何国人，自言俗姓何氏。唐龙朔初年，入中原在临淮传教，创立泗州普光王寺。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卒，建塔葬于泗州。

^[2]“我昔”句：这句和以下五句都是回忆治平三年（1066）护送苏洵灵柩舟行返蜀，自汴入泗入淮，曾过泗州僧伽塔。

^[3]长桥：桥名。在泗州。

^[4]龟山：在泗州城东。

^[5]至人：达到最高精神境界的人。语出《庄子·逍遥游》。

^[6]退之：唐代文学家韩愈，字退之。他在《送僧澄观》诗中说唐代洛阳名僧澄观所重建的僧伽塔高达三百尺。

^[7]淮甸：淮水一带原野。

【点评】

熙宁四年（1071）十月赴杭州途中作。人们传说僧伽塔顶常出现小僧形象，舟行于此祈祷则可得顺风。苏轼此诗前半部分意在揭穿这种迷信的愚昧虚妄。他用欲抑先扬、欲擒故纵手法，先描述昔年过此塔时烧香祈祷竟得顺风的情景，似是赞同祈祷灵验之说，不料笔锋一转，写出六句锋锐恣肆的议论。他指出，人们的私愿往往互相矛盾，要让各种各样私愿都因祈祷而得到满足，即使造物者一日千变也无所适从。苏轼用生活中人们习见的事情和浅显明白的语言，把破除迷信的道理说得如此透辟而有趣味，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诗的后半部分说，他自己不愿以私心向僧伽塔祈祷，顺风或留阻对他都无所谓，从而含蓄地表达了他厌倦政治斗争并力求摆脱思想矛盾的旷达超脱情怀。全篇放笔快意，一气倾泻，却又笔锋精锐，句法雄健，章法严谨。纪昀评：“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评苏诗》卷一八）汪师韩赞：“至理奇文，只是眼前景物口头语，透辟无碍。”（《苏诗选评笺释》卷二）是中肯的。

悼寄题赠·迎客西来送客行

和文与可洋州园池^[1]

（三十首选二）

湖桥

朱栏画柱照湖明，白葛乌纱曳履行^[2]。

桥下龟鱼晚无数，识君拄杖过桥声。

南园

不种夭桃与绿杨，使君应欲候农桑^[3]。

春畦雨过罗纨腻，夏垄风来饼饵香。

【注释】

^[1]文与可：名同，梓州永泰（今四川盐亭县东）人，苏轼表兄。他是画家，也是诗人。熙宁八年（1075）任洋州（今陕西洋县）知州。

^[2]白葛乌纱：一般便装。

^[3]候：占候，预测。

【点评】

熙宁九年（1076）三月作于密州。前一首想象夏天的傍晚，身穿白葛乌纱的诗人文同漫步在朱栏画柱的湖桥上，俯看清碧的湖水。桥下无数龟鱼早已熟悉他拄杖过桥的脚步声，纷纷争先恐后地浮游出水面，向诗人致意。洋州园池幽美的景色环境和活泼可爱的生物，同诗人如此亲密无间，从而表现出诗人仁心爱物的情怀与潇洒闲逸的风度。全篇充满景趣、情趣和灵气。后一首写作为知州的文同关心农事，亲自在南园种麦栽桑。三四句原为“桑畴”“麦垄”，作者改定为“春畦”“夏垄”，用修辞上的借代格，使读者从“春”联想到“桑”，由“夏”联想到麦。作者又用“罗纨腻”比喻雨后桑叶的华茂滋润，用“饼饵香”比喻南风中麦子的浓烈芳香。比喻贴切、优美。从全句看，诗人从“春畦雨过”联想到“罗纨腻”，从“夏垄风来”联想到“饼饵香”，实象与虚象并置，相互映照，使诗境更加丰美迷人。宋人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把这种联想修辞手法称为“举因知果法”。这种手法，苏轼在诗中屡次运用，如《初到黄州》中的“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等。可见，这一联诗综合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

过永乐，文长老已卒^[1]

初惊鹤瘦不可识，旋觉云归无处寻。

三过门间老病死^[2]，一弹指顷去来今。

存亡惯见浑无泪，乡井难忘尚有心。

欲向钱塘访圆泽，葛洪川畔待秋深^[3]。

【注释】

^[1]永乐：乡名，在秀州（今浙江嘉兴）。文长老：秀州报本禅院的住持，作者的同乡。

^[2]“三过”句：从熙宁五年（1072）至今，作者先后三次过访，文长老由老病到死。

^[3]“欲向”二句：唐袁郊《甘泽谣》载：唐洛阳惠林寺僧圆泽与李源友善，临死告诉李源，他将投生为王氏子，相约后12年中秋月夜在杭州天竺寺外相见。后李源如约赴杭，只听见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歌中有“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之句。

【点评】

作于熙宁七年（1074）。诗中痛悼同乡诗僧文长老的辞世。首联上句以鹤瘦喻文长老之病态，下句以云归喻其死亡。落笔扣题，喻象贴切。颔联以“三过门间”对“一弹指顷”，“老病死”对“去来今”，对仗灵活流动。“老病死”，既实写文长老由老到病到死，又是佛教名词（佛教以“生、老、病、死”为四苦）。“弹指”是佛教名词，喻时间短暂；“去来今”，也是佛教名词（佛教以“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为三世）。诗人用佛教的典故名词，构成对仗，可谓巧妙精工。所以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三引《藜藿野人诗话》说，此一联“句法清健，天生对也”。清代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中又说这是“天然绝对”。颈联用了反对，上下句意相反，句中有曲折顿挫，表达出深挚的情谊。尾联又借唐代僧人故事虚拟出与文长老来世重见的情景。情痴之语，动人肺腑。

一斛珠^[1]

洛城春晚^[2]，垂杨乱掩红楼半。小池轻浪纹如篆^[3]。烛下花前，曾醉离歌宴^[4]。自惜风流云雨散^[5]，关山有限情无限。待君重见寻芳伴^[6]。为说相思，目断西楼燕^[7]。

【注释】

[1] 《一斛珠》：即《醉落魄》，同调异名。

[2] 洛城：洛阳城，宋之西京。

[3] 篆（zhuàn撰）：汉字形体之一，笔画屈曲。

[4] 离歌宴：送行的酒宴。离歌：离别时唱奏的乐歌。

[5] 风流云雨散：既喻指分别，又暗用宋玉《高唐赋》写巫山神女别楚王时说“妾旦为行云，暮为行雨”之典故，专指与妻子的别离。

[6] 寻芳伴：游览取乐的同行者，这里指作者自己。

[7] 西楼燕：比喻在西方的亲友。古乐府有《东飞伯劳西飞燕》，后世以“劳燕分飞”喻亲知的人各往一方。又据《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郭绍兰适巨商任宗，任至湘中，数年不归。郭托双燕捎书，书达，任归。

【点评】

今人朱靖华先生在未刊稿中考证此词作于嘉祐元年（1056）三月，21岁的苏轼赴汴京秋试经洛阳时。为今存苏词中写作年代最早的一首。词中抒写对新婚妻子王弗的怀念。上片写洛阳暮春三月的优美景色，触引起他在烛下花前与爱妻离别饮宴的情景。下片抒发热烈、深挚的思念之情。“自惜”句兼用比喻与典故，点醒思妻之意，含蓄双关。“关山”句，抒出关隘山河纵然能阻隔情人不能见面，但深长的情谊不是关山所能阻隔的。此句意蕴与唐人王勃名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近，却以自家语出之，同样饱含深情妙理，概括力强，可称警句。结拍三句展望未来与爱妻重逢情景。夫妻相携寻芳，那时再听爱妻诉说别离期间常因相思而目断西楼，盼望双燕捎书之情。词人妙用唐人李商隐《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抒情手法，表达出遥想日后重逢时亲热温馨氛围和今日遥想时的悠然神往情态。全篇写景如画，抒情热烈亲切又曲折含蓄。可见，苏轼早年一开始写词，便已显露出“以诗为词”、抒写自我真情实感的创作倾向，与传统婉约词代女性立言的路数迥然有别。

如梦令

题淮山楼^[1]

城上层楼叠嶂^[2]，城下清淮古汴^[3]。举手揖吴云^[4]，人与暮天俱远。魂断。魂断。后夜松江月满^[5]。

【注释】

^[1]淮山楼：在泗州治所临淮（今江苏泗洪东南，盱眙对岸，清康熙时临淮陷入洪泽湖）。

^[2]嶂（yǎn演）：小山。

^[3]清淮：淮河。古汴：汴水。

^[4]揖：拱手为礼，此指揖别。

^[5]松江：即吴淞江，源出苏州太湖，与黄浦江汇合后入海。

【点评】

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十三日，苏轼在由黄州赴汝州途中，经泗州作。当时词人一再上表朝廷，乞求居住常州养老。词人登淮山楼，举手告别吴云，感到就像暮天寥阔一样，自己离吴地越来越远了。这是他留恋常州情绪的自然流露。后两句说，想到后夜月满松江的美好，不觉销魂神往。全篇情与景融为一体，情韵飘逸，境界阔远，词意婉曲蕴藉，令人感到作者的情思如行云流水，悠悠绵绵无尽。

行香子

丹阳寄述古^[1]

携手江村，梅雪飘裙。情何限、处处销魂。故人不见^[2]，旧曲重闻。向望湖楼，孤山寺，涌金门^[3]。寻常行处，题诗千首；绣罗衫、与拂红尘^[4]。别来相忆，知是何人？有湖中月，江边柳，陇头云^[5]。

【注释】

^[1]丹阳：今江苏镇江丹阳市。述古：陈襄，字述古，熙宁五年（1072）知杭州。

^[2]故人：指苏轼。

^[3]望湖楼：亦称看经楼，在杭州西湖旁，五代吴越王钱俶（chù）所建。孤山寺：在西湖里外二湖之间，有孤峰耸立，名曰孤山，山上有寺，南朝陈代所建。涌金门：杭州城旧有十门，正西门称涌金门。

^[4]“绣罗衫”句：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世传魏野尝从莱公（寇准）游陕府僧舍，各有留题。后复同游，见莱公之诗已用碧纱笼护，而野诗独否，尘昏满壁。时有从行官妓，颇慧黠，即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将红袖拂，也应胜似碧纱笼。’莱公大笑。”此处借指自己与陈襄在西湖各处的留题。

^[5]湖：西湖。江：钱塘江。陇：同垄，冈垄，指孤山。

【点评】

熙宁七年（1074）正月作。苏轼在杭州与太守陈述古相处极好，常在一起游赏西湖，饮酒吟诗。这首词是怀念二人的交往所作。作者妙用两种手法叙事抒情：一是对面写法。上片从两人分手写起，进而设想自己离开后，陈襄听旧曲、忆自己的低回落寞心绪。下片追忆往日与陈襄同游的乐趣，接着仍写陈襄对自己的亲切思念。自己对陈襄的怀念，不言而喻，更显深切。二是借自然景物衬托感情。江村、梅雪、寺、楼、门、月、柳、云，这些优美的杭州西湖风光景物，烘托出浓郁的抒情环境氛围。下片说月、柳、云也同友人一起忆念自己，深一层地抒写出自己对友人和杭州山水风月的眷恋深情。全篇将忆人与忆景融为一体，情融入景，景中含情。开篇、过片、结拍都是景句，更有以景结情、含蓄不尽之妙。

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1]

十年生死两茫茫^[2]。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3]，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4]，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5]。

【注释】

^[1]乙卯：熙宁八年（1075）。

^[2]十年：苏轼妻子王弗卒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至作此词时整十年。

^[3]千里：王弗葬于四川眉山，而苏轼当时在密州，相隔千里之遥，故云。

^[4]轩：小屋。苏轼老家眉山纱縠行宅第有“南轩”，其父名之为“来风轩”。

^[5]“料得”三句：唐代孟郊《本事诗·征异》：“开元中，有幽州衙将姓张者，妻孔氏，生五子，不幸去世。”五子受后母虐待，孔氏“忽于冢中出”，题诗赠张，其中有“欲知肠断处，明月照孤坟”之句。短松冈：长着矮小松树的山冈，指王弗墓地。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明年（治平三年）六月壬午，葬于眉之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

【点评】

熙宁八年（1075）正月在密州为悼念亡妻王弗而作。王弗16岁嫁给苏轼，生子苏迈，对苏轼温柔贤惠，夫妻恩爱情深，但她不幸27岁病故。因此，苏轼写这首悼亡词满怀着深悲剧痛。由于思念深切，作者仿佛忘记了妻子已经去世，仍然以为她还活着：设想他们重逢，互相对话，为她的孤独凄凉而担忧痛楚。这种抹杀了生死界线的痴语，是深情之语，令人读之心弦震颤。词为记梦，全篇依梦前、梦中、梦后思路递进，在梦中实写出妻子在小室窗前梳妆打扮，以及二人相对无言有泪等日常生活的情景细节，将现实的感受融入梦中，使真幻交织，令人感到无限凄凉。而在怀旧悼亡中，作者又糅进了自己坎坷失意的身世之感，使词的情思意蕴更深厚，故而被古今词评家誉为千古第一悼亡词。近人唐圭璋先生评曰：“真情郁勃，句句沉痛，而音响凄厉，诚后山（陈师道）所谓‘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也。”（《唐宋词简释》）

一般来说，创作诗词应因情选韵，缘情变韵。此词抒发的是悲痛凄苦之情，却用了发音响亮的“江阳”韵，竟能把他满腔凄凉乃至痛断肝肠之情表现得如此深挚动人，这又是苏轼的大胆创格与变调。

昭君怨

金山送柳子玉^[1]

谁作桓伊三弄^[2]，惊破绿窗幽梦。新月与愁烟，满江天^[3]。

欲去又还不去，明日落花飞絮。飞絮送行舟，水东流。

【注释】

^[1]金山：在今江苏镇江市西北，上有金山寺。柳子玉：名瑾，江苏丹徒人，苏轼堂妹婿，苏轼曾与之唱和。

^[2]桓伊三弄：桓伊是晋朝人，善吹笛。据《世说新语·任诞》载，东晋名士王徽之在路上遇到桓伊，便请他吹笛。当时桓伊已经贵显，但“素闻徽之名，便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宾主不交一言。”桓伊三弄指吹了三个曲调，这里借指笛声。

^[3]“新月”二句：孟浩然《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意境相类。

【点评】

熙宁七年（1074）作。这首送别词开篇写笛声惊醒梦境，以典故“桓伊三弄”表现二位名士风流意态，继之借“新月愁烟满江天”这朦胧凄迷的景物烘染离愁别绪，有唐人孟浩然诗境，浑然无迹。下片设想友人乘舟远去情景，落花、飞絮、行舟、流水织成一幅富于情韵与动态的送行图画。“飞絮”叠用，有意突出这个拟人化的意象，渲染离思缭乱、缠绵之情状，使抽象之情思化作生动的具象，可触可感。

少年游

润州作，代人寄远^[1]

去年相送，余杭门外^[2]，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对酒卷帘邀明月^[3]，风露透窗纱。恰似姮娥怜双燕^[4]，分明照、画梁斜。

【注释】

^[1]润州：州名，隋开皇十五年（595）置，治所在今镇江市。

^[2]余杭门：宋时杭州城北面有三门，其一称余杭门。

^[3]邀明月：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4]姮娥：嫦娥，代指月亮。《淮南子·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双燕：化用唐沈佺期《古意呈补阙乔知之》：“卢家少妇郁金香，海燕双栖玳瑁梁。”

【点评】

熙宁七年（1074）四月作于润州。题目“代人寄远”只是托词，托为思妇怀人发抒行役未归的羁旅之思，将离愁别恨表达得更深婉。此词点化、熔铸前人诗意极妙。上片六句，化用了《诗·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却又借用比喻，将飞雪与杨花挽在一起，用“雪似杨花”“杨花似雪”分别衬托离家和当归不归之情，在句式和音节上对比回环，使离情更加宛曲缠绵，沁人心脾。下片化用李白举杯邀月诗意。李白因寂寞而邀明月做伴，苏轼亦邀明月，却说闺人见月照屋梁，遂想到那是嫦娥自己孤单，故爱怜双燕而照耀之。刻画思妇心理曲折入微，写孤寂更深一层。

南乡子

送述古^[1]

回首乱山横，不见居人只见城^[2]。谁似临平山上塔^[3]，亭亭^[4]，迎客西来送客行。归路晚风清，一枕初寒梦不成。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5]，秋雨晴时泪不晴^[6]。

【注释】

^[1]述古：即陈述古。

^[2]不见居人：《诗·郑风·叔于田》：“叔于田，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此处把陈述古比喻成了像叔那样的“洵美且仁”的人。又：晚唐欧阳詹《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城：指杭州。

^[3]临平山：在杭州余杭门外，城东北五十四里。塔：苏轼《次韵杭人裴惟甫》：“余杭门外叶飞秋，尚记居人挽去舟。一别临平山上塔，五年云梦泽南州。”视临平塔为别杭的标志。

^[4]亭亭：高高耸立的样子。

^[5]荧荧：光线微弱的样子。

^[6]“秋雨”句：化用唐刘禹锡《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点评】

熙宁七年（1074）八月，陈述古赴南都任，苏轼送至临平（今杭州东北），舟中相别，作此词。上片写行人途中回望，只见乱山、城池，不见城中故人，既表现送行之远和行人对旧地的依恋，又在“不见居人”句暗用两个典故，其一用《诗经》典故赞颂陈述古“洵美且仁”，其二用欧阳詹诗句意，将原句谓城、人皆不见改为见城不见人，稍作曲折，使词添加古意与书卷气息，可见东坡用典之妙。接着，用拟人手法化无情之山塔为有情之物，从而衬托自己惜别情意之深。下片直叙归来之凄清景色、归后不寐、入夜之悲，将思友之情一层深于一层地抒出，而以“秋雨晴时泪不晴”这一情景交融之警句作结，可谓情味深长。

鹊桥仙

七夕送陈令举^[1]

缙山仙子^[2]，高情云渺，不学痴牛驂女^[3]。凤箫声断月明中^[4]，举手谢时人欲去。客槎曾犯^[5]，银河波浪，尚带天风海雨。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

【注释】

^[1]陈令举：陈舜俞，字令举，湖州乌程人。

^[2]缙山仙子：王子乔，一名乔。缙山：即缙氏山，在今河南偃师附近。《太平御览》卷三一引《列仙传》：“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后乔于山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缙山头。’果乘白鹤驻山顶，望之不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

^[3]痴牛驂（dāi呆）女：指迷于情爱的牛郎织女。卢仝《月蚀》诗：“痴牛与驂女，不肯勤农桑。徒然含淫思，旦夕遥相望。”驂，通“呆”。

^[4]凤箫：即排箫，古人因其形状像鸟翼、凤尾，故名。

^[5]客槎曾犯：张华《博物志》卷一〇：“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茫茫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有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之时也。”槎，竹木编的筏。

【点评】

熙宁七年（1074）七月七日，苏轼移任密州途中，与杨元素、陈令举、张子野、李公择、刘孝叔在松江（今江苏吴江市）垂虹亭聚会，称为“六客之会”，此词当于此时送别陈令举作。

同样是写送别，本词与前面《南歌子·送述古》在艺术构思、表现手法上迥然有别。作者借有关七夕的两个神话故事来抒写别情，全篇几乎全用这两个故事敷衍而成。上片用缙山仙子王子乔的故事，点出陈令举欲去，又含蓄地称颂其超尘拔俗飘逸旷放情怀。下片用居海渚人乘槎泛天河的故事，比况自己与友人曾在月夜泛舟，再写离别时的惆怅留恋。由于用神话故事贯串，使此词格调放逸超旷。陆游说：“东坡此篇，居然是星汉上语，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跋东坡七夕词》）他用形象的语言，指出此词绮丽的浪漫风格和给予读者仙气缥缈的审美感受。

永遇乐

孙巨源以八月十五日离海州，坐别于景疏楼上。既而与会于润州，至楚州乃别。余以十一月十五日至海州，与太守会于景疏楼上，作此词以寄巨源^[1]。

长忆别时，景疏楼上，明月如水。美酒清歌，留连不住，月随人千里。别来三度，孤光又满^[2]，冷落共谁同醉？卷珠帘，凄然顾影，共伊到明无寐。今朝有客，来从滩上，能道使君深意^[3]。凭仗清淮，分明到海，中有相思泪。而今何在？西垣清禁^[4]，夜永露华侵被。此时看、回廊晓月，也应暗记。

【注释】

^[1]孙巨源：孙洙，字巨源，扬州人。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请求外任，知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熙宁七年（1074）八月十五日离海州赴京任修起居注、知制诰。时苏轼离杭州赴密州知州任，两人会于润州，同至楚州（今江苏淮安）相别。十一月苏轼至海州，与海州知州陈某会于景疏楼，作此词寄孙洙。景疏楼：在海州州治东北。宋人叶祖洽为景慕西汉疏广、疏受贤德而建，故称。

^[2]三度：三次。孤光：两人分手后的月光。

^[3]滩（suī虽）：水名，宋时自河南、江苏汇入泗水。使君：指孙洙。

^[4]西垣：宋代中书省别称西台、西掖、西垣（门下省称东台，御史台称南台）。清禁：宫中。

【点评】

此词写对月怀人，以明月始，以晓月终，句句不离明月，对明月的描写同双方互相思念的动作、意态、心情紧密结合。明月不仅用来烘托环境，甚至明月本身也被作者赋予了人的性灵与感情。这样写，感情的抒发格外婉转细腻，含蓄蕴藉。通篇弥漫着如水的月光，也使词的意境空明澄洁，风格清朗疏俊。全词叙写二人的交往与忆念，叙事条理清晰又层层深入，语言畅达，不用典故。作为苏轼早期的一首长调慢词，它显示了苏轼善于向张先、柳永等前辈词人学习铺叙，将写景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的艺术才华。

水龙吟

闰丘大夫孝终公显尝守黄州，作栖霞楼，为郡中绝胜。元丰五年，余谪居黄。正月十七日，梦扁舟渡江，中流回望，楼中歌乐杂作。舟中人言：“公显方会客也。”觉而异之，乃作此曲，盖《越调鼓笛慢》。公显时已致仕，在苏州^[1]。

小舟横截春江，卧看翠壁红楼起^[2]。云间笑语，使君高会^[3]，佳人半醉。危柱哀弦^[4]，艳歌余响，绕云萦水。念故人老大，风流未减，空回首，烟波里。推枕惘然不见^[5]，但空江、月明千里。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6]。云梦南州，武昌东岸^[7]，昔游应记。料多情梦里，端来见我^[8]，参差是^[9]。

【注释】

^[1]闰丘：字公显，名孝终，苏州人，曾官黄州太守、朝议大夫。栖霞楼：闰丘公显建，在黄冈城仪门之外西南。越调鼓笛慢：水龙吟也叫鼓笛慢，属越调。致仕：古代官员辞官退休。

^[2]红楼：指栖霞楼。

^[3]使君：指闰丘孝终。

^[4]危柱：拧得很紧的乐器弦柱。哀弦：谓弦声凄怨。

^[5]推枕：起床。

^[6]五湖闻道：据五湖地区传说，你（闰丘公显）退休之后，带着妓妾声乐归隐江湖。这句用越国大夫范蠡功成后携带西施乘扁舟泛游五湖的传说。

^[7]云梦南州：指黄州，在云梦泽之南。武昌：今湖北鄂州市，与黄冈隔江相对。

^[8]料：料想。端来：准来。

^[9]参差是：仿佛是，依稀是。白居易《长恨歌》：“雪肤花貌参差是。”

【点评】

这首记梦词为元丰五年（1082）正月在黄州作。上片写梦中所见。作者选用翠壁红楼、春江、白云、哀弦、艳歌、烟波等色彩鲜丽、柔美缥缈的意象，营造出一个惆怅迷离、诱人神往的梦境，既表现友人的风雅好客，又流露出对友人的深情思念。下片写醒来后对梦境的回味，推想友人现时携妓归隐江湖的情景，并追怀昔日与友人在黄州的交游。作者对友人隐居生活的羡慕与向往之情漫溢而出。煞拍不说自己梦友，而设想友人在梦中寻访自己，是翻进一层的写法。整首词写得瑰奇放逸，富于浪漫情调和色彩。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评曰：“上阕全写梦境，空灵中杂以凄丽。过片始言情，有沧波浩渺之致，真高格也。”见解精切。

满庭芳

余年十七，始与刘仲达往来于眉山。今年四十九，相逢于泗上。淮水浅冻，久留郡中。晦日同游南山，话旧感叹，因作《满庭芳》云^[1]。

三十三年^[2]，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故人惊怪，憔悴老青衫^[3]。我自疏狂异趣^[4]，君何事、奔走尘凡？流年尽，穷途坐守^[5]，船尾冻相衔。 巉巖^[6]，淮浦外^[7]，层楼翠壁，古寺空岩。步携手林间，笑挽纤纤^[8]。莫上孤峰尽处，萦望眼、云海相搀^[9]。家何在？因君问我，归梦绕松杉。

【注释】

[1]刘仲达：名臣，为苏轼青年时代在故乡眉山结识的朋友，余不详。泗水：发源于山东，经徐州入淮河。浅冻：冬天水浅且冻，不能行船。晦日：夏历每月的末一天。

[2]三十三年：指从17岁到当时49岁，故经33年。

[3]老青衫：老于青衫。青衫，低级文官的服色。

[4]疏狂：懒散狂放。异趣：志趣与人不同。

[5]穷途：指路走到尽头。《晋书·阮籍传》载，阮籍驾车，不循道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6]巉巖：山岩高峻的样子。

[7]淮浦：淮河水边。

[8]纤纤（xiān仙）：形容手指细长。

[9]相搀：相混杂，连成一片。

【点评】

本篇作于元丰七年（1084）末。当时，苏轼的境况极为困窘。他在《乞常州居住表》中说：“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病重，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泗州，而资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这年春节，苏轼全家都是在泗州船上度过的。因此，当他遇到故友，忆旧事，话当前，不免感叹唏嘘。上片描写二人各自的漂泊、坎坷生涯和眼前穷途邂逅的处境。下片从携手共游、登高望远触发思乡之情。词中结合写景叙事，抒发出词人对仕途的厌倦和对归隐田园的向往。作者虽身处困厄之中，仍放笔挥洒，辞气迈往，写得豪逸奔放。全篇以叙事为干，即事写景，借景抒情；语言清雄晓畅，骈散交错；以“万里烟浪云帆”的开阔境界开篇，以“归梦绕松杉”的情景交融之句收结，将“疏狂异趣”的个性表现得十分鲜明突出。

木兰花令

次欧公西湖韵^[1]

霜馀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颖咽^[2]。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3]。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4]。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注释】

^[1]次欧公西湖韵：欧阳修曾于皇祐元年（1049）知颍州，题咏颍州西湖之作甚多。其《木兰花令》原唱如下：“西湖南北烟波阔，风里丝簧声韵咽。舞馀裙带绿双垂，酒入香腮红一抹。杯深不觉琉璃滑，贪看六么花十八。明朝车马各西东，惆怅画桥风与月。”

^[2]清颖：指颍水，源出河南登封市，东南流经安徽的太和、阜阳等地，入淮河。

^[3]四十三年：自欧阳修皇祐元年（1049）知颍州，到苏轼作此词，正43年。

^[4]三五：指阴历十五日。二八：指阴历十六日。盈盈：仪态美好的样子。

【点评】

元祐六年（1091）九月中旬，苏轼移知颍州，词即作于其时。词中抒写对恩师欧阳修的怀念，写得情思浓挚，情调沉郁。开端触景生情，结尾以景结情，首尾呼应，含蓄隽永。词中的景物意象亦实亦虚，被词人人格化、性灵化。如“霜馀已失长淮阔”，既是写实，又仿佛哲人已逝的象征；“空听潺潺清颖咽”，移情于景，借河水的幽咽悲切渲染对欧公的沉痛悼念；“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在写景中寄寓时光流逝、人事变迁的深沉感慨；结尾“惟有西湖波底月”，既唤起对当年欧公游赏西湖的联想，又表现出怀念欧公的沉哀深悲。全篇笔笔写思念，却无一思念字面。虽是次韵，却浑然天成，毫无束缚之感，每一个入声韵字都用得自然，令人读之凄咽。天羽居士评此词：“一片性灵，绝去笔墨畦径。”（《草堂诗余》续集卷下）说“绝去笔墨畦径”似过玄，但“一片性灵”以含蓄深沉的笔墨出之，则是准确的。

满江红

怀子由作

清颍东流^[1]，愁来送、征鸿去翮^[2]。情乱处、青山白浪，万重千叠。孤负当年林下语^[3]，对床夜雨听萧瑟^[4]。恨此生、长向别离中，凋华发。一樽酒，黄河侧；无限事，从头说。相看恍如梦，许多年月。衣上旧痕馀苦泪，眉间喜气占黄色^[5]。便与君、池上觅残春，花如雪。

【注释】

^[1]清颍：颍水，淮河的支流。

^[2]翮（hé河）：翅膀。

^[3]孤负：同“辜负”。林下：山林，代指隐居处。

^[4]“对床”句：嘉祐六年（1061），苏轼曾与弟弟苏辙在京城应试，当读到韦应物《示全真元常》“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二句时，凄然有感，相约早退，共践雨夜联床之约。

^[5]“眉间”句：古人认为眉间有黄色是吉兆，此处指可回家。

【点评】

元祐七年（1092）二月，苏轼自颍州移知扬州（今属江苏），此词是在赴扬州前作。当时其弟苏辙（子由）在京任尚书右丞。

此词上片抒发别情，下片设想欢聚之乐。全篇充溢深挚的手足之情和执着的归隐之念。苏轼退隐思想是受佛道哲学的深刻影响，更是在仕途上屡遭挫折后对人生价值和人生归宿的反复思考所致。

作者抒写离思别情，用东流清颍、去翮征鸿和万重千叠的青山白浪烘托，以广阔悠长的时空境界作背景，还借衣上泪痕、眉间喜气等细节描写表现，使抽象的情思具象化，令人可见可闻、可触可感。悲壮的语言，参差多变的句式、节奏，短促跌宕的入声韵脚，都有助于加强词的艺术感染力。

青玉案

和贺方回韵，送伯固归吴中^[1]

三年枕上吴中路^[2]，遣黄耳^[3]，随君去。若到松江呼小渡^[4]，莫惊鸳鹭。四桥尽是^[5]，老子经行处^[6]。辋川图上看春暮^[7]，常记高人右丞句^[8]。作个归期天已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9]，曾湿西湖雨。

【注释】

^[1]贺方回：贺铸，字方回，自号庆湖遗老，卫州（今河南卫辉）人，北宋著名词人。其《青玉案》原词云：“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年华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飞云冉冉衡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伯固：苏坚，字伯固。泉州人。曾任杭州监税官等职，博学能诗。后寓居丹阳（今江苏省丹阳市）。

^[2]“三年”句：指苏坚在杭州做官，在梦中时念丹阳故居。

^[3]黄耳：《晋书·陆机传》载，陆机有犬名黄耳，后陆机寓居洛阳，久无家中消息，曾将书信系在黄耳的脖子上，让它送到松江家中，又从家中带回信至洛阳。此处借此典故表达希望友人回乡后常通音信。

^[4]松江：即吴淞江，又称苏州河，源出太湖，东流到上海市区入黄浦江。

^[5]四桥：苏州有四桥，为名胜。

^[6]老子：老年人的自称。

^[7]辋川图：唐代诗人、画家王维隐居辋川（今陕西蓝田县南）曾在蓝田清凉寺壁上绘《辋川图》。

^[8]右丞：王维官至尚书右丞，人称王右丞。杜甫《解闷十二首》其七有“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之句。

^[9]小蛮：白居易有妓人名小蛮，善舞，此处代指苏伯固的妾。

【点评】

元祐六年（1091）三月，苏轼将还朝，苏坚亦将还丹阳，此词当为在杭州送别苏氏之作。

全篇想象友人北返丹阳的情景，既表达双方情谊，又抒发自己对旧游之地的怀念。词中写苏州景色，选取“松江小渡”“鸳鹭”和“四桥”等最有特征的景物意象，略加点染，饶有诗情画意。“辋川”两句以辋川图画喻状吴中山水之美，赞美友人的诗才，表达出对朋友的期望，是作者妙用典故和前人诗句的又一具体例子。煞拍处想象友人归去后仍然穿着的春衫，是杭州的爱妾所缝制，并曾被西湖雨淋湿过，既表现友人的风流倜傥，又追忆他和友人当年一同游赏西湖的情景，意境很美。清人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评曰：“‘曾湿西湖雨’是清语，非艳语，与上三句相连属，遂成奇艳、绝艳，令人爱不忍释。坡公天仙化人，此等词尤为非其至者，后学已未易模仿其万一。”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1]

不饮胡为醉兀兀^[2]！此心已逐归鞍发。归人犹自念庭闱^[3]，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堍隔，但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亦知人生要有别，便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4]？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5]！

【注释】

^[1]本诗原题为《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2]胡为：何为。兀兀：昏沉貌。

^[3]庭闱：父母的居处，代指父母。这年，作者的父亲苏洵留汴京修纂礼书，苏辙送别苏轼后要回到苏洵身边。

^[4]“夜雨”句：唐代诗人韦应物《示全真元常》诗中有“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之句。

^[5]作者在诗末自注：“尝有夜雨对床之言，故云尔。”

【点评】

嘉祐六年（1061），苏轼在汴京考中制科第三等，授大理评事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签判，十一月动身赴任，苏辙送至郑州，又折返汴京侍奉父亲，本诗作于郑州西门外送别弟弟之后。诗中既叙写兄弟依依惜别的深情，又追忆昔年旧约，结尾以不苦求高官厚禄互勉。诗以问句突兀而起，接以心逐归鞍之句，扣人心弦。“归人”“今我”一联，用加一倍写法，抒情沉挚。“登高”“但见”二句，写二人在分别后一登高一回首；隔着坡堍，他仍看得见骑在瘦马上的弟弟的乌帽时出时没。这一笔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在景中融注了兄弟依依不舍之情，极真切感人。“亦知”句作一顿挫，又转进一层，更使诗的章法显得曲折遒劲。

中秋见月和子由

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万丈生白毫^[1]。一杯未尽银阙涌，乱云脱坏如崩涛。谁为天公洗眸子^[2]？应费明河千斛水！遂令冷看世间人，照我湛然心不起。西南火星如弹丸，角尾奕奕苍龙蟠^[3]。今宵注眼看不见，更许萤火争清寒。何人舣舟临古汴^[4]，千灯夜作鱼龙变^[5]。曲折无心逐浪花，低昂赴节随歌板。青荧灭没转山前，浪飏风回岂复坚？明月易低人易散，归来呼酒更重看。堂前月色愈清好，咽咽寒蛩鸣露草^[6]。卷帘推户寂无人，窗下咿哑惟楚老^[7]。南都从事莫羞贫^[8]，对月题诗有几人？明朝人事随日出^[9]，恍然一梦瑶台客^[10]。

【注释】

^[1]瑞光：月出时天空出现的霞光异彩。

^[2]“谁为”句：从韩愈《效月蚀》诗“念此日月者，为天之眼晴”化出。

^[3]角：角宿，东方苍龙七宿的第一宿。苍龙：苍龙七宿。

^[4]舣（yǐ以）舟：船泊岸边。古汴：古汴河故道，流经徐州合泗水入淮河。

^[5]“千灯”句：作者自注：“是夜，贾客舟中放水灯。”

^[6]寒蛩：古书上说的一种蝉。

^[7]楚老：作者自注：“近有一孙，名楚老。”

^[8]南都从事：指苏辙。时在南都（今河南商丘）任签判。

^[9]“明朝”句：旧注说，这句用武元衡诗：“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

^[10]恍然：忽然。瑶台客：指神仙。旧注说：这句用李公垂《莺莺歌》：“恍然梦作瑶台客。”

【点评】

元丰元年（1078）作于徐州。此诗写中秋望月，思念胞弟，慨叹人生聚散，好景不长。诗的开篇写月未出初出之景，瑞光生白毫、银阙涌苍穹、云散如崩涛、银河洗天公眸子，想象奇丽，比喻新警，声势奕奕，满纸生辉。接下去写星、灯、寒蛩、露草等，都是旁侧铺衬，营造出一片澄明之境。而对景怀人之情即自然渗透其中。全篇单行直贯而下，诗句流丽婉转，唱叹有致，令人讽诵沉吟而不能已。

东府雨中别子由^[1]

庭中梧桐树，三年三见汝：前年适汝阴^[2]，见汝鸣秋雨；去年秋雨时，我自广陵归^[3]；今年中山去^[4]，白首归无期。客去莫叹息^[5]，主人亦是客^[6]。对床定悠悠，夜雨空萧瑟。起折梧桐枝，赠汝千里行。归来知健否？莫忘此时情。

【注释】

^[1]东府：宋初朝廷设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与枢密院各分班奏事，称为二府。东府指三省，西府指枢密院。子由：苏辙，时任门下侍郎，系执政大臣，故在东府。

^[2]“前年”句：指元祐六年（1091）八月再次出知颍州。

^[3]“我自”句：指元祐七年（1092）八月自扬州被召还京师。广陵：即扬州。

^[4]中山：即定州（今河北定县），战国时代为中山国地。

^[5]客：作者自指。

^[6]主人：指苏辙。

【点评】

元祐八年（1093）八月，朝廷命苏轼出知定州。九月三日，苏轼尚未赴任，主持元祐朝政的高太后去世，年轻的皇帝哲宗亲政。一些假借绍述熙宁新政而倾陷异己的官僚已跃跃欲试。苏轼预感到政局有变，离京前曾要求“上殿面辞”，陈奏政见。遭到哲宗拒绝后，苏轼于九月二十六日上了《朝辞赴定州状》。这首诗是离京前在东府告别其弟苏辙所作。诗中抒写手足离别的深情，也含蓄表达了对宦途的厌倦与对政局的忧愤。此诗艺术构思与表现手法颇新颖别致。全篇分三段，前八句为一段，从向庭中梧桐树诉宦情别意落笔，写出三年内竟在雨中三见梧桐。而此次一别，白首再无归期。以下四句是二段，是作者告别子由的话，直抒客中相别、今后将独对夜雨之悲。结尾四句是第三段，拟子由告别之语。读此诗，如闻兄弟二人在雨中洒泪惜别之声。全篇清空如话而情味无穷。纪昀评：“愈琐屑，愈真至；愈曲折，愈爽朗。此为兴到之作。”（《纪评苏诗》卷三七）王文诰反驳说：“此篇大有慷慨，故语亦激昂之甚，非兴到之谓也。不读《朝辞赴定州状》而欲论此诗，难矣。”（《苏轼诗集》卷三七）其实二说可相得益彰。

咏物生花·竹外一枝斜更好

次韵子由岐下诗并序 (选六)

予既至岐下^[1]，逾月，于其廨宇之北隙地为亭^[2]。亭前为横池，长三丈。池上为短桥，属之堂。分堂之北厦为轩窗曲槛，俯瞰池上。出堂而南为过廊，以属之厅。廊之两旁各为一小池，皆引潏水^[3]，种莲养鱼于其中。池边有桃、李、杏、梨、枣、樱桃、石榴、栲、槐、松、桧、柳三十餘株，又以斗酒易牡丹一丛于亭之北。子由以诗见寄，次韵和答，凡二十一首。

北亭

谁人筑短墙，横绝拥吾堂。

不作新亭槛，幽花为谁香？

轩窗

东邻多白杨，夜作雨声急。

窗下独无眠，秋虫见灯入。

荷叶

田田抗朝阳^[4]，节节卧春水^[5]。

平铺乱萍叶，屡动报鱼子。

鱼

湖上移鱼子，初生不畏人。

自从识钩饵，欲见更无因。

桃花

争开不待叶，密缀欲无条。

傍沼人窥籬，惊鱼水溅桥。

桧

强致南山树^[6]，来经渭水滩^[7]。

生成未有意，鸦鹊莫相干。

【注释】

^[1]岐：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

[2] 廨宇：官署。

[3] 汧（qiān 千）水：水名，渭河支流，今名千河。

[4] 田田：形容荷叶蓬勃茂盛的样子。语出《汉乐府·江南》：“莲叶何田田。”

[5] 节节：指藕根。

[6] 南山：终南山，秦岭主峰之一，在今陕西西安市南。

[7] 渭水：源于甘肃渭源鸟鼠山，流经陕西潼关入黄河。

【点评】

嘉祐七年（1062）三月，苏轼到凤翔府签判任后作。这一组五绝小诗，分别吟咏他的官署后园中的北亭横池、轩窗曲槛，池中的荷叶游鱼，池边的花木。写景状物，或白描，或拟人，笔致生动活泼，风格清丽自然。如《轩窗》写东邻白杨被夜风吹刮，如雨声急骤，搅扰诗人无法入眠；秋虫见灯，却趁机飞进屋来。描绘所见所闻的自然物情态，真切有趣，四句一气贯通。又如《鱼》，写小动物的细微变化，寄寓与《列子》“狎鸥”故事相似的哲理。这些小诗表现出诗人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丰富情趣。苏轼在五绝这一诗体上用力最少，偶有所作，大多平庸，这一组是较有个性和生气的。

儋耳山^[1]

突兀隘空虚^[2]，他山总不如^[3]。

君看道旁石^[4]，尽是补天余^[5]。

【注释】

[1]儋耳山：一名藤山，一名松林山，为儋州主山。

[2]突兀：形容山峰拔地而起的气势。隘空虚：遮蔽天空使之变狭隘。

[3]他山：《诗·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4]石：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记此诗谓：“叔党（苏轼之子苏过）云：‘石’当作‘者’，传写之误；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今案，此说似过。

[5]补天：《列子·汤问》记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

【点评】

绍圣四年（1097）六月末到儋州作。此诗前二句赞美儋耳山高耸入云，超越众山；后二句感慨散布道旁的岩石，都是女娲氏补天时剩余下来的无用之物。显然，此诗有象征寄托，意味深长。但到底象征什么，诗人含而不发，令人费解。纪昀说：“未喻其意。”（《纪评苏诗》卷四二）老实地承认猜不透诗意。何焯说：“末二句自谓，亦兼指器之诸人也。”（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卷四一引）器之是刘安世，亦因政争被贬岭南。何焯指出后二句是喻指诗人自己和亦因党争被贬岭南的“天涯沦落人”，却也未能揭示喻意。可见，此诗象征意蕴不易认知。据我看来，此诗是前赞后叹，点睛之笔是“补天”二字。儋耳山和道旁石，都有补天之才，却被弃置不用；儋耳山孤峰挺立，高撑天空。一赞一叹，诗人被排挤打击，无法为赵宋王朝出力立功，壮志未酬，流落天涯，仍坚强不屈，保持着刚直独立的人格气节——这些复杂、丰富、深厚而又难以言传的思想感情，便已渗透在这四句诗的字里行间。意象本体的象征性、情意传达的暗示性，以及语言叙述的新奇性，使这首小诗突破了不少古典诗歌比兴寄托比较直露明确的弱点，成为一首以最简约的语言暗示出深度意蕴的象征诗。

和孔密州五绝^[1]

（选一）东栏梨花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

惆怅东栏一株雪^[2]，人生看得几清明？

【注释】

^[1]孔密州：孔宗翰，山东曲阜人，孔子四十六代孙。熙宁九年（1076）冬，继苏轼任密州知州。

^[2]一株雪：指梨花。

【点评】

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到徐州知州任后，孔宗翰以诗相寄，苏轼和作五首绝句，此为第三首。诗人因梨花盛开而感叹春光易逝，人生短暂。首句写梨花、柳叶之色，一“淡”一“深”，一“白”一“青”，句中对仗，色调对比明丽。次句写梨花盛开、柳絮纷飞之状，以重叠词语和回环句式加重了伤春的感情色彩。三、四句化用唐代杜牧《初冬夜饮》“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栏干”诗意，但变原句所抒物是人非之感为人生易老之慨，情更浓郁深沉。以“一株”形容“雪”，意象比“一堆雪”新奇、有创造性。全篇触景发兴，状景精美，唱叹有致，浑然天成，饶有唐人绝句风韵。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〇说：“绍兴中，予在福州，见何晋之大著，自言尝从张文潜（张耒）游，每见文潜哦此诗，以为不可及。”清弘历《唐宋诗醇》卷三五评云：“浓至之情，偶于所见发露，绝句中几与刘梦得（刘禹锡）争衡。”洵非过誉。

梅花二首

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1]。

一夜东风吹石裂^[2]，半随飞雪度关山^[3]。

何人把酒慰深幽^[4]，开自无聊落更愁。

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注释】

^[1]的皪（lì）：鲜明貌。

^[2]吹石裂：欧阳修《山斋绝句》有“正当年少惜花时，日日东风吹石裂”之句。

^[3]飞雪：比喻飞花如雪。高适《和王七玉门关吹笛》：“借问落梅凡几曲，从风一夜满关山。”这里化用其意，实写落梅。

^[4]深幽：深山幽谷。

【点评】

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八日，因“乌台诗案”入狱的诗人得到神宗皇帝赦免而出狱，任职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三年（1080）正月，诗人赴黄州，路过湖北麻城县东的春风岭时，看见在风中盛开又洒落的梅花，触动情怀，写了这二首七绝。诗人以幽独的梅花自况，既赞美梅花“的皪”“草棘间”的明洁鲜妍之貌，又感叹它“半随飞雪度关山”“开自无聊落更愁”，显然寄托了自己的感情、个性和遭遇。诗人咏梅花，不即不离，亦实亦虚，托意在似有似无之间，运笔空灵而深沉。第二首后两句从“落”字生情，写只有三百曲清溪流不辞辛苦，直送坠落飘零的梅花瓣亦即诗人到黄州。想象奇幻，深情绵邈，可与晚唐温庭筠《过分水岭》的“岭头便是分头处，惜别潺湲一夜声”媲美。

琴诗^[1]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注释】

^[1]琴诗：此诗一作《题沈君琴》，诗前有自序云：“武昌主簿吴亮君采，携其友人沈君十一琴之说，与高斋先生空同子之文、太平之颂以示予。予不识沈君，而读其书，乃得其义趣，如见其人，如闻其十一琴之声。予昔从高斋先生游，尝见其宝一琴，无铭无识，不知其何代物也。请以告二子：使从先生求观之。此十一琴者，待其琴而后和。元丰六年闰六月。”吴君、沈君：事迹不详。高斋先生：赵抃，字阅道，曾任参知政事。卒谥清献。无铭无识：没有铭文和款识。此序似与此诗关系不大。

【点评】

元丰四年（1081）于黄州作。作者在《与彦正判官书》中谈到此诗是他听人弹琴后有感而作，并自认此诗为“偈”，即类似佛经的颂词。佛经《楞严经》云：“譬如琴瑟、箏篴、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汝与众生亦复如是。”唐代诗人韦应物《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诗云：“水性本云静，石中本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苏轼此诗的意蕴与写法，可能受到上引佛经与韦诗的启发。诗以佛偈形式写出，前后二句都是一假设一反问，寓答于问。说明妙指拨琴，才能奏出悦耳动听的曲调，仅有琴或妙指即高明的弹奏技巧是不成的。这就启迪人们：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是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动性结合的结果。此诗表现出诗人探究事物真谛的浓厚兴趣，也显出诗人朴素的辩证思想，写得天真活泼，机趣横生，耐人寻味。纪昀却批评说：“此随手写四句，本不是诗，蒐辑者强收入集，千古诗集，有此体否？”（《纪评苏诗》卷二一）见解陈腐。“千古诗集”无此体，正表明苏轼此诗独创一格。今人陈迥冬说此诗“写出了哲理，有禅偈的机锋，似儿歌的天籁”（《苏轼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2页）是精当的。

海棠

东风袅袅泛崇光^[1]，香雾空濛月转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注释】

^[1]袅袅：形容微风吹拂。泛：摇动貌。崇光：在高处的海棠光泽。

【点评】

元丰七年（1084）春作于黄州。此诗所咏之海棠，当是作者在《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诗中所咏的那株西蜀海棠移植而来。诗人以花拟人，写出爱花惜花的深情。惜花，其实是惜己，大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诗的构思巧妙。前二句兼用正面描写与侧面渲染，创构出一个空濛迷幻的境界。后二句生发奇想，活用《明皇杂录》中载明皇以“海棠睡未足”比喻杨贵妃醉态的典故，更出之以“烧高烛照红妆”的痴情之语，形容海棠可谓尽态传神，风韵十足，故而脍炙人口。

食荔枝 (二首选一)

罗浮山下四时春^[1]，卢橘杨梅次第新^[2]。

日啖荔枝三百颗^[3]，不辞长作岭南人^[4]。

【注释】

^[1]罗浮山：在今广东东北岸，增城、博罗、河源等县之间，连延数百里。晋代葛洪曾于此炼丹。

^[2]次第：按次序一个接着一个。

^[3]啖（dàn旦）：吃。

^[4]岭南：五岭之南的地区。

【点评】

绍圣三年（1096）四月作于惠州。诗人以爽朗的语调，倾吐出他对荔枝和岭南各种风物的喜爱，表现出他能做一个岭南人的自豪感。诗写得形象而概括，夸张风趣，感情真率，传诵岭南。

壶中九华诗^[1]

清溪电转失云峰，梦里犹惊翠扫空。

五岭莫愁千嶂外，九华今在一壶中^[2]。

天池水落层层见，玉女窗虚处处通^[3]。

念我仇池太孤绝，百金归买碧玲珑。

【注释】

^[1]作者自序云：“湖口人李正臣蓄异石九峰，玲珑婉转，若窗棂然。予欲以百金买之，与仇池石为偶，方南迁，未暇也。名之曰‘壶中九华’，且以诗纪之。”仇池石，是作者所藏奇石盆景。壶，神仙壶公之壶。九华，山名，在安徽池州青阳县，旧名九子山，李白改其名为九华山，山上有九峰，如莲花，因名。

^[2]一壶中：言石小，一壶可容。又用神仙壶公事，言壶中别有天地。《后汉书·费长房传》载，费长房见老翁卖药，悬一壶于座。市罢，跳入壶中。长房知非常人，遂从之学道。

^[3]玉女：西岳华山有玉女峰，传说上有仙女，名玉女。又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有“玉女窥窗而下视”之句。此处化用，以状九华石“玲珑婉转，若窗棂然”。

【点评】

绍圣元年（1094）七月南行过湖口作。诗人借咏一块异石，将自己南迁中的一段旅途经历和感情经历叙写出来，可谓小题大做，小中见大。首联想象飞越，大处落墨，将艰苦寂寞的南迁旅途写成迅览清溪云峰、梦中惊叹翠色横空，是一次美妙的游历。既显示了自己的旷达乐观襟怀，又透露出对祖国锦绣河山的热爱之情。次联上句，一笔挥洒到五岭千嶂之外，以“莫愁”二字微露南迁之意；下句点醒题目，从一块奇石中营造出一个神仙世界，并写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深情神往。颈联正面描写壶中九华形象，写山石层叠多姿，玲珑婉转犹如窗棂，又用“天池水”与“玉女窗”的意象，渲染惆怅、神奇、美丽的仙境情调。尾联倾吐欲买壶中九华之意。分明是自己孤绝，却说是念仇池孤绝，再次含蓄抒发以旷达驱遣不幸的精神。全篇有俯视人间、洒然超脱的气度，有虚无缥缈、优美神奇的意境，有玲珑婉转、层层显现的结构。

水龙吟

次韵章质夫杨花词^[1]

似花还似非花^[2]，也无人惜从教坠^[3]。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4]。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5]。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6]。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7]。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8]。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9]。

【注释】

[1]次韵：依照诗词作品原来韵脚及其次序和作。章质夫：章粲（jié），字质夫，宰相章惇之兄，浦城（今属福建）人，历官吏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资政殿学士。他的《水龙吟·杨花词》广为传诵，词云：“燕忙莺懒芳残，正堤上柳花飘坠。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绣床渐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元丰四年（1081）春夏间，章粲任荆湖北路提点刑狱，苏轼在黄州《与章质夫》信中说：“《杨花》词妙绝，使来者何以措词？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四子（指章的妾侍），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可知苏轼此词作于是时。

[2]“似花”句：说柳絮似花但不是花。暗用梁元帝《咏阳云楼檐柳》诗“杨花非花树”和白居易《花非花》词“花非花，雾非雾”句意。

[3]从教（jiāo交）：听任。坠：飘落。

[4]无情有思：似乎无情，却是有意。这里情思的“思”与柳丝的“丝”谐音双关。梁简文帝《折杨柳诗》有“杨柳乱成丝”，杜甫《白丝行》有“落絮游丝亦有情”，韩愈《晚春》有“杨花榆荚无才思”，均为此句所本。

[5]“梦随”三句：化用唐金昌绪《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诗意。

[6]缀：连接、缀合。

[7]萍碎：作者自注：“杨花落水为浮萍，验之信然。”这是不符合科学的说法，但作为诗的形象是美妙的。

[8]“春色”三句：宋初叶清臣《贺圣朝》词有“三分春色三分愁，更一分风雨”句，这里化用其词意。

[9]“点点”句：宋人曾季狸《艇斋诗话》说，这里化用了唐人诗句“君看陌上梅花红，尽是离人眼中血”句意。

【点评】

对于章质夫的《水龙吟·杨花词》与苏轼的和词，历来有不同的评价。有人说二者不可轩輊；有人说章词曲尽杨花妙处，苏词不及；多数人认为苏词胜于章词。笔者赞同后一种意见。从咏物角度看，章词写杨花，只把它作为烘托离思的景物意象，用工笔细描杨花的形态，确能穷形尽态，曲传其妙；而苏词将杨花与思妇紧密糅合在一起，句句写杨花又句句是写思妇，既绘形逼真，又传神微妙，将咏物拟人打成一片。神似高于形似，象征、隐喻的境界创作难度胜于一般借物咏情的写实境界。从抒情角度看，章词只是写闺妇相思之情；苏词既表现思妇青春已逝、情人不归的幽怨，又抒发自己怜春惜春的深情，更在词中融入自己宦海浮沉的感慨和对于时事的怅惘，抒情更浓挚，意蕴更丰富，韵味更深长。这种表面婉约而骨子沉郁的风格，胜于章词单纯的婉约。从和词角度看，苏词不但要遵守《水龙吟》调的谱式格律，还得依照章词的韵脚来写，多了一重限制。但他写得舒卷自如，圆润顺畅，笔墨空灵洒脱，毫无束缚之感，显出过人的才气。正如清代沈谦《填词杂说》云：“东坡‘似花还似非花’一篇，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赋物。”刘熙载《艺概·词概》亦云：“东坡《水龙吟》起云‘似花还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离不即也。”近代王国维《人间词话》评得更直截了当：“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

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

江上值雪，效欧阳体^[1]

缩颈夜眠如冻龟，雪来惟有客先知。江边晓起浩无际，树杪风多寒更吹。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变尽沧浪髭^[2]。方知阳气在流水，沙上盈尺江无澌^[3]。随风颠倒纷不择，下满坑谷高陵危。江空野阔落不见，入户但觉轻丝丝。沾裳细看巧刻镂，岂有一一天工为？霍然一挥遍九野^[4]，吁此权柄谁执持？世间苦乐知有几，今我幸免沾肌肤。山夫只见压樵担，岂知带酒飘歌儿？天王临轩喜有麦^[5]，宰相献寿嘉及时^[6]。冻吟书生笔欲折，夜织贫女寒无帏。高人著屐踏冷冽^[7]，飘忽巾帽真仙姿。野僧斫路出门去，寒液满鼻清淋漓。洒袍入袖湿靴底，亦有执板趋阶墀^[8]。舟中行客何所爱，愿得猎骑当风披。草中咻咻有寒兔^[9]，孤隼下击千夫驰^[10]。敲冰煮鹿最可乐，我虽不饮强倒卮^[11]。楚人自古好弋猎^[12]，谁能往者我欲随。纷纭旋转从满面，马上操笔为赋之。

【注释】

[1] 本诗原题为《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次子由韵》。欧阳体：指欧阳修，他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咏雪》诗，诗中禁用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咏雪常用字入诗（《居士外集》卷四）。次子由韵：作诗和（hè）他的弟弟苏辙。宋以后的人作诗唱和，习惯上要用原诗的韵脚，这叫次韵，也叫步韵。

[2] 沧浪髭：水青色的胡须。

[3] 澌：流冰。

[4] 霍然：突然。九野：九州之地。

[5] 天王：天子。轩：殿前檐下平台。

[6] 献寿：庆寿，献物以表敬意。

[7] 屐：鞋之一种，多为木底，有齿。

[8] 板：笏板，大臣上朝用以记事的手板。阶墀：台阶。

[9] 咻咻（xiū休）：呼吸声。

[10] 隼（sǔn笋）：鸷，猛禽。

[11] 卮（zhī知）：盛酒器。

[12] 弋猎：射猎。弋，以绳系箭射。

【点评】

嘉祐四年（1059）作于新滩至夷陵（今湖北宜昌）途中。此诗前半部分写江峡雪景，禁用一般咏雪常用的喻象和字词，难度很大。青年苏轼却凭着敏锐的观察力和捕捉形象的能力，调动视觉、听觉、触觉、感觉和大胆想象，运用正写、侧写、夸张、渲染等多种手法，困难见巧，把雪天江上的景象写得有形态、有声色、有气势、有神韵。特别是“青山有似少年子”二句，以人拟山，形象新奇风趣，非常精彩。后半部分叙写雪中人间苦乐不均的景象和自己喜欢雪中打猎的豪情，同样寓庄于谐，生气勃勃。清代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一评云：“岩壑高卑，人物错杂，大处浩渺，细处纤微，无所不尽，可敌一幅王维《江干初雪图》。”赞赏此诗画境奇丽动人，评得精妙。

夜行观星

天高夜气严，列宿森就位。大星光相射，小星闹若沸。天人不相干，嗟彼本何事^[1]？世俗强指摘，一一立名字。南箕与北斗，乃是家人器^[2]。天亦岂有之，无乃遂自谓^[3]。迫观知何如^[4]，远想偶有似。茫茫不可晓，使我长叹喟。

【注释】

[1]“嗟彼”句：感叹天上的星宿本来就不是有意做什么。

[2]“南箕”二句：说箕和斗都是家庭中人的用具。

[3]“天亦”二句：人们是因为箕宿、斗宿同箕斗形状相似而指称它们，并非它们本来就有这些名称。无乃，副词，意为“不是”。

[4]迫观：近看。何如：如何。

【点评】

嘉祐五年（1060）春作于由湖北江陵赴汴京途中。诗人在寂静的春夜步行观星，以新奇丰富的想象探究宇宙的奥秘。他认为天象和人事本不相干，那种观星象以测人间吉凶的意念和行为是荒唐可笑的。这是对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星象说的批判，闪烁着诗人正确认识宇宙自然的思想火花，也初步显示出苏诗的理趣。首联总写星空，森严沉着。“大星”“小星”两句，状写生动，特别是说小星密集拥挤，闹声若沸，匪夷所思，奇趣洋溢。纪昀评曰：“语特奇恣。”（《纪评苏诗》卷一）

石鼓歌^[1]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2]。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3]。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4]。韩公好古生已迟^[5]，我今况又百年后！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鲋贯之柳^[6]”。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7]。模糊半已隐瘢胝^[8]，诘曲犹能辨跟肘^[9]；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10]。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上追轩颡相唯诺^[11]，下揖冰斯同韞縠^[12]。忆昔周宣歌《鸿雁》^[13]，当时籀史变蝌蚪^[14]。厌乱人方思圣贤^[15]，中兴天为生耆耇^[16]。东征徐虏阬虓虎^[17]，北伏犬戎随指嗾^[18]。象胥杂沓贡狼鹿^[19]，方召联翩赐圭卣^[20]，遂因鼓鼙思将帅，岂为考击烦矇瞍^[21]！何人作颂比《嵩高》^[22]？万古斯文齐岵屺^[23]。勋劳至大不矜伐^[24]，文武未远犹忠厚^[25]。欲寻年岁无甲乙，岂有名字记谁某。自从周衰更七国，竟使秦人有九有^[26]。扫除诗书诵法律，投弃俎豆陈鞬鞬^[27]。当年何人佐祖龙^[28]？上蔡公子牵黄狗^[29]。登山刻石颂功烈^[30]，后者无继前无偶。皆云“皇帝巡四国，烹灭强暴救黔首^[31]”。六经既已委灰尘^[32]，此鼓亦当遭击掊^[33]。传闻九鼎沦泗上^[34]，欲使万夫沉水取^[35]。暴君纵欲穷人力，神物义不污秦垢。是时石鼓何处避？无乃天公令鬼守！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

【注释】

^[1]石鼓：我国传世的珍贵文物，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它由石头打琢而成，略似鼓形。每一鼓的周围都刻有文词，纪颂帝王田猎游宴的事，所以也称“猎碣”。唐时，始发现于岐阳之野，有九个，郑余庆把它们移到孔庙里保存。韦应物、韩愈都有诗咏歌它。五代时石鼓曾经散失。宋初复搜集起来，仍是九个。皇祐年间，向传师从一个农民家里找到一个，凑足十个。

^[2]鲁叟：孔子。

^[3]郁律：比喻笔致蜿蜒。蛟蛇走：形容字迹曲折生动。

^[4]“欲读”句：说字音难读。

^[5]“韩公”句：韩愈《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句。

^[6]“我车”二句：作者自注说：“其词云：‘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又云：‘其鱼维何？维鲋维鲤；何以贯之？维杨与柳。’惟此六句可读，余多不可通。”

^[7]“古器”二句：意谓石鼓文字奇古难识，在众多字句中仅识六句，犹如许多古器中只识鼎，众星中只识斗星而已。

^[8]“模糊”句：形容鼓石和字体的残破之状。瘢：疤痕，比喻石鼓因风雨而剥蚀。胝（zhī知）：老茧，比喻石鼓被沙砾粘连。

^[9]跟：脚跟。肘：臂肘。

^[10]濯濯：光泽清秀貌。稂莠：田间杂草。这句说石鼓文中不清晰的笔画太多，好像田里不长庄稼，偏盛长杂草。

^[11]轩：黄帝轩辕氏。颡：仓颉，传说他是轩辕使臣，第一个创造文字的人。

^[12]冰：李阳冰，唐代文字学家、书法家，善小篆。韞（gòu够）：待哺食的雏鸟。鞬（nòu耨）：奶，引申为吃奶的小孩。这两句说，石鼓字体，上承黄帝、仓颉古文，下启李斯、李阳冰的小篆。

^[13]《鸿雁》：《诗·小雅》中的一篇，是赞美周宣王的。

^[14]籀（zhòu宙）史：周宣王时的史官，名籀。他变蝌蚪文为大篆，亦称籀文，正是石鼓文的字体。

^[15]厌乱：指百姓厌周夷王、厉王时的动乱。圣贤：指周宣王。

[16]耆耉（qí gǒu其狗）：年高有德的人，指史籀。

[17]徐虜：指周代居于今苏北、皖北一带的部族，当时与周王朝对抗。阨：老虎发怒。虺虎：咆哮的老虎。虺，同“哮”。

[18]犬戎：周代西北的部落，又称豳狁（xiǎn yǔn险允），即以后的匈奴。指猷：对狗的使唤。

[19]象胥：掌管外邦、属国的官。贡狼鹿：《国语·周语》上说：周穆王征犬戎，获得四匹白狼四匹白鹿。贡，进献。

[20]方召：方叔、召虎，都是周宣王的臣子。圭：古代贵族所用的玉石制礼器。卣（yǒu有）：也是礼器，盛酒用。

[21]考击：敲击。矇瞍：瞎子，指乐师。

[22]《嵩高》：《诗·周颂》的一篇，是颂扬周宣王的。

[23]岵嶠（gǒu lǒu狗搂）：碑名，又称“禹碑”，凡77字，字形怪异难辨，后人附会是夏禹治水纪功的石刻。

[24]矜伐：居功骄傲。

[25]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

[26]九有：九州。

[27]俎（zǔ祖）：砧板。豆：盛肉食的器具。俎和豆都是祭器、礼器。杻（chǒu丑）：刑具。

[28]祖龙：指秦始皇。祖，人之始；龙，帝之象。

[29]上蔡公子：指李斯，秦始皇的丞相，上蔡人。在未相秦时，他是一个常牵黄狗出上蔡东门的公子哥儿。《史记·李斯列传》写他被杀前对儿子说，想再牵黄狗出上蔡东门追逐狡兔也不可能了。

[30]“登山”句：《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数次东巡，登山刻石以纪颂他的功绩。

[31]烹：杀，除。强暴：这里指六国。黔首：黎民，犹言说黑家伙。黔、黎，都是黑色，这是古代对于劳动人民侮辱的称呼。

[32]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的合称。这里泛指秦始皇所焚禁的书籍。

[33]掊：这里同“剖”。击掊，打破。

[34]九鼎：古代传说，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秦攻西周，取九鼎移置咸阳，有一鼎飞入泗水。

[35]“欲使”句：《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二十八年，他想把那落入泗水的鼎打捞起来，曾使千人泗水寻觅，不得。

【点评】

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六日，苏轼在凤翔府签判任上，谒孔庙，见石鼓，作此诗。次年，将此诗收入组诗《凤翔八观》之中。诗人以古文笔法叙述自己见到石鼓的经过，描写石鼓的状貌和鼓上文字，然后叙述石鼓原委，歌颂周宣王的历史功绩和仁政，谴责秦始皇的暴政，最后感叹周秦两朝，无论“忠厚”“暴虐”皆成陈迹，而石鼓作为历史沧桑的见证和珍贵的文物，显示了中华民族高度的智慧和才能，将千秋万载，永存人间。诗中描摹石鼓的形态，或白描或比喻，或用工笔精细刻画，或用意笔简洁勾勒，形象生动传神。诗中议论在对事物的具体叙写中逐层展开，酣畅淋漓且有条不紊，见解精警深刻；全篇几乎都用对仗，却能在整饬中求变化，笔墨开合动荡，并无拘束板滞之病。清代的诗评家对此诗评价很高。王士禛认为它是“古今奇作，与杜子美、韩退之鼎峙”（《池北偶谈》卷一一）。汪师韩赞曰：“雄文健笔，句奇语重，气魄与韩退之作相埒，而研炼过之。……澜翻无竭，笔力驰骤，而章法乃极谨严，自是少陵嗣响。”（《苏诗选评笺释》卷一）纪昀评云：“精悍之气，殆驾昌黎而上之。”（《纪评苏诗》卷三）此诗堪称体大思精的七古杰作。

和子由《记园中草木》^[1] (十一首选二)

其二

荒园无数亩^[2]，草木动成林^[3]。春阳一以敷^[4]，妍丑各自矜^[5]。葡萄虽满架，困倒不能任^[6]。可怜病石榴，花如破红襟^[7]。葵花虽粲粲，蒂浅不胜簪^[8]。丛蓼晚可喜^[9]，轻红随秋深^[10]。物生感时节，此理等废兴。飘零不自由，盛亦非汝能。

其三

种柏待其成^[11]，柏成人已老。不如种丛篁^[12]，春种秋可倒。阴阳不择物^[13]，美恶随意造。柏生何苦艰，似亦费天巧^[14]。天工巧有几，肯尽为汝耗？君看藜与藿^[15]，生意常草草^[16]。

【注释】

^[1]子由：作者弟弟苏辙，字子由。园：指南园，是作者在汴京的家园，地在汴京宜秋门内，时子由住园中。据《栎城集》，苏辙原作共十首，他在自注中说：“时在京师。其诗一萱草，二竹，三种芦，四病榴，五葡萄，六丛篁，七果裸，八牵牛，九柏，十葵。”苏轼的和诗在最后添了一首咏梦中蟋蟀悲秋菊，共得十一首。

^[2]无数亩：没有几亩。

^[3]动成林：不经意中往往已长成林丛。

^[4]敷：铺饰。这里引申作普照。

^[5]妍丑：美丑。自矜：自夸。

^[6]困：盘曲貌。任：承受。

^[7]红襟：红色衣襟。

^[8]蒂浅：花蒂短。不胜簪：不能作为簪花插在头上。

^[9]蓼：一种草本植物，多长于水边，花白色，入秋后渐加深为浅红。按：苏辙原作没有《蓼》诗，但诗人在和诗第一首中有“牵牛与葵蓼，采扎入诗卷”的诗句，所以这里以蓼作衬。

^[10]轻红：浅红。

^[11]待其成：期待它长大成材。

^[12]篁（huì）：竹名，又称四季竹，杆细，丛生，可做扫帚。

^[13]阴阳：指气候的寒暖。

^[14]天巧：大自然的创造力。

^[15]藜、藿：两种野菜。

^[16]生意：生机。草草：匆促。这里引申作短暂。

【点评】

这里选录的两首诗，作于嘉祐八年（1063）八月，时作者任凤翔府签判。第一首和答苏辙的《葡萄》《病石榴》《葵》三首。诗人先总写园中草木在阳光普照下转瞬成林，美丑各异，又各自矜夸，然后分写葡萄、病石榴、葵各自的生长情态和特点，再用丛蓼衬托一笔，最后议论感慨。诗人认为，万物的生长受到时令节气的影响，这个道理和世事的兴衰是一样的。草木的零落不由自主，它们生长茂盛也不是只靠各自的本领。这里反映了诗人对自然万物与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诗人深刻认识到客观的环境、条件对自然物和人的生存状态的巨大影响。第二首是和答苏辙《柏》《簪》二首，章法和上一首不同。诗人从柏入手，再写簪，以后柏为明点，簪则暗结，双收而侧重于柏。结尾与上一首同，以藜、藿衬托一笔。诗人由柏、簪的不同生发议论。他指出，气候的寒暖变化对万物都是一样的。万物是美是恶，也是随意而生。柏树生长十分艰难，好像已经费尽了天工的力量，而簪以及藜、藿的生长却很容易，但生命十分短促。如果说前一首诗人是思考客观环境对人的成长发展的决定作用，那么，这一首是深入一步地思考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生存状态、不同的命运。这两首诗都表现了苏轼青年时期已经在思索和探讨自然与人生的奥秘，在咏物诗中注入了哲理理趣。由于诗人的哲理思索和议论都是从对自然景物的观察与表现中自然引发而出，又带着诗人好奇、赞叹、深思的情味，语言浅近畅达，故而并不减损诗味。

《唐宋诗醇》中评苏轼这组咏物诗：“俱是杂写花木，随处指出妙谛，非见道忘山者不能获此圆通也。”纪昀《纪评苏诗》卷五也说：“纯乎正面说理，而不入肤廓，以仍是诗人意境，非道学意境也。理喻之米，诗则酿之而为酒；道学之文，则炊之而为饭。”从这两首诗看，他们的评论是精当的。

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

何人遗公石屏风^[1]，上有水墨希微踪^[2]。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孤烟落日相溟濛^[3]。含风偃蹇得真态^[4]，刻画始信有天工。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5]，骨可朽烂心难穷。神机巧思无所发，化为烟霏沦石中。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愿公作诗慰不遇，无使二子含愤泣幽宫。

【注释】

^[1]遗（wèi畏）：这里通“馈”，赠送。

^[2]希微：暗淡。

^[3]溟濛：模糊不清。

^[4]偃蹇：夭矫屈曲。

^[5]毕宏、韦偃：都是唐代画家，善画松。虢（guó国）山：在虢州（今河南卢氏县），石屏产地。

【点评】

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以太子少师致仕，退居颍州（今安徽阜阳）。此年苏轼赴杭州通判任，过颍，谒见欧阳修，观赏了他收藏的这块石屏，应命赋诗。苏轼驰骋奇崛、丰富的想象力，把石屏上的天然色痕纹理想象为是天公造化刻画出的“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继而又以崩崖绝涧、孤烟落日的背景环境烘染这棵孤松之神，生动地描绘它在风中的夭矫屈曲之态；接着更匪夷所思、迁想妙得，说是葬于虢山的唐代画家毕宏、韦偃画兴未已，神机巧思化为烟霏凝入石屏，做出此幅水墨孤松图，借此抒发内心激荡不平之气，倾吐自己因对新法不满被迫外任的愤懑；同时，也巧妙地在抒发对毕、韦的崇仰和对其生前遭遇痛感不平中，融入自我的境况心情，并表达了诗画艺术都要天工自然的精辟美学见解。此诗不仅想象奇丽，感情激越，意蕴丰厚，而且以意运笔，挥洒自如，以七字句为主，又笔随意到地插入九字句、十一字句乃至诗史上从未有过的十六字句，长短错落，变化多姿，气势雄放。难怪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一赞曰：“长句磊砢，笔力具有虬松屈盘之势。”

求焦千之惠山泉诗^[1]

兹山定空中，乳水满其腹。遇隙则发见，臭味实一族^[2]。浅深各有值，方圆随所蓄。或为云汹涌；或作线断续；或鸣空洞中，杂佩间琴筑^[3]；或流苍石缝，宛转龙鸾蹙。瓶罌走千里^[4]，真伪半相渎^[5]。贵人高宴罢，醉眼乱红绿。赤泥开方印^[6]，紫饼截圆玉^[7]。倾瓿共叹赏，窃语笑僮仆。岂如泉上僧，盥洒自挹掬。故人怜我病，翦笼寄新馥^[8]。欠伸北窗下，昼睡美方熟。精品厌凡泉，愿子致一斛。

【注释】

^[1]焦千之：字伯强，颍州人，曾是欧阳修门下客，后授秘书校理，终知无锡。惠山泉：常州无锡县惠山寺的泉水，唐代陆鸿渐《煎茶水品》称为天下第二泉。

^[2]臭味：气味。族：类。

^[3]筑：古乐器名。

^[4]罌（yīng英）：盛液体的陶制容器，大肚小口。

^[5]渎：冒犯。

^[6]赤泥开方印：这句用唐刘禹锡《试茶》诗句，指盛惠山泉的瓶罌上的官封印。

^[7]紫饼：当时饼茶多用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别。

^[8]翦（ruò弱）：草名，嫩青蒲，用其叶封裹茶叶以便收藏。

【点评】

熙宁五年（1072）在杭州作。诗人以诗代简，请求友人送来清冽甘甜的惠山泉水。开篇想象整座惠山中间是空的，乳水充满其腹，可谓奇想天开，意新语创。接下来描绘泉水在山中流动的状态，妙用博喻，生动的意象纷至沓来，使泉水的形象异常丰满鲜明。写“贵人”酒宴后品茗饮泉、叹赏窃语，以及泉上僧随意挹掬、畅快盥洒，也无不曲尽情态，风趣横生。

月夜与客饮杏花下^[1]

杏花飞帘散馥春，明月入户寻幽人^[2]。褰衣步月踏花影^[3]，炯如流水涵青角^[4]。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5]。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洞箫声断月明中^[6]，惟忧月落酒杯空。明朝卷地春风恶，但见绿叶栖残红^[7]。

【注释】

[1]元丰二年（1079）二月在徐州作。《东坡志林》卷一《黄州忆王子立》云：“仆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馆于官舍，而蜀人张师厚来过，二王方年少，吹洞箫饮酒杏花下。”

[2]幽人：幽怀之人，作者自指。

[3]褰衣：提起衣襟。

[4]炯：光明貌。涵：包涵，沉浸。

[5]挽：拉。香雪：喻花。

[6]声断：声音停歇。

[7]残红：指落花。

【点评】

这首诗先写月下杏花，接写花间饮酒，写到“劝君且吸杯中月”，极豪宕逸乐之情致；忽然陡转，发洞箫声断之忧，抒明朝风恶花残之悲，流露出作者对于政治风云变幻的忧患感，以及由此而生的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思想感情。苏诗以用典广博为特色，此篇纯系直写，反觉新颖。诗中写月下花影花香，清幽超远，空灵奇逸，尤其是三、四句写月光下花影闪动，如同青角沉浸于流水之中，意象新鲜优美，意境明净澄澈。苏轼的小品名篇《记承天寺夜游》描绘月下庭院景色云：“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景趣相同，可相互媲美，都是自然高妙之笔。旧题王十朋《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一〇引赵次公云：“此篇不使事，语亦新造，古所未有，殆涪翁（黄庭坚）所谓不食烟火食人之语也。”评得中肯。

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江城地瘴蕃草木^[1]，只有名花苦幽独^[2]。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3]。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4]。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5]。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先生食饱无一事^[6]，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7]。天涯流落俱可念^[8]，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

【注释】

[1]地瘴：指南方山林间湿热蒸郁之气。蕃：旺盛生长。

[2]苦：甚。

[3]“故遣”句：化用杜甫《佳人》诗：“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

[4]荐：献，进。

[5]“日暖”句：《明皇杂录》载，唐玄宗曾把醉中的杨贵妃比作“海棠睡未足”。这里反用其意。

[6]先生：作者自称。

[7]子：种子。

[8]“天涯”句：用白居易《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句意。

【点评】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寓居黄州定惠院期间作。诗人赞美一株西蜀海棠幽独高雅、美丽清淑，悲叹它飘零陋邦，与杂花草莽为伍，其实是寄托自己的情操，哀伤自己的遭遇。诗中妙用拟人手法描绘海棠，把它写成一位风姿高秀的绝代佳人：“朱唇”二句状其衣着、容貌、肤色之美，“日暖”句摹其春睡之态，“嫣然”句摄其动人笑靥，“雨中”句传其孤苦凄怆之情。诗人或用工笔或用意笔，无不惟妙惟肖，形神俱活。至于兴象之深微，词格之超逸，更是诗人戛戛独造。清代查慎行誉为“千古绝作”（《初白庵诗评》卷中）。纪昀赞曰：“此种真非东坡不能，东坡非一时兴到亦不能。”（《纪评苏诗》卷二〇）苏轼也认为是“平生得意诗”。据宋代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下载，苏轼对人吟诵到“雨中”“月下”一联时，曾说：“此两句乃吾向造化窟中夺将来也。”

和秦太虚梅花^[1]

西湖处士骨应槁^[2]，只有此诗君压倒。东坡先生心已灰，为爱君诗被花恼。多情立马待黄昏，残雪消迟月出早。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处，点缀裙腰纷不扫^[3]。万里春随逐客来，十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开我已病，今年对花还草草。不知风雨卷春归，收拾馀香还畀昊^[4]。

【注释】

^[1]秦太虚：秦观，字太虚，有《和黄法曹忆建溪梅花》诗，苏轼此篇即为和作。

^[2]西湖处士：指林逋，字君复，北宋诗人，隐居西湖孤山，酷爱梅花。他的《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传为名句。

^[3]裙腰：指长着碧草的山腰。语出白居易《杭州春望》：“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

^[4]畀（bì）：给予。昊（hào）：广大的天。语出《诗经·小雅·巷伯》：“投畀有昊。”

【点评】

元丰七年（1084）正月在黄州作。诗中写他因为爱林逋和秦观的梅花诗而更爱梅花。但自己穷愁潦倒，有负大好春光，还不知芳春已随风雨归去。诗人不沾滞于咏梅，而能寓感慨于言外，寄托深远。全篇押“槁”字仄韵，诗句骈散交错，音韵流美。诗中描绘梅花，正面描绘仅“江头”“竹外”一联，点染生动，传神微妙，造语新鲜自然。《诗人玉屑》卷十七引范正敏《遯斋闲览》评云：“语虽平易，然颇得梅之幽独闲静之趣。”还有人认为并不比林逋的“疏影”“暗香”二句逊色。

聚星堂雪^[1]

窗前暗响鸣枯叶，龙公试手初行雪。映空先集疑有无，作态斜飞正愁绝。众宾起舞风竹乱，老守先醉霜松折；恨无翠袖点横斜^[2]，只有微灯照明灭。归来尚喜更鼓永，晨起不待铃索掣^[3]；未嫌长夜作衣稊，却怕初阳生眼缬^[4]。欲浮大白追馀赏，幸有回飙惊落屑。模糊桧顶独多时，历乱瓦沟才一瞥。汝南先贤有故事^[5]，醉翁诗话谁续说^[6]？当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许持寸铁^[7]！

【注释】

^[1]聚星堂：欧阳修守颍州（今安徽阜阳）时所建，是他晚年宴客之处。诗前有自序云：“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祷雨张龙公，得小雪。与客会饮聚星堂，忽忆欧阳文忠公作守时，雪中约客赋诗，禁体物语，于艰难中特出奇丽。尔来四十馀年，莫有继者。仆以老门生继公后，虽不足配先生，而宾客之美，殆不减当时。公之二子又适在郡。故辄举前令，各赋一篇。”张龙公：张路斯，唐代颍上人，景龙中为宣城令，后来传说他是龙的化身。欧阳修《集古跋尾》中说，颍上百社村有他的祠庙，“岁时祷雨，屡获其应，汝阴人尤以为神也。”禁体物语，一种诗格。参见前《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次子由韵》。公之二子，指欧阳棐和欧阳辩。

^[2]翠袖：指佳人，语出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横斜：指梅花。语出林逋《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

^[3]铃索掣：宋时州府衙门有铃阁，摇铃以报时。

^[4]眼缬（xié邪）：眼花。

^[5]汝南先贤：指欧阳修。颍州是旧汝南之地。

^[6]醉翁诗话：即欧阳修的《六一诗话》。

^[7]白战：徒手战，喻白描手法。

【点评】

元祐六年（1091）十一月作于颍州。此诗是苏轼继其三十多年前所作《江上值雪，效欧阳体》后第二首禁用体物语的咏雪诗。全篇描写小雪景象，俱从人物的视、听、触、心各种感觉以及行为动作中显出，摹写细景如画，不用体物语而体物神妙；几乎句句有出处，融化事典；更以生劂之笔作盘硬之语，摆脱咏雪诗多以悠扬飘荡取其韵致的常态；通篇诗意却自然流畅，音节奇崛，有斩截之美；结尾画龙点睛，不落俗套。从艺术角度看，确是“于艰难中特出奇丽”的佳构。此诗反映了苏轼在元祐时期对诗艺的苦心追求和对体物技巧的刻意练习，但作品缺乏扎实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这与此前诗人在朝中三年多，比较脱离现实生活是很有关系的。

雪浪石^[1]

太行西来万马屯，势与岱岳争雄尊。飞狐上党天下脊^[2]，半掩落日先黄昏。削成山东二百郡^[3]，气压代北三家村^[4]。千峰右卷矗牙帐^[5]，崩崖凿断开土门^[6]。蛄来城下作飞石^[7]，一炮惊落天骄魂。承平百年烽燧冷，此物僵卧枯榆根。画师争摹雪浪石，天工不见雷斧痕。离堆四面绕江水^[8]，坐无蜀士谁与论？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此身自幻孰非梦，故国山水聊心存。

【注释】

^[1]此篇是苏轼《次韵滕大夫三首》之一。滕大夫：滕希靖，海陵人，时倅定州。雪浪石：苏轼为其所获佳石命名，并名其居室为雪浪斋，作《雪浪斋铭》，引言云：“予于中山后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孙位、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尽水之变。又得白石曲阳，为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斋。”

^[2]飞狐：飞狐口，在今河北涞源县与蔚县之间，两崖峭立，一线微通，迤迤蜿蜒百余里。上党：即今山西长治一带。二者均属太行山脉，地势极高，故曰“天下脊”。

^[3]削：划分。山东：指太行山以东。

^[4]代北：指今山西代县以北。三家村：极言人烟稀少。

^[5]牙帐：即军帐，前立大旗。

^[6]土门：即井陉口，又名土门口，在河北井陉，为太行八陉之第四陉。

^[7]蛄来：往来。

^[8]离堆：即四川灌县都江堰，秦时李冰所凿。

【点评】

元祐八年（1093）十一月作于定州（今河北定县）。作者获得一块白石，他想象此石是古代抗击匈奴的战争中炮击敌人的飞石，借此抒发拒敌备边之思。但边地没有战争，他在定州无所作为，在玩水观石中，不禁兴起人生如梦的思绪与归蜀的念头。写石，却从定州的天险形势说起，有如奇峰天外飞来，突兀撑空。继而写古代战事，点出雪浪石。脱卸出落，运笔便捷如转丸。“画师”“天工”二句虽正面落墨，亦是虚写，已显其神妙，又想象它是江水环绕之离堆，自然引出蜀国山水。全诗劲气直贯不断。有此劲气，写动景则山岑竞举，写静景则壁岸无阶，意象雄奇，语语挺拔，是苏诗中的七古杰作。

鹤叹

园中有鹤驯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1]。鹤有难色侧睨予：“岂欲臆对如鸛乎^[2]？我生如寄良畸孤^[3]，三尺长胫阁瘦躯^[4]。俯啄少许便有馀，何至以身为子娱！”驱之上堂立斯须，投以饼餌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5]，难进易退我不如^[6]！

【注释】

[1]坐隅：座位的边角。

[2]“岂欲”句：汉代贾谊谪居长沙时作《鵩鸟赋》，中有“口不能言，请对以臆”之句。臆对，以心相对。

[3]畸孤：零落孤独。

[4]阁：托起，架着。

[5]戛（jiá）然：象声词。

[6]“难进”句：用《礼记·表记》：“事君难进而易退。”

【点评】

元祐八年（1093）十一月在定州作。此诗咏鹤以自托。写法却是“我”与鹤分写：“我”欲呼鹤，鹤作“臆对”之语；“我”驱鹤上堂，投以饼餌，鹤视若无睹，长鸣下趋。代鹤设语，写得情景逼真，有戏剧性。结尾一句点题旨，为点睛之笔。章法奇绝，语言精练。《唐子西语录》云：“东坡居士作《鹤叹》诗，尝写‘三尺长胫口瘦躯’缺其一字，使任德翁辈下之，凡数字。东坡徐出其稿，盖‘阁’字也。此字既出，俨然如见病鹤矣。”“阁”字活画出此鹤病瘦之形貌情态，确实精妙传神。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1]

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2]。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蜚雨愁黄昏^[3]。长条半落荔枝浦，卧树独秀桃榔园^[4]。岂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艳排冬温。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蕊明朝暾。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叩门^[5]。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

【注释】

[1]松风亭：在惠州嘉祐寺附近。

[2]“昔年”句：作者自注：“予昔赴黄州，春风岭上见梅花，有两绝句。明年正月，往岐亭道上，赋诗云：‘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

[3]蜚（dàn蛋）：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之一。此句形容少数民族地区的荒凉景象。

[4]桃榔：木名，俗称砂糖椰子。常绿乔木，羽状复叶。肉穗花序之汁可制糖，茎髓可制淀粉。

[5]“海南”二句：托名柳宗元《龙城录》有梅花化为女子同隋代人赵师雄欢饮的故事。此二句用此典故。

【点评】

绍圣元年（1094）十一月作于惠州。这是一首咏梅诗。在诗人的笔下，荆棘丛中盛开的梅花美如身着缟衣素裳的海南仙子，带着深情轻叩诗人寂寞深闭的双扉。她是诗人谪迁生活中亲密的伴侣，是诗人清高幽独心境的象征，是诗人美好理想的化身。如果说，苏轼写于黄州的《和秦太虚梅花》中，“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清空入妙，那么，此诗“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叩门”则使事传神。所谓使事传神，就是诗人以奇丽的想象融铸事典，创造出带有浓郁浪漫色彩的海南仙子形象来为梅花传神。正如纪昀所评：“天人姿泽，非此笔不称此花。”（《纪评苏诗》卷三八）又如汪师韩所赞：“秀色孤姿，涉笔如融风彩霭。”（《苏诗选评笺释》卷六）全篇章法井然，每四句自成一个片段，由春风岭上的昔年梅花，到荔枝浦的半落长条、桃榔园的独秀卧树，逐步引出松风亭下两株玉蕊，如此层层铺垫、衬托，使这两株梅花的冰雪姿质更加光彩照人。诗押“暾”韵，一韵到底，音调谐美，声情并佳。范正敏《遯斋闲览》称之为“韵险而语工，非大手笔不能到”。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

南村诸杨北村卢^[1]，白华青叶冬不枯。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子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2]，风骨自是倾城姝。不知天公有意无，遣此尤物生海隅^[3]。云山得伴松桧老，霜雪自困楂梨粗^[4]。先生洗盏酌桂醕^[5]，冰盘荐此赭虬珠^[6]。似闻江鲙斫玉柱^[7]，更洗河豚烹腹腴^[8]。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矣轻莼鲈^[9]。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

【注释】

^[1]“南村”句：作者自注：“谓杨梅、卢橘也。”

^[2]“不须”句：用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3]尤物：指特别美的女子或特别名贵的物品。

^[4]桧：圆柏。楂梨：山楂和梨。二句谓荔枝生于南方，得与云山松柏同长，不像北方的山楂、梨子，因困风霜而果质粗糙。

^[5]桂醕（xǔ许）：新酿的桂酒。

^[6]赭（chēng称）虬珠：赤龙珠。

^[7]江鲙柱：蛤蜊一类名贵海味。

^[8]腹腴：鱼腹下的肥肉。

^[9]莼鲈：莼菜羹和鲈鱼脍。《晋书·张翰传》：张翰见秋风起，想起吴中家乡的蔬菜、莼羹、鲈鱼脍，便弃官归乡。后以莼鲈之思代指乡味或乡思。

【点评】

绍圣二年（1095）在惠州作。苏轼对我国南方的名果荔枝情有独钟，集中写过几首有关荔枝的佳作。本篇是初食荔枝所作。诗中运用拟人、幻想、比喻、用典、衬托、对照等手法描绘荔枝的生长季节、环境，荔枝的本性、形、色、肉质、美味、风韵等，可谓形容备至，穷形尽相。特别是“海山”“红纱”二句，把荔枝写成海山仙姝，身穿大红罗袄，里面是红纱的贴身内衣，映现出莹白如玉的肌肤，真是形神兼具，风姿优美。纪昀评：“生香真色涌现毫端，非此笔不能写此果。”（《纪评苏诗》卷三九）由于得以品尝、欣赏这名贵的荔枝，以至诗人发出“南来万里真良图”的感叹，把自己被贬谪海角天涯的艰危境遇，看作一次美好的远游。近人高步瀛评赞此诗：“情景音节皆极入妙，可为咏物诗之轨则。”（《唐宋诗举要》卷三）

友情常在·常羨人间琢玉郎

绿筠亭

爱竹能延客，求诗剩挂墙^[1]。

风梢千纛乱^[2]，月影万夫长。

谷鸟惊棋响，山蜂识酒香。

只应陶靖节^[3]，会听北窗凉^[4]。

【注释】

[1]“求诗”句：《新唐书·陈子昂传》记载子昂上书武后，说下诏书倘若“不得其人，则委弃有司挂墙屋耳，百姓安得知之”。这里借用其字面，指友人求诗于我，不得其人，我把这事搁起来了。

[2]纛（dào）：军中或仪仗队之大旗。这里比喻竹梢的枝叶。

[3]陶靖节：指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他死后人们尊称他“靖节先生”。

[4]“会听”句：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文中，说他五六月中爱在北窗下卧，遇凉风吹来，觉得自己是上古时代的人。这里用此典故。会听，领悟、感受。

【点评】

作者晚年曾书此诗，并题其后云：“清献先生尝求东坡居士作《绿筠亭》诗，曰：此吾乡人梁处士之居也。后二十五年，乃见处士之子琯，请书此本。时绍圣二年（1095）四月十三日。”由此可知，此诗是熙宁三年（1070）苏轼应清献先生（赵抃）之请为梁处士写的。诗中描写梁处士居室翠竹森森的清幽环境，也表现出梁处士浴凉风、听鸟鸣、赏翠竹、观月影、下棋饮酒的清雅绝俗生活，其实，这也正是苏轼所向往的理想生活境界。诗中写竹，用了“千纛乱”“万夫长”两个比喻，并借风、月来衬托；写静景，却处处从动中显出。诗仅八句四十字，竟能从亭景中写出亭主人的生活、性情、人品，并调动了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多种感觉，堪称洗练自然之作。

和董传留别^[1]

粗缯大布裹生涯^[2]，腹有诗书气自华。

厌伴老儒烹瓠叶^[3]，强随举子踏槐花^[4]。

囊空不办寻春马^[5]，眼乱行看择婿车^[6]。

得意犹堪夸世俗，诏黄新湿字如鸦^[7]。

【注释】

^[1]董传：字至和，洛阳人，家居长安二曲。曾在凤翔与苏轼交游。后韩琦荐举，未果，穷困早卒。治平元年（1064）十二月，苏轼罢凤翔签判任赴汴京，途经长安与董传话别作此诗。

^[2]粗缯：劣质丝织物。

^[3]“厌伴”句：谓倦于从师学礼。《后汉书·儒林传》：刘昆“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每春秋飨射，常备列典仪，以素木瓠（hù）叶为俎豆”。瓠，冬瓜、葫芦等的总名；瓠叶，做下酒的菜用。

^[4]“强随”句：谓忙于科举。据宋人钱易《南部新书》载，当时的举子，六七月间槐花黄时都在忙于温习功课、做文章准备考试。

^[5]“囊空”句：谓穷得没有马骑。寻春马：用唐代孟郊《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句意。

^[6]“眼乱”句：谓落第失意，家境贫寒，没有娶妻。择婿车：据《唐摭言》卷三载，朝廷为考中的进士在曲江设宴，公卿家都在那一天在进士中挑选女婿，车马填塞了道路。

^[7]诏黄：用黄麻纸写的中试或任官的诏令。字如鸦：诏书写的黑字。语本唐人卢仝《示添丁》“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

【点评】

此诗赞扬寒士董传的才学品格，同情其应举落第的不幸，并表达了深切期望。首联写董传身着粗缯布衣，却因腹有诗书，而风神秀朗，意气轩昂。形神对比，人物形象逼人眉睫。近人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六赞此联“飘然而来，有昂头天外之概”。“裹生涯”词语搭配新颖巧妙，下句语意尤精警可诵。以下三联几乎句句用典。中二联以典故组织成工巧自然的对仗。诗句因典象而加强了感性，却又使人不觉其为用典。囊空如洗的董传在艰难文场上力求进取的身影，诗人对他的同情与鼓励，都借典象生动感人地表现了出来。纪昀赞赏此诗“句句老健”（《纪评苏诗》卷五）。

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1]

万里家山一梦中，吴音渐已变儿童^[2]。

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扫空^[3]。

师已忘言真有道^[4]，我除搜句百无功^[5]。

明年采药天台去^[6]，更欲题诗满浙东。

【注释】

^[1]秀州：今浙江嘉兴。报本禅院：唐时所建，宋时改为本觉寺，寺僧文长老是作者的同乡。方丈：寺院住持。

^[2]“吴音”句：这是“儿童已渐变吴音”的倒装句，意思是离乡日久，儿童已逐渐变乡音为吴音。

^[3]蜀叟：指文长老。这两句说每逢与文长老竟日长谈，便如身在家乡，感到眼前是苍翠入云的峨眉山。

^[4]忘言：用晋代诗人陶渊明《饮酒》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5]搜句：指写诗。

^[6]天台：山名，浙东的名胜。

【点评】

熙宁五年（1072）十二月作。此诗抒写与乡僧文长老的愉快交谈，勾引起对故乡的深情怀念。诗写得挥洒自如，风格清雄旷放。中二联对仗，工整自然。颔联是流水对，十四个字一气直下，句意流走。颈联是反对，上下句意相反，在对比中表达出对得道高僧的敬慕之情。纪昀赞赏说：“三四常意，写来警动。”（《纪评苏诗》卷八）确实，“翠扫空”三字展现出峨眉山苍翠高秀的景象，凝练精警。方东树评：“只着意乡情，词意真切，而造语倜傥奇警，令人吟咏不尽。”（《昭昧詹言》卷二〇）并非过誉。

赠王子直秀才^[1]

万里云山一破裘，杖端闲挂百钱游^[2]。

五车书已留儿读^[3]，二顷田应为鹤谋^[4]。

水底笙歌蛙两部^[5]，山中奴婢橘千头^[6]。

幅巾我欲相随去^[7]，海上何人识故侯^[8]。

【注释】

^[1]王子直：王原，字子直，号鹤田山人，是苏轼在惠州的新交。秀才：宋时凡应举者皆称秀才。

^[2]“杖端”句：《晋书·阮修传》说，阮修，字宣子，时常持杖出游，杖头挂百钱，到酒店，便独自畅饮。

^[3]五车书：《庄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4]二顷田：《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曰：“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为鹤谋：王子直家住鹤田山。

^[5]蛙两部：《南齐书·孔稚圭传》载：孔稚圭不乐事务，门庭草莱不剪，中有蛙鸣，他高兴地说：“我以此当两部鼓吹（乐队）。”

^[6]橘千头：《襄阳耆旧传》载：吴丹阳太守李衡派人往武陵龙阳县汜州种橘树千株。临死，对儿子说：“我州里有木奴千头，不要求你供应他们的衣食。”

^[7]幅巾：不戴冠，只用一个幅绢束发。

^[8]故侯：犹言旧时官员，作者自称。

【点评】

绍圣二年（1095）四月初在惠州作。诗中赞赏王原是读书人家，薄有山田，门庭蛙声如鼓，山坡果树成荫，生活清贫，性情潇洒，好酒爱游，自得其乐。诗人乐意追随他终老江湖。诗人运用生活细节和典故刻画人物形象，叙写今事，巧妙地组织、改造典故词语，构成工整新颖的对仗，又“用词多以数目字，大小相形，清艳两绝”（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六），显示了高超的艺术表现功力。

江城子

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1]

凤凰山下雨初晴^[2]。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3]，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4]。忽闻江上弄哀筝^[5]。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6]。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7]。

【注释】

^[1]张先：字子野，乌程（今浙江吴兴）人，著名词人。筝：古弹拨乐器，因最初流行秦地，又称秦筝。

^[2]凤凰山：在浙江杭县城南。

^[3]芙蕖：荷花。

^[4]娉婷：姿态美好。

^[5]弄：弹奏。

^[6]湘灵：湘水女神。

^[7]“欲待”三句：化用唐代钱起《湘灵鼓瑟》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点评】

熙宁六年（1073）六七月作。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一云：“东坡在杭州，一日，游西湖，坐孤山竹阁前临湖亭上。时二客皆有服，预焉。久之，湖心有彩舟，渐近亭前。靓妆数人，中有一人尤丽。方鼓筝，年且三十余，风韵娴雅，绰有态度。二客竟日送之。曲未终，翩然而逝。公戏作长短句云。”又，唐圭璋《宋词纪事》引袁文《瓮牖闲评》卷五说，苏轼通判杭州时，一日与刘贡父同游西湖，“至湖心，有小舟翩然至前，一妇人甚佳，见东坡自叙：‘少年景慕高名，以在室无由得见，今已嫁为民妻，闻公游湖，不避罪而来，善弹筝，愿献一曲，辄求一小词，以为终生之荣可乎？’东坡不能却，援笔而成，与之。”以上二则纪事，为小说家之言，均不可靠，只宜姑妄闻之。

此词写湖上听筝，景美，人美，辞美，声美，充满诗情画意。词的中心是写弹筝佳人，运用烘云托月手法表现其风姿、神韵、弹筝技艺之美妙。雨后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之景，曲终后江上青峰，那朵开过尚盈盈的芙蕖，都是映衬或象征弹筝佳人的美景；而从远处飞来的一双白鹭，既是实景，又暗喻爱慕弹筝人的“二客”，从其闻筝而来的动作神态，可见弹筝人之美、筝声之动人。最后再用神话中鼓瑟的湘灵来比拟她，用唐人诗的意境渲染她。全篇对弹筝人无一字正面落墨，只以闻筝所见与想象衬托、形容、渲染，弹筝人轻盈美丽、缥缈超绝的形象，在读者的眼前已鲜明呈现。这种烘托手法，与屈原的《湘夫人》、宋玉的《洛神赋》等前人以实写为主之作大异其趣，更显得空灵含蓄。

阮郎归 初夏

绿槐高柳咽新蝉，薰风初入弦^[1]。碧纱窗下水沉烟^[2]，棋声惊昼眠^[3]。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燃。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4]。

【注释】

[1]薰风：暖和的南风。《礼记·乐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意即虞舜特制五弦琴为《南风》伴奏。这里是说《南风》之歌又要开始入管弦被人歌唱，比喻南风初起。

[2]水沉烟：一种香木，置水中则沉，故名沉香。这里是说香炉中升腾着沉香的袅袅轻烟。

[3]“棋声”句：苏轼在《书司空图诗》中说，他很赞赏司空图的“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两句诗。这里化用了前一句。

[4]“琼珠”句：意谓少女在池边玩水，水花溅到荷叶上，汇合成圆润晶亮的珍珠。

【点评】

这首词作于元丰七年（1084）四月上旬，苏轼自黄移汝途中经兴国军（治所在今湖北省阳新县）时。上片写一个少女在夏日午睡后被棋声惊醒。下片写她梦醒后欣赏庭园景色，拨弄清泉。作者多方面地捕捉具有初夏特征的景物，或白描，或比喻，写得有声有色，有动有静，有暖有凉，还有沉香的香味。更难得的是，作者将景物、环境描写同人物刻画交叉呈示，使一个天真活泼、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少女形象活现于清雅幽美、生机勃勃的初夏闺阁庭园环境之中，构成了一幅美妙动人的图画。黄氏《蓼园词评》评曰：“此词清和婉丽中而风格自佳。”

满江红

寄鄂州朱使君寿昌^[1]

江汉西来^[2]，高楼下、蒲萄深碧^[3]。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4]。君是南山遗爱守^[5]，我为剑外思归客^[6]。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江表传》^[7]，君休读；狂处士^[8]，真堪惜。空洲对鹦鹉^[9]，苇花萧瑟。不独笑书生争底事^[10]，曹公黄祖俱飘忽^[11]。愿使君、还赋谪仙诗^[12]，追黄鹤^[13]。

【注释】

^[1]朱使君寿昌：朱寿昌，字康叔，当时任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知州，苏轼的友人。

^[2]江汉西来：长江、汉水自西方奔流直下，汇合于武汉。

^[3]高楼：指黄鹤楼。武昌西有黄鹤矶，旧有黄鹤楼（故址即今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桥头）。蒲萄深碧：江水像葡萄酒般清澈碧绿。

^[4]岷峨雪浪：指长江水是从岷山、峨眉山的雪水发源而来。锦江：岷江上游的分支，岷江在宜宾入长江。这句暗用李白“江带峨眉雪”（《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和杜甫“锦江春色来天地”（《登楼》）诗句。

^[5]南山遗爱守：朱寿昌做过陕州通判，通判也叫通守，陕州有终南山，故称他为南山守。一说朱寿昌曾知阆州，唐属山南道。词中“南山”当是“山南”之误。遗爱：留下德惠于民间。《晋书·乐广传》载，乐广任地方官，有德政，“每去职，遗爱为人所思”。

^[6]剑外：即剑门外。苏轼的家乡四川在剑门西南，故自称“剑外思归客”。

^[7]《江表传》：书名，主要记载三国时孙吴历史，裴松之注《三国志》，多引此书，今已不存。

^[8]狂处士：放荡不羁的处士，指祢衡。处士，古代指有才学而不出仕的人。祢衡因忠于汉室，曾不受折辱，大骂曹操。曹操因不愿承担杀人之名，故意遣送给荆州刺史刘表，刘表又转送江夏太守黄祖，后被黄祖所杀。事见《后汉书·祢衡传》。

^[9]鹦鹉：鹦鹉洲。祢衡曾写过著名的《鹦鹉赋》，他死后埋于汉阳江边沙洲上，人称鹦鹉洲。李白《赠江夏韦太守》诗有“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之句，这里暗用。

^[10]争底事：争何事。意谓书生何苦与曹操、黄祖此辈纠缠，以惹祸招灾。

^[11]飘忽：指曹操、黄祖也很快地离开人世。

^[12]谪仙：指李白。唐人称李白为谪仙人。

^[13]追黄鹤：指赶上崔颢的《黄鹤楼》诗。相传李白游黄鹤楼看到崔颢诗，曾有搁笔之叹，他后来写的《登金陵凤凰台》《鹦鹉洲》等诗，据说都是有意和崔颢竞胜的。

【点评】

这首写给友人朱寿昌的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六七月苏轼贬谪黄州时期。上片描绘长江景色，抒写自己对家乡的思念以及对友人的称赞。下片联系当地的历史遗迹向友人开怀倾诉、慷慨评说，既勉励友人超然于险恶的政治旋涡之外，以开阔胸襟写出不朽的诗文来追蹶前贤；也在对历史人物的悼惜中抒发自己被政敌罗织构陷的悲愤不平，并流露出自己要致力于文学事业的襟怀志趣。篇中写长江景色，有高屋建瓴之势，大笔勾勒，泼洒浓彩，又巧妙化用前人名句，写得雄丽风动，引人入胜；抒怀议论能处处紧扣“此间风物”与历史掌故，笔端饱蘸激情，使苍凉悲慨流注于字里行间。全篇由写景、抒情到议论自然过渡，一气呵成；写对方与写自我巧妙绾合，融为一体；开端“高楼”与结尾“黄鹤”遥相照应，章法严谨浑成。

洞仙歌

余七岁时，见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余。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纳凉摩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云^[1]。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2]。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3]。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度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4]。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5]。

【注释】

^[1]据词序，苏轼作此词时47岁，当为元丰五年（1082）谪居黄州时作。孟昶（chǎng敞）：五代时后蜀国主，生活侈靡，喜好词曲。宋平后蜀时，降宋。花蕊夫人：据《能改斋漫录》载，孟昶纳徐匡璋女为贵妃，别号花蕊夫人。又《苕溪渔隐丛话·前集》《诗人玉屑》皆引《后山诗话》，谓花蕊夫人姓费氏。摩诃池：在成都市郊，又名龙跃池、宣华池。隋开皇中，欲伐陈，凿大池以教水战。

^[2]水殿：指摩诃池上的宫殿。

^[3]欹枕：倚枕。

^[4]金波：月光。玉绳：北斗七星中的两星名，在第五星玉衡的北面。玉绳低转，表示夜深。

^[5]屈指：指计算。不道：不觉。流年：时光，岁月。

【点评】

这首词写夏夜宫廷中王妃纳凉情事，其意蕴深藏于结尾“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这两句中。这就是说，人们苦于夏日炎热，渴盼秋风早到驱炎送爽，但秋风一到，也就意味着时节转换，年华流逝，人生易老。这二者矛盾的不可调和，表现了词人对现实人生多有缺陷、很难完满的深沉感喟。

词是作者依据七岁时听闻的一段故事，经过想象和补充写成。在作者的笔下，四十年前的情事，被他描绘得如此生动逼真，作者的形象记忆力与艺术想象力令人惊叹。词中以“冰肌玉骨”“清凉无汗”“钗横鬓乱”，写出花蕊夫人在炎夏中的清雅气质与娇慵神态。写炎夏夜晚中的清凉幽淡之景，以“庭户无声”“疏星度河汉”“金波淡，玉绳低转”诸语，用小处见大手法，写出夏之大、夜之静。尤其是“水殿风来暗香满”句，一个“暗香”，隐含了殿里焚焙之香、栏边冰肌玉骨之香、水上莲叶荷花之香，又传达出沁人肺腑之凉爽。笔墨空灵超妙，着实令人佩服。难怪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誉此词“如空山鸣泉，琴筑竞奏”；沈祥龙《论词随笔》谓诵其句，“自觉口吻俱香”。

满庭芳

有王长官者，弃官黄州三十三年，黄人谓之王先生。因送陈慥来过余，因为赋此^[1]。

三十三年，今谁存者？算只君与长江。凛然苍桧，霜干苦难双^[2]。闻道司州古县^[3]，云溪上、竹坞松窗^[4]。江南岸，不因送子，宁肯过吾邦^[5]？
鸂鶒^[6]，疏雨过，风林舞破，烟盖云幢^[7]。愿持此邀君，一饮空缸^[8]。居士先生老矣^[9]，真梦里，相对残缸^[10]。歌声断，行人未起，船鼓已逢逢^[11]。

【注释】

[1]陈慥：字季常，号方山子，四川眉山人，隐居不仕，与苏轼交游颇厚。苏轼曾为作《方山子传》。

[2]“凛然”二句：以苍桧的傲霜枝干喻王长官傲岸不屈之品格。

[3]司州古县：指湖北黄陂县，为王氏所居之地，该地唐武德初曾置南司州。下“云溪上”二句即写王之居所。

[4]竹坞松窗：用竹子搭的屋棚，用松枝编成的窗户。

[5]子：指陈慥。这三句说，王氏如不是为了送陈慥去江南，是没有机会前来黄冈同我相会的。

[6]鸂鶒（chuāng chuāng窗）：撞击声。这里形容阵雨声。

[7]盖：车盖。幢（zhuàng壮）：车帘。这里说风吹山林，使车盖车帘都带着烟霞之色。这三句写王氏于风雨过后，翩然乘车而至。

[8]空缸：把酒喝光。缸，陶制容器，这里指盛酒器。

[9]居士：苏轼自称。

[10]残缸（gāng刚）：残灯。

[11]“歌声断”三句：意谓夜饮未起，却已闻开船的鼓声催行。逢逢（páng旁）：鼓声。

【点评】

据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二二：元丰六年（1083）秋日，陈季常与王长官过访苏轼，苏轼写此词送别。

上片颂扬王长官的人品。起笔三句，说王氏同长江一样饱经沧桑。笔调雄阔，发语惊人。接着用“凛然苍桧”的形象，比喻王长官孤高傲岸的品格，又描绘古县云溪、竹坞松窗的居住环境，映衬王长官简朴的生活和幽雅的隐逸情趣。一位不慕荣利、风神潇洒的高士形象已跃然纸上。下片写会饮。三人都是奇人豪士，作者表现他们的笔墨也是奇气喷薄，不同凡响。“拟”以下三句写会饮时鸂鶒的天气景色，先写风雨骤至再写雨霁后风吹山林，王、陈二人乘车翩然而至，车盖车帘都染烟霞之色，人也飘飘若仙。奇景与奇人相映生辉。知己相逢，千杯嫌少，故用“一饮空缸”状其豪气。“居士”句写兴酣中想到自己坎坷遭际，悲从中来，感叹时逝年老。“真梦里”二句化用杜甫《羌村三首》“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句意，写三人欢饮至夜深犹秉烛畅谈不寐，既表现彼此相契之深，又感慨知己聚会之难。末三句写天已明而人未起，歌声断却鼓声催，传达出匆匆分别的怅惘情绪。整个聚会过程，层层转折，委曲跌宕，动人心弦。全篇洋溢逸怀浩气、奇情壮采，语言清雄洒脱，节奏明快，音韵铿锵有力，亦堪称东坡豪放词的佳构。郑文焯《大鹤山人

词话》评云：“健句入词，更奇峰郁起。……不事雕凿，字字苍寒，如空岩霜干，天风吹堕颇黎地上，铿然作碎玉声。”赏析精妙。

渔家傲

金陵赏心亭送王胜之龙图。王守金陵，视事一日，移南都^[1]。

千古龙蟠并虎踞^[2]，从公一吊兴亡处^[3]。渺渺斜风吹细雨。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住。公驾飞车凌彩雾，红鸾骖乘青鸾驭^[4]。却讶此洲名白鹭^[5]。非吾侣，翩然欲下还飞去。

【注释】

^[1]金陵：今南京市。赏心亭：在南京城西下水门城上，下临秦淮河，是当时饯别之地。王胜之：王益柔，字胜之，河南人，曾官龙图阁直学士，故称龙图。时知江宁府。视事：处理公务。移南都：改为知归德府事。南都，又叫归德府，府城在今河南商丘。宋以国都开封为东都，洛阳为西都，商丘为南都，大名为北都。

^[2]龙蟠并虎踞：形容金陵雄伟险要。《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引《吴录》记诸葛亮论金陵形势云：“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

^[3]兴亡处：汉末以来，金陵为六朝建都之地，故云。

^[4]骖乘：在车右陪乘的人。鸾：传说中凤凰一类的鸟。

^[5]白鹭：白鹭洲，在南京西南长江中。

【点评】

元丰七年（1084）六月底，苏轼在移汝途中到达金陵，本篇是七月在金陵送别友人王胜之作。上片先写他与友人王胜之凭吊历史陈迹，再写江南父老对王胜之的挽留。下片用浪漫的想象，写王胜之驾飞车凌彩雾、由红鸾青鸾相陪离金陵而去，表现王胜之的卓异不凡，也表达了他对王胜之的惜别之情。而这神奇瑰丽的幻想景象，又都是从金陵的地名“白鹭”引发而出。结尾二句写白鹭非吾徒侣，乃欲下而还飞去，借以比喻王胜之守金陵，视事一日，即移南都，可见作者善于即景生想，思维敏捷，落笔轻快。

定风波

王定国歌儿曰柔奴^[1]，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词云。

常羡人间琢玉郎^[2]，天应乞与点酥娘^[3]。尽道清歌传皓齿^[4]，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5]。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6]。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7]。

【注释】

^[1]王定国：王巩，字定国，宰相王旦之孙，自号清虚先生，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与苏轼交密。元丰二年，因苏轼“乌台诗案”牵连，贬为监宾州（今广西宾阳县）盐酒税，五年后放归。

^[2]琢玉郎：用玉雕成的人，形容人的姿容润洁如玉。这里指王定国。

^[3]乞与：赠给。点酥娘：指柔奴。点酥，言其肌肤白皙、细腻如凝酥。酥，用牛羊乳制成的食品。

^[4]“尽道”句：意谓美妙的歌声从红唇白齿间传出。杜甫《听杨氏歌》：“佳人绝代歌，独立发皓齿。满堂惨不乐，响下清虚里。”

^[5]“雪飞”句：形容柔奴的歌声犹如雪片飞过炎海，具有无穷的魅力。

^[6]岭梅：指大庾岭的梅花。

^[7]“此心”句：化用白居易诗“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出城留别》）和“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种桃杏》）。

【点评】

元祐元年（1086）春，苏轼在汴京与南迁北归的王定国相会。王定国出歌女柔奴劝苏轼饮酒，苏轼作此词，赞美歌女姿容之美、歌喉之妙，更赞美她与主人患难与共，视苦如饴的坚强意志和智慧性情。在对歌女的赞美中，烘托出王定国身处逆境仍乐观开朗的精神气度，同时也寄寓着作者随遇而安、将心灵的安适地当作故乡的审美人生态度。词人写政治逆境，却以风趣轻快的笔墨表现；妙用比喻、夸张手法刻画人物音容笑貌；结尾以情趣与理趣融合警句作点睛之笔。全篇清丽空灵，令人喜爱。

贺新郎

乳燕飞华屋^[1]，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2]，扇手一时似玉^[3]。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4]。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蹙^[5]，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风惊绿^[6]。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注释】

^[1]乳燕：雏燕。

^[2]生绡：生丝织成的纱。白团扇：相传汉成帝妃班婕妤好美而能文，后来为赵飞燕所妒，失宠退居东宫，曾“作赋及纨扇诗以自伤悼”，将自己比作秋凉后被遗弃的团扇。这里暗用其事。

^[3]扇手一时似玉：扇子和执扇子的手，都洁白似玉。《世说新语·容止》载，王夷甫容貌整丽，他拿的玉柄麈尾，同手的颜色一样白。

^[4]瑶台曲：瑶台的幽深处，指仙境。

^[5]“石榴”句：石榴花半开时形状像有皱褶的红巾。蹙（cù）：收缩，皱起。

^[6]西风惊绿：西风惊动绿叶，指秋天来临。

【点评】

本词作年不详，宋人记述多说与杭州有关。今人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系于元祐五年（1090）夏天知杭州时。词人着力刻画一个仙姿绰约、理想高远却孤寂无依、自伤迟暮的幽居佳人形象。前人有说作者是为杭州官妓秀兰而作，有说是为其侍妾榴花写照，还有说是咏赞一位在杭州万顷寺中昼眠的歌女。对于这些索隐附会之谈，宋人胡仔反驳得好：“东坡此词冠绝古今，托意高远，宁为一媚而发邪？”（《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作者运用比兴寄托手法，以秾艳孤高、不与浮花浪蕊争艳的石榴花象征佳人，又借佳人失时之态，寄托自己怀才不遇、孤高自守的政治情怀。构思巧妙，笔墨婉曲，托意高远。

全篇运用映衬烘托、象征暗示手法颇为细致。例如，用乳燕飞、桐阴转、风敲竹烘托出清幽洁净的庭院环境，借以映衬佳人的孤独寂寞；以扇手似玉表现佳人的纯洁玲珑，并暗示她与秋后团扇相似的命运；又以孤眠、梦断透露她对理想的憧憬、追求、失望、怅惘的复杂心态，都很细致微妙。特别是用榴花象征佳人，既写出花形花貌、花格花品，又使之与佳人感情交融，形神合一，尤新颖警策，意趣无穷。今人刘乃昌、崔海正指出：“本篇与一般的婉丽之作不同，它用华艳的形象与缠绵的格调写政治题材……这在词史上是富有独创性的。”（《东坡词》，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见解颇独到。

归朝欢

和苏坚伯固^[1]

我梦扁舟浮震泽^[2]，雪浪摇空千顷白。觉来满眼是庐山^[3]，倚天无数开青壁。此生长接淅^[4]。与君同是江南客。梦中游，觉来清赏，同作飞梭掷。明日西风还挂席^[5]，唱我新词泪沾臆^[6]。灵均去后楚山空^[7]，澧阳兰芷无颜色^[8]。君才如梦得^[9]，武陵更在西南极^[10]。竹枝词^[11]，莫徭新唱^[12]，谁谓古今隔^[13]。

【注释】

^[1]苏坚：字伯固，苏州人。曾任杭州监税官等职，博学能诗。苏轼作此词时，苏坚由澧阳（今湖南澧县）改官武陵（今湖南常德），至九江专会苏轼。

^[2]震泽：又名具区、笠泽，江苏太湖的古名。

^[3]庐山：在今江西九江，风景奇秀。

^[4]接淅：《孟子·万章下》：“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意谓孔子因急于离开齐国，带了淘过的米来不及煮饭就仓皇地出走。淅：淘过的米。这里用以比喻自己平生仕途坎坷，到处奔波。

^[5]挂席：指扬帆行船。

^[6]泪沾臆：泪水浸湿了胸口。杜甫《哀江头》：“人生有情泪沾臆。”

^[7]灵均：屈原，字灵均。

^[8]兰芷：香草。《离骚》：“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九歌》：“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9]梦得：唐代诗人刘禹锡，字梦得。曾因参加永贞革新被贬谪到南方朗州、连州、夔州等边荒远郡。

^[10]武陵：唐代朗州治所，即今湖南常德市。

^[11]竹枝词：是巴渝（今四川东部）民歌的一种，鼓笛伴奏，声调婉转，刘禹锡在做夔州刺史时，曾根据民歌改作新词，盛行于世。

^[12]莫徭：部分瑶族的古称，宋时多分布在长沙、武陵、澧阳等地。

^[13]谁谓古今隔：言古今是相通的。语出晋宋诗人谢灵运《七里濑》诗：“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这三句说，屈原学楚地民歌写出《九歌》，刘禹锡学民歌写出《竹枝》。苏坚今去楚地，正可继承其精神，学民间歌唱而创为新曲。

【点评】

绍圣元年（1094）七月，苏轼被远贬英州（今广东英德）途中，与阔别多年的老友苏伯固匆匆相遇又匆匆相别，作此词。词人将自己与友人宦海浮沉、屡遭贬谪、到处奔走的坎坷经历，化为遨游江山、浪迹湖海的豪情；又勉励友人追踵屈原、刘禹锡的踪迹，写出光耀古今的优美诗篇，奉献给边地人民。词人于远谪南荒、客中送客的逆境中，仍能写出如此气度高亢、情调昂扬、境界壮阔的作品，体现出其爽朗个性、浩逸襟怀，并为北宋的送别词带来一股雄健之风。

此词开篇写与友人共赏湖山胜景，从梦游太湖落笔，突兀而起，将一叶扁舟置于摇空的千顷雪浪之中，造成小与大、动与静的强烈鲜明对比，气韵极超迈；继而写梦觉后满眼是庐山，奇峰拔地，青壁倚天，蔚然深秀，更加动人心魄。这两幅图景，一虚一实，虚实交映，壮浪幽奇，瑰丽变幻，显示出浪漫的豪情异彩。下片在勉励友人中表达自己在遭贬中明确效法屈原的高尚情思。在叙事中抒情、议论，大开大

合，跌宕起伏，收纵自如，笔笔奇健。

殢人娇

赠朝云^[1]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2]。空方丈、散花何碍^[3]？朱唇箸点^[4]，更髻鬟生彩。这些箇，千生万生只在^[5]。好事心肠，著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6]。明朝端午^[7]，待学纫兰为佩^[8]。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9]。

【注释】

^[1]朝云：姓王，字子霞，钱塘人，苏轼的侍妾，事苏轼23年，忠敬如一，跟随苏轼到了惠州。绍圣三年（1096）去世。

^[2]维摩境界：佛家清净无欲的境界。维摩，亦称维摩诘，毗耶离城的大乘居士，与释迦牟尼同时，曾以称病为由向释迦派来问讯的舍利弗、弥勒、文殊讲说大乘教义。

^[3]“空方丈”二句：意谓朝云常在苏轼身旁服侍，不妨碍苏轼心地清净。《维摩诘经·问疾品》：“维摩诘以一丈之室”说法。“室中一天女，每闻说法，天女以天花散诸菩萨，即皆堕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堕：‘结习未尽，故花著身；结习尽者，花不著身。’”

^[4]箸（zhù）：筷子。傅幹《注坡词》注：“箸点，言最小也。”

^[5]千生万生：即千辈子、万辈子。

^[6]敛云凝黛：收拢头发，凝聚眉头。形容严肃端庄之貌。

^[7]端午：即端午节，阴历五月初五日。

^[8]纫兰为佩：编结兰草来佩戴。屈原《离骚》：“纫秋兰以为佩。”

^[9]“寻一首”二句：裙带上书诗，是宋代妇女服饰风习。李颀《古今诗话》载：“韩续仆射请韩熙载为父撰神道碑，珍货外仍缀一姬为润笔。韩受姬，及文成，但叙谱系品秩及墓葬哀赠之典而已。续嫌之，乃封还，意其改窜。熙载丞以歌姬并珍赠还之。姬登车，书一绝于泥金双带云：‘风柳摇摆无定枝，阳台云雨梦中归。他年蓬岛音尘断，留取樽前旧舞衣。’”苏轼暗用此典故。

【点评】

这首词作于绍圣二年（1095）五月四日，时苏轼谪居惠州。词中抒写了对朝云的一片深情。上片写自己白发苍颜，已进入佛家清净无欲的境界。而朝云美丽纯真，正如散花天女，与自己的澄明心境相互映照，融为一片。“这些箇，千生万生只在”二句，更用佛教的轮回思想，表达出对朝云永恒不变的挚爱之情。下片极力描绘朝云光彩照人的容貌和纯真美好的心地，更以屈原《离骚》中“纫兰为佩”的意象，突出她的高洁品格。煞拍处妙用歌姬书诗于裙带的典故，表现朝云的才华和对自己的忠爱。词咏佳人，却无闺房脂粉气味，竟出之以佛子家风，格调高雅纯洁。既咏朝云，又兼自咏，闪射出自我之心光心声。语言雅俗结合，笔调疏落有致，在自然随意的抒写中有真情流贯。而其融铸佛典、诗话、前人成句的灵动活泼，亦令人钦服。

西江月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1]。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2]。素面翻嫌粉浣^[3]，洗妆不褪唇红^[4]。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5]。

【注释】

[1]“玉骨”二句：写梅花是玉骨冰肌、姿态如仙的美人。

[2]绿毛么凤：南方的一种珍禽名，绿毛红嘴，状似鹦鹉而小，栖集皆倒悬于枝上，俗称倒挂子。

[3]素面：面上不施脂粉，指梅花洁白的颜色。浣（wǎn）：玷污。《杨太真外传》载，杨玉环的三姐虢国夫人“不施妆粉，自炫美艳，常素面朝天”。杜甫《虢国夫人》诗有“却嫌脂粉浣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之句。

[4]洗妆：喻即使梅花谢了。褪：减色。唇红：指一种红梅花。《冷斋夜话》卷一〇《岭外梅花》：“岭外梅花，与中国异，其花几类桃花之色，而唇红香著。”又，庄绰《鸡肋篇》卷一〇载苏轼此词，谓岭南“梅花叶四周皆红，故有洗妆之句”。意思是即使梅花谢了，而梅叶仍有红色。

[5]“不与”句：宋人傅幹《注坡词》注：“公自跋云：诗人王昌龄，梦中作梅花诗。”《高斋诗话》载，“王昌龄《梅诗》云：‘落落寡寡路不分，梦中唤作梨花云。’方知东坡用此诗也”。《墨庄漫录》引苏轼此词末二句并注云：唐王建有梅诗，“题云《梦看梨花云歌》：‘薄薄落落雾不分，梦中唤作梨花云……’或误传为王昌龄，非也”。查《全唐诗》中王昌龄、王建诗，均无此诗。故此二句意谓高情梅花已随晓云（暗示“朝云”）飞散空了，不再像梨花一样入我梦中来。

【点评】

这首词是绍圣三年（1096）十月苏轼在惠州贬所的作品。有的本子题作梅花。宋人惠洪《冷斋夜话》和王懋《野客丛书》都说是苏轼为悼念侍妾朝云而作。朝云侍奉苏轼23年，忠敬如一，随苏轼赴惠州贬所，历经磨难，于绍圣三年七月病卒。苏轼至为悲痛，作有《朝云墓志铭》和《悼朝云》数首诗。细玩此词词意，确是为悼念朝云而作。词中描绘和赞美惠州梅花不假妆饰，而有白里透红的天然容貌，更有玉骨仙风，品质高洁，气度不凡，不畏瘴雾，最后对梅花的消逝表示了沉痛的哀悼之情。全篇绘形摄神，展现出惠州梅花独特的形色神韵。更妙在于明写梅花，暗写朝云，笔笔是亭亭玉立、风姿高洁的梅花形象，笔笔也是具有美的容貌和美的心灵的朝云形象。梅与朝云，两相契合，浑然无迹，而作者怀念朝云的深情、哀悼朝云之厚意，即从字里行间漫溢而出，含蓄空灵，寄慨遥深，这是高妙的象征境界。明代杨慎评：“古今梅花词，以坡仙绿毛么凤为第一。”（《词品》）虽不无过誉，却颇有见地。

减字木兰花

以大琉璃杯劝王仲翁^[1]

海南奇宝，铸出团团如栲栳^[2]。曾到昆仑^[3]，乞得山头玉女盆^[4]。

绛州王老^[5]，百岁痴顽推不倒^[6]。海口如门，一派黄流已电奔。

【注释】

^[1]琉璃：西域出产的天然有光多色宝石。王仲翁：今人薛瑞生考出，应为王六翁，即王肱，字公辅，海南人，与苏轼有交谊，年103岁卒。又考出此词为哲宗元符三年（1100）苏轼在儋耳写以赠73岁之方士王六翁而作。参见其《东坡词编年笺注》。

^[2]栲栳（kǎo lǎo考老）：柳条编织的圆形器物，大约可容15公斤的米。这里借以夸张琉璃杯之大。

^[3]昆仑：昆仑山，传说西王母所居地。

^[4]玉女盆：玉女洗头盆，在陕西华山，苏轼误记为昆仑。这里用以比喻琉璃杯的珍异和夸张其大。

^[5]绛州王老：绛州，今山西绛县。薛瑞生笺注引《左传·襄公三十年》载晋悼夫人赐食73岁之绛州人王老事，并引唐人李峤《神龙历序》“亥有二首，方闻绛老之年”与岑参《故仆射裴公挽歌三首》其一“罢市秦人送，还乡绛老迎”，指出苏轼用典故表明王六翁已73岁。

^[6]“百岁”句：以幽默诙谐的语句祝愿王六翁健康长寿。痴顽：什么都不知道。语出《新五代史》卷五四《杂传·冯道传》，晋人冯道向契丹主耶律德光自称是“无才无德，痴顽老子”。

【点评】

作者用大琉璃杯请王六翁老人喝酒，上片描绘琉璃杯，用“栲栳”和“玉女盆”夸张地形容其大和珍奇。下片描绘王六翁老而愈健和饮酒的海量，兼用典故、夸张和比喻，语调风趣诙谐。“海口如门”，摹状老人张开大口喝酒之状，“黄流电奔”，夸张形容老人喝黄酒之多之快，形象新奇生动，又有气势，令人绝倒。全篇表现了作者与儋耳普通百姓的真率情谊，也显出这位“快乐天才”（林语堂《苏东坡传》中语）心地坦纯、谐趣天成的个性。两个人物形象都跃然纸上。

戏子由^[1]

宛丘先生长如丘^[2]，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任从饱死笑方朔^[3]，肯为雨立求秦优^[4]？眼前勃谿何足道^[5]？处置六凿须天游^[6]。读书万卷不读律^[7]，致君尧舜知无术^[8]。劝农冠盖闹如云^[9]，送老齍盐甘似蜜^[10]。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余杭别驾无功劳^[11]，画堂五丈容旂旄^[12]。重楼跨空雨声远，屋多人少风骚骚。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撻^[13]。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14]。居高志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文章小技安足程^[15]，先生别驾旧齐名。如今衰老俱无用^[16]，付与时人分重轻^[17]。

【注释】

[1]子由：苏轼弟苏辙，字子由，本篇作于熙宁四年（1071）十二月，时苏轼任杭州通判，苏辙为陈州州学教授。

[2]宛丘：即陈州，今河南淮阳。因苏辙任陈州的学官，故戏称他是“宛丘先生”。丘：山丘。长如丘：意谓身材长大如山。

[3]方朔：东方朔，汉武帝侍从之臣。《汉书》本传载，他曾对武帝说自己身長九尺余，侏儒仅长三尺余，可是所得俸禄却相同，故而“侏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这里以“饱欲死”的侏儒比喻当时得宠的幸臣，以东方朔比苏辙。

[4]秦优：秦朝的优旃（zhān沾），是个矮小的伶官。《史记·滑稽列传》载，有一次，秦始皇设宴，优旃怜悯殿前站班的卫士被雨淋，便大呼：“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秦始皇听了，便让卫士减半值班，轮番休息。

[5]勃谿：争斗，争吵。

[6]六凿：指喜、怒、哀、乐、爱、恶之情。天游：谓心灵与天相通，精神与自然共游。《庄子·外物》：“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

[7]律：律令，律法。

[8]术：治国之术。当时王安石等变法派罢诗赋取士，选士任官都要试律令。这二句对此予以讽刺。

[9]劝农冠盖：熙宁二年（1069），朝廷派遣官员到各路督察农田、水利、赋税、劳役，这里指朝廷派下去“劝农”的官员。冠盖，官宦的冠服和车盖，代指官员。

[10]送老：养老。齍（jī基）盐：咸菜。这里借指极清苦的生活。韩愈《送穷文》：“太学四年，朝齍暮盐。”

[11]余杭：杭州。别驾：汉代官名，刺史的副手。余杭别驾，苏轼自指，他当时任杭州通判，职务相当于别驾。

[12]旂旄（qí máo旗毛）：旗帜。

[13]疲氓：饥贫的百姓。鞭撻（chuí垂）：鞭打。周紫芝《乌台诗案》说：“是时多徒配犯盐之人，例皆饥贫，言鞭撻此等贫民，平生所惭，今不复耻矣。以讥讽朝廷盐法太急也。”

[14]阳货：阳货，春秋后期鲁国季孙氏家臣，专擅鲁国国政。他要孔子出仕，孔子鄙视他，就敷衍说：“诺，吾将仕矣。”事见《论语·阳货》。

[15]文章小技：语出杜甫《贻华阳柳少府》诗：“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程：计量，计算。安足程：犹言算不了什么。

[16]衰老：时作者36岁，子由33岁，正当壮年。说衰老无用是愤激牢骚语。

[17]分重轻：评定高下。

【点评】

这首诗以游戏之笔和诙谐语气，称赞弟弟子由在险恶环境和清贫生活中表现了儒者的高尚气节，却说

自己居高志下、气节消缩、扰民唯诺。在自嘲中寄寓牢骚愤懑，对新法弊端作了多方面的讽刺和抨击。作者反对新法，不无偏颇之处，却是从同情人民的立场出发的。如诗中指责新法强化盐禁，法网繁苛，造成许多贫民因贩私盐而获罪，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作者在对照的描写中，突出了他们兄弟俩光明磊落的形象。全篇包含了丰富的政治、思想内容。后来，此诗被新党中的奸恶小人当作苏轼讪谤朝政的罪证之一。这也反映了此诗讽刺的尖刻。

这首诗刻画子由形象生动、风趣、传神，揭示自己矛盾复杂的心理尖锐、深刻、细腻，在章法结构和用典、对照、讽刺笔法的运用方面亦有独到之处。清代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一对此诗以对比反衬手法刻画人物的艺术表现特点作了较精细的评析，他说：“前后平列两段，末以四句作结。宛丘低头读书而有昂藏磊落之气，别驾画堂高处而有气节消缩之嫌。其所齐名并驱者，独文章耳。而文章固无用也。中间以‘画堂五丈容旂旄’对‘宛丘学舍小如舟’；以‘重楼跨空雨声远’对‘斜风吹帷雨注面’；以‘平生所惭今不耻’对‘先生不愧旁人羞’；以‘坐对疲氓更鞭捶’对‘门前万事不挂眼’；以‘居高志下真何益’对‘头虽长低气不屈’，故作喧寂相反之势，不独气节消缩者虽云自适，即安坐诵读者岂云得时？文则跌宕昭彰，情则欷歔悒郁。”赵克宜《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附录卷中评“重楼跨空雨声远”二句“写境最真”，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三评“心知其非口诺唯”句“形容刻苦”，都有见地。

於潜女

青裙缟袂於潜女^[1]，两足如霜不穿屨。

簪沙鬓发丝穿杼^[2]，蓬沓障前走风雨^[3]。

老嫖宫妆传父祖^[4]，至今遗民悲故主^[5]。

苕溪杨柳初飞絮^[6]，照溪画眉渡溪去。

逢郎樵归相媚妩，不信姬姜有齐鲁^[7]。

【注释】

^[1]缟：白色织品。袂：袖子，这里指衣服。於（wū乌）潜：旧县名，在杭州西，今已并入浙江临安市。

^[2]簪沙（zhā suō植梭）：两角翘张的样子。丝穿杼：头上横插大银栉——蓬沓，好像黑丝穿过织杼。杼：（zhù），织机上的梭子，穿行于经线中。

^[3]障前：遮住前额。走风雨：在风雨中迅速来去。

^[4]老嫖（bì鼻）：汉初的吴王刘濞，这里借指五代的吴越王。

^[5]故主：指吴越王。

^[6]苕溪：源出天目山，分东苕溪和西苕溪，流至吴兴（今浙江湖州市）后汇合名霅溪。东苕溪流经旧於潜县境。

^[7]姬姜有齐鲁：周初封太公姜尚于齐，周公（姬旦）之子伯禽于鲁。姬、姜二姓是齐、鲁两国的贵族，妇女以豪华美貌著称，故用姬、姜代指贵族妇女。

【点评】

熙宁六年（1073）三月，苏轼巡视杭州属县於潜，作此诗。诗中描写於潜农女健美的形象，赞赏他们夫妇相谐之乐，以及她们在山水之间从事劳动自由自在的风尚。诗人从於潜女衣饰装束、外貌，写到她们的行为、神情与内心活动，捕捉住一个个生动的细节场景，把她们刻画得纯朴可爱、栩栩如生，体现出苏轼真淳的健康的审美趣味，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具有独特光彩的艺术形象。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二评：“村妆野景，写出翛然自得，练响选和，可入乐府。”指出此诗有乐府民歌古朴自然的情调和风格。

赠狄崇班季子^[1]

狄生臂鹰来，见客不会揖。踞床咤得隼^[2]，借箸数禽入。短后褊豹裘^[3]，犹溅猩血湿。指呼索酒尝，快作长鲸吸^[4]。半酣论刀槊^[5]，怒发欲起立。北方老猧子^[6]，狂突尚不縶^[7]。要须此慁悍，气压边烽急。夜走追锋车^[8]，生斩符离级^[9]。持归献天王，封侯稳可拾。何为走猎师，日使群毛泣^[10]。

【注释】

[1]崇班：北宋淳化二年（991）设置的内殿官职，在供奉、侍禁、殿直之上。狄崇班，名不详。

[2]隼：肥肉。

[3]短：通“砭”（shù述），粗布衣服。褊（jú局）：木名，即柏树。褊豹：唐时有褊豹锦，以锦织褊叶豹形。《旧唐书·李德裕传》：“玄鹄天马，褊豹盘背，文彩珍奇。”这里说狄生用这种褊豹锦做裘。

[4]“指呼”二句：杜甫《少年行》诗：“指点银瓶索酒尝。”又，杜甫《饮中八仙歌》：“饮如长鲸吸百川。”

[5]槊：长矛。

[6]猧（zhì志）：疯狗。老猧子，喻指契丹人。

[7]縶（zhí职）：捆绑。

[8]追锋车：晋代一种轻便快速的驿车，无巾盖，加通幔，因车行迅速，故名。

[9]符离：汉代我国西部少数民族的首领名。《汉书·卫青传》有卫青“西定河南地……破符离”句。这里借指外族入侵者。级：首级，脑袋。

[10]群毛：群兽。

【点评】

元丰元年（1078）十一月在徐州作。这首诗刻画了一个勇猛剽悍的武官狄季子的形象。诗人期望他能够为国杀敌，立功疆场。由于诗人捕捉住富有特征的典型细节，在短小的篇幅中，鲜明突出地描绘他独特的容貌、衣着、行为、动作、语言，并展露其性格、心态、志向，又善于点化典故和前人诗文语句，从而使这一豪侠形象生气虎虎，跃然纸上。赵克宜《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卷八评此诗：“通体精悍，写豪侠如见。借时势立论，乃觉言之有物。”言简意赅。

雨中过舒教授^[1]

疏疏帘外竹，浏浏竹间雨^[2]。窗扉静无尘，几砚寒生雾。美人乐幽独^[3]，有得缘无慕^[4]。坐依蒲褐禅^[5]，起听风瓠语^[6]。客来淡无有，洒扫凉冠屦。浓茗洗积昏，妙香净浮虑^[7]。归来北堂暗，一一微萤度。此生忧患中，一饷安闲处^[8]。飞鸢悔前笑^[9]，黄犬悲晚悟^[10]。自非陶靖节^[11]，谁识此间趣！

【注释】

[1]舒教授：舒焕，字尧文，时为徐州教授。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诗人在徐州，和舒过从甚密，常相唱和。此诗即作于是年夏。

[2]浏浏：水流貌。

[3]美人：指舒教授。乐幽独：以幽居独处为乐事。

[4]“有得”句：谓不慕世俗，故能自得其乐。缘，因为。

[5]蒲褐：蒲团褐衣。僧人坐禅及跪拜时所用的圆垫和所穿服装。禅：参禅。

[6]风瓠语：风吹瓠所发之声。瓠，瓠形铃铎。

[7]“妙香”句：杜甫《大云寺赞公房》：“心清闻妙香。”诗意本此。

[8]一饷：一会儿。

[9]“飞鸢”句：鸢（yuān冤），鸢鸟名，俗称老鹰。《后汉书·马援传》记马援击交趾时对官属说，当他在交趾战地上见到飞鸢被毒气熏得堕落水

中时，就后悔不听表弟马少游的劝告，太过热衷追求功名利禄。这句用马援事，意谓想到马援的话，才对以往自以为得意的生活感到后悔。

[10]“黄犬”句：《史记·李斯列传》：“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后因以指临刑或死别时悔恨之情。这里用此典，寄托诗人对卷入险恶官场悔悟嫌迟的心意。

[11]陶靖节：东晋诗人陶潜，字渊明，世称靖节先生。

【点评】

这首诗描写做客舒教授家的情景和感慨。作者赞美舒教授不慕世俗富贵，自甘淡泊，德行犹如陶渊明。对他幽居独处、自由自在的生活表示了由衷的向往之情，同时也透露了对官场的厌倦和对前途的忧患感。诗中描绘舒教授的恬淡闲适生活情景，细节丰富生动，用典贴切简练。汪师韩评此诗：“一种闲情逸趣，锻炼出以雅淡。任拈一语，无不静气迎人。”（《苏诗选评笺释》卷二）却忽略了作者感慨政治失意的一面。

赠潘谷^[1]

潘郎晓踏河阳春^[2]，明珠白璧惊市人。那知望拜马蹄下，胸中一斛泥与尘^[3]。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饼敲玄笏^[4]。布衫漆黑手如龟^[5]，未害冰壶贮秋月。世人重耳轻目前，区区张李争媿妍^[6]。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

【注释】

^[1]潘谷：伊、洛间墨师。据《东坡志林》云：“卖墨者潘谷，余不识其人，然闻其所为，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价不二。士或不持钱求墨，不计多少与之。一日，忽取欠墨钱券焚之，饮酒二日，发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视之，盖跌坐井中，手尚持数珠也。”

^[2]潘郎：指晋代诗人潘岳。《晋书·潘岳传》说他“美姿仪。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

^[3]“那知”二句：潘岳性格轻薄浮躁，趋附权贵，与石崇等人谄事权臣贾谧。每候其出，与崇等辄望尘而拜。

^[4]翠饼、玄笏：形容潘谷所制之墨的形色。笏（hù）：古朝会时所执的手板。这里指形似笏的墨条。

^[5]龟（jūn）：皮肤因寒冷干燥而皴裂如龟纹。

^[6]张李：当时善制墨而知名的张遇、李庭珪。

【点评】

多种苏诗注本均编此诗于元丰七年（1084）秋润州作。苏轼善于在诗中刻画人物形象。尤其是那些身怀绝技、人品高洁的江湖奇人异士，在苏诗中无不神情妙肖，栩栩如生。在这首诗中，他展现了卖墨者潘谷制墨的精妙技艺和豪爽不羁的性格，对他不幸发狂赴井而死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与哀悼。诗中写潘谷，却用晋代诗人潘岳来反衬。写潘岳，欲抑先扬，似扬实抑；写潘谷，欲扬先抑，似抑实扬：外貌如明珠白璧光彩照人的潘岳，其胸中充塞泥尘，对权贵望尘而拜，人品低劣；而潘谷，尽管身穿破褐，两手皴裂，却能制造出如翠饼、玄笏的精墨，心地光明磊落，似“冰壶贮秋月”。两相对照，人物形象鲜明突出。诗的结尾，将潘谷因酒醉赴于井中跌坐而死，想象为“入海寻李白”，称之为“墨仙”，与“诗仙”李白相媲美，并以“空看”句抒发怀念、惋惜的情意。这浪漫神奇的一笔，更使潘谷的形象光彩夺目。

送杨杰^[1]

天门夜上宾出日^[2]，万里红波半天赤。归来平地看跳丸，一点黄金铸秋橘。太华峰头作重九^[3]，天风吹灑黄花酒。浩歌驰下腰带鞶^[4]，醉舞崩崖一挥手。神游八极万缘虚，下视蚊雷隐污渠。大千一息八十返^[5]，笑厉东海骑鲸鱼^[6]。三韩王子西求法^[7]，凿齿弥天两勍敌^[8]。过江风急浪如山，寄语舟人好看客^[9]。

【注释】

^[1]杨杰：字次公，无为（今属安徽）人。自号无为子。元丰中历官太常。元丰八年（1085）秋，高丽王派遣其弟僧统来朝，求问佛法，并献经像。神宗皇帝命杨杰陪同他到各地游览。此诗前有自序云：“无为子尝奉使，登泰山绝顶，鸡一鸣见日出；又尝以事过华山，重九日饮酒莲华峰上。今乃奉诏与高丽僧统游钱塘。皆以王事而从方外之乐。善哉！未曾有也。作是诗以送之。”

^[2]天门：泰山有小天门、大天门。宾：引导。

^[3]太华：西岳华山，在陕西华阴县南。

^[4]腰带鞶：地名，在华山莲华峰。

^[5]大千：大千世界。佛经说世界有小千、中千、大千之别。大千世界极大无边。一息：一次呼吸。

^[6]厉：连衣涉深水而过。

^[7]三韩：指高丽国，有马韩、辰韩、弁韩三个种族。

^[8]凿齿：晋襄阳人习凿齿，以文学著称。弥天：释道安，晋代高僧。道安尝与习凿齿相见，当时有“弥天释道安，四海习凿齿”之语（见《晋书·习凿齿传》），这里借喻杨杰和僧统。勍（qíng）敌：实力强大的对手。

^[9]“过江”二句：《唐摭言》卷一三《矛盾》条载，唐代张祜与令狐楚狎宴戏说酒令曰：“下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柂（柁）。”这里推想淮水两岸人们仰慕、出观杨杰，说风急浪大，行船须小心谨慎。

【点评】

元丰八年（1085）九月，苏轼由常州赴知登州途中，在楚州（今江苏淮安）遇杨杰，作此诗。诗中描述了杨杰登泰山、上太华、游钱塘的情景，赞扬杨杰旷达豪迈，胸襟高远，对其“以王事而从方外之乐”表示了欣羡向往之情。全篇直叙三事，四句叙一事，四句一转韵，笔墨横恣，音声奔荡，章法清晰。诗人的想象丰富瑰奇，尤其是写泰山日出，“归来平地看跳丸，一点黄金铸秋橘”两句，喻象新奇，壮丽夺目。写杨杰在华山峰巅饮酒浩歌、驰下绝壁、醉舞崩崖，气势飞动，笔歌墨舞，有李白歌行的豪放飘逸风格。结尾亦波峭惊人。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一评：“此诗奇胜，亦真足与泰华争巍峨矣。”

书林逋诗后^[1]

吴侬生长湖山曲，呼吸湖光饮山绿。不论世外隐君子，佣奴贩妇皆冰玉。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我不识君曾梦见，瞳子瞭然光可烛。遗篇妙字处处有，步绕西湖看不足。诗如东野不言寒^[2]，书似西台差少肉^[3]。平生高节已难继，将死微言犹可录。自言不作封禅书^[4]，更肯悲吟白头曲^[5]！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6]，一盏寒泉荐秋菊。

【注释】

^[1]林逋：宋初诗人。字君复，杭州人。平生不做官，不娶妻，爱种梅养鹤，自称“梅妻鹤子”。他结庐隐居于西湖畔的孤山，二十年不入城市。宋仁宗赐谥“和靖先生”。其诗风清淡幽远。

^[2]东野：唐代诗人孟郊，字东野。苏轼有“郊寒岛瘦”的评语，说孟郊诗寒，贾岛诗瘦。

^[3]西台：指宋代书法家李建中，曾任西台御史。

^[4]作者自注：“逋临终诗云：‘茂陵他日求遗草，犹喜初无封禅书。’”《汉书·司马相如传》载，司马相如因重病免官，家居茂陵。汉武帝派人去取他的书稿，他的妻子对使者说：他将死时曾写了一卷书，并嘱咐死后如有使者来求书，就交上去呈奏皇帝。书札上写了建议汉武帝举行“封泰山，禅梁父”大典的事。

^[5]“更肯”句：作者自注：“司马长卿欲娶富人女，文君作白头吟以诘之。”

^[6]作者自注：“湖上有水仙王庙。”

【点评】

元丰八年（1085）四月作于南都归常途中。这首诗热烈赞美林逋的人品、气节、诗歌、书法的清高脱俗。诗人妙用衬托、对比的艺术手法。开篇四句，先写吴人生长在湖边山曲，呼吸湖光，啜饮山绿，不只是隐居世外的君子，就是佣奴贩妇，也都是如冰似玉。然后推出林逋，毋须多费笔墨，其“神清骨冷”的形象已跃然纸上。纪昀称赞说：“起手如未睹佛相，先现圆光。”（《纪评苏诗》卷二五）写林逋诗书之妙，也以孟郊、李建中衬托，言林诗似孟之清新，却无其寒苦之状；书法似李，但较瘦硬。写林逋的品格气节，以司马相如作对比。林逋临终明志，表明自己决不屑于像司马相如那样怂恿皇帝封禅，以希宠求荣；林逋一生不曾娶妻，即使有妻，也决不像司马相如那样贪图富贵，欲另娶富家女，而让原配妻子悲吟白头曲。诗中正面写林逋，仅有梦见林逋“瞳子瞭然光可烛”一句。这“画眼睛”的一笔，令人如见林逋目光炯炯，神采奕奕。全篇词清气爽，亦如湖光山绿。

青衫半作霜叶枯^[1]

青衫半作霜叶枯，遇民如儿吏如奴。吏民莫作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妻啼儿号刺史怒，时有野人来挽须。拂衣自注下下考^[2]，芋魁饭豆吾岂无^[3]！归来瑞草桥边路，独游还佩平生壶。慈姥岩前自唤渡^[4]，青衣江畔人争扶^[5]。今年蚕市数州集，中有遗民怀袴襦^[6]。邑中之黔相指似^[7]，白髯红带老不癯^[8]。我欲西归卜邻舍^[9]，隔墙拊掌容歌呼。不学山王乘驷马，回头空指黄公垆^[10]。

【注释】

^[1]本诗原题为《庆源宣义王丈，以累举得官，为洪雅主簿、雅州户掾。遇吏民如家人，人安乐之。既谢事，居眉之青神瑞草桥，放怀自得。有书来求红带，既以遗之，且作诗为戏，请黄鲁直、秦少游各为赋一首，为老人光华》。庆源：王庆源，苏轼的叔丈人。宣义：宣义郎，官名。洪雅：今四川洪雅县。雅州：今四川雅安。黄鲁直：黄庭坚的字。秦少游：秦观的字。

^[2]拂衣：表示愤怒。下下考：政绩最差。考，指封建官府对官员政绩的考核。

^[3]芋魁饭豆：《汉书·翟方进传》载，西汉民间歌谣有“饭我豆食羹芋魁”句。芋魁，芋头。

^[4]慈姥岩：在四川青神县，当地名胜。

^[5]青衣江：四川水名，流经洪雅，至东山汇合大渡河入岷江。

^[6]怀袴襦：怀念王庆源的德政。后汉蜀郡人民曾唱“平生无袴今五袴”的歌谣，来颂扬太守廉范的政绩。

^[7]邑中之黔：《左传·襄公十七年》载：宋皇国父要为平公筑台，子罕请待农闲时动工，百姓作歌谣说：“泽门之皙，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皇国父皮肤白，故称为“皙”；子罕皮肤黑，故称为“黔”。此处指王庆源深受百姓爱戴。指似：指与。

^[8]癯（qú渠）：清瘦。

^[9]西归：回四川故乡。卜邻：选择邻居。

^[10]“不学”二句：山王，指山涛、王戎。魏晋时，嵇康、阮籍、刘伶、王戎、山涛、向秀、阮咸七人常集会于竹林之下，被称为“竹林七贤”。后来山涛、王戎做了大官，王戎还身穿官服乘车重经当年他们聚会酣饮的黄公酒垆，感叹自己“为时所羁绁”（见《世说新语》）。后来颜延年作《五君咏》赞竹林七贤，把山涛、王戎除外（见《南史·颜延年传》）。这里说决不学山涛、王戎去追求富贵显达。

【点评】

元祐三年（1088）夏在汴京任翰林学士时作。这首诗生动鲜明地刻画了清廉正直、宽政爱民的循吏王庆源的形象。诗中写王庆源官卑职微，家计困窘，衣着寒酸，却不谄上，不傲下，待百姓亲如家人。他坦诚地请百姓不要把他看作长官，说自己不过是识字耕田夫。他不愿坑害百姓，敢于顶撞太守，愤然自认政绩下等，掷下乌纱帽，拂衣而去，回乡吃庄稼饭。他辞官躬耕以后，老百姓念念不忘他的恩德，敬爱他，照顾他。苏轼以一支饱蘸浓情之笔，捕捉住几个富有戏剧性的场景和典型细节，把这一个人格倔强傲岸、志节高尚、爱民如子的老贤吏的形象塑造得实实在在，血肉丰满，风骨峻嶒，形神兼备。苏轼不仅对王庆源倾吐仰慕之情，甚至把自己的一部分思想感情和愿望移到了他的身上。“吏民莫作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这是王庆源的心声，也是苏轼夫子自道，犹如金石掷地，其声铿锵，撼人心弦！

书画寄情·苏子作诗如见画

惠崇春江晓景^[1]

（二首选一）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2]，正是河豚欲上时^[3]。

【注释】

^[1]惠崇：淮南（一作建阳）人，宋初“九僧”之一，能诗善画，尤工绘鹅雁鹭鸶和寒汀远渚小景。诗题“晓景”，一作“晚景”。

^[2]蒌：草名，即白蒿。

^[3]河豚：鱼名，此鱼出产于海，春江水发，始沿江上行，食蒌蒿则肥，其肉味极鲜美。

【点评】

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作于汴京。这是一首题画诗。从诗中所写景物看，惠崇所绘是一幅鸭戏图。苏轼以诗笔再现画境，寥寥28字，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早春图，表现出自然景物在季节转换时的特征，抒发对早春的喜悦和礼赞之情。次句最妙。诗人发挥了诗歌的想象和联想，写出了凭触觉才能感知的水之“暖”意，并移情移知觉于鸭，让它感知水暖，正是诗人的灵心妙笔。结句写河豚欲上的动态，也是诗人从画面上的蒌蒿、芦芽等景物引起的联想，补充、丰富了画意，深化了画境诗情。宋人晁补之说过：“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此诗在这两方面都获得了成功。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四评：“吹畦风馨，适然相值。”纪昀《纪评苏诗》卷二六赞曰：“此是名篇，兴象实为深妙。”

书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1]

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欹倒出霜根。

扁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

人间斤斧日创夷^[2]，谁见龙蛇百尺姿！

不是溪山成独往，何人解作挂猿枝^[3]？

【注释】

^[1]李世南：字唐臣，安肃人。明经及第，终于大理寺丞，工画山水。

^[2]创：砍掉。夷：削平。

^[3]挂猿枝：用李白《游秋浦白筇陂》诗“猿影挂寒枝”句意。

【点评】

元祐二年（1087）秋作于汴京。时李世南在汴京参加《元祐敕令式》的编写。据南宋邓椿《画继》卷四云：“东坡亦尝题其秋景平远……此图本寒林障，分作两轴。前三幅尽寒林，坡所以有‘龙蛇姿’之句；后三幅尽平远，所以有‘黄叶村’之句。其实一景而坡作两意。”前一首由近及远地描绘野水退、涨痕落、疏林欹、霜根露这一系列典型的秋天意象，再现画中寒林平远景色。诗人再以设问句引领读者随着一叶扁舟进入江南黄叶飘飞的远村之中。画境中添加了诗意，写出诗人对乡村生活的羡慕。后一首先感叹人们任意砍伐摧残林木，故而世间难见“龙蛇百尺姿”。后二句说，正是画家李世南独入溪山深细观察，才能绘出“猿影挂寒枝”的奇景，从而写出画家对溪山的偏爱。二诗都流露出诗人厌烦市朝、向往自然的情趣。一写一议，写法不同，皆妙语天然，意境殊高，声调清越，韵味悠长。

醉翁操

琅琊幽谷^[1]，山川奇丽，泉鸣空涧，若中音会^[2]。醉翁喜之，把酒临听，辄欣然忘归。既去十余年，而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焉，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节奏疏宕^[3]，而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然有其声而无其辞。翁虽为作歌，而与琴声不合。又依《楚词》作《醉翁引》^[4]，好事者亦倚其辞以制曲，虽粗合韵度，而琴声为词所绳约，非天成也。后三十余年，翁既捐馆舍，遵亦没久矣。有庐山玉涧道人崔闲，特妙于琴，恨此曲之无词，乃谱其声，而请于东坡居士以补之云。

琅然^[5]，清圆。谁弹？响空山，无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荷蓑过山前^[6]，曰有心也哉此贤。醉翁啸咏^[7]，声和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童颠^[8]，水有时而回川^[9]，思翁无岁年^[10]。翁今为飞仙^[11]，此意在人间。试听徽外三两弦^[12]。

【注释】

^[1]琅琊：即琅琊山，在安徽滁州市西南。因东晋琅琊王（元帝）避难于此而得名。林壑优美，为游览胜地。欧阳修著名的《醉翁亭记》即写此地景色。

^[2]若中音会：好像适合乐曲的音节奏拍。《庄子·养生主》说庖丁解牛，其动作与刀之铃声，“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中（zhòng众），适当，合于。会，相合。

^[3]疏宕：宽缓起伏而有节奏。

^[4]《醉翁引》：欧阳修为沈遵写的琴曲《醉翁吟》三叠而作的楚辞体文章。

^[5]琅（làng浪）然：声音清亮。

^[6]荷蓑（hè kuì 愧）：扛着草编的筐子。这里指一个懂音乐的隐士。《论语·宪问》：“子击磬于卫。有荷蓑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这两句借《论语》字面，比喻山川自然音响，如有心演奏一样美妙。

^[7]啸咏：啸，吹口哨。咏，歌咏。

^[8]童颠：光秃秃的山顶。

^[9]回川：漩涡。

^[10]无岁年：不知有多少年。

^[11]飞仙：对死者的敬称，说他成仙升天。

^[12]徽：琴徽，弦柱上的标志。

【点评】

这是元丰六年（1083）秋苏轼为琴曲《醉翁操》写的词。由于《醉翁操》是沈遵依据琅琊幽谷的鸣泉飞瀑之音响谱写的，所以苏轼此词上片即描写流泉的自然声响及其感人的效果；下片写醉翁欧阳修听泉的啸吟之声和醉翁去后“山禽与野麋”（欧阳修《醉翁吟》）对他的相思，再写时光流转，山川变换，鸣泉妙音无人欣赏，幸有《醉翁操》使鸣泉声与醉翁追求之绝妙意境永留人间。全篇表现了苏轼对恩师欧阳修的敬仰与怀念之情，也表现了苏轼对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好境界的神往。作者在这首词中并不是像《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那样用一系列诉诸视觉的生动形象摹写泉声与琴声之美，而是主要表现泉声与琴

声感染人心的魅力，并且努力用长短参差的句式和文字的声韵节奏，传达出泉声的“若中音会”和琴曲的华畅旋律、疏宕节奏。全篇押平声“言前”韵，韵脚较密，节奏确实是舒缓、疏宕的。特别是开篇“琅然，清圆。谁弹？响空山，无言。惟翁醉中知其天”几句，只有一个仄声字“响”，其余都是平声，连押五韵，音节和平、谐美，犹如流水潺湲，正是作者深刻品味此曲所属宫调而有意为之。清代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评曰：“读此词，髣髴苏之深于律可知。”是中肯的。天才诗人苏轼，也是一位深通音律的音乐家。

水调歌头

欧阳文忠公尝问余：“琴诗何者最善？”答以退之《听颖师弹琴》诗。公曰：“此诗固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诗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之云^[1]。

昵昵儿女语^[2]，灯火夜微明。恩怨尔汝来去^[3]，弹指泪和声。忽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气，千里不留行^[4]。回首暮云远，飞絮搅青冥。众禽里，真彩凤，独不鸣。跻攀寸步千险，一落百寻轻^[5]。烦子指间风雨，置我肠中冰炭，起坐不能平。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

【注释】

[1]欧阳文忠公：欧阳修谥文忠。韩愈《听颖师弹琴》诗云：“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风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予有两耳，未省听丝簧。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欧阳修以为韩愈这首诗像听琵琶诗。苏轼对老师的意见不便驳回，后来不同意欧阳公见解的人颇不少。例如《西清诗话》载，一位以弹琴著名的僧人义海，认为韩诗“皆指下丝声妙处，惟琴为然”。隐括：采用旧作的内容和词语改写成另一体裁的作品。词的隐括体倡自苏轼。

[2]昵昵：亲近貌。

[3]尔汝：都是“你”的意思，谓双方以尔汝相称，表示口吻亲切。

[4]轩昂：器宇不凡的样子。填然：鼓声。作气：鼓起勇气。千里不留行：《庄子·说剑》：“臣之剑，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

[5]寻：古代一种长度单位，八尺曰寻。

【点评】

苏轼这首词作于元丰四年（1081）夏，是根据韩愈描写音乐的名篇《听颖师弹琴》改写的。诉诸听觉的音乐美，缺乏空间形象的鲜明性和确定性，是很难捕捉和形容的。但韩、苏二人巧妙地以儿女的窃窃私语状乐声的轻柔细碎，以勇士大呼猛进拟乐声的昂扬雄壮，以飘荡的晚云飞絮形容乐声的缥缈幽远，以百鸟争喧描摹乐声的婉转错杂，又以攀峰坠谷表现乐声的冷涩顿挫、起伏跌宕。这一系列生动新颖的比喻，将听觉转化为视觉，变抽象为具象，传达出乐曲丰富多变的感情色调和内容。然后再从效果方面刻画乐师弹技之高。苏词与韩诗一样笔墨精微神妙，具有动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较之韩诗，苏词更发挥了词体句子长短参差的特长，写得婉转错落，曲折尽意，浑然天成，毫无羁束。仔细寻绎，苏词对原诗的增添和删减，笔笔精妙。如“灯火夜微明”一句为原诗所无，词人将一对青年男女的呢呢私语置于静夜微弱的灯光下，情境逼真生动。“弹指泪和声”句亦是原诗所无，词人夸张形容琴师妙指弹出的声音拌着泪水，视象感强，又表现出乐声的哀怨。特别是表现乐音效果的几句，以“指间风雨”形容弹者技艺之高，“肠中冰炭”写听者感受之变化，并以“烦子”“置我”把弹者听者更紧密地关联起来，使“指间风雨”与“肠中冰炭”形成意象的和弦。“起坐不能平”写听者坐立不宁，亦胜于原诗“起坐在一旁”。删去了原诗“颖乎尔诚能”的抽象赞美，诗意更含蓄。结尾“无泪与君倾”，较之原诗“湿衣泪滂沱”更加翻进一层。这些地方，都显示苏轼这首隐括韩诗的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宋词中不可多得的成功地描写音乐的佳作。南宋刘克庄《跋东坡颖师听琴水调及山谷帖》（《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二）评云：“隐括他人之作，当如汉王晨入信、耳军，夺其旗鼓，盖其作略气魄，固已陵暴之矣，坡公此词是也。他人勉强为之，气尽力竭，在此则指麾呼唤不来，在

彼则颀颀偃蹇不受令，勿作可矣。”指出苏轼隐括之词以原作为己所用而不受其束缚，故而自然流畅，能出新境新意，显示出高超的艺术腕力。

王维吴道子画^[1]

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2]。开元有东塔，摩诃留手痕。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亭亭双林间^[3]，彩晕扶桑暾^[4]。中有至人谈寂灭^[5]，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扪。蛮君鬼伯千万万^[6]，相排竞进头如鼋。摩诃本诗老，佩芷袭芳荪^[7]。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8]。祇园弟子尽鹤骨^[9]，心如死灰不复温。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10]。摩诃得之于象外^[11]，有如仙翮谢笼樊^[12]。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13]。

【注释】

[1]王维、吴道子：都是唐玄宗时人。王维字摩诃，著名诗人，当时称“诗佛”，亦善画，他的水墨山水画被后人称为画家南宗之祖。吴道子又名道玄，著名画家，山水、人物画兼擅，尤善画佛像，当时称“画圣”。

[2]普门、开元：两佛寺名。吴道子在两寺画有佛像，王维在开元寺画有墨竹。

[3]双林：两株娑罗树。这句和以下五句都是描写吴道子画释迦牟尼佛在天竺（印度）拘尸那城双娑罗树下说法时的情景。

[4]彩晕：指画中释迦头上光轮。扶桑：古代神话中树木名，日出之处。暾（tūn吞）：朝阳光芒。

[5]至人：指释迦牟尼佛。寂灭：佛家语，“涅槃”的意译，意谓超脱世间入于不生不灭之境。

[6]蛮君鬼伯：《释迦谱》卷四记释迦涅槃时，菩萨、鬼王、天王纷纷前来。

[7]“佩芷”句：化用屈原《离骚》中诗句，比喻王维气质和诗风的清雅绝俗。

[8]清且敦：指王维诗风清丽敦厚。

[9]祇（qí其）园：祇树与孤独园或祇园精舍的简称，相传释迦在此宣扬佛法二十余年。鹤骨：比喻画中佛的众弟子形象清癯。

[10]画工：指画艺平庸、气格不高的画师、画匠。

[11]象外：形象之外，指内在的精神。

[12]翮（hé何）：鸟翎的茎，代指鸟。这句以鸟飞离笼子比喻王维的画能突破形似而获得神似，达到神妙之自由境界。

[13]敛衽：提起衣襟夹于带间，表示尊敬。间言：异议。

【点评】

这是苏轼的组诗《凤翔八观》之一。嘉祐八年（1063）春末，苏轼到凤翔府签判任后，游普门寺、开元寺，观看吴道子、王维所绘壁画而作。诗中描写王维和吴道子壁画的不同气象、境界，品评二人画艺，提出了新颖、深刻的美学见解。苏轼既赞美吴道子的“雄放”之美，更称许王维“得之于象外”的妙趣，从而奠定了他所倡导的重个性、重笔墨趣味、重“画中有诗”的意境创造的文人画的理论基础。因此，这是一首借题画发表重要艺术美学见解的作品。诗中对吴与王的述评两条线时分时合，变化多姿，却又章法严整；全篇奇气纵横，而句句浑成深稳；议论有形象、有情韵，见解精警；五言、七言、杂言长短错落，于变化中显出和谐自然，流畅美妙，确是一首七古杰作。清代方东树评曰：“神品妙品，笔势奇纵；神变气变，浑脱浏亮。一气奔赴中，又顿挫沉郁。所谓‘海波翻’‘气已吞’‘一一可寻源’‘仙翮谢笼樊’等语，皆可状此诗。”（《昭昧詹言》卷一二）

次韵子由论书

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貌妍容有缣^[1]，璧美何妨椭。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好之每自讥，不独子亦颇^[2]。书成辄弃去，谬被旁人裹。体势本阔落，结束入细么^[3]。子诗亦见推，语重未敢荷。尔来又学射，力薄愁官箚^[4]。多好竟无成，不精安用夥。何当尽屏去，万事付懒惰。吾闻古书法，守骏莫如跛^[5]。世俗笔苦骄，众中强鬼绶^[6]。钟张忽已远^[7]，此语与时左^[8]。

【注释】

^[1]缣：通“颦”，锁眉蹙额。

^[2]颇：癖好。

^[3]细么：细小。

^[4]官箚（gǎn）：官箭。箚，箭杆。

^[5]跛：偏斜不正。

^[6]鬼绶（ě）：不安帖的样子。，马摇头。

^[7]钟张：三国时魏国书法家钟繇和东汉书法家张芝。

^[8]左：违背，不适合。

【点评】

嘉祐八年（1063）作。苏辙有《子瞻寄示岐阳十五碑》诗，苏轼次其韵作此诗，发表了关于书法的一系列精辟美学见解：学书贵在“通其意”，要抒情表意，掌握其艺术规律；书法艺术风格应多样化，兼容异量之美，对立的风格应当相互吸收补充、调节渗融，使“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书法体势要疏阔，笔墨收束时要精细。苏轼推崇张芝、钟繇书法古朴自然，反对骄矜平俗，提倡守拙毋巧等。诗中的一些议论，已超越了论书法的范围，具有更普遍的哲理意味，启人灵智。诗多用散文句法和辞语，诗意灵活自如，表达充分；又多用诙谐笔墨，如将书法比成美人，加以嘲讽或赞美，形象生动，活泼有趣。中间插入学射一段，如奇峰忽插，波澜顿起，使意境更生动。

次韵张安道读杜诗^[1]

大雅初微缺^[2]，流风困暴豪。张为词客赋^[3]，变作楚臣骚^[4]。展转更崩坏，纷纶阅俊髦。地偏蕃怪产，源失乱狂涛。粉黛迷真色^[5]，鱼虾易豢牢^[6]。谁知杜陵杰^[7]，名与谪仙高^[8]。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尘暗人亡鹿^[9]，溟翻帝斩鳌^[10]。艰危思李牧^[11]，述作谢王褒^[12]。失意各千里，哀鸣闻九皋^[13]。骑鲸遁沧海，捋虎得终袍^[14]。巨笔屠龙手^[15]，微官似马曹^[16]。迂疏无事业，醉饱死游遨。简牍仪型在^[17]，儿童篆刻劳^[18]。今谁主文字？公合抱旌旄。开卷遥相忆，知音两不遭。殷斤思郢质^[19]，鲲化陋鲛濠^[20]。恨我无佳句，时蒙致白醪^[21]。殷勤理黄菊，未遣没蓬蒿。

【注释】

^[1]张安道：名方平，神宗朝曾任参知政事，与苏氏父子有交谊，后苏轼为其作《张文定公墓志铭》。

^[2]雅：《诗经》的一部分，有大雅、小雅。这里以大雅代表《诗经》。

^[3]张：铺张。词客：指战国荀况及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之流的赋家。

^[4]变：变体。古人说骚是变风、变雅。楚臣：指屈原和步武屈原的宋玉、景差、唐勒。屈原的代表作是《离骚》，后人往往以“骚”来代表这种诗体。

^[5]粉黛：妇女的化妆品。

^[6]豢牢：古代祭祀用的牛羊。这两句比喻诗作以假乱真，优劣混淆。

^[7]杜陵：杜甫，他祖居长安东南的杜陵，自称“杜陵布衣”。

^[8]谪仙：指李白。贺知章见李白风采卓异，称他为“谪仙人”。

^[9]亡鹿：比喻李唐丢失了政权。用《汉书·蒯通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典故，指安史乱起。

^[10]溟翻：大海翻腾，形容干戈四起。帝斩鳌：《列子·天问》篇记载女娲氏斩断鳌足，用四柱把塌下的天顶住。

^[11]李牧：战国时赵国名将，曾扼守雁门，击退南侵的匈奴。

^[12]王褒：汉代文士，宣帝时应诏入朝，作《圣主得贤臣颂》。

^[13]九皋：众多的湖泽。这句暗用《诗经·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的典故。

^[14]捋虎：抚摩虎须。唐人范摅《云溪友议》说，杜甫流亡到成都，得到西川节度使严武的照顾。有一次，杜甫登严武的床说，没想到严挺之有这样的儿子。严武却生气说：“杜审言的孙子想捋虎须吗？”终袍：粗布大褂。《史记·范雎传》载，战国时魏国须贾曾陷害过范雎，后范雎入秦做了宰相。须贾出使秦国，范雎故意装作贫寒的样子求见，须贾可怜他，便赠他一件终袍。事后范召见须，念其赠袍之情，没有杀害他。这句指杜甫触犯严武而又受到严武的周济。

^[15]“巨笔”句：《庄子·列御寇》说，朱泚漫学屠龙，用尽千金家当，三年学成，而无所用其巧。这里指杜甫才高而不为世用。

^[16]马曹：管马的官。《世说新语·简傲》载，桓冲问王子猷任职何署，他回答说：“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杜甫曾任京兆府兵曹参军等“微官”。

^[17]简牍：指杜甫的著作。仪型：典范。

^[18]儿童：暗用韩愈《调张籍》诗中说群儿愚昧，毁谤李杜文章句意。篆刻：汉代扬雄曾说辞赋是“雕虫篆刻”的小技。

^[19]“殷斤”句：《庄子·徐无鬼》载，郢人鼻端沾了一点石灰，石匠挥斧砍去石灰，鼻子却毫无损伤。殷，搬，运用。斤，斧子。郢，地名，战国时的楚都。郢质，代指投契的对手和知己，这里指张安道，又暗用《晋书·嵇康传》“高契难期，每思郢质”的话。

[20]鲲化：即鲲鹏，用《庄子·逍遥游》北溟鱼化为鲲鹏的典故。鲦濠：《庄子·秋水》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称赞鲦鱼出游从容快乐。鲦（tiáo条），白鲦。这里用鲲鹏比张安道原作，鲦鱼比自己和作之陋。因张原作有“达观念庄濠”句，苏轼即以“鲦濠”呼应。

[21]白醪（láo辽）：白酒。

【点评】

熙宁四年（1071），苏轼赴杭州通判任，七月于陈州（今河南淮阳）会见张方平，作此诗。苏轼在诗中阐扬风骚的创作传统，高度评价了杜甫在诗史上的成就和地位，认为杜甫和李白并驾齐驱，流露出对杜甫坎坷身世的深厚同情和对其崇高人品诗格的热烈赞扬。由于议论中渗透了激情，又借生动的形象和典故表达出来，所以令人读来饶有兴味。开始既步步为营，又句句直下，主宾（杜甫与李白）相衬，疏密相间，于豪放流转之中显出工稳与谨严。虽是和韵，却变化自如，全不着力；虽押窄韵，却能困难见巧，似不受束缚，这是苏轼学杜的杰出成果，所以王文诰《苏轼诗集》卷六评云：“面目是杜，气骨是苏。”

书韩干《牧马图》^[1]

南山之下，汧渭之间^[2]，想见开元天宝年。八坊分屯隘秦川^[3]，四十万匹如云烟。骅骝騊駼𩇑𩇑^[4]，白鱼赤兔骅皇鞞^[5]。龙颅凤颈狞且妍，奇姿逸德隐骀顽。碧眼胡儿手足鲜，岁时剪刷供帝闲^[6]。柘袍临池侍三千^[7]，红妆照日光流渊。楼下玉螭吐清寒^[8]，往来蹙踏生飞湍。众工舐笔和朱铅，先生曹霸弟子韩^[9]。厖马多肉尻脰圆^[10]，肉中画骨夸尤难^[11]。金羁玉勒绣罗鞍，鞭箠刻烙伤天全，不如此图近自然。平沙细草荒芊绵，惊鸿脱兔争后先^[12]。王良挟策飞上天^[13]，何必俯首服短轡^[14]？

【注释】

^[1]韩干：唐代著名画家，蓝田（今属陕西）人，善画人物，尤工画马。初师曹霸，后被玄宗召入宫廷，便以内厩名马为师，所作形象雄俊，独步当时。

^[2]南山：指秦岭山，在陇县东南。汧（qiān千）渭：汧水（今作千水），源出甘肃东南，至宝鸡流入渭水。

^[3]八坊：唐玄宗时，在京都长安附近，以八坊之地一千二百余顷，屯田养马。

^[4]骅（zhuī追）：苍白杂毛的马。（pī披）：黄白杂毛的马，又名桃花马。𩇑：浅黑杂白的马。駼：白身黑鬣的马。𩇑：深黑色的马。𩇑（liú留）：赤身黑鬣的马。𩇑：赤毛白腹的马。

^[5]白鱼：两目似鱼目的马。赤兔：红色马。骅（xīn辛）：红黄色的马。皇：毛色黄白相杂的马。鞞（hàn旱）：长毛马。

^[6]帝闲：内廷马厩。

^[7]柘袍：黄袍，皇帝所服，代指皇帝。临池：指皇帝来视察马。

^[8]楼：五凤楼。玉螭：白石龙头。

^[9]曹霸：韩干的老师。杜甫最赞赏的画家，杜曾作《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10]尻脰（kāo shuí烤阴平谁）：臀部。

^[11]“肉中”句：杜甫在《丹青引》中说韩干画马多肉，不见骨相。苏轼说厖马本来多肉，韩干却能“肉中见骨”，弥见功力。

^[12]惊鸿：用曹植《洛神赋》“翩若惊鸿”句意。脱兔：用《孙子·九地》“后如脱兔，敌不及拒”语意。

^[13]王良：春秋时赵简子的马车夫，善御马，后来人们把天驷星旁边的一颗星子叫“王梁”，据说就是王良（参见《淮南子·览冥训》《晋书·天文志》）。

^[14]轡：车子前面套马的两条木杠。

【点评】

熙宁十年（1077）作于汴京。这是一首题画诗。诗人由韩干的《牧马图》联想到唐玄宗时屯田养马的盛况，生动地描画了各种马的毛色、名目、姿态，描画了养马人、骑士和著名绘马画家的神采，又从曹霸与韩干的绘马成就中揭示“肉中画骨”、得其“天全”与“自然”的绘画美学观点。最后，诗人借咏马抒发兀傲刚直、不受拘束的自由人格，对折节干求进用的小人予以讽刺。此诗内涵丰厚，气象宏大，骨力遒劲，状物生动传神。起笔跳跃而出，如生龙活虎。通篇旁衬，以“众工”衬，以“先生”衬，以“厖马”衬，只用“平沙”“惊鸿”二句正面描写《牧马图》，章法奇绝；结尾一联，又引发出新意，更是变化莫测。诗中“骅骝”句学韩愈《陆浑山火》诗“鴉鵂雕鷹雉鵠鵒”句法，叠用同一种类意象名词，但在诗的立意、结构、气象方

面，却是借鉴了杜甫《丹青引》等咏马诸作，并堪与杜诗媲美。

韩干马十四匹^[1]

二马并驱攒八蹄^[2]，二马宛颈鬃尾齐^[3]。一马任前双举后^[4]，一马却避长鸣嘶。老髯奚官骑且顾^[5]，前身作马通马语^[6]。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赴吻若有声。前者既济出林鹤，后者欲涉鹤俯啄。最后一匹马中龙，不嘶不动尾摇风。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7]，此诗此画谁当看？

【注释】

^[1]韩干：唐玄宗时画马名家。参见前《书韩干〈牧马图〉》注。

^[2]攒八蹄：形容二马疾驰、八蹄并举之状。

^[3]宛：屈曲。

^[4]任前：着力在前两蹄。举：跳起。

^[5]奚官：马倌。

^[6]“前身”句：孙光宪《北梦琐言》载，浙西刘三复自云前身曾为马。王充《论衡》谓广汉杨翁伟能解马语。

^[7]伯乐：春秋时善于识别千里马的人。

【点评】

熙宁十年（1077）在徐州作。这首题画诗生动地再现了韩干笔下14匹骏马的意态，精辟地揭示诗歌与绘画创作的共同艺术规律，又意味深长地寄寓“世无伯乐”的人生感慨。全篇白描、用典、比喻、比拟交织穿插，叙述、描写、抒情、议论融合紧密，重在捕捉每匹马的动态特征，绘声绘态，描形传神。作者学习、借鉴了韩愈的散文《画记》和杜甫的诗《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歌》，以诗歌与散文结合的灵动笔调描述14匹马，有总写有分写，有明有暗，有连有断，有重点（如“最后一匹马中龙，不嘶不动尾摇风”即是重点），有一般，中间又插入“老髯”二句写马倌骑马的神情，使全篇章法如云出山岫，变幻莫测，毫不板滞；妙言奇趣，触绪横生；移步换韵，声情兼美。

送参寥师^[1]

上人学苦空^[2]，百念已灰冷，剑头惟一吷^[3]，焦谷无新颖^[4]。胡为逐吾辈，文字争蔚炳^[5]？新诗如玉屑^[6]，出语便清警。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7]。颇怪浮屠人，视身如邱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8]？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9]。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10]。诗法不相妨^[11]，此语当更请^[12]。

【注释】

[1]参寥：即僧道潜，字参寥，於潜人，能诗文，时从余杭来徐州探访苏轼。苏轼此诗作于元丰元年（1078）十二月。

[2]苦空：佛教基本教义，以人生为苦，又以一切皆虚无，并非实体。

[3]剑头：指剑环头，只有小孔。吷（xuè血）：象声词，以口吹物发出的小声。这句引用《庄子·则阳》：“夫吹筦也，犹有噤也；吹剑首者，而已矣。”惠子说：吹管还有管声，吹剑头，就只有风过之声了。

[4]焦谷：用《维摩诘所说经》卷中《观众生品第七》“色如焦谷芽”语意。色，佛教把有形质、能使人感触到的东西称色，与心相对，包括语言、文字。

[5]“胡为”二句：意谓佛教禅宗主张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为什么参寥却跟着我们这些人写出文字瑰丽的诗呢？

[6]玉屑：比喻文词佳美。

[7]“退之”四句：引用韩愈（字退之）《送高闲上人序》中对张旭草书的评价。

[8]“颇怪”四句：继续引用韩文论高闲上人草书能淡泊而不能发为“豪猛”。浮屠：佛塔。浮屠人，即僧人。视身，引用《维摩诘所说经》卷上《方便品第二》：“是身如邱井，为老所逼。”

[9]幻影：《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10]“咸酸”二句：意谓咸酸甘苦之于食，各不胜于味，要者在于能分别“中边”，得其至味。中边，佛教名词，谓中道（指不离两边，不即两边之中正绝对之理）和边见（偏于一边之见，妄见）。

[11]“诗法”句：指诗歌与佛法并不相妨。

[12]请：请教，这里作商定讲。

【点评】

这首诗从赞美参寥诗起笔，用以禅说诗的方法论述了诗歌、书法创作的一系列重要美学见解。苏轼认为好诗应如玉屑，出语清警；诗人作诗，应有“空静”心态，才能明察群动，容纳万境；诗歌与禅法并不相妨；诗歌与书法的最高妙境是淡泊、至味等。这首诗开了以禅喻诗与论诗的风气。通篇虽直涉理路，但有生动的喻象与典象，有意蕴精辟、语言平易的警句，笔法挥洒自如，故仍属论诗诗，而非诗学理论的押韵讲义。纪昀评此诗：“禅与诗人并而为一，演成妙谛。”（《纪评苏诗》卷一七）是中肯的。

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1]

山苍苍，水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2]。崖崩路绝猿鸟去，惟有乔木搀天长^[3]。客舟何处来？棹歌中流声抑扬。沙平风软望不到，孤山久与船低昂。峨峨两烟鬟，晓镜开新妆。舟中贾客莫漫狂^[4]，小姑前年嫁彭郎^[5]。

【注释】

^[1]李思训：唐代著名的山水画家，是我国山水画“北宗”之祖。开元时，官至左武卫大将军，也称李将军。

^[2]大孤小孤：均为山名，大孤山在今江西九江市东南鄱阳湖中，一峰独峙；小孤山在江西彭泽县北、安徽宿松县东南，屹立江中，与大孤山遥遥相对。

^[3]搀：刺，直刺。

^[4]贾客：商人。

^[5]小姑：指小孤山。彭郎：指彭浪矶，在小孤山对面。当时民间以山拟人，有彭郎是小姑之夫的传说。

【点评】

元丰元年（1078）在徐州作。这首题画诗热烈赞美李思训的山水画艺和如画江山。诗中既生动地描绘出画中实景，又发挥诗的形象，使画中山水更瑰丽动人。“沙平”“孤山”二句，写船与孤山在波浪上长久地高低起伏的动景，乃画笔所不能到。“峨峨”四句先以女子的发髻比喻大小孤山的峰峦，又以晓镜比喻江面和湖面，再现出画中青绿澄澈的山水意境，接着利用民间传说，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把比喻再加引申，写小姑嫁彭郎，使诗境增添了地方生活的色彩，又谐趣盎然。全篇句式长短错落，节奏悠扬，音韵优美。清人方东树赞此诗：“神完气足，遒转空妙。”（《昭昧詹言》卷一二）纪昀却贬抑末二句：“佻而无味，遂似市井恶少语，殊非大雅所宜。”（《纪评苏诗》卷一七）反而暴露出他狭隘的审美趣味和冬烘先生的面目。

续丽人行^[1]

深宫无人春日长，沉香亭北百花香^[2]。美人睡起薄梳妆，燕舞莺啼空断肠。画工欲画无穷意，背立东风初破睡；若教回首却嫣然，阳城下蔡俱风靡^[3]。杜陵饥客眼长寒，蹇驴破帽随金鞍。隔花临水时一见，只许腰肢背后看。心醉归来茅屋底，方信人间有西子。君不见孟光举案与眉齐^[4]，何曾背面伤春啼！

【注释】

[1]诗前有自序云：“李仲谋家有周昉画背面欠伸内人，极精。戏作此诗。”李仲谋，不详。周昉，字景元（一说字仲朗），长安人，唐代画家，善画贵族妇女。内人，宫人。《丽人行》，杜甫所作，写杨国忠兄妹及其他贵妇人曲江郊游情景。

[2]沉香亭：在唐兴庆宫内，玄宗用进贡的沉香木所建，玄宗曾与杨贵妃在此赏花，召李白赋诗。

[3]“阳城”句：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谓其东邻女“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阳城、下蔡，皆楚国城市名。

[4]孟光：《后汉书·梁鸿传》说，梁鸿每次归家，妻子孟光给他送茶端饭，“举案齐眉”。这两句以普通人家夫妻相敬如宾，反衬宫女生活的孤寂苦闷。

【点评】

元丰元年（1078）三月徐州作。苏轼故意把周昉画中的“背面欠伸内人”设想为杜诗中的人物，作“续”诗，并且语多调侃幽默，故称戏作。但这样写，就使这首题画诗立意构思独出心裁，别开生面。作者认为画家绘背面美人，诱人想象，有无穷意味，这是一个精辟的美学见解。然而“背面欠伸”的形象对于未见原画的诗读者来说，未免空虚一些。因此作者在描绘了美人“背立东风初破睡”的意态后，又展现她“回首嫣然”的镜头，让读者更生动具体地想见其情致。这富于创造性的一笔，发挥了诗歌的艺术特长，将相对静止的画面形象化作动态的形象，而且“化美为媚”，又与随后想象杜甫在写《丽人行》时隔花临水偶见宫女背影的情景一起，照应题序所谓“背面欠伸内人”的画面。诗四句或二句一换韵，韵脚平仄交替，音韵有抑扬起伏之妙。诗风俊逸豪丽，趣味盎然。

读孟郊诗二首^[1]

夜读孟郊诗，细字如牛毛。寒灯照昏花，佳处时一遭。孤芳擢荒秽^[2]，苦语馀诗骚。水清石凿凿^[3]，湍激不受篙。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似煮彭蠡^[4]，竟日持空螯^[5]。要当斗僧清^[6]，未足当韩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不如且置之，饮我玉色醪。

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饥肠自鸣唤，空壁转饥鼠。诗从肺腑出，出则愁肺腑。有如黄河鱼，出膏以自煮。尚爱铜斗歌^[7]，鄙俚颇近古。桃弓射鸭罢，独速短蓑舞，不忧踏船翻，踏浪不踏土^[8]。吴姬霜雪白，赤脚浣白纈。嫁与踏浪儿，不识离别苦。歌君江湖曲^[9]，感我长羁旅！

【注释】

[1]孟郊：字东野，唐代诗人，其诗甚为韩愈所称赞，时有唱和。

[2]擢：独出，拔出。

[3]凿凿：明朗、洁白。

[4]彭蠡：小螃蟹。

[5]螯：蟹的钳脚。

[6]僧：指贾岛，唐代诗人。岛曾为僧，诗与孟郊齐名。

[7]铜斗歌：指孟郊《送淡公十二首》，其一曰：“铜斗饮江酒，水拍铜斗歌。依是拍浪儿，饮则拜浪婆。脚踏小缸头，独速舞短莎。”

[8]“桃弓”以下四句：仿孟郊《送淡公》风格，用其词语或词意，如“不如竹枝弓，射鸭无是非”，“独速舞短蓑”，“依是清浪儿，每踏清浪游。笑伊乡贡郎，踏土称风流”。

[9]江湖曲：亦指孟郊《送淡公》诗，其六云：“数年伊洛同，一旦江湖乖。江湖有故庄，小女啼啾啾。”

【点评】

元丰元年（1078）在徐州作。这是一首论诗诗。作者批评孟郊诗清寒枯淡、语言艰涩，又赞赏孟郊的一些诗情真词朴，“鄙俚近古”，即有“古乐府气象”。评价是持平、辩证、精切的。作者连用多种新奇的意象来比喻读孟郊诗的印象和感受，使议论生动活泼，充满情趣与象趣。作者还有意仿效孟郊古乐府的格调。读苏轼这类议论体诗，我们常常感受到他睿智的理性、活跃的悟性，以及深微精妙地把握诗境诗风的能力。正如清代赵克宜所评：“刻画东野诗境，千载如睹。于此见作者本领。”（《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卷七）

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1]

空肠得酒芒角出^[2]，肝肺槎牙生竹石^[3]，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浼壁长遭骂；不瞋不骂喜有馀，世间谁复如君者！一双铜剑秋水光，两首新诗争剑铓^[4]。剑在床头诗在手，不知谁作蛟龙吼^[5]？

【注释】

^[1]郭祥正：字功甫，安徽当涂人。北宋诗人。元丰七年（1084）三月，他以汀州通判、奉议郎勒停家居。六月，苏轼过当涂为他作画，郭作诗二首为谢，苏遂写此诗。

^[2]芒角：原指植物初生的尖叶，引申为锋芒。

^[3]槎牙：同“杈杈”，竹木歧枝。

^[4]两首新诗：今郭祥正《青山集》已佚此二诗。争剑铓：言诗与剑都放光芒，有如相争。

^[5]蛟龙吼：比喻宝剑和诗。用杜甫《相从行》“酒酣击剑蛟龙吼”句意。

【点评】

这首题画诗表现出苏轼写诗作画都是为了宣泄胸中垒块，因而笔墨淋漓，锋芒毕露，豪气喷薄。黄庭坚《题子瞻画竹石》云：“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又《题子瞻枯木》云：“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宋代画论家邓椿《画继》卷三也说：“（苏轼）所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倪，石皴亦奇怪，如其胸中盘郁也。”而此诗前四句写他醉画竹石情状，正如其画风一致。正如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中所评：“稜角四射。”亦如纪昀《纪评苏诗》卷二三所评：“奇气纵横，不可控制。”在此诗中，苏轼的豪放性格与被称为“小李白”的浪漫诗人郭祥正的性格相互映照，都活现纸上。诗中意象奇崛，音节峭硬，节奏急促，转韵灵活，正是以醉诗题醉画。清人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三评此诗：“画从醉出，诗特为醉笔洗剔精神。读起四句，森然动魄也。句句巍绝，在集中另辟一格。”读此诗，确实令人“森然动魄”。

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1] (三首选二)

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

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2]。

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

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3]？

若人今已无^[4]，此竹宁复有！

那将春蚓笔^[5]，画作风中柳？

君看断崖上，瘦节蛟蛇走。

何时此霜竿，复入江湖手？

【注释】

^[1]晁补之：字无咎，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少以文章受知于苏轼，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与可：即文同，字与可，宋代画家兼诗人，善画竹。他是苏轼的表兄。

^[2]嗒然：《庄子·齐物论》写南郭子綦的精神状态有“嗒然似丧其偶”之语。嗒然，形容心境虚静、物我两忘的样子。

^[3]凝神：语出《庄子·达生》“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犹言简直与神一样，达到神妙境界。

^[4]若人：此人，指文同。文同已于元丰二年（1079）去世。

^[5]那：谁。春蚓笔：像春天蚯蚓一样柔软无力的笔。

【点评】

元祐二年（1087）秋作于汴京。这两首题画诗，第一首赞扬文与可的画竹艺术，指出他画竹时物我两忘、身与竹化，从而使作品“无穷出清新”，达到神妙境界。诗虽短，却表达出丰富、精辟的艺术创作见解。笔墨精练，言简意赅。诗的本身，亦有手与笔化之妙。第二首抒写画思入之情。开篇从人亡而画不可复得落笔，珍惜之情溢于言表。次联以劣手将竹画成风中之柳反衬文同笔力劲拔。三联忽然宕开一笔，由画境幻出真境，设想文同笔下如“蛟蛇走”之瘦节霜竿，何时再现于江湖之上，言外人间难觅文同之劲竹。结得新奇，诱人寻味。

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1]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2]。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3]，赵昌花传神^[4]。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瘦竹如幽人，幽花如处女。低昂枝上雀，摇荡花间雨。双翎决将起^[5]，众叶纷自举。可怜采花蜂，清蜜寄两股。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悬知君能诗，寄声求妙语。

【注释】

[1]鄢陵：今河南省鄢陵县。王主簿：邓椿《画继》卷四：“鄢陵王主簿，未审其名，长于花鸟。”折枝：画花卉不带根。

[2]见：见识，见解。邻：接近。

[3]边鸾：中唐画家，工绘花鸟。

[4]赵昌：北宋花鸟画家。

[5]决：急速。《庄子·逍遥游》：“决起而飞。”

【点评】

元祐二年（1087）作于汴京。苏轼在第一首题画诗中对王主簿所画的折枝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超过了著名画家边鸾和赵昌的花鸟画。诗中更提出了关于诗歌与绘画的精辟艺术见解。首先，他反对诗画片面追求“着题”和“形似”，而要求形神结合，重在传神，诗画都应该以“疏淡含精匀”、自然清新、巧夺天工为最佳。其次，他指出“诗画本一律”，即诗画虽各有其艺术特点，但在基本的艺术规律上却是共同的。这也就是他在《韩干马》所说“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在《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所说“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在《次韵吴传正枯木歌》所说“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全篇识入深微，不嫌说理。在第二首诗中，苏轼以诗笔生动地再现了王主簿画中景物，笔墨精练，写得生趣可掬，令人宛如见画。正如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四所评：“言竹、言花、言雀、言蜂，又言花之枝、花之叶、花间之雨、雀之翎、蜂之蜜，合之广大，析之精微，浓淡浅深，得意必兼得格。”

赵令晏崔白大图幅径三丈^[1]

扶桑大茧如瓮盎^[2]，天女织绡云汉上。往来不遣凤衔梭，谁能鼓臂投三丈？人间刀尺不敢裁，丹青付与濠梁崔。风蒲半折寒雁起，竹间的皪横江梅。画堂粉壁翻云幕，十里江天无处著。好卧元龙百尺楼^[3]，笑看江水拍天流。

【注释】

[1]赵令晏：宋宗室。崔白：北宋画家，字子西，濠梁（今安徽凤阳东）人。擅画花竹、禽鸟，尤工秋荷凫雁。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六，此诗题咏的是崔白的《冬景图》。

[2]扶桑大茧：用梁代任昉《述异记》载仙女养蚕得茧大如瓮的典故。

[3]元龙百尺楼：《三国志·魏志·陈登传》载：汉末人许汜对刘备说，陈登（元龙）对他不礼，“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刘备却说“君有国士之名”，竟然“求田问舍，言无可采”，如碰上我，“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

【点评】

元祐二年（1087）春作于汴京。这首题画诗生动地再现了画家崔白《冬景图》的景象，反映出画家高度的艺术创造才能。开篇使用艺术夸张手法并驰骋诗意的幻想，极力形容崔白图幅之大，起势奇伟；继之以“人间刀尺不敢裁”，显示崔白画艺神妙超凡；“风蒲”以下四句再现画中景物，有声有色有动态；结尾以画中未绘“十里江天”，引出自己欲卧高楼，笑看江水拍天，从画境引出真境。全篇构思新奇，笔墨跳脱，辞句豪放，境界阔大。清代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四评：“有蔚然之光，有苍然之色，有铿然之韵，不徒为是大言炎炎。”

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1]

江上愁心千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山耶云耶远莫知，烟空云散山依然^[2]。但见两崖苍苍暗绝谷，中有百道飞来泉。萦林络石隐复见，下赴谷口为奔川。川平山开林麓断，小桥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乔木外，渔舟一叶江吞天。使君何处得此本？点缀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径欲往买二顷田^[3]。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4]，东坡先生留五年^[5]。春风摇江天漠漠，暮云卷雨山娟娟。丹枫翻鸦伴水宿，长松落雪惊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缘^[6]。还君此画三叹息，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7]。

【注释】

[1]王定国，即王巩，字定国，自号清虚先生。长于诗，与苏轼友善。作者题下自注：“王晋卿画。”王晋卿，名巩，工画山水，收藏书画甚多。

[2]“江上”四句：唐代张说《江上愁心赋》：“江上之峻山兮，郁崎嶇而不极；云为峰兮烟为色，歎变态兮心不识。”此四句用其语意。

[3]二顷田：语出《史记·苏秦列传》。苏秦云：“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

[4]樊口：在黄州南岸。

[5]留五年：指自己谪居黄州约五年。

[6]“桃花”四句：用晋代陶渊明《桃花源记》典故。

[7]山中故人：无实指，联系上文，似指黄州旧友。归来篇：《楚辞·招隐士》：“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陶渊明亦有《归去来兮辞》。

【点评】

元祐三年（1088）十二月作于汴京。这首题咏山水画的长篇七古，前12句纯是描写画中之景，但有意不点明咏画之意，将画境当作真境来写。这12句，一一叙写江、山、云、泉、林、岸、小桥野店、行人渔舟，对景物的高低、远近、明暗、隐显、光色、动静，都作了非常生动真切的表现，尤其是充满了动感与气势。正如前人所评：“起段以写为叙，写得入妙，而笔势又高，气又遒，神又王。”（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二）“奇情幻景，笔足达之。”（纪昀《纪评苏诗》卷三〇）“竟是为画作记。然摹写之神妙，恐作记反不如韵语之曲尽而有情也。”（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卷四）后面16句写观画之人即作者自己。先用两句点明题画之旨，随即以“不知人间”二句宕开，转入对黄州春夏秋冬四时景色的描写。四句诗，一句一景，概括准确，意象生动，意境幽美，又借景叙事，因景抒情，表现了诗人在那“幽绝处”五年的贬谪生活和孤寂而悠闲的心情。接下去四句写归隐心愿。最后两句重申题画之旨，但结句“山中故人”云云又以幻为真。汪师韩说：“‘君不见’以下，烟云卷舒，与前相称，无非以自然为祖，以元气为根。”（同上）全篇以画为真，以真为画，真画打成一片，酣畅淋漓地抒发诗人对大自然、对艺术、对生活的挚爱之情。诗人用“两扇法”结构此诗，每一扇之中和前后扇之间层次清晰，转折自然，气脉贯通。全篇28句，有24句七言，中间插入两个九言、一个十言和一个十一言句，使诗句长短交错，有骈有散，一韵到底，唱叹有致。这是一首借画抒慨、寄兴深长的佳作，是苏诗中精心结撰的七古杰作。宋人许《彦周诗话》评：“画山水诗，少陵数首，后无人可继者，荆公《观燕公山水》诗前六句差近之，东坡《烟江叠嶂图》一诗亦差近之。”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晁说之《考牧图》后^[1]

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川平牛背稳，如驾百斛舟。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不知。前有百尾羊，听我鞭声如鼓鼙；我鞭不妄发，视其后者而鞭之^[2]。泽中草木长，草长病牛羊^[3]；寻山跨坑谷，腾趯筋骨强^[4]。烟蓑雨笠长林下，老去而今空见画。世间马耳射东风^[5]，悔不长作多牛翁^[6]。

【注释】

[1]晁说之：字以道，号景迂，晁补之的四弟，能诗善画。《考牧图》是他根据《诗经·无羊》（写西周牧畜生活）画成的。

[2]“视其”句：语出《庄子·达生》“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

[3]“草长”句：苏轼在《寄子由三法·食茱萸法》一文中说，羊吃美草不肥；瘠地的草，羊细嚼其味，才能肥壮。

[4]腾趯（chào秒）：腾跃。趯，同“蹕”。

[5]马耳射东风：用李白诗“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吹马耳”（《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语意。

[6]多牛翁：《新唐书·卢从愿传》载，人嘲其为“多田翁”。苏轼仿此。

【点评】

元祐八年（1093）在汴京作。苏轼见到晁说之的《考牧图》，触发了对少年时代有趣的放牧生活的回忆，又借以抒发悔不早隐退田间的感慨。全诗总分三段：一真、一画、一议。写“真”这一段，把骑在牛背上比喻为驾百斛舟，又写出“舟行无人岸自移”的心理错觉。只有对骑牛的生活有真切体验的人，才有可能产生这种错觉，把静止的景物写成有趣的动景。而“我卧读书牛不知”句，正如钱钟书先生在阐释王禹偁《村行》中“数峰无语立斜阳”时所说，诗人巧妙地运用了“否定命题总预先假设肯定命题”的道理。苏轼说“牛不知”，同时也仿佛表示牛原先有知、善知而此时忽然“不知”，从而表现了他与牛的亲热感情，因此清人方东树赞叹：“‘我卧’句，仙语。”（《昭昧詹言》卷一三）“泽中”四句叙事，也反映了苏轼对放牧确有真知卓识。方东树说这四句“见道”，即蕴含着生活哲理：“凡民逸则生患，勤则生善”（同上）。此诗除了以真景妙衬画景外，还有章法之妙。全篇从起句写到“腾趯筋骨强”，一路如长江大河，浩荡奔流，不料“烟蓑”两句陡然入题，“老去而今”句一点，通篇只这一句着本位，“世间”二句仍宕开，收缴前文。章法变幻莫测，曲折无不如意，长短无不中节，笔力横绝。

苏轼简明年谱

[仁宗景祐三年（1037）] 1岁

○十二月十九日卯时生于四川眉山县纱縠行私第。

[庆历二年（1042）] 6岁

○开始读书，闻欧阳修、梅尧臣之文名。听眉山朱姓老尼讲孟昶宫中故事。

[庆历三年（1043）] 7岁

○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有人从京师来，以石介《庆历圣德诗》示乡校先生，苏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并出言不凡。

[庆历五年（1045）] 9岁

○母程氏亲授史书。母读《范滂传》，苏轼“奋励有当世志”。奉父命，作《夏侯太初论》，拟作《谢宣诏赴学士院仍谢对衣、金带及马表》。

[庆历六年（1046）] 10岁

○仍僦居纱縠行宅，读书于南轩。

[庆历七年（1047）] 11岁

○与其小友凿地为戏，得异石，作砚。苏洵自江南归，为道虔州有白居易墨迹。

[庆历八年（1048）] 12岁

○就学于西社刘巨。

[皇祐四年（1052）] 16岁

○与刘仲达往来于眉山。

[至和元年（1054）] 18岁

○娶四川青神进士王方之女王弗为妻。

[至和二年（1055）] 19岁

○游成都，谒张方平。张以国士之礼相待。

[嘉祐元年（1056）] 20岁

○三月苏洵带苏轼兄弟进京应试，过成都，再谒张方平。五月进京。八月举进士。

[嘉祐二年（1057）] 21岁

○正月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苏轼以《刑赏忠厚论》深获欧阳修赏识。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父子三人震京师。四月八日，母程氏卒，赴丧返川。

[嘉祐三年（1058）] 22岁

○在川居丧。有《上知府王龙图书》，提出蓄兵、赋民问题，强调关心民间疾苦。

[嘉祐四年（1059）] 23岁

○服丧期满。十二月苏轼兄弟随苏洵舟行适楚。途中所作诗文集为《南行集》。留荆州度岁。

[嘉祐五年（1060）] 24岁

○正月五日自荆州陆行赴京，三月抵京。授轼河南福昌县主簿，辙澠池县主簿，俱未赴任。本年作《新渠诗》等。

[嘉祐六年（1061）] 25岁

○经欧阳修推荐，参加制科考试，献《进策》《进论》各25篇，系统提出了自己的革新主张。入三等，授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十一月赴任，与弟别于郑州，作《和子由澠池怀旧》等诗。十二月到凤翔，作《凤翔八观》诗。

[嘉祐七年（1062）] 26岁

○任凤翔府签判。奉命去所属各县减决囚犯。作《观楼》《石鼻城》《郾坞》等诗。

[嘉祐八年（1063）] 27岁

○任凤翔府签判。秋，祷雨礲溪，考试永兴军。冬，出游楼观、五郡、司竹监。是年，作《思治论》，概括并发挥了《进策》的革新主张。作《和子由寒食》《往南溪》《司竹监会猎》等诗。

[英宗治平元年（1064）] 28岁

○任凤翔府签判。与文同遇于岐下，遂订交。十二月罢凤翔任，赴长安，游骊山，在华阴度岁。是年，有寄子由及《和董传留别》等诗。

[治平二年（1065）] 29岁

○正月还朝，判登闻鼓院。二月召试秋阁，入三等，得直史馆。五月其妻王弗卒于京师。夫人有子迈。

[治平三年（1066）] 30岁

○在京直史馆。四月，父苏洵卒，扶柩返川。春有《次韵柳子玉见寄》。

[治平四年（1067）] 31岁

○在川居丧。

[神宗熙宁元年（1068）] 32岁

○七月免丧。续娶王弗堂妹、王介幼女王润之为妻。与苏辙携家入京，经成都、阆中、凤翔，在长安度岁。是年，作《四菩萨记》及《和子由记园中草木》《绿筠堂》等诗。

[熙宁二年（1069）] 33岁

○二月还朝，在京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上《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变科举、兴学校。十二月，上《谏买浙灯状》，反对神宗以耳目不急之玩、夺民口体必用之资。上书神宗，全面反对新法。是年，作《送刘攽倅海陵》《曾巩倅越》等诗。

[熙宁四年（1071）] 35岁

○春，自判官告院改权开封府推官。再次上神宗书，论朝政得失，忤王安石，遂力求补外。出为杭州通判。秋冬间，过陈州晤子由，同往谒欧阳修于颍州。于十一月到杭州任。本年作《欧阳少师石屏》《出颍口初见淮山》《游金山寺》等诗。

[熙宁五年（1072）] 36岁

○通判杭州。赴湖州相度堤岸利害，作《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等诗反映民间疾苦，托讽新法，还作了一大批描绘杭州西湖孤山等风光的诗，以及《墨宝堂记》等。

[熙宁六年（1073）] 37岁

○通判杭州，行部富阳新城，协助杭州太守陈襄修复钱塘六井。冬，赴常州、润州赈饥。本年作《新城道中》等诗。

[熙宁七年（1074）] 38岁

○行部於潜，初识诗僧参寥，纳妾朝云。十一月到密州任。本年作《於潜女》《大风留金山寺》等诗。

[熙宁八年（1075）] 39岁

○知密州。有《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等。作《江城子·记梦》词，悼念已死十年的妻子王弗；又作《江城子·密州出猎》，渴望驰骋疆场，为国立功。作《超然台记》《大悲阁记》。

[熙宁九年（1076）] 40岁

○知密州。作《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抒发盼望回朝又怕回朝廷的矛盾心情。十一月，作《李氏山房读书记》。十二月，被命移知河中府。

[熙宁十年（1077）] 41岁

○四月，改知徐州。五月，到徐。七月黄河决口，八月率军民防洪保卫徐州。本年，作《宝绘堂记》《放鹤亭记》《寄题司马君实独乐园》诗。

[元丰元年（1078）] 42岁

○在徐州，为防水之再至，组织军民改筑外城，并建黄楼。十二月派人在徐州西南找到了石炭（煤），解决了燃料奇缺问题。作《百步洪》《九日黄楼作》《石炭》等诗。

[元丰二年（1079）] 43岁

○三月改知湖州，四月到任。七月被御史李定等人弹劾，于八月下御史台狱。备经严勘，几至死地。后经多方营救，十二月二十九日结案，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本年，作《文与可画筍簞谷偃竹记》等文和《舟中夜起》等诗。

[元丰三年（1080）] 44岁

○贬官在黄州。二月一日到达贬所。初居定惠院，不久迁城南临皋亭，筑南堂，时游武昌寒溪西山，开始著《易传》《论语说》，并作《定惠院月夜偶出》《定惠海棠》《游武昌寒溪西山》等诗。

[元丰四年（1081）] 45岁

○贬官在黄州。始营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作《正月往岐亭郡人潘古郭送于女王城》《东坡》等诗。

[元丰五年（1082）] 46岁

◦贬官在黄州。三月游沙湖，作《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到蕲水，作《浣溪沙》（山下芦芽短浸溪）词。七月和十月两次游赤壁，写下了千古名篇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词。

[元丰六年（1083）] 47岁

◦贬官在黄州。十月作《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七年（1084）] 48岁

◦四月，神宗下手诏移苏轼为汝州团练副使。赴汝州途中，游庐山，作《题西林壁》；游石钟山，作《石钟山记》。七月过金陵，访王安石，相与唱和。年底，抵泗州，上表请求常州居住。

[元丰八年（1085）] 49岁

◦舟行至南都，得神宗诏旨，允许居住常州。五月起知登州。到官五日，被召还朝任礼部郎中。本年作《登州海市》《送杨杰》等诗。

[哲宗元祐元年（1086）] 50岁

◦在京师。自起居舍人迁翰林学士，知制诰。黄庭坚初来谒。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本年，作《武昌西山》诗。

[元祐四年（1089）] 53岁

◦在京师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因遭到新旧两党攻击，连章请郡。三月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杭州。七月到达杭州任所。时方旱饥，疏浚茅山、盐桥二河，以工代赈。是年，作《次韵鲁直画马》，书《诗人写物之功》。

[元祐五年（1090）] 54岁

◦知杭州。减价糴常平米，赈饥民，建病坊，为民治病。疏浚西湖，筑长堤，整治钱塘六井。是年，作《游虎丘》等诗，《六一泉铭》《书朱象仙画后》等。

[元祐六年（1091）] 55岁

◦知杭州。三月被召入京，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八月因再次遭到洛党攻击，出知颍州。整治颍州境内沟渠，疏浚颍州西湖。冬，大雪，散义仓谷，及酒务柴炭，进行赈济。本年作《聚星堂雪》《喜刘景文至》等诗，《祭欧阳文忠公文》。

[元祐七年（1092）] 56岁

◦知颍州。二月改知扬州。八月以兵部尚书诏还，十一月又兼侍读。作《淮上早发》《送芝上人游庐山》等诗，《韩文公庙碑》《跋醉翁亭记》等文。

[元祐八年（1093）] 57岁

◦在京师任端明殿学士。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恢复新党章惇、吕惠卿官职。苏轼九月出知定州，哲宗拒绝陛辞。苏轼到定州后，整饬军纪，加强弓箭社，救济饥民，为巩固北部边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作《送蒋颖叔帅熙河》《东府雨中寄子由》《晁说之考牧图》等。

[绍圣元年（1094）] 58岁

◦知定州。四月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贬知英州。未至贬所，八月再贬惠州。十月二日到达惠州贬所。本年作《雪浪石》《慈湖峡阻风》《南康望湖亭》《秧马歌》《湖口记壶中九华石》等。

[绍圣二年（1095）] 59岁

○贬官在惠州。表兄程之才来访，同游白水山，赋诗。又作《荔枝叹》，揭露汉唐及本朝官僚争新买宠，竞献茶叶、牡丹的丑态。

[绍圣三年（1096）] 60岁

○贬官在惠州，在白鹤观买地筑屋，做长住打算。助当地人民修东西二桥。七月，爱妾朝云病故。作《悼朝云》《游博罗香积寺》等。

[绍圣四年（1097）] 61岁

○贬官在惠州。春间，白鹤观新居建成。长子苏迈挈家来惠州。四月，再贬琼州别驾昌化军（今属海南省）安置。遂携幼子过同行。时子由亦贬雷州，兄弟俩相遇于藤州，同行至雷州。六月渡海，七月二日到达儋所。作《行琼儋间，肩輿坐睡，梦中得句……》《儋耳》等诗。冬，检所和陶渊明诗109篇，书告子由为序。

[元符元年（1098）] 62岁

○贬官在儋耳。初寄居官屋，朝廷闻之，遣使逐出。因筑室儋州城南桄榔林下，名曰桄榔庵。吴复古渡海来访。作《上元夜过赴儋守召独坐》《夜烧松明火》《倦夜》《纵笔》等诗。

[元符二年（1099）] 63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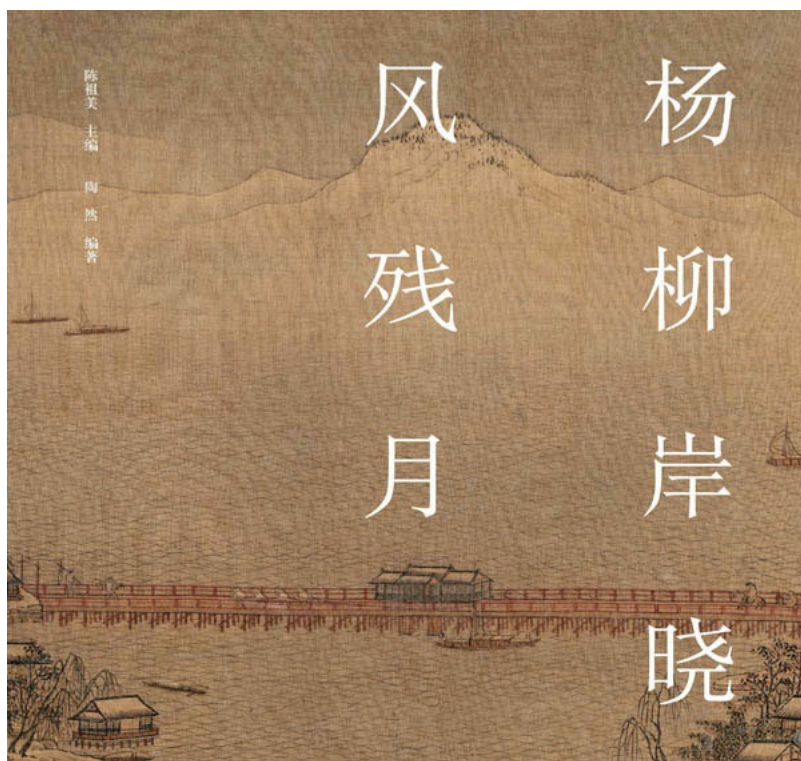
○贬官在儋耳。琼州进士姜唐佐从苏轼学。苏轼继续修改《易传》《论语说》，又作《书传》13卷。著《志林》，未完稿。

[元符三年（1100）] 64岁

○贬官在儋耳。葛延之渡海来从学。五月大赦，量移廉州。六月渡海，七月至廉州贬所。九月改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行至英州，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作《澄迈驿通潮阁》《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藤州江上夜起对月赠邵道士》等诗。又作《答谢民师书》，系统总结了一生的文学革新主张和创作经验。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 65岁

○度大庾岭北归，正月抵虔州，五月至真州，暴病、瘴毒大作，止于常州。六月上表请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本年作《过岭》《赠吕倚承事》《答径山琳长老》《自题金山画像》等诗。



陈祖美 主编
陶然 编著

杨柳岸晓风残月

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杨柳岸晓风残月 柳永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柳永
984—105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集/陶然编著.—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7

(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ISBN 978-7-5559-0193-8

I. ①杨... II. ①陶... III. ①宋词-选集 IV. ①I222.8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295675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C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C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24000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前言](#)

[青楼幽怨·彩线慵拈伴伊坐](#)

[斗百花](#)

[昼夜乐](#)

[西江月](#)

[鹤冲天](#)

[法曲第二](#)

[荔枝香](#)

[锦堂春](#)

[定风波](#)

[少年游](#)

[诉衷情](#)

[望远行](#)

[望汉月](#)

[临江仙](#)

[促拍满路花](#)

[减字木兰花](#)

[西施](#)

[安公子](#)

[祭天神](#)

[十二时](#)

[凤凰阁](#)

[昼夜乐](#)

[木兰花](#)

[木兰花](#)

[木兰花](#)

[木兰花](#)

[柳腰轻](#)

[瑞鹧鸪](#)

[凤栖梧](#)

[浪淘沙令](#)

[迷仙引](#)

[斗百花](#)

[少年游](#)

[浪子心曲·衣带渐宽终不悔](#)

[玉女摇仙佩·佳人](#)

[两同心](#)

[女冠子](#)

[慢卷袖](#)

[征部乐](#)

[御街行](#)

[秋夜月](#)

[婆罗门令](#)

[凤栖梧](#)

[凤栖梧](#)

[集贤宾](#)

[少年游](#)

[少年游](#)

[驻马听](#)

[击梧桐](#)

[燕归梁](#)

[满江红](#)

[木兰花令](#)

[长相思·京妓](#)

[离情别绪·杨柳岸晓风残月](#)

[雨霖铃](#)

[人娇](#)

[采莲令](#)

[倾杯](#)

[引驾行](#)

[临江仙引](#)

[忆帝京](#)

[法曲献仙音](#)

[离别难](#)

[秋蕊香引](#)

[羁旅愁思·路遥山远多行役](#)

[曲玉管](#)

[尾犯](#)

[倾杯乐](#)

[梦还京](#)

[归朝欢](#)

[浪淘沙](#)

[阳台路](#)

[留客住](#)

[戚氏](#)

[轮台子](#)

[彩云归](#)

[夜半乐](#)

[安公子](#)

[引驾行](#)

[八声甘州](#)

[竹马子](#)

[迷神引](#)

[塞孤](#)

[安公子](#)

[倾杯](#)

[倾杯](#)

[定风波](#)

[四时节序·灯月阑珊嬉游处](#)

[倾杯乐](#)

[迎新春](#)

[归去来](#)

[剔银灯](#)

[长寿乐](#)

[古倾杯](#)

[内家娇](#)

[夜半乐](#)

[木兰花慢](#)

[西平乐](#)

[女冠子](#)

[女冠子](#)

[玉山枕](#)

[二郎神](#)

[应天长](#)

[玉蝴蝶·重阳](#)

[雪梅香](#)

[卜算子](#)

[诉衷情近](#)

[少年游](#)

[少年游](#)

[玉蝴蝶](#)

[甘草子](#)

[甘草子](#)

[望远行](#)

[甘州令](#)

[承平赞歌·太平时朝野多欢](#)

[破阵乐](#)

[透碧霄](#)

[看花回](#)

[柳初新](#)

[望海潮](#)

[早梅芳·上孙资政](#)

[双声子](#)

[临江仙](#)

[如鱼水](#)

[一寸金·上蜀刺史](#)

[玉蝴蝶](#)

[应制颂圣·人间三度见河清](#)

[送征衣](#)

[玉楼春](#)

[玉楼春](#)

[玉楼春](#)

[玉楼春](#)

[巫山一段云（五首）](#)

[御街行·圣寿](#)

[醉蓬莱](#)

[人生感慨·游宦区区成底事](#)

[鹤冲天](#)

[传花枝](#)

[看花回](#)

[尾犯](#)

[满江红](#)

[凤归云](#)

[过涧歇近](#)

[西江月](#)

[咏物抒怀·天然淡泞好精神](#)

[黄莺儿](#)

[木兰花·柳枝](#)

[木兰花·杏花](#)

[木兰花·海棠](#)

[受恩深](#)

[瑞鹧鸪](#)

[柳永简明年谱](#)



柳永（约985—1054），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更名永，字耆卿。因其排行第七，故又称“柳七”。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徙居崇安（今属福建）。柳永出身书香仕宦家庭，早年屡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未能及第，遂放浪形骸于声色酒乐，在“纵游倡馆酒楼间，无复检约”的生涯中，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这使得他和他的词闻名天下，但也因此被士大夫视为无行浪子，以致坎坷流落。宋真宗年间，他趁着“天书”事件的机会，写了好多应制颂圣之作，以求一售，可终究没有结果。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过半百的柳永终于中举，曾为睦州团练推官、泗州判官，改著作佐郎、著作郎，迁太常博士，先后任余杭令、西京灵台令、监晓峰盐场等职。官终屯田员外郎，后世称之为“柳屯田”，致仕后转为屯田郎中，亦称之为“柳郎中”。他的后半生风尘仆仆、奔走驱驰，多游宦羁旅之作。最后身歿于润州（今江苏镇江），境况凄凉，二十余年后才有人出资将他安葬。其词自衍一派，被称为“柳氏家法”、“屯田蹊径”，在当时影响极广，是宋代词坛最重要的词人之一。

前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柳永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和其他文学名家相比，不仅他的生平仕履情况至今仍有很多谜团，而且对其人其词，历来也褒贬不一，褒者誉之为“学诗当学杜，学词当学柳”（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引项安世语），贬者讥之为无行浪子、淫词秽曲。对同一文人出现如此截然两歧的评价，是不甚多见的。然而尽管以柳词比附杜诗，可谓推许过当，比拟失伦，但柳永词的地位和影响，实不能因其浅近卑俗而过于轻视。柳永不仅在宋代词坛是杰出的第一流作家，放在整个文学史上来观照，也绝对称得上是开宗立派、影响一代的大家。如果没有柳永，宋代词坛的艺术趣味和审美理想就缺失了重要的一极，而他在词体发展等方面所做的贡献，更是促进宋词繁荣和俗文学演进的强大动力之一。

一

柳永，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更名永，字耆卿。因其排行第七，故人称“柳七”。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徙居崇安（今属福建）五夫里金鹅峰下。他的祖父柳崇，五代时以儒学著名，终生不仕，老于布衣，“以行义著于乡里，以就严治于闺门”（王禹偁《小畜集》卷三〇《建溪处士赠大理评事柳府君墓碣并序》）。柳永的父亲柳宜，生于后晋天福四年（939），曾仕于南唐，任监察御史，“多所弹射，不避权贵，故秉政者尤忌之”（王禹偁《小畜集》卷二〇《送柳宜通判全州序》）。入宋后，先后任山东雷泽、费县、任城令，通判全州，赞善大夫，官终工部侍郎。柳宜有三子：柳三复、柳三接、柳三变，三变最幼，与二兄均负文名，时称“柳氏三绝”。柳永即出身于这样一个书香仕宦的家庭中。

由于《宋史》无传，柳永的事迹多见诸野史杂著中，且有不少互相抵牾之处。因此关于其生平仕履，虽经后人多方考辨，但仍难以确知。柳永生于何时，各家说法不一。唐圭璋先生《柳永事迹新证》（《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推断柳永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而吴熊和先生《从宋代官制考证柳永的生平仕履》（《吴熊和词学论集》）一文，则推定柳永的生年还应提前至雍熙二年（985）之前，应当是可信的。

柳永的一生，以他在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中举为分界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多流连于汴京的秦楼楚馆，恣情浪游，而后期则游宦四方，驱驰行役。这种生活经历在他的创作上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柳永的家世出身决定了他并不是一个淡泊功名的人，他早年曾屡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未能及第，如其《鹤冲天》“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之词，便是落第后的自遣自慰之语。或许正是科场的蹭蹬，使得他从此放浪形骸于声色酒乐之中，与平康巷陌的歌伎乐工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中记载，柳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世”，从此文学史上便多了一位风流才子。柳永词中经常可以看到对自己早年这种浪游生活的回忆：“暗想从前，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戚氏》），“帝城当日，兰堂夜烛，百万呼卢。画阁春风，十千沽酒”（《笛家弄》），“常是因酒沉迷，被花萦绊”（《凤归云》）。柳永在其《如鱼水》词中说自己“艺足才高，在处别得艳姬留”，他所眷之歌伎“艳姬”，仅在其词中提到的，就有心娘、佳娘、虫娘、酥娘、师师、秀香、瑶卿、香香、英英等十余人，他的不少词，就是为这些歌伎所写的，有些歌伎还能同他以词相唱和。在这种“纵游倡馆酒楼间，无复检约”的生涯中，柳永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这成就了他和他的词闻名天下的声望，但也为此而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不仅是科举中的挫折，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六云：“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宋仁宗）特落之，曰：‘且去填词，何要浮名！’”而且在他后来的仕宦经历中，也屡屡因为这种狭邪生活，而被士大夫们视为无行之人，以致坎坷流落。实际上，柳永的此种生活方式，一方面固然是与其个性气质有关，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未必没有可能是为生活所迫的结果。柳永并非出自大富之家，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中说：“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以一个文人的身份，而需歌伎的“资给”，其间自有不少凄凉与辛酸吧。柳永词中有那么多描写歌伎的作品，应该说是与此有关系的。柳永前期即汲汲于功名科第，宋真宗年间，还趁着“天书”事件的机会，写了好些应制颂圣之作，以求一售。但又流连于坊曲之间，过着纵情游冶的生活，这种看似两歧的生活方式，实则是其内在心理矛盾的体现，也预示了他一生的悲剧命运。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为了替自己亲政扩大影响、延揽声誉，宋仁宗增加了进士及诸科的名额，并且特开恩科，对历年来举场沉沦失意的士人，格加放宽尺度，规定“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尝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毋辄黜，皆以名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四）柳永终于在这次科举中及第了，有可能就是以恩科特奏名，而得到“同进士出身”之身份的。此时他已年过半百了。中举后的柳永，官运并不亨通。他的首任职位是睦州（今浙江建德）团练推官，属初等幕职官。据叶梦得《石林燕语》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六载，柳永到任方月余，知州吕蔚即具状荐举之，但侍御史郭劝以其与制不合，加以驳回。对柳永来说，

初入仕途，即改官受阻，已经开始感受到了宦游的艰辛，再加上幕职官风尘作吏、供人驱使的境地，使他产生了对官场的厌倦之意，如他在睦州所作的《满江红》中说：“游宦区区成底事，平生况有云泉约。归去来，一曲仲宣吟，从军乐。”就是这种情绪的流露。此后整整八年，柳永都未得升迁。直到庆历三年（1043），朝廷下诏举幕职、州县官充京朝官，为柳永磨勘改官提供了一次机会。但这次仍然没有成功，据张舜民《画墁录》载：“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晏殊）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彩慵拈伴伊坐。’柳遂退。”但此后不久，柳永终于由泗州判官改为著作佐郎，得以升为京官，结束了“久困选调”的处境。柳永改官后，循资而迁，三年一转，由著作佐郎迁著作郎，再迁太常博士，官终屯田员外郎，故后世称之为“柳屯田”。此时柳永当已是六十九岁的老人了。宋代官员七十岁致仕，柳永致仕后荣誉性地转了一官，为屯田郎中，故亦称之为“柳郎中”。上述官职在宋代都属于寄禄官，并非实际职务，按照宋代制度，改官后的京官必须先外任县令，柳永当也不例外。《余杭县志》卷一九职官表上载柳永曾任余杭（今属浙江）令。明代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六引柳永之侄所作《宋故郎中柳公墓志》残文，谓柳永改官后曾任西京灵台（可能是指陕西渭南）令。罗烨《醉翁谈录》庚集卷三谓柳永曾宰华阴（今属陕西）。《乾道·四明图经》卷七记载柳永尝监晓峰（在今浙江定海）盐场。但具体何时则都难以确考。这些职务宋代叫“差遣”，是官员实际所担任的职务，可以看出，柳永所任的多是地方小官，而且他宦游的地域范围是比较广的。因此柳永后期作品中，虽不免仍多怀旧之词，但早年的风情明显减退，如《长相思》中所云“又岂知，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于是游宦羁旅便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其中又以作于江淮和两浙一带的居多。另外他在任晓峰盐场官时还写过一篇《鬻海歌》，是反映盐民生活疾苦的诗作，这与他早年风流浪子的面目就有很大的不同了。

柳永的卒年，一般都遵从唐圭璋先生之说，定在皇祐五年（1053）。而吴熊和先生则认为，柳永应卒于至和元年（1054）之后的一二年间（《柳永与孙洙的交游及柳永卒年新证》），亦可信从。柳永最后身歿于润州（今江苏镇江），死后境况也很凄凉，殡葬无着，棺木搁置于僧寺之中，直到二十余年后王安礼知润州时，才出资为柳永择地安葬，并由柳永的侄子撰写了墓志铭（明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六附记）。宋元话本中谓是由众歌伎斂钱安葬，虽属小说家言，不可为据，但也说明了一代词人的不幸命运。

二

柳永一生所经历的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正是北宋社会承平之时。随着社会的稳定，都市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家家弦唱，处处笙歌，这种社会环境为专供娱乐消遣的词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土壤。柳永词就在这种时代氛围中应运而生。他改变了词自五代《花间集》以来的传统发展方向，继承和发展了词在初起阶段作为民间俗文学的特征，大量采用俚俗浅近的市井新声入词，与当时文人词日趋雅淳之风便有所不同了。但柳永一方面采用市井新声，一方面又进行加工提高，形成了柳词所特有的“柳氏家法”、“屯田蹊径”，创造出了其自身的独特风格，从词调到作法，都代表了宋词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以至于后人誉之为“宋词革命巨子”（薛砺若《宋词通论》）。具体而言，柳永词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柳永以其创作发展了慢词。慢词即慢曲子，调长拍缓，在音乐上变化繁复，悠扬动听，一般字数较多。唐五代词调基本上都是短小的令曲，虽偶有慢词出现，但影响不大。入宋以后，市井新声竞起，“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东京梦华录·序》），这种新声勃兴的盛况使词调获得了大量的新增与扩充，而所增者大都为慢曲长调，从此令词小曲就退居次要地位了。在此转变过程中，柳永词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柳永在宋代是以精通音律而著称的词人，他致力于尝试新曲，以新的词风来推动新的乐曲的流行。柳永词中屡提及这种“新声”，如“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木兰花慢》）、“是处楼台，朱门院落，弦管新声腾沸”（《安公子》）、“帘下清歌帘外宴，虽爱新声，不见如花面”（《凤栖梧》）等。一部《乐章集》中大部分就是这类新声。柳永词作共存二百余篇，凡用十六宫调，一百五十余曲，其中除十余调是沿用唐五代旧曲外，其余的都是首见于柳永词的。论创调之多，两宋词人无出其右。这其中又有两种情况，一是直接采用当时的市井新声入词，一是将前代令曲改造而成的。而所创之调中，又大都是慢曲，有些曲调在教坊曲、敦煌曲中本为小令者，柳永亦衍为长调。如《长相思》本双调三十六字，柳永度为双调一百零三字；《浪淘沙》本双调五十四字，柳永度为三叠一百四十四字。这就开辟了词曲由小令进入长调的新阶段，词调从此也就日趋丰富和繁盛了。

其次，柳永词多用赋体，发展了慢词的艺术技巧。晚唐五代以来的令词，由于受到篇幅短小的局限，遂以“深”、“细”、“小”而见长，注重含蓄朦胧地表达心灵深处隐约幽微的情感体验。而慢词勃兴之后，传统的令词作法已与慢词庞大的结构、繁复的声律不相适应了。而柳永不仅在词调和音律上发展了慢词，在技巧上亦打破传统，创造性地采用赋体笔法，为慢词长调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赋者，铺也。长调即宜于铺陈。柳词善于铺叙，无论是叙事写景，还是抒情议论，都能做到委婉曲折，层层深入，细腻妥帖，淋漓尽致地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历程。结构上大开大阖，回环往复，一唱三叹。如他的《望海潮·东南形胜》一词，便可以说是一篇用词体写就的杭州赋，而其不少描写汴京繁盛的词作，又何尝不是一篇篇具体而微的《汴都赋》呢？另一方面，柳永的不少词还表现出强烈的故事化倾向。即在一首词中，首尾俱足地铺写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犹如一部独幕甚至多幕的歌剧。像他脍炙人口的名作《雨霖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全词由饯别写到催发，到泪眼相对，到执手告别，到别后的酒醉，到次日清晨的酒醒，到对将来的悬想，依次层层叙述离别的场面和双方惜别的情怀行动，如同一首带有叙事性的剧曲，写出了动人的惜别一幕。它的细腻感、故事性和直接面对市井民众的感染力，就不是令词所能够达到的。宋代李之仪谓唐五代词，“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然多小阙。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跋吴思道小词》）就是从词史的角度肯定了柳词以赋体作长调对宋词发展的贡献。

第三，词格上的雅俗并存。宋人多言柳永词近俗，或谓“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李清照《词论》），或谓“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徐度《却扫编》卷五），或谓柳永“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黄蓺《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可以看出，他们虽承认柳永词艺术技巧上高妙，但对其浅近俚俗的词格颇有异词。实际上，柳词这种世俗化的倾向，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审美趣味

和艺术风范，是城市市民阶层的生活理想与精神风貌在艺术领域的反映。作为与高雅的文人词相对的一极，它是构成宋词丰富多彩面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柳永词也并非一味浅俗，他的一些名作，大都俗中有雅，可谓俗不伤雅，雅不避俗。如其名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阙，其中既有“想佳人妆楼颙望”这样的“俗极”（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之语，也有着被苏轼赏识的“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这样的高雅之句。雅俗杂陈，正是柳词之所长。而从接受和传播的层面来看，柳永的许多名作，也是雅俗共赏的，并非仅仅在市井民众中流传。宋人笔记中有不少关于文人偏好吟唱柳永词的记载，甚至和尚、道士也都爱好柳词，如《皇朝事实类苑》中所记的邢州开元寺僧法明，金全真教祖师王重阳等，都几乎从柳词中参禅悟道。不仅如此，柳永词还远传至异域，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记西夏国“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三记金主完颜亮闻歌柳永《望海潮》，“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在两宋甚至历代词人中，作品能流播如此久远，是不多见的。

第四，柳永词所开创的“柳氏家法”，真正代表了词体的本色与正宗。关于词的正宗与别调问题，历代词论家讨论得很多。但词在唐宋时代，就其实质而言，是随市民文化而兴起的一种通俗音乐文艺，要讨论词的本色，便不能脱离这个根本性质。词本起于民间，文人参与词的创作之后，雅化与文人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从这点来看，无论是周邦彦、姜夔也好，苏轼、辛弃疾也好，他们的创作都是为这个趋势添砖加瓦，都可谓是别调。惟有柳永词，却仍然保持了民间通俗文艺的本来面目。柳词上承敦煌曲，下开金元曲子，在其间起着重要的桥梁和中介的作用。清代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中说：“柳屯田《乐章集》为词家正体之一，又为金元已还乐语所自出。”金代董解元的讲唱文学作品《西厢记诸宫调》，体格即与《乐章集》为近。元曲中的大量作品，在格调和气质上都与柳词十分类似。因此在词、曲的风会转移中，柳永词所发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过去对这一方面重视不够，值得加以进一步的研究。

三

柳永词集名《乐章集》。宋黄裳《演山集》卷三五《书乐章集后》云：“余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则《乐章集》宋神宗元丰年间已经行世。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歌词类著录有《乐章集》九卷，乃长沙刘氏书坊《百家词》本。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著录有“宋版《柳公乐章》五本”，但都未见流传。今传《乐章集》有九卷本和三卷本两个系统。九卷本见诸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朱彝尊《词综·发凡》、朱兪《结一庐书目》所著录，俱未见。毛晋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乐章集》一卷，书前总目中注云：“原本九卷。”光绪年间吴重熹《吴氏石莲庵刻山左人词》中的《乐章集》一卷，覆刊毛本，附以缪荃孙和曹元忠的校记。这两种一卷本，当皆自九卷本出。三卷本系统则有明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梅鼎祚藏本、赵元度校焦弱侯藏本、毛扆校紫芝漫钞《宋元名家词》本。康熙年间，毛扆借涂元文含经楼所藏宋本校汲古阁本，又从孙氏、周氏两钞本校正，由劳权（巽卿）传钞。三卷共一百九十四首，又续添曲子一卷十二首，皆依宫调编次。近代朱祖谋《彊村丛书》即以此本为底本，并参校各本，附以校记，成为今日通行之本。后《全宋词》亦以《彊村丛书》本入录，并补六首，合计二百一十二首。另外明代陈耀文《花草粹编》中共收柳词一百六十余首；清代江都秦恩复之子秦潜所著《词系》中亦收录了大量柳词，并据一宋刊《乐章集》本作有校记，这些都可以为整理柳词提供新的材料，笔者目前也正在从事这项工作，希望能重新校订出一部较为完善的《乐章集》。

本书分类编排，按照柳永词的内容分为九类。以下就各类稍作说明。

1. 彩线慵拈伴伊坐：青楼幽怨

这一部分主要收录的是描写歌伎心理活动、佳人体态以及歌伎们精妙技艺的作品。

2. 衣带渐宽终不悔：浪子心曲

其中主要收录了柳词中以男性口吻表达对歌伎的眷恋之情和相思情意的作品。

3. 杨柳岸晓风残月：离情别绪

其中主要收录了描写离情别绪的作品，不仅是这种生离，另处还包括了几篇描写死别的悼亡之作。

4. 路遥山远多行役：羁旅愁思

柳永在中举之前似即有南北漫游的经历，中年之后，为宦四方，驱驰不已，游宦羁旅之感遂成为他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描写这种经历和情绪的作品收录于此。

5. 灯月阑珊嬉游处：四时节序

其中主要收录了描写四时节序和时令的作品。

6. 太平时朝野多欢：承平赞歌

北宋经济繁荣，物康民阜，特别在当时的一些大都会中，富庶繁盛的景象尤其明显。本类中主要收录了柳永描写这种承平气象的作品，可谓是都市风光的赞歌。柳词中的不少投赠之作，也在表达投赠之意同时，描写了当地的太平景象，故亦附于此类中。

7. 人间三度见河清：应制颂圣

这一类中收录的都是应制颂圣之作，主要是呈献给宋真宗与宋仁宗的作品，有的与当时著名的“天书”事件有关，有的是祝贺皇帝生辰的寿词。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北宋的盛世气度。

8. 游宦区区成底事：人生感慨

本类中收录的都是表达人生感慨的叹歌，具有强烈的北宋市民文化氛围。

9. 天然淡泞好精神：咏物抒怀

这类主要收录了柳词中的几篇咏物之作。

以上九类篇幅不一，各类所录作品或多或少，依柳词实际面貌而定，不强求匀称一致。九类共选录词作一百四十六首，手此一编，可以说柳词的大致面目已略具于是了。每首之下，先作简注，注文力求精确简约。复缀以点评，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虽不敢说能做到不负古人，总是希望能不诬古人吧。但注评不过是著者一己的体会，终是不可替代原作的，因此还是重在使读者能循此去体味原作，古人讲“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得鱼忘筌，舍筏登岸”，注评的最高理想是使读者能舍弃注评，直接与古人的心灵相交流，本书能起一些铺路的作用，则足可宽慰矣。另外，书末附有《柳永简明年谱》，以供读者参考。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丛书主编陈祖美先生的大力支持，她对后学的热情鼓励与关怀，令人铭感无已。本师吴熊和先生多年来耳提面命、传道解惑，没有先生的关爱和指导，本书也不可能顺利完成。同时，本书的写作，参考了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姚学贤、龙建国两位先生的《柳永词详注及集评》，谢桃坊先生主编的《柳永词赏析集》等大著，得益匪浅。另外我的妻子樊葵女士不仅不辞辛劳地操持家务，支持我的工作，而且也是本书的第一位读者，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人学力有限，在词作的分类和注评中，一定存在不少舛陋和失误之处，敬请方家斧正和广大读者赐教。

青楼幽怨·彩线慵拈伴伊坐

斗百花

煦色韶光明媚，轻霭低笼芳树。池塘浅蘸烟芜，帘幕闲垂风絮。春困厌厌^[1]，抛掷斗草工夫^[2]，冷落踏青心绪^[3]。终日扃朱户^[4]。远恨绵绵，淑景迟迟难度^[5]。年少傅粉^[6]，依前醉眠何处。深院无人，黄昏乍拆秋千，空锁满庭花雨。

【注释】

^[1]厌厌：谓倦怠、百无聊赖之意。

^[2]斗草：古时的一种游戏。宗懔《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3]踏青：古时自元宵节后至清明节，有相伴出城至郊野游春的风俗，又名采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放灯毕，都人争先出城采春……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疏狂。选胜寻芳，花絮时坠金樽，折翠簪红，蜂蝶暗随归骑。于是相继清明节矣。”

^[4]扃（jiōng）：关闭。

^[5]淑景：美景。

^[6]傅粉：三国时魏人何晏俊美肤白，面如傅粉。后世用以代称美男子。

【点评】

柳永词中的女性形象丰富多彩，她们的身份绝大多数是歌伎。西方的古典文学中，妓女的形象往往都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作家笔触所及，体现了对于下层女性的同情和对其命运的关注。但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却有许多光彩照人的妓女形象，这在宋元话本小说和戏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宋词中的歌伎形象可谓导夫先路。柳永之词笔所关涉的常常是这些女性心灵深层的情感空间，体现她们的哀乐，她们不再只是单纯的、被描写的、和词人相对待的客体，而是与词人处于同一时空、置于同一社会心理环境的主体，情感的交流使得柳永笔下的歌伎显得那么鲜活而生动。这固然与柳词的创作视角及功能分不开，但不可不谓是传统女性文学的一种新创造。仅以艳靡一言而蔽之，未免有点辜负古人了。

此词场景在一片明媚的春光中展开，时近清明，远树含烟，柳条拂水，柳絮飘绵。“蘸”、“垂”二字，轻灵而不着痕迹，正与春深时分的氛围相合。如此韶光，本为斗草踏青之佳时，然而词中的这位女子，却被浓厚的倦怠之意所包围，以至于无心出游玩赏，终日闭门长坐。“抛掷”、“冷落”，既见无聊，又见无奈。上片春光之美好与人物心理之黯淡适成对照，而结以“终日扃朱户”一语，则将前四句所描绘的轻快气氛一笔抹倒，顺势转入下片。换头点明主旨，此女子之所以“春困厌厌”，正因为“远恨绵绵”，所思在远道，争得不销魂。时虽佳，景虽美，而其心中但觉“迟迟难度”。游子既不顾返，浮云恐蔽白日，年少情郎，此时不知又醉眠何处了吧。一种又爱又恨、又痴情又忧虑的复杂情绪跃然纸上。日长难挨，而真到黄昏时分，愁绪与暮色交织，只怕更令人难以排遣。独对此无人深院，遥想当年秋千架下的欢娱，徒然陡增伤感。花谢如雨，飘飞还坠，流年似水，一去不回。无限的怅惘与忧伤仿佛随着时光凝固在此一片黄昏的迷蒙之中。此词上片由景至情，下片由情至景，结构十分匀称。上片的春景只是外在的环境，而结拍处的暮景则是融合了人物情感的意境了。在情感的抒发方面，情虽深挚却出之以平和，“醉眠何处”一语，与其说是“怨”，不如说是“念”。世言柳词发露，好作尽头语，但此词尤其是下片，却显得非常含蓄婉转，足见大家手段。

昼夜乐

洞房记得初相遇。便只合、长相聚。何期小会幽欢，变作离情别绪。况值阑珊春色暮^[1]。对满目、乱花狂絮。直恐好风光，尽随伊归去^[2]。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地难拚^[3]，悔不当时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4]。

【注释】

^[1]阑珊：指衰落迟暮之状。

^[2]伊：古时口语中的第三人称代词，相当于“他”或“她”，视上下文而定。

^[3]恁：如此，这样。地：语助词。拚（pàn）：舍弃。

^[4]攒（cuán）眉：皱眉，蹙眉。千度：千回，千次。

【点评】

此词主旨是典型的闺怨之作，这是中国古典文学最传统的题材之一。然而本词与“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中的那种平淡而坚贞之意不同，与“少妇城南欲断肠”中的凄恻与悲慨之意也不相同。它表达的是一位市井女子的闺情，而且是“思”、“怨”、“悔”等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感触。这类词在柳永的词作中颇为典型，也正是它们与文学史上汗牛充栋的同类题材的区别，确立了柳词的特殊地位。

词以追忆而起，当年初遇，两情相悦，一见倾心，这经历给词中女子留下的记忆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终生难忘，同时这也是寂寞独处中的她所极力寻觅的一种心灵慰藉。本应长相厮守，孰料事与愿违，那次“小会幽欢”之后，竟成为永久的分离。“幽欢”之情愈浓愈美好，“离情别绪”亦愈发难以排遣。从这数句来看，很明显词中女子是市井歌伎的身份。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佳人空怅望，荡子终未返。“况值”二字一转，将追忆转入现实，可谓映带无痕。春色阑珊，春事已暮，乱花狂絮，漫天飞舞。无限美好的春光亦随情郎而去，那些快乐的往事呢？甜蜜的“幽欢”呢？似水的年华呢？恐怕也都随之而去，渺不可寻了吧。春归人去，寂寞难言，亦无人可言。当初的山盟海誓、种种缠绵情意、“前言”旧事，皆随那负心之人归于空幻。并不是不想狠下心肠，割断这一片恼人的情丝，可是既不能割舍，亦复不忍割舍。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不顾一切将他留住，以免如今无穷的悔意。词笔倒折，加倍层叠地展现了此女子的深情厚谊。而此情意究从何起呢，不仅是由于其人之品貌端正、风流倜傥，更是由于其“别有”的“系人心处”，其实也就是一种不可言传的魅力吧，或为温柔体贴，或为善解人意，总归是牵系人心、使她无法忘怀之处。种种转折，逼出这正话反说的结句，因“思量”而愁眉深锁、“攒眉千度”，此为正话。“一日不思量”，尚且“攒眉千度”，是为反说，则日日思量之时又是如何，便不言而喻了。语曲而情深，似俗而实雅，这正是柳永词的一大特色。

西江月

凤额绣帘高卷^[1]，兽环朱户频摇^[2]。两竿红日上花梢。春睡厌厌难觉。好梦狂随飞絮，闲愁浓胜香醪^[3]。不成雨暮与云朝^[4]。又是韶光过了^[5]。

【注释】

[1]凤额：指帘幕横额饰以凤凰图案。

[2]兽环：金属所制的兽头门环。

[3]香醪（láo）：美酒。

[4]雨暮云朝：宋玉《高唐赋》记楚王在高唐梦见巫山神女，离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阴。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以比喻男女之情。

[5]韶光：美好的春光。

【点评】

这是一首传统的闺怨词，描写闺中女子的寂寥以及对情郎的思念之情。晚唐五代温庭筠等人的词中，常以女子所处环境的精美来反衬人物内心的孤独，此词起笔“凤额绣帘”和“兽环朱户”也是类似的手法。“绣帘高卷”而不是深闭，隐隐然暗示了一种企盼，而“朱户频摇”，疑是故人来，凝神谛听，却是风吹环动之声，自是令人失望和失落。这两句不仅勾画了这位女子所处的环境，同时也微逗其内心情绪，含蓄委婉，正是典型的《花间》词作法。然而下面却直入正意，又是柳词面目了。“两竿红日上花梢”，写日已高悬而人犹未起，原因则是“春睡厌厌难觉”。这和温庭筠《菩萨蛮》中“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的意思有相通之处，只是更加直露罢了。“难觉”二字，也颇值得玩味，细致说来，有三层意思，一是春睡懒起，人无情绪；二是昨夜无寐，天晓方眠，故难以醒来；三是梦中情事，令其留恋，故不愿醒来。因此下片换头就直承以“好梦狂随风絮”一句，所谓“好梦”，自然是指与情郎欢聚之梦，梦中无限温馨，醒来一片凄凉，绮梦、欢情，尽同飘飞的柳絮一般，无定无准，难以捕捉。西方一位哲人曾说：梦如尘沙，握得越紧，它从指缝中漏得越快。这位闺中女子极力想要回念梦中情境，想要再重温梦中的欢馨，终归是渺不可寻了。愁情如此，欲借酒浇愁，然而“闲愁浓胜香醪”，酒不但未能敌愁，反而更加重了人的愁绪。“不成雨暮与云朝”，是说与情人隔绝，再难相聚，而所用典故又与梦境相关，十分贴切。“又是韶光过了”，一声感叹，无限悲凉。自己无心赏春，只能空令如此大好春光白白流逝。同时在古典作品中，春光又往往喻示着人的大好年华，春花春草，自开自落，而自己的青春时光，亦在孤独和无望的等待中空自流淌，年华逝水，情何以堪。既是伤春，又是自怜自伤。短短六字感慨，蕴含着丰厚的意味。可以想像，在弦管轻幽的伴奏声中，一位色貌如花的歌伎，低声吟唱此曲，真可谓如怨如慕，如泣如诉，那是怎样一个凄美的场景！柳永的这类小令词，已经脱离了晚唐五代和宋初词专意讲求含蓄委婉的美学追求，而是大胆直露地加以表达，如此词中的“春睡厌厌难觉”、“不成雨暮与云朝”等句，可以说是把慢词的意境和手法引入了令词之中。当然，从“凤额”二句以及“又是韶光过了”等句来看，两者之间演进的痕迹还是明显可辨的，反映了词风发展的过程。

鹤冲天

闲窗漏永^[1]，月冷霜华堕^[2]。悄悄下帘幕，残灯火。再三追往事，离魂乱、愁肠锁。无语沉吟坐。好天好景，未省展眉则个^[3]。

从前早是多成破^[4]。何况经岁月，相抛掷^[5]。假使重相见^[6]，还得似、旧时么。悔恨无计那^[7]。迢迢良夜，自家只恁摧挫^[8]。

【注释】

^[1]漏永：犹言漏声迢递，暗示夜已深。

^[2]霜华：指霜，或谓指寒凉的月光。

^[3]未省：未知。则个：表示动作进行时的语助词，无实义，近似于“着”或“者”，又作“子个”、“只是个”。有加强语气的作用。

^[4]早是：已是，本是。

^[5]掷（duǒ）：同躲，抛掷，本指舍弃，此处有分离的意思。

^[6]假使：即使。

^[7]那（nuò）：语助词，无实义。

^[8]自家：自己。摧挫：折磨，困扰。

【点评】

这首词描写一位女子静夜相思之情及愁怨之感。上片以萧疏冷落的夜景衬托人物的愁思。起二句写景，而“闲窗”已见出独坐之态，“漏永”已见出夜深之况。“月冷”句再顺势勾勒，月色凄清，霜凝露重，一片幽冷之气跃然纸上。窗外冷清，而室内也同样冷清，帘幕旁，残灯一缕，光焰暗淡微弱。通过这些工笔细描之景，衬出人物内心的寂寞不安。以下遂由景入事，转而叙写她的举动与形象。“再三追往事”是总冒，往事美好，但追往事便令人神伤了，而“再三追往事”，更是她愁怀难遣的真正缘由。“离魂”三句，浓墨重彩，已是“离魂”，复又“愁肠”，已是“乱”，复又“锁”，以不避重复之笔写出她的复杂情绪和深沉愁思。“无语沉吟坐”一结，托出人物的形象，而“好天”二句，则是对上句的渲染，见出其不仅无言独坐，反复沉吟，且对着如此良辰美景，却始终是未展愁眉。上片由景物描写引出人物心理，但毕竟有所克制，感情深沉而不激烈，宛现步步沉吟之态。而下片则放笔为直干，紧承过片，似乎她已抑制不住情感的煎熬，不得不迸发出来了。“从前”句为一层，谓当初相识相聚时即有不如意之事；“何况”二句为一层，谓何况岁月迁延，相隔久远，心事如何，更不可知；“假使”二句为一层，谓即使真能有缘重见，但当初两心相知、两情相悦的那份情感是否依旧未变呢？这三层意思环环紧扣，复又跌宕多姿，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主人公煎熬于猜测疑虑之中，而又情思缠绵不能自己的特殊心理。“悔恨”句一收，悔恨何事，却未明言，是悔不当初轻易地为情所牵？还是悔不把雕鞍锁，让情人轻易离去？或许两者兼而有之吧。但不管如何悔恨，总是归于无奈，良夜何其漫长难度，自怨自伤复又自怜自艾，但也只能自己独自忍受这无法摆脱的心理折磨与烦扰了。这首词在表现人物的心理方面，可谓是十分出色的一篇佳作，全词基本运用白描，细致地传摹人物心灵深处的细腻情感和复杂思绪。在表现手法上，既直抒胸臆，坦率自然，而又婉转深沉，曲折回环。同时多用民

间口语入词，而能自如贴切，恰切地传达了人物的口吻和语气、身份，而这些也正是所谓“屯田蹊径”的构成因素。

法曲第二

青翼传情^[1]，香径偷期^[2]，自觉当初草草^[3]。未省同衾枕^[4]，便轻许相将^[5]，平生欢笑。怎生向^[6]、人间好事到头少。漫懊懊^[7]。细追思，恨从前容易^[8]，致得恩爱成烦恼。心下事千种，尽凭音耗^[9]。以此萦牵，等伊来、自家向道。洎相见，喜欢存问^[10]，又还忘了。

【注释】

^[1]青翼：青鸟。神话中西王母的使者，后用以称传信的使者。

^[2]香径：采香径，本在吴中，此处泛指。偷期：私下约会。

^[3]草草：草率，马虎。

^[4]省：明白。

^[5]相将：相与，相共。

^[6]怎生向：怎奈。

^[7]漫：空自，枉自。

^[8]容易：轻易。

^[9]音耗：音信。

^[10]洎（jì）：及，到。存问：问候。

【点评】

这首词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多情的女子，整首词不假描景，不须叙事，全是她的情感倾诉，这在唐宋词中比较少见，却正是柳永擅长的地方。起句便以追述语气直抒情愫，“青翼”二句，写当年之偷期暗会。本以为以下便应叙写欢会之甜蜜情事，然而笔锋一转，便折入如今的追悔，“草草”者，是指草草定情。“未省”三句，是对“草草”的具体铺叙，“未省同衾枕”，实际上是指相处未久。可自己却轻率地托以终身，从此将一生的欢笑苦乐与情人紧紧牵系在一处了。可怎奈“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情人一去便再也没有了音信，令她独自烦忧，空自懊懊。换头词意不断，细想从前轻易地让情人离去，以至于无限恩爱尽成满怀烦恼。千种心事，系于一怀，却又无法当面向情人倾诉，只能托之于微茫难达的吟笺赋笔，在纸上倾吐了。“以此萦牵”二句，设想等情人归来，定当向他尽情发泄心中的苦闷愁怨，问问他“今后敢更无端”。“洎相见”三句，词意突转，翻出一层，谓等到真的相见时，只顾得上欢喜爱怜、体贴存问，原来设想的种种惩罚措施全都忘到了脑后，哪里还想得起什么数落、发泄呢？作为慢词却通篇直描心愫的写法，应该说是冒着风险的，很容易显得单调刻板。而此词却通过结构上的环环相扣，一气贯注，令人沉入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中。结句的翻转，以平常之语展现人物情感的变化，将日常生活中的细微处写得极其传神，同时也使得词意更加起伏动荡，姿媚横生。词语也明白家常，口吻毕肖，“喜欢存问，又还忘了”，这的确就是普通人的心态和口吻，可谓神形兼备。

荔枝香

甚处寻芳赏翠^[1]，归去晚。缓步罗袜生尘^[2]，来绕琼筵看^[3]。金缕霞衣轻褪^[4]，似觉春游倦。遥认，众里盈盈好身段^[5]。拟回首，又伫立、帘帏畔。素脸红眉^[6]，时揭盖头微见^[7]。笑整金翘^[8]，一点芳心在娇眼。王孙空恁肠断。

【注释】

^[1]甚处：何处。

^[2]罗袜生尘：用曹植《洛神赋》中的名句：“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形容女子步履轻盈。

^[3]琼筵：盛筵。

^[4]金缕霞衣：饰以金线的轻薄彩衣。褪：脱下。

^[5]众里：众人之中。盈盈：仪态姣美貌。

^[6]红眉：或认为是唐张泌《妆楼记》中所云的“倒晕眉”，是一种眉妆。或以为是在霞衣、盖头的映衬下，眉呈红色。疑皆不确，记此存疑。

^[7]盖头：宋代周蜀《清波杂志》卷二：“妇女步通衢，以方幅紫罗障面蔽半身，俗谓之盖头。”指女子行路蔽尘用的面巾披肩。

^[8]金翘：即翠翘，古时女子的一种首饰，状如翠鸟尾上的长羽。

【点评】

这首词是对一位歌伎体态神情的描绘，恍如一幅工笔细摹的美人图。起句写她赏春寻芳而归，以“甚处”领起，词笔空灵。“缓步”二句，写其轻盈的体态，独立琼筵，有矜持之意。以下从席上观者眼中，见其轻解罗裳，丽质天成。“似觉”一句，以疑似之词出之，显得摇荡委婉，牵惹人之绮思遐想。在一群如花似玉的妙龄少女中，她的盈盈身段，独压群芳，显得风流而蕴藉。下片直承续写。上片的侧重点在其姿态，下片则侧重于其神韵。“拟回首”以下四句，一步一旋，有百步九折之势。先谓其飘入后堂，却又止步不前，“拟”字，乃见神采之处。但见她伫立在绣帘侧畔，垂首低眉。虽无一字形容她的容貌，而容貌的倾国倾城已经可以想见了。陡然间，盖头微揭，回眸一瞥，而“素脸红眉”，也若隐若现。是好奇？是娇羞？总归是迷离惆怅，令人不能自持。复又“笑整金翘”，顾盼传情，虽是“搔首弄姿”，却全不觉其俗滥，但觉美艳无匹，令“王孙们”空自肠断。这首词风格艳丽，对这位女子的描写能意态俱到、形神兼备。但从美学趣味上来说，它又是一首典型的似雅实俗之词，词雅而意俗，在柳永词中也可谓别具一格了。

锦堂春

坠髻慵梳，愁蛾懒画^[1]，心绪是事阑珊^[2]。觉新来憔悴，金缕衣宽。认得这疏狂意下^[3]，向人诮譬如闲^[4]。把芳容整顿，恁地轻孤，争忍心安^[5]。依前过了旧约^[6]，甚当初赚我，偷剪云鬟^[7]。几时得归来，香阁深关。待伊要、尤云^[8]鬻雨^[8]，缠绣衾、不与同欢。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更无端^[9]。

【注释】

^[1]蛾：即蛾眉，指女子修长弯曲之眉。

^[2]是事：事事，凡事。阑珊：本指衰残，此处形容因心绪不振而无精打采之状。

^[3]疏狂：风流放浪之意，此指风流放浪之人、浪子。

^[4]向人：犹言“对我”，此处“人”为自指。诮譬如闲：犹言“直是视若等闲”。诮：诨，直。

^[5]恁地：如此。孤：辜负。争忍：怎忍。

^[6]依前：和从前一样。

^[7]甚：为何。赚：骗。剪云鬟：古代情人相别，女子有剪发以赠的习俗。

^[8]尤云蕰（tì）雨：指情人欢会。

^[9]伊：他。无端：本指无心无意，此处借指浪子之无行薄幸。

【点评】

此词是一位市民妇女的内心独白，词人通过对其心理的细致描绘，充分表现了她热烈追求情欲，不拘封建礼法的市民意识。起句即摹状其精神状态，发髻松散欲坠，却无心梳理，蛾眉含愁不展，更无心描画。正因为心绪黯淡，无精打采，不仅是梳妆打扮，凡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做。内心的慵懒导致了身体的憔悴消瘦。金缕衣宽，可见瘦减腰围，这也就是柳永《凤栖梧》词中“衣带渐宽”，为伊憔悴之意。而慵懒憔悴的原因则在于，所思所念的那风流放浪之人根本不看重自己，只知荡游而不知返，实令人又恼又恨。此女子怨怼的口吻如跃纸上。然而市民妇女对待情感，与传统的温柔敦厚之女子有所不同。她并未长久地沉溺在忧伤之中，自怨自艾，而是积极地采取行动。故她又重新振作精神，整顿芳容，毕竟仅因那负心薄幸之人，便导致容颜枯槁，如此轻易地辜负了大好青春年华，自己怎能心安呢？他怎能心安呢？二义不妨并举。词意先抑后起，结束上片，同时也暗示了下片的意旨。下片皆写此女子之心理活动与盘算。追念当年之山盟海誓，深情款款，恍在耳边，然而旧约无凭，“依前过了”，说明她日日盼望而终不来，一片痴心，转成怨恨，既然不守约定，当初又为何骗取自己剪发为赠呢？在这里剪发相赠即是定情之意。怨之切正因为爱之深，可见她仍然觉得对方迟早会回到自己身边的。“几时”以下，则是她的盘算了，等他归来后，一定要狠起心肠，让他再也不敢失约失信。然而她真能做到吗？且看她所设想的三个措施，一是“香阁深关”，不许他入房门；二是“缠绣衾、不与同欢”，不许他进被子；三是更深夜静之后，慢慢数落，让他保证再也不敢无行薄幸。但香阁不开，如何能有“尤云鬻雨”之要求，“不与同欢”，如何会有“更深”之“款款问伊”，可见即使是在设想之中，她也无法真正狠起心肠。若情郎真的来到，恐怕欣喜宽慰之下，这些措施全都抛至脑后了吧。

此词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十分强烈的市民气息。词中女子的性格，既有泼辣大胆、无所顾忌的一面，又有深情柔婉的一面。词的结构绵密，一气倾泻而层次分明。语言浅近通俗，大量使用了当时口语中的俗语，如“是事”、“俏”、“恁地”、“赚”、“无端”等等，增强了词的表现力，同时也更切合市井女子的口吻和心理，这也是柳永词天下传诵的原因之一。

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1]。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2]。终日厌
厌倦梳裹^[3]。无那^[4]。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5]。早知恁么^[6]。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
笺象管^[7]，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8]。彩线慵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注释】

^[1]是事：甚事，何事。可可：恰恰。此句为反问语气，犹言“无一事可入人心意”，即事事皆平淡乏味。

^[2]暖酥：此指女子暖润如玉的身体。消：消减，消瘦。腻云：指头发。亸（duǒ）：下垂。

^[3]梳裹：梳洗打扮。

^[4]无那：即无奈。

^[5]无个：一点也没有。

^[6]恁么：如此，这样。

^[7]鸡窗：据《艺文类聚》卷九一引《幽明录》载，晋代时有人买得一长鸣鸡，养在窗前，能作人语，与主人谈诗论艺，终日不辍。后遂以鸡窗指书窗、书斋。如唐罗隐《题袁溪张逸人所居》诗云：“鸡窗夜静开书卷。”蛮笺：指纸。唐代时高丽、四川等边远地方时常进贡上等好纸，故以“蛮笺”称之。象管：指毛笔。

^[8]镇：犹言“整日”。抛躲：此处指分离，离别。

【点评】

此词的主旨仍然是传统的闺怨题材，但艺术趣味和以往的同类之作却并不相同。词为代言体，起句先由时令说起，春光明媚，百花盛开，本是一片红绿缤纷之景，然而在愁人眼中，绿为惨绿，红为愁红，用“惨”、“愁”二字来形容柳绿桃红，此前还无人用过，然而又确实显得刻画精当，不可移易，后来李清照《如梦令》词中的“绿肥红瘦”适堪媲美。绿叶红花本无知无识，但在情感的投射下可使其尽化为触目伤心之色。这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一颗芳心，无处安置，但觉无一事可入人心意。以至于窗外虽是红日高照，花柳韶美，却无心观赏，只管懒洋洋地躺在香衾绣被之上。相思之苦，已令其暖润肌肤，消减瘦损，如云乌发，蓬散乱垂。连起床都不愿意，哪里还有心思梳妆打扮呢？整日倦怠，百无聊赖。所有这些举动、心绪全是因为那薄情人一去之后，音信全无，不知何时才能重返，怎不叫人徒唤奈何。下片是此女子心曲的直接流露。早知如此，悔不当初，为何就没有牵绊住远行人的雕鞍，让他永远地留在自己身旁呢？如果真是那样，定当终日相伴，永不分离，他在书窗前铺纸提笔，吟诗诵文，而自己则手拈针线，为他缝衣补袜，陪他说话。在她看来，这种平平淡淡的生活却是那么的甜美温馨。那就决不会像如今这样，在愁苦之中虚耗了美好的青春年少。

关于此词还有一则颇为戏剧化的故事，宋代张舜民的《画墁录》中记载，柳永曾因作《醉蓬莱》词而得罪了宋仁宗，故一直得不到提升，于是他只好去求见当时的宰相、同时也是词人的晏殊，晏殊故意问他是否作曲子（即填词），柳永却回答道：“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也写词，为何却能做宰相，自己却因填词而沉沦下僚，恐怕当时柳永有些不服气吧。晏殊当即道：“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柳永遂只得告退。这说明在当时上层的文人士大夫眼中，柳永的这一类词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是典型的俗

词。但实际上，它们正是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理想，唐宋以来，随着都市经济的发达，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市民阶层，他们的人生追求、道德理想与上层文人都不甚相同。他们由于社会地位的低下，不可能进入官僚体制和政治层面，故此转而追求现世的幸福。功名仕途，经邦济国，对他们来说，都太遥远，青春年少，才子佳人，男欢女爱，才是现实的，也是最宝贵的。此种理想与愿望在晏殊这样的上层文人看来，自然显得俗不可耐。而从时代发展来看，柳永的这类未能免俗的词篇中却有着一些不俗的思想底蕴。浓艳的词笔，口语化的字句，真挚而发露的情思，将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这也正是柳词“以俗为美”的特征所在。

少年游

一生赢得是凄凉^[1]。追前事^[2]、暗心伤。好天良夜，深屏香被，争忍便相忘。王孙动是经年去^[3]，
贪迷恋、有何长^[4]。万种千般，把伊情分，颠倒尽猜量^[5]。

【注释】

[1]赢得：落得。

[2]追：追忆。

[3]王孙：本是对贵族子弟的通称。此处指远行的游子。动：动辄。经年：整年或年复一年。

[4]有何长：犹言有何益处。

[5]颠倒：反复。猜量：揣测。

【点评】

这首词以一位歌伎的口吻，描写了她的痛苦与痴情。首句“一生赢得是凄凉”，颇为沉重。唐宋时代，虽然歌伎凭其技艺可以赢得人们的喜爱甚至尊重，但毕竟歌伎的身份还是属于另类之人，社会地位不可能很高，有时还不得不强颜欢笑，周旋应酬于各种场合之中。就其本意来说，可能大都想要早日从良，觅一有情人过正常的生活。但这种命运又是难以期待的，更多的人所得到只能是“一生”的“凄凉”。这句词在本词中或许只不过是这位歌伎自己的自怨自艾之词，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歌伎们的普遍命运，故此很有感染力量。之后追忆往事，黯然神伤。往事为何？即是下面的“好天良夜，深屏香被”，是指当年与情人度过的一个个幸福的良宵。如此往事，怎忍相忘，亦不能相忘。而往日两情欢聚之乐，与今日独处深闺之苦适成对照，苦乐相形，而愈见其乐亦愈见其苦，故不能不感慨系之，复又泪落魂伤了。上片写其痛苦，而此痛苦来源于对情人即所谓“王孙”的痴情，故下片侧重写她的痴。情人动辄是一去经年，杳无音信，或许早已将她遗忘。她自己也不是不知道这种思念的无望，故而说“贪迷恋、有何长”，只会使自己陷入更深的痛苦中。但在理智与情感的交战中，向来便是情感占上风，所以即使知道这种思念不会有什么结果，她还是“万种千般，把伊情分，颠倒尽猜量”，仍然沉溺在对情人的怀念之中，而且还要把他的“情分”，翻来覆去地揣测猜量，为对方的一去不归寻找自己能够想象得出和可以接受的理由，或许在绝望中仍要猜量出一点侥幸吧。这种爱怨交织之感令人不能不生出对她的同情之心。此词只写“苦”、“痴”二字，看似平淡而内蕴丰厚，特别是对女子心理的把握尤其准确而生动，感人至深。

诉衷情

一声画角日西曛^[1]。催促掩朱门。不堪更倚危阑^[2]，肠断已销魂。年渐晚，雁空频。问无因。思心欲碎，愁泪难收，又是黄昏。

【注释】

^[1]画角：古时的一种军乐器。外有彩绘，故名画角。其声悲凉高亢，军队中用以做昏晓之号。这里不过是泛指日暮时分的号角。曛：指黄昏。

^[2]危阑：高栏。

【点评】

此词将女子之思愁与黄昏、秋色打成一片，着意刻画了她内心的黯淡情绪。首句展现的便是一个黄昏时分的典型景象，画角悲吟，斜日西坠，暮色渐起，当此薄暮之时，本就最容易令人产生莫名的愁绪，更何况又处于离情别绪的煎熬之中。这位女子恍如被画角声惊醒，突然意识到已是黄昏了，可见她实是整天都在楼头凝神眺望，总盼望着远行的游子早日归来，然而正如温庭筠词中所说的“过尽千帆皆不是”，就是不见念兹在兹的那个身影。无奈中只能静掩朱门，独归小阁了。日日盼望，日日失望，哪里还有勇气再去倚阑守候呢，这般情怀，怎不令人柔肠寸断、黯然魂销？自从江淹在《别赋》中说出“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的名句之后，这便成为描写离别之最典型的修饰语了，效颦者既多，往往俗滥不堪，不过在此词中，经过前面数句的转折铺垫之后，便显得非常自然了。下片由一日之黄昏过渡至一年之秋晚，此一“年”字，即实指时节，也暗指逝水之年华，日已暮，秋已晚，斯人独憔悴，她想要托南北频飞的大雁传音递耗，然而雁有情，人无情，不但无片言只字回返，就连游子游至何处，亦杳无消息，直令她欲问无因。一颗思心，牵之萦之，两行清泪，为伊暗淌。结句“又是黄昏”之“又是”二字，尤其沉重，此日之黄昏如彼，则日日之黄昏亦在同样的怅惘与思念中度过。全词以凝重的笔调勾勒了一幅佳人秋暮倚楼图，氛围的渲染和人物心理的描摹都恰到好处，用语也注重典雅适度，体现了柳永词风中接近传统的一面。

望远行

绣帏睡起。残妆浅，无绪匀红补翠^[1]。藻井凝尘^[2]，金梯铺藓^[3]，寂寞凤楼十二^[4]。风絮纷纷，烟芜冉冉^[5]，永日画阑^[6]，沉吟独倚。望远行，南陌春残悄归骑^[7]。凝睇。消遣离愁无计^[8]。但暗掷、金钗买醉。对好景、空饮香醪^[9]，争奈转添珠泪。待伊游冶归来，故故解放翠羽^[10]，轻裙重系。见纤腰，图信人憔悴。

【注释】

^[1]匀红补翠：此指女子梳妆打扮。

^[2]藻井：指绘有文采、状如水井栏干形的天花板，一般有荷菱等图案。

^[3]金梯：指金饰之楼梯。

^[4]凤楼十二：此指女子绣楼上的曲曲栏干。十二，言其多。

^[5]芜：丛生的杂草。冉冉：指芳草茂盛的样子。

^[6]画阑：即雕栏，指经过装饰的栏干。

^[7]陌：指郊野。

^[8]凝睇：凝望。消遣：此指排遣。

^[9]香醪（láo）：美酒。

^[10]故故：犹言特特，指故意，特意。如唐代薛能《春日使府寓怀二首》其一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发欺人故故生。”解放：解开。翠羽：此指系裙之带。

【点评】

《望远行》本为唐教坊曲，后入词为小令，柳永此词是首次将之衍为长调。全词实为一美女伤春念远图，其意旨与词调名倒也颇为符合。起句写清晨之绣帏鸳帐中，此女子从梦中初醒，但见她睡眼蒙眬，残妆退尽，一派慵懶惺忪的娇态。本是盛饰严妆之时，然而她却全无心绪去梳洗打扮，这正是温庭筠《菩萨蛮》中“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之意的深化，温词中的美人虽“懒”、虽“迟”，可毕竟还是在描眉梳洗，而柳词中的这位女子恐怕索性就素面朝夭、不施粉黛了吧。如果说起笔三句是重在描其态，那么以下六句则侧重于描写她所处的环境。“藻井”也好，“金梯”也好，都只不过是修饰性的词汇，不可看得太认真了，以为柳永笔下的这些歌伎生活在如此优裕、如此金碧辉煌的环境中。实际上这些看上去富贵堂皇的字眼，在真正的上层人眼中反而显得俗不可耐。如《青箱杂记》曾载，北宋宰相晏殊观某人《富贵诗》中有“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之句，遂曰：“此乃乞儿相。余每言富贵不言金玉锦绣，惟说气象。”他举出自己的几句诗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等，并谓：“穷儿家有此气象也无？”其实说白了就是真正有钱有地位的人不谈钱，只有穷酸者才会因羡慕而望梅止渴，或是暴发户为了夸耀而津津乐道。温庭筠、柳永等词人，都很喜欢将其笔下的歌伎置于精美得有点庸俗的环境中，这一方面和作者的社会地位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就词本身来说，这类场景的描写却也有助于反衬主人公的心境，她们心理的灰暗、落寞与环境的明亮、堂皇形成对照。而在此词中，藻井落满灰尘、楼梯已生苔藓的环境，说明这座小楼久已无人造访，当然并不是真的无人造访，只是因为所思所想的那个游子一去之后，

便再也没有回来，此女子对于梳妆打扮尚且“无绪”，自然更是懒下楼了。这三句描写的是主人公所处的近处环境，“风絮”数句则是远处的外在环境即远景，时近春暮，柳絮随风飘荡，天边芳草萋萋，日日沉吟，画阑独倚，沉吟、独倚，无不都是因为那个远行的游子。然而小楼上的遥望，只见到一片春残景象，却悄然不见那归来游骑的身影。这几句让我们既联想到《楚辞》淮南小山《招隐士》中的名句“芳草兮萋萋，王孙游兮不归”，又暗用江淹《别赋》中“闺中风暖，陌上草薰”之语，总之都是和离别、盼归有关。下片以转接见长，随承随转。游子既不归，终日凝望又有何用？此种离愁最难排遣，但总须设法排遣吧，于是只好以金钗换酒买醉，以酩酊大醉换取从愁绪中片刻的脱逃。此为一转；可古往今来，酒最多只能暂时掩盖愁，却从来就消不了愁，李白不是早就说过“举杯消愁愁更愁”吗？对此良辰美景，孤独地自斟自饮，怎奈反而更禁不住两行珠泪无言流淌。一个“空”字，已道出其中消息。此为二转。“待伊”以下则是三转，转而去设想将来与情郎重聚之时的情事，等他归来之后，要故意解开罗带，重系衣裙，让他亲眼看看，自己为相思而消减了多少娇弱的小腰围，到那时他总该相信自己“为郎憔悴盼郎怜”的心意了吧。全词层层迤迤而下，随扫随生，虽为慢词却不觉繁冗，这主要靠着词意转折和修饰处所下的功夫，从中可以看出柳永词长调的组织之功。

望汉月

明月明月明月。争奈乍圆还缺^[1]。恰如年少洞房人，暂欢会、依前离别^[2]。小楼凭槛处，正是去年时节。千里清光又依旧，奈夜永、厌厌人绝^[3]。

【注释】

^[1]争奈：怎奈。乍圆：刚圆。

^[2]依前：与从前一样。

^[3]奈：这里是“怎奈”之意。永：长。厌厌：指厌倦无聊之状。

【点评】

这是一首描写女子月下相思的词。词牌名《望汉月》，又叫《忆汉月》，宋初李遵勗、晏殊等人皆有同调之作，但衬字互有差异。欧阳修词中始名《忆汉月》，后来却成为此调的正名了。它原为唐代宫廷教坊曲，本意是写戍守边关的将士思念故乡的情感。但唐代以之写成配乐可歌的声诗时，如李绅“花开花落无时节”一首，便已和调名的本意有所不同了。这支曲子在唐代颇为盛行，白居易《对酒行》中即有“合声歌汉月，齐手拍吴歆”的诗句。北宋时此曲入词为长短句。不过柳永此词之意旨和调名倒也不是全无关联。只不过望月的主体由戍边之人转变成为闺中思妇了。起句连叠三个“明月”，显得很有民歌风味。月本自圆自缺，然而古人偏爱将月之圆缺与人间之离合对应而观之。这以苏轼《水调歌头》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二句最为著名。但此词的角度却稍有不同，取意于月之“乍圆还缺”，一月之中，月之盈满不过一日，而剩余的都是缺月之象，词中女子正是由此而联想到和情人的“欢会”，也如这圆月般短暂，匆匆小聚，又是经年的离别。“争奈”二字，透露出她那种满怀期冀又无可奈何的心绪。相聚之乐愈美好难忘，分离后的相思愁闷也便愈发令人感伤。读者仿佛看见，如水的月光下，一角小楼的栏边，一位孤独的少妇，正凭栏凝望，显得那么凄婉。去年的此时，大概她正和情人共倚危阑，同赏明月吧，可如今月色一如往昔，那令人魂牵梦系之人却不知身在何处，只能相隔千里，共此一轮明月。月色令人感伤，不看也罢，可长夜漫漫，辗转难眠，这般况味怎不教人魂断愁绝呢？通观全词，意思并不复杂，但通过层层转折与反复渲染，将思妇之情铺叙得颇为精细，值得玩味与推敲，词笔亦清丽可喜。柳永的一些小词在结构和笔势上常有慢词长调的法度，这首词便是其中一例。

临江仙

梦觉小庭院，冷风淅淅^[1]，疏雨潇潇。绮窗外，秋声败叶狂飘。心摇。奈寒漏永，孤帏悄^[2]，泪烛空烧。无端处^[3]，是绣衾鸳枕，闲过清宵。萧条。牵情系恨，争向年少偏饶^[4]。觉新来、憔悴旧日风标^[5]。魂销。念欢娱事，烟波阻、后约方遥。还经岁^[6]，问怎生禁得^[7]，如许无聊^[8]。

【注释】

^[1]淅淅（xī）：象声词，形容风声。

^[2]帏（wéi）：帷帐。

^[3]无端：无奈。

^[4]争向：唐宋时俗语，犹言怎奈，奈何。争，即怎。向为语助词，起加强语气的作用。饶：此指多、丰富。

^[5]新来：犹言最近。风标：指风度、风范。

^[6]经岁：即经年，指整一年或多年。

^[7]怎生：怎么。生为语助词，无实际含义。禁得：经受得住。

^[8]如许：如此。

【点评】

此词调名《临江仙》，但实为《临江仙慢》，柳词中首见，入仙吕调（夷则羽）。《彊村丛书》本《乐章集》刻作《临江仙》，《词谱》卷二三据《花草粹编》校定作《临江仙慢》，《词律》卷八则将此调附于令词《临江仙》之后作又一体。

这首词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在秋声秋雨中因思念而百无聊赖的女子，词的场景定位于夜深人静的中宵。上片叙事，描写这位女子从梦中惊醒，窗外的风声、雨声、败叶随风飞舞之声合成一片秋声，正是这秋声将其从甜美之酣梦中催醒，令人心魂俱摇。长夜漫漫，独宿孤帏，只见烛泪无言淌落，“泪烛”这一词汇，很自然让人联想起李商隐那千古传颂的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诗中那种虽然绝望然而炽热的爱，在此词中表现得貌似平静但却同样炽热。过片处直接点明她的心理：最令人无奈的是，只有绣衾鸳枕为伴，在百无聊赖中度过漫长的清宵。整个上片实际上是写她从梦中醒来之后，便再也无法成眠的状况。词人虽没有说出她美梦的内容，但或许就是一个与情人相聚的绮梦吧。梦中的温馨被现实的风雨无情打断，醒来后残酷的现实更令她怀念梦中的欢会，欲待再入佳梦，怎奈好梦难成。

词的下片则纯粹是这位女子情感的迸发。“萧条”二字，既是外在环境的氛围，也同样是她的心理氛围，两个字，便为整首词定下了基调。她不禁发出了无奈的慨叹，年少之人本就多愁善感，却偏偏为何会有这么多的情感上的牵系袭上心头？自觉旧日美好的风度正在逐渐减退、憔悴，年光似水，容颜亦复似水，皆是一去不复返之物，转念及此，真是教人黯然魂销。而这一切全都是因为：当年那个给自己带来无数欢娱的年少情郎，正在天涯飘荡。千里烟波，阻隔了往来的音信，更阻隔了当年殷勤订下的旧约。下一次的相聚，不知更在何时。经岁迁延，又是秋深，一年一年皆在失望中度过，试问如何消受得起这无穷无尽相思、这挥之不去的无聊情绪？全词亦在这种情感的倾诉中结束。

柳永词常常不惜篇幅地对所要表达的事物或思绪加以大力渲染，浓墨重彩地进行刻画。这首词在柳词中虽然算不上是非常著名的作品，但却是一个很不错的例子。上片所叙之事与下片所抒之情，实际上都不复杂，三言两语即可说完，但柳永却描摹再三。“冷风”二句与“绮窗”二句意复；“寒漏”以下与“绣衾”二句亦差别不大。上片如果裁剪为“梦觉小庭院，秋声败叶狂飘。孤帟悄，闲过清宵”四句，似乎意思上并没有损失太多。下片也是类似的情况。柳永之所以乐于采用这种描写手法，一方面和他发展慢词的思路有关，由短小的令词过渡至慢词长调，篇幅的增加必然带来描写性句子的增多，即“赋”的笔法。另一方面，这种浓墨重彩的渲染方式恐怕更容易得到市井民间的歌者和听众的接受。柳永后来的很多慢词的确能够做到不易增减、不可移易，就和此词中还略显稚嫩的手法有所区别了。

促拍满路花

香靥融春雪^[1]，翠鬓弹秋烟^[2]。楚腰纤细正笄年^[3]。凤帏夜短，偏爱日高眠。起来贪颠耍，只恁残却黛眉，不整花钿^[4]。有时携手闲坐，偎倚绿窗前。温柔情态尽人怜。画堂春过，悄悄落花天。最是娇痴处，尤觔檀郎^[5]，未教拆了秋千。

【注释】

^[1]靥（yè）：本指脸上的酒窝。这里的香靥即指美人之面容。春雪：形容其肤色之白皙。

^[2]弹（duǒ）：下垂。秋烟：形容女子鬓发飘飘之状。

^[3]楚腰、笄年：皆见《斗百花·满宫腰纤细》词注。

^[4]颠耍：玩耍。花钿（diàn）：女子所戴的一种金属首饰。

^[5]尤觔（tì）：即尤云蕤雨，指男女之间的缠绵欢爱。檀郎：晋代潘安貌美，小字檀奴。故“檀郎”成为女子对所爱男子的称呼。或谓檀者，喻其香也。

【点评】

这首词描写一位芳龄女子处于青春萌动时期的特殊心理状态。起笔三句写其外貌之美艳，“春雪”的比喻，既形容其肤色之白皙，也是形容其肌肤之娇嫩。鬓发闲垂脸际，如秋烟横空。发之乌黑亮丽与肤之白嫩适成对照，而纤细之小腰身更衬托出其娇美之体态。对于整日相思成疾的思妇来说，自觉“长夜漫漫何由彻”，但对于年纪幼小、无忧无虑的这位女子而言，却是常愁夜短，偏爱日高犹眠。起床之后，又是贪玩好动，四处游嬉，以至于黛眉不扫，花钿不整。上片“凤帏”句以下，活脱描画出一个娇憨活泼、天真烂漫的少女形象。下片则转而描写其情窦初开之心理，与情郎“携手闲坐”，“偎倚”“窗前”，百般温柔，惹人怜爱。春尽花飞，暗示着她春心的萌动。结句谓其最娇痴之处，是缠着自己的情郎，让他莫因春尽而拆秋千，大概这秋千既是她“贪颠耍”时的玩物，而秋千架下也是她和情郎一见定情或是他们时常互倾情愫、带给她无限欢乐之处吧。

唐宋词中的女子形象常常都是那种戚戚哀哀、缠绵幽怨的，柳永不少词中的女子也不例外。并不是说这种形象就一定缺乏艺术美感，而是看得太多之后，感觉都变得麻木起来。但是此词中的这位女孩却活泼好动而心境开朗，初解风情而娇痴温柔，她的出现，使整首词都显得阳光明媚。因此，本词虽未享重名，却不能不令人有耳目一新、心眼俱明之感。

减字木兰花

花心柳眼^[1]。郎似游丝常惹绊。慵困谁怜。绣线金针不喜穿。

深房密宴。争向好天多聚散^[2]。绿锁窗前。几日春愁废管弦。

【注释】

^[1]柳眼：柳叶初生时，细长如人之睡眠初展，故云。

^[2]争向：即怎向，怎奈之意。

【点评】

此词写一歌伎在烂漫之春光中因相思而烦闷慵懒的情绪。起笔即由春景入手，“花心”、“柳眼”皆是初春时的典型物象，而牵绊缠绕于“花心”之中、“柳眼”之上的“游丝”，也是春天的常见景物。然而这些物象在这里又都有着比拟的涵义。“心”、“眼”两个象征性的字眼，说明“花心柳眼”喻指女子自身，而“游丝”之“游”，与“游子”之“游”亦属同义，故以之喻指远行的情郎。其中有三层含义可供发掘：“游丝”飘拂不定，而“游子”也是行踪漂泊无准，此为其一；“游丝”随风而转，落于“花心柳眼”之上，可谓“游丝”无意，“花柳”有情。而“游子”与词中女子又何尝不是流水无情，落花有意，此为其二；但“游丝”之不定，依然牵绊花、柳，而“游子”之不归，更是惹动思妇之愁绪，此为其三。境、义相生，使得词意有着广阔的想像空间。愁意袭人，慵懒无聊，虽有良辰美景，却无赏心乐事。然而此番情绪，又有谁能理解？本想“彩线慵拈伴伊坐”，怎奈能理解、能深怜痛惜自己的情郎不在身旁，以至于“绣线金针不喜穿”，无限的自艾自怜之意溢于行间。换头回溯，当年那欢宴上的眼波流动、深闺中之互通情衷，种种欢爱情事涌上心头。奈何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聚散离合之苦，悲欣交杂之味，已是经惯尝遍。“绿锁窗前”，可见时近春深，已是“绿肥红瘦”，暗示着时间之推移，而游子仍不返，则女子的慵困越发难耐了，吹管弹弦、轻歌曼舞本是她的职业和谋生手段，然而无穷且恼人的愁绪，使得她再也无心重理管弦，“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更何况又能弹奏给谁听呢？词虽篇幅不长，但词意并不单薄。每两句组成一个意义单位，转接从容，在结构上也可谓针脚细密。

西施

自从回步百花桥^[1]。便独处清宵。凤衾鸳枕，何事等闲抛^[2]。纵有余香，也似郎恩爱，向日夜潜消。恐伊不信芳容改，将憔悴、写霜绡^[3]。更凭锦字，字字说情悽^[4]。要识愁肠，但看丁香树，渐结尽春梢^[5]。

【注释】

^[1]百花桥：此处指与情郎离别之地。

^[2]等闲：犹言随便。

^[3]憔悴：此指憔悴的容颜。写：此指图绘。霜绡：白色的绫缎。

^[4]锦字：据《晋书》窦滔妻苏氏记载，前秦秦州太守窦滔被徙流沙，其妻苏蕙思之，织锦为回文璇玑图以赠滔，题诗二百余首，共三百四十字（一云八百余字），可宛转循环而读。故后世常以锦字代指夫妻或情人之间的书信。情悽（liáo）：谓忧郁悲伤之意。唐陆龟蒙《自遣》诗云：“谁使寒鸦意绪娇，云晴山晚动情悽。”

^[5]“但看”二句：丁香结，即丁香花蕾，古人多用以比喻愁思之固结不解。

【点评】

《西施》这个词调在柳永《乐章集》中首次出现，他另有“苧萝妖艳世难偕”一首，即咏叹西施故事，当属柳永的创调。此词写一女子的相思之情。起笔谓自从与情郎离别之后，便孤栖独宿，夜夜辗转难以成眠。这里是化用了《续仙传》中的一个典故，据说唐代元和年间，元彻、柳贯二人赴浙右省亲，中途遭遇海风，漂流至一孤岛，岛上有仙人南溟夫人，二人遂求其帮助回归中土，南溟夫人命一侍女相送。二人问侍女乘坐什么返回，侍女回答说：“有百花桥可驭二子。”临别之时，夫人赠以玉壶一枚，并题诗云：“来从一叶舟中来，去向百花桥上去。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本词中用这个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既点明了离别之意，又暗示着主人公的身份，因为唐宋时常以女仙指代歌伎。情郎来去匆匆，一去更无消息，当初和他共享之“凤衾鸳枕”，何等温馨香艳，为何他就如此狠心地随便舍弃了呢？这里的“凤衾鸳枕”无疑也即是此女子温柔体贴之心性的象征。流光似水，枕被之上即使还留有当初欢娱时的“余香”，恐怕也难免日日消退，而情郎对自己的思爱之情，是否就一定能长久不变呢？由孤独自然产生担心和忧虑之念，种种情事交织缠绕，扰人思绪。词人将这位女子复杂的心理活动刻画得非常精细，尤其是枕被“余香”的比拟，颇有新意，又十分自然贴切。下片谓于此日日的相思和等待之中，人的容颜也在渐渐改换，她企盼着情郎早日回返，可光靠书信看来还不足以见出自己急迫的心情，靠什么来打动他呢？又担心他不知自己是如何的思念，还担心情郎不相信自己“为郎憔悴”之意，故此她决定将自己日渐清瘦的面容画在白绫之上相寄，作为催他归来的有力武器，同时再以书信表达自己的忧闷愁苦的心境，在信中，她要告诉情郎，欲知她愁肠如何，只需看看丁香树上花蕾吧，已渐渐全都卷曲成结了，而自己的相思想念之情正如这丁香结一般固结缠绵、不可开解。这里的“丁香结”一词，让读者联想到李商隐的名句：“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代赠》二首其一），李诗中以“芭蕉不展”喻愁眉不展，以“丁香结”喻愁肠难解。而《花间集》中所录牛峤的《感恩多》词，其中云：“自从南浦别，愁见丁香结。”则与此词在意旨上更为接近。此词层次清晰，抒情深细，语虽平易浅显而耐人寻味。另外，在虚字的运用上也很见功力，“自从”、“便”、“纵”、“也”、“向”、“恐”、“更”、“但”、“渐”等，鲜活响亮，而又传神入微，更好地刻画了主人

公的形象。

安公子

梦觉清宵半。悄然屈指听银箭^[1]。惟有床前残泪烛，啼红相伴。暗惹起、云愁雨恨情何限。从卧来、辗转千余遍。恁数重鸳被，怎向孤眠不暖^[2]。堪恨还堪叹。当初不合轻分散^[3]。及至厌厌独自个，却眼穿肠断。似恁地、深情蜜意如何拚^[4]。虽后约、的有于飞愿^[5]。奈片时难过^[6]，怎得如今便见。

【注释】

^[1]银箭：刻漏之箭，古代计时器漏壶之上的一种设备。

^[2]恁：如此。怎向：犹言怎奈，奈何。向为语助词，无实意。

^[3]不合：不应，不该。

^[4]恁地：这样的。拚（pàn）：舍弃。

^[5]后约：将来之约。的有：确实有。于飞：《诗经·邶风·雄雉》云：“雄雉于飞，泄泄其羽。”原指鸟之比翼双飞，后用以喻指夫妻之和美。于飞愿即指结为夫妇之心愿。

^[6]奈：怎奈。片时：片刻。

【点评】

《安公子》本是隋唐教坊曲，用作词调，也是在《乐章集》中首次出现。据唐崔令钦《教坊记》载，隋炀帝大业末年，炀帝将幸扬州，乐人王令言因年老不去，其子则随行。其子在家弹琵琶，王令言惊问：“此曲何名？”其子谓是宫廷中新制之曲，名《安公子》。王令言流涕悲怆，并谓：“此曲宫声，往而不返。”预示着隋炀帝将死于扬州。看来这支曲子的声情基调或是偏于感伤的，此词也正是描写一位歌伎在与情郎分手之后的怅惘苦闷之情。清宵夜半，她从睡梦中醒来，漏箭之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响亮，一声声仿佛都击打在她的心头，令其再也无法成眠，只能屈指细数更漏，盼望着早点天明。孤栖情绪，人何以堪。相伴她的惟有床前的红烛，而红烛似知人心意，亦暗流残泪，人泪烛泪，已浑然莫辨。由此烛泪，遂惹起无限的“云愁雨恨”，夜夜皆为此辗转千回，尽管坐拥重重叠叠的“鸳被”，可仍觉清寒难耐，真正的原因则是“孤眠”单栖。并非身不暖，实是心不暖。若有情郎同眠共枕，直是“抱着日高犹睡”，而如此情状，只能是深夜的辗转了。上片叙事，下片则转为抒情，既“堪恨”，复又“还堪叹”，怪只怪当初不应轻易地与情郎分别，真该将他牢牢地锁在身边。以至于如今独自忍受着这无限的倦怠与愁闷，日日望眼欲穿，日日魂牵肠断。欲待狠下心肠，割舍这无奈的情思，可只要一想到当初那温柔旖旎的日子，那种种“深情蜜意”，又如何能割舍得断呢？尽管他临别之时，的确也曾许愿回来迎娶自己，从此双宿双飞。怎奈自己已无法再忍受这种长久而无望的企盼，只愿他立即出现在自己眼前，一切的烦忧都可一扫而空，哪怕不能天长地久，自己也是心甘情愿吧。通观全词，以透彻直露见长，不论是叙事还是抒情，都不避重复地回环描写。上片全讲孤眠，下片全讲思念，这种抓住一点，从不同的角度全力描摹的手法，正是柳词“赋笔”的特色。另外，从这首词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市民阶层人生理想上追求俗世快乐的一面。词中的这位歌伎，虽然也想从良和情郎结为夫妻，但在难耐的寂寞中，她宁愿以此来换取与情郎的“如今便见”。可见在她看来，将来的幸福再美好，也总带有虚幻性，事实上她心有所属的情郎所许下的誓言就一定可信吗？“痴心女子负心汉”的例子在任何时代都屡见不鲜，更何况以她“任人攀折”的身份，那种“于飞愿”的实现显得更加渺茫。而现世的欢乐才是可以期望和掌握的，才是实实在在的。柳永的不少词作正是因为体现了这种特殊阶层的社会心态，

引发了他们的强烈共鸣，因此而受到他们的欢迎并被广泛传播的。

祭天神

忆绣衾相向轻轻语。屏山掩^[1]、红蜡长明，金兽盛熏兰炷^[2]。何期到此^[3]，酒态花情顿孤负。柔肠断、还是黄昏，那更满庭风雨。

听空阶和漏^[4]，碎声斗滴愁眉聚。算伊还共谁人，争知此冤苦^[5]。念千里烟波，迢迢前约，旧欢慵省，一向无心绪^[6]。

【注释】

^[1]屏山：即屏风。

^[2]金兽：指铜制兽形香炉。兰炷：指香炉中所燃之香料。

^[3]何期：怎能想到。

^[4]漏：此指漏壶滴水之声。漏壶是古代的一种计时器。

^[5]争：怎。

^[6]一向：同“一晌”，此处指多时。

【点评】

《祭天神》之调亦首见于《乐章集》，本词八十五字，上片七句四仄韵，下片七句三仄韵，入歇指调（林钟商）。柳永另有“叹笑歌筵席轻抛掷”一首，八十四字，上片六句四仄韵，下片九句四仄韵，入中吕调（夹钟羽）。二者截然不同，宫调亦别。从调名来看，或许取自民间祭祀之曲。但填者不多，故清代的邹祇谟对这首词还读不断，认为它“不分换头”（见其《远志斋词衷》，后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一四中已有所订正）。

本词中的主角也是一位因相思而愁苦的女子。上片分为两层，一为记忆中与情郎相聚时分的欢乐，一为如今分别后的凄苦。首句“忆”字领起以下三句，皆为追忆的内容，当年同倚绣衾，灯下相看，轻声低语，互诉着款款情衷。曲曲之屏山，长明之红烛，青烟袅袅之香炉，既是当时之实景，又通过这些带有暖色调的典型闺中物件，营造了一个温馨香艳的氛围，来烘托当年二人美满的心境。“何期”二字一转，由当日之和美陡转入今日之凄凉，对比极其鲜明。而“何期”之语气，更是体现出一种莫可名状、无可奈何的情绪。当年酒边花下之种种情事，无限温柔，皆随风而去，如今再也无心玩赏，辜负了这“酒态花情”。时近黄昏，暮色无边，更何况风雨潇潇，满庭秋色，景色的暗淡与人物心理的黯淡融为一片，这般情致，实令人柔肠寸断。下片之情感倾诉又分为三层：“听空阶”二句是第一层，时间由上片之黄昏过渡至深夜，闺中独宿，辗转难眠，门外阶前的雨滴之声和着漏壶滴水之声，一声声仿佛都击打在愁人的眉间、心上。这一层是上片到下片的自然衔接与过渡。“算伊”二句是第二层，情绪则由相思转到担忧与埋怨，自己在这里独自忍受着相思之苦，而情郎此刻与谁相伴呢，会不会在他乡拈花惹草？他是否知道、是否能理解自己此时的“冤苦”呢？“念千里”以下为第三层，总束全词，并继续渲染情绪。与情郎相隔千里，烟波茫茫，临别之时所许下的种种约定，现在看起来是那么渺茫、那么难以企盼。当年两人相聚的欢娱尽管甜美，可重重的愁绪，已使人无心去重忆，亦不忍重忆，还是不去想的好，可又怎能做到不想呢？于是全词在她的一声深长

而浓重的叹息中结束——“一向无心绪”！纵有千言万语，都已不想说，也不必说了。这首词结构简洁，层次鲜明，抒情氛围浓厚，词风亦介于雅俗之间，在柳词中应属中上之作。

十二时

晚晴初，淡烟笼月，风透蟾光如洗^[1]。觉翠帐、凉生秋思。渐入微寒天气。败叶敲窗^[2]，西风满院，睡不成还起。更漏咽、滴破忧心，万感并生，都在离人愁耳。天怎知、当时一句，做得十分萦系^[3]。夜永有时，分明枕上，觑着孜孜地^[4]。烛暗时酒醒，元来又是梦里^[5]。睡觉来^[6]、披衣独坐，万种无憀情意^[7]。怎得伊来，重谐云雨^[8]，再整余香被。祝告天发愿，从今永无抛弃。

【注释】

^[1]蟾光：指月光。古代传说月中有蟾，故以之代称。

^[2]败叶：指落叶。

^[3]做得：犹言使得。

^[4]觑：看，瞧。孜孜地：高兴状，如喜滋滋、乐滋滋。

^[5]元来：即原来。

^[6]睡觉来：犹言睡醒后。

^[7]无憀：即无聊。

^[8]云雨：指男女之间欢爱好合。

【点评】

此阕毛晋汲古阁本、朱祖谋《鵙村丛书》本《乐章集》皆未收录，吴氏石莲庵本以为柳永逸词，录自明顾汝所《类编草堂诗余》卷四。另或谓为周邦彦作，见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卷六。不过现在一般都认为是柳永所作。《十二时》又名《十二时慢》，本是皇帝出行时夜里演奏的警夜曲。柳永此词所描写的也正是从黄昏至深夜女主人公的情感体验。

词分三片，第一片描景兼叙事。起笔三句，描写秋夜之月，夜空晴朗，只有一抹微云如淡烟般轻笼明月，风过云开，月光如水，洗尽大地。然而对独宿翠帐的这位女子来说，却感到阵阵凉意袭人，秋思暗起，方陡觉已“渐入微寒天气”，窗外落叶乱卷，庭中西风萧萧。词意已由起句静谧优美的月下景致，过渡到带有紧张氛围的萧瑟秋景了。夜中不能寐，只好起来独自闷坐了。低沉的更漏声如人之哽塞凄咽，声声入耳，更何况是“离人”之“愁耳”。百感万汇，同生并起，一齐涌上人的心头。这里运用了类似“枕流漱石”的句式，本应是“更漏”声“都在离人愁耳”、“万感”齐集“忧心”。然而经过词人的有意倒装之后，句法顿显挺拔健朗，而“滴破”、“愁耳”二语，用字亦颇新奇可喜，值得玩味。

第二片由一声感叹引起，当时一句情话，惹起了多少魂牵梦系，天亦不知，情郎怎知？句中似已略有埋怨之意，然而怨之深正因爱之切。长夜漫漫，有时枕上分明见到情郎前来相会，灯下相看，喜不自胜。可烛燃尽、酒已醒之后，便知不过又是一场南柯春梦而已。这几句运用倒折笔法，本欲借酒消愁，可酒醉之后，却因此而入梦，这梦还是与情郎相会之梦。词人先描写梦境，却将入梦的原因——醉酒，藏在后面来说，主要也是为了造成一种情感上的落差，让读者更好地体会主人公的失落感。试看“元来又是梦里”一句，“又是”一语极其沉重，包含了多少失望、惆怅、忧伤和落寞！

第三片换头“睡觉来”一句双承，既远接首阕之“睡不成还起”，又近承次阕之“又是梦里”。披衣独坐，愁闷难耐，亦百无聊赖。怎样才能让情郎早点归来呢？到那时定当再次好好整理尚留余香的枕被，和他“重谐云雨”，并且要向天发愿，“从今永无抛弃”！从“再整”句可以看出，自与情郎分别之后，一则是因为分离之痛苦使她再也无心整理床被，一则是因被上的“余香”是与情郎欢会所留，这使她亦不忍“再整余香被”。可见这女子的痴情到了何等地步。大凡女子对情感一旦投入，总比男子更多，游子往往一夜风流之后便荡而不返，只留下这些女子在无望的等待中度过无数的日日夜夜。而她们的愿望不过是“重谐云雨”、“永无抛弃”，这种对现世幸福的深切渴求正是其共同的心声，故而柳永的词才能够得到她们的强烈共鸣而传唱不辍。柳永精通音律，此词在音律上的特色也值得注意，周笃文先生曾指出：“二、三片之四、五、六句，句尾各字均为平、上、去声，属对工整。‘觑着孜孜地’与‘再整余香被’二句，皆为去上平平去，纤悉毕合，去上之辨甚严。”（见谢桃坊编《柳永词赏析集》）这种音律上的谐婉调利之美，对于词意的表达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凤凰阁

匆匆相见，懊恼恩情太薄^[1]。霎时云雨人抛却。教我行思坐想，肌肤如削^[2]。恨只恨、相违旧约。相思成病，那更潇潇雨落。断肠人在阑干角^[3]。山远水远人远，音信难托。这滋味、黄昏又恶。

【注释】

^[1]懊恼：犹言恼恨。

^[2]肌肤如削：指肌肤日渐消瘦。

^[3]阑干：即栏杆。

【点评】

《凤凰阁》又名《数花风》，调始于柳永。不过这首词各种版本的《乐章集》皆未收录，《全宋词》录自《花草粹编》卷一〇引《天机余锦》，是柳永的一首逸词。此词描写女子“相思成病”的心理。起句谓与情郎相见匆匆，短暂欢会，“霎时云雨”之后，便再次分携，怎不令她恼恨“恩情太薄”。而分别之后，更是行也思，坐也想，举动不宁，辗转难安，肌肤瘦损人如削。爱之愈深，期望越大，故情郎失约未来之后，失望也越大，恼恨之意也更强烈。上片直叙情事，下片则借景渲染。本已相思成疾，哪堪再见此潇潇细雨，蒙蒙飘落，雨丝恰如情丝，绵绵密密，无有已时。但见一位娇弱的女子孤独地倚靠在小楼栏干之角，山遥水远知何处，就算写就无数情意缠绵的书信，又能寄往何处呢？时近黄昏，暮色渐起，“这滋味”即是相思愁苦之味，“又恶”者，更恶也。整日遥望而不见归骑，于是只能回到闺中，独自去忍受相思之苦与无边的寂寞了。这首词口语化的特色十分明显，上片中的“懊恼”、“霎时”、“教我”、“恨只恨”，下片中的“那更”、“这滋味”、“又恶”等都是当时通行的俗语，然而“断肠”二句的韵味却又颇有一种传统的雅致，正是这种雅不避俗、俗不伤雅的手法使柳永词能够雅俗共赏、传诵一时。

昼夜乐

秀香家住桃花径^[1]。算神仙、才堪并。层波细翦明眸，腻玉圆搓素颈。爱把歌喉当筵逞。遏天边，乱云愁凝^[2]。言语似娇莺，一声声堪听。洞房饮散帘帏静。拥香衾、欢心称。金炉麝袅青烟^[3]，凤帐烛摇红影。无限狂心乘酒兴。这欢娱、渐入嘉景。犹自怨邻鸡，道秋宵不永^[4]。

【注释】

^[1]秀香：歌伎名。

^[2]“遏天边”二句：据《列子·汤问》载，薛谭向秦青学习歌唱，觉得把老师的本领都学到手了，便告辞归乡。秦青在郊外为他饯行，席中“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于是谢罪请求留下，终身不敢言归。后世以这个典故形容歌喉的精妙。

^[3]金炉：指铜制香炉。此句谓炉中所燃麝香飘出袅袅青烟。

^[4]永：长，久。

【点评】

柳永词中记载了不少歌伎的名字，她们虽然在当时或许是一代名妓，但若无柳词之揄扬，恐怕在历史的长河中同样会湮没无闻。本词中的“秀香”亦是其中之一。有的研究者认为，柳永词中之所以有这么多歌伎之名，就是因为柳永早年在青楼楚馆中混迹时，以填词为生活手段，是卖词为生的专业词曲作家。故此对这些词也不可看得太认真，有的只不过是应景延誉之作。不过描写的动人、词笔的高妙总是令人钦佩的。

此词上片可谓美人赞，下片则是青楼游。起笔直写，“家住桃花径”，令人联想起《史记·李将军列传》中的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虽有点比拟不伦，但也不乏相通之处。唐代人常以女仙称呼歌伎，这里却说惟有仙家才堪比并，正是同样的意思，总归是将社会地位并不高的、俗世中的歌伎比为高不可攀、餐风饮露、风华缥缈的仙子。随后二句描摹其容貌，一谓其明眸如秋水横波，一谓其素颈光洁如玉。“腻”字、“搓”字，皆是用力处。平心而论，“层波”句尚有境界，“腻玉”句则未能免俗，不过这种“俗”正是其身份的恰切展现，也是当时深受一般人欢迎的品位。然而描摹容貌毕竟是“宾”，状其歌喉才是上片之“主”，看来这位秀香必是一位以歌艺闻名的佳人。唐宋时代，各类官府宴会、文人雅集、家庭聚筵甚至市井酒席等场合，往往皆需有歌伎当筵表演，她们所唱的便是词，这本身也是唐宋词得以兴盛的原因之一。故当时之妓无不能歌善舞，尤须以歌见长，在唐宋词中也留下了不少描写歌唱技艺的作品。词中的这位秀香偏好当筵逞其歌喉，一个“逞”字，便见出她对于自己技艺的自信程度。而事实上，其歌喉也的确是极其精妙，高亢处振空而去，乱云为之凝留，这也就是响遏行云的意思了。唱得好听，说得更好听，语声轻柔婉曲，如聆娇莺低诉。看来只要是意中佳人所歌所云，便无不动听至极了，故不能不发出“一声声堪听”的慨叹以束起上片。

看到下片，方知上片之描摹与叙述全是出自于一男子的口吻，是对情人的礼赞，下片则写二人之欢会。宴席中一见倾情，饮散之后则相携相偃，洞房温馨，帘幕低垂，青烟袅袅，红烛高烧，灯影帐映，佳人倍显清丽。暖玉满怀，共枕香衾，得遂夙愿，同入佳境，已是人间仙缘。然而笔锋一转，虽说春宵一刻值千金，但得与意中情人共享好梦，不管春夏与秋冬之宵，都值千金万金，故“怨邻鸡”之催起，故“道秋

宵”之“不永”。或许此夜过后，就是不可避免的分离吧。其后之种种情事与回味，便留待读者去猜想了。清代沈雄《古今词话·词评下卷》谓：“此词丽以淫，为妓作也。”主要即是因为下片这一段描写确实有些不雅，宋代黄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收入此词，主要即是因为苏轼《满庭芳·香暖雕盘》词中引用了其中“腻玉圆搓素颈”一语，还特意注明：“此词丽以淫，不当入选，以东坡尝引用其语，故录之。”但市井民间的情感表达本来就不以文人化的雅致为美，本来就是这么直露爽快，甚至毫无顾忌的，这并不影响我们去体会其中那种纯美的意境。

木兰花

心娘自小能歌舞^[1]。举意动容皆济楚^[2]。解教天上念奴羞^[3]，不怕掌中飞燕妒^[4]。 玲珑绣扇花藏语^[5]。宛转香茵云衬步^[6]。王孙若拟赠千金，只在画楼东畔住。

【注释】

^[1]心娘：歌伎名。

^[2]济楚：又作“齐楚”，干净整齐之意。

^[3]解教：犹言“可使”。念奴：唐代天宝年间的著名歌伎，以善歌为当时所重。见元稹《连昌宫词》自注。因其经常为唐玄宗表演，故云“天上念奴”。

^[4]掌中飞燕：指汉成帝皇后赵飞燕，据说她身轻如燕，能作掌上舞。

^[5]花藏语：谓其歌声从如花般绣扇后传出。

^[6]香茵：指地毯之类。云衬步：形容舞步轻妙，如云中漫步。

【点评】

柳永写有四首《木兰花》，每首分咏一位当时的著名歌伎，她们有的以歌见长，有的以舞擅誉，而此词中的“心娘”看来是歌舞兼善的。起笔总写，谓其少小学艺，即能歌善舞。“举意动容”犹言举止、容态，皆着意修饰，整齐姣好。以下即分写其歌喉舞艺，念奴含羞，飞燕生妒，词人以这种稍带夸张的语调高度赞誉了她的才华。下片换头不换意，紧承上片继续描写，玲珑绣扇之后，传出娇媚婉转的歌声，不需见面，已是令人魂销；香茵地褥之上，回旋着她轻妙的舞姿，恍如云中漫步的天上仙子。如此佳人，足令王孙公子一掷千金，然而去何处寻觅呢，“只在画楼东畔住”，词亦在这绮丽的遐想中结束。可以想见，以柳永词受欢迎的程度，作此一篇，会给这位“心娘”带来多大的声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类词都是当时的“软性广告”吧。

木兰花

佳娘捧板花钿簇^[1]。唱出新声群艳伏^[2]。金鹅扇掩调累累，文杏梁高尘簌簌^[3]。 鸾吟凤啸清相续。
管裂弦焦争可逐^[4]。何当夜召入连昌，飞上九天歌一曲^[5]。

【注释】

^[1]佳娘：歌伎名。板：指唱词时用以击拍的拍板。花钿（diàn）：女子的一种首饰。簇：丛聚。

^[2]新声：指新词，新曲。群艳：指其他歌伎。伏：通“服”，指服低或佩服。

^[3]金鹅扇：此处不过泛指精美之扇。文杏梁：司马相如《长门赋》云：“饰文杏以为梁。”文杏是一种香木。此处亦泛指漂亮的雕梁。尘簌簌：汉刘向《别录》云：“鲁人虞公发声，清晨歌动梁尘。”后遂以此典形容歌声之高亢响亮。

^[4]争：怎。逐：追逐。

^[5]“何当”二句：用唐代名妓念奴故事，参见前首《木兰花·心娘自小能歌舞》一词注^[3]。

【点评】

此词中的“佳娘”以擅歌而得名，而且看来是一位女高音，以歌喉的高亢清亮而见长。试观其拍板轻执，花钿攒簇，新词一唱，群艳雌服。金鹅扇掩，声如贯珠，绕梁不绝，音振尘落。其清亮如鸾吟、如凤啸，直上云霄，“管裂弦焦”，极言其声之高，以至于连乐器都无法跟上她的歌声。结句以念奴拟之，谓其才足以供奉宫廷，受到皇帝的赏识。全词虽然都不过是捧场揄扬之语，但词句新颖，刻画精巧，对这位“佳娘”来说，可谓是“喜托龙门”了。

木兰花

虫娘举措皆温润^[1]。每到婆娑偏恃俊^[2]。香檀敲缓玉纤迟^[3]，画鼓声催莲步紧^[4]。贪为顾盼夸风韵。往往曲终情未尽。坐中年少暗销魂，争问青鸾家远近^[5]。

【注释】

^[1]虫娘：歌伎名。举措：犹言举止。

^[2]婆娑：指舞姿轻妙。偏恃俊：这里有加意卖弄、加意表现的意思。

^[3]香檀：指檀木所制的拍板。玉纤：指美人之手。

^[4]莲步：指美人的舞步。紧：快速。

^[5]青鸾：本指古代神话中可传信通好的神鸟。如李商隐《无题》诗中“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即用此意。后遂以指可传信通好之人，如侍女等。

【点评】

词中的这位“虫娘”，又叫“虫虫”，在柳永笔下曾多次出现，如《征部乐》云：“虫虫心下，把人看待，长是初相识。”《集贤宾》云：“就中堪人属意，最是虫虫。”可见是一位与柳永交往颇多的歌伎。虫娘以擅舞见长，词亦专赞其舞姿。起笔谓其举止温润娴雅，而每至舞姿精妙之处，更是加意卖弄其俊美之身影。以下二句，一写其纤纤素手，缓敲檀板；一写其凌波微步，急随画鼓。身姿风韵妩媚，眉间顾盼含情，乐曲已终，柔情未尽。遂使坐中年少皆为之魂销，争问其家何处，直欲随之而去矣。从侧面写出了虫娘舞艺的才华及其吸引力。此词结句在如今的读者看来，未免有些不雅，但在当时民间艺人的生活环境中，这便是很高的赞誉了。

木兰花

酥娘一搦腰肢袅^[1]。回雪萦尘皆尽妙^[2]。几多狎客看无厌，一辈舞童功不到。星眸顾盼精神峭。罗袖迎风身段小。而今长大懒婆娑，只要千金酬一笑。

【注释】

^[1]酥娘：歌伎名。

^[2]回雪：曹植《洛神赋》中以“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来形容洛神之身影，这里用来称赞酥娘。萦尘：据说是燕昭王时的舞曲名。取其身姿轻妙，与尘雾相乱之意。见《拾遗记》。

【点评】

酥娘同样是一位以舞技见长的歌伎。她腰肢柔细，如弱柳迎风，而舞姿精妙，如风吹雪舞，如薄雾迷尘，直是人间仙子。她的舞蹈技艺不仅令人百看不厌，而且也是难以模仿的，一般的舞女用一辈子的工夫都未必能到她这种境界，可谓神乎其技矣。且看其目光清莹，闪闪如星，回眸顾盼，妩媚含情，精神峭拔，罗袖飘飘，身态娇小。两个对句已将其舞技写到了极致。结句一转，原来以上所云皆是其当年之风采，而如今年纪长大，种种热闹、捧场早就见惯，已轻易不上场表演了。千金置前，亦不过只能买其一笑而已。看来这位酥娘的身价的确是远非一般歌伎可以比拟的。词笔描摹精细，尤其是下片“星眸”二句，真有所谓“玉树临风”之态。

柳腰轻

英英妙舞腰肢软^[1]。章台柳、昭阳燕^[2]。锦衣冠盖，绮堂筵会^[3]，是处千金争选^[4]。顾香砌、丝管初调^[5]，倚轻风、佩环微颤。乍入霓裳促遍^[6]。逞盈盈、渐催檀板^[7]。慢垂霞袖，急趋莲步^[8]，进退奇容千变。算何止、倾国倾城^[9]，暂回眸、万人肠断。

【注释】

^[1]英英：歌伎名。

^[2]章台柳：孟棨《本事诗》记载了唐代诗人韩翃与妓女柳氏的爱情故事。韩翃曾寄诗给柳氏云：“章台柳，章台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章台，本为汉代长安街名。后世常以“章台柳”比拟青楼女子。昭阳燕：汉成帝皇后赵飞燕腰肢纤细，柔若无骨，且身轻如燕，据说能作掌上舞（参见伶玄《赵飞燕外传》及秦醇《赵飞燕别传》中所载）。这两句都是形容英英的身态婀娜美好。

^[3]锦衣冠盖：指衣着光鲜的公子王孙们。绮堂：装饰精美的厅堂。

^[4]是处：到处，处处。

^[5]顾：回望。砌：台阶。丝管：指各类乐器。调：此指演奏。

^[6]霓裳：指唐代著名乐舞《霓裳羽衣曲》。此曲在宋代实已失传，这里是借指。促：促拍。一般指乐曲将终时的急拍。遍：乐曲一章为一遍。《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志》载：“河西节度使杨敬忠献《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终必遽，惟《霓裳羽衣曲》将毕，引声益缓。”

^[7]檀板：檀木所制拍板。拍板是音乐表演时击打以应节拍之具。

^[8]霞袖：指彩袖。莲步：指美人之步。

^[9]倾国倾城：《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载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后世遂成为形容美人的典故。

【点评】

此词中“英英”当是其时一位以舞蹈擅誉的歌伎。全词皆围绕其舞技来写。但凡舞者，全在腰处得力，故词也就从其腰肢之美写起。腰肢柔软，弱如细柳，轻如飞燕。用赵飞燕的典故正切合其技艺。身段婀娜，姿态姣好，于华堂盛宴之中，盈盈独立，吸引了无数的公子王孙，一掷千金，但求一睹其芳容，一观其“妙舞”。至此尚皆属虚处盘旋，以下便入正题，描写其舞艺。阶下弦管齐作，音声初起，堂前佳人微动，闲倚轻风。轻风如何能“倚”？实则正是用字之妙，其轻盈飘忽的舞姿，惟有“轻风”二字方能形容，而“佩环”不过“微颤”，则舞步之轻柔和缓可想而知。以上都是摹其轻歌曼舞之状，换头直承，乐曲渐终，檀板催拍，而其舞步亦由缓转急，然身姿之盈盈依旧，丝毫不显急促。彩袖轻垂，莲步急趋，快慢交错，或进或退，“奇容千变”，可见舞姿的变化多端，莫可名状。瞠之在前，忽焉在后，直令人目不暇接，然而一板一眼、一姿一态又交代得极为清楚，毫不含糊。仿佛纵笔狂草，实有章法可循。舞艺如斯，可谓已是极致。作者却又在结处翻出一层新意，舞姿佳妙，毕竟有迹可循，神韵天成，实乃无迹可求。而此神韵，正在佳人之眼。看来这位歌伎不只是容貌的倾国倾城，其眼波中流动的光彩，更是令人心动神摇。美人回眸，向来是极美的，“回眸一笑百媚生”，是眼中含笑，“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是眼中含愁。而词中的“英英”只是“暂回眸”，不须笑靥，亦不须愁怨，然而已是万人为之魂销肠断，若真是“回眸一笑”，若真是缠绵幽怨，结果如何，恐怕不堪设想吧。词人正是用这种反差极大的对照构筑了一个丰富的想像空间。唐宋词中直接描写歌舞技艺的作品并不是很多，此词，尤其是下片，精美生动，是其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瑞鹧鸪

宝髻瑶簪。严妆巧，天然绿媚红深。绮罗丛里，独逞讴吟^[1]。一曲阳春定价，何啻值千金^[2]。倾听处，王孙帝子，鹤盖成阴^[3]。

凝态掩霞襟。动象板声声，怨思难任^[4]。嘹亮处，迥压弦管低沉^[5]。时恁回眸敛黛，空役五陵心^[6]。须信道^[7]，缘情寄意，别有知音。

【注释】

[1] 绮罗：本指绫罗绸缎，此处指歌伎。讴吟：指歌唱。

[2] 阳春：即《阳春白雪》，出自宋玉《对楚王问》，据说是调高和寡之曲。何啻（chì）：何止，何仅。

[3] 鹤盖：指古代马车上的车篷。刘孝标《广绝交论》：“鸡人始唱，鹤盖成阴。”这句谓公子王孙皆停车倾听其歌，以至于车马云集。

[4] 象板：指象牙所制拍板。难任：犹言难胜，难堪。

[5] 迥（jiǒng）：远。迥压，犹言远远压过。

[6] 敛黛：即敛眉。役：此指牵系。五陵：汉代皇帝立陵墓时，常把四方富家豪族和外戚迁至陵旁居住，其中最著名的是高帝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五陵。后世诗文中遂常以五陵为豪门贵族聚居之地。词中的五陵指五陵年少、五陵公子，即上片中的“王孙帝子”。白居易《琵琶行》：“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7] 须信道：犹言“要知道”。

【点评】

这首词中的主角是一位以歌喉擅长的歌伎。起笔三句写其出场时的装束，乌髻高耸，玉簪斜插，虽是盛妆而出，貌美如花，却显得雅洁自然，神韵天成。尚未一展歌喉，已是风度粲然。以下即写其歌唱，但仍从侧面渲染。“绮罗”二句，写其迥出流俗。而其所歌之曲，亦是调高和寡的《阳春白雪》，这是化用了战国宋玉《对楚王问》一文中的典故，据说有人在楚国都城中高歌，开始唱的曲子名《下里巴人》，大概是比较易唱之曲，故和者数千人；后又转为高雅一点的《阳阿薤露》之曲，这时能跟上唱的只有数百人了；而最后唱《阳春白雪》曲时，和者只有数十人。故得出“其曲弥高，其和弥寡”的结论，这也是成语曲高和寡的来源。自然，战国时即使真的有此一曲《阳春白雪》，到宋朝时也不可能留存了，这里只不过是形容主人公精妙的歌艺而已。一曲定价，何止千金，然而却仍然吸引了无数的公子王孙，倾盖相从，竞相前来欣赏其美妙的歌喉。下片换头以下，即细致地描摹其歌容舞态，“凝态”句状其矜持，“怨思”句状其心境，真是楚楚动人。拍板一动，四座屏息，一声嘹亮，直上云霄，相比之下，伴奏的弦管之声显得是那么低沉。时而敛眉，若有隐忧；时而回眸，百媚横生。一曲未终，已令座上王孙魂牵梦系，不能自己。然而一个“空”字已透露出转折之意，结句翻出一层：须知她的种种柔情，全是为了她自己的意中知音而设，并非尔辈五陵年少所能一亲芳泽的。看来这位歌伎的身价和名望真是不低，不过就全词而言，都只是捧场揄扬之语而已，柳永对这些歌伎技艺和容颜的赞誉向来是不吝笔墨的。此词写的虽是一位歌伎的精妙技艺，但除了上片的“独逞讴吟”和下片的“嘹亮处”二句以外，并没有更多地对其歌声的直接描摹，而是通过王孙帝子之倾盖而至、五陵年少之为之心魂摇荡这样一些侧面来展现，另外就是通过其举动与外貌来烘托。结句陡转，一方面，全词之意顿时就由单纯地描写歌艺深化了一层，她的心态凸现了出来，另一方面也自见其

不同流俗的品格。

凤栖梧

帘下清歌帘外宴。虽爱新声^[1]，不见如花面。牙板数敲珠一串^[2]，梁尘暗落琉璃盏^[3]。桐树花深孤凤怨^[4]。渐遏遥天，不放行云散^[5]。坐上少年听不惯^[6]。玉山未倒肠先断^[7]。

【注释】

^[1]新声：指新制之曲。

^[2]牙板：指象牙所制的拍板。珠一串：形容歌声清丽如贯珠。

^[3]梁尘暗落：汉刘向《别录》云：“鲁人虞公发声，清晨歌动梁尘。”后遂以此典形容歌声之高亢响亮。琉璃盏：即琉璃盏，此代指酒杯。

^[4]桐树句：以凤鸣形容其歌声。梧桐乃凤凰所栖，故云。

^[5]渐遏句：用响遏行云的典故。参见《昼夜乐》（秀香家住桃花径）词注^[2]。

^[6]听不惯：此指不忍听。

^[7]玉山未倒：《世说新语》中谓嵇康“其醉也，伟俄若玉山之将崩”，后世遂以玉山倒形容酒醉。

【点评】

这首词咏一歌伎精美的歌喉，但角度与柳永为数不少的同类之作略有不同，它咏的是隔帘听歌，虽只写歌声而人之神韵自见。首句点明场景：帘下，犹言帘内也，帘内清歌婉转，曲皆新声；帘外则盛筵连席，宾主都屏息静神，却不得一见帘内之如花美眷。但闻帘内牙板轻敲，传出清丽的歌声，气脉不断，音如贯珠，绕梁不绝，故“梁尘暗落”，而听者神为之移，故浑然不觉。这两句一正写，一侧写，淋漓尽致，似乎已无以复加。然而下片却能再翻一层，《诗经·大雅·卷阿》中说：“凤皇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凤凰齐鸣于高冈，自是高亢之声，这里却说“孤凤”，孤凤求凰，乃作怨鸣，自是掩咽婉转，故用以比拟歌声之低回凄抑。而一“渐”字，可见声已渐转，愈转愈清亮，直至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这里也暗用了“云雨”的典故，以和“孤凤怨”相应。结句浓墨重彩地渲染其歌声之感染力——直令座中少年不忍卒听，酒未醉人，人已自醉，玉山未倒，肠已先断。这首词全自歌声见出其人之神态，运用一连串的比拟状其歌喉，颇有目不暇接之感。词意亦恍如她的歌声一般，愈转愈高，愈转愈奇。

浪淘沙令

有个人人^[1]。飞燕精神^[2]。急锵环佩上华裯^[3]。促拍尽随红袖举^[4]，风柳腰身。簌簌轻裙。妙尽尖新^[5]。曲终独立敛香尘。应是西施娇困也，眉黛双颦^[6]。

【注释】

^[1]人人：宋代俗语，此处为表单数的特指代词，犹言人儿、那人，多用以指亲近昵爱者。

^[2]飞燕：指汉成帝皇后赵飞燕，据说她身轻如燕，能作掌上舞。

^[3]急锵环佩：指女子身上的首饰，因其舞蹈动作而互相碰撞，发出清亮的声音。华裯：此指精美的地毯。

^[4]促拍：即催拍，又称簇拍。指乐曲节奏加快，促节繁声之意。或引《珊瑚钩诗话》“乐部中有促拍劝酒”之语，以为指佐酒之乐，非是。

^[5]尖新：形容舞姿之尖巧新颖。

^[6]应是二句：《庄子·天运》篇中说西施曾因病心而颦眉，而同里之丑人以之为美，也颦眉捧心而归。这是著名的东施效颦故事的来源。黛：青黑色，古代妇女以青黑色的黛石画眉，故用以指女子之眉。颦（pín）眉，即皱眉，蹙眉。

【点评】

这首词写的是一位舞妓。起笔即点明其身份，以汉代最善舞的赵飞燕拟之。“人人”一语，不仅是亲昵的口吻，同时也让人觉得她的娇小玲珑之态。随后直至篇末皆描摹其舞技，初上华裯，环佩叮咚，节奏明快，先声夺人。舞步回旋，急管繁弦声中，但见红袖轻举，如掌上彩云；纤腰款摆，似风中杨柳。换头直承，不闻人声，但闻衣裙簌簌，舞姿尖巧新颖，极尽能事，动人心魄，令人如醉如痴。一曲终了，香尘尽敛，独立中堂，四座无声。恍如西施娇困，美目似开还闭，黛眉微蹙含情。词亦戛然而止，用笔含蓄，余味无穷。此词最明显的特征是动静结合的描写手法。自“急锵环佩”句以下，都是动感极其鲜明的场景，词意亦如急管繁弦，一气贯注；而“曲终”句以下，则以一极具雕塑感的静景结束全词，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凝住，一切都凝结于这一纯美的境界之中。用动如脱兔，静如处子的老话来形容她的精妙舞技可谓是再恰当不过了。

迷仙引

才过笄年^[1]，初绾云鬟^[2]，便学歌舞。席上尊前，王孙随分相许^[3]。算等闲^[4]、酬一笑，便千金慵觑^[5]。常只恐、容易薜华偷换^[6]，光阴虚度。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7]。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8]。

【注释】

^[1]笄（jī）年：十五岁。笄，簪子。古时女子十五岁举行戴簪的成年礼。

^[2]云鬟：谓高耸如云的发髻。古时女子成年后，发式由原来的下垂状改为绾结耸起。

^[3]随分：照例。

^[4]等闲：随便。

^[5]慵觑：懒得看。

^[6]容易：轻易。薜华：即木槿，因其朝生暮落，被用以借指美好而易逝的年华或容颜。《诗经·郑风·有女同车》云：“有女同车，颜如薜华。”

^[7]烟花伴侣：青楼中的同伴们，这里借指青楼生涯。

^[8]朝云暮雨：用宋玉《高唐赋》中，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典故。但这里同样也是借指身不由己的青楼生涯。

【点评】

这首词是一位年少歌伎向其情郎的真心倾诉，哀婉动人。全词皆以此小歌女的口吻来写，起笔三句，即自叙其少小学艺。这大概不出两种情况，一是父母因家境贫寒或遭受天灾人祸，不得不将其卖入勾栏瓦肆，艺成之后，便成为歌伎。还有一种情况是她可能本就出生于乐籍之家。宋代将专门从事歌舞杂剧表演的艺人另编成户籍，以使世传其艺，轻易不许改变身份。因此这位歌女刚刚成年，便必须学歌习舞，开始烟花生涯。柳永写女性，总是不吝惜笔墨对她们的容颜与美貌大加称赏的，然而在这首词中，对此歌女的外貌始终没有进行正面描写。然而从“席上”以下四句可以看出，她必定是一位容貌美艳、才艺出众的佳人，以至于公子王孙们趋之若鹜，争着为她一掷千金。然而对她来说，这些繁华热闹都只如过眼云烟，一笑置之，即便面前摆着千金重宝，也懒得多瞧一眼。这一方面体现了她对于风尘生活的厌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她内心企盼的是真实的感情而非外在的荣华富贵。词笔和缓而其人之品格自见。然而对她来说，最令人烦忧的是仍然没有找到可以终身厮守的情郎，没有得到一份永不褪色的真情。流年似水，一去不回，要知道在时间的淘洗之下，再美的容颜也终有枯萎凋谢的一天啊。上片即在这无限的怅惘中结束。下片笔锋一转，“已受君恩顾”，看来这位歌女已有意中情郎了，遂再也忍不住发出了真心的呼唤，“好与花为主”，愿以终身相托。“万里”二句，更是明显地希望他能拔救自己于风尘之中，携手同归，从此后便再也不用辗转于烟花岁月，再也不会身不由己地过那痛苦的生活了，这心愿是那么的真诚与善良，态度更是那么的决绝而不悔。词亦在她这种情感的迸发中戛然而止。通观全词，上片自叙，下片抒情，话语平淡而真切感人，词完意足而余味深长。因为古时的风尘女子，恐怕没有一个是愿意终身沦落于此的，她们最大的心愿往往是觅一有情有义的男子，托以终身。只要看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话本小说，便可以明白她们的真实想法了。然而“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真能实现自己愿望的可谓少之又少，《琵琶行》中的琵琶女嫁给茶商，只落得独守空船。杜十娘亦因李甲的负心薄幸而绝望地赴水而死。而此词中小歌女最终的命

运如何呢？词中并没有去写其情郎的答辞，宋代歌伎从良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貌美才高者尤其不易，对男子来说，既有经济压力，更有社会风气的压力。同时，痴情女子负心汉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词中的歌女即使能顺利脱籍，难道就一定能得到他一生不变的爱情吗？大概也是不可知的吧。词人留下了种种联想，再回头去看看词中歌女含着无限憧憬的恳求、誓愿和呼唤，使人对这位善良美丽却又纤弱无助的小歌女，不能不心中牵萦，满怀同情之意。这是此词的余味所在，也是作者笔下人性的光辉。

斗百花

满搦宫腰纤细^[1]。年纪方当笄岁^[2]。刚被风流沾惹，与合垂杨双髻。初学严妆，如描似削身材，怯雨羞云情意。举措多娇媚^[3]。

争奈心性^[4]，未会先怜佳婿^[5]。长是夜深，不肯便入鸳被。与解罗裳，盈盈背立银釭^[6]，却道你但先睡。

【注释】

^[1]满搦：满把，满握。宫腰：据说楚灵王喜欢细腰的女子，故楚王宫中的妃嫔宫女皆节食以求宠幸。《后汉书》卷二四：“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后世即以比拟女子的细腰。

^[2]笄（jī）岁：十五岁。笄，簪子。古时女子十五岁举行戴簪的成年礼。

^[3]举措：举动，行止。

^[4]争奈：怎奈。

^[5]未会：不懂，不明白。

^[6]银釭（gāng）：指灯。

【点评】

此词是对一位年少歌伎的描绘，从道学家的眼光看，恐怕不堪入目，从传统的审美角度来看，似乎也有些格调低级。不过就柳永的经历而言，他长期和这些歌伎频繁往来，而且这种格调的文艺形式在当时的市井民间也是最受欢迎的，他描写的只不过是自己生活中比较熟悉的人物及其情感。对后人来说，这类词的价值或许一方面体现在对当时社会中某一层面的展露，另一方面即是艺术技巧上的炉火纯青了。

此词全部主旨都集中在两个字上——“娇羞”，在不同的场景、从不同的角度倾力表现了词中女性的这一心理状态。上片着眼于其外部神态，下片则描绘一特殊场景。起句“满搦”、“宫腰”、“纤细”三词，皆令人联想到“纤腰一把”的娇弱形象，随即点明其年纪之幼小，更令人顿生怜爱之情。“被风流沾惹”，谓其已得意中情郎；“合垂杨双髻”，谓其已改少女梳妆。严妆初成，容光明艳，“如描似削”，呼应“满搦宫腰”；“怯雨羞云”，呼应“风流沾惹”。“举措多娇媚”一句，则总束上片。其中“方”、“刚”、“初”等字眼，皆暗示了娇羞之意，遂使一楚楚动人、千娇百媚的女性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下片描写闺房中的温馨香艳之景，初会“佳婿”，而心下又喜又忧，不知如何举措，此为第一重“娇羞”；门已闭，夜已深，却“不肯便入鸳被”，此为第二重“娇羞”；罗裳初解，倩影盈盈，却背灯而立，催郎“先睡”，此为第三重“娇羞”。随着时间的推移，层层展开，其心理活动的复杂与丰富活现纸上，令人顿生我见犹怜之感。通首香艳至极，却不堕恶趣。在主题上虽未能免俗，但其对女子心性之感悟能力、描写之笔力都足以弥补这一缺憾。

少年游

世间尤物意中人^[1]。轻细好腰身。香帏睡起，发妆酒酺^[2]，红脸杏花春。娇多爱把齐纨扇^[3]，和笑掩朱唇。心性温柔，品流详雅^[4]，不称在风尘^[5]。

【注释】

^[1]尤物：原指特异的人或物，后常用以指美人。

^[2]发妆：梳妆。酺（yàn）：本指酒色浓郁，此指脸色红润。

^[3]齐纨扇：以齐地所产之绢织成的团扇。

^[4]品流：品级，等级。详雅：安闲温雅。

^[5]不称：不合适。风尘：指歌伎生涯。

【点评】

此词描写一位美貌惊人的歌伎形象，词笔灵动细致，勾勒了她的形貌和风韵，如同一幅精美的美人图画。起句总写，先撇开具体的形貌，而以“尤物”拟之。《左传》中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的句子，可见这位歌伎的美也是惊才绝艳，足以令人心荡神移的。随后再细写其体态形容，先写其腰身轻细，可作掌上之舞。再写其容颜，睡起之后，淡淡梳妆，面色红润，娇脸生春，如杏花美酒。古代常以春字做酒名，如现在还有的剑南春、五粮春等，杏花春自当也是一种美酒，但同时，春字又引发春意、春光等联想，于是一个容彩照人的美女形象如在眼前了。下片转而侧重写其神韵。汉乐府《怨歌行》云：“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这里讲她“爱把齐纨扇”，也是以扇的洁白暗示美人纤手的洁白如玉。苏轼《贺新郎》词中“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之句，亦同此意。“和笑掩朱唇”，以扇掩唇，背人偷笑，娇羞之态可掬，又不失端庄大方。而其双眼之中神光流动、眉目传情的风韵更可以想见了。“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二句，由外貌透入内心，心性温柔，自然善解人意，品流详雅，自然很有教养，得如此红颜知己，夫复何求？故结句感叹说“不称在风尘”，表达了强烈的倾慕之意。柳永的这类词完全是以平等的姿态来描述和展现那些风尘歌伎的生活和命运，往往真切动人，虽然未必都是柳永本人的口吻，但至少是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中，富含人性光辉的一面。

浪子心曲·衣带渐宽终不悔

玉女摇仙佩

佳人

飞琼伴侣^[1]，偶别珠宫^[2]，未返神仙行缀^[3]。取次梳妆^[4]，寻常言语，有得几多姝丽。拟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谈何容易。细思算、奇葩艳卉^[5]，惟是深红浅白而已。争如这多情^[6]，占得人间，千娇百媚。须信画堂绣阁，皓月清风，忍把光阴轻弃。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7]。且恁相偎依。未消得^[8]、怜我多才多艺。愿奶奶、兰心蕙性^[9]，枕前言下，表余深意。为盟誓。今生断不孤鸳被^[10]。

【注释】

^[1]飞琼：指仙女许飞琼，据说是神话中西王母的侍女。

^[2]珠宫：指仙女所居之宫。

^[3]行缀：行列。

^[4]取次：犹言随便，草草。

^[5]奇葩：奇花。

^[6]争如：怎如。

^[7]当（dàng）年：指年纪相称。

^[8]未消得：犹言抵不得，比不上。

^[9]奶奶：宋代俗语，对妇人的尊称。兰心蕙性：兰、蕙皆为香草，用以形容其心性之聪慧温柔。

^[10]孤：同辜负，负恩。

【点评】

这首词可谓是一首代表了市民阶层人生理想的恋歌。全词以一男子的口吻向一位歌伎发出真心相爱的倾诉，有人认为这就代表了柳永自己生活经历的一个侧面，不过我们宁愿把它视作代言体，因为这些词都是写出来让歌伎们去演唱的，其中固然不乏词人之生活和情感体验的影子，但更主要是反映了一个阶层的心态和理想，这是读柳永的这一类作品所应该注意的。

上片是对这位女子的热烈赞歌。唐代以来，文人们就常常以女仙来比拟歌伎，这首词起笔三句亦是如此，谓其本与许飞琼一样，同为珠宫仙女，偶别仙界，来到人寰，便“未返神仙行缀”，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七仙女下凡这个动人的古老故事，同时无形中也提升了这位女子的身份标格，让人不由自主地须与词中的男子一样仰视她了。她只需草草梳妆，已是神韵天成，明艳不可方物；只需寻常言语，已是动人心魄，从此梦系魂牵。她的美迥出流俗，无人能比。那只好以国色天香的名花来相比吧，可又怕别人笑我唐突佳人，因为不论是牡丹还是芍药，要想与她相比，又谈何容易！细细想来，那些争奇斗艳的奇花异草，只不过是靠着点“深红浅白”自相夸耀而已，怎及得这多情的人儿，直是占断了人间的千娇百媚！自“拟把名花比”以下，大段铺叙，然而词意于透彻之中又仍有婉转。清代沈谦在《填词杂说》中云：“‘云想衣裳花想容’，此是太白佳境。柳屯田‘拟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谈何容易’，大畏唐突，尤见温存，又可悟翻旧为

新之法。”李白在《清平调》中以牡丹比杨贵妃，而此词却透过一层，以花拟人，尚畏唐突，则人之美艳，已超出想像之外了。

下片是对这位女子的感情倾诉。画堂绣阁，清风明月，这般良辰美景，怎忍轻弃？这是与佳人同赏。古往今来的才子佳人中，又有几人能像你我这样年纪相称又郎才女貌呢？这是以自身条件打动对方。你我如此相偎相依，虽是情深，但实是抵不得你怜我才艺之情尤深也。本是要说自己如何情深，却偏偏去说你对我情深意真、慧眼识才，而我自知你这一番心意所在，则自己之心意遂不言而喻。这是用“诛心”之法来感动对方。在如此强大的攻势下，自是两情相悦，情投意合了。然而尚不止此，他还要在“枕前言下，表余心意”，就以合欢共枕之“鸳被”为誓，天长地久，永不相负。感情的炽热、对爱的专注，无不表达得淋漓尽致，令人感动。不过在有正统观念的后世词评家看来，这种词就显得很不雅观了，如清代沈雄《古今词话·词品下卷》中即认为“愿奶奶”三句是“谀媚之极，变为秽褻”，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删稿》中也说：“屯田轻薄子，只能道‘奶奶兰心蕙性’耳。”但在当时市井民间的人们心里，“才子佳人”、“当年双美”，这是人生最为幸福的境界；今生今世，永相偎依，这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柳永的词正集中地反映了这种理想，竟谓其为“轻薄子”，未免不公。而词意之透彻直露，多用俗语，本为柳词面目，倒也无可厚非。

两同心

伫立东风^[1]，断魂南国。花光媚、春醉琼楼^[2]，蟾彩迥^[3]、夜游香陌。忆当时，酒恋花迷，役损词客^[4]。别有眼长腰搦^[5]。痛怜深惜。鸳会阻^[6]、夕雨凄飞，锦书断^[7]、暮云凝碧。想别来，好景良时，也应相忆。

【注释】

^[1]伫立：长久地站立。

^[2]琼楼：指华美的楼宇。

^[3]蟾彩：即蟾光，指月之光辉。古时传说月中有蟾，故云。迥：远。此句形容月之高挂。

^[4]役：犹言牵，引。损：煞。役损：此指完全被牵绊住。词客：词中主人公自指。

^[5]搦：把。腰搦：指纤腰一把，言其细也。

^[6]鸳会：指男女欢会。

^[7]锦书：指书信。

【点评】

《两同心》之调亦始见于《乐章集》。此词表达了对心中佳人的深沉思念。词中主人公看来远游于南方，春光明媚，他却孤独地在风中久久伫立。时光倒折回当年，花前月下，日日醉倒琼楼，夜夜相随紫陌。那段迷花恋酒的日子，叫人牵系，永远难忘。上片基本上是对往事的追忆，下片则直抒情愫。眉眼细长、楚楚纤腰一把的那位意中佳人，令人怎忍不怜爱有加。然而好梦难成，欢会犹阻，黄昏时分的蒙蒙细雨，黯淡了人的心绪。分别以来，书信全无，天边的一抹碧云，恍如人之愁眉不展。这里化用了南朝江淹的诗句：“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故词中“暮云凝碧”一语，已暗寓佳人不来之意。遥想别后的她，对此良辰美景，是否也像我念她一样思念自己呢？此处用意颇有点类似李商隐《夜雨寄北》诗中的名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诗是在时间上设想由将来回忆现在，此词则是在空间上设想佳人相忆自己。《两同心》这个词调总共不过六十八字，然而上下片却共七韵十四句，可见其节奏并不慢，但此词虽用以表达急迫的相思之意，语气仍是舒缓自如，恰当地展现了思念的深沉与专注。

女冠子

断云残雨。洒微凉、生轩户。动清籁^[1]、萧萧庭树。银河浓淡，华星明灭，轻云时度。莎阶寂静无睹^[2]。幽蛩切切秋吟苦^[3]。疏篁一径^[4]，流萤几点，飞来又去。对月临风，空恁无眠耿耿^[5]，暗想旧日牵情处。绮罗丛里^[6]，有人人、那回饮散，略曾谐鸳侣^[7]。因循忍便睽阻^[8]。相思不得长相聚。好天良夜，无端惹起^[9]，千愁万绪。

【注释】

[1]清籁：本指清朗的响声，这里指风吹树响。

[2]莎阶：长满莎草的台阶。

[3]蛩（qióng）：即蟋蟀。

[4]疏篁：稀疏的竹丛。

[5]耿耿：不安貌。

[6]绮罗丛里：此指歌伎丛中。

[7]人人：那人，人儿。谐鸳侣：代指男女欢合。

[8]因循：轻率，随便。睽阻：本指乖离，违背，此处即指离别。

[9]无端：无心无意，犹言莫名的。

【点评】

这首词描写夏夜相思之情。上片纯为写景，下片全是抒情，这在唐宋词中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结构，但此词章法虽简洁，却并不单调，主要是在景物与情感的内在层次与相互生发方面颇费经营之功。上片写的都是夏末秋初的清夜之景，但细审之，则可分为四个层次。起笔三句写夏日傍晚，微雨过后，丝丝凉意袭人。轻风拂树，声如清韵，响如天籁。这是由天气引出总束全词的一种既清爽又略有萧瑟之意的整体氛围，是作为总写的第一层，以下则通过视角的转换，分三层来细致描摹凉夜之景。“银河”三句，写在微云的映衬下，星河浓淡明灭，乃目尽遥天之所见，是远景；“莎阶”二句，写台阶间一片寂静，只传来蟋蟀的“切切秋吟”之声，这是阶前之所闻，乃近景；“疏篁”二句，写在稀疏的竹林间往来飞动的流萤，则可谓是中景了。虽然同是写景，角度却有不同，层次感亦强。下片的抒情也有类似的特征：“对月”二句，写对此良夜，却空自辗转无眠，遂不由人不回想当初之种种情事，这是由现今倒折回过去；“绮罗”三句写当年二人于宴席上一见倾心而得谐鸳侣，成其好会，这是对过去的深情回忆；“因循”二句，写别离之因，也就是“当初不合轻分散”的意思，以至于“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再聚亦不知何日，这是又由过去折回了如今。最后“好天”三句，写虽有良辰美景，怎奈更莫名地惹起了“千愁万绪”，则是以这个带有浓厚感伤色彩的字眼来总束全词。这首词的意思，用一首令词也完全可以表达清楚，但柳永却偏好用慢词长调来写，既然篇幅增加了，则在笔法与结构上也自须有所变化，而不能再像小令那样点到为止、一沾即走、不即不离了。柳词一方面运用赋笔，大力铺叙渲染景物与情感，一方面是在章法结构上注重层次感以及层次之间的关系，像这首词的上片即是一个在空间展开的结构，以视点的推移来确立对象的位置；而下片则是一个在时间上加以描述的结构，由今入昔，又由昔返今，以记忆与现实的跳接来确立彼此的情感定位。这种手法使得柳

词的慢词长调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而不至于仅仅是小令的简单放大。不过这些结构方式的运用要一直到北宋后期的周邦彦手中，才可谓到达了登峰造极、几乎是无以复加的地步，和周邦彦词中章法的吞吐变幻、开合莫测相比，柳永词毕竟还显得有些稚嫩，然而筌路蓝缕，其功终不可没。

慢卷袖

闲窗烛暗，孤帏夜永^[1]，敲枕难成寐。细屈指寻思，旧事前欢，都来未尽^[2]，平生深意。到得如今，万般追悔。空只添憔悴。对好景良辰，皱著眉儿，成甚滋味。红茵翠被^[3]。当时事、一一堪垂泪。怎生得依前^[4]，似恁偎香倚暖^[5]，抱著日高犹睡。算得伊家^[6]，也应随分^[7]，烦恼心儿里^[8]。又争似从前，淡淡相看，免恁牵系。

【注释】

[1]夜永：夜长。

[2]都来：算来，算起来。

[3]茵：衬垫，褥子。

[4]怎生：本指怎样，此处有务须设法之意。依前：从前。此句犹言怎样才能和从前一样。

[5]香、暖：此指女子如香似玉之身体。

[6]算得：也是算来、料想的意思。伊：此指她。家：用于人称代词后的助词，无实义。

[7]随分：照样。

[8]烦恼心儿里：即心中烦恼。

【点评】

《慢卷袖》之调亦始见于《乐章集》。这首词描绘的是一名男子的暗夜相思之情。起笔自其辗转难眠之况说起，长夜漫漫，独处孤帐，将枕头翻来倒去，依旧无法入睡。以下则追叙原因：细细寻思，当初短暂的欢会，怎能尽数表达出对她的“平生深意”？而轻易地分别，只留下如今的“万般追悔”，令人空自憔悴。“对好景”三句则又折回现在，对良辰美景，而愁眉深锁，此中滋味，也只有独自体会了。换头则又由眼前的“红茵翠被”，联想到当年那些“一一堪垂泪”的往事，不禁喟然长叹，如何才能再和从前那样，抱着温香暖玉的人儿，日日高眠不起呢？料想此刻的她，也同自己一样，心内烦恼吧。如此两处相思，怎比得上从前的“淡淡相看”呢？因为即使是无言相对，也是“相看两不厌”呀！虽然“相见亦无事”，然而“不来忽忆君”，毕竟那不会有这样令人痛苦的魂梦牵系。此词除了在情感表现上的真挚与透彻之特征以外，最明显的就是口语俗字的大量运用，全词仅有起笔三句还比较书面化，其余的几乎没有一句不是口语化的句子，然而这种俗字的情感表现力完全不比“雅字”差，有时还越而过之。例如下片“怎生得依前”三句，如果试图用很文人化的字眼去表达，总会觉得隔了一层，还不如索性这样毫不掩饰地说出来，更符合市井中人的口吻。因为词中展现的本来就不是君子淑女之爱情，柳永词中的主人公们往往追求的是完全感性的幸福与世俗的快乐，有时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欲情，什么温柔敦厚，怨悱而不乱，全用不着了。这倒是和20世纪末的某些文化倾向颇为吻合，摇滚歌手郑钧唱出的“我的爱，赤裸裸”，不也正是对传统语境的一种颠覆与消解吗？

征部乐

雅欢幽会，良辰可惜虚抛掷。每追念、狂踪旧迹。长祗恁^[1]、愁闷朝夕。凭谁去、花衢觅^[2]。细说此中端的^[3]。道向我、转觉厌厌^[4]，役梦劳魂苦相忆。须知最有，风前月下，心事始终难得。但愿我、虫虫心下^[5]，把人看待，长是初相识。况渐逢春色。便是有、举场消息^[6]。待这回、好好怜伊^[7]，更不轻离拆^[8]。

【注释】

^[1]祗：只。恁：如此。

^[2]花衢：本指花市，此处以花代人，即是绮罗丛中的意思。

^[3]端的：宋代俗语，此处指情节或事实、情事。

^[4]向：此犹言爱。如陆游《朝中措》词云：“总是向人深处，当时枉道无情。”可参见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厌厌：指倦怠，百无聊赖之意。

^[5]虫虫：当时歌伎名。

^[6]举场：指科举考试时的考场。

^[7]怜：怜爱。

^[8]轻离拆：轻易地分离拆散。

【点评】

《征部乐》之调始见于《乐章集》。词中的“虫虫”在柳永词里屡屡出现，从下片所反映的情事看来，这首词很有可能写的即是柳永自己的情感经历，时间则是早年中举登第之前的作品。起笔先点明自从那次“雅欢幽会”之后，便情难自控，无数的美景良辰，尽成虚掷，这是由昔至今。以下二句则是具体渲染，结构仍是由昔至今，每每追念的是“狂踪旧迹”，此乃呼应“雅欢幽会”；朝夕独处，日日愁闷，这是呼应“良辰可惜虚抛掷”。此数句点染结合，定下了全词的基调。“凭谁去”四句，是愁闷中人的凭空想像：谁能为我至绮罗丛中，寻得伊人的消息，代我向她细细诉说自己的此番相思情意。终于等到使者的回音，原来她也同样因爱我而心绪烦闷，倦怠无聊，梦萦魂牵，苦苦相忆。这种想像毋宁说是他的一种真切愿望吧。下片笔势不换，“须知”三句，谓风前月下，款款心曲难表。“但愿”四句，希望对方仍如初见时看待自己，即初心不变之意，大概二人当年初次相见，都是风流倜傥美少年吧。“况渐”三句，谓春光渐近，不久将入京相见。古时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于当年秋季经过地方上的乡试录取之后，即于次年春天至京城参加省试，或许词中男子前次即是在京城应试时与“虫虫”相识，此后落第而归，遂成两地相思。今番又将入都，则相见有期矣。“待这回”二句，则是说经过长久的分隔之后，终究情不能已，意之所属，念兹在兹，这回相见，定当深怜痛惜，终日厮守，再不轻易别离了。最后这几句，既可谓是对自己，也可谓是“虫虫”所许下的深深誓愿。全词尤其是下片，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委曲转折，情感真挚，颇有些温柔口吻。可以想像，经过几年“离拆”之后，风采依旧的他深情款款地奏起此曲，而“虫虫”则依声轻唱，自是一番温存旖旎之风光。宋代都市经济发达，外地进京赶考的举子，往往自去年秋天即到京城，而考完了以后，又须等候发榜，因此一住就是大半年。而这些风流才子，自然免不了要到秦楼楚馆中，去享受享受京城的繁华热闹。

狎妓而游在传统观念中本是韵事，实际上，宋代就连国子监的太学生也可以传召官府管辖下的官妓，来为其宴会助兴。故此才子与歌伎的故事屡见不鲜，这在宋元话本小说中记载得很是不少，连柳永自己也往往成为小说戏曲中的人物，这首词正是当时这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风习的反映。

御街行

前时小饮春庭院。悔放笙歌散。归来中夜酒醺醺，惹起旧愁无限。虽看坠楼换马^[1]，争奈不是鸳鸯伴。朦胧暗想如花面。欲梦还惊断。和衣拥被不成眠，一枕万回千转。惟有画梁，新来双燕，彻曙闻长叹^[2]。

【注释】

^[1]坠楼：用晋代石崇与绿珠的典故，绿珠是石崇的侍姬，美艳而善吹笛，权贵孙秀想要横刀夺爱，被拒绝后，陷石崇于死罪，绿珠遂在石崇面前坠楼而死，以示不负故主。换马：即以美妾换马。据说酒徒鲍生多蓄声妓，而韦生则好乘骏马，一日相遇而各易所好。这里用坠楼换马都是代指秦楼楚馆中的美妓。

^[2]彻曙：指整夜直至清晨。

【点评】

这首词也可谓是一首情歌，其主人公是一位深情的男子，在清夜中思念着意中佳人。起笔二句非常深沉，当人在热闹的盛宴上时，常常会有一种如此繁华终将逝去的感觉，这也就是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说的“胜地不常，盛筵难再”的意思。词中此句谓“悔放笙歌散”，从字面上看，固是讲想要留住宴饮的热闹，而实际上要表达的是，之所以要留住这种繁华，正是因为宴席上的笙歌与美酒，可以暂时掩盖住他内心刻骨的相思之情，可以让他暂时忘了分别的痛苦与忧伤。句意颇值得玩味。然而笙歌终散，热闹终于消歇之时，于是只好形单影只，带着浓浓的醉意，独自归来，然而夜半酒醒之后，无边无际、无法排遣的“旧愁”也即是思念之情，又不可遏止地涌上心头，令人辗转难眠，魂断心伤。这两句可以说是对前两句的说明或具体展开。“虽看”二句，谓虽然眼前不乏像绿珠那样既美艳多才又忠心为主的女子，也不乏值得以名马相换的美妓，但对他来说，皆如过眼云烟，因为没有一人能像那个“她”那样，是他心中值得以一生相许的“鸳鸯伴”。这两句也仍然是在起笔二句基础上的继续生发，这些“坠楼换马”的女子，不就是笙歌欢宴上的歌伎们吗？从中也可以看出柳永词追求直露的创作特征，如果是讲究含蓄的词人写来，有了“前时”二句，即可点到为止了，“归来”以下几句的意思不妨留给读者去联想。但柳永却喜欢把话说清楚，点明之后，往往还要再渲染一番，把句中隐含的意思讲透。下片承接前面“中夜”之意，写欲在梦中与如花美眷的佳人相会，可好梦难成，终成朦胧虚幻。本是因酒醉而和衣而睡，此刻则更是难以成眠，“一枕万回千转”，和《诗经·关雎》中“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的意思完全一样。结句腾挪，跳空一笔，谓只有画梁双燕，整夜听见自己的长叹之声，了解自己的相思之苦。整个下片笔势流转，一气呵成，与上片所呈现的深沉凝重之感又自不同。

秋夜月

当初聚散^[1]。便唤作、无由再逢伊面^[2]。近日来、不期而会重欢宴。向尊前^[3]、闲暇里，敛著眉儿长叹。惹起旧愁无限。盈盈泪眼。漫向我耳边^[4]，作万般幽怨。奈你自家心下^[5]，有事难见。待信真个^[6]，恁别无萦绊。不免收心，共伊长远。

【注释】

^[1]聚散：此处偏指散，即分别之意。

^[2]唤作：这里有以为的意思。无由：无缘。

^[3]尊：酒杯。

^[4]漫向：空向，徒向。

^[5]你自家：你自己。

^[6]待：将，打算。

【点评】

此《秋夜月》调始见于《尊前集》载五代尹鹗词，其作起句为“三秋佳节”，下结为“深夜，窗透数条斜月”，故此而得名，它和作为《相见欢》别名的《秋夜月》全然不同。这首词描写一对旧日恋人久别重逢时的特殊心态。起句回溯，写当年分别之后，便以为缘分已尽，相见无期了。近日却不期而遇，邂逅相逢，于是有了重开欢宴，细诉旧情的机会。然而在这颇有些尴尬的尊前席上，两人又都相对无言，一个敛眉，一个蹙额；一个长吁，一个短叹，无限旧愁重又映上心头。上片是对情事的真切描写，下片则传摹主人公心态上的变化，那位女子含着盈盈粉泪，在他的耳边细细倾诉着别来的思绪，声娇语颤，万般幽怨。“奈你”二句，是她倾诉的内容，原来她担心的是他心里“有事难见”，即担心他另有新欢，对她的情意是否还能像从前那样没有改变。“待信”二句，则明显是男子的答词，直欲指天为誓，保证除了她之外，更“别无萦绊”。结句则是他的内心独白，既已重会，自当收拾心思，与她厮守，再无分离。这首词上片还只是单纯的叙事而已，精彩之处是在下片，通过极其口语化的词句，传达小儿女“恩怨相尔汝”的口吻，两人语气中的虽因重逢而喜，而又担心忧虑、患得患失、惴惴不安之情，如聆于耳，如现眼前，让读者也不禁情为之动，柳永不少词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吧。

婆罗门令

昨宵里、恁和衣睡^[1]。今宵里、又恁和衣睡。小饮归来，初更过、醺醺醉。中夜后、何事还惊起。霜天冷，风细细。触疏窗、闪闪灯摇曳。空床展转重追想^[2]，云雨梦、任鼓枕难继^[3]。寸心万绪，咫尺千里。好景良天，彼此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4]。

【注释】

^[1]恁：如此，这般。

^[2]展转：即辗转。

^[3]云雨梦：用宋玉《高唐赋》中巫山神女的故事，据说楚王梦见神女来荐枕席，临别之时辞云：“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阴，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世遂成为男女欢合的典故。这里的云雨梦即是这种意思。

^[4]计：办法。

【点评】

这首词通过羁旅者中宵酒醒之情景，抒写其离愁与相思。上片写孤眠惊梦。起笔二句劈空而来，谓昨夜如此和衣而睡，而今夜又如此和衣而睡，除“昨”、“今”二字外，几乎逐字重复，一个“又”字，写尽了他的苦辛与孤眠况味。这两句似拙实巧，传神地表达出因生活的单调重复而腻味烦恼的情绪。感情奔泻之后，“小饮”三句倒折回入睡之前的景况，既是“小饮”，却饮至“初更”，可见愁绪难消。独自归来，醺醺醉倒，这也是承上说明了和衣而睡的原因，同时又拎起下文的追寻梦境之意。“中夜后”一句，点明梦中惊醒，以设问语气，传出惊梦人的满腔幽怨。以下几句跳开转写景物，这些景致可谓全是惊梦之因。窗外霜冷风细，窗内灯光摇曳，风“触疏窗”一句，把前面的触感与后面的视觉感受联系起来，以浑成之语，构筑成一个凄清的氛围，这也同样是词中主人公的心理氛围。下片承接写他醒后不能入睡之苦。空床独宿，辗转难眠，刚才在梦中与情人同衾共枕、欢洽好合，而醒来后再想要重温旧梦，无论他如何“追想”，已不可复得了。梦中之欢娱与现实的冷酷适成对照，一晌贪欢与相见无期比起来，也越发令人神伤。“寸心”两对句，以鲜明的对比把他复杂的心理写至极处：心不盈寸，而万绪缠结，则其感情负荷之沉重难堪可知；梦中咫尺相伴，醒来悬隔千里，则梦醒后的无限惆怅可知矣。词意盘旋至此，蓄势已足，“好景”三句遂顺势而下，一气蝉联，此“好景良天”，对彼此两人而言，均是虚设，只能辜负了这良宵清夜。而萦绕他们心曲的全是说不尽的相怜相爱之情、相思相望之苦，可天各一方，只能是无奈无言地体味“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而已，词意由一己之相思说到了彼此之相思。结句和起句类似，都是以更换一二字的重复修辞方式来对照或类比，突出了“有意”与“无计”的矛盾，既颇有民歌风味，又耐人玩味。全词层次丰富而不觉呆滞，用语质朴而语意浑成，在柳永词中可属上乘之作。

凤栖梧

伫倚危楼风细细^[1]。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2]。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3]。拟把疏狂图一醉^[4]。对酒当歌^[5]，强乐还无味^[6]。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7]。

【注释】

^[1]伫：久立。危楼：高楼。

^[2]黯黯：忧伤的样子。

^[3]凭阑：即凭栏。

^[4]疏狂：散漫，狂放。图：求取。

^[5]当：应当、合宜。

^[6]强：勉强。

^[7]消得：值得。

【点评】

《凤栖梧》又名《蝶恋花》。这是一首抒写离情别绪的怀人之作，漂泊异乡的落魄与怀恋情人的缠绵交织一处。上片写景，主人公自己仿佛也成为这环境中的一景。他独自久立在高楼上，四周春光和煦，暖风轻柔。极目天涯，但见芳草萋萋，烟光迷离，不可遏止的春愁亦如这划尽又长的春草，黯然而生。《楚辞·淮南小山·招隐士》中说：“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这里正是借用“春草”之喻，以表达其倦游和怀人之情。“残照”一语，既营造出一个凄美迷蒙的黄昏景象，为以下的抒情烘托气氛，同时又点明了主人公伫立之久、痴情之深。他凭栏无语，满怀春愁，无人领会，无可诉说，孤单寂寞之意蕴于句中而复溢于言表。上片伤离念远，含蓄地通过环境描写，表现了主人公凄凉、孤单、怅惘、思恋、悲愁诸多情绪层层交织的内心感受，引起下片的离思。下片笔势吞吐，换头宕开，谓本拟借酒浇愁，以求一醉，然而无论是对着欢盛的筵席，还是席上的歌乐，都只能强颜欢笑，索然无味。“对酒当歌”出自曹操《短歌行》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对者，当也，二字同义。或谓此句指自己之痛饮高歌，并不很准确。酒、歌，皆是欢宴之物，痛饮香醪美酒，欣赏皓齿清歌，本是欢乐之事，而自己全无心思于此，只图一醉，故云“无味”。以上层层盘旋，蓄势已足，心理描写亦细腻充分，遂逼出最后两个缠绵执著的千古名句，衣带渐宽，则人之消瘦可知，然而终于无怨无悔者，全是“为伊”而甘愿憔悴。这两句直抒胸臆，以平常语出之，表现出主人公对伊人的执着追求和坚贞不渝的深情，历来评价极高，如清代王又华《古今词论》中说：“小词以含蓄为佳，亦有作决绝语而妙者，如韦庄‘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之类是也。牛峤‘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抑其次矣。柳耆卿‘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亦即韦意而气加婉。”所谓“决绝语”，也就是尽头语，把话说得不留余地，本来在讲究含蓄的古典诗词中是须加以避免的，但适当运用，更可以把人物的心理表达得淋漓尽致。“衣带”两句，不仅仅是展现了一种至死不渝的爱情，同时也被后人抽象成为对于那种专一执着之精神境界的表达，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这两句作为“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所必经过之三种境界中的第二境。

凤栖梧

蜀锦地衣丝步障^[1]。屈曲回廊，静夜闲寻访。玉砌雕阑新月上^[2]。朱扉半掩人相望^[3]。旋暖熏炉温斗帐^[4]。玉树琼枝^[5]，迤逦相偎傍^[6]。酒力渐浓春思荡。鸳鸯绣被翻红浪。

【注释】

^[1]蜀锦：三国时成都出产的锦闻名天下，故以蜀锦代指锦帛。地衣：即地毯。步障：在路的两旁立竹以张帐幕，作为屏障，用来遮尘土，类似于屏风。

^[2]玉砌：实指白石台阶。雕阑：即雕栏。

^[3]朱扉：朱门。

^[4]熏炉：香炉。斗帐：即帷帐。

^[5]玉树：比喻才子。琼枝：比喻佳人。

^[6]迤逦：曲折绵延之状。此处用以形容二人相依相偎之态。

【点评】

这首词在词意上固可谓是一典型的艳词，然而在词语上却仍出之以含蓄婉曲，倒也颇值得一读。上片写“寻访”。此佳人之所居，幽静而华贵，地衣乃名贵的蜀锦织成，步障也是丝绸所制。晋朝时，王恺与石崇斗富，王恺用紫丝做了个四十里长的步障，石崇则用锦帛做了个五十里的步障。于是步障的典故从此就与豪门贵族联系在一起了，这首词中的佳人虽然实际上很有可能即是一位歌伎而已，但词人向来喜欢以富丽的装饰衬托她们的高雅气质，上片中的“蜀锦”句、“玉砌”句皆是如此。词中的主人公穿过屈曲转折的长廊，在静静的夜里前来寻访自己的意中佳人。以下忽接以两个写景的句子，描写了一个略带凝固性的场景，画面感非常强烈。天外一钩新月，月光如水，照在玉砌雕栏之间，静悄悄的闺阁朱门半开半掩，门内佳人隐约间正隔帘相望。则寻访已有结果了。下片遂直接写两人的欢会。古代女子闺房中常置有香炉，既可营造幽香的气氛，又可熏暖被帐。以下就渐渐是传统上所谓的靡艳之句了，写帐中之温馨，才子佳人，相依相偎，酒力渐浓，春思荡漾，锦被上所绣的鸳鸯成双成对，绣被之下的“鸳鸯”也被翻红浪，双宿双飞了。从结构上来看，这首词的意思非常简单，基本上是一个按时间顺序的发展过程。值得关注的是此词以一男子的口吻来写，此女子的风采本应通过他的视角来展现，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例如上片在对环境的层层铺垫渲染之后，这位女子的形象终于出现，但仍然是半遮半掩，一片朦胧，令人始终不识庐山真面目。下片全去写欢会之景，也不对她进行正面描写。而这正是词人的高明之处，上片没有一个字是写她的相貌，但她秀美明艳的形象却如现眼前；下片亦无一字写其举动，但其温存旖旎之神态却呼之欲出。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集贤宾

小楼深巷狂游遍，罗绮成丛^[1]。就中堪人属意^[2]，最是虫虫^[3]。有画难描雅态，无花可比芳容。几回饮散良宵永，鸳衾暖、凤枕香浓。算得人间天上，惟有两心同。近来云雨忽西东^[4]。销恼损情悰^[5]。纵然偷期暗会，长是匆匆。争似和鸣偕老^[6]，免教敛翠啼红^[7]。眼前时、暂疏欢宴，盟言在、更莫忡忡^[8]。待作真个宅院^[9]，方信有初终^[10]。

【注释】

^[1]罗绮：代指身着罗绮、浓妆艳抹的歌伎。

^[2]就中：内中，其中。属意：留意。

^[3]虫虫：歌伎名，又名虫娘。

^[4]云雨西东：这里用以比喻情人之间的分散。

^[5]销：浑，直，有简直或完全之意。情悰（cóng）：情绪。

^[6]和鸣偕老：此指结为夫妻。

^[7]翠：指翠眉。红：指沾有脂粉的红泪，即女子之泪。

^[8]忡忡：形容愁苦之状。

^[9]宅院：此指姬妾。

^[10]有初终：有始有终。

【点评】

这首作品可以视作是词中男子向心爱的歌伎所作的一番劝慰之辞。这位“虫虫”，在柳永的词里多次出现，应当是实有其人的，看来与柳永也的确有着一段因缘，此词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便是柳永的自叙传，当然也可说是当时那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与社会心理的展现。

上片追叙与虫虫的相爱经历。起笔即盛赞她的不同流俗，这位浪子在“小楼深巷”即平康坊曲、青楼楚馆间“狂游”殆遍，可谓赏尽名花，看足芳丛，然而其中最让他留意的却只有虫虫，这是第一层，写初见倾心。“有画”两句顺势渲染，说明自己对其倾心的原因，一句谓其风流雅态，画笔难描；一句谓其芳容秀色，名花难比。这是第二层。“几回”两句是第三层，写与虫虫定情，几次欢宴之后，遂得以共度良宵，凤枕鸳衾，温香满怀。以下二句也是渲染，写情之深、意之浓，许下了“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上片两层叙事夹以两层渲染，张弛有度。词句也深沉而不轻浮，体现出两人和一般狎客歌伎之间的逢场作戏不同，而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爱情。过片“近来”二字，一笔兜转，词意由昔日的美满过渡到现实的冷酷。因为种种缘故，两人无法时常见面，云雨西东，直令人情怀恼煞。从后句来看，或许就是由于他困居京都，千金散尽，故无法再会。即使偶尔“偷期暗会”，也只能来去匆匆，愁颜相对，翠眉深锁，红泪暗流。只有真正能鸾凤和鸣、白头偕老之后，这种不幸才会结束。至此两人的现状与理想都已点透，于是以下便以他的劝慰之语作结，为了避开各种压力，暂时两人须得疏远一些。但山盟海誓，犹在耳旁，更在心里，劝她宽遣心怀，莫要忧心忡忡，自己决不相负，等到前来赎身迎娶之时，她就会真正相信自己并

非无情浪子，而是个有始有终之人了。这里的“宅院”，是宋元时的俗语，指侍妾，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载无名氏《雨中花》词，中云：“五愿奴哥收因结果，做个大宅院。”苏轼《减字木兰花》赠徐君猷宠妾胜之云：“天然宅院，赛了千千并万万。”皆可证。对于歌伎而言，能成为士人的“宅院”，已是得遂所愿了。这首词章法严整，格调俗中见雅。尽管他们的誓愿最终未必真能实现，但那种柔婉而决绝的语气，已足以令人感动。这种对于市民阶层特殊心态的把握，其前或其后的任何一位词人都比不上柳永体会之真切、感受之丰富，此词亦是典型的一例。

少年游

层波潋滟远山横^[1]。一笑一倾城。酒容红嫩，歌喉清丽，百媚坐中生。墙头马上初相见，不准拟^[2]、恁多情。昨夜杯阑^[3]，洞房深处，特地快逢迎^[4]。

【注释】

^[1]层波：指眼波。潋滟：本指水波荡漾，此指眼波流动。远山：指女子之眉，古时有所谓远山眉之妆。

^[2]准拟：料想。

^[3]阑：尽。杯阑，指酒尽席散。

^[4]特地：特别。快：此指纵情，恣肆。逢迎：指欢会好合。

【点评】

这是一首记冶游的作品，全词作男子的回忆口吻。上片写他和一位歌伎在筵席上初见时的倾心，起句写她的容貌，眼波流动，眉黛含情，回眸一笑，足可倾国倾城。面容娇嫩，微带酡红，歌喉婉转，清丽动人。经过这四句外貌上的描写，“百媚”句总束上文，则是对其神态的描绘了。下片叙事，记叙了两人定情好合的经过。“墙头”句是用白居易诗中的句意，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四《井底引银瓶》诗中云：“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后来元代的白朴也是本着白居易的这首诗为题，创作了写李千金与裴少俊之爱情故事的杂剧《墙头马上》。这里是用此来暗示当初与这位歌伎相识的过程。一见之下，没想到却如此多情多爱，令人魂牵梦系。在昨夜“洞房深处”，杯尽酒残，欢筵初散之后，终于得以和意中佳人纵情怜爱，恣意欢会了。这首词就词意而言，略显轻浮，不过词风倒能够像词中歌伎的歌喉一般，清丽婉转，艳而不靡。又如上片的容貌描写，虽然用的都是常见的形容语，但由外而内，由貌至韵的结构方式，使其很有脱俗之感。这样再引出下片欢会场景的描绘，就显得非常自然了。

少年游

佳人巧笑值千金。当日偶情深^[1]。几回饮散，灯残香暖，好事尽鸳衾。如今万水千山阻，魂杳杳、信沈沈^[2]。孤棹烟波^[3]，小楼风月，两处一般心^[4]。

【注释】

[1]偶情：指相互投合之情。

[2]沈沈：即沉沉。

[3]棹：船桨。这里的孤棹，即指孤舟。

[4]一般：同样，相同。

【点评】

这首词描写一位男子对心中佳人的思忆之情。上片回忆，然而并不是从初次相见时的情景说起，却直接描绘佳人的“巧笑”，可见在他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她那倾国倾城的“巧笑”，一笑岂止千金？或许正是因为她的笑靥，才吸引了他的注意，才有了后来的种种情事吧。次句回溯至当日相聚之时，“偶”，在这里并非偶然、不期而遇之意，而是相投、相合的意思。偶情深即是谓一见倾心、两情相悦，此情此意，蕴于胸中者独深，所以才会有如今无尽的思念。“几回”三句作具体描绘，酒尽人散之后，“灯残香暖”之夜，一对情人共入鸳被，成其好事。下片则转入“如今”，两人“各在天一涯”，千山万水，遥相阻隔。已是梦魂牵系，更何況音信全绝。此时此刻，自己江湖漂泊，一叶孤舟泛于烟波之上；而伊人想必独处闺楼，凭栏远眺于斜阳日暮之间。虽处两地，心实相连。全词在结构上是明显的今昔对照之法，而在意境方面，上片起笔“巧笑”一句，令人顿觉阳光灿烂，以下几句转入香艳，但绝不恶俗。下片则营造出略带萧瑟的氛围，与上片对比，以见相聚之乐与相离之苦，更见出相忆之深。“孤棹”三句，两相绾合，结得稳健而巧妙，颇见功力。

驻马听

凤枕鸾帷^[1]。二三载，如鱼似水相知。良天好景^[2]，深怜多爱，无非尽意依随。奈何伊。恁性灵、忒煞些儿^[3]。无事孜煎^[4]，万回千度，怎忍分离。而今渐行渐远，渐觉虽悔难追。漫寄消寄息^[5]，终久奚为^[6]。也拟重论缱绻^[7]，争奈翻覆思维^[8]。纵再会，只恐恩情，难似当时。

【注释】

[1]凤枕：绣凤之枕。鸾帷：绣鸾之帐。皆是泛指而已。

[2]良天：犹言良辰。

[3]恁性灵：犹言放纵性情。忒煞：太甚，太过分。些儿：少许，一点儿。

[4]孜煎：折腾。

[5]寄消寄息：寄送音信。

[6]奚为：何用，有什么用。

[7]缱绻（qiǎn quǎn）：情意缠绵，此指欢会。

[8]争奈：怎奈。翻覆：反复。辗转。思维：考虑。

【点评】

这首词写一位男子对意中佳人的刻骨相思。上片忆旧，下片伤今，结构非常明晰。“凤枕”三句总写，相聚之日虽只有“二三载”，但因两心相照，“如鱼似水”，故尤感幸福难忘。看似平淡无奇，但情感之悠长浓烈已在句中。以下分写，“良天”三句从男子的角度写他对佳人的倾倒与怜爱。良辰美景，是相聚之环境，深怜多爱，状恋情之甜蜜。“无非”、“尽意”二个虚词，形象地见出他对伊人的百依百顺。“奈何”以下则从女子的角度写其性格与娇态。她撒娇任性，无拘无束，放纵恣肆，无缘无故地发小脾气，百般折腾，甚至令人觉得有点太过分。但这在男子的心目中看来，却也许正是她的可爱之处，而在追忆之中想来，更是令人心动的甜美回忆了，故此这几句也全都是欣赏的笔调。这种娇纵恣肆的女子形象和温存宽容的男子形象，在唐宋词中还是不多见的。过片“怎忍分离”一句，既写足两人的深情蜜意，也带出下片的分离之主旨。下片陡折入现今，由往日之思转为眼前之悲。“渐行渐远”，让读者联想起同样也是表达游子离愁的名句“渐行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欧阳修《踏莎行》），这里承以“渐觉虽悔难追”，所悔者，正是轻易地与佳人离别，点明了这是一首远行旅途之中的作品，同时细腻地展现了他难以遏制的相思之情。以下词笔吞吐翻腾，转出三意。离别之后，只好以书信相慰，这本比“锦书空托”要好得多了，但这里却透过一层说“终久奚为”，以见这种相思空靠书信往返，终究无法疗饥，此为一意；“也拟”二句又作进一步想，渴望重新聚首，再叙缠绵，怎奈不仅是关山阻隔，内心也有一重阻隔，故有所顾虑，此为一意；但顾虑的内容却是在第三层中表达：即使再次重逢，只怕长期分离之后，两人是否还能保有当初相恋时的那份纯真、深挚的感情呢？或许不再相见，反而可以在心中永远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吧。词意至此，这位男子之痴情痴意、敏感多情的性格、其感情与理智的矛盾都展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了。

这首词采用了最为常见的线性方式展开，由昔至今，而且词语亦浅俗平易，但是它不入俗套之处在于

全词几乎全部都是男子的内心独白，既无景物的衬托渲染，也无事件的前后映带，就是直陈内心的情感，不求含蓄，直率明快，完全靠着情感转折的内在脉络来组织全篇，靠情感的真挚来打动读者。这在讲究情景交融的诗词作品中可谓另辟蹊径，而这也正是柳词风味的显著特长之一。

击梧桐

香靥深深^[1]，姿姿媚媚，雅格奇容天与^[2]。自识伊来，便好看承^[3]，会得妖娆心素^[4]。临歧再约同欢^[5]，定是都把、平生相许。又恐恩情，易破难成，未免千般思虑。近日书来，寒暄而已，苦没怱怱言语^[6]。便认得、听人教当^[7]，拟把前言轻负。见说兰台宋玉^[8]，多才多艺善词赋。试与问、朝朝暮暮。行云何处去^[9]。

【注释】

^[1]靥（yè）：脸上的酒窝。

^[2]天与：天给，即天生、天赋之意。

^[3]看承：看待，看护，关照。

^[4]会得：懂得，理解。心素：即心襟。

^[5]临歧：指分别。

^[6]怱怱（dāo）：忧心忡忡的样子。

^[7]认得：辨认出，判断出。教：教唆。当：语助词，犹“着”也。听人教当：即听了别人教唆。

^[8]见说：听说。兰台：地名，在今湖北钟祥市东。宋玉：战国时楚国人，屈原之后最重要的楚辞作家。其《风赋序》中云：“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故后世常称宋玉为兰台公子。此处借以指朱儒林，详见下点评中所引本事。

^[9]行云：用宋玉《高唐赋》中巫山神女故事，这里借指词中的这位歌伎。

【点评】

关于这首词，有着一件有趣的故事，《绿窗新话》卷上引杨湜《古今词话》云：“柳耆卿尝在江淮倦一官妓，临别以杜门为期。既来京师，日久未还，妓有异图，耆卿闻之怏怏。会朱儒林往江淮，柳因作《击梧桐》以寄之。妓得此词，遂负愧竭产，泛舟来辇下，遂终身从耆卿焉。”可见这是一首思中带怨的作品。上片忆旧。起笔三句，描写对方的丽容媚态，深深酒窝，姿态姣好，天生一副高雅的格调，出众的容颜。“自识”三句，是对过去相知之时的回忆。自从与她相识以来，便一见倾心，对她特别留意关照，更重要的是自己能够理解她的一番真挚心意与妖娆情愫。“临歧”二句，是对分别时分的回忆。这也就是《古今词话》中“以杜门为期”之意，所谓杜门，即杜门不出，是说这位歌伎因为与他的恋情，决心“把平生相许”，再也不出去接客了。“又恐”三句，是新别之后的忧思。担心相别容易重聚难，所谓“恩情”，实指恋情，只是因为当时歌伎社会地位低下，故称之为“恩情”，担心对方的情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化，所以“未免千般思虑”。下片直承，写如今。近来书信虽也依旧往来不绝，但与往日之书已有不同，只剩一些寒暄应酬之语，却没有了过去信中因相思而忧心忡忡、愁闷苦恼的诉说。而恋爱中人的心理，对此又特别敏感，故他不能不怀疑对方是否已打算“轻负”“前言”、移情别恋了，这即是本事中“妓有异图”的意思。不过句中虽略有埋怨之意，但仍留有余地，“听人教当”，说明非其本意，“拟把”，说明尚未恩断情绝，颇得敦厚忠恕之致。“见说”以下，是托朋友朱儒林去江淮，代自己表明心迹，所谓“兰台宋玉”，在这里指的是朋友朱儒林，或认为是自指，在柳永的其他词中固多此例，但此词若作自指解，则未免词意不惬，扞格难通。实际上“见说”二字，已明确表明这不可能是自指。“多才”句，则顺笔一赞朱儒林之才华。“试与问”二句，方是全词主

旨，借巫山神女的典故，询问对方的打算，同时也表达自己的关爱之情。语句含蓄婉转而深情自现，故能够使她感动得倾竭全部家产，来到京城和他相会，终身厮守。这则故事或许并不完全是真实的，但之所以会有这类故事流传，一方面说明了柳永词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篇作品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柳词注重叙事性的特色，全词从初见说到定情，再说到离别分手，再说到两地相思，再说到情感的变化，再说到自己的对策，构筑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框架，层次非常清晰。同时在心理表现方面也能细腻入微，自然委婉，不失为柳词中的佳作。

燕归梁

织锦裁编写意深^[1]。字值千金。一回披玩一愁吟^[2]。肠成结、泪盈襟。幽欢已散前期远，无繆赖^[3]、是而今。密凭归雁寄芳音。恐冷落、旧时心。

【注释】

^[1]织锦裁编：即织锦回文，据《晋书》窦滔妻苏氏记载，前秦秦州太守窦滔被徙流沙，其妻苏蕙思之，织锦为回文璇玑图以赠滔，题诗二百余首，共三百四十字（一云八百余字），可宛转循环而读。故后世常以锦字代指夫妻或情人之间的书信。

^[2]披玩：翻阅欣赏。

^[3]无繆赖：即百无聊赖之意。

【点评】

此词描写与佳人离散之后的怅惘之情。首句用前秦窦滔妻苏蕙织锦回文寄夫的典故，本来此典一般是专用以指夫妻之情的，不过在此词中恐怕未必是指怀念妻子，从下片“幽欢”等语来看，可能还是泛指意中佳人。这里的“织锦裁编”也是泛指书信，不必实指回文诗。本词从在外漂泊的游子角度落笔，先写收到远方佳人寄来的书信，信中自然表达的是相思相念的深情厚谊，因此在他看来当然是一字千金，情义无价。“一回披玩一愁吟”句十分贴切，既说明了在游子羁旅途中，这种远方来信是他惟一的心灵安慰，故屡屡“披玩”而不倦，同时也写出了他内心的愁思，遂不由得愁肠百结，泪落满襟。下片“幽欢已散前期远”一句，异常沉重，应一字一顿地来读。先以“幽欢”二字稍作追溯，这种“幽欢”正是他念兹在兹而永难忘怀的深情往事，随即以“已散”二字承接，顿时让人觉得欢会短暂，无限惆怅，堕入一片凄凉境地之中。“前期”即指将来重聚之期，似乎给人带来一点希望，随即以“远”字顶接，又沉入灰暗无望之中。词意盘旋曲折，起伏动荡。“幽欢”既不可寻，“前期”又不可期，于是一切欢事和希望都已渺茫，如今的心境只能是百无聊赖、寂寞无聊。无奈之中，盼望“归雁”能替自己传音递信，时时得到佳人的消息，也让佳人时时得到自己的消息，这只能是绝望中的希望了。“恐冷落、旧时心”一句，也十分沉重，这种感觉是双向的，既担心佳人因失望而“冷落旧时心”，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担心。因隔绝日久，而担心另生他念，这是热恋中人常有的感受。结句的逆转，反而更加重表达了游子的相思之深和思归之切。这种词看似平淡无奇，却非常耐得起咀嚼玩味，正是功力深湛的体现。

满江红

万恨千愁，将年少、衷肠牵系。残梦断、酒醒孤馆，夜长无味。可惜许枕前多少意^[1]，到如今两总无终始^[2]。独自个、赢得不成眠，成憔悴。添伤感，将何计。空只恁，厌厌地。无人处思量，几度垂泪。不会得都来些子事^[3]，甚底死难拚弃^[4]。待到头、终久问伊看^[5]，如何是。

【注释】

^[1]可惜许：即可惜。许：虚词，作词尾，无实义。

^[2]两总：即俩，两人。无终始：无结果。此处指未能成为夫妻。

^[3]不会得：不能理解。都来：算来，或不过。些子：一点儿。

^[4]底死：即抵死，终究，或分外。拚（pàn）弃：割舍，舍弃。

^[5]终久：终究。

【点评】

从词中“酒醒孤馆”之句来看，这首词是一位男子在羁旅途中的相思之作，但侧重点全在相思，而并非羁旅。上片写别后离愁之深。“万恨千愁”，极言愁恨之多且广。“年少”，此处为自指，九曲回肠，全为此“恨”、此“愁”所牵系。词中起句即如此浓墨重彩地直抒胸臆的并不常见，而在这里实为全词总冒，为以下定出基调。“残梦”二句，写其愁苦之状，本是借酒浇愁，堪堪入梦，然酒醒梦断，独对客馆，长夜难眠，总归是百般无味。词中所用的“残梦”、“酒醒”、“孤馆”等词，都促成了冷清寂寥、形影相吊氛围的表达。既不能眠，则前尘旧事涌上心头，当年枕边衾下，多少甜蜜往事、缠绵情意，然而往事只以“多少意”微微一逗，重在写如今，“可惜许”，是如今的感受；“两总无终始”，是如今的结果。纵有山盟海誓，怎奈劳燕分飞！“独自”二句，则是如今自己的苦况：只落得个空床辗转，为伊憔悴。前面“残梦”一句也是写孤枕难眠，但经过对旧事的追忆之后，这两句中的伤感甚至无望之意明显更加强烈了，词意也更深细。下片以直笔铺写人物心理，如同其内心的独白。内心伤感无尽，此情又无计可消除，只能空自如此沉溺于萎靡不振的悵悵情怀之中。“无人”二句，写出月冷风清无人处，几番思量，几番泪垂之况，看似一般的闲笔渲染，实则精细而传神。“不会得”以下，全是口语俗调：算来不过是这么一点点小事，为何如此教人终是难以割舍？这两句作反问语气，实际上是自叹情深而无法自拔，心理刻画非常细致。结句谓要想脱离此相思苦海，终究还是要待回到伊人身边，问问她，如何才好，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然而一旦相聚，恐怕自然就不再烦恼，毋须开解，亦不必问了吧。此词明白如话，朴质自然。情感的表达看似浅近，而实深厚真挚。对人物心理的描绘极为细腻妥帖，可谓挾隐发微，与词中人物的性格和身份都很相称。

木兰花令

有个人人真攀羨^[1]。问著洋洋回却面^[2]。你若无意向他人，为甚梦中频相见。不如闻早还却愿^[3]。免使牵人虚魂乱^[4]。风流肠肚不坚牢，祇恐被伊牵引断^[5]。

【注释】

[1]人人：那人。多用作对女子的昵称。攀羨：犹言令人仰慕。

[2]洋洋：同伴伴，假装。回却面：转过脸去。却：语助词。下片“还却愿”中的“却”，与此相同。

[3]闻早：趁早。

[4]虚：空，枉，徒然。

[5]祇恐：即只恐。

【点评】

这首词描写一位男子对意中人的相思之情，而且看来还是单相思。上片写其多情，他对那位女子仰慕备至，然而换来的却是她的避过脸去，佯装不识。这或许是她的绝情，但在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少年人心，可能反而把这看成了女孩子的娇羞或者欲擒故纵吧，这更使得他情难自己，甚至发出了痴痴的自问：她如果对自己全无情意，心向他人，那为何夜夜梦中都来与我相会呢？既然自己夜夜好梦，那自然她便是与我有缘了。不要说这没有逻辑，因为恋爱中人本就是无逻辑可言的。下片顺势转入对他焦急痛苦心理的描写。但见他在那儿喃喃自语：不如趁早了此心愿吧，以免我空自魂牵梦系，心乱如麻，因为我这风流性情的人儿再也受不了这种单恋的痛苦了，只怕不只是肠一日而九回，而是要被她牵扯得寸寸断绝了。语气如痴如狂，似乎不可理喻，而实是情深而难以自控的表现。唐宋词中描写女子对男子相思之情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描写男性对女子之恋情的作品也不是没有，但像此词中，把这位男子因仰慕而神不守舍、因相思而急不可待的心态，描写得这么真切和生动的，却不太多见。同时这首词的情节性也很强，语言浅俗，声情毕肖，颇有谐趣。

长相思

京妓

画鼓喧街，兰灯满市，皎月初照严城^[1]。清都绛阙夜景^[2]，风传银箭，露馥金茎^[3]。巷陌纵横。过平康款辔^[4]，缓听歌声。风烛荧荧^[5]。那人家、未掩香屏。向罗绮丛中^[6]，认得依稀旧日，雅态轻盈。娇波艳冶^[7]，巧笑依然，有意相迎。墙头马上，漫迟留、难写深诚。又岂知、名宦拘检^[8]，年来减尽风情^[9]。

【注释】

^[1]画鼓：饰有龙凤等装饰性图案的鼓。兰灯：以兰香为燃料的灯，这里泛指华贵之灯。严城：此指守卫严密的京城。

^[2]清都绛阙：本指天帝所居的宫阙，这里借指京城。绛：深红色。阙：皇宫前面两边的楼台，中间为道路。

^[3]银箭：即漏箭，古代计时器上的一种设备。馥（fù）：本指云盛的样子。此指露气很盛。金茎：据说汉武帝时在建章宫造承露台，台上有铜制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此处不过是借用这个与京城有关的典故而已。

^[4]平康：即平康坊，本为唐代长安里名，为妓女聚居之处。宋代汴京亦有平康里，南宋罗烨《新编醉翁谈录》丁集卷一云：“平康里者，乃东京诸妓所居之地也。自城北门而入，东回三曲。”后遂泛指妓女之所居。款：缓，慢。辔：马缰。款辔即谓驻马停留之意。

^[5]风烛：雕有凤形的蜡烛。荧荧：光闪烁的样子。

^[6]罗绮：此代指歌伎。

^[7]娇波：指女子娇媚的眼波。

^[8]名宦：功名官职。拘检：拘束，束缚。

^[9]年来：宋时俗语，指近来。风情：指男女相悦之情。

【点评】

这首词从词意上推测，应当是柳永中年以后的作品，词中颇有着一股浓浓的沧桑之感。柳永中举之后，在各地游宦，江湖羁旅之情，漂泊无依之感常常萦于胸中，此词即写其在繁盛的京都之夜，与意中人相逢却又无法欢聚的特殊情事。上片自起句至“巷陌”句，全是渲染都城的气氛，恍如一幅京都夜景图。鼓声喧天，彩灯密布，人声鼎沸，皎洁的月色与灯光相互辉映，一片热闹景象。以下三句则描写了京城中的另一番氛围，夜色笼罩之下，晚风传来清脆的漏箭之声，露气萦绕着高大的承露金茎。两种场景一动一静，一者喧闹，一者恬静，形成鲜明的对照，体现了京城景致的不同方面。“巷陌”句收束上文，同时引出下面的“过平康”以转入正题，主人公回到久别的京城，来到平康巷陌，他有意让马儿慢慢行走，因为这里正是他当年旧游之地，风中又传来熟悉的歌声，一灯闪烁，香屏未掩，那让自己魂牵梦萦之人正在灯下守候吧。下片跳开，不去写立即相会，而是写眼中的伊人形态，这说明他在门外徘徊了很久，也观望了许久。如花似玉的秀女丛中，她的美丽和当年一样依然是最为耀眼的，这种美不仅是容貌之美，更主要的是所谓“雅态”，即神采和风韵。以下才真正写到重逢，但仍从伊人一面落笔，但见她眼波流动，娇媚艳冶，笑靥依旧，情意缠绵。词笔至此，已是风情万种，一片旖旎了。然而下面气氛却陡然一转，由温馨转为惆怅与苦叹。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中云：“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这里侧重取其“遥相顾”、“即断肠”之意，虽有重逢的机会，却再也没有欢聚的缘分了。而其中原因又难以向她解释，故云“难写深诚”。结句点明无法欢会的真正缘由是受到职务官位的拘束，近来已“减

尽风情”了。宋代官员在官府宴会等场合固然可以召妓助兴，但却不允许与歌伎产生私情，否则有可能受到处分。柳永早年正是因为混迹于青楼楚馆的经历，对他的仕途影响很大，后来改名才得以入仕。而且他多在外地州县游宦，随着步入中年，少年时的风流放荡也收敛了很多。因此与其说词中表达的是无奈与失望之情，倒不如说主要是人生的沧桑感。上片中对京城夜景的描绘，反衬了他的孤寂凄凉；下片对伊人美貌的摹写，也正是反衬了他内心的难言之隐。就全词而言，“墙头”句以上，以精丽的词笔进行描写叙述，而此句以下，则以平实的言语表现情感，这也是一种反差。实际上，这首词与柳永早年之作相比，确实有一种“减尽风情”的感觉，但是外在语言的平实正暗示了内心情感的深沉而丰富，全词也随之而更显得凝重厚实。这可谓是柳永后期作品的主要特征之一。

离情别绪·杨柳岸晓风残月

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1]，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2]，留恋处、兰舟催发^[3]。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4]。念去去^[5]、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6]。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7]，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8]，更与何人说。

【注释】

^[1]长亭：古代送别之所。

^[2]都门：京城之门，此处指汴京东城一边的东水门。帐饮：在郊外设帐幕，宴饮饯别。无绪：心情不好，没有情绪饮酒。

^[3]兰舟：木兰木所制之舟，此为船的美称，并非实指。

^[4]凝噎：喉咙哽塞，说不出话来。

^[5]去去：去而复去，重复言之，以示远去。

^[6]楚天：此指长江中下游一带，春秋时属楚国。

^[7]经年：年复一年。

^[8]风情：男女相悦之情。

【点评】

柳永的青年时期是在汴京度过的。在景祐元年（1034）中进士之后，就离开汴京，在江淮、两浙等地任幕职官。在这之前和此后的游宦生涯中，也多次南来北往，出入京师。这首词的写作年代虽然难以考定，但无疑是柳永离开汴京，南下江浙时写的。

《雨霖铃》这个词调，相传是唐玄宗在蜀道中思念杨贵妃时所创，从声情上来说，本即是非常哀怨之调，宋代王灼《碧鸡漫志》卷五中说：“今双调《雨霖铃慢》，颇极哀怨，真本曲遗声。”这首词用以抒发离情别绪，与词调的声情正相吻合，柳永精通音律，当非泛设。此词上片记别，从日暮雨歇，送别郊外，设帐饯行，到兰舟催发，泪眼相对，执手告别，依次层层叙述离别的场面和双方惜别的情怀举动，犹如一首带有故事性的剧曲，明白晓畅，情事俱显。“寒蝉”句，点明时令，“长亭晚”，点明离别之时间地点，同时也以这些景物渲染了离别的氛围。“都门帐饮”，是送别之地，“兰舟催发”，说明柳永这次离京南下，并非车马陆行，而是在都门坐船走的。北宋时，自汴京到江南，主要是走水路。汴京本倚汴水建成，从汴京上船，经汴水入淮，再经运河，渡江到江南。此词中写的行程，就是走的这条航线，是汴京通往东南的水运干道。词中对于离别心理的描绘也十分精细，已是“无绪”，正当“留恋”，然而“兰舟催发”。“执手”二句，可谓写尽古往今来的离别情状。“念去去”，推想别后，指明了舟行所至的方向，自汴京东水门登舟，沿汴河一路南行，即是向“楚天”进发。下片设想别后的冷落凄清景况。由别后之当晚设想到别后之次日清晨，再到别后之“经年”，总是皆因离散而令人销黯。顺势展衍，最后以情收结，余味不尽。词句清和朗畅，语不求奇而意致绵密，凄婉动人。

这首词在历来描写离情的文学作品中，称得上是负有盛誉的名篇，在宋代即天下传唱，特别是其中“今宵”二句，被人们视为可与苏轼“大江东去”相媲美的一代名句。“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个孤舟夜泊，离心凄

寂的典型环境，固然是柳永笔下的艺术创造，但也正是数百里汴河所特有的风光，隋炀帝时，在御河两岸广植柳树，这就是唐诗中常提及的“御河柳”或“隋堤柳”。白居易《隋堤柳》诗云：“西自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三百里。”北宋承平，作为京城连接东南的主要水上通道，汴河两岸的杨柳自当也是十分繁盛的。清代刘熙载《艺概》卷四中说：“词有点、有染。柳耆卿《雨霖铃》云：‘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上二句，点出离别冷落。‘今宵’二句，乃就上二句意染之。”有点缀有渲染，本是中国画用于衬托背景，加深层次的画法，此词中“多情”二句是点意，“今宵”二句是造境，以景色渲染来表达和体现“多情”二句所点明的情意，融情入景，以景赋情，从而创造了一个凄清冷落的怀人境界。它们既是景语，又是情语。残月寒柳、孤舟野泊的画面，沉浸在深深的离愁别恨之中，从一片寂静中传达出离人内心的无限哀怨。同时“今宵”句，以设问出之，除了含有与昨夜之欢聚对比的意味，主要也是为了顿笔蓄势，使下面推出的句子更显得惊心醒目，倍见警策。在声情上，这首词前呼后应的句法也别具摇曳顿挫之美。不仅如此，这两句居然还成了佛道中人参禅悟道的偈语真言，如宋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卷四四载，邢州开元寺僧法明，落魄不检，嗜酒好赌，每饮至大醉，惟唱柳永词，其临终偈语云：“平生醉里颠蹶，醉里却有分明。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金代全真教祖师王喆也爱看柳词，其《解佩令》词云：“《乐章集》，看无休歇。”又云：“词中味，与道相谒。一句分明，便悟彻，耆卿言曲：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些都足以说明此词对当时及后世的巨大影响。

灌人娇

当日相逢，便有怜才深意。歌筵罢、偶同鸳被。别来光景，看看经岁^[1]。昨夜里、方把旧欢重继。晓月将沉，征骖已鞴^[2]。愁肠乱、又还分袂^[3]。良辰好景，恨浮名牵系^[4]。无分得、与你恣情浓睡^[5]。

【注释】

^[1]看看：转眼，形容极短的时间。经岁：经年，整年。

^[2]征骖：远行的车马。鞴（bèi）：本指车马上的装备物。此句谓车马已准备好了。

^[3]分袂：指离别。

^[4]牵系：牵绊。

^[5]无分：犹言无缘，无此福分。恣情：纵情。浓睡：酣睡。

【点评】

这首词描写一位男子迫于“浮名牵系”，而不得不在与情人的短暂重逢之后，便又离别的情事。词句平淡而实精警，带有强烈的叙事性。起笔三句，交代当日初见之倾情，这是在一次歌筵之上，她娇美的歌喉吸引了他的注意，并且更进一步引发了他的“怜才深意”，故曲终席散之后，他们便相携相伴，同衾共枕了，这也表明此女子的身份是一位歌伎。“别来”二句，写初见之后，便是长久的离别，转眼间就是经年了。“昨夜”句，则谓此次重逢，再续旧欢。整个上片，层次十分明晰，由当年之相识写到相隔，再到重逢。而下片则由重逢说到再次离别。“昨夜”方“重继旧欢”，清晨就将分别，“晓月”句，点明时间，“征骖”句，出发在即。此时此刻，令人愁肠百折，无奈中只得黯然“分袂”。“良辰”以下直至篇末，都是男子情感的迸发。如此良辰美景，可恨被那些虚浮的功名利禄所牵绊，不得不四处游宦，江湖漂泊。以至于竟无缘与意中佳人享受一个完整的夜晚，更不用说能够纵情酣睡、日高犹眠了。柳永的另一首词《慢卷袖》中云：“怎生得依前，似恁偎香倚暖，抱著日高犹睡。”意思实际上和此词类似，都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人生理想，在他们看来，追求功名利禄还不如追求现世的快乐与幸福。然而在这首词中，主人公尽管也想要与情人“恣情浓睡”，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远行，这或许暗示了柳永作为一个文人，虽然在市井青楼中长期混迹，但仍然还是保有着士人的人生理想，与纯粹的市民阶层有所不同。事实上，柳永的生活轨迹与创作轨迹，都介于上层雅文化与下层俗文化之间，他的作品可谓是两个文化圈交叠的部分，这也是使其词得以雅俗共赏的根本原因。

采莲令

月华收，云淡霜天曙。西征客^[1]、此时情苦。翠娥执手送临歧^[2]，轧轧开朱户^[3]。千娇面、盈盈伫立，无言有泪，断肠争忍回顾^[4]。

一叶兰舟，便恁急桨凌波去。贪行色^[5]、岂知离绪。万般方寸^[6]，但饮恨，脉脉同谁语^[7]。更回首、重城不见^[8]，寒江天外，隐隐两三烟树。

【注释】

^[1]西征客：本指西行之人。北宋人所谓“西征”，一般都指由江淮西行入汴京。

^[2]临歧：本指至岔路口。古人送行常送至岔路口而分手，故临歧也成为送别分手的代称。这里的“送临歧”，也即是送行的意思。

^[3]轧轧：象声词，形容开门声。

^[4]争忍：即怎忍。

^[5]行色：此指宦游行程。

^[6]方寸：本指心，此指心绪。

^[7]脉脉：眼中含情之状。

^[8]重城：即层城，指高耸的城阙。

【点评】

这也是一首抒写离情之作，有可能是柳永由江淮一带回到汴京，行前与情人分别时的作品。古人远行，多赶早出发，如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即是描写早行的名句，此词起句也是从清晨落笔，“月华收”、“霜天曙”，都见出天已渐明。“西征客、此时情苦”一句，实际已把全词的主旨囊括俱尽，“西征”，是“情苦”之原因，“情苦”，是两人共同的心理状态。以下便具体叙写送别的场面。朱门轧轧而开，佳人执手相送。以下三句实写远行者在离别之后的回头所见，但见百媚千娇的伊人盈盈伫立在门前，无言凝噎，有泪如倾，此情此态，令他为之肠断而不忍再回顾。下片将抒情与叙事打成一片。扁舟一叶，“急桨凌波”，疾行如箭，这已是离别之后的舍岸登舟了。“贪行色”，即贪行役，实指贪功名，为官职功名所迫，而不得不四处转徙飘荡，然而内心何尝不也是浓浓的离愁呢？况且这种离愁对他们两人来说都只能独自忍受，相隔的遥远，使他们无法一吐衷肠，尽情倾诉。回首遥望，高城已不见，何况是城中朱门旁的佳人？能隐约望见的，只有江边笼罩在寒烟中的几株稀疏的柳树。尾韵以景结情，是词中惯伎，通过这个带有凄凉萧瑟气氛的景况，来渲染离情对人心理氛围的影响。这种在叙事和描写过程中夹以浓挚而又略带压抑的情感抒发的手法，也是柳永词的显著特色。

倾杯

离宴殷勤，兰舟凝滞^[1]，看看送行南浦^[2]。情知道世上，难使皓月长圆，彩云镇聚^[3]。算人生、悲莫悲于轻别，最苦正欢娱，便分鸳侣。泪流琼脸，梨花一枝春带雨。惨黛蛾、盈盈无绪。共黯然销魂，重携纤手，话别临行，犹自再三、问道君须去。频耳畔低语。知多少、他日深盟，平生丹素^[4]。从今尽把凭鳞羽^[5]。

【注释】

^[1]凝滞：受阻而停留不进。

^[2]看看：转眼，表示时间极短。南浦：泛指送别之地。《楚辞·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江淹《别赋》：“送君南浦，伤如之何。”

^[3]镇：常。

^[4]丹素：赤诚之心。

^[5]鳞羽：指能传书的鱼雁，此代指书信。

【点评】

这也是一篇离别之词，但和《雨霖铃》等名作不同的是，此词没有花太多的篇幅去设想离别之后的情境，而是把笔触集中在离别时的这一刻，倾力描摹与情人难舍难分的场景，宛如一场精彩而令人感伤的独幕剧。起笔从“离宴”写起，“殷勤”二字，已见出恋恋之意，正因为即将面临别离，情人间自然尤其珍惜这最后的一次欢宴。“兰舟凝滞”，是说船尚未“催发”，时间似乎还是充裕的。但尽管“殷勤”，尽管“凝滞”，离别总归是近在眼前了，别宴上的欢乐始终无法抵挡即将离别的阴影，这种别宴是怎样的况味也就可以想见。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一折中，也曾描述崔莺莺为张生进京赶考送行时的一场别宴，在崔莺莺心目中，“将来的酒共食，尝着似土和泥。假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气息、泥滋味。”（《快活三》），而“胸溶溶玉杯，白泠泠似水，多半是相思泪。眼面前茶饭怕不待要吃，恨塞满愁肠胃。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一个这壁，一个那壁，一递一声长吁气。”（《朝天子》）柳词中的离别之人恐怕也同样是这种心情吧。正在“殷勤”、“凝滞”之时，转眼就真的到了离别时分。“看看”二字，转折十分有力。但下文却并没有立刻去讲离别情景，而是大段铺叙离别之人的心情，章法与其他同类之作颇有不同。“情知道”三句，看似自我宽慰之词，实是极其沉痛之语。月难常圆，云雨易散，人生的离别，何时无之。但苏轼能够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中，看透人生从而善处人生，达到心理的自我调适，而对于柳永来说，却很难从这种痛苦中轻易解脱出来，故云“算人生、悲莫悲于轻别”！《楚辞·九歌·少司命》中说：“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柳词即从此意化出。离别苦，而最苦的是从“欢娱”之中陡然跌入劳燕分飞的境地。“欢娱”二字，远指情人间往日的欢好情事，近指“离宴”之上的“殷勤”。此情此景，怎不令人黯然魂伤，泪满衣襟。“梨花一枝春带雨”，是用白居易《长恨歌》中“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成句，既是指女子“泪湿春风鬓脚垂”的忧伤之状，又以这个楚楚动人的形象暗示了她的美貌，同时还引发人对“长恨”二字的联想，唐玄宗与杨贵妃之生死离别固然令人伤感，而人间小儿女的别离也同样是“长恨”，这也就是清代袁枚诗中“莫唱天上别离歌，人间亦自有银河”之句的意思。下片才正式讲到离别时情景，先从送行的女子角度写起，离怀愁惨，“帐饮无绪”，二人都黯然魂销，执手话别，终于到了不得不分携之时了。“犹

自再三、问道君须去。频河畔低语”，是传神妙语，真切表达了送行女子不忍分离的情感，一切留恋都在这再三的低问中流露出来。“知多少”三句，写叮咛后约，丹心一片，只能全靠鱼雁传情了。全词一气转下，而又步步流连，转折处非常精巧，特别是下片临别时分的情景描述，已到了一片神行而无迹可寻的境界，看似无技巧可言，实则自然见出功力之深湛。

引驾行

虹收残雨。蝉嘶败柳长堤暮。背都门^[1]、动消黯^[2]，西风片帆轻举。愁睹。泛画鹢翩翩^[3]，灵鼉隐隐下前浦^[4]。忍回首、佳人渐远，想高城、隔烟树。几许。秦楼永昼^[5]，谢阁连宵奇遇^[6]。算赠笑千金，酬歌百琲^[7]，尽成轻负。南顾。念吴邦越国^[8]，风烟萧索在何处。独自个、千山万水，指天涯去。

【注释】

^[1]背都门：指离别京城而去。

^[2]消黯：黯然销魂。

^[3]画鹢（yì）：饰以鹢鸟图案的船。鹢是一种水鸟，古代船头常绘之。

^[4]灵鼉（tuó）：俗名猪婆龙，即扬子鳄。其皮可蒙鼓，故常被用来指代鼓。如李斯《谏逐客书》云：“建翠凤之旗，树灵鼉之鼓。”隐隐：指鼓声。

^[5]秦楼：指歌伎所居之楼。

^[6]谢阁：谢娘之阁，亦代指妓楼。

^[7]百琲（bèi）：成串之珍珠。珠五百枚或十贯为一琲。

^[8]吴邦越国：指吴越之地。

【点评】

离别，这个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母题之一，令历代无数的才子词人，骋辞弄笔，写下了大量的优美篇章，说明这个母题本身具有广泛的生发性和包容性。就单个作家来说，也往往就此一个主题写出不少同样精美的名作。柳永词中表达离别情怀的，除了《雨霖铃》等脍炙人口之作以外，这篇《引驾行》也是颇为耐读的一首。此词在结构上，前阕侧重写景状物，后阕侧重抒情写怀。从上片的“都门”和下片的“南顾”诸语来看，词中主人公出行的路线和《雨霖铃》词基本类似，也是自汴京由汴河、大运河至江南吴越一带。起笔二句，渲染离别的气氛。“蝉嘶败柳”，以见秋季物候；“虹收残雨”，以见薄暮时分；“长堤”，是分携之所。“背都门”二句紧承，顺写离别，由离别前内心之愁苦凄黯，写到离别时已无可奈何地迫近，船已行，人已去。“愁睹”三句，从送行者角度落笔，以其愁眼见出船行之渐远。前面刚说“片帆”，此处又言“画鹢”，或许又要被讥笑为“语意颠倒如是”了吧（参见《轮台子·一枕清宵好梦》词点评），不过亦不必深究，总归是指行舟而已。“泛画鹢”二句，是典型的词中句法，“泛”字领起，“画鹢翩翩”与“灵鼉隐隐”相对，“下南浦”顺接，这也只有在词中或后来的曲词里，才能看到如此灵动活泼的句法。“忍回首”二句，又从行者角度落笔，“佳人渐远”，略同于后来周邦彦《兰陵王》词中“望人在天北”之意，但周词还是描写对方静态地在岸边遥望，柳词中用“渐远”，则表现了恋恋不舍的情态。“高城”句，用欧阳詹《初出太原寄有所思》诗“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句意，高城已为烟树所隔，何况是城中佳人呢？下片写别后凄凉与怅惘之情。首先折入当年旧事，“秦楼”、“谢阁”数语，可见这位“佳人”也是青楼女子的身份。永昼相从也好，连宵共度也好，在行者看来，皆是难以忘怀的“奇遇”。“算赠笑”三句，将当初之热闹与如今之冷清对照，以见“轻负”之恨、惆怅之怀。所谓“千金”、“百琲”，自然是夸张之笔，一方面为了强调佳人之美貌与万种风情，另一方面，这也是柳永词中的习惯写法，如《长寿乐》中说：“况有红妆，楚腰越艳，一笑千金何啻。”这种带有世俗气

的夸耀之语，也是柳永词的一个特色。“南顾”以下，转回现实，续写别后。“吴邦越国”，是所往之地，“风烟萧索”，衬托羁旅之情。“独自个”二句作结，是游子满面风尘而又不得不踽踽独行的深沉叹息。句中的孤独凄凉之意，与当初两人相聚时的温馨热闹，用语的清疏与前面的丽词，都形成鲜明的对比，则相思之情自然更见强烈。纵观全词，与《雨霖铃》确有不少类似之处。“虹收残雨”，即“骤雨初歇”；“蝉嘶败柳”，即“寒蝉凄切”；“长堤暮”，即“长亭晚”；“背都门动消黯”，即“都门帐饮无绪”；“片帆轻举”，即“兰舟催发”；“吴邦越国，风烟萧索”，即“暮霭沉沉楚天阔”。但是此词的独特之处在于，下片中引入对往事的追忆，并把它和现今的情事作对比，表达羁旅愁情。这便和《雨霖铃》纯以设想行文有所不同，词意顿生跳荡曲折之感，更加耐人寻味了。它虽然不如《雨霖铃》那么精美真切、铺叙详尽，但也不失为一篇精美之作。

临江仙引

上国^[1]。去客^[2]。停飞盖^[3]、促离筵。长安古道绵绵。见岸花啼露，对堤柳愁烟。物情人意，向此触目，无处不凄然。醉拥征骖犹伫立^[4]，盈盈泪眼相看。况绣帏人静，更山馆春寒^[5]。今宵怎向漏永^[6]，顿成两处孤眠。

【注释】

^[1]上国：此指京城汴梁。

^[2]去客：指离开京城之人。

^[3]飞盖：指车盖。这里指代车马。

^[4]征骖：此指坐骑。

^[5]山馆：山乡驿馆。

^[6]怎向：怎奈。

【点评】

这首词所描写的也是汴京城外的一次送别，同样是一段难舍难分的凄恻经历。起处“上国。去客”二句，点明地点和离别的情事。“停飞盖”句，写自城中至此停车，长亭边，设下离宴，摆酒饯别。一个“促”字，却透露出匆忙短促之意，这当然是离别的实景，但更是离人的心理感觉，分手转眼在即，最后的一刻相聚便显得越发短暂了。从音律和句法上来看，《临江仙引》的首二句本可不用韵，如柳永另两首同调词“渡口、向晚”和“画舸、荡桨”就都没有押韵，而此词却在“国”字和“客”字上，都用上韵字，显得节奏特别短促急骤。而起处皆用上很短的二字句和三字句，同样也造成了急管繁弦的感觉，用这种句式来表达分手之前的惜别情绪，就非常贴切了，这正是柳永精通音律、调协句谐的典型体现。“长安古道”，是游子将行之地，看来这是在汴京西面的离别。“岸花啼露”、“堤柳愁烟”，是“以我观物，物皆著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绝好例证，也是从杜甫《春望》诗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二句化用而来。“物情”三句，直写内心的“凄然”。“物情”就是“岸花”、“堤柳”、“愁烟”、“啼露”之情，“人意”，自是游子与佳人的离愁别绪。物我一体，故“无处不凄然”了。上片都写离别之前的种种情事，下片却没有承以离别时分的执手相别，而是直接便跳到了刚刚离别之后，这是结构上的匠心独运处。首先展示了两幅静止性的画面：远行的游子迟迟而去，却又忍不住停下，回头遥望，久久伫立；送行的佳人，也是盈盈凝望，不胜娇弱，终于忍不住泪眼蒙眬，柔肠寸断。但再怎么留恋，离别终是无可挽回，再怎么遥望，终是不能再拨转马头。怕就怕再见到那种凄凉哀怨的眼神，只能强忍悲情，踏上征程。写到这里，离别之苦已是铺写得淋漓尽致，然而最令人痛苦的还不止此。离别时分的痛苦如夏日暴雨，而分别之后的孤寂却是绵绵秋雨，一丝丝、一滴滴在离人心头撕扯，那才是真正痛苦之所在。因此下面便接以对此情此意的设想：一个是独守空闺静，一个是孤馆闭春寒，两处皆辗转难眠，怎奈那漫漫长夜！词意凄苦，尤见出情感的深挚缠绵，耐人寻味。

忆帝京

薄衾小枕天气^[1]。乍觉别离滋味。展转数寒更^[2]，起了还重睡。毕竟不成眠^[3]，一夜长如岁。也拟待、却回征辔^[4]。又争奈、已成行计。万种思量，多方开解，只恁寂寞厌厌地^[5]。系我一生心^[6]，负你千行泪。

【注释】

^[1]薄衾：薄被，单被。

^[2]展转：即辗转，指辗转无眠。

^[3]毕竟：终究。

^[4]拟待：打算。却回：转回。辔：马缰，此代指马。

^[5]厌厌地：精神不振的样子。

^[6]系：牵系。

【点评】

柳永创作了不少描写羁旅途中对景相思之作，但这首词却有所不同，它写的是一位男子刚刚与情人分别之后的心理，刚刚分别已是如此的相思难耐，则日后的相思之苦也更可以想见了。“薄衾小枕天气”，点明时值夏末秋初的季节，天气微有凉意。同时“衾”、“枕”二词，也点明了主人公相思的时间背景，是在拥衾独卧的夜间。“乍觉”，有“突觉”、“猛觉”之意，白天风尘仆仆地赶路，尚无精力去想得太多，到了夜间，清寒难耐，孤枕难眠，顿时相思之情涌上心头，再也难以消减，感情的波澜令他心潮涌动。这两句看似平平叙述，实则已为全词定下了基调。以下遂铺叙所谓“别离滋味”，空床辗转，静数寒更，盼望早点天亮，结束这孤寂凄凉的相思之夜。可天亮还早，于是又只能时而起来徘徊，时而又“重睡”，这十个字非常精彩地把主人公烦躁不安、起卧难平的失眠情状表达出来了。一夜过去，终究未成眠，此夜之长，恍如隔岁。而此后的日日夜夜，又将何以自处，其中情味，可以想像。上片叙情事，下片则直抒情愫。不是不想就此拨转马头，回到情人身边，去共享两情相悦、两相厮守的欢乐。怎奈已经踏上征程，如何再能回头？或为求取功名，或是迫于生计，总归是不得不驱驱行役了。“万种思量，多方开解”，都是承“已成行计”而言，谓想方设法要找一个理由返回，但终是找不到；想方设法要开解排遣自己的离愁，同样也是无法做到。欲归不能，欲行不忍，于是只能是“寂寞厌厌地”。结句“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一生之真心，皆系于彼；而彼之千行思泪，又不得不辜负。此恨绵绵，无有了期。在这种带有自责的语气中，主人公对伊人的真情厚意表现得淋漓尽致，婉曲动人，可谓是全篇之警策。这首词流畅自然，平淡而朴厚真挚，语虽作尽头语，但意脉却更加淳雅，而这都来源于由性灵肺腑中流出的至真之性情。

法曲献仙音

追想秦楼心事^[1]，当年便约，于飞比翼^[2]。每恨临歧处^[3]，正携手、翻成云雨离拆。念倚玉偎香，前事顿轻掷。惯怜惜。饶心性，镇厌厌多病^[4]，柳腰花态娇无力。早是乍清减^[5]，别后忍教愁寂。记取盟言，少孜煎、剩好将息^[6]。遇佳景、临风对月，事须时恁相忆^[7]。

【注释】

^[1]秦楼：原指传说中秦穆公的女儿弄玉与其丈夫萧史吹箫引凤的风楼。后世转指女子之所居，又转指妓馆。

^[2]于飞比翼：《诗经·邶风·雄雉》云：“雄雉于飞，泄泄其羽。”原指鸟之比翼双飞，后用以喻指夫妻之和美。此处即指结为夫妇。

^[3]临歧处：即指分手离别之处。

^[4]镇：常，久。厌厌：倦怠状。

^[5]乍：此指正，恰。清减：清瘦削减。

^[6]孜煎：煎熬，愁闷。剩：多。将息：将养，保养。剩好将息，犹言多多保养。

^[7]事须：事事必须。此句犹言事事时时皆须常相忆念。

【点评】

这是一首情人临别时的相赠之词。上片写离别之际的多情多感，下片预想分手之后的相思相忆。起句以“追想”二字领出离别前的往事，一句“秦楼心事”，已概括了两人之间的无数温柔旖旎风光，而此“心事”最集中的表现即是“于飞比翼”之愿，可见他们已有从良成婚之约，则关系之亲密、情感之真挚可知。以下三句即点到离别，从“每恨”二字可见，这样的分离已不止一回，每每匆匆相聚，云雨缱绻，转眼又是离别，每次分别总令他们感伤愁闷。如今又至分携之期，那些玉体依偎、温香满怀的“前事”，又将不得不“轻掷”了。下片并不顺承，而是另起一意，“惯怜惜”一句总领，相怜相惜已惯，怎堪又逢别离。“饶心性”三句倒折回去，叙述那位女子在他心目中的形象：饶者，多也。饶心性，即心眼多、心思灵巧之意。然而又常是多愁多病之身，腰如细柳，面如桃花，总是一番娇弱无力之态。这种神韵可谓是中国古典美人的标准造型，前有西施捧心，后有黛玉颦眉。“饶心性”，故知人情意；“娇无力”，故惹人怜爱。“早是”二句，过渡到主题上来，未至离别，已是清瘦了娇面容，消减了小腰围，而真到别后，那种愁苦寂寞，让她一个弱女子怎么能承受得起？可无论如何不愿，离别总是到眼前了，于是他只能好言相慰，让她别忘了两人之间的山盟海誓，也是表明自己不会忘了终会回来与她比翼齐飞。且莫独自忍此煎熬愁寂，好好将养身体。语意谆谆，足见深情厚谊。结句谓每当遇上良辰美景，临清风、对朗月之时，切莫忘了时时忆念自己这远方的游子。这首词上片从别前情事讲到临别情态，下片通过几句描写性的词句，展现其意中佳人之形象，稍作铺垫，以下即顺势设想到别后之愁闷，逼出最后充满深情的一番嘱咐。章法结构颇为严整，同时又往往以口语俗字领起句意，造成全词中流动的气韵，二者相辅相成，实为经典之作。

离别难

花谢水流倏忽，嗟年少光阴。有天然、蕙质兰心。美韶容、何啻值千金^[1]。便因甚、翠弱红衰，缠绵香体，都不胜任。算神仙、五色灵丹无验，中路委瓶簪^[2]。人悄悄，夜沉沉。闭香闺、永弃鸳衾。想娇魂媚魄非远，纵洪都方士也难寻^[3]。最苦是、好景良天，尊前歌笑，空想遗音。望断处，杳杳巫峰十二^[4]，千古暮云深。

【注释】

[1]何啻：何止。

[2]中路委瓶簪：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断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心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本指情人之间的生离，这里是指死别。

[3]洪都方士：指为唐明皇上天入地寻找杨贵妃魂魄的道士。白居易《长恨歌》云：“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

[4]巫峰十二：即巫山十二峰。用宋玉《高唐赋》中记楚王梦中与巫山神女相会事。

【点评】

这是一首悼亡词，不仅在柳永词中，在整个唐宋词中也是一首颇为特殊的作品。传统的悼亡之作，所悼念的对象全是妻子，如潘岳、元稹、李商隐等人的悼亡诗以及后来苏轼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等。而此词所悼念的却是一位聪明美貌的歌伎。仅从这个题材来看，就可以说明柳永与这些歌伎之间情感的真挚和相待的平等了。《离别难》本为唐代教坊曲，词人故意选用了这个带有悲慨意味的词调，人间的生离尚“难”，更何况是人天永隔的死别呢！

此词与柳永的大多数词一样，也是一个上下顺序的结构，上片叙写伊人生前，下片抒发自己对她死后的追念。“花谢”二句，亦赋亦比，揭示全词的主旨。花落水流，倏忽而逝，而正值青春年少、如花似玉的伊人也如这水中花一般，永远地离去了，怎不令人慨叹伤怀？以下“有天然”二句写其可爱之处，她既有着天生的兰蕙一般的高雅气质、聪慧心性，又有着姣好韶秀、一顾倾城的美丽容颜，而在词人的追忆中，这些可爱之处也越发显得可爱难得了，然而爱之愈深，则永别之后，心灵的创痛也愈深。“便因甚”一转，“翠弱红衰”，娇弱的体质益显憔悴，“缠绵香体”，病榻辗转，顾影伶俜，弱不胜衣。“算神仙”二句，则点明她的去世，沉痾不起，即使有神仙所炼的灵丹妙药，也毫无效验。终于如瓶沉簪折，情爱正浓而中道弃捐了。下片追思。在她的故居处，人声悄悄，夜色沉沉，香闺紧闭而绣被闲抛，物虽依旧而人已无踪，一片凄凉氛围。“想娇魂”二句深入一层，悬想或许泉路未遥，魂魄未散，可别说没有所谓洪都方士可供驱遣，即使真有，他能替唐明皇在东海仙山上找到杨贵妃，但对于自己而言，恐怕只能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吧，足见其无可奈何而又难以自解之悲情。“最苦”三句，又遇良辰美景，重见“尊前歌笑”，当年正是在这样的场合，和伊人举杯相对，笑语频传，那种欢乐时光恍如昨日，然而一个“空”字，已把这些欢乐一笔抹倒，当时的欢乐无非是更增今日之凄凉与销黯罢了。结拍“望断”三句，用宋玉《高唐赋》中巫山神女故事，既点明了她的身份，也通过这个迷离惝恍的神幻境界转入虚想，十二巫峰，朝云暮雨，杳杳仙山，神女何处？“此情无计可消除”，惟有怀此一段缠绵，如巫山暮云，终古遥望而已。这首词语言质朴本色，不事雕琢。依次展开，娓娓道来，铺叙尽致。看似平静，而对伊人的缠绵情意、深怜厚爱自见，似

乎毫不费力，而感染力却特别强烈。

秋蕊香引

留不得。光阴催促，奈芳兰歇，好花谢，惟顷刻。彩云易散琉璃脆，验前事端的^[1]。风月夜，几处前踪旧迹。忍思忆^[2]。这回望断，永作终天隔。向仙岛，归冥路^[3]，两无消息。

【注释】

^[1]端的：真个，明白。

^[2]忍：即怎忍。

^[3]仙岛：喻指成仙。冥路：喻指阴司地府。

【点评】

这首词也是一首悼亡之作，从词意来推测，悼念的对象应该也是一位歌伎，不过是否与前一首词所悼念的是同一人，就不得而知了。起句开门见山，“留不得”三字，语气朴拙而词意凝重，实是百转千回之后所逼出的一句，令人想见其感悼哀痛之状，无法说亦不忍说，所有的情感都凝结在这带有绝望的一声呐喊之中。“光阴”四句，以“芳兰”、“好花”比拟这位歌伎，在光阴的催促下，花儿转眼凋谢殆尽，伊人也倏忽而逝。这同前一首词中“花谢水流倏忽，嗟年少光阴”，实为同样的意思。“彩云”句，出自于唐白居易诗《简简吟》，在这首悼念“苏家小女名简简”的诗中，结句云：“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以易散的彩云和易碎的琉璃比拟娇弱的伊人。另外李白《宫中行乐词》诗亦云：“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所谓“验前事端的”，即是古已如此之意，红颜总是薄命，上天易妒佳人。下片换头，回忆过去相聚之乐，夜色朦胧，风月情深，“前踪旧迹”，宛然如初，可物是人非，令人怎忍思忆？这一回之望断，比过去的各在天一涯还要令人伤怀，因为这次是永远的诀别，是人天永隔，即使望穿双眼，也无法再一睹芳容了。由此逼出结句的深切慨叹：“向仙岛，归冥路，两无消息。”她的魂魄归向何处，不论是化作蓬莱仙山上的绰约仙子，还是坠入阴曹地府，都杳无音信，这和白居易《长恨歌》中“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意思类似，总归是一腔幽恨，如何排遣之下的痴情之语。这首词最大的长处在于情感的真挚，毫不矫揉造作，词语质朴无华，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羈旅愁思·路遥山远多行役

曲玉管

陇首云飞^[1]，江边日晚，烟波满目凭阑久^[2]。一望关河，萧索千里清秋^[3]。忍凝眸^[4]。杳杳神京^[5]，盈盈仙子^[6]，别来锦字终难偶^[7]。断雁无凭，冉冉飞下汀洲^[8]。思悠悠。暗想当初，有多少、幽欢佳会，岂知聚散难期，翻成雨恨云愁^[9]。阻追游。每登山临水，惹起平生心事，一场消黯，永日无言^[10]，却下层楼。

【注释】

^[1]陇首：陇头，山头。

^[2]凭阑：即凭栏。

^[3]萧索：萧条冷落。

^[4]忍凝眸：谓不忍注目观赏。

^[5]杳杳：遥远貌。神京：指京城汴京。

^[6]盈盈：仪态美好貌。

^[7]锦字：据《晋书》窦滔妻苏氏记载，前秦秦州太守窦滔被徙流沙，其妻苏蕙思之，织锦为回文璇玑图以赠滔，题诗二百余首，共三百四十字（一云八百余字），可宛转循环而读。故后世常以锦字代指夫妻或情人之间的书信。难偶：意谓锦书难托，音信断绝。

^[8]断雁：离群孤雁。冉冉：缓慢状。

^[9]期：期盼，约定。翻：反。

^[10]永日：长日，整天。

【点评】

《曲玉管》本为唐教坊曲名，词为三叠之“双拽头”，即前两片句法相同，于第三片为双头，如二马共拉一车，故名“双拽头”。此词写羁旅愁情中的别离之恨。第一片，写眼前所见之景。起句“陇首云飞”，当出自梁柳恹的名句“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然全无沿袭痕迹。此句为仰视，下句“江边日晚”，则是俯观。“凭阑”二字，可见飞云、寒江、斜日、烟波，皆是凭阑所见。烟波满目，徒增怅惘，勾勒出一幅凄清的秋江晚眺之图。“一望”二句，由近及远，纵目骋望，但见关河冷落，千里高秋，可望而不可尽睹，遂逼出“忍凝眸”三字，极写触景伤怀、不堪入望之意，“忍”即“怎忍”，表现了再也看不下去的激动情感。情由景生，情景融汇。第二片，写怀人之感。“杳杳”三句，承“一望”、“千里”诸语而来，天涯望断，而思绪已飞至遥远的汴京，所思之佳人正在彼处。“盈盈仙子”，也点明了佳人的身份，唐人常以仙女来指代歌伎或女道士，这里无疑所指的也是一位汴京城中的歌伎。当年一别之后，音信全无，锦书难托，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锦字”，用窦滔、苏蕙夫妻的故事，这里只是取这个典故中“寄锦”之字面，不必拘泥。“断雁”二句，承“锦字”而来，非常巧妙，它既与前面的典故相关，鸿雁本可传递“锦字”，而曰“无凭”，就表达了惆怅之意；同时这个意象又是眼前实景，所谓“断雁”，即是离群之孤雁，它满怀忧郁寂寞地“冉冉飞下汀洲”，自然使得漂泊游子睹物兴怀，而不得不“思悠悠”了。这三字，也是对第二片的总结，与上片结尾处的“忍凝眸”相呼应。一、二两片音律齐整，词意则各有侧重，有分有合。第三片，承“思悠悠”，继续铺叙。“暗想”二句，回溯当年之“幽欢佳会”，随即折入相离相别的痛苦，再写如今“雨恨云愁”这种难以言说的酸辛。“有多

少”、“岂知”、“翻成”，三个虚词，十分传神，它们使得词意不流于平铺直叙，而是波澜起伏，动荡曲折。“阻追游”三字，横亘于中，突兀有力。“每登山”以下，急管繁弦，以细腻之笔抒写缠绵之情。“每”字，可见这种相思之苦与羁愁之感，早已非一朝一夕，而是“惆怅还依旧”。故只能黯然凝伫，长日销魂。“无言”，可见悲痛的深沉。“却下层楼”，遥接上片“凭阑久”，在残照西落，暮色苍茫的背景下，这位游子独自走下楼来。以景结情，余味不尽。在章法上也显出结构的回环照应。这首词境界开阔，感情深沉，情景互为生发。层次井然不乱。清代刘熙载讲柳永词“善于叙事，有过前人”（《艺概》），此词正是一个较为明显的例子。

尾犯

夜雨滴空阶，孤馆梦回^[1]，情绪萧索。一片闲愁，想丹青难貌^[2]。秋渐老、蛩声正苦，夜将阑^[3]、灯花旋落。最无端处，总把良宵，祇恁孤眠却^[4]。佳人应怪我，别后寡信轻诺。记得当初，翦香云为约^[5]。甚时向^[6]、幽闺深处，按新词、流霞共酌^[7]。再同欢笑，肯把金玉珠珍博^[8]。

【注释】

^[1]梦回：梦醒。

^[2]丹青：图画。貌：此指描摹。蛩（qióng）：蟋蟀。

^[3]阑：尽，残。

^[4]无端：无奈。祇恁：只如此。却：语气词，犹言“了”。

^[5]香云：代指女子头发。古代情人相别，女子常剪发相赠。

^[6]甚时向：何时。向为语助词。

^[7]流霞：神话中仙酒名，此泛指美酒。

^[8]博：换取。

【点评】

此词乃游子于漂泊途中，独处孤馆，凄凉难耐而忆念佳人之作。时令为深秋，地点是孤独的驿馆。窗外潇潇的暮雨，透过屋檐洒落空阶，点点滴滴都落在离人心头。短短五字而意蕴丰厚、意境浑成。在这样的环境中，游子被滴答的雨声从梦中陡然惊醒，顿觉寒意袭人。所梦何事，在词中并未明言，但从下文来看，很可能就是在梦中回到了佳人身旁，正与她共度美好时光吧。梦中温馨如彼，而醒来冷落如此，自然是“情绪萧索”，惆怅不已。这种愁绪只能以一“闲”字当之，不仅是因为它的无边无际、无法排遣，更是因为它无法捉摸，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者是也，故云“丹青难貌”，理得清、画得出的东西就不是“闲愁”了。“秋渐老”两句，工整凝练。深秋蛩鸣凄厉，似在牵动人的愁绪；深夜灯花掉落，似在暗示人的命运。上片结拍三句，再归结到眼前，最令人无奈的是，如此良宵，却只能日日这样在孤眠独宿中度过了。上片情景兼写，表达游子之苦况，下片则专抒深情。“佳人”二句，为对方设想，略有自悔口吻，但自己何尝不想早日归去，只是漂泊生涯身不由己罢了。“记得”二句，回溯当年分别时的恋恋不舍，佳人剪发以约归期，可谓情深意厚，一别之后，虽然发在怀里，人在心中，但终是归期难卜。“甚时向”二句，是游子内心的深切盼望。对落拓之人来说，才子佳人，风流欢畅，是他们最好的安慰，哪怕只能在想像中实现。结句谓宁愿以“金玉珠珍”换取“再同欢笑”，这自是痴情至极之语。然而游子最大的悲哀在于，即使有了“金玉珠珍”，也未必就能换来往日的欢娱，从这个角度来说，又是悲凉至极之语了。此词上片的前半段，辞情和意境都比较文人化，而自“最无端处”以下，便明显传达出市民化的倾向，较好地体现了柳词雅俗并陈的特色。

倾杯乐

皓月初圆，暮云飘散，分明夜色如晴昼。渐消尽、醺醺残酒。危阁迢^[1]、凉生襟袖。追旧事、一饷凭阑久^[2]。如何媚容艳态，抵死孤欢偶^[3]。朝思暮想，自家空恁添清瘦^[4]。算到头、谁与伸剖^[5]。向道我别来^[6]，为伊牵系，度岁经年，偷眼觑^[7]、也不忍觑花柳^[8]。可惜恁、好景良宵，未曾略展双眉暂开口。问甚时与你，深怜痛惜还依旧。

【注释】

^[1]危阁：高阁。迢：远。此句谓登楼远望。

^[2]一饷：指示时间之词，或指多时，或指暂时。这里指多时。

^[3]抵死：宋代俗语，意为总是，老是。孤：同辜，辜负。欢偶：指欢会偶合。

^[4]自家：自己。

^[5]谁与：即谁为。伸剖：申诉表白。

^[6]向道：此指向佳人说。

^[7]觑：斜视，窥视。

^[8]花柳：此处代指妓女。

【点评】

柳永词多以女性为描写对象，但也有不少作品是出之以男性口吻的，描写他们对歌伎的深沉真挚的情感，刻画他们细腻而丰富的内心世界，表达他们对幸福和爱情的渴求。这些男子虽未必即是柳永自己的化身，但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的人生理想。这首词即是描写一位男子对离别经年的远方佳人的刻骨思念。起三句从月色落笔，圆月高悬，月华如水，夜色清丽。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了主人公的形象，但见他月下独倚高楼，“渐消尽”句，可见早已是试图借酒消愁，然而酒虽醒而愁未消，故再登楼远眺，“凉生襟袖”，见寒凉之感骤生。无限往事，涌上心头，就在对过去之欢乐生活的回忆中，不知不觉已是久立中宵了。这三句与起笔三句相应，共同展现了一个孤独悲凄的环境和内心感触。以下遂以白描手法，放笔直抒情感。佳人之“媚容艳态”，令人心动思忆，可为何自己却总是辜负了那相聚时的欢会偶合呢？这实际上表达了对江湖漂泊生涯的厌倦和无奈，以至于“朝思暮想”，空自为伊憔悴清瘦，见出他的情深而思切。下片直承续写眼前的思绪，“到头”，即到底，最终之意，“谁与伸剖”，即无人为自己向佳人表白倾诉。“向道”以下直至篇终皆是表白的内容。这里又可分为三意：“为伊”三句是表白忠心，即别后对她的魂梦牵系，度日如年，且年复一年以来，从未再流连于烟花巷陌，即使是偷眼瞧都没有瞧一眼，可见其用情之专一。“可惜”二句是表白现今的感受，虽有良辰好景，对离别中人来说，全是虚设，因离情所苦，双眉从未舒展，笑口从未开过，此种孤寂悲伤，人何以堪。这两句见出其用情之真挚。“问甚时”二句，则是表白对将来的渴望和内心的呼唤：何时才能再次重逢，像过去一样对她“深怜痛惜”，欢爱无限。这又见出其用情之深厚温婉。缠绵悱恻，凄楚动人。柳永词铺叙的功力在此词尤其是下片中体现得也很充分，本来不过是“相思”这一个简单的意思，但却以“谁与伸剖”句一领，分三层来铺叙描写，把人物心理活动的各个层面都加以尽情抒发，淋漓尽致，真可谓是有必显之隐，无难达之情。

梦还京

夜来匆匆饮散，敲枕背灯睡^[1]。酒力全轻，醉魂易醒，风揭帘栊，梦断披衣重起。悄无寐。追悔当初，绣阁话别太容易^[2]。日许时^[3]、犹阻归计。甚况味^[4]。旅馆虚度残岁。想娇媚^[5]。那里独守鸳帏静^[6]，永漏迢迢^[7]，也应暗同此意。

【注释】

^[1]敲：倾斜。敲枕：指斜靠着枕头。

^[2]容易：轻易。

^[3]日许时：犹言日许多时，指时间很久。

^[4]甚：什么。况味：境况情味。

^[5]娇媚：此指所思的女子。

^[6]鸳帏：绘有鸳鸯图案的帏帐。

^[7]永漏：即漏久，指长夜。迢迢：长久貌。

【点评】

《梦还京》，属大石调（黄钟商），《钦定词谱》依《词纬》之说订为三叠，首叠六句两仄韵，次叠四句三仄韵，末叠六句四仄韵。而《彊村丛书》本《乐章集》、《花草粹编》、《词律》诸书并作双调。

《梦还京》之调宋词中仅此一首，无他作可校，只能阙疑了。今从《彊村丛书》作双调词。此词写客中思恋佳人的苦怀，但全词既不借助景物的触发或烘托渲染，也未采用传统的比拟手法，而是直写感受。上片盘旋曲折地写尽了心绪烦忧、辗转难眠之苦况。起句“夜来匆匆饮散”，饮酒而曰“匆匆”，可见词中主人公既非是在欢宴歌席上痛饮高歌，亦非是细斟慢品、悠然自得的小酌，而是由于逆旅无聊，借酒浇愁，猛饮几壶以求速醉，以求沉酣不醒。故下句即接以“敲枕背灯睡”，敲枕，可见匆匆之意，背灯，可见生怕灯色扰人，惟望早早入眠。一副落拓潦倒的游子苦状如现眼前。然而这企求一醉入梦的可怜心愿却偏偏得不到满足，“酒力全轻，醉魂易醒”，正是因为漂泊生涯无休无止、愁苦之思太过浓重，故酒难胜愁，梦易惊散。“易醒”，可见即便可以通过痛饮暂时入眠，但仍然敌不过那种足以驱散酒力、惊破梦魂的烦忧。李清照《声声慢》中的“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与这两句异曲同工。“风揭”二句，写梦醒之后的无奈，未醉之前，尚有以酒消愁的希望，梦醒之后，凄凉落寞的心境已是不堪忍受。“风揭帘栊”，寒气袭人，满天萧瑟，满耳秋声。主人公只能“披衣重起”，在灰暗的情绪中独自咀嚼着羁旅况味。“悄无寐”一句，仿佛将这个悄然独坐、孤寂悲凉的画面定格放大，浓缩着人物内心的痛苦，以引出下片的抒感。“追悔”二句，谓悔当初，与佳人轻易地离别。然而“太容易”是今日之所感，当初分袂之时，恐怕也同样是难舍难分、恋恋缠绵的，只是如今回想起来，觉得“太容易”而已，如此一转，就更增重了如今的思念之切。古人云“别易会难”，李商隐《无题》诗云“相见时难别亦难”，柳词此句，却从后日之追悔着笔，又转入一境，可谓各擅胜场。“日许时”二句，谓隔绝之久和归期难卜，与“太容易”相对，继续写相见之难。“甚况味”二句，是加倍写法，本已愁苦难堪，何况又是在逆旅之中独守“残岁”，“虚度”二字，抒发了归心似箭而又不得不东西飘荡的痛苦。“想娇媚”以下，从揣摩对方的角度着笔，颇显温存。谓佳人肯定也在“鸳帏”之中，空床独

守，静数寒更。此时此刻，她的心境必然也与自己息息相通，都在忍受着心灵的孤寂吧。所谓“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正是指此而言，这样既表达了两人心心相印的深情厚谊，同时也更凸现了游子梦绕魂牵之情重和漂泊生涯之苦恨。此词真挚深沉，虽是以直笔写柔情，但却能虚实相间，曲折尽致，白描之中自有停蓄，并不是一览而无余蕴的。语言以俗为雅，明朗之中自见匠心独运处，充分体现了柳词俗美的特征。

归朝欢

别岸扁舟三两只。葭苇萧萧风淅淅^[1]。沙汀宿雁破烟飞^[2]，溪桥残月和霜白。渐渐分曙色。路遥山远多行役^[3]。往来人，只轮双桨^[4]，尽是利名客^[5]。一望乡关烟水隔。转觉归心生羽翼。愁云恨雨两牵萦，新春残腊相催逼。岁华都瞬息。浪萍风梗诚何益^[6]。归去来，玉楼深处，有个人相忆^[7]。

【注释】

^[1]葭苇：芦苇。淅淅：形容风声。

^[2]沙汀：指水边沙洲。

^[3]行役：本指因服役或公务在外奔走，后泛指行旅。

^[4]只轮：代指车马。双桨：代指舟船。

^[5]利名客：求名逐利之人。

^[6]浪萍风梗：浪中浮萍，风中草梗，皆比喻游子行踪不定的生活。

^[7]个人：那人。

【点评】

这是一首冬日早行而怀归之词，上片即景生情，下片直抒感慨，表达了游子漂泊生涯中的苦闷情绪。起句“别岸扁舟三两只”，是谓经过一夜的孤舟露宿之后，扁舟离岸，又开始了一天的行程。“三两只”，说明启程之早，江上船稀。“葭苇”句，从听觉角度写游子之所感，芦苇萧萧，寒风淅淅，衬托江乡的荒寒景象。“沙汀”句，写洲渚边的宿雁被早行之舟惊起，破烟穿空而去。“溪桥”句，令人联想起晚唐温庭筠《商山早行》诗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之名句，天西残月与桥上晨霜同一洁白，同样也暗示了早行。这两句对仗工整，写景清疏，是中晚唐绝句之佳境。“渐渐”句，写曙色渐开，天已渐晓，可见时间的推移和游子已经过一段行程，从而结束早行之景的描绘。“路遥”句，承上启下，“路遥山远”是概括行旅，“多行役”是引发感慨。“往来”三句，写江上行舟、岸上车马渐渐增多，在游子看来，这些荏苒匆匆的来往之人，都和自己一样，为了区区名利，而不得不辗转飘零，同一悲慨。这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的写法，微透自己“踵常途之役役”（韩愈《进学解》）的苦闷，晨景虽佳，对于早行之人来说，却全是虚设而已。下片“一望乡关”二句，承上由写景转入抒情，厌倦羁旅，自然生出归思，遥望故乡，千里阻隔，烟水茫茫，情何以堪，因此恨不能肋生双翼，立即飞回。这里用“心生羽翼”来形容，比喻新奇。从中可以想见其归乡心情的迫切。然而双翼终不可得，归乡之念终属虚幻，这种欲归而不得归的感受最是令人肠断。“愁云”两句，亦是对句，一写离情渺渺，两地牵萦，一写时序代谢，日月相催。遂逼出“岁华都瞬息”一句，客途寂寞，对于年光的流逝最易惊心。年光逼人，而自己却仍浪迹天涯，欲归不得，更令人平添无数的感慨。“浪萍风梗诚何益”，谓自己身世如水上浮萍、风中断梗，飘荡不定，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于是深感这种毫无结果的漫游终是徒劳无益。词意悲苦凄凉。“归去来”三句，谓不如早日踏上归途，免使闺中佳人，日日相忆。柳永的许多羁旅词，都喜欢大段铺叙与远方佳人的思忆之情，或是写游子如何思佳人，或是设想佳人如何思念自己，两面对写，以反映旅途的愁苦和思归之意。这首词却只是在结处稍稍一点，对此不作过多的铺写，反倒是显得不冗不蔓，有画龙点睛之妙。此词以白描和铺叙见长，情景相生，纡徐婉曲。语言平

易贴切，特别是上下片中的两个对偶句，精警而富于概括力。虽然与柳永同类之作相比，在意境与结构上稍乏新意，并无太多的过人之处，但尚不失为一篇法度谨严、平实稳妥的作品。

浪淘沙

梦觉、透窗风一线，寒灯吹息。那堪酒醒，又闻空阶，夜雨频滴。嗟因循^[1]、久作天涯客。负佳人、几许盟言，便忍把、从前欢会，陡顿翻成忧戚^[2]。愁极。再三追思，洞房深处，几度饮散歌阑^[3]，香暖鸳鸯被，岂暂时疏散^[4]，费伊心力^[5]。钗云尤雨^[6]，有万般千种，相怜相惜。恰到如今，天长漏永^[7]，无端自家疏隔^[8]。知何时、却拥秦云态^[9]，愿低帏昵枕，轻轻细说与，江乡夜夜，数寒更思忆^[10]。

【注释】

^[1]因循：沿袭不改，此指照旧。

^[2]陡顿：立刻。翻成：转成。忧戚：忧愁。

^[3]阑：尽。

^[4]岂：岂有。疏散：指分离。

^[5]费伊心力：使她劳心费力，此指挂念焦虑。

^[6]蕤（*rú*）：纠缠不清。蕤雨尤云：形容男女亲昵欢合。

^[7]漏永：形容夜长。

^[8]无端：无缘无故。自家：自己。疏隔：指离别。

^[9]秦云态：形容所爱者的风姿体态。

^[10]数：点数，计算。

【点评】

此调实为《浪淘沙慢》，与南唐李煜《浪淘沙》之双调词截然不同，后来周邦彦也作有两首《浪淘沙慢》，但句读与此词又颇有差异。清代万树《词律》和《钦定词谱》诸书，均以此词为双调词，自“愁极”以下为第二片。不过现存柳词诸本皆作三叠，本书从之。词写久羁江乡，与佳人遥隔之苦。第一片写酒醒梦觉、空忆前欢的忧戚之情。以“一线”二字，形容“透窗风”，十分精致，写出了风之寒厉和穿透力。它不仅吹熄了孤灯，也将人从梦中吹醒，将醉意吹散。然而在愁人心中，梦中、醉里尚能暂时忘忧，一旦醒来，现实的愁苦更为浓重。何况又闻空阶夜雨，点点滴滴，都在离人心头。这几句将情、事、景融为一体，以下则以“嗟”字领起一番感叹，而这感叹又出之以自责悔恨的口吻，显得敦厚柔婉。“久作天涯客”，即是杜甫所谓“万里悲秋常作客”（《登高》）之意，此乃多愁多恨的真正根源。正是由于此，才会辜负了与佳人的山盟海誓，以致“欢会”化为“忧戚”。第二片，先以“愁极”总束上文，再以“追思”转入往事，“再三”二字并非虚设，而是恰切真实地体现了思念之频、思念之深、思念之切。追想当年，闺楼绣房之中，与佳人“相对坐调笙”（周邦彦《少年游》），杯酒清歌，携手同欢，共入鸳被，可谓如胶似漆，形影不离，何尝“暂时疏散”，让她挂念焦心？云雨缠绵，风情万种，恩爱相怜，千般不尽。这段回忆，可谓香艳绮丽至极，但出之以真情至意，故转觉自然而然，且展现了人间儿女情深的纯美境界。“几度饮散歌阑”句，清代胡薇元《岁寒居词话》中说：“阑乃阕之误。”则此句为押韵之句，不过细细品来，“阕”字似乎的确“不若阕字近理”（近人夏敬观批《乐章集》），故本书仍作阑字。第三片，“恰到如今”，折回现实。“天长漏永”，可见当初欢情，隔绝之久。“无端”句仍是自责自悔之语，负疚之意显然。“知何时”以下，设想将来，与佳人

相依相偎于香帐之中、红绵枕上，细说自己此时江乡寒夜的思忆之情。这很明显是化用李商隐《夜雨寄北》诗中“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句意，都是由现在设想将来如何回忆现在，笔势盘旋曲折，耐人寻味。有的研究者认为柳永这类词流露出情趣不高、格调低俗的缺陷，这主要是就第二片而言的。不过对于艺术作品的评价，不只是要看它写了什么，更要看它是如何写的。此词将羁旅之情与相思之苦拍合一气，虽有绮艳之语，却无轻薄之态，而是出语朴厚，一往情深。或追念往昔的缠绵，或抒发现今的愁苦，或设想将来的欢会，以时空的转接为线索，虚实相形，跌宕有致。这种大段的铺叙是最见功力之处，应该说，它还是一篇较为优秀的作品。

阳台路

楚天晚。坠冷枫败叶，疏红零乱^[1]。冒征尘、匹马驱驱，愁见水遥山远。追念少年时，正恁风帟^[2]，倚香偎暖。嬉游惯。又岂知、前欢云雨分散。此际空劳回首，望帝里^[3]、难收泪眼。暮烟衰草，算暗锁、路歧无限^[4]。今宵又、依前寄宿^[5]，甚处苇村山馆^[6]。寒灯畔。夜厌厌^[7]、凭何消遣。

【注释】

^[1]疏红：指稀疏的枫叶。

^[2]恁：如此。风帟：绣有凤凰图饰的帷帐。

^[3]帝里：指京城。算：料想。

^[4]路歧：即歧路。

^[5]依前：依旧。

^[6]甚处：何处。苇村山馆：水村山庄。

^[7]厌厌：此指寂静貌。

【点评】

此词为宦游途中寄慨身世之作。起处三句，大笔勾勒，一派暮秋景象。“冷”、“败”、“疏”三字，都带有强烈的衰残色彩。一“坠”字，暗示了秋风凄冷之感和飘零狼藉之态。寥寥数笔，便描摹出天地间萧瑟肃杀之意，体现了柳永词写景状物的功力。同时这三句也定下了全词伤感愁苦的感情基调。“冒征尘”三句，写羁旅途程。“匹马”，见其孤独无侣，寂寞无聊。“驱驱”，见其驱驰无定，前程未卜。“水遥山远”，谓途程的漫长迢递，永无休止，以“愁见”引出，可知其山川跋涉，不堪辛劳之苦。词意至此，展现了一个在秋风中踽踽独行的天涯游子形象。“追念”以下，更深入其内心加以描述。对现实境遇的厌倦，引发了对美好往事的追忆：当初居于汴京时，年少风流，倜傥不群，千金一掷，买笑追欢，那是何等的豪兴；风帟鸳帐，倚香偎暖，又是何等的温馨旖旎。“嬉游惯”一句，即是对这种放浪不羁生活的总结。随即却说“又岂知”，笔锋一转。“前欢云雨分散”，这既是指与佳人的分拆离散，同时也是指少年情事的一去不返，只能于记忆中追寻矣。下片以“此际”领起，“空劳回首”，承上“追念”，说明“事如春梦了无痕”，根本无法寻觅。“望帝里”句，则是写在明知无望的情境下，仍然不可抑止的恋恋之意，因为京城已经成为过往美好生活的象征，与孤单凄苦的现实相比，往日种种情事，显得愈发令人怀念。故“难收泪眼”，情难自禁，涕泪交零。“暮烟”二句，是对将来的展望，现实既是如此令人忧伤，而将来也仍不过是阻隔重重，“路歧何限”，前途依旧一片渺茫。通过昔日、现实、将来的对比，以昔日的美好反衬现实的痛苦，又以将来的黯淡迷蒙对这种痛苦进行加倍的深化，以时空的转换组织词意。类似的手法，虽在后来周邦彦词中发挥得炉火纯青，但追源溯始，却当推柳永为先声。“今宵”以下，是思前想后已毕，万般无奈之辞。“又”、“依前”，可见日日如此，宿于“苇村山馆”，独对“寒灯”无寐，漫漫长夜，不知如何挨过。一天的风尘只能在逆旅静夜之中独自去品味、去咀嚼。自伤自怜、自艾自怜之意呼之欲出。末句的反问语气也加强表达了内心愁苦的难以排遣。词句虽浅易而意境却深沉，抒情虽直抒胸臆，以尽露为快，却又情态可感，真挚动人。此词明显是柳永中年以后的作品，词人所写的羁旅词，往往把羁旅愁情与对远方佳人的思念合写，如《八声甘州》中“想佳人、

妆楼颔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等语，即是典型的例子。但这首《阳台路》却稍有不同，它是把往昔的情事与现实的愁苦对写，所谓“倚香偎暖”，并非是指某个特定的对象，而完全是词人少年风流生活的象征。柳永在《长相思》词中说：“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少年游》词亦谓：“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去年时。”词人的心已经老了，生活和宦途的艰辛带给他太多的疲惫。因此，我们在这首词中所强烈体味到的，也就是那种浓郁的沧桑之感和悲凉之慨，这是中年人所独有的，而且更是像柳永这样落魄江湖、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中年人所独有的。

留客住

偶登眺^[1]。凭小阑、艳阳时节，乍晴天气，是处闲花芳草^[2]。遥山万叠云散，涨海千里，潮平波浩渺。烟村院落，是谁家绿树，数声啼鸟。旅情悄^[3]。远信沉沉，离魂杳杳。对景伤怀，度日无言谁表^[4]。惆怅旧欢何处，后约难凭^[5]，看看春又老^[6]。盈盈泪眼，望仙乡^[7]，隐隐断霞残照。

【注释】

^[1]登眺：登临眺望。

^[2]是处：处处。

^[3]旅情：羁旅情怀。

^[4]谁表：向谁表白倾诉。

^[5]后约：将来重会的约期。

^[6]看看：转眼。

^[7]仙乡：借指旧欢的居处。

【点评】

南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卷七曾记载：“晓峰场，在县西十二里。柳永字耆卿，以字行，本朝仁庙时为屯田郎官。尝监晓峰盐场，有长短句，名《留客住》，刻于石，在廨舍中。后厄兵火，毁弃不存，今词集中备载之。”可知此词是柳永监晓峰（今属浙江定海）盐场时所作，词中所抒发的亦是羁旅情怀和相思之苦。上片全是写景，将春日美景写得生意盎然。“偶登眺”，是总冒，上片所述之景皆为登眺所见。“偶”字，略露百无聊赖之意。“凭小阑”三句，概写春光。“艳阳时节”，点明时令。“乍晴天气”，是春日特有的气候特征，春日春风萧萧，春寒料峭，终于迎来了一个艳阳高照的晴日，正是踏青登眺的绝好时候。但见处处百花争奇斗艳，姹紫嫣红，青绿的芳草鲜翠欲滴。“闲”字，很有一种悠然自得的神态，暗示着人心境的闲适。“遥山”三句，是远景，四面背山面海，故先写层叠远山的高耸晴空，“云散”，暗承“晴”字，显示山色的明朗青翠。而另一面则是波涛万汇的东海，春潮涌动，碧海辽阔，浩渺无垠。“万叠”、“千里”、“浩渺”，这都是极力拓展词境的关键字眼，山海相映，气象万千。唐人诗“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固然精妙，但那毕竟还只是写江水的浩渺，柳永这两句展现的却是沧海的壮阔，气魄自然要大得多。在词中描写大海涨潮的浩渺景象，此首是北宋词中仅见之作。“烟村”三句，复又从细处落笔，目光收近，见“烟村院落”，炊烟袅袅。绿荫丛中，传出一声声春禽的鸣啭，可谓“枝头春意闹”。上片的景物描写，无论是动是静，是远眺是近观，都表现出浓郁蓬勃的春意和怡然的情致。但如此美景，对于他乡游宦之人来说，尽管可能使他的心情暂时从忧郁中得到片刻的解脱，但终究是无法真正排遣心灵深处的寂寞和无奈，反而对景伤春。因此下片所抒之情，与上片的景物传达出来的情致就截然相反，侧重写伤怀之感了。欢快之景成为忧伤之情的反衬，这在柳永词中也是习见的手法。“旅情悄”三字，立全篇之骨，良辰美景，尽成虚设，徒自惹人愁绪。“远信”二句，写与所思佳人音讯隔绝，间关万里，一别音容两渺茫。“惆怅”三句，写春光转眼将逝，自己亦青春不再，种种“旧欢”，一切美好的往事，未知何处，只能在梦中去追寻、去咀嚼。而再会之“后约”，更是无凭无据，难有定准，怎能不对景伤怀？这也就是“旅情悄”的具体内涵。心灵被这种愁绪所占据，身

又是天涯游宦的孤独之身，此情此心，又向谁去倾诉呢？真可谓悲哀已至极处。“盈盈泪眼”三句作结，“仙乡”，暗用刘、阮入天台山遇仙故事，这里指所思佳人的住所，说明对方是歌伎的身份。“隐隐断霞残照”，以景结情，亦虚亦实，既是想像中“仙乡”杳杳之情事，又是“登眺”所见之实景，从上片的“乍晴天气”到此刻的“断霞残照”，点出时间的推移，可见这位游子自早至晚，已在高处遥望凝伫了整整一日，在黯然销魂的情绪中又度过了一天的光阴，而愁绪却依然无休无止、无法排遣。语句含蓄而神情毕见。此词以情与景的反差增强了它的感染力，结构严谨而脉络分明，真实地再现了游子孤独寂寞的情思。

戚氏

晚秋天。一霎微雨洒庭轩^[1]。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惹残烟^[2]。凄然。望江关^[3]。飞云黯淡夕阳间。当时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远道迢递，行人凄楚，倦听陇水潺湲。正蝉吟败叶，蛩响衰草，相应喧喧^[4]。孤馆度日如年。风露渐变，悄悄至更阑^[5]。长天净，绛河清浅，皓月婵娟^[6]。思绵绵。夜永对景^[7]，那堪屈指，暗想从前。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8]。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9]，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留连。别来迅景如梭^[10]，旧游似梦，烟水程何限。念利名、憔悴长萦绊。追往事、空惨愁颜。漏箭移、稍觉轻寒。渐呜咽、画角数声残。对闲窗畔，停灯向晓，抱影无眠。

【注释】

^[1]庭轩：庭院里的长廊。

^[2]惹：招惹。

^[3]江关：江河关山。

^[4]蛩：蟋蟀。喧喧：混杂声。

^[5]更阑：更尽，指夜深。

^[6]绛河：指银河。婵娟：美好貌。

^[7]夜永：夜长。

^[8]迁延：徜徉，流连自在。

^[9]少日：年少之日。

^[10]迅景：迅速而过的光阴。

【点评】

《戚氏》为柳永创调，全词二百一十二字，在词调中是除《莺啼序》之外最长的一体，可谓长篇巨制。词分三叠，抒写行役羁旅，刻画驿馆愁思。篇幅虽然庞大，但用笔极有层次。上片由秋日黄昏之景引入旅思。“晚秋天”二句，点明晚秋时令，微雨初过，庭轩寂静。“槛菊”三句，是庭院之景，秋雨梧桐，西风寒菊，花残叶落，点缀着荒寒的孤馆。而残烟凄迷，漠漠如织，一片“凄然”。“望江关”二句，写庭外远景，正是“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一抹孤云在夕阳的映衬下，显得愈发暗淡。“当时”二句，用宋玉悲秋之典，其《九辨》中说：“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僚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千古而下，会心如一。“远道”三句，写孤身行役，内心凄苦，陇头流水潺湲不绝，而游子早已倦闻这幽咽之鸣。“正蝉吟”三句，承前“倦听”，仍从所闻着笔。“蝉吟”、“蛩响”，亦是“倦听”之声，但它们又与游子内心凄感相应。一个“应”字，活画出蝉鸣蛩响彼此呼应的秋声，言愁步步深入，词笔极其细致。第二片“孤馆”三句，承上启下，时间由薄暮推移至夜深。“度日如年”，苦况可想。“风露渐变”，秋已更深，人愈难堪。“悄悄”，是孤寂之状。“长天净”四句，写长空云净，银河清浅，皓月澄鲜，清光如练，引动游子思绪绵绵。“夜永”三句，承“思绵绵”，转入对旧日情事的追念。“未名未禄”三句，即是“从前”旧事，想当初，虽无功名利禄，却富浪子情怀，红尘紫陌，绮帐灯昏，经岁经年，流连忘返。种种情事一一涌上心头，故第三片换头，即承以对狂放不羁的少年生涯的回忆。“帝里”，指繁华富庶、风光无限的汴京，而自己亦正值

青春年少，风流放浪，“暮宴朝欢”，况且还有一班意气相投的“狂朋怪侣”，歌宴酒席，尽情征逐，流连不已。明代沈际飞曾评此数句说：“插字之妥，撰句之隽，耆卿所长。‘未名未禄’一段，写我辈落魄时怅怅靡托，借一个红粉佳人作知己，将白日消磨，哭不得，笑不得。”（《草堂诗余别集》）以下“别来迅景如梭”一句，陡然跌落，“旧游似梦”，把京华旧事，一笔勾销。词意起伏动荡，开合有致。“烟水程何限”，写别后飘然一身，江湖羁旅，烟水茫茫，前途未卜，何等凄凉。笔力千钧，神完气足。“念利名”二句，是全篇主意，身被名缰利锁所牵绊，心则又不可遏制地追念“往事”，因此只能“空惨愁颜”。“漏箭移”以下，又回复至此时夜景，夜已渐深，寒气渐浓，那堪又传来数声若隐若现、若断若续的画角哀鸣。窗前一灯孤照，照人愁影，床前天涯倦客，又是整夜无眠矣。以此作结，沉郁警动，声情激越，写尽了孤馆独处的况味。此词音律谐婉，句法活泼，章法尤其显得层次分明，舒卷自如。近人蔡嵩云《柯亭词论》曾对此作了具体分析：“‘晚秋天’一首，写客馆秋怀，本无甚出奇，然用笔极有层次。初学词，细玩此章，可悟谋篇布局之法。第一遍，就庭轩所见，写到征夫前路。第二遍，就流连夜景，写到追怀昔游。第三遍，接写昔游经历，仍落到天涯孤客，竟夜无眠情况。章法一丝不乱。惟第二遍自‘夜永对景’至‘往往经岁迁延’，第三遍自‘别来迅景如梭’至‘追往事空惨愁颜’，均是数句一气贯注。屯田词，最长于行气，此等处甚难学。”此词虽体制繁复，却声情并茂，凄怨感人，当时甚至有“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王灼《碧鸡漫志》）的说法，充分说明了它在当世的流传之广及其感染人心的力量。

轮台子

一枕清宵好梦，可惜被、邻鸡唤觉。匆匆策马登途，满目淡烟衰草。前驱风触鸣珂^[1]，过霜林、渐觉惊栖鸟。冒征尘远况^[2]，自古凄凉长安道。行行又历孤村^[3]，楚天阔、望中未晓。念劳生，惜芳年壮岁^[4]，离多欢少。叹断梗难停，暮云渐杳。但黯黯魂销，寸肠凭谁表。恁驱驱、何时是了。又争似、却返瑶京^[5]，重买千金笑。

【注释】

^[1]前驱：驱马而行。鸣珂：马勒上的装饰品。

^[2]远况：远行的景况。

^[3]行行：行而又行，驱驰不已。

^[4]芳年：妙龄。壮岁：壮盛之年。

^[5]却返：回返。瑶京：指京城。或云指佳人所居之秦楼楚馆。

【点评】

这首词在《乐章集》中是一篇颇为典型的羁旅行役之作。晚唐温庭筠《商山早行》诗云：“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此词也写早行，意境仿佛似之，但形容刻画得更为深透。词中提到“楚天”，有可能是由汴京到淮南江浙一带的旅途中所作。上片写旅途景物与况味。“一枕”二句，谓好梦被邻鸡唤醒，可见宿于逆旅之中。所谓“好梦”，自是在梦中与佳人相会，“镇相随，莫抛弹”之类的情事，正值两情欢悦之时，陡然惊醒，那种惋惜与惆怅之意，自是不可胜言。“匆匆”以下，写旅途情景。“满目淡烟衰草”，首先便营造出客途的凄清气氛。“触鸣珂”、“惊栖鸟”，语非泛设，都是以动衬静，以少许之声响见出大环境的寂静无声。晏几道《临江仙》词云：“客情今古道，秋梦短长亭。”古往今来，多少失意之人在此路上征尘仆仆，驱驰不已，自己亦未能幸免而已。以感慨收束上片。上片是情自景出，而下片却是景自情显。“行行”二句，谓行役之久，“孤村”，谓旅途之寂寞。“望中未晓”，写远处楚天，迷蒙一片，也暗含有前途渺茫之意。据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引《艺苑雌黄》：词人张先见此词，谓“既言‘匆匆策马登途，满目淡烟衰草’，则已辨色矣，而后又言：‘楚天阔，望中未晓。’何也？柳何语意颠倒如是？”在上片已能看清景物，到下片反说“未晓”，自是矛盾之处。因此有人解释说，清晨的曙色由近向远展开，故望中远处尚未晓，亦是一说。实际上文人之辞，大可不必太过较真，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亦无不可。“念劳生”以下，直抒感慨。先反复两面兼说：一为飘荡之游子，一为京城之佳人。“芳年”，属佳人，“壮岁”，指游子，而皆归于“离多欢少”。“断梗”，复指游子，“难停”，可见漂泊无定准。“暮云”句，再写佳人，盖用江淹《拟休上人怨别》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之意。故黯黯魂销，寸寸柔肠，一腔深情，却无人倾诉。“何时了”，厌倦行旅之意显然，把羁旅之情说至极处。“又争似”兜转，表达归京的渴望，希望能与佳人相伴，重享追欢买笑的快乐生活。这种心情在柳词中颇为普遍，由劳倦而转思逸乐，亦是人之常情，似乎不必指责其情趣的低俗。此词上片叙事，下片寄怀，结构上平平无奇，但它和柳永一般羁旅词注重写景不同，全词景物描写并不是特别多，而且几乎都是倦游之情的陪衬，主要是运用了以情、事带出景物的手法，这在柳永词中也是不很常见的，值得注意。

彩云归

蘅皋向晚舣轻航^[1]。卸云帆、水驿鱼乡。当暮天、霁色如晴昼，江练静、皎月飞光。那堪听、远村羌管^[2]，引离人断肠。此际浪萍风梗^[3]，度岁茫茫。堪伤。朝欢暮宴，被多情、赋与凄凉。别来最苦，襟袖依约^[4]，尚有余香。算得伊、鸳衾凤枕，夜永争不思量。牵情处，惟有临歧^[5]，一句难忘。

【注释】

^[1]蘅皋：长满杜蘅的水边。舣（yǐ）：拢船靠岸。轻航：犹言轻舟。

^[2]羌管：羌笛。

^[3]浪萍风梗：喻漂泊不定。

^[4]依约：隐约。

^[5]临歧：指分别之际。

【点评】

此词为舟行途中怀人之作。上片写漂游感慨。“蘅皋向晚”，点明天色已暮，“舣轻航”、“卸云帆”，点明泊舟洲渚。在经历了一天的行程之后，游子又暂泊于苇村山驿，又迎来了一个旅途中的黄昏。“当暮天”二句，描写江上暮色如画。“霁色”，说明是微雨之后，晚霞残照，天清澄朗。“江练”句化用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中的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形容江水之明净安详。“皎月飞光”，暗示时间的推移，游子已在暮色中凝伫移时了，皎洁的月色与澄静的江水互为映衬，上下交光，正是江乡秀丽之景。而此时远远传来的“羌管”幽幽之声，顿时牵动了游子的自伤漂泊之意和相思之情，词意顿生曲折。这两句是全篇之枢纽，由景入情，也是词意波澜起伏之处。“此际”句承上，点明漂泊生涯。“度岁茫茫”，既是实写时光的飞逝，更是游子内在的心理感受，因为飘零生涯中，对于时光的流淌是尤其敏感的。下片抒写相思。“堪伤”二字一领，以下种种皆是“堪伤”之事、“堪伤”之情。“朝欢”二句，今昔对照，当初是暮宴朝欢，两情相惬，无限旖旎，如今却是独处江乡，凄凉落魄。“别来”三句，全从虚处下笔，不说如何相思，却说只因襟袖上佳人所留的脂粉余香，时时牵惹起游子内心的愁苦。想像奇特，情思缠绵。这和南宋吴文英的名句“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有异曲同工之妙。“算得”二句，从对方角度落笔，写对方如何思念自己，这还是虚写。“牵情处”三句作结，写当初分手之时的“一句”，最是“牵情”、最难忘怀，这仍然是虚写，盖此“一句”究竟是何言语，也并未说明，留下了充足的想像空间，让读者去猜测、去回味。这首词的结构以上景下情的传统方式展开，并无太多新意。写景用雅句，而抒情用俗语，这种下字运意上的雅俗并陈，也是柳词中常见的手法。而此词最特殊的地方是对情感的抒发全是从虚处来写，下片除了“堪伤”二字，是直抒胸臆之语以外，其他四层都是盘旋曲折地从不同角度虚写相思之意，直至篇终，始终不落实地，但就在这种虚写中，情感的真挚反而表达得更加淋漓尽致。这种离合吞吐之笔在柳词中并不多见，在后来周邦彦的词中则是发挥得炉火纯青了。

夜半乐

冻云黯淡天气^[1]，扁舟一叶，乘兴离江渚^[2]。渡万壑千岩，越溪深处^[3]。怒涛渐息，樵风乍起^[4]，更闻商旅相呼，片帆高举。泛画鹢^[5]、翩翩过南浦。望中酒旆闪闪^[6]，一簇烟村，数行霜树。残日下，渔人鸣榔归去^[7]。败荷零落，衰杨掩映，岸边两两三三，浣纱游女。避行客、含羞笑相语。到此因念，绣阁轻抛，浪萍难驻^[8]。叹后约丁宁竟何据^[9]。惨离怀，空恨岁晚归期阻。凝泪眼、杳杳神京路^[10]。断鸿声远长天暮。

【注释】

^[1]冻云：指将要下雪时凝聚的云层。

^[2]渚：水中沙洲。

^[3]越溪：此指若耶溪，在浙江会稽若耶山下，据说是西施浣纱处，亦名浣纱溪。

^[4]樵风：《后汉书》卷三十三《郑弘传》引《会稽记》云，郑弘上山砍柴，拾得一箭，还给了前来寻找的神人。问何所欲，郑弘说在若耶溪上运柴很艰难，希望早上溪上吹南风，傍晚吹北风。后果然如愿。后世称若耶溪之风为樵风，又叫郑公风。这里有顺风之意。

^[5]鹢（yì）：一种水鸟。古人常把它画在船头。后世以“画鹢”指代船。

^[6]酒旆（pèi）：酒旗。

^[7]榔：船后靠近船舱的横木。捕鱼时，以木椎敲击，声如击鼓，鱼听见后便不敢动，可以顺利捕捞。

^[8]绣阁：闺阁，这里实指闺阁中的佳人。浪萍：随波翻转的浮萍，比喻漂泊无定。

^[9]丁宁：即叮咛。何据：无据，无定准。

^[10]神京：指北宋都城汴京。

【点评】

这首词分为三片，描写了在会稽附近的一次舟行，以抒发羁旅之感。第一片写道途的经历。此句点明时令和出发时的天气：冻云酿雪，初冬的天色略显暗淡。“扁舟”二句，即写离岸启程，笔致潇洒飘逸。以下叙述行程，“渡万壑”二句，谓小舟于激流险滩、奇岩危濑之间，转折急下，以见舟行之远。“怒涛”三句，则波平浪静，风顺人意，风中隐隐传来远处商旅相呼之声，此谓舟行所遇。“片帆”二句，写一帆高挂，乘风疾驶。“泛”、“翩翩”等字眼，都可见出舟行的轻快急速，而词人独立船头，怡然自得的情状，以及同样轻快的情绪也如在眼前。第二片顺承，写途中见闻，描景如画。“望中”二字，领起全片，所有景致皆自“望中”生发。小舟此时由溪山深处转到江村，只见高挑的酒旗在风中飘闪，村落被炊烟所缭绕，村处点缀着几排霜残叶落的枯树，这是远景；在落日映照的江面上，渔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劳作，在渔歌和鸣榔声中缓缓而归，这是近景。以下更由远及近，细致描摹。“败荷”、“衰柳”，皆是秋冬之际的典型物象，但就在如此衰阑萧瑟的氛围中，陡然出现了岸边两两三三的浣纱游女，令人眼明，“避行客”句则写出了她们的羞容娇态。这和周围景物的凄凉、时令的荒寒形成反差极大的对比，使整片的写景灵动生色。但同时这些无忧无虑的少女又牵动了旅途中人的愁绪，让他想起了远方的意中佳人。由此，词意很自然地过渡到了第三片的去国离乡之感。“到此因念”一领，承上启下，触景生情，既怀念闺中佳人，又自伤漂泊无定，当初离别之时，虽有叮咛相嘱、早日归来的约定，但现在终究是无法兑现了。“惨离怀”二句继续铺写，时至岁暮，归

期难卜，只能空自抱憾，这是从时间角度而言；“杳杳神京”，归途遥远，只能凝泪长望，这是从空间角度而言。结句以景结情，长天空阔，暮色苍茫，离群的孤雁掠过，凄厉的鸣叫声渐去渐远，欲托雁足传书，亦无可能，同时孤雁的形象无疑也是词人自身孤独寂寞心境的象征。此片前段急管繁弦，针脚细密，后段则疏荡浑灏，纯以神行。

沈祖棻《宋词赏析》中曾说这首词所用字句，“都与浙江有关，足见作者用词的细密，若是囫囵看过，未免有负他的匠心”。用典的浑成而贴切的确是此词的一大特点，这在上片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如“乘兴离江渚”句中的“乘兴”，虽是常见语，实则自有出处，《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东晋王子猷居山阴，忽忆好友戴安道，遂连夜冒雪乘船前往剡溪寻访，一夜方至，却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就是著名的“访戴”故事，它的发生地山阴、剡溪都在本词所描写的会稽附近。下面“渡万壑千岩”一句，同样也是化用了《世说新语》中顾恺之称赞会稽山水的名言：“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此外，第二片中的“浣纱游女”，也让读者联想到当年同在若耶溪中浣纱的美女西施。铺叙的细腻是本词另一个主要特点。这首词无奇文，无僻语，纯以精致而有序的铺排来展现。例如第二片“渔人鸣榔归去”以下，与王维《山居秋暝》诗中的名句“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场景极为类似，同样也带有浓厚的田园风味，是词中较早出现的对田园风光的描写。二者相较，一繁一简，对比鲜明，王诗只用五个字来表达的意思，柳词却用了三句十八字，然而并不觉其琐屑冗重，这就是因为它表现得更透彻、更深入、更细腻。同样，第三片中的“绣阁”二句，意思已足，而“叹后约”以下全是渲染铺叙，随着感情的变化，愈发曲折细密。全词骨气清劲，大开大阖，是柳永长调中大手笔之作。

安公子

长川波潋潋^[1]。楚乡淮岸迢递，一霎烟汀雨过^[2]，芳草青如染。驱驱携书剑。当此好天好景，自觉多愁多病，行役心情厌。望处旷野沉沉，暮云黯黯。行侵夜色^[3]，又是急桨投村店。认去程将近，舟子相呼，遥指渔灯一点。

【注释】

^[1]长川：当指淮河。潋潋：水光波动之状。

^[2]一霎：一会儿，表示时间短暂。烟汀：烟雾笼罩的汀洲。

^[3]行侵：渐近。

【点评】

此词当是柳永漂泊于江淮一带时的作品，所写的仍是逆旅中的愁苦之情。一部《乐章集》中，这类词数量颇多，但让后人惊异的是，篇篇都很能经得起讽咏，并不令人觉得雷同乏味。这首词上片由景入情，下片却全写行程，并没有花太大的篇幅去描写愁绪而愁绪自见，这是与其他词稍有差异之处。起处四句写景，“长川”即指淮河，“波潋潋”，是春水盈盈之状。“楚乡淮岸”，点明地点，“迢递”，点明羁旅。“一霎”二句，写水中沙洲和岸边青草，春雨染春草，既写出了江南春雨的滋润，又写出了芳草的青翠欲滴。白居易《早春忆微之》诗中虽有“沙头雨染斑斑草，水面风驱瑟瑟微”之句，但白诗尚有春寒之意，而柳词却给人以优美清新、心旷神怡的感受，取景虽一，韵味却别。如此好春，本应拂花寻柳，怡赏春色，但在落魄游子的心中，却全是一片凄苦之意，以下便着重抒发这种哀情。王夫之《姜斋诗话》中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即是通过情与景失去平衡所造成的巨大张力，来刺激读者的心灵，这种反衬手法往往能收到更好的表情达意的效果。“驱驱”句，总括漂泊生涯，落拓江湖，书剑无成。“当此”二句，以“好天好景”对“多愁多病”，即是反衬之笔。虽有良辰美景，怎奈间关跋涉、身不由己，根本无心赏玩，只能轻易辜负大好春光了。随即逼出“行役心情厌”一句，总束上片，极有分量，表现了主人公厌倦烦躁的神态。下片续写“行役”，但时间已是薄暮。“望处”二句，以“沉沉”、“黯黯”表明时间的推移，由上片的白昼到下片的黄昏，同时也预示着游子前途渺渺、归期难卜的命运。这又是从正面以景见情的手法。“行侵夜色”，时间进一步推移，已至夜晚时分，亦是投宿之时了。“又是”二字，见出行役途中，宿于荒郊野店，已是屡屡如此，虽然经惯，但还是禁不住厌倦之情，或有意或无意地通过“又是”二字显现了出来。“认去程”三句，以平淡之语写至深之情。或认为“去程”是指这次行役的终点，不确。实则“去程”就是去“村店”之程，只不过是旅途中的一驿而已。“渔灯一点”，可见距村落不远。但是就算到了村落旅舍之中，又能如何呢？恐怕最多不过是倒头大睡而已，甚至禁不住这单栖况味而整夜无眠，也未可知。明日又将起程，不知何处才是终点。这个结句和柳永另一首《安公子》词上片结句：“停画桡、两两舟人语。道去程今夜，遥指前村烟树”十分相似，语气虽同一平淡，但似乎此词之中，悲凉凄苦、空虚落寞的氛围更浓郁一些。

引驾行

红尘紫陌，斜阳暮草长安道，是离人、断魂处，迢迢匹马西征。新晴。韶光明媚，轻烟淡薄和气暖^[1]，望花村、路隐映^[2]，摇鞭时过长亭。愁生。伤凤城仙子^[3]，别来千里重行行。又记得临歧，汨眼湿、莲脸盈盈^[4]。消凝。花朝月夕^[5]，最苦冷落银屏。想媚容、耿耿无眠，屈指已算回程。相萦。空万般思忆，争如归去睹倾城^[6]。向绣帏、深处并枕，说如此牵情。

【注释】

^[1]和气：清和温暖之气。

^[2]隐映：为草木所掩映。

^[3]凤城仙子：相传秦穆公女弄玉吹箫而凤降其城，因号曰丹凤城。后世称京城为凤城。这里以凤城仙子指代京城中所恋之歌伎。

^[4]莲脸：比喻女子红艳娇媚的脸容。盈盈：仪态美好貌。

^[5]花朝月夕：代指良辰美景。

^[6]倾城：倾国倾城的佳人，形容女子的美貌。

【点评】

这首《引驾行》属仙吕调，与柳永另一首属中吕调的《引驾行·虹收残雨》词，在音律和断句上都有些差异。此词写漂泊游子在途中思念京城佳人之情，抒发羁愁。上片自“红尘紫陌”至“新晴”，与“韶光明媚”至“愁生”，句法全同，有点类似于“双拽头”之调，这使得词的声势更加开阔张扬，利于铺写。起首二句，写“长安道”。唐代刘禹锡《元和十年戏赠看花诸君子》诗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后世借指京城之道，这里用其字面，指“长安道”。柳永曾行役至陕西渭南一带，如其《少年游》词即云：“长安古道马迟迟。”这条“长安道”至宋代自然再也没有了大唐盛世时的那种热闹喧嚣，故柳永笔下的“长安道”皆是一派萧索氛围。此词中的“斜阳暮草”，渲染的也是同一种气氛。这种萧索之感不仅来源于怀古之思，更主要的是来源于游子的孤独行役生涯，故“离人”、“断魂”、“迢迢”、“匹马”、“西征”等一连串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词汇，纷至沓来，仿佛令人目不暇接，这正是柳永最为擅长的、浓墨重彩的铺排手法。“新晴”以下，转说气候。时令是“韶光明媚”的春天，春光殆荡，“轻烟淡薄”，正是“暖风熏得游人醉”之时。举目遥望，花树隐隐，村落宛然，主人公摇鞭寻路，“时过长亭”。然而就是这路边的“长亭”，陡然引发了游子的离思。古代驿路边，每隔数十里即设一长亭，供行人歇脚休息。但“长亭”，又是送别之所，长亭折柳的意象，已是离别的代名词，具有了深沉的文化内涵和丰厚的感情含蕴，最能唤起旅途中人的无限愁情。故下面即承以“愁生”二字，由对春景的描绘，转入对离思的抒写，而“长亭”向“愁生”的过渡，使这种转折显得十分自然，可谓针脚细密，筋脉流畅。“伤凤城仙子”以下，是“愁生”的具体内容。游子所思佳人是汴京城中的一位歌伎，一别之后，千里遥隔，自己行役不已，更是相思不已。“重行行”，用《古诗十九首》中“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之句，而“生别离”，自然又让人联想起“悲莫悲兮生别离”之语，词意悲切。“又记得”二句，追溯分携时佳人莲脸含愁、汨眼盈盈的情景，因为这个恋恋不舍的场景，正是游子在旅途中千般思忆、最难忘怀的一幕。下片承以对佳人苦况的揣想，别离之后，她定然也是孤单寂寞，日日销黯凝伫，独自伤神。每逢良辰美景，对花对月，内心必定分外凄凉。而最让人难以忍受是便是漫漫长夜，银屏冷

落，鸳被空展，夜夜无眠。或许自离别之日起，就已经在掰着指头，算着自己的回程之期吧。这一段设想，真切动人，如在眼前，颇显温存。“空万般思忆”二句，是说万千思念，俱属空幻，解不了相思之渴，排不掉愁绪之深。只有早日归去，与佳人重逢，才是惟一的慰解之方。“向绣帏”二句，翻进一层设想，写将来归京之后，与佳人同衾共枕，将向她细细诉说自己此刻对她的魂梦牵萦。这自是对李商隐《夜雨寄北》诗中“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之句的翻用，由现在设想将来如何重忆现在。不过所有这些究竟还只是设想而已，对于落拓潦倒、飘零无定的游子来说，只能是一种未知是否真能实现的期望和心愿罢了，这种设想越温馨、越热烈，内心的愁绪只会愈发强烈，这才是此词真正要表达的悲苦之意，也是游子悲剧命运之所在。

八声甘州

对潇潇^[1]、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2]，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3]，苒苒物华休^[4]。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5]，归思难收^[6]。叹年来踪迹^[7]，何事苦淹留^[8]。想佳人、妆楼颙望^[9]，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10]，正恁凝愁。

【注释】

^[1]潇潇：形容风雨急骤。

^[2]关河：泛指江山。

^[3]是处：处处。红衰翠减：指红花绿叶的凋残枯萎。

^[4]苒苒：同冉冉，缓慢状。物华：美好的景物。

^[5]渺邈：遥远状。

^[6]归思：指游子思乡之情。

^[7]年来：近来。

^[8]淹留：久留，指久客他乡。

^[9]颙（yóng）望：凝望，盼望。

^[10]阑干：即栏杆。

【点评】

这是柳词中抒写羁旅情怀的一篇名作。通篇贯穿着一个“望”字。上片是登楼凝眸的望中所见，无论风光、景物、气氛都笼罩着浓郁的悲秋情调，触动着重人们的归思。起句劈空而来，俊爽无匹，气魄极大，直有牢笼天地的气象。“霜风”三句，以“渐”字领起，在深秋萧瑟寥廓的景象中，表现久滞异地的游子之怀，苍茫浑厚，意境高远。宋赵令畤《侯鲭录》卷七中载苏轼的话：“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能使得鄙薄柳词的苏轼也不禁叹赏，可见这三句的艺术魅力。“是处”以下，转写眼前风光，悲秋亦复悲己。江水东流，不管花落叶残，亦不管人心中的愁绪，故无语，故无情，故愈悲。上片景中生情，下片则写望中所思，直抒胸臆。“不忍”，复又“难收”，委婉曲折，见出思归之情的起伏翻腾。“叹年来”二句，自问自叹，自怜自伤。“想佳人”二句，从对面落笔，由自己的望乡想到闺中佳人的望归，缠绵缱绻。这里借用了谢朓《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诗中的名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同时又吸收了温庭筠《梦江南》词中的意境：“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想像佳人对自己的迟迟不归已生怨恨了，把本来的独望写成双方关山遥隔的千里相望。结句呼应篇首，申诉自己欲归未得、思念不已之情，但又用“争知我”，从对方设想来写自身，似乎在遥遥相望中互通衷款，显得尤为曲折动人。这种设想细微体贴，化实为虚，见出对佳人的关切和知心，人未归而心已归，是深一层的写法，以更见归思之切。

《甘州》本是唐代边地乐曲，属高调，五代毛文锡《甘州遍》中云：“美人唱，揭调是《甘州》。”揭调即是高调。此调凡八韵，故名《八声甘州》，据说当年表演时，每唱一韵，即彩声如雷，一曲终了，喝

彩八次。这也可见出此词声韵之美与词意之佳。清代陈廷焯《词则》眉批中谓此词：“情景兼到，骨韵俱高。无起伏之痕，有生动之趣。古今杰构，耆卿集中仅见之作。”这个评价并不过分。从声韵上来看，这首词中双声叠韵等联绵字用得很多，双声如“清秋”、“关何”、“冷落”、“当楼”、“渺邈”、“踪迹”、“颺望”等，叠韵如“长江”、“无语”、“阑干”等，这些特殊的字声，增强了曲调的亢坠抑扬，时而嘹亮，时而悲咽，以声写情，表现心绪的起伏不平。而章法的细密、意绪的开阖动荡，铺叙展衍等艺术技巧，尤其受到后人的推崇。另外，此词在语言上，既有“霜风”三句这样极为雅化的句子，也有“想佳人、妆楼颺望”这样的俗语，虽然有后人认为“佳人妆楼四字连用，俗极，亦不检点之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实际上，雅俗并陈而能俗不伤雅、雅不避俗，这正是柳永词的特色。

竹马子

登孤垒荒凉，危亭旷望^[1]，静临烟渚^[2]。对雌霓挂雨^[3]，雄风拂槛^[4]，微收烦暑。渐觉一叶惊秋^[5]，残蝉噪晚，素商时序^[6]。览景想前欢，指神京，非雾非烟深处^[7]。向此成追感，新愁易积，故人难聚。凭高尽日凝伫。赢得销魂无语。极目霏霏霏微^[8]，暝鸦零乱^[9]，萧索江城暮。南楼画角，又送残阳去。

【注释】

^[1]危亭：高亭。

^[2]烟渚：烟雾笼罩的洲渚。

^[3]雌霓：《尔雅注》：“虹双出，色鲜盛者为雄，雄曰虹；暗者为雌，雌曰霓。”雌霓指双虹中颜色较浅淡的一条，又名副虹。

^[4]雄风：宋玉《风赋》：“清清冷冷，愈病析醒，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此指清爽之风。

^[5]一叶惊秋：指秋天始至。《淮南子》：“见一叶落而知岁时之将暮。”

^[6]素商：指秋天。商为五音之一，古人认为商音对应秋天。

^[7]神京：指汴京。非雾非烟：《史记·天官书》：“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卿云。卿云见，喜气也。”故后世以“非烟”、“卿云”来形容祥云。

^[8]霏微：迷蒙貌。

^[9]暝鸦：暮归之鸦。

【点评】

《竹马子》之调，首见于《乐章集》，当为柳永创调。此词为抒写离情别绪之作，格调沉郁苍凉。或据下阕中“江城”、“南楼”之语，谓作于湖北武昌，从词中所述景物风光来看，不是没有可能，但现存柳永行迹中并无关于武昌的记载，这种说法目前也只能是一种假设。作于南方倒是可以肯定的，而怀念的对象则是汴京城中的一位歌伎。上片由景入情。起处三句，写登临之地。残壁废垒之上，一座孤亭，“旷望”，可见视野的开阔。“荒凉”、“危”、“旷”等，都是与人物心境有关、经过精心挑选的字眼。“静临烟渚”，写亭下洲渚，笼于风烟之中，见出孤亭之高和环境的静寂。“对雌霓”三句，写天气。“雌霓”本指色泽稍暗的彩虹，在这里只是为了和下面的“雄风”相对，实际上就是指彩虹。“雄风”，用宋玉《风赋》之语，指清凉雄健之风。这两个对句，工整流利，气韵清健，给人以开朗阔远之感。“微收烦暑”，是“雨”和“雄风”给人的感受，夏日的炎威已渐渐消减，说明这是夏末秋初之时。故而下面“渐觉”三句，就很自然地转写初秋的节候。“渐觉”二字一顿，“一叶惊秋，残蝉噪晚”，从个人感受中写出了由夏入秋的时序变化过程，前者是视觉形象，后者是听觉形象。“素商时序”，则是上述感受的总括。时令虽只是残暑，但情感氛围却似乎在向深秋靠拢，这也体现了词人心理的一种趋向。“览景”句是一篇之枢纽，“览景”二字，收束上文对景物时令的描写，“想前欢”三字，则引入了情感的抒发过程。于是前述望秋先殒之叶和残蝉凄苦之鸣，就都具有了人格含意，仿佛也成为作者自身命运的一种象征了。“前欢”，既指京城中的佳人，也是指两情相悦的种种欢情往事，而无论是人、是事，对于漂泊江南的游子来说，都如同“神京”那样遥远朦胧、可望而不可即，皆成过眼云烟了。上片过拍这三句，写得曲折委婉，言近旨远。下片“向此成追感”，紧承“想前欢”而来，“新愁易积，故人难聚”二对句，精警无匹。“新愁易积”，暗示着故人难忘、旧愁难排；“故人难聚”，暗示着别离

愈久而新愁愈发连绵不断。往复回环，很具有情感表达的深度。“凭高”二句，远承上片之登临，近承下片之“追感”，以“尽日凝伫”之动作体现了“销魂无语”的神情，“赢得”二字，更是无限苍凉感慨之意。“极目”以下五句，以景结情，内心凄苦既无法言表，极目望去，又是一派萧索的秋暮景象，暮霭、归鸦、角声、残阳，这些物象所具有的萧索悲苦的情调，正与主人公销魂痛苦的精神状态相合，游子落寞孤独之情尽显无余。故不得不像柳永另一首《曲玉管》词中所说的那样，“每登山临水，惹起平生心事，一场消黯，永日无言，却下层楼”了，此词更衬以悲咽的画角之声和残阳如血之景，把“销魂”之意写到了极处。此词起、结二处俱是写景，上下片之间抒情。或由景生情，或融情入景，情与景的衔接十分紧密，转接妥帖自然，结构富于变化而意脉流贯。词中的情感抒发也基本上都是虚写，并没有像其他词那样，对于往事或佳人作过于具体的描绘，只是侧重从自己的角度渲染离情和痛苦，因此也显得格调清朗不俗，甚有雅致。

迷神引

一叶扁舟轻帆卷。暂泊楚江南岸。孤城暮角^[1]，引胡笳怨^[2]。水茫茫，平沙雁^[3]、旋惊散。烟敛寒林簇，画屏展^[4]。天际遥山小，黛眉浅^[5]。旧赏轻抛^[6]，到此成游宦。觉客程劳，年光晚。异乡风物，忍萧索^[7]、当愁眼。帝城赊^[8]，秦楼阻，旅魂乱。芳草连空阔，残照满。佳人无消息，断云远。

【注释】

[1]暮角：指暮色中传来的画角声。

[2]胡笳：胡人卷芦叶而吹者谓之胡笳，其声哀怨。

[3]平沙：平旷的沙原。

[4]画屏展：喻山水景物如画。

[5]黛眉：青眉，喻远山。

[6]旧赏：故知，指意中佳人。

[7]忍：即怎忍。

[8]赊：远。

【点评】

这也是一首羁旅词，大概是柳永宦游江南一带时所作。起处“一叶”二句，点明舟行夜泊。“一叶”、“扁舟”、“轻帆”三个词，都似乎暗示着行旅的孤单。“帆卷”，谓舟人收卷风帆，准备停泊，故下句便云“暂泊”，既是“暂泊”，说明只是暂且止宿，明日仍将舟行，又隐约暗示着旅途的劳顿和游子心理上的疲倦。“孤城”以下，直至上片终了，全是以铺叙之笔描写楚江暮景。“孤城”二句，写岸边孤城中传来阵阵暮角悲吟和胡笳的幽怨之声，引动羁旅之人凄黯的情绪，从而奠定了后面景物描写的基调，处处都流露出飘零凄凉之意。江水茫茫，平沙落雁，旋又惊散，这惊飞的孤雁不正是游子落拓天涯、行踪无定的象征吗？“烟敛”二句，写寒林漠漠，暮烟如织，恍似屏上图画；“天际”二句，写天际空阔，遥山一抹，如同浅淡的青眉。景色虽然十分优美，但在“孤城”二句所营造的氛围笼罩之下，却增强了游子的愁怨和寂寞之感。这种层层铺叙、以景见情的手法，正是柳词长技。下片抒发宦游生涯的感慨。所谓“旧赏”，犹言故交、故知，自然就是指后面所提到的京都“佳人”，“轻抛”，可见游子始终沉浸于当年与佳人离别的痛苦离情之中，始终因“轻抛”而悔恨不已。一方面拘于功名，不得不辗转风尘、驱驰四方，另一方面又自心灵深处深感疲惫，渴望早日结束这种不安定的生活。这不仅是词中游子痛苦的根源，也是柳永自己和古代不少文人共同的心理。“觉客程劳”四句，由自己行役之苦的角度落笔。旅途劳顿之人，特别容易觉得岁月流逝之速，何况又是对此一片萧瑟的“异乡风物”，怎忍以悲愁之眼去当此萧索之景呢？“帝城”三句，则从忆人的角度落笔。举头见日而不见长安，帝城遥远而秦楼阻隔，前欢旧事，一一涌上心头，正因阻隔，故恍如前尘梦影，渺不可寻，自令旅人意乱神迷，愁闷无端。“芳草”四句作结，则伤怀念远，打并一气。芳草萋萋，遮程蔽路，绵延不绝。遥望远天，斜阳冉冉。这既是实景，使下片的抒情富于变化、摇曳多姿，同时又进一步暗示了“帝城赊，秦楼阻”之意。“佳人无消息，断云远”，以实笔作结，显得非常凝重有力而又情意缠绵。柳永的许多双调羁旅词的结构，往往是上片以景起，至上片结尾处归到离情，下片先铺叙离情，结句又往往以景作结，

形成情景相生、前后呼应的对称结构。这首词却稍有不同，上片全写景，不直接抒情，下片也仍然以情语作结，不写虚景。情景关系不是以结构布置，而是通过两者的内在联系来展现，显得简洁明晰而又意境含蓄，技巧是相当娴熟的。

塞孤

一声鸡，又报残更歇^[1]。秣马巾车催发^[2]。草草主人灯下别^[3]。山路险，新霜滑。瑶珂响^[4]、起栖乌，金镫冷^[5]、敲残月。渐西风紧，襟袖凄冽^[6]。遥指白玉京，望断黄金阙^[7]。远道何时行彻^[8]。算得佳人凝恨切。应念念，归时节。相见了、执柔荑^[9]，幽会处、偎香雪^[10]。免鸳衾，两恁虚设。

【注释】

[1]残更歇：指天将明。

[2]秣马：喂马。指准备出发。巾车：有帏盖的车子。

[3]草草：草率匆忙。

[4]瑶珂：马络头上的玉制饰物。

[5]金镫：马镫的美称。

[6]凄冽：凄清寒冷。

[7]白玉京、黄金阙：皆是道教神话中仙人所居之府，这里借指京城所思美人之所居。

[8]彻：尽。行彻：犹言走完。

[9]柔荑：本指初生的嫩茅，代指美人之手。《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

[10]香雪：指美人肌肤。

【点评】

《塞孤》，又名《塞姑》。万树《词律》卷一谓《塞孤》即《塞姑》之遗名，“孤”乃“姑”之讹，并解为戍边者之闺人所唱，故名。《全唐诗》附词载唐无名氏《昨日卢梅塞口》一首，咏调名本意，为六言四句之声诗。而长短句体则始见柳永此词，入般涉调（黄钟羽）。此词描写荒寂冷落的孤独行旅，与调名可能也有一定的联系。

起句写鸡鸣声、更漏声，暗示天虽未明，而人已不得不行，“又报”二字，包含无可奈何之意，见出此种早行，已是惯经。“秣马”句承上，点明“催发”，与逆旅主人草草作别之后，便又踏上了遥遥征途。“山路”句以下，写早行情况，“霜滑”、“栖乌”、“残月”，都是形容“早”字，周邦彦的《少年游》中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那是在城中的夜晚，而在这清晨的山道中，自然更是荒寒凄凉了。“瑶珂”之响声、“栖乌”惊飞之声，也是以动衬静之法，即“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效果。同时“瑶珂”、“金镫”的清冷感觉，与“栖乌”、“残月”所营造的凄清氛围亦若合符契、相生相发，进一步渲染了内心的早行之苦。“襟袖凄冽”句，遂直接点出心理情绪，引出下片的情感抒写。换头“遥指”二句，语似异而意实同，“遥指”即是“望断”，“白玉京”即是“黄金阙”，说明所思佳人乃在京城汴梁，其身份大概也是青楼红尘中者。“远道何时行彻”，一声慨叹，无限怅惘。“算得”三句，从对方角度设想，己则行行愈远，佳人则凝恨切切，正是“相去日以远，衣带日以缓”，日日独倚望江楼，不知何处是归舟！“相见了”以下，则是对未来的美好想像，待得重见，定当执其纤手，偎香依暖，百倍温存，永不分离，再也别像如今这样，各自夜夜空守鸳被，任其虚设了。

此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仍是传统的章法结构。不过正如王国维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景中有情，词意才会显得丰富，同样，情中有景，更可收点染之效。此词反复铺叙，而上下片之间的过渡又十分自然妥帖。另外，上片的大段描写，声色相形，节奏感很强，充分体现出柳永词工于写景的特色。

安公子

远岸收残雨。雨残稍觉江天暮。拾翠汀洲人寂静^[1]，立双双鸥鹭。望几点、渔灯隐映蒹葭浦。停画桡^[2]、两两舟人语。道去程今夜，遥指前村烟树。游宦成羁旅。短檣吟倚闲凝伫^[3]。万水千山迷远近，想乡关何处。自别后、风亭月榭孤欢聚^[4]。刚断肠^[5]、惹得离情苦。听杜宇声声^[6]，劝人不如归去。

【注释】

^[1]拾翠汀洲：曹植《洛神赋》：“命传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本指拾取翠鸟羽毛做首饰。这里借指女子春日踏青嬉游。

^[2]画桡：指绘有画饰的舟船，这里不过是作为船的代称。

^[3]檣：船上桅杆。

^[4]孤：同辜，辜负。

^[5]刚：正、恰。

^[6]杜宇：即杜鹃鸟，古人认为其鸣声似言“不如归去”，故往往闻杜宇而兴思归之情。

【点评】

此词亦是一首抒发游宦他乡之羁旅愁情的作品。“远岸”二句，写江天雨过，天色已暮。雨已收，方觉“江天暮”，则久雨之情状可以想见。因久雨而阻行程，故只能蛰居小舟之中，独自体味抑郁无聊之心情。“拾翠”二句，本写即目所见：汀洲寂寞，鸥鹭栖息。却虚写女子拾翠以作陪衬，以热闹衬冷清，又以鸥鹭之“双双”反衬自己的形单影只。景中已微露情绪，意味便长。“望几点”句，写夜色中的远处景物，几点渔灯，在苇荻岸边，若隐若现。“停画桡”以下，是近处所闻，写船家隔船问答之语，又通过他们的对话，勾勒隐约之中的“前村烟树”，用笔洗练而生动，神情口吻如见。下片“游宦成羁旅”一句，是全词主旨，上片所铺写的景物，或隐或显，都在暗示此句，而有此一句，反观上片之设景，顿觉罩上了一层忧郁的色彩。同时下片的情感抒发也全都由此句生出。词人把这句放置于全词的中心位置，实为匠心独运之处。“短檣”句，写闲倚船桅，无聊远望，黯然神伤。“万水”二句，承“凝伫”而来，“万水千山”，是眼中所见，“乡关何处”，是心中所念。唐代崔颢《黄鹤楼》诗中“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意境仿佛近似之。“自别后”以下，承接“乡关何处”，集中抒写“离情”。“风亭月榭”，是当年之欢乐，而如今独处孤舟，虽亭榭依然，但也只能空自辜负良辰美景、风月之夜了，更不用说当年携手同欢之人矣。句中有人，惆怅无尽。本是“离情”正苦之时，又闻声声杜宇之鸣，鸟本无知，却催归情切，正是“恨别鸟惊心”，则人之不堪，自在言外。此词以“游宦成羁旅”和“离情苦”为全篇之主干，组织情语景语，用笔层层深入，尤其是下片的直抒离情，音节态度，跌宕生姿，情意深婉而笔力健拔。语言上则摒去香奁艳语和绚烂秾丽的色泽，以深挚之情出之以萧疏淡远之辞。清代邓廷桢《双砚斋词话》中谓此词“通体清旷，涤尽铅华”，是很有见地的评价。

倾杯

水乡天气，洒蒹葭^[1]、露结寒生早。客馆更堪秋杪^[2]。空阶下、木叶飘零，飒飒声干，狂风乱扫。当无绪、人静酒初醒，天外征鸿，知送谁家归信，穿云悲叫。蛩响幽窗，鼠窥寒砚，一点银镫闲照^[3]。梦枕频惊，愁衾半拥，万里归心悄悄^[4]。往事追思多少。赢得空使方寸挠^[5]。断不成眠^[6]，此夜厌厌，就中难晓^[7]。

【注释】

^[1]蒹葭：芦苇。

^[2]秋杪：指暮秋、深秋。

^[3]银镫（gāng）：指灯。

^[4]悄悄：忧愁貌。《诗经·邶风·柏舟》：“忧心悄悄。”

^[5]方寸：指心，古人称心为方寸地。挠：扰挠。

^[6]断：有肯定的意思。

^[7]就中：内里。这里指长夜。

【点评】

《倾杯》，又名《古倾杯》、《倾杯乐》，摘自唐教坊大曲《倾杯》，本为舞席间所歌劝酒之词，唐代为齐言体声诗，其杂言体，首见敦煌曲《云谣集杂曲子》，至宋代演为慢词，以柳永所作为多，共八首。本词是一篇描写羁旅愁情之作。节候为深秋，时间为寒夜，皆是动人愁思的特定环境。上片着重写萧疏衰飒的秋景。起笔二句，化用《诗经·蒹葭》篇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之语，以凄冷的笔调，渲染水乡秋色，同时暗示“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思忆之情，意境与字面水乳交融，看似平常轻易，实则颇见功力。“客馆”句，点明时令和自己的羁旅处境，独在异乡为异客，已是令人难堪，何况又值深秋时节，悲秋之意与客思之情交相生发。“更堪”二字，既是加倍写法，也体现了孤独凄凉的哀感。以上总体描摹之后，转入客馆近景，紧扣秋意，在狂风乱扫之中无奈飘零的木叶，无疑是他乡游子的化身，木叶飒飒之声与这篇愁肠百结之词也有着一定的象征联系。以“干”形容“声”，是运用通感手法，以属于触觉的“干”来描述属于听觉的“声”，使人不仅仿佛听见了风舞落叶之声，还似乎感触到了落叶枯黄之态，暗示着凛凛寒秋带给人的烦乱心绪和无端感慨。“当无绪”以下，由景入情，“人静酒初醒”，说明前述秋景令人生愁，故欲借酒浇愁，然而时已夜深，酒已醒而愁绪依旧。其间已隐含着时间的推移过程。举头遥望，但见天边征鸿掠过，鸿雁虽能传书，但只是为他人传递归家之信，而自己欲归无由，征期未卜，听到大雁的“穿云悲叫”，只是徒添怀乡之情而已，言外无限怅惘之意。下片由室外转到孤馆斗室之内，抒一己之哀。“蛩响”三句，细致描绘，“幽”、“寒”等字眼，都营造了一层凄冷的抒情氛围。对“蛩响”、“鼠窥”这些细小动态的关注，同时也传达了人物内心百无聊赖的心境。“银”，本是带有暖意之物，然而用“一点”和“闲照”加以形容，则体现出光线的幽暗和室中的孤寂。“梦枕”二对句，形容辗转难眠的苦闷之状，“万里”句，点明“归心”，见出思归之切。“往事”句虚点，所谓“往事”，词中并未言明，或是归家之乐，或是相悦之情，与逆旅无聊相比，这些“往事”也愈发显得美好而难得，然而，“追思”愈久，失望亦愈深，不过是内心空自烦恼而已。“挠”字，极

有味，将愁肠百结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状和盘托出，甚见锤炼之工。“断不成眠”三句作结，语气质直，全无修饰，“断不成眠”，可谓斩钉截铁，是绝望语。“此夜厌厌，就中难晓”，则又缠绵幽怨，是无奈语。漫漫长夜，象征着驱驰之苦；天晓难盼，象征着归期杳杳。意脉真挚沉痛。此词情景交融，展示了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情感变化。虽无惊心动魄之句，但笔触细致曲折，意境深婉，是一篇以平实稳妥见长的作品。

倾杯

鹭落霜洲^[1]，雁横烟渚，分明画出秋色。暮雨乍歇。小楫夜泊^[2]，宿苇村山驿。何人月下临风处，起一声羌笛。离愁万绪，闻岸草、切切蛩吟如织^[3]。为忆。芳容别后^[4]，水遥山远，何计凭鳞翼^[5]。想绣阁深沉，争知憔悴损^[6]、天涯行客。楚峡云归，高阳人散^[7]，寂寞狂踪迹。望京国^[8]。空目断、远峰凝碧。

【注释】

^[1]鹭：野鸭。

^[2]小楫：指小舟。以桨代指船。

^[3]切切：形容声音凄厉细急。如织：也是形容声音的细密。

^[4]芳容：此指佳人。

^[5]鳞翼：指鱼雁，古人认为它们可以传书递信。这里就是代指书信。

^[6]争知：怎知。

^[7]楚峡：指巫峡。高阳：《高唐赋》中所谓阳台。这两句化用巫山云雨之典。

^[8]京国：京城。

【点评】

柳永的羁旅行役之词，最擅长于描写秋景，这首词也是一首以秋天景物为背景的游子行吟之作，迂回曲折地反映了客愁之苦与怀人之情。上片着重写雨后夜泊之景。“鹭落”二句，对偶工整而意境清寒，一为江边汀洲之近景，一为天际征鸿之远景；一为翩然飞下，一为横空斜掠，显得堂堂正正，从容整练。清代谭献评这两句说：“耆卿正锋，以当杜诗。”（《复堂词话》）就是指此而言的。“分明画出秋色”，即是秋色如画的意思，但倒过来说，便觉得句度有力且韵味十足，平添了几分清冷的秋意。“暮雨”三句，写雨歇之后，小舟夜泊孤村，引出江上行客的形象，行客的满面风霜与秋江暮色相呼应，可见景为人设，渲染出天地间与人内心同一凄清寂寞的感受，音节亦清峭谐婉。“何人”二句，写闻曲生怨。李白《春夜洛城闻笛》诗云：“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可见落魄江湖的游子是最禁受不住这幽怨笛声的。此刻主人公独坐在岸边孤舟之中，一轮皓月当空，几许清风徐来，风中陡然传来一缕缕或有或无的深沉哀怨的笛声，怎能不引发他心中的旅愁和思归之情呢？故而逼出“离愁万绪”一句，点出全词主旨。随即又转而以岸边草丛中的蟋蟀鸣声继续烘托“离愁”，切切如织的蟋蟀声是那么的凄厉细急，似乎和人一样，也有着无穷的哀怨。后来姜夔的《齐天乐》中还说蟋蟀声是“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同样亦是以其衬托人的怨情。上片以景起，承以叙事，再以笛声和虫鸣声衬托离愁。特别是后段，语意吞吐回环，曲折委婉，大有传统词论家所谓温柔敦厚之意。下片承“离愁”，着重抒写对京城佳人的思忆。“为忆”三句，写思恋之深切。一别音容两渺茫，怎奈水远与山长。纵有如花彩笔，可写相忆情深，却无奈关山阻隔，鱼雁难通。“鳞翼”二字，遥承上片“雁横烟渚”句，自是触景生情之笔。“想绣阁”三句，从对方角度落笔，她深居绣阁之中，怎知自己已是厌倦漂流，为伊憔悴而苦恨难禁矣。这明显是从杜甫《月夜》诗中“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二句化出，托意委婉，忠厚缠绵。“楚峡”三句，用宋玉《高唐赋》中巫山神女之典，暗示对方身份。“云归”、“人散”，都喻示着往昔欢乐之烟消云散，如今孑然一身，踽踽行役，独处孤舟，对月自伤，内

心一片凄凉萧索和酸楚况味。“望京国”点醒词意，遥接“离愁万绪”句。末尾两句，以景结情。放眼望去，京华渺渺，惟有连绵不断的远峰，献愁供恨，蜿蜒而去。这里暗用了欧阳詹《初出太原寄有所思》诗中“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的句意，复以蕴含深远、萧条清苦的秋山之景，加倍表达了相思之苦和怅惘之情，言虽有尽而意味深远。此词是典型的上景下情写法，脉络分明。而情致之婉笃诚挚，写景之精巧细密，景与情会，在《乐章集》中可谓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定风波

伫立长堤，淡荡晚风起^[1]。骤雨歇、极目萧疏，塞柳万株，掩映箭波千里^[2]。走舟车向此，人人奔名竞利。念荡子、终日驱驱^[3]，争觉乡关转迢递^[4]。何意^[5]。绣阁轻抛，锦字难逢，等闲度岁^[6]。奈泛泛旅迹^[7]，厌厌病绪，迩来谙尽^[8]，宦游滋味。此情怀、纵写香笺，凭谁与寄。算孟光^[9]、争得知我，继日添憔悴^[10]。

【注释】

^[1]淡荡：舒缓状。

^[2]箭波：喻湍急的波流。

^[3]驱驱：即驱驰奔走。

^[4]争觉：怎觉。这里是用反问以加重语气。迢递：遥远。

^[5]何意：为何。

^[6]等闲：随便。

^[7]泛泛：漂浮貌。

^[8]迩来：近来。谙：熟悉。

^[9]孟光：东汉梁鸿妻。鸿贫，为人佣工，每至家，孟光为之具食，举案齐眉，后世传为美谈。孟光也成为贤妻的典范。

^[10]继日：日复一日。

【点评】

从这首词下片所用“孟光”的典故来看，当是宦游途中思乡忆家、想念妻子之作，这在柳永大量的描写与歌伎交往的词中，倒不是很常见的。上片主要抒写宦游情怀。起句“伫立长堤”，是游子形象的展现，“淡荡”以下四句，是伫立所望之景色。这是一个秋日的薄暮时分，骤雨初歇，一望萧索，岸边的杨柳与水中湍急的波流互为掩映。勾勒出一幅萧瑟凄清的秋色图，暗示了游子凄凉落寞的心境。“走舟车”以下四句，由景入情，是游子面对这片秋色时心中之所思。“人人奔名竞利”，与柳永《归朝欢》中“往来人，只轮双桨，尽是利名客”句意相同，都是游子在宦游途中产生的人生感慨，自己与那些“往来人”一样，都是为了区区功名利禄，而不得不奔走道途，驱驰不已，离故乡越来越远。唐代崔颢的《黄鹤楼》诗中“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之句，正可以恰当地表达游子此刻的心情。下片将羁愁与思乡之情打并一气。“何意”二字一领，是虚转之笔，由游子情怀转入对家中妻子的思忆。“绣阁轻抛”，是后悔当初的轻易分别，“锦字难逢”，是别后音信不通的烦恼，“等闲度岁”，是悔意与烦恼交织而产生的惆怅心理。“奈泛泛”两句，是对“等闲度岁”的进一步铺写，“奈”，也即是怎奈的意思，用反问句以加强语气。“迩来”二句，总结以上种种情绪，皆以一“宦游滋味”概括之，而此滋味对于游子来说，已是尝遍。“此情怀”二句，从己方落笔，分两层来说，这种情怀，“剪不断，理还乱”，难以用文字表达，此为第一层，而即使能够写成“香笺”，也无人代寄，终是不能使亲人了解自己的心情，这是第二层，同时也呼应了上文的“锦字难逢”句意。“算孟光”二句，以对妻子心情的悬想作结，从对方落笔，正因为音信不通，锦字难逢，故而无法让对方知道自己此时的相思之情，更见不到自己日复一日增添的憔悴之态了。此词以写情为主，景为情设，结句也不像一般词那样注意

以景结情，而是以带有悲剧氛围的感慨作结。本是简单的思乡忆亲之意，在柳永笔下却写得繁复曲折，层层转下，抒情直露而笔法多变，正是柳词长技。

四时节序·灯月阑珊嬉游处

倾杯乐

禁漏花深，绣工日永，蕙风布暖^[1]。变韶景、都门十二，元宵三五，银蟾光满^[2]。连云复道凌飞观^[3]。耸皇居丽，嘉气瑞烟葱蒨^[4]。翠华宵幸^[5]，是处层城闾苑。龙凤烛、交光星汉。对咫尺鳌山开羽扇^[6]。会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7]。向晓色、都人未散^[8]。盈万井、山呼鳌抃^[9]。愿岁岁，天仗里、长瞻凤辇^[10]。

【注释】

^[1]禁漏：即宫中之漏。漏为古代一种计时器。蕙风：即和风。

^[2]韶景：春日美景。三五：农历十五，此指正月十五元宵节。银蟾：比喻月亮。相传月中有蟾蜍，故云。

^[3]复道：高楼间架空的通道。飞观：飞阁，高阁。

^[4]葱蒨：本指草木茂盛，此指气象旺盛。

^[5]翠华：天子之旗，这里指代皇帝。幸：帝王所至谓之幸。

^[6]鳌山：宋时元宵夜放花灯，叠成山状的巨型彩灯，名鳌山。

^[7]乐府：指教坊。两籍：宋代的東西兩教坊。参见点评中所考。神仙：指教坊中的乐工歌伎。梨园：唐玄宗创设教坊，其中的乐工号皇帝梨园弟子，故后以梨园指教坊等掌俗乐的机构。四部：宋代教坊分大曲、法曲、龟兹、鼓笛四部。

^[8]向：接近。此句谓天已渐晓。

^[9]万井：形容京城地域之广、人口之多。山呼鳌抃：山呼是古代臣对君祝颂的礼节。鳌抃为鳌戴山抃的缩写，上古传说东海仙山皆由巨鳌承载。抃，本指两手相击。此处指欢欣拥戴。

^[10]天仗：皇帝的仪仗。瞻：观看。凤辇：皇帝的车驾。

【点评】

这是一首描写京城元宵盛景的作品，不过和下一首以大开大阖的如椽巨笔，极力铺叙汴京的富庶和都人争闹元宵的繁华场面有所不同的是，此词侧重写宫廷盛况和皇帝出巡与民同乐的场景。起句“禁漏花深”，即点到宫禁，先写花发，喻示着春天来临。“绣工”，形容春色如锦上刺绣，花团锦簇。“日永”，谓白日渐长，正是春节节候。“蕙风”句，写春风骀荡，和气送暖。这三句无非是写春到人间，却以宫禁为特殊的背景，从百花、春色、春风分三层来写，可见柳词铺叙之细腻。“都门”三句，拍合到元宵佳节。旧长安城一面三门，四面共十二门，故云“都门十二”，实际上宋代汴京已不止十二门，这里是用来借指皇帝所居的宫城。因此“连云”以下五句直至上片结句，都是在描写宫城的壮丽。在清亮的月光下，复道连云，凌空高耸，雄伟壮丽。这两句有可能是受到杜牧《阿房宫赋》中“复道行空，不霁何虹”句的启发，不过也未必是实用其典，毕竟用奢丽豪华的阿房宫来比拟本朝的皇宫，并不是很恰当的。“嘉气”句，谓佳气旺盛，暗含有对繁荣太平、国运长久的祝福之意。“翠华”句，写到皇帝出巡，玩赏天上月色和人间灯火。“层城闾苑”本来都是神话中的地名，汉代张衡《思立赋》中说：“登闾苑之层城兮，构不死而为床。”后世常用来指代宫苑，如南朝庾肩吾《山池应令》诗中亦云：“闾苑秋光暮，水塘牧潦清。”下片续写皇帝赏灯情景。“龙凤烛”，自然是皇家物品，“交光星汉”，谓烛光与星汉争光，既是元宵之景，也是皇家气象。“对咫尺”句，写观赏鳌山彩灯，“会乐府”二句写鳌山前弦管歌舞之盛。“两籍”，或谓指官妓与民妓，或谓指郊祀之神太一

和后土，皆不确。据宋赵昇《朝野类要》卷一以及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所载，北宋分东、西两教坊，“两籍”即指此而言。“四部”，或谓指唐玄宗时教坊四部：龟兹部、大鼓部、胡部、军乐部。或谓指金石丝竹四类乐器，亦皆误。据《宋史·乐志》、陈旸《乐书》以及《宋会要》职官二二所载，北宋教坊分四部：大曲部、法曲部、龟兹部、鼓笛部，柳词中的“四部”分明是指本朝典章，不必远引唐朝典实以证。这两句历来理解多有讹误，故稍加辨明。关于宋代皇帝元宵观灯的盛况，可以参见以下几段记述。《大宋宣和遗事》载：“皇都最贵，帝里偏雄。皇都最贵，三年一度拜南郊。帝里偏雄，一年正月十五日夜。州里底唤作山棚，内前的唤作鳌山。从腊月初一日直点灯到宣和六年正月十五夜。为甚从腊月放灯，盖恐正月十五日阴雨，有妨行乐，故谓之预赏元宵。怎见得，有一只曲儿唤作《贺圣朝》：‘太平无事，四边宁静狼烟杳。国泰民安，漫说尧舜禹汤好。万民矫望，景龙门上，龙灯凤烛相照。听教杂剧喧笑，艺人巧……’。”而《东京梦华录》说得更为详细：“正月十五元宵，大内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西北悉以彩结山，上皆画神仙故事，或仿市间卖药卖卦之人。横列三门，各有彩结、金书、木牌。中曰都门，道左右曰左右警卫之门，上有大牌曰：‘宣和与民同乐’。彩山左右以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摇动。用辘轳绞水，上登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后来南宋时在临安（今杭州）依然沿用了这些风俗，如《乾淳岁时记》云：“元夕二鼓，上乘小辇，幸宣德门，观鳌山。山灯凡数千百种，其上伶官奏乐，其下为大露台，百艺群工，竞呈奇技，缭绕于灯月之下。”周密在《武林旧事》中也有更细致的记载。“向晓色”二句，写天虽渐晓，而依然人山人海，可见已是彻夜之游。万众欢腾，山呼万岁的景况，如在眼前。结句以祝愿收束，在这类带有应制性质的作品中自是常见，但同时也反映了百姓对盛世的热切颂扬和对太平安乐的企盼，还是很有时代特征的。此词曾传入宫禁，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云：“永初为上元辞，有‘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之句，传入禁中，多称之。”宋代范镇曾说仁宗四十二年太平，一于柳词见之，像这类词就是典型的代表。

迎新春

嶰管变青律^[1]，帝里阳和新布。晴景回轻煦^[2]。庆佳节、当三五^[3]。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4]、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5]。鳌山耸^[6]、喧天箫鼓。渐天如水，素月当午^[7]。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8]。更阑烛影花阴下^[9]，少年人、往往奇遇。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随分良聚^[10]。堪对此景，争忍独醒归去。

【注释】

^[1]嶰（xiè）管句：古时以乐律与时令相配，筍管是定乐律之器，青律是春天之律。此句谓冬去春来。帝里：京城。阳和：指春光。

^[2]景：通“影”，阳光。轻煦：微暖。

^[3]三五：指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

^[4]九陌：指京城街陌。

^[5]然：“燃”的本字。绛树：本为神话中仙树，此指挂有彩灯的树。

^[6]鳌山：见《倾杯乐·禁漏花深》词注^[6]。

^[7]当午：谓时至午夜，素月当空。

^[8]绝缨：刘向《说苑》中记载，战国时楚庄王宴群臣，灯烛忽灭，有人因醉在暗中拉扯侍宴的美人之衣，被美人扯断了冠缨（系帽之带），美人求楚王燃灯以找出绝缨之人。楚王不欲辱士，遂令群臣皆自断其缨，然后上灯。尽欢而罢。后三年，楚与晋战，其人奋死退敌，以报楚王。掷果：刘义庆《世说新语》载，晋潘岳美容姿，每出行，妇人以果掷之满车。这里用这两个典故形容男女调笑嬉闹。

^[9]更阑：夜深。康阜：安康富庶。

^[10]随分：随处。

【点评】

这首词通过对汴京元宵之夜繁盛景况的描写，展现了北宋全盛时期物康民阜的社会风貌。起笔从节序的更替写起，以乐律的转换暗示阳春的来临，“新布”、“轻煦”，都见出初春。这种明媚和煦的气氛既笼罩着整个京城，也笼罩着整首词篇。“庆佳节”句，点明时节正当元宵，以下遂侧重写元宵灯节的繁盛。宋时民俗，一年佳节中，最重元宵，从正月十五至正月十八，放灯三夜，官府也组织各种庆典，教坊梨园弟子各呈绝艺。其中最重要的便是鳌山彩灯，往往早在元宵来临之前，便奉旨起立鳌山，皇帝还要在正月十三或十四日夜提前预赏彩灯，十五日夜则上自皇宫下至寻常百姓，家家上灯，万人空巷，尽情游乐。此词中“列华灯”以下，描写的便是当时这种空前的盛况。先写彩灯之多，“遍九陌”句，谓赏灯游人之众，罗绮满目，异香袭人。“十里”句，谓十里长街，火树银花，即是辛弃疾《青玉案》词中“东风夜放千花树”的景象。“鳌山”二句，写鳌山附近，人山人海，鼓乐喧天。把灯节的氛围推到高潮，使人身临其境，深受感染。下片“渐天如水”二句，暗示时间的推移，见出夜虽已深而都人游兴不减。同时词笔由上片的总写佳节盛况转而描写游人的活动。“绝缨掷果”两个典故，形容游人不拘常礼，纵情嬉乐之状。“更阑”，意味着夜已更深，这两句写少年男女的幽期密约、风流韵事。此时的幽静与前面的喧闹适成对照，同时也富于浪漫色彩。“太平”二句，是总结，也是点题，点明时代的升平昌盛和朝野上下、四民百姓的安康富庶。结句拍到自身，抒发感叹：对此随处可遇的良聚佳会、好天好景，怎能不沉醉其中，怎忍独自归去呢？此词以都城元宵佳节

的盛况为中心，笔法多变，既有总写，又有具体描绘，层层铺述而又一气贯注，“承平气象，形容曲尽”（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成功地再现了当时元夕热烈的氛围和京城富丽的气度。

归去来

初过元宵三五。慵困春情绪^[1]。灯月阑珊嬉游处^[2]。游人尽、厌欢聚^[3]。凭仗如花女^[4]。持杯谢、酒朋诗侣。余醒更不禁香醕^[5]。歌筵罢、且归去。

【注释】

^[1]慵困：指倦怠。

^[2]阑珊：衰落、零落。

^[3]厌：满足。

^[4]凭仗：凭借、靠。

^[5]余醒：余醉。醒：指酒醉后神志不清。香醕（xǔ）：美酒。

【点评】

和前两首描写元宵佳节重在全景式地勾勒京城盛况不同，此词却是从个体的角度，主要写与繁华热闹相对的寂寞慵困的情绪。起句“初过元宵三五”，点明节序，让人立即联想到“东风夜放花千树”的景象。然而下面却马上就承以“慵困春情绪”一句，把想像中的元宵之景一笔抹倒，代之以倦怠烦闷而又百无聊赖的心理氛围。“灯月”二句，再回过头来略写外面游人欢聚的景况。这样就使短短几句之中，顿生起伏动荡，试把“慵困”句移至“厌欢聚”句之后，便觉不如人意了。这正是柳永所擅长的以慢词写小令的笔法。下片“凭仗”二句，谓无心赏玩，亦无心再饮。可见并非寂寞无侣，只是因为内心有所牵萦而已，但仍出之以淡淡的“余醒更不禁香醕”一句，谓隔夜酒醉未醒，不堪再纵情而饮了。“歌筵罢、且归去”，以落寞情怀作结，但又不失气度潇洒，颇有一点“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酒还复来”的神韵。从全词流露的情绪来看，词中的这位主人公，因内心的“慵困”而宁愿独自咀嚼寂寞，但究竟内心所牵系者为何物，是远方佳人，还是飘零意绪，还是无法说清的闲愁，却始终不肯明言，留下了许多想像的空间让读者去猜测。语虽直露而意犹未尽，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小令和慢词的过渡性特征。

剔银灯

何事春工用意^[1]。绣画出、万红千翠。艳杏夭桃，垂杨芳草，各斗雨膏烟腻^[2]。如斯佳致^[3]。早晚是^[4]、读书天气。渐渐园林明媚。便好安排欢计^[5]。论槛买花^[6]，盈车载酒^[7]，百琲千金邀妓^[8]。何妨沉醉。有人伴、日高春睡。

【注释】

^[1]何事：为何。春工：对春天拟人化的称呼，指春意化物之工。

^[2]斗：指争奇斗艳。膏：滋润。

^[3]如斯：如此。

^[4]早晚：何曾。

^[5]欢计：指赏春游嬉的计划。

^[6]论槛买花：指按照槛边的需要大批大批地买花。

^[7]盈车：满车。

^[8]百琲：指成串之珍珠，珠五百枚或十贯为一琲。这里也不过是泛指而已。

【点评】

此词写春日风光，以写景的旖旎秀丽见长。起处“何事春工用意”，出之以一问句，便生情致。“绣画”句亦是总写春景如画、万紫千红。“艳杏”三句，作具体描摹，“艳杏”，让人联想起柳永的另一篇名作《木兰花慢》中“艳杏烧林”之语，而“夭桃”自然也是用《诗经》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句子，“垂杨芳草”句中则是一片青翠之色，一红一绿，都是色彩鲜明修饰字眼。它们在雨露烟雾的滋润下，争奇斗艳，渲染了气息浓烈的春日氛围。“早晚”二字，或作迟早解，或作时候解，皆不甚确，在这里的意思应是“何曾”，表示反问，何曾是读书天气，则意味着春光如此美好，自然不应闭户读书，而应该出游赏春，才算是不负春色。下片“渐渐”二句，承接上片结语，既不读书，便应“安排欢计”。“论槛”三句，是对“欢计”的具体描述。买花，或论朵，或论束，这里却说“论槛”，造语奇特而有味。“盈车”二句，也颇有一点李白诗中“美酒尊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江上吟》）的意趣，皆可见兴致之高。“何妨”句，从结构上来讲，是收，谓不妨沉醉春风。“有人”句，则是放，“何妨”的原因正是有佳人为伴。这首词的意趣并不算很高，可以说不过是小文人的一种生活情趣体现，赏春便是醇酒妇人，总归眼光狭窄了一些。但它在景物气氛上的渲染之工，却仍然是值得欣赏的。

长寿乐

繁红嫩翠。艳阳景，妆点神州明媚^[1]。是处楼台^[2]，朱门院落，弦管新声腾沸。恣游人、无限驰骤^[3]，骄马车如水^[4]。竞寻芳选胜，归来向晚，起通衢近远^[5]，香尘细细。太平世。少年时，忍把韶光轻弃。况有红妆，楚腰越艳^[6]，一笑千金何啻^[7]。向尊前、舞袖飘雪，歌响行云止^[8]。愿长绳、且把飞乌系^[9]。任好从容痛饮^[10]，谁能惜醉。

【注释】

^[1]神州：指京城。

^[2]是处：处处。

^[3]无限：这里有无拘无束的意思。

^[4]车如水：即车如流水，谓车马众多，往来不绝。

^[5]向晚：近晚，临晚，指黄昏。通衢：四通八达之道路，这里指京城的街道。

^[6]楚腰：指女子的纤腰。参见《斗百花·满搦宫腰纤细》词注[1]。越艳：指西施。这里都是用来泛指美女。

^[7]何啻：何止。

^[8]歌响行云止：用响遏行云的典故。参见《昼夜乐·秀香家住桃花径》词注[2]。

^[9]飞乌：古代传说太阳中有三足神乌，故云。这里指代太阳。

^[10]任好：犹言便好，即好。

【点评】

这首词写春光，同时也写出了赏春的兴致，具有浓郁的市民生活风味。起句“繁红嫩翠”，谓花已渐繁，草色葱绿，正是春光的体现，用在篇首，醒人耳目。“艳阳景”二句，景通影，指阳春时分和煦的日光，将京城内外装点得一片明媚。短短三句，便把春日氛围烘托得热闹非凡。“是处”句以下，则是从游人活动的角度继续铺叙这种氛围，和柳永其他一些写春光的词着重写郊野踏青不同，此词关注的是京城中的气氛。处处楼台，家家院落，皆是歌吹沸天。新声，即是新创制之曲，正如柳永《木兰花慢》词中所云：“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这是赏春的环境背景，“恣游人”二句，直接写赏春的盛况，但见车如流水，马如游龙，游人们寻芳赏翠，无拘无束地驰骤于街市巷陌之中。“竞寻芳”四句，是薄暮时分的景况，由“艳阳景”到“向晚”，暗示了时间的推移，说明已是整天的狂欢。游人已归，留下香尘满路，又是从细节处描写这种盛况。上片写春天来到引发人的游春兴致，下片则抒发感慨，这种感慨仍是由游春而来。“太平世”三句总写，时当盛世，人属少年，正应及时行乐，怎忍把如此美好的时光轻易辜负？“况有”三句递进一层，谓何况有倾城佳人为伴，令少年人一掷千金，追欢买笑，这何尝不是“韶光”的一种体现。“向尊前”二句，写佳人丰采，“舞袖”句写其舞姿，长袖飘飘，恍如白雪飞旋；“歌响”句写其歌喉，精美清亮，直欲响遏行云。在这种欢乐时分，真希望能有长绳系住西行的太阳，让时光永驻，让欢乐永存。这正是一个开怀痛饮的时候，何妨一醉呢！这首词所表达的意思其实也并不复杂，用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上片写春光美好，下片写及时行乐，但却层层转下，细细道来，便令人觉得委婉曲折、意蕴丰厚，这就是所谓铺叙之工的体现了。这种把握韶光、及时行乐的心理，正是典型的市民心态的表现，对他们来说，建功立业太遥远，修

身养性太清苦，享受现世的欢乐才是最实在的。因此对柳永的这类词，便不能仅仅从传统的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出发，去指责其中强烈的世俗气息，而应把它作为对当时一类阶层人们的心理表达来观照，去体验和认识时代及社会心理的变化给文学带来的影响。

古倾杯

冻水消痕^[1]，晓风生暖，春满东郊道。迟迟淑景^[2]，烟和露润，偏绕长堤芳草。断鸿隐隐归飞，江天杳杳。遥山变色，妆眉淡扫。目极千里，闲倚危樯迢眺^[3]。动几许^[4]、伤春怀抱。念何处、韶阳偏早。想帝里看看^[5]，名园芳树，烂漫莺花好。追思往昔年少。继日恁^[6]、把酒听歌，量金买笑^[7]。别后暗负，光阴多少。

【注释】

^[1]冻水消痕：指河冰融化，冰痕消解。

^[2]淑景：指春日美景。

^[3]危樯：高桅。迢眺：远眺。

^[4]几许：多少。

^[5]帝里：京城。看看：转眼。

^[6]继日：日复一日，日日。恁：如此。

^[7]量：计量。

【点评】

这是一首在舟行羁旅途中的伤春之作。起处“冻水”三句，写春回大地的景况，河冰已解，春风殆荡，暖意熏人，天地间一片春色。“迟迟”三句，作具体描绘，“迟迟”二字，出自《诗经》中“春日迟迟”之句，春天来到，白日渐长。在轻和的淡烟笼罩下，在雨露的滋润中，长堤芳草，越发青翠葱茏。“偏绕”二字，有的版本作“偏染”，亦可通，且与“偏绕”一样，皆甚有情致。“断鸿”二句，写归雁随春飞回，江天无限空阔。然而“断鸿”指的是离群的孤雁，这个意象，也微微流露出一些羁旅之意，这孤鸿也可以看做是漂泊游子的化身，于是在融和春景中，便透出了几缕自伤之意，但这里并没有马上就接着去渲染此意，而是掉转笔锋，再写春色：天际的远山，随着春天来到也改换了新妆，以女子的淡扫蛾眉，来比拟初春的山色，十分形象。“目极”二句，是收束之笔，将上片春景的描摹交代干净，这些风光都是舟中游子的远望所见，“闲倚”句上承“断鸿”的意象，同时也下启随后的抒感。故下片起句便直接说“动几许、伤春怀抱”，点到伤春的主题。此词可能是柳永漫游江南一带的作品，江南春早，故云“念何处、韶阳偏早”，而由此又联想到了京城中的情景，引发游子的羁旅愁情。“想帝里”三句，谓京城之中，转眼也将是莺歌燕舞，花发新枝，一片烂漫春光。按照通常的写法，似乎下面应该接着抒发何时才能归去赏玩京城春色的感慨，然而“追思”三句，却溯入当年情事，谓自己年少之时，每逢如此大好韶光，定是日日尊前酒满，朝朝歌筵流连，一掷千金，买笑追欢，那是何等快意风流的生活。如此跳转，使得词意便有了波折，随后再以今昔对照结束全词，前面说得十分热闹，“别后”二句，却陡折入现今的落拓凄凉境地之中，大好光阴，只能轻掷辜负而已。对比鲜明，而无限羁愁也就不言而喻了。此词描写细腻，结构精致，感情真挚而仍注重表达的委婉，在柳词中是很值得玩味的一篇。另外，此词在音律上也非常细致，如下片“动几许、伤春怀抱”和“念何处、韶阳偏早”二句，不仅“抱”、“早”二字是词律要求的押韵处，“许”、“处”二字也是隔句协韵，体现了音律上的精审细密。

内家娇

煦景朝升^[1]，烟光昼敛，疏雨夜来新霁。垂杨艳杏，丝软霞轻^[2]，绣出芳郊明媚。处处踏青斗草，人人眷红偎翠^[3]。奈少年、自有新愁旧恨，消遣无计。帝里。风光当此际。正好恁携佳丽。阻归程迢递。奈好景难留，旧欢顿弃。早是伤春情绪^[4]，那堪困人天气。但赢得^[5]、独立高原，断魂一饷凝睇^[6]。

【注释】

^[1]煦景：春日和煦的阳光，这里指春天的旭日。景，同影。

^[2]丝软：指柳枝袅娜。霞轻：喻杏花艳丽如霞。

^[3]眷：留恋。

^[4]早是：又作早为，早来，都是已是的意思。

^[5]赢得：落得。

^[6]一饷：表示时间之辞，或指时间短暂，或指时间长久，这里是长久的意思。凝睇：犹言凝伫，指凝神远望。

【点评】

此词也是一首羁旅途中的伤春之作。起处“煦景”三句，写清晨景色，夜雨新霁，煦日朝升，黎明时分的淡烟薄雾在阳光的照射下，渐渐散去。一片清倩之景。“垂杨”三句，选取了最富于春天色彩的两种景致来表现春意，一是在春风中婆娑袅娜、轻舞飞扬的柳枝，一是绚烂如朝霞的艳丽杏花，柳枝新嫩，故用“软”字来形容，杏花浅红，故用“轻”来形容，用语十分贴切。两种景致，已将春光描摹殆尽，故下句收束，总写郊野明媚如锦绣天成。以上都是纯粹的写景，“处处”二句，引入踏青游春之人，“眷红偎翠”，既可以理解为对花红草翠之美景的留恋，自然也可以理解为才子佳人在春光引动下的情致缠绵。春光如此美好，心情本应轻快，然而对于浪迹天涯的游子来说，却反而牵动了其“新愁旧恨”，涌上心头，无法排遣，无法消解，这就是以乐景衬哀情的反跌手法。上片由景入情，由明媚的春光写到游子的“新愁旧恨”，下片则承接这种“新愁旧恨”，直抒感慨。首先由此地的春光联想到京城之风光，再想到如果自己不是在外漂泊，也定当在京城中与佳人为伴，共同赏春，那是多么温柔旖旎的风光。“阻归程”句又一笔兜转，非常冷静而清醒地意识到归路迢迢，欲归无计，这正是游子痛苦的根源。“奈好景”二句，的确是无奈之语，所谓“好景”，既实指眼前春光，又是暗指当年与“旧欢”相聚的美好时日。“早是”二句，谓心绪不佳，天气困人。“但赢得”二句，勾勒出一幅孤独的游子凝神远望之图，以具有强烈画面感的描写作为全词的结束。这几句都属于清代刘熙载所谓点染手法，“阻归程”句是点明主旨，然而分三层尽情铺叙，一是无奈的感叹，一是对景伤怀，一是虽伤怀仍忍不住长久伫立，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游子的伤感情怀。全词不仅写景精细，用笔尤其婉曲多变，最能体现柳词铺叙展衍的表现手法。

夜半乐

艳阳天气，烟雨风暖，芳郊澄朗闲凝伫^[1]。渐妆点亭台，参差佳树。舞腰困力^[2]，垂杨绿映，浅桃秾李夭夭^[3]，嫩红无数。度绮燕、流莺斗双语。翠娥南陌簇簇^[4]，蹀影红阴^[5]，缓移娇步。抬粉面、韶容花光相妒。绛绡袖举。云鬟风颤，半遮檀口含羞^[6]，背人偷顾。竞斗草^[7]、金钗笑争赌。对此嘉景，顿觉消凝^[8]，惹成愁绪。念解佩^[9]、轻盈在何处。忍良时、孤负少年等闲度。空望极、回首斜阳暮。叹浪萍风梗知何去^[10]。

【注释】

^[1]澄朗：澄清明朗。凝伫：凝神久立。

^[2]舞腰：喻指风中的柳枝。

^[3]夭夭：形容茂盛而艳丽。

^[4]簇簇：聚集成群。

^[5]蹀影红阴：行于花阴之中。

^[6]檀口：形容女子之口。

^[7]斗草：古代女子的一种游戏。

^[8]消凝：指魂销愁凝。

^[9]解佩：刘向《列仙传》卷上载郑交甫在江汉之湄逢江妃二女，不知其为神女，悦而请其佩，二女遂解佩与之，郑交甫怀之，走数十步，佩已不见，回视二女，亦不见。此以代指所爱女子。

^[10]浪萍风梗：喻漂泊无定之生涯。

【点评】

这是一首长达一百四十五字的慢曲长调，词凡三叠，曲尽形容出春日风光和羁旅情怀。第一片与第三片皆为写景，只不过一写自然美景，一写婀娜佳人而已。柳词写自然景物，常以铺排细致而见长，此词亦是如此。发端三句，是笼罩前两片的总体概括。“艳阳”，点时令，“烟细风暖”，是人的直观感受，“澄朗”，是全景式的印象。以下景语，由“凝伫”生出，都是“凝伫”之人眼中所见。一“渐”字，直贯而下，领起后七句，且十分精细体现了春色渐至人间的步伐。杨、柳、桃、李，这些“佳树”，或枝浓叶翠，或浅红微绽，簇拥装点着精美的亭台。而亭前树畔，绮燕双飞，流莺斗语，贴地争飞的娇影和呢喃软语的莺声，无不洋溢着春之气息，令人目不暇接。次阕写人，亦是“凝伫”者眼中所见之人。少女群从，踏青游嬉，“蹀影”二句，写其缓步行于花阴的举动，“抬粉面”句，谓其容颜秀丽，不仅“羞花”，且足令花生妒意。“绛绡”四句，写其娇态，是传神处，写出小女孩儿家那种欣喜、娇羞、天真之情。“竞斗草”二句，写其嬉戏之状。前两阕，极力描摹春天景况，春色烂漫，春意融融，然而第三片之抒情却笔意陡折。“嘉景”一收，将上文收束干净，“顿觉”一转，引出“愁绪”二字，古人云：“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这首词中的前两片属“乐景”，实则是为后片的哀情作铺垫与反衬，情与景的强烈反差和失去平衡，反而能起到更为动人的效果。“念解佩”句，是“愁绪”之由来，“忍良时”句，是当下的无奈，结句“空望极”以下两句，是“愁绪”和无奈中的感慨，全词便在这一声浓重而悲凉的慨叹中结束，余音袅袅，似乎预示着漂泊生涯的无定无准、

永无尽头。

这首词对景伤怀，以铺叙之笔展现漂泊羁旅之感，不过平心而论，它还不能算是柳词中的上乘之作。从结构上来看，一、二片写景写人，第三片抒情，仍不过是传统的上景下情的双调词结构，只是把景这一部分加以放大成两片而已。短小的令词或一般双调词采用这种结构，尚可不失工稳匀称，可收委婉含蓄之效，而长篇巨制的慢词仍是如此，便稍觉平板，不耐咀嚼了。就描写而言，对景物、对游春女子和内心愁绪的描绘，都是在平面上展开的，缺乏纵深感，过于平铺直叙。这和后来周邦彦词中，以时空之跳跃转接来组织词意的手法相比，就显得有些稚嫩了。另外，“舞腰”、“垂杨”，未免累赘，“浅桃秣李”，未免俗滥，词中的这种堆砌之辞，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它的艺术感染力。俗，固然并不足以成为柳词之病，缺乏动人的感染力，却无疑是艺术作品的致命伤。我们选录此词，也正是希望读者能对柳词手法的得失及其表现，都有较为透彻的了解，培养正确评价艺术作品的眼光和见识。

木兰花慢

拆桐花烂漫^[1]，乍疏雨、洗清明。正艳杏烧林，细桃绣野^[2]，芳景如屏^[3]。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幘出郊垌^[4]。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盈盈^[5]。斗草踏青。人艳冶、递逢迎。向路傍往往，遗簪坠珥^[6]，珠翠纵横^[7]。欢情。对佳丽地，信金罍罄竭玉山倾^[8]。拚却明朝永日^[9]，画堂一枕春醒^[10]。

【注释】

^[1]拆：绽裂，指花蕾绽开。

^[2]细桃：子叶桃。细为嫩黄色。

^[3]屏：屏风。此指屏风上的彩画。

^[4]雕鞍：指马。绀（gàn）：红青色。幘（xiǎn）：马车的车幔。垌（jǐōng）：远野。郊垌，即指郊野。

^[5]盈盈：本指姿态美好状，此指美女。

^[6]簪：发簪。珥：耳环。

^[7]纵横：指散落满地之状。

^[8]金罍：指酒杯。罄：尽。玉山倾：《世说新语》中谓嵇康“其醉也，伟俄若玉山之将崩”，后世遂以玉山倾或玉山倒形容酒醉。

^[9]拚（pàn）却：甘愿。

^[10]醒：病酒，醉酒。

【点评】

这是一篇以清明时分的郊野景况以描写对象，展示了北宋承平气象的作品。在唐代诗人眼中，“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然而在柳永笔下，却是一派旖旎春光和游春盛况。起笔五句句勾勒景物，“拆”字有味，且极有力，元代沈义父《乐府指迷》中说：“第一句，不用空头字在上，故用‘拆’字，言开了桐花烂漫也。”空头字，即虚字，用实字领起全篇，有劲挺的骨感。这也就是词家所谓“起处不宜泛写景，宜实不宜虚”（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之意。“烂漫”二字，形容桐花的光彩，随即以“乍疏雨、洗清明”六字，点出节候特征，“洗”字也很见匠心，绘出清新温润的雨後景象。“艳杏”二句是铺叙，以画面感极强的鲜明色泽渲染春天的声势，笔酣墨饱。“芳景”句收束，“屏”，指画有秀丽景色的屏风。此二十四字写景，也确有画中意味。自“倾城”以下，直至下片“珠翠纵横”句，贯通上下片的都是对都会仕女清明踏青之盛况的描述。倾城出游，万人空巷，探春嬉乐，人则摩肩接踵，车则络绎不绝，春风骀荡，弦管悠扬，新声新曲，耳不暇接。其中“倾城”三句平叙事实，“风暖”两句则又是铺叙，由此也可见柳永词也是十分讲究词意和层次的错落的。如果说，这段描写主要是从总体着眼的，随后的下片则转为富于象征意味的细节刻画：那些体态盈盈的盛装女子，欢笑着，嬉闹着，似有意、似无意地展现着她们清丽的容光和艳冶的神态，同时，她们掉落在路旁的“遗簪坠珥”，不知道又牵起了多少少年少人的遐想，而这一切又全都是在明媚春光的背景下，也就越发引起人的“欢情”了。词意转而拍合到自身，南朝谢朓的《入朝曲》中说：“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故此“佳丽地”往往便成为金陵、苏州、杭州这些江南都会的代名词了，柳永此词虽未必能确指何处，但所写为江南春景是可以肯定的。如此春光，本就令人迷醉，怎能不畅怀酣饮呢？且醉，且醉，哪怕明朝画堂沉睡！或以为此数句仍是写踏春女子的欢饮，但“玉山倾”这个典故似从无用于女子者，故不

取之。词意至此，已把游春盛况写到了极致。这种沉醉于享乐而忘怀一切的狂欢情绪，完全不是颓废空虚的体现，相反是对春天之美好、生活之欢乐的体验，词中洋溢流荡的是愉悦的人生情感，是生机盎然的春之旋律，而这正是富庶繁盛的太平气象。从结构上来看，此词和一般的双调词有所不同，它打通上下两片，以清明景象起，以个体情感体验终，中间大段则一气贯注地全力刻画游春之盛，笔势舒展，开合有致，铺陈始终，形容曲尽，颇有点类似于六朝小赋的表现手法，而这正是柳词善用“赋笔”的特点。在音律上，此词也是很耐玩味讽咏的，如“倾城”、“盈盈”、“欢情”三短句，俱押韵，近人蔡嵩云《柯亭词论》谓此三韵“均作一顿，极有姿致……最能发调”，从词意来看，这三个短句也的确都是引发下文的关键之笔，所以前人说此词“得音调之正”（吴师道《吴礼部词话》），后来辛弃疾作《木兰花慢》四首，这三处都不押韵，在词律的精审上便不如柳永了。

西平乐

尽日凭高寓目^[1]，脉脉春情绪。嘉景清明渐近，时节轻寒乍暖，天气才晴又雨。烟光淡荡，妆点平芜远树^[2]。黯凝伫。台榭好、莺燕语。正是和风丽日，几许繁红嫩绿，雅称嬉游去^[3]。奈阻隔、寻芳伴侣。秦楼凤吹^[4]，楚馆云约，空怅望、在何处。寂寞韶华暗度。可堪向晚，村落声声杜宇^[5]。

【注释】

^[1]凭高寓目：登高远眺。

^[2]平芜：平旷的原野。

^[3]雅称：犹言正合、正应。

^[4]秦楼凤吹：相传秦穆公有女名弄玉，萧史教其吹箫，遂结为夫妇。后二人吹箫引凤而去。这里和下句用巫山云雨之典一样，都表示情人间的欢会盟约。

^[5]杜宇：参见《安公子·远岸收残雨》注[6]。

【点评】

这首词写清明时分登高怀人之情，较好地将节序之感与相思惆怅，结合在一起加以表现。柳永词善于在起笔处用概括性的句子，以笼罩全篇。有的是用写景之句，有的是用叙事之句，此词便属于后者。以“尽日”，见凭高寓目之久和凝伫之态，引出下文对清明节物的详尽描写，同时也暗示了主人公无聊无奈的心理。“脉脉”二字，表现了暮春时分春光极盛而又即将归去，所带给人之莫名的淡淡忧伤之感，此句亦是总括之笔。“嘉景”句，点明时令。“时节”二句，以虚带实，词人先没有直接地去描摹清明时节的具体物象，而是从大处、虚处着笔，以乍暖还寒和晴雨不定这类气候特征，着意渲染出暮春时分的总体神韵。而且这两句也传达了特定的节候对人心理的影响，晴雨固属天定，寒暖却是人的感受，其中包蕴着人内心起伏变化的情状，体现了词人感悟的敏锐和微妙。后来李清照《声声慢》中的“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亦同一机杼、如出一辙。“烟光”二句，刻意营造出一种似近实远、虽有几分迷离却不朦胧晦暗的氛围，这主要是为了引出怀人之意，故下面就直接承以“黯凝伫”三字作为上片的收束。不过平心而论，总觉得这三字下得有些太重了，因为前面的景物勾勒引发的还只是一种较为轻淡的忧郁感，“黯凝伫”则让人联想起黯然神伤之情，所写之景与所抒之情之间，既非正面烘托，亦非反衬，因此显得不是十分协调，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用在此处恐怕更合适些。下片首先继续以轻快的语调，描写色泽明丽的春光。风和日丽，叶嫩花繁，台榭旁，莺燕交语，实是踏青嬉游的好日子。然而“奈阻隔”句一转，由“嬉游”联想到“寻芳伴侣”，顿觉惆怅无穷，对此良辰美景，怎奈孤处单栖？所思佳人，远在天之涯，只能辜负此大好春光了。“秦楼”二句，可见对方的身份是主人公过去的恋人，“凤吹”，代指当初之偎香依暖、两情相悦，“云约”，指难以期许之后会。“空怅望”句，既指人隔千里，又有后约难凭之意。遂逼出“寂寞韶华暗度”一句，这是主人公发出的一声深沉叹息。结句以景结情，不仅是带有视觉形象的春日暮色之景，同时也包括声声凄厉的杜鹃鸣叫这种听觉形象，打并成一气。在古人耳中，随着人的身份和心境的差异，杜鹃鸟的鸣叫声听来也不尽相同，对于农妇来说，似在催人“布谷”或“播谷”；而对于“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游子来说，则更像是在鸣叫着“不如归去”，故羁旅中人对于杜鹃鸟的叫声，往往有着迥异于常人的敏感，也更容易引发他们的思归之情。就总体而言，此词与柳永的许多作品一样，虽略显平实，无警句、亦无高远的境界，但情真景真，语尤真切，

铺叙委婉，曲折尽致，体现了柳词一贯的特色，不失为一篇耐读之作。

女冠子

淡烟飘薄。莺花谢^[1]、清和院落^[2]。树阴翠、密叶成幄。麦秋霁景^[3]，夏云忽变奇峰、倚寥廓。波暖银塘，涨新萍绿鱼跃。想端忧多暇，陈王是日^[4]，嫩苔生阁。正铄石天高，流金昼永^[5]，楚榭光风转蕙^[6]，披襟处、波翻翠幕。以文会友，沉李浮瓜忍轻诺^[7]。别馆清闲^[8]，避炎蒸、岂须河朔^[9]。但尊前随分^[10]，雅歌艳舞，尽成欢乐。

【注释】

^[1]莺花：莺、花皆为春天特有的景物，因以代指春色。

^[2]清和：俗称农历四月为清和月。宗懔《荆楚岁时记》：“四月朔为清和节。”

^[3]麦秋：指农历四月。麦以四月始熟。《礼记·月令》：“孟夏之月……麦秋至。”

^[4]端忧：处于忧愁之中。陈王：三国时曹植的封号。

^[5]铄石、流金：形容天气炎热，能使金石融化。

^[6]光风：指雨止之后使草木增光色的风。转蕙：指微风摇动蕙兰，传播芳香。蕙兰于春末夏初开花，故云。

^[7]沉李浮瓜：将瓜、李浸于水中，取其凉意，食以去暑。

^[8]别馆：别墅。

^[9]炎蒸：指酷暑。河朔：指黄河以北地区。

^[10]随分：随意。

【点评】

这是一首描写农历四月初夏景色的作品。起句“淡烟飘薄”，虚写景物。“莺花谢”，写莺歇花谢，说明春天的消逝，“清和院落”，点明时令已为初夏，是以景色衬托时令。“树阴翠”句，亦是初夏特有之景，树色由春天的青色转为翠绿，树荫也愈发浓密起来，如同撑开的帷幄。“夏云”句，出自东晋顾恺之“夏云多奇峰”之语，唐代诗人李益也有“石色凝秋藓，峰形若夏云”的诗句，但词中用上“忽变”二字，顿时显得更为灵动，表现了夏云形状变幻莫测的神奇景象，再以“倚寥廓”三字，勾勒天色的空阔无边。这两句是仰观遥望之景，“波暖”二句，则是俯视近观之物象，池塘水暖，新萍涨绿，鱼儿往来跃动，这可能是化用了唐代许浑《陪王尚书泛舟莲池》诗中“水暖鱼频跃”之句。“想端忧”三句，语出谢庄的《月赋》：“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本来是说曹植在好友应璩、刘桢死后，无复宴饮娱乐之乐，以致绿苔生而芳尘凝。这里是借用来指春天可以日日游从赏玩，而夏天炎热，无心出游，“嫩苔生阁”，说明往来人少。故下片换头即接以对苦热天气的描写。“正铄石”二句，语出《淮南子·诠言训》：“大热，铄石流金，火弗为益其烈。”是形容天气炎热得可以将金石融化。“天高”，说明千里无云，骄阳似火；“昼永”，说明夏日漫长，一片酷暑。“楚榭”二句，融合了两个典故，《楚辞·招魂》：“光风转蕙，汜崇兰些。”东汉王逸注：“光风，谓雨已日出而风，草木有光色。转，摇也。汜，犹汎，摇动貌也。崇，充也。言天霁日明，微风奋发，动摇草木，皆令有光，充实兰蕙，使之芬芳而益畅。”“楚榭”、“披襟”之语又是出自于宋玉的《风赋》，其中说楚王登台，有风自南来，楚王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这里都不过是借用来指夏日的凉风而已。“以文会友”，是谓通过文字，结交朋友，语出《论语·颜渊》：“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

仁。”“沉李浮瓜”，则出自于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后世成为消暑游乐的习语。这两句是表达欲与朋从游乐之意。“别馆”二句，谓不须远赴河朔以避酷暑，在此别馆之中，自有清凉世界。“但尊前”三句，接着说只须在此歌宴欢会之中，欣赏“雅歌艳舞”，这种欢乐便足以令人忘记天气的炎热。此词以细致的写景为主，在结尾处微露行乐之意，景色的渲染和意绪的表达都还比较周到。不过，全词典故用得实在太过繁杂，正如清代黄苏评柳永《望远行·长空降瑞》一词所云：“用前人意思多，总觉少独得之妙句耳。”仿佛一个大脚村姑，极力模仿三寸金莲的走路姿势，反而更令人觉得她的扭捏作态。倒是最后“但尊前”几句，还有些柳词的自家面目。

女冠子

火云初布^[1]。迟迟永日炎暑。浓阴高树。黄鹂叶底，羽毛学整^[2]，方调娇语^[3]。薰风时渐动^[4]，峻阁池塘^[5]，芰荷争吐^[6]。画梁紫燕，对对衔泥，飞来又去。想佳期、容易成辜负。共人人^[7]、同上画楼斟香醕^[8]。恨花无主。卧象床犀枕^[9]，成何情绪。有时魂梦断，半窗残月，透帘穿户。去年今夜，扇儿扇我，情人何处。

【注释】

^[1]火云：夏日的赤云。

^[2]学整：指学着整理羽毛。

^[3]方调娇语：指黄鹂学语。

^[4]薰风：指夏日的南风。

^[5]峻阁：高耸的楼阁。

^[6]芰荷：指荷花。

^[7]人人：那人。

^[8]香醕：美酒。

^[9]象床：象牙床。犀枕：以犀角做装饰的枕头。这里都不过是床、枕的美称。

【点评】

这首词《全宋词》据《类编草堂诗余》卷四，定为柳永所作，不过明代沈际飞编《草堂诗余正集》卷六又以之为南宋康与之作，未知孰是，有待进一步的考索，本书仍暂收录为柳词。此词在对夏景的描写中抒发怀人之情。起处“火云”二句，总写夏日的炎热，云为“火云”，时为“炎暑”，长日“迟迟”，都是典型的夏天景致。以下分三层，具体描写了夏季的种种物态。“浓阴”四句，是第一层，写黄鹂的幼稚，躲在浓密阴凉的树丛中，学着整理羽毛，娇嗔轻啼，宛如牙牙学语，写出了它的娇弱之态。“薰风”三句，是第二层，写南风渐起，楼阁下的池塘中，荷花争奇斗艳，竞相开放，虽只讲了荷花，但荷叶的亭亭玉立之状，也在人的联想中了。“画梁”三句，是第三层，写成双成对的紫燕，衔泥筑巢，“飞来又去”。整个上片的夏景描写，尽管内容很多，但不枝不蔓，从容整练，显示了极强的写景状物的功力。下片转而抒发情感，看来是一位歌伎的口吻。“想佳期”句亦是总写，谓后约无凭，佳期易负。“共人人”句，回溯当年同上画楼、共斟美酒之乐。“恨花无主”，又折回如今，“花”，在这里也即是指代自己，“花无主”，指自己的孤独无依。“卧象床”二句，写独宿空闺，情绪低沉。“有时”三句，写虽然有时能在梦中与情郎相会，但梦醒之后，面对“半窗残月，透帘穿户”的凄凉景象，更是情何以堪，泪难自禁。“去年”三句，设想奇特，谓去年此时，能有情郎以扇替自己驱暑，而如今“情人何处”！“扇儿扇我”，指代的是与情郎相聚时的种种欢乐，却只用这一种情事来概括，和夏日氛围相扣。这里或许隐隐含有以弃捐之扇自拟的意思，但也不必过于坐实。这首词如果将上下片分来看，应该说还是一篇写景细致、抒情真挚的作品，不过合起来看，似乎便有点上下片脱节的感觉，景与情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不知读者以为如何？

玉山枕

骤雨新霁。荡原野^[1]、清如洗。断霞散彩，残阳倒影，天外云峰，数朵相倚。露荷烟蓼满池塘，见次第^[2]、几番红翠。当是时^[3]、河朔飞觞，避炎蒸，想风流堪继。晚来高树清风起。动帘幕、生秋气。画楼昼寂，兰堂夜静，舞艳歌姝^[4]，渐任罗绮。讼闲时泰足风情^[5]，便争奈、雅欢都废。省教成^[6]、几阙清歌，尽新声，好尊前重理^[7]。

【注释】

^[1]荡：荡涤。

^[2]次第：接着，这是有连绵不断的意思。

^[3]当是时：犹言当那时，指过去。

^[4]姝：美女。

^[5]讼闲：指没有官司。时泰：时世清平。

^[6]省教成：曾教成。

^[7]好：这里有正好的意思。理：此指弹奏演唱。

【点评】

这首词描写的是夏末秋初的景色。起处“骤雨新霁”二句，写骤雨过后，原野清润，碧空如洗。这和前面几首纯粹写夏日炎炎的词就有些不同了。“断霞”四句，写望中远景，明丽如画。“断霞”、“残阳”，点明薄暮，“倒影”，借远处斜阳，暗示近前的池塘，和下文相应。“云峰”，即是“夏云多奇峰”，“数朵相倚”，将夏云之状写得灵动而秀丽。“露荷”二句，写近处的荷塘，荷花绽红，笼于薄雾之中，荷叶翠绿，几点晶莹的残雨如露珠滚动，红绿相映，连绵不绝，很有一点“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意境。“当是时”三句，由眼前之景展开联想，回溯到当年河朔之地的诗酒风流，以引起下片。换头“晚来”二句，写秋风夜起。“画楼”四句，写歌舞之地，一片沉寂，歌儿舞女，都已消歇。“兰台”，或谓指地名，在今湖北钟祥市。未免理解得太实在了，这里与“歌楼”相对，只不过是代指歌舞之地而已。“任”字，在这里当作“不任”、“不胜”解，谓歌儿舞女们因秋风已生，天气转凉，而添秋装，故不胜轻纱薄雾的罗绮矣。“讼闲”二句，谓时世清平，正是享受“风情”欢乐之时，怎奈雅会幽欢“都废”，心情颇为怅惘。“雅欢”二字，通行本作“雅歌”，但与后文“清歌”意思重复，故据曹元忠校记改为“雅欢”。“省教成”三句，表达期望，欲重开欢宴，让歌女们演唱自己教给她们的“新声”“清歌”。此词上片写景清丽精美，从词意来看，有可能是柳永在南方一带任地方官时所作，故下片中略微流露出一丝落寞之意。

二郎神

炎光谢^[1]。过暮雨、芳尘轻洒^[2]。乍露冷风清庭户，爽天如水，玉钩遥挂^[3]。应是星娥嗟久阻^[4]，叙旧约、飘轮欲驾^[5]。极目处、微云暗度，耿耿银河高泻^[6]。闲雅^[7]。须知此景，古今无价。运巧思、穿针楼上女^[8]，抬粉面、云鬟相亚^[9]。钿合金钗私语处^[10]，算谁在、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

【注释】

^[1]炎光：指夏日骄阳。谢：消歇。

^[2]芳尘轻洒：即轻洒芳尘的倒文，指雨润轻尘。

^[3]玉钩：如钩的弦月。

^[4]星娥：指织女。

^[5]飘轮：御风而行之车。指织女所乘的仙车。

^[6]耿耿：星光明亮状。

^[7]闲雅：闲静幽雅。

^[8]运巧思句：古代风俗，妇女们于七夕之夜，结彩楼，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中，向天上的织女乞求巧手、巧智，称为乞巧。

^[9]云鬟：指女子如云的发鬟。亚：低垂。

^[10]钿合金钗：白居易《长恨歌》云：“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本指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这里借指七夕之夜的男女相约。

【点评】

这是一首咏叹七夕的节序词，节序词和咏物词一样，既要求著题，又须有生发的余地，此词即是将这两者巧妙结合，将澄洁的意象与美好的祝愿融为一体。上片着眼于天际，选择了黄昏微雨、凉露清风、新月薄云、碧天银汉等一系列物象，集中突出秋夜的高爽。而七夕又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佳期，于是在写景之中，很自然地引入了这个美丽动人的传说。“天如水”一句，暗用唐代杜牧的《秋夕》诗：“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已是微透牛、女故事，“星娥嗟久阻”二句则直说，切入正题，“飘轮欲驾”，可见久别之情切。以下通过隐蓄不发的象征手法加以暗示，“微云暗度”，写织女赴约；“银河高泻”，谓鹊桥重逢。实景与神游交织，虚实动静，互为映衬。下片则着眼于人间，“闲雅”，一声感慨。“须知”二句，虽直率，却深透。何以酬此无价之夜？以下即分写妆楼上、庭院中穿针乞巧的女子和回廊月影下私语定情的情人们。结句以“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收束全篇，以朴素之语传达出真挚的祝愿。所谓“欢娱”，既是“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美好祝福，同时也何尝不是对此朗月清风之秋宵的赞赏。一般的七夕之作，常常以牛郎织女故事为中心，如《古诗十九首》中“迢迢牵牛星”一诗，即重在表达对牛郎织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之悲剧命运的伤感；后来秦观的名作《鹊桥仙·纤云弄巧》一词，则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来颂扬爱情的坚贞。而柳永此词却一反七夕之作中常见的感伤情调，天上的仙子和人间的普通小儿女在词中具有了相通的情感，以意象的层层推移展现了对天上人间共通的幸福情景之遐想。这首词尽管语句较为清雅，与柳永其他的俗词有所不同，但其中的情趣和格调却纯粹是人间化的，这从一

个方面也说明了柳永词贴近市井民间的气息和创作姿态。

应天长

残蝉渐绝。傍碧砌修梧^[1]，败叶微脱。风露凄清，正是登高时节^[2]。东篱霜乍结。绽金蕊^[3]、嫩香堪折。聚宴处，落帽风流^[4]，未饶前哲^[5]。把酒与君说。恁好景佳辰，怎忍虚设。休效牛山^[6]，空对江天凝咽。尘劳无暂歇。遇良会、剩偷欢悦^[7]。歌声阕。杯兴方浓^[8]，莫便中辍^[9]。

【注释】

^[1]碧砌：碧石台阶。修梧：修长的梧桐树。

^[2]登高时节：古代重阳（农历九月九日）时有登高的风俗。

^[3]金蕊：指金黄色的菊花蕊。

^[4]落帽风流：据《晋书》卷九八《孟嘉传》载，大将军桓温于九月九日设宴于龙山，招幕僚共饮。时孟嘉任桓温的参军，宴中风吹帽落，嘉不觉，仍饮。桓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良久，嘉如厕，温令取还之，并命孙盛作文嘲之，置于嘉座上。嘉返，见文，即著文答之，文辞甚美，四座嗟叹。此事被后人视为名士风流之举。“龙山落帽”也成了与重九登高相关的著名典故。

^[5]未饶：未逊。前哲：前贤。

^[6]牛山：春秋时齐国山名。《晏子春秋·内篇谏上》：“（齐）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据皆从而泣，晏子独笑于旁。”“牛山落泪”、“牛山沾衣”后来便成为登高伤怀的典故。

^[7]良会：高会。剩偷：犹言多享。

^[8]杯兴：即酒兴。

^[9]中辍：中断，中止。

【点评】

这是一篇兴致浓酣的重九登高之作。起处由景物入手，勾勒秋日氛围。“残蝉渐绝”，以物候见出时令，盖“寒蝉凄切”尚是初秋，而此时蝉声渐绝，自是秋色已深时的景象。“傍碧砌”二句，写梧叶飘黄，随风坠落，也是富于秋意的物态。“风露”句收束，蝉鸣叶落，都是凄清之景。但这几句写秋色，写得虽然凄清却并不凄惨，不是像宋玉悲秋那样一片萧瑟肃杀之气，而是一幅较为清淡闲远的秋容图，这和下文的情绪是相应的。“正是登高时节”一句，点到正题。以下用了两个典故，将眼前实景与往古风流联系起来。“东篱”二句，写黄菊，是重阳当令之物，而又令人联想到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它使得东篱与黄菊从此有了天然的因缘，后来李清照《醉花阴》词中“东篱把酒黄昏后”，也是用此意。东篱黄菊，傲霜而放。“金蕊”，写其颜色和姿态，“嫩香”，写其娇弱和幽香。“嫩香”二字，也很值得玩味，因为菊花的香味不像其他花卉那么浓郁，而是淡淡的幽香，有意去闻，未必能感觉得到，然而不经意之中，却往往“有暗香盈袖”，因此古人常常以菊花比拟高洁孤傲的人品。“聚宴”三句，用孟嘉落帽之典，是兴致高昂的表现，所谓“未饶前哲”，正是有着一股今更胜昔的豪情。上片由景物写到重阳高会，下片则全作议论劝慰之语。“把酒”句一领，领起下面的议论。良辰美景，不应虚设，不可错过。不必效法古人那样登高伤怀，因为伤怀本身，亦属空幻。“尘劳无暂歇”一句，是下片之骨。正因为尘世劳顿，无休无止，遇此“四美聚、二难并”的良会，何不多享欢悦、尽情纵怀呢？“歌声阕”三句，仍是劝酒之辞，伴此清歌，杯莫停辍！从语气上来说，这似是对他人的劝慰，实则依旧是自劝自慰之语。从浓酣的兴致中，又隐隐透露出几许天涯飘零的悲凉之意，这正是词意的丰富处。此词下片如果在一般词人笔下，往往要借助景语稍加点缀渲染，而柳

词却撇开景物，全作议论，层折而下，显得朴质浑成而又富于情韵，的确非大手笔不能办此。

玉蝴蝶 重阳

淡荡素商行暮^[1]，远空雨歇，平野烟收。满目江山，堪助楚客冥搜^[2]。素光动^[3]、云涛涨晚，紫翠冷、霜颿横秋^[4]。景清幽。渚兰香谢，汀树红愁。良俦^[5]。西风吹帽，东篱携酒^[6]，共结欢游。浅酌低吟，坐中俱是饮家流^[7]。对残晖^[8]、登临休叹，赏令节、酩酊方酬^[9]。且相留。眼前尤物^[10]，盏里忘忧。

【注释】

^[1]淡荡：舒缓状。素商：指秋天。行暮：指将近暮秋。

^[2]楚客：以宋玉自拟。冥搜：搜访及于幽远之处。这里是指向内心寻觅诗句。

^[3]素光：秋光。

^[4]紫翠：形容山色。霜颿：霜色中的远山。

^[5]良俦：良朋好友。

^[6]吹帽、东篱：并参见前词注释及点评。

^[7]流：品流，流辈。

^[8]残晖：残阳。

^[9]令节：佳节。酩酊：大醉貌。

^[10]尤物：指佳人。

【点评】

这也是一篇重九登高所作之词。上片写景，下片记事抒怀。整个上片以精细的词笔描绘了深秋重阳节时的凄清而又优美的景色。“淡荡”句，谓渐至深秋时节，点出时令。“远空”二句，写登高远望，雨歇烟收，一片空旷。“满目”二句，写江山清秀，引动了人的诗兴。“素光”以下，两个工整的对句，是对秋光的具体描摹，两句之中，有形有色，可感可触，精丽非凡，同时其凝练绵密与前面数句的疏旷也形成对照，这都是写景注重层次的体现。“景清幽”句，一收，似是总结之语，而下面又以两个对句放开来说，开合自如。沙洲上的兰草在秋风中渐渐凋谢，火红的枫叶似乎也在献愁供恨，这也是秋日水边的典型物象。虽然实际上描写的是衰阑之景，也用了“谢”、“愁”等字眼，但相对来说，“兰香”的嗅觉感受和“树红”的视觉感受更加突出，掩盖了萧瑟气象，而是一片“清幽”之景。下片写高会欢游情景。“良俦”，点明高朋满座。“西风吹帽”，用孟嘉落帽之典，“东篱”，用陶渊明诗，都是重阳时的当令典故。“浅酌低吟”二句，写座上宾客，皆是诗酒风流之辈。“对残晖”二句，谓不必因落日残晖而感叹时光流逝，而应把握现在，如此佳节，何不酩酊大醉，以求尽兴呢？这是化用了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中“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二句，杜牧诗所用原典是用《晏子》所载齐景公牛山坠泪的故事（参见前词注释），也是一个与重阳节相关的典故。“且相留”句，以感慨稍作收束，“眼前”二句，写眼前有佳人歌词侑觞，樽中有美酒足以忘忧，高迈的兴致中也难免有一缕凄凉之意。全词以整练之语作结，既凝重深沉而又有余不尽。这首词在意思上与前一首相近，但结构意脉稍有不同，显得要工稳一些。前词以侧锋取妍，此词则以正锋见长。

雪梅香

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1]。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应同^[2]。渔市孤烟袅寒碧^[3]，水村残叶舞愁红^[4]。楚天阔，浪浸斜阳，千里溶溶^[5]。临风。想佳丽^[6]，别后愁颜，镇敛眉峰^[7]。可惜当年，顿乖雨迹云踪^[8]。雅态妍姿正欢洽，落花流水忽西东。无憀恨^[9]、相思意，尽分付征鸿^[10]。

【注释】

^[1]危楼：高楼。面：面对。

^[2]宋玉句：宋玉《九辩》首句即为“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故后世常将悲秋之意与宋玉相联系，称之为“宋玉悲秋”。

^[3]袅：烟缭绕上升貌。碧：指烟色。

^[4]红：指凋落的红叶。

^[5]溶溶：水流动貌。

^[6]佳丽：美女。

^[7]镇：长，久。敛：收敛，此指皱眉。眉峰：指女子之眉。

^[8]顿：突然。乖：背离。雨迹云踪：用巫山神女之典。此句谓分别的突然。

^[9]无憀：即无聊。

^[10]分付：托付。

【点评】

此词是一篇登高怀远之作。词中有“楚天阔”之语，有可能是柳永浪迹荆湘时的作品。上片写登临悲秋的情景，下片写对远方佳人的思忆。起句“景萧索”，劈空而来，笼罩全词，既为上片的景物描写定下了基调，也为下片的抒感抹上了浓浓的黯淡色彩。词人登上高楼，凭栏独立，遥望秋空，“萧索”之感，仿佛不假思索地便冲口而出，可见这是秋景给他的直观感受。此三字用在开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造成了十分强烈的抒情氛围。“动悲秋情绪”二句，用宋玉悲秋之典，亦是柳词惯用的手法。“渔市”以下，细笔摹写秋景。“渔市”二句是近景，写水边集市村落，一则孤烟袅袅，一则风卷残叶，都是一派萧索景象。“烟”当指村落中的炊烟，本是温暖的物象，词人却用冷色调的“碧”字来形容，已有冷落之意，似乎还嫌不够，再加上一个“寒”字。同样，枫叶本是红色，却加一“愁”字，这都是把人的感情色彩加到了自然景物之中，王国维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即是指此而言的。“楚天”三句，是远景，景物开阔，笔势亦开阔，江流浩荡，斜阳浮动于波间，壮观无比。后来周邦彦《兰陵王》中的名句“斜阳冉冉春无极”，造境与此句有相通之处，梁启超评周词的“绮丽悲壮”之语，移用以评柳永此句，也并不过分。下片写别愁，盖上片的悲秋情绪与下片的别愁，亦是相生相发。“临风”二字，转接，由对景转入沉思。“想佳丽”三句，从对方角度设想，想像她愁怀不展、愁眉深锁之状，语致缠绵体贴。“可惜”二句，追溯离别，“顿乖”二字，见出对别离匆匆的悔恨之意。“雅态”二句，承接“顿乖”，谓正值两情欢洽之时，却不得不陡然分别，东西永隔，如已落之花、东逝之水。这两句以强烈反差之语，构成巨大的情感张力，渲染离恨之深、相思之切。末三句，以相思情意托付征鸿作结。亦见无奈，盖归期难卜，故不得不希望鸿雁能传书，稍慰相思，但雁信无凭，终无定准，结果如何，也是不可知的吧。此词上景下情，看似平铺直叙，然而写景抒情都极有层次，由近至远，虚实相

间，或一气贯注，或曲折尽致，词意明白而细密。这种平淡无奇、不见技巧之作反倒是一般词人所难以企及的。

卜算子

江枫渐老^[1]，汀蕙半凋^[2]，满目败红衰翠。楚客登临^[3]，正是暮秋天气。引疏砧^[4]、断续残阳里。对晚景、伤怀念远，新愁旧恨相继。

脉脉人千里。念两处风情，万重烟水。雨歇天高，望断翠峰十二^[5]。尽无言、谁会凭高意^[6]。纵写得、离肠万种，奈归云谁寄^[7]。

【注释】

^[1]江枫：江边红枫。

^[2]汀蕙：汀洲蕙草。

^[3]楚客登临：用宋玉悲秋之典。以宋玉自拟。

^[4]疏砧：稀疏的捣衣声。砧：捣衣石。

^[5]翠峰十二：用巫山神女之典喻男女之情。巫山有十二峰，故云。

^[6]会：理解，领悟。

^[7]归云：这里是以巫山神女指代离去的情人。

【点评】

此词实为《卜算子慢》，和令词的《卜算子》有很大差异。它主要描写了游宦异乡的客子在暮秋时节登高怀人的情事。上片以景为主，景中有情；下片以情为主，而情中见景，这都是柳永词惯用的手法。起笔三句写景，是登临所见。渐老的江枫和半凋的汀蕙，一为“衰翠”，一为“败红”，交织出充盈视野的一片衰残景象。这和柳词名作《八声甘州》中“是处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在辞、意两方面都很类似，都是借写景烘托孤寂黯淡的氛围，暗寓悲秋之意。“楚客”二句，仍用宋玉悲秋之典，倒卷出“暮秋天气”，正面点出时令。“疏砧”句，写登高所闻。衰残的秋色，已足令人伤感，何况又是日暮残阳的黄昏时分，更何况又听见远处传来隐约断续的捣衣之声。李白《子夜吴歌》中曾云：“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杜甫《秋兴》诗中也说：“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见他乡为客之人，每闻捣砧声，最容易引动羁旅愁绪。这也就引出上片结处“伤怀念远”之意。对此凄苦的暮秋晚景，难以排遣客途之愁苦寂寞，又想到远方佳人切盼归期，想到两情相悦时的种种温馨，遂不能不生“新愁旧恨”，旧恨未消，新愁又起，相踵相继，汇合到了一处，让人“无计相回避”。这种由景入情的手法，为下片的抒情作了较好的铺垫。下片“脉脉”句，用《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一首中“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谓相距千里，阻隔重重，彼此“空有相怜意”，却无相会之期。“两处风情”承“脉脉”，“万重烟水”承接“千里”，进一步展开对凄苦情怀的描绘。“雨歇”二句，虚虚实实，既可以说是实景，即登临时天气的实况，雨过天晴，极目远望，所见惟有重重叠叠的山峰，正如晏殊《浣溪沙》所云：“满目山河空念远。”抒发了上片“伤怀念远”之意。同时，这两句也是虚笔，化用宋玉《高唐赋》中巫山神女入楚王之梦的典故，巫山有十二峰，故云。如李商隐《深宫》诗：“岂知为雨为云处，只有高唐十二峰。”雨散云收之后，伊人踪影自是渺不可寻了。这也暗示着远方佳人恐也是歌伎之类的身份。“尽无言”句，谓“无人会，登临意”，自己满腔的凄苦孤独之情，竟无人可说，只能郁结于胸中，“永日无言，却下层楼”。“纵写得”二句，翻进数层。此番心意，无人

领会，只能托诸书信，寄给能理解自己的佳人，这是一层；可离愁万种，又往往不知从何说起，这种况味，真是“怎一个愁字了得”！和心意相比，文字总是拙劣的，故云“纵写得”，这是第二层；即使万种情怀真能化作满纸相思，可怎奈云归无定准，佳人此刻人在何处，亦不可知，就算雁能传书，又怎知寄往何处呢？这是第三层。或谓“归云”是谓“无人为乘云寄书之意”，似乎并不完全准确。实则这里仍是用朝云暮雨之典，指所思的佳人，盖两者都是漂泊无定准的命运，客子是游宦他乡，驱驰不已，佳人则是“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同样是一种心灵上的漂泊。此词下片“一气转注，联翩而下”（清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写足了客子的痛楚与缠绵之意。情感浓厚而真挚，宛转而委曲。词笔既有流利畅达之处，如上片之写秋景，亦有凝重千钧之处，如结句的深情自问，可谓相得益彰。

诉衷情近

雨晴气爽，伫立江楼望处。澄明远水生光，重叠暮山耸翠。遥认断桥幽径^[1]，隐隐渔村，向晚孤烟起^[2]。残阳里。脉脉朱阑静倚^[3]。黯然情绪，未饮先如醉。愁无际。暮云过了，秋光老尽，故人千里。竟日空凝睇^[4]。

【注释】

^[1]断桥：或谓即指杭州西湖之断桥。不确，此处应为泛指。

^[2]向晚：近晚，临晚。

^[3]朱阑：即朱栏，指朱红色的栏杆。

^[4]竟日：终日，终日。凝睇：凝神远望。

【点评】

此词当为柳永漫游江南水乡时登高眺远、怀念京城故人所作。上片写景，下片抒情，是最为标准的双调词结构。起处“雨晴”二句，写登楼遥望。微雨初过，秋高气爽，江楼伫立，凭阑遥望。词的笔调也显得清新俊爽。“澄明”以下，是望中所见。“澄明”二句，对仗工整，一句写秋水澄明，在落照的映衬下，江波粼粼，闪映生辉；一句写远山苍翠，重叠高耸。这两句皆是远望之景，“遥认”三句则属中近之景，“断桥”、“幽径”、“渔村”、“孤烟”，在薄暮时分的秋江背景中构成了一幅秋色平远的画面。整个上片的景色描写，也由此而勾勒出阔远萧疏、清淡优美的秋光图。虽略有凄清之感，却不显得过于压抑沉闷，与柳永其他词中的秋色景象有所不同。但即使如此，仍然免不了牵动游子的寂寞之悲和怀人之意，下片即据此抒写。“残阳里”一句，承接上片中“暮山”、“向晚”诸语，通过屡屡强调，突出暮景以游子情绪的影响。“脉脉”句，亦承上片的“伫立江楼”，但更侧重写含情凝思之状，很自然地转入悲秋怀人意绪。“黯然情绪”，是江楼凝伫之时人物的心态，江淹《别赋》中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可见令游子黯然魂伤的正是无边无际的离愁，而这种离愁使人“未饮先如醉”！极写其沉浸于愁思之中而不能自拔的心理状态。“愁无际”，一笔点明，似乎略显直露，不过也是柳词特色。“暮云过了，秋光老尽”，“暮”，意味着一天将尽，“秋”，意味着一年将尽，皆流露出强烈的向晚迟暮之感，而这种迟暮之悲又进一步强化了对故人的思忆。于是悲秋与怀人的主旨在这里融合为一，惟有“尽日空凝睇”而已，一个“空”字，蕴含着无限怅惘。此词脉络清晰，结构谨严，造语精致凝练。不过下片中除“未饮先如醉”一句颇有思致以外，总是略觉空泛，相对来说，上片含蓄俊逸的景物描写，便远比下片精彩了。

少年游

长安古道马迟迟^[1]。高柳乱蝉嘶。夕阳岛外，秋风原上，目断四天垂。归云一去无踪迹^[2]，何处是前期^[3]。狎兴生疏^[4]，酒徒萧索^[5]，不似去年时。

【注释】

^[1]迟迟：徐行貌。

^[2]归云：指代离去的情人。

^[3]前期：这里与“后约”意思相同，指与佳人重聚之期。

^[4]狎兴：狎妓荡游的兴致。生疏：冷落荒疏。

^[5]萧索：也是寂寞冷落的意思。

【点评】

此词以深秋时分长安道上的见闻，深寓离愁别恨和身世之感，当是柳永中年以后的作品。起句“长安古道马迟迟”，长安为汉唐旧都，长安道，本为繁华热闹之所，北宋时以汴梁为东都，以洛阳为西京，长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与前代都无法比拟了，长安道上，自然再也没有“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盛况，徒成诗人吊古伤今之地。故“古道”二字，生发出强烈的沧桑之感。“马迟迟”，微逗情思，表现了一种若有深慨的思致。“高柳乱蝉嘶”，写物象，亦点时令。“乱”字，写蝉鸣之缭乱，“嘶”字，写蝉鸣之凄苦，正是典型的深秋况味。隐隐然也展现了词人心绪的烦乱和冷落萧疏。“夕阳”三句，大笔濡染，极力描摹出秋日郊野萧瑟之景。“岛外”，叶嘉莹先生认为长安道上安得有岛，当作“鸟外”。但如此理解，则与下句“秋风原上”不成对句，且“鸟外”二字似亦有不词之嫌，文字上也缺乏版本学依据，故不从之。也有人认为所谓“岛”，即指灞陵境内的白鹿原，又名灞陵原，或亦可从，当然也可完全作为虚拟而非实指来理解。前两句见出词人登高临远，夕阳渐隐，原上风高，苍野在落日的映衬下，辽阔无垠。在如此苍凉荒寒的背景下，一个矢志落魄的游子形象显得是那么的孤单影孤。于是情思汇心，逼出“目断四天垂”之句，极目望去，天幕垂落，何处是栖止之所？令人顿生向晚之归思。清代王士禛谓此句与周邦彦“楼上晴天碧四垂”、欧阳修“拍堤春水四天垂”等，都是从五代韩偓“泪眼倚楼四天垂”句化出，并谓柳词此句“意致少减”（《花草蒙拾》），实则就笔力的浑厚和情感的深度上来说，“目断四天垂”要远远高过其他数句。上片全从景物着笔，而物我一境，情景交融，感慨极深。下片“归云”二句，先写对于过往旧事的追思，所谓“归云”，兼指人事，既是当年偎香依暖的佳人，更是留存于心底的希望与欢乐，然而“一去无踪迹”，可见一切消逝，不可复返。此句或许是从白居易《花非花》中“去似朝云无觅处”句化出，但沉痛之意更为深郁。“何处是前期”，既指前途未卜，又指后约难凭，悱恻动人。“狎兴”三句，写如今的寂寥落寞之感。对于中年失意的词人来说，最难以消受的还不是孤寂的处境，而是心灵的苍老。酒朋狎侣，老大凋零，当年那种千金买笑、纵酒狂歌的冶游生活，更已冷落荒疏。少年失意，尚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豪情气度，而中年之后，却完全陷入了衰老悲凉的意绪中，感情已无寄托之所。结句“不似去年时”，语度萧然而寄慨万千，凄楚感人，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气象。柳永虽以慢词长调雄视一代，其实他的小令也极有开拓性。如此词即摆脱了晚唐五代以来婉转绸缪之态，将秋思的主题引入词中，极写触目伤怀的失意之悲、萧索之感。元代马致远被誉为“秋思之祖”的散曲名作《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

涯。”清代陈维崧《点绛唇》词：“晴髻离离，太行山势如蝌蚪。稗花盈亩。一寸霜皮厚。赵魏燕韩，历历堪回首。悲风吼。临洺驿口。黄叶中原走。”与此词相比，虽然在意境上有同有异，各有擅长，但就格调的悲凉萧瑟、尺幅之中有千里之势的气魄而言，都可谓是一脉相承的。

少年游

参差烟树灞陵桥^[1]。风物尽前朝^[2]。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3]。夕阳闲淡秋光老，离思满蘅皋^[4]。一曲阳关^[5]，断肠声尽，独自凭兰桡^[6]。

【注释】

^[1]灞陵桥：又名灞桥，在长安东。《三辅黄图》：“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

^[2]风物：风光景物。前朝：前代。

^[3]楚宫腰：本指女子的纤腰，参见《斗百花·满搦宫腰纤细》词注[1]。这里代指柔软的柳枝。

^[4]离思：即离情别绪。蘅皋：长满杜蘅的水边高地。

^[5]阳关：指《阳关曲》，王维《渭城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后以之为送别曲，又名《阳关三叠》。

^[6]兰桡：兰舟。桡：桨，此处代指舟船。

【点评】

这是一篇怀古伤今之作，词人以对前朝风物的凭吊，抒发感慨。词以景起，首句总括灞桥全景。暮色苍茫，烟树迷离，一片凄凄。宋代程大昌《雍录》记载：“汉世凡东出函关，必自灞陵始，故赠行者于此折柳为别。”题名李白所作的《忆秦娥》中“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之句，即指此而言。但至宋代随着政治和经济重心的东移，长安的地位显著下降，灞陵这个客旅必经之地恐怕也再也没有了当年的繁盛，故下句即言“风物尽前朝”。汉唐鼎盛之时，此地客途往来，川流不息，而如今虽景色风物依然，人事却已全非。因此灞桥不仅是别离的象征，目睹了人间无数的悲欢离合，现在更成为沧海桑田、人世变幻的见证。这两句交织着自己的羁旅愁思和历史兴亡的感慨，时空的迷茫和悠远在此处融为一体，苍凉沉郁，笔力浑厚。“衰杨”三句，承“风物”，从折柳送别这一最富代表性的灞陵风物着笔，描写人间离愁。后来周邦彦的《兰陵王》词中说：“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这里也是写出灞陵柳之不堪攀折、憔悴衰残。而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词人借伤柳加倍突出了人间别离的频繁、愁恨之深重，为下片抒写离情作了较好的铺垫。此词“上阕苍凉怀古，下阕伤离怨别”（近人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夕阳闲淡秋光老”，词境凄清。“夕阳闲淡”，见出黄昏的凄黯；“秋光老”，见出秋容的萧瑟，游子的心灵愈发凄楚，遂引出满腹“离思”，溢满蘅皋，以蘅皋之旷远形容离思之无穷无尽，以芳草之萋萋形容离思之绵延不绝。“一曲”二句，以清越苍凉之笔，从听觉的角度，将离思推向高潮。《阳关》为送别之曲，“断肠”为销魂之悲，极写人物的惆怅和哀感。结句“独自凭兰桡”，陡然收煞，展现了游子独立斜阳，如醉如痴的生动形象，怀古伤今的感慨、孤身飘零的苦况，全蕴含在这个无言有泪的凄苦之境中。俞陛云所谓“阳关三句有曲终人远之思”的评语，也正是着眼于结句的内涵丰厚、有余不尽而又收束有力而言的。此词虽是怀古，但并不具体描写历史事实，亦不加丝毫议论，只是借助灞桥暮色、阳关哀曲等一系列物象情景，反复渲染，突出感情的波澜起伏，使人触景生情。吐属自然，含情绵邈。词境虽凄清，格调却高华不俗。故清代先著、程洪《词洁》中评曰：“屯田此调，居然胜场。不独‘晓风残月’之工也。”可见柳词小令的成就，在某些方面的确并不在其慢词长调之下。

玉蝴蝶

望处雨收云断，凭阑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1]。水风轻、颺花渐老^[2]，月露冷、梧叶飘黄。遣情伤^[3]。故人何在，烟水茫茫。 难忘。文期酒会^[4]，几孤风月^[5]，屡变星霜^[6]。海阔山遥，未知何处是潇湘。念双燕、难凭远信，指暮天、空识归航^[7]。黯相望。断鸿声里，立尽斜阳^[8]。

【注释】

^[1]动：引动。宋玉悲凉：用宋玉悲秋之典，以宋玉自拟。

^[2]颺花：多年生浅水草本植物，夏秋间开小白花，亦称白蘋。

^[3]遣：使，令。

^[4]文期酒会：指文人饮酒赋诗之雅会。

^[5]几孤：几度辜负。孤：同辜。风月：清风朗月，良辰美景。

^[6]屡变：屡次变换。星：指岁星，又名太岁，即木星。因其十二年绕日一周，故古人以其经行之方位纪年，星变方位则岁移。霜：年年秋天霜始降，故亦用以指年岁。这里的星霜都是表示时间的推移，此句与上句皆意指过了好些年。

^[7]归航：归舟。

^[8]立尽斜阳：意谓在斜阳中伫立，直至日落。

【点评】

《玉蝴蝶》之调，分令词与慢词两类，令词见《花间集》所录晚唐温庭筠词及五代孙光宪词，慢词则首见于柳永此作，又名《玉蝴蝶慢》，属仙吕调（夷则羽）。这是一首怀人词，从下片“潇湘”等语来看，或为怀念湘中友人之作。

起笔“望处”二字，统摄全篇，词笔劲直，一气贯注。“雨收云断”是眼前之景，“凭阑”二句，写悄然独立，见秋色无边。“悄悄”二字，已含悲境，盖《诗经·邶风·柏舟》篇中即有“忧心悄悄”之语。“晚景”二句，从总体上写悲秋之感，引出宋玉《九辩》中“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以及“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等情怀，柳永词中经常用宋玉悲秋之典，如《雪梅香》中的“动悲秋情绪，当年宋玉应同”、《戚氏》中的“当时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等，大概《九辩》中的情绪与柳永宦途坎坷、羁旅漂泊的生涯有共通之处，容易引发感情的共鸣吧。“水风”、“月露”二对句，选取了秋天的典型物候，作精细的描摹，是对前文“萧疏晚景”的具体描绘和铺叙展衍，物象凡四：水风、花、月露、梧叶，而所用的四个修饰性的词语：轻、老、冷、黄，则俱见匠心，是传神之处，交织构成了一幅精巧的画面，色泽清淡，氛围幽冷，恰当地渲染和点缀了秋意，同时也为下文抒写怀人之情作了充分的铺垫。故以下三句，遂直接折到怀人之感，点明全词主旨。“遣情伤”，一语喝断，总束上文。“故人何在，烟水茫茫”，就眼前景点染，百感交集，一片迷蒙，景象阔大浑厚，声情凝重而跌宕，笔力千钧。下片极写心中的抑郁。换头以“难忘”二字，插入回忆：当年“文期酒会”之上的种种赏心乐事，令人难忘。但稍稍一逗，旋即折回现实，既有波澜，又不黏滞，词笔空灵跳荡。“几孤”句，写文酒之疏，“屡变”句，写隔绝之久，以两个同义句，加倍强化离索之情。“海阔”二句，写隔绝之远，既是实指，同时也化用梁朝柳恽《江南曲》中“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之意，承接上片“故人何在”句。“念双燕”句，写音信无托，“指暮天”句，用谢朓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诗中“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之语及温庭筠《梦江南》词中“过尽千帆皆不是”之境，极写归期无定之苦，都见出思念之切。“黯相望”，与起句相呼应。“断鸿声里，立尽斜阳”，以景结情，“断鸿”哀鸣，象征着朋友之离散，衬托了自己的孤独怅惘。与天边“断鸿”相对的则是夕阳残照之中，如醉如痴、久久伫立的词人形象，羁旅不堪之情见于言外。近代陈匪石《宋词举》卷下谓：“‘尽’字极辣、极厚、极朴，较少游‘杜鹃声里斜阳暮’，尤觉力透纸背。盖彼在前结，故蕴藉；此在后结，故沉雄也。”“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是秦观《踏莎行·雾失楼台》一词上片结尾处的名句，柳永此词末二句，没有秦观词那么凄厉，感情的深度和厚度上更不在秦词之下。苏轼曾说柳永《八声甘州》词中“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三句，“不减唐人高处”，其实本词上下片的末二句，在意境的浑厚和词情的韵味上，也完全当得起“不减唐人高处”的评语。

甘草子

秋暮。乱洒衰荷，颗颗真珠雨^[1]。雨过月华生^[2]，冷彻鸳鸯浦^[3]。

池上凭阑愁无侣。奈此个、单栖情绪。却傍金笼共鹦鹉。念粉郎言语^[4]。

【注释】

^[1]真珠：即珍珠。

^[2]月华：月光。

^[3]鸳鸯浦：或据《明一统志》谓鸳鸯浦在慈利县治北。不甚确，这里只是泛指。

^[4]粉郎：三国时人何晏俊美肤白，面如傅粉。故后世称美男子为“粉郎”。这里是指词中女子的情郎。

【点评】

此词写秋日薄暮时分的闺情，是《花间集》以来的传统题材，柳永虽以慢词为人所称，但这种小令，却也照样驾轻就熟，写得空灵妙绝。上片写闺中女子独自凭阑的寂寞情景。时令是秋天，本就令人平生伤感之意，何况又是秋日的黄昏，暮色苍茫，更何况又是秋暮之雨，更何况对此秋景的又是一位离愁女子，南宋吴文英词云：“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正谓此意。一层紧似一层，将人带入一片凄凉的氛围之中。“乱洒”二句，写秋雨，秋风秋雨愁煞人。“乱洒衰荷”，让人联想起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诗中“惊风乱飐芙蓉水”之句，取意各异，造境则一。“颗颗真珠雨”，写雨点如珠，跳荡飞溅。这两句既写出了风雨侵袭中，败荷零乱之状，又暗示了女子烦乱愁苦的心绪，这雨珠不也是颗颗都滴在离人心头吗？“雨过”二句，说明凭阑已久，从雨打败荷直到雨过月升，展现了她凭阑凝伫、寂寞无聊而黯然神伤的形象。“冷彻鸳鸯浦”，不只是写雨过之后的空寂景象，同时以双栖双宿的鸳鸯因“冷彻”而惊散，喻指着自己与情郎的分携。下片“池上”二句，点明所愁之缘故在于“无侣”。“奈此个、单栖情绪”，进一步写到孤枕难眠之苦。凭阑久立，直至黄昏月上，终是难解愁怀。而回屋之后，四壁悄然，一片空寂，自然更是难堪。鸾帐鸳被，皆是故物，而独宿单栖的境况，已经注定了又是一个无眠的漫漫长夜。“却傍”两句，是精彩之笔。闺中女子形单影只，惟有笼中鹦鹉为伴，这是一层意思；鹦鹉学舌，可解人之寂寥，这是第二层意思；而鹦鹉所学者为女子所念念不忘的“粉郎言语”，故闻鸟语，如对情郎，聊以自慰自遣，这是第三层意思；然而鹦鹉毕竟不是情郎，鸟虽解语而不通人情，反令人平添凄凉伤感，这是第四层意思。词意如剥笋抽心，以精美的画面表达出复杂的况味，含蓄委婉，曲折动人。清代彭孙贻《金粟词话》中说：“柳耆卿‘却傍金笼共鹦鹉，念粉郎言语’，《花间》之丽句也。”这首小令确有《花间》词的韵味，用词华美，以环境的精丽反衬人物内心的幽怨，很像温庭筠《菩萨蛮》诸词。不过下片换头二句，放笔直说，不嫌直露，却又是柳词自家面目，体现了词体演进过程中新的趋势。

甘草子

秋尽。叶翦红绡^[1]，砌菊遗金粉^[2]。雁字一行来^[3]，还有边庭信^[4]。飘散露华清风紧^[5]。动翠幕、晓寒犹嫩^[6]。中酒残妆慵整顿^[7]。聚两眉离恨。

【注释】

^[1]叶翦：犹言叶落。红绡：指枫树一类的红色树叶。

^[2]砌菊：台阶旁的菊花。遗金粉：这里指菊花凋谢掉落。

^[3]雁字：群雁飞时成行，或成“一”字，或成“人”字，故云。

^[4]边庭：边关，边塞。信：音信。

^[5]露花：指枝上的露珠。紧：急。

^[6]嫩：这里指轻微。

^[7]中酒：病酒，指因酒醉而身体不适。慵：懒。整顿：此指梳洗打扮。

【点评】

和上一首一样，此词也是以秋天为背景的闺情之作，只不过前词是秋天的薄暮，此词是秋晓，时间有所不同。起句“秋尽”，点明时令亦是深秋，正是衰残的季节。“叶翦”两句，便写叶落花残的景象，或谓“叶翦”句是谓“叶子红得就像是红绸上裁剪下来的一样”，不确。“翦红绡”与下句“遗金粉”相对，这两句，一句写红叶飘落，一句写菊花凋残，都是深秋时节典型的衰残之景。“雁字”二句，写天边飞雁成行，南来过冬。而雁为候鸟，古代又有雁足寄书的传说，故下句云“还有边庭信”？这样就由深秋景物的描写引入了离别怀人之情。但下片换头并没有直接承以对这种情感的抒发，而是再掉转笔锋，继续写秋景，“飘散”二句，写秋风。霜风凄紧，吹坠枝头露珠，吹动闺阁帘幕，令人顿生寒凉之意，虽然寒意尚属轻微，但对人内心的触动却十分强烈。“中酒”句写闺中女子百无聊赖的心情。“中酒”，说明昨夜她曾经借酒浇愁，以致沉醉，清晨醒来，而宿酒未醒。“残妆”，说明昨夜酒醉之后，来不及卸妆，便蒙头大睡了，故醒来而“残妆”犹在。“慵整顿”，说明因愁绪而根本无心梳洗。七字分为三意，都是为了表现她内心的离情别绪，词笔十分精细。从意思上来说，也和温庭筠《菩萨蛮》词中“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相近，都是从《诗经》中“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之句转化而来。经过这样层层铺垫之后，终于逼出最后结句“聚两眉离恨”，直接点出离情，便显得十分凝重有力了。和前首相似，此词所继承的也是《花间》词的传统，注重在精细的景物描写中透露人物的心理，同时词中的委婉之句和直露之笔并存，兼而有之，两不相妨。

望远行

长空降瑞，寒风翦，淅淅瑶花初下^[1]。乱飘僧舍，密洒歌楼，迢迢渐迷鸳瓦^[2]。好是渔人，披得一蓑归去，江上晚来堪画。满长安，高却旗亭酒价^[3]。幽雅。乘兴最宜访戴^[4]，泛小棹、越溪潇洒。皓鹤夺鲜，白鹇失素^[5]，千里广铺寒野。须信幽兰歌断^[6]，彤云收尽^[7]，别有瑶台琼榭。放一轮明月，交光清夜。

【注释】

^[1]淅淅：形容雪落之声。瑶花：比喻雪花。

^[2]迢迢：连绵不断状。鸳瓦：即鸳鸯瓦，指互相相对的瓦。

^[3]高却旗亭酒价：指城中酒价因雪寒而涨价。旗亭：酒楼。

^[4]访戴：《世说新语》及《晋书》王徽之传均记载，王徽之居山阴，一夜大雪，忽忆戴安道，时在剡溪，即夜乘小船而往。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答曰：“本乘兴而来，兴尽而反，何必见戴？”

^[5]皓鹤二句：谓白鹤、白鹇在白雪的映衬下都黯然失色，实际上是衬托雪的洁白。

^[6]幽兰：古琴曲名。宋玉《讽赋》云：“臣援琴而鼓之，为《幽兰》、《白雪》之曲。”这里虽用幽兰，实则暗指《白雪》。

^[7]彤云：即同云，下雪时天空的阴云。

【点评】

此词乃写雪景雪情，韵致疏淡而清新潇洒。起句“长空降瑞”，一“瑞”字笼罩全篇。以下具体描摹，“寒风”二句，写雪花“初下”，不说风卷雪飘，却谓寒风剪出瑶花，便见情态，且有玲珑剔透之感。“乱飘”六句，化用唐郑谷《雪中偶题》诗：“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乱飘”、“密洒”，见雪之愈下愈大。“僧舍”、“歌楼”，清静之地与繁华之场同受沾溉。“迢迢”句，写雪覆鸳瓦，迷茫一片而渐不复可辨。随着雪的密集，词境也随之更加开阔，视野由城内转到城外江头，但见江雪弥漫，渔翁披蓑而归，活脱一幅寒江雪景图，故云“晚来堪画”。“满长安”二句，谓因雪而长安酒贵，从侧面写雪景，有旁见侧出之妙。下片“幽雅”二字一顿，是雪景带给人的直观感受。“乘兴”二句，是点染之笔，用王子猷访戴的风雅韵事，点缀雪夜清景。“皓鹤”二句，是谢惠连《雪赋》中的成句，以见白雪蔽野，浑然一色的壮观景象。“幽兰”二句，借《幽兰》以指《白雪》，又以曲中《白雪》代指现实中的飘雪，暗示雪止云散。再承以“瑶台琼榭”这个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意象，如见广寒宫阙。结句“放一轮明月，交光清夜”，月与雪映，雪月交光，词境清丽之至，几令人物我两忘，融于此清景之中。此词平实叙来，却极具潇洒之气韵。“初下”、“渐迷”、“广铺”、“收尽”，四个词展现了冬雪的过程，也构成了全词的关键之笔，筋骨细密妥帖。如果说不足的话，稍觉前人成句成意用得多了一点。除了上片的“乱飘”六句和下片的“皓鹤”二句外，起处的“淅淅”二字，也出于《雪赋》。掩袭之痕迹似乎过于明显，正如清人黄苏所云：“通首清雅不俗，第以用前人意思多，总觉少独得之妙句耳。”（《蓼园词选》）

甘州令

冻云深^[1]，淑气浅^[2]，寒欺绿野。轻雪伴、早梅飘谢。艳阳天，正明媚，却成潇洒。玉人歌^[3]，画楼酒，对此景、骤增高价^[4]。卖花巷陌，放灯台榭^[5]。好时节、怎生轻舍^[6]。赖和风，荡霏霭，廓清良夜。玉尘铺^[7]，桂华满^[8]，素光里^[9]、更堪游冶^[10]。

【注释】

^[1]冻云：冬天的寒云。

^[2]淑气：和暖之气。

^[3]玉人：指美貌的歌女。

^[4]骤增高价：参见《望远行·长空降瑞》注[3]。

^[5]放灯：指点花灯。

^[6]怎生：犹言怎能。生为语助词。

^[7]玉尘：喻雪。

^[8]桂华：指月。

^[9]素光：指月光。

^[10]游冶：谓寻花问柳之冶游。

【点评】

这首描写的也是冬雪风光。和前词基本上以写景为主不同，此词上片写雪景，下片却转入行乐之意。“冻云”三句，写冬季的寒冷。云酿雪意，垂垂欲下，虽然春天已经不远了，但毕竟和气尚浅，不足以抵挡寒意，故云“寒欺绿野”，天地间一片严寒。“欺”字，很明显是拟人化的手法。这是描写雪前之寒。“轻雪”句，便写到雪落，不过也不是暴风雪，而是“轻雪”，而且和“早梅”一块飘落，句意间似乎就有了一些雅致飘逸的诗意。“艳阳天”三句，既可以理解为由“明媚”的“艳阳天”转成轻雪飘扬，也不妨理解为正因为是“轻雪”，故天地间一片清亮明媚，如“艳阳天”，总归是并不让人觉得阴沉压抑，而是境界高雅，令人生出“潇洒”的兴致。“玉人歌”三句，谓因雪寒而听歌对酒之人更多，故抬高了听歌之价、美酒之价，实际上仍是在衬托人的潇洒兴致。过片换头而不换意，意脉不断。“卖花”三句，先写城中巷陌台榭之间卖花放灯之景，衬出“好时节”三字，说明如此时节，正好游赏，怎能轻易放过？“赖和风”三句，写暖风南来，吹开雪云，雪止天晴。时间虽已是薄暮，但由于雪色的映衬，仍是一片明亮的“良夜”。“玉尘”二句，写雪色与月色交相辉映，也就是前面一首结句“放一轮明月，交光清夜”的意境。结句“素光里、更堪游冶”，与前文“怎生轻舍”相应，仍是归结到行乐之意。古人写秋天之景，总兴起悲秋的情绪，而写冬天的景色，特别是雪景，却往往写得兴致高昂。柳永写冬景之词并不很多，而这两首写冬雪的词便都有这个特点。

承平赞歌・太平时朝野多欢

破阵乐

露花倒影，烟芜蘸碧，灵沼波暖^[1]。金柳摇风树树，系彩舫龙舟遥岸。千步虹桥，参差雁齿，直趋水殿^[2]。绕金堤、曼衍鱼龙戏^[3]，簇娇春罗绮，喧天丝管。霁色荣光，望中似睹，蓬莱清浅^[4]。时见。凤辇宸游，鸾觞禊饮^[5]，临翠水、开镐宴^[6]。两两轻舠飞画楫^[7]，竞夺锦标霞烂^[8]。罄欢娱，歌鱼藻^[9]，徘徊宛转。别有盈盈游女，各委明珠，争收翠羽，相将归远。渐觉云海沉沉，洞天日晚^[10]。

【注释】

^[1]灵沼：传说是周文王在其离宫所建池沼，若神灵之所造。这里是借指汴京金明池。

^[2]虹桥：指金明池中的仙桥。参差：长短不齐。雁齿：指仙桥雁柱如雁行排列。水殿：营建于水上的亭榭，此指金明池上的五殿。

^[3]曼衍：同蔓延，本为巨兽名，状如狸，长百寻。后代仿为百戏节目，常与鱼龙并演，合称鱼龙曼衍。

^[4]霁色：雨后清明之色。荣光：五色祥云。蓬莱：传说东海中三神山之一。此喻池中五殿。

^[5]凤辇：指皇帝的车驾。宸游：指皇帝巡游。鸾觞：指酒杯。禊饮：古代于三月三日上巳节，有到水边饮酒、弄水以祛邪的风俗，称为修禊。

^[6]镐宴：原谓周武王、周公旦在镐京宴饮，此指宋天子在金明池赐宴群臣。

^[7]轻舠（dāo）：本指刀形小船，这里即是轻舟的意思。画楫：指桨。

^[8]锦标：参见下点评中所引《东京梦华录》的记载。

^[9]罄：尽。鱼藻：《诗经·小雅》中的篇名，是一首赞美周天子的颂歌。这里代指群臣所制之颂圣歌诗。

^[10]洞天：本指神仙所居的洞府，此借指游乐之地。

【点评】

这首词是一篇长达一百三十余字的长调，描绘了三月一日后君臣士庶游赏汴京金明池的盛况。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记载，每年三月一日，州西顺天门外开金明池、琼林苑，以供游赏。金明池在顺天门外街北，周围约九里三十步，是当时汴京名胜。此词以浓墨重彩之笔，勾勒出汴京气象开阔的都市风貌和社会风俗，是柳永都市词的一篇名作。起处三句写金明池的美景，花含清露，水映花影，烟笼平芜，柳条拂水，池水清澈，温煦明净，正是暖春气象，仿佛让人浴于春日的清新气息之中。苏轼曾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山抹微云”，是秦观《满庭芳》中的名句，苏轼大概是觉得柳永和秦观的词，都有气格不高的毛病。后来南宋时张九成对策有“桂子飘香”之语，李清照曾嘲之云：“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虽然都颇有异辞，但至少说明柳永此词在宋代还是十分盛传的。“金柳”二句，承“蘸碧”，渐由对自然风光的描述转入游赏之意。柳而曰“金”，既是阳光明媚照映所致，也是为了衬托全词明丽的基调。树边所系彩船龙舟，争奇斗艳。“千步”三句，写金明池上的仙桥。《东京梦华录》载：“仙桥，南北约数百步，桥面三虹，朱漆阑楯，下排雁柱，中央隆起，谓之骆驼虹，若飞虹之状。五殿正在池之中心。”这三句即是实写仙桥凌波的气势。“绕金堤”四句，写金明池上游乐的场景。百戏杂陈，花样繁多。“簇娇春罗绮”，指教坊歌舞乐妓，簇拥成群，奏起各种新声，歌吹沸天。将金明池上的热闹景象，写得绘声绘色，如在眼前。“霁色”三句，拓开词笔，写金明池的总体氛围，池上景色清明，祥云五色，上下交辉。而池中水殿，在词人的想像中，仿佛海上的蓬莱仙山。以此收束上片的景物描写。下片写皇帝游幸金明池之事。“时见”二字一顿，亦非虚设，因为君王只有时世清明、政事多暇，才可能时时临幸此地，这又从一个

侧面表达了对太平盛世的歌颂，暗示着“太平也，朝野多欢”的意思。“凤辇”三句，写皇帝出游，赐宴群臣，所用的字眼和典故也都切合着皇家身份。“两两”二句，写君臣观看龙舟竞渡争标。《东京梦华录》中也记载了当时观争标的场景：“以旗招之，则诸船皆列五殿之东西，对水殿排成行列。则有小舟一军校执一竿，上挂以锦彩银碗之类，谓之标竿，插在近殿水中。又见旗招之，则两行舟鸣鼓并进，捷者得标，则山呼拜舞。”词中两句，也是写实之笔。所谓“霞烂”，即指锦彩银碗等锦标，如云霞一般灿烂夺目。“罄欢娱”三句，写宴会上群臣作诗赞美天子，虽属颂圣之语，却无谀意，是身逢盛世之真实心情的流露。“别有”四句，转写士庶游赏情景。游春女子，芳洲拾翠，委钿遗珠，相偕兴尽而归。这几句是出自曹植《洛神赋》中“或采明珠，或拾翠羽”的描述，展现游春情态。“渐觉”二句，以黄昏暮色作结，暮云深远，池上的亭台殿阁渐渐笼罩在暮色之中，恍如神仙洞府。不像一般词中把暮色写得昏暗压抑，这两句展现的却是一片迷离景象，显得飘渺奇幻，空灵飞动，富于联想。此词声情顿挫，从容不迫，音调谐婉。章法结构严密，层次分明，以时间推移为经，以池上游春盛况为纬，条理一丝不乱，井然有序。词意繁密，多用对偶句，铺张扬厉，淋漓尽致地叙写了汴京金明池上的繁华景象，可谓是一篇微型的《汴都赋》。

透碧霄

月华边^[1]。万年芳树起祥烟。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运当千^[2]。端门清昼^[3]，觚棱照日^[4]，双阙中天^[5]。太平时、朝野多欢。遍锦街香陌^[6]，钧天歌吹，阊苑神仙^[7]。昔观光得意，狂游风景，再睹更精妍^[8]。傍柳阴，寻花径，空恁鞦韆垂鞭^[9]。乐游雅戏，平康艳质^[10]，应也依然。仗何人、多谢婵娟。道宦途踪迹，歌酒情怀，不似当年。

【注释】

^[1]月华：月光。

^[2]帝居：帝王之所居，指京城。熙盛：兴盛昌盛。宝运：指国祚，社稷之气运。当千：千倍于以往任何朝代。一说当历千年。

^[3]端门：皇宫的正门。

^[4]觚棱：宫阙上转角处的瓦脊。班固《西都赋》：“设壁门之凤阙，上觚棱而栖金爵。”

^[5]阙：指宫门前的门观。或谓指宫门外的华表一类。

^[6]锦街香陌：对街陌的美称。

^[7]钧天：指钧天广乐，古代神话中的仙乐。《列子·周穆王》：“王实以为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帝之所居。”这里是借指京城中的管弦之声。阊苑：本为神话中西王母之所居，这里代指妓楼。

^[8]精妍：精彩妍丽。

^[9]鞦：低垂。韆：马缰绳。鞦韆，也就是垂鞭的意思。此句谓策马缓行，寻访旧踪，然而一无所获。

^[10]平康：指平康坊，唐代长安坊名，为妓女聚居之地。艳质：指美貌的歌伎。

【点评】

此词当是柳永中年以后重至汴京所作，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当时帝都的繁华景象，同时也稍抒身世之感。上片写汴京的富盛。“月华边”二句是总写，“芳树”既虚指月中桂树，又可以理解为实写京城中的芳树。此二句写月光皎洁，祥烟缭绕，以这种吉祥的氛围衬托京城的盛况，以下即具体描摹。“帝居”三句，先为大处着笔，讴歌北宋王朝的强盛富庶。“帝居”即帝王之所居，指京城，但见千门万户，壮丽无前；宋代宫中，称皇帝为官家，这里的“皇家”，亦谓帝王之家。“皇家熙盛”，即是指国家昌盛。“宝运”，即国运、社稷之运，“当千”，或谓指千倍于往昔，或谓指千年，总归是祝愿国运长久，空前绝后的意思。“端门”三句，承接上文，既是续写“帝居壮丽”，又是对“皇家熙盛”的具体展现。天色晴朗，阳光明丽，宫门前，飞檐映日，双阙对峙而起，高耸云天，既展现了宽博的王者之气，又是国家威严的象征。从这几句描写中，似乎可以领略到词人那种身逢其盛的强烈自豪感。“太平时，朝野多欢”一句，是上片之主旨，柳永在《迎新春》词中也有“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之句，当是词人的真实感受。这里虽是“朝野”并举，实则上文方是“朝”，以下转写“野”，从市井民间的角度继续铺叙盛世景况。“遍锦街”三句，字面上是写京城巷陌繁花似锦，游人如织，歌吹沸天，人似神仙。但“锦街香陌”在这里有着特定的含义，即指秦楼楚馆、歌舞繁华之所，而所谓“阊苑神仙”，也就是指那些貌美如花的歌伎，唐宋时以仙女代指女妓是习见之辞。只有作这样的理解，才能和下片的词意对应起来，同时这些娱乐场所的繁华正是京城富庶的体现，正是太平盛世景象。如此盛况，对于多年在外漂泊、而今故地重游的词人来说，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为这里处处都有着自

己当年的“狂踪旧迹”，故不能不触景动情，顿生兴尽悲来之感，上下片之间词意的转接十分自然妥帖。下片先以一“昔”字引出回忆，联想到旧日的纵情欢游，风光无限，但也只是微微一逗，并不展开叙述具体的人事，词意含蓄。随即又折回现在，淡淡地说“再睹更精妍”，一个“更”字，流露出一丝物是人非的伤感。“傍柳阴，寻花径”，亦实亦虚，既是实写其漫步徘徊于柳阴之下、花径之间，试图寻访旧日欢乐的痕迹，同时又是借指其问柳寻花，“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周邦彦《瑞龙吟》），但“空恁”二字，表明结果都是一样，全归于徒然，旧人旧事，皆如前尘梦影，无迹可寻，自是无奈口吻。“乐游雅戏”三句，亦同前引周邦彦词中所谓“惟有旧家秋娘，身价如故”的意思相仿佛，谓此地仍有娇艳风流之人、纵游欢会之事，似乎一切都和过去一样。实际上是说真正不一样的是自己的心情。“仗何人”四句，是下片主旨，亦是全篇结穴。经过多年仕宦在外的飘零生涯，自己再也没有当年的那种“歌酒情怀”，只能辜负佳人美意了。这几句语意苍老，饱含人世沧桑，而出语平淡，的确是中年人的口吻，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柳永中年以后，一官所系，驱驰四方，尝尽羁旅愁情，因此每每当他回忆当年旧事时，总免不了生出无限惆怅之意。而当此故地重游之际，更是平添了数重悲凉之感，像他的《少年游》中“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去年时”、《长相思》中“又岂知、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等词句，实际上与此词一样，表达的都是同一种感受。

看花回

玉城金阶舞舜干^[1]。朝野多欢。九衢三市风光丽^[2]，正万家、急管繁弦。凤楼临绮陌，嘉气非烟^[3]。雅俗熙熙物态妍^[4]。忍负芳年。笑筵歌席连昏昼，任旗亭^[5]、斗酒十千^[6]。赏心何处好^[7]，惟有尊前。

【注释】

^[1]城：台阶。舞舜干：传说大舜创干羽之舞，属文德之舞，表示修阐文教，不复征伐。干：盾。此句颂时清政和。

^[2]九衢：指京城中四通八达的道路。三市：指京城的街市。

^[3]凤楼：指京城中的秦楼楚馆。绮陌：指京城中的街道。嘉气：吉祥的瑞气。非烟：《史记·天官书》：“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卿云。卿云见，喜气也。”故后世以“非烟”、“卿云”来形容祥云。

^[4]雅俗：风雅之士与流俗之人。这里泛指京城中各色人等。熙熙：人拥挤的样子。物态：风物景色。妍：妍丽。

^[5]旗亭：酒楼。

^[6]十千：十千钱。

^[7]赏心：此指称心快意。

【点评】

此词描写宋代汴京城中春日繁盛的景况，词中流露出身逢盛世的强烈自豪感，也表达了当时具有普遍性的流连芳景的社会情绪。起句“玉城金阶舞舜干”，先从朝廷写起，“玉城”与“金阶”为对文，皆指宫廷中的台阶。这是借用大舜帝的典故来歌颂当时崇尚文治、时世清平的局面。“朝野多欢”一句，承上启下。柳永词中经常写到“太平也，朝野多欢”的意思，说明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切感受。前面“舞舜干”，是讲“朝”之“多欢”，“九衢”句以下，则是讲“野”之“多欢”。所谓“风光丽”，既是讲京城道路街市的整齐壮丽，同时主要还是指人文风光，即京城的富庶。“万家急管繁弦”，极写京城中歌吹沸天的乐舞之盛。“凤楼”句写秦楼楚馆的热闹，或以为“凤楼”指皇宫中的楼阁，不确，因为宫楼不可能“临绮陌”。“嘉气非烟”句总束，写充溢于京城中的祥瑞之气。下片换头“雅俗”句，谓京城中人来人往，风物景色十分妍丽，这还是承接上片而来继续描写。“忍负芳年”一句，则另起一意，拍合到流连芳景、及时行乐之意。芳年如此，韶光如此，怎忍轻负？正应“笑筵歌席连昏昼”，即昼夜行乐的意思。“任旗亭”句，显示出高昂的兴致，让人联想起曹植的“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名都篇》），以及李白的“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行路难》）等名句。而“旗亭”二字，又自然与唐代王昌龄、高适、王之涣等人的“旗亭画壁”故事联系在一起（参见薛用弱《集异记》），因此这里表达的是文人诗酒风流的雅事。结句“赏心何处好，惟有尊前”，古人以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为四美（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序》），如王勃《滕王阁序》中云所“四美具，二难并”，这里却不但说尊前歌酒之欢，超过四美，而且“惟有尊前”是最为称心快意之事，这样就把欢快之意写到了极处。此词上片铺叙京城风光景况，下片着重写处于这种环境中人的心态，词笔潇洒放逸，的确是所谓太平盛世之歌。

柳初新

东郊向晓星杓亚^[1]。报帝里^[2]、春来也。柳抬烟眼，花匀露脸，渐觉绿娇红姹。妆点层台芳榭。运神功^[3]、丹青无价。别有尧阶试罢^[4]。新郎君^[5]、成行如画。杏园风细^[6]，桃花浪暖，竞喜羽迁鳞化^[7]。遍九陌^[8]、相将游冶^[9]。骤香尘^[10]、宝鞍骄马。

【注释】

^[1]星杓：又称斗柄，即北斗七星柄部的玉衡、开阳、摇光三颗星。亚：指低垂。

^[2]帝里：京城。

^[3]神功：指大自然的造物之功。

^[4]尧：上古的尧帝。阶：台阶。这里以“尧阶”代指本朝宫殿。试罢：科举考试完毕。

^[5]新郎君：唐宋时称新科进士为新郎君。

^[6]杏园：园圃名，在长安大雁塔南。唐代时与慈恩寺相接，在曲江池西南。科举考试结束后，朝廷设宴于曲江池，供新科进士们宴游。这里可能是代指汴京的琼林苑。

^[7]羽迁：即羽化。道士成仙曰羽化，喻其白日飞升，若生羽翼。鳞化：鱼龙变化。这里的羽迁鳞化都是喻指新进士身份的变化，从此步入仕途，如同升天成仙。

^[8]九陌：指京城的街道巷陌。

^[9]相将：相共，相随。

^[10]骤：指马奔驰。香尘：芳香的尘土。

【点评】

此词描写的是宋代春季进士放榜之后的游宴情景。唐诗中描写这类情况的作品很多，著名者如朱庆余的《近试上张水部》：“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是借新妇初妆喻示自己在放榜之前稍带不安的心情。而孟郊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则完全是写中举之后的欢快轻松。可能是由于宋代的进士科第不像唐代那么艰难，因此宋词中这类题材非常少，从这个角度来看，柳永此词便也弥足珍贵了。从词中语气来看，似乎还不是柳永自己中举之时的作品，主要是描写当时新进士们游宴于京城之中的热闹场景。起处“东郊向晓星杓亚。报帝里、春来也”二句，是交代时令。上古时人以北斗斗柄在昏晓时所指的方向来确定季节，斗柄指东则为春天，这里讲京城东郊见斗柄低垂，正是春天来到的象征。古代科举考试于前一年秋天举行地方上的乡试，入选者于次年二三月到京城参加省试和殿试，故进士放榜都在春季。“柳抬”以下五句，即具体描摹京城春色。柳叶初生，细长如眼，称为柳眼。此谓烟雾笼罩着的细嫩柳叶，用“抬”字，自是拟人手法的运用。下句“花匀露脸”描写花瓣上的朝露，也是同样的笔法。春意渐浓，“层台芳榭”都为春色所“妆点”。“丹青”指图画，是形容春色如画，然而画有价而春“无价”，则春光的动人自可想像。上片写春色，下片则是写新进士的游宴。“别有”三句，谓新科进士，簪花游街。“杏园”三句，写琼林苑的赐宴。而叙事之中且见美景，“杏园”既是实写，又是形容“艳杏烧林”之景。三月桃花开放，天气转暖，故云“桃花浪暖”。唐宋时进士地位甚高，获高第者往往升迁迅速，仕途通达，故云“竞喜羽迁鳞化”。“遍九陌”二句作结，谓其不仅在郊外游赏春色，而且相随至京城的通衢巷陌、秦楼楚馆之中冶游寻

欢，驰起香尘满路，这倒的确是唐宋时的风俗。此词结构匀称，叙事从容，描景如画，虽然谈不上什么特异之处，但体现了柳词一贯的风格，何况题材颇有认识价值，因此还是值得一读的。

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1]，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2]。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3]。市列珠玑^[4]，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5]。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6]。千骑拥高牙^[7]。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8]，归去凤池夸^[9]。

【注释】

^[1]形胜：地胜优越便利。三吴：指吴兴、吴郡、会稽，杭州为三郡都聚之所。

^[2]参差：大约，将近。或谓指楼阁高低不齐，不确，详见王瑛《诗词曲语辞例释》。

^[3]天堑：此指地势险要的钱塘江。

^[4]市：指杭州的街市。

^[5]重湖：指西湖。因其有里湖、外湖之分，故云。叠巘：指西湖边重叠的山峰。清嘉：清新秀丽。

^[6]嬉嬉：嬉戏游戏之状。钓叟：渔翁。莲娃：采莲女子。

^[7]高牙：指牙旗。本是帅臣的仪仗，这里实指知州游湖。

^[8]异日：他日。图：绘。

^[9]凤池：即凤凰池，本指魏晋时的中书省，宋时指宰相任事的中书门下政事堂。这两句乃祝愿之语。

【点评】

此词写杭州的繁盛和西湖的佳丽，体现了柳永以赋法为词的优长，可谓是一以词体写就的一篇杭州赋。起笔三句擒题，叙钱塘形势之胜，俯瞰东南，纵览今古，从时空两方面拓展了词境，气势博大开阔。“烟柳”以下，直至“钓叟莲娃”句，皆描状都市之盛庶，以如椽之笔勾勒出一幅全景式的画面。先以“参差十万人家”，总写杭州之物阜民康，随即分写城外的钱塘江潮和城内的市肆，一以见枕潮坐汐，壮阔汹涌，一以见商业繁荣，士民殷富。铺排有序，层次井然。下片前半段专咏西湖，“重湖”句，写湖山全景，清丽无比；“三秋”二句，写四时风光，夏荷秋桂，与湖光山色交织；“羌管”二句，写湖中的昼夜笙歌；“嬉嬉”句，写湖中人物，渔翁羌管，莲娃菱歌，人与景相映成趣。从四个方面写尽了西湖的美景，有总叙，有分写，经纬严密，虚实相间，充分体现了慢词胜于小令的曲尽形容的表现能力。其中“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二句，一写桂子飘香之久，与“叠巘”相应；一写荷花种植之盛，与“重湖”相应，参错交织，极见匠心。据说“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三），可见在一个多世纪之后，此词仍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千骑”以下，一般都据《鹤林玉露》及杨湜《古今词话》诸书，认为是对当时两浙转运使孙何的称美之语，并谓柳永与孙何为布衣之交。但据吴熊和先生考证，此词必为投赠杭州知州之作，但孙何仕履中并无“知杭州”、“帅钱塘”之事，且两浙转运使治所在苏州，而非杭州，另外两人年龄也相距悬殊（孙何任两浙转运使时，柳永才十四岁），故此词当与柳永《早梅芳·海霞红》词一样，都是投赠给杭州知州孙沔的，时为至和元年（1054）二月至嘉祐元年（1056）八月之间，此词即作于至和元年中秋府会之际（参见吴熊和《柳永与孙沔的交游及柳永卒年新证》一文，见《吴熊和词学论集》）。《宋史》孙沔本传说他“跌荡自放，不守士节”、“淫纵无检”，还曾

因“喜宴游女色”，坐废多年，这种放浪淫佚的生活作风，倒是与柳永十分相似，这或许即是他们二人能成为“布衣之交”的缘由之一吧。

早梅芳 上孙资政

海霞红，山烟翠。故都风景繁华地^[1]。谯门画戟^[2]，下临万井^[3]，金碧楼台相倚。芰荷浦溆，杨柳汀洲，映虹桥倒影^[4]，兰舟飞棹，游人聚散，一片湖光里。汉元侯，自从破虏征蛮，峻陟枢庭贵^[5]。筹帷厌久^[6]，盛年昼锦^[7]，归来吾乡我里。铃斋少讼^[8]，宴馆多欢，未周星^[9]，便恐皇家，图任勋贤，又作登庸计^[10]。

【注释】

[1]故都：此指杭州，五代时为吴越国都。

[2]谯门：即谯楼，古代建筑在城门上用来瞭望的城楼。画戟：一种兵器。古代宫门及显贵之家，门前列画戟为饰，或用作仪仗。

[3]万井：指千家万户。

[4]浦溆：指水边。虹桥：状若彩虹的拱桥。

[5]汉元侯：汉家诸侯之长。这里借指本词投赠的对象孙沔。峻陟：迅速被提拔进用。枢庭：指枢密院，是宋代最高军事机构。贵：贵显。

[6]筹帷：是“运筹帷幄之中”的省文，指军旅生涯。

[7]盛年：壮年。昼锦：《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反过来“昼锦”即是指官高爵显而归。

[8]铃斋：即铃阁，将帅所居之处。少讼：没有诉讼之事，说明所辖之地政事清平，社会安定。

[9]周星：指经年，一年。

[10]皇家：指朝廷。图任：打算任用。勋贤：勋臣贤材。登庸：本指任用人才，唐宋时特指拜相。

【点评】

此词从内容上来看，是作于杭州，投赠给知杭州的某官的。词题“上孙资政”，各本《乐章集》皆无，此自明代陈耀文《花草粹编》辑出。吴熊和先生《柳永与孙沔的交游及柳永卒年新证》（见《吴熊和词学论集》）一文经过详细考辨，断定此“孙资政”是指孙沔，孙沔于至和元年（1054）二月，自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杭州，故此词即是孙沔到任就职之后进呈的，与前选《望海潮》词当作于同时，足以成为定论。此词上片倾力描写杭州的繁华。起处三句，从外围落笔，钱塘江由杭州东流入杭州湾，汇入东海，故云“海霞红”；杭州西面有南、北高峰等群山环绕，故云“山烟翠”，皆是眼前所见的本地景物，“故都”句点明“繁华”之意。以下“谯门”三句，先写城观的壮丽威武，再写城中的千家万户、“金碧楼台”，见出杭州的熙盛富庶。“芰荷”三句，勾勒西湖边的美景，荷花盛开，杨柳低拂，长虹跨水，映于碧波之中。“兰舟”三句，描写西湖上游人玩赏的景况，兰舟往来，波心荡桨，游人或聚或散，总在湖光影里，这种清丽秀逸的境界，即使是再精妙的画笔也描摹不出。下片便转而表达投赠之意了。“汉元侯”，或谓是指三国时魏将张既，未免有胶柱鼓瑟、高叟论诗之嫌，这里不过是泛誉而已。“破虏征蛮，峻陟枢庭贵”，据吴熊和先生考证，也是写实之笔。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五月，广源州蛮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破邕州（今广西南宁），建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宋仁宗以孙沔为广南安抚使，率军与狄青一起平定了广南。宋滕元发有《孙威敏征南录》一卷，专记其事。由于这次军功，皇祐五年（1053）五月，狄青被任命为枢密使，孙沔则升任枢密副使。柳词中这两句就是称颂孙沔的这段经历。“筹帷”三句，谓孙沔厌倦久于军旅，因此来做

杭州知州。实际上据宋史孙沔本传，孙沔之所以外任杭州，主要是因为仁宗张贵妃死后，追封为温成皇后，命孙沔宣读封册诏文。孙沔以其不合礼制，抗命不从，遂请求外放，是具有抵制意味的骨鲠之举。“铃斋”二句，赞誉其政事清简。“未周星”四句，是预祝孙沔不久将再次擢升，出将入相，荣膺重任。事实上，两年后孙沔便由资政殿学士迁为资政殿大学士，这都是不轻易授予的殊荣，说明宋仁宗对孙沔还是相当器重的。词在唐宋时不仅是一种文学载体，更主要是一种文化样式，除了文学功能之外，还有着相当丰富的文化功能。例如此词就是一篇迎接新知州的颂辞，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学特性之外，它作为社会交往工具的功能便更多地体现了词的文化特性。

双声子

晚天萧索，断蓬踪迹，乘兴兰棹东游^[1]。三吴风景，姑苏台榭^[2]，牢落暮霭初收^[3]。夫差旧国^[4]，香径没^[5]、徒有荒丘。繁华处，悄无睹，惟闻麋鹿呦呦^[6]。想当年、空运筹决战^[7]，图王取霸无休^[8]。江山如画，云涛烟浪，翻输范蠡扁舟^[9]。验前经旧史^[10]，嗟漫载、当日风流。斜阳暮草茫茫，尽成万古遗愁。

【注释】

^[1]萧索：萧条冷落。断蓬：古人常以断根飘飞的蓬草比拟漂泊不定的游子。兰棹：桨的美称。此即指舟船。

^[2]三吴：说法不一，据《水经注》，指吴兴（今浙江湖州）、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绍兴）。姑苏：即苏州，因城西南有姑苏山而得名。

^[3]牢落：稀疏。

^[4]夫差：春秋时吴王，曾争霸诸侯，后为越王勾践所攻，国灭身死。其都城旧址在姑苏，苏州市郊有灵岩山，传说夫差宫殿即在此处。

^[5]香径：即采香径，在灵岩山上，据说是当年吴国宫女采花之径。

^[6]麋鹿呦呦（yōu）：呦呦是鹿鸣之声。吴国大夫伍子胥曾谏夫差拒绝越王勾践求和，夫差不听，子胥愤言：“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意谓必将亡国，吴国宫殿不久也将变为废墟。

^[7]运筹：谋划。

^[8]图王取霸：指春秋时吴国与越国争霸。

^[9]翻输：反不如。范蠡：越国大夫，曾协助勾践灭吴，据说他功成身退，泛舟游于五湖，避免了杀身之祸。

^[10]验：验证。前经旧史：前代的经籍史书。

【点评】

这首词当是姑苏怀古，嗟叹吴王夫差亡国之事。柳永词中固有不少香艳旖旎之作，但在江湖漂泊的羁旅中，也写了不少饱含人生感慨的作品，而咏史怀古也正是人生感慨的一个侧面。此词远早于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和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些怀古名作，在词史上无疑有其一席之地。

起句所谓“东游”，当指由汴京沿汴河东行，由大运河南折至苏州。宋人常把从江南、江淮一带入京称为“西游”、“西征”，反过来则称之为“东游”。“晚天”，点明时令，同时渲染萧瑟的气氛。“断蓬”，点明游子的身份，颇有压抑牢骚之意，但“乘兴”一语，却笔势兜转，似乎来到江南名胜之地后，心境也随之开朗了一些，故下文的咏叹也更开阔寥远。作者没有去写苏州城内的繁华热闹，而是把笔触伸向城外那些冷落荒凉的历史陈迹：吴王故宫、采香旧径，当年的欢歌喧闹、西施的绝代容颜，早已远远隐去而“悄无睹”，耳中恍惚真的听见了一片哀哀鹿鸣之声，仿佛在印证着当年伍子胥的预言，“如说兴亡斜阳里”。由远及近，由目见到耳闻，层层铺叙中，深沉的吊古伤今之意随景而出。上片写景，下片则承以咏事，进一步拓开词境。一“空”字领起“运筹决战，图王取霸”，以见雄图霸业，亦不过如争名竞利一般，在滔滔江水之前，同归虚幻，倒是那功成身退的范蠡，反可以独享放浪江湖的轻松和逍遥。结句景与情会，浑茫一片，甚有开阔清劲之致。

此词在声律上很值得注意，调名《双声子》，张先《子野词》中有《双韵子》一词，当皆指多以双声

叠韵入词的曲子。本词双声叠韵，层见间出，反复运用，贯彻始终，可以说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双声叠韵之曲。词中双声计有“萧索”、“踪迹”、“棹东”、“牢落”、“繁华”、“惟闻”、“决战”、“翻输”八处，叠韵计有“晚天”、“蓬踪”、“乘兴”、“姑苏”、“暮初”、“有丘”、“无睹”、“呦呦”、“想当”、“图取无”、“验前”、“漫载”、“茫茫”、“尽成”十四处。全词二十三句，仅有六句未有双声叠韵。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词之荡漾处多用叠韵，促节处多用双声，则其声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这说明适当地运用双声叠韵，可以增强诗词的声律之美。柳永词中不少名句，都与双声叠韵有关，如《八声甘州》：“渐霜风凄惨，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其中“凄惨”、“关河”、“冷落”、“残照”、“当楼”都是双声。《竹马子》：“登孤垒荒凉，危亭旷望。”其中“荒凉”、“旷望”，都是叠韵。《迷神引》：“芳草连空阔，残照满。佳人无消息，断云远。”其中“空阔”、“消息”是双声，“残满”、“断远”是叠韵。作为精通音律的词人，柳永在这些方面的贡献还没有得到系统的总结和概括，是应该引起重视和进一步加以研究的。另外，柳永还有一首《西施·苧萝妖艳世难偕》词，是专咏西施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临江仙

鸣珂碎撼都门晓^[1]，旌幢拥下天人^[2]。马摇金辔破香尘。壶浆盈路^[3]，欢动一城春。扬州曾是追游地^[4]，酒台花径仍存。凤箫依旧月中闻。荆王魂梦^[5]，应认岭头云。

【注释】

^[1]珂：马勒上的一种佩饰。

^[2]旌幢：用作仪仗的旗帜。天人：道德或才貌出众之人，此指有德政的高官。

^[3]壶浆：“箪食壶浆”的省文，指用竹篮盛着饭，用瓦壶盛着浆水来迎接。《孟子·梁惠王下》：“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后喻热烈的欢迎。

^[4]追游：追欢游乐。

^[5]荆王：楚王。春秋战国时楚国又称荆国。这里是用楚王梦中与巫山神女相会的典故。

【点评】

这首词很明显也是一首投赠之作，赠主官职当是扬州知州。从词意来看似是欢迎知州赴任时所作。起句“鸣珂碎撼都门晓”，谓这位知州从京城出发。宋代官员上任前，例须赴京城面见皇帝后，再从京城启程赴任。“旌幢”句，谓其到达扬州，以“天人”来形容，既是指其由京城而来，也是称誉对方的德政。“马摇”三句，写知州进入扬州城后，百姓沿路欢迎的盛况。“欢动一城春”，写得十分热闹，也勾勒了扬州的繁华景象。从下片“扬州曾是追游地”一句来看，可能对方这次是第二次来到扬州做官或者过去在扬州生活过，当年曾在此追欢游乐，如今想必“酒台花径仍存”。“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切都是当年旧迹。“荆王”二句，谓不仅酒台花径、凤箫明月依旧，那和着箫声轻歌曼舞的佳人恐怕也还无恙吧。有人认为下片是转而从作者自己的口吻来写，但这和全词的文意不合，而且以“荆王”自比，似乎也不太合适，应该还是理解为对赠主风流才情的赞誉，这样或许更通顺一些。薛瑞生《乐章集校注》谓下片中的“荆王”是指汉代被封为荆王的刘贾，并据此推定赠主为刘敞。似无确证，且有过于穿凿之嫌，本书不取其说，暂存疑于此，以俟详考。

如鱼水

轻霭浮空，乱峰倒影，潋滟十里银塘^[1]。绕岸垂杨。红楼朱阁相望。芰荷香。双双戏、鹣鸪鸳鸯^[2]。乍雨过、兰芷汀洲^[3]，望中依约似潇湘。风淡淡，水茫茫。动一片晴光。画舫相将。盈盈红粉清商^[4]。紫薇郎^[5]。修禊饮^[6]、且乐仙乡。更归去，遍历金坡凤沼^[7]，此景也难忘。

【注释】

[1]潋滟：水波动荡之貌。银塘：对湖泊池沼的美称。

[2]鹣鸪（xi chī）：水鸟名，或以其形大于鸳鸯而色紫，称为紫鸳鸯。

[3]兰芷：兰草与芷草，皆为香草名。

[4]红粉：胭脂与铅粉，古代女子的化妆品，此代指美女。清商：指清商乐，这里代指音乐。

[5]紫薇郎：本作紫微郎，唐代对中书郎的别称。

[6]修禊饮：参见《破阵乐·露花倒影》词注[5]。

[7]金坡：即金銮坡，唐德宗时曾迁学士院于金銮坡，后遂称翰林学士院为金銮坡。凤沼：即凤池、凤凰池，参见《望海潮·东南形胜》词注[9]。

【点评】

此词是一首投赠之作，惟具体人地不详，但词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湖山美景。薛瑞生《乐章集校注》定此词为宝元元年（1038）三月在颍州（今安徽阜阳）所作，投赠的对象是吕夷简，虽属推测，不过可供参考（见其书177页—178页）。全词自起句“轻霭浮空”至下片“盈盈红粉清商”句，都是景物风光的描写，“紫薇郎”以下才流露出投赠的意思。“轻霭”三句，写湖光山色：轻云飘过，水波动荡，四周山峰倒映在湖水之中。所谓“银塘”，薛书谓即指颍州西湖，长三里，广十里。欧阳修曾作《采桑子》组词，都是咏叹颍州西湖的，在宋代亦属名胜之地。“绕岸”以下，从容铺写，先写岸边垂杨，再写水旁的“红楼朱阁”、水上的荷花送香、成双成对地在水中嬉戏的“鹣鸪鸳鸯”，一片春意浓酣的景象。“乍雨过”三句，写微雨过后，长满兰芷的洲渚，分外秀丽，远远望去，依稀隐约之中，宛如潇湘。薛书谓颍州“有颍、汝二水于境内会入淮河，与潇、湘二水会于零陵相似”。下片换头仍继续铺叙，不过描写的角度由纯粹写景，转而铺写湖上宴游之盛。微风轻淡，湖水茫茫，天容水色，“一片晴光”。湖上无数画舫相随而行，舟中不仅有盈盈美貌的红粉佳人，更随着微风不断传来音乐之声以及她们美妙的歌喉，令人产生无限遐想。写景至此，自然之景与宴游之景皆已繁盛无比，以下遂转入投赠之意。“紫薇郎”，是对赠主的称誉，大概对方曾任中书郎一类的官职，薛书谓吕夷简曾于明道元年（1032）任中书侍郎，故云。“修禊饮”二句，含有与民同乐的意思，同时也是暗示讼事清简、政通人和、时世太平，长官才有如此的兴致。“更归去”三句，是祝愿的话语，但说得颇为巧妙，不是直接说祝愿对方早日归京、升迁高职，而是说待其归京遍任翰林学士甚至宰相之后，想必也难忘如此佳景、如今的兴致，表面上还是在讲此地的游宴之乐，实际上已经表达了善颂善祷的意思。这和《望海潮》词中“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手法如出一辙，也是古代文人在写投赠之作时最惯用的手法。此词中的描景之语、叙事之语以及颂扬之语，头绪颇多而层次井然，用语则俗中见雅，从容不迫，委婉尽致，不失为一篇工稳之作。

一寸金 上蜀刺史

井络天开，剑岭云横控西夏^[1]。地胜异、锦里风流，蚕市繁华^[2]，簇簇歌台舞榭。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妆艳冶^[3]。当春昼，摸石江边，浣花溪畔景如画^[4]。梦应三刀，桥名万里^[5]，中和政多暇。仗汉节、揽辔澄清，高掩武侯勋业，文翁风化^[6]。台鼎须贤久^[7]，方镇静、又思命驾^[8]。空遗爱^[9]，两蜀三川，异日成嘉话^[10]。

【注释】

^[1]井络：《河图·括地象》：“岷山之精，上为井络。”井，指井星，二十八宿之一，对应蜀地。剑岭：指剑阁县北之大小剑山，位于川陕之间，中有剑阁，势为天险。控：控制。西夏：宋时党项羌所建国名，享国一百五十余年，先后和辽、金与宋对峙。

^[2]锦里：地名，在今成都市南，后人以锦里泛指成都，又称锦官城。蚕市：买卖蚕具的集市。蜀地古以蚕市著称。

^[3]轻裘：轻暖的裘皮衣。此为“轻裘肥马”的省言，代指俊美的少年。靓妆：漂亮的打扮。

^[4]摸石江边：据《月令广义》记载，“成都三月有海云山摸石之游，求子，得石者生男，得瓦者则生女。”浣花溪：又名百花潭，在成都西，流入锦江。蜀人于四月十九日游于此，谓之浣花日。

^[5]梦应三刀：《晋书》卷四二《王濬传》载：“濬夜梦悬三刀于卧室梁上，须臾又益一刀，濬惊觉，意甚恶之。主簿李毅再拜贺曰：‘三刀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临益州乎？’”后王濬果然被任命为益州刺史。益州，即今成都。桥名万里，万里桥在成都市南，跨锦江上。三国时蜀费祎出使吴国，诸葛亮于此设宴送行，祎叹曰：“万里之路，始于此桥。”因以得名。

^[6]仗汉节：此指奉旨赴任。揽辔澄清：《后汉书》卷六七《范滂传》载范滂被任命为清诏使，按察冀州，“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风解印而去。”武侯：指诸葛亮，蜀建兴元年，封为武侯。文翁：汉代庐江舒人，景帝末年，任蜀郡守，仁爱好教化，选择人才至京师受学，又在成都市中设立官学，招属县子弟入学。是古代教化地方的典范。风化：指教育感化。

^[7]台鼎：古代称三公宰相为台鼎。须：等待。

^[8]命驾：启程。

^[9]遗爱：是古代用来称颂官员政绩的话。

^[10]两蜀：古代分蜀地为东蜀与西蜀。三川：指嘉陵江、岷江、泸江等蜀地的几条大江。异日：他日，指将来。

【点评】

这首词各种《乐章集》的版本亦无题注，惟明代陈耀文辑《花草粹编》录此词有“上蜀刺史”之题，因以据补。词中所写为成都风物，所用典故又都与成都有关，故必为投赠给益州知州之作，与题中“上蜀刺史”是一致的。刺史本是汉唐时官名，这里是借指宋代的知州。薛瑞生《乐章集校注》谓所投赠的对象是蒋堂（见其书93页），虽无确证，但可供参考。起笔先从蜀地形胜写起，这和《望海潮》词“东南形胜”的写法类似，谓益州地势高峻，山川纵横，形势险要。四川向来号称天府之国，乃四塞之地，在唐代是中央朝廷的战略后方，屡次长安一被攻破，皇帝便逃到四川避难。到了宋代，同样也是受到朝廷高度重视的地区，镇守四川的往往都是元老重臣。因为它的西南可以控制大理、吐蕃，而向东北出剑阁抵陕西、甘肃一带，便是当时防御西夏的前线地区，地理位置上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这里讲益州的形胜，也是为下文对长官的歌颂埋下伏笔。“地胜异”以下，都是描绘蜀地的富庶繁华和特有的社会风俗。先写锦官城中热闹的蚕市，再写城中丛列的“歌台舞榭”，以“簇簇”来形容，可见其多，则游人的繁盛便也可以想见，故下句

云“雅俗多游赏”，再写游赏之人，有着轻裘、乘肥马的俊美少年，有盛装的艳丽娇娆之佳人。“当春昼”三句，写蜀地风俗，浣花溪边，游人如织，风景如画。下片全写投赠之意。“梦应”三句，连用两个与益州有关的典故，表现了万物和谐，政治清明，四境无事的太平景象。“仗汉节”三句，是恭维之语，不仅把对方比为东汉著名的气节之臣范滂，甚至说其勋业可以超过诸葛亮，教化之功可以超过文翁。“台鼎”三句，是祝愿之语，谓朝廷久待贤才，定当以宰相之位相召，因此刚把蜀地治理好，便又准备启程回京了。“空遗爱”三句，透过一层，谓对方所遗留下来的造福当地之惠政，他日必将成为流传于“两蜀三川”之间的“嘉话”。对方可能是刚刚到任，词中便把其升迁离任之后的种种“遗爱”都设想好了，话说得可是真漂亮，不知是否能把对方拍得晕晕乎乎的。这首词看上去的确是有些谀意，不过这也是古代文人的通病，用不着为此专门责难柳永。另外，宋代官员若想得到升迁，必须有一定数量和一定分量的推荐书，才能改官。柳永大量的投赠之作，应当与此有关，词中多说些吹捧之语，也便在所难免了。

玉蝴蝶

渐觉芳郊明媚，夜来膏雨^[1]，一洒尘埃。满目浅桃深杏，露染风裁^[2]。银塘静、鱼鳞簟展，烟岫翠、龟甲屏开^[3]。殷晴雷^[4]。云中鼓吹，游遍蓬莱。徘徊。隼旟前后，三千珠履，十二金钗^[5]。雅俗熙熙^[6]，下车成宴尽春台^[7]。好雍容、东山妓女^[8]，堪笑傲、北海尊罍^[9]。且追陪。凤池归去^[10]，那更重来。

【注释】

^[1]膏雨：指滋润土壤百谷的甘霖。

^[2]风裁：春风裁剪。

^[3]鱼鳞簟：一种细密如鱼鳞的竹席。岫：远山。龟甲屏：绘饰龟甲纹状的屏风。

^[4]殷：雷声。

^[5]隼旟（sǔn yú）：绘以隼鸟图案的旗帜，是古代行军所建之旗。这里指知州的仪仗。三千珠履：《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春申君有门客三千人，其上客皆蹑珠履。这里指门客之盛。十二金钗：喻歌女众多。

^[6]雅俗熙熙：参见《看花回·玉城金阶舞舜干》注[4]。

^[7]下车：古代称官员初到任曰下车。

^[8]东山妓女：东晋谢安少有重名而不肯出仕，尝隐于会稽东山（在今浙江上虞西南），每游宴，必以妓女从。后世以之为风流雅事。

^[9]北海尊罍：北海指汉献帝时北海相孔融。尊罍：指酒杯。孔融善文章，喜交游，尝叹曰：“坐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10]凤池：即凤凰池，原指中书省。此代指宰相之职。

【点评】

这首词也是一篇投赠之作，投赠的对象是某地知州，惟具体的人、地则不能确定。上片描景，下片写知州出游，流露对赠主的颂扬之意。起句“渐觉芳郊明媚”，写春回大地，郊野清润明媚。“夜来”二句，写昨宵雨过，洗去尘埃，一片清新气象。“满目”二句，写桃杏盛开，花色或浓或浅，如雨露染成，如春风裁剪。“银塘”二句，一句近景，写池塘微波涟漪，如细密的鱼鳞簟，同时鱼鳞闪烁，亦是银塘中的实事，用语十分贴切。下句远景，写望中烟雾笼罩中的峰峦，如龟甲屏风。“殷晴雷”三句，是写歌吹沸天的盛况，鼓乐笙箫，如晴雷震响，声彻云天，令人恍如游于蓬莱仙境。下片以“徘徊”领起，所谓“徘徊”并不是“忧心徘徊”之意，而是雍容、从容的意思。以下便是对知州出游场面的描述，仪仗威严，门下贤客众多，歌女盛装随行。唐宋时地方州府皆有官辖歌伎，称为官妓，主要是在官府的各类娱乐场合表演，这是当时的一种特殊文化制度。“雅俗”二句，谓高雅的士流与一般的民众都尽兴成欢，而知州自上任以来便日日宴饮。语出《老子》：“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这自然是对知州政事清简、无为而治的颂扬之语。“好雍容”二个工整的对句，分别用了谢安与孔融的典故，来表达此时宾主的意气高扬、怡然自得，不逊古人。最后“且追陪”三句，祝愿对方早日回到朝廷，加官晋爵，出将入相。宋代人对于京官之职的重视远远超过地方任职，凡是祝愿之语都希望是回京，故这里说“那更重来”，亦是此意。可见尽管此词意思平常，但除了描写铺叙之工以外，还可让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心理和习俗，其价值就不仅仅限于文学方面了。

应制颂圣·人间三度见河清

送征衣

过韶阳^[1]。璿枢电绕，华渚虹流，运应千载会昌^[2]。罄寰宇、荐殊祥^[3]。吾皇。诞弥月，瑶图缙庆，玉叶腾芳^[4]。并景贶、三灵眷祐，挺英哲、掩前王^[5]。遇年年、嘉节清和，颁率土称觞^[6]。无间要荒华夏，尽万里、走梯航^[7]。彤庭舜张大乐，禹会群方。鹓行。望上国，山呼鳌抃，遥爇炉香^[8]。竟就日、瞻云献寿，指南山、等无疆^[9]。愿巍巍、宝历鸿基^[10]，齐天地遥长。

【注释】

^[1]韶阳：犹言韶华、韶光，指春天美好的时光。

^[2]璿枢：指北斗之第一星天枢和第二星天璇。华渚：长满花草的沙洲。上古传说黄帝之母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而孕，遂生黄帝。又说少昊帝之母女节，见星如虹，下流华渚，既而梦接意感，生少昊。这都是用来祝贺皇帝降生的典故。运：国运。会昌：指昌盛繁荣。

^[3]罄：尽。荐：聚集。殊祥：特殊的吉祥。

^[4]诞：语助词。弥月：满十月孕期。《诗经·大雅·生民》：“诞弥厥月，先生如达。”本是赞美周朝始祖后稷，此处用以赞美皇帝。瑶图：皇图。缙：继。玉叶：犹言金枝玉叶，指皇族。

^[5]景贶：即嘉贶，指天帝赐福。三灵：天、地、人之灵。眷祐：眷顾祐助。挺：突出超群。英哲：英明圣哲。前王：前代君王。

^[6]清和：指农历四月。颁：赏赐。率土：犹言四海之内。称觞：举杯庆贺。

^[7]无间：无论，指无区别。要荒：指边远地区。华夏：指中国。走梯航：指登山航海而来。

^[8]彤庭：即朝廷。因宫殿楹柱多漆以朱红色，故云。大乐：指上古舜帝命夔所制的《韶乐》。禹会群方：大禹曾会聚各路诸侯。鹓行：指朝班。朝官之行列，如鹓鹭般井然有序，故云。上国：附属国对宗主国的称呼。山呼鳌抃：参见《倾杯乐·禁漏花深》注[9]。爇（ruò）：点燃。

^[9]就日、瞻云：代指觐见皇帝。《史记》卷一《五帝记》称赞帝尧说“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南山：古人以为长寿的象征，称为南山之寿。等：等同。

^[10]巍巍：高大貌。宝历：国祚、国运。鸿基：指帝王的基业。

【点评】

这首词很明显是为仁宗皇帝祝寿之作。据《宋史》卷九《仁宗纪》，宋仁宗生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十四日，称为乾元节，也就是上片“嘉节清和”句之所指。此词上阕多用符瑞之典，下阕主要称颂政和民丰，朝野同庆。起句“韶阳”指春光，“过韶阳”，则是点明四月。“璿枢”三句，用黄帝和少昊帝的典故，来指代仁宗降生时，并谓其适逢国运昌盛之时。“罄寰宇”二句，谓举国皆生祥瑞。“吾皇”，指仁宗。“诞弥月”，用后稷之典赞颂仁宗。“瑶图”二句，都是说皇图有继，普天同庆。“并景贶”二句，谓天帝赐福，三灵眷顾佑助，而皇帝之英明圣哲，超越了前代君王。“遇年年”二句，谓每年乾元节时，举国上下，四海之内，都举杯庆贺。宋代遇元宵或皇帝生日等重大节日，往往有“赐酺”之礼，即赏赐食物给百姓，这里的“颁”即指此。上片最后二句，已经讲到了祝寿之意，下片则承接，全就此意发挥。“无间”二句，写天下一统，无论是边远的蛮荒小国还是中原大地，都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不远万里，梯山航海，来京城祝寿。“彤庭”二句，写朝堂的庆祝典礼，在庄严的雅乐声中，群臣整齐地站列，向皇帝山呼万岁，鳌戴山抃，燃香祝寿。“竟就日”以下，是祝寿之辞，祝皇帝寿比南山，万寿无疆，祝大宋王朝的基业与天地一般长久。应制祝寿之作，基本上都必须以繁富的典故和喜庆的氛围来构筑，因此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是谈不上什么太大价值的。但是既然词的这种文化功能在唐宋时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就不能仅仅以文学

价值来衡量它。北宋一代，仁宗朝的确是最为繁盛太平之时，柳永的这些词当然有颂圣称谀的一面，但也不能说不是当时人们盛世心理的一种自然流露。

玉楼春

昭华夜醮连清曙^[1]。金殿霓旌笼瑞雾^[2]。九枝擎烛灿繁星^[3]，百和焚香抽翠缕^[4]。香罗荐地延真驭^[5]。万乘凝旒听秘语^[6]。卜年无用考灵龟^[7]，从此乾坤齐历数^[8]。

【注释】

^[1]昭华：一种玉制的管乐器。据说是西王母献给舜帝的。醮：古代一种祷神的祭礼。清曙：清晨。

^[2]霓旌：五色旗。

^[3]九枝：一杆九枝的花烛。

^[4]百和：即百和香，由多种香料合成的香。翠缕：指青翠的香雾。

^[5]香罗：指华丽的罗帛。荐：铺。真驭：仙人的车驾。

^[6]万乘：指皇帝。旒：帝王冠冕前后悬垂的玉串。凝旒谓玉串停止不动，指肃穆恭敬之态。

^[7]卜年：以占卜来预测享国的年数。考灵龟：古代用火燊龟甲取兆，以预测吉凶。

^[8]乾坤：指天地。齐：等齐。历数：历运之数，指王朝的国运。

【点评】

这首词与下选三首《玉楼春》、五首《巫山一段云》，据吴熊和先生《柳永与宋真书“天书”事件》一文（见《吴熊和词学论集》）考证，都与宋真宗时的“天书”事件有关。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十一月，真宗自言梦见神人，告以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次年正月三日，汴京左承天门上奉迎“天书”，其实是与宰相王钦若等合谋人为预置的，上面写着“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真宗名赵恒），居其器，守其正，世七百，九九定”。所缄“天书”为黄字三幅，都是对真宗称赞和告谕之语，遂改年号为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天书”再降于泰山醴泉亭，真宗遂于十月东上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大中祥符四年（1011）二月，又西幸汾阴，亲祀后土。同时还在京城与各地大修宫观。当时奉为皇家庆典，士大夫或奏祥瑞，或献颂赋。柳永的这些词便是歌颂这一事件的。此词起处“昭华”二句写金殿设坛，通宵夜醮，皇帝亲临道场祈祷。真宗笃信道教，景德四年（1007）十一月，自言夜梦神人之后，即于乾元殿建黄箓道场，结彩坛九级，斋醮一月，以后更成为经常之举。这里所用的词语当然都是祥瑞之辞。“九枝”二句，是对这次祭祀场景的铺叙，烛光灿若繁星，香雾不绝如缕。下片即对于这次隆重而神秘事件的描写，“香罗”句，写仙驾降临，“万乘”句，写真宗恭听仙尊的秘训。“卜年”两句，是祝祷之词，谓不须借灵龟占卜，仙人已有秘训，从此国运与天地同样永久了。据吴熊和先生考证，词中的这次祭祀即是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二十四日的一次斋醮，地点为宫中的延恩殿。而所谓“真驭”指的便是被尊为赵宋圣祖的赵玄朗，所谓“秘语”在次月由真宗亲撰的《圣祖临降记》宣示中外。事见《宋史》卷一四〇《礼志七》。故此词所述宫中夜醮，以及“延真驭”、“听秘语”等情节，并非柳永凭空虚构或虚辞夸饰，都是实有其本事的，是根据真宗御撰的《圣祖临降记》来写这首词的，作词时间当是大中祥符五年（1012）。

玉楼春

凤楼郁郁呈嘉瑞^[1]。降圣覃恩延四裔^[2]。醺台清夜洞天严^[3]，公枌凌晨箫鼓沸^[4]。保生酒劝椒香
赋^[5]。延寿带垂金缕细^[6]。几行鹓鹭望尧云^[7]，齐共南山呼万岁。

【注释】

^[1]嘉瑞：即祥瑞。

^[2]降圣：指降圣节，真宗以十月二十四日赵玄朗降延恩殿日为降圣节。覃恩：广布恩泽。四裔：四方边远之地。

^[3]醺台：祈神的祭台。洞天：本指神仙洞府，此指道场。

^[4]公燕：朝廷摆设的宴席。

^[5]保生酒：保生是保护并使其生存的意思，真宗为赵玄朗上尊号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简称“保生天尊”，保生酒的命名即本于此。椒香：指酒的香味。

^[6]延寿带：指“金缕延寿带”。金缕：指“金丝续命缕”。

^[7]几行鹓鹭望尧云：参见《送征衣·过韶阳》词注^[8]及注^[9]。

【点评】

这首词与前词同属一组，描写夜醺的次日举行庆典之事。“凤楼”，这里代指宫殿，“呈嘉瑞”，则是暗示圣祖降临。真宗在“天书”事件中，下诏颁布了若干举行庆祝的节日，以正月三日“天书”降日为天庆节，六月六日“天书”再降为天贶节。在这次“降圣”延恩殿后，又诏以七月一日赵玄朗降生为先天节，十月二十四日降延恩殿日为降圣节，并诏在京师建景灵宫以奉圣祖，天下府、州、军、监天庆观增置圣祖殿。降圣节与天庆节、先天节，同称为三大节日，诸州官吏要置道场散斋致斋。降圣节所奉之礼，较天庆节尤为隆重。“休假五日，两京诸州前七日建道场设醺，假内禁屠辍刑，听士民宴乐，京师张灯一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词中次句即是指此事。“醺台”句描写降圣时的情景，“公宴”句，写夜醺之后的次日清晨，真宗盛宴宫中，接受朝臣的称贺。下片即写群臣庆贺之盛。词中的“保生酒”、“延生带”、“金缕”，都是降圣节时所奉礼仪中所特有必备之事。《宋史·礼志十五》记载了降圣节的礼仪：“中书、亲王、节度、枢密、三司以下，至驸马都尉，诣长春殿进金缕延寿带、金丝续命缕，上保生寿酒。改御崇德殿，赐百官衣，如圣节仪。前一日，以金缕延寿带、金涂银结续命缕、彩丝续命缕，分赐百官，节日戴以入。礼毕，宴百官于锡庆院。”大中祥符六年（1013）六月，真宗还下诏“先天节、降圣节，令天下以延寿带、续命缕、保生酒，更相赠遗”。直到仁宗即位后，这些诏令才被废止。最后“几行”二句，写群臣觐见上寿的情景。都可谓是为当时时事的实录，其作年当与前词相同。

玉楼春

皇都今夕知何夕^[1]。特地风光盈绮陌^[2]。金丝玉管咽春空^[3]，蜡炬兰灯烧晓色^[4]。风楼十二神仙宅^[5]。珠履三千鹄鹭客^[6]。金吾不禁六街游^[7]，狂杀云踪并雨迹^[8]。

【注释】

^[1]皇都：京城。

^[2]特地：特别。盈：满。绮陌：指京城巷陌。

^[3]咽：这里形容吹奏之声。

^[4]烧晓色：指灯燃至天明。

^[5]风楼、神仙宅：此指锡庆院，详见下点评。

^[6]珠履三千：本指门客众多，参见《玉蝴蝶·渐觉芳郊明媚》注[5]。这里指群臣。

^[7]金吾：即执金吾，掌管京城治安的官职。古代夜间宵禁，这里说“不禁”，是形容京城彻夜欢腾的盛况。六街：本指长安城中的左右六街，此指汴京街道。

^[8]狂杀：犹言狂绝。杀，是形容极甚之辞。

【点评】

这首词与前面两词的背景相同，都与“天书”事件有关。初读此词，以为咏上元灯节，但上元年年举灯，久成惯例，为何用“今夕何夕”发端，令人颇感突兀。接云“特地风光”，“特地”二字，亦堪玩味。尤其下阕“风楼”、“鹄鹭”二句，均非上元词中常见的民间游宴，而是专指宫中赐宴与百官集会。这种京师张灯与朝官宴集伴随在一起的“特地风光”，正好是真宗所定的天庆、降圣节的庆祝场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〇记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一月，“诏以正月三日天书降日为天庆节，休假五日，京师于上清宫建道场七日，宰相迭宿。罢日，文武官、内职皆集，赐会锡庆院。是夕，京师张灯。”又《宋史·礼志十六》：“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诏天庆节听京师然（燃）灯一昼夜。六年四月十六日，先天、降圣节亦如之。”柳词所述，就是大中祥符间这种节日的张灯与宴集，故有“今夕何夕”与“特地风光”之语。“金丝”二句，即是描写京城中歌吹沸天、张灯结彩的盛况。下阕写文武官赐宴于锡庆院。锡庆院在宫城之南，本是宋太宗任京兆尹时的府邸，大中祥符元年（1008）以后，就作为圣节酺宴百官的场所，因名锡庆院。“风楼”句是谓锡庆院楼阁高耸华丽，如神仙洞府，“珠履”句是谓群臣列集，熙熙雍容之状。“金吾”二句，是自己的口吻，谓风光如此，而又逢“金吾不禁”，京师解严，尽可狂游狎妓，纵情欢赏。柳永写这类作品时，还忘不了提及欢游之事，可见对一般民众来说，这的确就是太平盛世的表现了。

玉楼春

星闱上笏金章贵^[1]。重委外台疏近侍^[2]。百常天阁旧通班^[3]，九岁国储新上计^[4]。太仓日富中邦最^[5]。宣室夜思前席对^[6]。归心愉悦酒肠宽^[7]，不泛千钟应不醉^[8]。

【注释】

^[1]星闱：借指朝廷。闱：本指皇宫帝门。笏：朝笏，一名手板，古代大臣上朝时执于手中，有事则书于其上，以备遗忘。金章：指金鱼袋与章服，是古代大臣的官服及佩饰。

^[2]外台：宋代三司监院官带御史衔者，号外台。这里是指代御史、谏官等。近侍：指宦官。

^[3]百常：常是古代的一个度量单位，这里喻“天阁”之高。天阁：指宫中楼阁。或谓指天章阁，无确证。旧通班：汉代以来称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为通官。此云“旧通班”，代指元老重臣。

^[4]国储：国家的粮食储备。上计：指各地上报的岁入。

^[5]太仓：京师储粮的大仓。中邦：指京城。最：第一。

^[6]宣室：汉代未央宫的正室。前席：移前座席。对：交谈。汉文帝曾于宣室召见贾谊，夜深而不倦，屡屡前席而不觉。

^[7]酒肠宽：指开怀畅饮。

^[8]千钟：极言其多。

【点评】

这首词也是一首颂圣之作，所颂即为真宗，是对宋真宗时物阜民康、时世清平的赞颂。“星闱”句写百官上朝参见皇帝。“金章贵”是代指百官鹄鹭成行的雍容盛况，或谓金章指重要的奏章，甚误。“重委”句，是颂扬皇帝信任御史、谏官，能从谏如流，同时能疏远近侍宦官。这也就是儒家传统的“亲君子，远小人”之意。“百常”句，谓当朝大臣，都是老成持重的元老重臣，辅佐皇帝将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九岁国储”，有人误以为是指储君后来的宋仁宗赵桢，赵桢为真宗第六子，天禧二年（1018）九岁时被立为皇太子。实则此句是指国家的粮食储备足供九年之需。《礼记·王制》云：“国无九年之畜，曰不足。”《淮南子·主术训》云：“夫天地之大，计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储。”柳词即用其意，与下片换头“太仓日富”句相应。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连岁丰稔，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四记大中祥符三年（1010）八月，“诏近臣观书龙图阁，上阅《元和国计簿》。三司使（宋代掌管天下财赋的长官）丁谓进曰：‘唐朝江淮岁运米四十万至长安，今乃五百余万，府库充溢，仓库盈衍。’上曰：‘民俗康阜，诚赖天地宗庙降祥，而国储有备，亦自计臣（指财政官员）宣力也。’”九月，“江淮发运使李溥言：今春运米六百七十九万石，诸路各留三年支用。”大中祥符三年、五年六月，诸州言岁丰谷贱，咸请博籴。真宗命内藏库出钱百万贯，用于和市。这些资料，也可以为柳永此词提供佐证。“宣室”句是用汉文帝与贾谊的典故，颂扬皇帝思贤若渴，重用人才。“归心”二句，与前词一样，在最后归结到自身，谓自己心情愉悦，正应宽怀畅饮，一醉千钟，语气中流露出强烈的欣悦感，这正是自感处在太平盛世中的人才能体会到的真切感受，因此柳永的这些应制颂圣之作并非是没有价值的。

巫山一段云（五首）

其一

六六真游洞^[1]，三三物外天^[2]。九班麟稳破非烟^[3]。何处按云轩^[4]。昨夜麻姑陪宴。又话蓬莱清浅^[5]。几回山脚弄云涛。仿佛见金鳌^[6]。

其二

琪树罗三殿^[1]，金龙抱九关^[2]。上清真籍总群仙^[3]。朝拜五云间^[4]。昨夜紫微诏下^[5]。急唤天书使者。令赍瑶检降彤霞^[6]。重到汉皇家^[7]。

其三

清旦朝金母^[1]，斜阳醉玉龟^[2]。天风摇曳六铢衣^[3]。鹤背觉孤危^[4]。贪看海蟾狂戏^[5]。不道九关齐闭^[6]。相将何处寄良宵。还去访三茅^[7]。

其四

阆苑年华永^[1]，嬉游别是情。人间三度见河清^[2]。一番碧桃成^[3]。金母忍将轻摘。留宴鳌峰真客^[4]。红龙闲卧呖斜阳^[5]。方朔敢偷尝^[6]。

其五

萧氏贤夫妇^[1]，茅家好弟兄^[2]。羽轮飙驾赴层城^[3]。高会尽仙卿^[4]。一曲云谣为寿^[5]。倒尽金壶碧酒。醺酣争撼白榆花^[6]。踏碎九光霞^[7]。

【注释】

（其一）

^[1]六六真游洞：六六三十六，即指道家所谓神仙所居的三十六洞天。

^[2]三三：三三得九，即指道家所谓九天，《淮南子》谓九天是指钧天、苍天、变天、玄天、幽天、昊天、朱天、炎天、阳天，或谓九天是指九重天。物外：指尘世之外。

^[3]九班：指九仙。据《云笈七签》，九仙是指上仙、高仙、大仙、玄仙、天仙、真仙、神仙、灵仙、至仙。麟稳：传说仙人多骑麒麟，故云。破非烟：指踏着祥云。非烟：《史记·天官书》：“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卿云。卿云见，喜气也。”故后世以“非烟”、“卿云”来形容祥云。

^[4]云轩：云中之轩车，是神仙所乘的车驾。

^[5]麻姑：仙女名，建昌人，修道于牟州东南姑余山。葛洪《神仙传》谓其能掷米成珠，自言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海水又浅了一半。相传三月三日西王母寿辰，麻姑在绛珠河畔以灵芝酿酒，为王母祝寿，称为麻姑献寿。蓬莱：东海三神山之一。

^[6]金鳌：传说负载东海三神山的巨鳌。

（其二）

[1]琪树：神话中的玉树。罗：环绕。三殿：神仙所居之殿。

[2]金龙抱九关：谓金龙守护天门。九关：指九重天门，极言其深。

[3]上清：道家以玉清、上清、太清为三清，皆仙人所居之府。真籍：指神仙之籍。总：这里有统领的意思。

[4]五云：五色祥云，仙人所乘之云。

[5]紫微：星座名，三垣之一，为天帝之座。

[6]贐（jī）：送与，馈赠。瑶检：玉检，此指天书。彤霞：象征祥瑞的云霞，即“天书使者”之所乘。

[7]汉皇家：代指宋王朝。

（其三）

[1]金母：即西王母，号九灵太妙龟山金母。

[2]玉龟：指酒器。

[3]铢：古代的计量单位，二十四铢为古一两。六铢衣：佛经中谓忉利天衣重六铢，言其轻而薄。后泛指轻薄的衣物。

[4]鹤背：仙人乘鹤而行，故云。孤危：孤而高危。

[5]海蟾：或谓指道家南宗之祖刘海蟾，或谓海蟾指月中蟾蜍。狂戏指刘海蟾撒金钱之戏。

[6]不道：犹言未料。

[7]三茅：指三茅君。茅山，又名句曲山，在今江苏。相传汉代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曾修炼于此，后一齐成仙。

（其四）

[1]阆苑：神仙居所。

[2]河清：黄河水清，古代有黄河千年一清的说法。

[3]碧桃：指神话中西王母的蟠桃，蟠屈三千里，三千年一结果。

[4]鳌峰：指巨鳌所负载的东海三神山。真客：仙人。

[5]虬（máng）：多毛犬。

[6]方朔：东方朔，汉武帝臣。《说郛》引《汉孝武故事》云东郡送一短人，长五寸，衣冠俱足，东方朔谓其因偷吃西王母的蟠桃而被谪遣人间。又传说东方朔曾偷服汉武帝的长生不死之药。这里是把这两个典故合并到一块来用。

（其五）

[1]萧氏贤夫妇：指萧史和弄玉。《列仙传》载萧史善吹箫，能作凤鸣。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并为其建凤凰台。后二人乘凤凰仙去。

[2]茅家好弟兄：指三茅君，见前词注。

[3]羽轮：仙人所乘之飞车。飘驾：御风而行之车。层城：西王母所居，据说在昆仑山上。

[4]高会：高雅的聚会。仙卿：仙人。

[5]云谣：即《白云谣》。相传周穆王与西王母宴饮于瑶池之上，王母谣曰：白云在天，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西来。故云。为寿：祝寿，祝福。

[6]白榆花：传说天庭中有白榆树。古乐府《陇西行》云：“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后遂以白榆为仙境之物。

[7]九光霞：指五彩缤纷的云霞。九光为道家习用之辞。

【点评】

柳永这五首《巫山一段云》是作于同时的一组词，故本书稍变体例，合在一起加以简注和点评。北宋皇帝中尊崇道教的，前有宋真宗，后有宋徽宗。真宗制造的“天书”事件，是依托道教的神权系统、道经教义及斋醮仪式来推行的，所以东封西祀之余，又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特奉“天书”到亳州太清宫亲祀老子，给老子加上了“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的尊号。道教势力越发膨胀，神仙之说日益盛行。这五首《巫山一段云》，皆为神仙之辞。宋词中咏道家游仙的作品，虽时有所见，但柳永这五首词，明白地提到了“天书”“重到”之事，肯定与真宗“天书”事件有关。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说：“真，仙人变形升天也。”唐宋时每称仙为“真”。第一首“六六真游洞”中“真游”一词，就是在“天书”降世后流行开来，并赋予特殊含义的。大中祥符五年（1012）赵玄朗“降圣”延恩殿后，真宗特地将延恩殿改名为“真游殿”，后又亲自撰写了一篇《真游颂》。真宗卒后，其塑像奉于景灵宫，亦称为奉真殿。柳词用“真游”之语，就反映了这种时代特征。第二首很明显是说玉帝下诏，“天书”重降之事。按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三日，“天书”初降于左承天门南鸱尾上。四月一日，再降于大内功德阁（后定此日为天祚节）。六月六日，复降于泰山醴泉亭。据说“天书”降时，云五色见，俄黄气如凤驻殿上，和词中所述都是吻合的。词云“重到汉皇家”，显然再寄企盼之意。第四首中“人间三度见河清”之语，也是记实之笔。“天书”降世后，各地纷纷奏报祥瑞，其中首推黄河水清。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四记载，大中祥符三年（1010）十一月，“陕州言宝鼎县黄河清。遣官致祭，群臣称贺。”十二月，“宝鼎县黄河再清。经略制置副使李宗谔以闻。上作诗，近臣毕贺。”当时年仅二十岁的晏殊亦献上了《河清颂》。柳词即据此而发。宋真宗除了曾制撰《大中祥符颂》和《真游颂》赐天下道藏外，还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六月，亲自作《步虚词》六十首，付道门以备法醮。《乐府解题》云：“《步虚词》，道家曲也。备言众仙缥缈轻举之类。”柳词的这五首《巫山一段云》，就其内容来说，也就是《步虚词》。当时京师与各地道场按时斋醮，先天节、降圣节、承天节诸节日又盛行宴集，这些场合都需要演奏道曲，这些道曲还需要配上新的乐辞。在这些节日之前一个月，京师就召集乐工先行练习。柳永的这五首词，就适用于这类场合，或许它们就是为道门法醮与诸节宴庆而作的，其作年当与真宗御撰《步虚词》约略同时。唐代刘禹锡、韦渠牟等诗人，都作过五律或七绝的《步虚词》。宋真宗的六十首《步虚词》，早已失传，不知何体。柳永所作，则是最先用词体写的《步虚词》了。清代李调元《雨村词话》卷一中说：“诗有游仙，词亦有游仙。人皆谓柳三变《乐章集》工于闺帏淫媒之语、羁旅悲怨之辞。然集中《巫山一段云》词，工于游仙，又飘飘有凌云之意，人所未知。”又说第五首结处“醺酣争撼白榆花，踏碎九光霞”二句，“真不食烟火语”。近人郑文焯在其手批《乐章集》中也说：“此五阙盖咏当时宫词之类，而托之游仙。唐诗人常有此格，特词家罕见之。”都指出了这五首游仙词的性质，但没有与当时史实联系起来，进一步追溯下去。经过吴熊和先生《柳永与宋真书“天书”事件》一文的详细考辨之后，这个问题终于得以澄清了。

御街行 圣寿

燔柴烟断星河曙^[1]。宝辇回天步^[2]。端门羽卫簇雕阑，六乐舜韶先举^[3]。鹤书飞下，鸡竿高耸，恩霈均寰宇^[4]。赤霜袍烂飘香雾^[5]。喜色成春煦^[6]。九仪三事仰天颜^[7]，八彩旋生眉宇^[8]。椿龄无尽^[9]，萝图有庆^[10]，常作乾坤主。

【注释】

^[1]燔柴：古代一种祭天的重要礼仪。把玉帛、牺牲同置于积柴之上，焚之，以烟气上达于天。星河：银河。

^[2]宝辇：皇帝的车驾。回天步：指天子还宫。

^[3]端门：皇宫南面的正门。羽卫：天子的仪仗。六乐：上古的六大乐：《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见《周礼·地官保氏》）。舜韶：即《大韶》，是舜帝之乐，又称《舜韶》。举：作，此指演奏。

^[4]鹤书：悬于木鹤中的赦书。鸡竿：饰以金鸡的七尺高竿，专为皇帝下赦书时所用。恩霈：此指大赦天下的恩泽。均：此指遍及。

^[5]赤霜袍：一种华贵的礼服。烂：谓富丽灿烂。

^[6]春煦：春日温暖的阳光。

^[7]九仪：或谓指公、侯、伯等九种爵级，或谓指司受职、受服、受位等九种礼仪的官员。三事：指三公。这里都是代指群臣百官。天颜：天子的龙颜。

^[8]八彩：《春秋元命苞》云“尧眉八彩”，这里是对君王的谀颂之辞。

^[9]椿：椿树，是长寿的象征。《庄子·逍遥游》：“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

^[10]萝图：语出《淮南子》，本指罗列图籍以为席蓐。后以萝图指皇图，是与皇家吉庆有关的典故。

【点评】

此词题作“圣寿”，自是为皇帝祝寿之词。而词中言及“燔柴烟断”与“宝辇回步”，也打上了“天书”事件的时代烙印。宋代在汴京南熏门外设泰坛（又名圜丘），祭礼昊天上帝。三年一享，在冬至日举行，称为南郊。皇帝亲临祭祀，称为亲郊。宋真宗于咸平二年（999）始行郊礼，此后三年一郊，皆遵旧仪不变。“天书”降世后，便每次都奉“天书”以行，仪式也格外隆重。同时由于“天书”降世，真宗在通常三年一享的郊礼之外，还举行了两次盛大的祭天活动，以行恭谢之礼。一次是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在泰山举行的封禅大典，另一次是天禧元年（1017）正月，“天书”降世十周年之际，举行了一系列庆典，包括改年号，诣玉清昭庆宫上玉皇大帝圣号宝册，奉“天书”升太初殿，行宣读“天书”之礼，而以奉“天书”合祭天地于南郊为庆典的高潮。柳永的这首《御街行》就是专为这次南郊盛典所作的颂辞。燔柴祭天本属郊礼常仪，而用以入词，当推柳永为首创。词中记述了南郊礼数之隆，满朝庆贺之盛，完全符合真宗时期尤其是天禧元年（1017）郊礼的实况。南郊本于冬至日举行，这一年特改为正月十一举行，词中有“喜色与春煦”之语，正可作为有力的证据。郊礼约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在祭天的前一日，皇帝出京，斋于南郊之青城，次日，奉“天书”合祭天地，等到火燎半柴，即礼毕，乘辇回宫。二是御正阳门宣德楼，大赦天下。三是群臣称贺，上尊号宝册。此词即按其次第叙述。上片“燔柴”两句，写祭天与车驾还宫。“端门”句以下，言还京御宫殿正门，奏乐，大赦天下。真宗时南郊赦免最宽，天禧元年这次郊礼后，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赏赐也

极为丰厚，并且大量捐免赋税，词中“恩霈均寰宇”句，即指此而言。下片写在宫中接受群臣称贺。真宗祭天时常服通天冠、绛纱袍，所谓“赤霜袍烂”，就是绛纱袍，或谓指百官的朝服，不确。最后“椿龄”三句，则与《玉楼春》词两结“从此乾坤齐历数”、“齐共南山呼万岁”一样，都是向皇帝称颂献寿的套话。全词所述，就是郊礼的三个阶段依次进行的过程，两者亦一一相符。天禧元年（1017），宋真宗正好六十大寿，同时又是“天书”降世十周年之时，柳永作这首《御街行》以献颂，就正合其时了。真宗时这几次大典，皆有人靠献颂而取得科第，对于坎坷不遇而又急于求仕的柳永来说，正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前选《玉楼春》诸词与本首就都属于这种情况，可惜的是，这个机会仍然没有给柳永带来转机和好运，一直到仁宗即位后，柳永才中举得官。

醉蓬莱

渐亭皋叶下^[1]，陇首云飞，素秋新霁^[2]。华阙中天^[3]，锁葱葱佳气。嫩菊黄深，拒霜红浅^[4]，近宝阶香砌。玉宇无尘，金茎有露^[5]，碧天如水。正值升平^[6]，万几多暇^[7]，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8]。此际宸游^[9]，凤辇何处，度管弦清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10]，月明风细。

【注释】

^[1]亭皋：水边高地。

^[2]素秋：秋天的别称。

^[3]华阙：指壮丽的宫阙。中天：谓高耸天半。

^[4]拒霜：木芙蓉花的别名。

^[5]金茎：汉武帝时在宫中做铜柱仙人，上有承露盘。

^[6]升平：太平。

^[7]万几：同万机，指皇帝日理万事。

^[8]南极二句：南极星，又名老人星、寿星。老人星现，象征祥瑞。

^[9]宸游：皇帝出游。

^[10]太液：太液池，本汉唐时宫中池沼名，此为泛指。披香：指披香殿，汉代宫殿名，这里也是以汉指宋。

【点评】

这是一首赞美帝王、歌咏升平之作。词由景起，首二句全用梁朝柳恹诗成句“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写秋色渐深。柳永对这位本家的诗句或有偏好，在其《曲玉管》词中也照搬了一句“陇首云飞”，不过这两句写秋日景象，确实精彩。“素秋新霁”句，正面点出时令，秋高气爽，景物宜人。“华阙”二句，写宫阙壮丽，高耸入云，锁住了郁郁葱葱的皇家祥瑞之气。庾信《黄帝云门舞曲》云：“嘉气恒葱葱。”杜甫《北征》云：“佳气向金阙。”柳词句意或本此。“嫩菊”三句，从细微处着笔，写宫内秋色。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艺苑雌黄》说：“‘嫩菊黄深，拒霜红浅’，竹篱茅舍间，何处无此景物？”认为这两句并不适合于描写宫廷气象。似乎有点过于苛求了，虽然嫩菊、拒霜不乏山林疏野之气，但菊之黄、拒霜之红与华美的“宝阶香砌”，还是相衬得宜的。“玉宇”三句，重在写气氛，以三个对句，写出了皇宫内外洁净静谧的秋日景象，同时也预示着太平安定、朝野多欢，为下片写君王夜游宫苑作了铺垫。“正值”二句，写时世太平，政事清闲。“夜色”二句，写皇帝夜游的环境，当然这是揣摩之词。“南极星中”两句，写星象之呈瑞，也是衬托“升平”二字，同时暗祝皇帝之多福多寿。“此际”以下，正式点出夜游，太液池畔、披香殿里，月明风轻，一片管弦清丽，如天上仙乐，词也就以这种轻快的氛围作结，颇有余音袅袅的韵味。关于此词的本事和作年，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云：“柳三变，景祐末登进士第。少有俊才，尤精乐章。后以疾，更名永，字耆卿。皇祐中，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莱慢》。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北宋皇帝，临文每多忌讳，“太液波

翻”的“翻”字，含义与“危”、“乱”、“倾”、“覆”、“崩”诸字相近，当然触犯了仁宗的忌讳，要改以平和吉利的“澄”字。嘉祐元年（1056），仁宗一度病危，不能临朝，长达半年，七月一日始引对群臣。词中的“渐”字及“玉辇宸游何处”一句，亦不吉祥，引发了仁宗病后惧祸畏死的心理。古时“大渐”就是指病剧将死。“玉辇”句亦暗示人君的仙逝。据吴熊和先生《柳词三题》一文（见《吴熊和词学论集》）考证，所谓“入内都知史某”，即指入内侍省都知史志聪，是仁宗最为宠幸的宦官。老人星见，是朝廷祥瑞。据《宋会要辑稿》，仁宗一朝，老人星见的记录共十五次。吴文经过详细考证，推定此词作于至和三年（1056）八月。可惜柳永不知道应制词还要避开忌讳之辞，因没有掌握仁宗晚年的心理特点，深犯其忌，因而遭到斥责。这首《醉蓬莱》可以说是柳永一系列应制词的尾声，此后就再也没有应制之作了。不过清代经学家焦循在其《雕菰楼词话》中，从音律的角度对此词倒有一番妙解，值得一看：“柳屯田《醉蓬莱》词，以篇首‘渐’字与‘太液波翻’的‘翻’字见斥。有善词者问，余曰：词所以被管弦，首用‘渐’，以字起调，与下‘亭皋落叶，陇首云飞’字字响亮。尝欲以他字易之，不可得也。至‘太液波翻’，仁宗谓不云‘波澄’，无论‘澄’字前已用过。而‘太’字为徵音，‘液’为宫音，‘波’为羽音，若用‘澄’字商音，则不能协，故乃用羽音之‘翻’字。两羽相属。盖宫下于徵，羽承于商，而徵下于羽。‘太液’二字，由出而入，‘波’字由入而出，再用‘澄’字而入，则一出一入，又一出一入，无复节奏矣。且由‘波’字接‘澄’字，不能相生。此定用‘翻’字。‘波翻’二字，同是羽音，而一轩一轻，以为俯仰。此柳氏深于音调也。”宋代词乐至清代早已失传，如今更是绝学，焦循之说虽未必尽合柳词原意，倒也不失为善说词者。

人生感慨·游宦区区成底事

鹤冲天

黄金榜上^[1]。偶失龙头望^[2]。明代暂遗贤，如何向^[3]。未遂风云便^[4]，争不恣狂荡^[5]。何须论得丧^[6]。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7]。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8]。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9]，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10]。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注释】

[1]黄金榜：即金榜，指科举考试之后揭晓的榜文。

[2]龙头：又称龙首，是状元的别称。

[3]明代：政治清明的时代。古时多用来称颂身处的时代。遗贤：遗弃贤才。如何向：即如何，怎么办。向，语助词。

[4]风云便：比喻人生机遇。这里指登科夺魁，青云直上。

[5]争不：怎不，为何不。

[6]论得丧：计较得失。

[7]自是：本是。白衣卿相：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中说：“不由进士者谓之白衣公卿。”本指未经过科举考试而出任公卿宰相者，这里借指无卿相之位，然而名望并不在卿相之下的“才子词人”。

[8]烟花巷陌：指妓女所居之青楼楚馆。丹青屏障：绘有彩画的屏风。

[9]恁：这样。偎：偎依。红翠：描红着绿的女子，代指歌伎。

[10]青春：代指美好的年华。都：只。一饷：这里指片刻。

【点评】

这是一篇狂傲之词，也是一篇牢骚之词。它是柳永参加进士考试落第之后抒发感慨的作品，对于了解柳永的生活经历与创作道路，有比较重要的作用。起句直接点明落第的事实，但口气很大，一个“偶”字，已露出狂气，而且开口即说“龙头”，直是以状元自我期许。下面的“明代暂遗贤”一句也很值得玩味，既然是圣明时代，又怎么会遗弃贤才呢？语中或隐有反讽、怨望之意。“暂”和“偶”字一样，都是见出其自负心态的字眼。“如何向”，引出下文的转折：现实既已如此，机遇一旦落空，那么为何不纵情狂荡呢？这实际上是他在失望之余走向的另一极端，试图无拘无束地去享受流连坊曲的放荡生涯。“何须”句以下，本是我安慰兼自我解嘲之语，却被他写得如同恃才负气的宣言一般，很有点惊世骇俗之意。下片则具体叙写其“恣狂荡”的生活，混迹烟花巷陌，寻访意中佳人，偎红依翠，暖玉满怀。这种风流美满的生活，是平生快事。以下三句，和上片结句互相呼应，“青春”句一点，拈出青春短暂，年华易逝之意。忍，即怎忍。浮名，即指功名利禄。斟，斟酒，唱，唱曲。浅斟低唱，即是前文所说的“偎红依翠”的“风流事”，结句意谓：怎忍用世间的浮名去换取浅斟低唱的风流狂荡生涯呢？在他心目中，两者地位的轩轾不言而喻。此词全用赋体，直陈胸怀，无所依托。结构分明，条理清晰。语言直露浅显，酣畅淋漓，非常“本色”。

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六记载了一则关于本词的铁事：“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浮冶艳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

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词名益振。柳永这首词上达天听，从中也可见柳词的巨大影响。不过作为皇帝来说，看到这种词，的确会有所不满。唐代孟浩然据说也是因为“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诗句，得罪了唐玄宗，故终身与仕途无缘。这首词的前几句，与孟诗如出一辙。不过从此词中也可以看出柳永性格的两面性，他之所以发出这种否定功名、沉浸入世俗生活的牢骚之语，正是来源于对功名富贵的向往与热衷，自称“白衣卿相”，不正说明了对卿相地位的羡慕吗？否则柳永何苦要汲汲于科举考试呢？事实上柳永后来也的确中举出仕了，这种心态在古代文人中是十分常见的。尽管如此，“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个表达了对传统价值观念之悖离的名句，以其叛逆而稍带颓废的气质，仍然成为后世不少失意文人的重要精神资源。

传花枝

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知张陈赵^[1]。唱新词，改难令^[2]，总知颠倒。解刷扮^[3]，能唢嗽^[4]，表里都峭^[5]。每遇著、饮席歌筵，人人尽道。可惜许老了^[6]。阎罗大伯曾教来^[7]，道人生、但不须烦恼。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剩活取百十年，只恁厮好^[8]。若限满^[9]、鬼使来追，待倩个、掩通著到^[10]。

【注释】

^[1]道：指“拆白道字”，用拆字法将一字拆开成为一句话。是宋元时流行的一种文字游戏。

^[2]难令：或指拗口难唱的曲调。

^[3]解：懂得。刷扮：不详。或谓指修饰打扮，似不确。

^[4]唢嗽：不详。：同喷，吐出。嗽：吮入。或谓指养生之术即气功，或谓指唱歌时的运气功夫，疑皆不确。

^[5]峭：峭丽，道丽而美。

^[6]许：如此。

^[7]阎罗大伯：指阎罗王。

^[8]剩：尽。取：语助词。厮：相。

^[9]限满：大限已满，谓人的寿命已到期限。

^[10]倩（qiàn）：请，使，派。掩通：通风报信之人。著：同“着”，即“到”。著到：即是“到”，重复言之以合格律。

【点评】

这首词是《乐章集》中表现浪子情怀的一篇代表作，也可以看做是一部市民理想的颂歌。虽然由于词中大量运用了当时的口头俗语，有些词句的意思如今已不甚明晰，但总体上那种傲视功名、放荡不羁、风流自负的气度是相当明显的。上片重点在描述所谓“风流才调”，起笔二句，极有分量，充满自信，奠定了全词的基调。以下即具体铺衍“风流才调”的内涵。“口儿里”二句，是讲其善于拆字，富于捷才。“唱新词”三句，谓其词曲创作方面的才华，“总知颠倒”，是形容其对词曲的精熟。“解刷扮”三句，意思不甚清楚，有人认为是说其注意容颜的修饰，懂得养生的气功，故而身心健美，风度翩翩。但这和前后句意似乎不很协调。窃以为“刷扮”、“唢嗽”，都是表演技艺的一种，或许“刷扮”是指类似于画脸谱的舞台化装，“唢嗽”是指类似于后来戏曲中的道白、做科等舞台技艺，这三句是谓其能上台表演各类人物形象。但这也只是一种猜测，并没有文献和语言学上的依据，故此不妨存疑待阙。总归这三层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渲染他倜傥不群的风流才调。“每遇著”四句，则一方面表达旁人对他的称羨，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他“许老了”的惋惜之情。前面说得如此热闹，这里却一句便推倒了，风流本是年轻人的事，尽有才调，怎奈老矣。这种对比和反差，却带来了颇为强烈的幽默感。同时这一句也逗起下片，整个下片在意脉上皆是由一“老”字生发而出。“阎罗”句一引，称阎罗王为“大伯”，也明显是插科打诨之辞。连阎罗王都说人生无须烦恼，应当尽情地享受良辰美景，追欢逐乐。人生不过百年，即使活足了百年，也没有什么比得上才子佳人相依相伴之乐，又何苦在意寿限的长短呢？看透人生则能善处人生，故一旦阳寿期满，阎罗王派出的鬼使来追命，亦不必过于忧心忡忡，随顺而去便是了。不过只希望能在鬼使来到之前，派个通风报信之人先告诉自己，好有所

准备，了结尘缘。宋代一位和尚曾对黄庭坚说，黄词中的俚词艳句太多，死后当堕入拨舌地狱。而此词中的这位才子却丝毫不以下地狱为意，反而嬉笑打诨，纵情调谑。这其中体现了市民阶层追求现世和当下幸福的人生理想。

文学史上表现浪子情怀最著名的作品，无疑是元代戏曲家关汉卿的散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他自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又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又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很明显，这套散曲在精神上与柳词有一脉相承的联系。都可谓是对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带有叛逆性的宣言，这当然和柳、关二人长期流连于市井和青楼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不仅如此，柳永的这类词与后来的金元散曲杂剧在语言和表现手法也存在一定的传承关系。清代况周颐《蕙风词话》云：“柳屯田《乐章集》为词家正体之一，又为金元以还乐语所自出。”近人夏敬观《手评乐章集》中也说柳永的“俚词袭五代淫讹之风，开金元曲子之先声。”他们都指出了柳词多用俗语、“铺叙展衍，备足无余”（李之仪《姑溪居士词跋》）、“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刘熙载《艺概》）等特征，与金元剧曲奔放流利、明快轻巧、淋漓尽致等艺术追求，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就此词而言，那种昂扬而又诙谐的情调，在金元散曲中同样也可以找到许多类似性质的作品，只不过体现得更加激荡和强烈而已。

看花回

屈指劳生百岁期^[1]。荣瘁相随^[2]。利牵名惹逡巡过^[3]，奈两轮、玉走金飞^[4]。红颜成白发，极品何为^[5]。
尘事常多雅会稀^[6]。忍不开眉。画堂歌管深深处，难忘酒醒花枝^[7]。醉乡风景好，携手同归。

【注释】

^[1]屈指：掐指计算。劳生：辛劳奔波的人生。百岁期：百年时间。

^[2]荣瘁：犹言荣辱穷达，此指仕途上的得志和失意。相随：相继。

^[3]利牵名惹：被名利所羁绊。逡巡：徘徊彷徨。

^[4]两轮：指日轮与月轮。玉：玉兔，代指月亮。金：金乌，代指太阳。

^[5]极品：最高的官品。

^[6]尘事：世俗的事务。雅会：高雅美好的欢会。

^[7]酒钱：即酒盏，酒杯。花枝：指艳丽的女子。

【点评】

这首词也是一篇抒发宦途感慨之作，上片全是议论，下片表达的是由议论转生的人生态度。起笔“屈指劳生百岁期”一句，便是饱经沧桑之语。杜甫诗云“劳生共几何，离恨兼相仍”（《陪章留后饯嘉州崔都护》），讲的还只是离愁别恨这种具体的情怀，而柳词却直指整个人生，人生不过百年，转眼即逝，如此奔波劳碌，所为何事？这也就是古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诗意的反用。“荣瘁相随”，颇有“祸福相倚”之意，得之后必有失，荣之后自有辱，仕途的荣辱和人生的得失本就如此，非人力所可改变，也不必太过执迷。“利牵”二句，谓宦途中人，都被区区名利所牵绊，一生便在欲进不进、迟疑不决的徘徊彷徨中白白流过，怎奈它日月飞逝、光阴迅速呢？“红颜”二句，是说等到红润的脸色和乌黑的头发都被鸡皮鹤发所代替之时，纵使官封极品，爵高禄厚，可是又有多大的意思呢？人生苦短，而宦途中的人生不仅尤其短暂，而且还须劳心苦命，因此下片就全写珍重眼前欢乐之意。“尘事常多”四字，便把上片所述一笔带过，所有的奔波和贵显，都不过是世俗之事而已，只有眼前的“雅会”才是最真实、最值得把握的。“忍不开眉”句，是谓对此“雅会”，怎忍不放松心情，解开愁眉呢？“画堂”二句，谓尊前美酒与堂上欢歌的佳人都令人难以忘怀。“醉乡”二句，是谓醉乡之中，别有一番境界，不妨与佳人携手同归。实际上整个表达的就是及时行乐之意。上片所述的宦途感慨，在古代文人那里是十分常见的，但他们更多的是由仕途失意而想到归隐山林田园，还是遵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古训。然而在柳永词中所展现的，却是一种带有强烈市民气息的人生态度，这就是士大夫理想与市民阶层理想的不同，柳永这一类词的价值和新意，也就在于反映了这种新的理想，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系和观照方式。

尾犯

晴烟𤇖𤇖^[1]。渐东郊芳草，染成轻碧。野塘风暖，游鱼动触，冰渐微坼^[2]。几行断雁，旋次第、归霜碛^[3]。咏新诗，手捻江梅^[4]，故人赠我春色。似此光阴催逼。念浮生、不满百。虽照人轩冕^[5]，润屋珠金^[6]，于身何益。一种劳心力^[7]。图利禄，殆非长策。除是恁、点检笙歌，访寻罗绮消得^[8]。

【注释】

^[1]𤇖：同幕，本指覆食之巾，这里是笼罩、覆盖的意思。

^[2]渐：指河冰融化流动。坼：裂。

^[3]次第：依次。霜碛：严霜所笼之沙碛。

^[4]江梅：江南之梅。

^[5]轩：轩车。冕：冕服。都是古代卿大夫的车服，这里代指高官。

^[6]润屋珠金：极言金珠财富之多。《礼记·大学》中有“富润屋，德润身”的话。这里代指厚禄。

^[7]一种：这里有“同样”、“全是”的意思。

^[8]除是：除非是。恁：如此。点检：查检，此指品赏。罗绮：代指歌伎佳人。

【点评】

此词是羁旅途中引发的人生感慨。上片写春色渐至的景况，下片则纯抒慨叹。“晴烟”句，写春日晴烟，笼罩大地。“渐东郊”二句，写芳草萋萋，渐成轻碧，正是早春景象。“野塘”三句，继续描写早春，微风送暖，塘中游鱼上下，触动水面，河中冻冰融化，坼裂成块，顺流而下。景色的描写非常细腻。“几行”二句，写大雁随春归来。这两句既是写眼前实景，同时又暗示了雁足传书的典故，以引起下面几句的故人相忆之情。“咏新诗”三句，是化用南朝刘宋时陆凯赠范晔的诗句：“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按照柳词通常的写法，情与景在上片结句汇合，下片便就此情进行渲染，抒发相忆之深或羁愁之苦，在前面所选的羁旅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然而此词下片却另生新意，完全是抒发人生感慨，在结构和词意上都很有特色。“似此”一句，是由上片的春日景况，联想到岁序如流，时光荏苒，而触动内心的思绪。“念浮生”句是继续渲染，人生不过百年，正应珍惜，何苦像自己如今这样奔波劳苦呢？“虽照人”三句，是从反面来说，谓即使得享高官厚禄，“于身何益”？意思已经很明白了，但作者似乎还嫌不够，再加一句“一种劳心力”，全是劳心苦力而已，层层紧逼，是对“于身何益”的加倍说明。“图利禄”句，是总结性的话，所谓“长策”，是指好的计策办法或打算，此句谓贪图荣华富贵，恐怕总归不是人生的终极追求。那么人生应该如何呢？或者说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人生呢？作者所开的药方是“点检笙歌，访寻歌舞”，实际上也就是及时行乐的代名词，把握眼前的欢乐是最实在的。这与柳永另一首《如鱼水》词下片所云如出一辙：“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共绿蚁、红粉相尤。向绣幄，醉倚芳姿睡，算除此外何求。”像词中这种对于人生苦短、时光匆促的忧虑，在魏晋时人那里早就有所表达，如《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等等，从时代背景来看，魏晋时人所真正忧虑的还是那种处于乱世之中，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甚至生命而引发的人生痛苦。而柳永词中的这种忧虑，更多的还是在个人的漂泊生涯和仕途不得志的命运中生发出

来的，两者看似相类，实则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此所采取的人生态度也便有了很大的差异，魏晋时人或佯狂避世如阮籍、刘伶，或归隐田园如陶渊明，而柳永所处的太平盛世，使其产生在繁华的都市和歌儿舞女之间寻求心灵慰藉的人生追求。虽然都是在说及时行乐，但魏晋人的话语背后有大痛苦在，而柳词中的痛苦相对来说就要浅得多了。从这个角度，我们正可以看出两个时代的巨大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文人命运及心态的巨大影响。

满江红

暮雨初收，长川静、征帆夜落。临岛屿、蓼烟疏淡，苇风萧索。几许渔人飞短艇，尽载灯火归村落。遣行客、当此念回程，伤漂泊。

桐江好^[1]，烟漠漠^[2]。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3]，鹭飞鱼跃。游宦区区成底事^[4]，平生况有云泉约^[5]。归去来^[6]、一曲仲宣吟^[7]，从军乐。

【注释】

^[1]桐江：即富春江。在今浙江桐庐县北，合桐溪叫桐江，即钱塘江中游自严州至桐庐一段的别称。源自天目山，流入浙江。

^[2]漠漠：密布貌。

^[3]严陵滩：又名严滩、严陵濑。在浙江桐庐县南。因东汉光武帝时隐士严光字子陵曾在此隐居而得名。

^[4]底事：何事，何故。

^[5]云泉约：代指隐居之志。

^[6]归去来：辞官归去，语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7]仲宣：东汉建安时期文人王粲，字仲宣，曾作《从军行》五首。

【点评】

这是柳永宦游于桐江一带时的作品，桐江在今浙江中部，是钱塘江自建德至桐庐一段的别称，此词或许即是他任睦州（今浙江建德）推官时所作，以清丽的词笔描绘了桐江附近的清秋美景，同时也抒写了自己仕途萧索、厌倦漂泊之感。上片起首三句，写雨后夜泊江边之状。暮雨潇潇，秋色无边，雨打孤篷，僻处舟中之人的心情自然可以想见。终于，雨收天晴，泊船江畔，澄静的江水与凄清的夜色起到了烘托人物心理的作用。“临岛屿”三句，写望中江边景色。水蓼与芦苇都是秋天繁盛开花的植物，水蓼疏淡，如同罩上了一层轻烟薄雾；阵阵苇风，带来丝丝凉意。景物朦胧，传达出凄清寥落的气氛。此为近处的静态之景，下面“几许”二句，则是远望中的动感鲜明之景，暮色渐深，渔人急桨如飞，匆匆向村落中归去。不说尽载一天的收获，而是谓“尽载灯火”，则突出了晚间渔灯闪烁之状，写景入神。这几句动静相形，从正反两面衬托了整个环境的静寂，极富意境之美。同时，又是景中见情之句，盖渔人归家的急迫心情，完全体现在“飞”字之中，这就更加体现了漂泊者的孤独和凄苦，于是逼出了“遣行客”三句，正是上述晚景触动了行人的归思，令其自伤自怜，渴望结束这种羁旅行役的生涯，意中无限惆怅。情景融合无间，针脚十分细密。下片起首六句，一气呵成，急管繁弦，句短调促。先以四个短句，从烟、波、山三个方面直接描写桐江情景。梁朝的吴均在《与朱元思书》中也曾对此有过类似的刻画，谓其间的“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写烟则是“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写水则是“水皆缥碧，千丈见底”，写山则是“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形容曲至。而柳永此词中的三句，则以简约见长，特别是“染”、“削”二字，形象地表达了波光之柔碧和山势之清峻。“绕严陵滩畔”二句，则引入本地典故，通过对严光这个著名隐士的追缅，略抒怀古之意。再以“鹭飞鱼跃”，概括环境的清幽和鱼鹭的自适情趣，而这种自适情趣正是隐者之乐的体现。这几句状景细致入神，又微露对隐者生涯的羡慕之情，为下文作铺垫，是全词的精彩之处，南宋黄蓺《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中亦谓“换头数语最工”。“游宦”二句，紧

承“严陵”，是由对先贤的缅怀转而拍合到自身的命运。自己驱驰行役，奔走飘荡，一事无成，对此美景，自然兴起归隐之思，故云“平生况有云泉约”，本就早有归隐于云山泉石之间的志向，而游宦之苦更加使这种渴望变得无比强烈。因此结句便连用两个典故来抒发这种想法，一是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其首句为“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词意本此。另一个典故是用王粲的《从军行》，王粲有《从军行》五首，多“述军旅苦辛之辞”（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和征人对故乡的怀念，柳词中的“仲宣吟”、“从军乐”皆指此，王诗首句为“从军有苦乐”，词中的“从军乐”实指“从军苦”。此词最后以隐居之志作结，看似潇洒飘逸，实则言外有无限酸辛，表达了漂泊生活带来的怅惘愁怨和怀乡思归之情。全词委婉曲折，荡气回肠，结构严谨，在当时就是一篇天下传诵的名作。北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记载：“范文正公（按：指范仲淹）谪睦州，过严陵祠下。会吴俗岁祀，里巫迎神，但歌《满江红》，有‘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绝送神。’曰：‘汉包六合网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吴俗至今歌之。”可以想见当时人们对此词的喜好。

凤归云

向深秋，雨余爽气肃西郊。陌上夜阑，襟袖起凉飏^[1]。天末残星，流电未灭^[2]，闪闪隔林梢。又是晓鸡声断，阳乌光动^[3]，渐分山路迢迢。驱驱行役，苒苒光阴^[4]，蝇头利禄，蜗角功名^[5]，毕竟成何事，漫相高^[6]。抛掷云泉^[7]，狎玩尘土，壮节等闲消^[8]。幸有五湖烟浪，一船风月，会须归去老渔樵^[9]。

【注释】

^[1]凉飏：凉风。

^[2]流电：指残星的流光。

^[3]阳乌：指太阳。古代神话中谓太阳中有三足金乌。

^[4]苒苒：光阴流逝的样子。

^[5]蝇头：喻细小之物。蜗角：《庄子·则阳》：“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争地而战，伏尸数万。”这两句表示功名利禄的微不足道。

^[6]高：这里有称美、夸耀的意思。

^[7]云泉：代指隐居生涯。狎玩：安习而戏弄。尘土：这里指名利场。

^[8]等闲：这里有轻易的意思。

^[9]会须：会当、应当。渔樵：代指隐居生活。

【点评】

这首词是在羁旅途中的抒怀之作。起句“向深秋”，点明节候时令。“雨余”句，写总体氛围，一般写深秋的词，常渲染秋天的萧瑟肃杀，而此词却着意展现微雨过后、秋高气爽的景象，虽是羁旅，却不衰阑。“陌上”以下，直至上片终句，皆写夜行情景。“夜阑”，即夜深，而游子仍在道途中踽踽独行，寒风渐起，天边残星如电，在林梢头微微闪烁。“晓鸡”二句，说明经过一夜的行程，已是黎明时分，远处山村传来隐约鸡鸣，一抹曙色渐渐明晰，照亮了迢迢的山路。柳永词中写过日行、早行，但纯粹写夜行的只此一首，同样是写得不枝不蔓，从容不迫，铺叙景物极见层次，体现出柳词写景体物之功。下片抒写感慨，主要表达由于羁旅宦游之苦所引发的归隐之情。“驱驱”二句，写在仆仆风尘中，大好年华白白流淌，岂不可惜！“蝇头”二句，化用古语，表达了对功名利禄的轻视，苏轼《满庭芳》词谓“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故下文云“毕竟成何事，漫相高”，功名利禄，不过如此，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这既是对醉心功名之人的婉讽，其实也是自嘲。自己“驱驱行役”，不也正是为了这微不足道的功名吗？然而知易行难，一方面自嘲，一方面又不得不奔走风尘，这正是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共同的心理矛盾。“抛掷”三句，仍写自己为功名所误，当年的奇才壮节都在这种奔忙中轻易地消磨殆尽了。“幸有”三句，以自我期许作结，谓“五湖烟浪”依旧，“一船风月”无碍，定当早赋归来，终老渔樵。当然这也只是文人的感慨而已，未必真能实现，包括柳永在内的大部分文人，有哪个是真能急流勇退，淡泊名利的呢？当他们仕途不顺利的时候，总是借隐居之志，寻找心灵的慰藉和心理平衡，官运亨通之时，可没几个人会这样想的。不管怎样，在这些作品中，毕竟提供了一种高远的、超出世俗的人生理想，哪怕做不到，它也终究是美的。

过涧歇近

淮楚。旷望极，千里火云烧空^[1]，尽日西郊无雨。厌行旅。数幅轻帆旋落，舣棹蒹葭浦^[2]。避畏景^[3]，两两舟人夜深语。此际争可^[4]，便恁奔名竞利去。九衢尘里^[5]，衣冠冒炎暑^[6]。回首江乡，月观风亭，水边石上，幸有散发披襟处^[7]。

【注释】

^[1]火云：夏日的赤云。

^[2]舣棹：泊舟。蒹葭浦：长满芦苇的水边。

^[3]畏景：此指炎热的阳光。景，同影，指日光。

^[4]争可：怎可。

^[5]九衢：此指京城。

^[6]衣冠：指缙绅者。

^[7]散发披襟：披发敞胸，代指疏放无拘的隐士生涯。

【点评】

这也是一篇行役途中的作品，但和柳永一般的羁旅词不同的是，它既不是以当年在京城生活的安逸放浪来反衬现实的羁愁，也不是以对远方佳人的相思来反衬漂泊之苦，而是表达了对自由旷放的人生境界的羡慕和追求，反过来也就是对自己“奔名竞利”生涯的否定，人生的无奈和苦况自在其中。这种特殊的角度在柳词中是独一无二的。起句“淮楚”点明舟行所至之地。“旷望极”三句，是远望之景，侧重写夏日的炎热。“千里火云烧空”的意象，在前人诗句中屡屡出现，如岑参《送祁乐归河东》诗：“五月火云屯，气烧天地红。”白居易《别行简》诗：“岂是远行时，火云烧栈热。”李商隐《送崔珣往西州》诗：“一条雪浪吼巫峡，千里火云烧益州。”柳永综合前人句意，熔出此句，气魄更大，夏日的炎威更盛。“厌行旅”三句，写泊舟江岸。“避畏景”二句，从白天写至夜深。整个上片以平实的叙事为主，只有“厌行旅”一句，表达出了羁愁之意，但并不展开，至下片才直入主题。一天的炎暑过后，此时夜深天凉，由这种暑凉的对照，引发了词人的感慨，白天的炎热对应着“奔名竞利”的驱驰生涯，深夜的清静凉爽，对应着“散发披襟”的归隐生活。“九衢尘里”，是借指京城中的扰攘喧嚣，那些冒着炎暑而奔走不已的衣冠缙绅，为了区区名利，真是何苦如此！不如在此江乡，无拘无束地享受着清风朗月。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始终贯穿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涯之中。清代黄苏的《蓼园词选》从针砭时弊的角度对此词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可供参考：“趋炎附热，势利熏灼，狗苟蝇营之辈，可以‘九衢尘里，衣冠冒炎暑’二语尽之。耆卿好为词曲，未第时已传播四方。西夏归朝官且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其重于时如此。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时人语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是耆卿虽才士，想亦不喜奔竞者，故所言若此。此词实令触热者读之，如冷水浇背矣！意不过为‘衣冠冒炎暑’五字下针砭，而凌空结撰成一篇奇文。先从舟行苦热，深夜舟人之语，布一奇景。忽用‘此际’二字，直接点入‘衣冠炎暑’，令人不测。以后又用‘江乡’倒缴，只一‘幸’字缩住，语意含蓄，笔势奇矫绝伦。”

西江月

腹内胎生异锦^[1]，笔端舌喷长江。纵教疋绡字难偿^[2]。不屑与人称量。 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风流才子占词场。真是白衣卿相。

【注释】

^[1]胎生异锦：指腹内文章如锦绣。

^[2]疋（pǐ）：同匹。绡：指绢帛等丝织物。唐宋时绢帛在一定程度上有货币的功能。

【点评】

这首非柳永所作，它出自明代冯梦龙所编的宋元话本小说集《古今小说》中《众名妓春风吊柳七》一篇，当是后人拟作而托名柳永的。但其口吻和词意却与柳永的同类之作十分相像，故附录于此，供读者参考。《众名妓春风吊柳七》话本中说当朝宰相吕夷简六十大寿，命人以蜀锦二端、吴绫四端作润笔，求柳为作寿词，柳永作了一首《千秋岁》，余兴未尽，又写了这首《西江月》词，不料忙中出错，将两首词一块封箴带去了，“吕丞相拆开封套，先读了《千秋岁》调，倒也欢喜。又见《西江月》调，少不得也念一遍，念到‘纵教疋绡字难偿，不屑与人称量’，笑道：‘当初裴晋公修福光寺，求文于皇甫湜，湜每字索绢三匹。此子嫌吾酬仪太薄耳。’又念到‘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大怒道：‘小子轻薄，我何求汝耶！’从此衔恨在心。柳耆卿却是疏散的人，写过词，丢在一边了，那里还放在心上。又过了数日，正值翰林员缺，吏部开荐柳永名字，仁宗曾见增定大晟乐府，亦慕其才，问宰相吕夷简道：‘朕欲用柳永为翰林，卿可识此人否？’吕夷简奏道：‘此人虽有词华，然恃才高傲，全不以功名为念。见任屯田员外，日夜流连妓馆，大失官箴。若重用之，恐士习由此而变。’遂把柳永所作《西江月》词诵了一遍。仁宗皇帝点头。早有知谏院官打听得吕丞相衔恨柳永，欲得逢迎其意，连章参劾。仁宗御笔批着四句道：‘柳永不求富贵，谁将富贵求之。任作白衣卿相，风前月下填词。’柳耆卿见罢了官职，大笑道：‘当今做官的，都是不误用字之辈，怎容得我才子出头。’因改名柳三变，人都会其意。柳七官人自解说道：‘我少年读书，无所不窥，本求一举成名，与朝家出力。因屡次不第，牢骚失意，变为词人，以文采自见，使名留后世足矣。何期被荐，顶冠束带，变为官人。然浮沉下僚，终非所好，今奉旨落放，行且逍遥自在，变为仙人。’从此益放旷不检，以妓为家。将一个手板上写道：‘奉圣旨填词柳三变。’欲到某妓家，先将此手板送去，这一家便整备酒肴，伺候过宿。次日，再要到某家，亦复如此。凡所作小词，落款书名处，亦写‘奉圣旨填词’五字，人无有不笑之者。”这本是小说家言，人物事件多有不合史实处，但其中如对柳永名三变的解释，还颇能揣摩词人心意，无妨姑妄听之。

咏物抒怀·天然淡泞好精神

黄莺儿

园林晴昼春谁主。暖律潜催^[1]，幽谷暄和^[2]，黄鹂翩翩，乍迁芳树。观露湿缕金衣^[3]，叶映如簧语^[4]。晓来枝上绵蛮^[5]，似把芳心、深意低诉。无据^[6]。乍出暖烟来，又趁游蜂去。恣狂踪浪迹，两两相呼，终朝雾吟风舞。当上苑柳秣时^[7]，别馆花深处^[8]。此际海燕偏饶^[9]，都把韶光与。

【注释】

^[1]律：用竹管或金属管制成的定音仪器。阳者为律，阴者为吕，阴阳各六，合称十二律，是乐律的统称。古人以为吹律则温气至。这里的暖律是代指春天温暖的气候。

^[2]暄和：温暖。

^[3]缕金衣：即金缕衣，缀以金饰之衣。此喻黄莺的羽毛。

^[4]簧：乐器中用以发音的簧片。如簧语是形容黄莺的鸣叫声。

^[5]绵蛮：象声词，指鸟鸣声。

^[6]无据：宋人俗语，犹言没来由。

^[7]上苑：帝王之园囿。此泛指园林。

^[8]别馆：别墅。此泛指楼阁。

^[9]海燕：燕从海上来，故称之。饶：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谓：饶，犹添也，连也，不足而求增益也。即今所云讨饶头之饶。此二句意谓燕子把韶光让给黄莺，使其独占春光。

【点评】

这首词在各种版本的《乐章集》里，都是开篇第一首，虽未必就是柳永词的压卷之作，但在柳永之前，尚没有如此精致细腻咏物词，从这点来看，称之为开风气之先的作品是不过分。词调《黄莺儿》亦首见于柳永词，当是柳永的创调，内容也即是咏黄莺，正如《钦定词谱》卷二四所云：“咏黄莺儿，取以为名。”起句“园林晴昼春谁主”，有的版本作“谁为主”，似乎显得直露了一些。此句谓园林晴好，春意浓酣，谁是此大好春色之主？实际上是以一设问句引起下文。“暖律”二句，渲染春天节候，谓春来阳气上升，暗催百卉萌放，幽冷的山谷这时也开始变暖了。在如此阳和的背景下，所咏之物登场：黄鹂翩翩飞下，驻于芳树。点明之后，再以“观露湿”二句加以修饰，“观”字是领字，领起这两句，“露湿缕金衣”与“叶映如簧语”是两个工整的对句，谓枝上黄鹂正在清理被露水所沾湿的金色毛羽，同时在掩映的绿叶中又传来它婉转的清脆鸣声。颜色与声音相对，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相对，构成了一幅立体的图画。“晓来”二句，是承接“如簧语”之意，谓其鸣声似在倾诉着内心的“芳心深意”，这又是以人拟鸟，以人情去揣摩“鸟意”，古代咏物之作中这种立意和手法是较为普遍的，但各有巧妙不同。下片“无据”二字，显得十分突兀，不过也很醒目，它是对下面“乍出”二句的修饰，谓黄鹂似乎毫没来由地往来穿梭，破烟逐蜂。“恣狂踪浪迹”，通行本都无“浪”字，这里依据赵元度校焦弱侯本改定。这三句仍然是用拟人的手法描摹黄鹂情态，前面所谓“乍出”、“又趁”，正与人间的浪子相仿佛，故云“狂踪浪迹”。黄鹂成双成对，终日在风雾之中吟唱歌舞，园囿中的柳枝，楼阁边的花丛，都留下了它们的身影。“此际”二句，谓燕子虽然归来了，但却把韶光都让给黄鹂，遂使其独占了春色。这也是对首句“春谁主”之意的回应，使全词首尾意脉蝉联呼应。

清代黄苏《蓼园词选》中说：“翩翩公子，席宠承恩，岂海岛孤寒能与伊争韶光哉！语意隐有所指，而词旨颖发，秀气独饶，自然清隽。”后面三句话讲得还是很到位的，但清代的词评家看到咏物词便忍不住要在其中找寻寄托之意，于是黄鹂成了受到恩宠之翩翩公子的象征，海燕成了孤寒士人的象征。实际上柳永词中何来寄托？不过是一首纯粹的描写春日黄莺的咏物之作而已。对这类词甚至后来词人的一些咏物词，都还是抱着平实一点的心情去看更合适些，不必强作解人甚至厚诬古人。

木兰花 柳枝

黄金万缕风牵细。寒食初头春有味。𦰩烟尤雨索春饶^[1]，一日三眠夸得意^[2]。章街隋岸欢游地^[3]。
高拂楼台低映水。楚王空待学风流，饿损宫腰终不似^[4]。

【注释】

^[1]索：求。饶：添。

^[2]三眠：蚕初生至成蛹，蜕皮三四次。蜕皮时不食不动，成睡眠状态。第三次蜕皮谓之三眠。这里谓“一日三眠”，是指细小如蚕的柳叶成长迅速。

^[3]章街：章台街。汉长安街名。后世以之称代妓女之所居。这里是化用唐代韩翃与柳氏的故事。隋岸：即隋堤。隋炀帝开运河，于河两岸筑堤种柳。

^[4]楚王二句：化用宫腰的典故。参见《斗百花·满搦宫腰纤细》注^[1]。

【点评】

这是一首描写柳枝的咏物词。起处“黄金”句，写金黄纤细的柳枝在风中摇荡，“万缕”，形容枝叶的浓密。“寒食”句，谓时值寒食，而春天的情味愈显。“𦰩烟”二句，全用拟人笔法，本来是说烟雨笼罩柳树，却说柳枝与烟雨纠缠缭绕，仿佛在求添春色；本是说柳叶生长迅速，却说“夸得意”，仿佛在沾沾自喜。这就发掘出了柳树的情态。下片“章街”句，连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章街”，据《本事诗》载，唐代诗人韩翃有姬柳氏，经安史之乱，两人离散。后韩使人寄诗柳氏云：“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是借柳喻人，而这里反过来借人喻柳。“隋岸”，也是与柳相关的字面。“高拂”句，写楼边柳树映水成碧，而高低相形，自有情意。最后“楚王”二句，还是借人喻柳，谓楚王宫中的那些美女，即使“饿损”了“宫腰”，又哪里能和真正的柳腰相比呢？实际上，也就是比喻柳条的纤细而已。此词上片主要以不同的笔法实写春日柳枝的情态，下片化用了几个与柳有关的典故进行虚写，但虚实两方面又相互照应。格调虽不必高，但词笔词心都颇为细腻，还是有其自身特色的。

木兰花 杏花

翦裁用尽春工意^[1]。浅蘸朝霞千万蕊。天然淡泞好精神^[2]，洗尽严妆方见媚^[3]。风亭月榭闲相倚。紫玉枝梢红蜡蒂^[4]。假饶花落未消愁^[5]，煮酒杯盘催结子。

【注释】

^[1]春工：春天化物之工。

^[2]淡泞：浅浅清澄。

^[3]严妆：浓妆。

^[4]紫玉：比喻杏枝。红蜡：比喻杏花的花蒂。

^[5]假饶：纵使。

【点评】

此词咏杏花。杏花浅红而不浓媚，故词亦从其清淡的姿态发掘杏花之神韵。起处“翦裁”句，不过是说杏花得春而发育滋长，意思平常，但“用尽”二字却不平常，仿佛杏花得天独厚，受到“春工”的宠爱，而加倍赋予了它的娇娆。一开始就强调了所咏之物在春天之百草千花中的突出地位，古代文论家把这种手法称之为“尊题”。“浅蘸朝霞千万蕊”句，是咏杏花的外在形态，浅红的朝霞与浅红的杏花互相衬托，花如朝霞，霞光映花，万千花蕊，霞光四射，一片红云，几乎不辨彼此，写得十分热闹。“天然”二句，则写出了杏花内在的神韵，与春天浓艳的天桃、牡丹等相比，杏花更以其清淡天成而别具风采，仿佛是一位不施脂粉的美女，“洗尽严妆”，素面朝天，反而更显现出了它的自然天成之美。下片“风亭”二句，则一句写神韵，一句写形态。“风亭”、“月榭”、“闲”等字眼，都透出一股迥出流俗的高雅之气。“紫玉”句，由花写到了枝、蒂，谓杏枝如紫色的美玉，杏蒂如红色的蜡烛，都可以说是杏花的陪衬，当然作为一首咏物词来说，此句的确是有些坐实而稍觉沉闷。但下面二句却又翻出一层新意，以虚想作结，谓纵使春天消逝，杏花凋落，也不必为之愁叹感伤，因为夏日来临之时，杏树也会“绿叶成阴子满枝”，而这杏果正是人们佐酒的佳品。词中是用“催结子”这样一种倒折之笔来表达，便更显得情味曲折，风致宛然。可谓以虚为实、以退为进，把惯常的因花落而伤感之意，一笔抹倒，代之以杯盘荐果的欣然，把一首极易平淡的咏物词写得兴味盎然、生气勃勃。和后来南宋史达祖、王沂孙、张炎等咏物名家的作品相比，此词固然是缺乏兴寄、手法简单，但也没有他们那种繁缛琐屑的毛病，倒是更有活泼的生机。

木兰花 海棠

东风催露千娇面。欲绽红深开处浅。日高梳洗甚时忺^[1]，点滴燕脂匀未遍^[2]。霏微雨罢残阳院。洗出都城新锦段^[3]。美人纤手摘芳枝^[4]，插在钗头和凤颤^[5]。

【注释】

^[1]忺（xiān）：愉快，惬意。

^[2]燕脂：即胭脂。

^[3]锦段：锦绣缎。此喻风光似锦。

^[4]芳枝：指海棠花枝。

^[5]凤：指女子发钗上所饰的凤凰。

【点评】

此词咏海棠。上片实写花姿，借人喻花，下片却另生一意，以人写花。起处“东风”句，写春风送暖，催开海棠，“千娇面”，即是以美人千娇百媚的容颜比喻怒放的海棠。“催”字，既见出春风化物之工，也显示了春天的拟人色彩，甚有情致，与前词咏杏花的“剪裁用尽春工意”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欲绽”句，写海棠花开，颜色深浅不一，海棠花有淡红色的，也有白色的，此句正是写实之笔。“日高”二句，仍是借人喻花，以美人的日高懒起，迟迟梳洗，胭脂未匀，来比拟花的欲深还浅，浓淡不一，和前句正相呼应，可谓“淡妆浓抹总相宜”。上片主要写海棠花之色，下片则主要写海棠花的姿韵。“霏微”两句，写微雨过后，残阳斜照深院，天地间一片清润，都城里风光似锦，“洗”字用得十分清爽。“美人”二句，与上片“日高梳洗”之意也是互相呼应的，谓美人以纤纤素手，轻摘花枝，簪于鬓旁，凤钗袅袅，花枝微颤，正是“花面交相映”，以人之美写出了花之美。此词意思并不复杂，格调也未必很高，但这种始终从侧面来描绘的手法和前后贯穿相应的结构却都很值得玩味。

受恩深

雅致装庭宇。黄花开淡泞^[1]。细香明艳尽天与^[2]。助秀色堪餐^[3]，向晓自有真珠露^[4]。刚被金钱妒^[5]。拟买断秋天^[6]，容易独步^[7]。

粉蝶无情蜂已去。要上金尊^[8]，惟有诗人曾许。待宴赏重阳，恁时尽把芳心吐^[9]。陶令轻回顾^[10]。免憔悴东篱，冷烟寒雨。

【注释】

^[1]黄花：指菊花。淡泞：淡泊，形容菊花色调明净。

^[2]天与：上天赋予。

^[3]秀色堪餐：形容女子的美貌或花木的秀丽。

^[4]向晓：临晓。

^[5]刚：正。

^[6]买断：买尽，占尽。

^[7]容易：轻易。独步：此指独占。

^[8]要：同邀。金尊：酒杯。

^[9]恁时：那时。

^[10]陶令：指东晋诗人陶潜，曾任彭泽令，故云。

【点评】

这是一首描写秋日菊花的咏物词，以体物工巧而见长。起处“雅致”二句，写庭宇旁菊花开放，是眼前景致。而所用的两个形容词“雅致”、“淡泞”，都非常贴切，移不到其他花木身上，古人称之为“著题”。“细香”句继续铺写，是渲染之笔，菊花洁净明丽，尤其是其淡淡的幽香，不俗不媚，最能见出“雅致”、“淡泞”的品格，也就是从这个角度，古人常以菊花比拟高洁的品行。“秀色堪餐”，字面上是出自西晋陆机的《日出东南隅行》诗中“秀色若可餐”句，实则也是暗用《离骚》中“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之意，无形中更是抬高了菊花的品格。这两句是说晓色中的菊瓣，沾上了颗颗如珍珠的露滴，使菊花的秀色越发明艳。“刚被”句，据《菊谱》云：金钱菊，为菊之一种，九月末开深黄色花。这句本是形容菊花的色泽金黄如金钱，在写法却以虚为实，说菊之黄为金钱所妒，这样显得更有情致，词意也有波折。“拟买断”二句，谓菊花独占秋色。这是总束之句，将上片对于菊花的描写与秋天的特定氛围联系起来，以引起下片转生的新意。“粉蝶”三句，谓菊花开于秋季，既无浪蝶拈花，亦无狂蜂萦绕，蝶蜂俱为春日之物，故云“无情”、“已去”。惟一能欣赏黄菊的只有诗人，将其邀上“金尊”，倍加赞许。因此菊花亦通人意，非得等到“宴赏重阳”之时，才“尽把芳心吐”，这都是拟人之笔，揣摩菊花心事。最后“陶令”三句，先拉来陶渊明作为诗人的代称，盖陶氏有著名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句，“轻回顾”，在这里有及早赏菊的意思，因为等到“冷烟寒雨”来袭之时，菊花也将纷纷凋落，憔悴于“东篱”之下，到那时可就再也不会有悠然之兴了。此词上片是实写，下片则全是虚写。实写之细致贴切自不待言，而最耐人寻味是下片的虚处传神之笔，空

际盘旋而能有如许笔墨，这就靠的是柳永所擅长的铺叙手法了，层层转进，针脚细密，在咏物词中亦可谓别具一格之作。

瑞鹧鸪

天将奇艳与寒梅。乍惊繁杏腊前开。暗想花神、巧作江南信^[1]，鲜染燕脂细剪裁^[2]。寿阳妆罢无端饮^[3]，凌晨酒入香腮。恨听烟坞深中，谁恁吹羌管^[4]、逐风来。绛雪纷纷落翠苔^[5]。

【注释】

^[1]江南信：化用陆凯赠范晔诗事，参见《尾犯·晴烟蘸蘸》注^[4]。

^[2]燕脂：即胭脂。

^[3]寿阳妆：即梅花妆。据说南朝宋武帝女寿阳公主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其额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经二日，洗之乃落。宫女效之，称梅花妆，亦称梅妆。无端：这里指无尽，无休之意。

^[4]羌管：羌笛。这里指汉横吹曲《梅花落》。

^[5]绛雪：比喻飘落的红梅。

【点评】

此词咏红梅。起句“天将奇艳与寒梅”，破空而来，颇有气势，艳而曰奇，可谓艳丽到了极点。“乍惊”句，是反衬烘托之笔，本是说红梅盛开，如春日烧林的艳杏，却倒过来说乍看之下，简直令人惊疑是杏花提前在腊月开放了。此亦是以虚衬实之法，使词意产生动荡跳跃之感。“暗想”二句，仍是以虚写实，纯以设想行文，谓梅花盛放正是花神所带来的江南春信，“鲜染燕脂”，是形容梅花的红艳怒放之色。曰“巧”、曰“细剪裁”，则是以花神之精心创制来展现梅花的艳丽。下片“寿阳”二句，紧扣花色，以美人醉酒后脸颊之上的红晕，来形容梅花的娇媚。词意至此，已把梅花的形色描写尽致，“恨听”二句，则顿生转折，转写梅花之凋落。以“恨”字领起，憾恨怜惜之意显然。谓烟坞中传来幽咽的羌笛之声，而所奏之曲正为《落梅花》，这同样是虚写，不过是说梅花将谢而已，但经过这一层渲染，便生情致。风传笛声，但同时这寒风亦在吹落梅花，故“绛雪纷纷落翠苔”矣。这首词从梅花的盛放写到梅花的凋谢，描摹工致，笔调灵活。虽然说不上是绝妙好词，但毕竟是宋词中较早的一篇咏梅的作品，对后来南宋大量的咏梅词而言，或有筌路蓝缕之功吧。

柳永简明年谱

柳永一生事迹隐晦不彰，正史无传，野史杂记所载又多属传闻异辞，相互抵牾，诗文基本散佚，词则除小部分外，大都无法准确编年，因此撰写一部详尽的柳永年谱，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刘天文先生的《柳永年谱稿》（见《成都大学学报》1992年第1、2期，以下简称《柳谱》。），在这方面作了可贵的尝试，其功甚巨。但其谱多以柳永的词作以及宋人词话作为依据，实际上柳永的很多词并非都是其个人经历和心态的反映，词中所描写的行迹不全可据，宋人词话中所云往往与史实不符，亦不足为据。另外《柳谱》在事实考订方面也还存在着一些不精审之处。本书所附简表，只是在近现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柳永事迹中可以确考者依年编排，小说家言和证据不足的揣测皆不阑入，确不可考者，即付诸阙如。由于体例是简表，因此只记事实，不多作引证。谨此说明。

柳永，初名三变，字景庄。后更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故称“柳七”。因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致仕后赠官屯田郎中，故亦称“柳郎中”。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徙居崇安（今属福建）五夫里金鹅峰下。祖柳崇，字子高，五代时处士。父柳宜，字无疑，曾仕于南唐，任监察御史，入宋后，先后任山东雷泽、费县、任城令，通判全州，赞善大夫，官终工部侍郎。叔父五人：柳宣、柳真、柳宏、柳案、柳察，均有科第功名于时。兄二人，柳三复、柳三接，与三变合称“柳氏三绝”。

【宋太宗雍熙元年（984）】 1岁

○父柳宜本年四十六岁。时在山东沂州任费县令。柳永或生于费县任所。（关于柳永的生年，学术界尚未有一致的看法，《柳谱》据唐圭璋等之说定于本年，虽所据材料有误，但在目前来说，这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姑从之。）

○本年，和峴五十二岁。王禹偁三十一岁。苏易简二十七岁。寇准二十四岁。陈尧佐二十二岁。丁谓十九岁。林逋十七岁。杨亿十一岁。钱惟演八岁。

【宋太宗雍熙二年（985）】 2岁

○在费县。《崇安县志》谓柳宜本年进士及第（今人对此记载多有怀疑）。

○本年，夏竦生。

【宋太宗雍熙三年（986）】 3岁

○柳宜或于本年由费县移濮州任城令。柳永当偕往。

【宋太宗端拱元年（988）】 5岁

○本年，李遵勗生。聂冠卿生。和峴卒，年五十六。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 6岁

○本年，范仲淹生。

【宋太宗淳化元年（990）】 7岁

○柳宜本年由任城抵汴京，召试改官，得除全州（今属湖南）通判。王禹偁作《送柳宜通判全州序》一文送行。

○本年，张先生。

【宋太宗淳化二年（991）】 8岁

○柳永当随父在全州。

○本年，晏殊生。滕宗谅生。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 9岁

○本年，张昇生。

【宋太宗淳化四年（993）】 10岁

○本年，王益生。

【宋太宗淳化五年（994）】 11岁

○本年，柳宜以赞善大夫调扬州。柳永当偕往。

○本年或明年，谢绛生。

【宋太宗至道二年（996）】 13岁

○柳永当随父在扬州。

○是年柳宜年五十八，请僧神秀为其画像。十二月，王禹偁自滁州改知扬州，与柳宜相晤，作《柳赞善写真并序》。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 14岁

○本年三月，太宗崩，子赵恒即位，是为宋真宗。

○是年柳宜由赞善大夫迁殿中省丞。后因真宗即位迁国子博士。此后柳宜事迹即无确切记载，《福建通志》谓其官终工部侍郎（对此亦有学者提出怀疑），但任职的具体时间和卒年则皆无可考。

○本年，苏易简卒，年四十。

○本年以后的十余年间，柳永行迹亦不显。《柳谱》谓本年柳永返崇安，此后五六年间，皆在崇安。并谓自咸平五年（1002）后，柳永离乡经杭州、苏州、扬州赴汴京应试，屡举不第，遂流寓汴京。这基本上都是揣测之词，并无确证。但柳永中年以前大部分时间在汴京度过，大致是可以确信的。

【宋真宗咸平元年（998）】 15岁

○是年，叔父柳宏登第。

○本年，宋祁生。贾昌朝生。

【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 18岁

○本年，王禹偁卒，年四十八。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 24岁

○本年，欧阳修生。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 25岁

○正月，真宗与王钦若等合谋，制造“天书”事件，奉迎“天书”于京师左承天门，改年号为大中祥符。六月，“天书”再降于泰山醴泉亭，真

宗遂于十月东上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本年，苏舜钦生。韩琦生。赵抃生。刘几生。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 26岁

○是年，苏洵生。潘阆卒。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 29岁

○十月二十四日，真宗于延恩殿起道场祀圣祖赵玄朗，并自谓“圣祖临降”，遂大举庆贺。

○本年或次年柳永当在汴京，作有《玉楼春》（昭华夜醺连清曙）、（凤楼郁郁呈嘉瑞）、（皇都今夕知何夕）、（星闾上笏金章贵）四词，歌颂“天书”及“圣祖临降”之事。

○本年，蔡襄生。韩绛生。

【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 30岁

○六月，真宗亲制《步虚词》六十首，付道门以备法醮。

○本年前后，柳永在汴京，作有《巫山一段云》（六六真游洞）、（琪树罗三殿）、（清旦朝金母）、（阆苑年华永）、（萧氏贤夫妇）五首游仙词，亦与“天书”事件有关。与真宗所撰《步虚词》同是为道门法醮与诸节宴庆而作的道曲。

○本年，李师中生。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 31岁

○本年，蔡挺生。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 32岁

○本年，王益柔生。

【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 34岁

○正月，适逢“天书”降世十周年，改元天禧，真宗诣玉清昭庆宫上玉皇大帝圣号宝册，奉“天书”升太初殿，行宣读“天书”之礼，奉“天书”合祭天地于南郊。

○本年柳永在汴京，作有《御街行·燠柴烟断星河曙》一词，祝真宗六十寿辰，并描写了南郊盛况。

○本年韩维生。

○本年以后的十余年间，柳永行踪亦不能确考。《柳谱》谓其间先后漫游于江淮、关中、渭南、成都、湖湘等地，均属揣测。

【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 35岁

○兄柳三复进士及第。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 36岁

○本年，刘敞生。曾巩生。王珪生。司马光生。韩缜生。

【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 37岁

○本年，杨亿卒，年四十七。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 38岁

○本年，王安石生。吴师孟生。

【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 39岁

○二月，真宗崩，赵祯即位，是为仁宗，时年十三，由刘太后垂帘听政。

○本年，郑獬生。强至生。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 40岁

○本年闰九月，寇准卒于雷州，年六十三。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 44岁

○本年，范纯仁生。章粦生。

【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 45岁

○本年，王安国生。蒲宗孟生。徐积生。林逋卒，年六十一。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 47岁

○晏几道约生于本年前后（夏承焘《二晏年谱》）。

【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 50岁

○三月，刘太后薨。仁宗亲政，诏改明年为景祐元年。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 51岁

○正月，下诏特开恩科，并规定“进士五举年五十，诸科六举年六十；曾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毋辄黜，皆以名闻。”

○是年，柳永与兄柳三接同榜登进士第，赐同进士出身。授睦州（今浙江建德）团练推官。

○本年，钱惟演卒，年五十八。

【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 52岁

○柳永在睦州。到任仅月余，知州吕蔚即具状荐举之，但侍御史郭劝以其与制不合，加以驳回。

○柳永在睦州期间，作有《满江红·暮雨初收》一词。

○本年，王安礼生。曾布生。

【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 54岁

○本年，苏轼生。许将生。丁谓卒，年七十二。

【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 55岁

○是年，改元宝元。

○本年，李遵勗卒，年五十一。王益卒，年四十六。

【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 56岁

○本年，苏辙生。谢绛卒，年四十五（一说四十六）。

【宋仁宗康定二年（1041）】 58岁

○本年改元庆历。

○本年，舒亶生。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 59岁

○至迟到本年末前后，柳永已任泗州判官。

○本年，聂冠卿卒，年五十五。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 60岁

○五月，朝廷下诏举幕职、州县官充京朝官。

○柳永在汴京，然吏部不放改官。柳永遂诣宰相晏殊申诉，但未能得到援引。

○十月，朝廷又下诏对京朝官选人的进状进行复审。其后不久，柳永终于得以磨勘改为京官，升为著作佐郎。

○按宋代官制，改官后的京官必须先外任县令，柳永当也不例外。《余杭县志》卷一九职官表上载柳永曾任余杭（今属浙江）令。明代万历《镇江府志》卷三六引柳永之侄所作《宋故郎中柳公墓志》残文，谓柳永改官后曾任西京灵台（可能是指陕西渭南）令。罗烨《醉翁谈录》庚集卷三谓柳永曾宰华阴（今属陕西）。《乾道·四明图经》卷七记载柳永尝监晓峰（在今浙江定海）盐场。但具体何时则都难以确考。《柳谱》一一坐实，并无确证。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 61岁

○本年，王安石子王雱生。黄裳生。陈尧佐卒，年八十二。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 62岁

○本年，黄庭坚生。

【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 63岁

○本年末柳永当循资转为著作郎。

○本年，晁端礼生。

【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 64岁

○本年，滕宗谅卒，年五十七。尹洙卒，年四十七（一作四十六）。

【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 65岁

○本年，李之仪生。朱服生。刘弇生。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 66岁

○本年，柳永当循资转为太常博士。

○本年，秦观生。叶清臣卒，年五十。

【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 68岁

○本年，夏竦卒，年六十七。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 69岁

○本年，柳永当循资转为屯田员外郎。

○本年，贺铸生。陈师道生。范仲淹卒，年六十四。

【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 70岁

○柳永致仕退休。按北宋官制，致仕时转一官为屯田郎中。

○本年，晁补之生。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 71岁

○二月，孙沔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杭州。柳永在杭州作《早梅芳·海霞红》一词。

○中秋，柳永在孙沔府会中，作《望海潮·东南形胜》一词。

○本年，张耒生。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 72岁

○本年，晏殊卒，年六十五。

【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 73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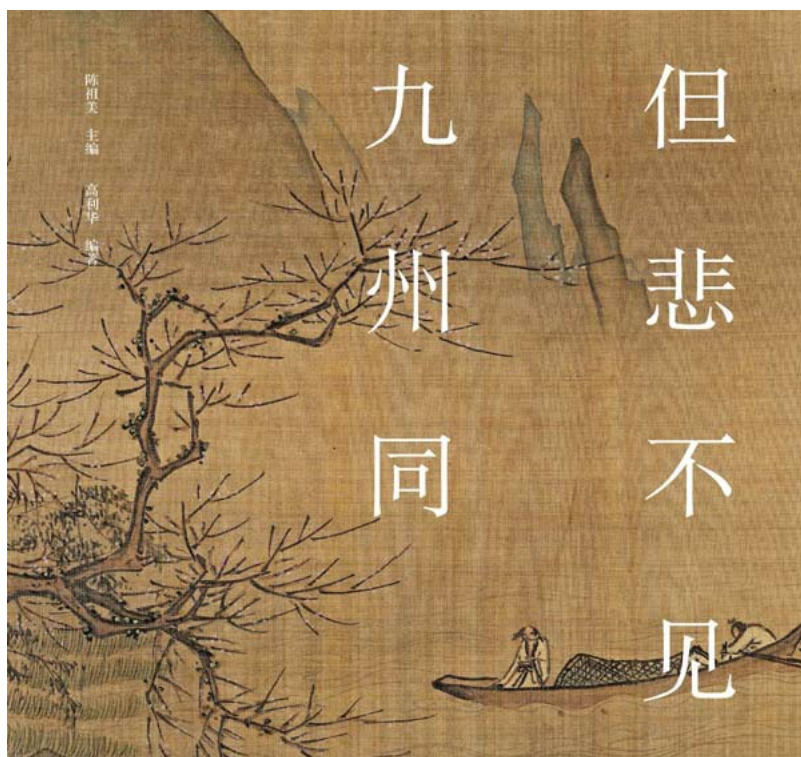
○八月，老人星见。柳永在汴京，作应制词《醉蓬莱·渐亭皋叶下》，进呈给仁宗，但由于词中用语触犯了仁宗的忌讳，因而受到斥责。

○本年，周邦彦生。

○本年以后，柳永事迹即无见于载籍者，可能不久便身故了。柳永卒于润州（今江苏镇江），歿后境况凄凉，殡葬无着，棺木搁置于僧寺之中。直到二十余年后王安石之弟王安礼知润州时，才出资为柳永择地安葬，并由柳永的侄子撰写了墓志铭。

柳永有子名柳说，官著作郎（《福建通志》）。有孙柳彦辅（黄庭坚《书赠日者柳彦辅》），彦辅或为其字。有侄名柳淇（《嘉庆·建宁府志》、《崇安县志》谓其官至太常博士）。

柳永亦善为诗文。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谓“永亦善为他文辞”，周焜《清波杂志》卷八谓：“柳耆卿为文甚多，皆不传于世。”可见他的诗文在宋代就已散失了。今仅存《煮海歌》、《赠内臣孙可久》、《题中峰寺》三诗及断句二句，文则存《劝学文》一篇，疑非全璧。



陈祖美 主编
高利华 编著

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但悲不见九州同 陆游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陆 游
1125—12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但悲不见九州同：陆游集/高利华编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7

（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ISBN 978-7-5559-0194-5

I. ①但... II. ①高... III. ①宋词-选集 IV. ①I222.8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5715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58000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前言

[寸心如丹·位卑未敢忘忧国](#)

[灌园](#)

[军中杂歌](#)

[塞上曲](#)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夜读范至能《揽辔录》](#)

[追感往事](#)

[病起书怀](#)

[夜泊水村](#)

[书愤](#)

[书叹](#)

[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

[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

[诉衷情](#)

[谢池春](#)

[夜读兵书](#)

[投梁参政](#)

[太息](#)

[宝剑吟](#)

[观大散关图有感](#)

[山南行](#)

[金错刀行](#)

[胡无人](#)

[秋声](#)

[剑客行](#)

[关山月](#)

[出塞曲](#)

[战城南](#)

[弋阳道中遇大雪](#)

[陇头水](#)

[老马行](#)

[感事六言](#)

[梦里关山·铁马冰河入梦来](#)

[癸丑七月二十七夜，梦游华岳庙](#)

[记梦](#)

[绝句](#)

[频夜梦至南郑小益之间，慨然感怀](#)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记梦](#)

[梦中行荷花万顷中](#)

[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

[初秋梦故山，觉而有作](#)

[二月一日夜梦](#)

[九月十六日夜](#)

[五月十一日夜且半](#)

[记梦](#)

[梦范参政](#)

[沈园鸿影·灯暗无人说断肠](#)

[重阳](#)

[余年二十时](#)

[沈园（二首）](#)

[春日绝句](#)
[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
[夜闻姑恶](#)
[城南](#)
[春游](#)
[禹迹寺南](#)
[钗头凤](#)
[浣溪沙·南郑席上](#)
[夜游宫·宫词](#)
[上西楼](#)
[长干行](#)
[酒醉无言·诗魂恰在醉魄中](#)
[夜坐独酌](#)
[清商怨·葭萌驿作](#)
[醉歌](#)
[江上对酒作](#)
[醉歌](#)
[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
[对酒叹](#)
[长歌行](#)
[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
[楼上醉书](#)
[江楼吹笛饮酒大醉中作](#)
[前有樽酒行](#)
[草书歌](#)
[醉倒歌](#)
[醉卧松下短歌](#)
[梅香如故·为爱名花抵死狂](#)
[东阳观酴醾](#)
[花时遍游诸家园](#)
[海棠](#)
[梅花绝句](#)
[荷花](#)
[落梅](#)
[泛舟观桃花](#)
[忆天彭牡丹之盛有感](#)
[梅花绝句](#)
[梨花](#)
[卜算子·咏梅](#)
[晚菊](#)
[海棠歌](#)
[军中足迹·远游无处不销魂](#)
[泛瑞安江，风涛贴然](#)
[湖山](#)
[宿枫桥](#)
[剑门道中遇微雨](#)
[楚城](#)
[小雨极凉舟中熟睡至夕](#)
[过灵石三峰](#)
[度浮桥至南台](#)
[望江道中](#)
[黄州](#)
[哀郢](#)
[晚晴闻角有感](#)
[南郑马上作](#)
[归次汉中境上](#)

[登荔枝楼](#)
[秋晚登城北门](#)
[登拟岘台](#)
[夜登千峰榭](#)
[兰亭](#)
[水调歌头·多景楼](#)
[水龙吟·春日游摩诃池](#)
[南乡子](#)
[鹅湖夜坐书怀](#)
[瞿塘行](#)
[饭三折铺，铺在乱山中](#)
[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
[故土小园·柳暗花明又一村](#)
[小园](#)
[绝句](#)
[秋日郊居](#)
[秋晚](#)
[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
[阿姥](#)
[秋怀](#)
[山村经行因施药](#)
[春日杂兴](#)
[夜泛蜻蜓浦](#)
[游山西村](#)
[观村童戏溪上](#)
[九月三日泛舟湖中作](#)
[秋晚闲步，邻曲以予近尝卧病，皆欣然迎劳](#)
[农家叹](#)
[稽山行](#)
[岳池农家](#)
[思故山](#)
[赛神曲](#)
[夏日六言](#)
[柳桥晚眺](#)
[月下](#)
[燕](#)
[晓雪](#)
[书室](#)
[养生](#)
[初夏闲步村落间](#)
[鹧鸪天](#)
[鹧鸪天](#)
[鹊桥仙](#)
[长相思](#)
[听雨忆人·小楼一夜听春雨](#)
[夜归偶怀故人独孤景略](#)
[送七兄赴扬州帅幕](#)
[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近尝示诗](#)
[陈阜卿先生为两浙转运司考试官](#)
[渔家傲·寄仲高](#)
[送曾学士赴行在](#)
[五更闻雨思季长](#)
[送辛幼安殿撰造朝](#)
[春雨](#)
[秋旱方甚，七月二十八夜忽雨，喜而有作](#)
[雨夜](#)

[十月十七日](#)

[湖上急雨](#)

[闻雨](#)

[雨](#)

[南□遇大风雨](#)

[临安春雨初霁](#)

[十二月二十八日，风雨大作](#)

[五月十四日](#)

[喜雨歌](#)

[甲申雨](#)

[父德子贤·家祭无忘告乃翁](#)

[喜小儿病愈](#)

[与儿辈论李杜韩柳文章偶成](#)

[冬夜读书示子聿](#)

[示子孙（二首）](#)

[示儿](#)

[与子□、子坦坐龟堂后东窗偶书](#)

[送子龙赴吉州掾](#)

[示子□](#)

[喜小儿辈到行在](#)

[书叹](#)

[陆游简明年谱](#)



陆游，浙江绍兴人，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者，被誉为“亘古男儿”，是有着特殊人格魅力的诗人。生逢北宋灭亡之际，他从小受爱国思想影响，曾立下“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志向。绍兴年间，应礼部试，因“喜论恢复”，为秦桧所黜。孝宗时，赐进士出身，步入仕途。中年入蜀，曾投身于四川宣抚使王炎所在的南郑军队。因始终主张对金作战，反对主和，屡受统治集团的压制和排斥。晚年退居家乡农村，但收复之念至死不渝，并在诗中大力表现自强不息的尚武精神。陆游是我国文学史上创作最宏富的作家之一。一

生除留下9300余首诗和140多首词外，尚涉足于散文创作和史书撰述。诗是陆游平生之绝诣，殊多脍炙人口篇什，并以近万首的规模雄居两宋诗坛榜首，表现了他执著的爱国热情、丰富的人生情趣和深沉的爱情体验。其作品题材深广充实，感情真挚动人，风格多姿多彩，极具想象力和浪漫情调。亦工词，兼有纤丽与雄慨的风格。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等。

前言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宋代著名的大诗人。陆游之著名，除了文学实绩外，还有许多伴随着他文学事业使后人啧啧称羡的地方。

首先，陆游是被誉为“亘古男儿”有着特殊人格魅力的诗人。他是南宋诗坛上的爱国者、主战派，一生以恢复中原为己任，并在诗歌中大力表现尚武精神。清人梁启超在读陆游诗后，深为此种精神所感动，喟然叹道：“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1]说陆游是亘古以来诗界称得上男子汉、伟丈夫的一类人物。此种评价是无以复加的，足可说明诗人在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其二，陆游又是我国文学史上创作最丰富的作家之一。他一生除留下9300余首诗和140多首词外，还涉足于散文创作和史书撰述，《入蜀记》、《老学庵笔记》、《南唐书》都是知名度很高的著作。《渭南文集》文备众体，其散文的成就远在苏洵、苏辙等人之上，足可列于唐宋大家之列；诗歌更是陆游平生之绝诣，诸多脍炙人口篇章，并以近万首的规模雄居两宋诗坛榜首。

其三，陆游之广为人知，还缘于在他身上曾演绎了一幕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在他身后留下了一组以沈园为背景、反映他和前妻唐氏爱情故事的情诗——沈园诗。清人陈衍在《宋诗精华录》曾这样评沈园诗：“无此绝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绝等伤心之诗。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沈园诗不但是我国诗歌史上著名的言情佳作，而且可推为宋诗孤本的爱情绝唱。

除此而外，陆游的人生经历也有许多带有时代特征、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让人感喟。他生于南北宋之交，一生经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创作横亘南宋前期诗坛，并且与南宋政治气候息息相关。我们解读陆游，不啻开启了一扇了解南宋文坛和政坛风云的窗口。

陆游的出生富神秘色彩。他生在淮河的一条船上，呱呱落地时，船外正值狂风急雨、惊涛骇浪，动荡的环境为他的人生拉开了独特的序幕——不久，即是“靖康之变”。诗人的整个青少年时代是在丧乱中度过的。诗人儿时在家，亲见当时士大夫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2]，深受感触，自小即怀忧国之思，决心志扫胡尘。正当陆游踌躇满志想建功立业时，却受到了以秦桧为代表的投降势力的压抑与摈斥。陆游29岁赴临安锁厅试，名列第一，适逢秦桧之孙秦埙屈居其后，遂为秦桧所嫉恨；又因陆游喜论恢复中原，在次年的礼部试中即遭黜落。直到秦桧死后，陆游才得以出仕。孝宗即位之初有恢复中原之心，陆游颇受重视，并以“力学有闻，议论剀切”^[3]赐受进士出身，一度在枢密院供职，为北伐起草《代二府与夏国主书》和《蜡弹省札》两文。然而，由于符离败役，孝宗一朝从此不再提“恢复”二字，陆游也因主战而被贬出都。旋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4]的罪名罢官回乡，一弃就是五年。

陆游在故乡镜湖边筑室赋闲，原以为一生与事业无缘。谁料年届半百的陆游，却再一次面临着人生转机。乾道六年，46岁的他因贫出仕，万里入蜀，应当时枢密使兼四川宣抚使王炎之召，以干办公事兼检法官的身份入幕南郑，从此走上了得以张扬平生习气的抗金前线。南郑是南宋西北边防重地，朝廷此时调王炎为四川宣抚使，本寓巩固西北边防的意思。王炎上任后广招募宾，把宣抚司从利州（四川广元）徙于兴元府（南郑），靠近秦陇，种种迹象都摆出恢复中原的跃跃姿态。陆游在军中很受鼓舞，并亲履川陕前线考察形势，向王炎献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5]。朝廷此际只想求稳以图保全，王炎的作为非但无功，反而引起猜忌。陆游赴幕的当年秋天，王炎即被召还临安终身不用，征西军幕也作鸟兽散。陆游带着一腔遗恨“细雨骑驴入剑门”，从此结束了他“铁马秋风大散关”的雄快生活。他离开南郑是不得已的，忧愤与不甘最终坦荡无遗地反映在蜀播迁宦游的诗歌之中。陆游在南郑前线仅八个月，却为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追忆和取之不尽的诗料；九年川陕生活的实感，使他永远怀抱着“曾经沧海”的感慨。

陆游奉召东归后，由于弄权的曾觌、王洙之流当道，他又被排挤出朝，先后在福建建州、江西抚州、浙江严州等地任职，至65岁因“嘲咏风月”罪被斥归故里，前后十余年间凡三遭黜落，投闲居其大半，坎壈不遇可见一斑。从入蜀到东归，是陆游一生创作最重要的时期，朝廷和、战消长的政治背景和诗人宦途沉浮的感慨均反映在诗中。诗人63岁在严州任上第一次汇刻了诗稿，特以《剑南诗稿》命名，以示对中年川陕生活的珍视。

陆游从65岁退居故里到85岁去世，期间除曾去临安做一年史官外，一直在家乡山阴镜湖农村赋闲。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晚年诗歌创作的重心也日渐转移到对乡居平淡生活的描写上。但报国之志、忧国之心，未尝因野处老迈而丝毫减衰。开禧北伐前，陆游从大局出发，力排众议支持韩侂胄对金用兵，还幻想自己化为一匹“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老马行》）的老马。至于临歿前的《示儿》一诗，其生前之愿、死后之心更让人深深感动。他是带着“死前恨不见中原”的遗恨离世的，但其的一生却给后世留下了异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清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放翁诗凡三变”，即少工藻绘，中务宏肆，晚造平淡。从现存的诗稿看，除少工藻绘的特点不明显外，其他两点基本符合陆游创作的进境。陆早年师从曾幾，私淑吕本中学习江西诗法。现入蜀前诗仅存百余首，大都精粹隽拔，清新可读。中期存诗2500余首，成就最显，是典型的放翁诗风的代表，也是诗稿中最精华、最有特色的部分。晚年退居山阴农村，创作最丰，存诗达6600多首，创作重心有所迁移，诗风归于平淡，显示出陆游诗的另一种风味。

在陆游诗歌的解读中，有几个问题必须引起读者的注意。

一是关于陆游诗歌的自评与他评问题。

对于自身的创作情况，陆游晚年有许多自评其诗总结性的言论，如“束发初学诗，妄意薄风雅。中年因忧患，聊欲希屈贾。宁知竟卤莽，所得才土苴……”（《入秋游山赋诗略无阙日戏作五字七言》之一），诗人在与儿辈论一些诗的得失时，对早年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有时对中年的创作也不满意，只有对晚年的诗颇为自爱，说“诗到无人爱处工”（《明日复理梦中意作》），而作品的实际情况并不尽然。陆游存世的《剑南诗稿》共计85卷，分前后两次刊刻。第一次严州任上刊刻的20卷系他亲自校定。后65卷是他儿子陆子虞在他身后汇刻的。《剑南诗稿》的前20卷，收录的都是早、中年时期的诗作，诗人同时代的周必大、杨万里、朱熹等人当初读到并普遍看好的就是严州所刻的前20卷本诗稿。恰恰是这2500多首诗，使他获得

了“小李白”^[6]、“不蹶江西篱下迹，远追李杜与翱翔”^[7]、

“在今当推为第一流”^[8]、“笔力回斡甚善，非他人所及”^[9]的巨大声誉。明清两代论者在极力推重陆游诗艺“模写事情俱透脱”^[10]、“不窘、不狭、不纤，独能出奇无穷”^[11]、“真朴处多，雕镂处少”^[12]的同时，评价的微词也不绝于耳。常常出在“及观全集后，前意顿减”^[13]，或恨“蹊径太熟”^[14]上，以为放翁诗粗率不耐看。沈德潜《说诗晬语》分析，造成此种口实的原因是“诗篇太多，不暇持择”，是为持平之论。放翁创作周期长，自称“六十年间万首诗”作品繁富在宋代诗人中是不多的。但必须辨析的是，这种简单的重复，主要出在晚年近七千首诗的创作上。陆游严州任上所刻的20卷诗，自我把关很严，对63岁之前的作品已作了严格的汰选，留下的大都是精彩可读的篇章。现存《诗稿》三分之二强的作品，均是诗人退居山阴农村20年间的创作，里面虽不乏妙手偶得的佳章，如对爱国之志至死不渝的抒发、对农村风物的细腻生动描写、对前妻缠绵悱恻的爱恋，并伴有精彩的关于创作的评论。但无可否认，后期诗存在不少平庸、随意、轻率的作品，如怀旧一类诗境的重见复出，句式、典故的熟滥^[15]等。诗人要在满眼桑麻、缺少新变的生活中酝酿激情、发掘诗意固然不易，而选者要在数千首的日课诗中选出精粹的篇章，似乎更有从严删斫的必要。宋代印刷业发达，作品在自然流传中淘汰的可能性已小，所以宋人自觉的删诗，不啻是一种明智之举。陆游原有这方面的意识，退居后，也许是老年人的心态，对自己晚年的东西特别珍视，后数十卷在编定时“朱黄涂擗”，“亲加校定”^[16]，再也没有当年大刀阔斧删汰的勇气。这求全之心，反而留为口实，也是诗人始料未及的。因此，我们对陆游自评其诗的某些言辞有必要持审慎态度。诗人钟爱晚作，并不止一次地推举自赏，这只能看作是诗人晚年审美评价的主观感觉，不能成为后人评价其诗的客观依据。

和陶渊明、杜甫的身前寂寞不同，陆游在生前就享有盛誉。时人以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并称，视陆游为“中兴之冠”^[17]，被推为南渡诗坛稳操牛耳者。对陆游诗中的主流创作，即引人注目的爱国诗歌，在当时就引起了足够的重视。郑师尹在为《剑南诗稿》初版作序时就点到放翁诗“忠愤感激，忧思深远”的特点。杨万里说陆游“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18]，罗大经《鹤林玉露》云陆诗“多豪丽语，言征伐恢复事”。即使在明朝中叶前后七子高呼“诗必盛唐”之际，陆游还是被推为“广大教化主”^[19]，受到士大夫重视。这个视为“诗魂”的主体精神，在民族危难深重的关头，更多的人是从陆游诗歌中汲取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然而，这一部分爱国抒情诗，在整部《剑南诗稿》近万首作品中的实际数量和所占的比重，不是特别多，远远不敌他的闲适诗，却能给人以“集中十九从军乐”的深刻印象。这说明一种精神和与之相应的篇章，有时并不需要绝对的量化，关键在于感发的强度、真切的程度、持久的魅力。正如纪昀所言：“此种诗（指《书愤》）是陆游不可磨处。集中有此，如屋有柱，如人有骨。”^[20]这些诗，不论在整部诗稿中的数量比例多少，将永远是陆游诗的脊梁。古代论者在感动此种精神的同时，在选诗评论方面，却呈现出另一种光景。由于这类诗常集中在知名度较高的几首名篇中，为人所共知。所以，一些选家在选辑陆游诗歌时，为体现选本的特色，避免复出，对这类诗歌反而言之甚少或者约略不言了。不少选家往往“略其感激豪宕沉郁深婉之作，惟取其流连光景”^[21]的诗歌。包括深受陆游的精神感召的宋代诗人刘克庄、元代方回，都喜欢摘章截句，激赏诸如“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等，以至于有的读者以为陆游只是“苏州一老清客”^[22]——这是一种倾向。另一种倾向则是，一些论者因为有感于陆游盛名，于是求之过深。在选辑评点陆游作品时，殊多留意于圭璧之瑕可供臧否之处，还特别胪列了陆游诗中重见复出和稠叠句法加以针砭，放大诗人贪多务得、出手率尔的疏误。陆游晚年诗，瑕瑜互杂，不暇剪除荡涤，这是事实。但正如唐诗之美，《全唐诗》未必首首精湛一样，我们看陆游，也应持辩证的眼光。陆游诗的艺术成就，固不像贺裳所言“才具无多，意境不远，惟善写眼前景物而音节琅然可听”^[23]，诗作繁富有所复出，不应成为全盘否定陆游的理由。陆游诗是经得起删选的，在诗稿中立意与诗艺双馨的作品，比比皆是。其

名篇与文学史上任何一位大家相比，均毫不逊色，正如四库馆臣所言：“安可以选者之误，并集矢于作者哉！”^[24]

二是对陆游诗歌的艺术个性和艺术独创性的理解。

与古人指摘其出手率尔、句式重复不同，今人对陆游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对陆游精神的高度肯定和对陆诗缺乏艺术独创性、不够含蓄深婉方面。文学的问题，最终还应回到文学本体的探讨上来，这是文学批评的成熟和深化。

关于艺术个性，我认为必须结合作家的具体情况加以考察，不应有划一的标尺。诗人个性风格的形成，既有其外在的因素，也有其内在的性格基础。特别是抒情诗人，个性的差异，是形成不同风格的一个最根本的要素。以前我们探讨陆游的创作风格时，比较重视外在因素，比如说有据可循的诗学渊源、师承、境遇、交游，等等，而对诗人个性气质解析往往比较忽略。其实，创作风貌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诗人精神气质的个性差异造成的。辛弃疾、陆游基本上是同一时代的人，文学成就不相上下，其面目大不一样。范成大和陆游唱和最多，两人有蜀中一段密切的交往，诗风之异，也如同人面，这不能不说是个性在起作用。陆游并不缺少艺术个性，恰恰相反，他那以热烈而坦然为标志的艺术特色，正是他独特性格的体现。与祖、父辈持重、恭厚、稳重的个性不同，陆游实属多血质外向型性格的人。他性格中有许多“极端”的因素，如对酒能歌、爱花欲狂，性好奇险、我行我素，有较强的表现欲。诸多方面都似唐代的李白，其用世之心的迫切与执著，又远甚于李白。陆游有远瞩政治的能力，并以史才武略自信自期，却不谙身边的仕途风云，缺少谋身的能力。太多的文人诗人气质，使他能够在艺术创作领域内纵横驰骋，在梦境醉歌中大显身手，却在现实生活中捉襟见肘，动辄得咎。他的性格不适合那个畸形局促的时代，朱熹说“恐只是不合作此好诗，罚令不得做好官也”^[25]。确实，陆游政治上的单纯和热情，是成就他诗歌浪漫情调必不可少的因素。

陆游与辛弃疾相比，在政治理想和恢复中原的意念方面，有着同样强烈和持久的信念。陆游初不愿成为一个诗人，正如辛弃疾未料自己竟成一位词家一样，文学上的建树实非他们的本愿，都是事功落空后的产物。也就是说，陆、辛的诗词内容，并不存在多大的“说什么”的差异，关键是“怎样说”的问题。两人因个性的差异，手段自是不同。辛是一个有谋略、有手段，在实践方面可以建立事功且有权变的英雄人物，他的武略文才可以从他壮岁深入金营、只身擒缚叛将张安国、组建飞虎军和《美芹十论》论奏中得到证实。当壮志落空后，他便把平生的胆识与谋略手段全部用到了词的写作中，这固然是一种艺术需要，同时也包含着政治上的一份压抑。在词中往往用曲笔、典实、景物为抒情手段，幽折多变，盘旋激荡，不作直接叙写，赋壮词而不乏曲折含蕴之美，故能独树一帜。与辛弃疾相比，陆游只能算是一个热情而单纯的诗人，无论是处世还是创作，都表现出这方面的特点，易感、率直、透明、真挚，与辛弃疾有意敛藏不同，不加讳饰的性情流露以及沛然勃发的盛气，成了陆游艺术创作的特征。性格与诗歌互为表里的创作，使陆游触处皆发，热情真挚而顿挫不足，这也是单纯浪漫个性使然。陆游能在经历了两次北伐失败、屡遭谗毁槟斥、放废农村整整20年以后，对朝廷北伐仍怀抱幻想，临歿时尚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的遗愿，这正是诗人赤子情怀的表现。

在诗歌史上，原有许多本色的创作，如屈原作品中高洁好修的向往追求，陶潜诗的任真自适，李白的狂放飘逸，杜甫的忠爱缠绵等，他们笔下的题材和内容，都是一种与生命、性情、襟怀相结合的本色流露，而不仅仅如一般诗人只凭才情技巧“作诗”。才情与技巧可以有一时动人的篇章，但这仅是偶然的灵感，只有以生命本色作诗，才具有足以感发人心的巨大震撼力，这正是伟大作家与一般作家的区别所在。

陆游就是这么一个用生命本色谱写诗篇并用整个一生来践诺伟大志向的杰出人物。陆游从江西诗法入门，应该是懂得艺术的谋略之道的，但江西诗法显然与他束缚不住的个性有不谐之处，所以他在创作中有意无意地在回避这种谋略而追求袒露和率真。陆游是性情中人，他的诗大都率性而发，直书其事略少含蓄，这确是情之所至，是他个人也无法控制的一种情感。鲁迅曾说，陆游是南宋“慷慨党”^[26]中的一个，还说情绪正烈时不宜作诗，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这是出于对艺术的理性思考。鲁迅的冷峻深刻，原不是放翁所有；而放翁的热烈浪漫，也不是鲁迅所长。陆游的一些抒情诗，绝大多数是在情绪激烈时写下的。他不加掩饰的性情披露，至情至性的抒发，大到对国家民族的爱，小到私情玩好，都是那么率真天然。连丰富的阅历、坎坷的遭遇也未能改变这种与生俱来的秉性和特质。他的爱国述志诗是真情的流露，貌似飘然出世的“渔歌菱唱”，一直被认为是悖情志“消极”之作，我以为也是放翁性情的写照，是一种明眼可见的政治牢骚，一种单纯执著性格之人的偏激。钱钟书《谈艺录》中说“狷急之人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淡，豪迈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陆游性格外向，快人快语，心中积郁既多，发而成诗，于是大气磅礴，沛然而来。虽然在艺术手段晦明变化的运用上，可能稍逊于苏、辛，但自有一股激荡于诗、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这正是放翁诗发扬踔厉处。

三是关于陆游诗歌的再评价问题。

陆游的作品，一直是后人关注的热点。从南宋到清末，就有280余家论者对他有书面评鹭^[27]。20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陆游作品的关注程度更甚于古人。

20世纪前50年，由于国家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陆游诗中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情感深深感动了有责任感的中国人。在后50年，陆游作品的研究依然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方重镇。即使在五六十年代乃至“文革”期间，一直不受重视、门庭冷落的宋诗研究领域中，陆游诗歌研究一枝独秀的现象也是殊为罕见的。这一是缘于陆游的诗中爱国思想比较突出，刚好趋合了当时特别强调的文学社会意识形态功用的批评标准；二是因为陆游诗中确实有让人感动并能使人产生共鸣的地方。毛泽东并不喜欢宋诗，但他却十分激赏陆游的作品，还模仿作“仿陆放翁诗”。在这种背景下，有关陆游的一些基础性研究也得以全面启动、顺利开展。像齐治平的《陆游传论》，欧小牧的《陆游年谱》，朱东润的《陆游传》、《陆游研究》，孔凡礼、齐治平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等成果，都是那时起步并奠定的基础。那个时期，国内高校影响较大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均以完整的章节和较大的篇幅，给陆游以充分的评价，影响波及甚远。总之，陆游的影响，已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批评领域，有时已超越了文学的范畴上升为一种精神感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他甚至具有独特的社会地位。

20世纪的后20年，是文学批评的自觉时期。以往研究中只讲唯物史观和社会学批评的现象，得到了根本的转变。文学自身的审美特征受到重视，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野大为拓展。宋代文学研究全面铺开呈多元发展的趋势，陆游研究也得以长足的进展，出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与前时期比较，多有发挥与创见。然而，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学术界重写文学史呼声的日益高涨，一些以往由于“左”的影响没有被充分评价的古代作家，陆续被重新提出讨论；一些本来没有给予应有地位的诗人，他们的艺术价值也逐步得到充分的发掘和确认。以前，当别的作家不同程度地受冷遇的时候，陆游却受到特别关注与青睐，其文学地位自不待言；问题是当别的作家的文学成就被一一重新确认并且给予较高评价时，陆游的文学地位是否将面临着新的评估和新的挑战。于是，在一些研究中，有的论者开始对陆游的文学地位和创作成就提出一些看法和质疑。除上面提出的关于艺术个性和独创性问题外，诸如陆游研究是否尚存空间，陆游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相比究竟应处什么位置，在新的批评格局中如何重新认识陆游诗的价值，等等。

我以为这种质疑和思考是正常的。确实，陆游研究到了现在这样的程度，每进一步都实属不易。由于最近20年研究的积累，一般性的问题论者都涉及到了。今后想有大的突破，则有赖于材料的发现和视角方法论上的突破。比如说杜甫研究，本以为宋以来千家注杜，已臻极致，但后来在这一领域里还出了那么多成果，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可见，只要作家作品的价值存在着开掘的可能，那么相关的研究将永远有发展的空间。

关于陆游的文学地位，虽然说批评者心里都有不同的尺度和标准，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被评价的作家作品本身的存在价值。对同一位作家，由于评价标准与角度的不同，被评价者的地位有上下波动、消长震荡是属正常现象，在短时段里没有必要作刻意的确认。在陆游的评价中，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质疑和看法，可能与以往过于强化陆游的主流创作有关。特别突出陆游的爱国诗章和认识价值，无意之中就会忽略其余。钱钟书说，陆游诗还有熨帖出日常生活滋味的一面，这一面似乎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论及陆游只强调了作为爱国者的陆游，淡化了作为一个诗人的陆游，以至于一个如此多彩的诗人，给人的印象却是面目单纯、情趣索然的模式化人物，这委实是对诗人诗作的一种误读。陆游的爱国诗章固然写得动情且引人注目，但除了这些诗，陆游的集子里尚有许多富有意味的诗章，比如沈园情愫、酒诗醉歌、道家养生、咏物品题、山水纪游、童稚情趣、田园节候、风土民俗、谈诗论艺、游仙纪梦、酬唱赠答、咏史怀古，等等。陆游绝非有人指摘的只知一味叫嚣的诗人，他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有很多文人士大夫的情趣；他又是一个有着丰富情感并且善爱的人，而这一切又缘于他易感的气质。与这样的人结交，你不必怀有机心，选读他的一些作品，恰如直面放翁的五彩人生。《剑南诗稿》洋洋近万首诗，“譬之深山大泽，包含者多”^[28]。题材涉及之广，元方回《瀛奎律髓》已剖分为20余类列于唐诗之后，这种分类虽过于庞杂牵强，但也说明诗稿包罗之富，与只守“半亩之宫，一木一石，可屈指计数，而顾欲以此傲彼”^[29]之类的诗人，自是两种风范。陆诗如深山大泽，蕴涵甚丰，有意探索的人，均可在其中找到一份与自己心境相谐的自得。因此，对陆游题材的开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陆游一生精力在诗，与诗所取得的瞩目成就相比，他自己对词常有夷然不屑之意。尽管如此，在当时还是被人看好。“其激昂慷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30]这番话自有过誉之处，却概括了放翁词三类题材风格。陆词现存140多首，主要集中在抒怀、恋情、隐逸三类题材。其中抒怀词约有20余首，抒发类似诗歌一样的抱负襟怀，笔法率直遒劲，最能代表放翁习气，可看作南宋辛派爱国词的羽翼。恋情词约50首，多是早、中年所作，或描写一时感遇，或有所寄意，名声最大的当推《钗头凤》。陆游隐逸词近70首，几占总数一半，大都作于罢职闲居情绪低落时，有超尘拔俗之想。但更多的是“嗟时人谁识放翁”的牢骚，与述怀词抒发的幽愤互为表里，不宜轻觑，值得深究。

本书共选评陆游诗词190首，分9类，也仅仅是陆游众多诗词作品中的一小部分。注诗说诗之难，陆游自己深有体会。当年范成大曾敦促陆游为苏轼诗集作注，陆游不敢注苏诗。以陆游这样的饱学之士，况谨谢不能，今天为陆游诗词选注点评，心里确有惶恐之感。好在前人对陆游作品的基础研究资料非常丰厚，如钱仲联的《剑南诗稿校注》，夏承焘、吴熊和的《放翁词编年笺注》，于北山的《陆游年谱》等，都是足以借鉴的研究成果。其他富有特色的选本、赏析集也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本书试图转换视角，从陆游诗词的题材入手，分门别类，选录足以代表陆诗各类题材的优秀作品，除突出陆游主体风格外，充分展示陆游创作的丰富性和在题材领域中引人注目的实绩。在注评方面，除酌加注释外，重在发现各类诗词的意境旨趣，引申触类，适当地旁及探讨同类作品之间的轩輊，开阔视野，为爱好陆游作品的读者提供谈艺论诗之助。固不敢强作解人，只算是我对于这位素所敬慕的乡贤献上的一瓣心香吧。

[注释]

- [1]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45《读陆放翁集》其一。
- [2]《渭南文集》卷31《跋傅给事帖》。
- [3]《宋史·本传》。
- [4]《宋史·本传》。
- [5]《宋史·本传》。
- [6]罗大经《鹤林玉露》卷4引周必大言。
- [7]姜特立《梅山续稿》卷2《陆严州惠剑外集》。
- [8]朱熹《朱子大全集》卷64《答巩仲至》。
- [9]《宋史·本传》。
- [10]袁宗道《白苏斋诗集》卷5《偶得放翁集快读数日志喜因效其语》。
- [11]朱陵选《剑南诗选》汪琬序。
- [12]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1《品藻》。
- [13]贺裳《载酒园诗话》卷5《陆游》。
- [14]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下评《瀛奎律髓》陆诗语。
- [15]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后六册的许多典故，均用参见法。
- [16]陆子虞《剑南诗稿跋》。
- [17]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8。
- [18]杨万里《诚斋集》卷2《跋陆务观剑南诗稿二首》之一。
- [19]王世贞《艺苑卮言》。
- [20]《瀛奎律髓》卷32忠愤类纪昀批语。
- [2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60《剑南诗稿》。
- [22]阎若璩《潜邱札记》卷4。
- [23]贺裳《载酒园诗话》卷5《陆游》。
- [2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60《剑南诗稿》。
- [25]朱熹《朱子大全集》卷34《答徐载叔庚》。
- [26]鲁迅《准风月谈·豪语的折扣》。
- [27]据孔凡礼、齐治平编纂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
- [28]《宋四名家诗钞》周之麟《放翁诗钞序》。
- [29]《宋四名家诗钞》周之麟《放翁诗钞序》。
- [30]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4。

寸心如丹·位卑未敢忘忧国

灌园

少携一剑行天下，晚落空村学灌园。

交旧凋零身老病，轮囷肝胆与谁论^[1]？

[注释]

^[1]轮囷（qūn yūn）：树根盘曲的样子，这里有郁结的意思。

[点评]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一直是诗人笔下最动情的主题。

这首灌园诗，写于淳熙八年（1181）陆游罢官回家时。短短四句，通过强烈鲜明的形象对比，表达了诗人“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郁闷和悲慨。

“少携一剑”是陆游年轻时的自我写照。陆游早年攻读兵书，志在用世。中年从军南郑“自期谈笑扫胡尘”（《追忆征西幕中旧事》），北望中原豪气如山，是一个胸怀经纶天下、北定中原大志的豪杰之士。而谁又想到豪杰功业未成，到头来流落荒村“却从邻父学春耕”（《小园》），与田父野老一样以灌园度日！诗人这样说，倒不是看不起农村劳动和农民生活，关键是陆游志不在此，怀抱不同。诗人早就立下“上马击狂胡”的雄心壮志，他的人生理想是效力北伐、敢为国殇。而今事与愿违，投老荒村，学习灌园务农，恰似当年的辛稼轩“都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辛弃疾《鹧鸪天》），一腔爱国热情，都被和戎投降政策所断送。“收身死向农桑社，何止明明两世人！”（《追忆征西幕中旧事》）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人生悲剧，是南宋社会的悲剧，在当时就很有典型意义。

“携剑”与“灌园”，本是两种不同气质、不同方向的人生目标和生存方式。两者志趣不同，追求各异，是一对不能相提并论的矛盾。而现实却让它们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并且这对矛盾又交织于“交旧凋零身老病”的典型环境之中，使这个形象的写照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

军中杂歌

秦人万里筑长城，不如壮士守北平。

晓来碛中雪一丈^[1]，洗尽膻腥春草生^[2]。

渔阳女儿美如花^[3]，春风楼上学琵琶。

如今便死知无恨，不属番家属汉家。

[注释]

^[1]碛（qì）：沙石。

^[2]膻腥：羊臊臭，指胡虏。

^[3]渔阳：地名，在今河北蓟县。

[点评]

这两首绝句作于淳熙十五年（1188）五月陆游在山阴闲居时。江南五月正值梅雨季节，三山一带久雨阴湿，田地泥泞，陂泽皆满。诗人杜门不出，困守在家以赋诗解闷。这组《军中杂歌》诗题下原有八首，每一首无一例外地以歌咏军中胜利为快事，感情饱满，格调明快，笔触轻松，与门外沉闷阴郁的梅雨天气恰好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秦人万里筑长城”一首原列其二。这首歌赞颂了壮士守边的英雄气概，把壮士看作比“万里长城”更牢不可破的坚强堡垒。诗中“壮士”原指汉朝名将李广，因他曾驻守右北平而名扬边塞，致使敌人不敢进犯。诗人借用其事，旨在说明如果有李将军那样的壮士守卫边塞，就不用筑长城来抵御外敌侵略了。下面“晓来”两句，以一场大雪覆盖胡沙，抚平侵略者留下的战争创伤，等待来年春草茁生，抒发诗人对和平和新生活的渴望。

“渔阳女儿美如花”一首原列第七。这首诗构思新颖，画面生动而富有诗意：诗描述胜利后，美丽如花的姑娘们，迎着明媚的春光在楼上学弹琵琶。她们无忧无虑，脸上的神情幸福而满足！她们的生活欢乐而祥和！因为她们终于回到故国母亲的怀抱，即便死去，也是毫无遗憾了。诗人通过渔阳女儿的神情与心声，表达了沦陷区人民希望和平回归祖国的强烈愿望。

这两首绝句都立足想象，一写壮士斗志，一写女儿情怀，形象生动各臻其妙，但主题是一致的，那就是恢复大业能带来真正和平幸福的新生活。

塞上曲

老矣犹思万里行，翩然上马始身轻^[1]。

玉关去路心如铁^[2]，把酒何妨听渭城^[3]。

[注释]

[1]翩然：形容动作轻捷。

[2]玉关：玉门关。

[3]渭城：指王维的《渭城曲》。

[点评]

题为《塞上曲》的组诗，作于淳熙十五年（1188）秋诗人任满小住山阴期间。原题共有四首，都是歌颂许国从军、想象王师北伐的内容，这是第四首，侧重于抒写诗人的个人情怀和抱负。

“老矣”两句写自己年龄虽大，但身手不凡，志在万里。写这首诗时，陆游年已六十有四。在一般人看来，确实可算“老矣”。但陆游这个人生性好强，他打心底里不肯轻易服输，更不甘服老。为了证明自己尚有立功报国的实力，他跃身上马，动作麻利、敏捷、轻快。“犹思万里行”意思是说还想从军北伐，奔赴万里之外的边疆立功安邦。这两句用动作描写，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年事已高但英气犹存的老战士形象，其行状身姿宛在眼前。

“玉关”两句反映诗人刚烈豪迈的个性。“玉关”位于阳关的西北，从空间距离上讲，比阳关更为遥远，唐人就有“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哀怨。而诗人一心想奔赴比阳关更远的玉门关一试身手，说自己去意已定，心如铁石，不可动摇。离别的时候，不妨喝喝酒、听听著名的“渭城”之歌。《渭城曲》是唐朝诗人王维创作的一首送别友人的离歌，其中最后两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充满了依恋不舍的伤感之情，曾打动过许多离别之人的心，使《渭城曲》几乎成了离歌的代词。刘禹锡的“旧人惟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白居易的“相逢且莫辞推醉，听唱阳关第四声”等诗，都表达了类似的伤感情调。唐人视阳关为绝远畏途，因此在歌咏这首诗的时候心里不免感到十分怅惘忧伤，这大概与原创者的精神气质有关。陆游一向喜欢粗犷豪壮的边地生活，把能出塞当作人生最大的理想和安慰。他在不少诗中都尽情地歌颂过赴边的乐趣，视跨鞍马上、驰骋疆场为前缘，并说自己“闭塞车中定怅然”（《书事》），根本不习惯也不愿意过清贵悠闲的生活。基于这样的思想性格基础，他当然不会以远出玉门关为苦。“把酒何妨听渭城”，变消沉低徊为轻快昂扬，一反古人的伤感情调，凸现出诗人的英雄气概和不同寻常的个性风采。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三万里河东入海^[1]，五千仞岳上摩天^[2]。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注释]

^[1]河：黄河。

^[2]仞（rèn）：古时以八尺为仞。岳：此指西岳华山。

[点评]

诗从时光的流逝写起。“三万里河”滚滚东流，使人想到孔子在黄河边的感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的，从“靖康之变”到作者写诗的绍熙三年（1192）已将近七十年。时光匆匆而过，而中原的大好河山仍沦落在金人的铁蹄之下，恢复无望，怎能不让人心潮起伏？

陆游热爱祖国，盼望中国统一。诗中的黄河和华山，是他日夜所梦想见到的，“三万里河”和“五千仞岳”，代表着沦陷的故国河山。他在另一首《寒夜歌》中也念念不忘：“三万里之黄河入东海，五千仞之太华摩苍旻。坐令此地没胡虏，两京宫阙悲荆榛！”诗人的心总是和中原河山血肉相关，与中原人民心息相通。所以，他能设身处地的为中原父老着想，体会他们的处境和心愿。“遗民”二句，从对方着笔，写遗民含泪南望王师，盼望国家统一。“南望王师又一年”，一个“又”字，包含着诗人无限的忧愤与同情。陆游在稍后的《夜读范至能〈揽辔录〉》一诗中更进一层写出了自己的沉痛之由。中原父老不知道南宋统治集团内部打击迫害抗金势力，所以至今心存希望。如果他们知道南宋朝廷根本不思恢复，又当是何等的失望、痛心！

陆游在垂暮之年，穷居山阴偏僻的山村里，秋夜难眠，想的不是个人的荣辱利害；他心念北伐，寤寐辗转，半夜起来在篱门外迎着料峭的寒风，孤独的身影在展望中原时黯然伤怀，怆然涕下。诗人的爱国情思，已渗入到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读这样的诗作，怎不让人对这位老诗人肃然起敬！

夜读范至能《揽辔录》^[1]

公卿有党排宗泽^[2]，帷幄无人用岳飞^[3]。

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衣。

[注释]

^[1]本诗原题为：《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范至能：范成大，字至能，孝宗乾道六年（1170）曾出使金国，回来写了一本笔记《揽辔录》，叙说出使中原见闻。

^[2]宗泽：抗金主战名将，忠勇爱国，被主和派排挤，抱恨而死。

^[3]帷幄：军帐。岳飞：抗金名将，后被主和奸相秦桧以“莫须有”罪名陷害致死。

[点评]

这首诗是绍熙三年（1192）冬，陆游在山阴农村偶然读到范成大出使金国时的日记《揽辔录》，有感于中原父老痴情恋国的情感而写。诗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南宋朝廷不能收复中原的深层原因：“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投降派当道，爱国志士惨遭迫害，统治者推行的是和戎政策，一代爱国志士只能抱恨终天，这就是陆游眼见的现实。但这一切怎能向中原父老诉说交待？“遗老不应知此恨”，“不应”两字既是诗人内心痛苦的回避，不忍心让中原父老了解南宋统治者自坏长城、自甘屈辱的现实，怕浇灭他们心头依然燃烧的希望之火，又体现了诗人对遗民无比同情和对投降派的无比愤恨。遗民尽管不知这残酷的政治内幕，但一见到南来的使节，已是潸然涕下，感慨不已。诗人在此退一步写尚且如此，倘若进一步联想又当如何？诗至此戛然而止，留下无穷的深意，见于言外。

这首小诗有感而发，秉笔直书，劲直激昂，陈述有力，联想深刻，句句牵心。如与后面的《追感往事》一诗参读，就更能认清南宋统治集团色厉内荏、丑陋无比的面目与本质。

追感往事

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1]？

不望夷吾出江左^[2]，新亭对泣亦无人^[3]！

〔注释〕

^[1]秦：秦桧。

^[2]夷吾：管仲的号。江左：指长江下游地区。

^[3]新亭对泣：东晋南渡后，中原相继沦陷，过江士大夫们相聚新亭（在今南京），感叹山河之异，相对哭泣，惟有王导以为哭泣无济于事，当戮力抗战，克复神州。

〔点评〕

这首以议论见长的绝句，作于嘉泰元年（1201）春天，诗题下原有五首，此为其五。诗人以极其痛心的口吻痛斥了投降派祸国殃民的行径，有如投枪匕首，语锋犀利，直刺朝中一切主张和戎卖国的奸臣贼子和善于为自己打算的文武官吏。

诗从“当年”落笔，紧扣题意追忆了高宗绍兴年间“诸公”出于私利、主张屈服求和的往事。“诸公”在这儿指高宗时丞相黄潜善、汪伯彦之流，他们专权谋私，嫉害忠良，先后排挤爱国将领李纲、宗泽等抗金志士。尔后又秦桧弄权，大肆推行投降政策，残杀岳飞，卖国求荣。秦桧执相期间，一手遮天，对凡有恢复言论的人一概加以排挤黜落。一时朝野上下乌烟瘴气，终于订下了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每年向金贡献白银、黄金、绢帛、丝绸……秦桧死后，他的党羽“祖述余说，力持和议，以窃据相位者尚数人”（《宋史·秦桧传》）。陆游在此用“误国当时岂一秦”，来强调当年朝中奸臣当道、误国殃民的历史事实，其中当然也隐含着对最高统治者偏安的不满。“不望夷吾”二句，是感慨今天的政治局面，其沉痛之至，与不堪回首的往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诗人忿恨地说，现在的江左已找不到像管仲那样的大政治家，或者像东晋时王导那样的热血志士。东晋退守江左时，尚有很多士大夫为国事而忧伤，现在连一个为国事忧虑痛苦的人也没有了！王导的一番话，代表着不甘沦亡者的心声，所以当时有人就把王导比作江左的管仲，而王导后来任相后，确实也为当政者做出很大贡献。陆游感今怀昔，不胜怅然。从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到诗人写诗时，已历半个多世纪。一方面，金人在中原的土地上扎根盘踞已成事实；另一方面，南宋小朝廷麻木苟安，“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早已忘记了中原的大好河山和沦陷区人民“忍死望恢复”的殷切期望与呼唤。诸公谋身有方，新亭对泣无人，历史和现实同样令人沮丧失望。追感往事，面对现实，诗人对投降派和投降政策无比痛恨，在诗中严厉抨击，骂尽朝中一切误国的权贵们，表达了一个爱国志士强烈而鲜明的政治立场。

这首小诗发扬了宋诗善于议论、长于议论的特点，抓住一点深入开掘，笔锋凌厉，文势咄咄逼人。对当时麻木的世人，不啻是一声醒世的惊雷。

病起书怀

病骨支离纱帽宽^[1]，孤臣万里客江干。

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2]。

天地神灵扶庙社^[3]，京华父老望和銮^[4]。

出师一表通今古^[5]，夜半挑灯更细看。

[注释]

^[1]支离：衰弱瘦损的样子。

^[2]阖（hé）棺：即盖棺，指人死以后。

^[3]庙社：此代指国家。

^[4]和銮：古代天子的车马所悬挂的两种铃铛。此指皇帝的车驾。

^[5]出师一表：诸葛亮率军伐魏临行前向蜀后主刘禅进的奏表，后人称《出师表》。

[点评]

陆游的律诗中常常有那么一些动人心弦、照亮全篇的诗句，令整首诗熠熠生色，通体发光。如“位卑未敢忘忧国”者，虽极朴实敦厚，却具有笼罩全篇、震撼人心的力量。

诗是淳熙三年（1176）诗人被免去参议官后写下的。诗人落职之后，移居成都城西南的浣花村，一病就是二十多天。一个被无端革职的诗人孤独地客居江边，在精神和肉体受到双重挫伤时，仍丢不开国事，心里想的是北方父老南望王师的情形，半夜难眠挑灯细看的是充满献身之念的《出师表》。这种境界，怎能不让人刮目相看？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壮激烈，使诗人为之肝胆俱热。诗人在灯下一遍遍地摩挲细看，心潮涌动。就在诗人为《出师表》的精神深深感动之时，我们却也为陆游位卑不忘忧国的精神深深地震撼了。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陆游和当年诸葛亮所处的外部环境都截然不同，不能相提并论。诸葛亮位极人臣，德高望重，身怀三顾之恩，肩负托孤之重。处于这样特殊的位置，从主观或客观方面都别无选择、义无反顾地必须承担起北伐曹魏、统一中原的大任。他的《出师表》可以说是情理所必然。陆游则不同，作为一个爱国志士，他也怀抱着为国献身的强烈愿望，却并不为统治集团所顾念。在大半生所经历的仕途生涯中，尽管职低位卑，却一再遭到投降势力的排斥和打击，在南宋的官僚集团中，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诗人常以诗鼓吹抗战，批评现实，抒发忠愤之气，更为偏安的小朝廷所不容。令人诧异的是，诗人居然能于这样窘迫尴尬的处境中，不知自忧，反以《出师表》自期自许，心里依然担负着国家兴亡的伟大责任。不在其位亦谋其责，知其不可而为之——仅这一精神品质，也堪许“亘古男儿”了。

这首诗从衰病起笔，以挑灯夜读《出师表》结束，所表现的是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永不磨灭的意志。其中“位卑”句犹如漫漫长夜中的一盏心灯，不但使诗歌思想生辉，而且令这首七律警策精粹，艺术境界全

出。

夜泊水村

腰间羽箭久凋零，太息燕然未勒铭^[1]。

老子犹堪绝大漠^[2]，诸君何至泣新亭？

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

记取江湖泊船处，卧闻新雁落寒汀。

[注释]

^[1]燕然未勒铭：指没有建立勋业。东汉车骑将军窦宪北击匈奴胜利后，曾在燕然山刻石记功。

^[2]老子：老夫，陆游自指。绝大漠：汉武帝时卫青和霍去病率兵越过沙漠，打击匈奴单于。绝：横渡。

[点评]

这首七言律诗作于淳熙九年（1182）陆游罢任后闲居山阴期间。一个秋日的夜晚，陆游夜深后仍难以入眠。卧听北方新雁栖落沙洲的声音，触动了诗人的创作欲望。

诗采用倒卷帘法，从感慨写起，首联慨叹自己功业未就已远离战场。诗人“太息”的不仅是燕然未勒的结果，更是根本就没有勒功远征的机会。“羽箭久凋零”的“久”字，是他远离南郑军幕整整十年最切实的心理感受。人生有几个十年可供凋零？颌联承“久”而发，说自己虽则老矣，但壮心未灭，仍能像当年的卫青、霍去病那样率兵横越沙漠，而不会像新亭对泣缺乏斗志的士大夫一样去徒然悲泣。在此，“老子”与“诸君”对举，用两个历史典故推出现实生活中两种不同的人生作为和处世态度：一种是积极进取、自强不息；一种是悲观失望、于事无补。一正一侧，展示出爱国诗人的伟大气魄和务实精神。颈联笔锋陡转，由高亢激越转为悲凉幽愤，有如《书愤》中“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的深沉感叹。诗人夜泊水村，闻雁伤怀，最后一联反扣题意，和盘托出兴感之由，使前面的感情抒发一一着陆，言无虚发。

这首题为《夜泊水村》的律诗，初览题意，似应描写悠闲的乡居生活。但诗人出人意表，起笔突兀，却言从军情怀。承、转两联高潮迭起，波澜有加。最后以景结情，章法错落有致。古人有“文顺诗倒”之说，这首诗倒卷珠帘，构思新颖，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首七言律诗，诗人在语言的锻炼上下了深厚功夫。诗不但语言形象，对仗自然工整，而且使事用典，熨帖切意。特别是在抒情写志的过程中，因为有深厚的文化作为感情的依托和凭借，语言就显得更富有深意和张力。无怪乎后人称这类诗“著句既遒”，“通体浑成，不愧南渡称首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率多胸臆，兼有骨气，可为南渡君臣慨然太息”（《唐宋诗醇》）。

书愤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1]，铁马秋风大散关^[2]。

塞上长城空自许^[3]，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4]。

[注释]

^[1]楼船：战船。瓜洲渡：在今江苏邗江瓜洲镇，位于长江北岸，与镇江隔江相对。

^[2]大散关：在陕西宝鸡西南。宋金西北以此为界，是边防重地。

^[3]塞上长城：南朝刘宋卫国名将檀道济曾自称“万里长城”，陆游在此自比。

^[4]伯仲：兄弟，此有比肩并称的意思。

[点评]

这首被清人推为陆游七律压卷之作的名篇，写于淳熙十三年（1186）诗人在野时。陆游自江西抚州任上被黜落免官后，一直在故乡山阴闲居，至此已进入第六个年头。由于长期的投闲置散，致使诗人内心非常压抑苦闷。北伐夙愿未了，志士收身农桑，忧愤郁积心头，日深难平。许多感触都猬集交织在一起，融成一股蓄势欲喷的地火，在诗人心头激荡。这股潜流蓄势既久感慨又深，终于在一个料峭的早春，不失时机地从诗人笔底喷薄而出。短短五十六个字，道尽陆游一生之忧愤感慨。

诗的前三联出笔如椽，概言一生作为遭际。首联畅抒少年豪气：早岁如初生之犊，北望中原豪气冲天，志欲灭胡，哪里知道行路艰难、世事艰险！孟子说“志者气之帅，气者志之充”，气是志在行动事业上的表现。在爱国之志的驱动下，诗人中年积极投身北伐，其壮举令人刮目相看。“楼船”句渲染诗人任镇江通判时，瓜洲一带遭遇的北伐气氛，“铁马”句则回忆南郑惊心动魄的军旅生活。这两句紧承“如山”，写中年事业，取象壮浪，气势雄健，境界开阔，充满激情，可看作他终生心期的事业写照。颈联转写眼前感慨：诗人曾以捍卫国家、扬威边地的名将檀道济自期，现在看来这种理想已经落空；而镜中自看，两鬓斑白，一事无成。这一联突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空”、“已”两字下得沉痛、悲怆，是“愤”之所由，“愤”之所结，“愤”之所在。由此切入，再深入体会陆游用典，我们还可以联系到典故外隐含的事实：刘宋名将檀道济功大德高，最后被宋文帝所杀。临刑前，檀道济愤怒地痛斥“乃坏汝万里长城”！自坏长城，历来是爱国志士最痛心、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实。而南宋在对金问题的处理上，自坏长城的做法岂止一二？且不说岳飞横遭杀戮、宗泽被排斥致死、王炎东召后遭诬被贬，就是陆游自己也因“力说张浚用兵”而屡遭投降派无情打击，并被冠以各种各样的罪名弹劾、排挤出朝，黜落归乡。《灌园》一诗简直可以作为这联诗的注解：英雄失志投闲的寂寞与愤世之情尽在其中。如果是一般人书愤，可能会就此打住，徒“愤”而已。陆游书愤的可贵在于“愤”而不哀，愤中反而能骤然发力，充分显示出笔底功夫。“出师”一联，既是设问又是自许，通过对诸葛亮力行北伐、鞠躬尽瘁精神的礼赞，讽刺鞭挞南宋的投降政策。至此，诗人个人雄略未得施展的

积愤，对当时无人主持北伐、国威不振的忧愤，两种感情在末句会合，使诗人所书之“愤”具有更深刻的时代精神和广泛的社会意义。结句大气包举，饶有兴会，“绝无鼓衰力竭之态”（《瓠北诗话》），不愧是大家手笔。

这首七言律诗悲歌慷慨，气韵沉雄，包容性大，概括性强，是陆游所有以《书愤》为题的七律中最富有个性的一首。诗作的认识价值已不须赘言，诗的艺术价值也令人瞩目。观其整体，固然高妙，即使于一联一句求之，也不乏惊人之处。如“中原北望气如山”写生形象，“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一联的用典对仗，意象熔铸以及这联景语在整首抒情诗中精心构筑，都是令人拍案称绝的。故清人纪昀（晓岚）指出：“此种诗是放翁不可磨处。集中有此，如屋有柱，如人有骨。”（《瀛奎律髓刊误》）

书叹

少年志欲扫胡尘，至老宁知不少伸。

览镜已悲身潦倒，横戈空觉胆轮囷^[1]。

生无鲍叔能相知^[2]，死有要离与卜邻^[3]。

回望不须揩病眼，长安冠剑几番新^[4]。

[注释]

^[1]轮囷：见《灌园》注。

^[2]鲍叔：春秋时齐国大夫，与管仲交好，荐为相。管仲尝叹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

^[3]要离：春秋时吴国刺客。为吴王谋刺在卫的公子庆忌，他自请断臂杀妻，假装与吴有仇，得以亲近庆忌而将他刺死。为报答庆忌的义气，最后他亦自杀在江陵。

^[4]“长安”句：古颜“闻长安乐，则出门而西笑”。长安，在此喻代临安。冠剑：指官员服饰。这两句是说自己出门不忍向西观望，都城里当又换过几番官员了。

[点评]

这是绍熙四年（1193）陆游六十九岁那年七月，在山阴写的一首七律感怀诗，集中阐发了诗人志向落空的愤慨和对世事变幻的感叹。

首联直抒胸臆，“少年志欲扫胡尘”是他一生不可磨灭精神的写照。“至老宁知不少伸”是引发书叹原因：少年志向的高远宏伟与至老不得舒展的落魄境遇形成对比，勾勒出一个志士悲剧性的生命轨迹，令人惋叹。

颔联伸足“不少伸”三字之意，通过览镜的动作暗示年岁已老，双鬓斑白，身世潦倒。“横戈”表明自己志在披甲执锐，效力北伐，但徒有一副肝胆，胸中郁勃之气难平。

颈联进而诉说自己生不逢时的苦闷和死也要壮烈的决心。诗人不愿意做一个默默无闻、形同蝼蚁、于世无益的人。生既然不能舒展志向怀抱，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

这个想法，诗人素来就有。早在乾道九年，诗人就写过一篇题为《言怀》的述志诗：“捐躯诚有地，贾勇先三军。不然赍恨死，犹冀扬清芬。愿乞一棺地，葬近要离坟。”直接表达身先士卒、为国捐躯的决心，和这首七律中所怀抱的爱国热情与牺牲精神是完全一致、一脉相承的。

尾联冷眼静观当朝权贵的明争暗斗、政治舞台的风云变幻，笔触斡旋有力。

这首诗纯写我感我叹，表面上无一字触及和戎政策，但字里行间都充溢着对现实对政治的无情批判。少抱壮志，至老不伸，北伐无成，恢复无期。诗人感慨生不逢时，于是一再表示，死也要了却复仇心愿。特别是收尾两句，诗人冷眼观世，看到“长安冠剑几番新”，感叹当朝权贵争权夺利、钩心斗角、党同伐

异，早已置北伐恢复大业于脑后。旧僚新贵相继登场，他们面目虽异，但诗人不须揩眼，就可看清他们拥有的共同本质。

诗以议论见长，起句直抒怀抱很有气势，结处收势顿挫，沉稳有力。惟有颈联转折处，抒情过于直白，略嫌率露，成为白璧之瑕。但就整首诗的起结和气势而言，仍不失为一首感情真切、激昂慷慨的爱国诗篇。

秋波媚

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1]

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2]，凭高酹酒^[3]，此兴悠哉！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4]，曲江池馆^[5]，应待人来。

[注释]

^[1]高兴亭：在南郑（今汉中）内城西北，正对终南山。

^[2]筑：古代的一种乐器。

^[3]酹（lèi）酒：以酒洒地祭奠。

^[4]灞桥：在长安（今西安）城东的灞水上，是古代士人送别之处。

^[5]曲江：在长安东南，是唐代文人游览聚会的胜地。

[点评]

在宋代的边塞词中，难得有这样乐观高昂的格调。陆游这首在西北边防前线即兴吟就的词，不惟给他的从军之乐平添了无限风光，也为宋代边塞词补上了亮丽的一笔。

唐代有一些专门从事边塞诗创作的诗人，后人把他们归为边塞诗派，如高适、岑参。宋代虽没有边塞词派，但也不乏以边塞生活为题材的词作，如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黄庭坚的《水调歌头·落日塞垣路》，辛弃疾的《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等，或直接以边塞生活为题材，或忆昔怀旧，抒发赴边立功的抱负感慨，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出宋代边塞之作一个比较明显的感情基调和时代气氛，那就是始终充溢着“燕然未勒”、“壮志未酬”的悲慨，笼罩着凄凄惨惨、悲凉压抑的气氛。这种典型倾向，当然也包括陆游很多代表作，如《汉宫春·羽箭雕弓》、《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谢春池·壮岁从戎》等，都有从军不果、抱负不能实现的悲凉心情，是一曲曲激越、凄怆、失意的悲歌。宋代边塞词多危苦之言、凄怆之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秋波媚》则是这一类词的例外。

这首词是在特定心境下写的。乾道八年（1172），陆游在南郑王炎幕中任职。王炎是主战派，上任后励精图治，把宣抚司从利州（四川广元）徙至兴元府（陕西南郑），靠近西北前线，以便控制秦陇。陆游置身其中如鲸入海，从心底里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激动与亢奋。在一个初秋的傍晚，他登上南郑内城西北的高兴亭，遥望汉唐故都长安和终南山，等待着从大散关、骆谷关传来的平安烽火。眼前景象仿佛预示着胜利在望，诗人不禁豪情勃发，高歌一曲，以乐观昂扬的情绪表明了他对北伐的信心。词上片以抒情见长，浩气逼人。下片以写景取胜，意味深长。多情的明月高悬在终南山上空，驱散了黑夜的阴霾。词人眼前豁然一亮，仿佛看到长安城边的“灞桥烟柳”、“曲江池馆”正在向他招手，等待词人的到来。这几句用拟人的手法，移情于物，赋南山明月、灞桥烟柳、曲江池馆以人的感情。江山有意，景物含情，人心所归，道出了作者收复长安、收复中原的乐观心情。

陆游词中有两种笔法：一种以诗笔为词，多慷慨质直之情，少委曲含蕴之美，所以王国维说陆游有的词“有气而乏韵”；另一种笔法则比较注意词的特质，颇具顿挫含蕴之致。如《秋波媚》者，上半阕意象雄

壮。“边城”、“烽火”、“高台”气氛慷慨热烈，下半阙“南山月”、“暮云”、“烟柳”、“曲江池馆”形成了另一种蕴藉多情的氛围。词人一腔豪情壮怀一转为曲折幽深，豪放婉曲相间，很有词味。

汉宫春

初自南郑来成都作

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笛暮归野帐^[1]，雪压青毡^[2]。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3]。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4]，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欹帽垂鞭^[5]。闻歌感旧，尚时时流涕樽前^[6]。君记取，封侯事在^[7]，功名不信由天。

[注释]

[1]笛：一种管乐器。

[2]毡：毡帐。

[3]蛮笺：蜀笺，唐宋时产于四川的彩色纸张。

[4]药市：据《老学庵笔记》，成都九月九日有药材集市。

[5]欹（qī）帽垂鞭：歪带着帽，垂着马鞭，从容而过。

[6]樽前：酒杯前。

[7]封侯：用《后汉书·班超传》事。班超少有大志，尝投笔叹道：“大丈夫因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后来果然立大功，封定远侯。

[点评]

乾道八年（1172）岁暮，陆游从南郑前线调回到四川成都，心里很不得已，就好像一个鼓足勇气披锐执戈、正准备冲锋杀敌的战士被迫从战场撤回，一场排演日久的剧目刚刚拉开序幕却被告知必须停止上演一样，难免使人愕然、怅惘、遗憾！

陆游在南郑王炎幕中，曾经有过一段十分惬意的生活。他在诗中写道“生长江湖狎钓船，跨鞍塞上亦前缘”（《书事》），自觉与塞上有缘。事实确也是这样：他一入南郑前线，就被川陕一带雄伟险要的山川形势所吸引。他景慕川陕一带雄豪的民风，喜欢紧张、热烈而刺激的军中生活，特别是川陕前线自觉的恢复热情。尤其令人感动振奋的是，自称“投笔书生从来有，从军乐事世间无”的他，在南郑似乎找到了张扬平生习气的最佳舞台。然而，正当陆游情绪高涨地准备直接参加北伐战斗时，主帅王炎被召，一时间幕中僚友四散。“渭水岐山不出兵，却携琴剑锦官城。”（《即事》）陆游也从气氛热烈的前线，退至花团锦簇的大后方成都。从军不到一年，“执戈王前驱”、“上马击狂胡”的人生理想即被击得粉碎。

这首词当是乾道九年（1173）陆游调回成都后不久的感怀之作。词上下两片今昔对比，泾渭分明。上片是对南郑军旅生活充满深情的回忆。词人在南郑的时间尽管不到一年，但有许多事却是终生难忘的，有的竟成为他一生回味无穷的诗料。词只是截取了三个典型的生活片断加以表现。第一组画面生动再现自己在军幕时弯弓射雕、呼鹰刺虎的壮举。“羽箭雕弓”，刻画了作为战士的外在形象。“呼鹰古垒，截虎平川”是作者在诗词中屡屡提起的豪举，凡十余见。如“云埋废苑呼鹰处，雪暗荒郊射虎天。”（《书事》）“去年射虎南山秋，夜归急雪满貂裘。”（《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昔者戍梁益，寝饭鞍马间……挺剑刺乳虎，血溅貂裘殷。”（《怀昔》）挺身刺虎是他军旅生活中一个突出镜头，亦可视作气吞狂虏的一种精神象征，

是力量和勇气的自我检阅。行猎时有这等壮举，说明陆游身手非凡，完全有跃马疆场的实力。军中生活是豪放悲壮的，同时也是艰苦刺激的。第二组画面写行军露宿，在一片清笳声中，战士露营夜宿，帐外则是一片白雪笼野、冰封天地。艰苦的环境可以衬托词人坚定无畏的许国之心，也最能磨砺人的意志，劳其筋骨方见英雄本色。下面“淋漓醉墨”句则挥洒自如，写得潇洒尽兴！作者最擅草书，醉中落笔如龙蛇飞舞，洋洋洒洒，笔墨所至，酣畅淋漓。一个才气横溢、诗意纵横的浪漫诗人形象如在面前！至此，三幅画面武略文才尽摄笔底。过片处“人误许”虚晃一笔，“诗情将略，才气超然”才是对三组镜头的最好总结。

下片开笔就发浩叹，“何事”句包含着陆游对从军不果的愤慨与责问。成都的繁华舒适生活，重阳药市，元宵灯火，还有万头簇拥的花市，虽则喧嚣热闹，但这种闲散的生活只能使人消沉。词人身置其间“欹帽垂鞭”，倍感颓唐无聊，对酒闻歌，黯然伤神，不复再有淋漓之笔、超然之气了。词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像当年胸怀大志的班超一样，趁有生之年奔赴边塞驰骋疆场，在马背上获得功名。大丈夫不屈服命运的安排，不信功名由天定，这就是陆游的个性！

从这首词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陆游的人生目标非常明确：“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陆游有大量的作品都表明他怀抱的人生志向是尚武从军、敢为国殇。他的素志是从军习武，直接为恢复大业摇旗呐喊，冲锋陷阵。在未入蜀时，他就投诗参政梁克家，希望奋其所长。在南郑王炎幕中，他终于找到了实践抱负的人生感觉：戎装英姿，腾身刺虎，随军夜宿露营，倚马起草兵书。这一切都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和刺激，这才是个性回归的人生舞台。而生活偏要违背个性，活生生地让他离开心爱的人生舞台，让他到歌舞升平、繁华锦簇的锦官城里，做一名无所事事的闲散小官，他怎能不“时时流涕樽前”？

陆游一些描写壮志不酬的作品写得都极其出色。因为感情真挚源自内心，所以出手自然举重若轻。只须寥寥数笔，就能产生情景相生、深挚动人的艺术效果。后人评这类词“雄慨处似东坡”、“超爽处似稼轩”（杨慎）。有时虽然表达得不够蕴藉，但情之所至，本无暇遮掩，坦诚不隔，直接向人披露诗人那一颗悲怆受伤的心，亦有一种独特的感人力量。

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1]。关河梦断何处^[2]？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3]。

[注释]

[1]梁州：此指南郑。

[2]关河：关口与河防。

[3]沧洲：水边之地，此代指隐者所居之处。

[点评]

陆游的词是不编年的，许多词作只能以文本所暗示的信息来判断大致的写作时段。从这首提供的意象揣摩，当作于淳熙十六年（1189）词人罢归山阴之后。作者在词中以眼前的生活来返照当年，自然带有无限的感慨。

陆游是责任感很强的一类文人。他忧国伤时，希望能通过个人的奔走呼号和不懈努力，来唤起人们的北伐意识，洗雪国耻，重振他心目中大宋王朝的雄风。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陆游都称得上是一个襟怀坦荡的志士。尽管他在抒发爱国热情中，屡屡以“封侯”自许，像《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的“自许封侯在万里”、《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的“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以及这首词开笔“当年万里觅封侯”，都希望自己能像定远侯班超一样建功立业，实现平生抱负。这样的反复陈述，会给人一个错觉：似乎陆游功名之念很重。如果真这样看，就误读了陆游。设想一下，在南宋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社会中，连半壁江山都在风雨飘摇之中，有谁真能像当年的班超一样“立功异域”，在马背上博取功名事业？在陆游年轻时，民族英雄岳飞被无辜杀害，抗金名将宗泽大呼过河而气绝。陆游自幼熟读兵书、谙熟历史，他怎不清楚“觅封侯”可能带来的不测后果！他在诗词中屡屡借用《后汉书·班超传》中的典故，一方面是出于他对大丈夫毅然投笔从戎壮举的激赏，更重要的是借班超故事激励自己的意志，坚定恢复中原的信念。当年“觅封侯”是男儿的天性，是时代对每一位有责任感的仁人志士的感召。陆游曾说过这样的话：“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无人快著鞭。”意思是说只要有人快马加鞭促进抗金北伐，谁建立功业都一样，可见诗人的胸怀是宽广的、崇高的。他牵心的不是个人的功名能否成就，而是没有人著鞭参赞北伐，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所以在这首词中，我们可以把“当年觅封侯”与他在南郑前线参加抗金斗争、奔走梁益间的戎马守边生活联系起来，这种说法就显得真切可感了。当年是“匹马戍梁州”，今天又是怎样一副光景呢？“尘暗旧貂裘！”时间跳跃过渡十分自然。当年戍梁州时穿的战袍，东归后已久弃不用，早已积满尘垢黯淡无光了！

上片四句是从时间跨度上落笔，突出当年与今天的反差。下片四句则偏重从空间距离上对比，突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三个短句，一字一顿，诉说一生心事。“心在天山，身老沧洲”是一幅四言对句，八个字对比鲜明，概括了两种不同的生活场景与生活结局，也是诗人一生中不可调和的矛盾与苦闷所在。

陆游的一生总是充满了各种矛盾与遗憾。现实与理想，眼前与过去，愿望与实际，梦境与醒后，包括

生活的、事业的、人生的、爱情的种种方面。这些强烈的反差对比，常常是词人抒情时最动人的题材。它能激荡感情，构成冲突，掀起波澜，是激动人心最强烈的外在因素。加上作者如泣如诉的真诚剖白，使这一类作品更具震撼人心的魅力。这首词，也是同类主题中最富典型意义的名篇之一。

谢池春

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烽夜举^[1]。朱颜青鬓，拥雕弓西戍。笑儒冠自来多误^[2]。功名梦断，却泛扁舟吴楚^[3]。漫悲歌、伤怀吊古。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4]？叹流年又成虚度！

[注释]

^[1]狼烽：古代边境报警的烽火用狼粪燃烧，故称。

^[2]儒冠：读书人所戴的帽子，借指书生。

^[3]吴楚：泛指江南一带。

^[4]秦关：指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西南。

[点评]

陆游中年从军南郑，前后虽只八个月时间，从事的也是以文职为主的幕僚工作，却从中体验到从未有过的振奋与豪情。对于一个从小就立下收复失土宏伟目标的诗人来说，军中生活在他一生中意义是巨大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所以当他不离开为之动情的前线时，他就把这一段生活深深地收藏在心灵和记忆的宝库之中。当一遍遍反复地阅读回味时，这些生活就成为他后来诗歌创作取之不尽、歌之不竭的题材，并激励着他一生的思想和创作。这首词也是从回忆“壮岁从戎”落笔的，写得悲怆而有气势。

词作于陆游罢归山阴赋闲农村以后。根据同调连章的第三首开篇“七十衰翁”云云，当是古稀之年的作品。诗人的豪情似乎未与年岁俱老，在字里行间时时流露出烈士暮年永不衰竭的政治热情。词上片重提中年豪举，是因为不甘于今天的平庸无为。想当年从军南郑、西戍边关是何等的壮快：词以“阵云”、“烽火”为背景，勾勒出拥戈西戍时气吞残虏、雄姿英发的自我形象，强化记忆中最美好壮丽的事业，为过片处的反跌作情绪上的蓄势。下片悲歌感今，不胜慨叹。词人身处江湖，远不是“摇首出红尘”的烟波钓徒。他未忘国忧，在扁舟烟波之间还时时遥望秦关汉苑，表现出对国事的关怀，这就使“功名梦断”、“流年虚度”等慨叹，包含了更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内涵，比一般仅仅以抒写个人感情苦闷的词作，更富有感人的力量。

整首词以爱国之情贯穿始终，上片激昂下片悲凉，过片处“笑儒冠自来多误”一句，承上启下，是词情关衔处。壮年高亢激越的政治热情与岁月风尘也无法磨损的精神相映衬，构成了词作风骨铮铮的崇高境界。当年的雄姿英发与晚年的苦闷压抑作对比，表达出词作中千折百回的悲剧意义。

夜读兵书

孤灯耿霜夕^[1]，穷山读兵书^[2]。
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3]。
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4]。
成功亦邂逅^[5]，逆料政自疏^[6]。
陂泽号饥鸿^[7]，岁月欺贫儒。
叹息镜中面，安得长肤腴^[8]。

[注释]

- ^[1]耿：照明。
- ^[2]穷山：深山，此指云门山，陆游之父陆宰在此建有别业。
- ^[3]执戈：拿起武器。前驱，在前面奔走。这句是用《诗经·卫风·伯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之意。
- ^[4]妻孥（nú奴）：妻子儿女。
- ^[5]邂逅（xiè hòu谢后）：偶然遇到。
- ^[6]逆料：预料。政：同“正”。疏：迂阔。
- ^[7]陂（bēi卑）泽：低洼积水处，喻艰苦的处境。
- ^[8]长肤腴：皮肤丰满滋润，永不衰老。

[点评]

众所周知，宋代社会风气是重文轻武，士大夫多崇尚儒雅，把习文修身看做是安身立命的根本。特别是北宋，尚文风气尤其盛行，习武之人则往往被人轻觑。像北宋著名词家贺铸年轻时近侠，任武职没有出路，经人推荐后才转为文职，但终因任侠尚气之性不改，郁郁不得志。北宋沦陷后，外族入侵，大敌当前，朝廷本应习武图强，呼唤武治以恢复中原。但由于统治者信奉苟安政策，一些有将帅之才的爱国志士和习武之人实际上仍处于投闲状态，根本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

陆游生于危亡，民族蒙受的兵燹丧乱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习武的重要。他从小爱读兵书，一方面源于他个人的秉性，另一方面也源于家学熏陶，祖上深谙兵法，家中有许多这类藏书。他的祖父陆佃管过武学，懂得孙武、吴起兵法，对兵书颇有研究并有著述。陆游早年读兵书、学军法、习剑术、练武功，常以有史才武略自期，十分注意培养自己武治方面的能力。这首作于会稽云门山草堂的《夜读兵书》诗，就是他年轻时期尚武精神和爱国思想的集中体现。

诗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深秋的夜晚，在云门山深处的别业内，有一位年轻人正专心致志地挑灯研读兵书。他的眼神是那么的专注，他的神态又是那么的忘我投入，荒僻的山野四周已是万籁俱寂，惟有

窗前孤灯独明，烛照着一颗年轻的忧时爱国之心。手捧兵书，诗人的思想异常兴奋，情绪也显得特别激昂。他幻想着也像古人那样“执戈王前驱”，冲锋在前，奔赴国难。“平生万里心”以下六句，是抒发由读兵书而引发的志向和情怀。诗人以为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原是男儿本色，虽死犹生；而顾念家室、踌躇不前，守在家里不管国事，是最可耻的。成功虽属偶然，但战士是不计得失的。对功名事业能否成功预先考虑得太多，反而显得迂阔而不切合实际。这六句诗的一番自白，剖露出他作为一个爱国志士、热血青年的炽热情怀，大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奋然向前的丈夫气概。这种强烈的报国之心和献身精神，读了令人振奋；他对功名坦诚的看法，读了使人感动。

诗的最后四句是写直面现实后的苦闷。正当诗人慷慨赴国、壮怀激烈之际，荒野中突然传来了饥鸿的悲号声，这声音显得特别凄凉刺耳。诗人以饥鸿来比喻饥民，暗示现实生活的触目惊心。金人的大举入侵使人民流离失所，挣扎在饥饿和贫困之中。此时诗人眼前仿佛又呈现出早年遭丧乱时奔走流离的场景。岁月在无情地流逝，这种苦难的感受却一刻也没有淡忘！一想到这一切，他就无法安生。心里感觉到岁月好像故意在欺负人似的，让人空怀抱负、虚生白发！“贫儒”是作者自指，自嘲仍是一介书生布衣。古人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陆游此时尚未步入仕途，显然是属于“穷”的时候。但侠士的天性使他无法忘却现实远离政治而袖手旁观。“饥鸿”之声，时时触动着诗人的心，使他“叹息肠中热”，情不自禁地为之动容，为之忧心，为之憔悴。“叹息镜中面，安得长肤腴”这种忧时劳心，与他晚年“身为野老已无责，路见流民总动心”的责任感是一脉相通的。

陆游写这首诗时，已经历了人生的两大挫折。一是来自仕途的打击：陆游二十九岁时，赴临安锁厅试，名列第一，因触犯了权臣秦桧的私利，而被秦桧黜落，初试锋芒就遭到了投降派的无情打击，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二是个人婚姻的不幸：与唐氏有情人难成眷属，抱憾终生，也时时触动他敏感善良的心。然而这一切毕竟都过去了，并没能消磨陆游的精神意志。仕途的挫折，使他更清楚地认清了投降派的丑恶嘴脸，决心与它势不两立。爱情婚姻的伤痛，使他索性暂时抛开儿女情长，舍身忘家投入到他所崇尚的事业中去。这首诗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写就的。诗中如“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岁月欺贫儒”等句子，包涵着诗人很深的人生体验，有许多感触，是诗人用坎坷不遇的生活换来的。

陆游早年从江西诗人曾幾学诗。曾幾擅长古体，陆游也承其衣钵，深得章法严整之妙，而气韵沉雄豪迈更有出蓝之胜。诗从夜读兵书入笔，写心明志，把自己壮志之难伸与人民的饥寒苦难生活结合起来写，昭示出南宋社会的弊端，使作品更有深度。

投梁参政^[1]

浮生无根株，志士惜浪死^[2]。

鸡鸣何预人，推枕中夕起^[3]。

游也本无奇，腰折百僚底^[4]。

流离鬓成丝，悲咤泪如洗^[5]。

残年走巴峡^[6]，辛苦为斗米^[7]。

远冲三伏热^[8]，前指九月水^[9]。

回首长安城，未忍便万里。

袖诗叩东府^[10]，再拜求望履^[11]。

平生实易足，名幸污黄纸^[12]。

但忧死无闻，功不挂青史。

颇闻匈奴乱，天意殄蛇豕^[13]。

何时嫖姚师^[14]，大刷渭桥耻^[15]？

士各奋所长，儒生未宜鄙。

覆毡草军书，不畏寒堕指^[16]。

[注释]

^[1]梁参政：指梁克家，字叔子，泉州亚江人。乾道六年他任参政知事，官职仅次于宰相。

^[2]浪死：白白死去，无所作为。

^[3]“鸡鸣”二句：用《晋书·祖逖传》祖逖半夜闻鸡起舞发奋自励的故事。意思是说：鸡鸣原与人事无关，但志士听到以后，推枕起舞，苦练本领，意在刻苦自励有所作为。预：干预。中夕：半夜。

^[4]百僚：百官。

^[5]悲咤（zhà）：悲叹。

^[6]巴峡：长江自巫山至巴东一段为巴峡。

^[7]斗米：指俸禄微薄。

^[8]三伏：一年中最热的时节，俗称初伏、中伏、末伏三伏。

^[9]九月水：长江九月是落水季节，舟行艰难，此是作者估计水路到夔州的大约时间。

[10]东府：指中书省，即参知政事的衙门。

[11]望履：古代求见长官的谦词。

[12]黄纸：古代考核官吏才干德行，登记存档上报书写的专用纸。

[13]殄（tiǎn）：灭绝。蛇豕：与上文的“匈奴”，均借指金人。

[14]嫖姚：汉武帝时霍去病为嫖姚将军，曾跟随大将军卫青率军击溃匈奴，屡立战功。

[15]渭桥耻：唐代宗时，吐蕃曾入侵西渭桥，代宗奔陕州。后郭子仪率军击退吐蕃，收复失地，洗雪国耻。这里借指宋靖康之耻。渭桥：此指陕西咸阳东的西渭桥。

[16]“覆毡”二句：用西魏陈元康随高欢攻打胡部刘蠡升的故事。陈元康不畏天寒地冻，大雪纷飞，在举起的毡子下挥笔起草军书，笔端未冻，就写满了好几张纸，用此事，以示不畏艰苦。

[点评]

这首书信体诗，是乾道六年（1170）陆游赴夔州任前途经临安写给当朝参政知事梁克家的一首述怀诗。句句诗从肺腑中道出，吐露了发奋自励、希望能在抗金战斗中有所作为的强烈愿望。

诗分三层表述。第一层八句，先言志士壮岁虚度的苦闷。陆游自乾道二年因“力说张浚用兵”被罢免职以来，一直卜居在镜湖之畔的草庐中无所作为。这对于一个正值壮年又满怀报国理想的志士来说，该有多么失意痛苦！“志士惜浪死”而“流离鬓成丝”是诗人所万万不甘心的。所以他以当年的祖逖为榜样，在逆境中不忘发奋自励，磨炼自己的斗志，有所期待。这八句中，前四句述志，故而慷慨；后四句写实，因而悲凉。

第二层“残年走巴峡”八句，叙说了去国赴任时复杂的心情。陆游被闲置五年后，在贫病交迫中，突然起用为夔州通判，将远行万里赴任，心里是很矛盾的。他对长江边上这座危孤之城怀有太多的心理印象：“凄凉黄魔宫，峭绝白帝庙。又尝闻此邦，野陋可嘲诮。”（《将赴官夔府书怀》）当年杜甫曾困守在这座落日孤城之中流离无依，“每依北斗望京华”（《秋兴》）。而自己将“远冲三伏热，前指九月水”，万里奔波到这座充满凄凉气氛的地方去任职，心里当然万分惆怅。他在诗中坦率地说明，此次出仕实为生计所迫，所以还未赴任就“回首长安城”，对京都临安表现出依依不舍的感情。诗人上诗梁参政，则是为了表达更迫切的心愿。第二层写得低回细腻，诗人的心态历历可感。“再拜”句自然衔接，承上启下，转入第三层。

第三层十二句很重要，是投诗主旨所在，也是理解陆游言怀深意的关键。在这十二句中，诗人意欲表达两方面的意思。一是答谢朝廷不弃之恩，说自己“名幸污黄纸”，又被起用感到很欣慰，这是场面上的套话，也是投诗时必要的礼数。“但忧死无闻”到最后，是第二方面意思，这才是作者所要表达的真正意图。陆游的用世之心很切，他为自己设计的人生目标也异常明确。“残年走巴峡，辛苦为斗米。”做一个地方闲官，远非诗人的志向，他最希望能任职中枢赞襄大计，或军前执戈草檄，直接参加军事工作有所作为。“覆毡草军书，不畏寒堕指”两句，是他决心效力军前的生动写照。对我们理解第二层中复杂的赴任心理很有帮助。诗人对远涉巴峡万里奔波心存惆怅，并不是畏惧路途的辛苦劳顿，而是此行在诗人看来并非志愿所待。诗中虽无一字明言这种事实，但后面的抒写已明确无误地表明，诗人并不是一个留恋家园惧怕艰苦环境的人。他此次赴任之所以犹豫矛盾，是因为他对自己寄寓了更大、更明确的希望。这些，我们从诗人入蜀后的生活中，即可得到最好的印证。

这首五言古体诗以慷慨发轫，中间迂回曲折，最后激昂奋发，诗情跌宕起伏，深曲动人，抒发了诗人

报国无门的悲痛与为国献身的精神。其情率真坦白，其志坚定可嘉，是诗人入蜀前思想真实而深刻的一次解剖。

太息^[1]

太息重太息，吾行无终极^[2]。

冰霜迫残岁^[3]，鸟兽号落日。

秋砧满孤村^[4]，枯叶拥破驿^[5]。

白头乡万里，堕此虎豹宅。

道边新食人，膏血染草棘。

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

即今冒九死^[6]，家国两无益。

中原久丧乱，志士泪横臆^[7]。

切勿轻书生，上马能击贼^[8]。

[注释]

^[1]太息：叹息。

^[2]终极：完结。

^[3]迫残岁：逼近年终岁末。

^[4]秋砧（zhēn针）：秋天的捣衣声。

^[5]拥：堆满。

^[6]九死：无数次死亡的危险。

^[7]臆（yì亿）：胸前。

^[8]“上马”句：用《魏书·傅永传》“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文书）”语，说明自己才兼文武。

[点评]

乾道八年（1172）秋天，诗人到阆中视察，途经青山铺时写下了这首诗。诗下原有自注：“宿青山铺作。”青山铺位于四川昭化至阆中的路上，诗人叙述了驿中夜宿时的所见所感。

诗一共十八句，分三个层次。前两句承题旨总起，定下感伤的情调。次八句写青山铺一带萧瑟的自然环境和战乱时代山村荒芜凄清、满目衰败的景象。诗人取“冰霜”、“落日”、“孤村”、“枯叶”、“破驿”等衰飒之象，又以“鸟兽”悲号、“虎豹”食人、“膏血”遍地等惨不忍睹事件穿插描写，极力渲染青山铺一带的阴森冷落，为下面诗人引发浩叹作情绪上的铺垫。这种手法，很像李白《蜀道难》“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一段的赋写。所不同的是，李白用笔多虚，为情设景，陆游用笔偏实，情

景相因相生。后八句即景抒情，抒发了舍身忘家、一心报国但理想不得实现的悲哀。特别是最后二句，透露出诗人未被重用的苦闷，与题意丝丝相扣，道出了诗人之所以太息的缘由。

整首诗取景衰飒，下笔凝重，情绪感伤愤懑，与诗人在南郑期间的其他诗作和后来的大量追忆诗相比，情调风格很不一样。可能与当时有感于“会从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等一系列建议未被王炎采用而心情落寞有关。再加上身处羁旅，在特定的环境中，很容易诱发类似伤感的情绪。陆游南郑期间写的诗留下的不多，有的说是落水而佚，有的说是可能因涉嫌与王炎的关系而自删。这首诗能幸存下来，大概因为情绪比较个体化，且是抒发不能遇合的伤感的缘故。

宝剑吟^[1]

幽人枕宝剑^[2]，殷殷夜有声^[3]。

人言剑化龙^[4]，直恐兴风霆^[5]。

不然愤狂虏，慨然思遐征^[6]。

取酒起酹剑^[7]，至宝当潜形。

岂无知君者，时来自施行^[8]。

一匣有余地，胡为鸣不平^[9]？

[注释]

^[1]吟：是诗歌名称之一。

^[2]幽人：隐居的人。

^[3]殷殷：拟声词，此处形容雷声。

^[4]剑化龙：相传晋人张华叫雷焕替他寻找宝剑，雷焕找到一对，一名龙泉，一名太阿。雷焕送一剑给张华，自己留佩一剑。后来张华、雷焕相继离世，两剑遂化为两条蛟龙入水，长数丈，波浪惊沸，光彩照水。

^[5]风霆：风雷。

^[6]遐征：远征。

^[7]酹（lèi）：把酒洒在地上祭剑。

^[8]“时来”句：时机一到自然可以施展所长。

^[9]胡为：即“为胡”，为什么。

[点评]

托物起兴，以剑喻人，是这首诗给人最强烈的印象。

陆游这首咏宝剑的名篇作于乾道九年（1173）九月嘉州任上。陆游嘉州任上写过许多抒情诗，在艺术形式上除了直接抒发胸怀抱负外，还用醉歌、记梦、咏物等多种形式，诉说壮志难酬的激愤之情，这首宝剑诗就是他在嘉州期间写下的一首著名的咏物之作。

诗表层凸现的是两个形象，一是宝剑，二是幽人。毫无疑问，宝剑是诗人着力歌颂最耀眼的主体形象。“幽人”所枕的宝剑，看来不是等闲之物，因为一到夜晚，它总在匣中殷殷作响，发出雷鸣般的声响。诗人一开篇就抛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吸引读者的注意，让人感到蹊跷新奇。接下去两句是“幽人”揣摩宝剑作声的原因。古人有宝剑化龙的神话传说，这匣中的剑，是否也像晋人张华、雷焕所佩的龙泉和太阿剑一样想遁身入水，化为蛟龙，鼓起风雷掀起漫天的波涛？要不然是痛恨狂妄敌人的侵犯而想奋然远征，建立不朽的功勋？至此，宝剑形象已清晰可感，跃然纸上。

面对着宝剑殷殷不断的呼声，幽人愀然心悸，正襟危坐，“取酒起酹剑”，劝它不要太露锋芒。幽人当然识得宝剑的价值，“至宝”是幽人对宝剑的评价。但他以为越是名气大的宝物，就愈要收敛光芒深藏不露，否则会招惹麻烦。这把困锁在剑匣中的宝剑，不就是一个显例吗？平庸的人们不喜欢宝剑显形于世锋芒毕露，所以幽人只有劝慰宝剑暂时不要过于冲动，要“潜行”等待时机，在时机成熟的那天奋然出击，施展所长。这句话既是慰剑，也是慰人。在这里，隐居待时的幽人和被困匣中的宝剑难道不是面临着同样的现实？所以，幽人在此以“知君者”自居，当非虚言。至于最后二句“一匣有余地，胡为鸣不平”？直可视为幽人自问自诘的牢骚之言。这句诗以反语下笔，一方面照应篇首题旨，使诗首尾相应，结构完整；另一方面接过宝剑铿然作声的话题，进一步发泄生不逢时、郁愤难平的牢骚，“一匣有余地”带着明显怨愤和讽刺的意味，是作者刻意点化的一笔。

这首诗形象鲜明，构思独特，很有机巧。诗中宝剑和幽人两种形象是作者内心外化的两个窗口，殷殷作响的宝剑可看作诗人性格的还原。幽人形象可看作诗人面对现实无奈的一种表现。这两类形象并置在同一首诗中，让他们同病相怜，互相交流，其实是诗人矛盾苦闷心情有步骤、有层次的展示。宝剑的铿然之声，说明诗人内心不甘寂寞，有强烈的欲望，想摆脱环境的束缚去实现自我。幽人以酒祭剑，劝慰宝剑敛光潜形，这是诗人从现实出发，所操持的抚慰灵魂、安顿身心的文人守身之道，就像白居易在贬谪之后奉身而退，为雾豹、为暝鸿一样。其实陆游心灵的创伤，岂是儒家守身之道所能安抚得了的！诗结尾处的反诘，正说明云龙之志非匣中余地所能周旋，祭剑之词显得多么苍白无力、难以自慰！宝剑的主体形象压倒一切，以剑喻人，充分展示了陆游个性的特殊风采。

观大散关图有感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
二十抱此志，五十犹癯儒^[1]。
大散陈仓间^[2]，山川郁盘纡^[3]。
劲气钟义士^[4]，可与共壮图。
坡陀咸阳城^[5]，秦汉之故都。
王气浮夕霭，宫室生春芜。
安得从王师，汛扫迎皇舆。
黄河与函谷，四海通舟车。
士马发燕赵^[6]，布帛来青徐^[7]。
先当营七庙^[8]，次第画九衢^[9]。
偏师缚可汗^[10]，倾都观受俘。
上寿大安宫^[11]，复如正观初^[12]。
丈夫毕此愿，死与蝼蚁殊。
志大浩无期，醉胆空满躯。

[注释]

^[1]癯（*qú*渠）儒：清瘦的书生。癯：瘦。

^[2]陈仓：地名，在今陕西省宝鸡市南。

^[3]郁盘纡：形容山势盘旋迂回。

^[4]钟：汇集凝聚。

^[5]坡陀（*tuō*陀）：险阻不平的样子。咸阳：秦都，在今陕西省咸阳市。

^[6]士马：偏义复词，指马。燕赵：战国国名。此指代黄河以北的北方地区。

^[7]青徐：古州名，青州，在今山东。徐州，在今江苏和安徽的北部。

^[8]七庙：天子的祖庙有七个，故称。

^[9]九衢：许多四通八达的道路。九：为虚数。

^[10]偏师：指军队的一部分，以别于主力。可汗（*kè hán*克寒）：这里指代金主。

[11]大安宫：唐代宫名，这里借指宋宫。

[12]正观：即贞观，唐太宗年号（627—649）。宋人避讳改“贞”为“正”。

[点评]

陆游真不愧是一个热情澎湃、敏而善发的诗人。一张普通的大散关地图，也能唤起如此强烈的创作冲动。俯仰之间，即写下这洋洋洒洒五古二十八句的著名长诗，这难道不是他情动于中、心有郁结的一种表现？

陆游对大散关一带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在诗中曾多次提到这个西北重镇的名字，如在南郑写的《归次汉中境上》诗有“良时恐作他年恨，大散关头又一秋”的隐忧。离开南郑后，在蜀州任上《观长安城图》诗又提到“三秦父老应惆怅，不见王师出散关”的遗憾。晚年归居山阴故里，赋《书愤》重提“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从军散关的情形。垂老之年在《追忆征西幕时旧事》诗中“大散关头北望秦，自期谈笑扫胡尘”，也一再念及当年北望中原的豪情。在陆游的眼里，大散关不仅仅是西边北防的重镇，宋金两国的边界，更重要的，大散关是实现他平生志愿的舞台，实施他经略中原思想的根据地。陆游到南郑的重大收获之一是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踏看考察，确立了“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的战略思想。由于随之而来急剧的时局变化，这个思想一直没有贯彻实施的可能，为此深致遗憾。难怪诗人在蜀州任上重见大散关的地图，便情不自己、感慨万千。此时，他关注的已不是一张单纯的大散关地图，所深情凝视的是倾他毕生心神的人生舞台。所以，观大散关地图后引发的第一层感慨就是失志的悲哀。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两句，化用《魏书·傅永传》中高祖赞许傅修期的话。诗人以此自期自况，为自己确定一个终生奋斗的目标。然而，“二十”已立志，“五十犹癯儒”（诗人写这首诗时，实际年龄还只四十九岁，此举成数），一个行将半百的志士，依然是一介寒儒，其愤懑和压抑的感受是不难想见的。这四句开宗明志，所述字字感人，是作者发自肺腑的心声，所以经常为后人引用。诗人对个人的不幸遭际点到即止，没有做过多的抒发，而是敛气自郁，把眼神投注到大散关的地图上来。

中间二十句，是本诗的主体部分，首先描绘大散关一带有利的地理形势和良好的人事氛围。大散关一带山川郁勃，人民忠勇爱国，可与共图恢复大业，这是恢复的基础。“坡陀”以下四句，想象秦汉故都沦陷后荒芜凄凉景象，似乎在呼唤王师光复，是为恢复的条件和可能。“安得从王师”以下十二句，想象王师从大散关出兵恢复国土后的繁荣景象，是为恢复实施的经过和美好的结局。从出师、胜利、受降、重建家园到恢复太平盛世景象，想象丰富连贯，感情充沛，下笔有声有色，生动反映了诗人久藏于心的爱国热情和生活理想，从正面提出设想，为南宋统治者描绘了一幅光辉灿烂的前景图。从诗中描述的图景看，诗人不但要实现抗击敌人、统一祖国的理想，而且还希望重建后的祖国，要像贞观时代那样政治清明，人尽其才，天下兴盛。这种向往，其实是对现实生活缺憾的一种弥补。中间主体部分，诗人表述得很有层次，从恢复的可能性、必要性写起，进而过渡到实现宏伟理想的彼岸，像登山之阶，一步一步地向高处攀登。诗人在幻想的兴奋中，终于登上了理想的峰巅，感情奔放，充满自信。诗最后四句告诉读者：志向虽宏伟远大，却只是癯儒醉后徒然的满怀雄心、纸上谈兵而已。现实是无奈的，也是无望实现的。一个“空”字，把读者的思路从想象挽回到现在，作者以极其清醒的目光表达了他对现实的总结与批判。

这首诗既有理性的首尾分析阐述，又有主体部分浪漫丰富的设想，是思想内容的现实主义与创作方法的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诗人选取观看地图为切入口，驰骋想象，借题发挥，寄托爱国情志，表达恢复理想。这种手法在《剑南诗稿》中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直到诗人七十二岁的一天，偶尔从书架上抽得一卷中

原地图，诗人还写下了“行年七十初心在，偶然與图泪自倾”这样伤感的诗句，可见诗人的用情是多么执著专注。

当然，从艺术表现手法讲，求变求新是创作的源头活水，重复出现同样范式的诗并不是好事。正因为如此，这首嘉州任上的第一首观图诗，就弥足珍视了。

山南行^[1]

我行山南已三日，如绳大道东西出。

平川沃野望不尽，麦陇青青桑郁郁。

地近函秦气俗豪^[2]，秋千蹴鞠分朋曹^[3]。

苜蓿连云马蹄健^[4]，杨柳夹道车声高。

古来历历兴亡处，举目山川尚如故。

将军坛上冷云低^[5]，丞相祠前春日暮^[6]。

国家四纪失中原^[7]，师出江淮未易吞。

会看金鼓从天下^[8]，却用关中作本根^[9]。

[注释]

[1]山南：南郑（今陕西汉中）在终南山之南，故称山南。行：歌行。

[2]函秦：古时秦国在现在的陕西、甘肃一带，有函谷关之险要故称函秦。

[3]蹴鞠（cù jú促菊）：踢球。

[4]苜蓿：俗名金花菜，是马的好饲料。连云：形容一望无际。

[5]将军坛：指南郑城南汉高祖拜韩信为大将时筑的拜将坛。

[6]丞相祠：指蜀汉丞相诸葛亮的祠庙。

[7]四纪：十二年为一纪，宋自“靖康之变”到陆游作此诗时，中原沦落已近四十八年。

[8]金鼓：铜制成的战鼓。从天下：从天上落下，形容声势之大。

[9]关中：指函谷关与陇关之间的地方。本根：根据地。

[点评]

乾道八年（1172），陆游因四川宣抚使王炎邀请，入征西大幕任干办公事兼检法官。这对陆游来说，无疑是实现理想的一次很好的机会。于是他即刻从夔州出发，途经万川、梁山军、邻水、岳池、广安、利州直抵南郑。这首诗就是初抵南郑时写的。诗人以极其高亢激越的笔调，抒发了他初到南郑时对川陕山川形势的激赏和对有幸投身军幕的兴奋与欣喜。

诗分四个层次，逐层展开。

南郑在地理形势上一向处于咽喉锁钥地位。它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渡后，南郑更成为西北国防的前线。这里有雄关沃野、如绳大道，虽也经历了兵燹战乱，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经营，已是麦陇青青，桑林郁郁，呈现出通都大邑、平畴沃野、物产富庶、丰收在望的景象。“我行山南”四句即点出了此时南郑特有的地理优势。

接着诗人表达了对此地民风雄豪的景慕。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士，造就一方民风。南郑地近函秦，有关隘、千里沃野，地势险峻，景象开阔。我军兵强马壮，粮草充足，民风尚武，一派热烈的战地氛围。他和同僚们一起酣宴打球、阅马纵博、习武图强，山川形势的险要和军中生活的刺激，足使诗人快慰平生。此种气氛是诗人在暖风熏人、一派歌舞升平的江南偏安之地所未感受到的。因此，高山流水，如见知音，心情特别兴奋激动，诗人下笔也就酣畅淋漓、挥洒自如了。

“古来历历”以下四句又为了一层。诗人在此转笔于历史兴亡的感慨，想要说明山南历来是历史风云的舞台，有多少英雄人物在这里上演了惊世骇俗的人生剧目：当年韩信在此拜将，率大军击败项羽，为汉室奠定了基业。诸葛亮为统一天下，在汉中苦心经营，六出祁山，北伐中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些都给诗人一个积极的昭示：这一带确实是南宋建立不朽基业的根据地。以此为本根，北上中原恢复失土有望告成。诗的最后四句，几乎是理所当然地推出了他心中最直观的观点：“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诗人通过对山南地理、物质形势、民风民俗、尚武习气的考察，再结合历史兴亡的教训，提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宋史·陆游传》）的策略，应该说是周密慎重的，与当时征西幕中的北伐形势基本上步调一致。只不过陆游过于直率的表白，触动了和戎者敏感的神经，致使主帅王炎处于两难境地。这一点，从王炎不久即被卸任遭诬可以得到明证。

这首七言歌行取材新颖，气象恢宏，颇得江山之助。苏轼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陆游中年从军，入幕南郑，眼界开阔，生活丰富充实，豪气陡生，《山南行》可看作是他诗风转变的一个标志。

金错刀行^[1]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

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2]。

京华结交尽奇士^[3]，意气相期共生死。

千年史策耻无名^[4]，一片丹心报天子。

尔来从军天汉滨^[5]，南山晓雪玉嶙峋^[6]。

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7]，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注释]

[1]金错刀：一种用黄金镶嵌、白石嵌柄的名贵宝刀。

[2]八荒：八方荒远之地。这里指四海九州。

[3]京华：京都。

[4]史策：史册。

[5]尔来：近来。天汉滨：汉水傍，指汉中。

[6]嶙峋（lín xún林寻）：山石重叠不平的样子。

[7]“楚虽三户”句：战国时，楚国受秦国的欺凌，楚怀王被扣留客死秦国。楚人喊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口号，说即使楚国只剩下几户人家，也要报仇灭秦。诗人引用这句话，以示抗金的决心。

[点评]

陆游向往从军生活，对沙场、战鼓、宝刀、利剑自然拥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在陆游诗中，宝刀常常作为爱国情志抒发时活生生的道具意象出现：“少携一剑行天下”（《灌园》）、“壮士抚剑精神生”（《深秋》），刀剑已成为他表现爱国情志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和外物凭托。他对宝刀意象的调遣运用，显得十分得心应手。

这首歌咏黄金错刀的诗，非徒然为咏刀而作，实际上是一首借物言志的著名抒情诗。作者借物起兴，先极力渲染赞美黄金错刀的雕饰名贵和锋刃的光彩逼人。然后笔锋陡转，直接推出宝刀主人五十功名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壮志不遂的生动形象。宝刀既然是壮士杀敌的武器，拥有这样稀罕名贵的宝刀理应物尽其用，让它在沙场上一试锋芒，尽显神威。然而，诗中的金错刀也是一把失意的宝刀，尽管它精美绝伦，寒光四溢，但自从它跟随宝刀主人以后，也就与主人失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诗人报国无门，提刀独立，置身广漠的天地之间，四顾慨然。“含笑看吴钩”本是英雄气概的象征，辛弃疾在建康赏心亭前的“落日楼头，断鸿声里”，也“把吴钩看了”（《水龙吟》）。但这种“看”，已是徒然而“看”，与陆游“提刀独立”四顾八荒的失意情怀，当是心意相通，如出一辙，抒发的都是有志者竟不成的悲愤。这种苦闷都需要宣泄、剖白。辛弃疾连用三个典故，拍遍栏干，一吐壮志难酬的满腔怨恨，还请天涯沦落的红巾翠袖为他

拭擦英雄之泪，抑塞郁愤之情，百炼之后催化为绕指之柔，深婉不露。陆游这首诗则感情激愤，“京华”以下八句，一方面回顾当年京都结交奇士壮举，一方面重申近来从军南郑的豪情，风风火火，感情一路迸发，直至“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大声疾呼，情感如奔涌呼啸而来的开闸之水，势不可挡。结尾处如响雷震耳，真能立顽起懦、惊世骇俗，一扫原先失意感叹之情，表达了诗人抗金复国一往无前的豪情。

这首诗情绪激昂，感情充沛。有人曾讥评这一类诗多“粗鲁叫嚣”流于空泛，我却不这么看。一首诗如能做到格高、情真、味厚三者兼备，固然最好。但作为一首单一的诗，必有某一方面的侧重。像陆游这一类抒情诗，作者注重的就是感情真实的投入，情是他的生命。他一味地抒发，有时虽不大注意手法的变化运用，一如大丈夫见客，大踏步向前走去，不会作态。但坦坦荡荡、直性表白，不也是真情的一种披露吗？

胡无人^[1]

须如猬毛磔^[2]，面如紫石棱^[3]。

丈夫出门无万里，风云之会立可乘^[4]。

追奔露宿青海月，夺城夜蹋黄河冰。

铁衣度碛雨飒飒^[5]，战鼓上陇雷凭凭^[6]。

三更穷虏送降款^[7]，天明积甲如丘陵。

中华初识汗血马^[8]，东夷再贡霜毛鹰^[9]。

群阴伏，太阳升。胡无人，宋中兴。

丈夫报主有如此，笑人白首篷窗灯。

[注释]

[1]胡无人：古乐府诗篇名。

[2]猬（wèi）：刺猬。磔（zhé）：直立张开的样子。

[3]棱（léng）：瘦劲的样子。

[4]风云之会：《易·系辞》曰：“云从龙，风从虎。”龙得云而升天，虎长啸而风起。风和云的遇合，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5]碛（qì）：沙石。飒飒：风雨之声。

[6]陇：山名，在陕西甘肃交界处。凭凭：象声词，形容雷的声音。

[7]降款：投降的文书。

[8]汗血马：一种日行千里的良马。

[9]霜毛鹰：白鹰，性勇猛，唐时新罗、扶余等国的进贡物。

[点评]

陆游嘉州任上的许多诗作，写得都十分感人。像这首《胡无人》的创作，既没有梦的诱发，也没有酒的兴奋，仅凭乐府诗题望文兴感，便展开了对胜利的积极设想。报国心之殷切，真是触处皆发。

这首诗在《诗稿》中几乎和另一首诗《闻虏乱有感》是同时写下的。《闻虏乱》在前，《胡无人》继后。因为听说金人近来发生内乱，传来自相残杀的消息。诗人兴奋之余，执著地以为这正是南宋反击的大好机会，但朝廷根本没有北伐的迹象。眼看就要坐失良机，诗人自诉“秋风抚剑泪洟澜”，不禁深感惋惜。这是诗人不愿意接受的事实，于是他还是沿着自己的思维方式，顺着虏乱这一条线索，积极地延伸思路，不失时机地塑造出一个武艺超群的大丈夫形象，让他奔赴战场，一举歼灭金人，从而实现复国兴邦的宏伟理想。这种想象简直与儿童失意时天真的补偿幻觉相差无几，意欲从失望中捡回一份心理补偿，本身带有

浓浓的虚幻性和英雄主义色彩，是痴人之梦。但作者却是认真的，描写时一丝不苟。既有生动传神的肖像描写：想象中的英雄人物，胡须像张开的刺猬，面容如棱角分明的紫石，威严慑人。又有气势磅礴的战斗场面描写：追奔露宿、踏冰夺城、铁甲度沙、闻鼓上陇等等，都写得气势逼真，使人振奋。胜利场面的描述更是诗人心中上演千百遍的事情，所以写来得心应手。面对胜利，诗人纵情放歌：“群阴伏，太阳升。胡无人，宋中兴。”诗最后二句，以英雄为国立功的可贵可嘉，反衬书生老死寒窗的可笑可悲，以极清醒的语言，最终使这出幻想胜利的喜剧，蒙上了人生悲剧的阴影。

秋声

人言悲秋难为情^[1]，我喜枕上闻秋声。

快鹰下鞬爪觜健^[2]，壮士抚剑精神生。

我亦奋迅起衰病，唾手便有擒胡兴^[3]。

弦开雁落诗亦成，笔力未饶弓力劲^[4]。

五原草枯苜蓿空^[5]，青海萧萧风卷蓬。

草罢捷书重上马，却从銮驾下辽东^[6]。

[注释]

^[1]难为情：难以控制感情。

^[2]鞬（gōu）：臂套，这里指猎者给鹰栖息的臂套。下鞬：指鹰扑向猎物。觜（zuǐ）：鸟嘴。

^[3]唾手：比喻极容易办到。

^[4]未饶：不亚于。

^[5]五原：汉郡名，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北。苜蓿：见《山南行》注。

^[6]銮驾：皇帝的车驾。辽东：今辽宁东南部地区。

[点评]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在古典诗歌中，凡是因秋起兴的作品，总不免给人以肃杀飘零之感。且不说宋玉《九辩》中“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的文弱书生浩叹，就是威武一世的汉武帝刘彻，面对自然节序的推移，一曲《秋风辞》也写得感伤不已。由此可见，“人言悲秋难为情”业已成为古人在秋天抒情的一种总的思维定式。

陆游在这首诗却一反古人悲秋的情调，一开始就对秋天表示出莫大的热情：“我喜枕上闻秋声。”诗人喜闻秋声，况且又在卧床小病之中。如此着笔，生面别开，这正是作者诗情别具之处。

西风袅袅，木叶纷飞，寒气凛冽，山川萧条。面对着这客观存在的空旷之景，杜甫《秋兴》中感受到的是“草木凋伤”、“气象萧森”，欧阳修《秋声赋》中描绘的也不外乎“惨淡”之色、“凄切”之声。凡此种种，诗人一律以“人言”概之。至于“我”为什么“喜闻”秋声，诗人一举推出一联意象鲜明、富有生机活力的对仗句，向读者传达他对于秋的感受。在诗人看来，草木摇落，天地空旷，正是围猎的好时节。秋天，兵强马壮，粮草充裕，正是战士出征杀敌的好时机。“快鹰下鞬爪觜健，壮士抚剑精神生。”前者着墨于物，写猛鹰扑猎，身手敏捷；后者落笔于人，写勇士抚剑，豪气倍增。一物一人，意象互喻，两者相形，气韵生动。仅此一联，就使整首诗境界全出，熠熠生辉。下面“我亦”句照应“枕上”之意。至于“弦开雁落诗亦成，笔力未饶弓力劲”，是说比古人倚马可待更令人叹止的是，就在一声响箭之中雁落之时，诗人已脱口成章，

赋就诗篇。诗人自言笔力不让弓力。如果问陆游的箭法弓力如何，我们还不敢妄自猜测。至于笔下功夫，只要回看“快鹰”、“壮士”一联，就知此话当非纯粹的自诩之词。诗人确实出手不凡，才力超群。这六句是闻秋声引发的豪情壮举。行文至此，诗人似乎意犹未尽。最后四句，陆游已不满足于“擒胡兴”，索性直接奔赴“五原”、“青海”，跃上马背跟从皇帝的车驾，在茫茫的秋空下腾身远行，征讨辽东的敌人去了。

全诗以秋声为抒情线索，浮想联翩，思路清晰，反响热烈，给人的感受是触处都抹杀不了“豪情”两字。亘古男儿的英雄本色，在秋声秋景的映衬中更加鲜明可感。

剑客行

我友剑客非常人，袖中青蛇生细鳞^[1]。

腾空顷刻已千里，手决风云惊鬼神^[2]。

荆轲专诸何足数^[3]，正昼入燕诛逆虏。

一身独报万国仇，归告昌陵泪如雨^[4]。

[注释]

^[1]青蛇：喻宝剑。

^[2]手决：用手推开。

^[3]荆轲：战国时燕国刺客，负命前去刺杀秦王，未遂后被杀。专诸：春秋时吴国的刺客，为吴公子去刺王僚。

^[4]昌陵：永昌陵，宋太祖的陵墓。

[点评]

陆游一向喜欢塑造武艺超群、特力不凡的英雄形象，如《金错刀》中“提刀独立顾八荒”的斗士，《胡无人》中“鬓如猬毛磔，面如紫石棱”、“追奔露宿青海月，夺城夜踏黄河冰”大获全胜的勇士，《对酒叹》中“千金轻掷重意气，百舍孤征赴然诺”式的大丈夫。这首淳熙三年（1176）作于成都的《剑客行》中“正昼入燕诛逆虏”、“一身独报万国仇”的剑客，也是诗人崇尚心期的一类骑士形象。诗人笔下的英雄，又大凡具备这样的性格品格：豪侠不群，慷慨重义，勇武过人；他们常常是独往独来，一身担当复国重任。尽管他们面目各不相同，但都具有一颗相同的赤诚之心。这首诗中的剑客，他一生的风云事业就是为了“归告昌陵”，洗刷靖康之耻。这一类诗，多系想象夸张。撩开所有炫目的帷纱，我们不难看到诗人自身的影子和理想追求在诗中的种种投影。

关山月^[1]

和戎诏下十五年^[2]，将军不战空临边。

朱门沉沉按歌舞^[3]，厩马肥死弓断弦^[4]。

戍楼刁斗催落月^[5]，三十从军今白发。

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

中原干戈古亦闻^[6]，岂有逆胡传子孙！

遗民忍死望恢复^[7]，几处今宵垂泪痕。

[注释]

[1]关山月：汉乐府《横吹曲》名之一。

[2]和戎诏：指隆兴二年（1164）宋孝宗赵昚（shèn）下诏与金人签订的“隆兴和议”。

[3]沉沉：幽深的样子。按：演奏。

[4]厩（jiù）：马棚。

[5]戍楼：边防守望的岗楼。刁斗：军中打更用的东西。

[6]干戈：指战争。

[7]忍死：不忍死。屈辱活着。

[点评]

和戎是南宋统治者对金屈膝的一贯政策。自从隆兴元年符离一战失败后，统治者就急着向金求和，并签订了卖国苟安的和约，从此也不敢再提“北伐”二字。文恬武嬉，苟且偷安，岁月就这样年复一年地逝去。当和戎进入第十五个年头（淳熙四年1177）时，爱国诗人双鬓已被催白。回首往事，不胜感慨。这年春天，诗人寓居成都，用乐府旧题一口气写了《关山月》、《出塞曲》、《战城南》三首诗，一吐忧国伤时的愤慨。

《关山月》是这组乐府诗中的第一首。汉唐的《关山月》多写月下场景，陆游这首诗也不例外，集中描写了月下三组镜头。第一组是月下将军：南宋的军队本来就缺乏实战能力，再加上统治者不思用兵，将军守边不战，无所事事，整日在高楼大院里观赏歌舞。马棚里的战马因长久不到沙场作战而肥死，弓也因多年废弃而断了弦。这一切让人触目惊心！战马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死于马厩，弓不开张自断其弦，这简直是对南宋军队的莫大讽刺！“戍楼”以下四句描述的是第二组画面：月下守边的士兵，在边关无聊地打发日子，刁斗声中战士头发都熬白了，而他们所怀抱的一腔报国之心，有谁能真正理解？他们之中有的抱憾终生，暴尸沙场。在这几句诗中，作者对战士的遭遇充满了深切的同情和悲悯，同时也有他同病相怜的一掬伤心之泪。最后四句是对月下中原遗民脸部泪眼的特写：陆游仿佛看到中原父老忍辱吞声、翘首盼望王

师恢复的消息。他们心怀故国，对月伤情，不甘沦为亡国奴；含泪忍死，等着祖国统一的那一天。月下这一个个伤感的场景，都因和戎诏而起，又因和戎诏而黯淡凄惻。由此可见，第一句实是贯穿全诗脉络的主脑，也是决定整首诗情感的基点。是和戎诏葬送了恢复事业，使月下包括诗人在内的志士抱恨终生。

这首诗不惟感情强烈，在艺术构思上也很有新意。天上高悬一轮明月，月下三组别样的镜头：将军守边不战，战士老死疆场，遗民忍气吞声。多角度的整合，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来表现一个鲜明的主题：和戎诏是不得人心的，它违背广大人民的意愿，只能给国家及民族带来灾难。

诗一共十二句，每四句一转韵，又采用平仄相间的手法，使声韵节奏抑扬顿挫，铿然有金石之声，适合表达作者慷慨悲怀。

出塞曲^[1]

佩刀一刺山为开，壮士大呼城为摧。

三军甲马不知数，但见动地银山来。

长戈逐虎祁连山^[2]，马前曳来血丹臆^[3]。

却回射雁鸭绿江^[4]，箭飞雁起连云黑。

清泉茂草下程时^[5]，野帐牛酒争淋漓。

不学京都贵公子，唾壶麈尾事儿嬉^[6]。

[注释]

[1]出塞曲：汉乐府《横吹曲》名。

[2]祁连山：山名，此泛指西北边境山地。

[3]曳：拖。

[4]鸭绿江：江名，此泛指东北江河。

[5]下程：途中休息。

[6]唾壶：痰壶。麈（zhǔ）尾：尘拂。

[点评]

《出塞曲》是“乐府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和《关山月》作于同时。与《关山月》的惨痛与压抑不同，《出塞曲》开始表现出对郁闷现实的积极反动，是蓄势后的感情勃发。诗人开篇便扬眉吐气，大肆渲染壮士开山摧城的神威，一吐长期以来郁结于胸中的逼仄之气。在寂寞中，奏响了积极幻想的第二部歌曲。

诗极力渲染的是诗人跃马疆塞的豪纵之气。诗人笔下的主人公，拥兵塞外，越山攻城，打虎射雁，痛快豪饮。诗在意象的设置和纷至迭呈之间，想要表现的是一种纵情豪放的英雄本色，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对当年南郑前线军旅生活的深情追忆。手法多变形象夸张，从西北的祁连山，直驱写到东北的鸭绿江，纵横千里，只在回首之间。身手之敏捷利索，空间形象转换之疾速，让人叹为观止。这也许就是典型的放翁思维跳跃法：当读者还在惊叹西边陲逐虎射雁的身法时，诗人笔下的壮士已在清泉茂草之间下马憩息，尽情享受“八百里分麾下炙”之美味，痛快淋漓地饮之啖之了。

《出塞曲》描述的是诗人心所向往的男儿事业。他认为这种豪迈的军旅生活，比那些京城贵公子闭门室中、以尘拂击壶的清闲日子更有意义。这首诗不但形象地凸现了诗人心期的生活方式，还尽情地讽刺了南宋达官贵人不恤国事、苟且享乐的行为，并对这种寄生生活表现了极大的轻蔑。诗虽以想象豪阔开篇，并极尽夸张之能事，但在结尾处仍归于现实，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

战城南^[1]

王师出城南，尘头暗城北^[2]。

五军战马如错绣^[3]，出入变化不可测。

逆胡欺天负中国，虎狼虽猛那胜德？

马前嗢咿争乞降^[4]，满地纵横投剑戟。

将军驻坡拥黄旗^[5]，遣骑传令勿自疑。

诏书许汝以不死，股栗何为汗如洗^[6]！

[注释]

^[1]战城南：汉乐府《鼓吹曲》中饶歌十八曲之一。

^[2]尘头：尘土。

^[3]错绣：花纹交错的刺绣。此形容军队阵容变化之高妙。

^[4]嗢咿（wā yī 袜衣）：摹声词，形容金人说话的声音。

^[5]黄旗：宋军将旗。

^[6]股栗：两腿发抖。

[点评]

《战城南》也是以乐府旧题抒写的一首从军边塞诗，是“幻想三部曲”的第三部。三部曲中《关山月》的写作多植根于现实生活，用月下场景反映“隆兴和议”后南宋不战苟安造成的痛心事实；《战城南》、《出塞曲》的内容则与现实相距甚远，纯写意想中出塞杀敌、复仇得胜的场面，是奏响在诗人幻觉之中的胜利凯歌。

与《出塞曲》重在表现豪迈声威气概不同，《战城南》描述的是与敌人正面交锋令人兴奋不已的一连串幻景：王师统帅的五军兵马声势浩大地奔赴战场。沿途所至，但见尘土飞扬，战斗十分激烈。敌人如虎如狼，却也无法抵抗我大宋军队的凌厉攻势和威德，除了投降便别无退路。前面六句笔墨省净，交代战斗形势和经过，为下面乞降场面描写作铺垫。后半首写金人乞降，诗人笔调显得特别精彩生动：金兵在军前嚷着“嗢咿咿”难以听懂的话，要求饶命投降，他们的武器乱七八糟地丢弃在地上。南宋的将军在军旗的映衬下上坡受降，还派出骑兵传令赦免降敌的死罪。尽管如此，那些被俘的金兵还是半信半疑，吓得魂不附体，两腿发抖，汗流如洗。诗人形象思维的水平可谓超群过人，最后用“诏书许汝以不死，股栗何为汗如洗”反问作结，不忘添上富有机趣的一笔，以讽刺金人色厉内荏的本质，想象丰富而幽默。

汉乐府《战城南》原是一曲战士死难的挽歌，很悲凉。李白也写过《战城南》，但那是非战之作。陆游选用乐府旧题来写胜利，本身是对传统意识和失败现实的一种积极挑战。这种精神在投降派当道、士气

不振的南宋社会中，显得尤其可嘉。

弋阳道中遇大雪^[1]

我行江郊暮犹进，大雪塞空迷远近。

壮哉组练从天来^[2]，人间有此堂堂阵？

少年颇爱军中乐，跌宕不耐微官缚^[3]。

凭鞍寓目一怅然^[4]，思为君王扫河洛。

夜听簌簌窗纸鸣，恰似铁马相磨声。

起倾斗酒歌《出塞》^[5]，弹压胸中十万兵^[6]。

[注释]

[1]弋（yì）阳：地名，今属江西。

[2]组练：组甲练袍的简称，为古代军士所穿的服装。此代指军队。因组和练都是白色的，所以用以比喻大雪。

[3]跌宕（dàng dàng）：放纵不羁。

[4]寓目：眺望。

[5]出塞：即《出塞曲》，汉乐府横吹曲名之一，多写征戍从军之事。

[6]弹压：镇压。

[点评]

陆游真是一个感情丰富易感易发的诗人。赴任途中偶遇的一场大雪，不但没有使他视为畏途，居然还能激发起他高歌出塞的一腔豪兴，也算是一位性情中人。

历来文人对雪十分钟爱关注。陆游之前，就有许多诗人留下了咏雪的名篇名句，如“柳絮因风起”、“撒盐空中”、“晚霞飞银砾”、“千树万树梨花开”等，有动态的比拟、静美的摹写，形象生动富有美感，反映出作者不同的审美目光和艺术趣味，均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陆游在这首诗中，则把纷纷扬扬的江郊大雪，比作从天而降的军士：“壮哉组练从天来，人间有此堂堂阵？”这铺天盖地而来的大雪，仿佛是一队队穿着白衣白甲从天而降的神兵，人世间怎会有如此强大壮观的阵容？用“组练”喻雪，出人意料，也很有趣。言前人未言，诚属新奇。但这一比况出自陆游之口，我们又觉得事属情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陆游中年时在南郑梁益间曾经有过将近一年的从军生活。他春日抵达南郑，秋冬时节调离前线。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陆游每每回忆南郑从戎的壮举，大多都与雪景有关。像六十二岁在严州时写的《雪中忽起从戎之兴戏作》：“三尺马鞭装白玉，雪中画字草军书。”晚年归居山阴故里作《春日登小台西望》：“散关驿近柳迎马，骆谷雪深风裂面。”《追忆征西幕中旧事》：“小猎南山雪未消，绣旗斜卷玉骢骄”等等。还有两首刚离南郑赴成都时写下的词《汉宫春》：“吹簫暮归野帐，雪压青毡。”《夜游宫》：“雪晓清笳乱起。”前词写雪地野营，后一首虽然是记述梦境，但毕竟都直接与南郑军旅生活相关。淳熙元年（1174），

陆游在蜀州时还写了一首《蒸暑思梁州述怀》诗，有“季秋岭谷浩积雪”之句，说明梁益一带天气异常，九月份山谷里就积雪，这给盛暑中的陆游以阵阵凉意，从而激起了他向往从军的欲望。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到，雪的意象与诗人引以自豪的军旅生活已密不可分，无怪诗人弋阳途中一见飞雪就豪兴陡起，胸中涌动十万甲兵，顿时化为不可抑制“思为君王扫河洛”的伟大志向，以至于晚上簌簌作响的窗纸声都变成了铁马兵戈撞击的声音。

这首诗从写雪起兴，中间直抒胸臆，结尾重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结构层次清晰，意脉分明。诗人雪中激起的一腔忠愤之意，酝酿后最终无处着落，于是只有举酒痛饮，纵声高歌，借唱《出塞曲》来强抑胸中涌动的愤懑之情。

梁启超在《读陆放翁诗集》时曾有这样几句诗：“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如果拿来点评陆游这首诗，可以说字字精当，诗人倘若在天有知，一定会感到无限安慰，并把梁公引为不可多得的异代知音！

陇头水^[1]

陇头十月天雨霜^[2]，壮士夜挽绿沉枪。

卧闻陇水思故乡，三更起坐泪数行。

我语壮士勉自强，男儿堕地志四方。

裹尸马革固其常^[3]，岂若妇女不下堂^[4]？

生逢和亲最可伤，岁辇金絮输胡羌^[5]。

夜视太白收光芒^[6]，报国欲死无战场。

[注释]

[1]陇头水：乐府诗题，属横吹曲辞。

[2]陇头：地名，在今陕西陇县西北。

[3]裹尸马革：指战死疆场，献身国家。语出《后汉书·马援传》：“大丈夫当死于疆场，以马革裹尸还葬耳。”

[4]妇女不下堂：语出《春秋》襄公三十年《谷梁传》：“妇人之义，傅母不在，宵不下堂。”这里指女子谨小慎微，拘泥受约束。

[5]辇（niǎn）：用车运载。胡羌：借指金人。

[6]太白：即金星，古代星象中有太白主战的说法，是兵戎军事的象征。

[点评]

乐府歌辞《陇头水》是乐府横吹曲辞中最哀婉凄绝的曲调之一。古乐府《陇头歌辞》唱道：“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录从汉谣到唐诗，陇头水流淌在诗人笔端的无一例外都是呜咽伤感的断肠之声。梁元帝有“衔悲别陇头，故乡迷远近”之句，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也有类似的感触。“关河别去水，沙塞断归肠。”陇头水千古不堪闻，它是那么的凄厉伤情，以致每过陇头之时“征人塞耳马不行”（王建诗），“驻马听之双泪流”（王维诗）。乐府旧题集体无意识的积淀，使《陇头水》笼罩着一层忧伤凄迷的怀思气氛。正是在历史氛围的导示下，陆游也开始了他的吟唱。

头四句写陇头守边壮士寒夜思乡的情景。陇头十月天气异常寒冷，守边战士抚枪兴叹，卧听陇头水声，勾起怀乡之情无法入眠，“三更起坐”潸然泪下。这四句在取材立意方面基本上承乐府旧题而来，内容上与汉唐乐府同类诗保持一致，刻画出一个守边战士寒夜怀乡的心理活动。

“我语”四句的承接，使原本单向的情感流露变成了双向的思想交流，并引出戏剧性的情节与对话。当“我”看到战士如此伤感时，忍不住想勉励他：男儿当自强不息，志在四方，在沙场上应勇往直前。即使战死在疆场，用马革裹尸还葬也是光荣的、值得的。怎么能像妇女那样足不出户，围着小家庭转？这里“男儿堕地志四方”和“裹尸马革固其常”二句是正面激励。“岂若妇女不下堂”则采用反讽的手法，对上面壮士三

更起坐，有泪轻弹似有微辞，略致不满。也就是说，把壮士之泪单纯地理解为属于个人的思乡怀土的情绪表现，那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请看战士的表白。

“生逢”四句用战士回答的语气，慷慨陈词剖白心迹，以返照前意，深化主题。原来最使战士伤心弹泪的不是那撩人乡愁的陇头水，而是战士“生逢和亲”的时代悲哀。和亲使国家民族，特别是守边的战士失去了最宝贵的自信与尊严。南宋政府屈辱投降，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先后与金人签订了两个丧权辱国的和议。“绍兴和议”规定每年向金缴纳白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隆兴和议”向金人屈膝称叔，自称侄国。陇头水，你有没有听到战士深沉的倾诉？不眠的战士正仰望着天空，看到主战的太白星黯淡无光，不禁仰天长啸：苍天呀！我是多么想紧握心爱的绿沉枪奋勇杀敌，洗雪国耻，但哪儿才是我“马革裹尸”的战场！壮士“报国欲死无战场”是对朝廷“和亲”、“岁辇金絮”投降政治的愤怒控诉和批判！

这首乐府诗虽也是以闻陇头水起笔，全诗笼罩着一种伤感失意的情怀，但悲凉中含慷慨，忧伤中带激愤，立意也与前人乐府有所不同。乡思已不是主要内容，忧国伤时的主题更接近《关山月》等一批爱国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主体形象刻画非常成功。他要抗争呐喊，要控诉卖国和亲，在呼唤英雄用武的战场！诗中战士的性格内涵十分丰富深刻，对他的刻画也很有层次，经历了由表及里、逐层发掘的过程。诗人先叙表象再介入议论，后点破主题，欲扬先抑，首尾呼应，中有异峰突起，使情节对话一波三折跌宕多姿，人物性格立体丰满。在写作上又继承了古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截取一个典型事例，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更好地表现了作者深邃的爱国之情。

老马行

老马虺隤依晚照^[1]，自计岂堪三品料^[2]？

玉鞭金络付梦想，瘦稗枯萁空咀嚼^[3]。

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

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4]。

[注释]

^[1]虺隤（huī tuī灰颓）：马有病的样子。

^[2]三品料：北汉刘旻战败时独骑黄骠马逃命，回太原后为此马饰以黄金玉笼鞭，以三品官的待遇饲养。料：饲料。

^[3]瘦稗（bài败）枯萁：指粗恶的下等饲料。咀嚼（jǔ jiào举教）：嚼。

^[4]燕赵：古国名，指今山西、河南、河北一带。此代指沦陷的中原。

[点评]

南宋自绍兴、隆兴和议以来，一直向金岁贡厚币，卑躬称侄，致使一代爱国志士在朝廷的和戎声中抱恨终生。如张孝祥、张元干、胡铨、陈亮等抗金主战人士，都没能等到开禧北伐的那一日而相继谢世。陆游享年较高，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朝廷再一次兴师北伐。作为一个老战士，他眼看苦盼了整整四十几年的北伐愿望又要实现，怎能不欣喜万分积极声援支持？此诗写于开禧二年（1206）宋王室正式向金宣战那一年的八月。尽管诗人已是八十二岁的高龄，但他依然忘情投入，还把自己幻想成一匹久经沙场的老马，准备效力军前为北伐贡献最后的力量。

诗运用了中国传统的比兴寄托手法，托物言志，即景抒怀。前半首描述老马粗草恶食、衰病凄凉的晚景：在夕照的映衬之下，我们仿佛看到一匹老马正艰难地咀嚼着干草枯萁，并发出声声叹息，这幅画面其实就是诗人困顿晚景的真实写照。从“中原北望气如山”的少年志士，到眼前这匹虺隤衰迈但一闻战鼓“犹能为国平燕赵”的伏枥老骥；从力说张浚用兵的隆兴北伐，到力排众议支持韩侂胄宣战的开禧北伐，陆游走过的路是极其坎坷不平的，所受的遭遇也正如这匹被人菲薄、遭人冷遇的老马。但他并不以个人仕宦的得失为怀，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时代风云变幻。当他听说“胡运衰”、“王师北伐”的消息后，抑制不住心底的激动——诗的后半首集中刻画了老马内在的品格意志精神面貌。一匹衰病的老马，一闻战鼓号令就忘却身上所有的衰病创痛，立即精神抖擞，跃跃欲试，意气倍增。战鼓声中，这匹遭人冷落的老马终于焕发出烈士暮年生命中最耀眼的光彩。英雄的本色，壮士的情怀，在这首诗中得到了最好的印证。

陆游晚年，不以衰贫为念，反以老马自喻，不忘国事，自言“耄年肝胆尚轮囷”（《观邸报感怀》），“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书愤》），表示愿意奔赴国难为国尽瘁，死而后已。有这首诗在前、《示儿》诗殿后，我们更能深切地体会到诗人暮年为国开张的胸胆！

感事六言

老去转无饱计，醉来暂豁忧端。

双鬓多年作雪，寸心至死如丹。

[点评]

这首六言诗写于嘉定元年（1208）夏天，陆游八十四岁时。

开禧北伐失败后，以史弥远为代表的卖国贼抓住北伐丧师的机会，联络上下左右投降势力，制造了谋杀韩侂胄、镇压抗金势力的事件，并与金订立了屈辱的“开禧和议”。陆游因当时支持韩侂胄北伐而备受打击，致使在野的诗人因此落职失去半俸，生活更加贫困。面对投降势力的迫害，诗人没有屈服，“双鬓多年作雪，寸心至死如丹”正是他晚年心迹的生动写照。

这首六言诗，作者以充沛的感情、饱含正气的笔触、铿锵有力的字节，一字一顿，抒发了他对事业的执著无悔和贫贱不移永不衰竭的爱国之情。

梦里关山·铁马冰河入梦来

癸丑七月二十七夜，梦游华岳庙^[1]

驿树秋风急，关城暮角悲。

平生忠愤意，来拜华山祠。

[注释]

^[1]癸丑：1193年是干支癸丑年。华岳庙：即华山祠，在陕西华阴县南的华山上。

[点评]

陆游一生行旅的足迹遍布虽广，却从未到过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区。这虽然是特定的形势限制了他的足践中原的权利，但谁也无法束缚他梦中直奔中原的身影。他梦游过长安、洛阳、太行、塞上等中原的许多地方，并且都有诗记录：“恍然白苧入长安”，“梦中犹看洛阳花”，“忽梦行军太行路”，“十万全师入晋阳”。这首小诗则是记录梦游华岳庙时的情景和感慨。

陆游在写诗前后的一段时间里闲居山阴农村，心里一直很寂寞郁愤，感慨“少年志欲扫胡尘，至老宁知不少伸”，想着“何由亲奉平戎诏，蹴踏关中建帝都”。正是在这种意识的驱动之下，陆游在梦中很自然地踏上了拜谒华岳庙的旅途。

诗的前两句叙途中所见，秋风怒号，暮角悲鸣。这个景铺设得肃穆凄清，为下面作者拜谒华岳庙定下感情基调。后两句直抒其情，写得沉郁顿挫，感慨万千！诗人为什么不去别的地方拜祭，偏要到华岳祠？这里隐含着一则典故：唐代大将李靖在攻破突厥、吐谷浑收复失土建立功勋后，曾到华岳庙拜祭华岳神。这一壮举，对陆游来说，无疑是极有吸引力的。他心期着有那么一天，也能像李靖一样大功告成到华山祭神。于是，梦就成就了他醒时无法了却的心愿。特别是“平生忠愤意”一句，带着明显的人生慨叹：华山一带，至今仍沦落在金人的铁蹄之下。诗人的“塞上长城”徒然自许，忠愤之气填膺，“平生”一句道尽诗人平生之心事。

这绝不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梦中记游诗，它是诗人心中块垒郁勃难平的又一次呈现。

记梦

梦里都忘困晚途^[1]，纵横草疏论迁都^[2]。

不知尽挽银河水，洗得平生习气无？

[注释]

^[1]晚途：晚年。

^[2]草疏：起草奏章。

[点评]

南宋建都临安，陆游很不以为然。早在隆兴元年（1163），陆游任枢密院编修官兼类圣所检讨官时，就向中书省和枢密院建议以建康（今南京）为都。他认为：“江左自吴以来，未有舍建康他都者。”“车驾驻蹕临安，出于权宜，本非定都。”（见《上二府论都邑札子》）以为朝廷如要恢复河山，应该以建康为建都之本，建立不拔之基，然后向北推进，这是收复国土的第一步。陆游这个见解，从战略高度为南宋当局如何克复失土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思路。这种见解，也代表着广大主战派爱国志士的强烈意愿。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建都方略最终没有被心存芥蒂、患恐金症的南宋当局所重视。陆游对此十分遗憾，并一直耿耿于怀，这首记梦诗，披露的就是诗人现实中未了的心愿。

诗作于乾道七年（1171），陆游赴夔州通判任的次年正月，作诗时的心境也比较特殊。此时陆游入蜀安家未稳，将近半年的旅途劳顿，奔走异乡“辛苦为斗米”的感叹，以及到任后萧条闲散的冷清生活，曾使他心境一度偃蹇低迷。自谓“困晚途”，有自嘲的意味。诗人此时不过四十七岁，这种迟暮嗟老，是陆游夔州任上精神郁闷的写照，道出了作为冷官在现实中的不如意。然而，陆游一向自信自负，并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即使受挫，他的思想都会不失时机地迸发出来。

诗从梦境入笔，摆脱令人沮丧的现实，在幻觉的驱使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神采飞扬、意气风发的自我形象。梦中的诗人健笔纵横、慷慨陈词，胸有成竹地提出迁都建康的主张。“纵横草疏”四字，极有具象感，活脱脱地勾勒出陆游当年指点江山、议论国事、积极进取的情状。一个有政治主见、充满着参政意识和民族责任感的诗人形象宛在目前。紧接着两句是写梦后感慨，以设问反诘的方式以侧求正，颇耐人寻味。梦中是平生习气的充分张扬。梦醒后在世俗弥漫的和戎声中，会不会磨损诗人充满棱角的个性？答案当然是不言自明的。梦境，是诗人不甘寂寞个性和坚定不移迁都主张的再一次宣称。

诗以七言绝句的短小体式，包涵如此深厚的社会见解，而且叙事抒情一气流注，写得神完气足。在夔州期间宦途萧瑟之际做这么一个意气高扬的梦，这一切，不知是否得力于诗人连银河之水也无法冲洗的“平生习气”？

绝句^[1]

桐阴清润雨余天，檐铎摇风破昼眠。

梦到画堂人不见，一双轻燕蹴筝弦^[2]。

[注释]

^[1]本诗原题为：《夏日昼寝，梦游一院，阒然无人。帘影满堂，惟燕蹴筝弦有声。觉而闻铁铎风响璆然，殆所梦也邪？因得绝句》。阒（qù去）然：形容静寂无声的样子。璆（qiú求）然：玉器撞击的声音。

^[2]蹴（cù促）：踢踏，这里是弹拨的意思。

[点评]

这首诗作于淳熙七年（1180）夏天抚州任上，和《梦从大驾亲征》诗几乎作于同时。但无论是梦境还是梦象，都相去甚远。诗所呈现的格调，风格也迥然有别。

这首绝句，叙说了午睡间的一场轻梦。

江南五月，酥雨润沐，梧桐清发，正是困人天气。诗人昼寝，不觉做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梦。梦中诗人恍惚来到心上人所居之处——画堂。但环顾四周，辗转之间不见伊人情影，只听得一双轻燕在筝弦上跳跃，不时发出清越撩耳的声音。诗人猛然醒来，犹觉余音荡漾。睁眼寻声觅梦，原来是风吹檐铎，正发出丁丁零零的声音。

这个梦看似平淡无奇，其实饶有意蕴。它透露的是深埋在诗人心底的一份忆念，“画堂人”无疑是一位色艺俱佳、秀媚灵慧又畅晓音律的佳人。惟其如此，风摇檐铎，一个偶然的外物触动，才会诱发出诗人“双燕蹴筝”的美妙梦象。轻燕蹴筝，不就是丽人纤纤玉手在筝弦上盈盈弹拨的一种奇特改装？由于诗人心中拥有无比爱怜之印象，因而梦象也就特别迷离动人。

这首短诗，语言清新婉丽，笔调轻盈飘忽，别具一种柔美深秀的情致。诗虽然没有明示“画堂人”身份，但从渲染的氛围看，似乎在追忆一段温馨和鸣的生活，与沈园怀人诗格调相似。

频夜梦至南郑小益之间^[1]，慨然感怀

客枕梦游何处所？梁州西北上危台^[2]。

雪云不隔平安火^[3]，一点遥从骆谷来^[4]。

[注释]

[1]南郑小益：陆游从军的地名。南郑：见前注。小益：在今四川省广元市。

[2]危台：高台，高楼，此指高兴亭。

[3]平安火：唐制，每三十里置一烽侯，每日初夜举烽火一炬以报平安，称为平安火。

[4]骆谷：指骆谷关，通梁州。

[点评]

陆游记梦诗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叙述对往日生活的回忆。如“梦里都忘困晚途，纵横草疏论迁都”，是再论迁都主张；“梦里都忘两鬓残，恍然白苧入长安”，是青年时初到临安应试经历的改装；“忽梦行军太行道”以及“春风小陌锦城西，翠箔珠帘客意迷”等，都是对壮年入幕从军生活的追忆。诗人愈到晚年，怀旧之心愈强烈，追述往事的篇目愈多。有的是直接记录追忆的事件与感慨，有的则因梦而间接表现。材料之翔实详尽，为我们多侧面地认识陆游生平经历，提供了十分形象可感的素材，有时简直可补《剑南诗稿》彼时创作的空白。

这首梦诗叙说的是陆游在醒时也经常向人游说的一个军旅生活片断：在山南冒雪登城观塞上烽火。这一经历，已深深地烙在诗人心目中，并以为是南郑期间最富刺激、最有意义的壮举之一，所以屡屡见于笔端。如《诗稿》卷八《夜读唐诸人诗，多赋烽火者，因记在山南时登城观塞上传烽，追赋一首》中回忆梁州登城看烽火：“月黑望愈明，雨急灭复见。初疑云罅星，又似山际电。”

这首记梦绝句，只摄取一则梦象，即在梁州西北的高兴亭上，冒雪观看平安烽火。述梦事件集中，画面单纯清晰，与通常记梦诗渲染的朦胧气氛不同，说明诗人脑海里印象之深。即使是梦境之中，这种视角感受也“雪云不隔”，历历可见。平安火是边塞安定的标志，陆游在“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的记梦诗中，也有过对平安火的关注：“苜蓿峰前尽亭障，平安火在交河上。”借以反映胜利后边防巩固所呈现出来的和平景象，与本诗最后二句“雪云不隔平安火，一点遥从骆谷来”寄意相同。这一点遥从骆谷关传来的“星星之火”，曾点燃过陆游心中的希望，给了他信心和“以关中为根本”纵横天下的伟大设想。可惜自从王炎东调后，蜀中少再有人提出北伐之事。陆游在南郑小益前线写的一些重要作品（大概有一百多首），也莫名其妙地在望云滩落水而佚。笔者一直怀疑其中大有蹊跷和难言的隐衷。好在陆游经常有记梦诗追忆，所以我们也只能借梦境想见一二了。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1]，尚思为国戍轮台^[2]。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注释]

^[1]僵卧孤村：困居在孤村。

^[2]轮台：古地名，在今新疆境内。这里泛指边塞。

[点评]

这是一个狂风大雨催成的英雄梦！

绍熙三年（1192），六十八岁的诗人困居在江南的一个偏僻小山村。但心中仍时时挂念着北伐收复失土的事，想着如何为国出力。于是，他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夜晚酣然入梦，梦见自己铁马英姿，驰骋在中原的战场上。夜阑时分窗外的风雨之声，都化作梦境中沙场厮杀的场面。诗人虽没有具体描述军戎场景，但梦象本身的暗示，已足令人想见诗人平生之心愿。

陆游从小就立下了北定中原为国效力的志向，但由于朝廷腐败，苟且偏安于江南，不思图进，终使这位诗人报国欲死无战场，一代爱国志士就这样老死于农桑间。这不仅是陆游个人的悲哀，更是南宋王朝的悲剧。陆游的可贵在于能在逆境中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和王师北定的信念：尽管僵卧荒村，但志在千里，至老不忘“王师北定中原日”，梦中仍慨然赴边，跃马沙场。诗中的梦象实是他平日心意所致，也是他中年南郑军旅生活的一种无意识显现。

梦境多来自心念。同是外物的刺激触动，不同的心境会有不同的梦象。黄庭坚在马啮豆箕声中午睡，感觉是“梦成风雨浪翻江”，说明他江湖念重。陆游在风雨声中入梦，梦见铁马冰河，是因为他许国情深。“夜听簌簌窗纸鸣，恰似铁马相磨声。”“忽闻雨掠篷窗过，犹作当时铁马看。”陆游诗中这一类句子特别多，日常生活中的些微刺激，都有可能使陆游突发奔赴沙场的奇想。这种一触即发的梦象，弥补了他生活中太多的遗憾，是诗人精神生活的依托和补偿。

这首诗下笔浓重粗犷，场面恢宏，颇有豪迈之气。在表现手法上也显得痛快淋漓：狂风暴雨和铁马冰河两种意象声势壮浪，为表现诗人的慷慨情怀增色不少。

记梦

少日飞扬翰墨场^[1]，忆曾上疏动高皇^[2]。

宁知老作功名想^[3]，十万全师入晋阳^[4]。

老来百事不关身，北陌东阡一幅巾^[5]。

忽梦行军太行路^[6]，不惟无想亦无因。

[注释]

^[1]翰墨场：指文坛。

^[2]高皇：宋高宗赵构。

^[3]功名：指抗金事业。

^[4]晋阳：中原地名，在今山西太原。

^[5]幅巾：包头的布，古人不戴帽时所用。

^[6]太行：山名，在山西。

[点评]

这两首梦诗写于开禧北伐前夕。已是八十一岁高龄的陆游，此时穷居山乡，生活过得非常艰辛，家中常常断炊，生计朝不保夕。但这些在陆游看来似乎都无关紧要，生活中的琐事烦恼，他都放得下，并总以超然的态度对待。他说“饥肠雷动寻常事”（《贫甚戏作绝句》），忍饥挨饿时，居然还在东窗之下，奉和陶渊明的《乞食》诗！“老来百事不关身”说的就是这种淡然处事的心境。但惟有一件事未能使他终身释怀的，那就是抗金事业。

陆游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诗人，对恢复大业有着强烈的愿望。这种愿望，已成为陆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题和“情意结”，并经常以无意识的方式在诗歌中反复出现。陆游有许多梦诗，仅以“记梦”为题的诗就为数可观。赵翼《瓯北诗话》中说：“人生安得有许多梦，此必有诗无题，遂托之于梦耳。”赵翼对陆游梦诗的信实程度表示怀疑不是没有道理，关键是没有充分认知陆游的精神特点和心理活动规律。梦的一般功用是通过产生那种能够细微地重建整个心理平衡的的材料，来恢复人们内心的必要平衡，是心理构造中无意识和显意识的互补。陆游一生向往从戎，但现实却安排他在故乡灌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需要心理补偿。诗中这个从军梦“不惟无想亦无因”，说明是潜意识在起作用。诗人白天身着布衣幅巾，来往于阡陌田间，俨然是一个乡间老农模样；夜梦中戎装英姿，行军于太行晋阳之间，方见其英雄本色。诗用“百事不关身”烘托“一事关心”，先抑后扬，使诗歌波澜迭起，饶有境界。

陆游的这个梦，使我们看到了貌似平淡萧散外表下，那颗滚烫炽热的爱国之心！

梦中行荷花万顷中

天风无际路茫茫，老作月王风露郎。

只把千樽为月俸，为嫌铜臭杂花香。

[点评]

关于这首记梦诗，宋人魏庆之在《诗人玉屑》中曾引录了这样一件事：嘉泰年间，陆游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梦见一位老朋友对他说：“我现在身为镜湖的莲花博士，是新任命的官。我将要离开，请你暂且代替我的职位，每月千壶酒的俸禄是很不错的。”梦醒后，陆游感到好奇，就用诗把这事件给记了下来：“白首归修汗简书，每因囊粟叹侏儒。不知月给千壶酒，得似莲花博士无？”事隔七年，陆游谢世前，又梦到万顷荷花中，似乎去赴七年前旧梦中老朋友之约。这首诗是《剑南诗稿》中最末的第二首诗，与临终绝句《示儿》诗紧紧相连。可见做这个梦时，陆游已在病中，从梦中描述的光景看，也极似人将离世前的幻觉，美好而绚丽。

如果宋人记载并非牵强的话，那么这个梦真是很有点巧合，可入诗料。旧梦相隔七年，居然还能接着做，而且在茫茫云路之间，似乎真有神奇的力量在召唤诗人入主镜湖，做个管领万顷碧荷的“莲花博士”。看来陆游对这个位置一直心存好感，所以梦中也就欣然接受了“月王风露郎”的头衔。他喜欢荷花的清香，欣赏荷花污泥不染的纯洁品格，这与诗人高洁的操守是何其相似！以千樽美酒为月俸，少了一分世俗仕途名利的铜臭气息，表明诗人对追求金钱利禄之辈的厌恶和鄙视。如此方正的品格，足以驳斥《宋史》“不晚节”的清讷。无独有偶，与陆游同时代的女词人李清照生前也曾蒙受过无根之谤。当她谢世以后，人们却把她当作品格清高的荷花神来供奉礼敬。读了陆游的这首诗，我们仿佛也看到万顷碧波之上诗人款款远去的高大身影。他的清梦，他的人格，将和他所管领的荷花一样永远流芳后世。

夜游宫

记梦，寄师伯浑^[1]

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2]，青海际^[3]。睡觉寒灯里。漏声断^[4]，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

[注释]

[1]师伯浑：四川眉山隐士。

[2]雁门：雁门关，宋与辽夏的边界。雁门西属辽夏。

[3]青海：湖名，在今青海省，宋时属吐蕃辖地。

[4]漏：古代计时的漏壶。

[点评]

号称“天下伟人”的四川名士师伯浑，是一个个性特立的人。陆游和他相识，纯属偶然。但心仪名士，广交奇友，却是陆游在蜀中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乾道九年（1173）夏，陆游赴嘉州（今四川乐山）任途经眉山，结识了师伯浑。两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并引为知己。淳熙元年（1174）春，陆游离开嘉州，师伯浑在青衣江上为他送行。此后，常有诗文往返，这首词当作于青衣江上别后的四年间。淳熙四年（1177）师伯浑卒。

词从虚处落笔，上片渲染梦中景象，先声夺人。在一片辽阔的雪原上，陡然响起的胡笳声，一下子吸引了诗人的注意力。是王师出征前吹响的号角，还是两军相遇时激战的军声？诗人一时之间难以确认到底置身何方，足践何处。“雪晓”句是虚景实写，突出梦中场景的逼真，所闻所感的真切。“梦游处，不知何地”来反扣题意，点明梦境的恍惚迷离和乍然置身其间的惊奇与迟疑。这一切景象，陡然而来，不作铺垫，没有暗示，缺少过渡，全无人事交代。就在乍惊乍幻之间，马上又衔接上另一幅情态全异的画面：只见千军万马悄然无声地如潮水般涌来。这里作者特别清晰地点明“无声”场面的寂静整肃，与上面“清笳乱起”形成对照。“乱起”强调胡笳陡然响起、声声不断、响彻云天的效果。“铁骑无声”写骑兵在雪中衔枚前进、军容严整的样子。“似水”是诗人爱用的比喻，并在梦境中常常出现。这里用“望似水”，来描述所见骑兵队伍如无声的潮流汹涌向前、不见首尾的视觉印象。至此为止，诗人已把梦中的听觉视觉两方面的刺激传达了出来。下面“想关河”三句，是对“梦游处，不知何地”的进一步坐实。这支清晓疾速行军的部队将奔赴哪里呢？“雁门西，青海际”原是指北宋与北方少数民族的边界，此时久已沦陷，这里诗人举以指代西北边陲战场，让梦游的地点具体化。梦的指向，也就是作者心意指向。陆游希望北定中原，克复失土，眼前不就是梦寐以求的战场？诗人在梦境之中，虽然只作客观的陈述，似乎没有透露出更多的情感体验方面的信息。但读词至此，读者还是可以体会到诗人置身其间的激情。

下片抒发醒后感慨，多激愤之词。梦境虽好，但毕竟短暂虚幻。梦中激发人心的场面一旦醒来，更反衬出现实中的失望与怅然。在清冷的月光下、寒灯里，更残漏断，涌上心头的是无言的凄凉和酸楚。寒灯、漏断、月斜与上片的清笳、铁骑、关河，两种场景、两种气氛前后映照。词人情不自堪，无限感慨，

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终于逼出下文：“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如果说前面作者尚能比较客观地叙述梦境和梦醒所见的话，那么这两句作者显然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失望与痛苦，一变笔法，改用直接淋漓之笔，宣泄感情，向朋友一吐积郁在心头的愤恨！“有谁知”是本词的关捩紧要处，必须细加体会。

陆游有感于金瓯沉陆，抗金复国之志一直很炽烈。尽管他用各种方式反复申诉，但现实中却少有人真正领会他内心赤诚的情怀。早年在临安慷慨述论迁都，不被重视；中年入幕南郑，屡进治军强兵之策，手泽未干，却被调到成都。生活中就有这样悖反人情的现象：从戎之心越迫切炽热，身离前线的空间距离愈遥远，而梦上沙场的欲念反而越活跃强烈，不可遏制。

陆游向师伯浑诉说梦境心事，恰似辛弃疾赋壮词《破阵子》寄陈亮一样，都是诉说“无人会”的英雄落寞苦衷。两人都有抱负梦想，但均被残酷的现实所葬送。一个是“可怜白发生”，坦陈了辛弃疾对现实清醒而痛苦的认识；一个是“鬓虽残，心未死”，披露了不肯向现实低头、壮志不移的信念。读了都让人扼腕三叹！

初秋梦故山，觉而有作

犬吠舍前后，月明村东西。

岸草蛩乱号^[1]，庭树鸟已栖。

我仆城中还，担头有悬鸡。

小儿劝我饮，村酒拆赤泥。

我醉不自觉，颓然葛巾低。

著书笑蒙庄^[2]，茗椀物自齐^[3]。

[注释]

^[1]蛩（qióng）：蟋蟀。

^[2]蒙庄：庄子，战国时哲学家，曾做过蒙地方的漆园吏，著有《庄子》。“齐物论”是他的基本观点。

^[3]茗椀：即酩酊，大醉的样子。

[点评]

这首记梦诗作于淳熙六年（1179）七月建安任上。题下原有四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诗描绘了梦入故园时的生活情景，如身临其境，画面尤其逼真亲切，真可谓心从此地驰去，诗从故山飞来。

一个初秋的夜晚，诗人悄然入梦。他踏着皎洁的月光，回到了久别的故乡镜湖三山。这里有他熟悉的田园和精心营造的茅庐。诗开始四句，描述回村时的见闻。家犬在欢迎诗人的到来，河畔草丛中的啼蛩高低低地唱着，宛如随意的田园乐章，听了使人倍感亲切。“犬吠”与“月明”句，“岸草”与“庭树”句对偶排列，一动一静，两相呼应。以犬吠、蛩啼之声划破秋夜山村的宁静，写月光下村庄、庭树、栖鸟的安泰和平。整幅画面动静结合，富有生机，充溢着诱人的乡土情韵。前四句写梦中故山景色悦人，下面四句则叙家乡人事可嘉。“我仆”从城里捎鸡回来，“小儿”殷勤奉觞劝酒，诗人在亲情慰藉中乐陶陶地醉了。于是忘却了烦恼，忘却了一切。煞尾两句，道出醉后物我两忘、逍遥自得的心境，收笔自然含婉。

陆游从四川东归不久，即被遣往福建任福建路常平茶盐公事。赴任之前，他只在山阴故庐小住月余，就匆匆直抵建安任所。建安任上官情淡薄，生活寂寥，陆游很不适应。无聊之余，接连写了许多感怀蜀中军旅生活和留恋山阴故土的诗，感叹“登临独恨非吾土”（《绿净亭晚兴》）。这组梦故山的诗，是“觉而有作”，就不免带有建安任上的感慨。梦中的故山愈美，梦醒后的感慨就愈深。这首记梦诗文理自然，思路清晰，意境优美，笔墨含情，不尽之意尽见言外。

二月一日夜梦

梦里遇奇士，高楼酣且歌。

霸图轻管乐^[1]，王道探丘轲^[2]。

大指如符券^[3]，微瑕互琢磨。

相知殊恨晚，所得不胜多。

胜算观天定，精忠压虏和。

真当起莘渭^[4]，何止复关河^[5]。

阵法参奇正^[6]，戎旃相荡摩^[7]。

觉来空雨泣^[8]，壮志已蹉跎。

[注释]

^[1]管乐：管仲和乐毅，古代贤臣，曾辅佐明君一统天下，成就霸业。

^[2]丘轲：孔丘和孟轲，古代圣人，主张仁政王道。

^[3]大指：即大旨，宗旨。符券：古代双方各执一半的凭证，双方合一为准信。

^[4]起莘渭：指起用莘野的伊尹和钓于渭水的吕望。伊尹和吕望都是古代能人贤臣，本隐居草野，延为重臣后都建立功业。

^[5]关河：本指潼关、黄河，这里泛指沦陷区。

^[6]“阵法”句：意思是古代用兵布阵之法有奇有正，需要探讨。

^[7]戎旃（zhān占）：军旗。

^[8]雨泣：泪如雨下。

[点评]

这首诗作于开禧二年（1206），朝廷将对金宣战，战事已迫在眉睫。陆游此时情绪异常激昂，不仅密切关注着北伐的动向，频频梦见自己“重铠奋雕戈”（《异梦》），直接执戈披锐上前线冲锋陷阵，还把自己幻化成一匹“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的老马和文韬武略俱备、能安邦定天下的奇士。开禧北伐毕竟是诗人有生之年有望北定中原的最后一搏，他怎能不魂牵梦绕？

早春二月严寒未退，诗人夜梦之中已是热血沸腾。“梦里遇奇士，高楼酣且歌。”诗人遇到的奇士，能酣酒能狂歌，而且能文能武，才压管仲、乐毅，文敌孔子、孟轲。他有超人的本领，王道也懂，霸道也行，无所不能，这是一奇。令人惊喜的是，这位奇士的人生宗旨，竟然与诗人不谋而合。“大指如符券”形容宗旨见解像古人各执一半作凭信的符一样吻合，这是二奇。两人相见恨晚，通过切磋交流，诗人发现这位奇士居然也有一腔热血和精忠报国之心，这是三奇。如能用这样的人，就好像从莘野起用了伊尹、从渭

水边请到了姜太公吕望一样，那么收复关河的事自然不在话下。诗人梦中思路一贯而下，从遇奇士到赏奇士再到用奇士，最后奇士仿佛已为所用，挂帅军前演示阵法。只见军旗飘扬，阵法多变，指挥若定，令人目不暇接……梦至此戛然而止。结尾两句，抒发醒后壮志落空、暮年蹉跎的感喟。

掩卷而思，不难发现，陆游梦中所写的奇士，正是他自己的影子。陆游一向自信自期有史才武略，在枢密院和入蜀入幕时都曾进过治军强兵之计，这些表明诗人有很强的参政意识和敏锐的政治目光。陆游很想有成就，但他的自期与自负“惟恨无人粗见知”，难怪乎一梦醒来，挥泪如雨。

这首记梦诗结构别致很有特色。诗一共五言十六句，一韵到底。一般的诗歌常以四句或八句为节，如后面《梦范参政》诗，前八句写梦中，后八句写梦醒，布局十分平衡。这首梦奇士诗则不然，章法上又颇有“奇”的特点。前十四句都是梦中自期自信，纵谈天下，气吞山河。最后两句写觉来感慨，凄然难堪。这种布局方式，初一看似乎很不平衡，其实正是前面大量的哄抬之盛，最后二句反跌才深，有横扫千军之力，如醍醐灌顶使人彻悟。此种写法与白居易新乐府诗《轻肥》、辛弃疾词《破阵子》等名篇，在谋篇布局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九月十六日夜^[1]

杀气昏昏横塞上，东并黄河开玉帐^[2]。

昼飞羽檄下列城^[3]，夜脱貂裘抚降将^[4]。

将军枌上汗血马^[5]，猛士腰间虎文鞬^[6]。

阶前白刃明如霜，门外长戟森相向。

朔风卷地吹急雪，转盼玉花深一丈^[7]。

谁言铁衣冷彻骨？感义怀恩如挟纊^[8]。

腥臊窟穴一洗空^[9]，太行北岳元无恙^[10]。

更呼斗酒作长歌，要遣健儿天山唱^[11]。

[注释]

^[1]本诗原题为：《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河外：黄河以外，这里指黄河以北地区。

^[2]并：傍。玉帐：主帅的军帐。

^[3]羽檄（xí席）：亦名羽书，指紧急的军事文书。

^[4]貂裘：貂皮袍子。

^[5]枌：马厩。

^[6]虎文鞬（chàng唱）：画有虎纹的弓套。：弓袋。

^[7]转盼：转眼间。玉花：雪花。

^[8]如挟纊（kuàng矿）：如同披着丝棉衣一样温暖。纊：丝绵。

^[9]腥臊窟穴：是对金人居住之地的蔑称。

^[10]太行北岳：太行山和北岳恒山。太行山在山西高原和河北平原间。恒山在河北西北部，此指沦陷区。

^[11]天山：在新疆境内。这里借指边塞。

[点评]

1173年夏，陆游摄知嘉州。入秋，即主持嘉州大阅，内心从戎的意识，又一次被激发起来。同年九月十六日，即写下这首著名的记梦诗。

“汉嘉山水邦，岑公曾所寓。”嘉州是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曾经做过刺史的地方。陆游在诗中，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这位前辈诗人的景慕。一则是对岑参边塞诗的欣赏和推重，再则是对岑参所生活的盛唐社会的艳羡。所以，面对这么一方有着历史文化渊源的山水，陆游一连写出一诗一词（《夜游宫》词见

前)两篇梦中从戎的浪漫之作,可以说是对盛唐时代精神的一种积极感召。

这首诗着力渲染的是这么一个摄人心神的梦中场景:我军在黄河以北的地区摆开了声势浩大的战场,边塞之上顿时弥漫着浓浓的战争硝烟。诗人开篇用“杀气昏昏”来渲染战斗气氛,以咆哮的黄河作为战场背景。一个“横”字铺展开战斗的画卷,它牵引着读者的目光,一下子进入到气势恢宏的军旅行列,从而去感受呼吸战斗的气氛。这样开笔,极有声势,读了令人心悸,使人兴奋。接着诗人以十分简略而形象的两句诗,结束了“招降”一战的全过程。昼飞羽檄,夜抚降将。昼夜之间,强虏闻风归降,我军大获全胜,这里诗人用一联对仗句,把两幅画面并置在一起,相映成趣。一幅是白天攻城野战,一幅是夜晚安抚降将,前者尽显我军气势神勇,后者可见主帅胸怀谋略。特别是后者的细节描写,诗中虽然没有写降将在身披尚留主帅体温的貂裘时感动的情状,但读者不难想象:在这巨大的心理攻势之下,催人泪下的感人场面。古人云,攻城先攻心。运筹帷幄才能决胜千里,恩威并施才能使之心悦诚服。寥寥数笔,陆游就使心中威武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矗立在纸上。这四句是集中描写“驻军河外”招抚降将的场面。对此,诗人用笔简洁省净。只要稍留意,就会发现这首梦诗的重头戏并非“招降”事实本身,而是顺利招降的原因。于是,诗人就把更多的笔墨留给了补叙的后八句诗——描述我军将士精神风采的部分。

陆游从小熟读兵书,心目中自然有着理想的将士形象。“汗血马”、“虎文鞬”当然是衬托将帅猛士英武神威形象的道具;还有“阶前”、“门外”森然林立的兵刃剑戟,更能显示出土兵的威风凛凛、英气逼人和将军指挥若定、治军有方的气度。这四句叙述军幕阵容,多从实处落笔,从外物的烘托方面塑造将士形象。“朔风”以下四句,则从虚处着色。“胡天八月即飞雪。”(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塞北的战场是很艰苦的,气候恶劣变化无常,转眼之间,狂风呼啸,积雪蔽野,奇冷无比。诗人虽没有到过塞北,但他却从岑参的边塞诗中领略过“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著”的绝域气候。面对着这样恶劣的外部环境,梦境中的将士却毫不畏惧。相反,艰苦的环境,更显示出英雄本色。因为他们的心是热乎乎的,血在沸腾。作者在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感义怀恩如挟纊。”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国军队遇寒,楚王亲自巡视三军,并加以慰问,军士深受感动,如同穿了丝棉衣一样温暖,于是士气大振。主帅的爱护和体恤,能激发士兵们“提携玉龙为君死”(李贺诗句)的斗志和激情。陆游心目中的将军与士兵是充满人情味的。有了这样的将士,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还有什么不可攻克的城池?可见,陆游非常重视战争中人的因素,他的补叙正说明人的因素是战斗取得胜利的关键!诗人梦中的王师之所以能在昼夜之间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无非帅贤兵勇,上下齐心。这就是诗人理想中应有的形象,寄托着他对南宋军队深切的期望。

陆游不过是一介书生,纵有“报国欲死”的一腔热血,但妥协主和的大环境,使他最终没能实现人生理想。不得已,他才把收复失土的热望托付给梦境。“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李煜《浪淘沙》)这本身是十分可悲的!尽管这首诗写得境界开阔,气势非凡。

五月十一日夜且半^[1]

天宝胡兵陷两京^[2]，北庭安西无汉营^[3]。

五百年间置不问^[4]，圣主下诏初亲征。

熊罴百万从銮驾^[5]，故地不劳传檄下^[6]。

筑城绝塞进新图，排仗行宫宣大赦。

冈峦极目汉山川，文书初用淳熙年。

驾前六军错锦绣^[7]，秋风鼓角声满天。

苜蓿峰前尽亭障^[8]，平安火在交河上^[9]。

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

[注释]

^[1]本诗原题为：《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西凉府：在今甘肃武威县，汉唐时称凉州，宋初为西凉府，后沦落于西夏。

^[2]天宝句：指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起兵反唐，先后攻陷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事。天宝：唐玄宗年号。

^[3]北庭安西：唐时设置的两个都护府名，治所分别在今新疆的吉木萨尔县和吐鲁番市西。唐贞元六年（790），都陷于吐蕃。

^[4]五百年：自唐天宝十四载（755）下距作诗时淳熙七年（1180）有四百多年，诗中举其成数。

^[5]熊罴（pí皮）：熊类猛兽，借喻猛士。

^[6]下：收复。

^[7]六军：古制，天子有六军。

^[8]苜蓿峰：山峰名，在今甘肃、新疆交界处。亭障：古代边塞的军事堡垒。

^[9]交河：在今新疆吐鲁番市西，是安西都护府的治所。

[点评]

陆游的梦诗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梦中成像，梦醒之后，把梦所经历的一些片断通过艺术构思连接起来，用诗追述梦象，抒发感慨。比如像前面“初秋梦故山”就是“觉而有作”。另一类则是在梦境之中就诗兴大发，即兴赋就诗篇，醒来后，把梦中所写完整地记录下来，稍加补缀，赋就一首精彩的诗歌。这类诗完全得益于梦中灵感刺激。这首“梦从大驾亲征”的记梦诗，典型地代表了后一类记梦诗的题材类型和创作特点。

据陆游诗题暗示，这首诗当为梦中马背上作，未终篇而觉，醒后足成。诗人在诗中向我们描述了一场极其壮观的王师凯旋美梦：有大驾亲征的声势，行宫排仗宣赦的场景，驾前六军欢呼胜利的场面等。当

然，最引人注目的是尾联表现的细节：“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梦赋予他大胆设想的灵感和传神写照的画面，画面形态逼真，使这首浪漫神奇的梦中佳作始终洋溢着真切感人的生活气息。

陆游做了一生的恢复梦，他的内心常被一种梦中的生活和生活的梦想相互渗透的感觉占据着。梦产生的心理上的快感，补偿了他生活中的缺憾。毋庸讳言，陆游诗中描写的一切，如王师所向披靡，我方大获全胜，收复失土抚边安夷等种种，都严重偏离了现实生活的轨迹。因为陆游一生从未见到过胜利，他所见到的不外乎失败、投降、屈辱、求和。陆游至死都还在呼唤“王师北定中原日”，呼唤胜利的到来，这不能不说是陆游精神的感人之处。

陆游一生主战，梦想着随大驾亲征，跃马疆场，克复山河。每每提到北伐，他都意气倍增、精神振奋。陆游之所以主战，是因为他从小饱尝金人侵略的丧乱之苦。如果不把侵略者赶出中原，在金人的铁蹄之下是不可能安生的。他的主战，是想用正义的战争结束侵略战争，使广大人民过上和平安宁的日子。正如诗中描述的凉州姑娘们能自由自在地生活，用京都最时髦流行的发式尽情地打扮自己。

因此，诗人一些描述战争胜利的记梦诗，都不作兵戎相接厮杀场面的正面描写。即使是气势恢宏的战斗场面，陆游笔下从来没有唐代边塞诗“千刀万剑一夜杀，平明流血浸空城”式的惨不忍睹的血腥画面，代之以“故地不劳传檄下”、“夜脱貂裘抚降将”、“排仗行宫宣大赦”等博大仁爱的胸怀。可见，诗人所注重的并不是战争本身，而是它所缔造的和平与安定。

这首七言古诗写于淳熙七年（1180），距上次嘉州任上驻军河外的梦中凯歌恰好相隔七年。

记梦

夜梦有客短褐袍^[1]，示我文章杂诗骚。

措辞磊落格力高，浩如怒风驾秋涛。

起伏奔蹴何其豪^[2]，势尽东注浮千艘。

李白杜甫生不遭^[3]，英气死岂埋蓬蒿？

晚唐诸人战虽鏖^[4]，眼暗头白真徒劳！

何许老将拥弓刀，遇敌可使空壁逃。

肃然起敬竖发毛，伏读百过声嘈嘈^[5]。

惜未终卷鸡已号，追写尚足惊儿曹^[6]。

[注释]

[1]短褐袍：粗布短袍，形容穿着贫寒。

[2]起伏奔蹴：形容文章的气势汹涌澎湃，起落不凡。

[3]不遭：不遇。

[4]鏖（áo）：激烈。

[5]百过：百遍。

[6]儿曹：孩儿们。

[点评]

这首托名《记梦》的七言古诗，实际上是一首雄视古今文坛的论诗之作。

诗作于淳熙十年（1183）九月，陆游奉祠乡里赋闲期间。一个偶然的梦境，表达出诗人鲜明的文学爱憎观念。

陆游有他自己独特的艺术趣味。他比较欣赏格调刚健、豪放雄浑的诗风，也就是梦中寒士出示的文章所具有的艺术品格。陆游夜梦有一个穿着粗布短褐的文士，向他出示了令他惊叹不已的文章。文章“措辞磊落”，格调奇高，而且文势汪洋恣肆“浩如怒风驾秋涛”、“势尽东注浮千艘”，文情又是“起伏奔蹴”，骇世惊俗。这种风格，简直就是李白、杜甫艺术成就和特色的写照。而个中遭遇，也与李杜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失意不得志的旷世之才，纵然怀珠抱玉，才华横溢，但坎壈不遇！文学史上“文章憎命达”、“儒冠多误身”的共识使这位穿着短褐粗袍的寒士更具代表性和象征意义。他们生前潦倒不遇，甚至默默无闻。“英气死岂埋蓬蒿”，诗人在这句诗中用一个“岂”字，表明历史是不会忘记、更不会埋没人才的，他们优美动人的文章必将在历史的长廊里闪烁发光。诗歌前八句，用形象的语言描述赞美了诗人所崇尚的文

风，也表明了诗人对李杜的推重。

诗的后八句，则表达了他对浅薄局促诗风的无情针砭。南渡以后，在日趋衰落的社会环境中，诗歌创作也像晚唐一样格卑气弱，“眼暗头白”地徒劳于雕章琢句，不复再有盛唐李白、杜甫笔下的豪放浑厚之作。陆游有感于诗道衰微，为了重振雄风，倡导诗学李杜，以根除晚唐流弊，自谓“老将拥弓刀”，驱逐卑弱、威振文坛，使对手闻风而逃。然而，尽管陆游理论上极力推重，创作中义无反顾地实践，但崇尚雄浑刚健的艺术趣味，与南渡整个诗坛的风气还是格格不入，所谓“文愈自喜，愈不合于世”（《渭南文集》卷十三《上辛给事书》）。他便托诸梦境，以幻觉和梦思再次重申自己的文学主张，呼唤雄健豪迈诗风的回归。所以这首诗除了首尾两联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入梦和梦被晨鸡惊醒外，中间部分几乎都是以极其清晰理性的笔调，谈论他对于文学的鲜明主张。

梦范参政^[1]

梦中不知何岁月，长亭惨淡天飞雪。

酒肉如山鼓吹喧，车马结束有行色。

我起持公不得语，但道不料今遽别^[2]。

平生故人端有几？长号顿足泪迸血。

生存相别尚如此，何况一旦泉壤隔。

欲怀鸡黍病为重^[3]，千里关河阻临穴。

速死从公尚何憾，眼中宁复见此杰？

青灯耿耿山雨寒，援笔诗成心欲裂^[4]。

[注释]

^[1]范参政：范成大官参政，绍兴四年（1193）九月五日卒，距作诗时，已逝一年多。

^[2]遽（jù）：突然，匆忙。

^[3]“欲怀鸡黍”句：即欲去吊丧。古人吊丧有先在家杀一鸡，并用酒浸晒干的棉絮裹包后，径直拿到丧者的坟莹吊祭的习俗。

^[4]援（yuán）笔：持笔，握笔。

[点评]

这首夜梦亡友范成大的诗，写得声情并茂，催人泪下。

在陆游一生并不得意的仕宦生涯中，范成大可算是一位声气相近、肝胆相见的宦友。淳熙二年（1175），范成大权四川制置使，陆游在范幕下任职。《剑南诗稿》中有不少表现两人友谊交情的唱和诗，可见陆游与范成大之间不仅是下属与上司的关系，更属文字之交、诗坛挚友。陆游在范成大幕中，一直很受礼遇，范成大游宴时，陆游总是被屡屡招邀，宾主席间唱酬一时传为美谈。范陆之间少了一份长官与僚属的礼数，多了一层朋友之间平等无拘的情谊。然而，由于陆游在成都期间与范成大交往不拘礼法，被人嫉恨弹劾，并因此而落职。这件事非但没有影响他与范成大之间的友谊，反给两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淳熙四年（1177）夏，范成大奉召入京，陆游一直送范成大到眉州，临别还写《送范舍人还朝》一诗殷殷寄语：“公归上前勉画策，先取关中次河北。”“因公并寄千万意，早为神州清虏尘。”希望通过范成大向朝廷倡议北伐，并寄意在朝旧友共同清除胡尘，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这梦诗前八句幻化的梦境，极似当年与范成大握别时的情形。只是眉州之别是盛夏六月，而梦中长亭遽别是漫天飞雪的隆冬。梦中景象比现实平添出许多惨淡凄恻的气氛，可看作景为情设。长亭路上，天地

无光，日色惨淡，飞雪蒙蒙。诗头二句，就为整首诗的感情奠定基调：凄凉而惨淡。所以尽管别筵上有丰盛的筵席和喧闹热烈的伴宴音乐，但“酒肉如山鼓吹喧”却无法冲淡笼罩在离人心头的愁云。筵席未散，车马将行，人要分离，诗人起身握住朋友的手，久久说不出一句安慰壮行的话来，只是反复地说：怎么离别得这样突然！这样匆忙！眼看生平知交的朋友一个个将离他而去，不禁悲从中来，难以自抑。于是长歌顿足，眼中流泪，心里滴血！就在诗人肝肠俱裂时，猛然醒来，眼前依然是一灯如豆，耿耿不灭，三更风雨，淅淅沥沥，点点滴滴都敲打在诗人善感的心头。

诗的后八句写梦醒后的伤痛。陆游写这首诗时，范成大已去世一年多。泉壤之隔，使诗人无处诉说。陆游也曾想亲自去坟茔吊祭，无奈老病缠身，更兼万里关河之隔，一时无法了却心愿。“速死”句情绪激动，表达了他对范成大倾盖相交、生死相随的情谊。不然，怎会有“眼中宁复见此杰”？后八句当中，“青灯耿耿山雨寒”一句应引起读者特别注意。虽只七个字，但十分紧要，与上八句中“长亭惨淡天飞雪”遥相呼应，一梦一醒。两幅画面，两种场景，布局得当，各显其情。作者诗思严密，惜墨如金，但又滴水不漏，致密无隙。纵情处，不忘补苴罅漏。这种写法，才是大家手笔。

这首梦诗写于绍熙五年（1194）秋，陆游刚步入古稀之年。事隔两年，也就是宁宗庆元二年（1196）夏，陆游又有一首梦见范成大的诗：《六月二十四日夜分，梦范至能、李知几、尤延之同集江亭。诸公请予赋诗，记江湖之乐。诗成而觉，忘数字而已》谨录于下，可以参看。

露簌霜筠织短篷，飘然来往淡烟中。

偶经菱市寻溪友，却拣萍汀下钓筒。

白菡萏香初过雨，红蜻蜓弱不禁风。

吴中近事君知否？团扇家家画放翁。

沈园鸿影·灯暗无人说断肠

重阳^[1]

照江丹叶一林霜，折得黄花更断肠。

商略此时须痛饮^[2]，细腰宫畔过重阳^[3]。

[注释]

^[1]重阳：古以旧历九月九日为重阳节。

^[2]商略：商量，准备。

^[3]细腰宫：原指楚故离宫。

[点评]

这首哀伤的重阳诗，是乾道九年（1170）诗人入蜀途经江陵塔子矶时写的。要深入理解诗人的隐衷，还必须看看他《入蜀记》中的相关记载：“九日早，谒后土祠……泊塔子矶……求菊花于江上人家，得数枝，芳馥可爱，为之颓然径醉。”诗人缘何要谒后土祠？又为什么面对芳馥之菊反而黯然伤怀？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话题。原来，陆游钟爱的前妻唐氏是江陵人，唐氏父亲唐意与陆游母亲为堂兄妹。唐意“建炎初，避兵武当山中，病歿”（《老学庵笔记》）后，唐氏投奔山阴陆家，与陆游结为伉俪。陆游此行入蜀途经细腰宫畔的江陵，心里自然无法平静，谒后土祠是属情理之中。至于他求菊花于江上人家，因为菊花是重阳的当令节物，求菊赏花原不失为文人雅举。问题是诗人手折数枝芳馥可人的菊花，不但没有聊以慰情，反而“更断肠”，但求痛饮大醉以遣悲怀，此间却大有深意。原来菊花勾起了他心中的隐痛：诗人在与唐氏夫人结缡之初，曾经拥有一段非常美满的新婚生活。两人情投意合，在菊花盛开的重阳时节采菊缝枕，赋《菊枕诗》记之，深得闺房吟唱之乐。而今又见菊花，而伊人已香消玉殒，怎能不触物伤情，哀感万分？陆游对这段往事的回忆既不能形之于色，又不便诉诸于人，百感之怀无以名状，惟有“颓然径醉”，在细腰宫畔独自吞咽这杯生活的苦酒，度过这又一个令人不堪回首的重阳佳节。

这首绝句即景抒情，看似信手，实则用心良苦而细密。“照江丹叶一林霜”是重九登高即目之景，“折得黄花更断肠”句是该诗的关捩。黄花在这里既是重阳节的当令之物，同时又承载着诗人独特的爱情体验与美好的记忆。所以在这个“每逢佳节倍思亲”的重阳佳节，诗人是绝难回避这份无法忘却的伤痛的。诗后面两句，一说痛饮，一点环境。沉醉处，不忘点破特殊处境——细腰宫畔，使这首诗在特殊的环境中更富有特殊的情感意味。

重九怀人是唐宋诗词名家笔下习见的主题。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都是这方面的佳作。陆游的重阳诗，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开始他低徊哀伤吟唱的。

余年二十时^[1]

采得黄花作枕囊，曲屏深幌罄幽香^[2]。

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

少日曾题菊枕诗，蠹编残稿锁蛛丝^[3]。

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

[注释]

^[1]本诗原题为：《余年二十时，尝作〈菊枕诗〉，颇传于人。今秋偶复采菊缝枕囊，凄然有感》。

^[2]幌：指帷幔床帐。罄（bì闭）：闭门，隐藏。

^[3]蠹（dù度）编：指被虫蛀的书籍。

[点评]

这两首绝句与《重阳》诗同一归旨，也是睹物思人的佳作。《重阳》诗指事隐约，这两首悼亡之作意味较浓。诗题详备地叙说了兴感之由，直可为《重阳》诗作解。

诗是陆游六十三岁在严州任上写的，回忆的是四十三年前刻骨铭心的一段往事。陆游在二十岁左右时初娶唐氏夫人，婚后生活十分甜蜜温馨。唐氏不但面容姣好，而且颇有藻思，是一个风雅多才的女子。他们仿效诗人陶潜采菊东篱的雅事，在秋天遍求菊花，采集清香，缝制枕囊，沉浸在充满诗意的闺房吟唱中。陆游还为此题写了《菊枕诗》。唐氏无疑是诗中引人注目的生活原型和第一位忠实的欣赏者、唱和者。陆游可能在受到妻子的夸奖后颇为自得，才以诗示人。然而，这首给他带来风雅诗名的《菊枕诗》，并没有成为美满生活的开始，而仅是陆游爱情生活最甜蜜时期的记忆和标志。由于婚后夫妻琴瑟甚和，相爱逾常，一度沉浸在充满诗意的闺房生活之中，这使督教甚严的父母大为不满。出于对儿子的期待，他们不允许他在功名未就之际便沉湎于儿女情长之中。于是，方严古板的翁姑便迁怒于新媳。这一对倾心相爱的有情人就这样被活活拆散。陆不久继娶王氏夫人，唐也改嫁同郡士人，终因不能忘怀，不久便郁郁而逝。

诗人立足今天，神驰往昔，通过今昔时空意象交错的手法，来倾吐“灯暗无人说断肠”的伤痛。四十三年前采菊缝枕、曲屏深幌之间弥漫的幽香给人温馨甜蜜的回忆，但在今天看来已恍若隔世，如梦如幻。清香依然，而人事全非。在昏然的灯下，还有谁来欣赏今日的题寄？凭谁诉说断肠？这份伤悼与苏轼“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江城子·悼亡妻》）的哀感如出一辙，都表达了满腔凄苦无由诉说的哀感隐痛。

四十三年过去了，人间万事经岁月消磨已面目全非，但诗人对往事的记忆并没有消淡。菊花清香依然，此情长留心间。那首洋溢着诗人少年情怀的《菊枕诗》，在严州再编时虽然最终没有被收入到《剑南诗稿》中去，但我们相信诗人已把它作为最美好、最个人的创作而珍藏于心间了。

沈园^[1]（二首）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2]。

梦断香消四十年^[3]，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4]，犹吊遗踪一泫然^[5]。

[注释]

^[1]沈园：宋时沈姓私家花园，故址在绍兴城南，与禹迹寺仅一桥之隔。

^[2]惊鸿：语出曹植《洛神赋》：“其形也，翩若惊鸿。”这里以惊鸿喻指唐氏体态轻盈的绰约之美。

^[3]梦断香消：借指女子亡逝。

^[4]稽山：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南部山区。

^[5]泫（xuàn）然：泪水下滴的样子。

[点评]

宋诗素以言事说理见长，往往喜欢用词来言情而不愿将一段柔肠诉诸于诗。所以综观宋代的五七言诗，“讲性理或道学的多得惹厌，而写爱情的少得可怜”（钱钟书《宋诗选注》）。在这样的背景下，陆游的沈园诗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陆游二十岁左右时，娶了表妹唐氏。婚后琴瑟和鸣，夫妻相得，十分恩爱。然而，由于唐氏不容于陆母，终于酿成封建社会“劳燕分飞”的爱情悲剧，陆游被迫休掉了他挚爱的妻子。数年后，由于沈园的再次相逢，陆游不能忘情，题词于沈园之壁。不久唐氏即悒郁而逝，陆游为此终生抱恨。晚年时，每每伤情于沈园，不能自己。这两首绝句，是所有沈园诗中写得最为出色的，流传也特别广。因为陆游把这一份终生难忘的悱恻之情，频频写入以沈园为背景的诗中，所以沈园诗简直就是陆游爱情诗的代名词。

诗写于庆元五年（1199）春，陆游七十五岁时。

第一首侧重绘景，以景寄情。陆游是黄昏时分到沈氏园林的。历尽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沈园，在落日的斜晖中显得特别凄清，再也不见当年全盛时的风采。惟有桥下一汪春波依然翠绿可爱，因为这水中曾留下唐氏临流盼照时的俊美倩影。诗人临水凭吊如见伊人，看了使人哀伤。在此，诗人以“惊鸿”来喻指如洛神一般美丽的前妻，让世人明白：如此美丽活泼的生命，却被无情的社会所吞噬毁灭，这才是人类的巨大悲剧。

第二首以抒情为主。唐氏已去世多年，沈园之景也黯然无光。诗人年事已高，行将就木，本该“当于万事轻”、“妄念消除尽”。但只要一踏上城南之路，一见到沈园熟悉的景色，便禁不住老泪纵横。一个将要化

为一抔稽山之土的老人，追怀年轻时的往事，尚不能遏制泫然而下的泪水，可见这一爱情悲剧对诗人一生的伤害有多深！诗前三句蓄势之后，到“泫然”处，便像开闸之水一样，表现得更汹涌激荡了。这一首中的“沈园柳老不吹绵”，看似写景，实是衬情：沈园之柳衰败到春风之中也无绵可吹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一层意思。沈园三易其主，固已成为历史遗迹。沈园的柳树也衰到极点，可诗人却无法忘情于沈园、忘情于前妻。天若有情天亦老，而诗人乃是六根俱全的血肉之躯，在将要走尽坎坷失意的人生之路时，将是何等的感受？这又是一层意思。难怪面对心爱人的“遗踪”，千种失意、万般委屈一齐涌上心头，只能“惟有泪千行”了。

《沈园》二绝不愧是成功的言情之作。诗中，黄昏凄厉之景、苍颜白发之人与感时伤逝之意三位一体，情景交融，惨目惊世，遂成为我国诗歌史上最优秀的悼亡诗之一。诗歌史上，善言悼亡的诗人都或多或少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伤痛，正如陈衍所言：“无此绝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绝等伤心之诗。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宋诗精华录》）然而，每当读这些诗的时候，感叹之余心里总会产生一个强烈的意愿：但愿沈园诗是爱情悲歌中的最后一曲《广陵散》！

春日绝句

桃李吹成九陌尘，客中又过一年春。

余寒漠漠城南路，只见秋千不见人。

[点评]

这首绝句写于嘉泰三年（1203）春天，陆游奉召赴朝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在临安小住时。时值清明时分，诗人身在客中，但心却系着“余寒漠漠”的“城南路”。每逢“桃李吹成九陌尘”的踏青季节，诗人总情不自禁地触动心中最敏感的心弦，神驰梦绕位于“城南路”的沈氏园林。那儿有着他万分爱恋、与梅花共处的芳魂。眼下虽然无法亲临凭吊，也不忘写诗告慰。诗中“只见秋千不见人”，与《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中的“只见梅花不见人”当是同一情愫。

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

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1]。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

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注释]

[1]蘸（zhàn占）：淹没，水涨的样子。

[点评]

这两首记梦绝句，与其说是记梦，毋宁说是借梦抒情。作者写诗之时尚是寒冬腊月，而梦中的景象，已是春暖花开一派明丽。诗人在梦中踽踽先行，率先步入了一个让人眷恋让人销魂的春天。

诗中游春的指向十分明确，梦中以情识路，方位感很强。前后二首绝句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城南”一词，这是一条不知走了多少遍的伤情之路。诗人刻骨铭心，所以连梦中也不恍惚。只是离沈园愈近，思念愈深，路愈近而情愈怯。《长恨歌》中白居易为表达李隆基对杨玉环的思念，用“太液芙蓉未央柳”来形容女主人公的雍容姣美。在陆游心目中，唐氏虽则姣美，却是另一种品格。梦中最醒目的意象是梅花，两首绝句都以梅花渲染梦的背景。“香穿客袖梅花在”，“只见梅花不见人”——诗人把唐氏与幽独芬芳、冰清玉洁的梅花联系在一起，以花衬人，可见诗人对唐氏的珍视和赏爱。梅是花中君子，诗人一生爱梅，正如他钟情前妻一样。“自古情钟在吾辈，尊前莫怪泪沾衣”（《别梅》），对梅对人都万分投入。记梦诗中，唐氏形象与梅是浑然一体的。他用形容梅的语言“冰肌玉骨”来喻代所爱之人，以梅指人，以花定品。

在沈园诗中，诗人几乎集中了最美好的语言，对唐氏进行最诚挚的礼赞。有翩若惊鸿、轻盈绰约的沈园诗，芬芳似菊清香宜人的菊枕诗，以及这首清艳如梅、玉骨冰肌的梦游诗等等。诗人用清词丽句摹写唐氏姣美的林下风范，其中虽也不乏华美夸饰之辞，却没有丝毫轻薄之意。所谓情之所钟，熠熠生辉，无怪乎梦中之人会成为美的所在、梅的化身。

夜闻姑恶

学道当于万事轻，可怜力薄未忘情。

孤愁忽起不可耐，风雨溪头姑恶声。

[点评]

这首诗写于开禧二年（1206）春，陆游八十二岁高龄时，可看作是诗人对个人感情世界的再一次剖露。

陆游在以前的诗中经常提到“姑恶”。《诗稿》中以“姑恶”为题的诗就有六首，语及“姑恶”这一物象的诗更多不胜数。诗人何以对“姑恶”之声特别关心？从题为《夏夜舟中闻水鸟声甚哀，若曰姑恶，感而作诗》可知：“姑恶”本是一种水鸟的叫声，声音拟近“姑恶”。诗人有感于它的哀鸣，想象是一位不堪婆母虐待的少妇，因无子被遣的阴魂所化。这种声音一定十分哀伤，容易触动诗人善感之心。

陆游受家门和师门的影响，一生与道亲近，相信老庄、神仙和养生术。特别是政治上受挫、个人不幸时，就把学道当作栖泊身心、安顿性命的所在。陆游晚号“龟堂老人”并以“还婴”名室，都有很浓的道学气息。诗人学道虽勤，但最终未能成“正果”，这正是他性情的可贵之处。他毕竟是一个心怀天下、深挚热烈的性情中人。“学道当于万事轻”，说的是道家超世拔尘的观念，“万事轻”即不能过于执著认真。而陆游偏偏又是个执著认真的人，所以自感“力浅”没有通泰之定心，特别是容易激动，不能忘情，一个“情”字确实是陆游最具特色的个性。然而，令后人肃然起敬的也就是这个“情”字。三、四两句则照应题意，再次申足“情”字。诗人本拟修道养性、摒弃尘俗，然而听到溪头一声声的“姑恶”哀鸣，于是再也无法定下神来，孤独哀愁使他难以平复心中的感慨，不得不面对令人揪心的现实。

诗以“姑恶”之声起兴，首句蓄势逆接，兴感之由却放在最末。文顺诗倒，这样写很有韵味。诗中的“姑恶”之声，有人以为是对陆母乖戾的控诉。这样理解，似乎过于坐实。凄然之声所引起的凄然之情，本身是很复杂的。陆游是一个谨守封建伦常的孝子，即便他对母亲有怨恨，也不见得母亲死后多年记恨如此！从众多“姑恶”诗的用意看，伤感的意味是很浓的，其中当然包涵着他对前妻唐氏凄然离世的哀痛，所以一闻姑恶，情不可耐。

城南

城南亭榭锁闲坊，孤鹤归飞只自伤。

尘渍苔侵数行墨，尔来谁为拂颓墙？

[点评]

这首“城南”诗，是诗人八十二岁秋天重游沈园时写下的，也是沈园悼亡诗之一，带有很浓的感伤色彩。

诗人又一次走上了城南之路，来到已是断墙颓垣沈氏园亭。看到当年手题的墨痕已雨浸苔蚀斑驳模糊，追忆往事，禁不住感慨万千。诗人以孤鹤自比，既有暗用化鹤归来人事全非的慨叹，又有年老孤独形影独立的人生哀伤。这只孤鹤是多么希望在沈氏亭园找到一处栖泊身心、慰藉情感的净土。

故乡的人民最能理解诗人这份心愿。重修后的沈园，亭榭池台焕然一新。以“孤鹤”为名的亭轩，与题诗墙垣面面对，孤鹤已被簇拥在梅花的环抱之中，当不再流泪，不再孤寂。

春游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

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点评]

春游题下原有四首绝句，此是第四首。记录的是诗人嘉定元年（1208）寒食前后的一次比较尽兴的出游。他是乘小舟从城西镜湖三山出发的，遍游城东南二十五里处会稽山麓的禹祠、龙瑞宫，城西南三十里的兰亭，城西北的梅市桥等处，足迹几历故乡稽山镜水的胜景。这次带有回眸告别性质的旅游，本来是挺愉快自得的，前几绝中有“轻舟如叶桨如飞”、“放翁依旧醉春风”之句。但一到沈园就不同了：尽管沈家园里梅花繁丽如锦，诗人一踏进这洒下多少爱和怨的门墙，面对“半是当年识放翁”的梅花，游春之兴顿时都化为伤悼之感。诗人对花，又想起如花一样美丽的唐氏夫人：明知美人已作土，但音容笑貌宛在目前。往事如梦如电，诗人对景不觉感慨人生的短暂匆促。几十年的生死恋情如白驹过隙，一晃而已。这是陆游有生之年为唐氏夫人咏唱的最后一支情歌。第二年冬天，诗人带着未了的情缘溘然谢世了。正如他直到临死还不忘收复中原一样，对前妻的思恋和伤悼都是至死不渝的，已成为他生命中的“情意结”。

诸多的沈园诗，使我们看到了封建制度下诗人的悲剧婚姻所造成的终身悒郁和不幸。然而，在这个婚姻悲剧中，受煎熬的远不止陆、唐二人，还有一位方正贤良、与放翁过了半个多世纪贫贱生活、为放翁含辛茹苦养育了六个儿子的王氏夫人。由于没有爱情的婚姻，她生前固然没有得到陆游的爱情，死后陆游也只写过一首《自伤》的诗。除了“白头老嫗哭空堂，不独悼死亦自伤”两句是哭丧外，以后就再也没有半句悼亡的诗了。与沈园诗的缠绵哀绝相比，王氏无言的不幸，难道不是封建制度造成的又一出无辜牺牲者的婚姻悲剧吗？这同样令人同情和深思。

禹迹寺南^[1]

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2]。

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

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

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禅龕一炷香^[3]。

[注释]

^[1]本诗原题为：《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阁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阁于石，读之怅然》。禹迹寺：故址在绍兴市沈园之北。陆游年轻时曾从江西诗人曾幾在此读书，今废。

^[2]河阳愁鬓：潘岳曾出为河阳令，伤悼妻室之亡，写过著名的《悼亡诗》三首。

^[3]回向：佛家语，表示皈依佛道的意思。禅龕（kān刊）：佛龕。

[点评]

《剑南诗稿》中涉及陆游沈园题壁的诗共有三首，这是最早的一首。据“四十年前尝题小阁壁间”云云，可知沈园题壁的时间是绍熙三年（1192）。上推四十年，即绍兴二十二年（1152）。诗还暗示题壁时前妻唐氏夫人已趋“泉路”，沈园也已易主。壁上之词苔尘漠漠，早被好事者刻在石上。这以后，《诗稿》中尚有诗人八十一岁夜梦游沈氏园亭，八十二岁的城南诗两处提到沈园题壁的往事。从这些诗内证的材料看，陆游确实在沈园题壁，怀念的是当年曾游历于沈园水边梅下的一位心爱之人。这首诗写旧地重游的怅然之情，并用“河阳愁鬓”的典故，说明彼时是悼亡曾在沈园留下遗踪而已去世的前妻唐氏夫人（此时继娶的王氏夫人尚健在）。诗有明确的伤悼对象和感伤见证——壁上遗墨，但诗人没有明言题于壁间的“小阁”是哪一首。后人一般以南宋陈鹄《耆旧续闻》和周密《齐东野语》两家笔记的《钗头凤》说为凭。清代学者及近当代的一些词学专家则怀疑陈、周二家笔记的信实程度，认为《钗头凤》词意与唐氏身份不合，未必为沈园题壁词（详见《钗头凤》词点评），这就有了一段公案。

不论壁间所题的“小阁”是哪一首，这一首七言律诗的伤悼意味是极其显明的。诗人在首联描绘秋景的同时，即以丧妻而多情的潘岳自比点明悼亡的题旨。颔、颈两联则详言“河阳愁鬓”、“林亭感旧”和“泉路无凭”的痛苦行状。题壁的墙垣因年代久远而颓坏，壁间的墨痕也苔痕斑斑，然而诗人却情怀依旧，不胜感慨。最后以佛龕前的一炷清香，表达未亡人对逝者的虔诚之感和一往情深。

诗以怅然起兴，以敦厚收尾。此情历久愈深，不用刻意思量，但自然难以忘怀。

钗头凤

红酥手，黄滕酒^[1]。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2]，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3]。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4]。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5]。莫、莫、莫^[6]。

[注释]

[1]黄滕（téng）酒：即黄封酒，宋时官酿名酒。

[2]恶：甚，程度副词。

[3]离索：离散。

[4]红浥（yì）：红指红泪，浥指湿润。鲛绡：借指揩眼泪的丝绢。

[5]锦书：指书信。

[6]“莫、莫、莫”句：与上片煞尾处的“错、错、错”是“错莫”一词的分用，意思是落寞，没精打采的样子。

[点评]

文学史上一些有浓郁感伤色彩的诗词作品，总特别令人关注。尤其是语涉悲剧爱情、有情人难成眷属的题材，往往更能牵动读者的心。像无名氏的《孔雀东南飞》、白居易的《长恨歌》、陆游的《钗头凤》等，皆属此类题材之中的佼佼者。《孔雀东南飞》是无名氏为焦仲卿妻代言，《长恨歌》是白居易有感于李杨帝妃的爱情遇合写下的一首抒情长诗，惟独这首《钗头凤》，是陆游以个人感情伤痛的直接抒发。词用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倾吐，嗟唏感叹，无疑更能激起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

词采用第一人称抒情的口吻，向读者倾诉了一段不堪回首的感情伤痛。笔调哀怨凄怆，悱恻动人。这首自创格式的新曲，在声情的把握上确实达到了“并茂”的效果。特别是“错、错、错”和“莫、莫、莫”两处三个仄声叠字的运用，更增添了抒情的力度和韵味，的确不失为一首感情投入的言情佳作。然而，历来的读者并不满足于对文本的解读和艺术品赏，除了体会文本所渲染的情调外，最感兴趣的还要算对本事的关注。这种兴趣有时甚至超出了对词内在意象之关注，以至于凡是选引这首词的选家笺注者，都无一例外地必须征引许多相关的背景材料。

最早对《钗头凤》进行背景介绍的是南宋陈鹄、周密二家笔记。他们提供了《钗头凤》词是陆游沈园题壁词的说法，并描述了陆游和前妻唐氏沈园相会的情形：陆妻“遣黄封酒果饌通殷勤”。陆游受之怅然，不胜感慨，遂题《钗头凤》词于沈园之壁。虽然二家笔记所记沈园题壁的时间上大有出入，但两家笔记都一致认定《钗头凤》是沈园相会时陆游为前妻唐氏而作。读者因为同情陆游年轻时的婚姻悲剧，而对《钗头凤》词寄予了更多的理解和赏爱。

自清代乾隆以后，开始有学者对《钗头凤》为沈园题壁词的说法表示怀疑。因为清人只表示直觉质疑，没有加以细考，所以并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笺注陆游词时，曾怀疑《钗头凤》为沈园题壁词的可靠性。至20世纪80年代，吴熊和先生才从文本研究的高度，对词提出质疑的理由（《陆游〈钗头凤〉词本事质疑》，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文学欣赏与评论》），系统阐述了《钗头凤》非沈园题壁词的见解。嗣后，又有周本淳先生《陆游〈钗头凤〉主题辨析》（1985年第6期

《江海学刊》）相呼应，提出《钗头凤》非沈园题壁词，该是蜀中偶兴的冶游之作。词开头三句的“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暗合“凤州三出”，意指妓女之手纤白，公库多酿美酒，柳树青翠可爱，以“手、酒、柳”所构成的氛围与唐氏身份气质殊难调和为立论之本，再证以宋陈鹄、周密二家笔记多牴牾不足信处，使《钗头凤》为沈园题壁词沿袭几百年的见解受到了冲击。

词本以柔婉深幽见长，是很适合于抒写男女之情的。然而，从陆游平生的议论看来，他好像不太瞧得起这种倚声的文体，在自题《长短句序》中明显地表达出他菲薄这种文体的意思。为长短句作序时还称：“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渭南文集》卷十四）与致力于诗的编纂不同，陆游对词是很不经意也不重视的。他的词作不编年，这样就给后人研究平添了许多悬案。这首《钗头凤》词即是争论的焦点之一。由于年代久远，缺少第一手资料的实证，关于本事争论可能还将继续下去。

对历史人物陆游诗中就有“死后是非谁管得”之慨叹，没想到八百多年后的今天，陆游也面临着这样的关怀。陆游故里绍兴市洋河弄口的沈氏园内依然梅柳扶疏，孤鹤轩前的一堵粉墙上，也赫然镌刻着陆游的《钗头凤》词和唐氏的和词，供南来北往的游人欣赏，感叹！

浣溪沙

南郑席上

浴罢华清第二汤^[1]，红绵扑粉玉肌凉。娉婷初试藕丝裳^[2]。

凤尺裁成猩血色，螭奁熏透麝脐香^[3]。水亭幽处捧霞觞^[4]。

[注释]

^[1]华清：华清宫，在骊山上，有温泉十八处。第一汤是御汤，此系借用。

^[2]藕丝裳：藕色的薄罗裳。

^[3]螭（chī）奁：刻有螭形花饰的一种熏炉。螭：传说中像龙一样的动物，头上无角。麝脐香：一种名贵的香料。

^[4]霞觞：名贵的酒杯。

[点评]

陆游在理性上对“酒边易晓”歌咏儿女情怀的小歌辞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在感情上仍难以割舍对它的赏爱，不免尝试为之。陆游现传的词作中，接近花间词风的言情之作就有二十余首之多，其中不乏“向笙歌锦绣丛中”（《真珠帘》）觅得的即兴之作。如《鹧鸪天·南浦舟中两玉人》、《真珠帘·灯前月下嬉游处》、《采桑子·宝钗楼上妆梳晚》，等等，这些写儿女情态的词，刘克庄以为“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晏几道）、贺方回（贺铸）之上”（《后村诗话》），有的作品风格几近柳永，这首词可备其中一体。

词是作者在乾道八年（1172）南郑宣抚司幕中即席赋就的，记录的是军中酣宴时“宝钗艳舞光照席”（《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的一段遇合。词有“浴罢”、“藕丝裳”等语，当是夏日场景。

上片写出浴，下片写奉觞。艳丽夺目的裙衫，扑鼻的芳香，薄如蝉翼的丝裳，以及肌肤的细腻、体态的轻盈，都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印象。词人以水亭幽静处奉觞对酌作结来点破题意，说明这是席间即兴挥就的一首歌词。这首词体格轻倩，句式工巧，剪红刻翠，纯是词家笔法，写得十分香艳。与李商隐《无题》诗“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的情形虽近，但寄意却有所不同。陆游的词多一分即席的随意和感官的视觉刺激，少一分蕴藉的回味和低回的怀思。因为心境不同，故下笔也就各有轩轻了。

夜游宫

宫词

独夜寒侵翠被。奈幽梦，不成还起。欲写新愁泪溅纸。忆承恩^[1]，叹余生，今至此。 蔌蔌灯花坠^[2]。问此际，报人何事？咫尺长门过万里^[3]。恨君心，似危栏^[4]，难久倚。

[注释]

[1]承恩：宫女受帝皇的宠幸。

[2]蔌蔌（sù速）：同簌簌。形容灯花落下的样子。

[3]长门：汉宫名，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居于长门宫，后代指冷宫。

[4]危栏：高楼上的栏杆。

[点评]

和西方爱情诗只是单纯的恋爱主题不同，中国的爱情诗词常常有独特的比兴寄寓。爱情诗词中如闺怨、宫怨题材，表现的往往是更深一层的人伦关系，如君臣的遇合、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等，寄托着深厚的政治情怀。陆游一些写儿女之情的作品也分两类。一类如上面所举的直写歌筵酒席、感情遇合的作品占绝对数，另一类是有所托喻的怨情诗，如这首宫怨词。虽只占绝少的份额，但往往写得深婉动人而有韵致。

乾道九年（1173）秋冬时节，陆游从南郑前线调至四川成都，旋至嘉州。他在嘉州任上一连写了《长门怨》、《长信宫词》、《铜雀妓》三首诗，借宫怨以寄托政治上失意的遭遇，命意和这首词极相似。从词意看，这首以失宠妃嫔自比的宫怨词，很可能就作于乾道九年那个对陆游而言显得格外沮丧寒心的冬天。

上片写寒夜独寝难眠的痛苦，围绕着一个“愁”字作层层渲染。先言寂寞冷落，寒夜辗转难眠，心想做个好梦“一晌贪欢”，但梦不成。再承“不成”写半夜揽衣而起，欲把新愁付诸笔端，字未写成而眼泪已溅湿了白纸。此愁以泪写就，可见女主人公内心的伤痛。而这份伤情之泪是因往日“承恩”与今天“余生”寂寞相对比而激荡出来的。下片转写心中幽恨，亦由眼前实景说起。灯花向人报喜，女主人公不但毫无喜色，反而更触动了心中的怨情，一种莫名的苦涩涌上心头，以至于视灯花为无端捉弄愁人。意思是说，在这种时候灯花落下，还有什么喜事可报？如今住在近在咫尺的冷宫内，是再也见不到君王的了，心理上的距离何止万里。她叹君心无常，恨命运不公。高楼多悲风，危栏难久倚，这是痛苦的生活给她的最终启示。所以最后三句“恨君心，似危栏，难久倚”冲口而出，怨恨之情溢于言表。有人批评这一类句子“更无一毫含蓄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不够温柔敦厚。殊不知，质言无忌，这正是词人此时心中怨恨决绝之情最个性的表露。这种抒情方式，与辛弃疾的失志怨词《摸鱼儿》“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式的景语相比，虽稍逊含蓄蕴藉，但未尝不失为感情凄惨时的一种心声的迸发。

这首带有明显政治寓意的宫怨词写得幽折多情，吞吐呜咽，口吻肖似。既见词人款曲多姿的描摹功夫，又见深沉幽微的比兴大义。在夏承焘、吴熊和在《放翁词编年笺注》前言《论陆游词》中以为：“陆游这首词自悼壮志不酬，也是慨叹王炎的君臣遇合不终。”所言极是。因这年正月，王炎罢枢密使，以观文殿

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自后再不起用。陆游有此感叹，自属情理之中。

上西楼

江头绿，暗红稀，燕交飞。忽到当年行处，恨依依。洒清泪，叹人事，与心违。满酌玉壶花露^[1]，送春归。

[注释]

^[1]花露：酒名，产于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

[点评]

这首词的写作年代已不可考，从词意看也为伤春伤情之作。从“燕交飞”等语中看，其中可能还蕴含着放翁的一段遇合。有人把这首词与《风流子·佳人多薄命》（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以为是伤其妻之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已予驳正）放在一起看，以为可能与放翁伤悼前妻有关，也许这只是一种猜测。

从陆游写儿女情怀的词作看，绝大多数是与“红巾翠袖”有涉。在词人政治失意、仕途坎坷、陷入苦闷境地时，也不乏寄情风月、偎红依翠的创作。以致词人在为自己长短句作序时，颇悔少作，对苏轼词中某些写男女情爱的作品，也表露出夷然不屑的意思，视为游戏笔墨予以否定，尽管他自己也曾写过这一类作品。

《上西楼》（一名《相见欢》）就是这类词中写得比较婉藉清丽的一首。词情景交融，柔情脉脉，别恨依依，虚实相间，独具一种含蓄哀婉、欲说还休的韵致。风格“纤丽处似淮海”（杨慎《词品》），值得一读。

长干行^[1]

裙腰绿如草^[2]，衫色石榴花。

十二学弹箏，十三学琵琶。

宁嫁与商人，夫妇各天涯。

朝朝问水神，夜夜梦三巴^[3]。

聘金虽如山，不愿入侯家。

郾袖庭花下^[4]，东风吹鬓斜。

[注释]

^[1]长干行：乐府诗题，属杂曲歌辞，多咏江边女子生活。长干：里名，在今南京市。

^[2]裙腰：白居易《杭州春望》：“草绿裙腰一道斜。”

^[3]三巴：指古巴郡、巴东、巴西，在今四川东北部。巴江流经其间，汇入长江。

^[4]郾（zhàng 仗）：同障，遮蔽的意思。

[点评]

这首乐府歌辞明显地受到李白同名乐府《长干行》的影响。李白的《长干行》以长干女子的口吻诉说了爱恋、结婚、别离、相思的全过程，依次叙来，曲尽其妙，儿女情怀，历历如绘，深得唐诗丰腴浑成的风韵。陆游此诗，虽从李白诗意中化出，用长干女子的口吻叙说她的婚姻状况，但诗写作的重点已不在如实描写，而是加入了许多说事议论的成分，使诗重心转向翻新立意，更多地体现出宋代爱情诗的特色。

诗除首尾两处描写外，中间部分都采用夹叙夹议的笔法塑造长干女子美丽的形象。这是一位身着绿色罗衣、石榴花裙的漂亮女子，她不但色艺俱佳，而且还是个很有个性、很重感情的人。她鄙视权豪，不为金钱所动，拒绝了侯门的重金礼聘，宁可嫁给一个没有社会地位但自己钟情的商人，忍受着“朝朝问水神，夜夜梦三巴”的离别之苦和牵肠挂肚的相思之情，也不愿身居侯门，与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相处，表现了长干女子强烈的爱情观念。

诗最后一句描写女主人公站在庭花之下，以袖障额，举目远眺。春风吹乱了她的鬓发，她却浑然不觉。这两句与开篇两句外貌描写相呼应，十分形象生动，使这首爱情诗在标新立异的同时平添了许多情韵。

这首诗笔法近似王安石的《明妃曲》，均以第三人称代言体抒写，有别于他的沈园系列，是继承了古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因此有人视作抒怀。然而，不管诗人寄意如何，诗毕竟以言情为本。诗人笔下的女主人公形象活泼生动，撇开任何比附，单纯地看，也不失为一首个性鲜明的爱情诗。

酒醉无言·诗魂恰在醉魄中

夜坐独酌

玉宇沉沉夜向阑，跨空飞阁倚窗寒。

一壶清露来云表，聊为幽人洗肺肝。

[点评]

这首小诗写于淳熙八年（1181）夏天陆游罢职闲居山阴故庐时。在这之前，陆游在仕途上连遭弹劾，不久前又因“不自检饬，所为多越于规矩”的罪名被权僚再次排挤，失去了谋职的机会。诗人心里非常气愤，在乡闲居，借酒浇愁，写下了许多激愤之作。这首饮酒小诗，却是彼时郁愤心情的另一种写照。

玉宇沉沉，夜阑人静，没有月色的夜显得特别昏暗宁静。诗人一人坐在危楼高阁之上，临风把盏，浅斟细酌，独自品味着人生苦涩的滋味。高处不胜寒，又是夜坐独酌，这份孤寂无言的心境，惟天地可以明鉴，惟有杯酒可以相狎。他把杯中之酒看作是来自云表的清露，可以涤怀荡胸，洗清世俗的烦恼愁闷。“幽人”，隐者也。诗人以“幽人”自况，本不应该有那么纷繁的“肺肝”之念。惟其品格高洁，却横遭无根之谤，故“幽人”也想借这来自云表的一壶清露，湔洗这清白之冤和满腔愤怒。他要向天地剖白如冰心玉壶般的心怀。后两句诗的意思与王昌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诗意相近，也是心迹双清之词。

与陆游集中其他鲸吸豪饮、狂态毕露的醉歌不同，这首夜坐独酌的小诗显得特别冷静理智。笔法也含蓄有致，别具一种清朗雅洁的风度。

清商怨

葭萌驿作^[1]

江头日暮痛饮，乍雪晴犹凛。山驿凄凉，灯昏人独寝。 鸳机新寄断锦^[2]。叹往事、不堪重省。梦破南楼，绿云堆一枕^[3]。

[注释]

^[1]葭萌驿：在四川昭化县南。

^[2]断锦：原指断织，典出《后汉书·列女传》，此借指半途放弃的意愿。

^[3]绿云：指头发。

[点评]

乾道八年（1172）十月，王炎被召，幕僚星散，陆游改除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十一月词人自南郑赴成都任，途经葭萌驿写下了这首词。词以“痛饮”起拍，抒写了醉后投宿驿站的凄凉情景。

上片“日暮”几句点时间、地点、气候、环境，营造氛围，是一般记行词习见的写法，但词人在环境的渲染中特别注意主观感情的渗透。王国维评秦观“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是《郴州旅舍》的“有我之景”，因“以我观物，故皆著我之色彩”（《人间词话》）。此词亦复如此。词人触目所见，无不含有凄凉感伤的色彩。陆游在南郑期间，曾多次经过葭萌古驿。诗稿中也有记行诗，惟独这次写得最凄况悲哀。日暮时分，积雪生寒，山驿凄凉，词人感到异常的孤独、寂寞，于是便想借酒驱寒，排遣心中的忧郁和惆怅，所以到江边痛饮大醉。词从“日暮痛饮”过渡到“灯昏独寝”，都有一种借酒浇愁、欲遣不能的悲愤。

下片写醉后独寝时的感慨。用当年“梦破南楼，绿云堆一枕”的美好记忆，与今天“新寄断锦”、恩断义绝的现实相对照描写，使怨愤失落之情更加可感。词人在此借用“比兴”手法，暗指曾经轰轰烈烈的北伐计划终成画饼的失意。正如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抒怀那样，将身世之感并入艳情，突出词人的心理感觉，使怨忿之情更加深婉，富有内涵，同时也使得上片发端的无由“痛饮”有了归结。

陆游此次从南郑赴成都是携带家眷同行的。因为心中愀怍，所以词中致力渲染“灯昏人独寝”的孤凉滋味，又用闺情抒写政治失意。这类比兴手法不仅为辛弃疾等爱国词家所惯用，连对词怀有“不屑之意”的陆游居然也乐此不疲。

醉歌

我饮江楼上，阑干四面空。

手把白玉船^[1]，身游水精宫。

方我吸酒时，江山入胸中。

肺肝生崔嵬^[2]，吐出为长虹。

欲吐辄复吞，颇畏惊儿童^[3]。

乾坤大如许^[4]，无处著此翁^[5]。

何当呼青鸾^[6]，更驾万里风。

〔注释〕

^[1]白玉船：指白玉制的酒杯，杯椭圆形，旁有两翼，又名羽觞，杯形似船故称。

^[2]崔嵬：本指山高不平的样子，此指胸中不平。

^[3]儿童：指与儿童一般见识的平庸之人。

^[4]乾坤：天地。

^[5]著（zhuó着）：安置。此翁：作者自指。

^[6]青鸾：传说中凤凰一类的鸟。

〔点评〕

万景楼位于嘉州城畔的高丘之上，前临大江，四望空阔浩渺。范成大《吴船录》推誉为“西南第一楼”。陆游在代理嘉州知府职务期间，也经常在此“倚遍临江百尺楼”（《次韵师伯浑见寄》）。乾道九年（1173）重阳节，诗人还与朋友在万景楼上览景会饮，并写下了这首登楼醉歌。

这首醉歌写得气魄宏大，境界奇幻。诗人雄踞于百尺高楼之上极目远望，但见四面栏干之外，烟云空阔，浩瀚无际。他手把着白玉酒杯，一边斟饮一边观赏着四围的景色。饮到好处，渐入佳境，心荡神驰。杯在不停地摇晃，给人以一种手扶白玉栏干在水面上浮动的感觉，于是自然地进入“身游水精宫”的幻觉世界。酒至酣畅处，诗人在江楼豪饮鲸吸的已不是杯中之物，而是在吸纳天地间的日月精华。这自然江山的灵气进入诗人胸中，涤荡一切，使人感觉无比清新澄明，胸中豪气也如群峰汇聚，郁勃峥嵘。诗人以江河为饮，以万象为客，大气包举，吞吐八荒，豪气冲天，喷薄之势如虹霓横空出世，足令世间平庸之人惧畏震慑，惊恐万状。这些蝇营于世的凡夫俗子又岂能容忍伟大的存在？屈原曾经感慨“举世皆浊我独清”，因不满于世俗的恶浊，又不愿随波逐流，最终投身湘流，保全了自己高洁的品格。陆游在现实中，面临着同样的困惑，投降势力正占据着要津，哪里有他的立足之地？“此翁”不仅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履之途的凶险，而且更明确地表示自己将不与世俗小人合作，继续保全自己伟岸的浩然之气：呼青鸾，驾万里长风，

腾空出世，脱离这个龌龊的尘世——选择了一条与屈原不同的道路。这种愤世超脱之举，与李白的“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颇有神似之处，均表示了对世俗的遗弃与鄙薄。

诗因醉增色，以气取胜，刻画酒后醉态十分成功。“手把白玉船，身游水精宫”两句，设喻想象奇幻，醉态颐人。至于后面的“江山入胸中”、“吐出为长虹”，更是出语惊人，气象盖世。与诗仙李白在宣州谢朓楼上“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的醉态，还有鬼才李贺描述秦王饮酒“酒酣喝月使倒行”的狂态相形，各有奇趣，各臻其妙。值得一提的是，这首醉歌所营造的意境，更有才气超逸、气象开阔的特点。诗中的豪言，不仅是因酒醉后思维受到刺激的缘故，重要的是诗人胸中本就涵养着吞吐八荒、神游四极的浩然之气。诗人一直有穷江河之源的气魄，入蜀后，此地之山川相寥，气象万千，浩浩莽莽，非常人所能想见，遂大开眼界。蜀中郁郁森森的原野大川，涵养了他胸中的豪情，开阔了他的创作境界。于是诗风为之一变，雄肆开阔成为蜀中诗的特点。古人评放翁诗最重气象：“放翁之胸中，吐纳众流，浑涵万有，神明变化，融为一气，眼空手阔，肝肺槎枒。容王导辈数百，吞云梦者八九。此乃放翁诗，非诗人所能为者尔。”（杨大鹤《剑南诗钞序》）这首醉歌气势超迈，有往来排拓的境界，风调极似李白的《月下独酌》。音律节奏舒缓，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写得比较舒展。所不同的是，李白的独酌意在表现遗世拔俗的自适与自得，而陆游在醉歌孤傲之中，还是掩饰不住“无处著身”的愤世之情。

江上对酒作

把酒不能饮，苦泪滴酒觞。

醉酒蜀江中，和泪下荆扬^[1]。

楼橹压湓口^[2]，山川蟠武昌。

石头与钟阜^[3]，南望郁苍苍。

戈船破浪飞^[4]，铁骑射日光。

胡来即送死，讵能犯金汤^[5]？

汴洛我旧都^[6]，燕赵我旧疆。

请书一尺檄，为国平胡羌。

[注释]

[1]荆扬：荆州和扬州，指长江中下游地区。

[2]楼橹：本是古代筑在城上的望楼，这里指高大的战船。湓（pén）口：即湓城，在今江西九江，因湓水在此汇入长江而得名。

[3]石头：山名，南京又名石头城。钟阜（fù）：钟山。一名紫金山，在南京。

[4]戈船：战船。

[5]金汤：金城汤池的略称，比喻城池防守牢固。

[6]汴洛：宋的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

[点评]

陆游在淳熙元年（1174）转任嘉州、蜀州、成都、荣州，人如飘蓬，徒为闲职，一事无成。为此他内心非常苦闷。仅这一年，以酒为题的抒怀诗就有十几首，其他连类而及的饮酒诗不下数十首。自言：“百年自笑足悲欢，万事聊须付酣畅。有时堆阜起峥嵘，大呼索酒浇使平。”（《饮酒》）这首《江上对酒歌》就是这一年秋天在成都写下的。酒在诗中既是伤感的诱因，又是一条贯穿始终的抒情线索。

诗一开始写得非常感伤：“对酒不能饮，苦泪滴酒觞。醉酒蜀江中，和泪下荆扬。”短短二十字中，“酒”凡三现，“泪”洒二次。而且这个“泪”是“苦涩”之泪，滴落在酒杯里，眼泪和杯酒一起融入滚滚的江水之中，东流荆扬。前四句总起，由饮酒而起兴，情动而神伤。

中间八句承上而写荆扬一带的山川形势，列举长江沿岸军事重镇武昌、九江、南京等地有利的军事条件。高大的战船镇守在九江口，武昌一带山川相缭，地势险要。金陵的石头和钟山更是虎踞龙盘，郁郁苍苍，这是自然之势。“戈船破浪飞，铁骑射日光”二句，则显示我水师巨大的战斗力。既有江山地利又兼天时人和，为什么不一试锋芒？以此为根本，可打败来犯的金人，直至克复中原。诗人一想到此，顿时心潮

澎湃，斗志昂扬，情绪也变低迷为激奋向上。

最后四句表达克复中原的强烈意愿。诗人要草檄一篇，为国平定河山，收回失去的“旧都”和“旧疆”。

这首五言古诗思路连贯，一韵到底，意脉分明。场景由近及远，抒写由景入情。诗人在江上饮酒触景伤怀，动情处泪滴酒杯，杯倾江中。于是眼泪和着杯酒随着东逝的江水，联想到东南形胜，仿佛看到了我军平戎的实力。于是肝肠俱热，酒和泪都化作一腔忠愤之情，报国之志，诗歌就在慷慨赴国中结束全篇。

诗铿锵有力，气势伟岸，对酒作歌，有感伤但不颓废。是酒激发了诗人“壮心未肯成低摧”（《池上醉歌》）的豪情，变低徊感伤为力量信心。读这样的酒诗，读者当然不难体会这位爱国诗人深沉的“醉翁之意”。

醉歌

读书三万卷，仕宦皆束阁^[1]；
学剑四十年，虏血未染锷^[2]。
不得为长虹，万丈扫寥廓^[3]；
又不为疾风，六月送飞雹。
战马死槽枥^[4]，公卿守和约。
穷边指淮淝^[5]，异域视京洛^[6]。
于乎此何心^[7]，有酒吾忍酌？
平生为衣食，敛版靴两脚^[8]。
心虽了是非，口不给唯诺^[9]。
如今老且病，鬓秃牙齿落。
仰天少吐气，饿死实差乐^[10]。
壮心埋不朽，千载犹可作。

[注释]

^[1]束阁：束之高阁，弃置不用。

^[2]锷（è）：剑刃。

^[3]寥廓：指天空。

^[4]槽枥：马槽。

^[5]淮淝：淮水和淝水，在安徽。

^[6]京洛：开封和洛阳。

^[7]于乎：即“呜呼”，惊叹词。

^[8]敛版：放正朝笏，表示恭敬的姿态。版：即朝笏，古代官员上朝奏事时所执。靴两脚：两脚穿靴。

^[9]唯（wěi）诺：唯唯诺诺，答应。

^[10]差乐：比较快乐。

[点评]

陆游有的以醉命题的诗似醉而实非醉。因为诗人在写作时，不但头脑清醒理智，而且抒情的脉络纹理、思路异常清晰连贯，一字一顿，爱憎分明，毫不含糊。所谓醉者，只是凭借酒力，可以更淋漓痛快地发泄心中的愤慨罢了。

这首醉歌作于绍熙元年（1190）诗人六十六岁闲居山阴农村时。这年年前，陆游被谏议大夫何澹以“嘲咏风月”的罪名弹劾，斥去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的职位，落职回乡，心中一直很憋气。一方面以“风月”名小轩，作诗自嘲以示抗议，另一方面还写了不少述怀诗，这首醉歌可以看作诗人彼时的情绪标本。也许正因为醉意醺然，才能激活诗人被压抑的思维，于是新愁旧怨一齐涌上笔端心头。

诗人自言“读书三万卷”、“学剑四十年”，但到头来书束之高阁派不上用场，剑连敌人的边都没挨着，更谈不上杀敌复国了。他感叹自己既不能化为长虹廓清天宇，又不能变成疾风给六月的炎夏送来冰雹的清涼。

接着十句写的是诗人对朝政的批判和自己内心冲突的剖析。“战马死槽枥，公卿守和约”两句触目惊心。陆游曾不止一次地感叹：“公卿可叹善谋身，当时误国岂一秦？”痛心朝中大臣只为个人利益打算，明哲保身，闭口不言北伐，谨守丧权辱国的和约，致使“将军不战空临边”，“厩马肥死弓断弦”（《关山月》）。更为可恶的是，这些靠和约苟安的执政者，竟把淮河、淝水当作边界，把开封、洛阳看作是异域他国，早已把沦陷的中原山河忘得一干二净！诗人一想到此，就呜呼纵叹，气愤得连滴酒也难以下咽！然而，诗人毕竟是一个坦荡的人。他在批判朝政的同时，也勇于直面自己，解剖灵魂，回顾以往“辛苦为斗米”的仕宦生涯，为了衣食他也不得不“敛版靴双脚”，过着仰人鼻息、拘束个性的生活。特别是有的时候，心里虽然是非明了，但话到嘴边总是来不及应对，唯诺了事，对自身内心矛盾冲突的深刻剖析，表现了诗人的坦然与理性。这几句有激烈的批判和揭露，又有深刻的反省和回顾。

诗人因指斥时弊而遭免职。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眼下落职赋闲既老且病，然终于不用受人拘束看人脸色行事。“羈鸟”复归自然，被束缚的个性得到回归，岂不是一种幸运？虽头童齿豁，总算可以仰天吐气，理直气壮地做人。诗最后部分慷慨激昂，既表现了诗人坚定不移的意志，又表现出他对未来的远见与卓识。

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

前年脍鲸东海上^[1]，白浪如山寄豪壮。

去年射虎南山秋，夜归急雪满貂裘。

今年摧颓最堪笑^[2]，华发苍颜羞自照^[3]。

谁知得酒尚能狂，脱帽向人时大叫。

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

破驿梦回灯欲死^[4]，打窗风雨正三更。

[注释]

^[1]脍（kuài快）鲸：细切鲸鱼的肉。

^[2]摧颓：老迈颓唐的样子。

^[3]华发苍颜：形容年老憔悴。

^[4]灯欲死：灯将要熄灭。

[点评]

文学史上不乏以善饮著称的诗人：曹植斗酒七步成诗；阮籍酣饮为常，愤世嫉俗；陶渊明归隐东篱，最多酒诗；贺知章金龟换酒，醉后属词，文不加点，挥洒自如。李白更是饮中之杰，是“斗酒诗百篇”的酒仙。这些诗人都才华横溢嗜酒如命，留下了无数令人激赏的诗篇。

在宋代诗人中，陆游也算是一个与酒很有缘的人。他生长在黄酒之乡绍兴，青少年时就以豪饮出名，自称“少年欺酒气吐虹，一笑未了千觞空”（《同何元立赏荷花追怀镜湖旧游》），当时因豪情过人、诗酒齐名而被誉为“小李白”。《剑南诗稿》中以酒命名、以醉为题的诗比比皆是，就数量而言绝不少于他的记梦诗作。在陆游笔下，“诗囊”与“酒壶”常常是形影不离、相从相随的，因为“耳熟酒酣诗兴生”，“遗醉纵横驰笔阵”。酒能助兴，在醉意酣兴中，最能发挥他天才的想像力和过人的才情。

这首在成都时写下的醉歌，借酒抒怀无所拘束，淋漓酣畅的笔墨洋溢着壮浪奔腾的激愤，有着平时难以到达的境界——诗显然得力于酒的兴奋。诗人在醉后落笔的刹那间，一生曾经令人兴奋的场景像电光般地一一闪现在他略呈醉态的眼前：前年在东海脍鲸，白浪如山，气势豪壮；去年在南山射虎，深夜归营，雪满戎装；今年摧颓可笑，白发苍颜，自己连镜都懒得照。这一连串的排比句式，在简单平实的陈述中却包含着似真似幻、非真非幻的感觉，这就是醉歌特有的魅力。在这里，醉态可掬的诗人之所以这般如数家珍似的陈言，只是想让时人明白和了解他曾经拥有的“豪壮”之情和“惊世”之举。他即兴的夸喻和虚拟，无非是想形象地证明他的胆气和魄力，让辉煌过去和落魄的现实处境构成更大的心理落差和形象对比。在感今怀昔的对比之中发泄心中的不平和愤懑。这三组时空意象所构建的自我形象很有点戏剧意味，读者在此

既可艺术地观照陆游走过的历史足迹和眼前实际面临的境遇，又可包涵他胸中理想和现实的种种冲突摩擦。在“前年”、“去年”、“今年”的时间和空间流程中，读者览阅不同面目、情态各异的画面，从而感受体会诗人运笔抒怀时的郁勃之气、跌宕之情。这类笔法看似简拙，实则单纯中隐含机巧。三个排比句式一气奔腾，跳荡相承，势如滚雷。诗人无一字及醉，但醉后气势还是扑面而来。

“谁知得酒”句异军突起，第一次点题就使诗豪兴陡增，狂态毕露。“脱帽向人时大叫”写醉后豪放狂癫之态，只七个字就写活了放翁精神。这是诗人醉中信手泼墨写就的自画像，一个狂放不羁、桀骜不驯的诗人形象在酒后神采毕现。这种狂逸之气、神来之笔得力于酒的催化，确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诗的最后四句写酒醒梦回后的感慨：醉中虽痛快，梦里虽逍遥，但毕竟是一时的刺激，最终都不得不返回现实，面对清醒。诗人满怀着扫平逆胡收复失地的志向，但最终无以伸展，一如被锁在床头剑匣中的孤剑一样徒然殷殷作声。刚伴随着酒力燃烧起来的希望与豪情，在破驿昏暗欲灭的残灯和三更打窗的风雨声中，显得格外的孤寂无援、悲凉难堪。整首诗运笔至此，狂逸豪放之气已转化为一种抑怒峥嵘的不平。最后对破驿孤灯风雨的场景描写穷形极思，极具顿挫之妙。寓狂态于哀戚凄清之景，摹画有力，一抒到底，有撼动人心的力量。赵翼说：“放翁古今体诗，每结处必有兴会，有意味，绝无鼓衰力竭之态。”（《瓯北诗话》）确实是中的之评。

这首诗感情充沛，笔势纵横。诗人感今抚昔，不胜感慨，借酒抒情，笔势痛快淋漓，气概冲天凌霄。虽是醉中走笔，但章法井然，句式参差可观。开首两联二句一转韵，平仄互转，中间最后都是四句一转韵，也是平仄相间，声情激越，铿锵顿挫，感情大起大落，形象对比强烈，时空跨度大。此种抒情方式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堪称放翁七言古诗中的杰构。

对酒叹

镜虽明，不能使丑者妍^[1]；

酒虽美，不能使悲者乐。

男子之生桑弧蓬矢射四方^[2]，古人所怀何磊落！

我欲北临黄河观禹功^[3]，犬羊腥膻尘漠漠；

又欲南适苍梧吊虞舜^[4]，九疑难寻眇联络。

惟有一片心，可受生死托。

千金轻掷重意气，百舍孤征赴然诺^[5]。

或携短剑隐红尘，亦入名山烧大药^[6]。

儿女何足顾，岁月不贷人^[7]。

黑貂十年弊^[8]，白发一朝新。

半酣耿耿不自得^[9]，清啸长歌裂金石。

曲终四座惨悲风，人人掩泪无人色。

[注释]

^[1]妍（yán言）：美。

^[2]桑弧蓬矢：桑木为弓，蓬梗为箭，射向天地四方。这是古人生子后举行的一种仪式，表示男儿志在四方。

^[3]禹功：指龙门，在山西、陕西交界处，分跨黄河两岸，相传为夏禹治水时所凿。

^[4]苍梧：一名九疑山，在湖南境内，虞舜死后葬于此。

^[5]百舍：三十里为一舍，百舍指道路遥远。然诺：承诺。

^[6]烧大药：指炼丹药。我国古代道士以炼丹服药求长生不老。

^[7]贷：等待。

^[8]“黑貂”句：战国时苏秦游说秦王，十年上书不被采用，所带钱资用尽，黑貂袍子穿破。此以苏秦境遇自比，说明入蜀后的不得志。

^[9]耿耿：忧愁烦闷的样子。

[点评]

陆游在晚年的《疾衰》诗中曾这样诉说他与酒的交情：“百岁光阴半归酒，一生事业略存诗。”酒是他生命中一个举足轻重的要素，诗是他生命的见证，那么酒诗更是他情感生活的一面镜子。在陆游笔下，酒

曾是旗鼓，可以鼓励士气激发他爱国杀敌的斗志，又是他表达喜怒哀乐的媒体：梦中获胜时，欢饮一斗高歌一曲，遣天山健儿纵情歌唱；志向落空时，又借酒强抑愤怒，弹压胸中十万甲兵。诗人面对美酒，直如面对一位知交，总是敞开心扉尽情倾诉。《对酒叹》就是诗人失意时对这位“百年知己”的又一次真情诉说。

诗写于入蜀的第五个年头。这年，主战的王炎遭诬被罢，宰相虞文允也死了。朝中权贵只知扩植私党，根本不顾国计民生。主持北伐的人越来越少，诗人满怀的愿望眼看就要在蜀中落空。时不我待，壮志难酬，诗人满怀愤慨只能对酒浩叹。

诗以极清醒的两个对句开笔，联类而叹，道出借酒浇愁而无法摆脱的内心痛苦。前一句起兴，自然引出后一句的愁绪，并照应题旨，从而体现歌行体诗比兴开篇的写作特色，给人以强烈的情绪感染。

作者先诉说自己伟大抱负、远大志向无法实现的苦闷，然后再表明自己坚定的意志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遭遇。中间主体部分诗情激荡，异常亢奋。古人有男儿志在四方的远大抱负，可诗人面临的是一种怎样的现实？“我欲北临黄河观禹功”、“又欲南适苍梧吊虞舜”两句，形象而生动地刻画了他有志不得伸展的内心苦闷，字里行间都蕴含着诗人生不逢时的感慨和对于现实的否定与批判。“惟有”句以下，则表达了诗人不屈的个性和在逆境中生存奋斗的勇气，与前面“男子之生桑弧蓬矢射四方”相呼应，显示了作者坚定的意志和任何外界因素都无法改变磨灭的男儿本色。

当然，从“千金轻掷重意气，百舍孤征赴然诺”和“或携短剑隐红尘，亦入名山烧大药”等句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酒后的意气与冲动，潜意识中对访道任侠的印象和兴趣，流露出他对侠士复国平天下的殷殷希望。然而，希望毕竟是希望。不管醉中是多么豪壮，陆游一回首现实就不胜感慨。诗的最后几句，极力表现了耿耿不得的苦闷情绪。于是饮至半酣，勃然长啸，高歌一曲，声如金石分裂，震惊四座。诗以长啸收尾，犹觉悲音荡漾不绝于耳。

这首醉歌开篇深沉，中间慷慨激越，收尾悲壮有力，一唱三叹，感情起伏很大。诗人为了有力地表达这种感慨，间用参差不齐的句式，在错落中表现不平之气。在叶韵上，基本以入声为主，间以二句平声韵，使之抑扬起伏，声情并茂更富于变化，深得李白七言歌行体诗自由奔放的精髓。

长歌行^[1]

人生不作安期生^[2]，醉入东海骑长鲸。
犹当出作李西平^[3]，手梟逆贼清旧京^[4]。
金印煌煌未入手^[5]，白发种种来无情^[6]。
成都古寺卧秋晚，落日偏傍僧窗明^[7]。
岂其马上破敌手^[8]，哦诗长作寒蛩鸣^[9]？
兴来买尽市桥酒，大车磊落堆长瓶^[10]。
哀丝豪竹助剧饮^[11]，如巨野受黄河倾^[12]。
平时一滴不入口，意气顿使千人惊。
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
何当凯还宴将士，三更雪压飞狐城^[13]。

[注释]

[1]长歌行：乐府古题，相和歌平调七曲之一。

[2]安期生：古代传说中的仙人，曾卖药东海边，自号抱朴子。

[3]李西平：唐代李晟（shèng剩）因平定朱泚（cǐ此）有功，封西平郡王。

[4]梟（xiāo消）：斩首。

[5]金印未入手：借指功业未成。煌煌：发光的样子。

[6]种种：头发短的样子。

[7]偏傍：正傍。

[8]岂其：反诘语，难道。其，是语助词，无义。

[9]寒蛩（jiāng将）：寒蝉。

[10]磊落：众多而错杂的样子。

[11]哀丝豪竹：指悲凉激越的乐曲。剧饮：痛饮。

[12]巨野：古代大泽，在今山东巨野县东北，汉黄河决口，河水东南冲入巨野泽。

[13]飞狐城：古代关隘名，亦称飞狐关，在今河北涿源县。

[点评]

这是一曲借酒发泄人生苦闷的悲歌。有痛苦牢骚，但不消沉，有愤怒狂放而不失豪壮，是陆游歌行体诗中写得最有气势的作品之一。

淳熙元年（1174），陆游再次来到成都，闲居在多福院的僧舍里，过着“归来炷香卧，窗底看微云”（《雨中出谒归昼卧》）的闲淡生活。僧院环境清幽，借住僧舍读书养性，对一般人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雅事。陆游年轻时就常在禹迹寺、云门寺等处借读，问题是此时却属另一番心境。诗人在亲历了南郑军幕跨鞍刺虎的壮快生活后，又不得不从前线调回成都，有奔波之苦，无尺寸之功。旋又辗转于蜀州、嘉州、荣州之间，兜了一个大圈子。两年后，又回到成都，借住于多福院。这时，多福院僧舍的晨钟暮鼓再也无法平静陆游焦躁不安的心。他壮快过，所以不想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一生，更不甘平庸无为，在无所事事中打发光阴，因此感到失意、郁闷、不堪忍受。他一直在平淡的生活中寻找宣泄的机会，于是饮酒便成了惟一的突破口，借狂饮痛醉，一伸心中郁塞不平之气和怀抱的人生理想。

诗分前后两部分。

前十句非常坦率地宣称他的人生理想和自我期望，其中交织着不遂后的失意与落魄。他认为人生不能像安期生那样飘然出世，就得像李西平那样有所建树。这两种人生价值的生活目标虽相去甚远、截然不同，但都称得上轰轰烈烈、名扬天下。从诗提供的感情倾向看，诗人的选择无疑是后者，是以入世者的积极姿态出现的，但他并无意否定安期生式的人生境界。两者是共存的，是可供选择的两种生存方式，只不过前者于己不合，所以仅作为一种陪衬提出：要么像安期生那样入海骑鲸，隐遁游仙；要么像李西平那样手枭逆贼，青史留名。但现实中的陆游既不能得道成仙，也不见用于世，什么都不是，什么也没有。年过半百，白发丛生，徒然独居在锦官城的一个古寺僧窗下，面对人生之秋，只能像寒蝉一样作痛苦的悲鸣。一个曾经气吞长虹，又在南郑前线跃马搏虎有过一番壮举的志士，竟落到这种地步，无怪乎异常憋气难堪！

诗以抒怀起兴，又以对胜利的期待收笔。中间虽有牢骚块垒，但终究不掩整首诗积极向上奋发自强的豪气——悲中见豪是这首醉歌的难能之处。

这首七言歌行充分发挥了歌行体诗的特点，大开大合，取象豪迈，气势纵横。后人推为陆游集中的压卷之作，当不为过言。可能梁启超“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读陆放翁集》）两句诗，更切合陆游此诗的写作心态。在落日虚静的僧窗前，写出这么一篇慷慨激昂的醉歌，本身是一个让人拍案惊奇的奇迹。

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

胸中磊落藏五兵^[1]，欲试无路空峥嵘。

酒为旗鼓笔刀槊^[2]，势从天落银河倾。

端溪石池浓作墨^[3]，烛光相射飞纵横。

须臾收卷复把酒，如见万里烟尘清。

丈夫身在要有立，逆虏运尽行当平^[4]。

何时夜出五原塞^[5]，不闻人语闻鞭声。

[注释]

[1]五兵：古代五种兵器，即戈、殳、戟、酋矛、夷矛。这里指用兵的韬略。

[2]槊（shuò朔）：长矛。

[3]端溪：在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境内，以产石砚著名。世称端砚。石池：石砚。

[4]行：将要。

[5]五原塞：汉代边界要塞，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境内。

[点评]

在陆游的诗集中，有许多醉后草书作歌的诗篇。诗人醉后挥毫，神采飞扬。他曾把自己比作擅长酒后泼墨的书痴张旭，无酒不成草，有酒即能歌，酒能“洗我堆阜峥嵘之胸次，写为淋漓放纵之词章”（《醉后草书歌诗戏作》）。诗人还以瘦蛟出海、风樯破浪、宝刀飞舞等比喻，形容醉中遒劲横放的笔势，把自己的醉后草书形容得眼花缭乱、出神入化，以致后人“不以书名，而草书横绝一时”（赵翼《瓯北诗话》）的印象。这首诗想象更是出奇，诗人以作草喻作战，提气运笔，满纸风云，恰似参加了一场蓄势已久的酣战。

诗从醉后落笔，气势雄放。头两句“胸中磊落藏五兵，欲试无路空峥嵘”口出豪言，写得十分自信豪迈。把自己看作“胸中有数万甲兵”的边帅范仲淹一类的人物，说自己磊落雄阔的胸中也藏着出奇制胜的平戎韬略，只是苦于无法施展才愤愤不平。写这首醉歌时，陆游正在成都范成大幕中任参议官，离开南郑征西军幕已整整四年有余。范成大与陆游私交甚好，但也只是一个安于守成的制置使，除了屡屡招邀陆游一起游宴赏花外，很少赞襄军务。这对欲试锋芒的诗人来说，当然会有一种“空峥嵘”的喟叹。现实生活中平庸无为，一有机会便会化为醉后的肝胆壮烈：“酒为旗鼓笔刀槊，势从天落银河倾。”诗人醉眼蒙眬，捉笔如执刀戈，精神振奋。酒好像是鼓励士气的军旗和战鼓，笔墨顿时化为战场上明晃晃的刀枪，气势如银河从九天而落，又如神兵从天而降。这两句写得奇崛奔放，既写草书又承用兵之喻，展开丰富的想象，不即不离，笔墨回旋有力。“端溪”句轻轻一带，烛光下似在泼墨作草，但“射”、“飞”、“纵横”等动词又分明给人刀光剑影、兵戎相接的动感，让人呼吸到浓浓的战斗气息。“须臾收卷复把酒，如见万里烟尘清”，写诗人

一会儿收卷把酒，恰似一位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大将，在审视刚才还烟尘四起的沙场，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万里疆场又恢复了和平和安宁。诗从开头至此，都采用双线并行、两头齐进的笔法，描述作草与作战两种意象，一显一隐互为映衬，给人以丰富的暗示和旗鼓相当的感觉。最后四句，才由隐而显，一一归结到诗人没齿不忘的北伐主题上来，虽说过于直白，却也是心声的吐露。

这首醉后草书歌，立意高远，气势恢宏，在众多醉草诗中以构思别致、设喻贴切著称。读者既可从中领略其出神入化、奇幻无穷的狂草艺术，又可深切地感受诗人胸中一腔炽热郁勃的磊落正气，不愧有一箭双雕之美。

楼上醉书

丈夫不虚生世间，本意灭虏收河山。

岂知蹭蹬不称意^[1]，八年梁益凋朱颜^[2]。

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3]。

中原机会嗟屡失，明日茵席留余潜^[4]。

益州官楼酒如海^[5]，我来解旗论日买^[6]。

酒酣博簪为欢娱^[7]，信手枭卢喝成彩^[8]。

牛背烂烂电目光^[9]，狂杀自谓元非狂。

故都九庙臣敢忘^[10]，祖宗神灵在帝旁！

[注释]

^[1]蹭蹬（cēng dēng层登）：失意潦倒不得志。

^[2]梁益：古州名，此指陕西四川。

^[3]松亭关：在今河北省平泉县界内，是辽金时重要的军事戍守处。

^[4]茵席：坐垫。

^[5]官楼：出售官酒的酒楼。宋代对酒实行官家专卖制。

^[6]解旗：酒家以悬旗为标志，解下酒旗，说明独揽一天的生意。

^[7]博簪（sài赛）：古代棋戏。这里指“樗（chū初）蒲”戏中五子“骰”而言。

^[8]枭卢：古代一种樗蒲戏，以五木为子，名“骰”，分上黑下白，刻有枭、卢、雉、犊、塞。以枭为最胜，卢次之，掷子时呼枭卢，希望得彩获胜。

^[9]烂烂：明亮的样子，《世说新语》形容王戎“眼烂烂如岩下电”。

^[10]故都：指东京开封。九庙：天子祭祖的地方。

[点评]

陆游因酒而得名，被人誉为“小李白”，也因酒而得罪，以“恃酒颓放”的“罪名”遭劾落职。

想来酒与诗人是有缘的。因为写诗需要激情，而酒能使人兴奋激动。在半酣半醉之际，人最容易摆脱意识的束缚，使大脑皮层优势兴奋区之外的抑制区也兴奋地运作起来，从而冲破一切显意识的抑制禁锢，达到忘我超我的境界。这种艺术创作感觉，被看作是开启灵感、展现个性的最佳状态。陆游在四川期间，特别钟情于饮酒，自言无酒一日即堪忧，“平生得酒狂无敌”（《无酒叹》），“先生醉后即高歌，千古英雄奈何我？”（《一壶酒》）对酒高歌之时，往往是失意潦倒之时。从某种意义上讲，酒诗醉歌实是他苦闷人

生的一种见证。

这首醉歌一共十六句，分两个部分抒发壮志难酬的悲慨。前八句写蜀中八年报国无门的痛苦，作者以三更之梦来反衬现实的无望。后八句写白天的佯狂买醉，来反击攻讦者的讥弹，使人们透过“燕饮颓放”的表象，体会诗人忧国伤时的一片赤诚。无论是上半首的抚枕大叫，梦中夺关，枕席遗泪，还是下半首的豪饮纵博，信手拈卢，目光烂烂，都是蹭蹬不称意的形象化表现。梦后席上之泪和白天杯中之酒，是同一种爱国情绪的两种不同的心灵外化形态。只见其一而不见其二，就未免辜负诗人的一片苦衷了。

陆游的对立面，往往抓住燕饮颓放大做文章，是因为他们怕诗人醉后吐真言，无所顾忌地指摘时弊，揭穿温情脉脉和戎面纱下的投降路线。陆游性格本来就属外向，不会掩饰情绪，饮酒之后更是锋芒有加，咄咄逼人，说一些统治者不中听的话，使执政者甚为尴尬。所以只有指责诗人的“颓放”，才足以证明他们“方正”岸然。其实，苟安者醉生梦死沉湎于歌舞升平之中，根本不把国土沦亡、中原痛失放在心上。这些狂溺酒色之徒，与陆游以酒遣愁、枕上挥泪的忧国情怀相比，差别何止天壤？所以，读这一类诗，更应深入领会诗人“嗜酒不为味”的一片衷情。

江楼吹笛饮酒大醉中作

世言九州外，复有大九州^[1]。

此言果不虚，仅可容吾愁。

许愁亦当有许酒^[2]，吾酒酿尽银河流。

酌之万斛玻璃舟^[3]，酣宴五城十二楼^[4]。

天为碧罗幕，月作白玉钩。

织女织庆云^[5]，裁成五色裘。

披裘对酒难为客，长揖北辰相献酬^[6]。

一饮五百年，一醉三千秋。

却驾白凤骖斑虬^[7]，下与麻姑戏玄洲^[8]。

锦江吹笛余一念^[9]，再过剑南应小留^[10]。

[注释]

^[1]“世言”两句：战国齐人邹衍称中国为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而中国之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也叫做九州。

^[2]许：如许，这样多的。

^[3]玻璃舟：喻酒杯。

^[4]五城十二楼：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

^[5]庆云：五色祥云。

^[6]相献酬：相互敬酒。

^[7]骖（cān餐）斑虬（qiú求）：用斑白色的虬龙拉车。

^[8]麻姑：神话传说中的仙女。玄洲：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

^[9]锦江吹笛：传说三国时蜀人费祎得道成仙后，骑黄鹤、吹玉笛，往来锦江。

^[10]剑南：今四川剑阁以南长江以北一带地方。

[点评]

诗人善醉也善于言醉，他的大多数醉歌都属于悲愤悒郁类型。陆游的醉歌，言愁抒愤一般比较写实，不像李白醉歌那样空灵放逸，惟独这首诗很有太白风味。从虚处下笔，言愁而不点破，夸口游仙，充满幻想神奇的色彩，而又不失自身的风范。

诗横空落笔，从神话传闻写起近似游仙。先言愁之大：这个愁似乎有容积，九州之外再加上大九州的空间仅能容纳他的愁。再由愁言及酒：愁如此之大，酒当然也不是“论日”买所能抵挡，幻想的思路自然而然地引向浩瀚的银河，以银河水酿酒还差强人意。有酒以后，须设宴请客酣饮。于是作者想象以“万斛玻璃舟”作酒杯，在神仙住的“五城十二楼”大摆宴席。“天为碧罗幕，月作白玉钩。”陈设非同凡响，也须从大处着眼。诗人先请织女用五色祥云亲手织就云绮锦罗，再裁制成漂亮的衣服，穿戴整齐后邀请北斗星入席，彼此对酌畅饮。“一饮五百年，一醉三千秋”，极尽仙境欢娱。然而，这仅仅是仙境的感觉，如果下视人间，则“更变千年如走马”，不知得几回沧海桑田！诗人醉后还驾着虬龙拉引的车悠闲地天界漫游，还下至传说中麻姑居住的玄洲仙境与之嬉戏。忘情得意处，大有麻姑搔痒的心理感觉。就在诗人正想与传说中的人物一样骑黄鹤、吹玉笛羽化登仙，悠闲欢快地往来于天界时，忽然看到了他所眷恋的现实世界，心中总是难以抹去这样一个念头：那就是再过剑南上空时，一定要在此稍作停留，重温一下锦江江楼上吹笛饮酒的情景。

饮酒这条线索是明的，而情感这条线索相对隐约。除篇首言愁之大以外，中间几乎无一言及愁，给人的印象是诗人在笛声悠扬中步入天庭作欢快的旅行。直到煞尾处才轻轻一点，说即使成仙，亦难以割舍与剑南的尘缘。醉中之言从一个侧面暗示了当时的复杂心境。

写这首诗的时候，陆游在成都已接到了都下八月书报，将移牧叙州（今四川宜宾），戍期尚在明年冬。接到任命书后，陆游心情很矛盾：一方面由于久居在外，思归之心甚切，叹息得官后“故里归期愈渺然”（《得都下八月书报蒙恩牧叙州》）；另一方面对剑南确实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感情，在去留两难之间陷于“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茫然”式的困惑之中。事态的发展却出乎陆游意料：第二年（1178）正月，孝宗皇帝“念其久外，趣召东下”，陆游才得以如愿东归。然而事情就是那么矛盾，诗人东归后“心固未尝一日忘蜀也”（陆子虞《剑南诗稿跋》）。其情形于诗发为咏叹，还把平生所得诗稿以“剑南”命名，以示对这一段生活的珍视，这正好应验了他江楼醉酒后的预言。

陆游曾学过道，对神仙境界一直怀有奇想和好感。这首诗用神话传说为素材，发挥奔放的幻想，抒情空灵放逸，是一首别具浪漫色彩的醉歌。

前有樽酒行

绿酒盎盎盈芳樽，清歌袅袅留行云。

美人千金织宝裙，水沉龙脑作燎焚^[1]。

问君胡为惨不乐？四纪妖氛暗幽朔^[2]。

诸人但欲口击贼^[3]，茫茫九原谁可作^[4]。

丈夫可为酒色死？战场横尸胜床第^[5]。

华堂乐饮自有时，少待擒胡献天子。

[注释]

^[1]水沉龙脑：两种名贵的熏香名。

^[2]幽朔：泛指沦陷的北方地区。

^[3]口击贼：口头上抗击敌寇。《晋书·朱伺传》江夏太守杨珉与帐下人谈论抗击敌人之事时，只有朱伺沉默不语。问他何以不发一言，他回答说：“诸人以舌击贼，伺惟以力耳。”

^[4]九原：九泉，地下。作：这里指死而复生的意思。

^[5]第（zǐ子）：竹做的床。

[点评]

这首七言歌行体诗，让读者目睹了一场豪华的酒宴。

诗写于淳熙六年（1179）五月。陆游在建安（今福建建瓯）任上，留意到当时权豪不念国事，一味贪图酒色的奢靡生活，心中十分忧虑。诗人目睹于此，岂能作袖手状，于是慨然而发。

诗依次分三层抒写。头四句用许多艳丽、华美的词藻渲染宴饮场面的宏大豪奢。有“绿酒”、“芳樽”、“沉香”，又有千金“宝裙”做伴，“清歌”撩耳，“美人”侍宴，好不热闹体面！众人皆一醉方休，尽情觅欢，惟有诗人惨然不乐。诗人原也爱酒，他可以借酒浇愁一抒悲愤，但他看不惯这样毫无心肝的酣饮狂欢。中间四句由“不乐”引出“惨然”的原因：中原沉沦，北伐无望，那些嘴上嚷嚷抗战的人，并不见得有什么实际的行动，而那些死去的志士却再也不可能复生了。口头空谈的人，在宴会上才暴露出真实的嘴脸：弹冠相庆，喜形于色，一味淫乐。诗人有感于此，于是在最后四句中提出劝诫，借用《后汉书·马援传》中常常引到的一句自勉的话：“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手中耶？”隐劝士大夫不要沉溺酒色。眼下大敌当前，中原尚未恢复，男儿应为国而死，岂能留恋酒色丧失斗志？现在远不是举杯庆贺的时候，等到生擒胡虏胜利的那一天，再“华堂乐饮”还来得及。

诗人在《跋花间集》时，曾这样批评南唐君臣的浅酌低唱：“方其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这个宴饮场面，不就是南唐士风的重现？南唐与南宋在国势上的确非常相似：

都偏安江左为北国附庸，而士大夫游宴之风盛炽。陆游把它摄入诗中，既有讽喻时政、抨击苟安的意思，更有垂戒后世的深意。

草书歌

倾家酿酒三千石^[1]，闲愁万斛酒不敌。

今朝醉眼烂岩电^[2]，提笔四顾天地窄。

忽然挥扫不自知，风云入怀天借力。

神龙战野昏雾腥，奇鬼摧山太阴黑^[3]。

此时驱尽胸中愁，捶床大叫狂堕帻^[4]。

吴笺蜀素不快人^[5]，付与高堂三丈壁。

[注释]

[1]倾家酿酒：用家里所有的资财来酿酒。用《晋书·何充传》事，何充善饮，人说见到何充饮“令人欲倾家酿”。

[2]烂岩电：形容眼光炯炯有神如岩石下的闪电。

[3]太阴：月亮。

[4]捶床：手击坐具。床：交椅之类的坐具。帻：头巾。

[5]吴笺蜀素：写字用的吴地产的纸，蜀地产的绢素。

[点评]

陆游个性狂放，嗜酒如命，也是一位斗酒诗百篇的人物，他平素最喜欢草书，草书驰骤挥洒，如狂澜奔涌龙蛟飞舞，不受束缚。他作草时，也和张旭一样必须有酒壮色，方酣畅淋漓下笔有神。这首草书歌刻画的就是诗人大醉后挥毫狂书的情态。

五十八岁的诗人落职闲居在山阴农村，一腔郁愤“闲愁万斛”无以名状，只有举杯酣饮。“倾家酿酒三千石，闲愁万斛酒不敌。”先言酒量之大、酒缘之深，后言闲愁之多，极尽夸张之能事。在此，我们除了应体会诗人纵横排宕的气势外，还应特别注意“闲愁”两字的内涵。古代诗人笔下的闲愁是一个很笼统的意象，既有“刻意伤春复伤别”的离愁，又有“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式的文人感伤，也有“一江春水向东流”无穷无尽滚滚不息的亡国之恨。陆游下笔向来大气，在写这首诗时，前后有不少诗表露心曲，如“交旧凋零身老病，轮囷肝胆与谁论？”（《灌园》）“莫倚壮图思富贵，英豪何限死山林。”（《夜闻秋风感怀》）“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夜泊水村》）从这些表白中，我们不难理解陆游此时的闲愁，是指对北伐无成的忧虑和壮士虚老的悲哀。这种强烈的感伤，使倾家而酿的三千石酒也无法浇灭，所以大醉后即形于草书。诗人提笔四顾，目光如电，风云入怀，但觉天地狭窄。醉后作书，胆粗气豪，目空一切。“神龙战野”，“奇鬼摧山”，想象独特离奇，很有李贺酒诗奇诡的风格。在此用以形容龙蛇夭矫、狂放奇崛的笔势，突出泼墨挥毫时遮天蔽日、昏天黑地的主观印象，极生动有神。笔墨酣畅处诗人索性脱帽露顶，捶床大叫，一如草圣张癫创作兴奋达到高潮时的模样，这淋漓醉墨岂是这小小吴笺蜀素所能容得下的？此时只有将这气吞云梦之势挥扫在高堂三丈壁上，才足以表达他过人的才情和豪兴。诗人醉后泼墨狂

书的形象神态，真可写性，更宜入画！

诗以气取胜。全诗七言十二句，四句一转韵，如风云入怀一气呵成，很有李白七言歌行的神韵，精神气质也酷似太白《江夏赠韦南陵冰》诗。诗人在用韵上急促逼仄，奇崛危耸，如万丈壁立；苍莽雄健，如黑风挟浪。诗还很见描摹的功夫，“醉眼烂电”、“捶床大叫”等语，醉态可掬，豪气逼人。豪情与狂草相得益彰，快读一遍满纸都是风云。最后诗人泼墨于三丈壁上，如蛟龙出水，更能显示诗内在的热度与力度。

关于陆游的草书，诗稿中形象性的自评很多，如“老蔓缠松”、“瘦蛟出海”（《学古》），“昏鸦着壁”、“瘦蛟蟠屈”（《草书歌》）。陆游自称“草书学张颠，行书学杨风”（《暇日弄笔戏书》）。后来也有人评他“笔札精妙，意致高远”（朱熹），“草书横绝一时”（赵翼）。但陆游毕竟不是一个以书法著称的人，从传世的墨迹看，虽有《怀成都十韵》等行草的飘逸遒劲，但大多数作品都是信笔写来，比较随意。特别是陆游诗中最自负的狂草，至今不传，所以也很难评论。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有一段较客观的评价，认为后人对放翁草书的印象，“徒据诗中自夸之语，遂有声闻过情之慕。”从书法评论的角度看，陆游书法可能自具特色，未必至工。但从《草书歌》形象传神超拔欲飞的笔势看，陆游的确不愧是一位笔力扛鼎的书坛大家。

醉倒歌

曩时对酒不敢饮^[1]，侧睨旁观皆贝锦^[2]。

狂言欲发畏客传，一笑未成忧祸稔^[3]。

如今醉倒官道边，插花不怕癫狂甚。

行人唤起更嵬昂^[4]，牧竖扶归犹蹕蹕^[5]。

始知人生元自乐，误计作官常懔懔^[6]。

秋毫得丧何足论，万古兴亡一酣枕。

[注释]

^[1]曩：往昔，从前。

^[2]贝锦：比喻诬陷人的谗言。

^[3]稔（rěn忍）：本指庄稼成熟，此指事情酿成。

^[4]嵬昂：犹嵬峨，醉后摇晃倾斜的样子。

^[5]牧竖：牧童。蹕蹕（chuō chèn戩踰）：一作踰踰，跳着走路。

^[6]懔懔：同凛凛，畏惧，害怕。

[点评]

这首醉歌作于绍熙三年（1192）冬陆游闲居山阴农村期间。

诗人醉后直以质言抒愤。“曩时”在朝中拘若楚囚，动辄得咎；“如今”野处自由放达，疏狂不羁。对比中突出诗人对尔虞我诈官场的不满和对自由天性的追求，疏狂中表现出诗人奇崛横放的个性，也是对所谓“不自检饬，所为多越于规矩”、“嘲咏风月”罪名的一种抗议。

诗的篇章结构很单纯，一昔一今一感叹，别无回旋，近乎朴拙。但其中的情态描写可称一绝：“侧睨旁观”，“狂言欲发”，“一笑未成”均形神俱备，音容宛现。至于醉倒后插花狂癫、“嵬昂”欲倾、“蹕蹕”趋步的样子，更使一个醉翁的形象跃然纸上。在神情描写中亦让人领悟到归去来兮的快乐，羁鸟返林、池鱼归渊的愉悦。醉后虽狂，其言也实，其情亦真，一个愤世者的心声亦全在万古兴亡的酣枕之中。

醉卧松下短歌

披鹿裘，枕白石，醉卧松阴当月夕。

寒藤夭矫学草书^[1]，天风萧森入诗律。

忽然梦上百尺巅，绿毛邂逅巢云仙^[2]。

相携大笑咸阳市^[3]，俯仰尘世三千年。

[注释]

[1]夭矫：形容屈曲而有气势。

[2]绿毛：绿颜色的毛发，传说中服食松柏而成仙的人。

[3]咸阳：秦国的都城，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此代指长安。

[点评]

乾道二年（1166）诗人始卜居山阴镜湖三山时，他在离新宅不远的东岭上，亲手种下了一大片新松。二十七年过去了，诗人在经历了川、陕、闽、赣万里宦游，饱尝人间毁誉后，又回到故乡，醉倒在当年手植而今已是“纵横满地髯龙影”（《秋风》）的松树下听风听涛，并写下了这首醉中短歌。

诗的前四句，写诗人醉卧在松阴下，借着月色看周围的一切，都醉意朦胧。醉眼中的“寒藤”如蟠龙飞动，恰似酒后狂草；山风掠过，松林涛声阵阵，如高声吟唱的诗律。诗人醉卧白石之上、明月之下、松林之中，牢笼万物，以景物赋形，以天籁为声，游目骋怀，朗声高吟，好不抒怀。松下原是隐者的乐园：贾岛“松下问童子”体会到的是仙风道骨；辛弃疾在隐居上饶带湖时也曾亲手种植过松树，面对夹道松林，词人引发的是“检校长身十万松”（《沁园春》）的豪兴；陆游这首诗与辛词相比，少了一份豪气，多了一份逸兴道风。所以，后四句犹如神仙语，忽然从人间梦入百尺之巅，腾身与仙人邂逅，在咸阳城的上空相携大笑，下看沧海桑田瞬息万变。李贺《梦天》诗从月宫俯视人间是“更变千年如走马”，陆游笔下的“三千年”亦不过是弹指一挥间。诗人醉后为什么会产生与绿毛仙人相遇的幻觉？原来亦与松树有关。唐人传奇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有叫陶太白、尹子虚的二位老人幸遇仙人，仙人赠以万岁松脂、千秋柏子，两人服用后，巢居在华山的莲花峰上，得道成仙。不久颜脸微红，毛发尽绿。陆游自幼熟悉道藏，家中光道书一类就达二千多卷，所以对神仙故事自然稔熟。醉卧在松阴之下，很自然地会梦到游仙，关键是诗人在醉后游仙时，尚不忘与绿毛道士相携到秦汉故都咸阳上空俯仰人世。诗虽没有点破寤寐不忘的情感，我们可以从诗人其他作品中揣摩他醉梦中的情愫。他在《夜读隐书有感》诗中写道：“平生志慕白云乡，俯仰人间每自伤。”他向往游仙，但总忘不了人世间的几多事业。从少年读书立志到步入仕途立朝论奏，陆游都是儒家仁政思想的积极实践者。而南宋王朝一直没有给他实现理想的机会。这首醉卧松下的七言短歌，其实是他被弹劾落职野处时身心郁结渴望个性张扬的一种写照。故而诗在疏狂沉醉、遗世放达的外貌中，也不忘点化一双俯仰尘世的慧眼。

梅香如故·为爱名花抵死狂

东阳观酴醾^[1]

福州正月把离杯，已见酴醾压架开^[2]。

吴地春寒花渐晚，北归一路摘香来。

[注释]

^[1]东阳：县名，今属浙江。

^[2]酴醾：即荼饶，花名。大朵色白，千瓣而香，常开于暮春。

[点评]

“酴醾不争春，寂寞开最晚。”（苏轼《酴醾花菩萨泉》）酴醾的开花季节正是百花褪尽的暮春时分，古人有“春到酴醾花事了”的哀叹，而陆游这首酴醾诗却春意盎然，正芬芳吐艳，压架而开，一路散发出袭人的清香。

宋代咏酴醾的诗很多，或咏其天香，或咏其花容，不一而足。陆游这首诗给人的印象是美好的，他笔下的酴醾花枝繁叶茂，藤身引蔓，花朵累累，压架而开。更兼一帘微风、满座清香，视觉、嗅觉效果极佳。诗人还移情于物，把满怀的欣喜与悦花之情相联系，以“一路摘香”来转达诗人春风得意之状，尤见神采。

花时遍游诸家园^[1]

为爱名花抵死狂^[2]，只愁风日损红芳。

绿章夜奏通明殿^[3]，乞借春阴护海棠。

花阴扫地置清樽，烂醉归时夜已分。

欲睡未成欹倦枕，轮囷帐底见红云^[4]。

[注释]

^[1]诸家园：此指成都城中燕王宫、碧鸡坊、张园、赵园等以海棠负名的各家花园。

^[2]抵死：格外，分外。宋时口语。

^[3]绿章：上奏神灵书写在绿纸上的表章，又称青词。通明殿：玉皇大帝所在的宫殿。

^[4]轮囷：高大貌。红云：与前面的“红芳”均指海棠。

[点评]

陆游一生最钟情两种花，一为梅花，一为海棠。梅花是他故乡绍兴所盛产，海棠则是他生命中的第二故乡四川的名花。因成都诸家名园的海棠曾令诗人如痴如醉，为之倾情，竟乐陶陶地接受了“海棠癫”的雅号。

《花时遍游诸家园》十首游春绝句，就是陆游在成都时为海棠而写的组诗。今选取其中两首，诗人爱花欲癫的入迷情态便可见一斑。

“为爱名花抵死狂”是其中的第二首，写诗人对海棠痴爱入迷的情状。成都的海棠富艳繁丽，是诗人入蜀前无法想象的。他在南充樊亭初见海棠时，就惊奇于平生未睹的她的绝代芳姿。后到成都看到“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成都行》），更是欣喜欲狂，自称也像恋花的蜂蝶一样“我亦狂走迷西东”（《张园海棠》）。陆游之爱花确实既狂又痴，“抵死狂”即格外的狂，首先表现为他对海棠的格外垂青。陆游诗中有很多吟海棠的篇章，均记录着诗人多情的行踪。凡花开时节，无须细想，只要于繁花丛中必能觅得放翁多情的身影。不仅如此，他的狂态还表现在对美的事物的怜惜与呵护上，因爱花而生愁。海棠喜阴好湿，开时既忌烈日也忌寒风。诗人深谙花性，特别担心海棠的娇美不堪风日的侵损，便连夜以绿章上奏玉皇大帝的通明殿，请求多借些阴天，好让海棠得其所宜，长开不衰。这种由狂爱而转发的怜惜促成的痴情祈祷，不也是“狂”的一种表现？

“花阴扫地置清樽”一绝，写诗人醉眼看花的印象。诗人在花下酣饮，半夜时分归来，醉眼蒙眬，兴奋异常，久久不能入眠，眼前浮动跳荡的依然是“枝枝似染猩猩血”的海棠倩影，岂非心念所致？

这两首绝句从不同的侧面，刻画了诗人“为爱名花抵死狂”的自我形象。正是在这一双纯净如水、痴情

如斯的眼神中，我们才得以一睹“花中神仙”海棠旷世独具、娇艳绝伦的芳姿。

海棠

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气可压千林。

讥弹更到无香处，常恨人言太刻深^[1]。

[注释]

^[1]刻深：即刻薄不够厚道。

[点评]

这首海棠绝句别有寓意，诗人借花翻案，尤称精妙。

宋人言事列五种遗憾：“一恨鲋鱼多骨，二恨金橘太酸，三恨菰菜性冷，四恨海棠无香，五恨曾子固不能诗。”（惠洪《冷斋夜话》引彭继材言）这本为文人茶后谈资，戏言名物名人的美中不足，不料诗人竟以海棠为由，大做翻案文章。

陆游客居成都时，特别钟情于海棠花，对这种“蜀地名花”表现出十二分的倾心和赏爱。并写有许多海棠诗，赞美海棠花“名擅古今”，“一枝气可压千林”的芳姿。以海棠之艳丽绝伦，尚有人随意讥弹指点艳而无香，难怪诗人为之愤愤不平，深深感触到人言之“刻深”可畏了。

陆游在四川期间，一方面报国之志甚为炽热，一方面有感于北伐无望，内心苦闷，不免寄情于诗酒名花，借以排遣内心深处的寂寞不满，没想到这竟成为投降派横加指责的口实。他们深文周纳，年前以“燕饮颓放”罪弹劾论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海棠之美尚有无香之嫌，人言浇薄如此，诗人积愤难平，于是借题发挥，寄慨于海棠，一吐心中的不平之气。这首海棠诗意在言外，感慨良多，实非仅仅为海棠抱屈而已。

梅花绝句

幽谷那堪更北枝，年年自分著花迟^[1]。

高标逸韵君知否，正在层冰积雪时。

[注释]

^[1]自分：自己料定的意思。

[点评]

与悦目醉心于海棠娇美的天然风韵不同，陆游对梅花的歌咏，并没有停留在对它花姿风韵的吟咏上，而是更注意挖掘花的内在精神气质和品格。这首梅花绝句，就是梅花精神的写照。

诗中所写的梅花正处于十分艰苦特殊的环境之中：它生长在幽深的山谷之中，又是最北面背阳的地方，阳和不浴，春风迟到，简直是一方被人冷落的天地。“那堪”意思说，这是一般花不堪忍受、不能接受的现实。这株寒梅总是年年落后于春天的步伐，枝头开花比一般的花都要晚。这两句客观陈述梅花承受的不同寻常的险恶环境，接着两句则极力歌咏在这恶劣条件下，梅花显示的高尚气节和俊逸的风度。梅花与冰雪自有不解之缘，正是在层冰积雪、历尽劫难的环境中方显示出梅花坚忍耐寒、傲霜斗雪的坚贞品质和不屈不挠、孤标独树的个性风采。梅花的高标逸韵以冰雪写就，这就是诗人独特的审美目光。

梅花香自苦寒来。经历了艰苦环境的磨砺，才有了梅花超尘拔俗的精神，雪魄冰魂方可陶砺情志。诗中赞扬在层冰深谷中的梅花，其实是对所有身处逆境但始终坚持崇高气节志士的礼赞，当然也包括诗人对自身精神的积极砥砺。这首咏梅诗含义隽永，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荷花

风露青冥水面凉^[1]，旋移野艇受清香。

犹嫌翠盖红妆句^[2]，何况人言似六郎^[3]。

南浦清秋露冷时^[4]，凋红片片已堪悲。

若教具眼高人看，风折霜枯似更奇。

[注释]

^[1]青冥：青色的天空。

^[2]翠盖红妆：指荷花，苏轼《横湖》诗有“贪看翠盖拥红妆”之句。

^[3]似六郎：《旧唐书·杨再思传》载，张宗昌以姿貌见宠幸，杨再思阿谀道：“人言六郎面似莲花，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

^[4]南浦：泛指送别之地。

[点评]

这两首小诗作于陆游晚年归居山阴镜湖期间。

镜湖一带水域宽广，荷花繁盛。陆游筑室水边，赏荷实是近水楼台。然而，这二首绝句所咏的荷花，既非初夏时节才露尖尖之角的新荷，也非盛夏之际碧绿田田、映日飘香的出水芙蓉，而是已经受到寒露霜风侵袭摧折的秋荷。诗人着眼于此，自有一番深意。

第一首“风露清冥水面凉”暗示已经入秋，诗人驾着一叶扁舟来到荷塘，久久地沐浴在荷的清香之中，感到惬意和欣慰。“旋移”即马上靠近的意思，表达了作者赏荷之心的迫切。既然诗人爱荷之心如此殷切，那为什么不于青圆如盘、光灿如鲜的盛夏移舟相亲？后面二句则道出缘由，原来诗人认为“翠盖红妆”的比喻过于俗艳，更何况有人把盛妆姣好的荷花，比作靠姿色佞幸的谄臣。

第二首仍以片片凋谢的秋荷为吟咏物象，但在体物的同时，笔触转深，由形及神，逐层展开。秋天的荷花毕竟不如夏日那么娇艳动人，她在西风寒露的威逼下，香消玉殒，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败。在一般人眼里，“留得枯荷听雨声”（李商隐）是令人伤感的，“菡萏香消翠叶残”（李璟）是触目惊心的。而诗人却唱出了“风折霜枯似更奇”的惊人之歌，认为经历了狂风吹折严霜侵蚀的枯枝残叶，清香犹存，似乎更奇崛不凡耐人寻味。诗人的枯荷诗比白居易“无人解爱萧条境，更绕衰丛一匝看”（《衰荷》）之意又进了一层，寓意也深入了许多。

在自然界中，盛与衰、美与丑，本来就是辩证统一不断地相互转换的。光鲜夺目的盛景固然令人瞩目，而萧瑟残败的枯荷又何尝不无令人关注的机趣？诗人犹嫌“翠盖红妆”，而独爱“风折霜枯”之景，已不是泛泛地咏物，其中包含着深沉的生活体验。

诗人秉性耿直，一向直言无忌，讨厌阿谀献媚之人，而朝中像杨再思式的佞臣却大有人在。他们一方

面邀宠媚上，另一方面排挤直臣，打击像陆游一样犯颜敢谏的志士。陆游写这两首荷花绝句时已数遭弹劾，心中自有无数块垒。“风折霜枯”但清香依然的秋荷，当然是诗人自身精神风貌的写照。

咏物之作，最重托意，成功的咏物诗应是神与形、意与象的高度统一。就其所咏的对象而言，须包含诗人深邃的寓意；就其所咏之物本身的形象，也须给读者以鲜明生动的印象。这二首荷花诗差近得之。

落梅

雪虐风饕愈凛然^[1]，花中气节最高坚。

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2]。

醉折残梅一两枝，不妨桃李自逢时。

向来冰雪凝严地，力斡春回竟是谁^[3]？

[注释]

^[1]雪虐风饕（tāo）：形容雪和风都十分凶猛。

^[2]东君：春神。

^[3]斡（wò）：挽回，扭转。

[点评]

这两首小诗作于绍熙三年（1192）的岁末。这一年是闰岁，立春在十二月。春事提前，所以作者在岁末即在为凋落的梅花咏叹了。

诗吟咏的虽然是凋谢飘落的梅花，但字里行间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凄戚和悲哀。相反，给人的强烈印象是落梅那种崇高的气节和光明磊落的操持。诗人塑造的梅花形象是令人敬慕的：在严寒的冬天面对雪虐风饕，她凛然挺立，不屈服于恶环境恶势力，表现出坚贞的意志、崇高的气节；当大地回春时，她又悄然离去，功成而身退，不恋春光，更耻向东君乞怜，体现出高洁品质和卓然操持；对于自然人类，她只知默默无言地奉献，在冰雪凝集的季节里“力斡春回”，给大地带来春的消息，努力为冰封的大地装点春色，决不像桃李一样“盗和天气作年芳”（韩偓《梅花》），去逢迎时势，取悦于人。这种种优秀的品格使得人们对落梅刮目相看。诗人不慕桃李，宁愿“醉折残梅”，包含着鲜明的感情倾向和对梅花完美品格的一力推崇。

陆游的这首落梅诗，已不自觉地把落梅之物象纳入社会学、伦理美学的范畴。在梅花身上，我们感觉到诗人寄寓的理想人格。落梅在这里也不是单纯的自然之物，她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也是作者气节品格的自况。这与陆游当年在《饮张功父园，戏题扇上》一诗中“梅花自避新桃李，不为高楼一笛风”的寄意是相通的。

泛舟观桃花

花泾二月桃花发^[1]，霞照波心锦裹山。

说与东风直须惜，莫吹一片落人间。

桃源只在镜湖中，影落清波十里红^[2]。

自别西川海棠后，初将烂醉答春风。

[注释]

^[1]花泾：花泾山，在山阴镜湖边，桃花最盛。

^[2]十里红：作者自注云，自梅仙坞至花泾恰十里。

[点评]

德国诗人歌德曾风趣地说，艺术家对于自然，既是奴隶，又是主宰。所谓奴隶，是说艺术作品必须忠实于自然，必然真实；所谓主宰，就是指艺术家在描写景物时，可以服从他较高的意旨，表现出自己的见解。歌德的这一番话，风趣之余不乏艺术辩证法的启迪。

陆游在一些咏梅咏菊之作中，为了向读者传达某种思想和感情的倾向，总是把桃花作为所咏之物的陪衬或者反衬加以贬损的。桃花开于阳和之春，与梅菊斗雪傲霜相比，她的处境显得过于平顺；在百花盛开的时节吐艳，似乎又缺乏点个性，过于随和遂有逐波之嫌。因此，陆游一些有寄意的咏梅咏菊诗中，对此常有微词。或指斥其轻薄，或讥讽其趋势，不一而足，寄寓了诗人生不逢时的愤世之情。这种描写，可以看出是为了服从诗人“较高的意旨”，是出于艺术创作需要“主宰”自然的行为，也别具一格之新。然而，一切美的自然物，其魅力毕竟是客观存在的，她不以诗人的意志为转移。当陆游暂时忘却人生烦恼仕途险恶以天然之心面对桃花时，他实在不得不为桃花的“夭夭”之色和“灼灼”之华所动心，陶醉在“影落清波十里红”的世界里。从这个角度看，诗人在泛舟观桃花时，完全沉醉在春风十里的桃源之中，显然又成了自然至真至美的“奴隶”。

诗人晚年结庐在山阴镜湖边，出行常常以舟楫代步，对桃花的赞赏，自然离不开水乡船的特殊视角。早春二月正是江南桃花吐艳的时候，诗人故居不远处的花泾山和梅仙坞，是盛产桃花的好地方。每年春发，远远望去一片霞光“如锦绣包络山谷”（《嘉泰会稽志》）。陆游这二首桃花绝句，咏吟的就是这一派醉人的景象。

诗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诗人是泛舟观赏桃花，诗中水光与桃红是相映相生、辉映成趣的。前一绝中的“霞照波心锦裹山”和后一绝中“影落清波十里红”都紧扣“泛舟”的特点，写所见的特殊视角印象。人在舟中远看花泾山桃花影落镜湖之中，花光水色上下交辉，真有一种透明、荡漾的美感令人神迷心醉。其二，诗人咏桃花是从大处落笔，花泾等地的桃花之盛，只能用宏观的笔触进行动感的散点扫视，不可能像崔护那样对“人面桃花”作微格特写。诗人写十里桃花，十里水色，非常大气。在诗人笔下，镜湖简直就是桃花的天地，人间的桃源。

诗人晚年在镜湖居住，对周围的景色很有感情，诗中“自别西川海棠后，初将烂醉答春风”，是说自从东归后，已将怜爱海棠的一番心情转移到关注故乡的花事中来。“桃源只在镜湖中”，是此时作者心境的一种反映。山阴道上，山川自然映发，本来就美不胜收。而陆游的桃花诗，则使镜湖的春天平添许多绚丽的色彩和迷人的风姿。人在镜中荡舟漫游，水色花光上下交映，这一份悠闲与自得，将更令人目醉神迷流连忘返了。

忆天彭牡丹之盛有感^[1]

常记彭州送牡丹，祥云径尺照金盘。

岂知身老农桑野，一朵妖红梦里看。

[注释]

^[1]天彭：指蜀之彭州，今四川彭州市。

[点评]

陆游在成都时曾写过《天彭牡丹谱》，详细记载了彭州种植牡丹的盛况，称蜀地培植的牡丹“有京洛之遗风”，有钱的大户人家养花多达千株。每当花开时节，“夜宴西楼下，烛焰与花相映发，影摇酒中，繁丽动人。”当时的范成大，就是一个酷爱牡丹花的人。他不惜重金，从当地花户中购得带露牡丹数百株，星夜飞送成都，大摆宴席，也邀请诗人品花饮酒。诗人面对如此豪华的场面，不仅感慨系之矣。彭州的牡丹花想来是无法与洛阳的牡丹相比的，但已繁丽如此，等有朝一日收复了两京，再亲自去看看洛阳、开封的牡丹，该有多么激动人心！这首牡丹诗即从追忆成都赏花生活为切入口，“祥云径尺照金盘”正面描写彭州牡丹“祥云”的富艳动人。“祥云”是牡丹花精品，花色浅红，花朵硕大径尺，妖艳多姿，形状有如天上五色祥云一样光艳夺目，人们趋之若鹜，奉为珍品。这一切给诗人曾留下过非常深刻的印象。“岂知”两句，从当年的繁丽转入到眼前的凄凉，当时诗人虽有幸见到彭州的牡丹，心里总希望能再看一看中原牡丹之魁——洛阳的名花。而今北伐无望，志士收身老向农桑，不但无望看到两京的牡丹，连彭州的牡丹也只能“一朵妖红梦里看”了。这份感慨显然要比当年作《天彭牡丹谱》时深沉悲戚得多。梦里看花，既表达了诗人对蜀中生活的深深怀念，同时也寄寓了两京沦陷收复无望的政治牢骚。牡丹花本是中州的名花，诗人一提起牡丹花，总无法抑制他强烈的故国之思和对恢复事业的渴望：“周汉故都亦岂远，安得尺箠驱群胡！”（《赏山园牡丹有感》）诗人的牡丹情结，实是他爱国情思的另一种婉曲的表现。

梅花绝句

闻道梅花坼晓风^[1]，雪堆遍满四山中。

何方可化身千亿^[2]？一树梅花一放翁。

[注释]

^[1]坼：开放。

^[2]何方：什么办法。

[点评]

江南多梅，陆游的故乡山阴也盛产梅花。每至早春，道旁路边、林间溪畔、山麓闲庭，树树飘香，处处斗奇。陆游耳濡目染于此，爱梅成癖，与梅花神交数十年，一生留下了数百首的咏梅诗篇。几乎每到春天，诗人都会去拜访他的花间密友并写诗赞美。或视梅花如隐士高人：“神全形枯近有道，意庄色正知无邪。”（《梅花》）或视梅花如志士：“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落梅》）或自诉：“自古情钟在吾辈，尊前莫怪泪沾衣。”（《别梅》）面对梅花如对人生知音，诗人总是一洒感时之泪。纵观陆游的咏梅诗，绝大多数都以寄意取胜。诗人从梅花身上看到了美的人格和崇高的精神，所以每每咏及，总有感而发寄托遥深。惟有这首诗人七十八岁开春作的《梅花绝句》写得天真烂漫，诗意盎然。虽无寄托，却写得别出心裁，不失诗人风趣。

开头两句写得很平实朴素：听说梅花冲破早春的严寒在清晨寒风中开放，诗人闻讯后自然欣喜万分，于是马上出游寻访。结果，他看到的景象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想：晓风中开放的梅花，不是唐代诗人齐己笔下的“一枝”，也非宋代诗人林逋所吟的“疏影”，而是树树枝头如瑞雪普降，漫山遍野竞相开放。诗人面对四围花海，竟一下子不知欣赏哪一处为好。

紧接的两句，突发奇思：“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意思是说，用什么办法能变出千万个放翁，使每一株梅花下面都有自己在那里分身欣赏。身化千亿，设想可谓奇妙之至。梅花与诗人面面对应，是梅耶？是人耶？一时实难清分，这又是诗人命笔奇特之处。这两句虽是点化柳宗元“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尽望乡”的诗意而来，但用在“雪堆遍满四山”的梅花世界中，不惟妥帖自然，而且情景相生极富有趣。陆游年事虽高但童心未泯，平时常有“梅花重压帽檐偏，曳杖行歌意欲仙”的“出格”举动惹人注目。此时他突发奇思，想学仙人的分身法，亦是童心使然，很合乎心理：如今面对千万树盛开的梅花，诗人自负当然不甘心以一身仰视，须化身千亿才能与之匹敌相称，方不辜负对梅花的一番感情。

此诗虽小，然意趣甚丰。诗人爱梅入微，曾断言“后五百年君记取，断无人似放翁痴”。读了此诗，可知此言不虚。

梨花

纷淡香清自一家，未容桃李占年华。

常思南郑清明路，醉袖迎风雪一杈。

[点评]

梨花皎洁如雪，素淡冷艳，也算是深受文人雅士喜爱的花卉之一。宋代诗人赵福元对她的评价最高：“玉作精神雪作肤，雨中娇韵越清癯。”冰清玉洁的梨花在春雨的衬托下，更能显示出清新脱俗的风韵。陆游的梨花诗，也从赞美花品入手，先把“纷淡香清”的梨花与“桃李”相区别。梨花淡雅清香，她的冷艳素雅使她在春天的百花园中独领风骚，令桃李失色黯然无华，作者竭力称誉的是梨花自成一家的精神气质。诗前两句用对比映衬的手法，刻画梨花不同于桃李的感官形象，突出她的清雅脱俗，这仅属于比较平面的物态描写。下面两句则异峰突起，引入了一段关于梨花的往事，使所咏之物的内涵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画面也显得有纵深感。今昔意象的叠合，增加了物象的立体效果和情感密度。诗人由眼前的梨花，进而回忆起中年入幕南郑的生活，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南郑途中“醉袖迎风雪一杈”的美好形象。清明时分，正是诗人初到南郑时的节候，诗人满怀信心投入军务，奔走于南郑道上。戎马倥偬之间，偶尔瞥见路边那一树迎风飘香、皎洁如雪的梨花，她是多么的亮丽醒目，这一情景给陆游留下了强烈的视觉印象。

唐代诗人吴融曾这样称誉蜀地的梨花：“蜀地从来胜，棠梨第一花。”（《追咏棠梨花十韵》）川陕一带的梨花确实很美、很负盛名，但这并不是陆游想要重复吟咏的话题。诗人在这首咏物诗中想要转达给读者的是：正是这一树迎风摇曳的梨花，照亮了诗人尘封的记忆，牵动了他对中年戎马壮快生活的真切回忆。物因事而有情，事因物而牵心。梨花这一物象，在诗人眼里已是美好记忆的一部分，她承载着诗人意气风发、终生难忘的军旅生活，寄寓着当年守边塞、定中原的美好愿望。如今，只要一看到梨花，诗人就会有别样的感觉，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南郑前线难以释怀的壮快生活，想起中年赴边时曾经怀抱的人生理想。诗中的梨花有如记忆的红线，一下子把今天的落寞与往日的壮举维系在一起。诗人对梨花的珍视和由此引发的人生感慨，尽在物象时空立体的包涵之中了。

卜算子 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1]。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2]，只有香如故。

[注释]

[1]著：值，遇。

[2]碾（niǎn）：被轮轧碎。

[点评]

宋代文人的爱梅之心和赏梅之情趣尤胜于前人。他们非常注意把梅的“韵”和“格”融合在一起，使梅花外在的姿质之美与内在品格之高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达到形神俱佳的境界。范成大在《梅谱·后序》中竭力标举梅“以韵胜，以格高”，咏梅者亦穷形极思，言前人未言，在众多咏梅之作中卓然独树，创造了梅花史上最负盛名的篇章。前者当以林逋《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为标志，极具梅花风韵姿质意象之美；后者当推陆游的这首《卜算子·咏梅》，对梅花的内在品质精神摹写无遗。词人赋予梅以神和意，使这种物类富有了生命的意识和人格的魅力。

写貌重神，是陆游这首词作成功的关键。上片只对梅所处的环境作充分的渲染：这是一株驿站之外、断桥之畔、荒僻无主的野梅，环境的幽僻使她注定无人欣赏，无人理会并将寂寞终身。当词人在薄暮时分与她偶然相遇时，这“无主”的梅花正独自含愁，备受狂风骤雨的侵袭和摧残！梅花的所居非地和所遇非时，引起了作者极大的同情和关注。下片词人以解者自居，用近肖梅花的口吻，对置身逆境后的“心理”和表现，进行了一番鞭辟入里的描述与体察，托物以言志，从而歌咏了梅花崇高的品格与操持。梅花冲寒而放，是春天的使者，却无意争春。“苦争春”的是继来的“群芳”，她们以小人之心度梅花坦白之襟怀，而梅花却依然坦荡，“一任”群芳嫉妒，表现出与生俱来的自然秉性和高风亮节。草木花卉本是无情之物，而词人喻以人事，赋梅以孤标独树的人格，斥“群芳”之“妒”和“争”的本性。而且，群芳之妒本身不亦证明梅花姿质修美吗？词最后两句，承过片处的风雨侵袭，继写梅花在逆境中坚贞不屈的姿态和品格。遭尽蹂躏、零落委地、粉身碎骨，但芳香依然如故，这种品格简直就是《离骚》九死未悔的精神移植，是屈原“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悔”之人格的再现。至此，梅花的精神境界全出。

词中梅花身上体现的生命意识和人格魅力，是这首咏梅词广为流布、备受赞赏的原因所在。宋人论诗讲究离形得势，写物偏重精神风貌，这首咏梅词深得其中奥妙。词人结合身世感慨托物起兴，重点摹写梅的气质与品格，与词人之心丝丝入扣，正好体现了咏物入神的典型笔法和士大夫文人普遍崇尚的人格境界。

晚菊

蒲柳如懦夫^[1]，望秋已凋黄。

菊花如志士，过时有余香。

眷言东篱下，数株弄秋光。

粲粲滋夕露^[2]，英英傲晨霜^[3]。

高人寄幽情，采以泛酒觴。

投分真耐久^[4]，岁晚归枕囊。

[注释]

^[1]蒲柳：水杨。

^[2]粲粲：鲜明，美好。

^[3]英英：轻盈明亮。

^[4]投分：意气相投。

[点评]

陆游视菊花为“投分真耐久”的朋友，并对菊花始终抱有一种别样的亲近之感。

在古典诗歌的画廊里，菊花常用来写意。菊花的品位极高，发于暮秋，耐寒傲霜，抱香枝头，不与群芳争艳。所以一提到菊花，人们会很自然地把她与一种高洁傲岸的品性相维系。而此种品性，正是士大夫文人心慕的一种人格。

在陆游的诗集中，咏菊之作虽然不多，但对秋菊的感情却是独特的、深厚的。诗先把晚菊比作志士，用《世说新语·言语》“蒲柳之姿，望秋而苍；松柏之质，经霜弥茂”之意，在与蒲柳的对比描写中，使人联想到晚菊有如“松柏”一样傲霜的风采。即便花会过时凋谢，却也留得清香在人间。

诗又把晚菊比作高人。“眷言东篱下”以下四句，刻画晚菊在秋日阳光的照拂下粲然轻盈、傲霜滋露的美好形象。自从陶潜采菊东篱以后，菊花总是与隐士高人形影相随。这种饮露迎霜的高洁操持，正是高人情志的最好象征。

诗最后又进一层，由赞赏菊花到采集余香缝入枕囊，与菊朝夕相伴，沐浴在清香之中。诗人爱菊之情表现得如此亲近自然，实在是前人诗中不曾有过的。

陆游从小就爱菊，二十岁新婚燕尔之际还与唐氏采菊缝作枕囊，菊成了他们闺房吟唱的题材之一。以后虽然历尽了人世间的离合悲欢，但诗人爱菊之心不变。他对于菊的赞誉固然已交融在博大丰厚的历史积淀之中，然而他对于菊最亲切的情感体验，不能不说是年年岁岁枕边堪称耐久的一缕氤氲。

海棠歌

我初入蜀鬓未苍，南充樊亭看海棠^[1]。

当时已谓目未睹，岂知更有碧鸡坊。

碧鸡海棠天下绝，枝枝似染猩猩血。

蜀姬艳妆肯让人？花前顿觉无颜色。

扁舟东下八千里，桃李真成奴仆尔。

若使海棠根可移，扬州芍药应羞死^[2]。

风雨春残杜鹃哭，夜夜寒衾梦还蜀。

何从乞得不死方，更看千年未为足。

[注释]

^[1]南充：古县名，位于嘉陵江中游，今属四川省。樊亭：南充园馆名。

^[2]扬州芍药：孔仲武《芍药谱》云，“扬州芍药，名于天下，非特以多为夸也。其敷腴盛大而纤丽巧密，皆他州之所不及。”

[点评]

写这首诗时，陆游已是垂垂老矣八十四岁高龄的诗翁。一提起曾为之倾心动容的名花，诗人显然难以抑制激动的神情，对自己一生的海棠情缘，作了最后一次深情而热烈的回眸和歌咏。

海棠是蜀中名花，为江浙一带所无，所以诗人与海棠结缘，即从入蜀写起。第一层四句，写樊亭初见海棠，诗人的“青鬓”与海棠的“红颜”相对，颇有惊艳之叹。《剑南诗稿》卷三有两首南充樊亭赏花的绝句，可能是他初见海棠的最早歌咏。“岂知”句自然转入第二层，在前面铺垫的基础上，推出成都碧鸡坊海棠冠绝天下的主体形象。有樊亭海棠作为陪衬，更光彩夺目。诗人摹写海棠之“绝”，则集中笔墨刻画其最富特征的色泽形态：“枝枝似染猩猩血。”海棠以色泽娇艳著称，故历来咏海棠花的诗家，总是不惜浓墨重彩渲染其娇艳动人的容姿。陆游曾以“天地眩转”、“庆云堕空”来形容海棠之色目不能熟视。此处又以猩猩胭脂血来摹写海棠妖娆妩媚之色。猩猩血色是写初绽时的风姿，王象晋《群芳谱·花谱》形容海棠时说：“其花甚丰，其叶甚茂，其枝甚柔，望之绰绰如处子。”难怪“蜀姬艳妆”在此花面前顿觉无光，黯然失色。诗人对蜀中海棠的赞颂，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下面笔触一转，“扁舟东下”四句为第三层，引入了另一个参照系统。在众多花卉的对比中，突出海棠花在诗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江南之桃红李白，现在看来似乎很浅薄，连名扬天下的扬州芍药花，在海棠面前也相形见绌。诗人设想：海棠若可移植于芍药栏边，芍药之色定为所掩。诗人当不是刻意想羞辱众卉，其夸张笔墨只不过是想说明自己对此花的极爱，以至于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感叹。诗最后四句，以蜀地望帝所化的杜鹃鸟自比，表达了他对蜀中名花和生活的深深眷恋。

入蜀是陆游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事业。这九年生活，丰富了诗人的阅历，开阔了诗人的眼界。他在蜀中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激情与豪壮，诗风也为之一变。所以陆游东归后，一直怀念蜀中生活。他儿子说他，虽然身在江南“然心固然未尝一日忘蜀也”（《剑南诗稿跋》）。海棠是他蜀中结识的密友，曾为之爱得发狂，倾注了多少的生活热情和诗意。海棠花已作为蜀中生活的有机部分，深深地烙在诗人的心中。

全诗一共十六句，四句一层环环相扣，一层深似一层。诗为了突出主体形象的风采，不惜以蜀姬、桃李、芍药相反衬，敷足底色。正面描摹与侧面烘托双管齐下，达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最后又是以情语作结，表示要与海棠千年相随，相看不厌，使人想见诗人当年的狂态不但丝毫未减，这份感情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更为执著深沉了。

军中足迹·远游无处不销魂

泛瑞安江，风涛贴然^[1]

俯仰两青空，舟行明镜中。

蓬莱定不远^[2]，正要一帆风。

[注释]

^[1]瑞安：浙江东南的县名。贴然：平静宁帖。

^[2]蓬莱：古时传说中的海上三座神山之一。

[点评]

绍兴二十八年（1158）的秋天，陆游以恩荫出任福建宁德县主簿，获得了他初涉仕途的第一个职位。主簿的职责是辅佐县令管理簿书等事，虽然不太理想，但对于三十四岁的陆游来说，毕竟是第一次步入仕途。以后的路还很长，相信能施展抱负，所以诗人还是把它当做一次露试锋芒机会。入冬以后，诗人从会稽出发，取道永嘉、瑞安、平阳赴任所。这首小诗即是途经瑞安时写下的。诗极短，而兴致盎然，意趣灵动欲飞。

诗境完全从题意中化出。冬天的瑞安江风平浪静，诗人站在船上仰望苍穹，空阔无垠；俯视江面，又见一个碧落明净的宇宙。刹那间，天地空间仿佛扩展了一倍，水天空阔，上下一色，澄明清澈。“俯仰两青空”是实写“舟行明镜中”的具体感受，一连串的景色都是紧扣“风涛贴然”描写。江水如镜，才能看到水中倒影的景色；只有诗人在船头的特定视角，才会有镜中行的感觉。镜能使物体空间拓展整整一倍，所以此时诗人置身于瑞安江上，当有一种无比空阔的视觉和心理感受。这十个字既是写沿江泛舟之景，亦是心境的一种昭示。“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孟郊）同样道理，“每愁悔吝生，如觉天地窄。”（杜甫）诗人此时此景恰好与古人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一切当都缘于特定的心境。

瑞安江上风平浪静使诗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蓬莱定不远”一句语意双关，对题旨进行进一步的延伸发挥。“蓬莱”既可喻指此行的目的地福建任所，意思是说想来也不太远了，恨不得驾一帆东风瞬息就到，表现了他跃跃欲试的心情。“蓬莱”同时也喻代人们心目中美好的理想所在，诗人此番出仕，对前途充满信心。言景的同时巧妙地寄寓了自己的抱负，希望能借“一帆风”顺利地到达理想的彼岸。

诗不惟写景熨帖形象，而且诗意新颖，神思飞动。读者在赏景的同时也可分享诗人的愉悦之情，并得到丰富的启示。

湖山

逐鹿心虽壮^[1]，乘骓势已穷^[2]。

终全盖世气，绝意走江东。

[注释]

^[1]逐鹿：争夺帝位。鹿：喻帝位。

^[2]骓（zhūi追）：骏马名，此指项羽的坐骑。

[点评]

《湖山》是作者晚年在山阴出游时写下的写景感时组诗，此是第一首。诗后自注：“项羽庙。”项羽庙在山阴县南十五里的项里溪上，传说是项羽曾经住过的地方，后人为纪念他建有祠庙。

嘉定元年（1208）冬，开禧北伐失败，南宋又向金屈膝求和。诗人内心万分愤慨，前有《书感》、《古意》抒愤：“宁为雁奴死，不作鹤媒生。”同年冬天游项里，有感于项羽不肯过江东事，又写下了这首类似李清照《夏日绝句》的小诗。通过咏史，表现了对投降苟安的不满。

诗中的项羽无疑是个失败的历史人物，但作者对他的盖世气节还是充满了深深的敬意。“终全盖世气，绝意走江东。”后者正是作者立意所在，与李清照“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具有同样深沉的政治感慨。

宿枫桥^[1]

七年不到枫桥寺，客枕依然半夜钟。

风月未须轻感慨，巴山此去尚千重^[2]。

[注释]

^[1]枫桥：在今江苏省苏州城西，有枫桥寺。

^[2]巴山：山名，在川陕两省境内。这里泛指蜀地。

[点评]

唐代诗人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曾牵动过多少游子的心。这夜半传来的钟声，简直成了夜泊之人心中最温存、美妙的声音。可较真的宋人对张继后二句诗却颇有议论：“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欧阳修《六一诗话》）一时间，钟声问题成了公案，有人诘难，必有人置辩。而对诗构成的意境却未置一词，这不免沦为皮相。其实，要深切体会唐人诗中的意境，还须有类似的心境，陆游的这首枫桥诗，庶几得之。

诗人是在乾道六年（1170）重游枫桥时写下的。《入蜀记》记录他到枫桥寺的时间是六月十日晚：“宿枫桥寺前，唐人所谓‘夜半钟声到客船’者。十一日五更发枫桥。”诗人这次在枫桥寺仅逗留一个晚上，而类似的客愁、离乡的惆怅，和着这悠悠浑厚的钟声依然敲打在诗人心头，刚好使他最切身地重温“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滋味。诗人在镇江任上时，曾到过这个著名的地方，距今刚好七年。诗说“七年不到枫桥寺”蕴含着人事变化，而“客枕依然半夜钟”句，字面上说钟声依旧客枕依然，实质上这七年间的变化，是不可能用同样的心态来感受面对的。下面两句老气横秋的诗“风月未须轻感慨，巴山此去尚千重”，意思是说对客中的风物不必轻发感叹，前面到夔州的路尚有关山千叠还很遥远呢！细细体会，就可掂出“客愁”和“风月”在诗人心目中的分量。岁月沧桑磨耗着多愁的心，诗人在七年之中两度徙职外贬，期间的坎坷与辛酸，可谓“识尽愁滋味”。这次重新起用，诗人也不见得有多少欣慰激动，与当年初入仕途赴福建时的“蓬莱定不远，正要一帆风”完全是两副心情，显得特别低调悲观。“巴山此去尚千重”，是诗人对前途的预测，前路漫漫吉凶未卜，要愁的事还很多。陆游并不是一个心惮远役的人，他的感伤源于怀抱志向的无由实现。面对枫桥的夜半钟声，诗人客舟难眠的已不再是张继笔下空灵蕴藉的客子之愁，而是有着非常深沉、强烈、现实的羁旅情怀。诗人黯尽滋味，欲说还休，所以说对风物不必多加感慨。其实，诗人此时复杂的感慨岂能是一个愁字了得！

这首诗善于点化前人诗境，表现了诗人脱胎换骨的本领。诗在写景的同时，还用了许多语气宛转的虚词，以此来加强表现主题的感情色彩。在唐人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自己的意境，使其更有宋代写景绝句的风味。

剑门道中遇微雨^[1]

衣上征尘杂酒痕^[2]，远游无处不销魂^[3]。

此身合是诗人未^[4]？细雨骑驴入剑门。

〔注释〕

^[1]剑门：剑门关，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的大小剑门山之间。

^[2]征尘：旅途的尘土。

^[3]销魂：令人心神陶醉。

^[4]合：应该。未：同“否”。

〔点评〕

“渭水岐山不出兵，却携琴剑锦官城。”（《即事》）陆游是带着深深的遗憾与失望离开南郑前线的。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诗人赴成都途经剑门关，留下了这首著名的小诗。

深秋时分的剑门关，下着阴冷的细雨。在崎岖的小道上，一个风尘仆仆的行旅之人，正骑着毛驴翩然入关。衣上的征尘和酒痕，写出了远游之人神情放达、不拘形迹的随意和潇洒。驴背上行吟的感觉，细雨朦胧的意境，还有蜀道两旁绝壁危峰、峥嵘崔嵬的自然风光，都使人浮想联翩、诗情激荡、为之销魂。而驴背上神情萧散、落拓不羁的诗人，恰恰成为整首诗优美意境的一个亮点而引人瞩目。

古人有不少骑驴与吟诗的佳话，而春风得意的跨马观花与落拓不遇的驴背行吟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封建社会中“糟糠养贤才”的事实，反倒使布衣蹇驴成为诗人身份的一种标志。李白骑驴过华阴，杜甫骑驴十三载，李贺驴背上觅句呕心沥血，孟郊、贾岛驴背上“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诗人郑棻（qǐ企）灞桥风雪驴子背上的诗思……所有这一些都使驴与诗人结下了不解之缘。陆游此行细雨骑驴入关，俨然是诗人风度。至于“此身合是诗人未”一句设问，很逗人意兴，使小诗机趣横生饶有诗味。

剑门关是蜀中著名的胜景，其地势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杜甫曾有“剑门天下壮”的赞叹。蜀地山川险阻奇秀，有助于激发才思。唐宋以来，诗人竟以入蜀为诗艺大进的一种契机。南郑前线的军旅生活，曾使他诗风渐趋宏肆。然而陆游并不是一个以诗人自限的人，他志在恢复中原，效力军前，做一名冲锋在前的战士。这种理想眼看就要成为现实，又顷刻化为乌有。驰骋沙场的英雄突然间变成了“细雨骑驴入剑门”的风雅诗人。梦想破灭了，一种壮士角色的错位使诗人心情从高亢激越骤然跌落为低迷寂寞。驴背上诗酒行吟，表面上看来自得其乐，豁达洒脱，其实隐含着一份惆怅与遗憾。“此身合是诗人未？”诗人在自矜自负的同时，也不无“后世但作诗人看”的忧虑与怨愤。

楚城^[1]

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

一千五百年间事^[2]，只有滩声似旧时。

[注释]

^[1]楚城：在归州（湖北秭归县）东，古代楚国的都城。

^[2]一千五百年：从屈原死时，到陆游写诗时约一千四百七十多年，此举其成数。

[点评]

这是陆游东归路过归州时写下的一首咏史小诗。诗淡淡叙来，却蕴藏着深沉的感慨。

楚王城在归州境长江南岸。陆游《入蜀记》载：“（归州）城中无尺寸平土，滩声常如暴风雨至。隔江有楚王城，亦山谷间。”范成大《吴船录》也说：“峡路州郡固皆荒凉，未有若之甚者。满目皆茅茨……逼仄无平地。”可见楚王城在宋的确已衰败荒凉不堪。诗人写景先言楚城荒芜凄哀，在凄厉之景中推出屈原祠，进而联想到一千五百年来的风雨沧桑、世事变迁。昔日繁华的都城，已变为满目疮痍的荒野谷地，惟有江上的涛声还是和从前一样，昼夜不息，声声不止。还有这猿鸟的悲鸣，似乎都在诉说着历史的幽愤与不平。

这首诗把荒芜之景、江涛之声、猿鸟悲鸣三者交汇在一起渲染，以衬托屈原祠特殊的地理环境，间接地暗示屈原一生的悲愤与不幸。诗追昔叹世，心潮起伏，无限感慨尽诉诸于这声声不息的滩声之中。

小雨极凉舟中熟睡至夕

舟中一雨扫飞蝇，半脱纶巾卧翠藤^[1]。

清梦初回窗日晚，数声柔橹下巴陵^[2]。

[注释]

^[1]纶（guān）巾：头巾。翠藤：指藤榻。

^[2]巴陵：地名，今湖南岳阳。

[点评]

这首江上舟行的绝句，写得特别优美恬静、富有意趣。

诗人截取了东归途中水上长途行役的一个轻松片断：夏日的某天午间，舟行在长江之上，一阵小雨突然降临，扫尽了空中飞蝇。雨后的空气清新凉爽，暑气尽退，连日来难得有这样的清凉。诗人半脱纶巾和衣倒在藤榻之上，并和着这优雅轻柔的橹声酣然入眠，做了一个清新而惬意的梦。等一觉醒来，江上晚风习习、红日西斜，欸乃声中“轻舟已过万重山”，不知不觉间已到了洞庭湖畔的湖南地界。这样的行旅该有多么轻松愉快！

诗中小雨、翠藤、清梦、窗日、柔橹等意象清丽可人，所构成的意境饶有趣味。特别是清梦初回之时，窗日西斜，余霞成绮，江波粼粼，橹声柔柔。一切都显得那么清馨惬意，仿佛尚在清梦的余韵之中，使人回味无穷。诗着笔细腻，手法轻灵蕴藉，转达出诗人东归时顺流而下愉快欢畅的心情。

陆游自乾道六年（1170）离乡入蜀，到淳熙五年（1178）奉诏东归，前后在蜀客居近十年，诗名远播，流传都下。孝宗念其在外日久，趣召东归。诗人四月放船出峡，五月抵湖北荆州。此诗可直视为此间的生活剪影和插曲。

过灵石三峰^[1]

奇峰迎马骇衰翁，蜀岭吴山一洗空^[2]。

拔地青苍五千仞，劳渠蟠屈小诗中^[3]。

[注释]

^[1]灵石三峰：灵石山，又称江郎山，简称江山，在今浙江江山市南。上有三峰，各有巨石，高数十丈。

^[2]蜀岭吴山：泛指蜀、吴两地的山峰。

^[3]渠：指灵石山。蟠屈：委屈。

[点评]

这首小诗是淳熙五年（1178）十月陆游自山阴赴福建建安任取道江山时写的。题下原有二绝，此其一。

古人写山，总不甘用寻常的笔法，常常把原本静止不动的客体，写成灵气飞动的有生命、能运动的主体，以表现山的精神气势。如果说苏轼“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尚嫌有斧痕之迹的话，那么辛弃疾的“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则完全是浑化无痕，山势与奔马融为一体凌厉欲飞了。陆游的这首小诗，也深得灵变之妙。写灵石三峰之“奇”在于“骇衰翁”，拔地高耸的迎马之势想把诗人吓倒。这样写倍觉活泼风趣，其奇特的造型极富有动态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所谓山不在高，奇险有特色则能负名。难怪诗人高眼相许，亦叹服其奇姿异貌，以至于“蜀岭吴山一洗空”。陆游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这样说足见灵石三峰之奇异骇人、非同寻常了。

诗的后二句写山又作惊人语。据载：江山之峰高不过数百米，而诗人下笔，便是“拔地青苍五千仞”，像当年李白描写天姥山“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的笔法一样极尽夸张之能事，强化灵石三峰的主体形象，以伸足首句“奇峰迎马骇衰翁”的诗意。如此这般奇特不凡、震慑游人的山势，在片刻之间却被诗人移入小诗，尽供读者尺牍案头随意地欣赏了。

读了这首诗，不得不佩服诗人驾驭语言的能力和诗歌语言固有的巨大魅力。灵石山的雄伟奇特，可能画家用许多笔墨都无法尽其雄伟气象。而诗人只短短二十八个字，便能把万千之势牢笼于小诗之中，既见笔力，更见胸次。

度浮桥至南台^[1]

客中多病废登临，闻说南台试一寻。

九轨徐行怒涛上^[2]，千艘横系大江心。

寺楼钟鼓催昏晓，墟落云烟自古今^[3]。

白发未除豪气在，醉吹横笛坐榕阴^[4]。

[注释]

^[1]浮桥：以船做桥墩，上铺木板架设的水上通道。南台：岛名，在福州城南闽江中，称“南台山”。

^[2]九轨：许多车辆。九：表示多数，轨：车辙。

^[3]墟落：村落。

^[4]榕阴：福建多榕树，故说榕阴。

[点评]

绍兴二十九年（1159）秋，陆游调任福州决曹（掌管刑罚）。南台是福州外闽江中的一个岛屿，因地理环境特殊，游南台须经过浮桥。浮桥舳舻相连的壮观和桥下汹涌的江涛，本身已构成非常壮观的画面，更兼南台岛上诸多胜景，使它成为当地一绝。对这样一处绝胜之地，陆游自然不会放过登临的机会。这首七律就是他在福州任上寻访南台山时写下的记游之作，诗以气势取胜。

首联只是铺垫，说自己因病之故长久不登山临水了，听到南台非同一般才特地去寻访的。淡淡写来，很不经意，目的是为推出颌联的意外惊喜。三、四两句写浮桥，“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一联气势雄阔，横空奇绝，堪称一大壮观。汹涌的江面上无数只浮动的船相连，成为连接陆地与南台岛的水上通道，舳舻千艘横跨大江两岸，浮桥下惊涛奔触，波浪千层；浮桥之上，许多渡桥的车辆缓缓行进在“怒涛”之上，宛如闲庭信步。江涛水势之急与船行其上之缓两相映衬，更有千艘船只横系大江的壮观，委实是诗人平生罕见，所以这一联描写显得特有气魄。

颈联两句正面刻画至南台所见的景象。与写浮桥不同，在经历了渡桥的惊心动魄后，南台之景反而呈现出一片宁静和平。“寺楼钟鼓”和“墟落云烟”，日日夜夜、年年岁岁地循环往复，悠悠如斯。自然变化总是从容不迫，不以人的感觉为转移。“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刘禹锡诗）诗人从寺楼的钟鼓声中和村落袅袅上升的云烟中，忽然悟得人生的意义在于自在自得。尾联两句以抒情作结，说自己虽早生华发，但一腔豪情壮气依然，醉后横吹的笛声就是诗人心怀的最好表征。

诗人早年从江西诗派入，吸取了江西诗派炼字炼句功夫。这首诗的中间两联很见笔力，颌联的雄肆横放与颈联的悠闲宁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江山胜景，各有奇趣，而把它们一一揽入诗中，却是诗人的本领。

望江道中^[1]

吾道非邪来旷野^[2]，江涛如此去何之？

起随乌鹊初翻后^[3]，宿及牛羊欲下时^[4]。

风力渐添帆力健，橹声常杂雁声悲。

晚来又入淮南路^[5]，红树青山合有诗。

[注释]

^[1]望江：在淮水以南长江以北，今属安徽省。

^[2]吾道非邪：典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困厄绝粮时对子路说，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为何于此？”意谓不是野兽，却到旷野来，是我错了吗？

^[3]翻：飞。

^[4]牛羊欲下：指黄昏时分。

^[5]淮南：淮水以南，此指望江。

[点评]

陆游在临安做修史官不久，因直言忤上开罪于孝宗，引起孝宗的不满和厌恶，被调降外官。先是通判镇江，旋又调充隆兴（今江西南昌）。乾道元年（1165）秋，诗人自镇江溯长江西去南昌。因为第一次行江，冒余暑抗风涛，走得非常辛苦，这首诗就是途中写下的。

诗首联起得直接而突兀，既是道途即景，又是旅中感喟。当年孔子由于仁政思想得不到推行而与弟子们穷途奔走，困厄于荒野时曾仰天长叹：难道是我错了吗？为什么落魄到这种程度？今天，诗人正逆水行舟，面对同样的是困惑，喊出了类似天问的质疑：这凶险江涛究竟要把我带向何方？诗人忠直遭贬，无辜被遣使他愤愤不平。从陆游内心讲，他实是出于对朝政的关切和爱护，然而事与愿违。自从符离败役后，朝中的主和派气焰嚣张，主战派则相继遭劾，处境岌岌可危。正于此时，他还不合时宜地直言时弊，孝宗心里光火，正好找个机会把他打发得远远的，以清耳根。表面上是外任，实质是贬斥放逐。诗人心存块垒，即景抒怀，良多感慨。

颌、颈两联，一言道途辛苦，一言舟行困难。前者说日夜兼程早起早睡穷于赶路，后者说逆水行舟风力增加，帆力也须加大。一路上桨橹声、雁鸣声，伴随着诗人单调寂寞的舟旅倍添凄凉。这两联句式整饬，对仗工整，缺少变化，写江上行舟实景，让人在板滞平稳的节奏中，体会诗人旅途的单调乏味和无聊。逆水行舟的困难和雁声的悲鸣，都昭示着环境的凶险和前途的叵测。诗人此时心情沉重郁闷，所以对周围沿江景物，只在尾联用“红树青山”一笔带过，没有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况且“合有诗”之意，本是极勉强的。

黄州^[1]

局促常悲类楚囚^[2]，迁流还叹学齐优^[3]。

江声不尽英雄恨，天意无私草木秋。

万里羁愁添白发，一帆寒日过黄州。

君听赤壁终陈迹^[4]，生子何须似仲谋^[5]！

[注释]

^[1]黄州：地名，故址在今湖北黄冈。

^[2]楚囚：春秋时楚人钟仪被晋人所俘，称为“楚囚”，此指处境局促之人。

^[3]齐优：指齐国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地位很低。孔子在鲁国做官时，齐人送乐女给鲁国。孔子认为优人来，政治清明无望，于是辞官离去。诗人在这里以齐优自比，暗慨处境尴尬，不受欢迎。

^[4]赤壁：三国时吴蜀联军大破曹操的地方，故址在湖北省赤壁市。苏轼有《赤壁赋》，以黄州赤鼻矶为古战场，陆游从其说。

^[5]仲谋：即孙权。

[点评]

黄州赤鼻矶原不是三国时赤壁大战的地方，但历代诗人总喜欢把它与赤壁大战的古战场联系在一起。杜牧在黄州做刺史时写过《赤壁》诗，咏史抒怀：“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冷静客观的笔调表现了杜牧的史识。苏轼在贬官黄州时，除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外，还写过前、后赤壁赋，诗情激荡文采斐然，抒发了对壮丽江山和风流人物的仰慕之情。陆游这次入蜀途经黄州，缅怀历史，放眼现实，心情显得异常激愤。于是借题发挥，通过对赤壁陈迹的议论，坦陈怀才不遇的政治牢骚。

与杜牧、苏轼不同，陆游这首诗没有把更多的笔墨放在对三国历史和江山人物的吟咏上。甚至对三国赤壁大战中的风云人物，如曹操、周瑜诸辈都不作任何正面描写。诗人只是从自己的处境写起，以自身遭遇观照历史。诗人自叹身如“楚囚”、“齐优”，处境局促狼狈，行事拘束动辄得咎。诗人以“楚囚”自比，自有满腔的怨恨，因为自隆兴任上被撤职回乡后，投闲已达五年之久。乾道五年，朝廷再次起用时，他已“贫不自支，食粥已逾数月”（《通判夔州谢政府启》），这种处境与“楚囚”又有何异！至于“齐优”，也是地位低微不受欢迎的人。陆游此次为谋生计，携儿带女到夔州去赴一个可有可无的闲职，感觉也好像齐优到鲁国去卖笑献艺一样，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滔滔长江之水，流不尽的是古今英雄失意的遗恨。天地无私草木又秋，寄托的是岁月蹉跎、人生虚老的感慨。诗人在“万里羁愁”的气氛中迎着秋日的寒风，孤只一帆黯然路过黄州。回看赤壁陈迹，不由兴感万分大声喟叹：“生子何须似仲谋！”赤壁是群英逐鹿、豪杰竞雄的战场，曹操当年在巡视江东的军阵时，见东吴舟船器械井然，军营整肃威武，不禁叹赏道：“生子当如孙仲谋！”这是对孙权才干由衷的赞服。孙权在曹操眼里不仅是个雄才大略的人，也是他拥兵南下最为顾忌的强劲对手。当曹操号称八十万大军兵临东吴时，在东吴阵营中亦有主和、主战两派。是孙权最后斩几决断，力排众议决定抗曹，才有了周瑜赤壁之战以弱胜强的辉煌战果。如今，南宋朝廷亦面临着同样的挑战。朝

廷上下一片主和之声，投降派当道，北伐无望，志士虚老受挫。在这个和戎已成定势的年代里，已不再需要孙权式的英雄豪杰！陆游典故反用，既有对朝廷投降政策的抨击讽刺，也有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深沉悲慨，诗人愤世嫉俗，牢骚之中却包含着忧世伤时的一片衷情。与前人的赤壁诗相比，更富有浓烈的时代气息。

哀郢^[1]

远接商周祚最长^[2]，北盟齐晋势争强^[3]。

章华歌舞终萧瑟^[4]，云梦风烟旧莽苍^[5]。

草合故宫惟雁起，盗穿荒冢有狐藏。

《离骚》未尽灵均恨^[6]，志士千秋泪满裳。

[注释]

[1]哀郢（yǐng影）：屈原《九章》中的篇名之一，作者袭用其题。郢：楚国的都城，故址在今湖北江陵。

[2]商周：上古朝代名。传说楚为其后裔。祚（zuò做）：皇位。

[3]齐晋：战国时北方的两大强国，与楚相互结盟争霸。

[4]章华：指章华台，春秋时楚灵王所筑，故址在今湖北监利西北。

[5]云梦：指云楚泽，春秋战国时楚国君王的游猎场所。故址在今湖南、湖北长江南北两岸一带。旧莽苍：依旧苍茫一片。

[6]离骚：屈原的代表作。

[点评]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千秋而下志士的心总是相通的。

在陆游心目之中，道德文章可彪炳千秋的先贤是屈原、诸葛亮和杜甫三人，这三位先哲的思想曾深深地感动过诗人的心。这首《哀郢》诗就是依屈原楚辞《九章》之一的《哀郢》为诗题创作的。题下原有二首，此为第一首，表达了他对屈原忧国伤时思想的深切理解和伟大人格的无限崇敬。

据《入蜀记》记载，诗人于乾道六年（1170）九月八日抵达江陵地界。江陵是战国时楚国的旧都。诗人对楚国旧都的凭吊哀悼，主要分三个层次。第一联为第一层次，先言国势由盛转衰的哀痛。楚国历史悠久，在战国前期就是一个幅员辽阔、国力强大、北盟齐晋、可与强秦争霸的诸侯国，最后却被秦国所灭。其中的教训难道不值得感叹吗？中间两联集中描述今日郢都的荒芜凄凉，是为第二层次。岁月无情，一切的历史遗迹终被雨打风吹去，昔日歌舞宛转的章华台已湮没无闻，只有云梦古泽依旧浩渺苍茫一片。被野草黄茅淹没了的故宫和被盗贼洞穿的荒冢，早已成了大雁栖息、狐兔藏身的地方。面对凄清，有谁能想象这就是当年楚国最繁华的都城！这就是屈原寤寐不忘的故国！诗人寓情于景，包含了多少不堪回首的兴亡之感。诗人并不仅仅为一个王朝的灭亡而伤感，他是为一代志士遭到无情的毁灭而痛心。这是第三个层次，也是诗人最终表达的主题。

屈原一直主张联齐抗秦，富国强兵，一生赤诚地眷爱着他的楚国。然而，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屡遭迫害，最终落得被驱逐流放的下场。他作《离骚》抒愤，自沉汨罗江。陆游认为，即便《离骚》等诗也未必能写尽屈原平生的心事和悲愤。屈原的遭遇是不幸的，令千秋的志士为之潸然涕下。屈原的精神却是伟大的、永存的，他的崇高理想和与恶势力斗争的精神，将激励着千秋万代的志士为之奋斗献身。

晚晴闻角有感

暑雨初收白帝城^[1]，小荷新竹夕阳明。

十年尘土青衫色^[2]，万里江山画角声^[3]。

零落亲朋劳远梦，凄凉乡社负归耕^[4]。

议郎博士多新奏^[5]，谁致当时鲁二生^[6]。

〔注释〕

^[1]白帝城：在今四川奉节东。传说后汉公孙述见城中有白龙入井，以为有帝气，因而得名。

^[2]青衫：古代低级文官的服饰。

^[3]画角声：号角声，意谓不太平。

^[4]乡社：古时农村有春社、秋社的节日。

^[5]议郎博士：官名。议郎掌顾问应对，博士掌儒家经典传授。

^[6]致：招来。鲁二生：鲁国的二位儒生。

〔点评〕

陆游在夔州任上殊多感怀之作，这首诗即是由白帝城周遭景物而引发的浩叹。

暑雨初收，尖尖的新荷与青翠的新竹在夕照的映衬之下显得分外剔透晶莹。这清新悦目的景色，本来可以给诗人带来一时的好心情，但黄昏时分的画角之声却打破了这份宁静安泰。时局未稳，中原沦落，想到自己长途奔波却一事无成，眼下又背井离乡，到夔州试院做一个闲职冷官，不禁感慨万千。诗最后一联切中时弊，使自己壮志赋空、中原国土沦丧、时局不稳等事实，均找到了症结：“议郎博士多新奏，谁致当时鲁二生。”这两句诗借用了这样一个典故：据《史记·叔孙通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称帝后，儒生叔孙通投其所好，为高祖制定朝仪。他征召在山东的弟子三十人参加，惟有二位儒生看不惯叔孙通迎合奉承谋取官位的手段，不应召。他们认为天下初定，民生未安，先定朝仪，为时过早，所以拒绝参加。后礼乐排演成功，高祖封叔孙通为博士，其他儒生封为郎，这些人都得其所宜，皆大欢喜。陆游用这个史实，旨在讽刺南宋朝廷上下多的是像叔孙通那样善于逢迎谋身的阿谀之徒，缺少敢于拒绝应召的像二位儒生那样有骨气的直士。诸公均善于谋身图一己之利，苟且偷安不思恢复，没有人肯以国事为重，故北伐无望，志士虚老。颌联“十年尘土青衫色，万里江山画角声”对仗工整，浓缩了诗人多年来忧时爱国，为之奔走呼号却悲苦莫诉的凄凉心境，以景衬情，倍觉惨淡。

南郑马上作

南郑春残信马行^[1]，通都气象尚峥嵘^[2]。

迷空游絮凭陵去^[3]，曳线飞鸢跋扈鸣^[4]。

落日断云唐阙废^[5]，淡烟芳草汉坛平^[6]。

犹嫌未豁胸中气，目断南山天际横。

[注释]

^[1]信马行：任凭马随意行走。

^[2]通都：四通八达的大都市。峥嵘：不寻常。

^[3]凭陵：气势很盛的样子。

^[4]曳线：牵拉着线。飞鸢：纸鸢，即风筝。跋扈（bá hù拔户）：骄横，这里形容纸鸢的鸣声。

^[5]唐阙：陆游自注为“德宗诏山南比两京”。此指南郑唐德宗行宫。

^[6]汉坛：陆游自注“近郊有韩信拜大将坛”。

[点评]

陆游长在以舟楫代步的江南水乡，他却视跨鞍塞上为人生快事。这首律诗即是他抵达南郑后外出巡游时写下的。

诗以“信马行”为线索，描绘了南郑一带开阔壮观的山川风貌、通都气象，字里行间都洋溢着诗人对军幕生活的忘情和挚爱。颌颈两联写景很有特色，“迷空”一联紧扣“春残”时令，写汉中暮春时节柳絮满空飞舞，蒙蒙扑人；风筝借势放飞，在空中呼呼作响。笔触不离暮春光景，却没有丝毫伤感情绪。万物于斯自由自在，各得其所，正如诗人信马而行野兴悠悠一样，充满着融时乐道的天然情趣。“落日”一联则写景怀古双管齐下，具有丰厚的历史内涵。汉中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汉代在此留有韩信拜将时的封将坛，唐时也是行宫所在。而今，汉唐的历史遗迹早已湮没在落日淡烟、断云芳草之中，但这种氛围仍激发着诗人北望中原的一腔豪情。诗最后一联，纵目展望横在天边的终南山，仿佛看到中原河山就在眼前。诗以景写怀，尽豁胸中之气。

诗重点摹写的是信马出行时的沿途景色。因是马背上即兴吟就的七言律诗，走马赏景的特殊视角，使景物之空间转换的手法灵活多变，意象组合形式活泼而有动感。另外，马背上的诗人，也将是这首诗中最令人瞩目的形象之一。

归次汉中境上^[1]

云栈屏山阅月游^[2]，马蹄初喜蹋梁州^[3]。

地连秦雍川原壮^[4]，水下荆扬日夜流^[5]。

遗虏孱孱宁远略^[6]，孤臣耿耿独私忧。

良时恐作他年恨^[7]，大散关头又一秋。

[注释]

[1]归次：归途中停息。汉中：地名，今属陕西。

[2]云栈：连云栈道。阅月：经过了一个月。

[3]蹋：同踏。

[4]秦雍：陕西本为秦地，秦时称雍州。

[5]荆扬：荆州和扬州。

[6]孱孱（chán缠）：怯懦的样子。

[7]良时：大好时机。

[点评]

陆游在南郑军幕从事的是外勤工作，经常到各处考察执行军务，每次外出总是行色匆匆、获益匪浅。这首诗即写于他外出返回汉中的途中。诗由景生情，既有对汉中一带古梁州山川形势的热情赞颂，又有对北伐事态的关切与忧虑。写景时笔势豪迈开阔，抒情时感情由衷投入。无论是写景抑或抒怀，都表示了一个入世者特殊的视角与眼光。

诗的颌联景中含情，大有深意。川陕一带地势开阔，有关中作为依托，形势十分重要。陆游写景，也正是从战略的高度去审视描述这一特殊的山川形势和地理风光。以南郑为本，进略中原的军事思想，就是诗人在实地考察中形成的：“大散关头北望秦，自期谈笑扫胡尘。”（《追忆征西幕中旧事》）又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对北伐中原的决策者表示失望与忧虑的：“良时恐作他年恨，大散关头又一秋。”眼看反攻最有利的时机又将过去了，坐失良机，恐怕将来后悔莫及。诗中“马蹄初喜蹋梁州”之“喜”与“良时恐作他年恨”之“恨”，一喜一忧均情系战事，反映了诗人对北伐之举的殷切关怀。

登荔枝楼^[1]

平羌江水接天流^[2]，凉入帘栊已似秋。

唤作主人元是客，知非吾土强登楼^[3]。

闲凭曲槛常忘去，欲下危梯更小留。

公事无多厨酿美^[4]，此身不负负嘉州^[5]。

[注释]

^[1]荔枝楼：在嘉州州治附近，宋建。

^[2]平羌江：一名青衣水，在四川西部，是岷江的支流。

^[3]知非吾土：语出王粲《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强（qiǎng）：勉强。

^[4]厨酿：指酒菜。

^[5]陆游自注：薛能诗“不负嘉州只负身”。此反其意而用之，说物质生活都很知足，只是对不起这个好地方。

[点评]

这首登楼七律有特殊的含义，诗中所抒之情曲折抽象，以议论见长。

嘉州是盛唐诗人岑参曾经为官寓居的地方，陆游年轻时就绝好岑嘉州（参）诗。这次能到嘉州任职，心里当然特别亲切。在摄知期间，绘岑参之画像于斋壁，又广取博搜岑参传世的作品刻为集并题诗吟咏：“诵公天山篇，流涕思一遇。”陆游在嘉州任上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既以能在“嘉州山水邦，岑公昔所寓”之地任职为荣，又为“公事无多”无所作为、“看镜功名空自许”（《晚登望云》）壮志未酬而感到深深的遗憾。所以在公事之暇，诗人常登荔枝楼，并频频行吟其上，写有《荔枝楼小酌》、《登荔枝楼》、《再登荔枝楼》等诗作，这首七律即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因同是职事之暇的登楼兴感之作，可与黄庭坚《登快阁》一律相参看：“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这两首诗题材相类，但表现手法和题旨都有所不同。黄庭坚诗登楼兴感多景语，情蕴其中，比较含蕴形象；陆游的登楼诗以情驭景，多感喟议论，抒情直接，却吞吐有致。这大概与诗人所要表达的题旨有关。黄庭坚的诗境界开阔，旨在体现胸襟涵养，转达追求个性放达的隐逸情趣，故用笔淡远，以景物清华著称；陆游登楼诗兴感剀切，旨在表达功业无望壮志未酬的苦闷。以我观景，故写景抒怀多主观激愤之辞，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此身不负负嘉州”是这首诗旨的关枢所在，表述的是一个入世者的政治苦闷。“负嘉州”是指辜负心中对岑参（嘉州）敬慕而产生的一番自我期望。作为一个地方官，陆游无疑是深受爱戴的。而诗人志存高远，自我期望能做出像岑参那样的事业，故深致遗憾。

这首登楼诗，其情虽曲，但不难窥见爱国诗人深广的内心世界和执著的人生追求。

秋晚登城北门

幅巾藜杖北城头^[1]，卷地西风满眼愁。

一点烽传散关信，两行雁带杜陵秋^[2]。

山河兴废供搔首，身世安危入倚楼。

横槊赋诗非复昔^[3]，梦魂犹绕古梁州。

[注释]

^[1]幅巾：束头的丝巾。藜杖：用藜茎所做的手杖。

^[2]杜陵：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南，本称杜县，又因汉宣帝在此筑陵墓，故称杜陵。

^[3]横槊赋诗：指军中作诗，语出苏轼《前赤壁赋》，原是形容曹操武略文才的话。

[点评]

唐人登楼言愁的诗很多。陈子昂写《登幽州台歌》时内心寂寞感慨，生不逢时的感伤使他“独怆然而涕下”；崔颢写《登黄鹤楼》时“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之句时，抒发的是人去楼空、缭乱渺茫的乡愁；李白在谢朓楼上“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无奈和杜甫在夔州“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感叹；柳宗元被贬柳州登柳州城楼，感受到的是“海天愁思”；许浑也说“一上高城万里愁”（《咸阳城东楼》）；李商隐登安定城楼抒发的则是党争中的压抑和忧愤。这一切，都让人感觉到登楼文学作品中浓浓的伤感情结。

淳熙三年（1176）秋，陆游因“恃酒颓放”之劾被免官落职，自嘲“名姓已甘黄纸外”（《和范待制秋兴》）并自号“放翁”。诗人登楼之时正值深秋：西风卷地，一片萧瑟，诗人“幅巾藜杖”，一身布衣装束。独上城楼，入眼的风景依然是割不断、抛不开的边关之情和中原之思。“一点烽火”与“两行秋雁”可能是登楼目击之景，而“散关”、“杜陵”则非诗人视野所能企及，当是诗人心意所系。一实一虚两种意象交织在一起，才逼出了“山河兴废”和身世安危的浩叹。诗的后半部分，由登楼所见引发忧国悲慨，并对再不能“横槊赋诗”表示了深深的遗憾。整首诗围绕“愁”字着笔，触目之景、所感之事、所言之怀，都似在献愁供恨。而这愁不仅限于个人的得失荣辱，而是国仇未报、山河未复、壮志落空的苦闷忧愤。中原山河让他魂牵梦绕，即使是被迫离开前线，罢职免官后也不改初衷。“白头散吏元无事，却为兴亡一怆情。”（《夏日过摩诃池》）身为布衣原已无责，眼见景色却总关情。“幅巾藜杖”之人登楼，想的却是“横槊赋诗”的豪壮。这不同时空的形象对比，以及“梦魂犹绕古梁州”的一份执著，都让人深深地感动。

这首七律，诗承题意而起，颔联切地写景，颈联由景入情，尾联寓壮怀于愁思，托豪情于梦境，余音袅袅，使满眼之“愁”富有深刻的内涵和含蕴不尽的韵味。

登拟岘台^[1]

层台缥缈压城隍^[2]，倚杖来观浩荡春。

放尽樽前千里目，洗空衣上十年尘。

萦回水抱中和气^[3]，平远山如酝藉人^[4]。

更喜机心无复在，沙边鸥鹭亦相亲。

[注释]

^[1]拟岘（xiàn）台：在今江西临川县。

^[2]城隍（yīn）：城门。

^[3]中和气：雍容和平气象。

^[4]酝藉人：有涵养的人。

[点评]

拟岘台坐落在风景如画的抚州城东，是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裴材任抚州太守时所建。因为抚州城东一带的山川形势有似湖北襄阳的岘山，所以命名为拟岘台。陆游在抚州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任上，经常登台览景。在不到一年的任期内，竟留下了八首登拟岘台的诗，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四季景色一应俱全。这首七律写于淳熙七年（1180）正月初到抚州不久的早春时节。

诗人登上高耸的拟岘台，放眼展望无边的春光：这广阔的天宇涤荡心胸尽洗尘虑，仿佛把十年来堆积在他身上的风尘劳顿和旅居愁绪一气解除了。首句以“缥缈”状写楼台之高，可穷千里之目；颌联点“十年尘”，概指从乾道六年入蜀到东归后继调外任至今恰好十年身如转蓬的仕途生活，言语之间，流露出诗人不得志的怅然与厌倦。正惟如此，诗人对登拟岘台所领略到的清纯拔尘之气之景，才表现出由衷的欣慰和欣赏。在诗人眼里，远山如黛、明秀清华，一如蕴含修养的人。山水如镜，折射出诗人此时向往宁静和平的淡泊心境。所以看到江边沙洲上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鸥鹭，表现出特别亲近的感情，似乎与山水有约、与鸥鹭有盟。“更喜机心无复在”，是对眼前生活的一种庆幸。机心，本指机谋诡诈之心。“海人有机心，鸥鸟舞而不下。”（《庄子》）鸥鸟对渔人抱有戒意，人与物之间居然也包藏着祸害之心，这是多么令人震惊！这十年的坎坷与挫折，使他更渴望远离“机心”、与鸥鹭相从相亲的生活。

然而，这种向往仅仅只是一种虚幻的理想和心境罢了。不久，诗人笔下的平和之景、蕴藉之气马上受到了现实的无情冲击。抚州大雨连日，汝水暴溢，泛滥成灾，流民失所。诗人“奏拨义仓赈济”，不及等朝廷复命就打开仓库，赈济灾民，使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流民得到了及时的抚慰。可是，就是因为此事，他被朝廷召回，又被赵汝愚参了一本，由此而罢职归乡了。

诗人登台所抱的善良愿望，终于又被接踵而来的事实击得粉碎。这首七律却成了诗人人生旅程中又一个鲜明的足迹。

夜登千峰榭^[1]

夷甫诸人骨作尘^[2]，至今黄屋尚东巡^[3]。

度兵大岷非无策^[4]，收泣新亭要有人。

薄酿不浇胸垒块，壮图空负胆轮囷。

危楼插斗山衔月^[5]，徙倚长歌一怆神^[6]。

[注释]

^[1]千峰榭：在严州（治所在今建德）北，位于子城之上，又称北榭。

^[2]夷甫：西晋王衍，字夷甫，好清谈。他任宰相时，专谋自保，后世将他视为清谈误国的代表。

^[3]黄屋：皇帝的住处，指代皇帝。

^[4]大岷：山名，在山东临朐县东南。南朝刘裕曾度兵大岷山，灭南燕慕容超，此借指北伐。

^[5]危楼插斗：夸张喻指，高楼直插北斗星座，极言其高。

^[6]徙倚：流连徘徊。

[点评]

淳熙十四年（1187），陆游在严州夜游千峰榭，写下了这首情绪激愤的七言律诗。

诗的前半首议论朝政，诗人认为北伐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只是朝中特多像王衍那样清谈误国的权臣，缺少像王导那样志在克复神州的中坚。所以至今偏安一隅，一事无成。后半首抒发壮志落空的孤愤。陆游在奉命权知严州事前，曾赴都城临安上书孝宗，请求积极备战，北伐中原以收复失土。孝宗对此避而不答，却对陆游说：“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完全把陆游看做是个附庸风雅的清客文人，这使陆游十分失望悒郁。这岂是陆游所期望的名声？诗人胸中块垒又岂是薄酒所能浇平的？诗的后半首表现的就是壮志难伸、不被理解的痛苦。

《剑南诗稿》中严州任上留下的吟咏，多系伤时忧国的感慨，很少单纯的模山范水的作品。正如这首《夜登千峰榭》，着重写前史兴亡的往事，并非一般的登临之作，只将景物描绘得栩栩如生、历历可观。连诗中惟一的一句景语“危楼插斗山衔月”也是为点登台主题，衬托“长歌怆神”的自我形象而设置，了无吟风弄月登山临水的闲适之意。这也许是诗人对当道者误解他人生意义的一种无声抗议。

兰亭^[1]

兰亭绝境擅吾州，病起身闲得纵游。

曲水流觞千古胜^[2]，小山丛桂一年秋。

酒酣起舞风前袖，兴尽回桡月下舟^[3]。

江左诸贤嗟未远^[4]，感今怀昔使人愁。

[注释]

^[1]兰亭：为古代驿亭，在绍兴市西南二十五里处。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等四十一人在此修禊，王羲之曾书《兰亭集序》记之。

^[2]曲水流觞：在婉曲的水流上漂浮酒杯，是永和诗人修禊的一种仪式。觞：酒杯。

^[3]桡（ráo）：船桨。

^[4]江左诸贤：指东晋永和年间的诗人。

[点评]

兰亭因东晋永和年间王羲之、谢安等人在此曲水流觞、赋诗雅集而名闻天下。一篇《兰亭集序》情景宛现，文采斐然，诗情荡漾。兰亭由此名声遐迩，成为士大夫文人的晋圣之地。

陆游对兰亭，怀抱着比一般人更亲切的感情，并曾于中年结庐镜湖之滨的三山。三山处山阴的西面，兰亭处山阴的西南，同处山阴道上，一水相连。诗人平素闲居在家，夜深人静之际即可听到从兰亭天章寺方向传来的悠扬钟声。对于这么一处“近水楼台”，诗人怎能不流连光顾？

诗写的是病后的一次纵游。颌联写兰亭之景：“曲觞流水千古盛。”使人联想起王羲之等永和诗人的风流雅事。三月阳春惠风和畅，诗人们列坐在曲水之畔，流觞赋诗，俯仰天地之间畅叙幽情。这千古盛会，流风永泽，使兰亭在后世文人心中具有永久的魅力。“小山丛桂”句，在点明出游季节是丹桂飘香的秋天的同时，暗用淮南小山《招隐士》“桂树丛生兮山之幽”的辞意，表现一种隐逸情趣。颈联两句状写游兴之浓：风前舞袖醉态可掬，月下归舟雅兴非浅。这联对句形象鲜明，颇具宛转流动之美。前者与李白、苏轼诗词意境有关，显示了诗人点化前人成句的功夫，后者则使人想起《世说新语》中王子猷雪夜访戴的典故，意味深长。颌颈两联字面上似乎都在写景叙游兴，意象豁朗可感，毫无诘屈难解之处，其实四句都隐含典实，包蕴机趣。只是因为诗人点化融合的本领深厚，所以浑然无迹，使昔人风流闲适的种种情趣尽囊括于笔端，为下文感今怀昔作丰厚的铺垫。尾联回归题旨，说晋宋风流好像并不遥远，但今昔的情形毕竟大不相同。一想起江左诸贤，只能使人惆怅不已。

诗人写此诗时已六十七岁，记的又是病后的一次出游，到兰亭仰圣不免会有“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感慨。另外，感今怀昔的一个重要心理症结，是陆游六十五岁时的罢职，罪名是“嘲咏风月”。试想连“清风明月”也能成为台官弹劾诗人的口实，难怪诗人每每感慨眼前的局促处境而愁怀难遣了。

水调歌头

多景楼^[1]

江左占形胜^[2]，最数古徐州^[3]。连山如画佳处，缥缈著危楼。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4]，往事忆孙刘^[5]。千里曜戈甲^[6]，万灶宿貔貅^[7]。露霏草，风落木，岁方秋。使君宏放^[8]，谈笑洗尽古今愁。不见襄阳登览^[9]，磨灭游人无数，遗恨黯难收。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10]。

[注释]

[1]多景楼：在镇江北固山甘露寺内。宋时修成。

[2]江左：江东。

[3]古徐州：指镇江。徐州，古代九州之一。东晋南渡曾以徐州寄治镇江，称为南徐州。

[4]明灭：忽明忽暗。

[5]孙刘：三国时的孙权和刘备，他们曾合兵破曹操。

[6]曜（yào）：照耀。

[7]灶：军中的炊灶，此指营垒。貔貅（pí xiū皮休）：古籍中的猛兽名，此喻战士。

[8]使君：古时称州郡长官为使君，方滋时知镇江府事，故称。宏放：豪放。

[9]“襄阳登览”三句：晋羊祜常登襄阳（今襄樊市）岘山，感慨无数登山贤士皆湮没无闻，使人感伤，说自己死后“魂魄应登此山”。羊祜，字叔子，晋武帝时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甚得民心。

[10]汉江：汉水。

[点评]

孝宗隆兴二年（1164），陆游因触怒孝宗出为京口（镇江）通判。二月到任时，抗战主将张浚正准备对金继续用兵，往来镇江。陆游以通家子的资格拜谒张浚并积极支持张浚北伐，因而为张浚所赏识。不久，张浚被罢。是年八月，方滋知镇江府事；秋天，方滋招邀陆游同游北固山登多景楼，陆游赋《水调歌头》词记之。词气势恢宏，笔力雄放，慷慨沉郁。据说张孝祥还亲自书写一遍，刻在崖石之上，供后人瞻仰。

词的上片写景，突出京口形势的险要。江左形胜，最数京口，而京口绝胜之处，要算高耸云天的多景楼。滚滚长江巍峨群山尽收眼底，眼前的“鼓角”和“烽火”，引发词人对三国英雄人物和历史风云的追忆。过片处以耀眼的戈甲武器和强大的军队阵容，渲染当年孙刘大军合破曹操时的声势。甲光向日，豪情万丈，诗人仿佛又看到了张浚都督江淮军马时招募壮士、操兵练马的情形。过片处历史画面和现实人事交错迭出，发人深省。

下片转写登临的感慨。时值秋天，霜露霏草，落木萧萧，已是一派肃杀的秋景。虽有太守方滋的豪情纵谈令人快慰，但不见“襄阳登临”总让人黯然伤怀。在此，词人把张浚看做是当年镇守襄阳的西晋大将羊祜，可能陆游也曾陪同张浚登高临远。而此时张浚已含恨而死，再也不能亲临前线指挥兵马北上抗金，这使词人惆怅不已。词结尾处，既是对张浚一生功业的歌颂，说他的英名将像滚滚不息的汉水一样万古长

流；同时也是对同游的太守方滋的期望，希望豪放的方滋也能像西晋大将羊祜一样，做出惊人的事业来，不辜负这江山胜景、历史旧地。

这首记游词，写景气势恢宏，笔力横放；怀古感情悲壮，激越沉郁。词以孙刘、羊祜等历史人物的业绩为依托呼唤时代英雄，暗示在宋金对峙的形势下，只有张浚的功业，才可与古人匹敌。诗人盛赞羊祜，实际上正是对投降势力的无情鞭挞，其中也有自己怀抱利器被投闲置散的“遗恨”。这首登临怀古之作，词境壮阔，由景及史，由史及人，江山和历史融为一体。在对史的回顾和对人的歌咏之中，鲜明地表现了自己的感情倾向。

陆游的《水调歌头·多景楼》与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都是在镇江北固山登临时写下的怀古抚今的优秀篇章。但这两首词都没有给两位词人带来光明和希望，反而连遭厄运，受到南宋投降势力的忌恨和排挤。辛弃疾在写词后半年就在京口被就地降职，又三月被免官，旋即奉祠归铅山闲居终老。陆游也于第二年七月被贬遭到更远的隆兴府（今江西南昌）任通判，又被投降派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宋史·本传》）的罪名被弹劾撤职回乡。一代爱国志士寸心如丹，却落得如此下场，不能不让人感叹。而他们的词，却是不朽的丰碑，也如万古长流的汉江之水，将生生不息，光照汗青。

水龙吟

春日游摩诃池^[1]

摩诃池上追游路，红绿参差春晚。韶光妍媚，海棠如醉，桃花欲暖。挑菜初闲^[2]，禁烟将近^[3]，一城丝管。看金鞍争道，香车飞盖，争先占，新亭馆。惆怅年华暗换，黯销魂、雨收云散。镜奁掩月^[4]，钗梁拆凤^[5]，秦筝斜雁^[6]。身在天涯，乱山孤垒，危楼飞观。叹春来只有，杨花和恨，向东风满。

[注释]

[1]摩诃池：四川成都城内的游览胜地。

[2]挑菜：宋人以二月二日为挑菜节。

[3]禁烟：指寒食节。

[4]镜奁掩月：镜匣形圆，掩镜亦称掩月。

[5]钗梁拆凤：古人以金银做凤头缀于钗梁之上。金凤垂梁下，故称拆凤。

[6]秦筝斜雁：古代秦人所制的弦乐器叫秦筝。筝有十三弦，弦下有柱，作斜行一字形，形同雁阵斜飞。

[点评]

这首纪游词作于成都。《渭南文集》未收，仅见于《放翁逸稿》。陆游自乾道八年至成都，以后七年虽匆匆宦游于蜀州、嘉州、荣州等地，但期间四处成都，大多数时间还是在成都度过的。从词意看，这首词似乎不像初到成都时所作，该是此后几年中在成都的某一个春日写就的纪游词。

春日的锦官城繁华如锦，春光明媚。海棠彤红如醉，桃花艳丽欲燃，一派迷人的风光。歌楼舞榭，丝竹悠扬，到处回响着悦耳动听的音乐。通往摩诃池的道上，达官显贵的高头大马与仕女游春的华丽车盖飞驰而过，争先恐后地去欣赏那新落成的池台楼馆。上片极尽铺叙之能事，运用赋的手法，渲染成都的繁丽豪奢。

下片以“惆怅年华暗换”起拍，以“杨花和恨”作结，诉说了在繁华地做闲人的内心痛苦。在抑郁苦闷的闲官生涯中，词人也曾有过裘马轻狂的生活。“镜奁掩月”三句，写词人成都冶游，在红巾翠袖、轻歌曼舞之间放浪形骸，以排遣政治苦闷。“身在天涯”三句，以景来抒写身心孤单的政治寂寞。身在天涯，如乱山丛中的孤垒和危楼，在一片歌舞升平的锦官城中显得特别格格不入。试问闲愁都几许？只有春日满城飞絮，才理解词人的孤愤和悲凉。有东风处便有杨花，有杨花处就有词人绵绵不绝的怅恨。词以景结情，用婉约的手法把失志的悲慨传达了出来，使上片之景亦蒙上不谐的色彩。这首纪游词可谓别具怀抱，别有韵味，别含深意。

南乡子

归梦寄吴樯^[1]。水驿江程去路长。想见芳洲初系缆^[2]，斜阳。烟树参差认武昌^[3]。愁鬓点新霜。曾是朝衣染御香^[4]。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

[注释]

[1]吴樯：来往江南的船只。

[2]芳洲：指鹦鹉洲，在湖北武昌东北的长江中。

[3]武昌：今湖北省鄂城县。

[4]朝衣：上朝时穿的礼服。御香：皇帝临朝时侍御执香炉所熏的香。

[点评]

割不断的总是乡情，忘不掉的也是乡音。回乡永远是游子枕边的好梦，何况对于陆游这样一个远涉重山、万里入蜀、离乡背井已近十年的游子。

淳熙五年（1187），诗人圆了回乡之梦。放船出峡之初心里十分兴奋，但随着离家日近，却忐忑不安起来。这首写于东归途中的词，很有层次地刻画了词人想归却又怕归的矛盾心情。

词的上片设想到武昌时的情形。“想见”勾勒出意想中武昌城典型的山川风貌：鹦鹉洲上依然芳草萋萋，武昌城内烟树参差、晴川历历。在黄昏落日的斜照中，词人船抵武昌，解缆停靠在鹦鹉洲边，重寻八年前留下的踪迹。此情此景恍若梦中又异常真切。上片写景十分出色，“想见”两字更非闲笔：一则切合船近武昌时心中自然浮现的前游印象，二则为下片设想回乡作铺垫，成为思乡曲的前奏部分，以引出更深沉的感慨。武昌旧地所唤起的心理感觉是美好的，对山川景物的辨认重温，可以带来种种温馨亲切的感受。然而，重到故乡所引起的心理波澜，却夹杂着种种苦涩复杂的人生况味，这已不是设想武昌时那么轻松。

词的下片亦用设想之辞，“却恐”两字分量极重。词人强调的已不再是风景，而是一种心情。词人曾经是都下朝臣，现在去朝既远，岁月又使他愁鬓斑白。再次回到行在，将是怎样的一番滋味？前程如何，亦是一个未知数。另外，久别故乡，心里总不免有类似刘禹锡归京时“烂柯人”的感触，怕交旧零落，朋侪隔世，这一切都将助人凄凉。再者，词人久居蜀地，日长生情，蜀中的一山一水也深深地烙在词人心间——这近十年的生活毕竟是值得留恋的。词人对东归抱着美好的愿望，但愿回乡后能有所作为，不至于有“他乡胜故乡”的遗憾……“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宋之问《渡汉江》）、“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杜甫《得舍弟消息》）等，有关回乡心理的许多诗句的意境，把诗人怀乡的热切和心中复杂的思绪交织在一起写，更觉得深挚动人。

鹅湖夜坐书怀^[1]

士生始堕地^[2]，弧矢志四方。

岂若彼妇女，齷齪藏闺房。

我行环万里，险阻真备尝。

昔者戍南郑，秦山郁苍苍。

铁衣卧枕戈，睡觉身满霜。

官虽备幕府^[3]，气实先颜行^[4]。

拥马涉沮水^[5]，飞鹰上中梁^[6]。

劲酒举数斗，壮士不能当。

马鞍挂狐兔，燔炙百步香^[7]。

拔剑切大肉，哆然如饿狼^[8]。

时时登高望，指顾无咸阳^[9]。

一朝去军中，十载客道旁。

看花身落魄，对酒色凄凉。

去年忝号召^[10]，五月触瞿塘。

青衫暗欲尽，入对衰涕滂。

今年复诏下，鸿雁初南翔^[11]。

俯仰未阅岁^[12]，上恩实非常。

夜宿鹅湖寺，槁叶投客床。

寒灯照不寐，抚枕慨以慷。

李靖闻征辽^[13]，病愈更激昂。

裴度请讨蔡，奏事犹衷创^[14]。

我亦思报国，梦绕古战场。

[注释]

[1]鹅湖：山名，在江西上饶，山上有鹅湖寺。

[2]“士生”二句：见《对酒叹》注。齾齾：局限的形状。

[3]备幕府：陆游曾在王炎幕中任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

[4]先颜行（háng杭）：排在行列的最前面。颜：额角，额角在前，因此排在前列称颜行。

[5]沮水：水名，源出陕西留坝西，至勉县与汉水南源会合。

[6]中梁：山名，在陕西南郑附近。

[7]燔炙（fán zhì烦至）：用火烧烤。

[8]哆（chǐ齿）然：张口的样子。

[9]指顾：一指一顾之间，表示时间极短。

[10]忝（tiǎn填）：惭愧，有愧于，谦辞。

[11]鸿雁初南翔：指在衢州，得旨改任提举江西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赴抚州任事。

[12]阅岁：经岁，一年。

[13]李靖：唐太宗时名将，病急仍不忘征辽，先后击败东突厥、吐谷浑等。

[14]裴度：唐宪宗时丞相。吴元济占据蔡州，裴度请讨伐蔡，受到刺客袭击，头部中伤。衷创：裹着。

[点评]

诗人心潮起伏，旅夜难眠，独坐在鹅湖寺内，对自己从四川南郑一直到鹅湖之夜八年间的人生经历，作了一次全面的回顾和反思：这八年是他生命旅程中空间跨度最大、生活最充实丰富的一段时期。期间，他行程万里，从川陕到闽赣，关山险阻，仕途风波，一一亲历。既有南郑军旅露营、痛饮野猎、拔剑切肉、登高临远的一番壮浪豪迈，又有蜀中看花、落魄对酒的颓唐凄凉；既有对朝廷趣召东归委以新任的感激，也有壮志未伸、英雄徒老的悲慨。各种生活场景纷至沓来，走马灯似的呈现在诗人眼前。诗虽按时间的先后顺序一一叙说，但并不是蜻蜓点水、平分秋色。而是有详有略、有主有次，有叙述、有抒情，有重点描写、有一笔带过。往往是情随事移，起伏有致。特别是对南郑前线一段军旅生活的回眸，诗人笔墨含情，有大量生动细致的场景、行动、心理描写。诗不惜以长长的篇幅进行反复渲染，因而形象生气勃勃，语言灵动欲飞。诗以壮志开篇，又以豪举结尾。鹅湖夜坐部分的抒情也真切动人，诗人说自己现在虽然已像秋天的槁叶一样衰老了，但壮怀不减当年，仍要像李靖、裴度一样为国杀敌。

陆游从南郑回来，已隔多年，鹅湖和南郑又相距万水千山。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并不能隔断诗人心系战场的情思。

瞿塘行^[1]

四月欲尽五月来，峡中水涨何雄哉！

浪花高飞暑路雪，滩石怒转晴天雷。

千艘万舸不敢过，篙工舵师心胆破^[2]。

人人阴拱待势衰^[3]，谁敢轻行犯奇祸。

一朝时去不自由^[4]，山腹空有沙痕留。

君不见陆子岁暮来夔州，瞿塘峡水平如油。

[注释]

[1]瞿塘：瞿塘峡，又名夔峡，西起夔州，东至巫山大溪，是三峡之门，以险峻著称。

[2]篙工舵师：指船工。

[3]阴拱：私下里抱着双手祈祷。

[4]“一朝”句：是说一旦水季过去就不能由水做主了。

[点评]

四、五月份正是长江水势漫涨的季节。此时的瞿塘峡浪花高飞，惊涛拍壁，白浪崩天如暑天飞雪，景象煞是壮观。汹涌急湍的江水呼啸而来，砰崖转石，声如晴天震耳欲聋的响雷，令人心惊色变。诗人在绘形摹声穷形极相后，再转入侧面烘托，从艖公舵师胆破色变、惊魂未定的神情中，我们再次形象地感受到瞿塘水的凶险叵测。千艘万舸不敢贸然闯滩，人们面对大自然的惊涛骇浪一筹莫展，有谁敢贸然而行拿自己的性命作赌注轻越雷池一步？长江三峡中，瞿塘峡素以险峻著称，诗人在《入蜀记》中曾有这样的描写“（瞿塘峡）两壁对耸，上入霄汉，其平如削成，仰视天如仄（pǐ）练。然水已落，峡中平如油盎……”诗人一向仰慕三峡的奇诡景象，遗憾的是他到达时徒见两边陡峭的崖壁，不见峡中水浪惊心动魄的一幕，未免兴致索然。这首诗凭空落笔虚景实写，前八句从正、侧两面极力渲染瞿塘峡雄奇骇人的景象，足以弥补不能眼见的遗憾。后四句写过峡时的实景，十月的瞿塘峡已不复有往日的声势，显得出奇地平静安然，只有山腰上斑驳的沙痕尚刻着水势雄壮时奔腾攀升的痕迹。诗人在煞尾处特别强调“瞿塘峡水平如油”的眼见之景，与臆想中的“何雄哉”形成反差，在表现瞿塘水形象多棱的同时，不无深深的遗憾。

陆游个性好奇，喜欢刺激，他对奇人奇士、奇山奇水一直怀有特别的兴趣。他早年初仕福建宁德时，曾见过大海，对大海的兴奋与刺激一直难忘。现在身入瞿塘峡，惟见水平如油全无想象中的波澜，似乎不够尽兴刺激。于是大笔如椽，开始泼洒他胸中应有的惊心动魄的瞿塘形象。

这首歌行体诗意象雄肆、虚实相间、横空构杰。声韵平仄互转，铿锵有力，表现了陆游的一腔豪情，也展示了陆游的胸中江山。

饭三折铺^[1]，铺在乱山中

平生爱山每自叹，举世但觉山可玩。

皇天怜之足其愿，著在荒山更何怨。

南穷闽粤西蜀汉^[2]，马蹄几历天下半。

山横水掩路欲断，崔嵬可陟流可乱^[3]。

春风桃李方漫漫，飞栈凌空又奇观。

但令身健能强饭^[4]，万里只作游山看。

[注释]

^[1]三折铺：地名，当在夔州至梁山道中。

^[2]闽粤（yuè月）：即闽越，指今福建省一带。

^[3]乱：横渡。

^[4]强饭：努力加餐，强制自己多进食。

[点评]

这是陆游奉四川宣抚使王炎之召，离开夔州赶赴南郑军幕的第一首纪行诗，乾道八年（1172）正月作于梁山道中一个叫三折铺的地方。

陆游在夔州任上的情绪是十分低落的。他郁郁不得志，自嘲“减尽腰围白尽头”（《九月三十日登城东门望凄然有感》），特多思乡嗟愁的感叹。正当他接到王炎军幕之召后，情绪一下子有了很大改变。在未来希望的召唤下，诗人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因此奔赴新任，途中所见草木含情、山川有意。即使身处乱山野岭，也不无情调，别具亲和的魅力。

川陕一带的道路本来就十分偏僻艰险，杜甫当年流落两川时的一些纪行诗大都写得危苦险恶。陆游的情形恰好相反：他以从军为乐，道途之苦，多为豪情所冲淡，在诗歌中化为审美中的快感，所以他的纪行诗显得潇洒而轻松。诗人自言平生爱山，认为山的个性最值得玩味。是老天有眼，才满足了他看山的的心愿，让他奔走在崎岖的川陕之路上，体验与山朝夕相处的感情。在这首诗中，诗人对于旅行的艰难困苦未置一词，对山的感情却溢于言表。这可能与诗人特殊的个性与经历有关——陆游生性好强，从来不向环境低头。从东南的闽越到西陲蜀汉，“马蹄几历天下半”，尽管途中“山横水掩路欲断”。但经行之处，从来没有不能逾越的山川险阻。眼前乱山飞栈凌空的景象，又给诗人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刺激。这位“生长江湖狎钓船”（《书事》）的江南游子，怀着一腔北望中原、气势如山的豪气，终于走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南郑前线，去实践他跨鞍塞上的伟大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首纪行诗实在是他生命旅程中实现新的转变所跨出的最初一步。

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1]

城中飞阁连危亭，处处轩窗临锦屏。

涉江亲到锦屏上，却望城郭如丹青^[2]。

虚堂奉祠子杜子^[3]，眉宇高寒照江水^[4]。

古来磨灭知几人，此老至今元不死^[5]。

山川寂寞客子迷，草木摇落壮士悲。

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6]。

夜归沙头雨如注，北风吹船横半渡。

亦知此老愤未平，万窍争号泄悲怒^[7]。

[注释]

[1]锦屏山：在四川省阆中县南，山峰如屏，上有杜甫祠堂。谒（yè）：拜访。

[2]丹青：图画。

[3]子杜子：对杜甫的特别尊称。子，古代对师长或有德行人的尊称。杜子，对杜甫的尊称。

[4]眉宇：此借指祠中杜甫塑像的面容神态。高寒：高古清癯。江：指嘉陵江。

[5]此老：指杜甫。元：原来。

[6]凛凛：可敬畏的样子。

[7]万窍争号：数不清的空谷竞相呼号，形容风大。

[点评]

陆游对唐代诗人杜甫极为崇敬，一生写过不少仰慕杜甫、歌颂杜甫的诗，对这位伟大的诗人怀有特殊的感情。陆游早年从江西诗人学诗，与杜甫当有诗学上的渊源。入蜀后，又遍吊杜甫在四川的遗踪，初到夔州时即写《夜登白帝城怀少陵先生》一诗，赞美其“歌诗遍两川”的文学成就。后来奉王炎之招到南郑前线，担任军政方面的外勤工作，路过阆中，游锦屏山，拜访杜甫祠堂。在离开南郑回成都时，又有《草堂拜少陵遗像》诗，东归途中路过四川忠州，赋《龙兴寺吊少陵先生寓居》诗：“我思杜陵叟，处处有遗踪。”对杜甫晚年流落两川、壮志未酬的不幸遭遇有十分真切的体会和感受。千古才人“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感喟，使陆游对杜甫的思想和创作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和共鸣。

锦屏山又名阆中山，位于四川阆中县城外嘉陵江南岸。杜甫当年曾两次来阆中，前后居住五、六个月，在此写下了许多诗。后人遂在锦屏山上建杜甫祠堂，以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陆游来游锦屏山时，正值乾道八年（1172）的深秋时分。草木摇落，山川寂寞，诗人涉江亲到锦屏山上，面对“眉宇高寒照江

水”的杜甫塑像，崇敬仰慕之情油然而生。诗很有层次地表现了这种感情。

锦屏山势险峻形似彩屏，山外嘉陵江水三面环绕，在山上回望阆中城朗秀如画。杜甫的祠堂就处在这么一个美丽的环境之中。在江山胜景的簇拥之下，杜甫的祠堂和“子杜子”的形象就更崇高鲜明，光彩照人。诗人在描绘锦屏山外景后即转入对杜甫形象的精彩描述。祠堂正中奉祀的少陵遗像清癯高大，神情肃穆，眉宇间凝聚的崇高神情，永远映对着清碧的嘉陵江水，将与山川共存。诗人从杜甫身上感受到强大的精神力量 and 人格魅力。诗从锦屏山的高峻写到杜少陵的忠义凛凛，对杜甫的人品和文学业绩作了热情的赞颂。笔端饱含深情，感情由表入里，从外景的描写到内情的刻画过渡十分自然。这种感情愈积愈厚，愈转愈深，最终酿成一种强大声势，如狂风入谷，如暴雨倾盆。自然界风雨的怒不可遏，好像在替杜甫发泄着满腔的悲愤。山谷齐鸣又仿佛是诗人在高喊在怒吼！诗最后几句，情绪轩昂，笔力千钧，感情也在酝酿中达到物我一体的高潮。夜归时的场景描写以及暴风骤雨“万窍争号”的渲染，既是写杜甫不遇于世的愤怒，也是诗人自身不平之气的淋漓发泄。诗四句一转韵，情景交融，顿挫悲壮，其意足以撼世感人。

故土小园·柳暗花明又一村

小园

小园烟草接邻家，桑柘阴阴一径斜^[1]。

卧读陶诗未终卷^[2]，又乘微雨去锄瓜。

村南村北鹧鸪声^[3]，水刺新秧漫漫平^[4]。

行遍天涯千万里，却从邻父学春耕^[5]。

[注释]

^[1]桑柘（zhè浙）：桑树和柘树，均为落叶灌木，叶子可喂蚕。

^[2]陶诗：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诗。

^[3]鹧鸪：即水鹧鸪，天阴将雨时，鸣声甚急。

^[4]水刺新秧：出水如刺的新秧。

^[5]邻父（fǔ府）：邻居父老。

[点评]

淳熙七年（1180），陆游被给事中赵汝愚弹劾后，又一次回到了山阴故庐，开始了他第二次漫长的村居生活。小园组诗写于归田后的第二年春天。题下共有四首，此其一、三。诗描绘了田园景色和劳作其间的情状，写得清新自然而不失诗人风度。

前一首很有陶诗恬淡、自然、浑朴的风味。四月的小园已是烟草浓密，绿树成荫，邻里之间绿径相接，阡陌相连。诗人趁着农闲的空当，歪在藤榻上有滋有味地翻阅陶渊明的田园诗。一会儿下起了滋润的细雨，诗人又放下没有读完的诗卷，趁着微雨到小园去锄瓜去了。这首绝句妙在诗境与田园生活融合无间，悠然兴会。读诗锄瓜的诗人已成为田园自然风光的一部分，闲淡而有情致，令人把玩不已。

后一首诗则更具放翁田园诗的个性。后两句有自嘲之意，不甘和忧愤之情溢于言表。五十七岁的诗人，立功立业已是无望。“行遍天涯千万里”，到头来“无才屏朝迹，有罪宜野处”（《中夜起出门月露浩然归坐灯下有赋》），重新向父老乡亲学习灌园、种地、锄瓜，言词之间不得志的情绪清晰可感。看来诗人并非一味地恬淡，他的田园诗中亦有“二分梁父一分骚”。

绝句^[1]

扁舟又向镜中行，小草清诗取次成^[2]。

放逐尚非余子比，清风明月入台评^[3]。

[注释]

^[1]本诗原题为：《予十年间两坐斥，罪虽擢发莫数，而诗为首，谓之“嘲咏风月”。既还山，遂以“风月”名小轩，且作绝句》。坐斥：因罪而被斥革职位。擢（zhuó）发莫数：指罪状多得数不清。

^[2]取次：次第，依次。

^[3]台评：指御史台的弹劾。台：台官。此指御史台，掌弹劾。

[点评]

陆游从淳熙七年（1180）到淳熙十六年（1189），前后十年间两次被罢职。每次落职后，总是回到山阴农村闲住，是家乡的山水默默地为他抚平心灵的创痛。这首诗是第二次罢职后（1190）写下的，诗人在小序中以调侃的口吻诉说了十年间因诗得祸的特殊遭遇，此次又因谏议大夫何澹斥为“嘲咏风月”而再次被斥逐。回乡后的诗人“积习”难改，索性以“风月”名小轩，依然吟咏于稽山镜水之间，以示对当权者的不屑。

诗题下原有两绝，这是第一首。诗与题契合无间，诗题陈述客观、冷峻、沉着，诗则个性鲜明，形象生动，两者相得益彰。冷嘲之中不乏幽默机趣的牢骚，肝肠俱愤而色笑如花。“扁舟又向镜中行，小草清诗取次成。”这个“又”字有诸多仕途的感慨，虽没有刘禹锡“前度刘郎今又来”的辛辣尖刻、锋芒毕现，但也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在闲淡的农村生活中偶露机锋，在行言记事、小草清诗中好好回敬了“台评”的弹劾者，寓不平于旷达闲散的山水歌咏之间，别有韵致，别有寄意。

秋日郊居

儿童冬学闹比邻^[1]，据案愚儒却自珍。

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2]。

[注释]

^[1]冬学：陆游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

^[2]著面：露面。

[点评]

这首绝句刻画了一个迂腐可笑的村塾教书先生形象，也可看作农村风情中的一景。

先生头脑冬烘，除了教几句《杂字》、《百家姓》之类的村书外万事不关心。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孩童们闹得天翻地覆不可开交，他也据案不惊，不闻不问，只管自己好好休息调养身体。平时一上完课，就闭门大睡，一年到头很少露面见人。

陆游是一个充满爱心和童趣的诗人。他看到村上冬学中有这么一个缺少爱心又麻木不仁的教书先生，既感到可笑又为孩童们感到惋惜。诗中儿童活泼好动的天性与腐儒冷漠的神情，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位可笑之至、充满酸气的冬烘先生居然还在村学教书，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在陆游看来，这位先生自己即是朽木一块，不可雕也！

秋晚

新筑场如镜面平，家家欢喜贺秋成。

老来懒惰惭丁壮，美睡中闻打稻声。

[点评]

读这首诗，一定得看一下范成大在此之前的同类作品。

范成大晚年退居苏州石湖时，曾写过一组《四时田园杂兴》的农村诗，反映江南地区一年四季的田园景色和农民劳作其间的喜怒哀乐。其中有一首诗和放翁的《秋晚》诗十分逼近。诗是这样写的：“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诗描写农村秋获时欢歌达旦的打稻之声，情景刻画、环境渲染都很成功。有范诗在前，陆游的这首诗不免有重合之嫌了。陆游写这首诗的时候（1194），范成大已去世一年。陆游对范诗是否有所借鉴，也不得而知。这两首诗在题材和句式上确实有明显的类似之处，但仔细体会还是各有特色的。范成大晚年在石湖隐居养病，并无生计之虞。看到农村的丰收，他感受到的是发自内心的与民同乐的怡然之情，所以他能用比较生动客观的笔触来反映这种丰收景象。在范的笔下，农民的欢愉和通宵达旦的连枷之声代表着他对民生的关注。而陆游写这首诗时已亲自灌园多年，所以诗中比较突出身为老农的主观感受。诗人说自己年老体弱，已不堪与年轻丁壮相比，在打稻声中犯困睡去。这“一夜响到明”的连枷之声，在陆游笔下变成了催人美睡的田园小夜曲，它伴送着诗人心满意足地进入梦乡。“我”的心态和平，酣然美睡，正道出了秋成给农民带来的心理满足和太平气象。“家家欢喜”之中，无疑也包含着诗人对丰收的最切身的体会。

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

数家茅屋自成村，地碓声中昼掩门^[1]。

寒日欲沉苍雾合，人间随处有桃源^[2]。

借得渔船溯小溪，系船浦口却扶藜^[3]。

莫言村落萧条甚，也胜京尘没马蹄^[4]。

不识如何唤作愁，东阡西陌且闲游。

儿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黄花插满头。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5]。

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6]。

[注释]

^[1]地碓（duì对）：地上捣米的石舂。

^[2]桃源：桃花源，陶渊明诗文里的理想世界。

^[3]藜：藜杖。

^[4]京尘：此指临安喧嚣的风尘。

^[5]作场：敲起开场鼓。

^[6]蔡中郎：东汉蔡邕，字伯喈，做过中郎官。

[点评]

这是诗人七十一岁那年秋天写下的一组村行小诗。

陆游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晚年僻居山阴的一个小山村，日复一日地过着近乎单调清贫的生活，读书和出游成了他晚年养生的两大乐趣，常常“读书才倦即游山”（《自喜》）。诗人乘着渔舟沿溪赏游，来到近村后，舍舟登岸，扶杖步行回家。一路上，兴致悠悠，游目骋怀，脱口成吟。这四首诗前后连贯，犹如一幅幅富有动态感的农村风情画。

第一、二两绝，写舍舟登岸后游访的第一个村落只是数间茅屋连片而成的一个小村庄。这里自成一

统，家家白昼虚掩柴门，茅舍中高高低低的舂米声，更衬托出村庄的静寂。寒日欲沉，暮云合碧，诗人步行于此，仿佛走进了陶渊明构筑的世外桃源。这个山村虽小，甚至有些凄清萧条，但与京都的紫陌红尘相比，诗人显然更愿意接受眼前的这份清幽和宁静。

第三首是过渡。诗人出小村后行于田园小路，喜见山野菊花盛开，不禁雅兴大发，折取几枝横七竖八地插在发髻上，引得一群儿童簇拥观看，以为放翁真的醉了。而诗人也似乎浑然不觉，自得其乐，在柳暗花明之间踱进了又一村——赵家庄。

第四首诗“斜阳古柳赵家庄”，一开始就点明到赵家庄的时间和周围环境。从刚才无名小村的“寒日欲沉”到“落日斜阳”，时间在慢慢推移。斜晖中村前古老的柳树，刻着这个村庄悠久的历史。因为与京城比较近，文化也传播得特别快，这些在陆游的《春社》诗里有反映：“太平处处是优场，社日儿童喜欲狂。且看参军唤苍鹘，京都新禁舞者郎。”说明山阴农村，社日常有参军戏的演出，主角（参军）和配角（苍鹘）滑稽的表演，常引得儿童们开怀大笑。这不，赵家庄村头古柳下负鼓的说书盲艺人又在作场表演，开场的锣鼓和精彩的故事正吸引着全村人围观。盲人说的是蔡中郎的故事：“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从诗人的笔调中显然证明：艺人口中的蔡邕，身后已是非惹身，被说成是一个背亲弃妇不仁不义的反面角色。东汉时的名宦、诗人的乡贤，曾为曹娥碑题写“黄绢幼妇”绝妙好辞的大文学家蔡邕，身后居然被编派成这个样子，遭艺人村夫口诛唾弃，当是古人做梦也没有料到的吧？对这一段公案是非，诗人虽有感慨兴寄，却表达得十分含蓄通达，只一言遣之一笑了之。

这四首诗连在一起是一个整体，分而视之也各有各的场景。许多选本往往只选其四，一些赏析文章把前三首所写的不同场景都看成是对赵家庄一村一落的环境描写，显然没有体察到山阴农村村落之间的风貌差别和诗人在动态游程中移步换景的妙处。绍兴镜湖一带水网阡陌纵横，自然村落之间相距都不远，一会儿的工夫就可以饱览“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色。诗人由彼及此，徜徉其间，心旷神怡。有凄清有热闹，所到之处风景如画，诗人打心里感受到“人间随处有桃源”的愉悦。特别是最后一绝，简直就是南宋民间文化活动的风俗写生。

阿姥

城南倒社下湖忙，阿姥龙钟七十强。

犹有尘埃嫁时镜，东涂西抹不成妆。

[点评]

这首诗完全采用白描手法，只寥寥数笔，就勾勒出诗人乡里农村老太太的生动形象。这位龙钟老态、爱赶热闹的阿姥，一到春天就忙着赶场，又是“倒社”又是“下湖”。年纪虽大但兴致很高。

镜湖农村有许多古老的文化习俗。每逢春秋及年关，大都要赛神祭社，往往是倾村而动。这里的“倒社”当指春社，“下湖”也指当地的一种祭祀风俗。农历三月初五是禹的生日，乡民总要乘画舫、具酒食、设歌舞到禹庙拜祭，称之为“下湖（镜湖）”。这两种风俗，对长年面对土地的乡民来说，既是祈神保佑的必要仪式，又是淳朴难得的娱乐方式，在当地称得上是隆重的节日。所以，这位年过古稀的乡村老妇，也不想错过这个出门的机会，还特别拿出陪嫁时的镜子，又是涂脂又是抹粉，化好了妆，穿戴整齐颤颤巍巍地赶热闹去了。作者用“不成妆”来形容阿姥的样子，该是出于一种善意的取笑——毕竟这位老太太上了年纪，再涂再抹也无济于事，但老太太这份爱时髦的心情是很可爱的。诗人只用几句话就把这位农村老太太的神态、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宋诗宋词都擅长写日常生活中的平素题材，许多小人物遂成了文学画廊中生动活泼的形象。陆游笔下的“阿姥”和苏轼笔下“旋抹红妆看使君”（《浣溪沙》）、踏破罗裙看热闹的村妇，以及辛弃疾笔下“醉里吴音相媚好”（《清平乐》）的白头翁婆，写的都是清一色的农村妇女形象。她们情态各异，却让人过目不忘，都能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秋怀

园丁傍架摘黄瓜，村女沿篱采碧花。

城市尚余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

[点评]

春光固然明丽，秋景也别有风姿。诗人八十一岁时写的这首秋景诗照样入画，且毫无迟暮之气、衰飒之象：园丁在棚架上采摘黄瓜，村姑在篱边采摘碧花，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农居生活和淳朴无华的水乡风物给人以安恬的感受。油绿丰盈的瓜棚和篱笆撑出一片清绿凉荫，已把诗人内心充满诗意的感觉调动了起来。诗人的艺术触觉十分锐敏：“诗情也似并刀快，剪得秋光入卷来。”（《秋思》）于是，诗人之笔犹如一把并州快剪，一齐把秋景剪裁入诗，构成了自然清新的画景。

诗后两句借景点化主题，说城市入秋尚余三伏炎热，倒不如在田园野居、清凉爽快自在惬意，“秋光先到野人家”，写景兼发议论，意味深长，与辛弃疾的“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鹧鸪天》）有同工之妙。

山村经行因施药

耕佣蚕妇共欣然，得见先生定有年。

扫洒门庭拂床几，瓦盆盛酒荐豚肩。

驴肩每带药囊行，村巷欢欣夹道迎。

共说向来曾活我，生儿多以陆为名。

[点评]

陆游年轻时曾整理过祖传《陆氏集验方》一书，深谙摄卫养生之道，对普通的病痛都能自诊自治。他晚年长住山阴农村，看到许多乡民为疾病所困，就经常免费为他们诊病送药，因而受到了当地农民的尊敬爱戴和殷勤款待。

这两首农村记事诗描摹农夫蚕妇口吻行状，惟妙惟肖，生动自然。特别是乡民那种朴素自然的感情和倾村夹道热烈欢迎的场面，均体现出农村特有的人情味。

春日杂兴

夜夜燃薪暖絮衾^[1]，禺中一饭直千金^[2]。

身为野老已无责，路有流民终动心^[3]。

[注释]

[1]衾（qīn钦）：棉被。

[2]禺（yǔ虞）中：将近正午时候。直：通值。

[3]流民：流亡的难民。

[点评]

嘉定二年（1209）春，是陆游生命旅程中的最后一个春天。诗人身为野老，但诗中流露出来的思想精神还是那么执著炽热，让人怦然心动。

开禧嘉定年间，长江淮河一带发生严重的旱灾、蝗灾，再加上兵灾人祸，使那一带的老百姓无法生存，流离失所，纷纷外出向城市逃亡。当时的临安山阴一带，到处可见饥寒交迫的流民。而正在此时，陆游的生活也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开禧北伐失败，南宋杀韩侂胄求和，陆游因赞成韩北伐又曾为韩写过《南园》、《阅古泉》两记而遭到弹劾。春天，被罢免宝谟阁待制，生活陷于困顿，有时断炊，有时喝粥度日。贫穷和饥馑使他最真切地体会到流民的疾苦和不幸。所以，有时常想“安得粟满囷，作粥馈行路”，让流亡的饥民有一口饱饭吃。古人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诗人这时已是一介布衣、十足的“野老”，但他还是关心民生疾苦，情同身受。

刘克庄在《后村诗话续集》卷二曾有这样的评价：“韦苏州（应物）诗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太守能为此言者鲜矣。若放翁云：‘身为野老已无责，路见流民终动心。’退士能为此言，尤未之见也。”的确，陆游在此诗中表达的自觉意识和责任心，远非一般士大夫文人所能望其项背的，实在是他一生忧国爱民言行发自内心的、毫无矫饰的真切披露。

夜泛蜻蜓浦^[1]

四顾水无际，三更月未生。

偶成摇楫去^[2]，不减御风行^[3]。

烟浦渔歌断^[4]，芦洲鬼火明^[5]。

还家人已睡，小立叩柴荆^[6]。

[注释]

^[1]蜻蜓浦：湖名，在山阴，属镜湖水系。

^[2]偶成：偶尔。

^[3]御风行：乘风飞行，语出《庄子·逍遥游》。

^[4]烟浦：烟水蒙蒙的水边。

^[5]芦洲：生芦苇的小洲。

^[6]柴荆：柴门。

[点评]

淳熙十三年（1186），陆游再次被朝廷起用，知严州军事，本诗即赴任之前返里一行时所作。时值仲夏，诗人夜泛镜湖，来到了水面开阔的蜻蜓浦上。御风而行，飘飘然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感觉。

诗的前三联集中写夜泛江湖时的景色和心理感受。景色浩瀚广阔，但不乏凄清冷寂之感，与诗人此时孤寂落寞的心境十分契合。陆游在闲置六年后，虽又得一职将赴任严州，但他内心并不得志。殿辞时孝宗嘱他享受严陵风光，这很挫伤诗人的拳拳之心。诗人回乡在没有月色的深夜独自泛舟，似乎要与六年江湖生涯告别，但又好像不能忘情于故乡的山水。所以三更时分，还盘桓于蜻蜓浦上，久久地不忍离去。诗最后一联描述夜泛归来小立柴门的身影，意境清冷，形象生动含蕴，十分耐看。

游山西村^[1]

莫笑农家腊酒浑^[2]，丰年留客足鸡豚^[3]。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4]，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5]。

[注释]

[1]山西村：即西村，在山阴镜湖畔陆游别业附近。

[2]腊酒：腊月酿造的酒。

[3]足鸡豚：指菜肴丰盛。足：充足，充盈。

[4]春社：古代以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为春社。据《宋会要·运历二》：乾道三年正月初八立春，春社是农历二月十九。

[5]无时：随时，时时。

[点评]

陆游真称得上是一位绝妙的“导游”：只短短六十个字的一首七言律诗，就能把读者带进山清水秀、风光旖旎的江南小山村，让你饱览明媚秀丽的山乡景色，呼吸淳朴清新的田园空气，领略敦厚朴实的乡情乡俗。这天然古朴的农村风情画卷和着诗人充满诗意的动情描述，使诗更富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诗人在镇江任上时，曾用所得的薪俸，在山阴镜湖畔三山置宅一所。乾道二年（1167）罢职归乡，始卜择镜湖新居。这首诗是次年早春出游邻村时写下的，从“闲乘月”、“无时”等语看，诗中描写的当是三山别业不远处的山乡景色。

首联叙农村客情之浓。“莫笑农家腊酒浑”，这腊酒是镜湖农村世代承袭的家酿酒，用糯米为原料制成的。酒熟后分酒液和酒酿两部分：滤出的酒呈米白色，滤后的酒酿也甜醉可食。诗中所说的“腊酒浑”，指的就是这种没有经过滤处理的土制米酒，以其原汁原味敬献给客人，色泽上虽稍逊清亮，但味道还是挺纯正的。如果碰上年成好，农家还会杀鸡屠猪置办丰盛的菜肴款待客人。这二句于寻常的叙说中，透露出农家敦厚朴实的乡情，令人顿生亲近之感。

颌联写沿途景色之美。“山重水复”和“柳暗花明”本身是绝妙的当句对子，又间以“疑”、“又”等关联词，突出了对山水美景的主观感受，又准确地表达了客观景物层次的变化、境界的丰富多彩和置身其间的欣喜愉悦。山重水复和柳暗花明，确实可代表镜湖一带的地貌和景色。陆游在描写三山村居中，曾不止一次地唱道：“湖山胜处放翁家，槐柳阴中野径斜。”（《幽居初夏》）“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宝独相依。”（《闲居无客，所与度日笔砚纸墨而已，戏作长句》）但这两句诗又不仅仅是对该处景色单纯客观的描写，而是集合了诗人对江南一带山环水绕、曲折幽深、千岩万壑、境界多变的主观印象后脱口而出的佳章。状难写之景于目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山重水复”固非一隅之景，“柳暗花明”也非早春风光。这一联

妙就妙在“疑”和“又”两个流转关联的字眼上，突出主观印象，对举成文，不但情景婉见、自然流利，而且从意象本身还可以衍生出许多人生哲理的思考。

颈联描述民风民俗之淳朴。春社是农民自娱娱神的一个隆重节日，节前乡民们吹箫打鼓早就在着手演习了。祭社也是农民们最具实用价值的文化娱乐方式，代表着世代与田地打交道的乡民对风调雨顺的祈望。他们日出而作，勤劳俭朴，知足而乐；无名利之争，无宠辱之忧。与朝市中奢侈浮华、势利浇薄的风气正好形成对比，才会使诗人产生出无限的向往和热爱。既有前面的乡情美景的铺叙，再有这醇厚风俗的吸引，诗人内心油然萌生出一种羁鸟返林、池鱼归渊的由衷愉悦。尾联水到渠成，吐露出由出游产生的心愿，表示今后将常来常往，保持更密切的联系。诗以期望之辞收笔，而且还设笔描绘了这样一幅月下夜游的图景，不惜秉烛而行，足见诗人对时光、美景、乡情的无限怜惜。

读这首《游山西村》诗，常会令人联想到唐代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两首诗都是写农村风光和与农民的亲切交往，章法结构上也有相近之处，但风味毕竟有别。孟浩然的诗境与王维相较好像是活泼不定的，但与陆游一比较，无论是写景抒情，却又显得淡泊圆润、客观宁静得多。我们只要把两首诗用于写景的颌联作一对比，就不难体会两位诗人不同的个性特点，从中亦可悟得唐、宋诗不同的艺术风味。

观村童戏溪上

雨余溪水掠堤平，闲看村童戏晚晴。

竹马踉蹌冲淖去^[1]，纸鸢跋扈挟风鸣^[2]。

三冬暂就儒生学^[3]，千耦还从父老耕^[4]。

识字粗堪供赋役^[5]，不须辛苦慕公卿^[6]。

[注释]

^[1]踉蹌（qiàng 呛）：即踉跄，跌跌撞撞走路不稳的样子。淖（nào 闹）：烂泥坑。

^[2]纸鸢跋扈：见《南郑马上作》注。

^[3]“三冬”句：古时农村只在冬季的三个月中让儿童入学读书。

^[4]千耦（ǒu 偶）：农忙季节。耦：两人各执农具并肩劳耕。

^[5]粗堪：勉强能够。

^[6]公卿：原指三公九卿，此泛指朝中高官。

[点评]

这首诗与《游山西村》几乎写于同时，但描摹的却是另一种景象。诗人已把新奇有趣的眼光投注到农村中活泼好动、调皮可爱的小孩子身上，用生动传神的语言为农村儿童写生画像。

诗前两联攫取的是日常生活中饶有兴味的一个片断：一场春雨过后，在刚放晴的傍晚时分，一群农村的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奔向门前空旷的场圃，自玩各种游戏。有的孩子胯下骑着竹马，跌跌撞撞地向泥沼冲去，口中肯定还不停地大呼小叫，俨然是一个勇往直前的骑士；有的孩子一边牵引着风筝一边奔跑，任凭纸鸢在空中横冲直撞，兜着风发出呼呼的声音。这两幅画面都极有动态感，刻画出山野孩童生性好动、健康活泼的可爱形态，充满了童稚之趣。后半首写农村世代耕读、劳动传家、朴实无华的田父家风。这一幅幅充满童稚情趣、天伦之乐的生活场面，深深地吸引着诗人。他拄杖闲看，完全沉醉在这怡和知足的乡土情韵之中。诗最后二句，借父老之口表述了朴素的观念，说孩子们读书只要粗通文墨，能应付赋税服役的事就够了，不必为了羡慕做官而辛苦一生。

诗人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欣赏与认同，其实反映了他在特定生活背景下的生活感慨。在罢官归乡的最初日子里，是农村生活给了他莫大的精神安慰，抚复着他的心灵创伤。但陆游毕竟志存高远，从小就熟读兵书文典，意不在阡陌之间。他说这番话当包含着对仕途凶险叵测的感叹，又有怀才不遇的愤世之情。

九月三日泛舟湖中作

儿童随笑放翁狂，又向湖边上野航^[1]。

鱼市人家满斜日，菊花天气近新霜。

重重红树秋山晚，猎猎青帘社酒香^[2]。

邻曲莫辞同一醉，十年客里过重阳^[3]。

[注释]

^[1]野航：指随意泛舟。

^[2]猎猎：旗在风中飘飞的声音。青帘：酒家青色的酒旗。

^[3]陆游原注：予自庚寅至辛丑（1170—1181），始见九日于故山。

[点评]

“十年客里过重阳”，是这首七言律诗抒情的起点。诗人自乾道六年离乡入蜀，十年羁旅异乡客地。至这次罢归回乡，重新回到阔别的三山故园，家乡的一山一水，使他倍感温馨亲切。诗人投身其间，与儿童相嬉，与父老相酌，尽情地欣赏湖光山色，感受社日风情，呼吸田园自由清新的空气，驾着一叶小舟，陶醉在这天然无饰的风土乡韵之中。

诗写重阳节前的一次出游，看似十分信手随意，其实针线细密，颇具匠心。首联写出航，点“狂”字状写诗人迷恋痴顽之态。颌颈两联对仗工巧，意象却错落有致：鱼市人家水上营生，村落酒肆青帘招客；菊花天气天高气爽，新霜乍起层林尽染，好一幅秋日的图景！红树青帘，鱼市社酒，夕照波光，句句不脱水上感觉，又紧扣重阳节令，写尽节候风光。承首联“野航”而起，铺叙景色风情伸足题意。尾联点“狂”之缘由，情景兼备，顺理成章。

整首诗意象生动，色彩明丽，浑然天成。正如这水乡田园的风景和人情一样，纯是天籁，让人抒怀。

秋晚闲步，邻曲以予近尝卧病^[1]，皆欣然迎劳

放翁病起出门行，绩女窥篱牧竖迎^[2]。

酒似粥酥知社到，饼如盘大喜秋成。

归来早觉人情好，对此弥将世事轻。

红树青山只如昨，长安拜免几公卿^[3]。

[注释]

^[1]邻曲：邻居。

^[2]牧竖：牧童。

^[3]拜免：指封官和免职。

[点评]

诗是陆游六十九岁那年秋天病愈后写下的，“人情好”是这首农村诗吟咏的主题。

陆游晚年归园田居，虽奉祠半禄，但家境并不宽裕。为了生计，陆游与子孙们常一起躬耕陇亩，向田父野老学习稼穡之道。也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作，并自称“行年七十尚携锄”。平素灌园浇地，种豆锄瓜，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村民。“东邻稻上场，劳之以一壶。西邻女受聘，贺之以一襦。”（《秋晚农家》）诗人真诚的祝福，往往会得到乡民们十分的敬意和加倍的回报。这首诗叙说诗人卧病时普通村民对诗人的关切和照顾，情真意切，令人过目不忘。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绩女和牧童看到诗人病起出门，就关心地迎了上来，问长问短，又是送酒又是送饼。这种朴素而真诚的问候，给病后的诗人以莫大的精神慰藉。诗人从官场走向农村，农民的淳朴常使他感动万分。在陆游晚年，表现“人情好”的诗很多，如《东村》二绝：“野人知我出门稀，男辍锄耰（yōu优）女下机。掘得茨菇炊正熟，一杯苦劝护寒归。”“野人喜我偶闲游，取酒匆匆劝小留。舍后携篮挑菜甲，门前唤担买梨头。”山野之人对诗人是多么热情，这份真情厚意，委实令人心动。

“归来但觉人情好，对此弥将世事轻”一联，包含着两层意思：一层是说民间淳朴温暖、官场凶险奸诈，另一层则表达了诗人对山野之民深深的敬意。诗人回乡以后，“几年羸疾卧家山，牧竖樵夫日往还。”随着与村民野老相处日深，使他真切地感受到乡里间的一股正气。“至论本求编简上，忠言乃在里田间。”（《识愧》）基于这样的感慨，使他更加鄙视官场的庸俗和冷酷。最后说，镜湖的风光依旧旖旎怡人，不知京城中又拜免了几位公卿大臣，有几人得志、几人失意？这里“红树青山”斑驳亮丽，是诗人笔下典型的镜湖秋色。诗人病后拄杖眺望，眼前风景如画，回味人生，更觉风光这边独好。

这首七言律诗明白如话，通俗易诵。然浅显中有真情，平淡中有卓识，运用对比手法，褒贬春秋。诗非仅仅赞美乡间真情而已，实也包含着对仕途朝政的嘲讽。

农家叹

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粳^[1]。

牛领疮见骨，叱叱犹夜耕。

竭力事本业^[2]，所愿乐太平。

门前谁剥啄^[3]，县吏征租声。

一身入县庭，日夜穷笞撻^[4]。

人孰不惮死？自计无由生。

还家欲具说，恐伤父母情。

老人倘得食，妻子鸿毛轻。

[注释]

^[1]粳（jīng京）：粳米，水稻的一种。

^[2]本业：古时称农业为本业。

^[3]剥啄：叩门声。

^[4]笞撻（chī péng吃朋）：鞭打。

[点评]

这是一首悯农诗，作于庆元元年（1195）春。题材风格近似白居易《新乐府》和《秦中吟》，是对农民悲惨遭遇的真实披露和深切同情。

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吃苦耐劳、忠厚本分的农民。他起早摸黑，不分昼夜地劳作，竭尽全力经营农事。长期以来连轴不停地劳动，连牲口都劳累得瘦骨嶙峋抵挡不住了，更何况于人！然而，这位本分守业的农夫，尽管付出了最大的辛劳，却连最起码的愿望——求太平，也无法如愿，灾难正一步一步地向他走来。县吏“剥啄”的敲门声犹如催命符，把这位交不起田租的农夫推进了苦难绝望的深渊。先是威逼，后是严刑拷打，折磨得农夫终于失去了对生存的信心。

从官府里出来，他万般郁愤无奈。本欲把在官府中所受的屈辱和酷打如实地诉诸家人，但又怕年迈的双亲为此伤情痛苦。家中一贫如洗，心中想着老人的生计，妻子儿女就兼顾不得了。满腹的心酸，暗示着一个悲惨的结局。

就是这么一个勤劳本分、心地善良的农民，在封建官府的威逼之下却陷入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望境地。诗人在此以严肃的写实精神，用形象再现了苛政对农民的压迫和掠夺。此后的《书叹》“有司或苛取，兼并亦豪夺。正如横江网，一举孰得脱”，则以政论式的议论，控诉了封建剥削的吃人本质。

稽山行

稽山何巍巍，浙江水汤汤^[1]。
千里亘大野^[2]，勾践之所荒^[3]。
春雨桑柘绿，秋风粳稻香。
村村作蟹楫^[4]，处处起鱼梁^[5]。
陂放万头鸭^[6]，园覆千畦姜^[7]。
舂碓声如雷^[8]，私债逾官仓^[9]。
禹庙争奉牲^[10]，兰亭共流觞。
空巷看竞渡^[11]，倒社观戏场^[12]。
项里杨梅熟^[13]，采摘日夜忙。
翠篮满山路，不数荔枝筐。
星驰入侯家，那惜黄金偿？
湘湖莼菜出^[14]，卖者环三乡。
何以共烹煮？鲈鱼三尺长。
芳鲜初上市，羊酪何足当^[15]？
镜湖涵众水^[16]，自汉无旱蝗。
重楼与曲槛，潋滟浮湖光^[17]。
舟行以当车，小伞遮新妆。
浅坊小陌间^[18]，深夜理丝簧^[19]。
我老述此诗，妄继古乐章^[20]。
恨无季札听^[21]，大国风泱泱^[22]。

[注释]

^[1]汤（shāng商）汤：水势盛大。

[2]亘（gèn）：横贯。

[3]勾践：春秋末越国的君主。荒：开辟。

[4]蟹簖（duàn）：插在溪流中拦捕鱼蟹的竹栅。

[5]鱼梁：捕鱼时所筑的拦鱼之坝。

[6]陂（bēi）：池塘。

[7]畦（qí）：菜园中分成的长行小区。

[8]舂（chōng）碓（duì）：农村捣米去壳的设备。这里作动词用。

[9]私债：当是“私积”之误，指私家的储藏。

[10]禹庙：会稽东南纪念大禹的祠庙。

[11]竞渡：赛龙船。

[12]倒社：与“空巷”对举，都是全村出动的意思。

[13]项里：地名，在镜湖三山一带。

[14]湘湖：地名，在今浙江省杭州市。莼（chún）菜：一种水生植物，多生长在江南湖泊之中，味鲜美。

[15]羊酪（lào）：羊奶所炼制的食品。

[16]滃（wēng）：水停聚在一起。

[17]潋潋（liàn）：水满波连的样子。

[18]浅坊小陌：指短短的里巷小街。

[19]丝簧：泛指乐器。

[20]古乐章：指《诗经》。

[21]季札：春秋时吴国的公子，他到鲁国去观乐，听到乐工歌唱《齐风》时，赞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

[22]泱泱：指气魄宏大。

[点评]

这是一曲歌唱家乡的颂歌。

陆游一生有三分之二强的时间是在故乡山阴度过的。特别是晚年，筑室镜湖之畔，有近二十年的漫长岁月优游于稽山镜水之间，并写下了占他一生创作数量四分之三、达七千多首的诗作。他对家乡风物的熟悉程度简直到了耳熟能详的地步。王士禛说陆游“写村林茅舍，农田耕渔，花石琴酒事，每逐月日，记寒暑，读其诗如读其年谱也”（《带经堂诗话》）。梁清远也认为“陆放翁诗，山居景况，一一写尽，可为山林史”（《雕丘杂录》卷一）。读陆游的农村诗，犹如浏览一本有关南宋山阴农村生活的百科全书，诗人对稽山镜水农村生活进行了全景式的透视，能使读者从中获得更多更美的真实信息。

民以食为天，诗人首先把动情的诗笔对准鱼米之乡丰收景象的敷写上。春天有桑柘蚕事，秋天粳稻飘香，随处可见的蟹簖和鱼梁都能打捞出意外的惊喜。还有池塘中的麻鸭、菜园中的姜芽，都包含着富足的愉悦。在如雷的舂碓声中，有谁不为这诱人的景象所陶醉呢？

这首五言古诗，洋洋洒洒四十句，采用了总——分——总的结构形式。总起四句，从历史切入，奠定

物华天宝的基础；中间三十二句分别从农事、风俗、特产和环境四个方面赞美山阴农村的富饶美丽和人民勤劳安乐的生活；最后总述写诗动机。整首诗以铺陈为主，笔法详略有致，叙述、描写、点染，使画面色彩绚丽优美。诗人走笔绘景饱蘸激情，分述家乡风物景色，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读者开卷览阅，也如行走山阴道上，神游目接美不胜收。诗中的农村生活画面虽有理想化的倾向，但作为文学作品是允许更集中更高地反映生活。诗人对生活进行充分提炼，营造一种美的气氛，传达艺术的感受，不也正说明诗人爱乡之心的殷切？

岳池农家^[1]

春深农家耕未足^[2]，原头叱叱两黄犊^[3]。

泥融无块水初浑，雨细有痕秧正绿。

绿秧分时风日美，时平未有差科起^[4]。

买花西舍喜成婚，持酒东邻贺生子。

谁言农家不入时？小姑画得城中眉。

一双素手无人识，空村相唤看缫丝^[5]。

农家农家乐复乐，不比市朝争夺恶^[6]。

宦游所得真几何？我已三年废东作^[7]。

[注释]

^[1]岳池：在今四川岳池县。

^[2]耕未足：还没有耕完田。

^[3]原头：田地里。叱叱：赶牛吆喝声。黄犊（dú独）：小黄牛。

^[4]差科：官府所派的劳役差遣。

^[5]缫丝：抽茧的丝。

^[6]市朝：公众汇集的地方，此指官场。市：市肆。朝：官场。

^[7]废东作：此指离开农村。东作：指春耕。

[点评]

这首诗描绘了四川农村的劳动生活场景，作于夔州赴汉中的旅行途中。

诗前四句勾勒岳池农村的田野景色。春深雨足，农民依然在田头辛苦地劳作，黄牛叱叱，细雨绵绵，水田中的秧苗远远望去已是一片油绿。黄犊、原头、细雨、绿秧构成的春耕图景，让人清心明目，倍感亲切。中间八句继而转入对岳池农家风土习俗的细致描写，和平年月，无需差科服役，农民们安居乐业，结婚生子，买花持酒，相互庆喜祝贺。岳池的年轻姑娘们，漂亮姿色不逊都市风采，但入时的眉妆、洁白的素手倒无人欣赏，村里人最看重的是她拿手的纺丝本领，所以彼此相唤争相去观赏她灵巧的缫丝手艺。农民的喜悦和美感，总是很朴实生活化的，他们的欢愉和审美趣味是和恬静安宁的劳动生活融为一体的，均来自于劳动和生活本身。诗人长期生活在农村农民中间，所以才会有如此真切的体会。诗最后四句，以农家快乐与市朝官场丑恶作对比，表现自己鲜明的爱憎观念和对农村生活的深深眷恋。

作此诗时，陆游已“三年流落巴山道，破尽青衫尘满帽”（《木兰花》），在夔州孤城做了头尾三年的

闲职冷官，尝够了官场冷漠世态炎凉的滋味。在异乡他地看到生机盎然的春耕春作，其乐融融的农家风俗，不禁回忆起赴蜀前的田居生活，一种返璞归真的感情油然而生。诗人以朴实无华的文笔记录了岳池乡村之行的所见所闻，真诚地表达了自己对这种毫无“机心”田园生活的赞美与向往。

思故山

千金不须买画图，听我长歌歌镜湖^[1]。

湖山奇丽说不尽，且复为子陈吾庐。

柳姑庙前鱼作市^[2]，道士庄畔菱为租^[3]。

一弯画桥出林薄^[4]，两岸红蓼连菰蒲^[5]。

陂南陂北鸦阵黑^[6]，舍西舍东枫叶赤。

正当九月十月时，放翁艇子无时出^[7]。

船头一束书，船后一壶酒。

新钓紫鳊鱼^[8]，旋洗白莲藕。

从渠贵人食万钱，放翁痴腹常便便^[9]。

暮归稚子迎我笑，遥指一抹西村烟。

[注释]

[1]镜湖：即镜湖，因水平如镜，故称。

[2]柳姑庙：在镜湖三山陆游别业西侧。

[3]道士庄：原为唐代诗人贺知章镜湖一曲所在，地处陆游屋庐的东侧，今已废。菱为租：以菱角代缴租税。

[4]画桥：在城西镜湖中，陆游故居的东南面。林薄：草木丛生之处。

[5]红蓼：即水蓼，生长在水边的草生植物，色红可入药。菰蒲（gū pú孤蒲）：生长在水边低洼处的野茭白。

[6]陂（bēi杯）：山坡。

[7]艇子：即乌篷船。

[8]鳊（guì桂）鱼：大口细鳞的鱼，生长在淡水之中。

[9]便便（pián骈）：肥胖的样子。

[点评]

想象中的事物总是美好的，何况诗人怀思的故山本身即处于风景如画、声名远播的山阴道上，湖山之绮丽和风光之宜人更让人回味无穷。诗人这首作于建安任上的歌行体诗，用动情的语言讴歌了他深爱的家乡和充满诗意的村居生活。

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说读诗人王维的诗“诗中有画”，观王维的画“画中有诗”。后世的诗人遂把诗画一

体看作山水田园诗崇高的美学境界。陆游这首诗，直以诗笔作画，又以画手写诗，用浓烈的语言泼就了一幅色彩斑斓、境界优美、充满水乡田园情趣的镜湖秋居图。家乡美景清晰如斯，早已烙在诗人的心目中，以至于诗人无须寻章摘句，即能出口成诵，一一胪述之：东边是唐代诗人贺知章赐封镜湖一曲的道士庄，眼下秋菱丰收，乡民们正可以菱代租过秤纳税；西侧柳姑庙是水乡鱼市，紧靠镜湖是渔舟泊岸的好地方，人来舟往好不热闹；东南方向掩映在丛林草木之间的一弯画桥，是放翁进城的必经之路，画桥两岸，水蓼菰蒲繁盛茂密夹岸而生。三山南北山坡上鸦雀盘旋，舍前屋后枫叶如丹，一片彤红……诗人笔下有山有水，有茅庐屋舍、庙前鱼市、水乡物产，还有小桥流水、水草菰蒲、枫叶鸦阵，自然的、生态的、人事的景色一应俱全，风物展示给人以《清明上河图》式的全息感受。“柳姑庙”以下的六句诗，不惟致力于描绘吾庐所处的湖光山色，还特别注意渲染水乡秋日的丰收景象。人物自然和谐相间的融洽气氛，为下面诗人多情的追忆提供了美的前提。“正当九月十月时”一句直到最后，是陆游赴任前回故乡小住月余的一幅生活剪影。诗人万里东归，本以为会在京城担任朝官，却遭到权臣曾觌的反对。一直等到八月底，陆游才得了个提举福建路常平茶事的差事，不免大失所望，九月即归山阴小住。一来洗去九年来的旅途风尘，二来尽情地享受重归故土的乐趣，以排遣仕途的阴霾。这段时间里，诗人驾着他的小篷船四处出游，乐而忘返。“船头一束书，船后一壶酒。”是何等的自得惬意！镜湖水域入秋后鳊鱼、莲藕亦随处可得，使诗人大饱口福。最动人的当是诗结尾处的特写：“暮归稚子迎我笑，遥指一抹西村烟。”美景和亲情交相辉映，令人陶醉。特别是稚子迎人的灿烂笑脸，读之可解人颐。此景此情，纵然是蓬莱有约，也会眷此而不顾的。

和陆游年前在山阴小住时留下的山水田园诗相比，这首诗别具空灵蕴藉的韵味，有一种由于空间距离间隔而产生的美感。追忆能过滤平时纷乱无章的生活，能更集中、更艺术地表现美好的感觉和印象。杜甫的《月夜》和陆游的这首句式参差、诗意隽永的歌行体诗，均得益于此。

赛神曲^[1]

击鼓坎坎^[2]，吹笙呜呜。

绿袍槐简立老巫^[3]，红衫绣裙舞小姑。

乌臼烛明蜡不如^[4]，鲤鱼糝美出神厨^[5]。

老巫前致词，小姑抱酒壶。

愿神来享常欢娱，使我嘉谷收连车。

牛羊暮归塞门闾，鸡鹜一母生百雏^[6]。

岁岁赐粟，年年蠲租^[7]。

蒲鞭不施^[8]，圜土空虚^[9]。

束草作官但形模，刻木为吏无文书；

淳风复还羲皇初^[10]，绳亦不结况其余^[11]。

神归人散醉相扶，夜深歌舞官道隅。

[注释]

[1]赛神：祭神。

[2]坎坎：鼓声。

[3]槐简：槐木做的笏，巫祭神时手里执持的木板。

[4]乌臼烛：用乌臼树的种子制成的蜡烛。

[5]糝（shēn身）：细磨的米。

[6]鸡鹜（wù务）：鸡鸭。

[7]蠲（juān捐）租：免除租税。

[8]蒲鞭：用蒲草做的鞭子，鞭之不痛，但受其辱。

[9]圜（huán环）土：指牢狱。

[10]羲皇：伏羲氏，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古帝王之一。

[11]绳亦不结：古代以结绳记事，后代之以文书，此指无为而治。

[点评]

赛神即祭神，也叫赛社，是上古流传下来十二腊祭的遗俗。一年农事完毕后，农民们往往相聚以酒食

祭田神，击鼓吹笙相与饮酒作乐。南宋江南一带，赛神风俗之盛，陆游《剑南诗稿》均有反映。陆游描写赛神的诗很多，据粗略统计，仅直接描写山阴一带民间赛社的诗就有七十余首，记录的赛事多在春、秋、冬三季。赛神场面之热闹，仪式之隆重，祭品之丰盛，只要读读这首《赛神曲》便可知一斑。

诗先描写祭神场面。在一片开阔的场圃前，隆重的祭祀仪式开始了，只听得鼓声坎坎、笙声呜呜。穿着绿色祭服的老巫手执槐板神色庄重站在前面领场，穿着红色漂亮裙衫的小巫在旁翩翩起舞。四周乌白蜡烛一片通明，烘托着庄重而神秘的气氛，丰盛的供品端端正正地摆放在祭台上。老巫上前代表乡民敬神致辞，小巫手执酒壶斟酒司供。诗既有对赛神场面气氛的渲染，又有对主祭人物老巫、小巫神情的具体描述，画面清晰可感，形象生动，基本能勾勒出赛神场面的大致轮廓。至于祭祀的地点，陆游的《秋赛》诗说是在柳姑庙前，看来一般置于庙前舍后开阔空旷的场地上。司祭参与的人很多：“小巫屡舞大巫歌，士女拜祝肩相摩。芳茶绿酒进杂遝（tà踏），长鱼大臠（zì恣）高嵯峨。”祭品中多次提到鱼和酒，可见这是少不了的，象征着年年有余、岁岁安泰。其他如“社日淋漓酒满衣，黄鸡正嫩白鹅肥”（《代邻家子作》）中的黄鸡白鹅和猪豚，则是三牲福物，也常作为祭神的物品供神享用。这些美味佳酿从何而来？恐怕还得看看陆游的另一些诗：“半醉半醒村老子，家家门口掠社钱。”（《秋日郊居》）“邻僧每欲分斋钵，庙吏犹来催社钱。”（《晚秋出门戏咏》）可见赛神、祭神的钱资来自于各家各户，所以每到祭祀这一天必然是倾村而动。乡民们各自怀着对神的众多期望，祈求神灵降福保佑。

诗的下半首由老巫代表村民向神致意并表达心愿。农民的渴望是很朴素的，无非是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免租免税、不受官府欺压凌辱，能过安泰和平的生活。然而这一切仅仅是祈望而已，作为一种求神的心愿，诗委婉地暗示当时农民的物质贫困和官府暴政对他们的精神压迫。最后两句写祭神结束后，村民欢宴相庆、自娱自乐的欢乐场面，直到夜深还热闹非凡，歌舞阵阵。诗从娱神写到自娱，整个过程气氛热烈，活灵活现。吟咏一遍，有如同身临的感受。

诗题《赛神曲》，在这里是指古体诗中的一种，大抵模拟乐府诗的风格笔法而作。语言通俗浅近，文辞铺陈舒展，句式自由多变，四言、五言、七言参差交错，且以叙事为主，其中不乏观风俗、察民情、讽上观下的新乐府精神。

夏日六言

溪涨清风拂面，月落繁星满天。

数只船横浦口，一声笛起山前。

[点评]

这首六言小诗是诗人八十五岁那年夏天留下的。诗人用淡远闲适之笔，描摹了江南水乡夏夜的迷人景色。

小溪、清风、明月、繁星，浦口舟横，山前笛起。诗中点的勾画和面的渲染相得相形，意象也并非平板罗列，而是有内在联络的。“溪涨”，故船横浦口；“月落”，才能使笛声风送悠远。这如画之景伴着一声清脆悠扬的笛声所构成的诗境，令人味之不尽，能引发许多丰富的遐想。

这首六言诗每一句写一种意象，风调近似宋词中的六言对句。如“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辛弃疾《西江月》）；又似元人小令句式，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天净沙·秋思》），对仗工整流利，语言整饬和谐，意象生动优美，不愧是陆游垂暮之年得江山之助、妙手偶得的精彩篇章。

柳桥晚眺

小浦闻鱼跃，横林待鹤归。

闲云不成雨，故傍碧山飞。

[点评]

陆游诗中咏及“柳桥”的诗很多。柳桥在哪儿？后人一般认为是城东南二里处通向若耶溪的柳桥。在那儿赏景，风光确实也不错。但从陆游诗稿中咏柳桥的诗看，柳桥似乎应在城西镜湖之中陆游三山的别业不远处。这首小诗，当也是诗人晚年村居时信步扶杖上柳桥晚眺所作。诗中小浦、横林、碧山等风光与山重水复的镜湖景色自然吻合。在柳桥之上隔水远眺对面的梅里尖山，云白山青，风景如画。行云和碧山相映成趣，与上面“小浦闻鱼”、“横林待鹤”的心态相对应，更觉悠闲超脱，逸趣横生。诗很短，但每个句子都有一个中心意象，小浦、横林、闲云、碧山，其间动词穿插连缀，构成恬淡适意之景，后人称“有手挥目送之趣”（《唐宋诗醇》）。看来连诗人也已成为“独立小桥风满袖”（冯延巳《鹊踏枝》）的画中一景供人品赏了。

月下

月白庭空树影稀，鹊栖不稳绕枝飞。

老翁也学痴儿女，扑得流萤露湿衣。

[点评]

陆游有一些闲适诗颇有唐人风韵。这首淳熙十年（1183）九月写于山阴的小诗，就很有生活意趣。

秋月当空，树影扶疏，绕枝而飞的乌鹊因月光皎洁而栖止不稳。此时诗人童心勃发，竟也像儿女们一样赶到庭园中去捉萤火虫，即使露水打湿了衣服也在所不顾。正是这些似乎不经意的闲笔，才更生动地勾勒出一个血肉丰满的诗人形象。五十九岁的老翁童心犹在，痴顽起来竟和孩子一样。

诗人在垂暮之年，一直还保持着孩提时的童心，这殊为难得。“老翁垂七十，其实似童儿。山果啼呼觅，乡雉喜笑随。群嬉累瓦塔，独立照盆池。更挟残书读，浑如上学时。”（《书适》）这些诗，都真切地展示了诗人平居生活之丰富多彩和他性格中纯真天然的一面。

燕

初见梁燕牖户新^[1]，衔泥已复哺雏频^[2]。

只愁去远归来晚，不怕飞低打着人。

[注释]

^[1]牖（yǒu有）户：窗户。此指燕巢。

^[2]雏（chú除）：此指小燕子。

[点评]

陆游晚年的五、七言近体诗，有很多是写身边细事。这一类闲适诗笔触细致工巧，匠心独具，可与王安石的“半山体”媲美。这首咏燕的七绝，不惟体物精细贴切，而且诗人的眼光总是带着关切和爱怜去体察描摹物象，因而生动传神，特别逗人情思。

诗抓住燕子筑巢、哺雏、低飞急归三步进行动态描写，一连串动作都写得生动入微。不辞辛苦衔泥筑巢，是燕子勤劳的物性使然，哺育雏小也是生物的本能，这两点似不足为奇。动人的则是后面两句，诗人写燕子为觅食远飞，又怕归来迟了，饿坏嗷嗷待哺的小燕子。所以冒着生命危险，贴地而飞急急归巢，都顾不得打着行人。这一笔写尽了燕子的神态和性情，在此，燕子那种奋不顾身的舐雏之爱，特别让人感动。

诗人晚年长期赋闲，过着比较清静的生活，平时闲来无事，常于南堂之上静观万物，吟诗赋词，打发平淡的日子。然而，这种“静观”并非冷眼旁观，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并非完全静穆、陶然忘世，即便是对身边的细小事物，他都充满着一片天然的爱怜。

晓雪

绕湖谁琢玉为屏，换却南堂万叠青。

老子醉狂还自笑，持竿画字满中庭。

[点评]

清晨的一场大雪，给大地披上了亮丽的银妆。诗人早上起来推门赏雪，惟见堂前绿枝素裹，晶莹剔透，镜湖四围群山亦如玉琢画屏分外妖娆。诗前两句开门见山，直书一场晓雪后，天地山色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下面两句雪中写人，境界簇新，令人击掌。诗人因雪而醉、为雪而狂，八十老翁竟手持一根竹竿，兴致勃发，满庭画字，狂态毕现。他以大地为背景，运“竿”疾书，气魄之大，豪兴之盛，实非一般笔墨所能取代。诗人雪中的豪兴伟举，以常人相看，有此奇思醉狂之态已属不易。何况诗人是耄耋之翁，拥有这份“憨态”，着实让人惊叹不已。

书室^[1]

美睡宜人胜按摩，江南十月气犹和。

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

月上忽看梅影出，风高时送雁声过。

一杯太淡君休笑，牛背吾方扣角歌^[2]。

[注释]

^[1]本诗原题为：《书室明暖，终日婆娑其间，倦则扶杖至小园，戏作长句》。婆娑：安坐。

^[2]牛背句：春秋时奇士威宁欲见齐桓公，初不能如愿，后碰巧遇到齐桓公时，就扣牛角作悲歌，终被桓公赏识录用。

[点评]

这是陆游绍熙五年（1194）初冬在山阴家居时写下的一首闲适诗，诗题点明这份悠闲恬静的心境是来自于自得其乐的书斋生活。诗人终日安坐于书斋之中，游息于浩繁书卷之间，偶觉疲倦，就扶杖到庭中小园散步骋目。诗中的读书、美睡、泼墨、品茗以及月下探梅、风高闻雁，均缘于自适。生活张弛有节，怡然自乐，充满了悠闲的情味。诗人在状写这一切生活时，笔调细致尔雅，非常注意整首诗意境的谐和宁静。首联说阳秋十月天气颐和，在书斋中午睡一会儿非常舒服。颔联以工细见长，状写书室的翰墨清香洋溢着浓浓的书卷气，尤为清人推重。至颈联开始由白昼转入夜晚：新月初上时，则扶杖探梅目送秋雁。尾联说不要以为这种生活过于平淡，终有一天也会像春秋时的威宁一样最终实现自己心愿的。言辞之间，自然地流露出书生的自爱与自信。

这首七律以闲淡著称。无论是作者心境还是所处的外部环境，都给人一种恬静悠闲的感觉。诗人着笔细腻，写景工致，特别是三、四两句，营造书室气氛清馨而古雅。难怪诗人终日婆娑其间，感到无比惬意舒心。

养生

西游曾受养生书，晚爱烟波结草庐。

两毗神光穿夜户^[1]，一头胎发入晨梳。

邀云作伴还忘返，与鹤分巢宽有余。

占尽世间闲事业，任渠千载笑迂疏^[2]。

[注释]

^[1]两毗（zì字）：指两眼。毗：眼角。

^[2]渠：他。迂疏：迂阔疏放。

[点评]

陆游是一个高龄的诗人，他一向十分注意养生之道。《剑南诗稿》中有关养生的诗有不少：一是与他的家庭不无关系，据他自己说，陆家四代都有学仙修道的传说，他的高祖陆轺号朝隐子，还曾练过炼丹辟谷之术，很有这方面的涵养；二是与陆游生性豁达比较注意情志调适有关，在坎坷的仕途生涯中，诗人屡遭排挤打击，常以道家思想来平衡自己的内心。理解认识了这一点，才能比较客观地评价他的养生诗作。

这首诗描述了他晚年野鹤闲云般的生活，并向人们诉说了他的养生秘诀和萧散自得的心境。

诗人晚年卜居镜湖三山，有近二十年的生活基本上退居野处，是在山阴农村度过的。虽时时有爱国的思想火花闪烁，但漫长的岁月终以平淡为主。一个曾经心怀大志的人，一下子要他平淡下来过田父野老的生活，没有一种精神支点恐怕是很难转型的。在这个时候，道家的超然和萧散便成了诗人调整心理的一帖良药。他取《黄庭经》“闲暇无事心太平”之意，命名自己的屋庐为“心太平庵”，说自己“学道逍遥心太平，幽窗鼻息撼床声”（《晚起》）。又名一室为“渔隐堂”，别署“笠泽渔隐”，还名道室为“还婴室”，还婴即返老还童的意思，是养生的方术之一。陆游年轻时体弱多病，三十出头时头发已白，且多衰病之叹。而后，由于他十分注意养生，不但自己身老愈健，连一门六个儿子（除一个因病早夭外）全是皓首童颜。学道养生出入烟波，养气吐纳梳发按摩，心情淡远与闲云野鹤为伍，这就是陆游这首《养生》诗前三联描写的晚年生活。尽管诗人“心在天山”有诸多不甘，但命运之神安排他“身老沧洲”，这也是一种无奈的接受，诗也是对这种生活的真实写照。

诗的尾联有点化之功，说自己“占尽世间闲事业”，这一番疏散迂阔行为，可能会被千载而下的人所嘲笑误解。但也无奈，只能任凭他人去理论了。事实表明诗人的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诗人自视为“闲事业”的创作，后人有赞美其“飘逸高妙”的，或等同于张志和、朱敦儒，也有比之为陶潜、王维之类的，纯粹地把这些追慕老庄、旷达疏放的作品，看作是“道家之词”，那么就有负于诗人的一番初衷了。

初夏闲步村落间

薄云韬日不成晴^[1]，野水通池渐欲平。

绿叶忽低知鸟立，青萍微动觉鱼行。

醉游放荡初何适^[2]，睡起逍遥未易名^[3]。

忽遇湖边隐君子，相携一笑慰余生。

[注释]

^[1]韬（tāo）：藏，遮住。

^[2]何适：即何往。

^[3]未易名：难以用语言表达。名：名状。

[点评]

诗前四句写初夏闲步所见。天气长久不晴，湖塘漫涨，掠岸欲平。荷塘绿叶田田，小鸟栖息其上，水面青萍微动。偶见小鱼游息其间，万物各得其宜。诗抒闲适之情，着笔细腻入微，连最细微的动态景色都没有滑过诗人关注的目光。颌联十四个字清新可人，常被后人称道。后四句抒怀，说睡后漫无目的的闲游竟欲何至自己也不清楚。那份闲适，那份自在逍遥却是无法言传的。更有湖边幽隐之人与他携手同行，会心而笑，使自己大感快慰。诗人一次偶然的出游竟能觅得如此清新的诗境，体会到如此和平恬然的心境，实属不易。诗前半首对水乡初夏风物的细微体验和后半首逍遥超然的领悟，都给人以一种与自然融合无间悠然兴会的感觉，很值得回味。

这首律诗以细致工巧见长，颌颈两联对仗整饬，但句式变化错落有致。特别是颌联“绿叶忽低知鸟立，青萍微动觉鱼行”，琢语尖新轻灵。诗人运用了技巧，但又使人不觉其求巧，写景如画，很有层次。先言“绿叶忽低”、“青萍微动”，后言鸟立于上，鱼行其间，迂回写生，重在表现诗人对景物的主观感受。这联诗脱胎于南朝诗人谢朓的“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但与谢朓诗的平叙顺绘相比，陆诗的倒转叙景更富有诗意。

鹧鸪天

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斟残玉瀣行穿竹^[1]，卷罢黄庭卧看山^[2]。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

[注释]

^[1]玉瀣（xiè谢）：酒名，相传为隋炀帝所造。

^[2]黄庭：道经名，是道家养生之书。

[点评]

这首词当作于从隆兴通判任上罢归镜湖三山不久。诗人因竭力支持爱国将领张浚北伐，遭到投降派的嫉恨排挤后，被迫蜗居落职。“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是全词之眼。读这一类作品须探求疏狂背后深层的感发因素，方可体会到诗人积极用世之念挫伤后的逆反心态和请缨无路后的悲愤。

词营造的气氛很独特。主人公超凡出世，啸傲不群，疏放中带点佯狂颓废。他寄身江湖，饮酒、看山、倚竹、读经，行为如野鹤孤飞无所拘束，颓唐清狂，似乎真是一个出世者的形象。这表面的闲谈和嬉笑强颜背后，投闲置散的痛苦是同在的！所以词人怨老天心肠有别，不从人意。表面看来，投老英雄还满不在乎！但是这种南宋朝政现实之下的那种政局，只能让英雄感到沮丧愤恨。

这首词看似洒脱不羁，其实遣怀多于逍遥，疏狂中自有不平。山水之乐，老庄之道，看来并不能磨平诗人个性的棱角，所以结尾处头角峥嵘，仍不失英豪之气。

鹧鸪天

懒向青门学种瓜^[1]，只将渔钓送年华。双双新燕飞春岸，片片轻鸥落晚沙。歌缥缈，橹呕哑^[2]。酒如清露鲙如花^[3]。逢人问道归何处？笑指船儿此是家。

[注释]

^[1]青门：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一门。广陵人邵平为秦时东陵侯，秦亡后在青门外隐居种瓜。

^[2]呕哑（yā呀）：船橹声。

^[3]鲙（zhǎn）：腌制的鱼。

[点评]

这首词也作于罢归田居后。与上一首萧散中有明显的愤世之意不同，这一首写得比较隐约，主人公俨然是一个陶然忘机的快乐渔翁形象。

上片说自己无意于为生计而劳形，只想远离嚣市孤舟垂钓，与镜湖的新燕、轻鸥相伴，自由自在地打发年华。下片则进一步状写飘然一叶的生活情趣和返璞归真的淡泊心境。

词中对镜湖风物的描写，往往与“我”的心境相和谐。燕飞春岸、鸥落晚沙的翩然自在之景，与词人怡然自得的神情融为一体，让读者在飘逸闲淡的境界中去理解词人，解读词人，从而认识作者面对挫折的旷达情怀和补偿生活平衡身心的超人能力。词意放逸旷达，与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之句，有相同的意思。

鹊桥仙

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住^[1]。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潮生理棹^[2]，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3]。

[注释]

[1]钓台：在桐庐县境内，富春江上，相传是汉代隐士严光钓鱼之处。

[2]棹（zhào赵）：船桨。

[3]渔父（fū府）：渔翁。

[点评]

富春江畔的严子陵钓台，是汉代隐士严光隐居的地方。这儿环境清幽，远离尘嚣，是山水胜处。陆游在淳熙十三至十四年间（1186—1187）曾写过好几首隐逸词。这首《鹊桥仙》有“家在钓台西住”之句，可能也作于严州任上。

这首隐逸词很具个性特色。词中“一竿风月，一蓑烟雨”的无名渔父，形象可感，性格鲜明，气度超然。词先用环境烘托渔父超尘拔俗的隐者形象，再点渔父不慕红尘、不趋时世的高洁志趣。最后连用“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三个排比句式，摹写渔父与潮汐规律相谐、顺应自然的天性。浩歌归去不求闻达，体现了这位隐士不慕名利、清高豁达的风采。而词人笔下精心塑造的艺术形象，也就是自己人生观念的一种侧面披露。

就世界观而言，陆游无疑是一个积极坚定的入世者。他有崇高的政治理想，执著的人生目标，又具备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斗争精神。但在南宋这么一个和戎的环境之中，陆游显然是一个悖势者。他的作为注定不会见容于世，必然会屡遭当道者的排斥和挫伤。陆游的任真与放达是他壮志未酬后的一种情绪反激，也是他孤标独树、不与当道者同流合污的心迹表白。这种政治上的不合作态度，便演绎为词作中的超然，既不同于陶潜、王维之恬淡，也不同于张志和、朱敦儒的清真绝俗。他是迫于情势，身闲心不闲，由怨愤化解为无可奈何的旷达。所以这一类隐逸词中总不时地流露出幽愤之情：“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与这一首作于同时的另一首联章之作主角更露，兹录于下云：“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半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断萍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同是渔父形象，后者的不甘已溢于言表，议论的成分也大大增加。从总体感觉上看，总不如“一竿风月”的渔父形象更接近于隐逸主题的原型。词人虽则超旷，然总不耐含婉沉潜，急于披心剖胆，留下些许水迹沙痕，让人想见当时汹涌的情感浪花——这就是陆游的隐逸词。

长相思

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天教称放翁。侧船篷，使江风。蟹舍参差渔市东。到时闻暮钟。

[点评]

《长相思》一组五首，系淳熙十五年（1188）严州任满回山阴时作。词写放情山水之乐，纵一叶扁舟，游息于万顷碧波之上，看到石桥如卧虹，烟水迷蒙，蟹舍参差。词人飘飘然侧篷御风而行于暮色苍茫中，耳边不时地传来悠扬浑厚的山寺钟声……“天教称放翁”一语道破天机：是老天安排我到这做一名放浪形骸的烟波钓徒。是“天教”，非人愿，其中包含着“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的一份遗憾。

陆游在严州任上，曾学张志和渔歌作《渔父》词五首。他笔下的渔翁虽过着“潮落舟横醉不知”的生活，但词人写这一类词时，总是把朝中与野处对举描写。因为看透了官场的矫情和虚伪，故而对故乡的清风明月别寄一番真挚的向往之情。

听雨忆人·小楼一夜听春雨

夜归偶怀故人独孤景略

买醉村场半夜归，西山落月照柴扉。

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

[点评]

独孤景略即独孤策，是陆游在四川时交结的一个好朋友。诗人说他工文章，善骑射，好击剑，是个当世的奇士。淳熙四年（1177）九月，诗人于汉州（今四川广汉一带）初识独孤策，与他“呼鹰小猎新霜后”、“一樽共讲平戎策”（《猎罢夜饮示独孤生》）。此后，又有许多推举赞美的诗。淳熙八年（1181）独孤策死于峡中后，陆游又有诗追悼他：“投笔急装须快士，令人绝忆独孤生。”对独孤生的文韬武略和盖世英气可谓推许备至。这首《偶怀故人独孤策》作于绍熙元年（1190），即诗人以“嘲咏风月”罪被斥归故里的第二年秋天。

农村在麦熟收割时节，村民们往往怀着丰收的喜悦相聚饮酒祭社，自娱娱神。当时陆游故乡的山阴农村，已伴有丰富的民间演出，称为“村场”、“戏场”。诗人半夜时分从热闹的村场醉归，小立庭院，惟见西山一轮斜月冷冷地挂在天边，投照在柴门之上。四周一片寂静，诗人骤然间感到一种狂欢过后灯火阑珊的寂寞凄清。在万籁俱静的半夜时分，他自然地想到了蜀中奇士独孤生。诗人把自己与独孤策的交情看得很重，比之于晋代祖逖与刘琨的友谊。祖逖与刘琨是一对有名的志士，他们意气相投，同床而睡，半夜闻鸡起舞刻苦自励。不幸的是刘琨先死，祖逖十分哀痛。诗人用祖逖失去挚友刘琨的悲痛来形容自己对独孤策的哀悼，说独孤生死后，再也没有像他那样的奇士能够与自己论交，惟有一个人独对长夜泪湿衣裳了。

陆游对独孤生的怀念是真挚的。并与他有许多地方能达成惊人的共识：“关河可使成南北，豪杰谁堪共死生。”（《猎罢夜饮示独孤生》）他们哀伤国土分裂，痛感世间志士太少，感情上的共鸣使他对独孤生怀有特别的期望。而今，“奇士久埋巴峡骨，灯前慷慨与谁同？”（《感旧》）豪杰英逝，自己困守荒村，人生一筹莫展的悲哀尽在半夜小立柴扉、独听荒鸡的涕泪之中。

这首小诗辞短情长，意境独特，在凄凉的落月、寂寂的柴扉这种氛围中，借用祖逖和刘琨闻鸡起舞的典实，既信手又贴切，直有点睛之妙。

送七兄赴扬州帅幕^[1]

初报边烽照石头，旋闻胡马集瓜洲。

诸公谁听刍荛策^[2]，吾辈空怀畎亩忧^[3]。

急雪打窗心共碎，危楼望远涕俱流。

岂知今日淮南路^[4]，乱絮飞花送客舟。

[注释]

^[1]七兄：陆游仲兄陆濬，字子清，行七。扬州：今属江苏。帅幕：帅司辖下的幕府，帅司是宋代掌握一路军事、政务的机关。

^[2]刍荛（chú ráo除饶）策：老百姓的意见。刍荛：割草打柴的人。

^[3]畎（quǎn犬）亩忧：在野之人的忧虑。畎亩：民间，田间。

^[4]淮南路：宋代行政区域名，指淮河以南地区。

[点评]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春天，诗人在临安任修编国史的编类圣政所检讨官。正逢从兄陆濬将赴当时的抗金前沿扬州担任幕府，诗人写诗为之送行。通过追忆往事，既叙说了兄弟的忧国之心和报国之情，又道出了今日为七兄送别时的惜别之感。

诗前三联是一个整体，追怀往事。绍兴三十一年（1167）十一月，金兵大举南侵，兵临长江瓜洲一带，想立马渡江，气势十分嚣张。南宋统治者畏敌如虎，并不准备全力抗敌。那些执掌朝廷大权的人只知苟且偷安，视主战派为异己分子，哪里听得进像自己这样的普通人的政见？“刍荛”在此当指包括陆游和从兄陆濬在内的爱国志士，与“吾辈”相应，与“善谋生”的“诸公”相对，形成了面对外敌的两种态度、两类阵营。一边是“诸公”不恤国计苟且营生；一边是“吾辈”报国无门空怀忧国之心。面对南宋统治者的不抵抗政策，诗人感到无比愤恨。“急雪打窗”、“危楼望远”状写彼时心急如焚、请缨无路的焦虑状，借景抒怀。“心共碎”、“涕俱流”，意顾兄弟双方，可以想见当时兄弟俩为国事忧心牵念、慷慨悲叹的情形。“共”与“俱”两字，特别点出兄弟相同相通的爱国之心。正是这一份共同的意愿，才把他们的心紧紧地维系在一起，才有今天深情的相勉相送。尾联二句正面点题：一是点明时局的变化出乎意料：今日时局的平复，完全出于一种偶然侥幸，金人临阵内讧，部下哗变，金主完颜亮在乱中为部下所杀，金兵不战自退，时局戏剧性地出现了转机。二是说明人事的发展也使人颇感凑巧：当时“七兄”与自己为局势而担忧万分，今天“七兄”奔赴的恰是当初危楼远望之地——淮河以南的宋金前线扬州。但是，偶然的侥幸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与安宁。诗人今日为兄长送行时，最关心的并不是离愁别恨，而是兄长此去未卜的前途和将要面对的现实。这一份深厚的手足之情是建立在相互理解、拥有共同志向的基础上的。不必明言也不用点破，其心曲情谊尽包含在“乱絮飞花送客舟”的景语之中了。

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1]，赵近尝示诗

忆在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

常忧老死无人付，不料穷荒见此奇。

律令合时方帖妥^[2]，工夫深处却平夷^[3]。

人间可恨知多少，不及同君叩老师。

[注释]

^[1]曾文清公：曾幾，号茶山，卒谥文清。赵教授：何人未详。教授：南宋州郡学馆文职教官。

^[2]律令：指格律。

^[3]平夷：浅近平易。

[点评]

陆游十八岁左右开始，从江西诗人曾幾学诗。曾幾是当时江西诗派中比较有影响的人物，其诗法传自韩驹，并直接问途于江西诗人吕本中。

曾幾为人耿直，笃学力行，尤其喜欢奖掖后辈，是第一个独具慧眼、赏识青年陆游的人。曾、陆师生情谊之深，实非泛泛言语所能形容。写这首诗时，曾幾谢世已五年有余。诗人不禁想起了往日追随老师学诗的情景，和他夜半亲传的“玄机”——作诗的奥妙。诗就是从最个人最切身的感受切入的，所以写得自然而亲切。

“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可能就是当年茶山传给诗人的诗法要旨。这一点，与江西诗人“活法”不谋而合。吕本中和曾幾都倡导“活法”，即“规矩备具，而能出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又不背于规矩。”主张在不悖法的前提下变化不测自成格调。陆游早年学江西，主要是从曾幾那儿接受了吕本中“活法”的影响。陆游在诗稿中与其他人论诗时，也屡屡提及从曾幾那里学诗的心得：“我得茶山一转语，文章切忌参死句。”（《赠应秀才》）“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夜吟》）可见诗人诗学江西，并不像他后来所说“我昔学诗未有得”似乎毫无裨益。从陆游入蜀前的创作影响和曾幾对陆游的评价看，陆游年轻时学江西是有所得的。这种合乎规矩又能深入变化终造平淡的境界，其实是诗人一生努力的方向。

这首追怀曾幾的诗，是陆游早年诗歌创作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也是《诗稿》中论诗的滥觞。《诗稿》中还把《别曾学士》置于开卷第一首，当有饮水思源不忘师长教诲的深意。

陆游早年的诗法得茶山衣钵相传，每念及此自然充满了对往日与恩师挑灯夜读一语相传的感激。“人间可恨知多少，不及同君叩老师。”从陆游口中体会，赵教授当也是江西门下之人，所以最后两人都为不能再次亲聆茶山说诗而深感遗憾。诗中的师生情谊因诗一线相牵，即便不思量，也终身难忘。

陈阜卿先生为两浙转运司考试官^[1]

冀北当年浩莫分^[2]，斯人一顾每空群。

国家科第与风汉^[3]，天下英雄惟使君^[4]。

后进何人知大老^[5]？横流无地寄斯文^[6]。

自怜衰钝辜真赏，犹窃虚名海内闻。

[注释]

[1]本诗原题为：《陈阜卿先生为两浙转运司考试官，时秦丞相孙以左文殿修撰来就试，直欲首选。阜卿得予文卷，擢置第一，秦氏大怒。予明年既显黜，先生亦几蹈危机。偶秦公薨，遂已。予晚岁料理故书，得先生手帖。追感平昔，作长句以识其事，不知衰涕之集也》。陈阜卿：陈子茂，字阜卿，官至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直学士院。秦丞相孙：指秦桧的孙子秦埙。

[2]“冀北”一联：用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序》“伯乐一顾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之典故，称赞陈子茂是善识英才的伯乐。

[3]风汉：意即疯汉。

[4]使君：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此借指推尊陈子茂。

[5]大老：孟子曾称赞伯夷与姜尚为天下之大，老此指德高望重的人。

[6]横流：沧海横流，比喻文道的衰微。斯文：本指有操持的文人儒生，这里作者自指。

[点评]

这首写于庆元五年（1199）秋的怀人诗，诗题特别长，像一篇小记，详细记录了四十六年前诗人赴锁厅试时的前后遭遇。对主持考试的陈子茂先生公正不阿、不畏权势的行为记忆犹新，对陈的知遇之恩亦永铭在心。

宋代的锁厅试是专为现任官吏和恩荫子弟而设的，是考核他们才干的一种方式。成绩好的，只迁官而不与科第，不及格者则落职停官。当时陆游以恩荫补登仕郎，赴临安参加两浙转运司锁厅考试，适逢当朝权相秦桧之孙秦埙也来应试。秦氏权焰嚣张，志在必得，结果主持考试的陈子茂并未按秦桧的意图行事，只按优劣，把陆游录取为第一名，秦埙只取第二。秦桧为此大怒，迁怒于主考官。第二年，陆游即在礼部考试中被秦桧公然黜落报复，主考官陈子茂也几遭迫害。好在秦氏不久下世，才避免了一场奇祸。但台谏仍据此对他进行了弹劾，竟至罢官，这未免有些冤屈。这一连串事给陆游的触动很大，陆游虽然最终没有及第，并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陈子茂的为人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他都珍藏着陈的手帖。每每念及陈子茂的刚正无私与对自己的赏识厚爱，就感动得热泪盈眶。这首七言律诗，深情地表达了诗人对这位前辈主司的推重和感激。

诗先把陈子茂比作慧眼识英才的伯乐，善于从“冀北”广阔的天地里，从纷乱的马群中一眼就相中良骥。首联是对陈善于选拔人才的称誉，同时也暗点自己当年力挫群雄，独占鳌头的事实。颔联出句“国家科第与风汉”是用唐代刘蕡（fén坟）的典事。刘蕡是杨嗣复的门生，生性秉直，不畏权势。在对策时亦敢于直言冲撞权臣仇士良，仇士良就责问杨嗣复：“奈何以国家科第放此疯汉耶？”意思是说当初你们是怎么把的

关，竟让这个“疯汉”步入科场？“疯汉”是仇士良对刘蕡的污称。陆游在此乐以直言不讳的刘蕡自比，把秦桧等同于仇士良之流，揭露了秦氏诸人排斥异己的阴暗勾当。对句则直视陈子茂为刘备一样的天下英雄。陈子茂是个正直的人，在当时要坚持原则，确实需要勇气和胆略，所以陆游比之于“天下英雄”也非过誉。颈联则又对陈以“大老”相称，把他看作伯夷和姜尚一类德高望重的人物，而自己则是沧海横流无地寄身立足的一介书生。前者道德人品世人不知，后者空有雄心抱负却难以立足，在这个社会中都是属于不得意、不得志的人。这一联是个转折，把前面对陈先生慧眼胆识、道德人品的由衷赞叹与不遇于世、不逢于时的外部境遇相映衬，写出了陈先生虽能识人但却不被人识的客观现实，从先生身上，诗人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才人的寂寞。尾联说自己这一生没有做出什么惊世的业绩，只博取了一个风雅的诗名，有负先生当年的赏识与错爱。这一番话绝非客套。当初，陆游参加锁厅试和礼部试，均以一腔热血、万丈豪情、敢有作为的文辞打动了主考官才擢为第一，所谓“名动高皇，语触秦桧”，代表的是南宋主战派的共同心声。现在半个世纪将要过去了，自己也由一个初生牛犊变成古稀之翁，而“少年志欲扫胡尘”的心愿却无由实现，愧对先生的一片厚望，所以“追感平昔”，百感交集，涕泪俱下。

这首诗直抒胸臆，情真而意切，字字从肺腑中流淌而出。典故的运用使诗的内涵大大丰富，有助于准确地表达感遇和愤世两种复杂而强烈的思想感情。

渔家傲

寄仲高^[1]

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寄语红桥桥下水^[2]，扁舟何日寻兄弟？行遍天涯真老矣。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3]。

[注释]

[1]仲高：陆升之，字仲高，陆游堂兄，年长陆游十二岁，善文，词翰俱妙。

[2]红桥：又作虹桥，在山阴城西，镜湖三山别业东侧。

[3]“鬓丝”句：借用杜牧“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题禅院》）诗意。鬓丝：指鬓发斑白稀疏。茶烟：煮茶时冒出的水汽。

[点评]

在陆游同辈的兄弟中，堂兄仲高是与陆游相从甚密且有文字之交的一位。早年，这位堂兄曾和陆游等人一起赴临安参加科场考试，飞扬翰墨，结为莫逆之交。步入仕途后，因政见不同曾一度出现分歧，仲高阿附权臣秦桧，并以不光彩的手段被擢升大宗正丞。陆游对此深为不满，曾奉劝堂兄及早抽身，以为获此职位并非美事。以后发生的事正不出陆游所料，秦桧死后仲高受累被远贬雷州。陆游虽怒其不争，但毕竟血浓于水，难割亲情。七年后仲高历尽沧桑后回到山阴老家，适逢陆游罢枢密院编修回乡待缺，两人再次重逢感慨万千尽释前嫌，兄弟之谊便弥足珍视了。陆游为仲高作《复斋记》，赞许仲高“落尽浮华，以返本根”，对他的文章人品称誉甚高。陆游入蜀后，在信息传递困难的日子里，兄弟之间也常有诗书往来。乾道八年（1172）秋，诗人在夔州收到“山阴万里书”，这首回寄词当作于此后不久淳熙元年（1174）仲高离世前。

词由堂兄家书引发，语调如泣如诉，感情浓烈。上片写乡思，“一万三千里”极言乡关的遥远难及。日暮乡关何处是？词人翘首东望，惟见云山万重阻隔，路途迢递渺茫。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得到来自家乡的信息，不啻有万金之珍！词人打开堂兄的书信如见至宝，这份心情是我们今天信息高度发达、只消一个电话就解决问题的时代所无法想象的。词人既激动又兴奋更伤情，急欲写信回复，但落笔时想到堂兄收到这封信时当是明年的事，不禁又伤感起来，泪是和着墨一起流淌在纸上的。词人恨关山阻隔，恨感情不能及时传递沟通。一封普通的家书要在路上走一年半载，这份沉甸甸的乡情，此时此刻却无人能解，故清泪越发难收。上片重在刻画写信时的心情，点思乡。下片转入对题意的阐发，是怀人。红桥想必是当年兄弟经常一起吟赏的地方。词人身寄异乡他地，是多么怀念与仲高驾一叶扁舟在红桥游赏聚首的日子，多么渴望好梦重圆，兄弟团聚重温旧情。此处不直言寄语堂兄，而说寄语桥下之水，托情于小桥流水，笔法婉曲多姿。想必这位“词翰俱妙”的堂兄一定能体会到陆游言情的这番深意，必然更能唤起许多美好遐想与回味——这是词人在下片想让堂兄明白的第一层意思，叙兄弟旧情。第二层意思是自己在寂寞之中华年虚度、壮怀落空的苦闷。词人离乡背井万里客游，是为了实现平生的志愿。现在报国无门，投闲置散，鬓发虚白，伴随自己的依然是茶烟禅榻，过的是烹茶参禅清闲无聊的生活。“志士凄凉闲处老”（《病起》），这当是人生最大的悲哀。这份心情是陆游从南郑前线内调成都后，体会到的最强烈最典型的政治感受。在这首词中虽只是委婉的流露，但这里的叹老嗟愁是与所志不遂紧紧相联的。词人这样写，一是想让家人了解他目前的生活状况、政治境遇，二是借此向亲人诉说岁月催人的精神苦闷。情见乎辞，酸楚之意见于言

外。整首词情辞俱佳，含意深邃，不惟在陆游众多抒情词作中翘楚卓立，就是在二宋词坛抒发思乡和亲情的同类题材领域内，也算得上是一首立意新颖极为出色的作品。

送曾学士赴行在^[1]

二月侍燕觞^[2]，红杏寒未拆^[3]。

四月送入都，杏子已可摘。

流年不贷人，俯仰遂成昔。

事贤要及时，感此我心恻。

欲书加餐字^[4]，寄之西飞翮^[5]。

念公为民起，我得怨乖隔^[6]？

摇摇跋前旌^[7]，去去望车辄^[8]。

亭障郁将暮，落日澹陂泽^[9]。

敢忘国士风^[10]，涕泣效臧获^[11]。

敬输千一虑^[12]，或取二三策。

公归对延英^[13]，清问方侧席^[14]。

民瘼公所知，愿言写肝膈^[15]。

向来酷吏横，至今有遗螫^[16]。

织罗士破胆^[17]，白著民碎魄^[18]。

诏书已屡下，宿蠹或未革^[19]。

期公作医和^[20]，汤剂穷络脉。

士生恨不用，得位忍辞责？

并乞谢诸贤，努力光竹帛。

[注释]

^[1]曾学士：曾幾，学士，官名。曾幾做过博士校书郎、集英殿修撰等官，故称曾学士。行在：天子所在的地方，此指临安。

^[2]侍燕觞：侍候酒宴。燕：同宴。

^[3]拆：开放。

^[4]加餐字：古人送别或写信常用“加餐”一词，叮嘱亲友保重身体。

[5]西飞翮（hē核）：西飞的鸟，代指将由浙东西去临安的曾幾。

[6]乖隔：离别。

[7]跋：跟着。

[8]去去：越去越远。车輶（è厄）：套在牛马颈上的曲木，此代指车。

[9]澹陂泽：池塘边黄昏景象。澹：同淡。陂泽：池塘。

[10]国士：国中杰出的人物。

[11]臧（zāng脏）获：奴仆，这里指庸俗的人。

[12]输：贡献。千一虑：愚见。

[13]延英：唐宫殿名，借指曾幾将赴的朝廷。

[14]清问：虚心求教。侧席：不正坐以示天子重贤。

[15]愿言：即愿，言，语助词。写肝膈：倾吐真心话。写：通泻。肝膈：发自肺腑的话。

[16]遗螫（shì式）：余毒。

[17]织罗：即罗织。

[18]白著：规定税收外的横征暴敛。

[19]宿蠹：积弊。革：除。

[20]医和：春秋时秦国良医名和。

[点评]

诗共十八韵，前九韵渲染师生之谊送别之情，写得情景交融、自然真挚。陆游从曾幾学诗文，对老师的道德文章都很敬佩，尤其是先生的一腔爱国之心，深深地感染了诗人。师生两人在政治立场上，都与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势不两立。曾幾因反对议和而罢职江西，陆游也因喜论恢复而被秦桧黜落回乡。现在秦桧去世，曾幾被再次起用，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兆头。陆游为老师感到高兴，自己也深受鼓舞。然而师生久别重逢以后，又将面临着分离，诗流露出对老师深深的依恋和不舍。但诗没有流于一味的感伤之中，临别以国士之风自励，才自然转入后半首对国事民情的关注。从“敬输千一虑”以下，全是诗人对老师的临别寄言，期望自己的老师能像良医一样，根治社会的弊端。最后还请曾幾代为问候在朝的许多官员，勉励他们努力作为，在青史上留下光辉的业绩。

写这首诗时，诗人显然是看到了主战势力复出的政治曙光。从这首送曾幾的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关注时事、积极参政的意识。“士生恨不用，得位忍辞责？”诗人此时还没有步入仕途，但跃跃欲试的政治欲望已表现得非常强烈。因为此诗是送别敬仰的老师，所以诗人在抒怀寄言时畅所欲言，毫无保留。既表现了他对师长深挚真诚的感情，又坦率地表达了他对世事的批判和怀抱的崇高的政治理想。此诗境界高远，送别兼顾议政，开诗人以诗论奏的先声。

五更闻雨思季长

幽丛鸣姑恶，高树号杜宇。

惊回千里梦，听此五更雨。

展转窗未明，更觉心独苦。

天涯怀故人，安得插两羽！

[点评]

这首风味近似唐五代小令歌词的五古诗，很注意用环境渲染烘托感情：格调低回，情致凄迷，多用苦语，正所谓情到深处更转悲。诗又是在特定时期写下的，彼时年老体弱，回首往事，故交零落。今天的寂寞冷落与往日的豪壮风发相形，好梦难成，难免不伤感心苦。诗采用五古形式，笔法朴拙，手法单纯，但却和感情上的厚重同在。

送辛幼安殿撰造朝^[1]

稼轩落笔凌鲍谢^[2]，退避声名称学稼。

十年高卧不出门，参透南宗牧牛话^[3]。

功名固是券内事^[4]，且葺园庐了婚嫁^[5]。

千篇昌谷诗满囊^[6]，万卷邺侯书插架^[7]。

忽然起冠东诸侯^[8]，黄旗皂纛从天下^[9]。

圣朝仄席意未快^[10]，尺一东来烦促驾^[11]。

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12]。

天山挂旆或少须^[13]，先挽银河洗嵩华^[14]。

中原麟凤争自奋^[15]，残虏犬羊何足吓！

但今小试出绪余^[16]，青史英豪可雄跨。

古来立事戒轻发，往往谗夫出乘罅^[17]。

深仇积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18]。

[注释]

^[1]辛幼安：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人，嘉泰三年（1203）以朝请大夫、集英殿修撰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

^[2]鲍谢：南朝宋时诗人鲍照和谢灵运。

^[3]南宗牧牛话：指佛教禅宗主张修心之语，佛教比喻修行为牧牛。

^[4]券内事：有把握的事。

^[5]葺（qì）：修补。

^[6]昌谷：唐诗人李贺，住河南昌谷。

^[7]邺侯：唐李泌，德宗时宰相，封邺侯，家有藏书。

^[8]“忽然”句：指辛弃疾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事。东诸侯：做浙东诸州的长官。

^[9]黄旗皂纛（dào）：形容安抚使的仪仗。皂纛：黑色的大旗。

^[10]仄席：即侧席，不正坐，表示尊重贤者。

^[11]尺一：指诏书。诏书长一尺一寸。

^[12]管仲萧何：均为古代贤相。管仲：齐桓公相，使齐国富强。萧何：汉初名相，辅助刘邦战胜项羽，成就帝业。流亚：同一类的人。

[13]天山挂旆（pèi配）：指立功边疆。少须：稍待，稍等。

[14]嵩华：指嵩山和华山，泛指沦陷的中原地区。

[15]麟凤：豪杰之士。

[16]绪余：余力。

[17]乘罅（xià下）：钻空子。

[18]灞亭夜：指李广失意时在灞亭受辱，后杀灞亭尉以报私仇之事。

[点评]

陆游和辛弃疾同是南宋初年著名的爱国志士，他们两人间的深厚友谊，也是南宋文坛的一段佳话。

宁宗朝权臣韩侂胄用事，为了消除庆元党禁的不利影响，巩固已经取得的权位以便政治上再图进取，倡导北伐，恢复中原。嘉泰三年（1203）起用著名抗金将领辛弃疾为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次年，辛弃疾应诏入都，商讨国事。看到朝廷克复中原的决心和对抗金志士的再次倚重，陆游感到十分兴奋，并为朋友感到高兴，于是充满激情地写了这首诗为辛弃疾送行。

诗先盛赞了辛弃疾的文学才华和个人涵养。辛弃疾是个著名的才人，但他的一生也和陆游一样，不但未受重视，反而屡遭排斥十年之久。人生有几个十年？诗人对这种失意苦衷极有同感，说辛弃疾家居十年，以翰墨、稼穡为事，参透禅机，退只能著文养性，蓄势自珍；进才能材尽其用，青史雄跨。“忽然起冠东诸侯”以下十二句，有“忽然起冠”的惊喜，也有才比管仲、萧何的赞许，更有青史雄跨的勉励期望。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表现了作者对友人相知之深，相勉之切。最后四句的叮咛，堪称知交间最亲密无间的贴心话，语重而心长：大敌在前，应胸怀天下，不必计较个人恩怨私仇，以共同完成一统河山的伟大事业。最后四句于当时复杂的时局很有针对性，至少表现出诗人两方面的胆识。首先是很有政治远见：诗人虽对北伐充满必胜的信念，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敌我相持形势的严峻，所以特别提出“立事戒轻发”。在这一点上，正与辛弃疾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策略不谋而合。但这种严肃谨慎的态度，与韩侂胄的实际目的却是相左的。所以辛弃疾被任命为江淮前线的镇江知府不到一年即被降职免官，开禧北伐也以仓促行事而败北。其次，他以国事为重、不计个人私仇、一致对外的忠告，在当时党争余波未息的情况下，也很有现实意义。意气用事，斤斤计较，在北伐的事业中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陆游这些话，国事与私谊两见殷勤，表现了一个爱国者磊落坦荡的襟怀。

春雨

拥被听春雨，残灯一点青。

吾儿归渐近，何处宿长亭？

[点评]

子布是陆游的第六子，出生于四川荣州任上。淳熙五年（1178）陆游举家东归时，子布还只是一个五岁的幼童。不知什么原因，子布当年未与父兄同行却留在了蜀地。直至庆元六年（1200）陆游才得到子布即将东归与父兄团聚的消息。

这首《春雨》诗写于子布抵绍兴前，从“归渐近”等语看，归期当指日可数。儿子归期愈近，老父心潮愈难平静。入春以来，诗人写过许多思子念子的诗篇，频频诉说自己对儿子的牵肠挂肚，唠叨子布远途跋涉而来的艰辛。惟独这首春夜听雨诗写得最自然亲切、细腻动人。诗把窗外绵绵的春雨与诗人内心无尽的父爱相交融，出语淡淡，情意深深。仿佛这二十年因父子睽违而失落的深情，都已浓缩到这短短的二十字之中。

秋旱方甚，七月二十八夜忽雨，喜而有作

嘉谷如焚稗草青^[1]，沉忧耿耿欲忘生。

钧天九奏箫韶乐^[2]，未抵虚檐泻雨声^[3]。

[注释]

^[1]稗（bài）草：杂草。

^[2]钧天：上天。九奏：演奏多遍。箫韶：相传为古代帝王虞舜的音乐。

^[3]虚檐：屋檐。

[点评]

陆游敬仰的前辈诗人吕本中，非常欣赏李商隐“一春梦雨常飘瓦”（《重过圣女祠》）的意境，认为大有不尽之意。模棱的语境和朦胧飘忽的语言，会让人感到有一种麻姑搔痒的趣味，似所谓“梦雨含情俱有托”。也许是精神气质的差异，陆游诗中却很少给人以这样的感觉。同样是写雨的诗句，此雨却非彼雨也。李商隐喜欢借雨来表现一种心灵世界飘忽不定的感觉、微妙的律动，让人不可捉摸。而陆游则更多地表现出对现实生活人事的关怀，感情非常透明，喜怒哀乐尽在物态之中。这首淳熙七年（1180）作于抚州任上的喜雨诗，即是一首很有实感的咏雨之作。一忧一喜之间，都流露出一一个入世者关注生活的精神。

陆游在抚州任所的主要职责，是主管钱粮仓库和茶盐专卖等事，是一个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差使。这一年江西抚州一带多灾多难，仲夏小旱不久，大雨泛滥成灾。水灾过后，干旱相接。入秋以来，稻田枯焦，农民心急如焚，诗人也为此忧心忡忡。七月二十八日夜忽降大雨，诗人大喜过望。久旱逢甘雨，这屋檐泻雨声，简直比天上最美妙的仙乐还要动听。当年孔子听了箫韶之乐后，三月不知肉味，今天诗人听了屋檐间哗哗作响的雨声，当感动得三月不闻仙乐。这种发自内心强烈的审美感受，是有他内在的心理逻辑基础的。

陆游的《渭南文集》中就有一段关于云和雨的文字，很值得一读：“山泽之气为云，降而为雨，勾者伸，秀者实，此云之见于用者也。子尝见旱岁之云乎？嵯峨突兀，起为奇峰，足以悦人之目而不见于用，此云之不幸也。”（《跋吴梦予诗编》）以致用为本，是这段文字给人的突出印象，其观点口吻与这首喜雨诗的审美标准如出一辙。在这种独特的审美心理支持之下，才会有这样不同于人最个性化的抒情方式和文学形象。

雨夜

庭院萧条秋意深，铜炉一炷海南沉。

幽人听尽芭蕉雨，独与青灯话此心。

[点评]

这首《雨夜》诗，也是诗人在抚州任上时写下的。虽与前一首喜雨诗几乎作于同时稍后，但表达的却是另一番心情。

七月二十八日的那首小诗，是在特定时间“秋旱方甚”、特定心境“喜而有作”时促成的，所谓久旱逢甘霖，是排得上狂喜的排行榜的，所以雨声会胜于“九天箫韶”。然而，人的感情总是随感遇而发生变化的。久旱闻雨的感情是真切的，狂喜过后却是平淡的日子；而平淡日子的滋味，也是需要用心去体会的。这首诗写的就是感情平息之后，在芭蕉秋雨中面对萧条庭院、香雾青灯感受到的些许惆怅。诗的后二句“幽人听尽芭蕉雨，独与青灯话此心”特别耐人寻味。幽人，隐者也。一个刚刚还在为好雨而欢呼雀跃的诗人，怎么几天之间即变成了独对青灯欲诉衷肠的幽人？诗人并非故作深沉。试想，在摆脱秋旱之虞后，从心态上说，一时的激动兴奋过后，映入诗人眼帘的将依然是淅淅沥沥助人愁思的秋雨秋风。幽人“听尽”，说明已谙尽雨打芭蕉的况味，“独”字写雨中内心的孤寂无人可诉才面对青灯。诗人没有坐实幽独莫诉的内涵，只以“此心”两字点到即止，乃不言之言。诗中致力营造的是一种雨打芭蕉的心理氛围，以转达日常生活中一份最细腻、最诗意的心理感觉。如一意点破，就索然无味了。

诗人八十三岁时还写过一首《夏日杂题》的雨境诗：“午梦初回理旧琴，竹炉重炷海南沉。茅檐三日萧萧雨，又展芭蕉数尺阴。”诗写夏日雨打芭蕉的情景，清丽悦目饶有韵味，同样富有意境。与抚州任上的《雨夜》诗相比较，似乎恬淡闲适多于幽独惆怅。这当是诗人晚年生活平和、情随境迁的又一写照。

十月十七日^[1]

我生急雨暗淮天，出没蛟鼉浪入船^[2]。

白首功名无尺寸，茅檐还听雨声眠。

[注释]

^[1]本诗原题为：《十月十七日，予生日也。孤村风雨萧然，偶得二绝句。予生于淮上，是日平旦，大风雨骇人，及予堕地，雨乃止》。

^[2]鼉（tuó）：鼉龙，又称扬子鳄。

[点评]

陆游一生应该说与风雨十分有缘，他的出生很带点传奇色彩。从他这首七十一岁生日小诗的题目中可知，他是经历了急雨骇人、惊涛拍岸、白浪入船、漫漫长夜的拼争后，直到清晨才来到这个世界的。狂风暴雨伴随着诗人堕地，这可能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但诗人一生与自然风雨的情缘，不能不说是带有一点与生俱来的神秘色彩。

诗人一生有近五百首以“雨”命题的诗，其他连类而及的更不胜数。这个数字无论对拥有近万首诗的陆游，还是对其他诗人来说，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概念，它是诗人对自然物的一种透彻的身心感受。在陆游的诗中，既有非常细腻清丽的关于雨的描写，也有相当粗犷壮浪的对雨的挥洒；有欢快如闻仙乐的飘然沉醉，也有痛如锥心般的不堪面对，更有对漫漫一生凄风苦雨人生况味的咀嚼和吞咽。雨在诗人笔下已不是无情之物，它已紧紧地和诗人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个性气质、喜怒哀乐紧紧维系在一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陆游生命曾经出现过的绚丽色彩（爱情而外），我们都能从他的咏雨诗中得到某种侧面印证。从这个意义上讲，陆游的雨诗，堪称是他生命意识的一面多棱镜。各个不同的光面，都能折射出丰富的生活色彩。这一首诗，便是古稀老人因“雨”触动身世回顾人生时对白首无成的慨叹。听雨而眠，这茅檐雨声着着实实在在地都打在他痛苦而无奈的心上。这种人生失意孤寂的景况，非本人不能领略。所以其中滋味，都是诗人咬着牙根独自和雨吞咽的。

湖上急雨

溪烟一缕起前滩，急雨俄吞四面山。

造化等闲成壮观，月明却送钓船还。

[点评]

宋代写暴雨的名篇佳章很多。像苏轼《望湖楼醉书》、《有美堂暴雨》，一绝一律写杭州西湖夏日的雷雨景象，其中“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等，都是善于捕捉瞬间形象脍炙人口的名篇名句。

诗人写的是镜湖月夜的一场急雨：远远望去，刚才溪滩上还只是丝丝雨烟，没想到顷刻之间大雨就吞没了四周的湖山——大自然的变化真是无穷奇妙。就在诗人为这一随意的挥洒而感叹不已时，却已雨过天晴，明月在空，一切都恢复了以往的宁静和安闲。这四句诗承得紧，转得快，笔法灵捷与雨势相应，写足题意。急雨是大自然不经意间的一幕奇观，而这首急雨诗，则是大诗人信手拈得的一则小品。

闻雨

慷慨心犹壮，蹉跎鬓已秋。

百年殊鼎鼎^[1]，万事只悠悠。

不悟鱼千里^[2]，终归貉一丘^[3]。

夜阑闻急雨，起坐涕交流。

[注释]

^[1]鼎鼎：借用陶潜《饮酒》“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之意，谓人生光阴极为短促。

^[2]鱼千里：陶朱公以为凡鱼远行则肥，此借喻人生当勤劳自强。

^[3]貉一丘：本言同类，此处有贵贱贤愚同归于尽的意思。

[点评]

风雨之声可以催发诗情，唤起诗人的慷慨壮心。

此诗写于乾道四年（1168）陆游因主战而被罢闲居山阴时，这是诗人政治苦闷、感到无望无助的一段日子。诗人僵卧荒村，夜半的急雨使他陷入了对现实境遇和坎坷人生的种种思考。他想到了人生的短促，作为的不易，屈志的无奈。他又想到古人的养生之理：陶朱公认为“鱼远行则肥”。物尚有远行求壮之意，人岂能安于一隅？大丈夫生当发奋图强，怀四方之志，行四方之事。人无远虑，必然会消磨意志，最后落得贤愚无别的下场。这些雨中引发的思虑都催人发奋，而现实却让人沮丧不已。夜深时分的急雨，唤起了诗人强烈的用世欲望，却又无法解决志向与现实境遇之间的矛盾，平衡内心的波澜。故而起坐慨叹，涕泪交流。这是志士抱有远大志向却又无从实现的悲慨怅恨。在此，雨声是情感的媒介，也是醒世惊俗、鞭策诗人的警世乐章。

雨

映空初作茧丝微，掠地俄成箭镞飞^[1]。

纸帐光迟饶晓梦^[2]，铜炉香润覆春衣。

池鱼赳赳随沟出^[3]，梁燕翩翩接翅归。

惟有落花吹不去，数枝红湿自相依^[4]。

[注释]

^[1]箭镞（zú族）：箭头。

^[2]饶：多。

^[3]赳赳：鱼儿跳跃之声。

^[4]红湿：著雨的花瓣。红：花，此指海棠。

[点评]

唐代诗人杜甫，在留寓成都期间有一首著名的咏雨诗章《春夜喜雨》。那“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好雨”以及“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的雨中之画景，给人留下了十分清丽美好的印象。无独有偶，陆游似乎对成都的春雨也情有所钟。他在范成大幕中做参议官期间（1176）也欣然写下一首《雨》诗，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诗人对于锦官城之雨细腻入微的感受。

首联先从描摹物态入手，生动地再现了春雨由映空而飘的“茧丝”化为掠地而飞的“箭镞”的瞬息变化过程。这是一般人不经意之处，却也是诗人对春雨观察痴迷入神的地方。颔联写人在春雨中的感受：春雨春阴使“春眠不觉晓”，这种天气特别缱绻缠绵留人好梦，湿润的空气到处弥漫着袭人的薰香。处于这样一种“薄雾浓云”的温柔环境之中，会让人感觉到一份闲适和雅致。颈联则把视线由室内移向室外：野外的沟渠之中，鱼儿趁雨欣喜出游，而燕子却归巢避雨，诗人在此不仅细致地描述了雨中不同的物候现象，还随意点化融合了“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杜甫）、“微雨燕双飞”（晏几道）、“双燕归来细雨中”（欧阳修）等唐宋诗词中关于春雨的优美意境，使雨的形象、氛围更丰厚，更富有诗情画意。结尾处，诗人把赏爱的目光投注到著雨的海棠花上：“数枝红湿自相依。”写雨中海棠红湿可怜之态，使人联想到老杜春雨诗的意境。人说杜甫没有海棠诗，但“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不就是雨中海棠？海棠是蜀中名花，也是装点成都春景的花中之魁。陆游在写这首《雨》诗的同时，还写有《花时遍游诸家园》，极言成都海棠的繁丽富艳。海棠喜阴，雨中红湿数枝相依，更现其楚楚动人之态，因此成为锦官城雨中一道充满地域特色的亮丽风景。

如果说杜甫的《春夜喜雨》侧重于对“好雨”应时而至、滋润万物的欣喜之情的描写，那么陆游的这首《雨》诗更关注雨景以及雨中人情物态的细致写摹。杜甫的诗偏重于主观写意，陆游诗则是工笔写生。这两首诗均得灵感于春日成都，堪称描写锦官城春雨的姐妹诗篇。

南嶼遇大风雨^[1]

叹息谁如造物雄，故将意气压衰翁。

千群铁马云屯野，百尺金蛇电掣空^[2]。

身羡渔蓑鸣急雨，心怜鸦阵困狂风。

世间变态谁能测，归路斜阳十里红。

[注释]

^[1]南嶼：山阴一带的地名，方志失载。

^[2]掣：闪耀。

[点评]

这首诗作于淳熙十二年（1185）春陆游六十一岁闲居山阴时。一次偶然的出游，不期遭遇了一场大风雨。诗人雨中有所感触，便写了这首七律。

春天的天气似乎也像孩童的脸，说变就变。诗人刚刚写完一首“细细湿春光，霏霏破夕阳”的《小雨》诗，就碰上了一场雷电交加的狂风暴雨。颌颈两联正面赋写雷雨天气的雄奇声势：“千群铁马”摹写雨前乌云密聚、随风奔移的突兀天象，百尺金蛇形容天上闪电劈空而下的场面。这是大雨倾盆的前奏，虽没有正面写大雨，但山雨欲来的声势已足以摄人心神，使人闻之色变了。颈联两句写风雨中即景感受，显得过于直白，句式圆熟勉强，转得贫弱无力。好在尾联重新振起，以两句简洁有力的语言，一笔扫尽风雨，才稳压阵脚总束全篇，使整首诗神完气足，给人以无穷的爽意。

这首诗的语境与苏轼《定风波》黄州沙湖道中遇雨的词境十分相近。面对突如其来的风雨，作者没有惊慌失措，而是表现出一份泰然和自持。苏轼说自己“一蓑烟雨任平生”处变不惊，在逆境中始终保持怡然自得的精神状态。陆游则把风雨看作是与自己意志的较量：他一方面极力渲染风雨的声势，惊叹于自然造化的神奇威力；一方面又不露声色地把它摄取入诗，来显示他的胸襟涵养。尾联“归路斜阳十里红”一句，写风雨后天气放晴的景色，景语之中也透露出诗人自信开朗的个性，与苏轼词“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同一归旨，重在表现一种不随物悲喜、通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临安春雨初霁^[1]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2]。

素衣莫起风尘叹^[3]，犹及清明可到家。

[注释]

[1]临安：南宋都城，今浙江杭州。

[2]细乳：沏茶时水面浮起的泡沫。分茶：品茶。

[3]“素衣”句：化用晋陆机“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诗意，说京城的风尘会把白色的衣服染黑。

[点评]

陆游的七言律诗中，名联俊句常常层出叠见，美不胜收。这首诗中，“小楼”一联便是最亮丽的一笔，也是陆游写春雨最动人的句子之一。

诗人六十二岁那年，终于被重新起用为严州（浙江建德）知州。接到任命通知后，他赶赴临安朝见，暂住在西湖边的客舍里。时值春天，一夜绵绵细雨，诗人辗转难眠，临明时小雨初霁，小巷深处不时地传来一声声的卖花声。杏花带来春的消息，给客中的诗人以些许的诗意慰藉。这一联十四字一气呵成，自然流动，虽得来全不费工夫，却有许多令人咀嚼回味的地方：江南的春天通常烟雨蒙蒙，经过一夜春雨洗礼，临明天气放晴，小楼外深巷中，空气滋润而清新。卖花姑娘那一声声轻软的吴语俚音，和着她挽携中的杏花清香，在清晨的小巷深处扩散弥漫。这声音显得格外清脆悦耳，这空气似乎也飘着湿润的清香。这便是陆游笔下江南小巷的春晨，这一幅未经任何雕饰的天籁画境，既有小巷小楼的幽深清丽之美，更有画卷无法传达的诗意——画外之声。如细加寻绎，再深入探究一下诗人小楼一夜听雨的心态和对明朝小巷卖杏花的欣赏，则更能深入到诗人的内心世界，从而发掘出其中的寓意。小楼一夜听雨，暗示诗人客居一夜未眠。到底是什么使诗人辗转反侧？关注一下律诗的其他三联，就能找到答案。首联告诉读者，诗人被谗退之后，饱谙世味，对此次进京求职不抱多大希望。颈联写客居日长无事，徒以写字品茶打发光阴。尾联说京城风尘令人生厌，希望及早回家。从这些诗句中，流露出诗人被重新起用后掩盖不住的失望与苦闷。表面上学书品茶淡泊清新，内心深处却牢骚满腹很不得志，所以客中光阴难挨难度。这二句与尾联希望及早返家的命意是一致的，都含有对自然淳朴生活的向往。

“小楼”一联，堪称整首律诗的眉目。不但刻画了江南小巷之春的典型场景气氛，同时又表现了诗人客居时的苦闷情绪，意关其他数联。既是动人所在，也是灵光所聚，一联生色，光耀全篇。

十二月二十八日，风雨大作

风怒欲拔木，雨暴欲掀屋。

风声翻海涛，雨点堕车轴^[1]。

拄门那敢开，吹火不得烛。

岂惟涨沟溪，势已卷平陆^[2]。

辛勤蕪宿麦^[3]，所望明年熟。

一饱正自艰，五穷故相逐^[4]。

南邻更可念，布被冬未赎。

明朝甑复空^[5]，母子相持哭。

[注释]

[1]堕车轴：形容雨点粗大如车轴。

[2]卷平陆：席卷平地。

[3]蕪：播种。宿：隔年。小麦秋冬种植，次年成熟，故称宿麦。

[4]五穷：韩愈《送穷文》中称五穷是：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相逐：紧紧跟随。

[5]甑（zèng）：做饭的瓦器。

[点评]

陆游写暴雨的诗很多，总的说来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以风雨写豪情，表现诗人英雄气概、英雄本色，如《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托意很明；而《冒雨登拟岘台观江涨》诗，则借雨势写蜀中壮举。这一类诗往往取象奇诡而壮浪，以气取胜，笔法淋漓酣畅，充满激情。另一类暴雨诗则从悯农的角度入手偏于写实，客观反映这种异常的气候现象给农事带来的灾难，如《大风雨中作》：“风如拔山怒，雨如决河倾。屋漏不可支，窗户俱有声。”诗人对雨的感受是从眼前的生活境遇出发，关心的是“三年稼如云，一旦败垂成”的结果。

这首七十六岁初冬之夜写下的暴雨诗，质朴形象，真切生动，反映了诗人晚年从事稼穡后最切肤实在的见闻感受。诗从风雨中落笔，先渲染暴雨狂风“拔木”、“掀屋”、翻江倒海的凶猛来势。在这种声势的威逼下，诗人自己一筹莫展，心里可怜田里的庄稼，还牵念着“南邻”饥寒交迫的孤儿寡妇，想象他们明天将面临的困境。诗人对自己窘迫遭遇虽有入木生动的刻画，但最感人的还是诗的最后八句对南邻母子的描写。他们只是广大无衣无食普通百姓中的一分子，一遭天灾，明天就揭不开锅，今后的日子将如何度过？诗结尾语犹未尽，呈开放式结构，发人深省。这场风雨，给人们带来的遭遇是悲惨的，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也是触目惊心的。

五月十四日^[1]

黑云塞空万马屯^[2]，转盼白雨如倾盆^[3]。

狂风疾雷撼乾坤，壮哉涧壑相吐吞。

老龙腾拏下天阊^[4]，鳞间火作电脚奔。

巨松拔起千年根，浮槎断梗何足论^[5]。

我诗欲成醉墨翻，安得此雨洗中原。

长河衮衮来昆仑^[6]，鸛鹄下看黄流浑^[7]。

[注释]

[1]本诗原题为：《五月十四日，夜梦一僧持诗编过予。有暴雨诗，语颇壮，予欣然和之，联巨轴欲书。未落笔而觉，追作此篇》。

[2]屯：堆积。

[3]转盼：转眼。

[4]腾拏（ná拿）：腾移牵掣。天阊（hūn昏）：天门。

[5]浮槎断梗：被水冲折的断树残枝。

[6]衮衮：同滚滚。

[7]鸛（guàn贯）鹄：鸟类名，形似鹤。此指鸛鹄楼，在山西省永济市黄河东岸。以王之涣“黄河入海流”诗句而闻名。

[点评]

这首暴雨诗完全出以想象。诗题告诉我们，诗人是梦见一个和尚写了一首“颇壮”的暴雨诗相示，诗人欣然和之，并借暴雨诗使气逞才，颇有压倒原唱的气势。

诗前八句写风雨骤然而至，雷电交作，大雨倾盆，好像要把整个天地都撼动似的，山涧溪谷水势奔涌，千年巨松被连根拔起，树枝残梗到处都是。暴雨从形成到倾泻直至奔流横扫大地，诗人着力渲染的是它所向披靡的气势和声威。这种无往不胜征服天地的力量，正是诗人一直渴望得到的。在梦里，他借助于暴雨声威，来实现理想。后四句则引发收复中原的强烈意愿：“安得此雨洗中原”是诗人托意所在，与杜甫“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喜雨》）一样，都表现了一片济世的苦心，即所谓言雨意轻，而言兵意重。前面八句的大肆宣扬，无非是为了推出收复中原的强烈欲望。在这里，暴雨成了他清扫胡尘的强大武器。诗人每每于雷雨交加之时，突发驱逐金人的豪情壮志。这之前他写过一首《中夜闻大雷雨》诗，直言其事：“雷车驾雨龙尽起，电行半空如狂矢。中原腥膻五十年，上帝震怒初一洗。”诗人在半夜听到大雷雨，怦然心动，联想到借大自然的神奇威力冲洗中原的腥膻。诗中的夸张和想象，像一只放飞的风筝，无论飘得多远，总是与忧国济世之心紧紧维系一线相连的。

喜雨歌

不雨珠，不雨玉^[1]，六月得雨真雨粟。

十年水旱食半菽^[2]，民伐桑柘卖黄犊。

去年小稔已食足^[3]，今年当得厌酒肉^[4]。

斯民醉饱定复哭，几人不见今年熟！

[注释]

^[1]雨（yù育）：作动词“落下”解。

^[2]食半菽（shū叔）：农作物只有一半的收成。菽：豆类植物，此泛指农作物。

^[3]小稔（rěn忍）：稍好的收成。稔：庄稼成熟。

^[4]厌：吃饱。

[点评]

陆游所居的镜湖，本是一处旱涝保收的鱼米之乡。镜湖以它庞大的拦洪蓄水能力，使当地人民安居乐业，免受洪涝的灾害。然而，自从北宋神宗以来，一些急功近利的人看到湖区淤泥肥膏，有利可图，便动了围湖造田的念头。此风一起，一发而不可收，到南宋初年，湖区竟一下子垦出二千多顷良田。其收益当然是极其丰厚的，但由此造成镜湖湖堤的毁坍和蓄水拦洪能力的低下，使当地农业失去了以往的水利保障，完全陷入靠天吃饭的尴尬之中。

因为从事农稼，陆游晚年的诗对天时的变化表现得异常敏感。久涝苦雨，久旱喜雨，忧喜之间都事关生计。这首作于庆元五年（1199）夏天的喜雨诗，诗人掩盖不住久旱后对雨的渴望，开篇竟一连下四个“雨”字，并以粟、珠玉来形容六月雨的珍贵，突出久旱逢甘霖后的激动欢欣。然而，这狂喜背后却隐含着农民十年水旱交迫、食不果腹、为求生存割肉补疮的种种辛酸。

诗人由今天的及时雨，进而想到今岁可以免受饥馑之苦，甚至可望丰收饱餐酒肉。这些多年来被灾害饥饿折磨得筋疲力尽的农民，他们对于生活质量的生存要求竟是那么微薄低下。想想连年来灾荒饿死的人们，这些幸存的人们怎能不涕泪涟涟？诗以悲情写喜悦，有十年灾害悲苦作反衬铺垫，才更能体会喜雨和展望丰年的难能不易，诗人就在这样苦乐的对比中渗透感情，强化了喜雨的主题。

甲申雨^[1]

老农十口传为古^[2]，春遇甲申常畏雨。

风来东北云行西，雨势已成那得御。

山阴洸湖二百岁^[3]，坐使膏腴成瘠卤^[4]。

陂塘遗迹今悉存^[5]，叹息当官谁可语。

甲申畏雨古亦然，湖之未废常丰年。

小人那知古来事^[6]，不怨豪家惟怨天。

[注释]

[1]甲申：古时用天干地支相配记日，甲申指甲申相遇的那天。

[2]十口：众口。古：古老的经验。

[3]洸（yì益）湖：湖水泛滥成灾。洸：通溢。

[4]膏腴：指肥沃的土地。瘠卤（jí lǔ吉鲁）：贫瘠的盐碱地。

[5]陂塘：湖边堤岸。

[6]小人：小百姓。

[点评]

镜湖是浙东地区一个了不起的古代水利工程，始成于汉代，湮没于南宋。陆游生活的时代，正是这个人工蓄水湖遭到大规模围垦并一步一步走向毁坏的时期。这首诗从一次甲申暴雨引出话题，揭露了当时豪家占湖为田、造成灾难的现实。

古代的山阴原是会稽山北临海的一片低洼沼泽地，长期以来水洪下泻，海潮倒灌，经常发生类似洪涝的自然灾害。汉代马臻围堤筑塘后，不但拦蓄了会稽山三十六源的水资源，而且还抵御了潮汐咸碱的侵蚀，对镜湖庞大的排蓄系统起着蓄淡拦洪的作用，给当地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南宋状元王十朋曾说：“杭之有西湖，犹人之有眉目；越之有镜湖，犹人之有肠胃。”（《镜湖说》）然而，这个有效的“肠胃系统”，自北宋真宗时，便变得紊乱起来。到南宋初年，围垦之风进入全盛，他们放出湖水，人为地坍决塘堤。由于许多人占湖为地，再加上湖底淤泥日厚，镜湖的蓄水能力不断降低，因而导致雨天湖水泛滥成灾、潮汐海水倒灌的现象。陆游生活的年间，水灾频频，农民不胜其苦，怨声载道。这首诗就是这类惨痛现实的写照。

诗前四句从老农有关甲申雨的凶兆说起，说看来今春可怕的雨灾已是不可避免，点明天灾。次四句回顾了有宋以来镜湖屡遭侵占、水利被毁，致使膏腴之地变成贫瘠盐碱的现实。最后四句，诗人以史为鉴，列举历史上曾出现过甲申雨而仍获丰收的事实，尖锐地指出：可怕的甲申雨实非天灾，而是人祸。结尾

处，诗人以曲笔反语，讽刺统治者不顾民生，怂恿豪家占湖为田、遗祸于人的事实。这首雨诗立意明确，理脉清晰，诗人以事实为依据，一反关于甲申雨的传统论调，不仅有认识意义，更具史料价值。

父德子贤·家祭无忘告乃翁

喜小儿病愈

喜见吾家玉雪儿，今朝竹马绕廊嬉。

也知笠泽家风在，十岁能吟病起诗。

[点评]

子遹又名子聿，是陆游五十四岁时生的一个儿子。诗人晚年得子，自然十分高兴，加上孩子乖巧伶俐，承欢膝下，无疑给诗人的晚景带来了许多新的气息。在众多子女中，陆游对子遹尤为爱怜。他一生所作二三百首示儿诗中，有将近一半是写给子遹的。子遹聪慧可人，又善解人意，深得陆游怜爱，所以称之为“吾家玉雪儿”。写这首诗时，子遹病后初愈，在廊下骑竹马戏嬉，并出人意料地“忽作《病起》诗一首”（陆游自注），让老父亲欣喜万分，感动于“笠泽家风”终于又在小儿身上得到了体现。

山阴陆氏诗书传家，高祖陆轾相传七岁能作诗，曾祖陆珪、祖父陆佃、父亲陆宰均长于诗文。特别是祖父陆佃，著述甚丰，经学诗文均擅长。陆游以此为自豪，并把对诗文的爱好看成为陆氏一门的优良家风，对子孙也有类似杜甫“诗是吾家事”的期望。陆游自称“笠泽”，是想绍承晚唐诗人陆龟蒙的衣钵，自称有“笠泽家风”，其中应该包含着对自己及子孙诗书相传的自豪。

写这首诗时，正值《剑南诗稿》二十卷在严州任上刻就。这是陆游一生创作的首次结集，当世著名诗人张鎰、杨万里、韩淲等都题诗称许，陆游心里自然十分自得。十岁的幼子在大病初愈后，居然脱口吟诗，这想必更令诗人欣慰不已。事情就那么凑巧：一百四十年前，陆游的高祖陆轾曾守新定（严州），严州建有陆轾的祠堂。淳熙十五年（1186）诗人自己又在严州做官，并在此地次年刻就《剑南诗稿》。谁料四十年后，本诗中十岁能吟《病起》诗的“玉雪儿”子遹又知严州。这可真是“笠泽家风”世代相传的又一例佳话了。

与儿辈论李杜韩柳文章偶成

吏部仪曹体不同^[1]，拾遗供奉各家风^[2]。

未言看到无同处，看到同时已有功。

[注释]

^[1]吏部仪曹：指韩愈与柳宗元。韩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柳宗元，字子厚，曾任礼部员外郎，故称仪曹。

^[2]拾遗供奉：指杜甫与李白。杜甫，字子美，肃宗时任左拾遗。李白，字太白，曾任供奉翰林。

[点评]

在儿辈们面前，陆游既是一位慈祥可亲的父亲，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长者，同时更是一位平易近人、谈锋甚健的良师益友。他常常很随意地和儿孙们纵谈前人创作成就和特色，其中有许多观点，都是从自身的创作甘苦中悟得的真知卓识。这对儿辈们步入文学评论的堂奥，起到了很好的导引作用。在寂寞的晚景中，与儿辈们切磋文学上的诸多问题，成了诗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儿辈们也在父亲即兴言谈中领悟到不少读书的方法和乐趣，所以常常乐此而不疲。

这首诗成于绍熙四年（1193）一个寒冷的冬夜。年近古稀的诗人与儿孙们围炉而坐，各自畅谈诵读前代文学巨擘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四家文章后的体会，可能儿辈们多从异处着眼分谈了四家各自不同的风格特色。前二句概述的就是父亲的对儿辈们谈资的肯定，说李杜韩柳四家的确存在着体式和风格的差异，异是客观存在的。后一句则是提出更高的标准，从高屋建瓴的角度，要求儿辈们异中求同。“未言”一联是说只看到异还没有看到他们之所以成为名家的共性。如果能从相异的风格中求得共同的成功奥妙，那么识见就非同一般了，这是更深的理解与感悟。诗人总是那么循循善诱，从儿辈现有的水平出发，作一些必要的提示与点拨，为他们铺设更上一层楼的台阶，所以听了以后常常令人心悦诚服。

诗犹如讨论过程中主持人最后的总结发言，既有对各位见解的热情肯定与鼓励，又指出了进一步攀登的目标与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言之有理，行之有效，很有启发式教育的特色。

冬夜读书示子聿

古人学问无遗力^[1]，少壮工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2]。

[注释]

[1]无遗力：不遗余力。

[2]绝知：深知。

[点评]

陆游在示子诗中有许多精彩的议论，有的在今天看来，也是字字珠玑很有价值的。这首写于庆元五年（1199）冬夜的示子诗，谈论的话题即是他六十余年文学创作的成功经验和结晶。

诗人晚年常与子聿诗书相伴：“父子更兼师友分，夜深常共短檠灯。”（《示子聿》）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首诗主要从两方面对子聿进行启发教育：一是勉励治学要刻苦努力，从少壮到年老都不能放松，坚持不懈，才会有所成就。在这一方面，诗人少时既耽学，读书废寝忘食，白首归居田园，也是勤学不辍。二是要重视躬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两句，即说明读书与创作均不能闭门造车——纸上得来的东西，须经过一番实践才能真正成为自己所有；创作的得失，只有经过生活的检验才全部表现出来。因此，陆游十分重视创作过程中生活体验对诗歌感发的作用：“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予使江西时以诗投政府丐湖一麾会召不果偶读旧稿有感》），在评诗时也强调生活对创作的影响：“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陆游主张把创作的视野从书本引向广阔丰富的生活中去，并说：“大抵此业在道途则愈工，虽前辈负大名者往往如此。愿舟楫鞍马间，加意勿辍。他日绝尘迈往之作，必得之此时为多。”（《与杜思恭书》）主张直接感受生活，抒写生活，掌握真正的创作法则。“饱以五车书，劳以万里行。”（《感兴》）学问与躬行并重，才能有所建树有所成就。这两方面的学习精神，是陆游留给后人的宝贵经验，对我们今天的学习仍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很有倡导的必要。

示子孙（二首）

为贫出仕退为农，二百年来世世同。

富贵苟求终近祸，汝曹切勿坠家风。

吾家世守农桑业，一挂朝衣即力耕。

汝但从师勤学问，不须念我叱牛声。

[点评]

陆氏世家确实有值得称道处：“孝悌行于家，仁义修于身。”“世世守之，不以显晦易也。”（《渭南文集》卷三十二、《右朝散大夫陆公墓志铭》）高祖陆轺少时家贫未能求学，但刻苦不怠，七岁即能自作诗。出仕后，为官清廉在朝四十余年，终身未尝添置家产，只以余俸买书，以此留给子孙。曾祖陆珪也清贫自守，不尚华丽。祖父陆佃少时尤其清苦贫寒，晚上没有油烛，就到月光下读书，虽暑天寒冬犹苦学不辍。后官至尚书左丞，为官正直有节，不骄不阿，晚年在陶山“结楼著书”，以书传人。父亲陆宰官至直秘阁、京西路转运副使，是个有名的爱国志士，也是浙东著名的藏书家，一生心血全付于藏书，留给陆游的是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一片炽热的爱国心肠。陆游祖上不尚豪奢、清廉自守的家风深深影响了陆游的一生。他不但身体力行，而且时时告诫子孙，用陆氏一门二百年来的优良作风教育儿辈，要求他们清贫自励，重农务本，不要忘记自己是陆家子孙，应好好继承这种清正勤勉的作风报效国家。这两首绝句集中体现的就是这一思想。

第一首是教育子孙为农为官的道理，要他们做一个正直勤劳、品行端正的人，无论是出仕还是退守田园，都应该保持一颗平常心。做官时切莫贪恋富贵，为农时努力耕作，切勿懈怠。在此，陆游特别强调出仕不求富贵的道理。他的祖上是如此，他自己亦以此为鉴，并要求子孙不坠家风。这种家风，显得何等崇高先进，可谓是陆氏一门优秀的品德所在！第二首则告诫子孙要刻苦努力，在稼穡的同时，不忘学业是立身之本。陆游可以不要功名富贵，但他决不舍弃视之为生命的学问之道。陆氏一门诗书传家，生活虽极其清贫，但藏书丰富。子孙在家庭的熏陶下，谨守家学，嗜书成风。陆游中年入蜀寓居近十年，东归时不载一物，尽买蜀书以归。他一生留给子孙的除了弥留之际“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遗恨外，就是满屋“色色已具”的平生藏书。他至死都还牵念着建立一个藏书阁的事，要求子孙极力为之。

陆游对子女的教育，倾注了他巨大的热情，不但言传，而且颇重以身垂范。他教育子孙不图富贵，自己即清贫自守；他教子孙读书，自己即苦读不倦。他倡导的克勤克俭的家风，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就是今天对教育子女也不无启发。

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2]。

[注释]

^[1]九州同：指统一中国。

^[2]乃翁：作者自指。乃：你。

[点评]

正如陈祖美先生在《陆游等三家“示子”诗述评》一文中所评价的：“历代与‘示子’内容有关的诗歌尽管难以数计，但真正在文学史上占一席地位的却为数不多，至于能够占重要地位的可以说只有陆游一家。”（《陆游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示子这类诗，陶渊明、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等诗坛大家都有涉笔。他们之中有的表现亲子之爱、舐犊之情，有的则借题发挥，寄寓不遇于世的愤慨之情。其中虽亦不乏内心的真情流露，但大都围绕着血浓于水的人伦之情表现父子天性和私爱亲情。所谓“怜子如何不丈夫”，情之所钟不外乎以上几个方面。

陆游是个多子且又高寿的诗人，创作周期特别长，为儿孙留下的诗亦最多。其中既有表现拳拳之爱的如《喜小儿病愈》、《喜小辈到行在》，也有表达愤世之情的如《书叹》，还有表现“父子更兼师友份”的论诗谈文之作，教育儿孙清廉自守、重农务本的如《示儿孙》、《送子龙赴吉州掾》等。然而，最终使陆游享有巨大声誉并能使这一类题材跻身于文学殿堂的，却是他临终前的这首《示儿》诗。这首临终绝笔，既是他一生爱国忧时思想最精彩的总结，也是他留给儿孙后代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已非一般意义上的临终嘱托。它可以一字不改地留给千秋万代，留给普天之下所有爱国的子孙后代，去完成前辈们未竟的事业。

在这首绝句中，诗人对国家的爱和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已经超越了生与死的界限。一位八十五岁的老人，在临终易箦之际，仍悬望着祖国的命运。绝笔诗中无一字言及私事，说人至死什么都可以丢开，惟独未能见到祖国统一则是终生遗恨。陆游生前看到的只是失败与屈辱，但他至死也没有失去对北伐的信心，希望理想能在儿孙们身上得以实现。所以特地告诫子孙：在祭祀时别忘了以王师北定中原的好消息相告慰。临终的肺腑之言，正是他一生志愿的有力的总结，大有“三呼渡河之意”。这种至死不渝的爱国思想不惟对儿孙很有教育意义，也令千年而下的人们深深感动。

历史上曾有多少人少年豪壮激烈，而一旦受挫后便悲慨不已，而像陆游那样“寸心至死如丹”、此情至死未已的人却是寥寥无几。诗人弥留之际思想所放出的耀眼光芒，将永远激励着后来者为国家、民族的事业而奋斗不息。

与子鴈、子坦坐龟堂后东窗偶书^[1]

时鸟朝暮鸣，芳草日夜生。

春风舍我去，岁律俄峥嵘^[2]。

缀簇茧白白，出陂稻青青。

鸣机织苧葛^[3]，暑服亦已成。

小儿结山房，窗户颇疏明。

万事不挂眼，朱黄浩纵横^[4]。

佳哉东北风，吹下读书声。

功名讵敢望^[5]，且复慰父兄。

[注释]

^[1]龟堂：陆游晚年的居室名，在三山别业。

^[2]“岁律”句：指岁月短促、荏苒不平凡。

^[3]苧（zhù）葛：用苧麻织成的丝织物。

^[4]朱黄：古人校点书籍的两种颜色。

^[5]讵：岂，表示反问。

[点评]

陆游自六十五岁被斥回故里后，一直在山阴农村生活。乡居生活本身是单调缺少色彩的，父子相依，一边从事稼穡，一边苦学不辍，除了时时关注国事、怀念蜀中生活外，更多的日子是在平常常中打发的。春去秋来，花开花落，岁月匆匆而过，而诗人却能于这最朴素的生活中发现诗情。这首写于庆元四年（1198）夏天的诗，只是攫取了诗人漫长平淡岁月中一组最寻常的家居镜头，读来自觉亲切自然，淡中有味。

蚕茧白白，秧稻青青，芳草萋萋。转眼春天已逝，夏日就在眼前。诗人家居无事，午间与长子子虞、四子子坦在龟堂临窗小坐。一阵微风吹来，传来了小儿子聿在山房琅琅的读书声。诗人听到后，心里感到无比的快慰。“佳哉东北风，吹下读书声。”诗人自注：“是日午间子聿在山半读书，相与欣然。”陆游自己勤奋好学，他虽不指望儿子们都能博取功名，但却希望儿孙们能绍承好学的家风，做一个知书识礼的贤良之士，即使布衣也无愧公卿。宋人敦学重文，读书是士大夫家庭兴盛的希望所在。陆游儿孙多如王谢，所以特别注意培养儿孙诗书传家的优良传统。父子在龟堂小坐，听得子聿山房上琅琅的读书之声，相与欣然，父亲的喜悦之情总是被这琅琅的读书声所感发。

诗前半首八句写耕，后半首八句写读。全诗语言平实，形象感强，如家居生活一样朴实无华，却让人时时感到平淡之中的淳厚诗意。

送子龙赴吉州掾^[1]

我老汝远行，知汝非得已。

驾言当送汝^[2]，挥涕不能止。

人谁乐离别？坐贫至于此^[3]。

汝行犯胥涛^[4]，次第过彭蠡^[5]。

波横吞舟鱼，林啸独脚鬼^[6]。

野饭何店炊？孤棹何岸舣^[7]？

判司比唐时^[8]，犹幸免笞箠^[9]。

庭参亦何辱^[10]，负职乃可耻^[11]！

汝为吉州吏，但饮吉州水。

一钱亦分明，谁能肆谗毁^[12]？

聚俸嫁阿惜^[13]，择士教元礼^[14]。

我食可自营^[15]，勿用念甘旨^[16]。

衣穿听露肘，履破从见指。

出门虽被嘲，归舍却睡美。

益公名位重^[17]，凛若乔岳峙^[18]。

汝以通家故^[19]，或许望燕几^[20]。

得见已足荣，切勿有所启^[21]。

又若杨诚斋^[22]，清介世莫比。

一闻俗人言，三日归洗耳^[23]。

汝但问起居，余事勿挂齿。

希周有世好^[24]，敬叔乃乡里^[25]。

岂惟能文辞，实亦坚操履^[26]。

相从勉讲学，事业在积累。

仁义本何常，蹈之则君子^[27]。

汝去三年归，我倘未即死。

江中有鲤鱼^[28]，频寄书一纸。

[注释]

[1]子龙：陆游次子。吉州：今江西省安吉县。掾：官府中助理人员的通称。子龙去吉州任司理参军，协助掌管司法工作。

[2]驾言：驾车。言：助词，无实义。

[3]坐贫：因为贫困。

[4]胥涛：指钱塘江的潮水。传说伍子胥自杀后化为潮神，每年涛涌钱塘江。

[5]彭蠡（lǐ）：今江西境内的鄱阳湖。

[6]独脚鬼：即夔。古代传说中的独脚怪物，形状若牛。

[7]孤棹：孤舟。舣（yǐ）：靠岸停船。

[8]判司：参军之类职位低下的小官。

[9]笞箠（chī chuī吃垂）：鞭打。这二句的意思是说宋朝小吏的政治遭遇比唐朝要好多了，不用再挨打了。

[10]庭参：属吏在公堂上拜谒长官的仪式。

[11]负职：渎职，不称职。

[12]肆谗毁：任意说坏话，诬蔑。

[13]阿惜：子龙之女。

[14]元礼：子龙长子。

[15]自营：自己安排。

[16]甘旨：此指子女孝敬父母的精美食物。

[17]益公：周必大，庐陵（安吉）人，曾官左丞相，封益国公，时退居在乡。

[18]乔岳：高山。

[19]通家：有世谊交情的家庭。

[20]望燕几：拜见的敬词。燕几：可供坐卧休息的用具。

[21]启：请求。

[22]杨诚斋：杨万里，号诚斋，吉州人，南宋著名诗人。

[23]洗耳：相传尧曾想把帝位让给许由。许由认为这话把他的耳朵污秽了，于是去水边洗耳。这里借指听俗人话后，要洗耳才能去秽。

[24]希周：即陈希周，陆游世交。

[25]敬叔：即杜敬叔，陆游同乡。

[26]坚操履：坚持正直的操守和行为。

[27]蹈：实践。

[28]鲤鱼：古代木刻成鲤鱼状的书信函，此指书信。

[点评]

嘉泰二年（1202），陆游已七十八岁高龄。他自六十五岁斥归故乡后，多年奉祠在家。七十四岁时祠禄停止后，家境显得特别困难窘迫，次子子龙因贫而不得不出仕，拖儿带女外出谋生，赴江西吉州做一个司理参军的小官。垂暮之年，父子、祖孙分离，诗人心中十分伤感。但他还是以前程为重为儿送行，挥泪写下了这首充满亲情的五言长诗。

诗确实很长，共有五十二句，二百六十言，似有千言万语需要叮嘱吩咐。诗从眼前道来，设想儿子在途中的艰辛和惶恐，又担心上任后可能遇到的人事关系。有牵挂有宽解，有告诫有劝勉。语重心长，一一道来，细致入微，很有层次。

前十二句点明因贫出仕和对子龙此行途中行止饮食的担心挂念。子龙生于1150年，赴任时已是年过半百、子女满堂的人了，但在老父亲看来依然是稚气未脱、涉世未深的儿辈，这次突然离膝而去不免让老父牵肠挂肚。“野饭何店炊？孤棹何岸舣？”担心他途中的一切，事事关切备至，真可谓天下父母心肠！

从“判司比唐时”开始到“归舍却睡美”十六句为第二层。如果说前面是从生活起居上加以关心，那么从此则转入对儿子事业前途的期望。说司理参军的官职虽微，但与唐时相比待遇已是大有改善，不要因为位卑职微而有所怠慢，要忠于职守，知足安分，廉洁公正。在公，作为行事要对得起吉州父老；在私，要关心教育好子女，大可不必以父亲年迈为念。这一节话，宽慰中含期望，同时也表现了诗人正直胆荡的胸怀。

“益公名位重”至“蹈之则君子”二十句，是从另一个侧面提醒子龙要注意为人之道。周必大、杨万里都是吉州名重一时的先辈诗人元老，又是陆游的僚友交好。诗人告诫子龙到吉州后，要主动拜访长辈，要向同辈学习，勤勉做人。不断积累工作经验，勇于实践，做一个正直有操持的君子。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陆游教子的独立精神。本来，周必大是当地很有影响的老臣，曾官至左丞相，陆游又与其有通家之好。如果按一般人的看法，子龙此次赴任，请他照顾提携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但陆游却告诫儿子“切勿有所启”，也就是说不要去拉关系，提什么请求。要凭自己脚踏实地的工作，做一个光明磊落的人。这一点精神，确实非常可贵。故周必大在《跋陆务观送其子子龙赴吉州司理诗》中由衷地说：“吾友陆务观，得李杜之文章，居严徐之侍从。子孙众多如王谢，寿考康宁如乔松。诗能穷人之谤，一洗万古而空之。”（《平园续稿》卷十一）

诗最后四句与开篇依依不舍之情相呼应，希望子龙三年任满归来，父子能在有生之年团聚。并含蓄地暗示他多写家书，以慰老父悬念。结尾处又归结到割舍不断的亲情上来，这是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对儿子提出的唯一的私下要求。在诗人看来，家书何止万金，血浓于水，父子深情重于泰山。

这是一位慈爱、正直、善解人意的老父亲对因为贫困而不得不去异乡谋生的儿子所作的临别叮咛，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深切的关爱和殷切的期望，舐犊之情纤细如发，读了使人感动。

诗是按事件线索一一道来，虽属平铺直叙，但感情的脉络异常清晰，叙事笔法也亲切感人。惟诗中典实掌故甚多，这可能与放翁诗书传家有关。儿孙从小受家庭氛围的熏陶，对父亲的言辞自能心领神会。而对我们今天的读者，可能须首先扫除文字障碍，才能更深切地体会诗人的一片衷情。

示子聿

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1]。

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

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2]。

数仞李杜墙^[3]，常恨欠领会。

元白才倚门^[4]，温李真自郤^[5]。

正令笔扛鼎^[6]，亦未造三昧^[7]。

诗为六艺一^[8]，岂用资狡狴^[9]？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注释]

^[1]藻绘：藻饰和绘画，指语言的华美。

^[2]石漱湍濑：指水石相冲击而形成的险怪奇特的气势。漱：水冲荡貌。湍濑：山间流得很急的水。

^[3]数仞李杜墙：用《论语》典。子贡说：“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这里借以赞扬李白杜甫诗歌的崇高境界。

^[4]倚门：靠近大门，指尚未进入堂奥。

^[5]自郤（kuài快）：表示轻视，不屑的意思。郤：古国名。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吴公子季札对鲁国乐工演唱的各国诗歌都有评论。“自郤以下无讥焉”，意思是说郤国等国的诗歌则不值得评论。

^[6]正令：即使。扛鼎：有举鼎之力，指笔力雄健。

^[7]造三昧：得到作诗的要诀。造：达到。三昧：佛家语，要诀之意。

^[8]六艺一：即儒家的六经之一。

^[9]资：作为。狡狴：指游戏。

[点评]

陆游晚年经常和儿辈们谈诗论道，一方面总结自己长期以来的创作体会，作现身说法，另一方面则指点评判前人创作得失，授业于子孙。所以在示子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关诗歌创作、批评和鉴赏的，这些诗不惟对子孙们有指导作用，在整个诗论史上也是值得关注的。

这首写给幼子子聿的诗，作于嘉定元年（1208）秋末诗人八十四岁时。诗先简要地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创作道路，总结学诗的得与失。并提出要向李白、杜甫学习，取法乎上，以求得真谛。他反对以游戏的态度对待诗歌创作，并指出学诗的要诀在于“诗外功夫”。从这首诗表述的见解看，陆游的诗论最具特色处并非批评与鉴赏，而是他的创作理论。陆游对前人的批评鉴赏有他自得处，但也有明显的褊狭观点。惟有他

的创作论，是他六十余年的创作甘苦凝结而成的经验之谈，颇发人深省。特别是“汝欲果学诗，功夫在诗外”的教诲，确实超越了时人谈诗的传统说法，于法度、学力之外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到见解。

陆游的诗外功夫应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个人学养，二是生活实践。个人学养即养气，强调要做诗人，首先必须做一个正直的人。而他对生活实践和外境阅历的重视，则发时人未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向儿辈强调“诗外功夫”，并没有偏废学力和技巧法度的意思。之所以要强调书本之外的实践活动，是为了纠正时人片面讲究形式技巧、专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的毛病，主张直接从生活的土壤中获取创作素材。这个观点显然要比江西诗人以流为源的创作法则要高明得多。陆游从江西派入诗，而最后自成大家，与这份独立创新的理论意识是分不开的。他以此教导他的儿子，只有现实生活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他的诗外功夫，不但接触到诗歌创作与社会生活之间的渊源关系，而且也涉及形象思维过程中某些本质方面的问题，在诗论史上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喜小儿辈到行在

阿纲学书蚓满幅^[1]，阿绘学语莺啭木^[2]。

截竹作马走不休，小车驾羊声陆续。

书窗浣壁谁忍嗔^[3]，啼呼也复可怜人^[4]。

却思胡马饮江水^[5]，敢道春风无战尘^[6]。

传闻贼弃两京走，列城争为朝廷守。

从今父子见太平，花前饮水勿饮酒。

[注释]

^[1]阿纲：似为陆游第四子子坦的奶名。子坦，字文广，绍兴二十六年生，时年七岁，学写字满纸像蚯蚓。

^[2]阿绘：陆游女儿，生于绍兴三十一年，此时还是牙牙学语的幼儿。

^[3]浣（wǎn卧）：沾污。嗔（chēn趁）：发怒。

^[4]可怜：可爱。

^[5]胡马饮江水：指金兵侵犯长江一带。

^[6]敢：岂敢，岂能。

[点评]

陆游从福建任满后，奉诏北上，此后一段时间基本上在京都临安任职。正当陆游感到失望时，前方传来了武巨收复西京（洛阳）的好消息。诗人大喜过望，以为时局稳定有望，遂在次年（1162）开春把家眷接到京都临安。父子团聚，这首诗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写成的。诗中天伦之乐与胜利的喜悦是交织在一起的，笔调活泼而亲切。

此时，三十八岁的陆游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长子子虞十五岁，次子子龙十三岁，三子子修十二岁，四子子坦七岁，还有一个不到一周岁牙牙学语的女儿阿绘。诗前半首六句，描述的就是最小的两个孩子活泼可爱的神态。诗人慈爱的目光一开始就落在两个小孩子身上。阿纲七岁出头，正是学文习字的启蒙阶段。他拿着毛笔学写字，满纸涂鸦，歪歪扭扭画得像蚯蚓似的，使人忍俊不禁。小女阿绘还是个牙牙学语的幼儿，张口学舌声音甜美得像黄莺在树上婉转的啼唱，她那充满稚气的童音在做父亲这里不啻是最美妙的声音。孩子们天生爱游戏，以竹代马不停地奔跑着，又学着驾驭羊车的声音不断吆喝，还拿着笔到处乱涂乱划，沾污了墙壁，弄脏了窗纸，把家里搅得乱糟糟的。诗人不但不以为怪，反而为孩子天真活泼、调皮玩耍的情绪所触动，诗情油然而生。诗只是随意地白描，而孩子们平居在家的神情笑貌却活灵活现跃然纸上。下半首交代时局背景，道出了心情舒畅的真正原因。

诗题曰“喜”，而诗中无一字直及，却处处洋溢着欢快喜悦的气氛，让人陶醉在对太平盛世的希冀和诗

人的一番舐犊深情之中。

书叹

夜深青灯耿窗扉，老翁稚子穷相依。

齑盐不给脱粟饭^[1]，布褐仅有悬鹑衣^[2]。

偶然得肉思共饱，吾儿苦让不忍违。

儿饥读书到鸡唱，意虽甚壮气力微。

可怜落笔渐健快，其奈瘦面无光辉！

布衣儒生例骨立^[3]，纨绔市儿皆瓠肥^[4]。

勿言学古徒自困，吾曹舍此将安归？

作诗自宽亦慰汝，吟罢抚几频歔歔^[5]。

[注释]

^[1]齑（jī）盐：碎盐。不给：不能供给。脱粟饭：指粗米粗饭。脱粟：不加精制的糙米。

^[2]悬鹑衣：打满补丁的破烂衣服。

^[3]骨立：形容人消瘦到极点。

^[4]纨绔（wán kù玩裤）市儿：指富家子弟。纨绔：原指用细绢做成的华美衣裤，此处代指有钱人。瓠（hù户）肥：指肥白如瓠瓜。瓠：葫芦。

^[5]歔歔：叹气、抽泣的声音。

[点评]

这首诗生动地描绘出陆游晚年父子贫穷相依的生活境况，有两点写得特别感人：一是父子情深，二是笃学愤世。

绍熙四年（1193）是个丰年。但入秋不久，村民们依然典衣而食。入冬后，更是饥寒交迫。陆游一家也过着衣食不足的生活，贫寒中聊以自慰的，惟有这骨肉的亲情和儿孙孜孜不倦、忍饥苦读的精神。整首诗均从慈父眼中写出：寒冬的夜晚，诗人父子青灯相对，父亲看着儿子食不果腹、布裘百结的样子，心里感到深深的愧疚。儿子是孝顺懂事的，偶然仅有一点肉食，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苦让孝敬给老父亲吃。这份亲情，一方面让诗人感到温暖，另一方面也感到沉重伤感。特别是看到小儿瘦面无光、因饥饿而骨立气微时，心里会感觉到一阵阵地刺痛。世道就是如此不公：“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当年杜甫的感叹悲愤，同样令诗人感慨万分、歔歔不已！读书人心怀兼济之志，自身却贫困潦倒至此。明知读书并不解困，但还是鼓励子孙要刻苦攻读，把读书看成是安身立命的所在。确实，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除此也别无选择。“吾曹舍此将安归？”这句话，不无辛酸地道出了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处境的尴尬与无奈——这首诗的意旨与韩愈的《进学解》有某些相通之处。所不同的是，韩愈采用师生对话、寓庄于谐的形式发泄牢骚，而陆游则以穷困相依、体贴关切的亲情引发愤世嫉俗之恨。这

两种手法，均植根于生活，发自内心。

陆游简明年谱

[宋徽宗（赵佶）宣和七年乙巳（1125）] 1岁

○十月十七日（公元1125年11月13日），风雨骇人。平旦，陆游生于淮上。祖父陆佃，著名经学家，官至尚书左丞。父陆宰，官至直秘阁、京西路转运副使。母唐氏。陆游为陆宰的第三子，出生后即随父奉诏朝京师，赶赴新任，寓居荥阳。是年女真大军南侵。徽宗传位于太子，是为钦宗。

[钦宗（赵桓）靖康元年丙午（1126）] 2岁

○金人攻陷开封，陆宰罢直秘阁转运副使，由荥阳南迁寿春。

[高宗（赵构）建炎元年丁未（1127）] 3岁

○金人掳徽、钦二帝北去，中原大乱。高宗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陆宰举家南迁，渡江淮归山阴故庐。

[建炎二年戊申（1128）] 4岁

○在山阴故庐。时东京留守宗泽英勇抗金，三呼渡河而卒。

[建炎三年己酉（1129）] 5岁

○金人南下穷追赵构，赵构退至临安。此后由越州赴明州，乘船入海。

[建炎四年庚戌（1130）] 6岁

○金人北撤，高宗回越州，陆宰携家眷赴东阳山中避乱。陆游入乡校读书约在此时。

[绍兴元年辛亥（1131）] 7岁

○高宗在越州改元绍兴。八月秦桧为右相。陆游随家寓居东阳。

[绍兴二年壬子（1132）] 8岁

○正月，高宗复回临安。八月秦桧罢相，榜其罪于朝堂。陆游仍寓居东阳。

[绍兴三年癸丑（1133）] 9岁

○由东阳回故乡山阴。

[绍兴四年甲寅（1134）] 10岁

○入乡校，从韩有功及从父彦远读书。是年九月，赵鼎为相。十一月，张浚知枢密院事，誓师北上。

[绍兴五年乙卯（1135）] 11岁

○在山阴，自云儿时曾从毛德昭游，约在此年前后。是年二月，赵鼎、张浚为左、右相。

[绍兴六年丙辰（1136）] 12岁

○年十二，能诗文，以荫补登仕郎。

[绍兴七年丁巳（1137）] 13岁

○随父居住城南小隐山园，偶见藤床上有陶渊明诗，读之废寝忘食。与胡杞游学云门山中，约在这一时期。

[绍兴八年戊午（1138）] 14岁

○始到禹祠、龙瑞宫等胜景游赏。是年秦桧复相，朝廷投降主和势力复炽。

[绍兴九年己未（1139）] 15岁

○二月李纲、张浚、赵鼎等主战派人士被贬出都。

[绍兴十年庚申（1140）] 16岁

○与从兄静之（伯山）、升之（仲高）等赴临安应试，不第。是年七月，岳飞率军大败女真军于朱仙镇。高宗用秦桧计，诏命班师。

[绍兴十一年辛酉（1141）] 17岁

○与许伯虎等同从鲍季和先生读书，熟读王维诗。是年十一月，宋金和议成，以淮水为界，宋向金称臣。十二月，岳飞被赐死于大理狱。

[绍兴十二年壬戌（1142）] 18岁

○从江西诗人曾幾学诗。

[绍兴十三年癸亥（1143）] 19岁

○秋天自山阴至临安应进士举。

[绍兴十四年甲子（1144）] 20岁

○上元在临安，从舅光州通守唐仲俊招观灯。是年春，试礼部不中。初娶唐氏，赋《菊枕》诗盖在此时。

[绍兴十五年乙丑（1145）] 21岁

○六月，朱敦儒任浙东提刑，陆游曾受知于朱氏。

[绍兴十六年丙寅（1146）] 22岁

○迫于母命与唐氏仳离，继娶王氏当在此年前后。朝中秦桧弄权，张浚因忤秦桧，出贬连州。

[绍兴十七年丁卯（1147）] 23岁

○在山阴。是年三月，秦桧毒杀岳飞部将牛皋，朝野叹恨。

[绍兴十八年戊辰（1148）] 24岁

○三月，长子子虞生。六月，父陆宰卒，享年六十一岁。

[绍兴十九年己巳（1149）] 25岁

○友人王明清自京江来访，以《彩选》相赠。金主完颜亮自立为帝，改元为天德。

[绍兴二十年庚午（1150）] 26岁

○正月，次子子龙生。与陈鲁山（山）、王季史（嵎）、从兄仲高（升之）相从，重九同游禹庙，有游观酬唱之乐。

[绍兴二十一年辛未（1151）] 27岁

○十月，三子子修生。金迁都燕京。

[绍兴二十二年壬申（1152）] 28岁

○在山阴。

[绍兴二十三年癸酉（1153）] 29岁

○赴临安锁厅试，考官两浙转运使陈子茂擢置第一，秦桧孙秦埙屈居其次，触怒秦桧。

[绍兴二十四年甲戌（1154）] 30岁

○赴礼部试，因论恢复遭秦桧黜落。

[绍兴二十五年乙亥（1155）] 31岁

○春日游禹迹寺南沈氏园，与出妻唐氏相遇。不能忘情，赋词题于园壁。秋作《夜读兵书》诗。十月秦桧去世。曾幾复出，除提点浙东刑狱，与陆在山阴会晤。

[绍兴二十六年丙子（1156）] 32岁

○三月，曾幾改知台州，陆游有《送曾学士赴行在》诗，流露出关心民瘼的思想。四子子坦生。

[绍兴二十七年丁丑（1157）] 33岁

○在山阴。是年六月，汤思退为相。

[绍兴二十八年戊寅（1158）] 34岁

○冬，始以恩荫出仕福州宁德县主簿，道经瑞安作《泛瑞安江风涛贴然》一诗，流露用世之心。

[绍兴二十九年己卯（1159）] 35岁

○秋天，改调福州决曹。期间与张维、朱孝闻交游。渡浮桥游南台山、洞宫山等胜景，有《渡浮桥至南台》记游。还乘兴航海，有醉题。

[绍兴三十年庚辰（1160）] 36岁

○正月，别福州北归，途中作《东阳观酴醾》诗。五月，除敕令所删定官。在行在交结奇士，与周必大、邹德章等友谊甚笃。

[绍兴三十一年辛巳（1161）] 37岁

○七月，迁大理司直，兼宗正簿。是年九月，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陆游“泪溅龙床请北征”。金兵屯兵瓜洲。十一月，完颜亮为部下所

杀，金军不战而退。冬，陆游以敕令所罢，返里一行。往谒曾幾于会稽禹迹寺，共叙忧国之情。再入都，在玉牒所任史官。女儿阿绘出生。

[绍兴三十二年壬午（1162）] 38岁

○春天，作《喜小儿辈到行在》、《送七兄赴扬州帅幕》诗。六月，孝宗即位。九月，除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修《高宗圣政》及《实录》，因史浩、黄祖舜推荐，十月赐进士出身。

[孝宗（赵昚）隆兴元年癸未（1163）] 39岁

○张浚督师北伐，军溃符离。陆游被排挤出朝，除左通直郎通判镇江府。赴任前返里一行，心情沉重。

[隆兴二年甲申（1164）] 40岁

○二月，到镇江通判任。张浚以右丞相督视江淮兵马，驻节镇江，陆游以世谊晋谒。四月，张浚奉命还朝，罢相。秋，应知镇府事方滋之邀游多景楼，赋《水调歌头·江左占形胜》词。张孝祥书而刻之崖石。八月，张浚病逝。十二月，“隆兴和议”成。

[乾道元年乙酉（1165）] 41岁

○用镇江所得薪俸，在山阴镜湖畔三山筑宅，有归隐打算。七月，改调隆兴府通判，自镇江乘船赴南昌。途中有《望江道中》诗纪行抒怀。

[乾道二年丙戌（1166）] 42岁

○正月，第五子子约生。三月，因“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之罪被免归，始卜居镜湖三山。赋《鹧鸪天》（家住苍烟落照间）、《鹧鸪天》（懒向青门学种瓜）词抒愤。是年五月，曾幾卒于平江府（今江苏省苏州市），享年八十三岁。

[乾道三年丁亥（1167）] 43岁

○在山阴农村生活，春作《游山西村》、《观村童戏溪上》诗，自命书室为“可斋”，对农村风土人物多有歌咏。

[乾道四年戊子（1168）] 44岁

○在山阴村居，作《闻雨》诗，悲叹壮志不遂。

[乾道五年己丑（1169）] 45岁

○八月，陈俊卿为左相，虞允文为右相。陆游上书求职，十二月，起为夔州通判。

[乾道六年庚寅（1170）] 46岁

○闰五月十八日，离山阴赴夔州通判任。临行写诗《投梁参政》表明心志。沿运河、长江西行，过姑苏有《宿枫桥》诗，沿途作《黄州》、《哀郢》、《重阳》、《瞿塘行》等诗。十月二十七到夔州，凡旅途经见，写成《入蜀记》六卷。

[乾道七年辛卯（1171）] 47岁

○在夔州主管学事兼管内劝农事。正月作《记梦》重提迁都事，初夏作《晚晴闻角有感》。八月，知州事王伯庠移牧永嘉，陆对通判一职即感厌倦，时有思归之作。九月，所作《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近尝示诗》是最早的论诗之作。

[乾道八年壬辰（1172）] 48岁

○枢密使王炎宣抚四川，辟陆游为幕宾，以左承议郎权四川宣抚使干办公事兼检法官，入幕南郑。正月启行，取道万州、梁山军、邻水、岳池、广安、利州，途中赋《饭三折铺，铺在乱山中》、《岳池农家》、《山南行》、《南郑马上作》。三月抵南郑，作《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归次汉中境上》。军旅生活使陆游意气风发，对南郑前线的山川风俗，多有描写，诗歌境界为之一变。夏天赋《浣溪沙·南郑席上》，秋天登高兴亭赋《秋波媚》词展望胜利。为王炎作《静镇堂记》并陈“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之策，未用。九月，王炎奉召

东归，幕僚四散。陆游改除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十一月，携同家眷赴成都任，途经葭萌驿作《清商怨》，过剑门赋《剑门道中遇微雨》，岁暮到达。初抵成都，往游青城山。

〔乾道九年癸巳（1173）〕 49岁

○初至成都赋《汉宫春·羽箭雕弓》。春天多咏梅、海棠、牡丹之作，与蜀中名士谭季壬（德称）缔交。是春调任蜀州（即唐安，今四川崇州市）通判。不久，暂还成都，作《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诗。夏，摄知嘉州州事，路经眉山，识隐士师浑甫（伯浑）。嘉州任上绘岑参像于壁，刻其遗诗八十余篇，作《登荔枝楼》、《九月十六日夜，梦驻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醉歌》等爱国诗篇。十一月，再游青城山。冬季作《宝剑吟》、《观大散关图有感》、《金错刀行》、《胡无人》诸作。《夜游宫·宫词》、《渔家傲·寄仲高》也当作于此年前后。

〔淳熙元年甲午（1174）〕 50岁

○春，离嘉州，返蜀州任，师伯浑送之青衣江上，后陆有《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词回寄。蜀州有东湖西湖胜景，为陆游赋诗游憩之所。此际作《对酒叹》、《秋声》诸诗，抒发怀抱。九月，寓成都多福院，作《长歌行》、《江上对酒作》，有国仇未报、壮士垂老之叹。冬，摄知荣州事，取道青城山，至荣州。第六子子布生。十二月，范成大除四川安抚制置使。除夕，陆得制置司檄，除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催赴新任。

〔淳熙二年乙未（1175）〕 51岁

○正月十日，别荣州赴成都任，官舍在花行。得从兄升之讣。六月，敷文阁直学士范成大大来知成都府，权四川制置使。宾主唱酬，为文字交。成都大阅，感慨赋诗，叹身为儒冠所误。《水龙吟·春日游摩诃池》为是年前后所作。

〔淳熙三年丙申（1176）〕 52岁

○春日，海棠盛开，赋《花时遍游诸家园》组诗，自称“海棠癫”，常应范成大招邀游宴。春赋《雨》、《题醉中所作草书卷后》。夏初，免官。移居城西南浣花村，作《病起书怀》、《剑客行》，不忘国事。六月，得领祠禄，主管台州桐柏山崇道观。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

〔淳熙四年丁酉（1177）〕 53岁

○正月，赋《关山月》、《出塞曲》、《战城南》、《楼上醉书》等诗。春日作《海棠》诗，感慨人言刻薄。六月，范成大还朝，陆游送行至眉州。八月，游邛州、白鹤山。九月到汉州，晤独孤策，小猎于新都。弥牟之间，回成都作《秋晚登城北门》。十月，得都下八月书报，差知叙州。作《江楼吹笛饮酒大醉中作》，多忧国忧时之思。

〔淳熙五年戊戌（1178）〕 54岁

○在蜀诗篇，流传都下，为孝宗所见。孝宗念其在外日久，趣诏东归。春间奉诏，别蜀放船出峡，途中赋《楚城》、《小雨极凉舟中熟睡至夕》、《南乡子》（归梦寄吴樯）。七月到临安，诏对，除提举福建路常平茶盐公事。九月暂归山阴故庐，书《怀成都十韵》，真迹至今犹存。冬，赴福建州任所，途经江山作《过灵石三峰》诗。是年，幼子子遯生。

〔淳熙六年己亥（1179）〕 55岁

○建州任上官情淡薄，生活寂寥。夏作《思故山》怀念镜湖故庐，又作《前有樽酒行》讽刺达官贵人念国事的荒淫生活。入秋作《初秋梦故山觉而有作》。不久奉诏离建安任北归，在衢州皇华馆待命。得旨，改除朝请郎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赴任途中，赋《鹅湖夜坐书怀》、《弋阳道中遇大雪》。十二月，到抚州任。

〔淳熙七年庚子（1180）〕 56岁

○在抚州，正月有《登拟岘台》诗。入夏有《五月十一日夜梦从大驾亲征……》、《夏日昼寝……》二首著名梦诗。是年江西水灾，陆游奏拨义仓赈济灾民，并到崇仁、丰城、高安视察灾情。入秋大旱，忽雨，作《秋旱方甚，七月二十八日夜忽雨，喜而有作》诗，八月作《雨夜》诗，情系民生。作《放翁自赞》，以野鹤涧松自况。十一月被命诣行在，由弋阳取道衢州，至严州寿昌县界。得旨，许免入奏，仍除外官。行至桐庐，始泛江东归。旋为给事中赵汝愚弹劾，奉祠居山阴。冬，作《小园》二绝。

[淳熙八年辛丑（1181）] 57岁

○除提举淮南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三月，为臣僚以“不自检饬，所为多越于规矩”论罢。在山阴闲居以阳狂自许，赋诗多激愤。夏赋《夜坐独酌》，入秋作《九月三日泛舟湖中作》，冬作《灌园》。《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当作于此时或稍后。是岁浙东大饥，绍兴府境内遭受严重水灾。陆寄诗浙东提举朱熹，请他早来施赈。

[淳熙九年壬寅（1182）] 58岁

○五月除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观，作《五月十四日夜，梦一僧持诗编过予，有暴雨……》，抒发爱国思想。秋作《草书歌》、《夜泊水村》。名书室为“书巢”，并作记。此后几年基本上在山阴闲居。

[淳熙十年癸卯（1183）] 59岁

○五月赋《军中杂歌》二首，九月有《月下》绝句，表现闲情逸致，又有《记梦》（夜梦有客短褐袍）为论诗之作。

[淳熙十一年甲辰（1184）] 60岁

[淳熙十二年乙巳（1185）] 61岁

○春游作《南窗遇大风雨》诗。

[淳熙十三年丙午（1186）] 62岁

○春，赋《书愤》自抒爱国情怀。正月，除朝请大夫（从六品），知严州军州事。二月，赴行在，作《临安春雨初霁》。陛辞时，孝宗谕曰：“严陵，山水胜处，职事之暇，可以赋咏自适。”三月还山阴一行，夏作《夜泛蜻蜓浦》。七月到严州任。秋作《频夜梦至南郑小益之间，慨然感怀》。本年生一女，次年即殇。

[淳熙十四年丁未（1187）] 63岁

○在严州，春作《夜登千峰榭》。刻成《剑南诗稿》二十卷，凡二千五百余首。知建德县事眉山苏林编次，括苍郑师尹作序。入冬作《喜小儿病愈》、《余年二十时，尝作菊枕诗……》二绝，灯下和张志和《渔歌》，怀山阴故隐，追拟《渔夫》五首。《鹊桥仙》（一竿风月）等词亦作于严州任上。

[淳熙十五年戊申（1188）] 64岁

○七月，严州任满，还抵山阴，秋作塞上曲《老矣犹思万里行》，自书《长相思》（桥如虹）等词。冬，除军器少监，到临安。

[淳熙十六年己酉（1189）] 65岁

○二月，孝宗传位于光宗，陆游除朝议大夫（正六品）、礼部郎中。七月，兼实录院检讨官，修《高宗实录》。十二月，为谏议大夫何澹弹劾，以作诗“嘲咏风月”罪被斥归故里。此后常家居山阴农村赋诗自适。醉中作草，雪夜读书，仍不忘驰逐疆场，为国效力。本年，为自制长短句作序。

[光宗（赵惇）绍熙元年庚戌（1190）] 66岁

○在山阴，以“风月”名小轩，且作绝句。夏，写《醉歌》指责视中原为异域的投降派。秋，写《夜归偶怀故人独孤景略》，追怀好友独孤策。冬，除中奉大夫（从五品），提举建宁府武夷山冲祐观，在山阴奉祠。

[绍熙二年辛亥（1191）] 67岁

○取师旷“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语，为“老学庵”命名。秋作《兰亭》，冬作梅花绝句《幽谷那堪更北枝》，赞其高标逸韵。

[绍熙三年壬子（1192）] 68岁

○封山阴县开国男（从五品），食邑三百户。是年游禹迹寺南沈氏亭园，怅然赋诗，感怀前妻唐氏。秋作《荷花》二绝、《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秋日郊居》等诗。冬作《夜读范至能揽轡录.....》、《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醉倒歌》、《醉卧松下短歌》、《落梅》等诗，抒愤明志。第五子子约，卒于本年。

[绍熙四年癸丑（1193）] 69岁

○秋作《书叹》、《癸丑七月二十七夜梦游华岳庙》、《秋晚闲步，邻曲以予近尝卧病，皆欣然迎劳》等诗。九月五日，范成大卒，陆有挽词。冬作《赛神曲》、《与儿辈论李杜韩柳文章偶成》。

[绍熙五年甲寅（1194）] 70岁

○春赴山阴花泾、梅仙坞观桃花，有《泛舟观桃花》二绝、《梦范参政》诗。六月，孝宗死，光宗称疾不出，七月宁宗即位。秋作《秋晚》组诗，十月作《书室明暖终日婆娑其间.....》，表现书斋生活的闲适宁静。十一月，韩侂胄用事。《谢池春》（壮岁从戎）当作于是年前后。

[宁宗（赵扩）庆元元年乙卯（1195）] 71岁

○在山阴领祠禄。春写《农家叹》。是年作《十月十七日予生日也.....》，追叙淮上出生时的情形，冬作《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四绝，记农村风情。

[庆元二年丙辰（1196）] 72岁

○在山阴，夏作《忆天彭牡丹之盛有感》，冬作《陇头水》表示爱国赤诚。是年祠禄秩满，复被命再领武夷祠禄。

[庆元三年丁巳（1197）] 73岁

○五月，妻王氏卒，享年七十一岁，陆游赋《自伤》诗。次子子龙开始出仕武康尉。

[庆元四年戊午（1198）] 74岁

○夏作《与子虞子坦坐龟堂后东窗偶书》。十月，祠禄岁满，不复请，祠禄停止。

[庆元五年己未（1199）] 75岁

○在山阴，春天赋《沈园》二绝。六月久旱得雨作《喜雨歌》。秋，料理故书，得陈阜卿先生手帖有《陈阜卿先生.....》诗追怀。入冬写《冬夜读书示子聿》，强调学问须躬行。为韩侂胄作《南园记》当在是年前后。

[庆元六年庚申（1200）] 76岁

○春，作乐府歌曲《长干行》。甲申日遇雨，作《甲申雨》指出甲申雨实非天灾，而是人祸。三月作《阿姥》诗勾勒农村老嫗形象。夏，《咏燕》诗清丽工巧。岁尾又逢雨灾，作《十二月二十八日夜风雨大作》记之。得子布离蜀东归书报。是年朱熹卒于武夷山中，为文祭之。

[嘉泰元年辛酉（1201）] 77岁

○春有《追感往事》（诸公可叹善谋身），指斥投降派。《春雨》诗念子布将归，三月至柯桥迎子布东还。秋赋《柳桥晚眺》，有手挥目送之趣。冬作《示子孙》二首，告诫后辈谨持清正勤劳的家风。《剑南诗稿》卷四十九《小饮梅花下作》自言：“予自年十七八学作诗，今六十年，得万篇。”

[嘉泰二年壬戌（1202）] 78岁

○开春作《梅花绝句》（闻道梅花圻晓风）。次子子龙将赴吉州任，作《送子龙赴吉州掾》诗送行。五月，以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及三朝史未就，宁宗宣召以元官提举佑神观兼实录院同修撰，兼同修国史，免奉朝请，六月十四日到临安，十二月除秘书监（正四品）。

〔嘉泰三年癸亥（1203）〕 79岁

○正月，除宝谟阁待制。在临安作《春日绝句》，意关悼亡。四月为韩侂胄作《阅古泉记》。以孝宗、光宗《两朝实录》修成，上疏请守本官致仕，不允，除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五月十四日，离开临安回山阴。夏作《湖上急雨》记暴雨奇观。冬赋《晓雪》、《养生》等诗。

〔嘉泰四年甲子（1204）〕 80岁

○在山阴。春，辛弃疾奉诏入对，陆游有《送辛幼安殿撰造朝》诗相送。陆《常州奔牛闸记》系衔称：太中大夫（四品）充宝谟阁待制、致仕、山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幼子子适亦以致仕恩得官。三子子修始出仕闽县。四子子坦始出仕临安。周彦文令画工为陆游写真，自为赞云：“名动高皇，语触秦桧。身老空山，文传海外。”

〔开禧元年乙丑（1205）〕 81岁

○在山阴。初夏作《初夏闲步村落间》，秋天有《记梦》（少日飞扬翰墨场）（老来百事不关身）、《秋怀》等，冬作《稽山行》、《山村经行因施药》歌咏家乡风物，表现与农民的友谊。《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感怀唐氏。是年冬，子龙、子虞罢官归乡。

〔开禧二年丙寅（1206）〕 82岁

○开春作《二月一日夜梦》梦遇奇士，共襄大计。春有《梨花》诗回忆南郑生活。夏有《五更闻雨思季长》，思念南郑幕友张璪。五月，朝廷下诏北伐，陆游对出师积极拥护，赋《老马行》抒发许国壮志。秋作《城南》、《晚菊》以孤鹤自比，视菊为投分的耐久朋友。子适编就《剑南诗续稿》四十八卷。

〔开禧三年丁卯（1207）〕 83岁

○正月，陆游晋封渭南伯（正四品）食邑八百户。是年辛弃疾卒于江西铅山，张璪卒于江原。冬十一月，史弥远谋杀韩侂胄向金议和。陆游作诗伤悼。

〔嘉定元年戊辰（1208）〕 84岁

○因支持韩侂胄北伐受打击，二月，半俸不复敢请。春，赋《春游》（沈家园里花如锦）枵触旧情，至老不忘。垂暮之年念蜀中名花，作《海棠歌》。夏，作《感事六言》再述爱国深情。冬，游项里作《湖山》咏项羽。《示子适》为论诗之作。

〔嘉定二年己巳（1209）〕 85岁

○春季，被劾落宝谟阁待制，作《春日杂兴》、《夏日六言》。秋季，爱国诗篇极丰。入冬，病情转剧，诗作遽减。病中作《梦中行荷花万顷中》。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1210年1月26日）逝世，葬会稽五云山卢家岙。临终赋《示儿》诗。



陈祖美 主编
邓红梅 编著

壮岁旌旗拥万夫

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壮岁旌旗拥万夫 辛弃疾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辛弃疾
1140 - 12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壮岁旌旗拥万夫：辛弃疾集/邓红梅编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7

（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ISBN 978-7-5559-0198-3

I. ①壮... II. ①邓... III. ①宋词-选集 IV. ①I222.8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7981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28000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0.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前言

[抗金爱国·他年要补天西北](#)

[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

[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

[汉宫春·立春日](#)

[声声慢·滁州旅次](#)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满江红](#)

[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

[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

[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

[贺新郎·用前韵送杜叔高](#)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

[水调歌头·送杨民瞻](#)

[定风波·再用韵。时国华置酒，歌舞甚盛](#)

[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

[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

[水调歌头·和马叔度游月波楼](#)

[忧国伤时·朱丝弦断知音少](#)

[水调歌头·淳熙丁酉](#)

[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

[蝶恋花·月下醉书雨岩石浪](#)

[满庭芳·和洪丞相景伯韵](#)

[水调歌头·九日游云洞，和韩南涧尚书韵](#)

[千年调·蔗庵小阁名厄言，作此词以嘲之](#)

[沁园春·戊申岁，奏邸忽腾报谓余以病挂冠，因赋此](#)

[小重山·三山与客泛西湖](#)

[添字浣溪沙·三山戏作](#)

[水调歌头·说与西湖客](#)

[水调歌头·壬子三山被招，陈端仁给事饮钱席上作](#)

[鹧鸪天·三山道中](#)

[行香子·三山作](#)

[最高楼·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

[鹧鸪天·戊午拜复职奉祠之命](#)

[贺新郎·用前韵再赋](#)

[卜算子](#)

[卜算子](#)

[喜迁莺·谢赵晋臣敷文赋芙蓉词见寿，用韵为谢](#)

[贺新郎·韩仲止判院山中见访，席上用前韵](#)

[瑞鹧鸪·乙丑奉祠归，舟次余干赋](#)

[鹧鸪天·不寐](#)

[贺新郎·邑中园亭](#)

[仕隐两难·蛾眉曾有人妒](#)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摸鱼儿·淳熙己亥](#)

[阮郎归·耒阳道中为张处父推官赋](#)

[洞仙歌·开南溪初成赋](#)

[水调歌头·汤朝美司谏见和，用韵为谢](#)

[丑奴儿](#)

[丑奴儿](#)

[定风波·暮春漫兴](#)

[青玉案·元宵](#)

[念奴娇·瓢泉酒酣，和东坡韵](#)

[浣溪沙·壬子春赴闽宪，别瓢泉](#)

[归朝欢·题赵晋臣敷文积翠岩](#)

[玉蝴蝶·叔高书来戒酒，用韵](#)

[满江红](#)

[登高怀古·何处望神州](#)

[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

[霜天晓角·赤壁](#)

[八声甘州·夜读《李广传》](#)

[汉宫春·会稽蓬莱阁怀古](#)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浪淘沙·山寺夜半闻钟](#)

[归隐带湖·我见青山多妩媚](#)

[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

[踏莎行·赋稼轩，集经句](#)

[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

[临江仙·停云偶作](#)

[永遇乐·检校停云](#)

[瑞鹧鸪·京口有怀山中友人](#)

[瑞鹧鸪·京口病中起登连沧观偶成](#)

[瑞鹧鸪](#)

[鹧鸪天·寻菊花无有，戏作](#)

[瑞鹧鸪](#)

[鹧鸪天·博山寺作](#)

[咏物成趣·老来曾识渊明](#)

[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

[水调歌头·再用韵呈南涧](#)

[南歌子·独坐蔗庵](#)

[水龙吟·题瓢泉](#)

[水调歌头·题永丰杨少游提点一枝堂](#)

[祝英台近·与客饮瓢泉](#)

[兰陵王·赋一丘一壑](#)

[玉楼春·戏赋云山](#)

[哨遍·秋水观](#)

[鹧鸪天·读渊明诗不能去手，戏作小词以送之](#)

[卜算子·齿落](#)

[水龙吟](#)

[赠别会友·后夜相思月满船](#)

[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

[水调歌头](#)

[鹧鸪天·离豫章，别司马汉章大监](#)

[破阵子·为范南伯寿](#)

[水调歌头·淳熙己亥](#)

[水调歌头·和赵景明知县韵](#)

[鹧鸪天·送人](#)

[满江红·送李正之提刑入蜀](#)

[贺新郎·陈同父自东阳来过余](#)

[鹧鸪天·送欧阳国瑞入吴中](#)

[临江仙·再用韵送祐之弟归浮梁](#)

[鹧鸪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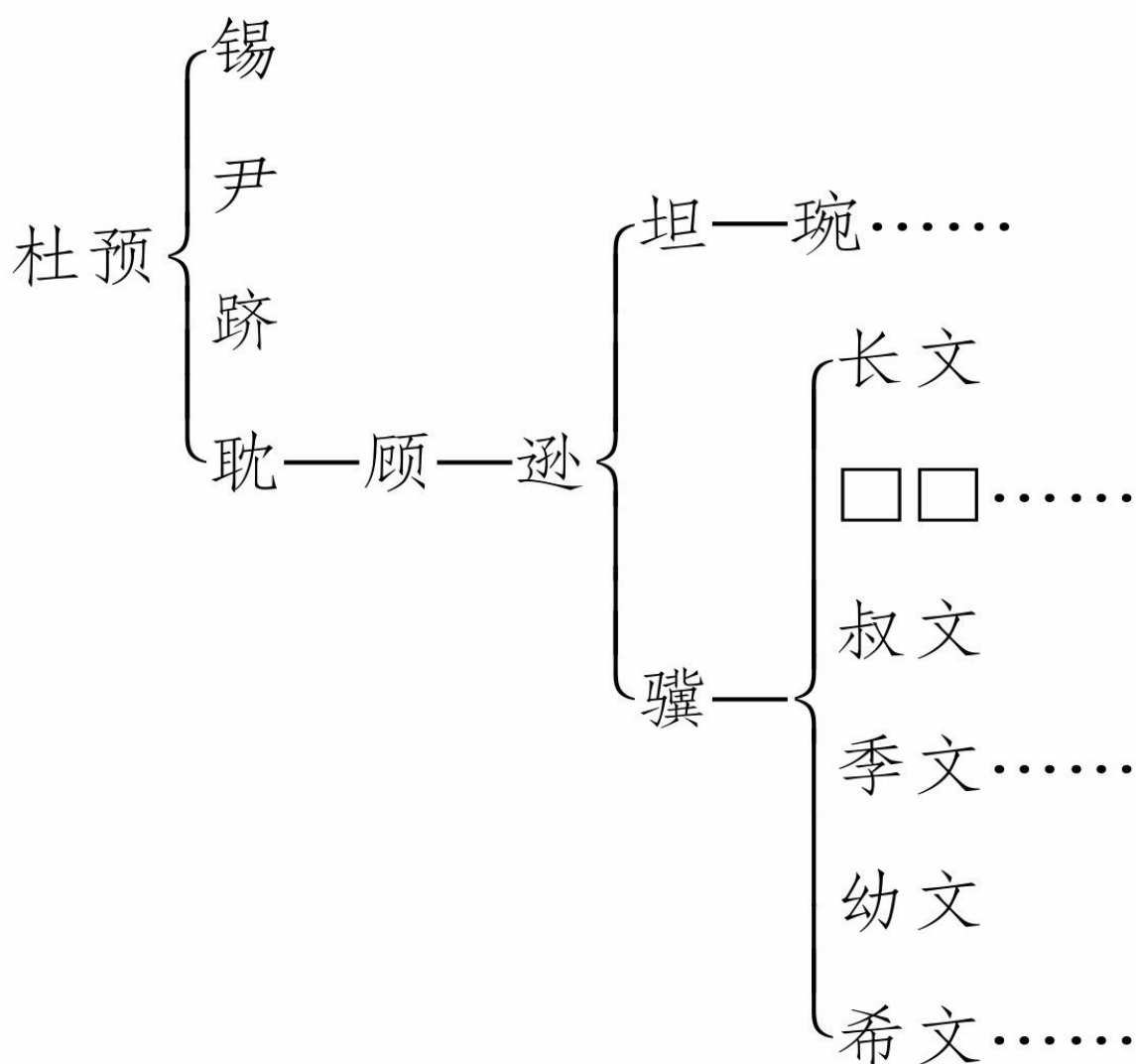
[定风波·席上送范廓之游建康](#)

[沁园春·和吴子似县尉](#)

[雨中花慢·吴子似见和，再用韵为别](#)

[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

[山鬼谣·雨岩有石](#)
[水调歌头·我志在寥阔](#)
[鹊桥仙·赠鹭鸶](#)
[水龙吟·用“些”语再题瓢泉](#)
[夜游宫·苦俗客](#)
[沁园春·杯汝来前](#)
[沁园春·杯汝知乎](#)
[兰陵王·恨之极](#)
[生查子·简吴子似县尉](#)
[西江月·遣兴](#)
[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
[瑞鹤仙·赋梅](#)
[西江月·江行采石岸戏作渔父词](#)
[状景品题·望飞来半空鸥鹭](#)
[满江红·题冷泉亭](#)
[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
[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
[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
[水调歌头·和王正之右司吴江观雪见寄](#)
[蝶恋花·戊申元日立春席间作](#)
[清平乐·博山道中即事](#)
[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
[满江红·游南岩和范廓之韵](#)
[生查子·独游西岩](#)
[清平乐·题上庐桥](#)
[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
[临江仙·探梅](#)
[生查子·独游雨岩](#)
[鹧鸪天·黄沙道中即事](#)
[沁园春·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
[粉蝶儿·和赵晋臣敷文赋落花](#)
[一剪梅·中秋无月](#)
[好事近·春日郊游](#)
[情爱心歌·手拈黄花无意绪](#)
[念奴娇·书东流村壁](#)
[蝶恋花·和赵景明知县韵](#)
[鹧鸪天·东阳道中](#)
[临江仙](#)
[满江红](#)
[满江红·暮春](#)
[鹧鸪天·代人赋](#)
[田园风情·稻花香里说丰年](#)
[鹊桥仙·己酉山行书所见](#)
[清平乐·村居](#)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鹧鸪天·鹅湖归，病起作](#)
[鹧鸪天·代人赋](#)
[浣溪沙](#)
[鹧鸪天](#)
[辛弃疾诗选](#)
[辛弃疾简明年谱](#)



辛弃疾（1140—1207），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号稼轩居士，山东济南人。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

二十二岁时，辛弃疾聚众二千，树起抗金义旗。不久率部归山东义军领袖耿京。次年，他与诸军都提领贾瑞等奉表南归，不料张安国杀耿降金。他率领五十轻骑奇袭金兵大营，生擒叛徒，并号召耿京旧部反正。随后长驱渡淮，献俘行在。

宦游江南以后，辛弃疾“三仕三已”。开始十年，他由签判而通判、由司农主簿而知州、由提点刑狱而转运副使，并进而晋升为安抚使。淳熙八年（1181），他被朝廷言官弹劾，落职罢任，退居带湖十年。

光宗绍熙二年（1191）冬，他被起用为福建提点刑狱。翌年秋，出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绍熙五年（1194）又被弹劾罢职，闲居瓢泉八年。

嘉泰三年（1203），权相韩侂胄谋图北伐，起用辛弃疾等大批主战人士。他出任镇江知府后，积极备战却再遭弹劾，三度罢职。

“开禧北伐”失败后（1207），虽被再次召用为试兵部侍郎，但力辞不就，于九月十日病逝于瓢泉，结束了英雄未遇、壮志难酬的一生。

前言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济南人，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

辛弃疾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宁的政治时代。自1127年“靖康之乱”发生后，北宋灭亡，南宋建立。此后，以淮河为界的南宋和金，就一直处在一种活性对峙状态中。所谓活性对峙状态，也就是说，宋金两家时战时和，对峙不是铁板一块。前期，因为金人把战火燃过长江，南宋王朝面临存亡的危机，宋与金之间经常发生大大小小的战斗。而等到辛弃疾诞生的次年（1141），以杀害、黜退抗金英雄岳飞、韩世忠等人为代价的“绍兴和议”订立之后，保住了偏安局面的南宋王朝，就基本上走议和的道路了，充斥政坛的声音也是以“和”为主。其间也不是没有局部的战斗，孝宗时代就发生过一次失败的北伐，结果是签订了屈辱的“隆兴和议”（1164）；宁宗时代也有过一次草草北伐，结果是在更加屈辱的情势下签订了“开禧和议”（1208）。在南宋政坛上存在着主战、主和与主守三派的声音，随着主和派执政时期的到来，主战派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抑制，他们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所谓“以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议论，是辛弃疾所生活时代中流行的政治舆论。究其原因，除了“东南妩媚，雌了男儿”的地理文化影响和南宋君臣耽于一角山水间的享乐外，南宋对金作战的胜机较少，以及由此而生的“恐金心理”，也是重要的原因。一位与辛弃疾同时期的词人姜夔，曾在词里记录下了时代的感伤：“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扬州慢》）连无声无言的废池乔木，都厌惧“言兵”即战争，这足见时代的创伤有多深、恐惧有多深，并且这个“厌兵”的民族危机有多深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南北隔膜，南宋文武百官对于金人内政不了解，对金人的军事威胁不能作出知己知彼的分析和判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能对金人的威胁和南宋的胜机作出精确分析和有说服力判断的辛弃疾，就显得十分可贵了。尽管他作为一个北来人，作为一个有刚直不阿性格的英雄豪杰，在南宋政坛上常常遭到疑惑、猜忌，统治者从来也没有把他的谋略心血认真对待过。

辛弃疾为什么会对于当时宋金的军事问题有那样清晰精锐的眼光？怀有这样的军事韬略和胆气理想的人，是怎样度过他坎坷不平的一生的？他是南宋第一流的词人，并且能诗能文，其文学成就与他的生活和生命感受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了解辛弃疾的一生，有助于我们弄懂这些问题。辛弃疾的一生，大概分为四个时期。

（一）二十三岁以前的青少年时代，是他一生最为意气风发的时期。出生在金人占领区的辛弃疾，少年时代就受到他很有民族感情的祖父辛赞的爱国思想的熏陶。他的祖父辛赞，虽然不得已做了金人治下的官，却难以忘怀那一场给汉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靖康之乱”，常常带着他们“登高眺远，指划山河，思投衅而起”，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辛弃疾的民族感情。其后，辛弃疾又因为参加科举考试，在十四岁、十八岁两赴金都燕京。这些经历，使他对于金国山川、国情的了解，远远超过南宋的文武百官。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同时在全国大起徭役，强征民丁，践踏良田，搜刮军

需，其中汉人受害尤深。这为本来就具有民族感情的辛弃疾等人，提供了一个反抗金人残暴统治的机会。于是，已经二十二岁的辛弃疾，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背景下，聚合了二千义军，树起抗金旗帜。不久率部归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大军，为掌书记，并且力劝耿京归属于南宋的节制，以图得到宋朝的支持，实现抗金复土的大业。第二年，他奉表入宋，高宗召见。后来在北归途中，得知义军叛徒张安国杀耿京而投降了金人，他于是集合了五十余骑，奇袭五万人驻守的金营，生擒叛徒献俘行在，又号召万余被胁降义军反正归南。他的这件别人万万难以做成的壮举，使南宋畏怯金人的风气为之一振。连宋高宗见了，也“一见三叹息”。此后，他开始了自己“江南游子”式的南方宦游生活。

（二）从二十三岁到四十二岁，是他宦游南方而不得志的时期。宋孝宗即位后，起用张浚这位主战名将，准备北伐。然而因为各种原因，张浚很快就因兵败被罢职，“隆兴和议”成。从此，主和派人物掌握了朝政权柄。辛弃疾虽然雄心勃勃，壮志不减，先后上奏《美芹十论》和《九议》这些胆气韬略胜过常人、谋划审度富有说服力的抗金政见，但是在“厌言兵”的时代中，他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这不免让他感慨愤郁，心中充满了一个失志的爱国者的牢骚和悲凉。他的主战爱国、感慨时政的词作，有一大部分是作于这个时期。

在此期间，他的职务在辗转不定中渐渐升迁。由江阴签判而知州事，由提点刑狱而安抚使。这不是因为他善于像一些官场投机者一样夤缘钻营，而是因为他实实在在地做出了政绩。在滁州任上才半年，他就能把当地凋敝、荒陋的气象一扫而空。在湖南任上，他创置的“飞虎军”“雄镇一方”。在江西任上，他举办荒政，严明果断，卓有成效。此外，他在为南宋政权剪除“盗贼”的过程中，意识到了杜甫所说的“盗贼本王臣”的道理，洞悉了贪浊官吏迫使百姓为盗的事实，希望天子“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弥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这就说明他不仅有军事才干和治理地方的才干，而且也具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忧国忧民的可贵思想。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忧患意识和清醒头脑，他才难以忘怀自己的政治使命：抗金复土，安邦兴国。然而由于他独立、耿直的性格和操守，在等级森严而又本质平庸的南宋官场上，他所面临的，就不能不是敌对政治力量的合谋闷杀。他在最成熟的中年时代被迫退隐长达十八年，就是他不能见容于藏污纳垢、钩心斗角的南宋官场的证明。

（三）从四十三岁到六十三岁，他在带湖和瓢泉度过了近二十年最成熟、最丰美的岁月。这对于他的思想变化影响极大。他一方面难以平息失志的苦闷，对于南宋官场加诸他的打击愤郁不平，也难以忘怀抗金复土的英雄之念。另一方面，他又借山水徜徉来安慰自己的精神苦闷，借学道问佛来化解自己因壮志难酬和壮心不已的冲突而生的沉痛感。这样，在不断的精神冲突和对于冲突的化解与超越中，随着时光的流逝、年华的老去，他渐渐地由一个志在抗金复国的英雄人物，一个与现实生活对立的理想主义者，转而成了一个以道家思想为镜筒重新观察人间生活的理性主义者。这个转变，是在第一次归隐即四十三岁开始归隐于带湖的后期显示出迹象，而在第二次归隐即在五十五岁归隐于瓢泉时基本形成的。说是基本形成，就意味着：如果没有什么外力的推动和激扬，在他日常的情感状态和心理状态中，儒家的拯济之念已经退处于意识底层。那些上浮的部分，基本上已经是不免于激愤的“看破”和“放手”了。这由他称许弃官归隐的陶渊明由偶尔变为常态，甚至直接以庄子的“齐物思想”来重新解释人间生活可知。他的理趣词，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写作的。

当然，在这一时期中，并不是完全没有外力的激扬。如他与坚持抗金的前吏部尚书韩南涧的唱和，就重新激起过他整顿乾坤的热情。特别是他四十九岁卧病时，奇士陈亮从浙江来访，更激起了他精神的狂涛巨浪。他把自己压抑许久的爱国复土激情，吐发成词中的横空硬语：“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这巨浪狂涛的余波，久久未息。但是这样的英雄豪语，与那个根本不给机会的偏安时代实在是太不相

容了，它缺少必要的现实养分作补给。所以，在他此后写给陈亮的“壮词”中，已经沁出了浓郁的生命悲剧意识。一句“可怜白发生”，把英雄的豪语化为志士的凄凉。这就使出世思想得以乘虚而入，在安慰他的痛苦时也使他改变，成为他在缺乏外力激荡时思想情感的显性状态。

他在这一时期里的词作，可说是题材与主旨最为丰富复杂。除了早期常作的爱国复土词、政治感慨和身世之感的词外，写景词、农村词、理趣词加入进来，并且成了他这一时期集中表达的题材内容。

（四）从六十四岁到六十八岁这最后的四年，因为抗金复土的一捻心火难以自灭，加上新当权的韩侂胄起用大批主战人士，给人造成一种时移势易的感觉，老病交缠并且世界观里已经具有“外物”、“放手”思想的辛弃疾，再度出山用世，希望一生沉沦的志愿能有实现的机会。他由起帅浙东直到改任抗金前沿的镇江知府，并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对待时事。行在召对，他重申《美芹十论》《九议》的观点，并且在智慧上更为成熟。在镇江，他一方面积极备战，派遣间谍了解敌方情势，更谋划建立江上万人劲旅；另一方面，他又对于韩侂胄急躁冒进的态度忧心忡忡，借古讽今，希望能够纠正执政者的这一危险态度。可惜，韩侂胄不仅没有重视他这一老骥的智慧，还因细故再次将他罢免。这最后到来的打击，把他的入世拯济之念化为齑粉。后来，他还被授以兵部侍郎、枢密院都承旨的要职，但本不以求官为荣的他，则以年老多病而力辞不就。现实的不可为，使他早已形成的出世思想再次占据上风，直到去世。

辛弃疾善于诗文，而尤以词名世。其传世之词六百余首，数量之丰，质量之高，面目之丰富，风格之独出与兼美，都堪称两宋词人第一。他取得这样高的文学成就，并不是来自于他对于文学事业的甘心俯首，他也从来没有把文学事业作为他生命的至上追求。他的门生范开曾经在《稼轩词序》中发出过知己般的感慨：“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他是把自己的生命追求定位在平戎恢复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是他最为向往的境界。但是辛弃疾事实上的“不遇”，即没有能够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成为挽救民族危机的英雄人物，却使他把一腔热血化为文学上的“英雄感怆”。他把自己冷落不遇的压抑感和屡遭谗陷的悲愤感一吐于词，把自己对于恢复中原的热望一吐于词，把自己对于时代政治生活中的夤缘、苟且风气的批判一吐于词，把自己不得已而自我排遣、自我化解痛苦与矛盾的心理努力借词倾诉，还有他在调整世界观时必然要感受到的对于功名价值、历史价值的疑惑借词表达，这就使他的词成为其思想情感的活生生表达。读他的词，无论是打算接受还是不打算接受他那体兼各派、才近铺张的独特风格，人们都会不由自主地为他所蕴涵的强大感情势能所打动。因为读者在其词中读到的，是一个生龙活虎的真实存在。他的形象并不隐藏在文字的感伤纱幕后，也不扁平无力地“躺”在纸面上，而是活生生地立在那里，等待着撞击读者的精神之门。清代词学家陈廷焯称他为“词中之龙”，如果这不仅是指稼轩词在艺术风貌上的变幻无穷，还兼指其词所反映的主体风貌真力弥满的话，那么，这个评价可谓触摸到了稼轩词的本质与魅力所在。

就内容来说，稼轩词可谓是既表达时代主旋律，又具有生活多样性的典范之作。我们把他的作品分为十一类：主战爱国词，政治感慨词，身世之感词，赠别会友词，归隐词，理趣词，怀古词，写景词，农村词，爱情词，遣兴词。

稼轩的主战爱国词，念念不忘家国之恨。他“举头西北浮云”，“要挽银河仙浪”；他“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他夜不成寐，听着屋檐下的铁马儿，想起“南共北，正分裂”的无情事实；他梦见沙场，抒发自己虽失意潦倒却不忘“天下事”的烈烈胸怀；他见到青山，想起战马的联翩而来；手抚长松，幻想它们是长身挺立的十万部下。无论是在地方官任上，还是废职家居时；无论是独自面对剩水残山，还是与朋友对酒慨谈，他心中最炽烈的精神关怀，都是收复那被金人铁蹄践踏的中原故地。

稼轩的政治感慨词，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对自己被频繁调遣，难有作为，他悲愤郁闷，意识到其“不偶然”，即意识到了朝廷对他的防范和猜忌；作为独立而孤独的人，他也曾产生过屈原《离骚》式的痛苦。对于朝廷主和派抑制主战派的态度，他以为朋友筹划未来曲致讽刺：“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纵得封侯万里，憔悴老边州”。对于南宋政权内部主战派越来越少的局面，他表达出知音难觅的惆怅：“朱丝弦断知音少。”对于整个士林特别是政治高层崇尚清谈的风气，他借古讽今，以西晋士林的清谈误国来针砭当世。对于执政者借主战派之名以求时望的阴暗心态，他讽刺得十分辛辣：“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好真龙。”对南宋官场上流行的苟且自保、随俗俯仰风气，他更是痛下针砭，一首《千年调·卮酒向人时》，画活了沆瀣一气的宦林群丑图。

稼轩的身世之感词，是他的主战爱国词和政治感慨词的余波。因为他的生命追求，本来就是以光复神州为目标的。当然，爱国慨时之情，不再是此处的中心内容，而“江南游子”式的惆怅悲愤和壮志未酬的情感痛苦，才成为最震撼人心的内容。他称自己是江南“倦客”，他嘲笑当年叹息天涯沦落的“江州司马”，他把自己比拟成遭妒的“蛾眉”闲居无为，他叹息朝廷“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还像杜甫一样叹息“儒冠多误身”。他总结自己的人生履历，难免叹息其“羊肠九折歧路”的艰险。而他那“少年不识愁滋味”与“而今识尽愁滋味”的强烈对比，“壮岁旌旗拥万夫”与今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惨痛体验，写尽了一生不遇带给他的身世沉沦之痛。为了排解这深沉的生命痛苦，他开始学习用出世思想来解释世界。这就为其归隐词、理趣词及农村词与部分写景词的创作，提供了心理背景。

稼轩的归隐词，经常用归隐生活的乐趣与官场生活的险恶为对照，在陶渊明式的“意倦须还，身闲贵早”的洒脱中，又以“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的图景，隐喻南宋官场带给他的深刻精神挫折。他经常以遭遇“打头风”的隐喻，来表现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受阻的痛心。他的归隐不是自觉的。在归隐之初，他所用的抒情意象，是佩春兰簪秋菊；他所借的抒情典故，是“卜居”的三闾大夫。这表明，此时他的情感是屈原式的忧愤。但是也应该注意到，随着时间流逝和罢职次数的增加，他的思想倾向也发生了变化。他渐渐通晓了“进退存亡，行藏用舍”的道理，他有时甚至以“身后虚名，何似生前一杯酒”的放纵，来排解功名不谐的创伤。在借典上，他由追慕屈原而企踪陶潜。由作意的“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到直接以渊明自称：“万事纷纷一笑中，渊明把菊对秋风。”这说明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裂变。裂变的程度，与他在不得已的状态下勉强平衡自己精神痛苦的努力趋于同步。他多次以周颙讽刺假隐士的《北山移文》自嘲，以学道参禅的所得自解，就都是努力的表现。他在归隐词中展现的思考和觉悟的轨迹是清晰的，又是发人深省的。

稼轩的理趣词，虽然其间接的源头是苏轼的同类之作，但其直接的触机，却是伴随着他的归隐生活而出现的。它们以个人存在为关注的原点，向历史、向他的原来信仰，提出了多层次的质疑，充分体现出现理性主义者的深思品质。“笑尘劳、三十九年非，长为客。”“叹人间、哀乐转相寻，今犹昔。”“此会明年谁健，后日犹今视昔，歌舞只空台。”“细看斜日隙中尘，始觉人间、何处不纷纷。”“无穷宇宙，人是一粟太仓中。”这些显出悲哀感情印记的精思妙语，其实是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与觉悟。它不是被动的再现，而是词人主动的获取，表明了他不再是一个单纯而执着的理想主义者。此外论齐物、谈喧静、喻心性、说刚柔的词篇，本来应该是以散文去作的大题目，但因为作者改变了说理的门径，或为取譬喻理，或为就象点击，所以能以感性化的图景，隐含着深邃的哲学精神。

以农村生活、田园风光入词，在宋代由苏轼描写徐州农村生活的《浣溪沙》首发其端。而稼轩则大其门庭，所写较苏轼更为深广。在稼轩笔下，农村四季田园风光，春秋农事，田野劳作，男婚女嫁，民风乡俗，乃至与野老的交往，无不毕见。这些词，写得清新脱俗，余味隽永。

稼轩的写景词，不仅记载着他江南宦游或归隐的经历，而且表现出他独特的审美情趣，与其他词人笔下的风景了不相混。他或者借山水以寄情，或者写山水以自娱，笔下风景，达到了千姿百态、动静皆美的非凡境界。他写青山，时而如“联翩万马来无数”，时而“如对文章太史公”。写溪水：“溪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写透了溪水的清澈幽美。写钱塘怒潮，一会儿写它如半空白鹭飞翔，一会儿写它如白甲壮士与浪山鏖战，把江潮从上升到铺天盖地而来的惊险壮美，写得酣畅淋漓。他写明月、白雪、红莲、白鸟，无一不构思得天趣盎然，个性化色彩鲜明。他那幅“松共竹，翠成堆，要擎残雪斗疏梅。乱鸦毕竟无才思，时把琼瑶蹴下来”的风景小品，通过勾摄景物的“意念”，将静态的风景点画得栩栩如生。

稼轩的怀古词，分为两部分：一是借古讽今之作，有现实针对性；一是没有明显目的单纯怀古之作。在他的借古讽今之作里，忧国之念、忧谗畏讥之心最为突出。他经常以汉代名将李广的有功而不遇，抒发自己有才而被投闲置散的悲凉：“汉开边、封侯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更以李广遭遇的不公，来影射现实政治的不公：“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他以东晋名臣谢安晚年功高震主时的沉痛感受，表达遭到压抑或违志逆意的痛心：“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他以历史为鉴，警告韩侂胄不要好大喜功草率出兵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写得大气包举，感慨深沉。他的单纯怀古之作，写得虽然不多但也很有特色。如怀念大禹治水的万世之功，令人想见他的胸怀气度；而他对于历史价值虚无的沉痛：“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归根到底是由于生命的创造力受到现实抑制的表现。

稼轩的赠别会友词，将单纯的别情和友情，与他的爱国情怀和人生感悟融会在一起，增加了情感的深度和浓度，也增加了情感的吸引力。他对朋友和亲人，或激励，或劝慰，或排解，充满了真诚的关怀。“秋晚莼鲈江上，夜深儿女灯前”，是多么体贴温馨的关怀；“明朝放我东归去，后夜相思月满船”，是多么浓郁深沉的相思；“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又是多么令人激动的勉励！“富贵何时休问，离别中年堪恨，憔悴鬓成霜”，中年不堪的离情，壮志成空的忧恨，打成了一片；“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离别就像是一个触媒，引动了更深的人生忧患。“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一句，则传达出他对友情无比强烈的体验。稼轩赠别会友词的魅力，在于它传达出了作者独特而精诚的情感体验和着眼友情、放怀人间的开阔胸襟。

稼轩的爱情词作数量不多，品质也有雅有俗。总的来说，其雅词兼有柳永词的流丽和秦观词的婉约。那种缠绵悱恻的儿女情怀，那种人人心中所有而口中难言的微妙感受，稼轩能手到擒来，这当然显示出他有出众的情感体验能力和对于语言情味的高超把握能力。“料得明朝，樽前重见，镜里花难折。”写尽缘短情长、对面难堪的幽恨；“小楼春色里，幽梦雨声中。”真不逊色于晏几道的笔下名句：“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措辞质朴而写情至深。对于他那些无法验明“本事”的爱情词，尽管前人多愿意为之找出寄托的意义，以显示作者作为一个爱国者在人格上的单纯性，但他的大多数爱情词，是没有所谓寄托的，至多也只能说其中含有作者比较复杂的人生体验。

此外，他还有许多不能归为以上类别的词，如咏物词、饮酒词、动物小品词等等，可以归类为遣兴词。这是一个宽泛的类型概念。因为宽泛，所以主题并不集中，但这一点儿也没有影响这类词的情感和艺术魅力。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对于稼轩词所作的分类，是依据其词中的主要情境内容或情感趋向而为，并不是

绝对的标准。这是因为稼轩词的内涵一般都不单纯，不少作品都兼有几个类型的内容。

稼轩词的艺术风格，以豪郁为主。这是一种兼有豪放（外向性）和悲郁（内敛性）的富有张力的风格。张力或者说词中情感动荡、冲突幅度的巨大，是他与苏轼豪放词风的根本不同之处。他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独具个人面目的抒情风格，关键就在于：一方面，他有着炽烈深厚的爱国激情，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另一方面，这种激烈奋发、渴望将个人的生命追求融合于抗金复土的时代需要之中的感情，由于主和派执政而受到了抑制，他失去了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外部环境，这形成了他心中内情与外势的强烈冲突。另外，他不仅是作为一个失志的爱国者感受着他的时代生活，还以被猜忌的敏感的自北投南者感受着它。这使他胸中常蟠结着一股勃郁愤懑之气，随处辄发，触物而鸣，并形成了其词时而怒张、时而愤郁、变化激荡的抒情效果。这是苏轼笔下所没有的境界。苏辛虽被称为同宗，但是苏轼的词风主自然雄放，清旷超逸，颇有几分“仙气”；而稼轩的词风则主悲壮沉郁，感慨苍凉，更多的是“力气”与“霸气”。他和苏轼的区别，是英雄之词和才士之词的区别。至于豪放风格，那种恣放的单向度的抒情，他的笔下也不是没有，它主要表现为以放言议论的笔法来抒写自己作为理性主义者的悟得。此外，细致朴素的田园词风，柔婉流美的婉约词风，机智幽默或风趣辛辣的谐趣词风，都是足以构成辛词复杂性的类型化词风。

在表现手法上，稼轩词杂取众长，融会贯通，为我所用，又自成一统。其最主要的特色有三：一是合理汲取香草美人的诗歌抒情传统的养料，善于运用比兴象征的手法，通过抒情主人公形象的改造，来传达他心中沸郁幽怨的政治感慨；在他的笔下，蛾眉芳草、烟柳夕阳、怪石起舞、伤春怨燕乃至典故中的陈皇后等等，无不有比兴意义，无不暗示着他自己的政治遭遇、政治感慨或国步堪忧的感情。二是熔铸经史百家语典、事典，更精深曲折地传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是个北来人，是政治上的不得志者，他在抒愤写怀的时候不能不有所顾忌；另一方面，是因为“百药难治书史淫”的他，具有异常渊博的文史知识可资选用。他用典拉杂宽博，指使古人古语如使唤小儿，即使少数篇章不能不遭人异议。但总的说来，他的用典却是加深了语言所能包含的意义层次，增加了短篇小幅的情思容量，令人含咀不尽，久而知味。他在这方面的成绩斐然不凡，根源在于：他以炽烈燃烧的感情“洪炉”，把许多本来不相关的生僻的语典事典的“药石”，融化成了有效而完美的艺术“金丹”。三是将散文化的手法引入词中，扩大了词的固有表现领域。所谓散文化，是指以理趣代替情趣，以议论代替抒情，甚至以松散的语言结构来代替精致的语言结构。这集中地体现在他的理趣词、归隐词和部分写景抒怀词中。如《哨遍·秋水观》《踏莎行·赋稼轩，集经句》，这些词中的理性思考内容，本来都应是散文措手的。还有具有散文化因素的作品，比如用典故时，完全移借前人口语或散文中成句，比如在描写抒情中突然出现醒目的议论。以散文化的手法写词，这是对于词体的一种冒险。稼轩的词，冒险成功时多于失败时。其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无论采用什么手法写词，只要作者具有充沛、激烈的感情，其抒情文学的品性就不会有本质的改变。而稼轩正是做到了这一点。这样的词章，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不够优美精纯，但它比因循守旧或不敢稍越雷池的作品，还是更富有生气。当然，具体到某篇作品，其是成功还是失败，还有待于具体分析，此处只是对这些深具个人风格的手法运用作一总体评介。

本书选词一百五十余首，作品依上文介绍，分成十一类并据类编年，力求显示出稼轩词的丰富情貌。同时，希望通过分类与编年，展示作者思想感情变化的轨迹，因为它虽然不是足本，但大体上反映出作者对于某类作品的集中写作时间、写作兴趣与质量高低。

作品编年，主要依据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少量篇章有调整。

作品笺注，以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和朱德才先生《辛弃疾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为基础，力求简明扼要。

本书附有《辛弃疾诗选》和《辛弃疾简明年谱》。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1999年8月

抗金爱国·他年要补天西北

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1]

千里渥洼种，名动帝王家^[2]。金銮当日奏章，落笔万龙蛇^[3]。带得无边春下，等待江山都老，教看鬓方鸦^[4]。莫管钱流地，且拟醉黄花^[5]。 唤双成，歌弄玉，舞绿华^[6]。一觴为饮千岁，江海吸流霞^[7]。闻道清都帝所，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8]。回首日边去，云里认飞车^[9]。

【注释】

^[1]本词作于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秋，时在建康通判任上。寿：祝寿。漕：漕司，即转运使，主管催征赋税、出入钱粮及水上运输事宜。赵介庵：名彦端，字德庄，号介庵，为赵宋宗室。时任江南东路计度转运副使，驻节建康。

^[2]言赵有超群才能，名为天子所知晓。渥洼种：据《史记·武帝纪》载，汉时有骏马生于渥洼（今甘肃瓜州县境内）水中，被献于朝廷，汉武帝以为此是天马，后世借以称千里马。

^[3]言赵当年在金殿起草奏章，笔势遒劲飞动，如走龙蛇。

^[4]鬓方鸦：即鬓发乌黑，此言赵容颜不老。

^[5]据《新唐书·刘晏传》，刘晏善于理财，曾“自言如见钱流地上”。此劝赵暂时放却处理得很有成效的漕务，把酒对菊，一醉方休。

^[6]双成、弄玉、绿华：原都是神话传说中才貌双全的仙女，此处借指酒宴上歌舞助兴的艺妓。

^[7]此两句举杯祝赵长寿，并愿其如自己一样开怀畅饮。觴：古时酒杯。流霞：原指神话中的仙酒，后世泛指美酒。

^[8]此三句言听说朝廷现在有北伐中原、驱逐金兵而恢复国土之意。清都帝所：传说中天帝所居住之处，此处借指南宋朝廷。挽银河仙浪洗胡沙，为举兵逐敌的委婉表达。

^[9]此祝赵早日返回朝廷，奋志腾飞。日边：指天子身边。云里飞车：古代神话中的飞行工具，传说为奇肱氏所造。

【点评】

这是一首祝寿词，也是现存稼轩词中早期作品之一。宋代大多数祝寿词都流于应酬和恭维，但这首词不一样，流露出了稼轩满腔的爱国激情和勉励友人为抗金事业做贡献的意愿。

这首词通篇采用神话故事巧为比拟，不仅构思奇特，文采奇丽，而且在整体情调上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词的上阕，热情赞扬赵彦端的风采和才干。首一大句可谓起端不凡，生气淋漓，以神马比喻其才能，热情赞扬他是宗室里的佼佼者。这是对赵的人品才识的总体定位，全词也因此而被奠定了浪漫的基调。下一大句紧接而来，选用赵氏在金銮殿里起草奏章的往事，点出赵的非凡才干。以下由上述写其人的内美而转写其内美外现的出众风采，措辞浅白而意蕴深厚、不落俗套。既写出他把天上之春色（朝廷体恤民情的用意）带来人间（地方上）的魄力，也写出赵温厚待人、使人如接春风的风采和作者希望他青春永驻、大展宏图的用心。尤其是“带得”一句，妙想奇思，气象不凡。上阕末句，借典贴切，用意颇深：既有赞美赵作为计度转运副使在理财方面的出色政绩的用意，也不无替代赵抒三十余年为地方官而不被大用的牢骚的意思。妙在将它表达得若有若无，令人能玩味而不能指实。

下阕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两大句，紧承“醉黄花”写祝寿盛况的眼前景事。作者将歌舞繁盛、美人来往的宴席场面，用节奏紧切的短句跌出，造成目不暇接的视听印象。然后写作者对寿主的劝饮敬酒，表明希望与赵氏同做神仙豪饮的心意。这样的祝酒词，自然显示出作者与寿主的融融情意；这样的豪

饮，也在不经意间显示出作者的风流豪迈气度。后两大句为第二部分，也是全篇主旨所在。这个转折是怎样形成的？是由上句的“江海”一词，联想到天上的“银河”而由此自然地把眼前景与想象景衔接起来。写天上的宫殿里正在筹划一场大的“清洗行动”：要以银河仙浪去清洗西北即中原大地上有腥膻味儿的胡沙。而寿主，因为他秀出于宗室诸子的非凡才干，已经被召回“日边”即“清都帝所”去了，作者只在回首时还能看见他的飞车在云间飞腾。这出自想象并运用隐语来完成的景象，十分显著地表明了作者希望南宋朝廷早日决策北伐的心情，同时也表明了他对于寿主能受到皇帝大用、一展雄才的美好祝愿。在修辞效果上，因这一部分全用以天界写人间的隐喻手法，并妙用了像“清都帝所”“日边”等语词的多意性，所以不仅表意含蓄深隐，而且造境也绚烂奇特，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

这首写于作者二十九岁时的词作，在寻常的寿词里灌注了爱国的浓情。将慷慨热烈的豪情和深隐内含的用意结合在一起。在抒情效果上有隐处，也有秀处，所以显得跌宕生姿而非一味豪放。在写作手法上，几乎通篇用比体。这表现为运用神话和典故来表情达意，能化用它们而不是为它们所驱使。这就使奇思丽想融化在浑然天成的运笔之中，造语显得新颖而又自然。

满江红

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1]

鹏翼垂空，笑人世、苍然无物^[2]。又还向、九重深处，玉阶山立^[3]。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4]。且归来、谈笑护长江，波澄碧^[5]。佳丽地，文章伯；金缕唱，红牙拍^[6]。看尊前飞下，日边消息^[7]。料想宝香黄阁梦，依然画舫青溪笛^[8]。待如今、端的约钟山，长相识^[9]。

[注释]

^[1]作于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时稼轩为建康通判。史致道：名正志，时为建康知府，兼行宫留守、沿江水军制置使，主张抗金。

^[2]言史氏如志向高远的鲲鹏展翅凌空，足以傲视人间碌碌无为者。此借典于《庄子·逍遥游》：“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苍然：苍茫混沌的样子。无物：没有什么东西。

^[3]此言史氏为国家柱石。九重深处：天的最高处，借指皇宫。山立：像山峰一样耸立。

^[4]言史氏有抗金复国的才能与壮志。此处借典于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事见《史记·补三皇本纪》。

^[5]此言史氏以沿江水军制置使身份守卫长江，能使长江防线局势稳定。

^[6]佳丽地：指建康一带是十分美丽的地方。文章伯：文坛领袖。金缕：《金缕曲》，即《贺新郎》的别名。红牙：乐器名，即古代歌唱时用以按节奏的红色拍板。

^[7]日边消息：从天子那里传来的好消息。

^[8]言史氏眼前虽与山水为伴，他日终将入阁拜相。黄阁：本指被涂成黄色的丞相府门，此代指丞相府。青溪：水名。源出钟山，流入秦淮河。

^[9]言史氏如今真的要与钟山结下盟约，让它成为自己的老朋友。端的：真的。

[点评]

这首词采用众多的神话传说和典故，赋作品以光怪陆离的奇幻性，加强了情感内容的密度与深度。词的上阕，作者以庄子在《逍遥游》中所构造的那只“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的神奇鹏鸟来比拟史氏。这不仅写出了史氏的超群才性，而且使全词笼罩在雄奇放逸的浪漫主义的抒情氛围里。一句“笑人世、苍然无物”，写得峭拔警迈，足见史氏的非凡才华和怀抱以及作者对他的推重。接着写这只讪笑人世苍茫的大鹏，飞回天宫深处，像高山一样收翅伫立在玉阶天门之上。这一对庄子的大鹏形象所做的改造，不仅显示出作者的非凡想象力，而且更是点明了史氏在天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之后作者再次运用女娲补天的神话，赋予史氏以补天之神的奇特形象。这个形象，应该是大鹏与女娲的嫁接。这并不是忘乎所以的肉麻吹捧，而是作者趋近自己抗金目标的必然兴会。它实际上是希望抗战派得到重用，收复中原故土以“补”好宋朝已经缺了的西北“半边天”。上阕最后一句，由神话转入现实，写史氏充任江防前线长官，使万里长江波澜不惊，江南形势得以安定。其中“谈笑”一词，极写史氏护江的举重若轻，暗示其才能比之维护长江安宁所需更大。在这里的语气中，还带着前文借用神话时的豪逸味道。

词的下阕，在结构和用墨上都与《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略异。其用意在写史氏不仅有上文所写的军事才能，而且还是个文才风流的“文章伯”。这样文才武略兼备的人才，作者自然对他期待高而切。于是，下文再一次转入抒情，希望史氏受到天子的进一步重用，入朝主政。然而，从一“看”字，表明这只是一种期待。就像下文的期待他入朝为相、进入“黄阁”主持政事一样，都是采用虚拟的语气。而在“料想”和“依

然”的语气跌宕之间，不能不说作者对史氏境遇怀着深深的惋惜。下文中的“端的”一词，在抒情上显得曲折而凝重。这使人们觉得上阕中掷地有声的“袖里珍奇……他年要补”一句，也带有了几分不得已的情味。况且，词的末段一般是作者情意的归结处。这样的结尾，使史氏的现实处境和作者的梦想景象形成对照，就使这首词表面上看起来风流俊赏，雄奇放逸，但骨子里却包含着对抗战派不得重用的幽愤与叹息。这样，在总体抒情风格上，本词就兼有了豪迈和深隐的特性。

赠人之作能写到如此境界，将自己的理想抱负与热情充实在其中，使词中不仅有人有“我”，而且又以既豪且郁的风格出之，使读者得到更多面的美感体验。那么，即使不谈它在语言上的五色迷离，警峭奇拔，本词也已堪称宋代同类词作中的上品。

汉宫春 立春日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1]。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2]。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3]。却笑东风，从此便薰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4]？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5]。

【注释】

^[1]春幡：古时风俗，每逢立春，辄剪彩绸为花、蝶、燕等形状，妇女以之插鬓，或缀于花枝上。也名彩胜、幡胜。

^[2]西园：指北宋都城汴京西门外的琼林苑。

^[3]黄柑荐酒：立春日互献用黄柑酿制的腊酒为贺。青韭堆盘：又称五辛盘，由葱、蒜、韭、蓼蒿、嫩芥菜和制而成，取迎新之意。

^[4]解连环：《战国策·齐策》：“秦昭王遣使齐国，送上玉连环一串，请齐人解之。群臣皆解不出。齐后以椎击破之，曰：‘环解矣。’”辛词借喻忧愁难解。

^[5]塞雁：去年由塞北南飞的大雁。

【点评】

此词从立春日节物风光起兴，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深情，对南宋君臣苟安江南、不思恢复的作风致以不满，并传达出时光流逝、英雄无用的无限清愁。

全词紧扣立春日的所见所感来写，却又巧用比兴手法，赋予节物风光以更深的含意，于哀怨中带嘲讽，内涵充盈深沉。起韵点题，写大地春回的立春日风景。作者以一“看”字，将春天的气息，通过妇女们的头饰——袅袅春幡散布出来，暗示出他对于春归的喜悦。以下一韵，却反挑一笔，写出对寒风冷雨阻碍春来的幽怨。接韵突然写到燕子，用比兴法推出怀念故国的感情。因为余寒未尽，春社未至，那去年秋社时南来的燕子，不能回到北方故国的“西园”去，但作者却生派它一个“西园梦”。一个“料”字，化无理为有趣，表明这燕子，已经成了作者思念故国的精神象征。而它只能“梦”而不能“到”西园，暗示西园所在的汴京依然被金人掌握。所以他徒有故国之思，却不能一探故里。借燕传情，颇为沉痛。以下回到立春日风光中来，黄柑荐酒，青韭堆盘，这些立春日应备的食品，现在他却无心准备，并且显得心烦意乱。为什么呢？他虽然没有明言，但读者通过上下文语境可以明白：是浓烈的故国之思和时光流逝、英雄无用的悲伤，使他完全乱了方寸，连节日应酬也无心去为了。

下片写对春天再来的种种感受，作者把笔由立春日探进整个春天里去。换头先以一“笑”字打散上片中的紧张和烦乱情绪，并领起以下五句。其所“笑”者，一为东风染遍梅柳，染遍花草，使万紫千红的春天渐次到来，他取笑东风的从此不得清闲；二是东风偶尔清闲时，不过是把镜中人的朱颜转换成衰老的模样，在这春天越来越华美、而自己越来越衰老的对照中，他的笑容里分明含着泪水。自然永在而人生易老，在忙煞的东风面前，作者所感觉到的是志士投闲、英雄无用而徒任芳华流逝的生命悲哀。由此可知，换头的“笑”字，在抒情上得内紧外松，甚至有正话反说的趣味。以下，词人化用“解连环”的典故，表明自己不断滋生、越积越重的清愁，正像一个不见首尾的连环一样，不打碎则无法解开。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与生命共始终的感情。此处“问何人”一语下得凄恻，写足了词人被沉沉的家国之情、生命之悲所萦绕，而急于摆

脱又无可摆脱的痛苦。最后一韵，直探进暮春里去，写他怕见花开花落的心情，看见暮春时大雁自由北还而伤痛于自己的人不如雁。这里有惜春惜时的感情，有怀念故国的感情，也有对于南宋统治者久不作恢复之计的怨尤。至此，不仅上片中的无端幽怨和烦乱得到了解释，而且全词的主旨也从这花开花落、塞雁先还的意象中脱迹而出。

声声慢 滁州旅次^[1]

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拥云浮^[2]。今年太平万里，罢长淮、千骑临秋^[3]。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4]。千古怀嵩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5]。看取弓刀陌上，车马如流。从今赏心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6]。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7]。

【注释】

[1]本词原题为：《滁州旅次登奠枕楼作，和李清宇韵》。作于乾道八年（1172），时稼轩为滁州知州。滁州为当时前线重镇，民生凋敝。稼轩到任后，采取一系列政策，使之趋于繁荣。旅次：客中。稼轩北人南来，故有此语。奠枕楼：稼轩创建于本年秋，盖取天下太平、安居高卧、登楼览胜、与民同乐之意。李清宇：延安人，稼轩在滁州的新交。

[2]檐牙：屋檐边飞起的牙角。

[3]千骑临秋：金人常趁秋天粮足马肥时南侵。

[4]东南佳气：东南方的帝王气象。西北神州：沦陷的中原大地。

[5]怀嵩人去：指唐人李德裕归去。《輿地纪胜·滁州景物》云：“怀嵩楼即此北楼，唐李德裕贬滁州，作此楼，取怀归嵩洛之意。”他后来果然得以北归，隐居故乡嵩山。楚尾吴头：指滁州这一古代吴楚两地的交界处。

[6]酒令：一种酒席游戏，由令官出令，违者罚酒。诗筹：标有诗韵的筹子，即席者须按筹韵赋诗。

[7]华胥梦：黄帝昼梦华胥国，那里国无君长，民无贪欲（《列子·黄帝篇》）。此处借喻滁州物阜民康。

【点评】

这首登楼即兴之作，虽然是和韵，写来却如游龙翩翩，伸缩自如。它展现了作者登楼时的所见所感，写出了一种忧喜交织的复杂心情。

上阕写楼的雄奇壮伟及登楼所见，暗蓄着作者忧喜参半的感情。首二大句，从游客惊叹瞻仰的角度表现楼的气势。在这被战火焚毁得满目疮痍的滁州城，如今因作者的整顿治理，竟奇迹般地出现一座高楼，不由得使风尘仆仆的过客驻足惊叹。他们仰头指点这檐牙高翘、上接云天的宏伟建筑，感到又惊又喜。在人来人往扬起的尘埃里，它就好像是奇迹一样耸立着。对于此楼的惊奇与喜悦，虽然是建楼者稼轩自己所有的，但在表达上却不是从作者自己的角度写出，而是用“都道”一词，来从风尘仆仆的行客的眼中见出、口中道出。而“指点”一词，如一个仰拍的镜头，为读者创造出雄阔高远的景观，使下文的登览纵目可由此发端。下二句则写出了作者登楼眺望时的所见，但他并没有沉醉于暂时的和平宁静气氛中。当他凭栏望见佳气葱茏的东南和难以收复的西北失地时，就不禁又喜又忧，心情难以平静了。而稼轩的精神境界，也就因此显现了出来。

下阕着重抒发故国之思，同时在抒情上注意角度和明暗的变化。首句写唐代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李德裕，为表明自己不忘中原的志向，曾在此建造怀嵩楼，也终于得以离开滁州北归。作者自己呢？自投南以后流落他乡已经十多年了，却依然不知归乡的时日。与李对比，自己的处境真是可笑。恐怕连李德裕地下有灵，也会嘲笑自己的吧？这里的一个“笑”字，写得入骨悲凉，写尽了十年不遇、壮志难酬的内心隐痛。同时，这一大句，还有击入题面中“旅次”的效用，表明他事实上并没有沉醉在被自己整治一新的滁州风景

中，而始终难忘故国的心情。“看取”以下，则宕开一笔，从历史的幽思中回归现实，写忘怀乡愁后的生活乐趣。这并不是忘却了隐痛，而是藏起了隐痛的苦中作乐。因为对作者来讲，他的最大乐事本在于恢复中原，而非“酒令诗筹”的寻常欢乐，那对他的英雄之气是一种消耗。一个“愿”字，表达出了他内心的深刻不安。

此词在手法上，以楼为线索，楼起楼结。然而在写景抒情上，并不单调乏味。写奠枕楼，从行客一面入手，灵活巧妙；抒情，则忽明忽暗，忽古忽今，忽忧忽喜，变化无端，令人玩味无厌。

菩萨蛮

书江西造口壁^[1]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2]。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3]。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4]。

【注释】

^[1]作于淳熙二、三年（1175—1176）间，时稼轩在江西任上。造口：即皂口，在江西万安县南。据《鹤林玉露》载，建炎三年（1129），金兵追隆祐太后至造口，不及而返，稼轩由此起兴。此说与史书载隆祐逃亡路线不符，而金兵在追击过程中，确曾大肆骚扰江西一带。

^[2]郁孤台：在赣州西北。《赣州府志》载唐代李勉为赣州刺史时，曾登此台望长安。清江：此指赣江。赣江经郁孤台下至造口，最后入鄱阳湖。

^[3]长安：此指宋故都汴京。可怜：可惜。

^[4]愁余：使我发愁。闻鹧鸪：鹧鸪鸣声若“行不得也——哥哥”。

【点评】

《菩萨蛮》这一词调，通常被用来描写儿女之情。比如“花间鼻祖”温庭筠，其十八首《菩萨蛮》，都是描写闺中和宫中的女子相思情。但是，辛弃疾的这首《菩萨蛮》词，却翻新出奇，成了大声镗鞳的爱国抒愤之作，极具个性。

词起两句，由眼前所见的赣江水，感怀四十余年前金兵南侵、生民流离的深沉苦难，觉得这滔滔不绝的流水中，仍旧流淌着当年的流离失所者伤心的眼泪。这在写法上是以现实包孕历史，以实含虚，能够扩张词境的容量。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怀呢？这是因为他面对南宋小朝廷苟且偷安的事实，心中先已怀着一股勃郁的爱国忧时之情无可发泄，便借流水而发之。接下来的“无数山”原是取景于眼前，但既然作者暗用了唐代李勉在此遥望京城长安的典故，而山又成了他眺望宋朝的“长安”（实即汴京）的阻碍物，那么，这里的山就具有了象征阻挠他恢复故土之志的主和派力量的象征意义。而这两句合起来，又含蓄地表明了作者对中原未复、祖国南北分裂局面的忧心如焚。

下片起句则豁然振起，显示出词情上的一个转折，并且就像上文的青山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一样，这不畏青山遮挡而奔涌东去的流水，也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它可以象征坚持抗金复土者不屈的斗志和胜利的愿望。结韵中见流水青山之状而思潮翻滚的作者，情绪复归于忧郁。正在为日暮天晚而发愁的他，听到了从深山中传来的鹧鸪鸟鸣声。那“行不得也——哥哥”的叫声，仿佛是一种激人肝肺的抒愤和劝告，作者借它抒发出了抗金恢复之事因受阻挠而“行不得”的深深悲凉。这样，全词情思由悲痛转激昂，又由激昂转为悲凉。

在抒情方法上，除了首句的直陈沉痛之情之外，大体运用传统的比兴手法“借水怨山”，使山水各有其象征意义，这就增加了词的深致。在章法结构上，这首词一篇三曲折，显示出其感情的起伏低昂。在抒情风格上，这首词则具有沉郁顿挫之妙，将爱国的热心和忧时的愁情交错互织，具有深沉勃郁的感人力量。

满江红

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1]。人尽说、君家飞将，旧时英烈。破敌金城雷过耳，谈兵玉帐冰生颊^[2]。想王郎、结发赋从戎，传遗业^[3]！腰间剑，聊弹铗；樽中酒，堪为别^[4]。况故人新拥，汉坛旌节^[5]。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6]。但从今、记取楚台风，庾楼月^[7]。

【注释】

^[1]髭：唇上的胡子。膏血：尸污血腥。

^[2]飞将：本指西汉名将李广，此指一位王将军。金城：一说指敌城坚如金属造成，一说指古代北方地名。雷过耳：如雷贯耳，极言名声之大。玉帐：对主帅帐幕的美称。冰生颊：言其谈兵论战明快爽利，如同从齿颊间喷射冰霜。

^[3]结发：表示成年。从戎：从军。遗业：祖先遗留的功业。

^[4]此言自己弹剑作歌，叹报国无门，唯以杯酒，来送别友人。弹铗事用战国时孟尝君门客冯谖事，典出《战国策·齐策》。

^[5]拥：持举。汉坛旌节：暗用刘邦筑坛拜韩信为大将事。

^[6]马革裹尸：用马皮裹卷尸体，典出《后汉书·马援传》。蛾眉伐性：贪恋女色将自残性命。

^[7]楚台：故址在湖北江陵。庾楼：一称南楼，在湖北武昌。

【点评】

这是作者任湖北军事行政长官时写下的赠别之作。从词中的描写看，是为送别一位前往当时的西部抗金前线——汉中地区的王姓朋友而作。这首词，风格刚雄豪放，特别能见出稼轩本人的壮声英概，可称是英雄之词、豪士之词。

词一上来，就以滚滚东流的汉水起兴，希望借它洗净被敌人污染的北方失地，起笔慷慨。接下来，颂扬王姓朋友家族史上一位堪称“飞将军”的前辈的出色军事才能，说他打击固若金城中的敌人，就像是迅雷过耳一样快捷而威猛。而他在自己的帐幕中研讨用兵方略，也直击要害，谈锋犀利无比，是位有勇有谋的虎将。这样的虎将，显然也是南宋这个国土被分裂、敌人难扫除的时代所呼唤的。此处，“金城”和“玉帐”“雷过耳”和“冰生颊”，都是对得极工整的难对、巧对。而它们在表达上并不板滞而显得特别流畅，这就显示出作者对于语言的高超驾驭本领。上片最后，归结到当下的朋友身上，期望他此去边防前线，继承其祖先的英业，为抗金大业做出大贡献。这是对朋友的有力鞭策和鼓舞。

下片正面写送别之情，其中既含有作者自己不能到前线破敌的苦闷，也包含着对朋友的殷切劝勉之意。起头两句借用战国冯谖不得意时弹铗作歌的典故，表明自己不能像朋友一样到前线杀敌，而只能被限制在地方官位置上的牢骚失意。这样的失意之情，与眼前被拜将、出拥“汉中旌节”的王姓朋友一对比，就显得更为难以忍受。不过，“马革”二句则复转为高昂，显示出了他对朋友的殷切期望和真正情意。在句法上，“马革裹尸”和“蛾眉伐性”本是古代成语，却被用来作工整无疵的对仗，显示出稼轩对于事典的运用、对于语言的意会，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至末句，才归结到别离的意思上来。他点出他们一起相游过的楚地名胜风物，希望朋友别忘了在湖北聚首时所建立的真正友情。

这首词在笔法上直中见奇，笔墨酣畅而又对仗工整，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语言功力。在章法上，以两片

末句为两片归穴，而前此则恣放横出，直而不平，写尽英雄怀抱和英雄慷慨之气，传达出爱国者期望报国的热血心肠。这使全词格调高昂、境界高朗，读后令人精神鼓舞。

木兰花慢

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1]

汉中开汉业，问此地、是耶非^[2]？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3]。追亡事、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4]。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 一编书是帝王师，小试去征西^[5]。更草草离宴，匆匆去路，愁满旌旗^[6]。君思我、回首处，正江涵秋影雁初飞^[7]。安得车轮四角^[8]？不堪带减腰围^[9]。

【注释】

[1] 作于江西安抚使任上。张仲固：张坚。原为江南西路转运判官，后调为南宋西部边防重镇兴元知府。

[2] 此问汉中是不是汉朝开创基业之地。

[3] 此言刘邦一统三秦，春风得意，乘胜东归，与项羽争霸天下。三秦：指秦朝三个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项羽曾立他们为关中三王，以遏制汉中王刘邦。后他们都被刘邦消灭。

[4] 追亡事：指萧何追韩信事。“山川”句：用唐人李峤《汾阴行》成句。

[5] “一编”句：凭一部兵书，即可成为帝王的老师。《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少时曾遇一老人。老人赠他一部《太公兵法》，并说读了此书，就可以成为帝王的老师。张良后来果然成为汉代开国元勋之一。

[6] 旌旗：当指友人的随行仪仗。

[7] “江涵”句，用杜牧《九日齐山登高》成句。

[8] 此幻想车轮生出四个角，不好转动，以表达挽留友人之情。

[9] 此言因思友而渐渐消瘦。

【点评】

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秋天，作者的好友张坚调任兴元（治今陕西汉中市）知府。在饯别的宴会上，作者写下这首词为赠。它虽是送别之作，主旨却在于抒发作者对于朝廷偏安一隅、不思进取的妥协政策的深刻不满。

起句从朋友赴任的汉中落笔，切合题面。以下至“一战东归”用与汉中有关的史实，明为赞美刘邦凭据蕞尔汉中以兴汉朝基业，暗处表达对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南、无心复国、坐使金人侵吞自己的半个江山的不满。下一大句承此而下，颂古非今：当初萧何为了统一大业，爱惜人才，为刘邦追回负气而走的将才韩信，这样的事情而今已经看不到了。言下之意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栋梁之材，如今只是被排挤、受冷落。尽管如此，作者并没有只发抒个人不得志的牢骚，而是将自己的痛苦与国家的不幸联系起来，写面对破碎的山河无缘拯救，只落得泪满衣襟。末一大句，以一个极不合理的对照，写尽了作者的忧国愤慨之情。一方面是敌人的不断入侵；另一方面却是西风我军所养的战马虽已膘肥体壮，但在朝廷的妥协政策下无所作为。在此可以窥见稼轩那高尚脱俗的精神境界。一个“空”字，下得尤为痛心。

下片在此阔大悲壮的背景上抒发友情。作者先以汉代张良辅佐刘邦为喻，赞美朋友的才能，勸勉朋友在边防前沿的汉中建功立业，说这相对于他的堪为帝王之师的水平来说，征西只不过是牛刀小试。下一大句接写饯别：“草草”“匆匆”两词，最见离人行色匆忙，也显示出作者未能与友人尽情诉别的遗憾。“愁满旌

旗”一句，言无知的旌旗也会染上他俩的别愁，写离情最独到。以下两句，一句从对方思念自己着笔，以“江涵秋影雁初飞”的成句，写孤独的友人望雁寄情之貌，寓情于景；一句从自己思念友人出发，以“车轮四角”写留别苦情，“带减腰围”写别后相思。这些旧典用来鲜活，如同作者自己的想象和夸张。这一人一“我”，别情相照，成功地表现出爱国者之间的深厚情谊。

水龙吟

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1]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2]？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3]。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4]！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5]？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6]。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7]。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8]。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9]。

【注释】

^[1]作于淳熙十一年（1184），时稼轩罢居带湖。

^[2]渡江天马：西晋灭亡，晋元帝司马睿率四位兄弟渡江，建立东晋王朝。时谚云：“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经纶：本指理乱丝，此借指治国。

^[3]长安父老：此指金人统治下的中原人民。新亭风景：据《世说新语·言语》载，东晋初年，南渡的士大夫常聚会新亭，感慨无限。周顗说：“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众人听后相对流泪。丞相王导说：“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4]夷甫：西晋喜清谈而误国的宰相王衍。神州沉陆：同“神州陆沉”，指神州沦陷。几曾：何曾。

^[5]平戎万里：指驱逐金人，恢复故土。真儒：此指真正的志士。

^[6]文章山斗：言韩元吉才名卓著如韩愈。桐阴：韩家是北宋望族，在府门前广种桐树，人称“桐木世家”。

^[7]堕地：出生。风云奔走：指韩为国事操劳，身手不凡。

^[8]绿野句：参见《临江仙·风雨催春寒食近》注②。平泉草木：唐宰相李德裕曾在洛阳城外造“平泉庄”，并广搜奇花异草。东山歌酒：东晋名相谢安曾隐居于东山。此处用三相写韩的退居生活。

^[9]整顿乾坤：言完成复国大业。

【点评】

这首为韩尚书祝寿的词，写得慷慨激昂，豪迈奔放，内容上摆落寿词谀颂为主的习套，以政治抒情为主，相期以“整顿乾坤”的事业，所以是一首风格豪放、境界很高的抒情词。在稼轩词中，是最能代表他“词中之龙”的本色。

上片纵论国事，以中原父老和南渡诸人的对照突出其不满时政的感情，而又以此为背景，写自己的报国壮志。词一上来，凌空一问，痛斥南宋统治者偏安误国的罪行，振聋发聩。接韵转为深深的叹息：一边是盼望恢复的长安父老，一边是只知感伤对泣的南渡诸人。“可怜依旧”四字，包拢了南渡六十年来分裂依旧、沉闷依旧的令人伤心局面。挚情所在，语中带泪。而“夷甫诸人”一韵，则借古讽今，对南宋朝廷中只顾空谈、对于国家命运漠不关心的要员以及由他们影响而造成的萎靡玄空世风大加挞伐。不仅硬如矛锋，着力一刺当政者，而且感慨遥深，对整个偏安气氛表示殷忧。末韵急转而上，将平戎万里的英雄事业，托付给天下一切有报国建功之志的爱国士大夫，情调高亢，豪情四溢。一个“算”字，将爱国志士推到前台，笔力足以扭转乾坤。

下片转入祝寿题面，但在对韩尚书的文才武略加以称颂时，仍不忘紧扣复国大业。在构思上，前两韵从家世、文才和武略上全面称颂韩尚书的不同凡俗。“绿野”一韵，将他隐居于信州时的风度和志趣写得风

流蕴藉，直可与东晋那位“谈笑却胡沙”的谢安相比，表明了他对这位老前辈全方位的倾倒之情。同时也隐含着另外的意思，即对他将如谢安的“为苍生起”寄以期望。结韵更是结合祝寿与抒壮怀这两种意思。他所表明的要与韩尚书相期于整顿乾坤事业的宏伟抱负，痛快激切地显示出主旨所在。一“了”字显得信心十足，抱负非凡，可谓一字千钧。

全词通篇用典，能够更准确地表现作者的悲壮豪迈之情。在章法上，全词先撒后收，将祝寿的意思放在词末。而前此则抨击时政，感慨世风，表达建功立业之念，显得纵放自如，起伏变化。而即使明示祝寿之意，也是透过一层来写，变化无穷，摇曳之至。在感情调式上，全词由悲而壮，由壮而豪，越升越高，传尽了爱国志士身不遇而情正热的怀抱。

贺新郎 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1]

老大那堪说。但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2]。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3]。硬语盘空谁来听^[4]？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5]？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6]。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7]。

【注释】

[1]作于淳熙十六年（1189）春，时稼轩仍在带湖。去年冬稼轩寄《贺新郎·把酒长亭说》于陈亮后，陈有和词奉还，慷慨激昂。稼轩深受感染，于是再作此词相答。同父：陈亮字（又字“同甫”）。

[2]元龙：三国时陈登字元龙，是一个湖海豪士，以天下为己任。臭味：气味，志趣。孟公：西汉名士陈遵字孟公，性豪爽，嗜酒好客。瓜葛：牵连。此处以二陈借指陈亮，言自己与他臭味相投，关系亲密。

[3]此言常人视富贵重若千钧，而我辈则视之轻如毛发。

[4]硬语盘空：借韩愈的话，言自己与陈亮的谈话不合时宜，豪迈刚健。盘空：回荡在空中。

[5]渠侬：吴语称他人为渠侬，此指执政的妥协派。

[6]“汗血”句：《战国策·楚策》载，骏马拉着盐车上太行山，弄得膝折皮烂，仍是上不去。汗血：产自大宛的千里马。无人顾：没有人理会。“千里”句：古时某国君用千金求千里马，三年不得。侍从以五百金购回千里马的头骨，王怒。侍从答道：“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不到一年，果得三匹良马。

[7]中宵舞：用东晋名将祖逖“闻鸡起舞”事。补天裂：喻收复中原，统一河山。

【点评】

词人读了陈亮追和的《贺新郎》后，深深为其“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的情语所打动，又为其词中慷慨激越的抗金爱国之志引动类似的情怀，于是他又写下了这首酬和之作。

本词既是和作，就要在内容和用韵上受到陈亮原词的限制。更何况此前他已经用同样的韵部写了一首词，本词在内容上的余地似乎很小了。但其实不然，它与前词之间有着不同的抒情重心。如果说前词重在抒发深挚的相思情谊的话，那么这首词是由陈亮词的感慨增进一层，重在抒发他们坚决抗金、至死不渝却怀才不遇、不为时局所容的激愤之情。这是稼轩闲居带湖时期最为激昂奋发的爱国伤时之作。

上片起韵，既是承接自己前首词抒发的友情余意，又是呼应陈亮和词中表达的同志式友情的词意，也重叙了他们之间志趣相投的诚挚友谊。接韵以特有的“稼轩笔法”，也就是取用历史上有名的同姓人物，来赞美友人的高尚品德，并表明自己和他气味相投，颇有情缘。“我病”以下六句，在抒写相聚的欢畅之中，写出两位志士都觉得知音稀少的苦闷。首先，“病”是指他身心俱病。在这样的时刻，能有这样一个重约而知己的男子汉前来破闷释愁，真是阴霾一扫，身心俱适。所以，这一句就显示出作者对陈亮雪中送炭情谊的深深感激。“惊散”一句，借景抒情，将二友相对欢饮高谈的豪迈，写得惊天动地，最是健笔传神之语。下一句，补出了“高歌饮”的内容，使意思更完整，更鲜明。且一个“笑”字，就足以见出两位志士对于世俗看得重于千钧的富贵的轻蔑态度，从中足见其胸襟不凡。这是上片抒情的最高潮。然而这样激昂的盘空硬

语，却不见有谁接受，这不能不让词人在畅意的同时，也感受到心灵的孤独。所以“硬语”以下，以一问句转换了词气，借用只有西窗月的有情“来问”，表达了他们曲高和寡、知音稀少因而计不能行的孤独和失意。从构境的效果来看，高歌硬语与西窗雪月之间，一刚一柔，一动一静，形成意味隽永的对照。

下片境界别开，呼应陈亮和词中的爱国豪情与抗金壮志，贯穿了词人自己对于时政不谐、人才遭抑的愤怒和对于完成抗金大业的万丈豪情。起言就戟指国势时政，一吐愤郁之气。“事无两样”的“事”，既是指国事，即自从“靖康之乱”以来衰弱不振的国势没有改变，也兼指失地应该收复的事理古今未变。然而可怕可恨的是，现在的“人心”却变化了。这里的“人心”，既指南宋统治者越来越丧失斗志，一味谋图偏安，而再无救亡图存时期的魄力，也包进了陈亮和词中所说的意思，即现在身历“靖康之乱”的中原父老大半已死去。这不仅使中原后生忘记了故国和民族的耻辱，而且金人的后代也愈加认定中原是他们的领土。这样的“人心别”，是多么悲惨而可怕的事！因此词人忍不住要质问“渠侬”即当权集团：究竟打算使祖国分裂的局面持续到什么时候？这里问得愤怒，问得痛心，说出了他一直想说的心里话。进而他又以千里马去拉盐车的典故作形象比喻，以它的被埋没而“无人顾”和又有人摆出一副爱马的姿态去“千里空收骏骨”作对比，表明统治者自称爱才的虚伪性。这是词人对于当政者最义正词严的指责。以下“正目断”一语，表面上是回忆他们当时眺望唯见大雪封路的景象，实际上表明了词人对于山河破裂、中原阻绝的极其沉痛心情。这种眺望关河、思奋起而不可得的志士形象，和前面被戟指的当权派的形象，形成了明显对照。“我最怜君”以下，词境宕开，字字铿锵，以闻鸡起舞、后来渡江北伐的东晋名将祖逖推许陈亮，以“男儿到死心如铁”的钢铁意志来勉励对方，而用“我最怜”这样的字眼，表明其中含有自我勉励之意。末以一个掷地有声的誓言，表明尽管时运不佳，但自己依然要与朋友一起，像女娲补天那样重整山河，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这心愿、这气势，惊顽起懦。

全词起得突兀，结得刚烈，呈现出雄放悲壮的风格特征，这也是最能体现词人作为失意英雄的豪情与悲愤的典型风格。上片与下片之间，一总叙“硬语盘空”的相交情事，一突出“硬语盘空”的具体内容，而总为回忆的笔调所包拢。上下之间遥相呼应，有着严密的内在联系。这种能放能收、神行无碍的运思方法，也是辛词的一个显著特征。

贺新郎

用前韵送杜叔高^[1]

细把君诗说。恍余音、钧天浩荡，洞庭胶葛^[2]。千丈阴崖尘不到，惟有层冰积雪。乍一见、寒生毛发^[3]。自昔佳人多薄命，对古来、一片伤心月。金屋冷，夜调瑟^[4]。去天尺五君家别^[5]。看乘空、鱼龙惨淡，风云开合^[6]。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销残战骨^[7]。叹夷甫、诸人清绝^[8]！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9]。南共北，正分裂。

【注释】

[1]前韵：指赠陈亮的两首《贺新郎》。杜叔高：浙江金华人。杜氏兄弟五人俱博学工文，人称“金华五高”。叔高继陈亮之后，携诗歌来信州访辛。临别，稼轩赋词以赠。

[2]钧天：指神话中的《钧天广乐》。洞庭：《庄子·天运篇》：“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胶葛：空旷深远貌。此形容乐声悠悠荡漾。

[3]阴崖：北向的悬崖。寒生毛发：言杜诗读后令人精神一爽。

[4]佳人：美人，兼指美女和才士。金屋：本是汉武帝为陈皇后所造，此泛指佳人居处。调瑟：意谓以琴瑟自遣愁肠。

[5]去天尺五君家别：借典故指杜家与其他人家不一样。去天尺五：北朝长安城南居住杜姓和韦姓两大家族，深受天子宠爱。时人有“长安韦杜，去天尺五”之谚。

[6]鱼龙惨淡：一说为志士变色，一说为奸小横行。

[7]衣冠：代指士大夫。神州：此特指中原大地。销残战骨：言抗金战士的骨骸已经朽坏零落了。

[8]夷甫、清绝：西晋宰相王衍字夷甫，曾清谈误国。此借讥南宋士林风气。清绝：清谈绝伦。

[9]檐间铁：古时悬挂在屋檐下的铁片，俗称铁马儿，受风则互击作响。此有因铁马儿联想疆场战马的意思。

【点评】

在词人与陈亮以《贺新郎》词调相互赠答后不久，家住浙江金华的落魄诗人杜叔高，也来带湖拜访词人。杜氏一门风雅，兄弟五人都能诗，而唯有叔高一人的诗歌，写得有“吞牛食虎之气”，兄弟们那些写得宛若春光幽妍的诗歌，竟似为衬托他的诗歌而存在。他的诗歌，其精神气魄因此也深受陈亮的喜爱。当叔高带着自己的诗卷来拜访辛弃疾的时候，词人心中对于其诗的感觉，与陈亮完全一致。于是在叔高临别之际，词人心中那因与陈亮交谈酬答被激起的英雄感慨，再一次倾发出它的余力，这就有了这首用前韵而写成的词。

词的上下片分写不同的感慨，而合起来看则气脉流走，浑然一体。上片起头一句，与酬答同人陈亮的突兀而起不同，起得平静而能启下。一个“细”字，表明这是经过细心品赏而得的结论。它体现出词人作为一个文学前辈的平易和耐心。以下直到“寒生毛发”，运用多层形象的比喻，对于叔高诗歌的美和其诗中体现出的主体精神特征加以热情的赞扬。通过对诗歌的赞颂，就把作者叔高的高洁志趣和人品曲折表现出来了。以下，采用美人香草的传统比兴法，描述了叔高在诗中表现的内容，同时又表达了词人对他的怀才不遇的同情与理解。“自昔佳人”一韵，具有很强的概括性，把包括叔高在内的自古才士沦落不遇的命运，写得富有感情和意境，并且赋予这一感慨以更多的理性反思精神。

下片则更进一层，希望叔高跳出骚人墨客的精神藩篱，能够像词人那样放眼时局，以做力挽狂澜的爱国志士为己任，为实现南北统一而战斗。这是词人自己爱国心火反射出的热光。“去天尺五”一句，采用辛弃疾特有的借古人而美今人法，引用南北朝时“长安韦杜，去天尺五”的民谣，既是表明词人对杜叔高家一门风雅的赞扬，也兼有勉励杜叔高跳出自伤沦落的平常境界的用意。以下顺接此句意思，以乘空变化、使风云开合的鱼龙来期待之，也就是期待他在政治上有大作为。一个“看”字，更表明了这一殷切期待的意思。“起望”以下三句，转为词人自己的政治抒情。神州路上，往日士大夫之类的衣冠人物熙熙奔走，而今只见残骨在白日下反光。而可恨可叹的是，像西晋宰相王衍那样清谈误国的今日当权派们，依然推行投降路线，袖手高谈，不以复国之事为己任。这样的局面，让作者如何能坐得下去，如何能不激愤怨怒？于是下文特出以“夜半狂歌”的激情镜头：他那含着无限悲痛的狂歌，连天地也为之感动，悲风为他而起，吹得屋檐下的铁马儿铿锵作声，使听那铮铮之声的词人，仿佛置身于那万马奔腾的疆场！结韵点明他之所以悲思如潮，夜深难眠，正在于南北分裂这一惨淡的现实。他要杜叔高注意的，也正是这一惨淡的现实。这就结得短促而有力，其中若有无限压力迫面而来。

词的主要艺术手法，一是善于运用比喻，如开头就连用三个比喻，来全面形容叔高诗歌在韵味、风格和思想锋芒上的特征。二是善于运用“影射”，如以叔高的诗歌来影射他的人品，以清谈误国的王衍来影射当代执掌权柄者，以屋檐下的铁马儿来折射自己向往杀敌报国的内心世界等，都是极有余味，极为成功的。

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1]。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2]。沙场秋点兵^[3]。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4]。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5]。可怜白发生！

【注释】

[1]梦回：梦醒。吹角连营：号角声吹遍了军营。

[2]八百里：即八百里驳牛名。分：分食。麾下：部下。炙：烤肉。五十弦：古瑟用五十弦，此泛指军中乐器。翻：演奏。塞外声：带有少数民族风情的音乐。

[3]沙场：战场。点兵：检阅部队。

[4]的卢：一种烈性快马。相传刘备在荆州遇险，所骑的卢一跃三丈，越过溪涧，使之摆脱了追兵。霹雳：比喻射箭时的弓弦声。

[5]天下事：指恢复中原的事业。

【点评】

此词约写于作者与陈亮用《贺新郎》一调唱和之后不久。题作“壮词”，但其实壮中含悲。它通过梦的形式，将自己盼望像青年时代那样跃马横戈于疆场、北伐成功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更以梦境作为映衬，反跌出自己报国无门的无限悲哀。这悲哀，他与陈亮是有着同怀之感的，所以，“为陈同甫赋壮词”的题目颇有趣味。

起句突兀而来，刻画了一位落魄英雄的形象。剑是英雄建功于疆场的宝器，而他只能在灯下醉眼朦胧地看它。此处不用一个抒情的字眼，但描写却摄魂夺魄，蕴涵无限，于豪壮中已暗含悲凉意味。“梦回”一语，在时间上是跳接，已由醉里写到了梦醒时分；但在意脉上却是顺承。之所以会梦见那样的情景，完全有着醉里看剑的心理酝酿在起作用。这一句，写梦初醒情状十分出色：他犹觉得连营号角萦绕耳边。其下倒叙梦境。“八百里”两句，以工整的对句，从啖肉奏乐这最切实的两方面，表现热烈豪迈的军营生活，气势酣畅磅礴。接以一句“沙场秋点兵”，突然化勇士的豪酣为主帅的威严，以动衬静，刻画出临阵出征、军威整肃的将军形象。这正是作者在心理上自我期待的投影。

与其他词作上下片分写二境或二事的通常结构不一样，此词下片紧承上文来描写战事。作者抓住战场上最有特征的马和弓来写。跑得飞快的良马和拉起来声如霹雳的良弓，是战争中的利器，充分表明了作者对于自由与取胜的渴望。然而写马写弓，其意却在写人，写那在战场上意气风发、英勇无畏的人，并且从气氛上预示着战事的获胜。正是在此基础上，下文的抒发宏伟抱负才有了说服力。“了却”两句，把梦中作战者即词人自己向往的驱逐金寇、恢复国土的一贯理想，写得透，写得实。这两句抒怀，意气昂扬。至此，作者的情绪已经到了一个最高点。最后突然一个反跌，从热烈豪壮的梦中世界跌回凝重悲郁的现实世界。一句“可怜白发生”的浩叹，凝聚了壮志难酬的万千悲愤。作品就在这一声浩叹里突然收住，余力重如千钧，十分感人。

这首词最主要的特色是在构思上。首先，此词前九句为宾，末一句为主。一句陡转，直化豪壮而为悲

壮，从而完成了失意英雄的形象塑造，与开篇豪中含悲的境界遥相呼应。其次，前九句一气贯注，酣畅淋漓，至结句才换笔转意，自成一段，与上文相映照，从而打破了上下片分段的词体定格，成为一种成功的尝试。除了构思，这首词的对偶也很有特色。全词除形式上的上下片末句为奇句外，其他都是对句。作者不仅将一切词性严整相对，且事典对、数目对和空间对等“难对”，也对得毫不费劲，气息流走，并不因为多用对句而显得板滞、拘束，这就再一次显示出作者炉火纯青的语言艺术功力。

清平乐

独宿博山王氏庵^[1]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2]。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3]。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注释】

^[1]闲居带湖之作。王氏庵：王姓的庵堂。

^[2]自语：言窗纸被风吹破发出沙沙声。

^[3]塞北：泛指北方地区。稼轩在归南前，最北到过金都燕京。归来：指罢官归隐。华发苍颜：头发花白，面容苍老。

【点评】

词人在隐居带湖时期，虽然对农村风光和自然风景都十分喜爱，但是，隐居者的生活根本与他的报国壮志相矛盾。他虽然经常以佛典道藏自解，但是也不足以开解心中的抑郁。一个风雨凄寒的秋夜，他一个人借宿在山中王姓的寒素庵堂里，百感交集，写下了这首词短意长的小令。

词的上片，以四个短句写透了山中茅屋内外丑陋荒凉景象。饥饿的老鼠绕床而走，公然觅食；丑陋的蝙蝠在围灯飞舞，阴森凄恻；松风冷雨呼呼、哗哗地响个不停；连糊窗的破纸也仿佛不甘寂寞，被风雨吹打得沙沙作响，如同在自言自语。这样荒凉丑陋的景象，都是稼轩这位铁血男儿的所见所闻，他居然就置身于这样的时空里。这里，尚未作一语书愤，然而请缨无门的悲愤已经灼然可见。

下片乃在此基础上正面抒情。从大处落笔，使尺幅含千里之势。“平生”两句，以“平生”和“归来”作对照，将一生塞北江南的壮伟行踪，将平生志在塞北江南的不凡理想，来与罢官闲居后华发苍颜的寂寞处境形成强烈对照，形成无比悬殊的感情势差，令人感受到其中极为愤慨、极为悲痛的力量。不得不袖手闲处的烈士之悲，在他的抚今思昔中被表达得那样深刻动人。结韵更点透这一无限悲慨的感情：当他在这样的秋夜，在这样荒寒寂寞之地从梦中醒来，眼前依稀还可以看见梦中的万里江山。这一韵，看似境界大变，奇峰突起，体现着词人胸怀天下、不计眼前困顿、不忘统一大业的伟男子的生命境界。但转头再一想，有这样一种生命境界的男子，只是归来在这样的秋风秋雨之中，所能为者也只是书愤而已。这不也就使悲者更显得可悲了吗？

“打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这首词，也是从作者血脉贲张的血管里喷泻出来的。它的境界至于凄厉，风格质朴而凝重，它们将一个失去报国机会的爱国者的矢志丧时之悲，传达得沉郁苍凉之至。

水调歌头

送杨民瞻^[1]

日月如磨蚁，万事且浮休^[2]。君看檐外江水，滚滚自东流。风雨瓢泉夜半，花草雪楼春到，老子已菟裘^[3]。岁晚问无恙，归计橘千头^[4]。梦连环，歌弹铗，赋登楼^[5]。黄鸡白酒，君去村社一番秋^[6]。长剑倚天谁问，夷甫诸人堪笑，西北有神州^[7]。此事君自了，千古一扁舟^[8]。

【注释】

[1]约作于1189—1190年间，时稼轩闲居带湖。

[2]日月如磨蚁：《晋书·天文志》所载的一种观点。言日月就像是宇宙这个“大磨盘”上的两只“蚂蚁”，磨盘飞快地向左旋转，蚂蚁虽然向右爬去，但仍不得不随着磨盘向左运行。浮休：喻生灭。

[3]雪楼：稼轩带湖居所的楼名。菟裘：借称隐居之所。

[4]岁晚：晚年。问无恙：（如果有人）问我安好否。橘千头：见《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注⑥。

[5]梦连环：梦中还家。歌弹铗：用冯谖失志弹铗作歌事。赋登楼：汉末王粲因天下大乱而往依荆州刘表，失志而登江陵城楼，作《登楼赋》，抒其壮志难伸、怀乡思土的心情。

[6]村社：农村社日，即祭祀土地神的日子。有春社和秋社两祀。此指秋社。

[7]长剑倚天：宋玉《大言赋》：“长剑耿耿倚天外。”此喻杰出的军事才能和威武气概。夷甫诸人：像西晋清谈误国的王衍那样的人。

[8]此事：指抗金复土的事业。了：完成。“千古”句：用范蠡助越灭吴后泛舟五湖事激励杨建功后再归隐。

【点评】

这首送别杨民瞻失意归乡的词作，从静观宇宙的角度感慨人生的匆忙，因此也坚定了归隐之志。但他又将自己不死的神州之念转托给杨民瞻去实现，这就表现出他在闲适的心理状态下，不能完全忘情于西北失地的暮年烈士之心。

上片完全抒发自己在静观宇宙中所得到的生命感觉，其中最核心的感受是岁月的匆忙和个人的无奈。词的开篇，他以一个采自典故而用得鲜活的比喻，表明自己静观自然的所得。他感到，在宇宙这个不停运转的“大磨盘”上，太阳和月亮不过像是两只徒劳奔走的“蚂蚁”，万事万物也都不能逃脱生灭的命运。这一以宇宙为背景的起调，实际上是用以暗示人的渺小和无奈。但他着眼于日月和生灭，分明是因为日月那不停地运转给了他岁月太匆匆、年命不能久的印象。以下一韵，又进一步突出时光飞逝的悲哀。他以檐外奔腾不息的流水做比喻，写出了流光飞逝的自然伟力。“滚滚”两字，下得紧急迫切，令人想见其悲哀。“君看”两字带出杨民瞻，仿佛是为他开解，但其实是要对方理解他此时的生命感觉。“风雨”以下，转到自己坚定隐居之志的意思上来，写得闲适而潇洒，但其中隐含着“志士凄凉闲处老”的沉痛。夜半风雨，春来花草，意境各别，形象概括了他从内心沉痛莫名到归于意态萧闲的归隐心路。“岁晚”一语，关合开篇，表明了自己在这样的宇宙背景之下，将以经营田园打发残年的平静心情。

下片转入对杨民瞻的理解和期望这一面来。起韵连用三个短句连接三个典故，写杨因失意他乡而急不可耐的归乡情思。从作者所用典故中，可以看出他眼中的杨是一个富有才识的人。这就为下文的提出希望

打好了埋伏。“黄鸡”两句，直切送别情事，却是虚笔，他想象杨返乡后包围着他的古朴纯真民风。但是，这平静的调子并未能保持到终了。作者想到杨民瞻的壮志难伸，不禁联想起自己一生的心血东流，全是因为执政者坚持高谈阔论、不思复国的投降路线，于是一面嘲笑那些误国的“夷甫诸人”，一面把自己不死的神州之念转托予杨民瞻。一句“长剑倚天谁问”，写出了志在立功的壮士报国无门的孤独和愤懑。壮士无路可走，正是因为像王衍那样的清谈误国之辈充斥朝野，政治气氛太萎靡之故。“堪笑”一词，表明了词人对他们的蔑视。最后一结，将前文中的千头万绪归为一统：因为自己已经年老难有作为，因为杨民瞻在作者眼中也是个磊落不凡的志士，因为朝野中充斥着那般不负责任的清谈者，所以作者说道：这副收复神州的重任你去承担吧。只有承担了复国伟业的人，将来功成身退，扁舟五湖，才能与范蠡的五湖弄舟相媲美。这就在杨民瞻心灰意冷的时候，给了他及时的勉励，为他矫正了人生的航向。

这篇送别词，上片写自己的理悟和归宿，下片对富有年华的朋友表示理解和勉励，似乎上下片不相关，但千头万绪都由“西北有神州”这个主旨牵连着。这样的结构方法，比单纯的送别劝慰之词容纳了更多的内容，而又能精神不散。

定风波

再用韵。时国华置酒，歌舞甚盛^[1]

莫望中州叹黍离，元和圣德要君诗^[2]。老去不堪谁似我？归卧，青山活计费寻思^[3]。谁筑诗坛高十丈？直上，看君斩将更褰旗^[4]。歌舞正浓还有语：记取，须髯不似少年时！

【注释】

^[1]作于绍熙四年（1193）冬。国华：卢彦德，字国华，浙江丽水人。继稼轩为福建提点刑狱。后调任他职。稼轩曾置酒为别，今国华还席。

^[2]黍离：《诗经·王风》中的一首诗，首章有“彼黍离离”句，叹西周故都的残破景象。后即以黍离之叹指故国之思和兴废之感。元和圣德：本指唐宪宗平定藩镇之乱的盛事，此借指抗金复国的事业。

^[3]活计：谋生之道。

^[4]褰旗：拔取敌人的旗帜。

【点评】

在朋友与他共享的歌舞盛丽的酒宴上，作者对卢国华沉浸于歌舞享受、思想上消极低沉的状态，提出了委婉的劝告和希望，表明了南宋中期爱国者主张人生须进取、诗歌应有所为、一切应以国事为念的积极态度。

上片起句，以劝告的口吻，要国华不要像当时一般士大夫那样，遥望中原而徒然伤感，而要为统一祖国的大业创作鼓舞人心的诗歌。这里直接提出诗歌要为政治上的进取服务、调子要昂扬乐观的主张。接韵转写自己的迟暮处境：在这场宴会上，有谁像自己一样老大无成，想归隐青山又不甘心？这里以人我对照，显示出自己的衰老无奈，但在表面的叹息老去之中隐含着词人失志的压抑。

下片开头，作者突然以斩将拔旗的战场猛士的豪举，来比喻国华将在诗坛上夺魁的壮采。“看君”一词，期待之意、勉励之情毕见。而“高十丈”“直上”“斩将褰旗”之语，将才士在文坛上因写作新内容、新风格的诗歌而拔出当代的英风，化为猛士在战场上直捣黄龙의独胜雄姿。它把赞扬和勉励结合在一起，才显得既豪酣又不虚伪。末韵把作者对国华最担忧之处、最恳切的规劝合而为一。他担忧国华沉浸于歌舞声色的享受之中，忘了人生的目标和时光的流逝。所以他规劝道，听歌征舞是时光充裕、没有压力的少年们的乐事。此句的言外之意是：你可要爱惜光阴、砥砺壮志，以图有所作为而不能沉湎于歌舞呀！

全词直切中留有余地，既照顾了别人的自尊心，也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殷忧国事者，对于朋友的殷切期望，所以措辞遣句颇为得体。另外，以战场比喻文坛，或者说把文坛想象为战场的情形，也显示出战士词人的特有风貌。

水龙吟

过南剑双溪楼^[1]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2]。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3]。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4]。峡束沧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5]。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6]。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

【注释】

[1]殆写于福建任上巡视途中。南剑：宋时州名，州治在今福建南平。双溪楼：在南平城东，因有剑溪和樵川在此汇合而得名。

[2]西北浮云：喻中原沦陷。倚天长剑：宋玉《大言赋》：“长剑耿耿倚天外。”

[3]据《晋书·张华传》及王嘉《拾遗记》载，晋人张华看到斗宿和牛宿之间常有紫气，于是向雷焕请教。雷焕说：这是宝剑神光冲天，宝剑在江西丰城地区。于是张华派雷焕去丰城寻剑，果然得到两把宝剑，两人各得一把。两人死后，宝剑也先后失去，入于剑溪。光焰：即地下宝剑生出的紫气。

[4]燃犀：点燃犀牛角。传说燃犀照水，能使妖魔显形。鱼龙：指水中妖魔，喻朝中群小。惨：惨毒。

[5]此谓剑溪、樵川二水汇合后，奔腾欲飞，却被峡谷约束住，气势有所收敛。

[6]元龙：即汉代湖海之士陈登，登字元龙。此以元龙自喻。冰壶凉簟：一壶冷酒，一领竹席。

【点评】

这首登览之作，以南剑双溪里有神剑的传说为起兴，表明了自己亟待获得宝剑以雪国耻的爱国情怀，和这一理想事业受到朝廷投降派打击而不可得的悲愤，以及遭此黑暗时代不得已而归隐的悲凉心情。

上片写登楼所见所感。起句即写自己登楼遥望西北浮云，渴望得到一把扫清西北浮云的万里长剑。这是暗中扣题。下韵接“剑”字而来，正好人们说南剑双溪的水潭里有宝剑，剑气在深夜上冲斗牛二星之间。“我觉”以下一转，在月明星稀的夜里，他放眼下视，只觉潭空水冷，一片平静空寂的景象，根本看不到人们传说中的宝剑。末韵把词人想要寻觅宝剑，可是又害怕妖魔太阴险狠毒的悲剧处境和悲愤心情传达了出来。一句“风雷怒，鱼龙惨”，写得生动、怪诞、令人紧张，它是作者对自己所遭逢内外夹击政治情势的特殊感受的象征，形象地比拟出投降派打击抗战派的嚣张气焰和阴险嘴脸。

现实是如此冷峻，理想只能被扼杀。于是下片借景言情，转入对自己壮志难酬而不得已投老空山的悲凉心情的抒发。起句写远观近望江水所见。江水奔腾之势受到高山约束不得已的收敛，看起来是即景描画，其实却含有深意，表达了自己那一腔烈士之情，受到投降派的一再制约，不得已而收藏的悲凉。以下一韵，表面上承上文语意，表达自己放意江海的兴致，却隐含了他不得不退隐而终的悲凉。因为他既以“有天下志”的大丈夫陈元龙自比，又以“老矣”、“不妨”这些有叹息味道的词语自写，则携冷酒、睡凉席本不是他的心愿，其中悲郁难平的气息，如可触摸。以下一韵，正承登览题意，写自己登览所感。“千古”“百年”这些漫长的历史时间，和“一时”这一极短的个人时间相合并，表明了作者有意虚化、弱化历史生活重要性的心理要求。而他虚化历史价值、弱化历史意义的目的，是在为内心极为痛苦和动荡的自己，寻找平衡的办法。这是不能实现又渴望实现的他自己，在没有办法下消解痛苦的办法。末韵承此而来，以景结情。斜阳下系缆止步的行人，实际上是他对于时代和自己的象喻。斜阳，既是国运难振的象征，也是自己年华不再

的隐喻，系缆止步的行人，是他遭逢这一风雷鱼龙把持着政局的时代，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政治追求的隐喻。

这首风格沉郁顿挫、劲气内转的词作，看起来是即景生情，写登楼眺望的感受。但是，无论是风雷鱼龙的想象，还是浮云长剑的联想；无论是潭空水冷的印象，还是峡束沧江的刻画，或者斜阳下系船止步的行人，都深有寓意，隐含感情。另外，词中上片写深夜景象，下片写斜阳下风景，时间上的不求统一，也说明了本词写景的主观色彩。

鹧鸪天

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1]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2]。燕兵夜娖银胡觥，汉箭朝飞金仆姑^[3]。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4]！

【注释】

^[1]约作于庆元六年（1200），时稼轩罢居瓢泉。少年时事：指青年时期的一段抗金经历。

^[2]壮岁：少壮之时。拥万夫：率领上万名抗金义士。锦襜：锦衣。突骑：突袭敌军的骑兵。渡江：指南渡归宋。

^[3]燕兵：北方兵，即义军。银胡觥：银饰的箭袋，多用皮革制成。既用以盛箭，兼用于夜测远处声响。娖：通“捉”，把握、整顿。金仆姑：箭名。

^[4]万字平戎策：指他所上的《美芹十论》《九议》这些抗金复国的良策，这些策论都未得朝廷重视。东家：东邻家。种树书：研究栽培树木的书籍。

【点评】

辛弃疾被迫退隐之后，一向不敢轻易地言“功名”二字，生怕这两个字，会触碰自己无限的苦闷和愤懑，使自己难以承受。

词上片回忆了青年时代率众抗金的壮举。起韵再现他率领万余义军抗金的飒爽英姿，写得气势豪迈。他以“旌旗”“万夫”“锦襜”“突骑”这些表现英雄行为的词句，来形容自己当年的壮声英概。而又以一个“初”字，把渡江南来与以后的经历之间了然划断，显出他对那一段叱咤风云的战斗生活的特殊感情。以下两句，具体描写他所经历的枪林弹雨的战斗生活，写得气氛特别紧张，正显出英雄本色，场面尤其壮大，更显出英雄风采。总之，词人平生最雄壮、最难忘的功名事业，就是这一他人万万难以完成的壮举了。所以他写来，不仅形象生动，如同依然置身于彼时彼境，而且豪情满怀，令人既紧张又振奋。

下片转写现在的闲居落寞处境，而将南渡以后努力欲有作为、却终于失败的经历，打入叹息之中，显示出英雄失志的悲凉。稼轩南渡之后，始终以北伐中原、建立英雄式的功名为事业。他曾经屡屡上书朝廷，从各个方面陈说他的抗金方略。凡是南宋统治者担心的问题，他都想到了，并为之筹划好了。可惜他所遭逢的是一个投降派当权的时代，这就注定了他没有出路。所以他不仅被频繁地调任，还动辄得咎，数次因谗害而被罢职，最终是老于林下，无所作为。过片由追昔转而叹今。“叹今吾”一句，一叹年光老去，无法挽回。他以白髭须不能像枯草那样被春风染绿，表达对于时光难驻、年光无几的叹息。他习惯于把自己头发变白与忧愁联系起来，现在这连胡子都已变白的老人的心中，该有多少功名未立的忧愁呢？所以可说是二叹功名未立，足增悲哀。第三叹在最后一韵，这是他对于自己南渡以后被弃置不用的遭遇的愤怒和悲凉。这样极为沉郁的感情，他以叹息和嘲戏的口吻表达出来。“志士凄凉闲处老”，这让他怎能平息自己被客人言语触起的无限悲慨呢？

此词一以对比的手法，将过去的豪情和英姿，与现在的衰老与不遇形象相对照，对比取义，不著一字而尽显其情：悲愤、无奈、凄凉又强自排遣之状毕现。二以嘲戏的笔调，故意把心中对于南宋统治者的愤怒和讽刺，和自己勃郁难平的情感，化为一种表面谐趣柔滑的叹息。这比直接抨击统治者显得更有韵味，

更为冷峻。这就是“嘲戏”口吻的神奇力量。

水调歌头

和马叔度游月波楼^[1]

客子久不到，好景为君留。西楼著意吟赏，何必问更筹^[2]？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鲸饮未吞海，剑气已横秋^[3]。野光浮，天宇迥，物华幽^[4]。中州遗恨，不知今夜几人愁^[5]？谁念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尔，决策尚悠悠^[6]。此事费分说，来日且扶头^[7]。

【注释】

^[1]马叔度：稼轩友人。月波楼：宋时有两月波楼，一在黄州（今湖北黄冈），一在嘉禾（今福建建阳）。不知词人所游为哪一个。

^[2]西楼：此代称月波楼。著意：有意，专心。吟赏：吟诗赏景。更筹：古代夜间计时工具，此指时间。

^[3]鲸饮吞海：像长鲸吞海似的狂饮。剑气：比喻志在建功立业的豪迈气概。

^[4]物华：泛指美好景物。

^[5]中州：指当时沦陷的中原地区。

^[6]不道：不料。蕞尔：微小貌。决策：指北伐大计。

^[7]扶头：即扶头酒，一种烈酒。又可兼指人的醉后状态。

【点评】

在秋夜清幽高朗的月色下，中年以后的词人与他的朋友马叔度一起，登上久未登览的月波楼对饮观景。他们沐浴在遍地浮动的月光下，觉得胸胆开张，豪情满怀；但一想到恢复之事犹遥遥无期，便不禁把一腔豪情转化为悲愤了。马叔度写下了一首《水调歌头》，作者追和词韵，也写下了一首足以体现他的跌宕奔腾主导风格的词作。

此词上片，写景中情，即以观景领起抒怀，着重体现作者豪迈慷慨的英雄气概。起四句正面叙说游月波楼本事，直接点题。其首韵写游楼，先以“久不到”作一反垫，再以“为君留”的好景，表明乘兴而来的雅兴。接韵专写人的“著意吟赏”，乐而忘返，而不顾夜色已深。其下写明月满天的美景，出以词人“唤起”秋月升天的句子，使作者狂放飘逸的神采立见。“一天明月”，气象万千，把明月皎皎的光色，渲染无余。而他之所以要“唤起一天明月”，是因为正要它照见自己的清澈磊落如冰雪、宽广浩荡如百川的奇伟胸怀。这一韵，天上月与胸间情互相映发，壮伟豪迈。“鲸饮”两句，写他们狂饮欲如长鲸吞海，舞剑划出的寒光在秋月下闪耀。这里，他以“未吞海”和“已横秋”加以对照，一退一进之间，尤显出不凡的“剑气”——即志在报国的豪杰之气。同时在继续夸写其情的豪酣中，已经经络暗转，为下文抒愤伏下了笔墨。

下片开头，再次描绘夜月下景物的清美，这是从细处补足上文的空白。野外月色如水雾浮动，氤氲一片，仰望晴朗的高天，愈觉其迥远。俯察大地，好景在夜的背景下安宁幽邃。这里写景非常静谧，而在情势上，则由上片的豪迈转入沉思。这立体的江南好景，不禁又使怀抱家国之恨的作者，想起了那沦陷的土地。于是他接写道，不知今夜有“几人”为丢失中州的遗恨而发愁？这一疑问，问出了作者的痛心和担忧，是全篇的“意眼”所在。“几人”，有不确定的意思。可以表示怀有中州遗恨的人很多，这是一个全民族感知的巨大痛苦；也可以表示怀有此恨的人已经非常稀少了，民族的遗恨在统治者一误再误、一延再延的“韬

略”消解下，已经如落花流水，所余无几了。而无论是极言其多，还是感慨其少，作者内心的忧愤悲凉之情，都宛然可见。以下一韵，全是自我悲叹。他以“谁念”的反问，表示并无人念及其可以杀敌报国的时间已经不丰裕，又以“不道”作一反垫，以增进对于朝廷决策错误的痛心之情。他以“不道”两句表明，没想到对于自己来说，本来唾手可得的微小功名，如今在朝廷北伐决策遥遥无期的态度压制下，竟这样难以取得！这里，无一语责备，而责备的口气宛然；无一语写悲愤，而悲愤的情态也宛然，确是抒情的“火山口”。最后强行熄灭心中的火焰，以借酒浇愁的描写，表明自己心中的积愤积痛实在太深，不喝到扶头无以驱逐痛苦。这里虽然在饮酒一事上遥应开篇，但词情经过几番转折跌宕，已经与开篇处有天壤之别——他的峥嵘豪迈的感情，已经被中原难复、英雄老去的痛苦，搓洗得成了惨淡的悲愤！

词在艺术风格上，兼有纵横驰骋和曲折跌宕的美感，显示出稼轩词的主导风格。在艺术上，词面明白易晓，但内蕴含蓄深沉，很耐寻味。它虽然未入于辛词早期刊本，直至清代才被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却并不能减少其艺术上的吸引力。

忧国伤时·朱丝弦断知音少

水调歌头

淳熙丁酉^[1]

我饮不须劝，正怕酒樽空。别离亦复何恨，此别太匆匆。头上貂蝉贵客，苑外麒麟高冢，人世竟谁雄^[2]？一笑出门去，千里落花风。孙刘辈，能使我，不为公^[3]。余发种种如是，此事付渠侬^[4]。但觉平生湖海，除了醉吟风月，此外百无功^[5]。毫发皆帝力，更乞鉴湖东^[6]。

【注释】

[1]本词原题为：《淳熙丁酉，自江陵移帅隆兴，到官之三月被召，司马监、赵卿、王漕饯别。司马赋〈水调歌头〉，席间次韵。时王公明枢密薨，座客终夕为兴门户之叹，故前章及之》。江陵：湖北江陵。隆兴：今江西南昌。司马监诸人：其在南昌的僚属。王公明：王炎。曾任枢密使。薨：原指诸侯之死，后也可指二品以上的大员死亡。门户之叹：即对党派之争的感慨。前章：词的上片。

[2]此言即使显贵也难免一死，谁能永远称雄？貂蝉：即貂蝉冠，唯有三公大臣在重要场合才可依礼冠戴。麒麟高冢：旁立石麒麟的高大坟墓。竟谁雄：究竟谁能称雄？

[3]言此去宁可不做三公，也决不阿附权贵。孙刘：《三国志·辛毗传》载，魏国中书令孙资和中书监刘放当政，朝官皆从，唯有辛毗不从。他说：“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与刘孙不平，不过令吾不做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公：指三公。汉代指太尉、司徒、司空，后又可代指高官显宦。

[4]种种：头发稀少貌。此事：指政坛上相互倾轧的门户之争。渠侬：他们，指当代的“孙资和刘放们”。

[5]平生湖海：平生离乡漂泊。百无功：一事无成。

[6]此言一切来自帝力，我唯乞归山水。“毫发”句：用汉代诸侯王赵王张敖语，见《汉书·张耳陈余传》。鉴湖：一名镜湖。在浙江绍兴南。唐代诗人贺知章晚年奉诏隐居于此。

【点评】

淳熙四年冬，词人由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使，调任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到隆兴任仅三月，又于五年春奉诏入京。本词是在僚友们为他饯别的宴席上，即席次韵写成的。根据词序，可知这首词是为两件事而发。一是频繁的调任，二是朝廷内部的门户之争。而究其深致，词所要表现的，实是宦迹不定、人事掣肘使词人壮志难酬的牢骚不平之情。

词的上片，就眼前饯别之情切入，点出别恨匆匆的遗憾。这一起韵，包藏万有，为下文进一步抒发各种人生忧思立好了地步。“头上”一大句，以旁观者的洞达，对争名争利而兴门户私计的朝廷政要做出讽刺，而又以旷达的语气出之，显示出作者不同流俗的思想境界。上片末句，作者以清丽飘逸的意境，表现出自己不虑俗情的潇洒放逸怀抱。“一笑”句，虽借用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语典，可是浑化无迹，直如冲口而出；“落花风”将时令特征以丽辞写出，而“千里”的形容，则更使落花美景由宴前而宕开无际，由实返虚，合实与虚，使词境显得更为深邃、灵活、摇荡。

下片首句，从小处说是承接上片末句“出门去”而来，是写此番去朝廷为官的态度；从大处说则他之所以要考虑这个问题，是与上文所讽刺的朝廷政要兴门户私计的政治现状分不开的，所以是上文主旨的顺承和延展。在笔法上，他借古讽今，以三国时代辛毗的耿直不阿，表明自己此去朝廷为官，早已准备好了像辛毗那样，宁愿不做高官也不做附党阿私之徒的态度。下一大句，以退为进，明看是写自己的衰老憔悴之态，说任凭他们结党营私、大兴门户，实际上是对庸俗世风的有力抨击。以下两大句，看起来渐近颓唐萧

瑟，但里面却充满了爱国者的牢骚和不平、悲愤与讽刺。因为他自己的“此外百无功”，正是因为生在一个不给机会的政治时代，处处受人掣肘之故。既然自己只手难挽狂澜，倒不如归隐林泉，以免受人倾轧。这是对理想受阻的再一次抒愤，是对朝廷政治气氛的辛辣讽刺。这样的“反话”，也能显示出稼轩词气“勃郁”、慷慨内敛的抒情风格。

这首词，以旷达的风貌隐含悲愤讥刺之情，显示出稼轩词的本色。

水调歌头

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1]

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2]。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3]。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髀血污，风雨佛狸愁^[4]。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5]。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6]。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橘千头^[7]。二客东南名胜，万卷诗书事业，尝试与君谋^[8]。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9]。

【注释】

[1]此由临安赴湖北任所，途经扬州时作。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兵力推至长江以北一线，并一度占领扬州。后被南宋虞允文率兵在采石矶一战击溃，完颜亮也为部下所杀。次：停留。杨济翁：即杨炎正，杨万里族弟。周显先：不详。

[2]塞尘：指金兵南下时扬起的尘土。猎：以打猎为名发动战争。

[3]此言南宋雄兵十万，列舰江面，严阵以待。组练：指军队。耸层楼：像层楼一样高耸。

[4]谁道：谁说。投鞭飞渡：此用投鞭断流事，极写金兵的嚣张气焰。据《晋书·苻坚载记》：前秦苻坚率兵大举南侵东晋，号称兵士有九十万。他曾夸口说：“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结果淝水一战，大败而归。鸣髀血污：被响箭射死，喻完颜亮兵败后被部下杀死。风雨佛狸愁：风雨凄恻，佛狸死于非命。佛狸为后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小字。此借指完颜亮之死。

[5]季子：战国策士苏秦的字，此以苏秦自喻。

[6]搔白首：暗用杜甫《梦李白》“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诗意。

[7]橘千头：三国时丹阳太守李衡曾命人到武陵龙阳洲种橘千株。临终时对其儿子说：我家有千头木奴，足够你岁岁使用。

[8]二客：指杨济翁和周显先。名胜：名流。万卷诗书事业：指儒家致君尧舜的功业。此暗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诗意。

[9]射南山虎：指汉将李广，进而指以武功立。富民侯：汉武帝晚年后悔鼓励征伐拓边的事情，于是封丞相为“富民侯”。（《汉书·食货志》）

【点评】

淳熙五年夏秋之交，从隆兴知府任上转为大理少卿不足半年的词人，又被调任为湖北转运副使。踪迹无定、疲于奔命的他，心中充满了失望、苦闷和疲倦。在赴任经过扬州时，因这个富有“战争记忆”的名城更增慨无限，于是就依朋友词韵，写成了这首抚今思昔、豪郁愤懑的词作。

上片满怀豪情地追忆十七年前的战争图卷。可以分成两个抒情层次。从开头到“风雨”句，写金兵南侵扬州一线和宋军北拒获胜的历史过程。在这一部分里，首两句写金兵南猎，突出其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次二句写宋军抵抗，以“组练十万”写兵力，以舟舰列江写其严阵以待的赫赫军威。两者之间，一动一静，对照鲜明，而胜机在谁方，已隐隐透露。“谁道”一句，如一声断喝，对耀武扬威的敌人的蔑视溢于言表。下两句，接以含蕴丰富的典故，将敌酋完颜亮兵败身亡的下场写得可见可感。最后两句，归结到自身。以战国时著名人物苏秦自喻，写在当年金兵败退的大好形势下，身着貂裘的自己跨上战马，是如何英姿飒爽地投入了战斗。

下片转向现实抒情，抒发英雄失路的悲凉和倦于宦游、思归田园的感念。从起句到“手种橘千头”，写因失路而产生的倦游心态。“倦游”一句，包含着深刻的郁愤情绪。后一层次就“二客”那一面来写，这不仅使全词章法由放到收，切入题面，显示出作者操纵复杂结构的出色能力；而且通过对面写来，仍不离题旨，

更能显示出朝廷偷安路线使一代爱国志士无路可走的事实。末句对统治者苟且偷安、重视“富民侯”而慢待李广那样的“飞将军”的政策做出反语讽刺。

这首词在抒情风格上，上片豪迈激昂，下片则低沉悲咽。合而观之，则颇有沉郁顿挫之风。

蝶恋花

月下醉书雨岩石浪^[1]

九畹芳菲兰佩好。空谷无人，自怨蛾眉巧^[2]。宝瑟泠泠千古调，朱丝弦断知音少^[3]。 冉冉年华吾自老，水满汀洲，何处寻芳草^[4]？唤起湘累歌未了，石龙舞罢东风晓^[5]。

【注释】

^[1]闲居带湖之作。石浪：巨大怪石。参见《山鬼谣》注④。

^[2]此言美人佩兰虽好，却无人赏识，只有幽居深谷，自怨美貌。九畹：泛指田亩广大，语出屈原《离骚》。兰佩：以兰为佩饰。

^[3]泠泠：指瑟音清越如流水。千古调：应是俞伯牙对钟子期所弹的高山流水之调。

^[4]冉冉：渐渐。汀洲：水边平地。芳草：借喻理想。

^[5]湘累：指屈原。石龙：即石浪。

【点评】

本词与《山鬼谣》同是游雨岩所作，并且若论其深层的蕴意，与借浪漫主义手法来曲折抒愤的《山鬼谣》还有几分近似。不过本词纯是运用比兴手法并借用屈原《离骚》所用比兴意象写成，所以他在此抒发的遭受政治打击、缺少政治知音及年华空老的爱国者的悲痛，比之《山鬼谣》更集中。

此词起韵，即化用屈原《离骚》之意，来表达自己与被放逐的屈原相近似的情怀。他以佩兰植芳于空谷之中的美人形象，来形容自己的才高性洁，“空谷”一句，既是实写雨岩的环境，也是借以怜惜自己的幽独。“怨蛾眉巧”，表面上是怨自己长得太美，实是与慨叹“众女嫉余之蛾眉兮”的屈原一样，怨自己因政治才能出色而遭到政敌的无情打击。接韵写这一佩兰植芳美人的幽怨。她空弹千古稀见的清越之调，可是即使弹断了弦索也不见知音欣赏。下片进一步抒发时不我待、美人空老的悲凉。因为少知音，所以这幽居空谷的美人感到徒任时光流逝的痛心。结韵以他那悲怨万分的哀歌能唤起“湘累”即屈原的冤魂，来进一步晓喻主旨所在：原来他在这里、在这个年代所悲怨的，也正是屈原在自己的时代所悲怨的。遭遇着国家不幸而群小横行的相同政治时代，他们感受到同样的幽恨。结尾一句，补足全词哀歌的背景，在他于月下独自哀歌弹瑟之时，有被感动的石龙为之起舞。石龙的起舞，就像湘累的被唤醒一样，其实是其内心激荡不已的感情所凝聚出的意象。可惜这样的哀歌，只能在月夜无人之境独自放声一唱。

此词运用比兴方法，以兰佩、蛾眉、宝瑟、芳草的意象，来寄托自己的品格和理想，显示出与屈原等失败的爱国志士同感的倾向。又以唤湘累而舞石龙的隐语法，暗示自己内心情怀的极度震荡和不平，显得曲折多姿，意蕴丰厚。值得注意的是，词虽然是采用美人香草的比兴法抒情，词作风格也以婉曲深幽为主，但结韵唤湘累而舞石龙的描写，却显得激切而悲愤，现出矢志英雄的情感力量。

满庭芳

和洪丞相景伯韵^[1]

倾国无媒，入宫见妒，古来颦损蛾眉^[2]。看公如月，光彩众星稀^[3]。袖手高山流水，听群蛙、鼓吹荒池^[4]。文章手，直须补衮，藻火灿宗彝^[5]。痴儿公事了，吴蚕缠绕，自吐余丝^[6]。幸一枝粗稳，三径新治^[7]。且约湖边风月，功名事、欲使谁知？都休问，英雄千古，荒草没残碑^[8]。

【注释】

^[1]作于淳熙八年（1181）春，稼轩时在江西安抚使任上并即将罢任。洪丞相景伯：洪适字景伯，江西鄱阳人。他于乾道元年曾居相位，后被劾罢去。

^[2]倾国：倾国之貌。见妒：被嫉妒。颦损：因为发愁而把眉形皱坏。

^[3]“看公”两句：言景伯才冠当朝，众不可及，就像月亮的光辉远远掩过了众星一样。

^[4]袖手：表示不干政事。高山流水：用伯牙、钟子期相知事，兼言以自然界的高山流水为知音。鼓吹：此言以蛙鸣声为乐曲。

^[5]补衮：言补救、规谏君王的过失。“藻火”句：绘画水藻、火焰、宗彝于袞服上，使之益发光辉灿烂。比喻有辅君治国之才。

^[6]“痴儿”三句，轻言自己虽已归隐，但仍关怀国事，常常咏志抒怀。痴儿：痴人。借《晋书·傅咸传》中语意自指。

^[7]一枝：《庄子·逍遥游》中许由曰：“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此指自己的隐居所。粗稳：初步安稳。三径：代指隐居者的家园。

^[8]残碑：记载英雄业绩的残败了的墓碑。

【点评】

洪适是一个因为文学和家门声望快速升迁、又被众谏臣联手谏退的宰相。因做宰相时间短暂，并无什么建树。但是在此词中，作者对这位富有文才而隐于江西的前辈，评价却不同一般。

词的上片，极力赞美洪适的文章人品和政治才能，并为他政治上的难堪遭遇致以强烈不平，写得热情焕然。首韵深受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启发，以美貌而被妒的美人，比拟包括洪适在内的古来才士，一语道破才士不遇的玄机，在于他们没有合适的“媒人”——政治上无靠山和盟友，所以容易遭到政敌的嫉妒和打击。“古来”一词，揭示出志士不遇的历史必然性。立足较高，囊括古今。这样写，不仅把洪适归为古来稀见的才士之列，而且以古来才士不幸的命运代他开解。接韵以“看公”直接点题，并以明月比喻洪适的出众才华，以与众人那晦暗如微星的光彩形成鲜明对照。“袖手”一韵，言如此不凡的人物，居然袖手归隐于山水间，以高山流水为知音，而听任群蛙在荒池里鼓噪。这里的“群蛙鼓吹”，隐喻朝廷上群小对他的攻击，也兼喻现时朝廷群僚都不过是无才的群蛙鼓噪而已。上片末韵，对洪适的赞美至于极点，说他是文章圣手——这里巧用了文章一词的多义性，即借用他能补足天子龙袞上水藻火焰怪兽相加的灿烂图案，比喻他具有辅君治国的大才能。

下片转写自己的爱国忧国余情，并邀约前丞相与自己一起吟赏湖边风月，写得激愤宛然。过片借用典故，自称“痴儿”，颇有为自己眷怀君国感到无奈的意味。此处借用吴蚕吐丝的隐喻，含蓄地表达自己不能忘怀国家大事的心情，并含有自我叹息之意。接着，他借用“一枝”“三径”两个典故，对自己幸而整治得一个隐居的安乐窝表示欣慰。以下邀请洪适与自己一起流连于湖边风月，不要再管什么功名之事。然而，此处

生生蹦出“功名”二字来，说明他心中正不能忘怀于建功立业的大事业。结韵收结人我，以英雄荒草的冷落意象，表达他对于功名事业终归空虚的认识。这认识，既表明了他的自慰与慰人（洪适），也表明了他的激愤和苍凉，含蕴丰富。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虽在上片为洪适抒怀，却是从自己的感受出发来写。所以，他写的洪适如果不够真实，也并不奇怪，他正要借洪适的遭遇，抒发自己才士见妒的牢骚呢！本词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一是化用众多的典故，使表意凝练含蓄；一是运用丰富的隐喻，赞美对方和自抒情怀，使词章余味隽永。

水调歌头

九日游云洞，和韩南涧尚书韵^[1]

今日复何日，黄菊为谁开？渊明漫爱重九，胸次正崔嵬^[2]。酒亦关人何事？政自不能不尔，谁遣白衣来^[3]？醉把西风扇，随处障尘埃^[4]。为公饮，须一日，三百杯。此山高处东望，云气见蓬莱^[5]。翳凤骖鸾公去，落佩倒冠吾事，抱病且登台^[6]。归路踏明月，人影共徘徊^[7]。

【注释】

^[1]作于淳熙九年（1182），时稼轩罢居带湖。九日：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云洞：在上饶西三十里。韩南涧：韩元吉，号南涧。孝宗初年，曾任吏部尚书。主抗战。晚年退居信州，与稼轩游。

^[2]胸次：胸间。崔嵬：犹言“块垒”，指心中郁结不平。

^[3]“政自”句：言不得不如此。典出《晋书·谢安传》，白衣指衙役小吏。据《续晋阳秋》：归隐柴桑的陶渊明重阳节无酒，在宅边东篱菊花丛下把菊而坐，时为江州刺史的王弘，派一白衣小吏送酒而来，渊明即与小吏对饮而各归。

^[4]此言面对弹劾者的汹汹气势，词人唯以扇障尘。典出《世说新语·轻诋篇》：王导以扇拂尘，说：“元规（庾亮的字）尘污人。”

^[5]蓬莱：传说中海上仙山名，远望云气缥缈。

^[6]翳凤骖鸾：乘鸾跨凤。落佩倒冠：衣冠不正，喻隐居狂放。抱病登台：杜甫《登高》：“百年多病独登台。”

^[7]化用李白《月下独酌》：“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点评】

这是作者于重阳节与友人出游并饮酒赏菊时的兴会淋漓之作。这首词虽然写到浓厚的友情，却将重心落在借陶写心上，表明了其胸中的森森块垒。

词虽为记游而写，上片却不直接写与朋友同游的情状，而是引渊明自比。他所写的宁可退隐、也不向当权者屈曲的渊明，兼有为自己画像和代朋友抒怀的意味。首韵一问，虽意在表明时令，而又能显出心中的波峭。同时“为谁开”一问，不仅有舍我其谁的自信，且能起到引发下文的作用。以下两韵，明看是代陶渊明写心，其实翻过来看，正是借渊明写怀。“渊明漫爱”一韵是倒装句，是说胸中正不平、唯待酒浇化之的渊明，喜逢重阳节却无酒可饮。下韵以退为进，否定酒本身对渊明有重要意义，谓渊明爱酒并非因为他是个酒徒，而是心中有块垒，不得不借酒浇愁。可是，有谁打发“白衣”来为他送酒呢？上片末韵，扇面障尘既是取景于眼前，也是典故的借用。他对渊明中藏块垒的心迹的理解，颇为深刻。而写渊明，实即自写其志。尤其是末韵，用来比拟韩尚书面对政敌的熏人气焰而不为苟且的态度，颇为切合。

下片专就眼前重阳节的相知之乐来写。他写一日须饮三百杯，才配得上为韩尚书饮。既侧写韩的豪酣与洒脱，也是写他与韩的相知投缘之乐。在继两韵中，当他想见（其实也是祝愿）韩将来翳凤骖鸾、归于眺望中的仙山之后，就不免喜忧参半了：他为韩尚书的得归仙班而高兴，也为自己的隐居无伴、抱病独登高台而伤感。人我相照，愈觉情怀不堪。这里的“归于仙班”，隐指韩将来的归朝。结韵以想象中形影相吊的情景，将他年未免于孤独的担忧表达了出来。这样的表达法，能兼收暗示友情相得和表达自己隐居失意之情的双重功效。

千年调

蔗庵小阁名卮言，作此词以嘲之^[1]

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2]。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3]。滑稽坐上，更对鸱夷笑^[4]。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5]。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看他们，得人怜，秦吉了^[6]。

【注释】

^[1]约作于淳熙十二年（1185）左右，时稼轩闲居带湖。蔗庵：信州太守郑汝谐家的宅第名。卮言：郑家小阁名。取名于《庄子·寓言》：“卮言日出。”指人云亦云、破碎支离的话。后又作自己言论的谦辞。

^[2]卮：古时一种酒器。装满酒时就向人倾倒，酒空时则仰面而立。

^[3]此处用司马徽口不臧否人物事。《世说新语》注引《司马徽别传》：司马徽素有鉴才之能，但怕被鉴别的当权者加害于他。当有人请他鉴评当世人物时，他每每称“好”。其妻批评他有负人意，他说：“你说得也很好。”

^[4]滑稽：古代斟酒器。鸱夷：古代的一种皮制酒袋。

^[5]甘国老：即甘草。它味甘性平，能调和众药，故享有“国老”之称。

^[6]秦吉了：一种鸟名。善于学人言语，本领胜过鸚鵡。

【点评】

这是一篇借题发挥、辛辣犀利的讽刺小品。讽刺的是南宋官场上毫无定见、人云亦云、只求保全自己而不顾国事成败的一大批社会蛀虫。

上片以“卮”为线索，以拟人手法，连串起滑稽、鸱夷、甘国老这三种特征相同的东西，来讽刺他所唾弃的那一类官场蛀虫。酒卮空时仰头，但装上酒以后就倾斜下来的可笑模样，让他想起官场中有一种人，见到上司就点头哈腰、笑脸逢迎的可耻样儿。对他们来说，在官场中厮混，最要紧的是学会“然然可可”，即对一切是非都不发表真评价，只是一味说好。当它与滑稽和鸱夷这两样酒器（两种人的比拟）在一起的时候，显得那么融洽、般配、投缘。“滑稽”是一种斟酒的壶，酒斟完了可以接着再倒进去，倒进去后可以接着斟，圆转灵活，毫无原则。“鸱夷”是盛酒的巨大皮袋，有弹性而能容纳。酒卮与滑稽、鸱夷同处并与后者相视而笑的精彩描写，写出了南宋官场多是毫无原则、善于逢迎、八面玲珑、舒卷随人之辈。然而作者意犹未尽，忍不住在上片结句把他们苟且“随人”的特性，用一味中药“甘国老”作了比拟和强调。作者用中药的特性比拟与卮同类的酒器的特性，目的是使酒器所比拟的某类人的特性显得更集中而鲜明。所以这比中之比，有揭示主旨的用意在。

下片同样围绕着酒场来写，却容纳了自己的半生经验。他先说自己少年时喝酒任性，不懂得机变和逢迎，所以话才出口，就被人嫌不好听，自己也不讨人喜欢。近日懂得了这酒场的和合道理。所谓“近日”，是指作者因受诬陷而被罢官的日子。这里处处正话反说，以贬义的“拗”，来写自己的刚直，以正语的“和合道理”，来讽刺彼辈庸俗自保的处世哲学。以下激情外溢，对自己的被罢免致以不平，说那是因为他们天性刚直，学不会彼辈的巧言佞色所致。最后嘲骂彼辈如“秦吉了”一样，专会随人学舌，专在附会权要上下大功夫，于是讨人喜爱，自保有道。作者在这里所嘲骂的，是附和投降派而造成恢复之事不得行的宦林群

丑。

全词虽寄托着深沉的感慨，但基本上处在讽刺的调子里。笔锋犀利，思维活跃。他先一连以四种酒器和草药形象地绘出士林群丑图，又以博得人怜的鸟儿写出他们的春风得意。再以自己作对照，显示出他对彼辈的极度唾弃之意。

最后应该指出，被作者抨击的、在南宋官场上流行的苟且自保风气由来已久。最先是由于北宋统治者优容文人士大夫的政策，和北宋中期以后政治党争的严重性，使官场人士只顾自保而不问是非，以个人做高官、享厚禄为追求，而不关心国家的盛衰。后来到了南宋，更由于统治者推行偏安投降路线、迫害主战派人士，从而助长了一大批官僚产生保禄位、全性命的思想，他们唯唯诺诺、对当权派卑躬屈膝，不以为耻，沆瀣一气，整个官场风气显得庸俗、委顿不堪。这是志在报国有为、性格刚直不阿的辛弃疾所极为唾弃的。

沁园春

戊申岁，奏邸忽腾报谓余以病挂冠，因赋此^[1]

老子平生，笑尽人间，儿女恩怨^[2]。况白头能几，定应独往；青云得意，见说长存^[3]。抖擞衣冠，怜渠无恙，合挂当年神武门^[4]。都如梦，算能争几许，鸡晓钟昏^[5]。此心无有亲冤，况抱瓮、年来自灌园^[6]。但凄凉顾影，频悲往事；殷勤对佛，欲问前因^[7]。却怕青山，也妨贤路，休斗樽前见在身^[8]。山中友，试高吟楚些，重与招魂^[9]。

【注释】

[1]作于淳熙十五年（1188）。“奏邸”句：传抄奏章的官邸忽然凭空生出我因病辞官的消息。按：稼轩于淳熙八年（1181）冬被劾罢官，自此闲居上饶已有七年。忽有“以病挂冠”之谣传，令人啼笑皆非。

[2]“老子”三句：言自己平生不以儿女恩怨为怀。意谓不计较是被劾家居，还是引疾辞退。

[3]“况白头”四句：况且年事已高，理应归隐；荣华富贵，未必长存。独往：独自归去，指退隐。青云得意：指仕途青云直上。

[4]此化用《南史·陶弘景传》：陶弘景善于琴棋书画，未成年时就被引荐为诸王侍读。他虽身居显贵，却长期闭门杜客，后来挂官服于神武门，上表辞官离去。

[5]“都如梦”三句：一切如梦，争什么长短，论什么朝晚。

[6]亲冤：亲和仇。《五灯会元》：“佛教慈悲，亲冤平等。”“况抱瓮”句：言年来自过田园生活。典出《庄子·天地篇》。

[7]前因：佛家以为凡果必有因。因果报应，虽未必在一时一地，然而毫厘不爽。

[8]青山：借言隐居生活。贤路：朝中“贤人”的升官之路。“休斗”句，反用唐代牛僧孺《赠刘梦得诗》：“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樽前见在身。”斗：受用。见：同“现”。

[9]楚些：指《楚辞》。招魂：《楚辞》有《招魂》篇，此借喻招回田园。

【点评】

因病挂冠的误传，让闲居幽愤的词人感慨万端，啼笑皆非，于是作下了这首内涵丰富的词以正视听。

此词先以一“笑”字领起上片词意，显得大气潇洒：无论是人间的恩恩怨怨，还是富贵功名，青云得意，在他眼中都可笑傲去面对。他以透彻的理悟自解道：既然自己已经老去，独自归隐也是分所该当。他甚至更进一步想到：其实自己当年都不必等到被弹劾而去官，而是应该像陶弘景当年挂衣冠于神武门上一样，挂冠而去。这里，说得似乎很潇洒，很轻松，但是他心里并非真无感慨。其中，“定应独往”“见说长存”和“怜渠无恙”等句子，可以说是浸透着牢骚感情的措辞。在上片结尾，他更以“如梦”一喻，写尽了他受挫后的人生感慨。从表面上看，末韵不过是将自己被邸报无端延长的官场生涯，和自己的实际生活状态并入一起，表明了彼此间所差无几，不足计较。而从根本上看，这种官龄长短的自我比较不过是一味引子，它诱导出这样一个看穿一切、也极悲观的结论：世间如梦，无论有多少鸡虫得失，最后也不过是谁比谁多几个或少几个晨昏而已，而论到最后的归宿则无不同。

上片感慨虽是因邸报误报而起，但颇有从高处着眼、冷眼观世之意。下片始完全着意于具体的感慨。转韵先说自己内心澄澈，泯灭了亲仇的差别，“况”字强调自己现在只不过是抱瓮灌园、纯朴无机的老

人。这一句，乍看得蹊跷，其实是他听到邸报而内心不安的表现，这里面固然有愤世嫉俗之情，也颇多忧谗畏讥之意。以下用一个“但”字，说明他赋闲以后的感情，一直处在对于“往事”的悲伤不解中，这难以释怀的悲伤，甚至使他转而向号称智慧、觉悟的佛门去追问前世的因缘。这里写得痛煞、恨煞、绝望煞。其中“频悲往事”一语，含蕴丰富，它既有词人对自己当年竟无辜遭弹劾、被罢免的痛心，更有词人感到自己从此壮志愈加难酬、抗金事业彻底无望的痛心。以下一韵，在放恣而不失含蓄的抒怀之后，回到忧谗畏讥和愤世嫉俗的情思上来。他半真半假地说，自己虽然隐居于青山中，恐怕也妨碍那些“贤人”们的飞黄腾达，于是连只图杯酒自在的生活也不敢过了。这里面，有因政敌总是惦记自己而生的隐忧，也有借此而冷嘲世间“贤人”之意。结韵以“重与招魂”，切合题面上被邸报再次罢官的意思，并有要当局听清自己决不干世的心语的意思。

此词语言朴素无华，显示出散化的特征。抒情似显豁而暗藏机锋，耐人寻味，这就造成了他所特有的豪郁词风。从词的内涵来看，词人既激愤于邸报的不实，内心分明勃郁；又甘心终老田园，看透人生如梦。既忧谗畏讥，又愤世嫉俗。这些矛盾的两方面同时被他拥有，使词旨显得相当复杂。

小重山

三山与客泛西湖^[1]

绿涨连云翠拂空。十分风月处，著衰翁^[2]。垂杨影断岸西东。君恩重，教且种芙蓉。十里水晶宫。有时骑马去，笑儿童^[3]。殷勤却谢打头风^[4]。船儿住，且醉浪花中。

【注释】

^[1]作于绍熙三年（1192），时在福建任所。三山：福州。西湖：福州西湖，在城东三里。

^[2]十分风月处：风景最美的地方。衰翁：作者自指。

^[3]水晶宫：形容西湖晶莹碧透，如同水晶宫般美好。笑儿童：此用晋代山简醉后倒载而归，为儿童辈所笑事。典出《世说新语·任诞》。

^[4]谢：告诉。打头风：顶头风。

【点评】

作者在福建提刑任上，不仅未能实现自己用世建功的志向，反而时时感受到他人的掣肘。于是在感到悲哀的同时，不免颓唐，并因此而放逸于山水。

上片主要写三山即福州西湖的优美景象，但也透出作者自己的颓放与悲哀。首句以连云的湖水、拂天的翠柳，极写西湖的辽阔饱满、绿意醉人。接二小句，写自己虽得以住在风月最佳处，却与这最美的风月景象不相称。“衰翁”一词，可见其颓唐放逸的心情。“垂杨”一韵，接首句“翠拂空”而来，写自己领受了“厚重”的君恩，在西湖无柳处补种芙蓉。此句写得外示欢喜——因为君王恩重嘛，内藏悲怨——君恩若果然厚重，何必要他这个一心渴望建功杀敌的英雄，以在西湖上种芙蓉为事业！

下片赋写自己游湖的快乐，在快乐中也透出颓放之意。首句承上文描写西湖之美的语句，再写西湖之美。此处是以“水晶宫”的想象，赋予西湖以神仙幻境般的神奇之美。“有时”两句，暗用晋代山简醉后倒载而为儿童所笑的典故，写自己在此喝得酩酊大醉于是骑马归去时，不免为儿童辈所笑的情景，用以形容自己像山简一样的颓放。结韵为加一倍法抒情写怀，他说自己既然遭遇到迎面而来的逆风，那么就不再往前行船，索性酣醉于这被风激起的浪花中。以“打头风”象征阻碍他的政治力量，以“醉浪花”比喻自己的索性颓放，但也含有不为风浪所吓倒的意味。

全词用事浑化无迹，意境如同全为白描绘成，口语造就。因此神迹双清，余味隽永。

添字浣溪沙

三山戏作^[1]

记得瓢泉快活时，长年耽酒更吟诗。蓦地捉将来断送，老头皮^[2]。绕屋人扶行不得，闲窗学得鸛
鸕啼。却有杜鹃能劝道：不如归^[3]！

【注释】

^[1]作于福建任所。

^[2]《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载，北宋隐士杨朴被真宗征召至京师，其妻作送行诗曰：“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吟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耽酒：沉溺于酒。

^[3]鸛鸕啼声似云：“行不得也——哥哥！”杜鹃鸟啼声似云：“不如归去！”此借禽言写心。

【点评】

全词寓庄于谐，以自我调侃的口吻，写悲愤无奈的心情。

上片以过去和现在作对比。首韵回忆在瓢泉隐居的快乐，可耽于酒，有兴吟诗，何等逍遥快活。接韵以十足调侃的口吻，表明自己到任后的绝望。“捉将”“断送”“老头皮”之词，辛辣、俏皮如采自口语，其实有典故支持。他把自己当初不得已而出仕的后悔写透了。下片接上片末韵而来，写自己现在被“断送”情形，写出了一种衰颓、散漫、无聊的样子：只不过绕屋而行，还需人扶，人扶且走不动。在窗下无聊，为解闷而学习鸛鸕啼叫，居然“学得”了。殊不知这里也是外示闲散而内藏悲愤。因为他暗用鸟语言怀：鸛鸕啼叫的声音如“行不得也——哥哥！”他是以此寄寓不仅抗金复土的事业被阻挠而行不得，而且即使在福建提刑任上，也还多处受到掣肘，寸步难行。鸛鸕已说了“行不得”，杜鹃再来劝他“不如归”。这就将他因寸步难行而归心复起的心思，写得活泼风趣，将悲愤打入幽默之中。

水调歌头

说与西湖客^[1]

说与西湖客，观水更观山。淡妆浓抹西子，唤起一时观^[2]。种柳人今天上，对酒歌翻《水调》，醉墨卷秋澜^[3]。老子兴不浅，歌舞莫教闲^[4]。看樽前，轻聚散，少悲欢。城头无限今古，落日晓霜寒。谁唱黄鸡白酒，犹记红旗清夜，千骑月临关^[5]。莫说西州路，且尽一杯看^[6]。

【注释】

[1]本词原题为：《三山用赵丞相韵答帅幕王君，且有感于中秋近事，并见之于末章》。作于绍熙三年（1192）秋，时稼轩任福建提点刑狱。赵丞相：赵汝愚，曾帅福建。绍熙五年官至光禄大夫右丞相，时稼轩已罢闽任。丞相之称，殆后改。帅幕：帅府幕宾。末章：词的下片或结尾。西湖：在福州城东三里。客：指王君。

[2]淡妆浓抹西子：原是苏轼用以赞美杭州西湖的比喻，见其《饮湖上初晴后雨》。现稼轩借以赞美福州西湖。

[3]种柳人：指赵汝愚。他为闽帅时，曾疏浚西湖，并筑堤栽柳，故有此称。歌翻《水调》：以《水调歌头》的词牌来填词歌唱。此指赵原词。“醉墨”句：言醉中墨迹酣畅如秋水扬波。

[4]“老子”句：暗用庾亮登武昌南楼事。庾亮曾言：“老子于此兴复不浅。”事见《世说新语·容止》。

[5]黄鸡白酒：指隐居生活。

[6]西州路：指西州城。故址在南京朝天宫之西。此用谢安之事。谢安虽被朝廷重视，但退居东山之志始终不渝。后病笃求还乡。朝廷不许，诏其还京师。当他路过西州城门时，深感违志之痛。他死后，其甥羊昙无比悲伤，再不经西州门。见《晋书·谢安传》。此借言作者的违志逆意之痛。

【点评】

此词虽然头绪不少，但主要反映了作者深感福建提刑任无所作为、有违于本心的沉痛。作者故意采用反向抒情的状态，以自己的兴致很好，写出他心情的很落拓。

上片把赵丞相、王君、自己串联起来，表明自己追慕曾在三山的赵丞相，劝慰向他表明苦闷的王君而一心要做西湖歌舞的观赏者。起句点出王君这位西湖客，也把自己同样纳入其中。后三句，看起来是劝慰王君要想得开，会享受西湖的美。但他连用三个“观”字：观水观山，甚至如能把美人西施唤醒，也要把她请来观一观，却表明了作者外示潇洒、而内里则需要排遣的百无聊赖心态。“种柳”三句，把已经到“天上”即在朝为官、但曾在福建做过行政长官的赵丞相也纳入词篇，赞美赵的治绩和文才，暗示出自己的效法之意。“醉墨卷秋澜”一语下得讲究，以秋水扬波，来形容赵的原词写得酣畅淋漓。上片末韵，明结为对自己好兴致的形容和对赵在三山文兴的追步，暗示着他只能以不停的歌舞来排遣愁闷的意思。

下片以破除自己的岁月沧桑感和处处忧伤为主。起三句，近承上片末句，远应上片三“观”，写歌舞饮酒的乐趣和用处，而且一下拍到当前的酒宴上来。“城头”一韵，以人间沧桑和岁月悠悠在作者心理上引起的寒意，反证前韵饮酒的妙处，情调趋向低沉。一“寒”字切近中秋时节的气候特征。“谁唱”一韵突然振起，如罡风猛唱，强化“红旗”“千骑”这一有英雄气息的往日生活的价值和魅力。在心理上，显示出有意寻求解脱的迹象。然而振起显得难以为继。所以在篇末，他只好借“西州路”的典故，劝说王君不要绝意仕进，也代自己排解，要自己忘记了违心出仕的痛心，且尽饮杯中之酒。

抒情写怀的明暗相济，形散神合，是此词最突出的特点。

水调歌头

壬子三山被招，陈端仁给事饮钱席上作^[1]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2]。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3]？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4]。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5]。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6]？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7]。悲莫悲生别离，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8]。

【注释】

[1]被招：被招至临安。陈端仁：名峴，闽县人，时废职家居。给事：官名，即给事中。

[2]短歌行：原为汉乐府曲名，此借指本词。

[3]此叹息世无知音。楚舞：《史记·留侯世家》载刘邦安慰哭泣的戚夫人说：“为吾楚舞，吾为若楚歌。”楚狂：春秋时楚国的一位佯狂不仕者，本名陆通，时人又称接舆。

[4]此处化用屈原《离骚》诗意，表明自己洁身自好、勤修美德美才的意思。滋、树：栽培，种植。英：花瓣。

[5]此出自《孟子·离娄》所载的《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6]《世说新语·任诞》载西晋张翰言：“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7]《楚辞·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8]白鸥盟：与鸥鸟结盟。代指忘机归隐。

【点评】

绍熙三年（1192）冬天，在福建提点刑狱任上近一年的词人，被朝廷召往临安听命。一年来，他出仕时微弱的复土希望已经转为失望的苦闷，而他对当政者的梦想也完全醒来。这一次被召，将他以往借花鸟虫鱼以排遣和抒发的不平和失望，完全激发了出来。在朋友盛情为他饯行的宴会上，他裁长恨而为短歌，写下了这首感慨万千的《水调歌头》。

此词起韵将两个“长恨”相叠，表明了无比深长的矢志之恨，使以下的内容完全笼罩在起端浓郁的悲剧气氛里。接韵以“何人”一句暗点友人的同情，而以楚狂接舆自比。这一自比，一方面暗示出他因愤怨而接近发狂的情绪状态，又暗示出对于当政的极度失望和满腹牢骚。以下连用屈原《离骚》的语句，表明他与屈原相似的情怀和人格：想为国谋划出力而不可得，徒然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心而无计可施。作者在此借用屈原的系列比兴形象，表达自己清洁高尚、不同流俗的人品和操守。末韵即景指意，以门外之水作为隐士们歌颂的“沧浪水”，说它可以清洗自己身上的尘埃。

下片首韵，进一步强调上片隐居之意，引用前人对于“一杯酒”与“身后名”的褒贬，表明自己也希望醉别世俗价值，而自求肉体享乐的心情。这样的想法，表达了他在壮志难酬时的激愤。下韵即揭出这层激愤：人间万事都是如此不公而可恨，经常把毫发细事看得很重，把无价值的事与人，看得有极重要的价值，而把泰山那样分量的大事、伟人，看得比毫发还要轻。那么，面对这个颠倒黑白的世界，词人唯一能做的，不就是抛弃它而去吗？至此，词人对于他的时代风气和政局的痛恨，达到勃勃奋烈的程度。在激情上升至最高点后又宕开一境——以切合题面的别意，转入对于友情的抒发。他又用了屈原《九歌》的诗句，写他

对于新朋友的难舍难分的别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他不作大丈夫翘首望远态，而是诚恳地表明：儿女之情是人人不免的古今至情，也是自己面对生别离的新相知时所具有的感情。这一对于儿女缠绵之情的肯定，并没有辱没他的人格，反而显出他的直率与诚挚。词末一结，以清醒的眼光，预见这次被召的结果：不会是给机会以实现夙愿，至多不过是给他求富贵的机会。他对此表白道：自己本不求富贵为目标，也不再留恋这黑暗的官场，将回归山水间，重与白鸥结盟。这一结，关合题面与上下片情意，是一篇“短歌行”的意眼所在。

鹧鸪天

三山道中^[1]

抛却山中诗酒窠，却来官府听笙歌。闲愁做弄天来大，白发栽埋日许多^[2]。新剑戟，旧风波，天生余懒奈余何^[3]？此身已觉浑无事，却教儿童莫恁么^[4]。

【注释】

^[1]作于绍熙四年（1193）春。

^[2]窠：此指隐居所。做弄：做出、玩弄。

^[3]剑戟：两种古代兵器，比喻尖锐的官场斗争。

^[4]儿童：指自己的儿辈。莫恁么：别这样。

【点评】

这是作者在离别三山、赴临安道上写下的词作。它十分真实地反映出作者因前景不测而后悔出仕的复杂心情。

上片起韵，作者用“抛却”和“却来”对照，明显地表现出对带湖与瓢泉山中那惬意的诗酒安乐窝的留恋，和对于“官府笙歌”即官场生涯的无兴趣。这一对于自己选择失措的不满和遗憾，启开了下文的抒情之门。“闲愁”一韵，以强烈的夸张，把自己在官场生活中所得的极度愁闷形容出来，并且以一日日增多的白发，来证实他的闲愁。这是他对这一段官场生活的总感受。下片转眼望将来，心情更是压抑。他以“新剑戟”与“旧风波”对举，使词意自然转入对于将来更厉害的“剑戟”即官场争斗的厌恶与担心。一句“天生余懒奈余何”，写得顽皮天真，颇有自慰之态。它其实含意很深：一方面表明了他不愿参与庸俗无聊的官场斗争的态度，一方面又表明他面对这样无聊的政治环境时心情的黯淡。末韵更把自己矢志于当代、不希冀有什么作为的想法和盘托出。而这种没办法时的消极想法，又不能向他的儿辈说明，鼓励他们采取自己一样的生活态度乃至生活方式，因为他们的人生还没有展开呢。这种矛盾和隐痛，是一个认清了世局以后，处于两难之地的人所不能避免的。

行香子 三山作

好雨当春，要趁归耕。况而今、已是清明。小窗坐地，侧听檐声^[1]。恨夜来风，夜来月，夜来云。花絮飘零。莺燕丁宁。怕妨依、湖上闲行。天心背后，费甚心情^[2]！放霎时阴，霎时雨，霎时晴。

【注释】

^[1]坐地：坐着。地：助词。檐声：屋檐间滴水的声音。

^[2]天心：上天之心。此借指朝廷。

【点评】

宋光宗绍熙五年春，作者正在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任上。从去年冬天至现在，因为心情的郁闷和志愿的不遂等，他曾屡次上书求归，但是朝廷对他始终没有明确答复，这使他不免焦虑不安。他猜测朝廷政治气候的变化，对于君威难测深有感受。于是在清明节春雨未晴、风云不定的气候中，他写下了这首明志与抒愤的《行香子》。

词的起句，由“当春”到“况而今”，表明了他归隐之志的坚决和急迫。“小窗”以下直至篇末，表面上是赋写闲窗独坐的所见所感，其实是用比兴法，含蓄地表明了自己对于朝廷迟迟不作答复的怀疑、忧虑和幽愤。首先，“小窗”一韵，明接起句“好雨”而来，写自己侧耳倾听屋檐下的残雨迟滴的情状，含有对于朝廷动向的关切之意。下以一“恨”字，领起三小句，短语急促，句式排比，渲染出夜来风云无定的气氛。然而以“恨”字统领，表达的实是他对于朝廷反复变化以及自己受到谗言诽谤困扰的不能忍受。下片首韵，接上片“清明”一词而来，写清明节春残花落和莺声燕语的景象和因路上泥泞而不能到西湖上闲游的担忧。他以莺儿、燕子话语呢喃、殷勤叮咛来写出，巧俏含蓄地将春鸟写得有情有韵。就它的比兴意思来说，也有国事如春残已不可为、自己的归隐山水又受到很多牵制的幽恨。“天心”以下，满腔不满和不耐烦，挟带着疑虑倾泻而出：老天爷如果心意已决，又何必这样麻烦：一会儿阴，一会儿雨，一会儿又晴！这里，他借清明时节江南天气阴晴不定的景象，责备“老天爷”的态度暧昧而犹豫。

全词基本上是采用比兴手法，借南方清明节时阴晴无定的天气变化，来形容朝廷政治气候的风云难定，和天子故意使君威不测以使人不安。措辞用语，隐隐传达出他对于当政者耍弄手腕的不耐和蔑视。

最高楼

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1]

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2]！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3]。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4]？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5]！

【注释】

^[1]作于福建安抚使任上。乞归：向朝廷请求罢仕归隐。犬子：对自己儿子的谦称。

^[2]《晋书·诸葛长民传》：“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危机。”

^[3]“暂忘”句：用“穆先生”事。《汉书·楚元王传》载：元王至楚国封地，用穆生等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常设醴相待。后其子即位，渐忘设醴之事。穆生说：“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于是称病离去。“未曾”句：用“陶县令”即陶渊明辞官归隐事。

^[4]“千年”两句，是当时俗语。

^[5]休休：罢休。

【点评】

这首标明骂子的词作，借题发挥，骂尽迫害他的当权派和追求利禄的俗人，并且表明了因政治失意而决意归隐、求乐于田园的志趣。全词围绕着“乞归”“田产”和“骂”这三个中心词来写，紧凑而明确，明示旷达而内含幽愤。

上片借引前贤，陈说不及时抽身的危害，其中含有稼轩本人政治失意、遭受谗言诽谤的隐痛。起端一叹一问，表明自己不得已而抽身的情形和不求富贵的志趣。以下一个单句，感慨极重，进一步表现出他对于求富贵行为的否定。“暂忘”以下，接着“富贵是危机”来写，像是解释，也像是表白，表明对抽身而去的先哲的仰慕和追步。“暂忘设醴”和“未曾得米”两句，还表明他自己现在抽身退隐的原因和决心，写出了一段铮铮傲骨。下片开始，转写归隐以后的乐趣。他以修建名称别致的“园儿”“亭儿”，来表达自己的志趣：做一个佚老也不错，可以安闲地想饮酒就饮酒，可以在醉酒后更兴会淋漓地吟诗作词。这里意境虽然与上片不同，却是上片“抽身去”与“弃官归”的自然延续。以下突然一转，他以当时流行的民间口语，对于贪求无厌之人痛下重锤。在意态闲闲之后，语调激愤。这说明他骂子是假，骂人是真。作者笔锋犀利，颇有骂尽世间俗人的勇力，也能表现出他对于世俗追求物质利益不以为怀的品格，显示出其旷达襟怀。最后一韵，词意和词气都与开端部分遥遥呼应，表明因世间浑浊，分不出是非，因而就此归休、不争是非的心情。这心情，也深深寄托了他被谗害诽谤、英雄无路的悲愤。

鹧鸪天

戊午拜复职奉祠之命^[1]

老退何曾说着官？今朝放罪上恩宽^[2]。便支香火真祠俸，更缀文书旧殿班^[3]。扶病脚，洗衰颜，快从老病借衣冠。此身忘世浑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4]。

【注释】

[1]拜……命：领受……的命令。复职：恢复集英殿修撰之职。奉祠：主持福建武夷山冲佑观。

[2]放罪：解除罪罚。

[3]支香火：支领冲佑观香火钱。“更缀”句：言姓名复被列入旧日班行之中。

[4]《庄子·天运》：“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

【点评】

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二度被罢职的稼轩，正在瓢泉适应他清寂的晚年生涯。新当政的韩侂胄为了借抗金邀取时望，获得抗战派人士的支持，就对他们略施恩泽以示恩仪。稼轩也在被彻底褫夺官职禄位之后，再受命主持福建武夷山冲佑观。稼轩对此心情颇为复杂，他既怀有牢骚，又怀有前途难料的忧心。

起韵以“何曾”一语，直接表现了意外的感受，并在表面的感恩戴德之中，隐藏着对于天子恩“宽”的嘲戏，在嘲戏中又进一步隐含着牢骚之情：天子果真“恩宽”，当年就不该将他罢职，更不该在其后褫夺干净他的禄位。如今做出一副“放罪”“恩宽”的样子，又何必呢？一会儿宣布他有罪，一会儿又认为他无罪，则足见所谓有罪无罪，本来无所谓真伪，全依天子或当政者的好恶而定。接韵似客观叙写他奉祠复职的事情：从今可以支取寺观的香火钱了，真的是奉祠了，而且名字也确实实地写在文书上，可以说归于旧日朝班行列了。但这与下片联系起来看，他显然对这样的情形不仅不感恩戴德，而且还有所不满。下片前韵，他写自己衰老病颓的样子，且连做官的“衣冠”都没有留下以备复出，而需要向别人借，则表明他从被夺走禄位之日起，就没有再次厕身官场的想法了。这一韵，把他的极度失望和愤愤不平都传递了出来。这不仅对于上韵有所交代和补充，同时为结韵抒感慨忧患之情打好了基础。结韵化用《庄子》的语意，表明了个人永远无法脱身于社会关注之外以及祸福难以预料的沉重感慨和深刻忧患。这就是全篇的主旨，是这场对于作者来说莫名其妙的“恩泽”加给他的真正精神反应。对于当政者的愿望而言，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

贺新郎

用前韵再赋^[1]

肘后俄生柳^[2]。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3]。右手淋漓才有用，闲却持螯左手^[4]。漫赢得、伤今感旧。投阁先生惟寂寞，笑是非、不了身前后^[5]。持此语，问乌有^[6]。青山幸自重重秀。问新来，萧萧木落，颇堪秋否？总被西风都瘦损，依旧千岩万岫。把万事、无言搔首^[7]。翁比渠侬人谁好？是我常、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一杯酒^[8]。

【注释】

[1] 作于庆元六年（1200）前后。

[2] 此借《庄子·至乐篇》语意，叹息世事变化无常。柳：通“瘤”。

[3] 此化用《晋书·羊祜传》：“祜叹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

[4] 淋漓：指开怀畅饮。

[5] 此言人生的是非曲直，生前死后俱难以了结。投阁先生：指扬雄。据《汉书·扬雄传》：王莽称帝，扬雄误以为自己受到谶纬符命的牵连，于是从天禄阁上投下，几乎死去。但是京城对于他的这种行为，却传言道：“惟寂寞，自投阁。”

[6] 乌有：乌有先生。是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中虚构的人物。

[7] 搔首：思考貌。

[8] 末四句：宁做独立不阿的我，决不屈志阿附别人。此用殷浩语，参见《鹧鸪天·不向长安路上行》注④。

【点评】

作者在罢居瓢泉时期，曾经与一些朋友以这个词调和这些韵脚相唱和，主要以陶渊明诗歌的意趣陶写心灵。这首词与上述词作于同一时期，但不再借陶诗写怀，而是借象写意，抒发人生失志的牢骚悲凉和不被世俗击垮、不与世情苟合的襟怀。

上片主要抒发对于人生不如意的牢骚悲凉。起句以肘后生柳（瘤）的典故，表明对于世事变化无常的感慨。这种无常感，一直领到下片“颇堪秋否”一句。“叹人生”一韵，由世事转为对人生失意的感叹。这里虽是全用前人成语，却完全融化为自己的感觉，似乎打自己的心中流出。以下将世事无常和人生失意结合起来写，表明自己伤今感旧的原因。“右手”一韵，避重就轻，不直接写自己闲居无用的失意感，而是用前人典故，写自己有酒可痛饮却无螃蟹可享用的“失意”。而实际上，他写左手的闲和右手的不闲，都是在写生命力和时间被浪费的牢骚与痛心。“漫赢得”一句，更是把下文中的感旧和现在的伤今结合起来，表明感旧伤今俱无用的悲凉。以下以汉代辞赋家扬雄的悲剧命运，写自己的寂寞和对于人间是非难有定准的苍凉感。末韵的“问乌有”问得妙：既然人世如此是非不定，令持直节、走正道的词人悲凉愤慨，虚构中的“乌有先生”又怎能回答他带有愤懑的困惑？困惑只能成为他面对现实时永恒的感觉了。

下片，他不再借典抒情，而是借象立意，把自己始终不变、独立不迁的精神风骨完全凸现，这就特别地教人珍惜他不因此而放纵颓唐的定力和品格。过片三句，他借青山立意，表明自己如同青山一般，无论外界发生什么变化，都不改变挺秀的精神特质。“青山”句写青山重峦叠嶂、风神秀出，是即景取象，借象

抒情。他用“幸自”一词，写出了他对于青山天然绝异于世间万物的精神风貌的赞美：有这样的挺秀青山在眼，世间幸而还有让他解闷的风景。同时，还含有对于自己幸而不与被“无常”摆布的世间人相同、能够保持自己独特风标的骄傲和庆幸。以下两韵，以关切的口吻，打听那独拔于世外的青山，在遭逢万木摇落的秋节能不能够承受山木脱落、举体消瘦的打击？这里有对于青山这个同怀者的深切关怀，也有以“萧萧木落”之秋来暗示自己政治遭遇的奇惨和来日无多的黯淡之意。那么，他能不能忍受并承受这一切“无常”的打击呢？青山即使被西风吹光了木叶，变得无比消瘦，也依旧是千岩万岫，气象万千，独立于天地之间。这不正是他面对人世无常的精神气韵的象征吗？“把万事”句，既是对于上片的遥遥呼应，显示出他结束词篇时的特有思路，也是下文中思考内容的前奏。下文以“翁”即自己和“渠侬”即特指的那些政坛的当权派们作对比，问是谁更“好”。这个“好”字意蕴无穷：有得失上的相较、是非上的评判和价值上的掂量。他虽然没有正面作答，却以我只做我、不与“渠侬”周旋的语言，表明了他的判断和褒贬。他宁愿做一个耽于杯酒的闲散隐士，也不愿与那些官场人物周旋的态度，深刻地体现了他在“无常”和“无定”的痛苦中，也绝不屈己迎人、以猎取世俗享受和世俗声华的高尚情操。

卜算子^[1]

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2]。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3]。

芸草去陈根，笕竹添新瓦^[4]。万一朝家举力田，舍我其谁也^[5]？

【注释】

[1]约作于庆元六年（1200）。

[2]《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与匈奴战，敌众我寡，广重伤被俘。匈奴兵置广于绳网上，行于两马之间。广佯死，突然跃起夺得匈奴骏马逃脱。

[3]李蔡：李广堂弟。人品不过下中，功劳也远逊于李广，却得以封侯，位至三公。

[4]芸草：锄草。芸：同“耘”。陈根：老根。“笕竹”句：剖开竹子，使成瓦状，以作引水的工具。

[5]朝家：朝廷。

【点评】

本词是抒发作者自己不遇愤懑的作品，其中充满了对于当权者无能与昏昧的辛辣讽刺。

上片以李广和李蔡这两个才能和人品不可同日而语的汉朝人作比较，显示他的愤懑和讽刺。起韵挑选李广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魄的瞬间：他因寡不敌众而负伤并被匈奴俘虏，但他无畏无惧、智勇双全，“夺得胡儿马”之后回汉营收拾残部。像这样一位大将，理应受到重用与重奖了吧？可是并不，他还被“罪”放闲。而李广的堂弟李蔡呢？虽然他的才能和人品都只能列入中下等，却偏偏得到重用，官至宰相，爵为列侯。这本是《史记》中的内容，而作者以“却”字一转，把李广该重用却不被重用、李蔡不该封侯却偏偏封侯的极不合理凸现出来，义愤中含有对于汉天子、汉代官场的讽刺和鄙视。如果考虑到作者本是借古讽今，那么，这种义愤就化为对于自己如李广一样不幸遭遇的愤怒和对于当权者的入骨讽刺。

下片直接赋写自己的处境。前二句，写他力田的状况。一双能够抗金杀敌、治国平天下的手，如今竟然在锄草修房！这是极不合理的人才浪费！作者对于这不遇处境的感慨愤懑，通过平平的叙写传达了出来。结韵出以反语，说万一朝廷要选拔种田能手，除了我还有谁呀！一个有救国之才与热望的英雄之人，居然最终变成了一个种田能手！这种荒唐的错位，也正是对于南宋朝廷压抑、摧残栋梁之材的愚蠢行为的愤懑与讽刺。

卜算子^[1]

万里笮浮云，一喷空凡马^[2]。叹息曹瞒老骥诗，伏枥如公者^[3]。

山鸟哢窥檐，野鼠饥翻瓦。老我痴顽合住山，此地菟裘也^[4]。

【注释】

^[1]作于庆元六年左右。

^[2]笮浮云：追蹶浮云。“一喷”句：言天马长嘶一声，天下凡马全显得黯然无光。

^[3]曹瞒：曹操小名阿瞒。老骥诗：曹操《龟虽寿》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句。枥：马槽。

^[4]哢：啼鸣。痴顽：呆痴固执。菟裘：指隐居之所。

【点评】

这首力透纸背的抒情词，抒发的是具有天马才华的自己被迫退隐无为的失意之恨。

上片起韵写长天神马，神骏不凡。它在高天之上追蹶浮云，足行万里之远。当它喷鼻一响——尚无需发出嘶鸣，天下的凡马就统统黯然失色。此处“空”字最传神。这是多么难得的一匹天马！它象征着历史英雄的才力超群，壮志凌云！接韵继写这种天马式的不凡人物即使到了暮年，也依然如曹操所写的老骥一样“志在千里”。但是，作为不遇的英雄，他们却被迫“伏枥”，这不能不让作者感慨与愤怒。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虽然是为历史上不遇的英雄写照，却又是作者自己的精神自画像。下片专写自己的“伏枥”之悲，也就是专写隐居所遇。过片以山鸟和饥鼠不畏人而肆意啼鸣、翻瓦的意象，极写他居处的荒僻，而他的不满、不甘之情就寄迹其中。结韵转为无可奈何的自我开解，说自己既然又衰老、又痴顽，当然就只配住在山中了，这里还是个不错的隐居之地呢。这里有激愤、有自慰，写出了他虽然对隐居式的存在方式感到不满，但又不屑于去改变自我性格趣味，去向人俯首的刚强倔强的个性。颓唐中有操守，低迷中有风骨，这种失意才无愧于他的“神马”特性。

喜迁莺

谢赵晋臣敷文赋芙蓉词见寿，用韵为谢^[1]

暑风凉月，爱亭亭无数，绿衣持节^[2]。掩冉如羞，参差似妒，拥出芙蓉花发^[3]。步衬潘娘堪恨，貌比六郎谁洁^[4]？添白鹭，晚晴时公子，佳人并列^[5]。休说，摹木末；当日灵均，恨与君王别。心阻媒劳，交疏怨极，恩不甚兮轻绝^[6]。千古《离骚》文字，芳至今犹未歇。都休问，但千杯快饮，露荷翻叶^[7]。

【注释】

[1]闲居瓢泉之作。按：一本无“谢赵”及“敷文”四字。

[2]此言荷叶亭亭玉立，如绿衣使者持节而立。

[3]掩冉如羞：言荷花如同少女含羞，隐现于绿叶之间。参差似妒：言荷花参差低昂，似各怀妒意而争美斗艳。

[4]步衬潘娘：《南齐书·齐东昏侯传》：“凿金为莲花，以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貌比六郎：《新唐书·杨再思传》：“张昌宗以姿貌幸，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莲花，非也；正谓莲花似六郎耳。’”按：张昌宗、张易之以美貌见宠于武则天，众人竞相献媚。时人呼张易之为五郎，张昌宗为六郎。

[5]“添白鹭”三句：言白鹭飞来与芙蓉为侣，犹如公子佳人并肩而立。按：称白鹭为公子，典出杜牧《晚晴赋》：“白鹭飞来，似风标之公子。”

[6]“休说”七句：化用屈原《九歌·湘君》：“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屈原用此隐喻楚王亲佞远贤，疏远于己。稼轩则借以隐寄身世之慨。摹：拔取。木末：树梢。灵均：屈原字灵均。心阻媒劳：心有阻隔，媒使徒劳。交疏：交谊疏远。

[7]露荷翻叶：荷叶喻杯，叶上露珠喻酒，即一饮倾杯。

【点评】

此词起端即采用侧面烘染法，含蓄曲折地写出荷花的娇美动人。他把荷花放在朦胧摇曳的“暑风凉月”下，这就不仅显示出作者对于荷花所具有的独特美学情趣，而且更暗示出作者此时内心不免低迷的情绪状态。下面借用前人“亭亭”一语刻画荷叶的风标，整句写出荷叶如同持节护持荷花的无数绿衣使者，这虽未及荷花的声色，却写出了荷花的不凡气势。以下一韵，更是通过荷叶的“神情变化”，着力显示荷花的娇美可爱。荷叶参差低昂，时而给人谦逊退避的感觉，时而又仿佛是在嫉妒荷花的美貌。这里的一“羞”一“妒”，虽写荷叶，但足以为荷花生色。下韵在借用被人们艳传的“步步生莲”和“莲花似六郎”的典故时，作者点铁成金，夺胎换骨，来表明她的高洁与不可夺志。一语“堪恨”，打了风流潘娘一个耳光；一语“谁洁”，问得美貌六郎哑口无言。写出了荷花的皎然独出，神形俱清。既然潘娘和六郎都不堪与荷花比并，那么什么是她最好的伴侣？作者认为，只有那在晚晴天中突然飞来的仪表俊逸而又超然忘机的白鹭，才配得上与荷花这绝代佳人并肩而立。这里一个“添”字用得妙，它把眼前白鹭飞来、落于荷叶之上的景象，写得新鲜有趣。而如果追究作者的深意，并且联想到题中赵晋文将他比拟成荷花的原意，就会明白，上片结束处白鹭伴荷花的意象，表明作者借孤高寂寞的荷花自比，而以白鹭比拟像赵晋文那样的知己的深意。这就一笔双绾，既写了荷花，又暗中照应了题面酬答之意。

下片缘荷花而抒发自己忠心为国、却屡遭退黜的忧愤不平。起句一个短语，绾合屈原与自己，宣泄不为最高统治者所承认的痛心。他以一个屈原式的沉痛隐喻——芙蓉本是在水的花朵，而屈原却借爬上树梢去采摘她，来表明自己的赤胆爱国之忧，不为统治者所信任的愤恨。这是借以写词人自己的坚持抗战之

心，不为南宋小朝廷所接受的痛苦。以下两韵，摆脱咏写荷花的拘束，直接传递自己报国无门的深沉痛苦。他先以一“恨”字，把“灵均”无法实现拯救国家之志的强烈而复杂的感情点击出来。再以屈原的诗句，表明自己对于南宋最高统治者目光短浅、听信投降派的佞词、与主战派人士志不同道不合的愤恨与无奈。这些地方，表面上看来是代屈原致不平、抒愤懑，其实早已把自己打入其中，同屈原合而为一了。“千古”一韵，揭明自己咏写荷花与想念屈原的缘由。因为他所处的政治环境与屈原所处的没有本质的区别，屈原那些表现爱国与忧国之情的诗篇，自然也使他产生深深的共鸣。“芳至今犹未歇”，化用屈原自写其情操之美的诗句：“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写出了时代虽然迁延，但屈原那爱国忧国的情操、独立不迁的人格却流芳至今。这是对屈原的热烈赞美，又是对自己时代政治的无情嘲笑和无比怨恨，同时也寄寓了他对于自己命运的无限悲感。这是全词的高潮与华彩所在。结韵写道：这一切个人与时代的悲剧，还是都不要管了吧，我们只可寄情于酒，痛饮千杯。到这里，不仅作者整个感情的变化过程已经完整，而且以“露荷翻叶”一语巧妙关合咏荷。露水在荷叶上的倾覆，与他们以荷叶杯尽情倾饮美酒的豪中之悲，被寥寥数语写出。眼前景、景中情、情中悲融化无痕，可谓涉笔成趣，写足题面。

在艺术风格上，此词于沉郁顿挫中有劲气流转。他所采用的借物典写情、不直击本题的行文角度，使本词含有丰厚深隽的余味。另外，这首词首尾圆合，荷起荷终，也显示出了作者笔法的严谨。在咏荷时，他注意避开人所易言的角度，而以侧面烘托和拆解典故法，把荷花皎然独出、清标难比的风韵写得新颖不俗。

贺新郎

韩仲止判院山中见访，席上用前韵^[1]

听我三章约：有谈功谈名者舞，谈经深酌^[2]。作赋相如亲涤器，识字子云投阁^[3]。算枉把、精神费却。此会不如公荣者，莫呼来、政尔妨人乐^[4]。医俗士，苦无药^[5]。当年众鸟看孤鹗。意飘然、横空直把，曹吞刘攫^[6]。老我山中谁来伴？须信穷愁有脚。似剪尽、还生僧发^[7]。自断此生天休问，倩何人、说与乘轩鹤？吾有志，在丘壑^[8]。

【注释】

[1]韩仲止：号涧泉，韩元吉之子，颇有诗名，时居信州。

[2]三章约：约法三章。稼轩所约法三章者，为禁止谈功、谈名、谈经。

[3]司马相如和扬雄俱有失意之恨。相如亲涤器：《史记·司马相如传》言相如到成都，卖尽车骑，买一酒垆与卓文君卖酒。“相如身自著犢鼻褌，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子云投阁：参见《贺新郎·肘后俄生柳》注⑤。

[4]公荣：即刘公荣。《世说新语·简傲》：“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座。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刘公荣者无预焉。’……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惟公荣，可不与饮酒。’”

[5]苏轼《于潜僧绿筠轩》：“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

[6]众鸟：凡庸之众。孤鹗：自指。鹗：一种猛禽，常喻英才。曹、刘：曹操与刘备。

[7]此言老来孤独，更兼穷愁缠绕。

[8]“自断”句：杜甫《曲江》之一：“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乘轩鹤：喻指无功受禄的朝廷贵人。丘壑：隐者所居。

【点评】

庆元六年（1200），前吏部尚书韩元吉的儿子、辞官归隐于信州的诗人韩仲止前来拜访稼轩。稼轩设宴款待了他，并在席上填写此词，既抒发功名无成、事业不遂的郁愤，又表明自己志在丘壑的怀抱。

上片表明对于妄谈功名儒术的俗客的鄙视和鄙弃功名富贵的高士风节。起韵即约法三章，词气严正而又调侃。既如元帅升帐，颁布军纪，威势赫赫，又带有《世说新语·排调》的谐趣。以下三句，他借用杜甫诗歌中对于西汉两大辞赋家司马相如和扬雄命运的慨叹，表明了与失志的杜甫一样的感慨：怀才者终不遇。司马相如和扬雄，一个才气纵横，一个博识多学，却都不免于“涤器”甚至“投阁”，自己又是怎样呢？不待多说，谁都能体会出他是在借古讽今、借人说己。这就直逼出下面深沉喟叹的单句：“算枉把、精神费却。”求功名，读经书，耗尽心血和精力，最后不过是一场空。只落得无言心痛的结局，甚至还被人暗中耻笑，这是多么大的个人悲剧！而席上那些毫无感觉的客人若谈功、谈名、谈经即儒术，必然会把词人勉强按倒的悲哀再次勾起，使人扫兴，词人自然要预先约法三章了。“此会”以下，顺势推出，把他对于或不晓事、或非功名利禄就无话可说的俗客的厌烦情绪表达得透彻无隐。他主张比不上刘公荣的俗辈不要唤来聚会，免得他们贪吝鄙俗的德行和话语，妨碍了席上的欢乐气氛。

下片主要抒发英雄迟暮的感慨和不甘同流合污的心志。过片二韵，由眼前转入回忆，借雕鹗自比，把自己当年如同雕鹗一般刚猛不群、足以为万人敌的雄风凸现出来，并且以一个“看”字，传出了自己当年众

望所归、志在必得的风采。他以“飘然”与“横空”写那只孤鹗，也是写自己兼有儒将的风韵与骁将的神采。而“横空直把，曹吞刘攫”的形象，更是把他虽处于江南一隅，但决心复土、志在必得的雄姿英概，写得精彩毕出。以下“老我山中”一笔跌回现实。在现实中，自己不过是孤处山间的寂寞老人，没有朋友，没有声名，也始终没有机会去实现自己吞曹攫刘的壮志。这一悬差巨大的今昔对比，使昔日的才志适足以增加今日的悲慨。也使上片的“算枉把、精神费却”一句，得到了更为形象化、更为惊心动魄的解释。以下两句，承“谁来伴”这一问，把“穷愁”像生了脚一样，寸步不离地跟随他，使他摆脱不了的情状；把“穷愁”像有生命力的头发一样，剪了又生的情状，写得无比形象。令人在惊赏他的想象力的同时，也为他如此落魄潦倒而重增悲慨。“自断”以下，一笔振起，挥斥老天，藐视和嘲笑那些无功而受禄的“乘轩鹤”们，表现了老而未衰的勃勃英气。他要自己决定命运，他宁愿处身山林丘壑间，也不与彼辈同流合污。

瑞鹧鸪

乙丑奉祠归，舟次余干赋^[1]

江头日日打头风，憔悴归来邴曼容^[2]。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好真龙^[3]！孰居无事陪犀首，未办求封遇万松^[4]。却笑千年曹孟德，梦中相对也龙钟^[5]。

【注释】

[1]舟次：舟船停泊。余干：县名。县址在饶州南部百二十里。

[2]打头风：顶头风。邴曼容：西汉人。《汉书·两龚传》说他养志自修，为官所取俸禄不肯超过六百石，一旦超过，就自动免去。此处稼轩以邴曼容自况。

[3]此以“郑贾求鼠”和“叶公好龙”二事，讽刺南宋执政者但求抗金用人之名，不务抗金用人之实。郑贾求鼠：《战国策·秦策》：郑人称未经雕琢的玉为“璞”，周人称未经晒干的鼠为“朴”。周人怀“朴”过郑贾处，郑贾本想买“璞”，但见是“朴”，遂罢。

[4]犀首：即战国时魏国公孙衍。据《史记》的《犀首传》和《陈轸传》，陈轸见犀首，问道：“公何好饮也？”犀首答道：“无事也。”孰居：即久居。“未办”句：言没有取得封侯的赏赐，却先接纳万松为友。

[5]曹孟德：曹操字孟德。龙钟：衰老貌。

【点评】

宋宁宗开禧元年，做镇江知府才一年的辛弃疾，又再次被罢官。他由镇江回家的路上，追思自己这一次出仕的经历，真正理解了当政“叶公好龙”的心态，从此断了出山用世的念头。本词就是在这种既悲哀又解脱的心态下写成的。

上阕写归来时的感受。起句直写自己乘船归去，而赋中有比。他以自己船行所遇的打头风，隐喻自己的仕途坎坷。接句以汉代邴曼容自况，虽然作者的被罢官与曼容的辞官不同，但两人也有相同处：都为官不高，都不肯放弃精神自洁。作者在以曼容自拟时，又以“憔悴”写失意之情，则他与曼容有所不同可以明见。三四两句，反用郑贾求“璞”（未经雕琢的玉石）得“朴”（未经晒干的老鼠）的典故，正用“叶公好龙”的典故，表明他对当政者起用他但又不打算真正任用他的心态的透察。

下阕写归去后的打算。过片一句，借用典故写自己今后隐居无事，唯以招邀酒伴同饮为事。接句言自己还没有来得及取得封侯的功名，却再次归隐田园，接纳万松为友。最后两句，言当年那个写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曹操。如果自己能再次梦见他，恐怕他也不再是一个壮怀不已的老英雄，而是与我一样衰老龙钟了。他对曹操形象的这一“改造”，一是有自比于曹操的“老骥”之意，二是有自嘲老骥无为、衰老龙钟之情。此一“笑”字，以自嘲为主，且有嘲笑功业无意义之意，同时也把他不免有恨的峭拔心境揭示了出来。

全词主要的艺术特色，一是大量用典，用得虽不免于晦涩，但若领会其意，则能发现他用得很精到。二是以议论笔法抒情，而又能给人情感饱满、笔墨饱酣的印象。

鹧鸪天

不寐^[1]

老病那堪岁月侵，霎时光景值千金^[2]。一生不负溪山债，百药难治书史淫^[3]。随巧拙，任浮沉。人无同处面如心。不妨旧事从头记，要写行藏入《笑林》^[4]。

【注释】

[1]作于归隐瓢泉时期。

[2]光景：即光阴，时光。

[3]不负溪山债：意谓遍游名山胜水。书史淫：嗜书入迷。

[4]《笑林》古代专门记载人物笑话的书。

【点评】

此词上片自我抒怀。首韵点题，又表明他因老病而更加珍惜岁月，而岁月的流逝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衰老和病痛。这是典型的老年人心态。“那堪”一词，下得沉痛。第二韵，对仗工整，勾勒了词人一生未遇的经历，却又是以这样的风流高格调写出来，显得从容娴雅。“一生”句写得尤好，它是脱口而出的快句子，却涉笔成趣，很生动，很有滋味。下片转写庸人丑态，潜意识中有以彼辈与自己对照之意。过片先用两个偏意短句，表明作者对他们的不屑。“巧拙”取庸人的巧佞这一面，“浮沉”取庸人的得意这一面，而“随”与“任”，则有任凭彼风派人物如何因巧佞而得意的意思。但其实词人心中已经积聚起了对彼辈的鄙视。然后他调用典故来强自化解郁愤，说世间之人的性情，正像他们的面貌一样，千差万别，不必也不能强求一律。其实这并不是作者对于世人个性差异的评价，而重在表明庸人辈的机巧，与自己的刚正一样，是不可改变的。自己正不妨把他们的平生行事从头回忆，把他们补充到前人所写的丑人丑事讽刺小品集——《笑林》之中去。

本词措辞明快，涉笔成趣，以诙谐戏谑的口吻，表现词人一生的不遇。又以辛辣嘲讽的口吻，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当时政坛上春风得意的庸人的丑态。

贺新郎

邑中园亭^[1]

甚矣吾衰矣^[2]！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3]。问何物、能令公喜^[4]？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5]。情与貌，略相似。一樽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6]。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7]？回首叫、云飞风起^[8]。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9]。知我者，二三子^[10]。

【注释】

[1]本词原题为：《邑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停云，水声山色，竞来相娱，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数语，庶几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此罢居瓢泉之作。邑：指铅山县邑。仆：自我谦称。此词：指《贺新郎》词调。停云：停云堂。意：猜度，料想。援例：依照前例。指以词赋邑中园亭事。“庶几”句：差不多像渊明“思亲友”之作的意思。

[2]甚矣吾衰矣：《论语·述而》记孔子语：“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3]“白发”两句：岁月蹉跎，白发徒长；人间万事，唯一笑了之。

[4]“问何物”句：设问，而今什么东西能博得您的喜爱。

[5]妩媚：形容青山秀丽美好。

[6]一樽搔首东窗里：化用陶潜的《停云》诗：“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悠，搔首延伫。”搔首：挠头，烦极貌。就：成。

[7]“江左”句：指南朝的那些名士清流。浊醪：浊酒。

[8]云飞风起：暗用刘邦《大风歌》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9]“不恨”句：袭用南朝张融语：“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不见我。”（《南史·张融传》）狂：指愤世嫉俗的狂态。

[10]二三子：借用孔子对其学生的称谓，指少数几个知心朋友。

【点评】

这首为他自己在瓢泉所造“停云堂”而作的题词，是他的得意之作。词主要写思亲友和饮酒两方面，但又添进山水情趣，借以抒发自己年华空老、壮志未酬以及知音难求的孤寂和激愤，而宁愿放情山水、也不愿追逐世俗名利的节操，也得以从中凸现。

上片从“思亲友”起端，主要抒发年老无成、知音难觅的孤寂和苦闷，同时表明他寄情山水的怀抱。起句劈头发出一个暗寓政治理想不得实现却徒然衰老的感慨。接韵以一“怅”字领起，极写平生交游零落的孤独感。第三韵，先借用李白的诗句，写壮志难酬的忧愤，而以“空垂”一语，使忧愤的叹息力量更沉重；接用“一笑”，把多少不如意的人生苦闷一笔排开。这么一叹一推，显示出他努力排解内心痛苦的努力，在文气上显得跌宕起伏。“一笑人间万事”之后，作者于无可掉转处强行掉头，以一问再度宕开词路。“我见”韵，不愧为词人极其得意的妙句，写得天真风趣，灵机四出。他觉得青山是妩媚可意的，更猜想青山也同样觉得他是妩媚可心的。用“妩媚”来形容高峻青翠的青山之美，并用“妩媚”来形容自己这样一位衰老悲哀的失意者的精神风度，实为写风韵之妙辞。继韵对自己与青山同妩媚做出解释，表明唯有青山，才与自己在不屈的性格和纯洁的面貌上相似，堪称自己的精神知己。作者把青山拟人化，写自己能在青山的抚慰中得到精

神的宁静，此处写得声色婉转可爱，也包含着对于知音难觅的更深寂寞，因为青山毕竟是无知觉的客体。同时，在他宁愿以青山为伴的选择中，也暗示着始终不改的节操。作者在起处直抒胸臆，在此处曲笔传情，情意顿挫跌宕而笔法富有变化。

下片以“饮酒”寄意，进一步抒发自己知音难遇的孤寂，并着重表现他不求世俗名利的高尚节操和不合当时的疏狂个性。过片贴紧题面，借像陶渊明那样饮酒解忧，来暗示自己类同渊明的精神品质和感情状态。陶渊明饮酒解闷，是因为良朋不至，词人在停云堂上饮酒，也有此意。这里又一次暗中呼应开头的“交游零落”。“江左”一韵，从反面挥斥那些借饮酒猎取名声的“江左名人”，说他们虽然也模仿贤士的狂饮，但根本就不懂得，饮酒对于像陶渊明和作者自己这样的高洁之士来说，不是寻求名利富贵的幌子，而是保持精神清洁的手段，是化解心中无边寂寞和痛苦的方法。在此，作者先巧用“江左”一词，把当年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和今日同样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中的名利追猎者一网打尽，再用“岂识”一词，对他们表示出极度的轻蔑。这里，被他笔墨“放倒”的不仅有假隐士，也有真正沉酣于追逐名利的政坛禄蠹。这主要是因为，他巧用了“沉酣”一词的本义和延伸义，把沉酣于酒以取名利之辈和直接沉酣于名利追逐之辈，都包括进来了。“回首叫”一句，直取风起云涌的景象，来抒发狂放悲愤的情态。以下更进一层，调用典故，以一“恨”字、一“狂”字，来写自己独立天地、极度疏狂的豪酣，表现出他对于黑暗现实的怨愤和叱咤风云的昂扬斗志。结韵顺势而下，以“知我者，二三子”，再次正面慨叹知音稀少，从而与开篇的“交游零落”遥相呼应。

全词如同一段抒情交响乐，以知音难觅的主旋律起端，暗中隐伏着壮志难酬的悲情，几经跌宕变化，最终以主旋律结束。在具体的艺术手法上，此词将旁正、正反、直曲抒情相结合，使词情跌宕生姿。另外，词化用典故，功力深厚。如“甚矣吾衰矣”“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等句，采自古代散文和史传，却不仅使它们妥帖入词，不悞格律，而且浑如己出，浑化无碍，有点铁成金之妙。

仕隐两难·蛾眉曾有人妒

水龙吟

登建康赏心亭^[1]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2]。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3]。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4]。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5]。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6]？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7]。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8]！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9]。

【注释】

[1]此词或云作于乾道六年（1170）任建康通判时，或云作于淳熙元年（1174）任江东安抚使参议官时。赏心亭：参见《念奴娇·我来吊古》注释①。

[2]楚天：泛指南方的天空。

[3]遥岑远目：纵目远山。献愁供恨：显示出愁恨的样子。玉簪螺髻：言群山秀丽如美人头上的碧色玉簪和螺形发髻。

[4]断鸿：孤鸿。

[5]吴钩：古代吴国铸造的弯形快刀，此泛指刀剑。看吴钩有希求驰骋沙场、建功立业之意。会：理解。

[6]反用张翰弃官南归之意。据《世说新语·识鉴》载，吴人张翰（字季鹰）在西晋都城洛阳做官，一日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莼菜羹、鲈鱼脍，遂弃官南归，并说人生贵在适意，不在名爵。脍：切细的鱼、肉片。

[7]此用刘备呵斥许汜故事。据《三国志·陈登传》载，许汜见陈登，陈登久不与语，且使许汜睡小床，而自己自卧大床。许汜向刘备诉苦。刘备责备他说：“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陈登字）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耶！”刘郎才气：指刘备的胸怀气魄。

[8]树犹如此：《世说新语·言语篇》载，晋朝桓温北伐，途经金城，见当年手种柳树已有十围之粗，感慨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9]倩：请。红巾翠袖：代指歌舞女子。搵：擦拭。

【点评】

辛弃疾二十二岁就举兵抗金，次年又以五十骑人马直闯敌营，生擒叛徒张安国而率部南归，他是何等英雄的人物！但南归之后，却一直未受重用，长期辗转沉沦于州县，满腹经纶无法施展，这就不免使他产生依人作客、江南游子般的不遇之感了。这首词，就抒发了他登览赏心亭时的复杂而郁愤的心情。

上片写景为主，而在景物中融会了作者的“游子之悲”，境界雄浑而不失清丽。“楚天”一句，包罗万象，而“水随”以下，则转为分写。一则落笔于茫茫江水，二则寄情于韶秀山光。写山的美丽，以美人头上的“玉簪螺髻”为比喻，真有举重若轻、巧夺造化之力的奇情。然而，这样妩媚多姿的江山，在他的眼中，却成了“献愁供恨”的对象，不免令读者在惊奇之后，意识到作者心中的郁积与愁苦有多浓——浓到见山则情满于山的程度。以下数句，以落日惨淡、断鸿哀鸣的江南秋夕景色为背景，衬托登楼眺望、沉思、徘徊与恨拍栏杆的自我抒情者形象。那开阔而又苍凉、惨淡的背景，已渲染出悲凉凄断的抒情气氛。而“江南游子”一语，下得更是沉痛。它以自己自南来以后就辗转漂流的惆怅和壮志无法实现的悲苦。他难以按捺满怀的愁绪，不禁看吴钩而拍栏杆，试图将愁苦之情、愤烈之志外化宣泄以求解脱。因而，在这些显示其情绪忽激烈忽低咽的动作里，含蕴着他空有一身复国本领却无人重用、空有一腔报国之志却无人理解的深沉痛苦。在他的“登临意”中，包含着极为复杂的情意内容：登览眺望时的无边乡愁，日暮途穷

的前程感念，报国无门的苦闷，知音乏人的深深寂寞，都被包裹在一个“意”字里。这样，“无人会，登临意”就成了上片的抒情重心所在，也成了全篇抒情写志的最强音。

下片连用三个典故，曲折而又确凿地抒发了自己进不能、退不愿、苟且不得、不忍又只能任凭岁月如流的痛苦心情。他先反借西晋张翰见秋风起即思故乡的莼菜鲈鱼而归隐的典故，表明赋归虽是他心中一闪念，却不能使他这样一个志在恢复的英雄安心。接着，他又正用刘备唾弃求田问舍的许汜的典故，表明自己不愿做借官营私、不顾国家大事的庸碌之辈。然后，他又用晋朝桓温对于流年的感慨，不仅嗟叹自己事业无成而年华虚度，而且对于政治“风雨”的摧折表示难言的幽愤。这里的用典，半咽半吞，一触即止，令人想见他忧谗畏讥的心情，也令人想见他思及流年时的极度痛心。最后一句，不仅遥接上片结句“无人会”的孤独感，而且也是以上所写的各种痛苦的终极外化。因为这样刚毅豪迈、自认“英雄”的词人，竟然为此落下了止不住的热泪。这就使本词在情调上，融豪气与浓情为一炉，而接近于当年“拔山盖世”的英雄项羽所唱的《垓下歌》了。

这首词的主要特点，一是在风格上于豪放中兼融沉郁，一是在手法上采用含蓄曲折的抒情方法。其表现之一是在抒情时移情入景并借用典故，增加词情的曲折含蓄性；表现之二是词作写情层层推进，而在写到情极处时，却只以“树犹如此”半句咽住，让读者去细细体会，因而显得含蓄隽永。

摸鱼儿

淳熙己亥^[1]

更能消、几番风雨^[2]？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3]。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4]？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5]？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注释】

^[1]本词原题为：《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作于淳熙六年（1179）春，时将由湖北任改调湖南任。漕：漕司：宋时主管漕运的官吏。王正之：名正己。稼轩湖北任上同僚。小山亭：在湖北转运使官署内。

^[2]消：经得起。

^[3]“算只有”三句：算将起来，只有画檐上的蜘蛛网，尽日沾惹些柳絮，似留得少许春色。

^[4]“长门”五句：用陈皇后事，自比遭人嫉妒、大业难成的痛心。据《文选·长门赋序》：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幽居长门宫，闻司马相如善于作赋，于是以千金请其为已作《长门赋》。汉武帝读后被感动，于是陈皇后再度得宠。蛾眉：代指美人，比喻爱国志士。

^[5]玉环：唐玄宗宠妃杨贵妃的小字，杨贵妃后死于马嵬兵变。飞燕：汉成帝宠爱的赵皇后。失宠后废为庶人，自杀而死。皆尘土：归于尘土。

【点评】

词上片表现伤春之情。此处“伤春”作为一个比兴意象，具有两个方面的寓意。第一，它寄托着作者的“美人迟暮”之感，也就是一再遭受政治风雨的打击而失去良辰、失去前途的无限痛心。第二，若是从它的深层寓意上看，则寄托着作者对状若花残春尽、江河日下的南宋国势的极度忧心和欲哭无泪的悲哀。词以“更能消”起头，突兀而起，激切不平，在反诘中蕴含着极度悲伤的感情内容。“匆匆”一句，总摄上片词情，暗含着哀怨、惋惜的情意。以下各大句，从惜春、留春、怨春等层次来抒发伤春的感情，写得细腻缠绵、精彩焕发。留春一句如一声断喝，起得峭拔，令人想见英雄之气。而接句则天真痴顽，他把春天当成是有灵的对象，诳它说：听说现在遍天涯都是芳草芊芊，春天啊，假如你只顾归去，会为此迷失道路。这是多么苍白的留春理由！只能显出他的拳拳之心，却不能使人（春天）信服，所以春天还是不交一语地匆匆走了。于是他剩下的只有怨：怨春去人间，只有蜘蛛织网、沾惹飞絮的萧条景象——在蜘蛛，可能以为粘住了飞絮，多少还能留住春天的影子吧，所以那么忙忙碌碌。而蛛网惹絮的“殷勤”，则能让人联想起作者耿耿忧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形象。上片总起之后，层层推进，步步深入，写尽伤春惜时的忧国深情。

下片开头，就“美人迟暮”的意思拓进，写美人遭妒的幽愤和沉冤莫告的痛苦——美人遭妒。作者借用被打入冷宫的陈皇后为自喻，以专宠于一时的赵飞燕、杨玉环作为阻挠他的大业、而正得意的政敌的比喻，写尽怀才不遇的政治苦闷。千金买相如赋而此情难诉的极端化的措辞，是极度哀怨的语言。“君莫舞”以下一句，词锋直指妒蛾眉者，以玉环、飞燕两个君王宠妃的下场，来诅咒谗害他的当权小人的下场。这里是词中辞气最激烈的部分，然而因为借典故措意，终未明发，所以可谓绵里藏针，隐藏着词人愤怒的感情锋芒。以下一句“闲愁最苦”，语短情多，沉郁之至。在这里，“闲愁”并不是优游自得之辈的莫名烦恼或爱情幽怨的代称，而是作者因不能有所作为而生的生命之愁，是眼见国运如此却无法挽回的国事之愁。

——这是沉甸甸的愁苦。最后一句，由情返景又以景结情：斜阳烟柳，景色黯淡，情调凄婉，境界浑茫，是心情的再现？是国力的象征？令人味之无尽，深得含蓄蕴藉之美。

这样丰富复杂、深刻重大的感思，词人竟然能把它们包容在风格婉约的一首小词内，堪称“肝肠似火”而“色貌如花”。辛词妙于比兴、深于言情、体兼众美的大家风采，于此可见一斑。

阮郎归

耒阳道中为张处父推官赋^[1]

山前灯火欲黄昏。山头来去云。鹧鸪声里数家村。潇湘逢故人^[2]。挥羽扇，整纶巾。少年鞍马尘^[3]。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4]。

【注释】

^[1]作于淳熙六七年（1179—1180），稼轩时在湖南任上。耒阳：即今湖南耒阳县。推官：州郡所属的助理官员，常主军事。

^[2]此处袭用梁朝柳浑《江南曲》语：“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故人：指张处父。

^[3]羽扇纶巾：手执羽毛扇，头戴青丝带做成的帽子。这是魏晋时代儒将的装束。鞍马尘：指驰骋战马。

^[4]《招魂》：《楚辞》篇名，或谓宋玉悼屈原之作，或谓屈原悼楚王之作。此谓缅怀往昔，自我招魂。“儒冠”句：袭用杜甫《赠韦左丞丈》诗句：“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点评】

此词上片写景，点明张处父时已归隐于“数家村”里。起韵写黄昏景致，以山为中心，描绘山上山下的行云灯火，点出逢故人的地点。接韵先以鹧鸪声点出逢人的时间是在暮春。同时，鹧鸪声兼有渲染情调气氛的作用。因为在古人包括作者的感觉里，它的鸣叫是悲哀的，能够引发听者情绪上的同感。再以短短一笔点题，把张处父推到词作的重心上来。

下片抒情。他不直写遇见张处父时的震撼，而转写回忆中的张处父形象。以“挥羽扇，整纶巾”写他的潇洒风流，以“少年鞍马尘”写他在军中的勃勃英姿。这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美好形象，其中暗示他应该具有美好的前途。然而结韵以一语“如今”掉笔直下，写他容颜憔悴，在这“数家村”里像被流放到荆湘之间的屈原一样，满怀幽怨地赋写《招魂》。最后一句，直接取用杜诗，下得短促急迫，因而比其在杜诗中，更为感慨沉咽。

洞仙歌

开南溪初成赋^[1]

婆娑欲舞，怪青山欢喜^[2]。分得清溪半篙水。记平沙鸥鹭，落日渔樵，湘江上风景，依然如此。东篱多种菊，待学渊明，酒兴诗情不相似^[3]。十里涨春波，一棹归来，只做个、五湖范蠡。是则是、一般弄扁舟，争知道他家，有个西子^[4]？

【注释】

[1]约作于淳熙十年（1183）秋，时稼轩罢居带湖。南溪：当是稼轩园林中新开辟的一条溪水。

[2]溪水初来，青山欣喜欲舞。婆娑：翩翩起舞貌。

[3]谓愿学渊明种菊，但情怀不相似。

[4]“十里”六句，用范蠡助越灭吴、载西施泛舟五湖事。

【点评】

这是作者第一次罢归带湖时的思想写照。此词上片写景。起韵点题，写南溪初开成的欣喜。这欣喜，他不正面赋出，偏要透过一层，借青山欢喜得婆娑欲舞来写，这就显得含蓄而富有情味。接韵是一个平中逆转的句子。说它平，因为它只不过是此处风景启发得顺着记忆而游心。他因这有水有山的带湖周围环境，想起了湘江上近似的风景。平沙鸥鹭，落日渔樵这一组静美的细节，他依然能够回忆出来，则他对于湖南生活的留恋也就可想而知。说它逆转，因为起韵的感情是很欣喜的，而这一韵中，他的感情则转了方向。从表面上看，上片到此戛然而止，并没有作一句感慨或评论。但是，虽已做好归隐之计，但仍然怀有强烈功业之念的词人，当他想到自己在湖南那段差强人意的生活，再对比此日的无所作为时，他内心的牢骚和苦闷不说也可知有多深。这里他是巧妙地利用环境相同作暗示，有“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抒情效果。

下片抒情。他先写自己打算向隐居九江的前代高士陶渊明学习，在自己的东篱下多种些菊花，做采菊把酒的隐士。可是又觉得，自己现在无论是饮酒还是写诗，其中所要寄托的感情都不与陶相似。怎么不相似呢？他没有明说。他这时是把陶渊明看成是一个道家思想的继承者：不要功名，浑然忘世，陶醉于饮酒，并以诗表达返璞归真的哲理。而他自己，却是不能忘怀于自己的复国壮志的。“十里”一韵，先补写南溪的长度，再写自己在这十里春波上泛舟时，感觉自己更像个怕因功遭忌的才士范蠡。然后，他以调侃的口吻，表明了他和范蠡之间也有不同：尽管他们都在“弄扁舟”而归隐江湖，但范蠡是功成身退，且有美人西施相伴，自己却是壮志未酬，而且身边连个红颜知己也没有。在这诙谐的语调中，他大事未成的不甘心与苦闷，浓得如那半篙深、十里长的南溪水，令人触手可及。

水调歌头

汤朝美司谏见和，用韵为谢^[1]

白日射金阙，虎豹九关开^[2]。见君谏疏频上，谈笑挽天回^[3]。千古忠肝义胆，万里蛮烟瘴雨，往事莫惊猜^[4]。政恐不免耳，消息日边来^[5]。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螯杯^[6]。说剑论诗余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7]。白发宁有种？一一醒时栽^[8]。

【注释】

[1] 写于罢居带湖初期。汤朝美司谏：汤邦彦字朝美，镇江人。据《京口耆旧传》卷八，谓其任左司谏时，“论事风生，权幸侧目”。后使金不利，有辱气节，编管新州（今广州新兴县），又被酌情移近信州安置，和稼轩相识。

[2] 虎豹九关：语出《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辛词借喻宫门森严，见君不易。

[3] “见君”两句：谓汤朝美屡屡进谏，挽回君意。

[4] “万里”句：指汤朝美被贬新州事。新州在当时被认为是僻远荒蛮之地，且有瘴气之患。惊猜：惊疑。

[5] 政恐不免：言在所难免。谢安未仕前，弟兄有富贵者，倾动乡里。其夫人刘氏戏言：“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安不屑地说：“政恐不免耳。”（《世说新语·排调篇》）日边：天子身边。

[6] “未应”两句：自谓英雄无用武之地。《世说新语·任诞篇》称毕茂世为人旷达，曾说：“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便足了一生。”

[7] 余事：闲事。哀：怜悯。

[8] 宁：难道。有种：《史记·陈涉世家》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点评】

本词题为答谢汤某而作，但重心却落在抒发自己的潦倒失意之恨上。以汤朝美的即将被起用，来与自己的不得再显露才干作对比，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词作。

词的上片，分三层来写汤朝美，赞美汤司谏以往谏书频上、议论风生、对孝宗皇帝施加影响的出色司谏能力。起韵气势不凡，用典浑化，以天上景象比拟君门九重、君威赫赫的景象，加深了见君不易、影响君王更不易的寓意，这是为接韵张目。接韵以“频上”“谈笑”之辞，显出了汤司谏的过人勇气和出色讽谏能力。第三韵，以孝宗曾赞许汤司谏的手书内容，来肯定汤为官时正直敢言的好品质，且因汤自写愁情而安慰他：被贬谪的痛苦日子已成为过去，如今不要再担心和猜疑了。结韵是进一步借用谢安当年的踌躇满志，预言汤这次由新州移至信州待命，是将被起用的好兆头，并预言他将大有为，富贵他日“政恐不免”。这样，叙往事、慰眼前，想未来，他将对汤司谏的同情、劝慰、称颂、激励都表达了出来。

下片转为完全写自己。过片二韵写自嘲。嘲笑自己被抛弃于乡间，无人问津，连门前的小径都长满了青苔，门户更是被野草封锁。“草”与“苔”的细节，最能显示作者的寂寞感。“未应”两句，以否定句式，对自己能够“试手补天裂”的双手如今只得持螯把杯表示沉痛的慨叹。三韵说自己“说剑论诗”都成了余事。为了排遣愁苦，只有靠醉舞狂歌——真是可悲。四韵出以白发增多的自我形象，不言愁而愁闷自现。这闲置的苦闷，充分说明稼轩身在田园而心怀君国的感情境界。

应该指出，汤朝美作为一个使金辱宋而被贬官的人，与作者的情况并不一样。但作者对他的错误却不

置一辞，这是因眼前彼此都处于这样的放闲境地中，彼此相感更深，相慰更切。更何况写别人的好境况，目的是与自己的悲凉处境作对比。对此读者不必过于苛求，否则就难以理解词的重心所在。

丑奴儿^[1]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注释】

^[1]闲居带湖之作。

【点评】

这首言愁之作，写得明白如话，然而语浅意深，写出了词人饱经忧患、难以言说的至深人生感慨。

上片写过去。写少年时代为赋新词登楼觅愁、无愁说愁的憨稚情态。下片则转向现在。从“不识愁滋味”到“识尽愁滋味”一字之差，却涵藏了二十多年宦海生涯的痛楚经验。与“爱上层楼”时代无愁觅愁的幼稚相比，现在则是“欲说还休”，想倾诉又倾诉不出来，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是什么样的愁苦使语言无法承载？作者未加一字，却耐人寻味：是国耻未雪、壮志难酬的愁苦；是对于国家前景的无比担忧，对于由投降派把持政治造成的世风日下的忧愤；是生命虚耗、时不我待的痛苦……这纷繁复杂又极度浓郁的愁情，虽然使他难以忍受却又无法倾诉。况且，即使倾诉出来，又如何能改变这一现实？于是他只好于结尾故意出之以淡漠的神情。然而读者分明能辨认出：“天凉好个秋”那种仿佛言不及义的措辞中，却字字含愤。作者外示闲淡而中藏悲愤的神态，宛然如见。

全词采用对比式结构和吞咽式抒情，妙在以不言言之。这比那种历历陈说的言情，包孕更深广。而且在美学效果上，也余味更深长。

值得注意的是，本词虽然通篇言说的的是一个“愁”字，然而，上片中“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愁”，与“不识愁滋味”的“愁”，及“识尽愁滋味”的“愁”并不是一回事。前一个能被少年赋出来的“愁”，是指生命的闲愁和爱情的相思之类，中国文学史上向来不乏这样的篇章，因为这是为平常人所易感者。后一个“愁”，才是我们在上文中剖析的含蕴丰富的愁情，那是唯大英雄才能感受的愁。两者之间在质量和重量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对于作者而言尤其如此。所以他才以一句“不识愁滋味”一笔否定前愁。当然，这否定的目的，也是为了用伸缩法来表情，即通过对前者的否定而突出后者，给读者造成深忧重恨的阅读感受。

丑奴儿^[1]

此生自断天休问，独倚危楼^[2]。独倚危楼，不信人间别有愁。

君来正是眠时节，君且归休^[3]。君且归休，说与西风一任秋。

【注释】

[1]此当为闲居带湖之作。

[2]杜甫《曲江》之一：“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

[3]此句谓我正酒醉入梦，君且暂归。《宋书·陶潜传》谓渊明旷达狂放：“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点评】

此词起句化用杜甫“自断此生休问天”的诗句，但略加改换，就更加分明地表现出挥斥老天的豪情与胆气，比杜诗写得更激越而“张狂”。接句突然停顿抒情，而出之以一个危楼独立的孤独者形象。这一形象含意丰富，因为古代诗词语境中的倚楼者，多是精神上既痛苦又孤独的人，多是不得遂志的失望之人。而作者的时不我待、壮志难酬之恨特别深沉热烈。但是，在一个“独倚危楼”的重叠之后，他却以强行扭转的语气，生生地说出了不相信人间还有什么愁恨的话。但在“不信……别有”中，其实也包含了“不相信此外另有”的意思。

下片虽然境界转换，但依然是统一在上片造出的情调之中。起韵借典故而融事实，用陶渊明的狂放不守礼，来展现自己倔强到底、“张狂”旷达的襟怀。“君且归休”一语，逃避别人的安慰与打搅，自放于孤独寂寞之境，而以醉眠为事。最后一韵，又直接对着西风放言，随便它怎样消耗华年，意下是他再也不会因为华年被废、秋景萧疏而引发生命的愁情了。语直意隐，辞气刚烈。

本词语浅意深，言近旨远，留给读者想象与再创造的审美空间极大。

定风波

暮春漫兴^[1]

少日情怀似酒浓，插花走马醉千钟。老去逢春如病酒，惟有：茶瓯香篆小帘栊^[2]。卷尽残花风未定，休恨，花开元自要春风。试问春归谁得见？飞燕，来时相遇夕阳中。

【注释】

^[1]此闲居带湖之作。漫兴：兴到之作。

^[2]茶瓯：茶罐。香篆：篆字形的盘香。帘栊：挂有帘子的窗户。

【点评】

伤春小唱，年轻的词人这方面的体验最多，心性婉约的词人尤喜为此调。而此词，却是自称“老去”的豪放词人所作。他在这首伤春词中究竟融入了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体验呢？

词的上片，以少年时代逢春的情怀发端，这就使全词被笼罩在一种抚今思昔的感慨调子里。他以强烈的夸张手法，来写少年“插花走马醉千钟”的风流意态。一“插”一“走”一“醉”，三个动作如此密集地连出，把少年无拘无束、兴致豪酣的情状表现得生动鲜明。接着，他以“病酒”之后毫无活力的意象，来给老去情怀下注脚，又用小帘栊后饮茶添香的平静寂寞来为“病酒”下注脚。并以“惟有”一词做出强调，显示出这淡静的心态中少有兴致的含意。这一动一静、一酒一茶之间的对比，将少年狂态映照下的老年萧索刻画得惟妙惟肖。因此，不用再细细描绘今春是如何可伤，而伤春之意已经浓浓地透出。春色依旧，而他的心境竟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是为什么呢？应该说，一是因为对岁月流逝的伤感，二是对于政治遭遇的伤感。

下片专写见眼前暮春景象的感受。“卷尽……未定”的措辞，表现出东风的毫不留情和作者对东风如此无情的痛心。但以下却用“休恨”一词轻轻排解。为什么“休恨”呢？“元自”一词，显出花与风无法割断的联系。他在此所解悟的“风花缘”，颇有禅意，耐人寻味。以下一问，问得无理，而答得有情。因为春归无觅处，谁还能见到它呢？但一个夕阳飞燕的意象，则能给人以一缕安慰。春天归去，燕子始来，它们在一来一去的路，大概总会碰面的吧？这一结，显得构思巧妙而情意蕴藉，使作者因春去燕来而引发的既惆怅又欣慰的感情，在他迷离想象的暗示下，获得优美的呈现。

这首伤春词，几乎像剪影一样，画出了词人一生的对春情意，容量很大。而在写到眼前的伤春情事时，却将情与理结合起来写，显得哀而不伤，缠绵而爽气，显示出与婉约派词人不尽相同的意路和风格。

青玉案

元宵^[1]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2]。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3]。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4]。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5]。

【注释】

^[1]可能作于淳熙十二年（1184）前，闲居带湖时期，也可能作于乾道年间以后。

^[2]此言树上悬挂的彩灯如东风吹开千树火花，而焰火乍放又如东风吹洒满天星雨。

^[3]宝马雕车：代指富贵人家的华丽车马。凤箫：箫的美称。玉壶：指冰清玉洁的月亮。鱼龙舞：古代百戏的一种，起于汉代。鱼龙：此处或指扎成鸟兽形状的灯。

^[4]蛾儿、雪柳：宋代妇女元宵所戴的头饰。雪柳多用黄金线捻成。

^[5]阑珊：灯火稀少冷落。

【点评】

这首词，明写作者在宋代最热闹的节日——元宵节的所遇，暗中含有寄托的用意。对于此，梁启超在对《艺衡馆词选》的批语中已有评点，他说词中佳人是作者“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的产物，很有见地。

词的上阕，并没有直写自己目遇幽独佳人的情形，而是模仿事情发生的自然情形，极写元宵节热闹欢乐的节物风光。焰火灿烂，如千树繁花盛开，又如东风吹下的满天星雨；宝马香车，如流水不息于街市，使满街香气四溢；彩灯万千，箫声清越。繁色、美声、妙香，在夜月造就的背景下，杂会交往，欢乐似无终极。这样的描写，不仅显示出他驾驭复杂场景的无穷笔力，而且从笔法上看，又形成了佳人出场前的第一层铺垫。从整体结构上看，则如复道回廊，其意在“隔”。而一隔，便增添许多曲折变化之美。下阕开始，仍继续以反衬笔法酿造气氛，但已经由景及人，写到了一群群盛装艳丽、幽香袭人的观灯女子。她们珠翠满头，笑语盈盈，在作者面前招摇过市。尽管她们的幽香袭击了作者的鼻子，但她们的形象却进入不了作者的心灵。“众里”以下，才全力一搏，突出作者苦苦寻觅的目标，竟然在那样不经意的回首一瞥中：在冷落处，在寂寞处，在灯火阑珊处，显示出她绝美的侧影。这侧影不仅是作者画出的，也是读者想象出的。读者的想象力有多神妙，佳人的仪容就有多美妙。这就是虚写的妙处。这佳人的不随俗流，自甘冷落，正是显示了她的孤高和幽独。而作者对于这样的佳人目会神遇，自然是因为他的精神世界与她的相合。这就像白居易见浔阳商妇而自伤老大失意、杜甫以空谷佳人自叹身世沦落一样。所以，这凌空翻出的三句妙语，也是一篇主旨所在，写出了作者借艳情而自言其志的用意。

对于这首词的最后三句，假如像王国维那样，把它理解为古今成大事业、做大学问者所必至的最高境界（第三重境界），也无不可。因为就它所造就的意境容量看，它确实具有更大的思想包蕴性，其意义可以被创造性地延伸。

念奴娇

瓢泉酒酣，和东坡韵^[1]

倘来轩冕，问还是、今古人间何物^[2]？旧日重城愁万里，风月而今坚壁^[3]。药笼功名，酒垆身世，可惜蒙头雪^[4]。浩歌一曲，坐中人物三杰。休叹黄菊凋零，孤标应也，有梅花争发^[5]。醉里重揩西望眼，惟有孤鸿明灭^[6]。万事从教，浮云来去，枉了冲冠发^[7]。故人何在？长庚应伴残月^[8]。

【注释】

^[1]作于绍熙元年（1190）或二年（1191），时稼轩闲居带湖。和东坡韵：用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的韵。

^[2]倘来轩冕：典出《庄子·缮性篇》，言轩冕（功名）倘然肯来，也不过是寄身之物。

^[3]坚壁：本意为坚守壁垒。此处有躲藏意。

^[4]药笼功名：言自己本打算成为治理国家的一味良药。典出《旧唐书·元行冲传》。酒垆身世：言自己失意如汉代寄身酒垆的司马相如一样。蒙头雪：满头白发。

^[5]孤标：孤傲的风采品格。

^[6]明灭：忽隐忽现。

^[7]此言万事就让它们像浮云一样来来去去，不必过于认真并为之怒发冲冠，因为发怒也是枉然。

^[8]此言故人寥落。长庚：即金星，又名太白星，启明星。凌晨出现在东方。

【点评】

酒酣耳热之际，词人想起了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为其中的才士失意之痛和人生如梦之悲所感染，于是依韵而和之。只不过，苏轼最终是被永恒的江月抚平了激荡的情感，显得神采超旷；而稼轩此时的国恨身愁，却难以被外部的风月来安慰，足见英雄悲凉。

此词上片主要写身世之愁。但因为他始终把抗金复国作为唯一的功业追求，于是在他的身世之愁中，透出的是他的爱国之恨。起韵突然一问，劈空而来，把作者对于世间功名——这一被庄子论为偶然性外物的蔑视和困惑的矛盾感受显示出来，寄寓着比平叙更强烈的情感。自己的光阴被消耗殆尽了，满头的乌发已白如堆雪，这是多么的可惜！他的命运悲歌，唱到此处，悲情无以复加。以下猛然顿住，收住这曲浩歌，以“坐中三杰”作为旁衬，唤起下文。

值得注意的是，词人在开篇追问“功名何物”，表明他虽然对功名有困惑，但蔑视的情感更分明，而其下却自许“药笼功名”，说明他虽然否定世俗所追求的一般功名——也即富贵的别称，却对于抗金复国的真英雄事业孜孜以求，希望建立那样的真正功名。

下片正面来抒发耿耿国忧。将希望和失望、安慰和痛苦糅合在一起来写，显得愈加感慨凄凉，情蕴丰富。过片接上片末句而来，在意境上忽然宕开，在情调上突然振起。他即景生情，以凋零的黄菊与冲寒的新梅作对比，表明自己虽然衰老沉落了，却有继起的新人——也就是“坐中三杰”在成长，作者对他们寄予了希望。结韵以在长庚残月的凄清景色中怀念故人的意象，表明故人零落、自身孤寂的情感，结得悲怆。

浣溪沙

壬子春赴闽宪，别瓢泉^[1]

细听春山杜宇啼，一声声是送行诗。朝来白鸟背人飞^[2]。

对郑子真岩石卧，赴陶元亮菊花期^[3]。而今堪诵《北山移》^[4]。

【注释】

^[1]作于绍熙三年（1192）春。闽宪：福建提点刑狱。

^[2]杜宇：即杜鹃鸟。其鸣声为“不如归去”。白鸟：即稼轩先前与之结盟的鸥鹭类鸟。背人飞：言白鸟有责怪之意。

^[3]郑子真：西汉隐士。屡聘不就，隐于云阳谷口，世称谷口子真。陶元亮：即陶渊明。他耻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官归隐，至死不仕。又性爱菊花，重阳节必把酒赏菊。

^[4]《北山移》：即南朝孔稚珪讽刺假隐士的《北山移文》。

【点评】

在1191年冬天，辛弃疾又接到诏命，要他出任福建提点刑狱使。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他终于在第二年春天将尽时出发了。而他出发时，心理上出与隐的矛盾并没有解决，他既因忧心国事而思出山建功立业，又已经习惯了山林生活，对隐居地十分留恋。这首词就是这种情怀的形象化、含蓄化表达。

上片借鸟语传情。当他在春山间行走时侧耳倾听，杜鹃鸟一声声长啼，仿佛是为送别他而写下的送行诗一样。然而杜鹃的啼鸣，古人都以为其声如“不如归去”，那么作者只见它送行的殷勤，不觉它劝归的意思，显然是装糊涂。末句突然一个反顿，借白鸟因怨恨背飞而去，来显化自己的矛盾心情。这里仿佛是目遇心感，随缘而得，但其实是经过构思，富有深意的。因为第一，他用了自己的旧典：当年他初隐带湖，就曾经在词里表示过与鸥鸟结盟，永不背叛的意思，而今居然食言了。第二，他还借用了《列子》中的典故，表明当人有了机心之后，白鸥自会识破而远飞避害。而今既然白鸟见他背飞而去，显然是不满于他那欲有所为的机心。所以，白鸟这意象，虽是取象于当前，但一能显示他的自笑机心，二能显示他的自笑背盟，措意曲折而深隐。

下片借典故寄意。前二句，借汉代名隐士郑子真屡受诏书而不肯出，东晋大隐士陶渊明一挂冠即至死不仕的典故，表明自己当年也曾像郑子真、陶渊明一样，隐于岩石下，手把菊花饮。末句突然一个反转，以前人讽刺假隐士而作的《北山移文》，来自嘲愧对山中故人，不能像郑子真、陶渊明一样坚定其志。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待山中旧友起而讽刺自己，就已经感到这种大谈归隐之趣后再出仕的行为可愧可羞，说“而今堪诵”。这就表明，他此时确实面临着心理上的压力。这压力，是他用世与避世的矛盾心情的充分反映。

本词在结构上，上下两片都采用前二后一的逆转句式，使重心落于每片的末句。而两片之间，结构对称，表意均衡，显得整饬、有力。

归朝欢

题赵晋臣敷文积翠岩^[1]

我笑共工缘底怒，触断峨峨天一柱^[2]。补天又笑女娲忙，却将此石投闲处^[3]。野烟荒草路。先生拄杖来看汝^[4]。倚苍苔，摩挲试问：千古几风雨^[5]？长被儿童敲火苦，时有牛羊磨角去^[6]。霍然千丈翠岩屏，铿然一滴甘泉乳^[7]。结亭三四五。会相暖热携歌舞。细思量，古来寒士，不遇有时遇^[8]。

【注释】

[1]当作于庆元六年前后。赵晋臣敷文：赵不遇，字晋臣，江西铅山人。曾为敷文阁学士，时罢职家居。与稼轩过从甚密。

[2]此笑共工无端发怒，触断巍峨天柱。参见《满江红·鹏翼垂空》注④。

[3]此石：女娲补天石，即积翠岩。

[4]汝：指积翠岩。

[5]倚苍苔：倚在长满苍苔的积翠岩上。

[6]此处借牧童敲火、牛羊磨角言积翠岩不胜骚扰之苦。

[7]此言积翠岩忽然以千丈翠屏的雄姿挺立在人们面前，并有甘泉滴响其间。

[8]“会相”句：许愿将使积翠岩变得热闹起来。

【点评】

这首词，也作于他在瓢泉隐居期间。此间他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字晋臣的赵不遇。赵不遇本为朝官，现在也罢职家居。积翠岩就是赵家居所在地的一座石山。词以谐谑的口吻，抒写感慨的情意。表面写石即积翠岩，其实写人，把赵晋臣与自己的才华、处境和命运，都借这座神奇的石山传了出来。词写得奇情异想、浪漫奇特，境界奇幻磊落，反映了作者思想感情中的神奇性追求和精神境界的磊落不凡。

这首词除了结韵以外，通篇采用借石写人的角度，含蓄曲折地抒情写怀。抒情虽然得曲折变化之美，境界却嵯峨雄奇，极具浪漫主义气息。这主要是因为作者有效运用色彩斑斓的神话、夸张的想象手法而形成的。另外，本词情思虽然变化多端，但是章法严谨细密，化用前人诗句无迹可寻，是作者的一首艺术成就很高的代表性词作。

玉蝴蝶

叔高书来戒酒，用韵^[1]

贵贱偶然，浑似随风帘幌，篱落飞花^[2]。空使儿曹，马上羞面频遮^[3]。向空江、谁捐玉佩？寄离恨、应折疏麻^[4]。暮云多，佳人何处？数尽归鸦^[5]。依家：生涯蜡屐，功名破甑，交友抔沙^[6]。往日曾论，渊明似胜卧龙些。算从来、人生行乐，休更问、日饮亡何^[7]。快斟呵，裁诗未稳，得酒良佳^[8]。

【注释】

^[1]作于庆元六年（1200）。叔高：即杜叔高。本年，叔高二访稼轩于瓢泉，别后来信劝稼轩戒酒。稼轩作此词为答。

^[2]此言人生的贵贱，一如风中花，落处不由自主，纯属偶然。《南史·范缜传》：“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坠。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

^[3]《南史·刘祥传》：“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障扇何益！’”

^[4]捐玉佩：《列仙传》载有江妃赠郑交甫佩事。此借喻叔高来信。疏麻：即神麻。《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此言自己将复信以抒离居之愁。

^[5]佳人：指杜叔高。

^[6]依家：我。生涯蜡屐：谓山水生涯。功名破甑：视功名如破甑，丢弃不顾。交友抔沙：言朋友如抔沙，放手时即散。

^[7]此言人生当及时行乐，无事唯饮酒。

^[8]裁诗：构思诗句。未稳：诗句尚不妥帖。

【点评】

本词以旷达洒脱的姿态，抒发了悲凉沉痛的感情。

词主要想说明戒酒不易，但在词面上写的却是酒可增加欢乐，可以助发诗情。在表明这一态度之前他用了大量篇幅抒写对于人生贵贱、得意失意的感慨，在其中融入对叔高这样一个真性情者的思念。它曲折地表明：自己之所以这样以饮酒为乐，乃是因为人生失意和情怀孤独，不得不以酒自遣。

此词的主要艺术特点有三方面。首先在手法上远起近落，写对劝人戒酒者的回答。从“贵贱偶然”开始，直到下片最后两韵才归入本题，形散神凝。不仅全篇处处表明不能戒酒的原因，而且他又借叔高劝戒酒一事，抒发自己对命运和处境的苦闷和愤懑。其次在抒情态度上，他明显旷达和欢乐，暗寓悲凉与苦闷。使悲哀苦闷之情，闪闪摇摇，令人痛心。最后在取材上，全词基本上是借典抒情。大多数典故用得精彩凝练、形象鲜明，但也有少数典故用得较抽象，略嫌生涩。

满江红

倦客新丰，貂裘敝、征尘满目^[1]。弹短铗、青蛇三尺，浩歌谁续^[2]？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3]。叹诗书、万卷致君人，翻沉陆^[4]！休感慨，浇醅醑^[5]。人易老，欢难足。有玉人怜我，为簪黄菊^[6]。且置请缨封万户，竟须卖剑酬黄犊^[7]。甚当年、寂寞贾长沙，伤时哭^[8]？

【注释】

^[1]此处主要用初唐马周事，兼用战国苏秦事。倦客新丰：据《新唐书·马周传》载，儒生马周失意潦倒时，曾客居新丰（陕西临潼东）旅舍，悠然独酌，众人异之。后因代人呈事，得唐太宗赏识。貂裘敝：衣服破烂不堪。此用苏秦游说秦王不果事。

^[2]弹铗：孟尝君门客冯谖弹铗作歌，以抒不遇。青蛇三尺：指宝剑。浩歌：放声高歌。

^[3]江左老：老于江南。尊中国：使中国国家强大，地位尊隆。

^[4]致君人：辅佐君王的人。翻：反而。沉陆：原指隐居，此指地位沉沦。

^[5]醅醑：美酒。

^[6]玉人：歌舞女子。

^[7]请缨：主动请求杀敌立功。卖剑酬黄犊：卖剑买牛，即解甲归田。

^[8]贾长沙：即贾谊，西汉初年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伤时哭：《汉书·贾谊传》称其屡上书言事。曾说道：“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

【点评】

这首难以辨明其确切作年的词作，尽情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忧国伤时的痛苦，是一篇长歌当哭的绝妙文字。通过它，我们可以更贴近地了解那个偷安时代给予爱国者心灵的深刻挫伤。

词起韵连用两个典故，即唐太宗宰相马周末遇前的困顿，战国策士苏秦未遇时的狼狈，写自己才志不得施展、战袍生尘而借酒浇愁的神态。接韵意犹未尽，再借用战国时孟尝君的座上客冯谖未被赏识时的弹铗作歌，写自己弹着宝剑、慷慨长歌的行为。这里词人的精神风貌不待明言而自现。“不念”二句，承上而来，控诉南宋小朝廷不思恢复，压抑排斥主战爱国、有一身本领的自己，致使英雄无为，老在江南。“江左老”一语，下得沉痛，而控诉也直切；“尊中国”一语，显示出极高的自信自许。上片末句，不由得发出深长的叹息，进一步抒发了壮志不酬、反而沉沦于下位的愤慨。“翻沉陆”一语，下得痛切，表明照常理不该如此却偏偏如此的悲愤、不甘。这里虽也是浓缩前人诗文而成，却能自抒其意，毫无斧凿痕。

过片劝慰自己不要像上文那样感慨不已——意谓那样只是徒然自苦而已，还不如多饮美酒，多在短暂的生命中寻找欢乐。接韵说况且有美人相怜、有黄花可赏呢。以下他故意一放到底，说自己要丢掉请缨杀敌、立功封侯的英雄之念，直须卖剑买牛，解甲归田。然而，就在他劝慰自己放达的语言中，已经包含了对于时局的牢骚之情和冷嘲热讽之意。结句更是以假装糊涂的语气，问汉代的贾谊为什么要为他的时代伤心痛哭？其实，这是一句冷嘲语，是他对自己的时代虽忧心忡忡却又失望之极的冷嘲。

本词在风格上，上片感慨激烈，下片则故作旷达。这不仅反映出词人自己面对深沉痛苦寻求解脱的努力，也更显示了其痛苦的不可超脱性。应该说，在抒情上兼有内倾性和外向的双重特征，唯稼轩词，能让

人体会到它的深致和魅力，因为他已把感情的波涛化成了平静水面下的汹涌暗流。在艺术手法上，此词几乎全篇用典。但不仅不为典故所累，反而能指使古人古事如指呼小儿，自由自主。这众多的典故，使本词取得了抒情准确、深刻、言简意丰的功效。

登高怀古·何处望神州

念奴娇

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1]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2]。虎踞龙盘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3]。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4]？
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5]。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6]。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7]？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8]。

【注释】

^[1]作于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时在建康通判任上。赏心亭：位于建康下水门之上，下临秦淮河，是当时的游览名胜，辛弃疾特爱登此亭眺望。史致道：见《满江红·鹏翼垂空》注①。留守：即行宫留守。宋室南渡初，高宗一度驻蹕建康，故称建康为行宫。

^[2]此言登亭凭吊古代遗迹，只落得满腔愁绪。危楼：高楼，此代指赏心亭。斛：古人以十斗为一斛。

^[3]虎踞龙盘：诸葛亮曾目睹金陵地形而感慨说：“钟山龙盘，石城虎踞，真帝王之都也。”兴亡：指六朝兴亡古迹。三国时吴国孙权，东晋司马睿及南朝的宋、齐、梁、陈曾先后建都于金陵（建康）。

^[4]此五句描绘所见黄昏景色。陇上：田埂，此泛指田野。喷霜竹：即吹笛。黄庭坚《念奴娇》：“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霜竹：秋天之竹，代指竹笛。

^[5]言谢安一代风流，晚年仍不免忧谗畏讥，至有泪落哀筝之悲。安石：谢安，字安石，东晋著名政治家。泪落哀筝曲：谢安晚年位高遭忌，孝武帝曾召善乐者桓伊饮宴，桓伊抚筝唱道：“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谢安适在座，闻歌而泪下。

^[6]言谢安将建功立业的机会都交付给儿辈如谢玄等，自己则以下棋消磨时光。

^[7]言耿耿心曲难为人知，时不我待，唯有借酒浇愁。

^[8]朝来遥望江头，风急浪高，直有推翻房屋之势。

【点评】

登览怀古之作，往往以历史的变迁寄寓对国事的感慨，借古讽今，以雄深跌宕为胜。对于知己的唱和之作，往往是心语的倾诉，以诚挚深切为高。要将这两种意思打和成一片，就需要糅合两种不同的美学风格，兼有雄深与温婉。这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妙境，而本词显然达到了这一境界。

词的上阕，主要以眼前惨淡的风景来表现自己的吊古所感。写得境界开阔，感慨深沉，深深隐含着对于国事如江河日下的痛心和无奈。起头一大句，可谓发端定调，点明自己登楼凭吊历史遗迹，产生了无限“闲愁”。为什么会有“闲愁”呢？“虎踞龙盘”一大句做出了回答。如今之所以留下满目凄凉景象的六朝，是因为朝政腐朽，不思进取，才更迭不已或为北方强大的统治者消灭的。这样一来，开端所点出的“闲愁”，就并不仅是无所归依的沧桑之感，而是有着现实政治寄寓的“国愁”。南宋小朝廷已经立足四十多年了，其间文恬武嬉，主张抗战的人物被投闲置散，这不是在重蹈六朝的覆辙吗？这样的隐忧，作者不便于明确抒发，但通过其上下文语境，人们分明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接下去，作者竭力描绘在“兴亡满目”的心情中所见到的眼前风景：残败的秋柳，惨淡的斜阳，秋水荒原，悲风乔木，归鸟，孤帆，如泣如诉的清越笛声……所有的风景，组成了毫无生气的秋风落日图。它是形象的，也是情感的。在这样的风景中，兴亡的悲感特浓郁，对于国事的隐忧也特殷切。

到了下阕，词人主要以历史人物和历史典故表明对主张抗战者遭受压抑的悲愤，写得哀婉沉郁。“却

忆”一语是凌空倒转，又从眼前折回到历史的记忆中去，在章法上变化生姿。而他回忆起的，是在建康活动过的杰出人物谢安。被他许为“风流”即文才武略兼备且风度超逸的谢安，曾经为抵御北方强敌立下奇功，晚年却因此而遭受天子的疑忌，以至于因别人为他代抒心曲而潸然泪下。在这国事堪忧、胡尘未洗的时代，作者是多么盼望能出现像谢安那样能挽救危机的人物啊！或者说，他多么盼望自己能像谢安那样建立奇勋啊！这里的谢安，既以许人（史正志）也以砺己。可他又分明知道，即使是建立奇功的谢安，也不免要受到猜疑，最后只能不问国事，以下棋消磨漫长的闲散时光。以古为鉴，他不能不为英雄失路感到苍凉与愤慨。这就关合到他对史正志的知己之情了。因为史的遭遇与谢安颇有几分相似。他有抗战复国的才志，而被投闲在“长日惟消棋局”的外任上，垂垂老矣而不能有所作为。“儿辈功名”一句，化用谢安主持“淝水之战”时的典故，却转换了内蕴，在此表达出任“儿辈”猎取功名而我辈则冷眼旁观的牢骚之意。这是对史氏的慰藉，也是对朝廷宵小的嘲讽。然而稼轩的爱国情怀是悱恻的，是难以消磨的，所以尽管有这样的冷语，下文却于冷中郁热，汇成难言的一味：传说中能照人肺腑的宝镜已经失落，自己的报国理想难为人知，岁月易老、国运堪忧。这因国家、个人和朋友的命运而产生的深沉痛苦，不沉醉怎样能忘怀？！不忘怀怎样能忍受？！谁赏识并怜惜自己这怀抱独具的人，谁肯来劝自己酣饮至醉呢？结韵以景结情，以江上自朝至暮风高浪险、摧毁房屋的危景，强化全篇文字的寓意。它既象征着作者内心的极不平静，也象征着南宋国势的危急，甚至也可以象征抗战派在投降派当道时的凶险处境。所以是一语多意，而风格则由下阕的哀婉沉郁复归于激荡慷慨，这就使全词风格有双面性，也有包举性——哀婉终究汇流于雄大。

霜天晓角 赤壁^[1]

雪堂迁客，不得文章力^[2]。赋写曹刘兴废，千古事，泯陈迹^[3]。

望中矶岸赤，直下江涛白^[4]。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

【注释】

[1]约写于淳熙四年至六年（1177—1179）间，赤壁：赤壁有二，一在湖北嘉鱼县东北，为当年赤壁之战发生地；一在湖北黄冈市，为苏轼笔下所写。辛词所指，当是苏轼笔下的赤壁。

[2]雪堂：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曾筑室于东坡，名“雪堂”。此以之代指苏轼。

[3]苏轼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赤壁赋》，感叹三国兴亡。曹刘：此指曹操、刘备。

[4]“望中”两句：一眼望去，但见岸石皆赤，赤壁矶直插白浪翻滚的江心。

【点评】

这首赤壁怀古词，因赤壁而怀念曾被贬到黄州的苏轼。并借苏轼的文辞，进一步追怀历史兴亡，表达自己虽知兴亡如梦也执着人间的痛苦感情。

词的起韵，毫无铺垫，以急直的笔调，为才华满腹的苏轼屡遭贬斥致以不平。以下一韵，就“文章力”专写苏轼那可敬佩的才情。而又专取他赋写“曹刘兴废”的那一段来写，这既是切合题面的选材，同时也表明作者对英雄业绩的兴趣所在。“千古事，泯陈迹”一语，既是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主旨所在，也是作者对于历史人物和英雄功业不能不有的幻灭阴影。他向往“生前身后名”，即是向往精神上的永生，可是又分明从历史的启迪中，感觉到美好名声的不能永恒。

过片赋写江行至赤壁时所见风景，有点题之效，写得气势雄壮，很精彩。一“赤”一“白”，一石一水，在色彩和软硬的品质上，形成清晰的对照。尤其是写赤壁“直下”即直插于江涛之中的景象，与当年苏轼写“乱石穿空”时的笔力神采可以媲美。然而这两句，所要表明的不过是江山依旧的意思，以与上片末韵的人事已成陈迹形成“永恒与短暂”的对照。在这样的对照之下，本来就郁着种种痛苦：耿耿国忧而不得从事抗金大业，调动频繁而不得逃于小人利口，明知功业难成却念念不忘，难忘永生的诱惑却又知永恒是梦想……现在内心更是积满了勃郁难名的悲愤了。所以最后一韵，他以一声极不寻常的“半夜长啸”，来抒发他充天塞地的悲愤与苦闷。这“天地为予窄”的长啸，十分形象地表达了他此时的巨大痛苦，也使全篇的词情达到高潮，显示出稼轩作为一个矢志英雄的精神特点，这与苏轼的神仙超旷之风，显然是迥然有别的。

全词语气急直，词锋刚劲。在沉郁顿挫的风格中，更增入了拗怒的神采。

八声甘州

夜读《李广传》^[1]

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长亭解雕鞍^[2]。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识，桃李无言^[3]。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4]。落魄封侯事，岁晚田园^[5]。

谁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马，移住南山。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6]。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7]？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

【注释】

[1]本词原题为：《夜读〈李广传〉，不能寐，因念晁楚老、杨民瞻约同居山间，戏用李广事，赋以寄之》。《李广传》：指《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西汉名将。英勇善战，用兵神速，一生与匈奴作战七十余次，屡败匈奴，被誉为“飞将军”。汉武帝初年，因作战失利，被废为庶人，闲居终南山。后从卫青出击匈奴，以迷路无功受责，愤而自杀。

[2]此用李广灞陵止宿事。李广闲居终南山时，一次深夜饮归，路经灞陵亭。醉酒的亭尉不准李广通过。广随从申称这是“故将军”，亭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况故将军！”于是命令李广在亭下止宿。

[3]桃李无言：指李广。时谚用“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来赞美李广虽不善辞令，不喜表功，却深得天下人喜爱。

[4]此转用李广射虎穿石事。李广任右北平太守时，一次出猎，误以为草中石为猛虎，于是引弓劲射，箭入石中。一骑：单人匹马。

[5]此言李广屡建战功而终不得封侯，晚年竟被废退于田园做庶人。

[6]此五句：化用杜甫《曲江三首》诗意：“此生自断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杜曲：在长安城南。南山：指终南山。短衣：猎装。残年：晚年。

[7]汉开边：指西汉的开疆拓土政策。健者：英雄人物。

【点评】

在落职闲居带湖时期，辛弃疾捧读史书中的《李广传》，对曾经与匈奴打过七十余战、战功卓著的李广却不仅未被封侯、反而因事被废为庶人且闲居于终南山的遭遇，尤其感慨激动，竟至夜不能寐。于是写下这首词，既向他的两个表示过退隐之志的朋友倾吐英雄不得其时的悲愤，也邀约他们同去射虎南山，做李广的异代知己。

上片叙说了李广被废闲居时期的两件事，意在李广的不凡和不遇致以感慨不平，并将之与自己的身世关合起来。起韵将李广在灞陵受辱一事概述一过，接之以一“恨”字，将作者对李广无端遭受灞陵尉的呵斥轻侮的愤恨之情，传写得十分浓郁而明显。词人明示恨灞陵尉，其实是恨所有像灞陵尉那样的势利小人。同时在他的愤恨当中，也还有对于像李广那样的故将军竟然落魄如此、遭此侮辱致以不平的意思。以下一韵，他突然横空一笔，将李广传奇般的神勇、借射虎南山的故事突现出来。作者的赞颂、倾慕之情尽在其中。其下一韵，则掉转笔头，写李广不仅无缘封侯，而且竟然在年岁迟暮之际被废居于田园。这一韵与前一韵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这一韵亦人亦己，一笔双绾，既是感慨历史英雄的落魄，也是对自己的失意寂寞表示悲哀，情调沉郁而低回。

下片开始，隐含杜甫《曲江三首》诗意，并以一“谁向”领起，突起昂奋之调，邀约词题上提到的两位

朋友，和他一起“移住南山”，追随李广，自强不息地度过晚年。“短衣匹马”的自我形象，俨然又是一个再世的李广。同时，“谁向桑麻杜曲”这个表白，也含有不甘默默无闻地老死田垄之间的意思：即使被迫赋闲退居，也要做李广式的落魄但不失志的英雄，而不愿做那甘心退隐的隐士。以下笔回情转，深深一问：李广遭逢的是有开边之志、朝廷鼓励人们以战功封侯万里的汉代，为什么他这个凡是西汉与匈奴的战争都亲身参与并战功卓著的强者，也如此不得意地赋闲呢？在词的末韵，他以景结情，把满腔悲愤和失望之情，都打入眼前的风雨微寒、黑夜沉沉的景象当中去，传达出他内心感受到的缕缕寒意。这一摧刚为柔的笔法，以景结情的路数，就造成了含蓄蕴藉、意味深长的表达效果。

全词借史书所写的李广事迹，以及杜甫借李广事迹抒愤的诗歌，自由变动，使之如从己出。并且夹叙夹议，表明了自己强烈的爱憎和不平。全词只在最后两韵脱离对史实和杜诗的借用，而全出以己意。这两韵，也是全词的重心所在、警策之处。他在此处所提出的尖锐而敏感的人才埋没的历史问题：“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刀刃，挑开了由统治者设下的虚伪纱幕，让人洞见了统治者压抑包括李广和辛弃疾在内的非凡才人的卑鄙用心，同时更是对南宋政治当局的严肃责问。全词在抒情风格上，亦刚亦柔，且直且婉，呈现出作者感慨而沉郁的复杂精神风貌。

汉宫春

会稽蓬莱阁怀古^[1]

秦望山头，看乱云急雨，倒立江湖^[2]。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3]？长空万里，被西风、变灭须臾^[4]。回首听，月明天籁，人间万窍号呼^[5]。谁向若耶溪上，倩美人西去，麋鹿姑苏^[6]？至今故国人望，一舸归欤^[7]？岁云暮矣，问何不、鼓瑟吹竽^[8]？君不见，王亭谢馆，冷烟寒树啼乌^[9]！

【注释】

[1]作于嘉泰三年（1203）秋。时稼轩在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任上。会稽：今浙江绍兴。蓬莱阁：在会稽卧龙山下，是著名游览胜地。

[2]秦望山：在会稽东南四十里处。因秦始皇曾登此山以望东海，而有此名。

[3]此谓茫茫一片，云雨莫辨。

[4]变灭须臾：顷刻间变化无常。指雨过天晴。

[5]“回首”三句：谓月色皎洁，自然界大气流荡，引起大地千孔万穴呼啸共鸣。

[6]此用范蠡巧使美人计灭吴事。若耶溪：位于会稽南，相传为当年西施浣纱处。美人西去：言范蠡遣送西施去吴国。麋鹿姑苏：言把吴国灭亡，使姑苏台成为麋鹿栖游之地。姑苏：即姑苏台，在苏州城外灵岩山上，为当年吴王与西施的宴游之地。

[7]故国：指范蠡的故里。舸：大船。

[8]岁云暮：一年将尽或年岁将老之意。鼓瑟吹竽：演奏乐曲。

[9]王亭谢馆：王、谢两家为东晋时代的世家大族，其子弟大多住在会稽。

【点评】

词题为怀古，但并不入手擒题，而是先写眼前风云变幻的景象。目的是突出自然界的变灭须臾，以为下片怀古的主题张本。上片描绘风云变幻的绍兴秋色。笔力雄健跳荡，最足以显示英雄意气。起韵写秦望山头的乱云急雨，以一个精彩的比喻来写风雨之势：那天地间乱云翻滚、急雨直泻的景象，就好像是江湖在天上倒立过来一样，无比迅猛、声势浩大。接韵以一个采自《庄子》的散文化反问句，把云雨茫茫、昏暗莫辨的形势写足。这里虽是用散文中的典故，却浑如己出，于词律毫无隔碍。“长空”一韵，则显出西风强劲，扫尽云雨后的浩浩长天。那种云清气爽、晴空如翠的情状，不著一笔，已被语境所暗示。然而这里作者所注意的却是“变灭须臾”的自然变化的神奇，这与下片中的人事变化同一情调。四韵续写会稽夜景。突出他侧耳倾听月明之夜的“天籁”——“人间万窍号呼”的情景。这里的“人间万窍号呼”，既是被秋雨清洗后的会稽月夜特有的景象，隽美清幽，又能朦胧启示人们想见那些没有被写在纸上的“民间的声音”，含蓄深沉。

下片着重于怀古，写范蠡助勾践灭吴的往事。范蠡巧施美人计，把若耶溪上的浣纱女子西施送给吴王，助他荒纵，最终帮助勾践消灭了宿敌吴国。在咏怀这一段历史陈迹时，他不正面出笔，而以“谁”字明知故问，把历史故事变得空灵蕴藉。“至今”一韵，表达了对谋虑深沉的越国功臣范蠡的怀念。范蠡堪称越国的功臣，但功成之后却载西施泛舟于五湖，远避越王。他虽至今仍然为故乡的人们所翹望，当时却不能不防备心胸狭隘的越王。这对于希望成为范蠡那样的谋臣与贤相、帮助祖国消灭宿敌的词人，不能不形成

启示。“岁云暮矣”一韵，从历史返回现实，以年光将尽、时不我待的感慨，劝慰自己不如沉醉于“鼓瑟吹竽”的人世享乐。显示出对历史与功业已经看穿后的失望。结韵顺势而下，他通过对聚居于会稽的东晋两大豪门——王谢家族的描写，表达他对于人事代谢的惆怅乃至对于历史的理解。王谢的亭馆如今余迹无存，只有冷烟笼罩着寒树，树间也唯有乌鸦的悲啼。有什么是可以在时间里停留的呢？

全词不仅写境雄阔，风格沉郁，而且又能借典言志，曲折表达自己的褒贬和心愿，因而显得余味隽永。

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1]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2]。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3]。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4]。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5]。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6]。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7]。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8]？

【注释】

[1] 作于开禧元年（1205），时在镇江知府任上。京口：即江苏镇江。北固亭：在镇江城北北固山上，下临长江，回岭绝壁，形势险固。

[2] 此言千古江山依旧，而像孙权那样的英雄人物却已无处可寻。孙仲谋：孙权字仲谋。

[3] 舞榭歌台：歌舞楼台。风流：指孙权创业时的雄风英概。

[4] 寄奴：南朝宋武帝刘裕小字寄奴。刘裕祖先随晋室南渡，世居京口。刘裕于京口起事，率兵北伐，又削平内乱，取代晋朝而称帝，成就一代霸业。

[5] 元嘉：宋文帝刘义隆年号。元嘉二十七年，文帝命王玄谟北伐，因准备不足而败归。草草：草率从事。封狼居胥：汉将霍去病追击匈奴，至狼居胥山（在内蒙古西北）筑台祭天而还。赢得：只落得。仓皇北顾：宋文帝北伐失败后，北魏太武帝乘胜追击到长江边，文帝登楼北望，后悔不已。又，宋文帝还写过“北顾涕交流”的诗句。

[6] 四十三年：稼轩自奉表南归（1162）至此（1205），正是四十三年。烽火扬州路：扬州属淮南东路，自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以来，扬州一带烽火不断。路：宋时行政区域以“路”划分。

[7] 佛狸祠：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小字佛狸。元嘉二十七年，他追击刘宋军队至江北瓜步山，并建立行宫，后人于此建佛狸祠。神鸦社鼓：祭神时鼓声震天，乌鸦闻声来争食祭品。

[8] 此以战国时赵国名将廉颇自况，谓自己虽老去，但雄心尚在，可惜却得不到朝廷重视。此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廉颇晚年不遇事。

【点评】

这是作者的晚年名作。作者忧虑于韩侂胄匆忙出兵将会重蹈前人失败的覆辙，于是借古讽今，表明坚决主张北伐，但又反对草率从事、轻敌冒进。

上片起三句气势沉雄，抒发江山如昔而像孙权那样的英雄却邈不可寻的感慨。言外之意，是叹息当代缺乏像孙权那样可以抵御外侮、担负起国家兴亡的关键性领导人物。“舞榭”三句承上而来，意谓不仅英雄人物邈不可寻，连他们残留在舞榭歌台上的流风余韵，也被风吹雨打而消失殆尽。这里显示出深沉的历史悲剧意识，同时也隐含着时势消沉、江山寂寞之意。接下去，他由孙权转而想到刘裕。刘裕的踪迹虽还可寻，但那已经是斜阳草树般抹上荒凉的底色了。这样，作者怀想两个与镇江本地有关的历史英雄，一从无处寻觅立意，一从有迹可循落笔，但总归入苍凉的历史感受中去。所以，上片结尾处，他忍不住对刘裕当年率兵北伐的声威与功绩深表奇羨。“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措辞，足以显示他抗金心愿的烈烈如焚。

下片则掉转笔头，借古讽今，以词为“论”，陈述自己力戒仓促出兵的政治见解，抒发“老骥伏枥”的忠愤。换头三句，先用南朝宋文帝草草出兵北伐而招致失败的史实，提醒当政者：若想恢复中原，必须先有周密的准备，这里表现出他对于好大喜功的韩侂胄急躁冒进的忧虑和警告。以下三句，由今追昔，转入对于自身经历的深沉感喟。四十三年前，他奉表南归，胸怀恢复大志，以为可以力复中原，不料事业无成，

困辱以至于今。登楼北望，似乎还能见到当年扬州一带金兵燃起的烽火——那个烽火中的少年英雄，也同时在他的幻觉中出现，而今离镇江不远的对岸佛狸祠中，金国统治区的汉人正在那里举行迎神赛会，神鸦社鼓，好不热闹！人们早已忘却了亡国的屈辱历史，而恢复事业如今更难了。“可堪回首”四字，把对自己与国家的今昔感慨一语包容，表明了不堪回首的痛心。结韵犹强自振起，但又不免于苍凉失意。他以历史英雄廉颇自比，表明自己虽然老去，犹能为国家效力，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故而有“凭谁问”的悲愤。

全词风格悲壮苍凉，感人至深。在艺术特色上，最主要的特征在于大量用典。从孙权、刘裕，到刘裕子刘义隆，刘义隆的将军王玄谟，北魏武帝拓跋焘以及廉颇，无不循循然入其词中。但大量用典，却增加了一般读者在阅读理解上的难度。

南乡子

登京口北固亭有怀^[1]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2]。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3]。

【注释】

^[1]作于镇江知府任上。北固亭：在镇江临江的名胜北固山上。

^[2]此赞美孙权为少年英雄，独霸江东，称雄一时。按：孙权十九岁继承父兄基业，故称“年少”。兜鍪：头盔，代指兵士。坐断：占据。

^[3]此言当时能与孙权匹敌者，唯曹操和刘备。“生子”句：《三国志·孙权传》引《吴历》云：曹操曾与孙权对垒，看见他的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孙仲谋：孙权字仲谋。

【点评】

这也是作者晚年名作之一。

上片泛写登览怀古之情。起句劈首一问，气势不凡，接句点出是在北固楼上遥望神州大地，答得苍凉而沉郁。“满眼风光”数词，把北固楼的景观与神州景观一笔包举，大笔振迅。以下承“神州”二字而来，感慨在这辽阔壮伟的神州之上，千古以来发生了无数的兴亡往事。而以“多少”一问，就化平直为空灵，尽包容兴亡往事又不必一一举出它们来。以下是对这一问询的不答之答，他先以“悠悠”一词，总写对于兴亡的邈远之思，再以长江滚滚奔流的情状，把自然的永恒和人间代谢的短暂寄寓其中，颇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情感意味。同时，在这一不答之答中，“悠悠”的感觉和长江滚滚的意象，也有兴亡不断、前后浪涌的意味，所以此答可谓内涵深远。

下片专写对于孙权的遥想之情。这是就地怀古而专取孙权，主题集中。他先平叙孙权以年少之身，不肯屈身言败，而是率领千军万马雄踞江东，与曹刘等前辈争雄的凛凛威风、虎虎生气。“战未休”三字，颇有不以一时输赢定成败的豪情，对于一遇战败则轻己事敌的南宋统治者很有针对性。以下先用曹操、刘备陪衬孙权，谓孙权虽然年少，却是足以与曹刘同称为天下英雄的人物。最后更直接袭用曹操欣赏孙权的语言，表明作者与曹操英雄所见略同，对能战胜强敌而巩固发展江南国土的孙权是崇敬赞美，而对于屈身事人的刘表之子则充满蔑视。从他袭用曹操议论孙权等人的语言中可见，他对于南宋统治者学刘表之子的怯懦无能、而不能学孙权的英勇抗敌，充满了不满与讽刺。

从本词里可见，作者晚年虽然有志于恢复大业，但对南宋统治者的怯懦并非没有认识。他借古讽今，以孙权的业绩来激励当世，但也未尝不含有对于南宋统治者将来作为的忧心。

浪淘沙

山寺夜半闻钟^[1]

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
梦入少年丛，歌舞匆匆。老僧夜半误鸣钟^[2]。惊起西窗眠不得，卷地西风。

【注释】

^[1]闲居瓢泉之作。

^[2]误鸣钟：暗用欧阳修曾言夜半不是打钟时的典故。

【点评】

词首句即写得沉郁悲凉，以唯将时间和生命沉浸、消耗于饮酒之中的感慨，表明自己对这无所作为的生涯的沉痛感受，一句“万事皆空”，更把这沉痛推到了极处，国事不谐的痛心、自身不遇的痛惜、一无所成的感慨等等，悉数纳于其中。同时，这“万事皆空”，还隐含着对于历史意义的反省与失望。因为“万事”本就是一个包含范围极为广阔的概念。下三句，接着“万事皆空”而言，写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业绩也空空如也，在雨打风吹的时间冲刷下，已经找不到踪影。在此作者因找不到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历史意义，而显得彻骨悲凉。这种彻底虚无的历史观念，对他是一面双面刃，一方面为他平衡壮志难酬的痛苦，一方面又会增加他丧失生活目标的新痛苦。所以，这里既看透又苦闷，既旷达又沉郁。下片开始，拓开一步写梦。其实这是极度痛苦的一个反弹。因为上片的深痛，他未免就在梦里以少年歌舞的乐景自我排解。又是少年时光，又是歌舞欢乐，与他近五十岁而看透、无欢的境地，真是足成对照。可惜这乐景很快被夜半钟声惊醒，于是老僧敲钟醒世的枯索形象，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钟声的清响，老僧的形象，合成为带有禅意的谕世意象。这被惊醒的人，在这清夜钟声敲出的气氛中，再也睡不着了。他听着西窗外卷地而起的西风，无言沉思。他一定是感受到生机的肃杀了吧？

本词上片出以议论，下片通过写景，都意在抒发一种貌似超旷而实沉郁悲凉的人生的幻灭感。这样极痛极悲的感思，是一个报国无门、坐丧岁月的英雄在探索和反省人生的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心理阶段。

归隐带湖·我见青山多妩媚

沁园春 带湖新居将成^[1]

三径初成，鹤怨猿惊，稼轩未来^[2]。“甚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3]？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4]！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东冈更葺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5]。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6]。”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

【注释】

^[1]作于淳熙八年（1181）秋，时稼轩在江西任上。带湖：位于信州（江西上饶）城北灵山下。湖水呈狭长形。词人于本年初，开始在此营建家园。除园林房舍外，更辟稻田一片，以备来日躬耕之需。并临田造屋，取名“稼轩”，且用以为自己的名号。

^[2]三径：隐居者的庭园。鹤怨猿惊：孔稚珪《北山移文》：“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

^[3]甚：为什么。衣冠：代指为官者。抵死：到死都，总是。尘埃：浊世红尘。

^[4]意倦：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鸟倦飞而知还。”莼羹鲈脍：指家乡美味。化用西晋张翰思归事。

^[5]葺茅斋：盖茅草顶的书房。轩窗：门窗。

^[6]餐菊佩兰：隐喻行操高洁意。

【点评】

作此词时，作者虽仍在江西安抚使任上，但不仅自南归后二十年间向往的抗战复土之念毫无实现希望，而且还不断受到朝廷当权集团的排挤、猜忌和谗害，他也看到了官场上尔虞我诈、竞谋私利的丑恶。更为重要的是，他预感到自己将会受到更大的打击，于是早年所偶尔闪出的退隐之念，渐渐明朗。这念头与他所坚持的抗战之念，与他忧谗畏讥的心情，以及他对于天子的某些幻想交缠在一起，形成了丰富复杂、矛盾万端的思想感情。这首词将这样的矛盾表现得真切动人。

词的上片主要抒发欲求退隐之情。起韵直接入题，点明隐居所已初成，但因为主人还未归来，所以山猿与野鹤都在埋怨主人，惊讶主人的何以不归。“鹤怨猿惊”，一“怨”一“惊”，拟人写物，尖新出常。而它们对稼轩的态度，实是稼轩本人向往归隐的曲折反映，在写法上，这是借人（物）写己，透过一层，让人倍觉有味。以下直到下片的“留待先生手自栽”，都可以看作是以猿鹤的嘲笑、劝告和引诱，写出作者自己的失意自嘲、忧患于不测的政治风浪和打算归隐避世、乐在自然的内心活动。“甚云山”一大句，是对仗中的扇面对，它假借猿鹤的诘问：为什么你这自许如同云山一样高伟不凡、清洁不俗的人，却老是厕身于齷齪的官场，受到那些衣冠楚楚的俗人的嘲笑呢？“意倦”一韵，写猿鹤的开解和劝告。这其实是作者自己的想法。他因“意倦”而望“身闲”，即是寄寓因长期不得酬其壮志，因不耐官场的恶浊而产生及早抽身的不得已之思。“岂为”一句，更以反问寄意言外，表明非是因贪图安逸和享受而归隐之意。上片末韵，以惊弦、骇浪，象征宦途莫测、风波迭起的危险时局，生动形象。这是词人忧谗畏讥的心态反映：词人此时已经受到许多人的攻击与反对，并且感到还有更凶险的谗害要发生。从表情达意上说，这一韵，不仅是整个上片的“意眼”，而且也是这首词写作的最强势的心理依据。

下片依然是借猿鹤帮他筹划的口气，写他自己对新居的进一步经营和规划。在这琐琐细细加以打算的语气中，不仅写出了带湖新居的清幽疏美，而且带出了作者将来林下优游的活动身影，所以景中有人，景中有趣。但是，修茅屋、开轩窗、柳下垂钓、看竹观梅这些诗情画意的生活风景，怎能消弭词人失志的不平与郁愤？所以“秋菊”一韵，虽然仍是借猿鹤之语来写自己对带湖风景的筹划，但却忍不住在其中注入了屈原《离骚》式的情感，以餐秋菊而佩香兰的方式，曲折表达其政治批判的用心。结韵是一个急转，脱离猿鹤的语言框架，以作者自己的犹豫和幻想，显示出带湖纵好不是归宿的心理痛苦。这样的急转，有掉转千钧之力。它深刻地反映出：虽然有以上那么多可以归隐的理由和条件，但作者终难熄灭其心中的爱国之火。

在抒情手法上，全词妙用比拟之法，借用猿鹤代为抒情，使文情妙趣横生。“惊弦”一句，妙用象征，言少意多，写尽政治风波的危险。另外，用典使事，如同己出，既丰富了词境的内涵，又显得触目如新，给人以美感和思想上的双重享受。

踏莎行

赋稼轩，集经句^[1]

进退存亡^[2]，行藏用舍^[3]，小人请学樊须稼^[4]。衡门之下可栖迟^[5]，日之夕矣牛羊下^[6]。去卫灵公^[7]，遭桓司马^[8]，东南西北之人也^[9]。长沮桀溺耦而耕^[10]，丘何为是栖栖者^[11]？

【注释】

[1]当作于闲居带湖时期。稼轩：作者为其隐居所起的名字。集经句：集儒家经典中语为词。

[2]《易经·乾文言》：“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

[3]《论语·述而》记孔子对颜回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4]《论语·子路》：“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樊迟退。子曰：‘小人哉，樊须也！’”

[5]《诗经·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衡门：横木为门，言居所极简陋。栖迟：居住。

[6]《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牛羊下来。”

[7]《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陈（通‘阵’）于孔子。孔子对曰：‘……军旅之事，未尝学也。’明日遂行。”

[8]《孟子·万章》：“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通‘邀’）而杀之。（孔子）微服而过宋。”

[9]《礼记·檀弓上》记孔子语：“今丘也，东南西北之人也。”意谓四方漂流之人。

[10]《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不料却遭到两人嘲笑，笑他徒劳心计，迷不知返。

[11]《论语·宪问》：“微生母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欤？无乃为佞乎？’”佞：指逞口辩之巧。

【点评】

词通篇以集经句的方式，抒发了归田学稼之志，但字里行间弥漫着失意不平之气。

上片表明自己归田的原因和归田后的打算。首韵写道，自己既然已经失去了用世的机会，就不妨归隐，像为孔子所不喜的学生樊须一样，甘当小人亲自稼穡。不得逢其时就“独善”，与适逢其时就“兼济”一样，本来就是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个人行为准则，现在稼轩归隐自藏，他也为自己找到了这个思想依托，但他内心并未宁帖，也有借“学稼”暗示时代的不可为之意。继韵写隐居衡门的快乐，以牛羊成群的镜头，表明此中天地的淳朴无伪；同时，日暮牛羊归家，也未必不含有有人在自然中寻求归宿的玄妙之意。但究其内蕴，实在有无可奈何、自我扫平内心块垒的味道。下片主要表明对“前我”的否定。他先以奔波劳碌、不识时务的孔子隐为自代，痛陈自己对以往所遇的否定。接着又以长沮、桀溺的安心隐居与孔子栖栖惶惶奔走作对比，表示要效法耦耕的隐士长沮、桀溺，迷途知返。然而，稼轩的肯定隐居，终不像当年陶渊明的肯定隐居一样，让人感到他的真心欣喜。在他的反问孔丘中，传达出浓郁的怨艾时世之情。

集句诗词，自西晋傅咸创始集句诗后，逐渐为人所用，在宋代尤其流行。但大多数流于文字游戏，少有能借以很好地抒发和凸现自身情怀者。稼轩作为一个深于用典使事的作者，能将出自经典的语句用得天衣无缝，并且加深了表意的含蓄性，这颇能表明他在驱使典故为我所用上，路子很宽，功力深厚。

沁园春 再到期思卜筑^[1]

一水西来，千丈晴虹，十里翠屏^[2]。喜草堂经岁，重来杜老；斜川好景，不负渊明^[3]。老鹤高飞，一枝投宿，长笑蜗牛戴屋行^[4]。平章了^[5]，待十分佳处，着个茅亭。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6]。解频教花鸟，前歌后舞；更催云水，暮送朝迎。酒圣诗豪，可能无势？我乃而今驾御卿^[7]。清溪上，被山灵却笑：白发归耕^[8]。

【注释】

[1]期思：在江西铅山县，瓢泉所在地。卜筑：选地造房。

[2]千丈晴虹：比喻飞瀑。十里翠屏：比喻青山。

[3]“喜草堂”二句：以避乱于四川梓州的杜甫重回自己在成都浣花溪边的草堂，写自己的再度隐居。斜川：在江西都昌县，风景优美。陶渊明隐居柴桑时，曾与邻居同游斜川。辛以之比期思。

[4]一枝：《庄子·逍遥游》：“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

[5]平章：品评，引申为筹划。

[6]意气峥嵘：气概伟岸不凡。生：语助词。

[7]可能：怎能。势：权势。卿：指期思一带的山水。

[8]此言山灵笑人归耕太迟。

【点评】

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秋，作者由福建安抚使再次被弹劾而罢官，回到带湖闲居。此前他罢居带湖时，曾在期思买得瓢泉，并经常往来于带湖、瓢泉之间。本词就将他重回田园、见到田园秀美的风光时的欣喜之情，借期思卜筑的所见表达得妙趣横生，同时也隐含着几许不平感慨。

上片描绘期思秀美的山水风光，表明他要在此处选地造屋的意图。起韵总览期思山水，看见在翠色屏风般围绕的万山中，一条水从西边流出，在山间形成巨大的瀑布，宛如千丈白虹，从晴天垂下。接韵以一“喜”字，领起一个参差的“扇面宽对”，引借杜甫经乱后得以重回成都草堂的喜悦，和陶渊明隐居柴桑时对斜川的赞美，来表明自己类似的心情。从中一点儿也看不出他罢官的失意，说明他这次与上次被罢免心态不同，他对那块“鸡肋”，似已无所留恋了。“老鹤”一韵，以带有浓郁感情色彩的议论，表明自己志同老鹤、随遇而安、栖身一枝、即可逍遥的旷达人生态度，并以那戴屋而行、为物所累的蜗牛作对比，显示出不肯卸下物质重担者的愚蠢。上片末韵，正面点出卜筑的意思。

下片以拟人手法，叙写自己寄情山水的乐趣。写得融情入景，意象灵动而笔力遒劲。过片遥接“十里翠屏”句，总写青山对自己归来的欢迎。他赋予青山以人的性格和感情，说这高峻的青山，本来是意气峥嵘、颇不趋俗的，现在为欢迎词人回来，竟然显出一副妩媚的样子。以下用一“解”字，领起一个扇面对，专写青山的妩媚。说它懂得驱使花鸟云水，对作者频频前歌后舞，暮送朝迎，殷勤、盛情之状可掬。这里用笔灵活，意态妩媚，本来是词人自己喜欢这山中风光，见到花鸟歌舞、云水来去十分欢欣，可是偏翻转来

说，从对面说来。以下顺势写词人对此佳山好水的逢迎及心旷神怡的感觉，并油然升起了驾驭它的豪情。他说：作为一个酒圣诗豪，怎么能够没有“权势”呢？既然你这青山对我如此有情，我于是从今天开始要驾驭你啦。这里，作者干脆以酒圣诗豪自命，以主宰山水自许，既显示了他的豪迈，也隐含着无所事事、一腔才情只落得驾驭山水的悲凉。结韵由前文的兴高采烈，转入托笑山灵的自嘲，嘲笑自己一无所成、白发归耕的失意。这样，前词明快喜悦的调子，至此产生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跌宕，暗示出他受挫失意的心情，这使词旨显得比较复杂。

全词即兴抒怀，指点山河，妙用比喻和拟人手法，造出一个雄奇妩媚兼容的词境，风格豪宕。

临江仙

停云偶作^[1]

偶向停云堂上坐，晓猿夜鹤惊猜：“主人何事太尘埃^[2]？”低头还说向：“被招又还来。” 多谢北山下老，殷勤一语佳哉^[3]：“借君竹杖与芒鞋。径须从此去，深入白云堆^[4]。”

【注释】

[1]初居瓢泉（1195年）之作。停云：即停云堂，稼轩瓢泉中的堂名。

[2]太尘埃：有灰头土脸的意思。说向：向猿鹤说道。

[3]感谢北山老人殷勤致意。北山：原指钟山，用孔稚珪作《北山移文》中事，此借指停云堂所在之山。

[4]白云堆：喻深山隐居处。

【点评】

此词起韵，破题而入，写他偶然来到停云堂上，却被“晓猿夜鹤”发现，它们又惊讶又猜疑。写得明快紧凑，而且风趣生动，启发下文之意。“主人”一句接写猿鹤们的问话：“主人您为什么显得这样风尘仆仆呢？”言下隐隐有怪罪之意，这也就显示出作者对于自己出山的愧疚、自责。于是以下作者的“低头”回答，就颇有“知罪愧疚”之意。他老实地回答猿鹤们说，自己是应召出山、又再次被罢官而归来的。下片的抒情继续沿着这一思路展开，而在情境上则转为他与“北山老人”之间的交流。他以“多谢”领起下片，以“北山”来命名自己所居的瓢泉附近之山，即是引《北山移文》中对假隐士的嘲笑的典故，来自责自嘲，深深愧疚和无比沉痛之情，如在目前。在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很不值，而且精神布满创伤的时候，殷勤的“北山老人”并没有遗弃他和嘲笑他，而是热情地借给他登山临水用的竹杖与草鞋，其劝诫之心可知。作者马上领会了他的意思，于是结尾以快语写道，自己从此要直接登山而去，一直到山的最高处隐居下来。这里，白云堆的意象，很有意味，就像竹杖与芒鞋一样，是隐士生涯的象征。作者借以表明，他从此将安心地做一个世外的隐居者，再也不会走“被召又还来”的错路了。

词中的鸟语人言，其实都是作者虚拟出来，表现他的追悔与愧疚的。它们使作者的情感表达不至于太直切而有余韵。

永遇乐

检校停云^[1]

投老空山，万松手种，政尔堪叹。何日成阴？吾年有几？似见儿孙晚^[2]。古来池馆，云烟草棘，长使后人凄断。想当年、良辰已恨，夜阑酒空人散^[3]。停云高处，谁知老子，万事不关心眼^[4]？梦觉东窗，聊复尔耳，起欲题书简^[5]。霎时风怒，倒翻笔砚，天也只教吾懒。又何事、催诗雨急，片云斗暗^[6]？

【注释】

[1]本词原题为：《检校停云新种杉松戏作。时欲作亲旧报书，纸笔偶为大风吹去，末章因及之》。约作于庆元三四年（1197—1198）间。时稼轩闲居瓢泉。检校：巡查、管理。名字取自陶渊明《停云》诗。作亲旧报书：给亲友写回信。末章：下片或结尾。

[2]投老：到老。政尔：正如此。成阴：长成大材。

[3]池馆：水池楼馆。云烟草棘：烟雾笼罩着荒草荆棘。凄断：凄凉伤心。“想当年”三句：言当年良辰美景烟消云散，空留无限遗憾。夜阑：夜深。

[4]王维《酬张少府》：“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

[5]东窗：暗用陶渊明《停云》诗“闲饮东窗”而思良朋之意。聊复尔耳：闲居无聊。题书简：写信。

[6]此言风雨急催诗。

【点评】

这首作于瓢泉新居停云堂上的词篇，虽云“戏作”，但除了末章略有戏谑之意外，全篇格调低沉，传写出他闲居无事、为世相忘时的黯淡萧索心境。

起韵含义丰富，既迎合题中“检校停云新种杉松”的字面，又显示出叹老嗟衰的情意。二韵接此“叹”字，以停云新种杉松为由头，写出了一层又一层的叹息。他一叹自己的年老，来不及看见这些新种的杉松长成大树，就像老人看不见晚生的儿孙长大成人一样，劳而不见其获，令人感伤。二叹兴废盛衰、世事无常。这是由他自己面对新松的迟暮之感延伸出来的，并且他所叹息的池馆变为荒莱的事情，已经被时间一再地证实，而成为古今多情人同感共叹的内容。所以这里为古今沧桑而凄断的“后人”，在他心中，就包含了他自己在内的许多古人，是一个包藏深厚的词汇。“想当年”以下，逆回自身：当年的时光，在现在的作者想来，堪称良辰，而现在呢？这良辰已不可复现，一切都已消散，造成了其心中不可逆转的空寂。这一语，写尽了他对于自己今不如昔的生命状态的遗恨。这种遗恨虽然是在古今盛衰的参照之下——也就是说并非他一人独感独有，但也丝毫不能消减了他个人的萧索寂寞之情。

下片力图从今昔对比和古今沧桑的体验中振拔，但因为缺乏真正令人激动的力量，所以他的振拔反而更显示出他的冷落与寂寞。过片一韵，他借用陶渊明的停云诗典，写自己的落落出世之情。在山间停云堂上的他，对于世间万事已不关心，不仅不关心，且已能不关眼。“高处”“老子”“不关心眼”等词，似乎能传达他的飘飘出世之情，却也能传达他的郁郁寡欢之意。既然“万事不关心眼”，已经把词意写到绝境，其下如何为继？下面点题聊作戏语以宽慰自己。他睡醒以后，觉得无聊，姑且写一封回信给亲朋旧交。这里的“聊复尔耳”下得很见功力，因为它既是打典故里借来，又能传达他无可无不可之情。这是接近于陶渊明心理体验的状态，词人在此确是暗用陶渊明退隐后的事迹来自我写照。以下即兴书怀，涉笔成趣而又含有深意。

他借用风吹纸笔的偶然现象抒情，写出深心感念。感念之一是天教他懒。这里一个“也”字，表明此前自我状态，已经是懒了，而老天犹嫌不足，故教他彻底地懒，连“聊复尔耳”作“报书”也不用。于是他又嗔怪道，既是天教他懒，何必又在大风之后继之以乌云急雨来催他作诗？这一韵本身只具有谐趣，至多能表明他在风雨初起的一瞬间心情的振起。

全词语言虽然散文化痕迹很明显，但章法井然。所抒发的情感状态，能够让读者见到被迫投闲之后，稼轩由入世到出世的心理变化，以及在出世之路上的深深寂寞无聊。这是烈士暮年被迫“伏枥”时真实而未为人知的状态。

瑞鹧鸪

京口有怀山中友人^[1]

暮年不赋短长词，和得渊明数首诗。君自不归归甚易，今犹未足足何时^[2]？偷闲定向山中老，此意须教鹤辈知。闻道只今秋水上，故人曾榜《北山移》^[3]。

【注释】

[1]作于镇江知府任上。

[2]此言应知足而归山。唐诗人崔涂《春日旅怀》：“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

[3]秋水：指稼轩瓢泉居处的秋水观。北山移：即南朝孔稚珪嘲笑假隐士的《北山移文》。

【点评】

与《南乡子·何处望神州》《永遇乐·千古江山》等同期作品不同，此词毫无英雄用世的豪情，而全是感慨思归之意。

全词一气呵成，上片抒发思归之感，下片借山中友人的不满来寄意。起韵并不明言思归之情，而以自己晚年不再写短长词，唯喜欢追和陶渊明的诗歌。大概短长词，特别适合于抒发顿挫起伏的复杂感情，而他晚年，心情渐趋于沉稳，以结构整饬、述情含蓄的五言诗歌来创作，更是得心应手。不写词而写诗，已经透露出心情转变的若干消息，而于诗中特喜追和陶诗——陶诗中的主要品类是田园诗和述理诗，则他心事的由多趋少、心境的由激荡愤郁而转为淡荡安闲等变化，也含蓄于其中。他的归隐田园的志趣，更由和陶诗而委婉地传达了出来。以下化用前人诗意表达自己的思归之心，写得俏皮而辛辣，表明了自嘲不归、自解已足的意思。“归甚易”“足何时”之语，纯然是打隐士心中流出。因为若非自认是隐士的话，那么他的复土报国之念还没有实现，又“足”在何处呢？况且这个“足”字，原就是古人教人知止、知退的词儿。换头接上片后两句而来，表明自己坚定的归隐之念。“定向”一词，语坚意决。“教鹤辈知”，则借自己以前交友猿鹤的“故事”，表明自己要让猿鹤无怨无猜。然而此处“偷闲”一词，却意义模糊，是指忙里偷闲呢？还是指忙完了再去闲一闲呢？正是这模糊的语意，流露出作者尽管归心已决，但也有迟疑。结韵则以山中故人在他的秋水观上张贴《北山移文》的猜测，表明他对此番出山的愧怍和后悔。所以，词虽然是全写归思，却表明了这是因为出山而难有作为引起的。当然，老来勘破世情，心情转而平淡，也是一个无须讳言的原因。

本词在表达上，把正笔写心和曲笔传情结合起来。说“归甚易”、“足何时”，是将语典化为盐水，直笔写怀。说“定向山中老”是正面表态。此外则用笔曲折，一借陶诗述怀，二借猿鹤写恋恋山中，三借疑故人张榜来写自己的悔愧。这样的写法，既能准确传情又得含蓄之趣。另外，化用典故时，将自己所创造的语典与前人的事典、诗典全部打散融化，以精确地表达此时所感思，最见功力。

瑞鹧鸪

京口病中起登连沧观偶成^[1]

声名少日畏人知，老去行藏与愿违。山草旧曾呼远志，故人今又寄当归^[2]。何人可觅安心法？有客来观杜得机^[3]。却笑使君那得似，清江万顷白鸥飞。

【注释】

^[1]作于镇江知府任上。连沧观：为镇江一郡游览之胜。

^[2]此借药名曲传归隐心志。山草：即小草。小草与远志，一药二名。前人曾以小草、远志嘲笑过谢安。按：药根名远志，埋在土中为“处”，可作隐居的比喻；药茎叶名小草，长在土上为“出”，可作出仕的比喻。古人以隐居为高。当归：药草名。语意双关，谓故人劝其归隐。

^[3]安心法：使心情安宁之法。典出契嵩《传法正宗纪·慧可传》：“神光曰：‘我心未安，乞师与安。’尊者曰：‘将心来与汝安。’曰：‘觅心了不可得。’尊者曰：‘我与汝安心竟。’”杜得机：关闭了生机。典出《庄子·应帝王》：列子与神巫季咸去见自己的老师壶子。季咸说壶子将死。列子泣告壶子。壶子说：“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见吾杜得机也。”

【点评】

本词与上词作于同一时期，都是在镇江知府任上，只不过此时病体未痊；主旨也相同，都是表达思归山中的情怀。但在表达手法上有所区别。

起韵以“少日”声名和“老去”行藏作对比，以领起下文。词人“壮岁旌旗拥万夫”，能令高宗一见而三叹息，为他的英壮所感动，可以说是名声大得都生怕世人知晓了。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人物，却未成气候，落得老来沉沦，出处尴尬：归隐之心刚起，出山之召又到。出得山来，又频频受挫受辱；归得山去，又难免沉痛寂寞。所以，一句“行藏与愿违”，写尽英雄不遇之苦，下得极沉痛，尤其是与少日对照，这个落魄老英雄的形象，就更加可悲。这是一篇抒情的总纲。接韵可谓“因病成妍”，他因生病而妙思到以药名来书怀，又因药名的介入而具有了常词所没有的趣味。“山草”“远志”，都是药名，本为一物。前人曾以之讽刺隐居的谢安出仕，说他就像有“远志”的人最终成了小草一样，谢安面有愧色。此处作者说自己由旧日“远志”而成为今日“小草”，自嘲自痛之情，十分明显。“当归”也是药名，他化用古人寄当归以邀人归去的典故，表明山中友人劝他归隐。稼轩还有一些嵌入药名的词作，而以此处三个药名用得恰当有味。下片接着此韵的意思往深处自剖，言自己的心思在归隐和用世之间徘徊难安，谁才能使我此心安定？此心尚未安定，自己已经老了，生机将尽了。这一韵，虽然是化用比较生僻的典故来写，但因为表意准确，而典故又能浑化，所以用典很成功，能以最简省的笔墨表达最丰富的意思。此处剖心之辞，写得极其真实，极其沉痛。结韵呼应题面，借清江白鸥的自由飞翔，表明自己向往自由自在生活即归隐生活。然而“却笑”一语，却表明了他眼前还不能够如白鸥自在飞翔的遗憾。向往自由与不能安心于无为的矛盾，是他在镇江知府任上难以主动解决的，必须等待外力的推动，这个矛盾才能被化解。这便是本词的隐含之义。

此词妙用药名，精取典故，来抒情述怀，取得了很好的表达效果，这是本词最主要的艺术特色。另外，此词虽然体制短小，结构整饬，却能通过反跌与顿折、借典与借象抒情达意，形成了沉郁顿挫的风格特征。

瑞鹧鸪^[1]

胶胶扰扰几时休？一出山来不自由^[2]。秋水观中山月夜，停云堂下菊花秋^[3]。随缘道理应须会，过分功名莫强求^[4]。先自一身愁不了，那堪愁上更添愁？

【注释】

^[1]作于镇江知府任上。

^[2]胶胶扰扰：原为动乱不安貌，此谓纷繁杂乱。

^[3]秋水、停云：都是稼轩在瓢泉隐居之所的堂屋名。

^[4]随缘：佛家语，意谓人之处世，态度当随客观机缘变化而变化。

【点评】

此词不仅在情趣上与前两词相合，而且带有对此番出山用世失败的总结意味。至于他所说的愁上添愁，很可能与他已经因“荐人不当”的罪名而被降职使用的背景有关。

此词起韵，总言自打一出山来，就觉得官场生活互相牵扰，自己被掣肘难为，因而感到烦乱不堪，毫无自由可言。这里“几时休”一问，颇有不耐此种生活的烦躁之意。接韵追忆瓢泉隐居之所的宁静闲暇与优美淳朴，与前韵形成对照，曲折表明他对于隐居生活的思念。尤其是山月意象和菊花情致，写得如此动人，说明他感情的天平，现在已经完全倒向归隐那一边去了。下片开头，接写自己已从道理上明白了，一切应该随缘，不要幻想取得过分的功名。这是他对于韩侂胄彻底失望的表现。这失望，有两个原因，一是韩的好大喜功，不步步为营地周密筹划北伐事宜；二是他对于稼轩这样一个志在有为的老骥，并不真正重视，苛求其小故而不任之以大事。所以本希望为北伐事业献计献策的稼轩，只能自己退步，以随缘自适、不求所谓过分功名来自解。结韵以旧愁新愁交叠的痛苦感情，含蓄表达了他此时又遭新“罪”的可悲处境，“那堪”一语，下得尤其痛心。

鹧鸪天

寻菊花无有，戏作^[1]

掩鼻人间腐臭场，古来惟有酒偏香。自从来住云烟畔，直到而今歌舞忙^[2]。呼老伴，共秋光。黄花何处避重阳^[3]？要知烂漫开时节，直待西风一夜霜。

【注释】

^[1]作于瓢泉归隐时期。

^[2]云烟畔：云烟缭绕之处，借指山水幽美的隐居地。

^[3]老伴：此指老友。重阳：农历九月九日，古人在此节有登高饮酒赏菊的风俗。

【点评】

本词虽标明“戏作”，但并不是无所寄意的游戏之作，而是表明了他断绝官场之念的态度和无畏风骨。

词的起句，感情分量和思想容量很重很大，为全篇主旨所在，并且能够领起下文。正是因为“人间腐臭场”即官场的腐臭令他不堪忍受，掩鼻而去，所以他才嗜好香酒，啸傲云烟，在闲暇中听歌征舞。这里，他用“古来惟有”这一明确的强调语言，提出饮酒与官场作对比，并以一香一臭来限定它们，一“偏”字显示出他十分强烈的爱恨之情和傲岸之意。以下“自从……直到而今”的句式连接，表明了他对于林泉生活一丝不苟地投入热情。下片转到题面“寻菊无有”上来。在风格上，与上片的紧张勃郁相比，显得松弛而有谐趣。过片二句，意思承接上片无事忙的林泉生活内容，专写呼唤老朋友共赏重阳秋色，却找不到重阳节的节物风光——菊花。他以一“避”字，把菊花无有的状态写得富有感性。回应上句之问，说只要西风起，严霜落，菊花自会开得烂漫无比。这一答，透出了他对菊花不畏严寒的赞美，在这赞美中，隐然透出他自己凛然无畏的精神风骨。

瑞鹧鸪^[1]

期思溪上日千回，樟木桥边酒数杯^[2]。人影不随流水去，醉颜重带少年来^[3]。疏蝉响涩林逾静，冷蝶飞轻菊半开^[4]。不是长卿终慢世，只缘多病又非才^[5]。

【注释】

[1]此闲居瓢泉之作。

[2]期思：瓢泉所在地。

[3]“人影”两句：言溪水照影，人影却不随流水而去；酒脸醉红，恰似少年青春重来。

[4]响涩：响声嘶哑干涩。冷蝶：冷清之蝶，犹言孤蝶。

[5]长卿慢世：汉代司马相如字长卿。慢世：以傲慢的态度对待世事。多病非才：孟浩然《岁暮归南山》诗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此借孟语自嘲。

【点评】

它以工整凝练的句式，含蓄优雅的典故，曲折表明自己的老去冷淡情怀，体验深刻独到。遐想奇思，因美丽而更增人悲慨。

起韵以一个对句，写自己隐居生活恬静淡泊。他终日在期思的溪头上来去游玩，偶尔在樟木桥边饮几杯老酒，终于能完全地安静下来了。接韵是一个更精美的对句。从意路上说，是紧接上文的溪上、桥边而来，他看见自己的影子映在溪水中，溪水静静流去，而自己的影子却留驻在水中；又看见自己那被酒气激发得通红的醉脸，那红润的血色，使他仿佛返老还童，回到自己的青春时代了。看到这水中酒醉的投影，他不免有几分感慨，这感慨中传达出某种厌世倾向。因为酡红的醉颜，虽然像是他重回少年时光，但想起青春少年，更足以增加他暮年的悲感；同时，流水的意象，本是一个经典的时间隐喻，他见流水而觉得“影子”还没有“去”的感觉，自然反映出老年人的消沉情绪。所以这一“去”一“来”之间，适足以增加他少年不再、老来无味的厌倦感。下片开头，似补写这一情思的产生时间——是在重阳已近、林木无光的凉秋里，其实本意不在此，而在于以两个完全消耗了生命热力的意象——疏蝉和冷蝶，来表现自己同样消耗了生命热力的精神感受。在此，自然的冷淡与生命的冷淡，形成了同调对应的效果。这一极为精严的对句所造出的寒冷寂寞景象，正是作者的“心画”。最后一韵遥应开头，在大段的描写后以情作结，把自己的潦倒落寞和拗峭不改的慢世情怀——这含有自嘲和自傲的复杂感情，借穿裋鼻裤而不肯就官的司马相如，和最终也没能得到天子恩遇的失意的孟浩然，曲折地传达了出来。这准确地传写出他不改风骨又无欢无味的老年情怀。

鹧鸪天

博山寺作^[1]

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2]。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3]。宁作我，岂其卿^[4]。
人间走遍却归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

【注释】

^[1]博山寺：在江西广丰县西南。

^[2]长安路：京城之路，代指求取功名之路。厌逢迎：山寺倦于接待，此谓自己去寺次数之多。

^[3]此言在有味和无味之间寻求人生乐趣，在是材和非材之间度过一生。味无味：《老子》：“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材不材：《庄子·山林篇》：庄子过山，见有木因不成材而免于被砍伐；过友人家，见主人杀不鸣之雁以待客。明日有弟子问道：“昨日山木因不材得终天年，今主人之雁因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将处于材与不材之间。”

^[4]宁作我：宁愿保持独立不迁的我。典出《世说新语·品藻篇》。岂其卿：岂可依附公卿以求名。典出扬雄《法言·问神》。

【点评】

这首词，如同一篇决意归隐的宣言，宣告了词人对于官场生活的厌弃。应是词人隐居瓢泉不久时的词作。

上片起韵，先借“长安”和“山寺”作对比，以自己脱迹于“长安路上”也就是官场上的生活，而反反复复地来往于博山山水风景之间的有意选择，来表明自己今是而昨非的觉醒。一句“厌逢迎”，构思巧妙，写出了他数度往还、使山寺都倦于接待的放情山水之貌。以下一韵，交代归隐的原因。因为是用典，所以显得曲折含蓄。此言的字面意思是，自己将要采取老庄哲学所推崇的生活态度，在有味和无味间寻求真味带来的快乐，在材与不材间度过自己的一生。唯有采取这样的生活态度，才能全身远害而不至于遭到杀戮和迫害。这是对于当时官场受到打击、排挤甚至谗言加害并使他被罢官职的一种愤懑和控诉。唯有在这样的时代中，志士人才才会采取这样的生活态度。

下片起韵，词人再从人格操守上进一步宣言：他宁愿保持独立清洁的自我，也不愿如那些为保禄位而屈膝依附于公卿权要的齷齪小人。这里的两个典故，把他独立不迁的可贵品质传写得很有位。“人间”一句，写出他走遍污浊官场才发现唯有归耕为高的体验。结韵归入隐居的主题。他觉得，既然举世少知音，那么自己也就不妨以松与竹这样直节伟岸的树木为朋友，以自然无伪的山花山鸟为弟兄。这里不仅传达出他从此亲交自然的思想，也传达出他要保持自己身上那些与官场不合的品格的用意。可谓语浅直而意深曲。

此词虽然措语斩截，但因为几乎全篇用典，言少意多，所以词境的抒情容量相当大。另外在整体构思上，先于起端立意，再思考、官场经验和以后打算步步写来，显得层次分明。

咏物成趣·老来曾识渊明

满江红

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1]

过眼溪山，都怪似、旧时曾识。还记得、梦中行遍，江南江北。佳处径须携杖去，能消几湏平生屐^[2]？笑尘劳、三十九年非，长为客^[3]。吴楚地，东南坼^[4]；英雄事，曹刘敌^[5]。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6]。叹人间、哀乐转相寻，今犹昔^[7]。

【注释】

[1]作于淳熙五年（1178）。余参见《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注①。

[2]“能消”句：我这一生还能穿破几双登山木屐呢？屐：双。屐：木底有齿的鞋。语出《世说新语·方正》：阮孚好屐，能自做木屐。曾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屐。”

[3]尘劳：风尘劳辛。指其宦游生涯。三十九年非：意借自《淮南子·原道训》：“蓬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

[4]此化用杜甫《登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坼：裂开。

[5]谓图英雄霸业者，唯据有吴楚地的孙权，可与曹操、刘备相匹敌。

[6]楼观才成：楼阁刚建成。古人以之喻调动频繁，难展才略。如苏轼《送郑户曹》：“楼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

[7]转相寻：循环往复。

【点评】

这是一篇人生苦闷的抒情词。苦闷产生的原因是对于抗金事业难以实现的失望。

上片就江行起兴，写因半生蹉跎而产生的对于宦游生活的厌倦。首两大句，将实在景致加以虚化处理。对自己过眼的山水，虽知为重来，知为旧时相识，却以“怪似”、“梦中行遍”的语言，表达心理上那种往事如烟的不真实感觉。下两大句，表现出超脱于尘世纷扰、专心地到自然怀抱中沉醉优游的态度，表达出对“前我”的彻底否定。当然，这样的否定，其实是以自我为代价而对现实政治环境所出的彻底否定。“笑”是激愤之余的解嘲，是无可奈何之际的苦笑。“客”字的含义尤其丰富，其中不仅包含了他不得不做“江南游子”而漂泊异乡的苦闷，也有以出世为“归”、以在世尘劳为“客”的意思。

下片因地怀古，试图从历史英雄的幻灭中，为自己的价值虚无寻找精神依据。前两大句，作者以为孙权的雄才大略，只有曹操、刘备才堪与之匹敌。这里写得激昂奋发，似乎他已从上片的消极苦闷中转移了注意力。可接着就是一个强劲的转折——“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这就是价值的虚无和幻灭。他试图以这样的虚无来平衡自己不能成就英雄事业的遗憾。“楼观”以下，写尽自己多年疲于调动、无缘实现收复中原大业的郁愤。这是这首词的“词眼”所在，是他身世之感和政治感慨的来源。对于此，他虽然感受很深，却又无可奈何。所以最后，他只能以带有道家思想色彩的哀乐循环的“人间法则”，来帮助自己解脱于无法实现生命目标、无法体现出人生价值的深沉痛苦。

水调歌头 再用韵呈南涧^[1]

千古老蟾口，云洞插天开^[2]。涨痕当日何事，汹涌到崔嵬^[3]？攫土抟沙儿戏，翠谷苍崖几变，风雨化人来^[4]。万里须臾耳，野马骤空埃^[5]。笑年来，蕉鹿梦，画蛇杯^[6]。黄花憔悴风露，野碧涨荒莱。此会明年谁健，后日犹今视昔，歌舞只空台^[7]。爱酒陶元亮，无酒正徘徊^[8]。

【注释】

[1] 作于淳熙九年（1182），时稼轩罢居带湖。南涧：即韩元吉。

[2] 此言云洞古老而位高。蟾口：蟾蜍之口，为古时受水和吐水之具，比喻云洞。

[3] 崔嵬：指高山。

[4] 言造物神力无穷，变幻自然若儿戏。抟：捏成团。翠谷苍崖：即高山为谷，深谷为陵。化人：会幻术的人。典出《列子·周穆王》。

[5] 野马：空中游气浮动，状若野马之浮游。语出《庄子·逍遥游》。

[6] 言人世追求真幻莫辨，令人伤感疑惧。蕉鹿梦：《列子·周穆王》载，郑国有一个樵夫，在野外遇见一头惊鹿，迎面拦击之。生怕别人看见它，于是把它藏到土地庙中，并盖上蕉叶。可是不久就忘记了藏鹿所在，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梦。于是沿路自言自语这件事。别人听见之后，照着他话中的意思去寻找，得到了藏鹿。得鹿者归去后，对其家人说：“先前那个樵夫梦见自己得鹿而不知藏鹿之所，被我得到了，他真是做梦呢。”家人说：“也许你得鹿也不过是场梦吧。”画蛇杯：即杯弓蛇影。

[7] 此感慨岁月如流，人生无常。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王羲之《兰亭集序》：“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8] 元亮：陶渊明字元亮。此以陶自指。

【点评】

作者以雄奇神幻的笔墨描写造化的神奇，正是为了衬托人自己的渺小无奈，而试图以人的微不足道来消解失志的悲凉。

词的上片，以云洞所在的秋水涨落为引子，道出沧海桑田、自然变化的伟力，以之为下片写人事的部分作铺垫。首韵点明云洞所在，并以“千古”这样的时间概念，和“插天开”这样的空间概念，表明云洞气势不凡。而“老蟾口”的比喻，生动幽默，令人想见云洞的形状。接韵追述了当年秋水暴涨、直侵山顶的自然奇观。而“涨痕当日”一语，化实为虚，显出时间上的摇荡自如，和现在徒留尘迹的感慨。下两韵从两个方面也即从变化的角度抒发了对自然伟力的景仰之情。上片末韵写景，在意思上回到当前。写现在野马尘埃的漫空飞舞。“万里”一语，直写尘埃弥漫的空间长度，“须臾”与“骤”，显示出由秋雨侵山到现在遍地尘埃之间的短促。这种空间很长而时间很短的比较，写足了自然的伟力。

下片在此自然伟力的背景上显示人生如梦。换头以一“笑”字领起，并可笼至接韵，尽陈苍凉感慨之味。他说自己这些年来，如获鹿覆以蕉叶而忘其所在的樵夫，如同见酒杯中弓影疑为蛇的杜宣一样，不仅一番努力都无所获，而且尝尽忧谗畏讥的心灵痛苦。而今只见黄花憔悴于风露中，秋水又涨到荒草边上。“黄花”就像是作者的精神自画像，“野碧”也似他家园的萧条风景写照，两者相合，传出了自身不堪潦倒失意之恨。然而这一切，在沧桑变化的自然参照系统中，都是可笑的，其痛苦也是不值得坚持的。“此

会”一大句，就将这人事的不谐置于自然的背景上去，道出了岁月如流、人事无常的感慨。“歌舞只空台”的空虚，是英雄不得已以历史的虚无来缓解自身矢志之痛的“双面刃”：它砍倒了一批他不愿意见其得意的人物，但也深深地割伤了自己。最后，他以隐居田园的渊明自喻，唯求一醉忘情。这样的结句，含意显然要大于字面所示，唯待读者细细体会，可称余味隽永。

南歌子

独坐蔗庵^[1]

玄入《参同契》，禅依不二门^[2]。细看斜日隙中尘，始觉人间、何处不纷纷^[3]。病笑春先到，闲知懒是真^[4]。百般啼鸟苦撩人，除却提壶、此外不堪闻^[5]。

【注释】

^[1]约作于淳熙十二年（1185）。蔗庵：郑汝谐信州府第名。

^[2]言静参佛道两家哲理。玄：道家学说。《参同契》：传为汉人魏伯阳作，是丹经之祖。禅：佛家禅宗学说。不二门：即不二法门。佛家指直接入道、不可言传的门径。

^[3]此处参见《水调歌头·君莫赋幽愤》注⑤。

^[4]杜甫《漫成》：“近识峨眉老，知余懒是真。”

^[5]提壶：鸟名。因鸣声如“提壶”而得名。

【点评】

有一天，词人独自坐在朋友家中，望着纷纷扬扬的灰尘，被一线日光照得分明无比，不禁想起自己所读过的佛典中，那个“灰尘与阳光”的妙喻，于是沉落如水的心灵起了微微的涟漪，写下了这首上阕谈理、下阕抒情的小令。

上片起韵突兀，意思也突然劈面掷来。他以自己入道参禅的思想活动，打开了言理抒情的大门。接韵以形象的比喻，显示他所领悟到的深刻哲理。值得注意的是，“阳光与灰尘”的比喻作者虽然不是第一次用到，但只有到了这里，它的意义才接近于佛典所示的原来意义。佛典中借此比喻说明：世间无处不飞埃，只是在一线日光中能看见尘埃飞舞，而日光不到处看不见而已。虽看不见，却可以推想见之。作者此处的“始觉”一词，就表明了他这一时期参禅悟道的新领会。这一句，是对世间生活的总体否定。下阕抒情，接近杜甫漂泊西南没有政治出路时的心灵所感。“病笑”两句，体验真切。他因病而对气候敏感，比别人先知道春天的到来；他因闲着，于是领悟到疏懒是一种接近本性的生活状态。这两句，看似潇洒高逸，其实暗蓄沉痛，写尽了词人不被起用而身心不适、又勉强借佛道二家思想排遣这不适的心理状态。以下写百鸟啾鸣、春光大好、令人不能无动于衷的境况，和在众鸟声中他独愿听“提壶”鸟鸣叫的心情。这里，写得也似潇洒出尘，特别是借提壶鸟的鸣叫逗出自己提壶找醉的心理，还颇为巧妙灵动。但一个“苦”字、一语“不堪”，则泄露了他内心忘世不易的痛苦。

这表明，虽然在道理上他“入”了道，“依”了禅，但对他来讲，要在感情上与佛说道言浑化无间，道路还漫长着哩！这首词，本意是要以下阕的心情来印证上阕的玄理，结果一些浓情挥发的字眼表明，他对玄理的领会，暂时只成为他思想之旅上的一次“偏航”。

水龙吟

题瓢泉^[1]

稼轩何必长贫？放泉檐外琼珠泻^[2]。乐天知命，古来谁会，行藏用舍^[3]？人不堪忧，一瓢自乐，贤哉回也^[4]。料当年曾问：“饭蔬饮水，何为是，栖栖者^[5]？”且对浮云山上，莫匆匆、去流山下。苍颜照影，故应零落，轻裘肥马^[6]。绕齿冰霜，满怀芳乳，先生饮罢^[7]。笑挂瓢风树，一鸣渠碎，问何如哑^[8]？

【注释】

[1]闲居带湖之作。瓢泉：在铅山县东。本名周氏泉，稼轩为其改今名。

[2]此言屋檐外有玉珠倾泻，何可谓稼轩长贫？

[3]乐天知命：语出《易·系辞上》：“乐天知命故不忧。”行藏用舍：即用行舍藏，指出处之道。

[4]此用孔子赞美颜回清贫自乐的语句自写。典出《论语·雍也》。

[5]此代颜回向孔子发问，问他既以此种生活为高，又何必忙忙碌碌，栖栖惶惶？饭蔬饮水：即粗茶淡饭。

[6]苍颜：苍老的容颜。零落：交游冷落。轻裘肥马：乘肥马，衣轻裘。指富豪辈。

[7]冰霜：指口感清凉。芳乳：指泉水甘香。

[8]用《逸士传》记许由事，来表明自己只好做一只哑默无声的“瓢”，同时兼传许由式的情怀。许由用手捧水而饮，后有人送给他一只瓢。他以瓢饮完，挂瓢于树。风吹瓢响，许由感到不耐烦，于是摔碎了它。

【点评】

瓢泉是江西铅山县东一方形状如瓢的清泉。有一天，寻幽探胜的稼轩来到这里，看见这幽居深山、清可照影的瓢形甘泉，忍不住捧起一掬泉水饮了，感受到了它清凉甘美的滋味。于是，欣喜万分的他，不仅在此地购地造屋，并且为这瓢泉题了如上一首词。他借泉明志，抒发了“在山泉水清”的高洁情怀。

上片借颜回自许，以孔丘反衬，抒发他乐天知命、伴泉而居的隐者高怀。词的起韵，他特意以问句起头，造成破空而来之势，并以“何必”一词，使“不一定”的意思达到“一定不”的效果，显示其强烈的自信，这就具有吸引人的陡健笔势。稼轩既然能“慷慨地”让这琼珠奔泻而下，他怎么会是贫穷的人呢？仔细体味这一答，发现它余味隽永，意思丰富。试想，能够让琼珠流泻而不收拾者有几人？但是在此作者却不无自嘲之意，因为若从贫字的含意来看，泉水的琼珠又有何能力改变他长贫的事实？而再往前想，虽然他不能拥有真正的琼珠，但是，由泉水带来的精神的愉快，又岂是物质的琼珠所能比拟的？一句之中，含藏无限曲折，妙在其贫与不贫，全凭读者的体会。以下一韵，用两个古代成语，把自己乐天知命的眼前精神状态点出，并以“古来谁会”一语，对自己的精神境界表示特别满意。“人不堪忧”以下一韵，借颜回过着簞食瓢饮的简朴生活而不丧失精神快乐的例子，来表明自己如同颜回一样的精神状态。末韵他就借颜回的口气，来反问孔子：既然认为颜回这样的生活态度是值得赞美的，并且他自己也说过饭蔬饮水、乐在其中的话，那么他为什么又东奔西忙，做那栖栖惶惶的“丧家之犬”呢？这里，“料当年”的“料”字，用得很有水平，因为就材料记载来看，颜回并没有问孔子这样一个有关出处行藏的大节问题。看到孔子的言行不一的，是稼轩本人。所以他以一“料”字，表明这只是自己据理推测出的必然性结论。这样，他就借对孔子言行不一的责备，表明了自己坚守其志的用心。

下片以泉自写，抒发他远世自高、遁世无闷的情怀。他先劝诫清泉别匆匆下山，而要相伴山上那未出岫的浮云。在此，“山上”“山下”以及“浮云”，都脱离了它们的自然含意而别具了象征意义。接一韵，又以照影于清泉，自见衰老而慨叹自己应该为富贵之人遗忘。这里虽写得平正，但隐含着不得他人荐举洗刷的牢骚幽愤之意。“绕齿”一韵，以一倒装句，写自己饮罢瓢泉齿颊留香的感觉，是正写、明写泉水的美好，暗写、曲写自己的美好品性。结韵化用许由摔瓢的典故，以瓢作禅喻，表明与其因有声而碎、何如以哑默而全的意思。他以“笑”字领起全句，看起来轻松自如，但实际上笑中含泪：瓢触风自然会鸣，然而“鸣”既成了取祸的原因，那么只好设法哑默，远害自处。这其中，含有对于不让其“鸣”的世局的不满和嘲讽。

通篇取用与泉、与瓢有关的典故来抒情写志，把为瓢泉写照和借瓢泉而自写的意思都体现出来。笔法变化多姿，语意明暗相济，语句散文化特点明显，就成了这首外示超旷而内含幽愤的写怀词的基本特征。

水调歌头

题永丰杨少游提点一枝堂^[1]

万事几时足？日月自西东。无穷宇宙，人是一粟太仓中^[2]。一葛一裘经岁，一钵一瓶终日，老子旧家风^[3]。更着一杯酒，梦觉大槐宫^[4]。记当年，吓腐鼠，叹冥鸿^[5]。衣冠神武门外，惊倒几儿童^[6]。休说须弥芥子，看取鲲鹏斥鷃，小大若为同^[7]？君欲论齐物，须访一枝翁^[8]。

【注释】

^[1]此闲居带湖之作。永丰：县名，宋属信州府。提点：提点刑狱。杨少游：不详。一枝堂：取名用《庄子·逍遥游》“鸛巢于深林，不过一枝”之意，谓隐居所。

^[2]此言人在宇宙，正如一粟之在太仓，渺小之至。典出《庄子·秋水》。

^[3]此言人生实际需求很少。葛：夏衣。裘：冬衣。经岁：过一岁。老子：作者自称。

^[4]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谓淳于棼梦游槐安国，被招为驸马，出任南柯太守，享尽荣华富贵。梦醒寻访，槐安国不过为一蚁穴而已。

^[5]吓腐鼠：《庄子·秋水篇》载南方有一种叫鸛雏的鸟，饮食非竹实、甘泉不可。有一鸛鹰觅得一只腐鼠，见此鸟飞过，生怕它来抢食，向它怒喝了一声：“吓！”叹冥鸿：扬雄《法言·问明》：“鸿飞冥冥，弋人何篡？”即鸿雁飞翔于高天深处，猎人怎能捕捉到它？

^[6]“衣冠”两句：用南朝陶弘景挂衣冠于神武门外的故实，以写自己的有心归隐，或兼写杨少游的辞官归隐。陶弘景事载《南史·陶弘景传》。

^[7]须弥：佛教传说中的山名。喻大。芥子：芥菜的种子。喻小。《维摩诘经》：“以须弥之高广，内芥子中，无所增减。”“看取”句：言鲲鹏展翅九万里，斥鷃翱翔蓬蒿间。小大若为同：怎么能一样呢？

^[8]齐物：指庄子所认为的万物的差别因具有相对性而可以泯去的思想。一枝翁：指一枝堂主杨少游。

【点评】

八年的带湖闲居，消耗了词人最好的年华，使他因悲愤、郁闷而多病身老。明白自己老年渐近、机会不再的作者，在近观山水田园、仰观宇宙八荒的过程中，在以道家思想为自己纾忧解愤的过程中，重新认识人和世界的关系，得出了一些接近道家哲学观念的思考结论。本词就是这样一首阐述庄子齐物观的理趣词作。不过，因为他把自己的生活经历打入其中，就使得本词作为哲理词的风味并不纯粹，而带有深重的人生感慨情味。

词的上片，切合“一枝”之意，极言人的渺小和所需之微少。起端一问从人的贪多切入：世界太大，包容万事，贪心人向它的求索，什么时候才能满足？在他的求索中，日月轮转，时光匆匆，任何得到的最终都将失去了，没有得到的也再没有机会。接韵以太仓中的一颗粟米为喻，继续言说人在宇宙中的渺小位置。“一葛”以下，与开篇贪求者形成对照，对人生采取“减法”：所需要的，衣服不过一夏衣、一冬衣，食器不过一饭钵、一水瓶。这样在物质需要上的减少，当然意味着精神不为盲目的物质追求所拖累的自由。结韵更以梦醒者的眼光，看待他以前梦里的槐安国。也就是以哲学上的清醒，否定像蚂蚁一般碌碌追求的世俗价值。这里的“大槐宫”，隐喻世间功名利禄之境。写得警醒，高深，隽永。

下片说自己志向本不在富贵，却为求富贵者所嫉恨，就像庄子所描写的那只鸛凤，受到以腐烂的老鼠为食物的鸛鹰的恐吓，使游息于天外的自由的冥鸿为它在尘网中而叹息，于是挂冠于神武门上，使俗人惊倒。挂冠一事，并不是在现实世界里发生的情形，却在作者的精神世界里发生了——他曾在得知邸报为他

多加了七年官龄之后，说过“抖擞衣冠，怜渠无恙，合挂当年神武门”的话。也许这里还兼指杨少游——能以“一枝”自期的杨提点，显然也具有这样不求利禄的精神境界。“休说”一韵，措意丰富。它既接着上片的意思，谈小大之辨，论齐物之旨，也接着下片开始五句的意思，谈人的精神境界就像鲲鹏与尺鷃一样，不能无区别。须弥芥子的比喻，表明无大无小，二者为一。而鲲鹏尺鷃的比喻，最终虽然导向齐物的观点，却也难说作者认为它们完全无别，否则他在前文中何必要黜腐鼠而友冥鸿呢？他自己既不能在精神境界上主张混沌无辨，所以结韵巧妙地把话题引向“一枝翁”杨少游。杨少游既然以“一枝”为堂，也还存有对于“小”“大”“多”“少”的区别之心。也许庄子借鲲鹏尺鷃为喻谈齐物，又以那样的态度出之，本就隐含了这一物齐、物不齐的矛盾。

本词在笔法上，多用议论而少用描写，显示出清劲、外放的风格。然而在总体明晰的表意中，也包含着某些不确定因素。正是这不确定的一面，保存了词作的诗性，使之显得更耐人寻味。这是稼轩理趣词的突出特征。

祝英台近 与客饮瓢泉^[1]

水纵横，山远近，拄杖占千顷^[2]。老眼羞明^[3]，水底看山影。试教水动山摇，吾生堪笑，似此个、青山无定。一瓢饮，人问“翁爰飞泉，来寻个中静；绕屋声喧，怎做静中境？”“我眠君且归休^[4]，维摩方丈，待天女、散花时间^[5]。”

【注释】

[1]本词原题为：《与客饮瓢泉，客以泉声喧静为问。余醉，未及答，或者以“蝉噪林愈静”代对，意甚美矣，翌日为赋此词以褒之》。约作于庆元元年（1195），时稼轩罢职家居。饮瓢泉：在瓢泉新居饮酒。“客以”句：客人问泉声是喧闹还是幽静。“蝉噪”句：梁代诗人王籍《入若耶溪》中句。翌日：第二天。褒：赞扬。

[2]此言拄杖游遍瓢泉山水。

[3]羞明：怕光。

[4]《宋书·陶潜传》载，陶渊明爱与访客共饮。他若先醉，就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十分真率。

[5]据《维摩诘经》载，维摩诘讲佛经时，有一天天女向听讲者抛洒天花。花落到诸菩萨身上不沾自落，落到大弟子身上则沾而不落。这说明大弟子还没有真正觉悟色即是空，尘根尚未清静。维摩：是佛教先哲，善讲大乘教义，与佛祖同时。方丈：原指长老及住持说法之处，后即为对于寺院长老及住持的代称。

【点评】

在稼轩于瓢泉陈设的宴会上，有一位不晓事的客人向已经喝醉的主人问了一个看似难以回答的问题。他说：“您说您因为好静，所以到瓢泉来寻求安静。可是这里泉声绕屋而响，怎能取静呢？”一个聪明的客人借前人诗歌代主人答道：“比如一座幽深的山林，有蝉鸣，只能增加深林的静趣，并不能使这山林热闹起来。”稼轩觉得这个回答妙得很，于是写下这首抒山水之乐、言动静之趣的小品词，送给他作褒奖。

上片主言山水之乐，并以水中山影做比喻，表明他对自己身世无常的感慨。起韵描绘瓢泉周围山水的气势和自己的游赏之情。以“纵横”写水之多，以“远近”状山之盛，然后在其中纳入一个拄杖而游观无限山水的自我形象。接韵自然进入山水动静的象喻。一句“老眼羞明”，把自己衰老的情状显出，因为眼睛怕光，不敢眺望阳光中的山景，所以只好转而视水，看被水柔化过的山影。上片末韵，直承前“山影”一词，以一个空灵和玄深的比喻，即流水无定中山影摇晃，写他对自己命运的理解。他觉得自己虽然本质如青山独立，命运却像这水里的青山一样无定。

下片接客人问动静的话头，借佛经故事，谈动静玄机，暗藏着嘲笑客人参不透动静、本性不明的意思。过片先点出题面上的“饮瓢泉”——同时“一瓢饮”兼谓自己的安贫乐道，然后以主客问答的体式，写出自己对于“泉声喧静”的看法。他串起两个特别的典故来旁敲侧击地回答。一是陶渊明的酒醉而遣客，表明自己不拘于礼的真率。二是佛菩萨维摩诘讲经，天女散花以测试听者理解到什么程度、佛性又如何——花落于诸位佛菩萨身上沾不住，落到佛门大弟子身上则沾得住，说明佛门大弟子还没能空诸色相，还不够参透维摩诘之意。而用一“待”字，使两个独立的典故，成为意义相关、禅机更深的內容。不仅隐含着自己能空而不留，也隐含着对客人于动静之义尚不能参透的讽刺。参不透动静，才会问这个貌似聪明而其实黏着

的问题。

兰陵王 赋一丘一壑^[1]

一丘壑，老子风流占却^[2]。茅檐上，松月桂云，脉脉石泉逗山脚。寻思前事错，恼杀晨猿夜鹤^[3]。终须是、邓禹辈人，锦绣麻霞坐黄阁^[4]。长歌自深酌。看天阔鸢飞，渊静鱼跃。西风黄菊香喷薄。怅日暮云合，佳人何处，纫兰结佩带杜若？入江海曾约^[5]。

遇合，事难托。莫击磬门前，荷蓑人过^[6]。仰天大笑冠簪落。待说与穷达，不须疑着^[7]。古来贤者，进亦乐，退亦乐。

【注释】

^[1]约作于庆元元年（1195）。

^[2]此言有幸独占此处风流。一丘壑：即一山一水。

^[3]前事错：言不该误入仕途。

^[4]此言功名富贵当是那些年少得志者的事业。邓禹：字仲华，新野人，佐刘秀称帝，二十四岁即拜为大司徒。麻霞：色彩斑斓。黄阁：指丞相府。

^[5]“怅日暮”两句：江淹《拟休上人怨别》：“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纫兰”句：言将兰联结为佩饰，以杜若为束带。兰、杜若，皆香草名。此处用屈原《离骚》诗意。入江海：指避世远居。

^[6]此言莫效孔子在卫击磬以遭荷蓑人讥笑。事出《论语·宪问》：孔子在卫国击磬，有一挑草筐的人经过孔子门前，嘲笑他音乐中表达的有志干时而无人见用之悲，告诫他要“深则厉，浅则揭”，即懂得因势而变，与世推移。

^[7]仰天大笑：喻笑傲林泉、不以仕进为怀。穷达：指人生道路的困顿与显达。

【点评】

通篇赋写退隐的风流和乐趣，但是“遇合，事难托”一语，却隐隐透出全词触发点所在：那是因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始终找不到可以实现的机会，君臣遇合、大显身手是难以希求的。

全词共三片。一片首韵直接入题，以占尽一丘一壑的风流自我形象，领起全篇。接韵以茅屋上“松月桂云”和山脚下清泉脉脉的优美风景，具体写占尽这一丘一壑的美景者的风流意态。以下以“寻思前事”退过一层，转写以前入仕的错误：一是此间的猿鹤为他的离去而悲鸣烦恼，一是功名本是邓禹那样少年得志者的事。这两个表达，一正一反，反借山间猿鹤之怨来表明自己本性合居于山中，正借邓禹辈人的得志，表明功名之事本不属于自己。“终须是”一语，内藏自己多少努力都已失望的感慨。

第二片暗接“前事错”，专言今朝心情的愉快和伸展。起言独自饮酒放歌，仰观天上鹰飞，俯视水里鱼跃，颇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由舒畅。“西风黄菊”一句，点明赋词的时间，也营造出近似于当年归隐的陶渊明所处的生活氛围。他以“喷薄”写菊花香气，生新脆硬，足见豪情。以下突然转入惆怅的感受中，借用前人诗句，写他对一位曾约定同游江海、而今不见踪迹的“佳人”即知音的盼望。这位在他的想象中像屈原那样身佩芳香饰物的佳人，即使真有所指，也更像寂寞的作者所创造出的自我精神的化身。而“日暮云合”，虽是借词于前人，却能“夺胎换骨”，表达自己作为一个老人的特有精神感受。

第三片揭明主旨，言自己虽然落拓失志，但不求闻达，甘心笑傲林泉，以退为乐。这里写得极有气势，极有风骨，显示出一个不免于精神不平的人，对于出处大节的看重。他先以“遇合”一韵，从第二片所述的意路上转回，逗出政治失意的牢骚。但马上以“莫”字，压住要倾发壮志才华不为世人所知的郁愤。此处借用孔子击磬求知的典故，表明了自己笑傲林泉、不以穷达为怀的精神风采。“待说与”一句，正面表明自己知其达而守其穷的定力。结韵挑明主旨，意在说自己不以退处为忧为耻，而觉得其中自有乐处。这就回应开篇的“风流占却”一语，使包孕丰富的慢词长调获得了圆满的结构。

玉楼春

戏赋云山^[1]

何人半夜推山去？四面浮云猜是汝。常时相对两三峰，走遍溪头无觅处。西风瞥起云横度，忽见东南天一柱^[2]。老僧拍手笑相夸，且喜青山依旧住。

【注释】

^[1]作于庆元二年（1196）秋，时稼轩罢居于铅山瓢泉。云山：为白云笼罩之山。

^[2]瞥起：骤起。云横度：浮云横飞。天一柱：天柱一根，指高耸青山。

【点评】

此词名为“戏赋”，带有明显的欢快戏谑色彩，是稼轩瓢泉隐居时期格调乐观、命意不俗的写景之作。

上片首韵劈面一问，问得奇怪。不仅使人如堕五里雾中，以为好端端一座山，真的被什么东西半夜推走了，而且也传出了作者清晨见不到青山时的惊讶、惶惑。这一问，最足以传达抒情者的瞬间精神感受。接着自言自语的回答，写出了他观望四面浮云而恍然大悟的样子。他赋予四面浮云以半夜推山的奇怪行为，设想奇特，又出之以猜度语气，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之中，更增加若干趣味。三四句，通过补叙与倒写，使第一句的奇问有所凭托。又把这补叙出的常时两三峰，纳入今日溪头“走遍”寻觅的视野中来，在一有一无的对照中，写出了作者不见云山的纳闷情状。下片“无中生有”，极柳暗花明之致。换头另辟一境，写西风忽起、浮云过处，东南方一座青山突然在作者眼前凸现，它高大得就像天柱一样直插云天。这里的“瞥起”“忽见”，绘声绘色，写出了瞬息万变的云山风光和作者的惊喜之状。而“东南天一柱”，可以既补写他上片没有交代的山的峻伟形象，也写出了他先被浮云所困未见青山，此时风起云开，猛然举头仰望，更觉青山高峻的情态。这一句“话中有话”，看来简洁而内涵丰富。这丰富的内涵，等到下韵中他拽老僧出场时，显得呼之欲出，而且透出了一股禅意。他以浮云写境，以青山写心：浮云（外境）尽管千变万化，时起时落，但青山（我心）则终究不动，真定有恒。这样，浮云和青山，既可成为佛门参禅入定的有味意象，也可成为作者面对政治风云时“我自岿然不动”的心灵象喻。难怪老僧也笑、词人也喜呢，原来大家都借浮云青山的意象证得了本心。

所谓云山，不过是云来云去、山隐山现的一段景致。措手稍微平钝，则会落入稀松平常之境。但作者却能以夸张渲染的手法、波澜起伏的结构，把景物变幻写得十分可观，足见他的奇趣；同时还赋予这一景物变化以十分蕴藉的理趣，尤其是结尾一韵，故意转出一个老僧来，使云山变化更带有了佛家所言的禅意。

哨遍 秋水观^[1]

蜗角斗争，左触右蛮，一战连千里^[2]。君试思，方寸此心微，总虚空并包无际^[3]。喻此理，何言泰山毫末，从来天地一稊米^[4]。嗟小大相形，鸪鹏自乐，之二虫又何知^[5]？记跖行仁义孔丘非，更殇乐长年老彭悲^[6]。火鼠论寒，冰蚕语热，定谁同异^[7]？噫！贵贱随时，连城才换一羊皮^[8]。谁与齐万物？庄周吾梦见之。正商略遗篇，翩然顾笑，空堂梦觉题“秋水”^[9]。有客问洪河，百川灌雨，泾流不辨涯种。于是焉河伯欣然喜，以天下之美尽在己。渺沧溟望洋东视，逡巡若惊叹，谓我非逢子。大方达观之家，未免长见，悠然笑耳^[10]。此堂之水几何其？但清溪一曲而已^[11]。

【注释】

^[1] 作于庆元四年（1198）。秋水观：稼轩在瓢泉所造的堂屋名。

^[2] 《庄子·则阳篇》称：蜗牛角上有二国，在左角的叫触氏，在右角的叫蛮氏。两国为争地而战，每战死伤数万。一方兵败而逃，十五日始能返国。

^[3] 言寸心虽小，却包容宇宙。

^[4] 言天地既然微若极细之米，则泰山自应细若毫末。典出《庄子·齐物论》和《庄子·秋水篇》。

^[5] 言大小具有相对性，小鸟鸪与大鸟鹏各得其乐。那嘲笑大鹏的两只小虫根本不了解这一点。之二虫：这两只小虫，指蜩与学鸠。《庄子·逍遥游》说，大鹏飞往南海时，蜩与学鸠嘲笑它说：我飞落于树林和地面间即可，何必飞向九万里高空而去南海呢？

^[6] 此言跖自言行事仁义而以孔子为非，殇子为自己的长寿而乐，而彭祖却为自己的短寿而悲。殇子：未成年即死的人。彭祖：传说活了八百多岁。典出《庄子·盗跖篇》和《庄子·齐物论》。

^[7] 此言生活在火山中的火鼠和生活在霜雪中的冰蚕，对于冷热的感觉不同，难以沟通。火鼠：典出东方朔《神异经》。冰蚕：典出王嘉《拾遗记》。

^[8] 连城：原指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典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此处指百里奚。羊皮：《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曾以五张羊皮赎百里奚于楚国，百里奚后来拜为秦相。

^[9] 此谓梦中与庄子讨论“齐物”思想，深得庄子欣赏，醒后即在这空堂上题写“秋水”两字。

^[10] 《庄子·秋水篇》语意：秋来水涨，百川入黄河，看不到黄河两岸。于是黄河神河伯欣欣然，以为黄河是天下最大的水域。他顺流东下，到了北海边，看见北海汪洋一片，无边无际。于是河神仰望海神而叹息，知道自己以前如“井底之蛙”。涯种：边岸。若：海神名。子：您，对海神的尊称。大方达观之家：指海神。后指道术修养精湛的人。

^[11] 此言秋水观前的溪水很小。

【点评】

此词以《庄子·秋水篇》所阐发的齐物思想为基础，以眼前的秋水观为起兴，以词为论，同时借用《庄子》中的寓言典故，讨论了大小、是非、寿夭、冷热、贵贱的相对性，认为一切差别皆由心造，自己正不妨借着“清溪一曲”的秋水观，与庄子同参玄言妙理。

起韵先借蜗牛角上的蛮国与触国“一战连千里”的典故，暗示大小、得失的相对性——常人眼中的一只小小蜗牛，其触须上的蛮触国人则以为地域广大，得失要紧。那么它究竟是大还是小呢？这取决于从什么

角度去看。以下接着说明这一小大之辨。作者认为一切的区别，来自于人的那个虽然小至方寸但包容无际的虚空之心。也就是说小大之辨本不存在。而心呢，它可以说是极小的，因为其形不过方寸，但也可以说是极大的，因为它可以包容“虚空”也就是宇宙万象。然后，他又从相对性角度，告诉人们这样一个观点：不要只知道庄子所说的泰山比秋毫之末还要小，而要知道天地从来只不过是一颗最细的米粒。小大不过是相对的，小鸠有小鸠的乐趣，大鹏有大鹏的乐趣，那两个嘲笑大鹏、而自觉自己的生活很好的蝉和小山雀又知道些什么！其下，作者接着论及是非与寿夭之辨：柳下跖说自己是仁义之辈，反而说孔丘不仁不义；还有短命鬼殇子欣喜于自己的高寿，而活了八百多岁的彭祖伤心于自己的早夭。这就像火鼠向冰蚕谈论寒冷的感觉，冰蚕向火鼠谈论热的感觉一样，他们的隔膜是非常深的。那么究竟是火鼠的说法对呢，还是冰蚕的说法对呢？上片末韵这个提问，答案也已经被上片的其他各句所提示，但依然有引而不发之妙，可以让读者依照作者的设定，自己寻找到它的答案。

下片进而阐发贵贱的相对性，并认为自己已经完全得到了庄子齐物思想的精髓。最后靠近题面，归结于水的大小之辨，并表明自己的秋水观虽小，却足以用来参悟玄理。他以一声叹息为始，表明贵贱的相对性，在于各自的因时而异。他以《史记》中人物百里奚为例，一会儿被以五张羊皮而赎回，一会儿贵至拜相，可谓价值连城。这里对于百里奚命运遭际的叹息，正包含着他自己对于自己命运不由自主的叹息。以下以一问句，表明自己已经达到庄子“齐万物”的精神境界，所以，他在梦中不仅见到庄子，且得以与后者一起研讨《庄子》的思想，彼此之间莫逆于心，相顾翻然而笑。然后，他以“空堂梦觉”将这可以放得很开的意思收拢，使之关合到自己的秋水观。他用河神河伯先见自己的处所而欣然自喜，而后见到海神海若的处所而惊叹，并嘲笑自己的井蛙之气的庄子典故，来表明自己已超过河伯的境界，因知道小大之辨纯属于相对。故而对于自家秋水观前的“清溪一曲”，也觉得可以陶冶性情，参悟玄理。

此词虽然属于词论，即以词体承载着散文的说理功能，属于词中少见也不为人倡许的另一体，却十分有吸引力。这不仅因为他把论引进词体，令人有别开生面之感，而且因为他大量引用了《庄子》中充满奇幻色彩的寓言故事来说理，使理由事载，理由物托，生动风趣。

鹧鸪天

读渊明诗不能去手，戏作小词以送之^[1]

晚岁躬耕不怨贫，只鸡斗酒聚比邻^[2]。都无晋宋之间事，自是羲皇以上人^[3]。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4]。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5]。

【注释】

[1]去手：离手。此隐居瓢泉之作。

[2]“晚岁”两句：谓陶潜晚年躬耕田园，安于清贫，以薄肴淡酒邀会乡邻，彼此融合无间。

[3]晋宋之间事：指东晋末年、刘宋初年，即陶潜生活的年代。这是一个南北分裂、战乱不断，统治阶级内部倾轧得很厉害的年代。羲皇以上人：指上古以远的纯朴之人。

[4]清真：指陶诗清新纯朴。

[5]王谢诸郎：王、谢两家的子弟。王、谢是东晋的两大望族，长期跻身政治上层，其子弟以潇洒儒雅见称。柴桑：陶潜故乡，在今江西九江市西南，他晚年归耕也在此地。

【点评】

词上片写陶渊明的人品，特取其岁晚躬耕之事。这是因为它与作者目前的生活境遇很接近，他可以从陶渊明的实践行为中汲取力量。他钦仰于陶的“不怨贫”，以淳朴之心与农民相交，对于晋宋之际黑暗和凶险的政坛毫无留恋地抽身而退。这些，都是同样处于退隐状态的作者暂时还不能完全做到的：他作为一个失意的英雄，对于当代政治和国家命运不能无挂虑，因此也不能无牢骚；虽因屡次被谗害而灰心失望，却不能彻底抽身，完全安于淳朴的田园生活。所以，他写陶渊明高风亮节在这几个方面的体现，颇有取药自疗的意思。

下片写陶渊明的诗品，特拈出“清真”二字，并表明这一清新淡远、淳朴真挚的抒情风格和内容，在陶渊明诗歌中的无处不有。不仅很见出作者作为一个激情横溢的豪放词人对于一个不同类作家的深透理解，而且也显示出他对于这一外素内腴的诗品的仰慕。这一对前者人品和诗品的极度仰慕，他通过一个极端化的比较表达了出来：这个比较是，像芝兰玉树一样潇洒儒雅的东晋世家子弟王谢诸郎远不如陶渊明所居住过的江西柴桑的陌上尘土。这就将陶推崇到了从来也没有过的高度，显示出作者极度的情绪化心态。

卜算子

齿落^[1]

刚者不坚牢，柔底难摧挫。不信张开口角看，舌在牙先堕^[2]。

已缺两边厢，又豁中间个。说与儿曹莫笑翁，狗窦从君过^[3]。

【注释】

^[1]此闲居瓢泉之作。

^[2]《说苑·敬慎》：常拟有病，老子去看望他……常拟张口问老子道：“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答道：“是。”常拟又问：“我的牙齿还在吗？”老子答道：“不在。”常拟问他：“您理解此中道理了吗？”老子答道：“舌头能久存，难道不是因为它很柔弱吗？牙齿掉落，难道不是因为它刚强吗？”常拟笑道：“是了。”刚者：指牙齿。柔底：指舌头。

^[3]“狗窦”句：《世说新语·排调》：“张吴兴年八岁，齿亏。先达知其不常，故戏之曰：‘君口中何为开狗窦？’张应声答曰：‘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狗窦：狗洞。从：任凭。

【点评】

词人以舌在齿落的现象中，寄寓了自己领略到的老子刚摧柔存的生活哲理。

词一上来，就推出主旨，开篇立意。这是论说文笔法，十分警醒。就措意而言，它虽是化用典故而来，却如打心中流出，十分自然。在意路上，这里的“刚者”与“柔者”，已隐然照顾到后文的叙写落齿的事情。以下如同论说文的举证，以“不信”反领，表明了“舌在牙先堕”的事实。此处用典，也令人不觉，但觉“张开口角看”一语，天真烂漫，如同打儿童口中说出。下片具体叙写齿落的事实，正面切题，用口语来写，显示浑朴活泼的趣味，一点儿也不见落齿者的悲哀。以下更进一层，以“狗窦从君过”的反讽，嘲笑那些笑话他豁齿的“儿曹”，这表现出他的旷达，也表现出他的倔强。为什么呢？这里的“儿曹”，未必只是他家里的子孙辈，而兼容了所有的年少得意之辈对于老年人的态度。在这一个层次上，可以说词人是旷达的。如果更进一步，理解到“儿曹”在骨子里还兼指他心中的政敌和“假想敌”，即那些春风得意的当权派。他们若笑话他年老齿落的话，很显然就带有幸灾乐祸的味道。因此，作者若对他们说一句“狗窦”的戏谑，显然其中也含有老而倔强的意味。妙的是，他把这最深隐的思想隐藏得很成功，让读者一见之下，只感到他的旷达诙谐；而细品之下，也能隐隐感受到他的情感锋芒。

此词的主要特色是用典浑化，如撒盐于水，不复见盐粒，只觉水味不薄。另外，用语通俗如白话，风格诙谐，这些看来是冲淡诗味的因素，却没有使此词堕入搞笑的恶趣，而是与其中深刻的人生寓意并存不悖。人多谓锻炼精警易，天然入妙难。这首词如果不从词的婉约化抒情特征去轩轻它，也可算是天然入妙的作品。

水龙吟^[1]

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2]。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3]。白发西风，折腰五斗，不应堪此^[4]。问北窗高卧，东篱自醉，应别有，归来意^[5]。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6]。吾侪心事，古今长在，高山流水^[7]。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8]。甚东山何事，当时也道，为苍生起^[9]？

【注释】

[1]当为晚年隐居瓢泉时作。

[2]参差：仿佛。

[3]觞：酒杯。御：用，引申为饮。

[4]此言陶渊明不堪忍受“折腰”的耻辱，宁肯白发萧萧对西风，辞官归隐。

[5]此言陶渊明辞官归隐，在北窗下休眠，在东篱下把酒赏菊，应别有深意。

[6]凛然：严肃貌，令人敬畏貌。

[7]吾侪：我们。高山流水：指山水胜赏。

[8]富贵……未免：用谢安语。参见《水调歌头·白日射金阙》注⑤。直饶：纵使。

[9]此言为什么谢安当年要说为了苍生而起用？甚：怎么。东山：谢安曾隐居东山，此以之代指谢安。苍生：黎民百姓。

【点评】

词以“老来曾识”领起，语简意深。因为对渊明的举动，不经过与现实的反复碰撞，像他这样一个具有英雄豪杰之气的人，是很难理解的。因为日思夜想，渊明竟然由“抽象的存在”转为“实体的存在”，可以凝聚成他的梦中知音了。这里的“参差”一词，不仅写出了词人在梦中视物的朦胧效果，而且也为他梦中所见是否真是原来的渊明的形象，留下了分辨的余地。接韵写他从梦中醒来时的爽然若失：饮酒没了情致，歌吟没了意趣。这样的“幽恨”，显示出他对于渊明极为痴迷的感情。三韵解释为什么他对于渊明如此钟爱，是因为他那耿直正派、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品节使作者深深折服，他主动地做出辞官归隐的决定，这在官场诸公中很少见。上片末韵写词人在陶渊明高卧闲居、采菊饮酒的举动中，不像一般人那样只看到他的“浑身静穆”，而是别会有会心，以为在他的辞官归隐中，含有更深的用意。这用意是什么呢？作者没有明示，但是可以想见：他一是暗示陶的归隐是因他看不惯官场的黑暗污浊，于是采取洁身自好的态度以与之决裂；二是认为只有山水才是清洁的场所，与陶的精神趣味完全相融。这里他将自己的感觉与陶渊明的感觉浑然相融。这样，就把稼轩自己对于归隐田园的态度曲折传达了，这是稼轩运笔的聪明乃至“狡狴”之处。

下片更明白地引陶渊明确为异代知己，并以始隐终出的谢安为反衬，表明志在高山流水的情操。过片两句，直接出以热情淋漓的赞美，把陶渊明流芳不灭的生气揭示出来，并且在见识上超过了以往“田园诗人”对陶渊明的定评，看到了陶渊明心中鄙视俗情的凛然生气。接韵引陶自写，以“吾侪”一词，自豪地归拢自己和陶渊明，说自己与他是一对异代知己。“高山流水”一词，是化用历史上的知己典范——伯牙和子期的故事，来表明自己与陶渊明绝代无伦的知交之情，也兼有志在高山流水而非俗世名利的情操。以下掉转一笔，以退为进，以引用谢安未出山时不免于富贵之心的语言，表明即使还能涉富贵之境，也觉得它未免

无味。接着，他更以反问的语气，对那些不能完全脱离富贵心机的人们，以“为苍生起”为幌子，行求取富贵之实的行为，加以嘲笑和揭露，很有一种看破的清醒。本来，谢安的出山，也确实拯救了东晋王朝乃至东晋的“苍生”。对于像他这样的人物，作者尤且加以嘲讽，那么，对于那些不如谢安之辈的嘲讽，又当如何辛辣！不过，稼轩词结韵的意思，还不止于此。在他对谢安加以嘲讽的问句中，也还含有自己思“为苍生起”而不可得的隐痛，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不仅把作者对于现实既已经绝望又难以完全泯灭出山用世的矛盾思想，很含蓄地表达了出来，而且对世间俗人顺便下一针砭。而如果联想到作者本来是一个志在有为的战士，他如今却完全与陶渊明在精神上同其归宿，则人们不仅会为他目前以退隐为归宿的思想而慷慨生哀，更会为造成了他这一思想的黑暗现实痛心疾首。

赠别会友·后夜相思月满船

木兰花慢

滁州送范倅^[1]

老来情味减，对别酒，怯流年^[2]。况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圆。无情水、都不管，共西风、只管送归船。秋晚莼鲈江上，夜深儿女灯前^[3]。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贤。想夜半承明，留教视草，却遣筹边^[4]。长安故人问我，道愁肠殢酒只依然^[5]。目断秋霄落雁，醉来时响空弦^[6]。

【注释】

[1] 作于乾道八年（1172）滁州任上。范倅：范昂，时由滁州通判任满，奉诏返京。倅：副职。

[2] 老来：稼轩此时只有三十三岁，这里应是他心理年龄的自我感觉。情味：犹言情趣。流年：似水光阴。

[3] 莼鲈：莼菜和鲈鱼。此参见《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注⑥。

[4] 朝天：朝见天子。玉殿：代指朝廷。承明：承明庐：汉代宫中设承明庐，作为文学侍臣值班和起草文件处。视草：修改诏书。却遣筹边：又被派去筹划边境事务。

[5] 殢酒：沉溺于酒。

[6] 此用更羸射雁事。《战国策·赵策》：更羸与魏王立于京台下，仰见飞鸟，更羸说他能引弓虚发而射鸟。一会儿他果然虚发而射下一雁。魏王问原因，他说这是只旧伤未愈的孤雁，闻弓响欲高飞，结果伤口迸裂而跌下。目断：目送。

【点评】

词上阕惜别。共分三层。起韵既点出送别之事，也表明送别之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写此词时才三十三岁，却已经觉得衰老，感到情怀无复年轻时的飞扬，并且对时间的流逝由衷地感到敏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对生命的期许无比的高。但南来已经有十年之久，却功业未就，岁月虚度。一个以英雄自许的人，怎能不痛心、灰心与忧心？！有这样的起句，就为全词奠定了基调。接韵思绪从“怯流年”处暂时宕开，而突出“别情”的难堪，意思层层叠加。已经是心中有怯意了，朋友又要离别，况且离别在已近中秋月圆人聚时，这就不能不使他怨恨那“十分好月”了。不仅月亮可怨，连送行舟的流水也可恨，因为它是如此无情，和西风一起好不快捷地送朋友离他东去。怨月、怨风、怨水，是离别时刻对朋友挚情的曲折表露。上阕末句，作者从眼前所见所感中宕开一笔，想象行者范昂旅途所见和归家所遇。

这样的描写，有三个方面的作用。首先从词境上说，它与下阕中的某些描写一起，丰富了词的意境层次，使实境的诚挚和虚境的空灵相交合，显得风神摇曳而不板滞。其次，从抒别情的角度说，它充分显示了作者对行人关念到底的态度，是对于上文别情的有效延伸。最后，从作者自我抒情的角度看，这里的想象境界也堪称“别有用心”。因为范昂在旅途和家园所遇是那样美好：途中有莼菜鲈鱼——西晋张翰宁愿辞官去享受的美味，家中有娇儿爱女在灯下与他团聚欢笑。那么，作者自己滞留异乡不得归去的遗憾，不是就通过他的想象而传达了吗？

下片词情较复杂，而主要表现为对于国事的关怀之意，对于朋友的劝勉之情，以及自己虽忧谗畏讥但仍望有所作为的衷曲。前两大句，主要是对范昂的期待和勉励。他勉励朋友不要忘怀时事，而要有所作为。他期待朋友受到朝廷的重用，既充分展露自己的文才，做历代文臣引以为荣的天子身边的近臣——诏书起草者；又能被委任以筹划边防事务的重任，为收复中原的事业做出贡献。而对朋友的期待也是对朝廷

的期待，“玉殿正思贤”就表明了这样的期望。三韵借“长安故人问我”的虚设话头，引出了自己的满腹牢骚。他说自己依旧愁肠满腹，依旧借酒浇愁。结束句的“目断”一语，更是感慨良多，它既表达出作者深深的忧谗畏讥之情，就像那只受伤的惊弓之鸟一样，即使是在醉中他也不忘有人在拉响空弦；也表达作者打灵魂里向往着杀敌立功，所以即使是没有机会，即使是在醉中，也不忘时时望空拉响空弦，热切地盼望一试身手——“空弦”一语，含意实厚。这使此词在结束部分，就像在开头部分一样，成了完全的自我抒情。从而使惜别的挚情为自抒其怀的忧情所包拢，追加了送别之意的深致，作者的精神面目也因之而跃然纸上。

在艺术上，这首风格刚柔相济的词，有三方面值得注意。其一是层层推进的抒情手法。其二是文思跳宕、一波三折的结构特征：词将不同时间（此刻——月圆）、不同空间（此处——江上、灯前、长安）里的形象衔接在一起，显得十分自然。其三是妙用典故、融化无痕的技巧。上阕的末韵与下阕的结韵句句用典，而又似即景叙情，典故已经化成了作者抒情的语言元素，而不再是拦在词句里的“语言石虎”了。

水调歌头^[1]

落日古城角，把酒劝君留。长安路远，何事风雪敝貂裘^[2]？散尽黄金身世，不管秦楼人怨，归计狎沙鸥^[3]。明夜扁舟去，和月载离愁。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4]。莫学班超投笔，纵得封侯万里，憔悴老边州^[5]。何处依刘客，寂寞赋《登楼》^[6]？

【注释】

[1]约作于淳熙元年（1174）。

[2]此用苏秦入秦落魄事。《战国策·秦策》：“苏秦始将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形容枯槁，面目黎黑，状有愧色。”敝貂裘：貂皮衣服破旧。

[3]秦楼人：指妻室。狎沙鸥：与沙鸥亲近，指隐居生活。

[4]致身：献身出仕。伊周：伊尹和周公，古代两个著名的贤相。

[5]班超投笔：《后汉书·班超传》：班超少时家贫，常为官府抄书，后投笔从戎，立功异域，封定远侯，三十一年后始从西域返家。

[6]依刘客：指王粲。汉末天下大乱，王粲避难荆州，依附刘表而不得志。《登楼》：即《登楼赋》，王粲所作。

【点评】

词的上片重在劝离人留下和归隐。起韵总写他在古城落日的光景里，劝离人留下。以下两大句，则对此从容解释：一是担心临安路远，而离人此去奔赴的前程难料。二是担心他千金散尽而困守都城，辜负了家中妻子的爱情。所以不妨就此归隐，忘却世事而与沙鸥相游处。但离人终归要去奔赴前程，所以上片的结句，说的是离愁的不免。它不仅是作者之所不免，也是离人自己所不免。既然怀着离愁，又不得不离别，离人的选择就不免于违背自己的初衷了。

过片承上启下，感慨功名之念的不由人做主，接韵宕开一步，写纵使不能忍住功名之心的诱惑，离人作为饱读诗书的人，也要励志奋进，向古代贤相看齐，而切莫学投笔从戎的班超。他为什么会对将和相加以褒贬呢？这就是曲笔传情了。它表明，在他的选择中隐藏着一段无法明言的幽恨：他就是那个投笔从戎、有志学班超的人，结果却被外放在这落日苍凉的古城下，远离能运筹全局的位置。结末一句，更将这幽恨点明：他虽然投南以后即进入官场，却被排挤到边州而不能实现其宏图伟业，这使他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怀乡念土的“依刘客”而已。失意的寂寞，反映出这位爱国志士壮志难酬的深深苦闷。

这首词，以留人起，以伤己结。其间盘旋停咽而又意脉不断，抒情似浅直而隐曲，反映了词人在特定处境中的迷惘和痛苦，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鹧鸪天

离豫章，别司马汉章大监^[1]

聚散匆匆不偶然，二年历遍楚山川^[2]。但将痛饮酬风月，莫放离歌入管弦^[3]。 紫绿带，点青钱，东湖春水碧连天^[4]。明朝放我东归去，后夜相思月满船。

【注释】

^[1]作于淳熙五年（1178）春。豫章：江西南昌。司马汉章：司马倬字汉章，时任江南东路提点刑狱，故称“监”或“大监”。

^[2]“二年”句：稼轩自前年秋至今年春不足两年，却调动三次，宦迹所至江西、湖北一带，旧属楚地，故有此语。

^[3]酬：答谢。风月：代指美景。莫放：莫奏。

^[4]东湖：在江西南昌东南，为境内名胜。

【点评】

这首以小令写成的离别词，风格含蓄蕴藉，体势既整饬又流美。

起韵借聚散兴感，直中藏曲，吐露自己对于被频繁调动的牢骚不满情绪。作者从淳熙三年到五年的短短时间内，先后被调动三次，匆匆来往于今江西、湖北等地，简直疲于奔命，来不及有所建树。对此，他以一句“二年历遍楚山川”做出形象的概括。他对自己被频繁调动的原因是怎样理解的？他以“不偶然”来点出隐情，留给读者体会。“不偶然”，就是必然，他已经体会出了被频频调动的必然性。为什么呢？追思以往经历，他不能不感到南宋统治者对他这样一个赤心来归的爱国者的防备和猜忌，这令他感到特别痛苦和不满。他曾经自呼为“江南游子”，曾经叹息过只能醉吟风月，曾经以酒浇愁，都是为此。因此，这里的“不偶然”一语，包含无限悲愤。下两句，忽然一转，转到饯别的宴会上来，写自己只愿意和朋友一起为了美丽的风光而畅饮，而不愿让离歌别曲深化自己的别离之愁。这在章法上，是切合题面。而细味其意，其中仍含着无计可施、只得自我排遣的愁情。

过片承上文的“酬风月”而来，写饯别处的东湖美景如画，实是表达他对于豫章的依依眷恋之情。“绿带”“青钱”用以状流水、荷叶之貌，涉笔成趣；“春水碧连天”，以夸张的笔触，显示出作者对于此地风光的无比喜爱之情。结韵想象别后殷切思念朋友的情境，妙在情景交融。尤其是“后夜相思月满船”之语，写境不隔，写情浓郁，简直是妙手偶得的佳句。

破阵子

为范南伯寿^[1]

掷地刘郎玉斗，挂帆西子扁舟^[2]。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3]。燕雀焉知鸿鹄？貂蝉元出兜鍪^[4]。却笑卢溪如斗大，肯把牛刀试手否^[5]？寿君双玉瓿^[6]。

【注释】

^[1]作于淳熙五年（1178），稼轩时在湖北转运副使任上。本词原题为：《为范南伯寿。时南伯为张南轩辟宰卢溪，南伯迟迟未行，因作此词勉之》。范南伯：范如山字南伯，是稼轩的妻兄。张南轩：张璪字南轩，抗金名将张浚之子，时任荆湖北路转运副使。辟：征召。宰：县令。

^[2]“掷地”句：据《史记·项羽本纪》，鸿门宴上，项羽不听范增劝告，放走刘邦。范增怒将刘邦送给自己的一双玉斗（玉制酒杯）掷地，并用剑击破，愤愤离去。“挂帆”句：用范蠡破吴后，载西施泛舟五湖事。

^[3]三百州：泛指宋室江山，但主要指北方故土。

^[4]“燕雀”句：据《史记·陈涉世家》载，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少时与人佣耕，对同伴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貂蝉：即貂蝉冠，代指大官。兜鍪：士兵戴的头盔，代指士卒。

^[5]如斗大：形容卢溪很小。牛刀：喻大才。

^[6]玉瓿：玉制酒杯。

【点评】

这首祝寿词，并非泛泛应酬之作。该词拉杂典故，委婉亲切，谈笑风生，善于劝勉，把抽象的道理用形象的语言表述得相当精到，颇为亲切感人。

上片劝告妻兄应该积极求取功名，戮力于抗金恢复事业。起韵先借用两个范姓古人的典故：一是项羽的谋臣范增怒掷玉斗的典故，一是范蠡功成之后泛舟于五湖的典故，来表现范姓人物在历史上的风流，既为范门自豪，也有勉励范南伯做名垂青史的风流人物。上片末句，如急水下船，顺势推出力重千钧的“君王三百州”一语，语重心长，忠心耿耿，透露出词人自己未尝一日忘怀于收复之事、并以之与他人共勉的心情。

上片有以立大志、行大事激励范南伯出仕勿疑的用意。换头在这个基础上，以一个精彩的比喻、一个精彩的借代形成对句，开导对方：既要像鸿鹄一样有凌云腾举之志，又要踏踏实实从小处做起，通过具体的工作磨炼自己。这一对句，议论精辟而又形象，有的放矢，很好地处理了“万里功名”和“卢溪县宰”这一大一小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直击“迟迟未行”的范南伯的“心病”。接韵承此而来，正面劝说范南伯前去卢溪县上任。“牛刀试手”一语，表现了词人对范南伯才华的充分肯定。而先以“却笑”表达这一劝勉之意，就使语气更加委婉亲切。至结韵，把祝寿之意关合进来，补足题面，使全词紧扣题面，滴水不漏。

水调歌头

淳熙己亥^[1]

折尽武昌柳，挂席上潇湘^[2]。二年鱼鸟江上，笑我往来忙。富贵何时休问，离别中年堪恨，憔悴鬓成霜。丝竹陶写尔，急羽且飞觞^[3]。序兰亭，歌赤壁，绣衣香^[4]。使君千骑鼓吹，风采汉侯王^[5]。莫把离歌频唱，可惜南楼佳处，风月已凄凉^[6]。“在家贫亦好”，此语试平章^[7]。

【注释】

^[1]作于淳熙六年（1179）。本词原题为：《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周总领、王漕、赵守置酒南楼，席上留别》。周总领：周嗣武；王漕：王正之；赵守：赵善括，为宗室子弟。此辈都是稼轩任湖北转运副使时的长官或僚友。南楼：此指在湖北武昌者。

^[2]武昌柳：与灞陵柳、隋堤柳同样出名，为晋人陶侃命人所种。挂席：即扬帆行船。古人船帆或用布幔或用草席做成。

^[3]丝竹：管乐和弦乐的合称。陶写：陶冶性情。急羽飞觞：参见《满江红·照影溪梅》注释③。

^[4]此指往日与僚友所过的文采风流生活。序兰亭：晋王羲之有《兰亭集序》。歌赤壁：苏轼有《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绣衣：本为汉代官名，官职类似于宋代各路提点刑狱使。此借指同宴的僚友。

^[5]使君：汉代以后对州郡长官的尊称。千骑：汉乐府《陌上桑》：“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鼓吹：即音乐之声。

^[6]离歌：离别的歌曲。南楼佳处：《晋书·庾亮传》载庾亮在武昌时，其佐吏如殷浩等登南楼赏月，不知庾亮之来。庾亮徐徐说道：“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

^[7]平章：品味，辨别。

【点评】

本词在抒发别情的同时，表达了词人对于被频繁调动的深深感慨。

上片起韵点题，表明离别湖北漕移官湖南事，兼以折柳表明送别本事。接韵感慨两年来被频繁调任事实，以江上鱼鸟的闲暇对照自己的羁旅奔忙，以一“笑”字暗示内心的不满。三韵接二韵而来，正面抒怀，重笔抒情，表明了词人对于命运不遇的忧恨，以及中年不堪离别的心情。词人在此所突出的自己矢志中年的憔悴、衰老形象，令人感慨。上片末韵，再次拍到题面，写急管繁弦、杯觥交错的别宴情景。这使词作结构紧凑。

过片回忆湖北漕任上与众同僚诗酒相和的韵事，短语相连，是节奏很快的总提。兰亭、赤壁的典故，显示了词人与同僚们在人生境界上的风流不凡。“使君”一韵，借用《陌上桑》典故，特别点出周总领的过人风采。“莫把”一韵，抚往思来，极诉离情。以南楼风月的凄凉，表明事往人去的空寂，展示出他自己不堪离歌萦耳、惦念湖北风月的留恋之情。结韵以一句俗语，表明了他和众同僚之间亲如一家人的感受，这是他对于同僚关系的认可和高度肯定。“试平章”一语，就是要把这样的亲人感觉传递给他送别的人。

本词抒情爽利明快，结构周密圆合，虽然频频用典，却不影响情意表达的明畅。

水调歌头

和赵景明知县韵^[1]

官事未易了，且向酒边来^[2]。君如无我，问君怀抱向谁开？但放平生丘壑，莫管旁人嘲骂，深蛰要惊雷^[3]。白发还自笑，何地置衰颓^[4]？五车书，千石饮，百篇才^[5]。新词未到，琼瑰先梦满吾怀^[6]。已过西风重九，且要黄花入手，诗兴未关梅^[7]。君要花满县，^[8]。

【注释】

[1]作于淳熙七年（1180）。赵景明：名奇玮，此时为湖北江陵县令，与叶适友善，稼轩亦叶适朋辈。

[2]言官府之事难以清清白白地了断，不妨以饮酒为乐。官事句，典出《晋书·傅咸传》：“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广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

[3]此三句，慰解沉沦下僚的赵知县，言其不妨如龙蛇深蛰而不管他人的嘲笑，归志于山林丘壑，等待春雷的发动。

[4]此句自叹衰老颓放，命运不遇。

[5]五车书：赞赵之学问。典出《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千石饮：赞赵之酒量与豪气。百篇才：赞赵之才华。杜甫《饮中八仙歌》：“李白一斗诗百篇。”

[6]琼瑰：美玉。此借指赵的新词。

[7]此言彼此的诗兴皆为秋风黄花引发，而非为梅花引发。

[8]晋潘岳为河阳县令，在境内遍栽桃李，时人称之为花县。

【点评】

上片主要写词人的招饮和对于友人的慰藉。起韵直呼友人前来饮酒，显得热情洋溢。“官事”句的用典，显示出了词人的人生阅历之厚。接韵也很爽利，以反问的句式，玩笑的口吻，表达出词人与赵景明之间的知己之情。“但放”一韵，全是慰藉之意，显示出词人对于赵景明所遭遇到的“旁人笑骂”的不良境遇的深深理解和同情，而劝慰他不妨暂时放达于丘壑中、等待惊雷的话语，是把友人当作一条潜龙，表达了词人对于友人才华的高度评价，以及对于其将来乘时而飞的预计。上片末韵，则一笑掉转，直写自身的衰老失志。“何地置衰颓”的问句，尤显痛心。半壁江山中，竟然无处可以放置他那衰老颓放之身！其时词人正当中年，是经验和能力都十分成熟的时候，竟以衰颓自拟，可见这么多年壮志难酬的悲愤和被频繁调任的愤懑是怎样深深地伤了他的心。这里的“自笑”，笑中含泪，于此可见稼轩性情。从章法上看，上片末韵是与前文的一个对照。

过片联翩而下，对于友人的才华作全面总结。友人学富五车，酒才诗兴豪迈不羁如李白。这样的总结，显示出了词人之所以欣赏赵并将他引为同调的原因。下韵邀阅友人新词，以“琼瑰先梦”来表达词人对于友人辞章的极度赏爱之情。“已过”一韵，顺势而下，言眼前正是西风绽菊之时，彼此正可以赏菊花而动诗兴。这不仅是应时之举，于此也可以窥知：词人后来学陶渊明爱菊的心态行为，并不是没有基础的。结韵以才子潘岳的典故，表达了词人对于友人广植人才的希望和祝福。

全词结构清晰，转折自然而自由，感情的表达流畅真切，造成一种豪放恣肆的抒情风格。

鹧鸪天

送人^[1]

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余事且加餐^[2]。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3]。

【注释】

^[1]闲居带湖之作。

^[2]阳关：王维的《渭城曲》，经乐工衍为三叠，专供离别时演唱，称《阳关三叠》。加餐：言多吃饭，保重身体健康。

^[3]行路难：汉乐府杂曲有《行路难》一支，后刘宋诗人鲍照作《拟行路难十八首》，咏写种种人世忧患和悲愤。此巧借歌名。

【点评】

这首送别词貌似放达，却中含忧愤。在短章小令之中，不仅包含了真挚的情谊，而且包蕴了特别深沉的感慨，所以滋味醇厚。

上阕开篇，即用《阳关曲》显示离别之意，且切合送别场面。“泪未干”一语，写出了稼轩对于友人的情重之貌。接句含意更丰富：第一，他确是在劝勉关怀友人，要他自己保重，多吃安乐酒饭，少想建功立业那些身外事。第二，“功名余事”一语，由念念不忘西北神州、十分渴望建功立业的稼轩口中说出，显然包含着难言的苦衷，暗寓着时政不明、不可进取的悲酸。下两句，以景写情。眺望友人将去之路，下见两岸树木似在送别，无边流水也在送行，仰见雨云笼盖到半山腰间。似水的情意，如山的忧郁，就在这湿漉漉、阴沉沉的风景中显示了出来。此处妙在抒情既确定又含蓄，介乎即景生情和即事叙景之间。

下片在别情的基础上宕开。换头先以反诘句，将别恨和今古“几千般”的幽恨作比较，说明在离恨之外，还有足以使他和朋友忧恨的内容。这就将眼界扩大到整个历史人生的角度去，再于结拍点出那比江上风波更险恶的“人间行路难”上去。旨在提醒朋友：官场险恶，政治风波更须小心防备——这是稼轩归南数十年政治遭遇的自我总结。被罢官闲居的他，借告诫行将出仕的朋友，深刻地流露出这一悲愤。究其内里，这是对南宋政坛群小误国伤人、阻挠他实现抗金大业和做正直官吏的悲愤。该词含蓄拗怒，集婉转、刚健于一身，写得感慨深沉。

词在境界上，写别情而不停滞于别情，抒友情而不局限于友情。一步一折，一折一深：由别愁而写到国事堪恨，由自然风波推衍到政治风波，深刻地暗示出主战派爱国事业实现的艰难。这使全词主旨超越离情常境，而升华到很高的人生忧患上来。

满江红

送李正之提刑入蜀^[1]

蜀道登天，一杯送、绣衣行客^[2]。还自叹、中年多病，不堪离别^[3]。东北看惊诸葛表，西南更草相如檄^[4]。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笔^[5]。儿女泪，君休滴；荆楚路，吾能说^[6]。要新诗准备，庐山山色。赤壁矶头千古恨，铜鞮陌上三更月^[7]。正梅花、万里雪深时，须相忆。

【注释】

^[1]作于淳熙十一年（1184）冬，时稼轩罢居带湖。李正之：即李大正。曾任江淮、荆楚、福建、广南路的提点坑冶铸钱公事（采铜铸钱），常驻信州。提刑：提点刑狱使。李本年冬改任利州路提点刑狱使。

^[2]绣衣行客：汉武帝曾设绣衣直指官，他们身着绣衣，被派往各地审理重大案件。此指提点刑狱使李大正。

^[3]此用谢安“中年恨”事。谢安曾对王羲之说：“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世说新语·言语》）

^[4]“东北”句：诸葛亮曾出师东北伐魏，并作《出师表》以明志。看惊：言曹魏有惊于诸葛亮北伐。“西南”句：司马相如曾奉汉武帝命作《喻巴蜀檄》，安抚被巴蜀太守唐蒙惊扰的蜀中百姓。

^[5]君侯：对达官贵人的尊称。此指李大正。如椽笔：指大手笔。

^[6]荆楚路：今湖南、湖北一带，为入蜀要路。稼轩曾在两湖做官，故而熟悉其中风景。

^[7]赤壁矶：在湖北黄冈市西南。铜鞮：在湖北襄阳。

【点评】

送别词一般都从送行之地写起，本词却不然。首句化用前人诗意，直写行人所到之地，有盘空而起的意味。然后，以“一杯送”暗转到送别之地上来。接韵明写自己的不堪离别，既显出作者与朋友的深厚友谊，又暗示自己的蹉跎失志。兼人与我，一箭双雕。且更因为中年失志多病，故而尤不堪与朋友离别。但作者并没有像凡庸之辈一样，沉溺于嗟叹伤感之中，而是快笔掉转，大笔振迅。以“东北”一韵的精工对仗，写出他对朋友文韬武略、建功立业的极大希望，这里不仅对仗工整，而且用事恰切。因为诸葛亮和司马相如，是与蜀地建设关系甚大的两个历史人物。作者借他们来助勉处在西边前线的李正之，要像诸葛亮那样坚持抗金和北伐，使东北方向的敌人闻风丧胆；要像司马相如那样安抚百姓，稳定后方，为国家强大统一做出贡献。这本是作者本人内心愿望的写照，用来寄语朋友，显得诚挚感人，表现出作者一往情深的爱国之情。他对朋友的友情就是建筑在共同的事业追求之上，境界高出凡俗。上片末韵，表明了他对朋友文才武略的推许，结得斩钉截铁，十分有力。

下片转为对朋友旅途境况的设想。换头一韵有两层意思：一遥承上片起处的送别之意，劝慰友人休为离别而悲伤；一开启下文无限风光之门。尤其一句“吾能说”，将以往的作者行旅经验尽情唤起，显示出他不忘祖国山河的殷切感情。在作者心头，庐山的秀丽山色，赤壁矶上的巨浪，襄阳路上的皓月，无处不能诱发行人的诗情，到处都似在向行人邀约着新诗。作者对于祖国山河的无比热爱，和对于朋友文采的含蓄赞美，尽纳其中，同时也兼有开阔朋友心胸并壮其行色之意。“要新诗”一语，语气直管到“三更月”一句。其间可谓一气直下，势若奔马。结韵回应起句的送别描写，以景结情，以万里白雪寒梅的绮丽景象，寄寓彼此相思之意。同时一“须”字，也含有要朋友报平安书信的意思。关念之意，溢于言外。这一结，显得豪迈

隽永，余韵悠长。

贺新郎

陈同父自东阳来过余^[1]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2]。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梢残雪？要破帽、多添华发。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3]。两三雁，也萧瑟。佳人重约还轻别^[4]。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路断车轮生四角，此地行人销骨。问谁使、君来愁绝^[5]？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6]。长夜笛，莫吹裂^[7]。

【注释】

[1]本词原题为：《陈同父自东阳来过余，留十日，与之同游鹅湖，且会朱晦庵于紫溪。不至，飘然东归。既别之明日，余意中殊恋恋，复欲追路，至鹭鸶林，则雪泥泥滑，不得前矣。独饮方村，怅然久之，颇恨挽留之不遂也。夜半投宿吴氏泉湖四望楼，闻邻笛悲甚，为赋《乳燕飞》以见意。又五日，同父书来索词，心所同然者如此，可发千里一笑》。作于淳熙十五年（1188）冬，时稼轩罢居带湖。陈同父：陈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南宋杰出的思想家。为人才气豪迈，喜谈兵，主抗战，与稼轩志同道合，交往甚密。鹅湖：在铅山东北鹅湖山上。朱晦庵：朱熹，南宋著名理学家、哲学家。早年主战，晚年主和，与辛、陈政见相左。追路：追陈亮于道路。《乳燕飞》：《贺新郎》的别名。

[2]此言陶渊明与诸葛亮一样风流风俗。

[3]蹙踏：踢踏。无态度：没有生气。料理：装点。

[4]佳人：指陈亮。

[5]车轮生四角：喻泥泞难行。行人：指陈亮及自己。销骨：形容极度悲伤。君：自指。来：语助词。

[6]此言极度后悔没能挽留住陈亮，如今难捺相思。典出《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唐末魏州节度使罗绍威为应付军内不协，请来朱全忠大军弹压。朱军在魏州半年，罗绍威虽然得以解危，但所有积蓄被朱军消耗一空，军力自此衰弱。他后悔地说：“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错：明指错刀，暗指错误。

[7]此言笛声嘹亮，激起自己思友、伤国之情。

【点评】

这首追忆与陈亮的交会与抒发别情的词作，写得勃郁动荡，笔力奇重，是稼轩词中的名篇。

全词主要抒写了他与陈亮之间志同道合的深挚友谊，同时在写景抒情中含有深刻的象征意味。起韵从长亭送别写起，而以一“说”字领起下文。下文中长亭送别的谈话，也是他们酌古准今的内容之一。他们都觉得，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和起而用世的诸葛亮，可以被看成是一体的两面，所以一样风流。但其中实有深意：词人是用不合流俗的陶渊明比拟陈亮的高洁志趣，以卧龙诸葛亮比拟陈亮的非凡才干。这两个古人，原是词人自己喜爱的，自己所欲，奉之于人，足见其诚意。飞鹊踏雪两句，即景生情，点画他送别陈亮时的长亭景色，但不是静态描绘，而是灵幻生动。“要破帽”句，则以戏谑的语言，传达年华老大的悲感，明松暗紧。“剩水”以下，也是就眼前所见，写冬日萧瑟景象和疏梅、稀雁点缀于这种景象中时所给予词人的印象。但意思不止于此，它们另有隐含作者对山河破碎、偏安一隅的南宋政局的失望，和对南宋越来越少的爱国志士无望的坚忍表示感慨之意。

下片重在抒发眷念不舍的友情，把惜别之情抒发得极为深挚动人。换头点出陈亮的别去，这就为下文写他追赶朋友、为风雪所阻的情事作准备。以下写清江冰合，陆路泥泞。水陆都不可以前行，追赶也就成

了泡影。实际上，他这一次是从陆路追赶朋友的，但是特用水路为虚衬，显示出无路可通的极度失望。“车轮生四角”一语，化用典故，形象地写出了行路的困难。在这样的路途上依然想追挽朋友，其下的“行人销骨”一语，就成了顺势而下的深挚抒情了。“问谁”一句，凭空虚拟，自问自答，不仅使词意可以从无可伸展处再生波澜，而且写出了别情的不可解脱。“铸就”一韵，以极夸张的笔墨，将自己没有能够挽留住朋友而生的后悔，倾身一发，词刚气烈。“费尽人间铁”来铸就相思错，表明了作者心中异常激烈的感情。同时，就像上片后两韵的景语中包含着明显的象征意义一样，此处也颇有一语双关的妙味。它兼而谴责了南宋统治者采取投降路线，结果弄得南北分裂，山河相望而不得相合的莫大错误。这样的抒情重笔，只有包含了这种分量的内涵，才辞称其情。结韵写他在心绪不宁之夜，听笛而悲的情感，是以上感情激荡后的余音，是惜别与家国之感的余痛，令人怆然惊心，可谓是余情哀切而绵远。

值得注意的是，本词前还有一篇小序。它以简洁流畅的语言，叙述了词人与陈亮相会、同游、分手和别后的追怀，是一篇完整而优美的叙事抒情散文。它不仅不与词作内容重复，还能与原词互相生发，交映生辉。

鹧鸪天

送欧阳国瑞入吴中^[1]

莫避春阴上马迟，春来未有不阴时。人情辗转闲中看，客路崎岖倦后知。梅似雪，柳如丝。试听别语慰相思。短篷炊饭鲈鱼熟，除却松江枉费诗^[2]。

【注释】

^[1]此闲居带湖之作。欧阳国瑞：江西铅山人。

^[2]“短篷”两句：言友人此去吴中，正是景佳鲈美之地，莫忘赋诗纪胜。短篷：矮篷，代指小船。松江：即吴淞江，源出太湖，盛产鲈鱼，味道鲜美。

【点评】

江西铅山人欧阳国瑞游吴中，闲居瓢泉的老词人临别赠词。上片写别时，“莫避”两句，劝得有趣。因为春阴不行，本来只能是欧阳的借口，其真实的原因，一是留恋故乡和友人；二是因为畏怯前途难料，世路坎坷。作者只就春阴立言，意余言外，而欧阳国瑞与他彼此会意。这比直说无余要妙。接韵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人情”与“客路”——这是欧阳最为关心之处，闲闲道来，而感慨叹息之情，充溢其中。这一韵，体验十分深刻，可谓生活至理。没有十分丰富的人生阅历，不一而再地沉落于其中，怎能对人生作这样勾魂摄魄的形容？下片叙别后相思。过片即景生情，以梅柳这两种与别情、友情有关的意象起兴，表达自己对欧阳的深厚情谊。尤其是听别语以慰相思的言语，写得缠绵柔厚，情浓语真。结韵殷勤关照欧阳，到了松江那样一个绰有诗情画意的地方，当你在小船上吃着鲜美的鲈鱼饭时，别忘了做几首诗寄回来啊。这两句词，融会了作者自己在吴中的生活经验，也融化了晋代张翰的典故，写吴中风景，信手拈来，贴切如画，颇见生活趣味。

临江仙

再用韵送祐之弟归浮梁^[1]

钟鼎山林都是梦，人间宠辱休惊^[2]。只消闲处过平生：酒杯秋吸露，诗句夜裁冰^[3]。记取小窗风雨夜，对床灯火多情。问谁千里伴君行？晓山眉样翠，秋水镜般明。

【注释】

^[1]闲居带湖之作。祐之：稼轩族弟。浮梁：今江西省浮梁县。

^[2]谓无论在朝在野，人生都不过是场幻梦，不必为世间的宠辱得失而自我惊扰。钟鼎：古时乐器和食器，上面常刻有记事表功的文字，此喻在朝为官。山林：喻在野为隐士。

^[3]露：指如甘露的美酒。冰：指冰清雪洁的诗句。

【点评】

这首送别词，充满了对族弟的劝慰和关爱之情，写得通脱俊逸，足见作者对于人生重新加以理解的高怀逸兴。

起句以“梦”的空无，等量齐观在朝在野的荣辱，并且因之而劝慰族弟休要感到宦海升沉有什么可怪。这里外示旷达而内含悲凉，其中包含着很深的感慨。以下则以劝慰为主。“只消”一句紧接上韵而来，既然“都是梦”，不须“惊”，显然就可以消消停停地闲居终老，不必将得失挂怀了。那么他所说的“闲处”是怎样的呢？是“吸露”“裁冰”那样的诗酒流连生活。这种生活显然是纯任性情而超乎得失之外的。“酒杯”这一清俊逸丽的对句，不仅表达出词人对这一任情忘机的生活方式的肯定，也包含了词人对其族弟文采和性情的肯定。

换头把当前雨夜对床、挑灯夜话的手足情谊，传递得如诗如画，同时又亲切动人。“记取”一词，意谓这情景是别后的追忆，别后当记着这段兄弟对床夜话的温馨情谊。结尾三句，始正面翻出送别之意。本来，这一问句中既是说他千里独行，也可能导致一个缠绵哀怨的结局。但作者却避开俗套，以晓山如眉、秋水如镜陪伴行人远行归家的画面，代为想象出这一段旅途风景的美丽。有此佳山好水相伴千里，又何必再有闲愁？抒发别情而写得清俊通脱，的确是送别词中不同常态的佳构。

鹧鸪天^[1]

木落山高一夜霜，北风驱雁又离行^[2]。无言每觉情怀好，不饮能令兴味长。 频聚散，试思量。为谁春草梦池塘^[3]？中年长作东山恨，莫遣离歌苦断肠^[4]。

【注释】

[1]闲居带湖之作。

[2]雁离行：喻兄弟离别。古诗有“兄弟雁行”之句。

[3]春草梦池塘：化用典故切自己思念族弟意。据《南史·谢惠连传》，诗人谢灵运因思念族弟惠连，而于梦中得佳句“池塘生春草”。按：此为谢灵运《登池上楼》中句。

[4]东山恨：指中年别亲友之恨。用谢安对王羲之所言：“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见《世说新语·言语》。

【点评】

这首词，也是作者闲居带湖时期感怀兄弟离别的作品，写得言约意丰。

上片就眼前别景而言，起韵即事叙景，先写木叶凋零、西风生凉的风景，来为手足离情作渲染。北风驱雁，既是眼前所见风景，又是兄弟离别的代指。“又离行”的“又”字，不作情语而感情毕见，表明此前他已经历过兄弟离别的事情，已经尝够了离别骨肉的况味，故尤不堪于此别。更何况是在万景萧疏、心情沉寂的深秋时节！因此，雁离行——又离行——当万景萧疏的秋节又离行，是一个感情不断增殖的过程。下两句，专就眼前别宴所感来写，写得似淡实浓，脱俗隽永。常人每以为只有语言才能传达出彼此情意，殊不知，若真是至交亲朋，即便不言语而相对，彼此也能感到默契的愉快；常人每以为在离别时，只有热情劝饮才显示出相交的浓情，殊不知，若真是至交亲朋，即便不饮不劝，而彼此之间的心心相印、闲闲相语的快意，也胜过杯觥交错、酒酣耳热那造出来的气氛带来的快乐。常人之间的别情是有待的，而至交亲朋间的感情，是无待的。

下片就离别一事生发开去，将自己不堪于在此寂寞中年离别手足的情意，表达得十分沉郁。他先以一“频”字，将自己近年来常常送别的记忆一并提起。然后，将对于这位兄弟的特殊感情打入其中，说明虽然他已是不堪于一次次的离别，但唯有这位将离他而去的兄弟，才是最令他情亲的人。“春草梦池塘”的典故，被“为谁”这两字一领，非常明显地表明他对这位兄弟的特殊情感。以下两句，把自己的东山失志之恨与眼前离别之悲联系起来，传达出一个精神上最感苦闷的失志者，尤不能再忍受亲爱者离去的特殊感受。它把壮志难酬的政治失意者的人生幽愤，和失去亲人时的感情失意糅合到一起来写，有剥笋见心的抒情真度和深度。“东山恨”一语，意思颇丰，既传达出他待学东晋名臣谢安，志在挽救祖国危亡的隐情，又表明了他被迫隐居田园的不甘和幽愤。作者以自己的政治失志为前提来抒发难舍亲人离去的感情，就使这一份别情显得沉甸甸的。

定风波

席上送范廓之游建康^[1]

听我樽前醉后歌，人生无奈别离何。但使情亲千里近，须信：无情对面是山河。寄语石头城下水，居士，而今浑不怕风波^[2]。借使未成鸥鸟伴，经惯，也应学得老渔蓑^[3]。

【注释】

^[1]作于绍熙元年（1190），时作者仍在带湖闲居。范廓之：即其门人范开。建康：江苏南京。

^[2]石头城：故址在南京西。居士：指未做官的人。风波：此指政治风波。

^[3]借使：即使。经惯：已经习惯了隐居生活。渔蓑：渔夫。

【点评】

上片主写别情。起句点题，接句写人生不能不被别离困扰而又对之无奈。看起来很悲哀，但又有高屋建瓴的超爽。接韵重在表明，心灵的相通比肉体的接近更有意义，这是真正懂得人生、懂得情缘的过来人的觉悟。虽然来自于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甚至也受到秦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启发，但比之年轻人的豪情与无奈者的自慰，作者的感受显然分量更重。

下片表明自己在心理上已完成了归隐。他借题面上范廓之的远行建康，来寄语“石头城下水”，说自己已经完全不再害怕人生的风波了。因为当年他曾经在那石头城中一次次地感慨悲郁，所以此番兴会神到，算是对那里的朋友作一个交代。作者以无灵的“石头城下水”代指建康故人，颇为含蓄有味，且使“风波”一词有水作凭借。然后他以退为进，说自己即使还没能完全泯灭机心，但也绝无出仕之意，已经学会了像老渔人那样，过自然淳朴的隐居生活了。这里的“老”字，下得虽平常而有味。因为只有“老渔蓑”，才能形成稳定不变的生活习惯，如果是“小渔蓑”，意味则逊色许多。

沁园春 和吴子似县尉^[1]

我见君来，顿觉吾庐，溪山美哉。怅平生肝胆，都成楚越；只今胶漆，谁是陈雷^[2]？搔首踟蹰，爱而不见，要得诗来渴望梅^[3]。还知否，快清风入手，日看千回^[4]？直须抖擞尘埃。人怪我柴门今始开^[5]。向松间乍可，从他喝道；庭中且莫，踏破苍苔。岂有文章，漫劳车马，待得青刍白饭来^[6]。君非我，任功名意气，莫恁徘徊^[7]。

【注释】

^[1]作于庆元五年（1199）前后，时稼轩闲居瓢泉。吴子似：吴绍古，字子似，江西鄱阳人，时任铅山县尉。与稼轩交往颇密。

^[2]肝胆楚越：肝胆虽近，却如楚国与越国相隔。喻知交疏远。典出《庄子·德充符》。胶漆陈雷：据《后汉书·独行传》，陈重、雷义交谊深厚，每当官府荐举时，他们都互相推让而不应命。乡人赞曰：“胶漆自谓坚，不如雷与陈。”按：胶与漆一经黏合，便无从分开。可喻友谊坚牢。

^[3]此处转用《诗经·邶风·静女》中的恋歌：“爱而不见，搔首踟蹰。”以表达想念友人的特殊心情。渴望梅：活用“望梅止渴”的故事，喻盼望吴诗的迫切心情。爱，同“碍”，隐蔽貌。踟蹰：同“踟蹰”。

^[4]清风：喻诗歌。典出《诗经·大雅·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

^[5]“柴门”句，化用杜甫《客至》：“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6]喝道：古代官员代表官府出行时，必随以鸣锣开道之声。“岂有”“漫劳”两句：化用杜甫《宾至》：“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青刍白饭：化用杜甫《入秦行》：“与奴白饭马青刍。”漫劳：徒劳。青刍：喂马的青草。

^[7]此勉励友人应以功名自许，不可学自己徘徊于山水之间。

【点评】

这是一首抒写真挚友情的词作。

上片由吴县尉的来访，转而想到平生交游的零落，和等待吴县尉并爱赏其诗歌的往日情事。起韵写他对于吴县尉到来的欣喜之情，笔墨传神。“怅平生”一句逆转，写出他因吴县尉的来访而感慨平生交游冷落的寂寞。在此他用比喻手法，化用了两个有趣的典故，意在表明以前如同肝胆同处的莫逆之友，如今已经与他处于像楚国与越国那样远的距离中，而今谁愿与他成为像汉代陈重、雷义那样胜过胶漆坚牢的朋友呢？前面“肝胆楚越”的形容，全是交游冷落的感慨；后句“胶漆陈雷”的问询，在寂寞中透出希望，不仅把以往的交游以“谁是”一笔否定，更把对于吴县尉来访的喜悦暗中表达了。有趣的是，他还借用《诗经》中的爱情诗，来写自己见不到吴县尉，只好索要他的诗歌以望梅止渴的感情。对于其人的浓浓情意，在爱情诗句的借用中，在望梅止渴的索诗中，得到充分的表达。上片末韵，进而言其诗读来如同清风入怀，使人神爽，他不禁一日看千回，表现出他爱屋及乌的纯主观感受。

下片接吴县尉来访的事情，写自己对他的热情接待和诚心劝勉。过片两句，先写自己为吴县尉的到来而抖擞衣服上的灰尘，为他而开柴门的动作，其中包含着对于知交腻友所特有的喜悦。而“人怪我”一语，更在别人奇怪他往日不开、今日始开柴门的对比中，强化出他对于吴的特别友情。以下一韵，既写出吴县尉到来的排场，又点明自己为官友到来而不惜破例允许其随从喝道的情景。一允许其喝道，一不许其进入

庭中喧闹，写得真诚无伪，表明稼轩虽极爱客，但还是有所可、有所不可的。以下化用杜甫诗歌，表面上是自谦无才而殷勤待客，事实上隐然有自比“诗圣”杜甫的意思。结韵脱开直接抒发友情和喜悦的路子，以诚挚如出肺腑的感情，劝勉友人要以建功立业自任，不要效法自己徜徉于山水之中。

全词除开始与结尾为纯任性情的隽永抒情，其余部分都是运用典故写成。在笔法上，运用了反正、顺逆、明暗、侧出等手法，始终围绕着吴县尉来写，而让余味从中自然透出。

雨中花慢

吴子似见和，再用韵为别^[1]

马上三年，醉帽吟鞭，锦囊诗卷长留^[2]。怅溪山旧管，风月新收。明便关河杳杳^[3]，去应日月悠悠。笑千篇索价，未抵葡萄，五斗凉州^[4]。停云老子，有酒盈樽，琴书端可销忧^[5]。浑未解、倾身一饱，渐米矛头^[6]。心似伤弓塞雁，身如喘月吴牛^[7]。晓天凉夜，月明谁伴，吹笛南楼^[8]？

【注释】

[1] 作于庆元六年（1200），作者时罢官，隐居于瓢泉。吴子似：名绍古，鄱阳人。通经术，有史才，庆元四年任江西铅山县尉。时将离铅山县尉任而去。

[2] 马上三年，言吴为铅山县尉的时间。醉帽句：言吴在铅山县尉间的诗酒风流生活。锦囊句：据李商隐《李贺小传》，李贺作诗不先命题，而是骑驴漫游，由小童背一锦囊。每思得好句，即投其中，然后足成之。

[3] 杜甫《赠卫八处士》：“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明便：明日就。

[4] 此言吴诗才纵然妙但不被看重。葡萄凉州：汉时中常侍张让专权，孟他赠给他一斛（十斗）葡萄酒，张让便派遣孟他做凉州刺史。

[5] 停云老子：陶渊明有《停云》诗，辛弃疾取其意造停云堂，亦自称停云老子。有酒二句：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稚入室，有酒盈樽……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端可：真可以。

[6] 此言不解倾身一饱的生活有什么危险。渐米：淘米。句典出《晋书·顾恺之传》：“桓玄时与恺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语……复作危语。玄曰‘矛头渐米剑头炊。’仲堪曰‘百岁老翁攀枯枝。’”

[7] 心似句：《战国策·楚策》记载一只受伤的大雁被猎人虚发的弓箭惊吓而跌下的事。此借言政治上的忧谗畏讥。身如句：《太平御览》卷四引《风俗通》，说吴牛见月则喘，因为它苦于毒日头，以为月即日也。此言身体不佳，喘息不已。

[8] 南楼三句：写与朋友相聚游赏的雅兴逸致。南楼，湖北境内有两南楼，此处借指游赏胜地。

【点评】

吴子似在铅山县任上三年，与归隐在此的辛弃疾结下了一段情谊。现在，吴子似任期已满，彼此离别在即，以辞章留别。这首词就是辛弃疾在吴子似酬和了自己的离别词后，感慨愈深时所写下的又一首感情浓挚的离歌别调。

起韵三句，对于吴子似在铅山三年的放逸生活及诗词才情加以回顾，评价极高。上片末韵，呼应开篇，写吴子似虽然有那么多的精彩文章，却不能得到重用，不如别人行贿用的五斗葡萄酒。这里，词人感情上的激愤宛然可见，而他对于友人境遇的同情也在其中。

下片转回自身，展现自己在经受政治陷害之后的伤心失意和强自排解心态。过片三句，写自己现在的隐居生活是多么平静而悠然，简直就像归隐田园的陶渊明一样。结韵归结到送别之意上来，以一个问句，再次表明友人此别在他心中造成的失去知己同乐的孤独感。此处写情，语浅情深，以笛韵传幽思，表达了词人此后的相思相忆之情。

因为是知己，所以词人在下片中非常深入地传写了自己的精神伤痛。这样传达出来后，又与吴子似不佳的境遇形成相互的映照，加深了知己感的表达。

贺新郎

别茂嘉十二弟^[1]

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2]。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3]。看燕燕，送归妾^[4]。将军百战身名裂^[5]。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6]。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注释】

[1]此闲居瓢泉之作。茂嘉：稼轩族弟。

[2]鹧鸪、杜鹃、鹧鸪：三种鸟，啼声皆悲。芳菲都歇：言花落春去。

[3]“马上”两句：言昭君出塞，别离汉宫。关塞黑：边塞一片昏暗。长门：汉武帝曾废陈皇后于长门宫，后长门泛指失意后妃所居地。此处借言失意的昭君辞汉。按：有人以为这里用长门本事，亦通。

[4]“看燕燕”两句：言庄姜送归妾。《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毛传》言此诗是“卫庄姜送归妾”。

[5]“将军”三句：言李陵别苏武。李陵为汉武帝时抗击匈奴的名将，后兵败被迫投降匈奴，汉武帝下令杀其全家。苏武与李陵为同时代人，奉命出使匈奴，被羁不降，北海牧羊十九年而持节不屈，终得返汉。苏武归汉，李陵饯别河梁。河梁：桥。故人：指苏武。长绝：永别。

[6]“易水”三句：言荆轲离燕赴秦刺秦王。《史记·刺客列传》：战国末年，燕太子丹命荆轲出使秦国，相机刺秦王。临行之际，太子丹及众宾客白衣素服送荆轲等于易水上。荆轲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未彻：尚未唱完，意谓声犹在耳。

【点评】

这首送别族弟远调桂林的词作，打破上下片分段的惯例，又不正面抒情，而是一口气叠用四个含义丰富的典故，借以抒发悲痛难名的感情，至篇末才举出本意，这在词中实属别调。此词笔力排宕，词气沉痛而激荡，显示出作者那无比强烈的家国之情。

词的起处，先后用三种鸟的叫声，暗示春天渐渐归去的情景：鹧鸪先鸣，鹧鸪才住，杜鹃继起。它们的啼叫声都是那么悲切，而先后在暮春时放声，不禁在词人心中引起了难以承受的苦恼。他以“更那堪”出之，令人想见他在听此鸟语纷纷时的烦恼。而鸟们的啼叫，实与他的心意相通。此处，一个“苦恨”把鸟情与人情浑然合一，表明面对这芳菲凋零的残春景象，人与鸟同感深悲极恨。这就在起端处，把词情的抒发推至高点。“算未抵”一句，不仅从伤春惜逝的悲哀折入人间离别的话题，笔力遒劲，如生勒马驹；而且使伤春“苦恨”再加上人间离别，这是一种更难承受的痛苦。“马上”以下，先写两位女子长辞故宫时的无限沉痛：一是失意的王昭君悲痛地辞别汉宫，怀抱琵琶远行关外；一是卫庄公的姬妾永辞卫宫，庄姜无奈远送的情景。这些典故，不仅与作者对其族弟的才而见黜、自己含情相送的心情很切合，也曲折表达出作者自己才美而未见用的身世之悲。

换头意脉不断，接写两位壮士的永别之恨：一是身经百战、不得已投降匈奴的李陵，送别不屈的苏武由匈奴归还汉朝。作者将李陵的恨别写得十分悲凉，壮志未酬之恨，好友离别之痛，李陵一身承担。接着，他写到了荆轲易水辞别主人、西去刺秦的悲壮之别。这些离别的典故之中所包含的壮志难酬的悲愤和一去不复返的悲情，却与作者的这场眼前恨别很近似。因为从上片至此，都是借典故曲折传情，所以，所

传是否有上述理解之外的深意，可以见仁见智。有人就以为，两个女子的人间别恨，也寄托着北宋国破家亡、外侮不御的悲痛。而两个壮士的慷慨长别，则寄托着南宋以来抗金事业的不谐之恨。以下用“壮士悲歌”一笔双绾，把自己这个失志的壮士与前代那些失败的壮士叠映到一起。以下用“如许恨”合拢上文，承上启下，显示出作者行文针脚的紧密。而下句的“不啼清泪长啼血”，极言人间别恨的远过春归之恨，有翻进之妙。一个“料”字，下得严谨、合理。最后一韵，始正面归结到眼前离别上来。但只点出了他在十二弟去后的孤独无伴，唯有与明月共沉醉。这样的结法，初看来有头重脚轻之嫌。但只要明白，在前文中的敷写离别之情的典故中，他已经把自己的才士难用、壮志未酬之恨和失却好友之情，乃至对族弟的罪轻贬重的牢骚，悉数打入，此处就可以专写别后感念了。这在意境上是一笔宕开，使它把眼前感情和别后感情一笔兜入，增加了别情的深沉效果。

山鬼谣

雨岩有石^[1]

问何年、此山来此？西风落日无语。看君似是羲皇上，直作太初名汝^[2]。溪上路，算只有、红尘不到今犹古。一杯谁举？笑我醉呼君，崔嵬未起，山鸟覆杯去^[3]。须记取：昨夜龙湫风雨。门前石浪掀舞^[4]。四更山鬼吹灯啸，惊倒世间儿女。依约处，还问我，清游杖履公良苦^[5]。神交心许。待万里携君，鞭笞鸾凤，诵我远游赋^[6]。

【注释】

[1]此闲居带湖之作。本词原题为：《雨岩有石，状怪甚，取〈离骚·九歌〉，名曰山鬼，因赋〈摸鱼儿〉，改今名》。《山鬼谣》：即《摸鱼儿》。《离骚·九歌》：屈原所作，凡十一篇。其第九篇名《山鬼》，歌咏一位寂寞的山中女神。

[2]此言怪石来历久远，淳朴天然。羲皇上：伏羲氏以前的人。

[3]崔嵬：高大耸立貌，代指怪石。覆杯：打翻了酒杯。

[4]龙湫：龙潭。石浪：指有波浪形纹路的巨大怪石。

[5]依约处：依稀恍惚间。杖履：出游登山用的手杖和麻鞋。

[6]神交心许：精神交流，心意互许。鞭笞鸾凤：即乘鸾驾凤，遨游天空。《远游》：《楚辞》有《远游》篇，此代指作者的词作。

【点评】

雨岩有一块大怪石，词人借取《楚辞·九歌》中《山鬼》一篇的辞意，称它为“山鬼”，并为它作了这首《山鬼谣》，也就是《摸鱼儿》。为一块石头取名并赋词，这本身就够奇怪的。而更奇怪的是他采取了《山鬼》中人神之恋的抒情方法，与这块绰有神气的石头“神交心许”。这就赋予了全词十分明显的浪漫主义气息。

词的上片，主要赋写雨岩的身世品行。起韵不按赋物词的路数写，不用平叙法描绘怪石的形貌，而是破空一问，问山（雨岩）何时飞来，使词意陡健空灵。这是一个浪漫而怪诞的问询，意在创造一种他独自面对天地万物的苍茫境界。“看君”为自答一答，意在渲染怪石所在环境的荒古，以便为怪石的灵迹张本。“溪上路”以下一韵，不仅写出了自己独自前来观赏雨岩的经历，写出了雨岩处于偏远之地的位置，而且也写出了它之所以能够保持混沌朴拙风貌的原因。一语多义，是一句成功的补笔。以下直至上片结束，写得天真烂漫，生气淋漓，表现得很风趣。他先是掉转笔头，突兀一问：这一杯酒谁把它举起来？这里虽然用“谁”这样的不定称呼，但其实是着眼于怪石的，他希望高大耸立的怪石举杯与他共饮。他觉得可笑的是，大块的怪石没有起身，而山鸟倒飞来把他放在怪石上的杯子踏翻了。这里即事叙情，写得风趣幽默，足见他对这怪石“一厢情愿”式的钟情。

下片主要赋写怪石的超凡潜力，并将“一厢情愿”式的钟情化为彼此友情。过片中，词人特意营造了一个龙湫夜来风雨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中突出怪石的超自然的潜力。他先以一句“须记取”唤起读者的注意，接写庵堂外那个本来被人们称为“石浪”——也就是他在上片写到的“崔嵬”和被他称名为“山鬼”的巨石，虽然长有三十多丈，却在昨夜乘风雨之势而翻飞起舞。这景象简直匪夷所思。他还进一步写它在昨夜四更天曾

变成吹灯的山鬼，发出奇怪的呼啸，把世间一般儿女都吓得胆战心惊。这块长在太古深山里的怪石，在词人的魔笔下，成了足以令世人震惊恐惧的超自然物。这里的浪漫气息虽然浓郁，却已令俗世之人不舒服，因为它其实是词人愤郁已久的自我精神一次张扬。也唯有词人，才能和这样的怪石订交。“依约处”下，词人就将自己与世间儿女对照着写：怪石面对词人这一不合俗者，不再现出张牙舞爪的可怖相，而是温情备至，关爱有加。词人先写它依稀在向自己问安：您拄杖清游真辛苦。这里的“依约”下得好，它妙在似有似无，如恍如惚。这里的“良苦”下得也好，它虽然文字浅白，但是意味却厚。它可指怪石了解了词人身体上的疲劳而致以关爱，也可指怪石理解了他借风雨自我排遣的良苦用心和心理上的疲倦、压抑。所以，怪石的这一依稀问劳，就使作者与它彼此之间精神相通，心意互许。结韵由此而升华，作者兴奋地设想道，自己将要与这块来自太初的怪石，一起乘鸾驾凤，朗吟《远游赋》，携手遨游于万里昊天之外。这一极浪漫、夸张的想象，透露出词人难以平息内心幽愤、急于突破现实困扰的隐情。它写得潇洒畅放，而以之寄寓着深沉痛苦。

词表面上在写山写石，但这块处于深山之间既能呼风唤雨、作鬼吹灯，又能冥顽不动、默然无语的怪石，本来就是被迫赋闲、内心积郁的词人的精神象征。他们的携手作世外万里之游，也正表明了词人想摆脱生存局限而向往无限自由的豪酣之情。

水调歌头

我志在寥阔^[1]

我志在寥阔，畴昔梦登天^[2]。摩挲素月，人世俯仰已千年^[3]。有客骖鸾并凤，云遇青山赤壁，相约上高寒^[4]。酌酒援北斗，我亦虱其间^[5]。少歌曰：“神甚放，形则眠。鸿鹄一再高举，天地睹方圆^[6]。”欲重歌兮梦觉，推枕惘然独念：人世底亏全^[7]？有美人可语，秋水隔婵娟^[8]。

【注释】

[1]本词原题为：《赵昌父七月望日用东坡韵叙太白、东坡事见寄，过相褒借，且有秋水之约。八月十四日余卧病博山寺中，因用韵为谢，兼寄吴子似》。作于闲居铅山时期。赵昌父：名蕃。家居信州玉山之章泉。过相褒借：对我过于赞扬。秋水之约：约会于瓢泉秋水观。

[2]寥阔：此指太空。畴昔：从前。屈原《楚辞·九章》：“昔余梦登天兮。”

[3]摩挲：抚摩。素月：皎洁之月。

[4]客：指赵昌父。骖鸾并凤：以鸾凤为驾车的工具。青山、赤壁：李白死后葬于青山（在安徽当涂县），苏轼曾有赤壁之游。这里代指李白和苏轼。高寒：指月宫。

[5]他们以北斗星为勺，舀酒畅饮，我也有幸厕身其间。虱：极言无才而渺小。

[6]少歌：轻声吟唱。“神甚放”两句：神魂自由腾飞，而身体则安眠不动。鸿鹄：指能展翅高飞的大鸟。此两句言神魂如鸿鹄不断腾飞，看到了天地的全貌。

[7]底：为什么。亏全：缺损和圆满。

[8]此化用杜甫《寄韩谏议》：“美人娟娟隔秋水。”美人：此指吴子似。婵娟：姿容美好。

【点评】

这是一首借梦抒怀之作。作者借一个登天的奇梦，表达自己向往超脱于时空局限、精神上获得最大自由的思想感情。这一向往超脱的思想感情，实际上是他在隐居瓢泉时期，日常生活过于平静、精神上又因为理想的失败而十分苦闷的曲折反映。

词起笔所写，是入梦的前因。“寥廓”一词借用辽阔无边的空间世界，来隐喻他内心世界的无边广阔，写得气魄不凡。“畴昔”一词，有意把自己的梦天历史延长至过去，表明自己素来有此境界。以下打破过片换意的词体结构，从“摩挲素月”直到“天地睹方圆”，都是在写常人难以想象的两个梦。第一个梦是“畴昔”即以往的梦境，“摩挲”一韵即是。在这个梦里，他是独立的，气魄大得也空前绝后。因为即使是有浪漫气息的文人，对于月亮也只能生出钟情的仰望，至多也不过是能够进入月宫斫桂见仙。谁能够像词人这样，把月亮当成手中的一件不经意的玩意儿来“摩挲”？而“人世”一句，更显出他置身于最高处，能够轻易超脱于人世时间局限的情形。“有客”以下，将第二个梦写得更加绘形绘色，而且应和题面。他以骖鸾凤的仙人称许赵昌父，是对赵词接近太白、东坡的神仙之气的呼应。“云遇”一语，把赵词叙写的太白、东坡逸事一并纳入，且有出蓝成冰之妙。在这个梦境中，词人忘却了生死、古今、远近、天人之别，与精神相得者做朋友，随意在天上遨游，随意拿起北斗来为我所用。这是多么壮伟奇幻的境界！

下片接写这一梦境，而由上片的叙事转为抒情。他们边饮酒遨游，边轻声歌吟，为自己精神暂时脱离肉身向高处一再飞翔无碍而歌唱。不用说，假如他们能够了观天地全局，具有了宇宙心胸，那么，个人在

人间的挫折就可以忽略，那挫折带来的苦闷和沉痛就消散无影。但是在醒来之后，只能回到人世的局限中来，并对这局限感到深深的遗憾与苦闷。一句“人世底亏全”，实是感慨人世的“亏”即不足，除了把个人的现实存在与自由存在作理性上的比较而觉得不足外，还有诸如国家的苦难、自身的矢志、闲居的孤独甚至衰老病痛之类，所以是感慨深沉、包蕴丰富的句子。最后切合题面，以邀约那两位远隔秋水的“美人”即知心友人赵昌父、吴县尉作结，可见孤独苦闷中的词人殷切思念朋友之意。在这里，“美人可语”令词人欢喜，而“秋水隔”又令他惆怅。同时“秋水”一词，既引用杜甫诗歌典故，又暗示在自己的秋水观待友之意，很巧妙。全词可说是结得干净但又情韵蕴藉。

此词境界雄阔，内容幻丽，想象丰富，笔势奇放，虽然是在病中写成，却无一点儿衰飒气。在措辞造境上，借用《离骚》、苏轼、贾谊、杜甫诗文中的语言，又以自己的心胸融化之，所以语如己出，足见才力非凡。

鹊桥仙

赠鹭鸶^[1]

溪边白鹭，来吾告汝：溪里鱼儿堪数^[2]。主人怜汝汝怜鱼，要物我、欣然一处^[3]。白沙远浦，青泥别渚，剩有虾跳鳅舞^[4]。听君飞去饱时来，看头上、风吹一缕^[5]。

【注释】

^[1]此罢居铅山之作。鹭鸶：一种以水中鱼虾为主食的水鸟，又名白鹭。

^[2]堪数：言溪中鱼儿寥寥可数。

^[3]物我：此指鹭鸶和水中之鱼。

^[4]浦：水滨。渚：水上小洲。剩有：尽有。

^[5]听君：任凭你。

【点评】

本词活泼风趣，借与白鹭的对话，表现出作者美好的生活情趣。

起句直呼溪边食鱼儿的白鹭前来，颇见风趣。以下作者的劝告说服，藏有数个曲折。他先动之以情，说溪中鱼儿已寥寥可数；再晓之以理，要它体谅主人的心意，推己及人，与溪中鱼儿泯去物我，浑然相处。这种物我的浑然一处，正是作者在隐居生活中感悟到的理想生存境界。但是，他虽然强调物我浑然，却并没有泯灭美丑与善恶，不然，物我浑然就变成了和稀泥的庸夫哲学。下片他接着劝告白鹭，但在情意上有所转折。他由眼前溪边而想到远浦别渚，由清美的鱼儿想到泥沙中无数舞动的虾鳅，诱导白鹭去那里饱食美餐。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想象饱食归来的白鹭形象时，简直把它设想成了一个头上白羽飘飘的斗士，这充分反映了他对“虾鳅”的厌恶。这样的表情方式，使词中的鱼儿和虾鳅，成了善类和恶类的象征。这使得本词虽似即兴写成，却有一定的寓意。

此词藏有天真的生活趣味和深刻的人生体验。在结构上，以人劝鸟而构筑起全篇，形式上虽打破上下片分段的常态结构，但在意思上，上下片之间有所转折。

水龙吟

用“些”语再题瓢泉^[1]

听兮清佩琼瑶些。明兮镜秋毫些^[2]。君无去此，流昏涨腻，生蓬蒿些^[3]。虎豹甘人，渴而饮汝，宁猿猱些^[4]。大而流江海，覆舟如芥，君无助，狂涛些^[5]。路险兮山高些。块余独处无聊些^[6]。冬槽春盎，归来为我，制松醪些^[7]。其外芬芳，团龙片凤，煮云膏些^[8]。古人兮既往，嗟余之乐，乐箪瓢些^[9]。

【注释】

[1]当为庆元元年（1195）作。本词原题为：《用“些”语再题瓢泉，歌以饮客，声韵甚谐，客皆为之醺》。醺：干杯。

[2]清佩琼瑶：言泉水如玉佩叮咚。镜：此作照见讲。秋毫：代指最细微的东西。

[3]流昏涨腻：言山外浊水污秽。

[4]甘人：喜食人，以人肉为美味。宁猿猱：宁愿给（食果子的）猿猱饮用。

[5]大：壮大，指瓢泉与他水合流。覆舟如芥：弄翻船只如弄翻一颗芥子那样容易。

[6]块余独处：谓孤独独处。

[7]槽：酿酒用的槽床。松醪：松子酒。

[8]其外：除酿酒外。团龙片凤：皆茶名。云膏：形容煎好的茶软滑柔腻如同云脂油膏。

[9]古人：此指孔门弟子颜回。箪、瓢：盛饭用的圆竹器和饮水用的瓜瓢。孔子曾赞扬颜回所过的陋巷独处、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的生活。

【点评】

这是词中的异调，是仿《楚辞·招魂》一体而成。在韵律上，它除了每句都用《招魂》的语尾——也是《楚辞》文字常用的语尾“些”字作为后缀的韵脚，而且还有自己实际的平声“萧肴豪”部韵脚。在构思上，它通篇都是对着泉水说话，提出自己的种种要求。

上片劝说瓢泉留在深山中，不要出山去遭污染或助纣为虐。这一思路，应该受到杜甫《佳人》诗引泉水为譬的名句“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启发。首韵先以一“听”字领起下文，唤起泉水的注意，然后以玉佩叮咚形容它奔流时声音的清脆圆美，以明洁如镜可以照见秋毫来形容其水色的清亮，这是对于山中瓢泉品质的热情赞美。以下则以此为凭，转入对瓢泉的劝说。他一劝瓢泉不要出山，去受污染。他借用唐代杜牧的赋中措辞，以昏腻来形容外界水流的污浊，且以蓬蒿遍生加强这一浑浊的效果。在这一意象中，作者对山内外的环境褒贬明显，感情色彩极浓。他二劝瓢泉不要离开此地为坏人所用。他说，与其去为那以人肉为美食的虎豹解渴，还不如留在此地为以野果为食物的猿猱饮用。他三劝瓢泉不要与他水汇流，进入江海，为覆舟杀生推波助澜。这三劝，看起来不可思议，却层层推进，借要求瓢泉高洁自守而自抒情怀。

下片借为已经流逝的泉水招魂，来慨叹自己幽居无聊，并要求泉水为他解愁去烦。如果说上片劝告是从瓢泉的水质生发出，这里就是因瓢泉的功用来立言。过片以一句路远山高，为表明自己独处山中的孤寂无聊营造气氛，也引起下文招魂之意。接句明抒自己的无聊之叹。以下两韵是招魂之举：一招它归来为自己酿造解愁的松子美酒，再招它回来为自己煮出芬芳滑爽如云膏的醒酒茶。酒清茶美，隐含着作者追求芳洁的意趣。结韵由为泉水招魂归结到自身，直接表明自己的志趣所在：厌恶污浊的现实环境，甘愿独自追

步古代安贫乐道的贤人，以竹簞取食、以瓜瓢饮水，过一种极为简单纯洁的生活。本篇主旨明朗，显示出作者心灵的孤傲。

夜游宫

苦俗客^[1]

几个“相知”可喜，才厮见，说山说水^[2]。颠倒烂熟只这是^[3]。怎奈向^[4]，一回说，一回美。有个尖新底，说底话，非名即利^[5]。说得口干罪过你^[6]。且不醉，俺略起，去洗耳^[7]。

【注释】

^[1]疑作于庆元六年（1200）。

^[2]厮见：相见。

^[3]只这是：只是这一些。

^[4]怎奈向：如何。此宋人习用口语。

^[5]尖新底：别致的。底：尤今之“的”。

^[6]罪过：难为，多谢，此为反语。

^[7]洗耳：今言“洗耳恭听”。此处意相反，表示厌闻其语。

【点评】

本词以实描的手法，尽显俗人的可笑情态和作者对他们的厌恶。

上片写那些附庸风雅的俗人。他们自命为作者这个“山林隐士”的“相知”，但他们在生命境界上，无法与作者接近，他们不了解作者，却自以为了解。于是这些附庸风雅的家伙，与作者一见面，就颠三倒四地“说山说水”。也许初听之下，作者虽然觉得其浅薄，还能够忍受。但他们翻来覆去、“颠倒烂熟”只有那么一点内容。他们说得美滋滋的，还以为这样就打进了作者的心胸，能为作者所认可、接纳，可怜不知作者正在忍受着这些无聊的聒噪呢！

下片写那个“尖新”的实即俗中之俗的俗人，他滔滔不绝地言说对于名利的渴望、艳羡之类的话。难怪作者加他以“尖新”的称号。作者以充满讽刺意味的语气在心中对这个客人说，您要是说得口干舌燥，那就对不住了——意下是我绝不会为你添水润喉的。最后，作者不仅不为俗客添茶，还离座而去，去“洗一洗”那被俗客的庸俗趣味污染了的耳朵。这里借用许由洗耳的典故，表明了对这个俗中之俗者的尤其不耐。

在作者的冷嘲热讽中，俗客们的可笑、可耻与可恶充分显示出来。本词文笔流畅而犀利，浅俗而俏皮，很有表现力。

沁园春 杯汝来前^[1]

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2]。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3]。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4]”。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5]！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人间鸩毒猜^[6]。况怨无小大，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7]。”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亦须来^[8]。”

【注释】

[1]本词原题：《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作于庆元二年（1196）。止酒：戒酒。“戒酒杯”句：警告酒杯不许靠近我。

[2]点检形骸：意谓自我保养，不再纵酒伤身。

[3]甚：说什么。抱渴：患酒渴病，长年口渴思饮。咽如焦釜：喉咙如同烧焦了的锅一样难受。气似奔雷：鼾声如雷。

[4]“汝说”三句：模拟酒杯劝告词人：便可学纵酒颓放的刘伶，醉死何妨，不必戒酒。达者：通达的人。

[5]韩愈《毛颖传》：“汝于知己，真少恩哉！”

[6]为媒：作为媒介，诱人剧饮。算合作：算起来应该将你看作。鸩毒：用鸩鸟羽毛制成的剧毒，放入酒中，饮之立死。

[7]成言：说定。亟：赶快。肆：原指处死后陈尸于众。此处可当作“砸破”讲。

[8]“麾之”两句：《汉书·汲黯传》说汲黯辅佐少主，严守城池，“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言其意志坚决。此反用其意。

【点评】

这首戒酒词，以嘲戏寓正理，并将酒杯拟人化，设计出人与酒杯的对话，生动活泼，翻空出奇，表现了隐居无所为的作者，因为苦闷而不得不借酒浇愁，又因为过度的纵酒伤害了身体，不得不戒酒养病的矛盾痛苦。

在表达方式上，通篇出以议论，兼取散文句式，洵然一篇《酒罪论》。然而他同时将酒杯拟人化，对答生动，使议论中充满了趣味和感情。就其内蕴来看，它表面上是在对酒杯发牢骚，实际上是吐露自己政治失意后的苦闷无聊。所以此词虽然不是词体正格，却充分体现出作者艺术表达上不拘绳墨、自由恣肆的精神，和感情充沛激荡的内心世界，是一首新颖别致、体现作者胸中奇气的优秀作品。

沁园春 杯汝知乎^[1]

杯汝知乎？酒泉罢侯，鸱夷乞骸^[2]。更高阳入谒，都称齾臼^[3]；杜康初筮，正得云雷^[4]。细数从前，不堪余恨，岁月都将曲蘖埋^[5]。君诗好，似提壶却劝，沽酒何哉^[6]？君言病岂无媒？似壁上、雕弓蛇暗猜^[7]。记醉眠陶令，终全至乐；独醒屈子，未免沉灾^[8]。欲听公言，惭非勇者，司马儿家解覆杯^[9]。还堪笑，借今宵一醉，为故人来。

【注释】

[1]本词原题为：《城中诸公载酒入山，余不得以止酒为解，遂破戒一醉，再用韵》。作期同上阙，一戒酒，一破戒，两词可参读。

[2]此言酒泉侯已罢免，酒袋子求告退，皆喻止酒。鸱夷：酒袋子。乞骸：本指老年官员自请退休，此喻止酒。

[3]此言辞退酒徒。也是止酒之意。高阳：高阳酒徒酈食其之省称。齾臼：《世说新语·捷悟》：“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字作‘黄绢幼妇外孙齾臼’八字……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齾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故“齾臼”寓一“辞”字，稼轩借以谓“辞退”之意。

[4]杜康：古代善于酿酒的人。初筮：指筮仕，古人将出仕，先占卦以问吉凶。云雷：《易经·屯卦·象》：“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屯：艰难。

[5]曲蘖：酿酒用的发酵物，此指酒。

[6]提壶：鸟名，叫声若“提壶”。梅尧臣《禽言》：“提壶卢，沽酒去。”

[7]“君言”两句：凡病必有根由，不必自我猜疑，以饮酒为病因。雕弓蛇：即杯弓蛇影。

[8]此言陶潜醉眠，得以全身自乐；屈原独醒，终遭汨罗之祸。沉灾：指屈原忠而见谤、投汨罗江自尽事。

[9]此自惭不及晋元帝司马睿能戒断酒瘾，缺乏勇气坚持戒酒。

【点评】

本词与《沁园春·杯汝前来》是姊妹篇，同作于瓢泉归隐时期。前词写戒酒，此词写开戒。认真戒酒之后不久，他又因为朋友们带酒前来看望他并劝饮而开戒，于是和前韵写词自嘲自解。

本词不按上下片分段的结构来写，而是采用对话体形式，将一篇之意分为三段来表达，写得近似散文，层层相垫，铺陈细密，打破词家惯例，结构上近似前词。同时，它与前词一样，也有东方朔《答客难》等文以俳戏之文隐含沉痛之意的风味。另外，他完全采用议论化句子来表意，也近似前词。在用典上，他一方面将丰富的典故用得得心应手，使词作取得以少胜多的表达效果；另一方面，则未免有炫耀学问的嫌疑，这与前词的用典精练略不相似。

兰陵王 恨之极^[1]

恨之极，恨极消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2]。郑人缓也泣：吾父攻儒助墨。十年梦，沉痛化余，秋柏之间既为实^[3]。相思重相忆。被怨结中肠，潜动精魄。望夫江上岩岩立。嗟一念中变，后期长绝^[4]。君看启母愤所激，又俄顷为石^[5]。

难敌，最多力^[6]。甚一忿沉渊，精气为物？依然困斗牛磨角。便影入山骨，至今雕琢。寻思人世，只合化、梦中蝶^[7]。

【注释】

[1] 作于庆元五年（1199），时稼轩闲居瓢泉。本词原题为：《己未八月二十日夜，梦有人以石砚屏见饷者。其色如玉，光润可爱。中有一牛，磨角作斗状。云：“湘潭里有张其姓者，多力善斗，号张难敌。一日，与人搏，偶败，忿赴河而死。居三日，其家人来视之，浮水上，则牛耳。自后并水之山往往有此石，或得之，里中辄不利。”梦中异之，为作诗数百言，大抵皆取古之怨愤变化异物等事，觉而忘其言。后三日，赋词以识其异》。石研屏：石磨屏。饷：赠。识：记。

[2] 《庄子·外物篇》：“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化而为碧。”此极言其怨愤而忠贞精诚。

[3] 《庄子·列御寇》称，郑国人缓读书成为儒家学者，其乡里和家族都受其益不浅。后他又教育其弟弟成为墨家学者。当儒家和墨家辩论时，其父却助墨攻儒。十年后缓自杀。其父梦见缓对他说：“使你的儿子成为墨家学者的是我，你何不来看看我的坟，我已经化作松柏并结出果实了。”

[4] 此言江边的望夫石，也是一个怨望的妇女精气所化。典出《初学记》引《幽明录》。

[5] 相传大禹娶涂山氏女，生子启。后启母化为石。

[6] “难敌”以下七句，赋写词序中张难敌化石故事。山骨：指山石。

[7] 是非难论，人生如梦。此用庄周梦中化蝶事。

【点评】

这首词，借古代因怨愤而变化为异物的人的故事为发端，引出张难敌的怨愤变化故事，表达了作者对这些事情的感受，以及借它们以摅写心中郁愤的目的。

全词共分三片。起韵倏然而来，怨得让人感到了作者胸臆的扩张起伏：“恨之极，恨极消磨不得！”这无法消磨的极端怨恨，是构成以下怨愤变化内容的灵魂。在第一片中，他写了两位男子因怨恨而变化为异物的故事。其一是著名的苌弘血三年化为碧玉的故事，其二是郑人缓的故事。作者在此虽然不作一字评价，但篇首的情感充盈其间，使描述带有激动人心的力量。在第二片中，他又写了两位女子因怨愤而变化为异物的故事。她们相思相忆，然而所爱的男子，一个中道变心不再归来，一个是巡游天下、不再归家的大禹。奋烈而不堪的她们，一个在江边化为一块著名的望夫石，一个在华山中岳上化为一块有名的“夏后启母石”。

作者在第一、第二片里，各用二男、二女冤魂变化的典故，究竟有什么作用呢？首先它们能够唤出第三片里张难敌的故事。其次这四个古人变化的故事，苌弘血所化是碧玉，碧玉是从石头里生成；郑人缓所化的是松柏之果实，果实的实，与石头的石谐音；至于两个相思、奋烈欲狂的女子，她们干脆就是化为山

上、江边的石头。这就与下片中张难敌所化的同属于一物了。作者除了要表明五个人同因怨愤而化为异物，还想要使他们所化的异物，取得形式上的统一性：他们都是化成与石头有关的东西。那么这样，大力士张难敌的特殊性就显示出来了。因为唯有他，不仅先投河忿死而变化为一头斗牛，而且还把这斗牛的形象映入石头，变成远比斗牛坚牢、又远比其他化石者形象突出的石中斗牛——直到死去，他那斗士的形象也依然不灭。则他的怨愤和精气，又比其他化为异物者浓烈、刚毅多了。“便影入”一韵，因而显得骨力非常。作者排比这五个故事的用意，也能由此明白：他不仅借以摭写自己的沉积块垒，且在骨子里盼望像张难敌那样至死不改本性和心意。当然，这极恨难消的痛苦，并不是那么容易承受的。所以，从这一场变怨愤化的激情中醒来，他感觉到的是，人世生活这样痛苦，还不如像庄子做蝴蝶梦一样，忘了那些痛楚和积恨，变成一只泯去物我、生死因而不知痛苦的翩然蝴蝶。这一结是一篇“意眼”所在。

此词在章法上十分单纯，除了起句与结句为抒情句外，其余部分，只是按照二男——二女——张难敌的顺序排比五个故事，而能被起句领下，被结句收拢。

生查子

简吴子似县尉^[1]

高人千丈崖，太古储冰雪^[2]。六月火云时，一见森毛发^[3]。俗人如盗泉，照影都昏浊^[4]。高处挂吾瓢，不饮吾宁渴^[5]。

【注释】

^[1]作于庆元六年左右。简：书信。此作动词用。吴子似：见前《沁园春·我见君来》注①。

^[2]“高人”两句：言高人如千丈冰雪高崖。太古：远古。

^[3]森毛发：毛发森然，此含凛然敬畏之意。

^[4]盗泉：在今山东泗水县。

^[5]高处挂瓢：见《水龙吟·稼轩何必长贫》注⑨。不饮宁渴：《尸子》：“孔子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

【点评】

本词书以代简，形式别致，扬清激浊，主旨明朗，表明了他对吴子似等一辈高人君子的亲近以及厌弃齷齪小人的鲜明态度。

上片盛赞高人，景仰之情溢于言表。首韵毫无迂曲，直接以千丈冰崖形容高人的精神境界，接韵继续生发，以“六月火云”状人的精神烦热，以“森毛发”这一肉体的感觉，形容面对这样的高人时的爽致。具体来说，是以陡然一醒、毛发俱寒的生理状态，写出了他面对高人时的崇敬与仰止。作者对于精神伟人的感情，在此毕见。

下片严斥俗人，厌恶之情喷薄而出。过片举出典故中浑浊不堪的盗泉来比喻俗人，显示其品质的肮脏和精神的浑浊，隐现作者的厌恶之心。结韵虽然仍是用典，却被本词所构设的隐喻体系所包含：既然如盗泉似的俗人连“照影”都不配，那就更不配为自己饮用解渴了。他以挂瓢于高处，渴不饮盗泉水的举动，完成了对自我形象的勾勒。这里的“挂瓢”，暗切他的瓢泉居所，又巧用典故，浑如天成。

全词运用对比手法来构章，效果鲜明，生发的隐喻象征系统，表明了他对高人和俗人的不同观感和态度，尽收凝练含蓄而形象鲜明的功效。在用典上，这首词也直入于化境，博学通典者固然可以觉出其中妙处，即使不知出处者也能明白它的含意。

西江月 遣兴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1]。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注释】

^[1]此处意出《孟子·尽心》：“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辛词借以表达对于现实的不满。觉：领悟。

【点评】

全词围绕一个“醉”字来写。表面上从头到尾都在写其贪乐耽杯的豪情狂态，而其实是写他的借醉浇愁，借酒抒愤。同时在他的自我描写中，显示出作者独立、倔强的性格特点。

上片写他特意进入醉乡以贪欢取乐的心理，起句一个“且”字显示出欢笑，只有在醉的那一瞬间才会获得。接句写他在醉乡没有工夫发愁，是对贪欢笑的进一步表白。这急迫的、特意寻欢的心理，暗示出他实在是因愁苦太深而不得不躲进醉乡的。接韵浩叹道，自己完全不必信从古书教义，古人书中思想和教诲一无是处。这里的古人书，是指古代圣贤书。这是一个愤激的反语，他并不是否定古书典训的价值，而是借此反语讽刺和针砭当时政治上没有是非的混乱情状，并表达自己以治国平天下的古训为政治理想，反而遭受太多打击和诬陷的愤懑。写到此处，作者虽然还保持着“贪欢笑”的面貌，但笑中已经含泪了。

下片追忆“昨夜松边醉倒”一幕，写自己的醉后狂态，把他醉里贪欢的情态，写得风趣生动，也写出了他傲岸不屈、倔强无比的性格。作者选择醉倒在松的身下，是颇有意味的：在充满了名利争夺、纷扰浑浊的世间，只有松这样高标直立、不畏严寒的植物，才能成为他的心灵象喻，才配成为他倾诉心声的对象。在“问松”一句中，通过他把松当成可以交谈的朋友的问询，已经可见他的醉态。而在“疑松”一韵中，他醉眼蒙眈的情态，更被表现得活灵活现，匪夷所思：他醉眼蒙眈，幻觉松动，怀疑松可怜他要来搀扶，于是倔强地以手推松，喝之使去。这一系列感觉和动作，在抒情词中出现，精彩焕发，构想出奇，很充分地表明了作者的醉中憨顽情态，和骨子里透出的倔强和坚强。

本词采用散文句法，流畅、简洁，诗情饱满；化用经史成语，如同己出。在风格上，上片端庄，下片诙谐。

木兰花慢

可怜今夕月^[1]

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2]？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3]？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4]。虾蟆故堪浴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5]？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6]？

【注释】

[1]本词原题为：《中秋饮酒将旦，客谓前人诗词有赋待月，无送月者，因用〈天问〉体赋》。《天问》，屈原所作。作者提出一百七十多个包孕广泛的自然、社会问题，表现出勇于探索的精神。

[2]可怜：可爱。光影：指月光。空汗漫：空虚莫测，广大无际。

[3]飞镜：李白《古朗月行》：“少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姮娥不嫁：据神话传说，嫦娥偷食丈夫后羿要来的灵药，乘风奔月，从此永居月宫。

[4]问无由：无从查问。恍惚：迷离恍惚，难以捉摸。玉殿琼楼：传说月亮中有玉殿琼楼，故月亮又可称为“月宫”。

[5]传说月亮中有金蟾戏水，白兔捣药。

[6]齐无恙：一切安然无恙。云何：为什么。云：语助词。

【点评】

这是一首十分新颖的赋月词。说它新颖，是因为它在以下四个方面都有突破。

第一，如题上所言，前人只有咏写待月的诗词，没有送月的诗词，这就使本词在咏月的角度上很新颖。第二，他引借屈原《天问》体诗入词，根据月亮盈圆和奇瑰的神话传说，打破上下片分段体式，连珠炮似的对月亮提出七个问题，而其他两处虽不是直接提问，却也是间接提问。这种以疑问连缀词篇的写法，在诗体上固属少见，在词体上更属于创格。第三，他所问的内容与近代天体学说暗合，不仅觉悟到月亮绕着地球转动的事实，还对于天体间引力和斥力有所感悟，因此闪烁着对于宇宙奥秘加以探求者那聪明睿智的思想光辉。这是最为重要的创新——思想内容上的创新。第四，与它所仿效的比较紧张而平板的《天问》相比，它融想象、灵感和丰美瑰丽的描绘于一炉，造出了富有浪漫主义特征的新境界。这是美感风貌上的创新。

就本词的结构和手法来看，本词虽属于创格，却不背离词的固有体性。这表现在：它紧紧围绕着送月的话题，毫不松散。上片起韵，即以一“去”字，表明送月的意思，这是开 endpoint 题；接着两韵，就“去”字展开联想，想象月亮在天宇中运行的状态。至“飞镜”一韵，则就月亮本身发问，联系有关它的神话传说展开想象，问得奇奇怪怪，融科学思维和神秘体验为一体，增加了词的文学感性色彩。至下片，把送月的主旨和有关月亮本体的神话传说联系起来，由自己看见的天上月，转而想象自己看不见的海里月，写得更加光怪陆离，并且更明显地化入自己担忧和困惑的情感，文学效果尤其出色。长鲸触破玉楼的想象，玉兔怎能游水的困惑，把这位八百多年前的中国古人的月亮关怀，成功地表达了出来。在科学技术不足以使人了解宇宙的时代，他的思考是认真的，他的忧虑和困惑是真诚的。而在这一思考内容中灌注的感情越诚实，越能让后人感受到他的天真——一种具有睿智思想品质的可爱天真。他想象月亮从天上转到在海中运行的这部

分，今天看来已不再具备科学上的价值，却因想象和造境的愈转愈奇而富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最后，他更能宕开一境，由月亮入海的假设遭遇，进而对于月亮圆缺问题产生了很大兴趣。他不是像古人一样，简单承认他们所观察到的月亮圆缺的事实，而是对月亮为什么会有圆缺产生了强烈的探知兴趣。这一笔，就使词由送月延伸出去而涵盖了当时人所可能具有的全部月亮知识，显示出他因这一场问月而对月亮具有的全面关怀。词就这样融合了奇瑰的神话和深邃的想象以及合理的推测，把由送月引起的词人对于月亮的全面探索与深度困惑，写得透足而富有情趣。

瑞鹤仙 赋梅

雁霜寒透幙。正护月云轻，嫩冰犹薄^[1]。溪奁照梳掠。想含香弄粉，艳妆难学^[2]。玉肌瘦弱，更重重、龙绡衬着^[3]。倚东风、一笑嫣然，转盼万花羞落。寂寞，家山何在^[4]？雪后园林，水边楼阁。瑶池旧约，鳞鸿更、仗谁托^[5]？粉蝶儿只解，寻桃觅柳，开遍南枝未觉。但伤心、冷落黄昏，数声画角。

【注释】

^[1]雁霜：严霜。幙：同“幕”，帷幕。嫩冰：薄冰。

^[2]溪奁：以溪水为镜奁。梳掠：梳妆打扮。

^[3]龙绡：即蛟绡，传说为海中蛟人所织的细洁轻盈的纱。

^[4]家山：故乡。

^[5]瑶池：神话中西王母居处。此指天宫。鳞鸿：代指书信。

【点评】

此词在炼字造句和整体风格上，接近南宋词人姜夔的词作。它采用拟人手法咏溪上梅花，不仅能写出梅花美的外貌，还能写出梅花那清雅的仪态和寂寞幽怨的灵魂。同时，此词不仅是为梅花写照，在梅花形象中分明投影着作者自己的心理感觉、精神兴趣，是一首借梅花而述怀的寄托词。

上片运用想象、比拟手法，正面赋写梅花的形神。起韵先为梅花的出现营造一个寒意袭人的夜的环境：严霜已下，层冰未消，寒意透帘，云轻月冷。这样的环境特别富有抒情暗示性，顺利启开了以下抒情写物的大门。接韵用一个单句，突出了野地梅花如美人、以溪水为镜奁在寒夜里梳妆的风神，写得空灵蕴藉，启人联想。三韵顺势而下，写梅花在溪头打扮的动人风采。梅花在寒夜的溪头上，幽远其香，明艳其色，她那天然绝色的美丽，是任何靠装扮而成的美人也学不出的。“玉肌”两句，把梅花的出场特意放在月色朦胧的背景下，极写她的神韵，写出月下梅花如穿着蛟绡细纱的玉美人。上片末韵灵机一动，故意把梅花放到春天去与百花相比，说如果梅花能到百花盛开的季节去嫣然一笑的话，那么百花都要因为自愧不如而纷纷羞惭自落。词以“一笑嫣然”“转盼”“倚”字写梅花，是以写美人的笔法来描绘梅花的仪态和神韵。她表现得那么美，美的力量是那么大。这就为下片掉转笔头，写她命运的寂寞蓄足了势。

下片除了运用想象、比拟手法外，还兼用了比兴手法，来表现梅花值得痛心的不遇命运。起句一个短音促节：“寂寞”，一语定调，揭示出溪上梅花的精神状态。以下连用两问拽出回答。其一问她的家乡，拽出这野地寂寞的梅花，像是被放逐者，原来却是生在园林里、楼阁边的高贵寒花。其二以梅花自己的口吻来反问，表明了她失意冷落的命运忧伤。她本来与天上瑶池有一个旧约，可是现在沦落至此（溪头），有谁肯为她捎信给约会的另一方呢？这里梅花与天上瑶池之间的“旧约”，传达着作者政治不遇的深沉痛苦。下更进而言明那寻桃问柳的轻薄粉蝶儿的不足担当传信重任。梅花这绝世佳人的命运冷落到何等地步！词写梅花由园林、楼阁入野地、溪头，瑶池旧约无人传信，且连粉蝶儿都不肯相顾，梅花的命运一降再降，显示出词人无比伤痛的感受。结韵表明梅花那不可更改的零落命运：在冷落的黄昏中，伴着凄凉的画角，溪头上的梅花孤寂地谢去。“伤心”一词，是花的自怜，是人的怜惜，把花情和人情浑融一体，无法分

辨。

西江月

江行采石岸戏作渔父词^[1]

千丈悬崖削翠，一川落日熔金^[2]。白鸥来往本无心，选甚风波一任^[3]。别浦鱼肥堪脍^[4]，前村酒美重斟。千年往事已沉沉，闲管兴亡则甚^[5]？

【注释】

^[1]疑为淳熙五年（1178）作，时稼轩出领湖北漕务，沿江而上。采石：在安徽省当涂县西北，为江流狭窄之处。此处古迹很多。

^[2]削翠句：翠崖如同斧削而成，极有气势。熔金句：晚霞落日，金光灿烂，倒影江中，如同水把金子熔化。李清照《永遇乐》：“落日熔金，暮云合璧。”

^[3]选甚：不管什么。一任：任凭。

^[4]别浦：偏远的水面。鱼脍：细切鱼肉为片而做成。

^[5]则甚：做什么。为宋人口语。

【点评】

宦游途中的片刻潇洒，正表明频繁调任给予他的精神压力。

上片写采石壮美的自然风光给他带来的精神放松。起韵就崖岸和长江的雄伟壮丽景观来写。“削翠”“熔金”，炼字借典，十分精当，色彩对比强烈，几于流光溢彩，同时山水对比，显示出采石江岸的非凡气势。接之以白鸥不管风波而自由来往江上，出之以小、以动，使上文的景增添了流动轻倩的美感。在表意上，这里的白鸥来往意象，余味悠长。因为它不仅是自然写实，也是词人自由精神的象征，是词人自我意识的外现。

下片写采石附近的美酒肥鱼正堪使他沉醉，是加倍写法。过片两句，词人由自在的自然写到人文的风景，写自己享用美酒肥鱼，沉醉在这美好的风景中。“鱼肥堪脍”，隐隐使用西晋张翰见秋风起知故乡鲈鱼堪脍因而辞官归乡的典故，暗示词人心灵上的政治倦怠感。“重斟”则表明他的豪酣尽兴。结韵由此而下，以不管兴亡、不问千年往事自期，固然表现出渔父般的潇洒，但也反映出政治境遇不佳所造成的无能为力心态，可谓笔终见情。

小小令词，一步一折，姿态动人。在修辞上，将口语入词造成的活趣和语典入词造成的凝练结合起来，给人以奇特的感受。

状景品题·望飞来半空鸥鹭

满江红

题冷泉亭^[1]

直节堂堂，看夹道、冠缨拱立^[2]。渐翠谷、群仙东下，佩环声急^[3]。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4]。是当年、玉斧削方壶，无人识^[5]。山木润，琅玕湿。秋露下，琼珠滴^[6]。向危亭横跨，玉渊澄碧^[7]。醉舞且摇鸾凤影，浩歌莫遣鱼龙泣^[8]。恨此中、风物本吾家，今为客^[9]。

【注释】

^[1]作于乾道六七年（1170—1171）间，时稼轩任临安司农寺主簿。冷泉亭：本在西湖灵隐寺西南飞来峰下的深水潭中，宋时移至飞来峰对岸。

^[2]直节：劲直挺拔貌，代指杉树。冠缨：帽子与帽带，代指衣冠楚楚的士大夫。拱立：拱手而立。

^[3]此言翠谷泉声优美，如仙女环佩叮咚。

^[4]天峰飞堕：传说东晋时，有天竺僧人慧理见此山，赞道：“此中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年飞来。”（《临安志》引《舆地志》）

^[5]方壶：神话传说中的仙山，在渤海之东。此云飞来峰是神仙用玉斧削就，可惜今已无人知晓了。

^[6]琅玕：原指青色美玉，此指绿竹。

^[7]危亭：高亭，指冷泉亭。玉渊澄碧：潭水深绿清澈。

^[8]鸾凤：传说中的两种神鸟，常喻脱俗不凡之士。浩歌：放声歌唱。鱼龙泣：言水中怪兽为之动情。

^[9]风物本吾家：指冷泉亭景色与其家乡风光极为相似。按：作者老家济南素有“泉城”之称，且那时水光山色也堪与冷泉亭一带媲美。

【点评】

这是一首咏杭州名泉的写景抒情词。

词的上片，先写冷泉亭周围环境以作铺垫和渲染。从思路上说，整个上片虚实相生的描写，为冷泉亭营造了一个幽冷、静谧而带有仙气的奇特环境，这为冷泉亭的描写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下片开始，直赋冷泉周围竹木湿润有生气，是暗示它的水美泽物；写它如秋露、琼珠一样的晶莹凉爽，是写泉的清冽甘碧。紧接着写横跨在泉水之上的亭子，给人以此亭翼然独立的风采。

在艺术手法上，特色有二。其一，写冷泉亭并不直奔题面，而是挥洒笔墨，着意渲染周围环境，使读者颇有曲径通幽、胜景迭至的盼望感。这就如绘画画水时“写水之前后左右”。其二，笔法摇曳多变，恍如游龙飞舞，创造出清奇灵幻的艺术胜境，引人遐思。

太常引

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1]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2]？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3]。

【注释】

^[1]作于淳熙元年（1174）中秋。吕叔潜：名大虬。

^[2]飞镜：李白《古朗月行》：“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姮娥：神话传说中的月里嫦娥。

^[3]此化用杜甫《一百五日夜对月》：“斫去月中桂，清光应更多。”婆娑：枝叶舞动貌。

【点评】

这首以月亮为抒情线索的赠友词，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写出了词人心中的悲愤和豪情。

上片开头就紧扣月亮入题，用简练而生动的笔触，写出了中秋之夜的皎洁月色。他把圆月比为重磨的飞镜，就形容出了中秋之月特别皎洁明亮的特点。飞镜的比喻，虽与李白的《古朗月行》写月出于同一机杼，但这里的“飞”字与“转”字相呼应，就特别能显示明月的灵动之美。接韵笔锋一转，向月中嫦娥问了一个令他深感苦恼的问题：白发专门欺负我，在我的头上肆意生长，奈何？这一问句有理有情。有理在于：词人赏月而想起月中长生不老的嫦娥，因她的不老而想到自己的日渐衰老，因此举杯一问。有情在于：这一问的意蕴十分复杂，在表层上，他因面对永恒而表达了对于个人年命的幽思。在深层里，他对于抗金复土的壮志难酬而岁月飞逝的处境，感到十分苦闷和焦躁。这苦闷与焦躁，无处可以倾诉，只有像古人一样，举杯问月了。

换头词情霍然振起，以乘风凌空、俯视山河的超拔雄姿，寄寓他鹏飞万里的雄图，和对于祖国山河的热爱。而这依然紧扣中秋明月来写：正是因为今夜的月亮太明媚迷人，才激起了词人的一腔豪气。他的“看山河”，含有因金人长期蹂躏宋朝江山而生的郁愤不平之情，以及誓愿祖国江山一统的用心。结韵情感更为激烈。因为想到自己报国无门因而白发滋生、祖国山河的无法统一，全是因为黑暗政治势力的阻挠，所以他禁不住要像前贤杜甫那样，表达出祛除邪恶势力的迫切心愿。在表达上，他以月中婆娑的桂树，象征正在婆娑得意的黑暗势力，于是产生了斫桂的义愤和豪情。这使“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成为情绪奋烈而余味隽永的警句。

这首小令篇幅虽短，但因为采用隐喻手法来抒情，所以寄托很深，尺幅而藏千里之势。另外，它通篇围绕月来写，却没有出现一个“月”字，而是以它的本体意象“秋影”“姮娥”，它的比喻意象“金波”“飞镜”和它的特征意象“一轮”“桂婆娑”“清光”等反复称借渲染，使月亮之美被从多种角度表现了出来。

菩萨蛮

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1]

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烟雨却低回，望来终不来。

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

【注释】

^[1]作于淳熙二年（1175）春，稼轩在建康安抚使参议官任上。赏心亭：参见《念奴娇·我来吊古》注①。叶丞相：著名抗金人物叶衡，时知建康并兼江东安抚使。

【点评】

这是一篇外示谐趣内藏悲凉的小品，想象丰富而饶有余味。

上片纯写山景，或虚或实，笔法奇幻。他先将势脉不断的青山比喻成千万匹骏马，想象它们朝着城头赏心亭上的观景者飞奔过来。这里的一个“欲”字，一个“来”字，把原来静止不动的群山描绘得器宇轩昂，活跃奔腾，这不仅写出了山的壮美风姿，而且也充分显示出稼轩自己神采焕发、生龙活虎的精神气象。接韵写那些虎虎有生气的青山终被朦胧烟雨所困所阻，显出低首徘徊的样子，词人望其来而其终不能来，这就使青山显示出它妩媚韶秀的姿态。这样写景，充分显示出金陵之山的体势特征。假如我们更仔细地去体味，就会发现，这样的青山，不仅是被画得合理的生动物象，而且是体现了作者某些精神特征的有味意象。如起韵，在由山及马的联想活动中，就能够使人联想起他早年跃马扬鞭、杀敌报国的战斗生活，以及他始终向往着率领千军万马驰骋疆场之上的心志。而后韵，那在烟雨朦胧中低回不已的群山，以及那迷离低回的意境本身，都能使人联想起作者南归后在政治上一直受阻的情形。

至下片，作者以水上沙鸥起兴，寓庄于谐地展开抒情化的议论。作者以风趣幽默的口吻写道：人们都说，头上的白发之所以增多，是因为愁苦太多的缘故——白发是愁苦的标志和测量器。那么，那水边浑身毛色洁白的沙鸥，可不简直是“一身都是愁”了？想到这一点，不禁令已生数茎白发的词人拍手大笑：他为自己有这样的奇情异想而兴奋，也为自己没那么多白发（愁苦）、比沙鸥幸运而开怀。在这样的幽默表情和忘机动作里，人们不仅能看到稼轩的开朗和赤子般的天真，领略到他不为政治挫折所屈服的乐观精神，也能意会到他因抗金恢复之事不可为而产生的苦闷。这苦闷表现得是这样隐曲，需要摆落其词面的风趣幽默才可能领略，而读到 he 这首呈词的叶丞相，作为稼轩在事业上的同调者，肯定是会领略这样的余情的。

稼轩许多词的结句，含意都不单出，而能使人在反复咀嚼之余，体会出很多复杂的情意。如“目断秋霄落雁，醉来时响空弦”“江头风恶，朝来波浪翻屋”之类，无论用典，还是直写其景，都蕴意很深，滋味绝妙，这一点，在本词中同样体现出来。

摸鱼儿 观潮上叶丞相^[1]

望飞来、半空鸥鹭，须臾动地鼙鼓^[2]。截江组练驱山去，鏖战未收貔虎^[3]。朝又暮。悄惯得、吴儿不怕蛟龙怒。风波平步。看红旆惊飞，跳鱼直上，蹙踏浪花舞^[4]。凭谁问，万里长鲸吞吐，人间儿戏千弩^[5]？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车东去^[6]。堪恨处，人道是、属镂怨愤终千古^[7]。功名自误。漫教得陶朱，五湖西子，一舸弄烟雨^[8]。

【注释】

[1]作于淳熙三年（1176）。是年秋，稼轩因往临安述职顺便观潮。观潮：观看钱塘潮。叶丞相：叶衡。参见《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注①。按：此时叶衡已罢相。作者沿用前职，以示尊重。

[2]鸥鹭：海鸥与鹭鸶。鼙鼓：战鼓。此处都是形容江潮的声色。

[3]截江：横江。组练：即组甲披练。分别指军士所穿的两种衣甲。此喻江湖如队队披甲的白衣壮士。驱山：驱赶浪山。鏖战：激战。貔虎：喻勇士。此处谓江潮汹涌翻滚，如勇士激战未休。

[4]悄：一作“谖”，直，浑。吴儿：江浙弄潮儿。“看红旆”三句：吴儿挥旗踏浪，如鱼儿跃出水面。蹙：踩。

[5]此言怒涛汹涌，岂是人力所能控制。长鲸吞吐：言潮水像是长鲸喷水。儿戏千弩：千弩射潮，直如儿戏。典出《宋史·河渠志》：吴越王钱范为阻止潮水，曾派数百士卒用强弓射潮。

[6]白马素车：喻江潮。语出枚乘《七发》。

[7]属镂怨愤：《史记·吴太伯世家》载：春秋时吴越交战，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的忠谏，他接受了越王勾践的诈降，更赐属镂剑命伍子胥自杀。

[8]漫教得：空教得。陶朱：即陶朱公。范蠡为越国大夫，曾施美人计，献西施于吴王夫差。他助越灭吴后，吸取伍子胥的教训，离开越国，携带珠宝远去陶地（山东定陶县）经商致富，自称陶朱公。又传说越灭吴后，范蠡携西施泛舟于五湖即太湖。

【点评】

这首描绘钱塘潮壮伟气势并且即景抒情的作品，将眼前景物与历史记忆结合在一起。同时在他的历史记忆中所表达出来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与他因南宋朝廷迫害主战派而产生的政治忧愤深入契合，感思空间空前深邃，词的抒情品格也就超过了一般写钱塘潮风景之作。

上片将潮水涨起时的种种惊心动魄景象写得极透极生动。起两韵写江潮自远而近、由初起到极盛时的景象。在表现手法上，他运用了一连串绝妙的比喻：先以半空鸥鹭争飞比喻潮水初起时卷起的白色浪花，接以震天动地的战鼓声比喻潮水奔腾所发出的巨响。这样的描写，一上来就声色夺人，渲染出它那天下伟观的气概。以下更是调动自己以往的战争生活经验，以千万白甲精兵横截江面、驱赶大山、鏖战正酣的壮伟风景，来形容海门涌潮的惊天动地，而从中人们也不难发现作者自己在观景时感到酣畅淋漓的精神愉悦。把潮水的兴起过程看成是一场精兵的鏖战，这充分体现了作者“移情”后形成的心理力量。三韵一句“朝又暮”，情景转换，将对“这一次”的潮水形容，转换成对“无数次”潮水的带过，同时又转到写弄潮儿的非凡身手上来。在如此令人惊骇的凶险自然奇观面前，训练有素的弄潮儿们，却手把红旗，出没于惊涛骇浪之中，就像鱼儿跃出水面，足踏浪花翩翩起舞，浑如在平地散步。它需要多么高的技艺和胆量！

过片承上片对江潮的描写，但又化实为虚，将现实的江潮兑换成历史的记忆，嘲笑杀了伍子胥的钱范让壮士射潮的举动，因为潮水就像是万里鲸鱼之吞吐，体现着人力所不能干预的造化伟力。“滔天”一韵，以问转换情思。既然潮水有如此滔天伟力，为什么它又最终力倦而向东面的海洋退去呢？在这实写退潮的词句中，已经暗暗融入了因忠谏而被杀的伍子胥的冤魂，因为据说被杀戮后的伍子胥，就是乘着“素车白马”驾御潮水而来的。“堪恨”一韵，直写作者对忠而被害的伍子胥的同情，以及对忠臣反遭迫害的历史现象的愤慨不平，同时又是作者借古人事曲传对于现实政治同样迫害忠臣良将的怨愤心声，其中包含着为叶衡罢相鸣不平的用意。“功名自误”是议论，是抒情，是一个沉痛的反语，写出了作者对于自己和抗战派不幸政治遭遇的牢骚和感喟。而末句则借范蠡退出政坛、以扁舟载西子游五湖的故事，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牢骚失意之情，同时也是对叶衡罢相归来的一个安慰。

这首词在表达手法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运用博喻形容江潮的声色气势，写得生动、紧凑，达到了穷形尽态的表现效果。二是借古喻今，以伍子胥和范蠡的典故，表达自己的政治感喟，收到了曲折含蓄的表达效果。

水调歌头

和王正之右司吴江观雪见寄^[1]

造物故豪纵，千里玉鸾飞^[2]。等闲更把万斛，琼粉盖玻璃^[3]。好卷垂虹千丈，只放冰壶一色，云海路应迷^[4]。老子旧游处，回首梦耶非^[5]？

谪仙人，鸥鸟伴，两忘机^[6]。掀髯把酒一笑，诗在片帆西。寄语烟波旧侣，闻道莼鲈正美，休裂芰荷衣^[7]。上界足官府，汗漫与君期^[8]。

【注释】

^[1]作于淳熙二三年（1175—1176）间。王正之：名正己。曾任右司郎官，此时已罢职。吴江：即松江。南接太湖，江上有垂虹亭和垂虹桥。和：和韵。见寄：寄给我。

^[2]言造化本有豪放之情，所以让雪片广飞天地间。玉鸾：雪的美称。

^[3]此言造物又将无数雪花覆盖在吴江大地上。琼粉：雪粉。玻璃：指水面平静透明如同玻璃。

^[4]垂虹：一语双关。兼指吴江绝景垂虹亭、桥，和天上垂虹景象。冰壶：本指盛冰的玉壶。此借指天地之景的晶莹清冷。

^[5]此言吴江虽是他往日所到之处，但在此雪境中如仙如幻，简直像梦一样。老子：穆轩自称。梦耶非：是不是梦呢？

^[6]谪仙人：原是贺知章对李白的赞叹，此用以称王正之。“鸥鸟伴”两句：《列子·黄帝篇》载，有个爱好鸥鸟的“海上之人”，每天到海上与鸥鸟同游息。后其父亲要其捉鸟回家，鸥鸟再见他则翔舞而不下。后世借以指无欲忘机者。

^[7]莼鲈句：用张翰事。参见《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注⑥。裂芰荷衣：借典于《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言背弃洁身自爱的隐士行为准则。

^[8]上界足官府：借典于韩愈《奉酬卢给事》“上界真人足官府”句，言自己不求进身于上界官府之中，而将与王相约，游于汗漫无羁之境。

【点评】

词上片极力展现吴江雪景的奇丽，在想象中杂着回忆。起韵直写雪景的辽阔无垠，以“玉鸾”形容雪片，十分新巧。接韵以“琼粉”形容积雪，以“玻璃”形容水面，直显出雪景世界的洁白无瑕之美。其中“等闲”二字，尤其下得有趣，写出了造物的绝大才情。第三韵，写天地一色皆白、云海茫茫迷路的奇观。“好卷”一词，表现卷起千丈垂虹（兼指垂虹桥和天上彩虹）的镜头，完全出自词人的奇思妙想，正能显示他指挥万物的豪情。末韵一笔双绾，既点出这是自己的旧游之地，又有今日境界全换、旧迹难寻的迷惑。“梦耶非”的疑问，妙在表意空灵。此处以“老子”自称，也反映了他的豪酣之情。

下片则转入对于王正之的怀想与劝勉，并表达了与他偕隐的意愿。“掀髯”一韵，写足王正之的诗兴与豪情，展示了一个江湖英豪的不羁形象。“寄语”一韵，劝勉王正之继续过这种烟波五湖的生活，享受吴江的莼菜鲈鱼，而不要有出仕之念。这样的劝勉，有前文所写的吴江美景做基础，也包含着词人自己的政坛体验，所以是水到渠成。结韵更进一步，表达了自己愿意与王正之偕隐吴江的意愿。这才是一篇主旨所在。

蝶恋花

戊申元日立春席间作^[1]

谁向椒盘簪彩胜，整整韶华，争上春风鬓^[2]。往日不堪重记省，为花长把新春恨^[3]。春未来时先借问，晚恨开迟，早又飘零近。今岁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准^[4]。

【注释】

^[1] 作于淳熙十五年（1188）立春日，时稼轩闲居带湖。元日立春：阴历正月初一正是立春日。

^[2] 椒盘：古时风俗，正月初一用盘子进椒，饮酒时则取椒入酒中。簪：此处作“插戴”解。彩胜：即幡胜，宋代士大夫家于立春日剪彩绸为春幡，或缠绕于花枝上，或为妇女插于发上。整整：因正月初一立春，故这个春天很完整。韶华：美好时光，指春光。

^[3] 记省：记忆，回顾。

^[4] 凭准：凭据，准头。

【点评】

这首伤春词表明了词人惜春伤时的心情。

上片由今思昔。椒盘，彩胜，既点明“元日立春”的题面，又描绘儿女辈在节日中的欢乐景象。接由彩胜簪在鬓发上的美丽，联想到青春时光的著于头发上，十分巧妙。这是他见儿女辈青丝如云而羡慕其年少的心理表现。一“争”字，把儿女辈争插彩胜的情形和韶华遗弃老人、争着上年轻人春风得意的颜面甚至是头发的“势利”，一并托出。于是少年们的欢乐，适足以对照出他的悲感。“往日”以下，由儿女的欢乐，顺理成章地联想到自己，回忆起自己以往迎接春天时的深重忧患：他因为异常特别地爱惜花朵，所以见到春天到来，总是幽恨重重。那种“惜春长怕花开早”式的痛苦，其中所包含着的时光迁逝之恨，美人零落之悲，风雨忧患之苦，以往一直纠缠着他，所以现在回想起来，也有往事不堪回忆的痛心。

下片在自我心态调整中，回到现在。可是由于“长把新春恨”的心理积淀，他不由得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忧患之中去。“晚恨开迟，早又飘零近”一句，十分细腻地表明他惜花、惜春的内容。结韵在扣题之外，又从现在而忧及未来，生怕风雨无定误了今年的花期，写得深婉入微。这首词中的“春”和“花”，就像以往他所写的伤春词一样，虽来自于自然的触动，而最终形成的感兴又高于自然风景——他是作者忧患于人生风雨与国家前途的审美化表达。春天与花朵，这优美而纤弱的词面，这混合着希望与担忧的风景，拨动了词人心灵上敏妙的忧患之弦。

清平乐

博山道中即事^[1]

柳边飞鞚，露湿征衣重^[2]。宿鹭窥沙孤影动，应有鱼虾入梦。

一川明月疏星，浣纱人影娉婷^[3]。笑背行人归去，门前稚子啼声。

【注释】

^[1]此闲居带湖之作。即事：犹言速写。

^[2]飞鞚：飞马而驰。鞚：马笼头。此代指马。

^[3]娉婷：形容身姿娇美。

【点评】

词写博山道中夜景，写得赏心悦目。

上片起韵，先写柳堤扬鞭，再写露湿征衣。一个“飞”字，点出心情的急迫与马行的急促，而一个“重”字，又暗示出词人需要下马整装。这样，一快一慢，在节奏上出现了变化。因为这一停顿，下文的品赏风光之辞才得以展开。接韵写见到孤影晃动，知为睡眠中的白鹭。它将头对着泥沙像是在窥探什么，其实正在酣睡。对于它的晃动，词人猜测是因它在梦里捉鱼虾而睡不安稳。一韵之中，由见到知，由知到猜，体察入微而又涉笔成趣，对那些热心名利的人梦寐不忘得失顺致讥讽。下片由描写自然而及浣纱少妇，写得清幽美好而不美艳轻俗。他的眼光，由白鹭而及河流，他看见了清澈的河流辉映着天上明月疏星的幽丽清旷的景致，又在朦胧中发现了河边的浣纱人影。这是继白鹭影后，词中明写的第二幅图影。接以“笑背”写浣纱少妇的单纯羞涩，显示出纯朴清新的人情美。最后，她的笑声，和门前小儿的啼哭声，打破了静谧的夜，给田园诗式的风景增添了许多生气。

本词全用白描写境，使景物既历历如画，又毫无赘笔。上片重在写影，下片则是光、影、声组成的动态图画。

丑奴儿近

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1]

千峰云起，骤雨一霎儿价^[2]。更远树斜阳，风景怎生图画^[3]！青旗卖酒，山那畔别有人家。只消山水光中，无事过这一夏^[4]。午醉醒时，松窗竹户，万千潇洒。野鸟飞来，又是一般闲暇。却怪白鸥，觑着人欲下未下^[5]。旧盟都在，新来莫是，别有说话^[6]？

【注释】

[1]此闲居带湖之作。李易安：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山东明水人，是南北宋之交著名的女词人。其词自成一家风味，时人称“易安体”。

[2]一霎儿价：一会儿。价：语助词。

[3]怎生：宋代口语，怎么。

[4]只消：只应，但求。

[5]怪：奇怪。觑：偷眼窥看。

[6]旧盟：稼轩曾在隐居带湖时与鸥鹭结盟，参见《水调歌头·带湖吾甚爱》。莫是：莫不是。别有说话：有别的想法。指白鸥的悔约改盟。

【点评】

词写信州博山道中的幽美景色和作者流连于其中的闲适之情。词题标明是“效李易安体”，表明是追步李清照词的技巧和用语特征而成。李清照词最显著的特点，是写境的白描和用语的口语化。她以写境的白描（不敷彩）法，用语的口语（非书卷）化，来表达自己的真挚深沉的感情。本词就是辛弃疾向李易安学习的成功之作。

上片写博山道中骤雨复晴的清美景色。画面疏朗，如随意点染而成，但又很讲究层次。起韵破空而入，写风云陡起，骤雨一霎的景象。接韵一转，写得舒缓优美。写山间雨收云散、天青日出的清幽明澈风景，着意于斜阳的光辉敷染在远树上造成的温润感。三韵写作者由泛览而聚焦山那畔一酒店时的情景。写酒店，本是相对于泛写远山（染）的一种细节描写（点），而在这细节描写中，他又用了一个“青旗卖酒”的特写镜头，来表现他的惊喜。既然风景如此美，还有酒店来让他息劳遣兴，不禁让他对此地十分喜欢，于是上片末韵传达出他屏除尘世干扰、唯求放情山水的情怀。它是承上写景、启下抒情的句子。

下片着重抒发他因流连风景而生的闲适潇洒情怀。与上片风景是他在外浏览所得不同，这里的风景是他酒醒后通过博山道中某个窗户向外观望所得。在视角上，有变化带来的新鲜感。“午醉”一韵，承上“青旗卖酒”而来。“醒时”以下，纯是写“无事”之乐。他先是见窗外的松竹摇曳，觉得它们的无比潇洒之姿，足以娱人。这里已经透现出词人自己的放逸风神。以下专心于写野鸟、白鸥这些飞翔的动物使他寄情和忘情的状态，写得幽默风趣，颇有故作波澜的笔意。“野鸟”一韵，以“又是一般闲暇”，写出在静美的自然界中，飞翔的动物带给他的别种闲暇感觉。这“又是”一词，下得饶有余味。词人由“野鸟”而见“白鸥”，见“白鸥”而想起与鸥相盟、摆脱人间机心的往事。然而这盘旋不下而偷眼觑人的白鸥，令词人好生奇怪，词人猜测它“别有说话”，因担心词人加害而有背盟弃约之意，于是痴痴地发出结尾的那一问。这一问，虽然是涉笔成趣，但如果深究，就能觉出他问得波澜顿起，也问得意余言外。

在写景上，本词不敷彩，不细描，随意点染而层次不乱，白描使风景清雅淡净，极能传南方夏日山间气象。在用语上，作者用了许多当时流行的口语，如“一霎儿价”“怎生”“只消”“莫是”，等等，使文气活泼轻软，清新自然。作者对“易安体”的效法，使本词具有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学风貌。另外，他写此词虽效用“易安体”，但写得面貌冲淡，情趣幽默，这显然不是获自易安，而是稼轩自身所具有的风貌。

满江红

游南岩和范廓之韵^[1]

笑拍洪崖，问千丈、翠岩谁削^[2]？依旧是、西风白鸟，北村南郭。似整复斜僧屋乱，欲吞还吐林烟薄。觉人间、万事到秋来，都摇落。

呼斗酒，同君酌；更小隐，寻幽约^[3]。且丁宁休负，北山猿鹤^[4]。有鹿从渠求鹿梦，非鱼定未知鱼乐^[5]。正仰看、飞鸟却应人，回头错^[6]。

【注释】

[1] 闲居带湖之作。南岩：在上饶县西南十里，有朱熹读书处。范廓之：稼轩门人范开。曾于淳熙十五年编刊《稼轩词》甲集，并为之作序。

[2] 洪崖：传说中的仙人。即黄帝臣子伶伦，帝尧时已三千岁，仙号洪崖。此借指南岩。

[3] 小隐：谓隐居山林。《文选》载王康琚《反招隐》：“小隐隐陵藪，大隐隐朝市。”寻：重温。幽约：清幽之约。

[4] 此嘱范开及早归来，勿久恋仕途。北山猿鹤：化用孔稚珪《北山移文》语意。

[5] 此言范开出仕如同樵子遇见骇鹿，故可去追而杀之；而自己的归隐乐趣，则非安心退隐者不能理解。鹿梦：即蕉鹿梦。参见《水调歌头·千古老蟾口》注⑥。鱼乐：《庄子·秋水篇》：“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儻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6] 杜甫《漫成》之二：“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

【点评】

这首和韵词，在潇洒散淡的风神中，蕴含着对于争名逐利的官场生活的否定和对于行将出仕的弟子的爱惜叮咛之情。而在这一感情之流的下面，则流淌着词人寂寞、失意的潜流。

上片纯写南岩景色，而结为人生悲秋的叹息。起韵三个动作：“笑”“拍”“问”联翩而下，写出词人的风流放逸之情。所拍的“洪崖”，实际上是对于典故的一个巧借。它一箭双雕，既暗示了南岩的“高寿”，也暗示出它的高大状貌。词人拍着“洪崖”之肩，问它是谁削成的？这奇怪的问句，无理而妙。它既暗示出翠岩即南岩的高峻，也暗示出南岩的如有仙人措手的风采。同时更重要的，它还传达出词人意态风流的精神特征。这里的“洪崖”和“千丈翠岩”，所指相同。接韵以大笔写意，画出南岩风景萧疏之貌，同时点明自己是再来此地。以下一韵，以一个工炼的对句，刻画南岩周围的山林风景：山间庙宇萧条颓败，树林笼罩在薄薄烟霭中。这里的“似整复斜”和“欲吞还吐”，写出风景处于变化不定中的动态，用来写庙宇，很能表现它的颓败。因为放眼望去，山间风景总有些萧条、冷淡，所以开篇时的风流放意，至结韵时，已经转为秋来万事都摇落的生命悲叹。这“摇落”之悲，看来是由对南岩山间风物观览而得，其实却是词人早已蕴结着的岁月如流、年命衰老的悲感的借机显现。“人间万事”，由他自己的生命悲凉和自然界的季节轮转生发开去，竟有了几分对于宇宙所有生命的悲悯，显示出较深的思致。

下片由写景抒情转向对人抒怀。词人首先写与弟子范廓之呼酒对饮的豪酣，再叮咛弟子出仕之后别忘了及早归来，两人再践隐居的约定。并且用“休负北山猿鹤”的典故，强化这种对于弟子的殷切期望之情。“有鹿”一韵，借用两个典故形成对仗，并且在表意上相当恰当，堪称难对。这两句，一写弟子，一写

自己，妙在既执着，又宽解，颇有万物各得其所的惬意。结韵巧用杜甫诗歌，含蓄地表现出自己寂寞企盼的心情。这里在语言的层面上没有转折，而在感受的层面上则暗藏着转折，并且“禅机”很深：它可以理解为，因为太沉醉于看飞鸟了，所以对于人声反应不灵，以至于恍惚间以为有人呼唤而错应之。也可以理解为，虽然贪看飞鸟，但潜意识里还是感到寂寞，以至于虽无人呼唤自己，也会忽然答应，回头知错。这就构成了此处外示闲逸而内藏悲凉的抒情效果。

此词上片写景而结以生命摇落之悲，下片则抛开此意，专抒隐居之乐，仿佛是“两截子”。但其实，内部的感情逻辑并没有中断。在词人看来，正是因为生命易于摇落，才不值得让它去遭受身外之物的束缚和戕害，而要还它以自由、本真的存在状态。这一点，唯有隐居者的“鱼乐”能够满足之，所以下片重在抒发“鱼乐”。

生查子

独游西岩^[1]

青山招不来，偃蹇谁怜汝？岁晚太寒生，唤我溪边住^[2]。山头明月来，本在天高处。夜夜入清溪，听读《离骚》去^[3]。

【注释】

[1]此闲居带湖之作。西岩：在江西上饶市南，形如覆钟。

[2]偃蹇：原指高耸貌，引申为骄傲、傲慢。生：语尾助词。

[3]《离骚》：屈原所作，用以抒发热爱祖国、才美不见用及抨击黑暗时政等感情。

【点评】

本词巧借青山、明月，表现作者隐居带湖时期孤寂、郁愤的情感。写景如生，抒情含蓄曲折，可称为词中妙品。

上片借山来自写，又能将山品与人品相融。首句落笔就奇，接句含蓄曲折。“偃蹇”一词，本指高耸的样子——用来形容西岩的状貌很恰当，也可以引申为作者的骄傲和傲慢。一笔两意，巧妙之极。而以“谁怜汝”这一问，更写出作者的自怜怜山，自伤伤山。此处的山与人，已在感情上合而为一。“岁晚”一句，也是既写山，又写人。如是写山，指山逢寒冬；如是写人，则指人的老大。这样双绾之后，“太寒生”就成了作者的心理自感，和对于山的移情了。既然山被作者赋予了这样充分的灵性甚至可说是人性，那么，上片末句冲出青山“唤我溪边住”的语句，就不再突兀而矫情。两位岁寒之友因品格相似而思谋相伴，简直再合情理不过。

下片借月来自写，也有与上片近似的曲笔和丰富情味。过片说那高天的明月，突然由山头下来了。这就如同一个绝大的悬念，使人不敢相信又渴望得到解释。结韵则做出生动的解释，说这从天而降的明月，是因为被词人读《离骚》的声音打动和吸引。这解释十分巧妙而合理，因为他巧用月影以替代月亮，听他读书的明月，实不过是清溪里的月影。这样的巧用，显示出他专注于读《离骚》的激愤心情。因专心读书，他再无心仰望天空。偶尔一瞥眼前，只见溪中之月凝止不动，似在入神而听。另外，这里的“夜夜”一语，又将前句瞬间的“明月来”化为夜夜的“明月来”，使作者读《离骚》的行为，不再是一个瞬息性行为，而在重复、延长中加深了它的意义，加强了它所含有的作者感情的勃郁愤懑色彩。夜夜如此，长夜如此，这读《离骚》的人，他的情感强度就不待测量而后知了。

这首词，也许是作者词作中修辞手法运用得最密的作品，如拟人、双关、悬念、暗示等。而它们也使此词在艺术表达效果上超凡入妙，在情感风味上厚重而含蓄。

清平乐

题上庐桥^[1]

清泉奔快，不管青山碍。十里盘盘平世界，更着溪山襟带^[2]。

古今陵谷茫茫，市朝往往耕桑^[3]。此地居然形胜，似曾小小兴亡。

【注释】

^[1]此闲居带湖之作。上庐桥：在上饶境内。

^[2]盘盘：曲折盘旋貌。襟带：形容水绕山间如同带绕衣襟。

^[3]陵谷：指山陵变为深谷，深谷化作山陵。市朝耕桑：繁华都市变成耕种的田野。

【点评】

本词上片写景含情，下片兴叹说理。把因上庐桥附近的自然形势而产生的人间兴亡和自然变化的感叹，表现得引人遐想，体现出情、景、理的高度统一。

上片起韵赋写泉水，这是他站在桥上观望的第一景。他将泉水写得生气淋漓，气势不凡。先着一“清”字状其色，再以“奔快”写其流势之急，这样，泉水的声色形态就似乎写足了。以下在尽头处又以虚笔转出一境，以青山试图阻碍它，而它不管不顾一味奔腾向前的姿态，勾勒出了它的来处和去路，也赋予了它一种乐观、倔强的性格。接韵描绘上庐桥一带回旋曲折、山水环绕的地势，将一幅平常的山水画点染得清幽秀美。上片写景的特色，在于动静交错，生气勃勃，体现了词人对于山水的清赏能力。下片即景遐想，由对眼前山水的清赏，转入对于自然和人事沧桑的思索。他因上庐桥一带襟山带水、十里平地的地理形势，猜想它也许是从当年的城市变迁而来。为了证明自己猜想的可靠，他先在表明这一看法前做出铺垫，也就是用人们常说的沧海桑田的观点做引子。在邈远的时间内，深谷变为山陵、山陵变为深谷的地貌迁变；在漫长的历史上，闹市变为桑田、桑田变为闹市的人间兴废，既然都是可能的，那么，作为形胜的上庐桥一带，有过小小兴亡，当然也就很可能了。这是先立其大，再立其小，顺势而下，无可怀疑。这样的议论，畅快无碍。

鹧鸪天

鹅湖归，病起作^[1]

枕簟溪堂冷欲秋，断云依水晚来收^[2]。红莲相倚浑如醉，白鸟无言定自愁。书咄咄，且休休。一丘一壑也风流^[3]。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

【注释】

^[1]闲居带湖之作。病起：指病体初愈。

^[2]簟：竹席。断云：犹言残云。收：消失。

^[3]书咄咄：《晋书·殷浩传》载：殷浩被罢职后，口无怨言，只是终日用手在空中写“咄咄怪事”四字。休休：退隐。唐末司空图隐居中条山，筑亭名曰“休休”。一丘一壑：犹言一山一水。风流：潇洒自在。

【点评】

词上片写景。在安放夏日凉枕竹席的溪堂卧榻上，他先敏锐地感觉到秋气的来临。一个“冷”字，写出病体初愈的人，对于凉枕竹席、对于透进溪堂里空气的凉意的畏怯。他放眼望去，看见远处似与带湖相接的浮云，在这傍晚时分也渐渐收尽，天明水净。水面上的红莲和水边的白鸟，在傍晚的亮光中，红的更红，白的更白。在他的注视下，那相倚的红莲就像是醉了一样酣然酡红着。而那默默无语的白鸟，简直就是在独自发愁。在红莲白鸟的风景之中，有作者感情的影子。“如醉”“自愁”，这本来是临秋观景的老病词人自己所具有的心理体验，在此他却于无意将自己的愁怨之情转移给了花鸟。所以，前人对此处的写景极为欣赏，说“生派愁怨与花鸟，却自然”。这就看到了他写景能移情染物、却又并不作态、所以高妙的特点。因为这下意识中的移情于景，使写景不仅色美，而且韵味极佳，深得浑厚之趣。

下片言情。过片先连用两个典故，表明他不满于现实的牢骚和又只能强压不平、将壮志付诸东流的自我排遣之貌。紧接着，他以徜徉于山林丘壑之间的“风流”之相，来试图平息自己的不满。这两句，貌似甘心于放老山水，其实悲愤压抑之心，隐隐可见。山林隐逸并不能真正解决他的思想矛盾。结韵以一个散文化的句子，写出病愈之时筋力衰减、懒于上楼眺望的情状。写得很具体，很细致。这就不仅放得开，写得足，而且能回应开篇，并关合词题，使全词在结构上处于圆合的状态。此外，他借筋力衰退而懒于上楼，巧寓了两个意思。一是他由于生命放废而心灰意懒；二是他若上楼眺望，必然会想见故国山河，而恢复又无望，因而会更觉愁怨和悲愤。一个“懒”字，写出了他百感交集、无可奈何的悲痛。

此词寓悲壮于闲适，以淡笔写浓情，将身世之痛、家国之痛汇成一片，化骨成水，写出了“烈士暮年”的无穷悲慨。

临江仙

探梅^[1]

老去惜花心已懒，爱梅犹绕江村。一枝先破玉溪春。更无花态度，全是雪精神。剩向青山餐秀色，为渠着句清新^[2]。竹根流水带溪云。醉中浑不记，归路月黄昏。

【注释】

[1]此闲居带湖之作。

[2]剩向：尽向。餐秀色：即“秀色可餐”之意。此处借以赞美梅花的极度美丽。着句：写诗词。渠：他，代指梅花。

【点评】

咏梅诗词，是宋代骚人墨客最喜欢写作的。与其他咏物诗词一样，咏梅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写作。梅花的形色香味，属于模形图貌的第一层次；梅花的神情风韵，属于由实返虚的第二层次；梅花的人格象征，属于抽象感悟的第三层次。作者此词虽然不是经意而为的大作品，且是探梅而非专咏之作，却也能为梅花写出一种神采来，关键在于他有独特的赏梅角度。

上片开端总起，写自己以“惜花心懒”而犹绕江村探梅，隐伏着梅花远胜群花的意思。语言明快，而措意含蓄，接韵正面专写江村野梅独立春前的姿态。一“破”字，下得尤妙：它写出了梅花初放的仪态，也写出了梅花冲寒绽放带给溪头的春意。用笔俭省而韵味自足。三韵“花态度”“雪精神”两词，造得新颖，突出了梅花的冰肌玉骨，清高莹洁。“更无”“全是”，通过完全的否定和彻底的肯定，把梅花的“灵魂”勾摄了出来。在他的“梅花颂”中，寄寓着他自己如此花一样独立不阿、清迥绝尘的人格风范。

下片写词人探梅之久，爱梅之深。换头写出了个爱梅的孤独者形象。他说面对青山，贪看梅花的“秀色”，因为梅花的同化，连他的探梅词也写得特别清新了。而作者对它的爱慕，则有同气相求的味道。“竹根流水”一句，既遥应上片“玉溪春”句，又特别为梅花安排下一个更显其清幽的好伴侣——竹子，同时“带溪云”一语，暗写梅花、瘦竹在溪里的倒影，这倒影被云影所映带，绚丽之极，又空灵之极！这比实写岸上的梅竹显得更清美。结韵以一补笔，写自己早已因为这美景而陶醉了，忘记了时间，直到黄昏月才恋恋地归去。全词只不过写了探梅——得梅——赏梅这样一段平常的生活镜头，但在他那精心绘出的爱梅图上，梅花的神韵和作者的神韵，却已呼之欲出了。

因为篇幅短小，作者注意在上下片中，对梅花逐步添加翠竹、云影等陪衬物，而不一气叙出。这样，不仅在松紧、疏密的安排上颇为得法，使句意间联系更紧密，而且句句有新意。直到结束句，才把一幅爱梅图画完。

生查子

独游雨岩^[1]

溪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高歌谁和余？空谷清音起^[2]。非鬼亦非仙^[3]，一曲桃花水。

【注释】

^[1]此闲居带湖之作。

^[2]清音：指空谷中的流水声。

^[3]非鬼非仙：苏轼《夜泛西湖五绝》：“湖光非鬼亦非仙。”

【点评】

词写他在雨岩下清溪边的游赏和高歌，意境空灵而又深曲，韵味悠长。

上片写他在雨岩下的溪边独行所见。寥寥二十个字，把清如明镜的溪水，溪里蓝天白云的投影，词人自己在岸边独行，在水清影与蓝天白云的投影相交错的图景，描绘得无比生动，如在眼前。特别是一句“人在行云里”，写水中人影与云影的泯然无间，最能传投影之神。投影之所以会比现实美丽，是因为它不仅柔化了事物本来的线条，而且泯灭了事物彼此间的距离，使之统统被“描”到一个平面上。下片写他在溪边的高歌和寂寞。起言“高歌”，是因为这景色太清美了，他忍不住要在此放声歌唱。而“谁和余”一问，则表明了他还向往有人追和。这是向往政治知音的象征化表达。那么有没有相和者呢？有的，空谷里传来了阵阵清音。这清音，不是鬼所发出的，也不是仙人所发出的，而是那一曲桃花水流动时的淙淙声。空谷无人，唯流水知音。作者就这样，通过写溪水的清音相和，传达出政治上缺少知音的深深失意和寂寞。

这里的云影天光，溪水桃花，无比明媚，无比自在，它们衬托出词人的无限寂寞——无处可消、无处可告的屈原式的寂寞。

鹧鸪天

黄沙道中即事^[1]

句里春风正剪裁^[2]，溪山一片画图开。轻鸥自趁虚船去，荒犬还迎野妇回。松共竹，翠成堆。要擎残雪斗疏梅。乱鸦毕竟无才思，时把琼瑶蹴下来^[3]。

【注释】

^[1]闲居带湖之作。黄沙：黄沙岭。稼轩在黄沙岭上建有书房。

^[2]此言正待把春风“剪裁”入诗。

^[3]无才思：没有才情。琼瑶：美玉。此喻白雪。蹴：踢。

【点评】

这首春景词，显出清新玲珑的风采。

首韵欲扬先抑，采用反衬法，写自己正在搜索枯肠，意欲把春风初起的感觉写入诗词而不可得，突然间，眼前出现了一片溪山，清新得如刚打开的溪山画图。这就总摄全篇之魂，且为下文的写溪山之美做好了准备。“轻鸥”以下，一句一景，以抓摄的办法把眼前风景的动态特征，都展示了出来。鸥逐空船，犬迎野妇，同为动态画面，而一者自在，一者温馨。一“去”一“回”，景物在变化中相互补足，显示出画面所需要的稳定性。另外，这两句，对仗精工，选词讲究，能够体现作者超然物外的人生意趣。过片转动为静，写松竹戴雪、疏梅自放的初春特有景象，写得颇有情韵。松竹梅本是所谓“岁寒三友”，它们经常出现在同一处，或被诗人安排在同一画面中，梅得竹映，气息愈清，精神愈秀，姿态愈美。此处作者却别出心裁，以被雪水洗得青翠欲滴但是无花的松竹，来与开放得正香的梅枝竞美。作者以一“斗”字，写出了不服气的松竹联手举起残雪来与梅枝斗美的情态，赋予自然界以人的憨稚情韵。这三句，把松竹的气概和情趣写到了极处。结韵则以一个可爱的细节作为反压，以乱鸦踩落松竹上雪的煞风景没诗情——乱鸦的煞风景并不能取消这风景本身的诗情，来暗示松竹梅这场“较量”的“胜败”，从而把作者对它们这场“较量”的态度，不着痕迹地一现。收得若漫不经心，随意点染，但风景如生，诗情宛然。

沁园春 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1]

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2]。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3]。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4]。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5]。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6]。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7]。新堤路，问偃湖何日，烟水濛濛？

【注释】

[1]约作于庆元二年（1196），时稼轩罢居瓢泉。灵山：在江西上饶境内。齐庵：在灵山，或指词中的“吾庐”。

[2]缺月初弓：言横截溪涧的小桥如一弯上弦月。

[3]合：应该。投闲：指离开官场，过闲散生活。检校：巡查、管理。长身：高大。

[4]龙蛇影：松树影。风雨声：借言松涛。

[5]爽气朝来：谓朝来群峰送爽，沁人心脾。语出《世说新语·简傲》。

[6]“似谢家”两句：谢家是东晋望族，子弟衣饰讲究，仪容俊伟，落落大方。此借言山峰挺秀轩昂。“相如”两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到四川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此借以形容山峰的巍峨壮观。

[7]雄深雅健：本为韩愈评论柳宗元文风似司马迁的措辞，指雄放、深邃、高雅、刚健的风格。太史公：即司马迁，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曾任太史令，著有《史记》等。

【点评】

这是稼轩最为精彩的山水词之一。全词艺术手法丰富，措意新颖，使此词显得精彩焕发，大笔振迅，足见作者“词中之龙”的不凡器识。

词的上片，由远及近，由大到小，层层铺叙出灵山及齐庵的雄奇景色，并在其中打入一位观景者的心理活动。这使自然景观带上词人观物的主观性色彩，并且赋活了景物。起韵写总观、远观所见，恍若破空而来，把重叠绵延的山峰，比喻成万马正作西驰之势，却被生生勒住，故而最终回旋向东。这是用比喻和拟物手法，将群山写得气势飞腾，化静为动。在节奏上，这里由“西驰”到“回旋”再到“欲东”，一纵一勒又一放，以拦腰控勒，更显示了强劲奔腾之势。接韵又以一“正”字领起，由山外直入山内，从细处赋写灵山景象：以珍珠散乱比喻飞流倒溅，以动喻动，美在灵巧而活泼；以如弓新月比喻山涧小桥横跨风姿，以静喻静，美在玲珑幽雅。“老合”一韵，随笔一点，将自己投闲置散的苦闷和英雄豪杰的本色，借着“检校长身十万松”的意象表达了出来。在隐隐透出渴望检校雄兵意念的同时，也隐隐透出不得如此而投老空山的郁闷。上片末韵，转回写景，将自己那在松海边上的“吾庐”即题目上的“齐庵”点出，并通过“吾庐”所在场景的渲染，映带出群山和松海的雄伟壮观。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写松而避开上韵的明写，以比喻的手法，通过写晴天丽日下状若龙蛇的松影和风雨乍起时势若海涛的松声，化实为虚，尽显松之声色气势。

过片先将山拟人化，说一座座山气爽朗的青峰，在早晨争着从云雾里钻出来与词人“见面”。显示出不为人世所喜的词人，被此处爽气的山峰所看重的情景。同时此句不仅暗接上片，也启开下文意路：因为这群山如人一般来争着与他见面，所以可用“人”来形容之。但是形易画，神难描。对于抽象的感觉，一般人

只知道以形象的东西来表现，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却在以抽象表现抽象，因而显得思维活跃、思想开阔而又能使人易感：山的清新挺秀风姿，就像衣冠潇洒、风度翩翩的谢安家族的优雅子弟们一样；山的雄奇巍峨之姿，就像司马相如乘着那雍容华丽的车骑一样，显得从容优雅，气度不凡。而群山起伏、高下不平的总体状貌，则令人想起司马迁《史记》那“雄深雅健”的文风。在此，作者把他对群山如对高人妙士、如对至文圣手的感觉，很神奇地传达了出来。凭此，他对青山之神的把握和传达，体现了物我同一的最高审美境界。词的结韵，作者以一个问句将他对刚筑好堤坝的山中偃湖蓄满水的期待，表达得空灵、幽邃，引人遐想：灵山有湖水时的更其美妙景观，可谓余味悠长。

全词写山水，以动写静，显得生气勃勃，整体意境也显得戛戛独造。想象、拟人、借代、通感等手法的运用，使这一风格上尽显雄深气象的词作，富有趣味、灵感和修辞上的优美。另外，在抒情上，他采用涉笔成趣的点击法，含而不露地抒情，既不使失意牢骚之情溢出词面，又使山水风景捎带表达出这一投闲英雄的苦闷，可谓巧妙得体，意味深长。

粉蝶儿

和赵晋臣敷文赋落花^[1]

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甚无情，便下得，雨僽风僝。向园林、铺作地衣红绌^[2]。而今春、似轻薄荡子难久。记前时、送春归后。把春波，都酿作，一江醇酎^[3]。约清愁、杨柳岸边相候。

【注释】

^[1]约作于庆元六年（1200）。赵晋臣：参见《归朝欢·我笑共工缘底怒》注①。

^[2]甚：真。雨僽风僝：风雨狂暴。僽：折磨。地衣：地毯。

^[3]醇酎：浓酒。

【点评】

这是作者婉约词的代表作之一。在辛弃疾描写春光的众多词章中，它别具一格，有散曲风味。词通篇采用比喻和拟人手法，运用丰富的想象，抒写惋惜春光流逝的心情。一气贯注而又细腻缠绵，形象生动而兼秾丽明媚。显得浪漫天真，新奇隽永，呈现出活泼泼的情味。

上片叹息大好春光无端被风雨断送。起二句写“昨日”春景，作者把它比作天真伶俐的少女学习绣花，这就显示出昨日春光姹紫嫣红的繁盛美；另外，小女子绣花这个意象本身，就含有一种天真稚拙的青春美，更显示出春光烂漫时的盎然生机。接韵突然一转，写出狂风暴雨对鲜艳繁茂的春花的无情摧残。“甚无情”三字，是责备老天，也是责备风雨，把他的痛心和不满完全表露。因为那恍如小女儿手中绣出的春花，如今已经被风雨摧残得飘零满地，把园林铺成了皱纹层层红色“地毯”了。一个“皱”字，把不停飘零因而落红层层的花事阑珊景象写得美艳而衰飒，显示出作者心中缠绵悱恻的惜花心情。

下片写今日春去难留的愁绪，直透伤春之情。过片接上片末句的余意，把今日阑珊春光比喻成一个招人爱恨的“轻薄荡子”。虽然措语粗俗，但是情味俱足。春光如荡子，则自然难以久留，而它对于作者的深情也自然无所谓；然而作者如那单方痴情的女子，依旧对这不堪挽留的春光有爱、有情——作者对于残春这种爱恨交织的感觉，如果遗貌取神，可谓非“轻薄荡子”的比喻难以准确传递。想到“而今春”的“轻薄荡子”之态，作者遂不能消除春天将要归去的忧伤和敏感了。心中包含浓愁的他，只得转而调动“前时”即去年送春归时的经验，来为今年将到的送春作“心理准备”：记得去年送春归去时，自己的愁情足够把春江酿成一江醇酒的。今年看样子也逃脱不了，还是提前约好那因春归而起的“清愁”，让它在杨柳岸边等着我来与它痛饮，为它解闷吧！这最后几句，由现在翻回过去，又由过去折回现在。那满满一江“酒”，正是表明了他今年如去年一样，愁如春江，浩渺悠长。这三句，造境则清丽空灵，摇荡生姿；写情则缠绵悱恻，豪放遒劲。

一剪梅 中秋无月

忆对中秋丹桂丛。花在杯中，月在杯中。今宵楼上一樽同。云湿纱窗，雨湿纱窗。浑欲乘风问化工^[1]。路也难通，信也难通。满堂惟有烛花红。杯且从容，歌且从容。

【注释】

^[1]化工：自然的创造力。此指“天公”。

【点评】

词写中秋待月不至的失望。上片并不直接写今年中秋无月的遗憾，而先提起过去的美好回忆，以作为现实景况的对比。开头三句，以明丽的笔调，回忆起中秋有月的美好时光。他以简洁的勾勒，写出花影在杯中摇曳、月波在杯中荡漾的良辰美景。不著一字写月色的皎洁，而月色的皎洁如可触摸；不用一语写自己的快乐，而他的快乐如可呼吸。接着提起今夜，举杯赏月的心情未变，可是风景却全然不同了，唯见浓云遮窗，唯见冷雨敲窗。窗子这个抒情的道具，被他用得十分妥帖：以前见花影月波，不要说是在窗外，视界和心情都很开朗，而今云横雨暗，只好闷处于窗内，心情如何呢？这就启开了下片抒情的门户。

下片情意由上片末韵暗逗而来，写得激情喷涌。他先是直想乘风而上，去质问造物主为什么让今年中秋云雨阻月。然而天路难通，甚至连向天公投信申诉其情也是妄想。这里，两个“也”字，步步紧逼，把词人逼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一次激情的勃发就这样成为失败的叹息，不得已的他只得转过头来，看着满堂的烛花红光，告诉自己，且消停在这样的歌酒中。这里的两个“且”字，也有不得不如此，姑且就如此的遣怀之意。

中秋无月这样一个常见的题目，在词人笔下，显示出巨大的感情张力，使人联想到词外余意，感觉到其隐居时期的郁闷情怀。

好事近 春日郊游

春动酒旗风，野店芳醪留客^[1]。系马水边幽寺，有梨花如雪。

山僧欲看醉魂醒，茗碗泛香白^[2]。微记翠苔归路，袅一鞭春色。

【注释】

^[1]芳醪：美酒。

^[2]“山僧”两句：山僧献茶，欲为他解酒。茗碗：茶杯。

【点评】

这首游春词，如一幅单纯的艺术小品。虽无多少深致，却以其精美的炼字、炼句，和幽美迷人的意境令人心醉。

作者并不事事写足，而只是择取几个最精彩的镜头：在酒旗招展的野店中痛饮美酒，醉后行至梨花如雪的野寺中快饮香茶，在微醒之际踏翠归来，马鞭起处，似划破无边的春色。这就把春日郊野的幽美、词人出游的快意写足了。

在用字上，词人精心挑选、锤炼一些韵味丰美的字眼，如野店、芳醪、幽寺、醉魂、香白、袅等，显示出他本不乏精巧细致的审美品位。在炼句上，他特别造出一种结构奇而拗的句子，在表面上的“不通”之下，引诱人细细地体味这生新的句子的奇特魅力，如“春动酒旗风”“芳醪留客”“袅一鞭春色”。本词还善于利用补白。比如他写游春，只写回来踏碧苔，而不写出去怎样；第一句已到酒店，第三句才写到是乘马出游。又比如他写饮酒，第一韵即写饮酒，到下片才借山僧的眼睛看到他酣醉的情态。这种四面勾连的巧妙补笔，使结构更紧密，词作显得精巧玲珑，确是小品作法。

情爱心歌·手拈黄花无意绪

念奴娇

书东流村壁^[1]

野棠花落^[2]，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划地东风欺客梦，一夜云屏寒怯^[3]。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别^[4]。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5]。闻道绮陌东头，行人曾见，帘底纤纤月^[6]。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山千叠。料得明朝，樽前重见，镜里花难折。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

【注释】

[1]作于淳熙五年（1178）春应召赴京途中。东流：旧县名，在今安徽南部，地处长江边。稼轩由江西发舟，顺流而下，至此停泊。

[2]野棠：野生海棠，二月开白色小花。

[3]划地：平白无故地。此宋元人口语。欺客梦：犹言使客人难以入眠。寒怯：怕冷。

[4]此言当年曾与伊人在此分别，系马钱行情景犹在眼前。

[5]此化用苏轼《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词意：“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

[6]绮陌：繁华街市。纤纤月：喻美人足。

【点评】

念旧怀人，这是婉约派词人的拿手题目，周（邦彦）情柳（永）思，秦（观）晏（几道）风流，芬芳缠绵，令人挹之无尽。而作为豪放派营垒里的辛弃疾，他的这首访旧怀人词，其缠绵婉曲之至，也绝不在上述诸人之下。

词的起句，先点明时间和节令特征，并惊叹时光流逝。“又匆匆”三字，为加一倍抒情法，表明这样的时光之感非只是今天所有。接着写春风寒冷，无缘无故地使他睡不着。这些都是怀人之情的题前铺垫。同时，“客梦”一句，又对下文内容形成暗逗。以下回忆，即是由“客梦”带出。写往日情事，他不写聚、写乐，而只写散、写别。写离别的镜头，既不乏秦、柳的缠绵，又比秦、柳诸人温雅含蓄。末句折回，写访旧而生的空寂之感。楼上飞燕说旧事，传达出了他的无比怅惘之情。

这样的描写，似乎已经将情事写尽了。下片另辟蹊径，以“闻道”开头，“人见”补充，化虚为实，将思念中伊人的形象复现于笔端。“帘底纤纤月”一句，虽只是唯一一句写伊人形象的语言，却绮艳之极，极富表现力，且空白很大，引人遐思。以下重笔抒情，就有了很成功的基础。“旧恨”言当时离别之恨，“新恨”谓今日思念之恨，而以“春江流不断”“云山千叠”来形容之，妙在得于眼前所见，十分自然，且又各与当时情境贴切：当年自己放船远去时，别情依依，如长流的江水；此日人分两处，不可得见时，又堪恨阻隔如云山一样，不可超越。这两句形容，力量显得奇重，其中应该还包含着其他的幽恨。联系他此番不得不辞别豫章故人赴行都的写作背景，其中可能包蕴着身世之感，特别是包含着壮志难酬的幽恨。这是即兴寄托的妙笔。“料得”以下，于无可生发处再作推进，想象万一将来重相见于宴席之前的情形。“镜里花难折”，写尽情长缘短、对面难堪的幽恨。写情至乎此，可谓无以复加，因为他写到了人人心中所能感、而人人心中所难言的境界。最后借虚想中的佳人之口，为自己壮志难酬、白发早生而重加感慨。这样的曲折感慨，比起由自己直说，显得更含蓄有味。一个“惊”字，写透了不该如此却不得不如此的苍凉悲愤。

这首词，在缠绵悱恻的儿女恋情中，隐隐散发出勃郁悲愤之气，应是词人个人气质的自然渗透。

蝶恋花

和赵景明知县韵^[1]

老去怕寻少年伴，画栋珠帘，风月无人管。公子看花朱碧乱^[2]，新词搅断相思怨。凉夜愁肠千百转，一雁西风，锦字何时遣^[3]？毕竟啼鸟才思短，唤回晓梦天涯远^[4]。

【注释】

^[1]疑作于淳熙八年（1181）。赵景明：见《水调歌头·官事未易了》注释①。

^[2]朱碧乱：武则天《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3]锦字两句：古人有雁足传书的说法，故见雁而思锦字书即书信。

^[4]唐代金昌绪《闺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点评】

本词不仅和人之韵，而且代人表达相思之情。

起韵先放开一笔，写自己不再寻找年轻女性的爱情，不再关心画栋珠帘里的风月之情。这是一句反衬，可以加深人们对于下文所写的相思怨的印象。接韵借用武则天表现相思情痴迷的诗句，来表现公子看花对景时高浓度的相思愁。他对一位女子的相思，使他的新词成了令人肠断的离愁别怨的表达。这里的“看花”，一语双关，它同时还表达公子对于所爱女子的欣赏与沉醉。而“朱碧乱”“搅断”诸语，则是抒情重笔，表明公子的相思之深。

下片转写女方的相思苦。“愁肠千百转”极写离情之多，西风独雁两句，则化用李清照《一剪梅》词意，表明她夜来为孤独感所苦，辗转难眠，盼望对方的锦书早来。“何时遣”有责怪之意，其实是深深爱情的表达。结韵借用唐人诗意，说她好容易入眠，好容易梦见远行的爱人，却不料被啼鸟吵醒。词人的体恤之意，全在对于啼鸟“才思短”的责备中。

本词结构紧凑，层次清楚，运用反衬和对面写来的手法，写透了多情男女的一段相思情。顺便一提，词中的公子，即指赵景明。

鹧鸪天 东阳道中

扑面征尘去路遥，香篝渐觉水沉销^[1]。山无重数周遭碧，花不知名分外娇^[2]。人历历，马萧萧，旌旗又过小红桥^[3]。愁边剩有相思句，摇断吟鞭碧玉梢^[4]。

【注释】

^[1]征尘：征途上扬起的尘土。香篝：一种燃香料的笼子。水沉：即沉香，一种名贵香料。销：消退。

^[2]周遭：一层层。

^[3]历历：分明貌。萧萧：马鸣声。

^[4]剩有：尽有。碧玉梢：可解释为梢头装饰着碧玉（的马鞭），也可解释为色如碧玉的杨柳鞭。

【点评】

这首相思词，写离开爱人的男子在旅途上的相思。首韵传写出旅人的征途劳苦之状和相思惆怅之情。扑面征尘污染了衣服，水沉香熏染在衣服上的香气也渐渐消减。“香篝”一句，即“渐觉香篝水沉销”的倒装。这样的表达，显示出他对于外出行役的不适应感受。接韵目光由自我注意转而向外凝视。在无意识的观望中，那隔断自己望眼的重重叠叠的青山和不知名的娇艳山花，都变得愈加触目。心中难以诉说的惆怅，从对于风景的无意识凝视中曲曲透出。上片不直写离情而离情浓郁可掬。

下片写行人将相思离愁化为创作材料的自我排遣。换头写在人马杂沓之中，离家越来越远。“小红桥”应该是路途中的一个离家较远的标志，故而行人对此而生感慨。结韵点出在全词中一直隐而不出的相思愁闷，也展现了行人为排解这愁闷而赋诗吟词的投入劲头：他骑在马背上专注地摇动马鞭吟句赋愁，竟把马鞭都摇断了。摇鞭的细节，活画出了行人的俊雅风流，也画出了他情不自禁的痴情相，极为富有表现力。

临江仙^[1]

金谷无烟宫树绿，嫩寒生怕春风^[2]。博山微透暖薰笼^[3]。小楼春色里，幽梦雨声中。别浦鲤鱼何日到？锦书封恨重重^[4]。海棠花下去年逢。也应随分瘦，忍泪觅残红^[5]。

【注释】

[1]作年莫考。

[2]金谷：金谷园，晋代石崇所造私家园林。此处借指女子所居庭园。嫩寒：微寒。

[3]博山：博山炉，香炉的一种。薰笼：薰香衣服的笼子。

[4]别浦：偏远的河道。鲤鱼：代指书信。锦书：书信的美称。

[5]随分：照例。

【点评】

这是一首抒情细腻的爱情词。抒情妙在含蓄朦胧。

上片就女子这一面来写，纯是渲染意境，以景言情。首以“金谷无烟”出之，表明这是寒食、清明节间。“金谷”一词，令人想起高门大户人家的庭园，里面住着美慧多情的女子。“宫树绿”一语，加深了景物朦胧暗碧的效果，起一种伤感的感情引诱作用，这与女子的脆弱多情的伤春感情正相融。所以，起笔虽然没有直接写人、写情，却通过用典和造境，在这两方面作了暗示。“嫩寒”一句，突出春寒恻恻，显示出女主人公生理和心理的不适。“博山”一句，转入楼内，渲染出女子居处的温馨气氛，并为她创造出一个典型的怀人环境。“小楼”一韵，把她的思念之情借幽梦传写，比正写更雅致也更有深致——连梦中都不能免除思念，醒时的情状就不用多说了。“小楼”这两句含蓄蕴藉的情蕴，以及对仗的工致，足以与晏几道的抒情名句“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媲美。“幽梦”一句，写情尤其多致。整个上片，就是由孤寂的小楼、嫩寒、微香、雨声和含烟幽暗的绿色共同营造出的女子怀人的精致境界。而它在传情上所起到的效果，也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了。

下片转至男子这一面来写。实际上，上片的意境全是关念中的男子想象的产物。所以上一来，他就急不可耐地问讯道，我那寄给她的情书，什么时候才能让她收到？其中封进了我多少离别的愁恨啊！以下突然转进一个回忆的镜头“海棠花下去年逢”，这是唯一一句显示两人间情事经历的句子，写得温馨香软，足见男子对初次相遇的记忆之深切美好，甚至连他写到的那海棠，似乎也都成了伊人风采的暗示。最后结为十分细节化的猜测，猜测她的必然消瘦，想象她在觅残红——这是男性作者所造的女子伤时伤别之情的经典意象。这样的猜测，无疑显示出男子对伊人的极度钟情。

对于此词，陈廷焯评论道：“婉雅芊丽。稼轩也能为此种笔路，真令人心折。”这充分体现出稼轩能刚能柔、手段奇幻的特色。

满江红

敲碎离愁，纱窗外、风摇翠竹。人去后、吹箫声断^[1]，倚楼人独。满眼不堪三月暮，举头已觉千山绿。但试把、一纸寄来书，从头读。

相思字，空盈幅；相思意，何时足？滴罗襟点点，泪珠盈掬^[2]。芳草不迷行客路，垂杨只碍离人目。最苦是、立尽月黄昏，栏杆曲。

【注释】

^[1]吹箫：用萧史弄玉故事。相传萧史善于吹箫，秦穆公把女儿弄玉嫁给他，并为他筑了凤台。后萧史吹箫引来凤鸟，于是和弄玉一起，乘风升天而成了仙。参见《列仙传》。

^[2]盈掬：满把。极言泪珠之多。

【点评】

这是一首夏日闺中怀人词，全篇纯以赋法抒情，足见感情真实的力量。

词以“敲碎离愁”凌空而起，不作铺垫，比一般的婉约词抒情节奏快捷。“离愁”可以被“敲碎”，也见出炼意新警。是什么把离愁敲碎了？是纱窗外的翠竹被风摇动而发出的声音。接韵写她产生离愁的原因，原来是情趣融洽的丈夫离家，使她孤独无伴造成的。“吹箫”的典故，信手拈来，写出了他们之间情趣的投缘。一“断”字，一“独”字，则写出了她百无聊赖的眺望，在这无聊中可见到她的浓郁相思情。三韵接“倚楼人独”而来，写登楼眺望所见。写她还正在为伤春所苦呢，时光却在飞逝，偶尔举头，已经看见初夏来临了。“举头”一句，既见其惊讶，也见其伤感。同时，她以“不堪”“已觉”来强调韶光的迁逝带给她的忧伤，也是在暗写等待的忧伤。因为只有空寂孤独的等待中，人才特别易于伤感，不能忍受迁逝之悲。但等待是没有结果的，要想重温“吹箫人”的情意，唯有读他寄来的书信了。从行踪上看，上片由室内到楼上，再回到室内，这与下片中由室内复来到楼上相结合，写出了女主人公心事重重、无处可以排遣的情态。

过片接上片末句情意续写，四个短句繁音促节，如连珠滚下，写她面对“吹箫人”情意绵绵的书信而产生的幽怨。一个“空”字，表明她埋怨对方只有语言却没有行动的情绪。而“相思意，何时足”，则表现出她以全部生命来爱恋的深情，难以被信上的“相思字”安慰补偿的幽怨。正因为感到如此的不公平，所以她才流下那么多的泪水。这里的“滴”字，虽是平常语，但是一字千金。它表明合起来有满捧那么多的泪水，不是一下子洒出来的，而是越想越悲、越悲越想，在反复缠绵的长时间内，无声地滴下来的。然而，她终究是一个深于爱、因而不忍深怨对方的女子，她不仅还是要去眺望行人的归路，而且还将她的怨艾转移到芳草和垂杨这些无能为力的物象上，埋怨芳草没有迷了行人的去路，埋怨垂杨挡住了自己望远的视线——仿佛如果它们无“错误”，行人也就不出门了，即使出门，她也能看见他归来的身影。这样的传情，真可谓能“曲”，传尽了她盼望之极、爱恋之极、也怨艾之极的感情。古人特别喜欢这种表现出怨妇对于游子一往情深的作品，喜欢的就是它“怨而不怒”的蕴藉效果。结句在章法上，遥应开头部分的“倚楼人独”，写她孤独地眺望到黄昏月出、陡然惊醒后更不能承受痛苦之感。这里，以“立尽”这个似乎实却老辣的措辞，暗示她伫立眺望时间的长久和如痴如呆的神情。

这首缠绵哀感的词，将思妇因爱生怨、爱怨交加的悱恻心态传达了出来，颇有婉约词人的抒情风致。

满江红 暮春

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藉^[1]。红粉暗随流水去，园林渐觉清阴密。算年年、落尽刺桐花，寒无力^[2]。庭院静，空相忆；无说处，闲愁极。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尺素如今何处也？彩云依旧无踪迹^[3]。漫教人、羞去上层楼，平芜碧^[4]。

【注释】

^[1]狼藉：形容落花飘零散乱。红粉：指落花。

^[2]刺桐花：一名海桐，早春开花，叶与梧桐相似而枝干带刺。寒无力：春寒渐渐减退。

^[3]尺素：指书信。彩云：五彩行云。喻所思之人行踪不定。

^[4]漫：空。平芜：平坦的草地。

【点评】

这是一首十分委婉缠绵的伤春相思词，写一位空闺女子怀念情人而又羞涩难言的情绪状态，逼近婉约派词人秦观的风调。

上片写这女子眼中的暮春景象。这样写，不仅为下片抒情做好了铺垫，而且已暗蓄着红颜难久而年华虚度的悲愁。起韵点明时间地点，情韵含藏。如“家住江南”，看来不过点明地点，却能突出这是一位比之塞北女子更娇柔的江南女子的哀怨。如写清明寒食，不过是先叙出抒情的特定时间，为下文写景着力，却以一个“又”字传神，表明不止一次独自度过暮春的寂寞和哀怨，使往年暮春的心情被其调动起来。以下一气贯注，铺写残春凋零景象，也于景中含情。“一番……一番……”的句式，是抒情重笔，表明经过许多次风雨之后，如今的花径里已经狼藉不堪了。“红粉”两句，接前风雨而来，实描花落水流红的残春景象和绿意渐浓、园林寂寞的风光。其中的一“暗”字，一“渐”字，如钝刀割肉，拉长了感觉的时间，令人想见她饱受煎熬的时间之长。这两句，除了写出时光的流转之外，在古典诗词的传统语境里，还有一定的象征意味，象征着青春美貌的流失。特别是作者用“红粉”一词时，花落所隐含的美人衰老无华的意思更明显。以下用“算”字总束暮春风光。残春景象在他有点有面的描写中，被收拾无遗，而这位江南女子的伤春之情，也已经从中沁出。

下片专写她的孤寂和苦闷、羞涩和矜持，把一个含羞含情的年轻女子的相思情愫，刻画得体贴入微。换头一“静”字，承上启下，既指芳菲凋零之后的寂静，也写情人不在的孤寂。因为难以忍受这过度的“静”，所以她“相忆”远方的游子，可是在“相忆”之始，她已感觉“相忆”的徒劳——“空”字是明证。以下写“相忆”之情不仅“空”，而且“无说处”，这就加倍传写了她的苦闷和幽怨，难怪她要感到“闲愁极”呢！以下就“无说处”转写自己的羞涩和矜持。这满怀的闲愁，只能深藏在心中，不仅不能对伊人说、对别人说，而且还生怕流莺乳燕知道。由是她只好自己隐忍着，在情感的苦汁里泡得透湿。“尺素”以下，由眼前所感苦境，转入对于游子的痴情等待中去。言其既得不到伊人的一封信，也不知道伊人如今身在何方。以“彩云”这一美好的称谓指称对方，表明了她的痴迷未减，以“依旧”来暗怨游子的薄幸，一直未告诉她自己的行踪。这一痴一怨，与前文相忆而无说处一样，表明她的内心充满着惶惑和矛盾，欲爱不得，欲罢不能。结韵所传达的

感情也充满了矛盾：她羞上层楼，怕见平芜，却又情不自禁，登楼远望。作者写女子的相思，运笔如此细腻宛转，确能勾魂摄魄。

对于这样一首从女性那一面写来的闺中念远词，因为读解到这一层次不能窥见抒情主体的精神风貌，所以人们往往试图给它“最终的解释”，即把它与作者自身的情感状态联系起来，因而得出它是一首政治寄托词的结论。如以春意衰败寄托时局衰微之意；以盼望游子音讯，寄托盼望北伐消息之意；以怕流莺乳燕，寄托忧谗畏讥之心。也就是说，词中这位寂寞的江南女子，是作者对于自己的政治形象的审美化和柔化创造。中国诗词既然原有“美人香草”的抒情路子，采取这一角度来解释本词，也就未必不可以成立。只不过要句句扣死，却也未免失于穿凿。倒不如采取“有寄托入，无寄托出”的认知态度，更为合理。

鹧鸪天

代人赋^[1]

晚日寒鸦一片愁，柳塘新绿却温柔。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情知已被云遮断，频倚栏杆不自由^[2]。

【注释】

^[1]此闲居带湖之作。

^[2]不自由：不由自主。

【点评】

本词是一首从对面写来的伤离怨别词。

起韵因情载景，写女主人公远眺伤情的状态。“晚日寒鸦”的景象，适足以增添她内心的哀愁。而她之所以注意到这一景象，又是来源于其心理上的需要。二者之间，回环交流，重增悲致。“柳塘新绿”一句，写景清新，而景中含怨。“却温柔”的“却”字，下得有趣。它既写出春水方生、柳色回黄的温柔可爱，又以无灵的自然尚能“温柔”对待自己，来反怨恋人的不如柳色、不如春水，不够温柔。接韵点明离恨，语意重拙。这样的语言，表面上并不“漂亮”——如果认“漂亮”为诗意的一种，显然它也没什么看得见的诗意，但咀嚼之后，可知这是至情之文。它以“若教”的虚拟，和“不信”的强调，写出了白头全是因为离恨太深所致。这就通过普遍性的概括，将自己不能承载的太多离恨勾勒了出来。“白头”一语，下得痛彻，因为她是一个更敏感于美的衰亡的女性抒情主人公。

下片正面敷写她的相思之貌。过片先表明自己明知不能再承受悲伤、却忍不住相思之泪的极度痛苦，再接以“上小红楼”的相思远眺画面。这一句里的动作，可以说是才始发生的，也可以说是全词一开始就发生了的，在此处点出，是对全词意境的一个补足。一个“重”字，将她多次上红楼登眺的过去也一并托出。这就形成一种语境上的暗示：她这一次泪水涟涟地登楼眺望游子归来，也只不过是如以往一样劳而无功的举动而已。结韵承接着这一句的隐藏意义而来，显得十分沉痛，十分无奈，把一个为情所困、无计可施的伤心人的痛苦写到了极处。她说自己并非不知道登眺的无益，并非不知道情人已经远在浮云之外，他们之间已经隔着重重云山，却控制不了自己一再倚栏眺望的念头。这里的“情知”与“不自由”之间形成的反跌式顿挫，把迷恋中人的心理状态揭示得十分透彻。作者竟然会有这样深挚的心理体验，并且能用笔墨，把这几乎不可言说的情感言说出来——他的心是怎样的晶莹剔透，能洞见常人的感情幽微处！

田园风情·稻花香里说丰年

鹊桥仙

己酉山行书所见^[1]

松冈避暑，茅檐避雨，闲去闲来几度。醉扶怪石看飞泉^[2]，又却是、前回醒处。东家娶妇^[3]，西家归女，灯火门前笑语。酿成千顷稻花香，夜夜费、一天风露。

【注释】

^[1]作于淳熙十六年（1189）夏，时稼轩闲居带湖。

^[2]怪石飞泉：殆指博山雨岩景象。

^[3]归女：嫁女儿。古时女子出嫁称“于归”。

【点评】

词上片重在写自己的山行感受，在闲暇中怀有一份孤寂。开头连用“避”字和“闲”字，并用“来”“去”将它们贯穿，就在重复的行为中，写出一种闲暇意趣。“几度”一词，加强了闲暇的效果。“醉扶”两句，写得颇有趣味，把一个沉醉者从醉中初醒的憨态，表现了出来。前回在此处酒醒，此回还是在此处酒醒，飞泉的震耳醒目之势，不著一字而声态毕现。而扶怪石看飞泉的动作，也在表明，此时他的伴侣唯有酒与山水。这就在涉笔成趣的写景中，透现出作者的孤独。表面上的欢乐和事实上的沉寂之间，形成对照，使读者的笑中含泪——山水虽然可以怡情，而像作者这样的人，岂可以只凭山水来悦志？

下片先后描画了两处风景。先是小小山村男婚女嫁的热闹景象。在“灯火门前笑语”的热闹中透出乡情的淳朴和温馨，这是使在黑暗中观望的作者受到深深吸引的原因。接着他又从人家门前的灯火，转而注目于造成这种生活的乡野背景。他看见了千顷稻花，闻到了它那自然的气味。他喜欢这样的气味，于是以“香”字为它命名。他因这稻花香而感觉到丰年的临近，也感觉到在风调雨顺中，大自然的勤勉和善意。这里，前后两种风景相互映衬，表现出村野的稳定、温馨和由此而生的足以令人忘怀自己的吸引力。无论是“灯火门前笑语”的嫁娶行为，还是在静夜里散发香气的千亩稻田，都是人在其间活动的结果，这与上片中的怪石飞泉这一纯自然的美一起，构成了田园之美的全息图画。作者对于田园的欣喜，也就从他所构造的这幅自然——人的活动图景中体现了出来。并且他最终因为淳朴的乡野之人的活动，而遗忘了自己独自面对自然时的孤寂。

清平乐

村居^[1]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2]？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3]。

【注释】

^[1]闲居带湖之作。

^[2]吴音：吴地口音。信州旧属吴地，故称吴音。相媚好：一指相互取悦逗乐，一指吴音柔美悦耳。翁媪：老翁，老妇。

^[3]无赖：原意无聊，此指顽皮。

【点评】

轻笔淡墨，宛然一幅农家生活素描，令人赏心悦目。

首韵先推出一座茅屋，它又低矮又灰小，十分简陋，但坐落在草色青青的溪头，却显得颇清幽。微醺的词人信步走来，就发现了它。接着他忽然听到从中传出一些悦耳动听的软媚的吴音，并且好像在相互逗乐，于是忍不住伸头朝里一望，这才发现，原来操这么软媚的吴音在相互逗乐的，不是年轻的夫妻，而是一对头发已白的老公公、老婆婆。上片从“相媚好”的声音到白发翁媪的形象的跌出，颇有出人意料的喜剧效果。下片正面入笔，看似平平叙写了他们家三个男孩儿的活动：小孩儿在溪东头的地里为豆子锄草；二孩儿在家门边的空地上编织着养鸡的竹笼子，最小的那个呢？也被他找着了，他正躺在溪边上剥莲蓬子吃着玩儿呢。在叙写小儿的活动时，作者连用了两个词“最喜”“无赖”，表明他在无忧无虑的儿童身上感受到的天真童趣，和他作为一个成年人回看这种童年生活时的羡慕和喜爱。

全词妙在信手偶得，全是词人醉里信步的耳闻目睹，没有什么预先的安排和酝酿。在手法上，可谓无法而有法：信手得来，是无法。上片由观屋而闻声，由闻声而见人，越推越近，秩序不乱；下片三个孩子疏疏安排，意态闲闲，而在“小儿”一段则感情毕见，于是浓淡相宜。此词虽是小品，但如同齐白石之画虾，也能见大家风范。

西江月

夜行黄沙道中^[1]

明月别枝惊鹊^[2]，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3]，路转溪桥忽见。

【注释】

^[1]闲居带湖之作。

^[2]别枝：远伸的树枝。

^[3]社林：土地庙旁的小树林。

【点评】

本词是作者农村词中的代表作品之一。它描写江西农村夏夜的风景变化和观景者的情绪，意境幽邃，构思灵妙，深具艺术魅力。

上片写山野静景，用墨丰润饱满，暗示出作者安闲自适的心情。作者欲写乡野之夜那深邃的安静，却以局部的声响来表现之。首韵写在太过明亮的月光下，远枝上无浓荫遮覆的鹊鸟睡不安稳的样子和清风吹拂中半夜里的蝉鸣。这都是为了突出自己夜归时的闲适。明月清风，蝉鸣鹊噪，无不是行人的消闲物。接韵作者由蛙声喧闹如鼓，知道了稻田的水分充足，感到了丰年的临近，并且这种感受又被稻花香味所证实。此处借蛙鸣来“说丰年”，不仅巧妙，而且得当。因为田里没有水则没有喧闹的蛙鸣，没有水，水稻也就长不好，蛙声——水——水稻的天然联结，使得“蛙声一片”足够资格去“说丰年”。可以想见，当热爱田园的作者听到这片蛙声的时候，心情比在起韵时更为舒畅。

下片写山雨欲来前的景象，用墨疏淡灵动，却表明了作者由安闲到急迫的心情变化。他先以一个疏宕的数词对偶句，写夏夜风景的变化。刚才还有亮得让鹊鸟睡不安的明月呢，一转眼，天空只剩下“七八个星”了，紧接着，“两三点雨”落到了身上。这里用笔虽然轻描淡写，但明松暗紧，气氛陡然紧张。深谙江南气候的作者，知道在这多雨的季节，“两三点雨”就是急雨将来的信号，而他正在山前，无处可躲避。他一边在记忆中搜索着避雨所，一边匆忙绕过山前路，转过溪桥，记忆中的“茅店”突然（果然）出现在眼前——他的喜悦、庆幸之情无以言表。这一韵，他以一个倒装句，把“旧时茅店”这个可爱的避雨之处提到溪桥前面，以突出他的关心所在。一个“忽见”，以短促的节奏写尽了他的惊喜和欣慰，而全词也依赖一“见”字，点明夜行者本人。这两句，把他夜行遇雨的紧张心情写得十分透足，也把他见到“茅店”的喜悦写足了。

把自己这样狼狈的情状写进词中，是对自己的调侃，显示出心情的轻松。在表现手法上，词纯采用赋法写景，有拙稚风味。在构思上，全词通篇明写景，直至篇末“忽见”处，才把其人点出，以之反领全篇，更见韵味。

鹧鸪天

鹅湖归，病起作^[1]

着意寻春懒便回，何如信步两三杯？山才好处行还倦，诗未成时雨早催^[2]。携竹杖，更芒鞋，朱朱粉粉野蒿开^[3]。谁家寒食归宁女，笑语柔桑陌上来^[4]？

【注释】

^[1]闲居带湖之作。

^[2]此借用杜甫《丈八沟纳凉遇雨》诗意：“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

^[3]芒鞋：草鞋。野蒿：野草野花。

^[4]寒食：寒食节。归宁：出嫁的闺女回娘家探望父母。

【点评】

全词写的是一幅生机盎然的农村风景画。上片写词人病愈出游的情状。他本来是个喜欢寻幽探胜的人，然而由于病，体力不够，不能特意地去找寻春光，只好随着体力所能，随便走走看看。于是，他开始就为自己的信步而行打气。他说，刻意去寻访春天，因为走不动，到不了目标而回去，还不如像我这样，信步而行，随意喝上两三杯呢。他信步走着，发现了眼前山景的美妙，不想这时已经疲倦，于是随意休憩，构思起春游的诗歌来。这时一阵春雨，淅淅沥沥，仿佛是特意催他诗成的雨信。这样，三、四两句，一“倦”一“催”，一伏一起，曲折有致，最终则归于对于信雨的喜悦。

下片则着重写野外风光和人事，而把自己的欣赏暗藏其中。起首两小句，补写自己出游时“竹杖”“芒鞋”的装束，以下全是写野外所见的景象。田野上，野花盛开，虽不名贵，但红红白白，如铺锦绣，给田园带来烂漫的春意。这正令喜欢健康之美的词人陶醉着，蓦地又从嫩叶葳蕤的桑间小路上，传来了渐渐走近的农家女儿爽朗的谈笑声。了解农村生活的作者马上想到，这是已经出嫁的女儿们，趁着寒食的空闲回娘家呢。朱朱粉粉的野花和这群无拘无束的女儿，同是这片田野上的花朵，她们是那么相配，那么健康和自然。看着这片风景的词人，内心的安宁和欣喜是无须言喻的。从画面的效果看，最后那群神采飞扬的少妇们的进入，使这一被白描得很淡净的风景陡然鲜亮起来。

此词的主要特点，在于写景不刻意，抒情也不刻意。这种随意点染的特色，就造成了全篇笔意的“淡”，一种饶有余味的“淡”。这正反映了词人心中随缘自适的冲淡之情。

鹧鸪天

代人赋^[1]

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2]。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3]。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注释】

[1]此闲居带湖之作。

[2]柔桑：细嫩的桑条。破：冒出。生些：蚕种已有少部分孵化成幼蚕。

[3]青旗：酒招子。沽酒：卖酒。

【点评】

词以一个行路者的眼睛，随意摄取了最能体现出初春乡园气息的风景：柔桑、幼蚕、细草、黄犊、荠菜花等，以之构成一幅江南春日田园风景画卷。这个行人可能是别人，但观察者的眼睛，却是喜爱这片初春风光的作者自己，是他用清新疏淡的笔墨，来营造了全词的意境。上片是远近交错的两张图画。首韵中，由“陌上”那全景式的观望，到对“东邻蚕种”的近距离注目，点画成一张有所关联的图画；接韵中，一“鸣”一“点”，取意各别，使江南春图显得神韵悠长，动物的气息、人的气息流布于境中。具体说来，细草黄犊的近景在朴素、安定的景象中透出了春意，寒林暮鸦的远景不仅表明这是个寒意未消的初春光景，还传出行人几分惆怅的情意。游子惆怅，在此句表现得比较集中。

如果说上片写景以稳定为主，下片则出之以动荡。换头“山远近，路横斜”的推移，卖酒人家的青旗忽然在山与路的推移中闪出，都在表明这一特点。这一韵，在情感上对上片末句的游子之情，是一个暗接：看到“斜日寒林点暮鸦”的行人，确乎是需要一杯酒来化解他的旅兴了，于是一面酒旗招摇而出。可以想见，他的旅兴与旅愁，都有希望在这乡村酒店得到化解。接韵中，他以好整以暇的眼睛，看到了这首词中最小的景物——溪头荠菜花开得烂漫风光，并想起似愁风雨而未开的“城中桃李”，表现出他对朴实无华、不畏风雨、先春而放的荠菜花生命力的赞美。在对比中，那“城中”畏怯风雨而未开的桃李，显然不如这溪头的小小荠菜花儿顽强有活力。作者以这两种花儿作对照，纳入了他对于生活的感悟，这感悟因为表现得含蓄，就为读者留下了再创造的无限空间。自古以来，对此两句的象征意义，人们多方探讨，愈觉妙谛无穷，这使结韵成了本篇中最为警策的词句。

浣溪沙^[1]

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殷勤谢却甑中尘^[2]。啼鸟有时能劝客，小桃无赖已撩人^[3]。梨花也作白头新。

【注释】

^[1]约作于庆元六年（1200）。

^[2]谢却：辞却。甑中尘：煮食用的炊具里积满灰尘。意指久已无米可炊。

^[3]无赖：顽皮可爱，天真烂漫。

【点评】

词上片写父老们的喜雨和他的悯农。因无粮可食而长期用不上炊具的父老们，对雨充满了喜爱。这喜爱从他们稍稍松弛的眉头上反映出来，从他们预料有粮可收、因而提前扫却炊具上灰尘的行动上反映出来。一句“争言”，把父老们与他的亲近，他在长期的乡村生活中与父老们的感情写了出来。父老向他“争言”，是因为他关心他们。他关心他们，还从他记得去年以来父老们眉头紧锁的细事上反映出来。这里笔墨虽少，含意却多，词人由今年写去年，把一年来父老们艰辛万状的生活，以夹带法映照写出，那些长颦的眉头，那些因长期无食可炊而沾满灰尘的炊具，和他们热切盼望饮食而扫甑尘的动作，是多么具体、真实、有表现力的细节！

下片写他对于雨后风景的喜爱。在这里，因为雨，一花一鸟无不叫人赏心悦目。小鸟时时啭鸣，如同歌唱着来劝自己饮酒；桃花雨后开放得那么娇俏，宛如不知自己美丽的天真少女，就那么放任而自由地开着，使人情不能自己；至于梨花呢？因为雨水的洗涤，也脱尽浮尘，而变得更白，如同才始开放，如同满头新白的老人头发。这几句，以拟人手法写花鸟，将花鸟写得生机勃勃，色彩欢快，情韵悠然，足见词人对于春雨的由衷欣喜之情和他拿捏自然的真本领。

鹧鸪天^[1]

石壁虚云积渐高，溪声绕屋几周遭^[2]。自从一雨花零落，却爱微风草动摇。呼玉友，荐溪毛。殷勤野老苦相邀^[3]。杖藜忽避行人去^[4]，认是翁来却过桥。

【注释】

[1]闲居瓢泉之作。

[2]石壁：陡峭的山崖。周遭：遍数。

[3]玉友：一种米制的白酒。溪毛：一种生于溪涧边的野菜。野老：农村父老。

[4]杖藜：拄着藜杖的老人。

【点评】

词上片写江南暮春风景。暮春的江南，具有雨水充分、气候湿润，因而景致多含有“水气”的特点，起韵就是写这样的景象。这里在石壁上越积越高的云气，绕屋不散、渐渐增强的溪水声，都与瓢泉有水有山的环境特点、山润水明的季节特点极为吻合。作者一边兴致勃勃地走来，一边随意欣赏瓢泉附近农村的石山与溪水，不知名的野外人家，心情愈加舒展。接韵补出这是暮春时节的观望，并且以“一雨花零落”和“微风草动摇”的对仗形成对比，写出春光逝去、夏草初长的季节迁变，表明作者随缘自适、无所不可的自然忘机态度。

下片写野老邀客的情事。过片补写自己是接受野老之邀，前来赴小饮的。“玉友”“溪毛”，全是家常风味，全是乡野气息。就野老那方面来说，所荐不过“玉友”“溪毛”这类微薄的饮食，却毫无忸怩惭愧之色，一“呼”一“荐”，足见他的淳朴和热情，与“玉友”“溪毛”一样，这就是作者所喜欢的乡野本色，也是作者欣然而来赴饮的原因。以下更以“殷勤”“苦”字来点明他的淳朴热情，而以“邀”字暗扣作者的赴约。结韵写野老，更是诙谐幽默，妙趣横生：大概是因为在家等得不耐烦了吧，他拄着拐杖，来到门前溪水上的小桥旁，站在桥头盼望作者的到来。又许是他久等而不见作者，只见偶尔来往的行人吧，有几分失望的他，打算下桥回屋去了。这时候，又来了一个“行人”。老眼昏花的他，误以为这还是别人，因为桥窄，于是他匆忙避让，转身而去。而正在转身之际，却忽然把作者认出来了，于是马上过得桥来，热情迎接稼轩翁。这“回避”和“却过”之间形成的戏剧性转折，以一个抓摄到的镜头，把野老昏花其眼、失望其情和热诚其意的全部心理内容和迎客动作，悉数纳入其中，让人感觉到在这自然的情态中，作者那诙谐、风趣的微笑，于是读者也一起跟着微笑了。

这首词最大的艺术特色，是善用补笔。比如三、四两句写季节和雨水，对于一、二句的云气和溪声，就能够补足；过片一韵，对于作者为何前来小饮，也能形成补充交代。这些补笔，使结构显得紧凑、完密，显示了作者巧于剪裁与安排而不见人工痕迹的本领。这些都令这首艺术小品既精巧玲珑，又天趣盎然；既风趣明畅，又含蓄有味。

辛弃疾诗选

元日

老病忘时节，空斋晓尚眠。儿童唤翁起，今日是新年。

偶题

逢花眼倦开，见酒手频推。不恨吾年老，恨他将病来。

哭龔

其九

中堂与曲室，闻汝啼哭声。汝父与汝母，何处可坐行？

其十一

足音答答来，多在雪楼下。尚忆附爷耳，指问壁间画。

其十三

昨宵北窗下，不敢高声语。悲深意颠倒，尚疑惊着汝。

和傅岩叟《梅花》二首

其二

灵均恨不与同时，欲把幽香赠一枝。堪入《离骚》文字否？当年何事未相知？

江山庆云桥

其一

草梢出水已无多，村路弥漫奈雨何。水底有桥桥有月，只今平地起风波。

其二

断崖老树相撑拄，白水绿畦相灌输。焉得溪南一丘壑，放船画作归来图？

游武夷，作棹歌呈朱晦翁十首（选五）

其一

一水奔流叠嶂开，溪头千步响如雷。扁舟费尽篙师力，咫尺平澜上不来。

其三

玉女峰前一棹歌，烟鬟雾髻动清波。游人去后枫林夜，月满空山可奈何。

其四

见说仙人此避秦，爱随流水一溪云。花开花落无寻处，仿佛吹箫月夜闻。

其七

巨石亭亭缺啗多，悬知千古也消磨。人间正觅擎天柱，无奈风吹雨打何？

其九

山中有客帝王师，日日吟诗坐钓矶。费尽烟霞供不足，几时西伯载将归？

鹤鸣亭独饮

小亭独酌兴悠哉，忽有清愁到酒杯。四面青山围欲合，不知愁自那边来。

和任师见寄之韵

其一

老来功业已蹉跎，买得生涯复不多。十顷芰荷三径菊，醉乡容我住无何。

其二

昨梦春风花满枝，是花到眼是新诗。如今梦断春无迹，不记题诗付与谁。

偶题

其一

人生忧患始于名，且喜无闻过此生。却得少年耽酒力，读书学剑两无成。

其二

闲花浪蕊不知名，又是一番春草生。病起小园无一事，杖藜看得绿阴成。

偶作

至性由来禀太和，善人何少恶人多。君看泻水着平地，正作方圆有几何？

送剑与傅岩叟

镆铔三尺照人寒，试与挑灯仔细看。且挂空斋作琴伴，未须携去斩楼兰。

江郎山和韵

三峰一一青如削，卓立千寻不可干。正直相扶无倚傍，撑持天地与人看。

送别湖南部曲

青山匹马万人呼，幕府当年急急符。愧我明珠成薏苡，负君赤手缚于菟。

观书到老眼如镜，论事惊人胆满躯。万里云霄送君去，不妨风雨破吾庐。

题鸣鹤亭

其一

种竹栽花猝未休，乐天知命且无忧。百年自运非人力，万事从今与鹤谋。

用力何如巧作凑，封侯原自曲如钩。请看鱼鸟飞潜处，更有鸡虫得失不？

其三

林下萧然一秃翁，斜阳扶杖对西风。功名此去心如水，富贵由来色是空。

便好洗心依佛祖，不妨强笑伴儿童。客来闲说那堪听，且喜新来耳渐聋。

辛弃疾简明年谱

[宋高宗绍兴十年金熙宗天眷三年庚申（1140）] 1岁

- 五月十一日，稼轩生于山东历城。
- 父辛文郁早卒，自幼随祖父辛赞。
- 辛赞因累于族众，未随宋室南渡，后仕于金。先后为谯县、开封等地守令。
- 次年十一月，宋金“绍兴和议”成，宋向金称臣。十二月，岳飞遇害。
- 稼轩少受业于亳州（今安徽亳县）刘瞻（字岳老，号樱宁居士），与党怀英同学。

[宋绍兴二十三年金海陵王贞元元年癸酉（1153）] 14岁

- 金主完颜亮迁都燕京。
- 稼轩领乡举。次年遂有首次燕山之行。

[宋绍兴二十七年金正隆二年 丁丑（1157）] 18岁

○礼部赴试，始有二次燕山之行。稼轩自谓“大父臣赞尝令臣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谋未及遂，大父臣赞下世”（《美芹十论》）。辛赞的去世，当在稼轩十八岁至二十一岁间。

[宋绍兴三十一年金世宗大定元年辛巳（1161）] 22岁

- 夏，金主完颜亮迁京开封。九月，大举南侵。
- 稼轩聚众二千，归义军耿京部，为掌书记，劝说耿京归宋，以图大计。
- 僧人义端窃印叛逃，稼轩追杀之。
- 十月，金辽阳留守完颜雍发动政变，自立为帝，改元大定。
- 十一月，采石矶一役，完颜亮死于内部兵乱，金军败撤。

[宋绍兴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 壬午（1162）] 23岁

- 正月，领命奉表南归。高宗召见，授右承务郎。
- 闰二月，叛将张安国杀耿降金。稼轩约王世隆等率五十骑生擒张安国，献俘建康。
- 改任江阴（今江苏江阴市）签判，由是宦居南方。
- 夏，孝宗赵昚继位，起用主战名将张浚，准备北伐。

[宋孝宗隆兴元年癸未（1163）] 24岁

○在江阴签判任上。

○夏，张浚兵败符离，罢枢密使。

○七月，汤思退为相，主和议。

[隆兴二年甲申（1164）] 25岁

○江阴签判任满去职。

○宋金“隆兴和议”成，宋向金称侄。

[孝宗乾道元年乙酉（1165）] 26岁

○改任广德军通判。

○后至乾道三年，任满去职。

[孝宗乾道四年戊子（1168）] 29岁

○任建康（今江苏南京）通判。

○与史正志（致道）、叶衡（梦锡）结识。时史知建康兼行宫留守，叶为淮西军马钱粮总领，治所在建康。

[乾道六年庚寅（1170）] 31岁

○召对延和殿，论及南北形势、攻守之计。

○迁司农寺主簿，向执政虞允文上《九议》，力陈恢复要略。

○是年又有《阻江为险须借两淮疏》《议练民兵守淮疏》。

[乾道八年壬辰（1172）] 33岁

○春，出知滁州（今安徽滁县）。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未几，荒陋之气，一洗而空。

○建“奠枕楼”。秋，友人周孚（信道）来会，作《奠枕楼记》。

[孝宗淳熙元年甲午（1174）] 35岁

○春，辟为江东安抚使参议官。时叶衡知建康兼江东安抚使，稼轩再官建康，当出自叶的引荐。

○叶衡召赴临安，六月任参知政事，十一月迁右丞相兼枢密使。

[淳熙二年乙未（1175）] 36岁

○春夏之交，叶衡荐以慷慨有大略，调临安任仓部郎官。召对，上《论行用会子疏》。六月，改任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军，“督捕”茶商军。

○九月，叶衡罢相。

○闰九月，稼轩平茶商军，加秘阁修撰。

[淳熙三年丙申（1176）] 37岁

○秋冬之际，由江西提点刑狱改调京西转运判官，任所在湖北襄阳。

[淳熙四年丁酉（1177）] 38岁

- 春，由京西转运判官差知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县），兼湖北安抚使。严治盗之法，奸盗屏迹。
- 冬，改知隆兴府（今江西南昌），兼江西安抚使。

[淳熙五年戊戌（1178）] 39岁

- 正月，陈亮（同甫）至临安，三上书力请废和抗战，未果而归。
- 暮春，召赴临安，任大理寺少卿。与陈亮结识，相互引为知己。
- 夏秋之交，出为湖北转运副使。

[淳熙六年己亥（1179）] 40岁

- 春三月，由湖北转运副使改湖南转运副使，上《论盗贼札子》。
- 秋，改知潭州（今湖南长沙），兼湖南安抚使。

[淳熙七年庚子（1180）] 41岁

- 在湖南安抚使任上，兴修水利，赈济饥民，整顿乡社。更创置湖南飞虎军，为江上诸军之冠。
- 冬，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

[淳熙八年辛丑（1181）] 42岁

- 江西安抚使任上，举办荒政，卓有成效。及秋，朝廷嘉奖，转奉议郎。
- 十一月，改除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台臣王蔺劾其帅湖南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落职罢新任。
- 是年，信州（今江西上饶）带湖新居落成。以“稼”名轩，自号稼轩居士。

[淳熙九年壬寅（1182）] 43岁

- 罢居上饶带湖宅第。
- 是年范开（廓之）始来受学。

[淳熙十五年戊申（1188）] 49岁

- 仍家居上饶。
- 正月，门人范开编刊《稼轩词甲集》成。
- 邸报讹传稼轩以病挂冠，因赋《沁园春》词，以明视听。
- 友人陈亮来访（朱熹爽约未至），同游鹅湖，共酌瓢泉，议时论政，长歌相答。留十日，乃去。

[光宗绍熙二年辛亥（1191）] 52岁

- 仍家居上饶。
- 冬有诏命，起为福建提点刑狱。

[绍熙三年壬子（1192）] 53岁

○春，离家赴闽任。

○九月，福建安抚使林粮卒，稼轩兼摄帅事。厉于吏治，并上《论经界钞盐札子》。

○冬，应诏赴临安。

[绍熙四年癸丑（1193）] 54岁

○赴临安途中，访朱熹（晦庵）于建阳，晤陈亮于浙东。

○抵京，光宗召对，奏论加强荆襄上流之军防。迁太府少卿。

○秋，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

○是年，陈亮举进士，光宗亲擢第一。

[绍熙五年甲寅（1194）] 55岁

○福建安抚使任上，置“备安库”，积五十万贯。更拟秋后建万人军旅，保境安民。

○六月，赵汝愚等拥立赵扩（是为宁宗），尊光宗赵惇为太上皇。

○七月，谏官黄艾劾稼轩“残酷贪饕，奸赃狼藉”，遂罢帅任，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佑观。九月，又降充秘阁修撰。

○再至铅山期思卜筑，作《沁园春》词。

○八月，以赵汝愚为右丞相。十一月，特迁外戚韩侂胄为枢密都承旨。

○是年陈亮卒。

[宁宗庆元元年乙卯（1195）] 56岁

○二度罢居上饶。

○二月，赵汝愚罢相，出知福州。十一月贬永州。

○十月，稼轩又遭劾，免去秘阁修撰。

○是年铅山期思新居落成。

[庆元二年丙辰（1196）] 57岁

○带湖雪楼被焚；举家徙居铅山瓢泉。

○赵汝愚卒于衡州。韩侂胄加开封府仪同三司，兴“伪学党禁”（亦称“庆元党禁”）。网括赵汝愚、朱熹等五十九人为“逆党”，以朱熹为“伪学之魁”。

○九月，稼轩以言者论其“赃污恣横，惟嗜杀戮，累遭白简，恬不少悛”，罢宫观。至此，稼轩所有名衔，尽削一空。

[庆元四年戊午（1198）] 59岁

○家居铅山瓢泉。

○朝命复集英殿修撰，再主管武夷山冲佑观。稼轩有《鹧鸪天》词，题曰“戊午拜复职奉祠之命”。

○吴绍古（子似）任铅山尉，与稼轩酬唱颇富。

[宁宗嘉泰二年壬戌（1202）] 63岁

○仍家居铅山。

○二月，弛“伪学党禁”。

○十二月，韩侂胄由太傅而进太师，封平原王。起用士大夫之好言恢复者，谋北伐。

[嘉泰三年癸亥（1203）] 64岁

○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六月到任，疏奏州县害农六事。创建“秋风亭”。

○招刘过（改之）来会。与八十高龄老诗人陆游结识，引为忘年交。

○十二月，召赴行在。陆游有诗《送辛幼安殿撰造朝》赠行。

[嘉泰四年甲子（1204）] 65岁

○正月，宁宗召见。力主战，言金国必乱必亡。加宝谟阁待制，提举佑神观，奉朝请。

○三月，差知镇江府。积极备战，遣谍侦察敌情，复拟招沿江士丁，建万人军旅。

○五月，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

○是年，稼轩跋高宗《亲征草书》，抒高宗、孝宗二世不振之慨。

[宁宗开禧元年（1205）] 66岁

○在镇江守任。

○三月，以荐人不当，降两官使用。

○六月，改知隆兴府。七月初，未至新任，臣僚劾其“好色贪财，淫刑聚敛”。遂罢职，与宫观。秋，返铅山家居。

○七月，韩侂胄进平章军国事，立班丞相上。

[开禧二年丙寅（1206）] 67岁

○家居铅山。

○春，朝命差知绍兴府，兼两浙东路安抚使，辞免。

○四月，追论秦桧主和误国罪，削爵改谥。

○五月，韩侂胄请伐金诏下，然多败绩。

○十二月，进稼轩龙图阁待制，知江陵府，并诏令赴京奏事。

[开禧三年丁卯（1207）] 68岁

○京师奏对，任命兵部侍郎，力请辞免，遂罢。

○继之叙复朝请大夫、朝议大夫。

○归居铅山，八月染疾。

○九月，除枢密院都承旨，令速赴行在奏事。未受命，上奏乞致仕。

○九月十日卒，特赠四官，葬铅山县南十五里阳原山中。

○十一月，史弥远杀韩侂胄，并于十二月知枢密院事。

[宁宗嘉定元年戊辰（1208）]

○稼轩卒后一年。

○三月，复秦桧王爵赐谥。给事中倪思劾稼轩迎合开边，请追削爵秩，夺从官恤典。

○九月，宋金“开禧和议”成。

[恭帝德祐元年乙亥（1275）]

○稼轩卒后六十八年。

○史馆校勘谢枋得请于朝，追赠少师，谥忠敏。



陈祖美 主编
王圆钦 编著

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云中谁寄锦书来 宋代合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宋
960—127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中谁寄锦书来：宋代合集/王国钦编著.—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7

(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

ISBN 978-7-5559-0195-2

I. ①云... II. ①王... III. ①宋诗-诗集②宋词-选集 IV. ①I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95693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376000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6.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前言](#)

[两情相悦·彩袖殷勤捧玉盅](#)

[梦游（三首选一）](#)

[一斛珠](#)

[菩萨蛮](#)

[南歌子](#)

[西江月](#)

[鹧鸪天](#)

[菩萨蛮](#)

[鹧鸪天](#)

[鹊桥仙](#)

[少年游·感旧](#)

[减字木兰花](#)

[浣溪沙](#)

[长相思](#)

[霜天晓角](#)

[肠断离愁·为谁醉倒为谁醒](#)

[登原州城呈张贲从事](#)

[虞美人](#)

[乌夜啼](#)

[行色](#)

[御街行·秋日怀旧](#)

[苏幕遮·怀旧](#)

[蝶恋花](#)

[踏莎行·相别](#)

[玉楼春](#)

[玉楼春](#)

[临江仙](#)

[咏愁](#)

[题阳关图（二首选一）](#)

[望江东](#)

[八六子](#)

[江城子](#)

[千秋岁](#)

[浣溪沙](#)

[踏莎行·郴州旅舍](#)

[眼儿媚](#)

[菩萨蛮](#)
[生查子](#)
[卜算子](#)
[横塘路](#)
[秋蕊香](#)
[夜飞鹊·别情](#)
[忆旧游](#)
[青玉案](#)
[南浦·旅怀](#)
[减字木兰花](#)
[踏莎行](#)
[一剪梅](#)
[凤凰台上忆吹箫](#)
[蝶恋花](#)
[武陵春](#)
[卜算子](#)
[州桥（七十二首选一）](#)
[都下无忧馆小楼春尽旅怀（二首选一）](#)
[鹧鸪天·别情](#)
[阿那曲](#)
[所思](#)
[唐多令](#)
[虞美人·春愁](#)
[春游](#)
[泊舟严滩](#)
[杜鹃花得红字](#)
[一剪梅·舟过吴江](#)
[梅花引·荆溪阻雪](#)
[鹧鸪天](#)
[清平乐](#)
[客怀](#)
[韵里风光·好山好水看不足](#)
[忆余杭（十首选三）](#)
[宿甘露僧舍](#)
[鲁山山行](#)
[丰乐亭游春（三首选一）](#)
[采桑子（十首选四）](#)
[泊船瓜洲](#)
[书湖阴先生壁（二首选一）](#)
[葛溪驿](#)

[桂枝香·金陵怀古](#)

[凤凰台次李太白韵](#)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选一）](#)

[望海楼](#)

[临江仙·信州作](#)

[初见嵩山](#)

[池洲翠微亭](#)

[吴门道中二首](#)

[藏春峡](#)

[江城子·黄州杏花村馆](#)

[鹧鸪天·西都作](#)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念奴娇·过洞庭](#)

[过垂虹](#)

[钓雪亭](#)

[扬州慢](#)

[夜过鉴湖](#)

[行香子·题罗浮](#)

[贺新郎·西湖](#)

[金陵驿（二首选一）](#)

[高阳台·西湖春感](#)

[沙湖晚归](#)

[精忠报国·留取丹心照汗青](#)

[渔家傲](#)

[感愤](#)

[夏日绝句](#)

[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

[题青泥市寺壁](#)

[满江红·写怀](#)

[水调歌头·闻采石矶战胜](#)

[水调歌头·平山堂用东坡韵](#)

[北行别人](#)

[过零丁洋](#)

[正气歌](#)

[书文山卷后](#)

[德祐二年岁旦（二首选一）](#)

[寒菊](#)

[感慨人生·流水落花春去也](#)

[浪淘沙](#)

[乌夜啼](#)

[寻隐者不遇](#)

[潇湘感事](#)

[呈寇公（二首选一）](#)

[木兰花](#)

[江上渔者](#)

[天仙子·时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会](#)

[浣溪沙](#)

[陶者](#)

[梦中作](#)

[浪淘沙](#)

[蚕妇](#)

[哭曼卿](#)

[残叶](#)

[渔父词二首](#)

[满庭芳](#)

[好事近·梦中作](#)

[题画](#)

[鹧鸪天](#)

[除夜对酒赠少章](#)

[水调歌头](#)

[相见欢](#)

[好事近·渔父词](#)

[眼儿媚](#)

[醉花阴·重阳](#)

[声声慢](#)

[渔家傲](#)

[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已苏，喜而有作](#)

[题访戴图](#)

[汴京纪事（二十首选三）](#)

[春阴](#)

[江上](#)

[约客](#)

[念奴娇](#)

[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

[小重山](#)

[初入淮河（四首选三）](#)

[看叶](#)

[卜算子](#)

[宫词](#)

[种梅](#)

[沁园春·梦孚若](#)

[沁园春·寄稼轩承旨](#)

[题临安邸](#)

[悟道诗](#)

[田家（十首选一）](#)

[夜深](#)

[夜坐](#)

[除夜](#)

[虞美人·听雨](#)

[贺新郎·兵后寓吴](#)

[人月圆](#)

[情怨深闺·断续寒砧断续风](#)

[捣练子](#)

[踏莎行](#)

[长相思](#)

[一丛花令](#)

[思远人](#)

[生查子](#)

[减字木兰花](#)

[九绝为亚卿作（九首选二）](#)

[捣练子（五首选四）](#)

[采桑子](#)

[寄衣曲三首](#)

[卜算子](#)

[望夫山](#)

[清平乐·宫怨](#)

[商妇吟](#)

[效孟郊体（三首选一）](#)

[九张机（九首选七）](#)

[鱼游春水](#)

[春闺](#)

[酬唱揖别·目尽青天怀今古](#)

[示长安君](#)

[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

[赠黄鲁直](#)

[和高子文秋兴（二首选一）](#)

[寄内](#)

[题子瞻枯木](#)

[寄贺方回](#)

[陈留市隐](#)

[鹧鸪天](#)

[贺新郎·送胡邦衡侍制赴新州](#)

[水调歌头·追和](#)

[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

[水调歌头](#)

[玉楼春·戏林推](#)

[摸鱼儿·酒边留同年徐云屋](#)

[送人之松江](#)

[临川逢郑退之之云梦](#)

[高阳台·和周草窗《寄越中诸友》韵](#)

[风物歌吟·绿杨烟外晓寒轻](#)

[蓑衣](#)

[村行](#)

[山园小梅](#)

[破阵子](#)

[玉楼春·春景](#)

[画眉鸟](#)

[蝶恋花](#)

[生查子·元夕](#)

[题春晚](#)

[梅花](#)

[元旦](#)

[新晴](#)

[禾熟](#)

[清平乐](#)

[春日（五首选一）](#)

[望海潮·洛阳怀古](#)

[春雨](#)

[兰陵王·柳](#)

[春游湖](#)

[鹧鸪天](#)

[长相思·雨](#)

[长相思·山驿](#)

[忆王孙四首](#)

[如梦令](#)

[病生](#)

[如梦令](#)

[如梦令](#)

[观书有感二首](#)

[春日](#)

[咏柳](#)

[观雨](#)

[苍梧谣](#)

[秋夜](#)

[谒金门·春半](#)

[新柳](#)

[闲居初夏午睡起二首](#)

[晚风（二首选一）](#)

[小池](#)

[鹊桥仙·待月](#)

[溪上](#)

[暗香](#)

[齐天乐](#)

[绮罗香·咏春雨](#)

[双双燕·咏燕](#)

[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选六）](#)

[田家谣](#)

[游园不值](#)

[莺梭](#)

[落梅](#)

[过湖](#)

[咏梅](#)

[农谣（五首选三）](#)

[庆全庵桃花](#)

[摸鱼儿](#)

[风雨停舟图](#)

[风入松](#)

[野步](#)

[声声慢·秋声](#)

[第四桥](#)

[春日田园杂兴](#)

[朝中措](#)

[解连环·孤雁](#)

[落花](#)

[宋代精彩诗词名句选录](#)

[宋代主要诗人词家简介](#)

前言

诗词是我国古代两种主要的诗歌文学形式。因为唐代偏重于诗的创作而宋代偏重于词的创作，所以就有了从体裁而言“唐诗宋词”的特定说法；因为唐代诗人也填词、宋代词家也写诗，所以又有了“唐宋诗词”的一般称谓。但无论哪种说法，都只说明一个道理：“诗”与“词”是中国文学史上两座无与伦比的文学艺术高峰。

“唐宋诗词”浩如烟海，即便是权威的《全唐诗》《全宋词》两书，也只是相对而言在收录数量上的多，但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有关唐宋诗词的选本，习惯上多以“唐诗”与“宋词”两种体裁分别进行选编。所以，“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丛书在策划之初，就有意回避了“体裁”而钟情于“题材”的角度进行分类选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评论家陈祖美先生的领衔主编之下，这套丛书自问世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广泛欢迎。其原因不仅在于各位分卷编著者本身的积极努力和学术号召力，也在于这种选编方式为读者所带来的种种研究、阅读之便。

本卷“宋代合集”的书名，选自于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本词虽然语言平淡，但是表现细腻，造境温雅，其情甚浓，是宋词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首经典作品。全词并无任何的刻意表达，纯粹是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心境独白。其中“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描写，自然、巧妙而真挚地宣泄出一种思念和无奈的情绪。词句“云中谁寄锦书来”，其实就是“云中无人寄书来”。这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既可理解为作者个人情感方面的思念，亦可理解为家国感情方面的无奈。而这种设问句式的运用，恰恰符合了两宋时代在“个人情感”与“家国感情”两个方面“泪眼问花花不语”（欧阳修《蝶恋花》）、“云中无人寄书来”的实际内涵。

当然，“词”在宋代的兴盛以及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包括“词”在题材方面突破“艳科”的藩篱而发展为“大江东去”与“晓风残月”并存的多种风格，也是宋词独立于中国古代文学长廊的主要因素。自度曲在南宋晚期的出现，也为宋代词坛增添了一个不小的艺术亮点。晚清著名文论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元夕》）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其实，如若晏欧诸公有知，未必不会会心一笑也。

彩袖殷勤捧玉盅：两情相悦的故事

词为“艳科”，是人们对其自身在最初产生与成长过程中的理性定位。在20世纪的一段特定时期内，这种“艳词”曾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情调”而受到了批判。但是这些“艳词”，不仅是词的基本传统和词的原始本色，而且也与现实生活中的饮食男女息息相关。如敦煌曲子词的主要作品和五代时期的《花间集》，就是我国“艳词”的早期标本。之所以取名《花间集》，正是因其多属描写妇女的容貌之妖娆、衣饰之华美、情态之娇羞等内容，而且主要由花花公子写在花笺之上，由歌妓举纤纤玉指按红牙拍板进行配曲演唱。这些词不仅色彩艳丽、辞藻雕琢、带有浓郁的脂粉气，而且题材上比较狭窄、内容上比较空虚、意境上比较贫乏。如南唐后主李煜早期的《一斛珠》，虽然不在《花间集》中，但也是一首典型的“花间”之作：“晓妆初过，沉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罗袖裊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绣床无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全词只是对于一种夫妻调情现象的白描。

词至北宋之初，尽管仍然延续了这种“花间”传统，但在思想内容上已经有了一些相对的发展。如张先的《菩萨蛮》：“牡丹含露真珠颗，美人折向帘前过。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檀郎故相恼，却道花枝好。花若胜如奴，花还解语无？”夫妻之间的“两情相悦”，已经被表现得比较俏皮而典雅！再如欧阳修在他的《南歌子》中写道：“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去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虽然也是夫妻恩爱情景的描写，却能够写得如此通而不俗、俗中见雅——这与词的本色面貌相比，已经明显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

到了晏几道，更将“艳词”写到一种非常典雅的程度。如：

彩袖殷勤捧玉盅，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罍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这阕著名的《鹧鸪天》，上片写尽双方当年的欢娱之情和当时的场景之妙，造语精巧，情景温馨，令人有“如痴如醉”之感；下片尽写别后的相思之切和意外的相见之喜，感情真挚，激动异常，给人以“疑真疑幻”之思。又如：“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晏几道《临江仙》）如果我们不去追寻小蘋究为何人的话，词人所写这种感情也可谓出神入化、感人至深了。

秦观有一首非常著名的《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在我国文学史上，牛郎织女的故事是一个被反复描写、可咏叹不尽的神话题材。而秦观的这首词，格调高雅，语言流丽，情真意切，气韵贯通，既是他自己作品中的一件妙品，也是宋词中的一阕绝唱。在对牛郎和织女“爱”与“怨”的情感描述中，在上、下片里“逢也多情，别也多情”的特殊体验中，作者理智地开掘其辩证内涵，发前人所未发，不经意间将这个古老故事的思想境界升华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正是从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普通神话中，重新演绎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同时也使“两情相悦”这一亘古不变的人之

常情，提升到一个前无古人的历史阶段。

为谁醉倒为谁醒：肠断离愁的表达

“愁”是一种相当抽象的客观存在。它不仅没有形状、色彩、滋味、轻重之分，而且也没有年代、地区、远近、长短之别，许多时间都是些只能自己消解、无法与人言传的一种思想情感。“来时容易去时迟，半在心头半在眉。门掩落花春去后，窗涵残月酒醒时。柔如万顷连天草，乱似千寻匝地丝。除却五侯歌舞地，人间何处不相随？”（石象之《咏愁》）

作为与人类喜、怒、哀、乐同样重要的情感之一，古往今来之“愁”是有着各种各样区别的：如离乡之愁，去国之愁，多情之愁，无事之愁；如闺中哀怨之愁，行旅伤怀之愁，有家难回之愁，理想未践之愁，以及少年强说之愁、老来无奈之愁，等等。在今天的信息时代，交通发达，通信便利，不管是天涯海角或异国他乡，一个电话、一声问候、几个小时的车程或飞机，就能将双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在古代，一个人出外经商、谋官、求职、访友，多少年音信不通甚至一别永诀都是很有可能的。在家、在外的人互相思念，年长日久往往因此梦寐以求而不得。南朝江淹就在他的《别赋》中写道：“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所以，“离愁”就成了那个时代无法排解的普遍情愫。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离愁”虽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情愫，却又切切实实、时时刻刻地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有许多诗人词家为之吟出过无数有关“离愁”的佳句名篇。在宋代，这种情感似乎尤其强烈。如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老父亲司马池，就在他的绝句《行色》中这样写道：“冷于陂水淡于秋，远陌初穷见渡头。赖是丹青无画处，画成应遣一生愁。”司马池诗中所表现的“行色”，其实就是“离愁”。多么抽象、多么不可言状的一个问题，就这样被司马池有神无迹、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梅圣俞有云：“诗之工者，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诗有焉。

在生活实际中，由于时代的原因，离家外出者往往多为壮年男子，而青春女性大多只能在家独守空房。所以，同样的“离愁”却又有了“男性旅愁”与“女性闺愁”之分。

所谓“男性旅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游子旅怀乡愁。“断肠声里无形影，画出无声亦断肠。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我们从黄庭坚的这首绝句《题阳关图》中，可以很清楚地阅读到一种非常无奈的游子心态：唐人王维“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在宋人心理上所留下的不仅是朋友之间的送别情谊，更是没有故人的孤独与异乡远游的荒凉。这正如曹组在《青玉案》中写的那样：“凄凉只恐乡心起。凤楼远，回头漫凝睇。何处今宵孤馆里？一声征雁，半窗残月，总是离人泪。”

于是，“酒”便成为古代游子们借以消愁解忧的最佳媒介。如吕本中在《踏莎行》中所写：“为谁醉倒为谁醒？到今犹恨轻离别。”柳永更在《雨霖铃》中写道：“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虽然都是些七尺男儿，但那无尽旅愁的漫长折磨，使宋代的诗人词家们在感情上也一样是相当脆弱和容易受伤的。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在《渔家傲》中所写，是戍边将军心中浓重乡愁和无法凯旋之苦闷心情的生动反映。本词所满满充溢的悲凉情调和人生感慨，至今犹能给读者以深深感染。“隔浦人家渔火外，满江愁思笛声中。云开休望飞鸿影，身即天涯

一断鸿。”而真山民的这首《泊舟严滩》，也许能够给人一把解读“男性旅愁”的钥匙。秦观的《踏莎行·郴州旅舍》，则更是一阕成功表现羁旅愁思并感人千古的绝唱：“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煞拍两句的言外之意是说：自己本来在家乡是多么好啊，却不知为什么还要到处宦游、伤心？词人的宦海失意，在此已转化为更多读者前途坎坷之时一种普遍的情绪表达。而蒋捷在《一剪梅·舟过吴江》中写道：“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种尤为典雅的描写，其实更多的是词家在人造情景中的情绪发泄——从南朝的江淹到南宋的蒋捷，有关的“销魂”之“别”情，已几乎演绎到了一种艺术的极致之境。

在中国古代表现思念一类的诗词作品中，“女性闺愁”往往表现为闺中之怨。怨妇们常常成为“思念”的主体，远游的丈夫或者戍边的征人多会成为“被思念”的客体。如林逋的《长相思》：“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谁知离别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词人以一个女性的口吻，自述了一个凄婉得令人黯然神伤的故事。上下两阕互为比喻，不仅将情融进了景里，而且在景中饱含着真情。又如杜安世的《生查子》：“关山魂梦长，寒雁音书少。两鬓可怜青，只为相思老。归傍碧纱窗，说向人人道。真个别离难，不似相逢好。”全词用语简约而伤感，朴质而沉痛。词中“两鬓可怜青，只为相思老”的无奈与无情，就带着那个时代深深的历史烙印，对一个深闺怨妇念远思人的心境进行了真实写照。而“真个别离难，不似相逢好”两句，可以说是最朴质的白话，却表达了一种最复杂、最深刻的思想感情，读之令人唏嘘再三。

“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李煜《捣练子》）所谓“捣练子”，就是古代家庭生活中将由生丝织成的白绢在砧板上反复捶捣变软进而裁制衣服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这种生活主要由妇女完成，也由于妇女常常需要为戍边的将士或客居的游子捣帛制衣，“捣练子”也便因此成为古代妇女思念良人的代名词。贺铸曾有一组本义《捣练子》，其中一首这样写道：“砧面莹，杵声齐。捣就征衣泪墨题。寄到玉关应万里，戍人犹在玉关西。”由此可见，古代妇女的闺愁，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已深深地融进了她们对于常年戍边征战给丈夫和家庭所带来的无穷哀怨。

实际上，在“三从四德”礼教的长期约束之下，古代的家妇女大多都是非常勤勉的。她们不仅要捣布洗衣、孝敬公婆、张罗农桑，而且还要飞梭织锦、市布持家。然而，“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张俞《蚕妇》）尽管如此，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她们，仍然需要“兰房夜永愁无寐”，在“织梭光阴去如飞”中徒然叹息着“可怜未老头先白”（无名氏《九张机》）。至于“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春波碧草，晓寒深处，相对浴红衣”中所写的，只是她们凄苦现实之中的一点梦想而已。无名氏的组词《九张机》，按照一、二、三……七、八、九的顺序和妇女织布时的先后程序，着意就每一“张机”的程序特点进行各不相同的艺术创造，从而形成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机上妇女织锦图。在集中展现一幅幅古代妇女生活画面的同时，也体现了她们闺中思夫、念夫、盼夫、怨夫的普遍情绪。

欧阳修在《玉楼春》词中，以一个“思念者”的角色写道：“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凄凉多少闷。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故依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烬。”可谓闺中女性愁苦生涯的真实写照。林景熙也在《商妇吟》中写道：“良人沧海上，孤帆渺何之？十年音信隔，安否不得知。”正是由于频繁的征战或者其他经商、宦游等原因，造成了非常普遍的闺中怨妇现象；又因为等待自己的丈夫，不少怨妇便长年累月地守望在自己的家门或村前。于是，更产生了一个又一个“望夫石”“望夫山”的故事。“君行断音信，妾恨无终极。坚诚不磨灭，化作山上石……妾身为石良不惜，

君心为石哪可得？”陈造的《望夫山》一诗，就是古代“望夫山”故事的一次艺术演绎。

相对而言，在宋代诗人笔下涉及闺房女性而没有直接表现闺怨的作品是较少的。如元淮的《春闺》：“杏花零落燕泥香，闲立东风看夕阳。倒把凤翘搔鬓影，一双蝴蝶过东墙。”在一片“杏花零落”的“燕泥香”中，一位“闲立东风看夕阳”的少妇，正把一支凤钗倒拿在手中烦闷地搔弄着鬓发，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一双蝴蝶过东墙”。当然，这位少妇并不是真正的没事“无聊”，而是长期情锁深闺之中的“无奈”，是那个社会大多数少妇闺中怨愤的另一种形式反映。这正如聂胜琼在《鹧鸪天·别情》中写的：“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李清照在《声声慢》中写道：“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更把这种闺愁表现提高到了一个新的艺术境界。

“愁”乃人类的一种共同情愫，只是在“愁”的对象、“愁”的内容、“愁”的程度上有千差万别。“风月不供诗酒债，江山长管古今愁。”杨万里《宿池州齐山寺，即杜牧之九日登高处》诗中的两句话，应该是对这一情愫的恰切概括。

客观而言，除了以上所谈各种各样的“愁怨”之外，还有属于有闲阶层特有的一些“闲愁”。如作为北宋早期的一位太平丞相、词坛大家，晏殊在其《浣溪沙》中所表达的，无疑就是一种有着其非凡艺术魅力的“闲愁”：“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以眼前平常之景，道心中蕴藉之情。全词在不经意中表达出的情景，好像具有某种象征，也好像从生活中抽绎出来的情感符号，至今仍向读者进行着某种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暗示。

再如秦观的《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这首小令就像一件十分精巧的工艺品，轻盈雅致而又剔透玲珑，似乎有着一一种奇妙的魔力——当你拿在手上仔细地欣赏、把玩之时，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幽幽的伤感和淡淡的忧愁。玩赏之余，却又会爱不释手。本词正是通过作者轻浅的笔调、清幽的意境，描写了一种挥之不去、似有若无、去而复来的“闲愁”。而这种“闲愁”，却又令人感到一些飘忽不定、渺然难寻和怅然若失。于是，这种落寞的“闲愁”才更给人一种“百无聊赖”的感觉。至于“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的两种描写，则完全是以长辈的口吻对无知少年的善意劝说，“少年不识愁滋味”和“而今识尽愁滋味”的对比，鲜明而生动，语重而心长。

也许是那个时期的社会生活实在令人“愁”不可耐？无论是北宋或者南宋的诗词家们，有关的名篇佳句可谓层出不穷。而更多的名家们，则是将各种各样的“愁”置于一定的场景之下，再进行一种独出其类的艺术表现。如范仲淹把“愁”与“明月”“高楼”“酒”等意象联系起来，在《苏幕遮·怀旧》中写道：“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可谓一唱三叹，令人哀绝。“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在他的《横塘路》中即景生情，比兴兼用，博喻联珠，根据“烟草”“风絮”“梅雨”等意象，在生动地描绘出一幅江南暮春烟雨图的同时，更比拟出一种空前绝后的文人“闲愁”图——如此抽象的“闲愁”，竟能写得如此丰富、生动而形象，无怪乎贺铸当时就被冠以“贺梅子”的雅称！

将“愁”或“恨”比喻为“柳”“草”或者“水”，是中国古代诗词中非常普遍的一种艺术手法——不仅取其数量之“多”，而且取其“蓬勃”生长、不断“流动”之意。亡国之君李煜，由于一种特殊的生活经历，使他在初宋时期成了一位写愁圣手。如《虞美人》中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他把“愁”喻为“一江

春水”，从而使“愁”有了体积与长度。如《乌夜啼》中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简直“愁”得百般滋味、心乱如麻……而在他写出“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的名句之后，这种意象更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如欧阳修的《踏莎行·相别》：“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近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离愁”随着主人公那缓缓而去的节奏愈远愈浓。

不仅如此，更为经典的还是秦观的《千秋岁》：“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词人将“飞红万点”的意象，赋予了一批政治家被集体贬谪之后惨痛和壮烈的寓意——“愁”在这里不仅有了“万点”的数量，而且有了“飞红”的色彩。“愁如海”之叹，则表现了一种政治失意之后的落寞和无奈。其他脍炙人口的写愁名句还有：

“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濛濛。”（张先《一丛花令》）——“愁”在这里成了“千丝”和“飞絮”，突出了“愁”不可梳理的多而乱。

“黛蛾长敛，任是春风吹不展。困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秦观《减字木兰花》）——“愁”在这里成了过往不尽的飞鸿，使“飞鸿”也赋予了“愁”的情愫。

“别离滋味浓如酒。著人瘦。此情不及墙东柳。春色年年依旧。”（张耒《秋蕊香》）——“愁”在这里有了“酒”的浓度和“柳”的新旧，充分显示了“柔”而且“浓”的特点。

“生怕闲愁暗恨，多少事，欲说还休……凝眸处，从今又添，几段新愁。”（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愁”在这里又有了一段一段的长度，表现了艺术家们对“愁”的最新理解。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李清照《武陵春》）——“愁”在这里被转化为“载不动”的重量，使读者心中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沉甸甸的分量。

“天生百种愁，挂在斜阳树。”（徐俯《卜算子》）“至今染出怀乡恨，长挂行人望眼中。”（真山民《杜鹃花得红字》）——在他们这里，“愁”又成了可以悬挂起来的物体。

“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蒋捷《梅花引·荆溪阻雪》）——词人在这里将“夜雪”与“梅花”拟人化处理后与“我”进行反比，更使“愁”的表现显得尤为形象、生动而且更赋予了一定的文化色彩。

好山好水看不足：韵里江山的精彩

地以文名，地以诗传——古今无数的事例证明了这个真理。然而，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的眼里，即便是同样的江山、同样的祖国，也会激发出不一样的感情。

时当北宋，江山初定。对于诗人词家来说，可谓满目锦绣，满腔热情，因而他们笔下的祖国风光自然也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感情色彩。如：“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读潘阆的组词《忆余杭》，不禁使人想起唐代白居易那首著名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

江南？”无论是这种小令的形式，或者吟咏的内容，二者似乎都有一定的传承借鉴关系。特别是“弄潮儿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两句，因其生动的形象、豪迈的气概而成了脍炙人口的名句。

著名词人欧阳修，晚年退居颍州时一气写了十首《采桑子》。正如他在组词前边的《西湖念语》中所写：“虽良辰美景，固多于商会；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并游或结于良朋，乘兴有时而独往。鸣蛙暂听，安问属官而属私；曲水临流，自可一觴而一咏。至欢然而会意，亦旁若无人。”于是，“轻舟短棹西湖好”“画船载酒西湖好”“群芳过后西湖好”“天容水色西湖好”……本来景色已经非常迷人的西湖，在词人的笔下尤其显得千姿而百态，更是增添了无比的文化魅力。梅尧臣的诗句“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何许在？云外一声鸡”（《鲁山山行》），则表现出诗人在一个特定情景之下的专注神态和意外喜悦，也更使全诗显出其无穷的韵味。而这“云外一声鸡”，也是如此的嘹亮。至今读来，犹觉具有一种召唤性的魅力。

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曾公亮的绝句《宿甘露僧舍》：“枕中云气千峰近，床底松声万壑哀。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诗人要将“大江”“放入”僧舍中来，可见其想象之奇妙、气魄之宏大、胸怀之宽广——这与北宋初期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是多么的谐和一致！奇思壮怀，可谓独得山水之妙！

作为有宋一代的文坛大家，王安石的绝句《泊船瓜洲》历来是脍炙人口的：“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明月何时照我还”一句，于诗人的一路轻快之中更流露出对于“江南”大地的钟情与留恋。“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书湖阴先生壁》）而他的这首绝句，既是对湖阴先生田园居舍的一种风光素描，又是诗人自己一种超然精神的委婉表达。

“松间药臼竹间衣。水穷行到处，云起坐看时。”（晁补之《临江仙·信州作》）这里的一阵松涛来，一阵竹风寒，一声药臼响，一角衣衫影，在词人的眼中无不成为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和一种惆怅、清雅的象征。“水穷行到处，云起坐看时”两句，尽管是对王维《终南别业》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诗句化用，但由于将句子成分进行了微妙处理，则已被赋予更为生动深刻的思想内容。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出瞿塘滟滪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黄庭坚的这首《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虽乃诗人被贬召还途中所作，仍然洋溢着一种旷达的豪情和一股难以抑制的喜悦。政治上的挫折，并未影响到诗人对祖国美好河山、美丽风景的赞颂。

到了南宋，由于国破家亡的政治因素，诗人笔下的“韵里江山”却已成为借以抒发感慨、表达心声的媒介。如《鹧鸪天·西都作》：“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露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朱敦儒这首蕴藉奇崛的短章，产生于离乱的北宋末期，不仅十分生动地刻画了词人“头插梅花”“笑傲王侯”的疏狂个性，而且已经非常明显地反映了词人看透时世、逃避现实的情绪。

张孝祥与朱敦儒有着基本相同的心理倾向。“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笑，不知今夕何夕？”（《念奴娇·过洞庭》）从表面上看，词人通过“尽吸西江，细斟北斗”的奇思妙想、“万象为宾客”的宏大气魄和“扣舷独笑，不知今夕何夕”的哲理思考，将情与景进行了妙不可言的水乳交融。而张孝祥的作品在给人提供物我两忘的阅读愉悦和崇高精神体验的同时，又何尝不是他万般无奈之下的情操自养？

姜夔有一首长调《扬州慢》，更为直接地表现了词人此时此地的悠悠思绪：“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全词虚实结合，情景交融，主要运用对比描写的艺术手法，使作品主题表达出一种凄美超凡的艺术境界。“推篷四望水连空，一片蒲帆正饱风。山际白云云际月，子规声在白云中。”戴昺的这首《夜过鉴湖》，通过着意的词汇重叠使用，于全诗节奏的轻快、旋律的回环往复中又增加了一种难得的音乐美感。尾句的“子规声在白云中”，则流露出诗人虽然遥远但却深切的故国之思。

正是在这些基本相同的时代背景之下，民族英雄岳飞也写过一首七绝《池洲翠微亭》：

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

好山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

诗中所表现的难得寻芳、月夜而归，绝不是诗人悠闲心境下的游览和欣赏，而是他面对河山破碎现实的痛心与怜爱，同时也正是他精忠报国、恢复中原决心的力量源泉。

林升在绝句《题临安邸》中这样写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最后两句是诗人在极度愤慨之下的反讽警句，深刻地表现了他理智清醒的时事认识和非常可贵的忧患意识。而范成大的绝句《州桥》，则已经是对南宋小朝廷苟且偏安、不思恢复北国河山的血泪控诉：“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于是，“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张炎《高阳台·西湖春感》）词句中的意味深长，就成了南宋主战人士万般无奈之下真正的心灵写照。

时至南宋末年，文及翁笔下的《贺新郎·西湖》与北宋时期潘阆、欧阳修们《忆余杭》《采桑子》笔下的西湖相比，在情感上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后者对于前者而言，更恰似黑色幽默一般具有着相当残酷的讽刺意义。

南宋覆灭以后，诗人谢枋得仍然以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知信州的身份在浙赣边界率军抗元。信州失守之后，他不得不更换姓地在武夷山地区隐居十多年。在此期间，元军一直到处搜捕他。《庆全庵桃花》一诗，就是他这个时期复杂心理的最好反映：“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见一年春。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诗中这“避秦”二字的真正含义是“避元”。其实，诗人何尝不想从这样的“桃源”之中出来透透气呢？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的故国。不过，严酷的现实岂能容许他轻易出山？十年之间，他连“还家之梦”都不敢做，可见他在这“桃源”之中的无奈与寂寞是如何之多、之大。十余年后，诗人最终还是被捕并押往大都，坚贞不屈的诗人于是便绝食而逝——“渔郎”的“问津”终究还是给诗人带来了杀身之祸，不知这“渔郎”比那“桃花源”中的“渔人”险恶多少倍？

留取丹心照汗青：精忠报国的标本

南宋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从一定的意义来说，那个时期的时代精神或者说“先进文化”，就是御侮抗敌、恢复中原。如《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就是张元干写于南宋初期的一首著名词作：“十年一梦扬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情感上有些悲愤沉郁，格调上却能慷慨激昂，是张元干词风特色和爱国思想的代表之作。

著名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写怀》，是一首振聋发聩的爱国绝唱：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在本阕词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诗意表达与形象描写。

自岳飞而后，有关的爱国诗词作品更是层出不穷。如张孝祥的《水调歌头·闻采石矶战胜》：“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赤壁矶头落照，淝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这是一首欢庆抗金胜利的高亢祝捷之歌。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想起后来者辛弃疾《破阵子》中“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著名词句，二者同样表达了随时准备为国杀敌的壮志雄心。

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是南宋最为著名的爱国篇章之一：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当时，身为宰相但已经兵败被俘的文天祥，被叛徒、金军统帅张弘范威逼劝说另一位正在崖山御敌勤王的将领张世杰弃城投降，他便用这首诗给张弘范以坚决的回击。“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其气节之高亢、气度之从容，已化作一曲誓死不屈、千古不朽的英雄壮歌。

《正气歌》可谓一首真正的浩然正气之歌。作者文天祥不仅以其本身惊天地、泣鬼神的生命实践，奠定了创作本诗深厚的精神基础，而且以其无比崇高的思想情怀，展示了我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坚贞的民族气节和爱国节操。全诗大气包举，正气磅礴，真气弥漫，志气昂扬，充分表现了诗人追慕古贤、报效祖国、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郑思肖这首绝句《寒菊》的真正含义是：在经历国家灭亡、山河破碎之后，我就像一朵经受寒霜凋残的菊花一样，宁愿自己抱香而死，怎么能为寒风吹落、随着寒风飘零呢？诗中的“北风”二字，表面上是指从北方吹来的寒风，实际上是指从北国入侵而来的金人。诗人借用“北方”和“北国”在地理方位上的相同，将“北国”指斥为肃杀的“北风”，巧妙地表达了自己坚决保全个人气节的爱国情怀。

流水落花春去也：感慨人生的深刻

所谓“感慨人生”，也就是诗家对人生各种场景、各种情形所发出的各种感慨。对于两宋而言，北宋繁荣而南宋衰败，前者升平而后者离乱，因而对于人生的感慨自然也有极大的不同。作为南唐后主的李煜和北宋末期皇帝的宋徽宗赵佶，则是本书身份比较特殊的两位帝王作者。

李煜在其《虞美人》中写道：“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起句自问自答，正是作者感慨万千的自言自语——一句“往事知多少”，省略了过去那无限的荣华与繁华。过片承上启下，写今日的物是人非终使自己换来无穷无尽的故国之愁。而尾句之所以成为传诵不衰的名句，既因为它比喻新警、恰切生动，也因为它水到渠成地承载了全词那哀痛不已的家国之愁——“国家不幸词家幸”，可喜乎？可悲乎？又如《浪淘沙》：“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再如《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常恨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李煜在亡国之后的词作，不仅用语极白、韵味极浓，而且充满了切肤之痛。从严格的历史意义上说，李煜并不属于北宋；但是，从一定的文学意义而言，他真正的佳作却产生在沦为北宋阶下囚之后的三年。所以，权衡身当南唐与北宋之际这位历史人物跨越时代的特殊性，本书认为还是将其部分作品列入北宋时期更为合理一些。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把李后主北掳到开封的是宋太祖，而北宋的徽、钦二帝却又被掳往更远的北羌——真不知这是不是历史的玩笑？“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赵佶《眼儿媚》）这个北宋的末期皇帝赵徽宗和南唐的李后主一样，也是在国破家亡之后才知道“国”与“家”的可爱。尽管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李后主那样的艺术创作才华，不过本词却也写得非常悲伤惨痛。

作为丞相寇准的一名侍妾，蒨桃的《呈寇公》显得特别难能可贵：“一曲清歌一束绡，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无论是其勇气或者识见，都堪为封建时代的一位女性典范。与蒨桃这首七绝并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张俞的五绝《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些作品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正是因为社会的不公，才产生了如此之多的同情或歌颂下层劳动者的作品。同样，诗人只有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边，其作品才真正具有不朽的社会艺术价值。

正是因为如此，范仲淹和梅尧臣的五绝也才尤其脍炙人口：“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江上渔者》）“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染泥，鳞鳞居大厦。”（《陶者》）当然，“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诗圣杜甫的美好愿望，而且也是我们今日全面走向小康社

会的条件之一。不过，尽管梅尧臣诗中“陶者”与“居者”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质的变化，但是二者因为地位所造成的某些差异，却仍然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因此，作为“居者”是任何时候也不应该忘记“陶者”之辛勤劳动的。

“岁晚身何托？灯前客未空。半生忧患里，一梦有无中。发短愁催白，颜衰酒借红。我歌君起舞，潦倒略相同。”陈师道的这首《除夜对酒赠少章》，是直接抒发个人感慨之作。诗写于除夕之夜与客人的对酒之际，写出了在一个特殊场景中的一种特殊感受。尤其颌联的“发”因“愁催”而“白”，“颜”因“酒借”而“红”，如无自己的切身体验是难以写得如此深刻的。

对于人生伴侣之失的咏叹，两宋时期出现了两首经典的悼亡杰作。一首是贺铸的《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垄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这首著名的悼亡之作，连用“梧桐半死”和“鸳鸯失伴”两个比喻，生动而深刻地表达了他的丧妻之痛。尤其煞拍的“谁复挑灯夜补衣”之叹，使得词中的凄凉之景、寂寞之状以及词人心中的痛苦之情已难以复加矣！另一首是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两词在内容上皆为悼念亡妻之作，只是苏作通过记梦来表现自己的无限凄凉、此情不堪，而贺作则是通过眼前的现实来表现生活如梦、问天不语。但在艺术上，两作可谓并冠于北宋乃至历代词坛。

元好问是宋金并峙时期北方文学的重要人物。他的名作《摸鱼儿》，则是通过对一只失侣孤雁的描写，寄寓了词人太多的感慨：“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云层，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全词通过作者的伤情、美情、赞情、悲情、悼情，终于谱就了一曲至真至纯的情殇之歌。

“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朱敦儒的这首《相见欢》，气魄宏大，寄慨遥深。上片与杜甫的名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相比，更显现出一种凄清、萧瑟、没落的气象。下片重在抒情，高度概括了南宋政权因不思真正抗金而造成中原大地生灵涂炭、国破家亡的混乱局面。如果说“散”字状画出江山沦丧之际宋王朝达官贵人们的一幅狼狈逃遁图的话，那么“收”字则凝聚着广大老百姓血泪难收的惨痛以及词人立志收复失地的呼声。

目尽青天怀今古：酬唱揖别的场景

从某种意义来说，“揖别”与“离愁”好像一对孪生兄妹：不可避免的“揖别”导致了随之而来的“离愁”；而“离愁”的直接根源则无疑就是“揖别”。不过，在各种各样的“揖别”过程中，却又包含着种种不同的情感。如王观的《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峰盈盈处。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词中“眼波横”“眉峰聚”两个新巧、奇妙的拟人化比喻，生动而形象。下阕突出写一个“送”字，词人将“春”与“君”同样视为自己的朋友来送，不仅使朋友顿生亲切温暖之感，而且更给朋友一种前程似锦、光明灿烂的祝愿。而杨万里的绝句《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从极为柔美的意象之中表现出一种十分壮观景象：“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本诗题目虽是送别，但全诗却描绘出一幅绝妙的西湖风景图，不愧是宋代脍炙人口的代表作之一。

又如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俗话说：“患难见真情。”这首词写于胡铨（邦衡）获罪遭贬、许多人避之犹恐不及之际，可谓古往今来极为少见的真情流露。上片先从小处着笔，起句即表现了词人高度关注国家安危的胸襟与情怀，并为全词奠定了一个刚正不阿、悲愤深沉的精神基调。词人将心中的疑问直接指向最高的统治阶层，说明他在当时那样复杂局面之下仍十分难得地保持着自己清醒的头脑。结拍的“举大白，听金缕”六字，使全词达到感情上的最高潮——来，让我们共同举杯痛饮，让我们共同高歌一曲，让我们的情谊地久天长！曲终之后，人将握别，然而情何以堪？

陈亮的《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则是另外一种特殊情况之下的特殊揖别之章：“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当朋友不愿为而又不得不为地前往敌国通好请和之时，朋友该是一种什么心情，自己又是一种什么心情？当为朋友送行之时，该为朋友说些什么呢？本词以议论胜，并以一种非常得体的方式，在对祖国悠久历史的自豪之中，将自己的满腔悲愤化为一种堂堂的英雄气概。“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这鼓励性告白，既使朋友的屈辱使命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为自己找到了继续生存与坚持奋斗的希望，也表现了词人非凡的胆识与高超的艺术功力。

在《玉楼春·戏林推》一词中，刘克庄如此写道：“年年跃马长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所谓“莫滴水西桥畔泪”，其实不知已经流了多少的亡国之泪。再细味词题上的一个“戏”字，原来是作者有意地正话反说：“戏”中不仅有苦，“戏”中尤其有泪啊！

另外如“明发又为千里别，相思应尽一生期”（严羽《临川逢郑遐之之云梦》），如“纵凭高、不见天涯。更消他，几度东风，几度飞花”（王沂孙《高阳台·和〈周草窗寄越中诸友〉韵》），如“短长亭。古今情。楼外凉蟾一晕生。雨余秋更清。暮云平。暮山横。几叶秋声和雁声。行人不要听”（万俟咏《长相思》）。

思·山驿》）等，也各有千秋地表达了作者在他们揖别之时的真挚情谊。

不同的诗人在不同的揖别场景中，根据各自不同的生活背景和文化素质而产生不同的艺术作品。但作为诗人很难回避的一个创作现实是：酬唱之作不仅在古今诗词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产生了很多的优秀作品。在当代诗词的创作中，有人认为酬唱之作不好写、写不好、没意义，我看未必。就艺术创作而言，问题不在诗人写什么而在怎么写。如唐代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等，再如本卷所收的以上诸作，不都是脍炙人口的优秀之作吗？

绿杨烟外晓寒轻：风物歌吟的感觉

“风物”历来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歌吟”之作当然是代有佳章，而宋人的咏物佳什也可谓枚不胜数。尤其是有关四时风俗、风物的歌咏之作，更是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的《元日》绝句基本上家喻户晓，寄寓了诗人对新年新气象、新感觉、新希望的无限向往。每当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际，中国的老百姓便口诵这首绝句步入了新的一年。元日过后十五天，就是传统的元宵佳节。辛弃疾在他的《青玉案·元夕》中，正面表现了正月十五闹花灯的精彩场景：“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而欧阳修在《生查子·元夕》中，则有一种绝妙的侧面描写：“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可是读这首词，又不禁使人想起唐人崔护的绝句《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两个不同的时代，两种不同的体裁，两个不同的场景，在艺术家的笔下却被表现得如此相似，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是如此的相似、相通！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不仅是一年的肇始，而且也是美丽的代称、希望的象征，所以宋代表现春天的诗词作品也是车载斗量。如秦观的《春日》绝句：“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这首咏物小诗很富有人情味：在“含泪”之间加一“春”字，充分地表达了“芍药”的脉脉“有情”；而在“卧枝”之间加一“晓”字，则传达出蔷薇“无力”的娇柔之态——细腻入微地描写，一种怜爱之情便油然而生，几缕画意诗情更随之涌上心间。而朱熹的《春日》，则是一首许多人耳熟能详的绝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全诗带给读者的，不仅是通晓流畅的语言、春意盎然的景象，而且是一个哲理寓于生动之中的春天形象。尤其“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两句，更是具有无比巨大的艺术魅力。

杨柳历来是春天的象征，所以“咏柳”之作实际上也是“咏春”之作。如“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欧阳修《蝶恋花》），如“杨柳丝丝弄轻柔，烟缕织成愁。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王雱《眼儿媚》），如“柳条百尺拂银塘，且莫深青只浅黄。未必柳条能蘸水，水中柳影引他长”（杨万里《新柳》），如“春雨断桥人不度，小舟撑出柳阴来”（徐俯《春游湖》）等。在我国古代，杨柳又是“别离”的象征。一般而言，在唐人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的绝句之后，宋人的咏柳之作并未超越这一

意义。如王十朋的《咏柳》：“紫牵别恨丝千尺，断送春光絮一亭。”如秦观的《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如孙觌的《吴门道中》：“数间茅屋水边村，杨柳依依绿映门。渡口唤船人独立，一蓑烟雨湿黄昏。”如张炎在《朝中措》所写“折得一枝杨柳，归来插向谁家”等，许多情景都有杨柳意象的出现，正说明了杨柳在诗人笔下艺术地位的重要。

在中国古代农村，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为春社，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为秋社。这两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特别是春社日，宋代的诗人词家都曾给予充分的表现。“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晏殊的这首《破阵子》，通过“巧笑”“逢迎”“疑怪”“斗草赢”“笑从双脸生”等一连串喜庆动作的描写，使她们充分释放出女性特有但平时难得一见的欢乐气息。与其他反映妇女承受重重精神压抑和种种礼教约束的作品相比，本词更具有一种极为难得的精神解放意义。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唐人杜牧非常著名的一首《清明》绝句。而宋人有关的清明佳作也很多，如吴文英的《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瘞花铭。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起拍就用两个“听”字制造出风雨交加的气氛，比杜牧笔下的清明尤为凄切。而“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两句，与杜牧诗中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相比，“醉酒”情节的设置也具有某些境界上的相通之处。但是，由于煞拍“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的出现，则使本词从“悼自然之红”过渡到“伤伊人之春”。细腻的笔触，淡雅的语言，婉丽的情调，生动的描写，使本词成为一首至情至纯的经典之作。

《题春晚》是周敦颐描写晚春景象的一首绝句：“花落柴门掩夕晖，昏鸦数点傍林飞。吟余小立栏杆外，遥见樵渔一路归。”一、二两句在纯然乡村景色的着意描画中，点明其时正是傍晚；而“花落”二字，却又表明季节已经接近“晚春”。在静谧、安详的暮春、春晚景色中，却又有“柴门”在“掩”“昏鸦”在“飞”“樵渔”在“归”——好一幅动中寓静、静中又动的田园景象，给人一种十分亲切温馨的感觉！

对于春天的表现，是古今诗人一个共同的话题。但每年的春天毕竟是短暂的，因而对于春天的呼唤便也成为永恒的主题。如黄庭坚的《清平乐》：“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发调的“春归何处”之问，初感无理，复觉幼稚。仔细品味，才知道问得极妙。“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其实，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他的《大林寺桃花》一诗中，曾有过内容类似的疑问和探询。也许黄庭坚对此答案不甚满意，所以才才有了“春归何处”之问。

“雨”是春夏之季十分常见的自然现象，但在宋代诗人词家的笔下也被写得丰富而多彩。如“耕人扶耒语林丘，花外时时落一鸥。欲验春来多少雨，野塘漫水可回舟”，周邦彦的这首《春雨》非常富有情趣。如万俟咏的《长相思·雨》：“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内灯。此时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平。不道愁人不喜听。空阶滴到明。”在这里，“雨”被赋予了“愁”与“恨”的感情。又如陈与义的《观雨》，虽云观雨却未见雨的直接描写：“不嫌屋漏无干处，正要群龙洗甲兵。”上句基本全用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原句：“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下句基本全用杜甫《洗兵马》原意：“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其实，诗人之所以“不嫌屋漏无干处”，就是通过“观雨”的过程，来表达诗人心中对于“正要群龙洗甲兵”的愿望——这里的甲兵，是天下所有的兵马？或者仅仅是金人南来的非正义入侵之兵？已经不是那

么重要了。

蒋捷的《虞美人·听雨》，是一阕通过“听雨”而表达词人诸多感慨的名作：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本词上、下片对比写雨，并将“雨”分为浪漫轻狂的“少年”、逆旅奔波的“壮年”和寄寓僧庐的“而今”三个年龄段，也把词人三个人生阶段的不同际遇分别给予了生动而深刻的表现，具有非常突出的个性艺术特点。

“蓑衣”是古代一种很常用的雨具，但在诗人笔下出现的概率是比较少的。尽管唐人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江雪》绝句脍炙人口，但诗中的“蓑笠”与“蓑衣”毕竟不是一种雨具。“软绿柔蓝着胜衣，倚船吟钓正相宜。蒹葭影里和烟卧，菡萏香中带雨披。狂脱酒家春醉后，乱堆渔舍晚晴时。直饶紫绶金章贵，未肯轻轻博换伊。”杨朴的这首《蓑衣》诗，主要以“渔人”为形象依托，赋“蓑衣”在种种场合之下以象征意义——如“和烟卧”“带雨披”，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而“狂脱酒家”和“乱堆渔舍”，形象而生动，随意而洒脱，可谓一曲名副其实的“蓑衣颂”。

春夏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的秋天。自宋玉在《风赋》中为秋天定下这个萧瑟悲戚的基调以来，欧阳修也在一篇《秋声赋》中，将秋天之声写得肃杀惊心、寒气逼人，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蒋捷的《声声慢·秋声》，全词紧扣“秋声”之题，通篇每韵同用“声”字，更演绎出一个“蒋捷版”的词体《秋声赋》，可谓奇哉：“黄花深巷，红叶低窗，凄凉一片秋声。豆雨声来，中间夹带风声。疏疏二十五点，丽谯门、不锁更声。故人远，问谁摇玉佩？檐底铃声。彩角声吹月坠，渐连营马动，四起笳声。闪烁邻灯，灯前尚有砧声。知他诉愁到晓，碎啾啾、多少蛩声！诉未了，把一半、分与雁声。”上片开篇描写词人当时所处的环境，色彩虽然鲜艳，却因为巷深、窗低而一片凄凉。其中的“雨声”“风声”“更声”“铃声”，也似乎全都带上了“凄凉”的情感。下片继续采集“角声”“笳声”“砧声”“蛩声”为一体，组成了一曲旋律生动、内容丰富的交响乐，也可谓是“凄凄惨惨戚戚”矣。煞拍的“诉未了，把一半、分与雁声”，更是把嘹唳的“雁声”引入曲中，使全词又加深了愁苦、凄凉、悲切、思念的色彩。

作为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候鸟，“鱼雁”传书的故事在我国民间曾经广为流传，而诗人词家的“咏雁”之作也是代有名篇。晚宋张炎《解连环·孤雁》，运用拟人化的艺术手法，紧扣“孤雁”二字进行充分阐发，并使之成了一首表现离群“孤雁”的著名词章：“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谁怜旅愁荏苒。漫长门夜悄，锦筝弹怨。想伴侣犹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程应转。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未羞它、双燕归来，画帘半卷。”整篇作品描写了这只“孤雁”从“恍然惊散”“旅愁荏苒”到“暮雨相呼”的全部坎坷旅途与心路历程——本词既形象生动而又不粘不滞，句句惟妙惟肖而又处处别有寄托，其间化用苏武、长门等典故了无痕迹。尤其是煞拍的“未羞它、双燕归来，画帘半卷”等句，以“画帘半卷”的“双燕”比喻屈节仕元而获得高官厚禄之辈，并为这些再筑新巢的权贵们感到无比的耻辱，也曲折地表现了词人面对抗元胜利无望而又不愿依附新贵的复杂心情。

田间风物以及农家风情，也是宋代诗人词家特别关注的题材之一。华岳在他的十首《田家》组诗中，就描写了一幅幅当时的农家风俗生活图。其中的一首这样写道：“鸡唱三声天欲明，安排饭碗与茶瓶。良人犹恐催耕早，自扯蓬窗看晓星。”写得朴真、生动而亲切。如果说王禹偁在《村行》中的诗句“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是一个诗人对山村自然风光独特感受的话，那么曾几《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已苏，喜而有作》中的“无田似我犹欣舞，何况田间望岁心”，就是一个善良官员对农民所思所想的深刻体验。而连文凤在《春日田园杂兴》中，则表现了他所代表的一种时代情怀：“老我无心出市朝，东风林壑自逍遥。一犁好雨秧初种，几道寒泉药旋浇。放犊晓登云外垄，听莺时立柳边桥。池塘见说生新草，已许吟魂入梦招。”本诗以飘逸超然的笔触，描写了诗人在“春日田园”间的点滴杂感。尾联巧妙借用谢灵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诗意，在此情此景显得恰切适当，并将全诗推向魂也摇摇、梦也招招的境界，使人颇有一种如痴如醉的艺术享受。

宋代有两首著名的“咏牛”绝句无法令人忘怀。一首是孔平仲的《禾熟》：“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这样一幅朴野生动、自然传神的农村禾收图，使人想起诗人也要舒开郁气、放松心灵的强烈愿望。另一首是李纲的《病牛》：“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愿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诗中这种完全忘我的境界，是许多人难以真正达到的。李纲这首诗的意义，正在于为读者树立了一个精神的典范。

“理趣”是宋代诗词的一种重要特点，朱熹的《观书有感》可称之为—首代表作：“半亩方塘—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诗人通过“为有源头活水来”的结论，解开了许多人“问渠那得清如许”的疑问，使“半亩方塘—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的生动形象有了可信、可靠、可贵的基础，并使之有了永不枯竭的源泉。赵师秀的绝句《约客》，则是诗人一个小小生活片段的生动表现：“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首句和次句分写江南在黄梅时节的天气特点与环境特点——正是在这样淫雨连绵的天气里，诗人才有时间约请朋友到家中来。但不知为什么，客人却没有如约前来。夜已过半，诗人仔细地听着窗外的丝丝雨声和阵阵蛙声，唯恐忽略了应该响起的叩门之声。尾句一个“闲敲棋子落灯花”的细节描写，将他期待朋友的下意识焦虑表现得十分微妙而逼真。

“咏月”是我国古典诗词艺术中的一个永恒主题。无论是乐府民歌中的“月出东南隅”，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还是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王建的“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白居易的“惟见江心秋月白”，杜牧的“烟笼寒水月笼沙”，或者李商隐的“月中霜里斗婵娟”，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等，无不寄予月亮以特殊的情思和诗人特殊的情感。

宋人吕本中的《采桑子》，通篇运用白描手法吟咏“月亮”，却又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意象。作品通过对月亮拟人化的“怀恨在心”来表现对丈夫的深切怀念，堪称词人运用超绝艺术手段的一首得意之作：“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逢无别离。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在这首词里，“月”就是“君”，“君”就是“月”，“月”与“君”已经成为一个不可离分的艺术形象。而所谓的“恨”，则正是“爱之深恨之也深”的最佳注脚。从本质而言，词人“咏月”只是其艺术手段，而“肠断离愁”才是其最终的感情表达。

金人完颜亮的《鹊桥仙·待月》可谓别具—格：“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虬髯捻断，星眸睁裂，惟恨剑锋不快。一挥截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体态。”古今“咏月”，多咏新月、圆月、云月、残月，而本词写“待月”，写到最终也未见月亮出来。虽说扣准

了“待月”之题，但在给读者留下个人想象空间之余，也留下了不小的愉悦遗憾。又如蔡伸的《苍梧谣》：“天，休使圆蟾照客眠。人何在？桂影自婵娟。”“休使”二字带有强烈的使动性，给人留下了很大的悬念：月亮圆缺本是自然现象，可作者为什么不想让月亮由缺变圆呢？“人何在”三字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所思念的人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你这月亮还圆什么圆？

“咏花”之作在宋代诗词中也占了很大的分量。“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杨万里的绝句《小池》，虽非单的直接咏花作品，但诗中的三、四两句，常常被人用来比喻幼年人才的才华初露，通俗而生动，形象而逼真，编者尤其愿意将之列为咏（荷）花佳作。而宋代的“咏杏”“咏梅”之作，同样具有相当的文化分量与品位分量。

有关描写杏花的诗歌历来很多，仅宋诗中就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如王雱《绝句》中的“开遍杏花人不到，满庭春雨绿如烟”，魏夫人《菩萨蛮》词中的“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谢逸《江城子·黄州杏花村馆》词中的“杏花村馆酒旗风”，陈与义的“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临江仙》）、“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怀天经智老因访之》）等。再如宋祁的《玉楼春·春景》：“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而且，宋祁生前就曾因这一词句得到过“‘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的雅称，可见这一词句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是如何之高。

叶绍翁有一首非常著名的绝句《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作品没有直接写人，而是从“印苍苔”的“屐齿”踪迹中判断园中有人，但又在“久不开”的“小扣”等待中产生了种种的疑惑：怎么回事儿？明明有人却为什么不开门？当诗人终于得到“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诗句之后，立刻将小园的表象画面转换并上升到一个非常新的艺术境界——这位小园的主人，久不开门也未能掩饰得住他自身充满诱惑的声望。于是，便更增加了诗人对小园主人当面拜访的愿望。

陆游也曾有绝句《马上作》云：“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蔼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很明显，《游园不值》和《马上作》在这个意象上极为相似。不过，叶绍翁的更为成功之处，不仅仅是将场景从“马上”移到了“小园”，将行走风光的浏览变换为固定景色的欣赏，主要还是在纯粹的景象描写之外增加了丰富的精神内涵，进而取得了更为精彩的艺术效果。

我们从以上这些“咏杏”作品中可以发现，陆游、叶绍翁两位诗人，都在第四句把“墙”的意象引入到了诗中，而“杏”的意象无疑就是女性的代称。也许，这就是后来“红杏出墙”特殊含义的原始义根吧？

至于“咏梅”作品，也可以随时举出许多经典的诗例来。如“何须更探春消息？自有幽香梦里通”（张道《咏梅》），“多情也恨无人赏，故遣低枝拂面来”（杨万里《明发房溪》），“月又渐低霜又下。更阑，折得梅花独自看”（潘昉《南乡子》），“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王安石《梅花》），“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似和不似都奇绝”（吕本中《踏莎行》），等等。而最为著名的，还是林逋的七律《山园小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绝唱，历代名家赏评极多。颔联“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之所以最为受人欢迎，是因为它极其生动地表现了梅花神韵超绝的气质、神采丰逸的特点、神清气爽的俊雅和令人神魂颠倒的魅力。

刘克庄的七律《落梅》，也是一首经典的写梅之作：“一片能教一断肠，可堪平砌更堆墙。飘如迁客来过岭，坠似骚人去赴湘。乱点莓苔多莫数，偶沾衣袖久犹香。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作品从

一片一片的落梅开始写起，已为全诗烘托出一个凄凉哀伤的情感氛围。颌联直接将“落梅”比拟为南来北往的迁客骚人，具有高度的思想概括性，可使读者产生丰富的社会联想。颈联分写形体上的委顿和精神上的高洁，使“落梅”反差极大的外在境遇和内在气质均能得以恰当的表现。尾联点题，将梅花之所以获得这种落寞、飘零、凄切、悲惨景况的原因，一语中的地归结为“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寄寓了诗人太多的思想感慨。仔细想来，标题“落梅”二字即不落俗套，不同寻常，回避了他人从正面描写的大量重复。其中通过对落梅“如迁客来过岭”“似骚人去赴湘”遭遇的描写，表现了诗人深厚的艺术功力和深刻的精神同情。至今读来，犹觉精彩异常！

宋末郝经的一首《落花》很有些象征意味：“彩云红雨暗长门，翡翠枝余萼绿痕。桃李东风蝴蝶梦，关山明月杜鹃魂。玉栏烟冷空千树，金谷香消漫一樽。狼藉满庭君莫扫，且留春色到黄昏。”本诗所写之花，是皇室宫廷之花而不是乡村野外之花或者一般庭院之花。首联暗示这种“落花”的华贵不再：上句的“暗”字分量很重，黯然地表达了诗人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惋与叹息。颌联忆写“落花”曾经有过的辉煌，分别将“桃李东风”与“关山明月”“蝴蝶梦”与“杜鹃魂”两两相对，更反衬出今日“翡翠枝余萼绿痕”的落寞和凄凉。颈联再将这种感觉扩展为“玉栏烟冷空千树”，表明“落花”已去的不可挽回之势。尾联显得尤其悲壮：且任这满庭满院的落花一片狼藉，且让这曾经灿烂的春色暂留到黄昏的到来吧！诗人对“落花”的惋惜之情、留恋之意充溢纸外，简直令人不堪卒读。假如我们且把诗人这种对“落花”的惋惜，当作很多遗民对最终覆灭的南宋王朝的留恋，也许是不无道理的！

南宋的终结，从一定的意义而言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也代表着宋词这座艺术高峰的没落。不过，宋词所遗留给我们的艺术遗产却没有随之终结，而且永远也不会终结，并将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越来越折射出不朽的艺术光辉。本书编者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而文学组成也是多元化的。因此，本书除主要选入汉族诗人作品之外，也适当选入了当时金人元好问、完颜亮等诗人的作品。如此，也才能更好地体现出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完整性。

由于本套丛书的特殊编选方式，宋代诗词已经将柳永、苏轼、陆游、辛弃疾独立分卷，因此本卷几乎容纳了除四位大家之外所有的名家名作。全书类选、注释、点评、录入两宋时期130多位诗人词家的300余首诗词，是一个“宋代诗词三百首”的特别选本。

按照整个“类编”丛书的统一体例，本卷编著者共将全书分为八个类别，每个类别皆以能够概括、统领主要内容的诗句或者词句为题。若将八个类别的标题连贯起来，无意之间恰好组成了一首集句七言诗。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律体，却也艺术而完整地表达了全书的主要内容。诗曰：

彩袖殷勤捧玉盅，为谁醉倒为谁醒？

好山好水看不足，留取丹心照汗青。

流水落花春去也，断续寒砧断续风。

目尽青天怀今古，绿杨烟外晓寒轻。

本书《前言》，主要是在八大类篇目注释、点评的基础上系统整理而成，因而仍按全书的类分线索进行撰写。由于“肠断离愁”和“情怨深闺”两部分在“女性闺愁”的内容上有所交叉，但二者内容大部分各具特点且篇目相对较多，所以在正文中仍按两个部分类编。又由于艺术作品在内容上的丰富性，所以说这种类分或许具有某种理解上的局限。好在读者诸君谁也不会因此而影响对于作品艺术性及思想性的各自品读的！

至本卷在对具体作品进行点评之时，编者偏重于对作品本身的艺术分析与文化理解，没有特别需要很少牵涉作者生平或作品背景。好在有关主要作家作品的学术研究文章及专著十分丰富，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阅读文本，同时也为编者提供了一定的资料之便。在此，编者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于书中从整体效果到具体篇目所存在的种种不足，皆乃编者学力局限及其他个人因素所致，恳请专家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教正！

王国钦

2005年1月12日终稿于中州知时斋

2014年12月16日修订

两情相悦·彩袖殷勤捧玉盅

梦游 (三首选一)

徐铉

梦魂悠扬不奈何，夜来还在故人家^[1]。

香蒙蜡烛时时暗，户映屏风故故斜^[2]。

檀的慢调银字管^[3]，云鬓低缀折枝花。

天明又作人间别，洞口春深道路赊^[4]。

[注释]

^[1]故人：本指老朋友，在这里特指与作者的相爱之人。

^[2]故故斜：倾斜的样子。

^[3]檀的：指古代女子脸上的装饰性色点。银字管：古人常在笙笛类乐管上饰以银字，用来表示音色的高低。白居易《南园试小乐》有句云：“高调管色吹银字，慢拽歌词唱《渭城》。”

^[4]洞口：指神仙所居之洞。

[点评]

由于某种原因不能与有情人相见，转而只好与其“梦中相会”——“梦游”即是作者着意设置的一种寄情场景。全诗紧扣《梦游》之题，在颌、颈两联中以工丽之对仗、细腻之描写，尽现幽会场景之朦胧情致、倾心佳人之色艺双绝。“时时暗”与“故故斜”两两之对，使当时之氛围颇具朦胧而婉丽的情调。结联借用刘晨、阮肇在天台山巧遇仙女之典，表达出佳期短暂、依依惜别之情。

本诗虽乃艳作，但不佻不俗，不浅不露，是为难得。

一斛珠

李煜

晓妆初过，沉檀轻注些儿个^[1]。向人微露丁香颗^[2]。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3]。罗袖裛残殷色可^[4]，杯深旋被香醪浥^[5]。绣床无凭娇无那^[6]。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7]。

[注释]

^[1]沉檀：五代时闺中妇女常用的一种妆色。浅紫者曰“檀”，色深而润泽者曰“沉”。

^[2]丁香颗：这里用作妇女之舌的代称。

^[3]樱桃破：犹言女人张开了樱桃般的小口。

^[4]裛（yì）：通“浥”，沾湿。可：可人，犹言招人喜爱。

^[5]浥（wò）：玷污。

^[6]无那：犹言娇态妩媚，柔若无骨。

^[7]檀郎：古代妇女对自己所爱男子的昵称，犹今之所称美男子。

[点评]

这是一首十分本色的“艳词”，许多论者对此颇有微词。但是，作为一位艺术上有成而政治上无能的李后主，我们还能怎样苛求于他呢？客观来看，本词描写了一位歌女早上起来梳妆前后神情得意、引喉轻歌、罗袖污酒等细节，准确、细腻、生动、形象。尤其是煞拍“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两句，更是以主人公娇态万种、俏皮可人形象的成功塑造而引人称赞。“艳而不俗”“两情无猜”——这样有着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怎么能够轻易为人忘记呢？

菩萨蛮

张先

牡丹含露真珠颗，美人折向帘前过。含笑问檀郎^[1]：花强妾貌强？檀郎故相恼，却道花枝好。花若胜如奴，花还解语无^[2]？

[注释]

^[1]晋代美男子潘岳小名“檀奴”，于是天下美男便随之有了“檀郎”的雅称；一些女子也将自己的夫婿或所倾慕的男子称为“檀郎”。李贺《牡丹种曲》云：“檀郎谢女眠何处？楼庭明月燕夜语。”

^[2]此两句又作“一向发娇嗔，碎挼花打人”。

[点评]

本词以花为线索，运用对话的形式，非常活泼地描写了两个青年恋人调情逗趣的生动细节。全词一问一答，俏皮逼真，语言通俗流畅，十分接近“敦煌曲子词”和《花间词》的情调特色，但是又比《花间词》格调稍显脱俗高雅了一些。

南歌子

欧阳修

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1]。去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2]？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

[注释]

^[1]这两句形容女主人公头上以金色丝带束着凤凰形状的发髻，玉掌之中拿着刻有龙纹的发梳。

^[2]此句化用唐人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诗句：“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点评]

本词所写并非一般人家的新嫁娘，似乎应该是欧阳公本人的亲身体会。“金泥带”和“玉掌梳”，言其装束华丽，身份华贵；“弄笔久”和“试手初”，言其能通文墨，疏于女红；而“爱道”“笑问”两处所引出的上下片结拍，不正说明这位新嫁娘确是一位娴熟于诗、聪明妩媚的“闺秀”吗？尤其对“画眉深浅”诗意的原句借用，切时切地切人，不唯浑然无痕，而且更增加了夫妻二人那亲密无间、格调不俗的情趣。在原来“词为艳科”的观念之下，本篇能够如此通而不俗、俗中见雅，应该是十分难得的！如果不是欧阳公的亲身经历，岂能写得如此细腻、生动？

西江月

司马光

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装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多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明人静。

[点评]

上片以“游丝无定”之景象衬写女主角“松松”“淡淡”之装束，下片以“月明人静”之酒醒表现“多情”“无情”之迷离。主人公“不见之时思念，相见之后更想”的心理活动，被“相见争如不见，多情何似无情”两句准确细腻地表现出来。本词从俗白的语言中传达出一种典雅的情调，十分耐读！

鹧鸪天

晏几道

彩袖殷勤捧玉盅^[1]，当年拼却醉颜红^[2]。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3]。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罍照^[4]，犹恐相逢是梦中。

[注释]

[1]“彩袖”在这里代指歌女，“玉盅”指精美酒杯。

[2]拼却：有“舍命陪君子”之意。

[3]“舞低”两句互文，言歌舞既使楼心之月低垂，又使扇底之风吹尽。既再现了当时场景之美妙，又表现了相悦时间之长久。

[4]银罍（gāng，又读gōng）：华美的烛台。

[点评]

与佳人久别重逢，作者自然想起一段美好记忆。上片四句写尽当年双方的欢娱之情和当时的场景之妙，造语精巧，情景温馨，令人有“如痴如醉”之感；下片尽写别后的相思殷切和相见的意外惊喜，感情真挚，激动异常，给人以“疑真疑幻”之思。全词采用倒叙白描手法，人物没有一句对话，却达到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古今论者，或说小晏邂逅歌伎，四处留情，拈花惹草；或说小晏不忘旧情，有着一一个“高尚的灵魂”，似乎皆有偏颇之嫌。实际上，“两情相悦”是古今不变的人之常情，也是欣赏此类文学作品时应有的基本标准。小晏在作品中已经塑造了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再着意地对之进行臆测“褒”“贬”，显然都是不很恰当的。

菩萨蛮

晏几道

秋千院落重帘暮。彩笔闲来题绣户。墙头丹杏雨余花，门外绿杨风后絮。朝云信断知何处？应作襄王春梦去^[1]。紫骝认得旧游踪^[2]，嘶过画桥东畔路。

[注释]

^[1]典出宋玉《高唐赋·序》：“昔者，先王（即襄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阴，高丘之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人便以“云雨春梦”代指男女欢爱。

^[2]紫骝：指骏马。

[点评]

一段美丽的情爱故事，曾经发生在一个多情的“秋千院落”。本词上片描写作者旧地重游所看到的景象，用笔凄美迷离，用情缠绵有致。恍惚之间，“雨余花”和“风后絮”已将两人之思念情态和落寞情怀表现得令人心酸。下片以一个“云雨春梦”的典故，转写已经不知旧日情人今在何处，暂借“襄王之梦”去与她相见。那么到哪里去呢？不是“老马识途”吗？“紫骝认得旧游踪，嘶过画桥东畔路。”有了煞拍这两句精妙的点睛之笔，更使得全词尤为精彩飞扬，从而传唱千秋。

鹧鸪天

晏几道

小令樽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1]，又踏杨花过谢桥^[2]。

[注释]

[1]拘检：拘泥、拘束。

[2]谢桥：即六朝时期的谢娘桥。

[点评]

“小令樽前”表现一次相逢的特殊场景——酒宴；“银灯一曲”点明当时的具体时间——夜晚；“歌中”两句重点描写主人公的状态——醉歌。本词上片写得声情并茂、音色俱佳，情满纸上。其中“太妖娆”三字，尤能使人想象到有情者当时那种为俏丽而惊叹、为美艳而动心的夸张心情。过片宕起笔锋，另开时空境界——春夜；而以下“遥”“梦”二字，则似乎于无意之间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已经是只能在梦境中出现的遥远的昨天了。

啊，这原来是一首怀人之作。而怀人之作却能描写到这种如临其境的逼真，当然不能不令历代读者为之倾倒。既然是在梦中，当然也就无须许多繁文缛节，也就可以“无拘无检”些了。于是，作者毫不犹豫地跨上曾经“嘶过画桥东畔路”的紫骝马，循着非常熟悉的他日“旧踪”，“又踏杨花过谢桥”去了。

鹊桥仙

秦观

纤云弄巧^[1]，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2]。金风玉露一相逢^[3]，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4]。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5]？

[注释]

[1]“巧”在这里应有双关之意：一是明写纤云之精巧，二是暗指七夕乞巧之风俗。

[2]银汉：即银河。

[3]金风玉露：既代指秋季之秋风白露，也表现神话中的仙风甘露。

[4]鹊桥：传说王母娘娘只在七夕命喜鹊飞填天河为桥，牛郎织女才能得以一年一会。

[5]朝朝暮暮：暗用宋玉《高唐赋》：“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点评]

在我国文学史上，牛郎织女的故事是一个反复描写、咏叹不尽的神话题材。而秦观的这首《鹊桥仙》，既是其自己作品中的一件妙品，也是唐宋诗词中的一首绝唱。他正是从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普通神话中，重新演绎了一段可歌可泣、千古传诵的爱情故事。

全词格调高雅，语言流丽，气韵贯通，情真意切。在对牛郎织女二人“爱”与“怨”的情感描述中，在上、下片里“逢也多情，别也多情”的特殊体验中，作者理智地开掘其辩证内涵，发前人所未发，不经意间将这个古老故事的思想境界，升华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字面上看，本词似在客观地写神话，而实际上，全词却无处不在写人间。为什么无数读者倾心于秦观的这首词，不正是秦观通过对牛郎织女爱情的描写，写尽了人间的情爱生活吗？唐代诗人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无题》），曾经准确表现了爱情生活中的一种“两难”情结。而秦观在本词中所表现的，则属于另外一种更高、更新的境界：“相见亦情别亦情。”明人沈际飞在《草堂诗余正集·卷二》中论及此词说：“七夕以双星会少别多为恨，独谓情长不在朝暮，化腐朽为神奇。”极是！

少年游 感旧

周邦彦

并刀如水^[1]，吴盐胜雪^[2]，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3]，兽香不断^[4]，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注释]

[1]并刀：唐时并州以制造锋利的刀剪著称。

[2]吴盐：即吴地所产细腻洁白的煮盐，时人常用以中和橙酸。

[3]锦幄：即锦帐。

[4]兽香：指兽形香炉中袅袅升起的香烟。

[点评]

这是一首典型的情人相约之作。起拍以“并刀”“吴盐”两种名贵的物品作道具，暗示出女主人公高贵的身份。而她亲自以其纤纤细手为客人剖切新橙，则又反衬出男主人公之来历不凡。以下从华丽的“锦幄”、温情的“兽香”和“相对坐调笙”等不动声色的描写中，更表现了双方情趣的一致、情调的高雅和情感的深沉。上片纯粹乃无声素描，场景人物宛然在目。而随着袅袅的“兽香”和“调笙”的和谐，则双方早已“心有灵犀一点通”了。过片以“低声问”三字，引出女方既是主人又是情人的问话：“时间很晚了，你准备到哪里休息？夜深人静，马滑霜浓，还是不要走了吧？”下片主要是对女主人公语言的描写，既委婉亲切、合情合理，又惟妙惟肖、体贴温情，令人顿生无限怜爱之意。

至于张端义在《贵耳集》中所载周邦彦、宋徽宗与李师师的故事，到底其真伪如何？既无足考据，也无从考凭。在这里，只要读者认为本词写得确实为妙，我们大可不必追寻这两位有情者是否确实其人了。不过从词题“感旧”二字来看，可能也并不是无中生有的。

减字木兰花

李清照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丹霞晓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1]。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注释]

^[1]奴：古代妇女身份低下，常常以“妾”“奴”“奴家”自称。

[点评]

有人曾经这样说：“第一个将女人比喻为花的是天才，第二个将女人比喻为花的是庸才，第三个将女人比喻为花的是蠢才。”本词肯定不是第一次喻人为花，但是不能不承认李清照在作品中表现了她杰出的“天才”才能。

上片首先注重渲染一个“买得一枝春欲放”的情节，作者似乎要向读者讲述一个有关花的故事。但在下片，作者却来了一个出人意外：通过对一位女子心理和举动的生动描写，写出了她在爱情中的撒娇情态、对爱情生活的满足和她对爱情未来的憧憬。于是，一个已经“老掉牙”的情爱故事，便又有了别具特色的生机。本词语言通俗，形象生动，虚实相生，旧意翻新，表现了李清照早期词作多描写一些年轻女子的热烈情怀和大胆举动的典型特点。“春欲放”三字尤其精当，不唯表现了这枝鲜花的明艳和含苞欲放，而且暗示出买花人浓烈饱满的心情，可见词人艺术技巧之高。

浣溪沙

李清照

绣面芙蓉一笑开^[1]。斜飞宝鸭衬香腮^[2]。眼波才动被人猜。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

[注释]

^[1]绣面芙蓉：比喻少女脸庞如带笑而开的芙蓉。

^[2]宝鸭：一种鸭形簪发头饰。

[点评]

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在李清照笔下的形象是如何的风致多情呢？请看：“绣面芙蓉”一笑而开，言其心关美事；“宝鸭”斜飞衬腮而香，言其衣着不俗；“眼波才动”即被人猜，言其天真无邪——上阕有动有静地描写了少女的言行与心理活动，生动活泼。下阕着重描写她正在进行的一个动作——“情深有韵”言其风致多情，“笺寄幽怀”言其心语付邮。而结拍则一语中的地揭开了其中的谜底：“月移花影约重来。”她原来又要准备与其情郎约会啊！记得崔莺莺写给张生那首诗中的后两句吗：“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想来对于本词中的这位少女而言，另外一个“云破月来花弄影”的良宵，岂不又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期盼吗？

长相思

康与之

南高峰，北高峰^[1]。一片湖光烟雾中。春来愁杀侬^[2]。郎意浓，妾意浓。油壁轻车郎马骢^[3]。相逢九里松。

[注释]

^[1]南北二峰和东西二涧，都是西湖的著名风景。白居易在《寄韬光禅师》诗中有句云：“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

^[2]侬：江浙方言称“我”为“侬”，在这里还有“奴家”之意。

^[3]油壁车：指当时用油彩漆布装饰的马车。轻车犹言轻快。古乐府诗云：“我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

[点评]

提起西湖，人们首先就会想到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优美诗句。本词上片，将西湖的南北二峰作为特写镜头置于“一片湖光烟雾”的风景之中，可谓匠心独运。但是，面对如此秀丽的西湖风光，女主人公不仅没有心情进行玩赏，反以“春来愁杀侬”一句而“煞风景”，给读者留下一个无法理解的疑问：她到底有什么想不开的心事呢？下片才是本词的主题所在：原来，她现在坐着“油壁轻车”，正要去与乘着“青骢骏马”的情郎相会呢！相会的地点就是美丽的“九里松”。而现在，她却没有见到情郎的影子，你说她能不愁、不急吗？词到这里戛然而止——自然，相逢后的愉悦则是无须赘言和可想而知的。

读完全词，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南北高峰笼罩在一片湖光烟雾之中，与郎情妾意牵系于轻车骏马之间，不是有着一种互为象征的隐喻之妙吗？《长相思》这种小令，因为其特殊的节奏性，本身就给人一种回环往复、轻快流畅的美感。加之本词通俗语言的巧妙运用，则更使之具有了民谣朗朗上口的艺术风韵。

霜天晓角

蒋捷

人影窗纱，是谁来折花？折则从他折去。知折去，向谁家？

檐牙^[1]，枝最佳。折时高折些。说与折花人道：须插向，鬓边斜。

[注释]

^[1]檐（yán）：即房屋顶上延伸翘起的飞檐。檐牙在此处代指最高、最好的花枝。

[点评]

唐代诗人杜牧有一首很著名的《叹花》绝句：“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荫子满枝。”那是表现一位男子在意外地得知心上人另有所属之后的惆怅与懊丧。而本诗所表现的，则是一位闺房女子在恍惚看到“折花人”前来幽会之时迫不及待地发出的求爱信息：“说与折花人道：须插向，鬓边斜。”在她内心，对自己未来的“折花人”充满了幸福的期待。

唐代无名氏也有一首《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在劝人珍惜大好时光的同时，也从第三者的角度表达了一种需要适时“折花”的善意奉劝。

这首小令在表面上通过一个瞬间的生活情节，描画出女主人公微妙的心理活动，显得活泼而趣意盎然。但在实际上，词人可能另有寄托。

肠断离愁·为谁醉倒为谁醒

登原州城呈张贲从事^[1]

魏野

异乡何处最牵愁，独上边城城上楼。

日暮北来惟有雁，地寒西去更无州。

数声塞角高还咽，一派泾河冻不流^[2]。

君作贫官我为客，此中离恨共难收。

[注释]

^[1]原州：北宋时属于边境地区，在今甘肃镇原、宁夏原东一带。从事，即幕僚，是一种无职无权的小官。

^[2]泾河：即“泾渭分明”中的泾水，源出宁夏六盘山东麓，经甘肃到陕西流入渭水。

[点评]

“独在异乡”之日当为忧愁之时，而“独上边城”之处则为悲愁之处。本诗首联即直接引出主线，使得读者颇感“愁意”扑面而来。颌、颈两联从方位（北来、西去、高声、低水）、声音（飞雁、角声）、时间（日暮）、感觉（地寒、声咽）等角度，立体地渲染出一个“万物因我皆哀愁”的背景氛围，凝重而悲伤。“冻不流”三字所表现的，除了泾河之外，似乎还应该有着作者欲哭还无泪、欲诉更无人的心底之愁。最后逼出尾联，将“君”与“我”相提并论，不仅照应了诗题之“呈”，而且找到了一个可以“感同身受”的知音。

本诗首句“牵”出“愁”丝，尾句“收”之“离恨”，是诗人情绪在感觉程度上的由浅至深、由轻渐重，章法俨然，堪称佳作。

虞美人

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点评]

作为亡国之君的李煜，也许在自己身陷囚笼、江山落入他人之手时，才真正理解到了“故国”的含义。于是，这首著名的《虞美人》便因此而流传千古了。

本词不仅在思想上描写了作者的切肤之痛，而且在词史上创造了一个艺术的高峰。起句自问自答，正是作者感慨万千的自言自语——一句“往事知多少”，省略了过去那无限的荣华。以下两句，写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之下的凄凉与哀叹，可谓体味良深！过片承上启下，写今日的物是人非，终使自己换来无穷无尽的故国之愁。而尾句之所以成为传诵不衰的名句，既因为它比喻新警、恰切生动，也因为它水到渠成地承载了全词那哀痛不已的家国之愁——家国不幸词家幸，可喜乎？可悲乎？

乌夜啼

李煜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点评]

《乌夜啼》又名《相见欢》。本词上阕给读者展现了一幅无比凄凉的画面：当词人独自再上西楼之际，正是一钩新月斜挂西天之时。但是，此时的词人却已失去了基本的人身自由，被囚禁在这个“梧桐深院”之中，恰如那一院寂寞难耐的清凉之秋——一个“锁”字，不仅生动、形象、准确，使“清秋”更为可见、可触、可感，而且使读者首先从心理上就已经体悟到了“锁”字的悲凉。

下阕连用三个三字短句，并运用通感的手法，试图将词人一腔的别绪离愁剪开去、整理来，但可恨的是“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最后与结句“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一起，将原本属于无形、无味的“离愁”比拟为可剪、可见、可尝的乱丝、滋味，其艺术性之强、价值含量之高，不能不使人为之叹服。

行色^[1]

司马池

冷于陂水淡于秋^[2]，远陌初穷见渡头。

赖是丹青无画处，画成应遣一生愁。

[注释]

^[1]行色：即行人风尘仆仆、来去匆匆的神色。

^[2]陂（bēi）：此处指池塘。

[点评]

“行色”是什么？它似乎是一种无形、无色、无味、无状的客观存在，但又无年代、地区、远近、长短、轻重之分。如何才能恰切地用诗来表现它呢？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的老父亲司马池，以其生花妙笔“有神无迹”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梅圣俞有言：‘诗之工者，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诗有焉。”（张耒《右史集》卷四十八）

本诗起句首先赋“行色”以可感的温度和可视的色彩：“冷于陂水淡于秋”——比陂塘之水更冷、比水畔之秋更淡。感觉虽不强烈，但无处不在，如影随形。承句“远陌初穷见渡头”，假设行人经过远途跋涉终于来到一个河边的渡口，将“行色”展示在一个表面上客来人往、实际上人自为客的特定场景，让读者从大家的互不相识、各不相帮中感受那种惨淡的人情冷暖。“赖是丹青无画处，画成应遣一生愁”两句，又从另一个角度道出了作者、实际上也是读者对于“行色”的特殊感受：幸好，没有人能够将这种东西画出来；如若真的有人画出了“行色”，那是会令人为此而愁苦一生的！不过，有了这首诗不就已经使人愁苦不已了吗？

御街行 秋日怀旧

范仲淹

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倚，谖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点评]

本词上阕由秋夜入题，从远方妻子的角度抒写对自己的思念之情：“纷纷坠叶”言秋意之重，“银河垂地”言夜色之静，“香砌”“珠帘”为思念之寄托。这里的“空”字，将寂寞华屋之中妻子的独守空房之情写得令人揪心。征战多年，无由与妻相见。在此秋深夜静之际，她将会更加思念我这个戍边之人的。而“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三句，已将自己的私情升华为一种人所共有的崇高情感，从而为天长地久的“思念”二字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新内容。

下阕回写自己此时的心境：过片写“愁肠已断”，以至无酒而醉。“酒未到，先成泪”两句，可以作者自己在《苏幕遮》中“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的词句作为最恰切的注脚。而自己此时的“残灯明灭枕头倚，谖尽孤眠滋味”，与妻子此时的“真珠帘卷玉楼空”，不正是一种遥相照应的两幅“思念图”吗？千里长空挡不住彼此的真情，夜静孤眠还有思忆相伴。读到结拍，我们可以想见作者又将度过一个怎样的不眠之夜啊！

苏幕遮 怀旧

范仲淹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
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点评]

范仲淹这首非常著名的《苏幕遮·怀旧》，所表现的决非其个人的“一己之愁”或者“闺房之思”，而是词人通过自己的故乡之思所表达出的一种“故国之愁”或者“家国之思”。当时，胸怀天下的词人身负陕西经略副使等重要之职，既常年远离故乡，又肩有抵御西夏侵略、巩固边防安全的重任，又岂能不“愁”不“思”呢？

本词上阕，前四句一句一景，首先给读者展现出一幅由近及远的金秋图：仰望乃碧云行天，俯察为黄叶铺地，前视则远水烟波，而波上翠色更衬托出秋色无边。后三句着意将“山”映“斜阳”与天接“水”的意象更迭重复，最后逼出“芳草无情”四字并使之成为作者与读者共同的一种怀念和寄托，给人留下了无穷的想象和难忘的印象。在这里，“芳草”二字既代指故乡，也暗寓离情，从思想境界上比白居易的“又送王孙去，凄凄满别情”高出了许多档次。

江淹在他的《别赋》中写道：“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从南朝的江淹到宋代的范仲淹，有关“销魂”的“别”情几乎已经演绎到一种艺术的极致之境，比如这首词的下阕：所谓“黯乡魂，追旅思”者，直言因为思念而不眠也；“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者，又言只有期盼自己有个“好梦”才能够“回”到故乡；“明月楼高休独倚”一句，劝言读者尤其是在圆月当空、一人独处之时不要倚楼远望，以免使人产生更加惆怅之情；而“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者，乃“思”也不成、“梦”也不成、“倚”也不成之苦的深层表露，可谓苦不堪言、情不能已矣。

全词景中蕴情，情因景生，情景交融，层层起伏，往复曲折——古人所云之“绝妙好词”，此作之谓乎？

蝶恋花^[1]

晏殊

槛菊愁烟兰泣露^[2]。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3]，山长水阔知何处？

[注释]

[1]蝶恋花：又名《鹊踏枝》。

[2]槛（jiàn）：栏杆。槛菊即指栏杆外的菊花。

[3]彩笺：精美的信笺。尺素：古代通行的尺长素绢。古诗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之句，这里用以代指书信。

[点评]

这是作者一首非常著名的言愁佳作，它超越悠悠时空令人常读常新：

在一个初秋之季，一位少妇尽管身处一座华美的别墅，却无法排遣自己独守空房的寂寞和哀愁。尤其是双飞的燕子和整夜的月光，更让她感到难耐的孤独和凄凉。上阕以景起句，以景写情，虽不见人却已使人深深地体察到一种淡淡的孤寂和哀伤。从具体时间上讲，起句的“槛菊”句点明这是在秋天的早晨；“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两句，并不仅仅是“一双燕子一飞而去”，而是“双双燕子飞来飞去”，以此略写一天难耐的时光；而“斜光到晓穿朱户”，则已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下阕过片紧承而来，描写主人公在此特定环境中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除了那恼人的月光之外，昨天夜里还吹了一夜的西风，肯定又凋落了树上不少的绿叶。“我”仍然一个人登临在高楼之上“望远”——“望尽天涯路”，其实是说“望不尽的天涯路”。结句最为哀婉凄凉：既然望不到人，那就只有写信来表达自己的说不尽的思念之情了。然而：“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信又该寄往何方呢？于是，作者一腔无处诉说的伤感便不言自明了。

尤其是下阕中“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两大句，被清末著名文论家王国维借喻为“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三种境界的第一种，当是作者所没有想到的吧？其他两种境界为：柳永《凤栖梧》：“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踏莎行 相别

欧阳修

候馆梅残^[1]，溪桥柳细，草熏风暖摇征辔^[2]。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3]。平芜近处是春山^[4]，行人更在春山外。

[注释]

^[1]候（hòu）馆：古代官府所设接待来往宾客的驿馆、官舍。

^[2]草熏：花草香气。摇征辔：策马远行。辔（pèi）：马缰绳。

^[3]危栏：高楼栏杆。

^[4]平芜：平远开阔的草地。

[点评]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离愁”与“行色”一样，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情绪，然而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你、我、他的日常生活当中。自古至今，有多少诗人词家吟出过多少有关“离愁”的名篇佳句，传诵千古。欧阳修的这首《踏莎行·相别》，虽不一定就是作者本人的“夫子自道”，却是一首早已被公认的、脍炙人口的言愁名篇。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更多的人都能从中获得共同的感受。作者运用托物兴怀、以乐写悲、叠用语词、虚实结合、巧设比喻、层层递进、时空转换、亦动亦静等多种艺术方法，曲尽其意而又委婉理智地将之表现得淋漓尽致。

本词起句，以“候馆”点出背景，以“溪桥”点出地点；而“梅残”“柳细”两种意象，不仅在于表明初春季候，更因二者固有的象征意义在无形中造成一种离别、送行和思念的氛围。正是在此之际，策马而行的远足之人却“摇曳生姿”地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草熏风暖摇征辔。”以下的“离愁”两句，化虚为实，将“征辔”所“摇”之处的景物融入作者的主观感情：“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联想到五代词人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名句，我们怎能不随着主人公这缓缓而去的节奏使“离愁”愈远愈浓呢？

下阕宕开一笔，没有继续正面描写主人公的远行，而是采用语断意连的方法，从闺中佳人思念自己的想象和对佳人的劝慰中，进一步反衬出主人公无法排遣的离愁别恨。“柔肠”状以“寸寸”，“粉泪”状以“盈盈”——真是：“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李清照《声声慢》）结拍两句，更以翻进一层的写法收束全篇：“平芜近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可谓言已尽而意无穷，令人心旌摇荡至今。

玉楼春

欧阳修

樽前拟把归期说^[1]，未语春容先惨咽^[2]。人生自是有情痴^[3]，此恨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阕^[4]，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5]，始共春风容易别。

[注释]

^[1]樽前：即席宴之上；拟：计划。

^[2]春容：指青春的面容。惨咽：凄惨地哭咽。

^[3]有情痴：感情笃厚，在常人眼中似乎有些痴呆。

^[4]翻新阕：以旧谱翻制新词。

^[5]直须：应须。洛城花：即牡丹花。

[点评]

本词是作者对即将离开洛阳之际告别小聚的一次写真。从词中“春容”二字和全词内容来看，这位小聚的对象是位女子，而这位女子很可能是他在洛期间两情相洽的一个情人。由于是邂逅相遇，就使得这次分别无法预测能否有再次相见的机会，因而就很可能成为一次十分伤感的生离死别。

我们不妨这样想象：就在这难舍难分的告别小宴上，作者本来想要编造一个“美丽的谎言”，说些“我马上就会回来”之类的话以安慰对方。但还未等他开口，就见对方那青春的脸上已经布满了愁容，以至于伤心地潸然泪下。于是，无言的作者不禁深深地感叹：人是如此地多愁善感、情感脆弱，而这种“不应有（之）恨”与常人所谓的“风月之恨”或“风月之景”是没有关系的。言外之意，表现了作者与这位女子情感的真挚和深切。

下阕是作者对情人的谆谆嘱咐、殷切叮咛：且不要翻制那伤心的断肠新词，哪怕只唱一曲也许就会使我们难以承受。也许，我们应该一同尽看洛城牡丹？那样，再与这里的春风（亦即情人）相别就能容易一些了？无法排遣而故做豪爽，明知难为而故做能为——这种欲擒故纵的笔法，进一步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在对本词的理解中，有版本说“此恨不关风与月”中的“风月”“不应该解作儿女爱恋”（《宋词鉴赏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3月第一版，第105页）。这也许是鉴赏者出于积极的意义为作者讳，怕亵渎了作者与这位女子的情感。但是，此处的“风月”二字不作“风花雪月”又作什么呢？如若真的不关“风月”，那么妻子之外的“有情痴”又是什么？只不过他自认为比别人更“崇高”一些罢了。即便将这里的“风月”理解为“风月情事”，因为还有“不关”二字在前的限定，也并不妨碍对于作者这种真正感情的正确认识。至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时所说的“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也并不一定准确。因为作者在本词中的“豪放”并非真正的豪放，而是一种情感难以解脱、难以排遣之下的无奈，“豪放”何在？

玉楼春

欧阳修

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凄凉多少闷。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故依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尽。

[点评]

在中国古代表现思念一类的诗词作品中，闺中怨妇常常会成为“思念”的主体，远游的丈夫或者戍边的征人多半会成为“被思念”的客体。而欧阳修的这首《玉楼春》词，则将常规性的“思念者”与“被思念者”进行了主客换位。其实，这不仅是作者文学视角的自觉转换，而且是对文学创作题材的重大突破，可谓别出心裁。

本词起拍扣题。上阕写别离之后不知道离人现在何处、景况如何，只觉得触目凄凉，无由烦闷，心绪不佳。并且，随着时间一天天地逝去，行人一天天地远离，书信也一天天地稀少，不禁令词人心中的疑问也一天天地增加。下阕写词人每天晚上的特殊感受：秋风萧飒，竹叶声声，而它们所诉说的好像都是思念之苦、离别之恨。因而，词人只好一个人独依单枕到梦中去追寻。不过，在梦还没有做成的时候，几案上灯里的油却已经燃尽了——言外之意，词人心中的思念之情随着夜色也越来越重了。全词充溢着一种凄凉无奈、爱恨交织、孤伤无助的情绪。

临江仙

晏几道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1]。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2]。记得小颦初见^[3]，两重心字罗衣^[4]。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5]。

[注释]

[1]“梦后”两句：互文见义。“梦后”和“酒醒”指的是同一件事，而“楼台”和“帘幕”也指的是同一个地方。

[2]“落花”两句：原句套用五代翁宏《春残》诗：“又是春残也，如何出翠帏？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3]小颦：歌女名。

[4]“心字罗衣”有两种说法：或曰用心字香熏过的罗衣，如欧阳修的《好女儿令》：“一身绣出，两同心字，浅浅金黄。”或曰女人衣领曲如心字，见杨慎《词品·卷二》。

[5]彩云：此处喻指小颦。李白《宫中行乐词》：“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归。”

[点评]

上阕描写了一个极静谧也极压抑的特殊场景：不知醉入梦乡多久的作者刚刚醒来，只见眼前的楼台空旷，大门高锁，而华丽的帘幕也静静低垂——好一片人去楼空、凄清寂寥的景象。下句紧接着说明：欢乐就在去年春天，而今却只留下了离愁别恨。“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两句，正是表现“春恨”的一个特写镜头：“落花”与“微雨”中藏有一个“春”字，“独立”与“双飞”中隐含一个“恨”字。而“春”与“恨”的无情比照，更衬托出主人公此时的孤独与凄凉。

下阕追忆初见小颦的印象：身着两重流行衣衫（心字罗衣）的她，亭亭玉立，风姿绰约，与自己一见钟情，芳心暗许——在作者心中，她永远是那样的形象鲜明。也正是在那次初见之时，从小颦当场献艺的琵琶声中，作者听出了她对自己的相思与倾慕之情。结拍两句，写明月犹在而彩云杳然，物是人非之感使得读者的情绪也随之哀婉不已。

咏愁

石象之

来时容易去时迟，半在心头半在眉。

门掩落花春去后，窗涵残月酒醒时。

柔如万顷连天草，乱似千寻匝地丝。

除却五侯歌舞地^[1]，人间何处不相随？

[注释]

^[1]五侯：主要有两种说法，或曰东汉时梁冀一家有五人被封为侯，或曰西汉成帝时王商等五人被同日封侯。这里泛指王公贵族。如韩翃《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点评]

本诗相当于制谜诗之类作品。因为没有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没有可以描写的细节，因而显得比较难写。但如果写好了，却是最具有概括力的作品。

本诗并未出现一个“愁”字，但是却把“愁”写得有神无迹、可感可觉。首联用了两个回环句式，先概念性地写出“愁”在眉在心、来去无踪的特点：虽然无人欢迎，却会不请自来。所谓“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一剪梅》）、“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吴文英《唐多令》）者，即此之谓也。颔联表现“愁”在两个特定时间的特殊形象和特殊感觉：花落春去，门掩不住的是“愁”；月残酒醒，窗涵不尽的也是“愁”。颈联以“草”“丝”喻愁，以“柔”“乱”象形，以“万顷连天”“千寻匝地”极言其多——却是稍有合掌之嫌。而尾联又从“愁”无处不在的角度收束全诗，给读者留下较大的想象空间——除却王侯将相的歌舞升平之地，人间哪里没有“愁”啊？诚可谓感慨良深！

题阳关图^[1]

（二首选一）

黄庭坚

断肠声里无形影，画出无声亦断肠。

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2]。

[注释]

^[1]阳关图：即当时著名画家李公麟根据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所画的诗意图。

^[2]阳关更西路：即王维“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诗意。低草见牛羊：即民歌《敕勒歌》“风吹草低见牛羊”诗意。

[点评]

宋代著名画家李公麟，根据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画了一幅《阳关图》。现在已经无法看到李公麟的《阳关图》，但是王维的诗我们却耳熟能详：“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首诗因其影响深远而为历代所传诵，并被谱曲成为著名的《阳关三叠》。由此可以想见：著名画家为著名诗人所作的诗意图，该是怎样一幅动人的境界！那么，本诗又是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为李公麟《阳关图》所作的题画诗，则应该是对李画和王诗的双重演绎。

这也是一首七绝。起句首先攫取王诗之神：“断肠声里无形影”，犹言“诗中有画”。承句再逼李画之意：“画出无声亦断肠”，犹言“画中有诗”。转、合两句展开想象，从王诗和民歌的意境中写出作者自己的一幅诗意画卷：“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在当时的情势之下，“西出阳关”还是边远穷荒的绝域之地。而《敕勒歌》中所表现的，除了苍茫辽远的边塞景象之外，不是还给人一种凄惻悲凉的感觉吗？行人到此，能不“肠断离愁”吗？

望江东

黄庭坚

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阑住。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个、人传与。直饶寻得雁分付。又还是、秋将暮。

[点评]

上阕写思念心上之人的复杂心理。起句从自己入笔：逶迤西望江水，点明对方远在西方；次句换位思考：望不见江东来路，写作者想象对方在思念自己。然而，正由于重重烟树阻隔，才使得双方望而不得。紧接下来，作者把希望寄托给来去无踪之梦：“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阑住。”对方到底是何样一个女子，竟使得作者痴情如此？

下阕进一步写作者自己思念的持续状态。过片“灯前写了书无数”，言已经写了无数的情书，将一个夜夜苦思、借信表心的情种形象表现得恰到好处。但是，如此之多、如此动人的情书，却找不到合适的信使帮助传送岂不令人焦心？最后，作者终于选定忠诚的大雁，因为这心中的秘密是不能被别人知道的。可是，那还要等到秋末大雁迁徙的季节。而这对于度日如年、相思若渴的作者来说，岂不又是情感上的最大煎熬！

本词似乎全是作者的内心独语：语言朴质无华，温而不躁；描写淡雅清新，生动形象；情感委婉曲折，盈而不溢。心上人知之，定当会心动不已的！

八六子

秦观

倚危亭^[1]，恨如芳草，凄凄划尽还生^[2]。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3]，怆然暗惊^[4]。无端天与娉婷^[5]。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奈向、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消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正销凝^[6]，黄鹂又啼数声。

[注释]

[1]危：高。

[2]划（chàn）：同“铲”，一种铁制工具，多用于农田除草。

[3]袂（mèi）：衣袖。红袂在这里代指女子。

[4]怆然：悲伤的样子。

[5]无端：无故。娉婷：指女子体态优美。

[6]销凝：凝神沉思。

[点评]

将“愁”或“恨”喻为“柳”或“草”，是中国古代诗词中非常普遍的一种艺术手法。而李煜在《清平乐》中写出“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的名句之后，这种意象更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

起句“倚危亭”三字，首先如特写镜头般推出主人公所在的具体地点，写出自己居高临下的所见所感：“恨如芳草，凄凄划尽还生。”作者登高念远，原本需要开阔胸襟，以安抚自己伤感的灵魂。然而，那一眼望不到边的芳草，反倒更引起他不尽的愁思：“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念”字之后的内容，是作者心中最清晰、最难忘的记忆片段，因而给读者的印象也最深刻。

一般而言，宋词在上下阕的结构上是基本平均的。而“八六子”这个词牌，上下阕的字数却明显地“上少下多”——这应该属于一种特例吧。“无端天与娉婷”——过片承接上阕意绪，使得思念的对象更加形象鲜明。但这种鲜明，并不是具体描写“她”如何如何的漂亮、妩媚，而是含蓄、委婉地写道：“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这两个对仗工稳、意象丰富而生动优美的句子，既点明时间——一个春天的晚上，又造境温柔——幽梦更伴着柔情。而“幽梦”以“一帘”出之，“柔情”用“十里”形容，将细微的逼真与阔大的感受结合在一起，简直令人无法相信这种完美是可以想象出来的！“怎奈向”以下，是作者此时此地触景生情后更为凄伤的感觉。尤其是结拍“黄鹂又啼数声”，又是以乐写悲的笔法，真真不堪卒读！

江城子

秦观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点评]

又是一番杨柳青。想起当年曾经发生在这里的送别场景，作者不禁情动于中，热泪难收。而于“碧野朱桥”之下曾经目睹“当日事”的江水，依然无语地“空流”东去，更增添了此时此地伤感的气氛。“杨柳弄春柔”的“弄”字，营造出一种嬉戏、玩耍的轻松氛围，与作者此时“动离忧，泪难收”的心境形成情感上鲜明的比照——本词上阕写景，通过睹物思人而物是人非的描写，引发作者忆旧伤春的情怀。下阕紧承“水空流”而来，感慨韶华易逝、此恨难休，读来令人凄楚迷离。最后三句化用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词意，更显现出作者自己愁与恨的多与长。

千秋岁

秦观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1]。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2]。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忆昔西池会^[3]，�鹭同飞盖^[4]。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注释]

[1]城郭：古代城墙有内外之分，内墙为“城”，外墙为“郭”。

[2]这里用柳永《凤栖梧》“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词意。

[3]西池：指首都汴城西的金明池，作者和他的朋友们在此曾经有过一段欢乐的聚会。

[4]�鹭：两种鸟名，一贱一贵，用以比喻品级差别的同僚。盖：古代马车上的遮阳伞，这里以马车代指官员。

[点评]

北宋元祐前后，新旧两大派系的斗争十分激烈。以苏轼兄弟和黄庭坚、秦观等人为代表的旧派，既曾经在司马光得势之时受到过重用，也曾经在司马光失势时尝到过贬谪的滋味。本词就是作者被逐出京师在处州（今浙江丽水）担任一名监酒税官时的一种心灵写照。上阕即景生情，从具体的地点、季节入笔：“花影乱，莺声碎”在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一种非常热闹的仲春景象。其实在热闹的背后，却隐藏着作者强烈的伤感情绪。正因为如此，就使得“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一句有了实实在在的情感依托。而“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的叹息，则使读者的情绪也随着作者的描写自然转入下阕。

过片承上启下，在“忆昔西池会，�鹭同飞盖”两句的回忆之中，既包含了对苏轼等人的深情，也有着对异党分子的痛恶。然而，这都已经是昨日之事了，而今也不知道他们人在何方？言语之间，流露出对当年在朝从政时期的无限留恋。以下两句是说日月如梭，年光飞逝，自己已经朱颜渐白了。结拍最为精警：“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这里一方面是在季节上对开篇时间的照应，更重要的是寓意着一批政治家被集体驱逐如“飞红万点”一般的惨痛和壮烈。而“愁如海”之叹，则表现了一种政治上失意后的落寞和无奈。

浣溪沙

秦观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点评]

这首小令就像一个非常精巧的工艺品，轻盈雅致而又剔透玲珑。不过，这个工艺品似乎有着奇妙的魔力——当你拿在手上仔细地欣赏、把玩之时，你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幽幽的伤感和淡淡的忧愁。玩赏之余，却又会爱不释手。

本词通过作者轻浅的笔调、清幽的意境，描写了女主人公一种挥之不去、似有若无、去还复来的“闲愁”。而她的这种“闲愁”，却又令人感到飘忽不定、渺然难寻和怅然若失。正因为如此，才属于一种落寞的“闲愁”；也正因为是“闲愁”，才更使人生出一种“百无聊赖”的感觉。

踏莎行

郴州旅舍^[1]

秦观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2]，鱼传尺素^[3]。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4]，为谁流下潇湘去？

[注释]

^[1]郴州：即今湖南省郴州市。旅舍：即旅馆。

^[2]驿寄梅花：南朝陆凯《寄范晔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3]鱼传尺素：见晏殊《蝶恋花》注[2]。

^[4]幸自：本自。

[点评]

这是一阕成功表现羁旅愁思并感人至深的千古绝唱。上片起首三句写景：楼台雾失于白日，津渡月迷于夜晚，心中的桃源即便在望断之后仍然了无寻处。以下两句，写在这不堪“孤馆闭春寒”的季节里，更无法承受那日暮斜阳之中的杜鹃声声。过片非常恰切地使用了两个典故，即古代关于折梅赠人和鲤鱼传书的两个故事。下接“砌成此恨无重数”一句，是词人在面对眼前这无数愁绪时无奈心声的自然流露。歇拍以问句结束全词：滔滔的郴江水本来环绕着青青的郴山是多么的和谐自然，可不知它为什么还要为谁流下潇湘而去？言外之意是说：自己本来在自己家乡该是多么的好啊，却不知为什么还要到处宦游伤心？唐人白居易的绝句《白云泉》，倒是这两句词的最好注脚：“太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在人间。”

眼儿媚

王雱

杨柳丝丝弄轻柔，烟缕织成愁。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而今往事难重省，归梦绕秦楼。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

[点评]

杨柳如烟，丝丝成愁——上阕以景寓情，言春天里海棠雨、梨花雪的美景有一半已经将要逝去，而自己却仍无闲情逸兴进行欣赏。下阕以景结情——往事难省，梦绕秦楼，自己无奈只好将无尽的相思寄托在丁香枝上和豆蔻梢头。作者王雱乃王安石的公子，只因为身体多病，妻子遂被王荆公（安石）别嫁他人。如此，王雱能没有相思之愁吗？

菩萨蛮

赵令畤

轻鸥欲下春塘浴，双双飞破春烟绿。两岸野蔷薇，翠笼熏绣衣。

凭船闲弄水，中有相思意。忆得去年时，水边初别离。

[点评]

上阕写景，喻人复寓情：破题一笔，就写两只欲下春塘的轻鸥，使人油然想起恩爱情深的夫妻；翠色笼罩着两岸的野蔷薇，更好似一件香气氤氲的绣衣。而“浴”和“破”两个动词的运用，则使得一幅烟藏水绕的画面显得更为活灵活现。下阕忆往伤今，令人顿生不尽爱怜之意：“凭船闲弄水，中有相思意”两句，似闲不闲，并从“弄水”之“闲”中反衬出“相思”之深。结拍揭示场景，其实也暗暗地回应了开头。

生查子

杜安世

关山魂梦长，寒雁音书少。两鬓可怜青，只为相思老。

归傍碧纱窗，说向人人道。真个别离难，不似相逢好。

[点评]

在我们今天的信息时代，交通发达，通信便利。不管你在天涯海角或者异国他乡，一个电话、一声问候，就能够将双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但在古代，假如一个人出外谋官、求职，多少年音讯不通甚至一别永诀都是很有可能的。在家、在外的人互相思念，年长日久往往因此梦寐以求而不得。于是，便有了本词中“两鬓可怜青，只为相思老”的无奈与无情。本词用语简约而伤感，朴质而沉痛，对一个深闺怨妇念远思人的心境进行了真实的写照。

上阕只有四句，而每一句的最后一个字——“长”“少”“青”“老”，言简意赅而又对比鲜明。下阕也只有四句，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无比沧桑的人生画面——“真个别离难，不似相逢好。”这句话可以说是最朴质、最直白的，却表达了一种最复杂、最深刻的思想感情，读之令人唏嘘再三。

卜算子

李之仪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点评]

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民歌型情侣念远之章。全篇紧紧围绕“长江”这一情感意象，首先在上阕的开篇两句中，以一个“头”字和一个“尾”字，极言情人双方的距离之远；又以“思君不见君”和“共饮长江水”，跌宕出双方的情感波澜——前者表明作者的无限怅恨，而后者则是在进行无补也无奈的自慰。在下阕，过片两句——“几时休”和“何时已”——以反诘之语出之，更渲染了双方在时间距离上的久远。而结拍“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两句，既是一种此心不变的信誓旦旦，又是一种此情无悔的情思绵绵。本词在借鉴民歌特点的基础上，语言浅白而又韵味隽永，回环往复使得结构层层相扣，真挚情感遂令读者无不动心。其艺术成就，是一般民歌难以望其项背的。

横塘路^[1]

贺铸

凌波不过横塘路^[2]。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年华谁与度？月台花榭，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碧云冉冉衡皋暮^[3]，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注释]

^[1]横塘路：又名《青玉案》。

^[2]凌波：曹植《洛神赋》有“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之句，此处代指美人。横塘：古堤塘名，这里代指送别之地。“凌波不过横塘路”一句，在这里是说美人不让词人送她再到“横塘路”以远。

^[3]衡皋：指长有蘼芜香草的水边高坡。

[点评]

本词继承屈原以香草美人抒发政治感慨的传统，综合运用比兴、讽喻和想象的艺术手法，通篇寓悲愤哀怨于婉丽温情之中，可谓意味深长。

上阕起句，就点出当时送别的地点：一个古老水塘旁边的路上。古语云：“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于是，美人执意不让词人再送，词人只好在此与美人缠绵话别，并目送美人的身影渐渐远去。于是，诗人内心深处的忧虑和疑问也便随之而生：美人孤身远去异乡，该会由谁来陪她度过美好的“锦瑟年华”呢？以下的“月台花榭，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几句，也都是由此申发开来，交织着诗人爱慕、怜惜、无奈、失望等复杂的关切之情。

天已经暮云四合了，词人仍站在那个送别的地方远望。两人钟情之深，也由此可见一斑了——过片写词人不仅还在对美人的远离独自悲伤，而且已经为此填写了一首“断肠”新词。本词之所以著名，并不仅仅是前边所写的“老套”故事，其主要原因却在于下阕所描写的“闲愁”，并将“闲愁”以问句出之：“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在这里，词人即景生情，比兴兼用，博喻联珠，将“烟草”“风絮”“梅雨”等意象，在生动地描绘出一幅江南暮春烟雨图的同时，更比拟出一种空前绝后的世间文人“闲愁”图——如许抽象的“闲愁”，竟能写成如此丰富的形象，无怪乎千古流传矣！

秋蕊香

张耒

帘幕疏疏风透。一线香飘金兽^[1]。朱栏倚遍黄昏后。廊上月华如昼。别离滋味浓如酒。著人瘦。此情不及墙东柳。春色年年依旧。

[注释]

^[1]金兽：金色兽型香炉。

[点评]

本词上阕，首先给读者描绘出一幅比“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更为风清月朗、幽雅静谧的画面，令人感觉作者好像正身处一个温柔之乡中。但是，过片的“别离滋味浓如酒，著人瘦”两句却突然转折，似乎让读者的感情来了一次“快速冷冻”，真真令人猝不及防。“此情不及墙东柳”一句，正如“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王昌龄《长信怨》）一般，将自己多年以来的别离之怨，移情于本无知觉的杨柳——尽管“杨柳”无故蒙“怨”，但作者的心中怨气却得以适当释放——此乃“无理而妙”之又一证例也。而结拍的“春色年年依旧”，不仅在纯粹白描的表面背后隐忍着切入肌肤的别离之痛，而且补足了全词时间（此前多年和未可预料的来日）上的空当。一笔宕开，苦痛更不堪言——可谓点睛之笔。

夜飞鹊 别情

周邦彦

河桥送人处，凉夜何其^[1]？斜月远坠余辉。铜盘烛泪已流尽，霏霏凉露沾衣。相将散离会，探风前津鼓，树杪参旗^[2]。花骢会意，纵扬鞭、亦自行迟。迢递路回清野，人语渐无闻，空带愁归。何意重经前地，遗钿不见^[3]，斜径都迷。兔葵燕麦^[4]，向残阳、影与人齐。但徘徊班草^[5]，唏嘘酹酒^[6]，极望天西。

[注释]

[1]凉夜：语本《诗经·小雅·庭燎》：“凉夜何其？夜未央。”

[2]树杪：树梢。参旗：《史记·天官书》云：“参旗九星，在参西，天旗也。”

[3]遗钿（diàn）：此处指遗落的妇女首饰。钿，古代用珠宝镶成的花朵形首饰。

[4]兔葵燕麦：两种野草，这里泛指丛生的杂草。

[5]班草：犹言布草，即有秩序地使杂草铺平能坐。

[6]唏嘘：哽咽，抽噎。

[点评]

本词乃作者首创之调。词牌《夜飞鹊》之本意，似乎就是曹操《短歌行》中“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中凄清之景、依依之情的凝练与概括。因而，内容与词牌吻合之绝妙就是本词在艺术上成功的第一体现。

从全词内容来看，这是一首旧地重游之作，也是一首与异性的惜别之作。

上阕追忆——斜月余晖，其夜何深？桥边送人，其情何伤？烛泪流尽，其人何在？凉露沾衣，其景何凉？尤其是“花骢会意，纵扬鞭、亦自行迟”，写“花骢”也不忍面对这种悲伤的别离，以至于虽鞭策于身而迟难行，真可谓凄情倍增：马犹如此，何况人乎？

过片承上启下，写作者当时送人之后，独自带着愁绪归来。从“何意重经前地”一句，作者才开始在下阕中“此时重游此地”的实写——“遗钿不见”：点明送别之对象是异性，至于是夫人抑或情人就无从考证了；“兔葵燕麦”：既以凄凉之景诉凄清之情，且又无言表明伊人远去之久。而结拍三句，则着重表现了作者哀伤之极时的一连串动作：徘徊再三布草而坐，独自斟酒短叹长嘘，极望西天惆怅无边。为什么要向西望呢？残阳西下，忧思更甚，下意识之动作也——此其一；“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因为王维的这句诗属艺术境界中有意识之动作也——此其二；伊人也许就在此地的西方，不能不有之动作也——此其三。如是观之，本词焉能不为读者所喜爱？

忆旧游

周邦彦

记愁横浅黛^[1]，泪洗红铅，门掩秋宵。坠叶惊离思，听寒蛩夜泣^[2]，乱雨潇潇。凤钗半脱云鬓，窗影烛花摇。渐暗竹敲凉，疏萤照晓，两地魂销。迢迢，问音信，道径底花阴，时认鸣镳^[3]。也拟临朱户，叹因郎憔悴，羞见郎招。旧巢更有新燕，杨柳拂河桥。但满眼京尘，东风竟日吹露桃。

[注释]

[1]犹言眉间簇愁。浅黛：即淡淡的眉毛。

[2]寒蛩（jiāng）：即寒蝉。

[3]镳（biāo）：指马嚼子两端露出嘴外的部分。这里代指马嘶。

[点评]

本词以一个女性的口吻，自叙思念情郎的一段延续性活动。上阕开始，就写一个眉间簇愁的闺中怨妇正以泪洗面，时间是在一个秋天的晚上。坠叶之声可谓细微至极，但她却为之而“惊”；寒蛩之音可谓之哀，但她却不得不“听”；潇潇之雨可谓之乱，但她却不能不“闻”——此乃听觉。凤钗半脱，云鬓髻坠，可谓之惨，但她仍须时时从菱花镜中看到；烛花乱摇，疏萤映窗，可谓无奈，但她却又挥之不去——此乃视觉。而暗竹敲凉、两地魂销，则是她此时此地更为伤情的——感觉。在时间的顺序上，从日落掩门、夜深蛩泣，到烛摇三更、疏萤照晓，主人公竟是整整一个晚上未能入睡。

下阕“迢迢”二字承上启下，既是感觉这个不眠之夜在时间上的久远，也是良人不见在空间距离上的实指。“问音信”三句，似乎是女主人公不耐寂寞时自己虚拟的一个打探细节——问：“你见到他了”吗？”答：“哦，没有。不过我常常见到他的马拴在一片花丛旁。那马一直在嘶鸣，我看好像是他的。”这种想象肯定让女主人公更加心神不安。她想亲自走出家门（要知道，那时的妇女是足不出户的）去寻找，却又怕自己因“为伊消得人憔悴”而羞于见郎。于是，一直处于心理矛盾之中的她，只能继续站在阁楼之上望远：又是一年过去了，新来的燕子入旧巢，青青的杨柳拂河桥；又见得飞尘滚滚京城里，只有东风吹露桃。

这个女子究竟要等到什么时间呢？作者没有交代，读者也就自己想象去吧！

青玉案

曹组

碧山锦树明秋霁。路陡转，疑无地。忽有人家临曲水，竹篱茅舍，酒旗沙岸，一簇成村市。凄凉只恐乡心起。凤楼远，回头漫凝睇。何处今宵孤馆里？一声征雁，半窗残月，总是离人泪。

[点评]

上阕纯粹素描，给读者勾绘了一幅深山山村的“秋景图”。这里既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游山西村》）的清幽趣雅，又有“酒旗沙岸”“一簇成村”的小巧与繁华。但这幅油画般的风景在作者的作品里，却又是一种情感上的铺垫。从过片的“凄凉只恐乡心起”开始，作者触景生情，油然想起自己遥远家乡的“凤楼”，然而却凝睇不见；以下的“何处今宵孤馆里”，与“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雨霖铃》）基本同一意境。“一声征雁，半窗残月”是对前句意义的补足，也是全词词意的最后点明。而“总是离人泪”一句，与全词情感上的水到渠成、波澜不惊相比，似有稍不协调之嫌。

南浦 旅怀

鲁逸仲

风悲画角，听单于三弄落谯门^[1]。投宿骎骎征骑^[2]，飞雪满孤村。酒市渐阑灯火，正敲窗乱叶舞纷纷。送数声惊雁，下离烟水，嘹唳度寒云^[3]。好在半胧溪月，到如今、无处不销魂。故国梅花归梦，愁损绿罗裙^[4]。为问暗香闲艳，也相思万点付啼痕。算翠屏应是，两眉馀恨倚黄昏。

[注释]

[1]谯门：指古代城门上的瞭望楼。

[2]骎（qīn）骎：形容马跑得飞快的样子。

[3]嘹唳（liáo lì）：指雁、鹤等飞禽嘹亮的鸣叫声。

[4]五代牛希济《生查子》云：“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点评]

本词意境清远，用语婉丽，在历代抒写“旅怀”的作品中当属佼佼者。

上阕即景生情，写自己在一个特殊环境之下的特殊情感：起句“风悲画角”先入为主，既为作品内容定下一个十分悲壮的基调，也为作品人物设下一个活动的场景——一个边远的异域小城。时间已晚，雪飞孤村，使骑马投宿的作者不禁顿生“独在异乡为异客”之感。而“酒市”句以下有关的“渐阑灯火”“敲窗乱叶”“惊雁”“寒云”等意象，无不带有一种凄凉的主观情绪。自过片的“好在”句开始，作者先以“半胧溪月”代指所思念的家乡，说无论自己身处何方，都会为之而“销魂”的。“故国”句再从对方写起，具体地描写“梅花梦”中的“绿罗裙”因自己而“愁损”，感情自然更进一层。这还不够，作者继续写道：尽管有“暗香闲艳”可供“绿罗裙”观赏、消遣，但她也仍然无法不为相思而暗泣生悲。结拍以虚拟语气“算……应是”句式，推出一个想象中的特写镜头：正是在此时的黄昏时分，“她”倚门而望，脸上啼痕点点，不用说其双眼更是充满了哀怨之情——真的好可怜、好可怜啊！

本词紧扣题目《旅怀》，上阕写身边之景处处凄清，下阕写思念之人句句含情。无论何时捧读，都不免令人为之同起故国之情、美人之思。

减字木兰花

吕本中

去年今夜，同醉月明花树下。此夜江边，月暗长堤柳暗船。

故人何处？带我离愁江外去。来岁花前，又是今年忆昔年。

[点评]

这首词以时间为线索，从回忆“去年今夜”，到描写“此夜江边”，再到推想“来岁花前”，表现了对那个“同醉月明花树下”和“带我离愁江外去”之人的无尽思念。从全词而言，时间虽有不同，地点却无变化，这种情绪的表现显得洗练而清晰。

踏莎行

吕本中

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似和不似都奇绝。恼人风味阿谁知？请君问取南楼月。记得去年，探梅时节，老来旧事无人说。为谁醉倒为谁醒？到今犹恨轻离别。

[点评]

开篇从“梅花”和“雪花”在形体和色彩上的相似入笔，于阐述“似和不似都奇绝”的绝妙之后，笔锋随即转入“恼人风味”。一句“请君问取南楼月”，写出了空灵而别有韵味的岁月沧桑。过片的“记得去年”，将思路倒回那一个“探梅时节”。结拍点题，使本词更具有了醉倒又醒、欲说还休的淡淡的心灵哀伤。

一剪梅

李清照

红藕香残玉簟秋^[1]。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注释]

^[1]簟(diàn)：古人一种专供坐卧的竹席。

[点评]

本词语言冲淡，情感细腻，造境温雅，是作者很受读者喜爱的作品之一。词中纯粹是女主人公的心灵活动和心境独白。上阕中“红藕香残玉簟秋”等句，并不见得是主人公的实际举动，很可能是她为作品虚设的一种特殊情景。“云中谁寄锦书来”一句，实际上是说“云中无人寄书来”。但这种设问的运用，正是作者修辞手法一种更为巧妙的艺术运用。“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两句写景，正是作者“此处无声胜有声”的一种气氛烘托，将“独上兰舟”的无奈之举和孤寂之情，渲染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而下阕中的“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等句，分别从数字和形体的对比中，自然、巧妙而真挚地表达出一种思念和无奈的情绪。将全词首句中的“秋”字和尾句中的“心”字合起来，不正分明是一个“愁”字吗？

凤凰台上忆吹箫

李清照

香冷金猊^[1]，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掩，日上帘钩。生怕闲愁暗恨，多少事，欲说还休。今年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2]，也即难留。念武陵春晚，云锁重楼。惟有楼前绿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几段新愁。

[注释]

[1]金猊（ní）：即狻（suān）猊，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猛兽。这里代指金猊形的香炉。

[2]阳关：即由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谱曲传唱的《阳关三叠》：“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点评]

李清照是否真的就是一个十分“慵懒”的人？尽管作品真实并不代表生活真实，但“闲愁”“悲秋”“别恨”的内容却并不一定必须以“慵懒”才能来表现的。然而，她这篇作品的上阕却在“香冷”“被翻”“慵自梳头”等表现“闲愁”的情绪之外，却恰使读者读出了“慵懒”二字。“香冷金猊，被翻红浪”的开篇，正无言地表现了词人这种辗转反侧的状态。不过，李清照也确实不愧一个写“愁”高手。且不管她本人的“慵懒”与否，下阕煞拍“凝眸处，从今又添，几段新愁”的描写，却是形象地表现了“愁”的又一种存在方式。

也有版本为本词添加“离别”或“闺情”之题，但本词的“离别”是与丈夫赵明诚的真正分别，而绝非其他词人作品之中的虚拟之别。因此，我们从词中曲折委婉的描写中也可以看出：李清照与赵明诚夫妇之间的情感还是相当真切而深厚的！

蝶恋花

李清照

暖雨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乍试夹衫金缕缝。山枕斜倚，枕损钗头凤。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

[点评]

本词是一首反向写“愁”的成功之作。上阕从“暖雨晴风”“已觉春心动”入笔，似乎是要表现一种欢快愉悦的情绪。但“酒意诗情谁与共”一句，却又给人一种“好花枉自开，何日君再来”的感觉。尤其下阕煞拍的“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两句，更反衬出主人公孤独无助、剪灯无趣的心理境况。

武陵春

李清照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点评]

本词主要描写词人的心理活动。开篇“风住尘香花已尽”一句，简洁地了结了一场刚刚过去的狂风骤雨，并为下文内容作了场景转换上的铺垫。“日晚倦梳头”是写词人又在家里独自愁苦了整整一天，直到日薄西山也没有心思为自己梳妆。在《凤凰台上忆吹箫》中，词人也曾有“起来慵自梳头”之句——但二者之间却有着“生离”与“死别”的本质区别。以下“物是人非”两句，从前文的含蓄表述转为直接表达——既是欲说还休，也就无须多说了；看似多此一说，实是不得不说。下片集中描写词人在此一天中的犹疑与徘徊，尤其“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三句，将自己无穷无尽的愁绪移送上船，不仅新巧传神，而且使之得以动感化、重量化，成为全词更精彩、更具感染力的点睛之笔。

卜算子

徐俯

天生百种愁，挂在斜阳树。绿叶阴阴占得春，草满莺啼处。

不见生尘步，空忆如簧语。柳外重重叠叠山，遮不断，愁来路。

[点评]

本词作者徐俯又是一个写愁高手。他不仅入笔就能写出“天生百种愁”的特殊句子，而且更能使愁高高地“挂在斜阳树”上，诚可谓独具一格。在全词结拍，又以“柳外重重叠叠山”，形象而生动地表达出“遮不断，愁来路”的新奇意象，与李煜“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的名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州桥^[1]

（七十二首选一）

范成大

州桥南北是天街^[2]，父老年年等驾回。

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3]？

[注释]

^[1]州桥：即北宋都城汴京横跨汴河的天汉桥。诗人在原诗题下自注云：“南望朱雀门，北望宣德楼，皆旧御路也。”

^[2]天街：作者自注：“天街”即“御路”。

^[3]六军：《周礼·夏官·司马》载：“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后人便以“六军”代指朝廷的军队。

[点评]

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作为南宋使者出使金国的诗人范成大，目睹已在金国治下的北宋故都汴京旧城，目睹望眼欲穿的故国父老，感慨万千，肝胆皆碎，一口气写下绝句七十二首。《州桥》正是其中流传最为广泛的一首。在本诗中，诗人将“州桥”与“天街”作为北宋故国的象征和展开情节的场景，准确地锁定“父老年年等驾回”这个特写镜头，表现了故国父老对于南宋朝廷持久不衰的期待。随后“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两句所表现的情与景，直令人不忍卒读。“真有”二字用得很妙，既委婉地表达了诗人自己的爱国之愿，又体现了父老乡亲渴望皇帝班师的迫切心情，也隐含着对于南宋当局苟且偷安的讥讽。

同时代的著名词人陆游，也有一首内容大致相同的诗：“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相比而言，还是范成大的这首诗更高一筹。但是，陆游还有一首诗，也可以看作对范诗尾句诘问的一种回答吧：“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衣。”（《夜读范致能〈揽轡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范致能者，即范成大也。

都下无忧馆小楼春尽旅怀^[1]

（二首选一）

杨万里

不关老去愿春迟，只恨春归我未归。

最是杨花欺客子，向人一一作西飞。

[注释]

^[1]都下：即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无忧馆：作者寓所自号。所谓“无忧”，实际上是“无时不忧”之意。

[点评]

这首绝句以一个游子的口气，客观而理智地表达自己“春归我未归”的离恨别愁。只是三、四两句突然转用拟人的手法，写原本无知的“杨花”好像在有意欺负“我”这个未归的游子而“向人一一作西飞”。这令人想起苏轼“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的著名词句，不禁令人感到离恨难消。

鹧鸪天 别情

聂胜琼

玉惨花愁出凤城^[1]。莲花楼下柳青青。樽前一唱阳关曲^[2]，别个人人第五程。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注释]

^[1]凤城：秦穆公之女弄玉曾吹箫引得凤凰降落咸阳，穆公因号咸阳为“凤城”。后世便因此也称京都曰“凤城”。

^[2]阳关曲：即《阳关三叠》。

[点评]

本词上阕写白天的两人分别，唱遍阳关；下阕写夜间的独自垂泪，思念无尽。尤其“有谁知我此时情”一句，在两厢比较之后写出了主人公此时此地的特殊情感，不禁使读者为之同洒一掬枕前热泪。煞拍“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两句十分著名，已使“枕前泪”和“阶前雨”分别注入了作者此时此刻无以言说的思念之情。

阿那曲

朱淑真

梦回酒醒春愁怯，宝鸭烟销香未歇^[1]。

薄衾无奈五更寒，杜鹃叫落西楼月。

[注释]

^[1]宝鸭：宝鸭形香炉。

[点评]

这首仄韵绝句入笔擒题，首先以“梦回酒醒”领起全篇，表现了一种“借酒浇愁愁更愁”的无奈境况。而“春愁怯”中的“怯”字，则使人深深地感受到作者对于“愁”情别绪无法回避的一种胆怯。转、合两句，更在前两句的基础上重笔渲染出“愁”的“薄”与“寒”，并在“杜鹃叫落西楼月”这一特殊场景中无情延伸了“怯春愁”的心理感受——而这种感受的时间越长，作者的心中之“愁”不是就越多吗？

所思

冯去非

雁自飞飞水自流，西风不寄小银钩。

斜阳何处横孤簟，十二栏杆一样愁。

[点评]

本诗题名《所思》，但内容上无句不是在写所见。一、二两句寓静于动，动中写静。诗人在萧瑟的西风中，描画出一幅群雁高飞、流水潺潺的图景。三、四两句紧承而下，写天地之大、斜阳之明，竟无处能够放一张小小的竹席以安顿自己，而遍倚十二栏杆也同样给人一种无处不在的清愁。全诗味淡愁深，寄托了作者无以言状、挥之不去的缕缕愁丝，应该说是紧扣主题的。

唐多令

吴文英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都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年事梦中休，花空烟水流。燕辞归、客尚淹留。垂柳不系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

[点评]

吴文英的这首《唐多令》，上阕起句运用拆字法自问自答，巧妙而委婉地点出本词的主题：“愁”。但是，“愁”也是各有不同的。而本词之愁则是作者心中割舍不断的“离愁”，如下阕煞拍写道：“垂柳不系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不过，如果那“行舟”是可以用裙带所能够系得住的，也许就不会有这首词了吧？

虞美人 春愁

陈亮

东风荡飏轻云缕，时送潇潇雨。水边台榭燕新归，一口香泥湿带落花飞。海棠糝径铺香绣，依旧成春瘦。黄昏庭院柳啼鸦，记得那人和月折梨花。

[点评]

词人所写之愁，在这里纯粹是一种“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情愁。只因为在“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季节，所以才有了《春愁》这个题目。下阕“依旧成春瘦”五个字使用拟人化手法，写出了词人心中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微妙感受。煞拍两句，清晰地凸显出一个“那人和月折梨花”的回忆镜头，温情之中不免令人感觉到一种凄怆。

春游

赵秉文

无数飞花送小舟，蜻蜓款立钓丝头。

一溪春水关何事？皱作风前万叠愁。

[点评]

前两句大景与小景、动景与静景的对比描写，已使诗人的这次“春游”有了一种怡淡清新、机趣横生的收获。从“蜻蜓款立钓丝头”一句可知，诗人是在进行垂钓，但他的心中却并不轻松。南唐词人冯延巳曾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谒金门》）的词句，并且引起了中主李璟的诘问：“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意在批评他不关心国家大事。冯延巳立即答道：“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诗人在此处化用冯延巳的词句，将风前春水“皱作”“万叠愁”，艺术上更精妙，内容上也更浑厚了。

泊舟严滩^[1]

真山民

天色微茫入暝钟，严陵湍上系孤蓬。

水禽与我共明月，芦叶同谁吟晚风？

隔浦人家渔火外，满江愁思笛声中。

云开休望飞鸿影，身即天涯一断鸿。

[注释]

^[1]严滩：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在刘秀称帝后拒不出仕，归隐于富春江边。后人便称其归隐处为“严滩”“子陵滩”。

[点评]

仔细想来，“离愁”应该有“女性闺愁”与“男性旅愁”之分，而真山民的这首《泊舟严滩》则属于标准的“男性旅愁”。首联铺叙，点明“泊舟”的时间与地点。颔联写景，而此时此刻的景象却与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如出一辙，同样表现了旅人风餐露宿的艰辛和孤独难耐的凄凉。颈联继续写景，但此景已放眼于“渔火之外”、侧耳于“笛声之中”，为全诗的结尾进行了悄悄的铺垫。尾联收束全篇，写不要再望云外远去的那行鸿雁，自己不就是一只孤苦伶仃的“断鸿”吗？言虽尽而意无穷矣！

本诗以“泊舟”为事件，以“严滩”为背景，以“孤蓬”“断鸿”为意象，分明表达了一种意欲淡泊世俗、急于远离红尘的渴望。

杜鹃花得红字^[1]

真山民

愁锁巴云往事空，只将遗恨寄芳丛。

归心千古终难白，啼血万山都是红^[2]。

枝带翠烟深夜月，魂飞锦水旧东风。

至今染出怀乡恨，长挂行人望眼中。

[注释]

^[1]本诗属于一首拈韵之作。诗题的意思，是要求作者用“红”字所在的“一东韵”来题咏杜鹃花。

^[2]啼血：指杜鹃啼血。

[点评]

“拈韵诗”属于命题作诗的一种，一般来说是有相当技巧难度的。本诗颌联对仗工稳且工巧：上联写自己那颗日日思乡的“归心”即便千古也难以表白，下联写不得归去的啼鸣之血使得万山都因之而染红。尤其是将上联“白”字动词词性与下联“红”字形容词词性对仗的联合运用，更显出诗人的构思之巧。尾联更将“怀乡（之）恨”“染出”并“长挂（在）行人望眼中”——诗人在这里的“染出”一词，当是从“啼血万山都是红”一句而来。真山民的这个比喻，道前人所未道，精巧而出新。而首联将“往事”“愁锁”并“将遗恨寄芳丛”，使无形的“往事”化为有形的“芳丛”，既形象生动而又入手扣题，是谓高手。只是颌联中“深夜月”和“旧东风”的语法结构有些对不起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一剪梅 舟过吴江^[1]

蒋捷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2]。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3]。心字香烧^[4]。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注释]

[1]吴江：在太湖东岸，吴淞江北流经过此地。今属江苏。

[2]秋娘渡、泰娘桥：吴江县的两个地名。

[3]银字笙：一种镶嵌银字的乐器。

[4]心字香：一种盘曲如“心”的名香。

[点评]

蒋捷笔下的“春愁”别具一种特点。当他“舟过吴江”之际，眼中看到了一番“舟摇”“帘招”的景象，于是便更加重了“何日归家洗客袍”的思念。而“流光容易把人抛”的感慨，使得全词的起句“一片春愁待酒浇”，更具有了诗人自己在思想深处对流光易逝的情感追忆与艺术依托。不过，对于李白“借酒浇愁愁更愁”诗句的无痕化用，则使全词首先奠定了一个“春愁”的基调。

蒋捷的这首《一剪梅·舟过吴江》，用语流动，气韵畅达，在“舟摇”“帘招”的潇洒中，不动声色地透出自己念故思归的内在情怀。煞拍“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两句，更把一种流光易逝、度日如年的感觉表现得十分形象——无怪乎广为读者喜爱矣！

梅花引

荆溪阻雪^[1]

蒋捷

白鸥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风拍小帘灯晕^[2]舞，对闲影，冷清清，忆旧游。旧游旧游今在否？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漠漠黄云，湿透木绵裘。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

[注释]

^[1]荆溪：在今江苏省南部。

^[2]灯晕：指风灯的光晕。

[点评]

本词可谓奇作。词人主要通过“我”与“白鸥”的悄悄对话，表现了他的一次舟行阻雪之际的心理活动过程。“白鸥”的问话婉转而刁钻——“是身留？是心留？”而“我”的回答巧妙又含蓄——“花外楼，柳下舟”。不过，有一点却是作者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在既有些温馨又略显惆怅的情调之中，作者或许并不想打碎这个“梦也梦也，梦不到”的“愁梦”吧？

全词语言潇洒，笔调活泼，意境清妍，情趣盎然，充分体现出词人“语言纤巧”“洗练缜密”的艺术特点。

鹧鸪天

张炎

楼上谁将玉笛吹？山前水阔暝云低。劳劳燕子人千里^[1]，落落梨花雨一枝^[2]。修禊近^[3]，买饧时^[4]，故乡惟有梦相随。夜来折得江头柳，不是苏堤也皱眉。

[注释]

[1]“劳劳”句：古乐府《东飞伯劳歌》云：“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相见时。”劳劳在这里是形容燕子劳怨、辛劳之意。

[2]“落落”句：白居易《长恨歌》：“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落落在这里是形容梨花零落、孤独的样子。

[3]修禊：古代于农历三月上旬到水边嬉游以消除不祥的一种习俗。

[4]饧（xíng）：一种面食，由糖稀和面粉掺和而成。

[点评]

这又是一曲“游子吟”，不禁使人想起唐人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而“劳劳燕子人千里，落落梨花雨一枝”两句，将“劳燕分飞”的意象转化为一枝“落落梨花雨”的形象，使得词人的离愁更具有了凄美动人的具体形象。

过片的“修禊近，买饧时”，与王维的绝句《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样，借忆故乡的节日风俗以寄托自己那不尽的思念，艺术手法极其相似。不过，“故乡惟有梦相随”一句与“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两句相比，却已是逊色了几分。

清平乐

张炎

采芳人杳，顿觉游情少。客里看春多草草，总被诗愁分了。

去年燕子天涯，今年燕子谁家？三月休听夜雨，如今不是催花。

[点评]

本词起拍即曰：“采芳人杳，顿觉游情少。”为全词奠定了一个春游欢乐无多的基础。词人又在以下两句中，将这种“客里看春”称为“诗愁”，使得“愁”也充满了诗情画意。过片说去年的燕子到今年仍然不知所向，可知词人是多么的失望与落寞。全词煞拍写道：“三月休听夜雨，如今不是催花。”点明夜雨对于春花不是“催”而是“摧”，更加重了全词“诗愁”的深度与分量。

小令一首，味淡情浓。词人将愁写成“诗愁”，也可谓是一种发明了。

客怀

何应龙

客怀处处不宜秋，秋到梧桐动客愁。

想得故人无字到，雁声远过夕阳楼。

[点评]

首句平平而起，说游子无论人在何处都不宜面对容易令人感伤的秋天。次句顶针而来，写秋天之际的“梧桐更兼细雨”最能够撩动游子们的愁怀。第三与第四两句，不禁使人想起唐人李商隐的《夕阳楼》一诗：“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楼更上楼。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这里所说的“夕阳楼”，属于当时郑州的一处名胜。郑州刺史萧瀚曾非常器重李商隐，但后来却被贬远州。诗人登楼远望，不仅触景生情，感叹无限。而何应龙的这首《客怀》，比起李商隐的《夕阳楼》来说，应该是更为含蓄、更为深刻了许多。

韵里风光·好山好水看不足

忆余杭 (十首选三)

潘阆

长忆西湖，尽日凭栏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

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整钓鱼竿，思入水云寒。

长忆钱塘，不是人寰是天上。万家掩映翠微间，处处水潺潺。

异花四季当窗放，出入分明在屏障。别来隋柳几经秋，何日得重游。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

弄潮儿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点评]

读宋人潘阆的这组《忆余杭》，不禁使人想起唐代白居易那首著名的《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无论是这种小令的形式，或者吟咏的内容，二者似乎都有一定的传承借鉴关系。

在组词《忆余杭》中，潘阆抓住余杭地区不同景点的不同特色分别进行重点描写，正可谓各有千秋。“长忆西湖”一阕，既不同于苏轼所写“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的“初晴后雨”，又不同于杨万里所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六月西湖”，而是西湖岛上“思入水云寒”的清秋时节，正所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苏杭到底如何之好呢？读者不妨把“长忆钱塘”一阕视为一种对于苏杭的艺术阐释：“万家掩映翠微间，处处水潺潺。”“异花四季当窗放，出入分明在屏障。”“长忆观潮”一阕中的“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之句，不仅描写了钱塘潮在视觉上空前的气势，而且表现了钱塘潮在听觉上的豪情。而“弄潮儿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则更因其生动的形象、豪迈的气概从而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

宿甘露僧舍^[1]

曾公亮

枕中云气千峰近，床底松声万壑哀。

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

[注释]

^[1]甘露：即甘露寺，在今江苏镇江北固山上。相传此寺建于三国吴甘露年间，又说建于唐文宗大和年间，重建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

[点评]

在实际上，甘露寺并没有什么“云气”或者“松声”。前两句纯属作者的艺术虚拟，描写诗人好像正置身于“千峰”之上看“云气”氤氲、在“万壑”之中听“松声”滚滚。后两句构思奇妙，陡然而来，给人以真实形象、如临其境的感觉：“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在这里，诗人不仅看到一幅“银山拍天浪”的奇妙景象，而且要将“大江”“放入”僧舍中来。只一个“放”字，即可见其想象之奇妙、气魄之宏大、胸怀之宽广。

鲁山山行

梅尧臣

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

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

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

人家何许在？云外一声鸡。

[点评]

首联扣题，写“野情”与诗人的兴致正相吻合，而“千山高复低”便有了一种情趣的意味。颔联承上而来，动态地表现诗人的视角随着移步换形而发生着不同的变化。颈联转推出两个特写镜头：“熊升树”见出“憨趣”，“鹿饮溪”反衬“闲趣”；而几乎无声无形的“霜落”“林空”，在这里却变得动感十足了。尾联更是十分著名：“人家何许在？云外一声鸡。”诗人从“云外一声鸡”中“听”出山中毕竟有人家在，表现出他专注的神态和意外的喜悦，从而使全诗显出了无穷的韵味。

丰乐亭游春^[1]

（三首选一）

欧阳修

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

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

[注释]

^[1]丰乐亭：作者欧阳修在庆历年间任滁州知州时所建。当时，他曾专门写了一篇《丰乐亭记》，生动地记述了建亭的经过和周围的风光，并由苏轼书后刻石。于是，三美（美文、美书、美景）兼具的丰乐亭，便为这里平添了一处游览的胜景。

[点评]

《丰乐亭游春》三首都是描写丰乐亭迷人春色的，而本诗则着重描写这里的暮春时节。首句速写大景，“红树青山”使人想起唐人李白《送友人》诗中“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的意境；而“日欲斜”则点明此时已将要“白日依山尽”了。次句特写一望无边的萋萋草色，又使唐人崔颢《黄鹤楼》诗中“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意境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三句的“游人不管春将老”，言游人之爱春、恋春；四句的“来往亭前踏落花”，则又给人一种“踏花归来马蹄香”的感觉。而第三、四两句连在一起，更表现了一种熙攘攘的、热闹而有序的、活泼而自在的春游之景。

顾名思义，“丰乐亭”蕴含了诗人祈望四季五谷丰登、百姓安家乐业的本意。而本诗所展现的，也正是这里一幅幅喜气洋洋的精彩画面。如“红树”“青山”“绿草”等缤纷的色彩；又如“踏落花”给人以五彩缤纷的遐想，等等，无不着意地体现着诗人这一良好的意愿。

采桑子 (十首选四)

欧阳修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

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画船载酒西湖好，急管繁弦。玉盏催传。稳泛平波任醉眠。

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鲜。俯仰留连。疑是湖中别有天。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藉残红。飞絮濛濛。垂柳阑干尽日风。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

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鲜。鸥鹭闲眠。应惯寻常听管弦。

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谁羡骖鸾？人在舟中便是仙。

[点评]

宋代著名词人欧阳修，晚年退居颍州时一气写了十首组词《采桑子》。正如词人在组词前边的《西湖念语》中所写：“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并游或结于良朋，乘兴有时而独往……曲水临流，自可一觴而一咏。”而这里所选，则是尤为脍炙人口的四首。

“轻舟短棹”一阕，泛写西湖荡舟、寻幽探胜之所见，词人在每个名词之后配以动词或形容词，如“西湖好”“绿水逶迤”“笙歌处处随”“琉璃滑”“觉船移”“掠岸飞”等，始终使全词处于一种动感之中，勾画出一幅生动的盎然春意图。“画船载酒”一阕，着重描写湖上畅饮时的特殊情景与醉酒状态，而歇拍的“疑是湖中别有天”，则惟妙惟肖地表现了饮酒者不知湖在天上或是天在湖中的“错乱”神态。“群芳过后”一阕，一反常规地特意描写“狼藉残红，飞絮濛濛”“笙歌散尽游人去”“双燕归来细雨中”的微妙感受和不易为人觉察的情绪波澜，给读者留下很大的回味余地。如果说以上三阕都是词人对于白天动态西湖的精彩描写的话，而“天容水色”一阕，则对于夜晚静态西湖也进行了非常动人的表现：上片偏重从“应惯寻常听管弦”中衬出“鸥鹭闲眠”，人与自然是如此协调地生活在一起；下片则侧重从“一片琼田”中推出“人在舟中便是仙”，使游人那已经十分厌倦、疲累的身心得以自由、快活与逍遥，真可谓“不虚此行”矣！

泊船瓜洲^[1]

王安石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2]。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注释]

^[1]瓜洲：在今江苏省邗江县南临江处。

^[2]京口：即今江苏省镇江；钟山：即南京紫金山。

[点评]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绝句，并且以“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尤为著名。

本诗写于作者二度拜相的进京途中，全诗充满了一种愉悦的气氛和欢快的情调。首句写从“京口”到“瓜洲”仅有“一水间”（长江）之隔，次句写从“钟山”到“瓜洲”也才有“数重山”之远——诗人这种着意的艺术夸张，不仅与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已达一种十分的协调境界，而且显示了他成竹在胸、蔑视一切困难的气度。第三句中的“春风”二字，既是节候中的春天之风，更是政治上的“皇恩浩荡”，于是才有了“又绿江南”之说。而这里的“江南”，既是地理上的江南，又是诗人所在的处所。四句的“明月何时照我还”，于一路的轻快之中更流露出对于“江南”大地的钟情与留恋。

关于“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中“绿”字的推敲修改，流传有多种不同的版本。而此“绿”字的运用之妙，还在于以小见大地表现了一种由此及彼的动态感、层次感和画面感。大家手笔，由此可见一斑矣！

书湖阴先生壁^[1]

（二首选一）

王安石

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

[注释]

^[1]书……壁：古代常见的一种作品发表形式，即将作品题写在一块较大、较醒目的墙壁上供人阅读。湖阴先生：即作者的朋友杨德逢，号“湖阴先生”。

[点评]

本诗前两句描写“湖阴先生”家清幽而静洁的环境和“花木成畦”的劳动果实，“无意”之中已经将这位先生的精神风貌表达得脱俗而飘逸。后两句诗是对句，诗人这一匠心独运的结构安排，已使这里的自然景物人格化，与主人公之间已经达到一种“物我”无间的天然境界——生动的素描，清丽的语言，盎然的趣味，无不处处表现了诗人高妙的艺术功力。

葛溪驿^[1]

王安石

缺月昏昏漏未央^[2]，一灯明灭照秋床。

病身最感风露早，归梦不知山水长。

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苍凉。

鸣蝉更乱行人耳，正抱疏桐叶半黄。

[注释]

^[1]葛溪驿：在今江西省弋阳。驿，即古代官府所设的驿馆、官舍。

^[2]漏：即古代计时用的漏壶。未央：未尽，未已。

[点评]

作品紧扣诗题，将主要场景设定在驿站里。首联点明时间（晚上）和季节（秋天），并将天上的“缺月”和馆舍里的“一灯”进行大与小、远与近、昏与明的对比描写，表现诗人独眠驿舍之夜的寂寞和思乡情绪。“漏未央”三字，表明诗人辗转反侧、内心烦乱的时间之久。颔联可说是对于人生一种细致入微的体验，细腻而真切。颈联两句，一写自己人生的壮怀激烈、慷慨悲歌，一写家国天地的苍凉景色、忧乐之情——其实，自己与家国在这里已经合二为一、兼而有之了。尾联侧重表现次日征途的景象：一幅“蝉鸣疏桐”图，更寄寓了诗人深刻的家国之思。

不过，从技术的角度而言，颔联中的“风露早”与“山水长”平仄不对，颈联中的“歌慷慨”与“色苍凉”句法不对，而全诗也重出两个“感”字——对于大家而言，这不能不是几处应该避免的伤病。而如果将“风露早”改为“风霜早”，将“坐感”改为“坐觉”，将“色苍凉”改为“叹苍凉”，既无妨于诗意的准确表达，又医好了几处硬伤，不知这位王家先辈以为然否？

桂枝香

金陵怀古^[1]

王安石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2]，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3]，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4]，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5]，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6]。六朝旧事随流水^[7]，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8]。

[注释]

^[1]金陵：古邑名，在今南京市清凉山。后人常用作南京市的别称。

^[2]故国：因为南京曾经是六朝的国都所在，所以这里仍然是南京的代称。

^[3]澄江似练：隐括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意：“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

^[4]彩舟云淡，星河鹭起：彩舟指画船，星河本指银河，这里代指长江。

^[5]叹门外楼头：典出杜牧《台城曲》：“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隋将韩擒虎灭陈后，从京阳井中俘获了陈后主和宠妃张丽华，这里也是代指六朝繁盛与衰败。

^[6]漫嗟：空叹。

^[7]六朝：指此曾经定都南京的吴、东晋，以及南朝宋、齐、梁、陈。

^[8]后庭遗曲：即陈后主所作《玉树后庭花》，辞甚哀怨，被后人称为亡国之音。《隋书·五行志》有辞云：“‘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时人以为歌谶，此其不久兆也。”杜牧诗《泊秦淮》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点评]

本词虽是第一次将历史兴亡引入词作之中，却成为一首同类体裁与题材中的绝唱。当时，词人再次罢相，寓居金陵，虽然在个人仕途上遭遇了重大挫折，但是对于当朝国事却仍然是忧心忡忡。作者在上阕中描写眼前景物，带着一种欣赏的眼光；下阕转写历史人事，却分明又带着慨叹的感情。煞拍的“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三句，虽不同于杜牧当年晚唐末期的感叹，但是也明显寄寓了词人由“六朝旧事随流水”而来的家国之思。

凤凰台次李太白韵^[1]

郭祥正

高台不见凤凰游，浩浩长江入海流。

舞罢青蛾同去国，战残白骨尚盈丘。

风摇落日催行棹，潮拥新沙换故洲。

结绮临春无处觅^[2]，年年荒草向人愁。

[注释]

[1]凤凰台：在南京凤凰山上，传说南朝宋永嘉年间，曾经有凤凰翔集于此，故而筑台得名。次……韵：又称步韵，即按照原诗的韵部及韵字顺序作诗。李太白韵：即李白的七律《登金陵凤凰台》。

[2]结绮、临春：与“望仙”同为陈后主当年所建“三阁”。

[点评]

据说，李白很欣赏唐人崔颢的《黄鹤楼》一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李白感到一时无法超越，便在留下“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遗憾的同时，也下了与崔一较高低的决心。后来，他来到金陵凤凰台写下了一首并不常写的七言律诗《登金陵凤凰台》。原诗云：“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那么，本诗作者郭祥正的这首诗与崔颢的诗相比如何呢？其一，崔诗虽为七言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律诗，除第五、六句为名联之外，其余不太讲究平仄，但显得气韵贯通、自由潇洒；郭诗虽为格律谨严的七言律诗，但在气韵上略为滞塞，在联语上略无新意。其二，两诗虽然同为怀古之作，但崔诗因为将关于黄鹤的传说写得美不胜收、精彩绝伦而脍炙人口，郭诗因为拘泥于实地景物而显得缺乏想象，景象一般，全诗并无出彩之句。其三，崔诗语言通俗，自然流畅，几乎句句引人入胜；郭诗似用典似不用典，意义似乎含混不清，令人有故作高深却又捉襟见肘之感。当然，如果再与李白的七律《登金陵凤凰台》相比，则更显得等而下之了。之所以将郭诗选入，是因为编者欣赏他敢与名家一较高低的勇气。这或许与本书的宗旨有所抵牾，但若能让读者自己进行艺术比较后得出孰优孰劣的结论，并从中悟出怎样才能写出好诗的奥妙，也应该是另外一番苦心吧。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1]

（二首选一）

黄庭坚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出瞿塘滟滪关^[2]。

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注释]

^[1]岳阳楼：在今湖南省岳阳市洞庭湖畔，乃我国古代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其他两座名楼分别是湖北武昌的黄鹤楼与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君山：在洞庭湖中与岳阳楼遥遥相望。

^[2]瞿塘滟滪关：即长江三峡中四川段的瞿塘峡和滟滪堆。

[点评]

本诗名为“望君山”，并没有对“君山”进行正面描写，但全诗却始终洋溢着一种旷达的豪情和一股难以抑制的喜悦。诗人久谪巴蜀，遇赦东归，途经岳阳，感慨万端。尤其三、四句“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把内心复杂的欢欣之情化为诗人简单的“先一笑”，删繁就简，包容着丰富的思想含量。诗人的另一首诗是：“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奇思壮怀，可谓独得山水之妙！

望海楼^[1]

米芾

云间铁瓮近青天^[2]，缥缈飞楼百尺连。

三峡江声流笔底，六朝帆影落樽前。

几番画角催红日^[3]，无事沧州起白烟。

忽忆赏心何处是？春风秋月两茫然。

[注释]

^[1]望海楼：宋代镇江城内由蔡襄题字“望海”的一座阁楼。登楼可以眺望金山寺、甘露寺等美景。

^[2]铁瓮：即铁瓮城，相传为古时镇江的子城，这里代指镇江。

^[3]画角：古代以皮革或竹木制成的管乐器，声音哀厉高亢，多在军中使用，因外加彩绘而得名。形如竹筒，出自西羌。

[点评]

作为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米芾不仅擅书画而且能诗文，这首《望海楼》就是他晚年定居镇江后的一首作品。全诗以写景为主，不仅写出了望海楼的气势，而且描绘出一幅壮观峻美的山水风光图。首联从城高接云的地理环境写起，推出凌空欲飞的望海之楼，奠定了全诗的非凡气度。颔联不仅豪情顿生，而且妙趣横生：滚滚的三峡江声向笔底流注而来，片片的六朝帆影直飘落手中樽前——虚实相生、想象阔远的描写，突出了望海楼的气势巍峨和历史悠久。颈联将“红日”与“白烟”对举，构成了一幅形象丰富、色彩鲜明的暮日长江图。而“画角”之“催”、“白烟”之“起”，更使这幅图画具有一种壮美与缥缈的动感。尾联犹妙，诗人对于“春花秋月”的“茫然”，一方面说明了此处四时景色之美各有特点、难分高下，另一方面也略略地表达了诗人积郁心中的伤感之情。

临江仙

信州作^[1]

晁补之

谪宦江城无屋买，残僧野寺相依。松间药臼竹间衣。水穷行到处，云起坐看时。一个幽禽缘底事？苦来醉耳边啼。月斜西院愈声悲。青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

[注释]

^[1]信州：我国历史上曾经有几个信州，这里指唐乾元元年分衢、饶、建、抚诸州而治的新设信州，治所在今江西上饶。

[点评]

本词上阕表现词人初到信州时的主观感受。仅从“谪宦江城无屋买”的描写中，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词人晁补之是个清官，感受到他与“残僧野寺相依”的清苦。然而，这却恰恰符合词人那超脱、恬淡的性情。只“松间药臼竹间衣”一句，就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关于松者，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唐王维《山居秋暝》）如：“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唐刘长卿《听弹琴》）如：“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唐贾岛《访隐者不遇》）关于竹者，如：“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清郑燮《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又如“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唐王维《竹里馆》），等等，这里的一阵松涛来，一阵竹风寒，一声药臼响，一角衣衫影，在词人的眼里无不成为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惆怅、清雅的象征。而以下“水穷行到处，云起坐看时”，化用王维《终南别业》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两句，由于将句子成分进行了微妙处理，则已被赋予了更为生动深刻的思想内容。

本词下阕，词人转向对于“野寺”景象的客观描写，而这种描写已经具有情节化的感情色彩。那应该是在一个风清日丽的下午，词人无事饮酒至醉，便卧倒在竹间松下乘凉。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幽禽”在词人的耳边不住地悲啼。一直到月斜西院了，那鸟声就显得更加的悲悲凄凄——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鸟鸣，而是词人自己的心声。全词歇拍，委婉地表达了词人的这种尤其强烈心声：“青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

初见嵩山^[1]

张耒

年来鞍马困尘埃，赖有青山豁我怀。

日暮北风吹雨去，数峰清瘦出云来。

[注释]

^[1]嵩山：即我国五岳之一的中岳，在今河南省登封市北部。

[点评]

实际上，本诗并不直接写山，而是通过表现诗人初次见到嵩山的感受，传达出诗人自己的一种精神风貌。首句应该是诗人多年以来宦游失意之情的真实写照，次句表明全赖青山使我的胸怀豁然开朗。三句点出次初见嵩山的具体时间（日暮）和天气景况（北风吹雨去），为嵩山的最终出现进行再一次的铺垫。直到结尾的第四句，这座嵩山才“千呼万唤”地出现在读者的面前：“数峰清瘦出云来。”写山乎？写人乎？读者诸君自可得出个人的结论来。

池洲翠微亭

岳飞

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1]。

好山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

[注释]

^[1]特特：即马蹄声。温庭筠《常林欢歌》：“马蹄特特荆门道。”

[点评]

“好山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两句，是著名民族英雄岳飞笔下的写景名句，既符合诗人自己一生南北征战、铁马金戈的身份，又表现了诗人难得寻芳、月夜而归的游兴，更写出了诗人对于祖国大好河山的无比热爱。

吴门道中二首

孙覿

一点炊烟竹里村，人家深闭雨中门。

数声好鸟不知处，千丈藤萝古木昏。

数间茅屋水边村，杨柳依依绿映门。

渡口唤船人独立，一蓑烟雨湿黄昏。

[点评]

诗人这两首次韵之作，不动声色地描绘了两幅淡淡的雨中田园图。尤其“数声好鸟不知处”“渡口唤船人独立”两句，犹如几个生动脆亮的音符，使这恬淡的乡间显得更为幽静，更充满纯粹田园的诗情画意！而“一蓑烟雨湿黄昏”一句中的“湿”字用得最妙，不仅淋湿了雨中的诗人和诗人的黄昏，并且淋湿了千年以来的读者和读者的感觉。

藏春峡

杨时

山衔幽径碧如环，一壑风烟自往还。

不似武陵流水出，残红那得到人间？

[点评]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次，美术老师给学生出了一道考试题，根据“十里蛙声出山泉”或“深山藏古寺”画一幅画。一位学生画了一道泉水从深山中蜿蜒而出，并在泉水中画了几个欢蹦乱跳的蝌蚪。另一位学生则在深山的树林中画了一角寺庙，上边还悬挂了一个迎风摆动的金铎。当然，这两个学生都得了高分。

其实，本诗也是这个道理，标题“藏春峡”的关键是如何把春“藏”起来：第一、二两句浓笔重彩，主要描写峡之幽、峡之美。第三句的“流水出”流出一个“藏”字，第四句的“残红”则说明了一个“春”字——三、四两句连起来，不仅轻盈地暗示出自然界的春天（残红）仍藏在这个美丽的峡谷之中，而且巧妙地表现了对于心灵上的春天（武陵）的向往（那得到人间）。

江城子 黄州杏花村馆

谢逸

杏花村馆酒旗风。水溶溶，扬残红。野渡舟横，杨柳绿阴浓。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夕阳楼外晚烟笼。粉香融，淡眉峰。记得年时，相问画屏中。只有关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

[点评]

与其说这是一首为“黄州杏花村馆”而题之作，倒不如说这是词人触景生情抒发自己思念之作更为恰当。上阕写景，充分渲染了杏花村馆暮春时节“杨柳绿浓”的江南景色。下阕忆人，表现自己当年此时此地与一个“淡眉”“粉香”之人“相问画屏中”的温馨场面——温而不火，香而不腻，情意绵绵，值得回味。全词煞拍，更将怀念延伸到千里之外，只是不知这位“粉香”知己是否还记得他？

鷓鴣天

西都作^[1]

朱敦儒

我是清都山水郎^[2]，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露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3]。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注释]

^[1]西都：北宋以洛阳为西京，亦称西都。

^[2]清都：传说中天帝的居所。

^[3]给露支风、留云借月：均指调风遣雨的权力。

[点评]

这首蕴藉奇绝的短章，非常生动地刻画了词人恣情山水、“头插梅花”、“笑傲王侯”的个性。在上阕中，词人将自己比作一个由天帝派遣并赋予了管理山水权力的仙人，恣意疏狂，不受拘束，可以任意地调风遣雨，留云借月，可谓得意至极，风趣横生。在下阕中，词人先是如数家珍地检点自己的“诗万首”和“酒千觞”，并因此而敢于放言：“几曾着眼看侯王？”歇拍两句，则更将这种狂傲之情演绎到了极致：现在，连天帝那里的“玉楼金阙”我都懒得回去了，我还是头插梅花、口饮美酒、畅醉洛阳吧。词人以其具有荒诞色彩的想象之笔，表现了自己特立独行的形象：既不同于“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李白《将进酒》）；也有异于“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苏轼《水调歌头》）。尽管词人极想逃避北宋当时那种即将国破家亡的现实，但在实际上，词人对于人间红尘仍是十分留恋的。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杨万里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点评]

本诗题为送别友人，其实是一首描写西湖风光的绝妙之作。首句以“毕竟”二字领起，直接交代诗人为朋友林子方送行的地点（西湖）和时间（六月）；次句犹如诗人带有强烈情感的一声响亮喝彩：“好啊，这里的风光是如此之美！”那么三、四两句就具体地表现了这种美丽的与众不同：“莲叶”接天而碧，“荷花”与日争红——互文修辞加之“无穷”“别样”两组副词的使用，造成一种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并使这两句诗成为比较少见的结尾对仗佳句。本诗纯用白描，虚实相生，从极为柔美的意象之中表现出十分刚性的壮观之景，是杨万里脍炙人口的代表性绝句之一。

念奴娇 过洞庭

张孝祥

洞庭青草，过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1]，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表经年^[2]，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3]，稳泛沧溟空阔。尽吸西江^[4]，细斟北斗^[5]，万象为宾客^[6]。扣舷独笑，不知今夕何夕？

〔注释〕

[1]玉鉴琼田：玉鉴乃玉镜，琼田乃玉田。玉鉴琼田在这里形容洞庭湖水如美玉一般光明净。

[2]岭：这里指五岭以外的两广一带，词人曾任广南路经略安抚使。表：即外表。

[3]萧骚：即萧疏。

[4]西江：长江从此西来洞庭湖，故称。

[5]北斗：暗用《九歌·东君》中“援北斗兮酌桂浆”之意。

[6]万象：自然万物。

〔点评〕

这首词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作者通过对洞庭湖中秋佳节“素月分辉，明河共影”“妙处难与君说”景色出神入化的精彩描写，充分表现了他自己“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悠然心会”“表里俱澄澈”的内心世界；是因为作者“尽吸西江，细斟北斗”的奇思妙想、“万象为宾客”的宏大气魄和“扣舷独笑，不知今夕何夕”的哲理性思考，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全词将情与景进行了妙不可言的水乳交融，给人以物我两忘的阅读愉悦，使人获得了一次纯净心灵、体验崇高的精神享受。

过垂虹^[1]

姜夔

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2]。

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3]。

[注释]

^[1]垂虹：即垂虹桥，北宋时建在江苏吴县，乃当时三吴胜景之一。

^[2]小红：顺阳公范成大之家伎，曾与姜夔一道为《疏影》《暗香》二阙新词把琴、吹箫而歌之。

^[3]十四桥：不一定实指，极言“松陵路”之长。

[点评]

本诗记载了一个真实而风雅的音乐故事：顺阳公范成大与白石道人姜夔，一诗一词并雄于当时的南宋文坛。一次，范成大向诗友发函征集新作，姜夔就手持自度的《疏影》《暗香》二阙新词以应征。范成大为姜夔的杰作所折服，吩咐自己的家伎当场按谱练习，精通音乐的姜夔便与其家伎一并把琴、吹箫而歌之，使之“音节清婉”。而范成大更是大为激动，将色艺俱佳的家伎小红慷慨地当场相赠。本诗正是姜夔带着小红从范成大别墅所在的石湖回归湖州过垂虹桥时所写，表现了姜夔“自作新词韵最娇，意外载得美人归”的自豪之感与兴奋之情。诗中首句的“韵最娇”三字，既是白石对诗作的自许，也是他自得之情的外溢。次句定格表现老年词人与妙龄歌伎这次红颜白发的成功配合，该是一段妙不可言的文坛佳话。

钓雪亭^[1]

姜夔

阑干风冷雪漫漫，惆怅无人把钓竿。

时有官船桥畔过，白鹭飞去落前滩。

[注释]

^[1]钓雪亭：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吴江县尉彭法在雪滩“三高祠”旁建亭，据唐人柳宗元《江雪》之诗取名为“钓雪亭”。

[点评]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唐人柳宗元的这首仄韵五言古诗，只寥寥二十个字，就从一幅不同凡响的画面中，塑造出一个傲岸不群的艺术形象，表现了诗人独出其类的思想情怀和卓尔不凡的艺术境界。一种凛然高标、超凡脱俗的精神，令读者不禁“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姜白石的这首七言绝句，却立足于“惆怅无人把钓竿”，便使这座“阑干风冷雪漫漫”之中的“钓雪亭”，与柳宗元的《江雪》相比显得更为凄绝与冷清。而“时有官船桥畔过，白鹭飞去落前滩”两句，则尤其反衬出了诗人心情的索寞与冷寂。

扬州慢^[1]

姜夔

淮左名都^[2]，竹西佳处^[3]，解鞍少驻初程^[4]。过春风十里^[5]，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6]，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7]，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8]，青楼梦好^[9]，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10]，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11]，年年知为谁生？

[注释]

^[1]本词前有小序云：“淳熙丙申至日，余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余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至日即冬至日。维扬即扬州。

^[2]淮左名都：扬州位居淮水之东，故称。

^[3]竹西：扬州蜀冈有亭曰竹西。

^[4]初程：即刚刚开始的路程。

^[5]春风十里、豆蔻词工：唐人杜牧《赠别》诗云：“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6]胡马窥江：这里指金兵攻陷扬州事。

^[7]杜郎：即指杜牧。

^[8]春风十里、豆蔻词工：唐人杜牧《赠别》诗云：“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9]青楼句：杜牧《遣怀》诗云：“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10]二十四桥：扬州在唐代时有二十四座桥，至北宋时已经只剩了七座。这里并非实指。

^[11]红药：即芍药。

[点评]

姜白石精于音乐，善于自度新声——本词就是他早期初到扬州时的一首优秀的自度作品。全词明显具有这样几个突出的艺术特点：

（一）虚实结合。如上阕一起三句，“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自虚笔开篇，而“解鞍少驻初程”却已落到实处；以下的“过春风十里”为虚，“尽荠麦青青”则为实；“自胡马窥江……犹厌言兵”为虚，“渐黄昏……都在空城”为实；“杜郎俊赏……难赋深情”为虚，“二十四桥……冷月无声”为实；而歇拍的“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则又将实化虚，给读者留下情感性的想象空间。

（二）情景交融。本词最经典的情景交融，如上阕中的“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和“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词人似乎只是进行不动声色的客观描写，实际上早已将自己的感情深深地融入到里边。

（三）对比描写。本词的对比描写主要表现为：一是相同时间不同景象的对比，如“春风十里”与“荠麦青青”的对比，将春风浩荡与荒芜凄凉如此无情地组合在一起，达到一种无以言说的凄惨效果。二是今昔对比，如“胡马窥江”前后的对比，将昔日的繁华与今日的破败进行比照，更显出作者内心哀痛情感之深刻；

三是情景对比，如“渐黄昏、清角吹寒”与“波心荡、冷月无声”，就两个特定的时间情景进行比较，笔致清绝哀婉。

（四）拟人化手法的运用。如“胡马窥江”“犹厌言兵”“冷月无声”“红药知为谁生”，等等。作为一位著名词人，白石先生能够在一首作品中容纳多种修辞方法，使作品主题达到一种凄美超凡的艺术境界，不能不可谓词中圣手矣！

夜过鉴湖^[1]

戴昺

推篷四望水连空，一片蒲帆正饱风。

山际白云云际月，子规声在白云中。

[注释]

^[1]鉴湖：原名镜湖，在今浙江省绍兴西南，堪称我国文化名湖。

[点评]

本诗在短短的四句二十八个字中，以传神的遣词、明快的造语和引人入胜的描写，勾画出一幅令人心神俱醉、心旷神怡的图画。在这幅图中，诗人通过着意的词汇重叠使用，于全诗节奏的轻快、旋律的回环往复中更增加了一种难得的音乐美感。次句“一片蒲帆正饱风”中的“饱”字，下得生动新巧又颇具趣味。而“子规声在白云中”一句，则流露出诗人虽然遥远却深切的故国之思。

行香子

题罗浮^[1]

葛长庚

满洞苔钱，买断风烟。笑桃花、流落晴川。石楼高处，夜夜啼猿。看二更云、三更月、四更天。
细草如毡，独枕空拳。与山麋、野鹿同眠。残霞未散，淡雾沉绵。是晋时人、唐时洞、汉时仙。

[注释]

^[1]罗浮，即罗浮山，在广东省东江北岸。这里风景优美，为粤中游览胜地。东晋时的葛洪曾经修道于此，被道教称为“第七洞天”。

[点评]

本词作者很浪漫，也很休闲。在上阕中，他非常豪爽地以满洞的青苔为钱，要买断大自然所赐予的一个千古山洞。实际上，罗浮山上的梅花可说是远近闻名的一大美景。而词人却写道：“笑桃花、流落晴川。”这里暗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唐人张志和小令《渔歌子·渔夫》中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另一个就是张志和已经暗用了的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歇拍“看二更云、三更月、四更天”中所表现的那份恬淡与惬意，真不知曾引诱过多少读者的想象。下阕描写词人独自在山洞中与山麋、野鹿等动物同枕共眠，而且恍惚觉得“不知今夕何夕”了：作为南宋时期的自己，却似乎躺在了唐代的山洞里，变成了晋代之人，化为了汉代之仙——在这里，词人对于时空在清醒状态下的“错乱”，似乎在着意表达自己的不食人间烟火。但实际上，却正是他对于南宋社会没落衰亡现实的逃避和无奈。

贺新郎 西湖

文及翁

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1]。回首洛阳花石尽，烟渺黍离之地^[2]。更不管、新亭堕泪^[3]。簇乐红妆摇画艇，问中流、击楫谁人是^[4]？千古恨，几时洗？余生自负澄清志。更有谁、磻溪未遇，傅岩未起^[5]。国事如今谁依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问孤山林处士^[6]，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注释〕

^[1]“渡江来”句：从北宋时期靖康之变的1127年，到当时南宋时期宋理宗的1225年前后，恰好为百年左右。

^[2]洛阳花石：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载：“洛阳以园林著称，多名花奇石。”这里代指中原。黍离：《诗经·王风》名篇，其中反复出现的“彼黍离离”之句，抒发了诗人的故国之思。后人所谓的“黍离”之典即出于此。

^[3]新亭堕泪：新亭又名劳劳亭，三国所建，后成为东晋南渡士人的聚游之地。有一次，大家又相聚新亭饮酒，周侯唉声叹气地说：“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大家听了，不禁相视泪流。只有王丞相猛然脸色一变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做楚囚相对？”

^[4]击楫：见张孝祥《水调歌头·闻采石矶战胜》注[10]。

^[5]磻溪：吕尚当年垂钓并恩遇周文王之地。傅岩：传说为傅说当年隐居版筑并恩遇商王武丁之地。

^[6]孤山林处士：孤山即西湖孤山，林处士即人称梅妻鹤子的和靖先生林逋。

〔点评〕

本词苍凉悲愤、沉郁哀绝，痛斥南宋一朝为了偏安而奉行的远志士、近凡庸，使得朝野无人甚至于醉生梦死的愚蠢国策，犀利而深刻。上阕起句的“一勺西湖水”，可谓一石三鸟：首先扣紧词题《西湖》，抓住临时首府杭州的主要地理特点，为全词围绕展开的内容树立了重要标的；同时将“西湖”夸张地比喻为小小的一个“一勺水”，可谓绝妙至极；第三，将“西湖”的自然之美和相对于整个国土的渺小极为凝练地浓缩在五个字之中，没有深厚的艺术功力是无法企及的。以下的“百年歌舞，百年酣醉”以及“千古恨”“天下事”等，正是在这句话的比衬之下，更恰似黑色幽默一般具有了相当残酷的讽刺意义。

金陵驿 (二首选一)

文天祥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漂泊复何依？

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

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

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点评]

本诗是作者在被捕之后途经金陵前往元都燕京时所作。

金陵曾经是南宋初期高宗短期留驻之处，行宫建设得气派豪华，金碧辉煌。首联从当时这里的满目疮痍、一片凄凉之中，象征地暗示了南宋小王朝的行将覆灭，并由此想到自己的“孤云漂泊”和无复所依。颔联运用对比的手法，承上感叹时世的山河依旧与人事已非。颈联继续运用比喻的手法，写自己正像那芦花一样随风满地飘零，也从“旧时王谢堂前燕”的无处依傍中写出了心中的黍离之悲和家国之感。尾联写得悲壮而悲怆，比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更为决绝和感人。而“带血归”三字，却又表现了诗人对故国山河的依依深情和无比留恋。

高阳台 西湖春感

张炎

接叶巢莺，平波卷絮，断桥斜日归船。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更凄然，万绿西泠^[1]，一抹荒烟。当年燕子知何处？但苔深韦曲^[2]，草暗斜川。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

[注释]

^[1]西泠：杭州地名，接近孤山名胜风景区。

^[2]韦曲：古镇，因唐代时的诸韦居此而得名，即今天陕西省的西安市长安区。这里前临滴水，风景秀丽。杜甫有诗云：“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此处代指杭州。

[点评]

与一般描写西湖诗作的轻快笔调不同，本词虽然遣词婉丽，情感强烈，但色彩暗淡，情调凄凉。纯粹是为南宋王朝所唱的一首凄婉的悲歌。

上阕开篇，即以一幅暮春的画面暗喻出一种亡国的哀伤。“能几番游”一问，语气虽淡，却透出作者内心深深的叹息。以下至“到蔷薇、春已堪怜”处，更表现出词人面对春色爱恨交加、五味俱全的复杂心理感受。过片的“当年燕子”一句与上阕的“斜日归船”一句，呼应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的感慨与惆怅。而煞拍的“莫开帘”三句，更委婉地表现了词人不堪春色、悲从中来的凄怆心情。

沙湖晚归

朱德润

山野低回落雁斜，炊烟茅屋起平沙。

橹声归去浪痕浅，摇动一滩红蓼花。

[点评]

我们从诗句所提供的信息中可以推断，本诗所写乃为一天的傍晚景色：首句的山野在“落雁斜”中“低回”旋转，次句的“茅屋”在袅袅“炊烟”中起自“平沙”——这一上一下、一回一起的描写，很像电影中的摇动镜头一样，非常令人感动。三、四两句将镜头从大处拉回，对准沙湖来了一个特写：橹声归去，言有人刚刚在此送别；蓼花摇动，言山水多情之恋。一首小诗写得如此情致婉切，岂不妙乎？

精忠报国·留取丹心照汗青

渔家傲

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1]。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2]！羌管悠悠霜满地^[3]。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注释]

[1]衡阳雁去：衡阳在今湖南省南部。据传说，大雁在每年冬天南飞至此即回，这里至今仍有回雁峰等古迹。

[2]燕然未勒：燕然即燕然山，又名杭爱山，在今蒙古国境内。东汉元年，大将窦宪与耿秉在此击败北匈奴后，登燕然山勒石而归。

[3]羌管：即羌笛。唐人王之涣《凉州词》诗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点评]

这是一首沉郁悲壮、千古流传的绝妙好词。

上阕主要表现边塞战区的“风景异”：词人先后将“秋”“雁”“边声”“千嶂”“长烟”“落日”“孤城”等主要的特色景物，用“来”“去”“无”“连”“起”“闭”等动词进行一系列特定的排列组合，层层重叠地描绘出一幅幅萧瑟、荒凉、悲壮、动人的边城秋色图。下阕主要表现边塞将军的“人不寐”：词人顺序将“浊酒一杯”“家”“燕然”“羌管”“霜”“白发”“征夫泪”等有关的特色事物，用“未勒”“归”“悠悠”“满地”等动词加以着意的联系，就使戍边将军心中浓重的乡愁和无法凯旋的苦闷心情得到了形象生动的反映。本词充溢的悲凉情调和人生感慨，至今犹能给读者以深深的感染。

感愤

王令

二十男儿面似冰，出门嘘气玉霓横。

未甘身世成虚老，待见天心却太平。

狂去诗浑夸俗句，酒余歌有过人声。

燕然未勒胡乌在，不信吾无万古名。

[点评]

好一个铁面男儿的形象！只“出门嘘气玉霓横”一句，就已经见出诗人的气度与胸怀。但是，诗人是如此的气壮山河，而“天心”却似乎“太平”无事——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不知冷了多少热血男儿的报国雄心。所以，本诗将诗题标为《感愤》——既感慨，又愤怒，可谓名副其实。

夏日绝句

李清照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1]，不肯过江东。

[注释]

^[1]项羽：秦末农民义军将领，秦亡后曾自封为西楚霸王。在楚汉战争中为刘邦所败，从垓下突围后，因自感愧对江东父老而自刎于乌江江边。

[点评]

什么是女中豪杰？这才是！什么是巾帼英雄？这才是！

从这首诗来看，李清照不是一位仅仅会写“凄凄惨惨戚戚”的弱女子，更是胜过须眉伟丈夫！正当金人大举入侵、北宋岌岌可危的国破家亡之际，这位才女拍案而起了，用她纤弱的笔写下了这首豪情万丈、雄冠千古的《夏日绝句》。当时投降派中的赵构、秦桧等“男人”之流相形之下，他们不仅可恨、可耻，甚至显得非常的可怜了。

贺新郎

寄李伯纪丞相^[1]

张元干

曳杖危楼去^[2]。斗垂天、沧波万顷，月流烟渚。扫尽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宿雁落、寒芦深处。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鼙鼓^[3]。谁伴我，醉中舞。十年一梦扬州路^[4]。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要斩楼兰三尺剑^[5]，遗恨琵琶旧语^[6]。漫暗涩、铜华尘土。唤取谪仙平章看^[7]，过苕溪、尚许垂纶否^[8]？风浩荡，欲飞举。

[注释]

[1]李伯纪丞相：即当朝主张抗金的丞相李纲。

[2]危楼：指高楼。

[3]鼻息鸣鼙（tuó）鼓：指人熟睡的鼻息像鼙鼓一样。鼙，水中动物猪龙婆。

[4]十年一梦扬州路：借用唐人杜牧《遣怀》中的诗句：“十年一梦扬州路，赢得青楼薄幸名。”

[5]要斩：即腰斩。楼兰：汉代西域国之一。汉武帝时期，楼兰国挡在通往大宛的必经之路上，并且不断袭击汉朝使者。汉昭帝派遣傅介子出使西域并斩楼兰国王，以功封侯。

[6]琵琶语：唐人杜甫《咏怀古迹》云：“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是指汉代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

[7]谪仙：李白雅号谪仙；平章：即评论。这里的意思是把李白请来进行评论。

[8]垂纶：相传吕尚曾在遇到周文王之前垂钓于磻溪水畔。这里的意思是与李纲一起隐居。

[点评]

宋高宗绍兴八年，南宋向金国屈辱求和。以李纲为代表的抗金派纷纷免职遭遣。张元干作为抗金派成员，通过这首写给丞相李纲的慷慨之作，不仅表达了对于李纲在政治上的支持，同时也表达了他自己继续抗金的强烈愿望。

全词上片设置了一个月光如水、星斗垂天的阔大景象。正是在这个特殊的夜晚，词人“曳杖危楼”“怅望关河”，顿生出“众人皆睡我独醒”的孤独之感。不过，因为这是一首寄给李纲的作品，所以在“谁伴我，醉中舞”的感慨中，自然暗示出“君伴我，醉中舞”的弦外之音。词的下片直抒胸臆，通过“腰斩楼兰”和“琵琶旧语”两个典故借古喻今，写出了偏安求和的屈辱和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遗恨。全词虽然在情感上悲愤沉郁，但是在格调上慷慨激昂，历来被认为是张元干词风特色和爱国思想的代表之作。

题青泥市寺壁^[1]

岳飞

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真节报君仇^[2]。

斩除顽恶还车驾^[3]，不问登坛万户侯。

[注释]

^[1]青泥市：在今江西新淦县。当时，岳飞曾奉命平定虔州、吉州之盗乱——其实是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路过青泥，题诗于萧寺壁间。

^[2]君仇：指金兵于靖康二年攻克汴京后将徽钦二帝及宫中人等掳往北国事件。

^[3]还车驾：即迎接徽钦二帝回国。

[点评]

就岳飞而言，他一直将忠君与爱国等同为一，既是历史局限，也是悲剧所在。本诗最后一句的“不问登坛万户侯”，充分展示出他高出他人、高出时代的思想境界。一心只为雪国耻、报君仇的岳飞，尽管还不可能分清“国”与“君”的区别，但是这比起只为求功名、荫妻子的世俗目的来说，真的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满江红

写怀

岳飞

怒发冲冠^[1]，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2]，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3]，八千里路云和月^[4]。莫等闲，白了少年头^[5]，空悲切。靖康耻^[6]，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7]。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8]。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9]！

[注释]

[1]怒发冲冠：因愤怒头发把帽子（冠）顶了起来。典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

[2]长啸：古人常常高声长叫借以发泄胸中的郁闷之气。

[3]“三十”句：岳飞当时刚刚年过三十，他把自己所建立的功业视为粪土一样微不足道。

[4]“八千”句：岳飞所追求的是纵横万里，驰骋疆场，为国而战。

[5]等闲：随便，轻易。

[6]靖康耻：宋钦宗靖康二年（1117年），金国大举南侵并攻克汴梁，徽钦二帝被掳，象征着北宋的灭亡。

[7]贺兰山：位于今宁夏、内蒙交界处。

[8]“壮志”二句：苏舜钦《吾闻》诗曰：“马跃践胡肠，士渴饮胡血。”这里表示对于敌人种种罪行的极度仇恨。

[9]天阙：古代皇宫之前的望楼，这里代指君王。

[点评]

“精忠报国”是岳飞生前的誓言，同时也是他身后的象征。而这首词，就是岳飞自己对于“精忠报国”深刻内涵的最好阐释。

词的上片，开篇就连续描写了“冲冠”“凭栏”“抬望”“仰天”“长啸”等一系列的动作，喷发式地表达了词人气冲斗牛、气贯长虹的壮志雄心和豪迈气概。“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两句，是他建功立业、报效祖国强烈愿望的诗意表达与形象描写。歇拍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之句，则早已成为激励后世的千古警句并广为流传。过片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四个短句，不仅在艺术结构上承前启后，而且在思想内容上已将作者的个人功名与整个国家的安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即上片写个人功名，下片写国家安危。实际上，岳飞一生所追求的功名，根本不是他个人的登坛拜将、封妻荫子，而是早就雄心勃勃于迎还徽钦二帝、恢复中原河山。殊不知宋高宗、秦丞相之流不仅不买他的账，而且最终耿耿于怀地将他置于死地……有鉴于此，笔者曾有一首绝句《过朱仙镇感题岳飞庙》云：“还我河山怒发冲，金牌十二斩精忠。无端三字伤千古，犹见残阳泣悲风。”同时还为朱仙镇岳飞庙题了一副对联：“怒发冲冠，残云蔽月，还我河山成一梦；金牌遗恨，铁骑悲风，竭忠功过问千秋。”对此，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水调歌头

闻采石矶战胜^[1]

张孝祥

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2]。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3]，剪烛看吴钩^[4]。剩喜燃犀处^[5]，骇浪与天浮。忆当年，周与谢^[6]，富春秋。小乔初嫁^[7]，香囊未解^[8]，勋业故优游。赤壁矶头落照，淝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9]。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10]。

[注释]

^[1]采石矶战胜：指虞允文在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于采石矶督舟师战胜金主完颜亮之事。

^[2]风约楚云留：作者当时在抚州，未能亲自参战。因为抚州旧属楚地，故云。

^[3]“湖海”两句：据《三国志·陈登传》载：“陈元龙（登）湖海之士，豪气未除。”又据《世说新语·言语》载：“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

^[4]吴钩：古代吴地制造的一种弯形宝刀。唐人李贺《南园》诗云：“男儿何不帶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5]燃犀：即照妖之意。据《晋书·温峤传》载，苏峻兵反，温峤奉命平叛。还“至牛渚矶（采石矶），水深不可测。世云水下多怪物，峤遂燃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灭，奇形异状，或乘马车著衣者”。

^[6]周与谢：即周瑜与谢玄。周瑜曾与刘备联合，在长江赤壁大胜北方的来犯之敌曹操；谢玄曾在淝水大胜北方的来犯之敌苻坚。就在水上击败北方的来犯之敌这一点，虞允文的采石矶之战与他们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

^[7]小乔初嫁：吴国乔玄的两个女儿大乔和小乔，都有倾城倾国之貌。大乔嫁给了孙策，小乔嫁给了周瑜。

^[8]香囊未解：谢玄年轻时爱好佩戴香囊。

^[9]淝水桥：这里代指“淝水之战”；渺渺：辽阔而遥远。

^[10]击楫：《晋书·祖逖传》：“（逖）仍将本部流徙部曲百余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后常以此典故形容某人的慷慨志向。

[点评]

这是一首高亢的欢庆胜利的祝捷之歌。

上阕基本包含三层意思：起句“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为第一层，首先写采石矶之战大捷，写自己因为没有接到皇帝的命令而未能参战，言语之外流露出无比的遗憾。从“何人为写悲壮”到“剪烛看吴钩”为第二层，写自己虽然未能参战，但还是为我军的胜利感到无比兴奋，并在“吹角古城楼”的背景之下赋此词以表示庆祝。“湖海平生豪气”以下三句，写自己取出久已不用的“吴钩”于灯下观看——此情此景，不仅令人想起后来者辛弃疾《破阵子》中“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著名词句，二者同样具有随时准备为国杀敌的壮志雄心。歇拍两句为第三层，用一个“燃犀”的典故，写出了自己对于彻底战胜金军的信心。

下阕也有三层意思：过片的“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三句为第一层，写词人想起了周瑜和谢玄两个古代的英雄。第二层从“小乔初嫁”到“渺渺唤人愁”六句，通过分别赞颂少年周瑜和谢玄当年建功立业时的英雄气概，来衬托自己至今仍然没有功名的伤感。尽管如此，词人并没有任何的颓丧，继续写出自己抗击侵

略的远大抱负——也就是本词下阕的第三层意思：“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

水调歌头

平山堂用东坡韵^[1]

方岳

秋雨一何碧？山色倚晴空。江南江北愁思，分付酒螺红^[2]。芦叶蓬舟千里，菰菜莼羹一梦^[3]，无语寄归鸿。醉眼渺河洛，遗恨夕阳中。 萍洲外，山欲暝，敛眉峰。人间俯仰陈迹，叹息两仙翁^[4]。不见当时杨柳^[5]，又是从前烟雨，磨灭几英雄？天地一孤啸，匹马又西风。

〔注释〕

^[1]平山堂：欧阳修当年在扬州时所修。据《扬州府志》载：“平山堂在郡城西北五里大明寺侧，宋庆历八年郡守欧阳修建。临堂远眺，江南诸山皆拱揖槛前，山与堂平，故名。”苏轼曾有《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词一首，词曰：“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方岳本词即用东坡原韵。

^[2]酒螺红：指红螺酒杯。

^[3]菰菜莼羹：据《晋书·张翰传》载，当时在洛阳做官的江浙人张季鹰，每到洛阳城里秋风一起，便不由自主地想到家乡美味的鲈鱼、菰菜和莼羹，实际上是作者颇有弃官归隐之意。

^[4]两仙翁：指醉翁欧阳修和坡仙苏轼，参见本词注释[1]。

^[5]杨柳：欧阳修当时修建平山堂之后，还在堂内亲植柳树，被后人亲切地称为“欧公柳”。

〔点评〕

本词名为吊古，实为伤时。在上阕，作者先写在一场秋雨初晴之后来到北宋先贤的遗迹平山堂上，心头布满了“江南江北愁思”，并且不由地借酒浇愁。以下的“芦叶”“蓬舟”“菰菜”“莼羹”，是作者的江南之愁，而“河洛”“遗恨”，则是作者的江北之愁——而无论是江南之愁或者江北之愁，却都不是作者的一己私愁。那么又是什么让他如此发愁呢？本词下阕写道：“人间俯仰陈迹，叹息两仙翁……又是从前烟雨，磨灭几英雄？天地一孤啸，匹马又西风。”作为北宋空怀大志的“两仙翁”，欧阳修和苏轼先后屡屡遭贬，不得一展鸿愿——而历史上像他们这样为“风雨”所“磨灭”的“英雄”人物，谁知道又有多少呢？全词歇拍，卒章显志，更充分表现了作者孤傲不驯、矢志不移的品性。

北行别人^[1]

谢枋得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2]。

天下岂无龚胜洁，人间不独伯夷清^[3]。

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

南八男儿终不屈^[4]，皇天上帝眼分明。

[注释]

^[1]北行：根据《宋史》记载，元人统一中原十多年，大量访求并启用南宋旧臣为官，谢枋得便是被重点荐用者之一。在他反复辞聘之后，终被捕获并被强行押解大都。这七律就是在即将北行之际给朋友所留的诀别诗。

^[2]纲常：即封建社会所遵从的“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这里特指“君为臣纲”。

^[3]龚胜：西汉人，为哀帝时期的光禄大夫。王莽篡汉之后，曾欲拜龚胜为讲学祭酒，龚胜在声明“岂以一身事二姓”之后绝食十四天而亡。伯夷：商代孤竹君之子。商为周所灭之后，伯夷和弟弟叔齐以食用周粟为耻，便逃进首阳深山采摘薇菜为生，终至饿死在首阳山上。

^[4]南八：即唐朝时期的南霁云，因排行为八所以又称南八。当睢阳城被安史乱军攻破之后，他与守将张巡同时为乱军所俘。张巡对南霁云高呼：“南八，男儿死尔，不可为不义屈！”霁云朗声大笑说：“公有言，云敢不死！”说罢，二人便慷慨就义。

[点评]

诗一开笔，便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正直之感、正义之气。“雪中松柏”的比喻非常好：元军是北方突来的无情风雪，自己是抗击风雪的傲然松柏。风雪虽狂而松柏益坚。“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陈毅元帅的绝句，简直就是谢枋得这首七律的最佳注脚。颔联连续举出两位古代的忠臣义士为例，表明自己也要为“天下”之“洁”、效“人间”之“清”的决心。颈联直接阐述自己面对抉择的“生死观”，并决定舍生取义。“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尾联继续申明自己必死的决心，表示此心可鉴并无愧于“皇天上帝”。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即将面对死亡的诗人，所最后留给朋友的这首诗，无疑也是他生命的最终遗言。虽说也难免因时代局限而留下“愚忠”痕迹，但他留给后人的爱国精神，却是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的。

过零丁洋^[1]

文天祥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2]。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4]。

[注释]

^[1]零丁洋：即今广东省中山市南边的海面。

^[2]起一经：指诗人于宝祐四年应科举考试中明经第一名，也指通过十年寒窗、苦读经书而博取功名。四周星：作者从德祐元年起兵勤王到祥兴元年被金兵俘获北上，恰恰为四年。星在这里指岁星。

^[3]惶恐滩：在江西赣江上由万安到赣州一段十八个滩头中最为险恶的一个即为惶恐滩。原名“黄公滩”，后由于音近而讹称“惶恐滩”。零丁：同“伶仃”。

^[4]汗青：古人在竹简上写字之前，须将竹简用火烤干水分，既易于书写又可防虫蛀。这个过程被称为“汗青”，后来也用为成书之意。

[点评]

本诗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最为著名的诗篇之一。当时，身为宰相但已经兵败被俘的他，被叛徒、金军统帅张弘范威逼劝说另一位正在崖山御敌勤王的将领张世杰弃城投降，他便以这首诗给张弘范以坚决的回击。

当年，正是南宋灭亡前的最后一年。在面临家国衰败、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诗的首联从个人和国家的两件大事写起。“辛苦遭逢起一经”，既写自己通过十年寒窗、熟读经书而考取状元之“辛苦”，又写国家抗击入侵、而今已经濒临危亡之“遭逢”。德祐元年正月，文天祥捐出全部家财做军费进行抗金活动，至祥兴元年兵败被俘恰恰四年；而“干戈寥落四周星”，就是四年来国家整个局势四面败落的最好写照。颔联承上而来，用鲜明的形象、挚烈的感情、贴切的比喻、工稳的对仗，分别突出描写首联中的“遭逢”“寥落”：正因为“山河破碎”如“风飘絮”，才使得“身世浮沉”似“雨打萍”——在这里，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危亡已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颈联是最富有感情色彩的名联：诗人曾经先后两过“惶恐滩”，而现在已是今非昔比，已经从原来仅仅对急流险滩的“惶恐”转为对国家命运的深深“惶恐”；诗人虽然初过“零丁洋”，但是也已成为对自己抗金失败并被俘之后“孤苦零丁”的慨叹——诗人将“惶恐滩”与“零丁洋”两个地名自然相对，眼前的凄凉景况与心中的凄风苦雨交融一起而不可分，堪称诗家之绝唱矣！由于前边六句的充分渲染与铺垫，诗人将尾联一笔振起并形成全诗的最高潮：“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其气势之磅礴、气节之高亢、气度之从容，化作一曲誓死不屈、千古不朽的英雄壮歌，古往今来不知影响多少仁人志士为国家、民族而慷慨就义，视死如归。

此后不久的二十来天，南宋王朝随着崖山的陷落和陆秀夫的负帝蹈海而灭亡。于是，张弘范在崖山的

一块大石上刻书曰：“张弘范灭宋于此。”因为张弘范乃南宋叛徒，所以有人在此话之前加了一个“宋”字，使之成为“宋张弘范灭宋于此”。再后来，更有人在大石上另外刻书道：“勒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历史是如此的公正，卖国求荣者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正气歌^[1]

文天祥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2]。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3]。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4]。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5]，在晋董狐笔^[6]。在秦张良椎^[7]，在汉苏武节^[8]。为严将军头^[9]，为嵇侍中血^[10]。为张睢阳齿^[11]，为颜常山舌^[12]。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血^[13]。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14]。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15]。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16]。是气所磅礴，凜冽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17]，天柱赖以尊^[18]。三纲实系命^[19]，道义为之根。嗟余遘阳九^[20]，隶也实不力^[21]。楚囚纓其冠^[22]，传车送穷北^[23]。鼎镬甘如飴^[24]，求之不可得。阴房闐鬼火^[25]，春院餽天黑^[26]。牛骥同一皂^[27]，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28]，分作沟中瘠^[29]。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30]。哀哉沮洳场^[31]，为我安乐国。岂有他谬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存，仰视浮白云。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32]？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夕^[33]。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注释〕

^[1]南宋祥兴元年（1278年）十二月，文天祥在潮阳五坡岭兵败被俘，次年十月被解达元都燕京。此歌作于被囚二年之后，即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八年夏天。歌前有序曰：“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风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污垢，时则为人气。或圉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侵沴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无恙。是殆有养致然，然尔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2]流形：指天地间各种事物。

^[3]苍冥：指天空。

^[4]清夷：清明而安定。

^[5]太史简：据《左传》载，齐大夫崔杼杀齐庄公，太史简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后，他的两个弟弟继续直书而被杀。直到又一个弟弟还接着这样写，崔子才放过他。太史：古代一种专门记录史事第命文书的官职。简，即古代用于写书的竹简。

^[6]董狐笔：据《左传》载，宣公二年，赵盾因避祸出走，其族人赵穿杀晋灵公。（太史）董狐认为责在赵盾，便秉笔直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7]张良椎：据《史记·留侯世家》载，秦灭韩之后，韩人张良重金募得大力士沧海君，特制百二十斤的大铁椎，于博浪沙狙击秦始皇车队，但却误中副车。

^[8]苏武节：据《汉书·苏武传》载，苏武出使匈奴被拘，坚贞不屈，十九年持节不变，最后终于得还祖国。

^[9]为严将军头：据《三国志·张飞传》载，张飞奉命攻巴郡并俘获守郡汉将严颜。张要严降，严说：“我州只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

^[10]为嵇侍中血：据《晋书·嵇绍传》载，晋惠帝永兴元年，侍中嵇绍从惠帝战于汤阴，危急之中以身挡矢蔽帝，血溅帝身死。战后，左右要取帝衣洗净，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11]为张睢阳齿：据《旧唐书·张巡传》载，唐代安史之乱时，张巡守睢阳。城陷之后，张巡被俘。叛将尹子奇问张巡：“听说将军每逢打仗，都会毗裂出血，嚼齿皆碎？”张巡说：“我是想把逆贼一口吞下去，不过只是力气不够罢了。”尹子奇用大刀撬开张巡的嘴巴，只见他口中所剩的牙齿已经不过三颗了。

^[12]为颜常山舌：据《新唐书·颜杲卿传》载，唐代安史之乱时，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城破被俘，但是他仍然骂贼不绝。敌人残酷地用刀钩断他的舌头说：“看你还能不能再骂？”颜杲卿在被敌人肢解时，仍然含混不清地骂敌至死。

[13]“或为辽东帽”两句：据《三国志·管宁传》载，汉末政治混乱，管宁避居辽东，着皂帽力田，自励清操终身不仕。

[14]“或为出师表”两句：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载，蜀汉后主建兴五年，诸葛亮率大军北伐曹魏，出兵前上《出师表》以表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忠心。

[15]“或为渡江楫”两句：即《晋书·祖逖传》载东晋奋威将军祖逖统兵渡江北伐、中流击楫的典故。见本书第114页注[10]。

[16]“或为击贼笏”两句：据《旧唐书·段秀实传》载，唐德宗时朱泚谋反，太尉段秀实唾面大骂，并以笏击泚。泚举臂自卫，中颞流血匍匐而走。

[17]地维：古人认为大地有四角，并将之称为地维。

[18]天柱：古人认为，天有八柱承之，故称天柱。

[19]三纲：封建社会的儒家伦理，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称为三纲，并以之维持社会与家庭的等级秩序。

[20]遭阳九：遭，遭逢；阳九，道家将天厄称为阳九。

[21]隶：原指仆役，这里是诗人对自己的谦称。

[22]楚囚纓其冠：据《左传》载，成公九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锺仪，问曰：“南冠而縶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锺仪被俘之后，仍然穿着楚国的衣服，头上插着帽纓以表示不屈。

[23]传车：即古代的驿车。

[24]鼎鑊甘如飴：本句意为以遭受鼎鑊之苦为甘饴。

[25]阴房闐鬼火：阴房，这里指囚室；闐：寂静；鬼火，指磷火。

[26]：锁闭。

[27]牛驥同一皂：牛马同拴在一个马槽上。皂：即马槽。

[28]一朝蒙雾露：有朝一日感染疾病。蒙雾露，即感染疾病。

[29]分（fèn）作沟中瘠：分作：应该；瘠：指枯骨。

[30]百沴（lì）自辟易：各种邪恶之气自己退避。沴：灾气。

[31]沮洳（jù rù）场：指比较低湿的地方。

[32]曷有极：哪里有终极？

[33]典形在夙昔：典形，同典型。夙昔：即往日。

[点评]

这是一首真正的浩然正气之歌。第一，作者文天祥以其本身惊天地泣鬼神的生命实践，奠定了创作本诗所必须具备的精神基础；第二，作者文天祥以其无比崇高的思想情怀，充分展示了我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坚贞的民族气节和爱国节操；第三，全诗大气包举，正气磅礴，真气弥漫，志气昂扬，充分表现了诗人追慕古贤、报效祖国、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表现了诗人深厚的历史知识和超绝的艺术才华。

阅读本诗，不可略过诗前小序——这是诗人创作本诗之时的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这首光照千古的《正气歌》，正是诗人以一己充盈天地之“浩然正气”，抵挡着这里的水气、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秽气等种种污浊之气而谱写的一曲生命壮歌！古人所说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非此岂有他哉？

书文山卷后

谢翱

魂飞万里程，天地隔幽明。

死不从公死，生如无此生。

丹心浑未化，碧血已先成。

无处堪挥泪，吾今变姓名。

[点评]

这是一首别具风骨的爱国诗！诗人曾经率部投军文天祥（号文山），他在文天祥就义之后将此诗题在文天祥的诗卷之后，以表明他对于文山的崇敬，可见他自己精神气质之不凡。特别如“死不从公死，生如无此生”——颌联两句，写出了诗人没有或者说没有机会跟随文山慷慨就义的遗憾。

德祐二年岁旦 (二首选一)

郑思肖

有怀长不释，一语一酸辛。

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

读书成底事，报国是何人？

耻见干戈里，荒城梅又春。

[点评]

首联“有怀长不释，一语一酸辛”两句：新年之际，诗人不言喜悦却只道愁怀与辛酸，可见这种愁怀与辛酸是多么的沉重。而这样的结果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颔联写道：“此地暂胡马，终身只宋民。”面对元人的铁蹄，诗人对天祷告：但愿胡马对于中原的践踏只是暂时，而我自己无论如何都是心向大宋的。但是，颈联却又表现出一个书生的无奈与忧虑：安静读书已经不再可能，而能够挺身报国的又会是谁呢？尾联展望新的一年，不仅没有看到什么新的希望，反倒似乎看到了老杜《春望》里的情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

寒菊

郑思肖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点评]

这是一首十分著名的绝句。第一、二句从写花入题，但并没有直接写花：“花开不并百花丛”——不仅从侧面点出花开季节不是在万紫千红的春天或者夏季，而且写出了此花孤傲的品行与性格；“独立疏篱趣未穷”，一下使人想起了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第三、四句从写花转向写人：“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可谓古今描写菊花最形象、最生动、最深刻的诗句了。菊花花期之后，一般都会干枯萎在枝头之上，却不会轻易被秋风吹落在地。而诗句真正的含义是：在经历国家灭亡、山河破碎之后，我就像一朵经受寒霜而凋残的菊花一样，宁愿自己抱香而死，怎么能为秋风吹落、随秋风飘零呢？

在最后两句诗中，请注意“北风”二字：表面上是指从北方吹来的寒风，实际上是指从北国入侵而来的金人。诗人借用“北方”和“北国”在北方方位上的相同，将“北国”指斥为萧飒的“北风”，巧妙地表达了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爱国情怀。第三句中“抱香死”中的“抱”字堪为诗眼，因为它不仅使枯化枝头的菊花形象具有了一种主观的品格与气质，而且使诗人自己的精神气节无言地跃然纸上。

感慨人生·流水落花春去也

浪淘沙

李煜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点评]

本词上阕所写，实际上好像一个特写镜头：在一个夜雨绵绵的春夜，词人独自辗转于五更寒寂的罗衾之中。他回忆着自己刚才无限欢娱的梦境，细听着帘外潺潺不断的雨声，竟然忘记了自己作为一个“阶下之囚”的真实身份。而下阕却是词人梦醒之后无奈的独语：当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最好不要再凭栏眺远。原来那数千里的锦绣江山，离别时看来是那样的容易、简单，然而再想重新回去，却已是千难万难了——正像那东去的流水、飘零的落花一样不再复返，真可谓昨是今非两重天啊！

古人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证之本词，可知此言之不虚矣。

乌夜啼

李煜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常恨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常恨水长东。

[点评]

李煜在亡国之后的词作，不仅韵味极浓，充满了切肤之痛，而且用语极白，到千年之后的今天都通俗得像口语一样——殊不知这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至高至纯的文学境界，并不是一般词人可以随便达到的。

如这首小令，其语言几乎就是原汁原味的口语，表面上很淡，淡得似一杯白开水，但实际上很浓，浓到简直化不开。它的每一句、每一字，都可以单独地作为经典去读。读一遍不行读两遍，读两遍不行读三遍，读三遍不行就十遍八遍地读下去，并且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地读下去直至永远——因为它浓缩了太多的人生精华，凝聚了太多的人生感悟！

有些人以为，诗词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只能由个别人去写、去读，读不懂就是因为读者的欣赏水平有限。这种说法对吗？当然不对！即如李煜这首被囚之后的词作，从创作的角度而言并非是为别人阅读而写，他完全可以写得晦涩难懂，可以让人不知所云——这或许能够迷惑宋代当局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但是他没有，他那满腹的亡国之恨、一腔的思乡之愁、不尽的难言之苦，却在这短短的一首小令之中得以委婉而深刻、言浅而意丰的艺术表达。由此可见，那些别人读不懂的作品，并不是读者的欣赏水平问题，恰恰是作者本人的艺术表现方法或表现能力有问题，恰恰说明是作者自己的作品还没有达到可以脍炙人口、千秋不朽的标准，怎能去怪别人？

寻隐者不遇

魏野

寻真误入蓬莱岛，香风不动松花老。

采芝何处未归来？白云满地无人扫。

[点评]

唐人贾岛有一首相同题材的《寻隐者不遇》，脍炙人口，流传甚广：“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而魏野的这首仄韵诗，实际上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本诗首句以“蓬莱岛”以代“隐者”隐居之地，可见诗人对之是如何的崇敬。次句写“香风”又写“松花”，衬托出这里环境的雅洁与精神的高尚。三句自问“他在何处采摘灵芝还没有归来呢”？省却了一些情节上的烦琐过度——这里的“采芝”与贾岛的“采药”，同样都是诗人特别使用的艺术技巧，象征着隐者不同一般的人生追求。尾句的“白云满地”，更使“隐者”形象表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韵味。相比之下，本诗没有任何人物的出场、对话以及直接描写，却也创造出一种如此令人神往的境界，作者之手段之高已是不言而喻了。

潇湘感事

种放

离离江草与江花，往事洲边一叹嗟。

汉傅有才终去国^[1]，楚臣无罪亦沉沙^[2]。

凄凉野浦飞塞雁，牢落汀祠聚晚鸦^[3]。

无限清忠归浪底^[4]，滔滔千顷属渔家。

[注释]

^[1]汉傅：西汉政论家、文学家贾谊，曾因上书批评时政而被贬为长沙太傅，故称汉傅。

^[2]“楚臣”句：指楚国贤臣屈原最后在汨罗江沉沙自尽事件。

^[3]牢落：这里指稀疏零落的样子。

^[4]归浪底：亦指屈原沉沙事件。

[点评]

首联起兴，以“江草”与“江花”为全诗进行思想上的艺术铺垫。因为贾谊与屈原皆为潇湘之地的悲剧性历史人物，所以诗人上承“一叹”之“嗟”，在颔联中将其对举，分别写他们的不幸遭遇，其实就是写出了当时那段历史的悲哀。颈联转写潇湘之地的“凄凉”与“牢落”，于不经意间为全诗打上了浓重的哀伤烙印。尾联更写出作者的深切感叹：历史上的“无限清忠”已经均归于沉沉“浪底”，而眼前这“滔滔千顷”也已隶属于万千“渔家”——“清忠”的精神境界是否已为“渔家”的精神记忆所忘却？历史的沧桑与无情，于此可见一斑矣！

呈寇公
(二首选一)

蒨桃

一曲清歌一束绡，美人犹自意嫌轻。

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

[点评]

作为宋代的一位开国重臣，尽管寇准乃当时比较正直、相当著名的宰相，但是其生活还是十分奢侈的。而尤为难得的，是寇公有这样一位卓有识见、敢于直言的侍妾——蒨桃。本诗将现实生活中的“歌女”与神话中的“织女”通过“绡绡”进行比较，揭示出不平等、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表现了她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如此看来，寇公还是很有胸怀的，他不仅能够听得进蒨桃这些善意的劝言，而且还能够从善如流——否则，蒨桃无论如何是不敢写这样的“谏诗”的。

仅仅一首七言绝句，作者就能从“美人”与“织女”的比较中道出如此深刻的社会哲理，也可见蒨桃绝非一般的侍妾可比了。

木兰花

钱惟演

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情怀渐变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换。昔日多病厌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浅。

[点评]

本词上阕的“莺语乱”“春拍岸”和“绿杨芳草”，表面上都是旖旎、美丽、轻快的春天之景，但是在一句“泪眼愁肠先已断”的挽结之下，就已经全部变成了作者的伤痛之源和倾诉对象。词人范仲淹有句云：“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无怪乎钱惟演要问“绿杨芳草几时休”呢——也许，钱惟演的心情正类同于此吧？下阕从过片到煞拍属于“倒叙”：作者早年因身体不好而生厌于酒杯，但是随着时光流逝，而今不仅惊异于“朱颜暗换”，而且已经成了唯恐杯酒太浅——这种十分微妙的生理和心理变化，该已隐含了作者多少的人生感慨啊！

江上渔者

范仲淹

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点评]

本诗以极为关切的同情之心、十分朴实的生动语言，通过一种大拙大巧的艺术方法，对江岸之上那无数的“往来人”与“风波里”的“一叶舟”，在数量上的多与寡、环境上的安全与风险以及感觉上美与苦等方面，进行了看似无意、实则有意的对比描写。这不仅是又一个“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江上版”，而且更道出了一个浅近而深刻的道理：“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张俞《蚕妇》）正是因为社会的不公，才产生了如此之多的同情或歌颂下层劳动者的作品。同样，诗人只有站在最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边，其作品才真正具有不朽的社会艺术价值。

天仙子

时为嘉禾小倅^[1]，以病眠，不赴府会

张先

水调数声持酒听^[2]，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沙上并禽池上暝^[3]，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注释]

^[1]嘉禾：即今浙江嘉兴市，时为南宋府名。小倅（cuì）：小官。

^[2]水调：传为隋炀帝开凿运河时所自制之曲，颇流行。

^[3]暝（míng）：闭目。此句互文，意为沙岸上和池水上的“并禽”均已瞑目而睡。多数选本将“暝”字写为“瞑”，疑误，因为上阕中的“临晚镜”曾写到了时间已至日落之时，而“晚”与“瞑”重复表达相同的时间是毫无必要的。

[点评]

本词按照时间顺序，从“午醉”“晚镜”“云破月来”到“人初静”“明日”等，在进行不同时间、不同情景铺叙的同时，表现了词人一天之内的不同情感。

张先在当时曾被人称为“张三影”，是因为他有三个非常绝妙的好句：包括“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木兰花》）、“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青门引》）、“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天仙子》）。我国当代著名词人沈祖棻则说：“应当指出的是：一般创作中讲究炼字，主要是在虚字上下功夫……从这些名句来看，主要的好处也都表现在虚字上面，或者说是用的虚字与‘影’字配合得极为恰当。”（见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宋词鉴赏辞典》第96页）此话所言极是！尤其是“云破月来花弄影”一句，充分体现了作者在修辞炼句上的功夫。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假如本句没有这个“弄”字，恐怕其艺术效果将会大打折扣的。

浣溪沙

晏殊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点评]

这首《浣溪沙》之所以著名，之所以令人百读不厌，其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

第一，本词所用语言几乎全是口中之语，所咏内容几乎全是眼前之景，所写情感无一不是心头之慨。尽管时代已经变化，历史已经发展，但是作者在作品中所设置的场景，却没有在读者的心中褪色，甚至还将要随着社会的前进而成为一个永不泯灭的“心灵收容所”。

第二，本词的情调，既不是激烈、激动，也不是落寞、失意，甚至不能准确地定位为“喜”“怒”“哀”“乐”中的哪一种。而读者所体会到的，仅仅是一种淡淡的惆怅与感伤。但正是这种淡淡的惆怅与感伤，却同时成就了作品艺术上的审美价值和读者心灵上的异代共鸣。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两句，是本词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也是最受读者欢迎的名句。全词在不经意中表达出的情景，好像具有某种象征，也好像从生活中抽象出来的情感符号……而“小园香径独徘徊”的词人，似乎至今依然在向读者进行着某种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暗示——唯因如此，本词才具有如此无穷无尽的艺术魅力。

陶者

梅尧臣

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

十指不染泥，鳞鳞居大厦^[1]。

[注释]

^[1]鳞鳞：这里指像鱼鳞一样密密层层房瓦。

[点评]

所谓“陶者”，也就是陶器制作者。现代文物工作者不断从地下所发掘出来的“文物”，大多都是古代这些“陶者”在各不相同历史时期的“陶器”作品。当我们每每在博物馆的展柜里看到这些“陶器”之时，是否也会想起梅尧臣的这首《陶者》？

而《陶者》正是这些“陶者”的一幅大写意画像。本诗并没有描写某个“陶者”具体的劳作场景，也没有正面歌颂“陶者”是多么的辛苦，只是运用对比的手法，造成第一句之“土”已“尽”与第二句之“瓦”却“无”、第一联“陶者”之艰辛与第二联“居者”之安逸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使“陶者”和“居者”的形象得以深刻而鲜明的表现。

当然，“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诗圣杜甫的美好愿望，而且也是我们今日全面走向小康社会的条件之一。不过，尽管梅尧臣诗中“陶者”与“居者”的关系今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质的变化，但是二者因为地位所造成的某些差异，却仍然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因此，作为“居者”，在任何时候也不应该忘记“陶者”的辛劳的。

梦中作

欧阳修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

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

[点评]

作者既然为本诗命题为《梦中作》，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作品所写都看作是梦中之象。全诗借用刘禹锡诗句“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中的意象，第一句首先描绘出一种月光如水、千山闻笛的清凉境界，使读者心中油然而生逸出红尘、物我两忘之感。第二句写出一种“人迷百花”的迷茫之境，与第一句相比表现出梦中意象“蒙太奇”般看似凌乱而内在相连的关系。第三、四两句，转写出一个人世沧桑、酒客思家的境界——与刘禹锡诗相比所不同者：刘诗所写是“烂柯人”已经“到乡”，而本诗所写是“无奈”之“客”依然在“思家”——相比来说，本诗表现的思乡之情当更切、更浓矣。

浪淘沙

欧阳修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点评]

“把酒祝东风”，起句就给读者一种“祝酒辞”的心理期待，以下“且共从容”四字就使这种期待起了第一层波澜。再下三句，词人回忆与“她”当时的“携手同游”之处，心中不免惆怅不已。过片是词人“感慨”人生“聚散匆匆”的第二个波澜：不仅“苦”，而且“恨”，而且“恨无穷”——可见词人对于“聚散”感慨之深。“今年花胜去年红”以下三句，将“去年”“今年”“明年”进行递进性“花红”比较，并逼出心中最最不愿道破的疑问：“知与谁同？”这样的疑问与无奈，使煞拍成为全词的第三个波澜。

本词以“酒”起句，全篇主要写一个“别”字，突出一个“苦”字，感慨一个“恨”字，暗藏一个“惜”字，将抒情、叙事、写景真正地融为一体，创造出具有高度概括性、哲理性的艺术境界。

蚕妇

张俞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点评]

本诗与梅尧臣的《陶者》诗一样，运用对比的手法，写城市中那些“遍身罗绮者”却“不是养蚕人”，语言简明而道理深刻，揭示了当时不同阶层、不同阶级之间“劳而不获”“获者不劳”的社会现实。

与《陶者》有所不同的，是本诗具有完整的情节性。第一、二句“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表现了不同的时间（昨日、今日）、事件（入、归、泪满襟）和地点（城市、农村）；第三句“遍身罗绮者”写所见，第四句“不是养蚕人”写所思——而全诗已经包含了作者自己的鲜明态度和爱憎感情。

哭曼卿

苏舜钦

去年春雨开百花，与君相会欢无涯。高歌长吟插花饮，醉倒不去眠君家。今年痛哭来致奠，忍欲出送攀魂车。春晖照眼一如昨，花已破蕾兰生芽。惟君颜色不复见，精魄飘忽随朝霞。归来悲痛不能食，壁上遗墨如栖鸦。呜呼死生遂相隔，使我双泪风中斜。

[点评]

这是一首悲悼友人之作，全诗共分三层。从“去年春雨开百花”到“醉倒不去眠君家”为第一层，忆写去年作者与逝者在“欢无涯”之中所体现出的浓浓友情；从“今年痛哭来致奠”到“精魄飘忽随朝霞”为第二层，叙写友人突然逝去、作者前来致奠的情景；从“归来悲痛不能食”到“使我双泪风中斜”为第三层，续写诗人在致奠之后仍悲情难抑。本诗叙事清晰，语言质朴，情感真挚。既没有故意做作，也没有失去理智，而是将去年的“欢无涯”与今年的“来致奠”进行情感上的对比描写，于平实中收到一种深切之效。

残叶

李颀

一树摧残几片存，栏边为汝最伤神。

休翻雨滴寒鸣夜，曾抱花枝暖过春。

与影有情惟日月，遇红无礼是泥尘。

上阳宫女多才思，莫寄人间取次人。

[点评]

本诗起联铺叙，诗人直接出现在“栏边”“伤神”，并用“一树”和“几片”作比，以表现“残叶”之少。颈、颀两联，以准确的语言和细腻的描写，从侧面表现“残叶”在“雨夜”“暖春”之情景，与“日月”“泥尘”之联系。尾联点题，使人突然联想到唐人元稹的五绝《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原来，本诗所写之“残叶”仅仅是一种象征，诗人实际上是在写“上阳宫女”。相比之下，元稹之诗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并为更多的读者所传诵；而此诗用“残叶”来比喻“宫女”，倒是更为形象、恰切，更能显出其凄凉的身世与凄楚的结局。

渔父词二首

徐积

水曲山隈四五家，夕阳烟火隔芦花。渔唱歌，醉眠斜，纶竿蓑笠是生涯。

一酌村醪一曲歌，回看尘世足风波。忧患大，是非多，纵得荣华有几何？

[点评]

徐积的《谁学得》《君不悟》这两首渔父词，既继承了张志和渔父词的写作传统，又在内容上有了新的突破。前一首中“渔唱歌，醉眠斜，纶竿蓑笠是生涯”的词句，颇有沉醉于“夕阳”“芦花”的感觉。而后一首中“纵得荣华有几何”的疑问，不仅回应了“回看尘世足风波”的慨叹，而且颇有勘破一切的意味。否则，作者“一酌村醪一曲歌”的得意与闲适，似乎就没有了他自己思想感情上的依托。

满庭芳

秦观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樽。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锦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点评]

此词本是一首咏叹离情别绪之作。之所以将其类分为“感慨人生”，是因为作者借分别而抒发“感慨”的场景太经典了。

作为全词的起句，“山抹微云，天连衰草”八个字对仗而出，烘托了一个暮霭苍茫、愁容惨淡的景象，为全词奠定了一个“画”中作别的基调。而“画角声断谯门”一句，更为这个场景增添了一种情感上的凄凉气氛。上阕歇拍最为精彩：“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只一个“绕”字，便使远山之外的斜阳、暮色之中的寒鸦、孤村之旁的流水、流水之畔的孤村，全都有了生命的动感和灵魂的寄托。此时此刻，词人那种“极度悲伤、特别烦恼”之情也随之化作了一种永不泯灭的极美之境、凄美之画。

过片的“销魂”承上而来。而“当此际”以下至“薄幸名存”一段，仅仅是一种隐喻性写法，实际上是词人伤心于官场之后一种愤恨情绪的抒发。如果从上阕来看，“锦袖上、空惹啼痕”两句，应是词人此时相当伤心的一个细节。如果从作品“隐喻性”的意义来理解，这两句似乎属于一种艺术上的场景虚拟。而歇拍的“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则进一步照应上阕歇拍所表达的暮色概念，使全篇在“灯火黄昏”中笼罩上一层更为忧凄伤感的氛围——直至梦中。

好事近 梦中作

秦观

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

飞云当面化龙蛇^[1]，夭矫转空碧。醉卧古藤荫下，了不知南北。

[注释]

^[1]《易·系辞下》：“龙蛇之蛰，以存身龙。”这里喻指隐居。

[点评]

秦观的这首《梦中作》词，与欧阳修的绝句《梦中作》相比，在“路迷”“百花”这些意象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不过秦观这首词所表现的，却已不是欧公之作的“思乡”主题。

本词上阕中的“路”“雨”“花”“小溪”“黄鹂”等，组成了一幅纷繁美丽的春景图，或许象征着一种人生的诱惑。但是，过片却已有了“白云苍狗”的意味。而结拍中的“醉卧”和“了不知南北”，则已明显包含着词人“隐居”的愿望。

题画

李唐

云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

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

[点评]

唐代诗人朱庆馀曾在《近试上张水部》中这样写道：“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非常巧妙地表达了诗人作为一个应试举子忐忑不安的心理状态。而这首诗虽然名为《题画》，其实未尝不是诗人曲意表达自己在失败之后的一种懊悔。“云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两句，委婉地批评了那种“眼高手低”者的轻浮行径；“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两句，除表面上的懊悔之情外，还有不愿媚俗、不愿折腰的“言外之意”。

鹧鸪天^[1]

贺铸

重过阊门万事非^[2]，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3]，头白鸳鸯失伴飞。原上草，露初晞^[4]，
旧栖新垅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注释]

[1]鹧鸪天：又名《半死桐》。

[2]阊门：即苏州，词人夫妇曾经同住苏州，后妻子病逝于此。

[3]“梧桐”句：汉代辞赋家枚乘《七发》篇云：“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其根半死半生。”

[4]“原上草”两句：古乐府《薤露歌》云：“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晞（xī）：意为“晒干”。

[点评]

这是一首著名的悼亡之作。上阕：重到阊门之时已经物是人非，词人即景生情，连用“梧桐半死”和“鸳鸯失伴”两个比喻，生动而深刻地表达了他的丧妻之痛。下阕：先是慨叹人生正如那薤上之露一样短暂，进而面对旧居新坟伤痛不已。煞拍写词人独宿孤床之时卧听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不复有人再为他深夜挑灯缝制衣裳——凄凉之景、寂寞之状、痛苦之情至此已难以复加矣。

词人贺铸一生飘零，仕途坎坷。其夫人赵氏乃宗室千金，所幸能与之同甘共苦，对之体贴入微。正因为如此，当夫人病逝之后才更引起他的无限哀伤。丧妻之痛，益增其身世之悲；空床之苦，更添其伤感之情。同时，词人选用这一词牌（又名《半死桐》）并以本意赋之，血泪之声当与苏东坡的悼亡之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并冠于宋代词坛。

除夜对酒赠少章

陈师道

岁晚身何托？灯前客未空。

半生忧患里，一梦有无中。

发短愁催白，颜衰酒借红。

我歌君起舞，潦倒略相同。

[点评]

这首五绝写于除夕之夜与友人的对酒之际，因而在一个特殊的场景中写出了一种特殊的感受。首联扣题，点明“岁晚”，并以“身何托”引起下文。颔联承接，写自己的“半生忧患”就像一场似有似无之“梦”。颔联转写“发”因“愁催”而“白”，“颜”因“酒借”而“红”，由于两个动词的妙用，使本联显得十分灵动。尾联回应首句，写诗人与友人一并“歌舞”，是由于两人有着相同的潦倒和经历——如无切身体会，岂能写出如此深刻之语？

水调歌头

叶梦得

秋色渐将晚，霜信报黄花。小窗低户深映，微路绕欹斜^[1]。为问山翁何事，坐看流年轻度，拼却鬓双华？徙倚望沧海^[2]，天净水明霞。念平昔，空飘荡，遍天涯。归来三径重扫^[3]，松竹本吾家。却恨悲风时起，冉冉云间新掩，边马怨胡笳^[4]。谁似东山老^[5]，谈笑净胡沙^[6]。

[注释]

[1]欹（qī）：歪斜，倾斜。

[2]徙（xǐ）倚：低回流连之意。

[3]三径：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这里代指归隐田园。

[4]胡笳：我国北方民族常见的一种类似笛子的乐器，因产于胡人地区故名“胡笳”。

[5]东山老：东晋谢安（字安石）曾隐居东山，故此人称谢安为“东山老”。

[6]胡沙：化用李白“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诗句，胡沙即胡尘。

[点评]

作为一位抗金志士，词人的这首晚年之作几乎抒写了自己的平生情怀。上阕前四句主要描写秋景：在一个秋天的傍晚，词人在他简陋的小屋之内欣赏着附近雅洁而富有情调的景色。接下来的三句反问，慨叹自己无所事事，流年虚度，至今已经双鬓斑白了。“徙倚”两句，词人揭示自己晚年退居乌程卞山（今浙江吴兴县）的因由——乃留恋这里的山水风光。而词人的这种留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归隐”，其实是一种志向不得伸发、抗金无法如愿的自我“放逐”而已。

如若不信，请看下阕：过片三句，以“念”字回叙平昔，以“空”字叹息无功，以“遍”字喻指飘荡，言语之间已“飘荡”出词人心中的凄怆悲凉之气。接下来的“松竹本吾家”之句，表面上是写词人得以重归田园的喜悦，实际上却是“以喜衬悲”的写法——要知道，北上抗金才是词人真正的终生志愿啊！后辈词人辛弃疾在晚年之际“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的词句，则表达了更为沉痛的悲愤之情。再接下来三句，词人终于无法压抑自己的激情，直呼“恨悲风”而“怨胡笳”，表现了词人老而弥壮的一颗爱国之心。煞拍点题，用一个“东山老”的故事，继续对朝廷、对抗金寄予了无限的期望。

相见欢

朱敦儒

金陵城上西楼^[1]，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中原乱，簪缨散^[2]，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3]。

[注释]

^[1]金陵：南京的别称。

^[2]簪（zān）缨：簪和缨都是古代达官贵人用以固定发髻或高冠的饰品，多用玉石、金属制成。

^[3]倩（qìng）：请人替自己做事。扬州：当时为南宋抗金前线。

[点评]

这是一首凭栏望远之作。上阕重在写景：作者在短短的十八个字中，不仅写明了凭栏的时间、地点，而且描画出一幅大江汹涌落夕阳的万里清秋图，气魄宏大，寄慨遥深。与杜甫“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名句相比，更显现出一种凄清、萧瑟、没落的气象。下阕重在抒情：过片的三句六字，分别写出了相同时期不同阶层的不同情况。尤其是其中的“乱”字，高度概括了南宋政权因不思真正抗金而造成中原大地生灵涂炭、国破家亡的混乱局面。“散”字状画出江山沦丧之际宋王朝达官贵人们的一幅狼狈逃逸图，“收”字则凝聚着广大人民血泪难收的惨痛以及词人立志收复失地的呼声。但是，这种呼声既不仅是作者自己的，也是不容易实现的。所以，清醒的词人只能在煞拍中继续寄望于自己的想象了：那么，就让这呜咽的秋风将我这悲伤的泪水吹送到扬州抗金前线去吧！李白曾有诗曰：“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那是写给王昌龄个人的。而朱敦儒在这里所写，却是写给整个抗金志士的——其内涵分量当然大不一样。

好事近 渔父词

朱敦儒

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蓑青笠，惯披霜冲雪。

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

[点评]

在诸多的古典诗词中，“渔父”是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隐者形象。所以，本词起句的“摇首出红尘”就给了“渔父”一个非常准确的形象定位。而下一句的“醒醉更无时节”，则是词人自己无拘无束、洒脱疏狂的这一个“渔父”形象。下阕主要写景：每当月清风定的夜晚，天上水中两月相映，仅有一只飞鸿的孤影在悄悄地来去——其实，这只孤鸿不正是词人自己高标孤傲的象征吗？

眼儿媚

赵佶

玉京曾忆昔繁华^[1]，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暮列笙瑟。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2]，吹彻梅花^[3]。

[注释]

^[1]玉京：指北宋国都开封。

^[2]羌笛：北方羌族非常流行的一种乐器。

^[3]梅花：即《梅花落》。

[点评]

这个北宋皇帝赵徽宗和南唐的李后主一样，也是在国破家亡之后才知道“国”与“家”的可爱。尽管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李后主那样的才华，不过本词却也写得非常的悲伤惨痛。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把李后主北掳到开封的是大宋，而今大宋的赵徽宗和随后的赵钦宗两位皇帝，却也被人掳往到更远的北羌——真不知这是不是历史的玩笑？

醉花阴 重阳

李清照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1]。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2]，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3]。

[注释]

[1]瑞脑：指熏香；金兽：兽形的香炉。

[2]东篱：陶渊明《饮酒·其二》诗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3]黄花：即菊花。

[点评]

这是李清照的一首著名词作。重阳原本是一个携酒登高的传统节日，历代的文人骚客更是不会放弃对这个充满诗情画意之时的吟咏。唐代的著名诗人王维，就是因为重阳节外出不在家才写出了著名的绝句《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本词上阕，写作者整整“薄雾浓云”地愁了一天：词人不仅没有像过去那样前去登高，没有从烟云缭绕的香熏中感受到心情舒畅，甚至到了“半夜凉初透”之时仍然没有丝毫的兴奋迹象。下阕重点叙写“东篱把酒”之后的感觉：这天的黄昏时分，愁闷的词人来到东篱之下借酒浇愁，不料却突然觉得“有暗香盈袖”——此处的“暗香”，既有可能是真实环境中的香风，也有可能是一种场景的虚拟。但无论其“真实”或者“虚拟”，都为下文的煞拍作了坚实的铺垫。

关于全词的最后煞拍，还有一段十分有趣的故事。元代伊世珍在他的《琅嬛记》中写道：李清照曾将这首词寄给丈夫赵明诚，使赵明诚感到自愧不如。于是，他就关门谢客，废寝忘食三昼夜得词五十首。之后，他再将李清照的这首词夹进自己的作品中送给朋友陆德夫，请他进行评价。陆德夫反复诵读，说只有“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三句最好。由此可见，这三句词给人的印象确实是非常深刻的。

具体而言，这三句之所以成为本词的点睛之笔，是因为其不仅曲尽柔情地表现了李清照对于丈夫赵明诚的深刻思念，而且独出心裁地将人与黄花比“瘦”，绝妙地归结了全词所需要表达的精神内蕴，其凄怆、优美之感从此千古矣。

声声慢

李清照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点评]

以北宋南迁和丈夫去世为界限，李清照的生活已从早期的优裕美满进入了晚年的孤寂凄凉。本词首先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十四个叠字开篇，创造性地把读者带进一种孤独、凄凉、忧郁、徘徊以及无奈的情绪之中。仅仅从艺术角度来说，这十四个叠字的魅力已如许多论者所述。但从心灵的角度而言，则是词人家忧国愁的真实写照。

正是在一个秋雨连绵的黄昏，词人以其口语化的语言，个性化的意象，心灵化的情感，进行了一次痛断肝肠的凄愁之旅，从而使得本词成为一首具有完美艺术价值和深刻思想意蕴的不朽之作。词中先后出现的“淡酒”“晚风”“过雁”“黄花”“窗儿”“梧桐”“细雨”“黄昏”等意象，分别而言显得风马牛而不相及。但是在词人妙笔的驱使之下，统统以“点点滴滴”归结到一个“愁”字之上，便赋予了它们灵魂似的，灵动而多情地成就了词人当时凄惨情绪的最佳写照。需要指出的是，正由于词人的“家破”直接源自北宋的“国亡”，个人生活的悲欢直接源自国家朝廷的兴衰，因而作品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情感，已经与当时的时代遭际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渔家傲

李清照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1]。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2]，学诗漫有惊人句^[3]。九万里风鹏正举^[4]。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5]。

[注释]

[1]“天接”两句：化用诗人李贺《天上谣》中“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诗意。

[2]“我报”句：化用诗人屈原《离骚》中“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意。

[3]“学诗”句：化用诗人杜甫“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诗意。

[4]“九万里”句：化用庄子《逍遥游》中“抟扶摇而上九万里”典故。

[5]“三山”：古代传说中的蓬莱三岛，即蓬莱、方丈、瀛洲。

[点评]

作为婉约派主要代表的女词人，李清照不仅能写含蓄委婉、哀愁幽怨的闺阁之作，而且能写粗犷雄奇、气概非常的豪放之作——这首《渔家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也许，是时代的约束和精神的禁锢太重、太久了，是生活的苦痛和现实的哀愁太多、太深了，词人终于一反常态地浪漫了一回。本词不仅构思奇崛，能够上天入海，而且归天帝之所，得殷勤之问，更能够乘风御鹏，蓬舟扬帆，可谓潇洒至极！同时，词人还将诸多典故几乎不露痕迹融载于寥寥数十个字之中，使作品在其深度、广度、高度、厚度等方面得以丰富，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但是，浪漫毕竟只能在梦中。正是因为词人在现实生活中无穷无尽的愁苦，因为她在晚年生活中的痛苦遭际，才最终产生了这首风格绝然不同而感情绝对真实的豪放之作。所以，虽然词人能在作品中尽情地挥洒其艺术才华，而这一切却统统都是无法实现的梦想，岂不依然令人感到无限的失落与惆怅？

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已苏，喜而有作

曾幾

一夕骄阳转作霖，梦回凉冷润衣襟。

不愁屋漏床床湿，且喜溪流岸岸深。

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桐叶最佳音。

无田似我犹欣舞，何况田间望岁心。

[点评]

仅从诗题就知，本诗是作者为一场大雨喜不自禁而作。那么为什么呢？首联入题，写一场大雨于夜半不期而至——一个“霖”字，已表现出诗人初步喜悦。颔联承题，写诗人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不以屋漏而愁，反以溪流而喜，给读者留下一个悬念。颈联解题，写出诗人为雨而喜的真正原因——自己虽然并非农人，但仍然心在农桑。尾联合题，从自己之喜推想出农人之喜——这正是诗人真正的喜悦所在啊！

本诗与唐代诗人杜甫的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可谓一脉相承。虽然两诗着重点各有不同，但都表现了诗人在自己生活穷困之际难得的一种博大胸怀。

题访戴图

曾幾

小艇相从本不期，剡中雪月并明时。

不因兴尽回船去，那得山阴一段奇？

[点评]

据《世说新语·任诞》和《晋书·王徽之传》记载：王徽之居山阴（浙江绍兴）时，其朋友戴逵住剡溪。一个夜雪初霁的晚上，王徽之忽然思念朋友，便连夜乘船前去看望。但是当他隔夜到达时，却并不见人就回舟而返了。人问其故，答曰：“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于是，这个“雪夜访戴”的故事，就成了魏晋时期高人雅士风度的传奇性表现。作者运用“本不”“不因”“那得”等词语，使得本诗前后呼应，又为一个稔熟的典故平添了一些传奇色彩。

汴京纪事 (二十首选三)

刘子翬

空嗟覆鼎误前朝^[1]，骨朽人间骂未消。

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新愁^[2]。

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3]。

鞞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4]。

缕衣檀板无颜色^[5]，一曲当时动帝王。

[注释]

^[1]覆鼎：鼎在古代象征着封建皇权，这里指北宋政权的倾覆。

^[2]梁园：指开封；“美酒”句：化用李白“举杯浇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诗意。

^[3]樊楼：北宋汴京城内七十二家酒楼中最著名的酒楼。

^[4]师师：即北宋名妓李师师。

^[5]檀板：由檀木制成的绰板，用于协调演唱者与音乐的节拍，因而又称“拍板”。这里代指师师所用乐器。

[点评]

诗人通过对北宋都城汴京当年繁华景象的追忆，反衬出而今南宋偏安局面的萧条与衰落。其中如“骨朽人间骂未消”“夜深灯火上樊楼”“一曲当时动帝王”等诗句，早已成为众口传诵的名句。

春阴

朱弁

关河迢递绕黄沙，惨惨阴风塞柳斜。

花带露寒无戏蝶，草连云暗有藏鸦。

诗穷莫写愁如海，酒薄难将梦到家。

绝域东风竟何事？只应催我鬓边华。

[点评]

春天本应是令人心旷神怡的一个季节，而本诗展现给读者的，却是一幅阴风惨惨、愁云暗淡的景象。首联泛写塞外之柳丝斜飘、黄沙漫漫；颌联叙写此时花无戏蝶、草有藏鸦；颈联虚写诗人穷愁如海、梦难到家；尾联以设问作结，却也没有回答为什么如此惆怅的原因——客观而言，这样来写春天的作品还真是不多见的。唯有最后“只应催我鬓边华”一句，终于透露出作者的一点心灵秘密：原来，诗人不为春天的到来而高兴，却为自己又增加了年齿而悲伤呢！不过说到底，他还是因为某些生活的不幸而感慨不已罢了。

江上

董颖

万顷沧江万顷秋，镜天飞雪一双鸥。

摩挲数尺沙边柳，待汝成阴系钓钩。

[点评]

本诗前后两联形成“大”与“小”三重鲜明的比照。第一重：“万顷沧江”之“大”与一双鸥鸟之“小”；第二重：“数尺沙柳”之“大”与柳上“钓钩”之“小”；第三重：首联“镜天飞雪”之“大”与尾联地上“数尺沙柳”之“小”。尤其是沙柳“成阴系钓钩”一句，比喻形象而新巧。其实，本诗并非仅仅为了写景。通过这些比照，诗人向往归隐的心思也已不言自明了。

约客

赵师秀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点评]

本诗的首句和次句，分别写江南在黄梅时节的天气特点与环境特点——正是在这样淫雨连绵的天气里，诗人才有时间约请朋友到家中来。是谈心、议事抑或帮忙？这里并没有进行交代。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客人却没有如约前来。夜已过半，诗人仔细地听着窗外的丝丝雨声和阵阵蛙声，唯恐忽略了应该响起的叩门之声。尾句一个“闲敲棋子落灯花”的细节描写，将他对朋友期待的焦虑下意识地表现得十分微妙而逼真。此处的这个“闲”字，表面写他时间上的“清闲”，其实恰恰反衬出“有约不来”之举给他心理上造成的无聊、失望与烦躁。

念奴娇

宋江

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1]？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2]。翠袖围香，蛟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3]？
回想芦花滩头，蓼花汀畔^[4]，浩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5]。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

[注释]

^[1]狂客：宋江自称。

^[2]凤城：见聂胜琼《鹧鸪天·别情》注^[1]。

^[3]薄幸：旧时代青楼女子对钟情男子的昵称，犹言冤家。如：“薄幸更无书一纸。”（周紫芝《谒金门》）

^[4]蓼花汀：即指芦花洲。

^[5]“六六”句：作者在这里暗指水泊梁山的一百单八将，即六六三十六位首领和八九七十二位将校。金鸡：古代但有大赦之时，便高竖长杆，上立金鸡，击鼓并宣读赦令。如李白《流夜郎赠辛判官》诗云：“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

[点评]

不管怎样，宋江也算个人物。但是，本词中的宋江却显得如此的可怜。他一个堂堂的梁山好汉首领，凭着个人的一己之思，违背大多数好汉的意志，偏要接受北宋皇帝的招安。这首词，就是他潜入东京找名妓李师师暗通关节时的献媚之作。上阕表达了宋江的三层意思：其一，我虽然身为梁山泊之主，但从个人来说，天地之大却仍然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其二，我不惜以梁山好汉们的身家性命为代价，到东京来换取自己的锦绣前程。其三，师师小姐乃千金之体，我这草寇之身哪有消受的福分呢？词转下阕，则更直言不讳地表述了宋江迫不及待的心情：自己虽然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不过皇帝的心并不是那样容易揣摩的。他真的不知道，皇帝到底是否愿意接纳他呢？试想一下：宋江他能不急吗？

表面上看来，宋江是要讲“忠”讲“义”。然而对于梁山好汉们来说，宋江还有“忠”有“义”吗？这样一个不忠不义之人，他是不发愁吗？

临江仙

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

陈与义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点评]

正像题中所说，本词属于一首忆旧之作。上阕以“忆昔”二字领起，回溯过去岁月中一次欢快的聚饮。“长沟流月去无声”和以下的“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两句，造语雅丽，既可理解为当时“午桥”旁边的实景，也可理解为今天作者因此而联想的虚笔。过片一笔，轻轻地就在二十年之间搭起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并透露出此时此刻心中的不堪惊扰。“闲登小阁看新晴”一句，是词人写作本词之时的心情依托。煞拍两句，与《三国演义》中那首著名的《临江仙》词很有些相同的意味。

小重山

岳飞

昨夜寒蛩不住鸣^[1]。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筝。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注释]

^[1]寒蛩（qióng）：即蟋蟀。

[点评]

作为著名的爱国志士，岳飞不仅能写《满江红·怒发冲冠》那样气壮河山的词作，而且能写《小重山》这样含蓄抒情的作品。

本词上片以虚笔开篇，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地烘托出一个静中蕴动、动中蕴静的氛围，委婉地表现了他始终不变的抗金志向。人被“寒蛩”“惊梦”，并不是说“蛩”声很大，而是强调“梦”境之轻。那么词人梦见了什么呢？他没有写，我们只能进行揣测：同是爱国志士、著名词人的陆游，在他的一首绝句中写道：“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而岳飞此时所“惊回”的“千里梦”，大约也是这些有关抗金复国的内容吧！

过片承接，一语带过自己数十年来为国建功立业、名标青史的不懈追求——如此功名，不仅仅是成家立业、光宗耀祖的个人功名。在当时来说，不是追求者多了，而是太少太少了。兼之南宋赵构、秦桧君臣的投降路线，使这种功名的追求者更显得可亲、可敬、可贵了。煞拍卒章显志，用一个“知音”的比喻，表达出词人的感慨与愤怒之情。从“阻归程”和“知音少”等表现中，读者仍可想象得出岳飞在当时投降国策之下南宋朝廷中的孤寂、凄苦与尴尬。

初入淮河 (四首选三)

杨万里

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

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

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

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

中原父老莫空谈，逢着王人诉不堪。

却是归鸿不能语，一年一度到江南。

[点评]

杨万里的这组诗，将心中对于当时祖国南北分裂、人民流离失所的深切悲痛以平淡语出之，尤其显得不忍卒读。第一首写“水”：祖国原本幅员辽阔，团结统一，而今却以长江为界分成为了两个国家——何必说只有地处河北的桑乾河才算得上远呢？就这眼前长江中流以北不就是咫尺天涯的“金国”吗？第二首写“鸟”：仍以长江为背景，表面上描写宋金两国的各不相扰、互不干涉，但“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两句，却反衬出比“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更为可怕的极大悲哀。第三首写“人”：“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问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本诗与当时诗人范成大的这首作品，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看叶

罗与之

红紫飘零草不芳，始宜携杖向池塘。

看花应不如看叶，绿影扶疏意味长。

[点评]

在中国古代的诗歌文化中，秋天一般都是肃杀、衰败和凄凉的象征——但是也有例外。如唐人刘禹锡《秋词二首》之一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与这首《看叶》相比，刘禹锡主要从对秋天一“鹤”的描写中，写出了秋天之中一种“顽强不息”的精神。而本诗作者，却从“落叶”中感悟到一个最适宜“携杖”的季节：“红紫飘零草不芳，始宜携杖向池塘。”三、四两句，则已经注入作者的一种人生感悟：“看花应不如看叶，绿影扶疏意味长。”而诗人所说的这种“意味”，却不是一般人能够感受得到的。

卜算子

严蕊

不是爱风尘^[1]，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2]。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注释]

^[1]风尘：一般比喻污浊不堪、混乱不堪的低层社会生活，这里特指娼妓生涯。

^[2]东君：原指日神，这里暗指清官，特别代指岳霖。

[点评]

本词的写作还有一个非常生动的背景：当时，词人为生活所迫沦落为一名军中营妓，并被此时的地方官员朱熹以有伤风化罪囚禁起来。后来岳霖继任朱熹并释放了她，词人就写了这首词以申诉自己生活的甘苦。

上阕开篇两句，词人首先申明自己并不甘心情愿于当前（营妓）的处境，而好像是被前世的缘分所误——这种对于命运的半信半疑，比起当时多数逆来顺受的妇女来说已经是相当可贵了。“花开花落”两句，则是对岳霖这位新任官员的希望——希望他能将自己拯救出来。笔到下阕，更是词人对于自己未来前程的辩证思考和对于自由生活的渴望。全词充分表达了词人作为一个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心声，塑造了一个堕入风尘者渴望理解、追求自由的生动形象。

宫词

武衍

梨花风动玉阑香，春色沉沉锁建章^[1]。

惟有落红官不禁，尽教飞舞出宫墙。

[注释]

^[1]建章：汉代有建章宫，这里代指皇宫。

[点评]

宫廷生活是过去诗人、词家们作品中的一个重要题材。如《行宫》就是唐代诗人元稹的一首名作：“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首诗起句描写“古行宫”的寂寥冷落，次句承写“宫花”因“寂寞”而“红”，喻指宫女们的寂寞年华。三、四两句叙写宫女们“闲坐”的一个细节，进而更表现了她们红颜憔悴、终身凄凉的无限感慨。而本诗通过“惟有落红官不禁，尽教飞舞出宫墙”两句，一语道破了唯有梨花难禁而宫人心中无春的痛苦心理。

种梅

刘翰

凄凉池馆欲栖鸦，彩笔无心赋落霞。

怊怅后庭风味薄^[1]，自锄明月种梅花。

[注释]

^[1]怊怅（chāo chàng）：即惆怅、失意的样子。

[点评]

短短四句小诗，写出了作者心中的两层波澜：“彩笔无心赋落霞”为第一层，写诗人于一天黄昏之际、凄凉池馆之地的惆怅心境；“自锄明月种梅花”为第二层，则已写出诗人自我调整心态、自守清明心田的高洁境界。因为“梅花”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象征着一种精神或品格，所以这里的“种梅”，也正是诗人在心中进行“自我保洁”的一种实际行动。

沁园春 梦孚若^[1]

刘克庄

何处相逢？登宝钗楼^[2]，访铜雀台^[3]。唤橪人斫就，东溟鲸脍^[4]；圉人呈罢^[5]，西极龙媒^[6]。天下英雄，使君与曹^[7]，余子谁堪共酒杯？车千辆，载燕南赵北，剑客奇才。 饮酣画鼓如雷^[8]，谁信被晨鸡轻唤回^[9]？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使李将军，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10]？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

[注释]

^[1]孚若：词人挚友方信儒，字孚若。他生前做过枢密院参谋官，曾出使金国而不畏威吓并因此名满天下。

^[2]宝钗楼：汉武帝时在咸阳所建酒楼，到宋代仍是十分有名之处。

^[3]铜雀台：三国时期建安十五年曹操所建，在今河北临漳县。

^[4]鲸脍：鲸鱼烹成的美味。

^[5]圉人：养马人。

^[6]龙媒：指天马。

^[7]使君与曹：三国时期，曹操曾与刘备煮酒论英雄：“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曹耳！”刘备也称刘使君。

^[8]画鼓：一般指戏曲节目中的乐器，这里特指战场上的画角。

^[9]晨鸡：化用《晋书·祖逖传》“闻鸡起舞”的故事。

^[10]“使李将军”等三句：西汉文帝时，文帝曾经对飞将军李广说：“如果你身当高皇帝时代，驰骋疆场，建功立业，万户侯岂足道哉？”李将军即李广，高皇帝即汉高祖刘邦。词人在这里借用文帝之话，对当朝君臣的怯懦无能进行辛辣讽刺。

[点评]

正如词题所示，这是一首记梦之作。当然，词人记梦不是随意而记，而是有意而记。上阕从不知在“何处相逢”写起，极其铺张地描述了他与老友孚若“登”“访”“斫”“呈”“共酒杯”等一系列的“豪情壮举”，最终归结在收复“燕南赵北”等旧国失地上，表现了词人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过片“饮酣画鼓如雷”之句，既承接上阕梦中“煮酒论英雄”的情景，更开启下阕梦“被晨鸡轻唤回”之后的“慷慨”感叹，如“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等，尽是词人胸中的郁闷、块垒。而“使李将军，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等句，则更是对当朝无能昏聩君臣的辛辣讽刺与无情痛斥。结拍是词的结束，也是梦的终结：“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对于一个终生志在收复的志士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结局更令人伤心、悲哀的呢？

沁园春 寄稼轩承旨^[1]

刘过

斗酒彘肩^[2]，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3]，约林和靖^[4]，与坡仙老^[5]，驾勒吾回^[6]。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7]。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衔杯。白云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阁开。爱纵横二涧，东西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8]。逋曰不然，暗香浮动，不若孤山先访梅^[9]。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

[注释]

^[1]稼轩：辛弃疾字曰“稼轩”。承旨：词人对辛弃疾尊重的说法。“承”乃承情，“旨”即美意。

^[2]彘肩：猪腿。

^[3]香山居士：唐代诗人白居易自号。

^[4]林和靖：宋代著名诗人林逋，字和靖。

^[5]坡仙老：即苏东坡。

^[6]驾勒：意为“强制”回驾。

^[7]“坡谓”三句：化用苏东坡《饮湖上初晴后雨》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

^[8]“白云”六句：化用白居易《春题湖上》中“湖上春来似画图”、《寄韬光禅师》中“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等诗句。又：天竺山分上、中、下三竺，附近更有三座天竺寺，也为西湖胜景之一。

^[9]“逋曰”三句：化用林逋《山园小梅》诗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点评]

本词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充分发挥词人的想象，将已经仙逝的前辈诗人、词家与自己进行艺术而巧妙的“客串”，并回复辛弃疾的盛情相邀，诚可谓恰到好处。

好处之一：受到著名词人辛弃疾的盛情相邀而有事无法前往却又想另约时间，以这种填词的形式进行回复，可谓投其所好、不伤脸面。

好处之二：将自己的暂时无法赴约表述为“香山居士”“林和靖”和“坡仙老”的“驾勒吾回”，既雅致亲切、生动有趣，又不动声色地抬高的自己的身份。

好处之三：在结拍的“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中，更将辛弃疾写成与三位前辈相熟的朋友，也在无形中提高了辛弃疾的艺术地位。

好处之四：词人在作品中巧妙而创新地化用三位前辈诗人的诗句，借以向辛弃疾这位著名词人展示了自己的艺术才华，无怪乎辛弃疾收到本词后十分高兴呢！

题临安邸^[1]

林升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2]？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3]。

[注释]

^[1]临安邸：临安即杭州，邸乃指官邸。宋建炎三年（1129年），杭州被作为行宫升州为临安府。这里代指南宋小皇帝所偏安的行在。

^[2]西湖歌舞：指南宋偏安一隅不思恢复却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社会现象。

^[3]汴州：即北宋故都汴京。

[点评]

本诗前两句，从空间上和时间上表现临安府的山重水复之美和亭台楼阁的豪华气派，给读者一种富贵安详、歌舞升平之感。但是，这一切无休无止的歌舞，并不是当时国家安定的标志、社会繁荣的象征，反而是那个不知羞耻的小皇帝粉饰太平、醉生梦死的证明。“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两句，是诗人在极度愤慨之下的深刻反讽，表现了一种可贵的忧患意识。

“暖风”二字双关，既是对江南自然热风的实写，又是对当时粉饰歌舞之风的贬斥。最关键的还是南宋小朝廷对这一偏安局面的“沉醉”，是他们把杭州想象为汴州的自我陶醉。常言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从这个意义来说，南宋的灭亡应该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悟道诗

无名尼

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

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点评]

本诗很有禅家悟道的意味。第一联的“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与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样，包含着一种哲理在里面。第二联的“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定格了一个非常形象的画面：有个年轻俊俏的尼姑，手捻枝头梅花鼻嗅而笑——而尼姑的笑脸，不是已经与梅花一样迎春开放了吗？

从画面意义来说，李清照曾有“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著名词句，但李清照却没有赋予更多的内涵。从内涵意义而言，辛弃疾曾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著名词句——此二者相比，倒是具有十分相近的象征性。

田家 (十首选一)

华岳

鸡唱三声天欲明，安排饭碗与茶瓶。

良人犹恐催耕早，自扯蓬窗看晓星。

[点评]

华岳在他的十首“田家”组诗中，描写了一幅幅当时的农家风俗生活图。这里所选的一首，则堪称其中的典型代表。本诗从农家的“鸡唱三声天欲明”开始，写妻子在天还不太亮就早早地起床了。因为是夏天，也因为田地距家较远，所以她已经为丈夫安排好了一天下田的生活必需“饭碗与茶瓶”——这其中，已表现了这位农妇的贤惠勤恳和对丈夫的无比关爱。

夜深

周弼

虚堂人静不闻更，独坐书床对夜灯。

门外不知春雪霁，半峰残月一溪冰。

[点评]

本诗前后两联，分别描写出门里门外的不同情景。“虚堂人静不闻更，独坐书床对夜灯”一联，写“虚堂人静”之时主人公的“独对夜灯”，于静寂氛围之中蕴涵着一种进取精神；而“门外不知春雪霁，半峰残月一溪冰”一联，在冷清空旷的画面之外蕴涵了春天萌动的信息。前后两联，互为写照，表现了乍暖还寒季节人与自然一种息息相通的亲近与和谐。

夜坐

文天祥

淡烟枫叶路，细雨蓼花时。

宿雁半江画，寒蛩四壁诗。

少年成老大，吾道付逶迤。

终有剑心在，闻鸡坐欲迟。

[点评]

民族英雄文天祥这首五律，表现了他的一种无奈之情。时当秋雨绵绵之季，夜宿之雁半江如画，寒鸣之蛩四壁入诗。此时此刻的诗人，想起自己从一个“壮志少年”到一个“鬓衰老大”，不仅感慨万千：我作为一朝丞相，徒有一腔统一祖国、恢复中原的志向、热血，眼看着一天天地成为过眼云烟了啊！怎能不“老大徒伤悲”呢？不过，诗人又想到：只要自己心中复仇的火焰不熄，终有一天是能够实现这个伟大理想的。然而，最后的一句“闻鸡坐欲迟”，却又流露出诗人犹疑、徘徊的心态。

除夜

文天祥

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

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

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

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

[点评]

作为一朝丞相，文天祥在“除夜”之际非但没有一种辞旧迎新的喜悦之情，反倒会有这种“乾坤空落落”的感觉，岂不怪哉？其实，早已尝尽“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滋味的他，即便有此“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的诗句倒也不足为奇。只是这个“无复屠苏梦”的除夕之夜，对于文丞相来说未免有些太残酷了。这位在民族危亡之时能够吟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当朝宰相，不知在“挑灯夜未央”之际是否想到了“另谋他途”？忠乎？愚乎？悲乎？哀乎？

虞美人 听雨

蒋捷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点评]

蒋捷的这首词，在创作方法上与辛弃疾当年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基本相同，也是利用上下片相同的艺术结构来进行不同的形象比较，以达到强烈的艺术效果。辛弃疾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是这样写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如果要进行思想和艺术上的比较，两词有着这样一些不同：

一、辛词两片对比写“愁”，蒋词两片对比写“雨”。

二、辛词写“愁”，分“少年”和“而今”两个年龄段，前者几乎是年幼天真的无病呻吟，而后者则是谙练世故、思想痛苦之后的无以言说；蒋词写“雨”分浪漫轻狂的“少年”、逆旅奔波的“壮年”和寄寓僧庐的“而今”三个年龄段，将词人三个人生阶段的不同际遇分别给予生动而深刻的表现。

三、辛词中出现的主要地点只在“层楼”一处，蒋词中出现的地点有“歌楼”“客舟”和“僧庐”三处。

四、辛词具有比较广泛的普遍意义，蒋词则具有更突出的个性特点。

五、辛词中的艺术形象突出而鲜明，蒋词则更着重艺术上的情景交融。

六、辛词的时代特色相对淡化些，蒋词时代特色相对更明显些。

然而，正是由于两位词人对于生活的不同理解和对于这种理解的各不相同的艺术表现，也才使得两首作品同时成为脍炙人口的不朽之作。

贺新郎

兵后寓吴^[1]

蒋捷

深阁帘垂绣。记家人、软语灯边，笑涡红透^[2]。万叠城头哀怨角^[3]，吹落霜花满袖。影厮伴、东奔西走。望断乡关何处是？羡寒鸦、到着黄昏后。一点点，归杨柳。相看只有山如旧。叹浮云、本是无心，也成苍狗^[4]。明日枯荷包冷饭，又过前头小阜^[5]。趁未发、且尝村酒。醉探枵囊毛锥在^[6]，问邻翁、要写牛经否^[7]？翁不应，但摇手。

[注释]

[1]兵后寓吴：1275年正月元兵渡过长江，词人避乱苏州。寓，指寓居，吴即指苏州。

[2]笑涡（wō）：俗称酒涡。

[3]万叠：古代称乐曲演奏一遍为一叠，万叠极言反复演奏。

[4]苍狗：杜甫诗云：“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可叹》）白云苍狗喻指事物变幻不定。

[5]小阜（fù）：阜为土山，小阜即小山岗。

[6]枵（xiāo）囊：空空的口袋；毛锥：指毛笔。

[7]牛经：即怎样养牛的书。

[点评]

本词以“兵后寓吴”为题，在上下两片的形式中表现了三个层次的内容。上片的前三句，追忆“兵前”一个幸福家庭的快乐生活，可以称为第一层。从“万叠城头”至“一点点，归杨柳”为第二层，词人将“兵后”自己“影厮伴、东奔西走”的生活与“黄昏寒鸦”进行比较并生出羡慕之情，以反衬自己生活的落魄。整个下片则是全词的第三层，既有冷峻深刻的叙述，又有生动细腻的描写。结句的“翁不应，但摇手”六字，使这位流离失所、生活无着的知识分子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而回过头来再读开头三句，则会使人更感词人当年生活的美满和今日生活的艰辛。

人月圆

吴激

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

[点评]

本词最大的特点，是作者分别截取和化用前人的诗句或词句并重新组装成一首新词。比如开篇两句，就是从唐人杜牧的《泊秦淮》诗中化出：“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而“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感叹，含蓄而深沉地表达了诗人对于世风奢靡、国事衰败的忧虑。而以南宋当时“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的情形与之相比，两者该有多么惊人的相似之处啊！

本词上片的第三、四、五句，作者又化用了唐人刘禹锡的绝句《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也许想象不到，他当年曾感慨过的时代沧桑，竟然又出现在了身后的南宋时期。

北宋词人周邦彦的《少年游·感旧》有句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写的是作者偶遇皇帝与名妓李师师相狎的故事。而对于身当南宋的本词作者吴激来说，这种风花雪月却已经成为他对于繁华往事的一种漫忆：“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下片词中的其情其景，与周邦彦笔下的情景何其相似乃尔。而结句的“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之意，则明显来自于唐人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等句。而其意义，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尽管本词大量运用或化用了他人的成句，但是已经过了作者的艺术处理。即便无人指出这些成句的出处，读者仍然能够从中读出作者心中繁华不再的慨叹和泪湿青衫的无奈。

情怨深闺·断续寒砧断续风

捣练子

李煜

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

[点评]

所谓“捣练子”，是古代家庭生活中将由生丝织成的白绢在砧板上反复捶捣变软进而裁制衣服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这种任务主要由妇女完成，也由于妇女常常需要为戍边的将士或客居的游子捣练制衣，“捣练子”便因此成为古代妇女思念良人的代名词。

这是一首本意小令。全词虽然只有五句二十七个字，却生动形象地烘托了当时“捣练”的环境、气氛，含蓄细腻地刻画了当时“捣练”的景物、心理。“寒砧”二字，既说明其时节候之初寒，也衬托人物心理之凄凉。“无奈”二字，既状出夜长不寐之难堪，也交代愁怨难遣之绵长。尤其本词出自一位亡国之君之手，这一方面表现了李煜超绝的诗词艺术，另一方面也寄托了词人对于他“梦里江山”的深切忆念。

踏莎行

寇准

春色将阑^[1]，莺声渐老^[2]，红英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濛濛，屏山半掩馀香袅。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3]。倚楼无语欲销魂^[4]，长空黯淡连芳草。

[注释]

^[1]阑：尽也。

^[2]老：犹言黄莺已经由雏而老，喻指春天已渐渐远去。

^[3]菱花：即铜镜。慵：懒得之意。

^[4]销魂：也作“消魂”，多用来形容某人愁苦或悲伤的情状。但在某些诗词或小说中，也用以形容男女极度欢情或极度恐慌的样子。

[点评]

本词上片主要写景，通过对“春色”“莺声”和“红英”“青梅”等景物细微变化的描写，让女主人公在“细雨濛濛”的“画堂”中上场，也衬托出这位女性身份的高贵和形象的高雅——“屏山半掩馀香袅”，绝对不是“数声和月到帘栊”。

尽管如此，这位女性却也有着她自己的愁怨与哀伤：“密约沉沉”，言其曾经有过的海誓山盟；“离情杳杳”，言其当下遭遇的孤寂情怀。女主人公的心灵独白，在“倚楼无语欲销魂”的无奈与无言中达到凄苦高潮。而“长空黯淡连芳草”一语，则写出了另外一个“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的新境界。

长相思

林逋

吴山青^[1]。越山青^[2]。两岸青山相对迎^[3]。谁知离别情？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4]。江头潮已平。

[注释]

[1]吴山：春秋时期，以钱塘江为界，北岸属于吴国范围，故称吴山。

[2]越山：以钱塘江为界，南岸属于越国范围，故称越山。

[3]相对迎：又作“相送迎”。

[4]同心结：在古代，女子流行用丝绸腰带结成心形送给男方作信物，故称“同心结”。

[点评]

本词以一个女子的口吻，自述了一个凄婉得令人黯然神伤的故事。

上阕运用拟人化手法写景：吴、越两座高高的青山，巍然屹立在钱塘江的两岸。千年以来，它们彼此相对、彼此相爱、彼此相守，从来没有分开过，也从来没有体验过别离的痛苦——好生令人羡慕啊！下阕承接上阕，运用对比的手法写人：你我两个相知、相爱的苦命人，怎么连两座青山也不如呢？无论我们的心中如何的凄苦、怎样的悲哭，可最终还是被迫分手——好生令人伤感啊！全词上下两阕互为比喻，将真情融进了景里，在景中饱含着真情。

上阕第三句有不同的版本为：“两岸青山相送迎。”虽然也能理解为两座青山对于江水舟船的迎来送往，但不如“相对迎”更为切合本词祝愿“君”与“妾”能够“罗带同心”的主题。

一丛花令

张先

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濛濛。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
双鸳池沼水溶溶。南陌小桡通^[1]。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栊。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

[注释]

[1]桡（ráo）：划船之桨，这里代指舟船。

[点评]

一个失去情人的女性，独处在深闺之内整理她自己的相思和哀怨并成为值得令人同情的文学形象，主要还是得力于词人张先这支具有艺术魅力的妙笔。

本词上阕，起篇就写女主人公自身体味出来的一种感受：“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可谓恨由所生。下一大句“离愁正引千丝乱”中的“引”字一语双关，不仅贴切新颖地“引愁千丝”，而且还“引”出了她对自己情人的亲切的回忆。同时，因为“千丝”其实就是“杨柳”的代称，所以在实际上还暗用“折柳”之典，写出了她与情人离别之后种种的相思与忆念。如其后词人吴文英的“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风入松》）之句，明显是从此处化用而来。歇拍“何处认郎踪”的追问，则又回应了篇首“伤高怀远”的主题，仍是割不断对往日情人的一片痴情。

如果说上阕属于描写情中远景的话，那么下阕则已转为近景写情了。过片的“双鸳池沼水溶溶”，触景生情，更衬托出她在此情此景中的寂寞与孤独。再以下从环境中的“南陌”“小桡”“画阁”，又写到时间上的“画阁黄昏”“斜月”东升，女主人公一直愁思难遣、情无所托，不禁令人产生“无奈情多累美人”之感。至全词结拍，写女主人公怨恨已极，在“沉恨细思”之后突发奇想：“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唐人李益曾经有诗云：“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而本词此处这个否定句，比之李益诗显得尤为落寞与多情。

思远人

晏几道

红叶黄花秋意晚，千里念行客。飞云过尽，归鸿无信，何处寄书得？泪弹不尽临窗滴，就砚旋研墨。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

[点评]

从内容来看，本词主人公应该是个很有学养的知识女性。所以才有“归鸿无信”“何处寄书”“就砚研墨”等一系列的行为特点。尤其是结拍“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一句，可谓出语高妙，慧心感人。全词并未出现“思”“忆”“想”“念”之类的字句，然而对于词牌“思远人”的诠释却已是十分的丰富而深切。

生查子

晏几道

坠雨已辞云，流水难归浦。遗恨几时休？心抵秋莲苦。忍泪不能歌，似托哀弦语。弦语愿相逢，知有相逢否？

[点评]

本词以一个女性自述的口吻，表现了她与情郎分手之后的心路历程。上片起句，就将自己与情郎的分手比拟为“坠雨辞云”，并且像“流水难归浦”一样再也难以与情郎见面。对于诸多有关“坠雨”如何“辞云”过程的省却，使得本词入手擒题。接句又写自己“遗恨几时休？心抵秋莲苦”，也是极言之笔。下片更写自己“忍泪不能歌”，可谓痛苦不堪。而最后对于“弦语愿相逢”的冀望，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知有相逢否？”

本词通篇用比，多数词句的疑问句式，体现了女性对男子依附地位的时代特征。

减字木兰花^[1]

秦观

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

黛蛾长敛，任是春风吹不展。困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

[注释]

^[1]减字木兰花：又称“减兰”，由词牌《木兰花》的第一、三、五、七句各减三字而成。双调共四十四字。

[点评]

本词上下阕，各自两句一组，组成一个完整的意象。“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两句，言孤独凄凉时间之久；“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两句，状炉香袅袅似九曲回肠；“黛蛾长敛，任是春风吹不展”两句，拟闺中人心上愁苦之很；“困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两句，将飞鸿喻为字字愁，准确而生动，贴切而自然。

九绝为亚卿作 (九首选二)

韩驹

君住江边起画楼，妾居海角送海头。

潮中有妾相思泪，流到楼前更不流。

妾愿为云逐画橈，君言十日看归航。

恐君回首高城隔，直倚江楼过夕阳。

[点评]

这两首绝句，均以第一人称写起。第一首：“妾”自比融入海角潮水之中的“相思泪”，为了能够见到心中的“郎君”，不远万里地“流到（君所住的）画楼前更不流”——可谓“痴妾”对“痴君”。第二首，“妾”又自比为“逐橈之云”，为了让“郎君”一“回首”就能看到自己，便“直倚江楼过夕阳”——尽管这种举动有些太幼稚可笑，但对于热恋中的青年男女而言，倒可能是最为有效的表达方式。

捣练子 (五首选四)

贺铸

收锦字^[1]，下鸳机^[2]。净拂床砧夜捣衣。马上少年今健在，过瓜时见雁南归^[3]。

斜月下，北风前。万杵千砧捣欲穿^[4]。不为捣衣勤不睡，破除今夜夜如年。

砧面莹，杵声齐。捣就征衣泪墨题^[5]。寄到玉关应万里，戍人犹在玉关西^[6]。

边堠远^[7]，置邮稀。附与征衣衬铁衣。连夜不妨频梦见，过年惟望得书归。

[注释]

^[1]锦字：特指妻子寄给丈夫的书信。《晋书·窦滔妻苏氏传》载，前秦时秦州刺史窦滔犯事被流放到边疆，妻子苏氏便用五色丝线织成“回文璇玑图”寄赠给他表示深切的思念。

^[2]鸳机：一种古代家庭专用的织锦机。李商隐《即日》诗云：“几家缘锦字，含泪下鸳机。”

^[3]瓜时：《左传·庄公八年》载，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后来便将任职期满并由人接替称为“瓜时”或“瓜代”。杨万里《斋房戏题》诗云：“醉乡无日不瓜时。”

^[4]捣欲穿：“穿”字双关，既指捣衣之情真，又指捣衣人望眼欲穿。

^[5]泪墨题：意指将墨和泪题书。

^[6]玉关西：即玉门关以西，表示征人戍边之远。

^[7]边堠：堠乃古代用于瞭望敌情的土堡，边堠就是边疆驻军之地的代称。

[点评]

南宋著名词人贺铸，曾经写过一组五首《捣练子》，这里为其中的四首。

按照时间顺序，这四首词正像一组系列性电影镜头，先后分别表现了闺中之妇“瓜时思君”“月夜捣衣”“泪墨题书”和“邮寄征衣”的连续性活动。词人以其细腻的笔触，形象地刻画了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思妇”形象。各阕既能独立成篇，构成了一个个生动的捣衣图；又能相互衔接，前后照应，联成了一系列动人的思君画。至今读之，犹能令人感慨再三。

采桑子

吕本中

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南北东西，只有相逢无别离。

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

[点评]

“咏月”是我国古典诗词艺术中的一个永恒主题。无论是乐府民歌中的“月出东南隅”，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还是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居易的“惟见江心秋月白”，杜牧的“烟笼寒水月笼沙”，或者李商隐的“月中霜里斗婵娟”，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等，无不寄予月亮以特殊的情思和向往。

本词作者以一个妻子的口吻，通篇运用白描的方法，吟咏“月亮”这一个事物却又能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意象。作者充分进行拟人化处理，通过对于月亮的“怀恨在心”来表现对于丈夫的深切怀念，不能不是词人运用超绝艺术手段的一首得意之作。词人抓住月亮自然盈亏的天文现象，在上阕中“恨君”不像“江楼月”那样，无论在“南北东西”都能让我抬头望见，都能够“只有相逢无别离”。在下阕中，却又“恨君”就像那“江楼月”一样，常常“暂满还亏”，让人总是向往着“待得团圆是几时”？在这里，“月”就是“君”，“君”就是“月”，“月”与“君”已经成为一个统一不可分的艺术形象。而所谓的“恨”，则正是“爱之深，恨之也深”的最佳注脚。

寄衣曲三首

罗与之

忆郎赴边城，几个秋砧月？

若无鸿雁飞，生死即离别。

愁肠结欲断，边衣犹未成。

寒窗剪刀落，疑是剑环声。

此身倘长在，敢恨归无日。

但愿郎防边，似妾缝衣密。

[点评]

就一般意义的思君念夫而言，这一组三首的《寄衣曲》还真是不同一般。其思想境界，似乎已经超出了当时家庭妇女的常规水平。本诗作者不仅仅只是“忆郎”“恨郎”——忆念郎君，愁肠百结；恨郎不归，生亦即死。更重要的是还要“祝郎”“愿郎”——祝君胜利，刀环铿锵；愿君戍边，似妾缝衣。在这其中，除了一般的思夫、念夫、愿夫等夫妻感情之外，实际上还寄寓着这位妇女朴素的爱国情怀。从艺术的角度而言，孟郊“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游子情怀，在这里却又悄悄地转化成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

卜算子

程垓

独自上层楼，楼外青山远。望到斜阳欲尽时，不见西飞雁。

独自下层楼，楼下蛩声怨。待到黄昏月上时，依旧柔肠断。

[点评]

在本词上阕，主人公“独自上层楼”，从早上一直“望到斜阳欲尽时”，也不见一只自西而来的归雁，其失望之心可想而知。在下阕，主人公“独自下层楼”，又从“蛩声”初起一直“待到黄昏月上时”，只落得“依旧柔肠断”，其怨恨之心可以想见。作者运用上下阕在结构上的重叠，而且开篇着意同用一个“独自上（下）层楼”的句式，使重复的咏叹加重了女主人公孤独寂寞凄凉的心境。

望夫山

陈造

亭亭碧山椒，依约凝黛立。何年荡子妇^[1]，登此望行役。君行断音信，妾恨无终极。坚诚不磨灭，化作山上石。烟悲复云惨，仿佛见精魄。野花徒自好，江月为谁白？亦知江南与江北，红楼无处不倾国。妾身为石良不惜^[2]，君心为石那可得？

[注释]

^[1]荡子：古代对浪荡不归男子的贬称，后来用作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或败坏家业者的泛称。如《古诗十九首》云：“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2]良不惜：即便不值得怜惜。

[点评]

在古代，由于常年频繁地征战或者其他经商、宦游等原因，便造成了非常普遍的闺中怨妇现象。又因为等待自己的丈夫，不少怨妇便长年累月地守望在自己的家门或村前。于是，更产生了一个又一个“望夫石”“望夫山”的故事。

本诗就是对于其中一个“望夫山”故事的一次艺术演绎。诗中写道：在一个高高的山顶上，有一片亭亭的山椒。不知道何年何月，一个浪荡子的妻子就来这里等待她的丈夫。时间长了，她终于也化作一块山上的石头。诗的结尾，妻子凄婉而清醒地说：我也知道，在江南、江北的广大地方，到处都有一些倾城倾国的美色。我自己身化为石并不可惜，而夫君你怎么能如此心硬如石呢？言语之间，令人可惜、可悲、可叹矣！

清平乐

宫怨

黄升

珠帘寂寂，愁背银罽泣。记得少年初入选，三十六宫第一。

当年掌上承恩，而今冷落长门^[1]。又是羊车过也^[2]，月明花落黄昏。

[注释]

^[1]汉武帝当年将陈皇后冷落之后废弃在长门宫，汉魏时期曾有相和歌曲专咏陈皇后一事。

^[2]羊车：古代皇帝乘坐的一种宫内小车。

[点评]

宫怨也是古代诗人作品中的常见题材。本词将一个宫女受宠前后的不同遭遇进行对比描写，表达了一种世事无常、无以言说的复杂情绪。

商妇吟

林景熙

良人沧海上，孤帆渺何之？十年音信隔，安否不得知。长忆相送处，缺月随我归。月缺有圆夜，人去无回期。回期倘终有，白首宁怨迟。寒蛩苦相吊，青灯鉴孤帏。妾身不出帏，妾梦万里驰。

[点评]

本诗反映了古代又一个妇女群体——商妇的哀怨。因为商人需要到各地去经营，所以也是常年不着家。所以，作为一个商人的妻子也是十分可怜的。正如本诗所写的那样：“良人沧海上，孤帆渺何之？十年音信隔，安否不得知。”作者运用反复、顶真、铺叙等艺术手法，哀痛地表现了妻子“寒蛩苦相吊，青灯鉴孤帏”的凄苦生活。全诗悱恻缠绵，情感真挚，具有十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效孟郊体^[1] (三首选一)

谢翱

闺中玻璃盆^[2]，贮水看落月。看月复看日，日月从此出。爱此日与月，倾泻入妾怀。疑此一掬水，中涵济与淮^[3]。泪落水中影，见妾头上钗。

[注释]

^[1]孟郊体：唐代诗人孟郊，写诗讲究结构技巧，擅长白描手法，善于造语奇警、托微寄兴，于古拙中见其深思意远，当时就为韩愈所推重，并被后世称为“韩孟”；又因他写诗以苦吟著名，更有“郊寒岛瘦”之说。

^[2]玻璃盆：当时尚无玻璃器皿，这里当是指比较光亮有釉的陶盆。

^[3]济与淮：特指济水与淮水。

[点评]

从表面上来看，本诗写一个独守空房的女子，在闺中用玻璃盆贮水以观日月升落、以遣思君之愁。在她的眼里，日复一日的日出月落，就是夫君的进出往来——这个十分家常而又形象的比喻是多么的生动！但是，这首诗却是另有寄托。作者曾经是民族英雄文天祥部下的谘事参军，在文天祥被俘遭杀之后日思夜念而不得，便写此诗以表示自己对于英雄的无比崇敬。如“疑此一掬水，中涵济与淮”两句，便是作者遥念文天祥被金人押送渡长江、泛济水、过淮河线路有意无意的“秘密”泄露；至于“疑此”的“疑”字，也是作者“毫不怀疑”信念的反意表达。

九张机^[1]

(九首选七)

无名氏

一张机，织梭光阴去如飞。兰房夜永愁无寐^[2]。呕呕扎扎，织成春恨，留着待郎归。

两张机，月明人静漏声稀。千丝万缕相萦系。织成一段，回纹锦字^[3]，将去寄呈伊。

三张机，中心有朵耍花儿。娇红嫩绿春明媚。君须早折，一枝浓艳，莫待过芳菲^[4]。

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波碧草，晓寒深处，相对浴红衣。

.....

七张机，鸳鸯织就又迟疑。只恐被人轻剪裁。分飞两处，一场离恨，何计再相随。

八张机，回纹知是阿谁诗？织成一片凄凉意。行行读遍，恹恹无语，不忍更寻思。

九张机，双花双叶更双枝。薄情自古多离别。从头到底，将心萦系，穿过一条丝。

[注释]

^[1]九张机：最早见于宋代曾慥《乐府雅词》，是由无名氏独创的一种新词牌。这里所选，前边“四张机”和后边“三张机”分属无名氏的两组“九张机”。

^[2]兰房：古代女子爱好以兰椒等香草熏房，故称兰室或兰房。

^[3]回纹锦字：见贺铸《捣练子》注释[1]。

^[4]“君须早折”三句：化用唐代无名氏《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点评]

这组词按照一、二、三.....七、八、九的数学顺序和妇女在织布机上织布时的先后程序，着意就每“一张机”的程序特点，进行各不相同的艺术创造，从而形成了一系列古代妇女栩栩如生的机上织锦图。在集中体现闺中之妇思夫、念夫、盼夫、怨夫情绪的同时，也展现了一幅幅古代妇女生活的生动画面。

鱼游春水

无名氏

秦楼东风里^[1]，燕子还来寻旧垒。余寒微透，红日薄衾罗绮。嫩笋才抽碧玉簪，细柳轻窄黄金蕊。莺转上林，鱼游春水。 屈曲栏杆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应念归期^[2]。梅妆淡洗。凤箫声杳沉孤雁，目断澄波无双鲤^[3]。云山万重，寸心千里。

[注释]

^[1]秦楼：秦穆公为仙人萧史和女儿弄玉所筑阁楼。其二人天天在此楼上吹箫，终于引凤来翔并乘之而去。这里指妇女所居的闺楼。

^[2]佳人：这里应该指女主人公的心上人。

^[3]孤雁、双鲤：这里均代指书信。

[点评]

在燕剪东风、乍暖还寒的春日，有一个懒拥罗衾的少妇，像刚刚抽芽的嫩笋一样水灵灵地动人心魄。窗外，只见柳丝荡漾，又听莺转上林，再想到鱼游春水的情景——她终于经不住春的诱惑了。本词上阕对于春天景色的描写自然地引得了女主人公在下阕的出场。但是，面对眼前的如此佳境，无心欣赏的她不由得感叹道：“又是一年的桃花花盛开，他应该记得回来啊。”正因为对于心上人的思念，她早已经疏于梳妆、懒于打扮了。时至今日，“佳人”连一点点的音信都没有，让人好不伤心啊！

从表面上来看，这首词并没有多少哀怨、感伤的词句，但这并不能掩盖全词那种欲抑更扬的怨情与哀伤——不言怨而怨声盈耳，不言伤而伤情满纸——这也正表现了本诗作者的艺术高明之处。

春闺

元淮

杏花零落燕泥香，闲立东风看夕阳。

倒把凤翘搔鬓影，一双蝴蝶过东墙。

[点评]

一位无聊的少妇，在一片“杏花零落”的“燕泥香”中“闲立东风看夕阳”。她真的是无聊了吗？不，诗的三、四两句还是泄露了这位少妇心灵的秘密：她把一支凤钗倒拿在手中烦闷地搔弄着鬓发，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一双蝴蝶过东墙”。其实，她的无聊不正是那个社会大多数闺中少妇怨愤的另一种反映形式吗？此情此景，与晏殊《浣溪沙》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所描写的情景，在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相似、相通之处的！

酬唱揖别·目尽青天怀今古

示长安君

王安石

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

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晨沙万里行。

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点评]

作为一个创作领域，酬唱之作不仅在古今诗词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产生了很多的优秀作品。有人认为酬唱之作不好写、写不好、没意义，我看未必。就艺术创作而言，问题不在诗人写什么而在怎么写。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等，不都是脍炙人口的优秀之作吗？

从艺术欣赏的意义来说，作品的酬唱对象一般而言是无足轻重的。但如王昌龄、元二、李龟年、白乐天等人，因为其本人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则在诗作之外增加了一段值得呵护的珍贵友谊。但本诗中的长安君似乎可以忽略了，因为他对我们欣赏本诗并不会产生什么特别的影响。“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本诗首联两句，十四个字交代了作者与长安君从“少年”到“老去”几十年间持续不断的“离别”伤感。“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颔联所营造的气氛是相当随意和十分亲切的。“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晨沙万里行”——颈联表达了诗人与朋友短暂相逢后却又不得不分手的感慨。“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尾联是诗人与长安君对于明日再见的共同期待。全诗明白如话，语淡情深，表现了朋友情谊在诗人内心深处的分量。

卜算子
送鲍浩然之浙东

王观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峰盈盈处。

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点评]

把水比为“眼波横”，把山比为“眉峰聚”，这是一个新巧、奇妙的拟人化比喻，生动而且形象。上阕“欲问”一句，点出“送鲍浩然之浙东”的主题，并把“眉峰盈盈处”作为“浙东”的代指，词人可谓善于“以少胜多”。下阕突出来写一个“送”字：“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在这里，词人将“春”与“君”同样视为自己的朋友来送，不仅使朋友顿生亲切温暖之感，而且继续写出“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的词句，送给朋友一腔前程似锦、光明灿烂的祝愿。

赠黄鲁直

徐积

不见故人弥有情，一见故人心眼明。

忘却问君船住处，夜来清梦绕西城。

[点评]

这首送给朋友的赠别诗，第一、二句几乎属于直白之笔：从“不见故人”到“一见故人”，从“弥有情”到“心眼明”，无须再有任何表述，却已将诗人与故人之间的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第三、四两句，故意从“忘却”的角度引出“清梦”，是诗人“欲擒故纵”的写法，读来尤觉婉曲而亲切。

我们注意到，本诗没有诗人与故人相见的具体情景描写，不像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样当面相赠。而这样的“见后”相赠，却更加显得持久而深沉。

和高子文秋兴 (二首选一)

宇文虚中

摇落山城暮，栖迟客馆幽。

葵衰前日雨，菊老异乡秋。

自信浮沉数，仍怀顾望愁。

蜀江归棹在，浩荡逐春鸥^[1]。

[注释]

^[1] 隐括杜甫《客至》诗意：“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点评]

在我国古代，诗词是必须进行“吟唱”才能充分表现其韵味的。而诗人朋友之间，则经常进行一些相互赠诗答词的“酬唱”活动。第一首领韵之作被称为“首唱”或“原唱”，第二首以后之作被称为“步韵”或“和唱”。而这种“酬唱”之举，便成为他们增进交流、加强友谊和比试技艺高低的一种最佳形式。

显而易见，宇文虚中的这首五律《和高子文秋兴》，就一首“和唱”之作。首联“摇落山城暮，栖迟客馆幽”仅十个字，就在生动的描写中交代了“摇船而来”“山城已暮”“栖息很迟”“旅馆静幽”等丰富的内容。其中“摇落”“栖迟”两个词组，不仅富有强烈的动感，而且已经具有了“使动”的意义，显示了诗人熟练的文字技巧。颔联“葵衰前日雨，菊老异乡秋”的对仗老到工稳，诗人将形容词“衰”“老”动词化使用并分别搭配以“雨”“秋”两个名词，使诗句平添许多衰败之感与萧飒之气，而思乡之情也已初露端倪。颈联“自信浮沉数，仍怀顾望愁”，透出诗人“自信”与“顾望”互为交织的心理矛盾，应该还是颔联心绪的深入表达。到了尾联的“蜀江归棹在，浩荡逐春鸥”，诗人点明其“顾望”所在为“蜀江”的同时，表现出对于未来的信心与勇气。

寄内

孔平仲

试说途中景，方知别后心。

行人日暮少，风雪乱山深。

[点评]

本诗表面上十分平实，感情却是非常深沉的。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失去了，才更觉得宝贵。”由此看来，诗人平常在家是比较享受的。而只有在深刻体会到外出艰辛之际，才有此“试说途中景，方知别后心”之语——这第一、二句，于平实中表达了诗人心里对于内人（妻子）真诚的感情。而第三、四两句，转折出一个“行人日暮少，风雪乱山深”的特殊场景，平中见虚，虚实巧转，使诗人自己对于内人的思念愈显得含蓄而深沉。

题子瞻枯木

黄庭坚

折冲儒墨阵堂堂，书入颜杨鸿雁行。

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

[点评]

诗人作为盛名当时的“苏门四学士”之一，对于老师苏轼苏子瞻当然是崇拜不已的。这首短短的绝句，不仅赞扬了苏轼的文章，而且赞扬了苏轼的人格。首句的“折冲儒墨阵堂堂”，“儒墨”借以代指苏轼在学术上的造诣，“折冲”是写他平衡调停并平息了各种偏激的学术之争——既有“儒墨”又能“折冲”，苏轼在当时的学术地位便不言自明了。次句的“书入颜杨鸿雁行”，称赞苏轼的书法与颜真卿、杨凝式一样是当代一流的。“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三、四两句相连，将对他的艺术评价自然转为对他人生的评论，不露一点痕迹。

本诗原来是这样写的：“文章日月与争光，书入颜杨鸿雁行。笔端放浪有江海，临深枯木饱风霜。”前后比照，诗人为什么进行修改的道理读者应该能够自己意会的。

寄贺方回

黄庭坚

少游醉卧古藤下，谁与愁眉唱一杯？

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

[点评]

北宋绍圣元年，因为“元祐党籍”之故，苏轼、秦观、陈师道、范纯仁等被贬到全国各地，多年以后如秋叶般纷纷谢世凋零。作为贺铸（贺方回）的至交，秦观曾经有过一首《好事近·梦中作》词：“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挂空碧。醉卧古藤阴下，杳不知南北。”这似乎是一首神秘的谶词，词人自己最终正是在被赦北返至广西藤州时病卒的。而本诗的第一句“少游醉卧古藤下”，就是从这首词中化出的。第二句“谁与愁眉唱一杯”是从晏殊《浣溪沙》词中的名句“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中化出，其中的“唱一杯”与上句的“醉卧”相联系。而第三句“解作江南断肠句”，则直接从贺铸《青玉案·横塘路》中的“彩笔新题断肠句”中化出。而第四句“只今惟有贺方回”，在巧妙地写出诗人和秦、贺两位深切友谊的同时，也最终回归到《寄贺方回》这个题目。

从第三者开始写起而后委婉地表现自己与朋友的情谊，从朋友的著名诗（词）句写起而后成就自己的这首作品，可谓是本诗独特的艺术特点。

陈留市隐^[1]

黄庭坚

市井怀珠玉^[2]，往来人未逢。

乘肩娇小女，邂逅此生同。

养性霜刀在，阅人清镜空。

时时能举酒，弹镊送归鸿^[3]。

[注释]

^[1]陈留：地近汴梁，秦时旧县，后曾置郡称国。东汉时的父老文学家蔡邕、蔡琰，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和西晋“竹林七贤”中的叔侄诗人阮籍、阮咸，都是陈留尉氏的历史人物。

^[2]市井：古代特指做买卖的处所。《管子·小匡》：“处商必就市井。”

^[3]弹镊（niè）：镊，指当时的刀镊工，除了理发、美容之外兼做一些杂活。弹镊虽无冯驩“弹铗归来”之怨气，却也表现出一种洒脱的生活态度。

[点评]

古人有语云：“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那么，这位“市井怀珠玉，往来人未逢”者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诗人在诗前小序中写道：“陈留市上有刀镊工，年四十余，无室家子姓。惟一女年七岁矣。日以刀镊所得钱与女子醉，饱则簪花吹长笛，肩女而归。无一朝之忧，而有终身之乐。疑以为有道者也。陈无己（师道）为赋诗，庭坚亦拟作。”

所谓刀镊工，其实就是一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理发兼杂工。诗人首联对他给以高度的评价：“市井怀珠玉，往来人未逢。”《道德经》《参同契》中都曾称赞这种“被褐怀玉”者，诗人也认为他们虽然地位低下，但能够“安贫乐道”，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人生境界。从颔联两句中，可见这位刀镊工每日工后微醉簪花、肩女而归的洒脱情景。颈联虚实相生，既写理发者的刀快、镜亮，又写他的人生练达、心灵洞彻。尾联的“时时能举酒，弹镊送归鸿”，分别化用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诗句、冯谖弹铗长歌的故事以及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诗句，表达了诗人对这位“市隐者”的无比景仰之情。

鹧鸪天

黄庭坚

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着冠。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点评]

本词原来题为《座中有眉山隐客史应之和前韵，即席答之》，也属于词人的酬答之作。起拍的“黄菊枝头生晓寒”是借代，词人首先将“枝头”已“生晓寒”的“黄菊”借代为人生的秋天，便为全词奠定了一个心胸放达、洒脱不羁的情感基调。而“人生莫放酒杯干”之句，就有了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意味。当然，我们今天的人，不可能要求古人都有“积极进取”的共产主义思想，但是需要用一种批评的眼光来对待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以下两句，如果说“风前横笛斜吹雨”还能够表现诗人“菊傲寒霜”般的风采的话，那么“醉里簪花倒着冠”则完全属于一种消极人生态度的表露。词到下阕，仍然是上阕情绪的延续。如过片，前后好像存在一种因果关系：“身健在，且加餐”的目的，也不过是“舞裙歌板尽清欢”而已。但这与煞拍的“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却又似乎自相矛盾——其实，人生本来就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矛盾的。所以，对于盛名当时的“苏门四学士”之一的诗人黄庭坚来说，“醉里簪花倒着冠”仅仅是他无奈之中的表面，“风前横笛斜吹雨”才是他真正的内心思想本质。

贺新郎

送胡邦衡侍制赴新州^[1]

张元干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2]。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3]。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而汝^[4]？举大白，听金缕^[5]。

[注释]

^[1]胡邦衡即枢密院编修胡铨，字邦衡，因遭受奸相秦桧迫害被贬谪新州（今广东新兴），所以本词又题《送胡邦衡谪新州》。

^[2]离黍，语出《诗经·王风·黍离》：“彼黍离离。”离离：繁茂的样子。后常被用来表示故国之思。

^[3]江淹《别赋》有句云：“送君南浦，伤如之何？”

^[4]韩愈《听颖师弹琴》句云：“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

^[5]“大白”乃一种酒杯，“金缕”即词牌《贺新郎》，又名《金缕曲》。

[点评]

一般来说，词人总是在每首作品的上下阕中先写景、后抒情。而本词却一反常规地先抒情、后写景，并且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梦绕神州路。”上阕先从大处着笔，起句五字即表现了词人高度关注国家安危的胸襟与情怀，并为全词奠定了刚正不阿、悲愤深沉的精神基调。以下各句，分别展示了北宋当时的历史背景，表现了作者对于故国不国的沉痛情感和中原一带“黄流乱注”“千村狐兔”的凄凉景象。“天意从来高难问”两句，脱胎于杜甫的“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词人将心中的疑问直接指向最高的统治阶层，说明他在当时复杂局面之下仍十分难得地保持着自己清醒的头脑。而歇拍的“更南浦，送君去”六字，则归结到作品“送”的主题之上，是为词人张弛有度、开合自如艺术功力的充分显现。

下阕具体表现词人的眼前景象：在一个初秋之夜，作者选择江边的驿站独自为胡邦衡饯行。两个人面对着“疏星淡月”“斜河”“断云”，不由得“对床夜语”，感慨万千。当他们“目尽青天怀今古”之时，感情上已经沉郁至极。结拍的“举大白，听金缕”六字，使全词达到感情上的最高潮——来，让我们共同举杯痛饮，让我们共同高歌一曲，让我们的情谊地久天长！曲终之后，人将握别，然而情何以堪？

俗话说：“患难见真情。”这首词就写于胡铨获罪遭贬、许多人避之犹恐不及之际，可谓古往今来极为少见的真情流露。知道什么叫“骨气”吗？请读一读本词吧！

水调歌头

追和^[1]

张元干

举手钓鳌客^[2]，削迹种瓜侯^[3]。重来吴会^[4]，三伏行见五湖秋。耳畔风波摇荡，身外功名飘忽，何路射旄头^[5]？孤负男儿志，怅望故园秋^[6]。梦中原，挥老泪，遍南州。元龙湖海豪气，百尺卧高楼^[7]。短发霜沾两鬓，清夜倾盆一雨，喜听瓦鸣沟^[8]。犹有壮心在，付与百川流。

〔注释〕

[1]追和：事后追忆唱和。

[2]钓鳌客：赵令畤《侯鯖录》载：“李白开元中谒宰相，封一板上，题云‘海上钓鳌客李白’。”词人在这里是以李白自喻。

[3]种瓜侯：《史记·萧相国世家》载：秦召平曾为东陵侯，在秦亡之后因家贫于长安城东门外以种瓜为生，因称种瓜侯。

[4]吴会：秦汉时期的会稽郡郡治在吴县，郡县并称吴会，即现在的江苏苏州市。

[5]旄头：古代习惯在一种旗帜上以牦牛尾作装饰。这里代指旗帜。

[6]孤负：同“辜负”。故园：即家园。

[7]“元龙”两句：许汜与刘备曾在荆州牧刘表处纵论天下。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问：“君言豪，宁有事邪？”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刘备便说许汜只知求田问舍，不关心国家之事，并说自己“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三国志·魏书·陈登传》）

[8]瓦鸣沟：雨水在瓦沟之中汨汨鸣泻。房顶上瓦楞之间的泄水沟为瓦沟。

〔点评〕

作为一位上承苏轼、下启陆辛的豪放派词人，张元干的作品在靖康事变之后，一改其清新婉丽的特点，渐渐地形成了激昂慷慨的豪迈词风。

“举手钓鳌客，削迹种瓜侯。”词的起首两句，既高度地概括了自己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景况，又神奇地表现出词人不同凡俗的精神风范，可谓“盛气凌人”。但他的这种“盛气凌人”，却不是那种浅薄、庸俗的市侩习气，而是不愿与奸佞为伍的英雄志气。如要读懂作者在本词之中诸如“孤负男儿志，怅望故园秋”“犹有壮心在，付与百川流”等词句，尚须了解南宋的时代背景以及张元干本人的身世情况，否则是有些难以理解的。

水调歌头

送章德茂大卿使虏^[1]

陈亮

不见南师久，谩说北群空^[2]。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3]。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4]。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注释]

^[1]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十二月，户部尚书章德茂（章森，字德茂）奉旨出使金国，陈亮写下这首词为之送行。

^[2]语出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群马遂空。”

^[3]穹（qióng）庐：即北国游牧民族所居的圆形帐篷。这里代指金国。藁（gǎo）街：西汉时期国都城内的外国使臣居住区。

^[4]“尧之都”三句：此三句从古到今地说明中原大地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疆土。

[点评]

当自己的朋友不愿为而不得不为地前往敌国通好请和之时，朋友该是一种什么心情，自己又是一种什么心情？当为朋友送行之时，该为朋友说些什么呢？本词以议论胜，并以一种非常得体的方式，在对祖国悠久历史的自豪之中，将自己的满腔悲愤化为一种堂堂的英雄气概；在对朋友的真正劝慰中，客观地分析了当前国家“一个半个耻臣戎”和“万里腥膻如许”的情况，从而给了朋友一个“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的鼓励性告白。这样既使朋友的屈辱使命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也为自己找到了继续生存与奋斗的希望，表现了词人非凡的胆识与高超的艺术功力。

水调歌头

葛长庚

江上春山远，山下暮云长。相留相送，时见双燕语风樯。满目飞花万点，回首故人千里，把酒沃愁肠。回雁峰前路，烟树正苍苍。

漏声残，灯焰短，马蹄香。浮云飞絮，一身桨影向潇湘。多少风前月下，迤迤天涯海角，魂梦亦凄凉。又是春将暮，无语对斜阳。

[点评]

本词只有词牌没有词题，因此我们无法知道词人具体是在与何人“相留相送”。但从词中“双燕语风樯”“多少风前月下”的内容来推测，词人可能是在与自己的情人相别。全词语浅情真（如“江上春山远，山下暮云长”），双阙前后呼应（如“江上春山远，山下暮云长”与“又是春将暮，无语对斜阳”），情感跌宕起伏（如“回雁峰前路，烟树正苍苍”与“多少风前月下，迤迤天涯海角，魂梦亦凄凉”），读之令人荡气回肠。

玉楼春 戏林推

刘克庄

年年跃马长安市^[1]，客舍似家家似寄。青钱换酒日无何，红烛呼卢宵不寐^[2]。易挑锦妇机中字，难得玉人心下事^[3]。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

〔注释〕

^[1]长安：这里以汉唐之都长安代指南宋的临安。

^[2]呼卢：当时的一种赌博形式。削木为子五枚，分黑白两面，黑面画犊，白面画雉。如能掷得五子皆黑，称之为“卢”，可得头彩。因参赌者皆望掷得全黑，往往口中大声喊“卢”，故而称之为“呼卢”。

^[3]“易挑”两句：挑：挑花纹。元稹《织妇词》云：“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玉人：这里暗指妓女。此两句一写妻子对丈夫的忠贞不渝，一写妓女对客人的虚与委蛇，意在劝慰林推要珍惜家中妻子的一片真情。

〔点评〕

上阕起首的“年年跃马长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写出了一个“官人”终日跃马长安、难得有闲在家的忙碌形象；而“青钱换酒日无何，红烛呼卢宵不寐”两句，则把这种形象表现得有些寄情牌酒、浪荡不羁——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为以下的描写做了情节上的铺垫。过片继续表现“官人”要“得玉人心下事”的一面，将其“浪荡不羁”的程度更推进一层。词到煞尾，作者才笔锋陡转，道出了其中的真情：“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这里的“西北有神州”，就是长江以北的中原疆土。原来，词人以上所写的“官人”林推，实在是因为家园破碎、神州分裂而伤心无奈。所谓“莫滴水西桥畔泪”，其实不知已经流了多少的亡国之泪。再细品词题上的一个“戏”字，原来是作者有意的正话反说：“戏”中不仅有苦，“戏”中尤其有泪啊！

摸鱼儿

酒边留同年徐云屋^[1]

刘辰翁

怎知他、春归何处？相逢且近樽酒。少年袅袅天涯恨，长结西湖烟柳。休回首！但细雨断桥，憔悴人归后。东风似旧，问前度桃花，刘郎能记，花复认郎否^[2]？君且住！草草留君剪韭，前宵正凭时候。深杯欲共歌声滑，翻湿春衫半袖。空眉皱，看白发樽前，已似人人有。临分把手，叹一笑论文，清狂顾曲，此会几时又？

[注释]

^[1]同年：即同榜题名者之间的互称。

^[2]“问前度”三句：典出唐代诗人刘禹锡。永贞元年，刘禹锡因王叔文政治革新失败而被贬为朗州司马。元和十年，朝廷将其召回准备启用他们。刘禹锡回到长安后写了一首《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因为此诗刺痛了某些当权者，他们又被贬为远州等地的刺史。又过了十四年，他们才再被召回长安任职。于是，刘禹锡又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点评]

“怎知他、春归何处？”这里的“春”，并不是季候意义上的春天，而应该是词人在仕途或者心中的春天。由于国家的衰亡、山河的破碎，个人当然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好前途。当词人多年之后再与同年相遇之际，杯酒下肚，相互倾诉，怎能不感慨万千？歇拍的“花复认郎否”一句，在意思上再翻进一层，表现了当朝者对抗金志士是否领情、认账的疑虑。而上下阕间的许多景色描写，无不充满了作者自己的伤感情怀。煞拍中的一个“叹”字，又引起词人“一笑论文，清狂顾曲，此会几时又”的疑问，使全词的首句之问更无着落，将当时南宋小朝廷风雨飘摇的未来表现得尤为令人无奈与担忧。

送人之松江

俞桂

西风萧瑟入船窗，送客离愁酒满缸。

要记此时分袂处^[1]，暮烟微雨过松江。

[注释]

^[1]袂（mèi）：衣袖。《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张袂成阴，挥汗成雨。”

[点评]

本诗所设的送别地点在松江江畔。首句的“西风萧瑟”点出送别之时间，次句的“愁酒满缸”烘托别离之氛围。第三、四两句是对友人的叮嘱，也是自己对自己的提醒：这是一次值得记忆的别离，让我们记在心里吧！全诗语言平和，语气平缓，读者却能从中获得各自深刻的理解。

临川逢郑遐之之云梦

严羽

天涯十载无穷恨，老泪灯前语罢垂。

明发又为千里别，相思应尽一生期。

洞庭波浪帆开晚，云梦蒹葭鸟去迟。

世乱音书到何日？关河一望不胜悲。

[点评]

这也是一首送别诗。李商隐曾有句云：“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在这里，我们已经无须考证题中的郑遐之到底何人，我们只要知道严羽是在写诗送他即可。作为宋代的诗歌理论家，严羽的《沧浪诗话》很是著名。而这首七律，却使我们领略了他在创作方面的艺术风采。按照时间顺序，全诗依次推出他与老朋友相见而又相别的情与景。首联点出两人已经天各一方达十年之久，相聚灯前却马上又要别离。颔联表达了诗人对于明朝“又为千里别”的无奈：这次分手还不知再到何时才能相见呢，而双方的相思却会伴随着一生之期！颈联不忍直接表现两人的分手，以情景描写代替了诗人此时此刻酸楚的心理——“洞庭波浪帆开晚，云梦蒹葭鸟去迟”。本来，人的感情与事物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在作者看来，洞庭湖中的帆船为之而晚开，云梦泽里的飞鸟因此而迟去——这就是所谓的“无理而妙”，是因为赋之以感情使然！客观而言，尽管尾联似乎有些落入俗套，但仍然无妨本诗颈联以及全诗的艺术成就。

高阳台

和周草窗《寄越中诸友》韵^[1]

王沂孙

残雪庭阴，轻寒帘影，霏霏玉管春葭。小帖金泥^[2]，不知春在谁家？相思一夜窗前梦，奈个人、水隔天遮。但凄然，满树幽香，满地横斜^[3]。江南自是离愁苦，况游骢古道，归雁平沙。怎得银笺^[4]，殷勤说与年华。如今处处生芳草，纵凭高、不见天涯。更消他，几度东风，几度飞花？

[注释]

^[1]所谓“和……韵”就是只须按照他人诗（或词）原作的形式而不必使用原作所用之韵。周草窗即当时的著名词人周密。

^[2]金泥书帖，原指皇上对进士及第者以金泥书帖向其报喜的特别恩赐，这里代指报春的喜讯。

^[3]“满树”二句：隐括宋初林逋《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诗意。

^[4]银笺：即精美的信笺。

[点评]

本词所表现的，是一个发生在乍暖还寒季节里思春念远的个人情景故事。上阕主要描写春天欲来未来之际时的微妙景象（残雪庭阴，轻寒帘影）与感受（相思一夜窗前梦），下阕转向对于江南离愁的倾诉。全词似乎句句写春，但是无处不在写人。在这里，词人对于春天的呼唤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对于朋友的思念之情了。尤其煞拍的“更消他，几度东风，几度飞花”三句，更使这种思念糅进了一些忧郁的成分，但也给读者留下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风物歌吟·绿杨烟外晓寒轻

蓑衣

杨朴

软绿柔蓝着胜衣，倚船吟钓正相宜。

蒹葭影里和烟卧，菡萏香中带雨披^[1]。

狂脱酒家春醉后，乱堆渔舍晚晴时。

直饶紫绶金章贵^[2]，未肯轻轻博换伊。

[注释]

^[1]蒹葭：芦苇；菡萏（hàn dàn）：荷花的别称。

^[2]紫绶金章：紫色的绶带和金质的勋章，这里泛指一切高贵的荣誉。

[点评]

所谓“蓑衣”，对当代的读者而言，可能有不少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认识。而本诗作者杨朴的这首《蓑衣》诗，也许正是了解和认识“蓑衣”的最佳读本。诗人一生布衣，不慕荣华，经友人举荐，宋太宗召见他了，他却当场赋写本诗之后扬长而去。

诗中主要以“渔人”为形象依托，赋“蓑衣”在种种场合之下以象征意义——如“和烟卧”“带雨披”，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而“狂脱酒家”和“乱堆渔舍”，形象而生动，随意而洒脱，可谓一曲名副其实的“蓑衣颂”。正因为如此，在诗人的眼里，一袭蓑衣要比那“紫绶金章”更为珍贵，二者相比还不一定会轻易地交换呢！就当代社会的心态而言，也许本诗还能够引起不少人对于这种“渔人”生活的向往呢！

村行

王禹偁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

何事吟馀忽惆怅？村桥远树似吾乡。

[点评]

在一个“白日依山尽”的傍晚，诗人自己信马由缰地行走在山径之上，心中不免萌生一种野兴。“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两句，就像一幅有声有色的水墨图，造景由下而上，从深深的谷壑到高高的山峰——淡淡的，别致而又趣雅无穷。而“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两句，又将镜头从远处放大到近处，使全诗的色彩更为鲜明和丰富起来。结联两句，忽然在扬扬得意的飘逸之中引入“惆怅”之感，说“村桥远树似吾乡”，其间包含了诗人对被贬他乡从而有家不得归的身世感叹。

山园小梅

林逋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

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点评]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绝唱。颌联“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极其生动地表现了梅花神韵超绝的气质以及神采丰逸的特点、神清气爽的俊雅和令人神魂颠倒的魅力。而更重要的，是“其诗澄澹高逸，如其为人”（《四库全书·总目》）。在《甲戌年春龙虎山诗会有寄》一诗中，笔者曾这样写道：“信乎弄斧到班门，久矣飞鸿印雪痕。今日欣逢龙虎会，何方堪系凤凰魂。真诗当自诗情出，艺品应从品性论。北斗阑干南斗烁，鸡声一唱看朝曦。”人道“诗如其人”，此诗正是又一个有力的佐证。

破阵子

晏殊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香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点评]

春光明媚，喜气洋洋，是这首词的基本情绪格调。上阕着重写景，起首两句分别以“燕子”和“梨花”点出“新社”与“清明”两个特定的节日，洋溢着妇女们无拘无束的青春活力，显示了她们对于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下阕主要写人，通过“巧笑”“逢迎”“疑怪”“斗草赢”“笑从双脸生”等一连串的动作描写，表现出女性特有但平时难得有闲的欢乐气息。与其他反映妇女承受重重精神压抑和种种礼教约束的作品相比，本词具有一种难得的精神解放意义。

玉楼春 春景

宋祁

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浮生常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点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而且，作者生前曾因这一词句得到过“‘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的雅称，可见这一词句是如何受到读者的欢迎。本词上阕主要描写“风光好”，下阕重点表现“欢娱少”——词人通过他的生花妙笔，将一片春意盎然的风景与及时行乐的思想融会在 一起，给我们留下了这首极具审美价值的词作。

画眉鸟

欧阳修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

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点评]

第一句写画眉鸟动听的歌喉和自在的神态，第二句写万山间红紫的色彩与参差的花树——通过写景表现画眉鸟的自得其所、自得其乐。第三、四两句，则反写金笼之中的画眉鸟：它们尽管也唱，但总是不如林中之鸟唱得自在舒畅。这一首咏唱画眉小鸟的绝句，堪为一曲赞美自由的精神颂歌。

蝶恋花

欧阳修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1]，楼高不见章台路^[2]。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花飞过秋千去。

[注释]

^[1]玉勒雕鞍：指由玉石做成的马衔和装饰有雕绘的马鞍，此处用以形容主人的华贵不凡。

^[2]章台路：为汉代时期长安妓女集中居住的那条街的街名，后多以之代指妓院的所在。

[点评]

本词表面上是写深闺女子的情绪苦闷，实际上是写词人自己的政治失意。上阕的“庭院深深深几许”，既可理解为“侯门一入深似海”的两情相隔，也可理解为“一封朝奏九重天”的宫廷莫测。而煞拍的“泪眼问花花不语，乱花飞过秋千去”两句，既是怨妇对于自由、自主的向往，也是词人对于皇恩不泽的怨怼。

生查子^[1] 元夕

欧阳修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注释]

^[1]一作朱淑真词。

[点评]

这首词之所以著名，主要是作者通过巧妙的对比手法，质朴而真切地表现了一对情侣在两个元宵之夜的不同景况。而“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和“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的情感落差，不禁使人想起唐人崔护的绝句《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两个不同的朝代，两种不同的体裁，两个不同的场景，却表现得如此相似，可见人的情感是如此的相通啊！

题春晚

周敦颐

花落柴门掩夕晖，昏鸦数点傍林飞。

吟馀小立栏杆外，遥见樵渔一路归。

[点评]

本诗题为《春晚》，实际描写的也是“晚春”之景。一、二两句的“夕晖”和“昏鸦”，在纯然乡村景色的随意描画中，点明其时正是傍晚；而“花落”二字，却又表明季节已经接近“晚春”。正当此时此刻，一位“吟馀”的诗人“小立”在“栏杆”之外，恰好看见村头一群相伴归来的樵夫渔人渐渐走近：静谧、安详的暮春、春晚景色中，却又有“柴门”在“掩”、“昏鸦”在“飞”、“樵渔”在“归”——好一幅动中寓静、静中又动的田园景象，给人一种非常亲切、故园温馨的感觉！

梅花

王安石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点评]

这首诗就像一幅素描小品。第一、二两句，只是客观而冷静的描写：在一个不起眼的墙角里，有几枝默然自开的梅花。第三、四两句，却突然别开境界：远远地看去，就知道那不是尚未融化的残雪，因为一种特殊的香气已经暗暗沁入你的肺腑，有阵阵的清香从那里暗暗地随风而来——咫尺之间，寥寥数句，已见出梅花的精神与品格。

元日

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点评]

这是目前所知最早描写“元日”（春节）的诗篇，记录了中国最大节日的最古老的传统风俗与风情。首句先声夺人，在阵阵的爆竹声中开启全篇；次句特写，化虚入实，让春风在屠苏酒的滋润下徐徐而来。三、四两句，写“曈曈”阳光之下的“千门万户”喜气洋洋地换上崭新的桃符和门神，寄寓了万千百姓对新年新气象、新年新感觉、新年新希望的无限向往。

新晴

刘攽

青苔满地初晴后，绿树无人昼梦馀。

惟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

[点评]

一个雨过天晴的夏日，满地青苔诉说着此处少人的空空落落；郁郁葱葱的树阴之下，诗人正做着自己的白日好梦。这时，只有旧日的相识“南风”悄悄来到，偷偷地把门开开，偷偷地翻看诗人放在桌子上的诗书——拟人化的描写，营造了一幅恬静、淡雅的“诗家昼梦图”！而今来看，真不知何处还有这种世外桃源式的去处？令人羡慕！

禾熟

孔平仲

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1]。

老牛粗了耕耘债，啖草坡头卧夕阳。

[注释]

^[1]窦，本谓孔、洞，这里指水潭。

[点评]

“百里西风禾黍香”——起句从大境入题，放笔让黍香浩荡，这样来写从嗅觉上诱人遐思；“鸣泉落窦谷登场”——次句从小处收束，使潺潺泉溪的入潭之声与热闹的打麦之声相互交织，构成一曲动听的农家麦收之歌。三、四两句，为“坡头卧夕阳”的老牛来了一个特写：它刚刚“粗了耕耘债”，此时此刻正释去重负，独享夕阳。这样一幅朴野生动、自然传神的农村麦收图，使人联想起诗人也要舒开郁气、放松心灵的强烈愿望。

清平乐

黄庭坚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点评]

对于春天的呼唤，是古今诗人一个共同的话题。本词发出的“春归何处”之问，初感无理，复觉幼稚。仔细品味，才知道问得很妙。词人自己的回答是：“寂寞无行路。”似乎有些太过消极了。“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他的《大林寺桃花》一诗中，曾有过类似的疑问和探询。黄庭坚也许对其答案不甚满意，但是并没有找到更好的答案。所以，也只能在下阕中写道：“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由此可见：春无定踪，也无定所，在一百个人的心里会有一百个各不相同的形象。

春日 (五首选一)

秦观

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

[点评]

这是一首很富有人情味的、描写细腻入微的咏物小诗。尤其是三、四两个对句，在“含泪”之前嵌入一“春”字，不仅充分地表达了“芍药”的脉脉“有情”，而且点出了花开的季节；而在“卧枝”之前嵌入一“晓”字，不仅传达出蔷薇“无力”的娇柔之态，而且也点出了具体的时间。我们可以想象到这样一个场景：在一个春天的早上，一阵轻雷、细雨之后，云开初晴，碧瓦参差，霁光闪烁。一位诗人推窗而望，欣喜地发现一丛芍药和一丛蔷薇相伴而开。他轻轻地来到花丛之前，细细地欣赏着，一种怜爱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几缕画意诗情随之涌上心间——于是，这首诗便诞生了并流传至今。

望海潮 洛阳怀古

秦观

梅英疏淡，冰渐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1]，铜驼巷陌^[2]，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西园夜饮鸣笳^[3]。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4]，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注释]

^[1]金谷：即金谷园，是西晋名将石崇自己所造的花园，为当时游览胜地。在今洛阳市的西北。俊游：良友，如陆游诗云：“三十年前接俊游，即今身世接沧州。”（《自咏》）

^[2]铜驼：是西晋时期宫前一条十分繁华的著名大道，因宫前立有铜铸的骆驼而得名。

^[3]西园：是建安年间曹丕兄弟和他们的朋友的游玩之地。曹植《公宴》诗云：“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这里泛指名园。

^[4]兰苑：泛指景致美好的花园。

[点评]

由感旧而思归，是本词的基本主旨。作品以“东风暗换年华”为标志，既细腻地描写了自然界冬去春来的变化，更不露声色地暗示了词人对昔日繁华的追忆和对眼前物是人非的慨叹。煞拍的“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是点题，也是寄托。

本词工于铺叙，长于描写，将个人的感慨之情融于精微细腻的景物描画之中，将心头的不尽乡愁寄托在栖鸦流水之上，并且以昔日之游乐反衬今天之悲伤，可谓少游本色佳作。

春雨

周邦彦

耕人扶耒语林丘，花外时时落一鸥。

欲验春来多少雨？野塘漫水可回舟。

[点评]

这首绝句所写，乃一个静谧无声的田耕小景。起首一句写“耕人扶耒语林丘”，但因为距离的关系，却只是远见其人、不闻其声。次句更是动中衬静，趣味盎然，用“花外时时落一鸥”来表现这种“静”界的观赏性与玩味性。三、四两句宕开一笔，于自问自答中不知不觉地扣题：要想知道今春有多少雨，你看那野塘里的积水，已经可以回舟撑船了。小诗小景小情趣，写来何妨笔下游。

兰陵王 柳

周邦彦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1]，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趁酒哀弦^[2]，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3]。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4]，津堠岑寂^[5]。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注释]

^[1]隋堤：隋炀帝为疏导汴水进入运河所修的汴河河堤。

^[2]哀弦，指哀伤之弦。

^[3]榆火：在清明节之前的寒食之日，皇帝取柳榆之火以赐百官近臣，是唐代皇宫的一种风俗。

^[4]别浦：大水有小口旁通的地方叫浦，一般也是送别的所在。

^[5]津堠：渡口称津，哨所称堠，这里指渡口附近的守望所。

[点评]

折柳送别是古人长期保留的一个文化习惯。本词题目曰“柳”，内容却未写“柳”，只是借“柳”传情达意，充分表现了他对一位早年情人的无限思念。全词三阙，是为长调，分别为回忆当年隋堤送行的情景、眼前又将分别的伤感和渐行渐远之后对于故地的留恋与相思。词人融情入景，在绮丽的描写中见其缠绵悲壮之情。但无论是景语、情语，都能委婉深挚，曲折感人。

隋代无名氏曾有《送别》诗曰：“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本词与之相比，很显然是增添了更为深厚和更为丰富的思想内容。

春游湖

徐俯

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

春雨断桥人不度，小舟撑出柳阴来。

[点评]

翩翩而来的一双燕子和夹岸而生的水边桃花，都是最有典型意义的春天的象征。诗人开口一问，即使全诗风趣生动，并平添了形象、轻快且喜气洋洋的感觉。次句的“桃花蘸水”，实际上是“桃花倒映”的翻版，如此一来暗示出春潮的汹涌，使第三句的“春雨断桥”有据可依。而第四句的“小舟撑出柳阴来”，“小”中见“大”，一下“撑”出了情景交融、春意盎然的新天地。

鹧鸪天

郑少微

谁折南枝傍小丛？佳人丰色与梅同。有花无叶真潇洒，不向胭脂借淡红。应未许，嫁春风。天教雪月伴玲珑。池塘疏影伤幽独，何似横斜酒盏中？

[点评]

这是一首别具风味的咏梅词。上阕以问句开端：“谁折南枝傍小丛？”随之引出“佳人丰色与梅同”的赞语，并对梅花进行人格化描写，突出表现了梅花“有花无叶真潇洒，不向胭脂借淡红”的高洁风韵与自然风韵。过片继续表现梅花既不趋炎附势，也不追逐春风的节操。煞拍暗用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咏梅名句，将全词意旨归结到词人的以梅自喻上，并从“何似横斜酒盏中”的自问中得到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安慰。

其实，本词与陆游《卜算子·咏梅》中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一样，都是南宋文人在国破家亡景况之下一种无奈的精神自守，显得尤其可钦可敬！

长相思 雨

万俟咏

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外灯。此时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平，不道愁人不喜听。空阶滴到明。

[点评]

这是一首很能引起读者共鸣的小词。在这里，词人并没有直接表现“雨”的性状或特点，而是通过巧妙的借“声”传情，营造出一种凄清婉伤的氛围：“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外灯。”而“此时无限情”一句，则水到渠成地表达出词人真正的心灵之声。言外之意，还有词人心中难耐的叹息之声也随着雨声、更声在不断地传来。果然，下阕紧接“情”字写词人“梦难成，恨难平”。“不道愁人不喜听”是表现这种更声、雨声的残酷：你爱听也好，不爱听也好，反正它们的连续不断正在对词人进行着无情的情感折磨。煞拍的“空阶滴到明”尤其残忍，在为“长相思”点题的同时，也使人感到一种几近窒息的气氛。

长相思

山驿

万俟咏

短长亭。古今情。楼外凉蟾一晕生。雨馀秋更清。暮云平。暮山横。几叶秋声和雁声。行人不要听。

[点评]

本词所要表现的，并不是某个人在某个时间的某件事或者某种感情，而是写出了所有人但凡在“短长亭”中送别友人、亲人之时必不可少的“古今之情”。如果这种送别是在“楼外凉蟾一晕生”的秋天，是一种“雨馀秋更清”的特殊景况，那就更为令人不堪了。词的下阕，正是对这种“不堪”之情的重点描写：正当“暮云平，暮山横”之际，远处却又传来“几叶秋声和雁声”，别说当时“行人不要听”了，即便在今天，此情此景也要令人流下无声之泪了。

忆王孙四首

李重元

萋萋芳草忆王孙^[1]。柳外楼高空断魂。杜宇声声不忍闻^[2]。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

风蒲猎猎小池塘，过雨荷花满院香。沉李浮瓜冰雪凉^[3]。竹方床，针线慵拈午梦长。

飕飕风冷荻花秋，明月斜侵独倚楼。十二珠帘不上钩。黯凝眸，一点渔灯古渡头。

彤云风扫雪初晴，天外孤鸿三两声。独拥寒衾不忍听。月笼明，窗外梅花瘦影横。

[注释]

^[1]忆王孙：西汉刘安《招隐士赋》：“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2]杜宇：传说中古代蜀国国王之名，号望帝。传说他归隐后，让位于其相开明。当时，正值二月子鹃鸟鸣的季节。人们怀念杜宇，就亲切地称呼子鹃为杜鹃。

^[3]沉李浮瓜：古时富贵人家消夏的一种方法，即用冷水将瓜果进行浸泡。

[点评]

李重元的这四首组词，分别名为《春词》《夏词》《秋词》《冬词》，一脉连贯而形象生动地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词人撷取春、夏、秋、冬四季的一段特色小景，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女主人公独守空闺、凄清无限的寂寞与哀愁。《春词》中“黄昏”之际的“雨打梨花深闭门”，简直欲把所有的春天景色都要关闭在“心门”之外；《夏词》中的“针线慵拈午梦长”，也是一种独享“沉李浮瓜”之后的寂寞与无奈；《秋词》中“十二珠帘不上钩”和“一点渔灯古渡头”所表现的，自然是她镇日珠帘不卷的愁思和对于亲人归来的期盼；《冬词》中的“梅花瘦影”，则映衬出了这位女主人公孤身独处景况下的高洁品格。

如梦令

曹组

门外绿荫千顷，两两黄鹂相应。睡起不胜情，行到碧梧金井。人静，人静，风动一枝花影。

[点评]

这首词就像一个风景小品，表现了一个夏日午后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词人纯粹的素描技法和以静衬动的表现手法，使整个小品在浓荫恬静的画面之外，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凄清与伤感情绪。实际上，“两两黄鹂相应”和“风动一枝花影”两处不动声色的描写，已经将女主人公那种孤寂落寞的心理暴露无遗。

病牛

李纲

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

但愿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1]。

[注释]

^[1]羸（léi）病：瘦弱老病。

[点评]

李纲的这首绝句之所以很有名，是因为诗中成功地描写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艺术形象——病牛。这头一生为他人拉犁耕耘、使他人五谷丰登的老牛（耕犁千亩实千箱），在自己筋疲力尽、年华老去之时，却无人前来给它以心灵上的安慰（力尽筋疲谁复伤）。更令人感慨不已的是：即便是这样，它依然是“但愿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而这种几乎完全忘我的境界，却是许多人难以真正达到的。李纲的这首诗的意义，正在于为千古读者树立了一个襟抱宽阔的精神典范。

本诗运用拟人化的艺术方法，在短短的四句二十八个字中，婉曲而生动地表现了“病牛”从无私奉献到力衰哀怜、从慷慨昂扬到先忧后乐的心路历程。诗人原本的一首咏物之作，最后已成为一首激情高亢的言志之作，活画出诗人自己超凡的精神境界。不过，从另外的角度来说：这种可贵的“老黄牛”，其精神可嘉却往往生活可怜。究其原因，多数是“只会低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者。奉劝这些“牛”：当你学会“既低头拉车，又抬头看路”之时，你的生活状况或许就会有所改善了。

如梦令

李清照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点评]

李清照的这首小令，是她一种人生感受的生动写照。

作品忆写的时间是春夏之交。全词以“常记”二字领起，热烈、欢快地表现了一次乘舟游玩之时“沉醉不知归路”的有趣经历：那也许是在新婚不久的一天，她和同伴沉醉于旖旎的水上景色，以至于“日暮”之际找不到回家之路了。当“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之时，由于慌乱地“争渡，争渡”，却又引出一段“惊起一滩鸥鹭”的喜出望外。暮春时节那“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旖旎风光，与湛蓝的湖水、白色的鸥鹭一起，组成一幅色彩鲜明的图画，使全词充溢着一种生动活泼的青春气息。

如梦令

李清照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点评]

本词虽为小令却是绝唱：“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圣于词者。”（《蓼园词选》）唐人孟浩然曾在他的名诗《春晓》中写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李清照在这首词中，主要运用对话的艺术手法，对比性地表现了海棠花在“昨夜雨疏风骤”之后“应是绿肥红瘦”的特殊感觉。“知否？知否”的重叠，既是与侍女的对话，也是词人带有肯定意义的自我解答，更使作品在情感上极尽波澜曲折之趣、委婉缠绵之情。孟诗与李词二者所表现的皆为暮春景象，但是词中所包蕴的内容、情绪却显得要细腻丰富得多。

观书有感二首

朱熹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点评]

这是宋代诗人比较典型的一首“理趣”之作，第一首通过“为有源头活水来”的结论，解开了许多人“问渠那得清如许”的疑问，使“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的生动形象有了可信、可靠、可贵的基础，并使之有了永不枯竭的源泉。第二首也是通过水来船移的现象，揭示出一个认识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运用自然规律的道理。否则，即便做出再大的努力，也不能达到一定的目的。

朱熹这两首著名的绝句，表面看来似乎有些“文不对题”——题目名曰“观书”，内容却与“书”无关。其实，这是诗人通过“观书”而想象到的情景，又通过这些“情景”写出了这两首杰作，而不是真正在看到“半亩方塘”或“蒙冲巨舰”之后才写出诗来。

春日

朱熹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点评]

这也是朱熹的一首“理趣”诗，但丝毫没有说教、论理的痕迹。全诗所带给读者的，不仅是通晓流畅的语言、春意盎然的景象，而且是哲理寓于生动之中的形象。尤其“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两句，更是为读者所欣赏、所传扬，可见其无比巨大的艺术魅力。

咏柳

王十朋

东君于此最钟情，装点村村入画屏。

向我无言眉自展，与人非故眼犹青。

紫牵别恨丝千尺，断送春光絮一亭。

叶底黄鹂音更好，隔溪烟雨醉时听。

[点评]

首联总写春天来临，杨柳多情，处处泛绿，村村户户都被装点到画屏之中。颔联从描写对象写起，用拟人化手法，说杨柳好像一个默默无言的朋友，不分亲疏远近，与大家一同分享这美丽的春光。颈联转写人的主观感受，突出用“折柳送别”这个情感化细节来表现人与杨柳“紫牵丝千尺”“断送絮一亭”的遗憾。尾联把想象的笔触延伸到杨柳成荫之后，反用杜甫“叶底黄鹂空好音”的句意，想象人们于烟雨之中坐在溪畔杨柳之下醉酒听莺，那是何等的妙事！

观雨

陈与义

山客龙钟不解耕，开轩危坐看阴晴。

前江后岭通云气，万壑千林送雨声。

海压竹枝低复举，风吹山角晦还明。

不嫌屋漏无干处，正要群龙洗甲兵。

[点评]

本诗视角主要突出在一个“观”字上。首联从容道来，直接入题：一个老态龙钟的山客，因无法下田耕种而正襟危坐在窗前关注天气的情况。颔联放开笔墨，从“前江后岭通云气”写到“万壑千林送雨声”，未见雨来，先得其势。颈联继续渲染，“低复举”的动态恍在眼前，“晦还明”的变化如真如幻。末联收笔，上句化用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句：“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下句化用杜甫《洗兵马》诗句：“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全诗虽云观雨却未见滴雨的描写，诗人通过“观雨”的过程来表达对于“正要群龙洗甲兵”的愿望——这里的甲兵，却并不是天下所有的兵马，而仅仅是特指金人南来的入侵非正义之兵。

苍梧谣

蔡伸

天，休使圆蟾照客眠。人何在？桂影自婵娟。

[点评]

本词作者首先以对“天”祈告的口气，希望月亮不要成为“圆蟾”。“休使”二字带有强烈的使动性，给人留下一个很大的悬念：月之圆缺本是自然现象，可作者为什么不想让月亮由缺变圆呢？“人何在”三字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所思念的人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你这月亮还圆什么圆？那月中的“桂影”无人欣赏还有什么值得“婵娟”呢？词人的这种“霸气”，却正应了“无理而妙”的艺术规律，才使得本词具有了万口流传的基础。

秋夜

朱淑真

夜久无眠秋气清，烛花频剪欲三更。

铺床凉满梧桐月，月在梧桐缺处明。

[点评]

第一、二两句平平地叙写诗人的“夜久无眠”“夜半剪烛”，第三、四两句的写景比拟则显得十分新巧。“铺床凉满梧桐月”一句，充满了很生活化的亲切感；而“月在梧桐缺处明”一句，则使用顶真、重叠、回环等手法，用梧桐的浓荫把月色衬托得更加明亮，使月色显得摇曳多姿，也使诗人“今夜无眠”的思念之情更加凸显出来。

谒金门 春半

朱淑真

春已半，触目此情无限。十二栏杆闲倚遍，愁来天不管。好是风和日暖，输与莺莺燕燕。满院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

[点评]

本词的《春半》之题很巧，首先就省却了许多景色的描写：此时此刻的仲春，当然正是花红柳绿、草木多情的季节。不过词人却写道：“十二栏杆闲倚遍，愁来天不管。”言外之意是多彩的春天并没有给她带来愉悦的心情。过片在赞叹（好是风和日暖）之中充满了抱怨之情（输与莺莺燕燕），直接表现心中对“莺莺燕燕”的嫉妒。煞拍点题：原来，“满院落花帘不卷”的真正原因，是“断肠芳草远”啊！

新柳

杨万里

柳条百尺拂银塘，且莫深青只浅黄。

未必柳条能蘸水，水中柳影引他长。

[点评]

这首很有情趣的绝句，正是诗人善于观察、长于状物的艺术表现。第一、二写柳条之长和对“浅黄”柳条的喜爱，以至于希望柳条千万不要变为“深青”——因为“深青”意味着柳条的“老化”。第三、四两句的描写妙趣横生，把柳条在水面上的“蘸水”归结为“水中柳影引他长”——也许只有杨诚斋才能有此妙想吧？

闲居初夏午睡起二首

杨万里

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

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松阴一架半弓苔，偶欲看书又懒开。

戏掬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

[点评]

此二首绝句，是诗人在闲居苦闷之中自我寻找的一些瞬间趣事，不失为一种调节心态的技巧，趣味盎然中又显得真朴生动，别有韵味。

第一首尾句“闲看儿童捉柳花”极具情调，写出了诗人此时此刻百无聊赖的慵懒之态和超然散淡的生活情调。第二首尾句“儿童误认雨声来”极富稚气，使诗人童心未泯的顽皮形象跃然纸上。

晚风 (二首选一)

杨万里

晚风不许鉴清漪，却许重帘到地垂。

平野无山遮落日，西窗红到月来时。

[点评]

在杨万里的笔下，一切事物都被赋予了人的生命、人的情趣、人的思维。如本诗中“晚风不许鉴清漪”和“却许重帘到地垂”两句，正是诗人观察仔细、体察入微的结果。在“许”与“不许”之间，表现了“晚风”的喜好、轻重、大小和分寸。尤其三、四两句，应该是平原景色描写中的绝唱。一个“红”字，给西窗增加了些许的温情与色彩。有道是“文似看山喜不平”，而杨诚斋却能从“平野无山遮落日”中得出“西窗红到月来时”的妙句，真高手矣！

小池

杨万里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点评]

本诗题曰《小池》，便为全诗奠定了一个“小”的基础。诗人不仅称“泉”为“眼”，惜“流”为“细”，不仅写“小荷”刚刚露出“尖尖角”，而且更将一只“蜻蜓”“立”在这“尖尖角”之上——小巧之中，表现出一种精致而温情的境界，表现出一种无与伦比的诗情画意。题“小”而诗却不小，诗人从小情趣中写出了大道理。至于“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两句，则常常被人用来比喻幼年人才的才华初露，形象而逼真，通俗而生动。

鹊桥仙 待月

完颜亮

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虬髯捻断，星眸睁裂，惟恨剑锋不快。一挥截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体态。

[点评]

古今咏月，多咏新月、圆月、云月、残月，而本词却写“待月”，正所谓别具一格。发调的“停杯”与“停歌”，是为“银蟾出海”而蓄势。以下的“不知何处片云来”，凭空将东方的欲出之月遮住，正好像无端掠人之美一般，形成了读者的一个情感波澜。过片承接上阕语气，写词人捻断虬髯，睁裂星眸，力争一睹圆月的风采！但是，那一片云太大了，以至于做成了一个“通天障碍”。于是，词人一时兴起，直欲凭借手中之剑，“一挥截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体态。”然而，词写到最终也未见月亮出来，这就给读者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溪上

游九言

烟开晓日照溪头，溪上人家岸下舟。

啼鸟不知春已老，数声啼破碧岩幽。

[点评]

某一天早上，刚刚破晓的红日冲雾升起，照耀着这里烟云缭绕的景色。一条小溪潺潺地流去，溪上的人家还在睡梦之中，岸下的小舟也呈现出一片静谧与安详。这时，只听叽叽喳喳几声鸟叫，一下将这难得的暮春之晨啼破，而同时啼破的还有山间那碧岩上的清幽。“啼破”二字的使用，直如地下猛然喷涌的泉水一样，突兀而嘹亮。全诗纯粹写景，并没有人物出现，却能使每位读到本诗的人心向往之。

暗香^[1]

姜夔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2]，都忘却春风词笔^[3]。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4]，夜雪初积。翠樽易泣^[5]，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注释]

^[1]暗香：林逋《山园小梅》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里是词人为自度新声所取的词牌名，同时写的还有《疏影》一词。

^[2]何逊：南朝梁人，曾在扬州写过《早梅》一诗，是古代有名的咏梅代表作。词人在这里是以何逊自比。

^[3]春风词笔：隐括杜牧《赠别》诗意：“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4]寄与路遥：隐括陆凯《寄范晔》诗意：“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5]翠樽：指盛满绿酒的酒杯。

[点评]

本词原有小序云：“辛亥之年，予载雪诣西湖。止既月，授简索句。且征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妓隶习之。音节谐婉，乃名之《暗香》《疏影》。”从这个小序可知，姜夔当时身在苏州石湖，应友人范成大（又称范石湖）之邀写了这首词。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全词起篇便进入情景回忆，而这种回忆却又是词人心中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随即设置的“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情节，更是具有情感上的诗情画意。以下从“何逊而今渐老”开始，词人再将思绪梳理到眼前，感慨自己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年华渐老。正因为如此，他才会面对几枝“竹外疏花”而产生令人难解的“怪”意——“香冷入瑶席”的描写，实是词人怜惜之情、嗔怪之意、感慨之叹等复杂思想的自然流露。过片承上启下，再把思绪引向整个时下正“寂”无生机的江南水国。想起来陆凯寄给范晔“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那首诗，词人更是欲语无言，欲哭无泪，不由得再次陷入那种刻骨铭心的回忆之中，不由得想到“曾携手处”的“西湖寒碧”。煞拍再次回应开篇：“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原来的“梅边吹笛”之“吹”，此时却又将梅花片片“吹尽”，可见这“笛声”在词人心中的分量是如何的位置。“几时见得”四字，其实也就是“未曾见得”，更使词人的沉痛情绪达到一种至极的程度。

这首词从回忆入笔再到回忆结束，时空在词人的笔触之下大开大合，驰骋自如，收放自如。全词除了自己之外没有第二个人物出现，但是“玉人”的形象却给读者留下了极其鲜明的印象。“香冷”二字，既紧扣着梅花本身的特性，又突出了本词的基本特色，更是读者心中最为主要和最为深刻的艺术感觉。

齐天乐

姜夔

庾郎先自吟愁赋^[1]，凄凄更闻私语。露湿铜铺^[2]，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候馆迎秋，离宫吊月^[3]，别有伤心无数。幽诗漫与^[4]。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

[注释]

[1]庾郎：即南北朝著名诗人庾信。当时，他在以南朝特使身份出使西魏期间南朝覆灭，便只能羁留北国。

[2]铜铺：指铜质的门环底座。为露所湿，表示久闲无人。

[3]离宫：又称行宫，是古代帝王在京城以外的临时居所，但与京都皇宫同样奢华。

[4]幽（bīn）诗：即《诗经》中的“邶风”。漫与：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补述》：“老去文章浑漫与。”

[点评]

根据本词原序可知：作者在与好友张功父一起饮酒之时，因听到蟋蟀鸣叫而相约以蟋蟀为题而各自赋词一首。张词《满庭芳·促织儿》先成，被作者称赞“辞甚美”。于是，作者“徘徊茉莉花间，仰见秋月，顿起幽思，寻亦得此。”（见本词《小序》）

蟋蟀原本无所谓感情，无所谓忧愁或快乐，但它在这首词中却被赋予了种种情思。如“凄凄私语”“哀音似诉”“夜凉独自甚情绪”“为谁频断续”“别有伤心无数”“一声声更苦”等。其实，这正是词人自己正当南宋国破家亡境遇而产生的种种家国之感、身世之慨。上阕对蟋蟀在种种不同环境之下的不同描写，细腻而形象。下阕特别表现“西窗暗雨”之中的深闺鸣叫，并使人联想起大量怨妇所思念的戍将征夫。“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一句，似乎有悖于全词的哀怨格调，其实这是“以乐景写悲情”的精彩之笔，是以“少年不知愁滋味”来反衬作者的“别有伤心无数”。煞拍的“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与开篇的“庾郎先自吟愁赋”遥相呼应，使整篇作品神完而气足，意境深邃而高远。

绮罗香 咏春雨

史达祖

做冷欺花，将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尽日冥迷，愁里欲飞还住。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最妨它、佳约风流，钿车不到杜陵路^[1]。沉沉江上望极，还被春潮晚急，难寻官渡^[2]。隐约遥峰，和泪谢娘眉妩^[3]。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记当日、门掩梨花^[4]，剪灯深夜语。

[注释]

^[1]钿车：指用螺钿装饰的马车，通常由妇女乘坐。杜陵路：本为京城长安南郊的一个风景去处，这里用以代指杭州郊区。

^[2]官渡：即由官方设置的江边渡口。

^[3]谢娘：原指东晋谢安的侄女、王凝之的妻子谢道韞，这里代指词人的夫人。

^[4]此处隐括两个著名诗人的诗句。“门掩梨花”语出宋人李重元《忆王孙》：“雨打梨花深闭门。”“剪灯深夜语”语出唐人李商隐《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点评]

“做冷欺花，将烟困柳”的发篇，使史达祖笔下的“春雨”不仅被拟人化地赋予“做冷”“将烟”的功能，而且具有着“欺花”“困柳”的神通，历来被认为是咏雨的名句。以下对于雨中粉蝶、泥燕的描写，则寄托了词人步履滞重、不能归去的思绪。过片有更进一层的作用，表现词人因为“春潮晚急”而“难寻官渡”的焦躁。无奈之下，只好通过“隐约遥峰”来传递自己“不如归去”的强烈情感。

本词最主要的特点，是借咏“春雨”而抒发对于心系之人的思念。不过，从整个作品来看，作者在词中两处写到的女性。思“前（阙）”想“后（阙）”，一个应是当下不能赶赴“风流佳约”的情人，一个则是曾经共同“夜雨剪烛”的夫人。如果仅仅拘泥于“情人”或者“夫人”的二者选一，有些情节则未必能够说得过去。

双双燕 咏燕

史达祖

过春社了^[1]，度帘幕中间^[2]，去年尘冷。差池欲住^[3]，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4]，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羽分开红影。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栏独凭。

[注释]

^[1]春社：古代有春社、秋社之节。“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为春社，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为秋社。”（《岁时广记·二社日》）如王驾《社日》诗云：“桑拓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2]度：揣度、料想之意。

^[3]差池：参差不齐。如“萧骚浪白云差池”（李贺《江楼曲》）。

^[4]雕梁藻井：我国古代房屋建筑中的特殊艺术。雕梁是在主要的栋梁和立柱上进行花纹雕刻和彩绘，藻井是在主要建筑天花板上的一种凹面处理，或者方形或者圆形，并进行各种花纹的雕刻或彩画。

[点评]

本词是一首难得的纯粹咏物之作。“过春社了”——作者发篇四字，就让一种惊喜的欢快气息透空而来。“度帘幕中间”以下，更是描写了一对春燕“归去来兮”之际种种的拟人化微妙动作。既可亲可爱，又生动传神。自过片开始，转入描写春燕安家之后“贴地争飞，竞夸轻俊”倜傥风流的不俗表现。只是“便忘了天涯芳信”一句，使全词陡生波澜，写春燕于自由自在的潇洒中忘记了传情带信的使命，并略略表现了一定的谴责之意。于是便苦了那个托燕传情之人，她只好因为收不到远方的回信而“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栏独凭”。

如此煞拍，在不知不觉中由写燕转向写人，给读者留下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四时田园杂兴 (六十首选六)

范成大

高田二麦接山青^[1]，傍水低田绿未耕。

桃杏满村春似锦，踏歌椎鼓过清明。

蝴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

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买茶。

雨后山家起较迟，天窗晓色半熹微。

老翁倚枕听莺啭，童子开门放燕飞。

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

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

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

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注释]

^[1]二麦：即大麦、小麦。

[点评]

这六十首《四时田园杂兴》，乃诗人退隐石湖之后在家闲居时的一组杰作。也正是这些大型组诗，真正地贴近社会底层，贴近农民生活，使范成大获得了“田园诗人”的称号。在这组诗中，诗人从田间稼穡到家庭生活，从童孙老翁到打麦织麻，从村社踏歌到蛱蝶舞飞，几乎囊括了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这

些作品通俗流畅，情趣盎然，至今读来仍然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和家常化的亲切感。

第五首“昼出耘田夜绩麻”尤其著名。这首描写农村日常生活的绝句，首句的“昼出耘田”是表现男人的劳动，“夜绩麻”是表现妇女的劳动，而次句则恰似对于首句的注释——按部就班的农家生活，自古以来正是这样由男耕女织所组成的。三、四句转写那些童蒙未开的儿孙们，从小就开始在桑树阴下学习做种瓜的游戏——天真、有趣的农家儿童，在诗人真实、淳朴的笔下，被描写得生动异常，甚至成为一种艺术的经典形象。

田家谣

陈造

麦上场，蚕出筐，此时只有田家忙。半月天晴一夜雨，前日麦地皆青秧。阴晴随意古难得，妇后夫先各努力。倏凉骤暖茧易蛾，大妇络丝中妇织。中妇辍闲事铅华，不比大妇能忧家。饭熟何曾趁时吃？辛苦仅得蚕事毕。小妇初嫁当少宽，令伴阿姑顽过日。明年愿得如今年，剩贮二麦饶丝绵。小妇莫辞担上肩，却放大妇当姑前。

[点评]

这是一首具有叙事性质的古诗。诗人从“麦上场，蚕出筐”的大忙之时开始写起，通过三个媳妇的不同特点生动地反映全家的长幼有序和互敬互爱，描写了他们忙中有乐的质朴劳动，可谓一幅表现农家生活的风俗画，富有浓郁的情趣色彩。

游园不值

叶绍翁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点评]

有关描写杏花的诗歌历来很多，仅宋诗中就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如王雱《绝句》诗中的“开遍杏花人不到，满庭春雨绿如烟”，魏夫人《菩萨蛮》词中的“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谢逸《江城子·黄州杏花村馆》词中的“杏花村馆酒旗风”，陈与义的“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临江仙》）、“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怀天经智老因访之》）等。

本诗是一首非常著名的绝句，作品并没有直接写人。“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诗人从“印苍苔”的“屐齿”踪迹中判断园中有人，但是又在“久不开”的“小扣”等待中产生了种种的疑惑：怎么回事儿？明明有人却为什么不开门？当诗人对小园进行详细的观察之后，便有了“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答案，并将小园表象上的画面立刻上升到一个非常意外的精神境界——这位小园的主人，生活在一个幽静雅致的环境之中，久不开门一定是不愿别人有所打扰；但是，久不开门也未能掩饰得住他自身对于别人充满诱惑的声望。于是，这便更增加了诗人对小园主人进行拜访的愿望。

元淮曾在绝句《春闺》中写道：“杏花零落燕泥香，闲立东风看夕阳。倒把凤翘搔鬓影，一双蝴蝶过东墙。”把一位无聊的闺中少妇与杏花进行相互映衬，以反映春天多姿多彩表象之下的复杂与哀愁。著名诗人陆游也曾有绝句《马上作》云：“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蔼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很明显，叶绍翁的这首《游园不值》是从陆游的《马上作》演化而来。不过，叶绍翁的成功之处，不仅仅是将场景从“马上”下移到了“小园”，将行走中的浏览变换为固定中的欣赏，主要还是在纯粹的景象描写之外增加了丰富的精神内涵，进而取得了更为精彩的艺术效果。

我们比较这三首绝句可以发现，三位作者都在诗的第四句把“墙”的意象引入到了诗中。也许，这就是后来“红杏出墙”特殊含义的原始义根吧？

莺梭

刘克庄

掷柳迁乔太有情，交交时作弄机声。

洛阳三月春如锦，多少工夫织得成？

[点评]

拟人化手法的运用是本诗最主要的艺术特点。形象的语言，生动的比喻，穿插以恰切的声响效果，使本诗的画面具有强烈的动感。三、四两句的境外之象和言外之意十分明白，读者自能从中各有感悟。

当代诗人方伟有一首绝句《赠友人》：“记否沙河结伴行，也曾寒夜共挑灯。别来织女调梭手，又织春风几丈绫？”既借用了本诗“莺梭”织得“春如锦”的意象，更使“春风”增加了友谊、学识等内涵，也可谓其对于后世诗词创作的持续影响吧！

落梅

刘克庄

一片能教一断肠，可堪平砌更堆墙。

飘如迁客来过岭，坠似骚人去赴湘。

乱点梅苔多莫数，偶沾衣袖久犹香。

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

[点评]

本诗确是一首经典的写梅之作。作品首联入题，从一片一片的落梅开始写起，已为全诗烘托出一个凄凉哀伤的情感氛围。颌联直接将“落梅”比拟为南来北往的迁客骚人，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可使读者产生丰富的社会联想。颈联分写形体上的委顿和精神上的高洁，使“落梅”反差极大的外在境遇和内在气质均能得以恰当的表现。尾联点题，将梅花之所以获得这种落寞、飘零、凄切、悲惨景况的原因，一语中的地归结为“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寄寓了诗人太多的思想感慨。

宋代描写梅花的作品很多。如“何须更探春消息？自有幽香梦里通”（张道《咏梅》），“多情也恨无人赏，故遣低枝拂面来”（杨万里《明发房溪》），“月又渐低霜又下，更阑，折得梅花独自看”（潘昉《南乡子》），“雪似梅花，梅花似雪，似和不似都奇绝”（吕本中《踏莎行》）等。而最为著名的，还是林逋的七律《山园小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但是，像本诗这样通过描写“落梅”而酿成“梅花诗案”并获罪十年的作者却只有刘克庄一人。仔细看来，标题“落梅”二字不落俗套，不同寻常，回避了他从正面描写的大量重复。其中通过对落梅“如迁客来过岭”“似骚人去赴湘”遭遇的描写，表现了诗人深厚的艺术功力和深刻的精神思考。至今读来，犹觉精彩异常！

过湖

俞桂

舟移别岸水纹开，日暖风香正落梅。

山色蒙蒙横画轴，白鸥飞处带诗来。

[点评]

“山色蒙蒙横画轴，白鸥飞处带诗来”两句诗，动中寓静，静中有动，动静相生，互为映衬，表现了一种令人心醉的诗情画意。

咏梅

张道

才有梅花便不同，一年清致雪霜中。

疏疏篱落娟娟月，寂寂轩窗澹澹风。

生长元从琼玉圃^[1]，安排合在水晶宫。

何须更探春消息？自有幽香梦里通。

[注释]

^[1]元：原本。琼玉圃：栽种琼玉的园地。

[点评]

这首诗写出了一种清幽雅致、小巧玲珑的情调，使读者有如“天上仙境作人间”之感。尾联的“何须更探春消息，自有幽香梦里通”两句尤妙，不唯点题，而且点睛！

农谣 (五首选三)

方岳

问舍求田计未成^[1]，一蓑锄月每含情。

春山树暖莺相觅，晓垄雨晴人独耕。

小麦青青大麦黄，护田沙径绕羊肠。

秧畦岸岸水初饱，尘甑家家饭已香^[2]。

漠漠馥香着草花，森森柔绿长桑麻^[3]。

池塘水满蛙成市，门巷春深燕作家。

[注释]

[1]问舍求田：典出《三国志·魏志·陈登传》载：许汜抱怨陈登慢怠自己，刘备说：“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王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批评他只顾自己置房买地，而不关心国家大事。这里是诗人方岳的自嘲。

[2]尘甑（zèng）：东汉时期，范冉家贫而有气节，虽时有绝食之虞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村中曾有儿歌唱道：“甑中生尘范史云（范冉字史云）。”因此，尘甑在这里指代贫苦人家。

[3]森森：比喻高大庄稼郁郁葱葱的样子。杜甫《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柔绿：比喻低矮的庄稼。

[点评]

准确地说，方岳的这组诗应该是“拟农谣”。因为他并非将原有的农村歌谣进行艺术加工，而是自己对农村的特有风光进行艺术描写。

唐人柳宗元有诗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表现了诗人一种凛然高标、超凡脱俗的精神。而方岳的“问舍求田”一首诗，与柳宗元的《江雪》应该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柳诗独自“钓雪”于江上，方诗独耕“雨晴”于垄上，而“求田问舍”更含有自嘲、嘲世的意味。

“小麦青青”一诗，是对麦收季节田间景象的客观素描和对农家生活的真实表现。“秧畦岸岸水初饱，尘甑家家饭已香”两句，是诗人自己通过“小麦青青”一句顺理成章地预知丰收之后的景象，表现出一种无比的欣喜之情。

“漠漠馥香”是这组诗的第五首，既表现了一场春雨之后的桑麻森森、池塘水满、燕来春深，同时也是对组诗五首所做的一个小结。“池塘水满蛙成市”一句，使人想起辛弃疾“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

片”（《西江月》）的词句，也使人想起了农民丰收之后那情不自抑的喜悦。通过这组诗可知，诗人当时是确实热爱农村生活和农村风光的。

庆全庵桃花

谢枋得

寻得桃源好避秦^[1]，桃红又见一年春。

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2]。

[注释]

[1]桃源：即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桃花源记》云：“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

[2]“花飞”两句：从《桃花源记》中可知，桃花源为外人所发现，缘自源中桃花落英随溪水流，由武陵渔人溯流而至得之。诗人但愿桃花不要随流水而出，是惧怕为人发现的心理表现。

[点评]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基于对现实生活不满而虚构的一处“世外桃源”；谢枋得的《庆全庵桃花》，则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惧怕而表露的心灵之声。

起句直入主题：“寻得桃源好避秦。”其实这“避秦”二字的真正含义在诗人来说就是“避元”。南宋覆灭以后，诗人仍然以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知信州的身份在浙赣边界率军抗元。信州失守，他不得不更名换姓地隐居武夷山地区十多年。在此期间，元军一直在到处进行搜捕，他岂能不设法逃避呢？次句的“桃红又见一年春”，便表现了诗人既侥幸得脱、又度日如年的复杂心理。正是因为这样，三、四两句才更显得尤为小心翼翼：“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

其实，诗人何尝不想从这样的“桃源”之中出来透透气呢？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的故国：“杜鹃日日劝人归，一片归心谁得知？望帝有神如可问，谓予何日是归期。”（《春日闻杜鹃》）不过，严酷的现实岂能容许他轻易出山：“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武夷山中》）十年之间连“还家之梦”都不敢做，可见他在这“桃源”之中的无奈与寂寞是如何之多、之大。

十余年之后，诗人最终还是被捕并押往大都，坚贞不屈的诗人于是便绝食而逝——“渔郎”的“问津”终究还是带来了诗人的杀身之祸，可见这“渔郎”比那“桃花源”中的“渔郎”险恶得多。

摸鱼儿^[1]

元好问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2]。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3]。荒烟依旧平楚^[4]，招魂楚些何嗟及^[5]，山鬼自啼风雨^[6]。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注释]

[1]摸鱼儿：词牌名，又名“迈陂塘”。

[2]直教：竟然能。相许：郑重许诺。

[3]“横汾路”两句：汉武帝《秋风辞》云：“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这里是以往昔汾河一带的繁华反衬如今河边的荒凉败落。箫鼓：即箫与鼓两种乐器。

[4]平楚：这里指平林远树。

[5]招魂：楚辞篇名，这里指招回魂魄的行为。楚些（suò）：楚地方言的语末助词。“今夔、峡、湘及南北江僚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乃楚人旧俗。”（沈括《梦溪笔谈》）

[6]山鬼：楚辞篇名，这里指山野之鬼。

[点评]

本词原有小序云：“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日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丘。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词。旧所作无宫商，今改定之。”

全词以小序所述故事为对象，对一个“情”字进行了充分的阐发。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全词开篇一问，如点出一道古往今来的疑难考题，也许能把很多人给“考糊”了。可是，本词上阕首先将双雁进行拟人化处理，把它们想象为“天南地北双飞客”，不仅曾经共享“欢乐趣”、同担“离别苦”，而且更是缠绵多情的“痴儿女”。以下对突然殒伤伴侣的孤雁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关心怜爱之情溢于言表。下阕为投地自死的殇情之雁进行招魂，却又感叹平楚荒烟、嗟之不及。词人不相信这殇情之雁也会像那些平凡的“莺儿燕子”一样同为黄土，并真诚地希望“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来访雁丘处”——作者伤情、美情、赞情、悲情、悼情、颂情，终于谱就了一曲至真至纯的情殇之歌。

风雨停舟图

元好问

老木高风作意狂，青山和雨入微茫。

画图唤起扁舟梦，一夜江声撼客床。

[点评]

本诗乃诗人为一幅《风雨停舟图》所题绝句，情感真切而深刻，今日读来犹觉风声大作、雨意逼人。尤其“画图唤起扁舟梦，一夜江声撼客床”两句，说诗人为画上的“老木高风”所感染，不禁也唤起自己“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的遁世之情，以至于在客地听了一夜的“江声”——其情其景，能不令人油然而生慨然之情？

风入松

吴文英

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瘞花铭^[1]。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2]，交加晓梦啼莺。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3]。

[注释]

[1]愁草：愁闷地起草。瘞（yì）：埋葬。《瘞花铭》：梁朝庾信所写一篇伤悼落红的铭文。

[2]中（zhòng）酒：醉酒之意。

[3]“惆怅”两句：双鸳，即美人之鞋。张先《减字木兰花》云：“文鸳绣履，去似杨花不扬尘。”“幽阶”句隐括庾肩吾“全由履迹少，并欲上阶生”（《咏长信宫草》）诗意。

[点评]

这是一首著名的伤春悼红之作。杜牧诗曰：“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本词起拍就用两个“听”字制造出风雨交加的气氛，比杜牧笔下的清明尤为凄切。正是在这样的景况之下，作者带着一种伤愁的情绪起草了自己这篇并未命名的词稿——《瘞花铭》。而“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两句，与杜牧诗中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相比，“醉酒”情节的设置也具有某些境界上的相通之处。下阕通过情节忆写天晴之后的清明景色：“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但是，由于煞拍“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的出现，则使本词从“悼自然之红”过渡到“伤伊人之春”。

虽说这是一篇吴版的《瘞花铭》，全词并未直接描写清明之草的状貌或者“瘞花”的过程，但是词中却处处透露着“绿暗”“柔情”“料峭”“惆怅”等草的身影与信息。细腻的笔触、淡雅的语言、婉丽的情调、生动的描写，使本词成为一首至情至纯的经典之作。

野步

周密

麦垄风来翠浪斜，草根肥水噪新蛙。

羡他无事双蝴蝶，烂醉东风野草花。

[点评]

本诗撷取一个纯粹的乡野小景进行描写，如“翠浪斜”“噪新蛙”的描写更使小诗显得有声有色、动感十足，真是好一派风姿摇曳、生动活泼的田园风光。三、四两句犹如一个特写，让一双“蝴蝶”“烂醉”在“东风野草花”之中，使诗人自己对于农村景色的依恋之情跃然纸上。

声声慢 秋声

蒋捷

黄花深巷，红叶低窗，凄凉一片秋声。豆雨声来，中间夹带风声。疏疏二十五点^[1]，丽谯门、不锁更声^[2]。故人远，问谁摇玉佩？檐底铃声。彩角声吹月堕，渐连营马动，四起笳声。闪烁邻灯，灯前尚有砧声。知他诉愁到晚，碎啾啾、多少蛩声！诉未了，把一半、分与雁声。

[注释]

^[1]二十五点：古代打更的点数。丽谯（qiáo）：即华丽的更鼓楼。

^[2]啾啾（nóng）：唧唧啾啾，比喻说话声音很小。

[点评]

“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自从宋玉在《风赋》中为秋天定下这个萧瑟悲戚的基调以来，北宋欧阳修也在其一篇《秋声赋》中，将秋天之声写得肃飒惊心、寒气逼人，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本词紧扣“秋声”之题，通篇每韵同用“声”字，更演绎出一个“蒋捷版”的词体《秋声赋》，可谓奇哉。

上阕开篇描写词人当时所处的环境：“黄花深巷，红叶低窗，凄凉一片秋声。”色彩虽然鲜艳，却因为巷深、窗低而一片凄凉。以下的“雨声”“风声”“更声”，也似乎全都带上了“凄凉”的情感。词人为什么如此叹惋呢？“故人远”三字给出了一个相当合理的答案：原来是故人不在，以至于思念中的词人将“檐底铃声”误解为她给自己摇响的“玉佩”之声呢。下阕继续采集“角声”“笳声”“砧声”“蛩声”等，就好像一曲旋律生动、内容丰富的交响乐，也可谓“凄凄惨惨戚戚”矣。煞拍的“诉未了，把一半、分与雁声”，更是把嘹唳的“雁声”引入曲中，使全词又加深了愁苦、凄凉、悲切、思念的色彩。

第四桥

萧立之

自把孤樽擘蟹斟^[1]，荻花洲渚月平林。

一江秋色无人管，柔橹风前语夜深。

[注释]

^[1]擘(bō)：剖分。斟(zhēn)：执壶往容器里注酒或倒茶。

[点评]

首句写一个人自斟自饮自剥蟹，好一种逍遥、潇洒、自在的情调。次句是一幅月色之下的荻花飘荡、平林萧瑟图，幽静、阔远的境界再给诗人罩上一层有些神秘的色彩。最精彩的是三、四两句：“一江秋色无人管，柔橹风前语夜深。”此时此刻的诗人，似乎在说些“醉话”了——本属自由、自然的“洲渚”风光，怎么成了“无人管”呢？其实不然，诗人的意思并非要谁来“管理”而是要“管领”，并非要“管领”而是要“解赏”！而能够“解赏”“一江秋色”者，岂不可谓真正的诗人？

实际上，本诗并非在写桥，而是在写桥畔之夜。唐人柳宗元在其《渔翁》诗中写道：“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两相比较，二诗不仅在景色上而且在境界上，都有着一种内在的相同与相通。由此看来，两诗作者的内心境界可谓真正已经诗情画意了。

春日田园杂兴

连文凤

老我无心出市朝，东风林壑自逍遥。

一犁好雨秧初种，几道寒泉药旋浇。

放犊晓登云外垄，听莺时立柳边桥。

池塘见说生新草，已许吟魂入梦招。

[点评]

本诗以飘逸超然的笔触，描写于“春日田园”间的点滴杂感，表现出诗人代表的一种时代情怀。首联以“老我”起篇，直抒“无心出（市）仕”，并以“东风”“林壑”“逍遥”分别对应“春日”“田园”“杂兴”破题。颔联描写一派早春趁雨初耕的景象，由于“一犁好雨”“泉药旋浇”等词汇的妙用，把一种普通的乡间农务劳动，渲染得诗情洋溢而且惬意自得。颈联寄托作者隐逸生活的惬意情怀。尾联巧借谢灵运诗意，在此情此景中显得恰到好处，并将全诗推向一个魂也摇摇、梦也招招的艺术境界。

朝中措

张炎

清明时节雨声哗，潮拥渡头沙。翻被梨花冷看，人生苦恋天涯。

燕帘莺户，云窗雾阁，酒醒啼鸦。折得一枝杨柳，归来插向谁家？

[点评]

词人笔下的“清明”，既有“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大众化忧伤情绪，也有“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个性化情怀。最让人赞赏的，是“翻被梨花冷看，人生苦恋天涯”和“折得一枝杨柳，归来插向谁家”两句——前者属于因果关系：因“梨花冷”更觉出“人生苦”，虽出人意料却又艺术地真实；后者属于转折关系：尽管已“折得一枝杨柳”，却不知“插向谁家”——人生之苦，情何以堪？

解连环 孤雁

张炎

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1]。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写不成书^[2]，只寄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3]，故人心眼。谁怜旅愁荏苒^[4]。漫长门夜悄^[5]，锦筝弹怨。想伴侣犹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程应转。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6]。未羞它、双雁归来，画帘半卷。

[注释]

^[1]恍（huǎng）然：同恍然，忽然醒悟的样子。

^[2]“写不成书”两句：雁群飞行之时，常以“人”字形排列。由于此处所咏乃“孤雁”，所以无法排成“人”字阵形。同时又反用汉代苏武在北国雁足传书的故事。

^[3]残毡拥雪：匈奴将苏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毡毛并咽之，数日不死”（《汉书·苏武传》）。

^[4]荏苒（rěn rǎn）：指光阴渐渐地逝去。

^[5]长门：即长门宫，也就是汉武帝弃置陈皇后的冷宫。如杜牧《早雁》：“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

^[6]玉关：即玉门关，这里泛指边远之地。

[点评]

本词使用拟人化的艺术手法，紧扣“孤雁”二字进行充分阐发，使之成为一首表现离群“孤雁”的著名词作。整篇作品描写了这只“孤雁”从“恍然惊散”、“旅愁荏苒”到“暮雨相呼”的全部坎坷旅途与心路历程。

从表象上看，这是一首咏物之作，其实不然。本词既形象生动而又不粘不滞，句句惟妙惟肖而又处处别有寄托。其间化用苏武、长门等典故了无痕迹，表现了词人熟练、高超的艺术技巧。尤其是煞拍的“未羞它、双燕归来，画帘半卷”等句，以“画帘半卷”的“双燕”比喻屈节仕元而获得高官厚禄之辈，并为这些再筑新巢的权贵感到无比的耻辱，也曲折地表现了词人对抗元胜利无望而又不愿依附新贵的复杂心情。

落花

郝经

彩云红雨暗长门，翡翠枝馀萼绿痕。

桃李东风蝴蝶梦，关山明月杜鹃魂。

玉栏烟冷空千树，金谷香消漫一樽。

狼藉满庭君莫扫，且留春色到黄昏。

[点评]

本诗所写之花，是皇室宫廷之花而不是乡村野外之花或者一般庭院之花。首联暗示这种“落花”的华贵不再：上句的“暗”字分量很重，黯然地表达了诗人对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惋与叹息。颔联忆写“落花”曾经有过的辉煌，分别将“桃李东风”与“关山明月”、“蝴蝶梦”与“杜鹃魂”两两相对，更反衬出今日“翡翠枝馀萼绿痕”的落寞和凄凉。颈联再将这种感觉扩展为“玉栏烟冷空千树”，表明“落花”已去的不可挽回之势。尾联显得尤其悲壮，简直令人不堪卒读：且任这满庭满院的落花一片狼藉，且让这曾经灿烂的春色暂留到黄昏的到来吧！诗人对于“落花”的惋惜之情、留恋之意充溢纸外。

假如我们且把诗人这种对于“落花”的惋惜，当作很多遗民对于最终覆灭的南宋王朝的留恋，也许是无道理的！南宋的终结，从一定的意义而言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同时也代表着宋词这座艺术高峰的没落。不过，宋词所遗留给我们的艺术遗产却不会随之终结，而且永远也不会终结，并将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越来越折射出不朽的艺术光彩。

宋代精彩诗词名句选录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李煜《清平乐》

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

——郑文宝《柳枝词》

回首故山千里外，别离心绪向谁言？

——杨徽之《寒食寄郑起侍郎》

树头百啭莺莺语，梁上新来燕燕飞。

——李昉《禁林春直》

风飘北院花千片，月上东楼酒一樽。

——王禹偁《日长简仲咸》

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

——王禹偁《春居杂兴》

不随夭艳争春色，独守孤贞待岁寒。

——王禹偁《官舍竹》

鹤闲临水久，蜂懒采花疏。

——林逋《小隐自题》

人间幸有蓑兼笠，且上渔舟作钓师。

——林逋《西湖春日》

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

——寇准《书河上亭壁四首》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荒村生断霭，古寺语流莺。

——寇准《春日登楼怀归》

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

——张先《木兰花·乙卯吴兴寒食》

昨日乱山昏，来时衣上云。

——张先《醉垂鞭》

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

——张先《青门引·春思》

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

——张先《千秋岁》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晏殊《寓意》

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

——晏殊《踏莎行》

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晏殊《玉楼春》

云际客帆高挂，烟外酒旗低亚。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

——张升《离亭燕》

一寸相思千万端，人间没个安排处。

——李冠《蝶恋花·春暮》

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

——宋祁《落花》

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

——叶清臣《贺圣朝》

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

——梅尧臣《梦后寄欧阳永叔》

不惟人间惜此月，天亦有意于中秋。

——梅尧臣《中秋夜吴江亭上对月》

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梅尧臣《淮中晚泊犊头》

寒鸡得食自呼伴，老叟无衣犹抱孙。

——梅尧臣《小村》

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

——梅尧臣《东溪》

云愁万木老，渔罢一蓑还。

——文彦博《雪中枢密蔡谏议借示范宽雪景图》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欧阳修《戏答元珍》

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

——欧阳修《丰乐亭游春》

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管弦作离声。

——欧阳修《别滁》

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

——欧阳修《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

霜林落后山争出，野菊开时酒正浓。

——欧阳修《怀嵩楼新开南轩与郡僚小饮》

河攀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

——欧阳修《蝶恋花》

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

——欧阳修《鹊踏枝》

满城风雨近重阳，独上吴山看大江。

——韩《风雨中诵潘邠老诗》

别院深深夏席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

——苏舜钦《夏意》

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

——苏舜钦《淮中晚泊犊头》

秋色入林红暗淡，日光穿竹翠玲珑。

——苏舜钦《沧浪亭怀贯之》

谁人感议清风价？无乐能过百日闲。

——韩琦《北塘避暑》

花外轩窗排远岫，竹间门巷带长流。

——韩琦《安阳好》

茅屋一间遗像在，有谁于世是知音？

——赵抃《题杜子美书室》

数分红色上黄叶，一瞬曙光成夕阳。

——李觏《秋晚悲怀》

天放旧光还日月，地将浓秀与山川。

——李觏《苦雨初霁》

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

——曾巩《城南》

一樽风月身无事，千里耕桑岁有秋。

——曾巩《凝香楼》

云乱水光浮紫翠，天含山气入青红。

——曾巩《甘露寺多景楼》

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

——苏洵《九日和韩魏公》

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

——司马光《客中初夏》

白鸥不信忘机久，见我犹穿柳岸飞。

——司马光《过尧夫天津居》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王安石《夜直》

何物最关情？黄鹂一两声。

——王安石《菩萨蛮》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王安石《北山》

可怜初上琵琶，晓来思绕天涯。不肯画堂朱户，春风自在梨花。

——王安国《清平乐·春晚》

如何农亩三时望？只得官蛙一晌鸣。

——王令《和束熙之雨后》

一雨池塘水面平，淡磨明镜照檐楹。东风忽起垂杨舞，更作荷心万点声。

——刘攽《雨后池上》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程颢《秋日偶成》

觉后不知新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

——李之仪《书扇》

困卧北窗呼不起，风吹松竹雨淅淅。

——苏辙《逍遥堂会宿》

归去无言掩屏卧，古人时向梦中来。

——苏辙《游西湖》

细随绿水侵离馆，远带斜阳过别州。

——俞紫芝《咏草》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晏几道《临江仙》

渡头杨柳青青，枝枝叶叶离情。此后锦书休寄，画楼云雨无凭。

——晏几道《清平乐》

欲把相思说与谁？情浅人不知。

——晏几道《长相思》

初将明月比佳期，长向月圆时候望人归。

——晏几道《虞美人》

采莲时节定来无？醉后满身花影倩人扶。

——晏几道《虞美人》

夕阳牛背无人卧，带得寒鸦两两归。

——张舜民《村居》

雨暗苍江晚未平，井梧翻叶动秋声。楼头夜半风吹断，月在浮云浅处明。

——道潜《江上秋夜》

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在水西。

——道潜《东园》

数声柔橹苍茫外，何处江村人夜归？

——道潜《秋江》

已断离肠能几许？水村山馆，夜阑无寐，听尽空阶雨。

——黄大临《青玉案》

空船独宿无与语，月满长江归路迷。

——苏辙《竹枝词》（九首选一）

开遍杏花人不到，满庭春雨绿如烟。

——王雱《绝句》

我自只知常日醉，满川风雨替人愁。

——黄庭坚《夜发分宁寄杜涧叟》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黄庭坚《寄黄几复》

春风春雨花经眼，江北江南水拍天。

——黄庭坚《次元明韵寄子由》

忽忆僧床同野饭，梦随秋雁到东湖。

——黄庭坚《戏呈孔毅父》

戏马台前追两谢，驰射，风流犹拍古人肩。

——黄庭坚《定风波》

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

——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

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皋。

——黄庭坚《过平舆怀李子先，时在并州》

翁从旁舍来收网，我适临渊不羡鱼。

——黄庭坚《池口风雨留三日》

白发齐生如有种，青山好去坐无钱。

——黄庭坚《次韵裴仲谋同年》

坐对真诚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

——黄庭坚《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

睡觉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蔡确《夏日登车盖亭》

鸟飞云水里，人语橹声中。

——陈师道《泛淮》

鹅鸭不知春去尽，争随流水趁桃花。

——晁冲之《春日二首》

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计来时路。

——秦观《点绛唇·桃源》

风定小轩无落叶，青虫相对吐秋丝。

——秦观《秋意题荆敦夫扇》

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

——秦观《纳凉》

为君沉醉又何妨？只怕酒醒时候、断人肠。

——秦观《虞美人》

旧约鸥能记，新诗雁不传。功名画地饼，岁月下江船。

——周孚《元日怀陈道人并忆焦山旧游》

蝶衣晒粉花枝舞，蛛网添丝屋角晴。

——张耒《夏日》

莫为无情即无语，春风传意水传愁。

——张耒《偶题》

请君试采中塘藕，若道心空却有丝。

——张耒《偶题》

新月已生飞鸟外，落霞更在夕阳西。

——张耒《和周廉彦》

芳草有情，夕阳无语，雁横南浦，人依西楼。

——张耒《风流子》

隔水飞来鸿阵阔，趁潮归去橹声忙。

——张耒《秋日登海州乘槎亭》

溪山掩映斜阳里，楼台影动鸳鸯起。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

——魏夫人《菩萨蛮》

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渡旁鸥不惊。

——汪藻《春日》

烟村南北黄鹂语，麦垄高低紫燕飞。谁似田家知此乐？呼儿吹笛跨牛归。

——王庭珪《二月二日出郊》

彤云风扫雪初晴，天外孤鸿三两声。

——李重元《忆王孙·冬词》

窗前月冷松阴碎，一枕溪声半夜风。

——杨时《含云寺书事》

莺边日暖如人语，草际风来作药香。

——唐庚《春日郊外》

云深不见千岩秀，水涨初闻万壑流。

——吕本中《柳州开元寺夏雨》

不是渭城西去客，休唱阳关……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

——张舜民《卖花声·题岳阳楼》

绿荫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

——曾幾《三衢道中》

画桥依约垂杨外，映带残霞一抹红。

——沈与求《石壁寺山房即事》

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

——岳飞《题青泥市寺壁》

芳草碧色，凄凄遍南陌。暖絮乱红，也知人、春愁无力。

——李甲《帝台春》

拼则而今已拼了，忘则怎生便忘得？又还问鳞鸿，试重寻消息。

——李甲《帝台春》

红杏枝头花几许？啼痕止恨清明雨。

——赵令畤《蝶恋花》

年年春事关心事，肠断欲栖鸦.....重门不锁相思梦，随意绕天涯。

——赵令畤《乌夜啼·春思》

好风如扇雨如帘，时见岸花汀草涨痕添。

——李廌《虞美人》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贺铸《绿罗裙》

漫凝伫。莫怨无情流水，明月扁舟何处？

——贺铸《下水船》

对梦雨帘纤。愁随芳草，绿遍江南。

——贺铸《怨三三》

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

——贺铸《芳心苦》

烟柳有情开不尽，东风约定年年信。.....翠雾萦纤销篆印，筝声恰度秋鸿阵。

——王安中《蝶恋花》

月解重圆星解聚，如何不见人归？今春还听杜鹃啼。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

——朱敦儒《临江仙》

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

——李清照《念奴娇》

犹自风前飘柳絮，随春且看归何处.....把酒送春春不语，黄昏却下潇潇雨。

——朱淑真《蝶恋花·送春》

蚕事正忙农事急，不知春色为谁妍？

——朱淑真《马塍》

溪下水声长，一枝和月香。

——朱淑真《菩萨蛮》

眼前叠嶂青如画，借问南山共几峰？

——吴激《长安怀古》

我来不暇论兴废，一点西山入眼明。

——刘子翬《过邕中》

山路婷婷小树梅，为谁零落为谁开？多情也恨无人赏，故遣低枝拂面来。

——杨万里《明发房溪》

风月不供诗酒债，江山长管古今愁。

——杨万里《宿池州齐山寺，即杜牧之九日登高处》

一夜空江烟水冷，石头明月雁声中。

——刘翰《石头城》

吟得诗成无笔写，蘸他春水画船头。

——陈起《夜过西湖》

家住石湖人不到，藕花多处别开门。

——姜夔《次石湖书扇韵》

冰姿琼骨净无瑕，竹外溪边处士家。若使牡丹开得早，有谁风雪看梅花？

——赵希《次萧冰崖梅花韵》

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

——周邦彦《玉楼春》

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周邦彦《苏幕遮》

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飞絮。

——周邦彦《瑞龙吟》

依依宫柳拂宫墙。楼殿无人春昼长。燕子归来依旧忙。忆君王，月破黄昏人断肠。

——谢克家《忆君王》

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萧观音《怀古诗》

润入笙箫赋，春馀笑语温。

——毛滂《南歌子》

天上流霞凝碧袖，起舞与君为寿。

——毛滂《清平乐》

酒浓春入梦，窗破月寻人。

——毛滂《临江仙》

望断云行无去处，梦回明月生春浦。

——司马槱《黄金缕》

相逢未暇论奇字，先向水边看白云。

——姚镗《访中洲》

相思休问定何如。情知春去后，管得落花无？

——晁冲之《临江仙》

谁似东山老？谈笑净胡沙！

——叶梦得《水调歌头》

梦怕愁断时，春从醉里回。凄凉怀抱向谁开？

——田为《南柯子》

怜琴为弦直，爱棋因局方。未用较得失，那能记宫商？

——刘一止《小斋即事》

金碧上晴空，花晴帘影红。

——陈克《菩萨蛮》

别愁深夜雨，孤影小窗灯。

——陈克《临江仙》

一寸柔肠情几许？薄衾孤枕，梦回人静，彻晓潇潇雨。

——惠洪《青玉案》

一枝折得，天上人间，没个人堪寄。

——李清照《孤雁儿》

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绵。黄昏疏雨湿秋千。

——李清照《浣溪沙》

不如随分樽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香。

——李清照《鹧鸪天》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李清照《鹧鸪天》

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

——李清照《念奴娇》

为报今年春色好，花光月影宜相照。

——李清照《蝶恋花》

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

——李清照《点绛唇》

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东。

——陈与义《襄邑道中》

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蒙蒙细雨中。

——陈与义《春寒》

燕子经年别，梧桐昨夜非。

——陈与义《秋雨》

有诗酬岁月，无梦到功名。

——陈与义《道中寒食》

雨馀山欲尽，春半水争流。

——陈与义《晚步》

晴窗画出横斜影，绝胜前村夜雪时。

——陈与义《和张规臣水墨梅》

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

——张元干《石州慢》

碧天如水，一洗秋容净。何处飞来大明镜？

——向子諲《洞仙歌》

一天秋色冷晴湾，无数峰峦远近间。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

——翁卷《野望》

春潮不管天涯恨，更卷西风暮雨来。

——范成大《浙江小矶春日》

底事今年春涨小？去年曾与画桥平。

——范成大《晚潮》

一杯且买明朝事，送了斜阳月又生。

——范成大《鹧鸪天》

云山藏客路，烟树记人家。小渡一声橹，断霞千点鸦。

——蔡珪《蕲川道中》

酒添客泪愁仍溅，浪卷归心暗自惊。

——周莘《野泊对月有感》

樵归野烧孤烟尽，牛卧春犁小麦低。

——李弥逊《云门道中晚步》

日过窗间腾野马，雨馀墙角篆蜗牛。

——邓肃《偶成二首》

丝丝细雨晚烟合，阁阁鸣蛙蔓草深。

——邓肃《偶成二首》

山鸟似嫌游客到，一声啼破小亭幽。

——李晏《高丽平州中和馆后草亭》

过了春江偶回首，隔江一片好人家。

——杨万里《二月一日晓渡太和江三首》

万物皆春人独老，一年过社燕方回。

——杨万里《春晴怀故园海棠二首》

携瓶自汲江心水，要试煎茶第一功。

——杨万里《过扬子江二首》

清明风日雨干时，草满花堤水满溪。童子柳阴眠正着，一牛吃过柳阴西。

——杨万里《桑茶坑道中》

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朱熹《鹅湖寺和陆子寿》

一夜相思，水边清浅横枝瘦。小窗如昼，情共香俱透。清入梦魂，千里人长久。

——陈亮《点绛唇》

开帘放入窥窗月，且尽新凉谁美休。

——党怀英《鹧鸪天》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刘过《唐多令》

平生最识江湖味，听得秋声忆故乡。

——姜夔《湖上寓居杂咏》

午凉松影乱，白羽对禅衣。

——姜夔《同朴翁登卧龙山》

鸳鸯独宿何曾惯？化作西楼一缕云。

——姜夔《鹧鸪天》

燕燕飞来，问春何在？惟有池塘自碧。

——姜夔《淡黄柳》

烟波渐远桥东去，犹见栏杆一点愁。

——姜夔《过德清二首》

经过此处无相识，塔下秋云为我生。

——姜夔《过德清二首》

梅花竹里无人见，一夜吹香过石桥。

——姜夔《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十首》

吟罢拂衣去，钟声云外残。

——严羽《访益上人兰若》

碧云望断空回首，一半栏杆无斜阳。

——陈允平《登西楼怀汤损之》

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

——戴复古《江村晚眺》

楼影沉沉，中有伤春一片心。

——朱藻《采桑子》

伤心何啻辽东鹤，不但人非物亦非。

——王若虚《再至故园述怀》

春来底事堪行处，门外流莺枉唤人。

——王若虚《再至故园述怀》

湛湛长空黑。更那堪、斜风细雨，乱愁如织。

——刘克庄《贺新郎》

春风多可太忙生，长共花边柳外行。与燕作泥蜂酿蜜，才吹小雨又须晴。

——方岳《春思》

人行秋色里，雁落客愁边。

——方岳《泊歙浦》

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

——谢枋得《武夷山中》

遗表不随诸葛死，离骚长伴屈原清。

——王奕《送谢叠山先生北行》

世事悠悠浑未了，年光冉冉今如许。试举头、一笑问青天，天无语。

——吴潜《满江红》

问古今、宇宙竟如何？无人省。

——吴潜《满江红》

这次第，算人间没个并刀，剪断心上愁痕。

——黄孝迈《湘春夜月》

春事忽三月，风光又一年。

——黄庚《春日即事》

潮声寒带雨，山色淡生烟。

——黄庚《书山阴驿》

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

——元好问《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

向沙头、更续斜阳一醉，双玉杯和流花洗。

——吴文英《西河》

可怜千点吴霜，寒销不尽，又相对、落梅如雨。

——吴文英《祝英台近》

露柳霜莲，十分点缀成秋。新弯画眉未稳，似含羞、低护墙头。

——吴文英《声声慢》

溪雨急，岸花狂。趁残鸦、飞过苍茫。故人楼上，凭谁指与，芳草斜阳。

——吴文英《夜合花》

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

——吴文英《踏莎行》

月又渐低霜又下，更阑，折得梅花独自看。

——潘昉《南乡子》

梧桐叶上三更雨，叶叶声声是别离……如今风雨西楼夜，不听清歌也泪垂。

——周紫芝《鹧鸪天》

风流不在谈锋胜，袖手无言味最长。

——黄升《鹧鸪天》

横竹吹商，疏砧点月，好梦又随云远。闲愁丝线，甚系损柔肠，不堪裁剪。

——王月山《齐天乐》

一人灯着梦，双燕月当楼。

——史达祖《临江仙》

叹人间、今古真儿戏。东风岁岁还来，吹入钟山，几重苍翠？

——汪元量《莺啼序》

对渔灯一点，羁愁一榻，谱琴中语。

——汪元量《水龙吟》

村店月浑泥径滑，竹窗斜漏补衣灯。

——周密《夜归》

堤杨脆尽黄金线，城里人家未觉愁。

——周密《西塍秋日即事》

问东风，先到垂杨，后到梅花？

——周密《高阳台》

幽梦觉，涓涓清露，一枝灯影里。

——周密《花犯》

记少年、一梦扬州，二十四桥明月。

——周密《瑶花》

最关情，折尽梅花，难寄相思。

——周密《高阳台》

雁过江天云漠漠，龙游沧海水茫茫。

——彭秋宇《秋兴》

花落一杯酒，月明千里心。

——郑思肖《送友人归》

眼中最恨友朋少，尘外频闻山水宽。

——方凤《北山道中》

落日江山宜唤酒，西风天地正愁人。

——梁栋《金陵三迁有感》

孤洲尽日少人来，小舟系在垂杨岸。

——梁栋《野水孤舟》

青松秦世事，黄菊晋人心。

——王镒《山中》

高树月初白，微风酒半醒。

——林景熙《溪事》

深夜无风莲叶响，水寒更有未眠鸥。

——林景熙《梦回》

素娥谁起，驾冰轮碾破，一天秋绿。

——姚孝宁《念奴娇》

何日还寻后约，为余先寄梅枝。

——卢祖皋《木兰花慢》

万里风涛接瀛海，千年豪杰壮山丘。

——元好问《横波亭为青口帅赋》

燕子不来花又落，一庭风雨自黄昏。

——赵孟頫《绝句》

夜卧千峰月，早餐五色霞。

——萨都刺《游梅仙山和唐人韵》

风雨孤舟夜，关河两鬓秋。

——萨都刺《送人之浙东》

故人情怨知多少？扬子江头月满船。

——萨都刺《赠弹筝者》

修竹万竿松影乱，山风吹作满窗云。

——萨都刺《道过赞善庵》

卖鱼买酒归来晚，风飏芦花雪满溪。

——周权《渔翁》

芳岁背人成荏苒，好诗和梦落苍茫。

——黄谨《夏日漫书》

金屋昼长随蝶化，雕梁春尽怕莺啼。

——谢宗可《睡燕》

绿暗红稀春已暮。燕子衔泥，飞入垂杨处。柳絮欲停风不住。杜鹃声里山无数。

——无名氏《凤栖梧》

破我一床蝴蝶梦，输他双枕鸳鸯睡。

——无名氏《满江红》

宋代主要诗人词家简介

徐铉（916—991）字鼎臣，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能诗，精通文字学。原为南唐翰林学士，归宋后官至散骑常侍。有《徐公文集》。

李煜（937—978）字重光，号钟隐，徐州（今属江苏）人。南唐主李璟第六子，史称南唐李后主。他熟谙音律，精于书画，尤工于词，是一个颇有成就的文学家。但他在政治上却无所作为，终日纵情声色歌舞，最后肉袒出降大宋。以此为界，其词的创作表现出迥然不同的两种风格：前期与“花间词派”一脉相承，并且在内容上局限于描写奢侈糜烂的宫廷生活，后期主要是称臣北宋时期，以抒发怀旧伤今之感和哀叹亡国之痛为主。其作品语言明净，形象生动，艺术成就极高，对后世词人影响很大。现存词三十余首，与其父李璟有《南唐二主词》。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出身清寒，世代务农，九岁能文。历任右拾遗、翰林学士、知制诰，因敢于直谏而屡受贬谪。其诗文平易清新，注重反映现实生活，为北宋诗文书革新运动先驱。有《小畜集》。

种放（955—1015）字明逸，号云溪醉侯，洛阳（今属河南）人。早岁颖悟，无心举业。隐居终南山豹林谷东明峰，以讲习为业。诏赠工部尚书。有《端居赋》。

杨朴（生卒年不详）字契元，郑州（今属河南）人。终身不举不仕。因同学毕士安之荐，以布衣之身为太宗召见，当场赋《蓑衣》诗而归。

潘阆（？—1009）字逍遥，又号逍遥子，河北大名人。他为人狂放不羁，广交当时名士。先因之被太宗赐进士第，也因之而得罪亡命。其诗与唐人“贾（岛）孟（郊）”风格近似，词具浪漫色彩。有《逍遥集》和《逍遥词》。

魏野（960—1019）字仲先，号草堂居士，陕州（今河南陕县）人。诗格清苦，不求仕进。有《草堂集》。

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邳（今陕西渭南）人。太宗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曾任官枢密副使、参政知事，两次为相，封莱国公。后遭谗被贬雷州，卒谥忠愍。其诗风格淡雅，语言晓畅。有《巴东集》和后人辑《寇忠愍公诗集》。

蒨桃（生卒年不详，事迹不详）寇准之妾。

钱惟演（962—1034）字希圣，临安（今浙江杭州）人。为吴越王钱俶之子，随父降宋。历官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工部尚书等。诗为西昆体领袖之一，与杨亿、刘筠等相互酬唱，结为《西昆酬唱集》传世。

林逋（967—1028）字君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早岁不趋荣利，浪游江淮间。后结庐归隐孤山二十年，种梅养鹤，终身未娶，人称“梅妻鹤子”。卒谥和靖先生。其诗多描写隐居生活，尤长于咏梅。有《林和靖诗集》。

司马池（980—1041）字和中，陕州夏县（今山西闻喜）人，乃司马光之父。宋真宗景德二年进士，官历侍御史知杂事、更三司副使、天章阁待制等。今存诗一首。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祖籍陕西，后移居吴县（今江苏苏州）。少时贫困，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考中进士，后成为北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并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与韩琦并任陕西经略安抚使率军守卫边塞多年。在文学方面工于诗词、散文创作，乃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先行者之一。尤其他在《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文化襟抱之大和思想境界之高，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

张先（990—1078）字子野，湖州乌程（今浙江湖州市）人。宋仁宗天圣八年进士，后官至都官郎中。其为人疏放不羁，善于谐谑，能诗善词。小令隽永，尤其对慢词发展有一定影响。与柳永齐名，曾因“云破月来花弄影”等名句被人戏称“张三影”。有《张子野词》。

晏殊（991—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早慧，七岁能诗，十五岁以神童应试被赐同进士出身。官历翰林学士、集贤殿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为一代名相。卒谥元献。工于诗词，尤长小令，范仲淹、欧阳修等皆出其门下。仅存《珠玉词》。

张升（992—1077）字杲卿，韩城（今属陕西）人。大中祥符八年进士，官至参知政事、枢密使。以太子太师致仕，赠司徒兼侍中。卒谥康节。

宋祁（998—1061）字子京，安陆（今属湖北）人。仁宗天圣二年，与其兄宋庠同举进士，名著当时，被呼为“大宋、小宋”。官历龙图阁学士、史馆修撰、知制诰、翰林学士承旨。与欧阳修同修《新唐书》后，再进工部尚书。因《玉楼春》词中“红杏枝头春意闹”之句，朝野送之有“红杏尚书”美称。

曾公亮（999—1078）字明仲，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宋仁宗天圣二年进士，官历知制诰、史官修撰、翰林学士、集贤殿大学士，封鲁国公。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城（今属安徽）人。少时以父荫补桐城、河南主簿，后赐进士出身，官至都官员外郎。也曾参与《新唐书》的修撰工作。其诗风格平淡委婉，质朴自然，多反映现实生活，在当时诗坛有很大影响。因家乡宣城古称宛陵，所以又自称“梅宛陵”“宛陵先生”。身后有《宛陵先生文集》传世。

叶清臣（1003—1049）字道卿，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天圣二年进士。官历翰林学士、权三司使，后罢为侍读学士。知河阳，赠左谏议大夫。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幼贫丧父，由其寡母抚养成人。天圣中进士后，历任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政治上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也曾屡遭贬黜。文学上当时就被推为文坛领袖，苏轼、曾巩、王安石等均出其门下，是唐宋八大家的主要成员。他诗词文赋俱佳，艺术成就卓越。卒赠太子太师，谥文忠。有《欧阳文忠公文集》《六一词》《醉翁琴趣外篇》等。

张俞（生卒年不详）字少愚，号白云先生，益州（今属四川）人有《白云集》。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祖籍四川梓州铜山，后徙居河南开封。仁宗景祐元年进士，曾任大理平事。后被革职为民，退居苏州，筑沧浪亭并自号沧浪翁。在诗歌上与梅尧臣并称“苏梅”。有《苏学士文集》传世。

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今河南安阳）人。仁宗时进士。官历右司谏、陕西安抚使、枢密副使、知州、宰相等。有《安阳集》。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今属江西）人。庆历二年举“茂才异等”不第，倡立盱江书院，极力排斥佛、道二教，世称“盱江先生”。有《盱江文集》。

苏洵（1009—1066）字明允，号老泉，眉山（今属四川）人。长于古文，笔力雄健，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子苏轼、苏辙并称“三苏”。有《嘉祐集》。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道州（今属湖南）人。官历南安军司理参军、虔州通判等，曾知郴州、南康军，精于《易》学，程颢、程颐从之受业。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少年聪悟，其砸缸救人的故事世代流传。宝元初中进士后，历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知学士、翰林学士等职。他先在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后在哲宗时拜相废除新法。居相八月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不仅诗文有成，而且于我国史学有卓越贡献。著有《司马文正公文集》《资治通鉴》等。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庆历二年进士，官历鄞县知县、常州知州、江西提点刑狱。以参政知事拜相后，倡行新法，力革旧弊，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其文学成就很高，影响颇大，诗文能够反映社会矛盾，体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与主张，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临川集》传世。

刘攽（1023—1089）字贡父，号公非，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庆历六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有《公非集》。

王安国（1028—1074）字平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乃王安石之弟。熙宁元年赐进士及第。除西京国子监教授，授崇文院校书，改著作郎、秘阁校理。有《王校理集》。

徐积（1028—1103）字仲车，山阳（今江苏淮安）人。治平四年进士。历任司户参军、推官、宣德郎等。有《节孝集》。

杜安世（生卒年不详）字寿域，京兆（今西安市）人，曾任郎中之职。慢词作家，也能自度新曲。有《寿域词》一卷。

晏几道（约1030—约1106）字叔原，号小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晏殊幼子。虽生长富贵之家，仕途却较坎坷，晚年家道中落。能文善词，与其父在当时就并称“二晏”。其词语言秾丽，精于雕饰，含情绵邈，是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有《小山词》。

石象之（生卒年不详）字简夫，新昌（今属浙江）人。庆历二年进士。官太常丞。

王令（1032—1059）字逢原，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其诗风格奇崛豪放，甚为王安石所推重。有《广陵先生文集》。

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居中山，其后又徙居开封、洛阳。仁宗嘉祐二年进士，曾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等。与其弟程颐同受学于周敦颐，并称“二程”，为宋代理学之洛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明道集》四卷。

王观（生卒年不详）字通叟，如皋（今属江苏）人。仁宗嘉祐二年进士，试开封府第一。官历大理寺丞、江都知县、翰林学士等。其词风趣而近于俚俗，有《冠柳集》。

张舜民（1034—1100）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今陕西彬县人。其诗主学白居易，语言通俗，多为讥刺时事之作。

魏夫人（生卒年不详）襄阳（今属湖北）人。文学家魏泰之姊，宰相曾布之妻。封鲁国夫人，时称其为魏夫人。

苏辙（1039—1112）字子由，眉山（今属四川）人，乃苏洵之子、苏轼之弟。仁宗嘉祐二年与苏轼同登进士科。官历河南推官、秘书省校书郎、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等。与其父苏洵、其兄苏轼并称“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卒谥文定。有《栟城集》。

王雱（1044—1076）字元泽，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王安石之子。二十四岁举进士，是王安石新法改革的坚决支持者。早卒。

郭祥正（生卒年不详）字功父，自号漳南浪士，太平当涂（今属安徽）人。宋神宗熙宁年间进士。少有诗名，先后为梅尧臣、王安石所赏识。有《青山集》。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英宗治平四年进士，熙宁初任国子监教授。与秦观、张耒、晁补之并称“苏门四学士”。其诗力矫当时轻俗之弊，开一代风气并为江西派主宗；其词早年近似柳永，晚年近于苏轼，虽与秦观齐名但成就却不如秦观。其书法尤其精妙，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代书法“四大家”。有《山谷集》。

李之仪（1048—？）字端叔，号姑溪居士，沧州无棣（今属山东）人。神宗元丰年间进士，曾入苏轼定州幕，元祐初为枢密院编修官，后因文获罪。有《姑溪居士文集》。

秦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号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今属江苏）。神宗元丰八年进士。与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并称“苏门四学士”。能诗文，长于词。其词笔法致密，蕴藉含蓄，音律和美，语言清丽自然，为婉约派正宗。有《淮海集》。

李唐（1049—1130）字晞古，河阳三城（今河南孟县）人。徽宗朝补入画院，以善画山水人物和画牛著称。有《万壑松风图》、《采薇图》等。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鹿门居士、襄阳漫士、海岳外史，人称米南宫。世居太原（今山西太原市），后迁襄阳（今属湖北），再迁润州（今江苏镇江）。精于鉴别，妙于书画。其书法得王献之精髓，为宋代四大书家之一。其山水人物画独步前人。其诗歌气象雄浑，构思精奇，名盛当时。有《宝晋英光集》《书史》等。

谢逸（？—1113）字无逸，自号溪堂，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屡试不第。曾作蝴蝶诗三百首，人称“谢蝴蝶”。有《溪堂集》《溪堂词》。

赵令畤（1051—1134）字德麟，太祖次子燕王德昭之玄孙。绍兴初袭封安定郡王。卒赠开府仪同三司。有《侯鯖录》。

贺铸（1052—1125）字方回，自号庆湖遗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居卫州（今河南汲县）。孝惠皇后族孙，授右班殿直。能诗文，长于词，善于锤炼。其词风格多样，内容多为爱国忧时、慷慨悲壮之作。卒于常州僧舍。有《庆湖遗老集》。

陈师道（1053—1101）字履常，一字无己，别号后山居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曾受业曾巩，又从黄庭坚学诗。元祐初因苏轼力荐而为徐州教授，后为秘书正字。工诗，以苦吟著称，为江西派中坚。

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号归来子，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神宗元丰二年进士第一及第，哲宗朝累迁著作佐郎。工书画，能诗词，善属文，与黄庭坚、张耒、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有《晁氏琴趣外篇》。

杨时（1053—1135）字中立，南剑将乐（今属福建）人。宋神宗熙宁九年进士，就学于程颢、程颐门下十年，至高宗朝以龙图阁学士提举洞霄宫。致仕后以读书讲学为事，优游林泉。朱熹等人从学于他，并尊之为“程学正宗”。有《龟山集》《二程粹言》。

张耒（1054—1114）字文潜，号柯山，楚州淮阴（今江苏清江）人。神宗熙宁年间进士，官历临淮主簿、著作郎、史观检讨等。与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有《柯山集》。

毛滂（1055—1120）字泽民，衢州江山（今属浙江）人。一生仕途失意。其词自然深挚，秀雅飘逸，别树清圆明润一格。有《东堂集》。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少有才学，元丰初入都为太学生。因献《汴都赋》歌颂汴京形胜和朝廷新法，被擢为太学正。其作品浑厚和雅，音律严整，语言工丽，是北宋继柳永、苏轼之后而崛起词坛的艺术大家。因其曾主持大晟府，积极收存古曲，创制新调，被认为是婉约派的集大成者和格律派的主要创始人。有《片玉词》传世。

郑少微（生卒年不详）字明举，晚号木雁居士。成都（今属四川）人。元祐三年进士。《全宋词》存其词二首。

仲殊（生卒年不详）僧人。俗姓张名挥；法名仲殊，字师利。安州（今属河北）人。曾举进士，游荡不羁。几为其妻毒毙，乃出家为僧。崇宁间自缢，有《宝月集》。

晁冲之（生卒年不详）字叔用，一字川道。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乃晁补之之从弟。擅音律，工诗文。有《晁叔用词》。

宗泽（1060—1128）字汝霖，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元祐六年进士。靖康元年知磁州，募集义勇，抗击金兵。岳飞乃由其擢拔为帅，屡获战胜。后因朝廷阻拦，忧愤成疾，临终时犹连呼过河者三。有《宗忠简公集》。

韩驹（？—1135）字子苍，蜀仙井监（今四川仁寿）人。政和初，以献颂补假将仕郎。召试，赐进士出身。有《陵阳集》。

徐俯（1075—1141）字师川，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黄庭坚之甥。以父荫授职通直郎，绍兴二年赐进士出身。有《东湖集》。

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哲宗绍圣四年进士，累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吏部尚书、龙图阁直学士等。晚年自号石林居士。能诗文，长于词。作品多感怀国事，成为豪放派的后继者之一。有《石林诗话》等。

宇文虚中（1179—1146）字叔通，别号龙溪居士，成都（今属四川）人。初名黄中，宋徽宗亲为更名宇文虚中。徽宗大观三年登进士第。靖康元年，以资政殿大学士自请使金。次年春，金遣返宋使，虚中以“（徽钦）二帝未还，虚中不可归”为由留在金国。金国尊其文名，加以官爵，奉为国师，历任翰林学士承旨，封河内郡开国公。

汪藻（1079—1154）字彦章，饶州德兴（今属江西）人。幼时聪颖过人，入太学。其诗格调清新、语言明快，以描写自然景物见长。有《浮溪集》。

曹组（生卒年不详）字元宠，颍昌（今许昌）人。徽宗宣和三年进士。有《元宠集》。

万俟咏（生卒年不详）字雅言。徽宗崇宁年间召试补官。其词构思新颖，注重音律，风格淡婉工雅。有《大声集》。

朱敦儒（1081—1159）字希真，洛阳人。早年隐居山林，清望颇高。至高宗绍兴二年才应召入朝，出为秘书省正字，赐进士出身。其后期词格调悲凉，多忧愤、感怀之作。有《岩壑老人诗文集》。

孙觌（1081—1169）字仲益，常州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大观三年进士。汴京为金人所破后，曾为钦宗草降表。诋李纲，毁岳飞。有《鸿庆居士集》。

赵佶（1082—1035）即宋徽宗，神宗之子，1100年—1126年在位。诗词、书画、声乐等，无所不精。靖康二年（1127年）被金兵所俘后掳往北国，死于五国城。有《宋徽宗集》。

周紫芝（1082—1155）字少隐，号竹坡居士，宣城（今属安徽）人。少从张耒、李之仪游，绍兴十二年进士。工诗文，有《竹坡词》。

李纲（1083—1140）字伯记，邵武（今属福建）人。徽宗政和二年进士。先后历官太常少卿、兵部侍郎、尚书右丞。靖康元年金兵南侵时，任汴京都城四壁守御使，为宋代著名抗金英雄。有《梁溪先生文集》。

吴激（？—1142）字彦高，自号东山，建州（今属福建）人。著名书画家米芾之婿。工诗能文，字画俊逸，尤精乐府。奉命使金后，金人因慕其名而不予放归，命为翰林侍制。诗文与蔡松年齐名，时称为“吴蔡体”。有《东山集》。

吕本中（1084—1145）原名大中，字居仁，世称东莱先生。寿州（今安徽寿县）人。高宗六年召赐进士出身，官历中书舍人、权直学士院，为江西诗派著名诗人。有《东莱诗集》。

李清照（1084—1155）字易安居士，济南（今属山东）人。著名学者李格非之女，金石家赵明诚之妻。其词以南渡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之作妍丽明快，多以闺情为题材，大胆表现对于爱情的热烈追求；后期之作沉哀入骨，多以自己的流离生活为对象，表达国破家亡之后的深切感慨。作为婉约词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她很善于提炼和使用清新雅洁并富有生活气息的语言，创造了为人称道的“易安体”，以至成为宋代以来十分著名的女词人。有《易安居士文集》《漱玉词》传世。

曾幾（1084—1166）字吉甫，号茶山居士，今河南洛阳人。南宋初，提刑江西、浙西。因积极主张抗金，深受秦桧迫害。有《茶山集》。

朱卞（1085—1044）字少章，号观如居士，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青年时期在太学，以诗见重于晁说之。建炎初擢任通问副使赴金被拘，不屈，留十七年得归。为秦桧所忌，终奉议郎。有《曲洧旧闻》《风月堂诗话》。

董颖（生卒年不详）字仲达，德兴（今属江西）人。

向子諲（1085—1152）字伯恭，临江（今江西清江）人。其词以南渡为界，分江北旧词和江南新词两部分，艺术风格截然不同：前者多写艳情或者咏写景物，后者多为伤时忧国之作。有《酒边词》。

李重元（生卒年不详）身世不详。仅《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存其《忆王孙》（春、夏、秋、冬）词四首。

蔡伸（1088—1165）字伸道，号友古居士，莆田（今属福建）人。徽宗政和五年进士。有《友古词》。

孔平仲（生卒年不详）字义甫，新淦（今江西省新干）人。宋英宗治平二年进士。长于史学，又工文辞。与其兄文仲、武仲“皆以文声起江西”，当时有“江西三孔”之称。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今属河南）人。原属江西诗派，南渡之后发生明显变化，作品由描写个人的生活情趣转为抒发家国情思，诗风由清新明净趋向沉郁悲壮。有《简斋集》。

张元干（1091—1170）字仲宗，号芦川居士、真隐山人，长乐（今属福建）。其词早期以清新婉丽为主，在靖康之变之后多以抗金救国为主题，风格豪迈，慷慨激昂，对豪放词在南宋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有《芦川归来集》。

刘子翬（1101—1147）字彦冲，号屏山，一号病翁，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以荫补承务郎，曾任兴华军通判。朱熹曾从其问学。有《屏山集》。

胡铨（1102—1180）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高宗建炎二年进士，授抚州军事判官。其作品多为反对议和的愤世之作，意气慷慨，笔墨酣畅。有《澹庵词》。

岳飞（1103—1142）字鹏举，相州（今河南汤阴）人，我国著名的民族英雄。世代务农，少时以“敢战士”应募入伍，因英勇善战而屡建奇功，为抗金名将。历任少保、河南诸路招讨使、枢密副使，封武昌郡开国公。其诗词虽存世较少，但风格雄壮悲切，意气豪迈深沉，内容皆以作者表达抗金抱负以及壮志难酬的慨叹为主。有《岳武穆集》。

王十朋（1112—1171）字龟龄，号梅溪，温州乐清（今属浙江）人。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第一，官历国史院编修、起居舍人、侍御史，改吏部侍郎。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卒谥忠文。有《梅溪集》。

康与之（生卒年不详）字伯可，号退轩，滑州（今属河南）人。有《顺庵乐府》。

鲁逸仲（生卒年不详）字方平，号真名孔夷。元祐中隐士。

韩元吉（1118—1187）字无咎，号南涧，许昌（今属河南）人。孝宗朝累官至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主张统一祖国、收复失地，与陆游、辛弃疾等词家交往甚密。有《南涧诗馀》。

朱淑真（生卒年不详）自号幽栖居士，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出身仕宦之家，尝追随其商人丈夫遍游吴、越、荆、楚之间。但因为婚姻坎坷，致使一生落落寡欢，抑郁而终。其人通音律，能诗词，兼绘画，多才多艺。有《断肠集》《断肠词》。

唐琬（生卒年不详）陆游母亲甥女、陆游之妻。两人婚姻原本感情深厚，但却因陆母之故，三年后被逼离异。早逝。

完颜亮（1122—1161）字元功，金太祖庶长孙。皇统九年，杀熙宗自立，并杀金宗室七十余人，多用汉人、渤海人、契丹人掌权，迁都燕京（今北京）。相传他雅好诗词，闻柳永《望海潮》词，“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冯去非（生卒年不详）字可迁，号深居，南康都昌（今属江西）人，淳祐年进士。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平江吴郡（今江苏苏州）人。高宗绍兴二十四年进士。为政轻徭减税，兴修水利，颇有政绩。在孝宗乾道六年，以资政殿大学士身份使金，慷慨不屈，几乎被杀。晚年自号石湖居士，隐居在石湖故乡。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并称南宋诗坛四大家。其诗以表现爱国情怀、田园风光和民间疾苦为主。有《石湖居士诗集》《揽辔录》。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高宗绍兴二十四年进士。正直敢言，主张抗金。曾任太常博士、广东提点刑狱、尚书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读。宁宗时因奸相专权而辞官在家并忧愤而终。与陆游、范成大、尤袤并称南宋诗坛四大家。其诗构思新巧，通俗明畅，风格清新，自成一派，为时人称为“诚斋体”。有《诚斋集》。

罗与之（生卒年不详）字与甫，一字北涯，螺川人。累试不第。有《雪坡小稿》。

聂胜琼（生卒年不详）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原为妓女，后嫁李之问为妻。

程垓（生卒年不详）字正伯，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其词风格近柳永，多写男女恋情。有《书周集》。

王质（1127—1189）字景文，号雪山，郢州（今属山东）人。寓居兴国（今湖北阳新）。绍兴三十年进士。有《雪山集》。

严蕊（生卒年不详）字幼芳，天台（今属浙江）营妓。“善琴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并冠一时。间作诗词，有新语。”（周密《癸未杂识》）朱熹担任地方官时期，曾以有伤风化罪将其关押并鞭打。不

屈。岳霖继任后获释。

武衍（生卒年不详）字朝宗，号适安，汴（今河南开封）人。工诗，有《适安藏馀稿》。

刘翰（生卒年不详）字武之，长沙（今属湖南）人。有《小山集》。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仲晦，号晦翁，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高宗绍兴十八年进士，我国著名大哲学家。其论学主居敬穷理，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阐发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和大学中庸的哲学观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程颐、程颢）的理气关系学说，世称“程朱学派”，不仅使理学学说在明、清两代被提升到儒学正宗的地位，而且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一定贡献。有《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

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居士，简州（今属四川）人。卜居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高宗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廷试第一。累官中书舍人、领建康留守及广南西路、荆南湖北路安抚使，是一位政声卓著的官员和力主抗金的爱国词人。其词作早期多清丽婉约之风，南渡后转为悲凉慷慨、激昂奔放。有《于湖集》《于湖词》。

陈造（1133—1203）字唐卿，晚号江湖长翁，高邮（今属江苏）。淳熙二年进士，官至淮浙安抚使参议。有《江湖长翁集》。

黄升（生卒年不详）字叔旸，因所居有玉林且近散花庵，故号玉林，又号花庵词客。有《散花庵词》。

王炎（1138—1218）字晦叔，自号双溪，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乾道五年进士。累官至军器监、中奉大夫，赐金紫，封婺源县男。有《双溪集》。

游九言（1142—1206）字诚之，号默斋先生，建阳（今属福建）人。有《默斋遗稿》。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号龙川，世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孝宗时数次以布衣之身上书朝廷，力陈抗金方略。因此，曾三次被诬入狱。光宗绍熙四年擢进士第一，授签书建康府官厅公事，未及到任病卒。他将政治议论入词，以自然雄辩表达其经世情怀，豪气纵横，独具特色。有《龙川词》《龙川文集》。

赵师秀（？—1219）字紫芝，号灵秀，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绍熙元年进士。诗风以清苦为主，与徐照、翁卷、徐玠并称“永嘉四灵”。曾选集唐人诗歌成《众妙集》一卷。有《清苑斋集》。

翁卷（生卒年不详）字续古，一字灵舒，温州乐清（今浙江温州），淳祐十年登乡荐，终于布衣。有《苇碧轩诗集》。

宋江（生卒年不详）政和年间农民起义领袖。《水浒传》称其为山东郓城人，结寨于山东水泊梁山。《全宋词》存其作品二首。

叶适（1150—1223）字正则，世称水心先生，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淳熙五年进士第二。为永嘉学派巨擘。有《水心先生文集》。

林升（生卒年不详）淳熙年间士人。字梦屏，温州平阳（今浙江平阳）人。善诗文。

张镃（1153—1211）字功甫，号约斋，西秦（今甘肃西南部）人，居临安。因承其先祖之富贵，生活奢侈，诗词颇有造诣。有《南湖集》《玉照堂词》。

刘过（1154—1206）字改之，号龙洲道人，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人。四次应举不中，流落于江湖之间，词作为陆游、辛弃疾所赏识。有《龙洲集》。

姜夔（1155—1221）字尧章，饶州（今属江西）人，后寓居武康（今浙江德清）。因与白石洞天为邻，故自号白石道人。早有文名，转徙江湖。屡试不第，布衣终生。与时贤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多有交往。其词音律谐婉，格调高旷，琢句精工，以清刚挺拔之笔开创了体制高雅的风雅词派，对后世词的发展影响很大。能自度曲，有《白石道人歌曲》。

赵秉文（1159—1232）字周臣，磁州（今河北磁县）人。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进士，先后官至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拜翰林侍讲学士、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晚年自号闲闲堂。有《闲闲老人滏水文集》。

史达祖（1163—1220）字邦卿，号梅溪，汴京（今河南开封）人，寓居杭州。科考不第，先事张镃，后事韩侂胄，曾经颇有权势。北伐兵败后，韩侂胄被诛，遂被牵连处以黥刑。穷困而死。有《梅溪词》。

戴复古（1167—1247）字式之，号石屏，天台黄岩（今属浙江）人。少从陆游问学，一生浪迹江湖。诗以俊爽见称，为江湖派中坚，兼具江西诗派风格。其词风格豪放，接近苏辛。卒年八十一岁。有《石屏诗集》《石屏词》。

叶绍翁（生卒年不详）字嗣宗，号靖逸，祖籍浦城（今属福建），寓居处州龙泉（今属浙江），约活动于南宋宁宗、理宗时代。其学出于叶适，与理学家真德秀友善。属于“江湖派”，长于七言绝句。有《靖逸小集》。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莆田（今属福建）人。以父荫入仕，但因作《落梅》诗被废置十年。理宗赏识他“文名久著，史学尤精”，特赐同进士出身。官至工部尚书、龙图阁直学士。其诗属“江湖派”重镇，其词风悲壮豪放，深受辛弃疾影响。有《后村长短句》《彊村丛书》。

华岳（生卒年不详）字子西，别号翠微，贵池（今属安徽）人。武学生，开禧元年曾请诛韩侂胄、苏师被囚狱中。后又因韩侂胄、苏师被诛放还，登嘉定武科第一。其诗豪纵，有《翠微南征录》。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金宣宗兴定五年进士，历任内乡、南阳令，除左司都事，转行尚书省员外郎。金亡不仕，筑亭于家，以著述自任，名曰“野史”。有《遗山集》《中州集》。

戴昺（生卒年不详）字景明，号东野泰州黄岩（今属浙江）人。戴复古从孙，嘉定十二年进士。有《东野农歌集》。

方岳（1198—1262）字巨山，号秋崖，歙州祁门（今属安徽）人。绍定五年进士，官历秘书郎、知州、吏部左郎等。其诗与刘克庄齐名。有《秋崖集》。

吴文英（1212—1274）字君特，号梦窗，晚号觉翁，四明（今属浙江宁波）人。一生未仕，以布衣清客之身往来于公卿权贵之间。词作着重格律，构思绵密，能别创出密丽典雅之境界，影响甚大。有《梦窗词》。

俞桂（生卒年不详）字晞郢，仁和（治今浙江杭州）人。绍定五年进士。有《渔溪诗稿》。

严羽（生卒年不详）字仪卿，号沧浪逋客，邵武（今属福建）人。精于诗论，首倡“妙悟”与“兴趣”说。有《沧浪集》、《沧浪诗话》。

真山民（生卒年不详，真名不详）自呼山民，括苍（今属浙江丽水）。宋亡隐逸，不知去向。有《山民集》。

周弼（生卒年不详）字伯弼，阳稂（今山东阳谷）人。嘉定进士，曾为江夏令。以善于画竹闻名。有《端平集》。

陈人杰（1218—1243）一名经国，号龟峰，长乐（今属福建）人。少时因应考寓居临安，终年二十余岁。有《龟峰词》。

葛长庚（生卒年不详）或曰福建人，或曰琼州（今海南琼山）人。早年能诗，曾因罪亡命海上。后为道士，居武夷山，自号白叟、白玉蟾。陈廷焯称之为“风流凄楚，一片热肠，无方外习气”。有《海（鹞）集》。

谢枋得（1226—1289）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今属江西）。理宗宝祐四年与文天祥同登进士。宋亡后，迫于金人逼其出仕，乃绝食而死。有《叠山集》。

张道洽（生卒年不详）字泽民，号实斋，衢州开化（今属浙江）人。端平二年进士。

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理宗景定三年廷试对策，因耿直敢言忤逆权贵被置于丙等。曾任濂溪书院山长，讲学授徒。宋亡不仕，隐居而终。一生著作甚丰，有《须溪词》。

文及翁（生卒年不详）字时学，号本心，绵州（今四川绵阳）人。理宗宝祐元年进士，官至签书枢密院事。宋亡不仕，抱遗民之节以终。有“文集”二十卷，已不存。

周密（1232—1298）字公瑾，号草窗，又号萧斋。祖籍济南（今属山东），南渡后寓居吴兴（今属浙江）。宋亡不仕，与张炎、王沂孙等共结词社。其词与吴文英（梦窗）并称“二窗”。有《草窗词》。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理宗宝祐四年进士第一，历官江西提刑、知赣州。恭帝德祐元年，于家乡起兵抗元，入卫临安，次年任右丞相。出使元军议和被拘。后得脱。后又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俘。不屈，被送往大都（今北京）囚禁三年，终于被害。有《文山先生全集》。

汪元量（生卒年不详）字大有，号云水，临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咸淳进士，南宋末以善琴供奉内廷。元灭宋后，随三宫被虏燕京。常往狱中探视被囚的文天祥并屡有唱和，遂成为莫逆之交。后为道士南归，往来于匡庐、彭蠡之间。诗词多述亡国之痛。有《水云集》。

郑思肖（1241—1318）字亿翁，号所南，自称三外野人，连江（今属福建）人。初为太学生，曾应博学宏辞试。宋亡隐居，坐卧不北向，后浪游四方以终。善画墨兰，兼工墨竹，风格幽淡。有《所南翁一百二十图诗集》。

林景熙（1242—1310）字德阳，号霁山，温州平阳（今属浙江）人。咸淳七年自太学生授泉州教官。有《林霁山集》。

王沂孙（？—1290）字圣与，号碧山，又号中山。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入元曾任庆元路学正，后归隐，与周密、张炎等共结词社。有《碧山乐府》。

蒋捷（生卒年不详）字胜欲，号竹仙，常州宜兴（今属江苏）人。度宗咸淳十年进士。入元不仕，隐居于太湖竹山。其词与周密、张炎、王沂孙并称“宋末四大家”。有《竹山词》。

张炎（1248—1320）字叔夏，号玉田，晚号乐笑翁。南宋初大将张俊后人，祖籍甘肃天水，南宋徙迁临安（今浙江杭州）。宋亡以后，家道中落，贫难自养。晚年依人为生，占卜糊口，落魄而终。有《山中白云词》。

何应龙（生卒年不详）字子翔，杭州（今浙江杭州）钱塘人。嘉泰进士，曾知汉州。有《桔潭诗稿》。

谢翱（1249—1295）字皋羽，又号晞发子，福安（今属福建）人。元军南下后，自率乡兵投文天祥部队，任咨议参军。兵败后，与方凤、吴思齐等自结诗社。文天祥被害后，作《西台恸哭记》。有《晞发集》。

萧立之（生卒年不详）字斯立，号冰崖，宁都（今属江西）人。淳祐十年进士。诗为谢枋得所赏。

连文凤（生卒年不详）字百正，号应山，三山（今江苏南京西南）人，在宋为官，宋亡不仕。